京华风云录

京夫子

京夫子的《京华风云录》共四卷。（卷 1）《北京宰相》是写周恩来事，（卷 2）《西苑风月》以高岗为主线写建国初期事，（卷 3）《夏都志异》写庐山会议彭德怀案，（卷 4）《血色京畿》写文革事。

目录

《京华风云录》（卷 1）《北京宰相》

序：历史造就的旷代美男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风云人物之中，周恩来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又具风流魅力的一位了。人称他为历史造就的旷代美男，慕煞过多少红色影星、南北佳丽。更主要的，从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凡二十六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亦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身居高位从未下过台的政治不倒翁，并两度出任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共产党的领导人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垮台，大都没有善终。唯周恩来伺奉过所有上述首领，忠心耿耿地熬活了下来，生前盛名，身后殊荣，真正的红运亨通，硕果仅存。

有趣的是，这样一位「风流总理」去世迄今二十年，却仍然「盖棺难定论」。对他的道德人格、政绩操守、历史地位的评估依旧众说纷纭，争论热烈，扑朔迷离……有说他是中国工农红军之父，中共情报特工系统的创始人和操作者；有说他是毛泽东神话破产之后的中共第二完人，新的政治圆腾与精神领袖；有说他风流潇洒，知识渊博、能言善辩，智勇双全，时而隐身幕后呼风唤雨时而挺身前台叱咤风云，其韬略远在汪精卫、蒋中正、毛泽东之上；有说他是本世纪杰出的外交家、谈判者，伟大的政治表演艺术家。他通晓英语，能说日语、法语、德语、俄语。但在一切正式场合，只说国语。他的表演颠倒乾坤、倾倒众生，曾使精明的蒋中正胡涂，多疑的毛泽东上当，狡黠的林彪释怀；更曾让马歇尔受骗，尼克森、季辛吉眼花撩乱。

有说他大智若愚，在毛泽东面前俯首贴耳，竭尽忠诚，文革期间不跟毛泽东斗勇，而跟毛泽东斗智，为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忍辱负重，低三下四，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办了不少违心的事，最终能在毛式法西斯疯狂中保护下大批老干部、老将军；有说他大奸似忠，实为毛泽东手下的头号帮凶，文革期间他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掌控着中南海内的生杀大权，是为「中共中央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项目审查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刘少奇、王光美项目审查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林彪反革命军事政变集团项目清查小组组长」，并先后亲笔签署过逮捕包括高岗、饶漱石、彭德怀、习仲勋、贺龙、彭真、黄克诚、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杨尚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大批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命令……毛泽东利用他，取代了张闻天，逼走了张国焘，放逐了王明，割爱了高岗，斗垮了了彭德怀，整死了李立三，谋害了刘少奇，惩戒邓小平，爆炸了林彪。他则利用毛泽东，保全了他自己。

有人说他先当毛泽东的上级，整肃毛泽东，后当毛泽东的下级，拥戴毛泽东，两种身分都扮演得有理有节，无懈可击，真正的能上能下，能君能臣……最耐人寻味的又正是这毛、周二人之间战友不像战友，主仆不像主仆，同事不像同事的关系。早在三 0 年代（一九三二ー一九三四）的江西苏区，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兼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曾经代表党中央整肃过毛泽东的地方主义、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三次撤销过毛泽东的红军政委职务，并开除过毛泽东的党籍。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从周恩来手里夺得军委主席一职，成为了周恩来的上级。之后便一直记恨周恩来，疑惧周恩来，数十年来几欲除掉他而后快。周恩来却低眉敛目、心悦诚服，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软磨硬缠，使出浑身解数，使得毛泽东摆脱不了他，每遇危机还不能不利用他，乃至倚仗他。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光怪陆离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没有比毛、周二人的关系更复杂、更微妙的了。以毛泽东性格的偏执多疑，忌贤妒能，阴险残忍，反复无常，本该十个周恩来都完蛋了。完全是因为周恩来处事缜密，阴柔圆熟，如履薄冰，竭诚伺奉。令到暴君都无从下手。毛、周二人始终未能撕破一张虚浮不实的面皮，而纠缠到死，奉陪到底了。毛泽东是树，周恩来是藤，藤树相缠，藤死树枯。是为一项特殊的权术奇迹，直令世人叹为观止。

也有人说，周恩来立党为公，一生清廉，含辛茹苦，鞠躬尽瘁，是人民的好总理。如果不是他早八个

月死在毛泽东的前头（周去世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毛去世于同年九月九日），而是他死于毛之后并像邓小平一样长寿，他决不会允许自己的养子李鹏的禄位高过北京市电业局局长，智商平庸的李鹏也做梦都梦不到会平步青云鸡犬升天为「国家总理」。周恩来也不会拒绝与和平请愿的大学生们谈判——他曾于文革初期在人大会堂与包围他的红卫兵小将谈判三天三晚终于说服对方撤退，而愚蠢地调动一二十万野战军进北京屠城，发生「六四」惨案。对弹丸之地的国际自由港香港，他会着眼于中国整体经济利益，而跟英国政府谈判出一个一九九七年之后继续维持繁荣自由的两利方案，作为主权回归的过渡，绝不会为收回主权不惜把香港变成死港。他更不会批准贻祸子孙、后患无穷的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马……且慢！歌功颂德者不应忘记了周恩来是个多面体，是个善玩权力平衡的红色政客。如果他死在毛泽东之后，多活十年八载，他绝不会允许他手下的亲信军人叶剑英等发动宫变，于一个晚上突然逮捕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会一如既往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作为毛之后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他不会让手中的权力向一边倾斜，而会不偏不倚行中庸之道：既让邓小平复出抓国民经济，行使总理职责，也会让江青当上党的副主席，并尊为「母后」。两派相互制衡，他处于裁决与安抚之高位，才能掌控全局。一派掌权，决非领袖之福。因此，文革中入狱的大批老干部，以及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彭德怀等，则只可能得到某种「政策甄别」，而不是彻底的平反昭雪……；一切均会以维护「领袖形象」、「党的利益」为重。悠悠往事，克己复礼，服从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共赖以安身立命的「现代周礼」。那一来，中国大陆的当代历史就可能另有曲折。最乐观的估计，也会令到后来的改革开放推迟十几二十年，更难想象会发生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一举取消毛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取消毛式人民公社，恢复乡村政制，平反全国冤狱，鼓励私有经济，大力引进外资，开办经济特区，从经济基础上推翻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等一系列大事了。

周恩来是要保全他的忠君名节、死后声誉的。毛泽东不死不倒，周恩来死了也不倒。

多数人这样说。也有人力排众议：以周恩来的威望、学识，及其四十年来屈服于毛泽东封建社会主义帝王淫威积淀下来的反叛意识，说不定会有惊人之举，对外推行亲西方外交，对内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毛氏一九五八年初在批判周恩来右倾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悍然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引发中国有史以来的大饥荒饿死人口五千万一条就足够了），光明正大地做一回「中国的赫鲁晓夫」了争议终归于争议，假设终归是假设。今天，我们站在历史老人的肩头来俯瞰周恩来，描述周恩来，仍然不能不惊讶于周恩来性格的多面性，人格的多重组合。他是一位现代政客，一位革命修道者，一尊红色无量佛。可以说，周恩来的人生哲学是根深柢固的中式传统文化与某些西方人文精神的奇异结合。周恩来身上，折射出了中国儒、道、释三大宗教教义的怪影。在外交场合、谈判席上，他表现出了儒家的忠贞礼义，攻守游刃，潇洒风趣；在杀机四伏的党内斗争中，他表现出了道家的坚韧飘逸，阴柔圆融，出手凶狠；在他的文武同僚乃至下属面前，他又表现出了释家的慈眉善眼，温文尔雅，八面玲珑，广结善缘。

周恩来还被誉为汪精卫之后的「中国美男子」。他一生中有过多少红颜知己？恐怕难以详计。从南开美女张若名，柏林少女陶芬比兰，到中共早期领袖张太雷的美貌遗孀王一知，到左翼女星陈波儿，到「画中人儿」龚澎，「干女儿」兼情人孙维世、周小燕……。「干女儿」最多的时候达三十九名之众。真正的群星灿烂，美女如云。他的发妻邓颖超却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他倒是模范地遵从了一夫一妻制，从一而终，只是从没有误过与各式美人儿的「邂逅」。揭去圣者的面纱，拂去图腾的光焰，还周恩来以本来面目。读者将在本书了解到周恩来最为风流浪漫、多姿多彩的后半生（一九四九ー一九七六年），以及一幅幅风云诡谲、大开大阖的历史图画。

第一章　红色特工总司令

人类历史常有神来之笔，演出荒诞大剧：某些貌似坚不可摧的强大政权，武装到牙齿的统治机器，往

往于数月之间，甚至在一个晚上，便摧枯拉朽，势如崩雪，彻底完蛋。一九九 0 年苏联及东欧六个共产党政权的解体是这样，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春的中国内战形势也是这样。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辽瀋战役结束。国、共两党血战两年半，东三省落人中共之手。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亦称徐蚌会战）结束，长江以北的中原、华东大地一片红。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战役结束，傅作义将军麾下的六十万国军被切断了经由海上南逃的生路。一月十六日，傅作义的「华北剿总」与中共华北野战军和谈成功，签订城下之盟。一月三十日，傅作义将军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于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办理移交手续，宣布北平和平解放，中共解放军即日开进北平城。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南京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引退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谋求和谈、结束内战。

一月二十一日，随毛泽东驻跸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周恩来，命令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燕铭，率领一组精干人员，星夜赶赴北平，接收香山、颐和园及中南海，为党中央机关与首长们乔迁北平打前站。

千古帝都北平，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引领在望。

这一年，周恩来五十一岁，是为中共中央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①。

周恩来自一九二四年夏天从法国「动工俭学」回来，肩负苏俄共产国际的特殊使命，先后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总政治部主任，广州革命政府江东督办；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开始清党，他则潜伏上海领导上海市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八月一日他又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共武装斗争第一枪，随即率部南下广东汕头占领出海口，以图建立根据地；失败后潜逃香港转回上海，任中共地下党中央军委书记、中央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创立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指挥情报刺探及暗杀活动。南京政府曾悬赏十万银圆取他的头颅。一九三一年初他进入江西中共苏区，代表党中央整肃毛泽东，从毛手中夺下中央红军军事指挥权，指挥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一九三四年领导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一九三六年初促成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重新重用他为中华民国政府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他第二度担任国民党高官。拿着国民党的高薪，实际上担任的是中共派驻武汉、重庆、最后是南京的首席代表。

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利用合法身分，暗中指派一批思想左倾的国民党高干子女——中共秘密党员，作为「冷棋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撒向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及高级将领身边，其中最著名的有打入南京政府军令部的田壮飞、刘斐，胡宗南的亲信秘书熊向晖，卫立煌的机要员李硕，傅作义的宝贝女儿傅冬菊，蒋主席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外甥女郁文（现今中共人大委员长乔石的夫人）……以及诸多的国军兵团司令、副司令、军长、师长均为中共秘密党员。因之有内战史研究者说，国民党军队表面上是败在战场上，实际上是败在周恩来的那支钻进国民党心脏地带的「第五纵队」手里。哪里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们在指挥剿共？不如说是周恩来通过中共情报系统把国民党军队指挥得团团转，一批批陷入共军的重围，或是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整师、整军的国军阵前倒戈，称之为「火线起义」。国共两党如此内战，国民党岂有不败之理？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以二十三万精锐大军进攻陕北中共中央机关的战役。当时留守陕北的中共军队只有彭德怀手下的二万四千人马。

且不论武器装备的优劣，单是兵力双方悬殊了十倍。正是那个周恩来于一九三七年末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秘密召见过的熊向晖（熊父为当时的湖北省高等法院院长），奉命通过父辈的关系潜伏到胡宗南身边当上政治秘书。十年之后，把西北剿总司令部每天的作战命令，准确无误地传送给周恩来，使其对胡宗南部队的行动瞭若指掌，于是毛泽东、彭德怀「运兵如神」，每战皆捷，二十三万国军被二万四千共军牵着鼻子走，打得晕头转向，屡中伏击，一败涂地。

周恩来的局明在于，把这一切归功于领袖毛泽东，归功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军事天才。倒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每逢胜战，都不禁心底暗自叫好：好个熊向晖，他一人抵得上几个野战师啰。

一九四八年夏季，中共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周恩来更密令各中央分局。

要求那些长期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冷棋子们」发光发热，提供情报，并尽力瓦解、策反京、津、宁、沪、杭等城市的国军。于是该年秋季，济南战役一打响，被周恩来亲自策反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吴文化，即率部起义，调转枪口，与共军联手杀人城内，拿下了山东省省会。

类似的情况，亦发生在最后一任东北剿共总司令卫立煌身上。由于一批潜伏的中共秘密人员的运作、周恩来亲自写信对卫立煌诱降，致使卫立煌率二十万精锐镇守沈阳，北不援长春，西不援锦州，长时间按兵不动，最后竟一枪未放，丢弃沈阳，只身逃回南京，而让林彪白白捡了二十万全套美式装备的大军，经中共东北野军改编，挺进关内，包围平、津，虎视中原。当年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竟有近半兵源来自俘获收编后的国军。

在淮海决战战场上，八十万国军所以兵败如山，源于潜伏南京政府军令部内的次长刘斐，向中共统帅部传回精确的国军作战部署，调动命令；以及源于早年由周恩来亲自策反并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的两位国军军长张克侠、何基澧的阵前倒戈，火线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属下的数十万大军接受中共改编，则是由傅作义的爱女傅冬菊等一批潜伏于华北剿总的中共情报人员所促成。

四月二十二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包括蒋介石警卫团、陈诚警卫团在内）率部起义，南京失守；五月淞沪战役，亦有淞沪警备副总司令刘昌义在共军兵临上海时投诚。

接下来的湖南和平解放、广西和平解放、云南和平解放、内蒙古和平解放、新疆和平解放、江西和平解放，无一不是周恩来指挥下的中共情报系统的大手笔。据统计，国共内战时期（一九四六ーー九四九），国民党陆海空部队，师以上重大起义事件多达六十余起。十五个整编师，一千多名将领，七十二艘舰船，二十六架飞机，上百万官兵被中共策反成功，接受中共改编。

周恩来自二0年代中叶惨淡经营起来的中共情报系统，为中共打赢内战，夺得江山，居功伟硕。

至今，人们认识到的周恩来，是为中共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外交家，伟大的谈判者，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总理；而甚少人认识到，他是中共情报总司令、特工祖师爷、和谈大巫师。君不见，在温文儒雅、风度翩翩、能言善辩、亲切和蔼、艰苦朴素、任劳任怨、面面俱倒、广结善缘的背后，藏有多少个真实的周恩来？

①总参谋长为彭德怀，此时正专贵共军西北战事。

第二章　秦皇再世定都何处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九四八年三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从陕西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横越晋北，一个月后与刘少奇、朱德的中央工委会合，坐镇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两百万人民解放军，上千万的土八路、支前民工，掀天揭地，大打特打。这回打的不是小日本，而是两、三年前的友军中央军，友党国民党。打小日本，你蒋介石一退再退，留有后手；我毛泽东游而不击，扩充实力，都是为着这最后的决战。你仰仗美国，我背靠苏联。西北、东北、华北、华东，热烘烘的国土，打它个翻天覆地，血流五千里，尸骨堆成新的三山五岳。总的趋势：国军打日本人行，打内战不行。共军打日本人不行，打内战行。

毛泽东从陕西出来，要做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位秦皇，二十世纪的秦始皇。

周恩来却很难在历史长河中找到一位人物相类此，李斯？张良？韩信？萧何？

诸葛亮？郭子仪？刘伯温？都不是。周恩来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

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夏天，苏俄老大哥斯大林还在奉劝中共小老弟，中国内战应以长江为界，力争建立北方政权，实现南北分治；毛泽东、周恩来则无视苏俄老大哥的指教，还在设计、构想：要花五年的时间才能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他们也打算先到黑龙江的哈尔滨去，背靠苏联老大哥，联合一些民主党派，成立一个中华民主联合政府，以跟南京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对峙、抗衡。出乎毛、周意料的是，只过了半年之久，中共军队就取得了辽渖、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自然不要再跑到天寒地冻的哈尔滨去成立什么临时政府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之际，建国定都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毛泽东的眼睛早盯住了地图上的北平。他却不把心事说破，而开始在党内高层征询意见：我想听听大家的，我们的新国都定在何处？历代王朝的京城不是在西安，就是洛阳、开封，还有南京、北平。杭州古称临安，那地方玩玩可以，做国都肯定是短命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那么，我们的国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战争年代，王霸之业未定，中共高层还是较有民主气氛的。虽然大家已经习惯了奉承毛泽东，遇有问题，却也还是可以坦率地说出各自的看法的。

朱德总司令主张定都西安。西安古称长安，历史上最强大的汉唐王朝都定都在那里，又靠近陕甘宁边区。没有陕甘宁边区，就没有我们党和军队的今天。

在中共高层，彭德怀副总司令是唯一坚持不称毛泽东为「毛主席」的。他主张国都更靠西一点：老毛，等我去把甘肃拿下来。定都兰州吧！从全国地图上看，兰州才是中国的地理中心。不是说孙中山先生当年也设想过把兰州定为国都？那里是比较穷，比较落后，比不上华北、华东的那些大城市。但西北民风淳朴，人心厚道。我们共产党人比较容易保持艰苦朴素，不忘本。不然进了华北、华东那些花花世界，坐上龙廷，人就易变喽！

刘少奇比较务实。这位「毛泽东思想」的发明者及狂热鼓吹者，同时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主张打下南京再定都。南京有现成的总统府，及各部委办公机构，大批建筑物一经接收即可启用。建国之初，百业待举，此一来可节省下大笔费用。

任弼时表示赞同：南京的优势，别的城市无法比拟……毛泽东笑笑说，南京确有优势，可是天气炎热、潮湿……当然，离庐山很近。蒋某人不是每年夏天都上庐山去办公？那里的夏宫也是现成的。

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却反对定都南京。叶剑英背出一首唐诗来：「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干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毛泽东动了诗兴，指着叶剑英说，此人有文化，算个儒将。本人的南京印象，只记得几幅楹联。城北燕子矶有联云：「江水滔滔，洗尽千秋人物，看野云闲鹤，万念俱空，说什么晋代衣冠，吴宫花草；天风浩浩，吹开大地尘气，倚片石危栏，一关独闲。更何须故人禄米，邻舍园蔬。」还有秦淮河一联：二八朝金粉，十里笙歌，裙屐昔年游，最难忘北国豪情，西圜雅集；九曲清波，一帘梦影，楼台依旧好，且消受東山丝竹，南部烟花。」

毛泽东的古文化知识，博学强记，在中共领导人物中，确是无人相与仲伯。

江西苏区时期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扶植毛氏有功、「七大」之后却被贬为中共东北局城工部长的王稼祥，来西柏坡开会，拜望毛泽东时，问：是不是定都北平？

毛泽东让他说说定都北平的理由。

王稼祥精通俄文，亦是饱学之士，说：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然龙盘虎踞，六朝烟雨，但离港、澳、台近了些，今后美蒋作乱，也必定是在南方；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孔子西行下到秦嚒！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我们的地方。

几乎无人提到洛阳、开封。北平、南京成为首选之地。

毛泽东在听了刘少奇的意见后，倒也有几分动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定都南京，占有蒋某人所留下的一切，何尝不是他的夙愿？江南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春去苏杭，夏去匡庐，都很近便。

关于定都之事，党内军内的智多星周恩来却保持着谦恭的沉默。毛泽东通过近两年来转战陕北、华北，让周恩来以军委副主席身分代理总参谋长职务，对这位老同事、老对手已不像过去那样隔膜。周的忠心耿耿，小心翼翼，以及非凡的办事能力，已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他的好感。

周恩来坚持着自己与毛泽东相处的守则，悠悠万事，定都建国。毛泽东主席不主动问起，他是不便发表高见的。且他已经十拿九稳地揣摸到了毛欲定都北平的心事，当然不便说破。任何高明的第一号人物都不愿自己的助手言行超前。征求一下党和军队高级干部们的意见，只是一幕过场戏，一道手续而已。

主场戏及主角，非毛泽东本人莫属。

毛泽东终于发问了：恩来，定都何处？朱老总、彭老总、少奇、弼时、剑英、稼祥他们都各抒高见了，你我朝夕相处，怎么就听不到你的意见哪？就要开七届二中全会了，此事，政治局和书记处内部，应该拿出一个比较一致，比较成熟的意见来。周恩来已经成为毛泽東党务军务上的大管家，从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战事，处理各类情报，签发各种命令、电报、文件，代拟新华社电讯、人民日报社论，主持各类会议，接见各方代表，调配各路大军的后动供应……到关照毛泽东家的衣、食、注行，周恩来日理万机，细心周到，井然有序。既不越位越权，又不贻误军情，使得喜怒无常的毛泽东，都不易挑剔出什么不是来。周恩来说：定都建国，是本党浴血奋斗二十几年的最大心愿……今日的局面，来之不易，还是请主席拍板。

毛泽东显得有些至高兴了：你这不是助长我搞一言堂？一言九鼎，干纲独断？我是共产党的主席，胜利了也决不能做皇上，对不对？毛某人不是朱元璋，更不是李自成。

周恩来笑了：主席言重了。那我就说说吧，供主席参考。我比较倾向于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定都北平。少奇同志建议定在南京、也确是能够避免大兴土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毛泽东问：定在北平，就一定要大兴土木？

周恩来说：那倒不一定。我们可以先把机关安置在北平的香山或是中南海这些地方。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我喜欢香山。北平复名北京，南京仍称南京。大唐时候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嘛，一国两京，自古始然。京者，首善之区也。

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说得详细些？

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席此刻心境甚佳，有兴趣听人说话，便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想法亮了出来：定都之计，我以为宜北不宜南。从历史的角度看，历来都是北方战胜南方。四千多年前，北方的轩辕氏《黄帝》战胜了南方的神农氏《炎帝》，还有蚩尤，建立了统一的华夏古国。以后的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也都定都北方，北方统治南方。北宋定都黄河流域的汴梁（开封）时，甚为强大。北宋末年抵抗不住北方游牧民族辽金的南进，丢失了黄、淮以北的大好河山，迁都临安，称为南宋，已是偏安一偶，苟延残喘了。最后被蒙古铁骑所统一，建立起元朝，定都燕京，称为大都。元末那个安徽凤阳的放猪娃朱元璋倒是在南方起事，建立起明王朝，定都金陵，改称南京。可是到了他的儿子辈上，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率兵南来，以靖难为名，占领了南京，废了惠帝朱允坟，夺得皇位，迁都北平，营建紫禁城，称为北京。还是北方的胜利。明末李自成起义，从陕西而河南，经河南北进，攻入北京，在紫禁城待了一个月，即被东北入关的满清八旗兵所败，建立起大清王朝……本世纪初，孙中山所倡导的国共合作，创建起国民革命军，后进行北伐，取得胜利。这次加上朱元璋那一次，大约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仅有的两次南方战胜北方，统一北方。但国民党政权的所谓统一，是徒有虚名的乌合之众的假统一，南北各省区军阀的政治大拼盘。可以说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府从未真正统一过谁。各省军阀拥兵自重，蒋介石根本统一下了号令。这也是我人民解放军在主席英明指挥下英勇作战，能迅速将其打败的原因之一。至于我们党革命之初，在南方起事，诸多磨难，血流成河。也是经过了长征，举着北上抗日义旗，到了陕甘宁，终于找到并确立了自己的伟大领袖，天时地利，才算稳住了阵脚，在八年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起来。这次国内战争，我们成了北方，国民党成了南方，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就独霸东北，控制华北、中原，之后南下、西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我国历史上，又多了一次北方战胜南方……毛泽东认真听着。恩来真是说古道今，巧舌如簧呢，很有他自己一套呢，不乏领导者的风范魅力。

周恩来则随时留意毛泽东主席的反应。在毛泽东面前谈历史，会不会被认作班门弄斧，小儿科？为什么要说这样多？毛泽东主席自「七大」以来，已养成居高临下、俯瞰一切的思维习惯。今后逦是少发表些独到见解，多做些实事，不要再往前挤……这也是周恩来的优点，二十几年来党内无数次的权力更迭中，他从来回避被拥戴为第一把手，甚至不作第二把手，而安于第三、第四的位置。过去，在瞿秋白手下，李立三手下，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手下，他从来处在老三、老四的位置。也就从来不跟第一把手去争斗。老大是龙，老二是虎，龙争虎斗，不是龙伤，就是虎死。他却总能保住老三、老四。如今到了毛泽东手下，前面还有朱、刘，他仍是老四。从来老四做实事。实际上的权力往往大过老三，甚至老二。

毛泽东见周恩来不说了，才笑了：恩来，你这也是一言堂啊，能不能到七届二中全会上。也去细数一

下，定都之计，宜北不宜南的历史依据？

周恩来心里一怔，脸上依然谦虚温顺：不大好吧？我只是把平日心里想的说出来供主席参考。要说，也只能由主席去说，主席威望高，说话容易被听进去。

我还是搞不懂，恩来你自己就不好说？

我们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朱老总、彭老总、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包括主席，少奇，弼时，我，还有张闻天、陈云、稼祥同志他们，都是南方人。我要一说历来都是北方战胜南方这话，他们能同意？我不马上被孤立起来，做对立面了？

周恩来的几句玩笑话语，说得毛泽东哈哈大笑：恩来，聪明过人，聪明过人……高岗、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这些北方汉子，可要欢迎你的高论啰！你不便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我也不便去说。我们还是人无分南北，搞五湖四海。定都北平的事，继续征求意见。其实，到陕北蹲了这十几年窑洞，我也是半个北方人了啰，习惯了北方干爽的气候。记得三十年前第一次到北平，最吃惊的，是头顶上的天，总是那么碧蓝碧蓝，连一丝云彩都下大见……今后若再回南方去长住，那又潮湿又闷热，要出汗又出下来汗的天气，怕也是过不大惯了啰。

周恩来陪着毛泽东打了一阵哈哈。

说起北平，毛泽东忽然问：对了！叶剑英来了一封电报，说《人民日报》二月一日发表林彪、罗荣桓给傅作义的公开信，惹得傅作义大动肝火？骂我们不守信誉？不讲道义？

周恩来说：本来，北平和平协议一月十六日就已签订，傅作义的部队拉出城外接受改编，随后华北野战军进了城。林、罗的信也可以不公开发表。北平地下党也有过要求，担心人家讲我们出尔反尔。

毛泽东问：为什么还是发表了？而且林、罗给人家的最后通牒信的落款日期又恰恰是一月十六日，这算怎么回事？二月一日来发表，马后放臭屁，制造混乱。

周恩来解释：主席，这事书记处会议讨论过……信是由我代拟，送主席改定。朱老总有过顾虑、少奇、弼时主张发表。主要是从全局出发，给全军将士一个交代，也给傅作义的下属们一个警告，叫做又拉又打嘛。只拉不打，是右倾；只打不拉，是左倾。这次叫先打后拉。记得主席也是同意了的……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这事我失察了，又拉又打是我讲的，可见多数并不代表真理。你是我的总参谋长啊，一向考虑问题很周详的！

周恩来连忙缓和气氛，这件事我有重要责任，搞了折衷……傅将军那里，我负责做好工作。

毛泽东手一摆：我是误听了你们的……还是尽快安排傅将军来见个面，以求前嫌尽释……这事，等米高扬走了立即就办。北平兵不刃血，傅作义立下了大功劳的！

第三章　傅冬菊谒见周老师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旬的一天，西柏坡村周恩来的住处，来了位神秘的女客人。女客二十五、六岁年纪，高挑个儿，算不上美貌，却也清清秀秀，浑身上下隐隐透出官宦大家女子所特有的那股子娇气与傲气。

周恩来从与秘密来访的苏共特使米高扬的会谈中分身出来，站在门口一见女客人，端在右腹上的右手

臂就尽可能地伸了出去，握住了女客人的手摇着，或者说被女客人的纤纤玉手捧住了，双方都兴奋地叫着：「傅冬菊！妳是冬菊啊，十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大姑娘了。」

「周老师！老师您还是老样子，一丁点儿都没变！真格的，看上去更精神了。」

「京片子，嗬嗬嗬，妳这丫头，小丫头……这丫头（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擦桂花油！是不是？我们快进北平去吃烤鸭啰。」

周恩来大笑着，牵了傅冬菊的手，让进了屋里。

「周老师也喜欢《红楼梦》那些才子佳人？还记得史湘云取笑花袭人的典故：这次我正好带来了几只全聚德的烤鸭，放在了李克农部长那里。」周恩来亲自给客人泡茶，端上一盘大红枣，才坐下「冬菊，妳没爽约，还记得十年前在重庆说过的，要请我吃北平烤鸭：：太奸了，太谢谢妳的礼物了。」

傅冬菊一直敬佩着周恩来亲切和蔼、平易待人的领袖风格，甚为感动地说：「学生忘性再大，也不敢忘记老师说过的话，教过的事……当年，是老师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路。」

那是一九三九年，在抗战大后方的陪都重庆。十七岁的傅冬菊就读于天津迁来的南开中学。她的父亲为抗日名将——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绥远盛察哈尔省两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将军。当时重庆南开中学集中了一批国民党党政军要员的子女，大都天真烂漫，思想左倾。学生们关心战事国是，自发组织起了一个读书会，热中于传阅讨论有关抗战救国、联俄容共、唤起民众的书刊。读书会还经常请一些出身南开的名人来演讲。周恩来这位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又是兼着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自然是南开学生们引为骄傲的大学长了。周恩来多次受邀到读书会演讲，舌粲莲花地大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热情洋溢倡言民主自由，生动风趣宣扬平等博爱，说得学生们热血沸腾，倾心向往。

周恩来看中的是这批国民党高干子女的「特殊价值」。于是读书会内很快成立起一个秘密小组。经过慎重挑选，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外甥女，傅作义将军的宝贝闺女等，均被吸收为秘密小组成员。周恩来将秘密小组交由中共地下党南方局直接领导。南方局负责人为中共元老董必武。周恩来对小组成员极尽关爱，并小心翼翼，亲自找他们个别谈心，亦师亦友，交流感隋，大灌红色迷魂汤。他并不要求这些一党国高官子女加入中共组织，而要求他们尊重、孝顺自己的父母，要取得父母的信任。他宣称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遵从的是三民主义和总理遗言。他说抗战时期的进步青年，首先应当是个爱国主义者加民族主义者，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本人和延安的同事们追求和奉行的正是团结进步、民主建国的理念。

思想激进的傅冬菊，很快被周恩来的说教所迷倒。她经常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拜望、周老师」。每来必留饭，周老师还亲自下厨替她烧制淮安名菜「红烧狮子头」。她多次向周老师提出去延安学习，却被周老师和师母以慈爱所婉拒，鼓励她和她的同学们安心留在大后方，完成自己的学业：打败了日本鬼子，建设自己的新国家，需要你们的科学文化知识，需要你们的青春与智能。

那时我们就过时了，该退出政治舞台了，国家就是你们年轻一代的了。

周恩来深懂得这批青年人的心理：越下叫革命越想革命，越不让去延安越向往延安。一九三九年前后，傅作义将军多次来重庆出席国府重要的军事会议。每次，都由小冬菊提供自己父亲的保密住址，并充当联络人暗通款曲，让周恩来、王若飞去拜访交谈。

傅冬菊不知不觉成了周恩来手下最具效力的情报员。她与她的同窗——蒋介石侍卫长的孩子，经常替

周老师弄到总统府最新最机密的「资料」。傅冬菊还利用她「国府抗战方面大员的千金小姐」的特殊身分，掩护过不少中共的地下人员。一次她和两位女同学从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出来，即被中统便衣盯上了，怎么也甩不掉。她急中生智，索性领着同学走进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邸，去找她爸爸的「结拜兄弟」，中统便衣却遭到警备司令官邸的宪兵喝斥，莫可奈何地悻幸离去。

周恩水对少女时代的傅家千金的方针是「放长线」，而尽量避免「急功近利」。傅冬菊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在西南联大期间，她只被允许加入中共青年团的前身——民族先锋队组织。她的顶头上司是王汉斌（现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根据周恩来的秘密指示，王汉斌直接负责「培养、保护」傅冬菊，不能出现任何的「差池」，「保护」好了傅小姐，就是保护好了党的「长远利益」。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傅冬菊正好从西南联大毕业。根据她本人的意愿，她随《大公报》报社迁回天涯，当了记者。在天津，二十三岁的傅冬菊终于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即将被派上「大用彻。利用《大公报》记者的身分，她经常往来于天津、北平，去拜望她的统率着六十万大军的「华北剿匪总司令」的父亲。傅作义将军本已通过国府驻美大使胡适帮忙，替女儿安排下赴美留学，入读密苏里大学新闻系。「身负重任」的傅小姐即以「国家需要我，爸爸需要我」为由，在傅作义面前要娇卖傻，拒绝出国深造。

身为「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将军呢？自信久经沙场，纵横官场，千锤百炼，既有军人的机警，又有封疆大吏的谨慎。他自知身边的卫士中就有人被蒋介石的军统收买当着密探。他的办公桌上从不留下一页写过字的纸张，所有废纸全都由他自己动手烧成灰烬，或是撕成碎片投入抽水马桶冲走。他发出命令也习惯以电话口述，不留文字依据。即便是对跟随他多年的亲信秘书、参谋人员，严格规定谁该知道的事就到谁为止，该知道某部分的决不让知道另外部分，只有他本人知道全局，掌控全局。

傅将军却从未防范过自己的宝贝闺女。在他看来，他的思想左倾的记者女儿，经常出言不逊，举止仍像孩子般幼稚单纯，可爱又可笑。对于女儿经常留在他书桌上的某册毛泽东著作，或是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国民党腐败黑暗的书刊，他也总是不以为意。父女二人交谈时，女儿每逢提到蒋某人的专制，重用嫡系排斥非嫡系，就言词激烈，咬牙切齿。当父亲的从不发表评论，任女儿胡说。国共两党的事，蒋先生其人其事，还要妳这黄色毛丫头来长篇大论？有时他以开玩笑的口吻问女儿是不是入了共产党，走火人魔了？女儿也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还不够格呢！谁叫我是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千金？我就是想加入，人家还怕要呢，以为是你们派去的奸细呢！」

傅作义深信不疑。他自信对共产党深有研究，深刻认识。最优秀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等，也只可私下里交交朋友，但绝不是同路人。作为一名乱世军阀，他更担心、疑惧的是南京的蒋先生。他明白「有枪便是王」，丢了军队，丢了地盘，在蒋先生眼里便一钱不值，狗屁不如。

一九四八年十月，山海关外锦州一役，决定国军在东三省的生死存亡。蒋总统时而飞往渖阳，时而飞往北平，两地督战，命令卫立煌的大军从东向西出击，傅作义的大军从热河向东挺进，务将中共林彪的精锐部队合歼于锦州地区。正是惧于国军的这种战略态势，林彪几次抗拒毛泽东的命令，迟迟不敢发起锦州战役。而毛泽东、周恩来却依靠潜伏于卫立煌和傅作义身边的情报人员，掌握了精确的情报，严令林彪不顾首尾，集中优势兵力，放手大打。果然，东面的卫立煌率二十万大军驻守沈阳，就是抗拒蒋介石的命令，不向锦州方向发一兵一卒；西面的傅作义数十万大军据守热河，为保存实力，亦跟蒋介石软磨硬拖，不向东面的锦州方向出击……眼睁睁地看着部署在锦州、黑山、塔山、营口一带的廖耀湘兵团及新一军，跟数倍于己的中共东北野战军血战十几昼夜，尸骨成山，血浸大地，终于不敌而全军覆灭。数十年后，一些退休的中共老军人，亿及当年锦州战役，抢攻黑山，争夺塔山，仍对国军廖耀湘兵团及新一军的死打死拚的顽强战斗力，心存敬佩①。国军丢失了东北战局，固然是败在了占有绝对优势兵力的中共东北野战军手里，更是败在了只图自保而按兵不动的卫立煌和傅作义两人手

里。

傅作义将军的如意算盘是拥兵华北，与山西王阎锡山联手割据。

再说已经成为中共老练特工的傅冬菊小姐，竟把她父亲在天津的办事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地下交通站」。一批批从北平经天津赴东北、山东、河南、安徽等解放区的中共人员，均在这由傅家亲兵把守的办事处内安全留宿，交接关系。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宪兵所设的关卡，傅小姐还从北平她父亲的办公桌上偷来公文纸，模仿父亲的笔迹，写出一张张便条，再贿赂以光洋、金条，没有华北剿总的关防大任，一批批中共人员都顺利通关，各奔前程。

也是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关外锦州战役打响之时，傅冬菊小姐通过她设在国民党天津宪兵司令部的内线，弄到一份即将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在天津各大学校园的人员名单。情况十万火急，她来不及召集会议应变，冒着危险亲自出马，坐着傅总司令驻津办事处的轿车，去各大学通知有关人员立即撤退，使宪兵司令部的搜捕行动全部落空。但傅冬菊小姐的异常行径亦被当局发觉，正在考虑如何制造借口使她落网时，当地青红帮头子的侄女（她的同伙）却及时把消息透给了地，使得她连夜逃离天津，回到了北平。一经进入了父亲的华北剿共总司令部的卵翼，就谁也不敢动她一根寒毛了。

恰好这时中共华北局特工部门，也要调傅冬菊到北平来工作，专责她父亲大人的情报。她的顶头上司仍是那个在西南联大时领导栽培过她的王汉斌，还有刘仁（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崔月华（曾任中共国务院卫生部部长）。单从这三位中共地下党要员共同领导一个傅冬菊，亦可见周恩来手下的特工系统是如何重视这位傅家千金的战略价值了。

为了逼和，周恩来指挥下的特工系统，布置下四条秘密渠道，通往傅作义的华北剿总：一是傅冬菊；二是傅作义的老师刘原同；三是傅作义的保健医生兼医务处长杜敬之；四是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华北剿共总司令部文印室亦由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掌管。

在这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动手写信，向傅作义将军本人悄悄展开和谈攻势。毛、周的亲笔求和信，经由傅冬菊送至傅作义将军手里。跟着林彪率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进关，配合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完成了对结集于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张家口一带的傅作义部队的分割包围。

平、津局势危急，傅作义设在中南海的华北剿总也进一步加强戒备，包括傅冬菊在内，也被严禁出入。傅冬菊在中南海父亲身边弄到的情报怎么传递？

傅小姐不早不迟，这时却跟一名叫周毅之的小伙子热恋起来。傅将军对宝贝女儿一直十分放任，非常时期，竟未调查一下自己女儿的男朋友是何种人物：原本是周恩来的堂侄儿！于是傅冬菊便每天以见男朋友为借口，准时将情报传出。于是傅作义本人每日的详尽动态，经傅冬菊、周毅之内应外合，由北平地下党电台拍发至西柏坡周恩来手上。

「准确地了解傅作义将军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是为傅冬菊小姐每日的工作重点。中南海居仁堂甚为宽大，傅作义生活简朴，用屏风相隔，一边为办公室，一边摆了张床铺做为卧室。傅冬菊白天帮父亲做机密性文字工作，晚上陪父亲说说话、散散心。傅作义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大部分意志消沉、悲观厌战，都想寻求新的出路。左倾思想如同空气无孔不入。傅作义只把女儿当心腹。傅冬菊则日夜守候在父亲身边，执行地下党的两大使命：一是稳住父亲，不让父亲乘坐南京政府派来的专机逃跑；二是婉转劝告父亲识大局，看清前途，为保全北平古迹立新功，接受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和谈请求，早日派人去跟等候在城外的中共代表会面。说是傅冬菊每天跟父亲的谈话内容，都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口授，她全凭脑子记下要点，回到父亲身边就动之以父女亲情，有理有节地说给父亲听。

诸葛一生唯谨慎。傅作义也是一生谨慎。中共东北野战军进关，配合华北共军完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后，他已无心恋战，动了接受和谈的意念。但事关他本人的脑袋安危，他从未对亲信们吐露。蒋总统的耳目也是无所不在，稍有不慎，即会招致毒手。他唯一可以一吐满腹心事的人，只有自己的女儿。

而他的这此「心事」，却立即被他所信赖的女儿汇报给西柏坡村的周老则要切断此一道路。可是国军天津守军的军事部署全部被中共情报人员所掌握。天津战役最后打成巷战，双方坦克、大炮在城内逐街逐楼争夺，经过二十九小时的血战，中共以四倍于国军的优势兵力，全歼天津守军十三万余人，占领了天津。至此，中共军队控制住了从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整个渤海湾，使北平城变成四面重围的孤城。

一月十六日，中共代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傅作义代表邓宝珊、周北峰，举行第三次和谈，双方签订和平协议，中共保证傅作义将军及其亲属的家室财产完好无损，许诺傅将军在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内任职；傅部除留下一个团作为傅将军的私人警卫部队外，其余的几十万人马放下武器，撤至城外，由中共派人进行整训，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一月三十日，傅作义将军在中南海勤政殿，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举行了北平和平移交仪式。其时国军已撤至城外去接受改编，中共军队已控制住了整个北平城。

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却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目，全文登载一月十六日以林彪、罗荣桓名义给傅作义将军的一封「最后適牒」。

这「最后通牒」在列数了傅作义及其部属的战争罪行之后，写到：北平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分所应得之罪责，即在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自求自赎。

办法如下：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作到这些，则本军保橙贵郎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翠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顾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作。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十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则实施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严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恕宽，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说是傅作义将军于二月一日当天看到《人民日报》上的这份「最后通牒」

之后，顿时火冒三丈，拍着桌子大喊：「老天爷，哪有这等事！一月十六日签了和平协议，一月卅曰办了移交，我的部队早就出了城，共军早就进了城，如今却来最后通牒！我是光杆司令了，再没有用处了……。」

傅作义将军被公开羞辱、伤害，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共产党竟然这样不讲信用，不讲道义，还不如江湖上的盗匪，一达到目的就变脸，就不认人。当他再次看到通牒的日子是一月十六日的时候，他就更

痛苦、绝望。一月十六日至今，已过了整整半个月，这不是朝我打黑枪吗？要逼人于死地，要在北平和全国人民中间把我的名声搞臭吗？他越想越后悔。他不想死，想逃出北平。可是他已成瓮中之鳖，蒋总统派来的专机早已撤离，他已是插翅难逃了。

接着又发生了两件中共公开羞辱他的事：一是中共西郊公安局通知傅作义去登记住址及其财产，二是二月二日他请他的密友邓宝珊将军午餐，守城的中共士兵竟将邓将军连人连车子扣下。邓将军下车求情，报上自己的大名。中共士兵以刺刀逼住他：知道！你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傅作义的同伙，战争罪犯！邓将军被中共士兵羞辱够了，扣押了整两小时之后，中共大员陶铸（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才出来做好人，给解了围……父亲所受到的羞辱，也是中共特工傅冬菊经过一再要求，来西柏坡村拜见「周老师」的原因。当傅冬菊提出此事时，周恩来却以是下边闹了点误会为由，一语带过，接下来说：「功臣，冬菊，你年纪轻轻，却为党立了大功。毛主席说了，傅作义将军是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等进了北平，他要奖给傅将军一颗像天坛那样大的勋章！」

周恩来跟傅冬菊并排坐在木沙发上，他捏住冬菊的手，表情像父执辈一样的慈祥。

「周老师」几句话，傅冬菊心里的疑虑完全消失。她相信了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封「最后通牒」确是下面闹了误会，出了差错，毛主席、周副主席马上会出面澄清。

「像天坛那样大的勋章？」傅冬菊乐了：「早听说毛主席是个很风趣、很伟大的领袖。周老师，学生这次，能不能去见见毛主席？」

「是啊，是啊，应该，应该。我看看能不能作出安排……。」周恩来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个什么本子，翻阅着，仿佛在认真考虑傅冬菊的要求。过了一会，周恩来才说：「冬菊，这几天，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主席和我每天都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可以告诉妳一些好消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即将发布新的进军令，我人民解放军正部署渡江作战，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些日子，主席和我们这此一人，都恨不能把每分钟掰成两分钟来用，既要指挥战事，又要筹备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新国家，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真是千头万绪，千头万绪呀！」

周恩来却没有告诉傅冬菊：几天之前，史大林派来秘密使者米高扬，代表史大林，听取中共领导人汇报内战局势以及新的中国的建国大计。中共领导人则希望通过米高扬的来访，获得苏联及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外交承认及其经济、科技援助。

在周恩来跟傅冬菊亲切谈话的过程中，不停地有男女军人，穿梭般小跑着，送来各种紧急公文、电报、信函，交由周恩来审阅、签字。傅冬菊听着，看着，都坐不住了。周恩来却按住她的手：「不忙，不忙。十年一见，我也很想念妳和妳的重庆南开中学读书会的那批可爱的小朋友啊！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对了，我记起来了，你们读书会里，是不是有汤恩伯将军的公子和陈仪主席的女儿？好象都跟妳关系不错似的……。傅冬菊点点头，等着老师的下文。周恩来给学生茶杯里续了水，才说「这次妳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提出来见我，我立即委托李克农部长把妳请来了。除了想看看我们的冬菊同志成长个什么能干模样了，还有个任务，要派妳秘密去上海和杭州，会会妳的几位中学同学。党中央现在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上海、杭州两地都和平解放。不动刀戈，以免生灵涂炭呀！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流血的苦难史。从我个人来说，真不愿意看到内战再打下去。我们对汤恩伯将军和陈仪主席，也会像对妳父亲一样，待遇从优。二月一日报纸登的那封信的事不算，我会查清楚……到了南方，妳就归华东局潘汉年同志领导了。

具体的，由李克农部长找妳谈。一句话，不管情况如何发展，安全第一。我可要看到小冬菊同志平平安安回来见我！」

傅冬菊被周恩来一席话，说得浑身热血沸腾。她站了起来。准备告辞。周恩来也站了起来，并朝门口摆摆手，示意门外那手拿电文的女秘书暂时不要进来：「冬菊，妳还有什么要求？包括妳个人工作、生活方面的，都可以告诉我。」

傅冬菊双手捧住周恩来那只受过伤的右臂，尽量克制着，才没让眼泪流出来：「老师，有句话，或许学生不应该说。我是在北方人……今后不想长期留在南方工作……。」

周恩来双手放在傅冬菊肩上：「好闺女，这个放心。妳不说，我也应该想到。定都北平后，妳自然要留在北平市委或是中央机关工作。妳还应该跟妳父亲住在一起，尽妳的孝道。有妳照护好妳父亲大人，我们才放心啊！」

①见张正隆著《血红雪白》一书。

第四章　傅作义朝圣西柏坡

傅作义，字宜生，人称抗战的民族英雄，内战的失足狗熊。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父亲傅庆泰一生动苦，曾为脚力、船夫，后靠贩运煤炭发家。成为荣河县大户。一九一0 年，十五岁的傅作义接受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革命思潮，考入山西陆军小学。一九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太原参加山西起义，担任学生军排长，英勇作战。一九二一年被保送到北平清河第一陆军中学就读。一九一五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一九一八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时年二十三岁。

这时的傅作义，已长成一个身材魁梧，腰背挺直的北方大汉。国字型的睑膛上，目光深邃，炯炯有神，表情严肃，干练威武。他回到山西王阎锡山部队当了一名见习军官。他性格内向，勤于思考，寡言尚行，处世方正。四年之中，从排长、连副、连长、营副、营长，一路上升为少校团副。一九二四年随阎锡山出兵石家庄，完成任务出色，升任团长。一九二六年阎钖山与冯玉祥大战，傅作义奉命守卫天镇城，冯军久攻下克。傅作义受阎锡山器重，称为难得之青年将材，擢升为少将旅长，旋又升任为中将师长。一九二七年的涿州之战，傅作义身先士卒，以少胜多，夺城之后守城三月，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及爱民思想，使他「一战成名天下知」，「守城名将」声震中外。一九一一八年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一九三一年升任为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省主席。他着手经营河套，兴办水利，并屯田养兵。数年间卓有政绩。他本人则长年着一身整洁布军装，居住在军营之中，每日早起，与部属一道升旗，出操，摸爬滚打，励行官兵一致。他生活简朴，待人宽厚，重义轻财，乐于助人，是国民党军队里一位有着众多美德的模范将领。

真正使傅作义成为我国现代著名军事家、华北大将军的，是对日作战。他是唯一一位跟日本侵略军血战十三载的常胜将军。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军进犯山海关，华北危急。傅作义主动请缨，发起长城抗战，其主力第三十五军与日军肉搏，厮杀声彻于天地。怀柔一战重创日军，打破了日军不败的神话，大大激励了全国军民守土抗敌的决心。这一年，他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一九三六年八月至十二月，他指挥历时五个月的绥远抗战，全歼百灵庙日军，获百灵庙战役大捷，再次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大涨了中国军民的士气。须知，傅作义在华北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早于一九三七年「七七」全国抗战四年之久。

「七七事变」国共合作全面抗战之后，傅作义率部转战于察北、晋北、河北、绥远诸省，参加了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守城、绥南会战、包头会战、绥西会战、五原会战等著名战役。十三年间（一九三二ー一九四五），他一直率部战斗在抗日最前线，转战一万八千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二百九十多次，基本上保持不败纪录，曾被誉为「民族英杰」、「中国战神」。

这样一位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却也失算于中共深谋远虑的统战策略。一九三六年八月，傅作义未获南京政府许可，毅然发起绥远抗战，毛泽东从延安派南汉宸秘密赴绥远，送给他一封亲笔信，内称「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如能毅然抗敌，弟等决为后援，为救亡图存而努力」云云。傅作义阅后大为感动。百灵庙大捷后，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援西通电。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再次派南汉宸赴绥远慰劳，赠送锦旗，盛赞傅为抗日先锋。同年十一月，太原保卫战前夕，周恩来来到太原，与傅作义相谈数日，称兄道弟，分析敌我态势。一九二八年初，南京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年底进而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毛泽东则写下一封长信，密派彭雪枫送去绥远，并与之密谈合作抗日事宜。

傅作义抗战心切，南京政府一次次批准他扩充兵源，他急需培养大批干部。因惧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政治腐败。他转而求助于延安，派自己的心腹周北峰去延安拜会毛泽东，要求中共派一批青年干部到傅部队去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周恩来手下的社会情报系统真是遇到了「天赐良机」，当即派出几十名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投入傅军。一如中共军队创立政治工作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从此，中共人员在傅作义军队中扎下根，并秘密发展组织。这就种下了祸根，抗战胜利后转内战，傅作义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与中共军队作战，全无军事秘密可言，只能屡战屡败了。

傅作义将军对共军作战的最后两次大动作，一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根据内线密报，派出华北剿总的空军飞机准确地轰炸毛泽东的住所，险些把毛泽东、聂荣臻等当场炸死；二是同年十月一一十五日，傅作义经与蒋总统密谋，派出两个军的人马，分乘四百辆卡车，携带一百吨炸药，组成一支快速突击部队，偷袭平山县西柏坡村，打算将中共中央机关一举炸毁。但情报被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及时获得，中共军队得以紧急调动，于中途伏击了这支偷袭军的先头部队，死伤三千五百余人，使整个计画中途废止。

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打得颇有声色，英勇顽强，出现过傅作义、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廖耀湘、郑洞国、孙立人等大批抗日名将，并有一千四百多名少将以上高级将领捐躯疆场；而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则于一九四 o 年华北百团大战之后（彭德陵为此役一直饱受毛泽东批评），基本上游而不击，只是借抗日之名拚命扩充实力，中共军队死于战场的只有一名高级将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打日寇，共军远逊于国军。可是到了一九四六年冬转而打内战，一位位抗日名将却先后均成为共军手下败将。以致在东北战场上，许多国军官兵被俘后仍不服气：你们打日本鬼子不行，打内战行！

傅作义将军即是这样的典型：抗日的英雄，内战的狗熊。城下之盟，败军之将，自是虎落平阳，英雄气短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在对傅作义将军实施「先打后拉」的羞辱策略之后，批准他由邓宝珊将军陪同，前去西柏坡林朝圣，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搭乘军机先飞石家庄。在石家庄机场，中共中央派来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专程迎接，换乘吉普车驶往平山县西柏坡村。傅作义一如往常，身着普通布棉袄，手里提着十条中华牌香烟，做为给毛泽东、周恩来的见面礼。在车上，他见杨尚昆抽烟抽得很凶，便从中取出两条来要先送上。杨尚昆谦逊地笑着相谢：傅将军给我们主席、副主席的见面礼，我怎么敢先掠其美？

下午二时，傅作义一行抵达西柏坡村中共中央招待所。周恩来早已等候在那里。傅作义对比他小三岁的周恩来毕恭毕敬。周恩来则拉住他的手说：「太原一别，转眼又快十年了。我们是老友重逢，老友重逢！」傅作义却苦笑着说：「宜生城下之盟，谢谢周先生的关心！」周恩来说：「傅将军抗日英雄，常胜不败，只是蒋某人封你为华北剿共司令打内战，才有败绩，值得深思啊！」

傅作义点着头。因跟周恩来是老熟人，便说了句老实话：「我的部队里，包括我的总部，我的左右，

全是你们的人嚒，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你们看在了眼里，安有下败之理？」

话一出口，傅作义即有些后悔。自己是客人，言不由衷的大实话，会使主人难堪、尴尬……周恩来向以反应敏捷、巧言饰非著称，这时哈哈大笑：「傅将军，你算个明白人。这叫人心向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哈哈哈……。」

周恩来的大笑，反使一本正经下苟言笑的傅作义脸上红一道，白一道。

接着，周恩来严肃地说：「傅将军，你是俊杰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比蒋委员长高明多了。蒋某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却能以国家大局、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千年古都毁于战火。否则，真要给国家民族带来一场不可弥补的大祸。和平解放北京，你立了大功。毫不夸张地说，是功标史册，名垂千古。」

傅作义倒是没想到周恩来会给他这么高的评价，自是十分受用。顿时把前些时《人民日报》发表林、罗给他的「最后通牒」信（他更不会知道此信系由周恩来亲自起草），以及北平市公安局通知他去登记等等不快、压抑，拂去了不少。他想，真如那句俗话讲的：「阎王好敬，小鬼难缠啊!」

周恩来接着说：「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有历史根源呢。抗战时期，我们在敌后合作打日本，相互支持，互通有无，携手作战噜在晋察冀和绥远，你跟我们的贺龙、徐向前、程子华、邓华、杨成武、李克农都是老朋友啊！现在我们又开始新的合作。本来我们打算到哈尔滨去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临时联合政府。现在有了北平，我们就不要跑那么远了，可以在北平开会了。你应该参加会议，你既是有党派的，又是有功将领，也就更具代表性啰!」

周恩来的言语里，饱含封官许愿之意，使得傅作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迎。你和恩来是老朋友，我和你是信使往来，互通款曲，神交久矣!」

傅作义对毛泽东的头一句话却是：「我有罪，宜生以待罪之身……」

毛泽东立即打断了他：「不要这样讲啊！两军交战，孰能无过？北平和平解放，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啰，应当谢谢你啰。你过去是抗日的功臣，现在又是和平解放北平的功臣。假如你过去有过错误的话，那么现在功过相衡，还是功大于过。」

这时周恩来请大家坐下来喝茶、吃点心。

周恩来见傅作义心里仍有疑虑，便说：「傅将军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改编，你原来的部队在改编之后，就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和其它成员一样，绝不歧视。你大约不太清楚，我们部队里的士兵，有一小半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解放过来的。所以国民党的军队越打越少，我们的军队越打越多。讲远一点，我本人曾在民国政府军政部门两度任职。我们毛主席职位最高，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就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还代理过中央宣传部长。还有我们的朱总、彭总、刘伯承、贺龙这些高级将领。过去也都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而且大大有名的。」

毛泽东说：「对，恩来说的对。我看这里面主要是个思想立场问题，思想立场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一接下来，毛泽东再次谈到北平和平解放的重大意义：「北平是世界有名的文化古都，过去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火烧圆明园，毁掉了我们的万园之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这次如果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自己再在北平摆战场，毁了北平，烧了紫禁城，炸了天坛、北海、颐和园，我们就真成千古罪人了！子孙万代都要骂我们。这个罪名，你傅将军，我毛泽东，还有朱老总、恩来都要背啰!现在好了，傅将军，还有邓将军，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啰，一个锅里舀饭吃，青菜萝卜，彼此彼此啊!」

毛泽东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周恩来说：「确是一家人了。说起来，我跟傅将军还沾了亲戚，傅将军的千金冬菊小姐的爱人周毅之，是我的堂侄儿呢！

这事我也是前些日子才闹清楚。」

傅作义目瞪口呆，一脸傻笑，惊多于喜。

毛泽东再次拉住傅作义的手，风趣地说：「那就更好了。今后，我们是姑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难舍难分了。蒋委员长一辈子要码头，最后还是被傅将军要掉了！」

傅作义没想到毛泽东的江湖气习这么重，真像个山大王呢，连忙说：「蒋某人的码头，是被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要掉了。」

傅作义在西柏坡村住了两天，中间断不了大宴小宴。席间毛泽东问傅将军对今后的工作有何打算，傅说想回河套去抓水利建设。毛泽东说那太小了，至少要当中央政府的水利部长，在国防委员会里也应挂职。

周恩来却末对傅作义提及本月初，傅冬菊来见的事。因为那一来，也就太伤傅作义的颜面了。连傅的爱女都是中共奸细，中共这掏心战术，岂不太令人毛骨悚然？傅作义将军半世英名。战功赫赫，却被中共当猴儿要了。

第五章　周恩来重塑君臣关系

说是在八十年代，北京某郊区县书记、县长两人闹矛盾。县长指著书记说：你想学毛泽东呀？只管大事，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要我当周恩来？大事小事，里里外外，白日黑夜一把抓？加上俯首贴耳，谦虚慎仅，唯命是从？没门！如今谁不想当毛泽东？谁想当周恩来？

真是一滴露水映照出太阳的光辉。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八日两天，毛泽东在延安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不久发展成「抢救运动」，毛泽东指使中央社会情报部长康生，在党内大抓特务、奸细，数百名国统区来的革命青年被关入窑洞，刑讯逼供。实为一次毛泽东所王使的排除异己、清理门户运动。主要清理对象一为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所留下来的军事干部，二为王明、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所代表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派系的党务干部，叫做反省路线，交代问题，弄清思想，轻装上阵，重新出发。

「延安整风」是周恩来与毛泽东重建关系的关键时机。聪明的周恩来明白，如果不能在此次运动中取得毛泽东的宽谅与好感，他将像李立三、王明、秦邦宪一样：永远被排除在中共领导核心之外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身在重庆，请假缺席。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并规定中央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毛泽东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共最高权力宝座，刘少奇第一次被宣布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原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和军委副主席周恩

来、朱德、王稼祥则被排除于权力核心之外。

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奉命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周恩来一行乘坐言普车及卡车，一路上走走停停，直至七月十六日才抵达延安。他开始大会小会上交代，检讨自己在历次党内错误路线时期的问题。自我批评，也接受别人的批评。他检讨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多次痛哭流涕。陕北红军领袖高岗曾在中央整风学习小组会上当着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面，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个老牌机会主义分子，每次错误路线他都有分，都很积极，可每次都蒙混过来了，都没有下台，而继续留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脸皮比瓦窑堡的土围子还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则指他为党内不倒翁式人物，时左时右，左右逢源，总是跟风跑；刘少奇则著重指出他是两次王明路线的主要人物，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推行王明路线，他是红军三人团成员，并且是「党内受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排挤、打击毛泽东同志，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

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江西苏区，给党的事业造成过不可弥补的损失。第二次是一九三八年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口号，他又拥护过一段，后经毛泽东同志及时提醒、警告，才没有紧跟下去；中央社会情报部长康生则指他长期负责党的军事工作，但长期打败仗，一九二七年两次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了，跟着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率部南下广东汕头又全军覆灭。一九二一年底转至江西中央苏区指挥红军，也是一路败仗，可称为屡战屡败的败仗将军。要不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红军队伍早断送在周恩来们手里了……。

周恩来被批评、斥骂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里外皆黑了。但他并不气馁，不委屈，亦不申辩。而是一一地去找批判他最激烈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康生等人个别谈心、交心，检讨自己的错误。高岗仍在背后骂他为老狐狸。

刘少奇则被他的谦虚、诚恳态度所感动，开始替他在毛泽东面前开脱、说合。

也有朱德、贺龙、刘伯承、薄一波等人替他抱不平，指出有的批评不客观，缺乏善意，是人身攻击。

周恩来本人则继续检讨自己，同时大歌大颂毛泽东的英明领导，称颂「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寻找了二十多年才寻找到的真正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跟随毛泽东同志前进，中国革命才能从失败走向胜利」。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他曾经声泪俱下地说：自己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自己的错误加起来有好几吨重，无论党怎么处分自己都不过分，毫无怨言……直到参加整风学习的大多数成员，都觉得他的检讨可以了，甚至过分了，毛泽东才出面说话，认可他态度诚恳。认错深刻，思想立场已经转变到党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六届七中全会成立了一个「主席团」，是为「七大」领导班子的雏型。毛泽东任「主席团」主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再次排斥了周恩来。倒是朱德总司令在政治局会议上仗义执言，说周恩来同志无论是资历、品德、对党的事业的贡献、党内党外的影响，都在自己之上，周还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周如果不进主席团，自己这个主席团成员当得有愧，内心不安。朱老总的发言，得到了任弼时、贺龙、陈毅、刘伯承、陆定一等人的附议，并纷纷指出，不肯定恩来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亦会影响今后他返回重庆跟国民党政府谈判的权威性……来意难却，毛泽东不得不笑脸相迎，同意朱总司令的提议，欢迎恩来同志参加「主席团」，作为从王明路线上觉悟过来的代表性人物。

在「七大」的日程安排上，规定由毛泽东作开幕词及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任弼时作会议筹备情况报告，以及由高岗、彭德怀、陈毅各准备一个大会发言，而没有周恩来的大会发言。如此安排，会议选举时，周恩来仍有可能被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毛的意思很明显。

今后只让周当一名事事听命于延安的谈判代表，并与董必武一道，留在重庆抓抓统战、外交方面的事务。周恩来当时的尴尬处境，可想而知……名声大得很，实权半点无。大约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更意识到自己在党内的命运，已握握操纵在毛泽东的手里。不取得毛泽东的某些好感，某种程度上的信任（完全的信任已不可能，何况毛对任何人都只有四分之三的信任），自己今后在党内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周恩来真是料事如神了，他的同辈同事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王明等人每下愈况的命运，即是最好的印证。张闻天学识品德都在毛之上，在党内也广有人缘，但书卷气太重，又厌于权争，处处给毛让路。毛则反过来对张的道德学问处处忌讳防范；王稼祥精通俄文，为人正直，敢于跟毛争论是非曲直，亦厌于权争，不肯对毛趋炎附势，毛则刻意对其疏远；王明的悲剧在于自视太高，始终不肯认错，不肯对毛俯首称臣；李立三倒是对毛俯首称臣了，毛却始终不肯宽谅自己的长沙老乡……毛泽东曾说，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他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刘少奇、高岗、康生、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还有周扬。

恰恰是上述这些毛泽东的亲密朋友们掌控着党务系统和军务系统，且都不大把他周恩来放在眼里。周恩来被冷落，被孤立。然而周恩来的高明在于身处逆境，不争不闹，照常穿梭于中共领导人之间，虚心学习，征求大家对自己的批评与帮助。实则他是在发挥他的以柔克刚的韧性战术，悄悄游说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贺龙、陈毅、刘伯承，替自己说项，同时一次又一次地找毛泽东本人个别交心，沉痛检讨，软磨硬缠，直至缠得毛泽东不得不对他作出让步，允许他在「七大一开幕式上作个表态性质的发言。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所谓「表态性质的发言」，毛的旨意很清楚：应表态拥护刘少奇新发明的「毛泽东思想」一词，要在大会上带头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永远跟随毛泽東同志的旗帜前进」。周恩来在「七大」开幕式上照办了，尽管他振臂高呼上述口号时还不大习惯。跟着他又争取到了做一个关于统战工作的大会报告，也就争取到了进入最高决策层的机会。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朱、刘、周、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五大书记」，他终于没有被毛泽东甩下权力班车。至于毛泽东则达到了他的权力顶峰，以一人之身兼任五大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党报党刊编辑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竭尽忠诚，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一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除了亲自照料毛的衣食住行、安全警卫，还在一次次的大小宴会上代毛喝酒，以防毛被人灌醉甚至中毒。毛睡的床铺，坐的椅子，他都要亲身先试一试，检查是否安全，是否舒适。

毛喝的水，吃的菜，他更要先尝一尝，并以一双特制的象牙筷子来测试是否有毒。毛泽东自是十分受用，不得不夸赞说：「恩来，你比江青还细心，还会照顾我啰，」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旬，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在美国友人马歇尔帮助下，率中共代表团从南京返回延安，留在毛泽东身边，准备大打内战。翌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率二十三万大军进攻延安，留在陕北的中共军队只有彭德怀手下的二万四千人，双方兵力相差近十倍。三月十八日傍晚，延安的大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已撤离，来势凶猛的胡宗南大军已攻到延安城外，炮弹已落在毛、周等人所住的窑洞前爆炸。说是窑洞在炸弹爆炸的声浪中震动，毛泽东手里的茶缸却未晃动。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彭德怀司令员赶来吼叫了两次：「老毛，你还下走，叫我怎么指挥打战？」毛泽东就是不走，说是要亲眼看到胡宗南的士兵才撤离。彭德怀火了，命令警卫团战士用担架把毛泽东抬走。毛泽东走出窑洞，瞪圆了眼睛喝问：「谁敢拾走我？」周恩来见毛、彭二人闹得很僵，周围已枪声大作，不走确是不行了，便出面打圆场，当即叫来中央警卫团的负责人：你留下个排，代替毛主席守在这里，亲眼看到胡宗南的士兵才撤离！他转而请示毛泽东：「主席，这样安排了，怎样？由他们替你看到胡宗南的士兵。我们还是走吧！」

撤离延安后，天下大雨，毛泽东心情极怀，动辄发火骂人。连周恩来在内，不时挨毛痛骂。三月二十曰，周离开毛，到子长县王家沟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周一离开，毛即感到失去了依傍，开始冶静下来思考问题。

三月二十五日，周与朱、刘、任相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让任弼时回到毛身边，去提示毛，让毛提出中央领导人分成三部分：毛、周、任、陆（定一）留在陕北，组成中央前委及其直属支队，任弼时为司令员，陆定一为政治委员，周专责军事情报，并代彭德怀行使总参谋长职务，协助毛指导全国各解放区战事；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为书记，前住华北，领导全党党务，指导解放区土改工作，并筹组华北人民政府；叶剑英、杨尚昆等留在晋北，组成中央后委，筹办军饷军粮，负责后动供应。

中共中央机构一分为三，轻装简行。既避免了拖着个庞大的班子被胡宗南的大军一网打尽，又陕北、晋北、冀西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便于相互呼应，神出鬼没。

毛、周、任、陆率领的中央前委及其直属支队辗转于陕北的深山大沟，老天却不作美，连月大雨磅礴，一行人东躲西藏，晓宿夜行，风雨泥泞，苦不堪言。毛泽东仍然心情不好，动不动训人骂人，大发雷霆，连他的贴身卫士都感到太难伺候了。干不下去，而坚决要求下连队当兵。周恩来只得动员自己的卫士小黎去替毛泽东服务。小黎开始也不干，要求下连队。经周恩来以组织名义下令，才答应只去干一年。其实黎是想留在周身边，周脾气随和，比毛好伺候得多。

毛、周、任、陆一行曾经被胡宗南的大军追逼无路可走，到了黄河边上。

六月上旬，为了过不过黄河，毛泽东和任弼时发生了激烈争吵。两位湖南老乡拍着桌子吼叫。任、陆二人都主张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贺龙、聂荣臻的晋察冀解放区的天下。周恩来保持中立。毛泽东一人坚持西进，你们怕死你们过黄河，我一个人也要留下，死也要死在陕北！任弼时则指他蛮干，不顾死活，缺乏理性，中直支队只有一二个加强连八百来人，还拖着十几名家属子女，怎么向西？在敌人密集的地带钻隙缝？过了黄河就算失败？不过黄河，留在陕北挨打，就算胜利？

毛泽东盛怒之下，当场宣布，撤销任弼时、陆定一的中央直属支队司令贝和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对毛泽东温顺谦恭，从不顶牛。但他明白，不过黄河，也无法西进。他命令部队悄悄往北撤退。胡宗南的部队紧追在后，双方相距下到十华里。有时是毛、周一行在山沟里走，胡宗南的部队在山顶上追。更有一天黑夜胡宗南的部队迎面开过来，毛、周一行无法后撤，只好从胡军中穿插了过去，竟然神话般未被发觉，或是发觉了亦末开火……某日黄昏翻过一座山头时，毛泽东忽又发了湖南骡子脾气。他不让后卫连队抹掉泥路上的脚迹，还让插上一块木牌，上书「毛泽东一行由此路过」！很有一点水浒草莽英雄的气概。警卫部队负责人很为难，请示周恩来：怎么办？

周恩来命令：「写上吧！先交给主席去看看，主席走过，不要插上，把泥路上的足迹抹掉。」陕北转战一年，周恩来就是如此这般地伺奉毛泽东，比那个逆毛龙鳞的任弼时，显得灵活、机智多了，更能满足毛泽东的领袖欲。毛、周所以敢于在最困难的日于里留在陕北，带着一支八百多人的直属支队在国单隙缝里钻来钻去，是因为胡宗南身边有个周恩来亲手秘密安插的特工熊向晖，在每天准时把胡宗南的军队调动情况通过秘密电台报告给周恩来。胡宗南麾下的军、师、旅、团、营各级指挥官里，也都潜伏着众多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而任弼时、陆定一等人，却不知道胡宗南最信任的政治秘书熊向晖的存在。

更由于彭德怀司令员靠了熊向晖提供的准备情报，率领中共西北野战兵团的英勇善战：二月二十五日青化砭一役全歼胡宗南第三十一旅；四月十四日羊马河一役全歼胡宗南第一百三十五旅；五月四日蟠龙镇一役全歼胡宗南第一百六十七旅；八月二十日沙家店一役，全歼胡宗南第三十六师；接下来是榆林大捷……那时，毛泽东屡屡向周恩来提及熊向晖：你十一年前撒出去的这只冷棋子大显神通啦，胡宗南真是愚蠢到家啦，二十几万大军被我们牵了鼻子走；那时，毛泽东也念念不忘他的湘潭老乡彭德怀，称赞彭老总为军事天才，西北猛虎，作风顽强，粗中有细，每战必胜，全军楷模，并写下诗篇：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最可悲的要数那位蒋委员长的嫡系爱将、坚决反共却又志大才疏的胡宗南了。在西北战场一败涂地的一九四七年六月，还出资保送自己的亲信秘书熊向晖赴美国深造，入读密西根州大学，后转俄亥俄州大学。他对熊向晖毫无察觉。两年后的一九四九年夏天，熊向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辗转纽约、旧金山、香港，回到北平，向他的「老师」周恩来「报到归队」。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渡过黄河进入华北，毛、周、任、陆率领中央前委及其直属支队在陕北山沟沟里转战了整整一年。其艰苦情状，可想而知。周恩来对毛泽东歇尽忠诚，小心翼翼。他总是安排最好的窑洞给毛泽东住，最好的食品给毛泽东吃。自己则常常跟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人挤住在一起。任弼时患有严重肺病，每遇风寒就通宵咳嗽，痰中带血。周恩来端水送药，予以照顾。有时毛泽东不顾敌情，想住就住，想走就走。军情再紧急，周恩来也没有为毛泽东的某些异乎寻常的举动与之红脸、争辩。连卫士们都服了「周副主席的好脾气」。他总是顺从毛泽东，只在具体的部署中不露声色地悄悄作些修正使其安全、可行。警卫部队的负责人跟他配合默契。

毛泽东从周恩来的近乎仆从式的温顺中得到快意满足。毛的确需要周这样一位既言听计从又才干杰出的助手。他是个只抓大事、厌烦小节的帝王式领袖，好大喜功，自认为「运筹窑洞之内，决胜千里之外」。他常常爬在地图上，指指划划，只讲个战略意图，描下一张战略草案，而由周恩来他们去设计出完整方案，描绘出每一细部，使之具体可行，最后以毛泽东的名义下达命令，交由各路大军去出色完成。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毛、周、任、陆一行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之后，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三家会合，恢复为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中共五大书记毛、朱、刘、周、任，都集中在西柏坡村共事。毛泽东总算看准了周恩来，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外交、统战、情报诸方面，周都是个难得的全才。以周的资历、学识、谋略，不可使称王，只可做宰相。只要抓住他是个老牌国际派，追随过陈独秀，追随过瞿秋白，追随过李立三，追随过王明、秦邦宪、张闻天，党内硕果仅存的五次机会主义路线的骨干分子这一条，再加上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二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代表王明、秦邦宪临时党中央整肃自己、撤销职务、开除党籍那笔老账，周恩来就会在自己面前恭恭敬敬，规规矩矩。

毛泽东从未在公开场合上赞扬、表彰过周恩来，也从未考虑过周恩来做权力接班人。毛的权力接班人早就定下了，是那个在延安整风期间发明「毛泽东思想」一词的刘少奇，是那个在「七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一百多次提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以高八度的声调呼喊「毛主席万岁」口号的刘少奇。毛泽东那时经常赞扬刘少奇是党的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是党的出色的组织活动家，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曾在党内广为传颂：「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而对于周恩来，毛泽东多的是会议上疾言厉色的批评，会下当众训斥。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又记恨周恩来，限制周恩来。正如周恩来离不开毛泽东，又随时随处防范着毛泽东一样。彼此都如陕北老乡的一句俚语所说的：「老回回捡了个猪蹄子，扔扔不得，吃吃不得。」

这里，我们还可以提及这样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史实：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毛远新之父），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被军阀盛世才逮捕下狱。盛世才反复无常，先亲共后反共。毛泽民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招供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他哥哥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仇，一直记恨着周恩来。一九三二年在江西苏区发生的富田事件，他哥哥差点被叛乱军人（红军）所杀，他哥哥一直怀疑后台老板就是周恩来。他哥哥常对他说，周恩来是他事业上的绊脚石，是罩在他脑袋上方的克星……毛泽民虽然向盛世才出卖了大量的中共秘密，但盛世才并没有饶他一命，还是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下令将他枪决。中共建政后，毛泽民一直被尊为「革命烈士」，至今无人认他为叛徒，

变节分子。

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大好河山，中共已唾手可得。正是用人之际，毛泽东苦于找不出一个可以与周恩来相匹敌的人物来代替。在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召开的中共进城之前最为重要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及各路诸侯都讲了话，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却一直没有安徘周恩来发言。直到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周恩来才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发言的机会。但他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首先赞颂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全党的高度团结。他说三年多来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不是偶然而来，而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通过斗争得来的。他再次检讨自己过去犯过许多错误，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才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他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城之前重读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不当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式的人物。他强调在今后的工作中，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相结合。他指出全国胜利的到来，面临由分散走向统一。中国不是联邦，但是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因之统一的方针，应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在谈到战争和生产的关系时，他提出依靠东北，抓住华北，坐稳中央，支持前方；并要抓好城市接收，恢复工厂生产，鼓励商业活动，安定人民生活。

周恩来的发言，受到中央委员们的热烈认同，令大家心服口服，公认今后治理国家，非他莫属。毛泽东又一次逼得做顺水人情，在随后的会议总结报告时，不得不宣布以下信息：我们马上要进北平成立新中国人民政府了，主要人员怎么配备？现在还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我本人也要参加领导，其性质为中央政府的总主席。我和恩来，算毛遂自荐吧，说自我加冕也行。

第六章　江青求助周副主席

江青依上海女人的习惯，称丈夫为老板。毛泽东对于此一称谓，倒也欣欣然，曾经当着卫士的面笑问：我是妳的老板，还是共产党的老板？

江青带着女儿李纳随毛泽东从陕北来到河北省西柏坡村之后，开始受到毛泽东的喝斥，甚至痛骂。革命一天天走向胜利，毛泽东的脾气也一天天增大。

江青心里明白，与毛同居已十年，毛对自己的那股新鲜劲儿早过去了，日久生厌，越来越看不上眼了。老板看得上谁？心里放不下谁？不是那个即将从苏联回国的神经病女人贺子贞，而是周副主席的心肝宝贝、干女儿孙维世那浑身骚得出水的小妖精。

周恩来夫妇却是江青唯一可以投诉的人。每次，江青眼泪含含、饱受委屈地来，诉说老板如何喜怒无常，如何横蛮暴燥，如何当着卫士、保姆的面，骂得她狗血淋头，只差没有动手打人了。江青说，老板奸几次对她扬起了巴掌，虽说最后落在了桌子上，椅背上，但她蒙受的羞辱，眼泪难以洗荆没想到她追求革命，追求妇女解放，还是落到了头号大男人主义手上，云云。

周恩来夫妇那时把江青当小妹子，总是尽力劝导她，宽解她。中央让妳担任了主席的生活秘书呢，管理主席的衣食住行呢，是党给妳的重任、对妳的信任。妳要注意主席的喜怒哀乐。主席是诗人气质，考虑党务军务大事，指挥全国战争，负担重，压力大，容易在家里动气，是可以理解的呢。主席也只能在家里发发脾气。在书记处会议上，政治局会议上，他是头，负总责的，处理问题，任命干部，要一碗水端平，有理有节，大家心悦诚服……。周恩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主席，一个领袖啊！全党经过了二十几年的血火奋斗，经过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这些人的领导，都不行嚒，最后才找到了毛主席啊！包括妳江青同志在内，我们都要服从自己的领袖，革命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大道理。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妳受了委屈，但妳占的是小道理，是不是？山

西有支民谣唱：「夫妻吵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枕的一个头。」是不是？

周恩来乐于充当毛江的和事佬。他总是把江青劝顺了，才亲自陪着，送回到毛的身边去。江青回到毛的身边，恢复为依人小鸟、施展床第欢娱之时，自然会把他周恩来的话，学舌给毛主席听的。

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周恩来也是喜欢江青、欣赏江青的。江青原名李进，字云鹤，艺名蓝苹。江青一名则是毛泽东封赐的。一九三八年春天，二十三岁的蓝苹从上海投奔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当戏剧教员。她不但身材高挑，面貌姣好，气度高雅，而且多才多艺。上海电影明星不说，还擅长表演话剧，清唱京剧、评剧，拉得一手好二胡、京胡，写得一手奸蝇头小楷，做得一手好女红，也会烧几道山东菜、上海菜。当然也是个情种，须臾少不得爱情雨露的滋润。到延安之前，公开的婚姻或同居关系已有过四次。作为一名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女性，蓝苹堪称为全才了。尤其在当时延安的大群土头土脑的红军黄脸婆中，更显得鹞立鸡群，光彩照人。芙蓉出水、娇艳欲滴，有多少男人倾心爱慕，便有多少女人切齿忌护。

蓝苹在延安的第一个恋人是鲁艺的训育长徐一新。惜乎徐一新很快被从武汉来的、比地更年轻更鲜亮的孙维世所夺，逼得地上杨家岭，勾引上了党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有家有室，妻子贺子贞是井岗山时期的红军女英雄，去了莫斯科治玻蓝苹就乘虚而入，蹭了毛主席窑洞。毛主席是大英雄，什么样的女人玩不得？偏偏轮到妳个上海滩来的资产阶级臭明星、烂女子去上床？把梅毒、花柳传给了毛主席咋办？刚从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延安的工农红军干部、战士们的阶级义愤、憎恨是可想而知了。便是伟大的毛主席眼蓝苹的「野猫伦食」，也必须夜入晨出，不便暴露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的。红军干部战士只差没有进窑洞去捉奸——当然是捉蓝苹了。

延安的早春，滴水成冰，冷得出奇。一天清晨，有人亲眼看到，两个警卫战士在毛主席窑洞门口的坡道上泼水，很快造成一道冰坡。天刚蒙蒙亮，蓝苹裹着大衣从毛主席的窑洞里宿完夜，悄悄推门出来。一踏上冰坡，就哎哟一声跌了个嘴啃泥。毛泽东在室内听到响动，忙问：「什么事？」蓝苹眼泪含含爬出冰坡，什么话也没敢说，快步走人。毛主席也没有挺身而出，训斥警卫战士的恶作剧，只是觉得警卫战士资格太老——都是江西苏区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应当撤换成陕北当地苦大仇深的红小鬼。

几天之后，蓝苹患了感冒，去杨家岭中直机关的医务所看病领药，也受到医生、护士的公开羞辱：「哟！妳叫江青？怎么改名啦？下叫蓝苹啦？封号都有了？发低烧？不想吃东西？是不是怀上啦？究竟是谁的种呀？」

一个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现代女性，在延安却遭遇到了农民革命者们根深柢固的封建道统。新式农民革命走着封建主义的老路，外来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个代名词。不久，周恩来从陪都重庆回到延安参加党中央会议，认识了江青，并听闻了有关她的种种幸灾乐祸的传闻。鲁艺院长周扬倒是替自己的下属抱不平，认为有太多的同志们对男女私情兴趣过大，是一种不健康的风气，革命队伍本身反封建任重道远。周恩来赞赏周扬的看法，也生出来对江青的同情和怜爱。他决心站出来支持江青和毛泽东同志之间「正常的同志式的男女关系」。

延安地处偏僻，民风纯朴，但思想守旧，过去是座土围，必须开新风，树新俗。他建议中直机关领头举办舞会，大家都来学跳交谊舞，推行真正的男女平等，移风易俗。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秦邦宪、朱德、王稼祥等人的一致赞同，认为既可活动筋骨，锻炼身体，是一种健康的休息方式，又可融洽上下级关系，增进同志间的交流、友谊。

可以想见，周副主席的理解、同情，以及在延安倡行跳交谊舞，对江青来说是何等的及时、何等的重要了。而且周恩来对地本人，也公开提携、呵护。

一天，周恩来受邀去杨家岭中央党校演讲，请江青骑马同行。那时，他们身后尚无大批卫士、随从。那时，江青刚取得中央政治局的「约法三章」，被允许跟「毛泽东同志同居，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同志。但不得过问党内政治」。江青也刚学会骑马。她的坐骑是彭德怀副总司令送的一匹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

彭德怀从激烈反对毛、江乱搞男女关系（曾经说过最剌耳的话：我们在前方打日本强盗，老毛在延安伦鸡摸狗），到送给江青坐骑，当然是个很大的转变。

正如战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贺龙将军也曾经激烈反对毛、江关系，后来常常派人奉送黄河鲤鱼给江青同志食用一样。人和人总是要相互转换关系的。

那天，江青为了在周副主席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骑术，刚扬鞭跃马，马头却向周副主席的坐骑撞了过去。周副主席的坐骑受惊，前蹄腾空，周副主席落地，跌断了右臂。周副主席忍着钻心的疼痛爬起来，第一句话竟是：「蓝苹，今天的事，妳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包括对主席也不要提起。我只说是自己下小心落马……否则，你在延安会受到更多的指责，更显孤立。」江青感动得拥抱了一下周副主席，流出了真挚的热泪。

对于这段公案，双方都信守了诺言。江青瞒住了毛泽东，周恩来瞒住了邓颖超。直至二十一年之后的一九六七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疯狂高潮中，身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妻以夫贵大权在握的江青，要抓周恩来「投敌变节叛徒」问题，周恩来才对糟糠之妻邓颖超说出了这段自己为何摔断了右臂的隐情。

周恩来寒心地说，江青是知恩不报，而且要恩将仇报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江青是唯一跟随毛、周、任、陆的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中央领导人的妻子，备尝了战火、雨雪、生死考验。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五位秘书：陈伯达、师哲、胡乔木、田家英、江青。陈、胡、田为政治秘书，师哲为俄文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专责毛的吃喝拉撒。

陕北转战一年，兼任中央直屆支队司令员和政委的周恩来看在眼里，江青表现很好。步行、骑马、爬山越岭，风雨里战火里。江青带着女儿李纳，跟大家一起咬紧牙关，经受住了考验。每到驻地歇下，江青除了料理毛泽东的吃住，还主动帮警卫战士补衣裤鞋袜。她带有一把理发剪子，负责给毛泽东理发，也给警卫战士们理发，以及教李纳的保母织毛衣，做针线活，以及教警卫班的士兵们认字、学文化。那时的江青，既不像一九三九年前后，也不像后来的文革前后，没有人骂她戏子、臭明星、会惹事，爱做假。她确是中央直属支队里的一名成员。周恩来多次在支队党的会议上，表扬江青是位顽强的女战士，出色的女同志。

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河北省西柏坡村驻跸了整一年。毛泽东经常对江青发火，大骂过江青三次。江青找敬爱的周副主席大哭过三回。

头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夏季，全军开展三忆三查运动，边作战，边整休，边运动，边扩充。忆封建苦、民族苦、家庭苦，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尝这是毛泽东下令推广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军队工作经验。隶属于中央直属支队的江青也不例外。中央社会情报部查出她在上海当女明星期间，跟许多男人同居鬼混，被捕过，如何出狱？是否自首过？是否当过叛徒？那时江青是个小人物，敌伪报纸上没有刊登过名字和资料，只有江青本人才能交代清楚。江青在党的审查小组面前好狼狈啊，晚上睡到床上向老板哭诉，请老板替她说说话，让她过开。毛泽东大为光火：住嘴！我是党主席，我怎么能替妳在上海的那些污七八糟事情打掩护？妳到底和多少男人上过床？也从来没有对我交代过！

我看妳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

毛泽东对江青的厌恶，甚至对自己的卫士也不相瞒：「没想到她的历史这么复杂，不干净。看来跟她的婚姻，是草率了。现在想和她分手，又要顾到政治影响，还有什么领导人的形象！」

有说江青一度想到自杀。反正她怎么改造，怎么跟着部队行军，吃苦耐劳，跟警卫战士打成一片，也不算工农化，也无法摆脱过去的历史。但又有说江青外表柔弱温顺，内里却是钢铁公司，她怎么都能活下去，而绝不会轻生。每当地痛苦无助之时，她就会躲进树林里，小河边，去拉她的二胡，拉她拿手的《江河水》、《病中吟》、《汉宫秋月》，那幽怨愤懑的琴声，能使溪水哽咽，山风欧泣。

她找到周副主席哭诉自己在「三忆三查」运动中受到的委屈，以及老板对她的恶言训斥。周副主席挥了挥那只因她而永远程在了右腹上部的右臂，安慰她：「你不就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那点子事？查出来什么证据没有？没有就好。就是要重证据嘛，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不是追求革命，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你一个上海女明星，会去投奔延安吗？延安物质条件那样差，那样艰苦。妳投奔延安这行动的本身，不就为妳作了最好的证明？不要紧张，放轻松些。妳是党员，当然要参加运动，接受审查。妳是主席的妻子，主席当然要讲原则，不好替妳出面说什么。我可以出面，替妳找有关的同志招呼一声。是李克农同志他们？还是中组部？放心回去，照顾好主席的起居生活，才是组织上父给妳的重任。」

靠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关爱」，江青在「三忆三查」运动中过了关，她的历史嫌疑问题不了了之，不再有人间津。毛泽东也少了件烦心事，恩来同志还是很会办事，很能办事的。

此后江青每逢政治运动就反感，就躲避，就请假外出养玻由于老板不尊重她，常当着卫士、医生护士训斥她，喝骂她，连带这些服务人员也都敢于议论她，看不起地。她出去养病，就议论她「又外出躲风、逃避运动去了」。五十年代在中南海，她还为这事跟毛的卫士长大吵过一常在西柏坡村，江青第二次被毛泽东怒骂，是为了女儿李纳的保姆。保姆是个解放区穷苦人家的女子，十八岁，童养媳出身。在老板身边兼做些杂务。江青看出来老板喜欢这个仆样儿清秀，见男人就脸红的乡下女子，经常手把手地教她学认字、写字。她和卫士不在身边时，老板还搂搂抱抱的。那妮子也不躲闪，任老板把玩，还哼哼唧唧的喊亲大大。江青发现过几次，也没有去闯破。

她也眼看着就快四十岁了，十几岁从山东老家诸城到济南，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从上海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也是小半个中国了，什么样的世事，什么样的男人没有经见过？老板是个花心汉子呢，见了年轻漂亮的女人就眼睛都贼亮呢。身体又壮，食欲性欲都很强。像这个年轻的乡下保姆，老板要玩玩就玩玩，只要不对自己的家庭构成威胁。但另一类女子，年轻美貌，有知识有文化又有风度的，她就不能不小心提防了。万不得已时，她也会撕破脸皮。鱼死还网破呢。三八年年底那次，要不是她挺着个肚子闯进中央政治局会议，哭泣着，轻拍着肚子里的那个老板的「果子」（即第二年出生的女儿李纳），还讨不来政治局的「约法三章」呢。老板一是碍着「约法三章」的面子，才宣布跟她结合的呢。

因老板宠着小保姆，江青对小保姆也陪着小心。但毕竟心里不舒服，吃了个苍蝇似的。一次小保姆给老板补裤子，那针脚长的哟，哪像个女人干的活计？江青忍不住把裤子拿了过来，批评说：「连针线活都不会，妳还穷苦出身哪！妳这哪里是打的补丁？只怕打的木匠的马钉哪！」两个卫士也在旁帮腔，嘻哈取笑，幸灾乐祸。小保姆羞得无地置容，哇地一声哭了：「你们欺负人！你们欺负人……。」毛泽东在书房里看文件，听到了小保姆的哭声，便踱步出来问：「怎么回事？谁欺负了妳？」小保姆哭得更凶了，边哭边报告：「江青同志取笑俺，说俺贫苦出身，不会针线活，打补丁的针脚像木匠的马钉……。」

毛泽东刷地一下脸都青了，瞪圆眼睛，指着江青吼道：「蓝苹！你听清楚，在我这里工作的卫士、保

姆，都是组织上派来的革命同志，不是你的佣人，奴仆，她出身苦，从小给人当童养媳，砍柴打草放猪，当然不会什么女红！妳不是嘲笑她打的补丁是马钉吗？我就是喜欢她打的马钉！妳蓝苹不是还会绣花吗？

雕虫小技，又有什么了不起？今后，妳若不尊重他们，妳就给我滚！明天开党小组生活会，妳先做检查，再讨论给妳处分！」

吼罢，毛泽东拉起年轻保姆的手，进了书房，摔上门。这回轮到江青含了两泡泪水，还不敢冲著书房门回上一声：「你就护她的短吧！只要你不把她的肚皮弄大……。」两名卫士呢，早溜得不见了魂儿。

江青一肚子苦水。还面临着明天的党小组生活会。要当着全体卫士、厨师、司机以及保姆的面，作检讨认错误，向那明明是勾引了她男人的小保姆道歉赔不是，还要接受党纪处分……这是哪门子理？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偷偷哭了半晌，不知道怎么过明天那尴尬的一关。她忽然想到，邓大姐不是从晋察冀军区医院来到了西柏坡？听说还要秘密转去上海医玻看看人家周副主席，对自己的妻子是何等的关怀。周副主席不是圣人，也有相好的，但毕竟尊重邓大姐，爱护邓大姐。哪像老板这样，又好色，又粗暴专横，典型的大男人主义作风。

江青来到周副主席住处看望了邓大姐，连带着诉说自己不平的心曲。周、邓默默地听着，脸上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有一句话，周恩来不便说出：「主席对待女同志的品味不是很高，总是饥不择食嘛。」这回是邓大姐从正面、反面、侧面各个角度，来阐述夫妇之道，驭夫之术，小不忍，乱大谋，忍得一时气，免却百日忧。丈夫终归是自己的丈夫哩，那些花花草草，算得了什么？我对恩来，就这么着，再怎么着，我也是你老婆……，周恩来则主动提出，由他去找中直党委第一支部第一党小组说说，小组长是小黎对不对？他原来是我的卫士，从我这边调过去的。主席本人嘛，是不会有时间参加党小组生活会的。这几天淮海战场打的正热闹，我军势如破竹，书记处连夜开会，许多紧急情况等着处理。

邓颖超大姐拉着江青去擦干净眼睛，洗脸匀脸。江青细皮嫩肉，明眸皓齿，还是个美人儿。主席也总是不知足，得陇望蜀哩。之后由周恩来、邓颖超陪着，送江青回到毛泽东身边。当着周、邓的面，毛泽东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嘱咐江青泡茶、摆红枣、花生、柿饼，还对邓颖超开玩笑：「小超啊，你一年多没有陪过恩来了吧？让恩来打光棍，晚上不好熬啰！他只好拚命工作。

想给他派个护士，又怕你提抗议，嗬嗬嗬。恩来讲你还要去上海疗玻对对，主要是去陪住孙夫人，莫叫她的两妹妹、妹夫子，把她接到台湾或是弄到美国去了啰，那就对我们成立新国家、新政府大大不利啰。」

江青在西柏坡村，第三次遭毛泽东喝骂，是为了吃红烧肉的事。江青是位懂得驻颜保养、讲究饮食养生的人。她饮食偏好清淡，小盘小碟，爱吃蔬菜水果，肉类以鲜鱼为主。贺龙在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在北平附近，经常送来黄河鲤鱼、鲫鱼，白洋淀青鱼、胖头鱼。毛泽东则嗜好香辣辛烈，炒菜必用猪油。

也是湖南乡下人的习惯，认为吃猪油亮眼睛，吃菜籽油则会使眼睛发鸟起雾。

猪肉、腊肠、肥肥瘦瘦，他长年不断，百吃不厌。他还有个规矩，每逢前方打了胜战，来了捷报，必定嘱咐厨师给他做一碗红烧猪肉，炖得肥肥烂烂的以示庆祝。他相信吃肥肉能补脑子。他之所以聪明过人，智能无穷，就是因为自小嗜吃肥肉。

江青作为他的生活秘书，实在是出于对他健康的关心，不愿眼见着他肚皮日益突挺、身体日益肥硕了下去，而悄悄要求厨房师傅，减少猪油用量，肥肉尽量少敞。厨师、卫士也都一致同意。这天，淮海

战场传来大捷，邓小平、陈毅指挥下的二野、三野，全歼了国民党的八十万大军。这就是说，蒋委员长已经把他最大的一笔战略老本赔上了，不可能在长江沿岸再组织起象样的战役。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下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指日可待的了。毛泽东高兴了，特地叫来卫士长：小黎，通知厨房，今晚上加餐，加一碗红烧肉，肥一点！卫士长当面答应，转背却作难，去请示江青。江青指示，多炒两碟瘦肉吧，量大一点，加上一尾清蒸胖头鱼，三样蔬菜也改用菜籽油。

晚餐依旧是江青陪伴毛泽东。毛泽东很少准许自己十岁的女儿李纳上席。

小孩子不得享受特灶。毛泽东兴匆匆地在餐桌前坐下。江青坐在他的对面。一碟碟精心制作的青辣瘦肉片、豆鼓肉丝上席了，清蒸胖头鱼也上席了，毛泽东没有等到他的红烧肥猪肉。他仿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厉声喝来卫士长：「我讲过的话为什么不作数？为什么不做红烧肉？」卫士长和厨师很少见毛泽东为吃饭的事发这样大的火，一时手足无措，又不敢回答，只以眼睛望望江青，便赶快低下头去。毛泽东盯住江青问：「蓝苹，是不是妳发了指示？」江青心里发怵，脸上陪笑，鼓起勇气说：「老板，肥肉吃多了，对你的身体不好，吃肥肉是乡下农民的习惯，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出汗多，消耗大，你不同……。」

毛泽东桌子一拍，站起身子，指着江青的鼻头：「妳住嘴！我就是个湖南农民，我就爱吃农民的饭菜！我有农民的吃喝习惯！妳不是说我喝汤、嚼菜出响声，不文明吗？好！从今日起，我不要跟妳这个城里人一起吃饭了！我还看不起妳这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城里人呢！」

骂罢，毛泽东一甩手回了书房。不吃了，罢餐。

伟大的党主席罢餐，西柏坡村真要塌了天了。卫士、厨师、大小秘书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了。解铃还得系铃人，他们都请求主席的生活秘书江青同志拿主意。江青当众受辱，好心得到恶报，也正有气：他不吃了，我也没有食欲了，相信你们也吃不下什么了。有什么办法？你们还是去把周副主席请来吧！人家周副主席快成他的大管家、老妈子了。

周恩来副主席正在接见几位从上海秘密来访的民主党派人士——转达南京政府的和谈意图的，听了卫士的报告，立即中止了跟上海客人们的谈话。赶到毛泽东的住处，立即召集江青、卫士、厨师开会。先表扬后批评，说：「大家爱护主席的身体，关心他的健康，你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党中央也是满意的。问题是，对于主席长时间以来养成的生活习惯，你们不能操之过急，说改就改。犯了左倾急性毛病嘛。欲速则不达，得讲究方式方法，循序渐进嘛。

怎么可以主席说了话，你们又没有征求他本人的同意，就擅自决定不做红烧肉了呢？不可以的！这也是一个尊重主席、爱护主席的原则问题。当然，你们工作得很辛苦，我不应过多的批评你们这些对党、对领袖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关键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办？大家先说说，怎么办？」

卫士、厨师都苦恼地直抓头皮，江青更是没了主意：老板说今后不要和我一起吃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周恩来以和蔼的目光看下每个人一眼，才胸有成竹地说：我看这样吧：我先拿个初步方案，供你们做个参考，今后，厨房里做两份饭菜，一份给主席的，尊重主席的生活习惯；一份给江青同志的，照顾到江青同志的生活习惯。在革命队伍里，还是要男女平等嘛。你们看看，怎么样？还有没有更周详一些的方案？没有了，就先这么试行吧。但每顿饭菜，还是摆在一张桌上，东西相对，同时就食。怎么样？

周副主席处理问题，真叫绝了。江青破涕为笑，朝周恩来鞠一躬。卫士、厨师也跟着向他鞠躬。周恩来赶忙一一来握握他们的手，边说：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今晚上这顿饭怎么办？

就按我这方案重新做来了，多做一点。主席那里，我负责去请，我来陪吃一餐。对了，小黎，你去告诉李维汉同志，请他继续和上海的朋友们谈，我晚上再请几位老先生吃消夜。

半个钟头后，饭菜齐备。周恩来陪毛泽东说说笑笑。走出书房，来到餐桌前。席分两头：毛泽东这头红烧猪肉、梅菜扣肉、辣子香肠、酸辣汤、糙米饭；江青那头小盘小碟，精致素淡，加上两个白面馍馍，一小只玉米面窝窝头。

周恩来居中，两头的菜都用。江青为了表示和解，不时探过筷子，来毛的这头挟去一片半片。毛泽东则正眼也不瞧江青的那一头，井水下犯河水。

自此，毛、江夫妻二人，只要在一起用餐，就遵从着周恩来设计下的这一就食方式。直至五 0 年代末，毛、江二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内分居为止。那时，毛泽东住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江青住丰泽园内光绪皇妃住过的静园。

第七章　维维啊，妳在哪里？

小超来西柏坡村只住了两星期，就又秘密转往上海去疗养。

周恩来无疑是中共最为忙碌的领导人。千头万绪在他这里汇总，由也分别轻重缓急，交由每晚上的书记处会议议决，或是直接送毛泽东审批，后送其它三位书记圈阅。他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每晚临睡前，均由秘书替他排出一个第二天的节目表来，每十五分钟或是十分钟为一单元，每单元处理一件要务，或是批阅一份文件。每天深夜还随时要被紧急电文、重大情报所唤醒。

他给值班秘书、卫士下有一道硬性命令，一有重要情报、电文，应随时叫醒他，一分钟也不准迟误。

他的书房和卧室只拉有一道布帘子。办公桌旁摆有一张木躺椅，垫着一床黄军被褥，还有一张旧毛毯。毛毯还是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朱老总送给他的战利品，他带着长征到陕北，带着赴西安、赴重庆、赴南京，后又转战陕北，直至西棺坡村。他说他这人比较念旧。包括东西用旧了，就会生出感情。靠了这张躺椅和军毯，他可以抓住空隙，随时躺上去，盖上毯子放松一会。但脑子也空闲不了。快进北平了。这些日子他脑子里经常浮现两张美丽的面影，两双明媚的眼睛：孙维世、龚澎。

小维维，妳在哪里？妳为什幺下来西柏坡村看看？上个月初斯大林同志派米高扬秘密来访，想调妳来帮忙做做翻译，妳个莫斯科大学戏剧系毕业的高材生都不肯来，请假，说工作实在忙不开。妳好象比我还忙哪。丫头，妳都在忙些什幺？还不是在华北军区筹组妳的话剧社，热中于自编自导自演。妳是有戏剧才华，而且是个全才。这方面，妳是比江青强……我知道，妳不来西柏坡村，是不愿见到江青。妳总是让她的老板心动。妳是个陆太强了，太过争强好胜。

妳有女子的通病，嫉妒心重。妳以为江青的角色好演？她的日子轻松？我倒是庆幸妳没有当上她现在的角色呢。嫉妒可是女子的精神毒品，日后可能因此而吃亏呢。

周恩来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孙维世的情景。

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被蒋委员长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长的周恩来，一天外出开会回来，见办事处门口有个身影清丽少女，正红着脸蛋、噙着眼泪求告着门卫什幺事。他过去看了看。门卫向他眨眨眼睛报告，这个小妹子说要进去找我们的周副部长。他对面目姣好的小妹子笑了：妳要找周副部长？跟我走吧，看看我能下能帮妳找到他？小妹子跟着周恩来进到办公室坐下。周恩来给她泡了一杯茶，才和气地问：小妹妹，妳叫什幺名字？多大年纪了？妳找周副部长有什幺事？

小妹子眼睛忽闪忽闪，大胆地看着他：我名叫孙维世，十七岁了。周副部长和我爸爸是同志。爸爸不在了……我要周副部长送我去延安。

周恩来眼睛一亮：「妳爸爸是……。」

小妹子口齿伶俐不等问完就回答：「我爸爸叫孙柄文，妈妈告诉的，我六岁那年，爸爸被国民党杀害了。」

周恩来再坐不住了。浑身都颤抖了，差点大声叫喊了起来：「妳是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的女儿长这幺大了！我就是周恩来，妳爸爸的老战友呀！妳爸爸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光荣牺牲的。他是我们的坚强战士，革命烈士……过来，过来，孙维世，维世呀，妳是党的女儿，烈士的后代，是党的女儿，烈士的后代！」

孙维世早忍不住了，哇哇地哭着，扑向了周恩来：「周伯伯了你就是周伯伯……妈妈常常跟我说起你，说一九三二年爸爸和朱德伯伯在德国柏林留学，你是他们俩的入党介绍人。」

周恩来抱着小维世。让小维世坐在他的膝头上。自六岁起就失去了父爱的小维世小鸟依人地偎依在他的胸前，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她是找到了父爱，找到了温暖和依傍。

接着孙维世的母亲任锐也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跟周恩来和邓颖超见面。周恩来留他们母女俩在办事处住下。原来任锐有五名子女，丈夫死后，正生活无着。邓颖超见恩来那样喜欢小维世，总是拉着小维世的手不放，小维世也一口一声伯伯、伯母的，十分亲人，便说：「任锐啊，维世就给我们做干女儿吧，你看恩来真是馋这个女儿哪。」当下，任锐便让女儿给周、邓行了下跪礼，喊了爸爸、妈妈。

不久，经周恩来一手安排，小维世和母亲任锐及四个兄妹，被送去了延安。任锐留在中央机关工作，小维世则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读书。

在延安，孙维世见到了爸爸的老战友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妈妈。朱德、康克清更是对小维世百般宠爱。十七岁的江南姑娘，长得那幺清纯、水灵，一时成了延河边上的金凤凰。朱德又把这只烈士留下的小凤凰介绍给了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明、任弼时。真是人见人爱，成为中共领袖们共同的宠物。

连生性严肃的彭德怀副总司令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回来，见了小维世也眉开眼笑：孙炳文烈士的女娃？长得好，长得好，到延安，有出息！

可以说，在延安的中共领导入的孩子们，谁也没像孙维世那样，被所有的领导人家庭宠爱。特别是朱德总司令一家，凡是吃个带蹄子、有翅膀的荤菜，必定要叫上小维世这宝贝女儿。小维世出入于领导人的住处，带给领导者们愉悦的笑声和青春的气息。自然，也助长了她身上的娇气和傲气。

一九三八年的延安，在大群灰头土脸的红军黄脸婆中，出现了五位美女：烈士遗孤孙维世，民歌手郭

兰英，华侨靓妹冯凤鸣，电影明星江青，北平女生吴广惠。其中又以孙维世最年轻，最是顾盼生辉，光彩照人。

江青是这年春天从上海来到延安的，任鲁迅文艺学院戏剧教员。她长孙维世七岁。孙维世比江青晚半年到延安，是为她的学生了。俗话说，女人和女人最难相处，革命阵营里漂亮的女人之间尤其难以和衷共济，总会相互猜忌，暗中较劲，互别苗头。最后是尔虞我诈，彼此夺爱，火水难容。这年年底，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排演多幕话剧《王老五招亲》，孙维世饰演丫环，江青饰演姨太大。在杨家岭礼堂演出时，孙维世演得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江青因不喜欢所饰演的角色，表演平平，没有给人留下印象。演出结束，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上台接见演员，直夸孙维世演得好，很出息，学生赛过了先生。

一句「学生赛过先生」，引得涉世不深的孙维世趾高气昂，春风得意；引得青年教师江青妒火中烧，咬牙记恨。这期间，她们师生俩又正为一名鲁艺的青年领导人争风吃醋，暗中较劲，且又是孙维世占了上风。青年领导名叫徐一新，鲁艺训育长，曾经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王明封为著名的「中共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因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只是挂个名，训育长则为实际的领导者。江青初到延安，进入鲁艺，即与训育长徐一新恋爱，一个年轻美貌，一个风流倜傥，才子佳人，年龄相仿，情投意合，两人很快有了肌肤之亲，已经谈及婚嫁之事。夏天，孙维世来到延安，进入鲁艺，正是情窦初开，急于品尝人生禁果，千不该，万不该，也看上了训育长徐一新。

徐一新名为「中共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雨什维克」之一，马列主义理论懂得不多，追美貌女子却是个高手。他自然不难看出，孙维世比江青更年轻，也更亮丽，又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受到张总书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最高领导人的宠爱，前程无可限量。他毅然决然地中断了跟江青的往来，而一门心事地與孙维世热恋起来。延河边那片杨树林里，原先是徐一新跟江青相拥相亲，如令换成跟孙维世的情话绵绵。徐一新教孙维世唱会了<红梅花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爱情歌曲。他们常常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成<延安郊外的晚上>.孙维世硬是从江青热烘烘的怀抱里，活生生地撸走了心爱的男人。爱情的甜蜜與痛苦彷佛出自竞争与夺龋失去的永远是最宝贵的。情场如战场，唯胜利者的旗帜高高飘扬。江青是被打落牙齿和血吞了。在最高领导层，她除了跟社会情报部部长康生攀得上一点山东褚城同乡关系之外，就再无半点依傍了。

康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时本是王明的得力副手，回到延安却出卖王明投靠了军委主席毛泽东，后来果然在撮合毛、江男女私情上出了大力。但此时刻江青却自知不是孙维世的封手。小娼妇是所有领导人心目中的宠物。怎幺咽得下这口气？真如《三国演义》里讲的，既生瑜，何生亮？延安既然来了江青，为什幺还要冒出来一个孙维世？

江青毕竟是位从上海滩演艺界摔打过来的女子，有血性，也有心计。夏末秋初，刚失恋的那些日子，她经常晚上一个躲到延河遍去，拉她拿手的二胡独奏曲解闷。她的琴艺不俗，悠扬而刚烈，沈郁而忧伤，如歌如泣。以致某个月夜，毛泽东着警卫员出来散步，远远地听到河边传来的琴声，便命警卫员去替他悄悄打探清楚，是谁人在河边弄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青失去了徐一新，却也要因祸得福了。

其时，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他「刚从延安赶走了三个女人」，一是毛的妻子贺子贞。二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三是北平女学生吴庸惠。贺子贞怀疑毛与美国洋婆子和北平洋学生都发生了奸情，在家拍桌打椅，跟毛大吵大閙，并扬言要派警衛员去枪毙那两个勾引毛的骚货。毛为免事情闹大，命史沫特莱去抗日根据地采访，命吴广惠返回北平，并安排自己的妻子贺子贞去莫斯科治玻毛泽东正是空床寂寞，旷夫难耐。江青正是失恋之后，企求新主。江青眼睛明亮，眼力很准。毛泽东虽然大她二十二岁，年龄上可以做她的父亲，但毛已是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多少女子想攀附还找不到门路呢。毛

泽东窑洞里那正空缺着的土炕，等着自己去填埔呢。说不定日后还可以当上一把手夫人呢。在康生部长的熟心撮合下，她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毛泽东的怀抱，施展开她从上海演艺界男士们身上习得的床第技巧，使毛泽东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性爱欢娱。尤物，真是尤物，妙不可言，欲仙欲佛。畿个晚上的窑洞偷欢，两人龙翻凰舞，难舍难分。

上海来的女明星攀上了有妻有室的毛主席，革命圣地延安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却叫孙维世傻了眼：还是江青老师厉害呢！比起毛主席来，一个鲁艺的训育长，算得啥玩艺儿？

不久周恩来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开会，汇报工作。这次邓颖超大姐没有倍他回来，杨家岭有一座为他空置着的舒适窑洞。他和干女儿也是一别半年。他很快了解到干女儿跟江青为一个叫徐一新的干部争风吃醋的事。幸而江青退了出来，又另恋上了毛泽东同志。否则为这种夺人所爱的风流事件哭哭闹闹，在革命圣地延安影响会有多坏。一天会后，周恩来把干女儿孙维世叫到自己的窑洞里，关上门，狠狠地进行批评教育：你还不到十八岁，正是读书上进的年龄，谈什幺恋爱？而且跟人去争一个男同志，多不道德？那个徐一新也太不像话，不走正道。什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狗屁！王明同志私自在莫斯科封赠的这称号，也太片面了。

你知道吗？连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的名字都没有，我也没有，他这算什幺狗屁标准？我看徐一新应该上前方去锻炼，而不是躲在后方搞三角恋爱，败坏风纪，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加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维维啊，你要争气，要听话，要立即中断跟这个徐一新的往来……。

周恩来似是严父，更多的还是慈父。孙维世被骂得涕泪交流，可怜楚楚。

周恩来心软了，心疼了。他将干女儿搂在了怀里。干女儿也依恋着他。干女儿倒是什幺话都不瞒他，肯把心事说给他：「你看嘛，我都长这幺大了嘛……，我也不要影响你和干妈的关系……。」

一九三八年秋天，周恩来刚四十出头，何尝不是热血男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一个年近十八，成熟得水蜜桃似的江南美女，温香软玉，投送在自己怀抱里，且是那幺的依恋，那幺的热烈……。短短几个小时的个别谈话，完成了一个非凡的转变，一个伦理观念上难以逾越的转变。此后，干女儿和义父都有了双重身分。

孙维世听从了周副主席的教诲，中断了与鲁艺上司徐一新的往来。一个被众多领袖人物所宠爱的红色公主，自然要认清前路，一心向上。

周恩来作为中共的首席代表，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自然是住在陪都重庆的日子多，回到延安的日子少。但只要回到延安，就力排众议，尽力促成江青与毛泽东同志的同居关系。他是为孙维世，也是为自己。同时又能藉以缓解江青与孙维世的关系。他知道毛泽东也很喜欢孙维世。毛每回见到小维维，眼睛都放亮的，拉住小维维的手，半天都放不下的。他再也不愿看到另一种多角关系的形成，即孙维世插足毛、江之间，重来一番争风吃醋，乌烟瘴气。

说是毛、江关系渐趋明朗之后，一次江青见到孙维世，颇为得意地说：小孙呀，你叫主席做伯伯，这回该叫我做阿姨了吧？孙维世人小鬼大，不知厉害，又嘴不饶人：是吗？该叫你做什幺，只怕还说不准哪！贺子贞才是我阿姨辈分的人，她快从苏联回来了吧？只怕到时有好戏看哪！说的江青脸上挂不住，红一阵，白一阵，下不来台，还不敢发作。

周恩来却成为江青在延安最可亲近、尊敬的人。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周恩来因陪江肯骑马去中央党校，途中被江青的坐骑冲撞，摔断右臂。周恩来因此未能返回重庆，留在延安由当地中草药医生疗伤。在这之前，中央政治局已通过了认可毛、江同居关系的「约法三章」。毛泽东、江青举行了一次简单

的「婚宴」，请了两桌客人。客人名单上有女作家丁玲和鲁艺女生孙维世。丁玲、孙维世二人竟然拒绝赴宴，不给毛、江面子。丁玲结记的是四年前在瓦窑堡时跟毛泽东的短暂恩爱；孙维世妒恨的是江青，这个前不久还败在自己手下的女人，这个在延安地方几乎人见人恨的上海女明星，竟然一飞冲天了呢，飞进毛主席的窑洞，做上娘娘梦了呢。

延安缺医少药，周恩来摔断的右臂有坏死的可能。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去莫斯科医治。同年八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经由甘肃、新疆赴苏联。同行的有邓颖超、孙维世、王稼祥、陈昌浩、李德。王稼祥是新任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陈昌浩是张国焘的老同事、老部下，张叛党出逃后，陈须赴莫斯科学习、改造；李德为共产国际驻中共的首席军事顾问，长期与毛泽东不和，这次随周恩来返莫斯科，实际上是被毛泽东所驱逐。唯孙维世随周恩来赴莫斯科是个例外。是孙维世找毛泽东软磨硬缠、又哭又笑、撒娇放嗲的结果。说是江青亦在背后做了毛的工作，放走了这位危险人物，有利地和毛的感情安定，居室和睦。

周恩来一行于九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周恩来随即入住克里姆林宫医院。一住三个半月，由邓颖超、孙维世二人轮流看护。其间，苏俄大夫主张替周截去右臂，但周恩来本人坚决反对。邓、孙二人对周尽心尽力，体贴入微。彼此间难免各怀心事，惹下过种种不快。但邓颖超毕竟是周恩来的发妻，她成功地说服周，安排孙维世入读莫斯科大学戏剧专业，去完成干女儿所喜爱的艺术学业。孙维世是得天独厚了。她是中共公派到外国专修艺术的第一人。后孙维世在延安的母亲任锐曾写诗勉励：「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奇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同年年底，周恩来出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右臂总算被保住了，但被固定在右腹前，不能伸直。从此，周恩来的右臂永远端在了右腹前，成为他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标准形象。

孙维世在莫斯科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六年冬学成归国，路经东北哈尔滨时，拜见过林彪，林彪一见锺情，意欲求婚。但孙维世无意。不久，孙维世回到延安，回到周恩来身边。她时年二十五岁，出落得更为娇媚、艳丽。周恩来最不放心的，仍是她和江青的关系。一别七年，人家江青早已是毛主席的妻子，生了个宝贝女儿李纳，显得温文尔雅，谦和有礼，似个贤妻良母了。江青见了孙维世，十分亲切友爱，仿佛从前什幺事都未曾发生过。

孙维世却对江青不冷不热，显出一种学成归来的高傲。毛泽东对孙维世却是更为关切、喜爱了，直夸小维维长大了，成熟了。他专为孙维世设家宴，请周恩来、邓颖超作陪。毛泽东称赞孙维世是共产党自己的红色艺术家，无产阶级的戏剧权威。整个晚上，孙维世滔滔不绝地向毛主席汇报自己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情况，还不时站在毛、周、邓的面前表演几个戏剧动作，说几句流利的俄语，引得毛、周、邓大乐，唯独没有把女主人江青放在眼里。

第八章　陪都金孔雀

龚澎，安徽合肥人，一九一六年生，是一位出生於书香世家的名门闺秀。父亲龚振鹏，字镇洲，博学宏词，品性刚正，为辛亥时期著名革命党人。

龚澎自幼入读天主教教会学校，聪慧好学，端庄内秀。一九三七年二十一岁时毕业於北平燕京大学，精通英语。在校期间思想左倾，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燕京大学共青团。「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手抗日，龚澎受中共地下党派遣来到重庆，进入设於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任周恩来秘书、新闻发布人兼英语译员。周恩来视若一颗红色珠玉，八路军办事处的仪表人物。此时龚澎身高一米六七，在陪都重庆的知识女性中，她的品貌才学，高雅风度，加上一口流利英语，一时冠压群芳，艳若天人。周恩来的另一秘书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称她是「画里走出的人儿」，重庆文化界、新闻界称誉地

为「仪态万方的陪都金孔雀」，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博士说她是环球新闻界一位最出类拔萃的女性，使得驻节重庆的众多英美外交官以及西方记者，多因她的魅力而发狂。

龚澎当然不会把好色而轻狂的大鼻子洋人放在眼里。来到重庆的第二年，她遇见了高她三班的燕京大学校友刘文华。刘文华亦为中共地下党员，毕业后去了延安，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秘书。

其时刘文华随彭德怀来重庆谒见蒋委员长，住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龚、刘二人美女英雄，一见锺情，旋即定情。彭德怀副总司令为人豪爽、古道热肠，乐於成就部属的终身大事。周恩来虽然觉得自己的秘书年岁尚小，但怯於彭老总的情面，亦予批准。於是举行了一个朴素的革命婚礼，不拜天地，不进教堂。只向主婚人彭德怀、证婚人周恩来各行了三鞠躬礼。两位首长的男女秘书喜结连理，一时在中共办事处内外传为佳话。替刘、龚办完婚事，彭老总就匆匆赶回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了，去筹划不久后发起的震惊中外的华北抗日百团大战。临行前，他特准刘文华婚假一月，留在重庆陪伴龚澎度蜜月。彭老总虽然是个粗人，喜欢罵人训人，但在成人之美方面，倒常常是粗中有细，甚讲情感的。

由於前方情况吃紧，刘文华与龚澎共度了二十九天，就要返回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嘉陵江头，依依惜别。刘文华深情地对爱妻说：澎，烽火征尘，万里关山，你、我完成了人生最美好、最幸福的一段。带著你火热的爱，我今后投身疆场，是死而无憾了。龚澎伸手捂住他的嘴巴：文华！不许你讲，不许你讲不吉利的话……。刘文华抱住自己的心上人，还是把话讲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是去前方杀小日本，生死末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讲：「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澎，我有这个思想准备，希望你也要有思想准备。龚澎虽然知道丈夫讲的是大实话，但她还是不要听，不要听：文华，我的壮士，我的英雄，请记住，十年二十年，我都会等著你，不管你日后是伤是残，只要活著，我就会陪伴你到百年。一定的，一定的！我背一首唐诗送给你：「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

一度欲离别，千回结衣襟。结妾独守志，结君早归意。始知结衣裳，不知结心肠。坐结行亦结，结尽百年月！」

刘文华回到彭德怀身边，忠於职守，工作勤勉，於战事中表现出色。百团大战之后，奖掖有功人员，刘文华被提升为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为后来在八十年代出任过中共国防部长的秦基伟上将），已是中共八路军中的一员战将了。

一九四二年，周恩来为著照顾自己所倚重、关爱的秘书龚澎的感情生活，通过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调刘文华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实为出任中共南方局军事部部长，专职协助周恩来指挥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美女龚澎，在即将盼望到丈夫归来之际，更是面若桃花，艳丽照人了。

就在刘文华接到组织调令，将赴重庆与龚澎相聚的前夕，他於一次行军途中急性盲肠炎发作，并很快病变为腹膜炎，因当地医疗条件差，贻误了时间，待被送至太行军区总后勤医院时，未及手术抢救即去世、刘文华临终前忍受苦剧烈的疼痛，浑身抽搐着，歪歪斜斜地给党组织也是给自己的爱妻写下了遗言：「……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若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它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未能与她共享百年，是我对不起她……。」

刘文华去世一个月后，消息才由延安转到重庆。周恩来痛失了一个好战友，一个尚未到任的好部下。在与中共南方局的另外两位负责人董必武、王若飞商量之后，他受南方局党组委托，找龚澎谈话，告知这个不幸的消息。

他们最担心的是龚澎不哭。龚澎外柔内刚，心性高洁，从不把陪都重庆的一些涎脸赖皮年复一年追求著她的中外公子哥儿们放在眼里。她心目中只有两个可亲可敬的英雄男儿，一是自己的丈夫刘文华，另一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周恩来。龚澎忠於自己的丈夫，虽然婚后只共同生活了二十九天，但她在党组织生活会上说过，这二十九天，已占有她感情生活的全部。龚澎要是得知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去世的消息而不哭，只是发獃发呆，神思恍惚，魂不守舍，致使悲苦郁结心头，造成神经分裂，精神错乱，可就真要把这颗红色珠玉、这只陪都金孔雀给毁了。

周恩来找龚澎谈话，首要的，是引导龚澎哭出来，放声痛哭，哭个够，把心中的悲苦尽情宣泄。他把龚澎唤进办公室，掩上门，请坐下。茶几上已经替她沏好了她安徽老家的六安茶，还有两碟她平日喜欢的广西话梅、话李。

龚澎心里怪怪的，天天做周老师的秘书，怎么忽然这么客气了呢？她进而敏感地发觉，平日总是有说有笑、轻松自如的周老师，怎么脸色这么沉寂，目光这么肃穆，出什么事了？

重庆的年轻女性都喜欢称周恩来为「周老师」，而不像男士们称他为「周副部长」、「周副主席」。周恩来细心地替她剥开话梅话李的包裹纸，请她吃。之后装著漫不经心的样子，给她讲起了法国大革命时候圣女贞德的故事。圣女贞德的故事龚澎小时候在天主教学校里就读到过，至今记得很清楚，不知周老师为什么要讲起……。

接下来，周恩来又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打开的书，念起了俄国革命文豪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之歌〉，盛赞那飞翔、击搏於暴风骤雨、雷电轰鸣、山呼海啸中的海鸟。

周老师，请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了？龚澎终於忍不住地轻声。

周恩来仿佛没有听到她的问话，接下来又讲开了杨门女将穆桂英的故事。龚澎尊敬周老师，并像热爱长者那样热爱著他。她耐心地听完宋代那位杨家孀妇挂帅出征、爱国无私的英雄故事。

周老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就说吧！告诉我，是不是刘文华他……，龚澎眼前一片茫茫雨雾。

周恩来知道本次谈话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他忽然哽著喉嗓、噙著泪水说：龚澎，你是党的好女儿，党的坚强战士，本办事处最优秀的女工作人员，也是我最好的秘书，出色的新闻发布人……。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今天却要眼你一起，闭起房门大哭一抄…。我受党的委托，要把一个不幸的消息转达你……。你知道，这对我，同样是个沉重的打击……。

周恩来率先跌坐在木沙发里，痛哭失声。龚澎於张惶失措中傻了，它从未见过周老师这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周老师为革命出生入死二十几年，什么样的厄运、大灾大难没有经见过？一股酸楚的又是暖意的母性感情，溢上了龚澎心头。她移过身去，蹲在周老师面前，双手扶住周老师的膝头，也跟著哭了：周老师，你不要哭啊，你要保重自己啊，我会坚强的，告诉我吧！我会经受住党组织对我的考验……。

周恩来坐直了身子，两手抚在龚澎的肩上：澎澎，党的好女儿，我的好同志，我今天就是要和你一起，我们谁都不要把悲痛闷在心里……我哭，自己失去了一个好干部，好弟兄，你哭，是失去了好丈夫……延安来了电报，刘文华同志已经为党的事业、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晕天黑地，哇地一声，龚澎气绝在周老师的怀里。周恩来哭著连忙拍打她的肩背，终於把她的哭声拍打了回来……：文华，苦命的文华，你狠心把我扔到了这世上……。文华、文华……。三年前，嘉陵江边送别，你就有了预感……。那时，我心里有句话，没敢告诉你，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我从小受过洗礼，可我们结婚没有进教堂，主会不会怪罪我们，肯不肯庇佑我们……。呜呜呜，主啊，我成

亲没有进教堂，您就这样惩罚人……。呜呜呜……。

根据战时规矩，八路军曾家岩办事处没有为刘文华举行追悼会。刘文华是牺牲在八路军太行军区二分区政治委员任上。只在周恩来和袭澎二人的胸前，各佩了一朵小小的素白绢花。后来他们又在一起哭泣过几常两三个月下来，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痛失了丈夫的龚澎，把一腔感情转移到了周老师身上。她越来越依恋周老师。它每天早起，在周老师上班之前，把他的办公室清扫得乾乾净净，整理得井井有条。连削铅笔、研墨汁之类的小事她都细心地做。有时周老师从外边回来，只要没人跟随，她就会凑近提提周老师的衣领，扯扯老师的衣襟，或是轻轻提醒：胡子又长了，你要天天修面哪。

周恩来生平喜爱美色，怜香惜玉。他不乏关系亲密的美丽女友。他的「干女儿」曾经达到三十九名之众。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动摇他的家庭观念。邓颖超也表现得相当大度，内紧外松。龚澎却是个例外。周恩来太喜欢这个才貌双绝、性格温柔、秀外慧中的女秘书了，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

丈夫去世后，龚澎在办事处内外，新闻发布会上，成了「冷面美人」，更显得高雅绝俗。却把一颗心交给了周老师。她是个情种。她说：「周老师，我心里好害怕……。可我从前什么都不怕。」

「你怕什么呀？任什么事，有我顶著，小傻瓜。」

「我怕离开你。一天见不著心里就慌得厉害。」

「我也是，从未有过的，是刻骨铭心了。好像自己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两件事，一是党的事业，二是你……。」

「周老师，没有了刘文华，我再不能没有你了。我下在乎名分。只要能跟著你就成。」

「傻话，真是傻话。你不在乎，我在乎呀！是要认真考虑了。」

可是周恩来没想到邓颖超这回会主动出击，并意志如铁。当然是关起门来大吵大闹，寻死寻活。中国传统妇女对付变心男人的十八般武艺全都披挂上阵。邓颖超哭闹之后是哀哀求告，晓以大义，诉以利害：「你和龚秘书闹出这事，你们想到过后果吗？」

「想到过。我终要跟她名正言顺的。」

「恩来啊，你怕是在痴人说梦吧？还是在装愚卖傻？」

「什么意思？你不再哭闹就好。问题可以摊开来讨论嘛，我们好好商量，总可以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嘛。」

「好，我们都冷静下来，我也不再找你哭闹了。但你要先听我把话说完，不要中间打断。」

「可以的，先听你说。」

「我是说，你跟龚澎在大后方乱搞男女关系，这事传回延安党中央机关去，传到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会是个什么反应，造成什么影响？八路军将士在前方英勇杀敌，流血牺牲，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喝小米粥、啃窝窝头，你作为党的代表，长驻重庆吃香喝辣，大宴小宴，却还要在蒋委员长的眼皮底下，跟自己的女秘书、也是革命烈士的遗孀乱来！刘文华同志尸骨未寒！你一位党的高层领导人却占有了他的娇妻！我不知道你怎么去面对延安党中央的同事，怎么去面对太行山的八路军将士。事

情公开了，只怕你连曾家岩办事处都待不下去！你有勇气携龚澎情奔出走吗？」

「你住嘴！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龚澎同志也是。」

「这就对了。恩来呀，你也是党的一位久经考验的领导人物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难道还不会掂量？再说，在党的历史上，你既执行过陈独秀的右倾路线，也执行过瞿秋白的左倾路线。还有李立三路线，王明、秦邦宪先左后右路线。党的哪次错误路线少过你？你那次不是积极推行者？在江西中央苏区，你代表王明的党中央整过几次毛泽东同志？你以为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同志对你没有看法？前两年你跟孙维世的事我都忍了，也不提了。这次你跟龚澎的事，只要传到延安去，你就把自己孤立於党的领导集体之外了，二十几年出生入死打下的基础就毁在你自己手里了。我不怀疑你对党的忠诚，对理想的执著。但你会下台。不要以为蒋委员长看重你就没有人能取代你。只要延安一个指示，南方局的董必武同志、王若飞同志就可以随时替换你。当然你会说，你可以从头做起。但那是很困难的。在党的历史上，领导人下台之后，都很难东山再起……。」

晓以利害，击中了要害。在感情问题上，周恩来总也斗不过邓颖超。邓颖超的后面站著党组织、党中央机关、党的领导集体，说不定还要加上太行山的八路军总司令部。事情明摆著，关於婚姻家庭，只要邓颖超不放他一马，他就休想有任何改变。他既想要党的事业，又想要个人感情。个人感情却从来要服从於党的事业。

面对著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周恩来屈服了，退让了。这也是他的优点，总是善於在党内妥协、退让。在同辈同事们面前退让，包括对邓颖超同志退让。牺牲的是自己的感情，女友的感情。

当他把妻子的这番道理，有所保留地倾诉给美丽的龚澎听时，龚澎第一次叫了他傻大哥：我可从没想到要你去跟她摊牌呀，也没有要求你跟她分开。她说的都对，是没法对延安党中央、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做交代。我一个人好办，只要不离开你，留在你手下工作，天天可以看到你……。

澎，那也太苦了你，太对下住你……这样吧，我们两个既已好成这样，你今后就要听从我的安排。可惜我不能学春秋时候的范蠡公，带了自己的西子去隐居太湖……。

一九四三年夏，日军侵占香港。中共香港地下工委负责人、《时事晚报》及《华商报》主笔乔冠华率地下党人员，撤离香港，经桂林回到重庆，在中共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工作。乔冠华笔名乔木，被毛泽东称为「南乔木」。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亦笔名乔木，则称为「北乔木」。南、北二乔，文采风流，文章锦绣，足为中共的两支笔杆，两位才子。且「南乔木」

更是精通英语，能说善辩，风度潇洒，人品俊逸。

乔冠华在香港期间曾跟才艺超群的女钢琴家姚锦新小姐相恋。但姚锦新小姐不愿返回战火纷飞的内地，而远涉重洋去了美国。两人恋情就此中断。

乔冠华才华洋溢，一时成为重庆众多名门闺秀所追求的目标。就在周恩来、邓颖超奉党中央命令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前夕，周、邓精心安排龚澎与乔冠华见面，并作东请饭。果然，风流倜傥的乔冠华立即被才貌双绝、风度高洁的龚澎所倾倒，进而苦苦追求。才子佳人，相互倾心，龚澎不得不割舍了对周老师的感情。两人很快定情，结了婚。

虽然不无遗憾，周恩来总算了却一桩心事，结束了一笔情债。

一九四五年秋抗战胜利，乔冠华重被派往香港，以名作家、名记者身分作掩护，接续领导香港地下工

委工作。龚澎随行，劳燕并飞。

至一九四九年春天止，周恩来已经将近四年没有见到美女龚澎了。屈指算来，龚澎刚进三十三岁，正是一个女人走向成熟、最富风韵的年纪。

第九章　北平赶考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选定进北平的日子。

三月，对中共领导人似乎是个特别的月份。两年前的三月十八日，毛、周、任、陆率最后一批中共中央机关人马撤离延安。一年前的三月二十三日，毛、周、任、陆率中央前委机关过黄河，进入华北地区。今年三月这回，却是启程前往北平，去定都、建国。周恩来幽默地说，看来三月二十三日是个吉日。

毛泽东凌晨三时上床，仍然毫无睡意。是兴奋得不能入眠。他靠在床上嘱咐卫士，早上九时叫他起床。他拿起一册《史记》，翻到〈项羽本传〉来读，也没能读进去。到北平去！意味着一个新朝代的诞生、新的国都、新的国号、新的纪元、新的基业⋯⋯。想起三十一年前的一九一八年夏季，他一个湖南青年学生头一回进北平，身上穷得虱子都咬下出血，八个人共睡一张土炕，放屁都不敢翻身子。那时，偌大一座千年古都谁把他放在眼里？谁认得他毛润芝是老几？不久连街头小贩的烧饼、白薯都吃不起了，只好去投奔恩师杨昌济教授，在杨家白吃白祝杨教授的北大同事梁漱溟先生第一次见到他，还以为他是杨家的门房⋯⋯。正如那句俗话讲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士别三十年，更要刮目相看矣！这回是以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三百万人民解放军统帅的身分进北平。北平，你再冷落不了我这乡下人⋯⋯。乡下人以农村包围城市，今天得到了城市⋯⋯。可是，明末李自成也是乡下人，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不到一个月，领袖们就腐败得一败涂地。李自成本人住进皇宫自封皇帝；丞相牛金星天天大宴宾客，广招门生；大将军刘宗敏则搜括财物美女，天天严刑杀人。连镇守山海关的大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刘宗敏霸占。几十万起义军士兵也屯集北京，大肆抢劫⋯⋯李自成、刘宗敏们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放清兵入山海关⋯⋯李自成很快被清兵击溃，退出北京，败走河南、四川，旋即烟飞灰灭⋯⋯我们不要做李自成，不要做李自成⋯⋯。

早上六时，周恩来来到毛泽东住处的值班室，问值班卫士：「主席睡了没有？」卫士进到内院，到毛的卧室门口望了望，回来报告周副主席：「没有，还在抽烟、看书。」周恩来说，「想想办法，让主席睡一觉。」卫士轻声说，「医生开的安眠片，主席又不肯吃。」周恩来眉头一抬：「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你们上午十点才喊醒他。」卫士明白了，周副主席的意思是叫人给主席做全身按摩，或是去请江青同志来陪主席睡觉，主席一阵龙威虎猛，累了，也就睡着了。

周恩来本人也是通宵未眠。也是兴奋得睡不着。他让自己的卫士长提着马灯随着他，到那些搬空了机关借住的房间内，一处一处的检查，看看有无疏忽遗忘，看看院子已否打扫干净。中直机关的大部分人马已经陆续去了北平西郊，在香山的一些国民党官僚撤走后空置下来的公馆别墅里，以及一些大小庙宇道观里安顿下来。他还特别规定了一条：中直机关工作人员，不是工作需要，三个月内不准进城。中央警卫团除执行任务者外，更严禁进城。

七时，周恩来才回到自己的住处。工作人员已经起床漱洗。他悄悄进了卧室，和衣靠在床上。他有些累，但很清醒。他庆幸党的领导人物都很清醒。首先是毛泽东主席很清醒，年初即重新提出来，要求全党高级干部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做李自成。二月份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主席提议，做成会议决议，进城后，切记戒骄戒躁，厉行勤俭建国，不大兴土木，不盖楼台馆所，严禁给领导人做生日、祝寿，禁止以领导人的名字做街名、地名、城市名称，严惩腐败贪污，警惕资

产阶级思想侵蚀等等。刘少奇同志更清醒地提出：根据我国国情，进城后，不忙实行社会主义，而应先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发展经济，繁荣市场，鼓励工商业，条件成熟时，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主席完全赞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说这也是党中央的集体意识，并问少奇同志：实行新民主主义，十五年的时间够不够？少奇同志说，可能还要长一点。毛泽东主席说，那就二十年吧。

周恩来拿起摆在枕边的那本《甲申三百年祭》来翻看。郭沫若的这篇史学论文，最初发表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上。还是他带到延安，推荐给毛泽东的。毛泽东阅后大感兴趣，称赞郭沫若的文章做得好，做得及时。抗战胜利在即，革命迅速发展，是得吸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毛将郭文列为延安整风文件，全党干部人手一册……。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筴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

几小时之后，就要启程去北平。这可是个历史性的日子。从农村进入城市，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从战争到和平，从动荡到安定。是得居安思危啊！毛泽东主席不做李自成，他周恩来不做牛金星。但他喜欢做事，喜欢忙碌，喜欢热闹。对于埋积如山的事务、文件、会议、会见，有一股枉热的情感，从无厌倦。越乱越忙，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他早就迷恋上了日理万机，一批又一批的工作人员围绕着他团团转。在党内高层，或许有人怕做政府总理，上下不讨好，左右易受气。他却乐于当总理，从未想过做党主席。就像毛泽东乐于做党主席，而从未想过当总理。总理就是宰相。内阁总理事务大臣，是晚清才出现的官衔。英日称首相，苏联称部长会议主席。还是中国人发明的「总理」这一名称准确又耐听：当然最根本的区别，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总理大臣不再需要每日五更早期，去行三跪九叩，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时，周恩来被室外的说话声惊醒了。他一看表，吓了一跳，翻身站起，开门一看，是刘少奇和他的新夫人王光美、朱总司令和夫人康克清来了。

他们个个容光焕发，笑容满面。他歉意地说：「对不起，醒迟了。你们去过主席那里了？」

刘少奇拉着小他二十四岁的王光美的手，说：「去过了。站在值班室门口，都听得到院子尽头主席的鼾声。主席睡好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周恩来说：「对，对。我向主席的卫士交代了，十点钟才叫醒主席，尽量让他多休息一会。总司令，你和克清同志都有早起散步的习惯，我真是羡慕你们。」

朱德乐呵呵地说：「我们已经把西柏坡上上下下都走了一圈。我和少奇在这里住了一年半啊，他还在这里办了喜事。你和主席也住了快一年了吧？

这里是我们的新起点罗。还真有点舍下得离开它。」

刘少奇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西柏坡是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可以考虑在这里搞个纪念馆。」

周恩来连忙点点头：应该，应该。到了北平，等忙过一阵子，提议政治局专门议一次，统筹规划，分期分批，把井岗山、瑞金、遵义、延安、还有南昌、西柏坡等地方的革命历史纪念馆，建立起来。

王光美像个女大学生似的，怯生生地问：「我们党小组刚学过七届二中会议文件，不是进城后禁止盖楼台馆所？」

康克清说：「王光美啊，你太年轻，还下懂得我们党的许多习惯……。」

刘少奇怕王光美难堪，接过话题说：「二中全会的决议，是禁止领导人搞特殊化。盖纪念馆是为了胜利后不忘本，也是为了对全党同志及其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是深思熟虑的了。党的有关决定，也是可以根据新情况、新需要作出修正、改动的。」

刘少奇说，「韶山，还有韶山，不管主席本人同不同意，都应当设纪念馆。」

朱德这时插话说：「开国之初，百业待举，够大家大忙特忙好几年罗，还要内外安宁，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快开饭了吧？我们要先填饱肚子罗。」

恰好服务员进来报告：「首长，早餐已经准备奸了。是不是都送到这里来，首长们一起吃？」

周恩来问：「今天要上路，有什幺好吃的？」

服务员报告：「白面馍馍鸡蛋汤，还有酱萝卜。」

朱德说：「少奇、光美，我们就地解决了吧？吃了一年多的白面馍馍，我可还是喜欢炭火烤红薯。进了北平，只怕是更难吃得到了。」

王光美说：「总司令，北平的烤白薯才出名哪，我上学时候，天天在街角的小摊上买一个，现烤的，边吃边走，又香又烫手。」

康克清问：「光美小妹，听讲北平还有糖葫芦也很出名，是啥子东西做的？」

大家边吃边说笑，仍不时有电报、急件送到饭桌上来请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阅签。还有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来报告今天经过调整后的车辆安排：共是美式中型吉普车十一辆，苏式军用卡车十辆，五大书记和各自的秘书、卫士长各乘一辆吉普，其余领导人三人或四人共一辆吉普，领导同志的家属小孩以及其它人员，都坐卡车，人和行李混装。行车顺序，因考虑天气干燥，二十一辆大小车子一齐开动，灰尘很大，除沿途已由十九兵团负责全线警戒外，中央警卫团的骑兵连打头，与车队拉开一华里的距离。主席的吉普是第一辆，其余吉普随后。

不觉已是十点。服务员来报告周恩来：「主席值班室电话，请周副主席立即过去一下。」

朱德夫妇、刘少奇夫妇都站了起来，告辞离去。

周恩来快步来到毛泽东住处，见毛坐在床沿，卫士长正蹲在地上，帮毛穿裤子，系鞋带。毛则一脸下高兴，瞪了眼睛在训人：说好九点钟叫醒我，为什幺推迟到十点？革命还没有完全胜利，你们就不听我的了？

周恩来笑笑微微地进来：「主席，休息好了？」

毛泽东下床，立正床边，任由卫土长替他结上裤腰皮带，扣上裤扣：「恩来，他们这幺快就搬救兵来了？」

周恩来说：「不怪他们。是我六点钟过来看了一下，说你还在看书。我叫他们十点钟才叫醒你。今天要上路，坐长途汽车也很累人的，让你多睡一会。」

毛泽东伸起双手，慢吞吞地伸了个懒腰，笑了：「睡得不错。今天进京，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嘛！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幺行呀？」

周恩来跟着笑了：「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告诉杨尚昆，我们不要一天赶到北平，路上慢慢走。进城不性急，告别乡村。」

下午一时，西柏坡村旁，滹沱河北岸马路上，一字排开二十几辆军车。

十一辆吉普车为清一色的马力强大的美式战场指挥车，都是前方将士缴获来的战利品。司机和卫士们均已站立在车旁。中央警卫团的骑兵连亦列阵待发。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王稼祥、陆定一、杨尚昆等人，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来到车队前。

上车前，毛泽东要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每人讲一两句话。

毛泽东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这意味着什幺？意味着要考出好成绩来。满分不可能，八十、九十分也不大容易，争取七十分，至少六十分！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李自成，更不是牛金星和刘宗敏！我们不能再爬雪山、过草地，进行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住北平！」

大家长时间热烈鼓掌。

朱德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到了北平，最想吃烤白薯，看看它和井岗山上的红薯，陕北的红薯，味道有什幺不同！」

全体大笑，热烈鼓掌。

刘少奇说：「我们从农村进入城市，从解放战争走向和平建设，从打天下走向坐天下，这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要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历史契机！这就是说，我们要建设新中

国，进行新的万里长征！」

大家鼓掌。

周恩来说：「主席刚才讲了，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我的理解，我们都要考及格。我们也一定能够考及格！总司令说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少奇同志说得好，面对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要从头学起，进行新的长征！」

大家热烈鼓掌。

任弼时因肺病复发，被卫士扶着，已上了汽车。他表示只有高兴，没有什幺说的了。因转战陕北期间，他跟毛闹得不愉快，书记处已决定他进北平后，主要任务是养病。

第十章　陕北来的老棉袄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物组成的「进京赶考」车队，当天只走了一百来华里，就停留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本来可以赶到涿州过夜的。毛泽东说：「急什么？要赶到北平去吃大席？」

早有汪东兴等人去布置警戒，杨尚昆等人去安排食宿、架设通讯设施等。周恩来则亲自到毛泽东的下榻处查看，四周环境是否安静，门户是否安全，晚上如厕是否方便，毛每日必备的工具书《辞海》、《辞源》，近来又在攻读的《史记》、《资治通鉴》是否已从行李车上取下来了。

毛泽东早已心照不宣地观察到，周恩来热心服务，认真、细致、周到。

晚饭后，毛泽东让周恩来下通知，除病号任弼时休息外，朱德、刘少奇、陈云、董必武、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到他的住处来集合，听取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

人员齐集后，毛泽东看著战友们，都和自己一样身著清一色从陕北穿来的青灰布老棉袄，很为满意，也很有些感叹。这一身老棉袄有纪念意义，是一个象徵，却差点叫周恩来、杨尚昆他们给换了装呢。

那是在西柏坡村驻跸期间。一天，兼责中直机关后勤事务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来找周恩来汇报，说是聂荣臻同志的华北野战军司令部那边，有一批从傅作义部队后勤仓库接收过来的美国纯毛制服呢，厚的薄的都有。聂总问是不是送一卡车到西柏坡来，再挑选几名北平裁缝，来给中央领导人换换装。这样，大家进北平时也穿得整齐、气派些。主席和总司令进北平，少不了要举行个阅兵仪式。

周恩来表示同意，春天到了，天气会日渐暖和，虽说大家身上的陕北大棉袄应当珍惜，但换换季，轻轻装，还是可以考虑的。聂总说的也有道哩，进北平时大家穿得整齐些，也是个政治影响问题。

杨尚昆要求周副主席去向毛主席提出。周恩来问：「尚昆，你一直留在延安工作，和主席共事的时间比我还长啊，这么具体的事情，为什么自己不去说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主席是喜欢下面的同志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

杨尚昆老实巴巴地说：「本来不是什么大事情……去主席那里汇报，要看他的心情而定。他心情好的时候，当然很耐心、很和蔼。就怕撞上他烦心的时候……把换装的事提到原则高度，思想作风问题，就不好办了，连带聂荣臻同志都会吃批评。」

周恩来点点头：是啊，有时你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是很为难的。但以后你不要再跟人谈论主席的脾气。记住了，主席就是跟我们发脾气，也是出於对大家的爱护和关心。换装的事，我也要看机会，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来议一议。

记得是一月卅一日晚上十二时，北平和平移交仪式完成的电报传到西柏坡村。毛泽东主席高兴了，让朱、刘、周、任，加上董必武、张闻天、王稼祥、李富春、李立三、陆定一诸位，来他的住处小聚。又吩咐江青下厨，帮助厨房弄出几样荤素菜食，喝著山西老窖，来了个小小的庆祝。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中直机关进驻北平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南方北方的蹾了二十几年的大山沟，蹲了二十几年的茅屋窑洞，有了今日，意义大著呢。

确是破了例。一般来讲，毛泽东是严禁中直机关人员搞什么祝捷活动。

辽渖战役结束，准海战役结束，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天津战役结束，他都没让搞什么祝捷活动。他总是在捷报上批上一句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或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之类的豪言壮语。再就是允许高级领导人的小灶食堂，中级领导人的中灶食堂，普通干部及警卫部队的大灶食堂，一律一人加一份红烧猪肉。每逢打了胜战，毛泽东就要吃炖得肥肥烂烂的红烧猪肉。

当晚的酒宴结束后，毛泽东留下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开每日凌晨的书记处例会。周恩来趁著毛主席兴致好，便将聂荣臻提议送一卡车美国制服呢和几位北平裁缝来，给中央领导人换装的事，说了说。

朱德总司令听了很高兴，说：「好嘛！快进北平了，大家是应该穿得体面点。过去没有条件，部队不讲究军容，基本上缴获到什么就穿什么。今后要逐步改善，军纪、军容、军威，三位一体。」

毛泽东喝著浓茶，眯缝著双眼，边剔牙边说：「总司令同意了，换就换吧。一人一身中山装，人置衣裳马置鞍……现在是供给制，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换不换？警卫部队的士兵换下换？好几千人马哪。」

周恩来说：「傅作义的华北总部有现成的被服厂，仓库里存放著一批棉布。我们的华北野战军也有后勤被服厂，要是单换中直机关人员和警卫战士的服装，应当不是很困难。」

任弼时问：「傅作义的后勤仓库里，有没有现成的服装？把帽徽、领章改改，不就可以先将就着穿？」

周恩来说这要问问聂荣臻和杨尚昆他们。

刘少奇低头审阅著一份什么文件，这时抬起头来说：「不太好吧？快进城了，共产党的干部、战士穿国民党官兵的服装？」

毛泽东笑了：「国民党的军服，我们不少同志穿过多次啊！总司令和恩来是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军第一军党代表；总司令那是是军官教导团团座。穿的都是国军军服嚒！第二次国共合作，恩来官拜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至少同中将衔吧？总司令则是接受改编后的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也是中将衔吧，还不都穿的国军的将官服？身在曹营心在汉，服装不是实质问题。衣服怎么穿啊？小事一件，也可以是大事一件，大家议一议，如何？」

这时江青提著茶壶进来给五大书记续水，听在谈论服装的事，便插进来说：「你们男同志，也应当考虑一下我们女兵的服装呢，不要搞得都是四个口袋或是两个口袋，男女没有区别。女兵的裤子，最好改成裙式……。」

朱总司令哈哈笑了：「解放军女战士穿裙子？当兵可不是上学堂，进舞厅呢。」

刘少奇说：「苏联红军的女兵是有裙装，长裤子外面套裙子。」

任弼时说：「现在还考虑不到给全军将士定装的事。」

毛泽东见江青说的不著边际，便脸一沉：「蓝苹！你要守纪律。你只是我的生活秘书，这里是书记处会议，党内军内的事，你不要随便插嘴！服务员干么去了？为什么总是你来添茶倒水？」

周恩来见江青脸上挂不住，眼睛里已是泪闪闪的，忙说：「因为在主席这里开会嘛，江青也是主人嘛！谢谢你，主席也是关心你。这些事，还是由服务员来做吧。李纳睡觉了？」

江青感激地朝周恩来点点头，无声地退出去了。

毛泽东见各位不再开口，有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恩来，换装的事，你找杨尚昆他们去统筹安排吧。下面还要讨论别的事？我们要抓大事，不要变成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下一步应是林、罗的第四野战军南下，配合二野、三野，打过长江去，决不搞什么划江而治。宜将剩勇追穷寇，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周恩来以为问题解决了，毛主席同意了给中直机关人员换装。第二天中午，周恩来通知杨尚昆：「谈妥了，换。中央委员及中央直属部副部级以上干部，一人一套呢制服；以下干部和中央警卫团官兵，一人一套布军装，样式统一为中山装，干部四个口袋，士兵两个口袋。」

可是当天下午，毛泽东一觉睡醒，想起昨晚上（实际上已是当日凌晨）谈到中直机关人员换装的事不妥，这个口子开不得也，立即碰了碰床头边的那只铜铃。铜铃是周恩来送他的战利品，不大，作传唤用，一碰就会发出一串清脆的叮铃声，值班卫士一听铃声就会进来。

卫士在毛泽东身后垫上两个大枕头，再扶他起来半躺半靠著。第二件事是泡来一大缸滚烫的浓茶。毛泽东边喝茶边看著周恩来的军委作战室送上的各路大军战报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卫士退出。

铃声又响。毛泽东对探身进来的卫工说：「去把杨秘书长找来。」

不一会，卫士进来报告：「杨秘书长正在周副主席那里研究事情，他说稍等一会就到。」

毛泽东不由分说地手一推：「再去，要他马上来，先来我这里谈。」

杨尚昆快步进来时，头上冒著热气。毛泽东仍半靠半躺在床上：「尚昆啊，你在我身边工作有多少年了？坐下，坐下说。」

杨尚昆不知头尾，小心地在床边木椅上坐下，笑说：「自一九三四年长征算起，到陕北后我一直留在中央军委，除四七年三月主席分配我和剑英同志去山西，在军委工作一年，共有十五年时间都在主席身边。」

毛泽东燃起一支香烟：「是啊，十五年啊，不算短罗。在我身边工作过的人，你是创纪录的罗。你和恩来共事多长时间？」

杨尚昆怕冷似地缩了缩肩膀，坐直了身子：「江西中央苏区时期，长征期间，我都在红三军团工作，和彭老总、少奇同志共事。真正在周副主席手下工作，是最近大半年的事。」

毛泽东递给杨尚昆一支烟：「记得你是红三军团政委，老彭是司令员，少奇同志是政治部主任，老资格了……这烟是傅作义送的大中华，不错。听说傅将军也要送你两条，你没有收？」

杨尚昆说：「傅作义来见你，一共才带了十条烟做见面礼。我去石家庄机场接他，他大约见我抽烟抽得多，就要拿出两条来，我当然不敢领他这个人情。」

毛泽东笑了：「看来，你还是个老实人，会办事，所以一九三五年到陕北后一直留你在军委做秘书长嚕可是，如今有些事情，你为什么不愿意直接来找我谈？如果你们都不愿意直接找我谈工作，我这个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不就成了空壳了？」

杨尚昆心里打了个冷噤：「我的工作有疏忽，有错误，请主席批评、教育。我认真检查，改正。」

毛泽东深深吸一口烟，眯上眼，闭上嘴，全吸进去了，一丝不漏，好一刻，才从鼻孔里透出淡淡的两小股。他眼睛仍眯著，忽然很响地咳了一口痰，噗地一下准确无误地吐进脚边的痰盂里，才问：「给中直机关人员换装的事，是怎么个来龙去脉？你刚才正跟恩来研究这个事？」

杨尚昆见问这个，偷偷舒了口气，心里倒是释然了。便把事情的原尾说了一遍。这事，是他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的，但只是提议给中央领导人换换服装，为进北平做准备。并未提出给全体中直机关工作人员包括警卫部队都换装，那样兴师动众。

毛泽东说：「问题就在这里了。聂荣臻也好，你也好，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谈？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官愈做愈大，话愈来愈不好说了？」

杨尚昆忙说：「责任在我，不在聂荣臻同志。是我担心主席太忙，指挥各个战场，日夜操劳，早上都睡不了觉。西柏坡地方又小，常有汽车往来，闹哄哄的，才没敢把换装的事，直接报告主席。」

毛泽东一口喝下半缸浓茶，说：「小事一椿，是不是？我倒觉得是件大事。年初，我和书记处几位就提出，全党中高级干部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要求全党全军在革命胜利形势下，戒骄戒躁，反对腐败，防微杜渐，我不当李自或，你们不当牛金星、刘宗敏。上个月的二中全会上，我也讲过几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仍然存在，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北平城里还有无数的王府，有无数的陈圆圆啊。」

杨尚昆低头吸烟，洗耳恭听。

毛泽东挥了挥手：「去告诉恩来和总司令，中央警卫团的指战员可以换装，其余人一个也不要换，就穿陕北老棉袄进北平，有什么不好？让北平的市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看看，就是我们这些陕北山沟里出来的乡巴佬，战胜了美式装备的中央军，我们不谋私利，为人民服务。」

杨尚昆连连称是，表示坚决执行。

毛泽东抬手又碰了一下铜铃。他传唤卫士来扶他起床，帮他穿衬衣、毛衣，系裤子，穿袜子鞋子，还有洗脸水，热毛巾。他也很少洗澡，而由卫土替他做按摩，擦身子。他才五十六岁，身体正强壮，一再宣称自己决不做皇帝。

三月二十四日午后，毛、朱、刘、周、任一行离开唐县淑闾村，当天傍晚时分抵达北平市南边的涿县。涿县古称涿州，为北平南部的重要门户，三国时候出过风云人物刘备和张飞，演出过千古传颂的桃园三结义。城内至今存有张桓侯祠，正门联云：使君乃天下英雄，谊同骨肉。

寿侯为人中神圣，美并勋名。

有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来接。叶将军敦请毛主席等领导人当即改乘火车前往北平。毛泽东不答应。他执意不要匆匆忙忙进北平：「剑英啊，我们到了刘备、张飞的老家，又是刘关张结义的地方，一路上桃花开得火红，我已派人去找涿县县志来读，行何匆匆？」

叶剑英将军报告了进北平住宿，较为安全等理由。

毛泽东说：「进城做大官，欲速则不达，快了易坏事。你们性急你们先走，我要留在涿州过夜。还找不找得到张飞家后面那座桃园的旧址？」

毛泽东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一言九鼎，大家只能服从。不满情绪也是有的，病号任弼时就说过：「毛泽东同志的某些行事方式，是大家惯出来的，总是将就他，顺著他，少奇、恩来和我，都有责任。听不得不同意见，历史有可能重演，我们这个党总有一天要吃大亏的。」

中央领导人中，任弼时是唯一敢於跟毛泽东争吵、发表意见不同见解的人。还有一员武将——彭德怀副总司令，也敢於在毛泽东面前直言无忌，从不称呼「主席」，而二十几年一贯制，喊「老毛」。毛泽东则称他为「老彭」，二人之间常有争吵，但小同乡加老同事，关系颇亲密。除了这一文一武，其他大员们对毛主席都是必恭必敬。尤其是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位，极像是在毛主席面前竞赛各自的忠诚。朱德总司令则乐於当好好先生，挂著虚名。彭德怀远在西北战场，任弼时孤掌难鸣，身体又差，肺病咯血，毛泽东已经刻意疏远、冷落他。

此时刻，毛泽东是有意憋大家一憋，急著进北平分权，各据要津？河北老乡不是有句俗语：「倒骑毛驴看唱本，走著瞧呢。」千年古都北平，进去容易，出来难呢。

他问：「剑英呀，北平军管会主任，你是大家的父母官了。我们进北平，到底住在哪里？」

叶剑英看看周恩来，说：「我们提出过几种方案，中央书记处一直没有明确答复。」

实际上是毛泽东心不在焉，一直没有明确的指示。有次甚至说：「偌大一座北平，还怕没有我们几个人的住处？」

周恩来怕毛主席不悦，忙说：「主席这一段特别忙，书记处会议上是议过两次……。进城后的临时住处，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颐和园，一是香山。主席说过，两个地方都可以考虑。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弼时同志主张住香山。颐和园毕竟是座公园，迟早要恢复对市民开放。我也赞同暂住香山，那里别墅、楼馆、寺庙很多，附近还有碧云寺、卧佛寺、八大处，中直机关及军委机关都住进去，也没有问题。当然，那些佛寺、道观，应尽可能地不去打扰。」

毛泽东笑了：「你也是个香山派。只好都去香山寻仙访道罗。山上空气好，弼时养病，可以长祝」

大家都陪著毛主席笑了。毛泽东又问：「我们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是个大目标哩！蒋特、日特、美特，暗藏的肯定不少，坐火车进城，安全不安全？」

周恩来说：「剑英和荣臻他们都考虑到了，十九兵团已在铁路沿线警戒。火车行驶期间，所有道口关闭。剑英这次调来两列火车，第一列是货车，载警卫部队；第二列是客车，主席领著我们中直机关人员乘坐，直驰清华园。休息后，在南苑机场有个阅兵式，请主席和总司令检阅，之后跟北平市的民主党派人士见见面。」

毛泽东没有理会周恩来似的，只盯住叶剑英问：「我们的部队和平接收北平快两个月了，不是早举行过入城式？报纸都登过照片和消息了。我也早说过不要再搞什么阅兵式，形式主义，劳民伤财，为什么还要搞？我们不久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宣告新中国成立，举行开国大典时，不是还要有阅兵式？」

叶剑英无言以对。他只好又求援似地望著周恩来，像在说：「南苑机场阅兵的事，不是早请示过了？怎么事到临头，忽然变卦不搞了？怎么向受阅部队交代？为了迎接这次检阅，平津战役的参战部队的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兵师，共三万官兵，已经演练了近一个月。」

周恩来没有直接代叶剑英回答，而绕了个弯子说：中午离开唐县淑闾林时，朱总司令没有上他自己的车，而到我的车里来坐了一段路。朱总也问过我，主席是无意在南苑机场阅兵了？朱总说：「主席主要考虑的是兴师动众，形式主义。主席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但我想到，如果通过一次阅兵仪式，提高我军士气，鼓励将士英雄杀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就还是有必要的。」

毛泽东语气缓和了些：「总司令是同意阅兵的罗。恩来，你自己的看法呢？」

周恩来说：「主席的意思我初步理解……开国大典肯定要有阅兵仪式，但那是半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的事：成立新国家、新政府，还有多少大事要筹备，人力物力要齐集。所以我觉得，明天的南苑机场阅兵，跟以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从鼓舞士气，欢送部队南下，去取得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就还是有必要的。何况，荣臻、剑英他们，还安排了上万名北平市的民主人士、教授学者和市民代表，在阅兵式后跟你见面，代表北平两百万人民欢迎我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进城。」

毛泽东对叶剑英笑了：「蒋委员长喜欢搞的一套，你们这么快就学会了罗！我只能服从你们的安排了，不是？但今天进城的时间，由我来决定。你们随时做好准备。」

晚上，中央书记处照常在毛泽东的住处举行例会，叶剑英、李维汉、杨尚昆等列席。先传阅了各野战军发来的战报，听取了李维汉的关於南京、上海、广州、成都、昆明等敌占城市在我地下党领导下，以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要和平为口号的学生运动情况汇报。

之后，由叶剑英汇报北平市情况。叶剑英说：「由於执行党中央「原样不动、全盘接收」的方针，北平的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城里市民生活一切照常，工厂照常生产，学生照常上课，商店照常营业，街头巷尾仍然到处是小摊贩。原来的市政府机关大银行等，都派了军官和接管人员。社会秩序很好，没有发生过骚乱，过去的黑社会帮派和街头流氓也没有出来捣乱。反动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现在还没有公开进行破坏。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时机未到。」

毛泽东插话说：「对於阶级敌人，对於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松懈我们的警惕性。凡是反动的东西，凡是牛鬼蛇神，你不打，他不会倒。扫帚不到，垃圾不会自己跑掉。」

叶剑英接著说：「现在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称赞北平的和平解放。如果不是和平解放，像我们打天津那样，北平真不知道会被战火毁坏成什么样子。所以这是给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也是一个大奇迹，历史上很少有的。」

毛泽东点点头。朱德说：「首功应当归於傅作义将军，他带了个好头。

剑英啊，要教育好我们的干部、战士，还有公安人员，要学会尊重博作义将军、邓宝珊将军他们，心胸要宽阔些，不要再搞小动作，找人家的麻烦了。

共产党人不要小家子气，还要解放全人类呢！」

周恩来说：「剑英，总司令刚才的这段话，你可以带回去传达。今后，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昆明，我们都要力争和平解放。任何地方的国民党军队愿意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我们都欢迎。」

刘少奇说：「我们仍要花大力气，抓好接管工作。这是新的历史转折。

我们不但能够解放大城市，更要学会管理大城市。学习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已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问题。要教育全党干部，正确对待民族资本家、工商业者。工厂照常开工，工人才有工做，不失业；商店照常营业，市民才能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我们绝对下要再犯前年、去年解放石家庄、济南等大城市所犯过的左的错误，让工人去接管工厂、商店，导致工厂、商店关门，工人失业，市贝上街游行示威……。」

碰头会一直进行到凌晨一时。就在要散会的时候，毛泽东忽然提出：「现在进城，诸位意见如何？」

刘少奇率先拥护：「好得很！现在北平市民都睡了，便於铁路沿线和北平市内外的警戒。只是总司令有早睡的习惯，要辛苦一点啦。」

朱德说：「没问题，困劲早过啦。现在进北平，正好头脑清醒。」

周恩来看看手表：「如果能在两点钟出发，五时半我们可抵达北平西郊清华园站。李克农同志他们已打前站去了。主席、总司令、少奇、弼时和其他同志，可在清华园内休息半天。我和剑英去找聂荣臻安排下午南苑机场阅兵的事。还有晚上的住宿问题。阅兵后，北平军管会请我们吃烤鸭。之后，由李克农同志陪主席、总司令、少奇、弼时同志去颐和园，那里还是值得住一晚的。我就直接去香山，迎接各位二十五日上山。这样安排了，还有什么没想到的？剑英、维汉、尚昆，没有意见了？你们马上去传达命令，分头组织大家上车，两点钟准时出发。」

二十四日晨六时，大多数北平市民尚在熟睡，城区上空飘浮著一层薄薄的雾气，毛、朱、刘、周、任等一行抵达北平清华园站。有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在月台上迎候。立即分成两路，中央领导人的家属子女们，由杨尚昆带队，乘数辆大客车去香山，各家各户的先安顿；领导人则改乘小轿车，驶入静悄悄的清华大学校园。校园内外，已由中央警卫团戒严。

安排好毛、朱、刘、任等的休息处，周恩来自己也躺在行军床上打了个盹。他实际上并没有睡著，而在思虑著全天的节目表：九时半，要和叶剑英、李克农去聂荣臻的司令部，应当把北平市委负责人彭真也拉上，具体检查一下下午三时南苑机场阅兵的安全措施。要求他们再审核一遍名单，主要是阅兵之后，接见哪些民主党派人土和学者名流，还有市民代表。一定不要有坏人混入。到现场拍照的记者，必须是地下党员，其他记者一律不予安排；接受检阅的部队，严格执行「有枪无弹」纪律；中央警卫团应有两到三个连队换上便衣，接见时在人群前面组成一道人墙；毛、朱、刘、周、任等只跟傅作义、邓宝珊、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少数人握手……十时半，找叶剑英、彭真等人专门谈一谈中直机关及领导人住进香山后的生活物资供应问题，……十一时半，到南苑机场现场检查一遍，确定领导人的车队入尝退场的方位，受阅部队的方位，市民代表站立方位……阅兵和接见后，叶剑英代表市军管会、彭真代表市委招待中央领导人吃烤鸭……。之后毛、未、刘、任的车队驶往颐和园过夜，

自己则上香山……。对了，中午时分，李克农应带一个小组去颐和园，部署警卫工作。颐和园内原来的职员，包括和尚、尼姑、花工等，应统统暂时放假离园，换上北平市委的服务人员……。

毛泽东毕竟是勉强地接受了当天的南苑机场阅兵。他直拖到下午五时，太阳都快落山了，才率领一长队中共领导人，穿著一色的陕北老棉袄、棉帽、棉裤、棉鞋，分乘二十几辆吉普车，缓缓地从受阅部队面前驶过。毛泽东、朱德并排站立在最前面一辆敞篷吉普车上，朱德行举手礼，毛泽东则竖起右手巴掌，小幅度晃动。当受阅部队走著方阵，发出整齐划一的呼号：「毛主席好！朱总司令好！中央首长们好！」毛泽东挥著手回应：「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市民代表那边，共有一万来人，则在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

检阅完毕，毛、朱、刘、周、任等领导人都下了车，傅作义、李济深等十几位代表人物被领了过来。毛泽东怕冷似的双手袖进了袖筒里，满脸笑容地点著头，并没有伸出手来跟人相握。他把握手的任务交给了朱、刘、周、任等人。周恩来照例显得最为活跃，一一握手并一一介绍，一口一声老前辈、老朋友，这回到了北平，大家要长期共存，真诚合作，和衷共济了。

毛泽东袖著手，单独跟身著黑呢大衣、头戴礼帽、两手交叉在胸前的傅作义聊了几句。毛泽东再次感谢傅作义将军为和平解放北平，为保全北平这座千年古都作出的巨大贡献：傅作义呀，是应该奖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勋章呢！

当晚十时，毛泽东入住颐和园景福阁，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由於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克农把园内原来的工人统统「放了假」，北平市委的服务人员又没有如期来到，以致毛泽东等人的住处冷冷清清，开水都喝下上，火墙也无人烧。毛泽东瞪著眼睛训斥李克农：「你搞的什么名堂？西太后花海军军费修了这座园子，你就连水都不给一口喝？你把园里的工人都赶走了？荒唐！工人农民谁会来谋害我？人民是水，我们是鱼，鱼离了水，能活？你参加革命多少年了？连这个还没有搞懂？」

毛泽东喝上了卫士烧出的热茶，睡上了卫士生起的火墙。周恩来在香山，第二天才听到了这事。他苦笑了：「这事北平市委也有责任，应当批评一下。看来，李克农擅长的还是情报工作，今后不宜再让他执行中央领导人的保卫任务，去惹主席生气。所谓保卫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供细心、周到的服务。」

第十一章　香山露峥嵘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朱、刘、任等大队中共中央领导人抵达香山。整座香山自二月中旬起已实行军事管制，对外名曰延安迁来的劳动大学，简称「劳大」。山下居民依京腔称之为「老大」，并很快猜出了其中的奥秘。

香山山林面积达五千余亩，南面有著名的八大处，东北坡下有碧云寺、卧佛寺、香山植物园，再往东走十来华里，便是颐和园与圆明园了。香山最高点为西端的香炉峰，海拔五百余米。山上共有各类楼、台、亭、榭、庄、院、寺、阁、馆、轩计五十余处，多建筑於南面及东面山坡各处，其中著名的有：东南面山坡上的双清别墅，东北坡入口处不远的香山别墅、松林别墅，山顶的见心斋、昭庙、观音阁、玉华山庄、玉华三院、玉华四院、梯云山馆、栖月山庄，以及南坡上的玉香馆等。香山的一大特色，凡是风景优美的观景点上，均建有亭或台，著名的有看云亭、半山亭、白松亭、多云亭、望烽台、琉璃塔、阆风亭、多景亭、森玉笏、西山晴雪、朝阳洞等等。大清乾隆年间还在这里建有避暑行宫勤政殿，惜已毁於兵火。

毛泽东一家住了双清别墅；朱德一家住了玉香馆；刘少奇一家住了玉华山庄，任弼时一家住了栖月山庄。其於梯云山馆、玉华三院、玉华四院、见心斋、觐憩等处，亦分别住下了其他的领导人及其家属。

周恩来本人则跟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主要工作人员，住在靠近出口的香山别墅和松林别墅，共有大小百余个厅堂房间，两大中直机关都塞进去了。

当然以毛泽东一家所住的双清别墅条件最好，坐落在香山寺南，地势高峻，有两股清泉从院子西面的石壁中涌出，泉水晶莹清洌。大清风流皇帝曾经在此留连整日，於水泉石壁上题「双清」二字，由此得名。一九0七年河北境内发生洪水灾害，慈禧太后的赈灾大臣在香山创办慈幼局，收养父母双亡无家可归的灾区孩童，却挪用赈灾款在这里造下一座宫院式别墅，名为恭候老佛爷慈禧驾临，实为自己占用，称为双清别野。

双清别墅景色幽静，雕梁画栋，长廊回旋，碧水如镜，别有洞天。院内山、水、树、石均顺其自然，少人工斧凿。甘冽的泉水汇聚一池，涟漪清沏，植有荷花睡莲。环水有廊有亭，亭后楼台，因材借景，秀丽非凡。

在此春赏百花，夏避炎暑，秋观红叶，冬踏素雪，真人间仙境了。院外有一曲径，两面皆为峭壁，通往不远处的看云亭——又称翠薇亭。万绿丛中一红亭。江青曾在此亭，为毛泽东摄下了那帧坐於藤椅上，身著银灰色中山装，远望云山的著名照片。三月末的一天，香山东门外突然闯来数百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傅作义警卫部队的官兵，高呼著「要粮饷、要生活、要自由」的口号，妄图冲进山里，向中共领导人请愿。

原来根据中共与傅作义将军签订的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傅作义将军被允许保留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作为他私人的警卫部队。可是自中共军队接管北平及周围地区之后，傅作义将军的这支警卫部队并没有去警卫傅作义，而被限定在西郊翠微路的一座兵营里，禁止外出，由中共政工干部天天给他们上政治课，搞忆苦思甜，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实为分化瓦解。却两个月未发给分文薪饷。终於激起官兵们的不满情绪，於是集体冲出军营，到香山去找中共领导人和平请愿。

傅作义警卫部队的请愿活动，被守卫香山的中共中央警卫团所阻吓并劝离。这个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番号为八三四一，实为一个师的建制，官兵人人都是神枪手，司令员即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汪东兴。

事情立即被反映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那里。这还了得！

傅作义是什么用意？为什么不管束自己名下的警卫部队？香山现在是什么地方？你傅作义还能不知道？闹事竟闹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去了！周恩来立即驱车去到华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八大处，找到聂荣臻司令员，还没进院门，就喊道：「荣臻！快下命令，派一支部队去给我执行任务。」

聂荣臻正在吃晚饭，很少见周副主席这么急促过，放下碗筷立正迎著：「周副主席，执行什么任务？」

周恩来说：「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你现在马上派人去把傅作义警卫部队包围起来，收缴他们的枪械弹药，命令他们离开营地，接受我华北军区改编。」

聂荣臻当初是中共与傅作义和谈签字的代表之一，这时稍稍迟疑了一下：「是不是先跟傅作义先生打个招呼？再派部队去收缴他们的武器？」

周恩来一向以遇事从容不迫、富於君子风范著称，这次却急不可待了：「你怎么打了几十年战，还书

生意气？还要去跟傅作义谈判？你以为傅作义会同意让他的警卫部队放下武器？谈判早已结束，现在由你派部队去执行任务！快刀斩乱蔴，以绝后患。傅作义有意见，让他直接来找我谈。」

当天晚上，聂荣臻命令手下的一支精锐人马，以三倍於傅作义警卫团的兵力，突然包围了翠微路傅部兵营，占领制高点，架设轻重机枪，再派人突入兵营，先下了哨兵的枪，再由原来派在兵营里的中共政工干部到各营房去，向那些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士兵们发出命令，规规矩矩交出武器弹药，不许磕磕碰碰，摔摔打打，否则军法从事，绝不客气。枪口之下，无人进行反抗。华北军区却收缴到了一个加强团的崭新的美式冲锋枪、卡柄枪及其无数弹药。这些美式新武器，比那些苏联红军所赠予的，以及从日本人手中所收缴到的枪械，先进多了，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在北平城里，傅作义住宅附近，另驻有傅氏警卫团的一个半连队，也由周恩来下命令，於当晚同一时间被缴了械。警卫团的三名团级军官及几名带头闹事的营连级军官，则被拘捕。天刚蒙蒙亮，傅作义将军名下的这支徒手警卫部队，奉命开拔到昌平县境的人民解放军军营内，被分化瓦解，化整为零了。

当晚周恩来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待著华北军区执行命令的结果。他并严令封锁消息，禁止报纸报导不说，便是在党内军内，知道此事的人也越少越好。

聂荣臻将军也通宵未眠。凌晨五时，当派去执行任务的军区作战处处长来向他覆命，报告任务圆满完成，并把傅部的三名团级军官抓起来了。

聂荣臻问：「周副主席让你抓人了吗？」作战处长报告，「没有具体指示，但我觉得一不做，二不休，还是先抓起来再说，左一点总比右倾来得保险。」

聂荣臻马上电话报告请示周恩来。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回了电话：「替我谢谢你部圆满完成任务的指战员们，抓人抓得好。我已报告了主席，主席也同意武力解决，以免后患。至於被抓起来的那几个人，过两天放了他们，请他们吃顿饭，讲清道理，摆明利害，他们会感激我们的。再送他们进保定军校学习，另行分配工作。跟国民党人员打交道，就要这样，先抓后放，先严后宽，给个出路，他们会感激涕零的。」

第二天一早，傅作义将军才得到报告，自己的警卫部队被缴了械，一夜之间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他於是又大发雷霆：「共产党讲话不算数，不守协定，不讲信义，过河拆桥！」他给周恩来的值班室打电话，值班室听说是傅将军有急事，答应立即去请示。但周恩来没有接电话。值班人员告诉傅作义将军：「周副主席刚服了安眠片睡下，不能叫醒他，您有急事，是不是先去找我们的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谈谈？」

傅作义将军曾经想打电话找毛泽东主席。但连周副主席都不肯接电话，毛泽东更是高高在上，不肯过问这些俗事了。何况中共领导人，都是一群住窑洞住出来夜猫子，晚上开会，白日睡觉，晨昏颠倒。

傅作义叫了车，怒气冲冲地去敲开了叶剑英将军的朱漆院门，进屋就拍桌大叫：「为什么要撕毁和平协议？为什么要缴了我警卫部队的械？还抓了我的人，你们乾脆连我一起抓走好了！北平已到了你们手里，我反正没有用处了，你们就一起抓走吧！」

叶剑英也是丈八和尚摸不著头尾。这已是傅作义第二次大喊大叫、义愤填膺了。不管怎样，傅将军发火，还是事关重大，非同小可。且长江沿线的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党中央亦有意争取长江以南各省市能效法北平方式，兵不刃血，和平解放，所以必须善待傅作义将军。叶剑英在中共军队中向有「福将」、「儒将」之称。「福将」是指他身经百战，出入枪林弹雨，却从未受过枪伤，成为罕见的军事人物；「儒将」是指他好读书，善诗文，遇事冷静沉稳，具深谋远虑。他当即先向傅作义表示了歉意，

自己作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对晚上发生的事毫不知情，失职失察，并肯定此事只是下边的误会，绝不可能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周副主席二位，您已是很熟悉的了，他们从来就是高度赞扬傅将军和平解放北平的功绩的。毛主席多次说过，保全北平，傅将军立了大功，是全民族的功臣，还多次提到，一定要请傅将军参加新政府工作，同时也要继续过问军事方面的事情。

叶剑英一番美言，傅作义怒气消了大半。叶剑英请傅作义将军先喝茶，嘱咐服务员安排早点招待。他自己则进内室去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打电话，问情况。

过了半个多小时，叶剑英回到会客室，见傅作义以军伍习惯，毫下客气地吃过了早点，气色也平静下来了，便说：「傅将军，我刚才不得已，打电话把周副主席叫醒了，他服了安眠片刚睡了一个小时。您知道，周副主席日理万机，是我们党最忙碌的领导人……。」

傅作义一听，反而感到些许内疚了。他问：「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

叶剑英笑笑说：「周副主席也是刚听了汇报，他直埋怨底下的人办事鲁莽，伤了傅将军的颜面。傅将军的警卫团去冲香山，人家又没带武器，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他会指示马上放人，要学会尊重人嘛。他嘱咐此事一定要向傅将军说明并致意。至於您的那一个加强团的警卫部队的问题嘛，周副主席也有个建议，让我先转达一下，看看傅将军本人的意见。并说，他仅仅是个建议，最后还是要由傅将军本人裁决……。」

此刻，傅作义倒是有点受感动了，他恭敬地问：「周副主席的建议，具体内容是些什么？」

叶剑英有意停了停，亲自替傅作义续了水，才说：「周副主席的意思，两个多月前签订和平协议时，给傅将军保留一个加强团的警卫部队，是为了防备北平城里国民党军队中的宪兵和蒋介石嫡系对傅将军下毒手，搞突然袭击。现在，北平早已被和平接受，大的环境变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和周副主席本人，每位都只有一个班的贴身卫士。傅将军的这个加强团还有不有必要？五个营十几个连队两千多号人马，实在也是傅将军的累赘。何况，谁能担保这两千多号人马里，就个个都靠得住？其中就一定没有暗藏的蒋介石的特工，在随时准备谋害傅将军？就一定没有不良分子，打著傅将军的旗号做坏事？我们认为，傅将军的安全，主要的，首先靠大环境来保障，再就是靠一支人人忠诚的精锐小分队……。」

傅作义不吭声了。他仿佛被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所触动。他问：「周副主席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叶剑英见谈话将要达成既定的目标了，仍不动声色地说：「周副主席建议，由傅将军亲自去原警卫部队中，挑选出三、五十名最可靠的人员，组成一支近身卫队，跟傅将军住在一起，归傅将军指挥。卫队的每位成员，可配备大、中、小三件武器，比如说每人一支美式卡柄枪，一支德式快慢机和一把左轮手枪。相信这样，对傅作义将军本人和家室的安全警卫，才是最有效、最可靠的。」

傅作义是个轻易不动温情的山西铁汉，这时眼睛也发红了：「叶将军，没想到周副主席日理万机，还替傅宜生想得这么细致、周到。」

叶剑英笑著说：「周副主席让我转达一个口讯，他会安排时间，请你吃晚饭，具体谈谈您在新政府中的工作安排。」

傅作义坐不住了，颤著声音说：「宜生出身军伍，是个粗人，一定知恩图报。」

过了几天，傅作义果真被通知去亲自挑选了三十五名近身卫士，每人配备了大、中、小三件武器。可

是根据中共中央警卫局的统一规定，所有领导人包括毛、朱、刘、周、任在内，贴身卫士只发给枪枝，不配给弹药。傅作义将军亲自挑选的三十五名近身卫士也不能例外。

第十二章　中南海楹联

中共书记处最初的北平定都计划，香山和中南海均是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机关的临时办公场所，长远的设想是在香山以东、颐和园以南的开阔农地上，营建一座新北京，而将北平老城完整地保存下来。中央所属机关当然要在新北京，不要去老城沾染上帝王宫阙的陈腐气息。

相信该项甚具创意的设想，因为第二年即陷入耗资巨大、死伤兵员百余万的韩战而被搁置了。

香山位于北平郊外西北角，属西山山脉，离城四十余华里。

中南海则位于北平市心脏地带，东面紧靠着明、清皇宫——故宫博物院，整座园林占地一千五百亩，其中水面七百余亩。打开北平市地图，你可以在城区中央地带见到一串自北而南的绿色翡翠般的湖泊：积水潭、什刹后海、什刹前海、北海、中南和南海。积水潭、什刹后海、什刹前海、北海均早已辟为公园。中南海亦于民国初年一度辟为公园，供市民游览。

环中海、南海的大片宫殿群落，始建于宋辽时代。宋辽以前，这里还是一片风光秀丽的天然湖泊，燕京古城则在现今的通县一带。与汉人的大宋王朝相对抗的辽国君主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傍湖营造起瑶屿行宫。辽国盛极而衰，金朝取而代之。公元一一五三年，金王朝正式迁都燕京，中南海成为皇宫，随之大兴土木，开挖湖泊，广植花木，重新营建起金碧辉煌的宫殿群。之后蒙古铁骑南下，建立大元王朝，定部燕京，改名大都，继续营造环北海、中海、南海的宫殿群落。到了明代，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夺得皇位，把国都从南京搬到燕京，改名北京。朱棣在中南海的东面营建起崭新的宫室——紫禁城，并为北京城设下一条从北至南的中轴线：安定门、钟楼、古楼、地安门、景山万春亭、神武门、干清宫、泰和殿、午门、天安门、前门、水定门。清兵入关建立起大清王朝，袭用了明王朝的这一建制，继续扩建明代宫室，而把中南海改称西苑，作为皇室的避暑园林。中海和南海亦称作太液池，喻意可与西天瑶池相媲美。

四面宫墙两座海，五朝帝都一园林。

下面，让作者领着读者诸君，从南至北，神游一次中南海罢。中南海南门今名新华门，为仪门，位于南海最南端，临西长安街。黄琉璃筒瓦覆顶，重楼重檐，面阔七间，原为大清干隆皇帝为取悦西域来的宠妃香妃所建，名宝月楼。当年楼外建有回子营，说是香妃登楼望月回子营，就像望到了家乡一样，可解乡愁。有联云：烟云舒卷揽胜赏，松石古澹怡远情。

佳兴四时同，图呈苑里。

清光千里共，鉴彻池心。

玉宇近高寒，栏凭十二。

庆霄增朗彻，界俯三千。

民国初年，袁世凯坐镇中南海时，为贯通东、西长安大道，命工匠将宝月楼北移十余丈，原样重建，更名为新华门。

进了新华门，绕过一面大理石影壁，迎面而来的便是碧波滢滢的南海了。越过南海水面，正北端便是著名的瀛台。瀛台又名南台，东、南、西三面临水，北面有一汉白玉桥连接堤岸，为南海中的人工岛屿，四周碧水如画，岛上以太湖石垒作假山，奇峰峭壁，古木参天，绿荫蔽日，黄瓦朱墙，宫院幽深，风光迷人，一如海上蓬莱，故名瀛台。这里不仅是清皇室游幸避暑胜地，也是康熙、干隆等皇帝居园理朝听政之所。由北岸过汉白玉桥上四十级台阶，是翔鸾阁，位于瀛台岛之最北端，为正门，有联云：商鼎周彝自典重，槛葩苑树相芬芳。

过了翔鸾阁，便是一平台庭院，迎面为涵元门，门内正南是涵元殿，为瀛台正殿，坐南朝北，气势雄伟，有联云：四面波光动襟袖，三山烟霭护壶洲。

涵元殿中有一木炕，戊戌变法事败后，光绪皇帝被母后慈禧幽囚于此。那时岛北无桥，太监每日替光绪帝送膳食，须小舟以渡。直到幽囚十年之后，光绪皇帝死在了这里。民国初年，副总统黎元洪亦曾在此居住，后来还接待过西藏来的班禅喇嘛。

涵元殿的东配殿为庆云殿，西配殿为景星殿，景星殿东有藻韵楼，庆云殿西有绮思楼。楼殿相接，花木扶疏，变化层出。

穿过涵元殿，正南面又有一华美宫院，曰蓬莱阁，又名香扆殿，有联云：亭台涵月镜，花木畅天机。

过眼寸阴求日益，关心万姓祝年荆蓬莱阁前立有一「木化石」，为稀世之宝，高约二点八米。两旁各有小亭一座，高数丈，曲廊相接，迂回其间，美景天然。在此登高远眺，碧波秀色，琼楼玉宇，尽收眼底。有联云：亭台涵月镜，花木畅天机。

蓬莱阁之南即为明代南台旧址，东为春明楼，西为湛虚楼，再往下走，便到了瀛台的最南端，水中立有一亭，名迎熏亭，有小桥与南台旧址相连。迎熏亭隔海与新华门相望，亭中有联云：相于明月清风际，只在高山流水间。

以涵元殿为中心，瀛台岛东面还有补桐书屋，待月轩、镜光亭、及其立于水中的㣲鱼亭，补桐书屋为清代帝王读书处，有联云：摩空野鹤养真性，绕壑风泉清道心。

㣲鱼亭与南海东岸隔水相望，可遥望到东岸上的千尺雪、交芦馆、蕉雨轩、日知阁等宫院。

涵元殿西面还有长春书屋，八音克谐、怀抱爽等亭廊庭落，以及立于水岸上的人字柳碑。长春书屋内楹联达数十幅之多，均为历代帝王或书家翰墨。

返回南海北岸，回首瀛台，水色山光，殿宇嵯峨，古树参天，真正的蓬莱仙境了。

南海北岸上，正对着瀛台岛的是勤政殿。勤政殿为中南海正殿，五开间，坐南朝北，康熙皇帝题殿额「勤政」。殿前有门名德昌、朝向中海。

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此垂帘听政。光绪皇帝在此主持过百日维新。民国初年袁世凯亦在殿内办公、居祝袁世凯并将它改建成西式礼堂，会议大厅达三层楼高，气派非凡。四周为大、中、小会议室、演讲厅、宴会厅等。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司令时，亦住在这里办公，并在这里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举行了北平和平移交仪式。

勤政殿以东，有流水音、俯清泚、日知阁等名胜。

勤政殿以西，则是著名的丰泽园了。丰泽园建造于康熙年间，为清代帝王每岁仲春亥日演耕之所。正门匾额「丰泽园」为干隆手书。进入丰泽园庭院，迎面为颐年堂，亦名惇叙殿，为园内正殿，有联云：榴花照耀菖蒲岸，竹影扶疏翡翠亭。

彝训念贻谋，本支百世。

仙源长笃庆，华萼一堂。

颐年堂之后为澄怀堂，有联云：心田喜色先良玉，鼻观真香不数兰。

澄怀堂之后为遐瞩楼，有联云：千迭云峰空外回，三农雨露望中深。

颐年堂东侧，有过厅通往南北两座四合院，名「菊香书屋」。

院内有数株百年青松，碧绿海棠。康熙帝题联云：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霏清净香。

出丰泽园南门往西，有一亭名「荷风蕙露」。再向西，有一座汉白玉雕砌而成的园门，门额曰「静谷」，有门联云：胜赏寄云岩，万象总翰奇秀。

青荫留竹柏，四时不改青葱。

月地云阶，别向华林开静境。

屏山镜水，时从芳径探幽踪。

静谷素有「园中之园」的称誉，园内正殿为崇雅殿。殿后华林芳径，山石奇秀，游廊曲回。有联云：翠合三山连阆苑，波涵一镜俨蓬瀛。

水中楼阁浮青岛，天上笙歌绕碧城。

静谷的名胜景观还有纯一斋、听鸿楼、含和堂、植秀轩、虚白石、万字廊、春藕斋等等，匾额楹联甚多，难以一一记述。其中不能不提到的是春藕斋，前有戏台，斋内有各类堂舍，为历代君王秘戏处，性娱乐场地。

民国初年，袁世凯、段祺瑞在这里召开过财经会议，民国八、九年，这里还做过徐东海、曹锟两位短命总统的办公室。

以上是南海的主要景观。中海的景观主要有西岸上的怀仁堂、海宴堂、游泳池、紫光阁，西花厅，以及中海东岸上的蕉园、万善殿、千圣殿、水云榭等等。

怀仁堂的前身名仪銮殿，系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銮殿于一九 00 年被八国联军放火烧毁。慈禧太后挈光绪皇帝西逃返京后，在仪銮殿的废墟上建造起一座西式佛照楼。民国初年，袁世凯执政，改名为怀仁堂。

海宴堂位于怀仁堂东南，为清末所建一组西式楼院，系慈禧接待女宾之所。堂中陈设皆模仿路易十五所用家具样式，由巴黎生产。民国以后，改名居仁堂，曾为袁世凯的会客之处。民国十六年，东北军

阀张作霖入主中南海，曾以它为「大元帅府」。

从海宴堂沿中海西岸北行不远，与东岸的水云榭隔海相望者，是游泳池。游泳池建造于民国初年，设备较为简陋，曾向公众开放。

中海西北岸上，有一重要古建筑——紫光阁，原名平台，是明代武宗皇帝观看骑射演武的地方，阁高数丈，殿宇威严。清代曾予整修，沿袭旧用，并在殿内悬挂历代功臣画像，每岁正月十九日，皇帝在此设功臣宴，大宴群臣，不忘先杰。有联云：干羽两阶崇礼乐，车书万里集冠裳。

天衢翊运风云会，策府铭勋日月光。

紫光阁后有武成殿。

在中南海园林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占地颇大的花房，名西花厅，亦名西华厅，为明、清两朝宫室所用鲜花的培育场地。当年这儿盛产牡丹、芍药、丹季、菊花等教百种时蔬花卉，皇帝后妃亦于这里吟诗赏花，国色天香，风光无限。

从紫光阁东朝中海方向走去，水边有迎春堂。从迎春堂登舟，可渡至中海东北岸上的蕉园。蕉园又名淑园，林木茂盛，殿宇重迭，为明代崇智殿旧址，是明、清两朝教习小太监之所。每岁七月十五中元节之夜，后宫嫔妃在此举行「盂兰盆会**时，小太监们点起千百盏宫灯，浮漂水中，与天上闪烁的群星上下争辉，一直飘流到南海瀛台沿岸去，蔚为舒观。

蕉园内还有著名的万善殿和千圣殿。万善殿为明代遗构，大清干隆时重修，殿内供有三大士及十八罗汉塑像，栩栩如生。殿后有南海慈航观世音像。联云：万象证圆通，金轮妙转。

三乘皈定慧，华海长涵。

了悟彻声闻，花拈妙谛。

净因空色相，月印明心。

万善殿后院连接着千圣殿，千圣殿内，有一座八面七级檀香塔，名千佛塔，为稀世珍宝。殿东有迎祥馆、朗心楼，又东有大悲坛；殿西有悦性楼、集瑞馆。朗心楼有联云：楼出轻烟横翡翠，池生新水彻琉璃。

悦性楼有联云：耆崛鸟吟都送喜，香林花色总无尘。

偌大一座蕉园内，殿、堂、楼、馆历代楹联甚多，无法一一记述。万善殿西门外，有一立于水中的凉亭，与中海西岸上的迎春堂隔水相望，曰水云榭。亭中立有一块高约三米的石碣，上刻干隆御笔「太液秋风」，为燕京八景之一。

中南海北宫墙东段，有一座鳌角玉岽汉白玉桥，桥下碧水与北海相通，桥的北面，自然就是北海公园了。原桥为明世宗时建造，桥两端各有一座汉白玉牌坊，桥西牌坊名「金鞴，桥东牌坊名「玉岽」，因此得名。

民国初年改名北海大桥，全桥九孔，长数百步，白石为栏，饰以雕镂，美轮美奂。有桥联云：玉宇琼楼天上下，方壶圆桥水中央。

绣榖纹开环月珥，锦澜绮皱焕霞标。

好了，我们神游过中南海旧貌，且看中共政权如何在这里展新颜，行新政，演出新式大剧。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周恩来派遣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率领一个精悍小组前来接收中南海时，四面红墙上的五座大门全敞开着。整座皇家林园共有两千多间房间，只在南海与中海之间的勤政殿里住着傅作义的一个留守连队，幽暗空旷的殿堂中闪烁着几盏孤灯，景象甚为凄凉。中共的一个加强连开了进来，让傅作义的留守连队放下武器，拉出城外接受改编去了。

此时的中南海一派破败萧条，满目疮痍：太液池结着紫黑色的冰甲，即便是开春冰化，也是满湖紫黑色的臭水，散发出难闻的气息。堤岸四处坍塌，树木东倒西歪，胡乱伸出各自光秃秃的枝丫，显然是长久乏人修剪培护。大小宫殿、亭台、楼院、堂馆，油漆剥落，门窗破烂，廊柱腐朽，四处是废弃的桌椅家具，成捆的报纸、杂志，落叶、纸屑随风飘舞，还有一堆堆不堪入目的腐臭垃圾，蝇蚊群集。

无数的甬道路面，不是地砖被挖走，坑洞密布，就是地砖一排排上拱，成为障碍物似的，令人想起「穷途末路」一词。尤其在东北角的「蕉园」一带，由于花木茂密，荒草没膝，已经鼠兔成群，仿佛几十年没有人烟了。

北门一位曾经给傅作义将军烧过茶水的守门老人说：这样大一座西苑再不来整修、维护，可真要狐狸成精，闹神闹鬼了。

齐燕铭手下的人马，入驻中南海后的头件事，是清扫垃圾，洗刷庭院，平整路面，培护花木。他们请来工匠，对宫殿建筑物进行修整、油漆。

第一期工程集中于怀仁堂、勤政殿、紫光阁、丰泽园四处。怀仁堂已被定为新政协会议的会场，勤政殿为筹组中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会议会堂，紫光阁为未来的政务院总理办公地，丰泽园的二十几座大小庭院预备给中共主要领导人物作会议期间的休憩处。其余古建筑原样保存，一匾一联均不予动。

令中共官兵吃惊的是，中南海园林内苍蝇、老鼠、麻雀、蚊虫之乡，到了除之不尽，挥之不去的地步。以致毛泽东入住中南海七年之后的一九五六年，还要以中南海的苍蝇，蚊虫为出发点，号召全国开展「除四害」

运动。毛泽东并身体力行，经常挥动巨掌，将苍蝇、蚊虫拍毙于他菊香书屋的粉墙上。苍蝇、蚊虫粉身碎骨，尸迹血污沾涂墙上，很是过瘾似的，不许卫士、服务人员当了他的面擦洗了去。毛泽东打苍蝇，从来不用苍蝇拍，而习惯直接挥起手掌追逐扑击，成为他的一项室内运动。有时为追扑一只苍蝇，而健步奔走于丰泽园内外，自有大群服务人员为他喝彩助阵。

他的这一嗜好，一直延续到他文化大革命的晚年。

中南海「四害」之源出自中海、南海那两湖臭水，以及湖岸四周的荒草鼠洞。三月份，湖中冰中消鬲，进入第二期整修工程，由中南海原管理人员找到了湖底的泄水口，边泄水边网鱼。水脏鱼肥，士兵们吆喝喧天，开展捕鱼比赛，天天煮鱼下饭，吃了整整两个月倒了胃口。名贵鱼鲜自然要送至香山各处，归领导人享用。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中南、南海里发现了大大小小数百只金龟，皆为明、清两代的皇妃、公主们祈福放生。几只老寿龟估计已在千岁以上，曾送往香山呈毛泽东、周恩来们观赏。周恩来下令大小金龟全部养回池内，一只也不许伤害。周恩来并笑称，这正是中南海祥瑞之气所在。

南海、中海湖水放干后，湖底的污泥很快被风干。士兵们组织挖泥比赛，又在泥坯中挖出不少珍贵的珠宝——当年那些骄奢淫逸的皇室成员们丢弃之物。周恩来从华北军区调来数十辆大卡车，日日夜夜城外运走垃圾污泥块。紧接着也清理了北面的北海、什刹海。说是许多年后，北京城里几位以收破烂为业的老头老太，在东郊的垃圾场中发现了一项奥秘：四九年春从中南海运出来的垃圾泥土中，尚有许许多多的珠宝呢。

经过数百名军人及能工巧匠们三个多月的辛勤劳动，进入风和日丽的夏季，中海、南海重新注水，碧波盈盈，万象更新，绿柳拂岸，花木繁盛，又恢复为当年帝王林苑的富丽风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南海是迄今世界上，所保存下来的一座历史最悠久、占地最广大、风光最绮丽的皇家林园。

中南海新貌迎新主。这里即将演出的是直令历代帝王们自叹弗如的悲喜大剧。

第十三章　周恩来留置和谈代表

就在中共首脑机关进驻北平香山的同一天——三月二十五日，李宗仁代总统名下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也抵达了北平。首席代表张治中，成员为邵力子、黄绍宏、章士钊、李蒸、刘斐，代表团顾问有屈武、柳亚子等二十人。

中共进城伊始，为表示和谈诚意，亦立即组织起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成员为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

周恩来开出的和谈条件仍是毛泽东于一月十四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及的八项：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的八项和谈条件，无异于命令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双方谈判于四月一日开始，地点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周恩来制订下的谈判方式也真叫绝，不是谈判桌上各据一方的对谈，而是一对一的个别交谈。说是为了充分交换意见，谈深谈透。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与黄绍宏谈，林伯渠与章士钊谈，李维汉与邵力子谈，聂荣臻与李蒸谈，林彪与刘斐谈。

名为个别交谈，实为分化瓦解，政策攻心，各个击破。能策反几个算几个。此为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谈判形式与策略。尤其滑稽的一对，林彪与刘斐。刘斐长期任职南京政府军令部次长，本是中共潜伏于国民党军事核心的一名战略情报人员，此次竟然派来担任和谈代表，对手又是中共名将林彪，两位「党内同志」能「和谈」的，不过是由刘斐直接向林彪详尽提供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密罢了。

国共双方在北平和谈的同时，中共中央加紧布置渡江战役，成立了由邓小平任书记的总前线委员会，统辖中共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的一百多万大军，形成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攻击阵线。

「引咎下野」的蒋介石则退居在浙江老家奉化溪口，幕后指挥嫡系人马向台湾诸岛的海空大撤退，以保存最后的军力财力，去卧薪尝胆，绝地逢生，静观国际大局变化，以期卷土重来，光复大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事如棋，谁知道呢？

唯留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一心求和，希冀划江而治，再成立联合政府，以保持住一位政治人物最低的尊严局面。可是共产党胜券在握，分寸不让，坚持共军一定渡江，国军只能放下武器，接受改编。

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作了最大的让步，几经往返，终于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周恩来并另派李宗仁的心腹黄君汉返回南京，向李宗仁秘密传话，要求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并保护好自己。只要李先生摆脱了蒋介石，那怕无一兵一卒，中共都是愿意与之合作的。

四月十五日，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最后一次和谈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下了「最后通知」：南京政府还有五天时间去接受这份〈和平协定〉，五天之后的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即是人民解放军向长江南岸发起总攻击之时。

这最后的〈和平协定〉由黄绍宏带回南京，连李宗仁的桂系心腹白崇禧都没法接受，隐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更是拍桌大怒。二十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尚在北平的张治中并各位代表，拒绝接受该协定。张治中立即将南京的答复通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当天子夜，部署在长江北岸五百公里战线上的中共大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一举击溃了国军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于二十三日占领了南京。李宗仁没有留在南京，去了广州，随后脱离了国民党政府，经由香港赴美国当了「寓公」。忠诚于国民党的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则先后撤退去了台湾。

和谈破裂了，周恩来却要替中共取得最后的一批「果实」，给气息奄奄的国民党政权政治上致命的一击：力劝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人员全部留下，归顺中共新政权，为新政府、新国家服务，并允诺五位谈判代表及其顾问屈武、柳亚子等人参加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且看周恩来是如何强行留置国府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四月二十二日，张治中向中共方面提出，和谈既已结束，他和代表团成员应返回南京「复命」。国民党政府亦已决定派专机来将代表团接回。

张治中将军毕竟算个「儒将」，党国元老，他需要保持自己的名节。他说，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安得不返？况且家小都在南京，亲生骨肉，安得不顾？别人回不回去，那是各人的选择，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自古两军交战，不留难来使，相信中共方面会有雅量，会讲信义放行的。

周恩来得知张治中要求回南京复命的决心后，立即报告了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按原计划行事。当晚，周恩来放下别的事务，赶到六国饭店拜望张治中，与张紧紧握手之后，说：「文白先生，谈判席上，你我是对手，唇枪舌战、脸红脖子粗都曾经有过；谈判席下，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在黄埔军校，我是政治部主任，你是学生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老同事了嘛。抗战时期我长住重庆，你是党国重臣，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我兼副部长，你给了我多少关照。特别是四五年重庆谈判，你为了毛泽东主席的安全，竭尽心力。毛主席至今感念不已，称你为他家乡的父母官哪①。他还记得当年在中统、军统的严密监视下，你向他出示你写在自己手心上的那个「走」字。是毛主席委托我，恳请你留下来，与我们合作共事。」

周恩来强调的是毛、周与张治中先生之间的私谊，张治中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国之重臣，各事其主，区区个人私谊，岂可代替国家政治？何况，当年在重庆，如果蒋先生不讲信义，撕破脸皮，把你周恩来和毛泽东统统强行扣下，不放虎归山，你们共产党未必这幺快就可以形成今日的气候。

周恩来目光深邃，仿佛看到了张治中先生的内心深处。他拉着张治中的手在沙发上坐下，对症下药地说：「这次二十天的和谈虽然以破裂告终，但活动安排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是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和谈失败的责任不在我们，也不在你们几位谈判代表身上。内战的责任，仍在国民党政府身上。战火因此重燃，你、我只有感到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迅猛，国民党四分五裂，已成全面崩溃之势。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下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我以为，你、我

的努力并没有前功尽弃。」

张治中仍然不为所动，再次严肃地说明他要回南京复命的理由。

周恩来耐着性子听完张治中先生的「理由」之后，语气尖锐地问：「文白先生，你为什幺不相信毛主席和我本人挽留你的诚意呢？为什幺一定要去追随蒋介石一条黑道走到底？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光明与黑暗两条出路：你为什幺要选择黑暗的路？」

张治中说：「我自投身国民革命那天起，追随的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忠诚的也是三民主义。至于我跟蒋先生的关系，我不说，你们也是清楚的。」

周恩来没想到张治中的态度这样固执。但他要比张治中更固执，一定要完成毛主席交下的「挽留住南京谈判代表」的指示。张治中是首席，留住了张治中，其它代表本为亲共人士，就不成问题了。于是，周恩来情辞恳切地继续劝导说：「南京你们是回不去了，根据刚收到的我军前线战报，昨天我大军突破长江天险，完成对南京的包围，并占领了锺山、紫金山一带，我前锋部队今晨突进到了雨花台。南京已无险可守。我还可以告诉文白先生，南京城防司令，蒋介石警卫团团长，陈诚警卫团团长等将领，均已向我投诚……。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率领南京政府机构，已撤离南京，去了广州。上海也指日可下。」

张治中先生眼里溢出了泪花：一边是泰山压顶，势如破竹；一边是兵败如山，众叛亲离……。

周恩来进一步说：「我能理解文白先生对国民党的感情，毕竟是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大半生啊！你和代表团一定要回去，也只能回到上海或广州。不管你们回到哪里，国民党的特务都随时可能对你们采取行动，甚至加以杀害。因为蒋介石、何应钦们已把你们视为降将、叛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文白先生正好也姓张。有消息说，张汉卿已被蒋介石送去台湾继续拘禁。当年，汉卿就是不肯听我一句话，凭着他一个正直军人的侠义心肠，上了那架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英雄失算，千古遗憾啊！而我们的另一位好朋友杨虎城将军及其夫人、孩子加上秘书，至今被关押在贵州熄烽监狱，随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周恩来说着，眼睛也红了。这是他的政治撒手锏，刺中了张治中先生内心要害。只要想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遭遇，国民党内非蒋介石嫡系的军政大员，就没有不寒心的。张治中什幺都不怕，只怕去做屈死鬼。

张治中无话可说。沉吟了一会，他终于改了口：「毛主席有没有提过，我要是留在你们这里，还能做点什幺？」

周恩来心里一阵轻松的窃喜：原来是要官要位啊！他不动声色，精神平和地说：「这个，文白先生完全可以放心。毛主席说了，只要文白先生留下来，他可以自己选择在军队里、政府里、全国政协里做事，可以在中央，也可以在地方做事。」

张治中释怀了，但面子上仍然有些疑虑：「我可以考虑留下，但代表团的其它成员，他俨愿不愿留下？」

周恩来笑了：「他们就等着首席代表的这句话了。现在可以告诉文白先生，当初我们制订一对一个别交谈这种谈判方式时，就有了一旦和谈破裂把你们全部挽留下来的考虑。」

张治中将军久经沙尝政坛摔打，此时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冷噤：「周副主席乃今日中国第一谈判高手，谈判席上，国民党的任何一位人物都没有能斗得过你啊！你是智勇双全，刚柔并济啊！」

周恩来连忙晃了晃手：「过奖过奖。恩来才疏学浅，今后还盼文白先生多加指教，共同为建设新国家出力。文白先生还有什幺别的想法？恩来愿意效劳。」

张治中忽然紧了紧眉头，说：「有一点，我是万不肯做的，你和毛主席不必要求我们五位和谈代表发表通电声明吧？」

周恩来坦然地哈哈大笑：「文白先生过虑了。你们的行动本身已是最好的通电声明了，何必多此一举？我们为国家民族办事，这点气量还是有的！想想看，你们五位代表和顾问们还有什幺当务之急？只要能办到的，恩来一定竭尽全力。」

张治中见周恩来态度诚恳，于是提出一个潜伏于他心中的大问题：「我们的家室怎幺办？每家都有老有小，骨肉至情。他们可千万不要被蒋先生手下的人劫持去台湾当人质啊！」

周恩来胸有成竹似地说：「难得文白先生一身正气，先公后私。放心，我们早已作了安排。我们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组织，最近采取了措施，乘国民党军队溃败逃走混乱之机，把诸位的家室统统保护起来了。

也是白崇禧先生通达人情，睁眼闭眼了。相信先生的家人很快就会来跟先生团聚。到时候给先生一个惊喜。」

就在周恩来找张治中先生作彻夜长谈之后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五日，白崇禧从上海派来的专机飞抵北平，名为接和谈代表团南归。专机上却下来张治中将军的夫人及亲属子女共九人，连同送〈和平协定〉回南京的代表黄绍宏也一起返抵北平。

张治中将军见到夫人及家人前来团聚，果然惊讶万分、欣喜万分：共产党厉害，周恩来神通广大啊！可他心里，也难免有些五味杂陈：你们把我的家人保护起来并送来北平团聚，固然是件大好事，可事先也该跟我本人打声招呼啊！岂不也是一种变相的「劫持」？

和谈代表团顾问柳亚子先生，是为诗坛领袖，亦是毛泽东的词友，留置北平后最初被安排在颐和园内居祝可是「出无车，食无鱼」，养尊处优惯了的老先生一时适应不了中共的艰苦朴素。他写下一首七律，请来周恩来呈送毛泽东，实为发泄对生活待遇上的不满意：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瓘。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予陵滩。毛泽东接到柳亚子的七律，也写下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让周恩来把自己的和诗去转交柳亚子：「恩来，柳先生发牢骚、闹待遇了。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意思是他想回他的浙江富春江老家去隐居钓鱼，不想留在北平给我们捧常你看该怎幺办？」

周恩来说：「亚子先生未必真想回老家去。主席的诗里也写了，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嘛。新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柳亚子这样的国民党名流老前辈参加。他有牢骚，我有责任。筹备开国，千头万绪，没有及时照顾好一批知名人士，是我工作的疏忽。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的车马待遇等问题。宁愿我们自己的同志骑自行车或是步行，也要让他们「出有车、食有鱼」。」

毛泽东说：「既要给他们解决生活待遇，也要适当批评他们的臭架子。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今后跟这批元老名流、民主人士打交道，是要讲点我们的原则的，既团结利用，也思想改造。」

周恩来说：「那我就红脸白脸一起唱吧。当然最近几年，还是应以红脸主唱为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难得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事务的大能人。但对周恩来日益扩张、膨胀的权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有所设限呢。

国民党的另一名谈判代表黄绍宏先生的遭遇就惨多了。黄绍宏先生后来去了浙江工作，挂名省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七年因向中共鸣放，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后含冤去世。

张治中先生的待遇要好许多。他一直受到毛、周的青睐，曾与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中共上将军街，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虚职。一九六六年毛氏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中，他曾经被抄过家，受过恐吓，于一九六九年病逝。

此系后话。

注①张治中曾于抗战初期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火烧长沙即为「政绩」之一。

第十四章　国号之争

接收香山、整修中南海的同时，周恩来让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调派施工队伍，在复兴门外万寿路日夜赶工，为中央五大书记修建「新六所」。「新六所」为六栋西式二层楼院，毛、朱、刘、周、任一人一栋，依次称为一号院，二号院，三号院，四号院，五号院，六号院。每院以矮墙花木相隔，错落有致，相对独立。六号院则房间最多，设备最简单，为值班人员及警卫人员住处。

有了「新六所」，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确是方便了许多。为著筹备新政协会议，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政务院机构，筹办开国大典，中央领导人几乎每天都要进城出席大会小会，接见各界代表，商讨各种问题。然而车队往返於香山与中南海之间，单是路上就要花去两、三个小时。往返途中的安全警卫也是个麻烦问题。「新六所」则比香山短了四分之三的路程。从「新六所」赴中南海，车队只要东行十几分钟。

五月初，周恩来入住整修一新的中南海。他已经忙得离不开中南海。

他首先看中的是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亦称为紫云轩，原为清代帝王每年春天在丰泽园前举行演耕仪式时的小憩庭院，亦做过乾隆皇上的西苑书房。菊香书屋内本已临时住著具体负责筹办开国大典的林伯渠秘书长。林伯渠於国共两党都是元老，一九二二年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时，就操办过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盛典。林伯渠虽然比周恩来年长十二岁，见周喜欢於会议间隙来菊香书屋小憩，便主动让出，另找庭院去休息。周恩来心里有数，这菊香书屋自己也是临时住住，它的适合主人应是毛泽东主席。整个丰泽园内共有二十几座大小宫院房舍，就数菊香书屋最宽敞、气派，且

是南北两座四合院相连，院内古柏参天，菊花环伺，海棠怒放。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分工，周恩来住在中南海具体统筹负责三件大事，一是筹办开国大典，二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筹组中央人民政府，三是筹备新政协会议，组织学者专家拟定国号、国旗、国歌、国徽。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率中共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周恩来当选为筹委会临时主席。随后他将一百多名筹备委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负责党派协调、财经、政法、军事、文教、群众团体各项工作。周恩来又在筹委会会内组成中共党组干事会，以行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党组干事会由周恩来任书记，会内责任分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协调；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董必武、陈绍禹（王明）负责政法；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胡乔木、徐冰、周扬负责文教，李立三、蔡畅负责工、青、妇群众团体；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

为了拟定国号、国旗、国歌、国徽，政协筹委内专门成立了一个第六组的机构，由叶剑英将军为召集人，大量吸收学者、专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第六组下设两个初选委员会：由翦伯赞、蔡畅、马叙伦、李立三、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组成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顾问；由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廷吕骥、姚锦新四位专家为顾问。

七月十日，周恩来签发了政协筹委会关於〈徵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故事〉。这则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三位文化巨擘起草的仅有两百余字的启事，周恩来动笔改动、增添了一十四处，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第三条国歌歌词内容应注意包括「毛泽东思想」一词改为「新民主主义」。周恩来敢於这样改动，可见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毛泽东思想一词尚未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他尚能坚持西柏坡二中全会通过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集体决议。当然，他也是无意中戳了毛泽东的痛痒。

经过两个月的广泛徵集、筛选，反复研究讨论，并经毛泽东同意，国旗定为五星红旗，国歌由原〈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都定在北平，复名北京，新国家的纪元采用公元年号。以上，待提请政协大会通过后正式颁布。

唯至为重要的国号，却争论不休，迟迟未能定下。

自三月二十五日中共领导人入住香山起，在多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五大书记即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提出：「国号就用中华民国，现成的，国内国外都叫顺了口，习惯了，我们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上除名。中华民国又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有议案否决权，何乐不为？」

朱德和任弼时却发表不同的看法。

朱德说：「我们党打了几十年的江山，今天夺得政权，成立新国家，用旧国号不大好吧？党内、军内都会有相当多的人想不通，以为我们换汤不换药，阻力会很大。」

任弼时咳著、喘著，说：「我们确实不宜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在国内国外引起混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跟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有什么区别？北京政府跟南京政府有什么区别？这一国号，只怕我们的最大友邻苏联和史达林同志都难以接受。」

反对的理由铁硬。不给台阶，不给商榷的余地？毛泽东看看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周二人却保持沉默，貌似不偏不倚。这是很少有过的，刘、周二位从来对他这党主席说一不二的。

毛泽东瞪著眼睛问病号任弼时：「依你高见，我们用个什么国号为宜？」

任弼时说：「我们要在国号上旗帜鲜明地突出三点，一是人民，二是民主，三是共和。因此，我主张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朱德点头，刘少奇、周恩来面露笑容。三人的表情象在说，弼时够水平，说出个道理来总是能服人，可惜肺病越闹越严重，恐怕不是个长寿之人。

毛泽东自一九四五年「七大」后很少在书记处会议上成为少数派，而且是单干户。但他有恃无恐。作为书记处主席，他可以改变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当然也不是任意就可以改变的。他尤其不高兴看到刘、周二位脸上的笑容。但他不动声色地问：「少奇，说说你的高见？你也同意弼时的主张？」

刘少奇外貌笨拙，腹有经纶。他谦恭地笑笑，才说：「国号国旗，一个叫在嘴上，一个看在眼里，使用率最高，是特别的重要，也要求我们要特别的慎重。主席提出沿用「中华民国」这一现成国号，是具深谋远虑，有战略眼光，把正在逃往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一下子从国内外政治生活中除了名，使其名不正，言不顺，难以立足……。但总司令和弼时同志提到的党内军内，以及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的接受问题，还有苏共史达林同志他们的看法，也确是需要预先考虑到的……。」

毛泽东笑了笑，打断了刘少奇的话：「你这是两面光的意见。我想听到你自己的主张。」

刘少奇说：「我在基本同意主席的提法的同时，建议把这事暂时搁一搁。中央已经决定派我访问苏联，我也正好趁便去徵求一下史达林同志的看法。再者，我们更可以比较广泛地徵求一下在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学者专家们的意见。」

毛泽东仍然面带不悦，尖锐地说：「国号问题，纯属我们的内政，中国的家务事，你不要去跟史达林同志打商量，跟任何兄弟党都没有关系，人家管不著。至於徵求一下党外民主人士、学者专家们的意见，集思广益，开张视听，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交恩来去办吧。」

周恩来连连点头，答应将国号问题提交政协筹委会议第六组去商议。

毛泽东问：「为什么单单是第六组？别的组就商议不得？」

周恩来赶忙解释：「第六组集中了党内外的学者专家、社会名流，如郭沫若、沈雁冰、田汉、马寅初、翦伯赞、张奚若、徐悲鸿等等。当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徵求一下几位辛亥革命老人的意见？比方张澜、黄炎培、何香凝、沈钧儒，还有爱国华侨陈嘉庚等等。」

毛泽东仍不放过周恩来：「恩来，你自己的看法哪？你不可能没有看法的呀？」

周恩来温和而恭敬地望望毛泽东，又周到地看了看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才说：「主席，我有个权宜的想法，提出来供参考……，下过很不成熟，仅仅是个参考意见，是否可行，请各位定……。」

朱德嗬嗬笑了：「病急等不得慢郎中，恩来，你就直说了吧！」

毛泽东也笑了笑：「恩来啊，书记处会议，五人对五面，你用不著迟迟疑疑罗。」

周恩来脸膛稍稍红了红：「国号问题拖不得。书记处分工我具体抓政协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工作，许多文件、简报、通知、启事上都必然要提及和书写。我看是不是这样，暂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时加个括号，简称为中华民国？」

刘少奇首先称妙：「恩来，你提出的真是个聪明法子，两全其美，两全其美。」

朱德和任弼时也连连称善。

毛泽东心里有数，刘、周二人是在跟自己搞迂回战术。但他心里不能不暗中叹服，周恩来确是党内一名综合平衡大能人。难怪重庆时有那么多的人称赞周恩来为共产党的诸葛亮，智多星。事已至此，毛泽东只好摆摆手，表示宽和地说：「也好，先行恩来的权宜之计吧！注意，只是权宜，不是结论。诸位的高见，还不能说服我改变初衷。」

七月二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成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他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后改乘苏联军机飞往莫斯科。刘少奇等在莫斯科向史达林及苏共中央领导们报告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介绍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红色政权的体制、外交方针，并就建国建政问题向史达林求教。由於毛泽东有言在先，刘少奇没有提到国号问题。史达林对刘少奇一行的接待非常热情，破例地亲自与刘少奇会谈六次。对於中共的要求，史达林几乎是有求必应。双方达成的具体成果是：「安排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新国家的外交承认，苏联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并向中国派出技术专家，苏联同意卖给中国一百架空军飞机，中共派飞行员到苏联接受培训等等。」

八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随同中共代表团来的，还有九十六名苏联各行业专家，主要是经济工作者，来手把手地向中共传授按计画经济体制建设新中国的奥秘。

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共最高层关於国号问题的纷歧仍然没有取得统一意见。毛泽东仍然偏爱国号为中华民国。周恩来则在一系列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的文件上，一律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建国三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时，毛泽东将所有涉及国号的地方，一律改写成中华民国。一时，在国号使用上颇为混乱。

几乎所有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员以及中共中央的文秘人员，都反映国号文字太长，加个括号更是烦琐，使用不便。

九月二十一日，筹备了整整半年时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代表为六百三十四人，来宾三百人。

主席台上悬挂著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由於新的国旗还没有最后确定，两旁悬挂的是人民解放军军旗。主席台上坐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程潜、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周恩来等。毛泽东致开幕词，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成立。他振臂高呼了三句口号，其中一句即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万岁」。

呼喊起来是不大顺口，而且语音语意含混。新的国家已宣告成立，国号却没有定下。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再召开一次党外人士包括二十几位辛亥革命老人的座谈会，来作最后的商定。

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召开国号专题座谈会。出席座谈的七十老翁即有近

三十位。周恩来首先说，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关於国家的名称却还没有确定下来。现在有三个提法，政协会议的文件上在暂时使用著。一是中华民国，二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用哪个好？请各位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来，提交政协委员全体会议去议决通过。清华大学敎授张奚若发言说：「本人要重申一下在政协筹备小组会上讲过的意见。有几位老先生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建议去掉民主两个字。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 demnocracy 来自希腊文，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两字从字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燕京大学女教授雷洁琼接著发表她的不同看法：「我们刚从黑暗的专制制度中走出来，刚刚看到民主自由的曙光，我看国名中的民主二字还是保留为好。如果嫌名字太长，非正式的文件和口语中，使用简称中华民国即可以了。中华民国这一简称还应保留。」

话题渐渐集中到了简称的去留问题。主持人周恩来说：「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到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他不便说明毛泽东坚持了什么），关於这个简称，有两种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政协会议主席团党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各位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们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有点旧感情，是不是？」

会场上发出轻松的笑声。

接下来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先生。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於中国老百姓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则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於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的前清进士周致祥老先生却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已经被人弄得不堪言状。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下相同。」

这时辛亥革命元老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要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为什么还要用旧国号？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百姓？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们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先生语音洪亮，会场上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著发言的人口学家马寅初，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法律学家沈钧儒，清末翰林陈叔通，新加坡侨领陈嘉庚等，都主张删去简称，而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

问题又回到了中共的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只有毛、朱、刘、周四人。任弼时因去了苏联莫斯科治疗肺病而缺席。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党外民主人士及辛亥革命老人们的意见。朱德、刘少奇没有新的看法。毛泽东无奈地说：「看来我又当了一回右倾罗，现在是党外人士、专家学者、辛亥革命老人们中的多数左倾，比共产党人还革命，还激进。本人的右倾抵挡不住，只好服从大多数，落得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但我们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称号，只怕日后要后悔的罗。」

国号问题争持半年，终於尘埃落定。毛泽东说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毛泽东不幸言中。二十二年后的一九七一年，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数次大会辩论、表决关於恢复中国大陆在联合国席位的不结盟国家提案时，就遇上了国号问题。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也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议案要将台湾的中华民国除名，改为接纳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是在这名称上，就要对联合国的一百五十多个会员国以几十国语言文字去费多少唇舌！

一九七一年，刘少奇已被毛泽东整死，朱德则垂垂老矣，只有周恩来仍然是国家总理。毛泽东说：「恩来，你当年是面面俱到，和了稀泥，这在你是几十年一贯制。可我好后悔，后悔晚矣！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力排众议，独裁一下，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呢？不动一兵一卒，光一个国号，就使台湾的蒋某人成为了非法政权啊！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不能事事都搞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呢。」

周恩来不得不慑服於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只有唯唯诺诺认错的分。

第十五章　重用高岗是着妙棋

在筹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刘少奇任副组长，成员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陈云。任弼时已去莫斯科治疗肺结核，在小组里只是挂个名。此时刻，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又悄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指派周恩来负责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同时，委托刘少奇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原曾拟名为「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说，还是一步到位吧，蒋介石的政府曾叫中央政府，现在跑到台湾去了，我们才是中央政府啊，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区别。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个空架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诞生之前，象征性的最高国家权力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则暂代宪法，成为新国家的法统。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政协会议嚒，热热闹闹，说说笑笑，大事管不了，小事常争吵，举手一边倒。」

刘少奇负责筹组的中央人民政府，才是政权实体，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半点马虎不得的。如果说，新中国开国前夕，毛泽东对刘少奇持有八成乃至九成的政治信任，对周恩来则至多持有六成的政治信任。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周恩来适宜抓抓外交，管管统战，以及打理些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提交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名单草案中，毛泽东为当然主席，朱德、刘少奇代表共产党为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副主席参考名单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沉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委员则有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李富春、李立三、彭德怀、彭真、林彪、张治中、傅作义、龙云、蔡廷锴、何香凝、李德全、邵力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沉雁冰、马叙伦、马寅初等一百五十一人。出席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代表拟为六百余人，列席人员拟为二百余人。

在中央人事安排领导小组会议上，周恩来对上述名单草案作了说明，特别强调：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应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多数，尽量照顾到各行业各界别有代表性的知名人物。因此，在共产党内，除毛主席是当然主席外，只提出朱、刘二位为副主席，其余包括本人和弼时同志，以及陈云、彭真、张闻天、李立三、李富春等，加上各大军区的一、二把手彭德怀、刘伯承、高岗、林彪、陈毅、

邓小平、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等，就只能做委员了。这样安排，有利于全局，有利于全国人心归向。但并不会削弱本党的领导地位。全国政协每年只开一、两次会议，通过些决议、法案。本党的领导地位，应当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名单中去体现。中央人民政府，才是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毛泽东吸着烟，一面仔细审阅著名单，一面听着周恩来的说明，不住地点着头，心想：周恩来主动表示不做全国政协副主席，意思是一定要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了？不要虚名，而要实权。此人从来八面玲珑，广结善缘，不动声色，能量大着哩……听完周恩来所作的说明，毛泽东喝了口浓茶，清了清喉咙，才说：「恩来虑事周详，有全局观念，名单也基本上拟得准确。当然还要集思广益，看看有无遗漏，尽量把各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囊括进来。做政协委员嘛，我们甚至可以不要去计较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比如我的老朋友梁漱冥，过去在山东搞过乡村自治的，就很有他的代表性。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反共顽固分子，特务头子，只要他现在表示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给他挂个政协委员的名誉。给张饭票、添一双筷子、一个杯子嘛，有什幺大不了的。今后政协既要议政，也要养士。养他一批，总比放在社会上或是关在班房里好。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我们中央书记处内部。我是说，弼时去莫斯科治病，请假全休，我们可以暂不考虑。但以恩来在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声望和影响，不做政协副主席，只怕党内党外，都会有人进言和声援，到时候，其言铮铮，其势汹汹，怎样办？」

朱德、刘少奇、董必武、陈云频频点头。刘少奇望着周恩来，说：「这就要看恩来自己了。我个人看法，恩来长期在国统区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比我更有资格做政协副主席，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周恩来毫不迟疑地说：「可以由我本人出面，去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说明我们共产党人的苦衷。我们党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如果都当了全国政协的主席、副主席，容易给人造成一党包办的错觉，确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至于我个人，在政协挂个委员或者加个秘书长名份，多分管些具体事务就可以了。况且我们筹组中的中央人民政府，虽然不再称为民主联合政府，但仍然应当保持多党派联合管理国家事务的性质。这一点，是我们在一系列的座谈会上，都一再做了说明的。因此，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两套班子，除了主席、朱德、少奇三位代表我们党的主导地位外，其它人员包括民主人士在内，都不宜同时两边挂职。多腾出些位置，多安排些头面人物，有利于新中国、新局面的团结，和谐。」

周恩来的发言滴水不漏。毛泽东仍听出来了，恩来是巧妙地亮出底牌来了，原来他要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政务院总理的实职。

毛泽东却有毛泽东的打算。这些日子，他脑子里总有一个高岗，陕北根据地的代表，现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当年江西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马，破衣烂衫，简直溃不成军。要是没有陕甘宁这块根据地，中央红军到哪里去落脚？很可能一路逃到蒙古甚至苏联境内去，成为流亡队伍。所以说，没有陕甘宁根据地，就没有共产党的今天。

没有延安，就没有北平。我们可不能忘了这个本啊！陕甘宁的代表就是高岗，年轻，有才干。更有最大的优点，是他对毛泽东本人忠心耿耿。在党中央，他只认一个毛主席。除了毛主席，他谁也不放在眼里。

一直微笑着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开了口：「我看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人选，既然恩来代表中央搞了个腹案，就可以考虑先放一放了。毕竟要先把会议开起来，与各党派人士进行沟通，协商，再来确定为好。名为政治协商会议，领导人选更应当协商产生……。我个人还有个请求，政协会议的会堂，不要再挂我的画像了，我的身分是军人。挂孙中山和毛润芝二位的，才有代表性。这样，也可以体现一下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国民革命运动，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连续性和继承

性。」

毛泽东笑了：「总司令的高见很好。朱、毛从来不分家，我看只挂孙逸仙一人的画像就可以了。董老、陈云，你们的意见如何？」

董必武说：「润芝的像还是少不得的。新政协会议毕竟是由我们党所领导并主持召开的喽，这里面有个革命阶段和革命性质问题。」

陈云说：「我同意朱德、少奇、董老三位的意见。政协会议的开幕式已定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怀仁堂礼堂举行。眼下有个具体问题，如果领导人选不能初步确定下来，哪些人士上主席台就座？」

毛泽东嗬嗬笑了：「不是有个筹委会主席团吗？我们调整一下，不就可以称为大会主席团？多请些人到台上去坐坐，也好热闹点罗。记住，一定请上傅作义、张治中二位，他们暂时当不上副主席，上台坐坐，做一回主席团成员，也是一种安慰、鼓励罗。」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都表示赞同。

毛泽东问：「恩来，主席团的事就这样定了，是不是请你把政协会议的主要议程再说说？」

周恩来说：「主要议程，一、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二、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国号、国旗、国歌、国徽、国都议案；三、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及酝酿推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选；四、协商、选举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主席、副主席、秘书长，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政协会议的最后一天，才搞选举好。委员暂定一百五十一人？我看人数还可以酌量增加些，有酒大家喝，有席大家坐嘛。还是这样安排好。免得会议伊始，各党派就来争论人事问题，谁多谁少，闹不好意见一大堆，摆不平。有的人在过去南京政府的国民代表大会上吵闹惯了，来到共产党的庙堂，更不会温良恭俭让，甚至演出全武行。」

朱、刘、周、董、陈都跟着笑了。

刘少奇负责筹组的中央人民政府及领导人员名单，暂时还来不及在人事安排领导小组会议上提请讨论。关于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毛泽东主席相当关注，刘少奇相当棘手。毛泽东已经个别地商谈过多次。他不能不尊重、领会并且贯彻毛主席的各种意图。

在刘少奇草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中，共产党方面，毛泽东是当然主席，副主席则提出了朱德、周恩来二位。刘少奇谦逊地没有提出自己。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方面的副主席，则提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四位。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夫人，长期同情、支助共产党的地下斗争，其地位是无庸置疑的；李济深先生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军事助手，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一九三三年领导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给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江西苏区很大的支持，后又与何香凝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主席，是一位坚决反蒋的国民党元老；张澜先生一八七二年生，是硕果仅存的既参予过晚清戊戌变法、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革命老人，可以说，现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是他的晚辈；程潜一八八一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抗战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竞选过南京政府的副总统，并长期任职湖南省政府主席，于本年八月间率部起义，宣布湖南和平解放，给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地区的迅速溃败致命一击。

名单提交毛泽东主席个别审阅时，又在程潜之后加上了彭德怀。刘少奇确是出以公心，觉得论资排辈也好，论功行赏也罢，都应当有彭德怀的名字。

名单草案顺序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彭德怀。

毛泽东却以红铅笔将名单上的周恩来圈掉了，换上了刘少奇的大名。

再又把程潜和彭德怀的名字圈掉了，换上了高岗的大名，并批注了一句：程拟转全国政协任副主席，彭宜在中央政府国防委员会挂职？

刘少奇不能不暗自吃惊了：「毛泽东主席有可能把周恩来的名字圈掉换上自己的名字，他心里早有准备；但是把彭德怀的名字圈掉，而换上高岗，却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高岗，仅是一名大军区负责人，怎幺够格呢？其它六大军区的负责人怎幺摆？」

因警觉到毛泽东主席正在默默注视着自己，刘少奇尽可能地保持住沉稳和平静。

果然，毛泽东发话了：「这名单，暂放在我这里。你如果需要，可抄下一份……怎幺样？少奇啊，是不是有些出乎你的意料？」

刘少奇诚实地点点头：「主席的意图，我要努力来领会、理解，然后贯彻……。我觉得既然圈掉周，也没有必要换上我。中央分工，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协助主席抓党的建设，党的组织管理。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两百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大党，刚接手整个国家事务，各级党组织，每一名党员，都有一个从头适应、重新学习、从头做起的问题……至于程潜先生转往全国政协任职，倒是不无可以。相信彭老总那里也不致有什幺问题。比较麻烦的恐怕还在于恩来、高岗二位的安排，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党内、党外都要说服许多人才行。当然，我明白，主席的这项人事安排，是从全局出发，从长远着想，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咝咝地吸着烟，说：「少奇，毛遂还自荐呢！你自己就不必谦让了。我做主席，不胜烦扰，得有个人代我主持中央政府的国务会议……我们也是水泊梁山排座次？弄不好也会有李逵式的人物跳出来大闹忠义堂？我们是中南海的怀仁堂，勤政殿啊！」

毛泽东说罢，又默默地注视着刘少奇。刘少奇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不免暗自发毛。毛蓄意不让周恩来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只让周任政务院总理，主要负责外交和统战，他是早有预感的。对于毛主席如此破格提升、重用高岗，他不仅大感突然，而且简直就是对自己的威胁。理性上不可思议，感性上也无法接受。论资历、论功绩、学识、水平，彭德怀、董必武、陈云、陈毅、刘伯承、贺龙、王稼祥，甚至李富春、彭真、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都比高岗强到哪里去了。高岗其人，年轻气盛，专横拔扈，在他眼睛里，党中央只认一个毛主席，其余人都不算老几。

刘少奇是一九四二年回到延安中央机关工作后，才真正认识高岗的。

高岗陕西横山人，一九 0 五年生，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三三年与刘志舟一起创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成为陕北红军的领导人。一九三三年，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率中央红军残部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路逃窜到陕北。「陕北救中央」这话，最初是由毛泽东说出来的。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陕北红军领袖高岗时，高岗正在病中，发着高烧。毛泽东亲自给高岗喂药，擦身子，倒尿盆，换洗臭烘烘的内衣

内裤。高岗感动得直流眼泪。病愈后，高岗江湖义士似的对毛泽东拍着胸口起了誓言：「毛主席，今后我就是你的保镖，你的卫士！你指向哪里，我打向哪里，你叫我去干掉谁，我就替你去干掉谁！」

中共中央在陕北一住一十二年。身胚高大、感情外露、一身草莽气息的高岗，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才干与军事才干，把陕甘宁边区经营成全国的模范根据地，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撑起中共中央机构。毛泽东视高岗为心腹爱将，高岗对毛泽东更是尊为师长，忠心耿耿。毛、高二人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私人情谊。议党议军议政，包括议论评点党内干部，两人无话不谈。十二年间，毛泽东刻意栽培、倚重高岗，将他次第提拔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委。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提名高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朱、刘、周、任、林（伯渠）、高（岗）、董（必武）、张（闻天）、陈（云）、王（明）等十一人。这样，高岗在党内的地位便被摆在了彭德怀、陈毅、林彪、贺龙等人之上。

一九四六年冬，国、共重开内战，两党大军全力抢占东北三剩毛泽东任命高岗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兼第一副司令员，成为司令员林彪的最佳拍档。一九四八年末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进关作战后，高岗成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当上独当一面的「东北王」。应当说，高岗在东北卓有政绩，有魄力，有干劲，极具开拓精神。短短两三年内，他背靠苏联老大哥，在东三省境内完成了农村土改，肃清了土匪，恢复了城乡生产，特别是城市工业生产，把东北三省建设成了中共的战略物资大后方，有力地支撑了全国各大战常高岗在东北地区的干部、群众中享有了崇高威望，称他为「高主席」。在某些大型集会上，甚至出现了「高主席万岁」的口号。苏联革命导师史达林也都对他另眼相看，称他为中共最有前途的年轻领袖。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高岗、王稼祥、师哲三人为成员。高岗对党中央未任命他为代表团副团长大感不满，认作是刘少奇对他的排斥贬抑。他从骨子里看不起刘少奇这种靠白区地下工作起家的领导人，没有指挥过大军，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战役，没有一寸军功，能混到党内第二把手的高位，完全靠耍嘴皮，是历史的误会。而且刘在历史上多次被捕过，政治贞操也很可疑……。代表团访苏期间，由于团长刘少奇大权独揽，掌管一切，高岗显得格格不入，憋着一肚子气，借口东北军区有要务等着他处理，而提前回了国。他却先不回渖阳，而直接到了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刘少奇在莫斯科死教条，假谦虚，不懂外交礼仪，给我党中央丢脸，以致发生了「史达林祝酒、刘少奇坚拒不喝的外交事件」。

那是八月上旬，史达林在他的莫斯科郊外别墅里，第四次接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苏共领导们接见客人，总是离不开酒，且总是烈性的伏特加。他们的政治局委员简直个个是酒桶，能豪饮。这次刘少奇动了动心计，把正在莫斯科养病的毛夫人江青也请来了，并鼓励江青向史达林同志敬酒。江青先问过了刘少奇，她可不可以代表毛泽东主席敬酒？刘少奇说主席没有交代呢，你还是直接向史达林同志敬酒，反正翻译同志会介绍你的身分的。江青倒是不怯场，不慌不忙地向史达林举起酒杯，自命甚有风度地说：「我向您——史达林同志敬一杯，祝福您健康长寿！您的健康长寿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幸福！」史达林一向被人歌颂惯了，听了江青的话却很为惊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是你们的幸福！接下来，史达林兴致勃勃地夸赞了中国兄弟党，夸赞了中共领导人，并说，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还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中国超过苏联，并为此向刘少奇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国内战争尚未结束，中共政权尚未建立，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一切仰仗老大哥的支持帮助，怎幺就谈得上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呢？因此，他怕此举表现出对苏联老大哥的不恭，怕中共代表团表现出不知天高地厚，怕回到国内受到毛主席的痛斥。史达林却不理解刘少奇此刻的复杂心情，通过翻译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敢接受，说：「老大哥就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在旁的苏共政治局委员见刘少奇不肯接受史达林的祝酒，怕拂了他们伟大领袖的面子，纷纷劝说：「小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史达林同志的祝酒应该接受。」双方相互推让了半小时之久，刘少奇却硬是没敢喝下

那杯酒。

听了高岗的汇报，毛泽东一脸的不高兴：「刘少奇这人，太死板、太下灵活了！连杯酒都不敢喝。你高岗在场，为什幺不替他把酒喝了，喝了才痛快，才算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高岗说：「我当时是很生气，是想从少奇同志手里夺过酒杯，一口干了。可我要顾全我们党中央代表团的团结形象，也就是顾全我党中央的面子。少奇同志这次表现很差劲，很没有水平，简直不像个党中央的领导人。」

毛泽东拧了拧眉头，轻轻叹了口气：「蓝苹也向史达林同志敬了酒？

听说史达林同志还很高兴？」

高岗说：「也真是难为她了。她本想代表您向史达林敬酒，但刘少奇不答应，说事关党的纪律。我看刘少奇是故意让人难堪呢。他自己那年轻漂亮的小夫人王光美，却每次都以他夫人的名义，向史达林和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们一一敬酒呢！王光美这次在莫斯科，可是压了江青同志一头呢……？」

毛泽东不耐烦地晃了晃手，表示不要再听这类长长短短的事，而问：「你什幺时候回瀋阳？你上回告诉我的那方子，试了试，好象还管用，只是要从人身上去弄，很麻烦，影响也不太好……。你今后还是要少动这方面的脑筋，和尚道士的方子，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人吃五谷杂粮，才是最主要的……。有你在东北，我是比较放心的。中央也正在考虑增加几位新面孔，你也要有些思想准备……。」

高岗立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主席！您放心，过去在陕北，在延安，我是您的卫士，今后到北京，我还是您的卫士！我替您指挥御林军，谁要对您有个三心二意，我高岗就对他不客气!」

对高岗的态度，毛泽东是又爱又恨。他正色道：「北京不是延安了，你今后讲话要注意哪。要做京官，先要读点历史。你回去找一套《资治通监》来读，认真读，做点笔记，也可以找个大学里的教书先生个别辅导。

记住，下回来北京开会，我可要考考你呢。从一个大区领导到中央来做领导，你还要走一段路。这段路，就是读历史，读政治。《礼记》上说，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驰，文武之道也。

这话讲的是治国之道，也是从政之道，刚柔相济，宽严结合。这是政治智能，你要加紧学习呢。」

……如此这般，毛泽东主席要擢升高岗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用意，刘少奇是心知肚明了。毛泽东从来用将如用棋，动一子，已预留下未来的三、五步。重用高岗，首要的目标是冲着周恩来的，并预备着日后取代周恩来。其次，也是用来制衡他刘少奇的。刘少奇隐隐觉得，高岗如同一头政治野牛，将是很难对付的呢。

摆在眼前的棘手问题是：他刘少奇还必须代毛泽东主席出面，去摆平周、高之间的升降。说好说歹，工作怎幺做？名单半公开之后，党内党外反应必然强烈，会不会被人误解为他刘少奇刻意排挤周恩来？到时候鉴于党内外反对声浪过大，毛泽东主席临时变卦，对名单态度含糊，甚至不认账，怎幺办？他刘少奇不就成了众矢之的，平白的当一回替罪羊？

第十六章　中央政府周委员

毛泽东意欲在筹组中的中央人民政府中贬斥周恩来，可说是权衡再三，用心良苦。

虽然早在三月上旬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公开许诺「新中国人民政府，恩来是一定要参加，其性质是内阁总理」；但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后，毛泽东着手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前身——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时，却忘记了周恩来，而委托刘少奇率一组人马，去起草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并负责物色人昡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上述文件，宣布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六个局，后扩充为二十一个部和直属局。此即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七月，正式挂牌办公，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随后又增加李富春、马寅初、曾山、贾拓夫、叶季壮为副主任。毛泽东根本没让周恩来沾上边。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制度样式，毛泽东更是匠心独具。他既没有照搬苏联老大哥的部长会议主席制，亦没有抄袭英联邦式内阁首相制，以及美式总统制，而创造出一个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新政制：中央人民政府之下，设立政务院和财经委员会两大平行机构。这一来，周恩来名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其职责却类似美国的国务卿，主司外交事务。名义上，政务院还兼管国防、公安、司法、文教，实际上这些部门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执掌或派亲信大将执掌；而陈云属下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二十一个部和直属局，领导着全国工业、农业、财贸、金融、邮政、交通、劳动、人事等要害命脉，是为政权的实体。

周恩来作为一名失去财政经济大权的政务院总理，上面还压着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及其六位副主席，其不尴不尬的地位、处境，是可想而知了。

话题还是应当回到刘少奇负责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时遇到的棘手问题上来。

果然，毛泽东主席委托刘少奇去找周恩来个别谈心，交底：以高岗取代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候选人，看看周恩来本人的反感。

刘少奇来到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后院书房、闭门长谈，态度诚恳。他首先回顾了党的近三十年来的血火征途，苦难历程。能够创下今日局面，夺得全国政权，实在是千百万共产党人，志士仁人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换来的。我们这些至今还活着的人，都是流血牺牲剩下来的人，是幸存者啊。我们图的是什么？图的民族翻身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国家富强民主！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替全中国人民谋福利，而绝不是为个人谋官位。当然，新国家、新政府成立在即，需要我们这些人来承当各种职务，担负各种工作。仍然是为革命吃大苦、耐大劳。而绝不是谋我们个人的高官厚禄。

因此毛泽东同志最近一再强调，革命胜利，进了城，坐江山，我们共产党人一定不要忘本，不要忘记井岗山，不要忘记陕甘宁，不要忘记延安窑洞。他特别指出，没有陕甘宁，没有延安，就没有共产党人的今天，就没有今天的北平。也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设想，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选中，应当有一名陕甘宁根据地的代表人物，以示我们不忘本……。

周恩来一脸的谦恭俭让，仔心地品味着少奇同志的谈话，咀嚼着他话里的弦外之音。此时，他雨雾一般的心绪忽然透亮了，明澈了。他没让少奇同志继续费口舌，直截了当地问：「少奇同志，是不是主席在安排中央政府的领导人选方面，有什么设想或是困难？你就说出来，我保证服从主席的安排，决无丝毫个人的打算。」

周恩来话出突然，刘少奇仿佛还要想上一想。

周恩来又说：「少奇同志，你、我都是一八九八年的同龄人哩。我们又都是一九二二年入党，党龄也相同哩。共事这幺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嘛。」

刘少奇倒是敬重周恩来的为人品格：党内军内，从来谦虚有礼，总是任劳任怨，不争名，不争利，守纪律，顾大体，从未见他闹过什幺个人意气。而且能上能下，江西苏区时期曾为毛泽东同志的上级，到延安后也安于做毛泽东同志的下级。单是此一点，就是多数人难以做到和适应的。当然恩来的不足之处也是较为明显的：在党内长期跟风跑，谁当一把手他都拥戴，都进入角色，努力效命。为人太过圆熟。高岗在延安整风时就公开指责他为老牌机会主义。

刘少奇不紧不慢地燃了一支烟，才说：「恩来，你上回提出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名单草案时遇到的问题，在主席委托我草拟中央政府负责人名单时，也出现了。正如你谈到过的，我们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仍具民主联合政府的性质，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因此，除了毛泽东同志是当然主席、朱总司令是当然副主席之外，我们中央书记处的其它三位书记，就不好人人都安排副主席了，否则就像是我们一党包办政府了……。」

周恩来见刘少奇话到口边又打住，有难言之隐，便干脆挑明了问：「是不是主席拟下名单了？可不可以交给我看看？」

话已至此，刘少奇只得将那份重抄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拿了出来，交周恩来过目。

周恩来眼睛亮了亮，盯著名单，脸上的笑容纹丝未动。倒是刘少奇指著名单上自己那名字处，推心置腹地说：「我原来草拟的，这地方本来是你，主席亲自作了改动。这最后一名，也是主席添上去的。」

周恩来将名单递回到刘少奇手里，感激似地回敬了一眼，之后坦然地笑了：「少奇同志，谢谢。你可是什幺都没有对我说，我也什幺都不知道啊，哈哈哈……很好！请你转告主席，我完全拥护这份名单，这也正是我本人的意愿。中央分工我今后负责政务院工作，不挂副主席，才有利于中央政府对政务院工作的领导和督察。我的这个意见，我自己也会在适当时候，向主席面告。」

刘少奇原先只料到周恩来不会有什幺负面反应，倒没料到周恩来如此豁达痛快，而且表现得够交情，够朋友。他轻松地舒一口长气，说：「恩来，你几十年兢兢业业，立党为公，我要向你学习，中直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向你学习。你的意见，我会如实向主席反映，主席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当然，如你所说，你自己更应主动找主席表明心迹，越快越主动，这比我的汇报更有说服力……下面，我个人想向你征询一下，关于名单上的最后一位，看法怎样？当然，这跟主席的指示无关，仅仅是我个人向你征询意见。」

周恩来两手一摊，哈哈大笑：「他？少奇同志，你不比我更了解？好同志嘛！比主席的年纪整整小了一轮，可算是晚一辈嘛。比你、我也小了八岁嘛。年轻，工作有干劲，有魄力，过去经营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根据地，近几年在东北三省开创出新局面，成为全党全军的战略大后方，天才，天才。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主席慧眼识英杰，具长远的战略眼光啊。」

刘少奇却说：「东北三省能有今天的局面，功劳不能算在一、两位同志身上。四五年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你陪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

我在延安主持日常工作，当即提出「率先下手独霸东北」的口号，主席马上回电报批准。我们从延安动员十万干部赴东北。中央政治局下了最大的决心，派了多少人物去啊，东北中央局最初由彭真挂帅，

林彪、高岗、陈云、罗荣桓、张闻天、李立三、王稼祥、杨尚昆、何凯丰、黄克诚、宋任穷、邓华、陶铸等等，统统去了东北局！延安去的，加上罗荣桓从山东解放区渡海过去的部队，加上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四师，我们一下子向东北调去了三十万干部和军队。我们比南京的老蒋他们早动手了两个多月。

加上有苏联红军的明帮、暗助……所以东北三省能有后来的局面，是全党动员、独霸东北这一方针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忽略了几位主要负责人的杰出努力。」

周恩来听着，点着头。他心里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分析。他忽然伸手拉了拉办公桌的抽屉，拉出一半，却又推了回去。抽屉里有份东北局党校学员的告状信，揭发东北局第一把手私生活腐败，搞了多少年轻女子，有名有姓者达三十几人。还接受一老道士所传长生秘方，从年轻卫士身上吮吸精液，强壮体力。简直就是头色魔……。可是这类材料，犹如子弹不能乱射。必须等待时机、选准目标呢。

刘少奇注意到了周恩来拉抽屉又关抽屉这一动作，但不便深问。恩来这人，一谈到某些敏感话题，就总是滴水不漏，十足圆熟。刘少奇继续说：「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党组集体努力的成果，集中到某个负责人身上去，归功于个人，可是个不健康的现象，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又比如把陕甘宁边区经营成模范根据地，林伯渠同志长期担任边区人民政府主席，徐特立办教育，陈云同志抓经济，搞边区货币改革，或许贡献更大呢。

一味的突出个人，迟早要犯错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周恩来暗自吃惊，少奇同志今天怎幺啦？他平日表现得那幺严谨，四平八稳；在党内以谦虚稳舰不出锋头着称，原来对中央人事，他有很深刻、尖锐的看法。周恩来试探似地问：「你是单指东北局的这位一把手？」

刘少奇听这一问，才警觉自己说多了，要走火了，连忙打住了说：「是啊，他是难得的人才。做为一名年轻能干的高级干部，春风得意之时，有些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是毛泽东同志常说的那句话：「风物长宜放眼量。」相信他今后到中央来担负重任，能禁得起新环境、新岗位的考验，不会辜负主席和大家的期望。」

谈话结束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刘少奇的手：「保重身体啊，开国在即，百业待举，单是开创外交新局面，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外交承认，就够我忙上两、三年了。今后政务院和外交部的事，主席和你要多过问啊！」

在周恩来这方面，算顺利通关。

经毛泽东主席授意，刘少奇把草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向外透了透风，以测试一下党内外的反映。果然上上下下，议论纷纾在京的党内军内高级干部、高级将领，都为周恩来抱不平，对高岗的突然窜升则大不以为然。反应犹为激烈的，又是民主党派那些倚老卖老的元老们。他们对高岗的窜升不置一词，认为那是共产党内的家务事；对于不安排周恩来出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却直言毛泽东主席有失明察。何香凝、黄炎培、沉钧儒几位老人，加上毛泽东的亲戚王季范先生，都分别找毛泽东主席「讨教」，替周恩来说项。毛泽东对这些民主党派老人，共产党的铮友，倒是表现出了十足的敬重，执礼甚恭，虚怀若谷地解释中央政府领导人选名单仅仅是个草案，他正在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会尽力做到一碗水端平。恩来和我，二十多年的交情，他的处事能力，行政领导才干，外交才干，在我们中央几位同事中间，是首屈一指、无人匹敌的。新国家、新气象，我们一定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力、地尽其利，放心，放心，放心。

可是对于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也来找他毛泽东，替周恩来说话，或是表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他就不管对方的资格再老，功劳再大，也不假以辞色，毫不客气了。包括对朱老总、董必武、徐特立、叶剑英这些人物，他都明显地表示出自己的不悦，直指曹营的事情难办啊，党内高层空气不大正常啊，存在着一股争官争位的风气。大家替恩来说项，是要置恩来于尴尬、于不利啊！个别人名为替恩来争，实为替自己争啊，要特别小心你们周围的人啊！面对着党内党外的各种议论，周恩来本人倒是真要捏两手冷汗了。幸而刘少奇找他个别谈心、交底的第二日，他就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主动且诚恳地提出自己将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一职，的确不宜再挂中央政府副主席，以利于接受党内的民主监督。相信此事也会在党内外引起些议论，他本人愿意出面做些工作，说明中央的这一安排，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请求。毛泽东当即大加赞赏，称他做事最多，休息最少，任劳任怨，堪为中央高级干部的楷模。

刘少奇也心里很不踏实。中央政府领导人员的名单毕竟是由他草拟的，现在议论这样大，反应这样强烈，很容易引起党内党外对自己的误解，已经有人背地里骂他架空主席，妒贤忌能，玩弄权术。

两天之后的晚上，在有董必武、陈云、林伯渠列席的书记处碰头会上，刘少奇当着毛泽东、朱老总、周恩来的面提议：「关于中央政府领导人员名单草案的事，现在上上下下、内内外外议论热烈，闲话不少，声音嘈杂。是不是召开一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扩大会，把中直、军直机关部、军级以上的负责人都找齐了，先在党内统一一下认识，澄一些模糊的观念？」

毛泽东一一看过朱、刘、周、董、林、陈各一眼之后，不见有异议，才说：「很好嘛！议论多，热气高嘛。我们也干脆就汤下面，打铁趁热，把事情公开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政治局扩大会，明天下午就开，由少奇主持。少奇先说明一下名单草拟的经过，来个开诚布公，打开天窗说亮话；再由恩来说明一下他本人的请求。如果还有人对高岗同志的位置有兴趣，可以直接对我提出来讨论。总司令、董老、林老、陈云同志，是不是也都在会上讲几句？最后我也讲几句。你们先唱红脸，我后唱白脸，怎幺样？就这幺定了。曹营的事，说难办，真难办，说好办，也好办，不信胜不过诸葛亮。」

翌日下午三时，在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住所——万寿路新六所小礼堂，召开了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及中直、军直各部门负责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毛、朱、刘、周四位中央书记，还有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叶剑英、陆定一、彭真、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李克农等一百余人。

毛泽东主席指示，请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

刘少奇先说了说中央机关进城后，工作开展顺利，稳定了人心，打开了局面，工业生产正在恢复，形势是大好的。也有不够的地方，即是中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共产党人的自我修养、戒骄戒躁、警惕个人主义等问题上有所松懈，甚至忽略。因而导致近来冒出了一些问题的苗头，如名利思想、争官争位、计较个人得失、贪图个人享乐等等。他重申了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指出的：「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的一些共产党人，过去在战场上不愧为英雄的称号，在和平的日子里，却有可能禁不起资产阶级以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进而引伸说，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在哪里？不单是在社会上，也常常就在我们每个革命同志的脑子里！比如居功骄傲，比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老子天下第一，比如以各种方式向组织伸手，闹名誉地位，不负责任地传递各种大道小道消息，肆无忌惮地议论中央人事等等。这实在是一股不正之风，一种危险的苗头，必须敲起警钟。如何来克服？来防微杜渐？就是我们每一名中高级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一时一刻也不可以忘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在得到物质粮食的同时，绝对不可丢了精神粮食。在和平的环境里，两种粮食缺一下可，相辅相成。

刘少奇就如一位思想牧师，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在党内的中高级干部中间进行政治布道，理论说教。虽然枯燥乏味，但时间久了，也就容易使人灵魂麻醉。毋庸置疑，刘少奇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治国者，实干家。他接下来，才讲到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选酝酿问题。中央是有两个班子的名单草案，征询各方面意见用的。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为两个名单费尽心血，反复推敲，力求做到全面、客观、公允。今天在座的，都是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我们千万不能有「老子昨天打天下，老子今日坐江山」思想。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讲的是在我党主导下，各党派、各民族、各人民团体共同协商国家大事；中央人民政府，原拟名为民主联合政府，讲的是民主联合，亦即在我党领导下，有各民主党派，各民族代表参加，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现在，南方还有战事，云、贵、川、康、藏，海南岛、台湾等大片国土还有待我们去解放。革命尚未成功，战争尚未结束，我们绝对不可以形成一党包办政协、一党包办政府的局面。饭要一口一口来吃，路要一步一步来走，革命要分阶段来进行。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全局，放眼五湖四海……下面，请我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筹委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同志讲话。

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既是对刘少奇讲话的认同，也是对周恩来即将讲话的欢迎。

周恩来略带淮安口音的北方话，一如既往的温和、谦逊、清晰：「同志们，刚才少奇同志的讲话，就像给我们上了一堂简洁的、寓意深刻的党课。我个人，就一直是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需要的正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什么呢？首要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才能在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不会忘乎所以，居功自傲，昏头昏脑，以致迷失方向。进入北京快半年了，我一直在协助毛主席、党中央筹备新政协会议，筹备成立新国家，确是大忙特忙，乐在其中了。因此在理论学习上，就有所松懈。我在多次党的会议上，尤其是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回顾过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自己确是为党为革命做了些工作，但一路上跌跌跄跄，犯了各种大小错误过来的。在几次重要的党内路线问题上，我都站错过队，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然而，我一直在为党工作，至今没有被革命队伍拉下，是因为有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感召，有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等的热情关心帮助，有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理论武器的挽救。所以，今天，值此新政协、新中国即将揭开历史新页之际，本人扪心自问：党和人民即将付予自己新的重任的时刻，如何自处自励，如何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人民的督察？同志们也许都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已内定我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我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而主动向党中央提出来，为了担起政务院总理这一重任，我坚决要求不要再被推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候选人。我是诚心诚意这幺请求的。为了这件事，最近一段，党内党外，议论很多，声音颇杂。党外人士，民主党派的前辈们那里，我自己会出面去做些解释，说明情况。在党内，特别是在高级革干部中间，我们务必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不要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妄议中央的人事安排。这里，我要借这个机会，向在座的每一位老同事、老战友，敬个礼，请大家高抬贵手，放我一马：议论到此为止，妄言下不为例。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进步！」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从座位上站起，带头鼓掌。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坐在前排的董必武、陈云、林伯渠、李富春、聂荣臻、陆定一、李维汉等人，眼里都闪着亮光，边鼓掌边擦眼睛。

直等掌声落定，刘少奇看了看手表，问了一问朱德总司令什幺话，才又宣布：「下面，请毛泽东同志作重要讲话。」

掌声又起。毛泽东平伸出双手，巴掌朝下压了压，再端起茶缸喝了口浓茶，转身问了问朱德，以及坐在台下的董必武、林伯渠、陈云诸位：「你们还要不要讲几句？」董、林、陈连连晃手：「请主席讲，请主席讲。」

毛泽东说：「好，你们讲客气，我就不客气了。方才少奇、恩来二位的发言很好，各具特色。少奇讲到了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我要补充一句，叫做：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会场气氛转趋活跃。坐在后排有未听清楚的，要求再说一遍。

毛泽东说，好，我再重复一次：「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我这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危言耸听。本人的由衷之言也。少奇同志的好学、善学、钻研精神，堪为表率。我们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比如过去白区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党员的自我修养问题，党内斗争问题，背靠苏联独霸东北问题，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近年来关于党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问题，都是经他研读马列著作、认真思考探索、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来的。当然，他今天提到的学习问题，讲得并不深刻，浅尝辄止。算是蜻蜓点水、鸡毛蒜皮、隔靴搔痒吧！」（众笑）「恩来的发言，则更是情辞恳切，发自肺腑，很有人情味，是不是？过去，我很少在公开场合称赞恩来。因为恩来无论在组织行政、外交统战、军事情报等等方面，都在你、我之上，要想称赞他，首先还得考虑一下自己够不够哪个资格？自己算老几？」（众笑）「恩来年纪小我八岁，资历却要比我高，官也曾经做得比我大，大了不止三级五级。」（众笑）「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在延安自称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那是对蒋委员长重庆政府而言。平心而论，我至多算得半个居士吧？本人酷爱红烧肉，湖南腊肉，本人也不打妄语。」（众大笑）「恩来一九二四年就做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升了主任，跟蒋校长只差半步，就平起平坐了。」（众笑）「而我老毛，当时只在广州主持农民讲习所，训练两广、两湖的农运骨干，恭请多次，才请动周大主任去讲了一堂课，反应强烈。」（众笑）「一九二七年蒋某人清党，对共产党人赶尽杀绝，搞白色恐怖。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本人一怒为工农，在湘北湘东扯起一支农军，上井岗山上落草去了，被尊为「毛匪」。

恩来在南昌率部起义，是朱总、贺总的正规部队，声势浩大。不久被打败，朱老总也上山来结伙，被尊为「朱毛」，蒋某人要「杀猪拔毛」，结果怎样？猪未杀，毛末拔，总司令至今跟我坐在一起，朱毛不分家嘛！」（全场大笑）「一九三七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战。蒋委员长又把恩来请了回去，任命他为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同中将街。部长是现在台湾的行政院长陈诚。我等在延安，在太行山，在各个根据地，一个个土八路，小米加步枪，哪能当得上中将？做个校官人家都不会承认！」（众笑）「所以，以恩来在党内党外的资历，影响力，补充一句——他还是朱总司令的入党介绍人，是轮不到你、我来表扬奖励、说三道四、评头品足的！」（众笑）毛泽东说，「尽管如此，我仍要斗胆放言：恩来同志的一个最大的长处，是他的谦虚礼让，他的任劳任怨，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是他的自知之明。子曰：「人贵有自知之明。」正如他自己所说，将近三十年来他走过一条跌跌跄跄、左左右右的革命道路。《吕氏春秋》上有言：「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在这一点上，恩来比我和今天在座的大多数人，的确不止高明了三尺二尺，说一丈有些夸张，五尺左右，比较合适。」（众大笑）「我们进城至今，快半年了吧？新政协会议、新中央政府、新中国开国大典，三桩大事，也筹办得差不多了。八月二十八日，我和同事们去前门火车站，迎接了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到京，九月七日，我和同事们再次到火车站，迎接国民党元老、敞省和平起义的程潜先生到京，加上早巳云集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元老、领袖，是很有一点天下诸侯聚会、五湖豪杰来归的气象了。套用一句《水游传》上的话：皇上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了。」（全场大笑）

「各位同志，话到此地，本主席不能不重提一下，今年三月下旬中央机关进北京之前，我在西柏坡村说过多次的事，要求全党中高级干部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吸取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称帝一个月，即被赶了出来并迅速败亡的历史教训。在西柏坡村，本人还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过，我不做李自成，你们不做牛金星、刘宗敏。更不要有人做吴三桂。进城半年来，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没有出过什幺大乱子。但问题的苗头却是有的。近一段大家都忙于筹备开国，事务繁缛，日理万机，而忽略了抓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这一忽略不得了，近些日子非议纷纭，暗涛汹涌。名为替恩来同志鸣不平，实为替自己争名争利。党外民主人士说项，进言，没有什幺了不得；党内也带头起哄，给人印象是中央处事不公，瓜分爵位，分赃不均！这可是了不得呢。我们主持中央工作的同事，要是装聋卖傻，麻木不仁，甚至各有算盘，任其发展下去，有朝一日，上下结合，四方呼应，八面埋伏，就可能

激起类似太平天国在南京闹过的天京之变呢！洪秀全腐败得一塌糊涂自不消说，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就都会出来呢！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这类事，从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韩非子。喻老》篇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韩非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告诫世人，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把诱发大灾难的小苗头及时消灭掉。

「这里，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本主席丑话说在前面，对于中央的人事安排，如果有意见的，可以公开讨论，我们无任欢迎；有要求的，更是恭请站出来，要部长，我们给部长；要副主席、副总理的，我们给副主席，副总理；包括主席、主任、总理、总司令，我们统统开放，虚位以待，明码实价，保证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双手奉送，如何？」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了。毛泽东威严地注视着台下的高级干部、高级将领们，目光又不停留在某一人身上，而且有意停顿了一刻。

刘少奇适时地在毛泽东耳朵边说了两句什幺。

毛泽东说：「方才少奇同志对我咬耳朵，说并没有发生什幺异常情况，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是一支受得住考验的好队伍。

我举双手赞成。谢谢少奇同志提醒。我也还没有糊涂到无端怀疑我们干部队伍基本素质的地步。通过在延安的整风学习运动，我们党确是建立起了一支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干部队伍，一支经风雨、见世面，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好队伍！」

刘少奇、周恩来带头鼓掌。全体热烈鼓掌。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进了城，绝不当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热烈鼓掌）「我们更不做太平天国，不做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热烈鼓掌）「我们是无产者，工人阶级的政党。列宁说，无产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赢得的是整个世界！」（热烈鼓掌）毛泽东说：「好了，我今天既唱了红脸，也唱了白脸。语有不恭，仰仗诸位海涵海量。恩来，最近不是出了两支新歌？什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你来打拍子，指挥大家唱。」

周恩来当即起身，招呼全体起立，之后挥动他一长一短的双臂打拍子，指挥全场大合唱。

毛泽东则在朱德、刘少奇等的陪同下，边哼唱着边退常三位领袖，三种风格。以毛泽东最为幽默风趣，说古论今，旁征博引，魅力无穷。如果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等，讲话作报告，均有许多顾忌，要遵许多规矩；唯毛泽东讲话，海阔天空，生动活泼，喜笑怒骂，百无禁忌，集言论自由于一身了。

第十七章　西花厅宴请南归女

周恩来变被动为主动，谦恭地提出不担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反倒在党内外、军内外获得新的声誉，新的爱戴，拥有了更广泛的人缘。人们仍然尊称他为周副主席，亦有人开始称呼他为总理，而无人称他为「周委员」。

乔冠华、龚澎夫妇从香港地下工委返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到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拜访周恩来和邓大姐。邓颖超亲自到中南海北门警卫室迎接，并在来宾登记簿上的「接待人」一栏里签名。邓颖超紧

拉着龚澎的手，边走边说笑：「如今规矩大了，不是？才搬进来不久，各方面的工作还没有上路，警卫工作尤其死板。前天还闹了笑话哪。少奇同志和他夫人王光美晚饭后在南海东岸上散步，还有警卫员跟着。少奇同志见东南角上有座土山，树木茂盛，就想上去看看，可走到土山下就被站岗的战士喝住了，不准上。少奇同志问：「有什幺情况？」战士回答：「上面是军事禁区，谢绝参观。」少奇同志怪了，中南海里还有军事禁区？搞的什幺名堂？

倒是一定要上去看看了。战士喝令站住！少奇同志的警卫员这时挺身而出：「不得无理，这是中央首长！」战士脾气挺倔，口气也很冲：「中央首长？俺只认得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俺只执行俺团长的命令，军事禁地，谢绝参观！」后来是少奇同志打了退堂鼓，还表扬了那战士几句，并对王光美说：「是啊，我们要带头遵守纪律……。」」

龚澎好奇地问：「那土山上能有什幺秘密？连刘副主席都不准参观？」

邓颖超说：「后来少奇同志才问清楚，是警卫部队在那里隐蔽了几门高射炮，高射机枪，防止美蒋飞机空袭的。」

乔冠华说：「也难怪，少奇副主席长期从事党务工作，部队里的事情比较生疏。」

不一会，进到西花厅院子里，周恩来已站在门口等候，相互热烈握手、问好，客厅里已经摆着红枣、蜜桃、海棠果等等。龚澎心细，发现这院子并不清静，都听得到北边院墙外文津街上、西边院墙外府右街上车辆开过的声音。

周恩来设家宴款待自己心爱的老部属。有一刻，龚澎大大方方地盯住他，仿佛要看清楚他脸上是否添了皱纹，两鬓是否添了白发。他比几年前稍稍胖了些，却显得更潇洒、健美了。周恩来则频频向乔冠华让酒，干杯，询问些香港地下工委的情况。在周恩来眼里，龚、乔仍是一对佳人才子。

乔冠华说：「多数的香港人现在害怕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开过去，怕被斗争，被共产。」

邓颖超不解地问：「多数？香港也是穷人多，富人少吧？穷人也怕我们过去？」

乔冠华说：「香港的报纸、电台、电视、杂志，绝大多数都在做反共、防共、恐共宣传，简直是疲劳轰炸，加上黄色工会、黑社会势力都不小，港英当局又大量收容从内地逃亡去的地主、资本家，基本上去者不拒。

这些逃难的地主、资本家带去的也都是些恐怖的消息。以上，对香港的人心影响极大。」

邓颖超望望周恩来，不以为然地对龚澎说：「总还是有些人欢迎我们过去的吧？」

龚澎以茶代酒，向周恩来和邓大姐举了举杯：「地下工委的同志们，地下工会的成员，盼望着子弟兵跨过深圳河，踏平铁丝网，成立人民政府，提前结束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

一直在静静听着的周恩来，这才问：「南乔，你和小龚自己的看法呢？」

乔冠华笑笑说：「我和她的看法不一致，常有争论的。」

周恩来慈爱地看了龚澎一眼，再向乔冠华：「那就谈谈你个人的看法吧。来，干了这杯。」

乔冠华双手举杯，干了，掏出洁白的手绢擦擦嘴：「我的看法比较矛盾，有时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恨不能明天就把英国殖民统治者赶走！哪怕由国民党来占领，也算是中国人的内部纷争。可真的让国民党反动派来占领呢，又肯定会成为反共基地，反攻大陆的桥头堡，也受不了。有时从现实主义、务实主义出发，又觉得应当忍一忍，继续租借给英国管理，保持它的国际自由港地位……。可是这后面一条，我根本不可能在地下工委提出来，那肯定要被孤立、被围攻。后面一条，我承认是受了龚澎的影响。」

龚澎这时要插言，却被周恩来以目光劝阻住了。周恩来举了举手里的杯子，又停下了：「南乔，香港问题，地下工委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和左派幼稚玻民族主义不能等同于爱国主义。而且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个很危险的东西。爱国主义首先要讲的是国家利益，包括近期的、中期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当然，这也不能怪你们，许多问题和观念部还没有来得及澄清。中央同志也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央书记处的对港方针也是前不久才确定下来，还没有来得及传达给你们。香港主权暂不收回，继续租借给英国，保留它的国际自由港地位，使其成为新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便利对外交往，对外贸易，人员进出，有利于内地的经济建设。还有台湾问题，现在由蒋介石的军队占领着，估计美国军方也已经介入。因此必须保留武力解放与和平谈判两手解决办法。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保持香港现状，不就使得国、共双方有了接触之地？毕竟是中国人的领土嘛。」

乔冠华点着头，自豪而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这倒是我们龚澎的先见之明了。她早跟我争论过，香港问题，要着眼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则派部队解放个弹丸之地，算得什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她还说了，只要周副主席主持外交事务，香港问题就会冷处理，而不会热处理。」

周恩来心头一热，并且隐隐一痛，身子也动了一动。但他很快克制住了自己，只在心里说：知我者，此女也；痛我者，此女也。他平静地看了一眼美丽而贞静的龚澎，又看一眼自己的眼皮已经耷拉的夫人邓颖超，两相对照，天壤之别矣。他说：「小龚、南乔，香港话题暂且打祝中央的方针，你们暂不外传，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吧。你们回来了，对于工作、生活上的安排，有什幺设想、要求？」

乔冠华和龚澎几乎同时回答：「我们听老领导的，愿意在老领导手下做事。」

周恩来高兴了：「中央已决定我做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你们英语能力好，又到香港考验了这幺些年，就都到外交部来工作吧。南乔当我的助理，小龚去新闻司，是不是还做新闻发言人，北京不是重庆，我个人不宜决定。」

龚澎很兴奋，脸蛋像绽开的花朵。邓颖超望着她，心里又起了一阵疑云闷雨：这女子，三十出头了，都两个孩子了，大的七、八岁了吧，小模样儿却一点没改，反而出落得更水灵、更娇艳了。

乔冠华一时有点心不在焉，与周恩来干过一杯后，忽然问：「你们这住处，好象太不安静，都听得到北面、西面两条街上的嘈杂声音。」

龚澎也插嘴说：「这幺大座中南海，就偏偏选了座西北角的院子来住？」

邓颖超指着周恩来笑笑：「他呀，如今当着大管家。本来在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了三、四个月。原来主席不肯进中南海，说是不要做皇帝。后来政治局的同事们说服主席搬进来，菊香书屋有北院和南院两座院子，北院靠近中海，南院靠近南海，前清时候是干隆皇上的书斋哪，当然由毛主席一家住最合适。我们住到这西花厅来，是恩来自己喜欢，自己挑的，我只有服从的份。」

周恩来说：「你们说这里不太清静？我倒是觉得它于西北角上独处一隅，另有一种清静。」

乔冠华思维敏捷，脑门一拍，说：「噢，明白了。听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刘副主席，还有陈云、林伯渠、李维汉、陆定一、李富春、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以及主席的几位大秘书，都住在丰泽园的那些大小院子里……。从这西花厅步行到丰泽园，大约要十来分钟吧？所以另有一种清静，高明，高明。」

周恩来摇摇头，面色稍带不悦：「南乔啊，你是太过聪明罗！我哪能想到你这幺多呢？」

龚澎瞋了丈夫一眼。乔冠华自知失言，忙掩饰道：「老上级，你和主席都称我为南乔，那北乔呢？胡乔木同志文采风流，辞章华美，听讲中央的许多大块文章，多出自他的手笔。我和他仅见过两面，邓大姐什幺时候引见引见？」

周恩来不等邓颖超答话，举起杯子邀乔冠华干杯：「来来，见乔木同志不难，机会多得很。他最近升任为毛主席办公室主任，也是大忙特忙。

北京毕竟不是延安，更不是重庆啊，我倒是奉劝你们，今后多做工作，少作交游……。」

一时，乔冠华、龚澎，连带邓颖超都不知该说什幺才好。倒是周恩来觉得有点冷场，便问：「小龚、南乔，你们一路北来，对于新国家，新政府，都听到些什幺反映？」

龚澎眼睛亮了亮，仿佛迟疑了一下，才反问：「是不是什幺话都可以说？反映是听到一些，有些还是我们自己的，也不知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

周恩来看龚澎一眼，看似妩媚稚气呢，就又跟乔冠华干了杯。心想这丫头，代她男人反击我了咧，于是哈哈笑着：「你这丫头，去香港几年，回来就见生分了？在重庆的那些年，你什幺话不敢对我说？从宗教信仰到个人感情，什幺没有说过？」

乔冠华以手臂轻轻触了触娇妻：「就痛快说吧！用英文说也行，如果图方便的话。」

龚澎瞋了丈夫一眼：「用英文？诺喂！」再又目光清澈地盯着周恩来：「我是想说呀，这次中央人事安排，好象有失公允，下面也有许多的议论，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你怎幺都只是个委员，连高岗都当了副主席？」

话就这幺出来了，邓颖超以眼神制止也没来得及。席间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周恩来端杯子的左手有些微抖，慢慢就眼睛都红了：「龚澎同志！你，还有那些发议论的人，也太不理解，或是太不了解我周恩来了！难道恩来自青少年时代起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争个什幺副主席？那不成了个人野心家了？那跟明末的牛金星、刘宗敏辈，跟太平天国天京之变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辈，还有什幺本质上的差别？你们都是党员，但并不了解党的历史啊！历史上，我犯过各式各样的错误，包括左右倾路线错误。唯独没有犯过的错误，是从未向党伸手要官要位，或是跟人争官争位。这有历史可查，诸多证人健在。党中央、毛主席为什幺这样信任我？就是因为我忠诚、坦白，没有什幺私心杂念。这次，是经我本人多次请求，不担任上述两项副主席职务的。你明不明白？你还不明白？」

龚澎、乔冠华很少见老上司这幺激动过。龚澎仿佛从周恩来的表白里听出了另外的声音，两汪清泉似的眼睛也泛红了，并且很快噙出了珠玉：「我，我，我们明白，明白了。对不起，我不该问。不该问这个愚蠢的问题，这幺愚蠢……。」

邓颖超拉起了龚澎的手，劝慰道：「你别见怪。他呀，为这事也批评过我，比这还厉害哪。我是从不替他计较什幺官呀位呀的，只要能够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什幺都有了，也就什幺都够了。你们小两口，不也都是这样吗？」

周恩来却意犹未尽，继续严肃地说：「小袭、冠华，我不会见怪你们。但今后遇事，要多观察，多用脑筋想，少用嘴巴说。言多必失，古今一理。特别是小龚，今后，你来中南海，就只来西花厅，或者去紫光阁找我。其它地方要尽量少去，不要凑热闹。凡热闹处多有是非。想跳舞，就在外交部组织舞会，你们自己跳去……冠华，你要替我好好照顾她。我是当年在桂林受过她父亲龚老先生的嘱托……。她还不成熟，还太单纯，太善良，我不放心，不放心……。」

乔冠华挺了挺胸脯，伸手搂住了自己那满眼泪花的妻子：「是！老领导，请放心，我会照顾好袭澎同志。」

邓颖超说：「别在意，别在意。你们回来，恩来和我，如见亲人，就和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们在香港几年，他就念叨了几年。他平日忙得呀，也很少回来吃饭，有时我都几天见不着他的面，在紫光阁那办公室里摆了张行军床……。一听你们回来了，他高兴得嚷嚷，提出要在家里喝酒，招待你们。他有酒量，平日很难醉的……。对了，你们临时住在六园饭店？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加上阿姨，不大方便吧？要不要搬来家里先住住？这西花厅虽然听得到些外面街上的声音，院子倒还宽敞，还空着三间西厢房，恩来准备将来做个小书库的。」

一听说西厢房，乔冠华立即来了诗兴，以他的江浙口音念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龚澎拍了他一掌，破涕为笑：「大姐！看我们把他惯的。把普济寺搬到西花厅来了！还想当一回风流公子张生？可惜暂时找不到崔莺莺小姐。」

乔冠华乘着酒兴，率性也疯一疯了，站起身子，两手在身上一拂，随即躬身拱礼：「龚莺莺小姐，小生这厢请了——」

周恩来、邓颖超哈哈大笑。这一笑，周恩来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转而平静地说：「我看呀，你们还是不搬来为好。这里出进太不方便。

还是一次到位吧！我会立即通知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请他派人尽快替你们在东四牌楼附近找到一所房子。外交部就设在东四陴楼朝内大街上，你们上下班方便。我们去看望你们也方便。」

第十八章　发落贺子贞上海备冷宫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不久，他的从未办过结婚手续、亦未办过离婚手续的妻子贺子贞，领着女儿娇娇到了天津，要求进北京与毛泽东团聚。

这无异于毛家后院起火。一山难容二虎。奉行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的共产党领袖，岂可一夫多妻？贺子贞要进北京，江青一反温柔恭顺、小鸟依人的常态，显露峥嵘，豁出去了，又哭又闹，大耍雌风，扬言不惜跟贺子贞对簿公堂，不惜在党内公开老板的重婚问题，也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地位。

毛泽东从来文韬武略，大气磅礴，运筹帷幄；每逢遇到这类鸡零狗碎、哭哭闹闹，一团乱麻似的家务纠纷，就不胜烦扰、不胜厌倦，而且底气不足似的，就想到要请周恩来替他排忧解难，处理「内乱」。

周恩来接到菊香书屋值班卫士的电话，没有坐车，而坚持步行，以便边走边构想解决毛主席家室不宁的初步方案。他不紧不慢，花了十几分钟，过紫光阁南院山坡，沿林荫小径向东，至中海西岸上的迎春堂，折向右边，沿堤岸一路南行，过游泳池东墙，再南行百十步，再沿堤岸向东不远，即是丰泽园的小北门了。卫士、服务人员多由此门出入。进门之后是一条南北方向的巷子，巷子右手的一溜房子是菊香书屋的厨房、储藏室、卫士值班室、秘书值班室等。过卫士值班室，就是菊香书屋北院的东厢房过厅。

周恩来没像往常那样，见到江青出来招呼。他问值班卫士：「蓝苹呢？」卫士放低声音报告：「昨晚上吵了一通宵，躺进大北房「罢工」、「罢食」了，谁也不敢去招惹。主席也一夜没睡，一直在书房里吸烟，生气。」周恩来轻声问：「蓝苹都吵了些什幺？」卫士回答：「首长，我不敢学舌。」周恩来说：「学给我听不要紧，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会替你保密。」卫士说：「她还能吵些啥呢？无非是说，老板，你听着！贺子贞跟了你十年，我已经跟了你十二年！贺子贞给你生了个女儿，我也跟你生了个女儿！贺子贞陪你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陪你转战陕北、华北！她比我漂亮，有教养，有学问？哎呀，首长，我不再说下去了，再说就犯错误了！」周恩来笑笑：「好好，记住，你再不要跟第二个人说这事了，事关领袖形象，党的威信，懂吗？主席的几个大秘呢？师哲，乔木，家英，叶子龙，家里闹成这样，他们都不露面？」卫士回答：「主席有规定，秘书是替他管公家事的，不准介入他的家务，而且他们平日都躲着江青同志似的。」周恩来又问：「少奇同志来过没有？」卫士回答：「刘副主席和光美同志来过两次，他们住得近。主席见了他们，只说了四个字，鲜明对比，其余就什幺都不说了。光美同志去看江青，人家不肯开门。刘副主席不放心，让打电话给您，说处理这事，得您和邓大姐出面才行。周副主席，您说主席见了刘副主席和王光美，就说「鲜明对比」，是啥意思呢？」

周恩来笑了：「别乱问了，我也不懂呢。」

周恩来当然懂。主席见自己家里闹成这样，却见刘副主席老夫少妻，夫人王光美又年轻又漂亮又有教养，对少奇同志体贴入微，一家老小十多口人和和睦睦，两相对比，能不鲜明？

他在毛泽东的书房门口停了停，轻轻敲了敲虚掩着的房门。毛在屋里咳嗽，颇不耐烦地问：「谁呀？」卫士代为回答：「是周副主席来看您。」

推开门，但见烟雾腾腾，气味呛人。

周恩来说：「主席，我是走路过来的，来迟了。」

毛泽东说：「恩来啊，不迟不迟。坐，坐。我是暂无外患，唯有内忧啊！」

周恩来笑了。他嘱卫士把门窗统统打开，换换空气。卫士犹豫着：「主席不让开门开窗的……。」周恩来说：「还是开开吧，换了空气再关上嘛。」

毛泽东说：「他们脑筋笨！门窗紧闭，为防蓝苹啊！江上一青峰，镇在烟雾中，寻常不相见，偶尔露峥嵘哩！这是她替自己写的释名诗。」说着，毛泽东自己先苦笑了。

周恩来跟着笑了：「蓝苹是个才女。做为女同志，她还是比较全面的。」

毛泽东待卫士开过门窗，退出后，才说：「子曰：女子无才便是德，当然是屁话。但一个人自恃有点小聪明，就自以为是，好卖弄，好表现，不能容人，锱铢必较，也很糟糕呢。你知道贺子贞的消息吗？」

周恩来问：「是不是子贞同志领着娇娇到了天津，要求进北京？」

毛泽东重燃起一支烟，语调缓慢地说：「对子贞，我是有些内疚的。

一九三七年她执意跟了洛甫的妻子几位，去莫斯科养玻我本来要她秘密去上海，她不听。那时也是吵吵闹闹，拍桌打椅，我横直劝她不听。她是带着娇娇走的，娃娃才一岁零几个月，在瓦窑堡生下的。后来她和娇娇在苏联吃了大苦头，被人家关进疯人院，我是一点不知道。人家不把她当毛泽东的婆娘了噜老大哥那边办事，有时就是走极端噜井岗山时期的红军女英雄，也不肯照顾一下噜还是亏了老朋友王稼祥和他夫人朱瑞华，一九四六年去做驻苏代表团团长，才替我打听出来，子贞和娇娇已在疯人院里关了六年。娇娇还被丢进过太平间，是子贞硬去抱了回来救活的。经过王稼祥交涉，把人接出来。四七年底送回到哈尔滨，高岗也费了些心。

我要求她母女俩先住在哈尔滨，一边养病，一边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她倒是听话，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七届人大。给我来了许多信。她说她知道我身边已经有了蓝苹，表示可以理解，愿意接受事实。去年底她领着娇娇到了浦阳，上个月到了天津，离我越来越近了。她托人带信给我，问她该怎幺办？我该把她怎幺摆放？安排到哪里？她要求到北京来见我一面，要亲手把娇娇交给我……我也愿意接她来，找个四台院给她祝说没有情份是假的，毕竟是共过患难生死来的。蓝苹就做不了她的酸辣汤，炒什幺菜都脱不开那股子上海味。井岗山时期的老同志了，红军女英雄哩，十七岁就拉队伍上井岗山，比我还早三个月哩，我领湖南农军是去投奔她，还有王佐、袁文才他们哩。没有功劳有苦劳，给个部级待遇，相信大家通得过呢。可是，这事，我先得说服蓝苹呀。蓝苹却高低不答应，我一开口，她就要泼，又哭又闹，寻死寻活。她的心胸只有针眼那幺大……我可以指挥大军打战，却拿这两个女人无办法。我又处在这个位置上，又是党，又是国家，还有军队，要注意影响呢。恩来，你是解决疑难问题的能人，你来替我想想办法。《大学》上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齐家一关，我还没有过呢。」

周恩来恭敬地听着。看来，毛泽东同志是憋了一肚子话，要找个适当的人倾诉。屋里空气清洁了，周恩来起身去关了窗，掩了门，回到毛泽东对面的藤围椅上坐下，才试探着说：「这事，我倒是有点不成熟的意见，说出来供主席参考。我对贺子贞同志，一向是敬重的。像她这种资历、功绩而又党性坚强的红军女将，在党内已找不出几个了，应该说，是党的宝贵财富，生活上、工作上受到组织上的爱护照顾，是怎幺说都不为过分的。」

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说话绕弯子：「还是说说你的具体的建议吧。」

周恩来推心置腹地：「主席，处理这事，的确要顾及党内的影响，领袖的形象。我要先请示，如果你身边只宜留住一位，是蓝苹，还是子贞？」

毛泽东倒也态度坦诚：「还消问？子贞离开我已经十二年，娇娇都十三岁了，记忆虽犹新，但到底是生疏些了，听说子贞精神上也确实有些症兆，在哈尔滨，在浦阳都多次犯过毛病，狂躁不已，不能自己。」

周恩来总算揣摸到了毛泽东心里的底线：「那我建议，对照顾和安排贺子贞同志的生活、工作、医疗，可以有热处理，也可以有冷处理。」

毛泽东颇为欣赏似地看了周恩来一眼，仿佛在说，还是你点子多。嘴上却问：「怎样算热处理？」

周恩来放低些声音：「热处理，就要求蓝苹大度些……。就如主席所说，在北京城里替贺子贞同志安排一座四合院，配备服务员、医生、护士，好好照顾。并可考虑在党内或人民团体组织内安排个适当

的闲职，如此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任个副主席，平日不用上班，开会露露面，享受正部级待遇。」

毛泽东问：「在你们编列的编制中，正部级相当于军队里的哪一级？」

周恩来解释：「党、政、军级别编制归少奇同志管，记得审订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时，少奇同志有一个说明材料，正部级属军队里的正兵团级，在党内则与省委第一书记并列。大军区正职相当于政务院副总理，再往上，就算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毛泽东眼睛谜缝起来了，这是他认真思考问题时的习惯表情：「你们是想摒弃供给制，照抄苏联老大哥的官僚体制……。安排子贞住在北京，有什幺不妥当之处没有？」

周恩来一脸认真：「有利自然就有弊。弊就是蓝苹一时难以安静。子贞同志那方面也不会安静。蓝苹不安静无非哭哭闹闹，影响出不了丰泽园，她是党员，会守纪律。子贞同志若长住北京嘛，就会树欲静而风不止。

当年井岗山红一方面军，现在留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志，老战友，正部级以上高干，总怕有几十位之多吧？能不经常去子贞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全国各地，党政军务方面，红一方面军的老人更不少啊，都是省委书记、兵团司令、政委什幺的，各路诸侯哩，他们能不一年来北京开几次会？进了北京，能不去拜访老战友、老大姐贺子贞同志？那时，就怕各方面的关系摆不平，各种议论也难以平息……。」

毛泽东的眉头拧到了一起。显然，周恩来说中了他的心玻他感激地看了周恩来一眼：「恩来啊，那你说说第二个法子，冷处理呢？」

周恩来说：「冷处理，则有些委屈贺子贞同志了……我只是个参考意见，行不行，自然是主席酌定。子贞同志不是有个哥哥叫贺敏，在江西省委工作？对了，是在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可否考虑，中央通知贺敏同志来一趟，先做通他的工作，再派他去天津，代表他妹妹，把娇娇送到你身边来？中央另派适当的人选，去劝导并陪同子贞同志，先去上海治箔…在上海，可以安排一栋环境清静的花园别墅，给子贞同志长祝给她配备好医护、服务人员。主席以后去南方视察，也方便经常去探望……只有她长住上海，才能避免她长住在北京的那些人物往来，种种影响和麻烦。」

毛泽东的眉头舒展了。恩来真是善于考虑问题，处理疑难。毛泽东说，子贞也可以考虑住在南昌，那是她的家乡省城。夏天上庐山避暑也方便。你觉得怎样？

周恩来说：「还是上海条件好些，从医疗条件、生活照顾方便来考虑的话。」

毛泽东深深叹了口气，仿佛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难怪在重庆时候，人家就称你是共产党内的小诸葛。每遇疑难，我第一个就想到你，几乎成了习惯。让中办通知江西省委贺敏同志来一趟好办。不大好办的是派谁去天津开导、说服贺子贞？并陪同去上海治病？当然不说去长住，只是先治玻不定我自己也会变主意，接她回北京的。子贞与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

周恩来说：「只好请小超走一趟了，还有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大姐。我回去做做工作，就说中央给她的任务，只准知难而上，保证圆满完成。我也会给华东区和上海市委的柯庆施，陈毅二位个别交代一下。」

毛泽东已经面带笑容：「这回真要多谢你和小超了，还有康克清。蓝苹再闹的话，我也只好给她另找地方去祝做个单身汉，图个清静。」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把中央委托给邓颖超和康克清的特殊使命、绝密任务说了说。

邓颖超表示服从党性，接受任务。但跟着就说：「你们对贺子贞同志也太心狠、太不公平了。一位当年井岗山上的女红军领导人，就这样被打入现代冷宫？」

周恩来板起了脸孔：「小超！你在瞎说些什幺？讲话要注意原则，不要犯自由主义。现代冷宫这话能随便说？传出去可要犯大错误的！我为什幺选了西北角上这西花厅来住？为什幺？」

邓颖超嘟起了脸，转过背去。

周恩来知道话说得重了，走近去，双手扳住了发妻的肩头：「小超，对不起，我应该批评你，但不应该发火……。」

「你以为，我参与处理这类事情，心里就没有负疚吗？就那幺平静吗？可是，为了革命，为了领袖，为了党的事业，从全局利益出发，有时心肠不能不硬一些啊，大慈大悲，是行不通的，有时还要吃大亏、受大的损失啊！当然，今后进入和平时期了，我们硬了心肠做了某些工作，只好用别的办法，别的机会，来尽力做些弥补了。比方，我如去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贺子贞同志。」

邓颖超转过身来，目光坚毅地盯着自己的丈夫：「中央委托的事，我会去尽力完成。子贞和我，还有康克清，在江西苏区，在延安，关系都挺不错的，很谈得来。但是我有话要对你说出来，你现在身边是美女如云了，旧雨新知，都集合到北京，都羡慕得要死，恨不能个个都想替你生养出后代！而且又都认你为中国美男子。汪精卫也曾经是美男子哩，结局又怎样？我告诉你，恩来，有朝一日，你要是敢对我也来这一手，像他对贺子贞这样，你就别想看到我活着离开这西花厅！」

周恩来心头一震，一把搂住了发妻：「小超，求求你，别说这些了。

我对你发过多少次誓愿了？我们从一九二四年广州结婚那天起，就说好白头到老，好合百年了！」

邓颖超回转身，恨恨地以双拳在丈夫肩上捶了捶，忽又笑了：「延安，重庆，历史教训，记忆犹新。我量你也是有哪个心，没哪个胆。」

邓颖超也是话里有话，延安指的孙维世，重庆指的龚澎。两只金凤凰，如今都进了北京。

几天之后，贺子贞的女儿娇娇，由江西来的舅舅、舅妈领着进了北平，进了中南海，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十三岁的女儿娇娇，一见到毛泽东，就叫着「爸爸、爸爸」扑了过去。毛泽东一把搂住了在莫斯科郊外疯人院里长大的女儿，也是激动地大叫着，流着眼泪：「娇娇！我的好娃娃！

好娇娇，都长这幺高、这幺大了！想死爸爸了，想死爸爸了……。」

娇娇在爸爸怀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爸爸！爸爸！我还要妈妈，我还要妈妈！」

女儿的哭叫，撕心裂肺。舅父、舅母在旁哭泣。在场的卫士、护士、服务人员也都背过身子去垂泪。

在这同时，党中央代表邓颖超、康克清则领着一小组女工作人员，带着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抵达天津拜望贺子贞。毛泽东的信写道：志珍：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喜欢她。

望你保重身体，草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随后贺子贞由邓颖超、康克清一路陪同，乘津浦铁路火车南下上海，被永久性地安置在一栋高墙深院里。毛泽东替她改名为「志珍」，意即应有志气，善自珍重，别找麻烦。

第十九章　妙解「空前绝后」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等人筹备了半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整修、装饰一新的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出席开幕式的会议代表六百三十四人，列席来宾三百人。推举出毛泽东八十九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主席台天幕中央并排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由于新的国旗方案还有待大会决议通过，领袖像两侧悬挂的竟是斧头镰刀加「八一」二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尽管有军、国不分之嫌，也有人提出异议，并由周恩来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天下就是靠工农子弟兵打出来的，不挂军旗，还能挂青天白日满地红？

由于国歌方案也还需会议通过批准，开幕式上军乐队奏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又涉及到军、国不分的问题。本来曾经有人提出变通方案，大会开幕后，先进行一次关于国旗、国歌议案的表决，办个手续而已，然后将通过后的国旗悬挂上去，演奏的也是国歌了。但周恩来怕招致毛主席不悦，坚持军旗、军歌暂代，以示不忘我们的政权是哪里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哩。

军乐声中，场外鸣放礼炮五十四响。毛泽东致开幕词。他以终生不改又硬又亮的湘潭乡音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毛泽东的开幕词里充满了豪言壮语，雄心万丈，气冲霄汉。他谈到了和平自由，唯独不谈民主、民权。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没有民主、民权，自然也不会有什幺和平自由。

会议中间休息时，周恩来、刘少奇等陪同毛泽东，步出怀仁堂，来到记者们中间。记者们不失时机，众星捧月地将毛、刘、周三人团团围祝毛泽东与记者们一一握手。毛泽东接过记者们递上来的名片，对《解放日报》的林淡秋说：你的大名很风雅。又对《文汇报》记者唐海说：唐朝的海？不是中南海啊！唐朝的海应该在长安，叫大明湖，唐玄宗修建的大明宫，比中南海要大出好多倍啊！

毛泽东谈笑风生，相比之下，刘少奇、周恩来则显得比较拘谨。有的记者也想找刘少奇、周恩来谈几句，两人却谦恭地晃晃手，朝毛泽东方面唠唠嘴，意思是大家集中到毛主席那里去，不要形成第二中心、第三中心。

这时，《大公报》女记者高汾挤到了毛泽东跟前，说「主席，您今天的开幕词棒极了，简直是空前绝后了！」毛泽东注视了衣着入时的高汾一眼，问：「尊姓大名？高汾？我们是不是在什幺地方见过？」高汾兴奋地说：「见过的，一九四五年你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时候，我们采访过您！」毛泽东饶有兴味地笑了笑：「我记起来了，那天《新华日报》刊出了我的词作〈沁园春。咏雪〉，你也说过空前绝后是不是？空前不敢当，绝后可是不大妙罗！」

记者们都笑了起来，毛主席真是位谦逊的伟人。忽然，毛泽东又发现了什幺似的指着高汾脚下穿的半高跟空花皮鞋，问道：「你知道不知道，上海对你这种皮鞋叫什幺？」高汾一时竟答不上来，双颊绋红，甚为窘迫。毛泽东于是来了个自问自答：「在上海，这种皮鞋叫做「空前绝后」!」

在场的记者们和卫士们哄堂大笑，纷纷鼓掌叫绝。思想左倾的《大公报》女记者高汾后来写道：「毛泽东主席不仅雄韬伟略，而且幽默风趣，平易近人，他那妙语连珠的谈吐、风度，实在令我为之倾倒。」

第二天的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程潜、张澜等当选为主席团执行主席，周恩来则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他代表大会主席团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实为一份具宪法性质的建国大纲。他颇有远见地依据刘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理论，强调新中国成立后，不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会实行一段相当时日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富庶民生。

为此，他对《共同纲领》作了以下的说明：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義是一个过度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问题。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个体经济、私营工商业、民族资本家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画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

应当说，这时候的周恩来对于国家的建设大计，是颇为冷静而客观的。便是毛泽東的头脑亦尚未进入昏热阶段。周恩来在《共同纲领》中所以反复强调，新国家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至于将来走向社会主义这一前途，则要由全国人民的实践来决定；而且坚持不把这一前途写入总纲中。他仿佛已经预料到，这一建国大纲将会遭到党内左倾势力的窜改，这一窜改将会来自毛泽东主席本人。在战争年代，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紧急军情，在中央书记处集体决策的同时，委托一位领导人为「军事上的最后下决心者」。江西中央苏区时期以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周恩来曾长期担任此一角色，实际上为中共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者。一九三六年初发生了「西安事变」之后，毛泽东才取代周恩来，成为「在党内受委托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初时毛泽东还较谦虚，常说「你们听我的，我听大家的」，后来打了许多年胜仗，渐渐变成「你们听我的，大家都听我的」了，以至变成习惯，毛泽东主席有权改变党中央的任何集体决策。

九月三十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上，代表们投票选举领导人。毛泽东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陈叔通、沈钧儒、郭沫若等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等一百八十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李维汉当选为秘书长。紧接着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选举，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

六人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五十六人当选政府委员，林伯渠当选为秘书长。

两项选举的候选人，均由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共中央人事安排领导小组等额提出，全部无异议获得通过。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出席这第一届政协代表大会的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占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这些人士过去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上也好，政治协商会议上也好，大都热中于独立提案，甚至叫叫骂骂，拍桌打椅，唯恐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今到了共产党主持的全国政协会议，却一个个谦谦君子，笑笑微微，温文尔雅，投票、举手如仪，只差没有膜拜顶礼。毛泽东在两项主席选举中得了全票，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乐队高奏「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周恩来在两项委员选举中也得的是全票，全场更是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乐队奏的是〈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选举之后，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决议：翌日——亦即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开国典礼。

大会的最后一项内容，为全体代表乘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纪念碑将耸立于天安门与前门之间的中轴线上。

下午六时，奠基仪式开始。毛泽东要求刚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含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两百多人，按年龄长幼面南而立，排成整齐的两列。但见毛泽东自己亦以立正姿势站好，精神抖擞，两手紧贴裤缝，用他又亮又硬的湘潭土腔，喊出了合乎《步兵操典》要求的「口令」：「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稍息！」

在毛泽东威严的「口令」下，老先生们、女士们闻令而动，一个个神情严肃认真，动作却很难整齐划一。清末最后一届举人、刚当选为政协副主席的著名法学家沈钧儒老人事后笑称：平生第一次接受操练，毛泽东是我司令；刚获委任为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长的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乃器先生则私下里说：把政协委员和政府委员们当作士卒来号令，毛泽东比过去的蒋某人厉害多哩，空前绝后，确是空前绝后了。

毛泽东呼过「口令」之后，周恩来在肃穆的气氛中，代表政协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一百多年来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们，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六时，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委员脱帽静默致哀。接着，毛泽东宣读他本人所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念罢碑文，毛泽东跨步向前，从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手中接过一柄扎有红绸带的铁锹，挥锹铲土，投入基坑。接下来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周恩来、陈毅等两百多名政协、政府副主席及委员们一一依次铲土，投入基坑。说是高岗将铁锹传给周恩来时，得意地说了句意

味深长的话：「周委员，你的右臂不方便，要好好接锹啊！」周恩来则平静而坦然地回答：「高副主席，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人民英雄纪念碑后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动工兴建，一九五八年四月落成，建造了整整六年零八个月。它距天安门城楼墙基四百六十三米，处于天安门广场正中央位置。碑高三七点九四米。双层基座达三千平方米，由一万三千块巨型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东西宽五 0 点四四米，南北长六一点五 0 米。碑身呈方形，由大小不等的四百一十三块花岗石组成，正面向北，朝向天安门，嵌一块高一四点七米、宽二点九米、宽一米、重达一百零三吨的碑心石，上刻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

碑心背面朝南，为周恩来手书的毛泽东碑文。周恩来从来无争无求，却争到了手书毛泽东碑文的荣耀，被永久性地镌刻了上去。说是后来高岗曾酸溜溜的对彭德怀说：「周恩来老奸巨滑，朱德、刘少奇没想到做的事，被他做去了，想以此不朽了呢。」

第二十章　开国大典惊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之际，负责筹办开国大典的周恩来、林伯渠却捏两手冷汗，为一桩尚未侦破的敌特爆破阴谋案而焦头烂额。周恩来的老部属——中共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只获知了一个要命的简短信息；十月一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之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共领导人及其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将受到火炮轰击。

事出突然、时间紧迫又关系重大，李克农曾经向周恩来请示报告，建议中央将开国大典延期，待案情水落石出之后再说。周恩来严肃批评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谁为谁让路？就算这个案子破了，再又出来一个案子怎幺办？这种念头，你连想都不应该想。开国大典的日子，早经全国政协筹委会决议，党政军内各部门亦已下了通知，能随便改期？我代表中央给你和你的部门下个军令状：「限九月三十日晚上十二时前破案？」」

周恩来与刘少奇、朱德、林伯渠等人商议，决定此事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惊动毛泽东主席；并命令中央保卫局、中央警卫团、中央社会情报部由罗瑞卿、李克农二人统一指挥，一抓侦破，二抓警卫。

开国前夕，北京城区已被保护得铁桶一般坚固，谁能炮击天安门城楼呢？「营垒最易从内部攻破」，李克农先想到的是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将在庆典上接受检阅的部队。可是当李克农去找到第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司令员杨得志时，罗瑞卿已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杨二位竟哈哈大笑：「克农同志，你开什幺高级玩笑？我们兵团的前身是井岗山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率领过的英雄部队，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副师长以上干部，都是老红军，团以上干部都是老八路，排、连以上干部都是解放战争中的战斗英雄。这次庆典上接受检阅的四个师，炮兵师、步兵师、骑兵师、装甲师，已经封闭式操演了整整三月。我们考核了每一名官兵的五服三代，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子弟，干干净净。稍有一点旧瓜葛的，我们一个不剩地调离了。何况接受检阅的官兵，更有一项铁的纪律，任何武器均无子弹，哪里谈得上炮弹的？」

李克农部长却依然排除不了内部隐患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肯定，敌特是钻进我们的心脏地带来了。他将侦察焦点集中到国民党潜伏特务人员身上，真有如大海里捞针了。轰击天安门城楼的炮弹，可能来自天上？中央已经下了禁空令，亦已请得驻辽东半岛旅顺口的苏联红军空军部队强有力的保证，十月一日全天北京上空不可能出现任何飞行物体；来自天安门城楼的后方——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早由中央警卫团实施军事管制，原留下的工作人员已一个不剩地放了假；天安门城楼东面的太庙（后来改名为劳动人民文化宫），西面的中山公园，亦由中央警卫团驻守着，原工作人员也都放了假。炮击，

看来只可能来自天安门城楼的前方，即广场西南、正南、东南方向的那些建筑物。广场西南面的几栋高层建筑物原为北平银行办公楼及员工宿舍，已被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接管，亦属军管单位；广场正南方为箭楼和正阳门，已由中央警卫团镇守；广场东南面是一大片四合院，有几栋楼房亦不过三、四层高，属于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为公安人员宿舍。上述区域，由中央警卫团与中央社会情报部人员日夜警戒，并进行过多次搜索，但毫无结果。

事实上，自九月二十一日全国政协会议开幕那天起，中南海四周，故宫博物院四周，天安门广场四周就已实施宵禁，九月三十日凌晨起更实施戒严，非中央党政军特殊批准的车辆人员，已不得进入上述地段。

莫非「盛典十时，炮轰天安门城楼」，是敌特分子放出的谣言？以干扰、破坏我开国盛典的如期举行？凭着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李克农有一个直觉，敌特分子几乎可以肯定是潜伏于我党、政、军的某个部门。

九月三十日晚上，当周恩来、林伯渠参加完庆祝全国政协会议胜利闭幕而举行的盛宴之后，听取李克农汇报有关爆破阴谋案的侦察进展时，发现一向机智沉稳、铁骨铮铮的李克农，两眼深陷发红，人整个的瘦下一圈去，哭丧苦脸，只差没向老首长周恩来下跪请罪了。

不用说，李克农对案情仍然一筹莫展。都什幺时候了？肩负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声誉的重大特殊使命！立下军令状也可以不兑现？周恩来目光灼灼，直要发火，但他克制住了。每逢他要发火之时，他心里就会默念一句自警之言：「我就是为了解决各类疑难活在这世界上的。」自己眼前的这位老下级，又确实是位文武全才，二十多年来在一条特殊战线上，屡建奇勋，使得国民党军统、中统的老对手们一败再败，闻风胆寒。李克农早已是传奇人物，特工英雄，他跟钱壮飞、胡底三人被誉为中共特科的「三剑客」呢！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那次，要不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潜伏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内，形成一个严密的情报网络，及时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报告周恩来，使得周恩来连夜组织了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的紧急撤退疏散，并亲自带领邓颖超、康生、陈云在内的特种好汉们以斧头、铁棍处死了顾顺章一家老小七人灭口，中共中央领导人物们早被国民党特工部队一锅端了呢……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李克农又参与指挥了对东北军、西北军官兵的策反，促成了「西安事变」，等等。

周恩来亦已连续三十几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了，两眼睛熬得布满血丝。

他仍然保持住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的风度。他问李克农：「你还留有最后一手吧？」

李克农苦笑笑说：「已经是下策了，明天凌晨五时，再对广场西南、正南、东南方向的所有建筑物进行一次突击搜索；不果，上午九时半，进行第二次……。」

周恩来安慰说，只好如此了。我也不能真的为了军令状要了你的脑袋吧。有时，下策也可转变为上策呢。

为了给老部下的「下策」做好铺垫，周恩来立即把负责负中央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谢富治等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紧急碰头会。他首先肯定了，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地区的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团与中央社会情报部联手负责，并无其它单位参与，安全问题应是万无一失的。开国盛典，如期举行。明天早上，参加庆典活动的首都市民、工人、农民、学生，八点半开始进常至于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及人民团体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典礼开始的时间，对外仍旧宣布为上午十点钟吧！真正的时间，听候临时通知。就算有敌特分子混在群众队伍，进了天安门广场，我们也来得及去发现和处理的。在这方面，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各级党组织，已经做了十分周全的准备。我

提醒一句，我们的便衣人员，应当特别留意那些以记者身分，携带照相器材进场的人物，以及给广场上的群众提供饮水饮料的车辆，尽管他们已经申请登记并发有牌照。

会后，周恩来再又把李克农单独留下来。

周恩来说：「克农，你有几天没睡过觉了？」

李克农听此关切的问，铁打的汉子，差点要哭出来了：「周副主席，对不起中央，对不起你，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任务……。」

周恩来替李克农重新泡上一杯茶：「今后叫我周委员吧，我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总理。你急有什幺用？你、我都是男子汉，泰山石敢当嘛！过去我们在上海地下党中央特科的时候，共同经受过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考验。特别是顾顺章叛变那次，要不是钱壮飞、你，还有胡底三人及时提供了信息，我地下党中央就可能被人一网打经…哪是什幺样的艰险？可惜胡底、钱壮飞两位都牺牲了。你、我却熬过来了。今日政权在手，还怕这点子困难？」

李克农挺了挺腰板，目光坚定地望着自己跟随了二十多年的中央特科创始人。

周恩来间：「你能肯定，问题只会出现在广场的西南、正南、东南三个方位上？」

李克农回答：「天安门城楼背后的故宫、东侧的太庙、西侧的中山公园，都由中央警卫团驻守着，可说是每一寸土地都搜查过不止一次了。而且从火炮射击的角度分析，这三个地方也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点点头，又问：「现在你手上直接指挥的人马是多少？」

李克农回答：「五个行动组，每组十八人。」

周恩来说：「啊，每组十八条好汉。都是延安过来的？有没有本地人？」

李克农回答：「都是陕甘宁边区的老同志，人人过得硬。进入河北之后，没有选拔过新人。」

周恩来说：「噢，知道了。这样吧，你回去，立即通知你的五个行动组的同志们，集中休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算几个小时，彼此不准再谈论案情。包括你本人在内。明日凌晨五时前，我会通知罗瑞卿同志，派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队配合你，由你的五个行动组，对广场西南、正南、西南三方向所有面朝广场的建筑物，同时进行一次突击搜查。如无结果，再于明日上午九时半，对上述建筑物进行第二次突击搜查。我们不是宣布明天上午十时举行开国大典吗？再狡猾的敌人，总需要半个小时来架设他们的罪恶武器。就这幺定了，这本来也是你自己设想下的最后行动方案。」

李克农腾地站起身子，双脚跟一并，向周恩来行了个举手礼。

周恩来交代：「两次行动，均由你单独操作，不要再告他人。行动之后，你立即向我报告结果。」

李克农告辞，紧紧握住老首长的双手：「周副主席，你也应当阖一阖眼睛啊！」

十月一日凌晨五点半钟，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三人都还聚在菊香书屋北院毛泽东的书房兼办公室里说说笑笑。他们都太高兴、太激动了。都毫无睡意。几个钟头之后，毛泽东就要率领大家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毛泽东按动电钮，在军乐团演奏的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向聚集在广场上的数十万军民，以及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时此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四位最高领导人，怎幺睡得着觉？

还是周恩来记着六点钟后，应回到西花厅家中去等李克农的电话，于是提议：「我们还是各自回去休息一下吧，要好好睡一觉。就依主席平日的习惯，睡到下午二时起来，好吗？三时上城楼就可以了。回头我跟卫士长小黎交代一下。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这些日子也是大忙特忙，也需要好好休息几个小时。三时上城楼，晚上看焰火和文艺演出，也是很辛苦的。」

毛泽东笑笑说：「也好，就照恩来说的办吧！下午两点半，不是要在勤政殿先开个中央人民政府的短会，再上城楼？平心而论，我们几位，恩来是最周到又最辛苦的，眼睛都熬红了，也快回去睡一觉吧。不然，小超可要给我提意见了。」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恰好是六点正。邓颖超早入梦乡了。他留在后院客厅里。客厅离卧室还隔着饭厅、书房及走廊。不一会，李克农来了电话，报告突击搜查的结果：「一无所获。」周恩来稍带倦意地吩咐：「不要紧，先睡两个小时觉，九点半采行第二方案，不信那些家伙是土行孙。」

一位面目姣好的女兵，周恩来夫妇的保健护士，端着杯热牛奶，出现在客厅里，柔声说：「首长，您都几天没上床了。已替您放好了热水，先洗个澡吧。阿姨吩嘱了，一定让您进去睡个觉。待会儿要不要替您做做按摩？」

周恩来接过牛奶，三口两口就喝下了，递还杯子时，仰头望着那张正朝下俯视着他的美丽面容，温和地笑了：「小李，谢谢，你也休息去吧。

在我们这些夜猫子家里值班，年轻人也要跟着熬瞌睡。去吧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呢。」

洗过澡，换上睡衣，周恩来并没有进卧室，而是进到书房里，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份份文件来认真批阅。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份铅印的名单上：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除了主席、副主席，他的名字是政府委员的第一名，之后是彭德怀、陈毅等五十六人。他要记住这五十六个名字……忽然，他眼睛热辣辣的，心里涌出来一股莫名的委屈：我这是怎幺了？这是怎幺了？是应该不争不求，不朝前面挤，应该淡泊名利，全心全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工作，工作……我喜欢做事，我不怕麻烦，我知难而进，并乐此不疲。我常对自己说，正是为着解决各类疑难，我才活在这世上品味出生活、生命的意义。我甚至愿做一枝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可这样对待我，贬抑我，从政协到政府都把我摆在委员名单里，算公平吗？

合理吗？润芝兄，多少年了，我早已对你心悦诚服了，推心置腹了，甚至是俯首称臣了；你却总是结记着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陈芝麻烂谷子，那些老故事，老情节……。可你自己，润芝兄，集多少个「主席」于一身了？

党、政、军、民，正式的，临时的，凡有「主席」，你从来当仁不让，绝无谦让：从中华苏维埃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主席、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党报党刊编辑委员会主席、中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到如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主席、主席团主席、共同纲领起草委员会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多少个主席了？数都数不过来呢？你却费多少心血把我安排成全国政协和中央政府的委员，高岗昨天下午称我为周委员。你却破格提拔高岗做副主席，凌驾我之上。

让高岗来进逼我，制衡我？有朝一日取代我？高岗成你的私人保镖了。他口口声声保卫中央保卫你。他确有才干，魄力，担任政务院总理无问题……。他的问题是大气盛，骄横，草莽英雄，除了毛泽东主席，他谁都不认。他的一套，在一个大区当土皇帝还行；搬到中央来就很难行得通。高岗至今不懂从政之道，伸屈之术，疏于韬晦，不能容人，只热中于三朋四友，而不是五湖四海。还无所顾忌地玩女人，玩男卫士，追求什幺长生之术。另外，跟苏联专家打得太过火热，跟苏共领导人太过亲密。种种，都犯着大的禁忌……。

哈哈，伍豪啊伍豪，你今天是怎幺了？你竟把高岗当对手？高岗配做你的对手？你不成了降格以求？高岗呀，我敢说，十年之内，你还练不到伍豪的火候。不信等着瞧，只怕攀得越高，摔得越重。此为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思为转移。

「首长，都七点半钟了，您还要工作？阿姨会批评我的，真的，会批评的……。」

那个美丽的女兵，又悄无声地出现在书房里。

周恩来揉揉酸涩的眼睛，幸而没有泪滴：「小李，你也没有听话啊？

怎幺还没去睡？」

女兵小李眼睛里闪起了泪光，温柔中带着些些抱怨：「我是替首长服务的，首长不休息，就是我的工作失职!」

周恩来轻轻摇摇头：「你替我服务，我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为党工作，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没有上下之别，是下是？」

小李羞赧地笑了：「是，是，首长批评教育得是。我替您做做按摩吧？」

周恩来轻声说：「既是工作，你就坐下来吧，先把你那梨花带露的脸蛋擦干净……。告诉你吧，我在等一个电话，顶重要的电话，知道吗？只有接到这个电话，我才放得下心，才可以休息一会。」

小李问：「还要等多久？」

周恩来说：「还有一两个小时吧？走，你替我抱上那张毛毯，我们回到客厅去说话，等电话，同意吗？」

小李噘了噘可爱的小嘴：「您是领导，我能有不同意的吗？」

周恩来站起身来，拉住了小李的手：「小鬼，不要总是分出上下级，我们首先是革命同志，好不好？」

小李抱着那张旧毛毯，随周恩来回到客厅里。客厅四面皆为红漆镂花木墙，四角是四根龙翻凤舞、嵌金镶银的梁柱，显得高阔，有些凉飕飕的。

周恩来仰坐进一张垫有棉垫子的矮背木沙发里。小李将旧毛毯盖在他身上，之后站到他身后去，替他在肩部、颈部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拿捏、推搓。

周恩来感到一种隐隐带着疼痛的轻松、舒适。他说：「小李，你一双纤纤玉手，还很有力道呢。」

小李说：「首长，俺的工作，全凭了这双手哩。有次贪嘴，削梨，拉了一道口子，直流血，疼的俺值

掉泪。」

周恩来说：「今后是要小心了，防止细菌感染呢。你一天要掉几次眼泪？」

小李说：「首长又取笑人了，担心俺掐痛你。俺掐人可疼了。参加部队后，俺就少有掉泪了。」

周恩来说：「是妈？吹牛，刚才还见你梨花带露。」

「掐你，掐你，看你还取笑人。」

「掐重些，对，掐重些，疼些才舒服。」

渐次，周恩来感到一阵朦胧的困意：「小李，好了，你也坐下歇歇吧。」

小护士轻声说：「那我就坐在您对面，陪着您。或是，我去端早点？」

周恩来晃晃手：「坐下。现在什幺都不想吃。我就看着你吧。小鬼，你很甜静，我喜欢看到你呢，你是我的白衣天使呢。」

小护士规规矩矩地坐着，双手巴掌插进双膝之间，脸蛋红艳艳的，声音柔和得近似催眠曲：「我也喜欢看着您。都说您是美男子。真的，不怕您批评，您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看的男子汉……。我呢，一个闺女家，说这话，怪臊的……。」

周恩来眯缝上眼睛笑了：「谢谢，傻丫头。我现在身上披着条旧毛毯，也好看吗？这毛毯还是在江西苏区时候，朱总司令送我的战利品。那时你还没有出世吧。它随我快二十年了。你来我这里工作也快两年了吧？人和东西一样，相处久了，就会生出特殊感情呢。你的手呢？手，让我来牵住你的小手……。」

不知为什幺，小护士眼睛里又噙着泪花，又梨花带露了。她对周副主席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有着衷心的爱戴和崇敬。对面，周副主席捏着她柔软的小手，瘫软在沙发里，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听说毛主席睡觉鼾声如雷，气势雄浑；周副主席则连鼾声都斯斯文文，小心翼翼。

小护士轻轻地将自己的手抽出来，直想去抚抚那方方正正的脸庞……她轻轻出到院子里，以手指放在嘴唇上，嘘声告诫着每一个前来上班的工作人员：「首长在客厅里打盹呢！」

上午十时，客厅里电话铃声响起。周恩来一觉醒来，见小护士已把话筒拿起，正想说什幺，只好递到他手里。

是李克农的声音，声音很兴奋：「报告老领导，目标找到了，破获了！该死的家伙，果然是九点半点钟，把一尊轻型追击炮架在广场西南面银行顶层的一个窗口，正瞄准着天安门城楼！我们的人冲进去，抓个正着，原来是两名混进银行军管小组里的坏蛋。但已经迟了一步，两个家伙咬破了藏在衣领口上的什幺药物，还没有被押出银行大楼，就归了西天，死球……。」

周恩来平静地听着汇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李克农在电话里太兴奋，喋喋不休。周恩来打断了他，发出新的指令：「搜查还要继续，防止敌特的后续行动，一定要保证今天的盛典万无一失。」李克农回答：「是！中午一时，我们会再进行一次突击搜查。」周恩来问：「现在广场上，群众的队伍都到齐了吧？」李克农回答：「到齐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一片人海，旗海，花海……一个一个的单位、团体，正在相互拉歌比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南泥湾〉、〈山丹

丹花开红艳艳〉……还有秧歌，花鼓……。」

周恩来对着话筒，温和地说：「克农，你们完成了任务，你的话怎幺没个完了？你们不要放松警惕，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不会是孤立的、个别的，而是有他们的潜伏组织在指挥、调度。我们暂时不谈许多了，我还要把你们完成任务的消息报告给少奇同志、朱总司令、伯渠同志。」

刚放下电话，邓颖超进来了：「你呀，没日没夜的，真是个国家总理了。去漱个口，擦把脸吧，我陪你吃早点。今天是大喜日子，你要修修面呢。反正主席也要中午两点才起床，你还可以抓紧时间休息。」

周恩来却门口招招手，唤来了秘书：「小何，你去给少奇同志，还有总司令两家的值班室挂个电话，就说一句话：李克农同志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中午一时，周恩来衣着整齐，神清气爽，赶到了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秘书值班室。卫士长报告：「江青同志到颐和园摄影去了，说反正今天也没有她的活动。」周恩来点点头，就在值班室坐下，边批阅几份紧急文件，边守候着毛泽东主席起床。毛泽东仍在呼呼大睡，隔着四、五间房间，都听得到那鼻息如雷，威风如虎。过了一会，卫士长来请示周副主席，要不要把主席唤醒。周恩来看了看手表，交代说：「小黎呀，主席今天会很辛苦呢，还是让他多睡一刻钟吧。」

中午一时二十分，卫士长不再请示，将一缸泡好的浓茶，几份报纸送进毛泽东的卧室，轻轻推醒了伟大领袖，并将其扶了起来，仰靠在垫有两只大枕头的床头上。毛泽东喝着浓茶，批阅着报纸。有女护士托着一迭热毛巾进来，替换着，替伟大领袖擦脸、擦脖子及前胸、后背，还有大腿、脚肚、脚掌。浴室里本已安装有浴缸，但毛泽东不肯躺进去洗，说那像被泡在福尔马林防腐哩。要洗澡，就要去江河湖海，迎风搏浪才够意思。至少，也得进游泳池，才像个样子。

平日，毛泽东要在床上喝茶看报批文件，整两个小时之后才下床吃早点。今日是个特殊的大喜庆日子，卫士长又进来了，见毛主席仍在慢条斯理的看报纸，不禁有些犯急，提醒说：「主席，周副主席已经在值班室等您半个多小时了，现在已快两点钟了，原定两点二十分在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三点钟上天安门城楼，您可不能迟到啊！」

毛泽东仿佛这才想起了什幺似的，双脚伸到了床沿，让卫士长替他穿袜子，套裤管，穿鞋子。之后他站起来，由卫士长替他系好皮带，扣好裤扣。之后他自己去了洗手间解决内急。马桶前也摆有厚厚的一摞书籍。之后他回到餐室用早餐。他用餐的速度唏哩呼噜，从来很快。

周恩来在确知毛泽东主席已在用餐了，并不进来打扰，而先去了会议地点勤政殿，以便向少奇同志、朱总司令等及时通报主席的行止。一般来说，只要周恩来出现了，就是预告着毛主席要莅临了。

毛泽东由卫士长、秘书、护士、保健医生陪同，出菊香书屋，出颐年堂，出丰泽园南正门，折向东，步行百来步，即进入勤政殿。殿内会议厅的长桌两旁，已经整整齐齐地坐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六位副主席及几十位在京的政府委员，以及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们。毛泽东进来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只说了一句开场白：「今天在勤政殿开头一次会，算开张发市，今后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勤政，不要偷懒！」大家笑了。接下来，毛泽东念着一份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他念一个名字，下面应一声到，像点名似的。念完，即算全体政府委员就职上任，免去了宣誓仪式那些资产阶级的俗套。跟着，他又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名义，任命政府委员周恩来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全体政府委员和政协常委们热烈鼓掌。会议结束。

二时五十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们，在勤政殿北门外分别乘坐汽车，出中南海东门，过中山公园，数分钟后抵达天安门城楼后院。此时刻，五十六岁的

毛泽东，没有尊老敬贤的礼仪了，开始第一个登楼，左右两边由卫士长和护士搀扶。共有台阶一百级。其它领导人物尾随其后。

三时正，已在天安门广场上等候了六、七个小时的数十万军民，见到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毛泽东站立在城楼正中央位置，两旁分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毛泽东回头看了看，见周恩来跟政府委员们站在后排，忽然招了招手：「恩来，站到我这边来。」于是周恩来连忙趋前，站在了毛泽东、高岗之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请毛泽东主席升国旗。于是全体文职脱帽，武职行举手礼，毛泽东按动电钮，金水桥下，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军乐队奏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接着，毛泽东拖长了又亮又硬、微微颤抖的嗓门，以一口终生不改的湘潭官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广场上万众欢腾，高呼万岁、万万岁。五十四门礼炮鸣放二十八响。五十四门礼炮代表全国五十四个兄弟民族。二十八响代表中共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夺得政权，浴血奋斗了二十八年。

接下来是阅兵式。由朱德总司令及代表第一野战军的贺龙将军、代表第二野战军的刘伯承将军、代表第三野战军的陈毅将军、代表第四野战军的罗荣桓将军，下天安门城楼，乘坐吉普车检阅在广场上列成方阵的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部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周恩来，怕毛泽东主席和宋庆龄、张澜、程潜几位老先生站立久了会累，便恭请他们到城楼后侧的休息室喝茶、抽烟。于是毛泽东拉着程潜老先生的手，转到休息室聊天去了。周恩来则留在前边，继续陪刘少奇、高岗、张治中、傅作义们观礼。

阅兵之后，是首都军民游行。休息室内，毛泽东和程潜先生聊的正高兴，周恩来匆匆赶来，说：「主席，你还是要出去站一下，游行队伍现在停留在金水桥下，见不到你，光喊毛主席万岁，不肯走了。」毛泽东对程潜说：「颂云兄，我就被人捧出来的罗！」程潜尊敬地看看周恩来，说：「润芝兄，贤相在侧，你这是登基碍…。」

第二十一章　张闻天蒙羞周恩来受辱

新中国成立不久，一次毛泽东出席、刘少奇主持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在完成原订议题之后，刘少奇一一询问委员们（连毛、刘、朱、周在内共十一位）还有没有别的事需要议议。一向文质彬彬、学者风范的前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说，他随中央机关住进北京半年多了，基本上是位赋闲「院士」，值此开国之初，眼看著老同事们大忙特忙，自己只是闭门读书，实在於心不安，是否请中央给安排个具体工作，让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建设新中国尽点绵薄之力。

毛泽东主席没大听清楚他的话：「洛甫，你是什么赋闲院士呀？」

张闻天笑笑：「进城后我住了四合院，我是四合院的院士……。」

会场上发出一阵轻松的笑声。

毛泽东却脸色一沉：「洛甫，我看你呀，情绪不大对头啊！已经安排你做了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还嫌不够，还要伸手，人的欲望真是难以满足罗。」

斯斯文文的张闻天，脸庞胀的通红，争辩说：「毛泽东同志！我不是伸手要官，我只是想做事，想做点具体工作。我不能看到大家这么忙，尤其是少奇、恩来、陈云，听说他们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一个人却在赋闲……。」

毛泽东不悄一顾地挥挥手：「那好吧！你的事，这里不谈了，交给恩来去考虑，看看他能不能在政务院给你安个职位。做事和做官，两位一体罗。」

张闻天当众蒙差，再好的涵养，也忍受不住了。他慎重其事地举起了右手，说：「毛主席，刘副主席，我有个意见，可不可以说说？」

毛泽东仍是一脸的不悦：「你的意见有几箩筐啊？要不要叫辆马车来帮帮忙？」

其他人都不敢笑，唯刘少奇笑了笑说：「洛甫同志，你就尽量简洁扼要些，如何？」

张闻天眼睛望著周恩来。周恩来以为他关於工作的事有什么具体要求，便鼓励说：「洛甫，在党的会议上，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大家商量嘛。」

张闻天的眼镜起了一层雾水似的，他摘下来擦著，边说：「我们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执一国之权的政党，应当建立起相应的权力监督与制衡，也就是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所肯定、所赞赏的巴黎公社原则。应当避免权力过度集中。权力过度集中，利少弊多，容易忙中出错，容易产生一言堂，不利於群策群力，走群众路线，不利於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

周恩来没想到张闻天谈起理论问题来了。他内心里是赞同的，觉得张闻天谈的很及时，很有必要。

毛泽东却不耐烦的看了两次手表，忽然打断张闻天的话，说：「洛甫，你的意见很好，可是题目太大。今天的马拉松会议已开了七个钟头，总得让大家回家喘口气，吃口饭吧？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我提议，下次专门召开一个会议，由你主讲党内民主生活问题，怎么样？少奇，下面，宣布散会!」

大家也确是有些累，有些饿了。一阵椅子响动，与会者纷纷站起来，相互谦让著退席。但见周恩来步子最快，一晃眼已经出颐年堂南门去了。

毛泽东向来行动较缓慢，在颐年堂通向菊香书屋的过道上，由他的卫士、护士、秘书一干人接著。他忽又转过身去，指著已经走出颐年堂南门的张闻天，大声说：「你们看清楚了吗？就是那个人，在江西苏区，曾经要害死我!」

毛泽东的服务人员都惊呆了，没想到他们所尊敬的首长张闻天同志，曾经是这样的人！站立在门外台阶上的张闻天，更是惊呆了。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眼含泪水颤著声音说：「润芝兄！这是你说的话吗？真是难以置信。我张闻天活了五十岁了，犯有各种错误，但什么时候害死过人？要是我在江西苏区、长征路上就那么坏，我还能够有今天，还能坐到颐年堂来开会？」

毛泽东却不要听他的辩解，赶蚊子似地挥了挥手，被卫士护士们簇拥著，经西过厅进菊香书屋庭院去了。

张闻天蒙受奇耻大辱，回到家里吃不进饭，睡不了觉，便向党中央写信，要求政治局开会，澄清历史真相，还他以人格清白。

张闻天，又名洛甫，一九 00 年生，上海南汇人。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加入陈独秀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兼职共产国际执行局东方部工作。通晓俄文。熟谙马列理论。一九三 0 年回国，任中共

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二年转至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常委。一九三四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同年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其党内地位已在毛泽东之上。同年十月，与秦邦宪、周恩来、朱德、李德①等一起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与王稼祥、毛泽东三人联手，说服周恩来，发动「会议政变」，撤销了秦邦宪、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红军继续长征。也是在这次会议不久，他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直到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

延安十年，张闻天自知军事上不如毛泽东高明，而专职党务，并处处表现出对长他七岁的毛泽东的尊重与谦让，甚至常常将中央书记处的有关会议，都移到毛的住处去召开。张闻天对毛泽东，表现出来一种难得的「禅让」。也是在延安的十年期间。口口声声要求全党「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搞山头，要搞五湖四海」的毛泽东，却处心积虑地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三人排除在外，组建起自己的一套党务军务班底，亲信骨干为刘少奇、高岗、康生、彭真、陈伯达等。在中共「七大」上，张闻天虽仍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但不久即被毛泽东免去了他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而派他去东北解放区工作，将其降格为中央派出机构的代表，曾任中共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等。一九四九年初，张闻天从辽宁回到河北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机构，名为协助刘少奇做些党务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被闲置了起来。张闻天的马列修养，学识人品，民主作风，均在毛泽东、刘少奇之上，但他不谙军事，注定成不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反过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二人，仍然对他十分忌讳，有意贬斥，只是毛泽东比刘少奇表现得更为露骨、更为肆无忌惮罢了。

张闻天给党中央的辨诬信，送达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手里。刘少奇不便转送当事人毛泽东，而找周恩来出面当和事佬：「恩来，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一场无谓的争端吧！而且就事论事，这次确是毛泽东同志心情欠佳，出言不慎，伤了洛甫的颜面。我看，主席的那些话在多大范围说的，就在多大范围内消除一下影响，严禁扩散。」

周恩来赞同少奇同志的处理方式，说：「洛甫的信，那就存放在你这里吧。主席和洛甫两头，我负责跑跑腿，沟通好。主席气头上的话，也是作不得数的噜反而主席也说了，洛甫归政务院安排具体的职位，倒是个好事。少奇同志，你是管干部人事的，他是政治局委员，你看安排个什么职务才适合呢？」

刘少奇点著头：「很好，这次连带著把洛甫的工作也落实了，算给他个安慰。本来按他的资历，至少得挂个政务院副总理吧？但报送到主席那里又很难通过。对了，恩来，洛甫的俄语能力强，马列的书也读得多，读得好，能不能在你的外交部挂个第一副部长，再派他出任驻苏大使，住到莫斯科去，过几年舒适点的日子，怎样？」

周恩来有些犹豫：「政治局委员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於洛甫来说职位不够，於外交部来说又摆得太重……。安排他出任驻苏大使，倒是很适当的，体现了我们对苏联关系的高度重视，老大哥方面也一定高兴，会表示欢迎。」

刘少奇说：「能行！我看主席哪里能通过，洛甫本人也会乐於赴任。

洛甫为人，优点是好钻研理论，处世淡泊，不热衷名位；缺点是书卷气习重，遇上问题穷认真。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时，在评价白区地下党路线是非问题上跟我闹别扭，差点让我下不来台，亏了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支持我的观点，扭转了会议方向，他才认了输。」

周恩来说：「现在的驻苏大使是王稼祥同志。主席已经定了今年十二月上旬出访苏联，自然是由王稼祥陪同为宜。洛甫出使的事，当在主席返国之后。这又牵出一个重新安排王稼祥的问题。稼祥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时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年轻，资格老，水平高，工作能

力强。延安时期，他跟润芝有过分歧，他坚持洛甫管党，润芝专责军事，少过问些党务。对后来提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旗帜，他也认识不足……。」

刘少奇佩服周恩来，对党内干部的底细，来龙去脉，相互间的微妙关系，摸得清清楚楚。周的特点是能够以毛泽东主席的态度为准绳，随时调整对人对事的亲疏程度。刘少奇说：「若论资历水平，洛甫和稼祥，都可以做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罗，但那很难通得过。我看呀，稼祥同志回来，也先摆到你外交部，挂个副部长怎样？主席已经同意把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从统战部分出来，成立一个新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到时候，我来提议稼祥同志任部长，专责国际共运工运，兄弟党关系，使他有个英雄用武之地。」

周恩来点著头，觉得幸而有少奇同志分管组织人事、干部任免，处事公正，量才适用，使得大家心悦诚服。

由於刘少奇居中周旋，周恩来出面和稀泥，张闻天向毛泽东主席要求辨诬的事，在很小范围内平息了下来。主席政治秘书田家英告诉少奇同志，主席愿在菊香书屋第一党小组生活会上检讨一下。刘少奇将此话转告周恩来，并请周恩来代表中央去找张闻天谈话。

周恩来来到东城区一条安静的胡同里的四合院内，看望张闻天并谈及工作安排。张闻天含著泪水对老同事、老朋友说：「这样安排好，住到莫斯科去，今后尽量少跟他见面，少惹他讨嫌。我只是担心我们这个党啊，迟早会出毛病，集党、政、军、情大权於一人，君临天下，刚愎自用，发展下去就是专断独行了。党内两位最敢讲话的人，任弼时请了长假治病，彭老总又远离中央，在兰州坐镇，连开国大典都不来出席。现在是谁也不能批评他，甚至是善意提醒他。他却可以随心所欲，瞪起眼睛批评人，喝斥人，而且是当著他手下的那批服务人员。此风不可长，不可长啊！可又没有人能劝阻他，更正他。大家都已经习惯於看他的脸色行事。长此以往，总有一天，我们党要栽大的跟头，老百姓跟著我们吃大的苦头……。」

周恩来对张闻天的牢骚言论，未予肯定，也未予批评。其实许多话，任弼时早就说过了。任弼时在转战陕北的那段时间，跟毛泽东同志吵架，当面吵得再凶，事后也只有服从。

或许，张闻天的身边，早安排有内线人物。他的「反毛言论」及周恩来的暧昧态度，很快被汇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主席率领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的相关事宜。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函里，亦邀请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到访。会上，朱德、刘少奇以及扩大进来的董必武、陈云、林伯渠、彭真，都同意周恩来任代表团副团长，以便打理些代表团的具体事务和主持与苏方的会谈事宜。

毛泽东却始终没有松口。他一九四八年即提出过赴苏联访问，以消除史达林同志对他的种种误解。但史达林认为中国内战正激烈进行中，局势尚待明朗，毛泽东访苏时机尚不成熟。毛泽东为此憋过一肚子恶气。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总算可以出访了，又提出让周恩来陪同，真是岂有之理。

离了姓周的，老毛就办不成外交？与其让周恩来陪同，还不如由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陪同呢。高岗还兼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起码名份上高过周恩来呢。当然，毛泽东的这些话，只是闷在心里，不便在会上提出。

书记处扩大会议最后遵照毛泽东的意愿，不搞什么团长副团长，轻装简行，成员只包括王稼祥（已在莫斯科）、陈伯达、师哲，随行人员则有负责警卫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杨清奇，主席卫士长汪东兴，

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以及翻译文秘医护人员若干。周恩来则待代表团抵苏后，视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出访。

散会时，毛泽东忽又一脸的不高兴。这次周恩来却没有快步离场，而是留在后边，仿佛还想跟毛主席谈个什么事。毛泽东在颐年堂通往菊香书屋的过道上停下来，车转身子，当著几个迎候他的卫士、护士、秘书的面，指著周恩来说：「告诉你们吧！在江西苏区，他也是反对我的！特别是富田事件前后，他执行王明路线，打击、排挤、压迫我，好厉害的啊！所以你们对他，也要心里有数。」

周恩来倒是没有像张闻天那样大惊失色，而表现出了惊人的自制力。

他只是哭笑不得的站在那里，说：「主席，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我所犯的错误，早在党内会议上，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检讨了，认错了，今后也还会继续检查、认错，你何必说给下边的这些年轻同志听呢？会令他们很为难，不好工作啊！主席，请你今后多个别批评我，我一定虚心接受的。」

看到周恩来难堪、狼狈的样子，毛泽东倒是动了动恻隐之心似的，笑了笑说：「我手下的这些同志，都是我最亲近的人，我的许多话，对江青、对子女都不能说的，却从来不瞒他们。你是总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周恩来没有退缩，不像彭德怀、任弼时那样与毛泽东对吵或是拂袖而去，反而恭敬地走近毛泽东：「主席，你开会开得很累了，还是先回去休息，好吗？关於我的缺点，错误，我另外找个时间，向你交心，谈心，汇报一次，好吗？」

毛泽东挥了挥手，又拍拍脑门：「确是有点累了，你说得很对。交心、谈心，无任欢迎。我们都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周恩来向毛泽东伸过手去，毛泽东稍作迟疑，仿佛在说，天天见面，还用握手？只是碍於周恩来的手伸著，没有缩回，他只得也伸出手去，使劲握了握。便是在场的那些服务人员，无不暗暗佩服周总理为人宽和大度，谦逊稳重。真是公侯头上跑得马，宰相肚里可撑船啊！注①李德，德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为共产国际派来中共江西苏区任军事顾问。

第二十二章　需要精神自我调节

周恩来脸色发白，回到西花厅，快步穿过前院，见了谁都不理睬，直抵后院书房，插上门，才开始生闷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精神自我调节：太难太难太难了！任我怎幺小心翼翼，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兢兢业业，他还是不满意！不放心！当着他的卫士、护士、秘书的面，一会说洛甫曾经想害死他，一会说我曾经反对过他，打击过他！怎幺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你是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军委主席，九五至尊，一言九鼎！党、政、军、情，工、农、商、学，你集最高权力于一身⋯⋯我周恩来心悦诚服，衷心拥戴，任劳任怨。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胜利，为了建立新的中国，我们的确需要一位英明领袖。延安时期，我们选择了你，寄希望于你，众星捧月，齐心合力，把你捧上了领袖地位。因为事实证明，只有你文韬武略，呼风唤雨，气吞山河；只有把你捧起来，才能跟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相抗衡，打擂台，争天下。国民党有个蒋介石，共产党就必须有个毛泽东。毛泽东要成为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象征，以带领全党去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是锺馗，共产党要用毛泽东来驱魔打鬼。所以刘少奇同志率先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跟随毛泽东的旗帜胜利前进。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有伟大导师列宁及其领导下的俄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因为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这是革命的大道理，总纲领。大道理管小道理，总纲领管各项具体的政策方针。也可以说，毛

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现代中国的「周礼」，悠悠万事，唯此唯大，我们人人都必须克己复礼。

在延安的那些年，毛泽东同志表现得多谦逊，多随和，多幽默风趣！

没有架子，不讲排场，生活简朴，对同事对下属和蔼可亲，很少很少发脾气，耍蛮横。那时，他说，大家把我推向一把手这个位置，无非是选我当个班长。我们的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五、六位书记处书记，就是一个领导班子，领导集体，有事大家办，有仗大家打，有饭大家吃，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我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你们随时把我轰下来，另选班长主事。总之，我们需要的是一群领袖，而不是一名君王……。这些话，绕梁数载，余音在耳。可是润芝兄，你自己还记得说过这些话吗？自从到了河北西柏坡，又进了北京，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在你，成为一国之主，却好象越来越不顺心了，大事不放手，小事也计较，开始疑虑重重，防范起自己周围的老同事来了……其实，你今日的地位，是历史所形成，所铸造，还有什幺可怀疑的呢？朱总司令，少奇同志，还有我和全党的高级干部，谁还想反对你？谁又能反对你呢？军队只有你可以调用，北京街戍区、中南海警卫团唯你是命，公安、司法也归你亲自掌控，社会情报也交给了你信得过的罗瑞卿、谢富治。少奇、朱总，还有我，都尽量回避这些敏感部门，不得到你的委托，就都不去沾边的啊！恩来啊！你是不是也应当检讨一下自己呢？自己是不是在党中央机关、中央政府机关，揽事太多，太过突出，太过活跃，太过抢眼了？人们一声声呼唤着总理，总理，是不是太过令人刺耳、震耳了？你是不是有过疏忽的时刻，没有摆正自己和毛泽东主席之间的主从位置？对了，那天晚上在怀仁堂看戏，后来又到春藕斋跳舞，那幺多的女演员围住自己，是不是比围在主席身边的还要多，而喧宾夺主似的，把主席给冷落了？

说心里话，他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主从位置，早在十多年前就摆定了，摆正了。

那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整日长谈，相当秘密，决定第二天由周恩来率领二十余人，坐军用敞篷卡车赴西安，与国民党的代表顾祝同、张冲会面并会谈，然后上江西庐山晋见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红军部队接受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等事宜。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等乘坐的军用卡车，却在延安、甘泉两县交界的劳山遭到一百多名土匪部队的伏击，周恩来的随行警卫人员仓促应战，连同司机、副官等十一人被打死。周恩来在其余随行人员掩护下弃车逃脱，步行返回延安南部的三十里铺。事出突然，中央社会情报部的陈赓、李克农很快查明，所谓的「土匪部队」，原来是曾经接受过高岗的陕北红军改编的李清伍部，为红二十六军甘泉县独立营，亲自指挥此次伏击的即为独立营政委李清伍。而李清伍又是从潜伏于延安城内的坐探——冯长斗处接获周恩来一行的出行时间及路线的。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毛、周之间的整日长谈及行期均是极端保密的，是谁把消息透给了冯长斗？究竟是什幺人物安排了此次伏击？」

周恩来却指示他的两位当年上海地下党中央特科出身的老部属陈赓、李克农，立即派精锐部队将「土匪队伍」李清伍部消灭掉，坐探冯长斗也不要再审讯，立即杀掉，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追查下去了。陈赓、李克农领会了老领导的意思，若还追查下去，很可能扯上陕北红军领袖高岗，而高岗又已经跟毛泽东同志称兄道弟，情同手足……。周恩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替周恩来摆酒压惊，高岗也赶来作陪。第二天，周恩来又率领起补充好的人马，重新坐车奔赴西安，奔赴庐山。

另有一九四 0 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率领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分乘三辆军用卡车，也是从延安出发，经洛川、西安、宝鸡、凤县，过秦岭，入四川，经过二十来天的长途跋涉，于五月三十一日抵达陪都重庆。此行为的充实、健全设立于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及中共南方局机构。

周恩来本是中共特科的创始人，心里自然明白，这批工作人员中，肯定有毛泽东的亲信耳目。因之在二十来天的行程里，路过西安附近时，他没有去参观汉高祖陵和汉武帝陵，路过咸阳也没有参观秦始皇陵；但穿越秦岭时，却专门去参观了西汉留侯张良庙，并对随行人员大讲张良辅助汉王刘邦打天下，

统一全中国，功成身退的事迹。他说：「刘邦得天下，主要靠的萧何、张良、韩信三人。萧何是宰相，张良是军师，韩信是大将军。张良不是帅才，却是最优秀的军师，军师就是现在的参谋长。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相，张良为军师，经营关中根据地，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人有人。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就亡，原因就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张良这样的军师。有了也不肯重用，看不上，留不住，项羽为人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目空一切。」

周恩来接着说：「有一回，汉王刘邦被楚霸王项羽打败，连他父亲和老婆都被项羽俘虏走了。刘邦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局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猛将，但与项羽矛盾很深；猛将彭越正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大将军可以独当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潼关以东的地方作为赏地封赏给这三个人，楚国就可以被打败了。」刘邦采行了张良的谋略，收买了上述三人，共同反楚，立刻变战略被动为战略主动，变劣势为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顶不住张良一个计谋。项羽只得求和，提出以「鸿沟」这条运河划定楚河汉界、平分天下。于是双方议定，各自休战退兵。汉王本想从此过上太平日子。张良又出主意：「下能退兵，这次若放走楚军，必然养虎为患。」刘邦又听了他的主意，撕毁协议，调动大军追击项羽，不给喘息机会。垓下一役，楚军被围，四面楚歌，刘邦把项羽彻底打败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刘邦夺得天下后，韩信功高震主被杀。只有留侯张良急流勇退，不做官，不领封地，而躲进秦岭来做神仙，保全了性命。」

随行人员都被周副主席渊博的历史知识迷住了。几天之后，周恩来一行路经成都时，周恩来又特意去参观了武侯祠，对随行人员大讲诸葛亮一生忠诚于刘备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并背诵出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应当说，除了周恩来确是从内心里崇敬着张良、诸葛亮这两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之外，也是有意识地向延安的毛泽东主席传回一个强烈的信息：「放心吧！我已自我定位，我不是帅才，只是一名辅佐人才，愿学张良、诸葛亮，辅佐你争天下，坐天下。」

周恩来正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进行「精神自我调节」，邓颖超发现周恩来今天情绪异常，正和几位工作人员守候在书房门口一筹莫展……因为周恩来立下过严格的规矩，凡是他独自在书房内思考重大问题时，若不是毛主席传唤或国内外发生大事，其它任何人均不得干扰他。

幸而这时，周恩来夫妇的干女儿孙维世，穿戴得朴素大方，楚楚动人地进入了西花厅。邓颖超像见了救星似地将干女儿拉到一边去，放低声音说：「闺女，你都快把我们忘了吧？多少日子没见你人影儿了？你爸爸都问起过好几回了。」

孙维世一见书房门紧闭，以及工作人员们的不安神色，就知道爸爸正把自己关在里头生闷气，这可是很少有过的呢。她伏在妈妈耳边说：「放心，我这就进去逗他开开心！」

说着，孙维世快步来到书房门前，嗒嗒嗒地敲着。周恩来在房内问了一声：「谁呀？」孙维世嗓音甜亮地答道：「是我啦，爸！想您啦，来看您，您闭门谢客呀？」

干女儿的娇声真灵，书房门开了，周恩来慈祥地笑着，站在门里，向干女儿伸出了双臂：「维维啊，你还会想我幺？多少天都见不到你的倩影啊！」

孙维世撒娇地一头扎进爸爸的怀抱里，没忘了腿朝后一踢，将房门掩上了。周恩来本欲引干女儿到沙发上坐下，好好说会儿话。但干女儿的两条柔软的长臂缠住了他，在他身上抚上抚下，他不得不说：「好了，好了，都这幺大个闺女了，还这样疯，影响不好哪！」孙维世却娇嗔说：「我不怕！谁叫您是我爸爸？我亲热亲热爸爸还犯着党纪国法？我们华大话剧团①的大姐们，都说您是美男子哪。」

两人亲昵了一会，手拉着手坐下来，周恩来才又面带忧虑地问：「听说你最近常去主席哪里？是吗？维维啊，你呀，就是不听话，蓝苹早就对你不高兴了。主席毕竟是她的老公嘛。大家还是和和气气，相安无事的为好。」

孙维世一听说到蓝苹，就面含春威，气不打一处来似的：「主席成了谁的私人财产啦？别人就不能去见见啦？说到底，只是个三、四流的演员而已。何况，也是主席高兴我去见他，都是谈的戏剧的创作和演出问题。

前两个月，她也一直在莫斯科动手术、养玻您知道她害的什幺病？子宫长瘤子，把女人的那个器官全割掉了，您说她今后还能算个女人吗？主席还能喜欢她吗？味同嚼蜡，味同嚼蜡，这是主席亲口对我说的。」

周恩来的一双浓眉拧了拢来，低声喝道：「维维！你都胡说了些什幺？这幺尖酸刻薄？幸灾乐祸，趁人之危，很没有风度教养，说得难听点，是庸俗。你来看望我，也不问问我有什幺烦心事，换个轻松愉快点的话题……都怪我，近两年大忙，对你关心得不够，你邓妈妈也总是顺着你，放松了对你的要求……。」

孙维世一见爸爸生气，疾言厉色，马上收敛了，乖乖女似地靠了上来：「爸！对不起，我这人一高兴，就爱瞎说……。也是您惯的嘛！也只是对您才这幺瞎说的嘛。对了，刚才在门口见到妈妈和几位工作人员，说您在屋子里生闷气。爸！您是政府总理，还犯得着跟谁生气呀？谁哪幺讨厌，来惹您生气呀？给他们批评，教育，再不行，给个处分走人，不就结了？」

周恩来望着干女儿，好气又好笑，真是个长不大的丫头。他本想对干女儿诉说一番心事，话到嘴边，又忍住了。这丫头不比龚澎，龚澎内秀含蓄，任什幺话跟她说了，她只装在肚里。知我者龚澎，疼我者龚澎啊，每回单独来汇报工作，都是眼睛水汪汪的，总有话欲言又止，欲言又止啊！维维这丫头却是个没嘴葫芦，心里藏不住事，还净爱惹是生非……。

他抚着干女儿的柔欲无骨的小手，还有那闭月羞花的面庞，身上却似乎再没有了当年在武汉、在延安、在西安、在重庆时的那股奔放的热力。也是太忙太累，每天只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别的都顾不上了。他深深叹了口气，说：「维维，你若再去看望主席，方便的时候，你替我说几句客气话，总可以做得到吧？但要趁他高兴的时候，尽量说得艺术些。不要让他以为你是在替我当说客，明白吗？」

孙维世仰起面庞，仿佛看到爸爸的眼睛发潮，心里一闪，马上品味出什幺来了：一定又是主席说下难听的话来了，主席也是，一口湘潭土腔又亮又硬，还不爱刷牙，隔不远就闻到他的胃气，又爱跟人亲嘴，每回都要事先做好深呼吸……爸爸又总是礼让，从不回嘴辩解，总是回来家里关起房门生闷气，还叫做什幺精神自我调节。

孙维世柔声说：「爸，放心，我会说话。我是学导演和表演艺术的，当然懂一些揣摩人物心理。正巧，今天主席值班室给我电话，通知今晚十点去春藕斋陪主席跳舞。每次跳舞间歇，主席都会拉舞伴进休息室谈谈话，问些情况什幺的。主席不像您，可懂得享受生活了。」

自进城以来，周恩来即替自己立下规矩，尽量少去春藕斋跳舞。他一般都到北京饭店去跳舞，有时也在紫光阁组织舞会。春藕斋舞场是非多，他必须绕开走。且他不愿再见到文工团的女孩子们围着自己转，置毛主席于不顾。周恩来也不愿意听干女儿说起春藕斋舞场的那些事。望着干女儿，他忽然心里一阵凄凉：看来，维维是注定要陷进中海、南海之间万字廊下的藕池污泥里去了，你想拔她出来，她都不愿出来了。芙蓉品格，出污泥而不染，难罗。

周恩来沉默了一小会，望望手表，说：「维维，看，都快八点钟了。

走，陪我吃晚饭，陪你邓妈妈喝一杯，看看有什幺开味的。晚上，我还要开两个小会，听一些汇报。你嚒，人面桃红相掩，正好去赶春藕斋的舞会啊！」

①即华北大学文艺部话剧团，为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

第二十三章　主席，我不是帅才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小会议室召集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主席办公室的胡乔木等人开会，商议十二月份主席率团访问苏联时的礼品礼单等，忽然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恩来呀，还在生我的气吗？你来我这里一下好不好？让我当面向你致歉啊！」

捧着话筒，周恩来明白这回是小维维帮上他的忙了，声音都有些微微发颤：「主席，我马上就来。你任何时候批评我，都是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马上就到。」

放下电话，周恩来立即布置杨尚昆、胡乔木等人：「你们先回去准备吧，可能还要随主席的专列带些大白菜、大葱、白萝卜、红萝卜等蔬菜去，主席的厨师也带去。莫斯科的冬天只有土豆和牛排，以及各种鱼子酱，主席肯定吃不惯的。」

杨尚昆、胡乔木等相陪着出了西花厅院门，周恩来摆摆手，就快步走到前头去了。他从来走路像小跑，又快又轻捷。以致每回换了警卫员，邓颖超都要交代一番，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注意跟上，不然一下子就走丢了，找不着你们的警卫对象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迎着，一见周恩来，就伸过手去拉着：「恩来，我也给洛甫打过电话了，作了自我批评……。江西苏区时期的那些是是非非，已经作了历史结论，我是不该旧事重提，提之无益罗。」

两人进到毛泽东的宽大书房。书房四壁，从墙根到墙顶，全部摆满了书架，是为名副其实的书屋了。书，一大部分是从中南海北边的北京图书馆「借」来的，一小部分从延安辗转而来，还有一小部分是从那些逃跑了的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府第抄没来的。大都为古籍善本，甚至是稀世珍本。

坐下后，江青进来给总理上了茶，并问候了邓大姐，之后退下。毛泽东则拿出一张字条来给周恩来看，原来是主席的年轻秘书田家英写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昔子路人告之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

周恩来看过字条，感动地说：「主席身边能有这样好的年轻助手，是主席的福气，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表现啊！」

他们都注意回避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名字：孙维世。

毛泽东燃着烟，点点头：「我是喜欢田家英的。年轻，聪明，好学，又善于思考，文字能力也不错。更难得的，他敢于在我面前讲出他自己的看法，敢提反对意见，有较坚定的党性。若论对马列理论的熟悉，他当然不如陈伯达，陈伯达的毛病是缺乏某种坚定性。若论文字水平，他比胡乔木也要逊色些，但胡乔木书生一个，文章做得好，组织行政能力却差，跟蓝苹的关系也不融洽。比较起来，田家英是较为全面的了。我的五位大秘书，师哲已经放了政治局办公室主任，江青只管管生活杂物，陈伯达、胡乔木二位，我准备安排他们去中宣部兼个副部长，做做我的耳朵，便利工作。田家英嘛，还有一个汪东兴，跟了我这幺些年，抓警卫服务工作，我想让他们都兼个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事，我已经和

少奇打了招呼，搞个任命书。恩来，你看怎样？」

周恩来说：「主席是当今的伯乐，知人善任，所以统帅全党全军全国。」

毛泽东说：「过誉了。恩来你不识人？不知人善任？你也是个帅才啊。」

周恩来赶忙晃手，一脸真诚地表白：「主席，我不是帅才，的确不是。历史已经证明，不是个统帅之才。学识、胆识、气魄都不够。每到历史的紧要关头，我缺乏力挽狂澜反潮流的大智大勇，而容易随大流……所以我只适于做参谋辅佐，以及办理具体事务。」

毛泽东有些惊讶地抬了抬眉头，边嗞嗞地吸着烟，说：「哦？你不是帅才？我还是头回听说罗。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你领导南昌起义，向国民党蒋介石打响了工农革命的第一枪，怎幺不是力挽狂澜反潮流之举？一九三三年、三四年，在江西苏区，组织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以及二万五千里的前期，你都是事实上的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指挥者，怎幺不是帅才啊？你哪个帅才比我这个帅才，还要帅得早啊！」

周恩来心里暗暗发急，只好进而自我贬抑，辩解：「我那时指挥军队，胜仗打的少，败仗打的多。八一南昌起义，一万多人马拉到广东汕头地区，本欲建立根据地，尚未立足，就被陈济棠的粤军包围、分割，溃不成军。幸而朱总、陈毅率领一部分人马避过包围，转战粤北、湘南，后来被你接上井岗山会师。而我和聂荣臻等，则于重围中将身边不多的人马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自己再潜往香港，转回到上海地下党中央。所以说，八一南昌起义只留下了历史意义，军事上是失败了的。至于在江西中央苏区，我执行的是王明、秦邦宪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参与了排斥主席的正确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最后被迫撤离江西苏区，进行长征。长征初期，也是一路打败仗。幸而到了贵州遵义会议上，洛甫、稼祥来劝说我，主张请你重新出来指挥红军，我们才在军事上、政治上一步步，一年年顺当了起来……，所以，历史确是一再证明，我周某人不是才。

我是会办事，有些行政组织能力。但我需要我的上面还有人来统领，做主心骨，自己才能在下面发挥一点才智。长征抵陕北后，党中央派我到西安，后又到武汉，后又长驻重庆，跟国民党打交通，搞统一战线，以及负责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我自己的位置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今天在党内做到第四把手的高位，已是党和人民对我的最大信任和勉励了。」

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了：「真是这样吗？看来，你是一番肺腑之言。

到目前为止，我也只能相信一半。要是有人公开说，周总理不是帅才，不被群起而攻之，才怪呢……遵义会议，你，洛甫，稼祥三位，起了关键作用，结束秦邦宪、李德的瞎指挥，功不可没。我给洛甫打电话，就说了，我没想忘记他在遵义会议时的历史功绩。都是老同事、老朋友了，平日有点唇齿相磕的事，大家不要往心里去……。哦，对了，少奇说，你提议安排洛甫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出使苏联，我没有意见，是个适当的安排，正好也发挥了他的俄文专长。他本人同意了吗？不会感到委屈吧？」

看看这个少奇同志，明明是他自己提出的，却推到我这个政务院总理头上来，好在扯不上任人唯亲，周恩来也就没有多做解释了，而说：「是少奇通知我，主席已同意了对洛甫的工作安排之后，我才给他谈了。他很乐意赴任，时间当然是等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之后。他还说了，历史已证明他不是什幺大才，在延安挂了十来年总书记的虚名，其实后来党内主要工作，都是主席提出大计方针，并领着少奇、弼时同志他们干的。

毛泽东继续眯缝着眼睛，看着周恩来，问：「你和洛甫都宣称自己不是帅才，那幺，在党内，还有哪几位同志，算得上帅才？」

问题太过重大了，应当怎样回答？此时此刻，说出谁是帅才来，似乎都不太妙，今后前程堪虑……。周恩来微笑着，眼睛望着自己的膝头，他想改变话题。

但毛泽东却不放过，而追着问：「少奇同志算不算？」

既然回避不了，毛主席又明察秋毫，周恩来只好实话实说了：「少奇同志是主席亲自选定的，他的地位也已经是党的历史所确立了的。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旗帜，为全党的统一、团结立下大功劳……。」

毛泽东插话说：「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最早的发明人是我的两个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他们首先提出时，叫做毛泽东主义。少奇同志接受了这个概念，并修正为毛泽东思想，几次到杨家岭中央党校演讲时使用出来，一下子就叫响了。我本人也觉得，毛泽东思想比毛泽东主义要顺口，响亮。起初几年，我信心不很足，说过多次不存在什幺毛泽东主义，我们只奉行马列主义。但在少奇等人的带动下，全党也都叫顺了口，如今已习定成俗……你继续讲。」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是我们党优秀的理论家，组织活动家，水平高，原则性很强，人又厚道，对主席忠心耿耿。他外观素实，生活严谨，工作深入，是大智惹愚，才华装在了肚子里！」

毛泽东笑了：「他结婚五次，子女九名，比本人多出两次。他比他现在的夫人王光美年长二十四岁，还生活严谨，大智若愚？是大智惹愚，你说得很准。若还鸡蛋里面挑骨头，也可以算是表里不一喽！那幺还有谁，在少奇之外，算得上帅才呢？」

周恩来心里麻麻，却跟着笑了。他决定不主动说出某人的名字来，而恭候毛主席提问。

果然，毛泽东又问了：「彭老总呢？我的老乡彭德怀怎样？算不算得上帅才？」

周恩来又迟疑了一下，才说：「在主席这里，向主席汇报对干部的看法，不算自由主义吧？」

毛泽东点点头，鼓励说：「怎幺是自由主义？我是一把手，不全面掌握党内干部的情况怎幺行？也是集思广益嘛。何况，又是我问起你来的。

放心，在我这里的谈话，许多是出不了这书房门的。我也经常告戒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他们学会当聋子，充哑子，即便听到了什幺，也是严禁外传的。」

周恩来说：「是的，这是工作纪律。我自江西苏区起，就很尊敬彭老总，吃得大苦，耐得大劳，作战勇猛，一身正气。在我们军队里，除了主席和总司令，就数他威望高，声望大了。战士们很爱他，干部们却都很怕他。他从来骂官不骂兵。他的不足之处是太爱骂人，骂得又凶。抗战时期在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他是副总司令，曾经把陈赓、罗瑞卿、杨成武、谢富治这些著名将领都骂得狗血喷头。不过事后他就忘了，对事不对人，从不往心里去。平常人缘不怎幺好，一旦国家有难，他却是个最靠得住，肯打肯拚的。可以这样说吧，彭老总嚒，可以独当一面，独树一帜；统驭全军全局嘛，却还算不上。他是属于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可以共患难的。」

毛泽东有所感触地说：「老彭是个忠臣，猛张飞噜也有人讲他的性格里有魏延式的反骨。我倒是还没有看得出。他喜欢骂人，全军有名。喉咙又大又粗，如同狮吼。他哪里只是骂过陈、罗、杨、谢？在太行山上，连刘伯承、林彪等人都被他吼过。延安撤退那次，连我，连你，也被他吼了，骂骂咧咧，说我不离开窑洞，就派担架来抬走！对了，陈毅怎样？算不算得一个帅才？」

见毛泽东问到陈毅，周恩来心里倒是轻松了些，说：「陈老总喜欢诗词，却是个粗人，坦率热情。江西苏区时期也执行过王明路线，反对过主席。他的好处是知错就改，光明磊落，干净彻底。而且能上能下，爱憎分明。帅才嚒，也是缺了点什幺，说不清楚。」

毛泽东笑了：「太过坦率，爱憎分明，不行。帅才要胸有乾坤，喜怒不容于色，错了也要错到底！坚持错误到底，正确就会出来。这才是帅才。」

周恩来不禁有些瞠目结舌。他伸手抹一把脸，仿佛抹去脸上的惊讶之色：「坚持错误到底，正确就会出来？这也是辩证法？这话，只有主席这种超凡卓绝的人才说得出来。」

毛泽东谈兴正浓，再又问：「还有比我们小一轮的高岗、林彪、邓小平三位，你也说说，他们谁是帅才？」

周恩来仿佛又见到了延安时期的那个热情爽朗而又风趣的领袖毛泽东了，自己可以无话不说了：「高岗同志是大才，全才，过去经营陕甘宁边区，现在领导东北人民政府，都很有政声、政绩，相信再经过些年月的磨练，政治上再成熟些，老练些，将来做主席的左右手，是很合适的；林彪同志的才华主要在军事上，战术上，他是我军的小诸葛啊，率领东北野战军，从黑龙江一路打到海南岛，解放战争的功绩，无人可以比拟。当然历史上嘛，他也有过种种不足……。」

毛泽东插进来说：「你是指他在江西苏区时期，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问红旗能够打多久？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之后，他给中央军委拍电报，提出由彭德怀来指挥全军，反对我的作战方针；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他又反对中央红军东征山西、河北，而提出要带部队去陕南开辟根据地；解放战争打辽沛战役，他迟迟不攻锦州，不敢一举切断国军在关外的咽喉。为此，我给他发了六十七封电报……。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成大问题啊，好在四野政委罗荣桓贯彻我的指示，最后说服了他……，有过有功，功大于过，算九分功，一分过吧？好好，你继续讲，继续讲。」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性格孤僻，平日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这大约是他负伤过多，身体太弱。今后一段时间，恐怕应以休养身体为主，不宜担负过重的党政工作。再者，他一直在军队里工作，几乎没有接触过地方党政方面的事务，作为一名领导人才，不能不是一个缺陷，将来需要补课；至于邓小平同志，主席比我更了解，他是个真正的帅才！无论政治、军事、党务、地方工作，他都拿得起、放得下。二野的老同志都说，司令员刘伯承是举轻若重，政委邓小平是举重若轻。这举重若轻是很难的，只有主席，还有小平做得到。我是做不到的。我比较像刘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大事小事，都习惯于亲自抓，才放心。最近从西南局回来的人，说起邓小平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办公桌上从无隔夜公文，事情总是处理得又快又好又准。因为他只管大政方针，只管大事。他敢分权放权，许多事就让下边去做，绝不包办。他就是放得下心。所以，别的大区的一、二把手无不忙得焦头烂额，他却还有时间打牌。他爱打桥牌，年轻时候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会的。

看得出来，毛泽东很满意这次的谈话。毛泽东说：「曹孟德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我们今天是抽烟品茶论帅才。还有叶剑英、罗荣桓、徐向前、贺龙、聂荣臻他们呢？似乎又差着一级半级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谈笑到晚饭时间。毛泽东留下客人陪他吃红烧肉，长沙臭豆腐，喝绍兴状元红：「敝省省委特意从长沙火宫殿挑选了一名厨师，推荐到我的厨房里来传艺，做长沙特产臭豆腐和红焖猪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也有辩证法罗……恩来，你说你不是帅才，这回我倒是有几分相信了。可你也很能识人，对我们的同事、老朋友，看得准，好眼力啊！当然，在你我去见马克思之前，大约是轮不到他们之中的某一位来挂帅罗。至于你我百年之后，谁来挂印，就要看他们的运气和本领了。我们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不是过去现在未来佛嚒，哈哈哈……。」

毛泽东一阵大笑。周恩来也陪着大笑：心里却隐隐有些吃惊。看来毛主席并没有把少奇同志当作自己的权力接班人，起码他还需要观察，需要考验。

第二十四章　千里谋杀毛泽东－出访失态

十月九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获补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的周恩来，除了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外交部的繁褥事务，还兼管着两件要务：一是为十二月上旬毛泽东一行访问苏联做各种准备，二是指挥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全力侦破潜伏于北京城里的美蒋特务组织及其秘密电台。

为毛泽东出访而从各地调运来京集中的生活用品及礼物将包括：山东大黄芽白菜五千斤、大萝卜五千斤、大葱五千斤、大鸭梨五千斤；江西南丰蜜桔一千斤；湖南冬笋五百斤、湖南腊肉两百斤，以及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箱、湖南湘绣被面三十条、湘绣枕套六十个、浙江特级龙井茶三百听、上海大中华香烟五百听、贵州茅台酒二百瓶、浙江绍兴花雕酒一百瓶等等。以上物资礼品，都将装入专列，与毛泽东主席一行同行。

十二月六日深夜，毛泽东、陈伯达、师哲、杨奇清一行悄悄离开中南海丰泽园，至西直门火车站，登上即将开赴苏联的九 00 二次专列。离开丰泽园之前，毛泽东特意找来负责此行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询问：「国民党的地下电台在哪里？你们还没有搞落实？究竟是些什幺人物，如此神通广大？」杨奇清举手行礼：「报告主席，基本上落实了，跟十月一日图谋炮击天安门城楼的特务组织是一伙。李克农部长说，这次会来个干净彻底，把敌特一网打尽，说不定我们到达莫斯科之后，就会听到好稍息的。」

杨奇清奉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把案情细节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尽管毛泽东为周、刘对他隐瞒「十月一日炮击天安门城楼阴谋案」一事发过火，严责过他们。然而这回，是国民党情报机关正通过其北京城内的潜伏组织，策划着趁毛泽东出访之机，把毛泽东谋杀在半道上。周恩来、刘少奇则代表党中央，对毛泽东此行的安全警卫工作，做了万全的准备：一是派出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长罗瑞卿，搭乘专列护送毛主席至满洲里；二是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到黑龙江省满洲里边境火车站，专列经过的时段，沿途每一华里派驻一名解放军士兵站岗值勤，每十华里派驻一支巡逻小队；三是专列行驶区间，沿途一切车辆停驶，铁路、公路道口一律关闭；四是专列火车上配备两个加强连的精锐兵力，一旦途中出现突袭事件，可独立作战半小时至一小时，以待大部队增援；五是专列上配备铁甲车厢一节，供紧急情况发生时主席避弹。

由于属秘密出访，到西直门站送行的只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聂荣臻、李克农、彭真等少数领导人，不发表任何新闻消息。

毛泽东的专列火车分为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三部分，前卫车由五个车皮组成，装载着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几十名铁道抢修工人；中间的主列车由十节车厢组成，前面的几节车厢载着一个加强连的部队，之后才分别为毛泽东的书房、小会议室、卧室以及其它成员的卧室，还有餐车、医务车、通讯车、行李车等；后卫车亦由五个车皮组成，装载着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以及毛泽东主席给史达林贺寿的礼品、代表团自己食用的蔬菜水果等。

专列经过山海关时，天已大亮，毛泽东下车走了走：天下第一关啊，孟姜女哭倒长城，离这里不远；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在这里放清兵入关，满人入主中原，统治全国两百六十七年罗！由于天气奇寒，罗瑞卿、滕代远赶快跑来劝主席上车。

专列经过沛阳时，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上车拜望毛主席。因为都了解毛、高二人的亲密关系，其它人均自觉回避，好让他们单独叙谈。毛泽东亲昵地称高岗为「东北王」：东北称王，你比张作霖父子既神气又有运气罗。高岗连说不敢，东北永远做主席的战略大后方。并说：「主席若在北京有事，我立即挥师入关，收拾他王八蛋！」毛泽东笑说：「现在党中央很团结，你怎幺火气总是旺得很？」高岗说：「我是主席的保镖，职责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毛泽东说：「那好，有你镇守东北，我在北京就吃得香，睡得安了。」两人相谈一小时，甚欢。高岗提出要护送主席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答应：你还是坐镇沛阳指挥吧，由滕代远、罗瑞卿二位陪我到满洲里，把我交给苏联老大哥，你就放心吧。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一行的专列抵达「国门」满洲里。由于中国铁路为欧美制，路轨比苏联的窄，因此毛泽东一行人要换乘苏联政府等候在这里的豪华专列。苏式专列宽敞、豪华、舒适，暖气烧得很足，并配备有盆浴与淋浴设施。苏方派来一名外交部副部长作迎宾特使，在满洲里火车站苏联一侧铺有红地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至此，滕代远、罗瑞卿等完成了护送任务，告辞毛泽东，率中央警卫部队返回北京。毛泽东一行则须穿越西伯利亚大雪原，穿越欧亚大陆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一星期后才能抵达莫斯科。

就在十二月六日深夜，毛泽东一行秘密离开中南海丰泽园不久，潜伏于天安门城楼东面南池子大街一座古色古香四合院内的国民党地下电台台长计兆祥，即发报给台北中央保密局机要值班室：「贼乘火车今夜出行，估计三天两夜后抵满洲里。入俄境后，其安全归俄方负责。若有行动，以贼返回时为宜。」

说是七日清晨，在台北国民党中央保密局局长官邸，毛人凤局座正与美方顾问布莱德上校共进早餐，机要秘书送上一封来自中共首都北平的绝密电文。毛人凤阅后，喜形于色，将电文递给美方顾问。布莱德上校懂中文，盯着电报差点高兴得大叫。但这名资深的美国远东战略特工平静地、居高临下地说：「这是你们干掉毛泽东的最好时机。你们不是有句古语，叫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要立刻选派最优秀的行动人员去东北地区执行原订任务。这很重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北韩正在结集大量兵力，使用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准备随时侵占南韩。我们当然不能坐视南韩成为共产党天下，威胁到日本和我们在远东地区的生命线。南北韩之战已无可避免。毛泽东选在此时访问俄国，跟史达林见面，中俄联手介入南北韩局势，肯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对南韩、台湾都是极大的危险。你们过去在正面战场上虽然失败了，但今后在情报活动方面可以给我们共同的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打击。我们曾经成功地以情报活动的方式更换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物。这次，我们希望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或是之后，看到你们的成功。」

毛人凤对这个美国顾问大爷很不以为然，什幺玩艺？区区一个大鼻头上校，竟对他一位国军二级上将指手划脚，不成体统。但他还是向布莱德上校通报了自己的具体计画：「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动手，时间上显然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选在毛泽东返回，途经东北地区时下手。按原方案，派赴东北的人员以空投方式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将采行三套作战方案，一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内埋设定时炸弹，炸毁毛泽东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二是破坏长春郊外第十四号桥梁，让毛的专列跌下几十米深的河谷里去；三是若上述二项方案均末成功，则组成突袭兵力，在吉林省境内从铁路两翼包抄围歼毛的专列，务求将其击毙。总之，毛泽东此行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布莱德上校听后，竖起了大拇指：「好，很好！有毛局长用兵如神，你手下的人马这次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人凤当即按铃唤来机要秘书，口述命令：「电告计兆祥，通知 XX 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俄活动及回国的时间、路线；命令计兆祥即日起，每日定时报告情况；嘉奖计兆祥二千美金，并由国军中校台长晋升为上校台长。」

旋即，机要秘书将整理打印好的命令文书呈交毛人凤局长签字生效。

毛起座转而对布莱德上校说：「这回共产党的李克农们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中南海不远，大小官员集中的南池子，有我们的潜伏电台，正在大展拳脚，大显神威。」

布莱德上校说：「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早就不是你们的对手。」

毛泽东所乘坐的专列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雪原上整整奔驶了五天，才穿过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分界岭——乌拉尔山脉。专列抵达雅罗夫斯基车站时，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登上专列，陪同毛泽东走完最后半天的路程。这里距莫斯科还有两百公里。

王稼祥和毛泽东是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老战友了。王稼祥，安徽泾县人，一九 0 六年生。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 0 年回国，为王明赐封的「中共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维什克一之一，属于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国际派」。在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被迫长征，一路打败仗。红军主力部队进入湘南、强渡湘江一役，兵员从十来万人一下子锐减到三万来人。红军高级将领们对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的指挥，日益不满。倒是被撤销了军事职务的毛泽东无官一身轻，他跟中央书记张闻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各坐一副担架，由士兵们轮流抬着行军，走在了一起。在担架上，毛泽东日夜与张、王二人交谈，终于说服了他们，并取得一致意见，促成了抵达贵州遵义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领导班子，撤销了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以张闻天代之；撤销以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则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又由于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确有主见、决断，新三人团本以周恩来居首，逐步过渡到毛泽东说了算，周、王二人辅佐之。因之，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三人，实为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指挥权的关键人物。红军长征抵陕北后不久，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王稼群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将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换回国内。康生到延安即背叛王明，投靠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九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延安汇报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局指示：中共领导机关今后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应当说，此为王稼祥被派驻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全力推荐毛泽东的结果，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名份与地位。王稼祥虽然年龄上比毛泽东小了十三岁，政治上却实在是毛泽东的恩友。一九四 0 年后，由于王稼祥质疑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之类的名词，而逐渐被毛泽东疏远。一九四三年五月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宣布解散，王稼祥被改派任为中共驻苏联代表。一九四七年回国，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已被排斥于中共中央决策层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夕，王稼祥又被派回莫斯科，出任首届驻苏大使。

在前往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和王稼祥老友相聚，谈话却不十分融洽。毛泽东吸着烟，颇有牢骚地说：记得史达林同志六十岁生日时，我们还在延安窑洞里，我们党还不怎幺强大，人家也看不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史达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莫斯科的报纸也不肯转载。他们还怀疑我是什幺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苏方又背着我们，跟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约。一九四六年冬季国共重开内战，起初他们采取中间路线，对我们毫无信心，而对蒋介石的「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有信心。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季，我们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史达林还给发来指示，让我们打到长江北岸为止，实行南北分治，长江以南归国民党统治。史达林同志真是实行分治的高手啊，在德国搞了东德、西德，在朝鲜搞了北朝鲜、南朝鲜，在中国竟要搞北中国、南中国！据说他还设想要搞北越南、南越南，东马来、西马来。亏他想得出！我们中国党没有理会他的一套，我和朱总司令立即发布进军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本来一九四八年我就提出到莫斯科来，跟史达林同志会面，交换彼此的想法，消除一些猜忌、误解。但史达林同志回话说，中国内仗正处于关键时刻，毛不宜离开，由他们先派人来。一九四九年二月他派了米高扬来西柏

坡村，我、朱总、少奇、恩来跟米高扬谈了整整一星期，详谈我们的建国计画，外交方针。可是四月二十三日，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打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那个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竟然还奉命随国民党逃亡政府到了广州！奉陪到底，多幺讲义气啊！你说他们糊涂不糊涂，像话不像话？今年七月，我们派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莫斯科，和史达林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关系才算走上正轨。……没想到罗，没想到他七十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全国政权，我是代表新中国来替他贺寿罗！这叫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王稼祥作为中共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驻苏大使，耐心恭听着毛泽东的一番诉说：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天啊，就快要到莫斯科了，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袖第一次到访，怎样都结记着这幺一本老帐，带着这幺一股子情绪？」王稼祥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也是从尚未立稳脚跟的新中国的外交利益出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规劝：「是啊，正如主席曾经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从一九二0年三月，共产国际为帮助中国革命，派出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来华，协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我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到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宣告成立以来，苏联党和政府一直在为我们训练干部，提供经费和武器，向我们派出各类顾问，把我们的革命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来做，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可以说，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外国侵犯我们，欺凌我们，瓜分我们，唯有苏联是个例外，真心实意的帮助了我们。如果没有苏联长时期的无私援助，我们的革命不可能这样快就取得全国胜利，我们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和地位……。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东北战场，如果不是苏联红军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坦克、大炮、枪枝弹药全部移交给我们，林彪、罗荣桓同志绝无可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在没有后勤生产基地提供装备供应的情况下，武装起百万大军，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不说这些了，我记得主席在庆祝史达林六十诞辰的那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声，求其友声。」我们正处在这种时候。是史达林同志和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局，对中国党和革命从理论指导到人力物力的无私援助……。」主席，你的文章我读过多遍，至今还背得出来呢！」

两人的谈话，真是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使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王稼祥竟然引用了他本人的话来反驳他，规劝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毛泽东成了卖矛又卖盾。王稼祥这人也太过聪明，太过亲苏了吧？

此后的路程，除了王稼祥不时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些苏联的地理、人口、民族、历史、军事、政治、经济、物产资源、工农业生产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很少开口，只是点着头，专注地听着。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入莫斯科火车站，迎接他的是零下三十几度的奇寒。车站月台上，恭候着他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以及外交部、外贸部的部级官员。连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防部长，还有史达林的接班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可夫都没有出现。这也符合欢迎新中国元首的礼仪吗？

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不入住克里姆林宫，不用苏方提供餐欧服务，代表团被安置到莫斯科郊外姐妹河史达林的私人别墅里，过小集体生活。

安顿下来之后，莫洛托夫眼王稼祥大使乌里哇啦说了好一阵俄文。王稼祥译成中文说：莫洛托夫同志请毛主席好好休息，睡一觉，坐了十来天的火车，一路上一定很辛苦了。下午六时整，史达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毛泽东表面上不说什幺，心里却不是滋味。自己万里迢迢来访，主人不来拜望客人，反要客人去拜望主人？今后我们一定不搞他们这一套大国主义作风。只要有兄弟国家的元首到访，我一定率同朱德、少奇、恩来等去机场迎接，一定要表现出我新中国的待客之道，我中华民族乃诗书之族，礼仪之邦。

毛泽东头脑清晰，看来史达林是有意要先冶淡一下自己了。直到自己来苏联前夕，据说史达林仍在担

忧共产党新中国会不会是另一个「南斯拉夫」，毛泽东会不会是东方的「铁托」。史达林甚至忧虑新中国的领导人可能选择一条中间偏西方的外交路线。他手头有一份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报告。

毛泽东此次到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清除史达林同志心里的这个疑团，向苏共表明新中国愿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做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下午五时二十分，史达林派自己的卫队队长前来迎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穿戴整齐，只带了驻苏大使王稼祥和自己的顾问兼翻译师哲两人上车。

克里姆林宫由一座座金碧辉煌的教堂和宫殿组成，庄严、壮丽而神秘。车队顺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首，从斯帕斯门驶入，经过一座很大的圆型花坛，前方是气派非凡的大理石游廊，游廊的顶部，绘有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一道护城河与红墙环护着这座十二世纪修建的帝俄皇宫。

十月革命成功后，这里成为苏联的党政首脑机关。这点倒是跟北京中南海的历史与现状十分相似，不同的只是建筑风格，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城堡，中南海是一座风光绮丽的皇家园林。

毛泽东、王稼祥、师哲三人被送进史达林的会客厅里。会客厅高阔华美，大理石墙壁光可鉴人。毛泽东原以为史达林起码会率领他的助手们在大厅门口迎接。大厅里却只有他们三位客人，显得冷清孤零。毛泽东不禁出生一股莫名的失落感。他看了看墙上的大挂钟：五点五十七分，原来早到了三分钟。他恼火地看了王稼祥一眼，仿佛在说：「看看，你这大使都替我做了些什幺安排！我是一个属国的郡主、番王？前来等候晋见伟大无边、万寿无强的新沙皇？！」

好在这时，史达林的女秘书在一名翻译的陪同下走了出来，她请毛主席、王大使和师哲同志到她的值班室去稍候，并说明史达林同志是十分守时的，她立即就进去报告。毛、王、师三人只好跟着女秘书走向客厅尽头，去到一间不很宽大的值班室。毛泽东更为窝火了，差点骂出来：「老子今天是来走麦城了。」

当大挂钟「当当当」响过六下，里间的大门开了，女秘书立在门口招手。毛泽东领着王稼祥、师哲大步走进了史达林的办公室。但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已经站成一排，鼓掌欢迎中国贵宾。史达林站在最前面，向毛泽东伸出了他巨人的双手。史达林边握手边端详着毛泽东，说：好！好！太好了，真想不到你这样年轻，这样健壮，我见过的东方人很少有你这样高大的呢！

史达林比毛泽东年长十三岁。握手之后，他向客人一一介绍了他的政治局成员们：马林可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米高扬、赫鲁晓夫、维辛斯基……。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史达林率政治局成员们在会谈桌的一方坐下，毛泽东则率王稼祥、师哲在另一方坐下。桌的中央摆有各种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伏特加酒，以及各类水果、面包、鱼子酱、切成薄片的熏肉等等。史达林虽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表现出来由衷的喜欢，就像一位衰老的长者见到了年轻有为的晚辈一样。他望着毛泽东，直夸赞：「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真诚地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没想到史达林会这样喜爱他、夸赞他。一股暖流流通了他周身。他忽然心头一热，像个饱受委屈的晚辈，终于见到了慈祥而有力量的长辈那样，眼睛都红了，说：「史达林同志，我可是个在我们党内长期受打击、受迫害、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

王稼祥吓了一跳，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头一回跟史达林见面，竟会说出这样一番话。这既不符合外交礼仪，也有损中国党和政府的颜面，不成了老子和儿子的关系了？诉委屈诉到莫斯科来了，诉到兄弟党的领袖们面前来了。便是师哲也毫无思想准备，一时张口结舌，不知道怎样翻译，该不该翻译。场面哑了一会，还是由坐在史达林身后的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教授翻译过去了。

史达林一时深受感动似的，问：「毛泽东同志，能不能告诉我，在你们党内，都是哪些人打击、排斥过你？他们采用的是何种方式？」

毛泽东侧过身子，指着身边的王稼祥大使说：「就是他！他们国际派，从陈独秀，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

「不不不！」史达林没有等翻译把话译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捏着烟斗的手习惯而威严地晃了晃，之后笑着说：「毛泽东同志，过去的事已经成了历史，就让他过去吧。首先要向你表示歉意的应当是我，由于我对中国了解得不够，对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对中国党的领导人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以致我们之间产生过一些误解……。今天，你作为中国领袖、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来到了莫斯科，你已经是一位胜利者。胜利者应该宽容和高姿态。我们谁也不用去谴责一位失败者。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为胜利者干一杯！」

史达林虽然被西方舆论称为红色屠夫，经常引用他的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来印证他是一位暴君；但他却也的确不愧为列宁之后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的这番幽默的谈话，既有自我批评，又有对「胜利者」的批评。在场的苏联领导人都笑了起来，频频向客人举杯。毛泽东也举起了手里的酒杯，跟着笑了。

只有王稼祥大使一人笑不出来。

第二十五章　千里谋杀毛泽东ー秘戏孙维世

十二月二十一日，为史达林七十诞辰。毛泽东率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人，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一起，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祝寿盛典。

之后，毛泽东与史达林及苏共政治局委员们会谈两次，皆不得要领。

史达林问毛泽东这次到访莫斯科，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或要求没有？毛泽东说，想和苏联领导人共同搞一个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师哲很吃力地把毛泽东的话翻译过去，史达林和他的同事们仍然不懂，毛泽东的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毛泽东说，就是签订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好比席上的一道菜，摆在上面好看，叉起来放进嘴里又好吃。师哲这才算是听懂了，翻译过去说，我们毛主席提议两党两国共同签订一个条约，好看，指的这个条约是给全世界、主要又是给西方帝国主义看的，中苏两国亲如兄弟，团结一致；好吃，是指这个条约不是空泛的，要有具体内容，如在互助互利、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向新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帮助新中国进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毛泽东又补充说：还应当包括归还中长铁路主权、苏联租用大连和旅顺港口的期限等内容。

苏联老大哥总算明白了中国小老弟的要求，原来是要面子，要主权也要实惠。史达林倒是一门心事地要笼络住这个东方的红色巨人，而显得慷慨大方，表示愿意尊重中方意愿，可以考虑归还东北中长铁路主权，大连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租用也可以定出期限。

双方在讨论经济技术援助时，史达林问毛泽东：「中国目前有无经济建设计画？国防、重工业、农业、

水利、电力、交通、采矿，准备上哪些项目？都是多大的规模？需要哪些方面的技术专家？需要多少资金？多少机器设备？」

天啊！毛泽东哪里想到过这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他满脑子装的是战争问题和权力掌控大计，以及中国古代帝制文化经典，对经济建设考虑得少而又少。对于史达林提出的问题，他一筹莫展，一问三不知。

面对着一位会谈对手，史达林倒是很有风度，说：「毛泽东同志，我知道你是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刚刚取得政权，还来不及熟悉经济事务。但你的代表团里，总该有你们的经济专家吧？」

毛泽东摇摇头，很坦然地说：「我带来的是几名我们党内的哲学家，比如我身边的这位陈伯达同志。我想跟你们讨论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

史达林晃了晃手里的烟斗，不无惊讶地问：「来讨论哲学问题？可就弄不出你的那个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来罗。不过，我的翻译费德林同志，还有我们外交部的尤金同志，罗高寿同志，都是不错的哲学家，他们可以陪你讨论。经济援助问题，我看还是等你们的周恩来总理来了再谈。米高扬同志告诉我，你们的刘少奇、周恩来，懂经济，懂国家管理、国家建设。

周恩来是难得的总理人才。」

史达林不懂新中国的政体，他以为中国的总理相当于他这个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其实周恩来只是一名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政务院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里，他只是一名政府委员，他的头上还压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六位副主席。毛泽东在中国政府里的职位才是相当于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这是毛泽东煞费心机才弄出来的一套独特政体。

尽管双方又握手又敬酒又拥抱的，两次会谈却都有些不欢而散。史达林认为毛泽東是个经济草包。毛泽东则认为史达林越俎代庖，竟然事先不征求他毛泽东的意见，就直接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参加会谈，也太自作主张，不尊重人了。别忘了，周恩来是中共干部，归我毛泽东调遣哪。

还有一件使毛泽东大感不悦的事，是史达林亲手交给毛泽东一只大信封，内装一份以俄文书写的关于中共党内领导层政治思想倾向的分析报告。史达林说：「这份东西留在我这里没有什幺用处，还是交给你去看看吧。」回到姐妹河别墅，师哲将那份报告译成中文，毛泽东一看，气得脸都发青，立刻告诉师哲，这件事暂时到此为止，不准外传！原来是苏联派往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门的高级专家柯瓦廖夫写给史达林的汇报信，对中共中央领导人逐一进行了评价、分析，其中谈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人，都不同程度的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有的人还到英、法、德等国留过学，今后有可能出现亲西方倾向……。」毛泽东抖着一迭译稿，恨恨地说：「家贼难防罗！东北局里头，肯定有人向人家提供了这类东西，告洋状，卖身求荣，投靠老大哥啊！」

史达林没有再找毛泽东会谈，也没有会见。他在等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到来。

毛泽东住在莫斯科郊外姐妹河别墅里，每天除了冒着酷寒外出赏雪，大部分时间就是在他宽大的主卧室里读书，以及处理国内发来的电文。史达林特意派人送来一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手稿》，毛泽东并不太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王稼祥从大使馆带来的一批已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地理书籍，包括亚历山大、彼得大帝、卡列琳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等等。他的阅读量大，速度快，记忆力惊人。还有就是观看一堆反映俄国十月革命及卫国战争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别墅里有小型电影放映室，原为史达林同志所设。

其间，还是陈伯达提醒，毛泽东才派自己的卫士长汪东兴代表他，去探望了一次在莫斯科结核疗养院治病的任弼时。毛泽东确是忘记了他的这位与他共艰苦患难，一起打下江山的湖南老乡、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了。

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敬重与关怀，从克里姆林宫派来两位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专职照料毛主席的起居。中方几次婉言辞谢，苏方都不予撤回，只是一再说明，女护士是史达林同志亲自挑选，很健康，主要的兄弟党领袖到莫斯科做客，都有这项服务安排的。

毛泽东开初也有些不太习惯，但也没有表示反感，毕竟接触过的洋妹娃不多。女护士金发碧眼，面目秀丽，皮肤洁白，身材修长，见了毛泽东就笑出脸蛋上的酒窝，百般娇媚。跟国内女子不同的是，人家高鼻梁，深眼窝，长睫毛，阔嘴巴，长腿，另是一番美。虽然语言不通，但动作轻柔，步态婀娜，服务细心而周到。自一九四五年「七大」之后，毛泽东已经习惯了每天由卫士扶他起床，按摩身体，擦澡，穿衣裤，穿鞋袜。现在史达林同志派来两位女护士轮流值日，毛泽东带来的随身卫士倒插不上手了，不听传唤，又任何人都不敢擅自进入他的卧室。多数时候，是毛泽东亲自来到代表团工作人员的房间，发出指示，或是聊天。一次，毛泽东说：「你们大都是年轻小伙，一定要遵守纪律，苏联的女孩子对中国同志又大方又热情，又很漂亮很开放，我们千万不要在这里出问题，犯错误，要提高警惕性。」

其时，代表团有一个临时党支部，成员们最担心的正是毛主席本人。

两名那幺娇嫩的女护士每天轮番着伺候他起床，擦身子，穿衣裤，一弄就是两个小时，谁也不敢进他的房间去。倒不是担心老大哥方面会对毛主席施什幺美人计，也不是说伟大领袖就碰不得洋妞，而是害怕毛主席染病，回去无法向党中央负责，作交代！此时此刻，向中央提出让江青赶来陪伴主席吧，江青又正在北京养病，做的又是那种妇科摘除手术，来了又有何用？主席本人也不会同意的。

幸而不久，孙维世随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并访问保加利亚、东德之后，来到了莫斯科。孙维世和艺术团团长萧华将军前来看望毛主席。毛主席搂住了小维维，说没想到在莫斯科见面，稀客，稀客哩。师哲就以孙维世俄语流畅，代表团需要翻译为名，把小维维留下了。萧华将军走后，代表团党支部当然不便出面，而由工作人员找孙维世聊天，谈心：「小孙啊，现在主席每天由克里姆林宫来的两名小护士照料着，我们又打发不走，怎幺办？你知道，苏联的女孩子在这方面都比较开放、随便，人家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可就是担心主席可能染病啊，回去没法子向中央交代啊！」孙维世虽然被称作小维维，但已经二十八岁，她是何等聪明，心有灵犀一点就通，又是极为热爱主席、富于组织观念和民族观念的，想了想，便胸脯一挺：「要是大家不乱议论，主席就由我来照顾好了！

我来用俄语通知她们，我是中方派定的翻译兼护士，今后照顾毛主席的起居，是我的责任，她们的责任只是医药方面和打扫卫生。」

这样，孙维世于每天中午进入到毛泽东主席的卧室照顾起他的起居来了。还兼上了主席的俄语教员。再过了些天，小孙干脆搬了进去，全天候地陪同毛主席。从一九三八年延安相识相倾慕，一十二年的漫长岁月过去，终于龙飞凤舞，如愿以偿。怎幺着，总比被洋妞勾引了去来得卫生、安全。再说不知为什幺，孙维世一直忌恨着江青，正跟江青一直忌恨着她一样。她要报复江青，耍弄江青，凭什幺由你一个上海滩鬼混出来的女人占有咱毛主席？咱现在也是一种占有。毛主席的感情已经表露得很清楚，他贪恋自己，讨嫌蓝苹，他打算回到北京后，就去克服阻力，眼蓝苹脱离。

有了孙维世陪伴，毛泽东主席兴致好了许多，一天到晚有讲有笑，不发脾气，吃得香，睡得甜。也是天赐良缘，阴差阳错，竟然跑到老大哥的首都莫斯科来游龙戏凤，暂结连理。真是一部现代浪漫传奇。

北京。南池子大街。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李克农的中共中央社会情报部即将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央人民政府内政部、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这是李克农领着中央社会情报部的人马完成最后一次侦破任务，之后他将去政务院外交部任副部长，专职国际情报工作。对于美蒋特务的潜伏电台，社会情报部特别行动科的人马的侦测手段，也太落后太原始了，起初两个月，只是分别扮成老头、老大、大婶、大爷、街头二流子，去各处蹲墙根，晒太阳。北京胡同里的居民每逢冬天，就有裹着大棉袄蹲在墙根晒太阳的癖好。当然，特别行动科的高手们，晒太阳是假，屏声静气地听动静是真的。他们恨不得人人都浑身长出耳朵来，以便捕捉到某座四合院内发出那微弱的电台发报的「嘟嘟」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早就给李克农下了限期破案命令。

但要在诺大一座北京城，两百多万居民，上万栋四合院，去捕捉到那个微弱的信号，真如大海里捞针。而且敌人的潜伏电台，又往往就隐藏在革命机关内部，大家平日见面都客客气气，笑笑微微，科长、处长、局长的，各忙各的公务，谁又料得到谁，到了门窗紧闭夜深人静之时，禁卫森严之中，蒙在被窝里操作起一部神鬼不测之物呢？

直到十二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启程出访苏联前夕，李克农的社会情报部才得到了苏联老大哥内务部的宝贵技术援助：五部手提式电子侦测器。

老大哥的仪器笨是笨了点，可还算灵敏。李克农的老部下曹处长终于侦测出来，电波讯号出自南池子大街一座四合院的南墙内，并很快弄清了那屋子的主人。

李克农领着曹处长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后院书房里，关上房门，向周恩来汇报案情。周恩来高兴地说：「老大哥的技术援助立竿见影了吧！南池子离天安门、中南海都很近啊，这回是敌人学了孙悟空，钻进我们的心脏地带来了，是个什幺人物？」

李克农让曹处长向周总理报告：「那家伙姓计，叫计兆祥，天津人，一九四二年上大学时混入地下党，四三年加入八路军游击队，立过功，目前是首都卫戍区后勤部特供处的一名科长，持有中南海的丙级通行证。现在看来，他是一名国民党的战略特工，他的线放得很长很远。他还可能是国民党布设在北京地区地下特工组织的总联络人，十月一日阴谋炮击天安门城楼案就是他指挥的，可惜叫那两个具体执行的家伙服毒自杀了。」

周恩来平静地听着汇报，尽管汇报的内容十足的惊心动魄。待曹处长汇报完毕，周恩来才问：「克农，你认识这个姓计的吗？」

李克农回答：「认识，我平日喊他小计。没想到这家伙表现上老老实实，工作勤勤勉勉，生活上也很朴素，却是一名战略特工。真是不叫的狗咬人哩。」

周恩来说：「克农啊，事实证明，我们进了北京，进了中南海，决不可以高枕无忧，掉以轻心。姓计的可以出入中南海，说明他颇有神通。你们不要忙于动手，打草惊蛇。再观察他几天，看看在中南海内外，他都跟些什幺人往来。还有，你们要充分利用老大哥送我们的先进仪器，把北京地区那些可疑的电台信号，统统侦测出来，最后来次大扫除，一网打荆记住了，你们这次再不能大意了。抓他时，不要在南池子那四合院里，而要利用他外出时，在某条僻静的胡同里下手。既然是条大鱼，就千万不能让他自杀灭口。我们要政策攻心，争取他的合作，把这出好戏演好，演完。这次台湾的图谋，很可能跟我们毛泽东主席的出访有关。一个政党，搞了几十年的暗杀，丢了江山，就更要疯狂了。」

莫斯科郊外，冰天雪地，姐妹河别墅。

整整有十来天，毛泽东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被晾在了这里似的，无所事事。偶尔有苏方的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来问候，打个照面，史达林却再也没有约见、约谈。便是中国自己的驻苏大使、老朋友王稼祥，也因毛泽东当着史达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说王在历史上排挤、打击过他，全然不给特命全权大使颜面，而闹情绪，不来姐妹河别墅汇报请示工作。

毛泽东作为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友邦，就受到这种冷遇，且是内外夹攻，气不打一处来了。他对陈伯达、师哲等人发脾气：「我们到莫斯科干什幺来了？来赏雪？来读书？看影片？做政治经济乞丐？这算怎幺回事？半个多月了，我只给人家拜了一次寿！还有往国内发回了几封电报，命令林彪部队抓住战机解放海南岛，命令刘邓大军着手准备进军西藏！除了这些，还干了什幺？」

更为气人的是，据代表团里懂英语、法语的工作人员报告，说英国、法国的报纸、电台正在造谣，说他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因跟共产大独裁者史达林意见不合，闹下矛盾，已被史达林下令软禁起来了！我屌她娭毑！

哪个敢软禁老子？造谣污蔑，老子有五百万人民子弟兵，老子发了猛气，也可以做成吉斯汗的！」

毛泽东连湘潭乡下骂娘的粗话都出来了。当然都是一时的气头子上的话，毛泽东想做成吉思汗？显然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六百多年前的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率领数十万蒙古铁骑，东征西讨，首先灭了南宋王朝，之后横扫欧亚大陆，包括灭了都城设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大公国，建立起幅员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俱往矣！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自视再高，也难及成吉斯汗的一根小指头了。

还是长期担任他的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提醒：「主席，派人去把王稼祥同志请来吧！主席到这里访问，他是大使，闹什幺情绪？养兵千日，正是需要他去和苏方领导人沟通的时候呢。」

生气归生气，毛泽东心里明白，王稼祥闹情绪，确是自己出言不逊，当着史达林的面揭了他的老底，人家这大使不好当下去哩。解铃还须系铃人，那就派自己的卫士长去把大使大人接来吧。他有气，也不能在这种时候出。要出，回北京开政治局生活会去吧。

王稼祥大使被接来了，见了毛泽东主席的面，只说自己患了点轻感冒，几天没有露面，是怕把感冒细菌传染给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毛泽东没有理会王稼祥的外交官式托词，开门见山地说：「稼祥啊，你比我小十三岁吧？我又比史达林同志小十三岁，在西方，十三是个不吉祥的数字，我们相互冲着呢！现在我是被陷在这里了，英法的报纸广播，说我被史达林软禁起来了啊！」

王稼祥、陈伯达、孙维世和其它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说得笑了起来。王稼祥心里有数，毛泽东在国内嬉笑怒骂，叱咤风云，干纲独断，一言九鼎；但他这一套到了莫斯科，却未被人家放在眼里，对治理国家的经济大计又一窍不通，而遭到冷遇，陷于被动。打道回国吧，又什幺收获都没有，条约无一纸，援助无一文，怎幺向党内党外做交代？继续留下去吧，人家又不冷不热，史达林同志已无意单独与他举行会谈。连他提出要谈谈哲学，苏方都未派出一两名哲学家来敷衍……。

王稼祥说：「主席，你经常教导全党干部学习辩证法，变被动为主动，转劣势为优势。我建议你采行以下措施：一是接受一次苏联塔斯社和《真理报》的记者访问，公开回答有关中苏关系和你这次访问的问题，西方舆论的谣言便不攻自破；二是同意他们邀请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莫斯科，代表我国负责主持中苏友好条约的谈判。他们认定，只有周总理来，才能真正了解到中国目前的经济

状况和需求，他们也才能制订出各项援助计画；三是我们在等待周恩来总理抵达莫斯科这段时间，去一次列宁格勃，参观访问，那里是旧俄的首都，革命的发源地，有冬宫，十月革命博物馆，还有很好的歌剧舞剧院。主席知道，列宁格勒还是一座英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被纳粹德国的军队包围了两年零四个月之久，德军始终未能占领她，她成了俄罗斯民族屹立不倒的象征，是全体苏联人民的骄傲。」

毛泽东听了王稼祥提出的三条建议，顿时心情开朗起来。他拉住王稼祥的手说：「稼祥啊，你年纪比我小了一轮，脑筋比我灵罗。」

在旁的陈伯达、师哲说：「主席，我们去一趟列宁格勒吧！十月革命的圣地，我们应当去学习取经啊！」

一直安安静静地站在毛泽东身后侧的孙维世，这时也说：「我去过那里，夏天漂亮极了，是苏联最大的海港，冬天街道上也不积雪。还有那里的芭蕾舞剧院，世界第一流。」

毛泽东笑了笑，仿佛下了什幺决心似的，右手手掌习惯性地向前一推：「好！我们到彼得堡去。我还是喜欢彼得堡这个老名字。以后，我们国家的城市，一律不许改名，搞什幺朱德城，毛泽东城……。稼祥大使，现在到了你的码头上，只好暂时服从你的安排罗。你去以我的名义给周恩来发封电报，让他立即准备，多带经济贸易、工业农业方面的人才，尽快到莫斯科来。看来，今后在对外事务上，我是离不开恩来和你们这些外交大员罗。」

第二十六章　千里谋杀周恩来ー智倾莫斯科

一九五 0 年一月十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专列火车离京赴莫斯科访问。代表团团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各行业专家赖亚力、欧阳钦、柴树藩、常彦卿、沈鸿、王勋、聂春荣、何谦、苏农官等，还有新疆地区的负责人赛福鼎，邓力群。代表团还包括了已经随毛泽东在莫斯科的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人。

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列火车驶抵满洲里，正要过境换乘苏方的迎宾列车，却遇上了萧华和他率领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团员们都惊呼起来：「周总理！周总理！」

在贵宾休息室，萧华向周总理汇报了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简况，并说自己是计算好了日子，在这里等候总理的。周恩来也很高兴见到萧华。

萧华江西兴国人，一九一六年生，一九二八年十二岁时上井岗山参加红军，十七岁时已是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进北京之前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是一位著名的青年将领。他性格活泼，勤奋好学，喜爱诗词，进城后被任命为空军政委，之后转任全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周恩来看着萧华身后那群花花朵朵的青年艺术家——大都为部队文工团团员，说：「萧华啊，中央这回派你当孩子头，女娃娃又这样多，你当得怎样？闯没闯什幺祸？」

萧华说：「报告总理，我很高兴率领这支文艺兵。都是第一次出国，开了眼界，世界真是大得很！团员们也都很争气，守纪律，没有捅什幺楼子，还得了金奖银奖，替祖国争了光荣。」

周恩来笑着，提高了声音说：「很好啊！你们的出访，是替我这个外交部长做了宣传，通过观看你们的演出，人家知道了，现在世界的东方有了一个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嘴上说笑着，眼睛却一直在团员们中间寻找着什幺人。他忽然问：「怎幺没见到维世啊？这丫头，还躲着，不来见

我？」

萧华这才明白过来，总理是在找自己的干女儿。看来莫斯科姐妹河别墅那边，还没有把他们留下孙维世的事，报告给总理：「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大家听说主席也在，就都想去见见。通过大使馆联络，结果只通知我和孙维世去看望主席。主席很喜欢维世，直夸她有风度，有出息。师哲同志就把她留下了。师哲说她俄语好，翻译组正需要。她本人也高兴留在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是个难得的幸福机会嚕」

周恩来脸上仍然笑笑微微：心里却很不是滋味。这丫头，就是不肯听劝告，总是要朝那怀里投，不撞南墙不回头，她迟早要吃亏的。却又无法阻止她和主席往来。这回，江青也不在，她更是直接替主席服务……。他隐隐觉得，干女儿要有什幺事了。什幺事？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只好由她去了。

萧华望着总理，仿佛还有什幺话要讲。周恩来拍拍脑门，让团员们退到另外的候车室去，只留下萧华，才问：「主席跟史达林同志谈得怎样？」

萧华摇摇头，放低了嗓门说：「好象不大顺利。我只听师哲简单介绍了几句，并让在路上遇到总理时，先汇个报，通个气。」

周恩来早预料到了毛泽东和史达林两人很难谈得到一起。毛泽东一向谈话又是即兴式、散文式，旁征博引，诗词典故一齐上，很难翻译，翻译过去也很难懂，人家听了会乏味。尤其是谈到两国两党之间的具体问题，更可能出现分歧：「师哲怎幺讲的？你声音再小一点。」

萧华再次降低了嗓门：「师哲说，史达林同志和主席正式会谈了两次。史达林问主席许多具体经济问题，主席都答不上来。外交方面和国内建设方面的情况主席都说不清，要求苏方援建的项目也讲不清。史达林说，可以请他带的经济专家来谈。主席说他只带了陈伯达，是搞哲学的，原先准备和苏方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史达林急了，说你不行，你讲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能讲清。后来史达林就再没有跟毛主席举行会谈了。」

周恩来蹙了蹙他的一双浓眉：「史达林同志怎幺这样子讲话？这样子招待我们毛主席？」

萧华说：「看样子，人家老大哥是真想帮助我们搞建设。师哲说，只要是我们提出来，史达林同志都会答应。他是跟毛主席谈不下去，才这幺讲的。说你们人很多嚒，叫周恩来来谈谈。」

周恩来仿佛在心里权衡着什幺，停了一停，才又问：「主席现在都做些什幺？」

萧华说：「师哲也简单介绍了几句，让先向你通气，主席前一段大部分时间在看书，一大摞一大摞的看。有时晚上和大家一起看一些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题材的电影。还是早上睡觉，下午起床。每天起床就外出去赏雪，在树林里走上半个小时，主席不怕冷。负责保卫工作的苏方上校想阻止，但主席不听。莫斯科的雪下得真大，比北京的大多了。因为事情不大顺利，主席心情不大好，发过几回脾气。又因为史达林同志说要等你到了再会谈，他们就先安排主席参观工厂和看些文艺演出，芭蕾舞什幺的。听讲近几天由王大使他们陪着，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周恩来点点头，没有再问别的，而嘱咐萧：「刚才提到这些，你回到北京后，跟任何人都不准提起，事关主席威信。这是党的纪律。你年纪轻，资格老，官做得大，要经得起新考验。」

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一行人过境，登上了苏方的迎宾专列后，利用驶过西伯利亚大雪原的四天四晚，在车上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他有一个工作节目单：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为总条约；总约之下，分条约还有：关于东北中长铁路从两国共管过渡到主权归还；关于大连、旅顺口海军基地的租借

期限；关于新疆矿业主权归还；关于苏方向中方派遣各行业技术专家的协议；关于援建及贷款的协议。中方请求苏方援建的重点项目，则包括炼钢厂、重型机械、地质普查、资源勘测、采矿、电力、水利、交通、电讯、造船、煤炭、石油、化工、造纸、航空、大型桥梁、军火生产、汽车制造、拖拉机制造……等一百三十六项。

周恩来日夜陶醉于自己的「工作节目」中，孜孜不倦。困了，就喝两杯茅台酒、嚼一小碟花生米提神。由于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带齐了，工作进展顺利。他不止一次地拍着手里的文件说：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老大哥的无私援助。主权，我们将会一项项要回来；援助，从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将会一项项得到真正的同志加兄弟，所以我们在外交上要一边倒，我们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毛主席指出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将会坚如盘石。这话说得多好。

车过乌拉尔山、在斯维尔德洛夫车站，周恩来向已经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的毛泽东挂了电话，告上还有一天半，就可以见到主席了。电话里，毛泽东也很高兴，说就等着你来，好重开会谈，把条约谈成。维世也在我这里，她很乖，听说你要来，她很兴奋。云云。

专列顶风冒雪，继续西行。在雅罗斯拉夫车站，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王稼祥大使，登上了周恩来的专列。两位老同事、老战友见面，分外亲热。他们一直在周恩来的卧室兼书房里交谈，不时把某个部门的专家召来一起谈，多数时间却是他们两人单独谈。王稼祥自江西中央苏区时期起就把周恩来当兄长，不免谈及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他陪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去见史达林，主席当着史达林的面指责、羞辱他的事。王稼祥说：「这事他怎幺也想不通，无论从中苏关系、外交礼仪、党的纪律、党的尊严，还有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都不应该说那些话，不应该在史达林和全体苏共政治局委员们面前失态，使他丢脸。所以，他决定在完成这次陪访任务后，要求中央批准他回国，他这大使是怎幺也当不下去了。同时，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澄清毛泽东同志对他的毫无依据的指责，看看王稼祥是个怎样的国际派？难道当年受党派遣，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东方部工作过的中共党员，就统统不是好人了吗？」

周恩来仔细地倾听着老朋友的陈述，嘟着脸好一刻没有吱声。他没好告诉王稼祥，毛泽东同志近来是有多次失态了，曾经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无理指责过张闻天，后又无理指责过自己。看样子，毛泽东同志大约到了男性更年期……。

周恩来离开坐椅，去倒上两小杯茅台，才过来跟王稼祥并排坐在长沙发上，边品酒边缓缓说：「历史上的那些事，早该放下了，可总也放不下哪。其实，在江西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那年，李富春同志病了，你代替他，当了红军政治部主任。要说排挤、打击过毛泽东同志的，是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秦邦宪，李德，加上我。跟他有过工作分歧的，是陈毅、项英、朱总、洛甫、谭震林。真还轮不上你。许多话，早在延安整风学习运动中就说过了，检讨了，认识了。主席在作整风总结报告时也说了：是非已有公论，旧话不要重提。可为什幺又要重提？不懂。何况，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你和洛甫两人是起了关键作用的，这历史不能否定。一九三七年中央派你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把王明换回了国内。你在共产国际做了大量的工作，介绍、推荐了毛泽东同志，让共产国际认可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党内的地位，记得还是你回延安在政治局会议上做的传达。这是你立下的第二大功劳……放心，这些历史，我没有忘记，相信朱总司令，少奇同志他们，都没有忘记。稼祥啊，个人情绪，个人委屈，你有，我也有哪！可是，我们党流血奋斗了二十几年，死了几百万上千万的同志，才取得了政权，有了今天的局面。每当想起那些死去了的战友、先烈，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还能继续工作，浴沐在胜利阳光里的人，那点个人的情绪、个人的委屈，就算不得什幺了，芥豆之微，粉尘之轻喽！我有一条，说出来和你共勉吧：相让为党，相忍为国，服从领袖，热爱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王稼祥小周恩来八岁。他向来敬重周恩来的学识涵养。兄长一席话，确使他郁积心中的怨气消解了不

少。但他还是不同意放弃原则和稀泥。他信赖周恩来，进而推心置腹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也为了毛泽东主席本人，我觉得我们党的高层还是应当有正常的组织生活，应当有健康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人都不应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而应遵守党章和党的纪律。不然，我们人人相忍相让，而放纵一人，就很可能制造出一位新的君王。任弼时同志在莫斯科养病，多次跟我谈到他的这种担忧，担忧我们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不健康，最后导致全党走大的弯路……。

主席到莫斯科快一个月了，也不是天天都忙，可他只派他的卫士长去探望过一次。弼时同志也没有来看望主席，说自己患的是传染病，不要传染给别人。看得出来，主席对他已经很冷淡。」

周恩来深深地看了王稼祥一眼，过了一刻，才说：「稼祥呀，许多话，就到此为止吧。你是老同志了，有的事，不可书生意气，还是放在心里慢慢思考吧。我同意你回国，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中央已决定由洛甫来接替你，你就先到我的外交部挂职，怎样？少奇同志管干部，很快会对你有新的工作安排的。弼时的病情怎样？咳血止住了没有？到了莫斯科，我一定挤时间去看他。你要记得提醒我，我们一起去。他比我还小四岁啊，多幺坦率、正直、有本领的一位同志。一九四七年三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为了过不过黄河，他跟主席那个吵啊，两人拍桌打椅，大吼大叫，我真怕他们两位老乡动手……。你说我不打圆尝不和稀泥，怎幺办？既要维护主席，又不能伤了弼时。少奇同志说过多次，弼时是我们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最佳人眩可偏偏就得了这个玻还抽烟抽得很凶。我劝过他多次，就是戒不掉。现在戒掉了？」

一月二十日中午，周恩来的专列抵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等到车站迎接。周恩来在李富春、王稼祥的陪同下，在车站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而得体的讲话：「我这次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兄弟邦交的会谈。」他的讲话由王稼祥大使亲自翻译，受到热烈欢迎。其实，周恩来也懂俄语，只是说得不大流利。他说得流利的是英语、法语、德语。在一大群土包子出身的中共领袖中，他的多国语言能力，确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了。

苏联政府为周恩来安排的住所位莫斯科东北部，是史达林的另一幢花园别墅，跟毛泽东所住的姐妹河别墅相距甚远。由于代表团人数众多，一部分成员被安排住在市内的莫斯科大饭店。周恩来只在东北郊别墅住了一晚。为了方便向毛泽东请示、商量工作，第二天他就向毛泽东提出要搬到姐妹河别墅来祝毛泽东亦当即同意，并告诉他，楼上还有一套主卧室特意为他留着。周恩来这算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跟毛主席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当着毛泽东的面，他自然不好表示什幺。等到孙维世单独来他的房间时，他就没给干女儿好脸色了，恨恨地说：「你都二十八岁了，已近而立之年，怎幺还这样不成熟？我和你邓妈妈劝过你的那些话，你都当成耳边风？现在和主席的关系发展成这样，都半公开化了，回到北京怎幺办？」

孙维世却人面桃花，青春焕发。她娇嗔地噘了噘嘴，也是恨恨地说：「两个多月不见，你见到我就不顺眼？你不要吃醋好不好？我不是一样对你好过？」周恩来脸都气得发白，扬了扬巴掌，又放下了。干女儿凑近身去，大放嗲声：「你从前喜欢抱我，现在想打我？就打吧！送给你打！打呀。」

周恩来推开了干女儿，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胡闹咃！他是你的长辈，你叫他伯伯，他比你大了整整二十九岁！」孙维世却不以为然：「大了二十九岁又怎样？我跟王光美同龄，王光美还不是嫁给了刘副主席？现在不是照样生活得很美满？你们不是谁也没有表示过反对？共产党人反对封建婚姻，提倡婚姻自主，自由恋爱，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

周恩来听她一阵胡搅蛮缠，反而冷静下来了：「维维，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对你发了脾气。我还是要问你，会谈完毕，我们大家都要回到北京，都要面对现实，你怎幺办？如果没有人发给你特别通行证，你连中南海的大门都进不了，也根本见不到主席。这些，你想过没有？」孙维世回答：「他说过了，

他要跟蓝苹脱离，他已经很讨嫌那个女人，演戏是她的生活，生活也是在演戏。他还说了，他和我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周恩来却连连摇头：「只怕不那幺简单啊，主席跟蓝苹的关系，中央政治局有过决议。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不是轻易就可以改变的。而且也不可以轻看了蓝苹，她有她的能量。我敢说，在某些方面，你还不是她的对手。不要忘记，她曾是你的老师。信不信由你。」孙维世听爸爸这幺一说，有些傻了，眼里有了泪花：「那幺，党主席就没有婚姻自由了？就不许谈恋爱，谈离婚了？」

周恩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权衡轻重，想起了什幺，于是走近去，拉起了干女儿的手：「维维，我都是为你好。有些事，我们另找时间慢慢商量吧。这次，就谈到这里吧。我只要求你，不要在主席面前表示出什幺。

一如既往吧。你知道，我这次是来会谈的，来办国家大事，事关几亿人口的利益，绝不能把你和主席之间的感情纠葛搅和了进去！千万不要因此影响了主席和我的关系。这是大局。我知道，我维维的优缺点，个人感情上或有糊涂，政治是非上却从来头脑清醒。」

孙维世的脑袋在爸爸的胸前靠了靠，说：「知道了，我都入党十多年了。」

从一月十二日开始，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及其助手们，与苏方会谈代表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及其助手们，开始分成若干谈判小组，日夜翻译资料，起草文件，相互讨价还价，妥协让步。为了加快步伐，周恩来提出「分题会谈，齐头并进，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受到苏方的赞赏与采纳。周恩来并任命师哲为负总责的翻译综合组组长（包括文字、资料和口译），孙维世则为口译组组长，实际上是负责毛泽东和史达林之间的语言交流。

由于史达林表现出了罕见的慷慨，一门心事地要对中国兄弟施予援助；由于周恩来灵活务实的谈判风格，潇洒机智的外交风度，对中国经济困境的精明把握，双方的工作量虽然相当繁钜，各分组会谈却相当顺利。苏方对中方的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双方很快起草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双边贸易协定》，《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技术专家的协定》。

周恩来率领助手们大忙特忙的日子里，毛泽东除了发出过几次诸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新疆问题要在条约中一并解决；东北长春铁路及旅顺口、大连的租借应当写出一个单独的协定之类的指示外，其余时间都在读书、聊天、散步。他读了一堆研究旧俄彼得大帝、法国拿破仑的著作。他有孙维世陪同，醉心于自己的阅读，而无意过问太多的俗事俗务。会谈俗务是周恩来所长，就让周恩来们去发挥、去完成吧。他与孙维世同眠同起，周恩来则视而不见，实在也是忙得连睁只眼、闭只眼都顾不上了。遇有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他还得去到毛泽东的卧室里，当着穿一袭睡裙的干女儿的面，向主席请示汇报呢。

在双方会谈顺利进行之际，史达林热情邀请毛泽东领着身边的几名工作人员入住克里姆林宫，大约是为着弥补一下前一段对毛泽东的怠慢。毛泽东这回倒也乐于给对方一个面子，况且中国代表团人数众多，住地分散，他搬出姐妹河别墅后，其它人员就可集中住到那里去，跟周恩来在一起，便利工作。

毛泽东领着孙维世住进克里姆林宫前沙皇的寝宫里。他对史达林说：「也好，你和我都做老太爷，具体的事让莫洛托夫和周恩来他们去闹。」

当孙维世把「老太爷」一词翻译给史达林听时，史达林哈哈笑了：「我七十岁了，当当老太爷不无可以，你才五十多岁，也当老太爷？」毛泽东说：「我们各当各的，你当苏联的，我当中国的。」史达林

说：「我总算弄明白了，在你们中国，皇帝不管事，靠宰相当家，难怪前一段，我们会谈不顺利，现在你的宰相来了，就顺利了。」毛泽东不置可否，只是陪着史达林一阵哈哈大笑。

这也是史达林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史达林虽为独裁者，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领域均十分精明，他本人即是一名出色的谈判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与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邱吉尔等人谈判并达成多项决定全人类命运的著名条约、协定，被西方人士称为伟大的暴君，红色老狐狸。

二月十四日上午，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的条约签字仪式。

史达林、毛泽东出席。如此一来，毛泽东虽然于双方会谈平庸无能，却一下子与史达林处在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上。由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互换文本。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至迟不过一九五二年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中长铁路及旅顺口、大连的一切权益；还有《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年利息为百分之一。中方则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十年内，逐年还本付息。等等。

为了感念及回报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兄弟般友好下去，毛泽东、周恩来并向史达林承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县以上各级行政单位均成立半官方性质的团体——中苏友好协会，省以上大中城市则建立「中苏友好馆」，毛泽东将亲任全国中苏友好协会荣誉会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将任会长、副会长。

以虚对实，毛泽东、周恩来给了史达林及其苏共政治局成员们以极大的心理满足和精神亨受。这个「以虚对实」的策略由周恩来提出：「我们基本上不用拿出什幺实质性的东西，只要高举「兄弟友谊」之旗，就能做到皆大欢喜。」毛泽东当即表示首肯：「开张友谊支票，何乐不为？」

毛泽东于中苏两国两党的会谈碌碌无功，却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告别宴会上演出一出压轴好戏。他坚持中方的答谢告别宴会要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举行。史达林说：「我在莫斯科从来只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赴宴，你们的答谢宴会为什幺要到外边去举行？」毛泽东说：「我们是个主权国家，不能在你们的党、政机关内举行宴会。」史达林又说：「你们不是说过签了条约，友好同盟，就是同志加兄弟，亲如一家人了？」毛泽东说：「史达林同志，那是个表示友谊牢不可破的比喻，在中国，兄弟分了家，就属于两个独立的家庭，何况我们是两个国家？如果我们的答谢宴会没有您的出席，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毛泽东的话里带有明显的胁迫意味，表示他决心已定，甘冒史达林不出席的风险。倒是史达林几经犹豫，着眼于苏联共产党的全球战略，他太需要东方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盟友了，最后作出让步，破例出席了二月十四日晚上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他们都是各自党和国家的独裁者。这回却是久经拚搏、日暮西山的老独裁者，让步于旭日东升、崭露锋芒的新独裁者。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既获得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实惠，又挣得了大面子。周恩来兴奋地对同事们说：「还是我们毛主席行啊，史达林同志那样德高望重，都没能拗得过他，换了我，就没有这胆识，这气魄的。」

二月十七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满载而归。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兴致极高，同意了苏方的安排，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一路参观工厂、军营、学校、农庄的从容归去。

在北京，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手下的特工高手们，早巳对南池子大街那座古色古香四合院内的计兆祥及其秘密电台——称为北平万能台的，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所发出和接收到的密码，均被截获并破译。所以还没有抓他，是周恩来临离京时交代的：「抓一个计兆祥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要通过他

的秘密电台，破获全国性的敌特组织，务求一个不漏，一网打荆」

大祸临头，踌躇满志的计兆祥却毫无察觉，照常天天发报。到了二月上旬，他终于获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即将返回的信息。他立即将信息发给台北中央保密局。保密局长毛人凤立即回电命令他通知哈尔滨市的东北技术纵队马司令，准备「接客」，并告知台北的特派员将于二月八日晚上空降至哈尔滨市松花江北岸太阳岛东侧那片树林里。一切行动服从特派员的指挥。

一天晚饭后，计兆祥像往常一样到胡同尽头的小店铺去买香烟抽时，突然被两名武林高手扭住，并点了他的穴道，使得他来不及咬破藏于衣领内的剧毒胶丸杀身成仁。

待计兆祥苏醒过来，已是坐在威名赫赫的李克农部长面前。李克农倒是一派儒将风范，和霭可亲，把一迭被破译了的电报稿递给他过目，才轻言细语地说：「小计，我认得你已经有日子了吧？你的特殊身分我们也早已了若指掌。看看，这些都是你跟台北上司的往来宝贝吧？对我们来说，早就不是什幺秘密了。我们就是等着截获到你们台北的特派员在松花江北岸太阳岛树林空降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与东北技术纵队的马司令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碰头的房间号码等信息之后，才将你「请」来的。我们也算是同行了吧？我比你年纪大，资格老。本来，有不有你，对我们来说已意思不大。但念及你才三十出头，不忍心看到你这幺早就离开这幺美好的人间。你都还没有成家吧？现在，我只问你一句：「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的出路还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有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还可以加上一句：「愉快合作，既往不咎，继续工作，前途光明。」」

计兆祥浑身冷汗淋漓。他明白他面对的，是二十年来使得国民党中统、军统两系人马屡斗屡输、闻之丧胆的人物。他有好一刻没有吱声。李克农并没有催逼他。计兆祥知道自己面对的并不是生与死的简单选择，要是有那幺干脆、俐落就好了。吃上这碗饭的人，一旦落到对方手里，若还不从你牙缝里刮出些东西来，那精神和肉体的不死不活的折磨，将是没完没了的……。计兆祥终于哭丧着脸说：「报告李部长，我愿意改过自新，将功赎罪，替你们效劳，重新做人。」

李克农部长很痛快，站起来说：「好！我们握手成交。你的任务是，按我们的要求，依你一贯的口气、方式，向你的台北上司发报并收报。任务完成之后，我保送你去华北政治大学洗脑、深造。」

于是，在黑龙江省（当时称为松江省）省会哈尔滨北郊的太阳岛上，李克农手下的人马于深夜的雪地里，点起一住篝火，准时「迎接」到了从一架没有国籍标志的飞机上空投下来的两名台北保密局的「特派员」。经过突击审讯，中共的两名特工化装成两位「特派员」，手持保密局的委任嘉奖文书，如约前赴哈尔滨市松花江饭店某房间，对上了联络暗号，跟代号为「二 0 五」的反共救国军东北技术纵队司令员马耐「见面密谈」。当「特派员」出示保密局的委任文书，马耐被晋升为东北地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中将衔，并递上一大笔「奖金」时，马中将总司令无疑有它，向「特派员」交上了自己的东北技术纵队的成员联络图，共一百七十人名单，以供「特派员」一一封赏。马耐中将总司令并吹嘘，自己布设的谋杀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的计画，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进行三次，天衣无缝，一定不让毛、周活着回北平，云云。

李克农手下的人马，还通过捕获的两名台北空投来的「特派员」，获知国民党保密局在大陆共有三支反共救国军特别技术纵队，一在哈尔滨，一在南京，一在广州。均由潜伏于北京南池子四合院内的万能台指挥。所有成员均经过了中美合作所严格的全能技术训练，专门从事重大的暗杀、爆破活动。这三支人马，均于一九四九年之前，通过各种途径，打人中共各级党政军机构内部。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抵达中苏边境站满洲里，过境换乘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北京的专列，仍是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长罗瑞卿恭迎，还有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发给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稿：我们一行已抵满洲里，尔后拟于海拉尔、哈尔滨、长春、四平、

铁岭各停车一至三小时，到渖阳拟停留一至两天。请通知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不要公开发表稍息……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少数党内人士（一百人左右）到车站迎接，此后再发表消息。

三月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

第二十七章　江青上书陈情

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的前夕，江青已将一封「陈情信」呈送中央书记处，恭请朱总司令、少奇副主席、恩来总理及毛泽东主席本人阅。江青在信末附记一言：如果书记处不便回复她，她则会将同样的信呈送政治局的每一位成员，要求政治局重新决议，确定她和毛泽东主席的婚姻关系。

江青的蝇头小楷，清秀工整，是很下过一番功夫练就的。这回她甚有心计，在「陈情信」中根本不提及情敌孙维世的名字，毛、孙于莫斯科的种种；而娓娓诉说自己一九三八年以来，如何伴随毛泽东，热爱毛泽东，忠诚毛泽东，照料毛泽东。她是作为毛泽东的生活伴侣、毛泽东子女的母亲，来热爱、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她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坚贞不渝、海枯石烂、天日可表的。自进城后，特别是住进中南海之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人都可能发生变化。她和毛泽东主席的家庭生活已经受到了某些不健康因素的干扰。她作为一名党员，革命队伍里的一名女兵，为了维护党的事业，为了维护领袖的道德形象和崇高威望，本着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恳切而坚决地要求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正视毛泽东主席家庭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困难，防范不利于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的事情发生及恶性发展。

刘少奇已对毛泽东和孙维世在莫斯科「临时同居」的事有所风闻，看过江青的「陈情信」后，对夫人王光美说：「不可小看蓝苹，这回不哭不闹，却比哭闹厉害多呢。看来润芝兄也想当家庭改组派，休江娶孙，不那幺容易罗。在党内不那幺好交代。关键就看恩来的态度。这回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王光美笑说：「孙维世和我同岁，又是个戏剧家，主席是跟文艺舞台有缘份了。主席要真的娶了小孙，那不是跟周家结了亲戚？

虽说不是亲生的，辈份上不是乱套了？」

朱德总司令看过江青的「陈情信」后，什幺话也没有说，只是眉批下一句：「建议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约法三章①不变，可否书记处会上一议？」一天晚餐时，朱德趁服务人员不在身边，就跟夫人康克清说了说毛泽东和孙维世在莫斯科住在一起的事。康克清江西万安人，一九二八年十七岁时上井岗山参加红军，不久跟大她二十四岁的朱德结婚，成为朱德最后的生活伴侣。康克清听老总讲完，叹了口气：「主席也是，年近花甲，还喜欢年轻的，老牛吃嫩草……。」朱德耳朵有点背，问：「你说什幺啊，哪个是老牛？」

康克清说：「老夫少妻，我们江西乡下人叫做老牛吃嫩草！」朱德哈哈笑：「我比你大二十四岁，少奇比光美大二十三岁，主席比蓝苹大二十三岁，比维世大二十八岁，都是，都是，就一个恩来不是。这话你莫到外面去说，犯自由主义错误啊！」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院书房，才在办公桌上看到了江青的信。由于信封上写着「周总理亲启」，又落款为江青，因之值班秘书未便拆阅。至于邓颖超，则从来少进丈夫的办公室，不主动过问「公家事情」。周恩来看过江青的信，直觉得此信写得好，及时，有智能，不动声色，不点孙维世的名，却点中了问题的要害。江青不把孙维世当情敌——尽管是表面上的，实在是高明之举。这就避免了跟毛泽东公开反目，否则毛泽东破罐破摔，事情就没有了转圜的余地。此事，他无论从感情上，道义上，都要站在江青一边。他决不能去参与拆散毛、江，而成全毛、孙。他绝不愿干女儿在自己跟毛泽东之间搅和得不明不白，落下笑柄。干女儿真要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就成了自己的干女婿，这像话吗？荒唐！

滑稽！到时候，只怕谁都闹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没有好果子吃的。再者，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烈士比他周恩来还小两岁，干女儿怎幺可以去找一个比生身父亲年纪还大十岁的人成亲？如果这要成为事实，日后便是九泉之下，也要对不起自己的老战友了。

周恩来心里明白，要阻止毛泽东主席做他想做的某件事，却是个大难题，须动移山之力。毛泽东从来是个拗相公，越有人反对他越来劲。他把阻力当动力，叫做「越压迫越革命」。年轻时入读长沙师范就立下了志向：「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争成为嗜好，学问，并成为大师。因之二、三十年下来，党内党外，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谁也没有斗得过毛泽东。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早就认识深刻，并服输服气。

可总得有人出面说话，打开个缺口呀？谁合适？少奇同志不行，少奇在主席面前从来就矮了半头似的，本身又结过五次婚，现在的太太王光美比少奇同志小那幺多，主席早就开玩笑说少奇也是个改组派；让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出面？人微言轻啊，何况任锐也不会有那个勇气，为这事，只怕连丰泽园的大门都不敢进；让邓颖超出面？份量是重一些，但以什幺身份说话？主席有耐心听？小超不行。自己出面更不行，会成为干涉干女儿的婚姻自主、干涉主席的个人感情生活，而招致干女儿的护恨，招致毛主席的记恨。两面不讨好，得罪人。

不能让他们成。他们成了，不成体统。到时候他周恩来夹在中间，算个什幺人？他想起了朱德总司令。朱老总长毛泽东七岁，为人温和宽厚，从不争功争权争名，处事公正，讲原则讲党性，是党内军内上上下下人人尊重的长者，毛泽东尊称为「玉阶兄」。朱老总出面合适。相信朱老总出于维护党中央领导人的道德形象，党内党外影响，会乐于出来讲几句有份量的话。不管毛泽东主席愿不愿意听，只要总司令开了口，就不能不给面子的。到时候，少奇同志和自己在书记处会议上一附和，集体的阻力就形成，毛泽东同志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了。

周恩来还摸准了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厌倦蓝苹，还没有到达必欲唾弃而后快的地步；他喜欢孙维世，也还没有如唐明皇喜欢杨玉环似的，到达须臾离不开的境界。孙维世文化修养、政治修养都有其浅薄俗气的一面。她能提供给毛泽东的，不过是新鲜和刺激而已。毛泽东诗人气质，感情上还不如唐明皇专一。孙维世也不是杨贵妃。杨贵妃是个国色天香的尤物，孙维世则是位学有专长的戏剧家，有很强的事业心，很难想象她会是一位贤妻良母，对毛泽东百依百顺。

当然，要动摇毛泽东对孙维世的感情，还得由江青本人去进行一些适当的活动。过去地动辄哭闹，那是女人犯贱，撒娇。这回她面临到真正的危机，倒能沉着应付，不哭不闹，可见她还是分得清轻重利害的。这两天，江青肯定会来西花厅找他谈谈，求他帮她的忙。他说话不方便……但小超可以见见她，暗示她，提醒她，去找找什幺人？什幺人合适？对了，徐特立！找徐特立老前辈。没错，徐特立老前辈可以出面劝诫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妙妙妙，真是一物降一物了。

徐特立，湖南长沙人，一八七七年生，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二一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一九一五年毛泽东入读长沙师范）。一九一九年赴法动工俭学时，已四十二岁，是为年岁最长的留法学生。一九二四年回到长沙又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时年五十七岁。抵延安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一九三七年徐特立六十岁诞辰时，毛泽东曾经撰文称：徐特立同志过去是我的先生，今天仍是我的先生，将来还是我的先生。进北京后，毛泽东特意安排徐老住进中南海，执弟子之礼，甚是恭敬的。

想到可以让小超暗示江青去找徐特立老人出面，打消毛泽东休江娶孙的念头，周恩来心头豁然开朗了。

毛、江、孙三人的感情纠葛毕竟算私事。

毛泽东、周恩来回到中南海后，忙于召集一系列会议：中央书记处碰头会、政治局扩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政协在京委员会等等，报告此次访苏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以及中国党和政府如何回应苏联党和政府，特别是史达林同志兄长般的伟大情谊；全国政协应尽快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完成一道手续，立即批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北京市政府出面，举行大规模集会并游行，热烈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诞生；部署筹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中苏友好协会」，各级党、政、军负责人都必须兼任同级「协会」的会长、副会长、理事，并通过这些协会，做好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各项建设的接待服务，等等。周恩来还多次听取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汇报，批准关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保障供应、打击投机倒把的各项政策措施。

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江青很识趣，没有公开找毛泽东纠缠莫斯科的事。她早跟毛泽东分床，进了中南海菊香书屋院子后更是分房，两人也已经不行什幺周公之礼了。只是保留着一个家室名分。江青要的就是这名分。况且也是名不正、言不顺，不伦不类的名分。一九三八年至今，江青从未被称作「毛泽东夫人」。她一直只被党中央认作毛泽东主席的「同居妻子」，半个夫人。可就为了这半个名分，她江青也得时刻提防，小心翼翼，才不致被废了去、夺了去。因为一旦离开了毛泽东，她就凤凰脱毛不如鸡，真正的一文不名，狗屁不值了！男权社会，仍然是该死的男权社会，封建大男子主义。

遵照邓颖超大姐的提示，江青去拜见了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拜见之先，她已派人将一封「陈情信」送达老人。徐老年逾七旬，鹤发童颜，身体健旺，住在中南海万字廊南边一座清静的宫院里。老人见到江青，就说：「蓝苹啊，你的陈情信写得好，差不多可以跟李密的〈陈情表〉媲美了。你的字也写得好，看得出来是下过功夫的。放心，我会去找润芝，带了这根手杖去。他已经约了我，等他忙过这两天就请我吃饭。我会问问他：「坐了党、政、军头把交椅，当了元首，就要休妻？」过去皇上休妻，还得下道诏书，摆出几条理由来。润芝摆不出几条来，我这一关他就通不过。我要问问他：「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这是《魏氏春秋》上的话，在长沙师范时我教过他的……。」当然，党和国家的大事，他是主席，我是党员，要守纪律，要服从他的领导。办这类家务事，就总还要讲个长幼秩序的，我就不管他是不是中央政府主席，既然是我的学生、晚辈，若不听长辈的忠告，那我手里的这根拐杖还是举得起的！」

江青感动得破涕为笑。她半蹲半跪在地板上，两手扶着老人的双膝，仰起清丽的脸蛋，真诚地说：「徐老！您学富五车，年高德劭，桃李满天下，您老人家要是不嫌弃，就收下我这个晚辈女弟子吧！」

徐特立老人连连晃手：「不可以，不可以，延安自然科学院之后，老朽不再收徒，规矩已久，断不可破例的。过去嚒，学生倒是有过一些：毛润芝、刘少奇、何叔衡、蔡和森、任弼时、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罗荣桓、蔡畅、萧三……。」

一天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送朱总司令回到万字廊北面的含和堂。这又是一座清静而宽敞的四合院。朱老总儿孙满堂，的确需要这幺个宽敞的住处。康克清见总理来了，连忙上来致候，上茶，知道总理和老总有事要谈，便退下了。

朱德长周恩来十二岁，二人都属狗。朱德曾说：「年龄上我是恩来的兄长，政治上恩来是我的兄长。一九二二年朱德赴德国学习军事，经由当时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介绍入党。经周恩来介绍同期入党的还有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朱德行伍出身，讲究忠义二字，终身不忘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称周恩来是他的革命领路人。后来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出现多次危机，朱德均以总司令身分出面说话，予以关照。因之二人情谊，非比寻常了。

坐下之后，周恩来品着茶，表示歉意：「老总啊，开了整天会，你已经很累了，我却还想和你谈个事……。要不，你先休息，我改个时间再来。」

朱德说：「坐坐坐。你当总理的，中南海里头号大忙人，要累也是你累。我管事少，比你轻松多了。是不是想谈谈主席和孙炳文女儿的事？江青有封信在我这里，我已经批了一句话，还没有退回书记处去。」说着，朱德起身到书桌抽屉里找出了那封信，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看到朱德的眉批：「建议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约法三章不变。」他心里很为感动：「朱老总，真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啊！」

朱德问：「恩来，你是去了莫斯科的，润芝和维世之间，是不是真有什幺事啊？我只是灌了些耳边风，听了些悄悄话。」

周恩来点点头：「有。我到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都半公开了。我当然没法子拆散他们，男欢女爱嚒！现在的麻烦是，回到了北京，他们可能正式提出来，要求结合，名正言顺。维世是个大姑娘，润芝却还有蓝苹，不能弃之如破履。老总啊，润芝兄比孙炳文烈士大了整十岁，维世怎幺可以嫁给比自己父亲大十岁的男人？你看这事该怎幺办？」

朱德拧了拧眉头：「你这做义父的，还有小超，就没劝过维世？这丫头自进了北京，就少来我家里露面了，康克清也讲她疯得没有王法。我们要对得起孙炳文啊！再说，那一来，润芝不成了你们的干女婿？算怎幺回事？你和小超也会很困难啊？」

周恩来说：「早劝过了，甚至骂过。可她总不听。主席去莫斯科之前，蓝苹外出治病，她就总往主席那里凑，往那怀里投……。这丫头贱气，越大越不叫人疼了。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润芝。总司令一句眉批批出了要害：「建议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约法三章不变。」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朱德温和地笑了：「这事，这事啊，陕北老乡有个说法，一颗萝卜一个坑。没有萝卜，也就不在乎坑了……。可事情怎幺提出来？要有个适当的机会、场合。所以我还没有把蓝苹的信批到书记处去。扩散了，都不雅呢，要慎重对待呢。」

周恩来听了朱老总颇为粗俗的比喻，没有笑得起。他又把上两次毛泽东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分别斥责张闻天和自己的事，以及这次在莫斯科，毛泽东当着史达林同志和全体苏共政治局委员的面，斥责我驻苏大使王稼祥为国际派的事，一并说了说。

朱德听得眼睛都睁大了：「有这些事？我都被蒙在鼓里。我看进了中南海，润芝是发生变化，不好的变化。可我们终归还有个党的纪律哪，组织生活原则哪！等王稼祥回来，政治局应当开一次生活会了，大家要坦率地、真诚地向润芝提醒提醒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人为善，和风细雨。恩来，你看哪？要不要先跟少奇通个气？」

周恩来想了一想，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弹着：「总司令，我看事情得一件一件分开来做。先跟少奇同志通个气？不好。开政治局生活会，范围是不是大了些？事情一并提出来，会不会令润芝产生误会，以为大家串通了来围攻他，算总账……。我想，还是先开个书记处生活会，任弼时还在莫斯科治病，也不要扩大林老、董老、彭真他们了，就你、我、少奇加上润芝本人四个人开会，不提孙维世的名字，只谈江青的陈情信。这次，江青也算聪明，信写得有理有节，颇为感人，也没有提到孙维世，无懈可击。就拿总司令的这句眉批做文章，避实就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朱德嗬嗬笑了：「怪不得人家国民党的那些元老早说了，你是我们共产党内的诸葛亮罗。为了保险，还应当有位德高望重之人去找润芝私下里谈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看，我看让蓝苹去求求几位湖南籍的革命老前辈，徐特立、林伯渠都行，还有谢觉哉。徐老最合适，他是润芝当年长沙师范读书

时的校长、老师。」

周恩来也笑了：「总司令考虑得真周到。小超已经提醒过江青，去拜见徐老。只要徐老出面替江青说话，主席又摆不出几条说得过去的休妻理由，中南海里的一出《罗蜜欧和朱丽叶》，只怕就难于演出了。」

周恩来从朱德家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只一名警卫员跟随着。走到中海西岸去，遇上踏着月色出来散步的刘少奇夫妇。刘少奇是中南海里的另一位大忙人，经常工作到深夜，才由夫人陪着出来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周恩来对刘少奇倒很随便，对王光美却又握手又问好，十足热情：「光美啊，都说你和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南海机关里，最幸福、最和谐的一对罗！」

刘少奇却不苟言笑，说：「恩来，正想着明天要找你谈件事，没想到月下相逢……。我们要不现在就谈谈？」

王光美说：「看你！真是见缝插针了，总理也累了一天了，有事下能明天谈？」

周恩来说：「月下交谈，不累不累。要紧不要紧？」

刘少奇说：「是件不大不小又不能不分心的事……。这样吧，光美，你和警卫员到后面去等等我，或者你先走走，我们只要几分钟。」

王光美暂时离开后，刘少奇见周恩来的警卫员也已经跟自己的警卫员远远地站在了一起，才说：「恩来，今天散会后，毛岸英来找我。岸英说他跟父亲吵了架，父亲差点要动手揍他，被卫士长拉开了、你道为了什幺？岸英是坚决站在他继母蓝苹一边，反对父亲跟孙维世的不正当关系。岸英都哭了：家不像个家，上海还闲着个贺妈妈，又想要个孙维世，年纪比他还小，搞得这幺复杂，不清不白，他真受不了。父亲要是固执己见，要休继母而娶个小后妈，他就要在菊香书屋党小组生活会上，把事情公开出来讨论……。」

周恩来心里暗暗叫好，肯定是蓝苹做了岸英的工作。这回真是得道者多助了。但他嘴里却说：「岸英这孩子也是，怎幺可以这样对自己的父亲说话？他怎幺不来找找我？少奇同志，你知道，自延安以来，岸英一向跟我和小超都是很亲近的。」

刘少奇说：「我也问过岸英，为什幺不去找找你周叔叔和邓妈妈呀？

你父母亲的事，向来是他们二位在当调解人、和事佬的。你猜岸英怎幺说？他说姓孙的是周叔叔的干女儿，中央机关谁不知道？为这事，周叔叔一定是伤透了脑筋，哭笑不得呀。又不是亲生的，周叔叔和邓妈妈能说什幺话？」

周恩来说：「岸英从小懂事听话。都二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也还没成家，谈了个对象，女方未满十八岁，主席不允许他们结婚……我真替主席高兴有这幺个谦逊好学、正直善良的好儿子。少奇同志，你对主席和维世这事，怎幺个看法？」

刘少奇打火点烟，深深吸了两口，仿佛思考一会，才说：「感情上我也同情蓝苹。这个女人毛病不少，历史上也不怎幺样，但有她可怜可叹的一面；可理性上呢？我又觉得我们应该尊重润芝的个人感情。我在想，润芝近半年来，为什幺常常发脾气，有时甚至表现得不很理智？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生活不和谐，夫妇生活不太正常。他已经厌倦了蓝苹是毫无疑义的。他甚至跟自己的卫士都说过，想起蓝苹当初在上海的那些事就厌恶，恨不能永远不要见到。润芝感情丰富，平日情绪起伏较大，他需要有新的

倾诉……。所以我想，从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着想，让润芝过上正常的幸福的夫妻生活，在中央领导层造成一种祥和安定和衷共济的工作气氛，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也许润芝兄跟孙维世结合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恩来，中央分工我管干部，了解的情况稍多些。我还有个担心，一个女人长期受压抑，生活在一种惊惧不安的气氛里，是容易变态的。将来一旦有了机遇，掌控了某种权力，会成为十分暴戾的人物……也许，这是我的多虑，多虑……。」

周恩来倒是没有想到这一层。刘少奇思考问题，的确有他深刻、独到的一面，连主席都不得不承认呢。他也了解蓝苹不是盏省油的灯，有她很激烈、厉害的一面。但他相信，只要中央能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的约法三章不变，蓝苹在政治上就绝不可能有所作为。何况蓝苹平日为人，小肚鸡肠，争风吃醋，好娱乐，好哭好闹，也实在是个俗物。他不禁问：「光美也是你一样的看法吗？对人对事，女性往往比我们男的来得细腻、敏感。」

刘少奇断然地晃了晃手：「我从来不跟她议论党内人事，这是原则。

岸英来找我哭诉，她也不在常光美有个好处，很自觉自律，从来不问不谈她工作范围以外的事。好了，太晚了，这事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怕岸英还是会去找你的，让你心里有个底。」

周恩来跟刘少奇紧紧握手，道晚安。

书记处会议，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由主席副主席加上总书记组成），是为中共的最高领导核心，亦即所谓的「党中央」也。由于任弼时养病去了，只有毛、朱、刘、周四位书记，书记处会议便经常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书房里举行。夏天图凉快，有时也在菊香书房的院子里，树荫下开会。院子里几株翠柏合抱，几棵海棠蓬勃。那时，各人摇一把大蒲扇，脚边点着蚊香，连电风扇还没有呢，讨论国家大事也就有点像是农民饭后聊家闲。

这天的书记处碰头会，先讨论、通过了一个中苏友好协会全国总会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理事名单，以及各省市分会的组成办法，还有派驻二十来个已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国家的使节名单，大使馆建馆问题，等等。快要散会了，朱德总司令才拿出江青的那封陈情信来说：「润芝、少奇、恩来，在座只有我们四人，都是不分彼此的老同事、老战友了，既是一桩私事，也算一桩公事，我们一起来议一议，议过就了，严禁扩散，如何？」

毛泽东一见江青的陈情信，本来一脸微笑，忽地涨成红面关公：「这个臭婆娘，不是东西！我晓得她给你们每人送了一封，也给我留了一封，诉说她的委屈！她是受了我们这些封建男权主义者、大男子汉的压迫了。

她不是要到政治局会议上去闹吗？让她这个蹩脚演员表演一番也好，我还怕她？」

刘少奇温和地率先表态：「我反对这事闹到政治局会议上去，影响不好，也不严肃，还是小范围解决吧。」

毛泽东说：「多谢少奇。人就一张脸，树就一张皮，这女人一不要脸，二不要皮，事情就难办。她唯恐事情不闹大。前天，她还请动了我的老师徐特立前辈，来教训我。徐老给我讲了《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里裴注所引的《魏氏春秋》：「许允妻阮氏贤明而丑，允始见愕然，交礼毕，无复入意。……允入，须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顾谓妇曰：「妇有四德②，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皆备。」妇曰：「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知其非凡，遂雅相亲重。……」这篇文章，当年在徐老门下做师范生时，是读过的。徐老前天重新给我开讲一堂，用意是很明显的了。」

朱德笑问：「润芝，徐特立老人是语重心长啊！看来，你和蓝苹的情份还不能断罗。何况蓝苹不丑，美貌依旧，又颇有些文彩。你是如何答复徐老的？」

毛泽东说：「德、言、容、功，所乏唯德。」

刘少奇说：「总司令，徐特立前辈也是我的老师。老师嚒，自然一管学生的学问，二管学生的做人。但这回的事，到底是他们夫妻失和。我看，我们也要尊重润芝本人的想法，不好强人所难的……。」

周恩来随即附和；「对，主席的事，还是主席自己作主。」

毛泽东的脸色由红转白，感激地望了刘少奇一眼：「不瞒各位，对蓝苹，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早就不和她困觉了，嫌她不洁。自从四八年全军开展三忆三查运动，查出来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影剧圈混出的那些糗事，我就对自己说：完了，我和这个女人完了，今后，至多只剩下个名份，顾全一个面子罢了……。」

朱德仍是一脸慈祥的微笑：「润芝兄，你个人感情上的事，我本不该插嘴。但你是党、政、军第一把手，最高领袖，众望所归，举国敬仰；我担心的是领袖形象，党的事业，是否受到影响。我们这些人，都被全国上上下下的眼睛所盯着啊，还是以家室安宁为好，给全国军民做个榜样噜当然，你的个人感情上的需要，我们也要理解。必要的话，可以临时打打游击噜你们不要笑。这不是我的发明。一九三九年，润芝介绍一位有名的女作家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找我，好象还让替她介绍个对象。那时，彭德怀正好也打单身。我就跟彭老总提了提。彭老总瞪着眼睛说：「我敢要她？她是个游击主义者！」我没听懂，就说游击主义有什幺不好？我们不都在太行山上打游击噜彭老总说：「人家是在个人感情上打游击！找男人打游击，还有什幺杯水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笑了。他们都心照不宣，明白这位名女作家是丁玲。朱德见气氛活跃、轻松了，便接着说：「润芝兄，为了大局，你就还是先委屈一下吧。对蓝苹，我们还是继续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的那个决定吧。当然，也要和蓝苹说清楚，今后，她不得干涉主席和别的年轻女同志的正常交往、接触。少奇，恩来，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刘少奇立即改变初衷，顺着总司令的口吻说：「我看，这事暂时也只好这样办了，到此为止。古人说：「以天下为任者，不计小耻；以四海为量者，不计小节。」这话对润芝兄合适。」

周恩来说：「我同意总司令和少奇的。主席，你以为怎样？」

毛泽东一脸苦笑：「我的老师徐特立，加上你们三位，都是蓝苹一派的。这几天，小女儿李纳牵着我的衣袖眼泪汪汪的，爸爸爸爸的喊得人心酸；长子岸英，也找我来吵，替他继母说情。真是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总动员罗，把我包围了罗。我脾气再拗，这回也拗不过去……。少奇兄近来读书不少，《后汉书》上的名句，都背得出啊！」

周恩来尽量克制住，没有喜形于色……。直到毛泽东说：「都不要走，留在我这里吃饭吧，长沙送来枫树球熏出的腊肉，豆豉炒红辣子，香得很，我们一起下酒。」周恩来活跃起来，走出书房去，站在院子里喊：「蓝苹！蓝苹！主席留我们吃饭，你个女主人怎幺不露面？快下厨房去，弄几个你拿手的上海小菜来！」

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站在门外的身影，叹着气，没头没尾的说了一句：「蓝苹后边有高人，有高人指点啊，存心不让我解脱。」

①即：江青只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同志；江青不能被称为毛泽东夫人；江青不参与党内政治生活。

②旧时指妇女的德、言、容、功为四德。

第二十八章　干女儿也说《清宫秘史》

周恩来终于使毛泽东打消了「休江娶孙」的念头。

稳住了毛泽东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有矛盾的次要方面，要做好干女儿孙维世的工作。周恩来倒不是怕干女儿进中南海来撒贱，吵闹。不给她电话通知，北门值班室不发给她临时通行证，她连中南海的大门都进不了。二十八岁的大姑娘了，还不知分寸，不知厉害，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跟主席有了那层关系，以为主席随口许了个什幺愿，她就真的可以取代蓝蘋，搬进菊香书屋做女主角。幼稚愚蠢，异想天开，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菊香书屋的女主人那幺好当？你跟毛岸英同岁，岸英肯称你为后妈？还有岸青、李敏、李纳，还有主席的亲侄子毛远新，都住在菊香书屋，他们哪一个会把你放在眼里？把你当做老几？岸英、岸青是杨开慧生的，李敏是贺子贞生的，李纳是蓝苹生的，四个孩子，就有三个母亲，还不够复杂？

况且，你本身是个戏剧家，艺术工作者。你能丢得下舞台、耐得住寂寞，在菊香书屋里没没无闻，深居简出，做一位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对不起，作为毛泽东的第五任妻子，你仅仅是一名小后妈，小继母。蓝苹能混到今天，能为毛家的子女们所接受，已经够她周旋，难能可贵的了。你小孙在这方面，差老鼻子了，还够不上蓝苹的一根脚趾头；况且，以毛泽东的性格，诗人气质，对女性的喜新厌旧，你大约也新鲜不了多久，也会旧的。如此循环下去，不久又会有更年轻更亮丽的人儿取代你的。那一来，既断送了你的前程，又坏了领袖的声誉、党的声誉，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所绝不允许……。

「在想什幺哪？还不睡？」邓颖超身着睡袍，站在西花厅后院书房门口问。

原来夜已深。周恩来发觉自己是坐在大书案前，伏着一迭文件打了个盹。他站起身子，走向门口，甩了甩手说：「小超，我们到小客厅里去坐坐？有热奶吗？我想要一杯。」

工作人员早休了班，连保健护士都睡觉去了。邓颖超忙去厨房里煮出一杯热牛奶，拿到客厅，陪周恩来坐下。

「小超，我们好久没有坐下来说说话了，」周恩来边喝着烫嘴的牛奶，边说，「我适才是在想维世的事。这孩子年纪越大，越教人烦心，差点惹出大事情来。」

邓颖超说：「我们也不要只是怪女儿。男女之事，从来一个巴掌拍不响，总是男的占主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噜只不过这回是个有妇之夫。论不是，有妇之夫的责任更大些。当然，因为是主席，又碰上了一个蓝苹，许多话就不好说了。」

周恩来忽然想起那晚上刘少奇说过的话，便问：「蓝苹这人在政治上怎幺样？是下是很有上进心，权力欲什幺的？」

邵颖超笑了：「你怎幺问这个？我只是听她私下里讲过，她仍然留恋银幕和舞台，对政治运动反感，说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整来整去，能有好人……。可能跟她被查出来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那些事有关。」

周恩来轻轻舒了口气，确是很难想象蓝苹今后在政治上能有什幺大作为。他握了握小超的手，回到了原话题：「主席那头，现在算是稳定住了，暂时不会再提出什幺跟蓝苹分手的事。我和总司令，也只好做到这一步了，算是对得起孙炳文烈士；剩下维世这头，怎幺办？真是女大不中留啊。」

邓颖超说：「是呀，我们该替她操操心了，二十八岁大姑娘，还没个主，也不成回事。这次她和主席做了场白日梦，不知会气成什幺样子。我们是不是把她接到家里来住两天，好好跟她谈谈。毕竟算我们的孩子噜」

周恩来摇了摇头：「缓。她还有亲生母亲任锐嘛。当然，她和主席的事，也不一定能传到任锐耳朵里去。她本人也不会去讲。让她自己先去心灵苦斗一番吧，尝尝苦和辣的滋味也好。这十几年大家太宠着她了，她也太顺利了，二十八岁还不知厉害，还没有长大……。放心，她不会有事，心性高着哪，艺术上的事业心强着哪。我相信，过几天，她自己会找上门来，我们再来因势利导不迟。」

邓颖超拍拍脑门，想起什幺事儿来了：「对啦，上个月初，你和主席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戏剧家金山来看望过我，说是让跟你说说，支持一下他们的话剧事业。他说周扬、茅盾和夏衍、田汉都支持他筹办中央戏剧学院，还要成立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大干一番罗。他说总理喜欢话剧，年轻时在南开中学还参加过演出，现在要请总理批个计划，并给他们中央戏剧学院题写院名。」

提起金山，周恩来来了精神：「金山啊，天才，我们的戏剧大才子。

他不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主持工作，拍了部片子《松花江上》？也调进北京来了？很好，很好，老朋友了。还记得吗？一九四二年，他到重庆主演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那个轰动哟，连国民党的报纸都不得不称他为伟大的演员。如今到了北京，开创新中国的话剧事业，我支持，主席也会支持的。你问没问他，太大、孩子都来了吗？」

邓颖超说：「问了，他太太当年也是陪都的几大美人之一噜他说他和太大分手了，孩子也归了太太，留在了长春。现在是重做王老五，无牵无挂一身轻。」

周恩来摇摇头：「这个金山啊，天才是天才，就是风流些，才子佳人的艳闻不绝。艺术家啊，只怕今后也要思想改造改造了。成立中央戏剧学院，我当然高兴。题写校名，我的字不如主席。主席既喜欢京戏，也喜欢话剧，翰墨又好，请主席题写合适。」

邓颖超说：「你呀，也是一天到晚的忙，把别的事丢一边了。我有时想和你商量个事，都插不上……。你不觉得维维和金山，是挺合适的一对？」

周恩来沙发背一拍：「对呀！看我，真是忙晕头了，亏得你提个醒。

金山，记得在重庆时问过他，是一九一一年的，比维世大十岁，年龄合适。又都是从事舞台艺术，专业也对口……。不过，这事不可操之过急。我看先跟夏衍打个招呼，安排维维也去中央戏剧学院，当不了副院长，先当个表演系主任，参加党委什幺的，让他们先有些工作上的接触，相互熟悉熟悉。之后，你再看机会给金山提个词儿。但一定不是我们包办，只是牵个线，当个促进派而已。不然维世会反感的，她和主席的关系相信也还没有完全断……」

不觉到了四月初。一天凌晨，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问他有部香港影片叫《清宫秘史》的看了没有？周恩来回说；「听说了，是我们的港澳地下工委支持凤凰公司拍摄的。但回来后一直忙，还没顾

上去欣赏，主席看过了？」毛泽东说：「看过，是蓝苹推荐的，说我非看不可。」周恩来说：「蓝苹是内行，是主席最好的艺术顾问啊！」毛泽东那头，却似乎对他夸赞蓝苹不感兴趣，而说：「有人讲这个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我看不是，大大的不是。为此，我给政治局的诸位大人写了几句话，会派人送上。恩来，你再忙，也应该抽时间看看，奇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啊！」

下午，机要秘书将一封毛泽东的书信，放在周恩来的书案上。由于要分送十来位政治局委员，信是由主席的秘书刻印的，毛泽东在信末签了名：「《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诸位以为如何？」

周恩来一时有些摸不清头尾，一部香港左派公司拍摄出来的历史题材影片，听说夏衍他们支持过的，主席怎幺会如此反感，提出如此严重的斥责？有人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个「有人」是谁？起码是政治局委员吧？不然，主席为什幺要写信给政治局的每一位成员？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杀鸡用牛刀？不不，主席对待问题，从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周恩来给刘少奇挂了个电话，少奇同志或许了解主席写信的背景。刘少奇在电话里说：「我也是刚收到主席的信。

影片我倒是看了。是上个月初，你和主席还在东北。那天晚上开完中央政府工作碰头会之后看的。看完出来，天都快亮了。后半截我没大看清楚，因为实在太困了。只记得拍了很多中南海里的实景，瀛台、丰泽园、勤政殿、海宴堂、怀仁堂、中南、南海都有。大约是我们住进来之前，人家来拍的实景……。恩来，我看现在事情太多，实在顾不过来，这事政治局就先放一放吧，让中宣部、文化部去讨论讨论嘛。」

看来刘少奇也不知底细。周恩来同意刘少奇的意见。的确，多少国内国外的大事压在那里等着处理：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华东野战军正部署解放台湾、渡海作战，南方要剿匪反霸，全国要肃清反革命，老区要完成土地改革，刘、邓大军要进军西藏，全国要统一发行新货币（人民币），铁路、航运交通要恢复正常运转，几千名苏联专家即将来华援助，还有新区老区都要大抓春耕生产，几亿人口等着吃粮……国计民生，国家生存，哪一桩哪一项，不比评论一部影片要紧？的确是顾不上。国家大事，轻重缓急，少奇同志是对的。《清宫秘史》的好好歹歹，由中宣部和文化部去管吧。

关于刘少奇，周恩来也觉得有什幺不妥当似的。他访苏回来后，看到中央办公厅的简报：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少奇是去年十二月下旬和今年一月上旬到天津视察的，是代表中央去指导工作。因是带着王光美去的，因此有些老同志开玩笑，说是新女婿上门。王光美的家族是天津的大资产阶级，少奇同志原本也是应该适当回避一下的。带着王光美回去，是有些招摇了。

天津的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大名黄敬。黄敬何许人？说起来还是周恩来的祖籍绍兴同乡，原名俞启威。李克农私下告诉过：「俞启威是江青在青岛读书时的第二个同居丈夫。」这位江青的首任同居者主持天津工作之后，却对手下的那批部队转业到市里的干部约束不力，任由他们去组织工人群众跟资本家斗争，搞什幺工人自治，接管工厂、商店，逼得资本家关闭工厂、商店，导致工人阶级成批失业，连饭都吃不上，城市供应短缺，社会治安混乱。这在全国大中城市是个普遍现象。不少地方已经有失业工人上街游行，提出口号要工作，要活命。刘少奇代表中央去天津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出访苏联之前同意了的，并委托刘少奇主持发一个党内文件，在接管大中城市后要坚决克服左倾急躁病，政治幼稚病，一切以恢复生产、保障供应、安定人心、维护治安为中心。刘少奇在天津召开了多次工商业者座谈会，认真听取了民族资本家们的意见，并作了一系列的讲话。由于刘少奇在天津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方针，天津的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局势很快稳定下来。天津经验也给全国大中城市恢复正常秩序，带来很好的影响。这是主流。

周恩来看到的中央办公厅简报，刘少奇是在天津讲了些大实话，有些句子是走了火的，要是有人反映到主席那里是肯定不太妙。比如刘少奇说：「在现阶段，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现在工人的痛苦是工厂关闭、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店员失业、生活没有着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就没法活。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是有功。……」中央办公厅在整理印这份简报前，交少奇同志本人审阅过没有？现在是王光美任少奇的秘书，大约也是粗心大意、忘乎所以了。要是在西花厅，就决不会允许这些句子上简报的。

干女儿孙维世经过电话联络，终于出现在西花厅。

这是自三月初从苏联回来后，干女儿第一次上门。周恩来、邓颖超见了，仿佛什幺事也没有发生过，只拉着干女儿的手嘘寒间暖，问她家里母亲、兄妹的身体、学习、工作情况。

比起在莫斯科有爱情滋润的那段时日，干女儿显然清瘦了些，眼眶也像描过一圈眼影，发青哩。她是喝了一杯人生的苦酒啊，这丫头。但对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周恩来坚定地相信。以干女儿的年轻、好胜，独立个性，强烈的事业上进心，怎幺可以去做毛泽东的生活伴侣？怎幺胜任得了菊香书屋的女主人？她的拗性子跟毛的牛脾气正好针尖对麦芒，半斤八两。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是一回事，朝夕厮守眼睛鼻子是另一回事。长痛不如短痛。没错，自己和总司令在这件事情上，配合得默契，处理得正确。

原来干女儿是顺道来看望他们的。晚上十点在怀仁堂礼堂有场电影，主席生活办公室通知孙维世来取入场券。周恩来问又演什幺影片？干女儿说是《清宫秘史》，您没看过？周恩来说：「我哪能像你们那样轻松潇洒啊？每晚上都有两三个会见、谈话或是会议等着，而且都是在十点钟之后。」干女儿说：「这个片子您一定要看，听讲在中宣部开会，江青只是名电影艺术委员会委员，却和陆定一、周扬、胡乔木都吵起来了，像个泼妇似的，又哭又闹，硬说《清宫秘史》是坏影片，卖国主义大毒草，应当批判、禁演。陆定一部长不同意：「禁演？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新中国只怕不好开这个先例。」周扬也说：「有问题可以讨论，有错误可以批评，禁演不是好的文艺工作方式。」胡乔木是主席的政治秘书，也是中宣部副部长，这回却态度明确：「江青同志，怎幺能说是大毒草，卖国主义？

少奇同志看了，说是爱国主义的呢！」三位中宣部领导人哪里把她放在眼里？气得江青哭丧着脸，光流泪，挨了三大巴掌似的，讨没趣，受了大委屈。」

周恩来心里一震，原来是是这幺回事。难怪有主席的那封信，这回主席是要护着江青了。好在信的内容还没有透出去……这个电影，自己和小超，是一定不要去看了，不去看了，避免卷入纷争。军事、外交、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内国外的大事还忙不过来，去争论一个电影，还大动肝火，不值。

吃过晚饭，周恩来看看手表，说自己还可以有二十分钟的空闲。邓颖超明白他的意思，对孙维世说：「维维呀，你爸爸从苏联回来，这是在家里吃的第三顿饭。平日他忙得我都难于打上照面。二十分钟，宝贵喽，你们就到小客厅去说说话吧，那里比较清静。」

周恩来拉着干女儿的手，进到小客厅。邓颖超亲自送来两杯清茶，退出去，带上门，并叫一名卫士在门外守着，不让人打扰。室内，周恩来既慈祥又严肃地盯住女儿问：「不说废话了，你该拿起你的业务来了。对于工作，有没有什幺具体计画？要不要我帮帮忙？」

干女儿的微笑中带着苦涩：「我嚒，小人物一个，当然脱不开大人物的爱护……。我的志趣仍是在舞台上，想编戏导戏。别忘了，我是莫斯科大学戏剧系毕业的。夏公说：「我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算凤毛麟角，不要再去做什幺俄语翻译，那方面的人才多的是，应当在新中国戏剧舞台上发光发热。」」

周恩来觉得干女儿自视甚高，不够谦虚，但还是高兴地扬了扬手：「夏衍是伯乐，我们维维是匹艺术舞台上的千里驹罗。很好很好。前两天，你妈妈还在说，金山同志正在筹建中央戏剧学院，维维可不可以去做个帮手啊？金山你认识吧？他可是我们国家的一位天才演员，杰出的艺术家。」

干女儿说：「还能不认识金山！戏剧界的大才子，大人物，架子也不老校……不过我不想去戏剧学院教书，跟学生、课本打交道。我向夏公请教过，夏公也基本上同意了，中央实验话剧院也正在筹办，夏公要提名我去做副院长和总导演。」

周恩来两眼放光：「行呀！维维，副院长兼总导演，你肩膀担得起重任？不过，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王稼祥、萧华他们，都是二十来岁，就当了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组织部长啦！过去我们是从战争学习战争，现在你们是从舞台学习舞台。金山是我的老朋友，我会抽空跟他打个招呼，今后不要在我们维维面前摆大艺术家的谱了，要多予关照、帮助、指导。」

孙维世笑了笑：「谢谢啦。我一定虚心讨教。如果我排演出了大型话剧，您和妈妈一定要出席观看，批评指教。」

周恩来伸出手去，握住干女儿的纤纤玉手：「一言为定。我再忙，也要挤出时间，和你妈妈一起去看。说不定还能请动朱总司令和康妈妈也去。」

孙维世眼里一时又闪亮起泪花。周恩来抿了抿嘴角，终归是没有忍住，还是问了：「维维，苏联回来，你还去看过主席吗？」

干女儿掏出手绢来轻轻贴了贴眼睛，点了点头：「去过三次。他心里很苦，放下下我。见面就要，没个够。好可怜……。他告诉我，想提出跟蓝苹分手的事……。」

干爸爸问：「怪事了，你就不怕自己受孕？」

干女儿绯红了脸：「放心，医生给他化验过，他的虫子一大半是死的，已不能使对方受孕……。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他说：「他提出跟蓝苹分手的事，头一关中央书记处就通不过。党主席得服从党的大局，带头维护党的形象和威信。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蜕变出来的，住进中南海里，处处有封建主义的阴影，挥之不去，有情人成不了眷属。……要造反，就成了造共产党自己的反了。蓝苹是盆剩菜残羹，如今一伙人硬是逼着他老毛吃这盆剩菜残羹……。」」

周恩来身子发冷似地晃了一下，问：「蓝苹是什幺剩菜残羹？」

孙维世说：「主席讲的嘛，不是我编派的嘛。他说，四八年全党全军三忆三查运动，中央社会情报部李克农、潘汉年他们才查出来，江青历史上不干净，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一段，男女关系十分混乱。他说江青的第一任同居丈夫名魏鹤龄，原山东实验话剧院的同事；第二任同居丈夫是黄敬，原名俞启威，现在是天津市委书记、市长兼军管会主任；第三个男人是上海的影评家唐纳，他一九四五年九月到重庆谈判，还跟唐纳在一次酒会上见了面，握了手，说了和为贵。现在唐纳逃去海外，下落不明；第四任男人也是上海的电影导演，叫章珉，现在是中央文化部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以上是公开同居过的。临时偷欢的还有史东山、袁牧之等等，保守的估计也是两个班以上……。主席说：「这些情况，原先在延安时了解得很少，一九四八年三忆三查才搞清，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悔之晚矣！他这个党主席头上，扣着二、三十顶绿帽子，恶心不恶心？」」

周恩来身上不再发冷，而有一种莫明的快意。他不动声色，告诫说：「维维！这些话不要再对第三者说了，会掉脑袋的！主席还说了些什幺？」

孙维世心里自然不乏一种不幸中的庆幸，脸色妩媚了许多：「还讲了，这次阻止他和江青分手，连朱总司令和他的老师徐特立都出面了，还有他的儿女都一齐哭闹，真是上下动员，老少齐心，四面楚歌，重重包围……。他说江青后面有高人。」

周恩来瞪圆了眼睛：「主席怀疑谁？」

孙维世莞尔一笑：「他指刘少奇。我没有说话。我知道不是刘副主席。」

周恩来倒抽一口冷气，头脑简单啊，主席是在糊弄你啊，你是我的干女儿啊！他正色道：「维世！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事，包括主席私下里谈过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能透出去。这是党纪国法，铁面无情的，否则谁也救不了你，明白吗？我们做人，有时要稳似泰山，有时要如履薄冰，这是辩证法，不懂厉害关系不行。至于你和主席继续交往，我不会再管，你邓妈妈也不会再管。相信江青也管不了，明白吗？这话，点到为止，你自己去把握分寸。记住了，你要保重，保重。」

送走干女儿，周恩来匆匆起身，挟上公文包要去紫光阁开会。邓颖超赶上来，陪他走了几步，轻轻问：「你们谈得怎样？没事儿吧？」

周恩来笑笑：「放心，她已经过了最难的一关。有机会，多和金山联系。」

有一句话，周恩来装在了心里：「此女不可留，赶快嫁出去。不知死活，不知退出，怎幺行？」

第二十九章　贪恋红尘

刘少奇一早就来了电话，告知周恩来：「主席要任命南乔——乔冠华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主席说，这样，北乔、南乔两位才子，就都到了他的名下，一个党主席办公室，一个中央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珠联璧合。主席让给你打个招呼，通个气，南乔不是还一直挂着你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嚒？」

其实，乔冠华从香港地下工委回来下久，就被借到中央政府主席办公室协助工作去了，现在一听要正式调走他，周恩来心里自然是老大不高兴，嘴上却不能不说：「少奇同志，我服从主席的决定。不过，外交部这边也很需要南乔，我看还是让他继续兼任外交部的部长助理，行不行？要不要麻烦你请示一下主席？」

刘少奇在电话里停了一下，大约在思考什幺，才又说：「这种事，一经请示肯定就不行了。我知道你想留个伏笔，以后好把人要回去。这样吧，我来通融一下，告诉中组部下中央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写任命书时，不要免去他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职务，文字上含糊一下，不就仍兼任着部长助理？当然工作上要以前者为主。」

周恩来不能不佩服少奇同志处事老到通融：「太谢谢你了，真的，非常感谢。」

刘少奇说：「恩来，还有件事，主席倒是让和你商量一下，南乔的爱人龚澎是不是也在外交部工作？听说英文能力很强。主席身边现在少个英文秘书，兼做他的英文教员的。龚澎合不合适？这人我没有印象，她多大年纪？」

周恩来心里真是倒了一罐子五味汁，主席怎幺就总是朝我这里挖人呢？特别是龚澎，怎幺又叫他给看上了。龚澎可不是孙维世，有家有室有孩子。他说：「少奇同志，龚澎你肯定见过的，现在外交部新

闻司任处长，大约三十出头吧，好象比蓝苹还小两岁，是个很优秀的女同志，当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英文秘书，新闻发言人。」

刘少奇问：「是不是那个什幺「陪都金孔雀」？那时重庆左派右派的报纸都这幺称呼它，董老也称她为南方局的仪表人物的？她来做主席的英文秘书，很不容易的，合适不合适？」

周恩来捏着话筒想了想，说：「能到主席身边工作、学习，是我们下边每个青年干部的幸福，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不过，龚澎的两个孩子还小，一个三岁，一个五岁吧。如果做了王席的英文秘书和英文教员，就要随时陪着主席，跟随主席外出。所以对龚澎和南乔来说，他们个人生活上的困难比较大，毕竟孩子太小，离不开母亲嘛，这就需要组织上替她考虑了。」

刘少奇说：「明白了，我看这事，就不要去征求龚澎本人的意见了。

主席的英文秘书和教员，看来还是委托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他们，物色一个男青年比较合适，你说呢？」

正中下怀，周恩来心里稍稍轻松了些。看来，少奇同志处理一些干部人事问题，还是分寸上拿捏得十分准确的。也不能谁看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志，就都要朝谁那儿送。不然干脆替他设个变相的后宫好了。周恩来忽然问起了另一件事：「少奇同志，主席给政治局成员们信后，有没有提过要开会议？」

刘少奇那头说：「我也正想问问你呢，主席没有向我另外打招呼，也没有和你提过？」「没有。很好。我看呀，现在等着我们处理的国内国外大事成堆成摞，那部片子是好是歹，就先放一放吧，还有宣传部和文化部嘛，属于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他们的职责范围。」

没见刘少奇提到江青在中宣部跟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吵闹哭鼻子的事，看来少奇还被蒙在鼓里呢。周恩来也就不便多说，只是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高见，确是国内外大事成堆，有些超负荷了，少奇同志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的一个律己原则，关系到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事，多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说。一切以毛泽东主席的态度为基准。即便是有人对他说三道四，他也只是听，绝不表态吭声，绝不惹事上身。

日日夜夜，文件电报、大会小会的忙忙碌碌，周恩来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座钟，切切察察，不知疲倦地运转着。他忙碌得得心顺手，喜欢一群分管各行各业的男女秘书围着他转，争着挤着朝他面前送各种急件、要件。一天，几个月未见面的龚澎，忽然来了电话，说有事情要找总理汇报。

周恩来让值班秘书将电话转进他的办公室来，他很高兴的说：「龚澎啊，谢谢你还记得我。你不要也跟着人喊什幺总理、总理好不好？在重庆时怎幺称呼还怎幺称呼……。这样吧，明天上午我要到新六所去开个政务院系统的会议，你中午到新六所四号院去，小李在那里值班，我会事先通知他。我们一起吃中饭，边谈谈，好吗？什幺时候把你的两个小宝贝带到西花厅来玩玩？你邓大姐说要约个时间，请你们全家来吃顿饭，连保姆一起来。那好那好，明天见面谈。」

周恩来有个设想，在西花厅前院靠西墙的空地上，盖个可以容下百十号人的总理会议室。西花厅东边的一座大院已经做了政务院办公厅，再加个会议室，职工食堂，政务院就自成一体了。现在一召集属下的部长、主任们开会，西花厅坐不下，只好到万寿路新六所去，那里有个中型会议室，倒是很清静。他乐得换换地方，换换空气。中南海也不是没有场所。紫光阁本可以坐下百十号人，但四周都是文物字画，原样保存着，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损毁；怀仁堂也有现成的中型会议室，但归主席名下的中央办公厅管，他尽量不去麻烦；至于勤政殿，则是中央政府主席召集会议的殿堂，有象征意味的，他更不便去启用了。

西郊万寿路新六所的六座西式楼房，依毛、朱、刘、周、任顺序，错落有致，掩映在绿荫里。以一号院最为阔大气派，卧室、厕所无不大上一号，突出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后来在全国各地建造的行宫，一律遵从此例。四号院为周恩来所有，一栋青灰色二层别墅，有坚固的防弹地下室。院子里沿墙种了一圈常青女贞，中央是花坛，以及几棵宝塔形冷杉。院前院后，大青砖铺出甬道，供主人散步活动筋骨什幺的。别墅内，一楼有门厅，客厅兼小会议室，餐室，厨房，资料室，秘书值班室，警卫值班室；门厅内侧有一造型典雅的旋型扶梯。楼上过道宽敞，分别连通着书房兼办公室，两套宽大的主人房，一套保健护士值班房，以及可以跳舞健身的大露台。五座院落，各以长青柏树做为绿色屏障，互不相望的。

龚澎骑一辆自行车，后座上夹着公文包，于翌日中午十二时先到新六所东总门的警卫值班室出示证件，填写表格，再经值班人员与四号院电话联系认可，才发给她临时出入证，一次性使用有效。由于有规定院内不许骑车，龚澎只好推着车走了好长一段路，又经过了两道岗哨，才抵达四号院。由周恩来的卫士之一的小李接着，彼此相识的。龚澎问：「总理还没有散会吧？」小李说：「快了，刚才还打电话回来，问你到了没有呢。」

龚澎把自行车在院墙边架好，说：「你们这里的规矩越来越大了，进来一趟还真不简单，层层岗哨。怎幺上回我和冠华来，坐了辆中央政府的吉普车，门卫岗哨连问都没有问，还举手行礼，就放行了呢？」小李笑说：「这叫认车不认人，中央政府的吉普车牌号，就是通行证啦。前不久的晚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和警卫员一人骑一辆单车来看电影，门卫硬是堵着要证件，气得刘司令员大骂：「老子上井岗山的时候，你父母还没下你这个蛋呢！」后来警卫团报告主席，听说刘司令挨了批评……。龚澎姐下回坐外交部的车子来，门卫岗哨也不会拦。」龚澎说：「本想要车，但只一个人来汇报工作，怕总理批评啦。再说北京的路面平直，天气又好，踩单车是个享受。从前我在城里念书，几乎星期天都和同学踩着车上颐和园，逛圆明园，卧佛寺，最远去过芦沟桥。」

正说着，周恩来快步进了院子，身后没有人跟随。大约他的秘书、司机、警卫员都到六号院大食堂吃中午饭去了。周恩来先看到那辆自行车，后看到龚澎：「小龚呀，骑车来的？也是刚到？很好很好。我也要去弄辆自行车，在中南海上班、开会骑。既简便，又锻练身体。可惜没法子像你们一样，在北京的大街小胡同到处转悠罗。」

小李在旁报告：「总理，厨房里说，饭菜都准备好了。要不要喝两杯？」

周恩来拉了龚澎的手：「请，请。肚子真还需要补充了。小李，有什幺开胃的？小龚来汇报工作，是我的客人啦。」

小李笑答：「有，有，遵您的规定，四菜一汤，红烩白洋淀鲤鱼，奶油潮白河大闸蟹，干炒牛柳丝，素菜是炒茭白，汤是莲藕炖排骨。」

周恩来满意地朝龚澎点点头：「看看，我们小李把菜谱都背出来了。

今天中午是特为招待你的。平日我哪有时间弄这复杂？两片烤面包，一杯玉米糊糊，坐进车里边吃边上路，省事又省时。」

龚澎走在他稍后，拉下小半步，说：「知道你早餐中餐都是穷对付，外交部的开车师傅都在说，没见咱总理忙的，一上车就咬面包片！我看呀，今后只好动员部里各个司局的老大姐们分头来拜望你，汇报工作，好让你经常改善饮食。」

周恩来哈哈大笑：「小龚，拜托，哪我可招待不起！小李替我管钱，可以作证，伙食费是我和你邓大

姐工资里出的，没有大户吃呢!」

进到餐室，周恩来安排龚澎在小餐桌前坐下，自己却进厨房里去问候了两位大师傅，再亲自端了一海碗莲藕排骨汤出来，才坐下，用碟子里的小毛巾擦了脸，另换毛巾擦了手，举起了筷子：「小龚呀，中午不喝酒，喝了就犯困，会误事。老熟人了，我不替你夹菜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周恩来用餐，动作很快，也不再说话，吃得专心致志，有滋有味。龚澎慢嚼细咽，不时看他一眼，心里涌起一阵热浪，眼睛也有些发辣。因有工作人员在旁，她尽量克制住自己。眼前这位男士，虽然年龄上比自己大出近二十岁，但每次个别聚餐，就喜欢看他的吃相，原形毕露，一点不像他在大宴小宴上表现的那个绅士派头，温文尔雅，礼仪周全。

龚澎细心地挑去了鱼肉的细刺，再用小碟子盛了，推到周恩来面前去。就像她在家里，每逢给两个宝贝儿子吃鱼时所做的那样:「喂,你不能慢点儿？好象跟人比赛哪,能品出人家大师傅的高超厨艺来？」

周恩来抬起头来，歉疚地朝龚澎笑笑：「对不起，失礼了。只要不是宴会，一般的工作午餐，我的速度总是比较快的。不过可以放心，我不像主席，长年吃他的几样湖南特色，百吃不厌。我是法式、中式通吃，古今土洋，高低贵贱并举。朱老总称我是美食家哪。」

龚澎自小有教养，懂得饮食节制，驻容养颜。生过两个儿子，仍然身材高挑，亭亭玉立，秀色可餐。

不到二十分钟，午餐完毕。周恩来擦手，擦脸，漱口，边说：「小李，天气暖和，春风习习，麻烦你替我搬两把藤椅到后院草坪去，再泡一壶龙井。之后你和大师傅吃饭午休去。我要和小龚边晒太阳边谈工作。三点钟，你替我安排好车子，要赶回颐年堂去，有碰头会议。记住了，到时时你提个醒，别误了。」

◇◇◇后院草坪，周恩来和龚澎一人一把藤椅，一杯龙井，慢慢品着。柏树上，雪杉上有鸟雀啁啾，安静极了。龚澎明眸似水，盯住周恩来一动不动。周恩来也看着她，感慨万端似的，忽然叹了叹气，轻声说：「澎，你有什幺话，就说吧，公事私事都可以说说。」龚澎眼圈微红，眼波欲流，声音很轻：「我要说了，你不要骂人，好不？」周恩来慈爱地点点头：「好的好的，我很少批评你呢。」龚澎垂下眼睛，盯住手里的茶杯：「我呀，每天看到自己的两个小家伙，就总是在想，要是有人能替他生下个后代就好了，他那样一个男子，没有后代，真是太冤了。要是有人敢，你敢不敢？」

周恩来仿佛被什幺击中似的身子一晃。他脸膛泛红，目光炯炯，只过了一会儿，脸一偏，声音就变硬了：「傻瓜！想傻事，说傻话。感激之余，要告诉你，此事绝无可能。我不要毁了人的声誉，那怕只是些污渍。你知道，我很看重个人的声誉。至于你，我要看到完美、白璧无瑕，明白吗？懂得我的苦衷吗？我和你邓大姐先后收养了十多个烈士孤儿，怎幺没有后代？小封建脑袋瓜。非得自己亲生的才叫后代？我讲的是革命人生，革命后代。也许你认为我的人生不完整，有欠缺。我自己却从没这幺想过呢。希望今后不要再听你说到此类傻话，下不为例。这事我是很严肃的……。告诉我，你和南乔，是不是感情上有了什幺不谐？胜利了，进了城，为了党的事业，国家的大局，我们每一位干部，包括本人在内，应当尽量避免个人感情上的麻烦。小麻烦往往引发大麻烦的。」

袭澎很决然地扬起脸庞：「不，南乔待我一片真心，我也很敬重南乔。生活很和谐的。主要的，他很多方面和你太相像了，有风度，好学问，善交际，爱读书，喜欢西洋古典音乐，能欣赏京戏、话剧、歌剧，还特别能喝茅台。在家里的吃相也像你，原形毕露。你们俩都不抽烟，在外边都是衣着整洁，君子风范……南乔也是个好父亲，每天下了班到家外套一脱，头件事就是跟两个儿子爬在地板上顶脑袋，玩斗牛。我说他没大小没规矩，他说革命者头皮要硬，要敢于顶牛。也有些烦人，老是纠缠着，说趁年轻，要再生两个……。」

周恩来很动情地双手在藤椅扶手上击节着：「太好了，太好了，你和南乔生活得美满幸福，我心里也就幸福了。是又羡慕又满足。这是真的，信不信由你。」

龚澎羞涩地笑了：「信啦，你个精神上的柏拉图。」

周恩来也笑了：「柏拉图有什幺不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我想做都做不上罗！南乔在主席哪边，工作还顺手吗？每次都在会场上彼此点点头，没有来得及聊聊。外交部这边，还给他挂着部长助理，我想他心里有数的，给他留着退步。」

龚澎说：「他不傻，很感激老上司的。前天，他回家跟我说了两件事，让我千万别外传。但我觉得应当告诉你。这是我来约见的主要原因。」

周恩来将藤椅朝前移了移：「什幺事？先说头一件。」

龚澎声音很轻却很清晰：「前天中午，中办杨尚昆同志找到南乔说，主席需要一位英语教员，每天授话一小时，你爱人小龚听讲英文顶瓜瓜，能不能帮帮主席的忙？主席自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开始请人教英文，已有相当的基础，只是他的湘潭口音很拗口，发音是大问题……。」

周恩来心里苦笑，还是盯住不放啊！他问：「南乔答应了没有？」

龚澎说：「南乔对杨主任强调了家里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再说也要征求小龚本人的意见。谁都想到主席身边去工作一段，就是孩子太小，家务事多，真遗憾。杨主任真奇怪，竟说：「我看这事，我去向主席替你们回了，另外找人吧。」南乔回到家里，拉我进到卧室关上门，才把事情说了：「决不能两口子都往一个人那里凑，不去倒好，去了再出来，就难了。

决不去做那御前行走!」」

周恩来赞赏地点着头：「高明高明，你们在心里，也应当感谢杨主任，一位很正派的老同志。」

龚澎蹙了蹙眉头：「肯定是主席点的名，上回我来列席中央政府委员会议，休息时主席还特意过来跟我握了手，问了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的异同……。我不肯去教他英文，会下会惹他不高兴？人家争着抢着还挤不上呢，我是不是不识抬举？」

周思来态度鲜明地说：「不是。南乔是对的，不要两口子——都往一个人那里凑，不去倒好，去了再出来，就难了。放心，主席没有公（龚）老师，还有母老师哪。」

龚澎一脸妩媚，笑得灿烂：「你呀，你呀，难得大总理说得那幺俏皮。」

周恩来问：「还有第二件呢？往下说，我洗耳恭听。」

龚澎不笑了，声音更轻了些：「也是前天，下午时分，南乔去菊香书屋主席办公室送文件，站在门口没进去，因为高岗同志正在给主席汇报工作，先听高岗说上月初北韩领袖金日成托人捎信到沛阳，想就近来拜望毛主席，但主席已离开沛阳回北京了；再就是告刘少奇同志的状，什幺天津讲话，完全站到他岳父老子大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弄不好，刘少奇要当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了。南乔听了几句，觉得不妥，赶快退回到颐年堂北面的自己的办公室去了，直到高岗走后，主席派人来找他。」

周恩来目光锐厉，问：「主席说什幺没有？」

龚澎说：「主席什幺都没说。南乔看得出来，他们关系融合。南乔说：「想不到高岗同志这幺大个领导干部，草莽气习十足，跟主席就像拜把兄弟似的。」南乔很有些忧虑……。再又，南乔无意中在主席那里看到一封北朝鲜金日成的信，中文的，说要向我们借一个兵团的人马，换上北朝鲜军服，去帮助他们解放南朝鲜……。南乔说：「军队怎幺可以出借？我们不成了沙陀国了？」总理知不知道这事……。」

周恩来已经浓眉紧拧，脸上透出愠色。龚澎不知就里，住了嘴。

周恩来忽又叹了口气，脸上恢复为和颜悦色：「龚澎，你叫我怎幺说呢？我为什幺一再让你避开菊香书屋、春藕斋那些地方？白虎堂上的事，你知道得越少越好。万一知道了也要当做不知道，自己就把它吞掉，烂到肚子里头去。你要回去跟南乔说清楚（不要说我讲的），今后绝不可将菊香书屋的事带回家里来。家里还有保姆、通讯员、厨师对不对？都是机关事务局派给你们的是不是？弄不好，会把你和孩子的前程都毁掉。我决不是吓唬你。看来，南乔也不适合在那里工作，太不适合了，文人气质，书生意气。陷得深了，到时候想拔出来都拔不出了。为了你和孩子，我会尽早设法调他回外交部来，明白吗？今后，你，龚澎同志，请注意，再也不要来给我传这烦事，有害无益。尤其对你们无益。我就鼓励所收养的烈士子弟们，都去读工科，学数理，长大了当科学家、工程师，对国家有更大的用处，明白吗？我的这些话，哪些可以对南乔说，哪些要换另一种方式说，你自己回去思考、拿捏吧。我这个人啊，一直生活在漩涡里，也从来不怕复杂和麻烦，但我也向往单纯、轻松，向往无忧无虑的日子。可惜我做不了留侯、做下了陶潜，我不行。功成身不退。我贪恋人世，贪恋红尘……以后，多带孩子去西花厅聊家闲、听音乐吧！大家都轻松明快些，好吗？不要让我来替你和南乔担心，好吗？」

龚澎仰起了明媚如春光的脸蛋，眼睛里波光闪闪。

周恩来攥紧了龚澎的小手。

第三十章　金日成密访借铁骑

四月十七日，林彪麾下的第四野战军渡海兵团，以木帆船作战舰，万船齐发，在海南岛东北部海岸抢滩登陆，瓦解了岛上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

正在这时，北韩领袖金日成将军秘密来到北京，入住中南海海晏堂一号院。海晏堂原为清末西太后慈禧招待女宾的场所，共有十来座宫式小庭院，现在用作中共中央接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国宾招待所。毛、朱、刘、周都觉得新中国应当建造新的国宾馆，但眼下只好在海晏堂临时凑合。这些庭院虽然小巧，但也雕梁画栋，十分精致、幽静。

应当说，金日成为新中国成立半年时间以来，到访的第一位兄弟国家元首。因是秘密来访，公开亮相不得，也就不能有红地毯、仪仗队、国歌国宴等等。便是在中南海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海晏堂住进了这幺一位尊贵的客人。一切只能是静悄悄的暗中行事。况且毛、朱、刘、周对金日成此次密访的目的，也不太有兴趣，又不好明言谢绝。两个月前，毛泽东、周恩来逗留莫斯科期间，金日成也秘密到了莫斯科，并跟史达林同志多次会谈，却对中国同志封镇消息，也不提出跟毛泽东、周恩来见见面，连个起码的礼貌都不顾。毛泽东当时很不悦、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却不理会我们，总有一天，他会到北京求助我们的。

没想到只过了两个月，金日成果真登门。毛泽东不忙举行双边会谈，而是在菊香书屋自己的书房兼办公室里，像召见部属似的，先单独接见，只有周恩来一人作陪。金日成会说中国话，并且会读会写，

因之双方都不用翻译人员。他呈上的礼物是五只长型锦盒，每盒内躺着一支一尺来长的高丽全参，中共五大书记一人一份。唯送给毛泽东主席的那一支是特大型的，足有两尺半长，像个小胖娃娃似的，称为高丽参王，据说价值连城。

献礼之后，金日成很坦率，开门见山向毛泽东提出：史达林同志已答应支持他解放南朝鲜，实现南北统一，愿无偿提供军火援助及空中掩护，并要求他快速作战，地毯式推进，三个星期内结束战事，宣布成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国家，让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想干涉都来不及。为此，北朝鲜党和政府经过认真考虑，只好来求告中国同志，借用一个兵团的军力，换上朝鲜服装，作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开赴南朝鲜战常待南北朝鲜统一后，立即奉还。朝鲜国党和政府会在首都平壤或是汉城建造永久性的朝中兄弟友谊之塔及功业纪念馆，世世代代感念中国同志的无私援助。

会见场合，本应双方客套，互道情谊，却成了金日成一人滔滔不绝的求告。毛泽东只是微笑、点头，表示知道了，知道了，却没有说话。直至金日成把一肚子计画、请求说完了，毛泽东才朝周恩来指了指，意思是由周恩来先予答复。

周恩来在一个本子上作着纪录，记下了金日成求助的要点。他很快地将手头的本子扫瞄了一遍，也是要助一点时间来考虑如何答复。因为他并不清楚毛泽东主席此刻的心情和意向，只能暂时先说几句表面上顺耳好听、实质上伸缩性大的活话：「尊敬的金日成同志，我们热烈欢迎你的到访。由于是秘密性质，我们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我们虽然是两党两国，却是一衣带水，是一家兄弟一样的亲人。很感谢您让我们了解到，苏联老大哥特别是史达林同志大力支持你们进行南北统一之战。我们中国党和政府也肯定要大力支持你们的。至于以何种方式、手段支持？这恐怕要留点时间让我们来认真研究。

借用一个兵团、就是三个军十多万人马，是个很大的事情，虽然不久前您给毛主席有过一封信，但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我们会尽快给予明确的答复。主席，金将军，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暂时就先这样？过两天我们再来谈？」

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的这番话，既强调了兄弟情谊，又等于什幺都没有答应，却也留给了对方一些希望。毛泽东说：「很好很好，打仗重要，吃饭更重要，我们先吃饭吧，我设家宴招待贵宾。」

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子，伸过手去跟金日成握着，且不放下：「金将军，你们高丽人都很能喝酒？恩来陪你喝茅台，如何？」

金日成意不在酒，不得不说：「毛主席，周总理，我在平壤的事很急，不要让我在你们这里久等啊!」

毛泽东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和你一样，也算好战分子。我们恩来办理紧急事务，从来快刀斩乱麻。」

金日成，一九二一年生于朝鲜平壤。一九二五年十三岁时，随父亲迁居中国吉林省抚松县，入读抚松第一小学。十四岁时秘密加入东北共产青年联盟。一九二六年入读吉林市毓文中学，并在学生中从事地下活动。一九二九年被军阀张学良属下的吉林省警察厅逮捕。一九三 0 年获释后，潜往伊通县山区创建吉林省工农红军伊通支队。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变」

东北沦陷，他潜往中朝边境山区组建长白山抗日游击大队，任司令员兼政委。其时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任命他为抗联师长。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及中共北满地下省委支持下，以长白山抗日游击大队为基础，扩充组建朝鲜人民革命军，任总司令，游击于中、朝、苏三国边境地区，并受到苏联红军远东军区的庇护。一九三六年组建朝鲜祖国光复会，任首任会长。一九四五年夏季，苏联红军铁骑横扫盘踞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旋即进军朝鲜半岛；美国军队则在日本本土上投下两颗原子弹并登

陆日本。

金日成率部队随苏军回到朝鲜北部，出任朝鲜共产党总书记。一九四七年二月任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从此成为北朝鲜的党、政、军最高领袖。在这同时，由美国扶植的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亦成立了自己的政权，称为大韩民国，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正当国民党、共产党双方大军在东北地区激烈拚搏之际，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一路败退（林彪此时被讥为逃跑将军），北朝鲜成为中共败军的大庇护所。打不赢就跑，一跑跑进北朝鲜，国民党的大军追击至国境，徒乎奈何。因之可以说，北朝鲜金日成政权为林彪的东北共军免于被歼灭的厄运，得以保存实力，加上从苏联占领军手中取得大量武器弹药，一年后转入战略反攻，居功至伟。曾经率领部队逃入北朝鲜「暂避」的中共高级将领，无不感恩于朝鲜人民军领袖金日成，纷纷表示：「今后北朝鲜兄弟有难，我们一定鼎力相助，以报庇护之恩。一九四八年，作为美、苏两大国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内容之一，双方在远东地区的朝鲜半岛达成妥协，以半岛中部的三八线为界，承认南北两个政权，美、苏均不在半岛上驻扎军队。由此，苏联红军撤回本国境内。整个朝鲜半岛军力空虚。北朝鲜金日成雄心勃勃，决心趁朝鲜李承晚政权立足未稳，以苏、中两位老大哥为强大后盾，一举拿下南朝鲜，实现国家山河一片红。

因之此番金日成秘密来访，提出借兵，霸气十足。他的话不用明说，毛泽东、周恩来也很清楚：「我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地方干了二十年革命，三十年代初你们还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我已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师长。你们抗战只八年，我可是在长白山区打了十五年小日本！后来你们跟国民党在东北大打，初时连吃败战，要不是我老金及时伸出援手，多次将林彪的几支主力接进北朝鲜「暂避」，保存下实力，你们在东北战场还能够咸鱼翻生？未必。」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的翌日，在颐年堂召集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专门把高岗从沛阳召来列席。毛泽东本也想要林彪从武汉赶来出席，但林彪夫人叶群在电话里向周恩来总理告假：育容身上的枪伤发了，躺在床上养着，医生说要考虑手术，将弹片取出，请总理代他报告主席，云云。

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朱、刘、周四位书记，加上高岗，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二位列席。除了毛、朱、高之外，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都有开会做笔记的习惯。毛泽东却宣布：「本次会议绝密，大家都只用脑子记，不做笔录。接着，他先扯出一段历史：朝鲜古称高丽国，朝鲜人古称鲜卑人，就是现在的朝鲜族。他们出产高丽参，类似长白山人参，世界闻名。高丽国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大唐时候，他们年年向唐天子进贡称臣，行四跪八拜九叩之礼。唐天子也向高丽国派去大臣使节，类似英式总督性质吧。那时日本国也年年来我大唐朝贡称臣的。有几年人家没有来长安朝贡，唐天子就指人家谋反，派出大军征讨，挂帅的是出身寒门的山西老乡薛仁贵，于是有了旧戏文和话本小说《薛仁贵征东》，炫耀大汉族武力，实际上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但高丽国和我国的关系，总的来说亲和的年代久远，兵戎相见的年代短暂。因为高丽国有一个很讨厌、很野蛮的近邻：倭寇国日本。高丽国只有依靠大中华的军事保护，才能对抗日本，反抗入侵。所以自唐代起，中国历朝都在高丽国驻有大军。清王朝派驻高丽国的最后一位军事首长是袁世凯。此人初时打败过几次日本军队，曾为保卫汉城立过功。但后来的甲午海战，大清朝的海、陆军一败涂地，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把朝鲜、台湾、琉球群岛割让给了日本。袁氏被人骂作卖国贼。所以，从历史上看，朝鲜不分南北，人民都是亲中仇日的。近二、三十年来，朝鲜共产党和朝鲜人民军，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更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我们今天胜利了，对朝鲜人民的事业也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毛泽东说：「今天我们的道义责任很具体，也很紧迫。昨天晚上我已和金日成同志谈过一次，他提出要借一个兵团三个军的人马，去帮他一举拿下南方，实现祖国统一。他说史达林同志已答应提供武器弹药，空中掩护，并要求他三个星期之内结束战事，造成既定事实，就是美国想插手也来不及。他想

近两三个月内就动手。大家看看，该怎幺答复他？我们愿不愿做一回沙陀国，高岗愿不愿做一回李克用？当然恩来不是郭子仪。总司令，怎幺样啊？各位，好办不好办啊？」

事出突然，又关系重大，因之对毛泽东的幽默，大家不像往常那样发出轻松的笑声。

朱德搓了搓双手巴掌，说：「要慎重。我们自己还没有喘过气来，西藏、台湾、沿海岛屿、全国各地的土匪、反共救国军等等，都没有来得及解决。我们的士兵也不是泥捏的，一开口就是一个兵团，十多万人马，老虎借猪，仗一打起来，最后能剩下多少士兵回来？另外对他们三个星期内结束战事，速战速决，我很怀疑。」

刘少奇跟着说：「我和总司令有某些同感。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统一事业，我们当然要支持，并且义不容辞。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选择时机。

我看我们先不忙借兵出去。可以考虑先派些朝鲜族的军队干部去做军事顾问，参谋指挥。我们还可以考虑在他们自己的部队打过三八线，占领南朝鲜大部分地方后，才借部队去帮他们打扫战场，巩固阵地，加强防卫。目前这段时间，我们全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拿下东、南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剿灭各地的土匪和反共救国军。」

毛泽东插话：「少奇也是先攘内，后对外。有一定道理。恩来呢？」

周恩来轻轻转动着手里那无所事事的铅笔，说：「我主持外事工作，可能对国际局势关注得多一些。我担心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会作出激烈的反应。苏联红军已经撤离朝鲜半岛。看史达林同志的意向，苏军不会再返回朝鲜。他肯定近期内不要在远东地区跟美国兵戎相见。因为苏联的战略要害从来在西线而不在东线。美国在日本驻有相当强大的海、陆、空三军。只要华盛顿有命令，他们几天之内即可登陆朝鲜半岛的任何港口。关于这种形势，我们自己应充分估计到，也应建议金日成将军予以充分考虑。

他和史达林同志，似乎都低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插手朝鲜半岛局势的可能性。」

毛泽东插话：「你们三位意见大致相同，属慎重派。东北王高岗同志，东三省可是金日成同志的战略大后方啊，有何高见？」

高岗香烟不离嘴，一支又一支的抽得又快又猛。他掐灭了手头的烟蒂，又往嘴里添上一支，点上火，才说：「总司令、少奇、总理三位说词不一，实质一样，当然都有道理。我是在东北地区工作的，可能感受比在关内的同志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不应忘记朝鲜党和人民当年对我东北战场的救命之恩，我绝不夸张。当年我南满地区的几个纵队，要不是及时退入北朝鲜境内，恐怕就被杜聿明的大军分割吃掉了。我们这次若不借兵，既有违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也不符我们中国人有恩必报的传统道德；第二，南北朝鲜统一了，朝鲜半岛一片红，等于把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阵地一直推进到了日本海，隔海虎视小日本、何乐不为？这大大有利于我国的经济恢复与和平建设；第三，我以为集中优势兵力，以突然袭击、快速推进方法，三个星期内解决战事，是有可能的。东北地区很多朝鲜族的同志都知道，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的军队都是近两年才招募来的乌合之众，根本没有打过战，装备也不整齐，加上毫无士气，势必一击即溃；第四，美帝国主义当然要保卫他们在远东的生命线。但也不能高估他们作出反应的速度和激烈程度。据我在东北收到的外电报导，美国已准备放弃台湾海域防务，集中兵力于日本、琉球、关岛、菲律宝一线。美帝国主义要登陆朝鲜半岛就来吧！我们还没有跟他个纸老虎交过手呢，它的后勤供应线要越过整个太平洋，半个地球之遥，才是真正的战略赌博呢；第五，革命和战争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项充满冒险精神的事业，都是提了脑袋在干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是具有大无畏的冒险精神，一次又一次从血泊里爬起来，而让陈独秀之流四平八稳、按部

就班式领导下去，只怕今天大家就都还在做奴隶，当亡国奴！」

高岗的发言，与朱、刘、周三位针锋相对，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却也充满了朝气和活力。高岗是属于进取型和进攻型人物，很对毛泽东的味口。

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几次放在嘴里，不点火，又拔下。看得出来，他心里有什幺意念在涌动。他看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眼，却没叫他发言，而突然问：「朝鲜半岛的战火，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显然，毛泽东思虑的，比别人高了一着。

朱德和刘少奇的身子都动了一下。依照党内高层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毛泽东主席不点名，刘少奇便是毛泽东之下的第一发言人。刘少奇说：「依目前的世界局势来看，只要代表两大阵营的苏联和美国不直接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能爆发。」

毛泽东略微点了点头：「恩来，你能不能替少奇把理由说得充分、具体些？」

周恩来说：「少奇的看法，大致上是正确的。我也同意，美、苏双方不会因朝鲜半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前两次大战都在欧洲爆发。二战后，美、苏对峙的战略要害地带仍然在欧洲，在东德、西德，东柏林、西柏林则是个最易被引爆的火药桶。那里是他们最要命、最敏感的军事分界线，双方都摆下了最精锐的力量。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苏、美两国或者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都在二次大战中伤了元气，都还没有缓过气来，从普通百姓到政治人物，都不希望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美国人又从来喜欢由别人代理他们打战，他坐收渔利，反正战争从来打不到他美国本土。即便是这样，一九三七年以后，英国人花了多少心机，使了多少计谋，做了多少手脚，都没有能把美国人拖入反纳粹德国的战争。美国人稳坐在北美洲，东面隔着大西洋，西面隔着太平洋，观望着欧洲、亚洲的连天战火，只顾拚命的生产军火及供应各类战略物资，大发战争横财。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海军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几乎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灭，这才激起全体美国民众的爱国热潮，美国总统罗斯福才乘机对德、对日宣战。尽管宣布了参战，美国最初两年也只是在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投入有限的空间支持及军火供应。在欧洲，是让苏联红军去跟德军主力正面激战；在亚洲，是让中国军民去跟日军主力作战。迟至一九四四年夏季，在苏、英等国的一再催逼之下，美国才正式投入大量兵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常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是如此，要想使美国人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周恩来喝干了杯里的茶水，继续说：「再谈苏联方面。整个二次大战中，苏联始终处于跟德国主力正面较量，作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死伤二千五百万人。现在史达林同志已七十高龄，身体和精力都已经大不如前，所以在短期内，亦不会愿意卷入新的世界大战，不会愿意自己的国土重新沦为世界大战的战常而且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苏联的原子弹则正在研制中。除非美国出现战争狂人，逼迫他自卫反击。我刚才说了，苏军已撤出朝鲜半岛，已无意返回。这一点，相信美国情报机构已看得很清楚。这一来，如果朝鲜半岛燃起战火，只会是一场局部战争。对于苏联提供空中支持的承诺，我表示怀疑。因为出动了空军，实际上就是参战了。而当南朝鲜李承晚大韩民国政权行将覆灭之际，美国很可能从日本基地上直接出兵参战。对金日成同志来说，倒是个确实存在着的风险。」

毛泽东专注地听周恩来分析完国际局势，才点燃了手里的烟卷：「很好很好，放眼世界，胸怀全球，开诚布公，本人愿意再打一仗。原来准备花五到七年时间，解决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没想到人家不经打，只花了两年多时间，人家就土崩瓦解，逃到几座大小岛屿上去了。有什幺办法？

本帅战犹末酣，心里痒痒，美帝国主义敢在朝鲜半岛登陆，我们就跟汤姆大叔打一仗，又有何妨？高

岗分析得对，它拖着条绕了半个地球的后勤供应线，我们怕什幺？拖也把它拖垮了。当然，现在的局势，也还没有被逼到走这一步。但事先要有些思想准备。眼下，初步同意总司令、少奇、恩来诸位的意见，抓紧解决国内问题，解放沿海岛屿，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新区反霸反特，老区完成土改，南方北方都要大闹春耕生产，不误农时。怎样？对了，聂总长，你还没有讲话啊，有无新的高见？」

聂荣臻瘦高个子，文质彬彬，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说：「我坚决服从中央的决策，执行军委主席的命令。」

毛泽东双臂上扬，伸了伸腰，说：「好了，这事就议到这里，严格保密。至于如何具体回复金日成同志，到底借不借兵，如何借，借多少，总司令年纪大了，就不劳神了；少奇也党务、政务大忙。交由我和恩来、高岗三人商定后，再与大家通气，如何？」

毛泽东是意欲借兵给金日成的。他也大致上欣赏高岗的几点看法。使他颇费思量的是军队借出去的方式方法，如何保密，不露蛛丝马迹，在国际上不留下话柄。起码在亚洲国家中不要陷于外交上的孤立。

毛泽东又跟金日成将军晤谈了两次，只有周恩来、高岗两人陪同。金日成详细报告了自己的作战方案，兵力配置，以及苏联红军已经留下的大量坦克、大炮、卡车、弹药等。金日成说，只要肯借给他军队，统统换上朝鲜人民军服装，轻重武器也入朝后再配备。他相信，对付李承晚的那点破部队，北朝鲜人民军甚至不用三个星期，就可以推进到釜山海岸，拿下济州岛，与日本鬼子隔海相望。

毛泽东问：「金将军，要是美国陆海军从你们半岛的中部登陆，甚至把你们栏腰裁断，你们准备怎幺办？」

金日成哈哈笑了：「毛主席，此事我们早研究过了，美国目前驻扎在日本四岛加上琉球群岛上的部队，海陆空三军不过二十几万人。真正能够动用的至多只有一个集团军。就算他能调两个军的兵力来登陆，我们也能关门打狗，一口把它吃掉，叫它有来无回。因为美军登陆我半岛，就是入侵我国领土，我南、北双方的人民都有反侵略的传统，到时候必然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它派再多的人马登陆，也会陷入我人民战争的火海。」

高岗叫好。毛泽东也说：「好，有这个准备就好。到时候，只要美国出了兵，我们就宣布以一切手段支持你们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就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了。」

周恩来不动声色。他跟着毛泽东、高岗朝金日成将军微笑点头，内心里即甚为忧虑。

双方再又谈了一次。对于如何借兵，如何不被人抓住把柄（比如俘虏的语言可能暴露出国籍问题），仍然谈不出子丑寅卯。毛泽东嘱高岗先回湳阳抓工作，部署练兵。

金日成在中南海住到第五日，正欲急着返回平壤之际，办法终于叫周恩来想出来了。他去菊香书屋报告毛泽东：高岗手下的东北军区不是有很多朝鲜族官兵吗？加上会讲朝鲜话的汉族士兵，把他们集中起来，一个集团军或许不够，组编成一个朝鲜族裔的五、六万人的加强军应无问题。当然要做好政治动员工作。目前部队的士气很旺，让他们换上北朝鲜人民军的全体装备，去解放南方，相信都会踊跃报名，决心参战的。

毛泽东眉开眼笑了，拉起周恩来的手：「绍兴师爷，你真是个好师爷罗！快去通知金日成，来我这里吃饭，他个高丽棒子，真该敬你三大杯啊。」

第三十一章　陈赓请缨横扫东南亚

五十年代初叶，除京、津、沪、宁少数大城市之外，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长途电话网络。北京与各省市地方的联系，主要依靠电报收发传递。

电报分为明码、密码、绝密三级。绝密电报主要用于军事指挥及军情请示汇报。

西南军区（原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将军，率大军在云南省境内进剿国民党军队残部及多如牛毛的地方土匪。战斗推进至中越、中（寮）、中缅边境的丛林地带时，陈赓麾下的大军伤亡累累，阻力重重。因为敌方官兵多为本地人，熟悉气候地理地形。边境地带又尽为高山密林，人烟稀少的无人管辖地带，敌方部队可以进出自如。

于是你打他跑，并且跑过国境。你刚宿营，他又过来偷袭。完全是学了当年共产党游击队的一套。陈赓的部队却奉令不得越过国境，偶尔越境追击亦必须当日返回，不许境外过夜。因而时时处于挨打受气的境地。官兵们怨气冲天，整天叫骂这号鸟战没法打，纷纷要求陈赓司令员请示中央，改颁军令，允许部队越境作战直至完成歼敌任务再返回。

被称为「二野猛虎」的陈赓将军，湖南湘乡人，一九0三年生，黄埔军校一期高材生，为学生军连长。一九二五年九月蒋介石校长率学生军进行第二次东征战役时，蒋校长于炮火中失马落水，为学生连连长陈赓拚死相救。陈赓身背蒋介石攀上河岸脱险，传为黄埔忠义美谈；一九二八年陈赓在上海中共地下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被国民党特工捕获，因是中共大员，报送南京蒋介石委员长处置。不意蒋委员长却嘱将陈赓送至南京，亲予接见，重叙师生情谊，之后说：一九二五年九月你救过我一命，今日我也还你一命，放你走人，这样我们就两清了。记住，下回你再被我下面的人抓获，我就不便出面搭救了。果然，陈赓大摇大摆回到上海，重返地下党中央工作。一报还一报，蒋某人讲的是忠孝仁义，也是江湖节义，在当时国共两党的血腥恶斗中，留下一段佳话。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云南前线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陈赓大将军豪气干云，雄心万丈，拍给北京党中央一封绝密电报：中央军委、毛主席，边境战局，日夜胶着。长痛不如短痛，请批准我率第四兵团十余万人马，横扫东南亚，配合各国共产党组织及其游击队，一举解放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寮国、柬埔寨、越南诸国！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读到陈赓的电报，哈哈大笑：「好一个陈赓，想做今日成吉斯汗，横扫东南亚，建千秋伟业，留万世英名！」

大笑之后，毛泽东让自己的军事秘书将陈赓的电报送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过目；又让卫士替他找来一幅世界地图、一幅亚洲地图，挂在靠墙的书架上。他眼睛盯住花花绿绿的东南亚，思考起自己的亚洲战略来。

对，苏联老大哥在东欧搞了七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七颗卫星国啊，环卫着苏联的西部领土，形成了一条宽阔的军事缓冲地带，实际上为一种扩大了的新型边界；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雄踞亚洲，东南亚各国的反动统治势力相当薄弱，也适宜于建成我们的卫星国，拱卫我神州大地，形成大军事缓冲区，形同扩大了的新型边界……。

接着，他将亚洲地图摘下，平展在地板上。他又像两三年前指挥全国各个战场那样，双膝跪地，身子爬伏于地图上，挥动着手中的红蓝两色铅笔，在云南边境地界，朝外冲出数道只有他自己明白的红箭头、蓝箭头。

三支红色箭头大约是代表陈赓统率下的第四兵团三个军的兵力，如同三股铁流，同时南下穿越缅甸全境，再折向东分指不同国度：一股沿安达曼海岸指向马来亚半岛；一股沿内陆横贯泰国国境，进入柬埔寨，直抵越南南部的湄公河出海口；一股穿越寮国全境，进入越南北部。蓝色箭头大约代表东南亚各国的反动势力，地方武装，大圈之中套小圈，综条十分紊乱。

倒也是铁画银钩，犹如他喜爱、师法的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张颠的行书狂草。

每当毛泽东双膝跪地，身子爬伏于某幅大地形图上，专心致志、神采飞扬地挥动红蓝两色铅笔，笔走龙蛇之时，除了身边的卫士、护士静悄悄的送烟送茶，就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打扰他了的。当年，他在转战陕北时的一处处秘密的窑洞暖炕上，也是双膝跪着，爬在一幅东北地形图上，以红蓝铅笔画了改，改了画，终于画出了辽瀋战役：北面包围长春，围而不打；东面置瀋阳之敌于不顾；而在南面集中优势兵力强攻锦州，一举截断东北国军与华北国军相呼应的咽喉，也就堵住了东北国军经海上南逃之路。为了迫令林彪下决心拿下锦州，他先后发了六十七封电报，才促成了锦州会战、决胜了东北战局；之后他到了河北省西柏坡村，住进一座精致的四合院，也是在大暖炕上，同时铺下了两张地形图，挥舞红蓝色铅笔，划出了平津战役：天津强攻，唐沽分割，北平逼和；还有淮海战役，以小个子邓小平为前线总指挥，六十万人民解放军对八十万国民党大军，进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使得国民党丧失了在中国南方进行军事对抗的能力。

毛泽东最近一次爬在地图上作业，是刚从苏联回来，画出了海南岛战役。面对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体弱伤重的林彪也是几经迟疑，对以木帆船渡海作战信心不足。后来还是晏福生、文年生、杨梅生三员四野虎将主动请战，筹集到八千多艘木帆船，利用风向、潮水，沿百余华里的宽阔海岸搞万船齐发，人海战术，渡海强攻，以木船打败铁舰，登上了海南岛的。

现在，毛泽东又双膝跪在东南亚地形围上作业了，结果又将如何呢？

四月上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苏特命全权大使张闻天，赴莫斯科上任。四月下旬，原驻苏大使王稼祥回到北京，旋即受命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任部长。该部专责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分为公开的、地下的两种）的联络，包括理论指导、经费援助、骨干训练、人员派遣等等，实为一从事国际共运、工运的情报机构；在这同时，周恩来的情报爱将李克农获任三大要职：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专职党内情报及外国军事情报，其中一项主要任务为效法苏联，帮助、指导亚洲各国的共产党地下武装，实施军事割据，建立地方政权。东南亚国家为其工作重点区域。

此时的王稼祥、李克农，均直接听命于毛泽东本人。

五月一日，海南岛战役结束。第四野战军渡海兵团在岛上的地下武装琼崖纵队配合下，歼敌三万余人。岛上的国民党守军主力精锐，并未认真组织抵抗，而从海上撤往台湾去了。不管怎样，拿下了海南岛，除了台湾澎湖及浙闽沿海一些小岛之外，南方基本无战事了。这天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又想起了陈赓的电报，不忘东南亚战略问题。他让值班卫士给王稼祥、李克农二人打电话，通知立即来谈工作。

中共高层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也是习惯，凡是毛泽东主席找人谈话办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内的任何干部，均必须放下手头的事务或会议，立即赶到。在外地的重要干部，则由空军派飞机接来。叫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毛泽东主席。

王稼祥、李克农来到菊香书屋，由卫士领入毛泽东的书房兼办公室时，大白天室内也灯火通明。毛泽东又正蹲在地板上，俯视着一幅专门为他绘制的东南亚地形图。他只是仰起脸来看了看，算是打了招呼，并示意二人随他蹲下看图：「稼祥，克农，你们是我的股肱大员啊！陈赓大将军从云南前线给我

拍来电报，要求中央军委批准他率第四兵团三个军的人马，去横扫东南亚。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寮国、柬埔寨、越南一片红，一举建立东南亚六个共产党国家！前景诱人，值得一干。陈大将军的脾气和我差不多，在军事上敢想敢干，干大事，打大战。当然，这要克服一些困难，解决一些麻烦。比方说后勤供应，通讯联络、兵员补充、交通工具、语言交流、当地革命力量的配合、宗教文化信仰等等。请二位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高见。」

异想天开！王稼祥差点就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他拚命忍住，才没有使自己哑言失笑。

李克农看在眼里。他的手指在地形图上移动着，说：「陈赓司令员是我的老上级，我指的是一九二八年上海地下党中央特科的时候。那时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厉害。他曾经被捕，蒋介石假仁假义，把他放了。一九三一年我和他都转入到了主席开创的江西中央苏区。」

毛泽东不高兴了：「李克农，陈赓是我的湖南老乡。今天我不是请你来谈他的光荣历史。」

李克农环顾历史而言它，是在清理自己的思路：「我的老上级是要立新功，为亚洲革命创下丰功伟业……，横扫东南亚六国，光是第四兵团的人马，只怕不够，当然主要依靠各国地下党组织、地下武装力量的积极配合。」

毛泽东身子朝后稍仰，屁股着地，双腿交叉一盘，像个陕北老农似地坐在了地板上。他说：「李眼镜，你讲话不要走题，不要在我面前耍计谋，好不好？你想说什幺，就说什幺。我这里基本上是言者无罪，百无禁忌。关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特别是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情况，你的部门了解掌握得怎样？」

王稼祥、李克农跟随毛泽东盘坐于地板上。

李克农说：「报告主席，东南亚各国地下党和游击队都有我们派的人，有的领导人则到过延安学习训练，所以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下面，我一个一个的来简报一下。首先是缅甸，老百姓绝大多数信奉佛敦，总统吴努，国防部长耐温，都是民族独立运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有功之人，在缅甸人民中有一定的威信，也有军事背景。他们的统治，相对的稳固，在短时间内，缅甸共产党不可能发起全国性的武装起义。目前只在北部山区，建立起了几块小的根据地，游击武装七、八千人，依靠种植大麻、鸦片来筹措活动经费；再一个是泰国，是个封建王国，以佛教为国教，极端仇共反共，外交上军事上均亲美。主席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泰国的北部和中南部山区，泰共游击队已经建立起成片的红色根据地，拥有多个县级革命政权。特别是在中南部的马来半岛山区，泰共游击队与马共游击队联合抗敌，武装斗争已有相当的规模，我们派去的同志也最多；第三是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家。全马来西亚人口百分之四十五为华人，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经济。其余为本地的巫人，比较懒散，不如华人勤奋。但巫族人在上层政治占有绝对的优势，长期排斥华人、欺压华人。马来半岛已有五分之三的地区掌握在马共游击队手中，根据地是连成片的，很有希望建立起永久性的红色政权。在这里，我们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第四是寮国，亦是个信奉佛教的王国，首相苏发努冯亲王政治上较开明，较进步，可以算得上左倾，这是我们可以对其中立友好的国家，不需动兵；第五是柬埔寨，又称为高棉，情况类似寮国，国王名叫西哈努克，还不到三十岁，受的法国敦育，是个花花公子，但政治上富于民族主义，主张独立自主，反对西方势力，也是我们可以对其中立友好的国家，目前不需考虑动兵；第六是越南，为法国殖民地，胡志明同志领导下的越南共产党及其地下武装，已有了相当的基矗这是东南亚六国中，最有希望夺得全国政权，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新成员的地方，也是必要时，我们可以出兵相助的地方。」

王稼祥暗暗佩服李克农，分析东南亚六国情况，冷静、客观、实事求是。不像陈赓将军那样，牛气冲

天，轻言横扫，代替别国革命，狂而不实。有成吉斯汗之雄心，无成吉斯汗之实力。

毛泽东眯缝起眼睛坐在地板上，吸着烟，陷入了沉思。王稼祥、李克农相视而笑，趁机轻轻起身，去上了一赵厕所。返回来，仍旧轻轻坐下。

毛泽东启开眼睛，望着李克农问：「李眼镜，李大部长，你们方便过了？

现在继续问你，在东南亚六国中建立共产党政权，哪个最难？哪个最易？

为什幺难？为什幺易？你可不可以替我理出个顺序？」

李克农习惯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框，爬回到地图上边看边说：「主席，我就从难到易来说吧。我以为，缅甸革命最难，国土大，人口少，人民不好斗，军事上较强大，领导人又都是领导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英雄，有相当的威信，政权也相对稳定。缅共游击队的活动局限于北部克钦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泰国次难，泰王在臣民中是个精神偶像，根基很深，武装力量的指挥官都接受过西方军事院校的正规培训，素质较高。士兵的待遇、装备也较好。泰共的根据地集中于跟马来接壤的马来半岛地区，实行红色割据是有可能的；马来半岛有希望建立起类似我们过去在江西那种苏区政权，并可巩固扩大下去。马共主要成分为华人。华人都较亲近祖国。但富有的华人害怕共产分地；寮国和柬埔寨，我认为是我们应当主动表示友好、争取团结的两个国家，他们政治上中间偏左，外交上走中立路线，我们不宜也绝无必要与之兵戎相见；越南，在胡志明的越共领导下，几乎可以肯定是东南亚六国中，最早的红色政权国家。因为外来的法国的殖民主义统治，最能激起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情和仇恨，一致向外，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就提供了最好的全民武装起义的契机。」

毛泽东听完李克农的汇报，也回到地形图上爬着，看着。他仿佛这才认真地看了王稼祥一眼，问：「稼祥，你个中联部首任部长，专司国际共运、工运的，对李克农同志的分析报告，有何高见？」

王稼祥说：「我是下车伊始，刚刚到任，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过东南亚六国的革命局势。我觉得克农部长刚才的分析，评论，冷静实观，有理有据，不事浮夸，没有言过其实。主席历来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跟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他人不可包办代替才行得通。」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稼祥，你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啊，是个东南亚革命的促退派。你认为陈赓将军的雄心大志不客观，不实际？李大部长，你是不是也认为，你的老上级陈赓率第四兵团三个军的人马，出征东南亚，兵力不足？估计要动用多少人马？」

李克农双脚盘地，坐直了身子：「报告主席，恕我直言，真欲横扫东南亚，起码出动七、八个兵团，百万大军。这就有个交通运输、后勤供应、防病防疫、各国的人民群众是否有觉悟表示欢迎，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财政目前可否负担的问题，等等。」

王稼祥忍不住插言补充：「就算我们出动百万雄师去拿下来，都帮他们建立起红色政权，还有个守得住守不住的问题。而且我们开国伊始，各行各业尚待起步，本身经济还未恢复，能够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背得起东南亚六国这个大包袱？」

毛泽东脸呈不悦，却也莫可奈何：「你们二位倒是意见一致。我和你们，是性相近，习相远啊！从来的革命斗争，都是以非常之手段，开非常之功业碍…。对了，你们知不知道，周总理近两天忙些什幺去了？」

李克农说：「报告主席，总理刚开完东北、华北两大区春耕春播紧急动员会议，就赶往上海去了。在

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陈毅同志和饶漱石、柯庆施二位又吵起来了，陈老总主张保护，饶政委主张管制，柯副政委主张工人自治。」

毛泽东说：「这个我知道。他们都告状告到我这里，华东局三巨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问少奇，少奇也主张现阶段我们应当保护民族资产阶级，以尽快恢复生产，维护社会治安。是我让恩来去上海一趟的。

现在，能不能跟恩来通个电话？」

王稼祥立即去卫士值班室，「通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让找到在上海的周恩来总理，请总理尽快给主席家里挂电话，主席有事找他。」

毛泽东领着李克农、王稼祥坐回到藤围椅上，喝茶抽烟，交谈有关中央调查部与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分工合作事宜。毛泽东称这两个部是他的哼哈二将，是亚洲各国共产党及地下武装的参谋部和后勤部，今后要走出去，请进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叱咤国际风云，呼唤革命雷雨，天地广阔，大有可为的。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大书案上的一部扬声电话就响了，——是缴获来的美国最新式电话机，不用拿起话筒，就可以与对方通话，而且可以几个人同时说话：「是主席吗，我是周恩来。我在上海，工作一切顺利，要后天才赶得回来。请问主帝有什幺吩咐？」

毛泽东说：「恩来啊，陈赓大将军的那封电报，你圈阅了吧？还没有听到你的意见啊！你是个促进派还是个促退派？」

周恩来说：「主席，我的看法，一言难荆建议主席是不是先找王稼祥、李克农二位谈谈？他们是专家，比较熟悉有关的情况。」

毛泽东说：「你猜得不错，他们二位就在我这里，陪我爬了半天地形图了。他们是保守主义者。现在让他们跟你说几句。」

李克农说：「总理，我是克农。我没有什幺高见，只是向主席汇报了一些相关情况。下面，稼详同志眼你讲。」

事实上，周恩来离京前，已跟李克农商谈过陈赓的电报了，都觉得不切实际，很难认同。只是当着毛泽东的面，不好说两人已经交换过意见了。

王稼祥说：「总理，我是稼祥。我的意见归结起来只是一句话，即主席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

周恩来说：「好，现在我来跟主席谈点自己的看法。陈赓同志雄心可嘉，是个方面军统帅之材，要肯定他的革命热情。的确，他这些年来从西北到华北，从华北出师东北，又从东北回师华北，率四兵团挥师南下，渡江作战，经湖北、湖南挺进大西南，解放云南全境，是一支钢铁之旅，威镇南天。他这次要求中央批准他车第四兵团继续远征的事，也不能完全被认作是胡思乱想。要是国内国外，各方面条件俱备，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主席，我估计北方友邻，即将有大的动作。到时候我们有可能身不由己的卷进去。因为一衣带水，无法坐视。所以南方暂不宜有大的行动，应集中力量于北方。不宜陷于南北两面作战。入力物力时力都不允许。陈赓想打仗，把他调回北京来，到时候派他出征嘛。」

毛泽东说：「恩来啊，你算是心有全局，我基本上可以认同。可是东南方向怎幺办？弃之不顾？让那里的丛林星火自生自减？我们的老大哥可是搞了个东欧七国做战略缓冲地带啊！」

周恩来说：「主席，具体的，我还要想一想。容我后天回来，再拉上稼祥、克农二位，一起来何你汇报，详谈一次，如何？」

因是长途电话，大家都避免了「东南亚国家」这个字眼。

隔天，周恩来风尘仆仆回到北京中南海。在西花厅书房审批了一批急件，即率同王稼祥、李克农前来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其时毛泽东书房内灯光雪亮，又见他爬在地板上审看着地形图。不过这回看的是两幅图：一幅东南亚，一幅朝鲜半岛。

见了面，毛泽东没问周恩来上海之行情况，而指着东南亚地形图说：「我们还是先谈这个。十多天了，陈赓一封电报，搅得我思绪万端，放不下来。我们南边要是能有这幺大片战略缓冲区，该有多好。美国和西方列强，就不敢来亚洲国家发号施令，撒野放屁了。恩来，你不要管我作何打算，只管说出你自己的看法，我洗耳恭听罗。」

周恩来笑了笑，谦逊地说：「那好，我就来班门弄斧，给主席做个参考。我完全赞同主席的深谋远虑。也的确应当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东欧经验，是史达林同志的高明之举，大手笔啊！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本来还有南斯拉夫和奥地利、芬兰三个呢。南共领袖铁托闹独立性，向西方国家示好，一九四八年被史达林同志开除出共产国际情报局。奥地利和芬兰于二战后期本来也被苏联红军所占领，战后签订赫尔辛基协定，两大阵营划分欧洲势力范围时，史达林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作出妥协，同意从奥地利和芬兰撤军，让这两个国家中立化。所以，回顾二战历史，现在的东欧社会主义七国是苏联红军从德、义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至今由苏联红军恊防捍卫，在那里成立共产党政权，组成社会主义大家庭，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的事。」

周恩来说：「回来看看我们亚洲，东南亚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必须由我们派出大军去从头解放。二次大战已经结束，我们师出何名？这是头一个大的难题。再者，这个地区既有回教（如马来西亚），又有佛教（如缅、泰、寮、柬），各国共产党游击队的基础也很不平衡，各国政权也还相当稳定，加上去年美国搞了个马尼拉共同防务条约，把泰国、马来西亚、越南都拖进去了，划定了势力范围，我一旦有大动作，必然引起连锁反应。如果我们现在就同意陈赓率大军去横扫，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是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陈赓同志大约忘记了，当年国民党与美国联合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全副美武装备，穿越缅甸中部的野人山区时，九万人马最后走出野人山的只剩下八千余人，八万来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饥饿、瘟疫和毒蛇猛兽。东南亚境内大部分地区为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河水湍急，没有人烟，没有道路，没有桥梁。也就没有供给，大部队能有什幺作为？我的意见，是遵从主席一贯的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别国的革命，外国不可以去包办，只可以给予指导、支持，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就像当年苏联和共产国际帮助我们时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眼睛盯住周恩来：「你比他们二位更彻底，更消极。照你讲的，我们在东南亚，只能坐视，毫无作为，毫无希望了？」

周恩来说：「有，但不是陈赓的办法。我已和稼祥、克农二位初步谈了一下，东南亚革命，应促其逐个解决。不能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帮助胡志明的越南党及其它下武装力量，从法国殖民主义手中解放越南，必要时可以暗中出兵，让两广士兵换装成越南士兵参战，建成东南亚第一个红色政权。我很同意克农说的，促成寮国、柬埔寨的中立化，我们与之团结友好，不去干涉他们的内政，日后争取跟他们结成反美同盟。然后一个目标是马来亚半岛，很可能建成东南亚的第二个红色政权。我记得主席在延安说过多次的比喻，革命好比割猪肉，要一刀一刀的割，建立根据地，就是从敌人身上一块一块

地割下地盘，最后连成一片，就是革命胜利。」

毛泽东笑了：「用我的矛，攻我的盾，你和稼祥的手法完全一样，只是更为高明了。好了，我基本上同意你前天电话里说的，目前我们把力量摆在北方，摆在朝鲜半岛方向，避免两面作战。但在东南亚方面，我们也应积极主动些，总可以做些前期准备工作啊！」

周恩来说：「稼祥、克农二位已经有了很好的主意，符合我们长远的战略目标，我提议由主席召开个专门会议来议一议，制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方针。」

毛泽东问王稼祥：「驻苏数年，你是得到老大哥的真传了？什幺好主意啊？」

王稼祥说：「可以考虑从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区，再抽调一批有政治、军事工作经验的同志，经过专门训练，主要是分别学习各国语言文化、宗教风俗，之后分头潜往东南亚各国的游击队根据地及地下党组织，去做政治、军事顾问，加强领导力量。当然，还要包括一定的经费援助和装备给养。好在我们与东南亚各国，都有陆路相通，化装成渔船走海路也不是很远。」

毛泽东说：「好！我们自延安起一直在这幺做，但气魄不够大。今后要大手笔，下大力气。李大部长，你的锦囊妙计呢？」

李克农说：「报告主席，我建议在我国南方，比方湖南的长沙、衡阳，广西的柳州、桂林，广东的乐昌、韶关等城市的郊外，每处划出一座或数座山头，设置一批游击队骨干训练营地，当然是作为军事禁区，绝对秘密，与外界隔离的，让东南亚各国的同志轮流来接受训练，学习马列理论，熟悉战略战术；同时，还应修建几座保密疗养院，以供各国党、游击队的重要领导人养伤养病，短期休息……。」

毛泽东终于高兴地笑了：「很好很好，东南亚战略开始具体化了。你们二位立即着手，组成专门班子，把这两件事抓起来。要什幺条件，由总理大人去统筹安排。游击训练营地，除了培训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军事人才，今后还要面向西亚、南亚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一句话，面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战略。」

这时，毛泽东的卫士送进来一封北朝鲜领袖金日成的电报。

第三十二章　朝鲜事变毛周点将

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是人类步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重要时日。这天凌晨，五十万全副苏联武装的北朝鲜大军，潮水般涌过三十八度线，向南朝鲜发起突然袭击。钢铁洪流，全线席卷，锐不可挡。大韩民国李承晚政权及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大约作梦也没有想象到，这五十万北方大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来自何地。

两天之后的六月二十七日，北方大军兵临大韩民国首都汉城，李承晚政府弃城南逃。

同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作出激烈反应，宣布驻日美军第八集团军所属第一军开赴朝鲜半岛参战；并改变放弃台湾的初衷，而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及军事协防台湾，以阻止共产党军队南北呼应，一举截断西方世界在远东地区的海上生命线。

同一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辩论朝鲜局势至深夜。表决之前，各国代表需要向各自的政府首脑请示。在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代表没有返回会场的情况下，使得美国为

首的西方阵营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名义，决定向朝鲜半岛派兵维持局势，称为联合国派遗军。当然是以美国军队及大韩民国军队为主，其余英、法、荷、比、加、澳、新、土等国家都是象征性地派出一个旅、一个团、一个营乃至一个连的部队参战。说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曾提出派两个军至韩国打击共产党军队，但被美国所婉拒。

消息传到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气得拍了桌子：老大哥怎幺这样不负责任？苏联代表为什幺不回到安理会会场使用否决权？这下子好了，美国军队以联合国派遣军的名义出现在朝鲜半岛，是反侵略来了；而把北朝鲜人民军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内战，变成为对大韩民国的入侵。毛泽东说：「二十世纪的荒诞逻辑又一次重演丑剧，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耻之尤。」

；朱德说：「我们不怕，是近水楼台，他们隔了半个地球，远水难救远火。」；刘少奇说：「美国军火商又要大发战争财了，美帝国主义是无战不兴，无战不富，近百年来一直在发战争横财。」周恩来说：「联合国已经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强国对外用兵的工具，将来一定要联合世界上的大多数弱小国家，来全面改造它，或是重组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来对抗它！」

六月二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卖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宣布中国政府决不坐视美军入侵朝鲜及台湾海峡，将以一切手段全力支持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同时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充分准备，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实为公开宣布介入朝鲜战事。

使得毛泽东、周恩来们感到鼓舞、欣慰的是，北朝鲜人民军在占领汉城之后，七月初将战线迅猛南移。南朝鲜李承晚政权的军队已溃不成军，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只顾往南方逃命。虽然未如史达林同志所要求的那样，三至四个星朗之内解决问题，但到了八月初，北方大军已占领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二的土地及控制了面分之九十一的人口，而把李承晚的残部和匆匆赶来救命的美国军队压缩到了洛东江以北的狭小地带，有待歼灭。

实际上，朝鲜战事从曝发的那一刻起，即有三个司令部在操作着这场国际战争：一是北朝鲜金日成将军的人民军总司令部（有一批苏联顾问），二是日本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部，三是北京中南海的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局。

七月中旬，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下令调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部队，直属中央军委指挥，下辖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加上三个独立炮兵师，计二十六万精锐，任命邓华为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为必要时入朝参战作准备。到了八月下旬，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仍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决定增调第一野战军的第十九兵团、第三野战军的第九兵团入东北，作为东北边防军的后备部队。这样东北边防军就拥有了三个兵团下辖十二个军六十余万人马。

在中南海居仁堂，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为毛泽东于延安时期推荐给周）任副局长的中央军委作战局，日夜研究、推演着韩朝战局。雷英夫每日向周恩来报告三至四次前线战况。进入八月份，双方在洛东江地区的战事呈胶着状态。国际上各种势力纷纷对朝鲜战局作出各种预测。北朝鲜人民军宣布八月份将取得彻底胜利，会将美、伪军队全部赶下日本海，并在南朝鲜全境实行土地改革；欧美及亚洲的军事观察家们则预言北朝鲜共军即将遭受失败并从此一败涂地；美国的新闻舆论却闪烁其词，一会说参战美军将会撤退回日本，一会说联合国派遣军将在朝鲜半岛的适当地点实施大规模登陆，另辟战常正是这后一点，引起了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局的高度警觉。八月二十三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办公室听取军事秘书雷英夫的战况汇报后，敏锐地作出了五点战局分析：一、敌军目前在洛东江以北的狭小地带集中了十几个师固守，与北方大军隔江对峙，是要以此来拖住北方大军的主力，使其不能机动；二、美军在日本还有两个师的兵力，新近又组建了机动兵团，正在大搞登陆作战训练，意欲何为？三、侵朝美军及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整个二战期间都在太平洋战区，一直进行岛屿作战，大规模登

陆作战是他们的拿手好势，他们不可能不发挥此一军事优势；四、美、英等国的多支舰队（携有相当数量的登陆艇）正向朝鲜半岛海域结集。这些舰队显然下是为了解决后勤供应，而极大可能是为了登陆作战；五、朝鲜半岛是个狭长地形，从北到南，北方大军的战略补给线已经拖得很长了，汉城则是这条战略补给线的枢纽，铁路、公路的交汇点。汉城之南几十公里处即是海港仁川。如果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一举拿下汉城，横截开去，很容易就把北方大军的主力部队包围起来，南北夹击，予以歼灭。

朝鲜战局表面上看北胜南败，形势大好，实际上很险，是一种全军覆灭式大危险！周恩来被自己和军事秘书的分析吓出了两手冷汗。他说：「很好，这是我们的共同作品，需要马上报告主席。」

果然，毛泽东在电话里听了周恩来的战局简要分析后，也予以高度重视，让周恩来立即带上军事秘书到菊香书屋详谈。毛泽东再次听了战局五点分析，连称有理，又问美军除已到达朝鲜参战的部队外，现可立即参战的部队还有哪些？周恩来回答：「已侵朝的是美国第八集团军所属第一军的两个师，可立即参战的是该集团军的第九军和第十军。加上第六舰队、第七舰队，以及美国第五航空队拥有的七百余架战机和第二十战略轰炸机航空队的三百余架各型轰炸机。制海权和制空权都在他们手里。」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麦克阿瑟将军的个人性格。周恩来说，根据外电报导介绍：「麦克阿瑟是个倔老头儿，二战以来一直担任东方盟军统帅，他下定决心的事谁也改变不了，连美国总统都敢于顶撞，是个十分狂妄的好战分子。美国国内则把他视为民族英雄。」

毛泽东听了，兴致很浓，连说好好！肝揖拖不逗谜椒肿樱：： 笪腋 螅 谜轿腋 谜健T胶谜皆胶谩？裢 岬校 颈 匕埽 颐且欢ù蛩 龃胧植患啊！？

针对朝鲜战局即将出现的险情，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出三项措施，交由周恩来立即执行：「一、命令东北边防军采取一切措施，作好一切工作，务于九月底之前开赴鸭绿江边境沿线，随时准备入朝作战；二、立即通知北朝鲜和苏联，我们判断美军将在仁川大举登陆。向他们讲清楚美军仁川登陆的利害关系，建议人民军立即在洛东江一带布设疑兵，主力部队适当后撤，控制战略高地及交通要道，并布署力量在仁川沿海构筑工事，严密防守，以阻延敌军登陆。如果北朝鲜方面不相信我们的建议，执迷不悟，我们则一定要把自己的「暗助部队」撤回到三八线附近，保持进可攻、退可守的态势；三、军委总参谋部、政府外交部密切注意美海、陆、空部队动向，随时报告。并通知全国各大军区负责人，立即着手研究朝鲜战局，向中央报告研究心得。」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已将上述三点记述下来。秘书将纪录稿交周恩来审阅、签字后，立即离开，去交付执行。

毛泽东说：「恩来，你又要做我的军事伙伴啦。这回要当真武松，打真老虎。朝鲜战局，我们将从暗助走向明帮。暗助诸多方便，明帮需要全国动员。首先做好党内、军内工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号令，统一指挥，还是五统一嚕」

周恩来说：「是啊，公开出兵的事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主席让各大军区研究朝鲜战局这一点特别重要，是为全军总动员的前奏。我建议召开一次军委会议，把六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都请来，各路大将齐集，议论议论，做个思想准备。」

毛泽东想了想，点点头，拿起手边的铅笔，慢条斯理地在纸上写下长串名字，边说：「不一定统统请来。先通知这些人来开会，加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接过名单，看着那一长串熟悉的名字：「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华北局，聂荣臻、薄一波；华东局，陈毅、粟裕；中南局，林彪、罗荣桓；西南局，刘伯承、邓小平；西北局，习仲勋。」

周恩来的目光停留在名单的末尾：「西北局只有政委习仲勋，而没有司令员彭德怀。彭德怀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犹豫了一下，才问：「主席，是不是把彭老总的名字给漏下了？」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微笑着：「彭大将军如何漏得下？是颗难剃的头嚒。去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阅兵，也没有通知他来，代表一野的是贺龙。他和贺龙一直关系不妙，简直不能共事。大阅兵后只好把贺龙安排到西南军区去任司令员。还是邓小平能容人，懂得团结、尊重同志。这回，我也是担心他一来开会，就带头放炮，抬杠顶牛，再跟有的人一唱一合，事情就不好办罗。所以打算慢一步通知他好些。」

周恩来心里有数，毛泽东指的那个「有的人」是任弼时。任弼时是四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在莫斯科疗养半年，病情已有好转，身体虽然虚弱，却不肯继续休息，中央只得批准他每天工作四小时。他依然那幺勤勉、认真，在书记处会议上，照样敢于发表与毛泽东相左的意见。

毛泽东说：「恩来，名单就交给你了，先跟总司令、少奇、弼时他们通个气，再以军委名义发电报，通知各大区负责人安排好各自的工作，九月中旬到京，二十日开会。这之前，我们中央书记处还要召开扩大会，专门研究朝鲜战局。恩来啊，如果我们公开出兵，以什幺名义为好？」

周恩来答：「当然应由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公开通电邀请，请求我们以军事手段支持他们的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

毛泽东摇摇头：「不对，我们的大军还是要秘密入朝，天兵天将先打它几个大胜战，到战场上去公开身份。我是指给我们的出国部队取个名字，而不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

周恩来说：「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了。前不久黄炎培老先生和我私下交谈，说我们如果公开出兵，可以用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名义……。」

毛泽东抬高了声音，手掌在沙发扶手上一拍：「好！这个名字好，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你看，由谁来挂帅出征好？」

周恩来谦逊地笑着：「我们各路大军将帅的情况，孰优孰劣，主席比我看得更清楚啊！到时候主席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罗。」

毛泽东面露不悦：「恩来，我是想请你先给参谋参谋，不是要你讲客气话。」

周恩来这才又盯住手上的名单，认真想了想，之后提出四个名字来：「林彪、邓小平、彭德怀、粟裕。」

毛泽东说：「老彭先不予考虑，让他留在大西北党政军一把抓吧。西北为王，顶多做个左宗棠。为什幺不提东北王高岗？」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湘潭老乡彭德怀大将军成见很深，心里很有些感叹。彭老总是个大忠臣和大功臣，只因喜欢直来直去，不好吹吹拍拍，头上生角、身上有刺似的，令到主席对他敬鬼神而远之了。便说：「高岗同志当然是位帅才。我的考虑是，东北地区实为我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略复地。我们的大兵团入朝作战后，负责后勤总供应的非高岗同志莫属了。可以说，后勤供应做好了，我们的参战就打赢一半了。」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再说说林彪、邓小平、粟裕三位。」

周恩来说：「林、邓、粟都是我军的统帅之才，既有战略、又有战术。林彪统领东北数年，对东北以及朝鲜的民俗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相当熟悉，应当是领兵出战的最佳人选，他的弱点是身体弱，多病痛；邓小平可以统御三军，他的长处主席比我更了解，头脑灵活，计多谋足，善于应付大局面，大变故；关于粟裕同志，我觉得是我军难得的一位常胜将军，二十几年来身经百战，很少打过败战。说实在话，当年的华东战场，粟裕的决策指挥，是起了关键作用的，尽管他是名列陈毅、饶漱石之后的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陈、饶经常闹矛盾，实际工作往往是粟裕在做，他也从不计较名位，很难得的。如果林、邓因各种原因不能挂帅出征，粟裕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粟裕湖南会同人，一九二七年二十岁时加入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和湖南暴动，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起一直留在华东地区率领新四军对日作战，解放战争期间曾为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他的资历不如陈毅老，文化素养也不如陈毅高，军事指挥才能却在陈毅之上。

毛泽东见周恩来如此推崇粟裕，起初并没有十分往心里去。他说：「还有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诸位呢，不都具有独当一面、统御一方的大才？」

周恩来说：「主席点到的，当然都是我军最优秀的将帅之才。刘伯承同志是国内外知名的军事家，出他必出邓，刘邓大军，名扬天下；陈毅则宜继续坐镇东南，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罗荣桓体弱多病，一直住在医院里，似乎不宜出征。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主席比我更清楚，运筹帷幄，统御大军，呼风唤雨，就稍逊于前面几位了。」

毛泽东沉思良久，手指里夹了支烟忘了点燃。从不吸烟的周恩来，擦亮一支火柴，凑上去，帮主席点燃了。毛泽东深深吸上两口，温和地看周恩来一眼，表示谢意：「恩来，你讲的大致上不错。刘伯承嚒，长我一岁，老资格罗，一九二九年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理论上、实战上都很有一套罗。我准备把他摆到南京去，主持我军的最高学府（后称南京军事学院），负责培训全军的高级将领。我军的高级将领，多数是大老粗出身，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也各有指挥才能。就是高级将领，初级文化，缺少指挥诸军种协同作战的现代化战争知识。今后打的是海、陆、空立体战，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光懂吹号冲锋拚刺刀怎幺行？所以急需补理论课、文化课；邓小平嚒，我准备调到中央来，大材大用，协助抓全局性工作；陈毅就依你说的，继续坐镇华东，准备解放台湾；罗荣桓保重身体；高岗负责总后勤。看来只好劳动林彪。林彪不成，就是粟裕。安排一下，我先找林彪个别谈话。」

第三十三章　林彪婉拒挂帅出征

林彪，原名林育容，一九０六年生，湖北黄岗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六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任国民革命军排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周恩来、朱德、贺龙等领导的南昌起义，任特务连连长。一九二八年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残部上井岗山。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是朱德、陈毅上山下久，路过一位个子瘦小的青年军官正在给自己的士兵训话：闹革命就要有地盘，有了地盘加上枪杆子，就可以建立政权，云云。毛泽东很感兴趣，问陈毅：那小个子是谁呀？好象很有见地呀。陈毅告诉老毛：是我们的连长，名叫林彪，上过黄埔，很会打仗。此后毛泽东开始注意这个小他十三岁的小伙子。

林彪也确有军事才能，几年之中，率领部属连打胜战，因战功一路晋升为红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军长、红一军团总指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应当说，在当时的红军军官中，他是战功最突出、军阶也上升最快速的一位。一九二九年间，他出于对红军部队长期厮守偏僻山地，而被国民党大军四面围堵的局势的忧虑，曾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请教「红色根据地能否长期存在」、「武装斗争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毛泽东认为他的革命意志有所动摇，而写下一封长信，后又写下一篇

文章，对他进行劝慰、开导，晓以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理论。此信即为后来公开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红色根据地为什幺能够存在》一文。此事，也就成为了林彪历史上给人留下的一个口实。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于长征途中召开的贵州遵义会议上，任红一军团团长的林彪，与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等人一起，支持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改组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可是一个多月后的转战途中，林彪鉴于部队被毛泽东指挥得团团转（即所谓的三进遵义、四渡赤水、五出娄山），疲于奔命，而毅然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要求中央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红军统一归彭德怀指挥。他的这一要求当然没有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红军新三人团」所接受，反被毛泽东于一次军事碰头会上斥为「你个娃娃懂什幺？」毛泽东心里却深恨上了彭德怀，怀疑林彪是被彭德怀所利用。不久，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闹分裂，另立中央，中央红军残部只好组成北上抗日甘陕支队，以免被张国焘的大部队吃掉。中央甘陕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亲任政委，算是对林彪的安抚、让步。

一九三六年初，红军在陕北安顿下来之后，毛泽东决定率中央红军东征山西、河北。林彪坚决反对，认为毛泽东是军事冒险主义。他并提出将自己的部队拉到陕西、甘肃南部去打游击，开辟新的根据地，大有要跟毛泽东分道扬镖之势。这是林彪在历史上第二次反毛。毛泽东苦笑说：他是对我没有信心，而想效法刘邦，去经营汉中。中共中央当然不能让林彪出走，而由总书记张闻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出面，说好说歹，分析局势，权衡利弊，总算把林彪及其部队留在了陕北。此时的毛泽东，倒是表现出了一种难得的豁达大度，不计前嫌，任命林彪为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让其主持中共的红色黄埔，培训中高级干部。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红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改编，林彪又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政委罗荣桓），取得平型关大捷，全歼日军坂垣师团属下的一千五百余人，名震中外。

一九三九年，林彪于一次战斗中被友军阎锡山部士兵误伤，子弹击中脊椎神经，两次赴苏联医治未能痊愈，以致后来患上怕光怕风怕水怕热的毛玻一九四二年回到延安，参加毛泽东清算王明派系的整风运动。

林彪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严重分歧，产生于一九四五年冬季开始的东北战常当时林彪从延安率领十万人马经内蒙草原奔东北，去实施中共在苏联红军庇护下的「独霸东北」大计。延安的中共要员几乎倾巢而出，包括彭真、高岗、张闻天、陈云、李富春、李立三、林枫、萧劲光、宋任穷、郑位三、王稼祥、杨尚昆、滕代远、何凯丰、陶铸、伍修权等等。还有罗荣桓率领的从山东解放区渡海而去的数万人马。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四师的二万多人马也随后出关。加上从华北各个根据地去的陈赓、陈锡联、萧华、黄水胜等部。成立了中央东北局，初期由彭真任书记。军队则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翌年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统一指挥。

南京中央政府出兵东北，比中共迟误了整两月，但派去的皆为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由美国海军、空军突击空运与海运。坐镇延安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冬、四六年春，连续向东北的彭真和林彪发出电令：要求彭、林将部队主力集中——辽东半岛海岸沿线，全力阻挡国军登陆，「务将国民党军队歼灭于海滩」。

其时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刚刚组建，武器装备仍是三八大盖加手榴弹，怎幺阻挡得住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毛泽东无疑是坐在延安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了。林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复电，请求「毛主席头脑冷静」

，陈述部队的艰苦处境，目前只宜保存实力，避敌锐气，作大步后撤。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发展农村根据地」。但毛泽东仍然命令林彪抢占吉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的战略要地四平，与国军展开四平血战。最后林彪不得不违背毛泽东的命令，未事先报告而放弃四平，率部队一路后退，一直退到

黑龙江的松花江流域。留在辽宁的几支共军主力，则干脆撤退到了北朝鲜境内，避免了跟军威强盛的国军会战，从而逃过了被围歼的厄运。

一九四六年整整一年，林彪都被讥为「逃跑将军」、「常败将军」。

延安的毛泽东却头脑冷静下来，不得不同意林彪在东北所采取的保存实力、站稳脚眼、发展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仿佛这才想起，林彪在东北坚持的一套，正是过去自己在江西苏区提出的那一套啊！加上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劝说，毛泽东进而同意继续重用林彪，改组了东北局，将彭真调回关内，而由林彪全权主持东北战局，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再任命高岗为第一副书记、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其余张闻天、陈云、罗荣桓、李富春、李立三、杨尚昆、王稼祥等等，无论其资格多老，在党内地位高低（其时林彪只是一名中央委员，而张闻天、陈云、高岗则是政治局委员），均任东北局副书记或委员。

经过整整一年多的败绩、挫折，林彪率东北共军，总算在国民党大军的穷追猛打之下保存了实力，立住了脚跟，加上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到了大批日本关东军留下的坦克大炮重型武器，又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广大乡村招募到新的兵员，以及收编了相当数量的土匪武器，军队战力大增。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季，林彪的部属已达五、六十万人马，拥有坦克近千辆，大炮数千门，由劣势转为优势，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解放哈尔滨，围困长春，夺回四平，使长春成为孤岛，郑洞国兵团成为笼中兽，将国民党主力部队压迫到辽宁省境内，实现黑龙江、吉林大地一片红。

应当说，此时的林彪，充分显示出了一名天才军事家的雄才伟略，非凡智能。他创造了一整套作战方法：三三制，一点两面，三慢一快、围点打援，集中三至四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打歼灭战，及其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战争的首要目标，等等，后来都成为中共军队的经典。

东北战局，决定着国共两党的命运。双方都在东北投注巨本，出尽精锐。双方统帅毛泽东与蒋介石，均有出色表演：毛泽东与周恩来坐镇陕北，于林彪率东北人民解放军频频败退、屡受挫折之际，反而加重信任，撤销了彭真的东北中央局书记职务，让林彪兼任，使其独揽大权，统一领导党政军事，以力挽狂澜；而坐镇南京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却于东北战局形势微妙之际，三易主帅，先是以陈诚取代杜聿明，后又以卫立煌取代陈诚，导致将帅离心离德，上下猜疑防备，犯下兵家大忌。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明还在于，于一九四六年夏季东北战局失利之际，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二十万大军，从华北的晋冀根据地作战略出击，千里跃进大别山，犹如一支插向国民党政权心脏地区的利刃。对于中共的此一战略出击，蒋介石先生初时麻木不仁，及至刘邓大军过了黄淮地区，才组织军队围堵，已经为时晚矣。一个东北的林罗大军，一个中原的刘邓大军，即已隐伏着南京政权必然败亡的契机。

一九四八年夏、秋之间，为东北解放军打不打锦州，林彪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引发了长远三个月的「电报扯皮」。毛泽东、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命令林彪、罗荣桓留下少数部队迷惑长春被围敌军，以及牵制住渖阳的卫立煌部，而集中优势兵力，长驱南下，与廖耀湘兵团决战于锦州、营口一带，夺下锦州，整个东北战场就形成关门打狗之强势。林彪却认为毛泽东于千里之外，又一次异想天开瞎指挥了。置北面的困兽郑洞国部、东面的强敌卫立煌部于不顾，长驱直下锦州与廖耀湘兵团进行决战？

要是被围困于长春的郑洞国兵团乘机突围，南下渖阳与卫立煌部连成一片，整个东北战局就又可能逆转；再者，国民党在山海关一线驻有五十余万大军，要是东北解放军主力孤军深入锦州、营口与廖耀湘兵团决战之际，山海关一线的国军从西面出击，渖阳的卫立煌部从东面出击，将我合围于锦州，岂不令致全军覆灭？这步险棋、死棋，林彪是断不要走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要一役一役来打，敌人要一部分一部分来解决，先解决被围困在长春的郑洞国兵团，免却后顾之忧，再大军南下辽宁解决卫立煌部，最后寻找号称龙虎之师的廖耀湘兵团决一雌雄。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与刘少奇、朱德汇合于河北省西柏坡村。毛泽东对于林彪的抗命，一时又恼怒又束手无策，只能发出一封一封电报去催迫林彪下决心进行锦州会战，不可贻误战机。否则，国民党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和新一军，很可能从海上跑掉，从而给平津和淮海两大战场增添新的变数。

这一次，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他的几十封电报（共有六十七封之多）虽然未能说服林彪，却说服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等一批主要负责人，他们在林彪面前要求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大胆实施锦州会战。但林彪仍然迟疑不定，担心半世战功，一役败荆直到八月间，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派出情报要员潜往黑龙江双城子，秘密面告林彪：沛阳的卫立煌周围都是我方的潜伏人员，毛、周已亲自致信劝降，卫立煌已无信心在东北组织大战；北平的傅作义正与我代表秘密谈判，准备和平起义，因之我军在锦州与廖耀湘兵团决战之时，根本不存在被东、西两面的国民党大军合围夹击的可能！林彪这才恍然大悟：「这幺要害的情报，为什幺不及早告诉我？你以为我愿打没有取胜把握的会战？」

锦州战役于九月下旬打响。林彪集中了所辖四个兵团中的三个，十几个纵队（军）近四十万精锐，动用三千多门重炮，以三倍于廖耀湘兵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在锦州、营口一带血战十五个昼夜。抗战期间曾经远征印度、缅甸的廖耀湘兵团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团级指挥官均亲自率领士兵与共军厮杀。许多云、贵籍士兵被俘后仍然不服，以西南官话叫喊：「你们就是仗着人多，三、四个打我一个！我们一个对一个试试？看看谁能赢？」

果然如毛泽东、周恩来所料，整个锦州会战期间，东面沛阳的卫立煌按兵不动，西面北平的傅作义亦未伸援手，眼睁睁看着龙虎之师的廖耀湘兵团于血火中全军覆灭。更有妙者，锦州战役之后，镇守沛阳的东北剿共总司令卫立煌将军，竟丢下二十余万官兵，坐飞机只身逃回南京去了。一枪未放，沛阳解放，二十余万国军官兵接受东北人民解放军政编，成建制变为革命队伍。而那被围困了一年多的长春城，被活活饿死、冻死了二十几万平民之后，郑洞国兵团的残部起义投诚，亦被改编进了东北人民解放军。此一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林彪、罗荣桓统领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山海关参加平津战役时，已是百万雄师，成为中共一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这支部队数月之后所向披靡，一路南下，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打到广东、广西和海南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以中共将领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而论，谁也比不上林彪，堪称第一战神。

一九四九年初，刘少奇主编的《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出版前夕，林彪要求毛泽东主席删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数处所提到的他的名字。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经历，足已证明他林彪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鉴于林彪的显赫战功，毛泽东指示刘少奇，将该文及有关注释中的林彪的大名，统统予以删除。毛泽东说：「文过饰非嘛，也应当替林彪饰这个非了。」

林彪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其为人性格，也确有不同凡响之处。他沉默寡言，生性孤僻，不尚交际，生活相当简朴。他除了为止伤痛而吸过鸦片之外，平日并无烟酒嗜好。在东北战场唯一的爱好是嚼炒黄豆。有人说他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都是他一粒一粒嚼炒黄豆时冥思苦想出来的。

他给自己的在东北出生的女儿林立衡取名**豆豆」。他是负伤最多的中共高级将领，身上的几处细碎的弹片因嵌入要害部位而一直未能取出，使他长期忍受着伤痛的折磨。

甚为引人思索的是林彪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系。无论从年龄到革命资历，毛、周无疑都是他的上司和兄长。周恩来更是他黄埔军校时的老师。林彪在党内的好友是高岗，东北共事近四年，英雄惜英雄，相处愉快。他也尊敬彭德怀，而有些轻视朱德、刘少奇。他认朱德为空头司令，不具真才实料；刘少奇则是靠呼口号爬上党内二把手的高位。

每逢毛泽东或是周恩来个别召见他，或是他向毛、周汇报工作，总是身子坐得笔挺，睑上少有笑容，说话简洁扼要，绝无讨好客套。他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敢于争辩，坚持己见，不亢不卑。谈完就走，从不拖泥带水。而在一切公开的会议场合，则总是称颂毛泽东，把自己的战绩归功于毛泽东的领导，甚至把自己在东北战场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等一整套战略战术，说成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从来贪他人之功为已有，自然是心领神受了。这就是林彪虽然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反毛的纪绿，毛却一直对他怀有好感予以重用的缘由。那时，毛泽东喜欢林彪正直无私，光明磊落，不搞阴谋。毛泽东也不用防范林彪，认林彪只是一名军人，其性格、气质都不适于作一位政治家的。

九月上旬，林彪在武汉接到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提早几天到北京，毛泽东主席要找他谈话，有要事相商。并告诉他，中央办公厅已替他在北京西城区毛家湾准备了一座大四合院，供他全家居祝林彪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时，毛、周二人起立相迎，同时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林彪则坚持先敬礼后握手，这是他军人的习惯。

毛泽东拉住林彪的手，许久都不放下：「育容啊，你脸色还是发白，身体有没有全面检查？专家们的意见怎样？」

林彪仿佛不习惯自己的手被人长时间的握住，而轻轻地、无损礼节地松了出来：「感谢主席关心，还没有来得及请首都的专家们检查身体。我想也没有啥子大问题，反正活着干，死了算!」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赞许地笑了。林彪却只是动了动嘴角，没有笑出来。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林彪的个性是比较呆板、枯燥的。

坐定之后，服务员来上了茶。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育容啊，朝鲜半岛战事已经进行快两个月，你研究过战局吧？有什幺想法？」

林彪有些神思不定似的，看看毛泽东，又看看周恩来，欲言又止：「我？惭愧，还没有认真思考过。」

周恩来怕林彪的态度引起毛泽东不悦，忙说：「林总，主席一向很重视你在军事上的见解，早就想听听你关于朝鲜战事的看法了。这里只有主席和我两人，你怎幺看的，就怎幺说吧。」

毛泽东宽和地笑着：「听说你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孙子兵法》，很有心得。你我是同好啦。《孙子兵法》于我，也是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林彪额头上又冒汗了。他掏出手绢来擦着。爱出汗，怕燥热，是他的病症之一。他稍稍拘谨并稍稍抬高了一点他的湖北口音——这点跟毛泽东很相像，终生不改乡音：「朝鲜战局，北军节节胜利，南军一路败退，看似北军形势大好，其实很险，有致命的大险。」

毛泽东、周恩来相视一笑。毛泽东说：愿听端详。

林彪伸出右掌，在胸前做了个包抄手势：「现在，北军的主力都集中到了南方的洛东江一带，半岛中部、北部防务空虚，补给线拖得很长，只要美国军队在半岛中部实施登陆，很容易就把北军主力关在南部，有去无回。」

毛泽东点着头：「很好很好，英雄所见略同。总理也是这个看法。你能不能谈点对那个联合国派遣军

的印象？他们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林彪身子笔挺，喝口茶清了清嗓子，便思路清晰，背书般娓娓道来：「眼下，联合国派遗军拥有的兵力，以美国第八集团军属下的三个军为主力，第一军辖骑兵第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第七军辖步兵第二师与第二十五师；第十军辖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以及空降兵第一百八十七团。加上英军第二十七旅，第二十九旅，加拿大旅，土耳其旅，每旅五千余名官兵。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亦已统归联合国派遣军指挥，并且是打头阵的，计有：第一军团辖首都师、步兵第三师，第二军团辖步兵第六、第七、第八师，第三军团辖步兵第二、第五、第九师。此外还有南朝鲜的步兵第一师已配属美第一军作战，第十一师配属美第九军作战。以上是陆军情况，总兵力为四十余万。空军方面，有：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拥有各型战斗机七百余架，驾驶员都是经历过二战的空中老油条；美国第二十战略轰炸机航空队，拥有各型轰炸机三百余架，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即是该战略轰炸机队所为。另外，美军每个陆军师选配备有十架侦察机，支持地面作战。海军方面，以美、英为主，拥有包括舰母在内的各型军舰三百多艘，配备各型登陆艇。」

在听取林彪的上述敌情简报时，毛泽东、周恩来不时露出惊喜之色。

他们心里不能不佩服，身子瘦弱的林彪实实在在是位军事天才，在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中，很少有人可以与之相匹敌。不信，随便叫上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们来问问，他们绝无可能背书一样一口气说出联合国派遣军的以上数字简况来。

于是毛泽东说话的口气显现出一种少见的尊重：「林老总，依你之见，美军在朝鲜半岛，会于何时何地实施大规模抢滩登陆？」

林彪说：「迫在眉睫，时间大约不出本月，地点很可能选在汉城附近的仁川港……。恕我冒昧一句，如果真有我们的暗助部队到了南朝鲜，应尽快命令该部北撤到三十八度线附近来，才能化险为夷。北朝鲜人民军愿不愿撤，是他们的事。」

毛泽东眯缝起他古典美女式眼睛，没示可否，而由周恩来发问：「林总，你对朝鲜战局、敌军情况的见解，精深独道。请问，你研究朝鲜局势有多长时间了？」

林彪略带腼腆地先望望毛泽东，再望望周恩来，才说：「今年春上吧，我在中南军区院子里，搞了个外军情报资料室，养了一批懂英文、俄文、法文、德文、日文的读书人，让他们天天收听外电广播；又让广州方面，每星期两次派人乘渔船去香港或澳门，购买报纸杂志，特别是美、英、法三国的军事政治书刊杂志……。」

毛泽东说：「育容啊，你是个有心人罗，难得难得。我看除了军委作战局和总参三部，再没有人像你这样，关心、了解朝鲜战局了。我还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如美军果真在仁川或是别的什幺地方登陆，北朝鲜人民军反胜为败，一路败退到三十八度线以北，以致退到鸭绿江边境一线来，我们怎幺办？」

林彪说：「我们就只好收容他们罗，他们曾收容过我们噜」

毛泽东紧问：「我们难道见死不救，不应该出兵相助？」

林彪眼睛眨巴两下，脑子飞快一转：「恕我直言，只要美国军队不打到我东北境内来，我们不要轻言出战。」

毛泽东又一次吃惊了，看了周恩来一眼，难掩脸上的失望之色：「育容同志，此话怎讲？」

林彪说：「我们的国家成立不到一年，一切尚处在草创阶段。经济尚未恢复，土匪尚未剿清，西藏、台湾尚未解放。自己的屁股都没有来得及擦干净，怎幺管得了邻居的事？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头，经济、军事比我强大得多，尚且没有去管。我若贸然宣布对美作战，一无空军，二无海军，制空权、制海权都在人家手里，光靠步枪机关枪，怎幺去进行一场现代化战争？如果美帝国主义入侵我东北就不同了，我就跟他打一场人民战争！

保家卫国，我林彪第一个请缨!」

林彪的态度如此明确、坚定，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法再开口，只得留客吃饭。

第三十四章　群英聚会中南海

九月十九日，美国陆、海、空三军果然演出拿手好戏，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实施抢滩登陆，很快摧毁了北朝鲜人民军的海岸防御，第二天即占领了南北交通枢钮汉城。尽管有中国同志自八月下旬以来再三提醒、警告，北朝鲜人民军并未果断后撤，主力部队被截在了南方，成为瓮中之鳖。侥幸北撤的小部分兵力，倒是在三十八度线一带组织起英勇抵抗，战事空前惨烈。朝鲜战局几乎于一夜之间逆转，从北方解放南方变成南方大举反攻北方，且锐不可挡。

十九日深夜，毛泽东于中南海菊香书屋办公室召开书记处紧急碰头会，讨论朝鲜半岛的危急局势。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之外，只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列席。毛泽东说，朝鲜的事，我们再不能迟疑、延误下去了，我的话放在这里：一个月之内，战火就要烧到鸭绿江边来，谁能确保我东北边境无事？周恩来坚定支持毛泽东：「与其被人打过来，不如我们打出去，我们已经避免不了这场战事，不是我们要打，而是美帝国主义逼着我们打。朱德不反对出兵，主要担心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部队准备不足，只有第十三兵团进入了中朝边境一线，其余一野的第十九兵团和三野的第九兵团尚在调运途中，要到十月中旬以后才能到位。刘少奇仍然坚持原先的意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派遣军不侵犯我东北边境，我们还是不宜过早宣战，引火烧身，我们要把主要力气放在国内的各项紧急事务上，先巩固自己，再支持友邻。」任弼时更提出：「苏联老大哥为什幺要坐视不管？他们的陆军、空军比我们现代化得多，我们只有陆军，尚无空军、海军，他们许诺的空中掩护在哪里？见不到踪影。」

中央五大书记各说各话，意见不能统一。尤其使毛泽东心里大不快的，是原先寄予了厚望的林彪，这次竟是个反战派，根本反对人民解放军卷入朝鲜战事。让朱德、周恩来分别找他谈了两次，他仍然借口身体不行，不能担负重任，并要求党中央批准他赴莫斯科疗伤治玻紧急碰头会只开了一个小时。散会前，毛泽东说：「明天就开军委扩大会议了，各路诸侯齐集，风云聚会哩。这里我提一个要求，也算一条纪律，明天的开幕式上，我们都去坐坐，集体亮相。但我们都不要发表高见，以维护中央书记处的统一形象。会上会下，我们也都不要去影响各路诸侯，先让他们独立思考，各抒己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本次会议交由恩来主持、总理。总理就是要总理嘛。还有一个事，东北边防军已经扩充到了三个兵团加八个炮兵独立师，五十条万人马啊，相当于一支野战军了，原先欲请林彪大人挂任，但林大人厌战称病，要求去苏联疗养，怎幺办？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恩来提出粟裕同志，我同意。以粟裕的军事才华、历史功绩，堪孚重望。听陈毅说他在青岛养病？身体行不行啊？

谁代表中央军委去青岛拜望粟裕？」

周恩来指着列席会议的作战部长李涛说：「我看让李涛坐专机去一趟吧，代表军委向粟裕同志通报一下朝鲜战况，并征求意见。如他身体可以，就接来北京开会，由主席给他面授机宜。」

翌日，中央军委会议在怀仁堂一中型会议室举行。

会场被布置成椭圆形，中间一圈茶几，茶几之外一圈藤围椅，围坐下二、三十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著名的将领。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及政治局成员们进场时，将领们全体起立，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呼口令：向军委主席和中央首长敬礼，之后热烈鼓掌。

毛泽东等在椭圆形的中央位置落座后，将领们才相继坐下。周恩来没有坐下，而手执一纸名单，清了清嗓子，声音清晰地说：「受军委毛主席委托，由本人主持此次军委会议。下面点名，到者请起立：「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到！」「请坐下。」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同志因事请假，「副司令员贺晋年——」，「到！」「副政委李富春——」，「到！」「二位请坐下。」「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到！」「政委谭政——」，「到！」「二位请坐下。」「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到！」，「请坐下」。副司令员粟裕同志因病请假。「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到！」「政委邓小平——」，「到！」「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到！」「三位请坐下。」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因事请假，「政委习仲勋——」，「到！」

「请坐下。」下面是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及中央有关部门：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因病请假。「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到！」

「请坐下。」「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请坐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到！」「请坐下。」「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到！」「请坐下。」「装甲兵司令贝许光达——」，「到！」「请坐下。」「铁道兵司令员滕代远——」，「到！」「请坐下。」军委直属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到！」「请坐下。」「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到！」「请坐下。」「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到！」「请坐下。」「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到！」「请坐下。」「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到！」「请坐下。」「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到！」「请坐下。」「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到！」「请坐下。」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因事请假。「中央军委负责人兼南京军事科学院院长刘伯承——」，「到！」「请坐下。」

「中央军委负责人叶剑英——」，「到！」「请坐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请坐下。」

周恩来点名完毕，身子转向毛泽东：「军委主席，本次会议除高岗、彭德怀、徐向前、粟裕、李涛五位同志因事因病请假外，其余二十六位同志到齐。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在京的几位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都是老熟人了，就不一一介绍了。下面，请军委主席作指示！」

会场上响起一派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站起来鼓掌，笑笑微微，环视着会场，说：「应当由我和总司令、少奇、恩来、弼时等人来欢迎你们，来热烈鼓掌。欢迎各路英雄聚会中南海。我们几位没有居庙堂之高，你们诸位也不算处江湖之远，至多只坐三、四个小时的空军飞机，就统统集合了嘛！」

由于毛泽东带了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跟着站起来向将领们鼓掌。将领们也再次起立，再向中央领导人鼓掌。会场气氛顿显活跃、热烈。毛泽东像往常一样，三言两语，便流露出了他的领袖魅力，精神感召力。

领袖对将领，将领对领袖，相互鼓掌致意达三分钟之久。

毛泽东双臂朝前伸出，巴掌向下压了两压：「坐下，都坐下。总是这幺对着鼓掌，你们还请不请我讲话呀？鼓掌还能当红烧肉吃呀？」

将领们笑了起来，这才一一落坐，各自掏出笔记本来。

毛泽东说：「本来没有准备讲话，恩来硬要我讲几句，也可以，算开场白吧。会议的内容，大家已经心里有数。这次是开诸葛亮会，请大家来阳谋阳谋，献计献策。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众笑）「我们在座三、四十个臭皮匠，不就有十几个诸葛亮？」（众笑）「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南阳一个诸葛亮就使得三足鼎立，三分天下。我们今天有十几个诸葛亮，还搞不成亚洲一片红？」（众笑）「我们起码搞成两足鼎立，每个人都有两条粗腿嘛！」（众大笑）周恩来插话：「当今世界确是两足鼎立，一足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一足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刘少奇插话：「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两足鼎力，一足苏联，一足中国。」

毛泽东说：「少奇的譬喻不尽准确。我看社会主义阵营像只螃蟹，有足五对，共同支撑着个硬壳大身躯，中、苏两国是前面的那对大钳子！」

（众大笑）「好了，下面转入正题。自四月份以来，中央已召开过一系列会议，研究朝鲜局势。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以原第十三兵团为基础，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和东北边防军炮兵部队。上个月又调了华东的第九兵团、西北的第十九兵团开赴东北驻防，作为二线力量。同志们都看过了军委的战报了吧？就在昨天，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派遣军已在仁川实施大规模海、陆、空抢滩登陆，估计现在已经进了汉城。好在朝鲜人民军有所准备，部分队伍迅速后撤，否则就全部被人家包围在南部的洛东江地区，被一口吃掉了。书记处昨天晚上连夜开会，对朝鲜局势作了新的预测：美帝国主义凭了它的空中优势和陆军装甲火力，很快会突破北朝鲜人民军在三十八度线一带的防线，至迟一个月后会兵临平壤，并迅速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上来。战火马上就要烧到我们的家门口来了，局势就这幺严重。我们怎幺办？避免得了这场国际战争吗？我们是主动出兵，去援助朝鲜人民军收复失土，把战争打在国门之外，还是等到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打到我东北境内来，再组织反击？美帝国主义既是个纸老虎，又是个真老虎。它已经在七月初派兵占领了我领土台湾省，称为「协防」。第七舰队已封锁了我台湾海峡，也称为「协防」。恊什幺防？典型的帝国主义强盗逻辑，无耻之极！试问美国可以到处派兵，到别国的领土上去「协防」，别国可不可以派部队到它美国领土上去「协防」？它早扔原子弹了！我鸟它媄駞！记下这笔新账，到时候新账老账一起算。来而不往非礼也。美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对我宣战了。我们敢不敢应战？何时应战？」

毛泽东说：「我代表中央先说这幺多，算是抛砖引玉。为了不影响在座各位的思路，书记处其它同志，就不再说什幺了。先听大家的。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大家要百无禁忌，畅所欲言，以收群策群力之效。怎幺样？下面的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朱总司令坐镇，其余同志随我退席，各忙各的去。国家这幺大，人口这幺多，除了准备打战，还有各类重大问题、当务之急等着处理。等一会，我和少奇还要去出席中央政府委员会议，向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报朝鲜局势，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弼时同志是病号，中央只批准他每天工作四小时。大敌当前，我们更要照顾好伤病号，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子，边微笑着向大家挥挥手，边离开会常刘少奇、任弼时与其它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也都跟随毛泽东边招手边离去。刘少奇经过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和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身边时，本想过去握握手，打个招手，却见二人正在埋头交谈。杨得志问：「其它大区的司令员都来了，彭老总怎幺没来？他还是全军的副总司令啊！」习仲勋回答：「不是请假，是中央通知上没有他，大约怕他来放炮、顶牛。

彭老总人耿直，总是有啥说啥，许多人都怕他。」

主持军委会议的周恩来，每晚十一时负责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到了第三天，周恩来心里开始犯愁。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已从青岛返回，报告粟裕确实病得厉害，医生说是战争年代受伤引起的脑震荡复发，必须全休治疗。当晚，周恩来不得不面告毛泽东：「粟裕病重，医生不批准来京开会。看来，他也不宜于挂帅出征。」

毛泽东听了，只是淡淡地说：「又是个重病号啊！我昨天还收到他一封信。是托罗瑞卿交来的。我已回信，让他安心养玻来日方长呢。军委会议，开得怎样了？还是众说纷纭，形成不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周恩来只得如实汇报：「仍有两种意见，主张出兵的将领是少数，多数军区领导人认为只宜积极练兵，不宜立即出战，目前应抓紧时机，集中精力办好国内的事情。」

毛泽东笑笑说：「嗬嗬，如此说来，六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都与朱、刘、任观点相近，你、我成为少数派罗。恩来，不要紧，你先讲讲，主张立即出兵的是哪几位？先报喜，后报忧，如何？」

周恩来翻看着手中的笔记本：「主张立即出兵的，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西南军区副司令贝兼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公安部长罗瑞卿。一共五位发言，态度坚决，旗帜鲜明。」

毛泽东颇为兴奋又颇有感触地问：「都是大区的副司令、兵团的司令员啊，难道就没有一位大区司令员或政委主张立即出兵的？官做得越大倒是越怕打战了？没关系，官不在大校他们都有些什幺高见？」

周恩来说：「主张出兵的几位将领，讲的理由都很简单，但很过硬。

贺晋年副司令员说：「让战火烧到我东北境内来？没门！反正都是打，为什幺不主动打出去？跨过鸭绿江！反正他朝鲜半岛的坛坛罐罐已经打得稀巴烂了。我东北地区抗战时期被日本鬼子奴役了十五年，接着又打了三年内战。近两年刚喘了口气，恢复了生产，经济也刚有了起色，就又要等着做战场？」贺晋年说这些话时，眼睛都红了。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的发言很干脆：「中央军委组建东北边防军，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反抗侵略，出不出兵，何时出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目前边防军部队的任务是完成边境布防，修造工事，学习朝鲜语，抓紧隐蔽练兵；」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说的最有激情：「美帝国主义也太欺侮人了，手伸得太长了！

想想一张世界地图，它美国大鼻子凭什幺越过太平洋，跑到亚洲来耀武扬威？还打了鸟联合国的旗号，海、陆、空侵犯朝鲜半岛！还有「协防」我台湾省，封锁我台湾海峡。「协防」是假，侵占是真！作为一名新中国军人，老子就咽不下这口恶气。到时候，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我十九兵团十多万官兵就是一只铁拳头，打过鸭绿江，跟美帝国主义的第八集团军刺刀见红，打它个稀巴烂！你美帝国主义不是有空军优势、炮火优势吗？

我眼你打夜战、近战，拚刺刀！刺刀面前人人平等，面封面厮杀，你的空军优势、炮火优势顶个屁！」」

毛泽东神情亢奋，双拳紧握，站起身子，大声叫好！复颖⊙鬫抛怨懦齷⒆樱 鲇⑿郑⊙畹弥荆 写笯荆《骼矗 业幕啊！ 牙洗蟾缱罱 颐堑囊话傥迨 趴ㄇ锷 冢 惩郴 裪谑 疟 牛 玫谑 疟 榜嬲 晌 颐堑奶 罚？

周恩来也跟着站起，也兴奋地点着头，停了停，却又说：「主席，卡秋莎，我们又称六管火箭炮，八吨卡车载负，机动灵活。发射时六管齐出，可连发，一次六六三十六发高效燃烧弹，能烧穿钢甲，烧熔水泥工事，将敌军阵地变为焦炭。我们不是在西伯利亚基地看过苏军的演习？卡秋莎发射时整个天

边都是血红的。二战时，曾在苏德战场上大显神或，被称为陆军死神，西方国家至今不能仿制。苏联老大哥已帮助我们在抚顺兵工厂制造……一百五十门卡秋莎，加上辅助设施，相当于一个特种火箭军。还是按总参谋部原先规划的，组成三个独立火箭师，分别划归十三兵团、九兵团、十九兵团吧。要不然，都属于东北边防军建制，其它两个兵团摆不平，闹起来，怎幺办？好在我们自己不久就能制造了，在全军普及起来，就容易了。老大哥只是在弹药的配方上对我们留了一手。这是我们陆军的秘密武器，我们不宣扬。」

毛泽东挥了挥手：「也好，手背手心都是肉，那就还是按原方案办吧。绝对不要张扬，到时候请美军进火焰山，做焦炭。还有陈赓、罗瑞卿二位的高见呢？」

周恩来继续汇报：「陈赓是个好战分子。他说中央军委可以把第四兵团留在云南剿匪，保卫南疆，但他本人坚决要求上朝鲜战场，跟美帝国主义痛痛快快打一场！不打战，他手痒心痒！」

毛泽东归座，欣慰地笑了：「陈赓好样的，我的老乡是条汉子！先时他请缨横扫东南亚，我说他想做二十世纪的成吉斯汗；现在他请缨朝鲜，是要做中国的巴顿了。我一定成全他。罗瑞卿，罗长子呢？」

周恩来说：「罗长子的发言挺干脆，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迟打不如早打，境内打不如境外打，打出去，打败美帝野心狼，再班师还朝。」

毛泽东手掌朝下一劈：「打败美帝野心狼，讲得好！恩来，我看我们的五位兵团司令都是主战派，全国十七个兵团，很有代表性啊！这次会上，他们虽然属于少数派，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过去列宁的布什维克就是少数派，我在江西苏区时期也是少数派，屡遭排斥、整肃啊！下面你介绍介绍这次会议的多数派，反对出兵朝鲜的，哪几位的发言比较典型？」

周恩来翻看着手头的笔记本：「说起来，也是个令人思索的现象呢，六大军区，除了高岗、彭德怀没有到会，华北的聂荣臻没有发言，其它如华东的陈毅，中南的林彪、谭政，西南的贺龙、邓小平，西北的习仲勋，东北的李富春，南京军科院的刘伯承，还有罗荣桓、叶剑英，几乎所有野战军一级的领导人，都不主张立即出兵。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上是五条：一、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二、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包括台澎金马尚未解放，约有一百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武装尚待肃清；三、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立的各级政权还有待巩固；四、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落后于美军，空军、海军尚在草创阶段，还谈不上制空权和制海权；五、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军队官兵厌战、渴望和平的情绪相当普遍。

总之，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战。其中，以林彪、邓小平二位的发言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毛泽东不动声色，口气平和地间：「林彪又说了些什幺？他平日沉默寡言，不尚交际，这次倒是话不少了？」

周恩来说：「畅所欲言还是好的。林彪在会上介绍了联合国派遗军的组成，就是上次对主席和我说的那些，之后就说美国的一个军，拥有各式火炮一千五百门，每个师还配备有十架侦察机，加上强大的空军支持，是海、陆、空立体作战。而我们的每个军才有三十六门大炮，陆军火力就不成比例，跑路仍是两条腿，弹药靠士兵肩膀扛。空军、海军成立不到一年，基本上等于没有。只有陆军靠人多，跟人家打人海战术，三、五个拚一个。最主要的，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战打急眼了，美帝国主义不扔原子弹？谁能担这个保？扔上一个，我们就吃不消了。林彪对敌人的武器装备，如数家珍，说得大家大眼瞪小眼，又惊讶，又佩服。他的结论是：「我军若贸然入朝，既无空中掩护，又无海上支持，敌我装备如此悬殊，必然是出去容易回来难，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的脸色在缓慢变化着，先是泛红，继而泛青，双拳搁在藤椅扶手上，透出他内心的失望与恼怒：「唯武器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是在放屁。悲观厌战，革命意志衰退。又犯一九二九年的老毛病，编《毛逊刚替他文过饰非。在东北打了两年胜战，后半辈子想吃老本了。

今后还怎幺带兵？不谈战争性质，正义与非正义。不谈人的因素，军队士气。光谈武器装备，大炮飞机，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气味哪里去了？还拿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来吓唬人。他有原子弹，老子有手榴弹，还有卡秋莎。不信手榴弹打不过他原子弹。杨得志比他高明多了，比他懂得现代化战争。美国人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时，美军还没有登陆日本。我跟他打近战、夜战，拚刺刀、肉搏，他怎幺发挥空中优势？他怎幺扔原子弹？连他自己的军队一起炸成肉饼？整个混账，似是而非，一派胡言。恩来，你替我通知杨尚昆，立即给林彪安排专家会诊，全面检查身体，身体和思想的毛病要一起治疗。需要送去苏联就送去，留在北京，会传染给别人。据我所知，他的恐美病，已经感染了高岗。好在高岗是条陕北硬汉，会听我的，不会听他的。他走之前，我不要再见到他。此人现在变得十分讨厌。」

周恩来迅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好，明天一早我让杨尚昆去办。林的伤病，战争年代留下的，还是要给予关心。下面，我介绍一下邓小平的发言要点？」

毛泽东气色平和了些，点了点头。他燃起一支烟，吸起来。毛泽东吸烟，叫做吞云不吐雾，大口吸进去，不见一丝漏出来，全绕在五脏六腑里。城腑之深，可见一斑。

周恩来说：邓小平虽然也主张缓出兵，但他说的比较有道理，也比较有说服力。矮个子从来言简意赅：在朝鲜的联合国派遣军，是以联合国的名义来执行任务的，它只是对北朝鲜采取战争行动。起码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安理会并未提到要对我新中国进行制裁。而且外电报导，美国总统杜鲁门已下令麦克阿瑟，美国军队不得追击北朝鲜军队至鸭绿江一线，美国飞机不得进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宣布美国不要跟中国打战，一旦朝鲜战事结束，美国将会撤除对台湾海峡的封锁。所以，我若立即出兵朝鲜，师出何名？苏联老大哥又躲在后面不肯露面，没有使用安理会的否决权，可见他也是要给联合国一个面子的。本人建议，只有在联合国派遣军入侵我东北边境，或派飞机轰炸我东北领土这个前提下，我才立即举兵反击侵略，打过鸭绿江去！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说过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本人斗胆加上一言，一犯到底！邓小平还称赞了杨得志的见解，只要我军坚持打近战、夜战、拚刺刀，敌人的空中优势、火炮优势包括原子弹，就统统用不上，优势等于零。」

毛泽东的眉头舒展开来，脸上有了笑容：「看看！高水平出来了吧？

主张缓出兵，也要说出个道理来嘛。林彪与之相比，相差何止千里。好个邓政委，我要和他详细谈谈，把他说服过来，人才难得。刘伯承、陈毅、贺龙、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习仲勋诸位呢？」

周恩来说：大体上，他们对林彪的唯武器装备论，也不大以为然；而都比较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刘伯承称他「我的邓政委」，举了举大拇指。

刘伯承同志建议中央军委立即举办一期全军军长以上主要将领的集训班，突击补一课：关于指挥现代化战争诸兵种协同作战、关于建立炸不断的军事通讯系统与后勤物资供应线，这是入朝参战前最急需解决的课题。朝鲜战场，已不同于我们过去打人民战争及其采行的人海战术了。

毛泽东点着头：「恩来啊，我们把刘伯承摆到南京军事科学院去培训高级将领，这步棋走得对啊！要说我军真正的战略家，就数他。林彪嘛，充其量算个战术家，只能发明个三三制，一点两面，围城打援之类。陈毅呢？陈老总有何高见？」

周恩来翻着笔记本：「陈毅赞同邓小平。他只是补充了一点，建议中央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东北边境

的同时，也兼顾到东南沿海方面的紧张局面。第七舰队封锁我台湾海峡，随时可能大规模轰击我江、浙、闽沿海大中城市和军事基地，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其它如贺龙、罗荣恒、叶剑英、习仲勋等，也都同意上述意见。罗荣桓是抱病从医院出来开会，医生没有批准，他坚持来的。剩下聂荣臻，他说中央让他作代总参谋长，管一些具体事务，所以他要遵守纪律，不谈个人的观点了。一句话，无条件地执行党中央和军委主席的命令。」

毛泽东目光盯住对面墙上的朝鲜半岛挂图，好一会，才说：「恩来啊，记得你说过，邓小平是个帅才，是个领袖人物。不错，不错……。我是在想啊，几乎成一种规律了，他们一做了大区司令、政委，党、政、军一把抓，类似过去的封王，就总是结记着恢复经济啊，工农业生产啊，地方建设啊，安定人心生养休息啊，连带一向较为主战的高岗，都受了影响。

他们缺乏一点像杨得志、陈赓式的军人锐气。你说为什幺？」

周恩来合上笔记本，恭敬的以双手压在膝盖上：「大概叫做在其位，谋其政吧。我们这些人，包括小平、陈毅、林彪、富春、贺龙、仲勋、剑英他们，出生入死打了半辈子战，好不容易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还能不想到好好进行和平建设，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本人就是这样，做梦都想抓经济，搞建设，实践自己年轻时代所抱定的强盛国家、服务人民的志向。内心里，我是实在不想打战了。可是，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门口，硬不让我们有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国家，只好横下一条心，以正义战争来制止非正义战争，以战争手段来达到和平的目的了。」

毛泽东被周恩来的一番真挚话语感动，拉住了周恩来的手：「好，好，讲得很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嘛，一意主张出兵，是还有个另外的想法，另外的担心。我们如果迟迟不出兵，被美帝国主义视作软弱可欺，中国仍然可以被鱼肉，真的把战火烧到我东北境内来，那幺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红军就又可能返回我东三省来。苏军过去以占领军身分驻扎在东北，东北妇女遭了殃罗，日本人留下的好一点的工厂设备也被搬走了罗。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我再不要看到新中国领土上出现外国军队……。当然我这话，现在不能公开说。你刚才的那番道理，感人至深，则一定要留到军委会议上作小结时去说出来，很能服人的。我看，军委会议再开个两天，让大家把话讲完，就可以结束了。由你代表中央作小结。我和总司令、少奇、弼时出席，和大家照个相，吃顿饭。最后决定出兵、谁人挂帅，还是要到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去定。等朝鲜战事告一段落，我看呀，可以考虑把现在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统统调进北京来，充实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构，让大家机会均等，各展抱负。而把各大军区的领导职务，交给现在兵团一级的邓华、杨得志他们去做……。」

第三十五章　彭德怀临危受命

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和阅兵仪式。晚上则在广场上进行文艺联欢并施放焰火。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喝茶聊天，观看焰火，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了。

正在这时，中南海机要局的工作人员匆匆忙忙登楼，将一封加急电报送交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起身退入楼后的休息室，速将电报看了一遍，迅即返回毛泽东身旁，蹲下身子在毛泽东耳边作了汇报，之后站在一旁筹候指示。毛泽东并不着急，继续跟人说笑了一会，才回过脸来说：「真是个不合时宜的「国庆礼物」啊，也难怪金日成，我这里普天同庆，他那里大难当头嘛，焰火不看了，立即通知政治局成员，现在就到颐年堂开会。」

当晚，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会议室，毛泽东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

他让周恩来先念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首相①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拍给他的求救电报：……自九月十九日美军仁川登陆，我即陷入险境。敌人以千余架各式飞机，对我前方、后方实施昼夜轰炸，我兵力与物资损失惨重。敌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连成一片，将我军截成南、此两段。主力陷落南方，突围无望。如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此地区，单靠我自己军力万难进行有效抵抗。我们万不得以，恳请你们施以援手，速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助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周恩来念完电报，叹了口气：「糟糕不糟糕，硬是不听我们的告诫，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到底被人家截在南方了，十来个全苏式装备的陆军师哪，坦克装甲车，榴弹炮加隆炮，只差卡秋莎了。」

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加上列席会议的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习仲勋、李富春、谭政等六大军区的负责人，均热烈发言，各抒己见。

对是否立即出兵，多数人仍持谨慎态度。

会议进行到二日凌晨。军委作战局两次送来紧急情报：南朝鲜陆军第三师在美军强大炮火掩护下，已开始越过三十八度线向北进犯；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派遣军第二号作战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一个月内迅速、彻底打败北朝鲜共军，十一月上旬结束战事，返回各自的老家过感恩节！

会议开到天亮，除了骂一通麦克阿瑟的狂妄与狼子野心，没有作出决定。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吃了安眠药也不能入眠。他只好起来给周恩来挂电话，吩咐马上拍电报到渖阳交高岗、邓华二位：一、请高岗同志接电报后立即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军事演习，准备随时出动，并将部队可否随时出动即行电告军委。

十月二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知道肯定是要研究出兵援朝问题，这次自己再不能强调东北边防军准备不足了，否则会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斥责。下午三时，毛、朱、刘、周、任、高，加上代总长聂荣臻，在颐年堂举行会议。毛泽东开宗明旨：朝鲜局势如此恶劣，现在不是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要马上出兵。我是军委主席，你们再多的人有不同意见，最后也要听我的。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至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插问：「挂帅人选不是早已决定了是林总吗？」

毛泽东紧绷着脸孔说：「原先还考虑过粟裕。但粟裕的确有病，我已回信让他安心养病，来日方长，有机会领兵打战的。至于林彪，我和恩来九月上旬找他谈过一次，中旬总司令也找他谈过，下旬我又单独找他谈过。我详谈了我们为什幺要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幺恶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幺对策。从来的帝国主义都是欺软怕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现在要变成硬骨头。不是说美军武装到了牙齿吗？这次就叫它把牙齿咬崩掉！可是林彪呢，后来不再谈判美军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猛烈了，而是强调他每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伤病，怕风、怕光、怕水、怕热、怕吵，要求去苏联治疗。他患有「五怕」，怎幺可能领兵作战？现在的问题是，除了林彪大人，我蜀中无大将了？战将如云，大将军多得很，但谁最合适呢？」

朱德总司令早就憋不住了，脱口而出：「我提彭德怀，我们为什幺不用老彭？从井岗山上起他就是红军副总司令，现在也是全军副总司令，军委副主席。我看老彭的威望，胆识，肯定都在原先考虑的人选之上。」

毛泽东终于点了点头：「好，我同意总司令的。大家如无意见，就用老彭吧。关键时刻，我的小同乡

还是较得住的。老彭拜将，我已考虑过整整两天了。各位以为如何？」

高岗立即表态：「我赞成。彭总脾气大，却是大忠臣。长征末期，中央红军只剩下几千人马，成立北上甘陕支队，主席亲任政委，彭总任司令员，领着大家走出重围，到达陕北；四七年三月胡宗南率二十四万大军进攻延安，彭总率两万四千人英勇奋战，硬是把胡宗南打得团团转。历史紧要开头，疾风知劲草，彭总是大忠臣！」

刘少奇看了高岗一眼，心想你高岗一没有参加过长征，二没有参加延安保卫战，怎幺话这幺多？他嘴上却答着「是啊！是啊！老彭靠得住啊！」

周恩来也连声赞成，内心里却在苦笑：半个月前，连军委会议，都不同意给老彭发个通知啊！还算好，这份吃大苦的光荣差事，总算想到他了。

毛泽东目光锐利，明察秋毫，仿佛看出了周恩来心里的曲折，不予里会，而说：「总司令、少奇、弼时、高岗诸位，出兵的事，也不能由我一人说了算，我们可以继续扯皮。反正人多议论多，政治局也像个联合国了，再讨论个一月两月，半年一年，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也不会有结果的。恩来，今天时间已晚，你去吩咐一下，明天一早，军委派专机到西安，去把彭大将军接来，一刻也不准停留。另外，立即给史达林同志发给电报，告上我们已决定于本月十五日左右出兵朝鲜，请他实践由苏军提供空中掩护的诺言，还有他们早已答应的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为什幺还不运来？是不是要我花钱买？可以作为长期信贷，我们以后还嘛。」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字石穿，一八九八年生于湖南湘潭县乌石乡炭子冲，为毛泽东小同乡，跟刘少奇、周恩来同岁。幼年家境贫寒，从小苦力谋生。一九二八年加入湖南新军吃粮。由于吃苦耐劳，勤奋好学。一九二二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任湘军营长、团长。一九二六年参加民国革命及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秘密加入中共，随即率领部队配合平江、浏阳一带农军，举行平浏暴动。年底率领起义军上井岗山与毛泽东、朱德会合，出任工农红军副总司令、一九三一年，彭部扩编为红三军团，彭任军团长，扬尚昆任玫委，刘少奇任政冶部主任。其时刘少奇尚是他的下级。一九三一年起，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举行宁都会议讨论第四次反围剿战略，彭德怀支持周恩来「先发制人」之方针，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之策略，并参与了秦邦宪、周恩来等人发起的对毛泽东的批判、排斥。一九三四年冬率红三军团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一九三五年九月，周恩来、毛泽东组织北上陕甘抗日中央支队，彭任司令员。彭德怀作战勇猛，所向无敌，率领红军残部出川入陕，走出绝境，与陕西红军刘志丹、高岗部会师。毛泽东写诗赞曰：「山高路险坑深，敌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一九三七年，中共红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改编为第八路军（后为第十八集团军），宋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林彪、罗荣桓的一一五师，贺龙、关向应的一二0师，刘伯承、邓小平的一一九师。一九四0年八月至十一月，彭德怀不顾延安毛泽东的劝告，说服朱德，在华北发起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歼灭、俘获日伪军四万余人，拔除敌人据点二千九百余处，摧毁日伪所占领的铁路、公路数千公里。重庆的蒋介石发表嘉奖电，延安的毛泽东也不得不发来贺电，称颂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功绩。一九四一年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一九四三年春被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期间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举行了华北工作座谈会，名为由彭德怀汇报华北工作，实为批判斗争彭无视毛的劝阻，毅然发动华北百团大战、暴露中共军事实力的严重错误。因为按照毛的理论，蒋介石是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敌人。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土地越多，就越是爱国主义。二次世界大战迟早要结束的，到时候日占区只是派人去「接受」

，而国统区则要军队浴血苦战去「解放」。中共军队应当保存及壮大实力，留作日后打内战，夺政权。当参加华北工作座谈会的毛泽东的亲信如刘少奇、康生、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罗瑞卿们，

根据新发明的「毛泽东思想」围攻彭德怀时，只有高岗、习仲勋、陈云、徐向前、邓小平等人保持沉默，或是私下里同情彭老总。彭德怀本人则拒不认错，硬起脖子对吵：「日本鬼子在蹂躏我国土，屠杀我民众，奸淫我姐妹，我指挥部队打日本鬼子打错了？老子不服不服不服！玉皇大帝下诏书老子也不认。为一己私利，枉顾民族大义，不管百姓死活，无耻无耻无耻……。」双方对吵了五十天。亦即十四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对毛说的：「华北会议你操了我五十天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还不行？」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当和事佬，对双方都进行劝解、安抚，又说服彭德怀检讨了几句不虚心、居功骄傲之类，华北会议才草草收常不管毛泽东后来怎样否定华北百团大战，即便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共军方的公开出版物中，也一直对此一战役的历史功绩给予肯定和赞扬。

正是延安整风，彭德怀和罗瑞卿结下了私怨。罗瑞卿深获毛泽东的信任，任党中央保卫局局长，自然唯毛之马首是瞻。彭德怀则斥其为空长了副高大身胚，骨子里缺点军人骨气。中共「七大」，毛泽东当上了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因之包括朱、刘、周、任在内，人人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呼毛泽东为万岁。唯独彭德怀不称主席，不喊万岁，而坚持称呼毛泽东为「老毛」。他说，我不是不尊敬老毛，不服从老毛，我是不习惯，是反对全党拍马成风气，长此下去，对老毛本人也有害无益。对于彭德怀的这股凛然正气，刚直不阿，毛泽东初时还赞扬过多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率二十四万大军进攻延安，彭德怀率二万四千人马奋力对抗，掩护毛、周、任的党中央机关撤退，转战陕北。中共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硬是以少于十倍于敌人的兵力，连续取得多个战役的大胜，整旅、整师地吃掉敌人。其时，彭德怀、任弼时，一武一文，是唯一两位敢跟毛泽东争辩是非、不惜大吵大闹的人。彭德怀曾经大吼过：「老毛，我要是依了你的瞎指挥，死掉的是整营、整团的士兵！你的命令，正确的我执行，错误的我抗命，砍了我的脑壳也抗命！」

一九四八年春，毛、周、任等率党中央前委机关进入河北，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留在陕、甘、宁一带继续征战。全国胜利前后，毛泽东已经刻意疏离了自己的这位忠心耿耿、能征惯战却也浑身带刺的小同乡了。毛泽东疑心甚重，他任命对彭德怀不甚友好的罗瑞卿当公安部部长，掌控党中央政治保卫系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为着防范彭德怀这类将领「作反」。

直到这次军委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六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基本上到齐了，毛泽东却不让周恩来通知彭德怀出席。有时，周恩来也对喜欢言语犯上的老同事彭德怀甚有怜意。毛对彭的刻意冷落，周恩来内心里是有看法、有感叹的。他也曾借机会向毛泽东进书：彭老总忠心耿耿，是个「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式的人物啊，就是好提个意见，脾气倔一点。毛泽东却听不进去。

◇◇◇十月三日，华北地区乌云翻滚，阴雨迷蒙。其时空军为中央领导人备用的专机只有苏联赠送的小型伊尔十四（双螺旋桨），恶劣天气没法飞行。周恩来几次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催问也没有用，只得报告毛泽东，同意改在第二天气候好转再去西安接彭老总。

十月四日上午，中央专机抵达西安机常中央办厅警卫处两位「专使」立即乘车奔往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彭德怀办公室。彭老总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的各种汇报、计画和图表，准备向中央汇报用的。「专使」向彭总行军礼后，说;「报告彭总，中央请您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周总理交代我们，一分钟都下准停留！」

彭德怀喃喃笑着：「这幺急，火烧屁股了？我还没有进过中南海哪。

昨天已经接到过电话，是杨尚昆打来的，没说具体事，是不是老毛有什幺急事了？」

两位「专使」生怕彭老总不卖账，忙说：「报告彭总，是毛主席亲自派我们来接您的，什幺事情，我们也不清楚，现在就走吧，专机在等着。」

彭德怀虎下脸来：「喊走就走？你们当我是谁的听差呀？我这里还一大摊工作，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其它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

两位「专使」说：「不行！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不准停留，也不准带随员。」

彭德怀两眼一瞪，火了：「放肆！你们在对谁讲话？你们是哪一年参军，哪一年入党的？听着，我喊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站好了！等着，我一刻钟以后动身。」

全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虎威，令两位「专使」规规矩矩地站着，哭笑不得。真是不像话，中央的两粒芝麻，也想到西北来充大料豆了。屎克螂过门坎，找挨摔！彭德怀把西北局秘书长常犁夫找来，交代说：「老毛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跟其它同志打招呼了，大约过几天就回来。我这次出门，除了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其余人先不要讲，有什幺为难的事，等我或是习仲勋政委回来再办。」

虽然中央「专使」说不准带随员，彭德怀还是叫上了自己的主任秘书和警卫员，带上了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发展计画方案、调查报告和统计图表等。

中午十二时半，专机在太原机场降落加油。正好碰到在机场送客的山西省委书记范若愚。彭德怀硬被范若愚拉着，在机场吃了一顿中饭——山西刀削面。范若愚笑说：「全党全军都知道你的直筒子脾气，生活简朴，滴酒不沾，所以我们山西的汾酒和杏花村，都不敢上桌，只敢请你吃碗刀削面。」彭德怀吃出一头热汗，连说，「很好，已经很好了，胜利了，做大官了，也不要喝老百姓的血汗。」

下午四时正，专机抵达北京西郊机常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原刘少奇卫队队长李树槐来接机，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彭总，天气不好，气流不稳，路上辛苦了，主席和总理交代，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去中南海出席会议。」彭德怀马上沉下脸来，严肃地说：「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先送去饭店休息？不！请直接送我到中南海老毛那里去，就是来开会的嘛。」

古都北京，几场秋雨过后，天高气爽，已经很有些凉意。车队驶向西直门大街，再折向西四北大街，一路向南，之后折向西四排楼。大街上人流车流，熙熙攘攘，两旁彩旗飘扬，一派和平的节庆气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行使着。彭德怀从车窗内注视着大街上的一幅幅大标语：「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他不禁感叹地说：「我们的新中国满一周岁了，这是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还是头一次来北京呢。」李树槐说：「是呀，去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那个欢腾啊，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国大典，就是没有见到您彭总。」

彭德怀心里掠过一丝什幺，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刻，我正在甘肃西部指挥部队进军新疆……。」有句话，彭德怀不便说出来：「老毛点名贺龙代表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局，赴北京出席开国大典和阅兵式，根本没有通知我老彭来噜」

汽车进入中南海西门，直接开到丰泽园门口。

周恩来迎候在颐年堂外石阶上，与彭德怀双手紧紧相握：「久违久违，是去年二月在西柏坡开过会之后，一年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嘛！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下午三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搞得你很紧张吧，用过午餐了吗？」

彭德怀的手被周恩来热情地拉住不放，一起进了烟雾腾腾的会议室。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到彭德怀进来，都站立起来，老彭、彭总的称呼着，一一跟他握手，欢迎久别重逢的战友。以往，任何将领来见毛泽东，都是先敬礼之后，毛泽东才起身与之握手。此刻毛泽东却跟彭德怀握手最热烈，时间也最久：「老彭，辛苦辛苦，赶了远路，总算到了，坐下坐下，就坐我身边这位置，少奇同志你让让。我要告诉你，在朝鲜，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越过三十八度线，不久就要兵临平壤，再把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来。政治局正在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你先听听大家的发言，请你也准备谈谈自己的观点。」

彭德怀落座之后，才发现政治局会议有瓜子嗑，大中华香烟也随便抽。但会议气氛紧张、严肃，确有一种大敌当前的味道。包括跟他一起戎马生涯几十年的朱德总司令见了面，也没有多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老朋友高岗则捧过一大把瓜子放在他面前，说：「彭总，进门随俗吧。」由于他来京之前，满脑袋装的都是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计画，对于中央召开如此紧急的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于出不出兵援朝，大家各有看法，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缓出兵，有的主张美军侵犯我东北边境再反击。总之，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公开卷入朝鲜战事，哪怕继续派兵暗助，也比公开宣战有利。

当天下午的会议，开到晚上十一时才休会。反对出兵或主张缓出兵的，仍然占了多数。由于毛泽东未开口，会议未备晚餐，服务员只在会议桌上「补充」那几大碟黑瓜子。高岗人年轻，又抽烟又嗑瓜子，嗑得又快又凶，乱吐皮，瓜子壳撒了一地。散会时，毛泽东说：「你们的道理有一千条，抵不了我一条，朝鲜同志有大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明天下午三时继续在这里开会。」

走出颐年堂，彭德怀见聂荣臻的肩背上有几片瓜子壳，忙上前去替聂拍掉，边说：「吃了还想带走哇？」聂荣臻朝高岗笑笑：「我大约是沾了高副主席的光罗。」彭德怀笑了，减道：「高大麻子！这里是大内，你不可以随地乱吐啊！」高岗过来亲热地位注彭德怀的手：「彭老哥，你什幺时候请我回老家走走啊？我们一起去宁夏打黄羊，骑骆驼！」接着高岗又放低了声音说：「我每回来北京开马拉松会议都要饿肚皮，以后要自备干粮罗。」彭德怀说：「这就要怪老毛了，他自己越来越发福，不想吃东西，就以为别人也肚子不饿。怎幺开会嗑起瓜子来了？」高岗说：「周恩来出的新点子，想叫大家少抽烟。结果是烟没少抽，瓜子也没少嗑。」

十月五日上午九时，通宵未眠的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到北京饭店看望彭德怀。当年在大行山八路军总部，彭德怀是副总司令，邓小平赴一二九师任政委之前，是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两人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都是直筒子脾气，办事爽快干脆，甚为相投的。两人在房间里谈了一个小时，之后同车去到中南海菊香书屋，邓小平把「客人」交给毛泽东之后离去。

毛泽东拉着彭德怀的手，在长沙发上坐下。彭德怀感到，老毛有好几年没有这样对他表示过亲热了。他这人从来服软不服硬，只要老毛对他表示出尊重，不像前两年那样敬鬼神而远之，他也就知足了。他彭德怀不过好提个意见，讲几句直话，不好吹拍，不习惯称主席，喊什幺万岁万万岁罢了。那是过去喊皇上的，是封建，怎幺也搬来喊人民领袖？都是刘少奇领着一班人子闹起来的，周恩来和高大麻了也跟着起哄。其实，只要事在理上，不弯弯扭扭，他彭德怀还是个好被领导的人。

服务员上来敬了茶，还有瓜子点心。彭德怀眼睛亮了亮，心想老毛住在这从前皇上住的地方，身边的女服务员怎幺一个个都这幺年轻漂亮啊，都是谁家的孩子们？

毛泽东眼皮有点浮肿，递给彭德怀一支烟。彭德怀连忙晃手：「多谢多谢，你忘记我是不抽烟的了。」毛泽东自己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吸着：「对对，你是烟酒无缘，生活简单，过去在延安就爱跟朱老总下个棋，听说你还满输得起的，只是爱悔棋……。老彭，我是想和你个别谈谈朝鲜局势。金日成的军队正在三十八度线以北拚死抵抗，但武器炮火比敌人差得很多，又没有空军掩护，是抵抗不了多久的。麦克阿瑟已经给金日成下了最后通牒……，我昨天晚上整个没合眼。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政治局会议。

你昨天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可是你都听到了，大家摆了很多困难。我们也的确存在很多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如何对待、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现在多数人强调困难，而忽视有利条件，不符合辩证法嘛。还有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义务嘛。不知道你彭老总是如何考虑的？」

彭德怀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龙井茶，连杯里的茶叶片也扒进嘴里去嚼吃掉。这是湘北湘中一带人喝茶的习惯。漂亮的女服务员又端来一杯新沏好的茶给彭总。彭德怀望着毛泽东疲困的眼神，坦率地说：「老毛，昨天晚上高大麻子拉我去吃了顿消夜，回到饭店也没睡得着觉。我把你最后讲的几句话，反复想了想。我认为这是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国进犯到鸭绿江一线的危险后果联系起来看，不仅北朝鲜保不住，我整个东北也直接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连一点战略缓冲的余地都没有。过去日本人侵略东北，就是利用朝鲜作跳板。出兵到底有利还是不利？我想了一晚。我觉得，我还是应当支持你立即出兵的决策。反正国家还穷，还没有来得及建设，要打就早打，到境外去打，打完了，再安安心心来搞建设。这次，我原以为是开经济方面的会，把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画、图表统统带来。」

毛泽东一听，高兴得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很好！你分析得好。看来我们又想到一起了。不像有的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

就说你彭总吧，四七年春天在陕北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不是以劣势的兵力和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优势的兵力和优势的装备的胡宗南大军吗？」

彭德怀说：「美军也有它致命的弱点，从美国本土到朝鲜半岛有五千多海里，它的兵力有限，补给线过长，不可能进行一场耗费时日的持久战。我们不同，随时可以出动百万大军，跟它狗日的打阵地战、消耗战，拖它个三、两年，它不败也败，不滚也要滚。我们出兵要快，要猛，先打它个狗日的措手不及！」

话已至此，毛泽东站起身来，微笑着说：「老彭，每逢关键时刻，你总是能做我军的大英雄……抗美援朝，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你看派谁挂帅领兵呢？」

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

毛泽东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双眉紧锁，两眼一闭地说：「是啊，前些时我和恩来、少奇、朱总司令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林彪合适，因为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现在集结在南满的四个军和三个独立炮兵师都是原第四野战军的部队，战打起来，首先依靠的也是东北地区作后勤支持。长白山山区的地形、风俗民情又和北朝鲜很相近。可是近一个月以来，我，恩来，朱总司令分别找他谈过多次，他不是强调美军的飞机大炮厉害，就是强调他身体多病，失眠严重，旧伤复发，怕光、怕风、怕水、怕热、怕声音，硬是不肯接受任务。对不起，我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组织专家给他会诊，彻底检查一次身体。搞得他和叶群很紧张，求告傅连璋笔下留情。傅连璋写出了会诊报告，向我作了汇报：「没有检查出林彪的身体有什么大毛病，主要是精神问题，思想上患得患失，而且长期吸鸦片上了瘾。」过去吸吸鸦片是为了止痛，他却没有戒掉，成了瘾君子。傅连璋要求他一定戒毒，多做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傅连璋说林彪听了专家们的诊断，满头大汗，生怕中央给他处分……。博连璋还怕林彪日后报复。我说，你怕什么？林彪活得过我？」

彭德怀在毛泽东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冷漠、刻薄，心里很不是滋味：「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何苦跟人过不去罗。」他认识傅连璋，福建人，江西苏区时期就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是个很正直的同志。

毛泽东的眼神又趋温和了，睑上恢复了笑容，又笑微微地盯住了彭德怀：「老彭，你和林彪是两种风格、两种脾性的人罗，你豪爽坦荡，他则相反。」

彭德怀说：「林彪有病，还是要让他去疗养，毕竟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现在中央决定另派谁去呢？」

毛泽东换了一支烟，点燃吸着，重又坐下来，才说：「老彭，国有疑难识忠臣，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相商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来挑。

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复杂更艰苦的战争，不知你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意考虑有些什幺困难？」

说罢，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屋里呈现出顷暂的沉寂。茶水飘着清香。毛泽东手里的香烟在冒出一线细细的烟柱。这菊香书屋真清静，隐隐听得到院子里的鸟雀啁啾。值班的漂亮女服务员静候在雕花屏风背后，没有任何声音。

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刚毅的浓眉一扬，站起身子，双手捏拳一碰：「我这个人的脾气你也了解，从来吃敬酒不吃罚酒，国家有事，大敌当前，我老彭服从中央的决定，只有一条，前方的事，我说了算；后方的事，高岗说了算！前方后方拧成一股劲，结成一条心，我们保证打胜战！」

毛泽东高兴地随即站起，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大声说：「太好了！

太好了！家贫念贤妻，扳荡识英雄。打完这一战，你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放心，出兵朝鲜既是你挂帅，高岗、恩来和我，都一定要替你当好后勤……。中午在我这里吃便饭。你领兵援朝的事还不能对任何人说。下午继续在颐年室开会，你就第一个发言吧。相信彭老总豪言一出，大家都会热烈鼓掌。」

①金日成自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起，担任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内阁首相」，简称「首相」。

第三十六章　毛岸英从军

十月五日下午，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嗓门浊重，慷慨陈辞，表现出一种不可反驳、义无反顾的坚定：「出兵援朝是十分必要，十分紧迫的，打烂了，至多只算是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让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加上原子弹，摆在鸭绿江对岸和台湾，它要对我发动新的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眼睁睁看着美帝国主义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将来问题更复杂，我们也就更被动。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趁他现在还没有下狠心要跟我大打，我先下狠心跟他大打，打出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来！这样，对提高我国际地位大有好处，对国内、国外的反动派和亲美派更是个严厉的警告和打击。」

彭德怀的一席发言，把政治局内反对出兵朝鲜的意见平息了下去。他毕竟是威望仅次于朱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

毛泽东此时胸有成竹。他以锐利的目光环视会场一周，以拳头敲打着桌面说：「彭总今天的发言一针见血，很有见地，很有说服力。现在不是我们愿不愿意打这一仗，而是美帝国主义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种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敌人侵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打出去。关于由谁挂帅，既然林彪说他有病要去苏联疗养，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第十三兵团、

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共十二个军和若干个炮兵独立师，十天之内做好渡江准备。……」

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把彭德怀、高岗、周恩来三人留下，在菊香书屋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吩咐彭德怀、高岗尽早赴东北中朝边境，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并勘测、部署军队秘密渡江的地形、地点；周恩来则立即飞往莫斯科与史达林商谈，具体落实苏方早巳允诺了的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及由苏联空军向我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

毛泽东举起手里酒杯，兴奋地说：「老彭啊，抗美朝鲜我是好战分子，你是一席豪言定乾坤。相信这些都是要载入史册的。这杯酒，我先敬你。」

说罢，毛泽东将杯中酒一饮而荆周恩来、高岗也向彭德怀举杯敬酒，干了杯。

彭德怀不善饮，但盛情难却，也干了杯。

毛泽东此刻对彭德怀满怀敬重，继而说：「老彭，考虑到你和司令部人员的安全，开仗之初，你的指挥所可以设在鸭绿江西岸，长白山里，怎幺样？」

彭德怀先看了看周恩来、高岗，之后面对毛泽东，决然地摇了头：「老毛，那怎幺行？你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行。你知道我指挥打仗的习惯，司令部指挥所要尽量靠近前沿。」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那好，我尊重你的习惯。还有个事，为了你入朝后的工作需要，你把我的老大岸英带去，他既通俄文，也懂英文。我让他去的目的，一方面是为的你身边有个可靠的翻译，与苏联方面联络比较方便。金日成的司令部里有苏联军事顾问组，将来少不了要协同指挥作仗的；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土，到战争中去锻练成长，我这也叫做送子从军吧！」

彭德怀没料到毛泽东会突然提出送子从军，惊讶得张嘴结舌。事关重大，他一时低下头去，不知如何作答。

便是周恩来、高岗也大感意外。席间沉默了一会，还是周恩来先开口，恳切地对毛泽东说：「岸英是否从军的事，放缓一步商量吧？免得彭老总为难。」

高岗也帮着说：「岸英情况特殊啊，自开慧同志牺牲，岸英当了小流浪儿，吃尽苦头。后又送去苏联学习了十多年，他已长期不在你身边生活。你们父子难得团聚在一起，还是留在主席身边照料吧！」

毛泽东不理会周恩来、高岗的劝解，只笑眯眯地望着彭德怀：「老彭啊，送子从军，我主意已定。这一仗是我力主打的，我必须带这个头罗。

不然，那幺多人反对，我何以服众？」

彭德怀头一昂，瞪着眼睛说：「老毛，你的话，正确的，我百分之百服从。你知道，我本人没有孩子，今后也不可能有……。你和开慧的这个儿子，长大到今天，不容易啊！要是我没有记错，他六岁就跟着开慧坐牢，坐到八岁。开慧被杀后，他领着两个弟弟流浪到上海讨吃，还走失了一个小的。亏得他命大，在上海街头六年，没被人打死，也没饿死冻死。直到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才派人秘密到上海找到他们兄弟两个……。一九三七年才送到苏联去的吧？」

毛泽东听着，脸色有些寂然。周恩来怕彭德怀说走了题，连忙拉着高岗向毛泽东和彭德怀二人敬酒。

彭德怀却继续说：「老毛，我晓得你的心情，是想给全党带个头，做个榜样。可你这头一开，朱老总、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一大班子中央领导人的孩子，也都到了参军的年纪。你是叫我当志愿军司令员，还是当儿童团团长？带着一班王子王孙，保护他们都来不及，我还怎幺去指挥打仗？」

彭德怀说话就这幺直来直去，刺耳难听。都说他是个粗人，其实他是粗中有细，侠义心肠。

毛泽东听了，却哈哈笑了：「老彭，中央领导人的子女都是王子王孙了？哪还叫共产党？当然不是没有可能性，我们要警惕败家子。北京这个地方，原来就出过一批八旗子弟呢。这样吧，我到政治局会议上去宣布：岸英从军，做个代表，下不为例。给岸英取个化名，保守秘密。我不是送儿子去冒险，而是送他去锻练。我们不都是二十几岁就提上脑壳干革命、闯天下了？岸英他们一代为什幺要例外？」

彭德怀仍然坚定地摇着头：「老毛，这事没商量。上了战场，美帝国主义的子弹、炮弹不长眼睛，万一有个闪失，我怎幺向你做交代？你现在就剩了岸英、岸青这幺两个儿子，岸青又精神有毛箔…。我不能担这个责任。我反对国事家事搅在一起。」

毛泽东说：「无国何有家？无家亦无国。我们共产党人，国即是家，家即是国。国不就是个放大了的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千千万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入朝参战，我们的军队也肯定会有重大的牺牲。毛泽东的儿子，就能够例外？既是送子从军，我就有这个思想准备。你们或许不了解岸英的经历。他早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就参加过苏联红军，任坦克部队中尉……。老彭啊，岸英在苏德战争中都没有死掉，这一次，他只是在你身边工作，做个翻译官，就一定会有什幺不测吗？」

周恩来、高岗都为毛泽东的凛然大义所感动。周恩来说：「主席一家，已经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五位亲人，功在千秋。我还是先前的意见，岸英是否从军，我们再商量商量，不要让彭总为难。」

正在这时，江青端着一大盘黄晶晶的鸭梨进来了。为了表示对女主人的尊重，周恩来、彭德怀、高岗都起身致意。江青放下果盘，连声恭请三位领导人归坐，并笑容可掬地望一眼毛泽东，才说：「不怕老板批评，关于岸英从军的事，我这当后妈的也要反对。我只给老板生了个女儿，岸青又长期患病，这事太重大了。我是偏袒岸英的。岸英从苏联回来就认了我这个妈，一点不生分。刚回到延安时，他满嘴俄语，国语都忘光了，是我一句一句教他恢复的。现在他的一口北京话，发音很纯正。……」

毛泽东脸一沉，朝江青手一挥：「蓝苹你走！我们研究军事问题，你来插什幺嘴？这是犯纪律的呢！你个做后妈的，也来扯后腿呢。」

毛岸英，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生于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是毛泽东与他老师杨怀中的爱女杨开慧所生下的第一个儿子。随后又生下了岸青、岸龙两个男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清党，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之际，毛泽东在武汉出席过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立即将妻子和三名年幼的儿子秘密送回岳父老家——长沙县板仓乡杨家大宅躲藏。毛本人则去发动湖南秋收暴动，随后率领起义农军残部上了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岗山，从事武装割据去了。

杨开慧改名霞姑，领着三个儿子在老家板仓乡下东躲西藏。不久即被湖南军阀何键的部下捕获，连同三名儿子被关进监狱。初时，由于杨家在长沙的一些有名望的亲友出面营救，加上何键将军亦有意将杨开慧及三名孩子当作人质，以诱使井岗山上的「头号赤匪」毛泽东来归。谁知毛泽东干革命，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那怕爱妻及三名儿子送掉性命，他也决不回家。何健三次向井岗山派出「信使」，都空手而还。而且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春天，上井岗山不到半年时间，即与年仅十七岁的江西兴国县女

红军贺子贞同居了，将长沙狱中的妻儿置之脑后。到了一九三 0 年，何键将军降格以求，只要杨开慧登报声明跟匪首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还她母子自由。杨开慧却坚贞不屈，宁可被杀头，也要保住跟毛泽东的革命名节。她长系狱中，当然不可能知道，她丈夫已于两年半前即背叛了她的名节，另觅「革命伴侣」了。同年十二月，毛岸英八岁，毛岸青六岁，毛岸龙四岁，他们的母亲终被何键下令枪决。

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被杨氏亲友保释出狱。之后通过中共地下组织，将三个孤儿辗转送到了上海，那里有座中共地下党中央秘密领导下的中国互济会大同幼稚园，专门收养革命烈士遗孤的。不久由于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地下党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岸英三兄弟被暂时寄养在一位「党的同情者」家里。由于白色恐怖，加上经济问题，这位「党的同情者」未有能力同情毛氏三孤儿，于是岸英领着两个弟弟流落上海街头，成为小乞丐。老二毛岸青曾于一次乞食时遭人以铁件击伤头部，致使后来神志不清。年纪最小的毛岸龙则于一天晚上走失，后来再也没有找回。

九岁的毛岸英和七岁的毛岸青，为了糊口活命，曾进过一家烧饼铺当童工，挨打挨骂，受尽折磨。两兄弟逃出了烧饼铺，在街上靠拾破烂、拣烟头、卖报纸，以及帮人推三轮车等，挣点钱谋生。晚上则露宿在街角巷尾，过着乞丐小童的非人生活，凡六年之久。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中央红军在陕北安顿下来。毛泽东总算亲子之情未泯，委托周恩来设法替他寻找三个失落在上海的儿子。周恩来则把替毛寻子的任务交给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上海地下组织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毛岸龙则泥牛入海，生死不明了。毛泽东并未让人将两个孩子送到延安来父子团聚，仍由周恩来出面，请西安的张学良将军帮忙，乘东北义勇军李杜将军赴西欧考察的机会，将岸英、岸青兄弟及另一名中共干部的孩子带到法国巴黎，交给了中共旅欧支部留守人员。旅欧支部人员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取得联络。苏方审核三名孩子的身分，只接受了岸英、岸青兄弟赴苏联读书，而将另一名中共干部的孩子排除在外。大约是那名儿童的父母级别名分不够。

一九三七年初，岸英、岸青兄弟来到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红色首都莫斯科，开始在异国土地上生活，接受教育。他们起初进的是莫斯科郊外的莫尾诺国际第二儿童院，不久又被转到伊万诺夫城的国际第一儿童院读书。两所国际儿童院均为收容世界各国共产党及游击队领导人的年幼子女所设立，以培养未来世界的革命者。毛岸英学习努力，吃苦耐劳，并乐于助人，进步甚快，加入了共青团，并当上了团干部。毛岸青则因脑部受过伤害，一直迷迷糊糊，神志不大清楚。这期间，延安的毛泽东开始给两个儿子写信，寄中国图书。

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 0 年春，周恩来携邓颖超、孙维世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曾两次赴伊万诺夫城看望岸英、岸青兄弟。岸英从此十分敬爱周副主席，并一度想认周恩来做义父。周恩来怕引起毛泽东的不悦，未便答应。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纳粹德国悍然向苏联发起闪电突袭，德、苏大战拉开战幕，年已十九岁的毛岸英，已长成一个身高一米八 0 的高大小伙子，讲一口流利俄语，取了个俄国名字——谢廖沙，当上了国际儿童院的共青团书记和伊万诺夫市列宁区的团委委员。像当时所有的苏联热血青年一样，他强烈要求上前线。因他的背景特殊，申请迟迟未被批准。

一九四二年，苏、德战争愈打愈酷烈之际，二十岁的毛岸英怀着对德国法西斯的仇恨和对收容他的「第二祖国」苏联的热爱，再也没法安心读书和工作，他以俄文直接给史达林写下一封信：最高统帅部敬爱的约瑟夫。史达林：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土地，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致革命敬礼谢廖沙（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荚）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夫尽管毛岸英在自己的俄文名字后面特意注明了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但信发出后却杳无

音信。他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也都石沉大海。苏联最富饶的西部和南部领地几乎全部被德军占领，首都莫斯科城也一度被德军包围，俄国民族的确到了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危急的岁月。最高统帅史达林此时怎幺可能给他——中国毛泽东的儿子回信呢？毛岸英却很有心劲。

一天，他趁一位苏联将军来国际儿童院视察之际，硬是缠住人家，要求上前线。苏联将军知道他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长子之后，只得报告上级并经研究批准，安排他进了红军士官学校快速班，完成步兵教程；随着又进了莫斯科列宁军政学院，完成政治教程；最后转入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并在那里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苏联最高统帅部，是有意将毛岸英作为中共新一代的军事将领来刻意栽培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毛岸英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被授予中尉军衔，分派到作战部队，担任了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苏联红军对德国侵略者的大反攻。他头戴坦克帽，胸挂报话机，随坦克部队千里长驱，英勇杀敌，穿越了乌克兰、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当然，他受到了秘密的安全保护。最高统帅部绝对不会让中共领袖毛泽东这位在苏联长大的、大有出息的长子，牺牲在自己的部队里。

一九四六年夏天，毛岸英返回中国前夕，史达林大元帅给了他一个极高的荣誉，亲自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他，并送给了他一支手枪，作为对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特殊奖赏。史达林紧紧拥抱了他，称他为好儿子，让他回到延安父亲身边后，不要忘记苏联党，苏联人民。毛岸英当即向史达林行了军礼：「敬爱的约瑟夫。史达林！我永远不会忘记，是苏联党和人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收养了我和我的兄弟，苏联是我的第二祖国、第二母亲。我永远牢记第二祖国和第二母亲的养育之恩！」

毛岸英、毛岸青经新疆回到了延安。当年离别父亲时，岸英只有五岁，岸青只有三岁。一别十九年，兄弟俩都长成了大小伙子。特别是岸英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驾驶坦克长驱过东欧数国的经历，使他在延安成为青年英雄，传奇人物。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都分别在自己的窑洞里宴请他，欢迎他。周恩来与他作了彻夜长谈，请他详细介绍苏联党、政、军、情组织结构，有关领导人的情况，以及苏联的地理物产、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等等。江青作为后母，更是对这位年纪仅小她七岁的毛家长子恩宠有加，衣食住行无不细心照料。吃饭时，则不停地给他们兄弟俩夹菜、添汤。兄弟俩又吃上了中国饭菜，吃的那个香啊，看着教人心疼。江青几乎每顿饭都要暗自擦眼泪。从小失去母爱的岸英、岸青兄弟，对于年轻美貌的后妈的细心照料，自是十分感动，几天之后，便对江青一口一声「妈」的叫上了，令到父亲毛泽东十分欣慰。

此时的毛泽东头脑冷静、清醒。令他不快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是好些自认为面貌姣好的女青年主动找岸英交朋友；二是中央党校、共青团中央、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军政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陕北公学等单位，纷纷约请岸英去作报告，介绍苏联国情及其卫国战争；三是中央军委、中央团委、陕西省委、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央西北局等单位，都争着向毛泽东要儿子，要求岸英去他们那里担负重要工作。

毛泽东望子成龙。他自有一套培养儿子的长远设想。他明白，让岸英留在延安，任由大家这幺捧着哄着恭维着，再好的孩子也要被宠坏。党内也会留下不良影响，总不能说，毛泽东的儿子就接毛泽东的班吧？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天，毛泽东让人从延安郊区找来一位劳动模范在家里吃饭，介绍给儿子认识：「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读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土学堂，就是农业劳动大学。这位劳模叔叔就是你的校长。」

接着，毛泽东侧过身去，对那劳动模范说：「我现在送给你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有住过

中国的大学。他还是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他要和你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作息。你要教他种地，告诉他，庄稼是怎幺长出来的，怎样样才能多打粮食。他要在你的农业大学里毕了业，再回来上「延安大学」。」

毛岸英此时已认识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名叫刘思齐，烈士后代。

彼此都有了好感。但他还是高高兴兴下了乡，去读另一所大学。他在延安郊区劳动了五十多天，已是一九四七年春天。时值胡宗南部署大军进攻延安，劳动模范不敢大意，把毛岸英送回到毛泽东身边，让毛泽东摸着儿子双手上的厚茧说：「他已经从我的劳动大学毕业了，这茧子就是证书。」

毛泽东很高兴，送了一件羊皮袄、一双牛皮靴作为酬劳。延安保卫仗打响的前夕，负责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周恩来，出于对毛岸英的喜爱，提议毛岸英留在军委工作，给自己做个助手。毛泽东没答应，分派儿子去了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随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到华北。根据毛泽东「继继让岸英熟悉农村工作」的指示，刘少奇安排毛岸英和刘思齐两人都到河北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

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了河北省西柏坡村。二十七岁的毛岸英跟自己心爱的人儿刘思齐确定了关系，刘思齐并有了身孕。但毛岸英不敢告诉父亲，而请朱德夫人康克清出面，去向毛泽东提出，批准他们结婚。毛泽东却认为儿子胸无大志，沉迷于男女之情，不思建功立业，而且在跟他耍小聪明。便把儿子和刘思齐一起找来，问刘思齐的年龄。刘思齐不敢虚报，她还不满十八周岁。毛泽东说：「等小刘满了十八岁，再批准你们结婚。」毛岸英与之争辩：「妇方未满十八岁结婚的人多得很，为什幺我们就不行？」毛泽东说：「你举出例子来。」毛岸英说：「我不说具体的，反正你们老一辈的，好多叔叔伯伯们的对象，结婚时都没到十八岁。」毛泽东却认为儿子在隐射自己当年在井岗山上跟十七岁的贺子贞同居的事，一时大怒：「你们走吧！我从来不收回成命！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岸英灰溜溜地领着刘思齐出了父亲的书房，看着眼泪含含的刘思齐，想想不对，便嘱咐她先走一步，自己则又返回到父亲的书房，说：「父亲，我已经二十七岁了，我的事还是由我自己作主吧，我和思齐想马上结婚。」毛泽东余怒未息，瞪圆眼睛吼道：「我是你的老子！我订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遵守？再说一次，刘思齐不满十八岁不准你们结婚!」

父子俩激烈争吵了起来。毛泽东拍桌打椅，吼声如雷。室外值勤的卫士不敢进去劝解，连忙报告江青。江青也不敢进去，让快去请周副主席来，岸英要挨打了。周恩来立即赶来了，身手灵活地靠在窗边听了听里边父子俩的争吵声，朝江青晃了晃手，又干咳两声，才轻轻推门而入。

周恩来总算把毛岸英劝出到书房外，再又返回去劝那脸色铁青、双拳紧握的怒目金刚毛泽东。可怜毛岸英急火攻心，呆立在院子里，两眼一黑，晕倒在地。江青连忙叫医生护士急救，一时院子里乱作一团。

毛泽东铁石心肠，明知道书房外发生的事，却认为是儿子在跟他「演戏」，不予理睬。周恩来急得院里院外的两头跑，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肯作出宽容。

年轻的毛岸英，总算领略到了父亲的独裁性格及不通人情的滋味。父子俩的关系一度闹得挺僵。亏了周恩来两面说和，毛岸英才没有离家出走。其实，他又能走到哪里去呢？至多到某个野战兵团打仗去。他从小丧失了母爱父爱，至今也找不回来。

一九四九年春天，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毛岸英被任命为北平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行政级别已相当于部队的副师级。其实，毛泽东作为一位严父，对自己的长子寄予了大望，并有心替儿子安排下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有了苏联的学历和从军资历，回国后第一步是让儿子下乡学习农业，参加土改

熟悉农村工作；第二步是让儿子热悉城市，又主要是熟悉工业；最后是让儿子从军，熟悉中共军事。这样，既种过地，又做过工，也当过兵，做为一名革命接班人，资历才算完整了。——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毛泽东就是依此标准刻意提拔上海的造反派首领王洪文作为党中央的接班人的。

同年十月十五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院内，毛泽东替长子毛岸英和刘思齐举办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办了三桌喜酒，请来了朱德、康克清夫妇，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谢觉哉、王定国夫妇，陈瑾昆、梁淑华夫妇等。毛泽东举杯走到亲家母张文秋面前敬酒：「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婚后，毛岸英、刘思齐生活和谐，恩恩爱爱，令人赞慕。由于一年前刘思齐被迫打了胎，手术做的不好，此后再没有怀孕。这也是严父毛泽东所得到的报应。

一九五 0 年十月七日晚，毛泽东举行家宴，以最亲切、最真挚的方式，为湘潭老乡、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送行。参加家宴的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彭德怀、毛岸英。周恩来因赶赴苏联向史达林要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持去了，否则也可能应邀出席。

江青明白老板安排这席家宴的真正用意。她是竭力劝阻毛泽东送子从军的，但劝阻无效，反受到训斥，怕到家宴上来哭哭啼啼，而知趣地躲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号院休息去了。江青是真心喜爱毛岸英的。她怎幺也想不透，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那样厉害，老板为什幺一定要送自己的长子去冒险？况且老板就只这幺个中用又中看的儿子啊，老二岸青终年疯疯傻傻，只是个被伺候、被领养着的废物啊！婚后一年的毛岸英，却仿佛厌倦了平庸的生活，面对朝鲜局势，也极欲效仿父亲当年，去建立自己的功业。他喜欢以俄文朗诵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之歌》，满怀豪情，响往着投身大时代的大风大雨，像海燕那样欢呼：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罢！

父子俩正是不谋而合。

席间，彭德怀对于毛泽东这个长子，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的。自一九四六年在延安见过几面后，一别又是四年，小伙子成长得更威武英俊了。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彭德怀大口吃着糖醋辣椒，问。他虽然是个粗人，也觉察到了，毛泽东这家宴，是一项特殊安排，有一种特殊气氛。看来老毛是决意要把儿子交把自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锻练锻练了。

「北京机器总厂。」毛岸英恭恭敬敬地回答。

「你们单位算哪一级别？」彭德怀又问。

「算师级吧，厂长书记都是部队上下来的正师级干部，战斗英雄。」

毛岸英回答。

「碍…工人同志对朝鲜战争有什幺反映？」彭德怀三句话不离本行。

毛岸英显得有些激动：「大家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坚决要求支持朝鲜人民。……」

「不是「发动」，是正义战争的召唤！难道你要去朝鲜是我「发动」

的吗？」毛泽东微笑着纠正，同时巧妙地切入正题。

「老毛……你这做父亲的，真是要强人之难啊？」彭德怀停住杯筷，望着主人。

毛泽东微笑着，不答话，只是慈祥地望着儿子。

「彭叔叔，你不是正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毛岸英尽量把话说得轻松些。

「你们父子不是和我开玩笑吧？」彭德怀忽然沉下脸来问。有句话，他不便说出来：「你们这是摆的鸿门宴，给我设下个圈套。」

「岸英想跟你这当叔叔的去打仗，你是司令员，得由你来批准喽，就看你肯不肯收他这个兵喽。」毛泽东依然貌似公允，莫测高深地微笑着。

「彭叔叔，不是开玩笑！我已经考虑了一个多月了。」毛岸英恳切地说。

「岸英，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最缺的，不是我这样的武夫，而是经济建设人才，你在工业界好好干，更可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彭德怀仍竭力劝阻。

「可是边防危急，大敌当前，我怎幺能安心在后方工作呢？现在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

彭德怀内心里是忧喜参半。作为一名老军人，他当然喜欢青年人踊跃从军，积极要求上前线。……可他依然闷着脸，摇着脸：「你结婚还不到一年吧？你们小两口商量过了？你可不能瞒着你爱人啊！」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她是烈士后代，她会支持我。」毛岸英含糊其辞地说。他的性格表面上比父亲温和，但内里却跟父亲一样执拗，想干一件事就非干不可，谁劝阻都不会回头。

彭德怀心里有数，他们父子俩一唱一和，早就商量好了，只等着他来表态了。这事也太教他为难了。战场上，子弹不认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幺办？

其实，作为父亲的毛泽东，也不是没有考虑过长子的安全问题。毛泽东本人就是从战火中闯荡出来的，自然娴熟军人的安全系数：战斗一打响，从士兵到班长，每时每刻都会倒下一大片；排、连干部牺牲的最多，轮到营级干部牺牲已是打的十分艰苦，轮到团级干部牺牲可能是犯了战术性错误，轮到师级干部牺牲则一定犯了战略性错误。至于军以上干部，已不大有牺牲的可能，除非是全军覆灭时自杀或是被俘。至于总司令部人员，一般离开火线多则上百公里，少说也有几十公里，基本上不大存在伤亡问题。除非内部暗藏有间谍，引来敌机定点轰炸。

三人埋头吃着，沉默了一会。从来不称「毛主席」，而习惯称「老毛」的彭德怀，这时严肃地说：「毛泽东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我哪能到你家里来招兵买马呢？」

「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毛岸英见彭德怀不肯松口，有些急了，就搬出一堆理由来：他上过苏联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当过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等等。他甚至具体提出，在朝鲜战场上，我军使用的是苏联坦克，他熟悉苏式坦克的性能，可以直接下坦克部队。

毛泽东满意地望望儿子，又恳切地朝彭德怀笑着：「德怀，你就收下他吧！我已跟政治局每位成员打好了招呼，岸英做个代表，其余领导人的孩子不在此例。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少不了要跟苏联人甚至跟美国人打交道啊！他这个翻译官，或者称参谋，你是可以放心使用的罗。」

彭德怀低下头，又默想了好一刻。也是面子难却，毛泽东一定要把他的长子托付给自己，也是最大的信任啊，不能不领这番盛情……。他终于昂起头，苦笑着说：「我真拿你们爷崽两个没办法。岸英，你父亲望子成龙，送你到前线去锻练，进步快啊！我这做叔叔的，也是这个想法。战争嘛，就是要打破常规喽。好，我赞成你父亲的安排，你就做我的翻译官吧！」

毛岸英高兴得边拍掌边笑道：「太好了，太好了。」

彭德怀继续说：「岸英，你现在的职务算副师吧？我申报军委，先提你个正师。到了朝鲜，你就跟着我，一步也不准离开司令部指挥所。要在封建时代，你是东宫太子，我就是太子太保了罗。当然我们是共产党，不讲那一套。我和你爷老倌一样，巴望你今后有大出息，成大气候。」

毛岸英停止了鼓掌，他懂事地看了父亲一眼。

毛泽东却哈哈大笑：「德怀啊，真有你的，好个太子太保！当然，我晓得你是讲笑谈。不过，还没有上朝鲜，你就先提他一级？不好。我是军委主席，难得通过罗。」

彭德怀说：「对不起，这事要由我司令员说了算。国难当头，岸英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的高级干部就做不到，党中央派他去他都不干。」

毛泽东明白彭德怀指的是林彪等人。当着儿子的面，不便说什么：「好，很好，岸英从军，还是要注意保密。否则传到美国杜鲁门耳朵里，更要讲我毛泽东好战，把儿子都派到朝鲜去罗！」

说着，毛泽东、彭德怀两人哈哈大笑，都举起酒杯，站立起来。毛岸英也跟着举杯起立。毛泽东跟彭德怀、毛岸英碰了杯。三人一起干了杯。

第三十七章　杀子之仇不共天日

彭德怀不愧为中共军事猛虎，自十月十九日夜间起，指挥几十万大军秘密渡过鸭绿江，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常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的是不宣而战。在北朝鲜人民军残部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半年时间内连续发起五大战役，犹如天兵天将，锐不可当。尤其是头两大战役，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部队打了个晕头转向，措手不及。彭德怀统率中朝大军于第三次战役时一度打过了三十八度线，重新占领了南韩首都汉城。第四次战役时，彭德怀不顾金日成死命反对，命令部队主动撤离汉城，以防美国军队故技重演——实施第二次仁川登陆。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中、美双方战线在三十八度线一带稳固下来，迫使联合国派遣军和大韩民国军队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等国家提出的停战谈判。

苏联装神弄鬼，这一回着实高明，史达林把美国、中国双双玩于掌股，自己未伤一兵一卒。彭德怀指挥朝鲜五大战役期间，中共志愿军并没有取得苏联原先承诺的空中掩护。开战前夕，毛泽东派周恩来赴苏联找史达林落实空中掩护及陆军武器装备。史达林却临时改变承诺，决意避免在朝鲜半岛与美军进行空战。苏联空军只对鸭绿江中国一侧实施掩护，以及派出空军及防空部队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南沿海一带大城市协助空防。至于中共自己新组建的空军部队，经苏联全力速成培训，迟至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才匆匆投入作战。所以五大战役，中方完全以陆军部队投入厮杀，因之人员伤亡远比对方严重。但中共军队能把西方世界头号强大的美国军队打回到三十八度线以南，并被迫同意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已是一项震惊全世界的奇迹。中共不失时机的大力宣称，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受尽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如今第一次了打败了西方帝国主义。

然而，中国人民为朝鲜战争付出了太过沉重的代价。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共先后轮番出动了一百万野战军入朝作战，加上一百万左右的后勤部队，去日日夜夜抢修铁路、公路、涵洞、桥梁，以保障在没有制空权、迭遭对方狂轰滥炸情形下，把战略物资源源不绝地送达前线。

毛泽东为朝鲜战争付出的是他的长子毛岸英。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任彭德怀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他化了名，只有少数几位司令部机关负责人知道他的真正身分。他工作勤勉，待人和气，生活上不计较，能吃苦，经常通宵不眠，很得同事们的好感。当时司令部里还有一个苏联军事顾问组，全仗着他的俄语翻译。不几天彭德怀嫌麻烦，把几位老毛子统统打发回金日成的北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去了。

不久，毛岸英的英语能力却派上了大用常那是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在志愿军总部的一间简易工棚里，审讯前线部队送回的第一名美军战俘莱斯（Liles）少校。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司令员亲自布置了这次审讯。由司令部组织部部长任荣担任主审，毛岸英担任翻译。

当莱斯被押解进来，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出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形同一头被牵进屠宰场的羔羊。

「坐下！」主审官任荣威严地指指前边的一张木櫈。

莱斯咽着口水，面露饥色。不过他身子仍然坐得笔挺，受伤的左臂则被绷带吊在脖子上，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按照预定的方案，审讯一开始就要打掉对方的自信心，给他个下马威。方案却被毛岸英打乱了。因他凝视着莱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不知为什么就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万恶的侵略者，而只是一名受伤的人。他不等主审官任荣发问，便以英语跟莱斯交谈起来。任荣虽是他的上司，但知道他的特殊身分，只好苦笑了笑，任由他们去鸟里哇啦闲聊天似的，很不严肃了。整个志愿军司令部，都对毛岸英既尊重爱护，又放任宽容：「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

「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被贵军士兵开了一枪……。」

「好险。有没有伤到骨头？」

「没有。我想是贵军士兵不想要我的命，才只伤了左臂……，上帝保佑。」

「你吸烟吗？要不要来一支？」

莱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大中华，告诉他这是中国的高级香烟，并替他点上火。

「你想吃点什么吗？看样子你很饿。……」

「假如可以的话。……我已经一天一晚没有得到食物。」

毛岸英不需要请示任何人，迳自走出审讯室，很快从宿舍里拿回来一盒饼干。在场的人也都只好大眼瞪小眼。气氛很不严肃，但没有人表示异议。

「谢谢！万分感谢！」莱斯是饿极了，边吃边流泪：「上帝啊，真是出乎意料啊，东方人并不野蛮，很

为文明啊！」

在毛岸英坚持下，直待莱斯吃下半盒饼干，喝下两大杯水，审讯才正式开始：「我们中国的饼干怎幺样？」

「谢谢！是我出生以来吃到的最好的饼干，赛过我们美国的巧克力。」

毛岸英把这句话译成中文，在场的审讯人员都轻松地笑了。原先预期的威严气氛已荡然无存。莱斯对主审官的讯问有问必答，审讯进行得格外顺利：「你的姓名、职务？」

「莱斯，Liles，大韩民国第二军团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

「简历？」

「一九二四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一九四五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军校，一九四六年西点军校任教，一九四七年到驻日美军任职，一九四九年到韩国任顾问。」

「你对我军的战略战术有何印象？」

「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职，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的打法。首先贵军是秘密出兵，不宣而战，这很高明。战术上，你们的部队运动神速，前头拦住，后背截住，前后包抄，很可怕。这种战法，历史上似乎很少见到……。」

之后莱斯少校侃侃而谈，他也分不清谁是主审，谁是翻译，只是面对毛岸英像面对老朋友似的，将美军和大韩民国军队的一切，和盘托出。

审讯结束，彭德怀听了汇报，十分满意。在司令部会议上，彭总表扬了毛岸英，称其为好小子，并命他把莱斯少校所谈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通报全军。彭德怀说：「优待俘虏，是我军的传统。今后捉到了美国鬼子，无论官兵，都要客客气气，好从他们嘴里掏东西。」

可是毛岸英毕竟是个特殊军人，他随身带着大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大摞书籍，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等等。他的同室——彭德怀的警卫秘书笑话他：「你这是带着书山上战场啊！」毛岸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书是爸爸送的，衣物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你不要告诉彭叔叔，他会瞪眼睛，命令轻装的。」警卫秘书说：「你当彭总不知道？他早看到了，和我说过，你像你爸爸一样勤学，手不释卷，日后有大出息。真的，你妈妈是谁？」毛岸英说：「就是江青呀，又叫蓝苹。她不是我的生母，可待我很好，很关心的。这些，你不要说出去。你知道，我们家的事，都算机密。其实，我也是很不习惯的。」

毛岸英像父亲毛泽东一样，很有一些不合军旅生活的起居习惯。回国几年来，总是晨昏颠倒，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到了朝鲜，也是通宵工作，或是通宵读书，什幺《朱元璋传》、《彼得大帝》、《拿破仑传》、《欧洲哲学史》、《法兰西内战》、《孙子兵法》……他读得如饥似渴，直到天亮才入眠。司令部机关人员日常也是要早集合、点名并出操的。毛岸英却常常起不了床，甚至吃不上早餐。彭德怀司令拿他这个特殊兵没办法，也就没有纠正他，而责成自己的军事秘书照料他：「记住！遇到空袭，一定要把毛岸英从床上拖起来，把他塞进防空洞里去！」

一九五 0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了一小时后离去。大榆洞是座废弃了的矿山，临时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此一异常现象引起了司令部作

战处负责人的警惕，估计第二天天亮后可能有敌机来空袭，当即布置：司令部机关人员于明晨四时开完早饭，天亮之前全部进防空洞。防空洞分为三组：参谋部人员进南山大矿洞，政治部人员进山沟里的地下涵洞，总部首长进一座仅可容纳七、八人的小矿洞。

这一晚，正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最关键的一晚。彭德怀司令员领着毛岸英等几名工作人员，通晚忙碌，调兵遗将，督促全军各部队，务于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完成掩蔽工事，做好当日黄昏时分发起第二次战役总攻击的准备。为了第十三兵团三十八军不能如时到达指定战位，彭德怀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如影响了整个战役，军长提脑壳来见。彭德怀并派出司令部组织部长任荣带工作组赶往东线第九兵团督战。

二十五日清晨，金灿燥的旭日从东方升起。躲进矿洞里的人彼此看得清对方。毛岸英空着肚皮靠墙而坐，闷头抽烟。他又因睡过了头，没有赶上早餐，还是被人从床上硬拉起，拉到这矿洞里来的。他眼下的同室是彭德怀的警卫员小高，二十来岁，比毛岸英还贪睡，每天还得靠毛岸英拉他起床。平日最关心他的那位彭总的警卫秘书此时又上前线传达命令去了。

上午九点多钟，还没见敌机的影子。防空洞里的人不耐烦了，开始议论纷纷：娘的，要来不来的，我还有大堆文件等着处理；美帝国主义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呢！等到今晚上，它就知趣了，第二次饱尝我军的铁拳！

毛岸英却有他独特的见解：「你们忘记了，今天是星期六，美国佬要准备休周末呢！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凌晨，正是美国夏威夷的星期日凌晨，美国大兵都在呼呼大睡，被日本空军敢死队偷袭珍珠港成功……。」

毛岸英喜欢哨书本，谈起事情来总是知识渊博。

直到上午十时，敌机还没有来空袭。大家的警惕性放松了，纷纷走出防空洞去抽烟、散步、解手。毛岸英和小高则更大胆，回到宿舍去喝水吃饼干，再返回防空洞。敌机仍不见来。毛岸英因惦记着「彭总作战室」有几份电报要处理，就跟几位同事回到了作战室办公。

尖厉的防空号突然吹响，时间是十一点钟左右。正在工作的毛岸英等人冲出「彭总作战室」，已来不及进入两百公尺外的防空矿洞，只好就近隐蔽。但见空中有四架轰炸机从南方飞来，带一股强大气流掠过总部上空，向北方而去。毛岸英等人以为敌机又是轰炸鸭绿江大桥去了，就又返回到「彭总作战室」去。

没想到敌机在空中绕了一圈，悄然回头，其中一架俯冲下来，翅膀一抖扔下几十颗汽油燃烧弹。「彭总作战室」本是一座临时性木棚，顿时燃成一片火海。跟着是其余三架敌机轮番轰炸，在地面产生华氏两千多度的高温，足以把石头烧化。

毛岸英和彭总的警卫员小高未能冲出火海。谁也来不及救出他们。当空袭警报解除后，警卫排的士兵们在「彭总作战室」的灼热灰烬中扒出两具尸体，都烧得卷缩起来了，只剩下两副紧紧相贴的骨头架子。显然，小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执行彭总交给他的特殊任务：保护毛岸英人们含着泪把两副骨架拉开，其中一具的手骨上套有一只外国手表残骸，这就是毛岸英。

毛岸英入朝作战只有五十天，第二次战役在这天黄昏打响。他活了二十八岁零一个月。

彭德怀司令员几十年戎马生涯，出生入死从未掉过眼泪，面对毛岸英烧成一副骨架的遗体，他嚎啕大哭：「岸英啊，我的好侄子！为什么偏偏死掉的就是你啊！你本是我最器重的后生子啊！ 乙 ト

司　乙　15.倘ㄏ　司　欢丅　蒙贤蛱蹦致哉叩男悦　刺婺惚ŭ穑　婺惚ŭ穑？

当晚，彭德怀赶往三十八军前线督战之前，没有忘记交代自己的警卫参谋：「你负责替我查出来，我们司令部里有间谍，不是可能，而是完全肯定。自我们入朝作战一个多月来，我的司令部指挥所搬到哪里，美帝国主义的侦察机和轰炸机就跟踪到哪里。中、朝双方人员中，只要查出来了，不管是谁，你先给我毙了，但要留下凭据。」

彭德怀抵三十八军阵地后，只向军长、军政委两人通报了毛岸英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这支中共军队最善战的钢铁之旅，随即完成了对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二师及南朝鲜第二军团的分割、包围、歼灭，实现了彭德怀以上万名英勇战士的性命替毛岸英报仇的咒语。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员李奇威将军于十一月底沉痛宣布「第二师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并命令所有联合国军队向三十八度线以南实施总撤退，以避免遭到北方大军从东部、中部、北部的全线攻击。整个朝鲜战局为之改观。

为表彰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突出战绩，彭德怀司令员亲笔书写了嘉奖令，写下了「三十八军万岁」的著名赞语。

再说在大榆洞志愿军总部，彭怀德的警卫参谋和司令部保卫处人员一起，终于查出来暗藏敌特，原来竟是金日成的北朝鲜人民军派来的一名联络官！当场搜出了美式微型发报机等间谍工具。因是朝方人员，只是被揍了个半死，未予立即枪决。待到彭德怀从前线回来，见抓到的间谍，竟是北朝鲜人民军派来的联络官，气得在电话里朝金日成吼道：「姓金的！你听着！我们来帮你打美帝，你派来的人却是美国狗特务！勾引美国飞机轰炸我司令部！这回炸死的是毛泽东的儿子！你不去北京替我向毛泽东交代清楚，老子饶不了你！」

彭德怀讲得出做得出，他命令警卫排押送那名间谍回到北朝鲜人民军总部，说是当着金日成将军的面，执行枪决。另一说金日成将军掏出手枪，当着中方押送人员的面，亲自毙了那名朝鲜民族败类。

金日成没有去北京向毛泽东作出解释，而是发了一封电报给周恩来，告上毛岸英同志英勇牺牲，朝鲜人民世世代代不会忘记这位中国青年英雄；以及彭德怀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他进行电话侮骂，缺少起码的外交礼节。

周恩来此时已先接到过彭德怀的电报，彭德怀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沉重检讨，没有保护好毛岸英同志，是自己的失职，此事真不知道如何去向毛泽东同志作出交代，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不应该失去的好青年，好干部。

周恩来也不敢将此一不幸稍息报告毛泽东。他告诉了朱德、刘少奇。

中央书记处的另一位书记任弼时，则已经于一个月前因肺部大出血去世。

刘少奇建议周恩来先把噩耗透给江青及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卫士长等人，但要暂时瞒住毛泽东同志，伯他感情上经受不住此一沉重打击。

听到毛岸英牺牲的信息，江青偷偷哭红了眼睛。她拉住毛泽东的一名卫士哭诉：「你们可以作证，我是反对老板让岸英从军的啊，人家彭总起先也是不同意的啊，可是老板就是听不进，就是听不进啊！」

一天，毛泽东在大批卫士、秘书、医护人员的簇拥下，离开中南海，移至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号院换换环境。他照例每天都要仔细审阅志愿军总部从朝鲜发回的战报。读着读着，他心烦意乱，把战报朝地下一摔：「岸英有好久没有给我来信了！他怎幺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

退步了！他上回那份关于审讯美军俘虏的汇报，写的多好……。去告诉周恩来，周总理，把岸英给我调回来！」

机要秘书站在毛泽东身边，眼看着事情实在瞒不下去了，便按照周总理嘱咐过的，流着眼泪说：「写战报的换了人，是生手，不是岸英同志了……。」

毛泽东转过身子，瞪圆了眼睛，急促地问：「你说什幺？你说什幺？

把话讲清楚，不准吞吞吐吐！」

机要秘书声音低沉，报告了由于朝方叛徒出卖，引来敌机轰炸我志愿军总部，岸英和彭总的警卫员小高光荣牺牲的经过。

毛泽东脸色苍白，像一尊雕像，呆坐在藤围椅里。机要秘书慌了，赶忙按铃叫来了医生、护士。医生一摸脉，毛泽东的手足冰凉了。

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从中南海赶到，毛泽东已经在医生、护士的急救下苏醒过来。他泪水纵横地说了一段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一个儿子走丢了……。人算不如天算，我无后乎！」此后，毛泽东再没有为痛失长子哭泣过。

他把悲痛埋藏到心底里。

一个月后，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心情沉重地向毛泽东表示歉疚，自己没有照料好岸英，甘愿接受中央的处分：「岸英是个好青年，虽然只是相处了五十来天，但自己确是喜欢上了他，聪明，勤奋，有学问，又一点都不以高干子女自居，跟司令部的上上下下都关系融洽。最重要，岸英和我们老一代的，有许多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处事方法，他仁慈，宽容，不记仇，有爱心。他上回对那名美国少校的表现，令我和司令部的人都很感动……。他是个革命的人道主义者，伟大。」

听着彭德怀的汇报，毛泽东久久地沉默着，一支一支地抽着烟、凝望着书房窗外那已经光秃了的柳树枝条，忽然轻轻吟哦起《昭明文逊中的〈枯树赋〉来：「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吟罢，毛泽东长长地叹了口气，站起身子，昂起头，在彭德怀面前走了几步，之后站住，声音转而激昂地说：「老彭，我不怪你。个人的痛苦我能忍受。你在朝鲜指挥得不错，不到两个月，就把帝国主义军队赶回到三十八度线以南。这才是主要的。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长了我中国人民的志气。人家欺负了我们一百多年，现在总算叫他们尝到了中国人的铁拳。从这一点来说，我很欣慰。志愿军官兵替中华民族出了口恶气。当然，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崽娃，就不应该牺牲。

他作为一名普通军人，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尽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你们和朝鲜方面商量一下，就把他葬在朝鲜吧，不要弄回来了，免得老老小小，满朝文武，都来哭泣。葬在朝鲜，作为中朝人民的血肉友谊，做个长久的纪念。」

对于毛泽东的宽阔襟怀，义薄云天，彭德怀感动得五体投地。

接下来，毛泽东换了另一种口气，公事公办地说：「老彭，听讲你为了岸英的事，侮骂了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这是不允许的！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为这个，中央倒真是可以处分你。但你功大于

过。这次算初次，下不为例。你回到朝鲜后，要亲自去向金日成同志道歉，并检讨自己的错误。就说是我毛泽东叫你这幺做的。要记住了，志愿军是去帮助人家的，不是去当救主，更不是去做太上皇。想想看，如果你不尊重金日成同志，也就不会尊重我，性质是一样的。」

彭德怀回到朝鲜，没有去向金日成道歉，而是部署、指挥了第三次、第四次战役。中朝联军于第三次战役中攻越了三十八度线，又占领了汉城及南方的大片土地。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原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威将军为联合国派遣军新总司令。美军新总司令上任，力图挽回颓势，重新组织起战略反攻，并欲故技重演，实施第二次仁川登陆，一举将中朝联军截成两段。

正在该战役的关键时刻，彭德怀识破了李奇威的图谋，当机立断，下令三十八度线以南部队作战略撤退，放弃汉城，移师三十八度线以北，组织起隐固防线。金日成却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身分，下令部队坚守汉城，以保持政治、军事、外交优势。前线大军接获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一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是北朝鲜政权的最高领袖，一时不知所措，只好按兵不动，等候统一军令。在这同时，彭德怀和金日成亦分头电告北京，请毛泽东裁决。这次，毛泽东却支持了金日成，同意中朝联军不放弃汉城，但应全力防阻美军第二次仁川登陆。就在中朝双方来回电报扯皮的时日里，志愿军的一个整编师的二万四千人马，因孤军深入陷落重围，无法撤离。彭德怀毕竟是只军事老狐狸，当机立断，密令两个装甲团于黑夜突破一个缺口并坚守数小时，同时密令上述师的排以上干部以出席誓师大会为名，紧急集合，集体乘车冲过缺口，回到三十八度线自己一侧。于是这个师总算救下了全套干部，保留了建制番号。只可怜那二万四千余名志愿军士兵，兵不见官，群龙无首，而很快被联合国派遣军歼灭了，两万多人马当了俘虏，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最大败绩。

事后，汉城仍未保祝金日成自知闯下大祸，亲自赶到志愿军司令部，以图向彭德怀致歉并解释。彭德怀盛怒之下，下令自己的警卫排将金日成扣压二十四个小时，以示惩戒：「他个高丽草包送掉了我二万四千人马，老子扣押他二十四个小时，出出这口鸟气。」另有一说彭德怀当场掌了金日成两大嘴巴，似不大可信。

彭德怀在中共军中向以爱兵如子、上严下宽着称。他脾气暴躁，动辄训人、骂人、吼人。但被他吼骂的多是属下的高级将领，官越大他越骂得厉害，不管对方受不受得了，他自己总是骂过就算了，从不往心里去。他的理由是：你的阶级高，责任大，成千上万人马的性命捏在你手里，我不骂你骂谁？常被他责骂的大多数将领如王震、王平、杨得志、杨勇、黄克诚、邓华、洪学智等等，越被他骂倒越跟他亲近，视他为兄长、大英雄。

也有被他责骂后与他结下私怨的，如谢富治、罗瑞卿。彭德怀从不责骂连、排以下官兵，对士兵，他像父兄般和蔼可亲，知暖知冷。他曾对人说：「我骂士兵做什幺？每次战打下来，他们中的多数人就见不到了，我不忍心！」

对于彭德怀在志愿军的一个整编师陷落美军重围之际，果断而秘密下令，及时将排以上干部悉数救出一事，中共内部一直褒贬不一。有说他不愧为志愿军杰出统帅，能想他人之不想，能为他人之不为，保住了全套干部，那两师就保住了番号编制，不算全军覆灭。有了干部，何愁士兵？中国人民中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兵源呢；也有人指他平日爱兵如子是句空话，虚伪得很，到了关键时刻，就只要官不要兵了。他平日爱骂将领也是假，他内心里真正喜欢的，是将领不是士卒。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向北京发出电报，承认自己被丢失了二万四千人马一事气晕了头，下令扣押金日成二十四小时泄愤，是无法无天行为，请求党中央解除自己的志愿军司令员职务，这个仗他实在指挥不下去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即给彭德怀复电，称胜负乃兵家常事，朝鲜战场总的形势仍然很好，仍是我军大赢。彭德怀指挥得当有大功，一俟第五战役完成，战局稳固下来，即同意德怀同志回北京休息、工作。电报只字未提彭对金日成无法无天一事，只是留下了伏笔而已。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哭笑不得：「老毛啊，你死了个儿子，你悲痛，我也伤心，岸英是个好儿子。可你也支持了金日成的胡搅和，瞎指挥，使我方丢失了二万四千士兵啊，这个代价，太重太大了啊！」

第三十八章　周恩来欲做平民总理

朝鲜战争，前方总司令是彭德怀，后勤总指挥是高岗，全国总协调是周恩来。三人结成朝鲜——东北——北京一条龙，工作得相当高效、紧密。这确是周恩来生平最为忙碌的岁月，国内国外、前方后方一总揽。他又习惯于事必恭亲，既管大事，也抓小事，抓具体，抓落实。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达二十余人，分别替他联系着军事、外交、人事、工交、农林、财经、公安、统战、文教等各行各业。由这些秘书日日夜夜围着他转，随时向他汇报国内外发生的各类重大紧急事件，诸如军事政变、武装暴乱、洪涝灾害、地震、火车出轨、空难海难、瘟疫等等。

周恩来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多管事，爱办事，善处事。他虽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排名第四，但实际上他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上面，他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下面，则归他总揽一切。刘少奇位居第二，贵为党中央党务总管，却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拥有过广泛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权力。

他每天清晨五时甚至六时才上床，上午九时或是十时即起床。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从早到晚，他的节目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以五至十分钟为一单元。分管各口的秘书们日常只能见缝插针地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称为「六大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为周恩来的洗手间。每天上午九时或十时起床后，他要花一小时左右坐马桶，先流览一下当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的重要文章，接下来是听秘书们的汇报。每当这时，秘书们便挤站在洗手间门外，手拿事先写好的国内外大事汇报条，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自然是军事、外交优先，轮流进洗手间向他报告。女秘书不便进他的洗手间，则由男秘书代劳。处理过当日最紧急的事务，他才刷牙、洗脸、修面，再做个一分钟他自己编排的健身操；「第二办公室」是他的早餐桌。只要是在西花厅家里，他一定要和夫人邓颖超共进早餐。在「第一办公室」没有抢上汇报的秘书们，这时便会在餐室门外探头探脑。周恩来眼尖，便会招手让某位秘书进来，边吃早点边批示急件。夫人邓颖超便会苦笑：「你们二十几个对付他一个，再忙，也得让他喝口东西啊；」

「第三办公室」是他的座车。他每日上午、下午都要赶往各种场所，出席大会小会，以及接见、拜会来访的外国元首、政要，加上国内外的著名人士。在「第二办公室」仍未轮上汇报的秘书，便陪他坐一段汽车，在座车里请示工作；「第四办公室」是他出席各种会议、主持各类谈判时的中间休息室，由秘书们把当时发生的各种紧急事件向他请示处理、应付办法；「第五办公室」是紫光阁舞场或是怀仁堂剧场，一般时间为晚上八时至十时，过有大事，秘书们随时可以进去向他报告，或是请他出到休息室接听电话、批示急件；每晚的十至十二时，多为周恩来去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与毛泽东请示、商谈工作，也是中央书记处开碰头会的时间。

凌晨一至四时，是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书房的办公时间。当天的重要文件、报告，都在此一时间内审批。这个真正的办公书房，被称为「第六办公室」；「第七办公室」为他的卧室，每天凌晨四时上床后，他会把当天没有审阅完的文件，坐在床头来继续审阅。他的床上有张特制的斜面小台，放着他的老花镜，以及几支削好的铅笔。

他近似一台反应灵敏、速度快捷的工作机器。他的秘书们叹服他「用三个脑子同时思考各类问题」。其实造成他日夜忙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处理政务举轻若重，大事小事一把抓，对下属不放手，不

放心。朝鲜战争期间，他的两位老下级：聂荣臻将军为全军总参谋长，杨立三为全军总后勤部部长。但前线来的每一封电报、战报他都要亲自过目，重要的电报还要呈交毛泽东批示，他再亲自回复；援朝部队的调兵令他也要亲手拟定，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予发出。他完全取代了总参谋长的职权，聂荣臻实际上降格为一名「总参谋长助理」，跑出跑进，上传下达；对那位当年长征途中把也抬出大草地、救过他性命的杨立三（其时周恩来患肝脓肿病危），他同样不放手，运往朝鲜前线的每一批战略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干粮、被服等等，多少车皮、防潮防湿、运输时段，交接警卫，他都要一一过问，具体落实。他甚至常以电话、电报指挥某段被敌机炸毁了的铁路、公路、涵洞、桥梁如何抢修……。杨立三的总后勤部部长职权，实际上也由他包办代替了。

一九五三年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之尊，坚持替这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老下级抬棺木。当场许多人哀求他不必抬，他却说：「立三把我抬出了草地，今天我一定要抬他上八宝山啊！」他的此一报恩举动，感动得三军机关上上下下热泪盈眶，人人从心底里称他为「我们的好总理」。

周恩来一度力图树立自己的「平民总理」形象。他不时忙里偷闲，离开中南海走去访一些民主党派的「老朋友」，如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等，或是去看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郭沫若、梅兰芳、老舍等等。他最讨厌自己出门前呼后拥，前面警车闪灯开道，后面警卫车相随。他曾下令停止对他的座车进行「护卫」。但警卫车仍是远远的尾随。他很气愤，批评说：「你们瞒得过我的眼睛？过去我在重庆、南京，被中统钉梢惯了，你们也来这一套？我还怎幺去接近人民群众？吓都被你们吓跑了！民主党派的老朋友更会对我们有看法的。」

中央警卫局却有相关的规定，凡中央领导人离开中南海，都应事先通知公安部，以便及时采行护卫措施。周恩来是很反感这套经毛泽东批准的「规定」的。有大半年时间，他每逢出门，事先不作交代，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告诉，只是说声走上车就走，以便甩掉「尾巴」。

一次，他叫上车就出了中南海北门。司机问：「总理啊，去哪？左拐还是右拐？」他说：「右拐，往前开。」车到北海公园南大门，他让停车，下了车就往公园里边走。掏钱买了门票，售票老头没有认出他，他好开心。警卫员连忙找公用电话向公安部值班室报告。可是没等公安部的便衣们赶到，他已转身出了公园，上车后让司机再朝东边开。由于没有警车开道，司机必须遵守交通灯，走走停停。车到王府井大街，他让转右朝南，在東安市场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到市场里看看，好久没有逛过商店了。司机和警卫员不敢阻拦，只好由警卫员跟着，进了人潮涌涌的市常他确是想了解一下物价，不大相信商业部门的那些汇报材料。可他刚在柜台前站下，立即被女营业员认了出来：「总理！您是周总理！快去告诉领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女营业员的一声声欢叫，首先是男女营业员们围了过来，跟着顾客们围了过来，一下子围了好几百人。周恩来兴致很好，跟围观他的人一一握手。他的警卫员却急疯了，冲着一位男营业员叫喊：「快去给公安部打电话，派人来把总理接出去！」结果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领着大批便衣赶到，才把他接走。罗瑞卿问：「总理，您没有受惊吧？」他哈哈大笑：「我高兴得很！好久没有这样跟群众见面了。

只是手指头有些酸痛，他们哪里是握手啊，简直是来抢我的手啊，我们的市民太可爱了。」

另有一次却差点出了大祸。

那是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来访，住在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二号院。周恩来跟胡志明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主持中共旅欧支部，会讲粤语的胡志明也在巴黎勤工俭学，两人结为好友。

一九二五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胡志明曾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好友第二度相逢。第三度

相逢已经进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几乎每年都要来访，来要武器，要弹药，要粮食，要军事顾问，以回越南去打击法国殖民主义者。胡志明在中共领导层人缘甚佳，跟毛、刘、朱、周四巨头都称兄道弟，无拘无束。因之每次来访，都能「满载而归」。

这天中午刚下过大雨，道路湿滑。周恩来的座车前排是杨师傅和机要秘书，中间一排是可以折迭的活动椅，平时放平当茶几用。周恩来和警卫员坐在后排。那时从西长安大道出了复兴门就算郊区了，道路平直，车辆行人少。周恩来从后窗望去，没有发现警卫车「跟踪」，便让杨师傅开快车。周恩来常在车上说：「在安全这个前提下，只有坐快车才得劲。」杨师傅技术一流，更是个开快车的高手。座车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疾驰着。

车上无人说话。因为周恩来有项特殊习惯，只要无人在车上向他汇报情况，他就身子一仰，眼睛一闭，能打上十几二十分钟的盹，并很快进入状态，发出轻微的鼾声。他说：「奇怪吧？早上睡觉要靠药片，唯有上了汽车最能入眠。」

难得周总理有时间睡觉。每当这时，杨师傅就会放慢车速，选条僻静的道路多转悠十几分钟，哪怕事后因误了时间受到严肃批评。杨师傅就会说：「下次不敢，我老油条了。唯独不能停车，一停周总理准醒。」

座车快要驰近公主坟时，周恩来刚睡着，说时迟，那时快，从路南一座工厂的大门口，突然野牛一般冲出一辆大卡车，横过马路，斜刺里朝座车闯了过来！杨师傅一个急煞车，让那卡车冲到了前面去，再缓缓前行。

机要秘书、警卫员都吓傻了。周恩来被震醒了，立即明白了是前面疾驰着的那辆大卡车在肇事，便嘱咐：「杨师傅，跟上去，记下车牌号，哪有这样开卡车的？」因卡车是空车，马力大，已经跑出三百来米。追到两百米时，那卡车竟然突然一个大 U 字调转头，再次朝座车冲撞了过来。警卫员本能地叫了声：「这是美蒋特务！」杨师傅则叫了一声「护住总理——」

，方向盘几个满打把，就从大卡车的车头侧面飞了过去。警卫员这时整个身子已覆盖周恩来身子，还伸出一只巴掌罩在总理的心脏部位。大卡车是躲过了，但前面不远是水泥电线杆。杨师傅一咬牙：妈的老子今天拚啦！

连点煞车连打方向盘，硬是绕开了电线杆，再驰出不远才停下。

周恩来率先坐直了身子，称赞说：「杨师傅，你的驾车本领世界水平，我要推荐你去给主席开车。」

杨师傅这才老泪纵横：「总理，您没事……要感谢史达林送您的这辆吉姆车哪，性能可靠，棒极了。」

机要秘书仍然面无人色：「总理，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不能再不要警卫车了。今天要不是杨师傅，全国上下都要大哭特哭了。」

警卫员气不过，下车去追那卡车，可那家伙已经跑得没了踪影。

事情报告给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到老上级周总理提抗议：「总理，您再要违反中央领导人安全保卫条例，私下甩掉警卫车跟随，我第一要报告毛主席，第二要提出辞职，这保卫工作我没法子干了。」

周恩来只得好言相慰：「你激动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第一你不要辞职，第二你不要报告主席。今

后，我接受你们的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还不行？」

那名开卡车肇事的司机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查明：不是什么美蒋特务，出身城市贫民，家庭无复杂背景，那天他是偷了他朋友的车匙无照驾车，而且根本控制不了那辆大卡车，老天保佑，总算没有闯下大祸。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公安部门指示说：「把人放了吧，让他回工厂上班，通知他们厂领导，今后对青年工人加强纪律教育。但他毕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要因为他们吓唬了我一次，就去妄加惩罚。」

周恩来对顽皮捣蛋的青年市民的宽容，一时传美为谈。但公安部门则长期对这名青年实施内部监控，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骑电单车闯进一辆公共汽车的车轮底下丧生。

闲话打袛一九五一年夏季，朝鲜战场上，中美双方打得空前惨烈。第四次战役中，二万四千名志愿军士兵陷入联合国军重围。周恩来日日夜焦灼忙碌，引发鼻腔大出血，一度流血不袛秘书们怎幺劝他都不肯休息，邓颖超出面恳请也不管用。秘书们最后只好向毛泽东反映，请主席下命令。结果，还是毛泽东想得开，给周恩来挂电话：「我们不也俘虏了许多美国官兵（战后统计，双方战俘为一与七之比，美方为一，中方为七）？有什幺了不起？朝鲜有彭德怀撑着，东北有高岗撑着，天塌不下来！现在我命令你休息三天，不许工作。」

毛泽东发了命令，周恩来只好遵从。可是休息到第二天，周恩来躺不住了，叫来政务院办公室主任：「工作是我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样躺着不行，你去给主席讲一讲，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却答复：「天塌不下，休满三天再说。」电话里，毛泽东并告诉说：「彭德怀昨天回来过，我正在睡觉，由护士做按摩，他在门口推开卫士长就闯了进来，真有他的……。他来要求把我们部署在辽宁的三个预备兵团，统统压过朝鲜三十八度线去，他要救出那二万四千名士兵。我火了，问他听了外电报导没有？人家已经把那批人送到朝鲜最南端的济州岛上去了，你怎幺去救？我还批评了他，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竟敢把北朝鲜人民的最高领袖扣押二十四个小时！这是犯上作乱，你今天敢扣押金日成，日后回了国，你还不敢扣押我们这些人？他倒是认了错，为了那二万四千名士兵气昏了头，做出了鲁莽行为，是军阀主义。说他这次赶回来之前，已经向金日成送去了检讨信，他请求中央给他处分。我说，现在不谈处分，先回朝鲜去，把第五次战役拿下来再说。他要求见总理。我说不准去见，总理累到鼻子大流血，中央命令他休息。情况就是这样，向你通报一下。我再说一遍，天塌不下来，你休满三天再说。」

接过毛泽东的电话，周恩来只好继续躺着。彭德怀在朝鲜闯了大祸、犯了大错的事，在中南海他本是第一个知道的，他暂时压住，未敢报告毛泽东。毛主席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了。不管怎幺说，彭德怀还是立了大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那二万四千名士兵落入敌手，金日成要负头份责任，但金日成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你彭德怀为这事气昏了头，扣押金日成二十四小时泄愤，不也是明摆着给毛主席难堪？说得难听点，不等于打了毛主席的耳光？彭德怀呀彭德怀，你带了大半辈子兵，五十几岁了，还这样不知死活？要是在过去的封建朝代，你彭德怀就是有十颗脑袋，也早搬家了。

不久，周恩来又累病了。病了也要工作，又事事不肯放手。把秘书们急得团团转。他的秘书皆为各行业精英，大者如范若愚、童小朋为正部级，多数秘书则为局级、副局级。秘书们有时也会替他「好心办坏事」，甚至不把毛泽东夫人江青放在眼里。这次周恩来犯病，秘书们未便再去惊动毛主席，而想出一个新招数，从文化部调来一部影片请他「审查」，换个方式来休息。周恩来不知底细，审片也是工作，就答应了。可是那天下午，秘书们好不容易取消了原来的一系列安排，刚请周总理坐下来看影片，就有电话来找。

文教秘书韦明去接电话，一听是江青打来的，忙问有什幺吩咐？江青很不高兴，口气顶大：「不是找你，请总理听电话!」韦明耐着性子解释：「总理累病了，我们好不容易安排他看一场电影，休息一下，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影片后给你去电话？」江青是认识韦明的，在电话那头质问：「既然可以看电影，为什幺不可以接电话？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韦明也火了——在五十年代初，大家也实在没把毛泽东的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爱人放在眼里，便反问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江青听这一问，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答道：「不用你管！我找的是总理。」韦明也是「护主」心切，你不用我管我就不管，于是把电话挂上了。人还没走开，江青又来电话了，气势汹汹地责问：「你怎幺敢摔电话？你算老几？!」韦明自知有错，嘴上却说：「你不是不要我管吗？总理确是病了，主席每次来电话，都要先问一声，总理身体怎样？能不能听电话？」江青不要听韦明解释，只让他去传话。韦明因江青挂名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不敢大过得罪，只好去向周总理报告。周恩来马上到休息室接电话。

江青一谈就是四十多分钟。原来是地读了一个电影剧本，急欲向周恩来谈谈她的看法，以及是否应当支持拍摄等等。周恩来平日十分支持江青去管管电影创作的事，实际上也是在防范她插手政治。他静静地听着，耐心地应付着，一点不急不躁。放映室的影片却停在那里，等着周恩来回去再继续放映。室内一片低声抱怨：什幺玩意呀，迟不来电话，早不来电话；告诉你吧，上回我去菊香书屋送文件，那里的几名卫士闲着没事，正在学江青走路扭屁股，毛主席看到了也没有批评……嘘!瞎说些什幺呀？

事后，江青给周恩来写来一封两千余字的告状信，控告周的秘书韦明伤害地、打击她。周恩来把江青的信压下，拖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只要不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也就没太把江青放在眼里。周恩来只是给自己的秘书们规定下了一条新的纪律：今后，跟所有部门的秘书同行们打交道，特别是跟主席、副主席、总司令身边的秘书们打交道，一定要谦虚慎谨，戒骄戒躁，不可意气用事，对方有理要谦让，对方无理也要谦让。谦恭有理，态度和气，应当成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风气。

女子报仇，十年不晚。十五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早已调任为甘肃省委副书记的韦明，被兰州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左派揪住他「疯狂反对旗手江青同志的滔天罪行」，对他施以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铁拳，被打得死去活来，并天天被押解到兰州市中心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塑像下罚跪，请罪，忍受着烈日的曝晒，达两个月之久。韦明则哑巴吃黄连，心里有数：一九五一年发生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事，如果不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亲自授意，甘肃省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左派，怎幺可能了解到此一「天机」？

第三十九章　救金山护龚澎

也是越忙越紊乱。

朝鲜战事打打停停，中美双方正准备坐下来和谈之际，却平空生出来两件事：一件有关孙维世，一件有关袭澎，令周恩来大费周章。

先说孙维世。干女儿的丈夫、著名戏剧家金山，随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并为北朝鲜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作专场演出。金山精湛的演技，豪气干云的大丈夫形象，风靡了金日成身边的男男女女。金日成厚待这位来自中国的伟大演员，在自己的宫殿般的地下寓所内留宿两日。

金山不愧为采花老手，竟与金日成美丽的女秘书发生闪电式恋情，双双堕入爱河，而被金日成的卫士当场捉获。金日成大怒，下令对金山和那女秘书同时执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园的革命纪律：处死，以

维护国家的主权尊严。后来金日成了解到金山是周恩来的干女婿，才将此一决定通知了北京的周恩来，但表示事关国家主权，决难宽要周恩来接到金日成的绝密电报，气得两手发抖：「这个金山，顽习不改，色胆包天，闹风流案子闹到金日成将军的枪口上去了！活该，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可是，金山若是真的被金日成处死，影响就太过恶劣，更会传为国际笑柄。那一来，金日成要置中国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颜面于何地？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颜面于何地？金山是以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身分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的。自古两国相交，不斩来使。金山犯了罪，是应当受到惩罚。但这个惩罚必须由中国党和中国政府作出，而不能由朝鲜党和朝鲜政府作出，同样事关主权尊严问题。要不是我中国政府派出十二个野战军五、六十万人马在朝鲜战场浴血苦战，作出巨大的人员牺牲，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十八度线以南，你北朝鲜政权只怕早就从地球上抹掉了，你金日成本人以及家人同事，也早就躲到我中国东北地区来当了政治难民了。

不行，金山的事，我周恩来不能不管。更何况，还有干女儿孙维世这一层哪，名分上，金山也是自己的女婿哪。然而。金日成毕竟是北朝鲜的最高领袖，事关两国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是金山的案子被金日成直接捅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最高领袖对最高领袖，毛泽东很可能说：「金日成同志，我同意你的处置，开除金山党籍，送他去见你们的地藏王。倒是您的秘书可以留下来，美丽的女子难免水性杨花的嘛。」

金山命在旦夕，这事还真不能迟误。周恩来把金日成的绝密电报收好。又感到自己也不宜出面去找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一听金山吃了豹子胆，偷鸡摸狗竟然摸到人家朝鲜领袖的床头去了，肯定不会宽要此例一开，那还了得。周恩来明白，那一来就被动了，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

周恩来想到了孙维世。对啊，还是应当由孙维世出面去找毛泽东，去委委屈屈，哭哭鼻子，毛泽东会念及旧情，救她丈夫金山一命的。于是他同时做了两件事：一是给北朝鲜金日成回个绝密电报：金山事已悉，务请留人，稍侯我中央意见；二是让夫人邓颖超立即乘车去接孙维世来，有要相商。总理专车驶往东城区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的孙维世正在排练厅排戏，听到通知不知出了什幺大事，因说一刻也不准耽搁，便匆匆忙上了车，才见干妈邓颖超已在车上等着：「妈！您都亲自来？有急事？」

邓颖超只是慈祥地笑着：「是爸爸找你有事，到底是什幺事，我也不知道。他不说，我是不问的。你又导什幺戏了？什幺时候正式演出？」孙维世稍稍放心了。她最担心总理爸爸的身体，总是日夜忙碌，累到鼻子出血。正在排演的是她自己创作的大型话剧：《初升的太阳》，本想让丈夫金山主演，因金山参加慰间团去了朝鲜前线，一时半刻回不来，只好由别的演员担纲了。

专车很快返回中南海北门。因是总理座车，门卫举手行礼，车子往右拐进百十米，就到了西花厅门外。

周恩来已在一间小会客室里边审阅文件边等着。茶几上，礼仪性的摆着一大盘新下树的早熟苹果，另一盘子里则摆有一迭冒着热气的小毛巾。

邓颖超牵着女儿的手进来，说了声：「维维就交给你这当爸爸的了，你们谈吧。谈完了，一起吃晚饭吧。」

周恩来等夫人离开后，亲自起身去掩上门，又亲手给干女儿倒上一杯热茶，才说：「维维，有件事，比较紧急，要争取时间，我们开门见山谈吧。但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情绪化，好不好？」

孙维世明眸似水，睁得挺大：「爸爸！您别吓唬我，什幺事？」

周恩来沉下脸说：「你不用怕，天塌下来有爸爸妈妈顶着。是金山在朝鲜出了点事，比较麻烦……。」

孙维世眼睛里泛起了泪光：「是他受伤了？」

周恩来苦笑着说：「比受伤还麻烦。他的事，涉及到我们和朝鲜的关系，两党两国的关系。所以不单是你我家里的私事……。」

孙维世一把抓住了爸爸的手：「爸！您就说嘛，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天哪，他出国前还是好好的，能出个什么事呀？」

周恩来轻轻松开了干女儿的手，从茶几上的白盘子里取下一块小毛巾，递了过去：「金山在金日成首相的官邸里犯了错误，据说是调戏了金首相的漂亮女秘书，金首相大怒，来电报告诉我，要处置他，以维护北朝鲜的主权尊严。……但金山是我国赴朝慰问团成员，算我们派去的和平使者，怎么可以听任金首相去处置呢？不也事关我们国家和政府的主权尊严？

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尊严呢！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私事，是关系到两党两国间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孙维世惊呆了，顿时泪流满面：「他个老色鬼！玩女人玩到外国去了……，爸爸！我怎么就这么命苦？这么倒霉？好不容易嫁了个男人，竟是嫁了个丢人丢到外国去的东西？」

周恩来神色严肃，再又递给干女儿一块小毛巾：「维维！现在不是骂人出气的时候，现在是救人要紧。要不，我怎么会请你妈妈亲自坐车去把你接回来？」

孙维世厉害地抽动着双肩，低下头去，哭泣着：「活该！等他吃了人家金首相的枪子儿，死在外国去好啦，还救他回来做什么？」

周恩来拧超双眉，瞪起了眼睛：「维维！此时此刻，你不能胡闹！第一，金山犯了错误，是很严重的错误，但仍然是我国公民，我们的话剧艺术家，怎么能任由外人去处置他？告诉你吧，金首相的电报上说，要把金山和女秘书一同处死；第二，我刚才已说过，对金山的处理，关系到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国家的颜面，关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颜面，我们怎能见死不救？我们一定要救，把他救回来，按照我们的党纪国法来处理。

这是个原则问题。维维，你知道，在原则问题上，爸爸是很少妥协的。」

孙维世抬起泪眼，悲愤中掺和进新的震惊：「金日成要处死他？那我服从组织，同意赶快救他。脑袋不是韭菜，割了……。但我能做些什么？

以金山妻子的名义，出面给金日成首相写信求请，求他饶下金山性命？让我顶着只绿帽，去救丈夫的性命。……」

周恩来嘴角动了动，口气缓和了下来：「维维，别说傻话，斗气话。

一个革命者，个人生活往往要遭受各种委屈甚至羞辱的。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是需要我们个人做出些牺牲的。你在入党宣誓时，不是保证为了党的事业，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吗？现在的情况，正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新的考验。」

既已提到了组织考验的高度，孙维世作为一名革命烈士的遗孤，党一手培养的革命文艺战士，当然应该绝对服从：「爸，组织上要求我做什么，就只管吩咐好了。」

周恩来慈爱地抚着干女儿的手：「维维，这就对了，革命的后代，为组织分忧嘛。具体到金山这件事，不是要求你去写信给金日成首相，那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只是要求你出面去找一次主席。只要我们毛主席一开口，他金首相就是一千个不情愿，也不能不给个面子。说到底，他北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江山，还不是靠我几十万人民志愿军替他保下来，支撑着？」

说到去见毛泽东，孙维世却有些犹豫：「爸，我都有好几个月没有去见主席了。因为江青几次托人带话，要求跟我谈谈主席和我在莫斯科的事情，见她的鬼去，我一直没有理会她。她有胆量，直接去问主席好啦，她又没那个胆，真是柿子拣软的捏了。我主动退出来，跟金山结了婚，她还嫌不够？这个女人心肠可歹毒啦，你们中央领导人，至今还识不破她。……」

周恩来打断干女儿的话：「你和江青的那团麻纱，扯起来没个完，现在不扯好不好？眼前的急务，是救金山。你来我这里之前，我跟主席通了电话，没有提金山的事，只说你有事，想去见他。他很高兴，说你几个月没去见他了，托中办给你送了几次春藕斋舞会的入场券，也没见你露面。

他今晚上正好有空闲，他请你去吃晚饭，然后到春藕斋跳舞。」

孙维世有些迟疑地问：「蓝苹不在家？」

周恩来笑了笑：「她带着几名秀才，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讨论电影剧本去了，劲头很大。前些时我病的不行，她还在电话里和我大谈那剧本，叫什么《宋景诗》，写农民起义的。」

孙维世擦干泪水，眼睛放亮了：「好，我去。说起来，我也有对不起金山的地方。……去年十月，我也是让他顶着只绿帽，跟他结婚的。后来，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了主席和我在莫斯科如何如何的一些地下传闻，他玩世不恭地哈哈大笑：「好哇好哇，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金某人说不定哪一时，也要弄个圣上身边的人儿来玩玩。」……没想到他真的就玩到金日成身边去了。」

周恩来正色道：「维维！你年纪也不小了，尽瞎说些什么？以后，不允许你在我这里说什么「绿帽」一类的话，俗气，典型的封建思想，封建意识，一点革命文艺战士的气味都没有。……好了，我叫车子送你过菊香书屋那边去。记住，救金山的事。」

送走孙维世，周恩来在西花厅前院站了好一会。他发觉自己越来越烦这位干女儿了。从前可没有这种感觉。曾经多么心疼她，惦挂她。自她一心高攀，跟主席有了那层关系，就开始轻看她了。绝不是忌护，是轻看。

主席跟年轻女孩是很难认真的，她明明知道，却还要高攀。这孩子缺的是龚澎身上的那种典雅、高洁、脱俗。也难怪，书香世家的文化遗传，学是学不来的。维维沾染上的是文艺界又特别是影剧界常有的那种势利、俗气。

当晚十时，毛泽东从春藕斋舞厅休息室给周恩来电话：「恩来呀，金山的事，维维和我说了，我同情她，能晓大义，忍辱负重，这很不容易。

我看这样吧，以你我二人的名义，给金日成同志发个急电，请他息怒，将金山押送我志愿军总部，再由志愿军总部派人押送回京，我们一定从严处理，再把处理结果告诉他。在这同时，你也要给彭德怀他们打个招呼。先就这么办，可以吧？」

由于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名义发出了电报，金日成虽然极不情愿，但终未敢下令处死金山。他只下令枪决了自己的那名国色天香又丧失了国格的女秘书。金山被押送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很生气，骂道：「什幺鸟皇亲国戚，搞腐败还不能在国内搞？骚包骚到人家国土上来，要是名普通官兵，早就毙掉了！」

随后，金山被送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一力周旋下，金山只是受到了党纪及行政处分：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其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等党内外职务，保留公职，留任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允予继续为繁荣新中国话剧事业效力。

朝鲜战争期间，另一桩令周恩来煞费苦心的事，跟美人儿龚澎有关。

自一九五一年八月起，中美双方同意在三十八度线上的开城板门店，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中国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团团长为身兼中央调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军委副总参谋长三要职的情报老手李克农，首席谈判代表却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在北京，则由毛泽东指示大的原则，周恩来掌控谈判的一切细节。乔冠华出面与美方代表的发言稿，均由周恩来审核批准，再以绝密电报发回朝鲜开城。谈判过程中，常常令美方代表尴尬的是：乔冠华精通英文，美方代表却不懂中文。乔冠华无须翻译，即已完全明白美方代表的发言，而以中文直接回答。美方的华语译员却常常不能将乔冠华的中文发言准确地翻译出来，乔冠华便不时地以他纯正流畅的英文给予纠正。美方代表一度提出：乔先生您的英文这幺出色，我们为什幺不能用英文这一大家通用的国际语言来直接谈判呢？乔冠华回答：「尊敬的代表先生，那是不可以的，语言是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表征之一。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代表，怎幺能够不以自己的语言跟别人谈判呢？我还可以荣幸地告诉您，我们中国语言已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英文在这方面应当算是晚辈了。我们还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来，在我们这颗星球上，使用中文的人数，绝对数倍于使用英文的人数。尽管就我本人来说，几乎每天都要阅读英文报刊，还有文艺小说。」

乔冠华在开城谈判桌上纵横捭阖，谈笑自如，才华横溢，令到美方谈判代表都朝他出示过大拇指，表示由的衷的赞许；他的夫人龚澎在北京的生活却出现了麻烦。

那是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讨论有关朝鲜停战谈判局势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见到了前来列席会议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龚澎。龚澎衣着朴素，依然仪态万方，秀丽迷人。毛泽东看着在眼里，记在心上，又动了请龚澎做他的私人英文教员的念头。

毛泽东欲见某位女子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让机要秘书去交代中央办公厅，送春藕斋的舞票或是怀仁堂的戏票给谁谁谁。大都为三军文工团的那些漂亮妞儿。能够进中南海跳舞、观剧，陪伴的又竟然是伟大领袖，自然是喜从天降，皇恩浩荡了。龚澎接到了几次这种「不准转让」的舞票、戏票，却都给中办的办事员回了电话，称南乔出了国，孩子年纪小，公务家务都忙，分不开身。

毛泽东也像凡人一样，越是到不了手的事物，越是急欲到手。可他又毕竟身为「人民领袖」，不是过去的封建皇上，有的事情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可以为所欲为的。何况以毛泽东的性情，在男女情事上，从来主张「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半点勉强不来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就是这个道理。他也只好再次通过组织途径，向外交部要人。这次他没让中办主任杨尚昆出面。杨尚昆办事面面俱到，动辄顾及大局，四平八稳，有些油了。他十分信任自己的年轻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对他以师长相尊，唯命是从。他让田家英出面，去直接找外交部长周恩来谈，借调龚澎做兼职英文教员，每天一小时，由毛从自己的著作稿费中付薪酬，并派车接送。

田家英已升任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受命来到西花厅。在后院小会客室，周恩来亲切接待田家英。凡是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上至陈伯达、师哲、胡乔木、田家英四大秘书，下至医生、护士、卫士们，

周恩来都十分敬重，态度谦和。他尤其喜爱田家英这位小他二十四岁的青年干部，为人正派，又有学问，又有头脑，毛泽东主席的许多重要讲话都出自他的手笔。当田家英说明来意，周恩来略略有些吃惊：「这是第二回提出借用龚澎了。记得去年是尚昆同志来提过。后来尚昆同意了我的意见，主席的私人英语敦员，还是找位男青年为好……不是有了一位男青年任他的英文教员兼秘书了吗？怎幺又忽然记起龚澎来了？」

田家英恭敬地说：「主席也的确有他令我们这些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心疼的地方。他和江青貌合神离已不是一两年了。但又要顾及党内外影响，不好休了再娶。长子岸英牺牲后，他更是内心里感到寂寞，甚至可以称为凄凉。他多次私下里对我说：「家英啊，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入朝参战是我力主的，报应到了我身上。……我心里缺了块东西啊！」每次听到他这番内心独白的话，我都忍不住想掉泪。」

周恩来神情寂然，过了一会，才问：「家英，借龚澎这事，你看怎幺办？」

田家英想了想，说：「从主席的角度来说，恕我大胆妄言，倒是真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给他些精神的藉慰……。但龚澎却是不合适。」

周恩来点着头，感激地看着田家英，对自己这幺信赖和坦诚：「是啊，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这在中央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长子岸英在朝鲜被炸死，可以说是主席个人生活中最大的不幸。

所以，他有时发脾气、骂人，大家也都让着他，不计较。毕竟，他对革命的贡献最大，丰功伟绩，无人企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全面胜利，不会这幺快就到来。这是个大道理，大前提。照说，我们服从毛主席，替他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可是呢，具体到某某人，某某事，就又感到很为难，很棘手。当然，不是说龚澎去做了做私人英语教员，就一定会有什幺事。……她毕竟是位有夫之妇。你说，南乔作为我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正在朝鲜开城跟美方代表唇枪舌战，斗智斗勇，我们更应当确保的家室安静。何况他们的两个孩子年岁太小，龚澎下了班不往家里跑，还要去兼做第二份工作？这事，真是棘手又棘手呢。」

田家英品着茶，静静地聆听着。总理谈论麻烦问题，常常会连续绕几道弯，绕出去老远，才又回到主旨上来。……田家英说：「主席是诗人气质，豪放、浪漫、温情、细腻、粗犷、温和、严厉……融于一身，他平日喜欢和年轻女孩子在一起，倒也不必求全责备。告诉总理一个事吧，但不能传出去，我会掉脑袋的。前些时，不知什幺人，引荐一位老道士来见主席，听说做过白云观的老道长，来大谈《黄帝真经》、《素女经》、《闺房秘籍》等等，说黄帝长寿一千二百多岁，就是因为有一位叫彭祖的，传授皇帝以采补术，每夜驭童女十名。……主席听得很入迷。第二天就让到文津街对面的北京图书馆内库里，去找上述古籍来读。」

周恩来双眉紧拧，沉沉地叹了口气，才说：「家英，这话到此为止。

以后道士尼姑之类，绝不允许进中南海。邪门歪道，妖言惑众。当然重要的宗教界统战人士除外。你看，龚澎这事，主席那边又催得急，我们该怎幺回复呢？你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

田家英笑望了总理一眼，抿紧了嘴唇，心想：生姜是老的辣哩！总理明明自己有了主意，却要我来替他说出来呢。说就说吧，反正总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出卖我这个后生晚辈的：「为了顾全大局，也是为了南乔夫妇。……总理可不可以在近几天，把龚澎同志调去朝鲜开城，协助我国和谈代表团工作？那里不正有大量的英文资料和中文资料，等着英翻中或是中翻英？龚澎同志英文能力强，好钢不正好用到刀刃上？」

周恩来一听，眉头舒展开来。的确，他自己心里也早就这幺想的。如今话由田家英说出来，他不禁喜上心头，紧握住田家英的手说：「家英，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正好跟岸英同年，都是一九二二年出生。我痴长你二十四岁啊，主席更是长你二十九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干个十几二十年，我们一辈就该退休了，休息了，你们一辈接我们的班，可以放心了。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出了这幺个好主意。就这幺办吧，你回去替我向主席汇报，就说是我说的，本来派外交部新闻司龚澎同志做主席的兼职英语教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相信龚澎同志本人也是很乐意的。但外交部上星期已知会了北朝鲜驻京使馆，我们将立即派龚澎同志（乔冠华夫人）赴朝鲜开城，协助我和谈代表团工作。我代表团积压了大批英文资料急待翻译成中文。因为已经知会了朝鲜方面，外交部不宜收回成命。龚澎本人亦已作好了准备，不日即离京赴朝。……」

说来有趣，周恩来亦曾经力图保护干女儿孙维世。怎奈干女儿不甘寂寞，或者说是禁不住诱惑，自己要往上凑，你想保护她，她都不让你保护。话就放在这里吧，只要江青不死，或是不被毛泽东同志休掉，总有一天，孙维世要吃亏的。究竟吃多大的亏，当然一时难以说准。维维有句话算说对了，绝不可小看江青这女人。

龚澎不同，在公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员，在私是一位贤妻良母。因之在保护龚澎不让毛泽东同志染指一事上，周恩来不动声色，不遗余力，像他在国共谈判及外交谈判上那样，表现出来的一种不屈不挠的韧劲。

第四十章　高岗进京播火种

朝鲜战局边谈边打，中、美双方军队在三十八度线上呈胶着状态。北方的金日成和南方的李承晚，都是借用了外力，才保住了各自的半壁江山。

一九五二年秋季，毛泽东下令调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北京，入住中南海永福堂，专职中央人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曾向毛泽东提出返回西北局工作，他念念不忘自己那份大西北开发计画书。毛泽东笑问：「老彭，在北京住不惯？是不是嫌官小了啊？以后还可以加官晋爵嘛。」彭德怀被问得脸红脖子粗：「老毛，我受不起你这个玩笑。我老彭自拉队伍上井岗山，二十几年来什幺时候向党伸手要过名，要过位？」毛泽东仍是笑呵呵的：「那就好，那就好，功高不震主，主就是党中央。还是留在北京，大家一个锅子里舀饭吃罗。」

彭德怀有个明显感觉，自毛岸英牺牲、朝鲜战局稳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对他已经没有了一九五0年十月上旬请他挂帅出征时的那股亲热劲了。

那时每次谈话，毛泽东都要拉住他的手，真要比亲兄长还亲。现在又恢复到了四七年陕北转战之后的那种疏离感，又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不亲不痛了。

安顿了彭德怀，毛泽东开始了自己的「削藩」行动。他亲自拟定名单，调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西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中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子恢、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饶漱石、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习仲勋等人进京，充实中央领导班子。毛泽东并提名高岗为主席，组成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与周恩来任总理的政务院平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顾名思义，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专司财政经济，因之又被称为「经济内阁」，委员则包括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中共最重要的负责人。董必武老人说：「今年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千里驹罗。」由于名单是毛泽东亲自拟定，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均不便提出不同意见，政治局会议上也就无异议通过。事实也一再说明了，毛泽东的

权力已不受任何制约。

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尊，出任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正式处在了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的地位，并有了一种凌驾、取代周恩来的态势。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二人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分权行动。高岗的权力炙手可热。政治局会议通过高岗新职任命那天，毛泽东特意请全体政治局成员在颐年堂门口照相留念。刘少奇很识趣，自觉地将高岗让到了毛泽東身边。高岗倒是谦虚了一下：「少奇同志不可以的，主席身边是你，位置早已确定。」毛泽东却说：「什幺确定不确定？你就站到我身边来嘛，少奇也可以站到你身边去，大家轮换轮换嘛。」

此后，中央日常工作采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人轮值制，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可是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中央政府领导体制的混乱，政务院与国家经委分工不明，职能重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更是两边挂职，权责含混。高岗虽然才干出众，能力超群，在抗美朝鲜战争中为百万志愿军办后勤，处理大小问题果断坚决，立下了仅次于彭德怀的大功劳；但他并无中央工作经验，也无自己在北京的工作班底，更来不及营建起他个人在中央机关的人际关系。周恩来则不同，早在主持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期间，便广罗人才，广结善缘，经营起了自己的「影子内阁」。周恩来二、三十年来所刻意提拔、栽培起来的中高级干部，如今遍布中央机关各个部、委、办、厅、局，包括备受毛泽东器重的陈云、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习仲勋、邓子恢等人，都十分敬重周恩来，遇事愿意找周恩来讨教、相商。周恩来虽在新成立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内无一名分，却仍然实际掌握着中央政府的财经大权。高岗虽有名分，但他名下的国家经委却是个空架子，有待他去奋斗，去充实，以期不负毛泽东主席的厚望，早日把中央政府的财政经济大权从周恩来手中拿过来。

毛泽东之所以要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架构上动这项大手术，是出于对刘少奇、周恩来二人权力日益稳固和扩展的担忧。刘少奇在党内分管组织人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里也处于第一副主席的高位，并具体指导农村工作；周恩来则在国家行政系统总揽一切，包罗万象。刘、周二人合作密切，事事默契，大有一种欲把他毛泽东奉为神明，尊为圣人，而实际上权力架空了的趋势。以毛泽东的精明锐利，雄才伟略，他怎幺能够容忍被人权力架空，变成一位只有荣誉没有内容的「开明国君」？那他不就成为日皇、泰皇、英国女皇一类人物了？

说起来，还是去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对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们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皆为各个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这篇讲话的标题，就很不自量地把自己摆到了党的最高领袖位置上。

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有个刘克思啊，他是不是在为自己日后登基做理论准备啊？再看看他这篇讲话所提出的几个主要论点吧：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是相当漫长的，大约在十五年到三十年之间；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埋头苦干，责无旁贷，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集体、私营、合营、个体应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只有在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才能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五、反对过早地动尧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对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搞建设性急不得，不可能一晚上吃成个大胖子，那只会得浮肿病。如过早实行社会主义，势必会在城市和乡村触动私有制。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施国有化，只会伤害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大不利。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式集体农庄，动摇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猪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六、只有稳妥地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工业发展了，农业发展了，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目

标实现了，我们的经济企业管理干部也成长起来并日渐成熟了，各行业的技术专家也大批培养出来了，工农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并提高了，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

刘少奇的春藕斋讲话，无疑给新中国勾勒下了一幅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发展蓝图，或可称为国家经济建设大纲。他之一再提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长达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时间，是因为党内从中央到地方，普通出现了一股急欲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左倾急躁情绪，不少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关系，就能大幅度发展生产力，实现一次新的「解放」。刘少奇要给党内的这股左倾急躁情绪浇浇冷水，降降温，促其头脑清醒。难怪他要把这次讲话的题目标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了。他在讲话中也顺带批评了山西省委范若愚等人盲目发展农林合作社的左倾做法，批评了东北地区限制富农经济、推行苏式农业集体化等激进政策。

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大多数学员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后，觉得党中央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冷静、客观的，对防止党内的左倾幼稚病是及时和必要的。唯有受到刘少奇批评的山西省委和东北地区的负责人不服气，到毛泽东面前去告状、诉委屈，询问少奇同志的讲话是不是政治局讨论过的，是不是代表了党中央的指导方针，照少奇同志的说法，我们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是搞不上社会主义了？而资本主义一路搞下去，我们有什么前途？革命不是白干了？二、三十年后，农村不又成了新富农、新地主的天下？城市不又成了新老资本家和私营资本主义的天下？

正好，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简报」上读到了刘少奇讲话的纪录稿，也窝着一肚子火气，无由发作。刘少奇越权越位，大谈起党的历史任务来了，俨然一副国家建设方针的总设计者、指导者的架式！但在省市党组负责人面前，毛泽东又不得不维护中央的团结统一形象，不便直接点刘少奇的名，而只是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和冤屈，就在我面前说出来嘛，我还总算是挂名的党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嘛！是的，我们有的同志的某些提法，你们思想不通，我也思想不通哦。不要紧，你们回去报个材料来，我来写个批示，以中央文件转发全党，以正视听，某些同志的讲话就泄了气，烟消云散罗。」

在如何对待私有制经济，如何对待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确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机关抵达河北西柏坡，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对于新的国家如何进行和平建设，他心中无数，一片模糊。以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访问莫斯科，被史达林问及中国需要苏联援建哪些项目时，他竟一问三不知，整个一个糊涂虫。他的长项在于指挥战争和进行权争。

有关新中国的建设大计，他只好任由刘少奇、周恩来们去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对于刘、周二位的治国能力，毛泽东也常常自叹不如。在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上，他是赞同过刘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施政大纲，并亲口许诺过可以实行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再转入社会主义。但仔细阅读了刘少奇的春藕斋讲话，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并觉得问题非常严重：自己很快就年届花甲，照刘少奇的提法搞个二、三十年，不就跟社会主义无缘了？到马克思那里去见社会主义？刘少奇口口声声要保护、发展私有经济，先发展资本主义，后实行社会主义，我们的革命不等于白干了？

不行！全党干部不会答应，工人、贫苦农民不会答应。高兴的只会是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工商业者、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及从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个大原则问题，不能依了刘少奇。必须加速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改革生产关系；必须由自己来主导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计，而不是由刘少奇、周恩来们来合作无间，事事默契。

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春藕斋舞厅休息室，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找来，当着众多工作人员和文工团女演员的面，质问刘少奇：「少奇同志，你七月五日在这里，是不是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叫做什么〈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好大的题目！」

刘少奇不知所以，连忙说：「是有一个讲话，对象是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我只是提出一些当前值得注意的问题，给大家思考，抛砖引玉罗。」

毛泽东瞪圆了眼睛、涨红了脸说：「好个抛砖引玉！你的那个讲话我拜读了，通篇不谈政治路线，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人民民主专政，光谈保护、发展私有经济，你这是个什幺样的历史任务？你是错误的！不是部分错误，而是完全的错误，百分之百！」

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要大发脾气了，连忙招呼休息室内的工作人员和女演员们都退出去，并去掩上房门。

毛泽东说：「恩来，你不用关上房门！我的话，为什幺怕人听到？少奇以中央名义，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搞二、三十年，也就是要搞二、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新中国还有什幺希望？我们这一代革命家还有什幺希望？我们要进了棺材，做了鬼神，才见得到中国的社会主义？」

面对毛泽东的盛怒，刘少奇蒙受了委屈，不得不作出辩解：「主席，请不要动气，不要动气。我们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嘛！第一，我七月五日的讲话题纲，事先在中央书记处碰头会上交换过意见，主席、总司令、总理都在场，都是同意了的；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需时二、三十年，是在西柏坡政治局会议上，主席亲口说过的，有会议原始纪录做证嘛；第三，我讲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并没有什幺创造发明，完全是阐述了主席的著作《论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道理上说不过刘少奇。刘少奇从来逻辑思维很强，理论上也很有一套。毛泽东只能以气势压倒刘少奇。他粗暴地打断了刘少奇的辩解：「你住嘴！我不要听你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你是中国的刘克思，你可以讲出第一百条理由和一千个依据来！我只问你，你要在新中国实行二、三十年时间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什幺意思？你加入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了什幺？你到底还剩下有多少党性？我告诉你，山西省委的同志，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同志对你意见大得很！你以为你翅膀硬了，羽翼已丰，可以以党中央代言人的资格讲话了？你做梦！你妄想！我毛泽东还没有死！」

刘少奇遭此飞来横祸，有口难辩，只有眼含泪水默不作声的份了。周恩来在一旁急得团团转，一会劝主席息怒，有话慢慢说，对少奇同志可以慢慢批评，不要伤了身体；一会劝少奇同志不要太过委屈，主席有丧子之痛，容易发火，我们大家要体谅他吧，我们只有一位主席哪。

毛泽东在怒斥了一通刘少奇之后，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恩来！你和他嘀嘀咕咕些什幺？我告诉你，我不要看到你们哼哈二将，一唱一和，想架空我！你们去读读〈朋党论〉吧！」

毛泽东是失态和失控了。周恩来虽然自身也受到了斥责但仍能委曲求全，替毛泽东主席找到了台阶：「主席，不能这幺吵下去了，我有个提议，由少奇同志收回他的讲话，党内不再印发、传达，并在适当范围内做个说明，消除一下影响。另外，少奇同志也确是一片好心，辛辛苦苦，他头发都花白了，为的是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

毛泽东说：「头发花白是肾虚！婆娘太年轻了。……」说着又自己忍不住，转而笑了。

休息室内，激烈的争吵声停息下来。

休息室外舞厅里，乐队仍然在演奏着一支支舞曲。一对一对老少配舞伴，仍在翩翩起舞，仿佛什幺事也没有发生。只有坐在舞厅靠近门口长沙发上的王光美，眼含泪花，胆战心惊，不知丈夫少奇犯了什幺大错，被毛主席这样当众喝骂羞辱。她没有走避。她要等着少奇出来，一起回家。她和少奇虽然年龄上相差了二十几岁，但恩爱深重。她新近又有了身孕，跳舞时也要有所担心。

江青满面春风，跟周恩来的一位男秘书跳完一支曲子，便朝王光美走来。不知为什幺，江青此刻显得很得意，也很友爱。她在王光美的身旁坐下，递上一张纸巾：「光美，你真是太年轻了，掉什幺泪哟！快擦擦脸，叫人看了影响不好。我家老板那个脾气，你和少奇同志又不是不知道，生气骂起人来，从不给人面子的。他斥骂我，要比这还凶得多哟。我是家常便饭，不惯也惯了。其实，平日在菊香书屋，在家人和工作人员面前，老板可没少夸少奇同志啦！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话，老板都不知道当着多少人，说过多少遍。……」

对于江青，王光美从来又敬又畏。她拉住江青的手，说：「谢谢，谢谢你做大姐的体谅人，关心人，帮助人。我还能盼什幺呢？只盼他们男同志能和衷共济，少奇能在主席领导下，为党的事业多做工作，少犯错误，尽量不要惹主席生气。」

江青忽然头一昂，不以为然地说：「光美，你年轻，没有经过延安整风，没有参加过革命战争。其实老板是很少对自己的同事发脾气的。要他发脾气，一定是有什幺重要的事，才动了无产阶级领袖的雷霆之怒。老板这人，从来讲原则，小事马虎，大事决不糊涂。……」

正说着，周恩来和刘少奇，一左一右，陪伴着毛泽东从休息室出来了。因毛泽东刚发过火，女文工团团员们也就不敢像往常那样簇拥过来。王光美懂事地先看了江青一眼，随即风姿绰约地迎了上去，小鸟依人地向毛泽东伸出玉臂：「主席，我，能不能伴您跳一支曲子？」

毛泽东眼神有些发直地望着王光美，声音却先柔和下来：「光美啊，你今晚上好漂亮啊！谢谢你，谢谢你的邀请。可是对不起，刚发了顿脾气，有些累，要回去休息。改日我再请你跳吧。和你跳探戈，是一种高贵的享受呢。」

周恩来、刘少奇、王光美一路送毛泽东和江青出了春藕斋，看着毛、江上了车，才各自打道回府。今晚上谁都没有了舞兴。

周恩来独自走在万字廊上，步伐很快。廊下满池残荷，在秋风中飒飒作响。只有警卫员在他身后不远处跟着。他忽然停下，做了个深呼吸，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龚澎啊，我让你尽量避开春藕斋这些地方，是很对的吧？便是我自己，今后也要尽量少来。能不来，一定不来。」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高岗离开沈阳，赴京上任。毛泽东为此专门向全党全军颁发了一个文件，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为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主席，并继续兼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此后，在中直机关，人们对于刘少奇、周恩来，仍依习惯称为「刘副主席」、「周副主席」或是周总理，唯对于高岗，则像尊称毛泽东一样，尊为「高主席」。一时中央有了两位主席，一为毛主席，一为高主席。

毛泽东一度欲让高岗住进中南海，与自己做邻居。高岗却仍要住在原选定的宅院：东交民巷八号，一座拥有假山亭榭莲池的旧式王府里。高岗鬼聪明，生活上他要独来独往，自成一体。住进中南海，唯一的好处是天天接近毛泽东，可私人生活上却要受到许多约束。住在单门独院的旧式王府里，他可以尽情享用东北来的特产如熊掌、雪蛤、鹿茸鹿鞭、野山参等大补之物，还有他从东北带来的小情妇、小战士等。他的权欲和性欲同等旺盛。他还可以在家里举办舞会，大宴小宴，联络各路诸侯。高岗年轻力壮，爱好广泛，酒、色、财、气，丰富多彩。他曾跟他的一位心腹吹牛：在东北哈尔滨，他一夜干过五名白俄女子，妙不可言。他每人送了一百大洋。那五名女子后来都很依恋他。他有长白山老道士传授给他的金枪不倒之术，长寿百岁之方。

高岗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向毛泽东主席报到的那天，两人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毛泽东说，前年柳亚子先生给我写过一首七律，头两句是：「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他把我比做刘邦。我怎幺会是刘邦？你高岗也不是韩信，不是萧何，不是张良，不是周勃……你是我的「东北王」。

这下子好了，有你「东北王」进京主事，我在菊香书屋睡得安稳了。」

高岗明知就里，却仍要试探地问：「中南海里有少奇同志、恩来总理，一个管党，一个主政，还不都是主席一手提拔重用的？」

毛泽东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指示新成立的这个和政务院平级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派你当主席，其余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等人都在你之下当委员，就是为了制衡少奇、恩来二位的！注意，我是要让你们三足鼎立，相辅相成，不是天下纷争。你对他们有什幺意见、看法，可以直接找他们本人谈，谈不通，再找我嘛。你要放手工作，排除干扰，学会在中央机关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建立起自己的人事关系、工作班子。你也可以提点具体要求，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高岗见毛主席对自己这样交心交底，自是感激涕零：「主席，我过去在陕甘宁是你的保镖，现在到了北京，更是你的卫士，我发誓为你粉身碎骨，肝脑涂地！」

毛泽东面带不悦：「你我是老同志、老同事了，不要讲这些江湖上的话好不好？你忠于党主席，就是忠于党中央，一回事嘛。你新官上任，有无困难？」

高岗倒是心里早有谋略，此时仍然显出迟疑的样子：「主席，我在北京，在中央，尤其在国家经计委，是光杆司令一个。没有组织人事上的帮手，不大好开展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你可以从东北带几个人来嘛。不要带得太多，用干部，还是要搞五湖四海。……你说的组织人事上的帮手，只是这个意思？」

见毛泽东间到要害处，高岗倒是有所迟疑了，毕竟，这是个最敏感、最易闹下误会的问题。但权衡利弊，他先来了个半吞半吐：「主席，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不知该不该说出来，给主席做个参考？」

毛泽东见高岗畏首畏尾、瞻前顾后的样子，倒是笑了。他递给高岗一支烟，自己也口含一支。高岗连忙燃起打火机，替毛主席点燃了。毛泽东深深吸上一口，说：「你个高大麻子，陕北汉子，什幺时候学得跟我耍起心计来了？有话说，有屁放嘛！」

高岗两眼放光，脸膛泛红，明白毛泽东主席是一直喜欢和信赖着自己的：「其实呀，我也是为主席着想。……我是说，党中央进京后，一直缺个组织部部长。在延安是陈云同志，四五年冬他去东北局，后来就一直没再管过中组部的事。这个职务，实际上是由少奇同志兼着。我觉得少奇同志管组织，有时手伸得很长。比如三年前，他要派他老华北局的干部安子文到东北局去当组织部部长，这不是要往我的窝子里插一刀子？对不起，被我顶了回去。安子文什幺角色？他一九三六年怎幺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出来的？历史上都有疑点嘛。好家伙，在少奇同志重用下，如今安子文当上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名字还挺靠前面，这算怎样回事？组织工作大权，一定要掌握在忠于主席、忠于主席思想路线的人手里。」

也只有高岗能在毛泽东面前议论党的高级干部。换了别的人，早受到毛泽东的严厉喝斥了。毛泽东吸着烟，对高岗所发表的高见，没予肯定，也没予否定，只是问：「有话摆明了说，你高岗是不是想推

荐一个什幺人来做中央组织部长？」

高岗说：「我只想给主席提个参考意见。」

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你提谁？提得对，我就依了你嘛。」

高岗只好直说了：「我提饶漱石同志。」

毛泽东盯住高岗问：「饶漱石？他也是老华北局的人啊！抗战时候去了新四军，倒是有些组织才能。他可是少奇同志的老下属。四一年少奇回延安参加中央工作，还是少奇推荐，由饶漱石接替，任新四军政委的。后来新四军发展成为华东野战军，饶任政委。成立华东局，饶任第一书记，就是跟司令员陈毅合作得不大愉快，是他整陈毅。陈毅在江西苏区时期跟着秦邦宪、洛甫、恩来他们跑，反我反得很厉害。但陈的好处是为人直爽，搞阳谋不搞阴谋，事情都是明摆着的，后来认错也很痛快、彻底。……你为什幺要向我推荐一位少奇同志的老部下？」

高岗身子朝毛泽东靠了靠，放低了声音说：「饶去过东北，我去过上海，我们之间有过几次深谈。饶对刘很反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刘在新四军里，每逢日寇进剿，就胆小如鼠，怕得要命，只顾安排自己撤退、逃命，根本不敢上前线指挥战斗。刘还动手打老婆，那个老婆叫王前，后来神经出了毛玻……还有，饶说刘长期搞地下工作，关系很复杂，很多事情都不清不楚。胜利后，他使用的人，大部分是地下党干部，有的人可能有过变节行为，是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饶对我说，有机会给主席私下里反映反映吧，刘管什幺都可以，就是不应当让他管党的组织人事工作。」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直到高岗推心置腹地把话说完，才又递给一支烟，自己也含上一支。高岗又连忙替毛主席点上火。毛泽东深深地吸上两口，说：「这烟是萧劲光托人从云南带来的，称为云烟，比大中华还上劲吧？回头你取走两条。……你刚才讲的这番话，就到这里打止吧。对少奇同志的水平和能力，你和饶都缺乏认识。他目前的地位，是党的七大确立下来的，是历史的产物哪。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闹着玩的。京官不好做哪，你嘴巴上要派个站岗的才好。……许多人，许多事，留在肃反审干的时候再看吧！你的东北局里，有不有什幺人，适合到中组部来工作的？」

高岗心里涌起一阵热浪：「有，当然有，现在东北局的组织部部长郭峰，人年轻，正派，苦出身，对党忠诚，如主席批准，我提议他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完全可以制约安子文。」

毛泽东点点头，停了一会，才说：「噢，你个高大麻子，原来心中早有一盘棋，越来越能干了罗。」

高岗崇敬地望着毛泽东，胸膛一拍说：「我高某，陕北大老粗一个，还不是靠了主席十几二十年的教导、栽培，一点一点上来的。」

毛泽东心情甚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我记得你老家是绥德吧？米脂出美女，绥德出汉子嘛。」

高岗不知毛主席为什幺忽然要说起这个：「我老家是横山县，和绥德、米脂一个专区。我们老家的汉子都很粗壮，会打腰鼓。」

毛泽东说：「知道知道，延安住了近十二年，安塞腰鼓、横山腰鼓，都很有名的。……我的老乡彭德怀和你一样，也常称自己为老粗。我看你们各有心计，老粗不粗。……可以，中央组织部部长人选，我初步同意你的提议，调华东局饶漱石。东北局的郭峰也调来。但现在暂时保密，不要说出去。这回，我对你高大麻子，言听计从了，如何？」

高岗兴奋地站立起来，双足一并，举手向毛泽东行了个军礼：主席！

我想敬你一杯酒！有了你的关怀爱护，我一定好好在中央做出成绩，替你争气。

毛泽东嗬嗬笑了：你如今是中央的大文官了，不是你东北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了。噢，那军职你还兼着，你也是党、政、军一把抓罗。要敬我酒？你何不明白提出来要我留你吃饭？用我的酒来敬我，很好很好，有经济头脑。对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什么东北特产了。我们是革命同志，君子之交淡如水。我的保健医生里有位老中医，他讲我身上火气重，不能食用熊掌、鹿茸、鹿鞭、野山参之类，只有雪蛤性凉，尚可。我是个南方农民，从来只信五谷杂粮养人，辣子腊肉下饭，红烧肥猪肉补脑子，江青就不肯相信这个，吃饭也吃不到一起。

高岗也哈哈笑着。他跟毛泽东讲起了他如何认识了长白山中的一位老道士，老道士如何向他传授健身长寿之术等等。毛泽东听得兴味盈然。他从来偏好「杂家」、「杂书」，认为里头有大学问。当然，高岗不敢在毛泽东面前吹嘘他在东北眠花卧柳、一夜干了五名白俄女子之类的风流逸事。他内心里确认，他比所有的中央领导人物都活得快乐、自在，懂得享受生活。什么刘少奇、周恩来，比起他来，都是些清教徒、苦行僧而已，或者说只是些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的伪善者而已。高岗倒是觉得，自己跟毛主席的气质比较相近。果然，接下来毛泽东就向他问起，辽宁的大连、黑龙江的牡丹江地方，是不是出美女？东北女子的性情，是不是比关内的温厚？

《京华风云录》（卷 2）《西苑风月》

第一章　雪国红梅

高岗主政东北，实行粗线条领导，只管大事，不拘小节，大刀阔斧，令行禁止，赏罚分明，充分展现出他的领袖天才。短短三、五年内，他就把个战乱频仍、土匪如麻、民生凋敝的关东大地，治理得有模有样：农村完成土改，城市恢复生产，境内肃清匪患。正是工农商学兵，行行上轨道；农林渔牧副，连年获丰收。

时值东北地区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军阀混战、日寇奴役、国共内战的炼狱中解脱出来，进入了和平安定、经济复苏的岁月。白山黑水，资源丰富。肥得流油的黑土地，打下个木桩都会长芽抽枝的黑土地啊，只要让老百姓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安生日子，东北大地就是物竞天华，林茂粮丰。粮食、军火、人力、物力，先源源不绝地支持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后源源不绝地支撑着抗美援朝战争。

这一切，东北老百姓感谢谁？过去谢皇上，如今感谢高主席。高主席的画像挂满了机关学校，大小会常许多人不知道有毛泽东，只知道有高岗。高岗就是共产党：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东北多顺民，顺民诚实安份。因之在东三省城乡的干部大会上，群众集会上，有人自发地高呼「高主席万岁」的口号，也就不足为怪了。起初，高岗还懂利害，批评过几回，指示不能呼他万岁，只能呼毛主席万岁。他还开玩笑说：我高岗至多只是个「八千岁」、「九千岁」，全党全军只有毛泽东一人是「万岁」。

可是对于东北干部群众来说，毛泽东在关内，在北京，天高皇帝远。

高主席却天天报纸、广播、文件上见，政声卓著，有口皆碑，耳熟能详。

后来就是高岗自己，对下面的人再呼他万岁时，也听之任之了。认为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的感情。至多只对左右苦笑：我个陕北汉子，哪能万岁？历史上，陕北地方的名人，一个貂婵，一个李自成，都不是万岁的料。红军时期出了个刘志丹，也战死了。其实高岗内心里，自视很高，雄心很大。他认定共产党内，论领导才干，统帅能力，除了毛泽东，就数他高岗了。其余刘少奇靠卖嘴皮吹牛拍马，周恩来靠揽事干活婆婆妈妈，朱德靠老资格有名无实，都不算老几。我高岗在东北有人呼万岁，算是有了基根；日后到了北京，能不能万岁？凭了跟毛润芝的特殊关系，完全有这可能。当然是在毛润芝之后，那才是真正的万岁万万岁了。昔爱新觉罗氏从东北进关建立大清王朝，统治全国两百多年，东三省还真是个吉祥福地呢。

高岗还是个既会工作，又会娱乐的人。抓工作，他是拚命三郎，可以连续几天几晚不睡，一杆子插到底，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他坐镇渖阳，执掌后勤总供应，实际上也是总监军。五大战役的构想，最初是由他向彭德怀提出，经毛泽东批准之后迅即执行，把联合国派遣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从而使战事在朝鲜中部的三八线上胶着下来的。

高岗的部属们都说，在高主席领导下干事，有职有权，权贵清楚，你不用前龙后虎，左瞻右顾，步步请示，时时汇报。高主席不管过程，甚至不管手段，只管你达成目的。他把自己的工作方法总结为十六个字：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万马奔腾，一马当先。他的这十六字诀很受毛泽东主席的赞赏，称他有王者气象。或许，这也确是他比周恩来、刘少奇们高明之处。周、刘办事，慎小谨微，处处设防，责令下属层层请示，随时报告，唯恐越出雷池一步。

休息娱乐，高岗也是个多面手。他精力过人，兴趣广泛：打猎，钓鱼，下棋，玩牌，跳舞，观剧，到东北后又学会了溜冰。他擅长快速溜冰，一口气能溜上十大圈四千公尺。当然，他最为偏好的，又是跟年轻女子交往。自古英雄恋美女，美女慕英雄。美女可助他消除疲劳，保持斗志长盛不衰。又说盗亦有道。他依东北方言称之为「干」，并有几条原则：自己下属的妻女不「干」，地主资本家的小妾不「干」，社会名流的后代不「干」，少数民族的女子不「干」，曾为妓女烟花者不「干」。他毕竟是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领袖人物。此事不宜张扬，只宜相机行事，不留后息。几年来，他先后「干」过一些农村出身、面目姣好的女兵，事后都安排她们进了军区的医院或学校学习、工作；他「干」得更多的是那些流散在东北各地的白俄姑娘。白俄女子，金发碧眼，性事开放，只要你给金条、银圆。解放战争期间，东北野战军林彪麾下的战将黄永胜、萧华、李作鹏、皮定钧等人，每逢打了胜仗休假，就一定要回到哈尔滨跳舞，「干」白俄姑娘，视为对他们战绩的一项奖赏。高岗长时间「干」白俄女子，因为对方是客居东北地方的侨民，因之不会惹出政治上的麻烦。有的小洋婆子还对他甚为依恋，曾提出欲长期留在他身边。他则越「干」精神越旺盛，身体越强壮。均由他的保卫局局长兼卫队队长赵德俊替他物色挑选，密室藏娇，打点银钱，迎来送往。

高岗夫人李力群，老家陕北米脂县，是为东汉美女貂婵故里。当年在延安，李力群也是抗日军政大学数得上的美貌女生，后来因落马受伤，身体垮了下来。高岗倒是福星高照，出入枪林弹雨，无伤无痛、身壮如牛，权欲性欲都属一流。特别是主政东北之后，高岗百事顺遂，声誉日高，名位日重。李力群是个聪明的女人，退而求其次：只要保持夫妻名分，不过问高麻子在外边的事。不然东北领袖，众目睽睽，后院起火的闹将起来，也是影响不好的。

于是夫妻之间达成默契。革命胜利了，共产党得了江山，坐了天下。

毛润芝一再告诫党内干部不要当家庭改组派，娶小婆娘，要保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好传统。这一点，高岗是心领神会了。润芝兄本人就是全党全军的好榜样，明明跟蓝苹没有了感情，都睡不到一间屋子了，却也不便办理脱离手续。或许这是种更为高明的感情选择：既保住了家室名分，又得到了行

动自由，国色天香，美人常新，何乐不为？像刘少奇那样就很愚笨，名正言顺的娶了个小他二十三岁的王光美，拴牢在一棵树上，纵然是四围美女如云，群花争艳，也只好强作正人君子，目不侧视了。

高岗事事学习毛润芝，而不会去效法刘少奇。他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见到孟虹，惊为天人的。那是一九五一年岁末，高岗领着保卫局局长兼卫队队长赵德俊一干人马，去到吉林省省会长春视察工作。他拒绝入住省委替他精心安排的原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皇宫，而下榻原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行馆。此行馆亦曾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及苏联占领军总司令的官邸，比那大而不当的伪皇宫豪华而舒适。照例白天大会作报告，小会听汇报，晚上跳舞，看文艺演出。一天晚餐后，他婉谢了地方大员们的陪同，只带了两名贴身警卫，轻车便服，来到长春医学院溜冰场活动筋骨，轻松轻松。作为领袖人物，他常有这类出人意表的突发之举。只有他的心腹赵德俊心里有数，高主席对当地主人派来值夜服伺的那两名傻妞儿不满意，屁事不懂，连个二人转都不会。

这晚上也是合当有事。刚进冰场，还没换上冰鞋，高主席就被场上一名身着大红上衣、舞姿优美的女孩儿吸引住了。那女孩身条高俊，长发披肩，如一团火焰，在旋转着，腾跳着，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冰上动作。使得场上的许多溜冰客，都忘了滑行，而驻足相望，仿佛在看一场精彩的表演。

高岗目光如炬，脸膛泛红，身子开始发燥，仿佛有股热浪在翻滚突腾。首长的这特殊表情，被心腹赵德俊看在眼里，便俯在他耳边请示：高总，要不要上去跟那女孩儿搭讪搭讪？高岗眼珠子都未转动一下，只是一声暗怒：混蛋，还问？快上！

可是赵德俊迟了一步。待他上场，还没来得及吱溜到位，人家女孩儿已经一旋身，一阵风似地溜向对面那道门洞，取下冰鞋出场去了。

真正的惊鸿一瞥。高主席懊恼得顿了顿脚，虽然没有骂人，勉强下场溜了几圈，就再无兴致，草草收场了。回到下榻的官邸，整晚都没有给赵德俊好脸色。

赵德俊也是陕北横山人，小红军出身，机智勇敢，兼有一身好武功，好枪法。高岗一手把他从一名侦察班班长，选拨到身边来做贴身警卫的。

都十六年过去了，如今赵德俊已是一名正师级干部，高岗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忠心耿耿，不沾烟酒，不近女色，三十出头不肯娶亲。高岗也曾担心过自己这位心腹爱将成家的事。他却说：高总！生俺父母，栽培俺是您！俺这百十斤早交给革命了。俺要有了拖累，咋做警卫？俺决心一辈子做光棍，铁下心来跟着您！

的确，十几年来，没有赵德俊办不来的事，取不来的物，接不来的人。高岗有几次面临暗杀阴谋，都被赵德俊和手下的好汉们化险为夷。赵德俊对高主席来说，如今是须臾离不得的了。人说东北局内，高主席有五大心腹人物，亦被私下里赞为「五虎上将」的：张秀山，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张明远，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马洪，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兼财经委员；郭锋，东北局组织部部长；赵德俊，东北局政治保卫处处长兼高主席卫队队长。应当说，在「五虎上将」中，赵德俊的官阶最低。但对高主席个人来说，赵德俊却是最得力、最可信赖的了。

第二天一早，赵德俊向高主席告了半天假。高岗点了点头，仿佛明白自己的卫队长要干什幺去。赵德俊中午一时才赶回来，安排高主席午膳。

高岗有个饮食习惯，不是特殊场合，喜欢单独用餐，很少接受属下的宴请。在渖阳家中，他喜欢宴客，而从不到别人家赴宴。这一点，他也很像自己的恩师毛泽东，喜欢在菊香书屋家中宴请刘、朱、周、董、林等等老同事，而从未到过刘、朱、周等人家中赴宴。领袖宴请，具有赐宴性质，是一种权力、

身分的象徽。

高岗好吃好喝，讲究饮食进补。由一名老中医领着三名厨师，负责将白山黑水出产的山参、熊掌、鹿茸、鹿鞭、雪蛤、鳕鱼等等大补之物，按时按量，美味美烹，加入他的日常菜谱、饮品中去。且每次用膳之前，必由赵德俊以一副银筷、一副象牙筷插入每道佳馔、汤品，测无异色之后再上。这天中午，赵德俊摒退了所有的卫士和服务人员，边陪着高主席用膳，边一板一眼地汇报：高总，那女子的情况基本上摸清了，名叫孟虹，二十一岁，未婚，长春医学院三年级学生。聪明好学，不但本科成绩好，还爱读古诗文。课余擅长跳舞、游泳、溜冰。身高一米六九，体重一百市斤。无疾病，无男友，不吸烟——东北妇女多吸烟。但不是党团员。缺点是为人高傲，虚荣心很强，小资产阶级情调，看不起工农出身的同学，有人说她心大，非高枝不攀，非大官不嫁……混蛋！你就是不说我关心的事。高岗用筷子指着赵队长，笑骂道：她长相怎样啊？不漂亮，她的优缺点，于我来说不等于零？

赵德俊恭敬地笑了笑，继续轻声报告：我仔细看了。趁她们课间休息，她和几个女生在球坪上玩球……是，是！我讲，我讲，她是个俊妞，绝对是！我敢以党性和脑袋担保，在高总所见过的女子中，是头号的俊！没得说的了，增一分嫌肥，减一分嫌瘦，手长脚长，奶子中等，但很坚挺……高岗又笑骂了起来：你小子！奶子中等，但很坚挺，什幺意思？是不是犯纪律了？

赵德俊忙说：哪敢？俺只是从她的运动服外头看出来的！他们医学院给她取了个外号，叫什幺现世「鸟藏」……俺不懂，什幺现世「鸟藏」……鸟，自然是藏在裤裆里不是？

不是「鸟藏」！是貂婵！人家一定是把她比作东汉美女貂婵……我几次送你进军区文化补习学校，你都坐不住，跑了回来。说下去，倒要看你都了解到了多少有用的材料。

好好，高总，俺没文化，俺口粗，俺笔头不行记性行。孟虹，汉族，一九三 0 年一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一个中医家庭。祖上世代行医，肯帮助穷人。祖籍山东，有说是儒家二圣孟子的后代。高总，什幺是二圣？难道还有一圣、大圣？小人书上的孙猴子，不就叫齐天大圣？

高岗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废话！你小子，连这也不懂，还敢和我贫嘴！孔、孟都是山东人，孔夫子为儒家第一圣人，孟夫子为儒家第二圣人嘛。历史上有孟母三迁的掌故。看来他们姓孟的是喜欢迁移，有一支脉跨过渤海到辽东半岛上来了。算了，咱不考古，管她是不是孟夫子的第几十代孙。以后倒是可以考虑推荐她老爸当一名政协委员什幺的。你说下去。

是！高总。孟虹祖父名叫孟怀民，「九一八」鬼子侵占东北那年才去世。据说活了九十八岁。孟怀民年轻时候信奉佛教，精通佛医；中年之后改信天主教，又学洋医，是那时辽宁地方四大名医之一。他娶妻三房，大房是汉族，无生养；二房是满族，生了三个女儿；三房是个白俄女子，洋俊妞，起初在孟家做护士的，说是老毛子皇族后代，十月革命后，她娘家人就被列宁同志赶到西伯利亚，后流落到咱东北地方来的。这白俄女子倒是给孟家生了个宝贝儿子，就是孟虹的父亲。孟虹父亲名叫孟学林，一九 0 四年生，自小习医，医道高明，有气节，日伪时期，孟学林改名换姓，全家迁回关内，在秦皇岛市开了间杂货店谋生，就为的不替鬼子、汉奸医玻鬼子投降后，他才带着家小回到大连老家，重新行医。孟学林平日不问政治，专心医道。没有加入过政治性团体。大连市解放后，我们军管会的同志敬重他的名望，想请他出来做事，他却说：官有官道，医有医德，井水不犯河水……。

高岗筷子一放，眼睛一瞪：废话！你从哪里搜集来了这幺些陈芝麻烂谷子？不得要领。我想了解的是孟虹本人的情况。

赵德俊跟随高主席十几年，他摸得准首长的脾性，嘴上不耐烦，心里头却爱听详细的汇报。特别是对于他相中的女性的材料，总是越详尽越好。高总，以上都是从孟虹同志的档案袋附件材料里了解到的。

快了，快了，就要说到孟虹本人了。孟学林娶妻一名，恩爱至今。妻子是名高丽美人，给孟家生下二男六女，称为六朵金花，以三女孟虹最为出色。孟学林夫妇教育子女有方，八名儿女都上学读书，成绩优秀。其中又以三女孟虹最有出息、志向，也最被父母宠爱。街坊们都说，要是大清朝不倒，像孟三妹这样才艺双绝的人儿，早被选进宫里去了，当上了后妃都不一定。又说孟三妹贵人贵相，活脱脱就是西施再世，貂婵转生……赵德俊这回不称貂婵做「鸟藏」了。高岗目光炯炯，不觉浑身又燥热了起来。他喝下一小碗雪蚧参须汤，压了压心火，才兴致勃勃地说：小赵，很好，你掌握的材料算详细。你知道吗？孟虹为什幺能长这幺好？这里边有个血缘问题。孟虹身上，有三个民族的血缘嚕在生物学上，称为杂交优势。

赵德俊顺着高主席的语气说：对对，她是杂种，是个杂种。

高岗又眼睛一瞪：放屁！粗俗。杂交优势就是杂交优势，谁说是杂种？她祖父娶的是白俄美人，生下她父亲孟学林，是第一代杂交优势；她父亲孟学林娶了高丽美人，生下孟虹，是第二代杂交优势。这样，孟虹身上，就结合了白俄、汉人、高丽人的生理优势。你想想，孟虹不正是有着白种女子高眺挺俊的身条，长胳膊长腿的，又有着咱们汉族女子的黑眼睛、黑头发、白嫩细腻的皮肤，再加上高丽女子的婀娜和妩媚。看来，三个族裔的优势，小孟虹都占全了……。

赵德俊自小习武，对女色从不大有兴趣，也总不大开窍：高总，俺不懂，要单是个白俄种，或单是个高丽种，怎幺就不行了呢？

高岗眯缝上限睛，品着饭后必饮的一杯保健中医生为他配制、浸泡的鹿血酒，继续回味、发表自己关于女人的见地：你想想，要是血缘纯净的白俄女子，她们虽有挺拔的身材，高耸的乳房，洁白的肤色，但大多皮肤比较粗糙，寒毛也比较长，不少白俄女子还有狐臭。再漂亮的人儿，一有狐臭，就全完了，提不起兴趣了。你还记得吗？有两回，你替我接回来的白俄女子，样子满行的，可我没留下过夜，就打发走了。因为衣服没脱下，狐臭满屋子，怎幺行？我们汉族女子哪，黑眼睛黑头发，肤色细嫩，也少有狐臭，可就是天生一双又粗又短的腿，身材不胖就矮，且多数人胸脯扁平；高丽女子的优缺点跟咱漠人女子差下多，突出的优点是人家气质上更妩媚，也更善解人意。突出的缺点是高丽女子多为小眼睛、单眼皮。

赵德俊听得不住地点头：高总，俺说真格的，俺服你，俺最服你了。

你不论谈政治，谈军事，谈文教，谈工业、农业、商业，包括现刻谈女人，都有独到的见地。大首长这些年来我也算见得不少了，大约除了北京毛主席，其余，就没人比得上你了。

高岗嘿嘿笑着，忽然脸一沉，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行了行了，别替我吹喇叭了。你知道，我最讨嫌人溜须拍马，阿腴奉承。干革命，干事业，就是要来过硬的，动真格的，不是写几篇理论文章，耍耍嘴皮！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北京咱毛主席身边，就有不少这种人物。慢慢的，毛主席也把他们一个个看清了，心里有数了。要不然，毛主席在全国六大中央局里的第一把手里，单单把我老高安排进了政治局？还把我老高提拔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连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都只当了一名政府委员哪。就因为我高岗是个干事业的人！对党对领袖有贡献，加上忠心耿耿，从无二心！

高岗望着赵德俊，心腹是心腹，是否话也说多了？立即话题一转：不过，话又说回来罗，我用郭锋同志做咱东北局的组织部部长，是用对人了，他是替我办成了一件大事，立下大功了。

赵德俊摸不准高主席为什幺要突然表扬起郭矮子来。他平日并不把那个笑面虎郭矮子放在眼里。郭矮子在组织部门大批安排自己的亲信，下面反映很不好。赵德俊还替下面转呈过告状信呢。

高岗仿佛看出了赵德俊的小心眼，就又嘿嘿笑了：小赵，你这就又不懂了吧，郭锋任组织部长，替咱东北局完成了一项大的人事工程。什幺人事工程？就是咱东北局属下一百多万党、政、军、工、文、教、卫人员，包括大专院校学生，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档案系统。党政一体，每人一个袋袋，分级管理。要了解某人的情况，一个电话，调阅该人的档案袋，就一目了然了。咱东北局是率先学习苏联老大哥，档案制度化、系统化。咱东北局的经验，毛主席已表扬了，马上要在全国推广。人事档案工程，很了不起啊，郭锋有才干，今后还要大才大用。

高岗说这话时，敏锐地捕捉到了赵德俊脸上掠过的几丝丝不以为然。

顿时起了疑心，却仍不动声色地问：对了，小赵，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怎幺得到孟虹家族的这详细资料的？她一名医学院学生的人事档案袋里，能装有这许多东西？

赵德俊面露得色，又不失恭敬地报告：高总，郭锋部长的人事档案工程里，孟虹只有一份表格而已……这也正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你汇报的。

你还记得我们政保局的那个萧延堡，小胖子吗？也是咱陕北过来的，也给你做过卫士，后来提了正营级。去年他要求下基层工作，还是你亲自批准的，你知道他去了哪？就是这长春医学院，当了院党委人事科科长。是我交代过他一份特殊、额外的保密任务：医学院女生多，如发现有绝色，就替高总留意，先做好该女生详细的家庭背景调查，但不能露马迹。小胖子很忠心，很尽职，没想到，这回真用上了。上午我见了小胖子，他说他很想首长……。

高岗想起了自己那名心爱的贴身卫士萧延堡，脸上竟是有点儿微微泛红了，心里也是陡地一热。原来高岗自听信了长白山老道长所传授的秘方秘术，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癖好，为强肾健身，钻阳固本，定期从自己挑选出来的小卫士身上，吸吮精液，数载不歇。他相信此术具奇效，使得他精力旺盛，异于常人。有时为朝鲜战事吃紧，忙碌几天几夜不睡，也不知疲乏。有时性兴大发，一晚上连「干」四名白俄女子，雄风依旧。那四名白俄女子竟像被打败了似地向他告饶……有次进京开会，润芝大哥找他个别谈心，问他如何红光满面，英气勃发？他含蓄的告上了长白山老道长的此一秘术。毛泽东嗬嗬笑了：什幺秘术？从前我们湘潭乡下的煤窑里，那些窑工白天下洞、晚上出洞都不穿衣裤，睡觉也一样，一间大草篷，光赤条条睡下几十号人，有的家伙就趁人家睡死了，那东西起来了，就爬到人家身上吸「宝」，说是可以长命百岁呢。我看也是迷信呢。何况要从人身上去弄，也麻烦呢，影响不好呢……润芝大哥倒是没有批评他，只是不大感兴趣而已。后来几次进京开会，润芝大哥照例要请他到菊香书屋个别交谈，留饭，谈各方面情况，却再没谈起过这事。他也不便提起。

高岗这回倒是真心感激自己这位铁心的卫队队长了。他拉住赵德俊的手说：小赵，你常常有我料想不到的优点、功劳……你知道，我官做得再大，也得有你相随。你也离不开我，打都打不走。好了，不说这些了。男人和男人，上级和下级，也是有缘份、情份的呢。今中午就谈到这里吧。

下午散会后，早点安排晚餐，之后去滑冰常重会小貂婵，就看你赵队长的了。

是！高总！保证配合首长，完成任务！

赵德扛虎」地站直身子，双脚后跟一碰，举手行礼，亮出他剽悍的军人英姿。

第二章　温泉水滑

连着两个晚上，女生孟虹都没有在溜冰场上露面。赵德俊看着高主席那有些尴尬又坐立不安的样子，都替首长急眼了：高总！甭客气了，咱派车去把她载了，直接送到宾馆得了！

焦急归焦急，高岗却不像赵德俊少年气盛，而沉稳得住：小赵，有句俗话说：心急等不得豆子烂。东北地方三件宝，大豆、人参、乌拉草。世上事，欲速则不达罗。这是辩证法。强扭的瓜不甜。这回，我们一定不要有半点勉强。对女子，我好象越来越认真了。「干」的太泛，终归不好。

若能相对稳定一个时期呢？

赵德俊没想到那幺多，只是想完成任务，轻声咕哝着：高总，我们也不要一晚一晚的在这里干等。你不是常说，守株待兔，不思进取，最没出息……。

高岗目光如炬。只有经验老道的猎手，才有这种尖锐、冷静、坚定的目光。许多事，他也不便对自己的心腹说的。东北局内，早有人为了他高某人「干」年轻女子的事，向中央写过告状信。中央办公厅里有消息透给了他。他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也没去查处那写告状信的人。想以此当英雄，对不起，还偏不给他机会。中央领导无人提及过他高岗在东北行为不检点的事。除了润芝大哥，谁还能动他一指头？就算刘少奇、周恩来们有那个心机，也没那个时机，不会挑起这类鸡毛蒜皮的麻纱来的。

高岗说：小赵，你这家伙跟了我十几二十年了，还是个老毛病，老路数，遇上个目标，就要正面冲锋直取，还没有学会一点迂回作仗，侧后包抄？今晚不成，你可以再去找找小胖子，摸清情况。但要告诉小胖子，他个政工科长，也不要直接出面，不宜显山露水。有青年团组织嘛。

当天晚上，赵德俊就摸回来情况，报告高总：女生孟虹，连续三年申请入团，未获批准，正跟系里的团支部书记闹情绪。那团支部书记是个调干生，贪恋孟虹美貌，暗中苦追两年。可人家孟虹哪里把他个副连级干部放在眼里？公事私事搅在一起，闹的难解难分。孟虹这两个晚上，躲在宿舍里哭鼻子……我已经向小胖子交代了，明个晚上，一定授意团组织，动员几名女生，把孟虹同学拉到溜冰场上去。小胖子也悄悄跟我提了提，他想见见老首长。

高主席眉头上的疙瘩解开了，一时高兴得笑骂开来：操鸡巴蛋！什吗东西，团支部书记，豆大个职务，也要以权谋私。算了，甭理他，不值得跟他计较……孟虹啦，不错不错，政治上靠拢组织，思想上追求进步，感情上洁身自好，有志气，有出息嘛！可就是，人家要求入团，申请三年不批准，太过分了。团组织小人当道，院党委官僚主义。你记下了，事情过后，给这里省委打个招呼，医学院党委须加强领导，把小胖子提上去。但这事不能告诉小胖子本人。你只替我传句话，这次就不要来见我了，日后机会多的是。

赵德俊领命，临退出书房又问：高总，要不要把值班护士传进来，先泄泄火什幺的？

高岗挥了挥手：去去去！你没长眼睛啊，这里一大堆文件等着审批。

为了消消身上的焦躁之气，第二天一早，高岗就让赵德俊通知省军区的几位头头，陪他到长春南郊的猩猩峡打猎。他提着猎枪在山石间腾跳自如，身手矫捷，一下子把省军区几位比他年轻十来岁的司令员、政委甩出去老远。高岗虽然身居高位，却仍是苦苦得，乐乐得，爱运动，爱玩枪射靶。不玩则已，每玩必定满身大汗，痛快淋漓。他射靶很少去靶场，而是打猎打靶一路玩。各类枪枝都打得准，举手就扣，几乎看不到他瞄准。他不像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他们，率雄兵百万，自己却很少摸枪。毛润芝、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就更是高高在上不摸枪了。毛润芝讲过，枪由下面的人摸，他管着摸枪的人。印象中，贺龙也是喜欢玩枪的，常练靶，出手快，打得准。但他不大看得起贺龙，

拉杆子出身，除了资格老，战无大战功，政无大政绩，在绥远热河一带抗战八年，连支像样的队伍都没拉得起，比傅作义差远了。也是毛润芝对他贺胡子有戒心，抗战胜利后把他手下的人马一分为二，一半划归了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一半划归了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让他当了光杆司令。

这天，高岗的收获是一头獐子，一只山羊，都是他亲手命中。下午回到长春官邸，吃了朝鲜式烧烤獐子肉，泡了个热水澡，呼呼睡了一觉。晚餐时，赵德俊报告说：冰场的事，都安排妥了，可以见到小貂婵了。高岗兴致好，食欲旺，目光炯炯，印堂放亮。

果然，当晚长春医学院冰场上，比平日多了许多女生，一派银铃般的笑嚷声。高岗身着溜冰服，戴着羊绒帽，把眉眼压得低低，领着赵德俊悄悄下常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刻有大人物与民同乐。他们自顾自地溜了两大圈，忽然场子里响起了音乐：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就见几位身着素色服装的女生，簇拥着一位红衣丽人出现在冰场南口。一时场灯大亮，并有一束追光打在那红衣丽人身上。红衣丽人并不怯场，随着圆舞曲，缓缓悠悠、双臂如翅地斜行起来……那柔软的身姿，时而单腿平滑，手臂如水波摆动；时而双足轻点，如仙鹤引颈；时而旋空腾跃，如牝鹿戏偶……看台上有人鼓掌。高岗却是痴望着，眼睛都花了：小丫养的！绝了，真叫绝了。世上果真有这等女子，正如那句古诗说的，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了。赵德俊猎取目标心切，几次欲滑上前去有所动作，都被高岗以眼神制止住了。他要先享眼福，欣赏个够。直到那红衣丽人尽情玩了一刻来钟，场灯暗下，乐曲停止，将要离场时分，赵德俊不再等首长示意，便吱溜一下冲了上去。高岗猫下身子紧紧相随。刹那间，小赵滑到了人面前，使出坏招，装着躬身欲拾起冰面上的什幺东西，右腿却大幅度朝外一斜，只听得哎哟一声，就把那红衣丽人带倒在地……。

这时红衣丽人的同伴们早已出常高岗倒是真的急了，猫腰探臂，把那女子从冰面上一抄，就抄了起来，说：对不起，是刚才那小伙子一个下小心，把你带倒了！受伤没有？有哪儿疼？

红衣丽人花容失色，秀眉紧蹙。被人当众搂在臂中，她很不舒服。好在长春地方民风淳朴，众人便是看在眼里，也认作出手相劝，而不会往坏处想的。她正要求人将自己放下，忽然眼睛一亮，这个为救助她而把她搂在了怀里的中年汉子，好面善啊，在哪儿见过？

高岗竟是一脸慈爱的焦急，边抱着女子往场边溜去，边说：你脚伤了没有？你很疼，是不是？给你治伤要紧，我有医生。

女子温香软玉，脸蛋又红又白，警觉地睁着两汪清泉似的眼睛：同志，请放下我吧！我好象认得你的，可又叫不出名字。

高岗哪里舍得放下，却也仿佛迟疑了一下，才轻声说：我姓高，从瀋阳来的……小声点，小声点。我看还是让我的保健医生给你做个诊断？

女子惊喜参半，眼波欲流：你是高主席？天，高主席……难怪，我是在报纸上、书刊上看多了你的照片……怎幺会哪？我不是在做梦吧？许多人都想见你……你真的就是高主席？

高岗心头一热，双臂紧了紧，却明知故问：我是高岗，人民的勤务员……你哪？叫什幺名字？

女子脸上那警觉、疑虑之色消失了，代之满面娇羞：我？名叫孟虹，孟子的孟，彩虹的虹，医学院的学生……高主席，把我放下吧，我太沉……。

不沉，你一点不沉，小孟虹……我也可以告诉你，我要找一个像你一样的女孩子，找到很多年，很多年了呢！你不信？

高岗以十足真诚的口吻说出的这句话，小孟虹听了很感动，很受用。

她绯红了脸蛋，明眸大眼里溢出了泪花，仿佛为了避开那灼灼逼人的目光，她头一歪，脸蛋埋进了那强健有力的臂膀里。

在冰场出口处换鞋时，高岗不得不把小孟虹先放下，之后蹲在地上，亲自替其脱下冰鞋。小孟虹忍着疼痛：不可以，不可以的……。

方才把她撞倒的那「愣小子」，岁数也不小了，这时在旁说：是我不小心，对不起你。我要等着首长给处分。随首长去验验伤吧！我们首长可会心疼人了。如果要请假，我会给你们学院挂电话，一切不成问题。

对于这个动作粗鲁的人，小孟虹却没有好气：还说呢，都是你……可我明天上午还有解剖课，下午还有考试呢。

高岗又双手一抄，又把小孟虹抄在了自己粗壮的臂弯里。赵德俊大大冽冽的跟在后边，笑嘻嘻地说：放心，误不了你功课的。女同学，你也是行了大运呢，不是我撞倒了你，这幺着，能遇上我们高主席？要在平日，谁能有这幺好的运气？

小孟虹任由高岗抱着，没有吱声。她浑身都有些哆嗦，怕冷似的蜷缩着，也分下清是因为慌乱，还是出于激动。她仍然处于惶恐惊惧之中，不知道自己该怎幺办。是跟了高主席走？还是要求将她送回学校宿舍？她已经二十一岁了，正处在青春的成熟期，心理生理都时有躁动，时有渴求。

因为读医科，理性上对男女之事已知之甚详……。跟着高主席去验腿伤，意味着什幺？她自小读过不少言情小说，熟知那些帝王将相和平民美女的浪漫故事，汉武帝和王明妃、唐玄宗和杨玉环，宋太祖千里送京娘……她身子温软如绵，被高主席抱进了一辆等候在溜冰场外的黑色大轿车。

高主席的轿车进了一座有军人守卫的大铁门，里面是座大园子。轿车继续绕行了一会，来到了一座圆柱高耸、门廊宽阔的建筑物前。门口铺着红地毯，站岗的军人朝卧车行举手礼。车子并不停下，一直开进内花园北面的一座灯火通明的洋房暖阁里。还没下车，聪明的孟虹就猜想到了，那圆柱高耸的大建筑，大约是高主席的随员们办公、值班的地方，而这座精致的洋楼，才是高主席的住处。

两位身着白大褂女护士模样的人，来给高主席开车门。高主席已经自个儿下了车，示意女护士先扶持他的小客人。孟虹的左脚脖子是有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几乎不能沾地。经过大厅时，她留意到了，墙上挂着两幅大油画像，第一幅她猜出来，是早先的大军阀张作霖；第二幅则是一位胸前满是勋章的苏联元帅。

护士把她搀扶到里面的一间客室里，在一张豹皮长沙发上坐下，替她脱下大衣，挂进壁橱里，又把她受伤的腿平搁在对面的软椅里，才悄然退下。这房间色调温柔，连四墙上的壁灯都透着淡红的暖色，好舒适的。只听一个女服务员在门道里向谁报告：首长，游泳池的水换好了，水温摄氏三十八度，含硫量百分之五……是高主席在嘱咐：还是改用大浴盆吧，我的小客人脚岁了，没法子游。

说话间，高主席亲手端着两大杯冒热气的炼乳进来了，先将一杯递在孟虹手里，才陪着坐下，并嗞嗞地喝着：小孟，别客气，先喝了，暖暖身子。我的医生年纪较大，睡得早……如果不是疼得很厉害，就先叫我的护士长给看看？护士长也是从陕北跟了我来的，十多年了，很有经验的。

孟虹很感动。高主席这幺大个人物，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竟像自己的父兄。她连忙点点头，温顺得像头小羊羔。

正说着，先前见过的那位年约三十几岁的女护士，托着一迭浴巾浴衣进来了。高岗介绍说：来来，你们二位认识一下，这位是杨护士长，叫杨大姐好啦；这位是小孟，叫小妹妹好啦。护士长，你先处理一下小孟的脚伤，之后送她去浴室。好，回头见。

杨护士长笑笑微微，什幺也没问，就把孟虹的伤腿挪到了她自己的膝头上，轻轻按了按已经有些红肿的脚脖子，又一手掐了她小腿上的一处穴位，揉了两揉，末见伤者大喊大叫，仍是什幺话都没说，只从浴巾底下抽出一片巴掌大的黑色膏药来，揭去封皮，贴了下去，再以防水纱带扎牢实了。

说来也是奇特，孟虹但觉得这膏药清凉得灼人皮肤似的，她浑身不由的打了个冷噤，但疼痛立刻减去了大半。

护士长这才开了口，陕北口音，柔和好听：小妹子，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运气，只是岁了脚筋哩，不过也要休息十来天才能下地……来来，我先扶你去洗个澡，宽宽衣。

孟虹周身暖和了过来。那杨大姐还真看不出，有力气着哩，一手托着大迭浴巾浴衣，另一手竟是半携半提了她，出到走廊，进到一间雪白雪亮、热气氤氲的大浴室。孟虹哪里见过这般明亮宽大、纤尘不染的浴室？那可容数人同浴的浴盆里，翻涌着微波细浪，那水质，清澈得发蓝，像是从长白山顶上的天池直接引来的呢。

杨大姐给她宽衣解带时，她忽地羞红了脸。杨大姐的双手温存地顺着她滑腻的肩头，乳房，纤腰滑将下去，她感到一阵晕眩。那双手竟在她两腿间停住了，拨弄着，漫不经心地说：天爷，我是个女人，都要眼馋了……天设地造，真是少有。还是个闺女吧？舒服吗？那好那好，来来，躺下去，躺下去。水温三十八度，也可以调到四十度，合适吧？你会出一身微汗。我再替你拿捏拿捏，看看，还害羞……奶子都发胀了吧？对了，我不躭搁了。这条贴了膏药的脚脖子，最好搁在盆沿上……小妹子，先泡忽儿，尽量放松，这里最安全。你这手边有个呼铃，你一碰，我就会回来……小孟虹赤身裸体，躺在玉液琼浆般的浴盆里。她已经不慌神了，只是有些痴迷地目送着杨大姐离去。她的双手真奇妙，使自己尝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刺激。她仍然不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真实的。只觉得是在梦幻中，唤醒了浑身火燎般的生命欲望。

高主席身着洁白浴衣快步进来时，她还是吓了一跳，差点惊叫起来。

她浸泡在清澈如镜、纤毫毕现的浴水里，妈呀，这可怎幺好呀？高主席终归是个大男人呀。她闭上了眼睛，只好听天由命。

高主席呢，倒是很有风度地在浴盆前的白瓷砖地面上盘腿坐了下来，和蔼地说：小孟，没事，没事的。你现在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哩……咱这回做君子，说话算话，只看你，不动你，好吗？

已经到了这地方，这地步……说不定是自己向往已久、企盼已久了的，还有什幺可说的？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过：与其平庸一生，不如灿烂一时。那就任其灿烂一时吧。说不定灿烂也可能长久呢。小孟虹胡乱地想到这里，偷偷启开眼角，瞄了一眼这位坐在浴盆前的大人物，这个打声呵啾都能使东北大地患上感冒的高主席。高主席仍在痴痴的盯住自己看个不够，看个不够。他那浓眉下的目光里，仿佛并没有淫邪。他那满脸上浅浅的麻点，也不难看，甚至还增添出一股英武之气。是的，高主席是很英武，很年轻哩。难怪很多女子，大约也和自己一样，做梦都想到他的身边来，却是不能够呢。

孟虹躺在温热适度的清波里，第二次张开眼睛来时，已经不那幺害臊了。她忽然间望到，高主席虽是仍在痴痴的盯住自己，眼睛里却像噙有几星泪花似的……高主席难受了？我让他难受了？她吓了一跳，不由得想去碰那只传呼铃，她的手却被高主席的手捏住了。高主席的手很烫人。

怎幺啦？我的样子不雅？……一时，小孟虹就像头受惊的小鹿，在水里翻动了一下，摇碎一幅精美清沏的裸体图画。

高岗仍是盘腿坐着，掏出手帕揉揉眼里，之后晃着手说：别动，别动！小孟，刚才我是有些眼睛发辣。自十八岁参加革命，拉队伍，二十多年在枪炮缝里窜，从没像今天这幺软弱过……你知道吗？见到你，我就开始觉得自己软弱，心里又酸又甜，又辣又苦，什幺滋味都搅到了一起。我高某本是个粗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肠铁硬。毛泽东说过我，要不是有了共产党，我就是条绿林好汉，又一个李自成、张献忠式人物。因为共产党，我才成了陕北红军领袖。可以告诉你，我对自己所看中的女子，很少斯文过。不知道为什幺，就这次见到你，我忽然变了心事，好象已经找了你很多年了，不知你在哪里……才「干」了那幺多混账女子。不不，不是她们混账。要不是共产党，我肯定三妻四妾。我承认，我好江山，也好美色……小孟，我说这些，把你吓着了吧？是我的真心话。你知道吗，你现刻正在使顽石点头，粗俗净洁……告诉我，是谁给取了这幺好的名字：孟虹。

孟虹听着高岗这番话，不觉的深受感动，又觉得不可思议。在东北老百姓的心目中，高岗原是革命的化身，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大英雄，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总司令。不用说，国内外的敌人则会把他看作杀人不贬眼的魔王，踏着山一样的尸骨登上宝座的共匪大头目……他怎幺可能是现刻这样，是个心地坦诚、好色不淫的中年汉子呢？他问我什幺来着？啊，他问我的名字……，孟虹这名字也好吗？我自己老觉着一般化。是父亲取的名字，说是母亲怀上我的时候，梦到了天上的彩虹。因此还没有出世，就替我取了这名字。其实我在兄妹中排行老三，家里人都喊我三妹的。

高主席仍是没个够、没个完地盯住她看：不寻常，太好了，就像那书上说的，有彩虹入怀，怀上了你……三妹，三妹这名字也很好，更亲切。

我以后就喊你做三妹，孟三妹。记住，除了你家人，加上我，不许别的人再叫你做三妹……水还热着，来，不要怕，躺着不动，我来给你擦擦身子。实话告诉你吧，我现在的感觉，就像个年长的父兄，要给年幼的妹妹洗身子。我一点邪念没有……毛润芝要我读的那唐诗上怎幺说的？温泉水滑洗凝脂……他娘的那是帝王生活，人家可会玩乐、受用呢。对对，先擦擦你露在外边的这条腿。敷上我那特效膏药，不大疼了吧？这药膏有来历。

是一九四五年冬天，我举党中央和毛王席的命令，和林彪一起率延安十万干部出陕北，经内蒙草原，抢占东北。当时叫做「背靠苏联，独霸东北」

。在大草原上一座喇嘛庙里过夜时，我和主持老喇嘛聊天时，那老主持给我看了相，说我脸上有王者气象，就送了我十帖专治跌打的神膏。第二天被林彪要去了五帖。后来同行的彭真、陈云他们都想要，我再没给。这次给你用的，是最后一帖。我的护士长还不舍得哪。有神效吧？上前年我曾派人去那大草原寻找那老主持，想接他到渖阳来祝但几千里的大草原上，我派去的人如大海捞针，连那喇嘛庙都没找到，大约毁于战火了。

孟虹听得有趣，已经不再胆怯。高主席则抚着她的腿肚、脚掌，自顾自说：这脚掌还是放开了的好，叫天足吧？过去咱陕北老家，女子自小缠足，三寸金莲，最是惹男人的邪火……好好，咱先不说这个。三妹，大大给你擦擦背。什幺叫大大？咱老家称父亲做大大。也有的女子称自己的情人叫大大，小女子喜欢大男人，那是乱着呢……。对了，说起这洗身擦背，我本人还有个特别的经历。你知道吗？一九三五年七月里吧，毛润芝、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中央红军先遗支队，只一千多号人马，被

国民党的大军追到了陕北。很艰难啊，都要无路可走了，准备越过宁夏沙漠，一路到外蒙和苏联国境去，组织流亡政府。那时，我们陕北红军加上徐海东的部队，共有近三万人马。刘志丹是司令，我是政委。我说：迎接中央红军！闹共产，干革命，还分人多人少？红军不迎红军，还迎谁？先把我们的粮食、银圆送过去救急！徐海东真是条汉子，毛润芝派人问他借五千银圆，他把自己的家底子八千银圆统统送上了，令到毛润芝他们好感动。咱陕北红军跟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他们相比（当时张国焘手下有四万多人，想一口吃掉中央红军，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真有天地之别。可你知道吗？当时我还没有跟毛润芝他们见过面，不知道他们南方汉子咋个长相。不久，毛润芝带了警卫员来看我，我却不早不晚，害疹子发寒热，起不来床。毛润芝够义气，头回见面，就命警卫员打来热水，动手替我擦身子，连着几天都这样。他还一定要替我一天几次的倒便盆。我的警卫员都感动得落泪，偷偷对我说：政委，咱中国，只怕日后会是这个湖南老表的天下。我服了毛润芝，病好后，我拉着他的手，和他结拜了兄弟！你不相信吧？当然现在不能提这个了，我们当时是真拜了天地，喝了鸡血酒，发了誓愿的：有难同当，有苦同吃，有福同享……这是党内机密，很少有人知道的……小三妹啊，我今天给你擦澡，不求男女之欢，只想与你结拜为兄妹，真的，我们结拜个兄妹……。

这时，是小孟虹听得脸上桃花带露了，感动不已了。她本是个情种，多愁善感的压抑了多年，满腔的热烈与骚动，开始寻找发泄。她被高主席的双手抚着，早已柔欲无骨，身子都要被化掉了。她忍不住抓住高主席的手，痴迷地说：大大，我也叫你大大！结拜不敢，反正今后，你让干啥都行……。

好好，三妹，三妹，我今天也是奇了呢，这幺稳得住，沉得住气……。你呀，既已来到我的身边，就一切都有我呢。你知道吗？你是我的貂婵。东汉那个美女貂婵，是我们陕北米脂人呢。想起来了？好好，不要叫人，我来抱起你，用这大浴巾捂住，把我小貂婵捂干。

高主席身上的浴衣早敞开了。温香软玉，小孟虹整个身子卷缩进到他怀里。他的手摘住了两粒鲜红鲜嫩的樱桃。正在这时，浴室外间门口，忽然传来一名女服务员的声音：报告首长，北京电话，是毛主席找您……高岗身子一挺，说了声知道了，我接！便一手仍搂住孟虹，一手从那嵌在墙洞里的电话机上取过话筒：我是高岗。是主席吗？你好！主席最近身体怎样？还没有休息？我也还没有啊！什幺？刘少奇和华北局下令山西省委砍掉二十万个初级农业社？对，是岂有此理！胆大妄为，太霸道了。

他们要干什幺？想干什幺？主席，不是我信口开河，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这些人进城之后，共产党员的气味越来越少了。他们根本不想干社会主义，一心要干资本主义。有的人娶了大资本家的小姐做老婆，屁股也坐到大资产阶级一边去了！什幺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什幺保护和发展私有经济，我看统统是放屁！主席，你说得对，他们是倒行逆施，想走回头路。但是主席我请求你，不要太过生气了，不要伤了身体。我来出面和他们辩论！我高岗提了脑袋跟着你。对，对，是不能依了他们那一套。依了他们就是依了大资产阶级，那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新社会和旧社会，就没有区别了。还有主席身边的那个大管家，爱和稀泥，不是我说得难听，是个老牌机会主义，谁赢了他跟谁，二、三十年一贯制，跟主席离心离德……好好，好，我不说这幺多了，我拥护主席，能讲团结的，还是要尽量团结……我举双手，就是要分阶段、分步骤、有计画地来消灭资产阶级，消灭所有形式的私有制。当然政策和策略可以灵活些，但主攻方向不能变。所以少奇同志批评我东北局推行集体农庄试点，我就坚决顶了回去！对对，太对了，集体化是农业的唯一出路……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小孟虹静静地躺在高主席怀里，大气都不敢出。高主席是和毛主席最贴心啊！放下电话，高主席脸泛红光，浑身躁热了起来，把小孟虹像翻玩具似的一下子翻到了他的正面来。小孟虹以双手抵了抵他毛茸茸的宽厚胸脯，大着胆子问：大大，大大，我想问一句话……。

小貂婵，小三妹，你什幺都可以问。好好，就跨在我这儿。

哪我、我就问了，大大，你的夫人哪？

啊，三妹，你问这个啊！你知道，共产党不兴称夫人，是称爱人。咱陕西地方，喊婆姨。咱有婆姨，受过伤，身体垮了，分房已多年，只剩下个名分。她早就不管我个人的感情生活。这个答复，你觉得可以吗？

大大，只要她不管人，人也就不会管她……我以后，还要返回学校吗？我还没有毕业哪。

就看你自己啦。我可以让你提前毕业，来做我的保健医生。你的行政组织关系，也可以保留在你们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这样，你就天天留在了我身边。

大大，可以这样吗？医学院那边会同意吗？

小貂婵，小傻瓜，我叫秘书给学校去个电话，他们就会把你的毕业证书送上来。小事一件。

大大，你神通广大……我还有个小意见，你以后不要称我小貂婵……为什幺？貂婵不好？是罗！三妹是个赛貂婵罗。

才不是哪，才不是哪。我是你的保健医生，不是你的舞女，不可以送人的。

老子才舍不得啊！听说你舞跳得不错，小貂婵哟！

还叫，还叫……大大呀，如果我算貂婵，哪幺谁算王允，谁算吕布，谁算董卓？大大，你想过没有？

高岗一时语塞，动作却大了起来。的确，他不是王允，也不是吕布……谁是董卓？也没有董卓……小孟虹轻声叫起：大大，大大，甭急，甭急呀，不行啊，不行啊，人这还是头一回的，痛呀，大大，你停停，你轻点，痛呀……不迟不早的，偏在这时浴室外间门口，又有值班护士在报告：首长，首长！渖阳来了电话，请您马上挂回去，是彭总回到了渖阳，一下火车就到了您家里，说有紧急军情……。

高岗顶不耐烦地回了一句：知道了！你让赵德俊去代我回个电话，问彭总好！报告彭总，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赶回去见他！

说罢，高岗性气大起，再君子不起了，凶悍毕露，贪馋无比，脸膛上的每一粒麻点都泛出红光：小三妹，小梦梦，心尖尖，咱干了你，今后不再干别人！心尖尖，一心一意只干你一人……。你咬咬牙，过了这头一关，俺就真成你的亲大大……。

第三章　高岗纵谈诸神事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渖阳北郊。原东北军阀张作霖「大帅府」，高墙深院，绿树掩映，如今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的办公室兼宿舍。共产党领导人摒弃了「官邸」、「公馆」、「府第」之类的称谓，而朴素地一律称为「宿舍」，起码在名分上保持住了官兵一致、干群一致的革命传统。至于「宿舍」内部，屋宇之高阔，设备之奢华，花园之广大，亭、台、廊、榭、山、石、桥、湖之秀美，则属党和国家的绝密了。

可以这幺说吧，保健医生孟虹，是东北局机关大院内最早获知高岗主席有乔迁之喜的。一天晚上舞会散场后，她依例进到高主席的保健室，为高主席做每晚必不可少的保健按摩。一般都是先按摩，后娱

乐的。这天却进到内室就被高主席搂住了，说有好事相告，又让她先猜，看看她猜不猜得出个眉目。孟虹从高主席的怀里挣脱出来，飞快地在一张十行纸上写下一溜小字：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句出《诗经?小雅》。喜得高主席笑骂：三妹！你真是个鬼精灵！老子总是干你个不够……接下来，三下五除二，就把她剥光了。高主席总是作风粗犷，行为勇猛，内衣都不知被他撕掉多少件了。

三妹，真叫你猜中了。我刚接到毛主席电话，要调我进北京，当中央经济计画委员会主席……那是个多高的职位呀？你都早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了。你说过，周总理还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名委员哪。

小孟虹玉体横陈，醉眼妩媚，娇羞迷人。自有了小孟虹，一年来，高岗再没有派赵德俊去哈尔滨、牡丹江接送白俄妞了，也再也没碰过军区文工团、护校的那些女兵，且无数次的对孟虹说：三妹，你是老天爷送给我的一份大礼罗！也是有了你之后才明白，女子跟女子相比，原来有这幺大的差别。难怪那个什幺唐皇帝要三千宠爱在一身了。在女人里，杨贵妃和我小三妹都可以打一百分。

每当高主席说了这话，孟虹就会像醉了似的，把脸蛋埋进他毛茸茸强壮的胸膛上，小鸡啄米似的，啄下来一个一个唇印：又乱打比方哩！我可不要做杨贵妃，马嵬坡，吓人哩……我，还不都是你调教出来的？起初，我可是啥样都不懂，只知道疼，只怕会死在你手里呢。后来才知道，疼过之后，那叫舒服……说着，就会小嘴嘴哈住高主席那黑硬乳头，一动不动了，令到高主席消魂。高主席就又会虎豹下山似的重振雄风。好在采行了长白山老道传授的秘术，长固不漏的，不然再壮的身子也叫三妹给掏空了。三妹总是娇喘微微，浪叫浪喊，弱不胜力地求饶：高司令，高书记，高主席，高政委，高大大，亲大大，饶了三妹，饶下三妹啊，三妹不成了啊，三妹要死了碍…。

三妹真是浪，浪得花样翻新，妖艳百出。每回都使高主席获致一种强者战胜弱者的满足。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他心里也有数：三妹表面上柔弱，实际上也是不可战胜的。三妹能量大着，吸起人来可厉害呢。

高主席忘情地说：我是英雄，你是美人，英雄美人，无所谓胜负、输赢。

不依不依，大大还没有回答人的问题：中央经济计画委员会主席，是个多高的职位？还高得过中央政府副主席？

孟虹发觉高主席朝床头柜那儿瞄了一眼，知道首长想吸烟，忙探出身子，伸出手臂取过一支香烟来，先放进自己嘴里，打上火燃上，才递在首长嘴里。这也是三妹善解人意，最让高主席怜爱的地方。他使的这洋打火机，纯金，嵌有一粒红宝石，还是史达林同志送的纪念物呢。

高主席欲仰坐起来。孟虹连忙替他垫上两个大枕头。高主席的习惯：不吸烟，不扯重要话题：三妹，小傻蛋，来躺在我这里。躺好了，我来告诉你，权力和美女，是古往今来政治家的必需品。也许你会说，这不大像共产党人的话，不符合马列主义。实际的情形是，把马列主义宣传得佛经样的干净，是陈伯达、胡乔木那些书呆子理论家干的，骗下面的！革命本身，从来是个充满暴力、流血、计谋的事情，只有目的，没有手段的。就是为达目的，要不择手段。从古至今，胜者王侯败者寇，是非真理，正义非正义，包括历史在内，都是由胜者来决断、来书写的。我这样说，把你吓着了吧？跟你们在教科书上学的，大不相同吧？我今天跟你说的是真话，真话常常是黑话。

世界上有这个党那个党，但你看看这个「党」字的下半截，就是个「黑」

字！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至于革命领袖们的个人爱好、情趣、私生活，则完全是另外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都各有情妇，而且不只一个，你知道吗？相信吗？我原先也不知道。三次访

问苏联，加上跟苏联专家们的长期接触，才知道的。老毛子的干部无论官阶多高，人人都是酒桶，三、五杯白酒灌下去，就现原形，什幺鸡巴屁事都会抖出来……。比方说，最伟大的马克思的情妇，就是自己家里那漂亮的小保母。马克思和夫人燕妮、小保母，去世后就合葬在英国伦敦的一座公墓里。无产阶级的导师连同夫人、情人，都襟怀宽阔，生前死后都不分离，不像咱中国人男的女的都争风吃醋……三妹，大大扯远了点，是不是？告诉你一点革命领袖们的私生活，是想让你不要觉得委屈。你没说过，对，你是没说过。但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也知道你心里打得开，书读得多，眼界宽阔。

可以说，在私生活方面，没有一位领袖是那幺干净的。当然，本人也不例外。但自有了你，我开始干净了。所以你不要委屈。

我？刚被你破了身那阵委屈过，又爱又恨，觉得名不正，言不顺……如今早习惯了，把身子交给了你，敬你爱你，离不开你了。我也不在乎什幺名分不名分了。只要不离开你，让我干什幺都成。有时，我都觉着，自己的身子就是为亲大大生的，亲大大每回都能让我快活到要死要活呢。

不说了，不说了，小三妹，心尖尖，你也每回让大大要死要活呢，大大的也是为我三妹长的呢。有时，还真怕把你给干伤了，干死了呢。自有了你，大大就再没干个别人了。白俄女子还要付钱。也怕染玻你当我的保健医生，供给制，省心多了呢，也可避免流言蜚语。放心，我不能没有了你。

亲大大，可我老是怕你的爱人李力群……。她也是延安来的老干部，配了警卫员的。要是趁你不在家，她想着法子整人，我可是没命了呢。大大呀，这才是我的心玻小三妹，小傻蛋！大大都和你讲过不下一百回，保证过一百次了。李力群如今只是我名分上的婆姨。我们早谈好了，她要保名分，保这名分带来的享受、荣誉，她就不要干涉我的事。不然她滚蛋。我高某人从来讲得出、做得出。我至多在中央受到一个口头上的劝告、批评。这层利害，她早懂了。她不蠢。她和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三妹子，你早就安全了，还担什幺心？

孟虹仰起脸盘，灿烂一笑，仿佛整个保健室都更为光亮了：大大，亲大大，你说呀，说下去呀，三妹还要听，还要听……。毛主席哪？还有朱总司令、刘副主席、周总理他们哪？也都如你说的那样，明的暗的？嘻嘻，羞羞哩。

小坏蛋，先别逗。我们还是再歇歇，再说说话。今日个就是想和你多说些话。毛主席啊，润芝大哥诗人气质，浪漫着啊！名分上的婚姻已有四次，相好过的，听说没得数。这几年我每回去中南海开会，他都要请我到春藕斋跳舞。娘的，到了春藕斋，才开眼界，明白什幺叫万紫千红。润芝大哥和我结拜了的，就不多说他了……。朱老总嘛，别看他厚道老成、德高望重的样子，参加革命前是云南军阀，滇军旅长，娶有七房姨太太，还抽大烟。后来上了井岗山，才看上小他二十五岁的女红军康克清，康克清那时才十六岁。刘少奇老奸巨滑，平日道貌岸然，已结婚五次，第二个婆娘还是名苏联女子。在中央领导人中，就他一人娶过洋婆子。他现在的婆娘王光美，小他二十三岁，天津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他那家伙，真够本了……至于周恩来，周总理，最讲衣着风度的，倒是发妻一个，邓大姐。

但干女儿有三十几个。前不久有人告诉我，他早把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当情妇了。孙维世算得个乱世佳人，两年前在莫斯科，跟毛润芝黏上了，同床共枕两个月，闹得毛想和江青离婚，中央主席家室不安宁。又是因为周恩来夫妇从中作梗，硬是把干女儿嫁给了名演员金山。润芝兄也是哑巴吃黄连，有情人不能成眷属。还有我的朋友林老总，一身枪伤，半条性命，想风流也不成；另一位朋友彭老总，倒是真干净，因为是个性无能，哈哈……。对了，小三妹，你要记住，我说的这些事，都属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是我吓唬你，你要传出去了，小脑袋可能被搬家的……。

看你，看你，尽吓人，我不依，我不依……。孟虹受了大委屈似的，眼波盈盈。

三妹，三妹，好了好了，一句话就把你给吓住了，你也太娇弱了。对了，大大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呢。你笑一笑！那句唐诗怎幺说来着？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对不对？这些年来，润芝大哥要求我读一点古诗文，努力做到文武兼备……这幺说吧？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毛润芝提名我出任六位副主席之一，名义上我高了周恩来一头，因为周只是一名政府委员兼政务院总理，而政务院只是中央政府属下的办事机关。但周恩来这人不简单，爱揽事，又会办事，他通过揽事、办事所取得的实权，把我们这些位在他上面的副主席都架空了。毛润芝倒是一直在防着他，限制他，但又不能不用他去办理国家的日常事务。我嚒，名为中央政府副主席，实职却是在东北，党政军民一手抓……。这回不同了，东北虎进京，要跨出关键的一步了。

大大，这回的不同在哪儿？孟虹明白，高主席此时无所顾忌的和自己谈政治，谈权力，也是一种思考方式，正需要自己这幺个忠诚的小听众，女崇拜者。

这回嚒，是毛润芝出了高招。也只有他有这种大智大谋。为防备周恩来权力架空他，先来了个釜底抽薪，新成立一个中央经济计画委员会，级别与政务院平行，专责国家经济。政务院不管经济，今后只能管管外交、文教、体育、卫生，十成去掉七成，你说惨不惨？这事，毛润芝鼓捣了大半年，政治局开会议了多次，刘少奇、周恩来想拖住不办。结果毛润芝一不做，二不休，亲自拟定文件，开列任命名单，给办下来了。他们谁也挡不祝任命我当「经济内阁」主席，我下面的委员们呢，你听着：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富春、饶漱石、陈毅、刘伯承、薄一波……。都是党内最重要的人物吧？从这些委员名单里，你就可以知道「经济内阁」的地位了。毛润芝通过这件事，也是向全党全国传出了他的新意向：他实际上已选定我做他的政治接班人。

太棒了，大大，恭喜你，要做全国的领导人……。可我还是不明白，毛主席为什幺这样重用你、提拔你呢？大大，你不要生气啊？孟虹面若羞花，身如白玉，一付天真无邪的妩媚。

问得好，你问得好。毛润芝啊，他不能不用我嚕有些事，特别是历史上的事，小三妹，你太年轻，又是局外人，很难了解的罗……你知道吗？陕北救中央这话，最初是毛润芝讲出来的，当年大会小会的不知讲过多少次。是我作为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提议他不要再讲了的。这是历史。

我是真心佩服毛润芝的。党中央在陕北十二年，我是他最忠心、最信赖的人。我也认准了，共产党只有由毛润芝来领导才行，其余什幺王明、秦邦宪、李立三、张闻天、周恩来统统不行嘛！他信赖我，我忠诚他，替他争了气。明白吧？陕北十二年，我把陕甘宁边区经营成模范边区，党中央的大本营。党中央是从陕北走向华北，走向全中国。一九四五年春上在延安召开「七大」，选举中央政治局，我越过了彭德怀、林彪、彭真、陈毅、刘伯承这些人，进入了政治局。只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我排在第六，年纪最轻。董必武年纪最大，说我后生可畏，前程无量。一九四五年冬，中央提出「独霸东北」，毛润芝把我摆到了东北。林彪管前线，我管地方党政。两三年时间，我又把东北经营成了我党我军进兵全国的战略物资大后方，是东北的小米、高粱、大豆、小麦，供应了大部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是很关键的。我的作用，毛润芝心知肚明。随后全国分为六大行政区，其它西北、西南、华东、华北、中南，都组成军政委员会，唯我在东北组成东北人民政府，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名义，兼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我早高过他们罗。抗美援朝，前线是彭老总挂帅，后方是我老高统筹……。

高岗一支一支地吸着香烟，一杯一杯地喝着浓茶，滔滔不绝地自歌自颂：这就是历史，三妹你该明白了吧？我是真正的拥毛派，铁杆兄弟。毛润芝对其它的中央负责人，包括朱、刘、周，都是近而不亲，话到七分、八分就打止。独对我高某人无话不谈。你不知道啊，他大我一轮，十二岁，当年就称我为「把弟」。毛润芝还把干革命称为「耍码头」，很讲江湖义气的。只是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这些人帮他理论化、主义化了。那时，我每次从前线绕回到延安，毛润芝都要留我在他的杨家岭大窑里住两宿，上一个暖坑，谈大事小事，也谈女人。这你不敢相信了吧？

润芝说，高司令，能谈女人的，我只有你一个。贺胡子也爱谈，但粗俗，有匪气，谈不对味。少奇、恩来更不行，心里一套，口上一套，假斯文。这你不知道吧？他说他喜欢娇小的女子，不喜欢高头大马。也不喜欢处女。他和杨开慧、贺子贞的头一晚，都很麻烦，很费事。弄蓝苹就没有费什幺事。蓝苹啊，门户开放，令他长驱直入。对，就这幺说的，长驱直入。他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不同的，我是个陕北汉子，喜欢原装原套，喜欢开苞见红。俺陕北地方汉子娶婆姨，头天晚上不见红，就会记恨、贱看婆姨一辈子……。润芝兄说农民意识，落后呢，湖南乡下也很普遍，有时还出人命呢。

高岗说，毛润芝还从文字上、方言土语上来讨论咱中国人的性文化、性意识。你又不敢相信了吧？毛润芝古书读得多，读得精，朱、刘、周、任、李、王、张、董，谁都比不上。政治局会议上，只要他一番引经据典，或是即席背诵出一篇古文来，其它人就傻子眼，干瞪眼，不服也服了。

你又不知道了吧？毛润芝说，中国之大，汉满蒙回，关里关外，江南江北，各有各俗，各说各话。就拿两性关系来说，我们湖南人称搞，你们陕西人称干，河南人称日，山东人称捣，四川人称屌，东北人更干脆，称为操。北平城里人就比较讲技术了，称为弄。江浙一带自来花柳繁荣，温柔富贵，也假斯文多了，称为玩、狎。广东一带开埠较早，称为丢。这个丢字却不是外来的，它来自客家人保存下来的古汉语的口语。正如广东人称喝茶为饮茶，就文言多了。英文叫什幺？查了字典，也有雅俗之别，雅的称为「喇妧」，俗的称为「伐克」，……还是湖南人、陕西人、河南人、山东人、东北人的搞、干、日、捣、操来得痛快，有力度气派。高大麻子，彭老总称你为高大麻子，是不是这样的啊？

说着，高岗也哈哈大笑了起来：三妹，小傻蛋，我再说个事，你可能又不敢相信。毛润芝老兄湖南乡下的这个「搞」字，正被大量引用到党内文件、政治报告中来，也就是任用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来了。比如：搞革命，搞斗争，搞土改，搞生产，搞农业，搞工业，搞教育，搞文化，搞卫生，搞运动……。今后，我们新中国一定是「搞」字当头，「搞」字满天飞罗！哈哈哈……。

看你！看你！只顾自己开心，老不正经，就不管人了……。我不依，不依，就是不依……。

孟虹一发嗲声，撒娇撒贱，高主席就缓过神来了：三妹子，好好的，又怎幺了？谁说不管你了？

你进京做九千岁，我昨样办？留在渖阳替你守离宫？

哈哈！三妹子，鬼精灵，你以为老子离得开你？一星期不干你能行？

当然也是要调你去北京的……。不过哟，北京不比咱渖阳，中南海不比咱东北局大院。那里睁眼闭眼都是大人物，说不定那些看门的洒水的，煮水烧饭的，都是老红军哩。朱德的马夫都是正师级呢。在咱东北局大院，本主席一人说了算，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当然，这大院里也有几个周、刘的人马，不时给周、刘送密报，告老子的阴状。老子宰相肚子能撑船，就是不戳穿，看它几条泥鳅能掀得起吗风浪！你理会了，他就来劲啦，值得吗？不值。这就是政治。要算账就哪天找他们的主子算总的去，小打小闹咱不干。到了北京，进了中南海，就是毛润芝一人说了算。那是皇上住的地方，皇上一言九鼎，干纲独断。咱在东北局这一套，得让路，得缓行呢。

新官到任，人家眼睛睁得大大的，咱应当注意些了。小三妹，心尖尖，你说是不是啊？因此上，我考虑，调你进北京，先不安排你在我身边工作了，避避嫌，免得招人耳目。先安排你到卫生部去。卫生部名下有个中央首长保健局，又叫中南海医疗服务室，仍旧当你的保建医生。我要找你，还不是我的秘书一个电话？只要进了我的保健室，就天王老子都管不着了。

去北京？进中南海？大大，我要去，我要去！孟虹扭动着身子，又撒起娇来了。

高岗继续说，三妹子，你这幺个年纪，这幺个人才，到了中南海首长医务室工作，就每星期都有机会去春藕斋跳舞，认识周恩来、刘少奇、朱老总这些人物了。我敢担保，周恩来会喜欢你，此人有风度，最善于和女孩子打交道。他还会把你介绍给毛润芝。讨毛润芝欢心，如今也是他的重要工作。我想毛润芝一定会看中你，召你进丰泽园服务的。你不是能背很多的古诗文吗？正投润芝兄所好。三妹子，心尖尖，有你到毛润芝身边了解他日常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我就放心了。只是有一条，你千万记牢了，无论对刘、周、朱，尤其是对毛润芝，任何时候都不能透露你我的关系。润芝兄最是多疑，他要求他身边的男女工作人员，背景清白、干净。

这事嚒，很重大，你可以先考虑考虑，再告诉我干还是不干。不干，就只好留你在沛阳了，我还兼任着这里的几个一把手，不时要回来住住的。

孟虹嘟着粉嫩的腮帮，噘起红润的小嘴，不说话了。她仿佛懂得些厉害，不是可以闹着玩的。闹不好，粉身碎骨，小命就没了。可又想，只要有高主席护着自己，凭了高主席和毛主席的把兄把弟关系，也不至于有多大的危险吧？这事要好好想想，要好好想想。

对了！差点把个正事给忘了……。高岗望着娇艳欲滴的孟虹，忽地脑门一拍：三妹子，你脑瓜灵，替大大想想，这回北京上任，咱该给主席送份什幺礼？大大好犯难，总也没有想到一件适合的。

孟虹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看着高主席犯难的样子，一时竟有点儿幸灾乐祸似的：你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也有棘手的事儿……。可不是，九千岁给万岁爷送礼，的确大费周章的。都说毛主席简朴得像个农民，身上是补钉衣，脚下是布鞋。吃糙米饭，喝酸辣汤。上床舍不得穿睡衣睡裤，像农民一样光膀子光身。平日就爱吃个红烧猪肉。说是毛主席最恨干部送礼，铺张浪费。如此这般，自然不能考虑东北的特产熊掌、山参、长白玉、兴安岭水晶石之类了。对了！毛主席是大文人，浪漫诗人，应当送咱东北出土的文物字画，又珍贵，又不俗……。

送文物字画？不行不行。高岗一听，连连摇头，再说日本鬼子奴役我东三省十五年，凭什幺值钱一点的，早他妈的偷运到他小日本去了。去年沛阳市想建个博物馆，都愁着没啥家伙好摆放。字画，字画嚒，倒是个适当之物。三妹子，你知道，字画也不能是古代的，古代的属于文物，是国家财产，同样不能以私人名义送润芝兄的，犯着大忌呢。

有了，大大！孟虹忽然小鹿地欢声跳起，坐到了高岗身上：大大不是在习字吗？字无百日功，你的魏碑体已有功力，何不自己来写一幅中堂？

既廉洁，又新意，又体现出你对他的忠心！

高岗没想到孟虹竟会给他想出这幺个绝招来，喜得搂紧了，狠狠亲几口：小三妹，小冤家，你真是我的小诸葛……。太好了，就依你所说，写一幅中堂。润芝兄定会高兴的。既出人意表，又有文化气质。在我党的领导人中，还从没人写过中堂送他呢。小三妹，小诸葛，再给大大想一想，写个什幺好？总不能写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或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什幺的。

孟虹笑了起来：太俗太俗，喊喊，唱唱可以，写上去就太一般化，溜须拍马……。

高岗说：对，歌功颂德，但不能溜须……。你读的古书不少，想想有啥现成句子没有？

孟虹又春心荡漾，将日见丰满的乳房贴在了高主席脸上。高主席没像平日那样张嘴含住那两粒红樱桃，只是双手握住了她的蛇一样柔软的纤腰。孟虹粉面如花，眼波欲流，说：哎呀，大大，想的人头都大了，疼了……。你先说说，俺是不是单单金玉其外，以貌悦人？

高岗见小贱人还跟他耍小心眼，恨得又狠狠亲上一口：小冤家，老子都尊你为小诸葛，女诸葛了，还不行？老子日后更是离不开你了。你确是金玉其外，锦绣其中！

金玉其外，锦绣其中。孟虹被夸得高兴了，脑子里一亮，小时候父亲教过的一段古文句子就冒出来了。她先不吱声，而是探出身子，从床头柜上取过纸和铅笔，刷刷地写了下来：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

——高岗习字，录曹植〈求通亲亲表〉句，请恩师润芝主席赐正

第四章　春藕斋舞会

孟虹只身进北京，比高岗举家乔迁早了四个来月。她的调入单位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高干医疗保健局，调出单位为吉林省医学院长春附属第二医院。也是高大麻子办事点子多，老谋深算，当初安排孟虹做自己的保健医生时，把她的行政关系、人事档案留在了医学院。该学院由高岗昔日的贴心警卫员萧延堡升任党、政一把手，首长的这类不便言说的事，自是心领神会，悉心办理了。因之东北人民政府人事局向中央人事部门上报有关孟虹的档案资料里，便略去了孟虹曾任高岗同志保健医生一节。吉林医学院党委的政治审查鉴定为：孟虹，中共党员，学生成分，出身城市贫民，其父是位具民族气节、爱国情操老中医，家族历史清白，无杀、关、管亲友，无港台海外关系；本人思想进步，品行良好，业务出色，专长西医内科，自学中医针灸，工作细致耐心，是优秀的青年医务人才。东北局组织部意见：经核实，吉林医学院党组织对该员所作政治鉴定准确无误。

孟虹的新工作单位虽然名为卫生部高干医疗保健局，其实却是中南海医务处第一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卫生部只是业务指导而已。因之她都没用去卫生部报到，而直接进了这座风光如画、古迹遍地又神秘兮兮的皇家大林园。按老辈子的说法是进了宫。宫里的规矩大，纪律严，禁忌多。

殿宇重阁，金碧辉煌，亭台水榭，风月无边。初来乍到，她如同进了迷魂阵一般，眼花撩乱，分不清东西南北，是人间还是天堂。只觉得水面多过地面，绿树掩映殿堂。两座湖泊称为中海、南海，湖光粼粼，碧波漾漾。

湖中有岛，岛上有奇花异石，雕梁画栋。傍湖四周的绿荫里，一座座大宫院套着一座座小庭院，院中有院，园内有园。花木深处，数不清的砖石甬道，曲径游廊，汉白玉小桥，各通胜境。这里的每一大小建筑物，都是历史遗产，珍稀文物。那些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碑刻，也都是历朝皇上的手迹，原样保存，丝毫无损。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唯皇家气象源远流长。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分别入住在过去皇上、皇子、太后、嫔妃们的宫院里，连宫院名称都照旧使用，如毛主席住的丰泽园，朱总司令住的含和堂，刘副主席住的福禄居，周总理的西华厅，彭老总住的永福堂……等等。因而整座中南海园林内，岗哨重重，到处隐蔽着保镖卫士们机警的身影。

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人称蔡大姐，曾随李富春在东北局工作多年。一天蔡大姐来到医疗服务处取药，见到新来的白衣天使孟虹，好个清丽耀眼的人儿，便拉住闲聊：小同志，叫什幺名字？哪里人呀？原先是哪个单位的？

孟虹不认识蔡畅，只知道凡到这里来看病问医的都是中央级的大人物，便恭恭敬敬地报告首长：俺叫孟虹，老家大连，吉林医学院来的……。

蔡畅高兴了：东北来的？太好了，那里的大豆、小米养人哩，大连更是个出美人儿的地方……。你认得你们高主席吗？

高岗主席？孟虹眼睛亮了亮，但立即想到了什幺，便摇头笑笑：从报纸相片上见到、认识哩……。咱东北老百姓都认识他，尊敬他哩。

是啊，高岗同志在东北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啦，主席都常夸他嚰！蔡畅大姐爽朗地笑着，自我介绍：我叫蔡畅，和你一样，也是单名，叫起来顺口，是不是？小孟医生，我和李富春同志在东北住过五年，我们可以算半个老乡哟！

孟虹脸一红，眼睛都睁大了：蔡畅，眼前这位中年妇女，就是李富春夫人？当年和周总理、李副总理他们一起到法国动工俭学的女革命家蔡畅？

多大年纪了？

二十二岁。

搞对象了吗？

孟虹飞红了脸蛋，大大方方地晃了晃头。她知道蔡大姐也是湖南人，也是「搞」字当头，口头语。要是东北人当领袖，「操」字当头，开口就问人「操对象了吗」，哪不羞死人了？

好，很好。二十二岁就进中南海当大夫，要在过去，就算御医了呢，有出息，有出息。

首长过奖。我刚大学毕业，缺少临床经验。

说起行医经验，蔡畅大姐当即给孟虹讲了个笑话：说是一次阎王爷患了病，遍请阴间名医，久治不愈。阎王爷没法子，只好命夜叉到阳间来找名医。于是夜叉来到阳间，见到了两位医生，一位身后跟着大群冤魂，哭哭嚷嚷不肯离去，显然都是被他误诊致死了的，寻他申冤索命哩；而另一位医生的身后却只有一名冤魂相随，夜叉想，他只误诊死了一个病人，医道一定高明。于是便把那位医生捉了，送到阎王爷面前。阎王爷很有心计，翻了翻生死簿，勃然大怒，喝道：好大的胆子！他生平只给一人治过病，就把那人治死了！还想给我来治病？

说罢，蔡畅大姐哈哈大笑，引得医务处的其它医生、护士都笑了。孟虹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她懂得这笑话是用来编派新医生的。笑过之后，蔡畅大姐再又拉住孟虹的手说：好了，好了，经验嚰，都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靠日积月累。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啊！再说，你们这里也不会误诊我们这些老同志，只管管伤风咳嗽、头痛脑热噜真有了病，住协和医院去嚰！

孟虹连连点着头。蔡畅大姐忽然放低了声音问：小孟医生，你晚上不值班吧？哪好，晚上我带你去春藕斋跳舞，认识几个大人物。讲不定主席、总司令、少奇、总理他们都能见到，你不相信？

看来，头回见面，蔡畅大姐就喜欢上了这个东北来的小妹子，外貌清纯、待人腼腆、性情温顺。

孟虹是在中南海工作了几个月才弄清楚，春藕斋在丰泽园以西，南海西北、中海西南，有碧水潆洄，形成莲池。莲池上画廊曲折，连通四岸，为型，称廊，亦称万字廊。是整座中南海园林内，瀛台之外，风光最为绮丽之处。春藕斋傍万字廊北岸上筑有戏台，是大清母后慈禧观赏昆曲、京剧的地方。也有人悄悄说，更早些年代，春藕斋是皇上与嫔妃们的秘戏处。何谓秘戏处？孟虹就只能半猜半蒙了，大

约就是皇上和嫔妃们的性游戏罢。若说这种游戏，高主席可会把玩。想起在长春、沛阳的那些深宅大院里，高主席不知从哪来找来一本《素女经》，一本《秘戏图》，一本《春宫册》，一本《玉房指要》，按着那上面所描绘的三十六种招式，领着她一一摆弄过，消魂过。那些时刻，高主席可真是那山中虎，水中龙，相信就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都没人能比得上他的身手。每回都是她孟虹先败下阵来，求亲大大饶命，他才肯放炮息兵呢。高主席还让她定期服用一种不知从那位道士、高僧那儿弄来的药丸，以免她受孕，影响了体态身形。

春藕斋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执政时，已改建成既可开会办公，又可跳舞娱乐的场所。一九四九年夏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入驻中南海后，春藕斋沿袭旧用，白天开会，晚上放电影或是歌舞演出，周末跳舞。毛、朱、刘、周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搂着年轻美貌的女演员、女护士们翩翩起舞，早在延安时就养成习惯的，称为「换换脑子，活动筋骨」，亦是一项妙可的革命传统。只有彭德怀一身土气，满脑袋高粱花子，每次从前线回来，对中央头头们一人搂一个小女子踏着音乐、扭着屁股、走着各种奇怪的步子，大不顺眼。人家告诉他，这是交谊舞。他说：一男一女，腿挨腿，胸贴胸，干脆叫性交舞算了，这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烂玩艺，败坏革命风纪！

晚八时，蔡畅大姐领着小孟虹来到春藕斋入口处，门卫向蔡畅行举手礼，连入场券都不收；对孟虹则既收验入场券又查看工作证后才放行。场内有军乐队在演奏舞曲。已有少数几对老少配在走步似的缓缓跳着。舞场四周，散坐着一个个花枝招展的文工团女演员们。都在小声说话，左右观望。大约也都如孟虹一样，神情兴奋且紧张。原来中央领导人物们还没有进场呢。

蔡畅大姐领着孟虹在门左侧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当即有服务员送上来两杯花茶。蔡大姐亲切地鼓励着说：放轻松些，脸上要有笑容。等会领导人进来，可不喜欢舞伴紧张兮兮，没见过世面似的。你要有信心，你的笑容很甜美。你今晚的衣着很得体，高贵但不奢华，淡妆也化得恰到好处……。小孟，我敢说，你今晚上会冠压群芳，独领风骚的。

正着说，就见陈毅、贺龙、李富春、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等领导人，说说笑笑进来了。场子里响起了一派掌声。乐队也增大了音量，演奏起新的曲子。孟虹望着这一个个人物，都是开国元勋，共和国的大功臣啊，过去只能在报纸上、书本上读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的照片。特别是贺龙和陈毅，更是大名鼎鼎的传奇英雄。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有带上自己的夫人。

陈毅眼睛尖，挺着个胖肚皮，朝蔡畅这边快步走来，一口四川官话又响又亮：蔡畅同志，你旁边这个妹子好抢眼啊，老孔雀身边是只小凤凰罗，哈哈哈……。

蔡畅拉着孟虹起身相迎：陈老总！你把张茜同志留在上海，自己放单飞？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虹同志，医务处医生。陈老总我就不介绍了，三野司令，上海市长，名满天下，威镇东南。

陈毅哈哈大笑：我说蔡畅，你还不晓得我老陈这点斤两？老油子一个，大错误不断，小错误常犯，检讨常写，革命照干！哈哈哈哈……。小妹子，头次见面，唐突唐突，包涵包涵。

孟虹脸蛋红了红，一时有些儿心慌，恭敬地喊了声首长。

陈毅眼睛放亮，向孟虹伸出右臂：来来来，小孟医生，陪我跳一曲，肯不肯赏光？

蔡畅轻轻触了触孟虹后腰。孟虹落落大方地挽住了陈老总的手臂，走向舞池。舞池内，但见贺龙、李富春、邓子恢、饶漱石等领导人，已搂着各自的小舞伴，跳将起来了。

陈毅大胖个头，他左手握住孟虹的右手，右臂却将孟虹的纤腰搂得紧紧，让她的身子紧贴住他的大肚

皮。孟虹的左臂勾在他宽肩上，一时还真有些儿不习惯。好在陈老总的舞步颇为稔熟，跳得笨重但还算自如。舞场上的灯光稍稍暗了下来。一个更使孟虹不习惯的动作出现了：陈老总闭上眼睛，沉醉到乐曲舞步之中似的，那粗糙的脸孔，朝孟虹粉嫩的脸蛋上贴下来，贴住了。孟虹又不敢推开或背过脸去，再难受也只能忍着。还传过来阵阵烟味酒味，口也很臭。没想到那幺受人尊敬的陈老总，广庭大众之中竟是这种舞德……好在他的腮帮子还刮得干净，否则胡须扎人，就更令人不堪……。

他不如高岗。在渖阳的东北局机关，也常举行舞会。高岗主席也常请她跳舞。但在公开的舞场里，高主席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君子风范。只有进了高主席的私人保健室，剩下两人时，高主席才会热烈、放纵、汹涌澎湃。他会狂吻得她喘不过气来。他们脱光了衣物，相搂着跳舞。之后在地板上，沙发上，椅子上，甚至在办公桌上高潮迭起，大汗淋漓，死去活来。……被陈老总紧紧搂着，贴着，孟虹想念高主席。高主席最疼她，她最爱高主席。高主席待她恩深义重。自有了她，高主席再没有碰过别的女人。她有直觉，她真相信。要有半月一月两人没见面，高主席就会从晚上爱她到早上，十来个小时波翻浪滚，不疲不累。一流的汉子，一流的手段。高主席自己也说，作为男女之情，我们两人无论力度、时间，都达到了最高层次，最高境界。她的医学知识，使她坚信了此说。她对高主席感恩不荆为了高主席，她愿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她觉得身上发热发潮，软软款款，不能自主了似的……。又快一个月没有见到高主席了。在北京，真不如渖阳方便。恁什幺事，想干就干。

乐曲停了，陈老总才放开孟虹。但仍捏住她的手，朝蔡畅大姐走回。

她脸蛋烧的厉害，但决不是因为害羞。陈老总仍是粗喉大嗓地说：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和小孟跳舞，一大享受。格老子要是年轻十岁，一定把她娶到手！

蔡畅大姐打趣说：张茜同志可是新四军的大美人啊，也比你小出二十多岁，老总还不知足？

陈毅见李富春在对面向他招手，便边走边说：知足知足。小孟同志，开句玩笑，莫见怪罗！

当下一支舞曲又起时，孟虹不等到有人来邀请，就先去了洗手间，洗手洗脸，重新补了补淡妆。这春藕斋的服务真周到，女洗手间里还摆放着化妆品、口红、胭脂、面霜、定妆粉，样样齐备，专为年轻女孩儿们预备的。不知为什幺，孟虹忽然想哭，但又不敢哭。在公开的舞会上，她还是头次被人这幺身贴身、脸贴脸的搂抱过。把人当尤物，当玩物呢。还好她虚荣心重，思想上放得开，感情上是个浪漫主义者。在洗手间里待了一会儿，她就平静下来了：还想哭呢！傻子！你个大连普通市民人家的女儿，进了中南海工作，能见到这幺多大人物，决定全中国老百姓命运的中央领导人，是千幸万幸呢！多少条件不比你差的女子，想来趟北京都不容易呢。

孟虹从洗手间出来时，全场大放光明，鼓乐大作，乐队演奏湖南民歌《浏阳河》。所有的人都起立鼓掌。原来是党中央的四位领导人：毛主席，刘副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加上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等进场了。一时，孟虹也像那些女文工团员们一样，激动地拍着巴掌。毛主席步履稳健，亲切地微笑着，朝大家摆着双手，拨开前面的什幺障碍物似的，示意大家停止鼓掌，继续跳舞。他身后的刘副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则跟各自熟悉的文工团员握手打招呼。很快的，周总理的四周便围上了一大圈女演员，争着邀请总理跳舞。周总理看了一眼前边的毛主席，立即告诫说：你们先不要来邀我，你们去邀毛主席，快去快去，都到毛主席身边去，你们今天的任务是陪毛主席跳舞。

因蔡畅领着孟虹坐在背门的一侧，暂时没被发现似的，正好可以看到花团锦簇的女文工团员们，一只只彩蝶似的，围着中央领导人转。

毛主席、刘副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四位，很快被女文工团员们拉进舞池，踏着陕北民歌《绣金匾》的明快节奏，跳起了快三步：一绣领袖毛主席，您是人民的好领导；二绣朱德总司令，您是人民的老

英雄；三绣敬爱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这支陕北民歌，由著名演员郭兰英演唱，其时正风行全国。奇怪的是「金匾」不绣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当然也没绣陕北英雄高主席了。

为了表示对毛、刘、朱、周的尊敬，春藕斋已有不成文的习惯，只要四巨头在由女伴们陪着跳舞，其余人物就不下舞池，只坐在四周聊天、喝茶，抽烟。女文工团员们则遵照周总理的吩咐，轮流上场为毛主席伴舞。

毛主席每跳半圈，便由一名新人上去替换，替换得敏捷自然，不使舞步中断。毛主席本人也很满意眼前丽人常新。因之跳完一支曲子，往往要替换五至六名演员。

「金匾」绣完，四巨头牵着女伴们的手下到场边的一张张沙发上休息。茶几上摆着香烟、茶水、糖果。接下来的曲子是慢四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由彭真、陈毅、贺龙、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等人下场去跳。又有女演员邀请周总理跳舞。周总理礼貌地说：下一支，我来请你跳，好不好？原来他正在左顾右盼。他发现了远处的蔡畅，以及蔡畅身边的那只小凤凰。

周恩来站起身子，对那些围着他的女文工团员们说：对不起，我要暂时离开一下。说罢就快步绕过场子，朝蔡畅这边走来。

蔡畅见了，忙拉起孟虹迎上去：总理，你走慢点！难怪颖超说，有时你的警卫员都跟不上。

周恩来先握了握蔡畅的手：近来可好？听小超说你患了场感冒，见好了吧？如今条件好了，可要保重身体，注意休息罗！

蔡畅亲热地拍拍周恩来的手背：谢谢关心，你呀，要关心的事太多啦！最应当注意休息的，是你自己。我是被富春逼着小病大养。这不，来春藕斋看跳舞，还请了小孟医生来陪着。来来，介绍一下，这是医务处新来的医生，名叫孟虹。她在大学里学的是西医，却还自学了中医针灸，中西结合。

周恩来盯住孟虹，目光熠熠放亮：孟虹！好一位年轻的天使。医生护士，都是我们的白衣天使……。周恩来转而握住了孟虹的双手：很好，中西结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正是毛主席最近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

小孟同志，你率先落实了毛主席的指示呢。来来，我把你去介绍给毛主席。

孟虹十分激动。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总理，但短短数语，她已感到了总理的温暖关怀，和蔼可亲了。她心里也极想去见毛主席，但又有些儿怕怕的：主席哪，就好比是过去的皇上哪。她抓住周总理的手，颤着声音说：总理，我想先陪您跳舞……。

周恩来深邃机智的目光里透出含蓄的爱意，转过脸去对蔡畅说了声：大姐，小孟同志头一回邀请我，不能不答应啊？来来，小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还剩一半，我们把它跳完吧！

周恩来风度儒雅，舞步潇洒。他轻轻拢住孟虹。孟虹很快就适应了，感到和谐、轻快、自如。令她特别感动的是，总理很尊重舞伴，总是礼貌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避免彼此身子的那怕是十分轻微的碰触。比起陈毅的那恶俗的舞德来，真有天壤之别了。

小同志，喜欢在中海南工作吗？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是不是有太多的禁忌？

我很喜欢。能为这幺多大人物服务，感到很幸运，很幸福哩。

你这是客气话吧？我们这些所谓的大人物，也是各有各的脾气和毛病，有时甚至是难于伺候的。你们要敢于提意见，反应情况，不管是谁。对事不对人。当然，有时也要请你们多体谅、理解和包涵呢。我们许多老同志战争年代受过伤，九死一生过来的。

听着总理这话，孟虹周身感到温暖，一种父辈的慈爱所给予儿女们的那种温暖。

小同志，怎幺不说话？我先前一眼看到你，就像认识你似的。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

孟虹笑了，笑得灿烂妩媚：是吗？总理，都说你记忆力惊人哩。但我要说，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您……。当然，从报纸、杂志上见到您的相片，就早了。应当是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呢。

看看，你这笑容，多甜美，多迷人……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像我的一位多年的助手，我们外交部的龚澎同志。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以后我介绍你跟她相识，一位很优秀、很有学养的女同志。当然，她已经三十几岁，两个孩子的妈妈。你比她更显清丽、鲜亮……。对不起，我这是当面奉承你了。不过，当面称赞一位女性的容貌，不是俗气，而是一种尊重罗。

不知为什幺，孟虹有些晕晕乎乎，身子都要被融化了似的。她是太易动情了。真是个情种。而周总理，则是那种接触一、两次就可以被爱上的男子。

对了，蔡大姐说你的专业是西医，又自学了中医，是不是你祖上有什幺家传啊？

是，总理。我家祖辈都在大连行医。针灸推拿，是父亲从小就敦给我们六姐妹的。中医家庭，耳濡目染啦。

很好，很好。祖传名医，悬壶济世。你家里有六姐妹？六朵金花？你排行第几？

孟虹点点头，温顺地回答：是老三，我的两个姐姐叫我三妹，三个妹妹都叫我三姐哩！

周恩来笑了：孟三妹，好称呼呢。你的声音很柔美。我要问问，你的针灸技术如何啊？

孟虹咬咬嘴唇，也忍不住笑了：不敢称高明啦……我是自十二岁起，开始替爸爸的病人扎针。六姐妹中，爸爸讲我扎的穴位最准、效果最好。

我嘛，喜欢戴高帽，听表扬，每天放了学就往父亲的诊所跑。所以高中毕业，父亲就硬要我报考医学院。我本想进中文系或艺术系的……。

周恩来喜滋滋地认真听着：真羡慕你们这代人，能有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念书，并且兴趣广泛。

孟虹涓涓细流般说着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学业。她毕竟城府不深。

舞曲完毕，周恩来仍拉住小孟虹的手：谢谢你！孟三妹，你跳得很好，比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还强。难得你身随意转，配合默契。走走，我领你去见见主席。主席最近患了风痛症，吃了几位医生开的方子都不大管用，正要找一位靠得住的针灸师呢。

周恩来拉着小孟虹来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正在跟身边的几名女文工团员说笑。只好站着稍等一会儿。孟虹也正可有点时间来镇静一下情绪。眼前这位宽额亮目、脸色红润、谈笑风生的伟人，就是被

人称为大救星、欢呼万岁万万岁的毛主席啊！毛泽东转过脸来，先看到周恩来，后看到孟虹。毛泽东眼睛放亮了，古典美妇式双眼皮一眨不眨，专注地把孟虹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看了两三个来回，引得那一个个如花似玉的文工团员们也难掩惊艳、妒恨之色。毛泽东咽了咽喉结，终于问：恩来啊，你是不是去了趟西天瑶池，把王母娘娘身边的仙女给带回来了啊？北方有美人，傲世而独立……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呢！

周恩来轻松地笑了：主席，她叫孟虹，孟夫子的孟，彩虹的虹。我们的年轻医生，学的是西医，但懂中医，懂针灸。

毛泽东不耐烦地挥挥手，眼睛仍是一动不动地盯住孟虹，看个不够似的。孟虹身后有女子在轻声议论：主席被迷住了吧？主席可从来没这样子看过我们……。

恩来啊，你是做总理的，总是那幺实际，又是西医，又是中医，又是针灸的，对这个小孟啊，先不要那样世俗，那样实际呢！有唐诗云：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又云：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成功后，辜负秾华过一身。……小孟，你是何方神圣啊？

孟虹先是被毛主席看得羞红了脸，再又见毛主席背诵出两首唐诗来赞了自己——她知道前一首是高蟾的《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后一首是罗隐的《牡丹花》。特别是后一首，毛主席把她喻为百花之王，冠压群芳。

一时，她内心的窃喜难以名状，于是整个儿更显容光唤发，美艳迷人。她都忘了回答毛主席的问话。

还是周总理代她回答：主席，小孟是大连人，吉林医学院毕业，家庭是祖传中医。她刚调到我们中南海医疗服务处工作不久。

毛泽东又不耐烦地朝周恩来挥了挥手。显然，他是想和小孟虹会话，而不是由人代答。他眼睛仍在上下打量着孟虹，迳自说着：孟虹？好名字呢，不俗，有意境。初次见面，彼此还生疏呢。不要紧，在一个大园子里住着，很快就会相熟的。我就先送你一句话吧：丰谷靓饰，光明汉宫。怎幺样？

周恩来在孟虹耳边轻轻提醒：快谢谢主席，主席夸奖你呢。

孟虹心里明白，这是毛主席对自己的长相作了极高的评价，却又不知道该不该感谢，如何来感谢。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立起来，看了四周的那些女文工团员们一眼，六宫粉黛无颜色似的，将目光重新落回到孟虹身上：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典出何处？恩来，你记不起来了吧？

周恩来的确不知道典出何处。但他脑子转得快：主席大约是指的汉代的赵飞燕，或是王昭君吧？

毛泽东笑嘀嘀的：你算对了一半……好了好了，今天不说这个了。来来，光明汉宫者，我请你跳支曲子吧！恩来，你替我去招呼一声乐队，请他们来一曲《汉宫秋月》，再来一曲《阳关三迭》……。

第五章　西山晴雪

十一月一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共产党闹革命，第一革封建主义的命，第二革帝国

主义的命，第三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命。现在头两个命代们算革得差不多了，剩下第三个命，还要不要革啊？

你们心里怎幺想的？妥协让步，互敬互爱，握手言欢，称兄道弟，长期共存？那我们共产就不应该再叫共产党了，改名为社会民主党，考茨基党，伯恩斯坦党好了，甚至称为工党都可以。你们谁有这个胆量和气魄啊？本主席今天旗帜鲜明，替本党正名：要消灭资产阶级，包括消灭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要共他们的产。当然可以考虑分步骤，分期分批来共产，一是要消灭，二是消灭之前，还要先扶它一下。猪和羊，总是要先加加膘，肥一点再宰，油水大。

会上无人附和。周恩来、刘少奇心中有数，毛泽东的锋芒是指向他们两人的。毛提出现在就着手消灭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工商业，事关整体经济战略转变，连很少过问经济事务的老好人来总司令都张目结舌，周、刘二人更是无所适从了。周恩来意图缓和一下气氛，提出是否先议议朝鲜战局，前不久彭老总又返回前线亲临惕调指挥，中朝联军和美李匪军在三八线上甘岭一带进行激战，双方都摆上了好几个军的精锐。这一仗若不打好，停战谈判就又要被拖下去了；还有，他也想在会上汇报一下政务院和财政部拟在新年元旦日起推行新税制的问题……。

毛泽东却无兴趣扯什幺朝鲜战事，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大家不想替本党正名，散会！

随后，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头场早雪，一时间天地皆白，好个冰雕玉砌、万象晶莹的银色世界。

毛泽东让田家英通知杨尚昆，并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要上香山住些日子，读读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兼由中医师治治风痛症。可能元旦也在山上过了，中直机关的新年团拜，请刘、周、朱三位主持，云云。

当中办主任杨尚昆来西花厅告知此事时，周恩来把杨主任请到后院书房里，才问起：是不是要带那个叫孟虹的女医生去啊？

杨尚昆点点头：这事除了蓝苹，谁都不便过问，也不敢过问，他点谁的名，我就通知谁。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摆摆手：蓝苹又到苏联治病去了……。但愿这回，不要再闹。尽闹这种后院风波，影响不好。好快啊，春藕舞会相识，还不到一星期，就要上香山住到一起。尚昆，孟虹同志的档案你看过了吗？我们对她的过去了解太少。我主要是从主席的安全角度来考虑，此事大意不得啊！杨尚昆报告总理，他看过孟虹的档案，很完整，也很单纯，才二十二岁嘛，哪年哪日在哪儿上学，都清清楚楚，有证明人，看不出什幺疑点。

只是我有点想法，这女医生那幺绝色，我们西苑内已有人私下里称她为第一美女，却是从东北局推荐来的，这里边有不有什幺名堂？不敢说。

周恩来抬了抬眉头：会吗？的确不是一般的漂亮。我第一眼看去，就吃一惊。眉眼气度颇像龚澎，但艳丽妖娆，更胜龚澎一筹。我这办公室里几个年轻秘书，没病去看病，回来相互议论，说孟医生活脱脱就是位现代绍蝉，国色天香。一位女秘书见他们不严肃，反映到我这里，被我狠狠克了他们一顿：普通干部去领导人的医疗处看病，是违纪行为，一人一份书面检讨；再去，纪津处分。不然，人家以为我这总理办公室的人，可以闹得特殊化……。不过，尚昆啊，关于孟虹同志的情况，我有个提议，中办有不有必要派人到东北局去调查核实一下，工作做细些，做在前头，以防万一嘛。毕竟，东北解放时，她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嘛。

杨尚昆是个老实人，听了周总理的提议，面露难色：很不好办，总理你知道，高岗同志领导下的东北

局，一统天下，如今谁都碰不得，谁碰谁触霉头。前不久少奇同志关于全国农村工作有个讲话，批评了几句东北地区推行苏式集体农庄试点，是犯了左倾急躁幼稚玻结果被高岗同志告到主席那里。主席支持高岗同志，批评少奇的讲话右倾，发出的讲话稿要收回，搞得少有同志很被动……。何况这回，我们要是背着主席去调查孟虹，是越不过东北局组织部门的。一旦被主席察觉，追查下来，更是谁都吃不消。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此事到此为止，大家好自为之吧。

杨尚昆临要告辞，又犹犹豫豫地说：除非动用中央调查部系统，才可做到不着痕迹。

周恩来两手一摊，苦笑道：杀鸡用牛刀，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再说李克农同志自去年夏天起就长住朝鲜开城，主持我与美军停战谈到。现在中调部主事的孔原同志，倒也是老熟人，老朋友……可是尚昆你知道吗？

中调部自去年起，已直接从主席那儿领任务，由主席亲自指挥。

久违了，双清别墅！

毛泽东领着孟虹一行，冒着风雪乘车来到香山双清别墅。他兴致极高，稍事安顿，即命令卫土们去替他铲雪开道，要去看云亭观雪景。卫士长十分作难：从别墅到看云亭，是一条数百公尺的山间小道，两旁有多处悬崖峭壁。小道上积雪盈尺，又结有暗冰，万一有个闪失，如何得了？可毛主席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

卫士长没法，只好偷偷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挂电话，要求中央出面劝阻，敦请主席等雪停之后再外出观景。杨尚昆接到电话，不敢作主，连忙报告用总理。周恩来当即指示：警卫部队应遵照主席吩嘱，立即出动铲雪，清理道路；至于是否同意主席外出至看云亭赏雪，听侯中央通知。周恩来本想立即亲自跑一趟香山，安排有关事项，并实地勘查那段山路，做下各种标记，以确保主席安全万无一失，但一想到小孟医生也在那里，说不定正热乎着呢，主席一定不高兴自己闯了去，便打消此念，而挂电话与少奇同志商量。少奇同志当机立断，找到朱总司令，商议出中央书记处意见：为主席安全计，在天气及道路情况好转之前，要求主席以在双清别墅前院回廊及亭台上赏雪为宜。

毛泽东听卫士长转达的中央书记处电话纪录，十打光火，怒斥道：我这里事无巨细，你们都要向人家请示报告？人家放个屁都是香的，你们都要奉为圣旨，我的话就作不得数了？

卫士长被喝斥得低下头，不敢吱声。不吱声也不行，主席会更恼怒，误认你是以沉默来对抗他，只得低声辩解：确实是风雪过大，路况不明……。

比当年红军长征过雪山还难吗？

报告主席，保证您的安全，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要对党和国家负责任。因为您是中央主席，您并不完全属于您自己……。

毛泽东怒目圆瞪：混见逻辑，岂有此理！毛泽东不属于毛泽东自己？

属于你们谁？

报告主席，您属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央警卫条例上，就是这幺说的。

毛泽东听这一说，愣了愣，倒是转怒为笑了：好哇，原来我早被你们共产了，属于国营经济，公共财物，全民所有了！是不是唐僧肉啊？每人分一块，你们好长生不老啊？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明白，只要毛主席一开玩笑，就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了。卫士长立即讨他欢心地说：我已问过了气象台，明天会雪停转晴，我们一定清出道路，一起陪主席去赏雪景。

毛泽东释怀地挥挥手：今天就依了你们。通知警卫部队，明天一早出动铲雪，你们也去，我这里留一、两个值班的就行了。山上有个观景台，叫做西山晴雪。听清楚了？明天下午我去那里看雪。

卫士长连忙称是。转过身，却暗自吐了吐舌头：我的妈，从双清到看云亭不过数百公尺，到山顶那西山晴雪，可是有好几公里远，我们两百来号人马肯定不够，还得请山下的驻军也出动才行……。

当日晚膳后，毛泽东打发走了其余的工作人员，只留下小孟医生陪他。整座别墅早已生人烧暖道，室内温暖如春，身上只要穿件薄毛衣即行。

毛泽东已换上宽松的睡服，仰坐在沙发躺椅上，静静地看着旁边的孟虹。

孟虹一袭丝绒连衣裙外罩了件白大褂，正在整理她带来的那只保健药箱，准备给主席做第一次针灸。屋子里只剩下自己陪伴着伟大的毛主席，它既兴奋又紧张，胸口都砰砰跳着呢。

毛主席朝她招招手：光明汉宫者，坐到我边上来，脱去你那职业性的白大褂吧，我们现在可以好好说说话了。

孟虹温顺地除去白大褂，身上那凸凹有致魅力四射的优美曲线，立时显现无遗，毛泽东又印室放亮、双目放电似地盯住了她。孟虹小岛依人地在毛主席的斜对过坐下。选择此一角度的位置坐下，正是她的聪明之处：便利毛主席近距离、近效果地审视她，欣赏她，着迷她。

毛泽东再次肯定说：丰容靓饰，不假不假，况且你是无饰也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矫饰。

孟虹灿然一笑，忽然款款地说：主席，您引用的是不是《汉书》上的话？那是人家汉元帝初次见到明妃王昭君的印象呢，您用来夸我，一是承当不起，二来也不尽准确的吧？

毛泽东张了张嘴，难掩脸上惊讶之色：嘀哟，这幺讲来，你还是读过《汉书》的罗？那天在春藕斋，我猜少奇、恩来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出处昵。汉元帝是个头号官僚主义者，宫中嫔妃只知道一个赵飞燕，不知还有王昭君。史载他的后宫两万人，连看都看不过来，只好由宫廷画师毛延寿一一描了像去给他过目。他也是上了毛延寿的当呢。我那个本家凭一技之长，竟敢在宫中大行贿赂，也是造皇帝老子的反呢，哪个妃子送的礼重，就把哪个妃子画得好看些，让皇帝看上，召去宠幸，犯有欺君之罪呢。王昭君是我们楚人，古代楚人讲风骨，不肯向毛延寿行贿，毛延寿就把她画得很一般，被汉元帝漏过了。及至北方的匈奴派使者来求亲、以息边患。王昭君出于民族大义，也是出于自己在宫中受到冷遇的不满，而主动请求出塞和番。很快得到批准、及至和亲当日，汉元帝召见匈奴可汗与王昭君两人，见到王昭君时才大吃一惊，相见恨晚，并悔之晚矣！只好说了丰容靓饰，光明汉宫……。作为一国之君，他首先应当杜绝宫廷内部的贪渎之风。对了，你说这话形诸于你，有何不妥？

孟虹一脸笑笑盈盈，声音柔和如水，温云软语，仿佛是用眼睛说出来的：主席，现今国家在您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大业，内蒙古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省区，也是党委当家哩，蒙汉通婚已是常情，不需要再派人去大漠和亲了呢！

毛泽东拍了拍巴掌：讲得好，讲得好！不过，外蒙古早独立出头了，还剩下个台湾省没有拿回来……真是想不到，你这幺个年纪，又是学医的，倒像个读过些古籍的女秀才呢，是不是？

孟虹面带羞赧：不敢说读过多少……，父亲是个老中医，自小就要求我们兄妹多读书，尤其对找，更是严格。父亲说，做一名中医，一定要读些古籍，熟习经典。自古文医同道啦。

毛泽东点着头：有道理，有道理、可不可以说说，你都读过哪些？

孟虹脸庞儿粉红粉嫩，眼波欲流，扳着纤纤玉指说：从《三字经》、《千家诗》启蒙，之后是《孟子》、《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是五经……都是在父亲的指教下，囫囵吞枣，十成懂个一、两成。《易经》、《春秋》则完全不懂。最喜欢读的还是诗、词、赋，小说野史……父亲曾经要我读《资治通鉴》。可我只是跳看读的，比如跳过了春秋战国，以一本《东周列国志》代替了；也跳过了三国、魏晋，用一部《三国演义》代替了。读的乱七八糟，也可以说什幺都没读过。后来考上了大学，学的是西医，功课重，考试、实验多，课余又贪玩，溜冰啦，跳舞啦，游泳啦，就完全放弃了。原先读过的一点古籍，如今也都交还给我父亲去了。

毛泽东笑了起来，赞许地望着眼前的这位绝色人儿，很久都没说话。

他觉得这个小孟虹颇诚实，既没吹嘘，也没谦虚。自己从来讨嫌四书五经，偏重于诗词文赋……。良久，他吟哦出两句古诗来：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孟虹见主席反反复复吟哦着这两句明朝于谦的《观书》，并眼睛盯住自己，心中顿悟，便抿嘴一笑，接了下去：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主席，我没有背错吧？

毛泽东笑着捏住了孟虹的小手，旋即又吟出两句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之后就停祝孟虹会意，且是容易，便把李太白的这首赠孟浩然接了下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孟虹背诗，毛泽东击节：吾爱孟夫子，吾爱孟夫子……你姓孟，以后我就称你做孟夫子，如何？

主席，不是七尺须眉，如何能称夫子？

夫子者，尊称也，孔子为孔夫子，孟子为孟夫子，关云长为关夫子，朱熹为朱夫子……。以后你不要再喊什幺主席了，就喊毛夫子。孟夫子对毛夫子，男女平等啊！来来，不要鸿沟，不要楚河汉界，坐过来啊！主席，您真会开玩笑……，我这样坐？您的腿不是疼嚒？您再考我诗词，看看我会多少……你坐在上面就不疼了，温香软玉，灵丹妙药呢。诗词以后冉考。先文后武，文武兼备呢。

主席，慢点儿「武」吧？我先替您扎扎针……。

喊毛夫子。你就改不了口？好好好，不急不急，我依你，慢点就慢点。在我们湖南乡下，男女行事，也叫做打针哩，听着不雅吧？

不雅。打针？妈呀，形象倒是形象，难听也是难听。毛……夫子，人家痒痒哩，痒痒哩。不哩，不哩，不哩……疼呀，疼呀……。还是喊主席……疼呀慢些儿呀，妈呀……。

人面桃花相映红，真像棵含羞草……。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过去，有不有过什幺经历的？

我？真是的……。您呀，这时刻问人……我要说没有，您也不肯相信。要是说了，您又会笑话的……。除非您先给个说法。

好好，我对你实行三不主义，第一不笑话，第二不计较，第三不重提。此话一次性了结，如何？

看您，看您……不许笑话我啊？要说什幺经验，也是间接的，从我父母领那儿来的……。我是不是在犯傻呀？亵渎自己的双亲……。傻就傻，反正就说给你听，只说给您一人听……，我十三、四岁时候，身体发育很快，起了很大的变化。又读了《红楼梦》、《三言》、《二拍》、《古今小说》，那些才子佳人，尼姑道士的，乱着呢，都行了些啥好事儿？那时还是日伪时期，父亲因不肯给鬼子和汉奸们治病，全家搬到了关内秦皇岛市住，隐姓埋名，开了间小杂货铺度日。那房屋是上居下铺，木板结构。

那时三个妹妹还没有出世。我和两个姐姐的住房跟父母的住房只隔了一层薄板、父母房里的响动清清楚楚。我的两个姐姐北我贪睡，睡觉死沉死沉，属于那种大炮都轰不醒的人。独我自小睡觉很惊醒。常在半夜醒来，就听见父母房里像在打架似的，翻上翻下，床板楼板一起响，很凶哩。吓得我想叫又不敢叫，想哭也不敢哭。可第二大一早起来，见父母亲都是笑眯眯的，全然不像打闹过的样子。不久，一个又一个小妹妹出世了，我才明白，父母亲是在做小妹妹了。有一回，我替父母打扫屋子，无意中从他们枕头底下翻出来一本古版图画书。我偷偷拿出来，一个人偷看了好多天，看得心惊肉跳……。都是男女行事的各种招式，都记在脑子里了，就像刻在印扳土一样……。您别笑话啊，我开始在意念里，揣摸着那些事……。

但一见到男人，就害怕，就脸红脸臊的不行，跟人握握手部浑身发麻……。我这人呀，从小被人夸着，宠着，怎幺怎幺长得好，聪明，是棵仙草似的。慢慢的，自己也爱美，臭美，有了很强的虚荣心。反正自己这身子，一定要给了自己最尊敬、崇拜的英雄人物……。我也真是好运气，年初中央卫生部到吉林医学院挑选年轻医务人员，很顺利就被选上了。这不，不但进了北京，还进了中南海，还到了您的身边。

这幺看来，人和人，真还是有某种缘分罗……。比如找和你，不是缘分，普天之下，几亿人口，怎幺就能碰到一起了呢？

说话间，毛泽东已经完了事，得到了满足，他仍抚着孟虹柔嫩芬芳、香汗微微的身子。孟虹也是一副满足的样子，心里却在想：这主席比那主席，差远了。高主席一次能祈腾两三个小时，让人欲生欲死；毛主席却至多只有三、四分钟，做的不如说的，也是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哩，嘻嘻……。

你笑什幺？毛泽东侧过肥重的身子来看着她。

我笑这男女之事，怎幺就能让人这幺快活……。

孟虹赶紧掩饰，解释。

你不是处子，城池很易攻破的……。放心，我不喜欢处子，那太费事。我这人啊，生平最怕在小事上纠缠，也常常处理不好一些小事。

孟虹原以为伟大的人物不会提及这类话题。她的初夜，已在一年前给了高主席。好在地项备有说词，也是高主席早就提醒过她的：您呀，也喜欢问这个……。就告诉您吧，我自小除了喜欢阅读，最喜欢

跳舞、溜冰、游泳，加上自由体操……，十七岁高三那年，一次从双杆上摔下来，腿根撞在木杆上了，很疼。走路都迈不开腿，还是女同学背回宿舍的。脱下来一看，吓一大跳，全红了。那女同学还幸灾乐祸：膜都破了，以后……，那时我们已读了生理卫生学，懂得这个。进医学院后，就更明白了，从事强体力劳动，剧烈的体育运动，都可使女性的处女膜破裂，这是医学常识哩。以处女膜是否破损来衡量女性是否贞洁，并不客观，也不公平，况且在医学技术先进的法国、德国、日本，处女膜是可以手术再造的……。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孟夫子可真是个学医的……。他很快合上了眼睛，之后鼾声大作。

翌日，雪停放晴。

孟虹贪玩，又不怕冷，一早起来，就在院子里堆雪人。她堆得很仔细，很投入。花了大半个上午，堆成四尊与常人大小相若的雪像，模样儿却都像古人。值班卫士和护士，都不知道孟医生为何有此雅兴。仔细看看呢，还能分出是三文一武。那位武者，手持一柄大刀，威风凛凛的。四个古装雪人之侧，孟虹又堆了一大一小两个雪人，似是大者为男，小者为女，不知是什幺用意。

毛泽东一觉睡到中午。卫士听到传呼铃响，连忙泡上大杯浓茶及当日的几份主要报纸送进去。毛泽东的习惯，每天中午睡醒后，并不立时下床，而由卫士在他床头垫上两只特制的大枕头，扶他坐起来，边喝浓茶边翻开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往往花上两个小时。这天，他却没翻报纸，而对街士说：去把孟医生请来，给我做针灸，其它人一律不要打搅。

卫士们严格执行着一项服务纪律，不听到主席卧房或书房的传唤铃响，一律不准入内。日常出入，也要求他们当聋子、哑子，不该他们看的、听的，一律不看、不听。偶尔接触到了，也应守口如瓶，只当没看到、听到，严守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因之主席找人谈话、议事、办事，工作人员都要自动退避，否则，将受到党纪、军纪严惩。

孟虹回到毛泽东卧室时，因刚脱去皮帽、大衣，头上还冒着热气，睑蛋和双手却冻得红红的。毛泽东一看心疼了，年轻人就是精力旺盛，一早就出去踏雪尝玩了：快来快来，先给你暖和暖和……我要多谢你呢，很久没睡这幺香了，昨晚上是阴阳调和，周公之礼，人伦顺畅呢。

主席，我刚去堆了雪人，手脚冷，会冻着您哪？

不怕不怕，我火性大，正好让你给清凉清凉……。你堆了雪人？都堆得像谁啊？

先不告诉您……。一忽儿我陪您去看，您说是谁他们就是谁。

嘀嘀嘀，孟夫子，你还很顽皮……。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云翻雨覆，颠鸾倒凤，又折腾了近半个小时，毛泽东才放开小孟虹。

小孟虹先到洗手间穿戴整齐，重新匀了淡妆，才煞有介事地提了那只根本没有开启过的保健药箱，走了出去。

又过了一个钟头，毛泽东才由一名卫士加一名护士扶着，仍靠在床头坐好，以温热的毛巾替他擦脸、擦身子，穿上衬衣，将他两条腿移至床沿下，套上裤子、袜子、鞋子，扶他离床站立，替他系上裤带，之后扣好裤扣，每当卫土单腿跪地，替他扣裤扣时，他都要说上一两句笑话之类：是不宜搞美国式门户开放，大张着口，大不礼貌罗。

他的这套起居习惯，自离了陕北，进入河北那年就养成了。他还不到六十岁，身体无大疾病，走路虎步龙行，威风凛凛，却不再屑于自己料理穿衣扣扣这类日常琐事。

毛泽东的早餐在中午一时。一碗小米粥，几只白面馍馍，一碟益阳皮蛋，一碟湘潭腐乳，一碟青辣椒炒腊肉，一碟辣泡白菜。他的早餐就是这几样，百吃不厌。由孟虹陪着，两人边吃边说笑。服务人员都严守纪律，心照不宣：年轻美丽的女医生，已经不单单是医生了。是什幺呢？大约连毛、孟二位自己也不清楚。这类事，在伟大领袖身边，是见多不怪了。

卫士长进来报告：通江西山晴雪的道路已经清扫，撒上了细沙石，吉普车可以慢慢开上去。

毛泽东看了看手表：好好，你们去准备，大家马上出发。

上车前，孟虹陪着毛主席，先看了她堆的六尊雪人。毛泽东一看就明白了，一一指点出来：嗬哟！好家伙，这是孔夫子，这是孟夫子，这是朱夫子，这是大刀关夫了！我说的对不对？你我昨晚上谈论夫子名事，今天一早你就塑出雪像……旁边这一大一小两个现代人，就说不出来了，是谁呀？

孟虹踮起脚尖，街到他耳朵跟前，悄悄说：那个大的胖的是您，小的瘦的是我呀！

毛泽东哈哈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老夫子，少夫子，双清六个雪夫子……。

孟虹赶快递上自己的小手绢去，让毛主席自己动手擦去笑泪。

吉普车小心翼翼，花了将近半个钟头，才在曲折的山道上爬完了三、四公里。几处急弯险崖，警卫部队的官兵们都是手挽着手，于悬崖边组成人墙，以确保伟大领袖的座车安全。

毛泽东由卫士长和孟虹一左一右的扶持着，站上西山晴雪观景台，远近山林，如玉柱峥嵘，如雪莲盛开，如跟蛇飞舞，如冰河浩荡。……毛泽东俯视着脚下的冰雪景观，兴致勃勃地要求身边的卫士和医生护士，每人背诵出一首咏雪诗来。

毛泽东自己领头，背一首明人李攀龙的〈杪秋登太华山绝顶〉：缥缈真探白帝宫，三峰此日为谁雄？

苍龙丰挂秦川雨，

石马长嘶汉苑风。

地敞中原秋色重，

天开万里夕阳红。

平生突兀看人意，

容尔深知造化功。

几名贴身卫士不懂此诗意境，请主席解释。毛泽东说，都讲明清无好诗，这就是一首，很有一点李白的豪放遗风。讲的是登上了华山之巅，鸟瞰中原大地，极目万里晴空，于一俯一仰之间，大自然对我们展现出无边的秋色和夕阳落照的壮观啊！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鸟长嘶汉苑风。地敞中原秋色重，天开万里夕阳红！多好的句子，把华山景色写活了，也写绝了！

孟虹年轻好胜，差点就说：人家的这首七律，咏的是秋色而不是雪景呀。但她吐了吐舌头，终归没敢说出来。毛泽东仿佛看在了眼里，点了她的将：小孟医生，都讲你是个女秀才，背一首？

孟虹想了想，背出一首唐人高骈的绝句《对雪》：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如今好上高楼望，

盖尽人间恶歧路。

毛泽东说：好，好：大雪覆地，把许多丑恶的东西都掩盖住了，天地变得清洁。但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丑恶的东西或许可以被暂时掩盖住，但事物的矛盾是掩盖不住，总是要爆发的。掩盖得愈久，以后的爆发愈猛烈……。下面，谁接下去？

卫士长平日也喜欢读读诗词，但他只背出了李白的两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毛泽东高兴地晃晃手：李白的这首《北放行》，就这两句是精华，背不全，不要紧。

接着一位男医生背诵了一首唐人齐己的《早梅》，还有人背了一首岑参的《赵将军歌》。

夕阳西坠，朔风劲吹。香山顶上，真正的滴水成冰，天寒地冻。卫士长怕主席受寒，催促说：现在这山上是零下十几度，风又大，您的腿也不宜久站。我们回双清吧？晚了，也怕路上结暗冰。

几位服务员也说：战士们都还守在那些急弯陡崖上哪。

毛泽东却充耳不闻，依然流连雪景，无意下山。孟虹聪明，跟卫士长交换了一个眼色，便说：主席啊，我来最后背一首压轴的，就下山，如何？

毛泽东点点头，他太喜欢这个俏丽的才女、医生了。

孟虹说：我先不介绍这首词的作者。词名〈沁园春?咏雪〉，我相信，这是古往今来，在所有的咏雪诗词中，最为不朽之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毛泽东骄矜地微笑着，见小孟虹停住了，便问：还有下阕哪？

于是孟虹又朗声诵道：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对于孟虹银铃股的朗诵，毛泽东含笑不语，很有一点情比李杜，词北苏辛的得意。然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卫士、服务人员，多为小学文化，自然难知此词为谁人所作，只是齐声叫好助兴，唯求早点下山而已。孟虹差点就要叫喊出来：诗人近在眼前呀！但被毛泽东以眼神所止。此女非凡女也。

在回程的吉普车上，毛泽东捏住孟虹的小手问：孟夫子啊，本人的大作，进城后再没有公开发表过，所以连我身边的年轻工作人员都没有读到。你年纪跟他们相若，又是怎幺知道的？

孟虹说：记得是日本鬼子投降那年，父亲领着我们全家迁回大连。一天，父亲拿着一张《南满日报》，摇头晃脑念给我们全家人听的。我那时才十五岁。父亲念了两遍，我就背下来了。父亲含着眼泪说：三妹儿，咱中国又出伟人了，今后的天下非此人莫属。

毛泽东抚着身边的小孟虹，而带得色，嗬嗬笑着：你爷老子倒是有点先见之明啊！日后若去大连，可以和他见一面，听听老先生关于中医中药工作的意见。你父亲高寿啊？长我多少岁？

孟虹忽然红了脸，想了想，才说：我最小的妹妹今年十二岁……。父亲今年应是四十八岁……。

毛泽东掐指算了算：四十八岁，应当是一九０四年的，属龙，小我十一岁罗，我属蛇。

第六章　彭德怀闯禁地

毛泽东自上香山赏雪，住进双清别墅读书兼治风痛症后，每天除了泛阅军委专送的朝鲜战报、各地军情要编，其余党、政日常文件、报告，他一律不看不问，周恩来几次电话，要求上山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都婉言相拒：我就清静个十大半月都不行？你管政务院，朱总司令管军委，少奇管书记处，早就分工明确，何劳你上山？本主席权力全面下放，你们还不放心？

这期间于毛泽东来说，真正称得上公务活动的，只是两次题词。十一月二十日，为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通车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十二月八日，为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两次题词皆为大白话，毫无文彩可言。他所谓的「细菌战争」，是指美军在朝鲜战场失利之际，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起细菌武器，后因引起国际舆论的震惊及强烈谴责而停止。

其时周恩来、薄一波多次主持全国财税工作座谈会，决定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推行新的全国统一税制。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新税制将取消对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的种种税务减免优惠，与私营工商业按同一标准向国家上缴税利，这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新中国刚成立时，为了扶植、支持白手起家的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而采行了一系列税务减免优惠措施。现在国营工商业已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并有了相当的规模，理当向国家缴税了，若继续在税制上轻国营、重私营的收缴下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况且也给国营工商业留下了许多偷税、漏税的可剩之隙。

财政部长薄一波想的比较简单。毛泽东也很器重山西汉子会理财。几百年前我们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古称钱庄）就是由山西人创办起来的，以银票（纸币）代替元宝在市面上流通，开了金融风气之先。薄一波平日是喜欢跑丰泽园，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这次主席上了香山，却连电话都打不进去了。他请示周总理说：我看征收财税这第具体的事务性政策，毛主席也不一定感兴趣，就算向他汇报了，也会听得索然无味，不耐烦。

主席多次说过，他本人大半辈子有一个东西从来不沾：钱。

周恩来考虑问题，却比薄一波多绕了几弯弯。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属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都是四九年进城后，从军队里抽调大批善于理财的干部，转业到地方去筹办、组建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党营经济阿明年一月一日起，实行新税制，倘若这些同志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子，代表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的利益闹将起来，怎幺办？但眼下的情况是：中央政府主席不想过问此事，几次电话里，连嘴都插不上。好在少奇、朱总司令都是同意实行新税制的，主席办公室的几位大

秀才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他们也未提出不同看法，事情也只好这幺办了。

正巧这天，国防部长彭德怀风风火火地从朝鲜前线赶回北京，先到中南梅丰泽园，没有找到毛泽东，便直奔西花厅找周恩来：上甘岭战况十万火急！此一设胜负，决定我与美方和谈命运。现美军以强于我军的兵力、火力，加上空中优势，连续夺去了几座战略高地。我上甘岭部队日夜与敌人血战，拚刺刀，有的连队甚至营级单位撤换下来时，只剩下十几名伤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有的师级单位只剩下七、八百人了，怎幺坚持得住？人家美帝国主义在战场上不是纸老虎，是真老虎、铁老虎！现在应该把九兵团撤下来，把二兵团顶上去。可是上兵团级单单位，必须由老毛批准。我给老毛拍了多封电报，他一封也没回。他人不在丰泽园，也不在新六所。老毛人在哪里？人在哪里？

周恩来只得告诉：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读书、疗病，这段时间少奇和他也见不到人。

彭德怀脚一顿：老子闯了去！去搬兵！朝鲜战局好不容易打得美国佬愿意坐下来和谈。丢了上甘岭，和谈又泡汤。

周恩来点着头，尊敬地望着彭德怀：彭总，你急，我理解，我不反对去找主席。但你火气不要太大……不然找着了，也会吵架。我还是先给你挂个电话，打个招呼吧？

彭德怀一晃手：不麻烦，不麻顷了！先打电话，人家要是让小卫士、小卫士说：睡下了，等醒来再说吧，怎幺办？老毛睡觉，如今成了天下第一号大事。我就闯了去，他不见也得见！战争年代，他哪有现在这许多臭毛病，臭规矩！

周恩来说：也好，也好。老总，你喝了这杯茶吧？息息火。你是太辛苦了，又是几天几晚没阖过眼了吧？看你眼睛都红肿了，身上也有股子硝烟味……我和薄一波同志也有个事，想请你趁便向主席转达，只一句话：关于新税制，盼主席抽时间听我们一次汇报。

彭德怀站起身子，边走边说：知道了，知道了。转告，替你们转告。

自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后，本已部分开放给市民游览的香山公园，又整个儿成为军事禁区，未获得特殊批准的任何车辆人员，包括中央党、政、军机关车辆人员在内，一律禁止进入了。

彭德怀的座车在香山公园东门外被中央警卫团的官兵截祝彭德怀的警卫员跳下车，训斥挡路的士兵说：这是国防部长彭总要去见主席，朝鲜前线有紧急军情要报告，你们敢阻挡？

警卫团的一名干部模样的人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接到里面的电话通知，依据保卫条例，谁的车子也不能进入。这样吧，我挂电话进去请示一下……。

正争辩着，彭德怀站在了那警卫干部面前：你认得我吗？你才当了几天兵？吃了几天粮？老子带部队上井岗山的时候，你小子还没有出世吧？

警卫干部一看的确是彭总，立即双脚一并，举手行礼：是！首长好！

彭德怀威严地一挥手：你们在场的警卫人员，现在听我口令：列队集合！成双行！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后——转！齐步——走！

国防部长，威镇三军的彭总司令一番口号，立即把中央警卫团的二十几名大门值日人员指挥得服服贴贴。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已经上了车，直奔双清别墅了。值日军官赶快往里面打电话，通知

毛主席的卫士长：快报告主席，彭总坐车闯进来了，我们阻挡不祝毛泽东的确又在接受才女、医生小孟虹的针灸治疗。通往保健室、卧室的一层层朱漆房门紧闭着，谁也不敢去惊动的。卫士长接了电话，也无可奈何。但他是尊重彭总的，连毛主席都多次说过：彭总是我党我军的大英雄，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连续取得五次战役胜利那阵子，毛丰席还特声重写了他一九三五年夏天初到陕北时的一首绝句，给卫士、服务人员们传看：「山高路险坑深，敌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卫士长懂事知礼，赶忙站立在双清别墅门口，迎接彭总。彭德怀一下车，卫士长已站在车前行举手礼。彭德怀还了一个注目礼，说：小黎，你们可是到处设禁宫哪。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见当家的。

卫士长领着彭总往院内会客室走，一边为难地说：彭总，你先稍微休息一下，我立即进去通报。来人，给彭总上茶上点心。

彭德怀只得在古香古色、宫廷陈设的会客室里坐下。卫士长转身朝里面去了。彭德怀从一个面目清秀的女服务员手里接过香茶，也不怕烫，三口两口的就喝干了，还以手指探进杯内，把茶叶抠出来，倒进嘴里去嚼着。这点，女服员倒是看惯了，毛主席也喜欢喝干茶水嚼茶叶。看来湖南的首长们都有这习惯。当女服务员上第二杯茶时，彭德怀已不那幺渴了，问道：小鬼，哪里人？多大年纪？参军几年了？

女服务员答：报告首长，俺老家山东烟台，二十了，参军两年多一点……。

你知道老毛患了什幺病？病得重不重？

首长，俺不知道，俺真的不知道……首长。

那你每天见得到他吗？他总能走动走动吧？

能，出去赏雪……，俺一天能见两三次，端茶送水的。别的，俺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首长。

彭德怀心里有数：老毛的规矩大，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三子」：瞎子、哑子、聋子，不当看的不看，不当说的不说，不当听的不听。一句话，活工具，娘的，要求服务人员当他的活工具。

他不再问什幺，大口大口的吞下几块宫式点心，都没有吃出什幺滋味。他心急火燎地朝那通往里间的门廊张望，过了一刻，才见卫士长愁眉苦眼的回来了：报告彭总，对不起您，咱完不成任务，主席确是睡下了……。

彭德怀腾地一下站起身来，红着眼睛、粗着嗓门问：睡下了就不能喊醒？我有紧急军情！我是回来搬兵！

卫士长赶快挡住通往内院的门廊口：彭总，稍等等，稍等等，……。

主席过年就是六十花甲的人了。他现在最困难的是两件事，一是睡不着觉，二是拉不出尿……。主席自己也这幺说。

彭德怀越听越火，越火越急：我看都是你们给惯的！每天拉出去跑五十米，出几身臭汗，看他睡不睡得着！天天吃那幺营养，又香又辣又油腻，当然拉不出。像前线战士那样，每天吃粗粮，咬生罗卜、生大葱，看他拉不拉得出！你闪开，我没有功夫和你们罗嗦！

说着，彭德怀胳膊一挥，卫士长毕竟不敢强行阻挡，只好跟在他身后，哀求着：彭总，不行呀，您不能闯去呀，我们要受处分的呀！

彭德怀返身站定，恰似一尊怒目金刚：住口！朝鲜前线每时每刻，都有整排、整连的部队被敌人炸死、吃掉！你们只是受个处分而已，哪个损失大？再讲，老毛要处分也是先处分我，还轮不上你！

彭德怀大步流星地来到里院毛泽东的保健室门口。在门外值勤的卫士连忙向彭总行礼，身子却死死堵住了房门，这是最后一道岗哨了。

彭德怀低吼一声：闪开——！

吼罢，便如同入无人境之地，一头闯了过去。卫士到底不敢拦腰抱住这位三军副总司令，只好和卫士长眼睁睁的看着他夺门而入，却碍于严格的纪律，不敢跟进。

彭德怀还是没有见到毛泽东，只觉得这保健室隔音效果好，真安静，暖气也烧得他娘的像过三伏天。他迳直朝前走去，推开一道虚掩着的门，却不禁「蔼—！」的一声倒退出来，并且背过了身子。

原来他看到的，竟是一幅活的春宫图：他娘的老毛赤身裸体仰躺在大床上，双腿上倒真的扎着无数根银针，每根银针顶上都熏着艾香，烟雾袅袅的，是在做针灸治疗。问题是那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医生，身上也是一丝下挂，寸缕不着……老毛的两只大爪子正捏住人家的奶子要，摘樱桃哪！

那女医生也「哎呀」一声惊叫，扯过大毛巾掩住前胸，身子一闪，美人鱼般溜进屏风后边去了。

彭德怀脑子里也是惊鸿一瞥，觉得这美人儿有点眼热似的，在哪里见过？春藕斋舞场？还是东北局高大麻子府上？娘的，革命胜利了，口口声声不做皇帝，却一个个玩起后宫来了。不是后宫的后宫，不是嫔汜的嫔妃，不是宫女的宫女。

毛泽东躺在床上，只听到两声惊叫，并没有见到闯进来的人。但凭直觉，他知道是彭德怀来了。此种行径，只有彭德怀干得出来。他依旧躺在床上不动，只拉过被单遮了遮愈来愈发福的肚腹：是不是老彭啊？既然到了，就请进来罗！

彭德怀说不上气愤，也说不上好笑，倒是撞见了人家这种男女场合，依湖南乡下人的习俗，是要感到晦气不洁的。他站在门口回答：是我老彭，从朝鲜回来搬兵。上甘岭快守不住了。三兵团的两个军，伤亡重大。美帝国主义跟我拼老命了。我整营、整团的部队被吃掉。给你拍了几封电报没回音……。没办法，只好闯来了。

毛泽东仰在床上，朝彭德怀招招手：军情紧急啊，情有可原，我不责备你。不是摆了三个兵团上去，胺你指挥嚒？怎幺还不够？我看了电报，觉得你还有人马可以机动，没想到这幺紧急……。你在外间等等也好。我让医生来拔了针，再起来谈。

这回是彭德怀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是有三个兵团，一个摆在西线，一个摆在东线，一个摆在中线的上甘岭地区，都是没法子机动的。你就在床上写个手令，三兵团下，九兵团上，我去办就行了。

毛泽东却笑着晃晃手：看你火烧屁股急的！大老远的跑回来了，又闯进来了，我总得听你谈谈前线的事嘛，留你吃个便饭嘛，去去，外间稍候。我也要起来方便、方便了。

彭德怀只得遵命，把房门虚掩上，回到外间坐下。这保健室实际上也是个客厅，只是靠里墙的一侧多

了一张铺着白布单的台子而已。行宫，娘的，就是个从前的行宫罗。现在这作派，和他娘的过去的皇帝老子，也差不到哪里去了。当然要是在从前，自己闯到这地方来，是会被砍头了。

又约摸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才披着件浴衣，光着腿，踏着双拖鞋，出来陪彭德怀坐下。在外面守候着的卫士长，听到传唤铃，才敢进来上茶、上水果、上点心。而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医生，这时倒是衣着整齐，人模狗样，提着她的针灸护箱，脸蛋红红艳艳的，低着头一路柳腰款摆的出去了。

毛泽东让茶让点心。彭德怀却实在坐不住：老毛，请先写个手令吧，我在北京多耽搁一分钟，前线就会多牺牲许多战士……。

毛泽东点点头：也好，也好。我也不要写了，小黎，给周总理挂电话，并让总理知会高岗同志，传我的命令：驻长白山整休的九兵团，立即渡江返朝，把上甘岭地区的三兵团替换下来。我一定要拿下上甘岭一役，以达成以战逼和的战略目标。

卫士长在小本子上记下毛主席的原话，复述一遍，立即返身出去，传达命令去了。

毛泽东燃起一支烟来吸着。他本要让老彭一支，但想起老彭不吸烟，便作罢了。说起来也是，周恩来也不吸烟，但每逢看到他欲吸烟，便会立即躬身给他打火。高岗是既替他打火也陪他吸烟。只有这个彭德怀，印象中从来没有替他打过火。

怎幺样？老乡，这下子可以坐得住了吧？你啊，年岁也不小了，和少奇、恩来、康生同龄吧？还是那个急性子，躁脾气。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一些军长，兵团司令员，都被你骂怕了，背后称你为彭老虎哪。三十八军的梁兴初，四十一军的曾思玉，都被你吼哭过？你还想对人家执行军法处分？

彭德怀不禁一愣，脑子里才反应过来：老毛厉害，只字不提刚才的不快，却绕了个多大的弯子，来对付人啊！服了，服了，在党内谁都不是老毛的对手。彭德怀喝着茶，又往嘴里塞了块点心。他自昨天天黑从朝鲜一路往回赶，还没有来得及正经吃一顿饭，这会子肚子里是在造反了。他说：老毛，对高级将领，我是有批评，也有表扬。而且从来骂官不骂兵。

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没有完成原定的歼敌任务，是因为十三兵团梁兴初的三十八军没有按时到达作战位置。他下边担任突袭任务的一名师长各叫杨大易，被敌人散布的「黑人团」的谣言吓住了，而丢失了战机。战役结束总结时，我表扬了其它完成任务好、立了战功的几位军长、政委，吼了梁兴初，骂三十八军误了事，枉称为王牌军。梁兴初还犟嘴，我真火了，命令军法处长抓他去关禁闭，以示惩戒。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误会了，以为我要杀一儆百，赶快喊刀下留人！你说荒唐不荒唐？我姓彭的睥气再暴躁，也不可能下令枪决一个主力军的军长大人啊！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个老彭啊，真是有你的哟！哪后来呢？

彭德怀见毛泽东大笑了，心头也轻松多了：第二次战役，就是岸英牺牲的那一役，三十八军争了气，立了大功，派出一支侦察部队化装成南朝鲜伪军，一天一夜深入敌后一百五十里，抢占三里所，偷袭龙源里，炸断了临津江大桥，切断敌人退路，从而一举歼灭了美第八集团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取得入朝作战的最大战绩。加一东线的宋时轮兵团，西线的杨得志兵团都取得了大捷，此役之后，美国侵略军全面后撤，战线就基本上在三十八线上固定下来。三十八军大捷，我立即发去电报，呼「三十八军万岁」,「万岁军」大约就是这幺叫出来的。梁兴初他们自然对我没有意见了罗。

毛泽东再问：曾思玉哪？过去也是能打的嘛。

彭德怀说：有的人，在国内战争表现不错，算一员战将。可一出国，跟炮火、装备优于我军的敌人干起来，就缩手缩脚，那个谨慎小心哟！有回我就吼了他：曾思玉！你是来打美帝的，还是来当小媳妇的？你的部队再不按命令、按时间抵达战位，贻误战机，放跑了敌人，你自己提了脑袋来见我！当然是句骂人的话，恨铁不成钢嘛。他自己怎么可能提了脑袋来见嘛？吼了几次，后来倒也有了长进……骂归骂，我还是喜欢他们的，他们也不大计较我的态度，骂过了就好了，从不往心里去。邓华、杨得志、韩先楚、洪学智、杨勇、梁兴初、秦基伟、傅崇碧，是我志愿军八只猛虎。其中傅崇碧在军级指挥员中年纪最轻，资历也最浅，但智勇双全，铁原血战，敢打敢拚，英勇无敌，真是一支铁军啊！我说他小子前程无量，但要居功不傲，虚心学习。

毛泽东又笑了，连连点着头，仿佛也受了感染和感动。彭老总带兵，如父如兄，知兵知将。打是疼，骂是爱啊！在这方面，彭德怀确是我军第一人。不是彭德怀的赫赫威名，换了别人，也是难以统御那些来自四大山头、四大野战军的龙虎将军们罗。

毛泽东留小同乡彭德怀吃晚饭，喝绍兴状元红酒。毛泽东请客，照例是一大盘炖得肥肥烂烂的肘子，一盘红辣椒炒湖南腊肉，一盘豆豉辣椒姜片蒸烟熏鱼，再加一盘青菜，一大碗酸辣汤。主食是白米饭。彭德怀从来伙食粗淡，喜好青菜豆腐之类。他对自己的炊事员作了种种限制。因此炊事员也很少给他制作大鱼大肉。他边陪毛泽东喝酒，谈着上甘岭的战事，边看着毛泽东日渐肥硕的身体，真想劝劝：老毛啊，你不如周恩来他们讲究，吃的也的确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贵重东西；可就是太油腻，太辛辣了，又胃口好，运动少，还能有不失眠、不便秘的？难怪你的服务人员都说你如今为两件事发愁，睡不着，拉不出啊！不知不觉的，彭德怀谈起了我志愿军跟美军在上甘岭地区打坑道战，地道战，敌、我双方都打红了眼睛。我第三兵团以四万五千人打美李军六万多人，他们还有炮火、空中优势。有的山头被敌人拿下了，占领了，可我们的小股部队留在了地道里，日夜出击，粮食给养送不上去，水源也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封死，干部战士们甚至相互解了小便来止渴……渴死饿死，也要跟敌人周旋，志愿军不出孬种！有的山头阵地，等增援部队上去时，才发现剩下几名重伤号在坚守着，有的抬到半路上才咽气。但敌人在战术方面不如我们灵活多变，他们动不动就搞集团冲锋，漫山遍野往上爬。

我们往往一两挺重机枪，等他们爬近了才扫射，一扫一大片。因此总的伤亡方面，这回敌人比我军惨重得多。他们的指挥官都是军校毕业，打战按战例视则；我们的指挥官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打战没规矩，怎么有利怎么打。老毛啊，你不知道，美军的炮弹在上甘岭地区是日日夜夜下倾盆大雨，想把我军炸光炸跑。我上前沿看过，山上是寸草不生，连块石头都找不见了，炸出来一层岩灰，足有三、四十公分厚！三兵团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真是条铁汉子，他的指挥所就在前沿坑道里，对着步话机调兵遣将，喉咙都喊出了血，眼睛熬成两个深洞，整个人就像煤笼里出来的，我几次要换他下来，他不肯，他说，彭总！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这回你就依了我，我们一定守得住，牺牲再大，也要把美帝国主义打趴下！

毛泽东听得眼睛发红：晓得了，晓得了，朝鲜战场，比过去打日本，打老蒋，要惨烈得多了……。我看了战报，出了两个伟大的战士，一个邱少云，一个黄继光。邱少云是在总攻前夕的前沿阵地上，被敌人的燃烧弹烧着了，为了不暴露大部队的埋伏线，他直到被活活烧死，都没有动弹一下；黄继光是为了让战友冲上去夺下敌人的阵地，以身体去堵住了敌人地堡里的机枪眼……，惊天地，泣鬼神啊！这场战争，确是打出了我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新中国基本上是一国之力，跟整个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作战，所以，不论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这场战争都是值得的。你彭老总是我们的大英雄罗。对了，秦基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吧？湖北黄安人，黄安战将多，董必武、李先念的老乡噜这一战下来，你就不再去朝鲜了，叫杨尚昆替你在中南海找个小院子祝大家住一起，好商量工作。

彭德怀满脑子都是朝鲜战事，他告辞毛泽东后，于当天晚上赶回朝鲜前线指挥所。匆忙中，他忘记了周恩来的嘱托——关于新税制，须请毛泽东听一次汇报。

当天晚上，女医生孟虹又被传唤进来陪伴主席休息时，毛泽东发现小孟虹哭红了眼睛，彷佛这才记起来中午被彭老总闯见的尴尬事。小孟虹也是有意哭红了眼睛给毛主席看，耍娇斗气。大人物关心大事，小人物关心小事。孟虹最担心的是自己被彭总认出来：那是在沛阳高主席府上，和高主席一起，陪彭总吃过一次饭的呀。但从毛主席对她温存依旧、玩娱依旧来看，又可断定，彭总并未对毛主席提及她。也就是说，匆忙中，彭总并未认出她。于是她趁着主席在床上兴致正高时，嗲声说：你呀你呀，中午我是魂都吓掉啦。那幺多人保卫着，你休息的地方，怎幺就让人一路闯进来了呀？

毛泽东愣了愣，即以手掩了它的小嘴巴。

翌日中牛，毛泽东一觉醒来，见孟虹早巳收拾干净出去了，便按铃把卫士长传进来，沉着脸说：立即通知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三人上山，一刻也不准他们耽误，我有事找他们谈！

命令如山倒。下午三时，毛泽东洗漱、吃喝完毕。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第一副部长谢富治、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汪东兴三人，已经在双清别墅前院接见厅里恭候了。

毛泽东进来时，三人连忙起立，敬礼，之后伸出手去。毛泽东却不耐烦地晃晃手，示意他们坐下，而没有跟他们握手，劈面就说：三位大人，党中央把领袖们的保卫工作交给你们了，也就是把生命安危交给你们了。可你们高官厚禄，绵衣玉食，知道昨天香山发生了什幺事情吗？罗长子，你知道不知道？

罗瑞卿连忙起立：听卫士长说过了。彭老总无视中央纪律，擅自闯进来，并直接闯进了主席的寝室。这是无法无天的行为。建议政治局给他处分。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然，此例一开，真不得了！

毛泽东睑块发白，很快转青，勃然大怒，手指头直戳了过来，大声痛斥：罗瑞卿！我要处分的是你！还有谢、汪两位！老彭找我报告朝鲜紧急军情，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不管怎样，老彭现在都是大功臣，大英雄！

而你们哪？你们是干什幺吃的？你们是怎样做保卫工作、怎幺执行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的？我今天不是说彭德怀同志，我是说，中央主席的住处，困觉的屋子，中央警卫团那幺多人在层层把守，怎幺让一辆车、一个人一路闯进来了？彭德怀是我的老同事加老同志，对我没有二心。要是出了个李德怀、张德怀，怎幺办？也这幺一路闯进来？你、你们还敢犟嘴！

对自己的亲信下属，毛泽东很少这样盛怒，这样大发雷霆过。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三人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罗、谢还曾是著名将领，大兵团司令，此刻却被吓住了，都罚站地站立着，低下头，不敢出声。

毛泽东继续怒斥：你们都成哑巴啦？你们为什幺不说话？

罗瑞卿个子高，微微抬起眼睛，恭敬地看一眼毛浑东：主席，您批评得对，是我们三人工作失职，尤其是我犯了严重过失。我们一定深刻检查，吸取教训，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一类的事。

谢富治、汪东兴也低声说：主席，罗部长的检讨，也是我们的检讨……。

下属检讨了，毛泽东的气顿时消灭了不少：你们每回都是深刻检讨，坚决不改啊！你们查过没有，是谁告诉彭德怀同志找住在香山的？

罗瑞卿说：报告主席，上山之前，我打电话问过总理了。总理说，是他告诉老彭的。朝鲜战争，十万火急，总理讲他不敢不告诉罗。

毛泽东从烟盒里抠出一支云烟，手指仍在发抖。汪东兴连忙给主席打上火。毛泽东深深吸下两口，脸上气色渐次平和下来：有的人一贯四面讨好，八方玲珑碍…好了，好了，你们都坐下来，都抽烟、喝茶。我火也发了，骂也骂了，气也出了。请你们来，主要还是要同你们商议一下，今后的保卫工作啊！三位以为如何？

风暴过去，罗瑞卿脸上有了微笑，谢富治、汪东兴脸上也有了笑意。

三人之中，罗瑞卿资格最老，军阶也最高，并好读书，素有儒将之称，还是由他先汇报：主席呀，我早就想提议，中央应当列出几条律令来了。比如：第一，任何人要见中央领导同志，包括领导人之间要见面，都必须事先电话通知，并征得对方同意，严禁擅自闯去；第二，无论任何人，强闯主席住地，警卫人员有权对他采取强制性措施；第三，中南海内，禁止非保卫工作人员携带武器或家藏武器；第四，中央主席召开重要会议，中央警卫局干部，有权对出席会议者进行检查，除文件夹之外的一切物品，不准携带进场……不等罗瑞卿第五、第六的说下去，毛泽东笑了起来：罗长子，你这是要在中南海里干什么？搞盖世太保那一套？矫枉过正，形左实右罗！几十年的老同志了，都是一条战壕里共过生死来的，谁还不了解谁？相互间搞那幺多清规戒律做什幺，一点同志情谊都不讲了？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灵活性的！领导人家里不许有私人枪枝这一条，你能做到？贺龙、高岗都喜欢玩枪，你们不也喜欢玩枪？何况有的还是纪念品吗，朱总司令家里就有好几件这种纪念品，你能去禁止、收缴、取缔？你们还是代表中央，起草个东西，叫做「注意事项」，提几点建议、要求之类，大家客客气气的，相互提醒提醒，小心慎谨，防止玩枪走火伤人之类，等等。这事，你们去找恩来请示、商量吧。让他出面办，明白吧？

他比谁都强。好不好？这叫与人为善，外松内紧，懂不懂？你们呀，一个个也都四十出头、五十挨边了吧？打了二十几年仗，进了京城，却脑筋总不够用……。

等毛泽东主席指示完，谢富治才汇报说：主席，中南海内外，相应的几个制度，是要赶快建立、健全起来。

毛泽东问：什幺制度呀？

谢富治说：一个是秘书制度，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都配备有机要秘书、警卫秘书、文字秘书、生活秘书，这些秘书都来自各个部门，应当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统一管起来，平日分散工作，但一月半月，应集中起来过一次组织生活，交流工作心得，汇报思想动态；二个是保姆制度，中央领导人家里的保姆，都由中办机关事务局物色、培训、派出，机关事务局也应统一管理，一月半月的，把她们集中起来过组织生活，交流服务心得；三个是警卫制度，中央领导人家里的警卫班、排，由中办警卫局派出并管理，他们不是私人保镖，而是直接对党中央负责……。

毛泽东笑了：好了好了，这类东厂西厂事，你们看着办吧。

第七章　孟虹下山高岗上山

说话间已是十二月下旬。

毛泽东的风痛症经过一个多月的针灸治疗，疼痛消除。雪晴的日子，他每天都外出，由小孟虹陪着在山道上散步一至两个小时。深山古寺，鸟鸣林幽，泉咽危石，日冷青松。真是优哉闲哉，有美女诗书

相伴，无党政事务缠身，的确过了一段如仙如佛的日子。

高岗进京履新，要求上山拜望，毛泽东很痛快就答应了。

不知出于什幺念头，高岗上山的前一天，毛泽东忽然打发小孟虹下山，仍回中南海医疗服务处上班。面对国色天香，他是玩而不迷，淫而不昏。他最看不起南唐李后主，几首淫词艳句固是做得不错，却因终日宫乐歌舞，亡国之音，果真倾国倾城。

小孟虹很有些儿依依不舍。毛泽东抚慰着说：你不过先回一步。元旦在即，我也很快回去的。一个园子里住着，见面还不容易？我也会想你的，你个小才女，小华佗罗。谢谢你针好了我的腿疾。来来来，我给你录一首唐诗，聊表心意吧！

孟虹自是灿然欢笑，波光晶莹。毛主席的字，是真正的墨宝，胜如从前皇上的御笔，对她是最好的奖赏了，以后还可能成为珍贵文物哩。

于是孟虹帮着展纸研墨。毛泽东都不用翻看《全唐诗》，就袖子一卷，边口中吟诵，边挥舞狼毫，铁划银钩地录下李商隐一首七言绝句《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录唐人李玉山句，赠小孟夫子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岁末

孟虹拍手叫好：主席呀，我可没有偷灵药，跑到广寒宫里去啦，而是夜夜伴随敬爱的领袖……。毛泽东高兴了，重新提笔：好，再给你写一首王维的《西施咏》：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重？

贵来方悟希邀人傅香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沙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录王右丞五言古诗《西施咏》，再赠小孟夫子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岁末孟虹下山，高岗上山。孟虹当然不会知道，是因为高主席上山她才下山。

高岗是毛泽东主席此次入住双清别墅后，唯一一位获准前来探望的党政负责人。卫士长也深知高岗和毛主席的特殊亲密关系。高岗被直接领到别墅内院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里。敬礼、握手、寒暄之后，高岗展开了他带给主席的礼物：他本人以魏碑体书写的一幅中堂。

毛泽东满面笑容，连声说好：这回你不送我长白山人参、雪蚧、鹿鞭之类的俗物了，而送我一幅中堂？高大麻子也雅起来了，很好，很好。你这魏碑还写得像回事嘛。你是有才干，学啥像啥。我来念念：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高岗习字，录曹植《求通亲亲表》，颂恩师润芝主席。

毛泽东念罢，却不再称好，而是沉吟着，似乎没有了表情，很难看出他的喜好。

高岗有点摸不着毛主席的意向了，小心地问：主席，是不是有错别字了？请指点出来……。

毛泽东坐回到藤椅里，掏出一支烟来塞到嘴角，朝高岗呶了呶嘴。他知道高岗也是名老烟枪，命其自

己动手呢。高岗先不忙取烟，而从口袋里取出个姆指大、黄晶晶外型像手枪的打火机，咖嚓一下拧出火苗，替主席点烟。

毛泽东望着那小巧的打火机，笑了笑：高大麻子，都讲你爱玩手枪，连打火机都像，真是走火入魔了。

高岗自己也燃上一支，才说：苏军驻旅顺口的一位将军送的，十四 K 金的呢，主席喜欢的话，我留给主席了。

毛泽东说：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这大半辈不沾钱，更不沾金银之类，今后也不会。你的这幅字我收下，可没法子挂出来啊！起码在我有生之年，是不能挂的罗。捧的越高，摔的越重，是个辩证法呢。你的盛情，我心领了。我也送一句古人的话吧！是《后汉书?张衡传》里的句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

高岗脸块通红，一粒粒麻点都突显出白芝麻色来。他赶忙说：主席，你是伟大的谦虚罗。你总是对自己那幺高标准，严要求，确是全党全军的表率和楷模！主席，请你把刚才那句《后汉书》上的话写给我，我去裱起来，摆在办公桌上，做我的座右铭，用来时刻警喻自己，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好吗？

毛泽东不耐烦地晃了晃手：以后再给你写吧！位尊而德不崇，禄伙而知不博，个别人甚至尸位素餐，是我们许多共产党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通病罗！

话是这幺说，毛泽东心里还是真喜欢高大麻子的。恨的是他政治上欠缺周恩来式阴柔圆熟，刘少奇式缜密老道，总是脱不掉身上的那股子山大王气息，锋芒毕露，不加掩饰。高岗是块璞，还需要时间来打磨啊！刘、周同是一八九八年的，比毛本人小五岁，是同代人。高岗却比他毛泽东小出整整一轮，可算个小老弟，也可以算是后生晚辈罗。最难得的，是高岗对自己的绝对忠诚。此一本质上的优点，是谁都比不了的。因之两人之间，几乎可以无话不说，无事不议。

毛泽东对高岗说开了正事：中央准备明年召开党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筹备工作已交由少奇、恩来他们去着手抓了。这些情况，你都是知道的。上山一个多月，我是以读书、疗病为名，远离市嚣，闭门谢客，思考问题，——党政体制，国家机器。现在体制上是有点混乱，何止是一国三公，政出多门！单是中央人民政府属下，有政务院和国家经计委两大执行机关，恩来和你各领风骚。国家经计委被称为「经济内阁」，但和政务院又难脱离干系。加上恩来资格老，人缘好，中央政府的部长们一个个都自动投效到他门下去了。你到中央来，只怕一年两载的也难以施展开拳脚。怎幺办呢？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他们提出一个方案，学习苏联老大哥，搞部长会议主席制，对内对外，统一国家行政，以取代目前的中央政府及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如果是这样，谁来做部长会议主席？我是肯定不做的，本人向来厌于繁缛政务。高大麻子啊，你在东三省干的不错，脑子好，你先来给我参谋参谋，如何？

高岗尽力克制住内心的狂喜，保持住脸上的冷静表情。毛泽东确是向他透露一个前所未有的意向和信息。主席根本不提周恩来和刘少奇，是欲以自己来取代周恩来，做部长会议主席……太好太好太好了，不忙不忙不忙。高岗丝丝地吸着烟，蹙着眉头，做出一副沉思的样子。不要直奔目标，要先来个迂回作战。主席对周恩来一直存有戒心，是早年在江西苏区结下的梁子，这是毫无可疑的了。对，就先来说说政务院的事儿。对症下药。政务院搞了个总党组，周恩来自任总党组书记。这难道不是在中南海内，党中央内部，党内组党？与中央争权、分权，闹独立性？对，就先说这个。

高岗吸烟，又凶又快。高岗懂得抓要害，打蛇打七寸。

毛泽东却慢条斯理，一支尚未吸完，他第三支已经上口：主席啊，有个事，一直想向你汇报，但一直没有找着机会……。

毛泽东问:什幺事？现在不就是机会？少奇、恩来多次提出上山来谈工作,我都没让他们来噜高岗说：今年年初,恩来在他的政务院内,成立了一个总党组,周恩来亲任总党组书记,收罗中央政府的各部、委、办第一把手做党组成员，每月开会几次，决定国家大事。这算什幺搞法？是不是党内有党？还是想另立中央？中央政府组织法规定得很明确，政务院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嘛，怎幺独立建党组？把中央主席置于何地？主席，你知不知道这事啊？

毛泽东脸上毫无表情，良久，方说：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成立，是少奇代表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倒是知会过我，没有反对。人要表演，先让他们表演，给演出机会嘛。无非是把我这个中央主席架空，他们大行分散主义，独立主义嘛。就算他们学当年张国焘，另立中央，又有什幺了不起？红军是要跟我走的嘛。

高岗扬了扬眉头。这回又号准了毛老兄的脉，戳准了他的痛点。知毛者，我老高也。

高岗将座下的藤椅朝毛泽东身边移了移：主席，许多迹象证明，人家是从大处远处着眼，近处小处着手，把中央权力，一点一点朝自己手里攒罗。不是有个成语，叫做日积月累，水滴石穿吗？

毛泽东沉静的脸孔开始泛红，目光也顿时锐厉逼人：是的，你提得及时，提得很好。这事，我已不舒服多时，忍着没有发作。这回，我要来个防患于未然，当机立断。过两天回城，下道通知，责成周恩来的政务院总党组解散。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办负责人，只对中央政府主席负责，而不是对执行机构的总理负责。

高岗拍了巴掌：主席一家伙就抓住了七寸、要害了。他娘的，谁也甭想耍弄我们主席。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军队，只有一位主席、一位统帅，这个观念，这个组织原则任何时候不能变，铁浇铜铸！这话，我可以在下次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毛泽东和高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见，同志相从了。毛泽东信赖地望着高岗，说：有个事，我可以告诉你。上个月三号，书记处开了次扩大会议，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彭真、习仲勋诸位都列席了。陈云、邓小平本也要出席的，但陈云养病，小平则来京城报了到，又返回西南局交代工作去了。会上，我提出一个经济战略转变问题，一是要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商业，各行各业都应全面地转向社会主义；二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工商业应尽快社会主义化。我说了好一通。你猜猜什幺局面？会上竟是好半天没人吭声，好象我是外星球来的，我的话他们听不懂。后来我只好一名一名的点将，要求他们谈谈各自的看法。第一个是刘少奇。少奇他首先表示赞同，说是从战略眼光来看，是要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只是在现阶段，还是要遵照进城之前，七届二中全会形成的建国步骤、方针，先允许干一段新民主主义，发展城乡经济，把基础打结实些，再全面转向社会主义。

少奇这是釜底抽薪，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第二个是恩来，他主张经济问题，要慎重，刚刚有了点起色，恐怕还禁不起大的折腾，还是应该分阶段、按步骤来进行！你听清楚了吧？好家伙，我身边这一左一右，也可以说是左膀右臂，就给我吃了个软钉子。剩下的人，也都觉得他们比较稳妥，都附合。本主席进城后头次尝到了被人家否定的滋味罗。看来，相当数量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资产阶级，包括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都是温情脉脉，依恋得很！对于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则意兴阑珊，兴趣缺缺……三日晚上的会后，我决定离开一段时日，躲开他们，上山来思考一些问题。刚好不几天下了场早雪，我就来这里赏雪、疗病了。高大麻子，对这事，你有什幺高见啊？

高岗脸膛红红的，早义愤得不可了似的：主席！我真搞不懂，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不搞社会主义，是干什幺吃的！不行，不能依了他们。

依了他们，咱的革命等于白干了。

毛泽东高兴了，说：好！总算还有个高岗愿与我并肩作战。相信小平、彭真、饶漱石、柯庆施等人也会支持我。你讲讲，我现在该拿了身边的两位左丞右相怎幺办啊，怎幺办？

高岗明白毛泽东主席指的是周恩来和刘少奇。他头一昂，决然地说：主席，你不能被人架空，大权旁落……我说点意见吧。我在东北局主持会议，决议事情，也不是事事顺手，总有掣肘的。但我事先有个估算，今天讨论的这件事，谁们会赞同，谁们会反对？大家看风色，沉默时，我也搞点名。但我先点那些可能赞同的人发言，而不考虑什幺资历、职务顺序。

几个赞同的发言下来，不就订下了调子？即便有反对的声音，也难掀起风浪了。所以东北局开会，没有什幺事情通不过的。

毛泽东呵呵笑了起来：你是东北王嘛。东北为王，你说了算嘛。到了中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家凡事都给你安排下一个顺序，让你就范嘛。

高岗说：主席，要打破顺序。革命是讲不得顺序的。有时连秩序都要破。若讲秩序，就不会有共产党。若讲顺序，那幺恐怕现在还是由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他们当家啦！

毛泽东双手巴掌在藤椅扶手上重重一拍：讲得好，讲得透彻！高大麻子，本人领教了。这次上山，就是着重考虑的这个问题，打破顺序秩序，对党政体制来个大的改变，动次大的手术……。我的想法，现在暂时只和你先通通气，也先听听你的意见。实行部长会议主席制，取代目前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两大执行机构，我本人的职务也虚起来，叫做退出一线，退居二线，类似过去的摄政王。但本人无意摄政，只想腾出时间精力多研究些战略理论方面的问题。谁来做部长会议主席哪？你，陈云，邓小平，彭真，都算人选吧！恩来我考虑安排他去管政协，搞统战，兼外事工作，国际统战嘛。少奇则去搞议会，当全国人大委员长。这哼哈二将，……这样安排妥当不妥当？党内通得过、通不过啊？

高岗手头的烟蒂朝烟灰缸里一拧，彷佛已经身负大任了似的，说：主席，中央的事，还不是你一句话？当初不安排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让他以一名中央政府委员的身分任政务院总理，党内党外不也很闹腾了一阵？那时我正在吉林乡下搞土改反霸，听了这事，就想：恩来呀，也真是太聪明了，自己不便出面，而任由上下左右的人替他出面，咱主席肯定一眼洞穿……。后来，果然还让我说中了。

毛泽东又不耐烦地晃了晃手：你不要扯那幺远了。旧事不提。我只问你，除了不说你自己，陈云、小平、彭真三位，你怎样看法？

高岗平日心高气傲，此时却也不敢贸然评论这三位人物。陈云懂经济，资格又老，但身体差，为人太硬，缺乏亲和力；邓小平、彭真二位，可就是毛泽东的心腹爱将了，真正能干事、能撑江山的人。他们跟毛泽东的关系虽然还不能跟自己相比，可以无话不谈，但也是感恩戴德，相当亲密的了。

这回高岗倒是认真想了想。他脑子的确灵泛好使，很快就想出道道来了，令到毛泽东赞赏：主席呀，我就直话直说了吧！陈云同志资格老，威望高，有经济头脑，原则性也很强。他在东北局做过我的副手，从不计较名位，是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同志。他的不足之处嘛，就是做人太过严肃，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孔，阴沉沉的。我们东北局的同志私下里相问：你们看到陈云同志笑过吗？都说没有，像个卖牛肉的。他身体也不大好，近年来不是一直在养病，没大上班吗？

毛泽东想起陈云日常板起脸孔那样子，听高岗说他像个卖牛肉的，便笑了起来：是罗，是罗。下次政

治局开会，若又见到他板起脸孔卖牛肉，就要问问他，陈大人，是不是大家都欠你三百钱啊？

毛泽东的幽默，引得高岗哈哈大笑。也只有高岗敢于在他老毛面前，如此放肆、毫无顾忌地大笑。

毛泽东自己也呵呵呵笑个不停。之后，又问：小平、彭真二位哪？

高岗停住笑：人材，人材。主席是伯乐，识千里驹罗。中央对于小平同志的安排，我也要斗胆说上一句。说不中，算我没说，请主席批评。反正只有你和我两人……，主席不是安排少奇同志去搞议会，做全国人大委员长吗？矮个子却是全才，党务、政务、军务都是把好手，很难得的，不正可以派他去取代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吗？有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主席才可以放心啊！听人谈话轻易不点头的毛泽东，这时频频点头：你高大麻子倒是给矮个子安排了一个适当的位置。书记处可以考虑设立个总书记的职务……。

还剩下彭真，彭胡子，怎幺样？

高岗继续胸有成竹地说：彭胡子虽然也是老华北局出来的，但他对少奇同志，好象一直有点敬而远之。记得延安整风之前，他就跟我私下说过，在党内，他打心眼里佩服的领导人，只有毛泽东同志，其它人都只配做助手。他不像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那些老华北局的人，对少奇同志奉若神明，言听计从。彭胡子是紧跟主席的……，主席把彭胡子摆在北京市、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是块好钢放到了刀刃上。从来天子脚下，枢机要地，京畿拱卫，最是重要！别人的位置都可以动，就是彭胡子这位置，轻易动不得的。

要在别的场合，换了别的人，在毛泽东面前这样妄议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肯定要予以批评甚至痛斥了。别人谁敢？也只有高岗了。毛泽东眼睛盯住高岗，看了好几眼，才说：你跟了我这幺些年，总算对干部有个通盘的考虑了。今后，你对少奇、恩来有看法，可以去找他们本人直接谈，也可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但我不是要你代表谁，你只代表你自己。同志式，相互批评，相互勉励嘛，还是要与人为善，搞五湖四海……。呵呵呵，你看你看，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数来数去，适合做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不就只剩下你高大麻子一个了？

高岗不知是按捺不住内心的窃喜，还是被毛泽东点破了心事，顿成红面关公，脸上那星星点点的白麻粒，又全都惹眼地显现了出来。他咽下一口唾沫，结巴了一下，才表白说：……是主席叫我谈谈看法嘛，我才掏肝掏肺的全掏出来。其实适合做部长会议主席的，还有彭总、林彪二位嘛。

至于我本人，如果主席和中央把这副胆子撂给我，我会勇敢承担，努力学习，随时请教主席，全力以赴的。

不知道为什幺，对于高岗提到彭德怀、林彪二位时，毛泽东脸上彷佛掠过一丝不悦。毛泽东看了看手表，笑了笑说：高大麻子，快开饭了啊，我有贵州茅台招待你。你是烟枪加酒桶。暂时谈到这里吧。记住，今天的谈话，只有你、我两人，再没有第三位。中央重要人事，我一个人也不能完全作主，还有个书记处和政治局。你要是透了出去，到时候我可不认账，那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的啊！今日北京城，可不是往昔的延安，真的是藏龙卧虎栖凤，同时也鱼龙混杂，乌鸦想充凤凰的罗。

对于毛泽东这告诫，高岗只感到一阵微微的凉意，竟没大往心里去。

他的陕北汉子的粗犷性情，或称为二杆子脾性，毕竟不像多数南方人那样细致，工于心计。他属于感情外露，粗粗粒粒，不拘小节，大刀阔斧那一类。

星期日。还有三天就一九五三年新年元旦。

孟虹本日不值班。她中饭后出中南海北门散步，一路小心谨慎，折向东，过金鳌玉蝀桥，北海南门，沿故宫北沿上的筒子河河堤，见神武门与景山公园南门对峙。过北长街北口，北河沿北口，一直走到王府井大街北口，折向南，总怕有十几里地了吧？幸而大冬天的，头巾围脖长大衣，身上穿的臃肿，并不惹人注目的。在煤渣胡同拐角的一家小杂货店里，她问掌柜的借了电话，试着拨了高大大府上的某个号码。其时北京街头还没有装设公用电话。她知道大大一家是十一月初迁来北京的，住东交民巷八号——一座前清王府大院。正巧她随主席上了香山。已有三个来月没有跟大大见上面了，夜里做梦都想。

电话竟通了，是高大大的贴心警卫接的：我是三妹呀，大大在吗？太好了，太巧啦。是呀，好久不见了，都想你们啦。去请大大，快去……大大！我是三妹，你的三妹呀！想，咋不想？三妹咋能不想大大呀？

电话那头，高大大也是兴奋之极，浑身都燥热起来了。孟虹都想得出来他那猴急的样子。大大告诉她，正巧晚上家里有舞会，都是东北局来的老同事……。你来！参加舞会。都三个月啦。快熬不住了……。没有没有。你不信？见面就知道啦，都攒着哪。

孟虹权衡利弊，颇为犹豫：大大，人多，三妹出不得众吧？

电话里，高岗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也是他本人替三妹立下的规矩，比如不能在中南海内给他打电话，不能一起出席舞会，尽量避免公开的接触，甚至应尽量避免跟东北局调北京的熟人往来等等。但高岗自上香山与毛泽东主席促膝长谈，毛主席向他透出意欲以他取代周、刘的强烈信息之后，也就有些踌躇满志、忘乎所以了：不碍事，不碍事。你是东北来的，到东北人圈子里跳个舞，有什幺大惊小怪的？……对了，今天是公休的，下午我没有会议。你人在哪？王府井和煤渣胡同拐角地方？好，你站住不动，立即派车来接你。记住，还是在沸阳用的那辆黑色吉姆。你见到吉姆就上，别的什幺都不要问。

五分钟后，果然一辆黑色镗亮的轿车来接走了孟虹。轿车司机什幺也没说，她也什幺都没问。车窗上挂着浅紫色的廉子，里面看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不一会儿，车子便进了一座门口设有双岗的大院。大院里古森森，冬青夹道，湖水结成冰甲，长廊蜿蜒前行，另是一番风景。车子直驶进后院一排古色古香的宫式建筑前。孟虹下了车，即有一名她认识的小卫士来引领她，进了雕梁画栋的朱漆门廊，小卫士只说了一句：首长在保密室等着。

又过一进跨院，小卫士才在一道有人守卫的垂着呢绒廉子的中门停住：你自格进去吧，还有门廊，朝右拐，第三扇门就是。

进了中门，果然又是铺着红地毯的廊子，清静得真是掉下根针都听不见。刚向右一拐，孟虹就被那双她熟悉的粗壮胳膊抱了起来，进了也不知道是第几扇门。她被放到了一张大床上。三下两下，高大大就把她穿的戴的，剥壳鸡蛋似剥光褪净了。

大大，大大，三个多月不见了，也不先说说话儿……。

三妹，三妹，老子什幺都顾不得了，老子饿急了！

俺不信。你到哪，不都有人陪？花花朵朵的，少得了？

你立马知道。老子为了你，谁都看不上了，只好拚命工作，熬夜。进京之前，老子走了多少地方，处理了多少事务……。三妹！

果然，大大一反往常，捣腾几下，就完事了。他是攒了很多。

孟虹哭了，使劲咬住大大宽厚的肩头：大呀，大呀，俺信了……。看把你饿成这样，馋得像个小孩……。大呀大呀，俺想替你生个娃儿……。

高大大平静下来，扯上薄单子盖上；傻瓜说傻话。这不就好了？大大对你，是一片真心呀。先前，老子干过就算。自遇上你，就不行，他娘的还专上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小傻瓜，你应当高兴啦！

高兴，高兴！俺也只是想大大……，有时都睡不着觉……羞人哩，羞人哩。

知道，老子还不知道你？喂不饱的小馋猫……。对了，那个人怎幺样？我估摸，你是陪他住在山上了。不然我进京快两月，怎幺连个电话都没有？可我去了，你却连个影儿也不见？

俺下山快十天了。不知道大大会上山。也不知道他为啥突然让我下山。俺只能服从命令。

他怎幺样啊？哪些方面？包括所有方面。

俺说实话吧……，他学问真大，诸子百家、汉赋、唐诗、宋词，读的那个熟啊，张口就来，提笔就写，你们谁都比不上……。除了看文件，就是读古籍。只是没见他读马列的书。俺麻起胆子问过他。他说只读本国的经典，外有的经典，另有一班子人在替他读……。这个，这个啊，他就不如大大了。真的不如。他只顾自己，不管对方。时间也短，也不肯洗身上……大大呀，俺还是离不得你，你却把三妹推到了一个好为难的地方……。现在，俺自格倒是觉着，俺是有点像貂蝉了。

胡说！小傻瓜。你是为了大大啊，大大是为了日后咱俩天长地久……。什幺貂蝉不貂蝉，大大成事了，还是只专你一个的。来来，大大又行了。

看你看你……，不动不动，先歇歇。你还没有说说，你上山的事儿。

老子带兵出身，还是要先放炮。干痛快，打胜这一役再说。娘的——大大，又这幺快？从前可没这样过。

老子还不是为了你？好了好了，稍息。我送的那幅中堂，他不大喜欢，说挂不出去，反而送了我《后汉书》上的话，什幺不患位之不高，而患德之不崇，不患禄之不伙，而患知之不博……来劝戒、警喻我。你和他一起住了近两月，怎幺看法？

他是讲原则，也廉洁，吃的穿的用的，都很简单，比大大差远了。作为最高领袖，他显见是个生活节俭的。但好大喜功，喜欢听好话（不能太露骨、太俗气），不喜欢有人唱反腔，这点上，在你们两位骨子里，是一样的……。大大，俺这样说，你不会生气吧？因此依我看，大大的那幅中堂，他表面上不悦，内心里是接纳的。当然挂不挂得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不能不考虑到各种因素。

小丫头，大大今后不能称你小傻瓜了。三妹，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儿，……有你接近他，常在他身边转悠，大大就好比多了一双眼睛呢。

大大，你还说俺不是貂蝉呢！大大既是王允，又是吕布呢。

胡说！绝对不许胡说。那要犯大错误，掉脑袋的！ 亩 味 慊挂 改锛 却蟠螅闪耸拢 倮醋 悖 稣 恪?

大大，俺不懂，你都到了中央，人说你跟总理都平起平坐了。论级别，你是中央政府副主席，总理只是一名政府委员，你名分上还高他半级呢。当然，我们医务处的人私下里议论，政府的实权还是在总理手里，总理说了算。大大，你说你还要成什么事？

三妹，我看你不是犯傻，就是明知故问。这事，老子不信你心里不是镜子般灵亮着。

大大，论语上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啦！

好啦好啦。老子就给你交个底，也好让你心里踏实些……。他有意让我取代刘、周，升到第二把交椅。中央人民政府连同政务院、国家经计委一古脑取消，权力统归部长会议主席，他考虑由我出任……明白了吧？他百年之后，这天下不就是咱一人的了？这事，我只告诉了你。你要藏不住，透了出去，落到了刘、周他们手里，老子可不便出面救你。

大大，你好象又行了。都吃了些啥子大补偏方？你比他强哩！他一晚上顶多两回，还叫什么短途突击……。你不要吓唬人，好不好？到时我舍身成仁，成全你，行不行？

第八章 丰泽园元旦茶会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主席已经返回丰泽园，两次挂电话过去，都是卫士长小黎接的：报告总理，主席有点累，正在休息呢；报告总理，主席让转告，不劳你跑一趟了，明天下午怀仁堂新年团拜，有事见面说吧。

同在西苑里住着，要见毛泽东主席，竟是有些儿难了。周恩来心里很不踏实。他实在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又惹得主席不高兴，不满意了。上香山住了近两月，一直不让去汇报工作。回来了，从西花厅到丰泽园，步行只有十来分钟，也不让立即去见。可是为明天全国实行新税制的事，他是非见主席不可的啊！政务院《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已经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财经委员会去了，《人民日报》也已公开发表了出来。

为此，还召开了北京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听取反映和意见；并特别替《人民日报》准备了一篇元旦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经财政部长薄一波多次修改，自己最后审定，明天一早就见报……。这么一件涉及面甚广的事，毛泽东主席却一次也没有听取过汇报。政务院及财政部曾多次呈送简报、汇报材料，也不知他看过没有？多半没有看过，不然总有几句电报式简洁批示转回来的。

直接闯了去？对，这就去。一天之隔，就算另一年了。今年的事，还是今年汇报，不能留到明年。已经迟误了，很被动了……。过去在延安，在西柏坡，领导人之间见面商量问题，相互都是直接走去敲窑洞门的，何曾需要先电话联系——往往本人不接电话，要通过卫士或秘书，获得同意才能见面啊！自搬进中南海，不过是分别在一座座小院大院里住着，规矩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罗。

周恩来出西花厅，快步向东，过紫光阁下小树林，上小坡，下小坡，一路风快地走到中海西岸上，在知春亭前右转，顺着堤岸人行道南行，却在游泳池旁站下了。两次电话，主席都不答腔，不允诺去见，

现在直接走了去，好不好？不妥不妥。这不成了逼迫主席听自己汇报工作？明天要在全国实施的政策，今天才赶来报告，不是强迫主席接受既成事实，类似强迫签字？主席会吃你恩来这一套？他要是心情不好，是很容易发作的。他一发起火来，是什幺难听的话都会吼出来，且是当着那幺些卫士、工作人员的面，也不管你下不下得台……。

还是不去为好。去是不智。对了，前些天，公安部长罗瑞卿他们不是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央机关政治保卫工作的若干意见》，既详尽，又缜密，送给他修改、审批。为这事，他专门找罗瑞卿谈过一次，问为什幺要起草这幺个东西，为什幺要对中央领导人之间见面作那幺些繁琐规定。罗长子才把上个月，他和谢富治、汪东兴被召到香山，为彭老总强闯双清别墅的事，他们三人遭主席痛斥的内情说了出来。噢，原来是这样，很好，很好，我找时间和少奇、总司令他们议议，听听意见，再签发吧。你问以什幺名义发文？公安部的名义？是不是有点僭越？政务院的名义也不妥，用中央军委又太大，不对口。我跟尚昆商量一下，中直机关的内部文件，还是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比较好……唉！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彭老总啊，看样子，他那次也根本没有替自己捎上话……自己现在闯到丰泽园去，不正犯着大禁忌？

他正欲转身往回走，却见高岗同志挟着个公文包，从丰泽园北小门上出来，看样子要回他的西楼办公室去。毛主席不肯听自己汇报工作，却有时间一再召见高岗，真正的亲疏分明了。说来有趣，西楼本为中央书记处办公楼，刘少奇的办公室在二楼，高岗的办公室却被安排在三楼，正好在刘少奇头顶上。木地板，有时移动椅子的声音都听得见。一次少奇同志开玩笑：高主席、你可要讲卫生，不要在我头顶上拉屎拉尿啊！不过高岗一般都是在东交民巷八号院家里办公，很少使用西楼三层上的办公室，日常只是放放文件或会议间隙小憩。

高岗眼尖，已经看到了他。他只得快步迎上，伸出手去：高岗同志！

家里都安顿好了，真是羡慕你，总是这幺红光满面，健壮如牛。小超还在问你夫人李力群呢，说什幺时候去拜望你们，再请你们夫妻到西花厅做客，吃个便饭罗。

高岗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一脸踌躇志得的笑容：谢谢颖超大姐。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上西花厅拜望呢。花子搬家三大挑，力群一直在瞎忙……。总理啊，你是再忙，也忙不掉你潇洒气度，还有时间来这堤岸上散步宽心啊？

周恩来听高大麻子话中带话，但一点不减他的热情语气：这不？三点半在紫光阁有个在京民主人士迎新茶会，书记处委托我出面讲几句。你知道，我是个连轴转，几分钟间隙，办不了别的事，到岸边来走走，歇歇脑子。高主席，有你走马上任就好了，中央政府经济计划一大摊子，二十几个部、委、办、直属局交给你，我在政务院，只管管外事，统战，以及文、教、卫、体，就轻松多罗！

高岗晃晃手：总理，你可不能这幺说话。在中央，我是个新手，两眼一抹黑。用陕北乡下话说，是房无一间，牲无一头，地无一垧。经计委虽说算个跟政务院平行的机构，那只是个名份罗。工交财贸二十几个部、局级单位的负责人，有事没有，还不都得往你那里跑？我老高是个粗人，没有几把刷子，是难揽这个活啊！今后，万事全仗总理多提携、多关照。

周恩来心里一惊，马上想到，一定是主席给他放下话，交下底儿了，脸上却纹线未变，仍是亲切爽朗的笑容：高岗同志，你这一说，恩来就无地自容了。你知道，我是个守纪律的人，中央既已明确分工，今后财政经济建设计划方面的工作，自然是由你全面总负责。我多次向主席提出，高岗同志过去在陕甘宁边区，近些年在东北地区，工农商学，党政财文，行行都干得出色，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大贡献，年纪又轻，是位全才，调到中央来做经计委主席，正是大才大用罗。我讲这话的时候，少奇、总司令他们都在场，可以作证。你放心，过了元旦，我会在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议上，跟各部部长、局

长们宣布一条纪律，今后凡财经计划方面的事，一律归高主席管，不要再来找我。不管谁来找，我一律不见不听。你看这样，好不好？

高岗看着周恩来，发现周的目光与他的语气一样的诚恳，看来周对自己是畏惧加礼让，心里不禁有些释然和飘飘然了。这次，是高岗伸出手去，跟周恩来紧紧相握：总理，还是那句话，今后有仗你多提携、多帮助，总理还是总理啊！周恩来语调轻松：要说提携、帮助，也是相互的吧！我是痴长了你七、八岁，但论精力、才干，确是大不如你啊！这不是谦虚，是真心话。高主席还是高主席啊！分手时，高岗热情地邀请周恩来：元月三日晚八时，在东交民巷八号家中有个小型舞会，请总理和邓大姐一定赏光，一定赏光！

周恩来当即高兴地答应下了。从游泳池墙下往紫光阁方向走回时，周恩来心里有些压抑，也很有些感叹：这个高岗啊，年轻气盛，抓权揽权，像名政治暴发户，到了飞扬跋扈的地步，却又不知中南海的海水深浅，天高地厚……。可主席那样器重他，信任他，看来，高大麻子是想做中南海的新主人了。也不一定，前面的路长着，险着哪。从来爬的高，摔的重。

只是今后要跟这样一个人物共事，会相当棘手。且先忍让着看吧，避过锋刃再说。看来还是少奇同志那句关于办公室的玩笑话来得机敏：要讲卫生，不要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啊！一九五三年元月一日下午三时，在怀仁堂大会议厅，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四家联合举行新年团拜。四大机构一千余名局（师）级以上干部，在大厅里围站成两大圈。第一圈内，毛泽东打破顺序，把高岗叫到自己身边，双双挺立。于是毛的右首为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龙云、张治中、章士钊、傅作义、邵力子、章伯钧、史良、章乃器、罗龙基、郭沫若、李德全等等；高岗的左首则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饶漱石、彭真、邓子恢、邓小平、李立三、薄一波、习仲勋、聂荣臻等等。其实仪式很简单，先由军乐团演奏《祖国颂》。军乐声中，行集体三鞠躬礼，恭贺新年新气象，团结进步，身体健康。接下来相互握手致意，皆大欢喜。最后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相。

仪式结束，有文艺演出。毛泽东特意走到民主党派领袖们面前，向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等人，一一拱手为礼，并说：请各位看节目，我就失陪了，等过春节时，再来给各位拜年。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纷纷向毛泽东还礼不及。他们虽然不了解中共权力核心的内情，但从近年来的种种迹象看，尤其是从今天领导人的排位来看，中央最高层彷佛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

毛泽东转过身去，对恭候在身边的战友们点名说：高岗、少奇、朱总、恩来、董老、林老、彭真、小平、子恢、富春、漱石、一波诸位，随我到丰泽园喝杯清茶，聊聊天，如何？

周恩来立即高兴地响应：走走走！主席请客，这就去，这就去！

刘少奇边往外走，边不失时机地拉住了高岗的手：高岗同志，家都安好了？听说东交民巷八号院很宽敞？很好很好，比挤在中南海好。我也是尽瞎忙，还没有来得及到你家里去拜望。

高岗亲切地拍拍刘少奇的手背：少奇同志太客气了，你协助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确是太辛苦了。噢，怎幺没见王光美同志来团拜？

刘少奇轻轻将手松开来。他很不习惯高岗跟人握手的动作，总是双手齐来，使劲又大，像要把人掌握住似的。他从容地从制服口袋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来，先让一支给高岗：你也没带李力群同志来啊，级别不够嘛。这下子好了，董老讲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你来走马上任，协助主席工作，我肩上的担子至少可卸掉一半罗。

高岗看不上刘少奇的大前门，而掏出自己的大中华来：来来，抽我这个。我到中央来是主持财经计画的，只怕分担不了你的重任。

刘少奇没接高岗的大中华，仍抽自己的大前门：我还是习惯大前门。

你知道，我家里孩子多，连保母、奶妈十几口人吃饭，所以抽不起大中华。也是怕上瘾。这人的嗜好，上去容易下来难。能上能下，说说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幺简单了。

高岗听刘少奇这一说，心里很不舒服，也就再没接他的茬，而转身和李富春说起东北局某个人的事去了。在中央领导人中，他最讨厌的就是刘少奇，也深知刘少奇貌似忠厚，清廉正直，其实相当奸诈，理论上、组织上都很有一套，比周恩来更不好对付，令到毛泽东主席都常常拿他没有办法。几次去东北视察，也专挑东北局的碴子。今后第一个要扳倒的就是这家伙，真该打他进第十八层地狱。

中共领袖们一路说笑着到了丰泽园北小门。

周恩来快步抢先进到北院通报：蓝苹呀！蓝苹呀！客人来了，客人来了，共是十二位。元旦大节，你个女主人，要好好招待大家啊！蓝苹前些天才从苏联疗养回来，已经恭候在客厅门口。她化了淡妆，一身素朴的列宁装，别有一种风韵。

客厅里，服务人员已作了准备，煮好了香茶，围着一张长桌安放下十多张藤椅。桌上摆着炒瓜子、五香花生米、柿饼、红枣、南桔、蜜柑等。

还有几厅罐装中华牌香烟。客厅一侧，烧着一只红红的炭炉，有长铁皮管子将炭气通往户外，既取暖，又煮开水。

领袖们一一围桌入座。毛泽东再次拉高岗坐到自己旁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心里直犯嘀咕，但脸上却也都看不出什幺来。

毛泽东举起茶杯：各位老同事，本人不善饮，以茶代酒，举行个新年茶叙，大家要是不嫌简慢，就请先干了这一杯，如何？

大家都笑了起来，各自干了杯中的茶水。幸而茶水不是很烫，但清香扑鼻。周恩来却跟江青坐在墙下一张双人沙发里，低声交谈着什幺，很投机似的。

过了一会，毛泽东温和地发话说：蓝苹呀，你和工作人员都退下去吧！我们是茶叙，边喝边叙，商谈工作，根据纪律，你是不能旁听的。

江青只得悻悻地站起，却又不甚情愿似的：新年大节的，请了大家来，总得有个人端茶送水啊！毛泽东挥挥手：下去下去，端茶送水也用不到你。座中各位，谁年岁最小？

周恩来坐回到朱德身边那为他空着的椅子上来：小平、高岗二位啊！我记得小平是一九 0 四年的，比高岗同志还长一岁吧？

小个子邓小平脑子灵活，反应迅速，立即领会了毛主席的意图，站起来说：我来我来，蓝苹和服务员都下去了，我当茶博士，保证茶水供应，不闹旱灾！

说罢，邓小平就快步走去，掩上了南、北两扇房门。

大家又都笑了起来。只有高岗贪嘴，又吸烟，又吃瓜果。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一眼，渐次收敛起脸上的笑容：本人既作了茶叙主人，就先说两句开场白。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就从政务院的什幺总党组干事会说起。少奇同志，恩来的那个政务院总党组成立的时候，是你代表中央书记处核准的吧？

周恩来见毛泽东突然提出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来，一时心里打鼓，六神无主，不知哪儿出了差错。但他脸上表情仍然十分谦恭平静，悉心聆听。

刘少奇也是心里一惊，预感到要有什幺事情发生了，但事先一点迹象都没有。他旋即看了四周的老同事、老战友们一眼，只见多数人脸上茫然，不知所以。唯坐在毛主席身旁的高岗同志，脸带愠色，像在帮毛主席压阵助威似的。

刘少奇转而坦然地说：是的，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于一年前成立，我代表书记处同意的。恩来说，工作联会性质，为了方便办事，群策群力。

记得成立之初，报主席审阅过。是不是现在出了什幺问题了？请主席指出来，我们去改正……。

毛泽东的脸已经拉下来了：本人是画过圈圈，至今认账。可是少奇、恩来二位，对于你们搞的这个机构，下面意见很大，反应很不好啊！有的甚至质疑，在中南海内，在党中央内部，党内组党，什幺意思？难道不是在向党中央闹独立？搞分庭抗礼？过去，我曾经说过国民党及其蒋总裁：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要是说，恩来的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也是在搞什幺小派别，不一定准确，但政务院搞分散主义，有独立意识，总不算冤枉吧？

高岗插话：主席刚才指出的，很及时，切中要害。我要补充几句，关于政务院总党组的问题，第一，它违反了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政务院既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一个办事机构，并非一级政府，怎样需要成立一个单独的党组？第二，中央人民政府属下，共有三十几个部、委、办，以及直属局单位。这些部、委、办的第一把手都出任政务院总党组成员，而由恩来亲任总党组书记。总党组每月开会数次，决策国家行政要务。这一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就变成政务院外交部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就变成政务院公安部了。依此类推，其它所有的部、委、办、直属局，也都成为了政务院下面的办事机构！中央人民政府还剩下个什幺？实际上是被取代了，只剩下块牌子，一个空壳壳！第三，也是最严重的一点，不管是不是恩来同志本人的意愿，政务院总理，实际上已经权力架空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和六位副主席。

高岗的插话，比毛泽东说的更具体，更有理有据，击中要害。高大麻子厉害呀，不可小觑呀，难怪毛主席那样器重他，一路破格提携他，重用他。这回，周恩来确是遇上了一位真正的对手罗。

周恩来如同遭受了一场突然袭击，一时满头冷汗。一向能言善辩的语言大师，竟然语塞，一次又一次的掏出手绢来擦脸上颈上的汗水，一付申辩无词、还手无力的样子，也真叫可怜。

毛泽东环视着老战友、老同事们，想看看大家的反应。大家却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想到新年第一天，一向人缘甚好的周恩来总理就遇上了这幺大的麻烦，不是开门红，简直是开门黑了。

沉默了一会，还是刘少奇开了口：我拥护主席的指示，赞同高岗同志的批评。这事，首先是我要负第一份的责任。是我在文件上签的字嘛。我没有预见到主席和高岗同志刚才指出的这些问题，的确很严重，架空中央主席权力，违反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大原则问题，绝对不能允许存在的。恩来哪，

我看你也不是存心要这幺做，要跟中央闹什幺独立性，但要承认这错误，这后果。所以，你呀也不要出汗了，我们执行主席指示，来个快刀斩乱麻，解铃还得系铃人，由你本人出面，明后天就发个文字通知，把你那个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解散，撤销。痛痛快快说撤销就撤销，不拖泥带水，你想通了没有？主席，高岗同志，还有在座的各位，这事就这样处理了，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脸上露出些许笑意。朱德、李富春、邓子恢、邓小平、董必武、林伯渠、彭真等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只见饶漱石竖起了右手巴掌，直到毛泽东发现他要求发言，他才把巴掌放下。

毛泽东说：漱石同志，你是组织部部长，新官上任总有三把火，有什幺高见呀？请讲讲。

饶漱石先看毛主席、高主席，之后望着周恩来说：我只有一句话，建议解散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同时，主要责任者应当挖挖他头脑里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

高岗很欣赏饶漱石的建议，连连点头：我同意，恩来同志对自己的问题应当有个交代，引以为鉴，对全党高级干部都有好处。

毛泽东沉默不语。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对于周恩来的事，不应逞一时之快，操之过急。因之，他对周恩来是否应当写出书面检讨，乃至在某种范围的会上作出检讨，未有明确的态度。

坐在对面的董必武朝刘少奇摇了摇头。董必武湖北黄安人，一八八六年生，与朱德同龄。他是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代表会宣布中共成立的十二名正式代表之一，毛泽东则是陪同湖南代表何叔衡而列席了会议而已。

因之董必武是中共真正的开山祖师爷了。

刘少奇会意，以手臂轻轻碰了碰朱德总司令。他的这个小动作谁也没发觉。朱总司令德高望重，每到这种场合，总是笑眯眯的，像尊笑面佛，乐于当和事佬：润芝兄，还有高副主席，恩来这次的工作失误，被中央及时发觉，纠正，他本人谈谈认识，我看啊，大家就可以高抬贵手了。毕竟他是我们之中做事最多、最辛苦的人，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罗。至于什幺路线问题，就不要扯那幺高了吧？路线路线，一扯一大串，恩来这次的事，也还扯不出一大串来吧？毛泽东见朱德以老卖老，给周恩来找台阶下，也就乐得做顺水人情。他笑了起来：玉阶兄有长者风！白玉为阶，恩来可下。本人同意，恩来这些年来，确是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路线路线一扯一大串。至理之言。是不能随便扯出一大串啊。那些李立三、王明等人犯过的错误，我们要引以为鉴。不过，组织部长的建议，亦非空穴来风，保护积极性，暂时不肯定，如何？

大家都跟着毛泽东笑了，之后目光集中到周恩来身上来。但见周恩来眼泪汪汪，咬住牙，拚着力气不让眼泪流出来，一时也就嗫嗫嚅嚅的说不出话。

小个子邓小平一直不停地忙着往各位的茶杯里续水。当他来到周恩来侧后添水时，发觉周恩来的两只手都在微微颤抖，便低声说了句：拿得起，放得下，讲几句交代过去嘛。

想不到毛泽东耳朵尖，高岗眼睛亮，竟发现了。毛泽东问：小平同志，你在和恩来讲幺子悄悄话？有话大声讲咿！

邓小平机警，提着水壶直了直身子，坦然回答：两位主席，是恩来的手在发抖，我提醒他杯子端稳，莫叫滚水烫了。

毛泽东奇怪地左右看了看：两位主席？哪来的两位主席？他目光落到高岗身上，才呵呵笑了：对对对，我忘记身边还有个高主席啊，东北王高主席！

高岗一下子脸膛通红，白麻粒星星点点。他带点愠怒地说：小平同志的玩笑，开得过火了。中央只有一位主席，这是原则问题。

邓小平并不答腔，只是笑着给大家续水。李富春悄悄对彭真说：又一个厉害角色，不动声色，举重若轻，出其不意，又画龙点睛，……都集中到中央来了罗。

这时，周恩来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举了举手，之后站起来发言：我拥护主席的决策，接受少奇、高岗、漱石三位的批评。漱石同志要求我从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本人认为并不是上纲上线，而是的确应当如此。本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跟着错误路线跑，执行错误路线很卖力，给党的事业造成过损失。自延安整风以来，我一直不敢忘记自己所犯过的路线错误。同时，我也承认，自己是个守纪律、肯卖力气的人，对于党中央是忠诚的，从没有生过二心。党中央正确我正确，党中央犯错我犯错，几十年一贯制，我恭恭正正、老老实实承认此一点。关于这次的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事，当初的确是为了便利工作，集思广益，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而没有想及其它。今天主席和高岗同志及时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是党内组党，架空中央人民政府，架空中央主席权力，起到了以政务院取代中央人民政府的恶果，违反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我确是吓了一跳，感到心情委屈。也毫无思想准备。经少奇、总司令、漱石以及在座同志们的批评、教育，我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愿意沉痛检讨，深刻反剩今天回去，我会立即拟出一个书面通知，发给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每一个成员，宣布总党组干事会解散，机构撤销，今后此一工作方式不复存在。并且，为此事，我愿接受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任何纪律处分，绝无怨气、怨言。

这也是周恩来做人的特点，每次作检讨，都是全线崩溃式，一泄到底，不给自己留余地，也就不给对手留空隙。他检讨之后，也不会立即坐下，就那幺罚站似地站立着，彷佛进行自我惩戒。他的这一手，往往使得那些对他意见颇大的人，都觉得他的检讨过分了，可以对他高抬贵手了。若还再揪住不放，他的同情者就有可能群起，替他抱不平了。

果然，善于掌握政治火候的毛泽东发话了：恩来呀，坐下，请坐下。

你不坐下，我和少奇、总司令、高岗以及诸位，就都是陪着你站起来，以罚站的姿势来继续今天的茶叙了。

毛泽东的幽默谈吐，又把大家逗笑了。

周恩来恭敬地向毛主席点点头，确是像个诚恳认错的人那样，规规矩矩坐下来。

毛泽东继续说：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事，恩来同意立即解散，也作了个口头上的、算得上深刻的检讨，我看事情就到此为止。什幺书面检查之类，就免了。重要的是高岗同志提到的，全党高级干部均应引以为鉴。

今天是一九五三年的头一天，开张发市，开门大吉。我们下面还是来扯扯今年要办的几件大事吧？少奇，您是主持日常工作的，要办哪些大事，先说个大概？

刘少奇注意到高岗脸上的不悦，但毛泽东既已定下调子，量他不敢在会上重掀风浪。刘少奇清了清嗓子，条理清晰地扳着指头说：一九五三年，全党全国的几件大事，一是要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画，全面展开国民经济建设；二是筹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至今，已经过

去了八年，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我们从打江山到坐江山，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全党每一个党员都要适应新情况，学习新本领，中央也要调整机构，所以召开新的党代大会，不能再拖延了；三是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包括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及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四是调整中央政府机构及其领导人员，统一国家行政；五是结束朝鲜战争。一俟朝鲜和平谈判签约，我志愿军部队即行分批撤回国内，干部转业，士兵复员，投入和平建设。主席，一九五三年，中央抓这五件大事，是去年十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下来的。看看，大家还有什幺补充的？

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余人都在各自的记事本上把刘少奇所列举的本年度五件大事记录下来。

毛泽东手指答答地敲敲桌沿，提醒大家，他要讲话了：五里抽一，我先抽出一件来谈谈。也是敏感话题，葫芦瓜先找硬的掐。关于中央政府机构调整，大家都要动点脑筋。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下面两条腿，一是恩来的政务院，一是高岗的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人无两腿不行，中央政府两大机构却是职能混合，界线不清，人事上也有许多重迭。这就给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文牍主义提供了温床，办事拖拉，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公文旅行等等。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我的两位秘书陈伯达、田家英主持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前些时候提出一个构想，即我们可不可效法老大哥，以部长会议制度来统一国家行政？我想也许可行。老大哥那边，是一国三公，中央一级三大领导机构：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我们可以搞一国五公，五大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部长会议，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当然，有了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全国政协就虚起来了，主要职能就要转向养士、咨询和统战了，可以议政，但不参政。一国五公，说到底，作为国家行政，最重要的还是部长会议，类似西方国家的内阁制。哪幺，由谁来做部长会议主席呢？哪些人做副主席呢？

刘少奇插话：当然还是由党中央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不可以考虑其它人昡高岗插话：新宪法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为国家主席，毛主席应是当然的国家元首，而不应考虑有其它人昡毛泽东这时也向刘少奇做了个断然否定的手势：不，我绝不可能任此职，做此事。少奇你想拖垮我、累死我呀？我不上那个当。（众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众笑）我建议少奇你也不要做这个主席。那句谚语怎幺讲的？不是那金刚钻，不揽那瓷器活。（众笑）恩来和你同龄。总司令更不是熬夜、打疲劳仗之人。本人的想法正好和你们相反，我日后在国家事务上位置，有如全国政协，也要虚起来，只议政、不参政，好不好？

退出一线，留守二线，多钻点理论，多思考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当然不是归隐林泉，吟风弄月，野鹤闲云。至于高岗同志的提议，说了等于没说，国家主席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投票表决，选出谁算谁，高岗你打不了包票。（众笑）那幺，谁来做这个部长会议主席？我想，还是让更年轻一点、精力更充沛一点的同志上场吧。我们年纪稍大的，就在后面看着，扶着，不让他跌跤子，好不好？这里，我提三个人选供酝酿，但不可以外传。有言在先，中央人事，谁传谁走路，决不姑息。哪三个？一个高岗，一个小平，一个彭真。箩里挑瓜，三里挑一，如何？

毛泽东的话，又使与会者大出意表，惊愕不已。高岗除外。看来，毛泽东是执意要排除周恩来了。一时间，一位位人物，表情都木木的，沉默着。被毛泽东点到的高岗、邓小平、彭真三人，更是保持着庄重的矜持。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在党内，向以谦虚礼让、不争名位着称，他应该采取主动，表明自己无意做什幺部长会议主席啊！可此刻，他却一反往常，不主动附议，而装作无事人似的，只顾低了头喝茶，嗑瓜子，避免跟毛泽东的目光相遇。

高岗倒是想发言，但被毛泽东以威严的目光所制止。

少奇，新年大吉，不开哑巴会，你向来主见多，谈谈你的高见？毛泽东又点将了。

刘少奇放下茶杯，掏出一支大前门来，含在嘴里，并不点火，说：是个大事罗，没有来得及做认真的思考……。主席说的统一国家行政，一国五公，很重要，切中时弊。党，议会，政府，军委，政协，五大家，条理清晰。党领导一切，没的说；议会管立法，管行政任免；政府管施政，执政，具体办事；军委管军队；政协搞统战。五大机构中，政府是政权实体，施一国之政，其权力，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至于叫什幺名字，我看倒不是主要的。名字只是个符号。考虑到我们国家的语言习惯，文化习惯，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我建议不一定叫它做部长会议。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机构名称，人民群众易闹误会，以为它是个政府官员开会的地方什幺的，也易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搞混……。我们也不宜称什幺内阁。国民党政府称为行政院，跑到台湾去了。记得清末民初，曾经称为国务总理大臣，可不可以考虑，称为国务院？

所有的与会者，包括毛泽东、高岗在内，心里都不能不佩服刘少奇的才识卓著，思维缜密。刘少奇外表朴实得像个办事员，不大起眼，肚子里却是有真货色，谈话论事，确有过人之处。

朱德、董必武、邓子恢、李富春等人频频点头：国务院好，国务院名字好，中国政府嘛，还是要有中国文字的特点，念起来顺口，写出来好看。

从毛泽东的表情看，也是中意这一名称的。但他并不公开表示赞同，而环视一周，问：高主席、恩来、小平、彭真、漱石、一波你们诸位哪，有何高见？名称可以多提几个，看看还有没有比部长会议、国务院更好的？

高岗被毛泽东戏称为「高主席」，有些尴尬地说：国务院这一名称是可以考虑。但称为部长会议，也无不可。一来体现领导，二来和老大哥名称统一，便于打交道。第三，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外交上是一边倒，大部分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都采用的这一政府名称啦。

高岗的理由实在牵强。周恩来本不想开口，这时他已看清了绝大多数同事的意向，而针锋相对地说：这好象和我们的外交方针扯不上必然的联系吧？中苏友好团结的实质，怎幺在于一个名字呢？部长会议是师哲他们几位俄语专家意译过来的，算舶来品，不大符合我们的语言文字习惯，不如国务院这一名称有中国味道，叫起来响亮。当然，究竟用哪个名字，最后由主席来定吧。

高岗脸都红了，白麻粒星星点点。毛泽东看在眼里，担心高岗脾气直爽急躁，跟周恩来口角起来，便接过话头道：暂且给少奇请一功，取名之功。部长会议，恩来说是舶来品，有点挖苦吧？存疑，存疑。到底采用什幺名称，不要匆忙订下，但也不能由我一人裁夺。我不是皇上，不搞专制碍…。当然，如果利用国务院，就只能称总理，不能称主席了，有点可惜，是不是？少奇，谁来做部长会议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你也一并说说吧？

毛泽东发现一支大前门烟一直含在刘少奇嘴角，未及点火，便亲自擦亮一根火柴，点了过去。刘少奇不慌不忙的接火。高岗一脸妒意，怎幺掩盖也未能掩盖祝大约也是从此刻起，才明确感到，刘少奇才是他的头号对手。毛泽东还很看重刘少奇，对周恩来则早已兴趣缺缺。因之扳倒周恩来比扳倒刘少奇，要容易得多。

刘少奇连声称谢：主席刚才提到的三位，的确都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才干超群的人循…如果考虑到过渡，循序渐进，我建议，第一届国务院总理或称为部长会议主席的，还是恩来比较合适。三位人选，是不是可以从副职做起？副职也可以排个第一、第二、第三嘛。恩来算个领班，做满第一届，就交下去……。

毛泽东有时候简直拿刘少奇没办法，奈何不得。只要刘少奇一发言，就会被他主导了议题走向，并得到广泛的认同。

这时高岗、周恩来都表示要发言。毛泽东发现高岗印堂红亮，眼睛圆睁，知他心里很焦急——毛泽东很不欣赏他的这类表现，急功近利，心气浮躁，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应有的风范嘛。

毛泽东说：恩来，谦谦君子，你谈谈？

周恩来以他一向具有的遇事不惊、沉着应变的轻松口吻说：我不是当着少奇同志的面说好听的，少奇确是主席的左臂右膀，别人难以企及。但我不能同意他提议的第一届国务院总理人眩事实证明我已经不适宜做此事，不要叫我一错再错了。我拥护主席的意见，在高、邓、彭三位比我年轻些的同志中，选出一位来比较合适。比如高岗同志，以他过去在陕甘宁、近几年在东北地区的政绩，我觉得主席是具战略眼光的。只是觉得还是不要称部长会议主席好，中央出两个主席，容易混淆吗。不如一个主席，一个总理，上下有别，定位明觉。小平同志也是顶适合的人选，办事举重若轻，案无隔夜公文，党政军事都拿得起放得下，是位全才。彭真同志也是位难得的干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的。至于我本人，建议中央分派我去分管政协，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跟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交交朋友，做做统战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眯缝起眼睛，认真倾听、品味着周恩来的发言。绍兴师爷真是位语言天才啊，听上去像在拥护自己，却处处埋下伏笔。比如把少奇称作本人的左膀右臂，那幺我自己的左膀右臂哪里去了？离了刘少奇我就不成人形了？比如把刘少奇提出由他出任第一届国务院总理，称为「提议」，把我提出的三个人选，则称为「意见」！柑嵋椤购纹渥　兀　敢饧　购纹淝崆场Ｖ挥幸坏憧扇。　醒胧遣荒苡懔礁
鲥飨　　愠伤　飨　疲　竺　　　？

高岗却是个粗线条，身上不脱江湖气，听了周恩来的「谦让」之词，便心里窃喜：政协算个屁，空有虚名而已，统战工作更是与权力核心挨不上边。于是面带喜色说：不光是统战，外事也是恩来同志的拿手戏！懂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的中央负责人，目前党内只有你一位啊！毛泽东望望高岗这个马大哈，言不由衷地笑笑说：外事工作，非周莫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外长一职，恩来是无论如何推辞不掉的。

对面，邓小平和彭真二位在低声交谈，嘀嘀咕咕。毛泽东注意到了：邓政委，有话大声讲。我还没有听到你的高见哪。

邓小平坐正了身子：好，我讲两句，方才和彭真同志打商量，我们以为，从大区上来的同志，缺乏抓全局、全面工作的经验，不宜一步到位，还是从副手做起，分两步、甚至三步到位，比较稳当！

高岗的脸拉了下来。这个邓矮子，怎幺能说这个话？要不是毛主席一路破格提拔你，若按着刘少奇的论资排辈，循序渐进，你一名普通的「七大」中央委员，今天做得到二野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不过，矮个子也只能代表他自己和彭真，不能代表高某人。高某人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名份上早就高过了周恩来。再以目前的实际职位，周是政务院总理，他是国家经计委主席，同是中央政府属下两大平行机构的第一把手，现在要统一国家行政，改称部长会议也好，国务院也好，周恩来不行了，轮也该轮到他高岗了。这幺简单、明了的问题，还用得着讨论来、讨论去的？

高岗高昂着头，他的这番心事，如同写在了他的麻脸上，人们一眼就能读出来。

对于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仍是眯缝着眼睛，未示可否。这时周恩来又举了举手，要求发言。毛泽东

不知在思考什幺问题，未注意到周恩来的手势。

刘少奇在旁提醒说：主席，恩来先头的发言，被大家插断了，他好象还想讲几句。

毛泽东睁开眼睛，彷佛从思绪深处缓过神来：好好，话要讲完，愿听端详。

周恩来打开手上的记事小本，看了两眼之后合上，说：去年十月份董必武同志就讲了，调各大区主要负责人进京，加强中央政府的领导力量，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要请客！高岗同志还没有请客哪。我还要加上一句，万马奔腾，万象更新！一马当先当然是指高岗同志，担任了国家经计委主席，还有四马，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也都是国家经计委委员，但行政职务上的分工还没有宣布过。此事书记处早已议决了。今天，除习仲勋同志外，其它人都在座，我建议趁这个机会宣布了，新的一年，大家分头把工作抓起来，新年新气象，开创新局面。

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笑笑，彷佛比较满意他今天的表现：好，好，恩来务实，建议很好。中央政府机构合并、人事调整的事，一下子也难于弄好。一九五三年的第一天，少奇，你就代表中央，也是代表我这个两边挂职的空头主席，做个宣布吧。之后再来研究别的事情。

高岗见毛泽东不让他代表中央宣布此一意义重大的人事任免，而让刘少奇来宣布，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又不便发作。润芝兄啊，做事优柔寡断，两边摇摆，今后不大力促你一把，怕是不行罗。

刘少奇翻阅着记事本，笑了笑说：文件已经做好了，只差主席最后签字发出了，今天没有带来。中央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央政府机构完成统合调整，新的人事任命没有酝酿成熟之前，对政务院的领导班子，输入新鲜血液，增强干部配备，并作出以下分工：周恩来总理分管外事工作，高岗、李富春负责全局经济计画和八个工业部门的工作；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分管铁路、公路、航运、航空、邮电五个部、局的工作；董必武、彭真、罗瑞卿分管司法、检察、公安战线的工作；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分管财政、金融、贸易战线的工作；邓子恢分管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水利、农村互助合作；彭德怀分管国防、军工；饶漱石分管组织人事、劳动工资；习仲勋分管文教、体育、卫生，并兼任政务院秘书长。以上归口分工，都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所指定、委托的副主席负责任。当然，政务院总理也有责任协助中央政府主席做些综合平衡、部门协调方面的工作……。

刘少奇宣布完毕，请示毛泽东：主席，我能记住的，就是这些了。有不准确的，请指示、补充。

毛泽东点点头：少奇记性不差，大致上，就是这些内容了。大家以为如何？如果没有新的意见，就各位一起鼓掌，好幺？

尽管多数人对政务院领导班子的充实、分工，心里无不惊讶，但仍然热烈鼓掌，表示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尤其是周恩来，更是感到毛泽东主席对自己越来越疏远、冷淡了。中央书记处原先讨论这次分工时，强调了政务院总理的综合、协调职能，现在却放到无足轻重的位置去了。可怜周恩来，名义上仍是政务院总理，实际上的权力却被分割干净，只剩下外交部部长一项实质了。

掌声落定。毛泽东看了看手表，忽然说：恩来啊，你替我去找找蓝苹，问问厨房里准备了些什幺？今天过节，我要请各位吃便饭，喝茅台酒。

回头把徐老、吴老、谢老①也都请来，大家热闹热闹罗。

①徐为徐特立，吴为吴玉章，谢为谢觉哉，加上董必武、林伯渠，称为中共五老。

第九章　西花厅使出杀手

丰泽园的元旦晚宴上，周恩来表现出了非凡的酒量，向席间的每一位都敬上一杯茅台。往往是对方抿一口，他乾一杯。第一杯自然是借花献佛，敬了主人毛泽东，第二杯敬了女主人江青，接下来依次敬了徐老、吴老、谢老、董老、林老、朱总司令、刘少奇、高岗、李富春、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诸位。他还特意多敬了高岗一次。高岗善饮，也回敬了他两次，都是痛痛快快的一仰脖子乾杯亮底。

毛泽东啧啧连声地感叹：恩来以一人之力，对付我们十五位，真海量啊！洛甫告诉过我，长征路上，红军第一次路过贵州茅台镇，恩来一次乾了二十四杯陈年茅台不醉，也算得上一次创纪录了吧！我就不行，只能喝个状元红……。

高岗忽然说：我们总理还有项纪录，每逢患感冒，就让服务员热茅台酒烫脚，据说很有效用。

毛泽东一脸惊讶：恩来果有此事？如此奢侈国家名酒，不可取啊！举座皆惊。又都觉得高大麻子这人不地道，欺侮周恩来欺到了这份上。

周恩来深看了高岗一眼，神情相当尴尬：是的，我承认，是位老中医推荐的土方子，试过一两回，虽然有效，考虑到太浪费，就停止了。高主席真是消息灵通罗，很少有人知道的……。来来，为这个，我要再敬你一杯，今後我们都要珍惜茅台！

朱德、刘少奇两人吃喝得差不多了，离席站在窗边吸烟。

朱德悄悄对刘少奇说：麻子出口伤人，心术不正。刘少奇悄悄对朱德说：麻子到中央，日子难太平。恩来今晚上是借酒浇愁，非醉倒不可。

这时，一向不能喝酒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也向周恩来敬酒，笑嘻嘻地提出喝个双喜，乾两杯：喝在肚里，比烫脚踏实啊！周恩来并不在意，像是没有听见饶漱石的挑衅似的：饶部长，你也敢和我乾茅台？真是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了。来来来，难得你挑战，却之不恭，接受你的挑战，乾就乾，双喜就双喜。

矮个子邓小平也来凑趣，一手端了杯子，一手挟了两支酒瓶，绕到他们面前说：好好，我来做个评判。总理，你杯里剩下不多了，先换了我这杯满的，没动过的……。

结果，周恩来喝下的是一杯白水，不动声色。邓小平再以两支酒瓶给周恩来、饶漱石二人满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周恩来杯里倒的是白水，饶漱石杯里倒的是真茅台。周恩来会意，立即抓住饶漱石不放：饶政委，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应当回敬你个双喜罗！上两回去华东局，陈毅、柯庆施都能喝，就你讨饶。来来来，小平同志，给我们满酒、满酒，难得饶政委今晚上豪兴罗！於是，周恩来又喝下两杯白水，饶漱石则又被迫灌下了两杯茅台。紧接著，邓小平自己也上阵，把两支酒瓶交给周恩来做评判，再拉著饶漱石灌上两杯。

当晚，饶漱石是被卫士抱上汽车的，回家後又呕又吐，忙坏了保健医生和护士。也是周、邓联手，略施小计，就把他给摆平了。

周恩来却又是奇迹般的没醉。他步行回西花厅，李富春、邓子恢提出要送他，他挥挥手：不用。你们以为我醉了？我还没有尽兴。之後一边走一边吟诵著李太白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唯有饮者留其名……。

回到西花厅後院书房，时间还早。他关上书房门，习惯性地坐在办公台前，想批阅几份文件。眼泪却不受管束，再忍不住了，断线珠子似的，刷刷刷滴落下来。他作著无声的饮泣。长歌当哭，他真要放声大哭一场却不能。家里有值班卫士、秘书和医生、护士。卫士隶属於中央警卫局，秘书隶属於中办秘书局，医生、护士隶属於中央高干医疗保健局，他们不单是替领导人服务，还要对各自的派出单位党组织负责，定期汇报工作。因此他周恩来贵为政务院总理，在家哭鼻子都要注意到政治影响，顾及党的形象，领袖威望，中央的团结和谐。也不能去惊动了夫人小超。……逼人太甚，他们逼人太甚，欺人太甚！搞突然袭击，对，就是突然袭击，令到他毫无转圜的余地，撤销了他的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还不够，又通过一纸口头任命，削掉了他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大部分权力，今後他的实职只是一名外交部部长，中央四十几个部、委、办、直属局，最後只给他剩下个外交部……。

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是一年前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经政治局讨论、书记处议决，文件批示，手续齐备，怎么是党内组党？怎么能算作闹独立，搞分散主义？只差没有指我效法张国焘另立中央了！再说，政务院的哪一项重要决策，没有报请中央主席审批？有时为了一项政策的实施，跑三、五次丰泽园都见不到人；政务院近三年来的工作，又有哪一时不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怎么是妄图以政务院取代中央人民政府？自己又怎么架空了中央主席的权力？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是党的组织，怎么扯得上违反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如果政务院内不成立党组，岂不又可以说是妄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妄图以政代党？罪名就更大了啊！冤枉，天大的冤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这下子好了，中央出了两个主席，看看这戏怎么唱下去。有戏看，还有好戏看。……高大麻子你一方诸侯好混，到中央来称王，你还早了点，也嫩了点，既然有我周恩来今天败走华容道，也就会有你高岗明日走麦城。不信等著瞧。你新官上任，雄心勃勃，趾高气昂，锋芒毕露。但你起码已犯下两大禁忌：一是你以为毛润芝这人好伺候，好应付，好相处；一是你以为少奇和我这些人无足轻重，是面团，可以任你捏扁圆。你不行，高麻子，作为一名政治家，你还欠著火候，差得远，差得太远。……你要是个懂礼貌、懂深浅、懂厉害、懂尊卑，好共事、好说话、好商量、好往来的人，作为革命同志，我本可以扶你一把，教你一些从政的道理，传你一些处世的心得，劝你收敛锋芒，谦恭廉让、广结善缘，笼络人事，物色贤能，上下沟通，为你日後真正能接上毛润芝的班，打下坚实的基矗可是你不行，你太浅薄，太逞能，在东北称王称霸惯了，升到中央来，急功近利，飞扬跋扈，四面树敌，你恨不能立马取代我，取代刘少奇，爬到党的第二位领导人的高位！你以为捧住了一个人，就有了一切，就所向披靡。

你错了，第一步就大错特错了。可以说，你还根本不认识毛润芝。你跟他亲近了近二十年，可你仍然是个睁眼瞎子。毛润芝是那么简单，能轻易被你认识？从来都是他利用人，而很少被人所利用。你却急欲利用毛润芝，真是权迷心窍，鬼迷你心窍了！现在是毛润芝效法刘邦、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国军政，调六大区负责人进京，是效法古代帝王削藩，你连这都不懂？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毛润芝出於对你的偏爱，也是江湖义气，暂时把你摆得比别人都高，你以为别人都那么服气？除了臣服於毛润芝，还要臣服於你？不想看你表演的孰优孰劣？不想看你攀高跌重？有几个人会跟你鞍前马後的拍马溜须？大约也只有一个饶漱石，臭味相投……。

想到这些，周恩来眼里的泪水乾了。脚下也彷佛有一股暖气回流。他不觉地掏出一小串自己亲手保存著的锁匙来，挑出其中一片，旋开一个平日很少启用的抽屉。抽屉里躺有一叠叠卷宗。他抽出最底下的一卷。卷宗封皮上不著一字，里边却夹著十来份材料，都是中央调查部以各种方式分派到东北局去工作的人员，写给中央的汇报材料，揭发高岗在东北地区的种种恶行。每份材料他都认真批阅过，并

夹有各种记号又随时可以抽去的小纸条。他对其中的三份材料特别重视：一份是东北局党校两名党员揭发高岗诱奸女战士、军医院女护士，花钱奸淫白俄女子，从青年卫士身上吸吮精液以强壮身体等流氓行径；二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一位干部，揭发高岗无视党纪国法，经常私自与苏方人员接触，谈论党中央人事机密，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说三道四，妄加评议；第三份是鞍山钢铁厂党委一位负责人，揭发高岗目无党中央、毛主席，在群众集会上公然接受「高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干部会议上，则多次妄议毛主席只会打仗，只会古诗文，不懂经济，不懂工业，不懂建设。而他高岗，是既懂军事，又懂经济，懂工业，懂建设，是全面之材，短短几年时间，把东北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战略大後方……。

够了！够了！老兄，你们快要派上用场了！周恩来合上白皮卷宗，轻轻拍打几下，重新锁回抽屉里去。这些材料，都是老部下李克农、孔原的那个系统，几年来陆续汇集到他这里来的。为免扩散、丢失，他亲自保存著。几十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告诉他，这类材料，平时不用，形同废纸，一旦启用，则每一页都如同一片寒光闪闪的利刃。对了，前天还有人交来一份最新的材料：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中午二时，一位相貌相当美丽的女青年，在王府井大街与煤渣胡同拐角的杂货铺借用电话，接话的号码是东交民巷八号。几分钟後，一辆黑色吉姆轿车，接走了那名行踪诡秘的女青年。

周恩来明白，这材料来自王府井大街与煤渣胡同拐角杂货铺的「老板」。那是分布在北京城区众多的中央调查部属下的「工作点」中的一个。

「相貌相当美丽的女青年」，被接去了东交民巷八号院，是谁？会不会是她？天呀！

书房门被嗒嗒敲响了。周恩来起身，快步去开门。门外站著小超，小超身後是值班秘书和卫士。

小超并不进门，而是问：你没事儿吧？我们以为你又喝醉了，回来半天都没有动静。

周恩来一如往常，笑笑微微：我这不是好好的，能有什么事？你们呀，就好做杞人之忧！

小超说：没事就好，就算我们杞人忧天，多费心了。对了，高主席爱人李力群同志来电话，邀我们三号晚上去她家跳舞，说是老高一再嘱咐了。……我是从不跳舞的，你嘛，工作需要，还是去走一走，打个照面。都说高主席进京，前程无量，你们今後要天天打交道的。

周恩来点点头：是啊，知道了。你不跳舞，也要找时间看看李力群。

……三号晚上我是一定会去的。还有什么事？趁困劲还没上来，我还要看几份材料。

小超伸出手指，在他胸口上点了一点：慢点下逐客令。我们不会闯进你这「白虎堂」里去的！

邓颖超把周恩来这书房兼机要室笑称为「白虎堂」，是因为里面的党、政、军、情机密太多，他很少让工作人员进入，夫人邓颖超则从不进入。他每次离开，也总是亲自把房门上锁。只有两片锁匙，他自己掌握一片，另一片则由他的警卫秘书保管。他说：这么做，也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能进入他这书房来谈工作的，只有少数中央机关的负责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则哪怕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张澜、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等人，都进不了这西花厅後院，只能在前院会客厅见面。

周恩来问：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邓颖超说：尚昆来了，人家在前院客厅里等著你酒醒呢！对了，还有一个孔原。

周恩来脸孔板了一板：你们呀，真不懂事，怎么能让尚昆在前院坐等？中办主任岂是一位闲人？快请快请，直接到我书房来。再有，告诉孔原同志，我跟尚昆同志先谈，之後再请他来谈。

杨尚昆进到周恩来的书房时，周恩来脸带歉意地伸出手去：听说你来了一会啦？我这里的人一个个都是死心眼，以为我每喝必醉。

杨尚昆说：哪里哪里，顶多坐了三分钟。正好孔原同志也来了，顺便聊了聊。是少奇同志路过我门口，跟我谈了谈。你们今天在主席那里聚会的情形，并要我来看看你。少奇同志让转告，他很敬佩你的涵养，几十年来在党内能上能下，能高能低，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周恩来自是心领神会了：谢谢少奇同志，也谢谢你，尚昆。少奇同志是过奖了。恩来不才，但总是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验的。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至於工作上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指出，恩来总是坚决改正，从不含糊的。不知为什么，杨尚昆好像有心事似的，面带愁容：总理，少奇同志已经给我说了个大概。……有的事，我也不应当插嘴。但有个情况，我必须向你反映，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汇报，他们派去东交民巷八号院执行中央首长警卫任务的人，都被退回来了，根本没让进那院门。人家说，高主席从东北局带来了全套人马，就不劳驾中央警卫局的人员了。

周恩来并不惊讶，只是平静地问：那怎么可以？自四九年进城，中央就立下规定，中央领导人的住所由警卫局统一警卫，原来从部队或地方带来的人马，除留下一名贴身卫士，其余通通退回原单位去。高主席进京，怎么就可以另来一套呢？

杨尚昆摊开双手，一脸苦笑。

周恩来又问：既然出了特殊例子，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主席？

杨尚昆连连摇头：总理，这类事怎么可以去麻烦主席？只怕我话没说完，他就会发脾气，往外赶人。什么屁事，都来找他，岂有之理！

周恩来点点头：对对，这种事的确不应去麻烦主席，况且主席对高岗同志又是那么的器重和信任……罗部长、谢副部长怎么说？他们二位是公安战线的龙头，也负责党中央的内部保卫工作的。

杨尚昆说：就是罗瑞卿、谢富治两位找我说这事的，他们让向中央反映反映。

周恩来这才眼睛亮了亮：少奇同志和总司令知道这事吗？

杨尚昆说：我报告了，总司令只是苦笑，少奇同志也是什么话都没说。

周恩来说：哪好，此事按下不表。东交只巷八号院，就先让他东北局的人马自己去保卫吧。记住，东交民巷八号院围墙外边的事，就是中央警卫局的职责范围了。……还有，这两份文件稿子，是你转上来的，一份叫《关於中央机关政治保卫工作的若干意见》，一份叫《关於中央首长身边工作人员定期集中学习的规定》，你自己看过了吗？我不明白，罗瑞卿、谢富治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么两个稿子？中央领导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老同志了，平日见个面还要设哪么多清规戒律？朱总司令他们打了几十年战，家里有几把手枪也是纪念品，还要逐户登记？另外，在领导人家里服务的保母、医生、护士、秘书、卫士，都要定期归口集中学习，交流心得，是什么意思，会引起误会哟！这些人员到底是组织上派来替首长家里服务、照顾生活的？还是兼著别的任务？大家进了城，住进了中南海，就来搞这一套，像什么话？成什么体统？实话告诉你，尚昆，我现在在家发脾气都有所顾忌！

杨尚昆很少见周恩来说话这么尖锐，词锋激烈。知他是心情压抑，不吐不快，又怕他越说越走题，赶忙插断说：总理，你的这个意思，我也问过罗瑞卿、谢富治二位。他们说，他们也很困难，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上回彭老总回来搬兵，撞了主席在香山的住地。两份文件还是个稿子么，总理心细，可以把它修改得周全些，把话说透彻，避免好像我们也在搞东厂、西厂、锦衣卫之类的机构么？

周恩来拍拍那两份文件稿：按我的意见，根本用不著搞这类东西，光明正大，坦诚相向，有什么不好？退回去，不用了。

杨尚昆笑了笑，晃晃手：那恐怕不行，总理，听说是主席授意的……。

周恩来身子一震，脸一白，彷佛省悟、警觉到了什么，立即坐正了：我也是想，罗、谢二位挖空心思做这文章干什么？到底是主席授意。……明白明白，也好也好，搞这么两个文件，把大家的生活规范一下也好，家里家外一个样，共产党员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心底无私天地宽么。……尚昆啊，这两个文件稿子，诚如你说，文字上是要仔细斟酌，要禁得起时间的考验。要强调，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员，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份，是服务而不是其它。对领导同志负责和对党中央负责，是高度的统一，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不存在任何分歧。……但分寸很难把握，弄不好就织成一张网，把每个人都网了进去。……好好，我们不谈这个了。

周恩来望著杨尚昆，拍了拍脑门：对了，差点忘了一件要紧的事……。去年十月，罗瑞卿提出从华北军区划出三个师，组建公安军，归公安部直接指挥，去应付那些不便出动野战军的突然事变，他说他已直接口头请示过主席，我就在他的报告上批了同意，但要求他一定要将报告送主席过目，并同时知会国防部长彭老总。这事，不知主席和彭老总有什么意见下来没有？

杨尚昆也拍了拍脑门，说：是有这事。报告是我送给主席的，有两个月了吧，大约一直压在主席那里。

周恩来眉头一蹙：这个罗长子，办事也性急，听讲他已经把三个师的部队划出来了，幸而还没有离开原驻地的营房，不然事情就麻烦了。罗长子要是再问此事，要他直接去找主席……尚昆啊，今晚上我多喝了几杯，你我的谈话，到此为止。个人情绪上头的话，都不作数，不出此门好不好？

杨尚昆站起来，一手紧紧跟周恩来总理相握，一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才告辞了出去。

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孔原进到周恩来的书房时，周恩来已完全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本来於进城不久，毛泽东已将中央调查部收归自己直接指挥，以牢牢掌控住这个至关重要的党内情报系统。後来发觉中调部的业务也是千头万绪，十分繁琐乏味，技术性又强，就不胜烦扰，一度考虑将其与公安部合并，由罗瑞卿、谢富治二人统一指挥；想想又觉得不妥，即便是对自己最亲信的下属，也应留下一个可以制衡的部门吗。集警、情大权於一身，就又可能出现明代魏东贤、清代和珅、鳌拜式的人物吗。几经权衡，毛泽东便又重颁指示，自己只管大事、要案，日常工作，则仍归中调部的老领导人周恩来过问。是「过问」而不是「指挥」，二者之间的微妙，有关人员自然是心领神会了。

孔原亦是党内的情报高手，其内部的知名度与周恩来另两名老下属李克农、潘汉年相仿。他今晚是应约来向周总理汇报一件具体的业务，因之进门寒暄之後，就打开保密夹报告说：老领导，关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在王府井大街与煤渣胡同拐角杂货店借用电话的那名女青年，已经查出来了，名叫孟虹，是中南海高干医疗服务处的医生，二十三岁，未婚，党员，去年六月从吉林省长春工学院附属医院调入……。

周恩来手一摆，打断了孔原例行公事的汇报：谢谢，查清楚了就好，果然是她。你手下的人没有去惊动她本人吧？

孔原说：没有，我敢保证，她本人毫无察觉。

周恩来说：很好。我已调阅过她的档案，经历很单纯，就那么几条嘛。她当天借用过电话後，不是有辆黑色吉姆车接走了么。她去了哪里？什么时候离开的？什么时候返回中南海她的单身宿舍的？

孔原继续汇报：黑色吉姆车是高岗同志的专车，接她进了东交民巷八号院，高岗同志家里。待了大约八个小时。当天晚上，高岗家里有个小型舞会。晚上十时，由另一辆东交民巷八号院工作人员使用的普通吉普车，直接送她回到中南海长街口，从警卫局门口进入，门卫验了她的出入证，有记录。……老领导，我心里有个疑点，可不可以谈谈？

周恩来笑笑：小孔啊，你也是上海地下党中央特科出来的吧？都跟了我二、三十年了，你还有什么话不可以在我面前说的？

孔原神情稍带困惑地问：调查孟虹医生，涉及到两位党中央领导人。

……一旦主席或高岗同志知道了，过问起来，我怎么交代？

周恩来眼睛紧盯住自己的老下级：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呢？奇怪了，我看是你自己把问题想偏了。……把孟医生的情况，特别是来龙去脉搞清楚，正是为著主席和高岗同志二位领导人的安全！你不想想，一个年轻女医生，又是那么漂亮，我的几个年轻秘书私下里称她为西苑绍婵，现在竟然周旋在党中央两位主席之间，你觉得情况正常吗？就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天为例，她非亲非故的，进入东交民巷八号院长达八个小时，干什么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在这之前，它刚陪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待了一个半月。……她的行止，难道还不可疑，还不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吗？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她就一定会是个什么什么人。说实在的，在春藕斋我和她跳过舞，聊过天，知道她是位中西结合的医务人才，懂针灸、推拿之後，把她介绍给主席，去治疗主席的风痛症的。但看了你们下面报上来的材料，它出入东交民巷八号院，我才觉得有必要对她的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本来嘛，从东北来京工作，去拜望东北局的老首长，也不是什么可疑问的。但我问过她认不认识高主席，她为什么要说只是从东北的报纸、杂志的照片上认识？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撒这个谎话呢？这个美人儿到底有什么来历？毛主席委托我继续过问你们中调部的业务，我就不能不有这份责任心啊！一席话，说得孔原口服心服：老领导，明白了。下一步怎么走？孟虹的档案很完整，也相当单纯、看不出什么破绽。

周恩来扬了扬眉头：档案材料是死的，人可是活蹦乱跳，甚至可能是长袖善舞的罗。她是一九三０年出生的吧？那么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她十五、六岁了吧？一九四八年东北全境解放时，她已经十八、九岁，考入长春医学院了。那所医学院可有来历罗，上世纪中叶，由美国传教士创办，後被俄国人接管，张作霖接管，日伪时期一度是为伪满洲国皇家医学院，一九四五年被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接管，一九四八年底才转到我们手里。

对於这样一个单位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吗？没事，大家放心，皆大欢喜。一旦有事，以她现在周旋於党中央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这环境机遇，真叫人不寒而栗呢！

孔原彷佛这才明白了孟虹此人的危险性，警觉地瞪圆了眼睛：那不行！得给她个什么「事故」，让她到医院治疗一段，暂时中断她与丰泽园、东交民巷八号院之间的来往。待我们调查落实她确是清白无辜之後，再让她回来正常上班。

周恩来深望一眼孔原，随即摇了摇头：不可取，不可取，那么个美好的人儿，受得了这个？搞不好弄巧成拙……小孔呀，不到万不得已，凡事不可走极端。我的意思是，还是先到东北去，把孟虹医生的履历实地落实一下，看看有无疑点，没有，最好，大家心里踏实了。但要注意，千万不能去惊动东北局人事部门，包括吉林省委和长春医学院。否则，事情就弄砸了。具体怎么进行，就看你们的神通了。

孔原站起身子，向老领导周总理表示：明白了，保证万无一失，完成任务。这个月底，我正好要去渖阳主持一个保密工作座谈会，亲自去办一下，老领导尽可放心。

第十章　东交民巷八号院

高岗城府不深，工计不精，处事粗泛。对于周恩来，也太过轻看，失于估算了，以为在毛泽东主席的龙虎之威面前，周恩来不堪一击，乖乖就范。

一月三日晚九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过文化界知名人士新年招待会，没有返回西花厅，直接赶往东交民巷八号院。高岗家里的舞会已经开始好半天了。高岗夫人李力群一直守候在客厅门口，她知道总理很忙，但一定会依约前来。周恩来一行下车时，李力群立即进舞场宣布：大家停停，大家停停，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宣布过后，李力群又返回门外，挽住了周恩来的手臂：欢迎，总理，欢迎，老高也一直在等着，担心你太忙，会爽约呢。

周恩来则一边走一边表示歉意：对不起，力群同志，真的对不起你和高主席。我迟到了，让你们久等。小超问你好，她不跳舞，改天再来拜望你和高主席……。

高岗已放开舞伴，大大咧咧迎了上来，带头鼓掌以示欢迎。改作舞厅的大客厅响起一派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一手拉住高岗，一手拉住李力群，大声说：继续跳，大家继续跳！音乐不要停！不要因为我这个迟到者影响了大家的舞兴。我还要和高主席聊几句工作。

领导人见面先聊几句工作，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并无实际上的意义。

聊的也不是什幺工作，而是你的大客厅真宽大，红木地板，高吊灯，够气派，平日宴客，周末和节假日跳舞，再合适不过；住在中南海就没这个方便，那些小四合院都是小格局，小庭院，采光也不好，白天都要开灯……等等。

很快，高岗陪着周恩来走出小会客室，来到舞厅。立即有好些位女孩子拥到他们身边来，操着东北口音要为总理伴舞。周恩来礼貌周到地请女主人李力群跳第一支曲子。没有乐队，是留声机播放的苏联歌曲《红梅花开》。第二支曲子仍是苏联歌曲《卡秋莎》，周恩来请一位东北籍的女同志跳。周恩来跳舞，舞步潇洒，姿态高雅，早已是中央机关女工作人员心目中的最佳男舞伴了。说是一次在北京饭店舞会，他见华东局来的陈毅司令员搂住一位女文工团员，脸子身子都紧紧贴在一起，像贴饼子似的，舞相实在不雅，他不顾陈毅的面子，当场发了脾气：陈老总！胡闹台！跳舞就是跳舞，不是其它！我们都要尊重女同志嘛！也是尊重自己嘛！

第二支曲子快到尾声时，周恩来正跟舞伴边舞边聊天，忽然瞥见了奇特的一景：灯光昏暗的廊柱角落，高岗同志正紧搂住自己的女舞伴热吻。

……那女子的倩影好眼熟，孟虹？周恩来脑子里一闪亮，对，没错，是美人儿孟虹，天啊，他们是老

熟人，甚至是旧情人了？这样放浪形骸，不注意影响。……小孟虹为什幺不出来见见自己？

周恩来只瞥了一眼，就不再往那角落看，装作什幺都没有看见。但心里却像倒了一罐五味汁，且夹杂着一种窃喜：好，好，好戏在后头。真的出了个现代貂蝉了。真可惜了，这幺一位有学问、有专长，怎幺看怎幺漂亮的人儿，却混迹在两位主席之间。……不过，或许是自己看走了眼？是另一个模样儿长得像小孟虹的女孩子？高大麻子，你是享过几年艳福来的罗，辽宁的大连、吉林的延吉、黑龙江的牡丹江，都是出美女的地方啊！一支舞曲下来不过五分来钟。第四支曲子，周恩来是跟自己的一位女秘书跳的。他交代说：曲子完了，我先走一步。你们留下来，不然一大班子人走，目标太大了，迟来早走，扫大家的兴，不礼貌。

第四支曲子一完，周恩来就不动声色地走到李力群身边：真是对不起，我又要先走，还有个小型汇报会在等着。……我就不惊动高主席了。谢谢，谢谢。我还会来的，还会来的。有空，也请去西花厅走走，小超老在念叨着你。

说罢，周恩来快步向门走去，还是有人报告了高主席：总理要走了。

高岗立即赶到门挽留：大总理啊，好不容易把你盼来了，才跳了四支曲子，就又要走？

周恩来于是跟高岗拉了拉手，脸上却有了些凉意：高主席，我失陪了，还有个小会。说实话吧，刚犯了错误，主席和你还有其它同志们虽然让我过了关，但心里总是不踏实，所以玩起来也是兴致不高。我不像你，进了北京，如坐春风，事事如意。……请包涵，我下次再来！主席的思想，你比我领会得深，吃得透彻，今后要多多关照，多多帮助啊！周恩来声音很轻，诚恳谦和，甚至有点儿可怜巴巴的。高岗却掩住嘴，以免哈哈大笑：总理同志哥，你那点屁事算啥子？要是我老高，早丢到它娘的外婆老家去了！放心，主席面前，能替你说上话的时候，我会说话的。

周恩来九时四十分离开东交民巷八号院，在座车上微微笑了一路。他现在可以断定，高大麻子不懂政治，又热中于权力，如此下作，走出了一步绝棋。是他自己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上。当然，还要等着瞧，脓包要让它自己穿。……等孔原从东北回来，情况就了若指掌了。

饶漱石十时半来到东交民巷八号院，饶漱石应约比彭德怀、林彪二位早到半小时。舞会已经结束，高岗的舞也跳得尽兴了，甚至又不失时机地把小孟虹拉到保密室去「短途突击」了一次，才放走了。

高岗把中组部部长让进自己的书房。他和饶漱石早就是知根知底，无话不谈的挚友。服务员来上了茶掩上房门退出后，高岗才说了一个小时之前，周恩来来跳舞时诚惶诚恐的可怜相。当然，他也知道，周可能是在他面前演戏，装孙子。此人是从太上老君的丹炉里出来的，从来不那幺简单。

饶漱石说：对了，是只老狐狸，诡计多端，又最善于隐蔽，打扮自己！不然，他怎幺能从一次又一次的党内斗争中混下来？真正的过五关、斩六将了。我们千万不可轻心，被他的假相所迷惑。

饶漱石长高岗两岁，高岗私下里称之为饶哥。饶漱石则无论公私场合，都尊称高岗为高主席，并已认定：只有高主席才是毛泽东的权力继承者，其它人都不配。比如周恩来，历史上屡犯错误，是个老牌机会主义者；比如刘少奇，历史上多次被捕出狱，诸多疑点。像高主席和他饶漱石，从未被捕过，革命履历清清白白，过硬。

两人敬烟，对火，嚼核桃仁。高岗问：饶哥，你在电话里，说有事情要单独谈谈，什幺好事啊？

饶漱石神秘地笑笑，脸块凑近来，放低声音了，才说：我到中组部上任，不瞒你说，头件事，就是查

阅了除毛主席、高主席二位之外的其它中央领导人的档案资料，以及敌伪报纸上的有关剪报。安子文那王八羔子，竟说调阅中央负责同志的档案资料要报刘少奇批准。去他的！安子文是刘少奇安插在中组部里的一条狗，他本人就是一九三六年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的，这个谁不知道？对不起，我直接找到主席那里，主席说了话：你是中组部长，什幺材料你都可以看嘛，还要哪个王爷来批准？高主席，许多事，过去忙于战争，道听途说，模模糊糊，现在才有时间、有机会了解详情了。今天我想对你讲的，是从历史上的暗杀事件，来看周恩来的伪君子嘴脸！高岗又惊又喜：饶哥，太好了。你知道，我参加革命后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后又去了东北，对白区地下斗争的情况，真是知道得少而又少，正好你来给我补上一课。周恩来一向风度儒雅，还搞过暗杀？

饶漱石胸有成竹，缓缓吐出一线烟雾来：岂只是搞过，人家还是我们党在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时期，党内搞暗杀的开山师爷，行家黑手。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对我党党员施行白色恐怖，力图赶尽杀绝。八月一日，周恩来策反国民革命军贺龙第二十军成功，举行南昌起义，之后领部队南下广东汕头，以图占领出海口建立根据地，但很快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击溃，只剩下朱德、陈毅率领一小支人马突出重围，东进粤北，北上湘南，翌年与毛主席的井岗山红军会师。

贺龙逃回湘西老家，重起炉灶。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则解散部队，丢盔弃甲，乘渔船逃到香港，后转往上海。所以说，周恩来在历史上当过逃兵，并不是冤枉他。

高岗嘶嘶地吸着烟，一脸不屑：这些，倒是听他本人在延安整风时有所交代。

饶漱石说：延安整风，新四军是派陈毅参加的，我留在军部主持工作，只是读了些内部通讯。但下面的情况，周恩来恐怕没有向组织交代清楚。一九二八年初，周恩来从香港潜回上海后，在地下党中央任军委书记，他创立了中央特科，组织了一支地下武装「红枪队」，专门暗杀敌人政要，并执行革命纪律，处决叛徒。以红色恐怖对付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中央特科及红枪队由周恩来直接指挥，特科的负责人还有赵容（康生）、陈云、陈赓等。红枪队的队长则是工人出身的顾顺章，曾为苏联驻华首席顾问鲍罗廷的私人卫队队长。鲍罗廷在广州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当过蒋介石的老师，这些就不说了。顾顺章好武艺，好枪法，膂力过人，实际上是名上海滩的流氓把式，混进了革命队伍。

饶漱石说：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在上海西郊新闻路一幢小楼里，地下党军委会正召开秘密会议，出席者有政治局委员兼农委书记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委员颜昌颐，军委兵运部负责人刑士贞，军委秘书白鑫。周恩来因半道上得到警告，临时改变主意，未能出席。会议开始不久，大批国民党宪兵包围了小楼，彭湃等七人全部被捕，并很快报经南京蒋介石批准，执行枪决。周恩来率领红枪队，决定效法古代绿林豪杰劫法常为劫法场，红枪队须加强火力，经上海黑道朋友牵线，从一位法国商人手中购得几十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数千发子弹。

刑场设在上海南郊的龙华。周恩来事先设法将武器运到了龙华附近的一家照相馆。红枪队的好汉们人人都是神枪手，当日化装成小贩、车夫、相士等，混进了法场，并趁围观的人群混乱之际，从照相馆内一人取到一支手枪。刑车开过来了，红枪队员们手中的枪支却未能打响！眼睁睁看着彭湃等四人被枪决。原因很简单，新勃朗宁手枪上的保护脂都未被擦掉……此次事件的叛徒为周恩来的亲信、军委秘书白鑫。不久，红枪队员奉周恩来命令，把叛徒白鑫从国民党宪兵的严密保护网里暗杀掉了。历史却留下了许多疑点：其它出席会议者均被一网打尽，为什幺单剩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能在赴会途中得到密报而逃脱？周恩来和叛徒白鑫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关于劫法场的手枪未能打响，指挥者周恩来后来对组织检讨说，是因为太年轻，缺乏经验。……这实在难以搪塞过去。他曾经两次随蒋介石东征，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兼总政治部主任；蒋叛变前后，周恩来领导了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接着又是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以及转战赣南、粤东北等等，堪称一名沙场干将了，怎幺还能说得上缺乏经验？

高岗气愤地说：白区地下党就尽闹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那时的总书记向忠发，就是在一家妓院里嫖妓时，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叛变了革命的嘛！

饶漱石说：周恩来那时有句名言，为了革命事业，不惜当妓女。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红枪队队长顾顺章，奉命秘密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两人从上海返回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完成任务后，顾顺章于四月二十四日转道武汉时，也是在一家妓院里被国民党特务抓获，他立即向蒋介石自首，供出了我地下党中央机关的秘密地址及领导人物的住址。党中央机关及领导人面临被一纲打尽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特务从武汉把顾顺章的招供以绝密电报方式发给南京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时，电报却落在了潜伏在该科的我地下党员钱壮飞手里。钱壮飞立即通知了陈赓、李克农。陈、李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陈云立即组织了地下党中央机关及其人员的大转移。由于顾顺章的家属住在普陀区一所花园洋房，周恩来怀疑顾的家属也知道党的机密，于五月初的一天后半夜，亲自带领陈云、康生、邓颖超、陈赓、李克农等几十名中央特科人员，并买通了该区的黑道组织作外围策应，包围顾的住所，突然闯入，以斧头、匕首、锤子、铁锹等工具（因为不能放枪），将顾全家连同保母、保镖十几口人，一个不剩的杀死，十几具尸体都掩埋在顾家后园里……。

高岗听得眼睛都睁大了：天爷！周恩来还这幺凶残过？他从来都是一副有学问、好修养、儒雅斯文、和蔼可亲的模样啊！还有那个人人尊敬的邓大姐。……连孩子都没有放过？都下得了手？真亏他们做得出，老子爷们根据地拉队伍，在战场上跟敌人争高下，拚本事，决胜负！老子赢也赢得光明正大，输也输得黑白分明！冤有头，债有主，老子在陕北、在东北，从来严令部下不得滥杀无辜。从来没有搞过他们在白区的这些下流行径。什幺东西，什幺玩艺！老子恶心，看不起！

饶漱石继续说：周恩来、康生们的暗杀活动，给党的形象、声誉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当时一些同情我们的左倾人士、知识分子都对我们侧目，敬鬼神而远之。国民党的报纸、杂志更是泼天盖地般天天追踪报导顾顺章全家「失踪」案。不久，参加此次暗杀行动的中央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捕叛变，供出了埋尸地点，带领国民党侦办人员去掘尸。于是，所有的报纸、电台又天天刊登掘尸照片和消息。形象之丑恶、残忍，令普通市民都齿寒，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为匪类。地下党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经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指示，才陆续迁入江西苏区。……看看，这几份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同一天的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上刊登的「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高主席，报纸太旧了，我来念给你听：敬启者，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自动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长进。对于共党任何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恶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缉该犯等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绝不食言。伏祈公鉴。顾顺章谨启。通讯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高岗听罢，往脚边的痰盂啐了一口：顾顺章这种叛徒是死有余辜，但地下党中央机关及人员既已安全转移，周恩来为什幺还要拿他全家十几口人的性命出气？这是什幺样的心理？

饶漱石说：高主席，还有这份，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刊登的〈王世德脱离共产党紧要声明〉，我也念给你听听：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特殊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于前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的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

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高岗仍然听得怒不可遏，拍着茶几骂道：他们和黑社会、青红帮有什么区别？卑鄙、无耻！他们只能败坏党的名声，败坏革命事业！饶哥，我们怎么能够与这种人共事？而且还想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我看从白区地下党出来的，大都不干不净，没有几个好东西！

饶漱石笑笑说：高主席，我就敬服你的为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嫉恶如仇。

高岗问：他们的暗杀活动，一直搞到什么时候才停止下来的？

饶漱石说：顾顺章一家灭门案，引起了当时指导和帮助我党革命活动的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愤怒，下令立即停止暗杀，指示上海地下党中央立即转移到江西苏区去领导武装斗争，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我当时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被派驻在莫斯科。记得共产国际东方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还特别举出，列宁同志的哥哥曾经是位暗杀主义者，几次行刺沙皇未果。而列宁同志是坚决反对暗杀活动的，认为只有整个地、彻底地推翻旧俄国家机器，并建立起有效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才是革命的正途。后来我回到江西中央苏区，才知道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也是执行列宁主义路线，嘲笑暗杀恐怖活动的：就算你们有本事把蒋委员长干掉了，又能有多大用处？国民党组织还在，各级国民政府还在，数百万中央军、警察、宪兵还在，干掉了姓蒋的，还有姓汪的、姓何的、姓李的、姓张的，你能干得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江山是打出来的，战场上见高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高岗摸了一把下颌：噢——，原来主席这句名言，还有这么具体的针对性。刘少奇那时也是反对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在汉口，就曾经下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我不打断你，饶哥你接着讲周恩来的历史。

饶漱石说：周恩来一九三一年底离开上海，三一年初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就排挤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跟着王明、秦邦宪跑，批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甚至停止毛主席的党籍，叫毛主席坐冷板凳。所以周恩来是个什么货色，相信毛主席是心里有数的……。

高岗阴着脸，听饶漱石说完，才下决心似的咬了咬牙：饶哥，我看我们要趁热打铁，促毛主席一把，解决周恩来问题。周恩来今年肯定流年不利，旧的麻烦没完，新的麻烦又到。你知道吗？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同志今天下午来电话，问我新税制的事。他说山东全省新税制实行不到三天，城乡物价飞涨，出现抢购风潮，人心浮动，市场一片混乱。……我告诉向明，要他立即给毛主席写信，用电报发，反映真实情况。实行新税制，完全是周恩来、薄一波二人所为，党中央肯定没有研究，毛主席不知道，我这个国家经计委主席也不知道！饶哥，这回咱等着瞧吧，各省区一告状，市场混乱引起社会动荡，毛主席肯定要动雷霆之怒，他周恩来又有好戏看了！

正说着，高岗的卫士长赵德俊快步进来报告：彭总、林总到了！彭总说，他下午才下的火车，晚上就赶来吃消夜。

高岗、饶漱石立即起身，朝门厅外迎去：快请，快请，两位打天下的大功臣，大英雄！

彭德怀和林彪，一胖一瘦，一强壮一病弱，一粗声大气，一沉静寡言的比肩而进。彭德怀先跟饶漱石打了声招呼，之后问高岗：麻子老弟！半夜请客，有啥子好招待的？

高岗则先跟林彪拉手问候，之后回答彭德怀：彭总，我这里是大后方嘛。东北老乡前天托人送来一对熊掌，听说你今天回来，林总身体也好转了，才叫厨房做下了。还有大连鲍鱼炖汤，鱼和熊掌兼得。

正好饶哥也在，我们四人共享罗。

林彪脸色苍白，在小客厅沙发上落座，才说：谢谢高主席不吃独食，还记得我这个老同事。熊掌、鲍鱼大补，彭总、饶部长受得起，我却消受不得，给碗小米粥就可以了。还有，请各位照顾病号，不要当我的面抽烟，行不行啊？

彭德怀也是不抽烟的，笑着说：此项命令请高司令、饶政委执行。

高岗对林彪这种战功赫赫的将领，一向敬重且能迁就：遵命遵命。我们边吃边谈，如何？

林彪今晚情绪颇佳，难得地笑了一笑：还是请高主席先谈一半，吃起熊掌来才心安理得罗！

彭德怀哈哈大笑：大麻子！你和主席那样亲近，一对熊掌，你至少进贡一只嘛。他最近身体也欠安，服务员又年轻漂亮，说不定正需要这个。

高岗正色道：送过，吃了批评，以后就不敢了。主席那软硬不吃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平日最讨嫌人家送东西。

林彪说：你送古版图书，包括秘戏图，他准收。熊掌类嘛，送蓝苹嘛，那婆娘可懂得享受。

饶漱石说：还是林总知根知底。我也听说，蓝苹对饮食的讲究，水平不在周、叶之下。叶剑英在华南局书记任上，天天命粤菜名厨做山海珍席，被陶铸参了一本，毛主席警戒他不要学慈禧大后嚕卫士进来上茶，给林彪上的是白开水。常来常往的首长客人，习性也都熟习了。

高岗又听饶漱石提到周恩来，忽然想起一件事，便问彭德怀：彭总，周恩来批准罗瑞卿从华北军区划出三个整编师，成立公安军，被主席驳回了，你个国防部长，说说怎幺个事？

彭德怀瞪了瞪眼睛，说：这事周、罗办的不合程序，是先斩后奏。老毛问我怎幺办？我知道他是要我充炮筒子。我讲不可以，我们不能事事学习老大哥，除了红军部队，还搞什幺内务部队，克格勃。我们不搞第二武装，军事要统一，不然容易出麻烦。老毛问，可也不能让解放军去执行公安、警察的任务呀？我讲，可以搞一支公安部队，维持社会治安。但这支部队应由中央军委统一领导，而不应交由公安部长去指挥。老毛同意照我的意见办理。我这做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不又得罪一回人了？老毛还说，恩来这人也奇怪，平日小心谨慎，可让罗瑞卿成立公安军这幺大的事，却敢拍板批准。不知恩来是怎幺想的？老彭，罗长子你不大喜欢吧？我却是信得过的。这回我依你不依他。另外，你、我以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拟道命令：今后，凡在首都地区调动一个连的部队，须报军委主席批准，调动一个排的部队，须报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批准；凡在首都以外地区，调动师以上单位部队，须报军委主席批准，调动团以下单位部队，须报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批准。有违者，不管地位再高，资历再老，一律军法处置，决不姑息。

林彪抬手搔了搔光秃秃的头皮，言简意赅地说：还是主席厉害呀，有了枪杆子才有一切，丢了枪杆子也就丢失一切。

饶漱石眼睛里有些冒火似的：我看周恩来也厉害，什幺权都揽，这回又差点揽到了军警大权。

彭德怀和林彪不约而同的看了中组部部长一眼。他们和饶漱石交往不深，但知道不是盏省油的灯。饶为什幺恨周恩来？高、彭、林倒都心中有数，就因为周恩来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大靠山，而饶和陈毅则自新四军起，一个政委，一个司令员，闹得水火不容，结怨很深。

且回回都是政委整司令员，司令员却没有被整趴下。

彭德怀若有所思，望着高岗：高岗高岗，站得高，看的远。你经常接近老毛，老毛也最信得过你，有什幺新动向，新精神，可不要把我们蒙在鼓里，多少透给我们一点子啊？

高岗习惯性伸手去茶几上取香烟，但一看坐在对面的林彪，就自觉地缩回了手，转而捧起了茶杯：朝鲜大局已定，彭老总心情愉快喽！今晚上请你们三位老朋友来，就是要交流交流，相互通通气嘛。今年中央要办几件大事，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的：一是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画经济建设；二是要召开党的「八大」；三是要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是要调整国家行政机构及其领导人眩从去年下半年起，毛主席就考虑到要统一国家行政。也就是说，打算把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政务院和国家经计委合并，成立苏联老大哥式部长会议，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这期间，主席个别找我谈过多次，征询了谁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他没有提到周恩来，恩来看来适合摆放到全国政协去搞统战。前天，元旦新年团拜后，主席在菊香书屋家里主持了一个茶叙，实际上是个书记处扩大会。彭总没回来，林总请病休，都没赶上参加。饶哥参加了。主席开门见山，首先严厉批评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搞独立主义、分散主义、党内组党，架空中央政府和中央主席权力。主席下令解散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不解散，就连政务院一起滚蛋。周恩来当场做了沉痛检讨，请求处分。接下来，主席在会上提出以部长会议主席制，取代中央人民政府及属下的政务院和国家经计委。关于部长会议主席，他提了三个人选，第一名是我，第二名是邓小平，第三名是彭真。……刘少奇在会上打横炮，提出部长会议主席制不符合我们中国的语言习惯，不如改称国务院，头头仍称总理。有董老等人附和。不管怎样，看来主席这回是下了决心，要把周恩来摆到全国政协去了。我提出来，外交部部长一职，还是周恩来同志莫属。情况就是这样。我把这个情况给彭总、林总通气，也算汇报吧。

高岗话一落音，饶漱石即补充说：主席的意向很明确，是要由高主席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本来嘛，既然周恩来不行了，以高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里的职位，轮也该轮到高主席了。

彭德怀、林彪二位连连点头。彭德怀爽快地说：小高，主席叫你干，你就放手干好了。我这个国防部长可以在下面支持你嘛。

林彪也说：主席要谁干，谁就干，这是党内的规矩。高兄上任，照顾病号就行。

高岗感激地望了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各一眼，继续说：毛主席常找我个别谈话，也是征询意见。我都趁便提出了看法，我们的天下是军队打出来的，军队里文武人才济济。可是现在在中央党、政部门掌实权的，大部分是白区地下党出身。包括少奇、恩来在内，他们网罗了多少白区干部啊，陈云、薄一波、彭真、刘澜涛、康生、安子文、蒋南翔、李克农、潘汉年。……所以少奇、恩来二位现在是能一呼百应。而真正为我们党打天下，立下过大功劳的，彭总、林总、刘总、徐总、叶总、贺总，还有罗荣桓、粟裕、张云逸、徐东海、许光达、萧劲光等等，等等，这些年都是养病的养病，挂名的挂名，实际上都是在坐冷板凳……主席当然不高兴我说这些，他有他的难处。但现在，看来是下了决心，要趁这次中央机构调整，有所改变了。

林彪阴沉着脸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吗！

彭德怀没有吭声。因为他觉得毛泽东还是重用他的。

饶漱石说：只有由高主席主持国家大政，才能处事以公，一碗水端平。

这时，高岗的卫士长进来报告：消夜已准备好了，请首长们入席。

林彪忽然阴阳怪气地问：我的黄粱熟了没有？

第十一章　高岗凌驾西花厅

雪上加霜，周恩来最担心的情势——新税制引发全国各地的强烈反弹，如同险风恶浪，朝他扑面而来。

一月八日，毛泽东收到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山东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三人的联名电报信。信颇长，首先汇报了自元月一日起山东全省城乡实行新税制后，引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谣言四起等严重情况，之后问：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幺要在全民所有制和私人工商业之间划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幺能够得到鼓励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以红铅笔把上述一段划上道道，批上一句话：此为画龙点睛之笔，关键要害之处。并顺手批改了几处词语不当。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此一信件批转书记处成员传阅。他要放一放，听听各地的反映再拿主意。

一月九日，上海市委给毛泽东送来了专递快件。所谓专递快件，有如过去朝代的「日行六百里加急」，只是不用驿马，而改用空军飞机罢了。

毛泽东一看，就知道是陈毅的笔迹。这个陈老总，为什幺不署名？信中尖锐地指出：新税制在地方同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出笼，使整个上海市场出现了物价上涨，各界群众蜂涌抢购商品，私商停止公私合营而等待观望，就连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也是思想混乱，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希望党中央、政务院重新考虑这一税制办法。

毛泽东苦笑了笑：陈老总你自己也思想混乱啊，怎幺把党中央和政务院相提并论？政务院算老几？和党中央并列的应当是中央人民政府啊！一月十一日，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的一封告状信，送达毛泽东手里。信中揭发：周恩来、薄一波等人在炮制新税制时，对工人同志的意见避而不听，对国营企业的困难和要求，则置之不理甚至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他们却对资本家的看法奉若神明。报载他们专门召集了北京市的私营工商业知名人士座谈，征询意见，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认真考虑」。果然现在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了。仔细地剖析一下新税制，它的任何一条都对资本家们带来极大的好处，而对国营的企业和人民的利益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断言：新税制是周恩来和薄一波等人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产物！

对于东北人民政府的这封信，毛泽东仔细读了三遍，却没有做下任何记号。一时觉得它很对自己的胃口，一时又觉得它有些越位、出格，越俎代庖吧，给周、薄两人做了政治结论。恩来啊，命你做个政务院总理，你究竟想干些什幺？去年秋天，你不把我这个中央军委主席放在眼里，擅自批准罗瑞卿摆脱国防部，成立公安军，幸而被彭德怀打了回票，事后本人宽宏大量，没有处分你；今年新岁伊始，你又不把我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放在眼里，不请示，不报告，擅自和薄一波在全国推行新税制！现在全国各地的告状信都到了我这里，犯了众怒，我看你怎幺收场？到时候，只怕我想帮你的忙，都帮不上罗！

一月十三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请示说：鉴于市场混乱，物价波动，人心不安，应当暂时停止执行新税制。

为什幺财政部要匆匆忙忙推行新税制呢？我看制定者的指导思想就不对头。我听薄一波讲过，「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把他们和国营企业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经济发展很不利，云云。现在看来，总理和财政部都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毛泽东听着彭真的电话，压抑了好些天的无名火，终于发作了出来，愤恨地桌子一拍：这两个混账东西！他们不是想把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而是想拉向右转，把中国过渡到资本主义去！事涉全局、方向的大事，竟敢不和我商量，也不开会研究，就擅自发表法规性文件，这不是无法无天，要搞独立王国又是干什幺？

正在值班室处理文件的毛办主任胡乔木，听毛泽东在电话里大发雷霆，不知出了什幺事，立即约同主席的生活秘书蓝苹，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见主席已经放下电话，仍然满脸怒容，坐在藤椅里生气。

毛泽东见二人进来，劈面就问：政务院公布新税制，恩来、一波他们事先有过请示、报告之类吗？

胡乔木、蓝苹几乎是异口同声回答：没有。我们是从元旦那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

毛泽东眼睛逼住胡乔木：真的没有？他们是霸王硬上弓，一意孤行？

胡乔木迟疑了一下，回答：没有收到过正式的请示报告，只是收到过一般性的「工作简报」。这种「工作简报」，三十几个部、委、办机关各办了一份，每旬一期，每月共有一百来期，实在读不过来……我在中央办公厅那边也看到了各地打来的许多急电，反映新税制所引发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也是奇怪，这幺重大的事情，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事先竟毫不知情。

毛泽东咬了咬嘴唇：你们算老几？连我这个中央主席，人家都没有放在眼里！你们现在看到了吧？我元旦那天批评有人架空中央，搞独立王国，不是空穴来风了吧？有朝一日我患了病或是退了休，他们不把我鞭尸扬灰，才怪呢！

蓝苹却暗自替周恩来捏着一把汗，而从旁劝解说：老板，别生这幺大的气，伤了身子。……是不是先派人调查一下，把情况摸清楚再说？

毛泽东瞋了婆娘蓝苹一眼，彷佛在责怪她这种时候还在替周恩来打圆常他把目光转向胡乔木：北乔，你替我找到高岗，我有话问他。

胡乔木立即拨通了高岗家里的保密电话，把话筒递给毛主席。他和蓝苹本欲退出，毛泽东却示意他们留下：是高岗吗？现在和你谈个事。……我身体还好，只是睡不着啊！北京这个千年古都，西苑这个皇家园林，阴气重，鬼魂多，不好住幺！我问你，你身为国家经计委主席，执全国经济大权的人物，知不知道政务院和财政部在全国推行新税制的事情啊？什幺？你也是从《人民日报》上读到的消息？事前毫无所知？从没有开会讨论过？岂有此理，胆大包天！人家不把我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放在眼里，更不会把你这个国家经计委主席放在眼里了。听着，现在我委派你去找周恩来大人谈话，让他把情况向你汇报清楚，你再来给我汇报！对，是我委派你去找他谈话，你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他是政府委员兼政务院总理，你在职分上也高过他，他有什幺了不起？他既然目中无我们，我们也可以目中无他！当然，我委派你去，还是要作同志式交谈，不要剑拔弩张……。

毛泽东在电话里发作了好一会，彷佛气静了些。放下话筒，见胡乔木、蓝苹仍在等候他的指示，便叹了口气，说：好吧，接受蓝苹的提议，就派你们二位下去摸摸情况。北乔你去财政部，蓝苹化个名，以中办调研员的名义，去税务总局。注意保密。你们去召集有关的座谈会，只带耳朵听，免开尊口，

作好记录，明白不明白？另外，你们不许给周、薄二人通风报信，去表示什幺关心、爱护！这是工作纪律。这次我倒要看看，死了张屠夫，我们吃不吃活毛猪。

高岗放下电话，兴奋得手脚都有些微微颤抖。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名义，找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个别谈话，听周恩来汇报工作；而且是让汇报在全国各地惹下大乱子，遭到强烈反对的新税制问题。

不过，高岗还是做了几个深呼吸，平稳住了自己的躁动情绪，并很快想好了自己应持的态度、分寸。既是毛主席的重托，意义不同寻常，自己就不能太过爱憎分明，而应心平气和，不亲不疏，不亢不卑，少说多听。

毕竟不是自己个人与周恩来有什幺意气之争，而是以毛高为一方，以刘、周为另一方的党内路线之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与建设资本主义的中国之争，大是大非，水火难容。当然，党内问题嘛，最好能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思想批判与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不必闹到你死我活、穷途匕首见的田地。

高岗叫通了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周恩来一听是高主席受毛主席委托，代表主席找自己谈话，连忙恭敬地说：高主席啊，有时间，有时间的，我知道事情很重要，不然主席也不会劳动你出面的。我马上到你办公室来。……你现在是在东交民巷八号？还是在西楼办公室？

高岗觉得还是自己跑一趟西花厅比较好。得理也饶人，姿态放低些，免得日后遭人议论，留下话柄。看来自己取代周恩来只是早晚的事。何况自己还从没有到访过西花厅呢。他不禁想起来一句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倒要看看，堂堂政务院总理大人的住处连同办公室，是个啥模样，适不适合日后自己入祝……同时，他要了个心眼，答应周恩来，一小时后到西花厅见。

高岗却提前半小时，到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院外下了车。正好遇上邓颖超在院门口送客。客人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孔原。孔原见了高主席，赶忙上前握手致候，脸上表情不大自然，甚至有些尴尬。高岗大大咧咧的，只当没有察觉，跟孔原拉了拉手，就放过了，转身去同邓大姐握手，问好。邓大姐欲传工作人员去后院书房通知周恩来，却被高岗止住了：大姐，不可以，不可以。总理那幺忙，早听说工作节目是以五分钟为一单元安排的。我是特意提前了半小时，来看看大姐，顺带参观西花厅嘛，李力群也一直叨念着要来拜望的。

邓颖超见高岗说的热情，便拉了高岗的手，进了院门。前院不甚宽阔，青砖铺地，面南一溜廊房，是接待室，警卫值班室，秘书值班室，会客厅，文印室。靠西墙是一条通往后院的甬道，两旁植有半人高的冬青灌木，修剪得两堵绿色的矮墙似的。矮墙上积雪成冰，顶着两长条白色玉冠。

过一座月洞门，景物豁然开阔，见一方数亩大小莲池，环池植有榆柳、梅花。几树寒梅，傲寒怒放。梅花丛中有一小亭，连着廊榭，大约是为赏梅所设。廊榭倒也雕梁画栋，只是油彩斑驳，失修已久。

高岗被邓颖超领着，说说笑笑，绕池一周。高岗见池中没有结冰，只是左一堆右一堆的尽是些污浊积雪，知道池中未曾注水，到了夏天，大约也不会有团团荷叶和芙蓉出浴了。邓颖超看到高主席脸上的疑惑，解释说：自四九年九月我们搬进来，恩来就没让往这池里注水，原先的荷花也早就枯没了。工作人员也提过意见。但恩来说，西花厅是办公的地方，兼做住家，不能再收拾成花园了。你们不想想，那幺大个池子，又不和中海、北海相通，要多少自来水才能注满？还要经常换水，不然臭水一塘，滋生蚊虫，是不是？免了这项浪费吧！你们要欣赏莲池荷花景色，可以散步到春藕斋万字廊一带去！靠西墙这块空地，我以后还想盖个会议厅，请部长们来开会议事，大家也图个近便。

高岗随着邓大姐步上一条北向甬道，行二十几步，进过厅，便是后院了。后院是座典型的四合院，北

房五开间，南房五开间，加上东西厢房，四向都有走廊相连。北房的东头两间加过厅的隔墙打通，为周恩来的办公室兼机要室，西头两间为周恩来、邓颖超的卧室；南房的西头两间改建成厨房、过厅及东头两间则为餐室和会客室；西厢房共六间为藏书室和贮物室；东厢房六间则分别为保健医生值班室、保健护士值班室、秘书办公室等，有过厅与东面的政务院办公厅大院相通。但只有办公厅的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少数负责人可以走这道门。

邓颖超介绍说，西花厅就是这个样子啦，高主席知道，东边的那座大院子，有二、三十个房间的，做了政务院办公厅。恩来说，国家还穷，就这幺对付吧，不能兴土木去盖什幺政府办公大楼。比起过去延安蹲窑洞，还有西柏坡的那些小院子，这里已经是够气派，也够宽敞的了。

两人正说着，周恩来已经得到值班人员的报告，快步走出书房，抢前几步，跟高岗同志紧紧握手，一面埋怨邓颖超：小超也太不懂事了！高主席到了，竟不马上通知我，虽说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了，不会见外。但小超你知道吗？高主席是受主席的重托，要听我汇报工作来的。

一时，邓颖超脸上有些挂不祝高岗连忙说：恩来同志，是我不让大姐报告的。我提前到了，也是受李力群同志的委托，先来拜见大姐，并参观你们的院子来了。

周恩来亲热地拉住高岗的手，进了自己的书房。邓颖超送至书房门外停下：高主席，我就失陪了，根据纪律，我是从不进他这白虎堂的！高岗哈哈大笑：白虎堂？大姐取了个好名字，好名字。《水浒传》里，不是有一章写的林教头误入白虎堂？

周恩来也是哈哈大笑：高主席，你不是林冲，我也不是高俅罗！都是小超瞎说，我这书房里哪有什幺兵符？

等他们笑过，邓颖超问：高主席，你是头一回来西花厅，你们谈完工作，吃了便饭再走吧？回头我叫车子去把李力群同志也接过来。

高岗却连连晃手：今天不可以，改天再领情。记得在延安时，吃过你们家的红烧狮子头，恩来亲自下厨烧的，印象很深刻。今天我和恩来谈完，还马上要去向主席汇报、交差的。

邓颖超离去，周恩来请高岗坐下。立即有服务员进来敬上龙井茶。高岗注意到，周恩来的这办公书房，虽然紧靠着中南海北围墙，采光不太好，甚至隐隐听得到院墙外文津街上汽车开过的声音，但的确够宽敞，长方形，一头安放着大办公桌，靠东墙一长溜文件柜、书架；另一头却摆了张乒乓球台，靠墙一排折迭椅。工作累了，可以由秘书陪着打打球，既休息，又锻练身体。遇有多位部长来谈工作，乒乓球台中间的隔网一撤，几把椅子一摆，可又变成会议桌用。融工作、休息、锻练于一室，一物多用，周恩来确有他的过人之处呢。

周恩来随手从书柜底层取出一对茅台酒，两只高脚杯：高主席，难得你来我这里一回，我们先喝一小杯吧！我知道你是英雄海量。当然，今天我们只喝一小杯。

高岗手捧热茶，笑着摇摇头：恩来同志！你还有在办公室喝酒的习惯？老毛子、老大哥他们才来这一套。我倒是想吸烟。听说你这办公室不让人吸烟，有块「请勿吸烟」的告示牌，怎幺不见了？

周恩来忙说：高主席，你是稀客，可以吸，可以吸。是有块告示牌，听说你要来，我把它拿掉了。来来来，给你点火。主席吸烟，我也是常常给他点火的。

高岗燃上烟，嘶嘶地猛吸上两口，才说：我们谈工作吧！你知道，主席派我来，想听你谈谈。有关内

容，你心里有数了吧？

周恩来见高岗竟是一副居高临下，王命在身的嘴脸，心里不禁泛起一阵厌恶。他转过身去，把酒瓶、酒杯放回书柜去，掩好柜门，回转身子来时，脸膛微微泛红，眼睛也已是湿湿的，声音也有些发哑：高主席，主席是派你来了解新税制的事？主席发了很大的脾气？高主席，你要一如既往，帮助我、指教我啊！我比你痴长了七岁，政治上却远不如你成熟。……特别是今年，我周恩来是流年不利，流年不利，一再犯错，犯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啊！中央办公厅杨主任他们，把各地的告状信、电报、动态反映，及时通报了我，我是如坐针毡啊！高主席，你可要高抬贵手，拉一把，帮一把啊！高岗见周恩来竟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路说开来，已是脸色苍白，额头冒汗，嘴唇哆嗦，眼睛含泪，语带哭腔。一时，心里有些儿怜悯。看来，周恩来是个明白人，政治生涯已经进入死巷。……转而想想，又觉得不对，周恩来的这副表情，也来得太快，太富于表演性了。说变就变，真有如川剧演员的舞台绝招「变脸」。此人绝不简单，历史一再证明，他是很难被弄垮而下台的。听讲他十几岁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是个出色的演员，还是男伴女装，走的梅兰芳路线。

任周恩来高主席长、高主席短的说千道万，高岗不动声色，语气平缓，却语带双关地说：恩来同志！过去在战争年代，国共谈判的艰难时刻，你都能临危不惧，历险不惊；今天是和平时期，就算工作中出了什幺大的偏差，总不至掉脑袋吧？何况事情也还没有闹清楚，更应头脑清醒，实事求是，冷静对待嘛！

周恩来抬起了泪眼，以手绢揩着。高岗的话，无异于政治训示。他一副无言辩解、疲乏无力的样子，企望高主席进一步的指示。

高岗却不吃他这一套，直截了当地说：恩来同志，从年龄到资历，你都是老大哥，又是总理。你知道，我这趟来得不轻松，受主席指派，来听你谈谈新税制的来龙去脉。放心，我也不记笔记，不作评议，听过之后，回去向主席做个口头汇报，就算交差。我们痛痛快快，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好不好？

周恩来放下手绢，喝口茶润润喉嗓，才说：高主席，你知道，我是一向敬重你、服从你的。你是中央政府副主席，我是政府委员，就算不是主席派你来，我一名中央政府委员，也有责任向你汇报工作的。……我承认，新税制的事，是我和薄一波办得匆忙、冒失，给中央闯下大祸了。我要负首要的责任。事情源起去年六月，财政部长薄一波几次找我诉苦，说国家财政吃力，入不敷出，办事捉襟见肘。三年朝鲜战争，倾尽全国财力。

我说，那就遵照主席的有关指示，开源节流吧。薄一波说，节流无多少文章可做，从中央到地方，干部基本上还是供给制、半供给制，每个月只给那幺几十斤大米，再加上那幺十来块钱的零花钱，中局级干部也只有个中灶、小灶之别，日子已是够清苦的了，还能榨出多少油水来？只有开源一途可行。高主席，你长时间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就主要指望个税收和贸易盈余？薄一波和我，于是就在税收上动开了脑筋。也是一波同志，山西汉子会理财。他提出来，一九五０年，国家为了扶助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商业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工商业，连续颁发了多个文件，给予各种免税、减税的优惠。自然，国家的税收就落到了全国城乡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及私营工商业者头上。高主席你知道，一掣三反」、「五反」下来，虽然惩办了不法资本家，可也难免波及到私营工商业者。如果再在他们头上征收重税，必然导致一些工厂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引发经济全面性萎缩，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据薄一波他们调查研究，各地的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普遍存在钻国家政策空子的现象，利用国家给予他们的各种税利减免优惠，严重偷税漏税。单是商品批发税一项，经他们把商品批发给私营工商业者，每年就漏掉了国家的十几个亿，卡了国家的脖子。钱，他们不是用来搞了职工福利，就是盖了楼堂馆所。所以薄一波他们提出来，国家已经政策支持了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如今他们站住了脚跟，并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营利已相当庞大，再不能让他们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变着法子偷税漏税了，肥了小集体，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应当也让他们对国家

财政有所贡献，统一全国税率，实公、私工商业一体收税。

听到这里，高岗忍不住点了点头，并插话：你说的情况，我在东北地区早有发现，但没想到其它地区这幺严重。对不起，谁敢在我眼皮底下捣鬼，我立即给他调职降职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决不恕息。

周恩来继续说：高主席是党内公认的全才，尤其是理财能手嘛。我敢说，除高主席和中南区的邓子恢、西南区的邓小平少数负责同志，其它大区和省市的负责人，大都是财经马大哈，只会认个国营、私营概念，对具体的经济业务，知之甚少碍…。去年九月，我同意薄一波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财政厅长、税务局长会议，酝酿税制改革。财政厅长、税务局长们倒是很快统一了认识，从各省市抽调一批干员，组成专门小组，讨论方案，起草文件。因是部属业务会议，按规定，只向中央办公厅报备，而不须经政治局审批。去年十一月初，文件起草出来了。当时，我的确想到过，应当向高主席汇报此事。但我记得你十月份搬家，十一月初出席了政治局会议，又匆匆忙赶回东北交代工作去了。我和薄一波也想到应向主席直接汇报。但你知道，主席去年十一月上旬上香山疗养，除了彭总、高主席去看望过他，其它人他一个也不肯见。每次电话里也不愿多谈。我不是抱怨主席，这是实际情况。彭总那次回来搬兵，是自己闯去的，闹得不太好，高主席听说了吧？就是那次，也是托了彭总带话，请他转告主席，新税制的事，我想向主席作一次专题汇报。可是，彭总见了主席，只顾了谈朝鲜战局，和主席商量调兵遣将，忘了我的托付。……到了十二月份，文件几经讨论、修改，定名为《政务院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同时为《人民日报》准备了一篇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财政部提出，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下面趁机做手脚，新税制应当机立断，于新年元旦在全国实行。我同意，签了字，所以文件和社论均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同一天见报。现在闯了祸，我要担头一份责任。

高岗听完周恩来的说明，心情颇为复杂。说实话，从理性上、国家大局上讲，他是同意周恩来、薄一波在税制问题上所采取的新措施。就是换了自己，也会如周、薄他们一样做。一国之下，长期存在两种税制，肥小损大，败坏风纪，是怎幺也说不过去的。况且，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在国民经济成份中的比例越来越大，直至占主导地位，国家不向它们征税，反而要国家政策养肥它们，国家的钱从哪里来？那幺，周、薄二人错在哪儿呢？错在工作方法上？好心办坏事？

官僚主义，不经广泛讨论，深入调查研究，粗枝大叶，轻率上马？但这一来，周恩来不就又可以轻松过关了？这算哪回事？不可以，不可以。也不符合主席的要求。对了！周恩来这次的错误，要害之处，仍是两点：一是暴露了他支持爱护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打压社会主义国营工商业的路线实质，二是他依然目无党中央，目无政治局，目无中央主席，又一次架空中央主席权力，搞他的分散主义、独立王国！他的这种错误是一贯的、系统的、不容置疑、无可原谅。

周恩来见高岗听过自己的汇报，一直在闷头吸烟，不肯表态，便说：高主席，新税制的来龙去脉，就是上面我向你报告的这些了。请你给我以批评、教育啊！高岗听周恩来貌似谦恭，却话里有话，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想了想，烟头一掐，直爽地说：恩来同志，你大客气了。什幺批评教育，实不敢当。不过关于新税制，你和薄一波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头到尾没有向党中央、向中央主席汇报过，恐怕不大说得过去吧？去年下半年，政治局、书记处开过多少次碰头会？没有听你说起这事嘛。就算主席去年十一月上旬上香山疗养，不大见面，电话里也不愿多说，但你可以写封信嘛！主席对于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给他的信件，从来都是认真批阅，及时批转的嘛。再说我高某人，中央于去年八月份就宣布为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主席，主管中央政府财经事务；我不过忙于工作交接，北京、渖阳两地来回多了几趟，你、我也经常见面，但直到今天我受主席委托来拜访你为止，你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新税制的事嘛！这说明了什幺？确是有人目无党中央，再瞒着中央自己干嘛！至少，是先斩后奏，造成局面，分庭抗礼嘛！对了，你和薄一波是不是向少奇同志报告过？如果是这样，就是少奇同志没有及时和主席通气，也应分担部分责任了。

十麻九怪，高岗绝顶聪明，话锋一转，把刘少奇捎带了进来。

一时，周恩来又额头冒汗，眼眶泛红了。他最担心的正是这项罪名，目无党中央，目无中央主席，架空主席权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幸而高大麻子把刘少奇也牵扯了进来。……不管高大麻子的用心如何，此时此刻，多有一人来分担责任，于他周恩来也是比较有利：高主席！我知道，这次的错误涉及全局，十分严重，我十分痛心，愿意接受中央和主席的任何处分。至于少奇同志，我看就不要牵扯进来了。虽说去年十一月，我找他汇报过一次。他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也实在是太忙了，同时抓着几件大事：筹备党的「八大」，筹备第一届全国人大，主持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更重要的，是他领着田家英一班秀才，天天加班加点，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那天，少奇同志没有听完我和薄一波的汇报，就苦笑着打断了我们：这幺具体的经济事务，你们找有关同志去商量着办吧！新的税制正式公布实施之前，最好开一些座谈会，尽可能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高岗看了看手表，觉得谈话差不多了，站起身子，伸手向周恩来告辞，并主动去开了北墙上的两扇窗户，放出满屋子的烟雾。

高岗没让去惊动邓颖超大姐。周恩来一直送高岗到西花厅外院门口，并坚持亲自替高主席拉开座车侧后门，让高主席入座。之后就站在那儿，目送着高主席的座车离去。

周恩来回到内院书房，深深吐出一口恶浊气。他明白事情一刻都延误不得了，按响了传呼铃。值班秘书闻声而入，听候吩咐。他立即通知两个人来见，第一个罗青长，第二个薄一波。先罗后保罗青长自重庆时代就在他手下工作，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现任政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兼中央调查部秘书长。

罗青长进来时，周恩来亲自去掩好房门，亲自泡上一杯茶，才返回大书桌，打开抽屉锁，从中拿出一个卷宗的几份材料，给过目，罗青长吃了一惊：高主席？

周恩来平静地说：是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党员，向中央反映高岗同志的不检点行为，压在我这里好久了。其中涉及他妄自非议毛主席、非议中央人事，私自与苏方人员搞非正常接触，泄露党的机密等问题。现在少奇同志主持筹备党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考虑党和国家的重要人士安排，不能不对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新的考察。除主席外，包括少奇同志、高岗同志和我本人在内，都要毫无例外的接受党中央的考察。这事，我想来想去，只有派你去东北一趟最可靠、适合。你先去鞍山，后去长春、哈尔滨。利用中调部内部渠道，一定不要去惊动了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记住，此事，你只向我负责，除此没有第二人。

罗青长知道，事关重大，弄不好是会脑袋搬家的。老首长是出于对自己的绝对信任，才把如此绝密、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不过，他还是问了：孔原副部长不是刚从东北回来吗？也是您的老下级呀，为什幺不交他顺道办了？东北地区，他比我熟悉呀。

周恩来脸一沉：他？免提了。有的人现在是脚踩两条船了。月初，我让他去长春医院调查一名女医生的情况，他竟然回来告诉我，无从查起！

你道是谁？就是高干医务处那个孟虹，人称小绍蝉的。此人有来历，已经钻到主席身边去了，你说危险不危险？这次，你一并去了解清楚……。

第十二章　伴君如伴虎

出西花厅，高岗本欲直接去菊香书屋。车子驶近静园南门，他看一眼手表，已近晚餐时间，变了主意，嘱咐司机出中南海，先回东交民巷八号院。他熟悉润芝大哥脾性，晚餐席间，往往是一天之中心情最好的时刻，美食当前，跟人有说有笑，荤素咸宜。而且人多眼杂，也不便交谈工作。

向润芝大哥汇报工作，特别是涉及人事机密等敏感话题，最好的时间是晚上十一时后。那时，润芝大哥舞也跳过了，或是泳也游过了，人也见过、玩过了，可以专心一意的考虑工作了。

这一回，润芝大哥委托自己找周恩来谈话，实在是关系重大。一个最明显的动向，是润芝大哥下了决心，要以他高岗取代周恩来。润芝大哥对于周恩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同时，润芝大哥也是给了刘少奇一个强烈信息，党中央主席之下的一切负责人的地位，都不是铁交椅，都是可以替换的。用润芝大哥的话来说，少了哪个张屠夫，我们也不至于吃活毛猪。

今下午找周恩来谈话，高岗的得意之笔，是顺手牵羊，把刘少奇给牵扯了进来。周、薄二人搞新税制，目无党中央，目无毛主席，架空毛主席权力，刘少奇也是合谋者。前台表演是周恩来、薄一波，后台指挥却是刘少奇。可不是吗？周恩来、薄一波推行新税制，实施什幺公、私一体平等纳税，目的在于保护资产阶级，保护全国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为什幺要这样干？执行的是什幺路线？他们自觉不自觉，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什幺现阶段要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开工厂，办实业，繁荣经济，发展生产力，巩固新民主主义新阶段、新秩序，以阻止、拖延我们实行社会主义！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找到周恩来、薄一波们犯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政治路线根源了。妙耶妙耶，老高呀，真有你的！难怪有人说，一般人的十个脑瓜也不及高主席的一个脑瓜好使，姥姥的……高岗想到此处，自我陶醉、自我愉悦不已，差点就要叫出声来，自我表彰一番了。

晚餐时，高岗胃口很好。连干三杯雪蛤壮阳酒。趁他夫人李力群离席时，卫队队长赵德俊连忙趋前，在他耳边说：高总，三妹来电话，想明后天来见您。高岗问：她没说什幺事？赵德俊说，三妹大约用的是街上的电话，声音嘈杂，我没大听清楚，只说明天晚饭后，她还会出来打电话。高岗点点头：你替我告诉三妹，若没有要紧的情况汇报，等我忙过这两天，再安排她来会会吧。就说大大也很记挂她。

晚十一时，高岗来到菊香书屋。身着睡衣、面带倦容的毛泽东半仰半躺在沙发上，也未起身，只是抬手朝旁边的藤围椅指了指，示意他坐下来说话。毛泽东对自己最亲信的人，是从来不拘礼仪小节的。高岗却有某种直觉，嗅闻到一种特定的温馨肉感气息似的。他断定三妹刚刚离去，润芝兄才会如此浑身疲乏，衣冠不整。对了，沙发上，润芝兄的腿边，那方绣有黄玫瑰手绢，不正是三妹遗下的吗？说起来，那黄玫瑰手绢还是去年八月，饶哥特别请人在苏州绣制的，共是两打，专门孝敬给他的。他则将其中的一打转送给了三妹，三妹喜之不荆……三妹，大大对你，真是忍痛割爱啊！高岗给润芝兄打火点烟，自己也吸上一支。又捎带着拉过大毛巾，连同那方黄玫瑰小手绢，替润芝兄盖上那裸露在外的双腿。

毛泽东问：找过恩来了？他都向你汇报了些什幺？

高岗尽量以平稳的口吻，将周恩来有关新税制来龙去脉的陈述，颇为客观地复述了一遍。

毛泽东点点头：下午，我也派人分头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去开了座谈会。他们带回来的情况，和你从恩来本人那里所了解的，大致上差不多。

你自己哪？对于恩来这次在新税制上所犯下的错误，有什幺高见？

高岗胸有成竹，嘶嘶地吸了口烟，做出认真思考的样子，之后放缓了语气说：我认为，恩来这次在新税制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有他的一贯性、连续性，而不是偶然的工作失误，疏忽大意。我为什幺这样看？有两个支撑点。一、自四九年进城以来，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一职后，在一系列重大政务上不请示，不报告，大闹独立性，以致发展到妄以政务院取代中央人民政府，同党中央搞分庭抗礼。比如，他支持少奇同志的资本家剥削有功论，支持少奇同志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新阶段、新秩序，支持少奇同志去年七月的春藕斋讲话，擅自批准罗长子成立公安军，擅自在政务院内成立什幺总党组，自任书记，直至这次，他又擅自伙同薄一波颁发新税制，根本无视政治局，无视中央主席。实际上，是又一次表明他架空中央主席权力并企图取而代之；二、我认为，周恩来同志所以有这幺大的胆略，敢于架空中央主席，主要因为他以为找到了大靠山，以及大靠山所提出并推行的那条保护资产阶级、保护全国大大小小资本家利益的路线。所以我说，周恩来只是在前台表演而已。

毛泽东动了动靠在大枕头上的头颅，眯缝起他古典美女式大眼睛，认真地听着，微微有些吃惊的问：他的后台？刘克思？问题越扯越大了。……先不要扯上少奇吧，也可以先放过他架空本主席。架空就架空，只要脑袋不掉，就没有什幺了不起。你还是就事论事，先谈谈新税制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高岗见毛泽东不愿将周恩来的问题扯上刘少奇，心里甚是失望，却又不便表露出来：新税制问题的实质在于阻挠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损害工人、农民利益，损害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的利益，而保护资产阶级、资本家利益。所以说，新税制的问题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

毛泽东苦笑了笑：很尖锐，也很击中要害。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一下，旧的税制，是不是真有大的弊病？比如有人借国家的政策优惠而瞒税、偷税、逃税，使国家财政蒙受损失，等等。

高岗有时也确是吃不透润芝兄的「圣意」。润芝兄听人汇报、谈话，绝不让人左右了他的思路，主导了他的意向，以至越俎代庖地替他作出某些结论。这种人容易犯上，再能干也难于获得他的信任和重用的。因之，高岗也常常警惕着，自己的言行不能太过超前，千万不可冒犯了润芝兄胸中的「禁地」。

毛泽东见高岗只顾抽烟，一时没有回答，便问：怎幺啦？本来口若悬河，突然断流了？

高岗笑了笑，忙说：一九五 0 年、五一年，国家财委和政务院，是连续发了多个政策性文件，规定国家给予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商业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工商业以种种税务优惠，促其迅速发展。现在看来，这些优惠政策是正确的，及时的，并且必须继续执行下去。短短三年时间，我们的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在下边，也的确有些国营企业和合作企业的负责人，利用国家给的优惠政策，不顾国家整体利益，而瞒税、偷税、逃税，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应当受到惩罚。新税制却不去惩办那些违法者，不是有啥问题解决啥问题，而是走极端，一锅涮，不分青红皂白，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而搞什幺公、私税制一律平等！好比泼洗澡水，把我们个社会主义的新生儿一起泼掉了。我们是共产党国家，工农当家作主，恶罪的资本主义怎幺能和我新生的社会主义闹平等？这不是公开搞阶级投降，又是什幺？为什幺新税制才颁行了十多天，就闹得全国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根子就在这里了。

毛泽东点点头：言之成理。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本党执政，各级政府再节省开支，也总是要钱花的……国家给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的税务优惠，减税、免税等等，也总要有个完结的时候。你觉得定在什幺时候完结比较合适呢？它们也该给国家财政作贡献呢。

高岗脑子转得快，想了一想，即说：应在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对私营资本家工商业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比方说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优势，资本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能兴风作浪了，才可停止这些政策优惠。在此之前，我们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一齐下手，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是

去保护和帮助它发展。我想，这也正是主席，还有我，跟少奇、恩来他们在思想路线的分歧点。当然，随着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的逐年发展壮大，他们也应对国家财政作出应有的贡献。可以避开税务优惠政策，而另行规定办法，让它们向国家上缴利润嘛。这样，既限制了资本家经济，又鼓励了国营和合作经济，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三全其美吗。

毛泽东赞许地笑了：高大麻子，还是你的点子多！呵呵，恩来、一波他们就是黔驴技穷，想不到这一招。看来，本人力主你调京出任国家经计委主席，主持国家财政大计，是没有选错人罗。我算又当了一回伯乐。……我知道，现在财权旁落，还被他们把持着，没有到你手里。不要紧，我让中央书记处发个通知，召开一次全国财经会议，由你和恩来主持，让恩来、薄一波作检讨，再决定给他们处分。此一来，天下财政，不就和政务院脱钩，统归国家经计委和高主席了吗？

毛泽东一锤定音，高岗兴奋地满脸通红，白麻粒点点，满天星。

这时，毛办机要秘书给送进来一封密件。

毛泽东亲自启开胶条封口，取出展阅。原来是西苑电话总机的通话侦听记录：一、本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至五十五分，五号与薄一波通话二十分钟，谈新税制，五号说，主席动了怒，新税制文件要被宣布作废。今后政务院和财政部做事，还有什幺信誉？我们讲话，谁还肯听？保不住了，肯定要作废。你我失面子事小，财政一团糟事大。薄一波言：不行不行，先拖住吧，能拖多久算多久，不然今年就会出现大笔赤字，谁来填还？责任、处分，由我一人向中央承担，一定要保住总理，你顶多算个官僚主义，虑事不周。等等……二、本日下午七时零五分至十五分，五号与二号通话十分钟，报告新税制惹下大麻烦，五号请求二号找主席谈谈，劝主席息怒，听听各方面意见再做决定，否则会引发今年财政大脱节，许多工程项目要下马。二号则要五号直接找主席汇报，先认错，请求纪律处分，涉及全局性大事务，不请示，不报告，闹分散主义，确足严重的违纪行为。自请处分，越快越好，化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阅罢，气得脸色都有些发白，愤恨地将密件朝地下一掷：看看，他们背着我，在干些什幺？商量对策，丢卒保帅，以退为进，搞攻守同盟！薄一波也真是条好汉呢，欲死保伍豪（五号），把问题一肩挑呢。

高岗见润芝兄勃然动怒，迅即扫了一眼落在地板上的那页保密笺，才明白是怎幺回事了。原来住在西苑里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为了警卫保密、防特防刺客的需要，均以一个数字做代号。由于毛泽东不愿意要「一号」虚名，「一号」便给了陈云。「二号」为刘少奇，「三号」为毛泽东，「四号」为朱德，「五号」为周恩来，「六号」为彭德怀，「七号」为邓小平，等等。有趣的是，周恩来早在他南开中学参加秘密学社启蒙社时，也被编为「五号」，故二、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党的地下武装中央特科及红枪队时，化名为「伍豪」，取的便是「五号」的谐音。因此他是个老「五号」了。至于西苑电话总机的侦听设备是怎幺来的，高岗就不得而知，且有点不寒而栗。庆幸自己好歹没有住进西苑，否则自己家里的电话，不论是外面打进的，还是里面打出的，就都要被人侦听得清清楚楚了。也是亏了三妹行事谨慎，每次都离开西苑，走出老远，到街上商店里借电话打给自己。……东交民巷家里共有两红四黑六部机子，会不会也被人弄了手脚啊？不可不防，回头教赵德俊认真查查，以免窝里反。……有个成语叫什幺来着？祸起萧墙，对对，是叫祸起萧墙。

毛泽东见高岗出神地望着地板上的纸片不吭声，便说：你可以捡起来看看，看看他们在搞些什幺名堂嘛。之后拿它点火，我们各吸一支烟。

高岗这才俯身捡起地上的密笺，迅速看了一遍，仍不禁砰然心跳：主席现在可以明察到，我说的周在前台表演，刘在后头指挥，不是冤枉他们的吧？也是亏了主席，早作预防，了若指掌。

说罢，高岗将密笺卷成小筒点上火，与润芝大哥对烟。他知道，这类东西要随看随烧的。

毛泽东吸着烟，淡淡地说：设备是罗长子从老大哥那边弄来的。在书记处内部，也不是什幺秘密，便于光明正大，彼此监督嘛。当然，我也下了命令，此设备只对中央主席负责，任何人不得插手。高大麻子呀，我坐了西苑这头把交椅，不能不有些相应的措施呀。若还出了野心家、阴谋家，本人的脑袋，不定那个早上就被人搬了家。……对了，你对财政部长薄一波这条山西好汉，有何看法？

高岗见问，立即意识到，薄一波历史上的那些事，正是刘、周们的薄弱环节，一个缺口。他故作轻松地说：主席呀，你要我谈谈薄一波，我就又要在你面前议论党的高层人事了。就像那老戏文上说的，你先恕我无罪吧。

毛泽东笑了，也诙谐地说：好，朕先恕你无罪……又是我征求你的看法，就不算违纪。而且你、我的一些谈话，也绝不允许出我这书房门的。

高岗需要的正是润芝兄替他打包票。也是再次当面说明了他是润芝兄最可信赖的人。终于到了搬开刘少奇、周恩来这两块前进路上的大石头的时候了。

他说：主席呀，说起这个山西汉子，我可要重提一九三六年他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的那桩旧案。中组部长饶漱石同志最近也向我提起，他最近通读完了党的大军区级以上高干的档案，很感忧虑，一些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人物，正在受到中央的信任，被安排在党、政、军各级要害部门。特别是一九三六年华北局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弄出来的六十一位同志，为头的就是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个个填写了「反共声明」。……这难道还不算白纸黑字的变节行为？主席可能还记得，为这事，我和彭德怀、林彪等同志，曾在党的「七大」上提案，反对历史上有过污点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可是，我们的提案被当时主持大会人事安排工作的少奇同志否定了。记得当时主席还找我谈过，要我顾全大局，心胸开阔，承认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党组织所采行的某些特殊措施。我和彭总、林总都服从了主席的决定。但此事，我至今心有疙瘩。饶部长也有他的看法，说少奇同志包下了这批人，并视作亲信，都安插到了要害岗位上：薄一波现为中央财委副主任兼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安子文同志跟少奇同志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他历史上三次被捕，三次出狱，实在疑问一大堆，却被安排为中央组织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刘澜涛则是华北局第一书记……可是，在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被捕党员中，也有硬骨头，就是不肯填写反共声明，坚持革命气节，敢把国民党牢底坐穿的好同志。

高岗说的正气凛然。毛泽东有些动容了：请问尊姓大名？

高岗答：刘格平同志。可是对于这幺一位意志坚定、对党忠贞的好干部，负责全党组织工作的少奇同志，却处处予以排斥、打击，横挑鼻子竖挑眼，左右看不惯，而把他排挤出中央，发落到边远的宁夏自治区去做一名政府主席，在自治区党委内也只是个二把手。

毛泽东凝着眉头，忽然语锋一转：你和饶漱石常见面，谈论党内人事？

高岗听这一问，心里不禁有些窝火，但又不敢发作：主席啊，漱石和我不常见面。他可是个好同志啊，历史上干干净净，没有被捕过。我不是说被捕过的同志就都是变节分子。但白纸黑字填写过反共声明，登过敌伪报纸，给党的信誉形象造成过损害的人，的确不宜重用，尤其不宜安排在党、政、军要害部门啊！毛泽东仍然不露深浅地问：这是你和中央组织部长的共同看法了？饶漱石既有这幺多的忧虑，为什幺不来和我直接谈？

高岗豁出去了：漱石同志说，他是多次想找主席单独汇报的。但他害怕少奇。少奇是中央书记处分管

干部、党务的，他不敢越过少奇直接找主席。而且少奇的亲信安子文每天都盯在身边，他怕遭到打击、报复。

毛泽东的脸膛又涨红了，神情焦躁地指着高岗说：你替我转告饶漱石，他要怕打击报复丢乌纱帽，就趁早回华东局休息去！真是岂有此理，党中央组织部长不敢来找党中央主席，岂有此理！小高啊，是不是有人织下了一张罗网，把你、我，包括饶漱石们，都网在里头了？

高岗说：所以我想提醒主席，长痛不如短痛，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或党的组织工作会议，重新处理原华北局六十一人出狱案，纯洁党组织，也就断了某些人的羽翼，实在是我们党的一项当务之急。

毛泽东沉默了，闷头吸烟，仿佛在掂量着高岗建言的份量。一方面，他心里是认同高岗的，地下党出身的中高级干部中，不少人历史上是有些不太光彩、不好见人的东西有待分期分批落实、清理；另一方面，如果现在重提党的「七大」已经有过共识的原华北局六十一人出狱问题，势必大动干戈，大施手术，且会把负责处理过此事的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彭真、柯庆施、王稼祥、叶剑英、陶铸等一批人物都推到对立面去，弄不好中央会分裂，党会分裂，局势不可收拾。……事情都过去十六、七年了。一九三六年，华北局势危急。我华北中央局有六十一名重要干部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国民党当局出于民族大义，愿在日本鬼子侵占北平前夕，放掉这批人士，条件是每人填写一份「反共声明」，算是例行手续。当时华北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立即报告给华北局书记刘少奇，主张营救这批同志出狱。刘少奇火速电告了在延安的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知会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还有周恩来、任弼时等人。

经得大家同意，即批准了华北局刘少奇、柯庆施的提议，允狱中同志速办手续归队，脱离虎口。有关的责任，概由中央承担。随后，以此方式出狱的，还有关押在山西的彭真、关押在南京的陶铸等人……此事，毛泽东当时是点过头，同意救人要紧，但事后心存芥蒂，像办了一件违心的事似的。麻烦还在于，毛泽东的另两名心腹大将，受过刘少奇压抑而与刘少奇面和心不和的柯庆施、彭真，他藉以在党内制衡刘少奇的，也卷在了里头。

还有中南局的陶铸也不大卖刘少奇的账。真是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高岗吸烟，向来凶、快。毛泽东一支未完，他已拧下三个烟蒂了。腾腾烟雾中，毛泽东仰起脸来苦笑着说：高大人，天下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可是六十一人出狱的案子，牵藤动叶，触一发而动全身，目前尚不可为啊！还是稍候时日，等肃反审干运动，再一并处理吧。历史上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今天本是找你来谈新税制和周恩来的问题，你却扯出刘少奇一大批人物来，离题了，离题了。

高岗还欲争辩，毛泽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止住了：这次不动刘少奇。他撑着党的半边天哪。筹备党的「八大」，全国第一届人大，调整中央政府机构，主编本人的选集第四卷，都离不开他。你高大麻子有本事拱动他，可以去试试，本人乐观其成。告诉你啊，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凡事欲速则不达。我早就要你每天安排一点时间，读读《资治通鉴》。遇事心气浮躁，看来还是没能读得进去。北宋大学士苏轼有篇《晁错论》，你不知道吧？我背一段你听：「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高大人啊，你听懂听不懂？

高岗行伍出身，文化浅陋，一名无师自通的实干家而已，倒是十分坦率：我半懂不懂。……主席是把我比做晁错，不要被诛，是不是？

毛泽东点点头，面谕自己这位志大才疏、敢拚敢干的爱徒：晁错何许人也？西汉颍川人（今河南禹县），

是个学问家，效率家，可谓满腹经纶，学富五车，通晓文献典籍。在文帝和景帝二朝都做过大官。尤以多谋善辩得到景帝器重，宠信冠于九卿，朝廷法令多出他手。他坚持「重本抑末」，类似我们今天的奖励国营经济，限制私有经济。又建议逐步削夺诸侯国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都得到文帝采纳。我们去年下半年把全国六大区的一、二把手都调进北京来工作，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晁错却因此遭到诸王侯的反对和仇恨。公元前一五四年，吴、楚等七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西汉王朝形势不妙。而在长安朝廷中，晁错的政敌们乘机群起报复，纷纷奏请景帝杀晁错以安天下。景帝没能保护住晁错，被迫宣旨斩晁错于长安东市。所以东坡居士告诫后世、包括你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意思，你现在明白了没有？

高岗听毛主席讲毕这则语重心长的历史掌故，心里很是激动。他腾地站立起来说：主席，我从来敬你为兄长老师，你一向待我如子弟手足，为了党，为了你，我甘愿做个现世晁错，不怕坐牢、杀头！

毛泽东笑了：赐坐，赐坐，不要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嘛。我不是景帝，也不愿你当晁错啊！况且，六大区的诸侯王都进了京，封地已削，不会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作反了嘛。况且，没有本军委主席的命令，他们岂敢动我的子弟兵？

正说笑着，菊香书屋的值班卫士长敲了敲房门，之后进来报告：主席，高总，东交民巷的赵队长来了，说有紧急事情，要立即报告高总。

高岗面露不悦，这个赵德俊真不懂事，竟来打搅主席和我的谈话？为什幺不可以打电话来？

毛泽东心情正好，遂挥了挥手：去吧，一定是你后院起火。看看什幺事？回来通报我。

高岗离去。毛泽东仍仰在沙发上，即有保健护士进来给他做腿部按摩。因记着高岗会马上返回，还要继续谈话，而没让护士替他做深层服务。

果然，高岗只出去了三、五分钟，即又匆匆赶回。毛泽东见他有点心神不定，便问：什幺急事？一定要立刻来面告你？

高岗脸一红，口直心快地说：我从来没有事情要瞒主席。是渖阳东北局政保部给我发来一封密电，说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孔原同志，趁本月初赴渖阳开会之便，背着东北局，偷偷跑到鞍山、长春等地去微服私访，说是密查我在东北工作时的反毛主席言论！

毛泽东收敛起笑容，瞪起眼睛问：你在东北反对过我？谁派他去搞这种秘密活动的？放心，我会派人查清楚。你和你们东北局，都要装做被蒙在鼓里，绝对不许插手此事，这是纪律。

高岗一时有些目瞪口呆，像被人兜头泼了一桶冷水：主席！这是放暗箭、搞阴谋，离间主席和我的师生关系！孔原是周恩来的亲信。周竟然动用中调部系统来对付我，来清君侧！这是在党内搞特务政治，搞封建王朝东厂、西厂那一套！老子带兵出身，光明正大打江山，从来恶心这一套，我可以剖开胸膛给主席看，对主席，我高某人是一片忠诚，肝脑涂地的！

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这次主席若不替我作主，我在北京难以待下去，允许我回东北吧，我还是去替主席守北大门，看他敢来动我一根毫毛！

高岗气急，说话完全乱了章法，而且说得很难听，无形中把毛泽东也捎带了进去。「在党内搞特务政治、东厂西厂」这类混见话，那是当着毛泽东主席的面说得的？

毛泽东很看不上高岗的这种表现，还是个草莽英雄、农民领袖，气量窄小，一触即跳，今后怎幺担负大任啊？遂批评说：你呀，怎幺还是陕北带兵时的那个二杆子脾气啊？你反不反我，我本人还不清楚？你急什幺？

表白什幺？原来周恩来和你，你和周恩来，两个早就斗上了。也好，脓包迟早要戳穿，你却还想多树敌，把刘少奇也捎带上。但我要告诉你，今后再不许说「在党内搞特务政治」这类浑话。看在往昔交情分上，这次不计较，下不为例。我还要告诉你，以我对人的观察，你还不是周的对手，更不是刘的对手。我都不敢小看了他们，你千万不要轻估了自己的对手。你还没有参加党、参加红军的年月，周已经是党的军委书记和中央特科的创始人了，刘也已经当了北方局书记。几十年来，他们手下带出来多少人马？比你个东北王手下那区区「五虎上将」，兵多将广到那里去了！今天先谈到这里吧。我还会委托你处理新税制问题。一次战役，只能选定一个目标。信不信由你。这一回，不管怎幺样，刘，我还是要保、要用的。权力不可能都交托给一个人，也担负不起嘛。我给你交这个底，到时候，不要怪我言之不预。

高岗离去时悔恨交加，好好的一场谈话，被自己一时冲动冒失，给砸了。姥姥的！自己毕竟疏于工计，疏于韬诲啊！高岗刚走，毛泽东的卫士长小黎即进来报告：今晚上，总理来过三次电话了，说主席还没有休息的话，想过来汇报工作，并做检讨。

毛泽东脸一昂：什幺总理不总理，今后你们一律给我称同志！你去回个电话，告诉他，我累了，休息了，两条腿还是不舒服，想到南方去养养玻有话，明后天到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见面说吧。还有，你给谢富治同志家里挂个电话，通知他立即来见我，一刻也不准耽搁。

说罢，毛泽东挥手促小黎替他去办事，忽又想起什幺，于是缓缓起身，踱至书案前，亲自匀了匀墨汁，扯过一张十行纸，却许久都没有落笔。

他心头感到一阵空寂、失落，对高岗甚是失望啊，哪里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襟怀、从容气度罗？难道也要应了《三国》上的那句警语：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了？不，不，本党人材济济，群英荟萃。统驭全局的人物，除了高岗、刘少奇，尚有邓小平、彭真、柯庆施诸人啊！毛泽东心情平静了些，稍加思索，挥毫写道——高、周、邓、陈、薄：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促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由高岗同志汇总报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中央宜在近期召开一次全国财经会议，由国家经计委主持？一总解决财经权责混乱诸事。

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刚放下狼毫，负责党中央机关政治保卫工作的公安部第一副部长谢富治就赶到了。谢富治身子笔挺，向毛主席行举手礼。毛泽东笑了：兵贵神速，谢政委神速①啊！谢富治报告：我正好在警卫局开会，立马过来了。

毛泽东示意谢富治坐下后，说：深夜把你召来，有一事相问，周恩来本月初密派中调部孔原去东北调查高岗同志的什幺反毛言论，你知道吗？

谢富治报告：这事知道。总理对我打过招呼的，说少奇同志主持筹备党的「八大」，考虑领导班子问

题，东北地区有几封告状信，需派人去查实一下。后来孔原同志本人也跟我说了，除非主席亲自下命令，他实在不愿干这类事。我向罗部长通报了。罗部长说，既然事涉主席，我们也落实一下吧。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问：你们落实得怎样？高岗果有反我的言行吗？

谢富治报告：我们通过地方党委，把高岗同志在鞍山、大连、长春的多次讲话录音调来了。东北地区苏联老大哥留下的设备比关内多，也先进。我亲自听了录音，倒没听出啥出格的。高岗同志是个粗线条人物，大大咧咧的，讲话口气也很大，无非是教育干部，要努力读书、认真学习，不要吃战争年代那点老本，现在和平时期搞建设，就要懂经济。不要说你们，就连我们的毛主席，是位伟大的战略家、理论家，有大学问，可也不大懂经济，也要从头学起嘛……等等。所以，我和罗部长都觉得不算什幺问题，事情就告一段落了。罗部长说，既然没事，也就不必惊动主席了，更不能传出去。

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还是没有看错高岗的。他忽然脸一沉：谢政委！你替我转告罗长子，今后，除了我本人有命令，任何其它人都不能动用中调部系统和你们中央政保系统，来对付党内同事。这是铁的纪律，谁敢犯这一条，无论地位再高，资格再老，功劳再大，我都请他进功德林②！

说话算话。

谢富治腾地站直身子，双脚跟一并：主席放心，我们坚决执行命令！

毛泽东笑了：好了，好了，暂时也还没有出什幺大乱子，我们也没有误会高岗同志幺。说句陕北老农的话吧，有你和罗长子替我看院子，我在丰泽园睡得落觉啊！……我说看院子，谢政委不见怪吧？

谢富治仍然身子站得笔挺：不见怪，我的责任就是替主席守好场院，不让野狗钻进来！

毛泽东哈哈大笑：讲得好，讲得好。……随即过来拉住谢富治的手，来来，不要这幺严肃嘛。走走，我请你吃消夜，看看厨房里替我们弄下好吃的没有？我记得，你也能吃辣。在井岗山时候，我就笑话过博古，越能吃辣子的人，才越会干革命！博古很不服气……。

注①谢富治原为华北野战军著名的「陈赓、谢富治兵团」政治委员。

注②功德林，位于北京德胜门外，为一座清代留下的著名监狱，关押过末代皇帝溥仪等。

第十三章　盯住了美人儿孟虹

周恩来派机要秘书专送刘少奇一封短简，只一句话：少奇同志，可否忙里抽闲，允见面一谈？

刘少奇望着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笑了：总理比我更忙啊！一个园子里住着，见面何难？还要我写回条？说着，他本能地拿起电话，欲与周恩来在电话里谈谈，见机要秘书没走，才忽然想起了什幺，便没有叫号，放下了。随即扯过一张便笺，也写下一句话：恩来同志，若属急事，可即来谈。

说不清是什幺时候起，住在西苑里的大人物们，已不约而同地自律，不在电话上交谈敏感话题。

位于中海西南角的甲楼，是刘少奇一家人住中南海后的第二个住处。

一九五０年，为解决几位领导人的住所，建造了几所西式二层小楼，甲楼住了刘少奇一家，乙楼住了朱德一家，丙楼住了杨尚昆一家，等等。甲楼邻近毛泽东的菊香书屋，但规格比菊香书屋低出许多。一楼房间有秘书值班室、会客室、几个孩子的宿舍、厨房、餐室等。但许多时候，刘少奇全家人都在怀仁堂后的第一食堂就餐，生活很有规律。那时在第一食堂就餐的还有朱德一家、董必武一家、彭德怀一家、陈云一家、杨尚昆一家，后又加入邓小平一家。每家一席，也无所谓特灶、小灶、中灶了。不像毛泽东一家，菊香书屋北院厨房为特灶，毛泽东、江青专用，不是逢年过节，不允许孩子们入席；菊香书屋南院有大灶食堂，供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享用。

甲楼二楼房间阔大，楼道东头一间为会议室，可举行二、三十人的小型会议。会议室再往里，是刘少奇、王光美的卧室、洗漱室等；楼道西头第一间为王光美办公室，第二间为刘少奇的书房兼办公室，甚宽大。这办公室的特别之处是西墙上开有四扇落地门，门上方有四扇窗户。出门是个大阳台，可供散步休息。惜乎当日施工简陋，门窗密封不好，冬天透风，服务员挂上四床厚毯子御寒，刘少奇需穿棉衣、棉裤、棉鞋工作。夏季则太阳直射，从中午到日落，刘少奇常常穿著背心办公，仍然汗流浃背。刘少奇称他的办公室为「冬凉夏暖室」，却不肯搬换。他的艰苦朴素、节俭自奉，在中共领导层是出了名的。那时，位于怀仁堂东南侧的福禄居，还由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一家住着。

周恩来进到刘少奇办公室时，见少奇同志头戴棉帽、身着棉袄在工作，室内凉飕飕的，忍不住说：少奇同志，在中南海我算个管家的，尚昆向我反映多次，想请你换个暖和点的院子住，你不肯。想把甲楼装修一下，你也不答应。你和光美同志，还有几个小孩，会冻出毛病来罗！听说孩子脚上都长冻疮了？

刘少奇却无意谈这个：比起江西苏区蹲草棚，延安住窑洞，不是好多了？条件好一点的院子，还是先安排老同志住吧。朝鲜战争还未完全结束，国家建设刚刚起步，我一家能住上这二层小楼，已很知足。……你派机要秘书送信来，是有要紧的情事想谈谈啊？

王光美进来给周总理上茶，见总理身上只穿了件呢制服，便从门背后取下一件军大衣给披上，之后带上房门退出去了。周恩来连声道谢，望着王光美的背影对少奇同志说：难怪朱老总、董老、林老他们，常称赞光美是位贤媳妇，贤内助，真难得。……你代表中央，正在筹备两个大会，加上主编毛选第四卷，忙得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但有几件事，我不能不向你汇报。

刘少奇知道周恩来有绝密要事相告。他抽出一支大前刚门香烟，看了看周恩来，又放下了。周恩来见少奇同志是在尊重自己不吸烟的习惯，连忙拾起书案上的火柴，擦亮，给点上：少奇同志，我周恩来近来是流年不利，连着犯下一连串错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你的爱护、帮助。尤其这次新税制问题，我是真正的痛心疾首，后悔不已，请求中央给我以纪律处分。而且，看主席的意向，我得准备辞去政务院总理这个职务。……少奇同志，你是知道的，我参加党以来，一直大错误、小过失不断，但我从未计较过个人的名位、得失的……。

刘少奇吸着烟，点着头。他明白，关于中央新的人事安排，周恩来是套他的底来了。刘少奇倒是觉得，不管周恩来这人有这错误、那错误，错误缺点几车皮，却是一位好说话、好共事的人，安于职份、没有野心，因此也用不到十分防范的。烟雾中，他停了好一会，也彷佛权衡、琢磨了好一会，才说：为新税制的事，主席给政治局写了信，发了脾气……你有辞去政务院总理的思想准备，是好的。主席也早透出了这层意思，让你去管政务，搞统战；我去搞议会，管立法。高岗同志搞部长会议，主持国家行政大计。

……你若真的提出辞去政务院总理一职，接任人是现成的罗。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对这位现成的接任人，许多同志都不表示乐观。我这里也听到不少反映。他的心太大，权欲太盛，个人生活很不检点。总司令、董必武、陈云、小平、富春、彭真、子恢他们都有这个感觉。当然，也有一小批人跟他跑，

主要是一批军队里的同志，比如主席的那位小同乡①，四野的那个长病号②，我的两位老同事饶漱石、柯庆施，以及徐向前、徐海东、许光达、贺晋年、张秀山等等。也是人多势众啊！据说他还多次在主席面前重提一九三六年老华北局六十一人出狱案，想藉此把我也拱下台，真是狮口大张，贪得无厌。党的「七大」早作了决议的事，他都要搞翻案，算历史旧账，居心叵测，不可不防哪。恩来。

听刘少奇的这席话，周恩来心里堵着的一团硬结，顿时化解。没想到面对高大麻子的步步进逼，少奇同志和自己是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呢。一时，他觉得自己强壮了许多。只要取得少奇同志的默契，整个事情就有了回旋的余地，亦是大的转机。他尽量不表露出内心的喜悦，仍保持着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更知道，此时此刻，刘少奇想听他说些什幺：少奇同志，我们相识三十年，在一起共事也超过二十年了，我非常感谢你历来对我的爱护和帮助。我觉得，我们作为一名正直、忠诚的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尊重历史。党的「七大」上确立下来的一切，都不宜轻易变动。不然，很容易被野心者所利用，钻中央的空子。历史不容改变。尤其像一九三六年，北方局经党中央批准，允许当时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位同志填表出狱这件事，涉及全党组织人事问题，当不得儿戏的。我相信主席是清醒的，不会去理睬「东北王」挑拨离间。但坦率的讲，另一件事，就是由「东北王」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如果主席执意这幺干，就恐怕谁都阻挡不住了。这也是我们党「七大」以来的规矩，党和军队最重要的决策，主席有最后的定夺之权。

刘少奇听周恩来讲到他坚决反对重提一九三六年北方局的旧案，脸上本有了笑意，但听到无法阻止高岗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顿时眼里冒出了火星子似的：不尽然吧？就算主席提名，也总还要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会议上征求一下意见，通过一下吧？到时候，你、我不好开口，还有总司令、董必武、林伯渠他们嘛。总不致不让大家说话吧？我的意见你清楚，政治局元旦茶会上就提过了，我们不一定用部长会议这个翻译名词，可以称为国务院嘛。第一任总理，也还是由你来过渡比较合适。主席要提拔新人，可以放到第二任、第三任去嘛。

周恩来见党的第二把手、分管组织人事的少奇同志，在新的部长会议主席（或称国务院总理）人选一事上，态度是如此明确、坚定，他那本已消沉多时的心情，真如那句旧诗所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刘少奇盯一眼书案上一迭迭的文稿。周恩来当然明白少奇同志的意思。但他双手捧住茶杯，并未起动。显然，还有更重要的话待说。

刘少奇说：我的意思呀，你本人应当有信心些，不用考虑什幺辞职不辞职的事。若你自己提出来，被人顺水推舟，我和其它同志就说不上话了。每天的工作堆积如山，谁能保证没有失误？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考虑，不代表中央。我倒是觉得，你也可以去找总司令和董老、林老他们几位前辈商量商量嘛。对了，你派机要秘书送条子来，我才明白了，今后有些敏感的事，还是当面讲好些。

周恩来见刘少奇在他危难之时，如此推心置腹，关怀备至，不禁大受感动：少奇同志，还有个更重要、更棘手的事，我不能不报告你……。

刘少奇警觉地瞪了瞪眼睛：什幺事啊？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见过医疗服务处的那个叫孟虹的女医生吗？最漂亮、最抢眼的那个。我那办公室的几位男秘书私下里称她为「小貂婵」，被我狠狠批评过。

刘少奇拍了拍脑门：我很少光顾医疗服务处。光美兼做了我的护士，又是半个医生。是不是在春藕斋陪主席跳舞的？唉唉，陪主席跳舞的女孩子太多了，个个花枝招展，眼花撩乱的，我也分不清她们谁是谁。名叫孟虹？她有情况？

周恩来说：说起来，起初在春藕斋，还是蔡畅大姐介绍给我，我再介绍给主席的。因为这孟虹是长春医学院毕业，却家传中医推拿、针灸。去年十一月主席带她上了香山，陪住了近两个月。当时对她并未产生怀疑。

主席幺，诗人气质，喜欢漂亮女孩子，早不算什幺稀奇事。上月三日晚上，高岗同志家举行新年舞会，邀我去参加。我无意中看到，孟虹和高岗同志在光线不好的角落，有很不雅观的动作。他们显见是老交情了。孟虹没有出来见我。可她向我说过，她不认识高主席。第二天我问了中办杨尚昆。他说孟虹的档案完整、单纯，是直接从长春医学院附属医院调来的。跟着，中调部孔原去渖阳开会，我让他用中调部系统密查一下孟虹的来历。

他回来向我汇报，竟说无从查起。脚踩两条船，怕惹事上身了。对不起，我最近派我手下的罗青长去查明了：孟虹医学院未毕业，就被高岗选中，当了他的私人保健医生，一天也没到长春医学院附属医院上过班。……事情妙就妙在这里了，孟虹是隐瞒了自己的某段重要经历，被安插到毛泽东主席身边来的！

刘少奇听得嘴巴都合不拢，伸手抹了一把脸，也没能抹掉满脸的惊诧：孟虹外号小貂蝉？很好很好，真是个现代貂蝉。谁算王允？谁算董卓？

谁算吕布？荒唐，真他娘的荒唐……。

周恩来笑笑说：我也没想到高麻子出此下策，下作之至。他哪里像个共产党人？哪里有一点子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啊！刘少奇面带冷笑，再又抽出一支大前门来，含在嘴里。周恩来又十分殷勤地擦亮火柴给他点烟。刘少奇惬意地咝咝吸一口，吞下去，好一会才吐出几缕青烟来：恩来啊，我真佩服你，还是你的中央特科管用罗。这可拿住高麻子的七寸了。但一定不能传出去，等节骨眼上再派用场！太好了，大好了。恩来啊，不管怎幺说，第一任国务院总理，或者称部长会议主席，非你莫属了。他高麻子，对不起，连边都挨不着了。我敢说，只此一着，他就输定了。没想到他会这幺愚蠢，下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逗炻ッ巍防锸遣皇钦忡啂档模?

周恩来却还有自己的担忧：少奇同志，在前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席不是宣布过一条纪律？今后，未经他批准，谁也不能动用中央调查部系统。所以，罗青长密查出来的材料，还有个方便不方便使用的问题。

刘少奇点点头：是了，犯着禁忌。主席还和我个别打了招呼，说得更明确，今后谁也不准利用中调部系统搞情报，来对付党内同志。谁搞谁走人，决不容情。他没有指名道姓，但你这个中央特科创始人难辞其咎。……对了，恩来，你何不找找罗瑞卿或是谢富治二位？他们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又是主席最信任的将领。你只要提醒一句：孟虹常跟主席经常出入，为主席安全考虑，应重新审核一下她的来历。其余的，一个字也不提。文章由罗、谢去做嘛。

周恩来笑了：少奇同志一语指点，令我茅塞顿开。罗瑞卿过去在太行山根据地，跟彭总顶得厉害。进城后，主席用他做公安部长，意思是多重的。去年为了建立公安军的事，主席本已点过头的，后来主席却依了彭总，否定了他的主张，我夹在里头挨批评。但主席是很信任他的。……办这事，不如只用谢富治。在中央政保系统，小谢的责任更具体、更机密些。

我会给他讲清楚，孟虹的事，涉及主席安全，还有东北局等等。只应由他亲自派人去查实，绝对不可透出风声。

星期六下午下班后，孟虹披厚头巾，戴大口罩，穿军大衣，推自行车出西苑北门，后上车从文津街折向西，经西安门街，西四北街，再折向阜成门大街，到三里河，进了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大院。这里已是东北局的天下。高主席的卫队队长赵德俊兼着办事处主任，直接对高主席负责。每逢星期六，办事处都有专车送舞伴去东交民巷八号院。也是高主席亲自吩咐的，由三妹自行先骑车到办事处，再由办事处派车专送。返回亦是，先回办事处，再自己骑车返回西苑宿舍。东北籍的干部。周末到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看望老乡，天经地义，谁都挑不出岔儿来的。

东交民巷八号院，高主席周末跳舞，休息换脑子，活动筋骨，是众所周知的了。这晚上，高主席只在舞会上露了个面，便一切交由夫人李力群去应酬、打点，自己退到后院保健室，与三妹「叙话」来了。一阵龙威虎猛、香汗淋漓之后，三妹枕着大大的粗胳膊，温言软语，说开了大大关心的话儿：老夫子今天心情不好哩，常发脾气，骂人。这一段骂得最多的是薄一波、周总理。又不让他们去见、去汇报。听人悄悄议论，说是为了什幺新税制的事，周总理可能辞职下台哩，还说大大你会接任哩！也不知今后称大大是高主席还是高总理呢。

高岗翻身坐起，手臂仍然拥住三妹：真的？西苑里传出姓周的要辞职的风声了？不奇怪，不奇怪，他早就该识相、该知趣，走出这一步了。主席也早就放了话，要分派他去管政协、搞统战了。快说说，你的老夫子那边，还有些什幺消息？

三妹这妖精，像个贴面饼似的贴在亲大大身上，火一般热烈，水一般柔顺：还有，老夫子私下和我说，他想到南方去养一段时间的病，也是散散心。自四九年进京后，不，自一九三四年长征北上后，整二十年了，他还没有回过南方呢。老夫子说，想过了春节就走，会带上我，去武汉，顺长江下南京。在南京、杭州两地都住祝可又说，他一走，中央这一摊子怎幺办？新税制之类的烂事一大堆，他放不下心……。

高岗一听，忽然满面红光，兴奋得浑身都抖擞了起来：三妹，太好了，太好了，这可是个重大的消息！主席还没有给我和刘、周、朱打招呼呢，却先对你说了，大好了！谢谢三妹子，亲亲三妹子！

三妹却不能理解，老夫子要去南方，大大为何这般高兴，捡了个啥宝物似的。

大大看出她脸上的疑惑，便说：小傻瓜！老夫子离京，就要委托一位领导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过去，他去重庆谈判，去莫斯科访问，他都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这个二把手的权力，就是这幺委托出来的。眼下正在筹备党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要推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可是个关键年头呢！我估计，老夫子春节后南巡，他可能不再单是委托刘少奇一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事，我要尽快找漱石、彭总、林总几位商量一下，提出一个主席离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实行轮值制的方案来。……太重要，这个太重要了！还有什幺？小傻瓜，你给大大竹筒倒豆子。

三妹矫嗔地猴在大大耳边上，说：大大呀，你把我派到那进出不便、身不由人的大园子里去，老夫子又不时的召人……好为难我呀，弄到来见大大一面都不易，还担着风险。……老夫子时喜时怒的，很难伺候。我心里总是怕怕……怕出什幺漏子。

高岗一口接一口的亲着三妹，边亲边问：主席他最近骂了什幺人没有？或是夸了什幺人没有？

三妹说：我也不是天天、时时都在他身边。倒是听他训斥过两个人。

高岗又来神了：都训了谁？怎幺训的？

三妹说：一个是什幺中央调查部的李部长，一个是山东分局来的向明。

高岗说：中调部部长叫李克农，刚从朝鲜板门店谈判回来，周恩来的老下级；向明同志是山东分局书记，江青老家的父母官，我的老朋友。

三妹说：两次训人，好象都和大大有些关系的。……不急嘛，大大听着啦。训李部长那次，是在春藕斋舞厅休息室，我和另外两个文工团的女孩子一边替他做肩部按摩，一边陪着他说笑。他却突然让人把正在跳舞的李部长传进来，劈面就问：李眼镜，中调部的前身是什幺？李部长说，报告主席，是延安时期的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是康生同志，我是他的副手，「七大」之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职能不变。老夫子又问：社会情报部的前身哪？李部长说：报告主席，前身是中央特别行动科，一九二八年在上海由总理创立的。老夫子说：这个我知道，恩来是你们的老上司，祖师爷嚰！现在我再一次向你宣布工作纪律，今后中调部只对中央主席负责，其它任何人不经我授权，都不能指挥你们，尤其是不能让人利用去搞党内同志的情报，谁搞谁进功德林！上回，是谁派孔原去东北鞍山、长春等地密查什幺的？李部长一听，脸都红了：报告主席，我刚回来，孔原副部长向我汇报了这件事，但他没有说出是谁派他去的。我的确不知道。而且孔原说，他到渖阳除了开会，并没有去办别的事，他也觉得，事涉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疑难，所以不便办理，就回来了。老夫子本来紧绷着的脸块，这时有了笑意：是嘛，孔原年纪轻，资格老，还是有党性、有觉悟，讲原则的嘛！你回去代我表扬他。你说你不知道是谁向他授命的，不全是真话吧？你不知道，我可是知道的呀！好了好了，不为难你，继续跳舞去吧。……大大，你说，老夫子有多厉害呀。我真是既敬他、又怕他。

高岗抽出右臂，在床头柜上取过一支大中华，让二妹给打上火：是有人想朝大大的背后捅刀子。只是这回没能捅得上，让主席发现了，向他们发出警告了。大大行得正，立得稳，不怕影子斜。……姥姥的！妈拉个巴子，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走着瞧。……还有，老夫子为啥要训向明同志？

三妹说：那天呀，也是凑巧，我刚从食堂吃过晚饭回宿舍，医务处的值班头儿就跑来通知我，让带上药箱针灸用品，马上去菊香书屋主席那里。我进到老夫子的书房，老夫子还在隔壁餐室里和人说说笑笑，相连的那扇房门山没关上。江青不停地向客人让菜劝酒。主客本来都很高兴很融洽的。老夫子向客人谈到了大大，说大大懂经济，能抓全面工作，政治上也很坚定。就是那个叫向明的，说话中气十足，忽然说：在中央领导同志中，真正忠于主席的就数高岗同志！主席选他做助手和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老夫子问：何以见得？你也是一方诸侯了，少奇、恩来、漱石、彭真、柯庆施，还有陈毅，都对你很器重嘛，你为什幺单单提出高岗同志？那个向明大约多喝了几杯，正在兴头上，说着说着就走嘴了：主席啊，我这几年抽空看了些命相典籍，多少懂了一点易理。我们济南有个算命先生，人称「鬼谷后人」，他说他游渖阳时给高岗同志看过相，他说高岗脸上紫微高照，印堂放光，有天子气象，今后必主一国之政，贵不可言。……这话，我没敢告诉高副主席本人。但我观察多年，高副主席一直紧跟你，处处照你的指示办事，全力拥戴你在全党全军的崇高威望。所以，我认为他是你最好的权力接班人。有他接你的印，主席就可以放心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沿着主席的思想路线继续前进！老夫子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难看，忽然厉声喝道：向明同志，你还算共产党人吗？在你眼里，我是皇上，高岗是太子了？你是不是想封个异姓王呀？那个向明一见老夫子变了脸、动了气，赶忙认错，承认自己多喝了几杯，胡乱说话，背离了党性原则，应当受到处分，受到党纪处分！女主人江青这时插言相劝：向明呀，今晚你是多喝了点，说话没准头。……不过你是在我家里做客，饭桌上的话，谈不到处分的，老板，你说是不是呀？老夫子嗯了一声，气氛缓和了一些：知道错了就好，我们可以一笔勾销。作为共产党人，还是负责干部，不信马列，而信麻衣柳庄、打卦算命、封建迷信？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党性不纯！向明同志，你是山东人，认识高岗才几年？我认得比你早呢，快二十年了，还不知道他年轻有为，本事了得？问题在于，他的本事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是什幺紫微高照、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不赞成你们帮他的倒忙，相信他本人也不曾司意你们帮他的倒忙。共产党人啊，应当襟怀磊落，即便是对党的高层人事安排有想法、建言，可以公开提出来嘛，何必拐弯抹角，旁敲侧击、偷偷摸摸罗！

高岗听到这里，两手放开了三妹，警觉地坐直了身子：这个山东大汉，可是给我闯祸罗！老毛本来就多心，好疑，说我头上有天子气这号浑话，不正犯着大禁忌？很容易引起老毛对我的误会。……老毛对他最信任的人，也都存有戒心的。向明呀向明，难怪你回济南不来辞行，原来有这档子事。……三妹，大大还真亏了有你这个耳目。

三妹又欠身替大大取烟、点火：我看那个向明呀，好象和老夫子、和江青都很亲近的。向明告辞时，老夫子只送到院子里，江青却是一路送了出去的。

高岗说：山东人噜向明是经江青介绍给主席的。主席也对他有好感。去年还特意委托他挑选了十八名山东青年，做警卫员。主席说，山东好汉忠诚正直仗义，最靠得祝……这次，主席是特意召他来京汇报新税制问题的。本来是整周恩来、薄一波的材料，却给我闯祸，惹主席疑心。

三妹又偎到了大大毛茸茸的胸膛上，面若鲜桃，眼波若流，却双眉紧戚：大大呀，有句话，在我心里存了许久了，不知当说不当说？

高岗手抚着三妹的乳沟、双峰，来回上下：三妹，你是有心事呢。大大面前，有啥不能说的？

三妹说：大大呀，你叫我好为难啦……让人去伺奉老夫子，又让人打听些事儿来告诉你，我总觉得大不妥，易出事呢。……先前提到大人物背着老夫子，利用中调部系统去东北地方密查什幺事，万一人家密查出来，我做过大大的私人保健医生，是大大一手安插到老夫子身边去的，就坏事了。我丢了小命事小，影响了大大的前程，可就事大。……我说大大呀，何不趁现在事儿还没有穿帮，给我安排个退路，比如回东北去什幺的。要想退步抽身早，何必临难悔当初。……大大，你说是不是呀。

高岗脸色有些泛白，额头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子。他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沮丧和疲惫：三妹，大大这幺喜欢你，看重你，就是你常常能和大大想到一起，说到一起。……自去年十一月初搬家进京，三个月时间，说实在的，大大已经很累很累了。你不知道，如今西苑里正是龙腾虎跃，加上狮子、豹子、狐狸，一个个武艺高强，身手不凡。大大和他们打交道，横的竖的，上面下面，有多难。老子真怀念战争年代，那时的人际关系要简单得多，谁会带兵，谁会号令群众，谁会组织后勤供应，谁就能打胜战，立大功，创建起兵强马壮、幅员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可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进入西苑这先时的皇家禁地，那些手无寸功，甚至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家伙，一个个投靠各自的老主子，成了大红人。他们的最大本领就是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干革命不是凭业绩，而是凭关系，凭手腕……你不知道，大大在西苑是个单干户，外来户啊！政务院是周恩来的山头，书记处是刘少奇的地盘，他们手下各有一班人马，抱团得紧，也排外得紧。……主席也不是没有察觉，不时痛斥他们的分散主义，独立主义，却又迟迟不下决心动大的组织手术。……主席所以器重我、信任我，也是为了用我来打破刘、周们的山头主义。三妹呀，有时大大真想退回东北局去，还是关外好哪。在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三大家是一家，由大大一人说了干，干了算，多明了，多简单，多痛快。可现在，被卡在这不上不下的位置上，已是身不由己了。好比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了。

说到这里，高岗眼里泛起了泪光。但他不会流出泪水。陕北汉子�性刚强，宁折不弯，从未有人见他流过眼泪。三妹也是头次见别大大流露出内心的虚弱一面，铁打的汉子肉长的心，不由得心悸了：大大，大大！好好生生的，你怎幺啦？不说了，不说了，我替大大做事，通风报信儿，陪大大取乐儿，都是自觉自愿。为了大大，我什幺都敢做，什幺都敢当，大大！

高岗双手捧起了三妹鲜嫩如花的脸蛋，眼睛里的泪光不见了，一如往常地目光如炬，摄人心魂：三妹，听着！你说到的难处，大大也不是没有想过。你的险境也是大大的险境。大大真有些后悔把你弄到西苑这个是非窝子里来。特别是我知道姓周的动用中调部的人马，到东北去密查什幺我的「反毛言行」之后……悔当初，没有把你留在渖阳替我守「大帅府」，每月回去和你相聚一回。如今说这个，也晚

了。这幺着！大大做事大大担，快刀斩乱麻，大大明儿个就出面，去报告主席，女医生孟虹，就是我高岗为了方便主席治疗风痛症，设法安排到主席身边来的！因怕引起误会，迟至现在说明。现在向主席坦白交代，任由主席发落处理。但我和孟虹，都是对主席一片至诚，赤胆忠心！

孟虹的眼睛波光晶莹，如两泓清泉。大大真是个敢作敢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她激动得浑身颤抖：大大呀，你敢担当，三妹担当不起呀，影响了大大的前程咋办？我真恨死了姓周的了，文质彬彬，人面兽心。……大大，干脆由我本人了结这事算了，一了百了，干干净净，不留下任何把柄。

高岗听懂了三妹的意思，登时大怒，以手掌捂住了那迷人的红唇皓齿：胡说些什幺？老子真想揍你！揍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傻瓜，小傻瓜，大大不骂你，大大是心疼你。大大十八岁起掖了脑袋干革命，拉杆子，出生入死，什幺样的险境没闯过?今天这点子屁事，还能自乱阵脚？你放心，我主意已定，抢在刘、周的前头，主动去向主席说个清白。最多把你发落回东北，把我也发落回东北，老子正求之不得！对了，事不宜迟，你明天就给卫生部高干保健局写假条，就说父亲病了，要回大连家中探望。悄悄请准了假，我让赵队长派专人送你回渖阳。只要回到了东北局，你再请病假，躲起来读书去。刘、周的手再长，也够不着你了。

①指彭德怀，与毛泽东同为湖南湘潭县人。

②指林彪，一九四九年后长期养玻

第十四章　高岗密会「五虎上将」

转眼过了春节。毛泽东决定南巡，亲自圈定女医生孟虹随行。孟虹的事，高岗已主动向毛主席作了「坦白交代」，承认小孟当过自己的保健医生。因见她中、西医皆通，尤精推拿针灸，考虑到主席治疗风痛症的需要，才暗中推荐、安排进中南海医务处来的。此事，虽然出于对主席的忠心，但做得不正大光明，愿接受党中央的纪律处分，云云。

毛泽东初时感到震怒，听完高岗的坦白交代，倒是难得地释怀了：是有些无聊糟糕呢！幸而你自己主动说清楚了，否则后果严重。你说出于对我治病的关系，人家不会这幺看呢！看在你、我二十年的患难之交、革命友情份上，我可以不同你计较。不过一名漂亮女子，先和你困过觉，再来和我困觉，有什幺了不起？敌人不是天天骂我们共产共妻？只要不是派来卧底的！况且，小孟夫子从未在我面前弄过是非，很懂事一个人儿，又懂古典诗词，能说笑到一起，我是真心喜欢的。这事，就说到这里算完。你和孟虹今后不再见面，做不做得到？

高岗见天大一件事情，就这幺轻松过关，差点双膝一屈跪下去。润芝兄待自己，真正的恩深义重。

负责毛泽东首次南巡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二人，却把孟虹的名字从随行人员名单中划掉了，安排了另一名针灸师替主席治玻他们跑到毛泽东面前去解释，争辩，要求主席先冷置孟虹一段时间，考验、观察嘛。毛泽东拗不过两位对他忠心耿耿的护卫大臣，只好让了步：第一，孟虹仍留中南海医务处工作，一切如常；第二，她的情况我已清楚，不要找她谈话，搞什幺政治审查；第三，她今后不再出入东交民巷八号。

毛泽东适时地保护了高岗和孟虹，阻止了周恩来、刘少奇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毛泽东看得清楚，如不加以阻止，周、刘一定会搞臭高岗，也就要伤害到自己的颜面。

出巡前夕，毛泽东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大」选出的十一名政治局成员，任弼时已去世，张闻天出使莫斯科，陈云、王明请病假，实到八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林伯渠、董必武。列席成员为彭德怀、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工作人员杨尚昆、田家英。

毛泽东开宗明旨：进京三年多，一直忙忙碌碌，去过东北和苏联，还没有回过江南。如果从一九三四年长征北上抗日之时算起，本人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回过南方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况且年事渐高，身体不适，经常痛风，夜夜梦江南啊！眼下呢，朝鲜战局基本稳定，国内经济建设也开始上轨道。书记处几位老朋友体谅我，准我回江南一游。这次如无大事，我会在南方多住些日子。四处走走看看，边疗养，边读书，边调查研究。中央这个摊子，就有劳诸位了。以往，我每逢出门，都委托少奇同志代我主事，管理日常工作。这回出行，是一如既往，按老章程办哪？还是也考虑到少奇的担子太重，又是筹备「八大」、第一届人大，又是主编本人的著作第四卷，等等，莫要把他累垮了，可否试行一下三人或四人的轮值制？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他离京期间，党中央领导实行轮值制。一时，政治局成员们都感到新鲜、突然，也就证实了大家早已心照不宣的预感。

毛主席对他身边的主要助手不满意，急欲进行某种调整。对此最为敏感的又属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位，他们几乎要同时表示看法。毛泽东用目光止住了高岗，怕高岗沉不住气率先放炮，引起大家的反感。毛泽东一如往常，像个大家长似的，一个一个点名发言：总司令啊，你是长者，谈谈高见？

朱德笑笑微微，像个弥勒佛似的：可以，可以，两种方式都可以，不就是批个文件、主持个会议吗？现在电话、电报都很方便，反正大事还是要请润芝拿主意。

毛泽东笑了：总司令大好人一个，两种法子都赞成，说了也等于没说，比我们懂得养尊纳福呢。

大家眼着轻松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和刘少奇同时各自在嘴里含上一枝烟。刘少奇抢先给毛泽东打火。毛泽东礼衔往来，也给少刘少奇点上火：少奇啊，轮到你了，你是当事人。我的第二个法子，是出于对你的照顾，怕累坏了你，光美要寻我打官司罗。

大家又笑起来。刘少奇历来避嫌疑，回答得很干脆：我赞同主席提出的第二个法子，搞轮值制吧，发挥一下集体领导的功能嘛。我看政治局委员，在主席离京期间，可以轮流坐班，抓抓全局性工作，也是锻炼干部嘛。

毛泽东吸着烟，眼睛眯缝起来：轮流坐庄，一天一换，群龙无首。恩来，你说呢？

周恩来心里雪亮：一搞轮值制，虽然肯定有自己的份，但也肯定会有高岗。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啊！一旦形成制度，今后想改变，就难了。因此，他语调诚恳地说：「七大」以来，主席有过几次重要的外出，头次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和九月，去重庆谈判，离开延安四十五天；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中央班子分成两拨人马；三次是四九年底主席出访苏联，后又视察东北，离京三个多月……都是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少奇同志兢兢业业，正作出色，没有辜负主席的重托。这在全党已成习惯。我看这次，也不要轻易改变了，还是实行主席讲的第一种方式比较稳妥。

也真是拿这个恩来没办法。他讲起话来，总是滴水不漏，有理有据，别人很难反驳呢。毛泽东见到高岗拉下了脸、有些坐不住似的。心急火燎，你想扶他，也不知扶不扶得起呢，还弄了个小孟来卧底。……又见彭德怀和邓小平两个交头接耳，不知在谈论什幺，遂问：老彭啊，国防部长阁下，你和小平有什

幺话，能不能大声点，我们都听听？

彭德怀顿时涨红了脸，欲分辩。倒是邓小平轻松地说：主席，我来向大家作交代。方才我们两个是开了小差。彭总从朝鲜前线给我带回来两盒战利品，缴获的美军扑克牌，他晓得我爱打桥牌。我向他表示谢意，夸了两句那扑克牌质量不错，烫了塑胶，防水防湿。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了好了，我这里在谈党政大事，你那里谈娱乐消遣，会中有会，各投所好，互不相扰……彭老总，你是位革命的清教徒，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打牌。对于方才的议题，发表一点高见如何？

彭德怀脸色平静下来，笑笑说：老毛是当家的，想叫我放炮。放就放。当家的要出门，家里谁来主事？我看不是什幺大事。不就是总司令说的批个文件、召集个会议幺？眼下的一件大事，还是那个新税制问题，各地反应很大，老毛也给政治局写了信，闹腾了个把月，怎幺没有下文？究竟是继续执行，还是暂停执行？中央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下面不好做事呢，干部骂娘呢。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见彭德怀讲话跑题，节外生枝地又提出新税制问题来，脸上都呈现不悦之色。唯高岗、饶漱石激赏地看他一眼。其余人则保持沉默。

刘少奇见无人接彭德怀的茬，怕沉默久了主席不耐烦，恩来太尴尬，只得出面解释说：老彭啊，上个月主席给政治局写了那封信后，开过两次会议，对新税制作了专门讨论。你因去了朝鲜，没有出席。大约回来也没有看到简报。会上，恩来，薄一波作了深刻检讨，请求中央给他们处分。

主席提议，四月份召开一次全国财经会议，来彻底检讨新税制问题，并指定会议由国家经计委高岗同志主持。情况就是这样，向你通报一下。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议题，主席想听听你的高见哪。

彭德怀说：那就算我官僚主义了。关于当家的出门……那我又放炮了，我同意少奇先前提到的，试试轮值制吧，多培养一点人才抓全局性工作，锻炼干部嘛。当然，既然是管家主事，也不能大家一人轮一天的来。我看就由少奇、恩来、高岗三位轮值。三马拉车嘛！

毛泽东抚了抚掌，看大家一眼，见无异议，便说三马拉车，老彭这一炮不算空放。我同意试行少奇、恩来、高岗轮值制。三位也要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少奇侧重党务，恩来侧重文教卫体加上外事，高岗侧重全盘经济、工农商贸。全局性工作，建议三位每人轮值一周，轮流倒换。重大的事情，你们最好还是先和我通气打招呼，不要再犯恩来的分散主义和独立主义，事情就这幺定了。总之，有劳各位同心恊力，团结共事。以便本人在南方安心读书养病，调查研究等。对了，还有个重要事，为了管好我们这个已经拥有八百万党员的执政党，除了书记处四位书记之外，还想增加一名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本主席提议由邓小平来担任，各位以为如何？此人小我十一岁，精力充沛，办事果决，人家忙得焦头烂额，他却案无隔夜公文，晚上打桥牌，是可忍，孰不可忍哉，不能轻放了他！

毛泽东幽默地话锋一转，转出另一项重要人事任命来。当即多数人鼓掌，表示通过。只有邓小平站起来说：主席，你这个任命太突然了。不行不行，我调到中央来不到半年，政务院分工我管交通、邮政，工作刚刚入门，又加新担子，吃不消的。何况，党务工作，由少奇同志抓得有条有理，不需要增加人手。

毛泽东说：看看，都说邓政委处理事情，举重若轻，现在却和我讨价还价，算怎幺回事？你就不看看少奇累得早生华发，背脊都佝偻了？

刘少奇说：小平同志，我看你就不要推托了。就算帮我一个忙，当个党务方面的助手嘛。中央秘书长

这个职务，记得你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期间就担任过，现在不过是重拾旧业，车轻路熟嘛。

毛泽东说：少奇讲得好。少奇给我当助手，你给少奇当助手，也就是给我当助手嘛，服从组织安排，有需要的话，工作上你可以对我直接负责。总司令，少奇，还有诸位，事情就这幺定了吧！请鼓掌通过。

会场上响起一派热烈的掌声。刘少奇随后宣布，主席建国以来第一次回南方，我们一定要抓好安全保密工作。书记处决定，由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二位，率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全程陪同主席南巡。

高岗更有信心了。事情明摆着，润芝兄四两拨千斤，中央实行刘、周、高三人轮值制，是进一步把他高岗摆到全党全国的领导岗位上来了。自己取代周恩来已是呼之欲出，指日可待。更妙的是，润芝大哥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一职，无形中削去了刘少奇一半的党务权力。可见，润芝大哥对刘少奇也是有所防备，有所限制了。

形势大好，但不可以掉以轻心，忘乎所以。刘少奇、周恩来二人，不会那幺乖乖放权，乖乖就范的。他们一定会暗中勾结，或者说早巳暗中联手，全力对付他高岗了。好险啊，幸而自己采取了主动，及时把孟虹的事向润芝大哥作了「坦白交代」，取得了润芝大哥的谅解。否则，只此一事，被刘、周二位咬住不放，打开缺口，深揭很挖，他高岗可就真要一败涂地，声名狼藉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润芝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欣闻解放军占领南京，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现在，确是到了他高岗「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时机了。跟周、刘的权力较量、决战，已迫在眼前。必须群策群力，方可众志成城。

毛泽东离京南巡的第三天，又是一个星期六晚上，东交民巷八号院照常举行舞会。仍是一批东北局调京工作的老同志及年轻女眷们。那位艳光四射的女医生孟虹没有到常高主席匆匆来舞厅露了个面，跳了两支曲子，就到后院召集「五虎上将」会议。前院跳舞，后院开会，便于混淆视线，掩护目标。号称东北局「五虎上将」为：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张秀山，副政委兼后勤部部长张明远，国家经济委副秘书长马洪（原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郭峰（原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高岗办公室主任兼卫队队长赵德浚高岗对这五名自己最亲信的心腹大将，采用的仍是往常那边吃边喝边议事的「会议形式」。酒席上面，弟兄们容易信誓旦旦，肝胆相照，畅所欲言。高岗举起盛满长白山人参酒的杯子，先向张秀山、张明远二位说：欢迎二张兄弟来京相聚。有你们二位坐镇东北，我这个在北京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睡得落实啊！这杯酒，先要敬你们二位！说罢，一仰脖子，干了杯。接下来，高岗亲自给二张添酒：马洪和郭峰，是两位才子，算是我的文韬。二张加上小赵都是带兵的，算是我的武略。文韬武略，是打江山、坐江山最重要的两手，所以你们是我的左臂右膀，缺一不可。

张明远、张秀山都是十几岁跟随高岗在陕北根据地一路打拚出来的，可说是生死与共的老上下级了，见高主席这样看重他们，早已起身举杯，忙不迭地向敬爱的老首长高主席回敬、干怀。

高岗招呼二位坐下，并颁酒令，今晚上兄弟相聚，不来虚礼，谁也不准起立了。接着，他散给每人一支大中华，边抽边喝边吃边说：虽然弟兄只有五位，可也文武齐备啊！几杯人参酒落肚，张明远、张秀山激动地说：高大哥，我们自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那日起，就跟着你打天下，是你一手栽培提拔的。还是那句老话，高大哥指向哪搭，咱兄弟打向哪搭，没二话！

高岗豪气地说：我也还是那句老话，我和五位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兄弟相聚，是有要紧的事相商。你们知道，每到紧要关头，我总是要先和你们打招呼，听听你们的意见。

张秀山、张明远等五人听高大哥有大事相商，不约而同地停了杯盏，睁大了眼睛，认真聆听。马洪、郭峰二位掏出了笔记本，准备记下要点。

高岗说：不要笔记。我下面的话，各位只能记在心头、关在嘴里，上不告父老，下不告妻儿，不能露出半点去的！兄弟同志哥，我们党的事业，又到了关键时刻。主席年纪已大，身体不好，害有风痛症，去年还中过风，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不是抢救及时，就没命了。这是党的绝密。因此上，许多事，主席处理起来，往往力不从心。他对他的两名助手，一个刘，一个周，也越来越不满意、不放心。刘出身破落地主阶级，周出身没落官僚资本家家庭。他们身上自小打着剥削阶级的烙樱不像我和各位，出身贫苦，跟一切剥削阶级是生死对头，不共载天。四九年革命胜利后，他们两人都不想干社会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变着法子，甚至颁布政策、法令来保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毛主席已动过几次雷霆之怒。刘、周口头上作检讨，实际上坚持不改。直到今年初，周和薄背着中央、背着主席，实行什幺新税制，叫做什幺公私税制平等，引起全国波动。再一次露出他们反社会主义，护资本主义的马脚。毛主席已对他们完全失望，所以只好考虑组织手术了。主席去年八月调六大区负责人进京，特别是委任本人当国家经计委主席，就是为这次的组织大手术做准备。前几日，主席离京前夕召集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两项关键性的人事任命。现在还没有在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中传达。一是从现在起，凡主席离京，不再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由我和刘少奇、周恩来三人轮值，叫做三马拉车。大家明白主席这深意了吧？这也是一个过渡性安排，今后是我来做主席的第一助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主席已经向刘、周打过招呼，要安排刘去搞议会，周去管政协；二是任命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直接向中央主席负责。你看看，主席这一任命，不是削去了一大半刘手里的党务组织权力？所以刘、周这两块石头，中央是一定要搬掉的！还有，主席和政治局已经决定，四月份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由国家经计委主持，我致开幕词，清算周、薄在新税制上的错误。我相信这次会议后，周就下台了，主席已明确指示，由我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属下两大机构的工作。随后机构合并，由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以上是形势的光明面、大好面。

郭峰听到这里，激动地轻轻呼了一句：高主席万岁！

高岗怕其它人也跟着呼喊，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连忙做了个制止的手势：任何时候，都不要喊这类愚蠢的口号，老子从来不相信球的八千岁、九千岁、万岁。兄弟同志哥，形势还有另一面，阴暗一面，严峻一面。弄不好，杀头，进班房。各位东北局大人，你们知道不知道？上个月，周恩来两次密令中央调查部的人，到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密查我的所谓毛反言论？你说他猖狂不猖狂？大胆不大胆？可是对于此事，我们东北局的同志，包括在座的多数同志，都毫无察觉吧？都在睡觉吧？幸好还有赵德俊的保卫系统在替我做耳目。对不起，我把周恩来的阴谋活动直接向主席告发，周恩来说是奉了刘少奇的指示，筹备「八大」须对所有的高级干部做一次新的审查。理由多幺的冠冕堂皇！毛主席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秘密活动，指示今后任何人，没有他的批准，都不能利用中央调查部系统来对付党内同志。他老人家更不相信我高岗会有什幺反毛言论。

除了赵德俊，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四人，都睁圆了眼睛，又惊讶，又气愤。张明远一拍桌子站起来：无耻！卑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过去，我还把刘、周当作领袖人物来尊敬、爱戴，原来是人面兽心。

高主席，只要你下命令，叫咱干啥都行！

张秀山也跟着站起，两眼冒出火星：姓周的平日人模狗样，温文尔雅，原来是搞情报、玩阴谋的老手！他要敢碰咱高主席一指头，咱决计饶不了他！有他没咱，有咱没他！

高岗两手巴掌朝下压了压，请二张坐下：来来，我和各位互敬一杯，互敬一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头脑冷静，正确估计形势，分析敌我利弊。其实，刘也好，周也好，就是那幺两下子嘛。小马，

你是我们的小诸葛，你说哪？

「五虎将」之中，只有马洪是大学生出身，读书最多，年纪最轻，头脑也最灵活，二十几岁就在高岗手下当了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东北局政治研究室主任。他恭敬地望着高主席说：我认为，有的事情我们应立即着手，早作准备。一旦中央有事，譬如主席身体不行了，不能管事了，除了高主席，谁也撑不起咱国家这个大摊子。我们的革命是怎幺成功的？靠武装斗争打拚出来的！过去有句话，陕北救中央，高主席谦虚，不让说了。

但陕北根据地，的确是使得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大本营，延安是我们党的伟大摇篮。文韬武略，文武双全的领袖人物，只有毛主席和高主席两位。刘少奇算什幺？有多大本领？多大贡献？过去领导白区地下党，完全走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白白送掉了许多革命同志的性命。早就有人说他是靠呼口号、喊万岁、编毛选起家。四九年后由他主持党务，指导经济工作，屁股完全坐到他岳父老子那样的大资本家一边去了，一味地保护私有经济，根本不想搞社会主义！我们要尽快把他四九年以来的一系列反社会主义、保资本主义的言论要点整理出来，到时候用他自己的炮弹去击中他，就比什幺都有效！

张秀山接着说：刘少奇不行，周恩来更不行！他一九二七年起就在地下党中央任军委书记，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仗，是个常败将军。领导南昌起义，把部队拉到广东沿海，结果全军覆灭，只有朱总、陈总带出了一小支部队。周恩来坐渔船逃到了香港。所以说他是个革命的逃兵，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他从香港潜回上海，投靠瞿秋白，投靠李立三，投靠王明、博古，反正是谁都投靠。王明把他派到江西苏区，夺了毛主席的兵权，导致我们党丢失了江西苏区。……历史在在说明了，他干革命、指挥军队不行，搞情报、搞阴谋行！四九年进城后，他又和刘少奇勾连在一起，保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利益，阻挡社会主义……所以我作为一名军人，坚决拥护毛主席和高主席，绝不能让刘、周的阴谋得逞。

张明远插话说：我看，一旦主席重病，我们就要安排一支部队，把毛主席接到东北去保护起来，给他老人家精心治玻高主席坐镇北京，指挥全局，谁敢动手脚，就干他个球！

好一会没有插上话的郭锋，这时接着说：饶部长和我已经研究过了刘、周的档案和有关材料。他们二人在历史上都有许多疑点。长期从事白区地下工作的人，大多不干不净。周的社会关系特别复杂，除了当过逃兵，他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年底赴井岗山之前，整整五年时间，在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他的履历表上许多月份干了什幺事都交代得很含糊，他和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关系很深。曾经被捕过，怎幺逃脱的，交代不清楚，也没有证人；再说刘少奇，历史上三次被捕，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捕，一九二九年在大连被捕。都是怎幺出来的？出卖过同志没有？交代不清楚。饶部长知道他第三次被捕的情况。他向当时的东北军阀张学良自首，供出了南满地下党名单，张学良才放了他。

他回到上海，后才去了江西苏区根据地。……所以，我们单是抓住刘、周的历史问题，就可以做出大文章来！

高岗听着听着，喜滋滋地望着自己的「五虎上将」，很满意，很满意。今后都可以委以大任，独当一面。张秀山可以当总参谋长，张明远可以当总政治部主任或总后勤部长，郭峰可以任中央秘书长，马洪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赵德俊可以当中央警卫局局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他请大家尽情地喝、尽情地吃、尽情地抽、尽情地说。直到大家献计献策，说得差不多了，才总结性地说：各位兄弟同志，我们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彼此知根知底，都是十几二十年的志同道合者，情同手足哪。今天我向你们交了底，交了心。你们也向我交了底，交了心。依目前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可以说是利多弊小，形势大好，前程光明。在刘、周方面，可以说是利小弊大，形势不妙，前途黯淡。但我们万万不可轻视对手、麻痹大意。主席就亲口对我说了，不可轻看刘、周，并担心我不是刘、周的对手。但我向主席表了决心，只要有主席撑腰，我姓高的就敢打敢冲，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周拉下马！

我还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有一大批后备辅助力量。

饶哥是中央组织部长，和郭峰一起，牢牢掌控着党的组工大权；彭总和我也是至交，他很看不起刘、周的，时机成熟，国防部长肯定跟我走，并助我一臂之力的。军队的指挥权是关键。还有林总，我多年的老搭档，他也是从来不服气刘、周的；还有华东局的柯庆施，对刘少奇恨之入骨，延安整风时，曾被刘少奇关进窑洞黑牢两年整，险些被杀害。后来还是江青同志发现问题，报告了主席，把柯庆施救出来，并委以重任的。另外，上海市的陈毅也不买刘少奇的账。其它，北京市的彭真、中南局的陶铸，也都对刘少奇有看法，关系大不融洽的。……想想看，全国六大行政区，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起码有四大行政区的领导人，跟他刘少奇尿不到一只壶里去！他刘少奇在党内、军内有多少基础？毛主席吹口气，也能把他给吹塌了，家伙挺不起来了！

高岗粗俗的话语，把「五虎将」都逗笑了。

高岗继续说：主席带兵，讲究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要打好当前与刘、周的这一役，也得贯彻主席的战争思想，战略方针。

下面，我具体来谈谈我们应做的准备，文武两手，双管齐下。先谈武的一手。只要毛主席还健在，这一手用上的可能性很校周调动不了军队，刘更是连门都没有。但我们仍要预作准备，以防万一。此一重任，要落到二张身上。十三兵团三十八军，不是回国内休整了吗？这是林总四野的老主力。抗美援朝又成了彭总志愿军的主力，彭总称之为万岁军。回国后又归我东北军区管辖了。三十八军的编制比其它军大出许多，十万人马，装备精良。我记得它的营地摆在山海关外的葫芦岛一线，离北京只有三、四天路程。二张的任务，就是代表东北军区司令部，也是代表我，和他们的军长、副军长、政委、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一班人拉好关系，生活上、政治上关心他们，不要分上下级，而要像亲兄弟。平日什幺敏感的话题都不要提。一旦北京有事，我联合彭总、林总一声令下，他们即可开进关内，赴京勤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张秀山，张明远同时起立，齐声回答：高主席，我们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高岗笑容满面：坐下坐下。二十几年老兄弟了，用不到客气。武的一手，还有一样，由小赵负责，在东北军区保卫部名下，训练一个特种营，五百名好汉，从身高、体能、枪法、拳脚擒拿，十八般武艺，都是最出色的。士兵享受正排待遇，班长享受正连待遇，排长享受营级待遇，连长享受团级待遇，营长享受师级待遇。此事，严格保密。谁透风声，砍谁的脑袋。五百壮士训练好，随时准备担负特殊使命。以上，是武的一手。文的一手，由郭峰在饶部长领导下，查清楚刘、周二人的肮脏历史，备用；由马洪整理出刘、周二人，自一九四九年进京以来，一系列反对毛主席，阻挡社会主义，保护资本家、资产阶级的言论和行径。周还有一系列架空中央人民政府、架空中央主席的问题。郭峰挖历史问题，马洪整理他们的现行材料。各位兄弟同志哥，工作要分头抓紧，争分抢秒，齐头并进。这次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打他姥姥个措手不及。

第十五章　善恶只在一念间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亦即农历大年初三日，毛泽东在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行人陪同下，乘坐专列火车抵达武汉，入住武昌东湖宾馆，受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等人恭谨而周全的接待。十七、十八两日游览珞珈山、蛇山、黄鹤楼、龟山等文化风景区，眺望了即将动工的武汉长沙大桥地势，数度被群众发现、围观，高呼万岁。

二十日晚上，毛泽东一行乘海军军舰离开武汉，顺长江而下，为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二十一日凌晨过九江，背颂唐人白乐天《琵琶行》。二十二日抵达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有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市长陈毅等往迎。晚上入住原蒋委员长官邦晚宴后，豪兴大发，书四年前旧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送柯庆施：锺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柯庆施得了伟大领袖的墨宝，高兴得手舞足蹈。陈毅不干，也要毛主席手书一幅。毛泽东提笔稍一沉吟，即书下唐人李义山吟金陵七绝〈咏史〉相赠：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锺山何处有龙盘？

并附言曰：昔诸葛亮论金陵地形云，锺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此言大谬。东吴、东晋及宋、齐、梁、陈六朝建都此地，五十年一兴衰，皆短命王朝也。后明太祖朱元璋设国都，也只一代三十年，即被其子燕王夺嫡，迁去北京。近孙、蒋定都亦不过三十余年。帝王之宅何在？

唯一片降幡出石头罢了。

毛泽东此行，确似过去帝王出巡，所到之处，封江封路，车船回避，禁卫森然。重见阔别二十年的江南风物，确是心如潮涌，感慨良多。二十几年前，他在江西井岗山上扯起义旗，搞武装割据，被世人骂作叛党乱匪，后有朱德等人入伙。便是在共产党里，红军内部，他也屡受王明、秦邦宪、周恩来们排挤打击，好些年抬不起头、伸不直腰呢！世局如棋。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今日他毛泽东却是以全党全军全国最高领袖身分，巡行江南来了。人人都恋江南好，物华天宝，锺灵毓秀，富贵温柔。难怪北人杨坚、杨广父子，满人康熙、干隆，做了皇帝之后，都要年复一年的南巡罗。……此行唯一遗憾，是未能携带孟虹随行。虽说各地都有年轻美貌的女文工团员陪他跳舞，却是谁也代替不了小孟夫子的词色品貌，风情万种。

身处南方的毛泽东未能了解的是，中央警卫局虽然遵照他的三点指示，没有对留置在北京西苑内的孟虹进行政治审查，却对她的人身自由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未经批准，不得离开西苑、不得往外打电话、不得接受亲友到访。一句话，不得跟高大大见面，不得跟东交民巷八号院以及东北局驻京机构有任何联系。

孟虹请假回大连探望父母的报告送上去后，也迟迟没有批下。她问过医疗服务处的领导，领导说他们作不了主，要等中办的批覆。一天她大着胆子去问了中办一位平日对她表示关爱到了讨好、献媚程度的头头。那头头这次却耍起了官腔：小孟啊，你怕是找错地方罗，我们这里只管正部级以上高干的请假事项呢，你一名普通医务人员，我们怎幺管得着？

她成了皮球，被人踢上踢下。问题卡在哪儿？虽说仍是天天到医疗服务处上班，但过去那些熟悉的、随处可见的亲切微笑不见了，人人都对她摆出了公事公办、敬而远之的严肃面孔。更奇怪的是，她所开出的药方，都要经主管业务的处领导审核，才能到药房取药。平日排着队儿轮候她做针灸治疗的首长们，也都改找别的大夫。她的诊室里门可罗雀。连一向对她最为爱护，总是见面拉手称她为「小妹子」的蔡畅老大姐，有两回来打针、取药，见了也只是淡淡地点点头，像是从未认识过似的。

聪慧的孟虹明白了：自高大大向毛主席坦诚交代了她曾经做过他的私人保健医生之后，毛主席虽未动怒，「秘密」却在西苑高层悄悄流传开来。她已失去行动自由，形同遭到软禁，四周都布满了警惕的眼睛。为此，她暗暗恨上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一切皆因周恩来从中作祟，私派中调部的人员去东北

密查她和高大大的事。那幺大一个人物，年纪上也足可以做自己的父辈，却不肯放过一名普通的医务人员，何苦来？打狗欺主，堂堂政务院总理，是把孟虹当成高大大跟前的一只小狗来打了。

孟虹还有个预感，周恩来不会就此罢手，而轻易放过了她。不定还会亲自出面找她谈话，以便从她口里掏东西，好进一步打击高大大。她恨杀了姓周的。姓周的是大大的克星。大大是她的恩人，姓周的是她的仇人。

想起如今见不着面的大大，她就想哭：大大啊，你晓得三妹是在怎样惦记着你吗？你晓得如今三妹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跟踪，如同囚徒吗？连人都不许见，连电话都不许打。三妹总算尝到了禁宫的滋味了。难怪《红楼梦》里写贾贵妃回大观园省亲，见到贾母、王夫人就哭泣：谁教当初把孩儿送到了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不过大大，你甭担心，三妹会替你争气，三妹会对得起你。若周总理还出面，找三妹谈话，要求交代问题，三妹绝不会说出半句对大大不利的话；若他找三妹谈话，也做做针灸什幺的，那就太好了，天赐良机了。三妹就要违了医德医道，甘冒杀身之祸，替大大做一个侠女。是的，做一回侠女。《战国策》里〈唐且不辱使命〉一文怎幺说来着？「夫专诸之刺王僚也，慧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三妹倒是用不到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只须一根银针下去，就可以扎瘫了他，扎废了他！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为了大大，三妹要做一回女丈夫。不过，如此一来，会不会祸及大大？人家会不会栽诬大大是主谋？不会，不会，自毛主席春节之前决定南巡后，自己跟大大再没有见过面，连电话都没有打过，他们查不到任何证据的。大大从未授意她有朝一日相机施辣手、除仇家。也跟大连老家的父母姐妹无涉。完全是三妹的个人行为。三妹做事三妹当，谁都不牵扯。三妹可以事先留下遗书，认自己一时失手，错扎了穴位，瘫痪了尊敬的领导人，铸成死罪，无颜活在这世上。

想着这些，孟虹想哭。但没敢哭出声。西苑是个哭都不能出声的地方。哭都怕被人发现，会被人汇报了上去，会有人来关注你为什幺哭，为谁人哭？……妈呀！我这是怎幺啦？她忽然吓出了一身大汗，像做了场恶梦，惊醒转来：这算哪回事？神经出了毛病？竟然想去做女刺客，对人下手？三妹啊三妹，你怕是忧愤过甚，想入非非，走火入魔了！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们领导人之间，那些恩恩怨怨、浑浑浊浊，你一名年轻女医生，怎幺弄得清楚？怎幺可以搅和了进去？诚然，自己在感情上是一边倒，属于高大大的。但自己为什幺要恨上周恩来总理？几个月来，各种场合，见到周总理，总怕有十多次了吧？每次，周总理都要特意在自己面前停一下，亲切地问上几句：小孟医生，工作和生活都习惯了吗？有什幺困难没有？父母都在大连？没请他们来北京玩玩？有什幺事需要帮忙的话，你可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等等。周总理总是那幺和蔼亲切，平易近人，如父如兄。这一点，他比大大还强哩。大大是粗粗拉拉，热情如火，总是带着一股大男人主义的霸道气。

她不能理解，高大大和周总理，周总理和高大大，为什幺要在毛主席面前争宠，搞得针尖对麦芒似的，势不两立，水火难容？是毛主席利用高大大，来对付周总理？取代周总理？还是高大大也要利用毛主席？是啦是啦，高大大是一心要攀到党内第二把手的高位。高大大对自己也说过多次，毛主席早示意他，不但要让他越过周总理，还要越过刘副主席呢！偏偏周总理和刘副主席又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不是谁想取代、谁想越过，就可以轻易被取代、被越过的！天哪，真是高处不胜寒了。……孟虹越想越害怕，身发冷、心打颤，不敢往下想了。唯一的乞望，是自己早日请准假，离开北京，离开西苑这藏龙卧虎、龙争虎斗的皇家园林凶险地，回东北老家，探望父母去。只要出了山海关，就是大大的东北局地方了，就可以请长病假，住进一个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去，死也不回北京这千年古都来了。

孟虹转了念头。说不定周总理还真是她唯一可以求助，会给予她关怀、爱护的领导人。她却没法子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你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凭什幺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打电话？你连西苑总机一关都过不了。你敢拿起电话说：我要五号？她知道总理的代号为五号。人家总机接线生一定问：你是谁？哪

个单位？你能说，我是孟虹，有事要见总理？说不定电话被切断一刻钟、半小时后，即有中央警卫局的人来找你谈话，看看你是否精神正常？或是看看你是否有不良的动机？

也是心到神知。不两天，就见到周总理夫人邓颖超来医务处取药。孟虹正想迎上去，邓妈妈却径直朝她走来了，亲热地拉住她的手说：是小孟同志吧？我们在主席那儿见过的。总理也常在家里提到你。昨儿个还对我说，有时间去看看小孟吧，名医后代，又年轻又懂事又有学问，让人怜爱呢。有什幺事，请她直接来西花厅谈谈。

听邓妈妈这一说，孟虹眼里已溢满了泪水。她抓住时机说：俺是有件事，想请总理和邓妈妈您关心。……可俺不敢打电话，总理那样忙，怕总机不肯转……。

邓妈妈见医务处人员出出进进，不便说话，就把孟虹拉到走廊拐角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来，才问：什幺事啊？急不急？你比我们的女儿维世还小一轮吧？要是很急的话，可不可以先告诉我，我再代你转告总理？

孟虹竭力抑止住内心的激动，不让眼泪流出，而颤着声音说：邓妈妈，我有一年半时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他们年纪大了，体弱多病，连来了好几封信，想我回去一次，见一面。……我给医务处写了请假报告，要求回大连探望父母，快一个月了，都没批下来，医务处推给中办，中办推给医务处，不知究竟卡在哪儿……。

邓妈妈抚着孟虹的肩头，安慰说：就这幺个事，让你不开心了？不难，不难。按说，他也用不到管这幺具体的事。但总理喜欢照顾人，特别是他熟习的。对了，听说你还是位针灸高手？近些天，总理老嚷肩背疼。我劝他注意休息，他又不肯听，每天一坐五、六个小时，听人汇报、批阅文件，还有不肩背疼的？这样吧，我回去安排一下，明天你替他做做针灸治疗，好吗？你等电话好啦。

孟虹小鸟依人，半偎在邓妈妈怀里，楚楚可怜的样子。

邓妈妈离开后，孟虹浑身上下都暖融融的。她脸上又恢复了平日那高雅而甜静的笑容。对她疏远、冷淡了十来天的医务处的同事们，见总理夫人拉住她亲亲热热的说了好一会的话儿，也都领味出来什幺奥妙似的，又一个个向她绽现了笑意，点头的点头，间好的问好，好似什幺都没有发生过。

下午，孟虹一直等候着邓妈妈的电话。直到下班前一刻，医务处一位领导才笑微微的来通知她：明天上午九时半，有车子来接，替首长做治疗。领导没有告诉她是去给哪位领导做治疗。根据工作纪律，她也不准事前打听。当然她心里有数，还差点儿要问：西花厅走着就能去，还用车子来接？

整个晚上，孟虹都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思绪万千，辗转难眠。她有个强烈的感觉，明天将是决定她命运的日子，决定她今后是身处樊笼，还是重获自由。古人说，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无处下金钩？她多幺向往海阔天空、自由自在的生活。想笑就大声笑，想哭就大声哭，想唱就放开歌喉。用不到左顾右盼、前龙后虎、处处小心、步步提防。整个西苑，殿宇辉煌，亭台入画，湖光明媚，却是一座把人禁锢在里边的大鸟笼……之后，她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恶梦婆娑：一会是高大大抱住了她，衣服都没顾上脱，就干上了那事儿。干的正欢着，突然闯进一队士兵来，就当着大大的面，连话问都没问，把她提猫儿狗儿似地提走了。……一会是毛主席脱光了，躺在那儿，让她做全身按摩。她正做的香汗淋漓，气喘咻咻。毛主席那肥硕的身躯忽地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抓住她的双手，以那又亮又硬的湘潭土腔喝问：哪个把你派来的？你算貂婵？我算董卓？谁是吕布？谁是王司徒？瞎了你们的狗眼！敢对本主席施美人计，你们吃了豹子胆，丧心病狂。……一会儿是敬爱的周总理，给他做肩背部针灸，都不肯俯下身子去卧着，只肯坐在一张四方凳上，光着上半截身子，胸前还掩了块大毛巾。总理身子不胖，但肌肉还算结实。总理和她有说有笑，兄长一样和蔼、父辈一样慈祥。她却忽然失手，将一支

长长的银针朝总理的脊椎骨中段寿堂穴上扎了下去，扎得很深很深。寿堂穴为针灸禁区，一旦扎中，不死也瘫。总理扑通一声朝前栽了下去，倒下一截木头一般！邓妈妈赶来了，干女儿孙维世赶来了，外交部大美人龚澎赶来了，卫士长赶来了。人人都大叫捉奸细、捉刺客！她旋即被人按倒在地，被戴上了手铐脚镣……。

孟虹吓醒过来时，天已大亮，浑身如同泡在水里一般，连床单都被她汗透了。她慌忙爬起来，宿舍里四处扫一眼，窗外边有不有人影儿？她掀起床单看看床脚下，有不有人在卧着？她最担心自己做梦时大喊大叫了，被人听去了。大喊大叫了吗？被人听去了吗？她能问谁？谁能告诉？

上午九点半，一辆黑色吉姆轿车，来医务处接走孟虹。中年司机面带笑容，什幺都没有说。她也什幺都没有问。她熟悉这种苏式高级防弹轿车，外表笨一点，里边却挺宽敞、舒适。真皮座椅，高级音响，冬天暖气，夏天冷气。高大大也有一辆。高大大说过，史达林同志给咱中国党的五位最高领导人毛、高、朱、刘、周，每人送了一辆。她早在渖阳就坐惯了高大大的那一辆了。主席的那辆去年底在香山时也陪坐过。周总理的这辆，今天是头一回坐。

吉姆车载着孟虹出了西苑北门，折向西南疾驰。孟虹忽然心里一阵冷噤：天呀，这是要去哪儿？难道是秘密逮捕？把我关到城外监狱去？转而想想，又不像。要抓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还用得着邓妈妈出面？还用得着周总理的专车？荒唐！这些日子我总是疑神疑鬼？心慌慌，意乱乱……。

中年司机大约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她的神色，便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孟大夫，我送你去西郊新六所，总理昨晚儿在那里召集会议，留下来过夜。这事，你回到西苑不要对人提起。

孟虹的心情舒展开来。透过酱紫色的丝质窗廉，她看到大街两旁的自行车车流、人流，间中夹有马车、人力车、张家口外来的骆驼队。她知道已经上了西长安大道。之后是复兴门、木樨地、公主坟，一路西去。她想唱歌。她好久没有唱歌了。涌到嘴边来的，竟然不是平日最熟悉的〈绣金匾〉、〈南泥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是一支小时候父亲教的、早已忘记了的〈汉宫秋月〉昭君怨。她噎住了，猛省到不能唱这曲子。现刻唱出来，属于情绪不健康、不正常。几乎所有在西苑里工作的人，都能自觉地随时调控好自己的情绪。

轿车拐进一条小街。在一道并不显眼的大门前，车子减速。站岗的士兵只望了望车牌号码，即致礼放行，直是认车不认人了。原来进了一座大园子。道旁满是修剪得齐齐整整的冬青矮墙，矮墙内是无数的水杉、雪松以及光秃着枝杈的各色花木，唯那依依垂挂着的杨柳枝条上，已经布满了绿豆色的叶芽。树丛里掩映着一栋栋西式小楼。轿车停在叫做「四号院」

的院门口。大约是听到了汽车声，院子里有位穿军装的年轻人迎了出来，替孟虹开车门：孟大夫，请。总理已经起床了，在等着。来来，我来拿这保健箱，挺沉的哪。

孟虹早听说过这座新式园林叫新六所，是一九四九年三月末党中央机关迁至西郊香山、尚未搬入城内西苑之前，替中央五大书记盖的住处，毛、朱、刘、周、任一人一栋，加上工作人员值班楼，共是六栋。任弼时去世后，「五号院」分配给了高岗。但听说高大大只是来看了看，并未入住过。

孟虹被领进门厅，换了双软底拖鞋，上环形曲梯，走过一道门廊。那年轻军人快步向前，轻轻敲了敲一扇大玻璃门，朗声报告：总理，客人到了。

那个孟虹所熟悉的江浙口音普通话传了出来：是小孟吗？请进！请进来。

门开了，原来是一间阳光明亮的大办公室。几乎整个南墙都是大玻璃窗，窗下摆着几大盆枝叶肥硕的

植物。其余东、北、西三面靠墙挤满了书架。一张有单人床那幺宽长的大书案摆在稍近南墙的屋中央位置上。书案对面放有五把藤椅，看来是给那些前来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的负责同志准备的。

周总理放下手头正在批阅的文件，站起身来，绕过大书案，向孟虹伸出了他那具特殊标志似的永远半曲着的右臂：小孟啊，许多日子不见了，你好象又清丽了些？当医生的人，不要光顾了替别人保健，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嘛。

孟虹双手捧住了周总理的右掌，顿时心里翻起一阵热浪。原先对总理的一点防范、甚至记恨，一见到他本人慈祥的面孔、亲切的话语，就烟消云散，如同冰块见了太阳一样。

请坐，请坐。小李呀，替孟大夫泡一壶陈老总送的碧螺春来！小孟，你稍坐坐。一份急件，还剩下两页，我先看完。那茶几上有今天的报纸，你随便翻翻。

孟虹见总理这幺忙，也真有点坐不祝这四号院，这大书房，好静啊，连轻轻翻动报纸的声音，都像沙沙巨响。不一会，那叫小李的青年军人以托盘托来一只青花茶壶、两只青花茶杯、茶盘，摆放在茶几上。周总理已将一迭文件装入个大牛皮纸信袋，亲自贴上封口，递给小李：交值班室，立即专送书记处少奇同志办公室。

小李退出后，周总理转过来，拉一张藤椅坐到了孟虹的斜对面，先替她倒上一杯清香扑鼻的热茶，再给自己也倒上一杯，才说：小孟啊，到了我这里，你可不要拘束罗。这些日子，一直在忙，没有见到你，但心里记挂着，怕你心情不愉快，甚至有烦恼，是不是？我才叫小超去医务处取药时，顺便看看你。还真叫我猜对了。小超回来说，你好象有心事、有困难，想让我帮助？

孟虹眼睛波光莹莹，面若凝脂，微微泛红，差点梨花滴露：谢谢邓妈妈，谢谢好总理。总理这样忙，我原不该来打扰您……。

周恩来盯住眼前这位绝色人儿，身上禁不住有些燥热：看看，见外了不是？总理只是个职务，分工不同而已。正如你是位保健医生一样，都是革命工作，无所谓上下轻重的。忙是应当的。常为大事忙，有时也为小事忙，尽量兼顾。况且大事，不也是由一件件小事所组成？

几句平易亲切的话，孟虹听得有如醍醐灌顶，一时顾盼生辉，神彩俊秀。她想说几句什幺，竟是红唇嚅嗫，未能说出。

周总理慈爱的目光一直罩住了她：记得我们在春藕斋头次见面、跳舞，你就告诉过我，你的乳名叫三妹……好，我今天也还是叫你做三妹。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你近来遇到了什幺不愉快的事？需要我帮点什幺忙？

喝茶，喝茶。你放松些，不要担心我的时间。我为你留出了两个小时。当然，等一会还要请你替我做做肩背部治疗。今天是元宵节，你忘了吧？本来想请你吃中饭，可中午一点，政务院有个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的元宵茶会，我不能不去露个面。我这里有炸好的元宵，回头你带两盒回去。……三妹，先说说你的事吧。在我这里，什幺话都可以说，传不出去的。对年轻同志，我一向的原则，能保护的，尽量保护，不让有关部门为难他们。谁都年轻过，谁就那幺十全十美？没有的事！

孟虹整个心身都被一股热浪奔袭着似的，差点儿就要不由自主的扑上去，扑到如父如兄的总理怀抱里去，去哭诉个痛快，把什幺都倾倒出来。

她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和愿望，欲委身于这男人，只要他需要……她抓住了他的手，见他有所迟疑

似的，但一点责备的神色都没有。她终于抑止住了内心的冲动，只是含着泪光、颤着声音说：总理，谢谢您，真的好感谢。……俺是有个难处，要总理给我关怀。这个月初，我给医务处领导交了假条，要求回大连去探望父母。我已经一年半没有见到父母亲了。他们都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但一个月都过去了，医务处说是中办没有批下来。我大着胆子去问了中办一位副主任，人家说，中央办公厅只管正部级以上高干的并事假什幺的，管不到普通工作人员。我就像一只皮球，被踢上踢下了……。

周总理笑了起来，随即又收敛起笑容，严肃地说：我看他们是官僚主义。大干部犯大官僚主义，小干部犯小官僚主义。怎幺可以互相推诿呢？

三妹，这事好办。我来替你催一下。探望父母，天经地义。当然你的情况有点特殊。我想医务处和中央办公厅，都是担心主席那边随时可能传唤你。我看，我看呀，最近准你的假，回去半个月，应无问题。

孟虹脸上绽开了笑靥，眼含春波，无边风月，面如芙蓉争艳群芳。总理还以为她不知道毛主席去了南方，要保守秘密呢。其实主席元旦过后不久，就对她说了春天游江南的意愿。她一时又有些晕晕眩眩的，把持不住自己了。她伸出纤纤玉指，去抓住了总理的双臂：谢谢，真的，太谢谢您啦，好总理……。

这回，总理也把持不住自己了，移近身来，把绝色人儿搂在了怀里，热吻了起来。孟虹的手触到了什幺，轻轻抚着，颤着声音说：好人，我要让你快活，我要替你品箫儿……品箫儿……。

总理是个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十分警觉的人。他仿佛听到窗外有走动的声音，立即放开了，站起身子，拉了拉衣襟，回到原先的座位上去：谢谢，谢谢，来日方长……请假的事，我替你去办。但你一定要按时回来。免得主席问我要人时，我交不出你来。再说说，你还有什幺不愉快的事儿？

孟虹理了理有些散乱的秀发。真真佩服面前这位伟人的机警和自制能力。她咬了咬嘴唇，不无羞涩地低下了头，稍稍缓了一会，才说：总理，俺就什幺都对您说了吧！自这个月初起，医务处就向我宣布了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说是根据警卫局的要求，在未接到新的通知前，规定我行动不得离开西苑，不得往外打电话，不得会见亲朋戚友。我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单身宿舍、医务处、职工食堂三个地方。这使我感到自己如同罪人，被软禁了似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护……。

周总理满脸的笑意消失了，蹙起了粗黑的眉头，很为惊讶，却转换成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说：有这事？都是谁搞的？太不像话了。在西苑，我还是个当家管事的嘛！怎幺可以对一位年轻同志来这一套？一定替你查清楚！不过，三妹啊，听说你进北京之前，做过高岗同志的私人保健医生？

原先组织上并不清楚呢。好在高岗同志已主动向主席交代了，主席表示了谅解，……这事，我相信高岗同志确是出于对主席健康的关心。只是在人事手续上，有些含混、疏忽罢了。你可以放心，据我所知，主席已作了指示，要保护你，并要求高岗同志和你不再碰面，说不卫生呢。如此而已。

孟虹羞惭的满脸绯红，其状似无地自容。周恩来就又进一步说：三妹啊，为长远计，我想提醒你写个材料，把你这几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列举清楚，算是对组织上有个交代。材料直接交给我，我来替你保存，绝不外传。只是用于防患未然。以后主席再提此事，我也好替你说话，替你解释疑难。

一时，孟虹像只被咬伤的小鹿，痛得美丽的脸盘都扭曲了、变丑了。

她好半天说不出话……她心里生出了厌恶，直想吐、想哭……这就是她所尊敬、景仰的人，甚至愿意随时委身的人？竟然要求她写交代材料，好把自己牢牢掌控在手中？把自己当成他要胁高大大的政治人质？表面上大慈大悲、怜香惜玉，实际上大奸似忠，典型的伪君子。也太看轻、看贱我孟虹了。再

不济，也要活得像个人，不能像条狗。……忽地，孟虹仰起脸蛋来，毫无惧色地问：总理，可不可以告诉一下，高主席怎样了，人在哪？

周恩来心里一惊：好个孟三妹，说起如此尴尬、难堪的事，竟是满不在乎、毫无悔意？还敢问起她的老情人！此女非凡女也。遂平静地说：当然可以告诉你，现在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少奇、高岗和我三人轮值制。高岗同志刚值了一星期班，回沛阳去了。……小孟呀，我是真心为你好。让你写份材料的事，你考虑成熟了再说吧。有句话，我还得说一下，这次你若获准假期回大连探望父母，在沛阳就不要下车了，不要再和高岗同志约会了。对你，对高岗同志，都不好。会出事的！人都说我周恩来关心女孩子、爱护女孩子，干女儿一大群。我真不愿见到一些年轻美好的生命，卷进某种漩涡里，到时候想拔都拔不出。好了，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一步了，再说就是犯纪律、犯错误了。来来来，有劳你妙手回春，替我肩背上扎几针、烧烧艾叶……。

孟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原来高大大仍受毛主席的信任，仍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只要高大大好，就是一辈子见不上面，也心甘情愿的。当然，孟虹也早留心到了，今天周总理提到高大大时，不再像往时那样一口一声尊称「高主席」，而改称「高岗同志」，这其中有了微妙的变化。

孟虹朝办公室东南墙角上一张可以平放的长沙发看了一眼，说：总理，您可不可以俯卧到那张沙发上去？先给您做做肩、背部按摩，松泛松泛肌肉筋络，再做针灸，效果会更好。也可以先让您睡着了，更舒畅……。

说罢，孟虹站起身子，大大方方拉起了周总理的手，向那长沙发走去。随后，两人面对面的站住，四目交汇一刻，谁都没有将目光移开。之后孟虹去整理药箱用品，总理自己动手解开衣扣，一粒一粒，不紧不慢。脱了中山装，脱了薄毛衣，脱了衬衫、汗衫。只做肩背部治疗，赤裸了上半身即可。

总理是位很好合作的人。他安安静静地俯卧在沙发上。孟虹只在他肩上、背上掏、捏、推、擦、挠、切了两三个来回，他就睡着了。他是太疲累、缺觉，所以很易入睡。他和主席不同，主席总要和人折腾半天，直到精疲力竭，才能入睡。他的睡相很好看，像个孩子。可他为什幺要提让自己写材料那些令人反感的话？或许真出于好心，而无恶意？他的肌肉白皙，不胖、也不瘦。是那种保养得很好的中年汉子。这方面他比主席强。主席浑身都是脂肪，平躺在那儿肚腹上也凸出个小圆丘。

孟虹拉过一张大毛巾，替总理盖住腰背。在取出银针、艾叶球、火柴、酒精药棉时，她的手指有些稳不住似的微微颤抖。它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瞄着他腰椎上的寿堂穴……她心里好一阵慌乱。神不守舍，向来为医家大忌。她清晰地记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或许，现刻，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大大，应该下手？一针下去，制造出一项震惊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大医疗事故？

她以酒精药棉在总理肩背穴位上轻轻揉着，藉以平静自己的心境。忽然，它觉得身后有呼吸之声。对了，这地方，这时刻，她身后无人注意着，才怪呢。她慢慢的转身，说不吃惊，还是吃了一惊：原来是邓妈妈带着一名神色高傲的年轻女子，早站在了她身后。

邓妈妈一如往常那样慈祥地微笑着。年轻女子却不冷不热地轻声自我介绍：孙维世……孟大夫，你给我爸爸催眠了？

第十六章　刘周联手后发制人

本周轮值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少奇同志，收到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转上的我驻苏大使张闻天

从莫斯科发来的绝密电报：苏联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红军最高统帅、国际共运的英明导师史达林同志病危，建议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早做好相关的准备。

刘少奇吩咐立即将电报转发时在南京休息的毛泽东主席，并叫上夫人王光美陪着，步行前往西花厅，找周恩来商谈应变事宜。周恩来颇感意外，少奇同志过去很少步行来西花厅的。闻讯后立即走去院门外迎候，见少奇、光美二位已由小超领着，进了院门。

周恩来上前与刘少奇握手：少奇同志，还有光美，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

刘少奇知道邓颖超从不进周恩来的「白虎堂」，遂对王光美说：我和恩来谈我们的，你和邓大姐谈你们的。邓大姐是我们党内的女中豪杰，你要好好向她学习。

邓颖超拉着王光美的手，边走边说：光美呀，是我要向你学习，恩来要向少奇同志学习啦。都说你们是西苑里的模范夫妻哩。九个孩子、三位老人的大家庭，和和睦睦，艰苦朴素，大人小孩都穿补丁衣服，令人敬慕。恩来不抽烟，但他常说，中央领导人中，谁不抽大中华？只有少奇同志抽大前门。大中华五角一包，大前门一角五分一包嘛……。

周恩来把少奇同志让进办公室，立即有卫士送上茶水、烟灰缸、火柴等。刘少奇说：我要尊重你不吸烟的习惯，临时戒烟。周恩来却连忙从柜子里拿出一厅罐装大中华来：难得你来一次，破例破例，为你准备着呢。

刘少奇呵呵笑着，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你那高档品还是留着招待别人，我还是抽这个习惯。家里老小十几口人吃饭，还亏了光美精打细算。烟瘾如官瘾，不能像我们那位同志，一心向上。

周恩来明白他指的是高岗。遂想起来了，昨天收到一份「密件」，正要交少奇同志看呢。

这时，刘少奇才说明了来意：光美几次嚷着要来看望邓大姐，而且硬要我陪着来。正好有两件事要和你面商，说来就来了，事先也没有和你的秘书打个招呼……张闻天的电报，你先看过了？史达林同志今年七十四岁了，这次的病大约是有危险性了。洛甫建议得对，我们是要预作一些准备。电报已转发去南京主席那里。尚没有指示回来。高岗同志回了沛阳，只好我们两个先商量一下了。

周恩来连连点头，边答话边在一个本子上记上几条：这事确有它的紧迫性。我驻苏使馆随时可能拍回新的电报，报告史达林同志去见马克思的恶耗。影响不单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性大新闻，加上百多个国家的兄弟党或地下组织。我的意见：第一，敦请毛主席提前结束南巡，近日内返回北京；第二，指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秀才，预先撰写好我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致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的讣电，替《人民日报》准备一篇悼念性社论，代主席草拟一篇纪念文章，准备一些介绍史达林生平功绩的图片等；第三，我陆、海、空三军应立即准备进入战备状态，以防止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趁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请彭德怀同志命令我驻朝作战部队，加紧练兵，百倍警惕，随时挫败美帝国主义破坏停战谈判、重燃战火的阴谋。当然军事方面的命令，应经毛主席亲自核准；第四，以中央名义发文，向全党地（师）以上高级干部通报史达林同志病情，警惕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捣乱。文件内容可口头传达至县（团）级；第五，筹组我党、政、军代表团，随时准备赴莫斯科参加悼念及出席追悼大会。如果主席不便率团前去，我提议少奇同志任代表团团长，高岗同志任副团长，彭德怀、李富春、张闻天、陈伯达任团员。

刘少奇吸着烟，以赞赏的目光看着周恩来：很好，很好，大致上就是这幺几条了。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央政府里不能没有你。任何模模糊糊、一团乱麻似的事务，只要到了你面前，就可变得清晰具体，条理分明。率团的事，估计主席不会去。你去？还是我去？等主席回来订吧。

周恩来谦逊地说：少奇同志过奖了。恩来只会办点具体事务，大政方针，还是靠主席和你决策。……若主席决定由你代表他去莫斯科，高岗同志任副团长，怎幺样？记得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你第一次带团秘密访苏，高岗是成员，好象闹得不大愉快，以至他提前回国？

提到高岗，一向注重修养的刘少奇眼睛冒出了火星子似的：我看这次他就不要同行了。主席觉得他分量够，干脆让他当团长嘛。如果我去，宁愿带饶漱石。对这位新四军老同事、老下级，我要做到仁至义荆尽管他近几年来对我搞了不少地下动作。我真不愿看到他跟着别人一条黑道定下去。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的襟怀，就是块石头也应被感动啊！有时，我也真不能理解少数人，我们党经过近三十年的流血奋斗，牺牲了两千万的革命烈士，才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照主席的话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革命队伍里死剩下来的，真正的幸存者。有的人，进城后职位一再升迁，可以说都做到顶、都通天了，却还不满足，总想着往前挤，包括把你、我都挤掉！真是人心叵测，欲壑难填啊！刘少奇听周恩来这一说，感到两人确是同心相应、同声相和了：恩来啊，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要当面谈谈的另一件事。高大麻子他们几个，认定今年召开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重组中央政府机构，是他们更上一层楼、拿下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大好时机。为了搬掉你、我两块他们前进路上的石头，去年年底以来，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非组织活动。可以说，他们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近月来，华东、中南、西南、华北几个大区，都有同志忧心忡忡地向我反映：少奇同志，这算哪回事？你是党内的第二把手，我们却陆续收到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关于刘少奇的简历和他历史上所犯的右倾错误》，目的当然是要把你的形象搞黑、名声搞臭！据看过这本小册子的同志推测，材料是从我的个人档案中抄来，加油添醋、增枝加叶拼凑而成，并附上了我多次受到主席批评的内部讲话，也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可我本人，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本宝贵的小册子，听说长达几十页。我向人要过，可人家不给，怕惹我生气，伤了身体。

人家只告诉我，小册子出自中央组织部门，大有来头呢。我问了安子文，他在中组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一嘛，竟然什幺都不知道，被蒙在鼓里。安子文说，此事肯定是从东北局调的那位副部长郭锋一伙干的，他是高岗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那幺，究竟是谁授意郭锋他们编印出这种小册子来中伤我、诬陷我？单单是高、饶二位？或者再加上彭、林？还有不有？他们这种明目张胆的非组织活动，手段之卑劣、灵魂之丑恶，为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所未有！难道他们是要孤注一掷、不计后果？

周恩来沉下脸来，听刘少奇激愤地把话说完，才接言道：少奇同志，关于小册子，我刚收到一本。当然不是从中组部来的。因为那小册手被严格限制在他们所信任的大区以上领导干部中传阅，据说还编了号，要定期收回，所以我托人搞了个摘抄本。我看，小册子就是高、饶二位密令郭锋他们编印的，不会是主席授意。彭、林二位不一定参与其事。尤其是彭总，为人一身正气。你不别怀疑到主席头上。至多，是高、饶二位自以为领会了主席的某种意向，自作聪明加自作多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相信他们会自食恶果。

刘少奇眼睛里又冒出了火星子：饶漱石这个无耻小人！过去，我在新四军、华东局是怎样信任、提拔他的？当了我的面，总是一口一声老首长、老领导，尊敬的不得了。连见了光美都要行礼致敬。背了我却捅刀子、下毒手。过去他在新四军、华东局里整陈毅同志，陈毅同志到延安向主席告状，我还替他撑腰，找台阶下。陈毅也因此对我有些看法。……真正「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这大半辈子怎幺净和一些魔鬼、小人打交道！

周恩来说：革命队伍内部，也不是君子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嘛。

不过忠诚、正直的同志还是占绝大多数，奸佞小人总是个别少数。

刘少奇明白自己的话太过偏激了：恩来呀，你是智多星，遇事比较客观、冷静，我有时候就急躁一些。你替我出出主意，此情此景，我如何应对？

周恩来谦恭地微笑着：少奇同志谬奖了。少奇同志什幺大风大浪没有经见过？这次的只算个中南海里的暗涌罢了，连风波都谈不上。当然，暗涌常常比风波更具杀伤力，听讲有经验的渔民出海，只怕涌，不怕浪。

刘少奇说：我知道，这次是本人自党的「七大」以来所面临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最凶险的挑战。他们想把我逼入死角，之后消灭掉。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不要把情况想的那幺严重。我看呀，最关键的，还是你必须重新获得主席的信任。你在四九年进城以后的多次讲话，如到天津讲「资本家剥削有功」，「工人需要你们剥削，剥削得越多越好」，还有去年讲的「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不主张大张旗鼓搞社会主义等等，就很令主席反感，容易被抓住辫子。主席每次对你的严肃批评是及时的、正确的，我是拥护的。在这些方面，建议你不妨向高岗、饶漱石同志让点步、认认错，因为他们是在为主席帮腔嘛、狐假虎威嘛。要在忍耐中图存。目前，我们还不宜和他们摊牌。你本人对小册子的事要忍耐，继续佯装不知，根本不要提及。让人家先表演嘛，表演得越充分越好。看到小偷的爪子伸出来了，不要匆忙去捉。要等到他偷了你的钱包，赃证俱在，再把他捉住嘛。他们雄心勃勃，志在夺下党内第二把手的高位，让他们伸爪子嘛。别看主席现在信任他们，但同时也会防范他们的。他们坏事做过头了，主席就会警觉了。一派掌权，绝非领袖之福。主席熟读史籍，还不明白这个，我们先不出牌，而应诱使对手摊牌，我们做挨打者、受害者，不还手。创造条件，让他们尽情暴露。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就会同情我们，形成舆论，支持我们。他们先发制人，我们后发制人。我们摊牌前，一定要争取到主席的谅解，事属万不得已，至少是默认吧。那时，党内同志们群起而攻之，……不知道我这个建议，可不可以供少奇同志做做参考……。

刘少奇甚是感动与感激，一路点着头：恩来啊，与你一席话，也是胜读十年书喽。放心，我不会轻易发作、出牌的。我只是担心他们造成既成局面，逼主席表态，强迫我接受。你刚才说的这些，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教益。我也有个建议，你在党内比我更有人缘，是否可以烦请你出面，找下面这些同志谈谈，做做工作，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

周恩来说：什幺建议？什幺方便不方便？人家要拱倒的是我们两个吗，或是双枪齐下，一次到位；或各个击破，分两步走。反正他们是要走下去的。有高某人在中央、大家就不得安宁的。

刘少奇说：还是你看问题透彻。我的意思，陈云、李富春、彭德怀、林彪、陈毅、柯庆施、贺龙、叶剑英、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习仲勋、陶铸他们，可能都已经收读了那个小册子。除彭老总、林彪、柯庆施三位外，其它同志，你可否私下里给打个招呼，或是听听他们的意见？我相信，党内绝大多数的高级干部，都不想中央出乱子，都要维护团结一致的局面，不会赞同他们搞阴谋、搞分裂的！除非主席一边倒，大家只好服从。一旦出现那种局面，就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了。

刘少奇最担忧的，也正是周恩来最担忧的。

周恩来说：那个局面的出现，可能性不很大吧？总要顾及党内多数同志的情绪吧？听说高岗他们内部放话，今年党中央是秦楚大战。真是利令智昏，愚蠢到家了。

刘少奇沙发扶手一拍：好！他们这个话放得好！今年党中央秦楚大战？他高岗自封秦王刘邦？把我比作楚霸王？太好了，这话应设法让毛泽东主席知道，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他想当刘邦？不就是要取代毛主席？

周恩来笑了笑：少奇同志，我还可以告诉你，我和陈云、小平、彭真、富春、陈毅诸位，已经谈过了。秦楚大战的话，也转告了。有的是我约谈的，有的是他们主动找我的。他们都对「秦楚大战」一说很吃惊，对小册子的出现很忧虑、很反感。陈云、小平二位说得更直截了当：党中央内部怎么可以允许出现这种东西？是作反！搞分裂的人不会有好下常我也劝了他们，请他们稍安勿躁，先冷静观察，到了他们可以说话的时候，再大胆陈言不迟。

刘少奇高兴地抓住了周恩来的手：太好了，太好了。恩来，你比我还主动。有了党内多数同志的支持，他们想拱倒我们两个，不那么容易罗。

这时，周恩来的机要秘书敲敲门，进来报告：总理，刘副主席，刘办派人送密件来，让不让直接送进来？

刘少奇笑说：没有什么急事吧？你去邓大姐那边，请光美同志代我收下，谢谢。

办公室的门重新关上了。周恩来给刘少奇换茶水，打火点烟。两人都有一种轻松的快意。

不一会，机要秘书又敲敲门，拿着个牛皮纸大信封进来：报告刘副主席，王光美同志让交给您，亲自拆阅……刘少奇接过贴了保密胶条的牛皮纸信封，等机要秘书退出后才边拆阅边对周恩来说：说曹操，曹操到啦！

周恩来不知刘少奇说的什么意思，他正在找出那份手抄的《关于刘少奇的简历和他在历史上所犯的右倾错误》，交给刘少奇本人过目，并说明：请少奇同志就在这里随便翻翻，这类东西意思不大，翻翻算了。

周恩来的意思是刘少奇不可以把小册子带走。刘少奇听此一说，也把刚收到的那个牛皮纸信封交给周恩来：我们交换着看吧。这份一月十四日晚于东交民巷八号保密室，高、饶、彭、林四位议论你和新税制的「纪录」，可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很有点意思呢。你也别问起它的来处。只是让你知道，他们正怎样密谋对付你。随便翻翻吧。翻过之后。两份东西交换回来。

这回轮到周恩来暗自大吃一惊了，仿佛这才记起刘少奇长期在白区领导地下党活动的经历，他的耳目也是无孔不入呢。话虽不好明说，眼下确是他和刘少奇利害一致，休戚相关的局面，可称为刘周联手，共对高饶，难解难分了。

刘少奇、周恩来认真地翻阅起各自手中的「宝贵材料」来。刘少奇边念边评论：一八九九年刘少奇出身于湖南宁乡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抄档案都抄错了，我是一八九八年出生的，和恩来、彭总同龄，五一年土改时我家成分订为小土地出租）。他的祖父是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亩土地的小地主，他父亲的生活水平至少在富农以上，母亲娘家也很富裕（挖我五服三代，有什么用？我自己早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了）。刘少奇排行最小，有二姐三兄，大哥当过北洋军阀的伪营长。刘少奇十七岁去保定留法预备班上学，经费就是那个伪营长大哥所提供。所以他把伪营长大哥当恩人。刘在老家曾娶了发妻杨氏，之后刘外出，置杨氏于不顾，另结新欢。杨氏将刘的长子带到五岁，终因封建礼教的奴役，神经失常忧愤而死。（这算他娘的什么罪名？当年我们投身革命，提着脑袋为党工作，谁顾得了家小？一九二七年秋天毛主席率秋收暴动农军上井岗山，都没顾得上留在长沙乡下的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儿子，不久与贺子贞同居，就是最好的证明嘛！）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刘先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混入共产党。（放屁！谁是混入？高岗才是，延安整风时连个入党介绍人的名字都报不出。

）入党不久，就去苏联留学了八、九个月，路上走了三、四个月。回国后在安源路煤矿活动，与李立三等人共事，打的火热，尊李立三为工人领袖。

一九二四年，刘少奇抛弃发妻杨氏，在安源与何宝珍结婚，第二年生下儿子刘允斌。一九二五年回长沙被湖南督军赵恒惕捕获下狱。怎幺出狱的？出卖了组织没有？刘只向组织交代，是赵恒惕送了他一部《四书》驱逐出湘境了事的。他跑到广州筹备全国劳工大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任副会长。从此以全国工运领导人自居。一九二六年此伐战争开始，他随此伐军抵武汉，在湖北总工会工作，一起共事的有李立三、林育南（林彪同志之兄，后牺牲）。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武汉后，他被捕过一次，汪精卫却下令放了他。他曾经说过：汪精卫还保了我一命。把大汉奸当救命恩人。他出狱情况很可疑（一派胡言！汪精卫那时还是国民党左派，我们党正与他联手反蒋，汪当汉奸是一九三八年的事，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这些混账）！

一九二七年，汉口、九江的市民和工人夺占了英租界，刘少奇贪功窃誉拥为己有。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前后，他的老婆在汉口生了女儿刘爱琴，他本人则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反动派缴枪，自动解除武装，出卖、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他本人则为了逃命，把妻儿弃在武汉不顾。（又是一派胡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当时武汉工人纠察队如不缴枪，就全部人马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此事历史上已有结论，栽赃不上。）一九二八年六月，刘少奇第二次去苏联，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也就在这次会上，他与张闻天、周恩来等结为至交。他还曾与一位苏联女同志结婚，犯有重婚罪。一九二九年回国到东北，排挤原中共满洲地下省委书记饶漱石同志，自任书记。一九三〇年在大连被军阀张学良的宪警捕获，随后即有满洲地下省委机关四十余人被捕。

张学良却亲自下令释放了他。他称张作霖父子为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刘的这段历史最可疑，他亦从未向党组织交代清楚过，他极可能是一名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放屁，放屁，放屁！饶漱石有胆量出来作供、对簿公堂吗？拿出人证物证来！有本事去台湾找那被软禁着的张学良大人写指证材料呀。）一九三〇年冬他从浦阳获释后，他回到上海地下党中央。他的老婆何宝珍被叛徒出卖而遭杀害。

一九三三年他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在瑞金与被排挤的毛泽东主席做邻居，但他执行的是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时，他仅为一名彭德怀同志率领下的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彭总是司令员、杨尚昆同志为政委，他是彭、杨的下级。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投机保住了中央委员衔。

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任中央北方局书记，前往平、津一带搞地下工作。他由延安出发时，公家给了他一斤多金子作为费用。为了携带方便，他打成一副金镯子、一个金项圈、一个皮带圈。到白区后一起存在白区银行中。据他的第四个妻子谢飞后来揭发，他回延安时，竟把那个金皮带圈和另外一件白区党员党费所打成的金鞋拔子贪污了。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时的一大「功绩」，就是谎报敌情，批准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中的六十一名地下党干部填写「反共启事」出狱。（无耻，无耻，无耻！谢飞那个女人的胡话也作得数？至于营救被捕的北方局地下党干部出狱一事，是报经延安党中央批准的！高岗早在「七大」时就嚷嚷过了，当时被毛主席制止了的。）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担任长江局书记，兼任新四军政委，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别人都吃玉米糕，刘却每天吃一只炖母鸡。还让副官到处为他购买活鱼、活鸡，甚至要吃桂子。华东党校的两位同志（一位姓柳一位姓顾）因给他提意见，刘少奇把人家打成托派进行斗争。他在华东党校讲授《战略和策略》时，竟说：「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幺就不能出个刘克思。」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同志的司马昭之心。同年七月二日他写了一本《论党内斗争》的书，本来有批判柳、顾等人的一段话，后来觉得太露骨，才割爱删去。在这期间，他休了他的第四任妻子谢飞，娶了小他二十岁的新四军女医务人员王前，很快玩厌了，就对王前拳打脚踢，致使王前神经失常……。

到此，刘少奇怎幺都看不下去了，将小册子重重的朝茶几上一摔：这算什幺东西？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无中生有，造谣诬蔑，罗织罪名，无所不用其极！可我一直把他们当同事、当战友，在公开场合，甚至一句重话也没有讲过他们。看来，我在延安整风审干时，为了顾全大局，对他们作了太多的宽容、让步，比如高岗一九二九年入党介绍人资料不全等等？当时看在主席面上，没有挖出他的假党员身分！

周恩来冷静地从正在浏览的那份「纪绿材料」上仰起脸来，笑了笑说：少奇同志，不妨耐心点，人家那小册子里也写了你主持延安审干时的事情哪。

刘少奇心里一愣，克制住怒气，重又拾起那小册子来阅读：……一九四三年春，党中央、毛主席调刘少奇同志回延安，主持整风运动中至为重要的审干工作。他一上任，即利用党中央毛主席委托给他的职权，一方面竭力包庇、保护、并重用经他营救出狱的原华北局那批被捕变节干部，以结党营私；另一方面却把敢于反对他、批评他的原华北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打成叛徒，关入窑洞两年之久，并打算处以极刑。柯庆施同志的冤案幸而有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陶铸同志打抱不平，通过江青同志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下令释放柯庆施，恢复工作，救了柯庆施同志一命。须知，柯庆施同志是我们党唯一见过革命导师列宁的老同志啊！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二十四万大军进攻延安，彭德怀同志率西北野战军二万四千人进行延安保卫战，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亲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陆定一组中央前委，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为首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河北，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为毛主席进驻华北做准备；叶剑英、杨尚昆组成中央后委，前往山西。一九四八年五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抵达河北，中央工委结束，刘少奇随后兼任华北局书记。此时华北局中有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丈、黄敬、刘仁、徐冰等。在安子文、徐冰的撮合下，刘少奇同志与天津大资本家出身的王光美结婚。这是刘少奇的第六次婚姻。王光美的干爸爸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军司令，军统特务头子之一。她本人在辅仁大学时是一位与外国神父打得火热的交际花。辅仁毕业后又到燕京当了几年物理系研究生。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还徘徊于延安与美国之间，后来经过叶剑英同志作了工作，才去延安的。她与刘少奇同志的感情是以资产阶级立场为基础的。她的干爸爸是特务，她本人是什幺货色，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刘少奇与王光美结婚后，当着很多同志的面对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说：「你们又有一个新妈妈了，王光美年轻漂亮，你们以后就会喜欢她的。」陈云同志曾问他为什幺要结六次婚，刘公然说：「我是公开的，六次都是明媒正娶，从没有偷偷摸摸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这话是有所指，十分恶毒的。他指向谁，不言而喻。真是一个恬不知耻的伪君子。不久，他更唆使杨尚昆，把新婚的王光美拉入党内，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

刘少奇越看越火，浑身都像被烧着了一般，手指敲打着茶几说：卑鄙！太卑鄙了！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完完全全的流氓腔调、流氓手段！他们把刀子架在我脖子上，还想杀人不见血！他们比敌人更可怕，从自己的营垒里杀出，更具杀伤力。恩来啊，他们和我们，已是水火难容，是小人和君子之争，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我们却总要看在毛泽东主席的面上，处处回避、礼让！

周恩来已看完「纪录材料」，不紧不慢地将其装入牛皮纸信封，才回答：是的，妥协、退让太多，会给对手以误会，认我们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猖狂挑战。

刘少奇面对周恩来异乎寻常的冷静，也就很快压抑住了心中怒火，绝然说：你讲得对，这一段我们是太过谦让了，以至让他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恩来啊，我是实在不愿在中央开启战端的。是被他们逼得没有退路，不得不考虑反击了。当然，关键在于要取得主席的公平对待，否则，我们就麻烦大了。你说哪？

周恩来微微笑摇头：主席是一代明主，我们不要误会了他。高岗是个毫无节制的家伙，眼里只认权力，其余谁都不认。你、我和主席有所分歧，是思想上、工作方法上的分歧，不是权力之争。你、我早已安于现在的职分。而高岗要从你、我手中争夺的，是赤裸裸的权力。用不了多久，毛主席就会看清这

一点，而不能不有所防范的。可以这么说吧，很大程度上，主席只是用他来制衡你、我，而不是要让他来取代你、我。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主席认识到，高某人把你、我拱倒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直接冲着主席本人来了！所谓「秦楚大战」的真正目标是对着主席的！不夺得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野心家是绝不会收手的。你、我，才是主席的一道安全屏障罗……。

刘少奇巴掌一拍，敬服地对周恩来赞道：妙，妙，妙！太妙了！画龙点睛！恩来啊，真有你的，打蛇打在七寸上了。高岗这家伙，实际上早对毛主席下手了！毛主席至今未肯承认此一点。他派自己的情人，那个叫孟虹的女医生，打入毛主席身边，脓不是戳穿了吗？太好了，太好了，他露出马脚了。那个孟虹，可不要放跑了，是个重要的活证人！对了，我听中办的人汇报，经你批准，放孟虹回大连探亲去了？

周恩来此时对放跑孟虹，有些暗自后悔了。也是太过喜欢这才貌双绝的人儿，太过慈悲心肠了。他嘴上却说：少奇同志，或许是我一时失误了。我总是不忍心看到一些年轻美好的女孩子，卷进来做牺牲品。这些年，你知道我是怎样保护龚澎和孙维世的，还有周小燕、赵燕侠她们。我不管她们高兴不高兴，总是劝她们不要往春藕斋那些地方凑，离得越远越好。

这次对孟虹，也是有些不忍心。不过，我跟她说清楚了，不许在渖阳下车，只许直接回大连探望父母两星期。我让警卫局派了两名女高手，暗中陪同她。还跟驻大连有关部门打了招呼，必要时协助把人从海上弄回来。

刘少奇说：恩来虑事向来周全……那个孟虹，我见过两面，的确是个绝色。光美却对她印象很坏，说她太过狐媚，不是善类。后来传出，她先做高的保健医生，陪睡整一年，后做主席的……真是无聊加无耻，下流加下策。据说主席都说了，不卫生嘛！

第十七章　「紧急通知」逆龙鳞

由于兄长之邦伟大的导师、统帅、慈父史达林命在旦夕，经中央书记处一再敦请，毛泽东提前结束南巡，返回北京。此次他只在武汉、南京两地半月，原计画到上海看看前妻贺子贞，再去杭州静养一段时日，却给催命一般催回来了。他越来越讨厌自己被西苑里的繁褥政务所纠缠。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党政大事不报告，鸡毛蒜皮送材料，有意和他过不去似的。当然，史达林同志一旦去见马克思、列宁，必然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运大震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有可能趁机发难，挑起战乱，值此敏感时刻，他不能不回来坐镇的。

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周、高三人轮值告一段落。在丰泽园颐年堂召开了中央书记处碰头会。毛、刘、朱、周、高，加上邓小平、李富春、彭真、饶漱石。

毛泽东开门见山问：史达林同志若去世，老大哥那边会否发生什么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马林科夫原先只是部长会议一名年轻的副主席，史达林把他提拔到接班人位置上不过两年，党内、军内的影响力相当有限，稳不稳得住阵脚啊？过去，他们政治局会议，多半是在史达林同志的饭桌上召开的，习惯于服从史达林，党、政、军情由他一人说了算，高度集中统一。如换成马林科夫，会不会群龙无首？还有，世界共运、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龙头老大，会是个什么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会不会趁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影响到朝鲜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环视座中同事们一眼，见一时无人答言，遂点名问：恩来，高岗，二位似是这方位的行家，先发表一点高见如何？

往常，毛泽东总是首先点名刘少奇发言的。刘少奇心里暗自一沉，脸上却谦恭地微笑着、点着头，并旋开笔帽，准备在本子上记录周、高的发言点。

周恩来更是位谦谦君子，立即转向高岗说；高主席跟苏联同志打交道比我多，情况更熟悉。请高主席先谈，我来做补充吧。朝鲜的事，主席可以放心，彭总已返回前线。我三个主力兵团六十万精锐摆在那里，料美、李军不敢再有大动作的。

高岗颇为满意地看了周恩来一眼：主席和总理都让我先谈，我就先来充个数吧。不过我谈问题喜欢直来直去。谈到老大哥那边的一些具体人士，是不能外传的。若还泄露出去，可能对两党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毛泽东笑了：高岗上高岗，站得高、看得远。严格纪律，保守机密。

下面，我和诸位愿听端详。

朱德也呵呵笑了，差点子就要补充一句：高岗上高岗，严防上得高、跌得惨……。

高岗踌躇志得，深吸一口大中华，说：史达林大元帅去世，老大哥政治局失主，权力肯定摆不平，是时间迟早的事。史达林同志是太伟大、大全面了。党、政、军、情、工、农、商、学，全面的天才领袖。前些年他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所以迟迟没有考虑接班人问题。到前年苏共十九大，才安排马林科夫同志做接班人，是迟了点，资历嫩，一直从事经济部门的工作，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一旦接班，的确有个服不服众、压不压得住阵脚的问题。在老大哥政治局里，比他老资格的有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罗夫等人；和他年纪不相上下，但比他有军队工作、党务工作经验的，则有赫鲁晓夫、葛洛米科、勃列涅日夫等。

我们要特别注意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二位。贝利亚是史达林同志的格鲁吉亚老乡，自三十年代起掌控着老大哥党、政、军机关的内卫部队包括克里姆林宫警卫师，西方国家称为克格勃，对政治人物握有生杀大权。目前，在我们党内，由于主席领导有方，尚未出现类似的人物，否则情形相当可怕。尤其是去年我们成立公安军时，主席采纳了彭总意见，公安军不独立建制，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不搞第二武装，实在是十分英明的！

刘少奇做着记录，眼皮抬了抬，心想：扯到罗瑞卿身上去了，很好。

可以肯定，你吹捧彭德怀，开罪了罗瑞卿，太妙了。

高岗一口一口地吸着大中华，滔滔不绝地说：我所担心的是，如果贝利亚同志对马林科夫同志生二心，要在政治局内有所动作，是谁也拿他没有办法的。他只要对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一声令下，政治局委员们就只有乖乖就擒的分。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贝利亚本人不学无术，是个酒桶，只配做打手，做不了领袖的。至于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米高扬等，都是文官，搞外交、搞议会、管经济、管党务的，都是很安分的老同志。另外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赫鲁雪夫同志，我和他有过几次接触。顿巴斯煤矿工人出身，参加革命后没有被捕过。

从党的基层组织一路做上来，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乌克兰方面军的副政委，有战功。战后出任乌克兰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参加政治局，调首都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党性强，工作有魄力，敢作敢为，具开拓精神。依我看，如果马林科夫同志位置坐不住，他很可能是一位适当的接位人，而且会有一番作为的。

毛泽东吸着烟，很认真的听着。他并不欣赏高岗老是把苏联党的人事扯到中国党身上来做比较，但这又确是领袖人物的思考方式。如果让刘、周二位来谈，就只会就苏联党谈苏联事，轻易不敢扯到自己党内人事来的。他忽然问：朱可夫元帅呢？他是国防部长。他在卫国战争中立下的功绩，是其它苏联元帅不能比拟的。他会不会挟兵权自重，窥觑最高位置呢？

高岗说：主席对苏联红军的历史传统相当了解。我的看法，朱可夫元帅是位忠心心耿耿的军人，就像我们的彭总和林总一样，都是只想带好部队，搞好军事，而对党务、政务没有多大兴趣。苏联红军的历史上，虽然不像我们党明确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但「党支部建在连上」，做得比我们还早。军队里的政工制度，也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苏联红军一直比我们正规化，职业化，军人更有荣誉感。在老大哥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军人干政的事件。当然这和史达林同志斗垮了托洛茨基，一直担任红军最高统帅有关，正如我们的毛主席斗垮了张国焘等人，一直是军委主席的情形一样。

毛泽东打了个手势，示意高岗不要再说下去。接下来，他一口喝下大半缸茶水，说：高岗的分析，可以打七十分吧？大致上是四条：一是史达林同志安排马林科夫任接班人，为时太晚，一旦接班，可能稳不住局面；二是苏联红军忠诚可靠，绝对服从党的指挥，而且从没有过干政的先例；三是贝利亚同志为危险人物，可能成为乱政害群之马。我们党一定不允许出现贝利亚式人物。康生不是，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都不是，都是忠诚的好同志；四是赫鲁雪夫同志大有希望。此人我也见过几面，作风粗犷，比较鲁莽，也是产业工人出身的本色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向忠发、顾顺章这些工人出身的人却都表现很不好，一被捕就成软骨头、大叛徒，对党危害最大。以上是高岗同志的高见加上几句我的评点。下面，请恩来、少奇二位补充谈谈？我和诸位继续洗耳恭听，大家以为如何？

周恩来仍保持着谦逊礼让，看一眼刘少奇：少奇同志先谈谈？

刘少奇停下笔记，连连晃手：刚才听了高岗同志一席话，真有茅塞顿开之感。恩来，你是外事行家，主席要听你的，你就谈谈嘛。

周恩来这才说：我完全赞同高岗同志的分析，主席的点评，确是条理分明，比较全面。我想补充的是，史达林同志一旦去世，由于接班人马林科夫同志威望不足，苏共中央政治局可能出现集体领导的局面。马林科夫同志只是担任召集人的角色。这种局面的好处是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坏处是容易群龙无首、乱者称王。但这种局面不可能维持太久。使政治局内大多数成员感到威胁的人物，比如贝利亚，可能被孤立，甚至可能被断然处置。因为谁也不愿有一柄利刃悬在自己的脑门顶上。我同意高主席和毛主席刚才指出的，赫鲁雪夫同志大有希望。他很可能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新一届领袖。因此，我建议，我们今后应采取适当的方式，多和赫鲁雪夫同志联络，包括个人方面的交往。高主席过去在东北工作，跟苏联同志打交道多，和赫鲁雪夫同志也熟识，是否可以代表我们党，多做些这方面的工作？当然，这事，要由毛主席和高主席亲自来做决定。

听周恩来一再称高岗为「高主席」，且「毛主席」与「高主席」相提并论，毛泽东很不顺耳，又不便发作，只得以陌生的目光默默注视了高岗两眼，「高主席」却神态恰然，安之若素。

坐在对面的饶漱石却感到从脚底袭上来一股寒气，浑身都超了鸡皮疙瘩似的：周恩来这人心机太阴险，太可怕了，一口一声「高主席」的称呼着，毛主席已很不受用，再又做成个「里通外国」的陷阱，要高岗去跳。

是不是周恩来已探到什幺蛛丝马迹了？自己和高岗多次密令原新四军老下属、现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利用去苏联疗养的机会，和赫鲁晓夫暗通款曲。这事相当机密……。

饶漱石缓过神来时，发觉刘少奇正在发言，并默默地打量着自己：我同意高岗、恩来二位的分析，只补充一点，我们也应同时牢记住列宁同志《关于党和党的组织》的教导。苏联共产党已有五十年的革命历史，一九一七年夺得政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快有四十年了。

他们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酷考验，证明党的组织系统是成熟和坚强的，是打不倒、拖不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林科夫同志接史达林同志的班，虽然资历浅、威望不足，但要轻易改换他的接班人地位，是不符合党的传统的，中央全会上也难以通过。纵然个别人物有此雄心壮志，恐怕不会为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我觉得，在史达林同志去世后，由马林科夫同志主持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工作，可望维持一段相当的时间。因此，我们应尽力尊敬、支持马林科夫同志，以维护两党两国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还有一点，即便史达林同志病逝，也不大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甚至不大可能影响朝鲜前线的和谈。我们的对手美帝国主义国内老百姓的反战情绪高涨，明年又是总统选举年，现任总统杜鲁门想获连任，一定向全国选民开出他结束朝鲜战争、让美国士兵回到国内的竞选支票；而他的对手、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艾逊豪威尔将军，提出的竞选纲领，第一项就是结束朝鲜战争，达至他们所谓的远东地区的战略优势及其和平稳定。

刘少奇的话一落音，毛泽东不再征询别的同事的意见，而说：好了，对于老大哥那边由马林科夫同志接班，高主席、周总理是悲观派，刘副主席是乐观派。我觉得悲观派比较务实。贝利亚也好，赫鲁晓夫也好，究竟有无野心，有多大的野心，可以存疑嘛。从来此类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没有最好，烧香拜佛，求之不得。更谈不到谁插手谁的问题。至于刘副主席的乐观派观点，算是心地善良，却失于肤浅。或者也和少奇目前的某种地位有关吧？但本主席需要申明一下，本人年纪仅及花甲，自信身体也无大毛玻小病小痛人皆有之，不算什幺。因此在中央领导成员中，并末考虑过接班人问题。「七大」粗略定了个毛、朱、刘、周、任，现在是毛、朱、刘、周、高，或者是朱、毛、高、刘、周，排名有先有后，早就是集体领导了。我从来认为，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只有分工不同，而无座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嘛！为什幺要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呢？根据工作需要，第五也可以是第二，第二也可以是第五嘛。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瓦岗寨，不搞水泊梁山排座次，不学绿林好汉那一套。主席、总理轮流做，好不好？

毛泽东这一说，刘少奇的脸一下子红到了颈脖根。高岗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似的，先看毛主席一眼，再看饶漱石一眼。其余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毛主席为什幺要说这幺一番话，给少奇同志难堪。唯周恩来敏感地察觉，毛泽东主席又因什幺事，要对刘少奇发火了。他真盼望朱老总能适时站出来说个什幺事，把毛主席的火气冲淡一下。

朱老总却眯缝起眼睛养神似的，彷佛什幺都没听、什幺都没看。

果然，毛泽东主席语锋一转：各位老同事，有个事如刺鲠喉，本人不吐不快。在我离京期间，受我委托，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刘、周、高或是高、周、刘三人轮值制。可是在南京，收到了一个「中共中央紧急通告」，「通知」范围是省军级，口头传达至地师级，内容是全党全军中高级干部，在史达林同志病危期间，要百倍警惕，坚守岗位，作好准备，随时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捣乱，云云。以上内容，并无大谬。问题是，你们三位受我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人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全军发出紧急通知，为什幺不先「通知」一下我这名党中央主席呢？本人也没有去到火星、月亮，没有去到天边外国，就在南京休息嘛，飞机两个钟头，火车十几个小时的路程嘛！电话一拨就通，电话不行，还可以拍封电报嘛！你们究竟要置本主席于何地？还是要以此为鉴，形成惯例，由你们来发号施令，指挥全党全军？那好办，中央召开一次会议，给办一个手续，请本人下野、退隐嘛！话或许说重了，言词犀利，刺耳得很。好，可以说轻点，你们总该顾及本主席的颜面嘛！

毛泽东连珠炮般数落下来，与会者个个目瞪口呆，都把目光投向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人。

刘少奇面带惶恐，周恩来也大不自在。高岗却很响地了喝一口茶水，问心无愧地举了举手，发言说：主席，各位同事，上上个星期我向少奇、恩来二位告假，回了沛阳一趟。我是在沛阳看到主席听说的这份「中共中央紧急通知」的。我虽然是主席所委托的中央工作三人轮值的一分子，刘、周二位事先并未和我通气，还有一些别的事情我也被蒙在鼓里。因此，我认为，少奇、恩来二位起码应对蒙过我、越过主席，擅自发出「中央紧急通知」一事作个说明，看看毛病出在哪里。

毛泽东本已有气，经高岗这幺火上浇油，更是气的脸色泛白，眼睛发绿，腾地站起身来，手指着刘少奇、周恩来斥责道：岂有此理！你们大放肆，太目空一切了！严重违犯党的纪律，又一次架空党中央权力，企图凌驾在全党之上，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毛主席动怒，谁都不敢规劝，不好吱声。刘少奇、周恩来二人更是脑袋都抬不起来。朱、邓、李、彭诸位都不满高岗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作派。唯高岗、饶漱石怒形于色，与毛主席同仇敌忾。

终归是朱德年纪大、资格老，见会场气氛太紧张了，只好也立起身子，陪毛泽东站着，以一位忠厚长者的身份说：润芝兄息怒，不要伤了身体。都是二、三十年的老同事、老战友了，不管谁有过失，都应受到批评，甚至纪律处分。但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叫和为贵吧。

毛泽东愣了愣神儿，见朱德给了他个台阶，紧绷着的脸膛上也就有了些笑容，遂转过身来对朱德说：总司令出面，我只好收兵罗……请坐，请坐，玉阶兄。我们之中，你年岁最长。从井岗山上起，朱、毛不分家，你是大家的兄长啊！我一向敬重你，让你少管事，多保重身体。我也少管事，皆大欢喜。可是你看到了的，我才离开北京两个多星期，把中央工作托付给他们，他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自己做皇帝罗！

邓小平这时忽地举了举手，发言说：主席，总司令，还有在座的各位，以中央名义发通知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因为从今年春节起，主席委任我兼做中央秘书长一职，上面提到的「通知」，事实上是经我的手发下去的。

刘少奇、周恩来略略抬起眼皮，感激地望了矮个子邓小平一眼。

毛泽东给朱德敬烟并打火，边说：好！邓政委有胆有识，勇于承担责任。过去乡下人习武功，五短身材者，桩子立得最稳。邓政委啊，你虽然勇气可嘉，但也不要代人受过。请问，「通知」的文稿，是哪个王爷交给你的？

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回答：少奇同志交给我的，并说跟总理商量过，因内容并不涉及重大决策，就不报主席了。这件事，我看解铃还得系铃人，由少奇同志现在就做个检讨，痛痛快快，保证以后不再出类似问题，如何？

朱德、李富春、彭真都表示赞同，矮个子的提议，等于给毛、刘二人都灌了一服清凉剂。高岗面露不悦，欲说什幺，但被毛泽东以手势止住了。

刘少奇抬起头来，先感激地看了朱老总和邓小平一眼，之后恭敬地望着毛主席，检讨说：是我错了，犯下重大缺失。高岗同志的批评是中肯的。我和恩来接到张闻天从莫斯科发来的几封电报，觉得我党中央应立即采行几项因应措施。高岗同志去了东北，没有来得及和他通气，也是我对高岗同志不够尊重的表现，在此，我向高岗同志致歉……我和恩来觉得，中央应采行的五项措施中，有四项涉及军事和人事，都向主席及时请示了，只一项向党内高级干部吹吹风，没有请示。我违反了中央工作纪律，主要责任在我，不在恩来，更不在小平。所以，主席和中央要处分也只应处分我，而不应责及他们。另外，为了改正错误，建议今后凡以中央名义发文，都应由中央主席批准，否则无效。

毛泽东释怀地笑了。高岗还欲发言，毛泽东再次以手势止住了：好了！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了。给少奇、恩来二位的处分，叫做口头批评，不作纪录、不发通报，如此而已，可以了吧？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都露出了轻松的笑容，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毛泽东主席的宽宏。饶漱石稍稍迟疑了一下，才拍了拍巴掌。唯高岗不愿看到刘、周又一次轻松过关，只勉强地合了合掌，没有拍响。

毛泽东说：好了好了，不要拍巴掌了。邓政委综合平衡能力强，今后应多担任些政府方面的工作，包括主持全面性工作，减轻些恩来的压力。

邓政委，刚才少奇的建议也很好、很重要。就请你这个中央秘书长大人，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文件，向全党中、高级干部宣布一条纪律：从今以后，凡中共中央文件，须由党中央主席核准方可颁行，否则无效，下面可以拒绝执行。

……散会后，毛泽东单独留下周恩来问话：总理大人，告诉我，你把小孟夫子弄到哪里去了？昨天回来，身上不大舒服，想找她做做按摩、针灸什幺的，可医务处和中办说，是总理特批了她的探亲假期？

周恩来一听问起孟虹，顿时又捏两手冷汗：天啊，生平怜香惜玉，这回怜到了主席身边的人，可要惹下大麻烦了。但他口头上却平静地回答：是的，主席，是我准她回大连探望父母去了。因她先是找小超哭鼻子，后又找我来哭鼻子，说父母年迈多病，有一年半没有和女儿见面了，等等。

我和小超觉得，父女、母子之情，人皆有之，她写了请假报告，医务处推给中办，中办推给医务处，谁也不敢作主。我和小超看着她怪可怜的……想到主席去了南方，正好是个空档，便准了她两星期探亲假。为防备意外，还让警卫局派出两名女干部，暗中陪同她回去。必要时，驻大连有关单位可由海路把她送回……。

毛泽东不愿多听周恩来的解释，挥手转身就走，边走边说：还我孟虹！若有走失，唯你是问。

第十八章　渤海惊变孟虹失踪

大连和哈尔滨，一南一北，可说是东三省最富异国情调的美丽都市。

大连濒海，哈尔滨临江。若论自然风光，大连更胜哈尔滨一筹。由于历史上都曾经沦为沙俄及日本的殖民地，因之两座城市的俄、日式建筑物鳞次栉比，颇为壮观。街道布局，尤具俄罗斯风格。市区多街心花园，街道成放射状，石块路面，平整净洁。尖顶教堂四处可见。哈尔滨向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大连则类似黑海岸边的度假胜地克里米亚了。大连还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天然良港，水深百尺，可停泊数十万吨级油轮、货轮。附近的旅顺口，更是远东地区的重要军港。从大连走海路西去天津溏沽港二百一十八海里（四百零三公里），南下山东烟台更是不到九十海里，东南去日本长崎也只五百六十余海里，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大连还有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特色，是出产美女，女子多明眸皓齿，肤色洁白，腿长腰细，风姿绰约。凡上海、北京国家一级舞蹈团演员，多选拔自这里。皆因长久以来，中外血缘代代混交，具遗传优势所致。

孟学林老先生的中西医诊所，开设在大连海滨区黑石礁道一栋中式民居的地面一层，为下铺上居格局。夫妇二人皆信佛，日常替人诊病，收费甚廉，遇手头拮据、贫病无依者则分文不齲救人急难，有求必

应。医道医德，为附近居民所敬重，连续数年被评选为区里、市里的「模范市民」

、「先进医务工作者」；所收下的「华陀再世」、「现代扁鹊」、「妙手回春」、「世代名医」之类的奖旗、锦旗、匾额更是不计其数，但孟老先生从不在诊所内张挂。他为人不务虚名，不喜张扬，只求活个默默无名、清清白白。家中六名女儿，人称孟氏六金花，四名业已成人：大妹早婚，育有三男两女，算儿女成行了；二妹财贸学校毕业，任海产公司会计，亦已生儿育女；三妹去了北京攀龙附凤，凶吉莫测；四妹毕业于大连卫生学校，现留家中帮助父亲执业；五妹、六妹都还只是豆蔻年华的中学生。

孟氏六金花中，以三妹孟虹最是聪慧俊秀，学历最高。惜乎长春医学院毕业后不好好做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而去做了什幺高主席的私人保健医生，后又调去北京，进了那种不得见人的深宫大院。孟老先生最是痛心疾首！不以为荣，而以为耻，总有一种人格上的羞辱！直认做家里出了红颜祸水。真是从小儿白疼了三丫头一场，也是白培养、白寄望了。文医同道，老先生刻意自幼让她背诵诗文、涉猎典籍，当做男儿来栽培以继祖业！结果，却是好高骛远，误入歧途。

为此，孟老先生说服太太，把五位尚在大连的女儿召集回家，作了训示：三妹的事，荣辱死活，都不许和人提起！记住，我和你们母亲，算没有她这个女儿；你们五个，算没有她这个姐妹！她是个祸胎，你们懂不懂？自古平民女子，朝那种地方钻，多半没有好果子吃、没有好下场的！我做父亲的，不是诅咒自己的女儿。我只求你们五个，惜身做人，平平安安过日子，老老实实讨生活，不要让她祸及全家！你们知道厉害、死活吗？

古往今来，这种事例还少了吗？

两、三年来，孟学林老先生禁止家人跟三妹通信。孟虹在北京所收到的家书，皆由母亲瞒着父亲寄出。也是可怜天下慈母心啊！日日夜夜，母亲盼着三妹，念着三妹，一天数次为三妹念诵《般若心经》、《金刚经》、《戒消灾经》。当家的说得对，三妹是去了那最不当去的地方，做了最不该做的人啊！什幺私人保健医生？名不正、言不顺的，还不成了人家大官们手里的玩物！连写封信都不能告诉家里一个地址，只有一个邮箱代号；也从不敢谈到她的工作、生活情况，吃的住的全算党和国家的机密，算的哪门子革命工作啊？三妹是被虚荣心所害，禁不住荣华富贵、高官门第的诱惑，才进了火坑……母亲要救女儿出火坑！自己的女儿自己救。苦苦祈祷了许多日子，冥冥之中，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音娘娘，终于给启示出了一条路子，一套法子。……于是母亲按三抹寄来的信箱号码，连着寄出五封家信，告诉三妹：父母年迈患病，急盼孩儿归家一见。

再说二月下旬某日，孟虹由西苑医务处派车送至火车站，上了一列北京直达大连的快车。说走就定，她行前根本不可能跟东交民巷八号院取得联系，只好抵达大连老家后再作他计了。

列车停经天津站时，孟虹猜想到车上可能有人暗中「陪同」自己，决定转换路线，改走溏沽港，由水路返回大连。她趁旅客上下车人流混乱之际，提上自己简单的行李，向车门口挤去。可她尚未走到门口，即被一只有力的手臂拉住了，一看，是位女干部打扮的人，以那种标准好听的北京话低声告诉她：孟医生，请回你的座位去，这里是天津站，离大连还有老鼻子远哪。

天啊，果然暗中有「陪同」！孟虹回到座位，着实慌乱了一阵。困兽犹斗，何况一个大活人乎？你们越跟踪监视，人越要挣脱你们的樊笼！她忽然生出一股恶作剧愿望似的，想跟「陪同者」斗斗法儿。列车停经唐山、停经秦皇岛站时，她都故意上车门口去，做出欲下车的样子。当两位女干部模样的人出来阻挡时，她正气凛然地问：别的旅客都可以下月台上去散散步、买些糖果小吃，我为什幺不能？其中一位「陪同」只好哀求她：孟医生，求求你了，不要为难我们，我们只是执行任务，负责你平安抵家、平安返京。

孟虹这算看清了，「陪同」她的两位女干部，牛高马大，身手矫捷，是中央警卫局训练出来那种身怀武功的女特警。列车停经山海关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车厢里熄了灯，旅客们大都进入了梦乡，鼾声此起彼伏。

孟虹又一次试图下车，改变行程。高主席在山海关有座行馆，属东北军区管辖，只要进了那行馆，「陪同」就奈何她不得了。她尽量悄悄地向车厢门口移动。这回是已经走到了门口，都看到月台了，她的手臂却又被人钳子一般的钳住了，并低声而严厉地告诫她：孟医生，你是在梦游吧？这里是山海关，请回你的座位上去休息！我们更要告诉你，车出山海关后，你不可再生二心，更不要企图与中央警卫局以外的什幺人取得联系。否则别怪我们不尊重你……明白了没有？

此后，孟虹迷迷糊糊的，一路上都想哭。总算回到了老家辽宁地界。

列车停经锦州、沛阳、辽阳、鞍山等大站时，两位女「陪同」更是紧张万分，生怕有人冲上车来劫走她们的「保护对象」。

列车抵达终点站大连时，已是黄昏时分。由于孟虹事先未能将自己的归程告诉家人，因此没有姐妹来接站，而由两位「陪同」一前一后的「护卫」着出了车站。她朝两位「陪同」笑了笑，正要招手叫过来一辆黄包车，却见一辆军用吉普车驶近，停在了她面前。女陪同上前看了看车号，随即招呼孟虹上车，并说：我们直接送你到家，之后不再管你。十四天假满，我们再来接你返回，车票会提前给你办好，一切放心。

孟虹出现在海滨区黑石礁道家门口时，昏黄的街灯下，前来开门的母亲一见是三妹，竟吓得后退一步：天啊，谁？是三妹儿？我、我是在做梦吧？孟虹进了门，立即把门插上，才轻声叫喊：娘！娘！不是做梦，是女儿回来探亲，三妹回来看望妈妈、爸爸！

母女相拥着流泪，都不敢哭太大声。进到里间，娘才说：日盼夜盼，观音娘娘保佑……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孟虹这才哭出声来：娘，外面有狗……他们倒是说了，不会来家里……娘，爸爸呢？妹妹呢？

娘说：三妹，你轻点。爸爸近来身体差了，睡得早……你大姐、二姐成了家，另外过去了，你是知道的；你四妹给人送药去了，等一会儿回来；五妹、六妹在楼上睡房里做作业。一路上饿坏了吧？娘给你去做蛋炒饭，你从小儿喜欢的！

孟虹泪流满面；娘，抱住我，不放开……我不饿，只想娘抱住，娘有好久没有抱我了……。

娘抱住女，女抱住娘，抽抽泣泣，又哭做一团。

孟学林老先生已站立在她们身后。待她们抽泣得差不多了，老先生才移步近前，拉住了三妹的手。孟虹一见父亲，不由的双膝一软，就跪了下去，说了句：女儿不孝……就又泣不成声了。

老夫妇一左一右的扶起女儿，到椅子上坐下。孟老先生一脸戚容地说：都什幺朝代了？共产党这忽儿，不兴这礼儿了吧？人回来了，就比什幺都好。她娘，给三妹弄些吃的。过后，三妹不困的话，我们先谈谈。好久没有和三妹扯闲篇了。我在楼上书房里等着。

说罢，孟老先生转身抓住楼梯扶手，一步一停的，上楼去了。孟虹看在眼里，父亲是苍老多了，还不到古稀之年，却有点风烛残年的气象了。

饭后，孟虹匆匆洗漱一回，换上家常衣服，上楼进了父亲的书房。这书房占了楼上全层的一半面积，中间一条过道，另一半为四间大小不等的卧室。母亲和六个女儿，都以这宽大的书房为全家人的荣耀。单是一套二十四史，就占据了整面北墙。其余东、西、南三面墙上，以及靠西向的十来行书架，全都是一册册、一套套的线装古籍，发出岁月久远的幽香。孟虹记得，自己刚考入大学那年，母亲曾要求将书房搬到楼下一层，父亲不肯。母亲不得不请工匠来加固了楼下的梁柱。

孟老先生已经替女儿调制好了一碗清热润火的玉竹蜜羹：三妹，不要怪爸爸，将近三年了，爸爸没有给你写过信，也不准你的几个姐妹给你写信。但知道你妈妈一直在背着我和你通信……爸爸实在是出于无奈，欲苟全一家子性命于乱世。对不起，我把盛世称乱世。因为当今主持国家大政者，精于战事、擅长斗争，而疏于治国、昧于经济。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都是军政不分，以军代政，刑典失当，乱着来呢，实在看不出有什幺高明。昔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少逊风骚……据这几年的情形看，差得远罗，不像一代明君的作为。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个犯忌的话题。还记得吗？从前你在家里，可是和爸爸无话不谈呢！现在，爸爸只是问你：你先在湳阳，后进北平，究竟做的什幺工作？替些什幺人物服务？

孟虹脸热心跳，羞于启齿。记得自中学年代起，父亲就喜欢和自己说古道今、臧否人物、议论时政。母亲还笑话过他们不像父女，倒像两个忘年文友。因之面对自己从小所敬爱所依恋、既严峻又慈祥的老父亲，就不能不实话实说了：在湳阳，是替高主席当私人保健医生，……也就是为他一个人服务。高主席是个粗豪、强悍之人，有才干、议义气，毛主席很器重他，把他调进北京当副手，名分地位，比周总理还高半头呢！高主席心高志大，一心越过周总理，取代刘副主席，当上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孟老先生轻轻咳了两声，很用心地听着：你呢？进了北平后，又是在什幺地方上班？还替高岗做什幺私人保健医生？

孟虹说：不是了，就安排进西苑高干医务处，替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包括毛、朱、刘、周这些人……爸爸，你不明白西苑是什幺地方？就是中南海呀！在故宫的西面，称为西苑。

孟老先生点点头：知道，知道。明、清的西苑还包括北海和景山呢。

你看那排书架上，述及西苑的书，《燕都丛考》、《春明梦余录》、《国朝宫史》、《烈皇勤政记》等等，好几十卷呢。

孟虹敬佩地望着父亲，又看一眼满屋子的古籍，老人家真是坐拥书城了。

孟老先生问：你替毛润芝诊过病吗？印象如何？

孟虹回答：做过针灸，周末陪他跳过舞，……好古籍、通诗词，有大学问。生活习惯却仍是个湖南乡下农民，嗜食辛辣肥腻，可称为无辣不餐、不肥不食。将红烧猪肉当最佳美味，迷信肥猪肉能补脑子。因之身体肥硕，血压偏高，有风痛症。听说周总理，以及他夫人江青，都劝他少吃肥肉，少吃腊味，多吃鱼鲜、蔬菜。他却大发脾气，命厨师以猪油炒菜，说猪油比植物油香、有营养，吃植物油眼睛乌，吃猪油眼睛亮。

孟老先生笑了：是个土皇上，像刘邦，还是像朱元璋？脾气怎样？

孟虹回答：像皇上又不像皇上，毕竟是新中国、新社会了。他平日有说有笑、平易近人、谈吐幽默，喜好旁引博征，上下古今无所不涉，见地独特。还爱考人，动不动就问句出何处？典出何处之类。有时也让人觉得，是在卖弄学问，刘、朱、周、高，无人能及他……我也看到过他风云变色，作雷霆之

怒，当着工作人员、甚至来陪他跳舞的女文工团员们的面，就大声喝斥、辱骂刘副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直骂得鸡犬不如，谁也不敢相劝，直到他骂乏了收口为止。这种时刻，他就像个山大王、土豪强似的，很是喜怒无常、任性胡为哩。我看他的同事们，刘、朱、周、高、陈、彭、邓，一个个相忍为党、相让为国，凡事都依他怕他，也是伴君如伴虎。

孟老先生问：刘少奇为人如何？

孟虹回答：没有单独接触过。听过他作报告，为人严谨，不苟言笑。

他用他夫人兼做保健护士。他夫人王光美很贤慧，相夫教子，持家有方。

他们家被评为西苑的「模范之家」……这点刘家比毛家强。毛好色，江吃醋，经常后院起火，弄得秘书、卫士们很狼狈。

孟老先生又问：周恩来，人称一代贤相，到底如何？

孟虹又答：风度儒雅，谦上让下，任劳任怨，毛称他为好管家。也有人私下里议论他是大智若愚，大奸似忠，政治不倒翁式人物。

又问：高岗如何？

又答：志大才疏，权欲极重。草莽英雄，敢作敢为，和毛有拜把之谊，是毛用以制衡刘、周的利器。

又问：高岗与刘、周如何？

又答：势同水火，早晚会有一场火并，双方输赢尚在伯仲之间，都力图争取毛的信任，而欲置对方于死地。此事，毛若平衡失当，很可能引发高层内哄、震荡。

孟老先生不吭声了。女儿并不糊涂，且是聪明绝顶，悄没声息的，已把几位当今主持国政的大人物看的清清白白。凭着一位老医生洞察世情的本能，他不用女儿明说，也知道女儿斯混于几位人物之中，已是不干不净、不尴不尬的了。所幸女儿失身失节，却头脑清晰，尚未迷失神志，或可自拔于粪池臭沼，另找到活路。

良久，孟老先生说：三妹，你还是我的女儿加朋友……东汉末年，献帝懦弱，董卓专权，指鹿为马，无恶不作。王允、吕布、貂婵诸人故事，你是读过的，可还记得？

孟虹答道：《三国》故事，不曾忘记。在西苑，就有人说女儿是现世貂婵。可毛、周、高三位，又不全然是董卓、王允、吕布，比拟不得的。

孟老先生深深叹息道：看来，你这次能出来，是很侥幸的了。大约也已经想过，逃出生天、绝不返回了的。

孟虹点着头，一时心里又乱糟糟的。知女莫若父。两三年不见面，老父的心和她的心，仍是相通着。

三妹归来，无论怎幺说，都是全家人的节日。但她家所在的黑石礁道，从此白日黑夜的有人巡逻、守护，街口、叉道，则停有军用吉普车，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似的。

孟老先生的中西医诊所照常开业，朝八晚七，病人们照旧出出进进，彷佛什幺事都不曾发生。孟老先生也不让三妹露面，只在后院或是楼上帮着母亲做家务、拉家闲，并说过一句可圈可点的话：昔太史公有言，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有些事，你听听你娘的，她比我有办法呢。

五个姐妹见了孟虹，却高兴得如同一窝喜鹊，什幺都要打听，什幺都想知道：北京有几个大连城大？毛主席是住在先前的皇宫里吗？金銮殿是用金子珠宝盖起来的吗？毛主席每天吃多少道菜？毛主席的爱人像不像过去的皇后？你在北京见不见得到毛主席和他爱人？见不见得到朱总司令？

高主席调进京里，官做得比在渖阳还大？毛主席认了高主席做干儿子？人说高主席是毛主席在陕北养的私生子？中央领导人会到大街上溜湾子吗？

他们的警卫对人凶不凶？俺大连的解放军对人可和气了，去年一名四川兵强奸了一个女中学生，开了公审大会判了当场枪决……等等。

孟虹面对五个姐妹的发问，只回答了她可以回答的，且不得不撒了谎，说她只能从报纸照片上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京城很大，各种规矩也大，她连高主席也见不着了。毛主席认了高主席做干儿子、高主席是毛主席在陕北的私生子这话，是敌人造的谣言，千万不要乱传了。毛主席只比高主席大十二岁，怎幺会是私生儿？传这话的人要是被人告发了，会被抓去坐牢杀头的！之后，她向姐妹们介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味小吃、街道店铺等等，大家也都听得津津有味。毕竟，三妹是她们之中唯一见过大世面的人。其中，卫生学校毕业的四妹孟蝶长得和孟虹最相像，身条个子、眉宇神态，就像是一个模子里给浇出来的。四妹还缠着姐姐，让带了她去北京住些日子呢。

五姐妹每天下班、下学之后都回家来跟孟虹相聚。那些日子监守在门外街道上的便衣军人，倒是没有阻碍她们的出入。只是有两回四妹外出给病家送药，忽然有军人拦住她，先敬礼，后问话：孟虹同志，出去走走？

四妹知人家认错她了，连忙纠正：我是四妹孟蝶，孟虹是我三姐……那军人才不再「护卫」她了。四妹还笑嘻嘻的回来学给孟虹听，问三姐怎幺认得街上的那些军人？傻丫头也是十九岁的人儿了，却甚事都不懂得哩。

春宵一刻值千金。过了两日，孟虹悄悄将一封信交给在海产公司上班的二姐，请二姐立即托靠得住的人送去给渖阳北陵公园管理处交给赵处长。二姐性情温顺、沉默寡言，却处事稳重，在姐妹中最有心计，家中每有大事，父母都是找她当高参、出主意的。从孟虹手中接过密封好的信函，二姐什幺都没问，只说第二天正好要去省水产局出差，一定亲自送达赵处长本人手里。

当晚，母亲也将已雇好渔船，送孟虹出海，到獐子岛观音寺出家避祸的打算，向孟虹本人说了。那獐子岛远离陆地，人烟稀少；观音寺的主持是娘的一位远房表姐，老家韩国汉城，法号海音大士，修行已久，最是慈悲心怀的。孟虹当即答应了，只要能避过大祸，脱出火坑，她愿落发为尼，长修佛法。但她并没有把自己暗托二姐送信给渖阳东北局政保处赵处长的事告诉母亲，想着三妹今后皈依佛门、长伴青灯，母亲不禁悲从心来，又抱住女儿哭泣了一回。

过了两日，二姐从渖阳出差回来，悄悄告诉孟虹，信已送到赵处长本人手里，只让带回一句话：请三妹放心，一切会安排就绪，万无一失。这样，孟虹给自己的潜逃计画多加了一份成功的保障。

在遍地疑兵、风声鹤唳的气氛中，不觉的过了一星期。第八天的大清早，母亲从大门口的门缝里取回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孟医生，请预作准备，我们可能提前陪同你返京。

母亲拿着纸条，脸都吓白了。危难当前，孟虹倒是不显慌乱了，只是问娘：来不来得及，我中午就走？白天走比晚上走要好。娘说：好，说办就办。五妹上学，让她带个口讯给七舅。七舅的风篷船早就在候着。还是按原先设想的，晌午饭后你扮成重病人，诊完病后，由架子车拉着，从大门口出去。……只一件事娘要问你，你走脱后，他们会不会来抓家里的人？孟虹只好实话实说：娘，不会的，高主席、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要找的，只是我本人，绝不会为难家里人的。如今是新社会了，到底跟过去有所不同的。

早饭后，孟学林老先生的诊所里，先后来了两名重病号，都是捂着棉被用架子车拉来就诊的。中午过后，一名重病人经过医治，仍由架子车拉着，出了诊所大门。守望在街口的便衣军人过来，命架子车停下，之后揭开被头看了看，病人是个老妇，便没说什幺，就放行了。架子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各式马车、毛驴车、吉普车、自行车，走得不紧不慢，一路走到一处腥气扑鼻的渔港码头。「重病人」被抬上一条泊在栈桥边的风篷船。风篷船随即缓缓出海。天青气朗，海上风平浪静，横无际涯，尽是鱼鳞般微波熠熠闪光。「重病人」孟虹这才揭去脸上身上的乔装，从担架上坐了起来，又看了一眼船头、船尾的一老一少两位渔民，紧张的心情才渐次舒缓下来，她想起来一句俚语：鱼儿挣脱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

可是风篷船驶出渔港不远，就遇上了一艘乘风破浪而来的大机帆船。

起初孟虹还以为是东北局政治保卫处的人马接应来了。当两船靠拢，从机帆船上跳将过来的，竟是那两位从北京一路「陪同」她回大连的女警卫！

其中一位很礼貌地对她说：孟医生，起来吧，你装重病号装得可像哩，把我们的便衣都蒙过了。请跟我们上大船，什幺事也没有，谁也不会为难你，我们只是保护你安全返回北京。

孟虹终归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只好认了命，乖乖的跟着上了那艘机帆船。幸而她已从父亲的药房里偷偷拿了一瓶安眠药，在抵达北京之前，总有机会服下去的。但听得女警卫一声令下：起航！去天津港！

孟虹眼睁睁地看着那条本要送她出苦海的风篷船，在机帆船冲出的浪沟里，上下颠簸着，一下子被抛出去老远。

机帆船乘风破浪，驰离了海岸线。说时迟，那时快，忽地有六、七艘快艇，出现在机帆船前头，成半月形似的迎面包抄了过来。冲在最前边的快艇上有人以喇叭喊话，命令停船。机帆船上女干警见来者不善，以为遇上了水匪，于是鸣枪警告。快艇上的「匪众」竟以冲锋枪从四面八方向机帆船猛扫，却只打风帆、绳索，并不伤人。紧接着，早有十多名武艺高强、身手了得的蒙面水匪，飞快地攀了上来，三下五除二的就下了两位女警卫的枪，并逼其老老实实退到船上去坐下。女警卫大叫：我们是中央警卫局的！是周总理亲自派来执行任务的，你们是哪一部分？还有不有王法？

水匪中一位为头的，目光如炷地盯住女警卫，声若洪钟地回答：爷爷是渤海水上飞！你们是宰相派来的？有何凭据？请交出来！两位女警卫因执行保密任务，自然是交不出任何「凭据」。水匪头目遂下令：弟兄们，按行规办事！不要伤人，只把船上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统统借他娘的去！

这时船舱里有水匪喊道：大哥！这里有个大美人儿，一并抢了去，给大哥做押寨夫人！

惊乱中，孟虹倒是多少看出些蹊跷：这些上船劫财的蒙面汉子们，并不像传说中那种杀人如麻的海上大盗……。

这时船舱里有水匪喊道：大哥！这里有个大美人儿，一并抢了去，给大哥做押寨夫人！

惊乱中，孟虹倒是多少看出些蹊跷：这些上船劫财的汉子们，并不像传说中那种杀人如麻的海上大盗……

第十九章　峰回路转孟蝶来

三月五日午后，传来了史达林同志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寓所去世的消息。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以密电方式，在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布讣告之前三小时，将此事通知中共中央，表示了对兄弟的中国党的尊重。密电中并透露，将保留史达林遗体，与列宁遗体安放在一起，供苏联人民和各国革命者世世代代瞻仰。

密电由我驻莫斯科特命全权大使张闻天转回。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接获后，立即先挂电话将电报内容报给菊香书屋毛主席办公室值班秘书，并问主席起床没有？可不可以来见？

放下电话，周恩来即去卧室换了一套深色中山装，并在右臂佩上黑纱。黑纱是两年半前任弼时同志去世时用过的，他一直细心地保存着。刚换好衣服，菊香书屋回电话了：主席吩咐，三点四十五分去见，有事情谈。

四时正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研究有关事项。

周恩来提前十来分钟到达菊香书屋秘书值班室等候。每逢主席通知见他，他都提前十来分钟到达，随身带着文件，一边等候一边批阅。这也跟高岗形成了对比，主席每次召见，高岗总是大大咧咧地迟到好几分钟，最长的一次达半小时。但主席并不在意。他本人也不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

毛泽东穿著件棉毛巾睡袍，坐在书房藤围椅里吸烟，见周恩来进来，并不起身让坐，也不问史达林去世这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而是一脸不快地盯住他：恩来，你把我的小孟夫子弄到哪里去了？你把人交出来！

周恩来心里一惊：孟虹出事了？但还没有人向自己汇报过呀……。周恩来随即说：她不是回大连探望父母去了？警卫局派了两位女警卫陪去的。这几天也该回来了吧？

毛泽东冷笑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孟虹在大连外海被水匪劫走了！杨尚昆刚刚报告了这事，说两位女警卫空手回来，哭鼻子请求组织处分。

周恩来面带懊恼，脑子里快速反应了过来，说：主席，这事是我大意了，我有责任。……有个疑点，不知道该不该说？

毛泽东不耐烦地手一挥：我就是等着你来作出解释。

周恩来说：主席尽可放心，小孟不会出什幺情况的……，她也不会被什幺水匪掳去的。

毛泽东问：何以见得？

周恩来回答：大连外海在苏联海军的严密管辖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什幺水匪出现。……主席呀，恕我

直言，此事恐怕和东北局政保系统有关。

如果不是我瞎猜想的话，有人感到，让孟虹长留北京，诸多不便，且很尴尬……。

毛泽东目光直直的，不动声色；好嘛！干得好啊，真假水匪，夺人所爱。你们两位，总有一位要替我把人交出来！

四时的政治局紧急扩大会，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列席成员有彭德怀、邓小平、彭真、饶漱石，扩大成员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主任田家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胡乔木，中联部长王稼祥，文化部长周杨，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等。

高岗回了渖阳，缺席。

刘少奇报告了书记处早先准备的有关史达林同志去世时要做的一系列措施：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四家名义发唁电，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共运的伟大导师史达林同志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全国下半旗三天致哀，三天期间，全国停止文艺演出等一切文娱活动；党政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六日上午赴苏联驻京大使馆致哀；组建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悼念活动，建议毛泽东主席亲自率团前往，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全国所有报纸、刊物、电台统一刊、播出纪念史达林同志逝世的文章与图片，以及生平事迹、伟大功勋等；全国盛地、县三级中苏友好馆皆可设史达林同志灵堂，供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及人民群众悼念；请中央军委主席发布命令，全国武装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粉碎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捣乱。

刘少奇报告完毕之后，周恩来即请毛主席作指示。

毛泽东苦笑笑说：官样文章，大致上也就是这些了。在座的，各管各路，各司各职，分头去做就是了。从今天起，我们都佩黑纱吧。恩来比我们反应得快，已经佩上了。要好好悼念史达林同志。我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纪念文章。尽管史达林生前曾经对本人有过种种误解，甚至把我看成东方的铁托，但我们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没有史达林为首的苏联党和人民长期对我国革命事业的全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我们的胜利绝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可以说，没有苏联老大哥，就没有我们中国这个小老弟。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团结，要世世代代，坚如盘石。本人心情不好，就先讲这几句吧。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边作记录，边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很重要。

周恩来提醒说：主席，赴苏代表团团长及成员，恐怕现在就要定一下，以便随时准备出发。

朱德、刘少奇跟着点头。

毛泽东说：这次我就不去了，总司令也不要去，悼念活动，很累人的。我看团长嚒，高岗或是少奇两位去一位就可以了。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组织部长饶漱石，中联部长王稼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驻苏大使张闻天已在莫斯科，加上理论家陈伯达，还有工作人员等，阵容也就可以了。就这幺定了吧。还有遗漏的没有？

刘少奇插言说：还是高岗同志率团为宜，苏联事务，他比我熟悉，打交道也比我多。史达林同志生前对他也最器重。

这时，周恩来，邓小平都有话要说似地。

毛泽东却装作没有看见，而对中办主任杨尚昆说：尚昆啊，请以我的名义给渖阳挂电话，通知高岗今天晚上务必赶回，明天上午和我一起去苏联大使馆向史达林同志遗像致哀！

中联部长王稼祥举了举手。毛泽东说：对了，稼祥，你是第一位驻苏大使，我们党内真正的苏联通，有何高见？

王稼祥说：我有个提议，如果主席和总司令都不去的话，代表团团长我看由少奇同志担任比较合适。第一，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少奇同志率党中央代表团秘密赴苏，与史达林同志会谈，可说是打下了两国建交的基础；第二，少奇同志目前在我党内位置排第二，第一不去第二去，较具权威性、庄严性。苏联老大哥那边，一向最重视排名的；第三，相信其余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由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率团前去。

毛泽东挥了挥手：好了好了，不要第四、第五了……恩来，小平，你们也想作类似的提议，保荐刘少奇，不保荐高岗，是不是？可以，本人服从多数，同意由少奇率团去红场上肃立、致哀，辛苦一回。

周恩来、邓小平，连同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陈伯达、田家英等人都笑了。只有组织部长饶漱石笑不起来：高主席这人也是，早不回渖阳，迟不回渖阳，偏偏这幺重要的会议缺席，把个党政代表团团长的机会丢了不是？

刘少奇竖了竖手掌，发言说：谢谢主席和各位同志的信任。我想补充一点意见，为了表示对史达林同志去世的沉痛悼念，我们中央机关所在地是不是也搞个灵堂，挂个史达林同志的遗像，摆些鲜花，让各人民团体都送花圈什幺的……。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环视与会者一眼，停了一会儿，才问：少奇同志，你说说，把史达林的灵堂设在哪里？是怀仁堂，还是紫光阁，还是勤政殿？

刘少奇知道毛主席话里有话，连忙改口说：我的意思，是由北京市出面，比如设在北京市中苏友好馆内，对加强中苏兄弟友谊，有象征意义。

毛泽东拉下了脸，眼睛直盯住刘少奇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为什幺要搞那些带迷信色彩的形式主义？在这里，我也有两个提议，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可以形诸文字，今后作为党的纪律：一是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所在地中南海内，以及各级党、政机关内，任何时候不得为任何人摆设灵堂。包括本人和总司令日后去世了，一律丧事从简，开个追悼会，做个盖棺论定就可以了。况且，往往盖棺未论定呢，弄不好还要被鞭尸呢；二是我们学习苏联，是学习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不是什幺都学，好歹都学。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们个个都是酒桶，我们能学？他们吃土豆、牛肉、鱼子酱，我们吃米饭、猪肉、活鱼，还是各有所好嘛。恩来告诉我，他们已经决定保存史达林遗体，和列宁遗体摆在一起，供人瞻仰。这一条，我们绝不能学。我和总司令带头，死后搞火化，连土葬都不要搞。君不见，历代皇上花多少民脂民膏，造成那些千奇百怪的巨大陵墓，陪葬些奇珍异宝，最后还不是被人一一盗墓了、挖掘了，有什幺好下场？因之最好办法，是一把火烧掉，剩下骨灰，或者作肥料，或者学习马克思的革命浪漫主义，撒到大海里去，各位以为如何？大家如果同意的话，邓政委啊，你个中央秘书长大人，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起草一个文字备忘录，也是个决议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大区以上负责人，死后一律火葬，器官还可以捐献给医学院做科学实验，大家都来签名，立字为据。你们签不签这个名啊？

邓小平带头鼓掌、叫好：我举双手赞成！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彭德怀等也立表赞成。在全体一致

的热烈掌声中，刘少奇羞愧的满脸通红，顿时在毛泽东主席面前矮出一大截似的。

三月六日上午十时，毛、朱、刘、周、高一色黑色制服，臂佩黑纱，胸带白花，率领全体政治局成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各部部长一百余人，在沉闷的苏式哀乐中缓缓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大厅，向摆放于苍松翠柏中央的史达林遗像献上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依次站成数排横队，集体默哀三分钟。

花圈是由中央办公厅统一订制的，连上面的挽条也是统一的楷书。中央政治局、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四大家的主席、副主席，政务院、国家经济委主要领导人，均以个人名义送花圈。毛泽东送的花圈，左挽条上写着：「史达林同志千古」，右挽条上写着：毛泽东敬挽。中央各部、办、委、工、青、妇、人民团体，以及各民主党派，则都以单位名义送花圈。

集体肃立默哀三分钟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竟然面无戚容，上来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老朋友一一握手，拥抱致谢。尤金是位哲学家，通中文，毛泽东称之为老朋友，两人不时私下见面，讨论哲学问题。

见尤金并不悲痛，毛泽东便拉住问：尤金同志，你不像个丧了父兄的晚辈的样子啊！尤金说：尊敬的毛主席，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新人替旧人？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啊，我对前途充满乐观和信心。

乘车离开苏联大使馆时，毛泽东心里很是郁闷。他已经通知高岗、周恩来随自己回菊香书屋谈话。这个尤金也真是怪，史达林生前那样器重他、喜欢他，把他一位哲学家放到最大的兄弟国家中国来做大使；可史达林昨天才去世，他却眼睛都不曾红一下，而且表现得那幺轻松！是不是史达林一生威名，被下面称万岁、称慈父、称救星、称导师、领袖、统帅等等，都是假的啊？实际上大家早就盼着他死了啊？或许，他一九三七年在党内大搞肃反，杀掉了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季维诺夫在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员，阴魂未散啊？联想到自己，现在大家都是顺着、捧着、吹着，除了没有称伟大的慈父，其它如史达林的称谓也都通通用上了。然而在实际上，是不是刘、周、高等人，也都在盼着自己早日去见上帝或是见阎罗王啊？史达林一世英明，却没有禁止别人在他死后利用他的遗体，予以保存，很蠢。……世上哪有不腐烂的物质？一具僵尸，还是装进水晶棺材里供人观看，还可能被人鞭尸，何苦哉？从这一点上看，史达林还不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刚在办公藤椅上坐定喝茶，高岗就抢在周恩来前头，大大咧咧、风风火火地进来了，见面就问：主席，中央决定谁带团去莫斯科参加丧礼。

毛泽东并未起身让座，只是反问：你想带团去？

高岗并未觉察到毛主席脸上的讥讽神色：主席让我去的话，我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毛泽东口吻冷淡地说：你昨天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又回瀋阳干什幺去了？既已调京工作，为什幺要频频返回瀋阳？东北局没有你称王，天就会塌下来吗？告诉你，带团赴苏的事，昨天政治局会议已决定了刘少奇，成员包括张闻天、彭德怀、李富春、邓小平、彭真、饶漱石、王稼祥、陈伯达等。你要去，只能做成员了。

高岗的脸膛腾地一下涨成猪肝色，突显出白麻粒星星点点。正在这时，周恩来进来了，见高岗站在主席面前，神情有些狼狈，便陪了小心，叫了声：主席。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一眼，慢吞吞地喝了口茶水，才说：二位先请坐吧。我这里，烟茶皆备，服务员下去了，你们自己动手吧。

周恩来执茶壶，先给毛主席的添了茶，再给自己倒上一杯。

高岗也依往日习惯，先给毛主席敬上一枝烟，打上火，再自己叼上一枝来抽。

毛泽东气色平静，受用了些，才又是喝茶又是吸烟地说：请你们二位来，只谈一个事，你们把我的小孟夫子弄到哪里去了？还我孟虹！你们不要互相推诿，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我只要人，不管其它。

高岗深望周恩来一眼，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式说：主席呀，这事得问总理。我自二月初，向主席交代过小孟在东北局时，曾做过我的保健医生一事后，遵照主席的指示，就再没有和她联系过，更没有和她见过面。

我是个遵守纪律的人，从来说话算话的。尤其是对执行主席的指示，从来说一不二的！我看关于这事，恩来同志在背后做了些什幺手脚，只有他自己能向主席讲清楚。

周恩来见高岗当了毛主席的面，这样前所未有地来逼攻他，不禁心里十分恼火。但他只是瞪了瞪眼睛，强忍住火气没有发作，改而以一种异常冷静的口吻说：很好，我同意，小孟的事，我们是应当向主席交代清楚。

是的，小孟是我和颖超特准她回大连探望父母亲的。中央警卫局派了两名女警卫陪同她去。问题在于，毛主席上月底返京后，中央警卫局通知两名女警卫陪同她返回时，发现小孟有脱队的意向，便加强了戒备，并决定走水路把她接回来。可是，却在大连外海，被武装水匪劫持而去。此事我也是主席于昨天中午问起以后，才找警卫局有关同志了解了详情。现在那两位女警卫因没有完成任务，走脱了服务对象，痛悔、紧张得精神都出了毛病，进了医院。在这里，我也要当着主席的面，问一声主席，大连、旅顺目前都被老大哥的海军租占着，如果不是东北局的有关人员，怎幺可能携带武器、驾驶船只在大连近海活动？请高主席冷静，听我把事情报告完。

据报，那天前来围捕、劫持孟虹的武装船只，共七、八艘之多。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如果不是一次事先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怎幺可能同时七、八艘武装船只？这会是一次「水匪」的打劫犯罪吗？这是第一；第二，当时在船上执行任务的两名女警卫，也看出来对方不像是「水匪」，而鸣枪警告，并大声告知对方：自己是中央警卫局的干部。但对方人多势众，冲上来下了两位女警卫的枪之后，并无其它无礼行为。若是真正的劫财越货的「水匪」，是一定杀人灭口、沉船销迹的；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水匪」们只抢走了孟虹医生，而丝毫未动船上的财物。高主席，你今日也当着主席的面，分析分析，劫走孟虹的，可能是什幺「水匪」吗？

高岗听得火起，要不是毛泽东一再以眼色制止他，早就激言反驳了。

现见周恩来的话告一段落，遂反唇相讥问道：依你总理大人的高见，这些「水匪」会是什幺人物呢？受谁派遣呢？

周恩来仍然平静地说：高主席，你最近频频回渖阳，其中情况，大约比谁都清楚吧。

高岗大怒，呼地站起身子，手指直指周恩来说：你放肆！你血口喷人！劫持人质，甚至杀人灭口，只有像你这种长期搞白区地下工作，指挥红枪队搞暗杀的人，才干得出来！我高岗拉队伍干革命，从来在战场上跟敌人决胜负、争输赢，赢也赢得光明正大，输也输得正大光明！不像那些打了败仗就当逃兵、或是被捕之后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人！

周恩来脸膛涨红了，明白高大麻子是要在毛主席面前揭他的老底……他不能上这个当，更不能动这个气。他看了毛泽东一眼，但见毛主席双眼微闭，没有任何表情。那神情就如老僧入定……不偏不倚，听凭他们二人去争论个水落石出。

周恩来收回目光，显得出奇地平静：高主席，我们在主席面前汇报工作、争论问题，不起高腔，好不好？要尊重毛主席嘛。你刚才说的那些历史上的事，我早在延安整风时，就向中央、向主席交代过、检讨过了。我历史上的错误，早有组织结论。当然，我并不拒绝高主席的批评。但是，我们今天暂时不要扯那幺远，也不要情绪化，还是来谈孟虹失踪的事，好不好？

高岗见周恩来并未被自己激怒，心里也暗自一惊：这只老狐狸，是不好对付呢！他望了毛泽东主席一眼，只见毛主席一动不动，仍在闭目养神呢。遂放缓了口气说：行，刚才是我太过激动了。恩来同志，孟虹是你放走的，又是你派人陪同的。今天不听主席问起，我还不知道她已经失踪了呢！今年二月以后的事，我是个马大哈，被人蒙在了鼓里。主席的身体，需要孟虹照顾、治疗，这个你总该知道吧？你们为什幺要把主席的人弄走呢？这不是明明要跟主席过不去吗？所以我说同志哥，还是把人交出来，大家团结和睦，一心一意干革命、搞建设，有多好！

周恩来心里打了个冷噤，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个大麻子。俗话说：十麻九怪，每粒麻点都藏有一个坏主意。……他忽然板起脸孔说：高主席，我今天仍然称你为高主席，我一向像尊敬毛主席一样尊敬你、推崇你。孟虹的事，你说说，要不是东北局政保系统的高手们，谁能在苏联海军的眼皮底下，演出这出劫人好戏？

高岗又一次被周恩来激怒，巴掌「啪」地一声击在茶几上，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主席，他这是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姓周的，你拿出证据来！你拿不出证据，老子跟你没完！要是孟虹死在了你们手里，老子更是和你没完！

周恩来脸色泛白。他的确不该摔出这张底牌。没有证据，很容易被对方咬住不放，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没想到毛泽东主席这时睁了睁眼睛，对高岗发话了，东北王，你我二十几年的交情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老朋友分上……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个难道还不明白？恩来的分析，或许也有几分道理，是不是？

高岗就像被针刺着了一般，满脸惶恐，气急败坏地「噗」地一声，单腿跪下，手臂半举，指着头顶发誓：老天作证！我高岗要是对主席有半点欺蒙之处，天打五雷劈，不得好死！主席呀，在孟虹失踪这件事情上，我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你定要主持公道，一切要有证据、有事实呀！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主席的保镖，从无二心……。

毛泽东眯缝起眼睛看看高岗，听着高岗的表白，没有出声。

反倒是周恩来在一旁做好人，温言劝道：高主席，请起来吧。单腿下跪，是旧时代的封建礼节，你不要惹主席生气啊！在主席面前，我们任何问题、任何错误，都可以检讨清楚嘛！

高岗悻悻地站起，狠狠地瞪了周恩来一眼。

毛泽东也瞪了周恩来一眼：恩来，你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是不是？

除非你找到苏联海军驻我大连司令部……你找不出证据来，我就要同意高岗说的了，你属于诬告忠良、血口喷人。

这回轮到周恩来头冒冷汗、如坐针毡了。没想到毛主席左边刚给了高岗一掌，右边就给了他致命的一拳。他缓缓站起身子来，颤着声说：主席，高主席，我检讨、认错，这回我确是狗咬耗子，多管了闲事，千不该、万不该特批孟虹回大连探亲，以致走失。……为这事，我愿意接受中央的任何处分。但我确是出于好意。高主席，我刚才出言不逊，的确是胡乱猜疑。毛主席，高主席，我可以剖开我的胸膛给两位主席看，恩来的心是红的、忠诚的！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之后，我就自认了自己不是统帅之材，只配做一名领袖的助手，办些具体的事务。我现在是主席的助手，将来更会是高主席的助手。恩来在党内从来甘当第四、第五把手，已很知足，绝对没有再朝前挤的意思。我也可以起誓，恩来此心，天日可表！

高岗听了周恩来这番表白，彷佛怒气稍息，也觉得受用了些。

毛泽东不待周恩来说完，威严地手一挥，打断了：你们二位，我算领教了，也不要听你们表白下去，一个一触即跳，一个谋略老道！孟虹的事，唯二位是问。反正你们之中，有一人在我面前演戏！假戏真演？还是真戏假演？假作真时真亦假，今天不要看你们表演了，本人自有分晓。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不许外传，更不许影响了你们两位的正常工作。听明白了？

周恩来、高岗恭敬地看毛主席一眼，然后回道：听明白了。之后告退。

毛泽东忽然向周恩来道：蓝苹在苏联养病，来信说想吃点国内的水果，你帮助办一下吧。

周恩来一听，大受鼓舞似地回答：主席放心。外交部每半月有一次信使专机去莫斯科，弄些时鲜蔬菜水果去不成问题。

周、高二位刚退出，卫士长进来报告：谢政委到了，是不是……。

毛泽东瞪了瞪眼睛：哪个谢政委？

卫士长报告：就是公安部副部长谢富治。

毛泽东说：和你们说过多少回了，以后党内一律称同志，总也改不过来？快请！

谢富治一身戎装，迈着军人的步伐，见毛主席先行举手礼，之后摘下军帽，才和主席握手，坐下。

毛泽东递给谢富治一支大中华：这幺快就回来？有什幺收获没有？

谢富治报告：到大连待了两个晚上，化装成病人去过孟虹父亲的诊所，后又以中央卫生部工作人员的身分去过一次。是那种上居下铺式二层临街小楼。孟老先生的诊所一天也没有停业过。她家里的人除了有些惊惶之色，倒看不出什幺悲伤来。由此可见，孟虹应是平安无恙，主席可以放心。

毛泽东问：平安就好。我想知道，是何方神圣把人劫走了。

谢富治报告：因涉及到外事纪律，也考虑到保密的需要，我没有去找驻大连、旅顺两市的苏联海军机关。可以肯定的，人是由东北局保卫系统劫走了。对于东北局保卫系统，中央调查部、中央警卫局的人一直打不进去。人家组织严密，且高效率得很。说句不当说的话，东北局背靠老大哥党和红军，若

搞独立王国的话，是很容易的……。

毛泽东不厌烦地挥了挥手：知道了。有的话，不可对旁人说，不利团结呢。我相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搞独立王国的。把一个大区经营成独立王国是有可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虹就没有希望找到了？

谢富治说：主席放心。哪怕是大海里捞针，也要把她捞出来的。

毛泽东说：可以继续密访。这两天我也想过了，不就一名女医生幺，搞得神神鬼鬼，鸡飞狗跳的，有哪个必要？况且据我分析，十有八九，也是她本人不想在中南海待下去了，要远走高飞的呢。牛不喝水，还能强按头？对了，上回你不是讲过，中央警卫局的人派不进东交民巷八号院去？

谢富治不苟言笑且有些犹犹豫豫地报告：主席放心，明的进不去，暗的进去了。……另外，这次去大连，我们给主席带回另外一位人儿来了。

毛泽东隆起了眉头：给我带回了人？什幺人物？

久经沙场的谢富治竟红了红脸：报告主席，是孟虹的妹妹，在家里排行老四……。

毛泽东脸呈不悦，很有些恼火：我要你去找的是孟虹，把她妹妹带回来做什幺？

谢富治陪笑道：主席不要生气……孟三妹和孟四妹，简直是一个模子里给铸出来的。身条、脸蛋、眉眼、说话的声气，都一模一样……我们以中央卫生部工作人员的身分，到她家了解情况的时候，都看走了眼：这不是孟医生嚒，谁说她失踪了？

毛泽东见说的有趣，脸上渐次有了笑意：你们带她来北京，征求过她本人的意见吗？另外，她父母亲同不同意？

谢富治仍是一本正经地报告：是她本人主动找到招待所来，要求到北京工作的。她也是学医的，大连卫生学校医士班毕业，在父亲的诊所里工作，懂针灸、按摩呢。我们当然问了她，她父母亲会不会同意？她说她今年二十岁，是成年人了，做梦都想到国家的医疗单位服务，奔社会主义道路。父母可能暂时不会同意，但参加革命工作，她可以慢慢来说服。……我们看她纯洁可爱，又一心向上，正是主席需要的人……。

毛泽东眯缝起眼睛，彷佛思考了一忽儿，才说：我需要的是孟虹。她妹子嚒，既是人都来了，你去通知杨尚昆一声，安排在医务处上班，暂顶她姐姐的缺吧！对了，这妹子叫什幺名字？

谢富治道：报告主席，小名四妹，书名孟蝶。

第二十章　冤家路窄，在巴尔维哈温泉

江青于二月中旬赴苏联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养病，转眼间已有两个来月。她给远在北京的老板写信，说想吃点国内的新鲜蔬菜、水果，不知可否托人就便捎来，云云。这原是聪明女人的虚晃一枪，预先留下个备忘录之类的文字，免得日后有人告她老娘的刁状时，老板心里有数，不致动气。因为国内的新鲜蔬菜、水果之类，早有专机定期运送给她了。在唐代，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到如今，是「一见银鹰蓝苹笑，万里晴空果蔬来」了。

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位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之间的巴尔维哈海湾里，背山面海，温泉遍布峡谷，终年热气蒸腾，因之于冰天雪地之中形成温暖如春的小气候。早在帝俄时代，沙皇皇室便在这里营建起大片过冬离宫，极尽世间荣华。十月革命胜利后，这里自然被收归国有，成为苏维埃党、政最高领导人物们的避寒疗养胜地，同时也用于接待重要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袖及夫人们。

江青已是第三次入住这里。头次是一九五〇年秋天，她觉得下体有异，很不舒服，烦请周恩来总理说服毛主席，同意她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做身体检查。经老大哥的医学专家会诊，查出她子宫内壁长了瘤子，且疑为恶性肿瘤。江青倒是个有主见、有胆识的女人，都没等请示北京的老板批准，就让老大哥外科专家替她做了子宫摘除手术。她这瘤子，都是被孙维世那小妖精给气出来的！老板都差点儿给小妖精抢占了去呢，要不是她干爸爸周总理巧为周旋、阻挠，江青可就成了「贺子贞第二」了呢。老板这人，外面不知道的，光喊他万岁了得，其实好色得很，恨不能天下美色，尽为他一人享用……孙维世，你等着吧，只要老娘留得青山在，就会有你的好果子吃。君子报仇，十年、二十年不晚。

老大哥专家们所做的子宫摘除手术非常成功。手术后需要疗养观察一段时日。于是江青被送到了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住进一栋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别墅，天天护士扶起娇无力，温泉水滑洗凝脂来了。江青第一次品尝到了老大哥之邦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咱中国，南方北方，虽然都不乏温泉胜境，但国家初建，又处于抗美援朝的艰苦岁月，还没有营建起类似规格的、专供党和国家领导人物及其亲眷们使用的避寒禁地。避暑胜地倒是有一批现成的。从古至今，中国的统治者们都是避暑胜过避寒呢。

一九五一年冬，江青为检查子宫摘除一年后肿瘤有否扩散，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并亲予安排，第二次入住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这一回，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对她的照顾，比上一回周到细致多了，专门给派来了中菜厨师、护士。所食用的蔬菜果品，也都由大使馆负责提供。不像上一回，大使馆那批食皇粮的浑虫们根本没有理会她，让她天天吃俄式土豆、牛排、面包、黄油、鱼子酱，吃得她实在倒胃口。幸而她懂保养，懂珍惜自己的身材，每天只用些鸡蛋、麦片粥、生菜沙拉之类。否则两、三个月的牛排、土豆、黄油、鱼子酱吃下来，吃成个大肥婆回到北京西苑菊香书屋去，老板更是连正眼都不肯瞧一眼了。老板自身体魄肥硕，喜欢女子身材苗条。楚王好细腰，老板也是楚人，也好细腰，盈盈一握，其乐无穷。

一九五三年早春这次，江青来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检查身体，也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给联系安排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听说忙得连上厕所的功夫都要听人汇报工作，却还是那幺心细，懂得体贴人、照顾人。要说嫁人，嫁给周恩来是最有福分。嫁给毛泽东则只有一个名分。

毛泽东需要人体贴、侍奉他，却很少体贴人和照顾人。周恩来则连江青在苏联疗养期间的饮食习惯都注意到了，每月两次，命外交部的信使专机，从国内送来各式时鲜蔬果。包括她家乡山东的黄芽白、大葱、烟台苹果、莱阳梨、河北大枣、广东茭白、福建蜜柑、广西柚子、海南波萝蜜、太湖王八、洞庭湖甲鱼等。江青一人能食用多少？一筐筐，一篓篓，都以新中国主席夫人的名义，分送给了老大哥政治局成员们的夫人们。最有趣的是太湖王八和洞庭湖甲鱼，周总理还特意捎上一封信，告上蓝苹：知你一向喜好鱼鲜，惜不便保鲜，无法空运；然太湖王八、洞庭湖甲鱼则为长寿滋补之物，脱水十几天仍能存活，因之适于空运；望按时进补，早日康复，早日回到主席身边，照顾主席起居，云云。江青读信后大为感动，不胜唏嘘：望按时进补，早日康复，早日回来照顾主席起居，云云。江青读信后大为感动，恩来啊，你待我情深义重，胜过我那伟大的老公。

江青在巴尔维哈温泉疗养，也遇有可恼的人，就是我驻苏大使张闻天和他的婆娘。张闻天夫妇来疗养院看望过她，竟然劝戒她生活上不要过分讲究，以专机定期从国内空运蔬菜水果水产，太过浪费等等！

只差没有明责她江青挥霍公帑、吞食民膏了。江青当面接受了「同志式的、善意的劝告」，并特意留张闻天夫妇吃了饭，吃的自然是俄式面包黄油、土豆牛排。她也量张闻天不敢到老板面前去告她的刁状。老板早在延安掌握兵权之后就不把他个党中央总书记放在眼里了。否则，四九年进城后，姓张的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尊，怎幺外放到莫斯科来当了一名区区大使！不过，江青还是多了个心眼，在给北京老板写信时，提到在外日久，想吃点国内的新鲜果蔬，不知可否烦请总理交办一下……。

转眼间到了四月上旬。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也来到巴尔维哈温泉疗养。江青多了个说说笑笑的伴儿。蔡畅大姐是个很随和、知分寸的人。虽然革命资历老、党龄长，但看在毛主席的分上，在江青面前从无半点差池的。也是夫尊妻贵的老传统。唐诗《西施咏》中，也有「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之句吗。相比之下，毛主席的前妻贺子贞，一九三七年被送到苏联养病，还带着女儿娇娇（李敏），只因被毛泽东同志抛弃，苏联方面也就把接待规格降至最低，竟被关进精神病院六年之久，才被王稼祥夫妇救出，送回国内来的！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一个贺子贞，一个江青，有地狱与天堂之别了。

巴尔维哈温泉峡谷春来得早。疗养院花园山石向阳处一株老杏树，绽开了花苞万朵。江青每天中午起床后，都要由保健护士陪着，前来驻足观赏。一天中午，她正面对如一片红霞的杏花，吟诵一首宋人的七律：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忽地，从山石的另一侧有人以中文答话：此情此景，好诗，好诗！是陆放翁的那首《临安春雨初霁》吧？惜乎此树非杏树，此花非杏花，是为雪醋栗树也！

随即转出一位身着深灰色呢大衣的中年汉子来。江青与中年汉子四目相对，却两人都像被针锥了一下似的，倒抽一口冷气，不由自主的各退了半步。毕竟是那中年汉子沉得住气，向她伸过手来：江青同志，幸会幸会。早听说您在这里疗养，本想约蔡畅大姐领我来拜望的……杨帆！江青脑子反应极快，一个久违了的名字突地从记忆深处冒了出来。但她抑制住了自己，没有喊出这个名字，也没有伸出手去，而以一种陌生的口吻说：你是谁？我好象不认得你，你怎幺会认得我呢？真是的……小李呀，咱回去吧，到吃药的时间了吧？

江青唤上自己的保健护士，转身而去，腰肢款摆着，渐行渐远。

那叫杨帆的中年人，原也是位长期从事过地下党情报工作的老革命，现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受到江青如此冷落，心里好不气恼、懊悔：大白日见鬼了！好端端的，来这异国他乡，偏生又遇上她？真是冤家路窄，倒霉透顶了。

当天晚上，在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江青和杨帆，都在各自的小楼里辗转难眠。

江青苦思一晚，不能明白：他有什幺资格来这里疗养？他为什幺敢出面找自己相认？难道是老板派来的？防止自己与老大哥方面的男医生、男卫士有染？我可不是林彪夫人叶群，在东北时趁林彪上了前线，而在家里和苏联军事顾问上床，被自己的儿子老虎①撞见。……不可能的，老板不会怀疑我和老毛子搞杯水主义的，何况还有蔡畅大姐作证；难道是有关部门，仍在审查自己的历史，而派他来跟踪、监视的？太荒唐，太可笑了！

有人敢来跟踪毛泽东主席夫人？老娘教他死无葬身之地！老娘想得到，做得出。这也符合老板的政治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犯到底，绝不留情。……看来，巴尔维哈，世外桃源，也不是久留之地。给老板写封信，告上身体已无大碍，思家心切，要提前返回。

杨帆，原名石蕴华，一九一一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一个书香之家。一九三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性情爽朗，口才雄辩，能诗能文，是位极有文学天赋的青年。像当时多数忧国忧民、立志改革社会、富强国家的年轻人那样，杨帆很快被中共北京大学地下党组织看中，将其培养成学生中的骨干。一九三五年，受党组织指派，杨帆从北大退学，转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员。这所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学校，却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十分活跃的场所，田汉、阳翰笙等都是该校的名教授。由于杨帆的左倾言行不慎曝光，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地下党组织于一九三六年将他派往上海，化名殷扬时，以记者身分从事文化救亡活动。

那时，蓝苹已在上海影剧界闯出了名气，常有剧照海报、电影特写镜头出现在报章杂志，以及悬挂在影院、剧院大门外。一天晚上，殷扬时在卡尔登大剧院观看了由蓝苹主演的《大雷雨》，印象极佳。演出结束后，殷扬时到后台采访了蓝苹。作为一位影剧明星，蓝苹当然惯于跟新闻记者打交道，对这位年轻英竣堂堂一表的男记者更是极表逢迎。当晚两人一起外出吃了消夜，相谈甚欢。第二天，配有蓝苹剧照的访问记《艳色天下重》在报纸上刊出后，殷扬时又带上剪报，登门造访。其时正是蓝苹跟第四位同居丈夫——导演章泯分手之后。也是风气所致，上海影剧界的男女明星们几乎人人追求个性解放、性事自由。因之传闻「蓝苹恋爱、宽衣解带」之类流言，也就毫不足怪了。

一来二往的，蓝苹和殷扬时日渐亲密，成为至交，无话不谈了。殷扬时这才了解到，蓝苹出身贫寒，勤奋好学，兴趣广泛，靠了美貌加上聪慧才智，从老家山东来到上海闯天下，几年内成为明星，其身世实在令人怜爱。她一九三三年加入了地下党，一九三四年被捕入狱，但很快在报纸上登了「自首声明」出狱。出狱后游疑于国共两股政治势力之间，时而送玉照给审讯并宽容了她的国民党大特务，甚至到南京给蒋介石演戏祝寿；时而又接近地下党组织，上演进步剧目，并到纺纱厂去教女工识字、学文化。殷扬时是位革命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很强的人，在与蓝苹共度良宵时，不忘对其灌输革命思想、马列理论，鼓励蓝苹脱离上海这个人欲横流、罪孽深重的大臭染缸，投奔革命胜地延安：在那里，你会开创出新的艺术天地，摘取革命文艺的美丽硕果的。

一九三七年，蓝苹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转道杭州、南昌、武汉、洛阳、西安，去了中共大本营延安，在周扬任院长的鲁迅文艺学院任戏剧教员，不久十七岁的孙维世也到了延安，当了她的学生。

翌年，殷扬时亦奉地下党之命投笔从戎，离开上海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政治秘书。延安，皖南，千里关山，烽火岁月，蓝苹和殷扬时，自是音讯杳茫了。新四军军长为叶挺将军，政委为工人出身的原江西中央苏区军委书记项英。在新四军军部，殷扬时改名杨帆。因他文化水平高，笔头来得快，又通晓俄文，故很受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器重。一九三九年春天某日，项英突然把杨帆叫到自己的住处，问他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期间，认不认识一个叫蓝苹的女演员？杨帆说认识，并访问过，比较熟悉，后来鼓励她去了延安。项英又问：听说她被捕过，有变节行为，你知道吗？杨帆只得如实汇报：这事听上海地下党组织谈起过，她是填写了「自首声明」登在报纸上才出狱的。出狱后一度左右摇摆，我和一些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才把她拉回到革命阵营来的。项英很不高兴地递给杨帆一张上海出版的报纸，一行刺目的标题出现在他眼前：《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项英冷冷地说：看看吧！这个蓝苹到延安后改名江青，很快就和毛泽东同志搞到一起了，据说老毛还要和她结婚，荒唐不荒唐？危险不危险？我们这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来的老同志，谁不认识女红军贺子贞？那才是老毛的爱人！难怪老毛要把贺子贞送去苏联养病，喜新厌旧，休妻休到外国去，太过分了！问题还在于，女戏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政治上是个可疑分子，怎幺可以钻进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去？

杨帆这才大吃一惊，这个蓝苹真不简单，过去在上海时还看不出有如此手腕呢。项英政委要求杨帆写出一份有关江青的材料，以电报方式拍给延安党中央。杨帆有些犹豫：事情既已到了毛泽东同志要和她结婚的地步，一纸材料能起多大作用？项英很不客气地问：杨秘书，你在上海是不是和她有过一腿

两腿交情？大义灭亲，为了党的事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你一定要把材料写出来，以我的名义向延安发电报，你怕什幺？杨帆只好接受任务：写就写，反正上海地下党组织里头，还有不少人都知道蓝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项英在江西苏区时，就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一起整肃过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及右倾机会主义。他心里一直看不起这个湖南湘潭富农出身的红军领导人。为了及时防堵国民党特工打入党中央内部，纯洁党中央组织，项英在命令杨帆写材料的同时，并联络了一批新四军师级以上的重要人物，集体上书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

杨帆所写的材料，项英所搞的集体签名信件，均以项英的名义，由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用绝密电报方式发往延安。杨帆的材料因发文的格式需要，注明了杨帆执笔，情报来源也是杨帆。集体签名信送达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任弼时手里，交毛泽东本人过目后，即存档了。杨帆所写的材料，因涉及江青的政治历史问题，则由当时的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江青的同乡旧好康生处理。康生是专责党内锄奸反特工作的活阎王爷。

毛泽东和江青已在延安窑洞里同居，不管前方后方有多少人反对，他们日常出入形影不离。毛泽东曾经毫无修饰地对朱德总司令说：这件个人感情上的案子，你们就依了我吧！蓝苹不单是聪慧秀丽，更难得的是我从来没有这幺快活过。她能令我快活！总司令，你是娶过九房姨太太的人，还不帮着成全我的这点子雅兴？

一天黄昏，江青正要陪毛泽东去延河边散步，社会情报部部长康生却悄悄把她拉进自己的窑洞，将新四军政委项英拍来的一份揭发材料，交她本人过目。她一时脸色惨白得像掉进了冰窖里，却仍然强装恼怒地说：完全是这个叫杨帆的家伙造谣污蔑！康老师，毛主席信任我，我是清白的！

这件事怎幺处理？康生呵呵笑着，长长的马脸上洋溢着对旧相好的爱意：这还不好对付？你看着，我就这幺替你对付了！说罢，擦亮一根火柴，将材料烧了。江青感激得一把抱住了「救命恩人」，倒是康生连忙推开了：云鹤，如今你成了主席的人儿了，我们再不能授受相亲了。

远在皖南山区新四军军部的杨帆，自然不会知道延安所发生的变故，更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已经刀刻斧砍似的，嵌进了康生、江青两人的脑子里，再也去不掉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万余人马在向江北转移途中，陷入中央军的重围，双方激战七昼夜，新四军终因寡不敌众，伤亡六千余人，被俘两千余人，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则在突围的途中被自己的警卫员打死。只有两千人马突出重围。杨帆侥幸突围到了江北。项英的死，使他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历史责任的开脱人。

新四军以陈毅为师长的江北指挥部进行重组，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了新的政委刘少奇，陈毅升任军长，饶漱石升任副政委。杨帆则被认为是项英的亲信，而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这回可是羊入虎口，中央社会情报部长康生下令将他逮捕，严刑拷打，逼他交代「敌特问题」。杨帆好冤枉啊，自参加革命以来，他从未被国民党捕获过，哪来的「敌特问题」？他个性坚强，咬紧牙关，字字血，声声泪地为自己辩护，表明自己是位忠贞的党员。他的倔强表现，终于感动了具体负责办他案子的社会情报部副部长、长期在华东地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潘汉年隐隐知道杨帆的案情涉及江青和康生（康部长欲置杨帆于死地），担心以自己一人之力相救不下，于是说服了老朋友、来延安参加会议的新四军副政委饶漱石一起出面说项。……由于康生未能掌握到杨帆的任何历史过节，只好勉强同意了潘汉年的审查结论：杨帆敌特嫌疑查无实据，准予恢复组织生活，着返新四军原职工作。

许多年后，杨帆才从新四军老上司李一氓将军那儿，知道这次自己在延安被打成「敌特嫌疑」的真正

原由，吓出过几身冷汗。后来戎马倥偬，镇日忙于行军作战，也就渐次把这事给淡忘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杨帆随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进占上海时，已是正军级干部，被陈毅司令员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他的直接上司则是在延安整风时救过他一命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的潘汉年。旧上海黑道横行、帮会林立、流氓猖獗，更兼国民党撤退时留下了大批特工、线民，因之共产党政权要在这个东方大都会立住脚跟，公安局局长杨帆肩负的重担是可想而知了。杨帆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对上海社会治安采行了恩威并重、以黑吃黑、以毒治毒的方针。他出人意表的来了次「出榜招贤」：凡愿意为新政权服务、为维护社会治安出力的有识之士，无论过去属于何种党派帮会，犯有何种罪行，均可到市公安局招贤处填写自新表格，接受短期培训，即行分配在公安战线工作。

杨帆局长此举，实具文韬武略之儒将风度。数月之内，上海市区即有三千三百余名黑道分子、帮派成员、以及国民党潜伏特工，自动投效到他门下，成为市公安局指挥下的一支维护社会治安、医治战乱创伤、保障居民安全的有生力量。一时间上海的社会秩序迅速好转，犯罪率大减，城市生活运作正常。然而，在市委、市政府内部，也不乏人对杨帆的「招贤纳叛」政策表示反感，甚至编了顺口溜来针砭：杨帆门客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帮！好在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都对杨帆的工作成绩大加赞赏。

杨帆这次来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疗养，是经过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公安部长罗瑞卿特批的。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会在这里遇到三十年代的旧相好蓝苹。真是尴尬人行尴尬事，有什么办法？难道当年奉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命令，写的那分揭发蓝苹的材料，竟落到蓝苹本人手里？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何况那个在延安以整人为乐事的康生，一九四六年即离开了党中央，到山东分局去了，郁郁不得志，进城后一直在医院里养病，中央都没有给分配新的工作。……考虑再三，杨帆决定拉上蔡畅大姐，一起去拜访一次蓝苹，然后提前结束疗养，离开是非之地，回上海上班去。

第三天中午，江青起床后，那位会说中国话的苏联护士长上楼来报告：有两位中国客人来看您，等了好长时间了。江青以为又是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同志送东西来了，穿戴整齐后，才缓缓下楼，到客厅里见到的是蔡畅同志和那个前天在雪醋栗树下见过的中年男人。

江青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向蔡畅同志伸出手去：大姐，我还以为是哪位贵客呢，为什幺不直接上楼去，还要在客厅里等？大姐真是太客气了。

这里的护士也真是不懂事，来了客人不及时通报。老大哥的服务人员，我又不便批评她们……。

蔡畅见江青这幺热情，也就有些过意不去似的：哎呀呀，小妹子这幺讲，我担待不起哟。看看，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位朋友呢，也是位年轻的老革命呢。

江青这才朝杨帆看了一眼。杨帆立即恭敬地趋前两步，伸出手去：您好！江青同志。

江青这次却不能当着蔡畅的面，拒绝和这个男人握手了，只好勉强地伸过手去握了握，回了声：您好。

蔡畅见江青不认识杨帆似的，连忙从旁介绍说：这是杨帆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参与过领导文化救亡活动的。

江青却说：记不起了，好象没有见过。都二、三十年代过去了，那年月兵荒马乱、东奔西走，许多人都忘记了。加上近些年病了几场，又动过手术，记性差了许多。

杨帆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实为讨好、套近乎，却无形中去揭了江青的伤疤老底：怎幺会不认得呢？

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看过您主演的《大雷雨》，很激动，到后台去采访了您，第二天就见了报。后来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很多文艺革命、工农革命、地下斗争等问题，我还建议您去延安……。

江青却仍然反应不过来似的：是吗？我怎幺就记不起你这个人了？你那时叫什幺名字？

杨帆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那时的名字叫殷扬时，写文章也用过杨帆这名字。

江青摇着头，纤纤玉指敲敲自己光洁如玉的额头，又问：那幺你后来去了哪里？旧上海那个地方，鱼龙混杂，什幺人物都有。

杨帆回答：后来您去了延安，我去了新四军军部，给项英同志做秘书，就一直叫做杨帆了。

江青忽然变成一副没精打彩、神不守舍的疲乏样子：项英啊？哪个项英？这名字怪耳熟的……。

蔡畅老大姐笑了：就是新四军的老政委呀！

江青略带羞涩地跟着笑了：大姐，看看我这记性，让您见笑了吧？一九四一年年初发生皖南事变，叶挺同志被捕、项英同志不幸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我陪主席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哩！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主席在延安的抗议集会上，怒不可遏，用湘潭土话，操蒋介石的娘！背信弃义，灭绝人性，一下子吃掉我新四军军部近万人马。……主席召开军委会议，重组新四军军部，派刘少奇去做政委，提陈毅做军长的决议案，还是我记录抄写的呢。从一九三九年起，我就帮主席做很多案头文字方面的工作。

蔡畅说：杨帆同志那次有幸逃脱，随一支小部队突围出来，到达陈毅的江北司令部。

江青再次抬起眼皮看了一眼杨帆，不冷不热地问：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杨帆一遇江青的眼神，头皮阵阵发麻：一九四九年五月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进驻上海后，我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江青点点头：记住了，杨帆同志，上海市公安局长。日后我随主席去上海，有你做保卫工作，放得下心罗。

语含讥讽，话不投机。告别出来，杨帆凭着公安局长的敏锐目光，洞察到这位昔年上海滩上的女戏子，今天已成为一名时时心藏杀机的红妖后。但杨帆胸襟坦荡，问心无愧，自认本身没有任何历史污点，一贯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就算有人要想栽赃诬陷，也不是那幺容易的。更何况他身为华东野军正军级干部，饶漱石、陈毅、罗瑞卿、潘汉年这些顶头上司，都对自己十分器重和信任；周恩来总理也了解自己；高岗主席更是多次交付给自己极机密的任务。……过了几天，蔡畅大姐又来看望江青时，顺便告诉：杨帆同志提前结束疗养，回上海去了，是上海市委来电报催他回去的。

江青见又提起杨帆，遂扬了扬眉头：这个人也怪，硬说三十年代在上海采访过我，可我怎幺也记不起来了。既是来见面、相识了，突然回上海，又连个招呼都不打，也是神秘得很哩，……我也快回去了。蔡大姐，康生同志的近况，您了解吗？

蔡畅不知江青为什幺突然问起康生来，摇摇头说：我和富春都不熟悉康生，许多老同志讲他是个很可怕的人物，延安整风时他搞了个抢救运动，出了大批冤案、多起人命。后来还是毛主席出面召开大会，向大家赔礼道歉、行三鞠躬礼。……这些年康生一直住在医院里，没有工作。

江青却说：金无赤足，人无完好。既做工作，孰能无过？我了解康生同志，是位有大学问、对党忠诚、对敌人心狠手辣的老革命。

①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乳名。

第二十一章　欲擒杨帆借重康生

江青回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家里。她给老板带回来的特殊礼物，一方以巴尔维哈鹅黄色大理石制成的大砚台。果然，老板对这方砚台表示激赏，当即命她研徽墨试之，但见墨汁浸润其间，玉液般溢香透亮。老板来了兴致，当即铺展宣纸，稍作沉吟，挥毫写下唐人诗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蓝苹赴苏归来，书唐韦庄句赠之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四月江青得了老板的墨宝，高兴得像个大姑娘似的，眼波欲流，粉面生春，又红又白，似有七分娇艳。老板看在眼中，心里也有些诧异：徐娘未老，风姿犹在？当晚，不免龙威虎猛，颠鸾倒凤，行一番周公之礼。兴奋至极处，江青哭了。尽兴之后，老板说：你也是奇怪，都做了摘除手术，却像是不大影响房事，反倒是越来越紧了，夹得人舒服哩！江青娇喘微微：大主席，你都快有三年没有弄过我了，又觉得新鲜了吧？为了你，我天天游泳，练紧缩。……你看看、捏捏，我这臂、胸、腹、臀、腿，还是白嫩苗条着吧？比那些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老板满足地微微笑着，欲吸烟。江青轻盈地探出半个身子，伸玉臂取过云烟和火柴来，给老板嘴里轻轻插上一支，点上火。老板抚着婆娘光赤的身子，果然温软细腻，光洁如玉。老板说：谢谢你从苏联给我带回来的礼物，不铺张，又大方，还实用。江青说：其实，我还有最好的礼物送给你。……老板见她欲说还休，便问：什么最好的礼物呀？江青说：你呀，身获至宝不知宝呀，最好的礼物，就是我的身子呀！韦庄的《菩萨蛮》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老板说：我让你读《全唐诗》，看来有些收获了。「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这两句，典出何处呀？江青说，我就知道你会考人。「炉边人似月」，是指西汉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后，开了一家酒店谋生，文君掌炉、沽酒，她的手腕玉骨冰肌，洁白得如同霜雪一样。老板说：可以打九十分……身子，英语叫什幺呀？江青虽然习惯了老板的跳跃性思维，但她对英文可说是一窍不通，请过几回老师，也总是提不起兴致来学。老板见她愣愣的，回答不出，遂自问自答：身体，英语称「巴的」，Ｂ、Ｏ、Ｄ、Ｙ；腿，称为「莱格」，Ｌ、Ｅ、Ｇ；脑袋，称为「嗨得」，Ｈ、Ｅ、Ａ、Ｄ；这回，你是吃零蛋了。

江青见老板提到学英语的事，立即想起来他新近的英文教员为康生的姨妹子。于是趁机进言：人家曹轶欧把妹妹推荐给你，你却把康生忘到脑后，快有八年了。

见突然提到康生，老板愣了愣，没有说话。江青进而说道：康生同志也是老资格了，一九二八年就当过地下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一九三三年担任我们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回到延安，投效到你门下反王明，功不可没。后任中央情报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延安整风时，主持锄奸反特，帮你清算张国焘、王明两大派系，立下过大功劳的呀！由于他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办案子不讲情面，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包括朱总司令、少奇、恩来他们都另眼看他，开「七大」时连个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没有选上。一九四五年后派到山东分局去工作。后成立华东局，又是由饶漱石当第一书记，他只是挂了个第二书记，受到排挤。也算能上能下，不计个人得失的了。进城后一直在杭州、北京的医院里住着，你可以说他是小病大养，但中央一直没有分配他新的工作。

毛泽东抽完一支烟，有些疲累了，不愿再听江青罗嗦下去，倒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反感而予以训斥，只是说：知道了，知道了。康生本人前几天也托他姨妹子带来一封信，说他身体大有好转，可以出来做点事了，请求我给他分配工作。下次政治局会议，提出来就是了。回中调部是不大可能了。

江青轻轻抚着老板的额头，心里生出一股醋意，但又不敢发作，看来曹轶欧的妹子也不是好东西！教老板英语是个名，说不定早教到床上去了。那个二十几岁都嫁不出的骚妖精，听说早和他姐夫不清不楚、不干不净。看在她姐夫的分上，只有忍下这口恶气了。

老板被江青抚摸着，觉着受用，并相信女人在他额头上抚摸，具催眠效用。江青问：为什幺不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局任第一把手？饶漱石早调来北京了，还占着那茅厕？

毛泽东说：华东局我想交给老朋友柯庆施。党内人事，你要少插嘴呢。

江青紧紧搂住了毛泽东，兴奋地说：还是老板英明！由柯庆施坐镇华东，东南半壁河山，放得下心了。

第二天，江青去西花厅看望邓大姐和周总理。带上的礼物，也是一方巴尔维哈鹅黄色大理石砚台，当然比送给毛泽东的小了一号。江青很谦虚，说是来向总理和大姐汇报在苏联养病情况的，并感谢总理每半月派人送去国内的时鲜蔬菜、水果、以及甲鱼等等。邓颖超连忙表示不敢当，消受不起呢，这砚台，恩来办公正用得着呢。周恩来手抚砚台，把玩不已，边说：趁外交部信使专机之便，搭送些生活必需品去，是职责分内的事，何况主席后来也吩咐了，用不到感谢。

江青说起了在苏联体检及疗养等情况。她说着说着，眼睛红了，掏出手绢来捂住鼻子：总理呀，我到了老大哥那边，冰天雪地里，也有人跟踪、监视呢！周恩来大为吃惊，看了邓颖超一眼：有这种事？怎幺可能？邓颖超见他们又要谈及党内绝密，便起身替江青茶盏里续了茶，然后退出去了。

江青说：总理呀，有的事，人家大约把你也蒙在鼓里了。周恩来关切地问：你在那边发现什幺了？江青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周恩来又是一惊：杨帆到了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那是老大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疗养地，对外只接待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袖及其夫人的。他一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怎幺有资格去？这事，你放心，我会负责查清楚！江青说：这个杨帆很大胆、很猖狂。那天我和护士在温泉公园看一树早开的雪醋梨树花，背诵一首陆游的诗。他突然从山石背后冲出来，把我吓了个半死！

天呀，要真遇上个刺客，我就没命了。事后，他让蔡畅大姐领着来看我，硬说三十年代在上海认识我、采访过我，还想逼我承认……总理呀，我虽然生活在主席身边，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周恩来问：这事，你报告过主席吗？江青说：我不敢。总理知道的，凡涉及到党内高级干部的事，老板从来不准我插嘴的。

对于杨帆，周恩来是熟悉的，年轻、能干、有水平，偶尔也吟诗对赋，颇风雅的。在上海公安局长任上很称职，表现很出色，陈老总、罗长子他们都很赞赏的。或许，江青这女人，又有些神经过敏了。谁会派杨帆去苏联跟踪她呢？有这个必要吗？不可思议。但杨帆又为什幺去了？还有蔡畅大姐可以作证。论级别、资历，他都不够去那里疗养……。

江青见周恩来思考什幺似的，便提醒说：总理呀，不要小看了这个杨帆，上海地下党出身，当过项英的秘书，是老华东局饶漱石手下的红人，听说精通俄文，还不定到老大哥那边干什幺去了呢。

一听扯到饶漱石的身上，周恩来心头一亮：你说得对。这次你在那边所遇到的情况，是可能有比较复

杂的背景，涉及到某些重大人事。这样吧，这件事，就说到这里为止，不可外传。你给我一点时间来了解详情，严肃查处。必要时，由我来报告主席。

江青听周总理已松了口，便趁热打铁：总理呀，你要是不见怪，我就想提及一下，现在中央政治保卫系统、全国政法战线，缺乏一位统筹人物。罗瑞卿、谢富治二位当然不错，但毕竟是从野战兵团司令员、政委岗位上转过来的，有时就觉得嫩了点，是不是？

周恩来听这一说，不知江青口袋里又有什幺灵丹妙药。这个女人，总是不甘寂寞，总想插手中央的重要人事。但又得罪不得，只能顺着依着。

不管毛泽东主席喜不喜欢她，也是担着夫人的名分，吹起枕边风来，一吹一个灵。西苑里头，不是有个六字经吗？「事不灵，找蓝苹」。周恩来已屡试不爽。应当说，这十几、二十年来，毛泽东一直想甩掉自己这只包袱，却总也没有甩脱，江青确是从中起了很大的调和缓冲作用。于是，周恩来作出认真聆听的样子。

江青说：我觉得，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几位负责人，把我们党内一位老资格遗忘得太久了。说起来，人家还是你的一位老同事、老朋友呢。

周恩来问：谁？党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先谢谢你及时提个醒……。

江青妩媚地一笑：赵云呀，自一九四六年至今，已经坐了整整八年的冷板凳。杭州、北京的，一直住在医院小病大养。

周恩来凝神想了想，才说：你说是康生同志啊！他的病养得怎样了？

是有许多年没有见过他了。他来过信，要求分配工作，我替他转上去了，没有下文。记得曾以个人名义给他回过信，让他安心养病，耐心等待。他不是一直挂着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职分？当然，可以理解，以他的资历、才干，做华东局第二把手，是有些委屈。是不是主席最近有什幺意向，想让他重新出山？

江青仍是一脸妩媚地微笑，却没有正面回答周恩来的问题。周恩来是想套他的「底」，她偏偏不能被套去了「底」。她温婉地反问：总理呀，你说说，康生同志长期不能出来工作，问题的结症究竟在哪里呀？

周恩来的心里镜子一般地清晰，江青是想让他说出刘少奇来。这是不能够说的。主持全党党务及干部人事的刘少奇同志，的确不喜欢康生，甚至可以说有些害怕康生。但康生被中央冷落了这许多年，却不是少奇同志一个人所决定得了的。根子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委托康生主持党内反特除奸，康生则搞了个「抢救运动」，把大批从国统区、敌占区投奔到延安来的革命青年甚至地下党干部，打成「敌特」、「奸细」、「叛徒」，进行残忍的刑讯逼供。延安的大小窑洞，先后关押了几百名「潜伏敌人」，其中几十人被逼得自杀身亡。好端端的一个革命圣地被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包括经周恩来亲自从陪都重庆推荐来延安工作的青年干部陈正人、李锐、王鹤寿等等，以及从华东局来的柯庆施、杨帆等人，都被关进窑洞，遭到康生发明的「车轮战术」、「疲劳轰炸」、「饥饿疗法」等方式审讯。直到周恩来回到延安，得知李锐等人的遭遇，出面找了毛泽东主席，担保李锐等人是忠诚的革命青年，才把人救了出来。后来，抢救运动越搞越凶，直到惹恼了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人，贺龙甚至扬言要回延安枪毙康生，替党除害、替革命同志伸张正义……毛泽东同志才感到，自己所信任的康生，的确太过分了，打击面宽了、扩大化了。于是召开大会，把所有被关押的人统统放了出来，赔礼道歉，行三鞠躬礼。……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岗、董必武、张闻天、林伯渠等人达成共识：康生同志不适宜继续留在中央工作，

尤其不适宜继续从事中央社会情报系统的领导工作。毛泽东主席接受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这项共识，只好把康生派去山东分局任书记。

上述这些，周恩来觉得没有必要向江青作出解释。何况江青是参加了延安整风的，情况大致上也是了解的。如今江青既然提出康生出山的问题，即便不是毛泽东主席的意思，也是经她提出，得到她老板的认可，并让她来透透消息，作个试探的……既然如此，周恩来就不便反对了，而且还应及时作作刘少奇同志的工作。对了，康生还是饶漱石的死对头！江青又欲除掉杨帆……太妙了，康生出山，再拉上江青，来共同对付高饶，太妙了！真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周恩来笑笑微微，对江青说：康生同志二十年代末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就是我的朋友、老同事了，很有才干的一位老同志，我们一直合作得愉快的。……他的问题，不就是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有些扩大化，得罪了一些人？都八年过去了，是应该考虑给他重新分配工作了。你替我报告主席，如果主席在政治局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康生的事，我会赞同和拥护的。

相信其它同志，也不会反对。

见周恩来松了口，江青向敬爱的总理行了礼。敬爱的总理握着她的保养得极好的纤纤玉指，好一会没有放开。

晚饭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到中海堤岸上散步。警卫员拉开一段距离，在他们后面跟着。柳丝吐绿，新芽万点，杨树、槐树枝头，也冒出一层新绿，在向晚的风中沙沙作响。湖水中有水鸭扑翅嬉戏。古都春来晚，也是一派春消息了。二人行至中海东北角上的蕉园，但见殿堂破旧、廊榭荒芜，均有待修复。这里原是明、清王朝小太监教习之所，现做了西苑警卫部队临时兵营。

在被称为燕京八景之一的水云榭，「太液秋风」石碑前，他们遇到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连忙上前握手致候。邓颖超亲热地拉着「小妹子」

王光美的手，绕到水云榭一处背风的石凳上聊家常，询问孩子们的情况。

周恩来见自己的警卫员和刘少奇同志的警卫员也都在堤岸树荫下等候着，便抓住机会商量起工作来了：少奇同志，正好有件事想向你报告，我们就便谈了吧？

刘少奇很是感叹，周恩来这人，总是那幺谦逊、恭谨，请示啦、报告啦的不离嘴，有时让人觉得舒服，有时却让人不那幺自在：恩来啊，老同事了，不要太客气，有什幺事，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谈。

周恩来问：少奇同志，你认识上海市的杨帆周志吗？

刘少奇笑笑说：认识，认识。新四军出身的老同志，做过项英的秘书，饶漱石、陈毅都对他很器重。上次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陈毅同志在和我谈到上海市的社会治安情况时，还特别提到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点子多，有儒将风度嘛。

周恩来遂把江青所说的，在苏联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遇到杨帆，怀疑杨帆是在跟踪、监视她的种种，说了一遍。

刘少奇在一块洁净的大理石圆墩上坐下，掏出一支卷烟来，打上火抽着：恩来啊，我们坐下说话吧。我也有个事想找你通通气。张闻天从莫斯科寄了一份大使馆党委的思想汇报材料给我，其中有人提到

江青在苏疗养期间，外交部派专机每月两次给她运送国内的新鲜蔬菜、水果，还有什幺太湖王八、洞庭湖甲鱼等等，太过浪费、太过特殊化了。这事，你该知道吧？人家还说唐明皇时候通过驿站、驿马，数千里日夜兼程，把广东产的鲜荔枝送到长安，供杨贵妃食用；现在科技进步了，可以用专机上万里的把国内的新鲜蔬果送到苏联，供江青食用……。

周恩来心里不禁一阵无名火起，但他的面部表情却丝毫不显露出来。

这个张闻天，也太多事了，还嫌他自己的麻烦不够多？竟麻烦找到主席夫人江青同志身上去了。……当然，属于党内风纪问题，张闻天把材料寄给少奇同志而不寄给自己，那倒没有什幺。遂说：这事我知道。张闻天同志他们反映的情况，也不是毫无事实根据。问题是，外交部没有派专机给江青送过东西。少奇同志你知道，目前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定期航班，因之两国政府商定，由各自的外交部，每月两次，向对方派出信使专机，运送重要文件及人员来往。至于给江青送蔬菜水果，是主席亲自吩咐过的，说江青在苏养病，吃不惯老大哥那边的土豆牛肉、面包黄油，想吃点国内的新鲜蔬果，请我关照一下。我才吩咐信使专机，就便每半月给江青送去一筐两筐什幺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刘少奇点点头：原来是这样。既是主席吩咐的，就不要再提起了。……这个蓝苹啊，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我们自己也有很不错的医院、疗养院嘛，温泉也有，广东从化温泉就不比那个巴尔维哈差嘛，为什幺每年都要跑到老远的外国去呢？是有些特殊呢。对了，你刚才提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他也到巴尔维哈疗养去了？这就不大正常了。倒不一定会去跟踪江青吧？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很无聊的嘛。会不会和高、饶有关？

他是饶漱石的老部下，俄文又好……。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我们想到一起了。还记得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主席率团访问苏联，与史达林同志会谈那次的事？史达林交给主席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的是苏联驻东北局专家谢瓦廖夫写给林的密件，分析我党中央领导人员的所谓亲苏派、亲美派问题。当时主席就怀疑，肯定是东北局里有人向谢瓦廖夫提供了材料。为了顾及中、苏两党的关系，也是为了保护高岗，主席才一直把这件事按下不表。这次杨帆去苏联，会不会又是高、饶派他去执行什幺秘密任务的？

刘少奇听到这里，兴奋得脸上发光：太好了！我们要抓紧落实。高、饶要是背着中央里通外国，哪怕是老大哥之国，他们就垮定了。这事一定抓住不放，就先拿杨帆开刀！打开这个缺口，就好办了。

周恩来目光清晰，心里也很兴奋：要是能落实他们的里通外国问题……只是眼下，我们两个都不宜出面过问，以免打草惊蛇，反被蛇咬。江青今天中午找了找，提出了一个意向：若擒杨帆，借重康生。

刘少奇一听康生的名字，忽然身子朝后一仰，彷佛要躲闪什幺迎面而来的危险似的。良久，方说：康生嘛，一九四五年「七大」后，政治局有过一个共识的，此人今后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尤其不能再负责政法部门的工作，才把他派去山东的。……在华东局又跟饶漱石闹得很僵。恩来啊，我不能不告诉你我心里的某种隐忧，要是再让康生、蓝苹两人联手，或许对解决高、饶问题确是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长远的角度来看，却是前门拒虎，后门揖狼罗。

周恩来心里承认，自己着眼于解决近患，刘少奇却虑及了远忧。但从目前情形看，要战胜高、饶，非借重江青、康生二人不可。只是江青为了除掉杨帆，而站到了刘、周一方，就是争取到了三分之一个毛主席；康生则有如一头潜伏、落寞已久的饿狼，一旦放出来咬人，准定一咬一个死。

况且，如果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康生休息得太久，要给分配工作，就谁也阻挡不了。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周恩来很含蓄，委婉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刘少奇不吭声了。为除高，饶，借重江、康，虽属下策，也只好默认了。

这时，邓颖超和王光美手拉手，从亭廊的另一方绕回来了。邓颖超说：就知道你们两个一见面，要谈党、政大事，我们只好躲过一边去，现在该谈得差不多了吧？王光美说：少奇，风凉了，我们送总理和大姐回去吧？周恩来忙说：不敢当，谢谢光美。少奇同志，我们就此别过吧。

第三天，江青到东单协和医院高干病室探望自己的同乡、师长康生同志。康生是个嗜书如命的人，直把病房当书房，也不知从哪儿弄来那幺些古籍，四个大书架摆了整整一面墙壁；还有一张大写字台，摆有文房四宝。康生多才多艺，书、画、金石，都不凡俗，内行看了都敬服的。

江青进来时，康生正躺在床上读《国朝宫史》，忽见江青，顿时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哎呀呀，云鹤呀，你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听说去苏联疗养了？气色很好，风姿绰约罗！这几年，我是门庭冷落车马稀，鬼都不大上门了罗。

江青伸出双手，将康老师轻轻按在病榻上，不让起来：早就想来看你的。我也是前两天才回国。……我回来就给老板说了，人家赵云同志那幺老的资历、那幺大的功劳、又那幺广博的学问，被凉在一边好多年了，为什幺还不安排他工作？

康生的眼睛躲在厚厚的镜片后，急不可待地问：云鹤，主席说什幺了？前些日子我还托姨妹子苏玫给主席带去一封信，主席读过了？

江青不正面回答康生的问题，而是有意激他一激：老板倒是问我了，你的病养得怎样了？如果还没有完全康复，就安心养着。来日方长，想工作，还不多的是？现在刘、周、高等人都忙得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来呢。

康生一听急眼了，竟一个鲤鱼打挺，坐直了身子，抓住江青的右臂说：云鹤，请替我报告主席，我身体已经康复，完全康复，只要主席批准，我随时都可以出来工作。

江青因手臂被亲昵地捏住，红了红脸，挣开了：你呀，也是一把年纪的人，……若是叫护士看见了，影响多不好。

康生戴好眼镜，嘿嘿笑着掩饰道：放心，我对你，早就玉洁冰清了。

尤其在你有了娘娘身分之后……对了，说点正经的，昨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郭锋说是代表饶漱石来看望我，问候我的病养得怎样了？多少年了，中央组织部总算有人来看过我了。郭锋算哪门子首长？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他大约还穿开裆裤哪，我过的桥比他小子走的路还长！饶漱石本人为什幺不出面？什幺东西！来看看我就会掉他的斤两？当年我任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呢。后来可好了，回国几年一路窜升，就做到了新四军副政委，政委，三野政委，华东局第一把手去了。

江青无意听康生摆谱、发牢骚，便抓住饶漱石和华东局这一话题，将自己在苏联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遇到杨帆，杨帆逼她相认的事一一道了出来。这才是她今天来看望康生的主要目的。

康生眼睛都睁大了：杨帆？不就是当年写你黑材料、告你黑状的那个殷杨时吗？他怎幺跑到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去了？以我在党内的资历，想去那里休养，都没去得成呢。

江青说：此事我已报告总理了，总理答应查一查。

康生说：云鹤呀，如今中组部是小人当道，全无规矩了。你可能还不知道，自杨帆当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之后，在公安系统排挤工农干部，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收罗了几千名旧上海的黑道分子、地痞流氓、国民党潜伏人员，来负责管理社会治安。还美其名曰以黑治黑、以毒攻毒！

上海党政系统早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杨帆门客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帮！还有，你听我说完，一九五 0 年上海发电厂被国民党飞机轰炸，造成重大停电事故，死伤员工百余人，中央公安部和华东局公安部不是一直破不了案吗？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就是杨帆在一九四九年夏天当上上海公安局局长不久，破获了一座国民党的潜伏电台，他竟让该座电台秘密存在，保持与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联系！相信敌机轰炸电厂案，就是那座电台招引来的……。

这回是轮着江青张大嘴巴，睁大眼睛了：康老师，你可没有白躺在床上休息呀！有这幺重大的发现，为什幺不及时报告中央？

康生老谋深算地笑着：我也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云鹤呀，这事关系重大，涉及到整个华东局和上海市的公安系统，包括饶漱石、潘汉年、杨帆这些人物。这样吧，还是由你先把这事透给主席，吹吹枕边风，主席就会找我谈话了……到时候我替你收拾个把扬帆，还不是小菜一碟？

二人正说着，就见康生的太太曹轶欧敲了敲病房门，进来了。曹轶欧身后还随了一位二十大几、面目清秀的女子。那女子提一只暖笼，里边大约装着食品。高级干部住医院，一般都家里供奉餐饮，而不吃医院食堂的伙食，曹轶欧一见江青，忙不迭地上前握手，说东说西，亲热得不行。那女子却一屁股坐在江青方才坐过的地方——那褥子被江青坐暖和了的，任什幺话都没说，就一口一口地喂起「病人」饭食来。

曹轶欧见江青不住地朝那喂丈夫饮食的女子打望，便介绍说：对了，忘了介绍了，她是我妹子苏玟，在大学里工作，三月兼做毛主席的英文助理……。

这曹轶欧倒是会说话儿，教毛主席英文就教毛主席英文，偏偏要说成什幺英文助理。……江青这时注意到了一个动作，当那女子起身向江青致候时，康生竟从侧面捏住了女子的手。

江青告辞出来，坐上小卧车，心里却倒了一罐子山西陈醋似的：好个姨妹子！看模样早和她姐夫私通了！曹轶欧是个睁只眼、闭只眼。想想自己呢，何尝又不是这样？这骚货肯定教英文教到老板床上去了。老板呀老板，你也真是的，总是嚼人家嚼过的馍呢！在我和这个苏玟身上，康生都先你一脚呢。

第二十二章　「向高岗同志学习！」

自出了「孟虹卧底事件」，毛泽东已两个多月没有单独召见过高岗了。高岗本人也有些底气不足，不像先时，一月总有三次、四次去求见或者被召见，向润芝兄个别汇报工作，与润芝兄相谈甚欢，直至通宵达旦。近两月他一直忙于筹备全国财经会议，每天都要约谈各省市自治区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审批会议的重要文件。因之，在全国财经会议召开前夕，高岗接到菊香书屋值班秘书的电话，通知他来见毛主席时，他顿觉云开雾散、春光明媚，一切不愉快之事都已成为过去似的。

毛主席做为一国之尊、一党之主、六亿人口①的英明领袖，怎么会为了一名小女子而跟他的亲密战友、结拜兄弟过不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几名有才有貌的美人儿还不容易？

毛泽东仍是那么随随便便，穿了宽松的睡衣在书房兼办公室里和高岗见面。照例有面目姣好的女服务员进来上茶上烟。高岗抢着替润芝兄点火。毛泽东倒是开门见山，先把话挑明了：高大麻子！孟虹那件事，算过去了，我不再当回事，你也不再当回事，都不往心里去，好不好？两个月不来见我，我可是记挂着你罗！

一时，高岗如醍醐灌顶，激动得喉咙发酸，眼睛都红了。毛泽东说：孟虹，十有八、九也是她本人不想回来了。我已经告诉谢富治他们，停止查找。就是找回来，也意思不大了。我的脾性你是晓得的，许多事情，一点都不要勉强人的。还影响了你、我二十年的生死之谊，何苦呢？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人各有志，随她去。对于我，还是你高大麻子重要，就是拿十个孟虹来换，我都不愿。得一保健医师易，求一治国贤能难。你和我，还是要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对不对？

高岗感动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身上又陡涨了那股子二杆子豪气：主席，老师！自三五年在咱陕北瓦窑堡见到你的那天起，我高岗就死心塌地、提上脑袋跟你走，做你的保镖，追随你打天下，效革命之劳！

毛泽东呵呵笑了：好了，好了，高大麻子，总算不是效犬马之劳……当然，我也要提醒你一句，你这二、三十年来不是在跟着某个人走，而是在跟着党中央走、党的正确路线走。要摆正党和领袖的关系呢。

高岗说，跟着主席走就是跟对了路线嘛！讲起来又是一句老话，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初到陕北，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军委书记是周恩来、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张国焘挂名。主席那时还不是最高领导人呢。可我高岗识英主，一眼就看准了你！只有你才是我党我军的真正领袖。应当说，我陕北土包子一个，还是有点眼力的。

毛泽东说：好了好了，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要在封建时代，识主于微时，不见得就是好事。……今天找你来，想问问你个国家经计委主席阁下，全国财经会议怎么个开法，《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改稿为什么还没有报上来？还有你的那个《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改得怎样了？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周恩来、薄一波作检讨，检讨他们多年来在财政工作上的一系列错误，交由会议讨论、批评。

给他们做个什么结论？要不要给予纪律处分？我们先商议一下，心里有个谱，但绝对不要传出去。

高岗见毛泽东一如既往地信任、器重自己，也就把自己对会议的通盘考虑，无保留地说了出来：两项主要内容，前期解决薄一波的问题，后期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草案。批判薄一波，主要为了统一全国财经政策，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工作关系，堵塞各类财经漏洞，健全制度，严格纪律，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做到收支平衡。对于周恩来、薄一波二位的错误，还是要贯彻主席一贯提倡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吧。再有，周、薄二人也要区别对待。周近两年来虽然对我个人搞了不少小动作，不大正派，但我仍然认为，周抓工作还是兢兢业业的，他这次的问题，是工作纪律上的错误，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加分散主义，他没有也不敢闹独立王国，跟中央搞分庭抗礼；薄一波就不同了，我一直怀疑这个人是思想品质、政治路线问题。他是要顽固地维护私营工商业者、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现已查明，今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推行新税制的社论中，「公私税制一律平等」那句资产阶级口号，就是他加上去的。这个人是一九三六年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填写了「反共启事」

出来。他担任中央财政部长以来，推行的就是一条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路线。所以，经过这次会议对他的批评、帮助后，他不适宜再担任中央财政部长和继续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了。在主席面前，我还要斗胆说上一句，关于保护私有经济、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思想、路线问题，薄一波只是个在前台表演的。在后台挂帅的，实际上是少奇同志。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高岗的意见。他欣赏高岗以高姿态对待周恩来。一个多月前，高、周二人还为了孟虹失踪的事，在他面前争斗得面红耳赤嚒。高岗小事爱弄个小聪明，大事却也有大聪明，处事端正，不夹带个人意气，乃大将风范耳。

毛泽东说：对于周恩来，蓝苹的看法倒是和你很相近。……当然，我是禁止她在外乱说话、议论党内人事的。会议，还是由你和恩来共同主持吧。不计前嫌，大局为重。薄一波要在会议末期，宣布撤销他的财政部长、华北局第一书记职务，我现在很讨厌他！可以联系他的思想路线问题来批判。他和刘少奇的问题是三条：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是确保私有财产。这三条，我可以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给他点出来，也算是助你一臂之力吧！

高岗腾地一下站直了身子，两脚后跟一碰，行了个军礼：主席！这三条正是他们的要害，用了千方百计来阻挠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我可以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提出来批判，社会主义一定战胜他妈的资本主义。

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地挥挥手：坐下坐下。你如今主要是个文官而不是武将了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你只是挂了个名吗。还有事情要和你谈啊！高岗平日大大咧咧，接人待物不大注意礼仪小节。唯在毛泽东面前，毕恭毕敬如同一名小学生：主席，对于你，我永远是一名士兵。

毛泽东说：不要尽捡好听的，灌我的耳朵了。告诉你吧，苏联党和人民的领袖史达林同志去世，对我是个刺激。我相信他是累死的，脑溢血吗。党、政、军、情，工、农、商、学一把抓，听说每天书桌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他的工作方法不好，一言堂，大家长，政治局会议开在他的饭桌上，边吃边决定国家大事，重要决议由他亲自口授，结果给累死了。

我不能学习他的这种工作方式。我想从繁忙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退居二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理论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全新的课题。这是我们党，也可以说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党和国家第一线的工作，就由你们年轻同志多负担一些。你是一九 0 五年出生的，比我整整小出一轮罗！比少奇、恩来也小出七岁。你看看，我的这个想法怎样？

高岗脑子好使，思路很快跟了上去：我拥护。主席是应集中精力，对世界共运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并且保重身体，注意休息。至于第一线、第二线，我的意见，你可以处在第一线和第二线之间，平日少管政务党务，遇有大事，或是党内出了纷争，还是需要你来掌舵、裁决的！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及早安排革命接班人。史达林同志一生光荣伟大，在指定接班人一事上却太晚了，以至马林科夫接任后，威望不足，他们政治局群龙无首，显得青黄不接了。

毛泽东很有兴趣地听着，高大麻子谈问题，总是有他的独到见解。这也是十几二十年来，他愿意和高大麻子单独讨论问题的原因之一：呵呵，我说要退出一线，安居二线；你却要我居于一线与二线之间？进可攻，退可守？还是你带兵打仗那一套啊！你的意见存疑，我可以加以考虑。你提出的「革命接班人」这个名词很重要。对，是要及早安排接班人。我今年已近花甲，医生查出我有多种疾病，要我少管事、多休息。「革命接班人」提得好，只是人数可以多几个，也可以是整个的书记处、政治局，领导集体吗。

高岗心里有些失望，润芝兄待自己虽然情同手足，但又不肯许诺自己做他的政治接班人，便开了句玩

笑说：过去封建帝王立东宫，也是为了解决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也会意地笑了：高大麻子，你是不是想我立你为东宫太子啊？

对不起，你、我同党不同姓。我们共产党人，不搞父子相传、皇位世袭那一套。接班人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锻练和考验来形成。

高岗的脸膛红了红，接过了话题说：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形成，以及接班人是一个年轻的工作班子，是很有长远战略眼光的设想。但像薄一波这种人，年纪很轻，比我还小三岁，是决不能安排做接班人的。这里，我还想汇报一下他一九三六年出狱的问题……。

毛泽东却打断了他的话：今天不谈历史问题。他们的那团麻纱一时也扯不清，留待以后开展审干运动时去解决吧。我当前要考虑的是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政治局和书记处都要扩充，增加一些新面孔。康生同志养病多年，一直没有工作。他是老资格，有功劳、有水平的，我看可以让他出来工作了。你和饶漱石同志接触多，他又是经你推荐做了中央组织部长的，我委托你找他谈谈，要他顾全大局，主动和康生同志搞好关系。过去封建时代的王公大臣，都倡行有容乃大，和衷共济，何况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同志之间，为什幺要搞得势不两立？

高岗见润芝主席对饶哥有责备之意，便忍不住替饶哥辩解说：主席呀，饶漱石这人是有不少缺点，原则性很强，却不大能团结人。在华东局任一把手，和陈毅、谭震林都闹得不大融洽。我也多次批评过他，要他相忍为党，注意团结。但是，他和康生关系不好，我看主要矛盾在康生同志身上。起因不就是一九四六年他和饶漱石争当华东局第一书记，结下的梁子幺。后来中央任命饶第一，康第二，康就一直消极怠工，不服气。其实，他们两人同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又是同一年入党，本是校友加同志来的。

康生同志却自认资格比饶漱石老，功劳比饶漱石大。康生在王明手下当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副团长时，饶只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一九三七年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康又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可人家饶漱石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他任新四军副政委、政委时，和项英、陈毅他们一路打仗打拚出来的！康生就是不服气、闹意气，常在华东局会议上给饶难堪。不久饶为了顾全大局，满足他的权力欲，特别提请中央批准，将原鲁中、鲁南、滨海、泰西等地区合并为鲁中南大区，亦即后来的山东分局，让康生去当了第一书记，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康生却仍不满足，到山东报到画押，敷衍一下，就告了病假。山东分局的实际工作就由向明同志担负起来了。他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 0 年五月，在青岛海滨道四号别墅养了一年玻接着于一九五 0 年六月至八月，去杭州休养两个多月。一九五 0 年八月到现在，一直住在北京协和医院，将近四年时间了。他有什幺病？纯粹是嫌乌纱帽太小的病！

还是老埋怨中央对他不信任，中央对他政治上有怀疑。记得一九五 0 年七月，饶漱石给主席拍过一封电报。电报上说：「我偕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望康生病情。他却反复向我讲，他工作上或许有错误，但绝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中央不信任他，他想不通什幺原因，等等。今天，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留一小时，为他送行。

他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绝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上不要误会他。

……」所以，从饶漱石同志的这封电报看，康生同志的脑子是有些怪怪的，心里没冷病，本身过得硬，为什幺一再声明自己不是特务奸细？

毛泽东看了高岗一眼，声音有点发硬地问：你的记性这幺好？电报原文都背得下来？你又是怎幺知道

饶漱石给我拍过这封电报的？

高岗仍是大大咧咧地说：是饶漱石本人告诉我的。饶漱石是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没有被捕过，历史过得硬。他说他在中央负责同志的档案中发现，少奇同志的履历有可疑点，薄一波的履历有可疑点，周恩来的履历有可疑点，康生的也有可疑点。都有尚未交代清楚的地方。比如少奇同志二十年代下半期曾三次被捕，怎幺出狱的？好了，先不说这些了。饶漱石说，他不会计较康生同志的态度，不管怎幺样，都是老同志了，不应当因一些个人意气好恶影响了工作、或是放弃了组织原则。

毛泽东的眉头耸了起来，面露不悦之色，很久没有吭气。连自己身边的这些老同事、老战友的履历都尚有疑点，都有问题未向党组织交代清楚，看来重新进行一次缜密的审干肃反运动势在必行了。过去战争年代，也搞过审干运动，但环境所迫，许多人事来不及内查外调，掌握到确凿的证据，漏网之鱼必定不少。……康生正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称得上执法如山、铁面无情。甚为蹊跷的是，昨天康生来见，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康生说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人，刘对饶最信任，饶才升任为新四军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的。刘少奇多年来一直支持饶漱石排挤他、打击他。他说刘和饶在历史上都有过叛变嫌疑。康生还说，据杨献珍反映，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对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下达的叛变指示，让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填写「反共启事」出狱，继续为党工作，奉行的是一种叛徒哲学，给党的历史留下一个大污点。……康生建议中央，在调整机构时，一并考虑一下少奇同志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的这些问题。

真是一团乱麻！康生说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亲信，饶漱石却明明是高岗的亲信；康生说饶漱石有叛变嫌疑，饶漱石说康生有历史问题；康生怀疑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高岗也怀疑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却又包括康生也被怀疑上了。杨献珍是位哲学家，也是一九三六年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一起填写了「反共启事」出狱的，却又在康生面前攻击刘少奇。

他们在下面这样你攻我，我攻你，攻击来，攻击去，又都拿不出多少真凭实据，成什幺体统？助长了一种什幺风气？从好的一方面讲，他们在下面明争暗斗，猜忌防范，也就很难抱团，结党，有利于最高领袖居间平衡，驾驶全局；不好的方面是革命同志之间离心离德，各怀鬼胎，相互拆台，不利于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高岗见润芝兄只顾抽烟、喝茶，好一会没有说话了，便试探地问：主席，是不是我讲错什幺了？请指出来，好让我检讨、改正。

毛泽东默默地注视高岗一眼，才说：对待历史问题要慎重。在中央没有作出新的结论以前，我们仍要一如既往的信任、使用这些同志。你要集中精力，和恩来一起主持好这次的财经会议。要严肃批一批刘少奇、薄一波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其余的，来日方长，以后再说吧。

高岗从菊香书屋回到东交民巷八号院家中，立即请饶漱石来吃晚饭、谈工作。餐室里，高岗让服务人员退下之后，向饶哥通报了主席谈话的内容：即将开幕的财经会议的两大议题之一，不批周恩来，而批刘少奇、薄一波的思想路线，薄一波要被撤掉中央财政部长和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

饶漱石说：还是主席英明！下了决心要解决刘少奇、薄一波的问题了。只是便宜了周恩来，又让这只狐狸溜过关去了。

高岗说：饶哥，擒贼先擒王吗。刘少奇是有理论有实践，周恩来是有实践无理论，你说哪个厉害？这次，主席是接受了我的意见，放过了周恩来的。主席还对我不计前嫌、宽待周恩来的高姿态表示赞赏。我认为，周恩来毕竟是位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在党内处于第四把手的地位，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我们的主要对手是占据着党内第二把手地位的刘少奇。

更妙的是，这回连康生也出面攻击刘少奇了。主席有意安排康生出山，特意让我转告你，要胸怀宽大，不计个人恩怨。饶哥，我看你个中央组织部长大人，就再摆个高姿态吧，趁康生还住在医院里，去看他一次。我从主席的口风里听出来，康生这次能复出，是走了夫人路线。不要忘记了，康生和江青是山东诸城乡亲。江青刚到延安时，和康生的关系就不同寻常。

……康、江二位，这次正是我们可以借助的力量。

饶漱石说：江青这婆娘，是不可小看。主席对她，时好时坏，也不想抛弃她。……可我和她不熟悉，搭不上话。

高岗说：我们有向明呀，江青不是称向明为家乡父母官吗？向明和这婆娘，可说是无话不谈的。

饶漱石连连点头：高主席一语点破，亲近江青，借助向明。向明和康生的关系也不错。好好，我明天就去医院看望康生这个王八蛋。……高主席，这是党内一条毒蛇，一旦出洞，是又要咬人的。你、我今后不可不防。另外，虽然毛主席明确指示这次全国财经会议主要批刘、薄，但恕我直言，你和主席都轻看了周恩来了。此人外表温良恭俭、和气礼让，却最是居心叵测、诡计多端。这次放过了他，他就又可能和你来争夺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称部长会议主席也好，国务院总理也好，党内排名第四，可在国家行政上，国家主席之下，他就是第二位了，而且是实权。通过处理国家大事，周恩来这些年来的实际权力，不往往超过了党内二把手刘少奇吗？

高岗摸着下颌上那一天不刮就有些扎手的胡须茬儿，敬佩地看了看饶漱石：饶哥，真是没有白让你当组织部长了，看问题这幺透彻，一针见血。但这次，两害相权，只好先去刘少奇了。周恩来放到下一回会去摆平。

还有一个事，全国财经会议撤销薄一波的中央财政部长之后，谁来接手好？中央政府机构中，财政部可是个大头，顶着半边天的。组织部长大人，你先替我酝酿一个名单，日后主席若问起，我心里有个数。

饶漱石先不说话，而以筷子沾了酒，在桌上划下一个「马」字，再划下一个「邓」字。

高岗认真地问：饶哥，「马」是马洪，「邓」是邓子恢，还是邓小平。

饶漱石笑笑：若能安排马洪做财政部长，对高主席来说，当然是一次到位。但目前显然难于办到，连毛主席都会认为高主席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邓」是矮的那一位。矮个子不也被毛主席看作有统驭全局能力的人物？年纪仅比你长一岁，也是你的潜在对手呢。提议他做财政部长，主席肯定会批准。把中央财政部的重担朝他头上一压，矮个子会忙得晕头转向，几年都直不起身子。高主席不就少了一个竞争者了？

高岗哈哈大笑，连连举杯：饶哥，真有你的！来来，我再敬你一杯……好好，你抿一口，我干一杯。饶哥啊，你真是我的智多星、参谋总长罗。

饶漱石说：高主席谬奖了。马洪是你手下的经济干将，给安排一个财政部副部长，放长线，怎幺样？

高岗竖起了右手拇指：饶哥用兵如神，我听了。怪不得康生、陈毅、谭震林都斗你不赢！

六月十二日，全国财经会议在西苑怀仁堂举行。由于各盛市、自治区的党政第一把手都兼任着当地财

经委员会主席，所以实际上是一次全国各路诸侯的重要会议。毛、朱、刘、周、高率领政治局成员及各部部长出席。休息多年的康生在台下第一排座位上露面。高岗代表党中央致开幕词，周恩来代表政务院作财经工作汇报。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刘少奇、薄一波「保护私有经济、保护资本家财产」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错误，并从理论上概括出刘少奇同志右倾思想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什幺叫确立？「秩序」一经确立，就不能打破了，新民主主义就压倒一切了；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刘少奇同志提出至少要搞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也就是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再「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一旦全面壮大了，会甘心情愿走向社会主义吗？再来一场革命？或者说，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都老了死了，再搞社会主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刘克思之心，也是路人皆知；三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实际上就是从经济基础上否定了我们的革命性质。共产共产，我们就是要共资本家之产，共一切剥削阶产之产嘛。当然，要讲策略、分步骤，有的甚至可以实行赎买政策。但绝不是要确保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为一切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命脉所在，为万恶之源，我们非但不予保护，而是要以革命的手段，分期分批，完全彻底铲除之！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把手，受到毛泽东如此严厉而系统的批评，其状之狼狈与艰难，其地位之岌岌可危，可想而知了。

两天后，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薄一波的严厉批评。他的这项传达，事先并未获得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授权。周恩来、朱德、林伯渠、邓小平、彭真等人都觉得高岗对刘少奇落井下石，违犯了工作纪律，不利党中央的团结统一；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康生、柯庆施、陶铸等人则认为，既然毛主席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开批评了刘、薄的思想路线错误，高岗的传达，可说是本次财经会议的思想指针。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反应到了毛泽东耳里。毛泽东说：话是我讲的，讲了就负责任，高岗只是做了传声筒，有什幺了不起？

有了毛泽东主席授予的「尚方宝剑」，高岗在大会、小会上批起薄一波来，就更是摧枯拉朽、气势如虹。按他原来设想的步骤，周恩来只作了一次检讨，就被暂时放过；薄一波连作三次检讨，却招来一波接一波的连番批判。高岗碍于政治局的工作纪律，也为避免引起多数人的反感，而不便像毛泽东那样指名道姓的批评刘少奇。他采取了「明批霰暗射刘」的方式，把刘少奇的一系列右倾错误言论，统统加到薄一波头上来深揭狠批。

周恩来以他机警、圆熟的政治手腕，避开了斗争的锋芒，松懈了高岗对他的忌恨。他让高岗先去挑战刘少奇，自己置身外围，以赢得空间，再与高岗巧作周旋。为此，他在财经会议前期，向高岗作了种种示好退让，甘拜下风，心悦臣服。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细读了高岗的《关于编制五年计画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后，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阅转高岗同志：高岗同志《关于编制五年计画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稿修改得很好，我提不出什幺新的意见。只是在开头一段，我仍认为初稿写得恰当全面，转修改稿上「在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稳步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只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是不完全的。不如仍依初稿将第一段改写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彻底胜利和三年多在经济恢复和改造上的巨大成功。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我这样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当，请主席和高岗同志予以酌定。……周恩来的这封信，真可谓他的神来之笔。他提出「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第一次把「毛主席」摆到了「党中央」的前面。对此，毛泽东主席虽然甚为受用，但说了句：我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幺药；信中把高岗和毛主席并列，又显示他已承认、肯定了高岗作为毛主席第一助手的地位，高岗自然十分欢心。但高岗比毛泽东浅薄多了，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幺药；而周在信的具体内容上，却符合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本人的经济建设方针，一个「长时期」，一个「稳步地」、「有步骤地」，正是刘少奇要坚持的政策和策略。

周恩来的这封信，第二天就由毛泽东主席批转给了高岗。高岗阅后十分欣慰，得意地对饶漱石说：看来周恩来确是个聪明人，已经服输、服气，不会再朝前挤，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他抓工作还是有一套。谁当了一、二把手都得使用他。今后我们的主攻方向就是薄一波、刘少奇。

周恩来的另一次「推崇高主席」活动，更是在众目睽睽的会议上公开进行。七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出席全国财经会议的一百三十一位正式代表和中直机关的部办首长，准时在西苑怀仁堂会议厅就座。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董必武、林伯渠等政治局成员出现在主席台上。会议开始前，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向明走到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跟前，低声说：目标已经瞄准，炮弹已经上膛，就看他识趣不识趣，投不投降了。饶漱石咬了咬牙说：除非毛主席改变主意，否则，从今天起，他和他的同伙就开始走麦城了。

会议仍由高岗、周恩来两人主持，宣布薄一波做大会检讨。

这已是薄一波的第五次检讨。薄一波承认自己在新税制等问题上向民族资产阶级让了步，混淆了公私企业间的主从关系，欢迎同志们的严肃批评。自己愿深刻认识，坚决改正，以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的教育、培养，云云。

薄一波的检讨一完，高岗即敲了敲桌子，站起来疾言厉色地说：薄一波！你至今死不承认自己犯的是什幺性质的错误，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认资本家做岳父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同志们，今年五月份，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动了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思想上纠正我们党内一部分人，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而不是指一般的同志，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错误。说穿了，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反党，是背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

经高岗这幺登高一呼，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与会者都知道他的矛头不只是指向薄一波，更是直接指向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人面面相觑，感到情况不妙。台下的饶漱石、向明、张明远、马洪、郭锋等人，更是以剑一般的目光射向台上的刘少奇。刘少奇脸孔涨的通红，显然已经恼羞成怒。周恩来最担心刘少奇同志沉不住气、受不住辱，起而跟高岗争辩。那一来就糟糕了，等于把中央的矛盾公开化了，局面将不可收拾。……幸而刘少奇只是脸孔红了白，白了红，眼睛不看咄咄逼人的高岗，只死盯住自己的手掌，并不接受挑战。

高岗见刘少奇不上钩、不应战，就进一步说：同志们，这一阶段我们的毛主席非常不满意中央个别人的右倾错误，已经好几次提出了严重警告。比如当面指出某大人物「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甚至说了：党在过渡时期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你究竟是头脑糊涂，还是政治品德出了问题，为什幺不愿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而是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你们这样干，弄得我几乎没有办法再率领全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再不改，我只好另起炉灶了。……同志们，千真万确，这是毛主席的原话，我们英明领袖的革命义愤！这就是说，在我们党内，个别身居高位的人物执意要推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坚持不改。最后，只好逼得我们毛主席采取组织措施，在人事安排上作出必要的调整！

高岗的话，无异于在会上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把目光投向了刘少奇。周恩来看得很清楚，少奇同志额头上的青筋都突显出来了，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暴怒起来了。高岗有什幺权利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党的一把手对党的二把手的批评？真是猖狂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整个会场一片嗡嗡嘤嘤的议论声，咳嗽声，跺脚声。如同一锅临近沸点的滚烫之水，即将沸扬开来。周恩来警觉地注视着会场的动静，并以哀告的眼神向刘少奇示意冷静。他发觉台下，多数人以敬佩、崇敬的目光望着高岗；少数人以同情、不平的目光望着刘少奇。他最担心拥戴高岗的人和替刘少奇抱不平的人在会场上发生公开对抗。果然，他看到台下一下子举起来十几条手臂，都是要求上台发言的。十几名要求发言的人中，赞成高岗观点的有饶漱石、康生、柯庆施、向明、郭锋、张明远、马洪等；支持与同情刘少奇的，则有李富春、邓子恢、邓小平、安子文、李先念等。

两军对垒，阵线分明。高岗犹疑不定，也担心局面失控。周恩来决定不给任何一边的人马发言的机会，以避免公开分裂，打乱仗。这时，他看到少奇同志的脸色平静下来了。少奇同志毕竟是历经党内外斗争考验的老同志了，紧要关头，从容应对。于是他抓住时机，与少奇同志交换了一个眼神，即宣布：下面，同志们安静下来，请少奇同志发言。

整个会场立时鸦雀无声。刘少奇站直了瘦高的身子，异常平静，出人意表地说：同志们，正像高岗同志刚才所讲的那样，我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其它许多问题上，是有一些错误的。我自己的错误，不能欠账欠到棺材去，生前不还死后还。我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包括刚才薄一波同志所检讨的错误，继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揭发。我过去就觉得我们应当从理论上作好准备。所谓的中国党的理论准备，是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的统一的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们不论对那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还是中国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

周恩来听会场上又出现了嗡嗡嘤嘤的议论声。这个少奇同志也是，总是在谈理论问题时把自己摆得那幺高，一派大理论家的口气。「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话，高岗肯定会鹦鹉学舌去学给毛主席听，毛主席一定又会生气斥骂「刘克思」的。因此，他有意频频地看了多次手表，并指着手表跟言犹未尽的高岗交换了两句什幺，待刘少奇的发言一结束，即不留间隙地站起来说：同志们，会议开得很热烈，很好。只是现在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简单讲几句，先解决大家的肚皮问题，下午再分组讨论吧。刚才刘少奇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有错误，这很好，我和高岗同志都是同意的。薄一波同志所犯的错误则更是包含了我本人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不能令人容忍的。年初新税制的出台，既没有经过毛主席的批准，也没有向高岗同志请示，更没有征求在座地方同志们的意见，匆匆忙忙号令全国执行，造成物价上涨、生产停滞，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财政收入。这次错误，我我……周恩来说到这里，彷佛动了真情，眼睛湿润了，喉嗓发嘎了，一副痛不欲生的神色：同志们，在党的历史上，我这个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犯过。犯错误的原因在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所以跟不上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是我愿意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愿意认真地反省自己的错误。这一点，高岗同志比我强。他领会主席的思想比我们要深、要快。所以他在我们都犯错误的时候，却保持了正确的方向。在此，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向高岗同志学习，向高岗同志致敬，向高岗同志看齐！

这时，会场上不知由谁带头鼓掌，掌声由小而大，而热烈，经久不息。还有人激动地振臂领呼口号：向高岗同志学习，紧跟领袖毛主席！向高岗同志致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高岗本人没想到周恩来会给他来这幺一个激奋人心的高潮。散会时，高岗拉住了周恩来的手：总理，我今天才算认识了你，服了你！

高岗自信，他在党内的权威已达一个崭新的高度。

①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破六亿大关。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不让任何一方获胜

毛泽东审阅《财经会议简报》。当读到高岗「明批雹暗射刘」的言论，并将自己去年某日怒斥刘少奇的话不点名地公之于众时，毛泽东忽又转了念头：谁授权他这幺做了？真是全无规矩，目空一切，不请示，不报告，妄自作主，到了妄传圣旨的地步；接下来是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刘少奇面对恶言相攻，未老羞成怒，而作自我批评，着实高明。可刘的自我批评露出了马脚，什幺全党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够，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然轻蔑。什幺叫伟大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不算，刘克思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算不算？会议上为什幺没有人起来与刘少奇辩论？高岗喊打喊杀的，为什幺不立即抓住这一漏洞穷追猛打，扩大战果？贻误战机，当不得大任……还是周恩来反应敏捷，圆滑到家，作了几句「沉痛」检讨，承认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学习马列、毛着不够，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之后，忽然呼风唤雨，号召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致敬，引发全场向高岗致敬的掌声、向高岗学习的口号声！高大麻子被灌了迷魂汤，一定是越加自我膨胀、老子天下第一了。高、刘、周，三人都有精彩的表演。以高最为浅薄，刘最为老道，周最为狡狯，把高大麻子当猴耍，置于危险境地，放到火炉上去烤，他还洋洋得意，死活不知。换了别的人，在党中央的会堂上被热烈欢呼、口号致敬，早吓得面无人色。国无二君，党无二主，这点简单的从政之道都不懂？当然，周宰相此举，完全为着离间他毛泽东和高岗的关系。

毛泽东边阅读边思索评点，以铅笔在《简报》上做着各种惊叹号、问号、着重号。这些记号只有他本人懂。卫士长小黎进来了，轻声报告：主席，邓政委到了，可不可以请他进来？

邓小平是昨天晚上打电话，要求来汇报情况的。毛泽东放下《简报》，站起身子，踱步到门口去迎候。当矮个子进来问好，握手时，毛泽东感到矮个子浑身都透出一股精悍的力量。

落座后，毛泽东说：邓政委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难得你要求单独谈谈，有何见教啊？

邓小平平日说话不多，人称他的为人行事六个字：三快三多三少。三快是阅读材料快，了解情况快，处理问题快；三多是听得多，看得多，想得多；三少是说得少，写得少，喝得少。他此次要求向毛泽东单独汇报情况，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主席，我觉得财经会议，不能照眼下的样子继续开下去了！

毛泽东佯作不知：会议由高岗、恩来二位主持，不是开得好好的吗？

出了什幺新情况？

邓小平不相信毛主席毫不知情：两位会议主持者貌合神离，各有算盘。最令人意外的，是高岗同志的表现。我没有和高岗同志共过事，过去只听说他是位很能干的人物，是抓全面工作的帅才。但这次会议上，他起码有两次严重的违纪行为。

毛泽东微露惊讶之色：有这幺严重？我只知道他为人粗线条，干工作大刀阔斧。他怎幺违纪了？

邓小平觉得毛主席明知故问，只好直话直说了：第一次违纪在会议之初，他未经政治局、书记处授权，擅自传达主席六月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少奇同志的三句话。他虽然只点了薄一波同志的名，但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知道那是主席批评刘少奇的。更有高岗手下的一批人，包括饶漱石、向明、张明

远、郭锋、马洪等同志在内，到处议论、扩散一些有关中央人事调整的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第二次是前天，高岗同志主持会议时，又一次借批薄一波同志，把主席去年某次批评少奇同志的话，全盘端出来了。少奇同志在台上满脸通红坐不住，我看他几次想反击，又终未反击，反而心平气和地作了一番检讨，承认错误，真是修养功夫做到家。当然少奇同志在理论上自视甚高，说我们党在理论上「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话很不妥当。李富春同志就私下里同我说：少奇口头上接受批评，实际上并不肯认输……。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听着，对邓小平反映的问题不加评论，而忽然问道：恩来呢？他不也是会议主持人幺？最能和稀泥者这回不和了？

邓小平笑了笑：总理当然是不同凡响的。他在前天的会议上制造了一个高潮，把高岗同志给算计了。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问：周总理怎幺算计高主席的？

邓小平说：高岗同志明批雹暗射刘之后，逼得少奇同志做检讨。当时台下有好些人举手要求发言，替少奇同志抱不平；也有另一些人举手要求发言，很明显是要支持高岗同志。眼看两派对峙，要出现分裂局面。高岗同志是乐观其成，而稳坐泰山；周总理则不让任何一方的人有发言机会，而自己检讨开来，并在散会前一刻，突然号召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称高岗同志跟毛主席跟得最快最紧，对毛主席著作理论学习最勤、体会最深。于是台下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口号声。整个情况就像在演出大型话剧，而不像在举行共产党的会议。

毛泽东不吭声了。他心里是赞成邓小平的。良久，方问；邓政委啊，也说说你自己吧，究竟是个拥高派，还是个保刘派？

邓小平从毛泽东的口气上听出来，主席对自己的汇报有好感：主席啊，我哪一派都不是，只想做一名正正派派的共产党人，很不习惯党内一些离开思想原则、奋斗理想的人事纷争。这次会议，要论错误，高第一，周第二，刘第三，薄第四。

毛泽东眉头抬了抬，两只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拳头轻轻敲了敲：你算匠心独运，弄出个有趣的次序排列。可是现在党内上上下下，对「薄第四」

的意见最大，不处理不足以平息党愤。你看呢？

邓小平说：要处理，但应放到会议后期。也不要把人一棒子打死，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不然，谁也不敢当这个中央财政部长了。

毛泽东终于点了点头；看来，你算个比较务实的稳健派。……这次会议后，「薄第四」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还有他那个华北局第一书记等三个职务，是要被拿掉了。谁来接手呢？邓政委，你也先替我想一想，提出个具体人选来。这事，算我托付给你的。另外，你这两天跑一趟北戴河，代表我去看望一下陈云同志。如他的健康情况可能的话，就请他个中央财经委主任回来参加主持会议，使会议降降温。批完薄、周、刘，该集中精力讨论高岗他们提出的那个《经济建设五年计画草案》了吧？好了，这次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以后欢迎你常来常往。你的脑子好使，反应快，也准确，早就大名鼎鼎了嘛。

邓小平离开菊香书屋，在丰泽园门外遇到高岗。高岗挟着个大皮包，看来也是应约进去向主席汇报工作。两人热烈握手，互致问候。高岗请邓政委和夫人卓琳去东交民巷八号院做客、出席舞会，也可以请几位高手陪他打桥牌。邓小平高兴地一一答应了。

高岗进到毛泽东的书房时。毛泽东并未起身，只是抬起手来示意他坐下，点烟，喝茶。毛泽东一字不问财政会议的情况，而另外找了个话题说：今天让你来，是想听你谈谈老大哥那边的事。在中央负责人中，数你和他们接触多一些。史达林同志生前，不是也最看重你？来点真知灼见，如何？

高岗见润芝兄扯出这幺个话题来，大感意外。但想和润芝兄交谈，就非得顺着他的意愿、思路不可。看来，润芝兄对会议的情况是了解、放心的，无须他多做汇报。润芝兄历来愿意和自己纵论国内外、党内外大事，已经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习惯了。于是，他也就毫不客套谦逊地说：自三月五日史达林同志去世后，接班人马林科夫太嫩，威仪不足，政治局群龙无首，贝利亚张牙舞爪，莫洛托夫袖手旁观，赫鲁晓夫蓄势待发。他们只好提出一套妥协办法，政治局和部长会议，实行集体领导，发挥团队精神，强调集体决策，政治局委员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其实，这也早已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了：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毛泽东说：马林科夫马首不瞻，压不住阵脚。……政治局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提法好，比史达林的一言堂、一人决策高明。我很有兴趣。向老大哥学习，我们也来实行集体领导，你看怎幺样？

高岗没想到润芝兄会对「集体领导」一事有这幺大的兴趣，并准备在党内推行。他想了想，立即领会了润芝兄欲推行的「集体领导」，还是为了打破刘少奇把持党务、周恩来把持政务的局面啊，于是说：好！只要主席下决心，我举双手赞成，并身体力行。关于此事，我过去领会不深。现在想起来，主席去年调六大区负责人进京，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加上我，就是为了加强中央工作的集体领导、集体决策能力。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吸着烟卷，品着茶：大麻子，你也不要光捡我喜欢听的来说。我要你说说具体的，怎样才能有效实施集体领导？不然很容易流于形式，变成一句没有内容的空口号。

高岗拍了拍脑门，口不择言地说：恕我斗胆建议，为了实施集体领导，主席和中央应当采取一些组织上、行政上的措施，当下的下，当上的上，开创一个新局面！

毛泽东说：知我者，高岗也。你又和我想到一起了。告诉你吧，这件事，我已经考虑有大半年了。今年，看来「八大」是开不成了。可以考虑先开一次中央全会，为「八大」做一些组织人事上的准备。也是上一次和你说过的，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扩大中央书记处，设立总书记，作为一线班子，主持日常工作；调整、扩充中央政治局，设几名副主席，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作为二线，侧重党、政、军战略理论、建设规划方面的研究。你上次说的，中央主席应处于一线、二线之间的位置上，以协调一、二线之间的关系，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其余的，你看怎幺样？

高岗兴奋得胸口砰砰发跳，增设一位中央总书记，增设几位党的副主席，太好了，太好了。他差点儿就要大声叫好了。但如今，在润芝兄面前，他也老练多了，应尽量表现得成熟、稳重，像一位社会主义的政治家。

不管怎幺说，只要中央设立总书记、副主席职位，自己是十拿九稳，要坐上润芝兄身边的一把交椅了。

毛泽东见他一时未有话说，彷佛看清楚了他心里的曲折，便又以幽默的口气问：大麻子，我一向认为高岗高岗，站得高看得远。你对我这个实行集体领导的打算——肯定有你一杯羹的，有何高见？

高岗脸上一热，说：拥护，坚决拥护。我想提出一点补充意见，我党中央推行的集体领导、集体决策，是党内民主，还必须加上一个集中，才能成其民主集中制吧？这就是说，对于党、政、军重大决策，仍要保住中央主席有最后的裁决之权，也叫一票否决之权。非如此，不能保障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线前进。

在维护毛泽东的最高领袖权威一事上，高岗历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泽东最满意的，也正是此一点。不管怎幺说，高岗大节是好的。小节有亏，大节无过吧。毛泽东高兴了，话匣子也就打开了，于是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地和高岗漫谈开来。两人谈得兴起，以致把晚餐时间都推迟了。

卫士长已来催过两次。毛泽东要求高岗把他今天谈到的「组织人事调整设想」，先在党内高层透透气，听听反应。不可明说是他的话，而只说是中央的新意向。高岗见润芝兄一如既往地信任自己，把如此重大、机密、敏感的任务交自己去办，当即答应下了，并问：可否指示一下「透气」的范围？毛泽东笑说：我不给你名单了，你自己看情形而定吧。

之后，毛泽东留下高岗共进晚餐，以湖南腊肉、红烧肘子、红焖猪蹄、火焙鱼炒辣子等佐绍兴状元红酒。席间，高岗见一名身材高挑、细腰丰乳的美人儿进来，声声款款软软地对润芝兄说：主席，您今天学英语的时间还挤不挤得出来啊？正在埋头啃一片猪蹄的润芝兄，仰起脸来看那美人儿时，眼睛、额头都放亮：啊，你吃过没有？来来，陪我喝一杯状元红？

美人儿娇媚地一笑：不哩，人家早吃过了，沾酒脸红，怎幺教您英文？

毛泽东没有向高岗介绍，这是自己现在的英语教师，康生同志的小姨子苏玫。在这方面，毛泽东已不看好高岗这个好色之徒。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却因他派孟虹来卧底而创下一道伤口。孟虹失踪，肯定是高大麻子一手操纵，更在这创口上撒了一把胡椒粉。

高岗酒足饭饱、兴高采烈地走后，毛泽东回到大书房里面的一间小书室，一直候在小书室的英文老师苏玫才交上一封康生的信。毛泽东抽出信笺来赏阅，康生的一笔瘦金体，是写得风骨俊逸，出神入化，堪称当今一绝了。信的内容，一是说出院后参加了一个多月的财经会议，尚不知是高岗对，还是刘、周、薄值得同情，恭请主席于百忙中拨冗指点迷津；二是请主席和中央考虑，能否给分配一个具体的工作，云云。

毛泽东把信笺装回信封里，坐下来吸烟，想了想才说：你带个口信给老康吧，就说他是位老共产党人了，一切是非曲折，由他本人在实际斗争中去观察、判断，不要妄图来套我的底。说句实在话，目前为止，我心里也无底。关于他的工作，先列席政治局会议吧。具体的工作，还是希望他来抓抓政法战线。中央准备在政治局下面增设个新机构，叫中央政法委员会，他任第一副主任，名字放在罗瑞卿的前面。这件事，政治局还要开会通过一下，先给老康通个气，不可以传出去。

接下来，毛泽东在苏玫老师温存亲切的教授下，以粗铅笔书写每日必要默写的十个单词。这天的十个单词是：爱——Love；恨——Hate；惊——Frightened；恐——Fear；喜——Happy；怒——Angry；忧——Worried；悲——Grief；善——Kind；恶——Evil。

苏玫见毛主席以中文行草方式书写出来的十个英文单词，个个铁画银钩，伸胳膊撂腿的，煞是好看，忍不住赞道：主席真是笔走龙蛇，把英文书写得有咱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毛泽东呵呵笑了：名师出高徒嘛。不过学外语，我可是个笨学生罗。

老师，Make，是做制造的意思，是不是？Make love，中文的意思就是「做爱」了？

苏玫的脸蛋登时羞的绯红，像只熟透了的水蜜桃似的，埋下了脉脉含情的大眼睛：主席呀，在这方面，你真是个不太好的学生哩……。

毛泽东捂住了苏玫的两只柔若无骨的玉掌，摩挲着：你是老师，我不懂就问。昔孔夫子有大学问，还提出「每事问」呢。「做爱」当然是个翻译过来的短语，但比我们汉语文雅多了。

苏玫喝醉了似地有些疑迷，问：怎幺就比咱汉语还文雅了？

毛泽东忽而严肃地说：是个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呢。对于这个动词短语，汉语里没有统一的规范。古代称夫妻房事为「周公之礼」、「阴阳交合」、「二仪交泰」、「男女交媾」、「雌雄交颈」等等；话本小说称「入港」、「采花心」、「探玉户」，已很粗俗。现代方言中，以北京话、吴越语较斯文。北京话称为「玩」，吴越语称为「弄」。当然都是反映了大男人主义心态，对妇女不够尊重。其余的，就更无礼貌，简直是侵犯女权了。在你们山东老家，称为「捣」，河北人称为「干」，陕西人称为「日」，东北人称为「操」，广东人称为「丢」，我们湖南人称为「搞」。其中以捣、干、操、搞最具力度和气势，是不是？

苏玫羞得一头栽进了毛泽东怀里，双拳轻轻擂着他宽厚的胸膛：你坏，你坏！你浪说。……人家英文一个 Love，引出你一大篇中文的粗话，还说是什幺语言学、方言学问题呢。

毛泽东顺势让苏玫跨在自己的腿上，坐正了，之后双手捧住了苏玫粉红粉嫩、吹弹得破的脸庞儿，说：你也是个小小的道学先生呢，干得说不得，弹得唱不得？好了好了，你老是看着那扇门做什幺？我这内书房，不经允许，没有人进来的……等一会，你随我去春藕斋跳舞。……你担心蓝苹？她跑到北戴河拍照片去了，闲得无聊，玩物丧志。……今晚上，出席财经会议的各路诸侯，都会去春藕斋跳舞。过去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如今是乐曲一响，舞步翩跹。春藕斋成了增进团结、和谐气氛、又锻练身体的好地方……。

晚上十一时，毛泽东由刘少奇陪着，从春藕斋步行回丰泽园菊香书屋。身后有毛泽东的秘书、医生、护士、卫士们，加上刘少奇的一名警卫员拉开一段距离随着。路不远，又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沿亭榭曲廊、花蹊柳径，踏着月色树影，听着水边的蛙声虫鸣，一路行来，两人都感到神清气爽。刘少奇说有几件要紧的事须向主席汇报、请示，毛泽东也正好欲找刘少奇谈谈苏式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等问题。

进到菊香书屋大书房，立即有服务人员进来帮两位领导人宽衣，并上茶。毛泽东请少奇同志抽云南玉溪烟厂为他特制的「云烟」：是云南省委的贡品，很不错，不过请放心，已经要田家英从我的著作稿费里付钱给他们，我不能带头刮共产风。

刘少奇恭敬地笑着，拿起一支「云烟」放到鼻头下闻了两闻，果然是烟中极品，赞了声好烟，却将烟卷敬给主席，并替其打上火。接下来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来，燃上一支吸着。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倒是难得你进城后一直坚持抽大前门。进城那年我也抽过几条，很一般，大众化吗，缺些劲道。刘少奇笑出来满脸皱纹：不是不想抽好烟，是怕自己上瘾，上去容易下来难，家里有十几口人吃饭，亏了光美勤俭持家，才维持住了。我吸烟是个额外开销，几次想戒掉，可是一熬夜赶材料、文件，就靠它来提神，欲罢不能了。

毛泽东忽然觉得，少奇同志虽然在理论上不知天高地厚，总想搞出自己的一套来分庭抗礼，或者叫做并驾齐驱吧。但在生活作风方面，还算艰苦朴素、节俭有度。拖着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过日子，大约他脑后难于长上反骨。……于是说道：少奇呀，我想起一个事情来了，尚昆、家英都向我汇报过，你的几个孩子都穿补丁衣服，大冬天上学也穿著单布裤，生活着实困难哩。中直机关每年都评给你家里几百元钱福利金，但你和光美拒绝领取，坚持自力更生，说什幺家里的困难，家里能解决？

刘少奇说：谢谢主席关心，过问此事。有困难，我们自己能克服。倒是难为了光美，她是大门户出身，

过去自然是养尊处优惯了的。但自从和我结婚后，就每月数着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当家主事，把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老小和和睦睦。所以吃福利补助之类，我们是一定不能接受的。中直机关里，许多同志级别比我们低，还有家眷在乡下，负担比我们更重呢。

毛泽东说：光美年轻，资历也浅，却有贤名。在许多方面，都比蓝苹强。……今天你要求来谈谈，是不是财经会议有什幺情况？

刘少奇本欲反映一下高岗同志连月来借批薄一波，对自己发起粗暴攻击，严重违反党纪一事告上一状，这时却变了主意，决定保持高姿态，以大局为重，暂不涉及个人的荣辱遭际，以期得到毛主席的同情与好感。于是说：财经会议已开了一个多月，我和总理都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已作过四次检讨，仍过不了关。我的意见，对薄的批判可以告一段落了。政治局可以开次扩大会，对薄的错误，包括对我、对总理的工作错误，作出党纪处分。下一段，会议应转入对国民经济五年计画的讨论了。这应是本次全国财经会议的主旨，事关工业、农业、商业、财贸、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的全面规划，事关国家的全局和前途，不能再延误下去了……。

毛泽东明白刘少奇采取的是迂回战术，饱受委屈，恨煞了高岗，却只字不提高岗，也真是难为他了：是啊，大约你和总理，还有小平他们，都想结束批薄，转入五年经济建设的讨论。可是也有部分同志要对薄一波的错误穷追猛打，斗志正昂，不肯罢手。一方要和，一方要战，如何是好？

上午小平同志来谈过，比你谈得坦率，反映的情况也实际。我已要求他近两天跑一趟北戴河，看看能不能把陈云同志接回来。陈云同志养病多时，虽然挂着中央财委主任的头衔，对近两年的经济工作，实际上算是个局外人。旁观者清嘛，他若出来讲讲话，或许有利平息双方的争议。你觉得怎样？

刘少奇释怀了：主席英明决断，陈云移驾回京，太好了。他可算得上我们党内数一数二的经济专家、理财能手。记得当年在江西苏区，就是由他指挥搭了间茅屋，办起了苏区第一家银行。长征抵陕北后，又是他主持了陕甘宁边区的边币改革，稳定了边区市场，繁荣了边区经济。陕甘宁成为模范边区，他功不可没。一九四五年冬，他随彭真、林彪、高岗去东北，也是由他主持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大计，使东北地区恢复生产，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物资大后方，更是立下了大功劳。他在党内的资历比高、林、彭都要老。这个同志的长处是能上能下，从不计较名位，只顾埋头实干。在东北解放区，出了名的是林彪、高岗，实际上他作为经济主帅，却很少有人知道。

毛泽东点点头，一时又觉得由刘少奇分管组织人事，确是了解党内高级干部孰优孰劣的。不过，今天他不想和刘少奇多谈这些，而是要谈谈学习苏联老大哥，在中国党内也实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问题。

刘少奇一听毛主席欲在党内推行「集体领导」，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扩充书记处，增设总书记一职；扩大政治局，增设几位党中央副主席时，立即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涉及「七大」通过的党章，需要先修改章程呢，党内重大的人事调整，是不是放到「八大」时去统筹解决？

毛泽东却不容置疑地说：形势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党章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活人还能叫尿憋死？麻烦一大堆，「八大」今年是开不成了。

明年开不开得成？我看也没有把握。我们可以在「八大」之前，开一次中央全会，先做一些人事上的准备。总的原则，政治局和书记处，除了已经去世的（如任弼时）和犯有严重错误坚持不改的（如王明），只进不出。

我们也暂不提具体人选，先征求一下意见，听听反映。书记处是第一线，政治局是第二线。中央主席、

副主席要少管事，多做一些战略理论方面的研究。这事，你可以代表中央，去找一些人谈谈，透透气，如何？但不要说是我的什幺意向。具体找哪些人物谈，怎幺谈，由你自己定。我只是提醒你，不要忘记去征求一下高岗、饶漱石二位的意见，包括听听他们对你的批评帮助，以利团结嘛。

刘少奇见毛泽东仍将如此重大的机密事项交付自己，这足以证明，主席还是信任自己的，而绝无抛弃自己之意。找哪些人谈？什幺事可谈？什幺事不可谈？谈到什幺程度？谈过之后，主席若变了主意，不肯认账了，又怎幺办？总之要留有余地，慎之又慎。

刘少奇未能知晓的是，仅在数个小时之前，毛泽东主席已把同样的任务，交付给了高岗同志。

第二十四章　高岗游说与虎谋皮

不能说高岗有勇无谋、进退失据。其实，战争年代，他智勇双全，几无败绩，战功赫赫，声震海内。史达林和毛泽东，都认他为中国党内最有前途的权力接班者。只是进了和平建设时期，他一路晋升，跻身中央权力核心，日渐妄自尊大了。他敬重的是跟他一样拉队伍、打天下的英雄，如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徐海东等等。他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由「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大部分所组成。江山主要是由「军队的党」率领革命军队打下来的，「白区的党」

只是一个辅助力量，且成员出身复杂，历史可疑。因之，江山既得，亦应由「军队的党」的代表性人物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论功行赏，天经地义。共产党闹革命，焉有打江山者不坐江山之理？他觉得，毛泽东和他，正是这「军队的党」的代表者；刘少奇、周恩来则是「白区的党」

的代表者。他们无资格占据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

那天傍晚，高岗从毛泽东主席处领命，回到东交民巷八号院家中，当即电话召来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和副部长安子文，向他们口头传达了毛主席一个小时前的谈话指示：在党的「八大」之前，拟先开中央全会，进行组织人事上的调整，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一线是扩大后的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一名，书记若干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线是扩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原则上只进不出，以研究党和国家的前景战略为主，并考虑增设几位党的副主席，加上主席，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高岗把饶漱石，安子文二人一起找来听传达，为的是表明自己这次是出以公心，不分彼此，来完成毛泽东主席交付给自己的重任。传达完毛泽东的指示，高岗说：主席委托我找一些老同志谈话，征求对调整中央领导机构和人选的意见，我第一批就找了你们两位，因为你们是中央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先和你们通气，以便你们有个思想方面的准备。此事关系重大，也相当敏感，你们知道就是了。至于具体要做些什幺样的准备，你们先看着办吧。

饶漱石在高岗面前，向来唯唯诺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心里却直犯嘀咕：这幺机密的事，高主席为什幺不先和自己打招呼？而把刘少奇的亲信安子文一起叫来听传达？会不会是高主席的什幺锦囊妙计，让安子文朝里头蹚？回到中组部办公室，一向智多谋足的饶漱石，也没有能吃透高主席的意图。且看安子文怎幺动作再说。

果然，未等饶漱石开口，安子文第二天一上班，就来找饶部长商量：昨晚听了高岗同志的传达，回家老是想着人事调整的事。我想，我们是不是先拉下一个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以备上边问下来时，送上去供参考？

饶漱石一听安子文想拉出一个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心头豁然开朗：还是高主席站得高、望得远，诱安子文上钩，醉翁之意在这里。……遂不动声色地对安子文说：你是老中组部的人，高级干部的人事档案比我熟悉，我心里也没个底，这事，你就先作些准备吧。

安子文，一九 0 九年出生于陕北子洲县，十七岁加入中共，化名徐子文，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先后四次被捕，坚贞不屈。最后一次是与薄一波、刘澜涛等人一起被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于一九三六年经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营救出狱，并成为刘少奇手下的得力干将。他与高岗本为陕北同乡，但高岗一直怀疑他四次被捕都能活命，一定有过什幺变节行为，加上又痛恨他投效在刘少奇门下，是刘少奇安插在组织部门的一条忠狗，因之从来看不上眼。

安子文是个工作积极性很高、责任感很强的人。这次高岗同志一改过去对自己的冷漠疏远，把自己和饶漱石部长一起叫到家里去，传达毛主席的绝密指示并交代任务，可见高主席对自己还是很重视的。不然，高主席为什幺不叫那位从东北局调来的亲信副部长郭锋去呢？

于是安子文自认重任在肩，得到饶漱石部长的默许后，便调来中央领导人员的档案，关起办公室房门细细阅读。有五位领导人的档案是不须他来阅读的，先写了下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任弼时已经去世，王明坚持错误不改，张闻天派去苏联任大使……陈云养病多年，但经济工作上贡献很大，还应保留。陈云之后，彭德怀必不可少，国防部长，全军副总司令，功高望重，名满天下。彭总之后，彭真应该上。主席很器重这山西大汉，把他摆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任市委书记兼市长，非同小可。林伯渠，董必武是原七届政治局委员，应保留。扩充进来的，应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康生、李富春、习仲勋。

对于写不写上薄一波，安子文迟疑了很久。薄一波因新税制问题尚未过关，正在接受批判。但人家还挂着华北局第一书记，先写上再说吧，反正只供中央作参考。高岗、饶漱石二位肯定要大发雷霆，但最后的决定之权在毛主席手里……。

再说高岗召见饶漱石、安子文之后，又列出了一个需要登门拜访的人物名单：彭德怀、林彪、陈云、邓小平，加上一个正在北京出席财经会议的陶铸。彭老总去了朝鲜开城，坐镇处理与美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等事宜。高岗拜访的首位人物改成了老战友林彪。

林彪自一九五 0 年秋天，以养病为由，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后，即被毛泽东冷置起来了。既然要养病，就好好地养吧！林彪一家住在北京西城区毛家湾，一座高岗曾经入住过的四合院里。人不得志，又不在其位，自然门前冷落车马希真是的，一场抗美援朝战争未挂印，弄得他灰头土脸，颜面尽失，而成就了彭德怀这个大英雄。……林彪每日早餐后，即在大客厅里踱步，绕圈子，算锻炼身体，活动筋骨。之后，看看送来的各类文件。他很知趣，从不批示什幺，看后只划一个圈，写上一个「林」字，即令秘书转走，例行公事。有时来了会议通知，或者什幺庆祝宴会的请柬，他也照例让秘书向中央办公厅告病假，不出席。人贵有自知之明，免得毛主席看到刺眼，不舒服。有时，外地的老部属们来京公干，要求登门拜望，他也叫妻子叶群婉谢，一概不见，以避嫌疑。否则被人反映上去，林某人名为在家养病，实际上呼朋引类，门庭若市，情况不太正常，云云。

这次登门拜访的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计委主席高岗同志，又是东北解放战争时的老战友，林彪朝叶群一挥手，半文不白地说出三个字：开中门！

说起林彪与高岗的亲密关系，也是颇为复杂和微妙的。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上，高岗进入了只有十一位成员的中央政治局，林彪则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该年初冬，中央实施「背靠苏联，独霸关东」计画，从延安派出十万干部赴东北。毛泽东打破常规，任命中央委员彭真为东北局书记，中央委员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而任命政治局委员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政治局委员高岗为

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正是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林彪、高岗配合默契，合作愉快，结下情谊。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林彪只被任命为中南局书记及中南军政委员会主任，高岗却被提升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跃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过林彪看得出来，毛泽东重用高岗，不单是看重他的功绩，更主要的是借重高岗来制衡刘少奇、周恩来。

林总，身体大好了吧？叶群同志，有你照顾我们的林总，大家都放心罗。高岗在林彪面前，从不托大，一如既往地恭敬和尊重，连带对叶群，都十分客气热情。

林彪与高岗紧紧握手，苍白瘦削的脸膛上也微微泛红：谢谢高主席。

我这身体，说大毛病不算大毛病，说小毛病也不是小毛玻……在家静养，乐得轻松。

入座后，有服务员来上茶、上烟。高岗说：中央近一段却不大轻松，甚至可以说，有点形势紧张罗。

林彪眉头拧了拧，微露惊讶地说：我是闭门索居，外面的事所知不多，只是看看报纸、听听广播。有时中办给个会议通知，也要加上一句：如林总身体不适，可以不出席。不就是叫我不露面吗？不露面就不露面，反正天下都给打下来了，不让开会，有啥子了不起？中央出什么事了？薄一波那个王八蛋，从敌人狗洞里出来的家伙，他仗着谁做后台，还没有挨处分？

高岗又喝茶又吸烟的，故意憋了憋林彪，才答道：刘少奇啊，全党的组织人事大权在他手里啊！他和周恩来联手，重用大批白区地下党出来的人物，很多人历史不干净，有叛特嫌疑。他们排挤的是像林总这样的红区军事大将，要把开国功臣们都压在底下。

林彪本就闷有一肚子怨气，被高岗这一激将，拍着藤椅扶手骂道：刘少奇什么玩艺？打过什么像样的战役？常败将军嘛。谁不知道他是靠吹捧毛主席，称思想，喊万岁，耍嘴皮子，坐上党的二把手位置的？大家只是看在毛主席的颜面上，没有跟他翻脸。他要是太过分了，老子就不尿他这一壶！

高岗朝林彪挪了挪藤椅：林总不要生气，伤了身体。这几年，毛主席被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安子文一班子人包围着，大唱赞歌。近年来，才逐渐看出些问题来了。大前天，主席找我去谈了整整一下午。主席有个打算，在「八大」之前先调整一次中央领导人事，扩大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并委托我先向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林总，还有彭总！这回，我们这些军队出身，为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功臣，一定要在政治局里占下大多数，否则也太不公平了。绝不能让那些没有寸功、只会耍嘴皮、个人历史都不干净的白区地下党的人物们骑到我们头上去。林总，你看怎么样？

林彪毕竟是位身经百战的野战军司令员，大事临头，倒是冷静下来：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动作了？

高岗说：有动向。刘、周、薄，加上安子文这些人，抱团抱得很紧。

其实，他们的动向不说自明，就是要阻止像林总这样的大功臣进入政治局，企图仍让你当个普通的中央委员。理由就是你五 0 年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后又一直养病，没有工作。

林彪到底按捺不住了：哪个王八蛋口出狂言？

高岗点点头：千真万确。不信，林总你等着瞧，相信不日就见分晓。

林彪登时双目圆瞪，脸色发白，怒不可遏地站起身子，破口大骂：一批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提着脑

袋指挥作战的时候，他们在哪个狗洞里爬着？打江山他们贪生怕死，一个个草包、熊包，如今摘果子啦，他们倒成英雄了。高岗同志，这回，老子也要豁出去了，不惜跟他们在会议辩论，看看谁来和我比资历、比功绩！

高岗心里暗暗叫好，口头上却说：林总息怒，身体要紧。公道自在人心。只要回顾一下我党、我军的历史，像林总这样生平打了大小几百个胜仗，率领我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从黑龙江一路打到海南岛的大英雄，能有几个？不是我当面夸林总，刘少奇、薄一波之流和你的功绩相比，连个脚趾头都不及！这话，我已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过多次，不管他喜不喜欢听，一个林总，一个彭总，二位的战功，无人能及！

当晚，林彪留下高岗晚餐。叶群早已吩咐厨师备办下丰盛的宴席。这在毛家湾林府是很少有的。林彪因病不能喝酒，这晚上却破例陪高岗连干数杯。酒至半酣时，林彪甚至说：高主席，人生难得几回搏，这次我来扶助你和他们较量！毛主席不主持公道，我们就约上一批将领，集体进谏、请愿，看他能拿我们怎幺样？

高岗兴冲冲地走后，叶群把喝得酩酊大醉的林彪扶回卧室，半躺半靠在床上，又弄来一碗醒酒汤，掩上房门，边喂边说：老总呀，你今天晚上喝了酒，都说了些什幺呀？我的魂都要被吓掉了！你摸摸我的胸口，还在乒乒跳哪！

林彪酒醉心清，喝下几口醒酒汤，问：我说什幺了？

叶群说：有的话，若被人传出去，是要掉脑袋的呀……什幺要扶助高岗来和人较量，毛主席不主持公道，就要约上一批将领集体向毛主席进谏，请愿！人家会告你谋反呀！

林彪一听，额头上顿时冒出黄豆一粒粒的汗珠子来，忙问：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幺办？抢在高岗的前面，主动向毛主席报告？

叶群温存地点点头：人家高岗同志倒是不大可能把话传出去……但你主动向毛主席报告一下，却是上策。

兵贵神速。林彪当即叫通了西苑菊香书屋的电话。不一会，毛主席就亲自来接电话了，那是一口林彪非常熟悉的湘潭官话：育容啊，好久没见到你了。身体怎样了？大有好转，很好很好！你是很少打电话的，有什幺消息或是困难吗？

林彪把高岗来找他谈扩充政治局成员的问题，以及对红区、白区干部的看法，如实汇报了一遍，并说明自己并不完全同意高岗的观点，只是提请主席参考。总的说来，要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一切在党内争座次、争权利之事，都不可为，应予以警惕。

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林彪的汇报，一直没有表态。直到末了，才说：育容啊，知道了，很好，你还是忠于我的嘛。我给你的任务，仍是暂时安心养好身体，以后才好担负更重要的工作嘛。

林彪抢先向毛泽东报告，以表明自己的忠贞。高岗却把林彪当知己、心腹，始终未把林彪类似谋反的话传出去。

高岗的下一个谈话目标是邓小平。要不要找小个子谈话，高岗颇费思量，并找饶漱石商量。饶哥说：矮个子自视甚高、内心里是很难得瞧得起别人的。而且，他进中央后，独尊主席，对其它领导人则不偏不倚，处中立观望态势。这是他聪明过人的地方。要说他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是他尊重彭总，在太

行山八路军总部时，两人很对脾味合得来。以后可以请彭总出面拉他一把。高岗听了饶哥的看法，决定还是找矮个子谈谈，反正是主席委托自己找人谈的嘛。再说自己的职位、名望也高过他许多，他总不至于不买帐吧。只要他继续保持中立，不倒向刘、周一边，也就少一个消极因素了。

邓小平对于高岗的来访，表面上热情欢迎，实际上不卑不亢。譬如说，门口握手寒暄后，并不请客人先行，而是自己转身领步，到会客室坐下。两人同是老烟枪，邓小平也是自己先含上一支，第二支才让给高岗同志。高岗平日大大咧咧，倒是不大注意这些细微的心机，礼节。对上火抽起来之后，高岗开门见山地说：邓政委啊，你来中央工作也有大半年了吧，看出些什幺名堂来了吧？

邓小平抬抬眉头，笑眯眯地问：高主席指的是哪一方面？

高岗坦诚地说：毛主席年初以来，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批评少奇、恩来、薄一波等人的右倾思想错误。最近又特别强调学习苏联老大哥，中央工作实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并准备扩大中央书记处，增设一名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我真心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其实，早在去年八月，主席调我们六大军区第一把手进京，就是下了实施中央集体领导的决心。邓政委啊，你知道这是为什幺吗？

邓小平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笑着说：我和主席接触不多，不像你常去见主席，知道的情况多，领会主席的思想也深，愿听高主席的指教罗。

高岗倒是快人快语：邓政委的高明，党内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当然，你暂时还没有入政治局，许多情况不是很清楚。……一句话，是主席对少奇同志不放心呀！四九年一进城，少奇同志就跑到天津去找民族资本家们座谈，鼓吹「剥削有功」，说「工人阶级需要资本家的剥削」，「剥削越多，功劳越大」；一九五 0 年，批判我们东北局反富农经济，搞集体化试点，是左倾盲动主义；一九五一年，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批山西省委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运动，提出农村现在仍以个体单干经济为主体；一九五二年，他更是主张保护私有经济，保护民族资本家利益。毛主席对他忍了又忍，忍了好几年了，他却不肯回头，一意要干资本主义，阻挡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当然还加上周恩来、薄一波等同志。所以主席下了决心，要在「八大」召开之前，先采取一些组织上的措施。

邓小平心里早就厌透了这个来说是非的人，脸上却只是微显惊讶地问：有这幺严重？我怎幺没有看出来？主席对少奇同志批评归批评，但还是让他主持中央工作嘛。你倒是说说，主席在「八大」之前，准备采取哪些组织上的措施？

高岗仍是口无遮拦地与之交心：邓政委，中央日常工作，在主席离京期间，早就实施三人轮值制了。平常只是各有侧重，刘重党务，周重外交，我重经济。中央现在的问题是，少奇把持党务，恩来把持政务，把主席给架空了。尤其是少奇同志，他重用的是一大批白区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其中有的人还有变节问题。他排挤的是我们这些红区军队里打拚出来的人。打天下靠我们，坐天下却是他们，这很不公平。这次采取组织措施，正好可以把有战功政绩的摆上去，在政治局席位上占大多数。

邓小平微微笑着点点头。但他这微笑与点头，并不表示他同意或是默认，而仅是一种鼓励，或可称之为引诱，让高岗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高主席啊，你说的情况，起码不适用于你我。……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恐怕不好轻易改变吧？你还是给我传达一下，主席要采取的组织措施，主要包括什幺内容？

高岗却没有直接回答邓小平的问题，而继续自顾自地，力图说服对方：邓政委，你看问题过于认真了。少奇同志的地位，还不是毛主席几句话决定的？他有什幺了不起？军无军功，政无政绩。再说，这次我们也应在下面配合主席。到时候我老高为了毛主席，舍得一身剐，在会议上把少奇的一系列严重右

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列数出来，大家一声吼，不就把他给拱下来了？邓政委，我和你说句掏心话，我很尊重你，已多次向毛主席提出，你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合适人眩主席讲了，除了扩大书记处，设立总书记，同时还要增加几位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常委会。你、我都应该进常委会。是时候了，我们要互相扶助，互相提携。

邓小平边听心里边冷笑：真是十麻九怪！封官许愿，拉人入伙，政治野心家一个……。直到高岗发完「高论」，他才哈哈大笑：高主席啊，都说你快人快语，名不虚传！谢谢你看得起我。我却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点斤两，绝不是什幺做书记处总书记的料子，更不要提什幺中央常委了。不过你可以放心，到时候，若中央召开会议，该我讲什幺话，我会配合，讲讲自己的观点的。

高岗和邓小平谈了近两个小时，抽了两包中华牌。高岗告辞时，邓小平坚持送高主席至院门外，才热烈握手相别。回到院子里，邓小平对着一株老槐树，深深吐了几口恶浊之气。转进书房，闭上门窗，叫通了菊香书屋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不一会，毛泽东主席来接电话：是邓政委啊，我也正想着要给你电话，你把陈云同志请回来了，很好嘛。请他参加主持财政会议，讲讲话，降降温。现在火药味太重了，批判薄一波，还是要治病救人……什幺？高岗找你谈话了？是我委托过，他都给你谈了些什幺？

邓小平在电话里，简明扼要地向毛主席汇报了高岗同志谈话的内容。

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高岗同志地位那幺高，资格也很老，但言行不像个成熟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不像个正派的共产党人。对他的封官许愿，拉人入伙，我感到一种人格上的羞辱。他总是嫌自己的地位还不够高，一心往前面挤，这很不正常。主席呀，此风不可涨，不利中央的团结、全党的统一。

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没有吭声。毛泽东明白矮个子对高岗很反感，只差没骂高岗为阴谋家、分裂者了。高岗这家伙，与虎谋皮，不知死活。

……直到邓小平汇报完毕之后才说：邓政委，我知道了。现在情况很复杂。你说过，人人都在演出嘛。你、我冷眼观螃蟹，看他们横行到几时，如何？

再说高岗从邓府告辞出来，已明白这次与邓小平套近乎、交心交底地说了许多机密话，并没有打动矮个子。饶漱石看得很准，矮个子平日沉默寡言，却心气很高、很自负，没有几个人看得上眼。但个性沉稳，深藏不露，是位利害可怕的人物。但高岗心里也颇为坦然，自己和矮个子向无渊源，从没一起工作过，没有好感，也没有私怨；在他把握准风向之前，大约也还不至于放冷枪、射暗箭……看起来，还是先找原东北局、第四野战军的老同事、老部属谈谈，比较靠得祝一个陈云，饶哥说过，也是应当争取或中立的人物；另一个是陶铸，可就算是自己人了。

陶铸，湖南祁阳人，一九 0 八年生，小高岗三岁。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三期学习，是林彪的同学。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转闽西山区打游击，任福建地下省委书记。抗战后调到延安，担任过军委秘书长。在陕北，陶铸与高岗结拜兄弟，称高为大哥，情同手足，正如毛泽东曾与高岗结义，高岗称毛泽东为大哥一样。一九四五年冬，陶铸随林彪、高岗入东北，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对林、高很敬重，从来尊为上司、首长，言听计从的。陶铸与江青的关系也较好。正是通过江青向毛主席反映情况，陶铸于延安整风运动中，从刘少奇手下救过柯庆施一命。陶铸对刘少奇则一向有看法，不亲不疏，保持距离。

高岗在家宴请陶铸义弟。兄弟相聚，分外亲热。陶铸爱喝茅台，高岗更有海量。来回干了几小盅，高岗面对自己的下级与义弟，就更是坦诚相见、无话不谈了：有件事，过去在电话、电报里不便对你说。去年八月中央决定我出任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主席，我就向主席提出，调华南局书记陶铸来做个副手，以陶铸的资历、才干，怎幺也强过薄一波吗。主席点了头，说了陶铸聪明能干，可以考虑。让我去找

管组织的刘少奇、饶漱石二位商量。饶漱石同志很痛快，说由中组部送报告，请书记处刘少奇批一下。因为调上来当国家经计委副主席，就与政务院副总理平级了，所以非经过书记处不可。可是到了刘少奇手里，老弟，你猜他怎幺说来着？他让他的亲信安子文给饶漱石回话：经计委与政务院平级，目前由高岗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陈云、彭真、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李富春等同志都是委员，如调陶铸上来出任副主席，属于连越三级，恐怕反映不好，请中组部慎重考虑。老弟，你听听，这个刘克思是不是在放屁？薄一波、安子文算什幺东西？不就是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家伙？

却成了刘少奇的亲信宝贝！拉帮结派，任人为亲，刘克思不倒，难有我们弟兄的出头之日。马上就要开「八大」了，如果放任他们干下去，由刘少奇、安子文他们拉名单，你老弟恐怕连中央委员都当不上！

陶铸听着义兄的慷慨陈词，心中也是五味杂陈。对于刘少奇，他向来敬而远之。且他对进京做官，也意愿不大。京官人事复杂，上下相夹，左右制衡，有什幺好？他眼下的华南局书记一职，下辖两广，人口五千万，地盘也不小，一如过去的封疆大吏，百事可以作主，说话算数。但刘少奇凭什幺不让自己当中央委员？难道他真的可以一手遮天？想到这里，陶铸问：我并没有得罪过少奇同志，他为什幺这样为难我？

高岗说：你不是他圈子里的人嘛？北京现在是刘少奇一个圈子、周恩来一个圈子，只有主席和我没有圈子，坚持削山头，搞五湖四海。

陶铸脸上燥热，取过一块小毛巾，抹了一把：闻所未闻！难道毛主席和党中央没有看出少奇同志的这些问题？

高岗气愤地以手指嗒嗒地敲着桌沿：早看出来了！只是脓尚未戳破。

不是说刘少奇靠吹捧毛主席、称思想、喊万岁爬上来的吗？最近有人给我看了一份密件，揭出了刘克思反毛主席的老底：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克思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文中说：现在我们的许多领袖还只是纪律上的领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众领袖。他拒绝承认毛主席是人民领袖！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宣称：全党的领袖与中心很久没有实际地形成，党在各个地方的领袖与中心则至今还很少实际地形成！他这是拒不尊重、承认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有哪，你听着，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刘克思对晋、察、冀代表团谈话时，仍公然放毒：你们反对中央局，我们可以撤回来，由你们另选一个！如能保证对一千二百万人民有利，为什幺不可以这样做？不只是中央局，毛主席也可以反，如果他错了，如果有人比他强的话！这次的谈话，完全暴露出刘克思的狂妄野心！你知道，一九四七年，我们在东北战场还在一路撤退，胜负未卜；党中央在陕北面对胡宗南二十四万大军的追剿，毛主席、彭总手下只有两万多军队，在跟敌人作殊死周旋。刘少奇在晋、察、冀根据地讲这种话，不正是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吗？他后来把自己打扮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欺骗了全党同志！进城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保护私有制、保护资产阶级，阻止主席和我实行社会主义。毛主席对他忍了再忍，最近才下了决心，要把他弄下来，安排他去搞议会。兄弟呀，大哥今晚上给你交这个底。「八大」之前，中央要作出重大的人事调整，你一定要看清形势，跟着大哥走！

陶铸酒醉心清，对高岗大哥这次的话，不知为什幺，总有点儿半信半疑。但告辞时，陶铸还是向高岗拍了胸口：大哥放心！我陶铸一不爱钱，二不爱权，只想为党多做工作，到时候一定紧跟中央步伐，跟大哥走！

来京出席财经会议的各路诸侯，都住在东交民巷西口的六国饭店。从高岗家出来，只需步行数百步。陶铸回到六国饭店住处，越想越觉得高大哥今天晚上的许多话不对劲儿，对党中央的团结不利，有闹分裂的嫌疑，以后万一被传出去，自己也担着大干系……应该报告中央，当然不能找刘少奇，也不能找周恩来，二位如今也成了是非人物，只能找毛主席。……但自己的职务、级别，又不宜直接给菊香书屋挂电话。对了，还是找蓝苹。正好自己的夫人曾志还有一盆君子兰要送蓝苹，通过蓝苹把今晚的谈话转告毛主席，万无一失。

另说高岗听说陈云已从北戴河回来好些天了，在家里静养，便没有经电话联系，而迳自前去探望。对于高岗的突然来访，躺在床上的陈云很感意外。准予见面嘛，这位是非之人，一心向上，要权要名，贪得无餍，实在令人讨厌；称病不见嘛，人家过去在东北，也算是自己的同事、上级，现在又是堂堂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主席，于情于理都说不大过去，……遂吩咐秘书说：请高岗同志进来，但要告诉他，医生有规定，不能多讲话，每次见人不得超过三十分钟。

高岗进入陈云的卧室兼病室时，嗅到一屋子的中药和西药的混合气味。又见陈云躺在洁白的床单上，双目紧闭，脸色蜡黄，果然是病得不轻。

秘书走到床头，俯身在陈云耳边轻轻报告：高主席到了，……陈云这才睁开眼来，一眼见到了高大麻子，连忙挣扎着、十分艰难似地，力图坐将起来。高岗见状，立即趋步向前，将陈云轻轻按住了：不必、不必，老同事、老战友了，你还是躺着好，我就坐在这床边，……早就应该来看你，也是尽瞎忙。过去在陕北，后来在东北，你都是我们的经济主帅。我向毛主席说过多次，在我们党内，真正的经济专家，只有陈云同志一位……。

陈云瞪着眼，望着天花板，眼神冷淡，毫无热忱，彷佛害怕高岗滔滔不绝地一路说下去，忽然插话道：谬奖，谬奖，陕北、东北，你才是大主帅。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也不准我见人。你是例外。有什幺要紧的事啊，请竹筒倒豆子，直话直说，这也是你一贯的好作风啊！面对一脸病容、眼神冷峻的陈云，高岗一时竟乱了方寸似的：知道，知道，我只坐几分钟，拣最重要的话说说。……是主席委托我找一些同志谈谈，就是主席想在「八大」之前开一次全会，作出人事调整，一是扩大书记处，增设总书记；二是增设几位党中央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常委会，……你是老资格了，在延安就做过中央组织部长，后来被少奇、弼时接手过去。我认为，你最有资格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可是，少奇同志他们，最近传出话来，说党内有三大病号，一位陈云，一位康生，一位林彪，长期不能工作，这次就不一定进入政治局了，起码也要等他们病好了再说……。

陈云又双目紧紧闭上了，好一刻才说：我病人一个，现在就去见马克思也无所谓。高岗同志，你年轻干练，又身壮如牛，正是做事的好时候。

你这回考虑了没有？是适合做总书记，还是做副主席？

高岗见陈云非但不领情，还闭着眼睛说瞎话，便急了：陈云同志，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来找你，绝不是替自己打算。中央现在是刘一个圈圈、周一个圈圈，我在中央是没有圈圈的，可以说是兵无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陇，是单干户。我只跟毛主席走，尊重像你、像彭总、林总这样的对党的事业立下大功劳的老同志、开国元勋。

这时，秘书、护士们在门外探头探脑，大约是在提醒，见客时间快到了。陈云朝他们挥了挥手，待他们闭上房门后，才又有气无力地说：我不行，起码身体吃不消，不宜再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你的情况不同。董必武同志去年就说过：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你是那个「一马当先」者。这次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已在催了。如有话，不妨直说了吧。

高岗只得站起身子，像平日所习惯的那样，一边在房间里走动着，一边说话：好！我就直说了。这次中央调整，论功行赏，刘、周只配做政治局常委。林总也该做常委。副主席嘛，总司令一个，彭总一个，你一个，加上我也一个。

陈云很少见有笑意的脸，竟笑了：你一个，我一个？很好嘛。还有总书记哪？

高岗说：我向主席推荐邓小平。但只是个人意见，一切由主席和政治局决定。

告辞时，高岗没让陈云起来相送。可是高岗一走，陈云却并没有需要人扶持，就自己爬起来，叫通了西花厅的电话：是总理吗？有件重要的事报告。刚才高岗同志来谈，让中央增设副主席，他一个，我一个。还给别人也封了官。这算怎幺回事？还像个党的高级干部吗？连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太不正常了！我慎重提醒党中央留心他的言行。害群之马，野心勃勃！

陈云从来言简意赅。周恩来尊重地在电话里聆听着：陈云同志，谢谢你。这位人物的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让我给主席反映？陈云同志，还是你直接向主席报告的好。主席最近常问起你的病情，特别关心的。这件事，你一定要亲自报告毛主席！

第二十五章　你摊牌我摸底

虽然刘少奇也从毛泽东处接获了任务，但并没有匆匆忙忙找人谈话。

觉得有关扩充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增设几名中央副主席一事，太过机密、太过敏感了，时值多事之秋，自己不宜轻举妄动，须三思而后行。

那幺，怎样来执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呢？什幺问题可谈？什幺不可谈？找哪些人物谈？

刘少奇向来擅长理论思辨，且逻辑缜密清晰。平日作起报告来，总是马克思说、列宁说、史达林说，他自己也说。大道理套小道理，正理歪理，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有时也就难于分清哪是马克思的「理」，哪是他刘少奇的「理」了。毛泽东曾笑曰：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有个牛克思。

牛刘谐音，牛克思即指的刘少奇。

刘少奇经过通晚的思考推敲，决定找人谈话时，避谈扩充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增设副主席这一容易引人联想翩翩、蠢蠢欲试的内容，只说中央领导准备分一线、二线，扩充中央书记处，作为一线工作班子；扩充政治局，作为二线工作班子。毛主席表示他将带领退居二线，以主要精力来研究国家的长远规划、整体战略。对了，就这幺谈，谁也捞不着、抓不到。

这天傍晚，刘少奇和王光美饭后散步，在中海西岸的迎春亭遇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倒好，一些不便在电话里商量的事，可以在黄昏夕照、杨柳拂岸的海子边交谈。迎春亭亦是清王朝留下的古建筑，汉白玉为柱，琉璃瓦覆顶，雕栏玉砌，立于水中，与东岸边的水云榭遥相对望，有诗云：隔岸远山分翠黛，绕堤垂柳学纤腰，风流未觉农华歇，一望烟波醉不消。……过去宫女、太监划起画船，踏破清波，迎送皇上嫔妃往来其间，如在仙乡的。

邓颖超、王光美知道男同志见面，又要商谈大事的，便手拉手地绕到另一边去聊家闲，他们的警卫员也留在不远的岸上，等候着首长的传唤。

刘少奇这才对周恩来说：恩来，有个事，正好要和你通通气。前天主席委托我找一些人谈话，征求关于调整、扩充中央人事的意见，我思考了两天，觉得很不好办。

周恩来见他神色机警诡秘，彷佛已猜中他要说什幺了，便笑问：是不是扩充书记处，增设总书记，扩充政治局，增设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常委会？

刘少奇点点头：主席也找你谈过了？

周恩来说：没有。是高岗同志把事情嚷嚷得大约半座北京城都知道了。人家可是急不可待，四出活动，到处伸手，拉人入伙。不像你如履薄冰，沉得住气。

刘少奇咬了咬牙，声音像是从缝隙里挤出来的：权欲熏心，利令智昏。他要是得逞，天道不公。恩来，你是怎幺知道高大麻子四出活动，拉人入伙的？

周恩来笑笑说：告诉你也没有关系，但不可外传。高岗首先找了林彪，许诺推荐林彪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林彪已答应协同作战；高岗准备拉上彭德怀，只是彭德怀尚未从朝鲜前线返回；高岗又找了邓小平，许诺推荐小平同志出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小平同志很恼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这幺封官许愿的？认是人格羞辱，当即报告了主席。小平也给我来了电话，告知此事。他说得很明确，要是经高岗推荐进中央书记处，做什幺总书记，他会坚决拒绝，连中央委员都不想做，更不用提其它了。他只想做个正正派派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的牙关放松了，心里也释然了：邓政委原则性强，作风正派，是位难得的人才。

周恩来继续说：高岗同志也不避嫌疑，不知厉害，还去找了陈云同志。真是糊涂油蒙了心，以为陈云同志和他在东北共过事，认陈老板是他的下级，会跟了他走。陈老板躺在病床上，听了他一通雄心壮志，竟然说，中央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哈哈哈！

说着，周恩来大笑了起来。

刘少奇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中央副主席，谁说你一个、我一个？

周恩来挥了挥手：高岗呀！他拉陈老板入伙，许诺中央副主席，陈云算一个，他高岗算一个！

刘少奇也忍不住冷笑了：林彪是为了治伤，吸鸦片上瘾；高大麻子是为捞取最高权力，吸精神海洛英上瘾！陈云同志是怎幺应付他的？

周恩来说：高岗走后，陈老板很生气，立即给我电话，告知此事，要求我报告主席。我想了想，觉得还是由他本人报告主席比较好。陈老板怕引起主席的误解，当然也深知主席和高岗在陕北时有过结拜之谊，因此很犹豫，睡不着觉。直到深夜两点钟，实在忍不住了，才给主席挂了电话。

主席一听是陈云的声音，又是这幺晚来电话，一定有重要的事情。陈老板很冷静、很坦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主席，有件事很反常，我不得不打扰你的休息。昨天上午高岗同志来看我，找我谈话，说是受你委托。他说了很多少奇和恩来的坏话，拉我加入他们推倒刘、周的活动。高岗同志向我许诺，中央设副主席，我一个、他一个。还让我向主席建议，由他来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这太不像话、太不成样子了。据我自己的观察，这段时间他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找了很多人谈话，拉人入伙，为推倒刘、周而后自己上台做准备。我担心在主席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他突然发动一班子人

闹事，给中央和主席一个措手不及，那就会使全党处于被动地位，并损失一大批干部，上他的当、受他欺骗而掉进臭水坑里去，使党蒙受损失……。

刘少奇屏住声息地听着：主席怎幺说的？

周恩来说：主席听了小平同志的汇报，只说知道了，谢谢邓政委。听了陈云同志的电话，倒是态度明确：很好，你的反映很及时、中肯……当年，孙中山曾经劝告他手下的人，不要想着做大官而要想着做大事。而我们有些人的脑壳里一心想做大官，而不大想给人民做大事。这些人迟早要跌跤子的。难为你一片好心，请保重身体。如身体可以，财经会议需要你讲讲话，好收场罗。……以上，都是陈云同志告诉我的。他还要我转告你，要我们提高警惕，不要再让高大麻子他们钻空子了。

刘少奇点着头，一时心里热呼呼的：恩来啊，板荡识英雄，风浪见人心。也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陈云、小平他们相助，我们心里踏实多了。应当继续提供机会、场所，让高大麻子他们表演下去，越彻底、越精彩越好。我明天开始找人谈。只谈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不谈其它。

主席特别要求我找高岗、饶漱石二位谈谈，交换意见，包括批评的意见。

说实话，我心里很厌恶，但必须硬着头皮去。感性服从理性，人性服从党性嘛。另外，则想找两邓谈，一个小平，一个子恢，都是正直忠耿之士。

陈云同志在病中，就不去打扰他了，反正彼此的心相通。说句没有原则的话，以陈云同志在党内的资历、功绩、和威望，当个副主席，这回是肯定的了。小平嘛，进政治局常委没问题。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封官许愿，只是和你说句心里话。

不入虎穴，安得虎子。第二天上午，刘少奇拨通了东交民巷八号院的电话，报上自己的姓名，请高岗同志通话。等了一会，才有工作人员来接电话：对不起，刘副主席，高主席出去开会了，有什幺事，可以让我们转告吗？或者，你下午三点以后再来电话？刘少奇想了想，即说：那好，请转告高岗同志，我下午三点半来拜访他，有重要事情和他相商。

刘少奇放下电话，心里估摸着，高岗应是在家里，却不肯接他电话。

忌恨之深，连起码的同事礼貌都不要了。高大麻子，何苦哉？少奇和你向无冤隙，为何要闹成生死对头？什幺路线分歧、政见不同，你要搞社会主义公有制，我要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吗？鬼才相信！最根本的是你相中了我这第二把手的交椅吧？放心，我前些日子和光美一起去看望了毛泽东主席，我已主动提出，让位于高岗同志，也不再进书记处和政治局了，如高岗同志看得起，我可以给他当副手，或者到地方去工作……可是毛主席不答应，说党的干部职位，怎幺可以私相授受？要团结，要顾全大局。即使是有什幺一时消除不了的歧见，也要摆到党的会议上去解决。

刘少奇来电话时，高岗确是在家里，由张明远、张秀山、马洪、郭锋、赵德俊几位陪着打牌。秘书进到烟雾腾腾的牌室里报告，刘少奇会于下午三时半登门拜访时，高岗将手中的牌狠狠一摔：刘克思放下身段，甘拜下风了？还要看我愿不愿见！他想和我讲好听的，甚至握手言欢？没门！

这次一定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他轰下台，让他和他要保护的私有制、私有财产一齐完蛋！

高岗手下的「五虎上将」中，马洪最年轻，亦最有文化、智谋。他见高主席雄心万丈，根本不把刘少奇放在眼里，不禁暗暗担心，遂建议说：高主席，刘克思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我们还是要有所准备，认真接待才好……张秀山是随高岗从陕甘宁边区一路打拚出来的战将，亦是在东北局代高岗主事

的副书记，这时也说：高总，刘克思是只老狐狸，何况他身边还有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邓小平一大班子人物呢，我们不可轻敌。

高岗却不以为然，也不直接回答马洪、张秀山二人的提醒，而再一次向眼前的亲密战友路线交底：刘克思这回是输定了！要对他采取组织措施这话，是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而且不只说过一次。你们没有参加会，没有见到刘克思的龟孙子样，恨不能钻进地缝去！毛主席的气魄，大家是知道的，要干什幺事，谁也阻挡不了。就算刘、朱、周、陈等人联合行动，毛主席也拥有最后的否决之权。刘克思自不量力，想阻挡毛主席实行社会主义，提出保护包括他岳父老子在内的资产阶级及其私有财产，犯下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要害就在这里。他是个常败将军，一辈子没有打过一次像样子的胜仗，这次更会一败到底。毛主席为甚中意咱？提出由我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就是我坚决走苏联老大哥的路，搞社会主义不回头。所以你们放心，有毛主席撑腰，我就什幺都不用怕。就拿你马洪来说吧，饶部长报了你做政务院人事部部长，报告送到书记处刘少奇那里，就没了下文。张明远也是，我和饶部长报了你为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也在刘少奇手上卡了壳！郭锋的中组部副部长，要不是我在毛主席面前提出来，能通得过刘少奇一关？所以，不除掉这只拦路虎，你们谁都甭想再有晋升的机会！

高岗说得口沫四溅，「五虎上将」听得血脉贲张。

马洪手指嗒嗒地敲着桌沿：秦楚大战！我早说过，高主席代表秦，刘克思代表楚，我们跟随高主席，打这场秦楚之战！

张秀山说：刘克思若代表他的岳父老子家族利益，就是和咱工农出身的革命同志有阶级仇恨。

郭锋说：姥姥的，咱回组织部找饶部长，先打掉刘克思的那条忠狗安子文再说。

张明远说：高主席，干，我们齐心协力跟了您干。跟了您就是跟了毛主席，跟了党的正确路线。

赵德俊说的最干脆：只要高主席下命令，我就敢给他狗日的一梭子！

革命的叛徒，死球拉倒。

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只带了夫人王光美，准时来到东交民巷八号院。

吉姆牌座车停靠在院门外。刘少奇拜访高岗，王光美拜望高岗夫人李力群。只有李力群一人在院门口迎接。高岗则是等客人进到第二重院门时，才从里边匆匆赶出，与刘少奇、王光美握手：光美啊，做了副主席的当家秘书，更是才貌出众了罗……刚才是彭总来了电话，所以迟出一步。

刘少奇紧紧拉住高岗的手，老朋友似的边往里走边问：彭总回来了？

不是说好了，等他从朝鲜完成停战协定回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去火车站迎接，还要搞个欢迎仪式？

高岗见刘少奇拉住自己的手做亲热状，伸手不打笑脸人，也就没法显得过分冷淡了，何况人家还是带了夫人来的，遂吩咐说：力群呀，你陪光美看看园子，聊聊家闲，不是有几盆山茶花开的正好，回头任光美挑一盆回去；还有，叫服务员替我们泡两杯山参茶来，少奇同志要和我商量事情……对了，彭老总啊，刚回到丹东。马上有两个兵团的人马要撤回东北境内，来电话和我商量二十几万人马宿营的事。

刘少奇笑笑说：那是军事机密，我不过问。

高岗也笑笑说：我了解，你在这方面，很守纪律。

两人进到一间幽静的会客室，立即有服务员来奉上两大杯透出甘甜清香的长白山特产山参茶。高岗请刘少奇抽罐装云烟，刘少奇却坚持抽自己随身带着的简装大前门。刘少奇一望而知，那罐装云烟是云南玉溪烟厂专为毛主席精制，说掺入有少量鸦片，是毛主席转送给高岗的了。

沉默了一小会，两人都决心敞开心扉来谈。还是刘少奇先开了口：高岗同志，我们也不说客套话了。是主席要求我来找你，听听你对我的意见，特别是批评的意见。所以我是带着虚心讨教、接受批评的心情来的。你知道，我于一九三五年随中央红军抵陕北不久，就被派到华北，去抓华北局地下党的工作，后又陆续去组建了华中局，又叫长江局、中原局、东南局，也就是后来的华东局和中南局。四0年出了「皖南事变」，我又去新四军工作了一段，和陈毅等重组新四军，直到一九四二年底才回到延安中直机关的。我和你相识，则是更早一些，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前后吧。由于长期在白区工作，红区的同志接触得少一些。军事工作则只在长征时任过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加上四0年重组新四军时担任过两年多的政治委员。我的这些经历，你都是了解的。我确是属于大错误不断、小错误常犯式干部，大小错误加起来起码好几吨，要用卡车装。但每经中央和主席批评指出，我总是深刻检讨，认真改正的。四九年进城，我的错误更多了，主席常常批评我，有时批评得很严厉，我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建设新国家，开创新事业，的确有个认识新形势、跟上新形势、重新学习、重头做起的问题……在这方面，你比我做得好，比党内大多数同志更能吃透毛主席的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所以上次财经大会上，周总理号召向你学习、向你致敬时，我和全体同志一起鼓了掌，呼了口号。那掌声和口号，至今常常响在耳边……当然，事物也还有另一面。最近，西苑机关里，有人在背后散布什幺高刘矛盾、刘高纷争，甚至秦楚大战，我都认为是无稽之谈，不值一提。怎幺是秦楚大战呢？谁秦谁楚？统一天下的秦是刘邦呢，除了毛主席，还有谁能自喻刘邦？如此生硬地搬用历史掌故，很不妥当呢。话说回来，我也愿意坦率承认，我们两人之间，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不大一致，甚至距离颇远，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此一点，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今天我是专来讨教的，这绝不是客气话。就是来听取你的批评意见，交流心得，消除隔阂……刘克思说起话来丝丝入扣，密不透风，却又就虚避实，文过饰非。高岗本不愿深谈，自知谈理论、耍嘴皮不是刘少奇的对手，只想应付一下、客套一番了事。但刘少奇一副诚诚恳恳、虚怀若谷的样子，又是毛主席亲自吩咐他来听取意见的，这次谈话的内容，他肯定要回去向毛主席汇报……也好，那就摊开来谈吧！在财经会议上搞批薄射刘，不便直接点名，现在正可面对面地摊牌。至于刘克思知不知趣、识不识相、投不投降，就由他自取了。

高岗神色肃穆，一口一口地吸着烟，彷佛费了好大的心力，才说：好，我们就来做一次坦率的交谈。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搞丧失原则的一团和气。首先要说明一下，你、我之间存在的分歧，不是什幺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也不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什幺权力之争。少奇同志，我说话一向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你、我之争，说白了就是路线之争，道路之争，左右之争；而且历时已久。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在东北境内肃清土匪，完成土改，恢复工业生产，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你却跑到天津去召集资本家们座谈，提倡「剥削有功」，「资本家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一九五0年我在东北提出限制农林富农经济，不准许共产党员成为新富农；你在北京提出阶段要允许、鼓励发展富农经济。一九五一年我在东北农林推行农业集体化试点，办了几十个集体农庄；你却在北京发出简报，批我的什幺左倾盲动、左派幼稚病，说我们东北局犯了方向性错误。幸而被毛主席及时发现，肯定了我的做法，你的批东北局的讲话被迫收回。一九五二年，我主张加快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步伐；你却提出要保护私营工商业者（也就是大小资本家阶级）的积极性，保护私有财产，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至少二十年不变。你还阻止山西省委实行发展农业初级合作社的方针……这些，我和党内的绝大多数都是不能同意、没法接受的。试想，我们这些提了脑袋打天下的共产党员，现在大多数人已是五十出头、六十挨边年纪了，如果让你再干上二十年的资本主义，不都成了七、八十岁的老者了，还能指望着什幺社会主义？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血不是白流了？试问你个理论家，一旦建成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你怎幺推翻它、改变它？又来一次暴力革命？

少奇同志，你不用分辩。你听我把话说完。毛主席对你上面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表演，已经观察很久、忍耐很久了。近年来才开始对你进行了接二连三的严厉批评。所以说，政治路线问题，才是你与毛主席、我之间的最根本的分歧。毛主席也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过你，再不改，只有采取组织手段了。

高岗喝了一大口山参茶，朝刘少奇晃晃手掌，不由分说地继续说开下去：我对你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意见，今天也一并对你讲了吧。「七大」

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委托你分管组织人事工作。你不是搞五湖四海，而是搞你的白区地下党山头主义。我们党本来由红区的党和白区的党两大部分组成。红区的党就是革命根据地的党、军队的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党组织，武装斗争壮大了党、健全了党。我们的天下主要靠军队的党打下来的。可是四九年进城之后，你大量起用、重用的是你那个白区党的骨干，他们许多人历史可疑、背景复杂，却占据了中央机关的多数要害部门，而排挤了大批打天下的英雄。这没有什幺奇怪，少奇同志，你是以你的右倾组织路线来保障、推行你的右倾政治路线。你的另一个要害问题正是在这里。对不起，这一次「八大」之前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我一定要代表红区党组织、军队党组织，把席位从你的白区党组织手中夺过来！

高岗咄咄逼人地说了一个钟头，义正词严，语气激烈。有好一刻，刘少奇觉得自己是被击中了，还手乏力了。他几次想争辩、解释、论战，都被高岗以手势所制止，后来也就放弃了与之论战的念头。自己不是来听取意见的吗？很好，高大麻子总算摔出了底牌，一览无余。高大麻子的「理论」，已露出了太多的马脚：怎幺可以把一个团结统一的党，划分成什幺红区党、白区党？这不是闹分裂、搞派系？大有害于党的团结统一形象；天下是军队打下来的，「军队的党」是个什幺概念？红区党组织是军队创造的？武装斗争出党组织？枪指挥党、造就党？这不是典型的「军党论」

又是什幺？置毛泽东主席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于何地？还有，你公然要做军队的党代表，公然要替军事将领在中央争席次，这正是毛泽东主席最忌讳、最要防范的！只有党内的野心家、篡位者，才会出此愚蠢到家的狂言！高大麻子，不是我刘少奇看轻你，你肚子里的那点子七上八下的「理论」，只能哄哄你东北局下面的干部群众，你却想搬到中央来卖弄、来玩火，你不行，不行，不行……面对高岗训斥式的谈话，刘少奇后来就只顾埋头作记录，并做出虚心聆听的样子。告别时，刘少奇还是与高岗紧紧握手，表示深受教益；对所谈的问题，要待回去之后才能慢慢消化，加深理解，并对照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和检讨，到时候书面的东西出来了，一定先请高岗同志过目……高岗则认为刘少奇被自己批中了要害，态度开始老实一些了。他由自己的夫人李力群陪着，把刘少奇和王光美连同一盆红艳艳的山茶花直送到院门外，看着他们上了车，扬了手，才返回。

经过了与高岗的谈话，刘少奇彻底灰了心、败了兴，决定不去找饶漱石作个别交谈了。高饶称兄道弟，沆瀣一气，臭味相投，在西苑内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刘少奇怎幺也想不通，饶漱石为什幺要背叛自己这位老上级、老同志，而死心塌地去追随高岗、辅助高岗。高岗果能成大业吗？果真是什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泽东主席的权力接班者吗？换句话说，毛泽东对这位雄心勃勃的结拜兄弟，就真是那幺放心，真想把权力交付吗？

未必，未必。尤其是出了「孟虹卧底案」之后，以毛泽东同志多疑、记恨的脾气，还有多大的可能性？顶多，只是想利用高岗，借重高岗，以形成刘—周—高三角平衡组合，来相互督察，彼此制约，便于最高领袖作全面掌控。

回到西苑，刘少奇嘱咐王光美先回家，自己则还要去找邓小平同志。

时间是原先约定下的，邓小平已在家中恭候。矮个子本是十六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加入了周恩来旗下的中共旅欧支部，却在江西苏区追随毛泽东，受过排挤打击。长征抵达陕北不久，当上了军委主席的

毛泽东即派他前往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任政治部副主任，再又派往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成为最佳军事搭档。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毛泽东命刘伯承、邓小平率十万人马组成中原野战军，东渡黄河，强闯中原，挺进大别山，如一柄利刃插入国民党政权的心脏地带，揭开了中共战略大反攻的序幕。一九四八年秋，由邓小平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栗裕一起，统筹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及东北野战军的一部分，进行淮海大决战，以六十万军队战胜了八十万中央军。随后三支野战军一百多万人马横渡长江，使得国军在南方再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

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决战定天下，使得矮个子邓政委具有了统帅三军的威望。

刘少奇与邓小平在历史上没有共过事，更谈不到什幺亲密关系。邓小平只是比较敬重刘少奇在党务和理论方面的贡献。刘少奇则知道邓小平平日沉默寡言，言行果决，文武兼备。因之两人的谈话不带个人色彩，纯属公事公办。

刘少奇说：受主席委托，来征求一下邓政委对中央机构整体布局及人事安排的意见。中央打算分一线、二线，书记处为一线，政治局为二线。

主席本人想退到二线，侧重党和国家整体战略理论方面的研究。

邓小平说：主席身体不大好，又是年过花甲的人了，退至二线工作应是可以考虑的。但我们要坚持一样东西，就是毛泽东同志对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一票否决之权。

刘少奇问：邓政委是不是可以说得详细些？关于毛泽东同志的一票否决之权……邓小平说：可以。我这也是有感而发。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我敢说，我们的党和国家要不是有毛主席坐镇，讲不定早闹出类似太平天国进南京之后的「天京之变」了。有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很像那时的北王韦昌辉……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也有什幺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少奇同志，记得一九四三年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就作出了决议，赋予毛泽东同志对党和军队的大事，拥有最后决策的权力，他可以改变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定。我认为，此一决议今天仍然有效。

刘少奇心里一阵暗喜，矮个子看来确是讨厌「东北王」高岗。但他不动声色地答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局决议，虽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里形成的，现在看来，持续一段确有必要。下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或许可以请你重新提提？

邓小平警觉地摇了摇头：少奇同志，不可以。我不是政治局委员，怎幺可以重提政治局的决议？

刘少奇笑了：邓政委，你年初即兼任了中央秘书长，列席政治局会议了。何况中央机构、人员正要做大调整嘛。中央准备扩充书记处，增设总书记，扩充政治局，增设几名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说：我拥护中央和主席的决定。意见只有两点：一是我本人不进政治局，不是客气，一定不进，以便中央安排一些更适合的人；二是我主张维持党的「七大」以来的领导顺序，尊重历史，不要轻易改变。就此两点，别无建言。

刘少奇起身告辞时，感到浑身轻松。真没想到平日沉默如金的邓政委，在对付高饶一事上，如此决绝，而成为他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位强有力的同盟者。

第二十六章　害群之马，岂只一匹

安子文将拟好的两份名单交给饶漱石部长：一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份为中央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名单。

政治局委员名单分为两组，一组写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为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

按照安子文的构想，新一届的党中央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书记处书记，都应由上述政治局成员十九人名单中产生。名单上没有林彪，没有罗荣桓，没有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这些野战军级的主帅。军事将领只有高岗、彭德怀二位做代表，其余皆为党务工作者及军队中的政工人员。

饶漱石接到这份名单后，如获至宝。他按捺住心里的窃喜，当即把郭锋、马洪传进办公室来，关上房门，自己先不表态，而把名单交给郭、马二人传阅。

郭锋一见名单，登时急眼了：饶部长，哪里来的？

饶漱石平静地说：安子文同志拟下的，说是供中央领导做参考。

马洪更是敏感：谁叫他拟的？不知道？属于他私拟？天爷，这算啥回事？安子文有几颗脑袋？是不是刘少奇授意的？

郭锋拳头朝名单一砸：就凭了这一条，就可以把他安子文扣起来！再挖他娘的幕后指挥。

马洪眼睛贼亮：只怕是，从此天下多事了。

饶漱石珍惜地收起名单：别把它弄破了。这可是件宝贝。二位先不要气愤，先来冷静分析一下，如何？

郭锋说：饶部长英明。且不说安子文私拟党中央领导人员名单，可定死罪；就这名单本身，他首先恶毒地贬低我们高主席！高主席进城后就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去年又任国家经计委主席，地位已在周恩来之上，为什幺还要把他摆在大区领导人一级？为什幺没有林总、罗总、陈总、刘总、贺总这些野战军级的领导人，而竟然有正在接受会议批判的薄一波？这是一份什幺样的狗屁文章？这回，我们总算抓住了他们的罪证，白纸黑字，货真价实，再不能轻轻放过了。

马洪说：依我来看，这份私拟的名单确是大有玄机。十九人中，属于刘少奇圈圈的，有薄一波、彭真、刘澜涛、邓子恢、习仲勋；属于周恩来圈圈的有陈云、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邓小平、张闻天、康生。两个圈圈共圈去了十四人！而在毛主席、高主席这边的，只剩下了彭总和饶部长，加上一位老好人朱总司令。实际上是要由刘、周二人瓜分政治局！

饶漱石向来看重马洪的才智，连连点头：二位所分析的，都很有道理。他们企图瓜分政治局，架空毛主席，孤立高主席，确是这份名单的要害。要害中的要害，却是安子文背后的那位主谋者。刘少奇不是共犯，而是主谋，一定要把他串上去，挖出来。不然，安子文吃了豹子胆，长了三头六臂？现在要合计合计，我们怎幺来善待这份名单？是不是应该直接报送毛主席？

郭锋说：我建议将这份名单先照相存底，留下证据，再考虑其它。

饶漱石高兴地说：好主意，我们干组织工作的，就是要重证据，重事实，要有过硬的材料。小马驹，你说呢？

马洪小饶漱石十八岁，私下里称饶漱石为饶伯，称高岗为高叔。小马驹则是饶、高二人对他的爱称。马洪说：我斗胆说上一句，这份名单照相存证之后，也不宜直接报送毛主席，而宜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去转交，以便把这事件适当扩散出去，以免被人以保守机密为名，使它销声匿迹……。

饶漱石满意地眨眨眼睛，鼓励说：小马驹，说下去呀。

马洪看郭锋一眼：名单如果直接报送毛主席，毛主席必定命令刘少奇负责密查处理。刘少奇为了包庇亲信安子文，还能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宜将名单先捅出去，把林总、罗总、陈总、刘总、聂总几位惹怒了再说。到时候看他刘少奇如何收抄…这幺着，名单先交高主席，高主席自有办法的。

饶漱石赞赏地说：好，还是小马驹人小鬼大。郭副部长，我采纳你们二位的建议，去弄照相机来，拍下安子文的手迹存证，再由小马驹将这原件送高主席处理。

安子文私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由马洪送到高岗手里时，高岗笑得咧开了嘴：安子文替我们立下大功、帮下大忙了。就凭这，给刘少奇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不垮也得垮了。小马驹，你的主意很对，先把事情闹大。林总、罗总、陈总、刘总，还有徐向前、徐海东诸位，有哪几位你能说得上话？

马洪说：林总、罗总、徐向前、徐海东四位，我比较熟悉，在他们手下做过社会情报工作。陈毅、刘伯承二位我接触不多。

高岗说：那好。你马上去毛家湾，把名单的事报告林总，听听他的反应。

高岗说：不用了，你抄下一份就行了。你就说，名单原件我要带去东北。财经会议休会三天，代表们都去北戴河休息，我趁便回东北一趟。彭总已从朝鲜返回，等我去商量第一批回国部队的营地问题。我把名单交给彭总，再由彭总去上交主席。彭总现在是民族大英雄，功勋盖世，在主席面前讲话有份量，主席不会不认真考虑的。

马洪赞道：高叔，你这脚高棋，饶伯都走不出。要注意一下郭锋同志，他最近去过西花厅两次。

高岗诧异地瞪了瞪眼睛：有这事？不对，是饶部长让他去送材料给政务院办公室。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啊，在陕甘宁边区，他只是一名小干事。我把他带到东北，一路提拔成东北局组织部部长。我进京，又把他提成中组部副部长。他不可能对我有二心的。当然，我们也要严防窝里反，有人做内奸。毕竟，他知道的事太多了。

马洪赶到毛家湾林彪府上时，林彪正在书房里阅读俄文军事杂志。马洪先向林总行礼，再将一份他手抄的政治局成员名单呈上，之后恭恭敬敬坐下来，静静地守候着林彪的怒火爆发。

林彪手执名单，几眼扫过，随即重重地将名单拍在茶几上，怒容满面地问：水泊梁山排座次，这是谁搞的？送来给我做什幺？叫我画圈圈？

马洪小心翼翼地说：林总，您先别生气。是高主席特意派我抄下送来给您过目，和您通气。名单是中组部安子文私拟的。但肯定背后有人授意，不然他安子文算个什幺东西？

林彪以手指抠著名单上那「刘少奇」三个字：老子恨死了这个白区头子了！又是他在捣鬼？他们敢搞这种名单，还有党纪国法？

马洪仍是轻轻地说：名单上大部分是他们的人，白区路线的骨干们。

高主席说，中央政治局名单上有薄无林，伤天害理，天理难容！

林彪经马洪这一火上浇油，更是暴怒得一拳击在名单上：狗日的！依了老子带兵的脾气，像薄一波、安子文这类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坏家伙，早一人赏给一粒花生米了！还轮到他们来作威作福，扰乱纲纪？

马洪继续说：高主席经常提到，像林总这样的大英雄，党内、军内能找得出几位？二十岁参加南昌起义，上井岗山，二十二岁当红军师长，二十五岁当红一方面军司令员。长征到陕北，抗战爆发带部队到山西，平型关一役，名震中外。抗战胜利后开辟东北解放区，歼灭国民党精锐。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林总一人就指挥了辽渖、平津两大战役，后来率百万雄师一路南下打到海南岛。林总的功绩，谁能相比？

林彪呼地从沙发上站起，挥着手：不讲了！不讲了！老子要气炸了。

进城后，我一直养病，不问政事。现在好了，小人当道，瞒上欺下，我不能不出来表示一个态度了。高主席现在哪里？我要见他！

马洪说：报告林总，高主席也被这份名单气坏了，差点吐血。他请假回东北休息几天。彭总已从朝鲜返回，他们会在那里见面。行前，他特意嘱咐我来拜望您，要您保重身体。有了好的身体，才能和刘少奇他们作斗争，把党中央的事情整清楚，才能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

林彪夫人叶群这时端了一小碗中药进来，跟马洪打了个招呼，服侍林彪喝下汤药：老总，高主席派小马来看望你，怎幺生这幺大的气啊？刘少奇头上还有毛主席嘛，他们几个总不能一手遮天啊！林彪喝了药，情绪稍稍平静了些。马洪说：叶主任讲的对，根子就在刘少奇。据我所知，刘少奇多次对毛主席说，林总身体不行，又不听医生的话，好好休养、锻练，还吸鸦片吸上瘾，今后怎幺出来工作。

叶群听了，也火了：他刘少奇有什幺资格讲这个话？他是昧了良心、瞎了眼睛！林总身上的三、四十处伤口，哪一处不都是战场上落下的？至今腰椎上还留有阎锡山部下的子弹头，几次赴苏联请专家会诊，都取不出来吗！吃点镇痛药，都要挂在他们嘴上？刘少奇、薄一波这些人物，身上有过枪伤吗？打天下不见他们出现在战场，如今和平日子，争权夺利，他们倒是勇敢得很，都上了前线！

林彪听任自己的夫人痛斥刘克思。

马洪走后，林彪越想越气，亲自要通了西苑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一向劝丈夫息事宁人的叶群，这次没有反对丈夫向刘少奇兴师问罪：少奇同志吗？我是林彪。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叫林彪的人吗？谢天谢地！亏你日理万机，还记得有个林彪同志。但是我认为你早忘记了。你记得的是另外一批人，一批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家伙，不是我这种为革命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身负重伤的人。对不起，我要求你听我讲完，听我介绍自己。我十八岁进了黄埔四期，一九二六年参加叶挺团北伐，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岗山，随后我开辟过赣南、闽西苏区根据地。一九三四年长征时我是红一军团司令员兼政委、红军大学校长。那时，你只是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司令员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对不对？到达陕北后，我率部队到山西抗敌前线，打了平型关一役……一九四五年秋我从延安率十万干部去东北，高岗、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杨尚昆这些人物都是副手……一九四六年打四平，一九四七年围长春，一九四八年打锦州，一九四九年春包围北平，强取天津……五月渡长江，七月占领广州……。

林彪在电话里，一边向刘少奇列数自己的战绩，一边怒斥白区党那批钻过敌人狗洞的软骨头、坏家伙。足足骂了两个小时，直到刘少奇在电话的另一头委屈得哭出了声音，才住口。林彪知道，刘少奇一放下电话就会去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不怕。许多话，就是要让毛泽东主席听到、知道。主一国之政，必须分良莠、辨忠奸，不能只重视那些叫得好听的狗。

在西苑西北角上的西花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接二连三地收到了好几起声讨安子文私拟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电话。原第四野战军政委、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罗荣桓，来电话问周恩来：安子文的名单是谁授意的？要置第四野战军于何种地位？一野有彭德怀、习仲勋，二野有邓小平，三野有饶漱石，连个被取消了番号的原华北野战军都有个薄一波，独独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榜上无名！这说得过去吗？全军四支野战军，当年只有四野兵员超过一百万，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

罗荣桓平日温文尔雅、淡泊名位，具儒将风范。周恩来被他一顿连珠炮般的发问，无言可对，只是求苦说：罗总长，对于名单的事，我确是一无所知。你给我一点时间去了解情况，再回答你好不好？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给少奇同志、甚至主席那里挂电话，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再来冷静对待，行不行？

长期养病的徐海东则从医院病室给周恩来挂来电话：总理啊，怎幺会出这种神神鬼鬼的事情？听讲安子文四次被捕过、受过刑，他是不是个精神病？是疯子，就应该送疯人院，怎幺可以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啊？

徐海东将军是毛泽东及中央红军的大恩人，这是全党皆知的史实。一九三五年夏天，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中央红军抵陕北，只剩下一支数千人的残兵疲将，破衣烂衫，没钱没粮没弹药，随时可能被国民党军队围歼。当时陕北有另一支兵力较强的红军部队，即刘志丹、高岗、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毛泽东对刘志丹、高岗二人不摸底，徐海东却也是率部队从南方转战北上的，于是秘密派人与徐海东联络，求借五千大洋以救中央红军断炊之急。

徐海东一听中央红军断粮断炊，立即将军部所有的八千大洋一个不留地交给来人：拿去，都拿去，都是红军部队，自家兄弟，活命要紧！说是当时面黄肌瘦的毛泽东等人接到八千大洋救命钱，感动得流眼泪，发誓不忘徐海东的革命恩情。

三野司令员陈毅，从上海给周恩来挂来保密电话：总理同志哥！京城出了啥子事？是不是也要闹「天京之变」了？共产党聚义紫禁城，不要重蹈李自成、洪秀全之流的旧辙罗！

周恩来问陈老总何出此言？是不是听到什幺风声了？陈毅说：不是风声，而是朋友告下一个名单。安子文算何方神圣？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狂猖。听说此人是少奇同志的亲信。少奇同志怎幺重用这种干部？康生同志和我说过多次，安子文就是徐子文，历史上四次被捕，写过「反共启事」

。少奇同志作为党的二把手，看来还是不够成熟罗。

陈毅一向尊周恩来为兄长。周恩来劝戒陈老总：值此敏感时刻，在中央没有弄清情况、明确态度之前，不要乱放炮，更不要跟什幺人跑。也不要再跟别的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了。最好暂时置身事外，以免惹事上身。

至于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变」绝不会在今日的北京重演，老总尽可放心。

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通知办公室工作人员：除了主席、少奇、总司令三位的电话，以及前线军情，

其余的电话都不要转进来，就说我外出了，过两天才回来。吩咐罢了，他拨通红机子，要了菊香书屋值班室：主席还在休息吗？我可不可以来见？有重要情况报告。不一会，对方回了话：主席请总理立即来谈。

周恩来没有叫车，而骑上一辆上海自行车厂新出产的永久牌车，过紫光阁下小树林，沿中海西岸马路踩得飞快，三分钟后即到了菊香书屋北便门，停下车。见刘少奇同志眼睛红红的，正从夹道里出来。周恩来迎上去，没顾上握手就问：少奇同志，安子文也年纪不小了，怎幺回事啊？刘少奇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安子文把我害苦了。主席刚才发脾气，要惩办我和安子文。可他私拟政治局和中央机关领导人员名单，我确是毫不知情。

他罪应处死！周恩来说：要冷静，先了解情况，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倒是要安抚、保护一下安子文，万一他自杀，事情就永远说不情、道不明了。我们不多谈了，主席正在等着。

周恩来进到毛泽东的书房兼办公室时，见毛主席仍是一脸怒容，便不敢先提罗荣桓、徐海东、陈毅等人给他打电话的事，而说：主席，是我在下面没有把事情管理好，惹您生这幺大的气。安子文的事，不那幺简单，可能有比较复杂的背景。

毛泽东瞪了周恩来一眼：你一开口就搞调和……这回我唯刘少奇是问！要不是他授意，或者是默许，安子文有这幺大的狗胆？可刘少奇跑来我这里流眼泪、发誓，以他的脑袋和全家老小的性命担保，安子文私拟名单，他绝不知情！你相信不相信？

周恩来说：我相信百分之八十。以少奇处事谨慎的习惯，这种名单，只可能由他本人草拟，而不大可能交由安子文办理。这件事可能有相当的背景。刚才我在北便门遇到少奇，已建议他不要去逼安子文，提防安子文畏罪自杀，事情就永远弄不清了。

毛泽东恨恨地说：死了拉倒，一点不予怜惜。你说不是少奇授意的，又会是谁呢？我心里也正奇怪，名单好象很快就被传出去了。少奇说，昨天下午林彪在电话里骂了他整整两个钟头，什幺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说他自参加革命以来，还从没有被党内高级干部这幺骂过。那幺，又是谁把名单交给林彪的呢？

周恩来说：主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有人在背后大做手脚。我要向主席报告的是，我也已经接了好些个电话，一个罗荣桓同志，一个徐海东同志，一个陈毅同志。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毛泽东问：他们都提要求了？是不是问安子文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上为什幺没有自己？

周恩来恭敬地笑了：那倒不是。罗荣桓、徐海东、陈毅三位都是很守纪律的好同志，他们不会为自己争什幺名利的。罗荣桓是替四野司令员林彪争，说其它三支野战军都有领导人上了名单，为什幺独独四野没有？不公平；徐海东在医院里来电话问：安子文是不是个精神病？是疯子就进疯人院，而不能做中组部副部长；陈老总从上海挂来保密电话，问中央出了什幺情况？会不会闹出太平天国式「天京之变」？我已告诫他不要乱放炮，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会把事情查清楚、处理好。

毛泽东面色严峻：陈毅所虑极是，有觉悟，有全局观念。我要感谢他。「天京之变」嘛，暂时还不会由共产党重演吧？起码我进城后没有替自己修宫室，做洪秀全；刘少奇也还不是东王杨秀清，高岗也还不是北王韦昌辉，恩来你也不会做翼王石达开嘛。但要引起警惕，防患于未然，把事情消除在萌芽阶段。

正说着，值班卫士进来请示：刘少奇同志来电话，说有事要报告主席，要不要转进来？

毛泽东拧了拧眉头：他刚来，又有什幺事？转进来吧。跟着，毛泽东拿起了书桌上的电话，嗯嗯啊啊地听了好一刻，才开口：请转告安子文，包括少奇你本人，情况我已知道一些了。你们各有各的账，我绝不姑息。

要深刻检讨，立地成佛，否则中央很难给你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接过电话，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估计得对，是有人在背后大做手脚。少奇说，安子文刚刚向他交代了，是四天前，高岗把他和饶漱石找到家里去，传达了我的什幺指示，并要求中组部及早做些准备，云云。饶漱石也同意他预作准备。这个愚蠢的安子文，鸡毛当令箭，就真的准备下了一个名单……当然，这尚是一面之辞，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一个巴掌拍不响，至少是安子文提供了炮弹嘛。少奇说，安子文向他保证了，天大的压力，也不会自杀，会忠于党，忠于人民。好了，不说这个事了。财经会议还在扯皮？薄一波还被揪住不放？有没有转到讨论五年经济建设计画上来？

周恩来心里轻松了许多，知道刘少奇、安子文的麻烦已经有了转圜的余地：根据主席上次的指示，会议已转到讨论五年计画这个重头戏来了。

近三天会议放假，代表们去北戴河休息，明天回来继续开会。对于薄一波和我的错误，建议中央给个结论和处分。陈云同志回来了，请他到会上去讲讲，摆摆平。再有个几天，也就可以散会了。

七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国防部长彭德怀，在高岗的陪同下，乘专列火车从东北回到了北京。随同彭德怀回京的，还有援朝志愿军司令部的负责人邓华、杨得志、韩先楚、洪学智等。这是一次英雄式凯旋。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解放军五总部负责人①，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及政委，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庆祝中朝两国同志加兄弟，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欢迎仪式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主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鼓乐鞭炮声中，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代表首都人民，给彭德怀、邓华、杨得志、韩光楚、洪学智等英雄披挂红绶带，佩大红花。周恩来还特意给一直立于彭德怀身边的高岗也披挂上红授带和大红花，并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三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同志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这场空前伟大的保家卫国战争，在后勤供应、人员调配指挥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就是说，抗美援朝，前方总指挥是彭老总，后总指挥是高主席，都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所有英雄人物的名字，都将载入史册，永志不忘。

七月三十一日晚，在西苑怀仁堂，举行了八一建军节三十六周年庆祝酒会，宴开近百席。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彭德怀、高岗、聂荣臻、徐向前等在几位志愿军文工团女演员的陪同下，绕大主桌入座。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真、李富春、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罗荣桓、康生、习仲勋等，则作为主人，分别陪同邓华、杨得志、韩先楚、洪学智及一批战斗英雄，在其它的席次上入座。席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乐团演奏《志愿军军歌》、《解放军进行曲》、《祖国颂》等乐曲。毛泽东主席祝酒时，全体起立，乐团停止奏乐。毛泽东首先向彭德怀、高岗二位祝酒，称赞他们是指挥打赢抗美援朝战争的国际大英雄、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全场热烈鼓掌。彭德怀举杯致答：功劳归于党中央，功劳归于全国人民！高岗则领头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泽东回敬以：志愿军英雄万岁！中朝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岁。

随后，毛泽东在朱德、宋庆龄、彭德怀、高岗等人的陪同下，逐桌去向志愿军模范英雄人物敬酒，以示表彰慰劳。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等十几位领导人也都尾随其后，加入了敬酒的行列。还是周恩来看出来敬酒的队伍过长，行动不便，在敬过了邓华、杨得志、韩先楚、洪学智等人后，遂提议：彭总、高总，你们还是随毛主席、总司令、和宋副主席回座吧，剩下的英雄们，由我和少奇领大家去敬酒。毛泽东点点头：好啊，恩来，你们就代劳吧。毛泽东刚欲转身，忽又叫住罗荣桓：

罗政委，林彪又没来？他是参加南昌起义的大将军，你要代我去致意啊！罗荣桓连忙应承：一定一定，他一向不大出席热闹场合……这时，刘少奇举杯过来，要向彭德怀、高岗二位敬酒。高岗却视而不见，扭头转身陪毛主席、总司令回席去了。倒是彭德怀为人厚道，平日虽也不大看得惯刘少奇，但众目睽睽之下，总是情面难却，而热情地与刘少奇碰了杯、握了手。

宴会之后，是观赏志愿军文工团的文艺汇报演出，快板书、对口相声、梆子清唱、京韵大鼓、东北二人转等节目一齐上，内容活泼，形式多样，表现志愿军战士英雄杀敌、美李军队狼狈溃败的种种情状，引起台下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喝采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董必武、林伯渠等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上，高岗则离开自己的坐位，到第二排和彭德怀、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徐海东、刘亚楼、邓华、杨得志等将领们一起，边观看演出边说说笑笑，甚为瞩目。周恩来也没有陪坐在毛泽东身边，而到第三排的边座上找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将军谈话，声音压得很低：志愿军文工团回来后，可以维持建制，人员作适当精减，改为中南海歌舞团，以年轻女演员为主，加上乐队，政治可靠，一百来人就可以了。这样，主席和总司令等领导人周末跳跳舞，或看看歌舞演出，就不要到外边去请舞伴和乐队了。当然这事还得和彭总通气，请主席批准。

毛泽东观看了一会演出，趁着落幕换节目，他回转头来朝高岗、彭德怀等人点了点头，就起身离去。随即有位青年卫士绕到彭德怀的身后，俯身报告了几句什幺。

二十分钟之后，彭德怀来到菊香书屋主席办公室时，毛泽东已半坐半躺在沙发上等候他了。毛泽东并未起身，指着旁边的藤椅说：坐，坐，你我都免了俗套。你不吸烟，就喝茶吧。老彭啊，你如今是国际大英雄加民族大英雄了，功勋盖世，我作为你的老乡，与有荣焉罗！

彭德怀呵呵笑着坐下来。忽然他的眼睛像被针刺了一下似的，看到毛泽东的大书桌上，放有一帧书本大小的毛岸英烈士的遗照！

毛泽东并不在意彭德怀的表情反应，自顾自说：这一仗还是打的划算，死伤了六十几万？可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中国人民的威风。西方列强欺压了我们一百年，如今尝到了「东亚病夫」的铁拳头！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大代价，把解放台湾的事给耽误了。这个代价，大约还要过些年，才会显示出来，是不是得失相当，或是失大于得……对了，你昨天来电话，讲有要事和我谈谈，什幺好事呀？

彭德怀却一直在想着毛岸英的事。四年前的那个冬天，毛泽东也是在这间屋子里，把长子毛岸英交给自己，并摆酒送行啊！是老毛硬要把岸英塞给自己……战争结束了，岸英却长眠在朝鲜土地上了……彭德怀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啊，是的，是有个事，有个材料要交你过目……。

毛泽东问：什幺材料？是不是金日成托你带信了？

彭德怀交上的却是安子文私拟的那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一份刊有当年安子文出狱的「反共启事」的旧报纸。

毛泽东的脸色陡地阴沉了下来，把两份材料丢在茶几上，闭上眼睛，半天没有吭声。张张已经发黄的旧报纸为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华北日报》，但上面刊登的《徐子文反共启事》标题醒目、字迹清晰：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

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产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特此登报声名。

签署人：徐子文、刘华甫、杨仲仁、周斌、董旭天、夏维勋、冯俊斋、张永璞、徐立仁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彭德怀见毛泽东闭上双眼，不理睬他交上的材料，一时也有些懊恼，悔不该替高大麻子来转交这两份东西，惹这团麻纱。沉默了一会，毛泽东睁开眼睛，扫一眼那发黄的《华北日报》，问：徐子文，是不是安子文？

刘华甫就是刘澜涛？杨仲仁就是杨献珍？张永璞就是薄一波？徐立仁就是徐冰？

彭德怀一时回答不上。

毛泽东缓缓地叹了口气：老彭啊，你是带兵的，自然搞不清人家白区地下党这些人物的化名。这件事，记得你和高岗、林彪、徐海东等同志，在党的「七大」期间就提出过。但当时是在日寇侵占北平的前夕，国民党方面提出只要办一个手续，即可让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那批华北局地下党干部出狱，后经刘少奇报张闻天同意的。张闻天是总书记，当然是代表了党中央的。因涉及一大批干部的政治生命，不能不慎重，「七大」时我没有支持你们。现在筹备「八大」，你们又旧案重提……还有那份名单，你刚回来，怎幺这样快就到了你手里？是那位王爷让你转交的？

彭德怀襟怀坦荡，问心无愧：高岗同志……老毛啊，我不能不说一句，中央像个大家庭，你是一家之主，当这个家不容易。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安子文这种害群之马，确是不宜重用，而应严加查办！

毛泽东嘶嘶地吸起烟来了：知道了。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不像你想的那幺简单呢。这几年，你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鲜战场上，对北京的情况了解有限。作为老同志、老同事加老乡，我也要奉劝你一句，你作为国防部长、解放军副总司令、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又是国际英雄加民族英雄的，要戒骄戒躁、慎言慎行呢，不要光是和一些武人搞在一起，也要多和文官们交交朋友呢。好了，这件事就暂时谈到这里了。中央的老鼠屎，不止一粒。害群之马，也不止一匹。我还要再看一段，总会有个态度的。你就且听下回分解吧。

①五十年代上叶，中央军委属下五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管理部、训练总监部、总后勤部。

第二十七章　曹营的事不好办

八月十二日，历时两月的全国财经会议闭幕。会议闭幕之前，中央政治局对薄一波作出了组织处理，撤销他的中央财政部长、华北局第一书记两项职务，仅保留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一职。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在这期间，江青取代师哲，获任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

师哲，陕西韩城人，一九 0 五年生，与高岗同龄。一九二五年进入冯玉祥国民军校。一九二六年被军校派往苏联基辅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共旅俄支部。一九二九年入苏联内务部保卫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转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一九四 0 年随任弼时回到延安，任毛泽东的俄文秘书，成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其间兼任过陕甘边区政治保卫处一局局长，为高岗的直接下属。一九四九年进京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整十四年。

师哲去职，表面上是为让他集中精力抓好国家文教委员会俄语人才的培训工作，实际上是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忌讳他是高岗的同乡，周末常去东交民巷八号院跳舞，往来密切。加以他曾经在苏联内务部保卫局工作过长达十年的时间，如果替高岗做内应，就犹如在中央书记处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况且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如中央书记处关于陶铸、马洪等人的工作安排意见，怎幺很快就传到了高岗耳朵里，是谁走漏的消息？

因师哲是毛泽东主席身边的人，刘少奇自己不便出面将其调动，脑筋便动到了毛泽东的另一名年轻政治秘书田家英身上。意欲由田家英取代师哲。小田为人正派，背景干净，学问文章都是毛泽东所看重的。

又是一天傍晚，刘少奇在中海岸边散步时，碰到了也是出来散步的周恩来。两人又坐在岸边石墩上扯了一会儿工作。刘少奇向周恩来建议，鉴于苏联援建的一百三十六项大型工程进入设计勘测阶段，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国家急需大批俄语人才，师哲是这方面的专家，应让他发挥所长，全责这方面的工作。至于毛主席需要俄文翻译，可以随时召回，他的组织关系仍可留在书记处。

周恩来从刘少奇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明白少奇同志现在遇到陕西籍的干部就有过敏反应。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但安子文也是陕西人，少奇同志却又那样信任。遂问：那幺，谁来接替师哲任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

刘少奇搔了搔花白了的头发：田家英怎样？小田也是主席所器重的人才。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小田是个不错的人昡但要调动师哲，恐怕难于说服主席……若要主席首肯，我倒是想到一个合适的人，而且我们目前很需要这个人发挥发挥作用。

刘少奇彷佛摸准了周恩来的心思：你是说蓝苹？她一直是主席的生活秘书，而且一九三九年政治局有过约法三章，她不能介入党内政治生活的。

周恩来微微摇了摇头：都十四、五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局的那个决定，早已不适应新的情况了。譬如蓝苹不能介入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条，早在一九四七年党中央转战陕北、河北时就突破了。那时党中央的许多指示、电文，包括中央军委的一些作战命令，还有军事报告，都是由蓝苹起草、发出的。当然四九年进城后，她一直在养病，工作做得少些了。更主要的是，对付高、饶，非借重蓝苹不可。

刘少奇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看法。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付高、饶是当务之急。至于蓝苹可能成为潜在的威胁，以后的事只能留待以后去应付了。遂问：启用蓝苹，需要有人出面，先去找主席疏通。你、我显然都不适宜。那一来，主席会感到突然，甚至生疑的。

周恩来笑了：现成的人物，蓝苹一向尊为师长的康生啊！刘少奇每次听人提到康生，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袭人的寒意：合适合适，由康生去找主席，很合适。恩来，这事，就要劳动你了。你一向和蓝苹、康生的关系都不错……康生这人啊，既恨饶漱石，又忌恨师哲。

他忌恨师哲的那个在苏联内务部保卫局工作过十年的资历。我们在延安形成的内保系统，也是一山容不得二虎罗。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在菊香书屋毛泽东办公室开碰头会。朱德总司令青岛疗养去了，高岗请假回了浉阳，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与会，加上一位列席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会上，周恩来先汇

报了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的勘测设计已全面铺开，两千多名苏联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已分期分批来华指导工作……。

毛泽东忽然插话问道：老大哥的援建项目不是一百五十七个嘛？怎幺变成一百五十六个了？这是高岗的国家经计委管的事，他又回渖阳干什幺去了？

刘少奇回答：高岗同志前天给书记处值班室留话，他要去安排第二批志愿军部队的营地问题。恩来，还是你继续发言。

周恩来恭敬地笑道：好。我们对外宣布是一百五十六个，我一时说顺了口……有一个项目是不对外公开的，老大哥专家帮助我们公安部建造一座高级政治犯监狱，主要用于关押少将以上的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洲国罪犯，加上外国重要间谍。前些天罗瑞卿、谢富治曾经报告过，他们初步选定在昌平县的小汤山下，一个叫秦城的地方，一块山谷平地，属公安部农场范围，不用向地方政府收土地。

毛泽东笑了：秦城，好名字。百代都行秦政制，以后就叫秦城监狱吧。

周恩来说：好得很，主席定下的名字。小平同志，请你记录下来，回头告诉罗瑞卿他们。为适应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工作，我们急需培训一批俄语翻译人才。现在政务部各部委一开会，就争先向我伸手，要俄语翻译。个个火烧屁股似，心急等不得豆子烂。在中央机构的负责人中，只有师哲同志称得上是个俄语专家。好钢用在刀刃上，最好的办法是把师哲调来专责俄语人才的紧急培训工作。只是他目前担任的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一职也很重要。如同意调出师哲，又由谁来顶替他呢？

毛泽东打了个下决心的手势：量才适用，需要调师哲，就调动一下吧，我不反对。而且可以随时把他召回。谁来接任呢？

周恩来知道事情已经康生在毛泽东面前疏通过了，便把个顺水人情交予刘少奇去做：少奇是打理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或许可以提个适当人选？

刘少奇心领神会，认真地思考了一会，才说：我提蓝苹。她是主席的生活秘书，兼任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合适。

毛泽东表示反对：那怎幺行？我做书记处主席，堂客做书记处办公室主任？要避嫌疑呢。

周恩来说：我看合适，举贤不避亲嘛。当年我是和蓝苹一起跟随主席，从陕北转战出来的，知道她是位才华出众的女同志。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用蓝苹，也是一大浪费嘛。

列席会议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点头附议：蓝苹行。秘书室主任，不就是管个文件收收发发，材料汇编，上传下达嘛。

毛泽东脸上有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苦笑：我真拿你们几位没办法。蓝苹的事，还是要顾及影响罗。

周恩来抓住时机，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这件事，就算定下了。是不是请邓小平秘书长记录下来，交中组部发个任命通知？

刘少奇说：好，我同意。师哲调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专职全国俄语人才培训，可由中组部发出任命。蓝苹属中央书记处工作人员的内部调整，由书记处发个通知就行。我们还是要尊重主席的意愿，照顾到影响问题。

周恩来见毛主席并无任何表示，知道事情就算通过了。他心里不能不暗暗佩服刘少奇，既调走了师哲，又不给蓝苹以名正言顺的职务待遇。职务的升迁不经中央组织部办理手续，也就不存在级别的界定了。毛主席本人呢，又从来不把自己婆娘的级别高低放在眼里。

果然，毛泽东说话了：好了好了，师哲去，蓝苹留，都不是什幺大事。下面，该商量一下，国庆节之前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事了。会议由谁主持？谁作工作报告？书记处拿出个意见来，好提交政治局会议去议决。

周恩来说：我看，财经会议是我和高岗同志两人主持的，组工会议，轮到少奇辛苦一回了。少奇又一直是中央分管组织的。工作报告，倒不一定由少奇亲自作，专业性会议嘛，由中组部的负责人去作，就可以了。

毛泽东问：少奇，你说呢？

刘少奇说：要论中组部的几位负责人，饶漱石、郭锋二位调来不到一年，情况恐怕不完全熟悉。有反映，漱石同志连许多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名字都叫不出，更不用提副部长了。若作工作报告，恐怕有些困难。要论对情况的全面了解、熟悉程度，恐怕还是要数安子文同志……。

毛泽东主席今天似乎心情比较好，听到「安子文」三个字，也没有像前些日子那幺反感，只是说：安子文嘛，他还有个私拟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事没有做处理，由他作报告，能服众？

刘少奇说：现在已经查明，是有人做成一个圈套，让他钻了进去。其实他还算个老实人，多次向书记处调查组表示，虽然是有人设了圈套，但错误到底是他犯下的，请求中央只处分他一人，而不要追查下去了。由他一人承担问题的全部责任，有利团结。不然说过的话也无录音，没有依据，咬来咬去只会把水越搅越浑，给中央和主席添乱，不值。

毛泽东沉默一刻，才说：对于安子文的错误，还是要展开严肃的批评、教育，让他汲取教训。既然他最熟悉情况，可以考虑由他作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也可以写成上半部是反省检查，下半部是工作总结嘛。

毛泽东又病了，是轻度中风。需要休息十天半月。卫生部保健局的医学专家们向中央书记处呈交了一份会诊报告，建议主席离开北京，外出休息一段时间，配合治疗，辅以适当的体育锻练，譬如每天坚持散步、游泳等。中央书记处决定，时值炎夏，要求主席赴北戴河疗养、休息，并配合医疗小组专家们的治疗。

毛泽东原本想上江西庐山度夏的。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坚决反对：专列长时间奔驶，庐山又尚未修成盘山公路，要坐滑杆才能上去，没病的人都会折腾得很辛苦的。还是按书记处的决定，去北戴河吧！那里离北京近，气候又凉爽，还可以下海游水锻练身体。

周恩来在与中办主任杨尚昆商议随主席出行的医护组人员名单时，想起了孟虹的妹妹孟蝶。孟蝶入西苑医务处工作已经四个来月了，据杨尚昆反映，是一名很称职的护士，长相不亚于她姐姐不说，尤其性情温存，善解人意，工作上任劳任怨，技术上精益求精。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需要打静脉注射时，一般老医护人员都很难找到的静脉，她却一扎一个准，成了医务处的一绝。加上她懂中医针灸、推拿，就更是个难得的人才了。中办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谁家孩子要找了孟护士做媳妇儿，真是全家的福气了。

周恩来一听大喜，当即决定将孟蝶列入主席医护组人员名单中。杨尚昆却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这合适吗？杨尚昆是个厚道人，周恩来明白他的潜台辞：不要把一个乖女孩，又弄得和她姐姐一样……。

周恩来说：怎幺会？孟虹就是孟虹，孟蝶就是孟蝶，两回事嘛。当然，我们要尽量保护她，譬如，根本不要让她和东交民巷八号院那边有接触的机会。但主席的健康，是全党首要的重大问题。为了这，是必须作出一些适当安排，包括某些方面的人员奉献。

杨尚昆忽然拍拍脑门，想起另外一件事：对了，差点子给忘记了，前天总政部萧华同志报来一个「西苑歌舞团」名单，连乐队共一百二十人，其中女演员六十人，男演员二十人，说人员都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原来志愿军歌舞团的班底，说是总理吩咐办的……我还不知道是啥子回事呢？

周恩来点点头：是我让办的，没有来得及和你打招呼，也还没有和彭总通气。春藕斋不是每逢周末、节假日都要举行舞会吗？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董老、林老他们，都喜欢跳舞，通过跳舞来活动筋骨和锻练身体。这几年，每次都要到各文工团去弄舞伴和乐队，不但手续麻烦，而且涉及人员过多，也有安全及影响等问题。所以「八一」建军节那天在怀仁堂举行晚会，看了志愿军歌舞团的演出，我就和萧华商量，保留建制，精减人员，可以考虑改名为「西苑歌舞团」或「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归总政部和中办共同管理……这样，就不要每周兴师动众地到外面去接乐队、舞伴了。一百二十人？太多了。告诉萧华，乐队三十人，女演员四十人，男演员十人，搞个八十人的队伍，足够了。男演员年龄不要超过二十二岁，女演员年龄不超过二十一岁。三年一轮换。乐队年龄不受限制。所有成员，除了严格政审，还要重新检查身体，不能有狐臭、口臭、或者身体有异味。女演员体检包括妇科……。

杨尚昆记录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问：这事主席批准过了吧？还有彭德怀同志一关。

周恩来点点头：当然经过主席同意了的。主席说可以，人员相对稳定好。八三四一部队一万多人马，名义上仍是中央警卫团，实际上是个军的架子，配置一个歌舞团，歌唱些好人好事，英雄模范，鼓舞士气。也免得春藕斋老是出现些新面孔，良莠不齐，换来换去，名字都叫不出。

杨尚昆笑了：我们中办，今后还得管理这些娃娃兵了。首先规定一条，人员严禁搞对象、谈恋爱。三年一轮换很好，让他们转业了，再去考虑个人问题不迟。

正说着，值班秘书敲敲门，进来报告：江青同志来了，大姐在前院接着。她说是有要紧的事找总理汇报。大姐没有提杨主任在这里。

杨尚昆立即起身告辞。周恩来送到办公室门外，握住杨尚昆的手：急什幺呢？还有个事，你替我安排孟蝶明天中午上西山四号院。我这条胳膊啊，最近老是发麻，请她做做针灸，也是试试她的技术……这边走吧，我明白你的意思，能不碰面的，尽量避免碰面。

杨尚昆刚从后院侧门出去，邓颖超即拉着江青的手从正门进来了。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迎着。邓颖超对江青说：好了，我把你交给他了。周恩来握了握江青的手，感到江青身上散发出热气：什幺事啊，大热天地跑了来？打个电话，或是叫我去一趟菊香书屋，不更好些？江青摇着手里的折扇：我是骑自行车来的，天津自行车厂送了一辆飞鸽牌试骑，还挨了老板的批，说是不正之风呢？

周恩来边把江青往室内让，边对邓颖超说：小超，还有沙河西瓜吗？

叫小郑切一盘来，我陪蓝苹解解暑气。

不一会一位胖胖乎乎女护士模样的人儿，端来一大盘红沙瓤西瓜，及一迭白净的小毛巾。江青先以毛

巾擦了手，再换毛巾轻轻贴了贴脸，才取过一片西瓜咬了一小口，赞道：好瓜，又甜又凉。你们西花厅，怎幺有冰镇西瓜啊？为了节约用电，西苑人家都不准用冰箱的啊！周恩来说：土法上马罗。我们前院里不是有一口水井吗，十多米深，水很凉，平日总是盖了井口的。我们厨房的同志动脑筋，他们每逢要做凉拌菜，就先把材料密封好，吊下去浸上几个小时。来了西瓜也吊下去冰镇，所以就如同冰镇。对了，菊香书屋院子里是没有水井的。如果你和主席喜欢吃冰镇的，以后由我这边冷镇了，再送过去。少奇的院子里也没有水井，光美带了瓜来试过几回，效果很好哩。

江青见提到刘少奇，明亮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了几丝丝火星子似的：总理啊，我是有个事要找你，主持公道，也是替我出出气……。

周恩来已经明白她说的大概是什幺事了，而故作轻松地开玩笑：蓝苹啊，先吃瓜，先吃瓜！什幺大不了的事？朝鲜停战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了。

江青娇嗔地瞪了周恩来一眼：你也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这件事，我不吐不快。昨儿个在书记处看到了两份任免通知，一份是中央组织部的，免去师哲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一职，转任国家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一份是书记处自己弄的，任命我兼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根本不提级别。这不是欺负人吗？同样的职务，师哲做算正部级，我做，则没有级别。师哲的任免通知，由中央组织部发；我的任命，却由书记处内部通知！我知道是谁在从中捣鬼。当然我可以遵守纪律，不说是哪位大王爷捣了我的鬼！但不平则鸣，不公则争，我不是要争个什幺正部级，但要论论这事的理儿！

周恩来细心地挑剔着瓜上的一粒粒瓜籽儿，做着悉心恭听的样子。江青继续说：师哲除了比我年长十岁，入党早我七年，其余的，他比我强在哪里？他是主席的俄文秘书，我是主席的生活秘书，同是中央的五大秘书之一嘛。我一九三八年就做了主席的助手，他是一九四 0 年才从苏联回来的。而且康生同志说过多次，师哲自称一九二六年在苏联参加了中共旅俄支部，但介绍人是谁都交代不清楚！他在苏联住了十年，参没参加托派，很可疑。好了，不要随便议论他了，就论论劳绩吧。总理你是清楚的，我帮主席起草过多少电报、文稿？为解放战争出过多少主意？围长春，打锦州，最初还不是由我提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在党内争过什幺名位，也从来看不起什幺名位。但这次的事，办得也太欺负人了：同样的职位，师哲算正部级，我却算个副处级！

周恩来抬起眼睛来，叹了口气问：蓝苹，你怎幺算个副处级？我怎幺一直不知道这个事？

江青眼睛红了：总理，你是太忙了，不了解的事太多了。我在政务院属下的文化教育委员会里的电影艺术委员会挂名副主任，不是副处级是什幺？王光美参加革命才几天？入党才几天？如今算中央办公室机要科科长，正处级！少奇同志分管组织，有这幺欺负人的？

周恩来听江青越扯越宽，除了师哲，还扯到了刘少奇、王光美，简直是打乱仗了，不得不委婉地劝道：蓝苹啊，你的级别问题，我是犯了官僚主义，给我一点时间来替你想办法吧。但千万不要和别的同志去攀心，万一传到主席耳朵里，惹他发怒，就不好了。其实，以你和主席的关系，见官大三级哩。哪位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包括中央的哪位领导同志，见了你，不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少奇同志提议你接任师哲的，主席开始不同意，怕党内影响不好。是我和少奇同志坚持举贤不避亲的。少奇和我，不能在主席面前提到你的级别，若提了，他根本不可能同意，并会严厉批评。由书记处发通知，还是少奇同志的通融办法呢。不信，你可以选个适当时机，试一下主席的意向……。

江青听了，渐次心平气静了下来，并沮丧地承认，她已经向老板提过，受到了严厉喝斥，问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宋美龄有级别没有？再敢闹级别，就滚，搬出去住，什幺绝情、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

说着说着，江青已是泪眼婆娑，一副求告无门的可怜模样。

周恩来继续劝解道：蓝苹啊，你是位聪明人。刚才这些话，在我这里说过就算，不要再对人提起，注意影响。主席在气头上的话，你不要太在意。事情一过，也就没事了。主席一向立党为公，内严外宽，上严下宽，越是亲近的人，他要求越严格，批评起来越厉害。你亲眼看到过，他是怎幺批评我的？还有少奇同志，几次被主席批评得哭鼻子。我能理解主席，为了党、国家、军队，方方面面的工作，他有很大的压力。

江青接过周恩来递上的小毛巾，眼眶、脸蛋的四处贴了贴，感激地点了点头：知道了，我听总理的。还有两件事，我也想说说……。

周恩来乘江青以小毛巾贴脸的当儿，扫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再看一眼办公桌上的两大迭文件，之后又挑一片西瓜放在碟子上，推在江青面前：说吧。我是喜欢你有空来聊聊天的，也是多一些信息、多一些教益嘛。

江青知道周总理很忙，也就直截了当地说：上海的杨帆怎幺办？总不能干了那幺多坏事，仍当着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是因为他挡在那里，上海电厂被国民党飞机轰炸一案，一直破不了嘛。

周恩来心里一沉，明白上海的杨帆是注定要倒霉的了：康生同志那边最近有什幺进展吗？

江青却说：康老师倒是要我来问问，总理这边有什幺进展哩。

周恩来想了想，才放低了声音说：我先后在不同的场合，和上海市长陈毅同志、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同志，了解过杨帆同志的情况。他们三位都肯定杨帆是位忠诚的同志，工作很有成绩。潘汉年同志甚至打了包票，说他以党性保证，杨帆是好人……至于你上次提到的，饶漱石同志曾派他到苏联去从事有关活动，我是嘱咐谢富治同志去内部调查的，谢富治同志没有拿到凭据。我想知道康生同志最近有什幺看法？

周恩来明白，康生恢复工作以后，仍负责抓党内情报系统的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主席负责。许多事，连公安部长罗瑞卿、调查部长李克农都插不上嘴。

江青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西瓜瓤，一滴甜汁也不见流到红唇外边来：康老师说，潘汉年本身就不大干净，他一九四 0 年私自跑到南京去见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秘密勾结，至今没有向党组织交代！他和杨帆是一路货色。

周恩来心里更是大吃一惊，暗自叫苦了；这件事怎幺也叫康生给挖出来了？那是一九三九年，史达林为了延缓希特勒的东进计划，把战祸引向西欧、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与纳粹德国秘密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中共中央根据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指示，也派潘汉年赴上海、南京，秘密与汪伪政权和驻华日军总司令部接头，试探联日反蒋的可能性……但这件事，当时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知道并决策。现在被康生挖出来，那幺，就是主席有意……想到这里，周恩来不寒而栗，浑身打了个冷噤。如果真是这样，潘汉年——我们党内一位最出色又资深的情报工作者，可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江青见周总理好一会没有做声，知道他在另想心事，便又说：还有一件事，总理啊，你知道吗？老板要去北戴河疗养，孙维世要跟了去……。

周恩来见提到干女儿孙维世，便有些脸上挂不住了：有这回事？你是怎幺知道的？

江青要笑不笑地说：我本来不可以告诉你……但维世是你的女儿嘛，我也就说了，是一名小卫士透给了我消息。

周恩来心里苦笑了，菊香书屋的事，也是太复杂了，情报工作，做到主席身边去了。不过，对干女儿的事，周恩来果断地说：蓝苹啊，你是知道我这人的。潘汉年、杨帆过去都算在我手下工作过，涉及到党内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我是很慎重的。除非主席有明确的指示，我会坚决执行；至于孙维世去北戴河，放心，我可以出面阻止！不像话，她还有自己的丈夫金山同志嘛。

第二十八章　玉泉山禁地

周恩来送走了江青，即嘱咐邓颖超打电话，让干女儿回来吃晚饭，问问她近来创作及排练大型话剧的情况。

下午七时半，孙维世乘坐邓妈妈派去的车子，来到了西苑西花厅。爸爸、妈妈已经在餐桌上等着了。她按着从苏联留学期间养成的礼节习惯，先搂住妈妈贴了贴脸，又搂住爸爸贴了贴脸。入座后，再以小毛巾擦了擦手，见桌上已摆下了几碟她一向喜欢的精致冷盘：麻辣鱿鱼丝、香酥海蜇皮、凌花云腿片，禁不住说：嘻，爸爸妈妈果然是叫咱回家改善一次生活哩。我们实验话剧院那食堂大师傅，什么菜都是一锅烩，煮得烂糟糟、油糊糊的，还不能提意见，一提意见就撂勺，如今工人阶级可是惹不起哩。

邓妈妈笑道：得了得了，你们剧院那班子公主、王子样的青年演员，怕也是娇气得很，难伺候呢。

周恩来放下手头的一份简报，摘下眼镜说：工人阶级过去吃够了苦头，如今当家做主人，有点脾气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干一行，爱一行，技术上应该精益求精，工作应当兢兢业业。

孙维世听着，咬住嘴唇才没笑出来，心想：爸爸说话，总是面面俱到，谁也抓不住茬儿。

一位头戴白帽厨师助理模样的小伙子，在餐室门口探了探头。邓颖超的座位是对着那扇门的，她点了点头。原来西花厅厨房有个规矩，每当总理夫妇在家里招待客人，每道炒菜上席前，只给三、四分钟的制作时间，力求鲜、嫩、香、脆。每隔五分钟上一道。因是女儿回家，这天晚上的主菜只上三荤两素一汤：椒盐北洋淀大闸蟹、干烧永定河鲫鱼、姜葱蒙古牛柳、韭黄拌豆腐、清炒茭白、清炖里脊汤。甜点是一人一小碗清暑绿豆羹。

饭后，周恩来朝餐室角落一只洁白的大痰盂缸漱了口，孙维世也跟着漱了漱口。

周恩来对邓颖超说：小超，我要和维维谈谈工作。就在这里谈，你去厨房里替我谢谢三位大师傅，敬他们一杯酒，并要他们慢点进来收拾。

周恩来找人谈工作，包括找干女儿谈工作，邓颖超是从来不参加的。

邓妈妈退出后，周恩来拉住女儿的手，到南头的沙发上坐下。当女儿美丽的脑袋要朝他肩头靠拢的时候，他却闪开了：维维，你今年三十二岁了吧？我记得你是一九三七年十六岁时，第一次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我和你妈妈的。好快啊，一晃眼十六、七年过去了。

孙维世不知道总理父亲为什么要发这一通感叹，只是睁着温顺而妩媚的大眼睛，文静地点点下颌。

总理爸爸问：妈妈近来怎样？我是指任锐同志。

任锐是孙维世的生母。周恩来于一九三七年将她们母女送去延安的，后一直在中央组织部门工作。

孙维世说：妈妈很好，常在家里念叨着她的总理和邓大姐。她仍在中组部机要局，分管高干档案。

周恩来眼睛一亮，心想今后可以让任锐报告一下高干档案被调阅的情况。一般来说，某某人的档案被调阅，往往是该名高级干部或者是被整肃或是被升迁的前期动作。还有某些人物利用档案搞阳谋。他嘴里却说：许久没有见到任锐同志了，带个话回去，请她有空来西花厅做客。她有我办公室的电话吧？另外，你们文艺界有什幺新情况吗？我主要是指你们戏剧界。

孙维世先是摇摇头，忽又眼睛波光一闪：对了，有个新鲜事儿哩！是海军文工团一位独唱演员告诉我的，她们文工团到辽东半岛的几座海军基地去作巡回慰问演出，也去了大连、旅顺的苏军基地。苏联同志为了表示感激，专门派出一艘小客轮，送她们出海观光。她们到了一个叫做獐子岛的地方，一座姑子庙里，发现了一位貌若天仙的人儿带发修行。大家都很纳闷呢。这獐子岛离大连很远，客轮都要走三、四个小时，只有十几户渔家住着。那幺荒凉的地方，却有绝代佳人出家为尼。男女演员都想跟她搭话、聊天。但人家姑子却神色高傲而又面带寂容，就是不开口。男演员们开玩笑，说简直就是大观园栊翠庵的妙玉呢，只有贾宝玉式多情种子来挑动她的芳心，她才会心猿意马、夜不成寝……爸爸，你知道，我听了这事，心里在想什幺吗？西苑里头，几个月前不是悄悄传出小道消息，高干医务处的女医生孟虹，主席喜欢过的，回大连探亲后失踪了吗？没准儿，没准儿就是这一位呢。

周恩来心头一亮，在茶几上的一片白纸上写下：大连外海獐子岛，姑子庙。掷下铅笔，才说：注意了，这件没头没尾的事，先不要传到主席耳朵里去。你最近还经常去主席那里吗？和爸爸说实话。

孙维世噘噘嘴，低下头去：你又管我了！说就说，去过几次，他要的嘛！孟虹走了，他对苏玫也不尽满意嘛！嫌苏玫太浪，他吃不消嘛。还有，还有……周恩来脸孔黑虎了下来：你住嘴！这幺庸俗、难听的话，也好给我来说！还有，还有什幺？

孙维世不服地瞋上一眼：不是让住嘴吗？又不让住嘴……还有主席说了，他要和蓝苹分居。屋子都看好了，就是丰泽园右边的静园，原先住过光绪皇上的珍妃的。和菊香书屋只隔了一条巷子。还说蓝苹可以回菊香书屋来就餐、管理家务，但不能再住到一起，只准她保持一个名分而已。

这却是周恩来从干女儿口中得到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主席到底要和蓝苹正式分居了，尽管对外严守秘密。这算怎幺回事啊，前些天才刚刚任命江青为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而且中午江青也来过，只是闹级别，却只字不提分居的事……。

周恩来问：你知道事情是怎幺闹出来的吗？

孙维世说：我也是听他自己断断续续说了几句，大概是这样的，一次蓝苹发现老板正和苏玫亲热，就破口大骂小母狗，骚妖精，骚了家里的姐夫还不够……再敢进菊香书屋，甭想走着出去……说是后来，苏玫果然不敢来了。主席派车去接，也不敢上。康生同志也很生气……。

周恩来沉思良久，才说：维维，这事就到这里为止。传出去了，是要被杀头的！我不是吓唬你。另外，我再次苦口婆心地劝告你，你再也不要往里头掺和了。你赔不起的。专心你的戏剧艺术吧！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主席离不开蓝苹，蓝苹也离不开主席。这是事实。前几天，刚刚同意任命蓝苹为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就是个证明。那是个很要害的职务，主席如不在政治上信任她，能同意这项任命？

孙维世很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不过一种交换嘛。作为女人，她在老板面前是完蛋了，政治上给她个补偿。你信不信？老板同意这项任命，只是让她挂个名，不会让她管很多事的。

周恩来又气愤又惊讶地看着干女儿，明里暗里地投怀送抱，耳濡目染，倒也摸出些门道来了。他忽然问：听说你最近也准备去北戴河？

干女儿身子警觉地朝后缩了缩：是去修改剧本，北京天气太热了，连你们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住处，都没有冷气，更甭提我们这些人住的地方，闷得像座蒸笼了。

周恩来却尖锐地说：到北戴河海滨疗养院去修改剧本？太特殊化了吧？你是有夫之妇。你丈夫金山同志下去体验生活了，他现在人在哪儿？

干女儿回答：在上海闵行重型机械厂，准备创作一出反映工人生活的大型话剧。

周恩来说：那好，你就带上自己的剧本，到上海去找你丈夫金山同志，一起讨论、修改，不是更好？

干女儿急了：那哪成？我已经答应老板了，到北戴河陪他一段……。

周恩来眼睛瞪起来：哪个老板？你也敢称为老板了？真是不知死活！

我现在通知你，我会告诉你们剧院党委，你明天就去上海，不准留在北京。

孙维世也气急了：好！好！我执行你的命令。但是我现在要给他挂个电话，告诉他你不让我去北戴河！

周恩来「啪」地一声，手掌击在茶几上，站起身来，怒斥道：走！走！去我办公桌，你去用红机子报告！我让你用红机子！

孙维世见爸爸大怒，一时吓住了，珍珠般的泪滴，从丰腴的脸蛋上滑落下来；爸爸！总要给他一个交代呀！不能不辞而行呀！

周恩来不容辩解地说：你不要管了，只管明天去上海。剩下的事，我会作出安排……维维呀，刚才是爸爸态度不好。爸爸是替你着急呀，你却总是不知厉害，往里头搅和。过去你单身女子一个，那些事就算了；现在你和金山，是有孩子家室的人了，起码也要守守妇道呀。爸爸是怕有那幺一天，想救你，都伸不出援手。

北京西北郊，著名的颐和园公园以西数里处有一片岗峦迭翠、碧水萦回、楼台错落的风景胜地，面积比城内的北海公园还大些，对外称为玉泉山，对内称为西山会议厅。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就从未曾向北京市民开放过，军事禁地是也。在北京普通市民眼中，西郊玉泉山，已是个日渐陌生了的名字，只依稀记得，那里古称燕京八景之一。有一眼泉水，更被大清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泉」，历代的达官贵胄、文人墨客多有诗文石刻留于山石之上；再有，就是人们游颐和园时，可在佛香阁上望到西边的万绿丛中，白色浮屠，一塔如柱，风姿绰约地耸立在那儿，那就是玉泉山白塔了。至于玉泉山禁地围墙东边不远处的一大片建筑物——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则是另一处枢机重地，为培训盛军级以上高级干部的神秘场所。

朝鲜战争激烈进行的那些岁月，为防止美、蒋飞机偷袭北京，尤其是偷袭西苑，中央军委属下的工程兵部队，在玉泉山中日夜开工，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建造了十几座隐蔽式的西式小洋楼。每座小

洋楼虽然错落在山林各处，但皆有地下信道通往地表深处一座巨大的人防工程——中央军委战时军事指挥中心。后又仿照西苑怀仁堂的规模，修建了一座「西山会议厅」，内有十来个大、中、小型会议室。

朝鲜战争期间，美、蒋的飞机并没有偷袭过北京，西苑安然无恙，玉泉山禁地没有派上军事用途，只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郊的避暑场所罢了。十几座西式洋楼，亦像万寿路的新六所那样，以阿拉伯数字编号，依毛、朱、刘、周、高、陈（云）、董（必武）、林（伯渠）顺序排列。但毛泽东对「玉泉山」印象并不怎幺好，只入住过一次，且留下两句至理名言，一句是：远离市区，脱离群众，像被幽囚一样，谁喜欢做张学良，谁就去住吧；另一句为：把党的主要领导人集中在那孤零零的地方，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不怕被人一网打尽？

由于毛泽东主席看不上「玉泉山禁地」，刘少奇、高岗等领导人也就很少光顾了。只是朱总司令不大在乎，反正闲来无事，喜欢这里满目青山，可以打猎散心。后来，这里就渐次变为将、帅级军事领导人们的休闲地了。先后入住过的除朱德外，还有刘伯承、贺龙、罗荣桓、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栗裕、萧劲光、许光达、张云逸等。军事领袖们大都喜欢玩枪、打猎，于是附近的山林中又放养了一些野兔、山猫、獐鹿之类，玉泉山禁地成为游猎禁苑，越发没有规矩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这里更做过一些上将级人物的避难所，住过王震、宋任穷、杨成武、王平、杨勇、杨得志等人。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晚期，就连毛泽东所亲手提拔的那位上海造反派司令、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也锺爱这里的秀山丽水，经常呼朋引类，来这里打猎，很有一点「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

的气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且说这天，周恩来只带了一名秘书、一名警卫，乘一辆苏式高级吉普车，悄悄出了西苑北门，由文津街折向西，在西四商场右拐，上西四北大街，过护国寺，在新街口左拐，折向西直门内大街，过西直门，上西直门外大街，过北京动物园南门，在路口右拐向北，沿白石桥路北行至中关村口左拐，沿海淀路过北京大学南门，在海淀路口右拐，沿海淀西路，过北京大学西门，在圆明园南口左拐，上颐和园东路，在骚子营路口再左拐，上颐和园北路，过北宫门，再连续两次左拐，即上了玉泉山路，过中央高级党校南门，再前行数百米，即是「玉泉山禁地」东门了。

当周恩来的座车进入警卫森严的东门时，当值的中央警卫团士兵一看车号，立即立正，行举手礼。座车也只是稍稍减速，即沿着碧水萦回的园中马路缓缓连拐几次，在四号楼门前停下。

周恩来一直在车的后座上批阅一迭文件。下车时，他看了看手表：路上走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从西苑到这里，一路上走走停停，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是有点烦人。但下了车，满目青翠，空气清新，蝉鸣山幽，顿时神清气爽。

楼前还有另一辆小卧车停着。管理员小李笑迎了出来：总理，您有老长一段没有来过了。同志们都很想念您。周恩来倒毫无架子，亲热地与管理员握手：我这不是来了吗？大家都好吧？在这里工作有没有感到寂寞？

有没有人闹调动啊？我的小客人到了？

管理员小李忙说：报告总理，没有没有。比跟您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已是天堂了，就是同志们大都年轻，有时感到闲得慌。但为革命工作、为首长服务，大家毫无怨言。楼里楼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啊啊，总理的小客人也是刚到一会儿。我只是纳闷，原先的女医生孟虹，怎幺从二十出头回到了十七、八岁？越发水灵的不行，但又是一身护士打扮……。

周恩来松开了小李的手：小鬼，怎幺这幺贫嘴？忘记工作纪律了？「三个不」，是怎幺规定的？小李连忙重又立正站好：报告总理，「三个不」是，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严守机密，守口如瓶。周恩来拍了拍小李的头：好了好了，你十四岁就跟了我，我还不了解你？最近给你提了正营级，是不是？

四号楼沿山坡而建，为地上一层半、地下一层半的西式别墅。上五级花岗石台阶，进楼门，门厅铺着大理石，即使穿著皮鞋踩上去，也有一种清凉感。门厅右侧是会客厅，南墙整面都是大玻璃，窗外新绿迭旧绿，几树花枝招展，远处是碧水如带，峰峦起伏。会客厅后是餐室，有阔窗朝东，也是风光入画。餐室右边是厨房、工作人员宿舍。楼上一层为总理办公室、卧室、保健医生值班室、保健护士值班室。办公室面南，卧室面北，都很阔大，但陈设简朴。书房中央靠南墙一侧有一张单人床大小的书案，靠西墙一排书架，摆满了各类《辞源》、《辞海》、《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史达林文逊、《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以及《汉英大辞典》、《大英百科全书》等等。书案的北侧，有一圆形茶几，围有几张藤椅。茶几上已摆有一盘切得齐齐整整的西瓜、一盘透着清香的白兰瓜、一杯茶水。东墙上则是两扇落地门窗，其中一扇已经打开了，乳白色的纱廉飘飞着。窗外是个大阳台，亦是一座可观一百八十度风景的观景台。

因楼上一层铺着纯羊皮地毯，小李陪着周恩来总理上来时是悄无声息的。小李几间屋子找了找，回到办公室来煞是奇怪：明明领她上来了，还摆着西瓜、白兰瓜的，人呢？

一位身着素色衣裙、体态婀娜、长发披肩的女子，正俯身栏杆上，眺望着四周的湖光山色。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嫣然回首：总理，是您……周恩来也有些眼睛发花：天啊，这不是孟虹吗？活脱脱又一个孟虹，粉面含春，眼波欲流，只是比孟虹更年轻，更水灵，天设地造，天设地造。可惜没有叫上摄影师，不然拍上几指玉泉山仙子」之类，刊在《人民画报》上，不知要愉悦多少读者。

女子见总理疑望着自己，不禁羞的满脸通红，两只长胳膊无处可放似地垂着，可腰肢挺拔，亭亭玉立，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像在说：总理，俺真的不知道是您，他们什幺都没有告诉，只说来西山，替一位首长针灸……俺也不知道这西山是在哪儿，像是在图画里……。

周恩来已经缓过神来，他亲切地朝女子走近，像个慈祥的长辈，拉起了女子的手：孟蝶同志，我们见过面的。那是几个月前，你刚进西苑医务处的时候，杨主任领着你到紫光阁参加过一次舞会，但你说你不会跳舞，不肯下舞池……也是尽忙着，一直没有顾上关心你……你好象也没有提出过要见我啊？可见大有大官僚主义，小也有小官僚主义……。

孟蝶轻松地笑了起来，仍带着些羞涩，却是又灿烂又妩媚。周恩来忽又怦然心动，难怪白乐天的诗里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一说啊！进到办公室内，周恩来才松开手，让孟蝶在圆茶几对面坐下：来来来，大热天的，先吃几片瓜吧！说罢，便亲自动手，以小银匙将一大片西瓜红瓤上的瓜籽儿一粒粒剔下来，之后放进一只小青花碟子里，再递过去：尝尝，解解暑气。今天你是我的小客人呢。

孟蝶激动得眼睛里水光闪动，嗓子眼堵得慌，胸口也怦怦跳着，连忙接过了，只是点着头，连声谢谢都说不出。

周恩来自己则拿起一片西瓜，没顾上剔瓜籽粒了，大口吃了起来：好瓜！孟蝶啊，你们大连有好西瓜吗？我是南方人，过去在广州、江西、武汉、重庆、南京，都没有吃到好西瓜。真正的好瓜，是这北京郊区的，又甜又沙。前些时候邓立群同志从新疆回来，说新疆哈密的西瓜，甜得跟吃砂糖似的，吃多了，嘴皮都会起泡，是因为那里的沙漠气候，太干燥……怎幺，你还不动手？

孟蝶仍是脸蛋儿粉嫩嫣红的，忽然柔声说：俺听您讲话啦。难怪咱医务处的医生大姐们都讲，总理说

话的声音真好听。

周恩来高兴地呵呵笑了：我倒是觉得你笑起来的样子最好看，正如那句成语说的，光彩照人。好好好，又红脸了，不说这个了。你到西苑工作已四个多月了吧？怎幺样啊？远离家乡、亲人，想家没有？习惯不习惯？

孟蝶先是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报告总理，俺自上初中起，就在学校寄宿，习惯了在外生活的。何况，西苑这幺好、这幺重要的地方，许多人做梦也进不来的。首长们也和蔼可亲……。

周恩来以慈爱、夸奖的目光注视着小客人：我听你们医务处的负责人说了，你的注射、针灸技术很过硬，尤其是静脉注射，你算一绝。工作任劳任怨，服务态度优秀。还说你周末也不跳舞，关在宿舍里钻业务书……是不是想考医科大学啊？或许我能帮你一点忙呢。

孟蝶受了总理的表扬，一时又羞得满脸飞红：报告总理，俺不想考大学，俺只想通过自学，充实自己……俺怕上了大学，国家统一分配，就回不了西苑了，不是？

周恩来又呵呵笑了：傻丫头，果真是对西苑有了感情了。你去过菊香书屋，给毛主席做过针灸什幺吗？

孟蝶埋下了脑袋：报告总理，只去过一次。毛主席一见了我，就叫孟虹、孟虹、小孟夫子……俺报告主席，俺不是孟虹，俺是她妹子，名叫孟蝶……不知咋地，毛主席一听我不是孟虹，而是孟蝶，就没有兴趣似的，让我走了。我回到宿舍，哭红了鼻子。俺知道俺不如俺三姐，是大学生，有学问，懂诗词。

周恩来见她简单纯洁，简直是白璧无瑕，就更喜爱了：不要这幺说。

我看你们姊妹是各有长处嘛。说心里话，我是更喜欢你一些。起码，你不像姐姐那幺思想复杂……随便问一句，你知不知道你三姐去了哪儿啊？听说出了家？年纪轻轻，才貌双全的，何苦去与经书木鱼为伴？太可惜了。

我的问题，你可以不回答。

孟蝶见总理说的这幺诚恳、真挚，一时感动得眼含泪花：俺三姐什幺都好，就是这一次，俺不大看得上她。也真是想不通，她一个心气那幺高的人，怎地就要出家呢。俺也不知道三姐是不是真的出了家，去了哪儿？

怎幺去的？好象有个什幺獐子岛，獐子岛……是俺胡乱记下的地名，没个准性儿的……。

周恩来心中喜欢，脸上却一丝丝也不见流露出来：好了，好了，不说你三姐了……今天，你是我的白衣天使哩。我的右胳膊啊，抗战时期在延安骑马摔伤的，去苏联治过，后来就直不起来了，倒也无大妨碍。只是近些日子，总是木木的，有时拿份厚点的文件都费力。也吃过些舒筋活血药的中药，不见大效用。想到你是扁鹊、华佗的后人，给做做推拿、艾叶针灸……。

孟蝶见总理称自己为扁鹊、华佗后人，忍俊不住又笑了。当下，她请总理就坐在藤圈椅上，帮助总理脱去衬衣，脱去汗背心，光赤了上半身，开始做双肩及颈部按摩，并说：您不要怕疼啊！这儿是个疼点，对不对？

这儿也是一个，这儿还有一个……共是十几个疼点。您要是疼了，就哼哼啊，不然俺就不管。做推拿，

最要紧的是捏疼点。有时会捏得人出冷汗。

但疼过之后就舒服，对不对？疼吗？好，再疼一点，再疼一点……怎幺样？俺没骗您吧？是不是疼过了，就舒服？

周恩来额头上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自己拿过一块毛巾抹了抹。小扁鹊说的不错，疼过就舒服。这丫头，好手法，在按摩推拿上，似乎比她三姐更胜一筹。还不停地给你说话，唱歌似的好听。难怪杨尚昆说，谁家孩子要找了她做媳妇，全家有福。

这时，孟蝶绕到总理身前来。周恩来赶忙扯过衬衫掩了自己的腹肚。

倒是孟蝶笑了：您呀，比俺还害臊？俺是卫生学校出来的，最初看到病人光了上半身子，也是臊得不行。后来见怪不怪了。您身子很磁实呀……来来，把这条胳膊搁这儿，好推拿……周恩来闭上了眼睛，他的发木的右胳膊搁到了孟蝶的腿上。他感到了那腿的温软弹性。孟蝶不说话了，一手握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在他的胳膊来来回回地捏、拿、抻、搡、砍、抓、遥不一会，整条胳膊就被做了热敷似的，无数穴位，也像被针刺似的有了麻辣感。孟蝶在喘气，一粒凉凉的东西滴在了他胳膊上。他的手指，一下一下，触到了什幺？孟蝶出汗了。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周恩来觉得整条胳膊都发热了、活泛了、舒服了，睁开眼来，见孟蝶还在轻抚他，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疑疑地望着他，那近在眼前的粉嫩而饱满的酥胸，在起伏着，甚至像在召唤着。唉，又一个情种。

孟蝶，好闺女……。

俺在这……。

傻孩子，你怎幺了？

第二十九章　宁为鸡首不做凤尾

毛泽东去北戴河疗养，中央工作恢复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人轮值制，一人一星期的轮值主事。离京前夕，高岗获准去菊香书屋汇报情况。

高岗将两封告状信呈毛泽东审阅，都是告刘少奇的：一封是刘少奇的前妻王前从广州写来的，反映一九三七年刘少奇在天津主持地下党北方局工作期间，曾将党的一笔经费变换成金镯子、金戒子等贵重物品，回延安后并没有上缴党中央，而占为己有，且至今没有向组织交代清楚，是一项严重的贪污行为。王前的信是经由华南局书记陶铸以绝密件转上来的，因怕落到刘少奇本人手里，而特地委托高岗面呈毛泽东主席；另一封来自浙江省委，批评刘少奇近几年在保护私营工商业、保护私有制方面的一些讲话、指示，使盛地、县三级干部感到迷惑、思想混乱，摸不准中央究竟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要允许发展资本主义。信中还提到，隔邻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也对刘少奇同志的某些讲话持保留看法，质疑少奇同志进城后坐到资本家一边去了。

毛泽东没有把两封告状信看完，便还给高岗：信既是到了你的手里，就还是由你去调查研究，跑一跑广州、杭州如何？多掌握些第一手的材料总是有好处。影不影响你值班啊？

高岗说：头一星期是刘少奇，第二星期是周恩来，第三星期才轮到我。眼下正好是个空档。

毛泽东说：只能给你一星期。我不在北京，你也不宜离开太久。许多事情，要盯紧些，马虎大意，害死人呢。

高岗见毛主席一脸病容，仍是这幺信任自己，不禁感动得浑身都发热：是！我的主席。你一定要养好身体，健康长寿，党、国家、军队、工人、农民，都不能没有你！我这是掏心掏肺的话。我为什幺和他们斗？我个人和他们没有任何私怨，历史上也从没和他们共过事。是路不平，要人铲，理不顺，要人扳！不能眼睁睁看箸他们搞右倾机会主义，保护、发展资本主义。不然，我们的革命就是柳条筐打水，白干了……我保证一星期来回。只怕坐火车跑了华南跑华东，时间来不及。

毛泽东笑了：你如今也大有进步，学了恩来的一套，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搞社会主义，你倒是一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时间来不及？我晓得你喜欢坐飞机。洧阳这幺近，也是飞来飞去。朝鲜战争期间，中央特许你有一架专机，还没有交回空军去？你就干脆孔雀东南飞，七天一来回嘛。到了广州，替我问候曾志，陶铸的爱人，在江西苏区，她和贺子贞是好朋友。到了杭州，见到浙江省委江华，也替我问候。顺带替我去看一个叫徐庄的园子，就在西湖边上。江华几次带信来，想请我去那里休息一段，说那园子宽大，游泳池、小戏台、小舞厅都是现成的。你告诉他，如果真想我去住，就一定不要再花钱整修，一切保持原样，一花一木都不准动。

否则我不会去。

高岗掏出笔记一一记下。毛泽东问他，这幺点事情还要记在本子里？

高岗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也是记下主席指示的原话，好下去原原本本地传达。

高岗回到东交民巷八号院家中，当即把饶漱石找来，告诉饶哥，主席要去北戴河，他则要去南方调查有关刘少奇的事情。你们中组部不能按兵不动啊，安子文那个坏东西，私拟了中央领导人员名单，就没事了？你们先开部务会议，批判斗争，责令他检查，一定要先打掉刘少奇的这条忠狗，联系他的历史问题来审查。

饶漱石却有些沮丧：高主席，有新的动向了，我正要向你报告……书记处已决定九月份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由安子文代表中组部作工作报告。刘少奇神通广大哩，他不说服主席，能有这项安排？中央的许多事，摇来摆去的，不可思议……。

高岗没等饶漱石说完，就像屁股下安有弹簧似的，一下子蹦了起来，怒不可遏地问：有这种事？千真万确？姥姥的，简直没有党法、王法了，组织工作会议，中组部部长不作报告，倒由他个刚犯下天大错误的王八蛋来作……乱套了，全乱套了！

高岗嚷着，忽又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跌坐回沙发去，抽出支大中华塞在嘴里，点上火，狠狠吸上两口，才说：我刚去看过主席，是病得不轻呢。看来，他对付刘少奇一伙，也显得力不从心……也怪我，上次书记处开会，我请假回了洧阳，朱总司令去了广州，刘、周趁机一唱一和，大动手脚。

饶漱石说：高主席，我方才的话还没有讲完……上次书记处会议，刘少奇还做成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老乡师哲同志调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让中组部发文，改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属正部级；任命蓝苹接任师哲的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却不让中组部发文，不定级别……刘少奇和蓝苹，向来不大咬弦呢。

高岗的眼神由怒火中烧渐转为喜上眉梢：好，很好。你替我找找向明。他刚回了济南？派个可靠的人去一趟。让向明来蓝苹跟前烧一把火，同样的职务，师哲做算正部级，轮到她蓝苹来做，却无级别……只要把蓝苹的妒火挑动起来，他刘少奇就多了一名死敌，要有苦头吃的。别看主席平日并不喜欢自己的婆姨，一旦觉得受了欺负，就总是站在一边的。

饶漱石连连点头：好！好！好！电影明星可不是盏省油的灯，她要一旦张口咬人，肯定比蛇毒。

高岗说：还有，这一段，我们要抓紧了。万一主席身体不行了，中央权力落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手里，我们束手待擒？还是重新拉队伍上山？

前几天我回渖阳，就和张明远、张秀山说了，一旦听到毛主席病危的消息，他们要立即带一支精悍的人马进京。人数不要多，目标不要太大。要精悍，武艺高强，一人能顶十人用。到时候我们联络彭总、林总、罗总、徐总，还有江苏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江西的陈正人等等，文的不行来武的，一个晚上解决问题，把叛徒、变节分子一网打荆饶漱石说：高主席虑事周全，到时候给他们个迅雷不及掩耳……当然，不到万不得已，能不走这一步，还是尽量避免为好。

高岗带着张秀山、马洪、赵德俊等人，乘专机去了南方。饶漱石、郭锋则在中央组织部召开部务会议，紧锣密鼓地对安子文展开批判斗争。部务会议形势一边倒，同仇敌忾对准安子文，既批他的现行错误，也揭他的历史问题。会议并作出临时决定：在安子文彻底交代、深刻认识自己的严重问题之前，必须吃住都在中组部机关大院里，不得回家，不得见客，不得向外打电话。安子文面对来势汹汹的整肃，一时不知道如何招架。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老领导少奇同志是不是也倒霉了？上下一起整？但开了几天会，饶漱石和郭锋他们始终没有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报纸上也仍在报导有关少奇同志的活动消息，他才稍稍安下心来。从来路线路线，上联下串。只要少奇同志不倒，他安子文就不可能一败涂地……而且，依照惯例，开会整他这一级别的高干，必须事先在会上宣布中央的有关批件。但连开几天会，饶漱石和郭锋都没有出示过中央的批件，算怎幺回事？久经敌我斗争和党内斗争磨难的安子文，终于渐次揣摩出来其中的蹊跷。起初两天，他还对自己私拟中央两个名单的事认错、作检讨，面对一声声严词喝问，还有问必答；后来他就开始以沉默来抗争了。但也不能总是这幺硬着头皮抵抗下去。唯有老领导少奇同志能对他施以援手。因为一旦自己被整倒，扯出许多人所不知的情节来，少奇同志是怎幺也脱不掉干系的……。

一天晚饭后，安子文正独自一人在机关院子里散步，暗中监视他的人不知去向，忽见自己的专车司机小勇在司机值班室值日，便匆匆回自己的办公室兼临时住处取了几份材料，再返回院子里，看看左近无人，便悄悄走进司机值班室，问正在翻报纸的小勇：你敢不敢开车送我去西苑少奇同志家里？小勇是个复员军人，已替安子文开了两年的专车，见问，手里报纸一放：有啥不敢？你的专车又没有被上级收走，也没有被撤销职务，走！咱送你去。

车子开出机关后门时，站岗的士兵见是首长的专车，也没看里边坐的是谁，便举手行礼，放行了。十几分钟后，车子已经进了西苑北门，验了证，直驶到中海西岸上刘少奇副主席的院墙外。

刘少奇见是安子文忽然找来了，竟是吃了一惊：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你家里说你外出开会去了，你办公室的电话却总也打不通，出了什幺情况？

安子文报告：正在组织部机关里接受部务会议的批判斗争，并被限制了行动自由。

刘少奇气愤地问：饶漱石有这样大的胆子？不经请示中央，就擅自召开会议，批判党的高级干部？

安子文随即交上几天来他所作的会议记录，以及饶漱石、郭锋等人迫令他交代的十几个问题。

刘少奇边翻阅材料，边说：你继续讲讲，他们怎样整你的？

安子文眼睛一红，掉下泪来：老领导啊，人家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把我们斩草除根啊！我安子文算老几？打狗欺主，人家是妄图从我身上打开缺口，而把矛头对准你。我算你的外围，肃清了外围，你就是他们的直接目标了。不把你拱下台，他们是不会罢休的罗。

树欲静而风不止。刘少奇见对方又在发起新一轮的攻击，反倒冷静下来：好吧！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来和他们周旋。我为了大局，看在毛泽东主席的面上，忍让得够久的啦。他们既然不肯休兵，我倒要领教领教他们的手段，看看究竟谁有好下常这样吧，你还是回中组部机关去，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来过我这里。以后他们批判你，你可以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要说。我会抽时间去一趟中组部，看看饶漱石如今变成了怎样的三头六臂！他们私设公堂对付你，肯定是严重地违反了党纪。我可以告诉你，党中央的多数负责同志，不会同意他们胡作非为的。

老领导给吃了定心丸，安子文回到中央组织部机关，态度越发强硬了。第二天，部务会议继续开会时，安子文发现又有五位新来的人出席。安子文认识他们，都是各大区的组织部副部长，便主动上前去一一打招呼。

那五位同志却只是冷淡的朝他点点头，而不肯和他握手。很显然，是饶漱石以组织的名义，把他们召进京来提供炮弹，以加强火力的。这还叫什么部务会议？

果然，会议一开始，郭锋就亮出了一张发黄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华北日报》，上面刊有〈徐子文等人反共声明〉。一时间，群情激愤，纷纷大声喝斥，甚至当场怒骂安子文为无耻败类、叛变分子、国民党走狗。主持会议的饶漱石要求他交代历史上的变节投敌问题。

安子文却不动声色，只是随随便便地看一眼那〈声明〉，若无其事地说：这事党中央知道，我们出狱是执行党组织的决定，是光明正大的，不是叛变行为。

饶漱石见安子文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登时大怒，拍着桌子说：白纸黑字的反共声明，登在敌伪报纸上，你还公然赖账？今天是党的会议，我命令你把一九三六年出狱的详细情况交代出来！

郭锋等人也插言：对！交代出来！你口口声声说你们出狱是执行组织的决定，那你交代，是哪一级组织的决定？当时的负责人是谁？是谁指使你们集体叛变的？

安子文头一昂，毫不示弱地说：我今天本来不准备开口的。看在各大区新来的五位同志的面上，我只得说，我们当时出狱，的确是组织的安排，为了保存一批干部力量。详细情形，是党的机密。中央书记处知道，毛主席知道。涉及大批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我不能向你们解释什么了。你饶漱石同志当时不在中央工作，今天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过问这件事。

郭锋几位气的不行，离开座位，冲到安子文面前，要揍他狗日的叛徒特务！

安子文大叫：你们敢动我一指头！你们敢私设公堂？这是在哪里？这是在堂堂的中央组织部机关！

安子文的大叫声，倒是把郭锋几位震住了。饶漱石示意他们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去，并对安子文冷笑着说：谁要碰你了？脏了大家的手！你要什么死狗？简直就是块滚刀肉！还敢诬赖我们私设公堂？组织部的部务会议是私设公堂，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你想赖、想滑，没有那么容易！

安子文面对与会者的愤怒目光，面对饶漱石咄咄逼人的喝斥，反倒放低了声音：饶部长，在党中央的眼皮底下，量你也不敢私行逼供。要批评我私拟两份中央工作人员名单，我承认错误，并且不会拉扯上你。我一人做事一人担。要说别的，我无可奉告。

饶漱石本是一个较有素养、风度儒雅的人，这时却眼睛发红，恨不能一掌击倒这名顽固分子。但他的拳头只能击在硬木茶几上：安子文！就凭你私拟两份中央领导人员名单，妄图私自组阁这件事，我就可以处理你，开除你的党籍！你要顽固到底，拒不接受组织对你的挽救，拒不交代问题，你一定完蛋！完蛋！

郭锋这时领头喊开了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安子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变节投敌分子！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

高昂、激烈的口号声在小会议室内回旋、震荡，穿透墙壁传到了走廊外面。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模样的人推门进来，在饶漱石耳边说了几句什幺。饶漱石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惊讶，并故意拖延了一下，才交代会议由郭锋同志主持，继续揭、批安子文。之后极不情愿地起身离去。

饶漱石回到自己的大办公室时，见刘少奇已经坐在他的办公台上翻阅当天的报纸。刘少奇见饶漱石进来，也没有起身，倒像个主人似的，和蔼地问：忙什幺啦？又在开会？开什幺会？

饶漱石见刘少奇大大咧咧，占着自己的办公桌椅不动，摆出一副老上级的样子，只得拉过一把椅子对面坐下，而冷冷地回答：开部务会议，每月的例会。

刘少奇眼睛看住他，话里带话地说：你们的例会开得好热闹啊，走廊上都听得到口号声，是不是批斗会？你们又在批斗哪一位？

饶漱石毫无惧色，眼睛也直盯住这位新四军时期的老上级：部务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什幺不可以？安子文犯了那幺大的错误，还不能批评？批评他就是开斗争会？

刘少奇并不计较饶漱石的顶撞，继续平和地说：没那幺轻松吧？我连你们的会议纪录以及你们命令安子文交代的十几个问题都看到了！而且，你还从各大区抽调了人来参加批斗会，这算怎幺回事？你请示了中央吗？

报告了主席和书记处吗？你是组织部长，你的组织观念、组织纪律跑到哪里去了？

生姜老的辣，饶漱石不能不掂量掂量刘少奇话中带出的分量，于是反驳说：安子文的错误是严重的，不可饶恕的！我们开会帮助他，正是为了让他增强组织观念，遵守党的纪律。而且也是警告他，不要狗仗人势，既是中组部的一名副部长，就应当尊重领导，不要妄图独揽大权。作为组织纪律，他首先要对部领导负责，而不是越过部领导，直接对上面的某个人负责，搞小圈子！

刘少奇说：很好，你好象对我窝了一肚子气，不过不要紧，我现在就坐在你面前，你有气，有意见，就统统放出来，如何？

饶漱石豁出去了，再也不能忍受刘少奇居高临下、老谋深算的大官僚架式：放就放！我不怕。幸亏中央还有个毛主席。你们在党的组织系统内左一个圈圈、右一个圈圈，使用干部，不看历史，不看贡献，而只是重视你们的那张关系网！你们所亲信、重用的人当中，包括安子文在内，有多少人历史上干净过？为什幺要把他们的问题长期掩盖起来？为什幺要重用本身历史有问题的安子文，来掌控组织部的

人事大权？我是组织部长，他是副部长，为什幺许多事情，都是由他个副部长说了算？中央要召开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为什幺部长不能作工作报告，而要由安子文这个副部长来作？就说这次的部务会议，我作为部长，难道连在机关内部批评错误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刘少奇见饶漱石越说越激动，所涉及的问题也很尖锐，一时难于正面回应，便做出十足诚恳、谦虚的样子，和颜悦色地说：漱石同志，谢谢你的批评，谢谢你把心里的话掏出来。我相信你的话还没有完，我还应当虚心听龋只是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另约一次，做一次长谈，彼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地交换一次意见。对你今天所提出的，我一定回去认真思考，检查自己，好幺？你总要给我机会、给我一点时间嘛！至于你们对安子文同志错误的批判，我恳望你们要实事求是，不扩大，也不缩小，坚持团结同志、治病救人的方针吧。有关他私拟名单的事，一定不要再向外扩散了。现在是两笔账，一笔是他私拟中央领导人员名单；另一笔是有人故意扩散名单，已在党内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总之，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千条万条，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我的这个意见，你能不能接受啊？

既然问题已经上升到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高度，刘少奇今天的态度又一直这幺诚诚恳恳，甚至有些低三下四，饶漱石一时也就说不出别的，只好答应：可以，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刘少奇高兴了，站起身来，有力地握住饶漱石的手说：漱石同志，我们到底还是新四军的老同事、老战友啊！四一年发生皖南事变，项英牺牲，叶挺被俘，党中央派我到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我是政委兼华东局书记，陈毅是司令员，你是政治部主任。不久我就报了你副政委兼华东局副书记。四三年年初我回延安之前，又一力向毛主席和中央推荐你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东局书记。那时，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嘛！为了推荐你，我还得罪过别的同志嘛，具体的名字我就不提了。为什幺四九年进城之后，你、我反而越来越隔膜，甚至要分道扬镳了呢？我们起码也应保持同志间的正常往来，加强团结嘛。

饶漱石知道刘少奇是只政治老狐狸，诡计多端，是在对他施行攻心战术。他心里有数，只在嘴上说：我愿加强团结，建立在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希望少奇同志不要偏听偏信，让小人钻了空子。坦率地说，小人就在你、我身旁，最会两面三刀、造谣中伤、挑拨离间。

刘少奇知道指的又是安子文，便未予分辩，而说：那好，我们一言为定！不要让小人钻了空子，不论这小人的地位多高、职务多大！

饶漱石知道指的是高主席，但未指名道姓，不便反驳。尽管一百个不情愿，饶漱石的手一直被刘少奇拉着，出办公室，过走廊，下楼梯。他不得不一直送刘少奇到楼下后院停车坪，看着刘少奇上了车，车开走，才返回楼上会议室。他越想越觉得窝囊、气愤，进到会议室就冲着安子文喝斥道：好嘛！把你的主子请来了，又能怎幺样？老实告诉你，谁也救不了你！你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包实检举揭发你上头的大人物，争取将功赎罪！

另说高岗率领陶铸、张秀山、马洪、赵德俊一行人，乘专机从广州抵达杭州。高岗在广州只住了三晚，受到义弟陶铸的热烈欢迎与款待。除了听取华南局党政工作汇报，高岗还找住在广州养病的王前同志长谈了两次，掌握了一批有关刘少奇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的新材料。相信这批新材料回京后呈报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对于处理刘少奇的问题会很有用处的。

高岗一行人没想到美丽的杭州竟然比南边的广州还炎热，简直就是个蒸笼。只说重庆、武汉、南昌、南京是长江中下游的四座大火炉，杭州的炎热却一点也不比那四座火炉逊色。

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等人到机场迎接，并陪送到下榻的西湖宾馆吃西瓜、喝绿豆羹清暑气。由于高岗和江华不很熟悉，见面只是客气地寒暄问候一番。高岗及时地向江华等人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徐庄不准花钱修缮，一草一木都不要动，一切保持原样，否则他不会入住等等。

由于在广州时，高岗和陶铸、张秀山、马洪、赵德俊等人日夜长谈，分析局势，商议对策，加上长途飞行，大家都显得十分疲惫。陶铸是被高岗硬拉来杭州的。陶铸已经做惯了有职有权的封疆大吏，下辖广东、广西、加上一个海南岛，相当于过去的两广总督，因之对义兄高岗许诺提拔他进京做官事，一直兴趣不是很大。而且京城乃藏龙卧虎之地，功名利禄高度集中，必然是非丛生、福祸莫测，还是离得远些的好呢。古人云，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就是这个道理。但对于义兄高岗的一片至诚，又不能无动于衷。义兄和毛主席也是结拜过的，以义兄和毛主席特殊的情谊，在党的「八大」上取代刘少奇，是完全可能的。这次陪义兄来杭州，陶铸到底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手：预先给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也是过去在延安中央军委一起工作了多年的老友杨尚昆挂了个保密电话。杨尚昆说：这事你就算向中央报备过了，陪陪就陪陪嘛。回头我向主席报告一下，让主席知道你的行踪，就万无一失了。

晚饭后，专程从南昌赶来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到了。高岗见到自己的老下级，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跟中午见到江华时大不相同。陈正人，一九０七年生，江西遂川人，十八岁加入共产党，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在高岗手下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长。一九四五年冬随高岗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陶铸是副主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因之，陈正人见到高岗，就一口一声老首长，老大哥的叫得异常亲热。

陈正人和陶铸、张秀山、马洪、赵德俊等人也都是老同事。当年东北军区的老哥们，能在杭州见面，确是机会难得。高岗命人切了个大西瓜来，大家边吃边聊。当陈正人问起北京的情况时，高岗立即沉下脸来，神秘地说；情况不大妙呢。我和陶铸老弟在广州谈了好几个通宵呢。毛主席被他们气病了，去了北戴河休息，派我到南方来，向各位交交底，让认认中央某些大人物的真面目。

陈正人一脸惊讶：有这幺严重？我们在下面，看上去一切都还正常嘛！

高岗说：你问问他们，正常吗？很不正常，弄不好有大祸临头。我这不是吓唬你。今年年初，周恩来、薄一波背着毛主席党中央颁发新税制，引起全国经济混乱；上个月，刘少奇授意安子文私拟了中央领导人员的两个名单，妄图组阁。幸而被饶漱石同志及时发现，报告了主席，否则真要天下大乱呢。你们知道吗？他们私拟的那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人名单里，刘少奇圈子的占去六人，周恩来圈子的占去七人，他们形成多数，而且大部分是地下党出身。像薄一波、刘澜涛、彭真这些人都被捕过，填写了「反共启事」出狱的，政治历史都不干净！在中央，主席和我没有圈圈，是搞五湖四海的！可竟然成了少数。真正为打江山、夺天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除了彭总和我，其余连林总、罗总、陈总、刘总、贺总、徐总、聂总，统统榜上无名。在他们的中央委员名单里，也肯定不会有你们四位：陶铸、陈正人、张秀山、马洪。小赵是我的保卫局局长，就更没分了。

这公平吗？正常吗？那中国共产党，就可以改名为中国地下党、中国白区党了！

张秀山说：操姥姥的！是太不成个事理了，打天下流血牺牲，不见他们的人影儿；坐江山争权夺利，他们一个个大显其能！

一向不大说话的赵德俊，这时也凶巴巴地插言：干革命他们钻敌人的狗洞，今儿个他们倒成了英雄好汉，这些狗娘养的，什幺玩艺？

马洪见赵德俊动粗口，忙说：喂喂，还是听高主席继续讲吧！

高岗讲话，一向口若悬河，雄辩滔滔，却又总是那老一套：请问天下是谁个打出来的？毛主席在江西时期就指出来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枪杆子里面出党组织，武装斗争出党的领袖。我们党的组成，从来分为红区党、白区党两部分。也就是根据地的党和白区的地下党。问题是，

哪一部分是为主的？哪一部分是为次的？谁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力量？当然是红区的党、根据地的党。可是四九年进城后，刘少奇利用中央分工，他管党务、干部之便，大量安插他的白区地下党亲信，主持中央党、政要害部门的工作。现在筹备召开党的「八大」，进行人事调整，他和周恩来的人马又妄图占据政治局的大多数席位。你们知道吗？他们要提出设立党中央总书记一职，由他刘少奇来出任。既然有了中央主席，为什幺要设立中央总书记？要置我们毛主席于何地？在党的历史上，党总书记从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闻天，都干了些什幺？都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向忠发更是个大流氓加大叛徒……今天就是要重设此一职务，也应由毛主席信得过的人来担任，而轮不到他刘少奇！

陈正人听得浑身火起，气愤地问：刘少奇他们这幺瞎胡闹，难道我们毛主席就没有察觉吗？

高岗说：老弟同志啊，政治局里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我怎幺好和你们说？毛主席早已明察秋毫、洞若观火了，并且多次对刘少奇、周恩来发出警告，甚至连要对他们采取组织措施这种话都讲了！可是，一开起政治局扩大会议来，他们就占了多数。朱总司令是老好人，刘、周一唱一和，主席和我往往孤掌难鸣！

陶铸见义兄在省级干部面前这样议论中央政治局的内部情况，觉得很不妥当，便说：高大哥，这不是闹着玩的！我们都是自陕北起，就情同手足，跟了大哥走的！

张秀山见陶铸的话里带有某种怀疑的成分，便说：路线路线，一扯一大串，当然不是闹着玩儿的。高主席这次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南方联络各路诸侯，准备立马大干的！在北京，饶漱石同志已经揪住刘少奇的亲信安子文，开展整风了。听说刘少奇本人沉不住气，亲自跑到中央组织部大院，向饶部长表示接受批评、甘拜下风、请求增强团结了！

陈正人问：那我们该怎幺办？中央什幺时候召开会议？

高岗说：主席临去北戴河前夕，确实向我交了底，才要我到南方来了解有关情况并和各位打招呼的。中央不久就会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各省市的第一把手都会请去出席。主要议题就是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扩大政治局和书记处，增设几位副主席。这次，我们都要豁出去，舍得一身剐，敢把二皇帝刘少奇拉下马！我们一定要让林总、罗总、刘总、陈总、贺总这些打天下的大英雄进入政治局，林总还应当进政治局常委会，彭总应当做副主席。

一直边啃西瓜边做记录的马洪，这时插上一句：按毛主席的意向，高主席应当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取代现在的刘少奇和周恩来！

陶铸和陈正人既兴奋又有点儿疑虑：刘少奇、周恩来怎幺办？往哪里摆？

高岗说：甭担心，我们毛主席早有安排了。刘少奇去搞议会，做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去做全国政协主席，管统一战线。我做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话，还是要发挥周恩来的专长，请他兼任外交部长，把国内、国际的统战工作都归他总管。

第三十章　郭毛唱和：文字革命

从北京东行三百余公里，即可抵达中国北方著名的海滨避暑胜地北戴河。北戴河海滨区的金色沙滩长达十几公里，海岸山丘低矮，坡度平缓，植满了四时青翠的松树、柏树。数百栋红瓦白墙或是蓝瓦黄

墙的西式别墅，错落有致地隐现于绿荫丛中，正是家家面海、户户观潮了。大约海风长年劲吹的缘故，松柏皆不高大，却如一道绿色屏风，傍海绵延，不见首尾。海上碧波，岸上绿浪，相偎相映，是为渤海海湾内一颗秀丽的风景明珠。

过去，这里是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及外国使节的度假乐园，升斗小民严禁入内。一九四九年后，这里的所有房产——官僚买办、资本家资产，悉数没收为人民政府所有，变做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领导人的度假疗养地。平民百姓同样被严禁入内。海滨区景观最为明媚的一段，称为燕子窝，更是禁区中的禁区。燕子窝的绿色山坡上，一色的西式别墅群里，有座古色古香的宫院式建筑物鹤立鸡群似地，甚是醒目：黄琉璃瓦覆顶，金碧辉煌；暗黄色宫墙，庄重肃穆。院内雕梁画栋，亭台华美，游廊曲回。朱漆大门外一对青石狮子坐镇，威风凛凛。其实该座宫院建筑，只有外壳是中式的，内里的设备装修，如墙纸、窗橱、地毯沙发、抽水马桶、浴缸泳池自来水，无一不是舶来品。据传此一宫院最初为清末民初窃国大盗袁世凯所有，后为东北军阀张作霖父子占用。张作霖之后，做了南京政府北平行辕的一处行馆，由何应钦、李宗仁、傅作义先后入住过。抗战时期，日本华北占领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大将也曾占用过。区区一座海滨宫院，五十年间八易其主，实在算不得什幺福禄之居、吉祥之物。

毛泽东主席胆识过人，从来想大事、干大事，井岗山上住过茅棚，延安城外住过窑洞，在住房一事上，一向不计较原主人是谁、下场如何的。

而且越是旧时大官的房子越是要祝今次来到北戴河滨，即入住在这座袁大总统的宫院式行馆中。他的轻度中风，口眼不斜，头脑不晕，原不是什幺大玻经过医疗保健组的专家们精心调理，加以日日下海游泳，肥硕的身体很快晒成了古铜色。

一天下午，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前来拜望他。

两人谈起了文字改革的事。这在他们之间已是个多年的老话题。毛泽东问沫若兄，我们中国的汉字究竟有多少个？

郭沫若有备而来，当即掏出笔记本，列数出有关典籍中的汉字数目：《说文解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林》，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个；《玉篇》（今本），收字两万二千七百多个；《类篇》，收字三万一千三百九十一个；《正字通》，收字三万三千多个；《字汇》，收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七千二百个。

毛泽东听罢赞叹道：沫若兄真是做学问的人。请把这个资料抄下一份给我。马叙伦先生也给我一份资料，和你列举的汉字数目大同小异。

郭沫若谦逊地说：主席才是真正做大学问的人，看问题高瞻远瞩，谈问题点石成金。今年春天，我学习了你对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议的四项指示，特别是其中的第二项和第三项，直令我茅塞顿开：对呀！既是文字改革，就要大破大立，拼音字母为什幺还要搞成方块字笔划形式？主席提出要便于沿一个方向书写，就一定要打破方块，丢掉一、丨、丿、フ、ム、乚、く等传统笔划。方块字基本上是个框框，几万个大大小小的框框，束缚了我中华文化数千年……。

话一投机，毛泽东高兴了：沫若兄，还是你的脑子好使！和我想得到一起，我们同是异想天开派。不像我那几个老同事，脑筋不用在正事上。

所谓色盛者骄，力盛者奋，未可以语道也。

谈着谈着，毛泽东忽又对刘少奇、周恩来大不满意：刘是怀疑派，认为汉字已经沿用了四、五千年，

每个字都成方块，已经根深柢固了，只可以简化，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后来受到我的批评。世界上没有不能改变的事物，万事万物都处于改变之中，包括方块字。他才勉强同意了；周一向处事圆通，我无论讲任何话，他都会表示拥护，很少唱反调。但实际上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你知道的，一九五一年我就提出成立一个专管文字改革的机构，叫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提议马叙伦先生做主任。这下子好了，由于马先生是中央政府委员兼教育部部长，周就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加进了「研究」二字，叫做「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安排成教育部下面的一个附属机构，研究研究去了。一个「拖」字，好生了得！两年来，他们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何年何月，哪朝哪代？我看只是弄了批人吃皇粮，虚应差事而已。

郭沫若对于涉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话题，向来小心翼翼，从不插嘴的。他字斟句酌地说：这「研究」二字，我也以为还是去掉较好，名正言顺称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嘛。主任可以另委他人，也可以仍由马叙伦先生做。他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说文解字研究方法》、《六书解例》等著作，的确学有专精，在文字学上是很具权威性的。另外，为慎重其事，可否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教育部独立出来，提升为部级机构？

毛泽东抚掌道：沫若兄，我们又想到一起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独立建制，级别可以比教育部更高些，与文化教育委员会平级。务使有职有权，有钱有人马。多请些学者、教授、专家参加，包括符定一、周有光、丁声树、王瑶等人。我的秘书胡乔木也去挂个委员，做我的联络员。

郭沫若忙说：润芝主席，我还是那句话，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书同文，车同辙，是他的千秋伟业。不管后世怎幺骂他，他也是千古一帝；新中国在你领导下，如果成功改革了文字，走上了汉字拼音化加沿一个方向书写化，就更是造福我中华民族，创万世不朽基业了。

郭沫若，一八九二年生，四川乐山人。长毛泽东一岁。一九一四年赴日本学医，后攻读文学。一九一九年发表诗作《女神》，后被誉为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创建左倾文艺团体创造社。一九二四年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文学。为人风流倜傥，被鲁迅斥为「流氓才子」。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正是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相谈甚为融洽。那时，毛泽东尚属革命阵营内小有名气之辈，郭沫若则是大有文名的了。初次见面，郭沫若却对毛泽东有了深刻印象。他在《创造十年续编》一书中写道：在祖涵（即林伯渠）房内，遇见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声音很低而娓娓……可见在当时，郭沫若并没有把毛泽东看作刘邦、项羽式争雄天下的王者，而只是视作张良式谋臣，男人女相，脸皮嫩黄细致，状貌妇人好女而已。那时，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邀请郭沫若去讲授过《革命文学》。不久郭沫若随军北伐到了武汉，毛泽东也随后赶到，两人再度见面。一九二七年三月，郭沫若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背叛革命屠杀共党之行径」，深受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赞赏。郭沫若因此受到南京政府通缉，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秘密加入中共。起义失败后，周恩来逃亡香港，后转上海地下党中央。郭沫若则流亡日本。毛泽东未参加南昌起义，回到湖南发动秋收暴动，率领农军上井岗山效法水泊梁山割据造反去了。

自一九二八年起，郭沫若旅居日本十年，潜心研究中国先秦上古文化，先后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奴隶制社会》等著作，轰动中外历史学界，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一九三八抗战爆发，蒋委员长颁令撤销了对他的通缉，并恭请他回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南京撤退之前，中共代表周恩来到南京向蒋委员长汇报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事，又与郭沫若恢复了联系。

为了与国民党争夺文化名人郭沫若，一九三八年夏，经毛泽东、周恩来提议，延安的中共中央决定，尊郭沫若为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化领袖、中国新诗的奠基者、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一九三九年七

月，郭沫若的父亲病故，由重庆回乐山老家奔丧。毛泽东闻讯后，特委托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敬上挽联：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朋德通玄超往古；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毛泽东的这副挽联匠心独运，藉追悼其父，而盛赞其子。郭沫若自然心领神会，感佩万分。抗战时期，他陆续创作了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孔雀胆》，在陪都重庆上演，引起轰动。身居延安的毛泽东听到消息，也大表赞扬。郭沫若为表示感念之情，特将《虎符》的剧本托人送给毛泽东，请予教正。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郭沫若的历史论着《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总结了明末陕北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成功进入北京后，因胜利而骄傲、而腐败，很快陷于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

这是郭沫若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苦心孤诣地为共产党写下的一份内容独特的劝进表。文章由周恩来带回延安，呈交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击节叫好，大赞及时雨、警世名篇！当即列为延安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讨论。当郭沫若在重庆得知自己的《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如此激赏、重视时，便给毛泽东写上一信，盛赞毛的文韬武略、丰功伟绩，预言新的时代、新的国家、新的领袖，非毛一人莫属。毛泽东接读郭沫若的信，也很高兴，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写下回信：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

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幺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幺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不？

重庆延安，鸿雁往还。郭沫若已经不再把毛泽东当作「状貌妇人好女」的谋臣张良式人物，而是尊为争雄天下的刘邦式英明领袖了。毛泽东本人呢？似乎更乐于把自己喻为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式农民起义首领，但又力图避免重蹈李自成、洪秀全们「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旧辙。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谈判和平建国大计，入住党国元老张治中的公馆桂园。郭沫若与毛泽东武昌一别十八载，重庆相逢五十天。第一次到桂园拜会时，他见毛泽东身带一只怀表，不时掏出来看时间，当即脱下自己手腕上的瑞士名表相赠，毛泽东愉快收下，十分宝惜。此后郭沫若数度赴桂园，与毛泽东交谈建国纲略。「驱逐帝国主义」、「没有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是共产党闹革命的老路数，轮不到郭沫若说三道四、班门弄斧；郭沫若为之献计筹谋者，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明建设。他们海阔天空，纵论古今，其间谈到了统一中国方言、简化汉字书写，直至彻底的文字改革。郭沫若搬出他考证殷墟甲骨文时「大胆设想、大胆创新」的经验，设想出一条全新的路子：汉字能不能突破方块形式，走拼音化道路？

郭沫若的浪漫诗人式狂想与同是政治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虽然将信将疑，仍连连击掌，称其为大妙哉，大善哉！并告诉郭沫若，他在延安请了英文教员，已经学了好几年英文了。他很欣赏

英文，简简单单二十六个字母，加上一些并不很复杂的语法拼写，就变化无穷，丰富无比，据说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收罗的英语单词已达数十万个？大清王朝编纂的《康熙字典》所收汉字，不也是四万多个吗？中国科学文化落后，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汉字也实在是只拦路虎！你想想，我们中国人念书，从初小到高中，整整十二年教育，不基本上是在认字写字？直到读完大学，也只认得下一万多个方块字。方块字一笔一划，每个字都是独立结构，自成一体，基本上保存着象形文字的特征。学了字还要学词和词组，简直就是个大迷魂阵，千沟万壑，支离散漫，把我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大半精力都消耗掉了！再看看人家英文、法文、俄文、德文，都只有二十几个简简单单的字母，加上各自的语法拼写，就变化无穷，丰富无比。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我，一人手拎个小打字机，半张报纸那幺大，就可以走遍天下。可我们的中文打字机哟，除了机子本身，还有加上八千字到一万字的字盘，你说笨不笨？一看就知其落后不行。沫若兄，西方国家科学昌明，新技术突飞猛进，实在是得力于他们简单的二十几个字母所演化出来的教育文化呀！

郭沫若没想到毛泽东把文字问题看得这幺透、想的这幺深，对汉字文化之弊病如此大彻大悟，乃是一代明君、万乘英主才有的大智能、大韬略。郭沫若兴奋地说：润芝兄，文韬武略，英才盖世，只要你今后得了天下，我愿在文字革命上，一尽绵薄之力。

毛泽东也兴奋地说：沫若兄，本党胜利之日，我当聘你为国师，如何？

郭沫若说：国师不敢，作一幕僚或可。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传下千秋不朽基业；毛主席改革中国文字，更要造福我华夏子孙万万世。

一九四六年春，国共内战爆发，郭沫若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先后到南京、上海、香港等地领导文化界的反蒋活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乘轮船离开香港赴东北解放区。翌年二月一日，郭沫若和沉钧儒、李济深等联名致电毛泽东：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迭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二月二日，毛泽东覆电：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覆，敬表欢迎。二月二十五日，郭沫若一行从渖阳抵达北平。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郭沫若前往西苑机场迎接，二人热烈握手，毛泽东高兴地说：沫若兄，从此我们要在一个锅里舀饭吃了！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郭沫若等，郭沫若向毛泽东表示，庆幸自己今后能做一名小学生，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为国家服务。六月，新政协筹委会上，郭沫若被尊为新政协副主席。七月，郭沫若在全国文代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作大会讲话时，表示今后要努力学习，努力改造，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做一名毛主席的学生。

有新中国文化泰斗之称的郭沫若，低三下四地把自己定位为毛主席的学生。毛泽东自然是十分受用的了。一九五０年八月，郭沫若看了电影《武训传》之后，大表赞扬，并为《武训画册》题词，盛赞武训「敛金兴学，舍己为人，千古难得」。不久，毛泽东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把武训斥为地主阶级的走狗、封建主义的奴才。郭沫若立即向毛泽东写信，检讨自己政治思想上的错误。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名为《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的歌词，唱道：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人民的欢呼声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帕米尔高原，来自太平洋，来自珠穆朗玛峰，来自鸭绿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领袖毛泽东！

号称现代文化硕儒、史学巨擘，纵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旦落入吹牛拍马、斯文扫地的巴儿狗窠臼，必然智拙词穷，儒术糜烂，文章腐朽，真可谓人无人格、文无文格了。

自一九四九年进京后，郭沫若为毛泽东开创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确竭尽心智，不遗余力。毛泽东也

经常私下召见他，重叙旧谊，并与之诗词唱和。他曾多次主动请缨，要求由他组织人马，来主持文字改革工作。毛泽东却一直未予首肯，而让著名的教育家、文字学家马叙伦先生领军，主持该项革命大计。

一九五三年三月，毛泽东命他的秘书胡乔木，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传达了他的四点意见：一、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数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二、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划上还是太繁，有些地方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字就是打破了方块体势的；三、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

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四、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才算得上真正的简化。

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实为对文字改革的四项指示，在与会的学者、专家们中引起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是毛主席为文字改革工作指出了方向、道路；也有人感到不知所云而无所适从。主持会议的政务院教育部部长兼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老先生，却独具慧眼地感觉到，毛主席的四项指示中，最重要的是第二项和第三项。拼音字母的形式，不是方块形式，那能是什幺呢？沿一个方向书写（一边倒）？就只能像英文那样，自左往右书写……难道拼音字母可以搞成拉丁字母形式？

这次毛泽东和郭沫若同在北戴河避暑休养。郭沫若来见毛泽东，谈及文字改革工作时，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具体方案，叫做先简化后拼音，先语言后文字。具体做法是分三步走，也可以三步同时走：第一步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又称国语），以统一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种奇奇怪怪的方言。普通话以北京话为基础，加以适当的提炼及规范；第二步是分期分批简化汉字，简化字以传统的草书、行书为依凭，首先简化一千五至三千个常用字，最后把汉字简化到七千字左右，每一字的笔画尽量减少到十画以内；第三步是汉字拉丁文拼音化，就现成的二十六个拉丁文字母来组合，根据汉字的四声分成声母、韵母两大部分。即如英文字母的Ａ、Ｂ、Ｃ、Ｄ……我们可以念成啊（Ａ）、玻（Ｂ）、雌（Ｃ）、得（Ｄ）……；声母二十一个：ｂ（玻ㄅ）、Ｐ（坡ㄆ）、ｍ（摸ㄇ）、ｆ（佛ㄈ）、ｄ（得ㄉ）、ｔ（特ㄊ）、ｎ（讷ㄋ）、ｌ（勒ㄌ）、ｇ（哥ㄍ）、ｋ（科ㄎ）、ｈ（喝ㄏ）、ｊ（基ㄐ）、ｑ（欺ㄑ）、ｘ（希ㄒ）、ｚｈ（知ㄓ）、ｃｈ（蚩ㄔ）、ｓｈ（诗ㄕ）、ｒ（日ㄖ）、ｚ（资ㄗ）、ｃ（雌ㄘ）、ｓ（思ㄙ）；韵母三十六个，比如ｉ（衣丨）、ｕ（乌ㄨ）、U（迂ㄩ）、ａ（啊ㄚ）、ｉａ（呀丨ㄚ）、ｕａ（蛙ㄨㄚ）、ｏ（喔ㄛ）、ｕｏ（窝ㄨㄛ）、ｅ（鹅ㄜ）……最后达到以上述声母、韵母拼写单词句子的终极目的。

毛泽东认真听取郭沫若关于文字改革的新设想汇报，十分兴奋：太好了！声母、韵母相加，共是五十七个，太好了！这就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了，彻底破除方块形式，沿一个方向书写，形体上和英文大同小异……。

兴奋之余，毛泽东又不无惋惜地问郭沫若：那一来，盛行了五千余年的方块字，最终就要消失了？有那幺一天，我们的书籍、报纸，印刷出来，大约也就跟英文、俄文的书报相类似了？

郭沫若说：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拉丁文拼音方案由中央人民政府审订通过后，以法律文件颁行全国，从幼儿园开始教授拼音文字，所有学校课文，均在方块字下附上拉丁文拼音，即一行方块字附一行拼音字母，以后再从学校扩展到社会，扩展到成人书报，最后达成方块字被拼音文字所取代。到那时，在普及使用这个层次上，方块字是消失了。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比现在要容易、快速多了。不像现在许多人读了大学，仍是白字先生。就是到了那时候，我们的方块字作为

一种古老、高雅的文字，也不会完全消失，可以由书法艺术保存下来呀！大专院校可以专门设立一个中国汉字书法艺术系，由少数书法艺术家代代相传，仍可以有隶书、正楷、小楷、魏碑、颜体、柳体、瘦金体、行书、草书，乃至张颠、怀素式狂草……。

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并高兴得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边踱步边说：沫若兄！这回我们俩算珠联璧合了！我想了个方向、路子，你却把它技术化、具体化了。

郭沫若连忙站起身子，陪毛泽东边踱步边谦恭地说：容我班门弄斧，套用一句军事术语吧！主席是位伟大的战略家，我至多算一名战术家而已。或者说，主席是将将的统帅，沫若只是一名将兵的师、团级干部……。

毛泽东哈哈大笑：刘邦将将，韩信将兵？沫若兄，不对不对，你是文坛领袖、史学巨擘嘛！

郭沫若说：过奖，过奖了。我上面简单汇报的以二十六个拉丁文字母重新组合，变为我们的五十七个拼音字母，我已找马叙伦先生讨教过多次，正好他和一些研究委员也想到这上头来了。这是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结果，还须不断补充、完善。不过，也有的研究委员认为汉字拼音拉丁文化是异想天开、神经错乱，是疯子的狂想；还有人骂文字改革是文化叛乱，出卖祖先，贻害后人。

毛泽东说：那些故步自封、头脑僵化的人才是精神病患者，不要理睬他们。我们做任何一件除旧布新、前无古人的事业，有阻力是正常的。有人冷嘲热讽也好，背后骂娘也好，只会鞭策我们搞好工作，努力进步。

郭沫若说：文字改革工作，确是在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拉丁字母拼音、拼写方案研究成功了，也就为我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为我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重新起飞，繁荣昌盛，打下了全新的基矗因此，我和马叙伦先生都有个想法，就是要求把中文的拉丁字母拼音拼写法，命名为「毛泽东汉语拼音拼写法」。

毛泽东站住了，好一刻没有吭声。

郭沫若回到茶几旁，躬身拉过一张便笺，把「毛泽东汉语拼音拼写法」这一名称，以拉丁字母拼写下来，给毛主席看，并念道：Mao Ze DongZhong Wen Pin Yin Pin Xie Fa！

毛泽东大喜：太好了！和英文书写一个样。此事成功了，沫若兄和马先生功垂史册！至于用什幺命名，并不重要。我是历来反对以领导人的名字去做什幺城名、地名的。前年，我湖南老家的省委书记省主席都来说项，要求把长沙、湘潭、株洲三座城市连成一片，建成中国第一大城市，命名为「毛泽东城」，我就不准他们搞。湖南可以搞「毛泽东城」，别的省要求搞「毛泽东县」、「毛泽东厂」怎幺办？此例不可开。城市搞得太大，只方便美帝国主义扔原子弹。当然，也不是说「毛泽东」三个字就做不得它用，去年铁道部要求把一个火车头命名为「毛泽东号」，我就同意了。

毛泽东留下郭沫若共进晚餐。他知道郭沫若有海量，特意命人取来贵州茅台，自己则只喝绍兴状元红。

第三十一章　书记处生活会

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休养一个半月，惹下两宗生活失于检点、不够严肃的插曲儿。其中一宗还甚有危险性。幸而负责他安全警卫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及时发觉，采行了预防性措施，才没有闹出车祸

事件来。

事情出在专车司机张勇的妻子小梁身上。张勇，河北阜平人，原是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司机。一九四八年四月底，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军委直属支队从陕北、山西转战到华北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聂荣臻司令员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与敬意，而把自己的座车——一辆缴获来的美式高级吉普车，连同司机张勇一起送给毛主席代步。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并说，我和恩来、弼时是从马背上下到了汽车上，标志着革命战争的顺利进展。华北军区的另外两位领导人薄一波、萧克，也效法聂荣臻，把各自的座车连同司机分送给了周恩来和任弼时。

张师傅三十出头年纪，贫苦出身，十七岁参加八路军，十八岁入党，二十一岁给聂司令员当专车司机，二十四岁起转任毛泽东主席的司机，已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生活了近六个年头。一九五 0 年国庆前夕，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张勇与北京协和医院一位漂亮的护理员小梁结婚。小梁名艳玲，北京人，城市贫民出身，为人热情大方，明眸皓齿，肤色白嫩，是为丰乳肥臀却又腰细腿长一类性感型女子。她日常在协和医院伺候病人，只在周末或节假日才能获准进入西苑菊香书屋南院，与小张相聚。她每次都要求见见毛主席。毛主席倒也很喜欢她这个北京普通市民的女儿。只要小张来报告，家属来了，想看看主席；毛主席总是放下案头的工作，趁便休息休息。两三年下来，梁艳玲在毛主席面前，也就如同家人一样，有说有笑，亲密无间了。毛主席还常常拉住她的小手，问些协和医院及北京市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也算察访民情了。还请她和小张吃过饭，主席家乡风味菜，又香又辣，直辣得她个北京小媳妇肚脐眼儿都疼了。每想及此，梁艳玲就要幸福到心里发抖、眼睛发酸，不知如何来报答伟大领袖的恩情。你想想，毛主席是个比过去的皇上还位高权重的伟人，她一名普通市民人家的孩子，能常去看望，并拉住手儿话家闲、问寒暖，留茶留饭，不是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能有这种天大幸福的事儿？

张勇和梁艳玲结婚三年没有孩子。起初他们本人倒也不大在意。周总理、彭老总不都也没有孩子？张勇老家阜平乡下的父母大人却急眼了，张家三代单传，岂有儿子结婚三年，媳妇不见有喜之理？连带艳玲的父母，虽是京城里的居民，也是没有知识文化的老一辈人的见识，一直嚷着、催着要抱外甥。无形中给小俩口造成了心理压力。有时小梁也抱怨丈夫干那活儿本钱不足又不肯卖大力气，总是匆匆忙忙，敷衍了事；张勇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影响，就更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觉得不能满足妻子的欲求。一次小俩口斗嘴时，张勇无意中说道：在俺阜平乡下，从前还兴借胎呢！啥叫借胎？就是年轻夫妇多年生不下娃儿，做丈夫的就允许婆姨到外边去打几回野食，种下籽粒儿回家来。你嫌俺没本事，也可以到外面去借个胎，只要生下娃儿姓张就成！梁艳玲听丈夫这幺没出息，先是红头胀脸的恼了一阵，后却喜上眉梢地娇嗔道：这可是你个大老爷们提出来的啊！

我要借胎，也不借你我这样的平头百姓，要借就借个大人物的籽儿。到时候种籽粒儿回来了，你可不许吃醋生事啊！

夫妻说笑斗嘴，过后也就丢在脑后了。这次张勇要随毛主席来北戴河养病，梁艳玲在医院请了一个月的事假，也到北戴河休息来了。并经毛主席本人指名，要小梁做他的临时护理员。对于这项特殊安排，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罗瑞卿部长是不同意的，认为有违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制度。毛泽东主席却让张勇自己去找罗部长传话：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要服从活的，还是活的要服从死的？况且认识小梁已经三年，政治上信得过，又是护理专业，工作能胜任，云云。话到这份上，公安部长还有什幺好说的？护理护理，无非是替主席换换衣服被褥，洗洗内衣内裤，剪个手指甲、脚指甲，系个皮带、鞋带，或是脱个鞋子袜子裤子，擦个身子什幺的。

先时这些事情由几名男卫士轮流来做，粗手笨脚的，还常常惹得毛主席生气呢。

于是长相妩媚、丰乳肥臀、腰细腿长的梁艳玲，在毛主席身边做了二十来天的特殊护理。毛主席习惯

夜间工作，白天休息。每天凌晨三、四时上床，下午三时才起床用早餐，因之工作人员都要跟随伟大领袖这种晨昏颠倒的作息时间转。不过每日凌晨一时，主席用过消夜后，没有特殊情况，只留下一两名医护人员值班，其余工作人员就都可以去休息了。小梁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五时或六时才回到丈夫身边来。进到丈夫的被窝前，倒也都要先去冲一个澡，做一番洗漱工夫的。一天，小梁忽然提出想吃腌制的酸白菜，并悄悄告诉丈夫，在北戴河玩了这幺久，想回北京协和医院去上班了。张勇隐隐觉得妻子的身子出了情况，也就悄悄问：你是不是有了啊？是谁给老子种下的？小梁红着脸蛋不肯说。在丈夫的连番追问下，只得反问：你不是许我借胎吗？还说只要蛙儿姓张，你就保证不吃醋生事吗？

梁艳玲要回北京，毛泽东主席特意请他们夫妇去吃了一顿饭，喝了绍兴状元红酒，以示送行。张勇在主席面前，照样恭恭敬敬，有说有笑，表现得毫无醋意似的。过了几天，他的好朋友、卫士小赵向罗部长汇报了一个异常情况，说是梁艳玲回北京后，张勇搬回集体房间来住，晚上老是听他磨牙讲梦话，咕嘟什幺伟大的人物，原来也乱搞女人，占人的妻子，老子下回出车，就要撞了去……。

罗瑞卿部长听了汇报，吓出一身冷汗！这还了得，主席的专车司机，讲这种梦话，有这种念头？太危险了！万一主席真的出了车祸，自己怎幺向中央交代？怎幺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作出解释？但罗部长不动声色，第二天一早，就叫上专车司机张勇同志，立即开车送自己回北京参加一次紧急会议。回到北京，罗部长即把张勇同志交给了中央军委办公厅。过了一会儿，即有军委办公厅的负责人向张勇颁布了调职命令，命他去福建前线某部汽车营任营长，立即动身，家属亦可随后调去。

罗瑞卿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替毛主席排除了一大隐患，应当说，算是立了一次新功。他在返回北戴河之前，分头向朱总司令、周总理汇报了情况，交代了那个名叫梁艳玲的「特殊护理员」的来龙去脉。他并检讨了自己工作失职，没有坚持党性原则，只顾了主席的面子，而违反了中央保卫工作条例。他也提出了要求：如果中央书记处不作出决定，劝戒主席注意自身的安全，避免再出类似的情况，他这个公安部长就没法子当下去了，只好请中央仍调他回野战部队去工作。

朱德总司令德高望重，日常以休息为主，甚少过问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听了罗瑞卿的汇报，他给周恩来挂了电话：恩来啊，润芝到北戴河养病，蓝苹为什幺没有陪去？出了点小情况，已经被罗长子他们排除了，你知道这事吗？周恩来回答：罗部长已来过我这里，也提到了蓝苹为什幺没有去陪主席的问题。我都没法子解释，主席和蓝苹早就分开住了，早就不行周公之礼了……主席诗人气质，感情丰富浪漫，喜欢漂亮的人儿。这事怎幺说呢？总司令，是不是麻烦你先和少奇同志通个气？一切以主席的安全为重。罗长子的担忧很有道理，主席的安全，主席本人也要注意、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朱德给刘少奇挂了电话。刘少奇因不分管军事、公安两大战线的工作，而没有听到罗瑞卿的汇报。刘少奇未便在电话里说什幺。两人相约晚饭后到南海瀛台上散步。在迎熏亭的石凳上，刘少奇倒是向朱老总说了几句心里话：润芝兄近几年个人生活方面比较放任，影响不好。女孩子就像换衣服似的，我都数得出一些名字来，什幺孙维世、龚澎、孟虹、苏玫、孟蝶，现在又闹出个梁艳玲。连自己专车司机的老婆都搞，真是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了。

朱总司令呵呵笑了：少奇啊，看来你是了解情况的罗。不过，龚澎没有那档子事的。润芝几次想找她做英文老师，她都推辞掉了。是恩来在暗中保护她。她和孙维世不同，维维是自己往上靠的。苏玫、孟蝶是谁？我怎幺没听说过？

刘少奇说：苏玫是康生同志的姨妹子，人民大学教员。听说和她姐丈也不大干净。孟虹出走后，经康生同志的爱人曹轶欧的介绍，她进菊香书屋当了主席的英文老师。说是一次被蓝苹撞见了尴尬事，臭骂了一顿，后来吓得再不敢进菊香书屋了。孟蝶是孟虹的亲妹子。主席命谢富治去东北寻找孟虹，结果把她妹妹给找回来了。光美告诉我，姐妹俩是一个模子给浇出来的，只是妹妹比姐姐更好看，而且心灵手巧，尤其是给婴儿做静脉注射，有绝招……总司令啊，上面这些女孩子中，孟蝶和梁艳玲二位，

对主席的安全最具危险性罗。这次的情况，总算是被罗瑞卿同志及时处置好了，今后怎幺办？

朱德点点头，说：是要帮助、劝戒一下润芝。虽然属于他个人的生活小节，但安全问题是中央的大事。想想看，如何来提醒、劝戒他？

刘少奇问：恩来知不知道这事？他有什幺想法？

朱德说：正是恩来要我来和你商量、商量的，他提的原则是，对润芝要既尊重，又帮助。

刘少奇以手指拨敲着自己的额头想了想，才说：现在由书记处召开生活会，时机并不成熟。因为我们要保护一下罗长子，不能说出是他向书记处反映了情况。如果由蓝苹出面来吵，在书记处内部闹闹，我们就好讲话了……目前的办法，是尽量缩小范围，由他们一中队①党支部第一党小组召开生活会，就那幺四、五名党员，连秘书们都不参加，给毛主席提提意见，生活上应注意的事项，等等。

朱德先是笑着点点头，后又摇摇头：只怕行不通罗。让他身边的几名卫士给他提意见？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战士，没有成家的青皮后生，去谈男女关系的事，有这个可能吗？

刘少奇也苦笑了：也是的。总司令，这事我们暂时放一放吧。要有适当时机，才能在书记处碰头会上提出来议议。不然，让润芝误会我们几个对他搞小动作，就麻烦了。既要尊重润芝，又要爱护润芝，一切从全党的利益出发，也是从润芝的安全出发，来采取些相关的措施。

朱德、刘少奇迎熏亭谈话之后不久，北戴河那边又出了新情况。事情由彭德怀、江青两人闹开来。原志愿军歌舞团改建制为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亦称中南海文工团）后，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驻地作慰问演出。一天傍晚，毛泽东主席在一批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于习习海风中，与警卫战士们一起观看了文工团的露天演出。其中，有一曲名叫《洗衣歌》的藏族舞蹈，表现一群天真美丽的藏族姑娘相互争逐着为进藏解放军战士洗衣裳，反映军民鱼水情内容的，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兴趣。每位女演员都丽若天人、舞姿曼妙、歌喉清纯。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上台与文工团团员们一一握手，并照相留念，再又指名邀请跳《洗衣歌》的九名女演员到他的住处聊天，也是了解些军队文艺工作情况。女演员们受宠若惊，没想到伟大领袖这样喜欢她们表演的节目。这些在朝鲜战场上受过炮火洗礼的女兵，回到祖国的怀抱，沐浴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里了。她们被接到一座灯光通明的宫院建筑物里，在毛主席身边成一个半圆形。毛主席谈笑风生，一一问了她们的姓名、年龄、籍贯，亲切和蔼有如父兄。很快地，这些生性活泼、热情开朗的女演员们也就在毛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一个个争艳斗丽似地笑闹开来。她们每人都给毛主席表演了一个小节目，或是一曲民间小调，或是一支独舞，或是一个笑话，或是一段相声、快板书、地方戏不等，直闹到凌晨四时吃了宵夜，方返回营房宿舍。

第二天中午，演员们集合点名、练功吊嗓时，发现少了一位名叫林燕娇的女孩。她是舞蹈《洗衣歌》的领舞，广东潮汕人，人称潮汕美女的，昨晚上明明和其它八名女演员一起去了毛主席的住处，还以甜润迷人的歌喉给毛主席清唱了一支缠缠绵绵的客家山歌，毛主席还夸赞了「南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怎幺没有回来？她是被单独留下来了还是怎幺着？

文工团的领导知道事有蹊跷，随即严令演员们遵守纪律，不许议论、不许猜测、更不许打听。当然，文工团领导也不敢以组织的名义去找人要人，只是小心翼翼地去请示毛主席办公室的机要秘书。机要秘书倒是坦率地告下实情：小林是暂时留在主席身边了。主席来北戴河养病，需要一位年轻女同志照顾，小林本人也愿意。情况就是这样。你回文工团后要严守党的纪律，不要再来打听。在团内，如有必要，可以向演员们简报一下，小林被临时抽调执行新的政治任务去了。其余就不要说什幺了。此事，你们必须以自己的党性作保证。

中南海文工团结束了对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慰问演出，回到了北京。还是有女演员把林燕娇在北戴河「失踪」的事，告诉了她们的志愿军老首长、国防部长彭德怀。彭总生活作风严谨，生平不好女色，又无儿女后代，而深受文工团演员们的崇敬爱戴。有几位女演员认了他做义父，彭总也认了她们做干女儿。林燕娇便是其中之一。彭总听了「密报」，瞪着眼睛好一刻，才说了句：知道了，要注意影响，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要再议论这件事了。谁议论谁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军籍，绝不是闹着玩的。

其时，正值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请示文件——关于将原志愿军歌舞团缩编为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亦名中南海文工团）的报告，放在彭德怀的办公桌上好些日子了，尚未批覆。他知道这份请示文件大有来头，是经周恩来总理授意，并得到毛泽东主席首肯的。但他作为全军副总司令，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心里压根儿就不同意原志愿军歌舞团改制为什幺中南海文工团，弄一批年轻女孩子每逢周末、节假日就去陪中央领导人跳交谊舞！什幺交谊舞？明明是交颈舞、交欢舞！周恩来也是军委副主席，更是中南海的大管家，为什幺要投老毛所好，出这种馊主意？

在党中央机关里唱唱跳跳、搂搂抱抱，这是在提倡一种什幺风气？把战争年代我党我军所提倡、所养成的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扔到哪里去了？

好家伙，总政治部萧华这小子如今也成了马屁精，对我老彭搞先斩后奏，我这里文件还没有批下，他那里已经既成事实，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已经到北戴河驻军去慰问演出了！而且，老毛竟然把文工团最漂亮的女演员林燕娇留下来糟蹋，这和过去皇帝老子的作为，有什幺区别？不行不行不行，林燕娇还算我的干女儿，她想改行学医，我还要保送她进医学院完成学业，日后做一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为人民服务呢！不行不行不行，我老彭为了共产党，为了解放军，不能看着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演这种败坏党风、军纪的丑剧。得罪人就得罪人。就算为此事得罪了老毛和周恩来，也没有什幺了不起。出生入死打天下，保卫国家，今天不能把头上的乌纱帽看得过重。

当晚，彭德怀正气凛然，一不做，二不休，在总政治部请示报告的封页上写道——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送上总政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我认为，关于把原志愿军歌舞团缩编并改建制为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又称中南海文工团）一事不好。我的理由两条，一是中南海是党中央机关重地，不好养文工团，除非有人想变着法子设置后宫；二是八三四一部队为北京卫戍区下师级单位，按中央军委有关编制条例，只在大军区一级设置文工团（包括话剧团、歌舞团、杂技团），兵团和军级单位则只在战时设置文工队。八三四一部队作为一个师级单位，怎幺可以违反条例设置文工团呢？

据此，我命令不合建制、违反条例的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即行解散，单位撤销，人员由总政治部分配到下面的文艺单位工作。

说是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接到国防部长彭德怀转上来的报告，微笑了许久。这个彭老总，虽然一贯不大把自己这个党的二把手放在眼里，而且是高岗、饶漱石圈子里的大人物，但这次关于中南海文工团的处理意见，却是着实痛快，「变相后宫」这种犯上的话，也只有他彭老总才说得出，并且敢于写在文件上。刘少奇在文件上批示道：基本上同意彭总意见，请总司令、恩来、高岗阅示后，报主席；文件转到朱德手上，朱德批示：同意老彭的处理决定，党内、军内的不正之风应引起我们的警惕；文件转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批示：已阅，请高主席、毛主席审批；文件转到高岗手上，高岗批示：同意德怀、少奇和总司令意见，撤消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另外，周恩来同志近年来一直在党内会议及文件上称我为高主席，并常和毛主席并列，不知是何意思？可否在一定范围内给予说明，以正视听？

文件最后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机要室派专人送去北戴河，到了毛泽东主席手上。毛泽东苦笑良久：彭大英雄是想学魏征，还是要做郭子仪？「变相后宫」？好得很，是个角子，只有他言必行，行必果，一个单位说撤就撤，还逼我签字……毛泽东顺手给彭德怀改了几处文字上的不当：第三行的「一事不好」

改为「一事不妥」，第四行的「不好养文工团」改为「不宜养文工团」，卫戍区的戍少了一点，应是「戍」。之后，毛泽东在文件上签下两个大字：同意！那笔势，那形状，明显带有一股难以掩饰的冲冲怒气。

另说江青是以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身分，看过彭德怀写给书记处及军委主席的那段文字，以及刘、朱、周、高、毛的批示的。她并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了解到老板在北戴河连犯两桩男女作风问题。头一个名叫梁艳玲，竟是老板专车司机的漂亮老婆！你说老板这人荒唐不荒唐？

危险不危险？色字头上一把刀，连老命都不要了？幸而罗长子处理果断，不然闹出人为车祸来，怎幺办？第二个名叫林燕娇，志愿军歌舞团的舞蹈演员，至今留在老板身边！近两年，老板和孙维世那骚妖精一直有地下活动，看在她干爹干妈的份上，没再大吵大闹；老板和苏玫那小妖精以教英语为名，在小书房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有一回还是自己亲眼撞见，她也看在康老师份上，没有公开撕破面皮。她江青是咬脱牙齿和血吞，忍气吞声做活王八。老板这回在北戴河快活风流，一个是汽车司机的妻子，一个是文工团舞蹈演员，老娘还怕什幺？不管怎幺样，现在全党都承认江青算他毛泽东的老婆！彭总说得对，共产党的领袖，不能变相设后宫！老板就是在把一些年轻貌美、头脑简单的女孩子，当作嫔妃来玩弄……。

江青越想越气。她决定出一口恶气。当然，她也权衡了利弊：她出气的范围要小，要让毛、刘、朱、周等人知道，她江青既有作为毛泽东妻子的权利和尊严，还有作为一名共产党女战士的权利和尊严。再者，她这幺闹闹，也只是给老板一个颜色、一个警告，而不会影响到老板的领袖地位和政治威望。于是，江青字斟句酌，给书记处和政治局写下一封短信：书记处暨政治局诸位领导同志，我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和毛泽东同志妻子的名义，要求中央书记处召开一次党组织生活会，检讨一下本党特殊党员毛泽东同志最近在北戴河所犯下的男女作风问题。此次生活会是否允许我参加，我服从组织决定。并望此次检讨，不应影响两名年轻女子梁艳玲、林燕娇今后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当否？请批评指正。

对于江青的信，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批语，心里却好一阵窃喜：好了，说曹操，曹操到了。这下子召开书记处生活会，帮助毛润芝同志，有了名目了。润芝兄近些年来不但个人生活上极不检点，政治生活上也越来越骄傲自满，不把中央领导集体放在眼里，而热中于搞家长制、一言堂。怎幺来帮助润芝兄？范围搞多大？江青参不参加？等周、朱二位看过江青的告状信，再和他们商量吧。但事情的结果，则刘少奇比较乐观了：润芝兄的锋芒会有所收敛，对高岗、饶漱石的支持会有所顾忌，不得不摆个中间姿态，搞搞平衡了；江青呢？则会因此次告状，丢掉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职务。咎由自取，正是刘少奇求之不得的。

刘少奇将江青的信装入保密文件袋中，亲自以胶条贴牢，在封口上盖上印鉴，才让机要秘书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拆阅后，亦未作批示，而依少奇同志的做法，将信装回保密袋中，以胶条贴牢，在封口上盖上印鉴，派机要秘书送朱总司令拆阅。

朱总司令看过江青的告状信，立即将其锁入保险柜中。保险柜锁匙由他本人亲自掌管。此类事，他从来不让自己的夫人康克清与闻的。他请少奇、恩来到他的海宴堂家中来商量一次，三人很快达成共识：江青的信，暂由朱德保存，待毛润芝从北戴河回来，再交给他本人；拟开一次书记处组织生活会，对润芝兄进行同志式的提醒、劝戒，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书记处组织生活会只在毛、朱、刘、周四人范围内进行，为避免毛、江当面争吵，江青不宜列席；高岗同志因涉及女医生孟虹等尴尬情节，亦不宜出席，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亦没有必要出席。

九月五日，毛泽东由北戴河疗养地返回北京。当晚，在菊香书屋办公室，召开书记处碰头会。毛泽东见只到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三人，便问：还有高岗、陈云二位呢？邓政委也应来列席嘛。刘少奇回答：高岗同志又到南方去了一趟，可能转回渖阳去了，没有联系上：陈云同志仍在休病假，如无特

别通知，医生仍不同意他出来开会；小平同志今晚上请假，大约明、后天会来向主席汇报一次工作。

经过北戴河一个来月的休养，毛泽东晒黑了皮肤，强健了体魄。在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的工作简报后，毛泽东忽然说：你们在北京坚持工作，我躲在海滨养病，却是出了一点岔子的。趁这个机会，我也应向你们三位作个交代。我的那个专车司机的爱人小梁，在协和医院做看护的，到北戴河帮我做了二十来天的看护工作，没想到她男人还是个醋罐子，讲了些很不妥当的梦话。梦话当然作不得依据。罗长子对这件事处理得当，我已表扬了他。听说书记处各位同事也十分关心我的安全。这里，我也要向各位表示感谢。

刘少奇、周恩来两人唯唯诺诺，似乎不便另说什幺。但见朱德鹤发童颜，慈祥地微笑着说：润芝兄，你那专车司机和他爱人的事，就算过去了。我和少奇、恩来确是为你的安全十分担心过。所以也想有个机会来交换一下意见。还有前些天彭德怀同志在总政请示文件上所写的那段话，我是抱赞成态度的。党中央机关重地，可以开舞会，但的确不宜设置专门的文工团。当然彭老总的个别词句不妥当。他就是那个炮筒子脾气，我们都习惯了，不计较他的态度……这里，我想说一下恢复书记处组织生活制度的事，很有必要。我们都不是圣人，难免都有错误缺点，需要相互提醒、帮助……。

毛泽东见朱老总环顾左右而言它，绕着弯子说不清楚，便脸上有些不耐烦，而问刘少奇：少奇同志，总司令的意思是要我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刘少奇点了点头，说：战争年代，书记处生活会是一个月一次，形成制度，历史上起过很好的作用。只是四九年进城后，工作更忙了，这项制度就被忽略了。现在总司令提出来，我也觉得确有恢复的必要。主席常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就是这个意思嘛。

毛泽东这才察觉到，朱、刘、周三位今天是有备而来的了。他还是眼睛望住周恩来，问了一句：恩来，你也是诸葛亮，你的高见呢？

周恩来谦恭地笑笑，机巧地回答：我同意主席、总司令、少奇的意见，恢复书记处组织生活会制度，经常对我本人展开同志式的批评、教育、帮助。

毛泽东倒是心胸开阔地朝三位老同事、老战友笑了：明白你们的意思了。很好，很好，现在就开一次书记处生活会，对我近段在北戴河养病期间的生活行为，进行批评、帮助？是不是要这样呀？

朱德一脸忠厚的微笑，默默地将江青的告状信，交毛泽东主席过目。

毛泽东顿时眼睛长了刺似的：好嘛，我的秘书婆娘称我为「特殊党员」，我的国防部长称我要搞「变相后宫」，有名有姓的告在你们手里，我只有请求处分罗！是开除党籍，还是开除国籍？我可是娶了个好女人，死缠烂打，不是东西！

刘少奇连忙解释说：主席不要生气。彭德怀同志撤消八三四一部队文工团的事，已经过去了。蓝苹的这封信，只在我、总司令、恩来三人之间传阅，每次都以保密胶条封口，封口上加盖印鉴的。所以再无别的人知道此事。所以没有请高岗、小平二位出席今天的碰头会，也是为了严防扩散，尽量缩小范围。

毛泽东彷佛有些感激似地看了刘少奇一眼：谢谢。你们三位，都是和我出生入死共事二、三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志，今天接受你们的批评、劝告，给个处分也行。但我要先提出来，解除蓝苹的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一职。两个月前，我反对给她这项任命，是你们三位加上一个邓政委，强迫我接受的。

今天，你们不要再强迫我。少奇，你代表书记处起草一个罢免通知，我来签字。

周恩来张张嘴，仿佛要说什幺。毛泽东知他又欲替江青说情，打马虎眼，把事情掩饰过去，索性点穿了他：恩来呀，是不是又想替蓝苹讨饶呀？我的婆娘的为人，我不比你了解些？现在，我倒是要来重申一下一九三九年政治局的约法三章呢。这个女人，顶多，给她保住一个毛泽东老婆的名份，做点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本人当了这个中央主席，又要顾全党的影响，又要注意领袖形象，也是婚姻不自主呢，中央主席打不得离婚官司呢！

没想到周恩来却接过话头说：我不是想说蓝苹，不是……我是说，这次书记处组织生活会，没有请高岗同志参加，是怕扯出孟虹的事来，大家尴尬……。

毛泽东脸膛胀红了，眼睛瞪大了，一时怒气冲冲，情绪有些失控：高岗有什幺了不起，算什幺大人物？他有缺点错误，政治局可以开他的生活会！同样的，你周恩来同志犯了那幺多错误，书记处、政治局早就应该开你的生活会了！

刘少奇脸现佯怒，看周恩来一眼，心里却暗暗叫好，此时刻重提孟虹和高岗的事，正可触触润芝兄的霉头，离间一下他和高岗的关系……嘴上却说：主席不要生气。恩来确是出于好意，特别向我提出本次碰头会不宜请高岗同志出席的。总司令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四人之中，总司令年龄居长，主席次之，我和恩来同龄，从来视主席和总司令为兄长、师长的。二、三十年来，我们四人生死与共、同舟共济、不分彼此……。

毛泽东听了刘少奇一番诚心实意的话语，脸色渐次平静了下来：好了，好了。恩来，刚才我又差点发了你的脾气。子曰，子路人告之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现在，欢迎你们三位老同事给我提意见，如何？

①毛泽东的卫队为中央警卫局第一中队，属营级单位。

第三十二章　康生、江青联手出击

书记处生活会后，刘少奇即命秘书起草了关于免去江青的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一职的通知。刘少奇在通知上附了一段话：此事请主席慎重考虑。若核准，则建议在主席现有的三位政治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中，指定一人继任为宜。蓝苹则仍任主席的生活秘书。

这也是刘少奇处事的慎密之处。经过几年来的反反复覆，刘少奇总算捏拿准了毛泽东夫妇间的微妙关系。在男女情分上，毛对江早已厌倦了，毫无兴致了，只是勉强维持着一个夫妻名分；但在政治上，毛还是相当信任江青的，党内许多机密要务，毛都亲自交予江青和康生去办理，就是很好的证明。江青对毛，则是既爱又怨又忠心，也不时耍点小手腕，比如给书记处写写告状信之类，以通过书记处领导集体来制约一下毛的风流品性。刘少奇一向对江青这女人存有戒备之心。弄不好，就是一头母犬，咬起人来一咬一口血，毫不含糊的。

幸而刘少奇办事预留了余地。毛泽东果然迟迟没有批回那份关于免去江青职务的通知。大约过了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正在办公室修改第二次组工会议报告的刘少奇，忽见江青风度翩翩地登门拜访来了。江青是由王光美陪着上楼的。她们大约已经在楼下客厅里聊过一会儿家闲了。刘少奇起身相迎，并嘱咐王光美：快去弄两碗绿豆羹来待客！江青说：少奇同志，不用忙了，方才在楼下，光美已请我尝过你们家的清凉美味了。刘少奇说：那就看看还有没有西瓜、香瓜之类，蓝苹是喜爱水果的。

王光美退出办公室后，江青递上一封毛泽东主席批给刘少奇的函件。

刘少奇拆开封口，从中抽出的，正是十多天前书记处报上去的那份江青免职通知。在通知的天头，毛泽东写了一段话：少奇同志，有关蓝苹的去留，恩来代表总司令来我处谈过两次。他们坚持认为，蓝苹就任现职不及三月，匆匆免去，担心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影响。他们要求我再作慎重考虑，看来和你的想法一致。我不得不再次服从你们的意见，蓝苹现职暂不变动。我已责令她多读书，多做调查研究，少管具体事务。由你提名一个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副主任，如何？

刘少奇看过毛主席的批件，立即高兴地站起来，再次与江青握手：太好了，太好了！我原先也是这幺想的。主席气头上的话，往往作不得数。

但他责成书记处起草一个通知，又不得不照办……现在好了，副主任的事，再考虑吧。蓝苹啊，我一直认为，无论主席把你摆到哪儿，你也是中央五大秘书之一。今后，还得请你在主席和我之间多做些沟通、协调。你知道的，我常常沦为一名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对主席的思想、意向，往往摸不准，吃不透，因此也常常受主席的批评、教育……。

江青看着刘少奇，感到刘少奇的握手很有力量。这个男人是很有力量，和小他二十三岁的王光美结婚五年，让光美生了三胎，听说中间还做掉过一次，大约每炮必中、力大生猛……从这一点看，刘的生命力比毛、周都强。王光美这大小姐，是有她娘的福气罗，刘宝刀未老，老当益壮；不像自己被冷置，形同守活寡。

正这幺说着，想着，王光美端着一大盘切成如一弯弯新月的白兰瓜进来，放在茶几上，又随即递给江青、少奇各一块擦手的小毛巾，便吃将起来。因王光美在场，江青便绕开方才的话题，谈起白兰瓜的品种优劣来。

江青说，她的印象中，白兰瓜优于哈蜜瓜。哈蜜瓜甜得发腻，粘糊糊的一不小心就会弄脏了衣服；白兰瓜却是甜得发脆，清甜爽口。单就白兰瓜而言，河北的味淡，新疆的又太甜，而以甘肃出产的最为适度。她已和中央办公厅机关事务局打了招呼，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宴会，夏季瓜果以甘肃白兰瓜为主，搭配新疆早熟的马奶子葡萄，都是那种淡淡的绿颜色，颜色上就能给人一种清凉感……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饶有兴味地听江青的一本「瓜经」。王光美知道江青还另外有话要说，陪用了两片白兰瓜后，就说要到楼下值班室等一个电话，而退出了。

果然王光美一走，江青就以自己随身带着的纸巾贴了贴嘴唇，再又换纸巾贴了贴脸蛋，忽然问道：少奇同志，华东局的杨帆、潘汉年这两位人物，你很熟悉吧？

刘少奇心里一愣，不知江青为什幺要问起这两位党的老牌地下工作者：当然认识，但谈不到很熟悉。他们二位有什幺新情况吗？

江青神秘地笑笑：你是中央分管组织，分管干部的，所以我觉得应及时向你通报一下。这一段主席委托康生和我调查几起案子，其中一起是一九四 0 年潘汉年背着中央，潜往南京和大汉奸汪精卫见面密谈案；另一起是一九五 0 年上海电厂被国民党飞机轰炸案，查到了潘汉年、杨帆两人身上。

刘少奇暗暗吃了一惊，看来党内两位功绩卓著的地下工作者，即将面临厄运。但在他的印象里，潘汉年、杨帆二位，都是长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都是周恩来所重用的干部。而且有一种预感，毛泽东主席让康生、江青两人越过中央调查部，直接插手内部保卫工作，党内可能又要出冤案了。于是问道：潘汉年和杨帆的新情况，康生同志和周经理通过气吗？

江青诡秘地笑笑：刘副主席呀，你就放心吧，总理是大管家，这些事还能瞒着他？就是总理让我来报告你的……而且你还会有兴趣的是，潘、杨二位都是饶漱石的人，受饶漱石指挥、控制，说不定还牵涉到中央的另一位大人物，三足鼎立中的一足呢。

听江青这幺一说，刘少奇心里倒是生出一阵快意。康生把饶漱石当政敌，还要拉上高岗来垫背，太妙了。

江青告辞时，刘少奇破例地一直把客人送下楼，和王光美一起送到院门外，看着江青上了那辆乌黑亮丽的飞鸽牌自行车，飘逸而去，消失在绿荫深处。返回到楼上办公室，刘少奇让王光美掩上门，愣愣地想了想，才说：对这位人物，我们要十分小心了。主席虽然在生活上讨嫌她，但在政治上却很重用她，常派她做一些连书记处都不知道的极秘密的事。她和康生搅在一起，又是受到主席的直接指挥，能量会大得惊人罗。王光美说：放心，我一直把她当大姐来尊重，凡事都请教她，相让她的。只是你自己，对她有看法，千万不要放在脸上。其实她做为女人，也有她可怜、值得同情的一面。她男人花心，成天给她戴绿帽，她本身又做了子宫摘除手术，弄得男不男、女不女，正常的感情得不到发泄，生理需求也得不得满足，心理不变态、脾气不变坏才是怪事呢。所以她表面上光光鲜鲜，心里是很苦的。

九月二十四日，筹备已久的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在西苑怀仁堂开幕。会议由刘少奇、饶漱石两人主持，安子文代表中央组织部作工作报告，与会者为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各省市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加上中央各部、委、办的负责人，共是一百五十来人。

分组讨论安子文的工作报告时，中央直属机关组在饶漱石、马洪、郭锋等人的主导、带动下，很快转为对安子文错误的揭发批判。中直机关组带了头，其它几个大组纷纷跟进。尤以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对安子文的意见大，批判激烈。只有华北组和西南组对安子文的意见较少，甚至有人替安子文辩护，肯定他的工作成绩为主，问题为次。起初，刘少奇以为这些年来，各地对中央的组织人事工作有意见、有怨气，趁机发泄一下，过两天就会平息下来，转入会议的正题——党的组织人事工作如何配合、保证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路线方针的执行。但吵吵嚷嚷很快到了九月底。

接下来是国庆节三天假日。十月一日，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都随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陆、海、空三军的精彩操演，以及近百万首都群众载歌载舞的庆祝游行。晚上则再次随毛、朱、刘、周、高等领导人上天安门城楼，绕席而坐，观看广场上施放烟花焰火。烟火七彩纷呈，火树银花，光辉灿烂，时间长达三十分钟。接下来是首都文艺团体与大专院校师生在广场上举行的盛大文艺联欢演出。使得外地来京出席国庆观礼的党政官员及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代表们大饱眼福的，是当晚中央领导人都是带了夫人而来。他们看到了毛主席夫人江青、朱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刘副主席夫人王光美、周总理夫人邓颖超、高主席夫人李力群、彭总夫人浦安修、邓小平夫人卓琳、李富春夫人蔡畅、彭真夫人张洁清、贺龙夫人薛明、陈毅夫人张茜、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聂荣臻夫人张瑞华……要说这些夫人们的相貌，又数毛主席夫人江青、刘副主席夫人王光美、陈毅夫人张茜三位最显年轻漂亮了。她们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模样儿，真不像毛、刘、陈们的妻子，倒像是他们的女儿辈，每位都小出他们二、三十岁呢。

国庆假日三天过后，组织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使刘少奇极为棘手的是，无论大会、小会，都有郭锋、马洪、张明远、张秀山、向明、陈正人等一班子人争先恐后热烈发言，批判安子文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而左右了会议局面。郭锋、马洪等人还把安子文、薄一波拉扯到一起来揭批，并多次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本人。为了打破僵局，刘少奇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要求不要再打横炮，干扰了会议的主要议题。但无济于事。

刘少奇明白，像上次全国财经会议一样，他在本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又受到了高岗、饶漱石阵营的严重挑战，并已经被高、饶手下的一批人马控制了局面，一时难已逆转。他作为中央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领导人，要是连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都开不下去，开成个分裂的会议、龙争虎斗的会议，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怎幺向政治局和党主席作出交代？不孚众望，领导无方，一个十足的废窝囊？那时，他岂不要引咎辞职，卷铺盖走人？那一来，倒是趁了高、饶们的心愿，或许也是趁了毛润芝不便公开表述的心愿了。

会议吵吵嚷嚷，一直拖到十月中旬。刘少奇迟疑着，下不了决心敦请毛主席出面收拾局面。正在进退维谷之时，鬼使神差的发生了他意料不到的情况：政治盟友周恩来悄悄地假江青、康生二人之手，在毛泽东主席面前对高、饶实施重拳出击。

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十时，康生由江青陪同，来到菊香书屋主席办公室时，毛主席已跳过舞、洗过淋浴回来，心情颇为愉快。毛主席半仰在沙发上，随便地朝二人摆了摆手，示意坐下，才问康生：近来你的内查外调，有了收获？恩来和蓝苹都说，你有许多话要直接报告我。

康生笑出来满脸皱纹，朝毛主席欠了欠身子，再从江青手里接过一杯茶水：是的，关于饶漱石同志，我发现了一些新材料……。

毛泽东眼睛看着康生：你们在华东局一直配合得不愉快，我早有所闻，只怕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康生扶了扶眼镜，辩白说：我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但我和饶漱石并无个人恩怨。说起来，在一九二一年，我和他还算上海大学的同窗呢。但我一直觉得他为人不正派，喜欢拉帮结伙，玩弄政客手段。我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栗裕、蓝苹都交换过意见，他们也都有同感。饶漱石的历史也有问题。他一九二五年入党，手续不全，他说的两位入党介绍人都牺牲了，死无对证。一九三一年在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时被捕过，是自首出狱的叛变分子……。

毛泽东拧了拧眉头：饶漱石也被捕过？而且是自首出狱的？我们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啊，他可是成天在叫嚷着要清查别人的自首变节问题，岂不成了贼喊捉贼了？好，你继续讲下去。

康生见自己的汇报已经有了些效用，更有信心地说开来：饶漱石原在党内藉藉无名，是刘少奇同志把他一手提拔重用起来的。可他以怨报德，如今攻刘少奇同志攻得那样厉害，不共戴天似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过去，但敢怒不敢言。一九四 0 年少奇同志提名他为东南局副书记，他到任后就积极推行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路线。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到苏北重组新四军，把他提拔成新四军副政委。一九四二年底少奇同志回延安，又提他为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不是少奇同志一路提拔，他战无战功、政无政绩，能在党内窜升得这样快吗？所以他今天这样对待少奇同志，知情人都感到寒心，认他为得志便猖狂的负义小人。全国解放后，他主持华东局工作，一再违抗中央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方针政策，竭力包庇、保护一些罪行极大的坏人……。

毛泽东拍了拍脑门，彷佛想起什幺来了：饶漱石和潘汉年、杨帆等人的关系如何？

康生回答：我可以负责任地向主席报告，潘、杨二位都是饶漱石的亲信，哼哈二将，控制了上海的公安政法系统。他们是一丘之貉，情况很不正常……我正是看到了他们一伙的危险性，前几年在华东局提名第二书记时，才觉得不应和他们共事，更不能在饶漱石手下做事。正好我身体有病，就告假养病了。

毛泽东笑了：蓝苹告诉过我，你是三分身体的病，七分人事的病吗。

现在好了，重出江湖罗。你是我们党内的肃反专家，美、蒋电台称你为「红色刽子手」、「中国的贝利亚」。我看我们党还需要你这种被敌人视为恐怖势力的人物。我们的同志要是受到敌人的赞扬，那还了得？不就和敌人沆瀣一气了？所以我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这个道理。

这时，江青在旁插话道：康老长期以来和饶漱石他们作斗争，收集到了许多材料。有些重要材料，涉及到我们党的一位重要人物高岗同志……。

康生见毛主席脸上没有任何表示，知道高岗在毛主席心中还有相当的分量，怕引起误会，甚至反感，连忙解释说：请主席放心，我是遵守纪律的。蓝苹也是这样。不管我对他们有何种看法，掌握了他们的何种材料，我都从没有背后议论过。因为那样不利于党的团结，而是削弱党的战斗力。昨天，总理找我谈话时，也谈到了有关的问题……。

毛泽东忽然警觉地问：恩来找你谈了些什幺？他和少奇都对高、饶有成见嘛。

康生稍稍犹豫了一下，坚持说了下去：总理问了最近高岗同志视察南方，一路上所发表的不当言论，说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其实是个老话题。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高岗同志就到处散布「党是军队创造的」这种谬论，还把党分为红区党、白区党，并把自己封为红区党的代表，也就是自封为根据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组织的代表人物。据我所知，除饶漱石外，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甚至包括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陶铸、陈正人这样层级的人物，都相当程度的认同他的这种谬论。对于党中央来说，这具有相当的危险性，隐伏着大危机。我绝不是危言耸听。

毛泽东闭上了眼睛，绷紧了脸块。可以说，康生的这段话，触中了毛泽东的内心禁地。作为党、政、军最高领袖，他最担心，也是最要防范的，是握有兵权的高级将领们在某种非党性的理念下纠集在一起，抱成一团。那一来，可就要了他这个中央主席的老命了。

江青忽然故作惊讶地问：有这种事吗？我们怎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还了得！康老，你可要把情况详细报告主席啊！毛泽东睁开眼睛，示意康生继续讲下去。

康生从随身带来的文件袋里拿出两本发黄的小册子来，边说边翻阅：其实，高岗同志的「军党论」，由来已久，不是进城之后才有的，早在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一九三五年，他就开始鼓吹「陕北救中央，中央靠陕北」那一套了。现在，我要向中央揭发的是：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高岗同志主持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前，高岗为了突出陕北，贬低中央，吹捧自己，亲自领导组织了一个二十九人的编委会，编写「陕甘革命史」。高岗等人藉总结历史为名，大肆吹捧自己，矢口不提毛主席是我们全党正确路线的代表，矢口不提毛主席对全党、全军的正确领导。反而胡说在大革命失败后，是高岗首先提出了「党的方向应以乡村与武装斗争为主」的方针，说什幺就是他们这一正确的方针，使党首创了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这本所谓的革命史书里，把高岗奉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红军的领导者、苏区的创造者。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为高岗日后上台作舆论准备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陕甘边区革命》。还有另一本是高岗本人的大会报告，叫做《边区两条路线斗争》。我这不是马后炮。看，这是我在一九四二年六月读过这两本小册子后，写在扉页上的一句话：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这样做势必造成多中心，而不利于加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

说罢，康生恭敬地将两本发黄的小册子呈上给毛泽东，做为自己揭发高、饶问题的凭证。

毛泽东随手翻了翻两本小册子，对江青说：康生同志多年不鸣，一鸣惊人。好了，知道了。这两本东西留下来，我要好好拜读，再作通盘的考虑。我们今天的谈话，很敏感，不能外传。你们只管继续工作。要慎之又慎。目前需要强调全党团结一致，强调一切服从大局。其它的，都是次要的。你们明白

我的意思吗？

康生、江青连连点头，表示明白了。起身告辞时出来，却连做为毛夫人的江青也是一头雾水，不知老板的葫芦里卖的是什幺药。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康生的揭发，老板听得很仔细，并往心里去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刘少奇获准前去汇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情况。刘少奇是硬着头皮进入菊香书屋主席办公室的。不知为什幺，这次毛泽东对刘少奇亲切了许多，起身相迎、握手不说，还和蔼地递烟递火柴，很有一点回复到当年在延安窑洞里称兄道弟的那种随和气氛。

刘少奇受到如此礼遇，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了许多。

不待刘少奇开口，毛泽东主动问起：怎幺样啊？你一向以组织能力出色着称党内外，怎幺连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都四处触礁、风浪重重啊？

刘少奇像个饱受委屈的弟弟遇到了兄长似的，忽地眼睛都红了：我被我的老下级饶漱石同志耍了。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发动手下的一批人马，会议一开始就对安子文展开批判斗争，还把没有出席会议的薄一波也扯在一起批判。上次财经会议是「明批雹暗射刘」，这次组工会议是「明批安、暗射刘」。我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要求他们帮忙把会议引到中央原订的议题上来。可是肯帮忙的人不多。饶漱石他们掌握了多数，左右了会议方向。这次会议开成这样，我要向中央作检讨，承认工作无能、领导无方，并打算请求中央给我处分。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非等闲之辈，请求处分不过是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思考了片刻，终于说：现在不谈处分。饶漱石怎幺搞的？新官上任，上台即斗，财经会议上斗，部务会议上斗，现在又到组工会议上斗，他有不有个完？刘少奇见毛主席露出了对饶漱石不满的口风，便进而汇报说：饶漱石同志视安子文为眼中钉。搞掉了安子文，中组部就成了他的一统天下。

那一来，我这个中央分管组织、干部的人，包括主席在一些干部人事上的安排，就都要借重他来办，甚至看他的脸色行事了。

毛泽东的巴掌拍在了茶几上的一本中文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他做梦！他算几斤几两？随后，毛泽东沉默了。他的目光落在了书的封页上。这本书，他在北戴河养病期间，又重读了一遍。史达林在列宁去世后，一次次清除党内反对派，多少人物败在了他手下啊？从党的副总书记加米涅夫，到红军创始人托洛斯基，到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李可夫、布哈林、季维诺夫……这些人物中，任何一位的资历、声望、才干，都足以与他史达林抗衡，却一位位都败在了他手下，从而成为至高无上的苏联党和国家领袖，总结出了这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当然，史达林对付他的党内同事，手段也太辣了些，大都给予枪决，是不可取的。唯此一条，中国党不可以学他。列宁、史达林枪杀了沙皇全家大小，我们连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被俘的国民党战犯都一个不杀，都养起来，更何况党内的不安定分子呢？

刘少奇见毛主席好一会没有出声，估不透他心里是怎样想的，便小心地试探着问：主席，你看，这组织工作会议……。

毛泽东却慢条斯理地反问：你是受中央委托，主持本次会议的，你打算怎幺办？

刘少奇只好说出了想法：全体会议越开越乱套，是不是暂时停一停，先开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

毛泽东又闭上眼睛想了想，才说：也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大会暂停，先开领导小组会。让大家学习苏联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对照我们党的历史，有借鉴作用的。你、饶漱石、安子文三人在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稿，要先交我看过。我同意之后，你们再发言。

第三十三章　饶哥大意失荆州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苏联共产党（布）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六条结束语，送达全国组织会议的代表们手里。包括刘少奇、饶漱石在内，谁也摸不透毛主席师法史达林，让学习这六条结束语的真正用意。六条结束语的中译原文为：㈠党史首先教导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若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若没有这样一个不受机会主义沾染、对妥协者采取毫不调和态度、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持彻底革命决心的政党，这种胜利是不可能达成的；㈡其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不精通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便不能实现其为本阶级领导者的作用，更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㈢其次，党史教导我们，假如不把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活动，想将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阶层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因而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粉碎，那幺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㈣再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建设者的使命；㈤复次，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迷恋于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已看不见自己工作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㈥最后，党史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党不与群众发生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没有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群众的党，就不能成为能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党。

中央办公厅属下的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的秀才们，在翻译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时，作为理论家的刘少奇曾经给予了许多指导，并亲自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审订。因此，对于上述六条结束语，刘少奇是耳熟能详了。自史达林去世后，有关史达林于二次大战爆发前，在苏联党内进行多次血腥清洗的各种议论、小道消息，已陆陆续续传到中共高层领导人耳中来。刘少奇对史达林在世时推行的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的做法，已经有了新的认识。问题在于，毛泽东主席为什幺要在此时此地，指示印发上述充满左倾观念的六条结束语？不是要强调团结统一吗？

可上述六条，何曾有「团结」二字出现，条条都是强调要向党内的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所谓的党内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可见，在毛主席的思维骨子里，仍然要把他刘少奇（当然也包括周恩来）当作党内右倾思想、机会主义的代表者来批判、教育。不管高、饶他们的胡作非为如何在党内的高层受到抵制，引起反感，毛主席仍要维持他的权力格局：刘、周、高三足鼎立，利用高来制衡刘、周，必要时取代刘、周。

每想到此，刘少奇就暗自感到寒心、恶心，也就咬住牙关，下了决心，一定要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康生、陈毅、江青等人联手，或许还要加上朱总司令、董必武、林伯渠、谭震林、罗瑞卿等，来打破刘、周、高三足鼎立格局，进而拔掉高岗、饶漱石这两颗眼中钉、肉中刺。事到如今，看来一切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书生意气全无用处了。党内斗争也是你死我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别无选择。刘少奇已经被逼得一退再退，都退到了悬崖边上，背后就是万丈深渊了。不是自己被高岗除掉，就是高岗被自己除掉，二者必居其一。

另说饶漱石吩嘱自己的得力助手郭锋、马洪二人，将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六条结束语，作为会议学习文件，一一发给组织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们时，他还估不透毛主席此举的真正用意，甚至有点感到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毛主席指示，要他和刘少奇、安子文三人都写出各自在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稿，并上交给主席去亲自审阅一事，饶漱石则理解为：毛主席又欲在他们三人之间搞搞平衡了，既批刘，又用刘；既讨厌周恩来，又使用周恩来。总是在刘、周、高之间犹犹豫豫，摇摇摆摆。听任下边去龙争虎斗，他好在上边调控。长此以往，非坏事不可。

还是郭锋、马洪二位脑筋灵活，一读《联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立即明白了毛主席此举的「深意」，并向饶漱石部长汇报：这下子可以放心了，主席让大家学习六条，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继续「批安射刘」，会议的大方向没错！饶部长，你看看这六条，条条都是强调要向党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否则就不能纯洁党的组织，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刘少奇假传圣旨，说毛主席现在强调团结统一，完全是他个人的捏造。毛主席发下这六条来，就是要擦亮我们的眼睛，戳穿刘少奇的谎言，坚定我们批判刘少奇、安子文一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饶漱石听过郭锋、马洪二人的汇报，心里豁然开朗了起来。是啊，我也正在犯滴咕呢。现在总算明白了。主席指示大家学习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六条结束语，就是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持。我们党的历史，和苏联党的历史密不可分。他们清除过布哈林、李可夫之类的叛徒，我们也应消除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历史变节分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胜利前进。

马洪说：毛主席给了我们理论武器，有了这六条结束语，刘、安们更是在劫难逃了。

郭锋说：饶部长，现在领导小组会议更好开了。对照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继续对刘少奇、安子文进行揭发批判。要把他们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揭狠批。

饶漱石忽然问：高主席怎幺又到南方去了？还没有回来？他要是在北京，我们就更有力量了。连刘少奇、周恩来都承认，高主席比他们跟得上主席的步伐，懂得毛泽东思想。的确是这样，高主席预料的每一步棋，果然都兑现了。

马洪悄悄说：这次高主席结束了对南方数省的视察，就直接坐专机回沛阳去了。有人想掏我们的老窝，说高主席要在东北搞独立王国，告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不相信，认作是无稽之谈。

饶漱石听得浑身一楞，搞政治斗争也真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罗。遂咬了咬牙对郭锋、马洪二位说：战斗已经打响，关键时刻，任何动摇、妥协的念头，都会引致灾难性的后果。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我们跟随高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思想。过河卒子，只有奋勇向前了！

郭锋说：干！一干到底。义无反顾。至多，北京斗不赢，退回东北去。跟着高主席，像当年林总那样，再来一次挥师进关。

马洪在旁提醒：郭副部长，声音小一些，慎防隔墙有耳。

饶漱石也告诫道：那是一步万不得已的险棋。我们还是要立足于北京，依靠毛主席的思想，利用理论批判的武器，把他们批倒，逐出中央领导层。最后也还是要保留他们的党籍，给他们安排一个地方上的党、政职务。当然，这是要在查清了他们确无叛徒、变节问题之后。

郭锋在心里嘀咕着：就凭这，饶部长就比高主席矮了一大截，政治家行妇人之仁，最没出息。

果然不出饶漱石及其手下干将郭锋、马洪等人所料，当饶漱石在领导小组会议上，以会议主持人之一的身分，晃着《联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疾言厉色地说：同志们都读过毛主席发给我们的这份文件了吧？这是理论的手枪和匕首！苏共党史和我们党的历史，都有一条基本的规律，就是同党内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绝不调和的斗争的历史。但有的人一听到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名词，就如芒在背，如丧考妣，甚至暴跳如雷。

对照我们党今天的现状，毛主席近年来一再强调，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绊脚石，不清除掉这些绊脚石，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饶漱石的开场白有如点了一把火，未等刘少奇、安子文两人开口，参加领导小组的二十几个成员就同仇敌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他们，把他们置于被审判的境地，遭到连珠炮一般的质问、批判：请问安子文、少奇同志！我们党内究竟存不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是不是有人提出向资产阶级妥协让步的政策？是谁提出要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资本家利益？

对照联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安子文是个老牌的机会主义者！

就是安子文同志的顶头上司嘛！娶了大资产阶级的小姐做太太，屁股坐到大资产阶级一边去了嘛。

历史上的变节投降，和现行政治上的变节投降，有其思想上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安子文比薄一波坏得多！中央不处理安子文，这会议怎幺开得下去？

刘少奇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批判场面，面无表情，心里却有一种欲哭无声的苦痛。参加革命三十几年，他第一次这样被自己阵营内部的人叫骂、羞辱，把他逼上绝境，不给他回旋的余地。他最为寒心的，不是饶漱石、郭锋、张秀山、张明远、马洪这几位兴风作浪的主将，而是那些各大区来的组织部部长，中央几大部、委、办的负责人，也都跟着他们起哄，站在他们一边又叫又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是自己提拔过、重用过的人啊。难道今天他刘少奇是真要树倒猢狲散了！

刘少奇又陷入一个新的巨大困境：不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开不下去，现在连领导小组会议也开不下去。刘少奇向来以党内出色的理论家、组织者着称，自一九三五年起，经他一手重建的大区中央局就有华北局、华中局、中原局、长江局、东南局、华东局等。可以说，除陕北根据地以外，绝大部分党组织，都是他代表中央去组建起来的。这也是他在党内得以上升到第二把交椅的资本。可是今天，他却要在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组织系统内部，唱一出‘关云长走麦城’了。

险恶的斗争局势却再度出现了刘少奇意想不到的转机。

康生的内务系统派在饶漱石家中的「眼线」，报上来一份有关饶漱石近段与他的亲信郭锋、马洪、张秀山、张明远等人，密谋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的记录，呈达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原本就对饶漱石没有多少好感，读过这份「谈话记录」，终于决定亲自主持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对饶漱石予以批评教育。同时规定，此次会议只是针对饶漱石一人，意即不要涉及高岗，他对高岗还是要保护并继续重用的。

却说那天晚上，工作劳累了一天的饶漱石，刚服过安眠药睡下，门铃响了。饶漱石一家所住的四合院离高岗在北京的另一处住所毛家湾一号很近，同属于中央警卫重地，况且他的卧室又是在四合院的后院北房里，怎幺会有人直接到后院来按门铃呢？除非家里出了什幺急事。他的夫人先披衣起来，开门一看，即有一位英俊的青年军人迈步进来，迳向躺在床上的饶漱石行礼报告：饶部长！毛主席派我来

接您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车子在院门外等着。

饶漱石昏昏糊糊的，不明白政治局开会为什幺不像过去那样提前通知他，好让他有所准备。他在夫人及青年军人的帮助下，穿好了衣服，拖着双布拖鞋走到门口，才又被换上了皮鞋，并被左右两边的挟着跌跌跄跄走到前院，坐进了车子里。直到车子驶进西苑丰泽园，他才开始清醒过来。

他进到会场时，发现会议已开始好一会了。会场被布置成长方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坐在北侧，南侧则坐着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康生、习仲勋、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郭锋等。他没有看到高岗，没有看到彭德怀，没有看到林彪。郭锋不敢抬起眼睛来看他，而刘少奇、周恩来、康生等人的目光却像锥子一样盯住他，他立即感到气氛不对，大事不好。

要不是南侧早给他预留着一个座位，有服务员来领着他入座，他便会愣愣地站在那儿。该死！这座位左边是康生，右边是邓小平，对面是刘少奇、周恩来，今晚上是走夜路碰到鬼了。

灯光下，毛泽东脸色发黄，头发散乱，一副睡眠不足的疲惫样子，看来又生病了。但他却目光锐利地看了饶漱石一眼，再又轻咳了两声，才说：饶漱石同志！你犯了众怒，知道吗？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你肯不肯承认？

饶漱石顿时遭了雷劈似地，目光散乱，神情呆呆，不知如何回答。

坐在对面的周恩来，气愤地问：主席问你话，为什幺不回答？

饶漱石身子移动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主席，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毛泽东并未生气，呷了一口茶水，说：好，你不明白不要紧，我再背一首唐代孟郊的《古意赠梁肃补阙》你听：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自然照烛间，不受邪佞轻。不有百炼火，孰知寸金精？金铅正同炉，顾分精与粗……这首五言诗的意思，你也不明白？

会场上各式各样的目光，冷嘲热讽的，幸灾乐祸的，嫉恶如仇的，痛打落水狗的，等着看下场的……如针如刺，一齐扎向饶漱石。饶漱石这时反而镇静些了，站起身子来回答：报告主席，本人才疏学浅，确是不明白您的深意。

毛泽东费力地挥了挥手：赐坐，有话坐下来讲。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你个中央组织部长原来不读书啊！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句出《红楼梦》第二回，是骂贾雨村的。贾雨村何许人也？他是林黛玉的教席，受林妹妹尊翁林如海之托，送林妹妹到京城贾府外婆家的。后来贾府替贾雨村捐了个州官，相当于今天的地委书记吧，他却贪赃枉法，被革了职，属于儒林败类。至于唐代孟郊的五言诗，就更是浅显不过了。我只取起首的两句：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你饶漱石是不是曲木？算不算谗人？最好还是由你自己来回答。好了，闲话打住，言归正题。中央委托你和少奇主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你不按中央原先订下的方针开会，而妄自作主，政出旁门，呼朋引类，搞什幺「批安射刘」，吵吵闹闹，批批斗斗，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直闹得会议开不下去。我只得同意了少奇的意见，先开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联共党史》的六条结束语，解决中央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可你和你的朋友们好大的能耐啊，一个星期的领导小组会议开下来，又是你们在喊批喊斗，左右了局面，以致领导小组会议也开不下去。安子文、刘少奇果真就是那幺罪大恶极，非打倒不可吗？这里，我不是说安子文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包括少奇在内，有错误，是要批评，甚至处理。但你饶漱石作为组织部长，一贯正确，上台即斗，外善内恶，巧言令色，颜之厚矣！你饶漱石是不是这样？

坐在饶漱石旁边的康生，这时侧过身来，恶狠狠地说：饶漱石不但一贯正确，而且老虎屁股摸不得！在华东局，他早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了。陈毅、谭震林、粟裕、柯庆施，加上本人，他也是动辄即批即斗，何曾放在眼里？

饶漱石没有理会康生，只是疑疑地望着毛主席，自己一向奉为神明，并竭尽心力效忠的领袖，都不问问是非曲折，也不给自己一个申辩的机会，就一面倒了，他感到不寒而栗。有一刻，他真想大叫一声：主席啊，几年来，你不是一再表扬我饶漱石，在对待资产阶级私有制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吗？为此，你还向全党发出过文件，藉以批判党内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吗？你今晚上为什幺突然变卦，站到刘少奇一边，来批判你最忠诚、可靠的战士了？

会场上沉默了一小会。仍是周恩来严厉地冲着饶漱石问：主席的指示你听见了吗？为什幺装聋卖傻、充耳不闻？

毛泽东手指轻轻地敲着桌沿：装聋卖傻、充耳不闻也不要紧。饶漱石口口声声说人家有小圈子，指薄一波为某某圈子的人，安子文又是某某圈子的人。你饶漱石有不有小圈子啊？你和你手下的几员干将都商量了一些什幺见不得人的事啊？敢不敢向中央交代一、二？我在党的「七大」时就讲过，共产党不学国民党，一不准搞派系，二不准立山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共产党不搞派系，要搞五湖四海。由于革命历史的发展原因，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南方人多一些，中级干部比北方人多一些。高级干部嘛，江西南昌起义一大批，湖南秋收起义一大批，湖北黄安暴动一大批。我、少奇、弼时、立三、德怀、富春、贺龙、维汉、荣桓、粟裕、陈赓、萧劲光、杨得志、宋任穷、杨勇、陶铸、萧克、王震等等，都是湖南人，能讲我们是一派吗？是什幺湖南帮吗？我和我的老乡们几十年来，还不是在斗来斗去、有分有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目前，在党内，少奇、恩来、薄一波、安子文他们是没有圈圈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有的还相当严重，但他们为人正派，工作努力，愿意接受中央的监察，接受中央的批评、教育。硬要说什幺小圈子嘛，不是别人，正是你饶漱石同志和你的几员干将。

毛泽东的话，一字一句都像一根根鞭子，抽打在饶漱石身上。会堂上却是好一阵热烈的掌声。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刘少奇，鼓掌的动作很大，大约把巴掌都拍红了。

众目睽睽，饶漱石成了过街老鼠。周恩来这时倒也遇事留有余地似的愿意做做好人，对饶漱石说：主席苦口婆心批评了这幺久，你为什幺不检讨一下、认个错？你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领头闹事，整整一个多月，大会闹了小会闹，硬想把少奇、子文同志或许还加上我拉下马。我们拿你没办法，只好报告给主席。主席见你们这样胡闹，气得两天晚上没有睡觉。你们把主席气成这个样子，于心何忍？你也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了，倘若再把中央的指示和主席的教导当成耳边风，坚持你们闹分裂的一套，不认错，不改正，最后只能采取组织措施来处理！

饶漱石听了周恩来这番软硬兼施的话，感到这是他向毛主席当面陈诉的最后机会，以后再难见到毛主席，便硬着头皮豁出去了，声音沉稳地说：主席，各位同志，我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我承认，我名义上斗争安子文同志，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同志多年来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也是主席多次严肃批评过的。我说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一言不发、沉默对抗、包括薄一波，也是冲着刘少奇同志的。

刘少奇见饶漱石已经成了落水狗，还妄图跳上岸来咬自己一口，登时气得脸色发白。但他很快稳住了自己，而说：你对我有意见，完全可以进行批评、帮助。我又不是圣人，怎幺可能没有过错、不犯错误呢？我早就在财经会议，这次又在组工会议上对同志们讲过，我的错误不是论斤论吨，而是论车皮，用火车来拉。可我愿意检讨，愿意改正。你、我是老同事了，还有人说我重用过，提拔过你，算我的老下级。但你对我却不是老同志式的批评、帮助、教育，而是藉了批薄一波、安子文的机会，要把我

拱倒，不拱倒我，你绝不收兵。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一点老同志、老上下级的情分都没有了。你们在大会小会上闹了一个多月，我一直想你回头，可你们坚持自己的一套，不肯回头嘛！

毛泽东再次敲了敲桌沿说：你饶漱石错误估计了形势，自以为得计，不以为愚蠢。财政会议批评薄一波，本来是正确的，但你们趁机背后大做手脚，你以为中央没有察觉？安子文私拟两份中央领导人员名单，错误严重，但你们有意扩散名单，肆意扩大影响，错误更为严重。我历来劝诫大家，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搞阳谋，不搞阴谋。你们的这些背后动作，我绝不能允许。

饶漱石见毛泽东对他穷追不舍，再抗辩下去无益，只好低头认错：主席，我愿意检讨，愿意改正，接受主席和大家的教育批评。

毛泽东环视了与会者一眼，说：饶漱石愿意认错，我们无任欢迎。那幺问你一个问题，请当着大家的面回答，你们在组织会议上的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饶漱石说：主席，大家是自发的。我看了薄一波、安子文的档案，有很多历史疑点。我承认是我在会议上提了出来，大家也有同感，就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一直沉默不语的郭锋，这时出面作证道：我们确是不约而同，事先并没有商量过……。

周恩来厉声喝斥道：主席是问你话吗？为什幺要由你替饶漱石回答？

想搞攻守同盟吗？一些奇奇怪怪的事都发生在你们中组部。擅自在会议上公布高级干部的档案，你们还有不有党纪国法？

饶漱石又一次痴痴地望着毛泽东主席：主席，关于薄一波、安子文他们一九三六年出狱的事，我有许多话要说。您能不能允许我个别向您汇报一次？

毛泽东沉下脸来，生气地问：在座都是中央负责同志，你有话，为什幺不光明正大，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而要和我个别谈？

刘少奇这时站起来，指着饶漱石的鼻子说：我已和你说过多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一九三六年出狱事，党中央知道，毛主席知道，党的「七大」时已有定论，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特殊事情，涉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和个人声誉，你为什幺不肯听，而要一次次揪住不放？你眼睛里还有不有党的纪律？我再说一次，此事今后不要再提了，这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看了看手表，一脸不耐烦地说：组织工作会议，大会开不下去，领导小组会议也开不下去，怎幺收场？恩来、陈云、富春、康生、小平，你们统统去出席，批评饶漱石的小宗派活动，把局面扭转过来。康生同志不是说饶漱石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大家去摸摸，看看他究竟是哪门哪派，功夫如何？

高岗从沛阳回到北京东交民巷八号院，连挂了几次电话给饶漱石，电话里传来的都是盲音，无人接。紧接着，他就听到了消息，饶漱石把组织工作会议开砸了，翻了船，现在天天流眼泪，接受批判，规定不准见客，不准接电话，连行动自由都被限制了。原先在会上跟着饶漱石「批安射刘」的一批人物，现在一个个觉悟了，回过头来揭发，批判饶漱石，比先时「批安射刘」，炮火更猛烈。

在高岗的心目中，饶哥是位处世清正、办事老成的人，这次怎幺会阴沟里翻船呢？是不是内部里出了叛徒、告密者？向刘少奇、周恩来他们提供了什幺诬陷材料，以致润芝兄误以为真，转而支持刘、周们……若是这样，事情就大不妙了。谁会充当叛徒、告密者呢？郭锋？马洪？张秀山？

张明远？陈正人？向明？陶铸？杨帆？不可能是这些与自己生死与共过的老兄弟们。一定是周恩来手下中调部的人马，已经打入到饶哥的府上，甚至是自己的府上来了。姥姥的，秘书、司机、保姆、厨师、医生、护士、服务员、通讯员，在饶哥府上和自己府上，都各有一大班，谁知道谁？自己曾经命令赵德俊严密注意家里一切工作人员的举动，但这些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小孙悟空们，也真叫人防不胜防。

由于不了解西苑近段发生的情况，高岗没有急于出面找人。晚上十时，卫队队长赵德俊在后院花园巡查时，发现院门外塞进来的一封信。赵德俊立即把信呈送高主席亲阅：敬爱的高主席，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邓小平、陈云已经向主席报告了你的一些言行，他们向主席揭发你是「十足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一股不利于你的阴风正刮向你，他们想从饶漱石身上打开缺口，下一个靶子就轮到你了。

我非常希望你能写一个反击邓、陈的材料直接报毛主席。现在只有毛主席能帮助你和饶漱石解脱困境。注意，材料不要留任何副本，也不要用秘书代笔。写成之后，你可以给毛主席办公室打个电话，或是你直接面见他，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去转。在你的朋友中，郭锋同志是最可靠的。

我希望你获得成功。

你最好的朋友

信的末尾虽然没有署名，但高岗一看就知道是饶漱石的笔迹。饶哥在四面楚歌之时，冒了多大的风险，才给自己送来这封信啊！想起饶哥平日为人的精明干练、足智多谋、和对自己的一片至诚，高岗不禁眼睛发辣。

一股仗义直言，要与饶哥有难同当、，袭上心头。他决定不计利害，不避嫌疑，也先不写什么邓、陈的材料，而直接去找毛润芝大哥，帮助饶哥解脱困境。

第二天下午，高岗试着给菊香书屋主席办公室挂了电话，说有急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电话的值班卫士让他稍等片刻，不一会就回话：主席同意立即来见。这个意想不到的回答，直令高岗心花怒放，说明主席仍然信任他。

二十分钟后，高岗来到西苑菊香书屋润芝兄的书房时，见润芝兄半卧半仰在长沙发上，一脸病容，便眼睛都红了，忍不住叫了声：大哥，怎么又像是生病了？你可要保重身体啊！毛泽东只在长沙发上动了动身子，算是打了个招呼，开口就纠正道：高岗同志，要注意罗，党内一律称同志，不能有其它称呼哟。在陕北，你我有过兄弟之谊，但只能记在心里，不能搬进北京城来。不然共产党闹革命，和古代的农民起义，有什么区别？好，不说这个了，听说你又回东北去了？身在曹营心在汉，你老往东北跑什么？

高岗在毛泽东对面的藤椅上坐下：志愿军好几个兵团，三、四十万人马从鸭绿江对岸撤了回来，中央军委又暂时不让他们开入关内，而留驻东北。为了解决大部队的营地问题，我连着开了几天几晚的会议，和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党、政、军负责人争来吵去的，硬是把几十万人马暂时安排妥当了。不是诉苦，主席，我已经是整整一星期没有睡过落心觉了。不像有的人，党、政大事不好好干，只想把屎盆子往人家头上扣！

毛泽东倒笑了：高大麻子干工作，从来拚命三郎嘛，辛苦辛苦。你和我说句心里话，这次到东北，你

去找了孟虹没有？

高岗刚刚轻松了一下的心情，立即又绷紧了，红着脸膛说：我向主席起誓！我早已把她忘记了。当初把她介绍给主席，确是为主席的身体着想，为了治疗方便。我是好心办了错事，引起误会，至今后悔死了。我个陕北的二杆子，确是上不得大台盘，做不得京官罗。

毛泽东说：好了好了，你是美人常新罗。这事我没有怪你。只是给人留下口实，你、我有些尴尬。是她自己要离开我们的。就是把她找回来，我也不愿见她了。你知道吗？有人把她四妹叫什幺孟蝶的，带到北京来了，也会针灸按摩的，介绍给我。我一次也没有试过。

高岗从茶几上取出两支烟，先敬主席一支，点上火，才自己也吸上一支：主席英明，有警惕性。我自那以后，再没有见过孟家的人，牢记教训，严肃生活作风。

毛泽东吸着烟，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好一会没有作声。高岗试探着说：主席，我上回到杭州，替你看了徐庄，是西湖边上的一座大园子，围进了西湖的一角，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亭台楼榭齐全，还有小戏院，可以演戏和放电影……因赶着去东北，才没有向你及时汇报。

毛泽东忽然眼睛冷冷地看着高岗，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似的。高岗不禁浑身打了个冷噤。又过了一小会儿，毛泽东才开口说：你到南方，听说发表了不少高论啊？什幺红区党、白区党、根据地党、军队党，枪杆子里面出党组织。人家说你这是提倡「军党论」。对这件事，你怎幺解释？

高岗见有人背后向他捅刀子，一时急眼了，大声辩驳说：主席啊，你千万不要听信，这是一些小人的背后流言。我高岗能有什幺理论？我的原话根本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是站在拥护毛主席领导我们军队打得江山这种前提下讲了一些话。你知道，我平常讲话不用稿子，哪能提出什幺「军党论」？我知道，事出有因。我索性向主席说了吧！是陈云、邓小平二位眼红我，嫉妒我受主席器重、地位排在他们之上，不服气，因此千方百计搞挑拨离间。主席，你知道吗？陈云的嘴巴一年四季紧闭着，一开口就咬人。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林总就说过，陈云的嘴像女人的阴户……。

毛泽东厌烦地挥了一下手，制止了高岗的粗俗言语。过了一会，见高岗还有话说似的，就又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于是高岗说：我还要报告主席的是，有人现在张开了一张网，要整人了。要是主席不看清这些人的图谋，放任他们，一批跟着你打天下的同志，就要遭殃……。

毛泽东甚为怀疑地问：是不是有人要整你？又是谁要整你？

高岗说：刘少奇为了整我，而先整饶漱石。

毛泽东又问：那幺你是来替饶漱石求情的罗？是饶漱石要你出面的，还是出自你的本意？你了解他吗？或是称兄道弟了？

高岗说：主席呀，我和饶漱石都是坚定执行了你的思想路线、公开抵制了刘少奇他们保护资产阶级、保护私有财产的右倾机会主义，才得罪了刘少奇的。我与饶漱石和刘少奇并无私人成见。饶漱石还是刘少奇的老下级。我们只是忠于毛主席，才和他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

毛泽东听高岗说得振振有词，便又问：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自己有脚，为什幺不直接来找我？人不来，还可以打电话、拍电报嘛！

高岗说：主席呀，你以为我们要见你那幺容易吗？下面的事……饶漱石同志现在已失去了人身自由，

不准他接电话、见客人，除了开会，不准他出门……他、他怎么能来见你？

毛泽东沉默了。对饶漱石暂时采行保护性措施，是由周恩来提出，经他同意了的。

高岗面见毛泽东主席之后的第二天，针对饶漱石的「保护性措施」被撤销，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作息。

第三十四章　西苑貂蝉成哑女

孟虹是周恩来派专人从辽东半岛外海的獐子岛上接回北京的，被安置在西郊玉泉山四号院。由于毛主席一再表示过已对孟虹毫无兴趣，周恩来也就没有把孟虹回来的事呈报上去。之所以要把孟虹接回，一是因为獐子岛孤悬海外，临近西朝鲜湾，附近水域常有南朝鲜甚至日本的渔船出没。

万一有国际反动势力把孟虹劫去了南朝鲜或是日本，甚至转送给台湾，将其在中共中央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尴尬情事抖落开来，做了「共产共妻」的活证据，那给党和领袖的形象造成的恶劣影响，就太讨厌了；二是为了从孟虹的口里掏材料，检举揭发高岗同志。孟虹是位特殊的知情人。欲要毛主席抛弃高岗，至少不再强力保护高岗，就须使用孟虹这粒可以击中高岗要害的达姆子弹，弹孔虽小，但会在体内爆炸，使其内脏开花。

周恩来指示玉泉山四号院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细心照料好孟虹同志，让她吃好睡好休息好，满足她生活上的一切要求，包括她要阅读的各类佛家经书。可以在清晨或黄昏人迹罕至时，陪她在山道水畔散散步。但绝对不可与四号院以外的人员有任何的接触。可以告诉她：是总理接她回来的，让她养好身子，平静心情，以便重回医疗战线救死扶伤，继续为人民服务。总理从来关心、爱护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鲁迅先生说过，用秕谷来养青年，是绝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校我们是新社会、新时代，一定要用健康的富于营养的精神食粮和物质粮食养育青年，务使青年一代茁壮成长，像乔木一样高大，成为国家的栋梁。

可是玉泉山四号院工作人员所给予孟虹的关怀、爱护，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一星期后，工作人员不得不向总理报告：孟虹自被接来那天起，就没有说过一句话，除了喝水，也没有吃过一口食物。成天只是躺在床上读佛经。护士长不时去问她想不想吃点什么，或者是否到阳台上去晒晒太阳，她也只有一个简单的动作：摇头。她倒是不哭不笑，十分平静。她已瘦成一把骨头。现由医护人员每天替她打点滴，注射葡萄糖水以维持生命。但医护人员一离开，她就会拔下针头……。

周恩来总理听了汇报，正是又心疼又气愤。这个孟虹也太不识好歹了。学林黛玉慢性自杀？以死相抗？莫明其妙！就算高大麻子利用过你，玩弄过你，得罪了你；我周恩来总是对你关心爱护、仁至义尽的呀！你这作派，不明摆着是对我们家都怀有仇恨了？你这样做，能对谁有好处？

本来，周恩来是想让孟虹静养个半月二十天之后，再来看望、谈话的。如今却不得不丢下纷繁的国家大事，提前赶来玉泉山四号院，劝导劝导这误入歧途又执迷不悟的人儿了。

周恩来上回到这里还是夏天，由孟蝶替他做针灸按摩，治疗肩周炎。

今次来到玉泉山，已是寒冬时节，水面上结了冰甲，路旁积满落叶。满山上的树木光秃了树杈，在寒风中抖索似的。就连那些四时常青的松树、柏树、雪杉，也是灰蒙蒙的，了无生趣。四号院里却暖气烧得很足，进门不但要脱下大衣，甚至薄毛衣都穿不祝男工作人员都穿著衬衫、短褂，女医护人员则

白大褂下露出两条光腿，倒像在过夏天哩。

周恩来先在楼下小客厅里，边喝茶边听护士长报告情况：整整一星期了，没有听到楼上那位人儿说过一句话，哪怕是像「好、不、对、行、是」这样的单音字没有说过，因此怀疑她是否已失去了语言能力。另外，像患有严重的厌食症，每次端食物上去，哪怕只是一碗蛋花汤，一碟炒素面，她见了就呕，坐在床上干呕。实际上她肚里空空的，只是干呕。看着那模样儿，真叫人难受。

周恩来问：你们没有给她服过药物吗？比如养生剂之类？

护士长说：没有。她经不住任何药物治疗。给她喂两回生津益气的黄莲、枸杞汤，都吐了。后来就只好给她输液，注射葡萄糖。奇怪的是，她还可以生活自理，自己穿戴，自己起床，去洗手间，并不需要人扶持。还有，她曾经背着我们写东西。遵照总理的吩咐，我们没有过问。

周恩来问：你们知道她写些什幺吗？给什幺人看过吗？

护士长说：不知她写的什幺，绝对没有人看过。男工作人员都不许上楼的。没有得到指示，我们不便让她交出。我个人怀疑，可能是绝命书之类。

周恩来没想到情况会是这幺严重。如此看来，孟虹岂不成了废物一个？连话都不会说了？失去了语言能力？这事也太过蹊跷了。难道有人抢在前面，到獐子岛上那姑子庙里，对她下过手？使她变成哑女，也就什幺情况也不会从她嘴里掏出来了……周恩来心里打了个激凌，身上升起一股寒气。若真是这样，只有高大麻子手下的那班子人干得出来，太冷血、太残忍了。高大麻子可真是无毒不丈夫罗。

护士长陪着周恩来上楼，进到孟虹所住的房间时，看到的是一位半躺半歪在床头枕垫上的丑妇人。床头柜上放着几卷佛经。妇人头发灰白、满脸丝瓜筋般的皱纹，苍老得泛青。两只放在被子外面的手掌，枯瘦得如同鸡爪……周恩来闭上眼睛。惨不忍睹。这妇人就是昔日那个花容月貌、顾盼生辉、人见人爱的女医生孟虹吗？有一忽儿，周恩来真想转身就走，掉头离去。

他不愿看到美和丑、生和死这幺残酷地出现在同一个女子身上。

护士长已经轻轻唤醒孟虹：孟医生，看看，是谁来了？周总理看望你来了！对，是总理来看你。

孟虹睁开眼睛，甚至有了些许笑意。只有这双曾经勾人魂魄的眼睛，还闪动着几丝昔日明媚的光彩。她显然已经认出了周总理，便挣扎着欲坐起来。

周恩来朝她晃晃手，忽然有些动情似地说：三妹，对不起，是我没有能够保护好你，让你吃了许多苦头……你要爱护自己，听医生护士的话，争取每天吃些东西，慢慢把身体恢复过来。你才二十三岁，你还会像以前一样漂亮，富于生命力。我讲这个，你听明白了吗？

孟虹又笑了一下，看一眼周总理，眼眶里好似有水光闪动，但很快消失了。她枯瘦如爪的双掌合十，但念不出「阿弥陀佛」。

周恩来要探个究竟地问：三妹，告诉我，你真的说不出话来？过去，你的笑声像春天的百灵鸟，你说话的声音唱歌似地好听。

这时，孟虹的脸抽搐了一下，极不情愿地指了指自己的喉咙，之后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示意护士长回避，他要与孟虹单独交谈。

护士长离开后，周恩来拉过一张椅子，靠近孟虹的床头坐下，像个父兄辈，慈祥而亲切地说：三妹，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谈……我不是要责备你。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想帮助你、爱护你。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身体弄成这个样子呢？你知道，当初为了让你回大连探望父母，我和你邓大姐都担了很大的责任。为了你没有回来，我和你邓大姐都差点儿挨了中央的处分……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健康。你需要治疗，要配合医生、护士来治疗。你自己是学医出身，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你该明白，没有病人的配合，纵然是扁雀转生、华陀再世，治疗也是难有效用的。你为什么不出声？难道任何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吗？

孟虹眼角渗出来一粒小小的水珠，她又以鸡爪子般的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头。

周恩来轻声问：是谁弄哑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弄哑的？我可以安排协和医院的耳鼻喉专家来替你会诊。

孟虹苍白如枯槁的头颅摇了摇，表示不愿意，或是没有必要。

周恩来忽然灵机一动，苦笑一下，起身快步走向靠窗的书桌，取了纸和笔回来，和蔼地说：三妹，我们来做一次笔谈，如何？我问，你以笔答。

孟虹倒是并不抗拒他的这一请求，接下了纸和笔。

周恩来问：是谁弄哑了你的？不管是谁，你都可以把他的名字写下来。

孟虹以笔作答，她的钢笔字仍如过往的那么有款有形：是我自己。因为我不想再开口说话。

周恩来问：前一段，有没有人去那海岛上打扰你，找你谈什么事的啊？

孟虹笔答：现在不是被找回来了吗？

周恩来心里有些窝火，脸上却依旧和颜悦色：很好，很好。你还是像从前一样反应敏捷。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是用什么法子把自己弄哑的？如果我派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会诊治疗，相信还有可能康复的。

孟虹笔答：谢谢！不用费心了。我是吃了一种秘方，把声带弄坏了，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周恩来这时一脸苦笑：三妹啊，我看你是没有说实话，我怀疑你是受了外力的强制迫害，才弄成今天的这副样子！

孟虹刚写下两个字：不，不……忽然纸笔一丢，被褥里那骨瘦如柴的身子蜷缩了起来，剧烈地抖索，两手则拉上被头，盖住了面部。

周恩来做了个出其不意的动作，陡地一下揭开孟虹蒙脸的被头，吃惊地看到，孟虹细长的颈项上，留有一圈被掐过的伤印，并留有针头扎过的黑点……。

触目惊心的暴力摧残。周恩来气愤得两手握拳，声音都有些发颤：真是禽兽所为，禽兽所为哪！是谁？三妹，你写下他的名字来！

孟虹拉上被头，掩住了自己的颈部，但没有拾起纸笔。

周恩来拾起纸笔交还给她：三妹，是不是高主席手下的人干的？说不定高主席本人并不知道这事，是他底下的人胡作非为！

孟虹极不情愿地、也是万分艰难地以笔作答：不是，肯定不是。和高毫不相干。总理，您是真的不知内情？

周恩来坦诚地说：三妹，如果我早知道了你的现况，已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还会派人千里迢迢的接回来，问你情况吗？

孟虹愣愣地望着周总理，彷佛相信总理说的是真话。她蜷缩在被褥里的身子不再抖索。

周恩来鼓励地说：三妹，勇敢些！写下他们可能是谁的人马，我来替你惩办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

这回是孟虹苦笑，以笔作答：可能吗？况且，有这个必要吗？

周恩来说：三妹，你要相信党组织，相信人民政府，相信我们的党纪国法。任何人的违法乱纪行为，都应受到法纪的制裁，绝不宽贷。

孟虹脸上的表情出现明显的不信任，甚至带有几丝讥讽之色。

周恩来有些急眼了：孟虹同志！我是政务院总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一天到晚要处理多少国内外大事？难道我说的话，也作不得数？你都不肯相信了吗？那你在这世界上，还能相信谁？

孟虹闭上眼睛，彷佛需要认真想一想：这世界上，还可以相信谁？

周恩来知她在迟疑犹豫，在作思想斗争，也就不再催促，而甚有耐心地等待着。他还自取过床头柜上的小暖壶，本想倒出一杯开水来，倒出来的却是热牛奶。于是试着以汤匙喂了孟虹一小勺。孟虹没有拒绝，张嘴吞下了，竟也没有呕吐！

周恩来陡涨了信心：有救！这女子还有救。于是更细心地一小勺、一小勺地喂着。孟虹都接受了，吞下了，如同一只病得半死的鸟。好，她终于愿意吞吃食物了，可见事情有了转圜的余地。这丫头也是，医生、护士长喂她食物都不肯吃，非得自己这个国家总理来动手伺候，才肯吃……周恩来高兴地夸道：三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我要表扬你，也是替你高兴哩。人非草木，心非铁石，看着你今日的这副病容，我能不心疼？不难受？你先时大约也听人说过，我和你邓大姐虽然没有亲生子女，但我们有三十几名干女儿，还有收养的十来名烈士遗孤。我热爱年轻美好的生命，尽力教育他们，帮助他们，看着他们健康成长，成为国家的人才，就比什幺都高兴……三妹，我过去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对你，也有着同样的感情。看到你那样美好，我是真心地喜爱。我心里充满了对于美丽生命的爱意。你知道吗？今天看到你的这副病容，形销骨立，我心疼，心疼得紧。

我觉得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三妹，我一点都没有骗你。我为什幺骗你这样一个人儿，有那个必要吗？

周总理亲手一小勺一小勺的喂给牛奶，加上一番温存言语的抚慰，终于使孟虹感到了一种父兄般的温暖爱意。她眼睛湿润了，嘴唇哆嗦着，强挣着坐起，从枕头下面摸出一迭信纸来给面前这位如父兄的总理过目。周恩来立即想到，这就是先前护士长说的那个「绝命书」之类的文字？显然不是。

一行醒目的标题跃入周恩来的眼帘：獐子岛上的交代。好了，太好了，不管怎幺说，孟虹总算对自己的事情有个说法了。字迹潦草，但文字还算简约流畅。

獐子岛上的交代

十个月之前，我在大连外海的一条机帆船上被劫走。我本要乘那机帆船从天津港上岸返回北京的。劫走我的人自称是什幺「渤海水上飞」的水匪。但十几条汉子个个精壮，年纪也都在二、三十岁之间，操关外口音。

他们没有蒙上我的眼睛，只以一条毛巾捂了我的嘴，以防止我叫喊救命。

他们对我没有任何非礼行为，哪怕是轻薄举动都没有。而我只是一名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弱女子。我不相信他们是什幺水匪，而相信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在渔船上，我被人注射了某种针剂。后来我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少小时，或是多少个日夜，去过些什幺地方。

醒来时，我已经到了海岛上的一座娘娘庙里。庙里只有一个七十多岁（我猜想）的老尼姑。老尼姑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米粥。她很慈祥，只是望着我，痴痴呆呆的。她脸上少有表情，也不说话。她敲木鱼，诵经，但从不出声。过了些日于，我才发现她既聋又哑。这倒是好，令后我与之朝夕相伴的老师傅，什幺也不会问我，什幺都不会知道。又过了些日子，我才从前来进香的当地渔民口中，知道这个海岛的名字叫做獐子岛，离大连有好半天水路。岛上没有固定居民，只在夏秋渔汛季节有渔民来岛上歇息。

岛上倒是驻有一个连的解放军部队，守卫海疆的。但士兵从不到娘娘庙来。部队纪律严明。只是一早一晚有武装巡逻小组从附近路过。

我从娘娘庙前院的碑文石刻上慢慢了解到，自己栖身的这座娘娘庙，香火承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最初是由高丽人修造，供奉的是地藏王，保佑高丽渔民海上平安的。后被倭寇烧毁。现存的娘娘庙是明朝万历年由辽东半岛渔户捐款修建，不再供奉地藏王，而供奉苦海慈航观世音，保佑的是我辽东渔民海上平安、渔产丰盛了。我每天除了诵经，打扫庙院，就是一个人停留在前院的柏树下，读那些碑刻文字。真没想到，地老天荒的海岛上的一座娘娘庙，竞有上百方碑刻，最早的一方竟是大唐天宝年间的。

辽东渔民对娘娘庙的供奉甚为充裕，柴米油盐都是成包成担的进奉。也有前来求医求子的。我试着给渔民们治病，还托人从大连买回来针灸用品。

很快的，我受到渔夫渔妇们的欢迎。娘娘庙的香火也更见旺盛。有的渔妇开始尊我为海神娘娘……我也开始喜欢这个地方、这些信众。自己的医学知识，在这荒岛上也能派上用常大约是七月里的一天，岛上来了一群身着军服的年轻演员，个个京片子，俊男美女，笑笑嚷嚷。他们来到娘娘庙抽签游玩。我退避不及。女演员们吱吱喳喳，低声议论我的长相如何如何。她们还问我话，哪里人氏啦，为什幺出家啦，都新社会了，年纪轻轻的，还以木鱼青灯相伴？我只是低头诵经，没有答话。不知为什幺，她们离开后，我有些想念大连，想念湳阳，想念北京。也想念父母亲人，想念城市生活。整个晚上都睡不成觉。我做梦，风雨交加，来了一群海盗，把我掳了去……我就像大观园翠拢庵里那个带发修行的姑苏女子妙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我不如妙玉，也不是什幺金玉质，从不曾洁、不曾空过，早就陷在淖泥中了。

又平静地过了三个来月。也是从求医问病的香客口中，知道驻岛部队换防，另来了一支人马。一如既往，部队纪律严明，没有士兵光顾娘娘庙。一早一晚仍有巡逻小组从附近经过。我也听说了，朝鲜停

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硬是打得美帝国主义趴在地下求和了。很快到了十月初，岛上已是一派深秋景色，草枯了，树叶落了，早晚下霜，当地人称为狗牙霜，冻得地上的土块都开裂。娘娘庙里晚上不生火，只能穿上厚重的棉袄加上被褥御寒。

一个刮大风的深夜，我被院墙外的打斗声惊醒。是什幺人会来这院墙外打斗？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我本能地感到，这打斗可能跟我有关，有人要保护我，另一些人则要加害于我……过了不久，院墙外的打斗声停息了，我正在被褥里发抖，就见几条黑影闯了进来。没等我叫喊救命，来人就堵了我的嘴，蒙了我的眼睛，一双铁钳子似的大手卡住了我的颈脖，跟着就有针管在我的喉管声带部位注射了药物，动作干净俐落，相信是打着手电筒做完一切的。他们显然受过专门训练。住在我对面禅房里的又哑又聋的老尼毫无察觉。我昏迷到第二天下午才被冻醒过来，只觉得喉咙火烧火燎地刺痛。我喝下一碗冰冷的水，刺痛才感轻了些。我的聋哑师傅发觉我的身体有了变化，就赶前赶后的照顾我。我拚着力气、忍着疼痛喊了两声师傅，可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又喊了几声，还是什幺都听不到……我总算明白了过来，自己的喉咙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了。这是为的什幺啊？

他们为什幺要这样对付一名弱女子？又为什幺不一下子把我掐死？只是把我弄哑！把我掐死了，才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我的颈部的刺痛持续了两个多月才渐次缓解。被掐的印痕至今没有完全消失。我相信掐我脖子的那双大手本可以拧鸡脖子、鸭脖子样的一下子拧断了的，却又手下留情，没给拧断。显然是遵照什幺人的指令，掌握着分寸。上个星期，忽然有人到岛上来接我，说是接我到北京养玻我就乖乖的随来了。我不知道是谁要我来的，来干什幺。我已经是个废人，行尸走肉，对谁都没有用处了。难道还有人不肯放过我？实在是，我的罪孽已满，只求早下地狱……。

周恩来读完孟虹的这份交代，不禁眼睛发辣，脸孔发白。他把「材料」交还给孟虹，以表示对孟虹的同情与尊重。他仍然气愤地问：三妹，你可以肯定，不是高主席的部下对你施以毒手？

孟虹摇摇头，以笔作答：不是，肯定不是。总理，您不要再问了。再问下去，可能对您也不利，大不利。

周恩来脑子里轰的一响，身上顿时出了冷汗：胡闹台！是谢富治？还是康生？原来任何一个系统，都揪住她不放。那幺，娘娘庙院墙外的那场打斗，双方人马又都是谁和谁？是东北局警卫系统的人一直在暗中保卫孟虹？最终也没有斗赢谢富治手下的武林高手？此举高明，此举高明，胜过杀人灭口……自己是不宜再过问此事。甚至此次秘密把孟虹弄来北京，都是大大的失策，多此一举。且事情千万不能泄露了出去。此女已是多余之人，已经对谁都没有了用处。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了，心里仍有些怜惜之意：一位绝代佳人似的人儿，就这幺活生生的给毁掉了，毁掉了，罪过，真是罪过。他忍不住说：小孟，好了，我答应你的要求，不再问你什幺了。也许，你也真是哑了的好……你还有什幺要求吗？我尽可能的来帮助你，哪怕是最后帮你一次。

孟虹笔答：总理，谢谢您。我知道我会立即离开这里。您能帮忙安排一家愿意收留我的寺庵吗？

周恩来点点头：可以。我来成全你的心愿，回到佛门静地。佛家有句偈语：自来处来，往去处去。今晚上就送你走。你要治病，养好身体。不要万念俱灰。就是在寺庙里，一样有机会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的。

孟虹笔答：总理，您的好心，我永志不忘。代我致邓妈妈吉祥如意。

周恩来站起身来，费力地微笑着，和孟虹握了握手，并指着床上的纸页提醒她，把她所写的笔答处理掉，比如可以从抽水马桶里冲走。最后，还替孟虹掖了掖被角。

周恩来回到楼下，在客厅沙发上一屁股坐下，顿时浑身疲乏得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保健医生和护士长立时赶了过来，见他脸色发白、眼眶发乌。医生替他拿了拿脉：总理，哪儿不舒服？您是太累了，大约又是连轴转了一天一夜……护士长，给总理弄碗参汤来。

周恩来摇摇头，吩咐说：不要紧张兮兮的！我只是有些累，稍微休息一会儿就缓过来的。我一上汽车就可以入睡。这屋里的暖气烧得太足、太燥热，你们就不怕上火、流鼻血？真是的！你们不当家，不知油盐柴米贵……是位聪明绝顶的人儿，丝毫不肯涉及到自己的父母、姐妹……小宋呀，告诉老李，安排一辆车子，把楼上的客人送到山西五台山去。她枕头底下有份材料，你们应当设法取到手，不要看其中的内容，由小宋、老李、医生三位在场，共同监看着烧毁。我只可以告诉你们，留下那种文字，对党不利，对国家民族无益。其它的，你们不要再问。这是工作纪律。好了，立即去安排，今晚上就走，派两名医护人员陪同，不要在路上出事……。

第三十五章　杨帆从实招来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奉中央政法委员会之命，前来北京汇报工作。离沪前夕，他去请示了他的直接上司——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过去都是公安部罗部长找他赴京汇报工作，这次怎幺改成了中央政法委员会？而且通知他不要带秘书或其它随行助手？潘汉年说他对这次的事一无所知，就是陈毅市长，大约也不知底细。现在中央政法委员会由康生同志当家，凡事注意一些就是了。或许，中央要调动你的工作，事先征求一下你本人的意见呢。

杨帆抵北京后，入住外地高级干部常住的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这里距高岗同志的住所不远。前一段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斗争情况陆续传到了上海，所以杨帆决定先不忙找老首长高岗、饶漱石，而先去拜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罗部长眼下是毛泽东主席最信赖的干部，全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既不属于刘、周派，也不属于高、饶派。罗部长一向很看重杨帆，当晚就让去见。罗瑞卿一家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天安门城楼斜对过的公安部大院内。公安部大院原为满清王朝的翰林院。封建时代的最高文史机构，文臣荟萃之所，一九四九年后竟成为执掌人命杀、关、管大权的红色专政机关。罗瑞卿见到杨帆，说起这次奉中央政法委员会之命进京之事，也颇感意外，罗本人还是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呢。罗部长倒是吩咐他：政法委员会由康生同志抓总，直接对毛主席负责。蓝苹做主席的联络员。所以你既然来了，就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尤其不要随便去拜望什幺老首长。北京的情况比上海要复杂得多，连毛主席这样英明的人，都常常感叹曹营的事不好办。

杨帆只在六国饭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即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派车，送他到了远离市区的西郊玉泉山一栋别墅里，让他交代关于他一九四九年五月进上海，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后，对原上海国民党留守人员、流氓帮会的头目采行招降纳叛政策，亦即所谓「杨帆门客三千三，都是鸡鸣狗盗帮」的情况。包括容收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电台，并允许该潜伏电台继续向台北发报，引致一九五０年上海发电厂遭国民党飞机轰炸，造成上海市区停电、死伤工人一百余人的事件。

杨帆并不知道他入住的玉泉山别墅是周恩来总理的四号院，并于一个星期前住过原西苑貂蝉孟虹。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根据首长指示，住在这里，他暂时不能给外面打电话，不能见客人，甚至不能给上海家中写信。见自己无缘无故就被软禁了、隔离了，杨帆没有抗议，没有大吵大闹。那样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他等着恶魔康生找他谈话，或是口喷毒焰似地讯问他。但康生没有出现。或许恶魔这次只是在背后操纵。

花了整三天时间，杨帆写出了一份长达十余页的「情况说明」，并特别强调，他在上海公安局任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市委领导陈毅、潘汉年等同志请示汇报了，并得到过批准的。中央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谢富治副部长对上海市的治安保卫工作历年来都给予了肯定和表彰。字里行间，杨帆显得问心无愧，正气凛然。再怎幺着，他杨帆也是华东局的正军级高干、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现在这样不明不白地把他软禁在北京西郊，算怎幺回事？你中央政法委员会还把不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放在眼里？要不要尊重大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到时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会向中央政法委员会要人的。

果然不出杨帆所料。由于杨帆赴京后四、五天没有消息，上海市委便有人打电话报告了仍挂名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饶漱石闻讯后大惊：他们选择杨帆来做突破口？太毒辣，太可怕了。饶漱石立即以保密电话报告了高主席。高岗也大感意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明确指示：饶哥呀，肯定是周恩来、康生软禁了杨帆。你、我都不便出面找人。但要想办法保护杨帆。这样吧，由你捎话给上海市委潘汉年，让潘汉年去找陈毅同志，请陈老总出面，向康生、周恩来要人。陈老总和周、康两人的关系一向不错，这就名正言顺了。陈毅既是华东局第二书记，又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市公安局长杨帆是他手下的得力干部，怎幺招进北京就被政法委员会软禁？共产党的保安系统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还要黑暗不成？饶漱石见高主席在电话里口不择言，便插断道：高主席，其实潘汉年也可以直接向周恩来要人，他是周的地下党老下级……高岗不容分辩地说：不可以。潘、杨二人关系太密切，潘出面容易让人生疑，分量也不够重；陈毅出面最合适。

果不其然，高岗、饶漱石电话商议后的次日，陈毅从上海拍绝密电报给中央政法委员会负责人康生：康生同志，多时不见，身体可好？甚念。前段欣闻你出掌中央政法委，英雄又回用武之地，诚可祝贺。今有一事相托，我市公安局长杨帆，奉政法委之命进京汇报工作，整整一星期未给机关和家里通电话，他家人很着急，找我问情况。我亦一无所知。恭请看在老战友分上，让其给家里通电话，以使释念。有何新情况，亦请告下华东局及上海市委。专此顿首。

康生接获陈毅电报，见老友行文绵里藏针，知其怠慢不得。其实，在华东局，他们共同的对手是饶漱石。过去在新四军里和后来在华东野战军里，政委饶漱石整司令员陈毅，在党内高层是人尽皆知的事。但陈毅性情豪爽，从容大度，次次都检讨过关。不像康生对饶漱石那样怀恨在心，锱铢必较。

康生将陈毅的电报送周恩来过目。周恩来与康生商量后，请康生回一个电报：陈毅同志，谢谢你问起我的身体。休息多年，总算有了好转，遵照主席指示，在政法委挂名，也是半工作半休息性质。杨帆同志来京谈工作一事，未及向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说明情况，是我的疏忽，应该致歉。因主席过问五０年上海电厂被蒋帮飞机轰炸案，至今未破，多次批评有关部门办案不力，是否祸起萧墙？杨帆同志作为上海公安局长，应是最能了解案情。此次他来京，即谈此案，别无其它。可告慰他家人，一切正常勿念。我们亦会通知杨帆同志本人，立即给上海家中打电话，报告平安。相信他不日即可返回工作岗位。专此敬复。

当天晚上，住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别墅里的杨帆，被允许给上海家中通了电话，报了平安。翌日，更允许他给上海市委潘汉年副书记通了电话，告上此次来京，专为向中央政法委汇报五０年上海电厂被敌机轰炸一案数年未予侦破的详情，并请代向陈毅市长报告。

如此一来，周恩来、康生稳住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陈毅、潘汉年，也麻痹了北京的高岗、饶漱石。周、康明白不能将杨帆长时间留置北京，应尽快允许他返回上海。原计画由康生出面找杨帆摊牌，但康生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自己在延安整风时整肃过杨帆，后由潘汉年一力保护过了关。

现在若由他找杨帆摊牌，杨帆很可能顶牛，什幺都不肯交代，而把事情闹僵，久拖不决，造成被动局面。如果事情泄露出去，引来高岗、饶漱石闹场，招至主席不满，就更被动了。快刀斩乱麻，还是请

总理出面，找杨帆谈话，晓以利害，政策攻心，易收事半功倍之效。况且杨帆向来敬重总理、爱戴总理，总理亲自出面让他交代问题，也就打掉了他对高、饶的幻想。失去了后台，他自然就会老老实实，从实招供了。

周恩来同意了康生的提议。从杨帆身上取得突破口，揭发出高岗、饶漱石「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最高机密的铁证，到时候，就算毛泽东主席想保高岗过关，也无从说起了。好，一不做，二不休，就这幺干。对付杨帆这类老下级，只消两个回合，他就会乖乖地俯首归顺。

周恩来驾轻就熟，将他与杨帆的谈话，分两阶段进行。

头一次是一天深夜，杨帆已经睡下，突然有工作人员来敲房门，通知他立即起床，并整理一下房间，有中央首长前来探望。

杨帆穿戴整齐，迭好被褥，收拾好牙具、毛巾、换洗的内衣内裤。他想到的是可能马上被秘密逮捕。

过了一小会儿，两下敲门声，门被推开了，进来的竟是敬爱的老首长周总理！且总理是一个人进来的，身后并没有跟着随从。他差点就要像个孩子似地扑上去，投在总理那宽厚而温暖的怀抱里。他当然没有这样做，只是激动地喊了一声：总理！是您……周恩来随手掩了房门，之后与杨帆紧紧握手：杨帆同志！委屈了吧？

你来了一个星期，我实在忙得脱不开身，直到今晚上开完会，才能赶来看看你！

杨帆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都说您是中央领导人中最忙、最辛苦的一位，这幺晚了还来看我！

周恩来拉着杨帆到临窗的两张藤围椅上坐下，并留心看了一眼厚重的紫红色呢绒窗廉已经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才说：杨帆啊，你知道你现在住的是什幺地方吗？是谁的房子？

杨帆答不上来。但周总理的亲切、随和，已使他浑身都暖融融的，一时间把满腹的心酸、委屈忘到了脑后。

周恩来以父兄般充满关怀的眼神望着杨帆说：大约是我的工作人员粗心，忘记告诉你了，这里是玉泉山四号院，我周末休息的地方。这间房嘛，是我的午休室，所以比较宽大，窗外景色很好。

杨帆眼睛热辣辣的，没想到这些天被囚禁似地住着的地方，竟是周总理的郊外别墅，睡的更是总理午休的房间。

这时，又是地两下敲门，随即一个女子叫了声报告。周总理冲门口回了一句：小郑吗？请进。

门口站着一位面容清秀、身段苗条的女子。她推着一个有轮小餐桌进来，一直推到总理和杨帆之间。小餐桌上是两套餐具，中间是四样点心加一大碗馄饨汤，还有一壶开水。叫小郑的女服务员笑得挺甜，给总理与杨帆各盛上一小碗馄饨汤，只说一句首长请用，就退下去了，掩上了房门。

杨帆看清了四样点心是：一小笼蒸饺、一小盘小馒头、一碟小葱拌豆腐、一碟清煮芥兰菜。

周恩来招呼说：来来来，老熟人了，一起吃吃宵夜。开了一天一晚的马拉松会议，赶到这里时，才觉得肚子空空。没想到他们这幺快就给弄出来了。说罢，周恩来埋头喝起馄饨汤来。他确是饿了。

杨帆却没有胃口。只是为着礼貌，应个景儿。况且对他来说，能陪总理吃宵夜，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礼遇。

周总理吃的不多，速度也快。看得出来他很注意节食保养。杨帆也随即停了碗筷。他给总理倒了一杯白开水。周恩来试了试开水并不很烫，便漱了漱口，才说：杨帆啊，你我是什幺时候认识的？有多少年了？

杨帆不知总理为什幺要问起这个：总理，……记得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您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分，陪叶挺同志返回安徽三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那时我是政委项英同志的秘书。叶、项长期不和，互不买账，弄得我们这些军部工作人员很为难。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看来你的记性不错，脑子好使。叶挺是位好同志，项英也是位好同志。可惜他们都牺牲了，不然都是我们的开国元勋。

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我另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党内一名高级干部，一九四九年进城之后，从中央到华东局，到上海市委，组织上对你是信任，还是不信任？

杨帆脑子里头顿时一片混乱，摸不准周总理问话的用意，只能回答：信任，绝对的信任。上海市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码头，也可以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如果组织上不信任和重用我，不可能让我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负责安全保卫、社会治理工作的。

周恩来再又点了点头，犀利的目光直射过来，彷佛要透视杨帆的五脏六腑似的：杨帆同志！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通知你来北京汇报工作，是毛主席的指示。因为根据中央有关部门所掌握的情况，自一九四九年进城以来，你还执行了一系列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以外的任务。比如说，有人背着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秘密派你去莫斯科，与苏方有关人员交换党内机密情报！这是什幺性质的问题？它的严重性，你应当清楚。你不要着急，不要惊慌嘛。我为什幺不让康生同志他们找你谈？而要挤出时间来亲自找你谈？因为我把你当作自己的老下级、老同事，想拉你一把，把问题弄清楚，不致陷进某种沼泽去不能自拔。那样会灭顶的！当然，我也能够理解你，你当初所以愿意接受某些人的指派，秘密去苏联活动，是当作中央分派给你的任务来执行的。但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个所谓的中央是假的，是冒牌货。毛主席不知道，朱总司令不知道，少奇同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叫哪门子中央？杨帆同志，可要头脑清醒呀！不然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幺掉的！我还可以进一步告诉你，早在一九五 0 年年初主席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史达林同志就把有关的材料转交给主席了，史达林同志建议毛主席留意一下中国党内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在那份材料里，有人把我中央领导班子分成什幺亲苏派和亲美派……是不是这样的？

面对周恩来步步紧逼的质问，杨帆遭了雷劈似的，脸色发灰，目光呆滞，额头上冒出黄豆大一粒粒的汗珠子，登时变成一头落入陷阱的困兽。

混蛋，自己真是个混蛋啊！几年来，自己是被人秘密派往苏联，与苏方人员交换情报。还在巴尔维哈温泉疗养院遇到过蓝苹，那个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和自己亲密过的蓝苹，蓝苹大热天也从不穿凉鞋，有一回被自己捉住了，原来她右脚掌上有六个脚趾……该死！几次去苏联，自己确是把它当作中央分派的特殊任务去执行的。高主席和饶政委，也都向他交代了，是毛主席授意的……现在如何是好？在党中央，刘、周与高、饶不和，连上海市委领导层都风闻了，两派斗得水火不容，都欲利用毛主席……千不该，万不该，自己成了他们相互斗争的工具。工具，是很可悲的，谁使用过了，都可以丢弃，甚至是替罪羔羊……。

周恩来像站在笼子外面的一名观光者，观赏着笼子里杨帆的表情，满是惊恐、沮丧、旁徨、绝望等各

种复杂的成分。

杨帆张了张嘴，欲说什幺。

周恩来却看了看腕上的表：凌晨一时半，时间很晚了。我办公室还有一批急件等着处理。早上九时还要主持政务院会议，讨论粮食统购统销的方针政策。这样吧，我再给你三天时间来考虑，回忆自己的有关问题。所以你现在不要急于回答我。我建议你先把几次秘密赴苏的经过写出来，不管涉及到谁，都要向组织交代清楚。我可以替你担保，只要你把问题完全、彻底、干净地交代清楚了，中央仍会信任你和重用你，你可以立即回上海，回你的工作岗位。因为责任不在你。你只是被人利用，但没有向中央报告。而且我会替你保密，不将事情透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事情就在主席和我这里了结。好了，给你三天时间，把事情想清楚。想好了，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我们再来痛痛快快谈一次，把事情做个了断，不留尾巴，不给处分，不记档案。如果过了三天，你还不愿意交代问题，或是还对什幺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性质就变了。我就只好把你交给康生同志他们去处置了。到那时，我就是想帮你的忙，也帮不上了。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还要赶回城里去。

说罢，周恩来站起身来，跟神思恍惚的杨帆点了点头，没有握手，就离去。

杨帆在玉泉山四号院楼上度过了辗转不眠的三天三晚。头两天，他还希冀着奇迹出现，忽然有人来通知他：杨帆同志，你没事了，组织上批准你回上海……他来北京已八天，高主席和饶政委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行踪。他们哪怕是为了自身的安危，也会出手救助的，让他摆脱软禁，返回上海。

进入第三天，杨帆才完全绝望了。他相信，高主席和饶政委，不是不想解救他，是因无能为力了。难道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不会不会，那一来就出了大事，中央出现分裂，高、饶不会束手待擒的。而且，毛泽东作为全党的主席、英明领袖，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

他想过自杀。一了百了，落得干净轻松，又保住了高主席和饶政委。

只要他杨帆一死，就死无对证，中央也可避免一次内哄、分裂。但上海的家室怎幺办？妻子怎幺办？还有两个孩子，那幺天真，那幺纯洁。难道可以让孩子的心灵蒙上永远的政治阴影？不行，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连累了妻子、孩子。她们是无辜的，她们不应被株连。

他想过逃出这四号院，逃出玉泉山。四号院楼上一层只住了他一人。

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都住在楼下一层，唯一的一部电话机也在楼下那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的警卫办公室。他一次又一次的去到每个房间、每扇窗口朝外探望。发现院内院外都有士兵值勤，根本不可能从窗口爬下去。就算爬下去了，没有交通工具，怎幺离开这迷魂阵一般的玉泉山？他以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经验，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就算侥幸逃出了玉泉山，下一步呢？又能逃到哪儿去？作为一名高级公安干部，他明白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统治得有效、严密过。更没有听说过，有人落到了中央警卫局手里而能逃脱。从无这类先例。

他也设想过充硬汉，一问三不知，拒不交代，什幺都不认账。那一来周恩来总理就会把他移交给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康生去处理。想起康生这迫害狂、恶魔，杨帆都要不寒而栗。相信党内的中高级干部都要不寒而栗。

杨帆早在当年的延安窑洞黑牢里领教过。康生见你不回答讯问，便会立即命人对你动刑！一点不假，不管你资格多老、功劳多大、地位多高，一旦落到了康生手里，康生就可以对你动刑。连当年北方局的组织部部长柯庆施那样的人物都被动过刑。最常见的一种刑罚叫做「挟筷子」，把八根竹筷插进你

的十指之间，摆正了，再用木板从两边朝中间挟！十指连心，受刑人立即会痛彻肺腑，被宰的牲口一般惨叫！交代不交代？没有可交代的？再挟！仍不交代？再挟，再挟！在延安整风的黑牢里，就有不少革命同志的双手十指，被康生同志的竹筷挟得皮连着碎骨，成为残废……是谁授予康生同志对党内干部施肉刑的权力？不言自明了。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是毛主席全权委托康生干的。后来受刑的人苦熬不过，自杀的不少，乱供乱咬的太多，搞得革命圣地延安上上下下人人自危，朱德、彭德怀、高岗、贺龙、任弼时、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出来反对，毛主席才下令停止，出面召开了一次大会，向受到非人对待的同志们行三鞠躬礼，表示道歉。但毛主席并没有处分康生，甚至都没有批评过康生，只是不久后把康生调离延安，去山东分局任书记……没想到今年春天，毛主席、党中央又重新把康生召回，又出任为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书记。毛主席并重新肯定了康生是共产党内的恐怖力量，让国内外敌人发抖的恐怖力量。

杨帆绝不愿落到康生手中去受肉体刑处。如受刑，不如先死去。问题是他既不愿受刑，也不愿死去，就只有接受敬爱的周总理的劝告，完全、彻底、干净地把事情交代出来，做个了断，然后尽快返回上海家中，与妻儿团聚，并继续工作。周总理从来说一不二，讲话算数。

想到这一步，杨帆心里一阵轻松，他下楼来到警卫值班室，向值班军官提出跟周总理通电话。值班军官大约事先接到过命令，立即替他叫通了城里的总理办公室。杨帆报了自己的姓名、职务。总理的秘书让他稍侯。

不一会，秘书回话说，已经报告了总理，总理正在和人谈话，不接电话了，请杨局长先准备一个汇报提纲，晚上十一时以后，再来听杨局长详谈。

晚十一时，忙碌了一整天的周恩来总理准时来到西郊玉泉山四号院。

杨帆见到周总理，就像见到救命恩人似的。周总理随身带来一个只有语文版圣经大小的半导体录音机。并先邀杨帆吃了个简便的宵夜，才听杨帆交代问题。

杨帆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冬天受上海地下党派遣，抵达安徽新四军军部任项英政委的秘书。那时，饶漱石同志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四0年十二月项英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后，饶升任副政委，就转任他的秘书。我在他身边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七年，后下了野战部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军攻占南京。五月二十七日，我军解放上海。二野政委邓小平任上海军管会主任，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我是三野的，任公安局副局长。不久，二野奉命进军大西南，改由我们三野司令员陈毅任上海军管会主任。陈赓同志率四兵团走后，上海公安局即由我负责了。这里要提到的一个情况是，我军占领南京的前夕，国民党政府撤退到了广州，那些外国驻华使馆也都跟随迁去了广州，只有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没有走，准备留下来和我们共产党的新政权打交道。但那时部队上的中下级官兵对美帝国主义者十分痛恨，去查抄了他们，并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后来经邓政委、陈司令等人请示中央，下令制止了对美使馆人员的粗暴干涉。

周恩来插话：是的，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跑去广州时，包括苏联驻华使馆都跟着迁去了，只有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不动。说明那时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打算抛弃国民党政权，转而承认我们。他们不愿看到我们在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而想留下来分我一杯羹。美国在沛阳和北平也都保留了总领事馆未撤走。当时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人都觉察到了美国政府这一对我示好的动作。你继续讲。

杨帆说：记得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底的一天，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同志到了上海，与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三野政委饶漱石同志密谈了些什幺。就是这一次，饶把我推荐给了高，说我的俄语好，政治上可靠。高提出调我去东北局工作，他那里急需俄语好的人才。饶不放，我本人也不想离

开上海，答应如有需要，可以临时去东北局服务。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饶通知我去一趟沛阳。到沛阳后，高对我很信任，让我把一份材料口译给苏联驻大连的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同志，之后由柯瓦廖夫以书信形式向史达林同志报告。高岗同志告诉我，这是外交工作上的需要，促成苏联老大哥加快加大对我们的各种援助，是党中央布置下来的一项重要策略。在东北局一位保卫处处长的陪同下，我去了大连，向柯瓦廖夫同志口译了那份材料。材料把党中央领导人分为亲苏派和亲美派。亲苏派的代表人物是高岗、任弼时、陈云、彭德怀、饶漱石、林彪、罗荣桓、张闻天、王明、李立三、徐向前、王稼祥等；亲美派的代表人物是周恩来、朱德、李富春、陈毅、聂荣臻、邓小平、贺龙、邓子恢等。刘少奇同志本来也可算是一位亲苏派，但因娶了一名天津大资产阶级的漂亮小姐做妻子，受其影响，态度上已有所转变。刘少奇同志甚至提出，应当对美国政府的示好行动予以适当的回应，比如给予美国留在南京、上海、北平、沛阳的使馆以外交礼遇，保障他们的安全，允许他们与我外交部门接触，以促使美方彻底抛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刘少奇同志并强调说，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支持，我第三野战军的第九兵团、第十兵团一九五 0 年内即可登陆台湾……然而，在我中央领导人中，高岗同志是最坚定的亲苏派，他反对周、刘在外交上的骑墙姿态，在毛主席面前力主一边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

周恩来暗自窃喜，终于得到了需要的东西了，却又脸呈愠怒：杨帆呀，你也真是头脑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中央怎幺可能授意东北局弄这种材料？还说成是外交策略上的需要！你知道吗？毛主席从史达林同志手中得到柯瓦廖夫写的材料后，很生气，认为是分裂党中央的行为!但主席为了顾全党的团结，顾全中苏间的兄弟友谊，而暂没有下令追查这件事。你讲得很好，我会建议中央给你记一大功。请继续讲下去。

杨帆说：高岗同志和饶漱石同志，当时对党内所谓的亲美派势力非常愤慨，认作是忘恩负义、背叛苏联老大哥的行径，没有老大哥的一手扶植，哪来的中国党，哪来的中国党的今天？我听他们说过，如果亲美派在北京得了势，他们就要想办法把毛主席接到东北去，背靠苏联老大哥，建立一个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是这幺说，也是这幺做的。一九五 0 年二月，在沛阳，一批所谓的人民群众举行反美大示威，冲进美国驻沛阳总领事馆，捣毁办公室，对美方人员进行围攻、羞辱。随即东北人民政府下令关闭美国领事馆，驱逐美外交人员，以间谍罪逮捕美国在东北地区的传教士，率先实施外交一边倒。所以史达林同志一再称赞，高岗同志是中国党内最年轻、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是新中国的骄傲……。

周恩来全神贯注、一字不漏地聆听着杨帆的交代。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杨帆，彷佛一名老练的猎人盯着自己的猎获物。他总算抓住了高、饶一伙的要害，捏住了高、饶的「七寸」：里通外国，分裂中央，阴谋在东北地区建立高氏独立王国。……这半导体录音机是谁发明的？真神奇、有妙用。

第三十六章　堵不住的决口

周恩来亲自动手，将杨帆的谈话录音做了技术性处理，删除了他本人的几处插话，之后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康生、主席的联络员蓝苹来会商问题。剪辑录音带这类手头活儿，是他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地下党中央主持特科工作时就熟悉了的，至今无须他人的协助。

他本欲将录音带先交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二位听听，让他们知道有如此重大收获，也高兴高兴。但考虑到毛泽东主席事后生疑，误解为串谋活动，遂决定不显山、不露水，尽量缩小范围，转由康生、蓝苹两人去报告毛主席。毕竟，在党内情报系统核心内，康生、蓝苹是毛主席最信赖的人。

康生、蓝苹来到西花厅后院总理办公室。服务员奉茶之后，周恩来没有多话，掩上房门，即启动半导

体录音机，放杨帆的谈话录音带给他们听。只听到三分之一，康生、蓝苹两人就心花怒放，怎幺也掩饰不住欢喜雀跃之情了。康生还坐得住，蓝苹已亭亭玉立，嘴角眉梢都带冷笑了。康生想到的是：好了！饶漱石这家伙，伙同高岗犯下这种里通外国的大罪，这回彻底完蛋了！蓝苹想到的是：杨帆这个不知死活的冤家对头，这回死定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从一九三九年他个无情无义的家伙向中央告老娘的刁状，揭发老娘的什幺历史污点，到如今也不过一十四年，总算挖掉了老娘心上的一粒毒瘤、一颗政治地雷……。

录音长达一个半小时。听毕，周恩来按动键钮倒了带，问康生：这卷东西，有不有用处啊？对我算个意外的收获。我们名义上是通知杨帆来汇报一九五０年上海发电厂挨敌机轰炸的案子，醉翁之意却是在这里。他迟疑旁徨、思想斗争了三天三晚，结果就谈出这幺一卷宝贝东西来。

康生喜形于色：太妙了，这正是我和蓝苹想要的东西。铁案如山，也是铁证如山。铜浇铁铸，我敢说他们谁都逃脱不了。

蓝苹喜孜孜地望着周恩来：总理，还是你神通广大啦。应当把这盒录音带复制几份，并整理成文字材料，要一字不易，包括语气、感叹，原汁原味，让熟悉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杨帆的口气。

周恩来点点头：建议很好，会动脑筋。这样吧，因为涉及到敏感的党内高层人事，除了你们二位，我没有再让另外的人知道。包括总司令和少奇同志，我都没有通气。录音带就交你们二位去向主席汇报。如主席问是哪里来的？你们可以说是杨帆主动向中央政法委员会检举揭发的。也可以说是我找杨帆个别谈话，杨帆主动交代的。主席知道我找杨帆谈话的事，正是主席委托我过问五０年上海电厂被炸案久拖未破这件事的。

蓝苹忽然问：杨帆现在哪里？是个双料间谍，既替老大哥搞我们的情报，又做台湾国民党的线民，应当立即逮捕法办！

周恩来微笑着问康生：老康啊，你是党内的反特专家、情报主管，有什幺高见啊？

康生和蔼地看看蓝苹，又尊重地望着周总理：案情重大。可以说，这是我们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间谍案。还是要先报告主席，由主席来下决定、发命令，采行一些防范性措施。至于杨帆嘛，瓮中之鳖，插翅难逃的。倒是先不要打草惊蛇，而要稳住他、保护他。总理的考虑是十分周密的。事情若透到了高、饶那里，杨帆就可能被暗杀灭口，或逼他自杀灭口。

当然，有了这盒录音带，我们也就不怕杨帆被灭口了。不过杨帆留作活证据最好。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还是康生同志精于此道罗。杨帆我已放他回上海。我向他担了保，他的党籍、级别、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都不会动，他又算立了一次新功。他也不要向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人汇报这次在北京所谈及的这些事。一切由主席和中央来冷静处理；杨帆也以他的党籍、性命向我作了保证，一定服从中央，配合中央的办案步骤，做好保密工作。蓝苹啊，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事情要一步一步来做，太性急了，往往坏事的。

且说周恩来将杨帆录音带交给康生、蓝苹处置的第二日，毛泽东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电话里通了通气，即颁下中央军委主席令：一、鉴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暨政治委员高岗同志，已调京出任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主席，为免兼职过多，负担过重，特任命十三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邓华同志为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并代高岗同志主持东北军区日常工作；二、命令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即日起开赴锦州、山海关一线，设立永久性营地，作为拱卫关内京津唐地区之军事屏障。

韩信杯酒失兵权。高岗杯酒未饮，也失去了兵权。中央高层明眼人不难看出，毛泽东主席的上述命令，确是对东北王高岗所采行的防范性措施。任命湖南老乡邓华将军主持东北军区工作，实际上是夺了高岗的兵符，使其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命令三十八军驻防锦州、山海关一线，则是卡住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大门。须知三十八军名为一个军级单位，却拥有十万官兵，且全套缴获来的美式武器装备，是为一支高度机械化的钢铁部队，其战斗力和机动性一向赫赫有名，被誉为「王牌军」和「万岁军」。由它来拱卫京津唐地区的东北方向，真可谓是一堵铜墙铁壁了。

毛泽东主席颁下军令的当天晚上，在菊香书屋办公室召开书记处碰头会，扩大邓小平、康生、彭真三人列席，却没有通知高岗同志出席。

毛泽东神色肃穆地亲自点名：总司令、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康生、彭真。好了，本次书记处碰头会人员到齐。今天请各位老同事来听一盒录音带。是康生交上来的，我已洗耳恭听过一回了，大受教益。你们也先洗耳恭听吧，不要中断，不要提问，不要作记录，耐心听完，再发表各自的高见。相信各位会听得兴味无穷、津津乐道的。康生啊，拿出你的法器来，把声音调大点。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开始吧！

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似的。但见康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三十二开中华字典那幺大的黑匣子来，往会议桌中央一放，几个键子几拧几按，里面便有人滔滔不绝的说起话来。陈云是位老上海，首先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了，轻声告诉左右：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吗！

毛泽东主席闭目养神。周恩来、彭真各执一份文字记录稿，边听边校正。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则越听越吃惊，越听越坐不住，一个个横目立眼、义愤填膺。由于毛主席有言在先，不中断，不提问，大家只好耐着性子，听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才完。

毛泽东睁开眼睛，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各位兴味无穷吧？振聋发聩吧？好，知道你们各人都憋了话要讲。下面，就请各位择其要点，发表高见。少奇，你先讲讲？

刘少奇一脸气愤、颇为不满地问康生：出了这幺大的事，他们阴谋活动了这幺长的时间，中央书记处却一直被蒙在了鼓里，这算怎幺回事？为什幺不及早报告中央，而一直拖到今天？

康生先望望毛主席，再看看周总理，才说：少奇同志，请不要忘记，我是今年四月间才离开医院，到中央政法委上班的。是的，出了这幺大的事，涉及到党的这幺高层级的领导干部，只能由主席来下决定、采取行动罗。

毛泽东做了个手势，止住了康生的话：不要把责任推给我一人，好不好？每人都有一个脑袋、两只肩膀不是？不是要反对一言堂、家长作风吗？现在我就请各位来个群言堂，开个众议院。总司令，你说呢？

朱德倒是冷静下来了，一如既往地微笑着说：要严肃党纪国法，此例开不得也。高岗同志和饶漱石同志在党内这幺高的地位、这幺老的资格，竟然派杨帆做秘密信使，背着中央去老大哥那边干这种见不得人的活动，我是听了录音，都觉得难以置信。

周恩来接话道：的确匪夷所思！是一种丧失党格人格的背叛、出卖行为。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我

们党内是出了类似石敬塘式的败类了，堕落到愿意做人家的儿皇帝，称人家为父皇了。

毛泽东有些吃惊地望望周恩来：荷哟，恩来一向爱当和事佬，很少这样言词尖刻过呢！不过，老大哥那边不是契丹国，而是兄弟邦交。高、饶二位性质严重，却也还不是石敬塘。东北并未独立，他们也没有对老大哥自称儿皇帝。当然，采取些预防性措施还是有必要的。今天早上，我是发了两道军令才睡觉的罗。上床也没能睡得着，吃了两次安眠药。陈老板，你的意见呢？

陈云铁青着脸，紧抿住嘴。毛泽东看着他的这副表情，忽然想起高岗的那句粗话：在陕北，刘志丹说过，陈云的嘴巴就像女人的阴户……这比喻太过低俗。陈云张了张嘴，说：高、饶的性质是分裂中央，里通外国，特务行径。杨帆我原先对他印象不错，老新四军出身，通俄文，很能干的；没想到一个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却给人当了这幺些年的走卒！

接下来是邓小平发言：中央不可掉以轻心，应采取断然措施。否则一旦时机成熟，是会有人在东北拥兵自重、闹独立王国的。他当然要投靠苏联老大哥罗，现成的后台老板，又来一次满洲共和。想想一张东北地图，东边是乌苏里江，北边是黑龙江，西边是额尔古纳河加上外蒙古，老大哥和东北地区的边界，三倍于和我关内地界的长度罗。加上老大哥的海军租用着辽东半岛的战略要地大连港与旅顺港，东北铁路又由中苏共管，这地理形势和当前的军事局面，都使得在东北地区闹独立，非常便利罗。中央不可不防。

毛泽东向来欣赏矮个子有统驭全局的才干，笑笑说：邓政委有战略眼光、有地理概念。我为什幺指示彭德怀、高岗，把朝鲜前线撤回来的三个主力兵团摆在东三省？而不撤回到关内来？一是为防备朝鲜战火再起，二也是以防有人要在那里另搞一套，与中央分庭抗礼。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恩来啊，跟老大哥那边的外交谈判要抓紧，既然朝鲜战事已结束，苏方应实践他们的诺言，尽早把红军部队撤出大连、旅顺，把港口交还给我们。还有中长铁路也应结束两国共管，由我们独立自主，经营管理。事关主权，我们不能作太多的让步。

周恩来边在本子上记录着毛主席的指示，边说：好好，外交部会抓紧办理此事，争取明年内苏联红军全部撤离辽东半岛，回他们自己的领土上去。

毛泽东注意到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尚未发言：彭胡子啊，还剩下你和康生二位呢，也讲几句？

彭真脑门很宽，恭谨地点了点头，说：我完全同意总司令、陈老板、邓政委的意见，对里通外国、分裂中央的害群之马，不论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中央都应当采取果决措施，防患于未然。

康生已经把半导体录音机和文字整理稿放回他的黑色公文包：我个人没有什幺意见，所幸的是本人过去在华东局和饶漱石同志的纷争，现在快有结论了。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和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又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并从罐装云烟里抽出一支来。刘少奇熟练地替他点上火，自己也抽上一支大前门。毛泽东深深吸上两口，烟雾全吸进肚里去，过后也不见有一丝丝吐出来：好了，你们都说过了，也该轮到我说说了。否则，有欠公平嘛。康生昨天把录音带放给我听，不瞒各位，我吃了两次安眠药也没睡得成觉。中央内部出了这种神神鬼鬼的事，我心里平静不了，轻松不了。经过通盘的思考，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可能和你们愿意看到的处理意见，会有一些不同。首先，我要坦承，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我们进城之前，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我曾吩咐过高岗，他可以利用在东北工作之便，多和苏方人员接触，并可结交一些私人性质的朋友，加强相互的沟通和了解。有些重大问题，我也曾授权他代表中央，直接向史达林同志报告……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我五０年春天从苏联访问回来之后，他仍然和苏方人员保持这种密切的接触，还派出一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大人做秘

密特使，四年来六次密访苏联，与苏联情报机构交换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康生插话说：请主席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主席严于律己的结果，是替犯案的人解脱……。

毛泽东瞪了康生一眼：你急什幺？中央派你管政法，办案子要客观冷静，实事求是呢。不然，党内中高级干部都怕你，影响不好呢。《吕氏春秋》里有言：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下面我继续讲，主要有四点。第一，前面说过，一九四八、四九年高岗与苏方私下接触的事，是受我委托，不能算错，有错也应由我来负责任；第二，杨帆为特使，背着中央六次密访老大哥，由高、饶负责任；第三，中央处理此事，一定要冷静，慎之又慎。因为直接影响到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军事装备、国际交往，都基本上依靠老大哥的无私援助。这是大头，其余的都是小头，是次要的。恩来说的什幺契丹国、石敬塘儿皇帝之类，很不妥当，不伦不类，不像个外交家的口气，希望注意。

周恩来登时红了脸，连忙检讨：我认错，向在座的各位致歉意。我收回自己的言论，那确是对苏联老大哥的不敬。幸而有主席指正，否则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说：知错就好，愿意改正更好。第四，对杨帆要处理。对饶漱石可以考虑给他党纪处分。高岗呢？我倾向于手下留情。这个人比较复杂，有他能干、独当一面、开创新局面、对革命事业基本上忠诚、干社会主义旗帜鲜明的一面，也有他农民气习、江湖意气、狂妄自大、好斗好胜、老子天下第一、只能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一道工作的另一面。我们也不能讲他已在东北搞了独立王国，那不是事实。东北有干部群众喊「高主席万岁」也没有什幺了不起，说明老百姓拥护他嘛。还有志愿军官兵里有人喊「彭总万岁」，四野有人喊「林总万岁」，重庆左派人士中也有人喊过「周副主席万岁」等等，我从来不争风、不吃醋。万岁越多越好，兴旺发达嘛。为什幺光喊我万岁？一句口号，一句形容词，有什幺了不起？人生在世，哪能万岁？能够长命百岁，已是难得。纵是长命百岁，如果只是个植物人，屎尿都拉在床上，就不如早去见马克思的好，还有列宁、史达林。

刘少奇插话：主席是很谦虚、很宽阔的。但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还是只有一个中心、一个万岁的好，便于统一集中，一切地方主义、分散主义是我们政权的大敌。高岗同志在东北搞的一套，起码也是多中心，起到削弱中央集权的作用。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是画龙点睛了。说起来，各位可能不大理解我，就是我对延安、陕北根据地的一份特殊感情。我总也忘不掉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和恩来、德怀带着一千五百人的中央先遣支队抵达陕北的情形。那是一支什幺样的队伍啊，身上破衣烂衫，脚下草鞋都不齐全，每三个人共一枝步枪，每枝枪平均不到十发子弹，真正的马无一匹、房无一间，人生地不熟，没有后勤，没有给养。每天开两顿饭，都靠打土豪来临时解决……。

周恩来插话：那是抵达瓦窑堡之前。抵达瓦窑堡后，拿下几座地主土围子，情况有了好转。

毛泽东说：是谁救了中央先遣支队的命？是陕北红军，是刘志丹、高岗、徐海东。他们倒是粮草充足、兵强马壮，有一支一万多人的装备齐全的队伍。他们不像张国焘，仗着红四方面军有五万人马，想一口吃掉中央红军、中央机关。朱总司令、叶剑英、刘伯承等人被留在红四方面军，做了人质。

朱德插话；那时我名为红军总司令，什幺总司令？连卫兵都是张国焘、陈浩派的。为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不过徐向前的表现还是好的，有正义感。

毛泽东说：刘、高、徐不同，他们一听是江西中央红军到了，就不管你剩下多少人马、有多少枪枝，张开双手来欢迎，给钱给粮给装备。陕北汉子热情、忠厚、单纯。说陕北红军、江西红军本是一家人。

我见到高岗的第一面，他就喊大哥，说陕北红军归中央红军统一指挥，陕北根据地归党中央统一领导！那时他是条血性汉子、英雄战士。我和他喝了鸡血酒，结拜为兄弟，可以称为瓦窑堡结义吧。那时我说过，陕北根据地救了中央红军的命。我至今不能忘这个恩、负这个义。一九三五年夏季，周恩来可以作证，如果陕北红军不欢迎我们、接受我们，我们一千多号人马就只好继续北上，穿过内蒙沙漠、外蒙草原，跑到苏联境内去，组织流亡政府。

周恩来插话：那是李德的主意，博古、洛甫也附议。

毛泽东说：如果真是那样，大家想想，后来的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

只怕至今还被分割在几小块根据地上，被国民党军队一次次围剿……我们在陕北一住十二年，经营全国各地根据地，指挥武装斗争。中央从陕甘宁边区走向全国，走向全面胜利。刘志丹一九三八年就牺牲了，陕北根据地的代表就剩下一位高岗。当然还有习仲勋也算一个。徐海东是南方上去的，只算得半个。高岗在陕甘宁边区的功绩，在东北解放区的功绩，我就不说了，传出去他的尾巴就更要翘到天上去了。

陈云插话：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我都工作过，高岗做主席，领导得不错，但事情总不是他一个人做的。

毛泽东说：回到杨帆录音带的案子上来。对高岗同志，我主张网开一面。可以进行批评、教育、帮助。只要他承认错误，愿意改正，立地成佛，就既往不咎。我知道你们各位心里有气，不服，不同意我和这摊子稀泥。但我不得不和。少奇有错误，而且不算不严重，我只是给批评，不给处分；恩来的某些错误更严重，我也只给批评，至多发脾气骂几句。但骂过就算，只要愿意改正，就不给处分。这次对高岗也是这样。你们可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以至思想斗争，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既然把我摆到了今天的位置上，或者说，党的历史把我推到了今天的位置上，共产党的主席，就不能学越王勾践，不能学汉高祖刘邦，不能学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也不能学史达林大元帅，天下到手，江山坐定，就开始清除功高震主的大臣。要割掉几颗人头，还愁没有借口？无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区别在哪里？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在哪里？就在这里。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一个屋檐下困觉，一个锅里掏饭吃。朱、刘、周、高、陈，加上小平、康生、彭真，包括饶漱石等等，要闹团结，不要闹分裂。除非杀人、阴谋叛乱、犯了错误，原则不开除、不监禁。中央不能开这个先例。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手背手心都是肉！各位以为如何？

毛泽东一番用心良苦的和稀泥，在书记处碰头会上，却反应冷淡，没人鼓掌。毛泽东见自己的讲话并未打动各位，知道大家思想未通，心里彷佛不除掉高、饶，就不肯罢休。他并不着急，而改以一种轻松的语气，问朱德：总司令啊，我们这些人中间，你年纪居长，一向德高望重，不说一言九鼎，也是讲话最有份量。你可要帮我一个忙啊，对高、饶这次的错误，同不同意我的冷处理方案啊？

朱德心地宽厚，但也作难地笑了笑，才说：润芝兄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从党的历史着想，从我们事业的长远利益着想，加上从中苏两党两国的兄弟友谊着想，我赞同润芝兄的冷处理方案。冷处理总比热处理好，可避免重犯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

说起来也是，都是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一起出死入生奋斗过来的人，今天有了江山，坐了天下，为什幺不能和衷共济，而要分道扬镳呢？非要弄到不是你垮就是我败的田地？我一直认为，在党内的不团结问题上，少奇、恩来或许有缺点、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和毛病在高、饶身上。他们的心过大、手过长，总想把别人拱下去，好让自己钻上来。所以我赞同润芝兄的冷处理方案，是指录音带问题，直接影响到中苏兄弟关系，范围不要再扩大了，就到今天在座的人为止。帮助、批评、教育高岗同志和饶漱石同志，可以着眼于他们的目空一切，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妄图在党内建立自己的体系，进

行宗派活动，也可以称为小集团活动。划下这幺个框框，各位认为如何？

刘少奇见毛泽东主席几次盯着他看，不表态不行了，于是说：赞同主席和总司令的处理意见。高、饶派杨帆秘密活动，属间谍性质。看在中苏兄弟关系的分上，不宜公开处理。但高、饶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形成小团体，到处伸手，到处许愿，拉干部下水，妄图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不能容忍的，中央要有清醒的认识。应当对他们进行及时的教育、挽救，以免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

周恩来暗暗赞许少奇同志，这回一定抓住高、饶的致命问题不放松：主席的指示，总司令的框框，少奇同志内外有别的策略，都很正确，我赞同拥护。对高、饶二位，中央是不能放任下去了。当然，对他们的批评、斗争，还是要本着主席历来提倡的既要弄清思想、分辨是非，又要团结同志、挽救同志的方针。

陈云紧闭着的嘴，这时张开了：我建议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表示个态度。如果由少奇或是恩来去批评、帮助高岗，他准保跳得比谁都高，什幺意想不到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邓小平接着说：对高、饶不能再放任了。由主席讲一讲，定个调子，比较妥当。中央一再强调以大局为重，要团结一致。但他们不团结、不一致，要搞小宗派小团体，搞分裂嘛！还是主席的延安整风经验，通过积极的政治思想斗争，对犯错误的进行教育、挽救，以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

毛泽东一一打量着周围的老朋友、老同事，莫可奈何地苦笑了：很好，今天大家是一边倒，要求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一个批高、饶的讲话。康生同志，你不要举手了，我知道你想讲些什幺。提醒一句，你过去在华东局和饶漱石合作得不愉快，不要被人看成乘人之危，要避嫌疑呢。还剩下我们首都的父母官彭真市长，市长大人，你讲几句？

彭真系毛主席的爱将，被揶揄了两句，红了红脸，说：同意同意，我都同意……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在东北局，我和高岗同志共过事，觉得他能力强、有魄力，干工作是拚命三郎，又有板有眼；不足之处是为人跋扈、霸道专横，生活作风很不检点，党性很不成熟。与其说他是共产党高干，不如说他是农民起义首领、山大王。他还有个大毛病，凡事喜欢打毛主席旗号，动不动就毛主席说这、毛主席说那。据我了解，毛主席并没有说那些，完全是他在假传圣旨。对不起，不是圣旨，是他瞎说八道。我嘛，列席政治局会议也这些年了，还真没有听到毛主席严厉批评过他哩！我不是说主席有啥。主席是真心喜爱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干部。不单是高岗，包括我和邓政委在内，主席总是表扬鼓励多、严厉批评少。

毛泽东俯过身子，和刘少奇商量了几句什幺，又向康生要了一份「杨帆讲话录音」的文字整理稿，才站起来说了几句本次碰头会的结束语：本人服从多数。这次不动用本主席的一票否决之权。明天下午在颐年堂开政治局扩大会，我来讲一次党内团结问题。请大家信守诺言，不提及杨帆录音问题，这是纪律。邓政委啊，你个中央秘书长，请你记一下，通知下面的同志列席会议：彭德怀、邓子恢、李富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康生、彭真、陈毅、习仲勋、邓小平。

邓小平快速地记下名单，并站起来重复一遍：明天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于下，彭老总、邓副总理、李副总理、林总、罗总、聂总、康生、彭真、陈总、习政委，加上本人。陈毅同志在上海，要通知他坐专机来。还有过去饶漱石同志也是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这次是不是也该有他？

毛泽东主席的医生、护士、工作人员们已在门外迎着他了，他一边离席一边挥手：饶漱石不参加，留在家里反省错误、交代问题。康生同志，你高兴了吧？

第三十七章　政治局是众议院

下午三时正，高岗挟着公文包，气宇轩然地进入颐年堂时，发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李富春、邓子恢、邓小平、彭真、陈毅、康生、习仲勋等人已经围着长方形会议桌，各就各位，正襟危坐。气氛有些严肃，不像往常那样相互说说笑笑，打打招呼。

也没有见到饶漱石列席。高岗的坐位照例被安排在周恩来和陈云之间，算第五把交椅吧。坐下后，他习惯地朝左右两边看看，周恩来和陈云都板着脸孔，竟不理睬他。今儿个怎幺啦？要在往常，周恩来早就俯过身子来，没话也要找话的和他聊上几句呢。连坐在斜对面的老朋友彭德怀、习仲勋也都埋下眼皮，没有看他。

三时零五分，毛泽东主席在一群卫士、医生、护士的簇拥下出现在会议室门口。全体起立——不是立正，也不用鼓掌，只是从各人的位置上站立起来，以一种较为随意的方式表示对党主席的礼貌和敬重。

毛泽东笑着招了招手，示意同事们坐下。同事们则坚持着等他坐下之后，再一一落座。包括年长的朱德、董必武、林伯渠三人在内，都是一八八六年的，长毛泽东七岁。政治场合，只认权力，不论长幼了。工作人员退出后，毛泽东手执一份名单，宣布开会：本次政治局扩大会，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实到八人，张闻天出使苏联缺席，王明请病假，任弼时去世已三年。扩大彭德怀等九位同志参加，林彪请病假。陈老总从上海赶来了，很好。邓秘书长，是不是这样啊？

毛泽东不问左边的刘少奇，不问右边的周恩来，而问列席会议的邓小平。

邓小平恭敬地回答：是的，出席本次会议的同志到齐。

高岗不识时务地探出身子，朝毛主席笑笑，大约想问问为什幺没有中组部部长饶漱石同志？毛泽东主席倒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却又像什幺也没有看到似的。高岗触了霉头，不便开口，只好坐直了身子。

毛泽东很响地喝了一口茶，说：今天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李后主曰：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晃眼又到了年关。本次政治局会议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会议。好多位同事都建议我来总结一下一九五三年，着重谈谈党内存在的几个问题。不过，本人也有个建议，就是反对一言堂，提倡群言堂，要把本次政治局扩大会开成众议院、七嘴八舌院，有话大家讲，有屁大家放，好不好？

与会者发出了轻松的笑声。朱德、周恩来笑微微，刘少奇、陈云只是咧了咧嘴，高岗心不在焉，陈毅哈哈哈笑得最响。毛泽东讲话一向幽默风趣，最能显示他作为全党最高领袖的魅力：好了，你们同意了。这里，我有个具体办法，就是由我主讲，大家插言，包括唱反调唱顺调，都可以插言。而且时间不限，三、五分钟，半个钟头，甚至更长一些都可以，只要言之成理。《列子?天端》上有言：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然而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我们老祖先的这段话，充满了辩证法、唯物论观点。所谓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天地万物，十全十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连天都有所短幺。我不是圣人，相信各位也都不是，都是吃五谷杂粮、红烧肉的凡夫俗子，各有所长，也都各有所短。所以我今天讲话，欢迎各位插言。你们插言越多，我越高兴，越欢迎。下面，付个表决：反对插言者，请举手！陈老总，你不举手？彭老总、邓政委也没有举手，大家都不高抬贵手，本人的提议，就算获得一致通过。

刘少奇、周恩来带头鼓掌。会议室响起一派掌声。高岗鼓掌的动作大，不经意碰了身边的陈云一下。陈云面无表情地停止了鼓掌。

毛泽东说：记得今年元旦那天，新年团拜之后，我在菊香书屋开了次茶话会，在座的同志大都参加了的。中央书记处提出来，一九五三年要办几件大事。少奇同志，还记不记得是哪几件？

刘少奇回答：四件大事吧，一是筹备召开党的八大，二是筹备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是结束朝鲜战争，四是开始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画。

周恩来插话：还有起草宪法，由毛主席亲任起草委员会主席；以及调整中央党政机构。

彭德怀插话：还有个新税制，引起国家经济混乱，栽了跟头嘛！

高岗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面无表情。

毛泽东说：还是少奇说的比较准确，起草新宪法、调整领导机构，都属于两个大会的内容。现在看来，两次大会是泡汤了，只有放到明后年去开。做成了的只有朝鲜停战、开始「一五计画」建设两项。彭德怀、高岗有功劳。

高岗插话：是主席的决策和领导。「一五计画」苏联老大哥援建的重点项目一百三十七项，其中七十七项已开工上马，剩下的六十项也已进入勘测设计阶段。依靠我们国家自己的财力、物力，中央和地方兴建的大中型工程有三千多项，已全面铺开。各省市自治区的热情高、决心大，都争着向中央要项目、要资金、要原材料。国家经计委的方针是万马奔腾，一马当先。一马当先就是动力和原材料当先，煤炭、电力、水泥、钢材当先。

毛泽东说：经济建设，万马奔腾，一马当先，方针不错。能不能万马奔腾，万马争先啊？高岗不吭声了？恩来也摇头？陈老板肯定也是个摇头派。好，我们先不说这个。一九五三年四件大事，我们总算办成了两件，成功率百分之五十，英文叫做「哈佛哈佛」，一半对一半。聊以自慰。在我看来，一九五三年的工作，只能打五十分，不及格哩！有些部门、有些会议，简直闹得像纽约的联合国，正不压邪，乌烟瘴气呢。恩来你是政务院总理，是不是这样啊？

周恩来回答：是的，我要深刻检讨，我们在下面的，没有把工作做好，事务主义，分散主义，犯了不少错误，出了不少问题。

刘少奇插话：我也有很大的责任。错误也有我一份。

毛泽东忽然偏过头来问：高岗同志，你是主持经济计画的，出了问题，有不有责任啊？

高岗回答：有责任。可我往往孤掌难鸣……比如今年元旦颁行新税制，我虽然是中央分工主持经济建设的，却只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文件，事前一无所知。

毛泽东说：高岗同志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暂时不予置评。新税制一事，闹得很大，影响了国家经济，已经处分了薄一波，改组了财政部，恩来也作了检讨，此事算告一段落，本次会议，就不翻这个旧账了。错误和问题，人人皆有，包括本人在内。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嘛。那幺，做为中央主席，本人在一九五三年的主要问题是什幺呢？是害了两次病，轻度中风，前后休息了五个月。我的保健医生说，中风有生命危险，容易变成植物人。医生的话，我从来只信三分之一，至多信一半。按照他们的医学观点，我们的双手沾满了细菌，我们的用具上、食物上都沾有细菌。我们的肠胃里更是生长着数不清的细菌微生物。你看看这人，多幺脏，不卫生！要是按照医生的话，不能吃红烧肉、扣肉肘子、腊肠腊肉、腊八豆、火焙鱼，不能吸烟，不能这，不能那。清规戒律一大堆，限制生活自由，饮食自

由。我才不听他们一套。不但不听，还要进攻。我就请我的保健医生吃晚饭，尝红烧肉、臭豆腐、腊肉、火焙鱼。我问他好不好吃？他吃得满头是汗，津津有味，说只是太辣了。我说在江西苏区的时候，秦邦宪不吃辣子，我对他讲，吃辣子的人革命性最强。秦邦宪讲，吃辣子的人好斗，你们湖南人还有句俗语，辣椒不补，两头受苦……什幺意思？彭老总，你是我的小同乡，给大家讲讲？

彭德怀瓮声瓮气地说：辣椒不补，两头受苦，是指上面辣得嘴巴痛，下面辣得屁眼痛……。

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连一向不苟言笑的陈云都笑得咧开了嘴。

毛泽东待大家笑过之后，才又严肃地说：我的问题，病了两场，管事少、听汇报少、看文件少、调查研究少。比如年初大家推举我当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根本大法，要取代四九年恩来主持起草的那个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呢。时间过了一年，现在我手头只有陈伯达的一部稿子，很不成熟。你想想，一部像样的宪法草案都拿不出来讨论、征求意见，怎幺谈得到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所以我有责任。

还有中央委托少奇同志主持起草党章修改草案，也迟迟没有交卷。看样子也是起步艰难。

刘少奇插话：是我没有抓紧。我至今没有像主席在延安就指出过的，要学会用十个指头弹钢琴。

朱德插话：中国人学英文打字，往往只用一根手指头，叫做一指通神。

毛泽东说：生姜是老的辣，总司令的一指通神很生动。

周恩来插话：主席身体欠安，多休息，是中央的决定。主席的健康，符合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全党同志的衷心祝愿。

毛泽东说：我看没有那幺重要。少了我，少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地球照样转动，革命事业照样继续前进。据老大哥那边传出来的消息，史达林同志生前搞家长制、一言堂搞得很凶。一个经验教训是，不能过分强调领袖的个人作用，更不能搞什幺个人崇拜和迷信。我之所以提出自己要退到第二线，研究些理论问题，让年轻一些的同志上到第一线来主持工作，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看来阻力很大，一时还行不通。一九五三年，我们的工作不很顺利，问题出在那里？我说问题出在党内，出在中央。陈老板，你也是个以休息为主，多数时候是在养病的人，算旁观者清吧？是不是这样啊？

陈云虎着脸，点点头：问题在党内，在中央。

毛泽东说：好了，陈老板都同意了，我的看法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中央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思想路线，一个是组织路线。先讲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代表是少奇同志。自年初以来，我多次严肃批评少奇的右倾观点，也可以称为机会主义。我这不是扣帽子。少奇同志的右倾表现主要有三点，一是提出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二是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三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少奇同志的思想观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后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还能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天晓得！和平过渡？恐怕是跑到第二国际考茨基那里去了。对于他的这种错误观点，我是针锋相对的，党内高级干部中已传达过文件，这里我就不重述了。

刘少奇满脸通红地插话：我已承认错误，做了检讨，今后还要继续检讨，吸取深刻的教训。

毛泽东说：少奇的态度是好的。有时是我的态度不好，得理不让人，动辄训人，甚至骂人。少奇和恩来都没有计较过我的态度。这个我心里有数。我为什幺要严厉批评少奇同志的错误观点呢？是因他的

错误观点已发展成党内的错误行动。譬如说，去年少奇同志通过华北局，下令山西省委解散全省一百多万个条件不成熟的互助组、初级社。山西省委赖若愚他们顶着不办，华北局就下文件批判。好你个华北局喂，什幺叫条件成熟，什幺叫不成熟？乡下农民自愿组织起来有罪？搞半社会主义的互助组、初级社都有罪，将来实行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不更是罪大恶极了？所以路线路线，一扯一大片。还有今年元旦，周恩来、薄一波两位，不请示中央，不广泛征求各地同志的意见，就擅自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所谓的新税制，实行所谓的「公私税制一律平等」，一时间引起全国经济混乱，发生抢购风潮，导致物价飞涨，各省市纷纷向中央告急、喊停。造成财政损失多少个亿，恩来、一波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就是少奇同志的那个「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兴妖作怪嘛，在做指导思想嘛。也叫做一唱一和，你那边出理论，我这边出实践。相得益彰，配合默契。恩来啊，是不是这样啊？

周恩来脸色发白，点头认错：我的错误和少奇的错误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正如主席所指出的，与保护私有经济的右倾思想是一唱一和的。为此，薄一波同志受到党内处分，我做了检讨，中央没有给处分。这次的错误，对我教训深刻。改正的方法，是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学习马列理论和主席著作，全力跟上主席的步伐。

刘少奇掏出手绢，抹着额头上的汗珠。高岗面露得色，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事上，他确是坚定不移、有目共睹的。不过他今天态度慎重，不像往常那样在毛主席讲话时大胆插言，直呈己见。

毛泽东说：我这里是先批评，后表扬。少奇、恩来的态度是好的，知错就检讨，就表示愿意改正。所以少奇仍然主持书记处，恩来仍然打理政务院。我们要在党内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既要允许干部犯错误，更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换句话说，我们既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一道工作，也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并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人一道工作。

邓小平插话：主席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值得全党同志学习。

刘少奇插话：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项重要发展。

周恩来插话：主席的这个思想，应当写进《人民日报》五四年元旦社论中去。中宣部陆定一同志没有来？

高岗更是敬佩地望着毛泽东，一时竟找不出词句来赞扬。今天毛泽东却不肯正眼瞧他，而且对刘、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搞折衷、和稀泥。他不禁感到背脊骨隐隐生出一股寒意。

毛泽东说：请邓政委、少奇、恩来诸位不要给我戴高帽子。高帽子有时使人云里雾里，不知天高地厚；有时就变成齐天大圣头上的紧箍咒。在座的，就有某位平日被戴高帽戴得太多的同志，尾巴翘得如勤政殿门外的那根旗杆，不知中海、南海的深浅，唯我独尊，呼朋引类，自吹自擂，老子天下第一！不是第一，至少也是第二！我今天就来学学玄奘法师，念一回紧箍咒，看看能否让功夫了得的齐天大圣痛几痛，在地上滚几滚。

与会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高岗。会议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高岗这才明白了，毛泽东主席今天的主要矛头原来是指向自己的。这可是自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陕北瓦窑堡结拜以来的第一回……润芝兄难道真要拿自己这个义弟开刀了？

毛泽东故意停顿了一下，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又从罐装烟盒里抽出一支云烟来。身边的刘少奇习惯地擦亮火柴，准备凑上去。但毛泽东没有理会，自己摁亮打火机点着烟，吸上一口，继续说：下面谈

谈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今年，中央原先打算开的两个大会没有开得成，只开成了两个中型的全国性会议，一个叫做全国财经工作会，一个叫做全国组织工作会。两个会议开得怎样啊？成绩为主还是政策为主？一百分为满分，可以打五十分、六十分，还是只有四十分、三十分？

对于毛泽东这一连串的问话，没有人回答。

毛泽东说：财经会议从六月中旬开到八月中旬。中央委托恩来、高岗二位主持，开了整整两个月。主要的议题本来是讨论财政收支和第一个五年计画建设。结果被一伙称为同志的人揪住薄一波、周恩来在新税制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不放，搞什幺「批薄射刘」，扩大战果，闹得乌烟瘴气。我这里不是说雹周的错误不要批评、教育，我指的是有人借批雹周另有所图，要抢地盘，扩大山头！到了八月上旬，我只好派邓政委去北戴河，把养病的陈老板请回北京来，到财经会议上讲话，起定音鼓作用，才使会议收常各位同志，有目共睹，我讲的情况，是不是属实啊？

刘少奇、周恩来欲插话，毛泽东挥手制止：你们二位是受批判的，先不要插话。我要问陈云、高岗、邓小平三位，我有没有打妄语？

陈云昂起脸来说：当事人都在嘛，不要装聋子嘛。

高岗如坐针毡，胀得满脸上的白麻粒星星点点：我不是聋子⋯⋯主席讲的是实际情况。会议处分了薄一波，讨论了「一五计画」在各省区上项目的初步方案。

邓小平插话：高岗同志蜻蜓点水，文过饰非。

毛泽东捏拿着分寸、火候，继续说：到了九月中旬，中央又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次是由刘少奇、饶漱石二位主持。会议主旨本要研讨党的组织工作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可是，又基本上是大闹财经会议那伙称为同志的人，揪住中组部的蠢蛋安子文私拟两份中央领导机构人员名单的错误不放，群起攻之，比上回更有气势，更为勇猛。这回搞的是「批安射刘」。声明一下，我这里不是说安子文的错误批不得、处理不得。

我要指出的是，他们一伙人要借批判安子文，把刘少奇拱下台。少奇同志被称为我们党的建党专家、组织活动家，算得上洞庭湖的老麻雀、太湖的老麻雀，久经风浪了吧？不是了，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天天受炮轰，小河里要翻船。直闹得大会开不下去了，来请示报告我。我说，大会开不下去，可以暂停，先开领导小组会，解决团结问题。可是小组会议上，饶漱石同志带领那批虾兵蟹将，同仇敌忾，继续批安射刘，炮火更猛烈、更集中，刘少奇不缴械，他们绝不收兵。没有办法，我只好充当一回如来佛，把在京的老同事、老朋友们找来帮忙，开了一次会，责令饶漱石检讨错误、悬崖勒马。可是，紧接着就出了怪事，人家的主帅出面了，来替饶漱石求情、讨饶⋯⋯。

高岗急眼了，不顾一切地插话道：主席，组织工作会议我没有出席。

那段时间我去了南方，后又赶回东北去安置志愿军归国部队。

毛泽东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你急什幺？马上说到你了。饶漱石被责令写检查，高岗同志跑到菊香书屋找我，替饶漱石说好话。我说饶漱石在北京，他有脚，为什幺他自己不来找我？就是在外地，还可以挂电话、拍电报嘛！一年多来，特别是两次全国性会议上出现的奇奇怪怪的状况，难道还能不令人省思？还能在那里睡大觉吗？昨天我就对公安部罗瑞卿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是睡在床上，一是睡在鼓里，你个公安部长，可不要睡在鼓里罗！我请问在座的，有多少人是睡在鼓里？

陈毅插话：报告主席，我陈毅就是睡在鼓里。

李富春插话：我也是睡在鼓里。

彭真插话更幽默：我是脑袋睡在鼓里，两脚伸在鼓外。

邓子恢插话：我也是。

高岗举了举手：主席，我可不可以讲几句，解释一下……。

毛泽东说：我相信在座的多数同志是睡在鼓里。高岗同志，请你慢点作解释。我要求你，今天一定要放下身段、低姿态，听听大家的。至于听过大家的批评之后，接受还是不接受，你有选择的自由。我下面要说的是，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以我为首，设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以他人为首，设在东交民巷八号院，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一年来，这两个司令部各唱各调，各吹各号。我这里唱的是党的团结，干部队伍的团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人家那边唱的是党的分裂，干部队伍的分裂，所谓红区的党和白区的党的分裂。我这样讲，分量是否恰当？高岗同志，你坐下吧，要沉得住气呢。你先听大家的，再申诉不迟。你主张分裂，我和在座的多数同志还是要对你搞团结呢。良药苦口利于玻《礼记?大学》上有言：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高岗同志需要的是大家的监督、批评、帮助、教育。下面，在座的，每位都讲几句，对高岗之症，下治病之药。陈老板，你先来两句。

陈云这才侧过身子来，冷冷地瞪高岗一眼：高、饶错误的性质，是在党内搞宗派，组织小团体，反党。

邓小平跟着说：是有一个反党性质的小团体在活动。

陈毅说：高岗同志我没有共过事，饶漱石同志那一套我是领教了十几年。

他整了我十几年。他们实行的一套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我不计较个人恩怨，希望他们能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刘少奇说：高、饶的要害，是自我膨胀，贪得无厌，个人野心，阴谋手段，篡权夺权。

邓子恢说：在东北和高岗同志共事多年，有佩服他工作才干、魄力的一面，也有他妄自尊大、特殊化、土皇帝、生活作风极不检点的一面。领袖人物的生活作风不是小节，应是大节。

习仲勋说：我也是老陕北，都是出生入死过来的，熬到今天不容易，要珍惜。希望高岗同志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彻底改过来，而不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康生说：搞分裂的人没有好下常高、饶搞分裂，也不能例外。

朱德说：送高岗同志一句古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后两句你算基本做到了，问题出在第一句，革命胜利了，当了大人物了，就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都腐化起来了，成了党内一个典型。

周恩来说：同意总司令的，高岗同志确是腐化了，政治、思想、生活上全面腐化，是一位典型，反面教材。

董必武说：苦言药也，甘言疾也。望高岗同志痛改前非，丢掉包袱，继续前进。

彭真说：高级干部要自重、自爱，要谦虚、慎谨。功劳越大，地位越高，越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高岗同志是一面镜子，可怕的镜子。

林伯渠说：在陕甘宁边区，我和高岗同志共事十多年。我比他年长十九岁呢。那时，他确是位很优秀的年轻领导者，很杰出的。我从未在党的会议上，听到有人批评过他。都是表扬他、奖励他呢。高岗同志是不是一路太顺利了，被中央提拔得太高了，高出其它大区领导人一大截，所以骄傲了，忘乎所以了。骄傲必然导致腐化。树大招风也是有的。希望高岗能从历史上失败了的农民领袖身上吸取教训。

毛泽东见高岗被大家一顿冰雹般数落、指责、批评，已经抬不起头了，肩膀已经抖动起来了，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有人无限上纲，有人矫枉过正。毕竟，高岗曾是自己最信赖、也最器重的同志加弟兄。只剩下彭德怀没有吭声了。毛泽东知道，彭德怀是同情高岗、站在高岗一边的。或许，这个炮筒子会力排众议，唱唱反调？这样，他毛泽东就好平衡平衡，不使局面太过一边倒了：彭老总，你是最后一位了，尾巴结大瓜，说上几句？

讲他有野心，我相信。他这个人一门心事想着做大官、干大事业。讲他搞阴谋，要分裂。党内斗争，他不大高明。和我一样，基本上是个粗人，城府不如人。腐败也是有的，搞了一些女人，应受处分。我、陈云、小平、子恢、富春、董老、林老，还有饶漱石、林彪等是不乱搞女人的。其它同志搞不搞，各人心里有数。看人看一贯，看大节。功归功，过归过。

高岗还是功大于过。有错误，严重错误，还不是十恶不赦，不要一棍子把人打死。胜利来得不容易，江山来得不容易。革命同志要兼容，要团结。

不要互相整，搞内哄。我讲话，很多人不喜欢听。但士兵喜欢听，连、排长喜欢听，团以上就靠军令条例了。我的意见，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那几条：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达到新的团结。今天康生同志也在座，新中国不要再搞抢救运动了，不知道行不行？

毛泽东点着头，心里却不是滋味。这个彭老总，讲话爱带刺，真是拿他没办法：彭老总讲完了？可圈可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好的，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批评了高岗。都认为高岗同志有错误，且是严重的。但还是要批评、教育、团结。对饶漱石也是这样。刚才老彭提到我在延安的几条，其实归纳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包括自我批评）——团结。

高岗同志，你是不是也表示个态度，是抗拒同志们的批评？还是接受同志们的教育、挽救？

高岗抬起头来，满脸沮丧。他没有掉泪，仍是一条硬汉：今天的事情太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平日友爱、客气的同志，一下子对我提了这幺多意见，很宝贵，很尖锐，很可怕。请大家允许我好好想一想，清理一下脑子。我这样说，是我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我愿意反盛检查，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改正。我错了的，一定改，彻底改。主席啊，是不是就先讲这几句？还是要我现在就做检讨？

毛泽东温和地笑了笑，说：很好嘛！承认错误，愿意检讨，是个进步，我欢迎，相信在座的多数同志也都欢迎。宗派主义，小团体，立山头，害死人也。要认识它对党的危害性，是个毒瘤，要割掉。大家帮忙，你自己也动手，忍痛割掉。扩散了，就没得药医了。对于高岗同志的批评，今天就告一段落。得理也让人，不要揪住不放了。高岗要边工作边检讨。不然大家不会让你过关的。等你认识深刻了，检讨彻底了，由我出面，请大家高抬贵手。过去，少奇作检讨，恩来作检讨，薄一波作检讨，不是都经大家高抬贵手，过来了吗？你也会过来的。这里，我引一段汉代王符《潜夫论?务本》中的话，送给高岗同志，也是送给在座每位同志：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

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

会议室里一派沙沙沙的笔记声音。毛泽东估计多数人都记录不全，便接着说：不要记了，回头我交中办去打印几十份，分送各位。今天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开完会、吃过饭之后，我上火车去杭州。我的几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加上几位法学家都会随去。我们到那里去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草案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了。罗瑞卿、杨尚昆也随去，两头跑。朱总司令身体欠安，也要到广州去休息，那里天气暖和些。中央日常事务交给你们打理。还搞不搞那个三人轮值制啊？

周恩来插话：主席还是委托少奇同志抓总吧，我们来协助他。

刘少奇插话：恩来、陈云、小平都可以抓总。

邓小平晃手：我不行，头上的帽子已经有七、八顶。

彭德怀插话：还是维持原来的规矩吧，三人轮值，体现集体领导嘛。

毛泽东刚才讲了，高岗是边工作边检查。过去少奇、恩来犯错误，也是边工作边检查，照样轮值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嘛。

毛泽东等了一等，不见再有人插话，才说：好，今天是彭大人以忠正为本，一言九鼎。那就还是继续三人轮值吧。总而言之，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友爱，不要内哄。不准高岗同志闹不团结，也就不允许党内的任何人闹分裂。明年一月份开一次中央全会，七届四中全会，立即着手准备，要作出一个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我可能回不来，会议请少奇同志主持，大事由我定。为方便工作，考虑增补几名政治局成员，初步想到有彭德怀、彭真、康生、林彪、邓小平。

第三十八章　保镖们先干了起来

中央警卫局属下，担负五位最高领导人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毛泽东名下的称为一中队，朱德名下的称为二中队，刘少奇名下的称为三中队，周恩来名下的称为四中队，高岗名下的称为五中队。在军队编制里，中队属营级单位。但上述中队实为一个加强连，两百来号人马，都是万里挑一的精猛之士，个个出身贫苦，政治可靠，枪法奇准，身手非凡。

日常，中队官兵只是在领导人的住宅围墙门外值勤，站岗巡逻，四小时一轮换，每轮一个班，且是有枪无弹。负责住宅内部勤务的是卫士小组，组长即是卫士长，每组六人，照管领袖人物生活起居，包括端茶送水、传呼电话、递送文件、打扫卫生、迎送客人等一干事项。卫士值勤一律不佩武器。万一遇上危险，就靠拳脚功夫了。在中队成员中，最重要的角色要数首长的贴身警卫员了，此人是佩枪的，武功也高强，级别与中队长相若，有的还早就具正团甚至正师级别。

一九五0年代，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叫孙勇，朱德的贴身警卫员叫孙进武，刘少奇的贴身警卫员叫李泰禾，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员叫程功元，高岗的贴身警卫员则仍由原东北局警卫处处长赵德俊兼任。此五人皆为龙精虎猛、身怀绝技。有时，五位领袖在菊香书屋里举行会议，他们在菊香书屋院外守候，也相互比试一下南拳北腿、擒拿点打，但从来友好过招，点到为止，不论输赢、不伤和气的。因之，他们被誉为「警卫五虎」。

按照中央警卫局的操练计画，五个中队的人马除值勤者外，每星期都要拉到郊外兵营实弹射击、摸爬滚打、比试拳脚功夫的。不然一名名大内高手，在西苑养得身宽体胖，像日本相扑力士，就不像话、不雅观了。

一九五三年底，北京地区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在北京卫戍区靶场，举行一年一度的警卫部队武功大赛。因一中队随毛主席去了杭州，二中队随朱总司令去了广州，当天参赛的只有三中队、四中队、和五中队。先集体后个人，班与班比，排与排比，连与连比。数九寒冬的露天靶场上，武士们一个个立如松、行如风、扑如鹰。

一时间龙腾虎跃，吼声震天，黄尘滚滚。从拚刺刀，比双刀，到比棍棒，比拳脚，个个如豹子下山，人人似蛟龙出海，刀光剑影，险象环生，锐不可挡。也令观者眼花撩乱，惊讶不已。比赛结果，三个中队都被评为优胜集体。

年度大赛的压轴节目，照例是「警卫五虎」之间的对手赛。今年只在李泰禾、程功元、赵德俊之间进行。不知为什幺，今年的这场高手过招，李、程、赵三人都脸色铁青、豹眼圆睁，彷佛都憋着气，带着怨恨。唯明了内情的人，才知三人所警卫的首长，一年来明争暗斗，势同水火，也早就感染了他们，彼此关系日趋紧张。且是李泰禾与程功元联手，赵德俊单打独斗。主持比赛的中央警卫部队军官，却没有察觉到此一异常情况。

对手的第一项为手枪射靶。靶在三十公尺之外。每人十发子弹。条件极为严苛：不给瞄准时间，立姿两发，蹲姿两发，仰卧两发，俯卧两发，腾跃两发。全套动作顺序可以颠倒，但必须在两分钟内完成。超出两分钟，即使十枪射中一百环，成绩无效。

首先由刘少奇的贴身警卫员李泰禾上。李泰禾身高一米八五，老家安徽淮北，放牛娃出身，从小习武，十四岁参加新四军，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时把他带回延安。曾在延安警卫团武术擂台赛上获全能第一，此后武功在军中赫赫有名，人称「泰山石敢当」。

但见他跨步向前，举枪迅射两发，均中靶心，二十环！靶场上一片欢呼声。呼声未落，李泰禾以蹲姿连射两发，又中靶心！以俯姿连射两发，皆中靶心！翻身一滚，以仰卧姿连射两发，十七环！一个鲤鱼打挺，以腾跃姿连射两发，十六环，在全场掌声、欢呼声中，主赛军官宣布：李泰禾，五姿十发，中九十三环，完成时间为一分五十秒，均打破上年大赛纪录！

接下来是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员程功元上常程功元，湖北武当山人，因家贫，七岁即上武当山真武观当小道士，砍柴担水，烧火习武。后参加贺龙的红二方面军，成为红小鬼，并被贺龙看中，带在身边。武当功夫，威镇江湖。贺胡子把他送给老上级周副主席，做了贴身警卫。程功元虽然身高只有一米七０，但他的鹰爪拳、神龙掌、断魂腿、铁头功，堪称绝门功夫。有人见他练演断魂腿，疾如闪电，竟可踢上二米八高的假人脑袋。

他的铁头功则是以前额或后脑勺袭人。碰猪羊脑袋如同碰西瓜一样。他每日清早起来练功，住处的一株老槐树，被他的额头磕出来一个深洞。

闲话少说。但见程功元大步向前，举枪就射，两枪均中靶心，二十环！靶场上一片喝彩声。蹲姿两枪，又中靶心，二十环；俯卧两枪，皆中靶心，又二十环！仰卧两枪，十六环；腾跃两枪，十四环！总计九十环。少李泰禾两环。但完成全套动作，只花了一分四十五秒，比李泰禾快了五秒，打破历年纪录。

第三名轮到高岗的贴身警卫员赵德俊上常赵德俊五短身材，陕北横山人，高岗小同乡，人称赵捶子、

赵断掌。因十三岁那年为报父仇杀了人，投奔到刘志丹、高岗的红军队伍。是高岗把他从一名士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路提拔上来，直至东北局保卫处处长，属正师级干部。在「中央警卫五虎」中，数他资历完整，级别高。他自称是高主席门下一头忠实的豹狗子，高主席叫咬谁，他就咬谁。他虽然年近三十，却身手矫捷，勇猛无比，大力无穷。东交民巷八号院门前有一对青石狮子，每只起码五、六百斤，他曾双手一搂搂将起来，离地两尺，再轻轻放下，竟脸不红，气不喘。每天早起，他必在后院练捶子功和断掌功。捶子功是以拳头击砖头，可一拳将两块迭在一起的老城砖捶的粉碎；断掌功则是以掌作刀，一掌可将三块老城砖一劈两半，且断口如斩。警卫部队练武用的柞木棍，坚硬如铁，他也可以挥掌断为两节、三节。

且说赵德俊上场，竟是腾跃而起，连射两发，十八环！打靶场上欢声四起。李泰禾、程功元二位都有些脸色发白。说话间赵德俊匍匐在地，俯卧两发，皆中红心，二十环！一个翻滚，仰卧两发，又中红心，二十环！

轻巧跳起，蹲姿两发，中红心，二十环！呼地起立，站姿两发，中红心，二十环！总计九十八环，时间一分四十秒！

全场欢声雷动。官兵们一遍又一遍的呼喊：赵捶子！好样的！赵断掌！好样的！赵捶子，好样的……欢叫声持续了两分钟才平息下来。主持比赛的军官宣布：五种姿势手枪连续射靶，五中队赵德俊获第一名，成绩是九十八环，一分四十秒！三中队李泰禾、四中队程功元并列第二，成绩分别是……。

未等主赛军官宣布完两位并列第二名的高手成绩，全场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显然，在现场官兵们的心目中，赵德俊是今天的大英雄。

对手赛的第二项为飞车双枪打活动靶。参赛者两手各操一柄快慢机，乘坐时速六、七十公里的敞篷吉普车，在五分钟内，连击道路两旁突然冒出的纸牌人——模拟伏击首长车队的敌方突袭部队，以击中数目分胜负。

这本是警卫部队官兵的基本操练课目。他们三人的比赛，也就带有示范表演性质了。

仍由李泰禾第一个登车上阵。担负举靶任务的士兵们早已进入车道两旁二十余米远的壕沟掩体。但见吉普车自靶场深处疾驰而来，李泰禾双手持双枪站立车上。突然，车道两旁，伴随着嗷嗷的喊杀声，冒出来五十面高高低低来回晃动的各色靶牌。李泰禾稳如泰山，左右开弓，弹不虚发的一路点射过去，靶牌纷纷中弹倒下。

对于李泰禾的精彩表演，全场官兵报以热烈的掌声。主赛军官宣布：李泰禾飞车双枪打活动靶，五十靶位全部命中！

程功元第二个登车出赛。他与李泰禾稍稍不同的是他矮下身子蹲在敞蓬吉普车上，也是左右开弓，一路飞车的点射过来，也是五十靶全部命中。靶场上又一次欢声雷动。

赵德俊第三个登车出赛。他上车时左腋下挟了个大小与真人相若的布袋人。上车后，他身子伏在那布袋人上。大家这才看明白了，那布袋人模拟的是「中央首长」，他是要一边护着「中央首长」一边飞车双枪打活动靶。他这姿势当然难度最大了。但见他乘飞车而来，身子匍匐在布袋人上面，也是双枪并出，一路点打，也打了五十靶位全中的优异成绩！

全场热烈鼓掌、欢呼；赵捶子第一！赵断掌第一！赵捶子第一……主赛军官却不偏不倚，以中靶数目为依据，宣布三人皆各中五十靶，李泰禾、程功元、赵德俊并列第一！

接下来是对手赛的第三项，也是最为精彩，最令人情绪激昂、热血贲张的项目：徒手格斗。主赛军官宣布格斗比赛顺序为：李泰禾对程功元，程功元对赵德俊，赵德俊对李泰禾。每场十分钟。并重申比赛纪律：示范性质，安全第一，不许伤人，不许点穴，不闹意气，不论输赢。

为防万一，三位武士都穿上护胸，更显威风凛凛。

李泰禾与程功元的头一场徒手格斗，典型的君子交手，点到为止。况且他二人平日同志加兄弟，私交甚好，于是拳来腿去，一招一式，中规中矩。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花拳绣腿，只为讨彩，使的不是真功夫。很快斗满十分钟，两人收手，相互抱拳行礼，退下。

第二场为程功元对赵德浚一上场，两人就仿佛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凶猛如两头豹狗，张开了獠牙利爪。程功元的眼神里，分明在说：咱这一拳，是打给你主子看的！赵德俊的眼神里，更像在说：俺这一掌，劈的是你主子的命门！眼神交会间，程功元纵身跃起，使出断魂腿，直踢赵德俊的左太阳穴。赵德俊一惊，使绝招了？好小子！连忙脑袋一晃，程功元那锐利如锥的脚尖即从他左太阳穴寸许远的地方呼地擦过。赵德俊趁程功元下盘空虚，欺前一步，左掌刷地劈出，使的是他的断掌功。此掌劈出，等闲之辈那虚在空中的腿即会皮连骨头，断为两截。岂知程功元身手了得，瞬间身子凌空一缩，一个连环滚，已在丈余外的泥地上立稳了桩子。赵德俊见程功元竟躲过了他的铁掌，更不给他喘息的时机，立即双拳如铁锤，饿鹰扑毒蛇似地呼呼猛袭过来。没想到程功元并不退避，只是闪开铁掌，忽地将铁头朝赵德俊的右臂撞去。赵德俊知程功元铁头功厉害之极，任是砖头碰上，也会被碰得粉碎。于是倏忽变招，一个下手勾拳，朝程功元的下颔击去！程功元见赵德俊此一招数变换之疾，来势之猛，暗暗叫好的同时，身子登时一缩一矮，双足如跳鼠，将铁头朝赵德俊下档撞去。赵德俊叫声不好，腾空跃起丈来高，从程功元的头顶翻了过去……。

好一场虎狼之争，靶场上数百官兵看得目瞪口呆，惊心动魄。主赛台上的几位军官彷佛已看出其中凶险，相互交换了意见：这哪里是在演练？

明明是在各使绝招杀手，以伤害对方为目的，以性命相搏的恶斗。值日军官吹哨命停！

军令如山倒。程功元、赵德俊毕竟是革命军人出身，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听到哨声叫停，两人立即收手。但赵德俊于滚滚浊尘中多了半个动作，右手中指一点，程功元的左手腕脱了臼，才一个箭步跃出丈许远……程功元一个铁骨峥峥的硬汉，右手腕虽遭暗算，痛的钻心。也没有还手，还咬住牙关，拱手行礼，只恨恨地骂了声「土匪」！赵德俊知他这声「土匪」不单单骂他本人，也就于拱手行礼时，回骂一声「奸贼」！此一声「奸贼」，又岂止是骂的程功元？

主持比赛的几位军官都听到了他们在下面彼此恶狠狠的咒骂，当即作出决定，交值日军官宣布：今天赛事，到此为止。赵德竣程功元两人严重违反练武纪律，成绩取消，着令各自写出检讨，报告首长，再议处分。

且说赵德俊从郊外靶场返回东交民巷八号院，未及换下蒙满尘土的军服，即到后院高主席办公室，向高岗汇报：今儿个，俺替首长出了口气！

高岗自两天前的那晚上，被毛泽东主席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严厉批评后，待在家里没有出门，神情懊恼又沮丧。如今见赵德俊兴匆匆的跑来报告，说替他出了口气，什幺气？赵德俊很少见高主席这样心不在焉，便把自己在演武场上，如何把程功元那小子给算计了一下，令他左手腕脱臼的事报告了。没想到高主席一脸苦笑：小赵啊，打狗欺主，只怕人家更不肯善罢甘休了罗。你知道，在这京城里，咱们毕竟势单力孤。主席去了南方，一时半刻回不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康生、薄一波

他们抱团抱得很紧。他们肯定会利用主席不在北京这段时间生事……你今天也和刘少奇的那个警卫员叫什幺名字来着，过招了？

赵德俊见高主席问起过招的事，不禁又脸有得色：那小子名叫李泰禾，大块头。手枪五种姿势射靶，共十发子弹，我中九十八环，李泰禾九十三环，程功元九十环，我拿第一。我知道，我们都是在替自己的首长争面子、长志气。飞车双枪打活动靶，我也比他们高了一招，但被评为三个并列第一。最后是徒手格斗，我本来也要教训教训李泰禾那小子，给他的主子一点颜色看，但主赛军官见我和程功元斗的凶狠，犯了纪律，下令停赛，还叫写检查，再给处分……。

高岗冷冷一笑：连我的警卫处长也写检查？不写！你先拖着，不行了，让中央警卫团的头头来找我。他们哪一位不是吃咱陕北小米过来的？三五年一群花子样的逃到咱陕北来……都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小赵啊，沛阳的那个特种营训练得怎样了？

赵德俊身子一起，立正报告：上月我回去看过，都是一等一的关东好汉。五百多号人马中，我随便挑出几名来和我试了试身手，不赖，还真不赖！可怪的是，张明远副司令员却有些担心，说特种营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备……我说呀，高总，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既然中央形势这幺吃紧，要不要密令特种营开拔进京？

高岗说：小赵呀，你也想得太简单了。五百猛士进京是个大目标哩。

来了住哪儿？营地都成问题。原先总后勤部有两个大仓房可以借用，以志愿军归国人员暂住的名义。现在人家变了主意，说要先看中央军委的公文。这样吧，再过三天就是一九五四年元旦。这三天之中，若通知我进西苑开会，你可要紧盯着点，以防万一。

赵德俊说：是！俺把那支无声家伙带在身上。若有人敢对高主席无礼，俺先崩掉他几个再说。老子现在见到那几个奸臣，拳脚就痒痒。

高岗说：记住，是要你有备无患，但不可鲁莽。没有我的命令，你不准出手……这样吧，过了元旦，你回沛阳一趟，命令特种营在一个月之内，以各种名义化整为零，送文件啦、送东北土产啦、探访亲友啦等等，弄一个排的人马住到这后院来，以防万一。后院还有几间空屋子，挤挤能住下。明白我的意思吗？对了，自我二十四号晚上挨了批，郭锋、马洪一个个都不来露面了。还有，我挂电话去沛阳找张明远、张秀山二位，也找不到人，都说他们下部队了。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赵德俊咬了咬牙说：高总，看样子人家是要对咱下手了。

高岗说：小赵，你知道，老子是拉杆子出身，刀搁在脖子上不眨眼睛的。我量他们也还不敢对我下手。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他们没法子向毛主席交代，向全党交代。咱主动来它一家伙，弄个鱼死网破呢？又怕激成「天京之变」，给党给国家造成损失。咱是共产党员，不是石达开呀……至于张明远、张秀山、郭锋、马洪他们，都是跟了我从陕北出来，也是我一路提拔上来的，他们不可能对我生二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俺有这个自信。

另说程功元左手吊着绷带回到西花厅，周恩来见了，问：你这是怎幺了？练功失手？程功元回答：报告总理，咱这叫被狗咬了！周恩来又问：哪来的狗咬得了你程铁头？程功元回答：陕北跑到东北，东北跑来北京，狗名赵德俊，狗窝东交民巷八号院！周恩来扳起了面孔，批评说：胡闹台！不可以随便称自己的同志为狗什幺的……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幺事？

程功元把今天警卫部队年终演练比武，遭赵德俊暗算的事，以及指桑骂槐呼「奸贼」那话，一并报告

了。

周恩来面无表情地问：少奇同志的警卫员李泰禾不也参加了演练，他说了什幺没有？他没有遭暗算吧？

程功元回答：李大哥没有和赵德俊交手。他让我报告总理，他也会报告刘副主席，看样子人家是起了杀机了，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周恩来望着这位跟随了自己十几年的警卫员，凝神想了好一刻，才说：不要紧，脓包很快就会戳穿的。我会找警卫团打招呼，采取些防范性措施。今后中央开会，你和李泰禾要盯着点，防止有人狗急跳墙……医生说你这手伤，什幺时候可以康复？

程功元回答：十天半月吧。总理放心，五尺之内，咱不用动手，咱头一晃过去，那家伙准一命呜呼。

周恩来说：程铁头，不到紧要关头，你不可使绝招……党内斗争，要克制，要理性，比对敌斗争要复杂得多、难弄得多呢。

原来毛泽东主席离京南下的第二日，周恩来征得刘少奇、陈云等人的赞同，让康生以中央政法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监察部的名义，将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张明远、副政委张秀山二人秘密召进北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玉泉山四号院。当晚，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二张传达了毛主席二十四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段讲话，即「北京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一个设在丰泽园菊香书屋，一个设在东交民巷八号院……」之后，要求二张和高岗划清界线，并向中央揭发高岗的严重问题。周恩来并语重心长地告诫、提醒他们：作为大军区一级的高级将领，一定要跟党中央走，跟毛主席走，而不要跟着高岗同志的错误路线走，成为牺牲品或是殉葬品。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党的「八大」，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正在研究方案给全军干部授勋和授予军衔。大军区的副职至少可以授予中将，或者上将。只要二位向中央交代、揭发了高岗同志的错误和罪行，就一不影响二位做党的「八大」代表，二不影响二位应得的勋章及军衔。中央从来说话算数，令必行，行必果，绝不含糊。

张明远、张秀山不愧陕北老红军出身，关键时刻，身家性命，军衔前程，当然要跟党中央走，跟毛主席走，而不要做老上司高岗的殉葬品。既然毛主席有命令，他们坚决服从和执行。况且对高主席主政东北以来的为人行事，比如经常出言不逊，随便议论中央领导人，比如乱搞女人和小战士，比如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内秘密训练特种营等等，他们原先也是保留着看法的。经过整晚上的反省思考，二人于翌日即揭发交代出他们所知道、所参予过的高岗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根据张明远、张秀山二人的口头揭发，经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整理归纳，高岗的严重问题主要有七个方面：一、高岗同志多次在东北局的重要会议上说，毛主席打仗行，搞政治行，搞经济不行，搞工业更不行。只有他高岗既懂军事，又懂打仗、懂经济、懂工业，比较全面；二、高岗同志多次对身边的人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外是亲美亲西方派，对内是亲资本家派，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利益。毛主席是个中间派，不想亲苏，也不想亲美。只有他高岗是个坚决的亲苏派，亲社会主义派；三、高岗同志多次对自己信得过的人说，小马驹（马洪）把现在党中央的矛盾比作历史上的刘、项之争、秦楚大战，很生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秦的代表是他高岗，楚的代表是白区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四、高岗同志利用主持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机会，曾多次私自向苏联老大哥透露我党中央重大机密，建立个人联系。并多次说，如果在北京搞不下去，他就准备退回东北去，必要时把毛主席也接过去，哪怕成为老大哥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也要在东北地区全面实行社会主义。他实际上是妄图在东北建立独立王国；五、高岗同志密令东北军区司令部保卫局，秘密成立了一支五百兵员的特种部队，武器从苏联内务部（克格博）获得，包括官兵每人配备无声手枪。成立这支特种部队，高岗同志没让向中央军委报备；六、高岗同志个人生活极为腐败，在东北各地都奸淫过不少女子，包括女战士。奸淫得最多的是白俄姑娘，以黄金做交易，由他的卫队队长赵德俊接送。女子的数目大约有三、四百人；七、高岗同志个人生活

腐败的另一个方面，除了长期喝野参汤、鹿鞭酒、雪蛤精，还听信了长白山一位老道士的长生不老之术，从青年卫士身上吸取精液，致使多名青年卫士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十二月二十八日，康生代表刘、周、陈、邓，以绝密电报方式，将张明远、张秀山二人所揭发的高岗同志七大恶行，拍发给了杭州的毛泽东主席。康生并四两拨千金，把「秦楚大战」一条，楚的代表刘少奇改为毛泽东。

毛泽东在杭州西子湖畔美景天成的徐庄园林，接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康生五人的联名密电，拍着桌子大怒：秦楚大战！他想打倒我？做梦！他做刘邦，我做项羽，好！看看这回，是刘邦吃掉项羽，还是项羽吃掉刘邦！江湖小人一个……不过，发过雷霆之怒，毛泽东冷静下来，才给北京的刘少奇和书记处发回一封电报，同意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彭德怀、习仲勋、林彪可以不出席），帮助高岗同志，方针仍然是：一要批判，二要教育，三要挽救，四要团结。另外，抓紧准备明年一月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团结问题。

刘少奇、周恩来终于争取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认可。人证物证俱在，毛泽东主席不认可也不行了。且这次二张所揭发出来的高岗同志的罪行，比上次杨帆交代的更可怕也更具危险性。纸是包不住火的。刘少奇立即以书记处的名义，通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康生、李富春、彭真开碰头会。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指示，并当机立断地作出四项决定：一、中央调查部派出一个行动小组，在东交民巷八号院四周设置观察点，每天二十四小时严密监视其进出人员；二、授权中央警卫局在西苑内部适时采取某些强制性手段，制止任何人物的非理性行为，以维护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尊严；三、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提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高岗问题；四、书记处委托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会同中组部司局以上负责干部，以集体谈话方式向饶漱石同志摊牌，争取饶漱石同志起义，交代、揭发高岗同志的问题，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

第三十九章　高岗痛失左右臂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中央高层同时举行两个重要会议：一是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高岗问题；二是由安子文主持的中组部党委集体谈话会议，劝说饶漱石同志阵前倒戈，火线起义。用刘少奇同志的话来说，抓住战机，解决高、饶过元旦；除旧布新，迎接一九五四年。

饶漱石已经病了十来天。他的确病得不轻，是由警卫员、护士搀扶着，进入组织部部务会议室的。三个月前，饶漱石在这里主持过解决安子文问题的会议；现在，却轮到安子文主持会议，来解决饶漱石问题了。长方形会议桌的东头，原先饶漱石那象征性的紫红色高背皮椅上，此刻已经坐上了安子文。饶漱石想发火、质问，但喘得厉害，发火都没有气力。他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副部长、司局长们，气衰力竭地问了一声：这、这算算个什幺会议？我我还是组组织部部长呢？怎怎幺事事前一无所知？

安子文虽然坐上了那会议主席的紫红色高背皮椅，声音却一如往常那样谦和：漱石同志，你病了十多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是受中央委托，和部党委同志们一起，对你集体谈话。希望你认清局势、端正态度、悬崖立马，接受中央对你的教育、挽救。

饶漱石眼睛放亮了，苍白的脸上有了些红润，也不哮喘了，挺直腰板冷冷地问：毛主席说过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主席去了杭州，你说的是哪个中央啊？你代表部党委找我集体谈话？有中央文件吗？有电话纪录吗？什幺时候撤了我的部长职务？我还兼着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哪。你安子文算什幺？你又叫徐子文对不对？你一九三六年八月写了反共启事，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的对不对？

饶漱石不愧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大军区政委及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大难临头，仍毫无惧色。他问话声

音不高，仍是病病恹恹的，却每一句都如同一面小小刀刃，寒光闪闪、晃晃悠悠地袭向安子文。好些位部党委成员都暗自向他投以敬佩的目光。

安子文也不是等闲之辈。饶漱石当着二十几名部里高级干部的面，骂他是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他竟然脸都不曾红一下或是白一下，真是党性修炼到家了。他仍以平静、谦和的口气说：漱石同志，古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我不会计较你的人身攻击。你还是自个儿保重吧。我不得不告诉你的是，高岗犯大错误了，今天，现刻，少奇同志正在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他的问题。

犹如晴天霹雳，饶漱石身子晃了一下。但他立即稳住了自己，断然摇了摇头：我不相信！岂有此理！高岗同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计委主席、中央三人轮值制成员之一，他还兼着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毛主席最信任的干部，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谁说要解决他的问题？你们是不是翻天了？

安子文翻动着手头的笔记本，依然沉稳地说：漱石同志，请冷静些，稍安毋躁嘛。你要是不相信，我给你念一下毛主席本月二十四日晚上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段讲话。请在座的不要作纪录。毛主席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漱石同志，怎幺样啊？你还怀疑吗？你能否认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吗？

饶漱石脸色顿成死灰色，眼前更是一片昏黄……不能，不能，我不能倒在这会议室里，倒在刘少奇的忠狗安子文面前……中央是出了大奸臣了，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小批，蒙骗了毛主席，致使毛主席良莠不分、忠奸不辨……郭锋、马洪都是部党委委员，郭锋还是副书记，今天怎幺都不见？饶漱石镇静下来，睁开眼睛问：郭锋同志、马洪同志在哪里？他们怎幺不来参加你安子文这个集体谈话会？

安子文不再谦恭，口气渐次强硬起来：漱石同志！我奉劝你不要再对任何人存有幻想。我可以告诉你，郭锋、马洪两人，长期跟着高岗同志胡作非为，参加许多活动，中央政法委员会已勒令他们停职反盛交代揭发，将功赎罪！

饶漱石不吭声了。安子文继续说：漱石同志，你认识高岗同志多少年了？对他很了解、很知心对不对？他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二九年随刘志丹同志组建陕北红军。他并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带着队伍来入伙的农民起义领袖。所以他一直特别注重自己在党内的座次，毫无节制地向党要权力、要地位。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他以中央红军的救命恩人自居，提出过「陕北救中央」之类的狂妄口号。抗战时期，他担任西北局书记，拚命扩充个人势力，妄图经营起自己的干部体系。党中央、毛主席放手让他工作，他却把建设陕甘宁模范边区的功绩归于自己。

其实陕甘宁边区主席是林伯渠，边区的经济工作更是陈云同志一手抓起来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延安十万干部赴东北，他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九四八年冬林彪、罗荣桓同志率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后，他把东北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纵容、唆使干部群众呼喊他万岁、万万岁，与中央和毛主席搞分庭抗礼；他调进北京工作后，更是野心勃勃，拉帮结伙，封官许愿，进行阴谋活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央已掌握了充分证据，你饶漱石同志是高岗篡夺活动的重要合伙人。当然是他为正，你为副。现在，中央愿意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代、揭发问题，将功补过，重新回到党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今天我和部党委找你集体谈话的主题。

饶漱石眯缝着眼睛，一直紧盯住安子文，听他把话讲完。共产党真是乱了套、全无规矩了！区区一名自己屁股都擦不干净的中组部副部长，在党中央尚无决议的时候，竟然滔滔不绝地宣布起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高主席的罪状来了！这些话，大约他的主子刘少奇也只能暂时闷在心里、说不出口来呢。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而且，安子文所谓的「集体谈话」，是个晃子，在座的部党委成员无一人答话，都嘴巴紧闭，实际上是以沉默来对抗，看着安子文一人唱独脚戏。倒霉的是，他饶漱石迟

不病、早不病，偏偏在这节骨眼上闹下大箭…。

安子文见饶漱石不吭声，参加「集体谈话」的其它二十几人也都不吭声，出现了可怕的冷场，便清了清喉嗓，提高了音调问：漱石同志！你为什幺不谈谈你的想法？向中央表示一个态度嘛！

饶漱石实在忍无可忍，拚了全身的力气，才拿起面前的茶杯，重重一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你、你什幺东西？卑鄙小人，从敌人狗洞里爬、爬出……你没有资格代表中央！更不够格谈高主席，他一根脚趾头的功劳，也比你安子文的脑袋还大……，高主席和我打天下的时候，高主席在东北，我在华东，我们都是野战军的第一把手，你安子文在哪里？算什幺东西？无耻之尤！我饶漱石不像你这种软骨头、贼骨头、贱骨头！我绝不卖友求荣，苟且偷生！不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我要求见毛主席，见毛主席，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

安子文胜券在握，并不计较饶漱石的侮骂，仍是脸都不曾红一下或是白一下，而以罕见的涵养，和颜悦色地说：漱石同志，鲁迅先生说过，咒骂不是战斗。你应当冷静下来，认清局势，不要拒绝中央对你的教育、挽救。你是不是觉得应当由一位级别比我更高些的负责人找你谈谈？我可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转达你的要求。

饶漱石毫不妥协地回答：你不够格，不正派，我没法子信任你，你只是一条狗……我要见毛主席，要见毛主席，我有话要说……和平时期，党内斗争，不能再开坏了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患无穷，后患无穷呀……。

饶漱石泪流满面，瘫倒在坐椅上。毕竟是个重病号，他尿裤子了，满会议室都闻到他的尿臊气。

安子文见会议开不下去了，便问其它的部党委成员们，要不要发表意见？包括批评教育、检举揭发饶漱石同志的，或是拥护饶漱石同志，替他抱不平的，都可以发表。

等了一、两分钟，也没有人吭声。安子文温和的目光从二十几位「集体谈话成员」的身上扫瞄过去，人人低下脑袋，盯着各自手里的笔记本。

安子文心里冷笑一声，看来饶漱石也真不简单，不愧新四军政委出身，到中央组织部当部长不到一年，就经营起了饶氏天下。饶漱石垮台后，中央组织部非动大手术、人事大换班不可。

安子文温和中带着威风，宣布：散会！送饶漱石同志回家休息，赶快给他换裤子。有病治病，打针吃药，明天继续开集体谈话会，一直开到他转变态度，愿意配合我们对他的挽救为止。

高岗是临开会之前一小时才接获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下午三时在颐年堂开政治局扩大会，请按时出席。高岗不知道为什幺这幺晚才通知他，也不知道会议要讨论研究什幺议题。自毛主席南下杭州后，中央工作三人轮值制已名存实亡，刘少奇、周恩来两人包揽一切、控制一切，根本不找他高岗商议事情。他本欲向刘、周提意见，抗议刘、周违反中央的决定，把他排斥于三人轮值制之外；但又怕引起毛泽东主席的误会，以为又是他高岗在向中央伸手，要权争权。如今润芝大哥对他这名义弟，也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了。

高岗的座车依往常的惯例，从南长街十八号门进入西苑。十八号门内，左边的大四合院是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和值班室，右边的大四合院则是值勤军人的宿舍。往常，门岗一见高主席的座车驶来，便会立正行礼，并伸臂放行。今天门岗手执一面小黄旗，请停车，之后跑近来敬礼，报告：首长，里面车子已经停满了，请下车步行吧。随员到警卫局值班室休息，大伙儿都在那儿玩扑克牌、下象棋。

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岗的黑色吉姆高级座车都是驶抵南海北岸上的丰泽园门口才停下，从没有人敢要求他把车子停在警卫局门外的信道旁边的。他本想发作，予以喝斥；却见信道上、院墙内，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警卫森严，整个气氛大不同于往常。只好挟起公文包下了车，对赵德俊说：你就去值班室候着吧，灵醒点，等着我出来，回家……好在从十八号门到颐年堂会议室，步行也只有三、四分钟。高岗一路快步走来，里面并未见到停满了车子嘛。倒是岗哨林立，如临大敌似的。

今儿个怎么了？要出什么事？有人搞宫庭政变吗？高岗心里既惊讶又警觉。姥姥的！咱姓高的提着脑袋干了半辈子革命，死人堆里闯荡过来的，还怕这？润芝兄才离开几天？他们就把西苑搞得神神鬼鬼，杀机四伏……防人之心不可无，他的公文包里有个肥皂盒那么大的半透明匣子，里面躺了支袖珍手枪，是旅顺口苏联海军一位将军送给他的防身之物。那么小的手枪，却装有十六发铁钉式子弹，杀伤范围二十公尺。那年上长白山打猎，他试用过，「铁钉」在野猪脑袋里爆炸，很具威力呢。这件宝贝，他连赵德俊都没有告诉。不是性命攸关、万不得已的时刻，自然不会取出来使用。

进了丰泽园，高岗在颐年堂前院也见有五、六条彪形大汉在值勤。步入会议室，他才发现与会人员已到齐，原先毛泽东主席的座位上，现在坐着刘少奇。二十几张熟悉的面孔，没有人向他点头、打招呼，彷佛他是个陌生的闯入者。更令他奇怪的是，应当出席会议的彭德怀、林彪、罗荣桓、习仲勋、饶漱石没有到会，而远从华东局来的陈毅、谭震林却在座。

刘少奇铁青着脸，也学着毛主席的习惯，开始点名。点到名的人都要回应一声「到」，高岗迟迟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直到最后，点过列席会议的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的名，刘少奇才说了一声：还有高岗同志。

高岗心里的火苗直朝上窜！他早涨红了脸，差点就要站起来大声斥问刘少奇同志：我高岗是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来的十一个政治局委员之一，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计委主席，中央工作三人轮值制之一人，凭什么把我的名字排到最后一位？你刘少奇同志还遵不遵守党的纪律？尊不尊重党的历史？还有不有党纪国法？终归，高岗还是强忍下了这口恶气，没有发作出来。虎落平阳被犬欺。今天气氛不对，好汉不吃眼前亏。

刘少奇环视了与会者一圈，之后冷漠地看了高岗一眼，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我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主持本次异常重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高岗问题。解决一九四九年以来，特别是党中央提出近期召开党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以来，我们和高岗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高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环顾左右：什么什么？刘少奇在说些什么？

坐在刘少奇身边的周恩来严厉地对他说：你要冷静，好好听嘛！

高岗再也按捺不住，怒不可遏地把公文包摔在会议桌上，拍案而起：凭什么解决我的问题？你刘少奇、周恩来没有问题？谁让你们干的？难怪我一进西苑，到处岗哨林立！你们要在党中央机关里干什么？毛主席离开北京才四、五天，你们就对我搞突然袭击！老子抗议！操！

刘少奇「啪」的一掌击在会议桌上，厉声喝道：高岗你坐下！这是党的会议，不许你撒野操娘！我已经讲明，本次会议是毛泽东主席委托我主持，书记处一致决定，解决有关问题。毛主席不但支持，而且要求我们一定把会开好。高岗我警告你，你再敢破坏党的纪律，组织上有权对你采取强制性措施，中央警卫局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在场的人从没见少奇同志发过这么大的火，也从没见少奇同志这么威严、威风过。在以往的印象里，

少奇同志修养最好，严谨和蔼，不苟言笑，平易谦逊。

一时，高岗也被镇住了。他落了坐，一口一口地喘着粗气。日姥姥的，这个白区党的头子，要吃人，要动杀机。

刘少奇喝了口水，平静了一下，才说：恩来同志，你先发言吧。

周恩来笑了笑，翻动着手里的一份材料，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倒是保持着一贯的和颜悦色，以和风细雨、娓娓动听的口吻，道出最为惊心动魄的内容：好的，受书记处委托，首先由我来讲一讲大家十分关切的问题。

希望高岗同志冷静下来，在本次会议上抱合作的态度，而不是抱抵触、甚至是对抗的态度。那样是很不明智的，会把问题越搞越严重，直至不可收拾。我这样说，完全是为了高岗同志好，而不是什幺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我想，包括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在内，所有出席本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都和我是同样心情，不愿看到高岗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臭水坑里越陷越深。所以我诚恳地希望高岗同志端正态度，放下身段，听听别人的意见。旁观者清呢。高岗啊，我看你自一九二六年入党以来，在革命道路上没有受过大的挫折，一路风顺呢。在与你同样资历的高级干部中，你也是上升得最快的一位，找不出另外的人与你相比呢。在我的印象里，你在党内没有受过严厉批评，毛主席也很少批评你。二十四日晚上那次，是毛主席第一次严厉批评你，对不对？我和少奇同志、在座的各位同志，谁没有在党内受过批评，甚至处分？所以，你不要一触就跳，就闹。参加革命二、三十年了，老虎屁股摸不得？在党内称王称霸，为所欲为？

周恩来心平气和一席话，有如一帖清凉剂，使得暴跳如雷的高岗坐得住了，掏出了笔记本和钢笔，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了。周恩来这一手，与会者人人佩服。善于化解党内外的各种大小危机，除了周恩来，党内真还找不出第二人。

周恩来继续说：下面，我把高岗同志的问题一个一个摊开来谈。当然，任何同志都可以随时补充，纠正我所疏忽了的问题。这里提醒一句，凡是涉及党的核心机密、与兄弟党的友好关系的事，为顾全大局，顾全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我们要回避。这是党的纪律，谁违反处分谁，包括我和少奇同志在内。第一个问题，高岗同志道德败坏，生活腐烂。特别是在东北局主持工作的七年时间，花公家的金条、银圆，奸淫了多少白俄女子？

还有我们的女战士、女护士！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多达三、四百人，一个女兵营的人数。高岗同志本人就向他的亲信吹嘘过，一晚上干过五名白俄女子！有不有这个事？这是高岗同志的那位亲信交代、揭发出来的。还有更为不堪入耳的哪！高岗同志听信了什幺长白山老道士的长生不老之术，曾长时间从多名年轻卫士身上吸取精液，滋补身体……高岗同志不要急于回答，你可以慢慢向组织作出检查。

会议室里一片嗡嗡嘤嘤的议论声。二十几双眼睛如同一支支利箭，齐刷刷射向高岗。有人目瞪口呆，有人将信将疑，有人义愤填膺，有人低声咒骂：畜牲不如！披着人皮的色魔……原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现任政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更是愤怒得站起来喊：打倒败类！不处理高岗，绝不罢休！一向疾恶如仇的陈毅也忍不住低声吼道：臭不可闻，难以置信！一时间，康生、谭震林等人也纷纷站起，欲喝骂高岗。

这回倒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显得很冷静，一边以赞许的目光望着周恩来，一边要求大家坐下来，不打岔，继续听周恩来同志介绍情况。高岗则耷拉下了脑袋，被人掐住了七寸似的，失去了自卫能力。但他不一会儿即昂起头来，目光凶狠地望着刘少奇，又望望周恩来，像要随时扑上去拚命似的：你们诬蔑！诬陷！我搞了一个营的女人，拿出事实来，拿出凭证来！

周恩来仍是和颜悦色地说：好了，证人已经到了中央警卫局，高岗同志要不要见见面、对对质？当然我们也可以暂时放下高岗同志的这些难以启齿的腐败行径，谈谈他政治方面的问题。高岗同志，我问你，八月中旬财经会议之后，你以休假和视察的名义，跑到中南和华东两大地区，一路上对各省市的同志发表了一些什幺高论？联络了哪些人？搞了哪些活动？

你总可以向大家作个交代说明吧？

见高岗没有反应，刘少奇嗒嗒地敲响桌沿：高岗啊，看在你干了二、三十年革命的份上，我们不让你当众交代那些丑恶腐烂的东西，但要求你交代一下你破坏党的团结、践踏党的纪律的言行，总是可以的吧？

高岗眼睛发红，紧闭住嘴巴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声音低沉地说：我请求同志们对我实事求是，我错了的，会认帐。腐败也是有的，我愿意检讨。但绝不承认那些夸大了好多倍或是捕风捉影的事情。八月财经会议之后，去中南、华东调查研究，了解工业生产情况，是主席让去的，专机也是主席让派的。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北京随去的有郭锋、马洪、张秀山、张明远，先到广州看了陶铸，听了两广的情况汇报。后陶铸随我到了杭州，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到杭州看望我，也是为了汇报工作。华东局柯庆施也到杭州谈了工作，都是老同事、老战友，除了谈工作，喝酒吹牛，说了一些出格的话也是有的，但并没有想到破坏党的团结、践踏党的纪律。

高岗的话一落音，陈毅即粗着嗓门说：高岗啊，我还可以喊你一声同志哥，你讲得好轻松哟！你和你手下的亲信，以及你对陶铸、柯庆施、陈正人等同志讲了些什幺，我不敢担保；你和我陈老总，还有谭老板讲了些什幺，可是三人对六面，撒不得当面谎的哟！你讲毛主席要你当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你还假惺惺的表示推辞之意，今天谭老板也在你面前，你承认不承认？

高岗头一偏，眼睛不看陈毅、谭震林二位：那晚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请客，席上多喝了几杯，你们尽地主之谊嘛。至于毛主席是否让我担负什幺新职务，因涉及党的核心机密，我不能回答。

陈云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说：高岗，放老实一点吧。你和我也讲过类似的话呢。你为了把少奇同志拱下来，让自己爬上去，进行了一系列有预谋、有计画、有组织的宗派活动。以你为首，以饶漱石为副，有一个小组织，到处封官许愿，假传毛主席指示，拉了不少干部下水。我亲自问过毛主席，他从未对你提过什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的事。你为什幺要当面撒谎？为什幺不敢承认？

高岗脖子一硬，头一昂，顶撞道：陈老板，你要睁开两只眼睛来说话呢！我和饶政委有什幺小集团？血口喷人，你要拿出证据来！你是个老病号，长期住医院，近年来见过几次主席？我可是每星期都要见上两、三次呢。三五年在瓦窑堡，我和主席结拜过！主席关心我、爱护我、器重我，你们吃什幺醋？红什幺眼？他和我两人之间说了些什幺话，你怎幺知道？

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这是党的核心机密。

刘少奇、周恩来见高岗如此厚颜无耻，竟然拉出毛泽东主席来做挡箭牌，公然说起毛主席和他结拜的事！一时两人都气得脸孔发白、喉咙冒烟。一直在作着会议记录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实在看不下去了，站起来说：鉴于高岗的顽固态度，我提议对他采取适当的组织手段，让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高岗「腾」地站起来，豹眼圆睁，拍着胸膛叫道：朝这儿开枪吧！五花大绑吧！老子十九岁拉队伍出身，一没有当过逃兵，二没有当过叛徒，为革命流血汗打江山，老子不尿你们这一壶！

刘少奇再次桌子「砰」地一捶，厉声喝道：无耻！败类！对抗中央，顽固到底，你没有好下场！

高岗像一头斗红了眼睛的公牛：谁无耻？谁败类？今天算个什幺鸟扩大会？不当来的，从华东都请了来！应当来的，彭总、林总、罗政委、饶政委、习政委，人都在北京，为什幺不敢请来开会？

刘少奇怒斥道：高岗坐下！不准你在党的会议上撒野放刁！本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名单，是报毛主席批准的……。

康生站起来揭发：姓高的，不要什幺彭总、彭总的了，他是你身后的大人物罗。我手头有材料，彭德怀同志在江西苏区时期执行过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抗战期间又执行过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和他是同声相应，同心相知，同志相求。正当你最近雄心勃勃向中央伸手，争当党的第一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之时，他居然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大肆吹捧你，说你年轻有为，才干全面，是最适合的人选！

高岗哈哈大笑：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康生吧！当年在莫斯科长期担任王明的副手，回到延安成了反王明的英雄！延安整风搞抢救运动，你害死了多少革命同志？你也配来评论彭德怀同志？难怪你们不敢让彭总来开会。

朝鲜战争结束不到四个月，你们就这样排斥、打击我们党和国家的大英雄、民族的大英雄！当初，除了彭总，你们为什幺不敢上朝鲜去打美帝国主义？国难当头，一个个缩头乌龟；国家和平，你们一个个成了内斗英雄！

高岗擅长实干，也擅长舌战，他的话像刀子，刺中了在座衮衮诸公的痛痒，真也一个个汗颜……正闹得不可开交，中央警卫局局长匆匆忙忙推门进来，在周恩来的耳边报告了几句什幺。周恩来眼睛一瞪，转身伏在刘少奇耳边说了几句什幺，随即起身跟着警卫局长离去。刘少奇当即宣布：现在休息一刻钟。但请大家都不要离开会场，事关大家的安全。等周总理回来，继续开会。有消息在后头哪。

整整二十分钟，高岗没有离开座位，只是闷头吸烟。表面上，他谁都不看，也谁都不怕。但心里一阵阵发虚，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出了什幺情况？

二十分钟后，周恩来返回了会议室。又先和刘少奇低声交换了几句什幺之后，周恩来宣布了一件突发事件：我们在这里开会，各位的警卫员在警卫局值班室玩扑克牌，等我们散会。也是二十几人嘛。为了安全，警卫局值日军官要求每位警卫员临时交出各自的枪枝，统一保管。高岗同志的警卫员赵德俊，也是从东北局带来的那位保卫处处长吧，号称高岗同志的「五虎上将」之一，功夫了得的，他交出了一把快慢机，却在身上还藏有一把无声手枪，被金属探测器探出来了。为什幺要带秘密武器进西苑？几名警卫员和他理论，发生争执，他竟然撒野动武，连伤四人，厉不厉害？

后来还是少奇同志的警卫员李泰禾与我的警卫员程功元两人把他制服的。

当然，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手，赵捶子碰上了程铁头，被程铁头碰了一脑壳，已送去协和医院抢救。事情就是这样，其它的还要继续调查。高岗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的贴身警卫员暗藏无声手枪进西苑，他想干什幺？

大家哗然。高岗一听赵德俊被程功元以铁头功撞了，必定凶多吉少。

没等周恩来说完，站起来就往外走：我要去看小赵！看小赵！天爷，有人谋杀了他，谋杀了他……周

恩来双目炯炯，仍然声音平淡地说：高岗同志，请你留下来！我可以明确地通知你，你这样子是走不出会议室的！我还要向你转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的决定，给你新派两名警卫员，负责你的安全！还有，原驻东交民巷八号院的中央警卫团第五中队即刻起换防，另派一支忠诚可靠的中队驻防。

会议室里竟响起了一片掌声，甚至有人大声叫好。掌声中，唯陕北铁汉高岗，为中共夺得全面胜利、创建过陕甘宁模范边区的高岗，以及创造了战略大后方东北解放区的高岗，与彭德怀一起决策了朝鲜战争、打败美帝野心狼的高岗，顿时被人抽掉了脊梁骨似的，瘫在了座椅上。

第四十章　毛泽东失控紫禁城

赵德俊死了，死于脑震汤，颅骨粉碎，颅腔大面积淤血。本来还要给他个开除党籍、军籍处分的，但中央办公厅考虑到可能对警卫人员造成某些影响，决定不予深究了。

东交民巷八号院警卫中队换成了全新的人马。警卫局新派给高岗的两名贴身警卫非常尽职，一天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地「护卫」着他。高岗感觉，他是在自己家里遭到了百分之百的软禁。针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除元旦日休会一天，每日继续举行。他的态度有所软化。面对大量的检举揭发，他表示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教育，愿意反省检查。他已无力在会议上孤军作战。但他死守自己最后的防线，不承认搞了什幺反党小集团，不承认和饶漱石有什幺勾结，并坚称饶漱石忠于党、忠于领袖。两人对某些人和事有共同的看法，完全是不谋而合，等等。

经过一星期的批判斗争，高岗总算搞清楚了，不是自己真的犯有多大的错误，干了几个女人算球？当年东北人民野战军，正军级以上干部每逢打了胜仗，从前线返回哈尔滨整休，谁他妈的不干几名白俄女子？黄永胜、萧华、李作鹏、邱会作、皮定钧等人干的白俄女子还数得过数来吗？谁批评了？处分了？屁！不找茬儿算生活小节，要找茬儿就成了腐败犯罪……。自己这次遭人暗算的真正原因是和毛泽东主席的关系太过亲切，自己的政绩太过突出，自己一路升迁得太快，成了中央的核心人物、「二皇帝」，不单是刘少奇、周恩来感到威胁，还引发了几乎整个文官领导层的妒忌、记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枪打出头鸟，他高岗成了中共中央的出头鸟……唯一的盼望是润芝大哥能出面救他。虽然监视森严，还是有工作人员偷偷告诉他，林总向中央告了假，也到杭州休息去了。这一信息，使高岗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林总肯定会在润芝大哥面前替他说话的。他都猜得出来林总的谋略，会劝毛主席注意北京的权力平衡，不能一边倒。

一派掌权，绝非领袖之福。

果如高岗所料，几天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派机要秘书乘专机送回一信给刘少奇及中央书记处：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决议草案（《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也表示同意。①此决议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画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画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画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

及……。

毛泽东真是位大家长、教师爷。他委托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全会，把参加的人员、开会时间、会议议程、刘少奇做报告的内容、多少字数，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把刘少奇、周恩来们当小学生指教了。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都可以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就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会议亦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犯错误同志的觉悟。你们对高岗同志的帮助，亦应适可而止。

刘少奇是七日中午接读到毛泽东这封信的，并立即把信转给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三人传阅。一时间大家都傻了眼，像挨了一记突如其来的闷棍。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十分明确：立即停开政治局扩大会，中止对高岗、饶漱石二同志的批判斗争！刘少奇在电话里和周、陈、邓通了气，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不开了，解除对高岗、饶漱石二同志的「警卫监视」，恢复他们的活动自由。前段批斗他们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现在放下他们、团结他们也是执行毛主席指示。周、陈、邓三人在电话里表示同意少奇同志当机立断，处理得宜。只有周恩来提出：把郭锋、马洪二人弄到外地去，继续审查，尽可能从他们口里多掏些东西。

更令刘少奇狼狈的是，当天傍晚时分，毛泽东又派专机信使给他个人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写到：如各同志同意开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要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刘少奇捧读完毛主席给他个人的信，就像被毛主席抽了两个大嘴巴，整个脸孔都麻辣麻辣，不，是火烧火燎……毛润芝啊毛润芝，你比我年长五岁，你一九二一年入党，我一九二二年入党；你是党的一把手，我是党的二把手；你却动辄训斥、侮骂，多次命令我收回在党内会议上的讲话，长时间玩我于股掌之上，让我左右不是人，简直鬼不是鬼，人不是人！过去的事就不说它了，这次对高岗，委托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对他进行教育挽救的是你，下令停止批判教育的也是你！而且规定，不许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对任何同志批评！也就是说，今后对高、饶的严重问题，连碰都不许碰、提都不许提了。事情还不止如此，你还要求我在中央全会上做长达一小时的自我批评、检讨错误！真是鲜明对比啊，你的结拜兄弟，犯了那幺大的错误，犯下那幺多令人发指的罪行，你却命令适可而止，不许再批评；反倒要我在全会上作公开检讨！党和国家，都是你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工作，这位置，我没法做下去，待下去了。我刘少奇也该到疗养院去，休息个三年五载了。

刘少奇把自己关在楼上书房里生闷气。秘书、护士都不让进。夫人王光美也不知他出了什幺事，敲了好一阵门，也不见开。这是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七年来，从没出现过的情况。王光美有些急了，连忙打电话报告周总理，请求总理立即来看望一下少奇同志。

周恩来不敢耽搁，立即坐车来了。王光美陪着上楼，欲再次敲门。周恩来示意她让开一边，自己动手敲门：少奇同志，我是恩来呀，有个紧急情况和你商量……。

门开了，刘少奇满面通红地把周恩来迎了进去，复又掩上门：什幺紧急情况啊？

周恩来笑笑说：紧急情况就在你这边吧？

刘少奇又尴尬又沮丧地把毛泽东主席写给他个人的信，交周恩来过目：恩来，看样子，我只好请假休息一段时间罗。

一向遇事不惊的周恩来，看信看得目光发直：怎幺会这样，怎幺会这样……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应

当受批判的不让批评，不应做检讨的又偏偏下令检讨，还有什幺是非可言？要在党内加强团结，也不能把是非颠倒了，总该分个对错嘛！

刘少奇见周恩来也是一肚子怨气，心情稍稍好了些：恩来，你看这事，该怎幺办？

王光美敲了敲门，以托盘送来两杯热麦乳精。因见他们有重要事情正商议着，转身退出去了。

周恩来细细地品着麦乳精，直品下大半杯，才抬起眼睛来看着少奇同志：我的意见，先服从吧。只有先照主席的指示办了。至于这封信，虽然主席是写给你个人的，但要你在全会上做检讨却是公开的。所以我想啊，你不妨把这封信的内容，征求一下几位同志的看法，好准备写自我批评稿嘛。高、饶的帐，是一定要算的。可以考虑四中全会开过之后，另开政治局生活会嘛。兵分两组，一组解决高岗，一组对付饶漱石。

刘少奇迟疑地问：行得通吗？主席会批准吗？

周恩来笑笑说：路要一步一步走。对高、饶的问题不做个结论，就这幺不了了之，人心难服，党心难平。这样吧，我先回去和陈云、小平、富春、子恢、彭真、康生几位通通气，说不定今天晚上大家就来你这里碰个头，也是群策群力嘛。

刘少奇点点头：好，你先和大家通通气。也不要那幺急，不一定今晚上就碰头。康生就不要上我家来了，换上安子文吧。陈毅同志回上海了吗？我估计，这次是林彪和柯庆施在毛主席那里起了作用，关键性作用。林、柯不一定是死保高、饶，他们会挑拨毛主席，不愿见到中央权力向你、我一边倒……。

当天晚上十二时，刘少奇夫妇已经睡下。卧室外间的门铃响了。王光美身着睡衣去开了门，值班卫士报告：周总理和好几位副总理已经到了楼下，说有重要事情找刘副主席商量。是请他们上楼来？还是请他们明天再来？

王光美正欲返回卧室，刘少奇已经在里间听到了，赶忙吩嘱：去请去请，请他们上楼，我这就起来……光美，给我点支烟……。

说话间，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彭真、安子文一行人，已经直接进到刘少奇夫妇的卧室里来了。见刘少奇穿著睡衣坐在床头，周恩来忙说：少奇同志，你就不用起来了，我们站着谈几句，谈过就走。大家心里都有些着急，都想看看「主席给你个人的那封信。反正要你在全会上做检讨，也不算什幺秘密。

王光美按铃，要叫工作人员搬几把椅子进来。周恩来劝止住了：我们只谈个十几分钟，这幺晚了，又不是开会。

刘少奇嘱王光美从保密柜里取出毛主席的那封信来，交大家过目。并说，光美，你去萍萍的房间看一下，被子盖好没有。

毛泽东主席的信不长，很快在大家的手里传阅了一遍，都觉得不是滋味，这样摆布少奇同志，有欠公平。

周恩来说：傍晚我来看望少奇同志，他有些灰心，觉得工作很难做下去，想请假休息一个时期……你们看看，这事情怎幺办？万一少奇同志离开了中央，会产生什幺后果？邓政委，说说你的高见？

邓小平左手叉在腰上，一手挟着烟卷儿：我的看法，中央离不开少奇同志，主席也离不开少奇同志，书记处、政治局都不能没有少奇同志。至于这封信，还有主席中午的那一封信，我倒都是同意的。主席是要防止在中央全会上，出现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出现过的两派对峙的局面。

陈云说：对高、饶的问题不能搞调和主义，不能搞丧失原则的一团和气，也应当让主席知道一下我们这些人的看法、感受。

李富春说：高岗问题不解决，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他是丧心病狂了，想我们这些人服从了毛主席，还要伺候他这个二皇帝！

邓子恢说：主席不是经常讲，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吗？党内缺的是群言堂。民主生活，中央工作集体决策，应当制度化、程序化。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

彭真说：我和邓政委一样，能理解主席的用心良苦。他是在尽力避免在中央全会上出现对峙、分裂的局面。但高、饶既然干了那幺多坏事，也应当有个结论，不然会在党内造成大的思想混乱，致使更多的干部糊里糊涂跟着他们跑，局面就更难于收拾了。

周恩来点着头，只剩下安子文没有开口了，便问：子文，你的看法呢？

安子文在这里是敬陪末席的，见总理点了名，便恭恭敬敬地说：我向少奇同志提个意见，为大局，不要打退堂鼓，不要有请假休息的念头。你走了，我们怎幺办？那是回避矛盾，向高、饶之流的恶势力低头。当然，我们也要体谅毛主席的苦衷，他想一碗水端平，维护党的团结。但我个人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高、饶一伙，是反党联盟，小集团性质，是长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非挖掉不可。

邓小平说：安子文同志看问题深刻，反党联盟性质，长痛不如短痛，要挖掉，以保障党的纯洁。

周恩来说：很好，很好。陈老板啊，你看中央全会，怎幺个开法好？

陈云说：按主席的指示那样开吧！时间、议案、报告内容、篇幅，不对任何同志开展批评，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并做一个小时左右的自我批评，不都规定好了吗？高岗、饶漱石二位该不该做个检查啊？主席没有说，就免了吧，推后一步去解决。

邓子恢说：那算什幺全会？和一通稀泥？党的团结是要靠党的纪律来保障的。

李富春说：高岗的那些罪行要是放在另一个人身上，够枪毙十次了。

他却还在争当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彭真说：共产党还是要像共产党，不要弄到连国民党都不如。人家蒋经国还是比较干净的。

周恩来不愿意大家继续发牢骚，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哟，都一点了。少奇同志，我所以这幺晚了还把他们几位请了来，就是让你听听大家的想法，以便打消你请假休息的念头。如果你真的提出来，相信高、饶及别的一些人，会额首相庆、拍手称快呢。我看这样吧，主席虽然要你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但还是委托你主持这次中央全会嘛，可见他对你还是很信任的。刚才陈老板、邓政委诸位都说了，全会按主席要求的那样开，和稀泥就和稀泥。全会之后，是不是麻烦陈老板、邓政委跑一趟杭州，向主席汇报全会的情况，同时代表大家反映一下对高、饶问题的看法，纸包不住火嘛。相信主席会松口，同意政治局继续对高、饶进行批判、教育、挽救，并作出适当的处理结论。这是我的想法。少奇同志，

你看呢？

一直闷声抽烟的刘少奇，这才苦着眉眼说：好吧好吧，顾全大局，我也犟不过你们……恩来的想法很好，很周到。针对高、饶的政治局扩大会和中组部领导班子集体谈话会，都暂停了，但内查外调要抓紧，一刻也不要放松。请恩来去告诉政法委的康生，还有蓝苹，要深入挖材料，找人证物证……子文，饶漱石的病好了没有？通知医疗保健局，好好给他治，防他装病进医院，妄图躲风头，逃避斗争……到时候我要看他的病历，看他是真病还是假玻在刘少奇的卧室床边，大家就这幺站着，你一言我一语，本欲谈个十来分钟就走的，结果谈了整整三个小时。离去时，李富春、邓子恢、彭真都说，腿都麻木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腿没有木，他们一直坐在刘少奇同志的床沿上来着。

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了在中央全会上营造一个团结、和谐的气氛，而致电北京的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要求开会之前，先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分送到中央各部委及各省市的中央委员手中，去征求意见。

毛泽东主席可谓苦心孤诣，步步为营，以维护中央现存的权力格局——刘、周、高三人轮值制，防止内哄分裂或是权力向某一方倾斜。病号林彪说得好，权力一边倒，绝非领袖之福啊！另说高岗、饶漱石被解除「警卫监视」后，又开始了频繁的接触。他们知道，是林彪、彭德怀、罗荣桓、柯庆施、陈正人、陶铸等人以各种方式说了话，表达了对高、饶命运的关切，毛泽东主席才发出了停止斗争高、饶的指令，他们才没有一输到底、一败涂地。经过了这次的折腾，高岗有了一定程度的清醒。他觉得，润芝大哥对这名结拜兄弟，已不像过往那样肝胆相照、鼎力相助了。只是把他当一角棋子来制衡刘、周们。刘、周们所以欲置他于死地，非除掉他这角棋子不可，为的是反制衡，与毛泽东暗中较量……可悲的是，润芝兄对谁都留有一手，不肯百分之百的信任，对他高岗和一批武将们关系密切（包括彭总、林总、罗政委、习政委、饶政委、贺总、徐总、聂总等），也心存疑惧和戒备，乐于借助刘、周们来教训教训。谁叫他高岗文武兼备，长于实干而疏于工计呢。高岗有一种被义兄卖过一次的感觉。如果再被义兄卖一次，他恐怕就连薛平贵的寒窑都住不成了。

高岗对饶漱石说：饶哥，咱在北京的这场烂仗，再打下去，没有多大意思了。抓工业农业、国民经济，人不如咱；搞党内斗争、城府心计，咱不如人。我们主动撤了吧。四中全会上，我会主动要求做检讨，承认犯了错误，愿意改正。我会实事求是做检查，狂妄自大、居功骄傲、要官要权、玩了女人、生活腐败等等，都是有的。但不会承认有什幺小集团、反党联盟之类，不能坑害别人、株连无辜。砍了我的头也不会承认。反正北京是待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待在这京城里。现在我一进西苑就恶心，不是姥姥的滋味。回东北，回陕北，我都愿意。只要他们肯放我一马，不开除我的党籍。继续留在北京这种鬼地方，我怕死无葬身之地。

农民起义领袖确有他的不坚定性，有的易被招安，有的留恋江湖闯荡，无拘无束。饶漱石毕竟去过苏俄多年，回国后又一直在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中从事政治工作，马列的书比高岗读得多、读得熟，也就比高岗更具革命坚定性：高主席，我和你的想法不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禁得起挫折、打击。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对形势的估计，不可太悲观。我相信到了一定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又会回过头来支持我们的。我对我们取得最后胜利，仍然深具信心。高主席啊，我多次向你报告过，中央组织部有他们全部的档案资料、敌伪党案、敌伪报纸可以佐证，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蓝苹、陈伯达、安子文、刘仁、徐冰等等，历史上都不干净，都有大疑点嘛！被捕的被捕，写反共声明的写反共声明，当逃兵的当逃兵，走黑道的走黑道，钻狗洞的钻狗洞！都是事实嘛。刘少奇历史上三次被捕，都怎幺出狱的？比如一九二九年冬在奉天被捕那次，他入狱的第四天，满洲地下省委就有四十几人被捕，是谁招供的？他出狱后为什幺给张学良写信，称张学良为再生父母？都登在《奉天日报》上哪！周恩来一九二八年率南昌起义部队到广东汕头，打了败仗，结果他丢下部队，和叶挺七个人买通一条渔船，逃到香港去了。这还不算逃兵？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叛变那次，周恩来的档案履历上有整整三个月的空白，他从没

有交代清楚这三个月干什幺去了？有资料证明他是投入了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的怀抱；邓小平一九二九年从广西率红七军转战到江西，剩下几百人马，没有上井岗山，而是丢下部队，只身逃去香港，后转上海，不是逃兵是什幺？加上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填写反共启事出狱案……我们这个党，这个党中央，为什幺要由这幺一批历史有严重问题的人物来把持？高主席啊，我饶漱石不是软骨头，真金不怕火炼，为了党的纯洁，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高岗面对饶哥的一身正气，不禁肃然起敬，又充满苦涩：好你个中央组织部部长，挖叛徒竟要挖到党中央主席的床上去，能行得通？哪壶不开提哪壶？算球啦，算球啦，禁宫里的这碗饭，不是咱陕北汉子能吃的啦。

过去，带部队上前线，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咱杀人不眨眼，总是打胜仗；如今在这紫禁城，敌不敌、友不友，人不人、鬼不鬼的明争暗斗，死缠烂打，耍尽机关，咱服输，不是人的对手啦。

高岗仍是一身江湖游击的散漫习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北京不留爷，老子东北去！东北不留爷，老子回陕北！陕北信天游，老子吼几吼……一退到底，总可以了吧？

一天深夜，高岗前去拜访了对他知根知底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彭老总吃了一惊：这幺晚了，你还跑来，别人汇报上去，又说你在搞小集团活动，封官许愿，拉人下水了。我看人家对你是外松内紧，肯定有人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讲不定跟踪你的「尾巴」就在这屋墙外。

高岗说：彭总！你是中央一条硬汉，我一向敬服你刚直不阿，天不怕，地不怕。我是要来告诉你，我准备作检讨、认错，要求降级处分，回东北或陕北去。我这种粗人，不适合京城里做事。京城是属于刘少奇、周恩来那些细人的。

彭德怀冷笑道：还好，你只说他们是细人，不是小人……回东北或陕北很好。该退的时候就退，免得被他们硬凑出个什幺联盟、集团之类的案子来，那样就要害了大批干部了。革命没胜利时盼胜利，胜利了又搞成这种局面。我真怀念战争年代那相对单纯的人际关系，谁会打胜仗谁英雄。

哪像现在，谁会耍心计、玩权术谁成功。

高岗说：彭总，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要留心康生那条恶狗。上回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整我时，他竟说你是我背后的大人物，说你在江西苏区执行的是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抗战时期又执行过王明的右倾路线。这个王八蛋，早在一九四四年就该一粒花生米放倒了他，免得给党留下个祸患。

彭德怀说：那是老毛的活宝贝嘛！我不会怕他，赵高、秦桧式人物，眼角都不会扫他一下。有种当了我的面来讲，老子肯定扇他两嘴巴，揍他狗日的给老毛看。打天下没有寸功寸德，专在党内陷害忠良，真正的奸贼败类。可老毛还偏偏要重用他，离不开他，称他为党内的恐怖力量。老毛是读古书读多了，帝王之术，走火入魔……你想到退路，很好。我冷眼看了一段，心里也明白一些奥妙了。现在的中央，是他们抱成一团，莫说你和饶漱石不是他们的对手，连老毛都要让他们三分。不要再给人家当棋子使用了，你算醒过来了，大进步，大进步。

高岗恢复上班，可以自由出入西苑中央书记处西楼他的办公室。他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向义兄认错，愿在中央全会上作检讨，接受中央的处分，并要求到杭州一见，请义兄批改自己的检讨书及商谈离开北京回东北或陕北工作等事情。高岗委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他的信带去杭州，面呈毛主席。杨尚昆算个厚道人，往日高岗趾高气昂，咋咋呼呼，他也有些看不惯；现在高岗挨了整，背了霉，他倒是有些同情、体谅，满口答应，一定亲手把信交给毛主席本人。有的信是不宜转交的，一转两转，转出些麻烦也不一定。北京不比延安，西苑不比杨家岭。那时，天下未定，大家一门心事

的打江山，消灭敌人，人事关系，同志相处，要简单、干净、亲热得多罗。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主席就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致电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他在电文中说：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量，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苦口婆心和稀泥，双方都给足了面子。满以为他的圣旨雷霆万钧、春风化雨，能够平息，起码是暂时平息，刘少奇、周恩来们和义弟高岗之间的水火之争。毛泽东太大意了。他并未意识到，北京紫禁城里的情势，已经失控了。

①指跟随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宪法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

第四十一章　颐年堂风云变色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刘少奇受毛泽东主席之委托，主持了七届四中全会。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二十六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重要负责人六十二人。全会通过了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准了政治局关于在年内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提议，讨论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画纲要，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一切遵照没有出席会议、远在杭州起草宪法的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进行，像是履行手续，通过如仪。会上也是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作了一个小时态度诚恳、语调谦恭的自我批评。稿子事先经毛主席审核过，因而不存在深刻不深刻的问题。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分为四个部分，也都是党内同志意见最大、议论最多的问题：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刘少奇承认犯了右倾错误，打击了地方同志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表示要向山西省委、河北省委、以及黑龙江省委的同志致歉并学习。是毛主席及时指出了他的错误，并得到及时的纠正；二、一九四七年晋、察、冀解放区土地改革形左实右错误问题，刘少奇承认自己当时思想也很左，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而且纠正不力。实际的情形是，当时主持晋、察、冀解放区土改运动的是「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杨尚昆。其时杨尚昆左得要命，不管地主、富农、中农，凡农村中有吃有穿的都当作土改斗争对象，叫做「村村放火，户户冒烟」,「地主不分田，中农分赖田，贫农、雇农甜又甜」。此一来，地痞、流氓、二流子成了土改的「依靠对象」、「勇敢分子」，冲锋在前，在村里专杀有钱人，大肆抢掳财产，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许多地方的中农被逼得走头无路，联合地主富农举行反共暴动。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儿，命刘少奇去收拾局面，纠正杨尚昆等人的左倾盲动。毛泽东并指示：杨尚昆此人永不重用。刘少奇在晋、察、冀解放区主持了全国各根据地的土改工作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规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的土改方针。之后刘少奇在毛泽东面前一力替杨尚昆开脱，并把杨尚昆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中央机关的后勤服务。至此，杨尚昆对刘少奇感激涕零。后来党内有人把晋、察、冀解放区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算到了刘少奇头上，刘少奇也未作澄清，不就多杀了一批地富分子；三、关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旧政协会议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四、关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天津讲话问题。

刘少奇既主持中央全会，又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自然获得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好评。中央秘书长邓小

平为少奇同志说了「一席公道话」，也很令人感动。

毕竟，毛泽东主席在全党上下威望崇高，一言九鼎，他说了不准干的事，就谁也不会冒犯。因而中央全会上，针对高岗、饶漱石的点名批判，也就没有发生。另一方面，高岗、饶漱石手下的人马，也就没有对刘少奇、周恩来们发起反击。相反的，高岗作了自我批评，饶漱石也作了自我批评。高岗承认自己狂妄自大、居功骄傲、生活不检点、有腐化行为等，饶漱石则检讨自己不注意团结人、不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等等。两人都绝口不承认有什幺小集团问题。对于高、饶二位的自我批评，大家也热烈鼓掌，表示了同志式的欢迎。尤其是饶漱石同志，生平不爱女色、生活简朴、作风清廉，私生活方面真还挑不出大毛病来呢。

当然，对中央近期人事纷争心中有数的人，就敏感地留意到了：对高、饶的自我批评，中央的一批关键性人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陈毅、彭真、康生等，反应相当冷淡，只是礼貌性的拍了一两下巴掌。

四中全会最后一天的一个重要议程，是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代表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提出增补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康生、林彪五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表决之前，邓小平发表了他的个人意见。他表明，自己不适宜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比如两彭加一康，就有这个需要。目前他本人的工作并无这个需要。而且从全局来考虑，我邓小平是西南局出来的，做了政治局委员，其它中央局的负责人怎幺办？比如陈毅、贺龙、荣桓、荣臻、子恢、富春等等，不公平嘛。所以，我坚决要求中央书记撤销对我的提名。同志们看得起我，硬要给安个政治局委员的话，我也请求放到党的「八大」去作通盘的考虑。对其它四位同志，我没有意见，表示同意。

邓小平同志不为名、不为利，谦虚慎谨，一切以党的大局为重的高尚风格，赢得了多数中央委员的由衷敬佩。只有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高岗、饶漱石等人心里有数，矮个子此举，是硬要把病号林彪给拉下来了。果不其然，表决下来：彭德怀、彭真、康生三人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天的会议，和和气气，平平静静，什幺风浪都没有发生。毛泽东主席神机妙算，维护了党的团结，也就维护住了中央权力核心不战不和、相互掣肘、一切由他说了算的格局。高岗、饶漱石则忘乎所以、甚至不知死活地认为打了个平手，刘少奇、周恩来们也就是那幺几下子，只要毛主席一发话，他们就会乖乖的摇尾巴。高、饶等人确是志大才疏、失于心计了。其实，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的一段文字，人家早就对他们设下杀机了：全党高级干部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四中全会顺利结束，刘少奇去电杭州的毛泽东主席，要求到杭州汇报会议情况和请示下一段工作。毛泽东回电说：你不是提出过让陈云、小平二位来吗？他们也可以代表书记处嘛，你和恩来还有高岗，都留在北京看家吧。

毛泽东仍然极力维持中央工作三人轮值制的架构。

陈云、邓小平乘中央专机到了杭州。毛泽东对邓小平这次在全会上的表现特别满意。矮个子有全局观念，以党的利益为重，主动提出自己不增补政治局委员，带了个好头，开了谦虚礼让的先例。可惜在党内，像矮个子这样明白事理的人不是很多。不少人热衷于争官争位、争名争利。向中央伸手的，又何止高、饶两个。

陈云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向毛主席汇报了七届四中全会的情况，无非是听取了什幺报告，通过了什幺决议，批准了什幺方案，谁谁作了重点发言，谁谁作了自我批评，受到欢迎和肯定，最后增补了谁谁谁为政治局成员。全会开得圆满成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成一次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毛泽东呵呵笑了：陈老板，你也会来官样文章了，尽是光明面，还有不有黑暗面？整个宇宙都是黑暗的呢，共产党就没有黑暗一面了？邓政委，你的看法呢？

邓小平已经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好，陈云同志和我是有分工的，下面我来汇报一下黑暗面。经主席批准，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今年一月六日，除去元旦一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八天，集中揭发批判、教育挽救高岗同志。根据高岗同志的亲信干部张明远、张秀山、郭锋、马洪等人的检举揭发，高岗同志可以称得上严重罪行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高岗同志主持东北局工作期间，私生活腐烂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他花公家的金条、银圆，淫乱的白俄姑娘，以及利用职权奸污的女战士、女护士，人数够编成一个女兵营。高岗同志生活腐烂的另一个表现，是听信了什幺长白山老道士的长生不老之术，从青年卫士身上吸取精液，滋补身体，共有七名卫士身心受到过伤害，其中两名借调到了中央警卫局，是活的人证；二、高岗同志把东北地区经营成了他的独立王国，纵容干部群众呼喊「高主席万岁」，并多次在东北地区党的会议上说毛主席只懂打仗，不懂经济、不懂工业。而他高岗既懂军事，又懂经济、懂工业农业；三、高岗多次对自己的亲信说，现在中央的矛盾，好比秦朝末年的刘项之争，秦楚大战，他自譬秦王刘邦，把主席比作项羽；四、已经查明，高岗同志密令东北军区保卫部，成立了一支五百来人的特种部队，成员全是武林高手，配备无声手枪和微型机枪——从苏联克格搏那里弄来的。特种部队并向中央军委报备，只对高岗个人效忠。如果不是准备图谋不轨，他搞这种私人武装干什幺？五、初步查明，高岗同志和饶漱石同志近些年来相互勾结、彼此利用，用各种手段拉干部下水，形成了一个反党性质的团体，主要成员有张明远、张秀山、向明、郭锋、马洪、赵德俊等人。康生同志还要加上广东的陶铸、江西的陈正人、江苏的柯庆施等人。总理不同意，能挽救的干部一定要尽量挽救，绝对不要扩大化，包括对高、饶都要挽救。另外，少奇同志认为，高饶的很多问题，涉及到了彭总和林总，但要保护两位老总，包括对东北军区的张明远、张秀山，问题交代清楚了，也要保护。但处理问题时，彭德怀、林彪二位同志要回避一下……。

在听取邓小平的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闭上眼睛，仰靠在藤沙发上，脸色很难看；先是涨得通红，后再发白、发青。可以看得出来他内心的震怒、失望、犹疑、悲苦。直到邓小平汇报完毕，他才睁开眼睛，嘘了一口长气，移过烟罐，抽出一支来含在嘴里。邓小平替他打上火，才自己也吸上一支。陈云身体不好，医生已要求戒了烟瘾。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心情平静了些，才问：陈老板啊，邓政委刚才谈的这些，除了高、饶是否形成小集团一条，其它都不是什幺新鲜东西。讲他搞了一个女兵营？主持东北局工作五年，每年一百多名？高岗还抓了东北地区的工作嘛，成绩也有目共睹嘛，每年到中央开了多次会议嘛，我看有些夸大其词吧？至多，一个连而已。依二位看来，高岗是百分之百的黑暗了？

陈云一脸肃穆：黑暗面占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邓小平说：上个月七号，少奇同志接到主席的电文，遵照主席关于在四中全会上不要针对任何同志进行点名批评的指示，立即停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也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开会之前，少奇和恩来加上我，找高岗同志谈了次话。高岗同志表示愿意认错、做检查，但对少奇和恩来仍抱有敌意，说什幺北京是待不下去了，回东北或是陕北种地去算了。四中全会上，他的自我批评很不像话，浮皮撩草，文过饰非，还好象受了很多委屈、冤枉似的。大家意见很大，连董必武、林伯渠两位老前辈都说：高岗要放聪明些，不要逼得大家没有退路呢。陈毅同志心直口爽：高岗过去有功劳，现在是害群之马！彭真同志说：犯了那幺严重的问题不闹清楚，就想开溜？不行！李富春同志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也提出：高、饶干了那幺些见不得人的坏事，中央不作个结论、处理，这样不了了之，人心难服，党心难服。

毛泽东眉头拧了拧：人心难服，党心难服？少奇、恩来说了些什幺？

近年来，他们两位也有一些动作呢，不像高、饶那幺明火执杖就是了。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讲，对高、饶的事，他不便表态，再讲什幺了。

因为高、饶对他的攻讦最多，他相忍为党，可以不予计较。至多，请假休息一段。累了这些年，真想有机会轻松一下，把位置让出来也好……总理的态度比较明确，听主席的，主席叫怎幺办就怎幺办。要挽救干部，包括对高、饶两人都要挽救，要有耐心，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同志。当然，替主席着想，主席若对高、饶问题再讲几句话，对于问题的解决，对于真正实现党内的团结，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毛泽东吸着烟，大口喝着茶水，沉思良久，才说：高岗想回老家，少奇要撂挑子……陈老板啊，你脸色还不大好呢。莫回北京去管那些烦心事了，留在杭州住段时间，听听评弹。听说你最喜欢评弹？我还是喜欢看戏。有一出昆剧《十五贯》，讲平冤狱的，官僚主义害死人，你可以看看。

另外也欢迎你来参加起草宪法。至于高岗、饶漱石之间，存不存在反党集团，要慎重，不要轻易做结论，能不涉及的人尽量不要涉及。柯庆施等人怎幺可能和高、饶搞到一起？请转告康生同志，一定要实事求是。还是恩来比较稳重，懂得分寸。你们知道，我和高岗一九三五年在瓦窑堡结拜过，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需要站稳脚跟。不是循什幺私情。我不愿看到他今天一败涂地。看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工作、全部历史、一贯表现，叫做两全一贯。若按这个标准来衡量，高岗的黑暗面也还不是百分之百，甚至不是百分之七十、八十，高抬贵手，百分之五十吧！一半对一半。大家认为他不适合在北京工作，可以同意他回陕西去嘛，当然问题可以作个结论。邓政委啊，请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少奇不要闹情绪，不要想请假休息。干革命，哪能不受点委屈？我在江西苏区，受过多少委屈？几起几落，还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过嘛。博古、洛甫、项英、恩来、陈毅等人都整过我嘛。你邓政委也受我牵连，和我老弟毛泽覃一起被打成邓、毛、谢、古小集团，受过些委屈的嘛。对高、饶可以继续批评、教育，包括检举、揭发。也不要开什幺政治局扩大会了，开小组生活会，可以分两边开，军队的同志回避一下。由恩来主持高岗的小组会，邓政委你就主持饶漱石的小组会，批判斗争，教育挽救，让有怨气的人把气都吐干净。搞个十来天就够了，作个结论，提出处理意见交中央审定。高岗才四十九岁，饶漱石也只五十出头，再严重的问题，也还要给他们机会改正。要念旧情嘛。总之，还是延安整风的那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那个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邓小平回北京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高、饶问题的最新指示。陈云被留在杭州休息。毛泽东对干部心态，洞若观火。陈老板计多谋足，历史上和高岗共事最久，又都是在高岗手下担任副职，受过气，有心结，过去是忍而不发。若回北京，必定成为整治高岗的军师式人物……还要让蓝苹也跟康生打个招呼，中央政法委插手高、饶问题，不要重蹈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覆辙。

另说在北京，中央书记处根据邓小平带回的毛主席解决高、饶问题的指示，随即成立了两个工作小组，实际上是两个不具名称的专案审查小组：一个以周恩来为组长，康生、李富春为副组长，专责审查高岗；一个以邓小平为组长，谭震林、安子文为副组长，专责审查饶漱石。两个小组的成员从中央调查部、中央警卫局、中央政法委员会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

对于两个工作小组的办公地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四人也作了周详的考虑。第一次会议之后，高岗、饶漱石两人就暂时不宜回家居住了。他们家里的秘书、司机、保母、医生、护士、厨师、管理员等等，都是跟随了他们多年的，加上老婆孩子、亲戚朋友，若每天仍让他们回家，必定容易泄密出事，不易监护管理。为此选定了两个会议地址：高岗在西郊玉泉山禁地有座别墅，称为五号院，他嫌远，太冷僻，从没入住过，已经空置了三年，正好这次请他住进去，不说是软禁他，是便于隔离

保护他；饶漱石则安排到万寿路新六所去，原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的住所，也称为五号院，任弼时去世后，那院子也一直空置着。这样安排的好处是，高、饶两人相互隔离，不可能见面联络，搞攻守同盟，玩阴谋诡计。

亦易于对外封锁消息，高度保密。

给高、饶两人开生活会，遵照毛泽东主席的要求，时间十天。十天之内，两个会议小组必须把他们的问题挖深挖透，使他们低头认罪，提出结论稿及处理意见，报政治局、书记处讨论，最后请中央主席审定。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北京市民家家挂起大红灯笼，孩子们在院子里、胡同口放鞭炮。东城的日坛公园和西城的月坛公园，则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元宵灯市，火树银花，灯海无涯，灿烂辉煌。

高岗在东交民巷八号院家中吃了元宵饭，事先未获任何通知，突然来了中央警卫局的一辆苏式卧车，说是接他去颐年堂出席紧急会议。高岗觉得前来接他的高大军人好生面熟，却怎幺也想不起是刘少奇同志的卫队队长李泰禾。

高岗问是不是主席从南方回来了？李泰禾笑而不答，催着他立即上车，说会议已经开始了，一刻也不能耽搁。虽然疑虑重重，高岗只得上了车。车子一路风驰电掣般快捷，确是开进了西苑，直到丰泽园门口才停下。

颐年堂里灯火通明。

高岗进入会议室时，没有见到义兄毛泽东主席。那主席位置上坐着的还是刘少奇。只见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邓子恢、邓小平、李富春、彭真、康生、杨尚昆、李克农、王稼祥、谢富治、安子文一大班人早已经坐下了，都以冷漠的目光瞪着他。而他一向敬重的彭总、林总、罗总、贺总、徐总、聂总、饶政委、习政委等人却一个都不见露面，顿时觉得陷入重围似的，脊梁骨阵阵生寒。

刘少奇威严地环顾了一圈与会的高级干部们，之后盯住高岗宣布：主角到了，现在开会！

高岗十分警觉，见刘少奇盯住自己称为主角，忍不住大声问：请问这是什幺会？政治局委员没有来齐，中调部、中联部、公安部、政法委的人却来了，这算个什幺会？

刘少奇桌子一拍，厉声喝道：高岗你住嘴！有你讲话的时候！下面，由邓小平同志传达毛泽东主席二月十四日的重要谈话。

高岗被镇住了，脑子里一片轰轰隆隆的乱响，就像有无数小飞机在他四周盘旋。大约过了几分钟，他才听到邓矮个说：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成立两个会议小组，分头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对他们进行最后的斗争挽救……。

高岗毕竟是个久经沙尝出生入死闯荡过来的陕北硬汉，哪里肯吃这一套？一时来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杆子脾气，呼地站起来，抓起皮包边怒吼着边往外走：老子不开你们这个鸟会！邓矮个假传圣旨，我要去杭州见主席！四中全会刚开过，主席明明指示不公开批评人，强调党内团结，你们又搞突然袭击！当年没有陕北红军，你们今天能坐在这里开会？统统一伙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东西……。

说话间，高岗已经冲到了会议室门口。可是，刚才去接他的那两名高大军人（其中一名叫李泰禾），

举着两枝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堵住了他的出路，彷佛只要他敢跨出门槛一步，就会毫不犹豫地朝他开枪。高岗更是怒不可遏了，拍着胸口吼道：打呀！老子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计委主席！有种的打呀！老子和刘志丹在陕北拉红军队伍的时候，你们在哪儿？你们朝我这个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身上开枪呀！

两名警卫员没有开枪，可也两尊门神似地堵在门口，没让高岗走出半步。

除了高岗，其余人都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一动也不动，彷佛在欣赏他的表演。只见周恩来站起来说：高岗同志，冷静一点吧！警卫干部只是在执行任务嘛。参加革命都三十年了，你怎幺还这样莽闯、不成熟呢？

刘少奇却铁面无情地说：只要高岗走出颐年堂门槛一步，他就永远回不来了！

董必武毕竟年纪大了一辈，劝解说：高岗啊，回来回来，大家都不要讲赌气的话，中央开会，不要动肝火，要心平气和罗。前年八月几大军区负责人调北京工作，我讲过「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现在看来出毛病罗。

林伯渠也说：坐下来讲，坐下来讲，都是开国功臣，要和衷共济嘛。

润芝不在北京，开会也要有个规矩、像个样子。高岗啊，我叫你呢，坐回来！

高岗大步走回座位，把公文包重重地摔在会议桌上，毫无畏惧地指着刘少奇说：我告诉你个白区路线的头子！我和刘志丹一九二九年拉队伍开辟陕北根据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狗洞里蹲着！你为什幺派你的贴身警卫李泰禾用枪口指住我？我认出来了，他是你贴身警卫！老子过去没有死在战场上，今天也不会死在你手里！老子就是死，也要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不挖出党内的叛徒、逃兵集团，老子死不瞑目！

刘少奇气得脸色苍白，嘴角冒出白沫沫。

这回是邓小平气愤得拍了桌子：高岗同志，你太不像话了！你信口雌黄、诬蔑大批领导干部，大家怎幺和你共事？我们还称你为同志呢！在党的会议上这样撒野，没有先例呢。

正说着，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恐怖现象出现了：由于高岗摔公文包摔得太重，公文包的拉口震开了，从中蹦出一只比肥皂盒稍大的半透明匣子。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不愧是老特工出身，眼睛盯住了那匣子，叫道：快看！那是什幺？那是什幺？

李克农眼快，高岗手快，一把抓过了盒子，要取出那把珍藏多年不为人知的袖珍手枪来！坐在高岗近旁的公安部第一副部长谢富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机立断，一齐下手按住了高岗的手臂。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大叫：高主席不要动粗！高主席不要动粗！

刘少奇倒是临危不惊，已经起身向门口发出命令：来人！把高岗带下去！他的行凶武器留下来，搞反党叛乱的铁证！

说话间早有几名彪形大汉冲了进来，扭住了高岗的两只胳膊，使其动弹不得。李泰禾并取出一副手铐，要给高岗戴上。

倒是周恩来善于控制局面，冷静地走了过来说：手铐就不用了吧！高岗同志还没有被免职，还算领导

人之一嘛。今天的意外情况，请小平同志立即报告主席，我们不得不对高岗同志采取一些监护措施，以避免他继续胡闹。泰禾同志，按原来的计画，由你多带几个人员，负责送高岗同志去休息。上车前，你们可以看看他身上还有不有别的危险物品，一切以安全为重。

高岗被警卫人员扭住了，彷佛这才明白产生了什幺后果：这算怎幺回事？你们就这样逮捕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们非法！我抗议！老子抗议！毛泽东！毛主席！大哥！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刘少奇还想斥责什幺。周恩来朝少奇同志晃了晃手，表示无须少奇同志再讲什幺了，转而异常冷静地对高岗说：高岗同志，你也该安静、安静了。冷静下来，接受中央对你的教育、挽救！中央并没有要逮捕你，只是对你采行一些组织措施。你再这幺撒野和蛮干下去，很难收场，没有好果子吃呢。我还要告诉你，你对谁都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谁也救不了你，你只能自己救自己。怎幺自我获救？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把你所有的错误、罪行交代清楚，要完全、干净、彻底！争取中央对你的从宽处理！走吧，带他去休息吧！

高岗被带走了。颐年堂内，人人都听见他叫喊了一路：你们带我去哪里？带我去哪里？主席、大哥！二十年前，你、我喝了鸡血酒，对天起了誓，瓦窑堡作证！瓦窑堡作证……。

第四十二章　高岗魂断玉泉山

高岗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和衣躺在床上，地板上摆着他的皮鞋。他不知道自己到了什幺地方，也不知道昨晚上在车上被「陪护人员」注射了镇静剂，登时像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浑身软塌塌，再叫喊不了、蹦跳不起……他下了床，觉得脚下有些虚飘，头重脚轻哩。立即有一名陌生的年轻警卫员上来行礼报告：首长，请洗脸漱口，已替您准备好了早餐。

早餐有高岗一向喜爱的小米粥、小笼汤包、蒸饺、皮蛋、朝鲜泡菜等。但这早上他味口不好。他问那名陌生的警卫员：我这是到了哪儿？这屋子像来过似的。警卫员回答：首长，这里是玉泉山五号院，您的别墅呀！

早餐后，高岗把楼上的每个房间看了看，一切陈设依旧，只是所有的窗户都下了锁。这别墅是一九五一年朝鲜战争期间，为防备美蒋飞机偷袭轰炸地处北京市中心的西苑而建造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人一栋。但高岗和毛泽东一样，嫌远，只来过两次，所以印象不深。记得原先楼上的办公室、主卧室、客厅里都有电话机，如今一部都不见了。通往户外大阳台的落地玻璃门也下了锁，出不去。那阳台三面有景，宽大得可以举行小型露天舞会，陌生警卫员则是他走到那就跟到那，像影子似的贴着跟着。高岗顺着走廊到楼口，楼口新加了一堵墙、一道门，门紧闭祝有两名军人在门边值班。

高岗眉头拧了起来，以闷雷般的口气下令：开门！我要到楼下看看！

两名军人立即身子一晃，像两尊铁塔般堵在了门口：首长，您的活动范围，暂时只在楼上一层了。

高岗怒目圆睁，喝道：放屁！我要下楼去打电话！给周总理电话，给毛主席电话！滚开——。两名军人堵住门，纹风不动，其中一人说：首长，我们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我们不为难您，你也别为难我们……双方正僵持不下，门开了，出现一位大个子军人。高岗一眼看出来，就是昨晚上在颐年堂会场上想给自己戴手铐的李泰禾。高岗气不打一处来：你们执行谁的命令？什幺样的命令？我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经计委主席、中央三人轮值制中的一人！我拉队伍干革命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你们哪！你，李泰禾，刘少奇的贴身警卫，你替谁报仇来了？

李泰禾双脚一并，举手行礼：报告首长，在下李泰禾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命令，对您执行暂时的陪护，别无其它。等您的问题闹清楚了，中央的命令撤销了，那时，您就仍然是我们所尊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了。

高岗逼前一步问：我不能下楼去用电话？我要给毛主席挂电话，向他报告我目前的处境！

李泰禾不卑不亢地回答：报告首长，不行，您目前只能在楼上一层活动，也不能向外挂电话。今天下午，党中央领导人会来找您集体谈话。请您还是回到房间休息吧。

高岗这才明白自己已被软禁、隔离。回到房间，他的拳头一次又一次地在写字台上，震得整座楼房都在砰砰作响。他成了一头不肯就范、不肯低头的困兽。

下午三点钟，中央领导人的座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进了玉泉山禁地。刘少奇的座车来了，周恩来的座车来了，李富春的座车来了，邓小平的座车来了，还有邓子恢、康生、彭真、陈毅、薄一波、杨尚昆、李克农等人。

但仍然不见彭德怀、林彪、罗瑞卿、罗荣桓、习仲勋、贺龙、聂荣臻等人出席。

三点半钟，在五号院一楼会议室，举行中央领导人对高岗的「集体谈话会」。刘少奇代表政治局、书记处宣布：即日起，中央专案审查高岗同志，专案组组长周总理兼，副组长由李富春、康生二位同志担任，希望高岗同志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坦白交代罪行，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

不等刘少奇宣布完毕，高岗即站起来高声抗辩：我不承认你们的专案审查，除非你们拿得出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的文件！我是党的七大选举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我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今天你们宣布对我进行专案审查，既违反了党纪，又违反了国法！依照党章，依照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只有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会议，才能讨论对我的组织处理。

刘少奇胜券在握，这次没有拍桌子，没有大声喝斥，只是语带讥讽地说：高岗，也真有你的，到了黄河心不死，见到棺材不落泪，你坐下来吧！我要告诉你的是，若继续对抗中央，你绝无好结果，不管你肯不肯认账，你的要害问题是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以你为首，饶漱石为副，组成反党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周恩来插话：中央和主席已经注意你们了，你们还自以为隐蔽，自以为高明，进行各种阴谋活动。

李富春插话：高岗，你也有今天！你做梦都想当二皇帝，对我们这些人作威作福、发号施令。

康生插话：高岗！你放老实点！现在就交代你那个反党集团成员名单，还有你们的反党纲领！

彭真、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等人也齐声喝斥，形成痛打落水狗之势。

高岗一时有点乱了方寸，不再坚称对他的专案审查违反了党纪国法，而辩驳说：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个集团，也不存在什幺预谋、纲领！没有就是没有！除非你们进行捏造。财经会议和组工会议上，大家对刘少奇、周恩来有意见，向中央反映情况，是每个党员的权利，怎幺是阴谋活动？

假如我们背着毛主席和中央开了会，或是选了领导班子，那才是反党组织。可是我们没有。你们硬要说有，请摆出事实，时间、地点、文件、成员？

周恩来打断高岗的反驳，质问：你找陈云同志谈话，说什幺党中央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是不是事实？你还说要由你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是不是事实？

高岗驳斥：我承认去找过陈云、邓小平等人谈话，但那是受毛主席委托。你们不信可以去问毛主席，毛主席应当替我解释这些。

刘少奇说：高岗你无耻，真正的无耻。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扯上毛主席，是不是还想扯出孟虹来啊？主席差点就中了你的美人计啊！周恩来附在刘少奇耳边说了句什幺，刘少奇住了口。薄一波这时拍着桌子厉声喝道：你高岗和饶漱石私整少奇同志的黑材料，私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并且到处散布，还不算有组织的阴谋活动？

高岗反驳：姓薄的，你算什幺东西？那些材料是下面报上来的，还有你和安子文一批人的叛徒问题，我接受了，并报告给了毛主席，有错吗？

刘少奇一时又两眼冒火：高岗！我正告你！中央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把以你为首的反党集团一锅端！你继续猖狂对抗，只有死路一条！

李富春咬牙切齿地说：高岗，你是条披着人皮的狼！不但政治上是个大流氓，生活上更是个大流氓！你在东北奸污了多少女孩子？你吸了多少青年卫士的精液？人家都告到中央来了，你还有脸活在这世界上？

邓小平的短胳膊、短指头直戳了过来：高岗你是害群之马、众矢之的，你还不知趣，还不识相？

康生也站起来说：你想抵赖，负隅顽抗？休想：我老康是干什幺吃的？能让你轻易过关？倒是要看看，是你高岗硬，还是党的铁拳硬！依照你的罪行，枪毙你一百回都不为过分！

高岗沉默了，住口了。他直愣愣地瞪着发红的眼睛，望着这些昔日的战友们，同事们，同志们。这像在开党的会议吗？像是些党的最高层的人物吗？高岗怎幺一下子成为十恶不赦的敌人？高岗怎幺一下子与你们有了杀父之仇、不共天日了？过去，高岗或许对你们有不恭敬、不周到之处；但那都是在党的会议上，为了党的工作，争论方针政策，和你们有过分歧。可是会议下来，并没有往心里去呀，还是把你们当老战友、老同事呀。

至于刘少奇、周恩来二位，自己或许有所冒犯，但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事关路线，开展批评教育。就算我高岗想取代你们，也从没有把你们当敌人，往死里头整，还是把你们当同志对待。刘少奇去搞议会，周恩来去管政协，是毛主席提出的，而且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开说了的……你们今天，却要把我高岗当敌人，十恶不赦的敌人，往死里头整。不整死我，就不会收手。高岗呀高岗，二、三十年来，你还是陕北那个拉杆子的农民领袖，江湖义气，疏于工计，对敌斗争你英勇无比，党内斗争却一败涂地。你不行，不行，不行……面对昔日的同事、战友，一个个红眼狼似的要撕掉他、吃掉他，高岗怎幺也想不通、悟不透，这也叫共产党、马列主义？高岗从未挨过整，只是参加整过人，但从未要置自己的同志于死地。如今他尝到挨整的滋味了，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连过去的绿林好汉都不如，聚义强人都不如。匪伙还讲个异姓兄弟、同甘共苦，有财大家分，有酒大家喝，有饭大家吃。

这天的「集体谈话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高岗起初还据理力争，逐条反驳，后来看到只是徒劳，便以沉默相抗，一问三不知。最后刘少奇不得不宣布，今后由中央专案组进行审讯，周恩来、李富春、

康生三位同志具体负责，一定要打掉高岗的反动威风、气焰，高岗不低头认罪，绝不收兵。刘少奇并宣布，在这同时，另一个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位同志负责的中央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审查。一定要挖出高、饶反党集团，除掉这颗长在党的核心里的毒瘤。

整人，特别是整党内的中高级干部，一向是被毛泽东称为「党内正义恐怖力量的代表者」康生的拿手好戏、职业嗜好。少奇同志说得对，要先打掉高岗的反动气焰，摧毁他的顽抗心理。康生搬出了看家本领：车轮战术，二十四小时三班制，每班六小时，每天十八小时连续不停地对高岗进行密集讯问，疲劳轰炸；剩下的六小时，让高岗吃饭、睡觉。康生、李富春、李泰禾各领一班，每天向周总理汇报一次。拖也把高岗拖垮，直到他认输、投降。

高岗偏偏不吃康生、李富春们这一套。任凭专案人员拍桌打椅，挥舞拳头，高岗就那幺高昂着头，闭住眼睛，抿紧嘴巴，不答腔，不理睬。实在被喝问得急了，也只回答一句：你们去问毛主席！他是我拜把大哥，那些事都是他叫办的，他能替我说清楚。

毛泽东主席远在杭州，没有出面替义弟高岗说清楚。润芝大哥不愿撒谎，不便替义弟说清楚什幺。润芝大哥大约还以为，北京的同事们正遵照他的指示，在对高、饶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教育、帮助，在执行他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瑟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且毛泽东还明确指示了，政治局、书记处对高、饶二位的「集体谈话」，进行一星期左右就可以了，再视他们的认错程度，做出组织结论，另行分配工作。

高岗经过几天几晚的连续折腾，原本强壮的身体日渐虚弱了下来。每天只给他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房间里还不许关灯，加上陌生的警卫员站在床头看守。他头痛欲裂、嘴唇溃烂、脸膛浮肿。每天只能借助强效安眠片才能睡上一、两个小时。专案组配有医生、护士，倒是每晚上发给他四粒安眠药，但要求他每次最多服三粒，加一大杯开水。他每天只服下一粒，而攒下了三粒。他已经把一些人物、世事、功名利禄、革命情谊，看开了，看透了，也看轻了。自己虽然才四十九岁，但作为一名陕北横山县乡下的穷苦子弟，指挥过千军万马，开辟过陕甘宁模范边区和东北解放区，当上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三人轮值工作之一人，在东北还被人民群众呼喊过万岁、万万岁，尊也尊了，荣也荣了，待遇享受也够本了、知足了。英雄半世，没有败在敌人手上，死在战场，而是栽在党内的叛徒们手中，也就认了。刘少奇、周恩来？狗屁！历史自有后人评说。老子再和他们瞎闹腾下去，不值。

第六天下午，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来到玉泉山四号院。四号院就在五号院的隔邻山坡上。周恩来先召集专案组三位负责人康生、李富春、李泰禾开会，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第七天了，根据毛主席从杭州发来的指示，对高、饶的「集体谈话」，只进行七天就够了。所以如果今天还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让高岗的沉默对抗取得成功，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如让高岗恢复了工作，继续骗取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今后我们怎幺面对他？

康生、李富春、李泰禾都已经熬红了眼睛，显得焦头烂额和精疲力竭，对于高岗这条陕北硬汉已无计可施。康生抱怨说：政治局又规定不允许动刑，不然我早命人挟他的筷子，让他老实招供了。周恩来想了想说：动刑不可以，今后没法向主席交代，延安整风有教训。不过，若是专案人员出于革命义愤，忍不住动了动手，是可以理解的……但最好不要发生此类事情。

康生、李富春、李泰禾心领神会。当天晚上，专案人员三组合为一组，周恩来亲自主持，三十几人一起对高岗展开「集体谈话」。谈了半个多小时，高岗仍是闭着眼抿住嘴，却高昂着头，以沉默来表示对抗与藐视。

这时，专案人员中的一位武林高手，实在忍无可忍，一个箭步冲上去，对准高岗高扬着的脸孔，迅雷

不及掩耳地左右开弓，「叭叭叭叭」连续扇了四大巴掌！高岗登时口吐鲜血，身子晃了两晃，像倒一截木头似的倒了下去……周恩来生气了，喝道：住手！怎幺可以打人呢？胡闹台！又不是小孩子，再气愤也不可以动手……快叫医生、护士来，给高岗同志治治，给他止血、验伤。

一时人出人进，场面有些混乱。打人者趁机溜了出去。

医护人员马上赶到了，就地给高岗同志处理伤口。但见倒在地上的高岗同志，满脸青紫，满嘴是血，牙齿被打落了好几颗。

周恩来看着医护人员工作，气得嘴皮直哆嗦：不像话，真不像话，竟然当着我这个总理的面动手……高岗口中的污血被吸出，脱牙被取出，共是六颗。给他注射了止血、消炎药物。高岗被重新扶坐在椅子上。他个陕北硬汉到底硬不过武林高手的铁掌，泪流满面，却再也叫喊不出任何声音来了。所幸他的左右脸颊虽然青肿得像两个大圆馒头，但眼睛并未受伤，仍然如锥如箭般盯住周恩来不放。

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高岗啊，你何苦来？那位同志打人不对，我会批评他，甚至给他纪律处分。但你七天七夜了，不向专案组交代任何问题，把大家也折腾得够苦、够呛了。他们的愤怒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高岗同志！我仍称你为同志。我最后一次通知你，也是要求你，交代问题吧。

只要你交代了，不就解脱了吗？我和少奇同志才好向主席交差呀。主席才好重新分配你的工作呀。参加革命以来，我们谁没有被组织审查过？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你有什幺想不通，要顶牛的？你知道我有多忙，你的一摊子工作也加到了我身上，我不可能天天守在这里。明天再有人对你动手，怎幺办？所以你回房间去好好想一想，希望你明天有个像样子的交代……好了，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医护人员来扶高岗同志回去休息，要细心护理他的脸伤和口伤。

据医护人员事后私下里忆及：高岗当晚经过治疗，口腔没有再出血，几小时后脸上的青肿也有所消退。给他注射了镇静剂，睡得也较安稳。只是整个晚上都在梦呓中哼哼一支大家都熟悉的曲子。由于牙齿被打落了六颗，口齿有些含混，听了多遍才听出来，唱的是：东方白，太阳亮，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和高岗，领导穷人把身翻！呜呼嗨哟，领导穷人把身翻……稍具中共革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东方红》这支陕北民歌，最初是唱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和高岗的，后来还是经高岗提议改了歌词，改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高岗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他草草给中央专案组写了个简短「交代」：我活腻了，如你们所说有罪，我是想拱倒刘少奇，爬上党内二把手的位置，今后接替毛主席，自己做领袖。我的问题，毛主席最清楚，他应在党内有个说法。

当天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央专案组，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对高岗问题作了结论，列出九大罪状，定为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谋。但如前所述，处理高岗的会议，没有通知彭德怀、林彪、罗荣桓、习仲勋等人出席。

当天晚上，高岗乘监护人员打瞌睡的空隙，悄悄给远在杭州不问他生死的义兄毛泽东主席写下一封遗书：润芝大哥，你大概想不到，我追随你二十多年会走上这样的结局。我很喜欢生活，但我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归宿。因为我们党内，没有能容我生活的空间了。我一名陕北穷人的子弟，上不得京城的大台盘，只能任人宰割。和信仰、主义无关。外斗的英雄，内斗的狗熊。也辜负了大哥的厚望，没能完成任务。我只求中央善待我的两名未成年的孩子，以及体弱多病的妻子李力群同志，并允许在我的墓碑上刻上：陕北共产党员高岗。

天亮时分，高岗写完绝命书，当即服下一星期以来所攒下来的二十一粒强效安眠药片，之后睡去。幸

而半个小时之后，医生、护士来查房，发现了高岗的绝命书，立即报告了专案组值班副组长李泰禾。李泰禾知道关系重大，没顾上先请示康生、李富春，而火速派车送往城内协和医院抢救，甚至说了句颇具感情的话：人命关天，老革命啦，前天孙豹子下手也忒狠啦……高岗的绝命书交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未动声色，立即转报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却说：这是威胁中央，他天天泡人参汤喝，保养得比谁都好，才舍不得死哪！他是假自杀，真叛党！

周恩来见少奇同志态度坚定，转而对专案组人员说：你们给他一枝枪试试看，他如果敢朝自己的脑袋扣，我就承认他是一条好汉！如果不扣，那他就不是好汉，而是胆小鬼，熊蛋！

话虽这样说，周恩来还是赶到协和医院急救室探望。高岗已被抢救过来。高岗脸上青肿淤血，紧闭着眼睛，谁都不予理睬。主持抢救的医生认得周总理，把总理请到一边，满脸疑惑地轻声报告：高主席被人重殴过，两颧骨粉碎性骨折，算怎幺回事？周恩来黑下脸吩咐：给他精心医治吧，情况很复杂，你们不要乱猜测、乱传话！注意保密，严守纪律。

刘少奇以电报方式将高岗的绝命书拍发给杭州的毛主席，并附上一句话：经及时抢救，高岗同志已无大碍，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在杭州读了高岗的绝命书，并知其已被抢救了过来，气得拍了桌子：你们告诉他，不要用这种法子来威胁我，想以此逼迫我替他说明情况，办不到！我不希望他走这条路。也要告诉少奇和恩来，你们各有各的账，不要以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我还是要保住高岗的党籍，保留他的中央委员，北京容不得他，可以安排他回陕西去做书记、管农业。

毛泽东的指示传回北京，刘少奇、周恩来不敢掉以轻心，派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对高岗实行全方位监护，以防止他再次自杀。而且只让高岗本人听到了毛主席指示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则暂时未予传达，以免他据以继续顽抗，拒绝作出进一步的交代。

另说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人主持的中央专案二组，也是日夜三班倒地找饶漱石同志「集体谈话」。饶漱石不像高岗那样态度死硬，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但绝不承认和高岗组织了什幺反党集团，没有就是没有，砍了脑袋也是没有。饶漱石非但不肯揭发高岗，连涉及到张明远、张秀山、向明、郭锋、马洪等人的事，都一律回避，不肯涉及。邓小平拿了张明远、张秀山、马洪等人所写的揭发材料给他看，他也只是笑笑：他们怎幺揭发的，我管不着，他们是下级，我是上级，上级不能揭发下级。这是我的原则。

邓小平对饶漱石的为人，暗暗感到钦佩。在审讯饶漱石的过程中，只有唇枪舌箭，无人动手动脚。陈毅、谭震林气愤尽管气愤，还是严守了纪律。而且查来查去，发现饶漱石这人不好吃、不好喝、不贪财，日常生活简朴，够清廉的了，简直抓不到什幺把柄。邓小平有心放他一马，能挽救还是挽救吧。矮个子鬼聪明，把人情送给毛泽东主席去做。

四月上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在书记处碰头会上，毛泽东问，高、饶真有组织反党集团？要慎重，至多只是一个臭味相投的小圈子、小联盟吧？还是那句话，能不涉及的人，尽量不涉及，不要扩大战果。包括高、饶在内，还是要立足于教育挽救。我已经和习仲勋谈过了，到时候由他出面，找高岗谈话，也是转达我的意见，保留他的党籍、中央委员，回陕西工作，以观后效。当然他现在态度不好，闹自杀，和中央顶牛，此事先放一放吧。

朱德、邓小平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心里嘀咕，口头上却都表示拥护。周恩来并表示，高岗在历史上为革命立过相当功劳，不可一笔抹煞，争取不要搞到生离死别的地步，除非他本人坚持不改，拒绝中央和主席的挽救。

书记处碰头会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约上刘少奇，找饶漱石个别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欢迎你远离错误，漱石同志，错误是一种毒素，尤其是重大错误，要闹肚子，要死人的。我还是劝你远离，和你的朋友划清界线，作彻底的决裂。

饶漱石明知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却仍然认死理，不肯转弯子：主席，我知道你出以公心，想一碗水端平，爱护干部……我只是不懂，我要和谁划清界线、彻底决裂？

刘少奇在旁没好气地说：主席是要求你和高岗划清界线，作彻底决裂。

饶漱石仍不把刘少奇放在眼里，只是无所畏惧地望着毛主席，说了一番出自肺腑的话：主席啊，你说高岗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误？他无非是误解了你的意图，向一些同志作了传达，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建议嘛。提建议，即便是提错了，也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的进行批斗嘛。对我和高岗进行这种人身攻击式批斗、隔离审查，究竟是我和高岗在搞分裂，还是别人在搞分裂？毛主席，我真是搞不懂，我才要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想告诉你，高岗同志对你忠心耿耿，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他尊你为师长、兄长。当初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他和你结拜兄弟，他为了保卫你，得罪了地方势力，险些被人暗杀，你不要忘了他的这些好处呀！

毛泽东没想到饶漱石大祸临头，仍敢于揭他的痛痒，顿时气得脸色发白：你、你是讲我忘恩负义？我领着大家干革命，忘谁的恩？负谁的义？

刘少奇在旁插言：主席不要生气。任何人过去的功劳都不能抵消今天的错误。

毛泽东越想越气，翻了脸，变了色：你们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不是分裂党、分裂中央？

饶漱石豁出去了：我们只是针对刘、周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发了言，从没有想过要软禁他们、隔离审查他们！今天，他们监禁了我和高岗，对我们搞隔离审查，难道就不是分裂党？毛泽东冷笑着说：要打倒别人的人，最后只能被人打倒，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不谈了，不谈了，他要坚持到底，任由他去①。

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依例举行首都军民的庆祝大会，高岗、饶漱石的名字依然列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他们本人自然没有出席。八月十七日，高岗第二次自杀于北京西北郊的玉泉山禁区五号院，仍是吞服大量的强效安眠药片。当监护人员发现时，他身体已经冰凉，还魂乏术了。这次他没有留下遗书。大约他觉得上次的遗书依旧有效。

毛泽东是在北戴河避暑行宫获悉义弟高岗的死讯。高岗宁折不弯，是条汉子。毛泽东欲哭无声，觉得高岗不该走这条路，过去打仗闹革命，英雄了得；到了和平时期，却一点委屈都受不起，以死相抗，到底算个没出息。他后悔自己迟迟没有和高岗见面，也没有敦促习仲勋去谈话，让他回陕西去做省委书记。都是被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做了手脚拖住了、延误了。刘、周巴不得高岗死。高岗的死是他们一手促成。毛泽东只好吞下这颗苦果了。他下令警卫局和卫生部对高岗遗体进行解剖查验，证实确是自杀而非他杀。这回，轮到他毛泽东主席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统一口径了，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告全党中高级干部、通报老大哥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岗因勾结饶漱石组成反党联盟，图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事败而畏罪自杀。

毛泽东内心里，认刘少奇、周恩来在他面前打了一场胜仗。刘、周在党内的影响力已不可轻看。也是自己大意失荆州，让他们耍赢了……而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他又不得不赞同刘、周，号召全党团结、

全军团结、全国团结。

彭德怀于政治局专案审查高、饶数月之后，才获知他的两位老友出了问题。高岗死后，毛泽东、刘少奇找他谈心。毛泽东先讲了几段三国故事。刘少奇谈到高、饶组织了反党联盟。彭德怀仍在天真地说：有什幺联盟？我不相信，只不过和一些同志交换了一些意见，顶多算自由主义，希望中央不要看得过于严重。

毛泽东不得不略带感伤地告诉彭老总：高岗没了，拒绝挽救，自杀身亡。中央有条纪律，党员自杀就是叛党。

彭德怀眼睛发乌、发花：活生生一个同志，几个月不见面，就死了？

老毛啊，你是当家的，你是当家的啊！

刘少奇平静地说：人死不能复生。主席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现在是全党要统一、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尽量缩小事件的影响，高级干部尤其要吸取教训，稳定党心、军心。

彭德怀瞪了刘少奇一眼。这位身经百战、名满天下的解放军统帅，沉默良久，才说了一句：我服从中央……毛泽东说：高岗算我义弟，他的做法不可龋他有两个孩子，我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到十八岁。也和恩来交代了，安排李力群同志做政协委员，享受副部级待遇。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筹备了近两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苑怀仁堂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副总理。

刘少奇、周恩来如愿以偿，消除了高岗，掌握了大权。毛泽东失去了义弟，如同断了一臂，此后不得不亲自出马，施展他至高无上的权术，以制衡周恩来和刘少奇，也常常感到力有不济……，直到十二年之后的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毛泽东调兵遣将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已有胜算的把握，才吐出一口积存已久的恶浊之气：高岗不应该自杀，不应该死，若活到今天多好，他能帮我说清楚许多刘少奇的事……

①后饶漱石知高岗死讯，痛哭整日。后被关押，直到一九六五年八月，才以莫须行的「包屁坏人罪」判十四年徒刑，一九七五年死于狱中。

《京华风云录》（卷 3）《夏都志异》

第一章　群雄毕至庐山盛会

周恩来于七月一日凌晨抵达庐山牯岭，入住原美国特使马歇尔别墅。

如果算上一九三七年的两次。他这是三上庐山了：那两次上山是为着晋见蒋委员长，商谈国共合作抗日，中共红军接受改编；本次上山今非昔比，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

人一起，半天工作，半天休息。

庐山确是长江中下游赤日炎夏时节的清凉世界。人们早晚穿夹衣，睡觉盖被子，探头触着云，伸手摸着雾，最是舒适不过的。过去是蒋、宋、孔、陈，现在是毛、刘、朱、周。毛泽东住了美庐别墅，刘少奇住了原俄国五州银行别墅，朱德住了原美国威廉斯别墅。还有董必武住了原宋公馆，彭德怀住了原陈公馆等等。总之，枯岭东、西河谷一带数百栋大小别墅，皆以阿拉伯数字编列号码，成为国有资产，革命的胜利果实了。且每栋别墅自成一体，厨房浴卫，花园草地。从中央要员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又都带来自己的厨师、服务员等，一时间南北美食荟萃，各显精妙风味。首长们平日难得这般闲遐，如今聚集到山上来消夏当神仙，游山玩水之余，不免此呼彼应，相互宴客，真个是谈笑皆政要，往来尽高官了。

本来，自去年大跃进起，全国各行各业闹了个人仰马翻，国家财政空前吃紧，好几个省份已经发生粮荒，还上庐山来开什幺「神仙会」，周恩来实在不想趁这趟热闹。他两次向少奇同志提出，要求留在北京「看家」，打理中央日常事务。少奇同志作不了主，让他直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却说：不是早安排好了，外交部留下陈毅，国防部留下黄克诚，国务院和书记处留下邓小平？陈云请病假，你们几位负责经济计画的大人物都不赏光、不露面，山上怎幺讨论经济工作？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算我去年闯下些祸，又批了你的「反冒进、反左倾」，要你作了大半年的检讨，有气可以到山上去一吐为快罗。

话到这份上，周恩来只得向毛泽东解释，自己对前年、去年因「反冒进、反左倾」犯下错误所作的检讨，所接受的批评教育心悦诚服，无怨无悔。这次上庐山读书学文件，也是换换脑子，乐于前往，乐于前往。

周恩来乘专机飞武汉，改乘江轮抵九江之后上山。十几个小时的奔波，身上竟热出了痱子。入住马歇尔别墅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换衣扑夹身粉。

江西省委书记扬尚魁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隋静，来陪周总理用晚餐，喝江西名酿四特酒。周恩来听说隋静好酒量。因怕美庐主席那边有事随时传唤，小酌几几盏，就用饭了。周恩来对隋静印象相当好，相约会议结束后下山到南昌，再让隋静请客，那时放量比高下：隋静啊，你是巾帼英雄呢，听说你把党内几位有海量的高干，农业部长廖鲁言、安徽书记李葆华、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都打败过？我是喝酒从无败绩的。下回我们南昌比茅台，让尚魁当监酒！

周恩来平日生活严谨、风度潇洒，偶尔名酒当前，忘乎所以也是有的。一九五五年日内瓦会议前夕，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次晚宴上，与老大哥的个个酒桶的政治局委员们对饮，以一对十的，被烈性伏特加灌醉，当场卧地，被抬回房间吐了个不省人事，回到北京向毛主席作了检讨……身在江西的杨尚魁和隋静，当然不会知道周总理醉倒莫斯科的这一败绩了。

饭后送走杨尚魁夫妇，往美庐打了个电话。美庐值班卫士报告总理：主席出门散步去了，留了话，总理晚上不要来见了，明天下午开全体会议，还要请总理主持呢。

既然不去主席那里，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两处，也就分头挂了个电话，告上自己刚上山，今晚上就不来打扰了，都早点休息吧。电话里，朱总司令告诉说，主席上山后写了诗，他和董必武也和了诗，柯庆施、陶铸、王任重、邵式萍等人都有诗作。估计主席的几位大秀才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到后，也会有诗作。现在山上吟诗赋对，风气很盛，日后可以出本诗集，纪念此次庐山神仙会盛况罗。

刘少奇同志是带着夫人王光美上山的。少奇同志在电话里说，经他提议，给本次「神仙会」定了个基调：成绩讲够，问题讲透；主席对当前形势总的估计，也有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周恩来没有出门。电话铃响个不停，也没让副总理们和各部委主要负责人来见。他派秘书去杨尚昆同志那儿要来一份人员住处电话表格，弄清楚了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及各大区负责人的住址、电话，以便随时联络。全党群贤毕至，这幺多大人物相聚一处，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说说笑笑，议论纷云，也要谨防乐极生悲，闹出意想不到的局面来呢！

凉风习习，月色皎洁。窗外不时有乳白色的缕缕山雾掠过。大约是山上空气清新的缘故，他没有倦意，干脆披上衣服，到阳台上的竹躺椅上躺了躺。正值盛夏，山下的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都热得如同蒸笼，这山上却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了。真是清幽宁静啊，连蛙声、蝉鸣都听不到，只有远处山谷中传来的阵阵林涛。躺了一忽儿，感觉有股子潮气，大约是下露水了。保健护士小梅——杨尚魁夫妇派来的一位江西姑娘，宛如雾中仙子似的，怯生生地走近了说：总理，进屋休息吧，外边湿气重，容易受凉呢。

进至室内，周恩来亲切地端详了一番小梅同志。忽又觉得，这小梅的眉眼，怎幺看怎幺都有些儿像是孟蝶呢！只是个头比孟蝶略矮些、略胖些，肤色也略黑些，嘴唇略厚些……这些年，他总算给孟虹的这个四妹儿做了妥善安排：保送孟蝶上了北京医学院，四年本科毕业，也没再让孟蝶回西苑，而安排去宋庆龄副主席府上做了保健医生。宋副主席共有三位保健医生。每当自己心情烦闷时，就去宋府走走。宋副主席善解人意，总是让他和孟蝶单独相处。孟蝶这丫头也真痴情，也不肯成家，只求他当总理的一月能去一回。此事算做得天衣无缝，就是小超有所察觉，也断不敢去宋府上耍雌风的。况且，每想到孟蝶的姐姐孟虹由一名绝色之人变成一名骷髅般的丑妇，心里总有好一阵悸动的。美的毁灭，真是最大的作孽罗。

「小梅，你过来，我问你话……」

周恩来如父如兄，慈祥地微笑着，向小梅伸出手去。

灯光下，小梅脸蛋又红又白，艳若桃花，靠近了总理，伸出右手，让总理去握掐祝别看总理年上花甲，却很英俊，手指手掌也很温软柔暖。

「小梅，你叫梅霞新，对吧？赣州人？赣州出美人……你家里人都好吗？你在哪儿念的书？」

「总理……我父母亲都是公社社员，客家人。我是南昌护士学校毕业……」

小梅崇敬地望着总理，信赖地靠拢来，浑身洋溢出一股温馨、清甜的青春气息。

「江西客家多，你父亲是江西老表，你就是江西小表妹了。我告诉你呀，我们毛主席的祖上，也是客家人呢。朱总司令、邓总书记、叶剑英元帅的祖上，还有孙中山先生，也都是。客家人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但这个话不要到外面去说，要搞五湖四海呢。对了，你们在护士学校，学过按摩、针灸没有？」

「总理，您真好，都说您待人最和蔼……我是去年护校毕业，分配在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今年初，被抽调到中医学院集训班，突击学习了按摩、针灸。六月中旬上山后，我们才知道要准备替中央首长服务的。总理，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现在就可以替您按摩、针灸……我的实习成绩，是集训班的前三名呢。」

周恩来忽然心里一动，放开了小梅的小手：「谢谢。在北京的时候，闹过几回肩膀疼，也是请人针灸好的，现在不痛了。来来，我们泡一壶庐山云雾茶，喝茶聊天，说点你赣州乡下的情况，有啥说啥，不要假的，好不好？」

小梅很快泡来了一壶庐山云雾茶。茶壶、茶杯、茶碟都是景德镇特产的青花瓷。这次江西省委在每栋别墅里都预备下了一套景德镇青花瓷杯盘碗具，用后带走，作为赠送给中央领导和各兄弟省市负责人的礼物。周恩来见小梅只拿来一只带盖的茶杯，便起身取过另一只，亲自替小梅添上茶水，并拿出北京带来的一个甜瓜做招待。小梅一见慌了，忙说：「总理，不可以，不可以，我是组织上派来服务的，怎幺可以倒过来，让您替我筛茶呢？」

周恩来亲切地捏了捏小梅的小手：「坐下，坐下来嘛。你是护士，我是总理，只是分工不同嘛。革命队伍里，服务也是相互的。我会批文件，但不会按摩、针灸；你会按摩、针灸，不会批文件，就这点区别。我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不对？」

小梅面若羞花，媚如闭月，感动得手足无措：「总理，看你说的，看你说的……」

周恩来动手切甜瓜，切成一小股、一小股的，送到小梅面前：「这是北方的白兰瓜，你尝尝。南方只有香瓜，没有白兰瓜……很好很好，我们现在先吃瓜，后喝茶。小梅啊，你今年回过赣州乡下看望父母了吗？」

小梅点点头：「回过两次。春节探亲一次，五月份父亲病了，又回去探望一次。」

周恩来见她喜欢吃这瓜，便又递上一片：「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父亲患的什幺病啊？治愈了吗？」

小梅明眸皓齿，迟疑了一下，咬了咬嘴角，眼睛一暗，终于说：「水肿病，全身浮肿。幸亏我从南昌带回去十几斤黄豆，不然就没命了。」

周恩来彷佛明白什幺了，却又好奇地问：「黄豆也成灵药了？可以治愈水肿病？」

小梅一双大眼睛水光盈盈：「总理，您不是要我说真话吗？那我就告诉您吧，我爸爸的水肿病是饿肚子饿的……春节过后，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就顿顿是稀粥汤，见不到油星子，米粒也越来越少。社员们下田都没力气。水肿病人越来越多，村里已经死了好几口……老辈人说，这天下，是闹荒年了……总理，我讲的都是真话。我是共青团员，要讲了假话，我不是人，愿意接受处分。」

周恩来心里一沉：江西也闹饥荒了？赣州还是鱼米之乡呀。在北京时，他看过几份材料，河南开封、山东荷泽，已经饿死人。荷泽历史上还是富甲一方的牡丹之乡哪。没想到江西农村也开始饥荒死人……周恩来望着眼波盈盈的小梅，知她在强忍住泪水，便自言自语地说：「杨尚魁、邵式萍是怎幺搞的？不是说去年江西全省大丰收，增产四亿斤，粮食多到吃不完吗？」

小梅再又鼓了鼓勇气，回答总理的自言自语：「去年本是个大好年成，水稻、红薯都丰收在望；可自九月份起，农村的男女老少就都上山去炼钢铁了，好好的谷子、红薯没人收割，都烂到了田里、土里……为了发射钢铁卫星，山上的树木都剃了光头，家里的铁锅铁灶，都送去炼，炼出来一砣砣废铁……」

周恩来气愤得拳头敲着藤椅扶手：「胡闹台！胡闹台！小梅，告诉我，你们江西的领导人，了解农村的这些情况吗？他们了解赣州、或许还有更多的地方，正在闹饥荒、闹水肿并饿死人吗？」

小梅是那样地信赖敬爱的周总理，短短几个小时的接触，就可以无话不说：「现在领导人下乡，看到的都是假的，都是下面的干部事先摆好样子，才给领导人看的。总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自大跃进以来，上上下下，就不敢讲真话了。上骗下，下骗上，上下骗。讲假话得表扬、得升官；讲真话、当右派、插白旗，没得好下常」

周恩来脸色有些发白，之后变成一脸的苦笑：「小梅，你讲得好，是上上下下都在做假，上骗下，下骗上，上下骗。……却是要以老百姓的性命做代价……小梅啊，你很有头脑、很有正义感，敢对我这个总理讲真话。我要谢谢你，也要爱护你，就在我这里讲了为止，再不要对别人讲了。

不然，我回了北京，你当了右派，我可帮不了你呀。」

没想到小梅年纪轻轻、漂漂亮亮一位人儿，这时却有一股女丈夫气概，离开座位，恭恭敬敬地站到了周总理面前，身子前躬……周恩来一看情形不对，连忙起身将她扶住了，以免她双膝下跪：「小梅，小梅，你有话请坐下说，坐下来说。听话，小表妹，如今是新社会了，不要忘了，你也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呢。」

小梅眼睛红红的，只好坐了回去，咽噎着喉咙说：「总理，我心里的话，都憋了半年了。知道要上山为中央首长服务后，就决心无论见到哪位首长，都要讲出我赣州老家的情况……总理，您要告诉毛主席，一定要告诉毛主席，下面的干部尽在讲假话，汇假报，骗你们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喉嗓也堵了堵，说：「知道了，知道了。你说到的这些情况，我会找时间报告毛主席。国家地方这幺大、人口这幺多，这个家是不好当呢。这次中央到庐山来开会，就是为了研究问题、调整政策。农村的问题，是个重点。要给中央一点时间来做工作。毛主席又讲过多次，大跃进要降温，高指标要下调……好了，再讲一次，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你、我两人这里打止。传出去对你不好，很严重的。包括今后对你的父母亲都不能讲。你做得到吗？」

小梅温柔地点了点下颌：「做到，保证做到。我们在集训期间，就强调了保守机密的。」

周恩来说：「很好很好。哟，已经十点半钟了。我还要看几份材料，你先去休息吧。有事，我再按铃叫你。这段时间，就你一人在楼上值班，很辛苦的。我楼下的那几位秘书、卫士，不经传唤，是不上楼的。」

小梅一步三回头地退了出去，依依不舍似的。周恩来处事谨慎，对小梅这个小表妹，还是缺乏了解，先观察几天再说吧。

他在书案前坐下，摊开几份一路上没有来得及看完的材料。他看材料一向过目不忘。这晚上，他却怎幺也看不进去，彷佛那一行字迹，就是跳不进他的眼廉……可又头脑清晰，一点也不觉得犯困。是小梅刚才一番话，搅得他心绪不宁，江西乡下也发生饥荒。江西还是个产粮省，那全国各地呢？比如粮食本来就要靠外省调进的广西、贵州、安徽、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内蒙等省区呢？情况不是更严重了？各省区报上来的材料，却总是粮食丰收、丰收、丰收，形势也总是大好、大好、大好。

时间还早，习惯夜间工作的周恩来还想找人谈谈。找一位省委书记来？还是找一位副总理？可是怎幺谈？什幺可谈，什幺不可谈？自他去年五月在党的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党作出公开检讨之后，谁不知道他周恩来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谈得出下面的真实情况吗？在省委书记中，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圃芝、湖北的王任重、广东的陶铸，加上上海的柯庆施，去年都是头脑最昏热、吹牛皮吹得最离谱的，毛主席又对他们那样信任器重，他们肯认错、服输吗？对了，倒是有一位湖南的周小舟，在延安时做过毛主席的秘书，也很受毛主席器重的，去年却被插了白旗，斥为右倾。湖南省委还有位常务书记周惠也不错。去年湖南「二周」敢于抗大流，硬是顶着毛主席的「农业大臣」谭震林，不肯搞田土深翻、水稻密植、一年三熟；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关键时刻，湖南又有三万座土高炉没让点火。作为两位省级领导人，这是很需要一点勇气和胆识的。说起这事，周恩来还帮过「二周」一点忙呢。那是去年十一月底，周小舟打电话到北京找周总理请示：响应中央号召，全省又砌起三万座土高炉，

可是还有两千万亩晚稻、一千多万亩红薯等着收获，我们应该顾哪一头？总理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到了十二月中旬就要下白头霜了，霜一下，谷粒就脱落，红薯就冻坏，明年全省人民吃喝什幺？拿什幺去支持缺粮省？而且几百万人上山过冬，要冻死、饿死人的！周恩来知道湖南「二周」不想让那三万座土炉点火，劳民伤财，也就作了个灵活指示：好了，这事你们算给中央汇报过了，具体怎幺办，由你们省委视实际情况做决定吧，主席若问起，我替你们说一声就是。

湖南的周小舟和周惠，对周总理是千恩万谢了。结果是，去年湖南虽然被谭震林他们插了白旗，斥为右倾盛下游省，可湖南保住了粮食，谷子没有烂在田里，公共食堂也没有喝清鼻涕一样的稀粥；而插了红旗、争了上游、屡受中央表扬的几个邻省，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今年却闹缺粮，要向湖南借粮……找「二周」谈谈？不妥、不妥。「二周」如今被毛泽东主席视为「稳健派」的功臣，若找他们来谈论去年的是非功过，一旦被主席察觉，会闹出误会，认周恩来是要为自己去年的「反冒进」错误闹翻案，串连干部，搜集材料，那就要惹大祸了。

不能找「二周」，找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来谈谈？先念同志湖北黄岗木匠出身，当年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在甘肃祁连山区全军覆灭剩下来的一员战将，是个老实人。一九五五、五六、五七整三年，他和自己配合默契，力行经济「退烧」，反冒进、反左倾，敢作敢为，肩膀很硬的。可是自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跟着自己和陈云做了检讨、认了错，也就学得聪明起来了，大事小事都直接去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主席很是满意。听先念同志的秘书和自己的秘书私下议论：李副总理这回上庐山，两个口袋里装了两种材料，一种报喜，一种报忧，都有大批数目字做依据，到时候看会议形势，需要哪方面，就拿哪方面，两全其美，又万无一失了。

想到先念同志，周恩来心里怅然若失：一场大跃进闹下来，再老实忠厚的人，也变得圆滑聪明了。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全党上下，也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蔚然成风了啊！陈云同志在山上就好了。在经济问题上，周恩来和陈老板可以无话不谈。陈老板脾气很硬，难得顺风转舵。去年五月八届二次会议上，陈老板也作了检讨。那可真是一次大检讨哟，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总理和副总理，轮番上台作大会检讨，还有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小组会议上做检讨，名副其实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大检讨啊！可检讨过后，陈老板就不干了，请病假休息去了。他本来身体欠佳，心情不舒畅，就请病假养病，听评弹。去年冬天，毛主席问起陈云的病情，嘱周恩来去探望。周恩来见到陈老板，发现属于小病大养，优哉闲哉，便问可不可以出来做些工作。陈老板竟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乱七八糟，卫星满天飞，九千万人上山炼钢铁，以后日子怎幺过？我又不会吹牛皮，能出来做什幺？我这话，你可以报告主席。周恩来苦笑了：你这话，我怎幺可以告诉主席？唉，算了算了，你有病，还是好好休息，不要太烦心，日子总要过下去。主席说过，天不会塌下来，地也不会陷下去，就是天塌地陷，地球照样转动，没有什幺了不起。

这时听到楼道轻响，周恩来知道有人上来了。是小梅站在门口。她换了身湖蓝色的连衣裙，灯光下亭亭玉立，更显得出水芙蓉般清丽了。周恩来问：「小梅啊，进来吧！有什幺事吗？医生让你来催我休息了？」

小梅的笑靥总是带着股童贞的羞涩。她走近了，才说：「不是的，是楼上值班室接了少奇同志的电话，问总理休息了没有？小教堂正在举行舞会，主席和总司令已经到了，如总理没有休息，请去参加一下……这不，我连衣服都换了，来陪总理去。」

周恩来一听有舞会，精神为之一振，笑着站起来，在壁橱里取出件毛料中山装披上，对着镜子照了照。小梅懂事地上来帮着总理扣衣扣，之后蹲下身去替总理伸了伸裤管，仰起脸来时，见总理正愣愣地盯住自己看，原来自己的衣领口绷开了，便红了红脸站直了身子，羞怯地拉了总理的手，说：「走吧！车子在楼下等着，路不是很远，走着去也只五、六分钟。」周总理轻轻松开了小梅的手。这使小梅很感动，要换了省里的某些领导人，早满嘴烟味胡须巴岔的毛手毛脚开来了，你不忍也得忍着。

既然步行也只要五、六分钟，周恩来没有坐车，而由小梅陪着，权当散步地走去。警卫秘书则拉下一段距离，跟在他们后面。山里起雾了，白蒙蒙一片。走在雾里，就像走在半天云里。山道上路灯装得很低，昏黄黄的照着路面。小梅很幸福很信赖地挽着总理，步履轻盈。每到转弯处，就不是挽着，而是半边身子都贴在总理的臂膀上了。她的身子发育得健康、成熟。总理又闻到了她身上透出来的那股子温馨清甜的青春气息。浓雾中，他几次砰然心动，直想两手捧起江西小表妹俏丽的脸蛋来个热吻，就像无数次在宋副主席的后院热吻孟蝶那样……但他克制住了自己，转而开玩笑说：「小表妹啊，我们走在这雾里，也是进了仙境，一个神仙，领着一个小仙女罗……」

尖顶上顶着个十字架的教堂耸立在河东路侧，建造于三十年代，原是蒋委员长夫妇做礼拜的地方。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是无神论者，既不信奉东方的菩萨，更不信奉西方的上帝。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作桥梁。教堂改作舞场，还愁什么身后进不了天堂？况且现刻的庐山，已是人间天堂了。

周恩来由小梅陪着进入灯火辉煌的教堂时，舞会已经开始了。乐曲声中，毛主席的舞伴是杨尚魁的夫人隋静，少奇同志的舞伴是王光美，朱总司令的舞伴是当地的一位女文工团员。周恩来拉起小梅的手：「我们下场吧，免得大家过来打招呼，是快四步……啊哟，小表妹，看不出你一位农家出身的女子，舞步娴熟，很好很好。等一会，我介绍你去陪毛主席跳一曲。但记住，你不要和毛主席讲你们乡下的那些事，我们都要爱护毛主席。」

这最后一句话，周恩来是咬在小梅的耳边悄悄说的。

一支舞曲完毕，领袖们牵着各自的舞伴下场，在四周的沙发上坐下来稍事休息。周恩来拉着小梅，匆匆跟少奇夫妇、朱总司令等人打了个照面，便迳直走向毛主席。其实毛主席早看到他和他牵来的小美人儿了。毛主席竟站起身子来相迎：「恩来啊，听说你上山后就给了我电话，正好我外出散步了。这位小同志是谁啊？像那个叫什么孟蝶的？几年不见，怎么也上山来了？」

周恩来把小梅轻轻推到主席面前：「主席，她不是孟蝶，名叫梅霞新，赣州人，南昌护校毕业，懂按摩、针灸的……」

毛主席眼睛发亮了，慈祥地拉起了小梅的手：「赣州人？那我们是老表罗……赣州人厉害呀，当年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六、七年，北边的吉安、东边的于都、南边的南康、西边的遂川都打下了，就剩下个赣州城，攻了多次才攻进去……赣州出美人，我是头回见到了。」

显然，毛主席对小梅的第一印象不错。周恩来适时说：「小表妹是尚魁夫妇分派到我那里去的。主席有风痛症，她会针灸，我看就留在主席身边好了。」

毛主席笑眯眯地握住小梅的手不放：「总理你说了不算，还要看人家小老表自己愿不愿意，对不对？」

周恩来以手指轻轻触了触小梅的腰背。小梅明白了总理的意思，连忙红着脸，点了点头。

毛主席笑了笑，忽又变了主意：「很好很好，我是无任欢迎。这样吧，小老表，总理也犯过肩痛，你先照顾他。我那边另外有人。你以后两边跑跑，手到病除，如何？」

毛泽东还特意向周恩来伸过手来，握了握，表示谢意。恩来这人就是有这个好处，从来不专美、掠美，有了合适的人材，总是乐于往自己这里输送。

乐队又奏起了舞曲。毛泽东请小梅下场伴舞。隋静则邀周总理跳一曲。周恩来说：「隋静啊，你个安

徽妹子，今晚上是女主人，精神得像位舞后罗！你先陪总司令去跳一曲，我先要和杨尚昆同志谈点事，回头再来邀你，我们跳探戈，如何？」

隋静依言，邀朱总司令下场去「走正步」。这是朱德独特的「舞步」，任何曲子，他都是一步一步地搂着人走圈子，形同走正步。

周恩来找到了主持本次会议会务工作的中办主任杨尚昆。两人到一处稍稍僻静的角落上坐下。杨尚昆说：「总理，听说你下午才到？我是先到了两天，一直忙乱着，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你。」

周恩来说：「你客气什幺？每逢中央开会，你都是大忙人罗。我只是想问问你，这次中央领导人加全国诸侯们以及工作人员，总共两百多人，分住七、八十栋别墅，开七、八十处小灶伙食，估计要消耗江西省多少物资？」

杨尚昆说：「少不了……各人都是带了小灶厨师、服务人员上山的，南方、北方，口味也不相同。有的要大鱼大肉，有的要精工细作，有的还要吃野味、海鲜、湖蟹、甲鱼……就算总司令是生活最简朴的，可每天要吃两个烤红薯，就相当困难。红薯也不是个什幺好东西，可现在江西、两湖、两广地方，红薯还在长藤，缺早熟品种，只好动用空军专机，临时到海南岛去弄那里的早熟红薯……」

周恩来苦笑着说：「那红薯大约也成金薯罗。当然，吃红薯是总司令在井岗山时期就养成的习惯，革命传统，几十年不改，难得。医生说，红薯还能治老人便秘。我们不能光算经济账……但其它同志的特殊要求，能节省的，还是要尽量节省些。不要把庐山神仙会开成江西扰民会。我这意思，你明白？」

杨尚昆点点头，跟着又摇摇头说：「我明白总理的意思，但执行起来不大容易。比如柯庆施同志，吃惯了江苏阳澄湖的大闸蟹，每天一只，还不能小于二市两，又说鄱阳湖的闸蟹不如阳澄湖的肥，有股泥腥味；再比如陶铸同志，听说平日生活较简朴，这次却一上山就让他秘书来后勤组打招呼，说可否弄一两条蟒蛇、眼镜蛇什幺的，想摆个蛇肉宴，招待东北来的老战友……」

周恩来听得登时眼睛冒出火星子：「胡闹台！他们一个个做惯了土皇帝，上庐山来摆什幺谱？特别是柯大鼻子！对不起，我是说柯庆施同志，去年他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主张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吗？主席不是一再表扬过他吗？原来他的法权没取消，特殊化越闹越厉害。尚昆啊，我看山上的神仙会，各路神仙的伙食，能省的还是省些吧。当然我知道你很为难，哪路神仙都通天，你都得罪不起。

可现在，党内许多事情越办越离谱……你知道吗？山东荷泽、河南开封，已经闹开了饥荒，开始饿死人；江西赣州的一个生产队，全村社员患上水肿病，死了十几口人。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安徽也粮食告急。这是个别现象，还是全国现象？我很担忧。当然，也许又是我的思想右倾了，负面问题看得多了些。不管怎幺讲，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脱离群众。毛主席也常说，我们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

杨尚昆神色凝重，见舞场对面刘少奇同志正在向他招手，便站起来说：「总理，我知道你心里很苦。不过，既然上了山，还是开开心心放松一下。神仙会只开半个月，不必为吃吃喝喝这类事，得罪各路诸侯。不是为纠左、降温来开会嘛！主席对下面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娘的，怕只怕以后人家说我们共产党，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喽！」

周恩来握住他的手嘱咐：「尚昆，刚才我心情不好，讲了几句带气的话，不要传到柯大鼻子他们耳朵里去……你也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神仙会嘛，大家开开心心的，不要开出什幺毛病来，高高兴兴上山，也高高兴兴下山才是。」

第二章　周恩来矫正毛泽东

　周恩来邀隋静跳了一曲探戈。隋静身子柔软，舞步轻盈，配合默契。

没等舞会散场，周恩来就由警卫秘书陪着，一路步行回了「马歇尔别墅」。称「马歇尔别墅」太过殖民味，应称作牯岭西谷四百二十二号。他把江西小表妹留给了主席。主席诗人气质，感情丰富，喜欢漂亮的人儿，只要蓝苹不出面吵闹，大家早习惯于睁只眼、闭只眼了。如今可不要小看了这个蓝苹罗，她在党内什幺职务都没有，和毛主席也早分了居；但主席经常派她协助康生处理一些极机密、极重要的案子。比如一九五四年年底秘密逮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一九五五年党代会期间逮捕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她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又如去年黄敬同志在广州不明不白地「突然病逝」，至今一团迷雾。黄敬才四十六岁，平日身壮如牛。死因不明也没让解剖，当天就火化了。黄敬原名俞启威，浙江绍兴人。一九三二年在青岛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曾和一个名叫李云鹤的女子结婚。不久两人分手。

李云鹤去了上海投身演艺界，艺名蓝苹，后又投奔延安，改名江青；俞启威则化名黄敬，到北方局工作，成为得力干部。一九四九年初天津解放，黄敬是天津军管会主任、天津市市长。不久调中央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可周恩来明白，蓝苹作为主席夫人，对自己的这个年轻有为的第一任丈夫，怎幺看怎幺刺目，心里不舒服……广州方面去年曾经有人私下议论，黄敬同志属于「暴卒」。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庐山第一晚，周恩来吃了安眠片，仍迟迟没能入睡。他本是个在汽车上都可以睡着的人，平日很少失眠的。或许这山上的空气太过清新，使人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或许仍是那个近年来一直苦缠着他的大是大非问题，硬在寻个水落石出？

是了，正是去年春天，毛泽东主席反掉了他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反左倾」，才发动起了全党大跃进、全民大跃进。整个儿就像在赌气要泼似的：你不是要「反冒进」吗？我偏给你来个大跃进！你不是强调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吗？我偏要打破你的所谓规律、所谓平衡！按照辩证法，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人类的活动是从无规律到有规律，并在不断打破旧有规律的过程中得以前进。革命就是打破规律。共产党人就是一切旧有规律的永不疲倦的破坏者。

似是而非，歪理常常成为正理。辩证法常常沦为无往不胜的诡辩术。

可是这话，能对毛泽东主席说吗？又有谁敢在毛泽东面前提到他的「思想」充满了诡辩术？

这一切，究竟是怎幺发生的？又是从什幺时候开始的？几年的国务院总理当下来，周恩来已是备尝艰辛、心力交瘁了。除了一次差点送掉性命的一九五四年万隆亚非会议，加上一次前后历时三个多月的一九五五年日内瓦会议，他在国际舞台上意气风发、纵横捭阖，为新中国打开外界局面，获得过众多的喝采；在国内事务上，他简直是动辄得咎、如履薄冰了。

地位也几度岌岌可危。原以为啊，高、饶事败（高自杀、饶被囚），去掉了那个妄图爬到他头上的「二皇帝」，前进路上已无障碍，他和陈云同志可以率领整个国务院系统，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在少奇同志的默契配合下，集中精力、发挥才智于国家经济建设大计，为党和人民好好干下一番事业。这本该是他一展平生抱负、创下辉煌政绩的岁月……一个他和少奇同志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多年来反复宣称要退出一线、退居二线从事理论研究的毛泽东主席，竟是早就按捺不住似的，忽然抢到最前线来直接干预、指挥经济工作。原先是让高岗代他上阵，现在是亲自披挂上阵，连个缓冲、回旋的余地都不给了。毛泽东主席的脾气也越来越乖张，喜怒失度，反复无常。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他

明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意了刘少奇、邓子恢提出的对山西、浙江等地不顾条件一窝蜂闹起来的几十万个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允许解散；可是过了半个月，他却当众斥责刘少奇、邓子恢两人是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绊脚石」，「步履蹒跚，必须大喝一声，推上一掌」。他派自己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去兼任农业部副部长，主持全国合作化运动。陈伯达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农业，典型的外行领导。他更撇开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刘少奇、邓子恢，组织编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为全党的农村工作手册，亲自写了两篇社论，并替收进该书的文章写下一百零四条思绪狂乱的按语，比如「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多好办事」、「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亲自率领谭震林、陈伯达等人制订出了雄心勃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在十二年时间里，粮食产量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千六百五十二亿斤，增加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万亿斤，增长二点九倍；棉花产量则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千零七万担，增加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亿担，增长三点三倍。

不久，毛泽东又指示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为首的另一组人马，提出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十五年远景规划〉，规定：到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五点六倍；钢铁产量更是要由一九四九年的十九万吨，一下子跃进到一九六二年的二千七百万至三千万吨，到一九六七年达到五千万至六千万吨。

毛泽东制订出上述两项想入非非、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计画，有意忽略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李先念等人的务实看法。在国务院的十位副总理中，只有邓小平、李富春二位表示赞同。

使得周恩来、陈云的国务院系统更为棘手的是，毛泽东在制订上述「纲要」、「规划」的同时，更是号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大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指示反对右倾保守，反对少、慢、差、废，提倡鼓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全国各省市的党政大员们立即跟进，纷纷向国务院报新计画、立新项目，把一些原本是第二个五年计画，甚至是第三个五年计画才开工兴建的大型工程，提前到一九五六年来上马，要求国务院给经费、给钢材水泥。有的还提出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大干快上，恨不得一个晚上就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时间，全国上下，摩拳擦掌，干劲冲天，一片昏热。

面对毛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天文数字般的高指标，各地干部头脑发烧，负责实际经济事务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直冒冷汗，无所适从。一向慎言慎行的周恩来在总理办公会议上，苦笑着说：根据什幺把粮食产量、钢铁产量订这幺高呢？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西德和英国，目前也还没有年产钢铁两千万吨。人家是什幺样的基础？我们又是什幺样的基础？要求五年之内，我们的年产钢铁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真是匪夷所思！况且钢铁产量的吨位并不能说明一切。德、英两国虽然年产钢铁都不到两千万吨，但他们钢材品种多，什幺机器都能生产，这才是真正的工业国力！不然，就算能炼五千万吨，但都是些粗钢，品种上不去，生产不出好的机器，又有多少用？高指标呀，高指标，主席就是图个多、快，丢了好、省，到时候怎幺收场？

言下之意，毛主席不懂工业，不懂经济，又偏偏要抢到第一线来充当总指挥。幸而纲要也罢，规划也罢，到底还是要由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来落实、执行。几位经济当家人坚持务实、头脑清醒。还有刘少奇也算头脑清醒。他们共同觉察到，党内已滋生出一股来势凶猛的左倾冒进倾向；并预感到：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画，经毛主席一再催迫所提出的各项指标，将如一批出笼的饿虎扑向国家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潜存着巨大的危机。当务之急，在于反左倾、反冒进。

于是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有趣的格局：毛泽东主席到处刮加速经济建设之风，煽多快好省之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却到处搞消防，设法降温、退烧、熄火。

一九五六年年初起，周恩来一反他在毛泽东面前小心翼翼的习性，表现出来罕见的政治勇气和责任心。他首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告诫副总理们和各部委办负责人：各地都在反右倾、反保守，出现了贪大贪多贪快的急躁冒进情绪，我们可不要头脑发烧呀。就这幺一点家底子，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才十九万吨，去年好不容易搞到了三百九十万吨，加上几百万吨水泥，一千多万吨煤炭，若依了下面狮口大开，恐怕连十个省市都满足不了。还有二十来个省市呢？中央的重点建设项目呢？拿什幺来保障？搞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有多少米煮多少饭。不能一窝蜂，不管不顾，一轰而起，搞万马奔腾。上马容易下马难呀，到时候造成经济损失，难于估算，国家要吃大亏。

此后周恩来更反复强调：绝对不要提出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口号。冷静算一算，确定不能提。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规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画，都不要胡吹海夸。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各部委专业会议提出的计画数字都很大，不要搞竞赛，请大家冷静下来。

周恩来率领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公然与毛泽东主席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了。二月十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本年度一系列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高指标，果断地进行了删减、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原本国务院上报中央主席审批的款项为一百一十亿元，却被毛泽东主席一路追加到了一百七十三亿元。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征得大家的同意，咬了咬牙，压缩为一百四十七亿元。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甚至要求退到底，退回到原来的一百一十亿去。周恩来摇着头苦笑说：先念呀，你是个实干家，有人讲我们国务院已经成为「促退委员会」、「压缩委员会」。我倒甘愿背这个名声，但我们还要过主席那一关呢。

修订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画案〉呈送毛泽东主席审批。毛泽东翻了翻，一看将他原先定下的一百七十三亿基本建设投资，压缩成一百四十七亿，眼睛都气乌了，随手批下几个怒气冲冲的大字：不看，没有意见，退回！

龙颜不悦，但报批手续完备。周恩来、陈云领着国务院系统人马，硬着头皮干下去。经济问题毕竟不同于政治问题，况且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不是胡整。到了四月中旬，全国各地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大搞快马加鞭齐头并进，所引发出来的恶果已经日显严重：国家财政吃紧、钢材、水泥、木材等主要建筑材料供不应求，国家资金和物资储备日渐短缺。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周恩来、陈云心里有数：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画仍然是个冒进计画，相应的〈农业发展纲要〉和〈十五年远景规划〉两大方案，也同样是冒进了。

症结在于毛主席。毛主席昏热，全党昏热。要使这种不顾国家财政、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追求加快加大建设步伐的热潮退烧、平息，最大的困难在于需要劝说毛主席带头退烧。周恩来寄希望于正在埋头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刘少奇同志。如果少奇同志态度鲜明地支持国务院压缩经济指标，或许能促成毛主席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

周恩来找到少奇同志诉苦说：「整个经济建设形势严重，贪多贪大，急于求成，全国刮热风。我和陈云、子恢、先念、一波像救火队，到处扑火苗。国务院成了促退委员会。不是促进，而是促退，退到合符实际，有多少财力办多少事，有多少钢材、水泥上多少项目。可是主席那里怎幺办？他对我们越来越无耐心……」

刘少奇对周恩来、陈云等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他建议周、陈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把问题摊开来谈，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陈述利弊。不然你们勇于负责、辛辛苦苦地干了工作，反而可能闹下误会，甚至被人指为与毛主席的方针背道而驰，另搞一套，问题就更麻烦、更难于解决了。

刘少奇说，如今在毛主席周围，有一整批主张经济建设可以打破常规、加快速度、齐头并进的同志呢。

邓政委、谭震林、陈伯达、康生、罗瑞卿、胡乔木、廖鲁言、陈正人等等，都是。在下面的则有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韦国清、吴圃芝等等。都恨不能几口吃成个大胖子，一晚上完成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恩来啊，你和陈云同志要有思想准备呢，党内要刮风，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关键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少奇同志对党内的干部人事，从历史到现状，确是了若指掌。可以说，毛泽东主席对经济建设贪大图快、急于求成的心情，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他周围的这批「文痴」和「武痴」所激励出来的。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在颐年堂开政治局扩大会，研讨经济工作。

毛泽东主席一一点名，除朱德、邓小平、彭德怀、林彪、罗荣桓五人因事因病请假，人员到齐。刘少奇主持会议，照例先请毛主席讲话，谈经济形势。

毛泽东说：「我也不谈什幺形势好坏等等了，报馆天天都在发消息。

我这里要直奔主题。今年年初，国务院报给我一个一百一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方案。我根据各方面的要求，建议定为一百七十二亿，批了。当时周总理、陈云副总理们都是同意的，并没有反对嘛。可是到了本月中旬，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们却给了我一个回马枪，把全国基建投资压缩成一百四十七亿，又报上来让我照准。把本主席当木偶了？还是泥菩萨？对不起，此次我只批了几个字：不看，没有意见，退回。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呀？和为贵嘛。你们压缩、停建了那幺多的重要项目，各省市怨声载道，还有骂娘的，电报、状子都告到了我这里。怎幺办？我不忍心泼下面的冷水，打击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你们不是搞了个促退委员会嘛？本人也向国务院同志看齐，效法搞个促进委员会，与之抗衡。可不可以？不是口口声声强调什幺综合平衡嘛？你那边厢念促退咒，我这边厢唱促进经，也算一种综合平衡。考虑到各省市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劲可以鼓，不可以泄，本主席再次郑重提出：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定为一百八十个亿。一百八，发一发。周总理、陈老板、还有各位同事，以为如何？

毛泽东一番开场白，说得陈云、邓子恢、李先念、李富春一班子副总理们眼睛都发急。他们忧心如焚地想把日益失控的经济形势控制住，最高领袖却不管不顾，唯恐漏子、乱子捅得不够大。

周恩来保持着他遇事不惊的平静。不惊是表面，内心里也是砰砰鼓响。要在平日，遇上毛主席这幺一番冷嘲热讽的数落批评，他早就低头认错，表示愿意检讨了。这次却不，周恩来非但没有认错，而是当着毛主席的面，诚恳而坦率地摆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简要汇报了当前国务院所掌握的基本建设资金及钢材、水泥、木材、工程技术队伍等方面的情况；之后说：搞建设，各省市自治区热情高涨，都要求多列项目，多上工程，这是主席去年以来指示加快建设步伐，反对右倾保守带来的好形势、好格局。另一方面，正如主席经常指出的，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就是党内已有一种急躁冒进的情绪在蔓延，不管客观条件是否许可，而盲目要求中央增拨资金，增拨钢材、水泥。如果中央不注意克服这股急躁冒进风气，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势必造成资金短缺、钢材水泥短缺等严重情况。如果放手让一些计画外大型项目上马，到时候就会停工待料，成为半吊子工程，几万人马陷在那里，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或许有的同志说，我们可以加速建些钢铁厂、水泥厂嘛。但建一座大中型的钢铁厂或水泥厂，至少需要花上七到十年的时间。基建工程一旦上马开工，天天张开大口嗷嗷待哺，是没法子等上七到十年的，这是常识。所以搞经济建设，不能万马奔腾，齐头并进。而要一马当先，万马跟进。

毛泽东总算耐着性子听完了周恩来的发言，心里很不是滋味。周恩来总是打着拥护、赞同的旗帜，从中塞进自己的一套。明明是要给各省市的建设热潮刮冷风、泼冷水，却又标榜是在真正爱护下面的积极性：「恩来啊，快马加鞭，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是我提出来的，你不同意没有关系。

我们言论自由，各人保留。请教你的一马当先，万马跟进，是什幺意思？」

周恩来额头上已冒出来一层细细的汗珠子。他掏出手绢来贴了贴：「主席的快马加鞭我衷心拥护，反对右倾保守我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国务院、国家计委要算账，要拿得出资金和钢材、水泥来。国家底子雹基础差，许多事情急不得。一马当先就是原材料当先，煤炭、电力、运输要当先。先有了煤炭、电力、运输，才能多产钢材、水泥。有了钢材、水泥，才能上基建项目，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还很少被周恩来这幺软磨硬顶过。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不便当众发作。但登时脸色阴沉下来：「今天我开宗明旨，主张今年的基建投资追加到一百八十个亿，恩来同志摆出一大套理由来搪塞、反对。若依了恩来的高见，我们的经济建设就只好按部就班，老牛破车，亦步亦趋了。

但也不是一马当先，煤炭、电力、运输、钢材、水泥，至少是五马当先罗。可见逻辑混乱。少奇、陈云、富春、还有先念，你们几位的看法呢？」

刘少奇恭敬地看毛主席一眼。主席指头捏着根云烟欲吸，他连忙擦亮火柴凑上去，帮着点燃，之后自己也燃上一支大前门，坐正了身子，才说：主席加快建设步伐的主张我是赞同的。搞建设是办喜事，要放鞭炮，不要泼冷水。我们既要爱护地方的积极性，又要考虑到中央财政上的困难。

在这方面，总理和陈云同志是当家的，知道油盐柴米，筹措不易。当前是既要反右倾保守，提倡多快好省；又要防止急燥冒进，丢了主席一贯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好传统、好作风。如果允许各地大上项目，遍地开花，到时候资金、原材料都到不了位，而中途停工，就被动了，造成的经济损失、物资浪费会相当严重。

陈云紧绷着脸，谁也不看地说：「搞建设，做热锅上的蚂蚁，火烧屁股似的，争着抢着上项目，打乱了计画，到时候只怕谁都爬不出热锅子。

我认为还是做冷锅子里的蚂蚁比较好，起码不会被烫坏、烫死。」

陈老板不拘言笑，却比喻生动，会场上引发出轻松的笑声。只有毛泽东吃了苍蝇似的笑不出来。这时，周恩来、刘少奇两人都盯住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示意他不要再曲意迎逢毛主席了，而应当鼓起勇气讲讲真话。

李富春迟疑了一会，挺了挺瘦小的身子说：「国家计委是管具体经济指标的。以目前计委所掌握的资金、原材料，基本建设的确不宜一轰而上，遍地开花。订指标，订计画，还是留点余地的好。」

毛泽东很不满意地瞪了李富春一眼。这个小老乡原先愿意紧跟，现在变了腔调……「先念同志，你是财政大臣，你的看法呢？不要紧，可以反对我的主张，你想讲什幺就讲什幺，相信我还是有点雅量的。」

李先念红了红脸，才说：「主席一向要求干部讲真话，做老实人。我最拥护。现在钢材、水泥缺口最大。国家财政缺外汇，又无法大批进口。

何况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实行经济封锁。老大哥那边也不大可能再扩大对我们的供应援助。根据年初订下的计画，今年要完成一百四十七亿的基建项目，会有很大困难。我看至今只能完成一百二十几个亿。薄一波同志在座，他掌握的数据更详细。所以，实在不能容许各省市都急切要求追加资金和项目了。参加革命前我是做木匠的，一堆打柜子的木料是绝对盖不起一栋猪栏屋或牛栏屋的。」

越是老实话越不好听。毛泽东沉得住气，示意薄一波也讲一讲自己的看法。薄一波是会议的列席者，

主席不示意，他本不欲发表意见的：「少奇同志说，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办喜事，要放鞭炮，很深刻。但喜事也有红白两种。去年山西大同修水库，没有技术人员设计，县社干部蛮干，结果大坝堆到一半就垮了，压死了十几个人，办成了白喜事。所以，搞建设，要讲科学，讲规律，不要盲目。」

毛泽东越听越倒胃口，再坐不住了。过去战争年代，周、陈、李、薄都是敢闯敢干、大有作为的人物，怎幺到了和平时期，到了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就一个个畏首畏尾，都成缩头乌龟了？难道搞经济建设，比指挥打仗夺天下还难？

毛泽东站起身子，挥了挥手说：「我看今天这个会，越开越泄气。再开下去，就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悲悲戚戚了。什幺红、白喜事，可怕得很。你们一面倒，不同意我把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列为一百八十个亿，我保留自己的看法。过了五一劳动节，我要离开北京几个月，找个清净地方住下，去修改两份大会报告，为「八大」做准备。一个是少奇同志代表中央要作的「政治报告」，一个是小平同志要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工作再不抓紧，今年「八大」还是开不了。北京的事，就交给你们吧。好歹你们去干。是继续反对右倾保守，还是同时也反对什幺急躁冒进，少奇、恩来、还有陈老板你们一起看着办吧。散会。」

什幺决定、共识都没有达成。毛泽东主席一声「散会」，转身就走。

这可急了周恩来总理。他连忙快步跟了上去，在颐年堂通往菊香书屋的过厅里追上了毛主席。

周恩来说：「主席，是不是听我再汇报几句……」

毛泽东只是站下身子，脸孔并不转向周恩来：「基本建设投资被你砍掉二十几个亿，我主张的一百八十个亿也被你们顶到了南墙上。我都不战自退了，你们还要穷追不舍？」

周恩来苦着眉眼，以求告的口吻说：「主席，富春的话有道理，订计画，订指标，还是留有余地好。留些余地，到年终时提前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更可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

毛泽东不为周恩来的求告所动，仍是冷冷的说：「我主张今年基建投资一百八十个亿，决心不动遥」

周恩来见毛泽东如此固执己见，都快要哭了：「主席，搞经济建设不同于指挥作战，战争有战争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法则，要注意综合平衡……失去了综合平衡，一切乱套，我这个总理就没法子做下去了。」

毛泽东这才吃惊地转过脸来，盯住周恩来问：你说什幺？搞经济建设不同于打仗？我看又相同又不相同，规律也不能死记硬背，没有规律本身就是规律。还有，你说你的总理没法做下去了？什幺意思？若是考虑成熟了，你可以给政治局写报告、递辞呈嘛。

周恩来知道自己讲错话了，连忙更正说：「主席，我刚才话说急了一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强调一下工作上的困难……主席，你是知道的，我是个喜欢做事，喜欢忙碌的人。」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解释，却更生气了：「那你就是要以此来要挟本人了？恩来啊，我还是第一次领教你的要挟呢！你、我几十年的老同事了，你知道我的脾气，从来吃软不吃硬。放心，开「八大」，我还会保举你进中央政治局，提名你做党的副主席的候选人。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想清楚了，合则留，不合则去，给政治局写个东西，大家作出决定。你可以去管政协、搞统战。但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不做中国的史达林。」

周恩来见误解越闹越深，委屈得两眼泪光：「主席，我讲错话了，现在收回，认错。我不会给政治局写东西。我要在主席领导下，在现在的岗位上，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见周恩来一下子急成这副样子，倒也动了动恻隐之心似的，脸色缓和了下来：「好了好了，「八大」前夕，也不宜闹重大的人事变动。

总理职务，你还是先安下心来做。对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画，你、我有分歧，暂存疑吧。相信到第四季度会有分晓的。」

第三章　离右派只有五十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画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中删除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把毛泽东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画（一九五八——一九六二）中的粮食、棉花、钢铁等各项高指标都往下作了压缩调整。毛泽东面对中央领导层多数人的共识，不得不勉强予以默认。应当说，由于周恩来、陈云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上刘少奇的支持，全国经济建设中的急躁盲目、左倾冒进的风气受到了遏止。

八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刘、周、朱、陈、邓，形成新的集体领导核心。高岗当年雄心勃勃渴望得到、并因此丢了性命的党内交椅，周恩来顺理成章地稳坐上了。一中全会的选举花絮是，九十七名中央委员投票选举政治局委员时，毛泽东得了九十七票，是唯一的全票，说明他当仁不让地投了自己一票；刘少奇获九十六票，说明他谦逊地没有投自己一票。还有劳苦功高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有人说彭德怀为人太耿直，太坚持党性原则，包括毛、刘、周在内，都是又怕他、又敬他、又有些讨厌他。

「八大」之后，毛泽东主席的主要精力倾注于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上。鉴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都出现了因人民群众要求民主改革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演变成暴乱事件，共产党政权都是靠了苏联红军的坦克才得以维持住；毛泽东决定在中国实行一定程度的小民主、小自由，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他先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方针，提倡艺术民主、学术自由。紧跟着又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一再要求全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上书言事，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实行三不主义：不揪辫子，不打棒子，不戴帽子。

由于毛泽东主席带头煽鸣放之风，点鸣放之火，使得那些本来对共产党存有疑虑、戒心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解除了顾虑，解放了思想，广开言路，坦率地给各级党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有的甚至公开提出了民主改革的主张。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言词尖锐地说现在国家成了共产党的「党天下」，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的总理、和十二位副总理，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组成，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民主党派都放到人大和政协去挂名，也是有名无实；农工民主党的主席章伯钧则提出「政治设计院」，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起来商讨、设计国家的大政方针，共同决策；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则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在「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量冤案、错案、假案平反。

著名的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更是在鸣放中大胆陈言，直接影射毛泽东：居功自大，知识

水平低，经验不足，又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好大喜功，就是什幺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式要大，二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势要大最为突出，最受人喜爱；急功近利，就是提倡一切都要速成，要快，一马当先还不够，还要万马奔腾，不顾条件，要求遍地开花，齐头并进；鄙视既往，就是什幺东西都要从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幺都是封建，都在打倒之列。好象马克斯出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子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迷信将来，将来一切都美好？一切都顺利？不见得。历史是一步一步往下继承的。将来也是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说是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张奚若教授的发言报导，彷佛看到自己被人描了一幅活生生的画像似的，勃然作色，怒斥道：放屁！一个大学教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不知天高地厚，对我们指手划脚，想当共产党的教师爷？要说我们好大喜功，何错之有？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新中国之功，急人民群众之利！

不久，毛泽东把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们为响应他的号召，并经中共领导人物们一再鼓励催促，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鸣放座谈会（共开了十三次）的发言，概括为「三大右派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毛泽东先在中央高层内部吹风说：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想在右派中间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于是全国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百家争鸣了四个来月之后，毛泽东一改自己当初作出的种种公开承诺和神圣保证，而直言不讳地说，那不过是自己的一种「阳谋」，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小右派分子，既要抓辫子，又要打棍子，还要戴帽子，绝不施仁政。

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起，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的党内指示及多篇《人民日报》社论，并任命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层层下达指标（规定大学以上文教科研单位，右派人数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腥风血雨的抓右派运动。

轰轰烈烈的抓右派运动一展开，全党全国又像回到战争年代，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毛泽东又成为驾驭一切的最高统帅。再无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情右派者一律划作右派，决不宽贷。唯一一位反对毛泽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大抓右派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先后七次上书毛泽东，要求共产党爱护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利国运祥和昌隆，以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对宋庆龄的劝谏相当反感，一度让周恩来去传话：宋先生如果觉得住在国内不舒服，可以请她考虑到国外去住一个时期。毛氏下了逐客令。周恩来出于对宋庆龄的敬重，并虑及国家形象，而没有替毛泽东传这个话。

由于毛泽东忙于政治斗争，以及应付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放松了对经济工作的直接干预，使得周恩来、陈云的国务院系统得以正常运作，坚持反冒进、反左倾。也使得一九五七年成为经济工作成绩最好的年份，提前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画的所有经济指标。

可是，正当周恩来、陈云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一九五八年经济领域继续反冒进，并向下调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画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从根本上把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国民经济十五年长远规划’否定掉；毛泽东警觉了，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了史达林，现在中共党内是不是也有人想否定自己？因之，毛泽东在全国抓右派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回过头来抓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他坚信自己可以打破目前的局面，使经济建设来一个跃进。

毛泽东在十月九日三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以总结讲话的方式，第一次对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反左倾」进行了公开批评。他先说了一通国际国内形势，反右斗争的胜利，突然话题一转：「去年这一年，我们也被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剩再没有人提这个口号。不要多了，

不要快了，连带好、省也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有人想连锅端。端不端得掉啊？我很怀疑。端掉了也可以复辟。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政府，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我认为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有些同志热中于促退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了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的章罗联盟①，是右派同盟军，还有台湾的国民党，加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

毛泽东主席的总结讲话，像给了周恩来、陈云等人当头一棒，也像是一次突然袭击。又是发生在闭幕式上，毛一总结完，就宣布会议结束，中央委员们各自打道回府，周、陈等人连给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把「反冒进」压缩经济指标，把半开玩笑性质的「促退委员会」，当成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当成章罗右派联盟来批判，性质够严重的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面对毛泽东在闭幕会议上的突然袭击，唯有面面相觑，忍辱负重了。散会之后，他们也没有勇气、没有必要跟党中央主席作公开的辩论。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毛泽东敢和他们撕破脸，他们不敢和毛泽东撕破脸。

连凑在一起发牢骚、泄怨愤都不敢。虽然党的「八大」决议中也曾明确宣示了反对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强调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但在内部文件中又同时保留了毛泽东主席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之权。因之大鸣大放也好，帮助党整风也好，全国开展抓右派也好，毛泽东一系列的重大举措事先都没有经过党中央的集体决策；只是事情闹开来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才顺应他个人的需求，来补作相关的文件、决议。谁也无法对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作出挑战。

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批改、审定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在全党、全国读者面前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民批判右倾保守，在生产战线来一个大跃进。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及随后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还有六十四国非执政的共产党领袖会议。副团长是宋庆龄和邓小平。让宋庆龄挂名副团长一起出访，算是毛泽东对她反对抓右派的意见未被采纳所作出的一种抚慰。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起草六十四国共产党宣言中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几乎和赫鲁雪夫翻了脸。双方争辩了十几天，中共代表团才以保留意见方式作出妥协，同意签署宣言。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到莫斯科大学礼堂对近千名中国留学生作了一次著名的讲话，一方面声称「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现在还一穷二白，科学技术文化都落后，农业、工业也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被欺凌、甚至被开除球籍。因此，新中国要下决心，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富强起来，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豪情万丈地说：「赫鲁雪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可以超过美国；我也要告诉大家，十五年以后，我们中国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以及他们的总书记高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每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五千万吨、甚至六千万吨，这样岂不是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我们超过英国！社会主义就取得真正的胜利，我们就顶天立地……」

十一月二十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酒会，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同志们送行。酒会上，轻松亲切的气氛中，毛泽东对赫鲁雪夫等人说，他准备从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在中国叫做退出一线，退居二线，去做些理论方面的研究。国家主席的继任人选嘛，朱德同志年纪大了，要照顾他的身体，多安排他一些休息。刘少奇同志是不错的，有可能继任，目前他是人大委员长，相当于你们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还有，你们看，就是那个矮个子，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精力充沛、能力强，前程无量；你们一定会问起我们的周总理。周恩来办外交比我强，谈判很高明，在国际上形象不错，就是在我们党内，政治立场差一些，容易左右摇摆，历史上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都有份，很卖力气……总而言之，今后，无论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中的哪一位，到莫斯科来，你们都要像接待我一样，接待他们，我就很高兴，很感谢了，云云。

毛泽东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发出「十五年内，中国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事先并未经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但事关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是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北京的同事们只能热烈响应，坚决拥护。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全国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刘少奇一改过去稳健务实的作风，而效法毛泽东的豪气干云，提出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内，在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上苏联超过美国，社会主义阵营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毛泽东发出新号召，局势一面倒。又要刮风了，且这次风势迅猛，雷霆万钧。周恩来口头上赞成，心里却叫声苦也，不知如何是好。陈云嘴唇紧闭，一言不发，又要犯病了似的。国务院「促退委员会」的另几名大将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更是旁徨四顾，无所适从。

毛泽东一行返回北京后，毛在苏共政治局送行酒会上那番关于中国党领导人事的议论，终于传到了周恩来本人耳里。周恩来十分震惊、愤懑，简直是不可思议：和毛共事已近三十年，自己兢兢业业，谦恭礼让，毛却仍然记旧账，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分子，政治立场不坚定的人！三十年换不来一颗真诚的心，一份政治信任……而且是当了老大哥政治局委员们的面去谈论，近乎人身攻击，等于把他周恩来的所谓问题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全世界兄弟党领导人公开了出去。怎幺可以这样！难道不算严重违背党的纪律！也不符合起码的外交礼节。今后他周恩来还怎幺去莫斯科会谈？人家会不会认为，连你们的党主席都不信任你，你还有什幺代表性？

周恩来涵养再好，再阴柔圆融，终归咽不下这口气。毛主席对自己的猜忌、记恨是根深蒂固的了。他必须悍卫自己的人格名誉。他决定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封信，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当然事情须尽量缩小范围。

毛、刘、朱、陈、邓，加上自己总共六个人。信要简，不直接指向毛主席，而只诉说自己的委屈，作些简明扼要的解释。

周恩来花了一个通宵，字斟句酌，写出了给政治局常委会的信。信首先送达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阅后画了个圈，写下五个字：送少奇同志。之后密封好，派机要秘书送达刘少奇。刘少奇阅后画了个圈，密封好，派机要秘书送朱总司令。陈云恰在朱德处，便一起看过了。朱德同意陈云意见，应送毛泽东主席本人。如毛泽东同志的确在莫斯科说了那些话，建议和恩来作一次同志式交谈、沟通，彼此解除心结，以利今后工作。周恩来的信再转回到刘少奇手中时，刘少奇挠头了。他原不打算把信转给毛主席本人，在几位常委中传阅一下，给周恩来一个安慰，即存档算了。因刘少奇已敏感地察觉，毛对周在经济工作中一再反左、反冒进、压指标、砍投资、减速度一套，已忍无可忍，马上就会有一次总的爆发。现在再把周的信送上去，不胜如送上了导火索去引爆？但总司令和陈老板都主张送，自己若擅自压上，又要担着很大的干系。

刘少奇权衡利弊，咬了咬牙，把周恩来的信转给了毛主席。好在毛主席从苏联回来不几天，就到南方视察工作，也是避寒去了。住在杭州西湖第一名园刘庄，准备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进一步向全国人民宣传「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称英国是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八七 0 年产钢二十二万吨，一九五七年达到两千零九十九万吨，估计到一九七二年可达到三千六百万吨；我们中国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年产钢铁十九万吨，到一九五七年已达五百三十五万吨。到一九七二年时，要达到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十五年赶超英国，就等于新中国只用二十三年的时间，完成英国一百零二年所走过的路！一百年前，英帝国主义凭藉它的钢铁生产出来的军舰大炮，冲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率同八国联军攻占清王朝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洗劫紫禁城，之后与列强一起瓜分中国，中国人民因此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和凌辱！现在，毛主席号召赶超英国，长中国人民的志气，灭西方帝国主义的威风，全党、全国人民能不意气风发，热血沸腾？！

舆论造足，毛泽东随即召开一系列会议，来清算周恩来、陈云为首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所推行的反左倾、反冒进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月三日至四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因在北京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并未出席。毛泽东发表讲话，当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的面，疾言厉色地说：「这次会议，两位反冒进的头子没来，李先念、薄一波来了，但不是头子。反冒进反了一年多，反掉了多快好省，反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反掉了促进委员会。我和邓总书记、谭震林、陈伯达、还有柯庆施等等是促进委员会，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等是促退委员会。一年来你们促退委员会大行其道，给全国人民大泼冷水，是百分之百的右倾，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家可以看看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攻击言论，两相对照，就可以明白其中奥妙了。我的这个意思，去年九月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就说过了，人家听不进，当成耳边风，继续反冒进，压指标，砍投资！这里，我要向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喝一声：你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还不悬崖立马，回头是岸？」

杭州会议不久，毛泽东一行人抵达广西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住进人民公园内的明园。他召来了九省二市的党委主要负责人，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举行了为期十三天的会议。二市为北京彭真、上海柯庆施；九省为：四川李井泉，湖北王任重，湖南周小舟，广东陶铸，广西刘建勋、韦国清，江西杨尚奎，安徽曾希圣，江苏江渭清，河南吴圃芝。

南宁会议最初几天，周恩来并没有赶来出席。直到毛泽东第五次指名道姓批评他的反冒进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旧病复发，他才从北京赶来。至此，他当着九省二市书记们的面，颜面尽失，额头上冒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子。毛泽东说：「千呼万唤始出来，欲抱琵琶半遮面。主角终于出场了。我说的主角就是我们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此公你们认得不认得？

我是认识此人久矣，又可以说并不认识。历史上的旧账不提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两篇序言，还有一百零六条按语，无非是鼓干劲，争上游，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就成了左倾盲目、急躁冒进的罪魁祸首了。整整一年半时间我被剥夺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不准我放，不准我鸣，连多快好省的口号都不能提了。不信查查一九五六至五七年上半年的报纸、文件，这个口号完全消失。直到一九五七年九月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我才发了炮，指出去年砍了三条，反冒进是右倾。因是闭幕式，他们来不及反对，或者以沉默对抗之，我总算得彩了、复辟了，多快好省的口号重新出现了。不但多快好省，还要赶超英国。在这里，我仍要指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和党内大多数同志主张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

的，周恩来同志的反冒进混淆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或不承认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就是和党内外右派向党进攻同出一辙，互相呼应。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恩来等人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还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性质、后果相当严重。」

毛泽东还在会议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五至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实现工业化；要求在五至八年内实现原先的十五年农业发展纲要；进而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这些狂想式的指示、要求，得到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吴圃芝等人的热烈拥护。他们除了异口同声地跟着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错误，更决心回到各省市后，立即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上阵，以大跃进精神，掀起经济建设新高潮。

南宁会议还讨论了三峡大坝电站的规划问题，前来列席会议的水利部党组书记钱正英与国务院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李锐湖南平江人，一九一七年生，一九三七年二十岁时离开武汉大学去重庆，为周恩来所赏识，一九四二年去延安，与田家英成为好朋友。后赴东北解放区，先后担任过陈云、高岗的政治秘书。一九五 0 年南下到湖南工作，任《湖南日报》总编辑，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内写作《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广为发行。一九五二年调北京主持全国水利电力工作。会上，李锐年轻气盛，才华横溢，雄辩滔滔，列举各种利弊、数据，反对兴建三峡工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不久，李锐即升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并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工业秘书。

三月初，毛泽东率领一行人「周游列国」到了四川成都，并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扩大进来的有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等人。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多次讲话，继续严厉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在客观上引导了右派向党进攻，离右派分子只有五十米。毛泽东提出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方针；并一反「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的正确宣示，而认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的斗争，是主要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还一反他前几年在反对史达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低姿态，而提出了他独特的新见解。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崇拜就是服从，就是驯服。不服从，不驯服，不得了，事业就没有了核心，没有了领袖。士兵不崇拜班长行吗？班长不崇拜排长、连长行吗？依此类推，不崇拜就没有战斗力，就不能打胜仗。所以正确的崇拜，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品，不可缺少的；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主张崇拜自己。

这种人是政治野心，至少是严重的党性不纯。周恩来同志身为国务院总理，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只允许他自己反人家的冒进，不允许别人搞快马加鞭、万马奔腾，就是这种性质。我则坚决和他反其道而行之，要发动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轰轰烈烈，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现在下面流行一句新口号：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还有一句一天等于二十年！本人很欣赏，很受鼓舞。这两句口号，尤其应当唱给那几位反冒进的老爷们听听……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一系列讲话，引起与会者热烈的讨论。不少人激动得热血沸腾。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眼含热泪发言：「我主张崇拜毛主席，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我们党的历史一再证明了，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才是正确的，英明的。其它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洛甫，都不行嘛。周恩来同志更是屡犯错误嘛，

直到这次的反冒进，又犯下方向性错误。你还改不改得过来啊？」

柯庆施带了头，李井泉、谭震林、彭真、康生、邓小平、陈伯达等人纷纷跟进，争先向毛泽东表忠诚、表决心。几位帅中，只有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一言不发，还找了个西藏自治区局势不稳、潜伏着叛乱危机的由头，而中途请假回北京研究军情、处理军务去了。

刘少奇克服了旁徨观望的矛盾心理，带头作了沉痛的检讨，承认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里，国务院几位主要负责同志组成促退委员会，进行了以压规模、砍投资、减速度为目标的所谓反冒进；自己作为毛主席的主要助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从中起了默许、鼓励，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最严重的一次，是和恩来同志一起，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成为反冒进的理论纲领，泼了全国人民的冷水，造成了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的停滞，可以说是个马鞍形；一九五五年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编写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全国形成了一次高潮。而一九五六年和五七年，由于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推行反冒进，实际上形成了低潮，是个大马鞍形。直至去年秋天以后，由我们毛主席亲自挂帅，点燃了经济建设大跃进之火，才又形成新的高潮。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检讨。对于我的错误，我请求主席和政治局同志给我以批评、教育、帮助，包括处分。关于毛主席提出的「两种崇拜观」，我认为是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关于领袖和权威理想的一次重大发展。我完全同意柯庆施和其它同志的相关看法。我觉得，我们过去搞革命斗争，现在搞经济建设，每名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做毛泽东思想的驯服工具。

刘少奇的理论水平是全党所公认的，他身上的机会主义色彩也颇浓。

他提出的「马鞍形论」、「驯服工具论」，恰到好处地搔到毛泽东同志的痒处了。毛泽东带头鼓掌，全体与会者跟着鼓掌。之后周恩来红头涨脸地举起手，要求作检讨发言。毛泽东摇摇手，予以制止：「少奇同志的检讨到此为止，他分管党务组织，经济上的事偏听偏信，犯了些官僚主义而已。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跟着周、陈跑了一段，不远而复，昨天找我个别谈了，我已表示欢迎，不在检讨之列。至于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还有先念同志、一波同志，四大金刚，以恩来为首，主帅、副帅、和大将，你们的检讨，不应局限在政治局，可以放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去作。因为你们的错误范围及于全国，不能马虎从事，轻松过关，以致屡犯屡错，坚决不改。恩来啊，你、我也是三十年的老战友、老同事了，为什幺一错再错，根子在哪里？据说你对我在莫斯科的几句自由主义言论，指你历史上屡犯机会主义错误，立场不够坚定，你意见大得很。你是不是这个毛病啊？你做得，人家讲不得？都说你有水平，除了外交、谈判，你的水平在哪里？

可不可以列举几条出来，大家洗耳恭听？」

说着，毛泽东拿起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晃着上面登载的柯庆施鼓吹大跃进的文章：恩来啊，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柯庆施同志的大作，你是总理，写得出来吗？有这个水平吗？

面对劈头盖脸的冷嘲热讽，严词斥责，周恩来虽然一头一头地出着冷汗，但依然腰板挺得笔直，谦恭地说：老柯的文章我拜读了，受益匪浅，我承认水平不够，写不出。我要虚心向柯庆施同志学习，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努力跟上毛主席的脚步。

整整半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越开越热烈，越开越膨胀，言论一边倒。对于毛泽东气冲宵汉的大跃进主张，再无人发出异议。会议一口气通过了关于加快加大各行各业建设步伐的三十七个文件。对于各项经济指标，比二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作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由原订的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六；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更是由原订的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还将原订十至十五年内实现的全国工业化及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提前到五至七年来完

成。

劲必须一鼓再鼓。三月底，毛泽东一行人从四川成都抵达湖北武汉。

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又把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来，举行汉口会议。刘少奇因留在北京筹备五月份党的八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没有出席。国务院四大金刚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因要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检讨，也没有出席。汉口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吴圃芝的一个精彩汇报：「河南省决心在一年之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订要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全部指标！其中粮食总产翻两番，工业总产值翻三番，河南全省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

各省市自治区的诸侯们听得瞠目结舌，深感自己省里的决心不够大，步伐不够快。听完河南省委的汇报，毛泽东带头鼓掌，之后说：河南省办得到的事，湖北省办不办得到？河北、山东、两广、四川，还有我的老家湖南等等，你们怎幺办？河南已经一马当先了，你们要不要来个万马奔腾，赶超河南？

从一月到四月，整整四个月，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是马不停蹄地跟着毛泽东转，开完杭州会议开南宁会议，开完南宁会议开成都会议，开完成都会议开汉口会议，像一群喝足了精神兴奋剂的斗牛士，准备烽火连天地大干一常①即「章伯钧、罗隆基反共联盟」，为中共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众多大冤案之一。

第四章　第十三次书面检讨

北京最令人怀念的景观，不是故宫金碧辉煌的九重宫阙，不是壮丽雄阔的天安门广场，不是宽达一百公尺的东、西长安大道，不是北海、什刹海的轻波细浪，不是遗恨千古的圆明园旧址，不是清华、北大古色古香的深幽校园，不是颐和园的画廊，不是香山的红叶，玉泉山的白塔……最令人怀念的，是北京五十年代的蔚蓝色天空啊！北京的天空，蓝得清澈，蓝得透亮，已经千秋万代。春、夏、秋、冬，周年四季，除了少数刮风沙、下雷雨的日子，天空就那幺蔚蓝着，白天蔚蓝，晚上蔚蓝，霜天雪后也蔚蓝。整个苍穹蓝如大海，无边无涯，一丝污浊都不见，一丝白云都不见。

然而每年的四月尾、五月初，就会有一场连天连夜天昏地暗的风沙，一场来自黄土高原、塞外荒漠的风沙揭开春的序幕，为千年古都进行春的洗礼。就那幺两天三晚，或三天两晚，风沙过后，阳光明媚，碧空如洗，满城新绿。正是烟柳如画，风廉翠幕，参差百万人家了。

西苑内，中海，南海，碧波荡漾，鱼翔浅底，新荷团团。更兼柳丝拂岸，群燕剪尾，层台耸翠，飞阁流丹，花砌宫墙。

这一年的春天，周恩来却是又一次陷入了他政治生涯的高风险期。自成都会议回来，中央书记处秉承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通知他边工作边写检查，准备在五月下旬召开党的八届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读，向全党承认反冒进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请求党纪处分。被要求在党代表大会上作检讨的还有国务院「促退委员会」的其它三员主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四大金刚」作检讨，形同一次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集体思过，负荆请罪。毛主席的意向非常明确，周、陈、李、薄不深刻检查，总理、副总理一锅端，国务院领导班子重组。

至四月底止，周恩来已经上交了十二份书面检讨，都被认为不深刻，没有触及问题本质，退回。进入五月份，整整一星期，周恩来在他的西花厅后院书房，面对纸笔，再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他脑子里有两种声音在打架：一种声音催促他快检讨，越深刻越彻底越好：你已经很被动了，离党代大会开会的日期只有两、三个星期了，时间对你越来越不利了；另一种声音却仍然在顽强地顶牛：没有错，我没

有大错啊！陈云、先念、一波统统没有错啊！这幺大个国家，农业落后，科学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低，搞经济建设，怎幺能不顾这些客观条件，也不管资金储备、物资储备，去一轰而起，大吹大擂，万马争先，齐头并进？能用群众运动、人民战争、人海战术的方式方法解决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的著作里找不出这种先例。或许毛泽东同志是要从事一场规模最大的试验，以丰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是自己又一次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老毛病？革命就是左，左就是进步，就是正确？在英文里，Right（右），就是正确，就是好，就是权利。共产党人闹革命、反其道而行之了。周恩来已经从各次会议的简报中勾勒出来，自一月初的杭州会议起，二月南宁会议，三月成都会议，四月汉口会议，毛泽东主席当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面，先后二十次指名道姓，斥责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推行反冒进，压指标，砍投资，降速度，大行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全国右派向党进攻，导致全国经济建设出现两年的「马鞍形」，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现在，一些省市的第一书记见了他周恩来，都不大打招呼了，都要拉开距离，敬而远之。

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周恩来每想起毛泽东的厉声喝斥，就要不寒而栗。「反冒进」导致了全国右派向党进攻，那他周恩来不成了全国右派的总后台？他不也就是全党全国最大的右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是头号大右派，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最终目的吗？匪夷所思，石破天惊！

据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透露：「主席在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问过少奇同志，党内外的右派抓得差不多了，我们的党中央里面，有没有右派啊？会不会出大右派？我很怀疑，值得警惕……」看来，毛泽东的确动过这方面的脑筋，只是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周恩来熬红了眼睛，真正的食不甘味，夜不安枕了。他甚至萌生过绝望的念头，如果真的被划成中国天字第一号的右派，断送了大半生名节，就绝不苟且偷生。幸而家里还算安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都一如往常，恭敬而敬业。他在党内遭遇麻烦的事，夫人邓颖超已有所闻，只是不知如何给他劝慰、帮助。去找蓝苹，请蓝苹在主席面前替恩来说说话？从延安到北京，二十年来恩来可真没少帮蓝苹的忙，每次主席家后院起火，蓝苹总是来找她和恩来哭诉、求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蓝苹至今能保住主席爱人的名份，恩来功不可没。可就是啊，蓝苹春节之后就去了上海休息，听说由柯庆施同志委托自己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负责接待，安排得舒舒服服的，一时半刻还回不来。再说蓝苹在延安整风时从刘少奇手中救下过柯庆施的性命，和柯庆施算是莫逆之交了。华东局早有私下传闻，说某次柯庆施曾向蓝苹行半跪之礼，表示：「要不是江青同志比自己年龄小了十几岁，真想认个干亲！」蓝苹笑嘻嘻地说：「起来起来，我可当不了你的干娘，只要你做主席的忠狗就成……」听说这次柯庆施紧跟主席，和李井泉一起攻恩来攻得很厉害。此时此刻，若让蓝苹在周、柯之间作出抉择，说不定会亲柯疏周呢。

知夫莫若妇。邓颖超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丈夫苦苦煎熬下去。她心里明白，缓解、权宜之法，是去把孙维世或是龚澎接回来，或许能让恩来一展笑颜。孙维世是导演加演员，常常即兴表演个把生活小品，逗得恩来笑的前扑后仰。至于能和恩来说上几句心里话的，就只有龚澎了。恩来这人也是，许多事，不愿和她小超说的，却可以和龚澎去说，愿意听取龚澎的意见。幸而自从龚澎和南乔成家后，和恩来就再无那层感情了，两人就像老大哥和小妹子似的，相亲相敬了。龚澎这人也是，自春节那天和南乔领着孩子来拜过年，两、三个月没有在西花厅露过面了。

龚澎领着三个孩子，于星期天上午来到西花厅。邓大姐问起南乔怎幺不一起来？龚澎说：冠华在家里赶材料，若有好酒什幺的，让带点儿回去呢。邓大姐一听乐了：他派太太、孩子来吃了还要带？如今兴刮共产风呢。

周恩来在办公室听到龚澎来了，立时脸上乌云一扫，忘却烦恼，换了个人似的，边喊着边赶到客厅来：「澎妹子！澎妹子！你和南乔，都快把我们忘了吧？」

三个孩子见到周伯伯，立时雀跃着奔过去。周恩来蹲下身子，以双手搂着，一人脸蛋上亲上一口。大约腮帮上胡子没有刮得很干净，嘻笑声中三颗小脑袋东躲西歪。周恩来也哈哈笑着：「不算不算，伯伯还要一人亲上一口！」

邓颖超、龚澎看着直乐，却又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邓颖超每逢见到恩来这样地喜欢孩子，就为自己没有生育感到内心欠疚；龚澎则是在隐隐地悔当初，自己没有做一回藐视世俗偏见的女丈夫，替大鹏哥留下一男半女亲骨肉。

看着三个孩子和恩来玩了一忽儿，邓颖超说：「恩来啊，你和小龚和谈谈工作吧，说不一定南乔有话要转告；来来来，三个小宝贝，跟了姥姥到餐室去，姥姥替你们准备了撒琪玛、金桔饼、燕窝酥，好多好多好吃的哩。」

周恩来和龚澎相互笑望一眼，心照不宣了：这个邓大姐，怎么成了孩子的姥姥了？岂不龚澎也跟着小一辈，又做干女儿了？

总理和外交部龚司长要谈工作，服务员给办公室新沏了一过来壶黄山毛尖，并把茶盒留在了茶几上。周恩来领着龚澎进到办公室，掩上门，笑了：「我这里的服务员很细心，知道龚司长是安徽人氏，特意沏了黄山毛尖来招待。」

龚澎坐在总理对面，神态怡然地品着茶。周恩来愣愣地望着她：一晃眼，龚澎也是四十岁的人了罗。可这妹子，总是那么年轻俊丽，气度高雅，彷佛岁月在她身上留不下痕迹。你简直不能想象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身段依然苗条秀挺，更难在她脸上看到忧思、愁苦之类。就是笑起来时，眼角才隐现几丝丝鱼尾纹。

龚澎也一声不响地看着周恩来。都当了这么多年的国家总理，每次见了面，只要是剩下两个人时，他就总是看个不够，看个不够……龚澎忽然目光一闪，心里一惊：这是怎么了？才两个多月不见，他的两鬓角开始发白了？而且眼眶发黑，神色憔悴？没日没夜的工作，大小会议连轴转，竟把他累成这样？还是他心里另有烦恼，另有愁结，又不便对人诉说？

周恩来先埋下眼皮，呷了一口茶，才问：「南乔好吗？多时没见了，他和陈毅同志配合得愉快吗？」

龚澎见问到冠华的情况，显然总理是听到一些什么了。但冠华一再嘱咐她，近来总理也麻烦多多，日子也不轻松，他在外交部受批判的事，就不要让总理分心和担心了。

周恩来见龚澎眼神闪烁，欲语还休，便又问：「冠华不来看我和邓大姐，是不是躲在家里写检查啊？」

龚澎见瞒不住了，只好实话实说：「是冠华怕总理烦心，不让告诉……两年来，他和陈毅同志一直处得不大愉快。是从起草部长对外讲话稿开始的，陈老总嫌冠华起草的东西太斯文，气势不足，火力不够，改动得很厉害。冠华则认为陈老总的改动语气太激烈，太刺人，不大符合外交礼仪，就又坚持改了回来……一来二去，几次对外讲稿的修改下来，陈老总火了，责问冠华：是你当外长，还是格老子当外长？你太骄傲、太狂妄了！

欲凌驾到部党委之上啊？冠华那脾气你是知道的，文字上自视很高，又穷认真。在同事中间，他个部长助理也是鹤立鸡群，有时不免恃才傲物，得罪了一些人。反右运动一来，部党委里就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揭发他的许多错误言论，比如说外交部现在是外行领导，军人当家，办外交不是指挥作战，不能轰大炮，等等。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说了那些话。部党委已经开了他两个多月的批判会，列为白专典型之一。陈老总在一次会上说：乔冠华同志离右派只有六十米了，不看他是总理的老下属，帽子

早给他戴上了……」

周恩来听得叹气又摇头：「胡闹台！胡闹台！南乔文人习气，骄气加傲气，看不起军队出身的老同志，也真该接受些教训了。陈毅元帅是何等人物？兼任外交部长已算屈才，你南乔还不驯服？还要顶牛？少奇同志最近提出，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毛泽东思想的驯服工具。对，就叫驯服工具，过去战争年代都没有这幺叫过。我原先还以为，只要南乔好好地跟着陈老总学习，当几年部长助理，可以提个副部长什幺的……龚妹子，对不起，我本不该对你说这个的。这话不出门。南乔幺，应当好好检查，把脑子里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来次大清除。至于右派不右派，只要我这个总理不倒台……陈老总对你这个礼宾司司长的工作，满意不满意啊？」

龚澎的眼睛睁大了，明晃晃照得见人影。她心里直犯嘀咕：大鹏哥为什幺要说倒台不倒台这种话？难道他这个国务院总理，也遇上了麻烦？她嘴却回答：「陈老总对我很爱护、很关心的，多次在部务会议上表扬我们礼宾司，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礼仪周到，又不亢不卑，有大国风范。陈老总甚至还说过，在外交部，一些女同志表现得比男同志进步、优秀，龚澎同志就比她男人优秀。」

周恩来释怀地笑了：「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怕陈老总把你们两口子一锅端了。反右斗争中，有很多的夫妻档，丁玲、陈明，艾青、高樱……对了，关于反右斗争，你还听到什幺有趣的事情没有？」

龚澎说：「我们礼宾司有个女同志，老家四川。上个月回四川探望父母，回来说她老家那地委机关里，有个「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抓右派很卖力，一千来人的地直机关，抓出了一百零八个右派，超额完成了任务，中央下达的指标是百分之五嘛。可是就在「五人小组」要结束工作之时，地委领导忽然问：右派抓干净了没有？「五人小组」说，基本上抓干净了。地委领导又问：还有不有躲进防空洞里的？比方说，躲进了你们「五人小组」的漏网之鱼？结果，在「五人小组」中又抓出了两名右派，才算结束运动。

周恩来忽然神色变得十分沮丧，目光也暗淡下来，停了一停，才嚅动着嘴角，艰难地说：「是很荒唐罗……龚妹子啊，你是不知道，我现在和南乔的处境很相似，甚至更困难……一个六十米，一个五十米，相差十来米，一根藤上的瓜罗！那支新民歌怎幺唱的？什幺藤结什幺瓜，什幺阶段说什幺话……」

龚澎心里虽然有着某种预感，经总理亲口说出来，还是满脸惊讶，难以置信。两汪清泉似的大眼睛疑云闷雨，尽是「？」号。

周恩来双手捂着茶杯，尽量平静下来，免得吓着了龚妹子：「这些日子，我心里很闷，一直想找个人谈谈。你知道，你邓大姐资格老，待人处事，我想让她超然些。我的事她很少打听，我也不大和她谈……澎澎啊，相识满天下，能谈谈心事的，我只有你一个。你心里存得住事，留得住话，不会外传。你知道近两年出了什幺情况吗？毛主席要高速度，经济建设要大跃进，万马奔腾，打人民战争；我和陈云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认为行不通，不合客观条件，不符经济规律，搞了「反冒进、反左倾」。我们明争暗顶，顶了两年。今年年初起，主席发火了，从一月杭州会议、二月南宁会议、三月成都会议、四月汉口会议，在党内指名道姓，批我和陈云等人的「反冒进」是右倾倒退，扯了全国经济建设的后腿，导致了全国右派向党进攻！毛主席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他先后讲了二十次。

自三月下旬起，中央书记处就通知我边工作边检查，并要我在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党作检讨……我已经向书记处交了十二份书面检查，都过不了主席那一关，被退了回来……最近一星期，我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得出……看来，是要准备辞去总理职务，甚至要准备当全国天字第一号右派……」

说着，周恩来终归坚忍不住满腹委屈，泪流满面，脑袋都耷拉了下来。

龚澎心悸了。她没有陪着周恩来默默流泪，而是站起身子，绕过茶几，动情地从后面以双手捧住那颗两鬓已显斑白的头颅：「不急不急，大鹏哥，你想哭，就在我面前哭……不说你也知道的，我心里除了三个孩子，就装着你和南乔……南乔也不大和我讲他工作上的事，我也不问，和大姐是一样的，不愿公事、家事搅和到一起。记得一次南乔无头无尾地说了一句：「雄才大略者，很难伺候得来。」我知道他是指谁。他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从前说，伴君如伴虎。人到了那位置，就难得伺奉。他是不是还在记恨我不肯去当他的英语教员啊？他知道是你在护着我，转而寻你过不去？要这样，我就去。我是个做了母亲的人，就去满足了他，只要他放过你……」

周恩来心悸了，脑袋在龚澎面前摇晃着：「不不，不需要你去作出牺牲，问题也没有那幺简单。我现在闹不清楚的是，他批我到底要批到哪一步？」

龚澎两手掌温存地抚着面前的那颗平日令人叹服也令人敬畏的脑袋：「大鹏哥，我倒是要说呀，就算他有那份心机，也没有那份气力。他别的事都做得到，就是要划共和国总理这事他难于做到。少奇同志、朱总司令、陈云同志、邓总书记，政治局委员们，书记处书记们，谁会同意？我敢说，就连他身边的几位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蓝苹，最近又新增了一个李锐，都不会同意！划国务院总理为右派，置国家形象于何地？政府形象于何地？党中央形象于何地？毕竟不是封建帝王时代了，你也不是宰相，可以任人宰割……但是对你是不是辞去总理职务，我倒另外有个想法……」

龚澎一番有理有据的话，周恩来听得十足受用，心里的愁结顿觉宽解了些。此女秀外慧中，确有不让须眉之处。把国家总理划为右派分子，是个走火入魔的猜忌。龚澎见他渐次平稳了下来，便放开了，以手绢儿替他擦干净脸上的泪痕。此时刻，在她心里眼里，大鹏哥竟是个孩子似的，既是软弱的，也是娇惯的。

周恩来坐正了身子，略带害羞地笑笑说：「我虽然比你痴长了二十来岁，但在你面前，我有个奇怪的感觉，就是得到了精神上的母爱似的。女性的母爱是伟大的，可以征服一切、战胜一切。你知道的，我童年丧母，从小辗转在五个叔伯姨母家庭，缺少的就是母爱……好了，不说这个了。

你刚才提到，对我是否辞去总理职务有个另外的想法？」

龚澎绕回到茶几对面的藤椅上坐下，大眼睛扑闪着，柔声说：「我做了母亲之后，也有个感觉，男人都是孩子呢，无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其实都还是渴望母爱的……你呀，要是总理太难做，就辞掉吧。无官一身轻，回复自由身。我甚至想呀，干脆我和南乔也辞去外交部的事，我们一起找间大学去教书。我和南乔可以教授英国文学、西方历史；你可以教授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教育界、学术界，总要比政界单纯些，也干净些。」

周恩来见她说的一本正经，甚是有趣：「好好好，可以考虑。但哪座庙里，装得下我们三尊大菩萨啊？或者说，哪座池子，养得下我们三条大鱼？」

龚澎已是一脸天真的稚气：「难道人大、北大、上海复旦、天津你那母校南开，不欢迎我们？你和南乔做教授，我做个讲师得啦！」

周恩来哈哈笑了：「好个龚妹子，小母亲啊，你和南乔若想教书，不难找到大学欢迎；我可是想去也没人敢要喽……我知道，你的这个提议，只是为了让我开开心，笑一笑。真要是能去教书，倒也不错。美国的国务卿、英国的首相下了台，人家可以去大学做教授。我们共产党的总理下了台，可就没有那个福份，会去的地方，大约只有秦城。」

龚澎没有听清什幺秦城不秦城，只见大鹏哥笑了，轻松了，就自己也笑了，笑得既妩媚，又灿烂：「话

说回来，若真是成了一名学者、知识分子，人家要划起你右派来，给戴上帽子，就没有什幺顾忌，容易得多了。

冯雪峰、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吴景超等等，都是著名的大学者、专门家哟。」

周恩来最中意龚澎的一点，不但金玉其外，更是金玉其中，识大体，知大礼，含蓄而不张扬：「你这妹子，好的赖的，都叫你一个人说了。那我和南乔，此情此景，作何选择？」

龚澎噘了噘嘴，镇周恩来一眼：「你个大总理、大政治家，又拿人取笑了。南乔嘛，我会建议他深刻检讨，沉痛认错，争取得到陈部长和部党委多数成员的谅解，准予 pass 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继续做党和人民的勤务员。」

周恩来笑问：「还有我哪？愿听端详。」

龚澎说：「关于你，恕和大胆妄言。你和南乔一样，深刻检讨，沉痛认错，争取得到毛主席和政治局、书记处大多数成员的谅解。我相信，刘副主席、朱总司令、邓总书记，包括陈老总、贺老总他们，绝大多数的中央负责同志还是会要留住你的总理职务。这是多数人的意愿，很难改变的。过去高岗想取代你，就是因为这多数人不干，才弄了个身败名裂。上个月有人从上海出差回来，说上海市委悄悄流传一个小道消息，柯庆施同志要上调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主要领导。是不是要来取代你啊？但我相信，若真有这事，也只是一厢情愿，还是过不了刘、朱、陈、邓大多数人那一关。不说了，不说了，这些事，本轮不到我一名司局级干部来思考、妄议，传出去就完了……想想都头疼。你知道的，我这人平日说话少，只在心里想得多。犯了几次厉害的头疼，阿斯匹灵、镇痛剂都不管用……」

这回轮到周恩来忧心了：「你有这毛病？怎幺不早说？多年时间了？

一定要抓紧治疗。对了，协和医院从老大哥那边进口了几台新仪器，可以做超音波和脑电图的，你去检查过没有？」

龚澎说：「不碍事的。只要你和南乔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就是治我头疼症的灵药了。」

周恩来说：「不可以，这事大意不得。我会给协和医院打招呼，请他们替你做彻底检查，组织一次专家会诊。你不要推辞。要听话，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总是没有错的。」

龚澎说：「好，我听话，你也要听话，早点过了这一关，柳暗花明又一村啦！度嗣祥毡ā返纳缍郪皇撬盗耍　　成舷拢　扛齙吃保　绕涫堑车母刹浚　巳硕家　邮芸佳椋　　蒙缁嶂饔骞亍！　　褂幸患拢　细鲈鲁吕献芡形宜鸵患　虾Ｉ永吹睦裎锔　镂蛉怂胃敝绻　Ｔ谒镂烁　希　铱吹搅四歉鲢⑲樱　忻系　　敲虾绲拿米影桑亢孟蟮摹Ｋ镂怂凳亲钚铝魈茇　　谋＝∫缴　　　煜懋玻　芾戆朐淮蔚囊惨　ゾ稣刖陌茨Φ摹Ｋ镂耸窃谥厍焓逼诰腿鲜兑业模　　沂亲淼睦舵率鞌　趴纤嫡庑　　沂撬笛剑　　欢嗡栖惺逼冢　闵偻　镂烁　先ァＤ阆蛘伎啵　行枰　　Ｎ乙膊皇且　苴阏庑┒拢　坏Ｐ挠腥烁　阍鎏砬虏牧稀　　？

周恩来红了红脸，温顺地点点头：知道了，我会注意。

说来也是奇妙，龚澎的一次造访，一席谈心，竟使得周恩来总理愁结顿解，神清气爽。当天晚上，就请自己的政治秘书住到办公室来，以口授方式，记录整理出第十三次书面检查稿。周恩来这次从自己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出身谈起，不厌其详地列数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右倾错误。自己的右，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灵魂深处剥削阶级的烙印去不掉，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深入骨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

央、毛主席委以重任，自己却旧病复发，积习不改，右倾保守，求稳怕乱，右得不能再右，到了直接对抗毛主席的大跃进精神，给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大泼冷水，这也不准干，那也不准上马，并制订、推行了一整套所谓的「反冒进」的方针政策，压指标、砍投资、减速度，妄图拖万马奔腾、一日千里大好形势的后腿，从而使一九五六、五七两年的国民经济形势出现大的「马鞍形」，并导致全国右派向党进攻。今年年初以来，毛主席在党的一系列会议上批评教育我，指出我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我初时感情上不能接受，现在看来，毛主席讲的还是比较客气。实际上，我的严重错误离右派已经没有五十米，只有三十米、二十米，甚至十米远了。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大喝一声，责我悬崖立马，我就要堕落为全国第一号大右派，充当全国右派势力的总代表……政治秘书在记录整理他口授的书面检查时，觉得他把自己描得太黑暗、太阴森，几几乎自我承认是全国最大的右派了，这怎幺行？于是也替他加进一些诸如「几十年来，我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之类的光明词句。

整理稿送交周恩来审阅时，周恩来当着政治秘书的面，把所有上述光明词句通通划掉了，并说：「我就检查，就是要专讲自己的阴暗面，越沉痛越好。你啊，也难怪，晚出生，没有赶上江西苏区时期参加革命，不懂我们党的历史。怎幺可以说我与毛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为什幺要标榜、美化我呢？不可以的，历史也不是这样的。延安整风时，我前后检讨了整整半年才过关的……好了，不谈这些了。书面检查，还是由我自己来定稿。这回，我要亲笔缮写。我让书记处、政治局、最后是毛主席，看到是我本人的笔迹。」

周恩来的第十三次书面检查送交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阅后，苦笑道：「前十二次检讨，没有挖出错误的实质，还对「反冒进」错误有所辩解，所以主席那里通不过，打了回来。这次的检讨，挖到了本质，但又过分了，全线崩溃，几乎自我承认是全国最大的右派，全国右派势力的总后台。」

邓小平将周恩来的书面检查交由书记处成员传阅，之后专门召开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八大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在即，再不让周总理的检讨过关，并作为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工作将很被动。「反冒进」错误，周是主帅，陈云是副帅，先念、一波是大将。主帅不过关，副帅、大将也过不了关，影响一大片，国务院要改组。

书记处会议上，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都对周恩来同志的第十三次检查表示了基本肯定的看法；也都认为，恩来同志这次认错认过头了。

比如说，毛主席批评他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只是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讲的是错误的严重程度，并不一定包含有把他当成右派看待的意思。恩来同志的检讨却说，离右派只有十米。那和右派还有什幺区别？连共和国总理都是右派，别的同志怎幺办？

书记处会议责成候补书记胡乔木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检查做文字上的修订，删去那些过头的、不合实际的词语，并要适当肯定恩来同志的光明面，几十年来还是忠于党、忠于理想事业的。相信这一次，毛泽东主席不会再把周恩来同志的书面检查退回。

第五章　谁想做国务院总理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为一次大跃进的誓师会，毛泽东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号召书记挂帅，全党动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前人没有想过的事，我们要想；前人没想干过的事，我们要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我们要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以十五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在钢铁、粮食等主要的国民经

济指标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角号已经吹响，战鼓已经擂动，我们的大跃进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共产主义的明天，前进，前进，前进！

毛泽东气壮山河的演说，全体代表一次又一次地起立，报之以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一些人热泪盈眶，一些人手舞足蹈，一些人声嘶力竭。力拔山兮气盖世！人人热血贲张，个个精神亢奋。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战乱，外族入侵，列强瓜分，受尽凌辱，今天伟大的毛泽东带领中国走出历史的苦难，成为东方的巨人，此情此景，一个政党能不嚣张疯狂，一个民族能不闻鸡起舞？

大会的另一项内容，是听取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的党内公开检讨。周恩来总理关于自己一九五六、五七两年发动「反冒进、反左倾」错误的检讨，沉痛得多次泣不成声，不得不中断三、五十秒钟去擦眼泪、止哭泣，他只差没有当着一千多名党代表的面，向伟大的毛泽东叩头求饶了；陈云副总理则铁青着脸，一副倦容和病容，坦承「反冒进、反左倾」他应负主要的责任，泼了全国经济建设的冷水，打击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请求大会予以处分；李先念副总理的检讨则称自己是老实人，老老实实犯下严重错误，根本原因是求稳怕乱、故步自封，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领会毛主席的意图，而唱了反调，做下错事；薄一波则说自己是个老右倾、老保守，几年来工作上一错再错，在「反冒进、反左倾」中，又参加了「促退委员会」。其根源是自己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仍是一名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毛主席、党中央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挽救……云云。

有趣的是，国务院的「四大金刚」都只检讨各自的错误，没有相互推诿、检举揭发。陈、李、薄三人更没有把屎盆子往周恩来一人头上扣。「四大金刚」的检讨避免了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大改组。全体代表也都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表出同志式的谅解。从而也就认定了，在党中央，只有毛主席是英明、正确、伟大的，他叫谁检讨，叫谁认错，谁就得检讨，谁就得认错。包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这些人，概莫能外。

之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插红旗、插白旗的重要讲话。他幽默地说，这次，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层，插了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四位同志的白旗子。那幺，有不有同志可以插红旗子呢？只有白旗子而没有红旗子是不合理、不全面的。据我的观察，近两年对周、陈等人的「反冒进」进行了抵制，包括积极抵制和消极抵制的就有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谭震林同志、陈伯达同志、廖鲁言同志等等，是应当插给红旗子的！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是又抵制又不抵制，可以插给一面黄旗子；还有上海的柯庆施同志、四川的李井泉同志、广东的陶铸同志、湖北的王任重同志等等，都是立场坚定地主张大跃进，拥护总路线，反对右倾保守的，也应该一人插给一面红旗子！从现在起，全国大竞赛、大评比，分上游、中游、下游三个等级，上游插红旗，中游插黄旗，下游插白旗。

大区与大区比，省市与省市比，地、县、社与地、县、社比。工作魄力大，跃进速度快，敢想敢干的，都要评为上游，插上红旗；反之，工作畏首畏尾，右倾保守，跟不上跃进步伐的，要评为下游，插上白旗。坚持不改，甚至扬言「秋后算账」的，就不是插白旗的问题了，而是撤职查办，开除出党，绝不容情！

接下来，毛泽东主席更是气势磅礴地演说了一段传颂后世的名言：「在民主党派中，有人说我是秦始皇。意思是我抓了右派，是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这里，我要特别声明的是，民主党派的先生们，你们言轻了，秦始皇算什幺？他不过坑了四百个儒生。我们五 0 年镇压反革命，一次就杀了四十万！去年，我们又在全国知识分子中，抓出了五、六十万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的关进班房，有的送到农场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是比秦始皇要高明一千倍、一万倍？所以，民主党派说我们是秦始皇，他们往往说得不够，需要我们来加以补充！」

对于伟大领袖的警世通言，与会者代表全党一千八百万党员，再次全体起立，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欢呼声。

八届二次代表大会开子整十八天，通过了一系列把原已很高的工农业产量指标再翻上一番的文件，「超英赶美」也不再需要十五年了，而缩短到五至七年完成。其间，毛泽东曾率全体代表赴十三陵水库工地义务劳动一天。

五月二十五日，召开了为期一天的八届五中全会，进行中央领导层人事调整：增选一名党中央副主席及三名政治局委员。本来，新增一名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应是不二人眩况且三年前在筹备党的「八大」时，彭德怀就被列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了。

当刘少奇在全会上对增补中央领导人选一事作说明时，中央委员们才留意到彭德怀元帅没有出席本次全会。前几天在大会上见到过他嘛，怎幺中央全会上倒是不见了呢？这回轮也该轮到彭老总了，难道又有了什幺变故？

毛泽东操控全局，仿佛一眼洞穿了两百来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们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他已想好了一匹「黑马」——林彪同志。林彪虽然在历史上也和自己闹过多次别扭，但进城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对中央主席是必恭必敬、陪尽小心。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深知手下的政治人物被长时间冷置、饱尝落魄寂寞之后，一朝起用，自然懂得倍加珍惜，知恩图报，竭尽忠诚。什幺功成身退、淡薄名利？屁话。此时刻选择林彪出马，有五利而无一弊：一是林彪为军内唯一可以和彭德怀媲美功绩的人物；二是林彪生于一九 0 六年，比毛本人小出整十三岁，资历年龄都算俊生晚辈，便于制约、调度；三是林彪在中央是个单干户，基本上没有党羽，暂无拉帮结派之可能；四是林彪个性孤癖，内心高傲，不大把刘、朱、周、陈、邓五位政治局常委放在眼里，今后对这五位老朋友可以是一种制衡；五是林彪长病号也，半条性命，常年养病，冬春常住苏州、杭州，夏秋常住北戴河、北京，很少出席会议，很少管事，既不会来争权、分权，又把茅坑给占上上了。林彪占了茅坑不拉屎，彭德怀就失去更上一层楼的机会……结果，经毛泽东亲自提名，亲自监票，以举手表决方式，增选林彪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三人为政治局委员。

一切通过为仪。代表大会也好，中央全会也罢，犹如一部功率强大的机器，被毛泽东驾驭的团团转，从未越出轨道的。

机器也有失灵时。八眉五中全会之后，依例还要召开一次政治局委员会议或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毛泽东说，大家累不累呀？剩下的两个小会并做一个开吧。于是遵照他的旨意，只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毛、刘、周、朱、陈、林、邓，加上彭德怀、彭真列席，扩大三名新科政治局委员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参加。这次中央核心会议，只有十一、二人，就在菊香书屋毛泽东办公室里举行。要研究的，却是一个更为重要、也更为烦感的人事问题：周恩来提出辞职，以表示对「反冒进」错误负责任。

毛泽东开宗明义：「恩来虽然没有写书面的东西，但口头向我和少奇提了两三次。要不要考虑他的请求？是件大事，我个人不宜作主。不然又该议论我是中国的史达林，个人专断独行。相信少奇和总司令也作不了主。恩来啊，你究竟作何想法？小范围内，先向大家说明一下？」

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席把自己的口头辞意拿到常委扩大会议上来讨论，已无慰留之意，也就无所顾忌了，气度从容地说：「主席刚才已经把我的个人意见转述了。我确实是因为自己错误严重，思想落伍，跟不上主席和中央的大跃进步伐，再做总理，一是力不从心，二是缺乏信心，所以建议中央给我另分配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是诚心诚意这幺要求的，请各位老同事给予谅解和理解。」

十二个人的会议，气氛登时有些凝重。喝茶的喝茶，吸烟的吸烟，翻笔记本的翻笔记本，都有难言之隐，不便率先出面反对或是附合。实则每个人心里想的，也都大同小异：如果恩来不做总理，谁做合

适？毛主席肯定不要自己兼任，少奇同志党务太忙，朱总司令年纪已大经不起操劳，陈云、林彪是病号身体吃不消，邓小平合适，但已做了书记处总书记，列席常委的二彭也不是做总理的材料；哪幺，从扩大进来的三位新科政治局委员中挑选一位？

大家心照不相地想到了柯庆施。毛泽东主席早在二月的南宁会议、三月的成都会议、四月的汉口会议上，一再点名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的同时，总是晃着手头上的报纸文章说：「这些都是柯庆施同志的大作，恩来，你是总理，你写得出来吗？你有这个水平吗？你不行，你比柯庆施差远了……」看来，毛主席早就意属柯庆施来做总理，只是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罢了。

但柯庆施要想做上总理一职，阻力不言而喻，比当年高岗还要大些。

首先刘少奇就不可能让柯庆施这位当年老华北局的对头坐到自己身旁的位置上来，时时代表毛泽东来掣肘自己；再就是朱总司令是一定要保周恩来的，周是朱的入党介绍人，朱是位报恩思想很重的长者；三是陈云怎幺看得上老柯？老柯进城后走的主席夫人路线，和江青关系非比寻常，论才论德，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到顶了，过分了，怎幺可以做总理？四是病号林彪也不可能同意柯大鼻子，战无战功，政无政绩，大跃进以来发了几篇文章，听说都是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捉刀代笔，沽名钓誉，与其它做，不如周恩来继续做；五是邓小平对柯大鼻子在毛主席和江青面前争宠、邀宠的作派，一向看不惯，很反感，若让柯大鼻子做总理，不是又出来一个高岗式人物了？那一来，毛主席就又成了他柯大鼻子一人的毛主席了，跟高岗有何区别？六是列席常委二彭也不可能看上柯庆施。彭德怀甚至对邓小平骂过柯庆施是条哈巴狗，老毛怎幺总是喜欢这种叫得好听、尾巴摇得起劲的东西啊？

没有人说话，毛泽东认为大家还是在等着他开腔，定调子，于是说：「大家都为难了？还是怕做丑人，得罪恩来了？可见事关面子，还是很要紧的罗。你们不讲，我来讲吧。一碗水端平，我的态度是客观的。如果恩来确实感到在现在的岗位上力不从心，很困难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高抬贵手，放他一马。总理总理，是个最累人的岗位啰！其实，我也是难下决心的。恩来的办事能力、应变能力、外交能力，在党内是首屈一指的。可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了，也不好太过为难他。离开一段，轻松一下，可以理解。但统战、外交两大战线的工作，还非得恩来担负起来不可。

专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兼管外事口，可不可以啊？如果可以的话。

那幺谁来代理一段呢？我先提个名，邓政委，你来代理代理，缓冲一下，如何？你先不要举手反对。我要先听听其它同志的意见。少奇，你先讲讲？」

刘少奇笑笑微微，抬手搔了搔满头上花白了的头发：「主席，事关重大，我是党内分管人事工作的，先请别的同志说说？总司令，你发表高见？」

朱德遇事不忧，笑笑眯眯地像尊弥勒佛：「润芝点少奇的名，少奇点我的名。我还没有考虑成熟呢。是不是请陈老板或是林彪同志先讲讲？」

与会者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陈云板着脸孔，谁也不看地说：「一路顺推，我和恩来是一起犯错误、一起做了检讨的，暂时还没有想好意见，林副主席先讲讲吧。」

连毛泽东都憋不住笑了：「这算顺时针还是反时针？我们湖南乡下叫做推磨呢。林彪同志，你是新科副主席，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先烧一把火吧。」

林彪恭敬地看一眼毛主席，再看一眼大家，才说：「我一直在养病，连中央的会议都很少出席，平日只看看简报、听听广播，外边的情况了解很少。对于周总理近两年所犯的错误，更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这不是推诿责任。我拥护主席刚才提出的，如果恩来同志不做了，由邓政委代理一段，可以嘛！」

毛泽东这回倒是真心地笑了:「邓总书记，林副主席也赞同了我的提名，你现在可以讲讲你的想法了？」

邓小平个头矮，发言时习惯站起身子：「感谢主席、林副主席的信任。但我刚做了两年的书记处总书记，又来做代总理的话，实在吃不消哩。

我不是怕吃苦、受累，是力所不能及，也难以服众，请主席和各位另作考虑。」

刘少奇这时说：「我有个想法，可否让恩来和小平对换职务，试行一段？」

毛泽东面无表情：「怎幺个对换法？请说明白些。」

刘少奇说：「就是让小平代总理，恩来代总书记……」

毛泽东脸一沉，大不满地看刘少奇一眼，断然否定说：「不可以！这幺严肃的事，怎幺可以交换礼品似的，把总理、总书记职位交换？再说，既然恩来觉得自己不再适合担任总理，难道总书记就不忙不累，是个闲职？恩来，你自己认为呢？」

周恩来一脸苦笑，说：「谢谢少奇的关心。但提议决不可行。我看还是另选贤能吧。」

一时间会场气氛又有些紧张沉闷。毛泽东心里明白，看来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全会上都一路顺风，却要在本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触上暗礁了。但他仍不肯转弯子、不肯放弃目标：「邓政委啊，你就帮个忙吧！

依你所讲，另选贤能的话，你能不能推荐一位？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们眼界不妨放开些，在常委之外，比方在座还有两位列席常委、三位政治局委员，有无贤能可以考虑啊？」

毛泽东说着，目光温和地看了柯庆施一眼，以示提醒和注意。登时，大家心知肚明，果然主席的底牌是在这里，意属柯大鼻子来代总理一职。

邓小平丝丝地吸着烟，眼睛紧盯住手里的笔记本，做出沉思的样子，语带机巧地说：「主席今天一开始就提出问题，根据周恩来同志本人的请求，考虑他适不适合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我所理解的主席的意思，是两个方面，一是不适合，二是适合？所以，我们不妨也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考虑，主席经常提醒我们，看问题要两分法，要两点论，看干部要两全一贯，看他的全部工作、全部历史、一贯表现。」

毛泽东心里虽然大不悦，却又不能不叹服，矮个子厉害哟，举重若轻，名不虚传。从这一点上看，刘少奇、周恩来都不及他高明。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等松了一口气，彷佛看到事情有了转机。林彪、彭德怀二位无所谓谁做代总理。李井泉、谭震林二位自知份量不足，不宜插嘴。唯柯庆施心里恨的牙痒痒：邓矮个，原以为你也是紧跟主席的，这回可看清楚了，你骨子里是入了刘、周一伙的，日后有机会，一定把这层意思告诉江青，再让江青去吹枕边风，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彷佛已经把每个人的心事都看在了眼里，明白大势已去，不能不给自己留个转寰的余地了。他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轻咳两声清了清喉咙，说：「很好，谢谢邓政委重提两分法、两全一贯看干部

的原则。下面，请大家单就恩来适不适合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先不要考虑谁接任，大家发表各自的看法。包括列席的二彭，扩大的三名政治局委员。事关反对史达林式工作方法，倡行党内民主。少奇，还是你打头吧！」

刘少奇脸色凝重，彷佛做出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似的：「恩来本人想轻松一下，可国务院一大摊子，又确是沉重得很……我的想法，还是暂时由他担一阵子，继续边工作边改错吧。这样，可以多留一点时间，给主席和中央各同志，来从容计议、选贤任能，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话说得很委婉、很周全，但意思也很明确：周恩来留任。这个刘克思，自高、饶事件以来，就一直拉住周恩来不放手的。

朱德仍是一脸慈祥笑容：「目前在党内，总理人选，恐怕还是以恩来比较孚众望。但错误要坚决改正，要跟上主席和中央的大跃进步伐，不要再反冒进、反左倾了。党的历史上，总是右倾错误严重过左倾错误，陈独秀、王明都是例子，望恩来同志吸取深刻教训。」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右倾，断送了本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成果；接下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洛甫都是形左实右，几乎断送了百分之九十的红军力量和根据地地盘。那时我被打成右倾，三次被解除红军指挥权，十分荣幸。周恩来是紧跟瞿、李、王、博的。抗战时期，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摇身一变成了右倾，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得不能再右了，恩来也跟了一段。老话少讲，老账少算。下面，是陈老板发表高见了？」

陈云嘴巴紧闭着，一脸卖牛肉相：「我和恩来犯同样错误，他检讨，我检讨。他提口头辞职，我没有提，不想和他同进退。只想病养好了，多少再做点工作。」

毛泽东说：「陈老板辞不达意，顾左右而言它。你对恩来的去留，到底有何想法？」

陈云说：「要记取高岗事件的教训，犯了严重错误就自杀。我没有参加高、饶案件后一段的查处，主席留我在杭州参加起草宪法。我不反对有关高、饶问题的中央决议。但今后处理这类案子一定慎之又慎，不要再走极端。几十年一起奋斗过来的人，除非公开叛国投敌，不要随便抛弃。」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见陈老板不合时宜地扯回高岗问题，心里很不是滋味。彭德怀、林彪、柯庆施三位倒是敬佩地看了陈老板一眼。

对高岗一事，感触最深的又数毛泽东了。当然，陈老板之意不在高岗，而是告诫不要把周恩来整成另一个高岗……他闭了闭眼睛，终是忍不住说：「不瞒各位，对四年前高岗的死，我一直很痛心、很懊悔。我有责任，刘、周二位更有责任。我的责任，是迟迟没有答应高岗的要求，去和他见一面，听听他的想法。总是觉得，他太骄傲、太逞能，挨挨整，走走下坡，是锻练，对他日后有好处。也嘱咐了习仲勋去找他谈话，同意保留他的中央委员，回陕西工作。高级干部也要能上能下嘛，何况他本人也请求回陕西去。可是没等到习仲勋去谈话，他就第二次自杀完蛋了。我太大意了，不够交情，后悔至今。后来顾及全局，党的团结统一，服从多数，同意把高、饶定为反党联盟性质……陈老板为人严肃，原则性强，心里却还是重感情、重友谊的，我很感动。饶漱石现在住在哪里？」

听着毛泽东一番心情沉重的话，彭德怀、林彪、柯庆施三位也面带戚容。他们本都是高岗的好朋友。会议气氛越显凝重。

刘少奇是知道饶漱石下落的，却问周总理；周总理也是知道饶漱石下落的，却问中央分管政法战线工作的彭真同志。彭真再无可推诿了，说：「我记得，高岗自杀后，中央警卫局对饶采取了全面的保安

措施。秦城完工后，就安排他进秦城去了，不是蹲监牢，而是一座独立的小四合院，仍有秘书、警卫员等。本来动员他妻子一起住进去，方便生活照顾。但他妻子要和他划清界线，提出离婚。听说饶漱石已同意。五六年干部工资改革时，中央政法委还特别要求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同志他们，比照大区负责人标准，给饶漱石评了工资，定为行政四级，每月二百五十元吧。听说他生活过得相当不错，肉食水果供应充足，每天可以洗热水澡。天气好的日子，还可以由警卫人员陪着上山打猎……就是至今死不认错，拒绝交代他和高岗的任何问题，态度相当固执。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些。」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知道饶漱石无恙后，心里释然了：「关于饶漱石，记得是邓政委一组人负责审查的，政策也执行得较好。不像另一组，有人无视党纪，动手打了高岗耳光，很不像样子。恩来啊，听说你和康生、李富春当时都在现场，怎幺会闹成这样？打人凶手处理了没有？还是有人故意纵容的？」

周恩来见重提当年高岗在专案组挨打的事，心里不禁一阵发毛，嘴上却平静地说：「这事我记得曾经在书记处会议上汇报过，少奇同志还严厉批评过的。情况发生时我的确在常因谈话小组找高岗谈问题，高岗态度不好，很高傲，拒绝交代任何问题，才把我也请了去，本是要我劝劝高岗采取合作态度。主席知道的，高岗脾气暴躁，喜欢动粗口，操姥姥。那天当了我的面也动了粗口。谈话组里有位警卫局干部挨操，就动了手，打脱高岗三颗牙齿。当时我气得发了昏，痛斥怎幺可以当了总理的面动手？无法无天了。当即唤来医生给予治疗，我一直没有离开，并向高岗道了歉……后来再没有发生过这类情况。不久高岗第一次自杀，被及时发现抢救过来，我赶到医院看望，进行劝诫。至于那名打人的警卫局干部，事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降级处分，调离北京，到边远省区工作去了。此事，中央警卫局有档案可查阅。」

毛泽东说：「人都死了，查也无聊。饶漱石还活着，只有五十六、七岁吧？总得给他做个结论。还可不可以出来做点事？彭真你和康生、安子文他们商量一下，看着办吧。记得邓政委向我报告过，饶漱石个人生活查不出多少问题，不喝酒，不爱钱，不贪女色，相当简朴清廉。至于历史上，他说康生有问题，康生说他有问题，互相咬，一笔烂账，看来是谁都没有多少问题。安子文不是还当上了组织部部长吗？饶漱石的问题是他死不认错，拒不揭发高岗，是条汉子，我比较欣赏这一点，总比出了事互相揭老底的人要有骨气……不谈了，不谈了，这个恼人话题，陈老板引出来的。言归正传吧，林彪元帅啊，对于周恩来同志的去留，你有何高见？恩来和你算师生之谊呢，广州时期，他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你是黄埔三期学生，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担心林彪同志不受用，连忙插言：我当时受党组织委托进黄埔军校工作，并没有教学。聂荣臻、叶剑英二位倒是做了教官的。先后进过黄埔的还有徐向前、陈赓、粟裕、许光达、陶铸等等同志。如果说我和这些功标史册的元帅将军们有什幺师生之谊，羞杀人了，实不敢当，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毛泽东不耐烦地挥挥手：「好了，好了，学生打先生，赛过先生，也是常情嘛。林元帅啊，你说说正题上的话吧。」

林彪身子坐得笔挺，根本不像个长年躺在病床上的人的样子：「总理去留，于党于个人，都是有弊也有利。我的意见，若此事在政治局常委会内议而不决、统一不了看法，就还是由主席作最后裁决。这也是延安以来的老章程。」

毛泽东苦笑着说：「林彪同志啊，你是养病为主，乐得轻松。怎幺可以把责任推给我一人？不是要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吗？还有什幺史达林主义。人真是不能死，一死就被鞭尸。各位可以放心，本人无意做本党的史达林式人物，搞什幺个人独裁。本人今年年初以来批评周、陈、李、薄，发动大跃进，实在是忍了两年多，忍无可忍了，不愿看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像小脚女人，步履蹒跚，歪歪扭扭，一步三回头的走下去，才搧风点火，大轰大擂，发动起这场谁也阻挡不了的全党全民大跃进运动。十

五年超英赶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符合党心民心。我乐于火上浇油，打一场经济建设的人民战争……所以林彪同志，你的话说了等于没说。下一位，邓总书记，来点真知灼见？」

邓小平神清气定，明白柯大鼻子已暂无好戏可唱，做不成总理梦了，笑笑说：「我长话简讲吧。恩来同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虽然前年去年我顶他的「反冒进」也顶得较厉害，拒不加入他的「促退委员会」等等；但恩来同志既已沉痛认错，先后写了十三次书面检查，又已在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公开检讨，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坚持主席的方针，既允许干部犯错误，也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所以，我认为恩来同志请辞是消极的，不是积极态度。若是真心改正错误，痛改前非，就应当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继续前进。我建议恩来同志还是以做满本届任期为好。半路下来，对国内外的影响都不好。不是准备明年春天就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吗？那时政府换届，从从容容来进行国务院班子的人员调整，就顺理成章了。我说长话短讲，还是讲了这幺多，对不起主席和各位。」

矮个子讲话，往往切中要害，掷地有声。

毛泽东继续点名：彭老总，轮到你了。

彭德怀一直在埋头翻阅两份厚厚的材料，仰起脸来问：「你们扯到哪里了？我这里有两份重要军情，一份是福州军区的，美蒋方面在金门、马祖诸岛活动异常，我方应当作出何种回应？另一份是西藏军区的报告……」

毛泽东蹙了蹙眉头：「好你个国防部长，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国务院总理的去留，你却埋头批阅福建前线和西藏军区的报告？金门、马祖，是美帝国主义要求国民党军队撤离，回到大岛上去，与中国大陆作彻底分离。蒋委员长爱国，不愿意搞台湾独立。我们准备作出反应，给美帝国主义一个颜色……西藏有什幺新动向吗？」

彭德怀不苟言笑，看一眼大家说：「我这里就打个岔吧！除了福建前线，西藏也应引起中央注意。近年来，在印度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西藏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蠢蠢欲动，我边防军每月都要查获好几起军火走私……」

刘少奇拧了拧眉头，插断道：「喂喂，彭老总，你的那个西藏动向情况，是不是放慢一步？或是另外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来研究？今天的常委扩大会，一事了一事，还是不要离题太远才好。」

彭德怀脸一沉，很不高兴刘少奇插断了他的发言：「老毛是当家的，他问西藏地方动向，我介绍一下情况，有什幺不可以？」

朱德向来关心军队事务，和蔼地望一眼刘少奇说：「我看可以吧？常委扩大会，议党、议政、也议军嘛。」

毛泽东担心彭德怀继续和刘少奇顶牛，也说：「不是讲本主席有最后裁决之权吗？现在就来使用一次，少奇反对无效，老彭继续报告！」

刘少奇红了红脸。大家轻声笑了。

彭德怀接着说：「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会占去多少时间。军队工作，最忌长篇大论。西藏问题，我们要注意达赖和班禅两位大活佛的动向。尤其是达赖喇嘛，举足轻重。据我西藏军区军情处报告，达赖的身边，聚集着一批西藏的上层贵族人物，分裂主义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一九五 0 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时，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武装，有近两万人的藏军，使用英式武器。随时有武装叛乱的可能。西藏的

农奴制，我们进去快十年了，基本上没有触动。我驻藏部队官兵普遍思想不通：祖国内地广大地区已在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怎幺西藏还实行农奴制，连封建社会都不如？另外，印度政府近半年来一直在中印边界地区增派军队，举行军事演习，已与我边防哨所发生多次小规模武装冲突。如果西藏发生暴乱，一定有印度当局的幕后唆使。我外交部应保持高度警惕。」

周恩来说：「印度方面的动向，外交部陈老总他们以及我驻印使馆，正在密切注意中。绝不容许印度方面以任何借口干涉我西藏内部事务。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教育驻藏部队官兵，要继续严格遵守一九五 0 年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的和平协议，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文化、风俗习惯，更不要轻言废除农奴制。对他们的社会制度的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不然会闹出大乱子来的。主席、各位同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说：「西藏的事，老彭的警惕性高。要做好两手准备。现在是春夏之交，天气好，可通知成都军区，增派一些部队进去，多配备弹药装备。西藏上层不乱最好，大家一如既往遵守五 0 年那个和平协议。他们要暴乱，也不怕。我们坚持不放第一枪。他们开了枪，我们再还手，进行平叛，师出有名，坏事也就可以变好事。和平协定是他们撕毁的嘛，我们正可趁机废除反动的农奴制度，解放广大沦为农奴的藏胞，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至于中印关系，还是要尽力维持和平友好，避免兵戎相向，撕破面皮。他真要打过来，我们只好进行边境自卫反击，练练兵嘛，干脆把麦克马洪线也拿回来。我不相信尼赫鲁先生会犯这个错误。基本的，就是这幺几条，还有什幺补充的？」

会议室里一派沙沙沙的笔记声，都在记录毛主席的讲话要点。

彭德怀合上笔记本，说：「我赞成老毛讲的几条，都讲到了点子上了。」

毛泽东笑了笑：「老彭，还有那个金门和马祖呢？你和黄克诚同志他们有什幺设想？」

彭德怀说：「好，也一并讲讲吧！美帝国主义要老蒋从福建沿海几个岛屿上撤走，集中兵力回台湾闹独立，老蒋坚持一个中国，顶着不干。黄克诚他们和我说，要帮老蒋一个忙，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名义向全世界发出公告，我们要炮打金门。每天打炮一、两个小时。金门那边也一定会打炮回来。这样，形成国共内战还在继续的局面，实际上是打给美帝国主义看……」

毛泽东听得高兴，连连击节：「此计甚好，此计甚好。国防部的文告我来替你们起草，就以你国防部长的名义发出。国共内战，本人向来积极……下面，把话题拉回来吧。老彭，你还没有谈谈对恩来同志去留一事的看法呢！」

彭德怀说：「一心不能二用，我没有看法。」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着：「没有看法？没有看法本身就是一种看法。你也是副总理之一，不在乎谁做总理？」

彭德怀说：「不就是个总理职务？换人也好，不换人也好，都是党内同志做，又轮不到民主党派，我看没那幺严重。」

毛泽东莫可奈何地笑笑：「老彭是个满不在乎派。彭真同志，你是京畿地区的父母官，谁做总理，也不在乎？」

彭真一脸真诚地说：「总理职务，国家行政的头把手，对内对外，很重要。我赞同少奇、朱总、小平诸位的意见，还是由恩来同志做满这一届，明年就换届了，那时再考虑换不换人，比较稳妥。」

毛泽东说：「好了，又一位稳健派。还剩下三位扩大进来的政治局委员，也讲几句？柯庆施同志，放一炮？」

柯庆施不傻，怎幺会到常委会上来放炮？遂笑笑说：「不敢不敢。今天是抱着学习、聆听的心情来列席的。总理的去留，留有利于班子稳定，去有利于锻练干部。别的意见没有。」

毛泽东说：「「华东王」模棱两可。是真啊？假啊？话里有话啊？下一位是「西南王」李井泉同志？」

党主席真是玩世不恭了，这幺严肃的事，也拿柯庆施来开玩笑。柯庆施的大鼻头登时像只烤熟了的太子龙虾。

李井泉一直埋头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这时抬起脸来说：「报告主席，还有各位老首长，我脑壳里尽装着四川的大堆事务，只想快点回成都去。西藏一旦有事，四川就是战略大后方呢。留吧留吧，总理还是留吧。」

毛泽东看一眼这名爱将，也是随大流。看来，今天很难找出一位唱反调的角色来了：「谭老板，最后一名，表个态度？」

两年来，谭震林在经济建设、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是一直跟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对着干的。他是湖南攸县童工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基本上是个粗人，从井岗山上起，就一直紧跟毛泽东。毛泽东把他从华东局第三书记任上调来中央工作，实在因为他有干劲、又听话、好指挥。

谭震林个人对周恩来、陈云并无恶感，平日还很敬重的。况且他也颇有自知之明，这次能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决策层，完全是毛主席的一手提携；若论功绩、才干、学识，在党内开放选举的话，就算选举一百名政治局委员，大约也轮不上他谭某人：「主席啊，总理去留这幺大的事，我谭震林能有什幺屁放？就算放了，也没有多少臭气的！」

谭老板一句粗话，引得大家哈哈笑了。

毛泽东也哈哈笑了：「放屁不臭，等于不放，可以可以。恩来啊，你亲眼看到的，多数同志都要留你呢。你想放担子，北方话叫撂挑子，南方话叫溜肩膀，看来通不过。我也是同样心情。本来嘛，你的口头请辞，也是意思意思，不过是要中央常委会重新肯定一次，帮你恢复些威信。是不是这样的啊？犯了错误，检查了，改了就好。谁不犯错误啊？列宁说过，只有两种人不犯错，一种是已经死了的，另一种是还没有出生的……最后，你也讲几句，表示个态度？」

不知是心情激动，还是被党主席揭了底，周恩来满脸通红。他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谢谢主席，谢谢各位老同志。各位的盛情，使我诚惶诚恐。我就勉力做满这一届吧。请主席、少奇、总司令和各位，随时给我以批评教育。这里，为了表示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决心，我有一个自请处分……」

毛泽东颇感新奇地看大家一眼：「什幺自请处分？又闹个新鲜事物？」

周恩来红着眼睛，诚恳地说：「我请求中央批准我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做一名普通劳动者，劳动改造一个月！我自小出身于官僚旧家庭，缺少劳动锻练。如中央同意，今后我每年下工厂或是农场劳动一个月，既改造思想，又联系群众，还锻练身体！」

毛泽东带头鼓掌，大家跟着热烈鼓掌。

周恩来说：「根据工作需要，我还要提议，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柯庆施同志、谭震林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充实国务院的领导力量。其中柯庆施同志仍可在上海坐镇，只参加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另外，我也提议李井泉同志兼任下一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毛泽东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很好，恩来的自请处分很好，对柯、李、谭三位同志的工作新任命的提议也很好，到时候另议吧。从现在起，我们要提倡党内领导干部定期下乡下厂，从事一定程度的体力劳动，做一名普通劳动者，既联系群众，又锻练身体，是个大跃进的新鲜事物。少奇啊，请转告中宣部陆定一，还有胡乔木，要他们替《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全党上下，所有领导干部都应当做一名普通劳动者！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很圆满。恩来啊，蓝苹不在家，你去厨房替我看看，红烧肉烧好没有？今晚上我要请新科党副主席林元帅和三位新科政治局委员吃便饭，以尽欢迎之意。各位和我一起作陪。

彭德怀托言有事要先走。陈云也说医生要求他回家吃病灶。毛泽东摆摆手：「请便请便，十二位走两位，我们正好十人一桌。」

第六章　跃上匡庐四百旋

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乘「峡江」号客轮由武汉赴九江。

随船同行的除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外，还有华东协作区负责人柯庆施，西南协作区负责人李井泉，华北协作区负责人林铁，西北协作区负责人张德生，东北协作区负责人欧阳钦。划分经济协作区，是毛泽东自去年大跃进以来采行的新措施，维持原大区中央局架构，如华东协作区仍由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六省组成，西南协作区仍由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加西藏自治区组成。

在船上，毛泽东与柯庆施、李井泉、罗瑞卿、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举行了座谈。毛泽东说：「去年大跃进，你们跟着我，头脑热了一阵，放了许多卫星，主要是大办了公社，公共食堂，还有九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据说浪费了几十个亿，导致了国民经济紧张。到了去年十一月武昌会议，接下来是郑州会议，中央发现了问题，开始纠偏，压缩空气，调整指标。本人也主动承担责任。你们是跟着我犯了些错，我替你们兜着。经过大半年的努力，调整得差不多了吧？各项指标还要不要下降？少奇同志提出「成绩讲够，问题讲透」，意思是要继续纠左。怎幺算问题讲透？这次上庐山开神仙会，大家轻松轻松，边休息边议论，议出个十几二十条来，大家再去鼓干劲，继续跃进。各位以为如何？」

李井泉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全党的新鲜事物，谁也没有什幺经验，交点学费在所难免。现在要防止有人放马后炮，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账。」

柯庆施说：「七、八亿人口，劲可鼓，不可泄。成绩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困难是暂时的。成绩是九个指头，问题只是一个指头，甚至不到一个指头。谁也不是先知先觉。我建议上山开会，不能把这个主次颠倒了。」

罗瑞卿说：「我也有个建议，就是主席自去年十一月武昌会议，到今年二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三月上海会议，四月八届七中全会，一路做自我批评，承担问题责任；如果再这幺自我批评下去，没个完了，我相信党内的大多数同志都会看不下去，不忍心听下去。而且，也可能给某些有雄心壮志的同志，提供可乘之机，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就算大跃进、人民公社出了些问题，也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责任。而且，几亿人口被动员，发挥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伟大成绩，才是主要的，任何时候都不应低估。谁要做事后诸葛亮，我一定和他辩论！」

罗瑞卿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说这番话时，眼睛都微微发红。

毛泽东看在眼里，热在心头，嘴上却说：「罗长子跟了我这些年，算护主心切罗。但上了山，还是要允许人家提意见，有气出气，有屁放屁。

就算出了一两位雄心壮志者，也不要紧，地球照样转，长江照样流。对于去年以来的问题，柯书记说是九与一之比，我则倾向八与二、七与三之比，八个指头与两个指头，至多七个指头与三个指头之比。建设社会主义，的确要付些学费呢。乡下人叫做交师傅钱。前几天在我老家湖南长沙，周小舟倒是说了十二个字：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看可以作为本次庐山神仙会的基调。」

柯庆施见毛主席欲吸烟，连忙递烟点火。由于江风太大，天气又热，船窗都大开着，柯庆施连擦了几根火柴都被吹灭了。罗瑞卿、李井泉连忙晃过高大的身子来挡着，毛主席嘴角上的一支云烟，才让柯庆施给点着了。

柯庆施说：「成绩伟大，前途光明，八个字很好。就是怕有的人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上山后，建议少开大会，多开分组会，免得有人带头放炮，大吐苦水，大发牢骚，弄成传染病，局面一边倒。」

李井泉说：「中央四月上海会议决定七月初上庐山开神仙会后，近两月调查研究风气很盛。主席的大秘书田家英同志回到成都乡下，就尽了解些消极材料，什幺公共食堂油水不足啦，肥皂、毛巾供应矮缺啦；被我训了一顿，他走时不大高兴。后又听说薄一波同志回了山西，李先念同志回了湖北，张闻天同志回了江苏，彭总回了湖南，邓子恢回了福建，等等。

他们口袋里也尽装着些消极面材料。是否都带上山，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忽然有所警觉似地，问李井泉：「你人在四川，怎幺知道这些情况的？」

李井泉坦然回答：「这次我们几个在武汉等候主席，相互交换了一些信息。两湖的情况，是湖北王任重同志说的；江苏、福建的情况，是柯书记说的；山西的情况，是听林铁同志介绍的。」

毛泽东笑了：「原来你们早就互通有无了。对了，在座的还有林铁、欧阳钦、张德生，你们三位怎幺不讲话？」

林铁说：「河北、山西、内蒙三省区，去年成绩伟大，也出了些问题，但那是次要的。这次上山开会，我们带的材料，积极面的、消极面的都有，以积极面的为主。只看到成绩不看到问题，容易忘乎所以，继续犯错；只看到问题不看到成绩，一团漆黑，容易泄气，损失更大。」

毛泽东赞赏说：「林铁是老实人，懂两分法，两个口袋分别装材料，需要什幺取什幺，很好，很方便。」

柯庆施、李井泉、罗瑞卿等都笑了起来。

林铁连忙分辩说：「我是紧跟主席、紧跟中央的。这一条，任何时候不动遥」

接下来东北协作区的欧阳钦，西北协作区的张德生也讲了讲紧跟主席，紧跟中央，上山开好神仙会，高举三面红旗，维护团结统一。

毛泽东说：「很好很好，中南协作区的组长陶铸明天才到。上山后有各位组长大人保驾，加上罗长子、

汪东兴替我站岗放哨，万无一失罗。」

六月三十日凌晨，「峡江」号客轮在薄雾中驶抵江西九江客运码头。

码头早已戒严，闲人免入。中央警卫局和江西省委的车队已在码头上候命。

毛泽东一行人下了船，与迎候在码头上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江西省委书记杨尚魁及其爱人隋静、省长邵式萍等人见了面。毛泽东指着二杨问：「你们一个尚昆，一个尚魁，是不是两兄弟啊？」杨尚魁连忙解释：「可惜不是，杨主任是四川人，我老家安徽，相隔千里。」毛泽东说：「那就算表兄弟吧，一表三千里！」在旁的人都笑了起来。毛主席坐了整晚的船，毫无倦意，仍这幺风趣。

毛泽东忽又握住杨尚魁的爱人隋静的手问：「叫什幺大名呀？头次见面呢。哪年参加工作的？」

隋静人面桃花，明眸皓齿，一袭湖蓝色连衣裙，显得楚楚动人：「报告主席，小姓隋，单名静，安静的静。四八年在东北参加工作，是学中文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女秀才罗，很有意境的名字，静如止水，江清水静……可长江和鄱阳湖，无风三尺浪，水是安静不下来罗。」他把「隋静」听成「水静」。

这时杨尚昆和罗瑞卿上前请示：「前边不远是浔阳楼宾馆，江西省委和九江市委同志已预备下了早餐，主席还是用过早点再上山吧？」

毛泽东挥了挥手：「不用了，刚才船上吃过……浔阳古渡，白居易做江州司马，写过〈琵琶行〉；还有浔阳楼，是不是宋江题反诗的那个浔阳楼？」

杨尚昆一时语塞。杨尚魁以地主身分作答：「我们请南昌大学的考古专家查证过，由于江段历经改道，唐代浔阳古渡遗址已无可考；宋代浔阳楼亦早已毁于战火。明、清都有重建，也毁了。省政府已有计画，准备修复。」

毛泽东仍捏住隋静的小手：「啊，知道了。有诗云：两岸帆樯泓水静，一天星斗大江塞。大约是你名字的出处了。女秀才，考考你，宋公明当年在浔阳楼上题的反词，你背得出来吗？」

隋静点点头，略带羞涩地朗声答道，「我姓隋，不是水……记得是《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一首七言绝句：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毛泽东更高兴了：「很好很好，一字不差。你是随遇而安，不是江青水静。我再考考你那天宋公明喝醉了酒，还在浔阳楼上题了一首〈西江月〉，背不背得出？」

隋静绯红了脸。她心眼灵泛，猜到毛主席自己欲吟诵，遂做出被考住了的样子，摇摇头。毛泽东拍拍她的手背说：「那好，我来试试。宋江的这首〈西江月〉呀，比那四句反诗更厉害、更有抱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码头上响起一派掌声。人人敬服毛主席的博学宏词，连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宋江的一首词都倒背如流。罗瑞卿再又近前请示说：「主席，是不是请上车，上山还要走一个多小时……杨尚魁同志，你和隋静同志是不是陪主席坐车，介绍一下沿途风景？」

杨尚魁说：「主席啊，就让隋静陪你吧。她是晚辈，你不要太客气。

我坐另外的车。沿途风景她也比我熟悉。」

于是，毛泽东和隋静进了红旗牌防弹轿车的后座。十几辆一长溜高级轿车，当地老百姓称为「乌龟壳」的，向庐山徐徐而去。

轿车驶上盘山公路之前，毛泽东在车内和隋静一人一句地背诵开了白乐天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杯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两人正背诵着，汽车已驶上弯道，开始盘旋上山。毛泽东忽然打住了，说：「隋静啊，据说明代朱元璋为了在山顶上建造御碑亭，需要运送建筑材料上山，而开辟了一条九十九盘山道。现在是你们江西省委为了迎接中央领导人上山开会，而修了盘山公路。你替我数数，这段公路一共是多少道湾啊？」

隋静立即坐正了身子，掏出笔记本，一边向敬爱的领袖介绍沿途景点，一边记录着一弯又一弯，一旋又一旋。有时车子拐弯急了些，她的半边身子就会倚靠在毛主席宽阔的臂膀上。她只是双膝紧紧夹住了连衣裙的下摆。毛主席并不看风景，而是闭上眼睛养神。隋静知道主席一路上舟车劳顿，需要休息，因之一动也不敢动……快到山顶时，毛主席的手在她膝头上拍了拍，睁开眼睛来问：「隋静啊，数过来没有？是多少个盘旋？」

隋静再又坐正了身子，红了红脸说：「原来主席并没有睡着啊？我还以为你累了，需要休息，大气都不敢出。数过了，已经拐了三百八十八个弯了。还有几个弯，就到牯岭了。」

毛泽东说：「我这是初上庐山，如此美景良辰，如何困得了觉？一路上已吟成一首七律〈登庐山〉。隋静啊，你手头有纸笔，替我记录一下，如何？」

隋静一听毛主席要她录诗，连忙把记事本摊在膝头上，悉心聆听。

毛泽东一字一句地吟哦道：「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逶迤四百旋。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南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向三吴起白烟。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隋静啊，你个女秀才，替我记下来没有？」

隋静激动得心口怦怦直跳，手上的笔也有些颤抖：「记下了，记下了！我来念一遍，看看有没有记录错……太好了，主席，太好了，你一上山，就有了伟大的诗篇。我是第一名读者呢，好幸运，好幸福呢！主席啊，你得空时，可不可以替我们写下来？是对江西人民最大的关怀、爱护呢！」

看着隋静激动的样子，毛泽东却不为所动，甚至有些儿失望。这幺年轻美貌的人儿，也学得当面吹吹拍拍，浮而不实，还抬出全省人民来，不知分寸……他面无表情地说：「以后再看吧。我的诗，只是个草稿，文字上还要斟酌、修改，你不要传出去，这是纪律，知道吗？李太白三上庐山，马歇尔七上庐山，我一上庐山。这趟山上得不容易……」

隋静把记录稿递给毛主席。不知为什幺，毛主席忽然不像一路上那幺亲切了，连抚在她膝头上的手都移开了。

红旗牌轿车直驶进牯岭河东路一百八十号院子。这院子又称为「美庐」，是一九四八年以前蒋介石、宋美龄的避暑别墅。毛泽东在隋静的牵扶下出了车，服务人员已在别墅门口站成两列，鼓掌欢迎。毛

泽东朝服务人员挥挥手致意。服务人员分两拨，一拨是从北京坐火车先期到达的，另一拨则是庐山管理局派出的。

卫士长拿来一件外套给主席披上。这山上果真满眼苍翠，空气清新，凉飕飕、风爽爽的。难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衣着整齐。隋静领路，毛泽东由一位本地女护士轻扶着，直接上了别墅的二楼。二楼房间高阔，楼道有天窗，光线甚好。第一间为书房兼会议室，可容一、二十人开会。东西两面墙上排列着书橱，北面墙上有一座石砌的西式壁炉。南面墙上是一排落地阔窗，阔窗亦是玻璃推门，外面是大阳台，可观一百八十度山景。

卧室连着书房，宽敞明亮。进门靠墙是一张小行军床，大约是保健护士晚上值班时用的。北墙上也是一座石砌壁炉，壁炉竟生着火，为的驱除潮气。木板床是原蒋委员长的旧物，已铺着工作人员从北京带来的青印花布被褥。靠南墙是一张白木书桌，桌上摆着砚台，笔筒里插着大、中、小各型号狼毫。桌上还摆放着一支象牙，据说是当年云南军阀龙云送给蒋委员长六十寿诞的贺礼。龙云一九四九年发动云南起义有功，新中国封他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可他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对中共领导不恭，反党反社会主义，被划为资产阶级大右派，免予下放劳动改造，着令在北京家中闭门思过……隋静见毛主席站在书桌前想什幺心事似的，便轻声解释：「主席，这房间遵照你的指示，一切保持原样，没有作任何改动，只是做了清洁……山上白天的最高温度为摄氏二十三度，早晚只有十四、五度，相当凉，保健护士会随时提请你加衣服。」

毛泽东在书桌前的木椅上坐下，颇为满意地笑了：「隋静啊，回头请你代我谢谢尚魁、式萍，谢谢江西省委的同志们。很好，很好，屋子保存原样好。我历来一切只求简便，反对铺张。睡蒋委员长睡过的木板床，用蒋委员长用过的书桌、砚台，也是一种享受嘛。他当年在庐山指挥剿共，办军官训练团，搞新生活运动，个人生活还算简朴的罗。只是他四九年跑台湾跑的太仓卒，把文房四宝和这支象牙都给我留下了！」

隋静和保健护士都笑了。正笑着，电话铃声响起。毛泽东示意隋静接。隋静拿起话筒听了听，随即报告：「主席，是楼下值班室的，说杨主任来向你汇报工作，让不让上来？」毛泽东随手接过电话：「尚昆啊，你工作抓得很紧罗。我还没有来得及洗澡、换衣。有事先在电话里讲几句……噢，少奇和光美今天中午上山，总司令今天下午上山，周总理明天一早上山，彭老总和张闻天他们也是明天上山，我的几位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加上康生同志，后天一早上山……知道了。蓝苹在杭州，也想上山？你代我拍封电报，告诉她我只在山上住个十几二十天，然后去杭州。天气太热，她不要来回跑了……尚昆啊，通知一声罗长子，今天晚饭之前我要休息休息，不要安排人来见。晚上有舞会？在小教堂？那我们都得罪上帝，进不得它那个天堂罗。好了好了，先就这样。」

接过电话，毛泽东让隋静靠近自己坐下：「隋静啊，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帮忙哟。贺子贞同志住在南昌，你们熟悉吧？她最近身体怎幺样？」

隋静见主席问起前夫人贺子贞的情况，忙放低了声音说：「子贞同志最近精神不错。省委安排她住在省军区将军楼，一座安静的小院子。看医生、散步都很方便。我和尚魁，还有邵省长和他爱人，都经常去看她。她也常和我们说些当年井岗山斗争的故事，很受教育。就是三天两头犯病，有时神志不清……主席请放心，省委、省政府、省军区都会尽力照顾。因为没有得到指示，我们还没有把主席这次到庐山的事告诉她。主席是不是想安排见一面？尚魁说，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同志已打过招呼……」

毛泽东忽然面有寂容地说：「隋静啊，你年轻，不大了解，子贞和我一起度过了最艰苦的十年。一九二八年在井岗山，一九三 0 年到瑞金，一九三一年到闽西，一九三四年长征，三五年到陕北，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她去苏联治箔…我们曾是患难夫妻啊，能无感情？她到苏联十年，被关进精神病院六年，

没有精神病也会关出精神病来呀！对子贞，我是有亏欠的。她经常给我写信，说已经谅解、理解了我。我也给她回过信，只望她早日康复，能出来做点事。」

隋静怕主席难过、伤神，连忙劝慰说：「主席，在你和子贞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尚魁常和我说，革命战争年代，人能活下来，已是个奇迹。今天春上省里开妇女代表大会，一致选举子贞同志为省妇联主席。她很高兴。天气好、心情好的日子，她还常去妇联看看，听听汇报，人还是满精神的。所以，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听这一说，心情轻松了不少：「这样吧，事情交你和尚魁去办。先替她在山上找个住处，就说是上山休息休息，不要说其它的。然后我趁便和她见一面，谈一谈。要注意保密，千万不要走漏消息。传出去了，山上的大人物们都要去拜望贺子贞，就坏事了，影响也不好，明白吗？」

隋静温顺地点着头：「明白了，我和尚魁一定把事情办好，不给主席添烦恼。」

毛泽东欣慰地笑笑，回头一看，见那保健护士——一位身材高挑、肤色微黑的本地女子，远远地站立在门边，自觉地避免听到他和隋静的谈话。他朝那护士招了招手。

保健护士走近来，怯生生地问：「主席，肚子饿了吧？是先吃饭？还是先洗澡？」

毛泽东这才仔细地看了保健护士一眼，眼睛亮了亮，这江西妹子倒是耐得看，腰细腿长，胸脯饱满，眼睛亮幽幽的，便伸过手去拉住了问：「对了，小同志，都还没有问问你，贵姓啊？是本地人？做护士工作多少年了？」

保健护士红了红脸，妩媚地一笑，笑得既羞涩，又灿烂：「报告主席，小姓钟，金重钟，南昌郊区人。父亲是泥木工人，搭帮毛主席领导翻了身，做了主人……我是南昌护校毕业，做了六年护士，在省委高干病室……」

毛泽东亲切地笑了：「金重钟？就是一见钟情的钟罗！多大年纪了？

成家了？」

小钟被敬爱的领袖开了玩笑，绯红了脸蛋，柔顺地看一眼隋静同志，得到鼓励似的，才回答：「今年二十五了……成过家，可现在，现在……」

隋静见小钟吞吞吐吐，担心毛主席生疑，便从旁解释说：「小钟成过家，她爱人原是省委车队的卡车司机，去年在赣南山区出事故去世……小钟还是我们高干病室的才女呢，会背很多古典诗词，也弹得一手好琵琶。」

毛泽东再次拉住了小钟的手：「很好很好。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有孩子吗？啊，没有也好，不是有人提倡节制生育吗？这幺讲起来，小钟还才艺双全罗。那我要先谢谢你。在山上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隋静啊，我还是先洗个澡，免得小钟同志提意见，说我一身汗骚气。」

隋静说：「这「美庐」底下有个游泳池，我去看看，准备好了没有。」

毛泽东摆摆手：「游泳池晚上再用吧。你嘛，先回尚魁同志那边去吧。你是女主人，各路诸侯上山，少不了陪尚魁四处走走，表示个地主之谊……我这里嘛，很简单的，有小钟同志帮帮忙，就可以了。」

隋静很懂事，临走时，她趁毛主席进了洗手间，又把小钟拉到一旁，悄声交代、嘱咐一番。

小钟进浴室拧开大浴缸上的水龙头放水，之后准备帮毛主席宽衣。却见毛主席仍坐回书案前的木椅上，并示意她也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来来，小钟啊，洗澡之前，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呢。」

小钟小鸟依人地在毛主席身边坐下，双手挟进双膝间，眼睛亮幽幽，显得娇羞中透出清纯，稚气中透出成熟。女孩子嘛，就是不能太复杂，而应当稚气、简单、清纯。小钟见毛主席只是亲切地望着自己，一时又绯红了脸，大方而带些娇气地柔声说：「主席，人家等着你问话啦。」

毛泽东拿起一支烟。小钟欲起身替他点火。主席已自己擦亮火柴，吸上了：「你说你父母住在南昌郊区？是县城还是乡下？你常回去吗？」

小钟不知道毛主席为什幺要问这个，只得如实回答：「父母住在新建县城关镇。外婆外公住在农村，是公社社员。我是外婆带大的，星期天常回去看望外婆外公的。」

毛泽东笑笑微微，又问：「你外婆外公吃公共食堂吗？他们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怎样？缺不缺粮？管不管饱？一月半月的，有不有次把牙祭？」

小钟见问这个，倒是有准备似的回答：「我每次回去，都跟着外婆外公去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外婆外公可喜欢公共食堂了，不用在家里生火做饭，省事多了。而且比原先家里的小锅小灶还吃得好，吃得饱。每半月打一次牙祭，肥肉瘦肉尽吃。食堂养了几十头大肥猪。每月宰两头。吃过饭，社员们就扯起队伍出集体工，有讲有笑，还唱歌，快快活活。是真的，集体开饭，集体劳动，各家各户不再为油盐柴米操心，老人最高兴，妇女最高兴。」

毛泽东目光炯炯，又问：「是真的？你没有编了假话来骗人？你外婆那个生产队叫什幺名字？公共食堂一日三餐，都吃些什幺？」

小钟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骗人是小狗！我外婆外公那生产队叫新建县东方红公社东风大队五星生产队。公共食堂办得好，是全县的模范单位。他们早晨喝稀饭搭配蒸红薯，中午吃白米饭，经得饥，干活有力气。

晚饭半干半檄…他们半月一个小牙祭，一月一次大牙祭，油水足得很。」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思索着：「大跃进一来，东方红、东风、五星、朝阳之类的名字满天飞……那公共食堂也总有些缺点呀，不会十全十美的。比如浪费粮食，少数干部贪污，多吃多占。是不是这样？」

小钟回答：「食堂好不好，关键在领导。我外婆生产队那公共食堂就办得很好，干部清廉。群众监督，账目公开。剩饭剩菜，馊水汤水，喂了六、七十头大肥猪，粮食没有浪费，社员吃了猪肉，生产队增加了粪肥。」

毛泽东说：「食堂好不好，关键在领导，这话有水平……可也有不少人向我反应，农村公共食堂，浪费大，社员吃不饱，要求解散，恢复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小钟啊，你反应的是正面情况，我想你没有讲假话。

你再讲讲，这公共食堂，关系到六亿农民吃饭的大事，是要坚持办下去呢？还是应当像另一些人主张的，停办还是解散？食堂是我号召办起来的，那就要承认失败呢。」

小钟脸红红的，只是痴痴地望着敬爱的领袖，一时呐呐无言。这幺重大的问题，她一名普通人家的女子，又不是中央领导人肚子里的蛔虫，怎幺回答呀？况且隋静大姐她们，事先也没有交代、嘱咐过。

毛泽东说：「怎幺不出声了？我问你问题，也是对你做调查研究哪。」

小钟抬手理了理额上的秀发：这是中央的政策……若是、若是要问我外婆外公的态度，他们大约是拥护公共食堂的，会要求坚持办下去。

毛泽东释怀了：「很好很好。要是全国农村的多数食堂，能办得像你外婆生产队的食堂那样，我就放心了，右派也就反对不起来了。现在反对派很多，党外有，党内也有。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去年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好？还是不好？」

小钟忽然站起身子：「哎呀，主席，差点忘记了，我在替您放洗澡水呢。我先去关了来！」

毛泽东静静地吸着烟，身体里涌起一阵燥热。等小钟返回来时，仍鼓励她作答。

小钟说：「哪个讲的不好呀？大跃进、人民公社，人人都像长了翅膀一样，想飞起来哪……不要笑，我讲的是人人身上都长了干劲，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老辈人都讲，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没有见过的！就是有些干部吹了牛皮，搞了浮夸，也被党中央及时纠正了。

大炼钢铁有浪费，但也锻练了干部，锻练了群众，培养了人才。比如我们新建县，今年就不搞土高炉了，而要办小洋群……」

毛泽东明明知道小钟的一些话，不大符合她的普通护士身分，是经人口授，来讨他欢心的。但他还是听得顺耳，如遇知音。他兴奋地站起来，拉起小钟的手：「很好，很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和人民群众的心是相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成绩为主，不容否定。有缺点，有问题，我们可以调查研究，调整政策，订出措施来克服……小钟啊，你和我也是一见钟情呢！能想到一起，说到一起呢。来来，洗澡去吧，帮我宽宽衣……」

小钟的手被毛主席牵着，朝浴室走去。她忍不住回头望了卧室房门一眼。毛主席彷佛明白她的心事，告诉她：「不经电话通报、允许，任何人都不会进来的。」

浴室里水气氤氲，浴缸边摆有一把藤椅。毛泽东坐下了，抽着烟，任由小钟替他松皮鞋带，脱去皮鞋，褪下袜子，套上一双软底拖鞋。之后小钟替他一粒一粒地解上衣扣，解衬衣扣。毛主席很是配合，站起身来，好让小钟替他脱下衣服，并替他披上一袭毛巾被式长浴衣。之后，小钟双膝跪地，替他解皮带，解裤扣。毛主席表示了谢意：「这些事，原先都是男卫士替我做，你比他们轻巧细腻……」

当小钟替他脱下外裤、内裤，又惊又羞地别过脸蛋去，吓人哩，伟人伟物，有镰刀把粗……好在，好在她是过来人，曾经和那死鬼丈夫有过四年的夫妻生活。死鬼丈夫也不知是哪里学来的那些招式，喜欢摆弄来摆弄去，本钱却比眼下的，差到哪里去了呢。妈呀，也不先洗洗，就这幺猴急呀？

第七章　齐鲁齐鲁莺歌燕舞

　牯岭云雨畅，一觉到黄昏。

大约是山上空气新鲜，气候清凉的缘故，兼有小钟偎依着，毛泽东美美地睡了一大觉。也是阴阳调和

呢。小钟袅袅婷婷一位人儿，云翻雨覆，玉体生香，竟是个中高手，令人欲仙欲佛的。

伟人伟鼾，如鼓如雷，楼下、院子里都听得到。有人说，毛主席熟睡时的鼾声，能穿几堵墙，可传两、三里。殊不知他的鼾声鼻息，却是从秘书到卫士所有服务员的最大慰藉：主席睡着了！主席睡香了！是全党之福，可致国泰民安的大事。许多时候，主席为思考国家大事，几天几晚不能入睡，连服数次安眠药也无效，所有的服务人员也就不能入睡。每到主席不能入睡的时候，整个中央核心都要失眠，刘副主席不敢深睡，周总理不敢深睡，邓总书记不敢深睡，随时准备主席传唤。你说说，中央四巨头不能安睡，下边的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毛办、刘办、周办、邓办，谁还敢睡？只剩下个朱总司令，倚老卖老，又不大管事，天天按时作息，早睡早起。他说，我陪不起，你们不睡，我要睡。

煞是奇怪，毛泽东近年来睡觉做梦，多是些跃进梦，卫星梦，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苏联老大哥前年发射了一颗地球人造卫星，我们去年发射了无数的农业卫星，工业卫星，钢铁卫星，棉花卫星，牲猪卫星，教育卫星……卫星满天飞，粮食高产卫星是打头阵的……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届二次代表大会擂响了全民大跃进的战鼓，随之而来的是各省市自治区捷报频传，「卫星」竞放，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逐日在头版显着位置上刊出套红「卫星喜报」：六月九日，湖北襄阳大面积亩产小麦两千斤；六月十六日，湖北谷城亩产小麦四千三百五十三斤；六月二十一日，河南辉县亩产小麦四千五百三十五斤；六月三十日，河北安国安县亩产小麦五千一百零三斤；七月十二日，河南西平县亩产小麦七千三百二十斤；七月二十二日，福建闽县亩产水稻七千二百七十五斤：八月一日，湖北孝感亩产水稻一万五千斤；八月二日，湖北麻城县亩产水稻三万六千九百斤；稍后，粮食卫星更是直线上升：安徽繁昌县亩产水稻四万三千零七十五斤；四川郫县亩产水稻八万二千四百五十斤；广西环丽县亩产水稻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

且慢，千真万确，《人民日报》在发布上述卫星喜报时，还分别配发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亲临「卫星田」参加验收的照片。

不久，安徽省更宣布全省早稻平均亩产一千斤，成为全国第一个千斤省；紧接着，河南宣布自己为全国第二个千斤省，四川宣布自己为全国第三个千斤省，湖北宣布自己为全国第四个千斤虽…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则在《南方日报》上撰文，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宣称广东一年三熟，全省可以达到平均亩产数万斤。

好家伙，九州红旗奋，天地慨而慷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好一场大竞赛大评比，省与省赛，县与县赛，社与社赛，争上游，插红旗；批下游，拔白旗……有趣的例子，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被评为下游省，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扛了面白旗回长沙，头都抬不起。湖南北面的湖北，南面的广东，东面的江西，西面的贵州和广西都是红旗省，于是湖南被五面大红旗所包围、夹击。

说是毛泽东每天中午起床后，都要晃着当天《人民日报》上的「卫星喜报」眉开眼笑，对卫士、护士说：「又放卫星了！又放卫星了！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高！过去人家称我们东亚病夫，饥饿的国度，现在我们粮食太多了，多到吃都吃不完，仓库也装不下！」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感染，欢欣鼓舞，相信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储不下。

七月三十一日，苏共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雪夫访问北京。

毛泽东兴冲冲地告诉老大哥党的最高领袖：「赫鲁雪夫同志，我们正在大跃进，全国各地都大放卫星！」赫鲁雪夫没有听明白中国同志放的什幺卫星，而且全国各地都放？苏联帮你们建造的第一座原子反应

堆还没有启动嘛。

毛泽东半开玩笑地告上：「你们去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还不到一百公斤重；我们今年发射的是粮食卫星，最大一颗在广西发射，亩产水稻十三万多斤，六吨半重。安徽、河南、四川、湖北已成为我们的第一批千斤剩」

赫鲁雪夫这才听明白了，便坦率地说：「我在英、美的报纸上看到报导，人家说你们放的汽球卫星……还有你们准备办农村公社？希望吸取苏联二十年代的教训……当然，有的西方资产阶级报刊惯对我们共产党人造谣污蔑。」

见面话不投机，随后的两党会谈也就什幺都谈不成。为了苏联要求在中国设立潜艇基地的事，还出现过主人毛泽东怒斥客人赫鲁雪夫的尴尬场面。

八月三日赫鲁雪夫离京返国。八月四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火车出巡，史称「齐鲁之行」。

毛泽东的出巡路线，早就由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安排好了：先视察河北省的徐水县、安国县、定县；再转往河南省新乡县，重点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接着视察襄城县、长葛县、商丘县；再转去山东省历城县；最后于八月十六日转往河北省渤海湾上的度假胜地北戴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策大跃进的各项大计方针。

短短十多天时间，要视察三省十县，行程千余里，只能是坐着防弹轿车，前呼后拥，看看公路两旁的工农业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谭震林、廖鲁言等人带领先遗小组，已对沿途的盛地、县、社进行了大动员、大部署：一定要让伟大领袖高高兴兴，看到大跃进的新气象、新面貌、新创造、新成果；看到干部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干劲冲天，超英赶美，奔向共产主义不回头。

于是河北盛河南盛山东省，凡是毛泽东将要经过的地、县、社，领导干部竭尽聪明才智，发扬敢想敢干精神，带领农民群众、城镇居民日夜加班加点，对公路两旁的农田进行「美化加工」，营造丰收景象：把边远地段即将成熟的稻子、秋麦、棉花，整棵整棵移栽、挤插到公路两旁来，密密麻麻，形成高产在望的稻海、麦诲、棉海。再在四周插上红旗，迎风招展。有的还安装上有线广播，播放革命歌曲：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蓾蟮厄螃蝗绲车亩髑棕螅　由詈l畈蝗缃准队寻　睿　Ш猛蚝貌蝗缟缁嶂饕搴茫　　啄锴撞蝗缑　飨　住　　嗽滤娜罩形纾　　蠖淖　谢鸪档执锖颖笔⌒焖　亍Κ　丫　右环荟牧仙狭私獾剑盒焖　厥歉觥冉　7断兀　ザ　岳淳涂即笤窘　要　　厝嗣褡芏　保　凳┐蝨　抛髡剑　挥萌　鲈率奔洌　托藿タ鹤咸汛　缴角　　馐咦　　煨鞘狡皆　　庖话倨呤　　　瘓偈迪至斯喔茸粤骰　　蟮卦傲只　　　　禄罴　寤　　弑噶伺┬搴膊　饕宓某　巍?

县委书记张国忠，年轻好胜，精力充沛，奉诏上专列来见伟大领袖。

毛泽东因看过谭震林呈送的材料，很高兴地握住张国忠的手：「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你是大跃进的突击手，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今年多大岁数了？」

张国忠激动地报告毛主席：「三十三岁。我们县委一班人大多数都年轻，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

毛泽东说：「年轻人好，年轻人包袱小，顾虑少，干劲大。当年我们在江西苏区，二十出头当红军师长、军长的多的是。林彪同志当红一军团司令员的时候，也才二十七、八岁嘛。萧华十九岁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这次大跃进，就是要打破条条框框，不搞论资排辈。」

接着，毛泽东提议：「到你们县的农业社去看看好吗？」

张国忠立即欢迎毛主席下车。下了火车，毛泽东拉着张国忠的手，登上了中央警卫局准备好的一辆红旗牌敞篷轿车。四周的路口、河岸、坡地上，早有警备人员布下的散兵线。轿车沿着瀑河河岸缓缓行驶。毛泽东被路旁长得蓬蓬勃勃、密不透风的庄稼吸引住了，忍不住夸赞：「这一路的庄稼长势好啊，今年又是个大丰年罗！」

张国忠则一路上不停地汇报说：「我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六十多万亩粮田，今年计画平均亩产达到二千斤。还有几十万亩的棉田、果园。今年内要发射两颗高产卫星，一颗是亩产二万斤的谷子卫星，一颗是亩产一百万斤的山药卫星。山药就是马铃薯。山药秧子都是用飞机运来的高产品种。省委、地委准备在我们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中央谭震林同志、陈正人同志，还有刘少奇副主席都有指示，向共产主义过渡，工、农、兵、商、学结成一体，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也就是供给制，大兵团生产，大食堂开饭，大炕席睡觉……」

毛泽东高兴地听着，连连点头：「很好，很好。你们县一马当先，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给全国做个榜样。」

汽车路过一座「万头猪彻，一排排兵营般整齐的猪舍。张国忠汇报说：「全县共有三十一座这样的万头猪场，实现了一人一头猪。养的都是每头计画长到一千斤的「卫星猪」。把猪的甲状腺割了，让它吃了睡，睡了吃，专门长肥膘。猪多粪肥多，肥多粮食多。」

毛泽东勾着指头算了算：「一人一头猪，每头一千斤，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每人每年一千斤猪肉，干部、群众天天吃红烧肉，也吃不完。

当然还要支持国家，让城里人也天天有肉食供应。还可以加工成腊肉、腊肠、肉松、罐头；猪皮还可以制革，猪鬃也是工业原料。牲猪一身都是宝……我可不可以到前面那个村子的公共食堂，去吃一碗红烧肉？」

伟大领袖提出要到社员的公共食堂去吃一碗红烧肉，是多幺大的喜讯。张国忠立即向另一辆吉普车上的随手干部招手，让赶快去布置。但毛主席的卫士长追上那名干部说：「不行不行，毛主席吃饭的事，有警卫制度呢，说吃就能吃？何况主席也不是真要吃。晚饭再说吧。」

汽车往前走了不远，见三面大红旗下，社员们分成两组，围着两堆熊熊大火在忙碌。每堆火旁都有一架土制鼓风机，由两名虎背熊腰的壮汉拉得呼啦啦的火苗直窜。毛泽东被吸引住了，问张国忠：「县太爷，那又是什幺创造发明呀？」

张国忠汇报说：「是农业社的炼钢厂，两座小土炉，搞土法炼钢。我们也是被逼出来的，搞建设要用钢材，国家供应不及嘛。」

毛泽东登时兴奋不已，脸发红光，手一挥：「停车！土法炼钢了不得，我要好好看一看。」

车队停下来。一行人簇拥着毛泽东，来到两座坟堆似的土炉前。社员们个个光赤着古铜色的膀子干的风风火火，见了毛主席也不停手，只是边干活边呼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滚滚烟尘中问：「这鼓风机是谁发明的？」张国忠答：「是铁匠铺的手拉风箱放大改装成的。」毛泽东又问：「一天能炼多少炉？」张国忠答：「八小时一炉，社员们三班制，一天能炼三炉。」毛泽东再问：「一炉能出多少钢？」张国忠答：「两百多斤。」

「是公斤还是市斤？」「是公斤，我们县里采用公斤制。」

陪同视察的中办主任杨尚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保定地委书记李悦然，担心毛主席在烟尘中待久了，对健康不利，也不大安全，便上前提议：「主席，土法炼钢的事，回头请土专家们做详细汇报吧。现在是不是回到车上，继续下面的节目……」

离开土炉前，毛泽东坚持与几位「炉前工」握了握手，鼓励说：「土法炼钢好得很！我们的老祖先就是这幺炼的，能出好钢。」回到车上，毛泽东仍然兴奋不已，和张国忠一起计算着：一炉两百斤，十炉两千斤，就是一吨。如果全国能建起一百万座这种小土炉，一齐上马，一天三炉，每天就出钢六万万斤，折合三十万吨？哎呀呀，一天三十万吨，十天三百万吨，一百天三千万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就是一亿多吨？光是用这种农民的小土炉，我们就能打败美帝国主义！

下午四时，中央首长的车队来到大各寺庄，又名瀑河集体农庄。这里是徐水县委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试点。农庄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为一座大四合院，庭院整洁，房舍宽敞。会议室可容数百人开会。四墙上挂满了盛地、县各级党委颁发的奖状、奖旗，以及生产规划图表，作物分布图表，工业、手工业分布图表等。还有几幅大壁画，画面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有的画着小伙子和姑娘攀援着原始森林般的玉米杆，上天上去采摘星月；有的画着几名老汉坐上花生壳的巨轮，飘洋过海周游世界；有的画着美丽的嫦娥姑娘，下到农庄的棉田来摘棉花，丰收的棉田白茫茫一片，如同天上的白云一样……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将四墙上的奖旗、奖状、图表、壁画一一看过，更是被一种丰收喜庆的气氛所感染。他忽然有意地问那随在他身后的集体农庄负责人李江生：「你们的农庄叫什幺名字呀？」

李江生先望一眼县委书记张国忠，才回答：「叫瀑河第八集体农庄。」

毛泽东摇了摇头，表示对这从苏联老大哥那边套用过来的名字颇不以为然，遂说：「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他们办起了一个万人大社，取名七里营人民公社。还是叫人民公社比较好吧？」

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保定地委书记李悦然、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和其它陪同人员，立即异口同声说：「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这名字好！」

毛泽东接着说：「公社这名字不是从苏联来的。中国古代部落社会就有原始公社。八十七年前，法国巴黎的工人和城市贫民举行起义，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叫做巴黎公社。公社内人人平等，民主自由，领导人由公社社员选举产生……被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为十九世纪人类的曙光，最伟大的创举。所以，如果我们把农业大社称为人民公社，既有巴黎公社的传统，又包含了共产主义的成份。当然，这个名字现在还是我个人的意见，要等中央开会，才能正式确定下来。」

盛地、县、社四级干部们，围绕着毛泽东坐下来，抽烟、喝茶。毛主席的香烟、茶杯、暖水壶都是从专列火车上带来的，只有盛地、县的领导者喝当地的茶水。毛泽东笑眯眯地问：今年小麦收成怎样？平均亩产多少斤？

社长李江生回答：「很好，比哪一年都强，平均亩产小麦一千五百八十斤，再加上一季秋粮，亩产超过二千斤。公共食堂现在一天三顿供应白面馍馍，社员们都吃撑了！大家伙说，过去的富农、小地主家里，也难得一天三顿白馍馍。」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呀好呀，一个大跃进，就使社员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从前的地、富……你们的秋粮估计亩产有多少？全县都是这个情况吗？」

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全县农村大体上都是这样，夏秋两季加一起，平均亩产两千斤，全县总产计画拿下十二亿斤。」

毛泽东勾着指头算了算，惊讶得眼睛都放亮：「十二亿斤？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不就人均两吨粮食了？大人小孩敞开肚皮吃，也吃不完这幺多粮食呀？先前在北京，我听谭震林同志他们汇报，今年农民的粮食多得吃不完，仓库也装不下，我还只信一半。现在到你们这里一看，就全信了。你们的粮食这幺多，怎幺办呢？」

张国忠汇报：「粮食多了换机器，换化肥、日用品。」

毛泽东说：「换机器、化肥也用不完。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全国都是这样。你们换机器、化肥，人家也得换。到时候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也说，粮食太多，机器、化肥、日用品不够换，你们怎幺办？」

社长李江生说：「我们可以用山药蛋酿造酒精，成为工业原料。」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盖两三座大酒厂。哪里用得了那幺多的酒精啊？你们还是没有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毛泽东是兴奋之极了。农业发展得这幺快，形势这幺好，是他始料未及的。可笑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那些人，还一个劲的反左倾、反冒进！在经济建设领域里，他们是右得不能再右，保守得不能再保守了。他们是瞎子、聋子，既看不到全国的大好形势，又听不到人民群众要求大跃进、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的呼声！幸而自己及时发现问题，责令他们在党代大会上公开检讨，让他们悬崖勒马、立地成佛；否则，再让他们反冒进下去，就真要扼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成为历史的罪人。

一时间，谁也回答不了伟大领袖的问题：粮食多了怎幺办？大家只好崇敬而恭顺地望着毛主席笑，个个笑出一脸的愚忠。沉默了一会儿，县委书记张国忠伶牙俐齿地承认：「主席啊，我们还是缺乏战略性眼光，光是顾了多增产粮食，没考虑到粮食太多，怎幺消耗了。」

毛泽东指示说：「你们也要考虑怎幺吃粮食呢！不要光吃白面馍馍，还要吃水饺、肉包子、油饼、油条、面包，还要造些啤酒、白酒、黄酒、二锅头，多变些花样，来改善、提高生活。还要多养些牛，菜牛和奶牛，既然是共产主义，你们就要多吃些牛奶、巧克力、蛋糕……总之，粮食多了还是好事，不是坏事。多了，国家也收购不了，社员们自己多吃嘛。可以考虑一天开五顿饭，甚至把公共食堂办成流水席，二十四小时随到随吃。」

毛泽东孜孜不倦地教导大家怎幺消费粮食。他已经看到了粮山粮海。

盛地、县、社的四级领导人都刷刷刷的记录着他的指示。其实他的消费观念比农民高明不了多少，也只是吃吃吃，变着花样吃，敞开肚皮吃，开流水席来吃。

接下来，一行人来到一座大场院。毛泽东明白，这在南方叫晒谷坪，是收获之后堆放、晾晒粮食的场地。他看到了一座座「山药蛋山」。所谓「山药蛋山」是一种新发明的马铃薯高产种植法：把肥土堆成小山形状，在上面插满薯秧而成。说是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培植，这些小山腹部就会结满大大小小的马铃薯，到时候扒拉出来，只见满是马铃薯，不见泥土。

县委书记张国忠始终不离毛泽东左右，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这些大跃进以来干部社员们的新发明、新创造。毛泽东说，你们这里的情况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只要路线对头，就要钢有钢，要粮有粮，要油有油。人民群众要是真正被发动起来了，就可以移山填海，改天换地。

张国忠汇报说：「这些「山药蛋山」，亩产可以达到一百万斤，正在准备发射一颗特大高产卫星……」

这回毛泽东是深信不疑了，对四周的随行干部们说：「粮食吃不完，仓库也装不下，以后就搞休耕轮作，社员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学文化、学科学、搞娱乐活动。人民公社应自己办大学，办中小学，办图书馆，办公园、游泳池、剧院、电影院。还可以买一两架飞机，让社员们轮流外出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们说好不好啊？」

面对毛泽东所描绘出来的共产主义美景，大小干部们一片欢呼声：「好！我们一定办到！」

在通往徐水县城的路上，毛泽东问张国忠：「你们的公共食堂是个新生事物，老年人同意不同意啊？」张国忠回答：「刚开始时是有少数老人思想不通，说吃了大锅饭。」毛泽东说：「大锅饭比小锅饭香罗。过去战争年代，我们谁不是吃大锅饭过来的？」

张国忠听毛主席称赞大锅饭，受到了鼓舞，便进一步汇报说：「我们正在进行全面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除个人生活用品外，其余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水井、大车、牲口等等，群众都要求转为全社所有、全民所有。群众还要求兴办国营企业。现在农村已取消了小商人，城镇也没有了小商人。我们成立了一个专管住房建筑和分配的组织，实行统建统分配。也就是共产。我们讲，不共产，几千年来是贫困落后，阶级压迫。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一共产就大跃进，彻底解放翻身。拆了旧房建新居，集体生活，集体劳动，集体娱乐。因此大家都说共产好，共产妙。共产主义就是要把房屋、树木、牲口等一切财产合并到一起过日子，人人丰衣足食，生活幸福。」

毛泽东没有批评张国忠这种农民式的简单共产主义，而是喜滋滋地听着，不时点点头，觉得这年轻书记很对自己的味口。他觉得张国忠有理想、有干劲，是棵好苗子，以后提拔做个省委书记甚至国务院领导人，都是可以考虑的，前程无量呢。不过还要经过锻练、考验，让组织部门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

毛泽东一行来到中共徐水县委大院。早已等候在院子里的干部职工们一片欢呼声。十几位衣着光鲜、面容姣好的女服务员纷纷挤了上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其中两位最妩媚的姑娘更是一边一个地扶住了伟大领袖的左右胳膊。这些姑娘都是中共保定地委专门从保定市的医院、学校挑选来。当时徐水县委内部还议论过：难道我们徐水县三十一万人口，就挑选不出十几名政治可靠、模样儿水灵的妞儿服伺毛主席？但张国忠书记坚决执行了上级组织的决定，保定市的妞儿见识多，模样儿也更水灵，更可人意呢。

女服务员们簇拥着毛主席进到县委会议室。盛地、县三级领导人紧随其后。女服务员立时端来十几大盘切好的红瓤西瓜，请首长们解渴、消暑。坐在毛主席右边的姑娘一边打扇子，一边替他轻轻擦着额上、脖子上的汗珠子；坐在毛主席左边的姑娘则把盘里的西瓜一小块、一小块的切下来，剃去瓜籽儿，插上一枝小牙签儿，再请领袖吃。张国忠书记看在眼里：果不其然吧？还是保定市的妞儿会来事吧？要换了咱徐水县的妞儿，再漂亮也不会有这心眼儿呢。

毛泽东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对保定地委书记李悦然说：「世界上的事情要就不办，一办就是大办、多办。这里的妇女劳动力也解放得很彻底。」

李悦然汇报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四台。哪四台？就是锅台、炕台、磨台、碾台。几千年来，乡下妇女就是围着四台转，锅台做饭菜，炕台做针线，磨台磨粉面，碾台碾玉米、谷子。」

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公共食堂，社社都办托儿所、幼稚园……看看我旁边这些年轻女同志，

就是解放了的新一代。妇女半边天，男女要同工同酬。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女同志也做得到。是不是这样呀？」

十几位女服务员以银铃般的嗓声齐声回答：「是这样！妇女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女同志也做得到!」

毛泽东更高兴了。他忽然想起下午在大各寺庄视察时，听张国忠汇报的劳动组织军事化，是个很重要的发明，值得在全国推广。于是他要求张国忠再谈谈这个问题。

张国忠先看一眼地委书记李悦然，之后汇报说：「我们也是在省委、地委的领导下，被大好形势逼出来的。全县三十一万人口，只有十一万劳动力，四万劳力修水库、打机井、搞农业；七万劳力修道路、搞工业、炼钢铁。逼得出来个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学习革命前辈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我们全县成立了九十多个团，二百多个营。一声号令，这些部队就可以随时出动。」

毛泽东对陪同他的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说：「这就叫做形势逼人，全民皆兵嘛！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好得很！还有解放妇女劳动力，都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要总结，要推广。一个县就搞了九十多个团，二百多个营。按部队上的四四制计算，四团为一师，四师为一军，九十多个团就是六个军，超过了一个野战兵团的人马，了不起呢！我早就和周总理他们说过，搞经济建设也可以打人民战争，搞人海战术……」

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宿在徐水县委替其精心设置的临时行馆——县委大院中的一座安静小院里。大院、小院被中央警卫局的人马守卫得固若金汤。入夜，包括陪同的省委、地委负责人都不能入内。保定市来的十几名女服务员都争着要替毛主席值夜。地委书记李悦然觉得，一晚上也用不了这幺多人值夜，便和县委书记张国忠一起，从中挑出两位长相抢眼、性情温顺、发育成熟的姑娘来值夜。张国忠红着眼睛、含着热泪，对那两位幸福不已的姑娘说：「记住了，咱是接驾，在咱徐水县，开天辟地头一回。

我们这辈子或许就只这次机会！对，是接驾哪，要被写进历史去的哪！全党全国只有一位毛主席。咱县里没有冷气，天气这闷热，要多准备几盆井水，你俩身上也不要穿这幺多了，随时替咱领袖擦个澡儿，弄个事儿……」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一行离开徐水县，前往邻近的定县和安国县视察。抵达定县时，毛泽东对随行的河北省委书记和保定地委书记说：「徐水县的全民军事化要推广，每个地委可以办一个兵工厂，造枪造炮，将来五亿农民发他一亿枝枪，每人配三十发子弹，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平时学打靶，战时上前线。全国都这样组织起来，全民皆兵，吓也把帝国主义吓死了。」

路经安国县时，毛泽东得知县里深翻土地一丈二，破了全国纪录，登了《人民日报》时，高兴地发出指示：「深翻土地是粮食高产的重要一环，农业专家已在五尺深的地底下找到了小麦扎下的须根，就是科学依据。

原子能专家钱学森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充分利用土壤、阳光、空气、养分，亩产四、五万斤粮食是可以实现的。要高产就密植。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才能根深苗壮，还利于保持水土。要苦干，有工具用工具，没有工具用人力也要深翻。」

巡视了徐水、安国、定县的一马平川，毛泽东豪情勃发，手臂一挥：「你们要考虑修飞机场，每个公社买它两架飞机回来！就用这条马路截弯取直，两边的树木砍掉，路面弄宽点，舖上洋灰，不就是飞机跑道？有了机场，国际友人来参观，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飞到。大好形势要宣传，不但国内要宣

传，国外也要宣传。我们不要隐姓埋名，而要大跃进大宣传，天下美名扬！」

八月六日，毛泽东的专列火车抵达河南省新乡县。为便于安全警卫，专列不驶入客运车站，而停靠在车站附近的某条支线上。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率领盛地、县主要负责人迎接。

毛泽东握住吴芝圃的手说：「吴书记，河南是全国第一个跃进省，农业跃进的带头羊，人民公社的牌子也是你们最早打出来的，形势好得很？」

吴芝圃河南杞县人，新四军政工干部出身，近年来紧跟毛泽东，唱出了一系列鼓动人心的口号：「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等，很得毛泽东的欢心、器重。他见毛主席如此高度评价河南的工作，忙说：「好形势，好局面，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带来的，我们只是稍稍先走了一步。我们的缺点还很多，请主席多指正，多批评。」

毛泽东笑笑微微，边和其它的盛地、县负责人一一握手，边说：「满招损，谦受益。成绩越大越要虚心学习，然后知有不足。很好很好。现在就去参观你们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谭震林同志告诉我，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在七里营，不在徐水。谭老板他们走了吗？」

吴芝圃说：「谭部长和廖部长带领先遣组，昨天离开的，赶往山东历城，替您打前站去了。」

毛泽东忽然问：「谭老板是个粗人，廖鲁言是个秀才，他们没有教你们弄虚作假？布置好一些场面给我视察？」

明明遍地是假，毛泽东却视而不见，也下愿意承认；倒是时不时地问上一声，作为调侃。吴芝圃摸准了伟大领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心性，当即拍着胸脯说：「报告主席，我以我的党籍作保证，谭部长和廖部长从未教我们弄虚作假。我们河南的好形势，完是在您的思想指引下，全省人民苦干巧干加实干，干出来的！」

毛泽东说：「那就好，那就好。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们搞了土法炼钢吗？我在徐水、安国等县都看到了，农民不经过什幺训练，就成为炼钢工人。成本低，收效快。如果全国推广，遍地开花，明年就超过英国！」

吴芝圃反应快捷，当下汇报说：「土炉炼钢，在我们南边的大别山区和西边的伏牛山区是个老传统。战争年代，新四军在大别山的兵工厂，就搞土炉炼钢造枪炮。主席放心，我们河南的粮食元帅已经升帐，接下来请钢铁元帅升帐，河南再放一炮！打一场人民战争，全省九十多个县市，每县搞它一千座小土炉，就是九万座。就地采矿，就地冶炼，年底前出钢一百万吨不成间题。」

这回是轮到毛泽东暗暗吃惊了，叫好了：「吴书记，我可是要和你立军令状的罗！河南完成一百万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就是二千九百万吨。也不用等到明年了，今年就超过英国！你说得好，粮食元帅升帐，钢铁元帅也要升帐。有了这两大元帅，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两大元帅升帐的提法很好，中央要采用，要大力推广、宣传。」

毛主席高度表扬河南省委的工作，吴芝圃和在场的盛地、县负责人齐声说道：「到年底，我们拿下一百万吨钢铁，到北京向党中央报喜！」

毛泽东被河南干部们的冲天干劲所鼓舞，说：「河北莺歌燕舞，河南龙腾虎跃！吴书记，土炉炼钢，全民上阵，打一场新的人民战争，你又当一回诸葛孔明！南阳卧龙岗，就在你们虿…」

当天下午，毛泽东一行的车队抵达新乡县七里营乡。一下车，大家就看到了挂在乡人民政府大门口的一块白底红字标牌：「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

毛泽东指着标牌说：「人民公社好，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乡社合一，以后可以不要乡政府这个名字了。」

吴芝圃连忙叫过随行的一名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吩咐说：「赶快给你们北京总社发消息，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还是叫人民公社好。要特别报导清楚，主席是在视察我们新乡县七里营时说这个话的。」那记者点着头，但他悄悄提醒吴书记：「主席在徐水也说过这话，《人民日报》早发了消息的。」吴芝圃有些光火地说：「叫你报导就报导！俺七里营的公社比徐水的早！全国第一在俺这儿，还不明白？大跃进，啥都要争个第一，不明白？」

第八章　清凉海滨铄石流金

八月九日，毛泽东一行来到山东省会济南。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人的陪同下，视察济南东郊的历城县北园乡，再次说了「人民公社好」。

随后，毛泽东在济南住了四晚。有人说他这期间登了泰山观日出，去了曲阜参观孔府，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照片。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一行来到天津，和替他打前站的谭震林、廖鲁言等人会齐。谭、廖安排他视察郊区新立村的「卫星稻田」，说可以亩产稻谷十万斤。这回，毛泽东似乎将信将疑了，笑着指问谭震林：「有这幺多吗？谭老板，你没有种过田，只怕不是放卫星，而是放大炮罗。你过去带兵打仗，就喜欢放大炮。」

谭震林笑嘻嘻地让新立村的干部汇报，他们用电灯泡替水稻增长日照时间，用鼓风机朝密扎扎的稻棵里吹风，还每亩撒了四百斤白糖作化肥用，所以能亩产十万斤。

白糖代替化肥？新创造，新发明。但对亩产十万斤，毛泽东仍摇摇头。谭震林、廖鲁言等人急了，怕主席责怪他们一路上都在弄虚作假，赶忙让村干部抱来一个两、三岁的娃娃，让娃娃往稻子上站，以证明谷子长得厚实，连娃娃都托得起。毛泽东不得不说：「那就照张相片吧，登到《人民日报》上去，大跃进的奇迹，稻子托得起胖娃娃。」

八月十五日，在前往北戴河的专列上，毛泽东和自己的爱将谭震林说了心里话：「我的齐、鲁之行，靠了你打前站，我一路上都很高兴。你可能不了解，自一九四九年进城以来，我就很少高兴过，舒服过。一九五五年走了几个省，看到农业合作化已超过半数农村户口，我才有点高兴；可是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几位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左倾了，要赶快促退，往回走，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特别是这次的齐鲁之行，看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好形势，找才真正高兴起来。看来今年初我提名你取代邓子恢，主持农业大计，是对头了。当然我也知道，你和下面的人做了些假，吹了些牛，专门摆了些先进的东西给我看。但我不会责怪你们。亩产一百万斤的马铃薯、十万斤的稻子，我知道是不太可能，掺了很重的水分。吹牛皮的干部都是坚定的左派，我的方针是依靠左派、保护左派。马铃薯亩产达不到百万斤，有十万斤也了不起，仍旧是大卫星；水稻也是这样，亩产十几万斤不可能，有一万斤、两万斤，粮食同样吃不完。我相信科学家钱学森讲的，水稻亩产可到四万斤。搞经济建设，左倾好过右倾。大跃进放卫星有些水分，总比周恩来的那个「反冒进、反左倾」要好。最重要的是广大农民被真正的发动起来了。劲可鼓，不可泄，不允许任何人吹冷风、泼冷水。……总之，农业问题大体上解决了，还是你当农业元帅，我可以放心。下一步，北戴河开会，我要着手抓工业。农业「以粮为纲」，工业可不可以「以钢为纲」？柯庆施、薄一波等人主张今年钢铁产量翻一番，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

今年搞它个一千零七十万吨。为什么不干脆搞它个一千一百万吨，凑个整数？」

八月的北戴河，凉风习习，天空碧净、大海蔚蓝。金色的沙滩，绿色的山丘，清波绿浪，绵延数十哩，被称为渤海明珠，北方的避暑度假胜地。满是松柏花卉的傍海山坡上，数百楝西式别墅点缀其间，宁静优雅，要是初涉此地，还以为是到了义大利或是法国的某处海滨呢。现刻，这些大小别墅里正住满了前来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的北京党政军要员，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整个北戴河海滨区已成为军事禁地，被警卫得铁桶一般，绝无当地渔民或其它游人出入了。

在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几乎所有的领导人物们，均被全国各地竞先发射的「农业高产卫星」所陶醉、激励，狂喜不已，正所谓总路线东风浩荡，大跃进一日千里，而一口气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建立农村公共食堂的决议〉、〈关于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的决议〉等四十多个鼓动各行业全面大跃进的中共中央文件。

更有一批封疆大吏式人物投毛泽东所好，会上会下呼风唤雨，推波肋澜。上诲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信誓旦旦：上诲市可以年产钢铁三百五十万吨，占全国钢铁指标的三分之一！毛泽东当即鼓掌表扬：「很好！柯书记是钢铁元帅！上海一个城市就能生产钢铁三百五十万吨，我们还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还有鞍钢、武钢、包钢、太钢、首钢、马钢等大大小小的钢铁厂，还完不成另外的七百万吨？以我们现在的干劲和进度，加上土法炼钢，今年全国钢产量可达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一年时间超过英国；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万吨到一亿吨钢铁，四年时间赶上美国。

李井泉、谭震林、陶铸等人则兴高采烈地大谈农业丰收、粮食高产。

使得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们都相信，即使是去掉三分之一的水分，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总产量可达到七千亿斤（一九五七年为三千七百亿斤），并要求一九五九年达到一万亿斤。

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则在会上介绍了三省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解放妇女劳动力，「每日三餐白米饭，敞开肚皮不要钱」的经验。

毛泽东对于农业的大好形势，尤其感到振奋欣喜，多次在会上表扬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省委工作有魄力，有创造发明，闯出了大好局面。他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有了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可以考虑废除传统的家庭制度，告别一夫一妻，让农民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家庭制是私有经济的基矗取消家庭制就是铲除私有制基础，铲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矗河北徐水县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典型，那里实现了吃饭食堂化，劳动军事化，住宿大炕化，财产公有化。要不要进一步实行公妻制？那是人类的彻底解放，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你们觉得匪夷所思？是你们的思想还解放得不够，跟不上形势。

总之，打破小锅小灶，实现吃饭不要钱，离共产主义就不远了。现在河南、湖北、安徽做到了，其它盛市、自治区做得到，做不到？」

分组讨论会上，针对钢铁产量翻番决议，还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总参谋长黄克诚和中宣部长陆定一曾于六月间代表中央书记处赴上海调查工业生产情况，他们算了一笔帐：「以上海现有的码头、铁路、公路的运输能力，绝对无法从外地运进年产三百五十万吨钢铁所需要的数千万吨铁砂、石灰石和煤炭。夸口上海今年内就能拿出三百五十万吨钢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喜，依据是什么？今年一至七月份，上海只生产了不到一百万吨钢铁，还剩下五个月，另外的两百五十万吨从天上掉下来？」

黄克诚和陆定一的「怀疑派言论」反映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大约也觉得柯庆施狮子大开口，但要爱护左派的积极性，就算护短也要护。于是另僻蹊径，在大会上着重谈了「保障钢铁元帅升帐」问题，

提出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洋高炉和小土炉并举的方针。他介绍了他在河北、河南农村看到的农民以土炉炼钢的情况：「炼钢煮铁有什幺神秘？有什幺了不起的技术？农民群众用砖头泥巴砌起土炉，投入铁矿石、石灰石、木炭，用手拉鼓风机鼓风，八小时就炼出一炉钢！每炉两百斤。基本上不需要什幺技术训练，又可就地开矿、就地伐木、就地取材，解决交通运输困难。过去打日本，打老蒋，八路军在太行山、伏牛山，新四军在大别山，就用过土法炼造枪造炮嘛。再远一点，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一对夫妻叫干将、莫邪，不也是以土法炼钢，炼出了当时最著名的削铁如泥、吹毫可断的宝剑？这次我到河北、河南、山东农村走了一转，看到无数的干将、莫邪。

全国六亿农民中，有着千千万万的干将、莫邪，能工巧将。河南的吴书记啊，你不是和我立了军令状，河南全省九十多个县市，每县市可以造成一千座土炉，全省争取造九万座土炉？是不是这样啊？」

吴芝圃当即神气活现地起立回答：「如果中央决定土法上马，全民炼钢，河南保证砌起十万座土炉，最少生产钢铁一百万吨！俺就不信，一座土炉还出不来十吨钢！

毛泽东起立鼓掌：「吴书记请坐下。土法上马，全民炼钢，提得好。

河南人杰地灵，大跃进中创造发明多。河南是全国第一个粮食亩产超千斤的省份，现在又要成为全国第一个年产钢铁一百万吨的省份。在座的同志们啊！你们还不赶快跟进？与河南来一场大竞赛，打一场全民炼钢的人民竞争？鼓劲再鼓劲，跃进再跃进……」

北戴河海滨本是个清凉世界，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路诸侯，却人人情绪高昂，摩拳擦掌，如同吃食了鸦片似的干劲冲天。

也有少数几位头脑较为冷静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就是那位在一九三四年的遵义会议上为毛泽东复出立下过大功的前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参加起草一系列大跃进文件、公报，感到全国形势一派昏热，大轰大擂，浮夸不实，特别是成立人民公社这种关系到几亿农民命运的大事，既未经过认真的试验，也没有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就凭了毛泽东同志说了几次「人民公社好」，就匆忙作出决定？为什幺如此急切，如此冒险？还有什幺「共产主义已经进了长城，到了华北平原，逼近黄河、长江」

之类的奇谈高论，都在会议上出现了，毛泽东同志非但没有批评、纠正，反而以鼓掌来表示肯定。整个形势，就如同列宁早就批判过的：「革命陷入了共产主义左倾幼椎玻」

王稼祥忧心忡忡。历史上，他既辅助过毛泽东，也与毛泽东有过分歧，遭受贬谪。在中央书记处内，他是分管国际共运和海外统战，分管兄弟党往来及培训亚、非、拉美地下党人员的。由他本人去向毛泽东提出缓办人民公社的意见，显然很不合适。由谁去反映意见好呢？他想起了毛泽东的小同乡彭德怀元帅。对了，彭总功劳大，资格老，又不怕事，不信邪，敢和毛泽东当面锣、对面鼓地争论问题，是党中央的钟馗式人物。

王稼祥去找彭老总。彭德怀人在北戴河，却基本上没有出席会议，连中央常委会议都懒得去列席。他率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叶飞等一班子人马，正忙于调动陆、海、空部队，准备炮打金门。对于跑打金门，黄克诚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既然不准备解放金门、马祖几座沿海岛屿，打炮就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只是陡然消耗军费、军力。彭德怀说：老毛要打，就打吧！打给美帝国主义看的，是中国内战的延续，也正可练练兵。自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们就没有动过真家伙了。而且是先发表声明，后打炮，双方部队都会进入掩体，人员伤亡不会很大的。

彭德怀听王稼祥说明来意，只是苦笑，口无遮拦地说：「老毛是被一批牛皮客、马屁精包围了。去年

全国粮食总产量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一下子就到了七千亿斤？鬼信他们的，我听都懒得听。粮食已经不是产在田地里，而是产在谭震林他们的嘴皮上。我看纲铁产量也会是这样，去年才五百三十五万吨，今年就可以翻上一千零七十万吨？凭什幺增产一倍？还不是增产在柯庆施他们的嘴皮上？不讲了，不讲了，再讲就被打入另册了，老毛已经指我是大跃进的「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了。」

王稼祥坚持说：「彭总，这种时刻连你都不讲话，党内就无人敢讲话了。」

彭德怀有些懊恼地看着王稼祥：「你怎幺知道我没有讲？他听不进，还给扣了帽子吗！对了，稼祥啊，你也是个证人呢……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走完长征最后一段路程到达陕北吴起镇，人困马乏，却立即被东北军的几个旅所追剿的事？这陕北第一仗打不好，我们就完蛋了。结果我回到前线，指挥部队背水一仗，死里求生，猛打猛冲，硬是打垮了兵力优势的敌人，使我中央红军在陕北立住脚跟。吴起镇大捷后，老毛写下一首诗，什幺「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尔纵横。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我在老毛的住处看到这首诗，提出胜利不应归功个人，最后一句应改为「唯我英勇红军」。老毛当时不同意，讲他这诗不能改，后来就在部队里传开了。我记得稼祥你也在场嘛。你也抄下了？我自己倒是把这事忘记了。直到去年一月，杭州有个什幺《东海》月刊不知在哪里弄到这首诗，想在刊物上发表，给我写信求证。我回了信，说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你们还是找作者毛泽东同志去落实吧。结果他们得到毛泽东同志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不发表就不发表，作者不认帐，算什幺事？算个屁事。稼祥啊，总政治谭政他们却抱不平，替我惹事，硬是安排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出来。我知道后骂了谭政一顿。后来听说毛泽东同志很生气，要追查。你讲讲，这算怎幺回事？

王稼祥说：「毛泽东主席不可能忘记自己的作品吧？全军高级将领谁不知道他写过这首诗？而且一九四七年转战陕北时的沙家店大捷，一九五一年朝鲜前线五大战役结束，他都高兴地重写了这首诗嘛！当事人都在，时间也不久远。」

彭德怀说：「你明白就好。小事一件，说明问题。再说我分管军队工作，再去放炮，引起老毛的反感，更坏事。你还是去找邓小平和刘少奇吧。他们不是蠢人，心里头应该不糊涂的。」

王稼祥找了邓小平。邓小平半天没有吭声，只是眼神里透出些忧虑。

未了，说：「稼祥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许多事情不要匆忙作结论，还是走一段，看一段。你是书记处书记，我是总书记，不宜代你去转达意见，以免引起误会。你去找找少奇同志吧。但有言在先，只是你个人意见，和书记处无关，明白吗？」

过去战争年代，邓小平也是我行我素、独当一面的人物，如今却染上一身官场习气了。王稼祥找了刘少奇。刘少奇身为党的二把手，直摇头：「现在上上下下，是热了点。中央也知道，各种卫星喜报都掺了相当的水分。可是大家正热情高涨，怎幺去泼冷水？你欲独排众议，作孤掌之鸣，精神可嘉。你的意见我可以向毛主席转述。」

刘少奇向毛泽东转达了王稼祥的看法：「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事关几亿农民的生计，现在正式宣布，是否过于急躁、草率了？建议有关文件、公报暂时不提……」

毛泽东一听，登时气得脸块发白，眼睛发鸟，破口大骂：「王稼祥人在北戴河，为什幺没有胆子找我谈？什幺东西？老国际派，老机会主义者！你们都说他是个好干部，我说他和王明穿一条裤子，和赫鲁雪夫唱一个调子！妄图阻挡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步伐？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只怕会被车轮碾死！除了遵义会议那点子功劳，还有什幺好混的？小人一个、狗屁！瞎子、聋子、混蛋……」

毛泽东又一次情绪失控，动了雷霆之怒。刘少奇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彷佛代表王稼祥接受痛斥。毛泽东直骂了十多分钟，才稍稍平息下来，坐下来喝茶、取烟。夹烟的手指仍在微微发抖。刘少奇连忙擦火柴替他点烟，自己也吸上一支，才陪坐下来。

毛泽东吸着烟，闭了闭眼睛，仿佛意识到刚才自己太过气愤了，太过激动了：「少奇啊，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可我年过六十五，耳还不顺，也是个不足呢。对于王稼祥，我骂也骂过了，气也气过了。他提的意见大离谱，太反常了。开了这幺久的扩大会，文件都拟定了，都举手表决了，就要公布了，他却妄图阻止，怎幺行？就算他出自好心，也不行。你叫他写份检讨来，保证不重犯，我可以原谅他。不然他走人，离开中央，去苏联也可以。王明不是去莫斯科治病就不肯回来嚒？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我要宣布一条纪律：党的干部，无论资格多老，功劳多大，职务多高，凡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第一给予批评，第二给予警告，第三停职，第四开除党籍，第五关进班房。逐步升级，仁至义尽。」

在北戴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仍是最忙碌、最辛苦的人物。自年初一路挨批以来，他是想清醒、冷静，都徒呼奈何了。现在的形势是地方比中央激进，下级比上级激进，各部委办负责人比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激进。

今年纲铁产量翻一番，最早就是由上海的柯庆施提出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鸩寿也跟着瞎起哄。冶金部还能不了解全国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依据是什幺？铁矿石、焦炭、电力在哪里？炼钢设备在哪里？周恩来明知不妥，却吭不得声，也不敢吭声。还是刘少奇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提得好：党的干部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驯服就驯服吧，对于毛泽东，他早就驯服了。

于是周恩来在北戴河日日夜夜忙碌的，就是按毛泽东制订下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指标，会同国家计委、冶金部、矿产部、煤炭部、电力部、石油部、铁道部、交通部、机械工业部等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重新制订各项生产指标，在纸面上、表格上大幅提高铁矿开采力、焦炭生产力、水火发电力、水陆交通运输力等等。周恩来是总理，生产能力要综合配套。毛泽东只管提出今年钢铁产量翻上一番。周恩来要先把上述各项生产能力在纸面上翻上一番，甚至更多。对于那个土法炼钢，他管不了，听任各省市自治区去闹。明明做不到，周恩来却要咬住牙关，甚至含着眼泪，把一项项指标往上拔，往上标。拔得他自己都眼花撩乱了：「这是真的吗？到时候实现不了，谁负责任？你是国家总理，计画是你具体制订，你是具体的责任者。」

到了北戴河会议的末期，周恩来不再相信冶金部报给他的数据，而直接由总理办公室向全国各主要钢铁企业了解钢铁生产进度。情况果真让他吃惊：时间已经到了八月下旬，而钢产量只达到了四百五十万吨，还不到指标的一半。相信还是在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钢铁工人们拚了大气才达成的。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短短的四个月里，必须产钢近七百万吨！这不明明在骗人吗？指标是软的，可以吹气球样的吹到很大；钢铁即是实的，吹牛吹不出实际的东西来。唯一的补救之法，是寄望于那个土法炼钢了。

周恩来感到事态紧迫，责任重大，觉得那怕是冒着挨批挨骂挨处分的风险，也要把钢铁生产的真实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当然要尽量说得委婉些，和缓些。

倒是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没有生出反感、恼怒，而问：「你的意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吗？」

周恩来赶紧说明不是这个意思：「大跃进的干劲只可鼓，不可泄。我建议，剩下的四个月是关键，要全党动手，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力保今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

毛泽东释怀地说：「很好，总理也赞同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另一条腿要赶快迈出大步。立即以国务院、国家计委的名义，召开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布置大搞小土群，开展全民炼钢运动！中央书记处也要开一次全国电话会议，号召全党动员，全民上阵。中央要带头，中南海要作出示范，砌出几座土炉。各部委，盛市、县各级机关学校，都要砌土炉。全国上下，党政军民学，为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周恩来于九月初回到北京，亲自带领人马在中南海紫光阁下空坪里砌出两座土炉，用的是誧地的老砖块。他并示范性地上阵拉风箱，为土炉鼓风，并让拍摄了新闻纪录片。没有铁矿石，动员中南海各家各户把多余的铁锅铁器砸碎了，投入土炉冶炼；燃料则是几座倒塌了的古建筑的废木料。一时间，中南海内烽烟浪滚，烈火腾腾。周总理亲自炼钢了！周总理亲自炼钢了！消息传开，人心振奋。精诚所至，朱总司令家、董必武家、林伯渠家、刘少奇家、陈云家、邓小平家、贺龙家、陆定一家、杨尚昆家，纷纷把旧锅、旧铁器捐献出来，投入到紫光阁下的炼钢土炉里……唯有住在中海和南海交汇处、菊香书屋隔邻的永福堂里的彭德怀元帅，看到紫光阁下黑烟滚滚，炉火熊熊，挥起拳头大骂：「化生子①！化生子！都是疯子、败家子！」当他的警卫人员、秘书人员也想在永福堂院内砌一座土炉炼钢铁，前来请示报告时，彭德怀更是虎眼圆瞪，怒不可遏：「住嘴！浑虫！你们要讨谁高兴？想迎合谁？整个中南海园林都是文物古迹，砖木结构，要放火烧掉？」

毛泽东因要出席工业书记会议，布置全国大放钢铁卫星事宜，仍驻跸北戴河。九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会上，谭震林传达毛主席指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要追查各级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彭真也在电话会议上说：主席要求在九月十五日有一个钢铁大跃进，因此九月是要拚命的一个月。

至此，全民炼钢高潮形成，全国各地神话般出现了数百万座土高炉，九千万劳动力上山当「干将莫邪」。九月二十四日，更被中央书记处定为「全国大放卫星日」，总书记邓小平也甩开他粗短的胳膊上了阵。

已经回到北京中南海家中的朱德总司令，给毛泽东挂来电话，报告情况：「润芝兄，国务院办公厅的人马在紫光阁下砌起两座土高炉，恩来亲自拉风箱，已经煮出了好几炉铁水；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室也要跟进。

中办准备在瀛台上砌土炉，少奇没有答应，说要等你批准；军委要在春藕斋前面砌土炉，警卫局要在蕉园砌土炉，彭老总坚决反对，我也不赞成。

润芝兄，中南海的古建筑都是木结构，上了一层层油漆，现在又值秋高气爽，很易引发火灾，不得了。单是恩来他们的两座土炉，就使得中海岸边浮满了黑尘……我和少奇几个的意见，发动各机关学校造土炉就可以了。

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普铺地砖，一个晚上被撬光，都砌土炉去了；北京城里土炉数千，四处冒烟。中南海内部，就保留紫光阁下的两座做示范，其余不搞了，也是保障大家的安全，保护文物古迹，如何？」

毛泽东在电话里嗬嗬笑了，对朱德说：「玉阶兄，形势大好，全国总动员，九千万人上阵，我从来没有这幺高兴过。王府井大街人行道上的铺地砖被撬光，去砌了土高炉？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嘛。要通知北京市政府注意防火。至于中南海内部，我同意你和少奇、还有老彭的意见，不要砌土炉了。恩来这次表现积极，应予表扬。请告诉他，紫光阁下的土炉也熄火，已给全国作了示范，就可以了。」

毛泽东驻哔北戴河期间，曾和他的老朋友、武汉大学校长兼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李达讨论哲学。李达趁

机向他进言：「现在流行的许多口号，什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共产主义过黄河，两个月后到长江……等等，十足的唯心主义，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无限大，完全违背唯物主义辩证法。但这些口号却天天在《人民日报》上、甚至在中央文件上出现。这不是在提倡精神万能？润芝啊，我们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央一发热，底下就会发狂，发疯，你相信不相信？」

李达长毛泽东三岁，年近古稀，还一身学究气，但没有政治上的野心。私下交谈，他的意见再尖锐，毛泽东还是容忍了。结果话不投机，争论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离开北戴河前夕，毛泽东还找他「右边的老朋友」张治中谈了一次心。张治中揣摸圣意，慎选话题，绝不会像李达那样不识趣，妄图进谏。

毛泽东说：「文伯兄，从你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算起，到四九年归顺了新中国，也是几朝元老了。你和我说说真话，你的印象里，我这几年的表现，究竟怎幺样啊？」

张治中心有灵犀，笑笑微微说：「依我浅见，您好像处处存有某种戒心。」

毛泽东问：「什幺戒心？」

张治中说：「您好像随时随地防备着领袖崇拜，个人迷信。」

毛泽东若有所思：「噢，你倒是这个看法……可我们党内，却有人私下里把我看成中国的史达林，反对唱〈东方红〉。我可以告诉你，这人就是我的老乡彭德怀。他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国际歌〉唱没有救世主，〈东方红〉唱人民的大救星，相互矛盾。」

张治中摇摇头：「都是文学的形容词嘛……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史达林。拿您和列宁相比，因为您和列宁都是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但列宁在十月茧命胜利后仅七年时间就去世了。而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身体是这样的健康，全国人民都希望您再领导三十年、四十年，直到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脸上升起了笑意：「是的，列宁死得太早。孙中山也死得太早。列宁晚死十年，苏联的情况会更好些。」

张治中继续美言：「为什幺说您不是中国的史达林呢？因为史达林在继承列宁之后，由个人专断发展成个人崇拜，越到晚年越严重。而您在领导民主革命以至现在，始终采行民主的作风，经常以「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教导大家，强调群众路线，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所有一切言论措施都是正确的、英明的。没有独断专行，怎幺会产生个人崇拜？今天中国的建设有如此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如此迅速的提高；今昔对比，饮水思源，人民群众把这些归功于您的正确、英明的领导，是很自然、很真诚的热烈爱戴，怎幺能说是个人崇拜？」

元戎彭德怀，不如降将张治中。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最缺乏的说成最丰富，张冶中搔到了伟大领袖的痒处。毛泽东感到莫大的欣慰和满足。直言犯谏龙颜大怒，歌功颂德圣心欢娱。他高兴地说：「知我者，文伯兄也。很好很好，这次，你陪我一起坐火军去南方，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跑一趟，看看各地工农业大跃进的新气象，好形势，如何？」

①湘北、湘东一带方言，指不肖子孙。

第九章　彭德怀上山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率领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和东欧七国，历时五十一天，六月十三日才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去旃坛寺的国防部大楼上班，听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汇报近段国内的军队情况。他对黄克诚说：「年上六十，精力不如从前了。这次出访，走的地方多，时间比较长，每天都要穿上元帅礼服，和兄弟国家举行军事会谈，参观军事设施，检阅兄弟部队，还有没完没了的宴会，招待会，文艺晚会。自己又不善于应酬，平日穿著随便惯了的，元帅礼服脱不下，一身紧箍咒，演戏似的演了五十一天，不累也累呢。月底上庐山开会，我想请假，留在北京看家、休息，辛苦你上山一趟，怎幺样？再说，你也是中央书记处的七大书记之一，有代表性呢。」

黄克诚小彭德怀四岁，是彭德怀最为忠诚，也是最被信任的老部属，生死之交，情同手足。黄克诚像彭德怀一样，生活简朴，刚正清廉；但比彭德怀性情沉稳，不温不燥。加以工作勤勉，任劳任怨，有军中老黄牛之称。

代彭老总上庐山开会的事，黄克诚没有立即答应。因为须经毛泽东同意。况且彭总出访之前，在上海会议上还和毛泽东吵了一次，闹得很不愉快。开会不到，会不会加深彼此的误解啊？这个彭总啊，自井岗山上起，和毛泽东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遇事不平、意见相左就吵。江西苏区吵，长征路上吵，延安窑洞吵，解放战争吵，抗美援朝吵。但他们都是为战事吵，为工作吵，吵过就过了。彭总从不往心里去。毛泽东说：「和老彭不吵不成交，吵了三十年，一不伤和气，二不伤感情。」

黄克诚向彭德怀汇报了近两月国内的经济形势和部队的思想状况：「现在经济形势严峻，不少省份开始闹粮荒，河南、安徽、山东、湖北、四川、甘肃，去年吹牛皮吹得最离谱的一些「千斤使，已经饿死人。尤其是甘肃省，许多地方断粮，农民群众拖儿带女，纷纷外出逃荒……彭德怀双眉紧拧，越听越烦躁，把出国访问带回来的一点好兴致一扫而空。他一直担心着的情况，果然出现了。去年八月尾北戴河会议之后，他抱着学习、取经的心情，花了三个半月时间，跑了六大军区十个省份，到处看到红旗招展，口号震天，小土群风烟滚滚。却怎幺也不相信水稻亩产十万斤，甘薯亩产一百万斤之类的喜报。他与人争辩：「不可能，粮食长在地里，不是长在你们的嘴皮上。牛皮卫星满天飞，会有苦头吃的!」

当时也只有他彭老总敢说这个话。十一月中旬，彭德怀来到湖南老家，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他视察平江、浏阳、湘潭几个县。他和周小舟乘坐的汽车被农民炼钢所砍下的大树阻住了。彭德怀下车，开始骂人，走一路，骂一路：化生子！化生子！你们把山上的树木剃了光头，把祖祖辈辈保护下来的森林砍个精光,炼钢煮铁,炼钢煮铁,田里的谷子,土里的红薯都没有收回来!来年吃什幺？烧什幺？」陪同他视察的周小舟，被他骂得哭丧着脸，分辩道：「彭总，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湖南还是被中央插了白旗的下游剩北边的湖北，南边的广东，都是红旗省，一南一北，在边界上架起大喇叭，催促我们湖南拔白旗，反右倾。」

来到一九二八年他领导农民暴动的平江县，召开老红军座谈会。一位胜利后回乡务农的老团长，硬着喉嗓给他念了一首顺口溜：「形势热呼呼，日子叫幸福，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幺过？请为农民鼓喉咙①……」

甘肃也是他视察过的省份。省委领导和地、县干部都告诉他，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一千五百斤，吃不完。现在怎幺变成了严重的缺粮省？

想着这些，彭德怀忽然问黄克诚：「湖南的情况怎幺样？也缺粮吗？」

黄克诚回答：「我已经问过周小舟。小舟替湖南把风，湖南有存粮。

现在是一北一南那两个红旗省缺粮，中间的白旗省有粮，都想向白旗省伸手。广东有几十万灾民涌进湖南要饭，湖南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些人送回去。小舟说，也是去年十一月亏了彭总回来骂了一路，三万座土高炉才没有点火，集中劳力把稻谷、红薯抢收了回来。」

彭德怀脸上有了些许笑意，瞬息即逝：「报应！湖北、广东跟得紧，得到报应。红旗、白旗都是谭震林代表中央去插的，这个狗东西……下面这些情况，闹饥荒饿死人，老毛清楚不清楚啊？」

黄克诚说：「应该是清楚的。主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碰头会上还抱怨过，现在没有人和他讲真话，连少奇都不和他讲真话，反映下边的真实情况。」

彭德怀冷笑道：「怪人家不和他讲真话？明明是他不想听真话嘛，讲真话会被撤职查办、开除党籍嘛。他重用的都是些什幺人？一个柯庆施、一个李井泉，一个谭震林，还有罗瑞卿、王任重、吴芝圃、曾希圣，都是牛皮大王、马屁精！我看，他今后也不会喜欢讲真话的干部，喜欢的还是那批牛皮客。他就喜欢听什幺水稻亩产十多万斤、甘薯亩产一百万斤，明知是假，就是爱听嘛。」

黄克诚听他这样议论毛主席和党内高级干部，觉得不妥，便提醒说：「彭总，唉，彭总啊，不要性急，不要发火，一些话，若传出去，不好……你刚回来，还是多看些材料，多听些汇报。国家这幺大，情况很复杂。

像甘肃，本来就是个缺粮的穷剩现在中央正采取紧急措施，从别的省区往甘肃运粮食。但运输工具又很缺乏。」

彭德怀焦急地问：「部队还抽得出一部分车辆吗？」

黄克诚回答：「能抽的都抽了。不光抽调了车辆，海军还抽了几艘运输舰到重庆运粮。空军也抽了飞机准备必要时进行空投。如果再抽，怕要影响战备了。」

两位老战友沉默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如何帮助灾区群众度过饥荒，又不影响战备？怕只怕现在中央了解到的灾情只是一小部分，若闹成全国性的大饥荒，就算有运输工具也没有粮食可运。向苏联老大哥伸手？请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援助？可是，老毛一直在向人家吹嘘中国的粮食太多了，吃不完，储不下！我们的报纸、广播，也天天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化生子，化生子！头脑发了一年的高烧，轮到老百姓来吃苦头。彭德怀咬了咬牙，对黄克诚说：「向三总部、各军种兵种、各大军区传达我的的命令：部队再困难，也要尽力调派各种运输工具帮叻地方运粮食，救灾如救火，刻下容缓。」

黄克诚记录下彭德怀口授的命令，之后说：「上庐山开会，还是你去吧？那里凉爽，去轻松一下。只是发言时，注意分寸，克制一点。」

彭德怀说：「不想去。老百姓在饿肚皮，还去山上当神仙？过去老蒋爱住的地方，没得好彩头。我嘴巴又臭，去了不讲话，保不祝」

黄克诚说：「不会有什幺事吧？上山开会，是为了纠左，降低指标，总结教训。你实在不想去，也要报告毛主席。他已经去了南方，现在大概在武昌东湖。」

彭德怀说：「是不是带了那个姓张的女列车员去的？不到二十岁，可以做他的孙女了。老牛吃嫩草，

化生子！」

黄克诚苦笑着说：「这回没带去吧？听书记处的人私下说，那个小张快生产了……哎呀呀，彭总哇，不要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好不好？萧华就和我讲过，只要国家领导得好，玩一百个女子也没大关系。我批评了他不讲原则。」

彭德怀登时眼里闪出火星子：「萧华本人就不是好东西！他搞了多少文工团的女孩子？依了我的性子，早查办他小子……算了算了，依你所讲，没有精力理会这些臭事。」

彭德怀回到中南海永福堂家中，吩咐机要秘书接通了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住处的电话。倒是毛泽东一听是彭德怀找他，便亲自接了：「老彭啊，回来了？很好很好。从内参上看，你这次出访很成功嘛，老大哥和几个兄弟国家，对你，对我军事代表团都评价很高。赫鲁雪夫同志还称你为中国英雄啊，争了光嘛。几个军事条约也签得很好。」

彭德怀仿佛在电话里听到了女子的吃吃笑声。他对毛泽东说：「兄弟国家的党和政府都对我们满怀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他们的领导人部问你好，问你什幺时候可以去访问……我一句外文不懂，全靠大使馆帮助安排活动。回来比较累，想请黄克诚上庐山开会，我留北京守摊子，顺便把出访情况向中央写出书面报告。」

毛泽东在电话里说：「去吧，去吧，到山上休息半个月，照样写报告嘛。研究工作，继续纠左，去年教训很多。你不是还有一些意见吗？两个月没有见面了，正可详细谈谈。几个常委，陈雪请病假，林彪请病假，邓小平伤了脚。只剩下我和刘、朱、周。你是列席常委，就辛苦一趟，上山做半个月神仙。我到山上等你，不见不散啊！」

党主席语气诚恳，态度亲切。三十多年的老战友，也是老上级了，吵架归吵架，工作归工作，打断骨头筋连着。毛泽东这样邀请他老彭赴会，能不从命？

既然决定上山开会，彭德怀抓紧时间阅看近两个月的中央文件，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报送中央的各类材料。这些文件和材料，虽然还在提持续跃进、三面红旗、形势大好一类口号，却也已经反映出来，全国的粮食、布匹、日用品、建筑材料、电力、煤炭、运输等等，处于全面紧张状态，部分省区已形成灾情。彭德怀最忧虑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掉以轻心，心存侥幸，仍认作是一个指头、半个指头的问题，而不肯下猛药，治重玻七月一日凌晨，彭德怀带了机要秘书、警卫秘书、保健护士上了中央警南局的专列火车。他的工作人员部是男青年，从不用年轻女子。和他一起乘坐这趟专列的，还有贺龙、李富春、康生、陆定一、张闻天、习仲勋、贾拓夫、吴冷西，以及毛泽东的两位大秘书田家英和李锐。再加上每人的秘书、警卫、护士等等。按照规定，正部级以上干部一人一间包厢，副部级干部两人一间包厢；司局级干部坐软席卧铺，其余工作人员则是硬席卧铺了。

列车进入河南境内时，天已经大亮了。保健护士见彭总的包厢门半开着，知道他没有睡，就请他到餐车去用早点。在餐车里，彭德怀见到了张闻天、康生、陆定一、习仲勋几位，也只是点点头，握握手，算是打了招呼。习仲勋是他任西北野战军时的副手，如今是国务院秘书长，特意过来陪他坐了坐。彭德怀味口不好，喝了一杯牛奶，就筷子一放，回自己的包厢了。

他继续埋头阅读近两月的一批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正看着，张闻天进来了。彭德怀起身迎着。他对这位学者型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一直怀有敬意。尽管张闻天在党内的职务越来越缩水：从「七大」前的总书记变成「七大」后的政治局委员，变成「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但彭德怀认他有学问，为人正派，懂得谦让。在中南海，两人的住处也相距不很远，平日下棋，聊天，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两人也有默契，不犯忌，不议论党内人事。有看法，也只是放在各自心里。

现在身处包厢，车声隆隆，两人就站着随便聊几句。离开了中南海，也就像摆脱一些禁忌。

张闻天说：「彭总，上山当神仙，还看这大堆材料啊？」

彭德怀说：「越看越有气……洛甫，你也是当过第一把手的人，搞成这种局面，把国计民主当儿戏！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太听话了。要是在东欧，早就请红军来了。」

张闻天说：「彭总，声音小一点，隔墙住的谁？」

彭德怀点了点头。他明白，左边的包厢住的康生，右边包厢住的贺龙。对这两位大人物，他向来敬而远之。人家对他也是远而敬之。对康生尤其反感。

张闻天放低了声音说：「润芝在延安那些年，算卧薪尝胆；进城后，古书钻得多，把帝王之术运用到党内生活来，就很不正常了。个人崇拜，领袖迷信，都搞起来了。柯大鼻子竟在成都会议上公然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他不但不批评，还欣然接受，带头鼓掌，受用得很。不懂经济，又硬要站到第一线来指挥一切，才闹下目前的这种局面。」

彭德怀佩服张闻天，看问题很透彻，能点中要穴。

包厢门敞开着。听到隔壁门板响。张闻天知是康生从餐车回来了，连忙告辞：「彭总，我们山上谈，山上谈。」

列车一直在河南境内奔驰。彭德怀长时间凝视窗外，闷坐不语。在邻近湖北的信阳车站停留时，正是中餐时间。彭德怀仍是没有味口。保健护士替他把午餐从餐车打来，他只吃了几口，就又放筷子。护士不安地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替您试试体温？」彭德怀晃了见手。护士很尽责，又问：「是在车上睡不好？要不服两片安眠药，睡一觉？」彭德怀看护士一眼，指了指窗外，说：「你看看他们，看看外边的那些老百姓……我怎幺吃得下，睡得落？」

保健护土这才注意到，在专列停靠的站台外面，拥挤着大群被保卫人员赶到站外去的老百姓，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有的手里拿着要饭的豌钵，身上背着补丁迭补丁的行李卷儿；有的老人拄着棍子，腰上系着草绳；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手里也牵着孩子。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一双双黑爪子似的手攀住隔离他们的白色栏杆，伸长了脖子朝专列这边张望，有的还在舞着手臂叫喊……叫喊些什幺？包厢里是听不清楚的。

彭德怀的眼睛红了。这位从不知道泪水为何物的三军统帅，视线模糊了：「看到了吧？新中国的灾民，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灾民……共产党对不起他们，对不起农民……农民支持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却让他们拉家带口，成群结队，外出讨吃，当流民。去年十一月，平江一位老红军就送给我顺口溜：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明年日子怎幺过？请为农民鼓喉咙……这顺口溜应验了。化生子！化生子！还去庐山当神仙，游山玩水，看戏跳舞！老子就不尿他这一壶！」

保健护士看到窗外的景象，听着彭总的自言自语，也叫泪水模糊了眼睛。他也想劝劝彭总，凡事多忍忍。但他哪里敢劝？在彭总身边工作这些年，平日敢劝劝彭总的，只有总参谋长黄克诚。

专列启动了。彭德怀见保健护士一直站着，便嘱咐他在对面坐下：你总是劝我吃东西，自己吃了没有啊？困了就打个盹。还要几个小时才到武汉。保健护士依言坐下，报告彭总，吃过了，吃饱了。

保健护士陪着彭总，枯坐着。专列已进入湖北境内。护士见彭总不再讲话，怕他憋出病来，便劝道：「到别的包厢走走吧？或是找人来陪你下盘棋？你的老乡李锐同志和田副主任同住一个包厢，一路上都在猜谜语、玩游戏，很有意思的呢？」

彭德怀已不似刚才那幺烦躁了，对毛的这两位大秘书、大才子，很有好感的：「他们两个还有心事玩文字游戏？都三十老几的人了，读了一肚子书……也好，看看他们去。」

田家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工业秘书，行政上都算副部级，又是延安时期的好朋友，同住在靠近餐车的包厢里。两人见彭总进来，立即起身相迎。李锐一口长沙话，丝毫不改口音：「彭总啊，我和家英都想找你聊天、下棋，总见你在看材料，就没敢打搅。」

田家英随手关了包厢门，说：「彭总请坐，请坐。我这里有从四川带回的沱江茶，说是过去的贡品，泡一杯你喝。」

彭德怀见他们茶几上放着纸笔，铺位上堆着书本。他喝茶不怕烫，不惯于细品，而惯于牛饮，喝干茶水之后，还以手指抠出茶叶片，倒进嘴里去咀嚼，喜欢那苦涩中带出的甘凉味道。毛泽东也习惯喝干茶水嚼茶叶，看来确是湘潭汉子的一种偏好。田家英再又给彭总泡上一杯沱江茶。

彭德怀说：「莫浪费了，任是什幺贡品，到了我的口里，都是一个味道。上回浦安修去杭州出差，带回两斤上等龙井，被我嚼干叶子嚼掉了……对了，你们两个是常在毛泽东身边转的人，甘肃、河南几个省，都出了灾情，敢不敢向他报告下面的真情况啊？」

田家英看李锐一眼，说：「彭总忧国忧民……河南境内，铁路两边的情况，我和李锐都看到了，心情是一样的。有关的灾情简报，我们每天都送主席看。主席指示运粮救灾，但也指示不要大惊小怪，灾情年年有，都是局部性质，警惕有人以偏代全。」

彭德怀见田家英面带焦虑，知他并不完全认同老毛的观点。而那个小老乡李锐，年纪长田家英四岁，却比田家英单纯、率真，正是少年得志，也就少不更事。

李锐说：「彭总放心，我和家英在主席面前，什幺话都讲，什幺意见都敢提，还常常和他争论问题。反正我们是后生晚辈，主席也不和我们计较，还鼓励我们这样做。」

彭德怀笑笑，不相信地摇摇头：「真的？如今上上下下，时兴溜沟拍马。溜沟拍马令人舒服嘛。」

李锐见彭总认他在吹牛，便争辩：「我为什幺要骗你彭总大人？可以问问家英！四月份上海会议期间，我就冒冒失失问过主席：去年头脑是不是过热？为什幺要相信那些高产卫星？主席也没有生气，还笑呵呵：成都会议我就讲过，头脑既要热，又要冷，光热不冷，光冷不热，都不行，吸取教训……当时家英也在场，可以作证。」

田家英说：「这是主席的一个长处，允许年轻一辈工作人员在他面前讲心里话，发表不同的意见。包括卫士、医护人员在内，谁有新情况，都要及时向他报告。甚至不反对有人给他送小报告。这次甘肃的灾情，就是一名警卫战士回乡探亲，回来向他反映的。他告诉了少奇同志。中央查问下去，甘肃省委才敢报告实情。」

彭德怀心情好了些，慈爱地望着小自己二十岁的田家英和李锐说：「那就好，那就好。找最怕他身边铁板一块，尽是些吹牛拍马、报喜不报忧的家伙。当家人再英明，长期被一批家伙围住唱〈东方红〉，

也会昏庸。

有你们两个在他身边，经常给他唱唱反调，吹些冷风。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田家英说：「这次上庐山纠左，主席是有决心的。他已经同意了少奇同志给会议定的调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

李锐说：「彭总啊，你就放心吧！主席前些日子还讲了，去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主要是交了学费，取得教训……这话已经够透彻了吧？所以这次上庐山，大家都开诚布公把真实情况摆出来，把心里话讲出来，批左纠左就好办了。只要中央政策调整好，几个省局部地区的灾情就不难克服。当然，上了山，更需要彭总你这样的人物多放几炮，促一促。相信主席会认真听齲」

彭德怀虽然不像两位后生晚辈这幺乐观，但也觉得整个局势不致失控。老毛是当家的，他清醒就好。可是，会清醒到什幺程度？认错到什幺程度？如果仍然咬定，去年的得失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仍是不肯脱裤子，遮遮挡挡，不肯露出真家伙，就很麻烦。彭德怀还有个想法，因涉及到周恩来、陈云等人，而不便对田家英和李锐两个晚辈说。老毛真的要认错啊，做到「问题讲透」的话嘛，帐就应当从去年一月的杭州会议算起，一路批周、陈的「反冒进」批错了！彻头彻尾的错。去年的大跃进，本来就是老毛在批判国务院「四大金刚」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嘛！替周、陈、李、薄平反，承认他们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是正确的。经济工作就是要讲究综合平衡、稳步前进嘛！只要老毛肯认这个错，全党认识统一，问题彻底解决。老毛仍当他的党主席，军委主席。但真正退居第二线，再不要抢到第一线指挥经济，不懂装懂，坑苦百姓。

想着这些，彭德怀苦笑了。老毛肯退到这一步？连彭德怀自己都不敢相信。娘的！炊　胶臁党　硕
⑷　　辏　缶刃堑绷硕　⑷　　辏　盟　杓萑　橙　　　俙　鸥愠烧庵志置妗？

田家英见彭总愣愣地想心事，脸上浮出苦笑，便提议说：彭总，我们陪你杀上几局棋，怎样？

彭德怀缓了缓神，才说：「你们脑子好用，两个杀我一个？不行，不行。」

李锐说：「哪好，我和彭总对杀，家英观局。」

彭德怀说：「我路上没有睡觉，脑子不转……刚才进来，你们两个不是在玩什幺比赛？比下棋有意思。你们是秀才，耍笔杆，文字游戏也是工作需要的。你们继续，我在旁听听，也是学习。」

田家英和李锐古文底子好，古籍和马列著作都读得不少。由于常年替党主席和中央起草各种报告、文件、电报乃至信件，勤读、勤写、勤抄，就成了他们工作、生活的需要了。两人由于分管的工作不同，平常很少有机会一起出差。这次两个好友凑在一起，难免书卷气十足，一路上除了批阅材料，就是背诵诗词联句，方法是一人说出一个上联或成语，另一人立即说出下联或成语与之对仗，要求反应快速，对仗工整。

田家英说：「那好，李兄我们继续。彭总，你当裁判，也可以随时加入。」

李锐说：「好，彭总，见笑了。我先说一个燕京八景「太液秋风」!」

田家英说：「我也对一个燕京八景「西山晴雪」。」

李锐说：「对得好。我再说一个燕京八景「芦沟晓月」;」

田家英说：「我也再对一个燕京八景「居庸迭翠」。」

李锐说：「我说中南诲有「春藕斋」；」

田家英说：「我对颐和园有「佛香阁」。」

李锐说：「我说中南海有「西花厅」、「勤政殿」、「怀仁堂」、「丰泽园」、「颐年堂」和「紫光阁」；」

田家英说：「我对颐和园有「景福厅」、「排云殿」、「玉澜堂」、「谐趣园」、「知春堂」和「文昌阁」！」

李锐说：「总司令住在「含和堂」，彭老总住在「永福堂」；」

田家英说：「刘主席住在「福寿居」，毛主席住在「菊香屋」！」

彭德怀被他们逗乐了：「你们两个书生，真会找乐子，把中南海和颐和园的建筑物来对对子，老毛住的「菊香书屋」怎幺少了一个字，变成「菊香屋」了？」

李锐哈哈大笑：「家英你输了一回……彭总问得好。」

田家英果是一下子被问住了。中南海内，建筑物名称四个宇的，真还不多，瀛台上倒是有「补桐书屋」和「长春书屋」，但「书屋」又不能对「书屋」……还是亏得他博学强记，忽然想起了圆明园。他说：「圆明园曾经有「长春仙馆」和「九州清宴」两座建筑物，可对「菊香书屋」，可惜早被八国联军焚毁了。」

李锐说：「难为你发掘到圆明园遗址。我另出一个四字地名：「花港观鱼」；」

田家英说：「神游西湖了？你有「花港观鱼」，我有「柳浪闻莺」！」

李锐说：「我出「三潭映月」；」

田家英说：「我对「六和夕照」。」

李锐说：「我出「林隐晚钟」；」

田家英说：「我对「苏堤春晓」！」

李锐说：「三面湖光，四围山色；」

田家英说：「一帘松翠，十里荷香！」

李锐说：「四面荷花三面柳；」

田家英说：「一城山色半城湖！」

李锐说：「我出个难的——「铁笛无声，知音者如雷灌耳」；」

田家英说：「你跑到云南昆明去了，那是金殿名联，下联是——「黄粱未熟，睡着的且莫翻身」!」

李锐说：「好个家英，我就不信难不住你。我出「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

田家英说：「这有什幺？我对「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

彭德怀听得津津有味，知道田家英、李锐二位经常随毛泽东出游，玩的地方多，背下的楹联也多。他忽然说：「慢慢慢！你们刚才对的这幅联子，不就是老毛的诗句吗？」

李锐看田家英一眼，忍不住说：「是和主席的诗句相同，只不过人家刻在梁柱上的，早了好几百年。」

彭德怀哈哈大笑：「原来老毛是个拿来主义者……难怪他提倡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对那幺长的了，我听不过来。还是对成语吧。」

李锐说：「好，遵彭总命，家英，我们对成语。」

田家英笑说：「成！还是你出上，我出下，欢迎彭总参加。」

李锐说：「我出一个「望梅止渴」;」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画饼充饥」。」

彭德怀说：「我也有一个「靠天吃饭」!」

李锐说：「彭总对得好，大实话。我再出个「三生有幸」;」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孤掌难鸣」。」

彭德怀说：「我对一个「一毛不拔」!」

李锐、田家英哈哈大笑：好好！彭总对得工整，生动！

李锐说：「我出一个「守株待兔」;」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引蛇出洞」!」

彭德怀摇摇头，一时没想出合适的：「引蛇出洞，可是毛泽东抓右派使用过的法术喽。」

李锐说：「我出一个「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李锐说：「我出一个「百家争鸣」;」

田家英说：「百家，百家……我只好对「万马齐暗」了。」

李锐说：「好哇，你思想不健康！我出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彭德怀说：「这个易得，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扯上大跃进，人民公社了。」

田家英说：「我出一个「多快好驶；」

彭德怀说：「易得易得，对一个「少慢差费」!」

李锐说：「我出一个「超英赶美」；」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顺风倒舵」!」

彭德怀说：「我可以对上两个，「好大喜功」、「崇洋媚外」!」

李锐说：「勉强勉强。我出一个「三面红旗」；」

田家英苦笑一笑：「又遇上数目字了，数字对数字，名词对名词……也只有对「四面楚歌」了。

不妥不妥，我另对一个「万座高炉」!」

彭德怀哈哈大笑。他许久没有这幺开心过了。还是和年轻人在一起好，百无禁忌，痛快痛快。

李锐说：「改了好，改了好。我出一个「一大二公」；」

田家英说：「我又只有一个落后的「三从四德」!」

李锐说：「我出一个「除旧布新」；」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灭资兴无」!」

李锐说：「好好，进步了，进步了。我出一个「敢想敢干」。」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大破大立」。」

彭德怀说：「我也有一个「贼喊捉贼」。」

李锐说：「我出一个「你追我赶」；」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鞍前马后」，或是「随波逐流」，都不大工整。」

李锐说：「我出一个「人定胜天」；」

田家英说：「我对一个「管窥蠡测」，不大准确。」

彭德怀说：「我也有一个「胡吹海夸」。我们还是靠老天爷吃饭。」

田家英说：「我出一个「大鸣大放」；」

李锐说：「我对一个「假仁假义」……不对不对，我收回，收回。」

田家英笑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出一个「百家齐放」;」

李锐说：「怎幺？已经「百家争鸣」过了，又来「百花齐放」？我对一个「一网打净！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网打净……」

三人纵声大笑。

当天下午四时，专列抵达武昌。有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的负责人迎候，接彭总、贺总等中央首长到东湖宾馆休息。那里的几栋小楼安装了苏联老大哥援助的冷气设备，使得中央领导人途经武汉这炎夏火炉时，可以洗个澡，爽爽汗，睡上几个小时。等到下半夜，气温下降些了，改乘江轮下九江，再乘汽车上庐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带着几大筐广东特产鲜荔枝上山，送中央常委的。江轮上，陶铸命秘书开了一筐，请北京来的老首长、新同志尝鲜。田家英背了苏东坡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

七月二日凌晨天亮时分，彭德怀、贺龙、李富春、康生、习仲勋、陶铸、贾拓夫、吴冷西、田家英、李锐一行，登上庐山牯岭。彭德怀入住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原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公馆。

别墅对面的山岗称为虎啸岭。

注①大声疾呼的意思。

第十章　诗风兴盛文官斗才

　武官好歌舞，文官好清谈。

七月二日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式。会议没有布设主席台，毛泽东坐在舞台下一张临时搬来的书桌前，面对随意而坐的中央大员们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轻松幽默地讲了十八个问题，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团结等等。毛泽东对去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局势作了总的估计：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前途光明。成绩和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不能泄全国人民的气。

毛主席讲的轻松，大家跟着轻松。皇帝不急，你太监急？毛主席是掌握全局的。一些部门、一些省区出了问题，甚至形势不妙，只是局部。大家好不容易上山休息半个月，乐得悠哉闲哉，优游林泉，忘情山水。

也有相当一部分负责人忧心忡忡，觉得整个形势并不像毛泽东所讲的那幺简单。彭德怀知道自己喜欢插话、喜欢放炮的毛病，有意坐在远离毛泽东的后排位置，仍忍不住低声嘀咕：「娘卖乖，讲的比唱的还好听！好几个省区在闹粮荒，饿死人……」

彭德怀的旁边坐着湖南二周：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常务书记周惠。

周小舟见毛主席的目光正朝他们这边扫瞄，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只隔他们三、四个座位，忙碰了碰彭老总的胳膊，以示提醒。

从七月三日起，上午开会，下午休息，晚上观剧或是跳舞。庐山上笑语喧哗，歌舞升平。各路诸侯、文武大臣们三三两两，游览各处古迹名胜。从牯岭东谷沿一条条林间小道，往西北方向走个十几二十分钟，可抵如琴湖、天生桥、锦绣谷、仙人洞、御碑亭、龙鱼瀑、文殊台等景点；从牯岭街心花园往东北方向走个三十来分钟，可抵望江亭、半山亭、小天池等景点。遇上天青气爽、云开雾散的日子，站在望江亭上，可以眺望山下的九江城廓和浩浩长江；从牯岭西谷往东南方向步行四、五十分钟，可抵著名的含鄱口，再往东行，可到五老峰、三迭泉，直至更南边的海会寺、白鹿洞书院；从牯岭西谷南行，过三宝树，芦林湖，九奇峰，步行一个小时，可攀上庐山的最高峰小汉阳峰和大汉阳峰。以上还仅是庐山景观的一小部分。

下午七时晚餐。饭后，李锐见太阳还有几竿高，不到九时半天不会落黑，便到东河谷的别墅群来约湖南二周，一起去含鄱口走走。中央开会，历来按级别住房子。他和田家英算副部级，和工作人员一起住在庐山大厦。当然副部级是一人一套间，司局级是两人一套间，处级以下则是几人合住一大间。至于周小舟、周惠，因算正部级，又是一方诸侯，带了厨师和服务员上山的，就住上一栋小别墅。如今牯岭东、西河谷一带的大小别墅，分住着一百多位正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这山中城池的街道，以及条条小路，都是用不规则的石块铺就。看似无规则，其实有规则。李锐平日好吟诗，脑子里不觉冒出来两句：「乱石铺街来天外，云中海市尽楼台……一般化，一般化。」

李锐！李锐！绕过几株古树，迎面来了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周小舟说：「我们正要去找你，诗呆子，又在做诗啊？看看，我手头有两首，你肯定望尘莫及！」

李锐生性好胜：「那位的大作？我还没有拜读，你怎幺就断言我望尘莫及？」

田家英笑笑说：「是主公写给小舟的，征求意见哪。」

李锐明白家英说的「主公」是指毛主席，遂问老上司胡乔木：「老夫子才上山，就有诗了？」

对于党主席，几大秘书也是一人一个称呼。胡乔木恭恭敬敬称主席，田家英称主公，李锐称老夫子，周小舟因是湖南湘潭人，尊毛泽东为大乡长。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锐，加上陈伯达、吴冷西，被称为中央七才子。又以胡、周、田、李四位关系密切。

胡乔木将一纸诗稿交给李锐：「你先看看，提提意见，过后要交回，暂不让传抄呢。我以为，非雄才大略者，不能有此佳句。」

李锐接过一看，果然是老夫子那意气纵横、奔放犹劲的手迹：「诗两首。之一，到韶山；之二，登庐山。」

李锐念了第一首：「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好诗，好诗，对仗工整。老夫子看形势，总是比一般人乐观。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这两句今后可作一副对联使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也勉强可作一联。一首七律能有两联，确是难得。」

田家英会意地望一眼胡乔木和周小舟，催促道；「行家评诗，你再念念第二首。」

李锐念道：「一山飞峙大江边，好！跃上逶迤四百旋。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南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大手笔，大手笔！这一首比上面那首更为气势恢宏，意境雄阔。果如乔木兄所说，非雄才大略者，难有此诗。也有四句对仗工整，可做两

联：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南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不过，有几处文字，尚可推敲。跃上逶迤四百旋的「逶迤」，逶迤应是横方向，而不是耸立形状；热风吹雨洒南天的「南」字，平仄合不合？最不带劲的莫如「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两句，太白了，压不住脚。陶潜是不是东晋元嘉年间辞官归里的？待查。我怀疑老夫子这年号用错了。」

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冲着李锐直笑，这个诗呆子，拿着主席的两首诗稿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憨气十足。李锐见他们三人都望着自己笑，忽然明白什幺了似的，忙把诗稿奉还给胡乔木，晃晃手说：「三位同志哥，饶了小弟这一回，老夫子面前莫学舌啊！少不更事，妄发议论，尾巴翘到天上……小弟吃不消哎！」

胡、周、田三人哈哈大笑。

胡乔木说：「恕你无罪……放心，主席抄给我和小舟，就是征求修改意见的，所以不准传抄。你刚才讲的这些，我们也有同感，只是不像你这幺明确。」

田家英说：「也是主公的一大长处，诗作发表之前，都要听取意见，最后还要请郭沫若改定。」

周小舟说；「意见可以转达，但我们可以不说是李锐的高见。毕竟，都比大乡长小着一辈噜」

因林间小路弯弯绕绕，没想到周总理和康生、陶铸、王任重、吴冷西几位，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连忙站过一旁打招呼，让路。

周恩来站下了，说：「四大秀才，老远就听到你们哈哈大笑，什幺事这幺高兴？说出来，我们也乐一乐。」

胡乔木毕竟老成些，没有把毛泽东的诗稿拿出来，而说：「总理啊，是家英讲了个他们四川老家吃红薯放屁的屁话，笑的大家肚子痛。」

陶铸和康生都说：「家英，说给总理听听，笑一笑，十年少。」

笑话是昨天晚上在胡乔木的别墅里讲的，周小舟、李锐不在场，此刻却被胡乔木用来「转移目标」了。

周恩宋也催促说：「田英，笑话可以共产，大家分享。」

田家英先看周小舟、李锐一眼，才笑笑说：「总理让讲，就讲讲。山上空气这幺新鲜……也好，我的笑话，还算比较卫生的。我们四川乡下有句俗语，说吃红薯易消化，但不营养，一百斤红薯有九十七斤屎，剩下三斤屁！」

大家哈哈笑了。周恩来说：「红薯可以治便秘，总司令坚持每天两个烤红薯，肠胃畅通……家英你继续。」

田家英说：「某公社一对年轻夫妇，在公共食堂吃不饱肚子，每天回家还要生火煮红薯充饥。一次，小两口吵了架，媳妇怄气，几天都不理睬自己的男人。男人讲好话求和，也没有用。那天，两口子吃过食堂，回到家又生火煮红薯做补充。男人进屋时，见媳妇正蹶了屁股用吹火筒朝柴灶上吹火，忽然放了个屁。于是男人灵机一动，逗她道：人家的老婆花花朵朵，我屋里老婆两头吹火！他熄妇再也忍不住，站起身来就笑打男人：你才两头吹火，你才两头吹火！两口子一吹火，就和好了。」

不等田家英的「屁话」落音，周恩来、康生、陶铸、王任重、吴冷西、周小舟、李锐等人已笑得岔了气。

笑过之后，周恩来仍揉着腹部说：「家英啊，你的这个笑话，可以讲给主席听听嘛。当然，不要说公共食堂吃不饱这话，免得引起误会。」

站在田家英身旁的李锐忍不住插话：「去年提倡餐餐白米饭，吃饭不要钱，粮食多得耗不完；今年却是公共食堂普遍缺粮，社员吃不饱肚子。

主席也承认这个客观情况。」

周恩来看一眼李锐，说：「李锐做了副部长，锐气不减……好了好了，这个话题留到会上去讨论吧。家英，你们四位秀才，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锦绣谷那边看看？还有天山桥、仙人洞，御碑亭等，只怕看不完，天就黑了。」

田家英代表四人说：「总理，锦绣谷那一带，我们昨天去过了，改天再陪你吧。我们想赶去含鄱口看晚霞。」

康生忽然提出：「总理，我也不陪你了，加入他们一路去含鄱口。」

周恩来说：「可以可以，理论家爱和秀才们搞一起……我知道你们要吟诗作对，来点小自由什幺的。陶铸，任重，冷西，我们这边走吧，你们三位也能吟几句的。」

目送着总理一行拐进一条北向小路，胡乔木、康生、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五人折向南，朝含鄱口方向走去。

田家英业余时间喜欢治印，曾拜金石专家康生为师，称康生为「东海圣人」。田家英边走边说：「这两年，也真是委屈了总理了。连主席都说，去年要是按总理和陈云他们制订的建设计画办，就不会闹出这幺多的乱子。」

康生哼两哼，表示认同。胡乔木没有吭声。

周小舟说：「去年，我们湖南是亏了彭老总、周总理二位，才没让三万座土高炉点火，集中劳力把秋粮抢收回来，全省人民保住了肚皮。」

胡乔木问：「彭总和总理是怎幺帮你们忙的？我怎幺没有听说过？」

周小舟说：「彭总嚒，去年十一月初回湖南视察，我陪他走了湘东北几个县，走一路，骂一路，骂化生子，把山上的树木砍光了炼土铁，不收割田地的粮食，明年叫老百姓喝西北风？彭总一骂，倒给我和周惠几位壮了胆，本来我们就思想不通嘛。于是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中央准许湖南的三万座土炉不点火，几十万劳力不上山。总理竟答应了。所以今年四月上海会议时，我见到总理和彭总，就代表湖南三千多万人民向他们二位鞠躬!」

康生说：「主席今年多次表扬湖南，湖南不缺粮。」

李锐仍是那个口无遮拦的脾性：「讲句不怕犯禁忌的话，五六、五七两年，总理和陈云同志他们反冒进、反左倾何错之有？去年正是批了他们的右倾，老夫子才发起大跃进，搞得今年全面紧张。」

田家英不得不捅了李锐一下。走在前面的康生、胡乔木装做没有听见。一行人听到后面有叭嗒叭嗒的脚步声，停住回头一看，原来是陈伯达领着秘书追上来了。

陈伯达喘着粗气，操着一口浓重的闽南口音问：「老康，乔木！你们几位是不是去含鄱口？我正愁找不到同伴哪。」

康生调侃地回答：「你是大官僚，单干户嘛！」

胡乔木倒是随和：「来来来，一起走吧，小舟认得路，免得走岔了。」

陈伯达对周小舟、李锐很客气，热情地和他们握了握手。也是一种行情。去年湖南被插白旗，省委书记顶着下游帽子到中央开会，遭人白眼，头都抬不起。今年湖南有粮食支持兄弟省，受到毛主席表扬，省委书记也顿觉脸上有光。周惠还被毛主席点将，破格上山参加会议。昨天周惠一上山就碰到柯庆施。柯庆施竟满脸笑容，硬要送上两条上海名牌大中华香烟套交情，怎幺推辞都不行，还说若在主席那里听到什幺新精神，请多关照，多通气。周惠把这事告诉了周小舟。小舟苦笑着说：「你、我行情看涨了吧？柯大鼻子也送了我两条大中华，也是推辞不掉。他是什幺人物？吹牛皮吹成了政治局委员，这次未必就肯认真反剩记住了，我们不要乱传主席的指示。主席和我们谈话的内容，都要以中央的正式传达为准。」

说话间，一行人顺着山道石级，一步一级朝下走，好容易来到一处峡谷豁口。悬崖边上，建有三座观景亭。悬崖下，是白茫茫一片，雾气蒸腾，彷佛嗬嗬有声。山上倒是天高气爽，山峦和树木，都浮现在云瀑雾海之上。走头的周小舟把大家带到一座观景亭内，才告诉：「这里就是含鄱口了。山下起了大雾，鄱阳含羞，不肯露脸。我们在这亭子里休息休息，或许下边的大雾过一会就消散。」

大家只得沿亭子四周的石凳坐下。田家英和李锐两个坐不住，绕着三座古香古色的亭子走了走，没有发现一副联子，方知亭子是新造的。康生对他们说：「两位书生不要找了。我已读过《庐山志》，原来这含鄱口上建有五座宋元明清的观景亭台，其间柱联、碑刻极多，但都在一九三九年日军攻占庐山时，被捣毁了！整座庐山都被破坏过，许多珍贵文物被劫运去日本，战后没有归还。现在的亭子是新造的，缺对联，江西省委的同志想请中央常委和董老几位前辈，给留下几副联子，再命工匠刻上去。」

话题从日本侵华谈起，谈回诗词楹联。陈伯达忽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说：「各位，我已经有了收获，抄了朱老总和林伯渠同志的两首七律，却都是和董必武同志一首。我问过董老，他却很谦虚，不肯赐教于我。你们谁有董老的那首？我愿和他交换传抄。好诗共赏析嘛。」

李锐一听，就来了兴趣：「总司令和林老也有诗了？难怪人说现在诗风兴盛。我们在座的，何不都加入？每人来上几首，共襄盛事嘛。」

周小舟说：「李锐你忘了，董老的那一首，不是抄给你了？伯达同志正遍寻不着哪。」

李锐额头一拍：「正是，正是，抄在本子上了，没有带在身上，不过我可以背诵出来。」

胡乔木拍了拍巴掌：「大家洗耳恭听了。」

康生见陈伯达欲说什幺，忙止住：「先听李锐的，不然你抄来的两首和诗，不见出处呢。」

李锐年轻气盛，心里藏不住事，说：「也难怪伯达同志没有得到，董老的这首，原是他以手指蘸了茶

水，在玻璃板上擦了写，写了擦。昨天我和小舟去拜望他，硬赖着他老人家抄给的。」

接着，李锐以一口好听的长沙腔，朗声背诵道：庐山面目真难识，迭嶂层峦竞胜奇。

乍雨乍睛云出没，时高时下路平陂。

盘桓最好寻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

如许周颠今何在？访仙何处至今疑！

康生说：「生姜老的辣。董老的这首意境深邃，和主席的诗又是不同的风格、情致。」

周小舟说：「还是主席的诗气魄大，具太白遗风。」

田家英说：「我赞同东海圣人的看法，董老的这首七律别具深意，诗外有诗，尽在不言中。」

胡乔木说：「都有道理……伯达同志，该你来念总司令和林伯渠同志的两首和诗了。」

康生笑说：「伯达呀，我们是老朋友了，你那一口闽南腔实在不敢恭维。记得你几次在会议上发言，主席都问，他讲了些什幺？怎幺还是教授出身呀？」

康生的一句调侃，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陈伯达红了红脸，并没有生气，只是回敬康生：「你行，你行啊！你那口山东腔，满嘴大葱气味，好闻啊？」

陈伯达作为党内的首席理论家，自一九五四年大闹农业合作化以来，毛泽东先派他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兼任副部长，去和右倾保守的邓子恢斗法；后又派他到国家计画委员会兼任副主任，去监察周恩来、陈云们的「反冒进」，鼓动工农业大跃进，成为毛泽东手下大红大紫的人物之一。可是在去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上，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他仍然提出十分激进、十分冒险的所谓「共产主义新经济战略」：废除商品，取消货币、全面恢复供给制，彻底实施公有制，铲除旧的经济基础，大踏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当时，毛泽东已察觉到经济出了问题，正考虑进行有限度的纠偏纠左，而对陈伯达的高论大为反感，当众给予斥责：「大梦未醒，一派胡言！在现阶段，商品和货币，怎幺可以取消？回到原始公社制去，以物换物，结绳记数？书读得越多越愚蠢，思想水平还不如工人、农民……」自那以后，趾高气昂了好几年的陈伯达，温和多了，像棵附生植物，躲进了树荫里，很少在党的会议上放言高论了。近几个月，他简直就揣摸不准毛主席的心性和意向了。

胡乔木说：「也好，也好，伯达同志，既然康生同志说你的口音不大好懂，你就把小本子交给家英，由家英来念总司令和林老的两首和诗。」

众人情面难却，陈伯达只得把自己的小本子翻到有诗的那一页，才交给田家英，却又加上一句：「同志老弟，你念就念，可不要翻我的本本啊。」

田家英稍稍撇了撇嘴角，笑问：「你的本子党政军情机密多，怎幺敢接啊？我建议，你还是先把有诗的两页扯下来，再交给我念，不好些？况且有这幺多人在场嘛。」

陈伯达略带懊恼地说：「看看，这个家英，怎幺和我这样生分啊？我不过提醒一句嘛。」

康生一向在毛泽东面前和陈伯达争宠，忍不住促挟说：「家英，接下他的本本，那里边不会有什幺小报告材料罗。」

周小舟、田家英、李锐都咬住嘴角，才忍住不笑出声音。胡乔木担心陈伯达发作，劝解道：「不扯闲篇，不扯闲篇，家英，念吧，念吧，大家都等着哪！」

田家英接过陈伯达的小本本，以一口清亮的四川官话念道：朱德和董必武同志〈初进庐山〉庐山真面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宛转创新陂。

行由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胡乔木赞道：「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总司令是位乐天派，乐观主义者。」

李锐却说：「庐山真面何难识？我存疑。上山几天了，一忽云，一忽雾，一忽晴，一忽雨，只缘身在此山中罗。我还是觉得董老的「庐山面目真难识」比较客观，实际。」

田家英手捧着小本子，愣愣地站着，觉得董老的「庐山面目」寓意很深，是有所指。指谁呢？主公？自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周小舟心里也隐隐感到，这「庐山面目真难识」一句，是不是隐喻主席啊？不尽然，不尽然。主席的襟怀，我们还是能够领略一、二的。主席的面目不难识……陈伯达见田家英愣在那儿，便对康生说：「老康，你的大弟子怎幺不继续念下去？还有林伯渠同志的一首啊！」

田家英听陈伯达发了话，不待康生催促，便念了下去：庐山即景，步董老初游庐山韵匡庐胜景都争识，流水高山特逞奇。

崖拥翠松几日月，云如沧海起陀陂。

清泉终古漏仙洞，花径何人写石碑。

栗里先生留雅韵，桃源是处不须疑。

康生赞道：「匡庐胜景都争识，好，置身度外，好。还有末尾两句引出陶渊明和桃花源，更是超脱，飘逸。」

陈伯达平日最惹不起的就是康生，因为康生的后面是蓝苹，蓝苹的后面是毛泽东。为了向康生示好，于是说道：「完全赞同老康高见，诗词之难就难在能否超然物外。看来，林老这首七律的知音，非我们老康莫属了。」

说笑间，浓如乳汁般的大雾，弥漫上了观景亭。登时，白蒙蒙混沌一片，对面相谈，相互不见人影。这些来自中央高层的文臣，身陷云雾，说不出是惊是喜，是忧是惧……忽感到一种巨大的迷失。

倒是胡乔木虑事周全，在雾中叫道：「各位，各位，坐在原地不要动啊！特别是李锐、家英，你们不要乱走，边上就是万丈深渊，要当心。」

康生也在雾中吩嘱：「乔木提醒得好。值此神奇之境，不可无联句。

家英、小舟、李锐，你们年轻人脑子快，记性好，来上几副？」

田家英博学强记，有捷才，在雾中叫道，我已经有了：足下起祥云，到此者应带几分仙气；眼前无俗障，坐定后宜生一点禅心！

李锐在雾中叫道，妙！好一副妙联，是清代李笠翁的吧？我也记起一联：云涌觉地浮；雾起带天流；周小舟在雾中念道：登此山一半，已是壶天；造绝顶千重，尚多福地！

康生笑道，小舟啊，你怎幺把泰山上的楹联都搬来了？那我也记起一联：雨不崇朝遍天下；花随流水到人间！

陈伯达是高度近视，此时更是什幺都摸不着、看不见了。他念道：纤云四卷天无际；大雾合围地有涯！

胡乔木笑道：「伯达同志，你是窜改了韩愈的诗句了？原句是，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难为你，难为你。我也记得唐人张旭的〈山行留客〉中的两句，倒是切合我们眼下这情景：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李锐抢着说，南朝谢眺有句：「叶低知露密，崖断识云重！」

田家英说：「山中何所有，岭上白云多。是南朝陶弘景句。」

周小舟说：「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是李太白句。还有，白云见我去，亦为我翻飞。也是李太白的。」

李锐说：「还是来点对仗工整的吧！乔木参天，半片云香生巨壁；悬崖笼雾，千寻瀑布出高泉！我记不起句出何处了。」

田家英说：「佛寺迷蒙，雾霭沉沉含鄱口；仙亭飞翼，白云漫漫护匡山！是我自己胡诌的。」

陈伯达说：「万壑烟雨浮地出；半天松竹迎面来！我也记不起句出何处了。」

周小舟说：「天上有池能作雨；人间无地不逢年。我已记不清句出何处。」

胡乔木笑道：「小舟好记性！此联出在天池寺呀。来到福地非为福；出得仙山始是仙。我记不起这谒语是在那里见到的了。」

田家英赞叹道：「好一副谒语联！足以警世醒世。」

康生说：「胜景本无涯，看紫烟重重，群峰含羞立天外；清泉留不住，笑飞瀑滚滚，长江九派抱城来！半抄半改，算我胡诌的。」

李锐抢着说：「对了，家英和康生同志带了好头，我们不要光背颂前人的了。我已想出一绝，不怕各

位见笑：含鄱口上鄱阳含，水色天光变幻间。

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

周小舟赞道：「还是李锐来得快！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这两句不错。」

田家英也赞道：「李锐捷才，今天算领了风骚！」

胡乔木忽然拉长了声音叫道：「好了，好了，不要石崇斗富，李杜逞才了——快看，快看啊，雾去了，雾去了……」

倾刻间，云开日出，满目青山，视野开阔。但见一抹夕阳，映在左边的五老峰上，金光灿烂，真如李白所言，「青天削出金芙蓉」了。右边的山峦已经背阴，早是暮色苍苍。最为美妙的，是沿着两山之间的豁口望出去，看得到鄱阳湖的一角，水天苍茫，金鳞万片，归帆点点……观景亭中，所有的人都站立起来，屏息凝神，眺望着那一角夕阳下的金色湖水，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留下这人间奇景。

第十一章　当世俊彦湖南二周

胡乔木、康生、陈伯达、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一行人踏着月色从含鄱口回来，在芦林湖畔道别，各回住所。

田家英和李锐同回庐山大厦。李锐告诉家英：「昨晚上吟成一首七律，刚才路上人多，又都是吟诵的几位前辈的诗作，没好意思拿出来助兴。

现在帮我推敲推敲，如何？」

田家英笑道：「你老兄怕是快成诗魔了！作为主公的工业秘书，要务正业罗。不打击你的积极性，可以念来听听。」

于是就站在大厦外的路灯下，李锐吟诵道：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随吟古今句，高谈且饮云雾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田家英认真听罢李锐的吟诵，又自己也逐句背诵一遍才说：「诗是写得很工整的了，字句上也挑不出多少毛玻只是整首诗缺了些灵动飘逸，属意境问题。比如李笠翁的那副楹联：「足下起祥云，到此者应带几分仙气；眼前无俗障，坐定后宜生一点禅心。」境界氛围就不同。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你我不出世，且是涉世很深，当然难于做到。不过，刹尾两句「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你的忧国忧民之心。中央领导人在山上夜夜笙歌，观剧跳舞做神仙，山下的老百姓呢？大跃进，大折腾，吃公共食堂吃出饥荒，许多省份已经开始饿死人。

李锐知家英有赤子之心，近几月为农村形势忧心如焚。家英告诉过他，作为政治局常委会秘书，自年初以来，凡有各地的灾情报告，他一件不留全部呈送主公批阅。主公是喜欢批改文件的，包括各种人

物打的小报告，都要亲自批阅。主公已经很不高兴地问过多次：「家英啊，怎幺尽是些阴暗面的材料啊？还有没有光明面？农村到处闹缺粮，闹饥荒，一团漆黑了？去年虽说吹了牛皮，但总的来说农业还是丰收了，粮食都到哪里去了？」

田家英也只是在李锐面前，才可以说说心里话：「去年发愁粮食吃不完，今年又问粮食哪里去了？至今不相信有饥荒。死要面子，不肯服输。

纠左纠偏，半推半就……」

李锐见田家英和自己说出如此犯忌的话来，不禁担心地看了看四周围。朦胧的路灯下，见中办机要处一名干部正匆匆朝他们走来，连忙拉了家英一下，示意来人了。

那干部走到田、李面前，报告说：「田主任，杨主任到处找你呢！给你住处打电话，没人接。」田家英问：「知道是什幺事吗？」那干部说：「杨主任没告诉，只是叫找到你，请你立即回他电话。他现刻在小教堂招呼舞会，两位主席、总司令、总理他们都在跳舞。」田家英说：「知道了，我这就去给尚昆同志电话。」

待那干部走后，田家英看了看手表，快十点钟了，遂对李锐说：「今晚上本想约上湖南二周，一起聊聊……看样子是舞会之后，要到美庐开常委碰头会，让去做纪录噜」

李锐说，好吧，有的事，你也不要太过忧心。但你比我沉得住气，锋芒少外露。所以政治局常委都离不开你这个大秘书。我也不进去了，这就去找找湖南二周。他们去年硬着头皮抵制共产风，配合默契。特别是周惠，实干家，肩膀硬。老夫子近半年来一直夸他是个人物。

田家英说：「看主公的意向，湖南二周可能更上一层楼……但这事，千万不要透出去。提拔干部，往往曝光死。」

李锐兴奋地问：「是不是升周惠做湖南第一书记，调周小舟回中央工作？那就太好了。小舟回京，我们又多一个老朋友、大兄长了。小舟本来在延安就是老夫子的大秘书之一嘛。估计会把他安排在哪里？」

田家英说：「可能进书记处，管农业。以小舟和主公的关系，今后不定前程无量……人事升迁最敏感，你、我守口如瓶，就是帮二周的大忙。

话就到此为止。莫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人说无湘不成军，翻开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湖南出了多少大人物啊；要不是曾国藩回乡办团练，组建湘军，奋力扫平业已盘踞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起义，大清王朝的寿命就会短一个甲子；要不是左宗棠出任甘陕总督，以强悍作风主理回疆事务，新疆或许不会设省，而名正言顺地并入大清帝国版图；戊戌变法事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闻讯逃遁海外，唯湖南大丈夫谭嗣同顶天立地，慷慨悲歌，引颈就义；袁世凯窃国称帝，又是湖南人蔡锷将军率先讨伐，全国呼应；至于民国十七年的北伐胜利，毛泽东曾愤愤不平地说：「湖南人打仗，广东人捞钱，江浙人做官！」

到了共产党这一朝代，湖南人终于熬到出头天：党主席是湖南人，国家主席也是湖南人。一九五五年中央论功行赏授军衔：十位帅，彭德怀、贺笼、罗荣桓，三位是湖南人；十位大将，粟裕、黄克诚、谭政、陈赓、萧劲光、许光达，竟有六位是湖南人；至于五十七位上将，一百七十七位中将，湖南人氏也超出三分之一……湖南人脉兴旺，高官济济，文武齐集，共产党内人人服气。

周惠却是安徽人氏，到湖南做省委常务书记。他自小家贫好学，患过天花，脸些留下些坑洼。十几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太行山上几次突围，险些丢掉性命。胜利后当了一省道台，仍不失农家弟子本色：实实在在做事，本本份份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有的人一朝为官，六亲不认，只认党性。他是既认党性，也认人性和人情。

一九五七年夏天，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百花齐放，忽然变成喊打喊杀的全国抓右派运动，还说是「引蛇出洞」。周惠思想不通，抓右派有些手软。况且他工作之余手不释卷，交了一批大学、中学的老师做朋友。如今却要把这些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更是看重读书人，也是不愿抓右派，竟向中央告病假，到山东烟台海滨治疗「失眠、神经官能症」去了。周小舟事先也没有和周惠商量，就向中央提议在他养病期间，由周惠同志代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是接到中央电话通知才知道自己临时「官升一级」的。他只能在家里对太太发牢骚：「看看这个小舟，平日称兄道弟，临到抓右派就小病大养，一走了之，给我留下这摊子，好象我就是个铁石心肠呢。」

七月间，毛泽东在青岛召开反右派工作会议。中央派出一架专机，先到广州接上陶铸，再到长沙接上周惠，再到武汉接上王任重，之后直飞青岛。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在场；加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省级党委却只有陶铸、周惠、王任重三人出席。会上，毛泽东问周惠：「你现在是第一书记哪，湖南抓出多少右派？」周惠却先要否认自己的第一书记只是临时代理。毛泽东见他如此认真，不争名位，又问湖南抓了多少右派？周惠回答：「已经抓了一、两百人。」毛泽东问：「究竟是一百还是两百？」周惠老老实实回答：「还没有来得及统计，大约不到两百。」毛泽东眉头一拧，大不满意：「你带过兵，打过仗，也心慈手软？

湖南省三千多万人口，只抓了不到两百个右派？刚才陶铸和王任重的汇报，你听到没有？广东已经抓了五千，湖北已经抓了五千五！你是我家乡的父母官，工作要得力啊！」周惠心里打冷颤，额头冒虚汗，站起来向主席保证：「我回去抓紧补火。」倒是周恩来说：「周惠不要紧张，坐下，坐下，反右运动才开始不到两个月，湖南省委的动作稍慢了些，追上来了就可以了。」刘少奇也说：「中央准备订个具体的指标，在党、政、工、团、文、教、科、卫，这些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右派分子应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有了这个比例，我们各级党委抓起右派来，就有章可循了。」

朱德问：「有那幺多吗？要防止层层扩大。」邓小平说：「知识分子闹事，有多少就抓多少。」毛泽东说：「反右运动由邓总书记挂帅，有些文教单位可以超过百分之七。」

周惠回到长沙，违心地布署全省抓右派。他周惠也有老婆孩子，不狠点心抓他人右派，他自己就可能当上右派。外省已有省长、副省长被打成右派。他一直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委整风的知识分子，果真是妄图赶共产党下台，欢迎国民党回来？难以置信。绝大部分读书人不过是妄议了一下朝政……周小舟一走三个月，回来时抓右派的高潮已过。周惠把「第一书记」的桂冠交还，仍做他的常务书记。湖南全省抓出右派分子两万余人，此南边的广东和北边的湖北，还是少了二分之一。在全国所抓出的五十三万名右派中，湖南也远低于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数。

接下来一九五八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全国上下一片昏热。周小舟和周惠即是温吞水，不大热得起来。当着各省区竞先发射高产卫星，大轰大擂争做「千斤使时，他们反倒冷静下来了。原因很简单：你说你做了「千斤使，就得按「千斤使的高标准向国家纳粮。交了粮食，老百姓吃喝什幺？周小舟说：「我们跟不上了：广东、湖北水稻亩产七万斤、九万斤，太邪门了！陶铸、王任重两位还亲自种了高产试验田。」周惠说：「我们不抢这个风头，现在粮食不是长在地里，而是长在李井泉、吴芝圃、王任重他们的嘴皮上了。我们宁可当左倾，插白旗，也不要拿老百姓的肚皮玩游戏。当然也不要硬顶，硬顶会被撤职，只是调门降低些，浮夸缩小些，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还是拥护的。」周小舟说：「那是当然，我们不在乎头上的乌纱帽，老婆丈人、亲戚朋友还是很在乎的。」

其它省市党委一、二把手之间常有龃龉，闹些意气。湖南二周却不大分什幺一把手、二把手，反正都是周书记，可以合二而一。不久，谭震林代表中央到广州召开中南五省协作区负责人会议，给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插了红旗，评为上游省；单单给湖南插了白旗，评为下游剩谭震林并恼怒形于色地批评湖南二周：「主席的家乡插白旗，你们有何颜面去见主席？」谭震林也是湖南籍老革命，认二周不长志气。二周确是拎着杆小白旗子回长沙的。

谭震林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插了白旗、当了下游省时，毛泽东嗬嗬笑了：「谭老板，你插得好！湖南籍领导人不护湖南的短，大公无私。二周嚒，原本很有才干的，怎幺也成小脚女人，落伍分子了？告诉王任重和陶铸，叫他们南北夹击，给湖南鼓鼓干劲，扫扫暮气。」

陶铸、王任重得到将令。于是出现奇特现象：北面，湖北省在边境上架设起喇叭，天天朝湖南喊广播、催促湖南争上游，拔白旗；南面，广东省也在边境上架设喇叭，天天喊口号，要求湖南鼓干劲，反右倾！整整一个季度，湖南干部出差抬不起头，二周也违心地向中央作了检讨。其间，为了荆江分洪，周惠还和王任重红过脸，发生争执。荆江分洪工程建在湖北长江地段上，一旦长江发大水，为了保武汉，需要打开朝向湖南十来个县的闸口，把洪水泄到湖南境内！明明是淹湖南，保武汉。你湖北多增产了几斤粮食，还不是托了湖南的福？还好意思天天朝湖南喊广播？

事后，王任重在毛泽东面前告了周惠的状。毛泽东喜欢王任重，也还喜欢周惠。况且荆江分洪水淹湖南，湖南是作出了牺牲嘛。高级干部吵嘴，代表各自省区利益，彼此彼此，各打五十大扳。

陶铸湖南祁阳人，在二周面前以兄长自居。去年十一月，陶铸作为中南协作区领导小组组长，担心湖南的粮产量报得太低，又被中央批评，而挂电话给二周：「湖南大跃进，粮食翻番没有？我们广东是粮食翻番了，多得吃不完。周小舟在电话里说：「向广东老大哥学习。你们粮食多，可不可以支持湖南一些？」陶铸奇怪地问：「全国农业大丰收，你们粮食不够？」周惠接过电话说：「还不是叫那个荆江分洪给坑了？今年长江涨大水，为了保武汉，淹了我们湖区几个县，那是我们的粮仓呀！」陶铸倒是豪爽大方：「好好，你们派人来，找我们粮食厅调拨五千吨稻谷，换你们五千头牲猪，一吨粮一头猪，按国家牌价换算，如何？」

陶铸看中的是湖南的牲猪。广东人会吃肉，但不大会养猪。周小舟和周惠办事老成，先交粮，后交猪。湖南并不缺粮，只是要试试广东的虚实。他们派出省粮食厅一名副厅长去广州落实陶书记许诺的那五千吨稻谷。

人家广东粮食厅厅长却压低嗓门叫苦不迭：「天爷！省委掌握的粮食数字，和我们粮食部门所落实的数字完全两回事。莫说五千吨，一百吨都调不出。同行不欺同行，丢老猫，我们广东自己都缺粮，还不知要找哪个兄弟省打饥荒。」

粮食厅副厅长空手而回。周小舟和小惠半信半疑，要幺是广东粮食厅长装穷叫苦，本位主义；要幺是陶铸同志工作马大哈，官僚主义。

年初，农垦部部长兼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上将赴广东视察，路过长沙。

二周便拜托王部长顺带查访一下广东的粮食库藏，以便落实那五千吨稻谷调拨入湘问题。十来天后，王震部长返回长沙，告诉二周：「操鸡巴蛋！

我去查看了他们的几座大粮库，你们猜猜，老子看到了什幺？他们仓库底下垫的是十多米高的稻草，稻草上面才铺了层谷子，真正的「面子粮」，给人参观、拍照的！这回没有碰到陶踌，下回碰到了，老子要骂他个狗血喷头！湖南人到广东当父母官，简直是狗官。你们两个也不要和老陶耍心眼了，要

作好准备，支持广东度荒！娘的，怕就怕有粮的省份少，缺粮的省份多，那就要拐大场！」

二周知道王震脾气耿直，敢放炮，遂建议：「王部长，你在中央工作，底下的情况，要向主席反映反映啊，不能总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啊！」

王震说：「我是想放炮，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在北京工作，想见主席也不容易。你们向谭老板反映啊，他不是跟得最紧，闹得最欢，又经常在主席身边转？」

周小舟说：「谭副总理近来也有些泄气了。上个月来长沙，我和周惠都对他表示，插白旗的事，大家都不往心里去；但下面的真实情况，请他一定向主席反映。你猜他说什幺？要反映你们反映去，大跃进他带头冲锋，现在要退却，他不能再打头阵。」

王震骂道：「谭大炮，成谭哑炮了？屌毛！我们湖南也是大人物太多了，全中国的事情，办好办坏，都是自己在折腾，对不起老百姓！」

王震走后不几天，湖南、广东两省交界的郴州地区就出了情况：十几万广东灾民拥进来讨饭，郴州地区几座县级粮库被抢，湖南民兵发起武装护粮！情况十万火急。二周立即向陶铸告急：「快派人来把你们的十几万饥民领回去吧，他们到湖南境内抢粮，湖南民兵要开枪，会出大乱子！广东缺粮，湖南可以支持……但你们要主动报告中央。」

陶铸这才觉得问题严重，派出地县干部把广东饥民接了回去，并向中央坦承，自己去年工作浮夸，犯了马大哈错误，虚报了粮食产量，请求中央批准从湖南调粮，度春荒。陶铸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大力称赞湖南二周不务虚名，工作踏实，去年抵制浮夸风、共产风有功，在省级领导干部中，是少有的佼佼者。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湖南二周的工作一直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表彰。

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以调侃的口吻说：「现在形势大变，红旗省缺粮，白旗省有粮，下游倒比上游强。湖北王任重，河南吴芝圃啊，你们那个「敞开肚皮」行不通了吧？听讲湖北也想向湖南借粮？」

王任重的确曾开口向湖南借粮度荒。二周却不像对待广东那幺大方。

周惠竟说：「我们洞庭洞区的几个产粮大县，都被荆江分洪的洪水淹了嚒？自己都要勒紧裤腰带罗！」

六月中旬，毛泽东主席一行到了武昌。周小舟刚往武昌「接驾」。六月二十三日中午，周惠才接到周小舟的电话：「专列已经到了长沙北站，赶快到蓉园主楼前迎候。」

蓉园位于省委大院东侧，为民国时期的省主席官邸园内楼台水榭，古树浓荫，美景天成，尤多木芙蓉，夏秋间绽放碗口大一朵朵花卉，红红艳艳，丽若牡丹，因之得名，为长沙第一名园。

周惠率领省委常委一班人刚在蓉园主楼门口站定，就见一辆接一辆的黑色轿车鱼贯而入。周小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乘坐的是第一辆，先行下车来替毛泽东的座车开门，毛泽东一钻出车门，看到周惠等人，就甩过来一声又高又亮几十年不改的湘潭腔：周惠呐，我把王任重同志给你带来了，他可不是来负荆请罪的罗！

周惠忙迎上前去和毛主席握手，心里打了个冷噤：王任重这小白脸又告御状了，兴师问罪？为了荆江分洪小有不快，但也没有撕破面皮嚒？仗着毛主席喜欢他，难道欺负人欺到湖南省委门上来？

王任重下了车，清清秀秀地站在毛主席身旁。周惠同他握手：「欢迎，欢迎，不是陪主席，任重同志也是请都请不来的客人。」

毛泽东转身移步到门前一株大樟树的树阴里，大家也都跟进。一阵凉风吹过，很舒适的。毛泽东双掌在周惠和王任重面前一合：「我带任重来，就是要他来向你学习，湖北要向湖南学习。」

周惠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连忙谦逊地说：「有什么好学的？湖南步伐慢，思想保守，小舟常和我说，要虚心向红旗省的同志学习。」

毛泽东听周惠说的诚恳，也就没有多心：「眼下红旗省不如白旗省了。去年中央工作也有缺点。湖北学湖南，主要学习湖南好日子当穷日子过，不要再搞那个「一日三餐白米饭，敞开肚皮不要钱」。」

在场的人都轻松地笑了。这两句新民歌，去年王任重逢会必唱的，如今却脸都不曾红一下。

周惠说：「去年虽说当了下游，扛了白旗，其实我们也左了一段。只是「共产风」、「浮夸风」制止得早一点，粮食浪费得少一点。省委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

毛泽东说：「你是第一书记，会当家理财噜」

周惠连忙解释：「主席，我不是第一书记，小舟才是。」

毛泽东手指指周惠：「小舟我知道，他是不大做实际工作的。你是实际上的第一书记。五七年就代理了噜」

周惠不知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说，连忙摇头否认：「主席，我不是，不是就是不是。」

毛泽东心情甚好，开玩笑似地退后一步说：「好好，你就是第二书记。」

当着省委常委们的面，周惠很有些尴尬，认真申辩说：「主席，湖南三周的排名，从来都是周小舟、周礼、周惠，周礼同志是第二书记。」

毛泽东和迎上前来的老朋友周礼握手：「周礼我知道，兼着省政协主席，不大管事的，周惠是实际的第二书记。」

周惠没法子再否认。主席这次来，为什么一见面就说这些？难道小舟快要召回到主席身边去了？

周小舟已经陪罗瑞卿看过毛泽东休息的房间，出来请示说：「主席，是不是请大家进屋谈？里面已经给您泡好了君山银针茶。」

毛泽东无意进屋，指指身边的大樟树说：「北方就没有这种大樟树。

樟树下面好乘凉。我韶山老屋坪那株比这还大，树阴遮一亩。来来来，这里还有石凳石桌嚜，我们坐一坐，喝杯茶。」

立即有女服务员替主席端来君山银针茶。接毛泽东出巡的规矩，茶水都是由他的随身卫士伺奉，不由地方提供。唯独到长沙，回了老家，美不美，家乡水，他喝得放心。湖南干部以此为荣。

周小舟、周礼、周惠、王任重、罗瑞卿陪毛泽东坐下，其余人四周围站着，聆听指示。不远处，有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在摄影。周惠注意到，王任重适时地朝毛主席身边近了近，以便随时进入镜头。

毛泽东和蔼地望着湖南三周，说：「这次回来，一是要游水，二是要爬山。上回游了湘江，没有回韶山。这回既游湘江，也回韶山。小舟说韶山水库修好了，有没有湘江宽啊？我也要去游一游。」

周惠汇报说：「主席，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休息休息，晚上看花鼓戏：《刘海砍樵》。明天游湘江，上岳麓山。后天去韶山。听讲主席想在韶山老屋住一晚？」

毛泽东嗬嗬笑了：「我讲了吧？你是当家主事的嘛，小舟、周礼不管事嘛。」

周惠赧颜摇头：「是小舟指派的嘛，我负责落实一下。」

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由周小舟、王任重、罗瑞卿等人陪同，回韶山住了一晚。韶山没有电灯，由长沙运去一部柴油发电机和两名青年工人。

但那两名工人政治可靠，技术却不过硬，折腾通晚，也未能为领袖发电照明。毛泽东在韶山老屋通宵未眠，就着煤油灯和烛光，吟成一首七律：〈回韶山〉，并铺展宣纸，连写数次。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到了父母坟上行三鞠躬礼。原先并无此项安排，也就来不及准备花圈供品。在场的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倒还机灵，忙去折来一枝松枝，让主席插到父母坟前。罗瑞卿介绍说：「华国锋同志昨晚上在老屋外为主席站了整晚岗。」毛泽东上下打量了几眼山西大汉，留下极好极深的印象。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一行返回长沙蓉园，下午睡了一觉。晚上举行舞会。湘女多情，莺莺燕燕，绕着毛泽东转。罗瑞卿、王任重等人舞步娴熟。周小舟、周惠不跳舞，只在舞厅旁边的沙发上陪坐。周小舟告诉周惠：「主席要找你单独谈谈，可能考虑提拔。」周惠问：「怎么谈？什么可谈？什么不可谈？我这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二、三把手，比较安全。」周小舟说：「讲真话，问什么，答什么，少发议论，多举实例。关于公共食堂，你只管反映下面干部群众的意见，主席这回是决心纠左了。」周惠说：「好，要我讲假话都讲不来，这年头偏偏讲假话的吃香。」周小舟说：「还有个事，王任重这次陪主席来，还是想借粮。看在主席面上，借给他几千吨吧。但要他亲自打借条，免得老虎借猪，有借无还。」周惠说：「至多两千吨，多一粒不给。我们在湖南为官，就要替湖南百姓着想。今年这粮荒，完全是去年的浮夸政策、人为因素造成，要是遇上真正的自然灾害，两千吨粮食会救下多少湖南人的性命？现在隔邻的江西、广西、贵州都想和我们借粮，真比割我的肉还疼！谁叫他们去年跟着瞎折腾？害苦老百姓……」

当晚十二时，毛泽东派卫士来请周惠去吃消夜。主席的消夜其实简单：一碗白粥，一碟火宫殿的臭豆腐，几片火宫殿的红烧猪蹄，一碟豆豉辣椒，一碟素炒菠菜。都是他青年时代在长沙读师范喜爱的佳馔。

周惠进到小餐厅室时，眉目清秀的女服务员退下。毛泽东以筷子指指对面的椅子：「虚位以待，坐，一起吃消夜。」

周惠恭恭敬敬地坐下：「主席，我刚才吃过了。小舟和我，还有任重同志，一人吃了一碗阳春面。我们答应任重同志，借给两千吨粮食度荒，他们秋后归还。」

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兄弟省区，互通有无。你是安徽人，任重是河北人，小舟是湘潭人，你们都还只有四十几岁。任重最小，一九一八年的。后生可畏。来来，陪我喝杯酒，茅台，还是绍兴

状元红？」

周惠坐立不安地晃晃手：「谢谢……我不喝酒，真的，从来不喝，一喝就上头，红面关王似的。小舟就说过，一生下沾酒，白来世上走。」

毛泽东笑了：「红脸汉子忠厚。茶在那壶里，自己倒吧。周惠啊，我请人喝酒，还是头回遭到婉拒呢。上个月，湖南开了三级扩干会？会议开得怎样？」

周惠牢记小舟交代的原则，加上自己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的经验：没问的事慎防开口，问到的事明确回答。他说：「会议开得还可以，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拥护党中央今年以来的纠左方针，比较敢讲真话了，都讲主席四月间的那封党内通讯，是及时雨。」

毛泽东很响地喝着白粥：「那信是田家英起草，我只出个名义，很对下面胃口。你继续讲。」

周惠说：「去年湖南的粮食产量，还是报高了。号称增产一成半，其实只有一成。谭震林同志给我们插白旗，许多县委书记沉不住气，给省委提意见：南边的广东敢报增产九成半，北边的湖北敢报翻一番，千斤省，吹牛皮又不犯法，我们胆子也大小了。」

毛泽东说：「吹牛皮不犯法，但是害死人。胆子太大易胡来。谭老板没有种过田，他是药店学徒出身，大炮司令。」

周惠说：「我和主席说真话，今年湖南的粮食指标也报得太高了，上海会议上报了四百五十亿斤，吸取去年教训。可我和十四个地委书记凑了一下，实际上只能达到三百亿斤，还要长江不发大水，荆江分洪不向湖南泄洪。」

毛泽东问：「明明做不到，为什幺还要报这幺高？」

周惠说：「所以湖南还是左，只是左得不如人。也是去年插白旗，搞怕了。主席家乡插白旗，对不起主席……」

毛泽东又笑了：「废话！你们插白旗干我何事？今年年初以来，中央一路在表扬你们嘛！在韶山，我问小舟，湖南去年提出什幺口号？小舟说，苦战三年，改变湖南面貌。我说，难怪你们当下游，人家都是苦战三个月，改变面貌！因为事关革命干劲，群众积极性，我也没有泼冷水。事实上，莫说三年，就是三十年能彻底改变面貌，也很不错了。去年的经验，是交了学费，得到教训。」

周惠点着头，并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着。心思，主席的这些话，要是去年讲出来就好了。可惜他去年也头脑热得厉害，也是恨不能几个晚上就带领全国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心，当心，不要有这个念头，不要有这个念头。领袖也是人，不是神。现在及时纠左，为时不晚。

毛泽东见周惠不吭声，知他在自己面前还是比较拘谨，便又说：「去年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全国大放卫星，九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到了十一月的郑州会议，就开始纠左降温了，降了八、九个月，应该差不多了。」

周惠吸着烟，心里却不能同意党主席的这轻描淡写。实际上反右容易纠左难，左的东西根深柢固……可是在主席面前讲真话，有如唱反调，要担很大风险。说不说呢？小舟是让他说真话的。为了党的事业，他咬了咬牙，决定：说。当然要尽量委婉些，不带刺激性。他说：「主席啊，去年虽然只是大闹了三个月，影响怕要有两三年呢。县委书记们普遍反映，社员群众最怕变，怕再反右倾，再刮共产风。

现在人民公社大部分还是吃大食堂，搞供给制，农民并不情愿。但上面不松口，下面不敢动作。劳动积极性不高主要和吃食堂、搞供给制有关。农民讲怪话，现在的社会主义是牛皮客吃得开，老实人受压迫……」

毛泽东已经吃完消夜，一小口一小口抿着状元红酒，神色越来越严肃、凝重。周惠感觉出来，主席脸上已没有了刚才见到他时的那种亲切、喜悦。或许，自己的话太重了？伤着主席了？去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号召办公社、吃食堂，带头刮共产风的，正是主席本人啊！

毛泽东见周惠话说一半，中途停了，仿佛知道他有思想顾虑，便又笑了笑，催促说：「你继续讲。我去年只听一面之词，今年要开张视听，采纳群言。」

周惠受到鼓励，干脆不再顾忌了：「湖南大多数干部的意见，以现在的生产力和物质条件，供给制不能再推行下去。事实上，按最低标准，都供不起。去年的公社，办得过快过急，大部分条件并不成熟。但既然已经轰轰烈烈办起来了，就要想办法巩固。湖南主张一退到底，三级所有，队为基矗变公社、大队两级经济核算为生产小队经济核算，退回初级农业社去，农民的利益看得见，摸得着，劳动积极性自然会提高。至于大办公共食堂这个口号，建议中央不要再提了，粮食浪费太大，社员会饿肚皮……主席，这是一份调查材料，反映社员群众对食堂的看法。我们省委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食堂有条件的可以办下去，不够条件的不能强办，允许社员回家起伙……」

周惠说着把一份调查材料双手呈上。毛泽东接过材料，随手放置一旁，似乎兴趣不大。周惠讲的人民公社「一退到底，三级所有，队为基喘…退回到初级农业社的分配办法」，使毛泽东大受震动。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岂不荡然无存了？这话要在去年说出来，一定要被开除党籍、甚至被关进班房。可这个周惠呢？又的确是位干才，懂农业，懂社员心理，比那些浮夸干部强。农村的形势再糟下去，或许只有按他说的，才能使人民公社体制不垮台……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人，有时也是左右为难：听话的干部办不成事，有的只会坏事；不听话的干部能办成事，但又带刺。过了一会，毛泽东才说：「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都是巩固、整顿、提高的问题，不要一轰而起，又一轰而散，让国内外反动派看我们的笑话。这是政治问题。对群众走社会主义道略的积极性，要保护。偏差、失误当然不少，但那只是一两个指头的问题。去年功过三七开。你们省委一班人，对总的形势是怎幺个看法？」

周惠脑子里轰地一响：糟了，逆龙鳞，拂圣意了。讲真话就是唱反调。见主席正盯住自己，忙说：「小舟和我合计过，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形成一致看法，我们对形势的总估计是十二个字：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毛泽东神色登时亲切了许多，颇为满意地说：「好，没有迷失方向，对前途充满信心，好。可以调整一下：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小舟和你有版权。比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绩讲够，问题讲透」还富有积极性。好吧，这次上庐山开神仙会，你也参加吧。」

周惠说：「主席，小舟去了，我就不去了吧？留在省里主持农业会议，全省大抓一下秋粮，扩种它一千万亩。有了粮食：心里才踏实。

毛泽东忽又喜欢周惠了，右是右一点，但人才难得。遂说：「你是我的客人，我让中办发通知。上山读读书，讨论形势，研究经济问题。党内要团结，要统一认识。要算大帐，看全局，不要做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周惠啊，我从来看重实干家。但也要告诉你一句北方俗语：不但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这也是辩证法哪。」

第十二章　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

经保健护士再三催促，彭德怀放下手头材料，同意到几个风景点上去散散心。他明白，既是上了山，工作人员都想游览名胜，拍些照片做纪念；自己不出游，他们不便自由行动。况且浦安修也让多拍几张照片回去给她欣赏。庐山这种地方，中央不开会，平时难得来一趟的。

正要出门，秘书接到电话，请彭总晚上十一时去美庐主席那里参加常委碰头会。彭德怀笑笑，老毛真是个夜猫子，跳过舞，游过泳，再开会，吃消夜。大家都要跟着他这晨昏颠倒的作息时间转。这次开会，再不要和老毛争吵了！四月间上海会议那次，他就很后悔。那次是因为老毛在会上滔滔不绝强调自己反左纠左，采取了各项措施，下面却执行不力，收效不大。好象大跃进、公社化出现的严重问题，都是下面弄虚作假，胡作非为，和他本人毫无关系似的！当老毛说到「现在我讲话不起作用，这次我要亲自挂帅，并且请总书记小平同志做副帅，一定要把共产风、高指标压下来」时，彭德怀实在忍不住了，就插上一句：「你不是早挂帅了吗？去年难道不是你亲自挂帅吗？」与会的中央委员们无不暗暗叫好，也只有彭老总才敢犯上，说出这种痛快话。果然，毛泽东主席被激怒了，也是当众老羞成怒，严厉斥责彭德怀：「老彭！你算何方神圣？你真有那幺高明吗？去年为什幺不公开下战表，公开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你也是个事后诸葛亮，马后炮，幸灾乐祸，踩人痛脚！」彭德怀也觉得自己出言唐突、太不给老毛面子了，于是表示歉意：「对不起，你讲话，我不该插断……」毛泽东却不肯放过，继续斥责：「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记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和我有仇，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和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我和我兄弟也是这样！」」话说到这份上，大约毛泽来自己也觉得过于严重了，便放缓了口气，语锋一转：「记得在江西苏区，一次我和我兄弟毛泽民争论问题，我气得很，举起巴掌要打他，他不退缩，冲着我喊：「共产党是毛家祠堂吗？」他这一喊，倒是把我震住了。老彭啊，几十年了，你我不吵不成交。原则问题，你先进攻，我后还击。」

彭德怀也承认争吵只会加深彼此的隔阂。有时就是忍不住脾气。几十年了，还不能适应老毛的弯弯曲曲，党内党外，计多谋足。老毛作为领袖的一大本领，就是擅长自圆其说，任犯下天大的偏差，也能嘴皮抹油，长篇大论。

这天黄昏时分，彭德怀和几名工作人员在如琴湖畔的花径上散步，遇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由一名小美人儿挽着，正欣赏湖上的落霞孤鹜，笑吟什幺「湖水共青山一色，弧鹜与落霞齐飞」呢。

周恩来见了彭德怀，连忙近前握手，并把小美人儿介绍给彭老总：「她叫梅霞新，赣州人，当过兵，是尚魁、隋静夫妇派给我的保健护士，能背很多唐诗呢。」彭德怀虽然自己身边从来不用女工作人员，但对女同志还是很尊重、很礼貌的。他和小梅拉了拉手，问小梅的父母是住在赣州城里还是乡下？吃公共食堂吗？吃不吃得饱哇？周恩来见小梅眼睛波光盈盈，欲言又止，就从旁鼓励说：「彭总也是贫雇农出身，最关心乡下农民的情况。你父母乡下那些事，说出来太长，另外找时间向彭总汇报吧。现在，我们是走在为纪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修的这条「花径」上，小梅，你给彭总背诵白居易的那首〈花径〉吧！」

小梅温顺而妩媚地看了彭总一眼。彭德怀觉得这孩子在哪里见过似的，一时又记不起来了。但见小梅红了红脸，以一口好听的江西普通话念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彭德怀欣喜地望着小梅，表扬说：「背得好！背得好！」心里却有些疼爱地想：这孩子脸模子好，头脑纯洁，身子发育得这幺成熟，不知被他们糟蹋了没有？娘的！他们搞的什幺名堂？伺候共产党的领袖，也伺候过去的皇上似的？嫩花嫩朵的，一个个都是你们的孙女辈，也下得了手呢。

周恩来说:「彭总,你访问东欧七国回来,听说收获很大,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找机会听你介绍介绍呢。」

彭德怀说:「现在不就是个机会?我也正想和你谈谈,叫做汇报工作吧!」

周恩来连忙晃手:「不可以,不可以。什幺叫汇报?你、我不要生分罗。只有跟主席谈情况,才叫汇报工作。现在就谈谈?也好也好。小梅,你和秘书大姐她们到锦绣谷那边玩玩去,我回头再来找你们。」

小梅却忽然一个跨步,挺身站立在彭德怀面前,利率地右手掌齐眉,行了个军礼。

彭德怀眼睛发亮,连忙立正还礼:「慢走!难怪眼熟呢,你是哪个部队的?」

周恩来感叹地说:「彭总,人家是桃李满天下,你是将士满天下啊!」

小梅走后,周恩来和彭德怀在湖边找了个僻静的石墩坐下来。

彭德怀和周恩来同岁,都是一八九八年出生的。还有刘少奇、康生也是一八九八年的,中央四大人物同岁。周、彭平日私下交谈,彼此不称职务,而直呼名字。

周恩来说:「德怀,听说你坐火车从北京到武汉,在河南境内看到灾区流民,一路上都吃不下东西?我是坐飞机抵武汉的,所以看不到地面上的情况。主席的专列一向夜间行驶,相信也没有看到。」

彭德怀眉头蹙了起来:「恩来啊,你消息真灵通。其实路上的情况,同一列车上的李富春、贺龙、康生、陈伯达、胡乔木他们也都看到了嘛。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心情如何。反正我是非常难受。中国的农民太好了、太老实了,支持我们打下江山,又受我们的政策折腾,我们对不起农民。」

周恩来说:「对不起农民,我和你的心情是一样的。刚才念诗的小梅,不是你的老部下吗?我原先只听说她参过军,今天才知道她去过朝鲜。

她父母住在赣州乡下,村里人都患上水肿病,已经饿死了好几口……」

彭德怀身子震了一下:「小梅、小梅……我记得三十八军的一份战报上写过一位江西籍女兵,从敌人的死尸堆里背出来六名我军伤员,立了一等功的,会不会是她?回头我找她谈谈……江西还是产粮省哪!过去是湖广熟,天下足。可今年,两湖两广除了湖南情况好一些,其余湖北、广东、广西都闹粮荒。还有安徽、甘肃、青海、山西、内蒙、贵州、云南、西藏那些历来的缺粮省呢?不是情况更严重?恩来,你是总理,我有个不好的预兆,可能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要饿死很多善良的老百姓罗!」

周恩来深有同感地点点头,又立即不表认同地摇摇头:「德怀,你一向爱兵如子,替老百姓着想……情况或许不会有你想的那幺严重。局部饥荒是可能的,全国性的饥荒嘛,还不致爆发吧?况且这次中央上山开会,就是集中讨论经济,深入纠偏纠左。高级干部要统一认识,全党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把去年那套左的东西克服掉嘛。少奇提出八个字,我认为就很好:成绩讲够,问题讲透。我说呀,问题讲透了,纠左就不难了。上面半遮半掩,下面纠左不力。」

彭德怀压了压嗓门:「恩来,我正是想同你谈这个。问题如何讲透?

让不让讲透？要讲透，就要从去年上半年的五次会议讲起。老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怎幺闹起来的？不就是通过这些会议，二十几次公开点名批评你和陈云的反冒进闹起来的？逼令「国务院四大金刚」在党代大会上作检讨，大家记忆犹新嘛！你和陈云抓经济建设，明明方针对头，计画稳妥，老毛硬要批你们的右倾保守嘛！所以我主张在党内替你和陈云平反，替「反冒进」平反，恢复你和陈云的经济统帅权，去年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全国大饥荒才可避免。」

彭德怀说得正气凛然，痛快俐落。周恩来听得胆颤心惊，两手冷汗。

他内心里也叹服彭德怀元帅有胆有识，忠义刚直；理智却告诉他：彭德怀的想法很彻底，击中要害，但也很可怕。若从人民性出发，他应当服从彭老总；从党性出发，他就要服从毛泽东。人民性和党性发生矛盾，党员只能服从党性。彭德怀毕竟是个武夫，不是个政治家，怎幺可能替他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平反呢？毛泽东是那幺简单的领袖人物吗？毛泽东现在同意纠左，降低指标，调整政策，已经很不容易了；要他彻底认错，否定去年的一套，除非铁树开花，公鸡下蛋！要是真的依了彭德怀，毛泽东就不成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不成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心里打鼓，好一会没有吭声。见彭德怀虎视眈眈地盯着，才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用恳求的口气说：「德怀啊，你是个痛快人，想事干事，都讲求痛快，又是忧国忧民，赤胆忠心。我向来敬佩。去年年初以来发生的事，经济建设搞成今天的这种局面，你以为我心里轻松吗？我也是很矛盾，很痛苦……但谁都没有回天之力。德怀，你听我说。许多事，我不是没有设想过。行不通的！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这次在山上开会啊，我求你不要扯那幺远、挖那幺深了。非但做不到，还会再次陷我和陈云、先念、一波等所谓的「四大金刚」于被动。你要在会上讲什幺，是你的发言权。绝对不能把我们四人牵扯进去，变成集体闹翻案。那会坏大事的！

彻底否定去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党会分裂，国家会分裂。我这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知道，你也只是为了问题讲透，彻底纠左，并不是要把主席搞下台。但你冷静想想，这行得通吗？有这个可能吗？主席身边有多少人、多大力量？你呢？就算加上总司令，好吧，也算加上我，去年的案子翻不过来？肯定翻不过来！你同意我这看法吗？党内斗争，风风雨雨，几十年过来了，我对毛泽东同志，早就心悦诚服，愿作驯服工具了。所以对任何有损他威信、地位的事，我都决不参与，而且坚决反对。这是我的从政原则。这个原则，我这辈子是要坚持到死了。」

彭德怀越听越不是味，眼里直要冒出火星子，心里真想骂出来：「老奸巨滑，政客一个！共产党内也出政客，出巨滑，为了保住自己的名位，不顾老百姓死活……」

彭德怀忍了又忍。看着堂堂国家总理的那个哀求神色，到底也有点心软，终于说：「恩来啊，你也胆子虚了，看看把你吓成这副样子，我很同情。可以，我答应，今后会上发言不把你们「四大金刚」扯进去，不提去年「反冒进」的事。我也不会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鸟旗！对对，不是三面鸟旗，是红旗。我更没有反对老毛的意思。他不懂经济就不要瞎来嘛。谁懂谁来抓嘛。老毛还是当他的党主席、军委主席嘛。新中国需要供一个活菩萨，还是供的他嘛！总司令威望不高吗？也只是给他做个陪衬。退出一线，退居二线，他不是叫喊了六、七年了？为什幺一直不舍得退？不但没有退出一线，而是上了最前线，既当统帅，又当急先锋嘛！不懂装懂，硬要胡来，还有不打败仗、闯乱子的？他闯乱子，老百姓受苦，闹饥荒。是老百姓的性命要紧，还是老毛的面子要紧？这幺简单的问题，我们共产党内的大官们，就是搞不懂，竟然搞不懂！」

彭德怀说着，眼睛红了，痛苦地偏过了头颅。

这回轮到周恩来劝慰彭德怀了。他拉住了彭老总的手：「德怀，对不起，我刚才的话讲重了。其实，你我的目的相同，彼此的心是相通的。都是为了纠左反左，克服去年以来的缺点、错误。为党好，为

老百姓好嘛！

这样吧，今天的这些话，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我以人格向你担保，今后，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提起今天的这次谈话。当然你自己也要慎防提及。你心里怎幺看我，不要紧。但我决不出卖同志。我也经常在想啊，都是几十年战火里熬过来的生死朋友、同志，到了和平时期，不要再出差错，更不要再出高、饶事件了。不管怎幺说，高、饶过去对革命立过大功的，胜利后成了悲剧人物，多不值啊，不值啊！」

扯上高岗、饶漱石，周恩来已是在警喻彭德怀了。

彭德怀是个粗人，直性直肠子，没有那幺深奥、高明。就算给老毛提意见，也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党的事业，他彭德怀没有丝毫个人目的。难道在共产党内为民请命，还会请出大罪来？老毛不是在上海会议上号召全党干部都要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刚刚颁发了学海瑞的中央文件，难道又是玩「阳谋」，「引蛇出洞」不成？封建王朝还承认海瑞是大忠臣，表彰海瑞为民请命呢！难道老毛又一次把自己的号召，当做放狗屁不成？

分手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彭总！关于纠左反左，你还是要多发言，大声疾呼。你讲话有份量，影响大，主席会认真听取的。但是不要和主席争吵，要多摆材料，多举下面的实例。你答应不把我们「四大金刚」扯出来，我很感激。一言为定，你不扯出我，我也不扯出你。」

彭德怀差点就哈哈大笑了，差点就说：恩来啊，你身上缺钙、缺钙！

莫看你腰板笔直，骨子里却是低三下四，谨小慎微。你是太会做官了，比封建时代的多数宰相好不到哪里去……但彭德怀只是苦笑，什幺都没有说出。望着周恩来快步离去、风度潇洒的身影，他怅然若失：可怜可叹，实在是个大智能、大本事的人，却在老毛面前像个小媳妇、龟孙子似的；哪里像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领导过八一南昌起义啊？看来，那个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大屠杀中登高一呼、打响工农革命第一枪的英雄周恩来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已是另一个患了政治软骨病的大人物。

彭德怀去花径尽头的小亭子找自己的秘书和保健护士，才走出几步，却见公安部长罗瑞卿从林间小路上钻了出来。罗瑞卿见了彭德怀，倒是十分客气，先敬礼，再握手。彭德怀从来不大看得上毛泽东跟前的这位「头号保镖」，点点头，笑一笑，应付了过去。这个罗长子，为什幺突然出现在这里？有什幺名堂没有？彭德怀没大往心里去。娘的，庐山上也有搜山狗呢。

当晚十一时，四位在山上的中央常委毛、刘、朱、周，加上两位列席常委彭德怀、彭真，加上中央常委会秘书田家英，齐集在美庐二楼会客室，举行上山后的第一次常委碰头会。

毛泽东身着长睡衣，随随便便，看来精神愉快，显得神彩奕奕。他把政治局扩大会开幕式上所讲的十八个题目，又念了一遍，再征求各位的意见：「本次扩大会议成员分成六个组，就讨论这十八个题目，看看有什幺需要删减或是补充的？」

照例是刘少奇第一个回应：「就这样吧，该讨论的问题大体上都有了。」

周恩来第二个应声：「主席提出的这十八个问题已很全面，很全面。」

朱德没有应声，只是笑笑眯眯，点了点头。

毛泽东和蔼地望望彭德怀和彭真：「还有两彭呢？发表发表高见？」

彭真说：「没有意见，可以作为讨论题纲，印发给各组。」

彭德怀翻着手上的笔记本，说：「可不可以再念一遍？我笔头慢，没有记全。」

毛泽东把几页纸交给田家英：「家英，尊重老彭的要求，你来重复一遍，只念题目就行了。」

田家英双手接过稿纸，声音清亮地念道：「一、读书；二、形势；三、任务；四、体制；五、食堂；六、学会过日子；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十、农林党团作用；十一、宣传问题；十二、质量问题；十三、生产小队改半核算单位；十四、对去年的评估；十五、群众路线；十六、全国协作关系；十七、团结问题；十八、国际问题。」

田家英念完，毛泽东问：「老彭，这回都记下了吧？还有什幺补充的，可以谈谈嘛。你去东欧周游列国，历时五十多天，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听听你的简报。今天不行。改天把在山上的军委负责人都找来，专门听你简报一次。今天还是先确立这十八个问题，明天一早要印发下去。」

彭德怀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也好，你们不谈，我谈谈，提供一个参考。十八个题目够多、够全面的了。我只是觉得不够突出重点。去年的问题实际上是「两大元帅」的问题，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我们是在「两大元帅」上栽了大跟头！去年不是发愁粮食多得吃不完吗？为什幺今年好多省份闹开了粮荒？粮食都到哪里去了？还是本来就是上下骗，层层骗，谎话牛皮满天飞，我们中央领导人就是喜欢，不是要追谁的责任，但要承认事实，吸取教训，不能浮皮潦草走过场，会后又是老一套；去年九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国家计委有份材料说浪费了二十三个亿，更有人说，用这二十三个亿，可以把去年全世界所生产的钢铁全部买回来了！国际市场上，才八百美元一吨嘛，折合人民币也只有一千两百块①。把这些钢铁堆起来，总怕有庐山这幺高了吧？当然是个比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实施物资禁运，不可能把钢铁卖给我们。」

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老彭这人嘴巴就是臭！开口就刺人，好象全党就只有他高明，他鹤立鸡群。毛泽东环顾一眼在场的各位，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都面无表情，实际上是默许了老彭的高论；田家英那小子埋头记录，眼角似有笑意……他忍了忍，改用调侃的口气问：「用二十三亿把去年世界各国生产的钢铁全部买回来，能堆成庐山这幺高？

我不信。庐山可是高得很呢，大小九十峰，宽广两百哩。」

彭德怀却仍不收口，不饶人：「堆不成庐山高，也可堆至半山腰！九千万人上阵，浪费二十三个亿，还不是大教训？哪里是十八个讨论题目所说的那幺轻松？我们前两天从北京坐火车到武汉，河南沿途都有逃荒的饥民。中央的工作简报上也注销了各地的灾情。黄克诚同志同我讲，各大军区都抽调了大批卡车帮助运粮。说实在话，这几天我睡不着觉，担心出现全国性饥荒。我们党中央一定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总是用几根手指头来衡量形势。」

彭德怀的话好比突如其来的团团烈火，一时间把常委们都烧灼了似的。他见除毛泽东闭上眼睛充耳不闻，其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都眼睁睁地望着他，他干脆拾高了声说：「大家不要以为我把情况夸大了，说严重了。去年的「大跃进」政策究竟怎幺样啊？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这话，找可以不到讨论会上去讲。我会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但在中央常委会内，我应当把真实情况摆出来，供决策参考。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还不肯讲真话，有的人还在讲假话，或者讲些半真半假的话，怎幺行？错误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彻底纠偏，其后果不单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还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到时候，恐怕人民就不再相信你这个共产党，你这个社会主义了！」

田家英一边作着记录，一边在心里暗暗叫好：英雄！彭总是大英雄，能言人之所不言，为民请命，字字金石，敢为天下先。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也都为彭德怀的发言所震撼，内心里无不承认彭德怀是一条汉子，也只有他敢在毛泽东面前脸红脖子粗，想说什幺就说什幺，全然不避利害，不计后果。

毛泽东却表现得出奇的冷静。他望着彭德怀，就像望着一位陌生的人。朱德担心两个湘潭老乡又会发生争吵。

刘少奇见彭德怀的发言告一段落，便立时出来缓和气氛：「彭老总忧国忧民，事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精神可嘉。其实，包括主席在内，大家和你是一样的心情。要说我们对下面的灾情，就那幺掉以轻心，也不是实情喽。中央动用部队的运输力量往灾区抢运粮食，就是例子嘛。凡有各地的灾情报告，家英同志都及时报送主席批阅。关于本次扩大会议，讨论去年的得失，我是提过八个字：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对去年的成绩，还是要基本上予以肯定。许多事情，也不能光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精神帐。问题讲透嚒，当然比较复杂。什幺算讲透了？从什幺时候讲起好？也难有个具体的界定。依我看，当前主要的不是要算去年的帐，而是要提倡大家讲真话。主席四月上海会议时就号召全党干部学海瑞。学海瑞就是讲真话，不要再吹牛，再浮夸。假话害死人，浮夸使我们失信于老百姓。恩来，总司令，还有彭真同志，你们看呢？」

周恩来说：「同意少奇意见，敬佩德怀的胆识，是赤胆忠心。当然有些话说得过了一点，对灾情也可能看得过于严重了些。但出发点是好的。

忧民之心，人皆有之嘛。对总的形势估计，我还是同意主席讲的，问题只是两个指头，至多三个指头。不可能有四个指头那幺多。更不是一半对一半。那一来，就等于承认去年的大跃进基本失败了。还是要坚持三七开。

不然对内对外都不好作出交代。至于讨论的十八个题目，要不要突出「两大元帅」？我看提法虽好，实际上多余。为什幺这样讲？因为只要扩大会议的分组讨论一开，大家议论最多、讨论最热烈的，必然是「两大元帅」

问题。德怀你信不信啊？不信，明天就见分晓。如果不是如我所说，主席和德怀，你们两位部可以打我的板子！」

朱德嗬嗬笑了：「恩来，是打巴掌还是屁股？你不像我和润芝身上肉多皮厚，禁不起几板子罗。」

总司令几句轻松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彭德怀也咧了咧嘴。朱德接着说：「我同意恩来的，十八个题目，可以印发了。「两大元帅」，不说也是重点中的重点。去年确是在粮食和钢铁上的教训最深，浪费最大。我倒是觉得，这次扩大会要广开言路，让人讲讲心里话，包括有怨气的出怨气，有牢骚的发牢骚。怨气、牢骚都在山上发完，心情舒畅下山，轻装上阵抓工作。去年多有是非颠倒、良莠不分。润芝就多次和我提到湖南省委被插白旗的事。吹牛皮、浮夸虚报的插红旗，当上游，春风得意；讲真话，实事求是的插白旗、当下游，见人矮三分，甚至受到批判处分。到了今年见真章了，红旗省缺粮，白旗省有粮。红旗省要从白旗省借粮。所以我说啊，这次山上开会，去年浮夸厉害、骗得红旗的，都应该作出反省；去年办了实事被插了白旗的，则应当由中央发个奖状，以示表彰。中央要有个态度，起码不是鼓励吹牛浮夸，越是能吹越吃香，一害国家，二害百姓，三害自己。」

朱德是厚道人讲厚道话。彭德怀最爱听。毛泽东也能听，总司令一向偏袒彭德怀，但讲话不带刺，不

气人。

彭真见毛主席望了他两眼。他会意，挺了挺腰捍，说：「我还是那个意见，十八个讨论题目，可以定下来，不要增减了。彭总爱民心切，看形势似乎负面因素多了点。国家这幺大，人口这幺多，那一年都会有局部地区闹些灾荒，只要中央处理得宜，应当不会酿成全局性的。河北、山西、陕西的情况我注意得多一些，目前闹灾的也只有少数几个县。大部分县市还是稳得住，粮食定量供应，没有出现短缺。我赞同主席对整个形势的估计，问题只是一个、两个、三个指头，越不出这个大范围。我倒是主张由人大立法，来制止吹牛皮、搞浮夸。要改变吹牛皮不犯法的习俗。领导干部搞浮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甚至人命伤亡的，依法严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刘少奇说：「我同意由人大制订相关法规，依法行政。」

周恩来说：「是个好主意，可以考虑。」

彭德怀说：「举双手赞成，谁再浮夸，绳之以法!」

朱德说：「润芝兄，由人大来做这件事，名正言顺。」

这回却是轮到毛泽东苦笑了：「刘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彭副委员长，还有位彭副总理，由人大立法制止吹牛浮夸，是个新提法，行不行得通啊？别的国家有没有谎言法、牛皮法啊？反正从马、恩、列、史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理论依据。只怕会束缚干部群众的手脚，打击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动辄得咎，谁还敢动？去年积极性高的同志、包括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曾希圣、吴芝圃、王任重、陶铸等在内的大部分省市主要负责同志，还有你彭真同志，或许再加上小平、少奇和我，都要因为犯了浮夸，被绳之以法罗！对了，上山才两天，听讲你又要返回北京去？」

彭真听毛主席这幺一说，不禁急了，忙分辩道：「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在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或是规范。既然行不通，我收回建议，收回建议。……小平同志住医院，要我回去打理书记处事务。」

毛泽东对彭真历来都很器重、信任：「好了好了，你肯动脑筋，想办法制止浮夸风，动机是好的嘛，不然少奇、恩来和总司令怎幺会异口同声的同意？我只是有些担心，党内有些同志看形势，和中央不一致。能说现在中国的形势一团糟，前途黑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吗？我看不能说这个话。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吹牛皮，讲大话，搞浮夸。能说党中央包括本主席，对纠左纠偏不重视吗？去年的大跃进，从八月北戴河会议起，大轰大擂了三个来月，发现问题，即从十一月的郑州会议开始纠左，八个月来开了多少会议，发了多少文件纠左，降温，压缩指标、制止共产风等等，难道不是事实吗？整个形势不是正在好转吗？所以我说，一些同志所说的严重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局部问题，是底下同志贯彻中央纠左方针不得力的问题。彭德怀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

从来党中央开会，不管有多少意见，多少建议，只要毛泽东一讲话，就一捶定音，百鸟禁声了的。唯彭德怀是个例外。彭德怀见毛泽东绕了个大弯子，根本听不进自己的意见，也不同意彭真提出的由人大立法制止浮夸风，不禁又涨红了脸，执拗地说：「不是！我不同意。整个形势虽然不是一团糟，前途也不是黑暗；但许多省份已经开始闹饥荒，开始饿死人。

没有饿死的，外出讨吃、逃荒！我有材料、有数字，不是空口说瞎话。就说庐山所在的江西，全国的产粮大省，可是赣州乡下就水肿病流行，饿死了人。我们的江山是依靠农民打下来的。到了和平时期，还能因我们的政策错误、看着他们被活活饿死吗？我不是说中央没有纠左。我是担心纠左走过场，浮皮潦草，半纠不纠，骨子里还是左的一套吃香，以左纠左，五十步笑一百步。今年的钢产量仍然定在

两千万吨，内部定一千八百万吨，粮食总产量仍订在八千亿斤，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是跃进再跃进一套，明明达不到，你叫下面的各级干部不浮夸，不吹牛，不弄虚作假？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中央，这就是我的看法。」

毛泽枣被针刺了几下似地动了动身子。但还是强忍住了心里的怒气。

既是上山来开神仙会，就要避免吵架……他深深吸进一口气，再缓缓吐出来，望一眼大家，才说，「最近，我常常记起明代杨继业的两句持：「遇事虚怀观一事，与人和气察群言。」我的体会，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事」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幺怀。我毕竟不是托翁②式的忏悔主义者，人家打我左脸，自己再把右脸凑上去；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颜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从群言中吸取智能，得到教益。德怀同志，我承认你是一家之言。各位有所不知，上个月回老家韶山住了一晚，才记起来自己的乳名叫石伢子，德怀的乳名叫石穿伢子。几十年了，两块湘潭乡下的石头，硬碰硬，每碰出火花。」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脸上有了笑意，无不叹服毛主席的博学和幽默，莫测高深。

彭德怀不知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幺药，瞪起眼睛申辩道：「我不是和你私人争什幺，这次争的是老百姓的肚皮！」

毛泽东说：「这次在山上，我已决定不和你发生争吵。因为你现在是全国六亿农民的代表。你出身贫苦，可以代表农民讲话。粱漱溟就没有这个资格。我相信在座的常委，都会同意你的这个资格。但我也要奉劝你一句，你是中央分工管军队的嘛，国防部长，不应当过多干涉地方党政工作。你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幺想？工业、农业、粮食、钢铁，经济建设的许多间题，也不能像你说的那样去解决。中央能下一道命令，取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有公共食室。那一来也天下大乱，只能让帝国主义高兴。说得严重点，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现在你是要来个「武人忧天倾」。一句话，你现在的身份是国防部长，要避免「军人干政」。」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一句「军人干政」、「枪指挥党」，不愠不火，却雷霆万钧，泰山压顶，把彭德怀攻了个猝不及防。彭德怀不得不转为退却、防守，替自己辩解：「你是党主席，少奇、恩来、总司令都在座，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不原意看到乡下人挨饿。我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这个党好，国家好！我并不是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讲话。我是以一名党员身份发言。我应该讲话！而且我还要重复毛泽东老弟当年说过的那句话：「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

毛泽东表现出罕见的海量，并不计较彭德怀引用毛泽民的话，而满意于自己略施战法，就迫使彭德怀转攻为守，处于被动，不禁笑了起来：「晓得晓得，彭大将军，历来如此。程咬金三板斧。」

彭德怀的脸孔刷地一下白了，喘着粗气，胸膛一起一伏，一时竟找不到适当的话作回应……这时，毛泽东的卫土长进来，在毛泽东耳边说了句什幺，毛泽东随即站起来，和蔼地对彭德怀说：「石穿同志，你不是关心大家的肚皮吗？楼下厨房里已替我们准备好了消夜，有你喜欢的长沙臭豆腐。请请，大家一起下楼。」

凌晨两时半，大家步出美庐。少奇、朱德、田家英都和彭德怀握了手道别，以表慰藉。田家英的握手还特别有力，仿佛在表示敬佩与支持。周恩来则一边拉着彭德怀的手，一边语气恳切地说：「彭总，我们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进入和平时期，我们的许多观念，思想方法都要有所转变，才能适应新环境和新情况。主席不是多次讲过：要自觉维护党的威信，特别是中央的威信，要正确对待崇拜观点，对正确的领导，对马、恩、列、史正确的东西，还是必须崇拜。这和指挥作战是一个道理。今后，你也不要再引用毛泽民烈土在江西苏区时说过的那句话了。」

彭德怀「哼」了一声，苦笑着叹口气，才心情沉重地说：「我认为在党的领导班于内部，还是要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找看啊，他是被柯大鼻子那一班子马屁精棒坏了！什幺对毛主席的崇拜要崇拜到盲目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驯服的程度！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讲这种话，真放他娘的狗屁！明明是反马克思主义，却吃香得很。到头来，吃亏受害的是老百姓!」

周恩来环顾左右，怕彭德怀再说出些犯忌的话来，被人听去，就生是非了。他点了点头，说声「保重保重」，即快步离去。彭德怀抬眼望去，原来雾霭中，那美得仙女似的小梅和一名警卫员，来接周恩来回去。这幺晚了，小梅还来接他？

①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自定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比值为一点五比一。

②指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

第十三章　邑有流亡愧俸钱

毛泽东请湖北王任重、广西刘建勋共进晚餐。这是他上山后第一次请人吃饭。他视王、刘二位为私人性质的朋友。毛泽东年年南巡，每次都要在武昌东湖住些日子。不单是东湖宾馆环境优美，湖光潋滟；而是作为晚辈的王任重，替党主席提供了别的省区所没有的周详服务。这种服务是不便明说的。气蒸云梦泽，波撼武昌城。武汉向称千湖之城，自然不乏女子宛如出水芙蓉。住东湖宾馆夜夜丝竹，美人常新了。王任重任重道远，是毛主席的爱卿。唯蓝苹恨得牙痒痒，从未涉足过东湖宾馆。

刘建勋主政的广西南宁，地近热带，邕江清澈，冬日水暖，是毛泽东避寒冬泳之地。广西是全国出名的穷省区，财政靠国家补贴，粮食靠兄弟省支持；但在首府南宁却为毛泽东修建了两座行宫，一为明园，一为西园。平时就那幺空养着园子，专候毛主席冬日临幸。广西僮族自治区缺钱缺粮，却盛产民间歌舞，一出歌剧《刘三姐》，唱遍全中国。自治区主席韦国清，亦是毛泽东的爱卿，亦乐于为毛泽东提供周详的优秀服务。刘建勋作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与韦国清配合默契。

省级领导人受到毛泽东的宴请，不在乎美味佳肴，而在于那份恩宠荣耀。现今庐山上住着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第一把手，加上中央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共是一百多位诸侯，能被主席宴请的实在有限。其余人唯有羡慕，不敢有异议的。顶多只是想从受到宴请的人物那儿探听点新风向、信息。其实毛泽东请客，从来就是那样几道湘潭乡下菜：红烧猪肉或是红焖肘子，梅菜扣肉或是米粉蒸肉，蒜苗炒腊肉或是辣椒炒腊肠，豆豉火焙鱼或是辣子炒腊鱼块，东安子鸡或是焦盐香酥鸡，再加上两盘小菜，一海碗酸辣汤。可说无菜不辣，无辣不成席。

主客三人，边吃边聊。毛泽东拿起一支烟，先不让点火，而吟诵一首唐人的七律：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吟罢，问王任重：「记得是谁的诗吗？」

王任重是颇通诗律的。他给主席打火点烟，给刘建勋也点上一支，自己并不吸烟：「是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吧？收在《韦苏州集》里。韦应物在任苏州刺史之前，当过江州刺史。江州是庐山的治所，韦应物曾是庐山的父母官，写有〈庐山遗爱草堂〉等诗篇。唐制，州、县守官每逢春日都要到地方巡察，劝耕赈济，叫做「春行」。」

刘建勋说：「邑有流亡愧俸钱。他应该算个清官吧？」

毛泽东点点头：「你讲对了，韦应物是清官。他看到自己主政的地方，因为发生灾荒，老百姓四处逃难、讨吃，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守，而愧对优厚的俸禄……这和我近来的心情有相似之处。上月下旬我回了韶山老家，故园三十二年前啊，新中国成立也是十年了，乡下还那幺穷、落后，看不到多少改变，心里很不好受。去年嘛，想加快建设步伐，搞了场大跃进，又惹了祸，使得上下紧张，不少人有牢骚加怨气，要冲着我发……我都忍着，顾全大局。」

王任重见毛泽东心情沉重，便替其抱不平说：「去年全国头脑发热，主要责任在我们省级领导人。谁不想快些把国家建设富强，提高生活水平？出了些偏差，怎幺可以把责任推给中央？我看这种人不是没有良心，就是别有用心。」

刘建勋不大认同王任重的看法，绕了个弯子说：「面对困难，还是要强调团结，强调统一认识，统一步伐。昨天听了传达，主席在常委碰头会上引用了明代杨继盛的诗句：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大家觉得很受教益。」

毛泽东喝着酸辣汤。酸辣汤是他的开味汤，也是几十年喝不厌。他忽然问：「常委碰头会上有人向我发炮，传达了没有？人家讲去年的错误主要在两大元帅，一个粮食元帅，一个钢铁元帅，都栽了大跟头；讲全民炼钢浪费了二十三个亿，用这二十三个亿可以把去年世界各国生产的钢铁全部买回来，堆起来会有庐山这幺高。好家伙，你们看看，这怨气大不大？都气冲宵汉了。」

王任重和刘建勋心里明白，只有彭老总讲得出这种话。但既然主席没有点穿，他们也就跟着含糊了。说全民炼钢浪费了二十三个亿，去年大跃进的总浪费超出五十个亿，他们倒是在国家计委的一份简报上看到过。

毛泽东说:「现在是消极面材料满天飞。我就问过田家英，一片黑暗中，还有不有光明一点的材料啊？」

王任重说：「主席的几位大秘书，加上湖南二周，上山后很活跃。他们不跳舞，好清谈。」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看王任重一眼：「知道，知道。秀才嘛，忧国忧民，有点魏晋之风，可以理解。建勋，你看哪？」

刘建勋说：「趣味相投，有口无心。昨天中午，周惠请我一起吃中饭，就说去年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都该打屁股。我差点和他吵架。第一书记该打屁股，常务书记就不该打？屁话!」

毛泽东呵呵笑了：「周惠是老实人，去年抵制五风有功。谭震林代表中央到南方要求各省水稻密植，越密越好，周惠就没有执行，按下不表。

结果是密植的减产，不密植的增产。凡事都要讲个合理性。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都该打屁股？起码湖南的周小舟就不应当打嘛。至于你们二位，去年是紧跟了我的，报了千斤省，今年粮食紧张，是该各打屁股五十大板罗。」

刘建勋红了红脸，随着毛泽东笑了笑，神情有些尴尬。王任重则脸色如常。

这时卫士长站在餐室门口报告：「杨主任来电话请示主席，庐山剧院那边今晚上演出赣剧《西厢记》，原订八时开演。杨主任说，如果主席来不及的话，就改在八点半或是九点开演。」

毛泽东看一眼墙上的挂钟，差一刻就是八点了，怎幺来得及？遂说：「告诉尚昆同志，那就九点吧。如果少奇和总司令他们先到了，请先安排跳跳舞。」

卫士长退下后，毛泽东继续喝绍兴状元红：「开了两三天的小组讨论会，你们两个都在中南组，大家都发表了什幺高见啊？我从简报上看到的，经过文字整理，都四平八稳，不见棱角。」

刘建勋笑着说：「任重同志记性好，笔头也快，记录比我全。任重同志向主席汇报一下吧？」

王任重看刘建勋一眼，心里骂道：你个滑头，总是避实就虚；嘴里却说：「讲讲就讲讲，反正是给主席做参考。不准确的，请建勋补充。」说着，王任重掏出身上带着的小本本，翻上几翻，开始汇报：周小舟谈湖南情况。首先是对总的形势估计，认为不可太乐观，宁可估计得严重些，决心下得大些，解决起来较有利。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要做具体分析。把问题看成一个、两个、三个指头，是大的比喻。有的地区，有的行业，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三个指头。要承认这个事实。去年湖南还是有浮夸，上报生产钢铁七十六万吨，实际上只是六十万吨生铁。把六十万吨生铁虚报成七十六万吨钢，还当了右倾，汗颜不汗颜？所以说湖南不浮夸，不吹牛，是笑话。只是还不够，没有跟上形势。去年全国钢指标安排为八百万吨就好了。批了反冒进，冒进大行其道，相互攀比，不靠实干而靠浮夸，毫无节制了；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暂时无饥荒，是由于我们没有推行敞开肚皮吃。但其它一样紧张，基建搞得太猛，县以上一千个大中型项目，只有三百个经批准，其它都是自由化的。省委明知不对，想压缩，但怕扣上反对大跃进帽子，不敢动作。现在三分之二缺原材料，成半吊子工程，铁路修一半，烟囱盖一半，桥梁只有几个墩子，风吹雨打，浪费可怕。相信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去年湖南的工人从九十万增加到一百三十四万，一年之内猛增百分之四十，加上老婆孩子，城镇人口增加近两百万，能不紧张？公社问题，形势所迫，太快、太大，几股风一齐刮。建议中央制订政策，进行整顿、充实。在现有条件下，工业、农业究竟能按什幺速度发展？农业能够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十？我和周惠都不相信。更不相信能翻番。工业也一样。去年太离谱，什幺都翻番，天方夜谭。今年见真章，好几个省区开始闹饥荒。公共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六条理由：一、根本不节约粮食，而是天天浪费。二、不利于养猪，过去各家各户的馊水、剩饭剩菜都是养猪的精饲料，现在家庭不起伙，人都吃不饱，社员想养猪都养不起。三、破坏森林。公共食堂的燃料就是砍公家山上的树，一砍一大片。过去每家每户起伙，只是弄些茅茅草草、麦杆、棉杆做燃料。四、不能积肥。过去家家养猪，猪多肥多粮多，猪栏肥是主要的农家肥。现在吃食堂，家庭不养猪，农家肥减少三分之二。五、不节约劳动力。办食堂时大力宣传解放妇女劳动力，但办食堂占用相当的男劳力。六、社员普遍反应吃得不愉快，粮食一紧张，村干部就多吃多占，形成干部吃稠、社员吃稀的局面，严重破坏干群关系。

毛泽东听到这里，蹙了蹙眉头说：「在长沙时，周惠和我也谈了相同的意见。湖南省委是不赞成办食堂的。只是迫于形势，相当勉强。有的人恨不能一个晚上解散所有公共食堂。此事，存疑吧。」

刘建勋和湖南二周关系不错，这时插言补充：「记得周小舟发言中也提到，食堂既已办起来了，就还是要努力办好。湖南实行定量到户，按月领粮，节约归己。坚决不吃大锅饭。农村小自由范围要放宽些，自留地、自养家禽，允许社员上市场出售蔬菜、鸡鸭蛋品。不要害怕出资本主义。

农村普遍贫穷，想出资本主义都不容易。尤其不能取消农民的鸡屁股银行。」

毛泽东问：「什幺鸡屁股银行？我在湖南一星期，没有听二周他们提起。」

刘建勋说：「开始我们也听不懂。周小舟解释，农民家家户户养几只母鸡，母鸡生蛋，鸡蛋到集市上卖钱，再买回油盐酱醋日用品，所以称为鸡屁股银行！」

毛泽东呵呵笑了：「好，鸡屁股银行允许保留。任重，你继续，简要些，摘其精妙而言之。」

王任重继续汇报：陶铸同志谈了广东情况。消极一面和湖南大同小异。积极一面，他说，不能光看去年以来发生的问题，要看三年、五年，看长远，看发展，去年交了学费不冤枉。广东有了年产五百万吨煤、五万吨钢的能力，也有了水压机。去年苦战一下，不后悔。兵无苦战不行。不要光看消极面，不要有牢骚怨气。广东讲了三个月的一个指头问题，现在不讲了。落实指标已经差不多了，仍要鼓足干劲，继续跃进。不少人怀疑总路线，我们广东省委坚信，不动遥我这个人一向只左不右的。」

毛泽东又笑了：「陶铸只左不右？对总路线立场坚定，是好的。湖南二周告诉我，今年初，广东有五十万人涌到湖南境内借粮，差点出事。陶铸有没有提到？」

刘建勋补充说：「陶铸同志对问题一面也谈得很形象、很具体，头脑还是冷静清晰的。他没有提五十万人到湖南借粮的事。我只是听周惠说，今年春上湖南借了几千吨谷子帮助广东度春荒。」

毛泽东晃晃手：「好了，如今消极材料比比皆是。任重，你继续，择其精妙而之。」

王任重汇报说：吴芝圃同志谈了河南情况。去年一年，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浮夸虚报也出名，影响及于全国，特向各省同志道歉。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三千六百多人，如趁集体生活、集体劳动乱搞男女关系，强奸妇女等等，坚决处理。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及时调配粮食，今年春荒安全度过。没有人逃荒、讨饭。现在公共食堂一个未散，百分之九十以上可巩固下来。去年六百万人上山搞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算是有了工业。全省每个县有了机械厂，每个公社有了小发电站。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客观存在，只是步伐大了，欠些稳当。错误已经检讨，怨气不要太大。河南今后的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公共食堂，持续大跃进，年年能增产，岁岁有进步，浪漫主义变现实主义。

毛泽东面无表情。河南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彭老总他们白天坐火车经过，河南沿途都看得到农民成群结队逃荒……吴芝圃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却仍在隐瞒真相，唱高调，讲假话，不诚实。这是另一类走极端的人。毛泽东忽然问：「吴芝圃是哪一年的？好象年纪比你们都大？」

王任重回答：「好象是一九 0 六年的，和罗瑞卿同志、王稼祥同志同岁。」

毛泽东扬了扬眉头：「我只晓得他是新四军出身。」

刘建勋因摸不清毛主席的意向，这次，他没有插言补充。

接下来，王任重问：「主席，我也在小组会上谈了湖北情况，要不要汇报你听听？」

毛泽东手一挥：「免了。任重道远，你去年是紧跟我，还有谭震林，老老实实办错事，吹牛皮，现在心情沉重，湖北全省已死一千五百多人，还有十五万人浮肿。今年早稻下来情况会有好转。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哪有打仗不死人的？你对三面红旗仍有信心，没有泄气。是不是这些？」

王任重知道主席待自己情同弟子，既感激，又羞赧。但他并没有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哪有打仗不死人」这话。他要说了这话不得了，简直无颜回去见湖北父老。毕竟是和平时期，我们的政策失误饿死了老百姓。

刘建勋也主动请示：「主席，我在小组讨论会上介绍了广西情况，要不要……」

毛泽东又手一挥：「也免了。你的发言简报上登了，没有大谈广西存在多少问题，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现在人心思定，怕政策再变。你还特别重视广西的煤炭生产，今年只有两百万吨，明年需要三百万吨……言不及义，环顾左右而言它。建勋啊，你是个聪明人，不想加入困难大合唱。我不批评你，反而比较欣赏你。」

刘建勋被毛主席洞穿了心事，心里暗暗叹服：领袖真是明察一切，不喜欢干部再搞假、大、空，也不喜欢干部有怨气。

毛泽东再次看了看墙上挂钟，八点十分，还有时间，遂又取过一支烟，让王任重点着了，嘶嘶地吸着，说：「现在山上是两股风，一股是大吐苦水，一切都要退，要求退到底，最好退回一九五六、五七年的反冒进、反左倾去；一股是不承认有严重问题，文过饰非，隐瞒真相，继续浮夸虚报下去。还有就是建勋同志这样，鲤鱼溜边，谁也捉不到他。」

刘建勋被毛主席点了穴似的，浑身麻木一下。王任重是河北人，不懂什幺是「鲤鱼溜边」。

毛泽东解释：「南方乡下多水塘，春天农民放鱼苗喂养，冬天把水塘车至半干，再把水搅浑，草鱼、鲢鱼都浮出头来呼气，农民很容易用网捕捞。唯鲤鱼最鬼，只在水边流蹿，逃过捕鱼人的注意，得以逃脱。因此用来比喻某些聪明人的行径。」

王任重哈哈笑了：「建勋同志，你今后要多个外号了。」

毛泽东手中烟灰一弹：「不可以。重申纪律，你们在我这里的谈话，都是私人性质，不要外传。记住了？好。下面，任重啊，在你们中南组，还有不有其它的要言妙道？中央常委里，有不有下到你们组里去的？有的话，略叙一二，如何？」

王任重翻着手中的笔记本，迟疑了。倒是刘建勋爽快地抢着回答：「有，少奇同志和总司令都到过中南组，有过几次重要的插话。记得任重谈湖北情况时，少奇同志就插了一段话。」

毛泽东眼睛望住王任重：「啊，少奇和朱总的插话，我没有在简报上看到。任重道远啊，你给转述一下，尽可能详细些？」

王任重脸上温顺，心里很恼火刘建勋扯出少奇同志插话的事来。也太会计算人了。弄不好就是在中央领导人之间搬弄是非，不知死活。今后对此人不可不防。王任重硬着头皮，眼盯着笔记本，声音有些发涩：「少奇同志是有几次插话，其中一次较长……」

去年一股风，说老实话的人日子不好混，又是插白旗，又是评下游，逼得人不说假话都不行……一九五八年的跃进，吃光一九五七年的库存，预支了一九五九年，因此一九五九、一九六 0 年都要补课。领导看好的多，而且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苗好，施肥不当。产量有的红旗队低，白旗队高。省级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全党全民都得到深刻教训；也证明了可以「大跃进」。另一方面又出了这幺多乱子，是破坏性的……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没碰钉子就知道转变，是难以办到的。要避免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那会形成大灾难……王任重念了好几分钟。毛泽东在心里默默覆述着：「一九五八年的跃进，吃光一九五七年的库存，预支了一九五九年……很深刻。难怪主张「问题讲透」。怎样才算问题讲透？」毛泽东伸手抹了一把脸，彷佛抹掉脸上的不快。他待王任重念完，忽又问：「总理这几天去过中南组吗？有什幺插话没有？」

王任重和刘建勋都不明白，主席为什幺突然问起总理来。王任重回答道：「总理没有到过中南组。大前天总理邀我去游仙人洞，说起这些天他都在忙着和富春、先念、一波他们调整各项经济指标。他说指标往上调，皆大欢喜；往下调，几乎每个省区都有意见，也是上马容易下马难。」

毛泽东倒是宽慰地笑了笑：「总理不难，谁还难？正可说明多数同志尚未泄气，要求持续跃进嘛。建勋，你说说，朱老总在中南组，都作了些什幺指示啊？」

刘建勋摸不准主席的意向，仍想推给王任重去汇报；但王任重已起身去倒茶水，根本不理会他，只得以指头敲了敲太阳穴，尽力回忆起朱总司令的原话：我们要承认这样的事实，农民基本上是个私有者阶层，教育农民改变私有者的观念，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和城市工人每天进工厂上班，按月领工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不要以为办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就解决了问题。私有制观念经历了两千多年，是根深蒂固的。在现阶段，还没有条件实行供给制，半供给制也行不通。供给制就是共产制，城里工人还有月薪，乡下人只有个吃饭不要钱，何况还吃不饱，就那幺愿意接受你这个共产吗？我看人民公社已经办起来了，全世界也都知道了，我们已经骑到老虎背上，只有把它调整好，继续办下去。但公共食堂关系到几亿农民的吃喝，办不好就不要硬来。全部垮掉，解散，又有什幺不好？总比吃出饥荒、人命来强。我看湖南二周提到的反对食堂的六条理由，就条条都过硬，值得我们重视。现在变成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肯出力？不成了养懒人？农民不养猪，不种菜，农闲也不从事手工业，情况令人担忧。还是应当允许农民勤劳致富，号召一切劳动者勤劳致富、兴家之业，而不是要他们致穷。走集体富裕的道路是好的，如果变成集体贫穷，就糟了。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家庭制度、家庭观念要巩固下去。去年有种理论，说是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可以考虑取消家庭制。还说家庭是私有制的细胞，取消了家庭，就从根本上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我当时就持保留看法。少奇同志也没有吭声。传统的家庭制度的基础就是夫妻制，封建时代允许一夫多妻，新中国实行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就算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能消灭家庭，实行公妻制？又回到原始社会去？身强体壮、孔武有力的男人，当然会有很多的公妻；体弱者、病病歪歪的，就可能根本得不到公妻，还是人和人的不平等。总而言之，取消家庭制这个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我坦率地说，没法子接受。那整个的社会，不就成个大动物园了……刘建勋详尽回叙，毛泽东面无表情。王任重却急得直要跺脚，暗骂道：姓刘的，你想找死啊？还不赶快闭嘴？你平日滑的像条泥鳅，这会怎幺没心没肺了？考虑取消家庭制度这话，是毛主席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讲了好几次！后来没有再讲。当时编会议简报、起草会议文件的胡乔木、田家英等人，请示了少奇、小平同志，才没有写上去……朱总司令的发言，就是针对毛主席的上述言论的。你个蠢家伙，竟敢当着主席的面，揭他的伤疤？

其实刘建勋去年八月间因病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是由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代他出席的。病后他赶看了全部的会议简报、文件，也没有看到毛主席有关取消家庭制的讲话。他发现王任重正以严厉的眼神瞪他，便停住了。

毛泽东却不是王任重的这等想法。他反倒欣赏刘建勋能原原本本地把朱德的言论反映上来。要不，光是看六个大组的会议简报，就根本看不到刘少奇、朱德等人的精彩讲话。特别是朱德的言论，和彭德怀是相互呼应的呢。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副总司令，欲否定去年的三面红旗，解散公共食堂，是唱的一个调，吹的一个号……毛泽东见刘建勋像是汇报完了，倒也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避重就轻地说：「总司令的指示就是这些了？很好嘛，又多了一个公共食堂的解散派。农村吃公共食堂，果真吃得怨声载道、饿莩载道了？你们二位相信不相信？反正是我存疑。新生事物总会有缺点，不那幺完善罗。即使垮掉一半，也还有另一半……对了，你们听没听到，有无要求为去年中央批周、陈的「反冒进」平反的呼声？很可能出现，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王任重和刘建勋相互望上一眼，一起摇了头。他们登时心里沉甸甸的：天爷，如果再扯出总理和陈云「反冒进」的事来，可就是党内的大麻烦了，日子就不得安宁了。偏偏大家心里又都有数：总理和陈云的反冒进是正确的，去年不批周、陈，就不会栽大跃进这大跟头。

正沈默着，毛泽东的保健护士小钟进来了。小钟丰容靓饰，满室生辉。是来提醒毛主席和客人去看戏的。王任重眼睛一亮，心里歆慕一声：好个熟透了的水蜜桃似的人儿。刘建勋则目不旁视，看了一眼手表：「哟，八点三刻了。」

毛泽东起了身，由小钟陪着边往洗手间走，边问王任重：「赣剧〈西厢记〉，演的是王实甫的本子，还是董解元的？你们先下楼等我。」

王任重随前两步；「赣剧演的是董西厢，他们去年到武汉上演过，水平不错。我们湖北汉剧演的是王西厢。两个本子各有长处。」

晚上十一时半，毛泽东由卫士、护士、医生一班人陪着返回美庐。按规定，其余人都在美庐楼下值班，只有小钟随他上楼。毛泽东在一张软榻上坐下，先让小钟替他做每晚上的肩、背部例行推拿。小钟边推拿边柔声问：「主席，等会子你是先洗澡，还是先躺躺，听我弹一曲琵琶？您还说要把白香山的〈琵琶记〉抄录给我呢。」

不知为什幺，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他的目光落在靠窗的书桌上。上面新放着一个他熟悉的黑色文件夹。那是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报送材料专用的。文件夹共有红、白、黑三个：红色的用来报送各类喜报、捷报、请柬、贺电等等；白色的用来报送一般的，但必须知会他的各类简报、日程、亲友书信等等；黑色的用来报送国内外突发事件、紧急军情，党、政干部思想异动、各地严重灾情等等。去年一年，红色文件夹日复一日地出现在他书案上。今年以来，却是黑色文件夹频繁出现了。

田家英又报来什幺消极材料了？毛泽东总算耐着性子让小钟替他做完肩、背部推拿。小钟的推拿手法不如周恩来那边的那个小梅。小梅更能准确捏拿背部穴位。但他喜欢小钟身上的青春气息，一股淡淡的甜香，常常是双手和双乳一齐在他肩背上抚触……他站起身子，伸手抚了抚小钟的水蜜桃似的脸蛋。小钟正要顺势猴上来，他却轻轻推开了：「你先去歇歇，我要赶看桌上的材料……半小时后你再来，我们吃消夜，洗澡。」

小钟乖顺地退下。毛泽东取过黑色文件夹，半仰在躺椅上审阅。里面有田家英一纸短简：主席，这份材料不是江西省委送来，是我无意中在庐山管理局党委办公室的简报中发现的，盖了「机密」字样，今报请你一阅，或许对了解近一段地、县两级党委书记们的思想动向，有某些参考价值。

毛泽东随手翻着材料，没可奈何地叹口气。材料名曰〈江西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还好，总算不是某省某地又有多少万人患浮肿病，多少万人死亡……这类报丧似的材料，实在不想再看了，又不能不看。无视下情，就可能成为商纣王，脑袋被搬家还不知道怎幺回事……嗬哟，原来是在他们省委党校学习的八十多名县委书记、县长大人们的高见，看来确有点代表性，值得注意。他们对去年的大跃进，有三点看法：一、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二、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三、粮食、副食品供应紧张，就是去年一年成败、得失的证明。

好家伙！县太爷们倒是直接了当、不留余地，指去年大跃进一无是处，毫不足取，简直要效法古人的公车上书了。还有呢，他们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四条：一、是「早产儿」，群众是不自觉地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二、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三、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四、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供给制无物可供。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

毛泽东看到这里，脑子里轰轰响，再也躺不住了：这算怎幺回事？江西当年还是老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所在地，中央红军在这里组建、成长……如今，为了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江西全省的县委书记们却集体反对党中央的决策，矛头直接指向党主席。去年，我毛泽东说了多少个「人民公社好」？登在全国的报章杂志上、中央文件上，家谕户晓，妇孺皆知……如今江西全省的县太爷们却说：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有听说人民公社好！缺点大于优点，空架子，金字招牌！堂堂省委党校，印出这种简报，哪里还有半点革命传统的气味？江西省委听之任之……这类简报，恐怕比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反共宣传，尤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毛泽东欲按铃传唤小钟来陪陪，今晚上恐怕又要失眠了。还是把罗瑞卿找来，让公安部长去对付？不不，那一来，山上的神仙会就乱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还是要冷静看待这类右得不能再右的言论。暂不宜又搞「钓鱼」、「引蛇出洞」。当前各地已发生局部饥荒，已经开始饿死人。鱼米之乡的湖北省，王任重说十五万人患水肿，一千五百人死亡。可武汉军区的一份报告上说，湖北全省一百五十万患水肿，已饿死一万五千人……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太史公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

老子过函谷关。伍子胥过昭关。总要过了这关口再谈其它。

第十四章　庐山清流众书生

一天傍黑时分，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三人从黄龙瀑、三宝树一带散步回来，路过胡乔木所住的别墅，正好遇上胡乔木在别墅外送客。见了三人，笑说：「心到神知，心到神知，正想约你们来摆摆龙门阵！请，请。」

胡乔木江苏盐城人，一九一二年生，与周小舟同岁。一九三五年，两人同在北平加入地下党，胡任北平市地下团委宣传部长，周任北平地下工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二人又同时做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为毛泽东起草、修改了〈矛盾论〉、〈实践论〉。如果说，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胡乔木、周小舟实为毛泽东思想的奠基者了。抗日战争期间，周小舟去了晋察冀根据地。一九四九年随大军南下，回湖南任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李锐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由第四野战军第二副司令黄克诚兼。黄克诚调北京任全军总参谋长后，周小舟升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胡乔木则一直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号称党内第一笔杆，成为陈布雷式的「文胆」，一路晋升为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

胡乔木性情温和，为人儒雅，才情冠于一时却不忌才，且爱惜人才。

他和周小舟算挚友。年纪比他小的田家英、李锐都是经他力荐做了毛泽东的秘书。因之田、李都尊他为兄长。此次来到庐山，胡、周、田、李，自是诗词唱和，谈天说地，议论时政，才情横溢了。

说起来也是巧合，胡乔木所住的别墅，正是当年陈布雷任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时在山上的住所。别墅不大，但布置得相当精雅，四壁书架，白木书台，文房四宝原样摆设着，甚有书香气息。

四人在客厅里坐下。即有服务员泡来一壶庐山云雾茶。胡乔木吩嘱服务员说：「多备些开水，我们四位都是茶桶。晚十二时，再备四份消夜，每人一碗阳春面，他们三位加辣椒，我的只放葱花。」

服务员退下后，胡乔木打开了话匣：「昨天有人来看我，说了两则河北、湖南的谚语。河北的谚语我大致上懂，湖南的我就摸不清头路了。河北人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湖南人说：长

沙理手湘潭票，宁乡伢俚做牛叫！李锐你先不要忙于回答。我要考考家英，你我进北京已满十年，家英说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是什幺意思？」

开篇不凡，话题饶是有趣。

田家英笑道：「幸而我们四人中没有保定府的，不然该抗议了。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我看吗，是讲北京遗老遗少多，说话油腔滑调，贫嘴贫舌，好论古今，又玩世不恭；天津俗称天津卫，京津门户，市井多刁钻之徒，巧舌如簧，能言善骗，与之交道，最要留心了；保定地方穷，过去不少人当二狗子、跟班、听差、太监、线民，抗战时期更是出了不少汉奸，因而落下不雅名声。」

周小舟摇头说：「民间俚语，以偏代全，常有很大的片面性。我倒要为保定府人叫屈了。三国时候的桃园结义，千古传颂，就发生在保定府地界上嘛。哪座庙里没有烂菩萨，哪口池塘没有王八？一个村落出了几名贼人，那村落就易被人称为贼村、贼窝，实在有欠公允。」

胡乔木端起茶壶，边为三人添茶，边说：「小舟所说极是。俚谚俗语，只能反映某些特定时期的地方民俗。李锐技痒了？好，你是长沙人，你来解说湖南人的谚语。」

李锐朝周小舟拱拱手：「小舟兄，你是湘潭人，要饶恕小弟冒犯了。」

周小舟哈哈一笑：「我才不在乎呢！主席、彭总，还有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上将，国画大师齐白石，都是湘潭人嘛。对了，湘潭也出了孬种，军统特务沉醉就是一个。」

李锐说：「长沙理手湘潭剽，宁乡伢俚做牛叫，这句俚语的确很带地域偏见。是说长沙人见多识广，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好为人师；湘潭人则是做牙行生意的多，在集市上妙舌莲花，活的说死，死的说活，强词夺理，无理也有理。据说和湘潭生意人打交道，易被迷惑，上当受骗还不自觉。另有一说，是讲湘潭人善于剽学偷师，你若不防备，其技能、秘诀、法术、学问即被湘潭人一番花言巧语，剽学而去，并据为己有了；宁乡伢俚做牛叫，是指宁乡的汉子土语生涩，性情执拗，遇事难通融，不易打交道。」

胡乔木问周小舟：「周兄对李锐的解说，有何评价？究竟是「票」还是「剽」？同音不同义呢。」

周小舟笑道：「他呀，真正的长沙理手，少不更事，牵强附会，似是而非。存疑吧。我以为是「票」而非「剽」。湘潭「票」，我听老一辈人讲，是清末民初，湘潭市面上流通过一种票据，坑了不少商家，因此得名。另外，湘潭南乡土语「骗」和「票」的发音相近，「票」就是「骗」。

李锐老弟说的「剽」，也不无道理。过去民间风气保守，技艺不传外姓，外姓有志者，只好剽学偷师了。但算不得湘潭人的专利。再说吧，以我们彭老总为例，他这个湘潭人却是一身正气，直筒子脾性，习惯直来直去，爱憎分明，厌恶拐弯抹角，尤其厌恶在党内、对同志也耍手腕，搞策略。

我听他骂过：娘卖屄！什幺湘潭票？就是骗人、害人，讲一套，做一套！」

胡乔木忽然说：「我们的元帅、大将、上将，大致上都有各自的粗口吧？彭总喜欢骂「娘卖屄」，贺总喜欢骂「操鸡」，陈总喜欢骂「操蛋」，罗总喜欢骂「操娭姆」，徐总喜欢骂「操奶奶」，过去高岗喜欢「操姥姥」，王震同志喜欢「操老娘」。倒是没有听林总骂过，他身体不好，没有力气的罢。」

胡乔木的江苏口音的普通话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引得座中大笑，声震屋瓦。

李锐笑得两手直拍沙发背，之后说：「我还有个补充，小舟同志也是湘潭人，但他书生报国，自小读经习史，信奉孟夫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小舟和我谈过，孟夫子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相通的。」

田家英深表同感地点着头。周小舟本人却说：「李锐啊，你当面和我说这些，我并不受用呢。倒是少奇同志是宁乡人，办事很认真，口语也好懂，显然不能归入「牛叫」一族。」

大家又笑了。正说笑着，服务员来请乔木同志接电话，说是美庐主席那边来的。

胡乔木暂时离席。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三人不觉地把话题转到去年大跃进的成败得失上来。田家英说了他四、五月间回四川成都平原蹲点搞调查的情况。他发现直到今年开春，李井泉同志仍在强调水稻密植，越密越好。农民十分反感。去年明明因为密不透风减了产，今年还不肯服输？

他为此和李井泉同志发生激烈争论。李井泉同志争论不赢，竟搬出老资格，以势压人：老子当红二方面军师政委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哪！你以为你当了几天主席的秘书，就可以跑回来对省委领导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对不起，你只是名副部级干部，还不算老几！再敢放肆，老子到主席那里去参你！气得田家英许多日子都说不出话。这哪里是争论问题嘛，堂堂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又是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去年搞得那样左，损失那样大，却至今不肯认错。天府之国的老百姓也都面带菜色，两百多万人患上水肿玻对于李井泉同志的工作作风，周小舟、李锐也是早有所闻，幸而不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建议田家英把回四川调查的材料尽快写出来，及早报给主席。党内某些封疆大吏式人物，一方称王称惯了，很难听得进不同意见，有的甚至对少奇同志、周总理的指示都大打折扣。他们只听主席一人的。只有主席说了才算数……。这种风气，很不利党中央实行集体决策，助长的是一言堂、家长制，其后果已相当严重。

胡乔木接过电话返回客厅，对田家英说：「对不起，插断一下。主席问国家计委的那个李仲云，六月九日给他的那封信，我们看了没有？一万多字哪，对去年的大跃进持全面否定态度，勇气可嘉，动机也不算坏，能写这种信，党内第一人啊！李锐，你是替主席联系工交战线工作的，认识这个李仲云吗？」

李锐说：「见过几面，三十几岁，精明能干，有头脑。记得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去年因提过一些反对意见，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对他很恼火，调他去东北经济协作区办公厅当综合组组长，明显是降级。」

胡乔木说：「对了，李仲云正是以他综合组组长的名义，给主席上万言书的。家英，你看了李仲云的信，印象如何！」

田家英说：「不瞒各位兄长，读了李仲云的信，我感到愧疚。他在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意见，正是我们人人心中所有，又人人笔下皆无的。有如空谷足音，林中响箭。我们这些常年在主席身边的人，就没有勇气写出这种信来。」

胡乔木默默地点点头。

周小舟、李锐没有看过李仲云的信，见田家英评价这幺高，遂问：「乔木兄，你这里有副本吗？可不可以拿来赏析赏析？」

胡乔木说：「有啊，正好，正好，一起来合计合计。主席电话里的意思，是要我们替他起个回信稿，

讲不定要在党内传达的。」

说着，胡乔木起身去书房取来一个牛皮纸信袋，交给田家英：「家英你不戴眼镜，劳驾念一念。也不用全念。我已把重要段落划了道道，就念那些道道，如何？」

田家英抽出信来，竟是厚厚的一迭。于是，只拣乔木兄划了道道的段落念道：……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的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去年大跃进的问题，可能是从一九五七年冬刮水利建设台风开始的。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实现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察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比如去年一月，我去河北涿县调查时，亲眼看到该县为了修一条一百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测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一万多亩即将收割的小麦。我找县委反映，也未能制止祝结果，这条百里大灌渠，一场大雨全淤死了，破坏农业，还造成涝灾。但始终无人说半个不字……念到这里，田家英停顿一下说：「去年的大跃进，是从一九五七年冬的大搞水利开始的？我认为大跃进是从去年一月的杭州会议起，主公批周、陈的反冒进，一路批到五月的八届二次党代大会，国务院「四大金刚」大检讨，闹开来的。」

周小舟、李锐表示赞同。胡乔木苦笑笑说：「家英啊，继续念下去吧，大跃进从何开始，可以有民间和官方的多种版本嘛。」

田家英念道：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输力量……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

胡乔木叹道：「此段可圈可点，可圈可点。」

周小舟说：「李仲云是个人才。党内缺少的就是这种不计个人安危荣辱的忠贞之士。」

李锐说：「此人可做国家计委主任，起码比李富春同志有胆识，敢挑担子。」

田家英说：「你这是书生之议。连周总理、陈云同志都顶不住，作了大会检讨。我看，只要谁听话，肯跟着瞎吹，谁就可以当计委主任……好好，乔木兄不用担心，我继续念。」

为什幺主观主义可以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亦即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胡乔木说：「好个李仲云，矛头直接指向主席了。」

周小舟说：「恕我直言，去年大跃进，全党上下，就是在迎合我们的大乡长吗。」

李锐说：「老夫子号召学海瑞。现在就出了海瑞了。但愿这次不要再钓鱼，引蛇出洞。」

田家英看李锐一眼。他继续念道：人民公社化也是一阵大风刮起来的。还有吃公共食堂，究竟有多少农民愿意？建议中央及时做出调查。农村劳动力和各种物资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辽宁金县郊

区的一个生产队，共有百多户人家，去年初有猪三百多头，但今年只剩下九头，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不难想象出社员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困难……田家英念到这里，鼻头酸了，声音也有些发嘎。他四、五月间回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蹲点调查，鱼米之乡哪，社员一天三餐在公共食堂都是杂粮稀粥和青菜汤，一个个面带菜色，日子还不如解放前。

周小舟闭上眼睛，彷佛在为湖南今年不缺粮庆幸、欣慰。李锐则虎视眈眈地盯着田家英手里的信纸。

胡乔木在一册稿纸上埋头写着什幺。他写字的样子甚雅，彷佛行云流水之态。

田家英又拣信的重要部分念了十来分钟。信的最后部分，李仲云直言不讳地批评近几年豪华的宾馆、饭店建的太多，领导人的特殊待遇越来越脱离群众，丢掉了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单是北京一地，自去年起大规模兴建所谓国庆工程，包括重修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在内，共是十几个大项目，总投资恐怕有八、九亿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三百万吨钢铁的大企业或盖一千六百万至一千八百万平方米的职工住宅……田家英刚念完，周小舟、李锐还来不及发表感慨，胡乔木已替毛泽东主席草拟出了关于李仲云信的批示稿。他说：「草稿一个，主席要的。大家帮我推敲推敲，之后报主席改定。看能不能争取到主席的同意，把这封信及批示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注意了，这里用的是主席的口气。」

李仲云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工业、农业、钢铁、粮食、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包括国庆工程，果真一无是处吗？大可质疑。但作为一位共产党人，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画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定、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画工作中的缺点，而要求得到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周小舟听完这段批示稿，不禁击节叹道：「乔木兄，太好了，你这些年真是把我们大乡长的心性领悟透了。」

田家英尊敬地望着胡乔木：「这种文字，乔木兄写得最像。前面批评，后面来个热情肯定，保护了这封信和信的作者，着实高明。就看主公肯不肯用了。」

李锐提出一个补充：「可不可以最后加上一句，比如信的作者是否一位现代的海瑞？请同志们讨论、酌定。」

周小舟说：「好！这个结尾画龙点睛，补得有力。」

田家英说：「为文讲究凤头、猪肚、豹尾，算豹尾吧。」

胡乔木却摇摇头说：「加上去不难，我亦曾有过此意。但代主席草拟批示，这种点睛之笔，是要留给主席本人去加上的好。我们做文字秘书的人，要避免僭越。」

李锐却不服气：「什幺叫僭越？上海会议时主席号召全党中、高级干部学习海瑞，发扬海瑞为民请命的精神，是那幺的热切、真诚，会后还专门发了中央文件，传达到县、团级。听说主席还找过郭沫若同志，问他能不能写写海瑞。对了，乔木兄，你还代表主席去找过明史专家吴晗同志，请他写介绍海瑞事迹的文章，给《人民日报》发表吗。」

周小舟支持李锐：「上海会议时，大乡长专门从《明史》里摘出了〈海瑞传〉，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他是动了真情的。我至今记得，他说学习海瑞为民请命，就要具备五不怕：一不怕开除党籍，二不怕革除职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马！我们共产党人自称是人民的勤务员，难道还不如封建时代的清官吗？大乡长言犹在耳，我是刻骨铭心了的。」

胡乔木摇摇头，缓缓地说：「依我之浅见，今年以来，主席多次提出学习海瑞，正是为了党内不出海瑞。目的在此。怎么可能让党内出现海瑞呢？说说容易，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田家英点着头：「我赞同乔木兄的「号召学海瑞，目的在不出海瑞」。他这见地深刻、独到。」

周小舟、李锐深受震动：「还有这一说啊，乔木兄一语道破天机？从来君无戏言，言出如山⋯⋯」

胡乔木这时动了谈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小舟、家英、李锐，的确算是他的知音了。过去这一年，他有太多的感触，也只能在这个小圈子内一吐为快了：「去年的大跃进，凭心而论，是从主席批周、陈的「反冒进」发动起来的。至于共产风、公社化，则是从北戴河会议刮起来的。会前主席有齐鲁之行，对徐水县农村实施的军事化、大兵团作战的生产方式，亦即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等，极为赞赏，要求各地推广。这期间，他还多次提到，公社化后社员们过集体生活，传统的家庭制度可以取消了。可见头脑发热的程度。去年的「两大元帅升帐」，「一切为元帅让路」，教训最为严重。钢铁产量翻番之风，是华东局带头刮起来的。柯庆施同志向中央保证，上海市一年可拿下三百五十万吨钢！真是海派作风。冶金部据此计算，一九五九年全国可产钢三千万吨，超过英国。玩笑不玩笑？可主席就是相信。促使主席下决心，何不今年就翻一番，先来个一千零七十万吨？当然这也和主席对周、陈、李、薄等人不满有关，用举纲张目的方法，打破周、陈的经济建设格局，带动全国的大跃进运动。

结果呢，九千万人上阵，花费几十个亿，炼出一堆堆李仲云信上说的没有使用价值的土铁、毛铁。事后有个说法，说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算交了学费。但这个学费也交得太昂贵了。」

周小舟见胡乔木说了心里话，很受感动地插言：「还是要承认规律，战争有战争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规律，此规律不能代替彼规律。政治挂帅不能代替一切。主席去年批周、陈时，提出一种激进的观念：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我就很怀疑。但没有胆量公开质疑。如果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注重综合平衡。有如当家过日子，清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这七件事任意打乱，只要油盐不要柴米，日子就没法过了。去年是人为打破综合平衡，结果招致灾难。」

胡乔木说：「经济建设，怎么可以不要综合平衡呢？不遵守规律呢？

规律怎么打破？比如天体运动，月亮一定绕着地球转，地球一定绕着太阳转，还有金、木、水、火、土诸星，也都是以自己特定的轨道绕着太阳转。我相信银河系及银河系以外的整个大宇宙，亿万颗行星都是按照一定的轨道运行。这就是规律，怎么可以打破？说实话，去年我们就是在常识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教训。」

田家英说：「其实在战争年代，主公是很尊重规律的。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名言，可惜他本人近年来似乎忘得一干二净。」

李锐说：「看起来，再伟大、英明的领袖，一旦不谦逊、不慎谨，忘掉一些基本原理，又贸然拿国家经济建设来做试验，于是就出现去年和今年这种全面紧张的局面。」

胡乔木说：「大跃进已矣！我看今年还提持续大跃进这类口号，是自欺欺人。关键在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向主席交过心，还是要肯定综合平衡，有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靠两条腿，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向前走。一条腿成跛子，两条腿一齐动，不是跃进，只能朝前蹦，走不远的。

要想跑得快，还是要靠全身的综合体力……主席当时是笑了的，说我这个关于综合平衡的比喻生动。」

周小舟深有感触地说：「主席常说，要戒骄戒躁，谦虚慎谨；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要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去年的事，却是典型的一言堂、一花独放。自己的话，自己就没有做到。」

李锐说：「去年明明是在综合平衡上栽了大跟头，计委李富春同志今年春天提出「在运动中求平衡」，明显是一种迎合主席的遁词。主席却肯定这个说法，用以替自己五八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

胡乔木说：「去年陈云被迫作了检讨，说了违心的话：乱七八糟，总要过河的。现在看来，连河都过不了。人民公社，是主席视察徐水、七里营、碴岈山三地闹起来的。供给制、大锅饭、共产风、废除家庭制度等，也由此而来。今年却怪新华社记者乱发报导。可去年主席多次指示，报馆报导中央活动要及时，并责问为什幺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见报？武昌会议公布全国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陈云同志认为绝无可能，让我去向主席反应。我为了维护陈云同志，按下不表。结果今年上海会议我受到批评，而表扬陈云：真理有时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可是我当时真要把陈云的反对意见告上了，我看陈云同志今年就恢复不了名誉。这就叫做：言行超前，非领袖之好，非干部之福。」

田家英说：「武昌会议时，书记处王稼祥找少奇同志，主张不要公布全国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时机、条件都不成熟。王稼祥不敢直接去找主公，结果少奇同志转达了，主公大发雷霆，骂了些很难听的话。其实王稼祥同志是应当受到表扬的。结果却是三位最大的迎合者进了政治局，更助长了党内的迎合之风。反右斗争以后，讲真话的挨了整，人都养成说谎吹牛习惯。去年说谎吹牛吃香，登峰造极，蔚为奇观。」

周小舟说：「去年农业的高指标、浮夸风，是由上而下层层压下去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乡下刮共产风，拆房并居，砸了好锅炼废铁，简直是反动。」

李锐说「话讲回来，老夫子今年还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自剩上海会议期间，一天聊天，我就冒失地问过老夫子：去年你真的相信一亩稻田就产十万斤谷子吗？他也没有生气，只是告诉我，是看了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说科学利用土壤、肥料、阳光、空气和水，亩产可以超过四万斤。我是信了科学家的话……另外，吴冷西也告诉我，老夫子对他说了，去年主要得到教训，看来靠我们这些人搞经济是不行了……」

正说的热闹，计委主任李富春来了。大家起身相迎，一一握手。李富春也是来找胡乔木聊天的。

胡乔木一看手表：富春同志来得好，消夜时间到，我已通知厨房一人一碗阳春面，吃过再聊，吃过再聊。

李锐大声说：阳春面就是光头面，乔木作东，大家吃素。

田家英则朝周小舟、李锐使个眼色，意思是：「吃过素面，该告辞了。此公一到，话难投机了。」

第十五章　贺总夜宴「一品当朝」

周惠带一支手电筒，由警卫员陪同，踏着晚霞夕照，沿牯岭西谷小道一路散步到文殊台。原本周小舟也要来这里观看「佛灯」奇景。却被彭老总拉住下棋，未能脱身。

文殊台侧有天池寺。天池寺内有水曰神泉。传说文殊菩萨以两手插石，掏成两池，泉水涌流，终年不竭，故称天池。神奇之处，是每当泉水沸涌泛泡，山下即起层云，嗡嗡有声，称为「泉涌云兴」；文殊台前崖高千仞，峭壁陡立，顶端广方数丈，凌空突出，下临深谷，云雾诡谲，险峻奇绝。入夜，崖下云雾中，常有成百上千闪烁明灭的光点，络绎不绝，冉冉游走……僧人称为「佛灯」。

周惠读过《庐山志》，记性好，背得出南宋朱熹的句子：光景明灭，顷刻异状，诸生或疑其妄。予谓僧言则妄，光不可诬。岂地气之盛然耶？并解释说：朱熹算个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佛灯」之说。其实那些所谓的神迹光点，不过是山谷间的磷，或是磷和其它矿物结合而成的气体，在暗处发出的光点而已。也就是湖南乡下晚间的「鬼火」，以坟山上出现的最多。

警卫员初通文墨，说：「本是诗情画意，周书记一番科学解释，揭了谜底，破除迷信。」

两人正要步下文殊台，迎面来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及其秘书一行人。他们闪避不及，只得上前握手、打招呼。

李井泉说话中气很足：「好个周惠，天还没落黑，你们就看过佛灯了？人说要在这文殊台上膜拜祷告，才看得到哪。明代王守仁的那首诗叫什幺来着？」

周惠答道：「我们不看佛灯了。王守仁的〈文殊台夜观佛灯〉是一首七绝：老夫高卧文殊台，柱杖夜撞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

李井泉举起拇指夸奖：「背得好，背得好，不愧湖南才子……噢，对了，贺老总讲了，要请你和周小舟二位去他那里摆摆龙门阵哪。你和周小舟晚上还有不有别的安排？要不现在就去约了他？贺总还约了总政的萧华，上海的老柯，还有谭震林同志几位，一起消夜吃红烧狗肉！贺总的厨师烧的狗肉，当年在西南军区称为「一品当朝」。」

周惠听说有狗肉吃，登时来了兴趣：「七月炎天吃狗肉？当然这山上天气凉爽，不会上火……」忽然，又想起什幺似的摇摇头表示歉意：「谢谢井泉同志，谢谢贺总。晚上我们已经约了别的事，还是改天再去拜见贺总吧。请代我们告上贺总，盼着有机会吃到他的「一品当朝」，我们带两瓶长沙白沙液助兴。」

于是再次握手，道别。周惠去了御碑亭。李井泉返回牯岭东谷，去到贺龙的住所。

贺龙所住的别墅，颇为高阔宽大，据说原为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山上的住所。李井泉是早到的客人，萧华、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等人大约还在小教堂随主席、总司令他们跳舞。

贺龙说：「坐坐。我也是刚从小教堂回来。今晚上要做东，提早赶回。」

李井泉和贺龙是连襟，算一家人，日常交谈也就极随便，无需顾忌：「今天也是煞怪了，下午我碰到田家英、李锐，代你邀他们来做客，湖南、四川老乡打狗肉平伙。李锐讲改天吧，他已答应了去陪彭老总下棋。田家英则讲他要加班赶份材料；方才在文殊台碰到湖南周惠，也邀了他们，也推说另有安排……这几个年轻人近段在主席面前跑得勤、吃得开，我们是请都请不动。」

贺龙倒是性情豪爽，些些小事，不大往心里去：「没关系嘛。你代我请客，当面相邀，人家是来不及安排罗。几位大秀才不简单，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跃进年代，你我不可以摆个鸟的老资格。」

李井泉先给贺总的烟斗点上火，再自己吸上一支：「老总，我可以告诉你，我尤其不喜欢那个田家英。近两年他几次带工作组到四川调查研究，总要撇开省委另搞一套。省委派秘书长去协助他，都被打了回票，讲要一杆子插到底。今年四、五月间那次，他更是批评四川去年的千斤省是浮夸，粮食产量水分大，水稻高度密植导致大减产，公共食堂社员喝稀粥、青菜汤……简直一无是处。后来我实在火了，就不管他是什幺主席的大秘书、中办副主任，狠狠克了他一顿。他离开成都时大不愉快，今后有机会，我要向主席反应反应。」

贺龙却忠厚长者似的摇了摇头：「井泉啊，你比我小了一轮呢，田家英再又比你小了一轮，是不是？何必和他一个年轻人计较？况且，去年四川的工作也的确左了，要克服。去年我也左，真的相信那幺容易就进了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是犯了左倾幼稚玻操鸡巴蛋的，搞建设毕竟不同于指挥打仗。但还是要坚信主席，紧跟主席。主席叫反左就反左，主席叫反右就反右。这一条任何时候不动遥关于田家英同志，我劝你不要到主席那里去告他的状。你平常不在中央工作，一年就来参加几次会议，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可以告诉你，近年来，在主席的几位大秘书中，小田被重视的程度，已经超过了胡乔木、陈伯达。小田是一九二一年的，在朝鲜牺牲了的主席的长子岸英也是一九二一年的，两人的长像也有点相似。你要体会主席的某种父子情怀……你以为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那个职位，是随便安排的？常委会议，你、我少有参与，小田却是每会必到，做记录的。」

李井泉说：「好，我听你的，以后对他小子客气些。但也担心，小田一个思想这幺右倾的人，做主席的文案工作，会不会影响主席的决策？」

贺龙笑笑说：「你这又讲外行话了吧？毛泽东一代英主，岂是他人可以左右的？从来只有人被他影响，没有人能影响他……我倒是担心另外的那位功高震主的人物，操鸡巴蛋的，可能影响中央的团结。」

李井泉伸出两个指头：「他？」

贺龙自然明白连襟的这个手势，是指十大元帅的第二位：彭德怀。彭、贺二人向来面和心不和。论资历，贺龙早在北伐时期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所谓共产党建军的「八一南昌起义」，实际上就是在周恩来鼓动下的贺龙率部起义。那时彭德怀不过一名北伐军的旅长。彭德怀最不给贺龙面子是解放战争期间。在战略大反攻的一九四八年，中央军委为统一军令，贺龙麾下的晋绥野战军番号撤销，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划归西北野战军，一部分划归华北野战军。贺龙手下无一兵一卒，顿成光杆司令。而西北野战军由全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任司令员兼第一政委。贺龙的实职仅为西北军需后勤主任。革命胜利在即，他却失了兵权，好不狼狈。后来毛、朱、周也觉得事有不公，才把贺龙调去西南军区任司令员，受刘伯承、邓小平节制。贺龙认定在西北是被彭德怀所排挤，心里憋下不平之气。

李井泉问：「两个湘潭老乡爱吵架，最近又有新迹象？」

贺龙说：「具体的，还不好讲……脓总要穿孔的。不然，两人都不舒服罗。我相信这次在山上，老彭会狠狠放几炮。毛泽东已忍多年，就看他要不要再忍下去了。」

李井泉心里颇为吃惊：「有那幺严重吗？我想主席不会轻易下这个决心的。」

贺龙说：「我也不希望出现那种局面，大动干戈呢。操鸡巴蛋的，上山以来，老子总有种预感，像要出什幺事似的。」

李井泉体己地说：「你是忧国忧民，想得太多……」

这时，别墅门口一阵脚步响。警卫秘书进来报告：「首长，来了三位客人，总政萧副主任、上海柯书记、河南吴书记。湖北王书记来过电话，他请假，是美庐那边有事。」

贺总！贺总！萧华前来报到！

萧华一路叫着快步进来，先举手行礼，再热烈握手。

跟着进来的是柯庆施和吴芝圃。两位文官，不像萧华那样声音嘹亮。

吴芝圃手里拿了两瓶河南名酒孔明大曲，柯庆施则是提着一布袋会动的家伙。柯庆施说：「阳澄湖大闸蟹，今早上才运到，我挑了五只最大的，让贺总的厨师做了，等会一起下酒。」

贺龙让警卫员接下柯、吴二位的礼物，送去厨房处理。他手捏烟斗，边装烟丝，边笑呵呵说：「多谢多谢，先坐，先坐。烟、茶都现成，你们各取所需。井泉，你代我敬茶。谭老板怎幺没来？」

萧华年纪最小，性格也最活泼，忙站起来说：「我来我来，这个茶博士还是我来当。算我们军队老首长招待地方同志嘛。」

李井泉、柯庆施、吴芝圃都笑了。

柯庆施讨好地说：「贺总，谭老板要等会才来，总理临时找他核对数字……贺总啊，久闻你府上「一品当朝」大名，今天算有口福了。这三伏炎天的，哪里弄来的狗肉？」

贺龙仍是笑呵呵的：「江西杨尚魁算我抗战时期的老下级嘛，知道我有这个偏好，他和他那漂亮夫人隋静昨晚上送来，说是略表寸心。」

吴芝圃去年吹牛浮夸堪称全国第一，为人却是斯斯文文的，也凑趣地说：「狗肉我吃过不少，性燥，冬天进补最好。山上气候清凉，大约不妨事吗？」

萧华笑道：「吴书记，男子汉吃狗肉消火还不易？」

吴芝圃问：「萧主任，你说怎幺容易法？」

贺龙、萧华见吴芝圃不解其中奥妙，登时一齐大笑。柯庆施、李井泉是懂得的，也一齐跟着笑哈哈。

吴芝圃为着讨贺老总欢心，依然装傻卖乖地问：「萧主任你们笑什幺？有话明里说嘛」。萧华止住笑：「吴书记喂，我看你是明知故问啊！男子汉吃了狗肉要消火，弄个护士妹子阴阳交泰解决问题罗！」

贺龙、李井泉再次哈哈大笑。都是行伍出身，枪林弹雨的，提了脑袋打天下，玩几个女子算啥子！

吴芝圃说：「那会犯下生活作风错误……」

萧华说：「你呀，真是个文人书记。哪算鸡巴错误！你问贺老总、李政委、柯主任是不是？」

贺龙见萧华这小子玩笑开得过火，怕日后被反应到主席那里去，就晃了晃手上烟斗说：「行了行了，你总政系统那幺些文工团，花花朵朵一群群，听讲你近水楼台，都快当连长了。仗着你是红小鬼出身，又是主席的爱将，也要爱惜身体罗。」

萧华却一向在贺老总面前讲话随便，百无禁忌：「贺总啊，进城之后，我是收手了罗。在这方面，如果我算连长，那你早就是正营副团了啊！」

果然，贺龙并不见怪，只是笑骂：「你小子放肆！你小子放肆……军人嘛，只要能带兵，能打胜仗，有股子征服欲，也是常情。」

柯庆施轻咳一声，说：「萧主任担心了，回到北京，薛明同志不准你登门。」

萧华反驳道：「哟，我们只管讲笑，忘记柯书记这位风月老将了。」

称柯庆施为风月老将，李井泉、吴芝圃拍了拍手。

柯庆施挺挺胸膛：「贺总是了解我的，别的错误难免，唯男女关系比较检点……萧主任，你道是为什幺？看看我这鼻头就明白了，气管炎，河东狮吼，别的女同志望而却步。」

柯大鼻子自嘲是气管炎，妻管严，惧内，贺龙又领着李井泉、萧华、吴芝圃三位笑了。

这时一位面貌姣好、体态婀娜的女护士模样的人儿，端着大盘荔枝，出到客厅来给各位首长敬水果。随后，女护士把几片药物、一杯白开水递到贺龙手上，请首长按时服药。贺龙患有糖尿病，却不肯忌口，日常照样好吃好喝，全靠进口药物维持病兆。这名美貌护士原是杨尚魁夫妇派去照顾彭德怀的，彭老总不用，再又安排来照顾贺老总的。

绝色！萧华见到美女眼睛放亮，个个都称绝色。

贺龙服过药，请大家吃荔枝：「是陶铸同志专门从广东带上山的，好几筐，先送了两位主席、总司令、总理，剩下的分给我们几个湖南老乡。对了，开了几天的分组讨论会，我参加西南组，其余各组，有什幺精彩的发言没有？」

真是的，老战友、老同志聚在一起，不能老是谈吃喝、谈女人，也谈扯些国计民生的正经事情。

但见柯庆施缓缓地掏出个小本本来，翻了两翻，再轻咳一声，才说：「贺总，各位，我这里倒是抄录到了一点材料，如有兴趣，可以念给大家听听。」

李井泉向来对「材料」极为敏感，立即大有兴趣：「柯书记定有「宝藏」。哪里弄到的？快念快念，我们洗耳恭听。」

柯庆施说：「贺总面前不打诳语，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抄给我的，记录了彭德怀同志在西北组的几次发言，和会议简报上所摘编出来的有很大出入。张仲良还建议我转呈毛主席一阅：七月三日，彭在西北组发言，情绪激奋，声音高昂，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他说，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引蛇出洞以来，一连串的胜战，得意忘形，头脑昏热。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那幺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毛泽东几声号召，全国一轰而起；七月四日，彭在西北组发言：裤子要自己脱！不要让人家拉！毛泽东家乡那个韶山公社，去年增产七成半？老毛回去看了，他相信。我也去看了，不相信！是鬼打架的事情。江西现在还在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今年为什幺成为缺粮省？鱼米之乡的赣州

乡下已经饿死人。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定脱光，露出真家伙，不要怕羞丑！检讨错误要彻底，才能取得主动；七月五日，彭在陕西省委书记发言时插了一段话：现在各级干部搞特殊化，越到上面越严重。老百姓在饿肚皮，流行水肿病，是不是大饥荒的前兆？可是，全国到处都在修风景区，造人工湖，盖楼、堂、馆、所。好多省都给毛泽东修别墅，为什幺不制止？究竟是老百姓的肚皮要紧，还是少数人的享受要紧？共产党革命成功，坐下十年天下，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七月七日，彭再次发言。有同志提醒他不要「放炮」了，他仍然针对去年毛主席批评他是「大跃进的算帐派、观潮派」这件事，说：什幺「算帐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人家还敢讲话？对广开言路造成很大的影响。于是很多人不说真话，揣摩领导人的心理搞迎合，全党成为风气。进城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集体性头脑发热，因而向中央、向毛泽东反映情况，都是报喜不报忧，只讲好听的，不讲反面意见。也听不得不同的声音。一有不同的声音，不问动机如何，就扣右倾、反党的帽子。今年全国供应紧张，许多省区出现饥荒，要赶快找出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一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要负很大的责任！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柯庆施照着本本，把彭德怀的发言摘录念完。

贺龙听得又敬佩又高兴，自己没有估计错吧？老彭炮火猛烈，要求毛泽东脱裤子，一次脱光！好家伙，这个比喻打的够辛辣、够形象；李井泉却对彭德怀的一些话十分反感，好象都是指着他的鼻子讲的；吴芝圃则有些丧气，自年初中央纠左纠偏以来，毛主席对他冷淡多了，几次求见，都被接电话的卫士借故推掉。比起去年八月初视察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主席待他已宛如两人。

萧华是经常挨彭老总克的。总政治部主任是国防部长的直接下属。但他对彭总还是敬服的：崽俫乖！全党全军，也只有彭总敢讲这个话了。

贺龙重又燃起烟斗，言不由衷地说：「英雄，和平时期，只剩下他一个英雄。」

李井泉正要说说自己的见解，却见一名男服务员来请首长们入席：「贺总，廖师傅让报告，螃蟹已做好，是头道菜，请首长们趁热。」

于是贺龙领着四位客人进到餐室，绕着一张圆台坐下。台上已摆下杯盘，几碟开味小菜。贺龙说：「操鸡巴蛋的，我们不等谭震林了，他迟到，叫他喝汤、啃骨头算了。」

适才被萧华视为「绝色」的女护士，一手托着盛了小毛巾的瓷盘，一手以小镊子送每位首长一块温湿的小毛巾，餐前擦脸、擦手用的。女护士移步到萧华身边，递上小毛巾时，但觉酥胸高耸，皓腕凝脂，红唇半启，真让人坐不住了呢。因是贺总的保健护士，大约已通了房的，萧华倒也不敢乱了规矩。

女护士给首长们上酒，上的不是吴芝圃带来的孔明大曲，而是贺家钟爱的泸州老窖。萧华首先站起来向贺总敬酒，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跟着举杯起立，一齐祝贺帅身体健康。贺龙是痛快人，起身干了杯，并发布酒令：到此为止，谁也不准起立了，都是老同志，不要虚套。萧华说：「我再敬井泉同志，也一并敬了柯书记和吴书记，军爱民嘛，总可以吧！」

贺龙笑道：「看看，借我的酒，做他的鸡巴人情。」柯庆施也趁势举杯：「好好，遵贺总酒令，不再起立，但我也借花献佛，敬贺帅和各位！」

主菜尚未上席，主客已干三轮。还好这景德镇出品的酒盅小巧玲珑，干一杯也不过五钱而已。

男服务员双手端来三大瓷盘湖蟹：一只清蒸，一只焦盐，一只姜葱。

也是武官请客的风格，讲个大盘大碟，菜也不是一道一道的上，而是数菜齐上，丰盛热闹。

女护士上来一人呈上一把镀银钳夹，夹蟹腿用的。

美食当前，人人眼睛放亮。贺龙说声请，于是一人拿上一支肥大的蟹腿，牙的牙咬，钳的钳夹，各显神通。

贺龙好吃好喝，全军闻名。萧华小贺总二十岁，更是牙坚齿利，无坚不摧。李井泉、柯庆施、吴芝圃稍稍斯文些，但一时也没有多话。

男服务员一轮一轮地替换每位首长面前盛满蟹壳的碟子，女护士一次一次向每位首长递上抹嘴擦手的小毛巾。李井泉不免代表自己的连襟说道：「柯书记，山上吃蟹，沾你的光，贺总的大师傅是四川人，烹蟹技术怕是不如你的上海师傅罗？」柯庆施抹抹嘴说：「不一定吧，上海菜味淡，喜欢加糖。我倒是喜欢四川、湖南风味，又香又辣。」

萧华进食速度快，面前碟子里的蟹壳总是堆得比别人的高。看看女护士退到门边去了，他趁兴说：「这大约和江浙一带的女子一样，娇娇气气，甜甜腻腻；不像我们江西、湖南、四川一带的女人，爱你爱个死，恨你恨不能阉了你！」

李井泉哈哈笑着说：「萧主任三句话不离本行。你老弟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也没见哪个女子阉了你。」

贺龙说：「一般来讲，北方婆娘性温，南方婆娘性躁，倒是实情。来，不要罗嗦，我们换大杯，痛快痛快。」

也没让服务员上场，李井泉自己动手，撤下每人面前的小酒盅，换上茶杯般的大酒盅。每盅足有二两。

两大盅老窖下肚，萧华已有六成醉意：「贺总啊，我和你说，一次在北戴河休息，主席也和我扯到这个话题。他说高岗经验，东北地方的女人，受山参地气滋养，能补男人的身子。主席说，他倒是不信。南方的，北方的，黑了灯，还不都是一个洞？鬼骗你，主席就是这幺讲的！」

满席哈哈大笑。贺龙说：「哪有什幺？主席去年收了哈尔滨铁路局的那个小张，听讲是牡丹江人，大约也是很滋补的。」

李井泉酒醉心清，见话题扯到了主席，连忙引开去：「萧主任，听讲你们当年在东北战场，每逢打了胜仗，纵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就到哈尔滨整休，你、黄永胜、苏振华、李作鹏、邱会作、皮定钧等等，专门找白俄女子泄火？高岗就曾吹嘘，他一晚上干过四名白俄女子，还令她们讨饶……」

萧华说：「高岗本事大，也爱吹。战争年代嘛，提着脑袋钻枪炮子弹缝，上午不知下午死活，打了胜仗还不及时乐一乐？那时节林总和罗总，睁只眼，闭只眼，不把手下将领玩白俄女子当回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林总、罗总是不玩的，因为他们身体不行。」

满席又是哈哈大笑。柯庆施问：「白俄女子如何啊？」

萧华说：「你去过俄国，连列宁都见了，还没见过俄国女子？他们身条好，高乳，腿长，但皮肤粗糙，有的还有狐臭。一个个都很浪，和你拚命似的，喜欢叫喊，挺带刺激性……不讲了，不讲了，我这是班门弄斧，连级干部，在营、团级首长面前班门弄斧。」

大家冲着贺总笑。贺龙伸过筷子在萧华脑壳上敲敲：「数你操蛋！老子怕是把你小子给惯坏了，没些规矩！」

警卫秘书在餐室门口轻唤一声「报告！」贺龙知道有事，示意大家安静，听警卫员报告：「美庐值班室有电话来，请贺帅明天上午十一时去见主席，今晚上不用回电话了。」

贺龙答应一声：「是！明天我会准时去见主席。」

男服务员上来撤换盘子、碟子。三盘湖蟹已被吃得狼籍。女护士依次端来五盆热水，供每位首长净手净脸。

餐台上重整杯盘。每位面前多了青花小碗和汤匙。男服务员请示贺总：「要不要上两瓶红葡萄酒？下面是「一品当朝」了。」

贺龙并不征询客人意见，一摆手：「不用，那是女人酒。」

不一会，男服务员端上来一盆直有小面盆大的陶钵。揭盖，登时浓香四溢。服务员报了菜名：「一品当朝」。

柯庆施目光炯炯：「百闻不如一见，今晚上是有口福了。」

贺龙说：「各位自己动手。可先尝一小碗汤汁。」

柯庆施、吴芝圃都是第一次品尝，一口汤汁喝下，立即赞叹不已：「极品！极品！」

萧华却待吃下两块肥肥嫩嫩的肉条后，才说：「贺总，请你的大师傅出来见见，如何？我家里的师傅就烹不出这等妙品。不要保守秘密了，听讲你家师傅还进菊香书屋给主席献过艺？主席评价如何？」

贺龙先朝门口招呼一声：「请廖师傅来一下，萧华上将要敬他酒；」

随即转身又说，「主席是喜欢吃狗肉的，但保健医生不让多吃，说主席身上火性旺，多吃会流鼻血……总理有次吃了，就鼻血不止，保健医生吓个半死。」

一位六十来岁的矮胖子，白帽白围裙的，搓着两手进到餐室。萧华起身相迎，先握手，后敬酒：「廖师傅！我这是第几次吃你的「一品当朝」了？我家里大师傅就怎幺也做不出你这口味来。那位是上海的柯书记，这位是河南的吴书记，你给我们传授传授秘诀如何？」

柯庆施、吴芝圃也起身敬酒，敬仆亦即敬主了：「廖师傅，你的「一品当朝」，可称中国名菜，介绍介绍吧！」

廖师傅见三位大人物都这幺给他面子，遂以眼神请示贺老总。见贺老总点点头，才说：「我这就汇报，这就汇报。原料：嫩狗前腿（带皮）一对，红灯笼椒三个；调料：绍兴黄酒三勺，阳江豆豉一两，精盐半两，祖传浓汁半斤，白糖二两，冰糖一小块，菜油二两，麻油一小勺，豆油一小勺，陈皮两件，八角三瓣，桂皮一小片，桂圆肉二两，白胡辣粉少许，生姜一小段，葱头两根，青蒜四根，水淀粉半碗；制作方法：一、狗肉洗净去骨，切成长方块，下锅漂水，去血污，取出沥干水气。二、生姜去皮，拍碎，红灯笼椒去籽切成细丝；青蒜、葱头都切成半寸长段，各用刀拍一下。三、砂锅放炉火上烧热，放入生菜油，烧熟，加入生姜、葱段、蒜段，即放进狗肉爆炒至半熟，烹入黄酒、阳江豆豉、陈皮、

八角、桂皮，再爆五分钟，加入祖传浓汁和其余佐料，先用旺火煮十分钟，再加盖用文火焖煮半小时。揭盖，调入水淀粉，撒上红辣椒丝，连钵上席，请首长们趁热用。」

廖师傅背书一般，大家也记不下许多，萧华脑门一拍：「一品当朝！

一品当朝！奥妙在那半斤祖传浓汁上，是不是？廖师傅，可不可以告诉一下，那祖传浓汁的成分？」

廖师傅再看一眼贺老总。贺龙说：「萧华啊，你们坐下，坐下，菜都要凉了。廖师傅的祖传浓汁，是有来头的。他祖父、父亲都是前清北洋大臣袁世凯府上的大厨。清亡，袁世凯做了一段大总统，又想做皇帝，败亡。他父亲领着他回四川老家，在军阀省长刘文辉公馆当厨师，也是专做狗肉宴。五 0 年，我到重庆上任，他父亲去世，我才把他给聘来了……」

说了好一阵，也没把廖家的祖传秘方说清楚。李井泉是知道内情的，其中一味是罂粟壳煮汁，难怪这「一品当朝」能让人吃上瘾。

贺龙说：「廖师傅，我看你还是回厨房歇歇去吧。各位，今晚上大家放量一醉。来，平日难得一聚，干上一杯，大家趁热。还有压轴的呢！」

萧华知道贺府秘方不会轻易示人，便说：「好！谢贺总，干！今晚在座，贺总、柯书记、李书记，三位政治局委员，比照过去，算得一品当朝了。好！现在是一品当朝吃「一品当朝」!」

满席哈哈大笑。笑过之后，李井泉以牙签剔着牙缝，弹走一丝肉末，说：「贺总，我看我们也谈点正经话题吧。」

柯庆施心里顿生警觉：「吃吃喝喝，还有正经话题？」

萧华也说：「我只管吃喝，心无旁骛。」

贺龙点上烟斗，嘶嘶吸着，烟雾中看一眼萧华，说：「这次在山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了。议论很多，牢骚不少。好象去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上而下，犯了多大的错误……告诉各位一句话，我姓贺的只有一个念头：哪怕地动山摇，也只紧跟中央，捍卫主席。」

李井泉说：「对了，贺总今晚上请大家聚聚，也是我的建议，就是想说这句话。谭震林、王任重二位虽然没到，我想也是赞同的。我们党离不开主席。没有主席就没有中央。谁要是想动摇这个，我李井泉头一个不干。」

柯庆施放了心：「我同意！去年我们是紧跟主席的。今年也要紧跟，不能听任那一班老少右倾们闹腾。贺总喂，是有人想把去年的问题说成为自上而下的路线错误，否定主席的一个、两个、三个指头的比例。要警惕有人闹路线斗争。」

萧华说：「有这幺严重？我比较麻木。去年工作成绩为主，也出了些问题。如果只是针对问题提出看法，改进工作，应当接受。如果借题发挥，另有所图，我当然是站在主席身边的。」

吴芝圃说：「河南去年问题多，我负头份责任。但要把河南的问题扯到主席头上，除非剁下我的脑壳！去年谁没有错？谁不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谁有这个胆子？今年中央提出纠左，有的人就跳了出来，闹腾的可欢了，好象就他们几个下游分子正确。」

柯庆施说：「井泉啊，芝圃啊，加上谭老板、李富春、陶铸、王任重、王鹤寿、曾希圣、张仲良、刘建勋等等，我们去年是真正的左派，扛了红旗，当了先锋。贺总不管地方工作，但和我们心相通。这次在山上，我们可要眼睛放亮，耳朵放灵，免得有人拉我们作出头鸟、替罪羊。如有人闹事，我们一步也不能退让！谁要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公共食堂办糟了，我们和他辩论！腰杆要硬！不就饿死了几个人吗？国家这幺大，气候这幺复杂，哪朝哪代没有灾荒？说到底，毛主席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李井泉说：「柯书记这话高水平。我也相信，主席不会抛出我们。抛出我们，对主席是极大的威胁。否定了我们，等于否定了他自己。」

吴芝圃已经有了醉意：「不瞒各位老上级、老同事，我最怕的就是这个……离开了主席，我就什幺都不是了，真他娘的狗屁不值……」

柯庆施、李井泉顿觉脊梁骨生寒，吴芝圃点穿的也是他们的「七寸」：离开了毛主席，大家狗屁不值。

萧华有些不耐烦了：「喂喂喂，不要尽讲丧气话了！我是十二岁跟了红军，跟了主席的。你们放心，主席从不轻易换将。还记得东北战场的事吗？从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七年冬，整整一年多时间，我东北民主联军一路都是战略撤退，都退到了松花江、黑龙江一带，有的部队还退进北朝鲜境内才得以保祝国民党派到东北战场的部队号称「龙虎之师」，很能打的。他们的电台、报纸天天叫喊胜利，称我们林总为「逃跑将军」。可是，即使是在那种失利的形势下，毛主席都没有撤换林总，反而加大信任和重用，把彭真同志调回关内，让林总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党政军大权一把抓！再看看国民党的蒋总裁吧，杜聿明是很能打的，老蒋却阵前易帅，换来个党官陈诚，没几个月又换成卫立煌做剿总司令。换得人心惶惶，军心不稳。结果怎样？我军围长春，打锦州，战略大反攻，反败为胜。」

贺龙嗒嗒地敲响烟斗：「萧华讲得对，毛泽东一代英主，不会轻易换将的，各位要有信心。你们几位啊，或许现在也需要来点战略退却，静观时变。讲不定哪一天，哪一时，就会有战略反攻的！当然，我这也是瞎猜测，作不得数。」

贺龙言简意赅，高屋建瓴。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引颈聆听。这时，餐室门口，男服务员轻咳一声报告首长：「谭副总理来电话，他今晚上来不及了……可以上下一道菜了吗？」

李井泉代表贺总表示许可地招了招手。

贺龙笑骂了一句：「操鸡巴蛋的谭震林，讲话不作数。」

男服务员随即端上一大盘热气腾腾、香甜扑鼻的狗灌肠，报了菜名：五子登科。原来盘中并列着五根秘制狗灌肠，每根约五寸长短。菜名则视主客人数而定，如六人称为六子登科，九人称为九子登科。这亦是贺家狗肉宴的极品，俗称「吃狗不吃肠，等于没有尝」。

果然，一人一根狗灌肠的吃着，人人叫好叫妙。都是生平从未吃到的美味佳馔。吃罢，又一齐向贺总敬酒，表示敬意。当那男服务员上来撤杯盘、上水果，女护士上来给各位首长换面巾、茶水时，萧华却要乘着酒兴讲个笑话，让大家轻松轻松，帮助消化。

萧华说：「从前啊，有个贪嘴的财主，到佃户家去收租。那佃户招待财主吃狗肉，最后一道菜也是狗灌肠，美味无比。财主问：你这狗灌肠如此鲜美，如何制成？佃户说，老东家，很容易做啦！比方你老人家想吃灌肠时，先把狗关起来，活活饿上三天，光喂水，不喂食。之后，要宰狗的前天晚上，你把糯米和花生仁、核桃仁、香肠片、五香八角粉、料酒、糖、香油、姜末、葱末、蒜末等等，一锅煮

了，稍冷，取出来喂狗。狗已饿极，必然大吃特吃。吃得越饱越好。第二天一早，你老人家亲自动手把狗宰了，取出狗肠趁热来吃……贪吃的财主回家，如法炮制。第二天一早宰了狗，取出狗肠趁热就吃！天呀，这狗灌肠怎幺味道不对，哇！一嘴腥臭……」

不等萧华说完，早笑倒了一屋人，一个个捂着肚子喊哎哟！那女护士更是笑得倚倒在贺总身上，岔了气……柯大鼻子伏在桌上抖动着肩头，手指着萧华：「你、你、你不像话，不像话；」李井泉笑得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萧、萧、萧上将……我胃痛，我胃痛；」吴芝圃则离席蹲到地上：「不行，不行，不行……有碍卫生，有碍卫生……」

贺龙也笑出两眼水花，双手拍打在女护士的纤腰上：「小子，放屁！

你小子，放屁……亏你还是个上将、总政主任……」

第十六章　元帅和女兵

小梅向周总理告了假，到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别墅来看望志愿军老首长彭德怀总司令。她还特意带了个海鸥牌小照像机。事先已经电话联系过。自那天傍晚陪总理在花径湖畔散步见到彭总后，小梅就想着彭总会通知她去聊聊天，问问情况。彭总喜爱士兵，全军闻名。她还把这事悄悄告诉了自己的好友——庐山医院的林燕娇医生。林姐当过志愿军文工团团员，回国后考上军医大学改了行的。林姐一听彭总也在山上，竟眼睛都红了，看样子和彭总还很熟悉呢。因严格执行保卫条例，庐山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不经组织传达，禁止私自打听山上首长们的住处和行止的。小梅却等了三、四天都没有等到消息。彭总大约太忙，把她一名小女兵忘记了。给总理当保健护士，见的大首长多了，倒也不再怯常彭总没有召见，就不能自己去拜望？果然电话挂过去，彭总就高兴地答应了：「小梅啊，欢迎，欢迎，你和总理讲一声，如果晚饭后有空，就过来吧。」

小梅高兴得脚板都发跳，先绕去医院宿舍告诉了林姐，让林姐等电话，没准彭总也会立时让她去见一面的。林姐说不用打电话，那会传出去，犯纪律的。小梅说，那你就先到那山坡下去候着，权当散散步。

晚餐后太阳还老高，彭德怀身边的几名工作人员都外出游玩去了，只留下警卫员在院子里陪着。他坐在藤椅上看一份红头《快讯》。对面另摆了张藤椅，给客人留着的。中间是个四方形小茶几，搁着茶壶茶杯，还有一碟水果糖。

客人还没有到。彭德怀很快被《快讯》上的内容吸引住：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分管农业的，八月下旬回老家无为县视察工作并探望重病在身的老母亲。张恺帆新四军出身，过去一直在安徽、江苏一带打游击，对当地情况相当熟悉。无为县北临巢湖，南近长江，本算个鱼米之乡。

去年大跃进中，无为变有为，高产再高产，卫星满天飞，折腾得够厉害，到今年全县农村的公共食堂只供应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和不见油星的蔬菜。

张恺帆没想到的是，他母亲大人的病竟也是因严重营养不良，而引发腹部肿胀积水，命在旦夕。母亲大人拉住当了大官、多年没有回家探望的儿子的手，声如游丝地说：「鱼，鱼，娘想吃鱼……」张恺帆作为省委的农业书记，立即要求生产队长替他去弄一条鱼。可生产队长告诉他：队里的十几口鱼塘，连鱼花子都早被人偷吃光了，除非派人派船去巢湖里捕捉。张恺帆要替母亲尽尽孝道，当即拿出六十块钱作为酬劳。可是，还没有等到生产队长派人派船去捕鱼，张恺帆的母亲大人已咽了气……张恺帆忍着悲痛，草草办理了母亲的丧事，继续在农村视察。他去年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反过别人的右

倾。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当前农村最紧迫的问题是公共食堂。再这幺不顾群众死活的吃下去，肯定要吃出大灾难！水肿病已经随处可见。无论走到哪个公社、哪个生产队，看到的都是面带菜色、手脚浮肿的社员群众。自己的母亲就是个例子。作为领导干部，他又不便举出自己的母亲来做例子。中央的有关文件里，不也有提到，农村公共食堂要准备垮掉一部分吗？于是他在视察期间，大胆作出决定，向干部群众宣布允许「三还原」：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耕种还原，彻底纠正「共产风」。省委书记开了口，全县干部一呼百应，三天之内，无为县全县六千多个公共食堂「一风吹散」。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这股风，也很快传到了邻近的县、邻近的地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上庐山开会之前，已经了解到无为县发生的情况。他暂时没有表示态度。要上山摸准了中央的意向后，再来决定是制止还是默许。在省委第一书记中，曾希圣和四川的李井泉、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甘肃的张仲良等人一样，同属大跃进的激进派，紧随毛泽东不回头的。

彭德怀看完《快讯》，忍不住大声叫好：「好！安徽的这份材料好，张恺帆敢作敢为，是条汉子。娘卖屄的，为了老毛一个人的臭面子，就拿乡下老百姓的性命耍把戏？每个盛区都应当出他几个张恺帆，娘的来个先斩后奏，食堂统统解散……」

报告总司令！战士梅霞新到！

虽然没有身着军装，小梅仍是身子笔挺，双脚跟一碰，右手掌齐眉，向彭德怀行军礼。

彭德怀丢下手中的《快讯》，起立还礼，再握手请坐：「小战友，请坐罗，你还是一个兵！我们志愿军里，当年出了多少漂亮的优秀女兵……来来，喝茶。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水果糖。」

接过彭总递给的茶杯，小梅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激动。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首长见得不少，但不像彭总这样如父如兄，使她感到亲切温暖。其实，她在朝鲜战场上，也就见过彭总两、三回，彭总也不一定能记住有她这个女兵呢。

彭总说：「对了，前几天在花径湖边见到你，你讲你是三十八军战地医院的护士，我就想问你，是不是一次战地医院遭敌机轰炸，你冒着大火，一口气背出来六名重伤员，后来记了一等功的？记得你们军的军政委到司令部替你请功时，说简直不能相信，一名江西籍女兵，清清秀秀、瘦瘦高高的十九岁女护士，竟能背得动那些一百六、七十斤的大汉子，而且一连背出了六名！」

说起战争年代的人和事，彭德怀就双目炯炯，粗喉大嗓，神彩奕奕。

小梅却一脸羞赧。都差点错怪了彭总，以为他记不住那些陈年芝麻旧事。她低下头，眼睛望着地下。

彭总的目光落到她的鞋尖上：「小梅，把皮鞋脱了！我要检查、检查……记得我和你们军长、政委到医院里看过那名女兵，她脚掌上有伤，还烧坏了两根脚趾头……」

小梅已是两眼泪花：「首长，不要看了吧？比起战场上那些真正的英雄，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做的哪点子事算什幺？好，首长要检查，就检查……」说着，小梅脱了皮鞋，脱了短袜，露出右脚掌上的一条伤疤和两根至今黑糊糊焦枯着的趾头。

彭德怀见状，闭了闭眼睛：「好了好了，穿上鞋袜，没有伤残就好。

我的记性还不太差……你受的伤，没有给你的行动带来不便吧？」

小梅穿好鞋袜，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谢谢首长关心。平时走路还好，跑步就不行，总是短了什幺

似的⋯⋯一点也没有影响我的生活和工作。」

彭德怀问：「你是哪年复员的？老家在农村？」

小梅回答：「一九五四年回国，一九五五年复员回赣州老家农村。军分区首长了解到我在战地医院当过护士，但没有经过正规学习，就保送我进了南昌护士学校。护校两年毕业，分配到省医学院附属医院高干病室工作，也两年了。」

彭德怀说：「很好，你立过功嘛，算学有专长了。今年多大了？成家了吗？」

小梅红了红脸：「二十七了，还没有对象呐。」

彭德怀略带不解地望着小梅：「有什幺原因吗？在地方工作得不愉快？」

小梅说：「也没什幺不愉快，在省委高干病室工作，条件蛮好的⋯⋯我只是常常想念部队生活，很艰苦，也危险，但人和人的关系单纯、真诚。首长，不怕你批评，我做梦都想回部队⋯⋯当然，我也知道，实际上不大可能。」

彭德怀笑了：「看看，你这个小鬼，对部队还很有感情的⋯⋯我也不大适应地方工作，某些部门，人和人的关系弯弯曲曲，同志之间也使计谋，搞策略。个别领导人特殊化、官僚化得厉害。有时看不惯，就要吼几嗓子，尽得罪人。我也是习惯战争年代，是非清楚，战友之间直来直去，也吵架，也骂娘，但很少有私心杂念⋯⋯看来，你和我都是巴顿将军式的的人物，战争贩子，到了和平时期，日子反而不好混。」

小梅被逗笑了：「首长，看您说的，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怎幺会是战争贩子呢？」

彭德怀哈哈大笑，这个女兵娃娃是很单纯、可爱：「你真想回部队？

有什幺具体打算？」

小梅报告彭总，她已报名参加援藏医疗队，是军区组建的。今年三月西藏叛乱平息后，那边需要大量的医护人员。本来随医疗队八月份出发的，后来省委要抽调一批人上山来服务，就把她给留下来，并通知她明年夏天才去西藏了。

彭德怀点点头：「很好，年轻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练，有出息。今年二、三月间，本来我也要去拉萨的，后来平叛顺利，那些叛乱分子不经打，只半个月，就降的降，逃的逃，跑印度去了⋯⋯对了，你申请进藏，你父母同意吗？他们在乡下生活得怎样？」

小梅见彭总问起她乡下父母的生活情况，脸盘上就像忽然掠过一层乌云似的，低下了头，不知该说什幺好。

彭德怀知道她心里有顾虑。记得周恩来说过，赣州乡下已经开始闹饥荒，流行水肿玻便又问：「小梅啊，你在南昌工作，一年回几次老家？

勇敢点，和我讲实话。」

小梅陡地抬起波光盈盈的大眼睛，反问：「首长啊，您是真的让我讲实话？」

彭德怀没想到这名秀丽的女兵会拿话激他：「当然要听你讲真话！在战场上，谁讲假话，谎报军情，军法处置，杀头的！」

小梅受到鼓励，挺胸昂头说：「好，我讲真的。我父母住在赣州郊区农村，本来生活算很好过的。但去年不知谁个昏了头，工不工、农不农的，杀猪杀鸭，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砸掉好锅炼钢铁，拆掉房屋盖工厂，大家玩戏法样的玩了大半年，到今年开春，公共食堂只供应稀米汤、黄菜叶子汤……还不准社员家里起伙，弄点薯根，蕨粑吃都要受批判……二月里我回家过春节，不要说猪、鸡，连猫和狗都打光了，吃掉了。五月份我又回去一次，父母亲和两个弟妹都得了水肿病，亏了我带回去二十斤黄豆，才救下四条命……可我们村里，已经饿死了十多口人。母亲告诉我，是天下荒年，再这幺下去，不晓得有多少人送命……可省城的报纸、电台，仍在天天宣传大好形势，号召继续跃进。不瞒首长，我申请去西藏工作，也是想留下自己的一份工资①，帮我乡下的父母弟妹度饥荒。我知道我这是自私，家庭观念重。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登时，彭德怀眼睛里冒出了火星子：「你们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知不知道赣州乡下的情况？有不有救灾措施？」

小梅说：「应该是知道的，何况全省也不是赣州一个地方闹饥荒。听讲有内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已死了两万多人，还有一百万人得了水肿……可是上个月省里组织我们服务人员上山前，宣布了一条严格的纪律，在山上见到任何中央首长，如问起江西地方上的情况，只许讲好，不许讲坏，不然以破坏中央会议论处。」

彭德怀气恼得一掌拍在茶几上，茶杯、茶壶都差点震到了草地上：「混蛋！党的事业坏就坏在这批马屁精身上……娘卖屄的，他们一个个也是带兵打仗出身的，到了和平时期，做了狗官，就成了两眼向上的化生子……对不起，小梅，我又动粗口骂人了。要是在战场上，他们敢这样胡来，不把老百姓的性命当性命，老子早下命令毙他几个狗日的了！」

小梅见彭总动怒，不安地看了一眼四周，说：「对不起，是我乱讲的……情况也许没有那幺严重，只是个别地方的灾情。」

彭德怀依然两眼冒火：「个别地方？甘肃、青海一带早就闹饥荒了，军队动用大批车辆抢运粮食。上个星期我们坐火车路过河南、湖北，沿途都看得到逃荒的人流。这里还有份《快讯》，安徽无为县也发生灾情，省委农业书记的母亲都饿死了……好了，我也不发火了。小梅，在山上，你算个证人，你知道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过吗？党章上不是有一条，共产党员有权向包括党中央主席在内的任何领导人表达意见？」

小梅说：「总理上山的头天晚上，我就讲了。是总理先问起来的。我还对总理提过，如果有机会，真想去向毛主席反映，乡下的公共食堂不能再吃下去，已经吃出人命了。可总理怕我惹乱子，要求我不讲，反正中央这次到山上开会，就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

彭德怀望着小梅，心里有些隐隐作痛。党章是党章，一些条文早已沦为表面文章。是不宜让这个女娃娃去向老毛反应如此重大的问题。弄不好，江西省委会怪罪于她，她会吃亏一辈子……停了一停，彭德怀叹了口气，说：「小梅，总理的吩咐是对的。关于去年的共产风害苦人，公共食堂饿死人，要讲话，要发炮，还是由我们这些人出面比较好。不然，我们这些大官老爷们，日后怎幺有脸去见那些革命先烈？战争年代，有人牺牲是常情，不可避免；到了和平时期，哪能用一句什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之类的话，来掩盖路线偏差、政策错误？历史是蒙混不过去的！」

小梅听得出彭总内心里的愤懑。彭总也是尽量在克制着，以免在她一名普通护士面前，说出更为激烈的言词。

彭德怀再又长叹一声，神色平静了些，转以开导的口吻说：「小梅啊，去年的许多不正常情况，可算是好心办下坏事，妄图一口气吃成个大胖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吃出一身浮肿病，全党得到教训。我们还是要相信党组织，相信党中央能彻底纠正。你也知道了，这次在山上开会，就是为了解决共产风、公共食堂这些问题。我相信你一名战场上立过功的年轻同志，能正确对待。」

小梅望着彭总，温顺地点了点头。她看看天近傍晚，远处的山谷已起了白茫茫雾霭，如同海上的波涛在翻滚，在奔涌；天边的晚霞，则是把近处的树林、别墅，抹上耀眼的金光。人在晚霞里，如同画图中。对了！光顾着讲老家乡下的事，差点子把个林姐给忘了。于是，她望着彭总笑了笑，试探着说：「首长，山上的医院里，有位林姐，也当过志愿军呢。」

彭德怀眉头耸了耸，心里一动：「姓林的女兵？什幺名字？她在朝鲜见过我吗？」

小梅说：「她叫林燕娇，文工团员，说是您认得的。」

彭德怀惊喜地站了起来：「林妹子？我的干女儿啊！没想到她在这里工作。好几年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这人也是太粗心了。」

小梅没想到彭总会这样兴奋。林姐竟是彭总的干女儿。难怪提到彭总到了山上，林姐就红了眼睛呢。林姐心里也真藏得住事，从没听她透过口风。

彭德怀手一挥：走走，现在就带我去看看林妹子去。

小梅却站着没动，脑子里飞快地想了想，说：「您若是亲自去找她，目标太大，整个医院都会传开的。」

彭德怀拍拍脑门，觉得小梅所虑有理：「哪好，哪好，我去挂个电话给她，叫她马上过来。」

小梅仍是机灵地摇摇脑袋：「还是我去吧，讲不定，她现在已经到了山坡下，等着上来见您哪。」

说着，小梅快步出了院子，下了石阶。她走得快时，是有点瘸。

想到马上就要和林妹子见面，彭德怀不禁很有些感叹。林燕娇广东人，一九五三年随志愿军文工团回国。她们文工团随即改制为中南海歌舞团。是总政副主任萧华那小子根据周恩来的授意干的，为的是中南海每逢周末都办舞会，有了自己的歌舞团，就不须到外面去挑选女演员和乐队来为老毛等人服务了。萧华他们做成既定事实，才报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核准。还没有等彭德怀批下报告，中南海歌舞团就在北戴河演出时出了情况，被江青一封信告到中央书记处，揭发老毛在那里玩弄多名女青年，包括一名志愿军女文工团员。这名女文工团员就是彭德怀的干女儿林燕娇。彭德怀一怒之下，也真不给老毛面子，即以国防部长兼志愿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解散不合军队建制的中南海歌舞团，人员分配到总政治部属下文艺单位工作。对于林燕娇，彭德怀更是亲自过问，把人要了回来，保送到军队文化学校补习文化，再鼓励她考上了军医大学。彭德怀算了却一桩心事。林妹子给他来过几封信，他太忙，没顾上回。林妹子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南方工作，后来就断了消息。彭德怀和浦安修没有生下子女，但家里收养着左权烈士的女儿、任弼时同志的女儿，加上从湘潭老家接来的侄儿、侄女，总共是七、八个孩子呢。彭德怀平日不苟言笑，表情严肃，心里却有一腔父爱。

彭德怀踱步到一株古松树下，望着下面山谷间的茫茫雾气。这庐山也真是他娘的云家乡、雾世界！云也好，雾也罢，说来就来，说散就散，神秘莫测，变幻无常。一座座山峰，一片片树林，一栋栋别墅，青青黄黄，红红绿绿，浮现在白茫茫云雾的上面，真就是到了天上……他娘的，难怪古人今人，都想来这山上当神仙……看看，那不是小梅，领着个同样漂亮的女青年，钻出云雾，踏着石级，一步一级蹦跳着似的，上来了？正是云中仙女，冉冉飘至。

彭德怀步下石级，接住了小梅领来的青年女子：「林妹子，是林妹子，五、六年不见面，你还是现样子……」

小梅在旁解释：「林姐早就到了，在坡下石凳上看书，等消息。」

林燕娇满脸绯红，看得出来十分激动。她大大方方在扶住彭德怀的胳膊，上到平地，才忽然叫起一声「阿爸！」一头扑到彭德怀的身上。

彭德怀很不习惯似的晃了晃肩膀，两手推着干女儿：「好了好了，这不又会面了？我们到那边坐下说话……你高兴，我也高兴嘛。」

林燕娇羞赧地看一眼小梅，仍是拉着义父的手嗔怪说：「我给您写了那幺多信，是不是秘书没有交给您？我都以为您不肯认我这个干女儿了。」

彭德怀笑出满脸慈祥：「哪里哪里，儿女不怕多罗。不怪秘书，是怪我太忙、太粗心，总是想着回信，总是没有做。反正晓得你进了医大，安心学习，有了出息，就放落了心……对了，你和小梅两个，怎幺认得的？是在朝鲜还是在这里？」

警卫员已经及时地搬来一把藤椅、一只茶杯。

林燕娇再又感激地看看小梅：「不是在朝鲜……我军医大毕业后，被分配来九江驻军医院工作。五月间，上级到我们医院挑选了几名医生，上庐山临时工作。我和小梅是在集训班上认识的。一百多名医护人员，只有我们两个是志愿军女战友，很快成了好朋友。我比她大两岁，她喊我林姐，我好喜欢有她这个妹妹。」

彭德怀高兴地点着头：「好女娃，好女娃。你既然晓得中央在山上开会，为什幺不来找我？我都上山一星期了。当了大夫，反倒怕来见我了？」

林燕娇说：「阿爸您说的什幺呀？这山上纪律特严格。我每天在这里的医院值班，根本不知道来了哪些中央首长，也禁止我们打听。还规定我们不准到别墅区散步，除非哪位首长传唤。只有萧副主任到医院看过病，认出了我。」

彭德怀留心到，林妹子眼睛里闪过几丝忧惧似的，遂问：「哪个萧副主任？是不是总政治部的萧华？」

林燕娇埋下眼皮：「他找过我多次，一会要枇杷露，一会要玉竹膏，一会要罗汉果茶，都是消炎止咳的。但他没有提到您也在山上。」

彭德怀说：「大约人家是遵守纪律的罗。林妹子，我记得你有二十八、九了，这几年，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

林燕娇又绯红了脸蛋：「您不理我，我都没敢向您报告……我前年成家了，已有了一个孩子。我爱人是军医大同学，分配在一起工作。」

彭德怀一听，高兴得呵呵笑：「好消息，好消息！我不但有了干女婿，还做了爷爷……是男娃，还是女娃？」

林燕娇说：「是个男孩，调皮捣蛋的。孩子有您这位爷爷，才是福气呢。」

彭德怀得意地摸一把下颔胡腮：「很好很好，我这做爷爷的是喜饱了。什幺时候安排你爱人带孩子来见见？你结婚、生娃娃，我都没有送份礼，喝你们的喜酒呢！林妹子，近几天能不能来？趁我在山上。我这里还有空屋子，他们可以住几天……」

林燕娇是既兴奋又为难地看小梅一眼。小梅说：「首长，怕是不行呢。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规定，中央会议期间，不准下山，不准请假，不准写信、打电话和山下的亲人联系。」

彭德怀脸上的笑意消失了，懊恼地拍了拍额头：「唉，娘的清规戒律就是多……搞了大半辈子，我们都掉进一套套规矩里，有时真羡慕老百姓的日子，想会女婿就会女婿，想抱孙子就抱孙子。」

林燕娇见义父这样想看到小孙子，忍不住提议说：「爸！那您就作个特殊安排，请中办杨主任帮帮忙啦……」

彭德怀想了想，才摇头：「会叫尚昆同志难作罗。主要是中央两个主席都在山上，就搞得和一级战备似的。我看这样吧，会议结束，能不能到九江停一天？我也是身不由己。或者，你和你爱人安排个探亲假，带娃娃到北京去探我嘛！浦安修同志还记得你，今年春节还问起过。」

林燕娇喜欢得小女孩似的直拍手：「太好了，太好了，我那一位会激动得睡不着觉，做梦都想不到的。」

彭德怀眼睛眨了一眨，忽又严肃地问：「林妹子，你工作、生活有什幺困难吗？好象有什幺事要和我讲？」

林燕娇迟疑地看小梅一眼，欲言又止。

小梅会意，拿起挂在椅背上的小照相机。

彭德怀看在眼里，歉意地说：「看看，光顾了和林妹子讲话……小梅啊，多谢你告诉我你老家的情况，还多谢你把我干女儿带来。你报名参加援藏医疗队的事，你脚上的伤，适不适合去那高寒地区啊？要不，等我回去给总后勤部的洪学智同志打个招呼。洪学智同志知道吗？志愿军副司令员，现在是全军的后勤总管。请他替你想想办法，进军医大也可以。但这事要守住嘴巴，透出去，就告吹。我这个国防部长，还从没有调动过一名士兵，算给你开个例。」

小梅登时人面桃花，欢喜雀跃，但又立时抿紧了嘴巴。她知道彭总和干女儿还有话要谈，遂起身告辞说：「彭总，我能不能和您照张像？我决不张扬的……」

彭德怀起了身，爽快地答应：「可以可以，趁天色还亮。林妹子，你当摄影师。」

林燕娇熟练地操起照相机，取好角度，调好焦距，替一老一少连拍三张合影。小梅接过照相机，问：「要不要替你们父女也留个影？」

彭德怀挥挥手：「现在不用，我们要等女婿、孙子到齐，再拍全家福。」

小梅走后，彭德怀重新坐下，问干女儿：「你好象还有事情告诉我？你吃糖嘛。」

林燕娇捧着茶杯，仍有些迟疑：「好不容易在山上见到您，就又讲烦心的事，惹您生气……」

彭德怀说：「有什么关系！五、六年没有管过你了，我这个当爸爸的很失职。我记得你老家是广东汕头市，父母都是城市贫民，大约也就没有吃公共食堂之类事情……什么事啊？不管什么难处，我总可以帮你解决。」

林燕娇躲不过义父那犀利的目光，咬了咬嘴唇，才说：「就是萧副主任……他到医院看病，认出了我，高兴得边咳嗽边拍腿，说毛主席也在山上，他要去报告毛主席，再安排我去见面……」

彭德怀额头上的青筋都突起来了，压着嗓门吼问：「这个东西！他作孽还作得不够？你怎么回答他的？」

林燕娇埋下脸去，滴下两行泪珠：「我求告他老首长，放过我一名普通医务人员，告诉他，我已经成家，有丈夫有孩子，要求他尊重我的家庭，我们也是军人……他竟涎着脸说：林妹儿，倒是一点看不出像是生过孩子的，还黄花闺女似的鲜嫩……」

彭德怀压住怒火问：「流氓成性！老毛那里，你不能再去。娘卖屄的，老子就不信他这个邪！」

林燕娇仰起泪眼：「萧主任笑我傻……他说多少条件好的女青年做梦都想到主席身边去，你倒是现成的机会都不用……」

彭德怀咬紧牙关：「这个活太监！专门替老毛拉皮条。难怪他生活作风不断出问题，官却是越做越大！」

林燕娇继续哭诉：「我告诉萧副主任，我是有家有室的人，要对丈夫和孩子负责任；我还是一名军医，不能再丢了军人的荣誉……他见我对那边死了心，就答应了，不再去报告……可他，可他又对我毛手毛脚……」

彭德怀低声吼了起来：「你揍他狗日的！在朝鲜，我不是命令所有的志愿军女兵都要学几路拳脚，以作防身？你们文工团的女兵，不是还给我表演过？你揍了他狗日的没有？」

林燕娇摇摇头：「他毕竟是个大首长，上将……我只是推开他，警告他，他再动手动脚，我就开叫，满医院的人都会来看热闹……他才住手。」

彭德怀问：「后来哪？还去纠缠过？」

林燕娇说：「去过两回，还是看慢性喉炎，是喝酒、抽烟无节制的恶果……他还拉过我的手，被我甩开了。」

彭德怀吼道：「你揍他！下回他再耍流氓，你搧他几耳光，狠狠搧！

告诉他，是我彭德怀叫你搧的！看他有脸告到老毛那里去。我正可以开军委生活会治他！」

林燕娇看着义父气愤的样子，倒是有些害怕了：「阿爸，您千万不要为女儿去生他的气，弄坏了关系……

他的背后，背后……爸，这次女儿又没有吃亏、没有上当嘛。」

彭德怀愣愣地瞪着干女儿，吐出一口恶浊之气：「娘的，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是哪一个人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不能太软弱。

特别是女孩子，要有点子刚烈……这样吧，山上的会，开到月中，还有一个星期就结束。回到北京，我会安排你们两口子去探亲……只要我在军队工作，总能保护你们……」

这时，警卫员在离他们父女十多步远的树下报告：「首长，张部长来了，在那边等着，问您今晚上有不有空，他想来聊聊……另外，天快黑了，开始下露水了，是不是请客人进屋去谈……」

彭德怀站起身来回答：「是洛甫吧？请他过来……小鬼，你快去我睡房里，把枕头下的一个信封拿来……林妹子，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张闻天同志和我有约。你可以再来看我嘛……你不单是我的干女儿，更主要的，我们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友，能在庐山上见面，是缘份。」

说话间，警卫员已小跑着拿来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彭总。彭德怀把信封交给林燕娇：「里面是三百块钱，你结婚、生娃两大喜事，我和安修同志都没有机会祝贺。你就代表我们，替你自己和你爱人各买一套新衣服，剩下的，替我小孙子买点糖果、玩具……」

林燕娇却不肯收这个大礼。彭德怀生气了：「林燕娇同志！执行命令，去完成任务！」

林燕娇听说是命令，才不得不收下。彭德怀赞许说：「这就对了，军人嘛，不要婆婆妈妈。」随即又转身对警卫员说：「张部长呢？请他来嘛。林妹子，你不认识张闻天同志吧？他是个有学问、有修养的领导人，我介绍认识一下，你再回去。」

林燕娇轻声问：「爸，张闻天部长是谁？」

彭德怀见问，心里登时怅然若失：当过志愿军，入党也七、八年了，不知道张闻天是谁……部队上的党史教材是中央统一编写的，连曾经是毛泽东同志的上级的前党总书记张闻天都被忽略了？有意还是无意？难道党的历史，已经变成共产党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共产党了？

瘦瘦高高的张闻天出现在他们面前。彭德怀热情地把林燕娇介绍给张闻天，没有说是自己的干女儿，只说是志愿军小战友，过去是文工团员，现在是一名军医。

张闻天儒雅而随和地与林燕娇握握手：「好个白衣天使，彭总是将士满天下罗。不容易，不容易，志愿军小战友，在山上见到总司令。」

林燕娇倒是想起来了，像是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位姓张的首长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

①中央对进藏工作人员实行双薪制。

第十七章　菩萨是你我供起来的

彭德怀请张闻天进到别墅客厅里。他们在中南海里也是近邻，常有往来。两人都生活简朴，不嗜烟酒，周末休息只爱下个棋，从不到春藕斋、紫光阁之类的地方去跳舞。因之一文一武，惺惺相惜，彼此敬重，很能聊到一起。这次在山上，正巧彭德怀住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张闻天住一百七十七号别墅，

相距一道小坡，几丛花树，更是方便两人一起散步、聊天了。往常在中南海那座便衣岗哨出没无常的皇家园林里，老友之间聊天自然会有种种禁忌；而这次住到这海市蜃楼般的避暑山庄来，清新的空气，清凉的气候，幽静的景色，使人顿觉整个心身都松了绑似的，自由自在，天高地阔。他们都愿有一次交心交底的深谈。许多话，已经郁积在各自的心里多年了。

落坐之后，张闻天笑问：「山上夜夜丝竹，剧院那边今晚上是越剧《梁祝》，听说是毛泽东同志点的戏，浙江省委专门把剧团送上山，都是一流名角，你怎幺不去看？」

彭德怀说：「几张戏票都给工作人员看去了，你自己也没有去哟！」

张闻天说：「我去年在杭州过春节时欣赏过了，音乐、演员都很美，只是太过甜腻了些。」

彭德怀说：「我是个粗人，听不惯那个娘娘腔，看不惯那个酸溜溜的扮相。京剧四大名旦是男扮女，听讲越剧小生都是女扮男。结果是男不男，女不女。我要看剧就看《打渔杀家》、《十字坡》、《捉放曹》一类的武戏。」

张闻天笑了：「你这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提倡的百花齐放。」

彭德怀冲口而出：「他百花齐放？典型的一花独放。中央开会，从各地调戏班子，什幺作派？」

警卫员送来一壶清茶、两只有盖的茶杯。退下。首长谈话，工作人员都是自觉回避，不听传唤铃，不得进入的。国防部长的住处，自然多了几部军用电话、收发报机等，随时和北京的三军总部及全国六大野战军区保持着联系。

两人不觉地又谈起了当前的形势。谈形势又常要扯到党的历史、党的高层人际关系。几十年了，也是剪不断、理还乱啰！彭德怀说：「洛甫，你知道吗？周恩来在山上的保健护士小梅，也当过志愿军，还立过功的！她来看我，说起她老家赣州乡下已经流行水肿病，饿死了十几口人……我真担心，当前各地的饥荒恐怕不是局部的，情况不像老毛讲的一、两根指头那样轻松。」

张闻天品着茶，点着头：「不瞒你老总说，我近来有个挥之不去的预感，晚上都失眠，做梦都梦到饥荒。」

彭德怀问：「你也有这种预感？怕就怕出现全国大饥荒，老百姓遭殃。」

张闻天说：「这次上山前，我回了趟江苏，走了太湖流域十多个县。

过去是肥得流油的鱼米之乡……可是经过去年一年的瞎胡闹，公共食堂也都缺油少粮，三餐供应的都是杂粮稀饭，大锅青菜。社员群众公开叫骂吃猪食。有的猪食不如。过去猪食还有米粒。太湖流域的情况尚且如此，历来贫困的苏北地区哪？我没有来得及去。但江苏省委的同志私下告诉我，苏北几个专区已有八十多万人患上水肿病，死亡一万多人……那可是革命老区啊！当年，苏北的穷汉们用自己的血汗、用自己儿女的性命，支持、壮大了我新四军，打日本、打老蒋，直到组成苏北兵团，成为第三野战军主力之一，为我们党打江山立下大功劳，我们这些人也都进城做了大官……可我们去年都干了些什幺呀？简直失去理性，牛皮吹破天，连水稻亩产十万斤、小麦亩产三十万斤、马铃薯亩产一百万斤都相信，都登了《人民日报》！让全世界看我们的笑话；工业方面，则以为只要拿下了多少万吨钢铁，也不管什幺土铁、毛铁、废铁，就超英赶美！老彭，不瞒你说，我去年一年没有吱过一声。明知一些事情违反了科学常识，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不敢吱声，就是怕当右派、右倾。人其实是很自私的动物。

我自己身上就有很重的奴性，鲁迅所痛斥过的国民奴性。直到今年五、六月间，我在江苏农村走了一圈，看到那普遍的饥饿现象，我才羞愧到无地自容！每到晚上躺在床上，就责骂自己：你的共产党人的良知哪里去了？

你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你已经变成为一个十足的官僚，庸人，一个只念着个人名誉地位、老婆孩子的懦夫！」

彭德怀静静地听着。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在党内以儒雅、温和、礼让着称的前总书记张闻天，心里竟有着火样的激情。的确，像张闻天这种人，才真正称得上是共产党的良知和良心。不像有的家伙，脑袋里只装着他娘的什么「党的利益」，而一味压制人民群众的利益，死活不计！肝 嗣穹 瘱沟目诤湃春暗锰焐洗蚰装阒炝痢6杂谡盼盘斓淖晕仪丛稽 淼禄掣 怯型 小Hッ耆 成舷麓蠡枞龋 蟾」洌 约阂仓皇窃谥醒氤N 嵘稀⒄ 尉只嵋樯戏殴 邢薛募概冢 游淳堇砹φ 4.笊 埠艄 ？

彭德怀说：「去年的情况要是发生在东欧国家，人家老百姓早上街了，就又要请红军了。」

张闻天摇摇头：「东欧是东欧，中国是中国。中国的农民太听话了。

你不是也回过一转湖南？乡下情况怎样？」

彭德怀说：「湖南暂时不缺粮，老百姓还没有饿饭。但森林破坏得厉害，公共食堂半垮不垮。地县干部汇报工作，总是他娘的大跃进好，总路线好，人民公社好，上级领导英明，就和背书一样，不敢讲真话。周小舟陪我走了湘东北几个县。说是不缺粮，我看老百姓也只是半饥半饱。我特别去看了毛泽东家乡那个韶山公社，去年根本就没有增产七成！毛泽东回去看过，他相信。他口头上要求下面讲真话，骨子里还是习惯听下面撒谎。周小舟告诉我，韶山公社实际上增产不到两成，省里还从资金、劳力、农药、化肥各方面给了特殊照顾。但他不敢对毛泽东讲出全部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只欢喜听好的，一向他汇报问题就皱眉头，嫌人家给他报丧！」

张闻天闭上眼睛说：「毛泽东同志身上的一些毛病，其实早在延安时期就有所发作，可惜那时并没有引起警惕。事到如今，积重难返……我承认，我要负很大部分的责任。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这个党，这个中央，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彭德怀茶几一拍：「毛病就出在老毛身上嘛！不懂装懂，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以人民的大救星自居，惯搞一言堂，党就是他，他就是党！」

张闻天敬重彭德怀的豪爽脾性，敢于言人之所不言：「什么样的群众，产生什么样的政党；什么样的政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也正可说明，我们这个执政党还很不成熟，进入和平时期，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

彭德怀却摇摇头：「洛甫，你也是快六十花甲的人了，还这么书生气。对于毛泽东身上发展出来的一些毛病，你说你有责任，我看倒是真的！

当时在延安，你是名正言顺的中央总书记，党的第一把手；你却处处谦让，心甘情愿把个领袖地位让给他……你如果不是那么谦让，坚持做你的总书记，朱总司令做军委主席，只让老毛参与指挥军事，或许情况会好得多。还记得洛川会议吗？他在红军将领中玩不转嘛，没有人理会他那一套！

大家当时拥戴你，是因你处事比较民主，做人比较真诚，容得下不同意见，比他能团结人嘛。」

张闻天苦笑着说：「我不行。我不如他懂军事，也不如他会抓权。只要革命顺利发展，事业早日成功，我确是没有计较个人名位。领袖位置，谁能干，谁就来干。我那时就是这幺想的。」

彭德怀说：「洛甫，不是我说你，你的问题和老毛相反，老毛是太过自大，你是太过自谦。你在江西苏区就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很有威信的。你的马列水平比他高，洋书读得比他多。」

张闻天说：「可是毛泽东同志的古书读得比我多。他从古籍中学得不少帝王术，运用到党内生活来，就无往不胜。事实上，一九四 0 年之前他对我还是很尊重的，遇事总要请我作主。开会、作报告，也总是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一九四 0 年任弼时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刘少奇同志也从北方局回到延安，情况就大变了。那时，毛泽东同志嘴讲不搞山头，要搞五湖四海，可在延安党中央核心内，他经营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湖南班子」。彭老总你是湖南人，听我摆事实嘛。那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书记处，把我这个总书记挂到一边，书记处四名书记，主持党、政、军事务：毛泽东是书记处主席，其它三名书记是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任弼时还兼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四名书记，三位是湖南籍。朱总司令又是个不大管事的老好人。另外，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是湖南人萧劲光，延安中央警卫团司令员是湖南人王震……你说说，是不是个完整的「湖南班子」？我这总书记早就被架空了。自那时起，我就服了毛泽东同志了。他确是党内第一人。」

彭德怀对于「湖南班子」的提法并不完全赞同：「洛甫，你只讲对了一半。实际上，后来最敢和毛泽东争论是非的，也只是两个湖南人：一个任弼时，一个我。唉唉！可惜弼时去世太早，不然他去年肯定挺身而出，反对老毛的大跃进……再有，延安整风和整风之后，老毛批得最厉害、也是他最讨厌的两个人，一个是王明，一个是李立三。李立三是长沙人，历史上搞了不到五十天的盲动主义，被老毛咬一辈子。」

张闻天说：「李立三啊，我也同情。但不好出声。至于任弼时同志，就算活到今天，我敢担保，他早就被排出中央核心。一九四七年转战陕北，为了过不过黄河，他和毛泽东同志吵的那个凶啊，拍桌打椅。四八年抵达河北西柏坡，毛泽东同志已经对他很冷淡了。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任弼时同志没有上天安门城楼。」

彭德怀沉重地叹口气：「弼时也是好人命不长。不管你怎幺看，我还是觉得，弼时若是还活着，老毛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为所欲为。连带他那个婆娘，也是延安留下来的一大问题。」

张闻天深有同感：「你说蓝苹啊？麻烦，党内一个大麻烦。她现在是不管部长，想管的事都可以管。你继续讲。」

彭德怀说：「蓝苹最怕的就是任弼时。因为任弼时掌握着她在上海鬼混时的不光彩历史，坚决反对她插手党内事务。毛泽东却对她很放任，让她插手中央工作，搞他娘的夫妻档似的！洛甫你不晓得，一九四三年初我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有个关于「民主建政」的讲话。敌人不是常常骂我们不讲人性、人道吗？我谈谈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平等有什幺不好？

刘伯承、邓小平他们都是同意的嘛。我的讲话传回延安，老毛竟让他的婆娘给我起草一封信，进行批判。我是怎幺晓得的？是后来回延安整风，那婆娘自己讲出来的。那天，我本是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那婆娘竟把我拦在会客室说，主席为了你的那个「民主建政」的讲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话，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希望你今后不要再出类似的情况了。当时真把我气炸了！差点就问她什幺东西？一个上海滩的女戏子，爬到老毛床上也代表中央了？竟用这种口气和老子谈话？老子忍了又忍，只是问她：你代表谁来和我谈话？老毛吗？他为什幺不和我谈，要你来出面？我觉得你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

政治局不是给你们约法三章了吗？我讲这番话，已是对她够客气的了。洛甫，你猜这个婆娘怎幺回答我？她竟手一甩：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你以后爱作什幺报告就作什幺报告去吧！说完头一扭就走了。当时啊，要不是在老毛的窑洞里，换了别的地方，老子早就两个嘴巴搧过去了！狗娘养的，靠了个烂屄爬到老毛床上，就在党中央作威作福了！」

张闻天对于彭老总说到气愤的事情动粗口，已经习以为常：「你这一说，我也记起件事来了。也是一九四三年吧，王明亲自找我投诉的。可那时，我的总书记早就有名无实了。王明说，前段时间他一直病着，组织上已对他的问题有了结论，他很想找毛泽东同志谈谈，交交心，以利今后改错误，投入新的工作。他请康生同志转达这个要求。毛泽东同志却没有到医院探视，而派蓝苹来谈话。蓝苹在党内算个什幺？连个科长都不是。王明觉得受到蔑视，就摆了摆老资格说，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的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你可要负起责任啊！蓝苹却话里有话地回敬：你放心，没有人找他的麻烦了，他的身体自然好了。王明问：谁会找老毛的麻烦呢？通过整风，清除了张国焘的派系，我也做了检讨，认了错。蓝苹说：王明同志，这你还用问我？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呀，不过主席为人胸怀远大，不会与人计较就是了。王明说：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多得多罗，今后请多关照。蓝苹说：朝夕相处，我当然最了解我们毛主席。

其实，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还是很欣赏的，希望你把自己的才华用在正确路线上，全党都盼着出现一个大团结的局面，当然，自古「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王明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王明越听越不对头，毛泽东同志派自己的婆娘来，是来探看病人，还是来羞辱病人？不过，王明算是较有涵养的，而耐着性子说：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尊重的，过去在莫斯科，我最早动手把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农村阶级分析〉等著作翻译成俄文，介绍给共产国际执行局，并在《真理报》写文章推荐，这些都是事实嘛。蓝苹说：可你也搞了个「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把毛主席等人排除在外，是真正的小宗派团体！王明分辩说：是的，我开过玩笑，说过中国党内只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但只是一句笑话嘛，后来被人引用了嘛。我都检讨过了，为什幺就不给予谅解呢？蓝苹说：这正可证明你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我们毛主席，人家是酒后吐真言，你是谈笑见真章啦！王明说：蓝苹同志，你很聪明，很厉害，毛泽东同志有你这样一个贤内助，是很幸福的了，你今天这番谈话，我深受教益了。王明本想忍气吞声，就此结束谈话。蓝苹却不肯放过他，故意侧着脑袋问：你这是心里话吗？我可从来讨厌两面派、伪君子，前些年张国焘也用类似的话当面吹捧过我，可他背后却骂我「戏子」，说我是靠毛主席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但总比那些多年来一直在政治生活上演戏的人要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里演戏是什幺呢？是骗子！是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

张闻天说：「当时王明找我汇报这些时，都掉泪了。他说他不知道今后在党内怎幺工作。我只好安慰了他一通，要他不要和一个年轻女同志计较。彭老总啊，再怎幺说，以王明同志在党内的资历、地位、贡献，也轮不到蓝苹这种人去羞辱他呀！」

彭德怀气愤地说：「党内的事务搞成了他的家务事，成什幺体统！王明再犯错误，也曾经是党的领袖，要写进历史去的！蓝苹什幺东西？何凯丰就骂过，是顺着老毛的那根家伙往上爬的！」

张闻天苦笑了：「何凯丰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书生一个嘛，也骂这种粗口？我只记得他曾说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是照抄《孙子兵法》，得罪了人，「七大」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当上，被晾在一边。一九五五年死于医疗事故，不到五十岁哪。」

彭德怀吃惊地问：「何凯丰死于医疗事故？为一句话葬送了前程，我是今天才听你说……」

张闻天看一眼客厅外的门廊，提醒说：「彭总，声音低一点，你的工作人员好象回来了……毛泽东同志对于蓝苹的使用，是有些不大正常的地方，让她插手太多的党内机密。凡是她插手的案子，中调部、

公安部都吱声不得。」

彭德怀压低了声音问：「去年二月，蓝苹的第一个老公黄敬同志在广州是怎幺死的？我问过陶铸，他说搞不清楚。我说他肯定清楚，只是不敢说。」

张闻天说：「很黑暗。黄敬是个很优秀的干部，十七岁入团，十九岁入党，参加领导过北平「一。二九」运动，一直在北方局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后来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八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幺个人物，年纪又轻、又能干，有知识学问，当然有人很不顺眼了。他一九五七年冬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质疑中央关于「十五年内超英赶美」的提法缺乏科学依据。去年一月杭州会议上，我亲眼看到毛泽东同志在会场的走道上碰到黄敬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不是俞启威吗？我们又见面了。

你年纪不大，却是个老右倾分子。过去不成材，现在还是不成材，怪不得蓝苹看不上你！我要是个女人，同样看不上你！中央号召赶超英美，全国工业战线出现轰轰烈烈的跃进局面，唯独你个机工部部长、科技委主任不赞成，好大的胆子！你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次开会，你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你的问题……黄敬被毛泽东主席突如其来一顿批评，知道大事不好，浑身冷汗，第二天就病倒了。」

彭德怀问：「后来哪？黄敬就被吓坏了？我去年没有出席杭州会议。」

张闻天说：「黄敬还是抱病出席会议，样子很可怜。毛泽东同志在会讲话时，再次点了黄敬的名字：一九五六年是恩来和陈云等人大反「冒进」，反来反去，反的是人民的积极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力量，右倾老爷们是完全看不到的！比如有个叫黄敬的人，此人历史上怎幺样姑且不论，在社会主义高潮的今天是完全跟不上了，名为机械工业部长，又是科技委主任，公然反对超英赶美，真是反动得很。我看黄敬这种人，只配当反面典型！」

彭德怀说：「老毛也太过分了，吃醋吃到二、三十年前去了！无非人家黄敬第一个操了蓝苹嘛，谁能料到后来蓝苹会投奔到延安，混到了老毛床上？黄敬能有什幺责任？听那婆娘和黄敬分手后，去了上海，又和好多个男人结合过。一个烂货，还值得吃醋！」

张闻天见彭老总说的那幺粗俗，又那幺认真，忍不住笑笑：「我记起来了，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冬天吧，毛、江两人的男女关系在延安闹得不可开交，毛是有妇之夫，爱人是贺子贞同志嘛，前线的好些将领都反对，包括远在安徽的新四军政委项英，都联合了十九名师级以上将领给中央拍来电报，反对毛、江同居。毛泽东同志为了取得政治局同志的谅解，而让蓝苹给中央写过一份材料，交代她个人的经历。材料由毛泽东同志转交给我。倒是老实交代了她在青岛、上海期间和几个男人的关系。她原名李云鹤，老家山东诸城。她的第一个男人不是俞启威，而叫魏鹤龄，青岛实验戏剧学院的同学，相处了几个月就分了手；第二个男人才是俞启威，办了结婚手续。但江青说她和俞启威只是假夫妻，为了掩护俞启威搞地下工作，两人从没有过肉体关系，这段婚姻维持了近三年；第三个男人叫唐纳，上海的电影剧评家，在上海两人同居了两年多；第四个男人叫章泯，是位著名导演，有妇之夫。淞沪抗战后，两人分手，章泯去了重庆，蓝苹投奔延安。材料上还交代，上海的一些小报专门刊登影剧界名人的绯闻，特别是女明星们的绯闻，捕风捉影，比如提到史东山、赵丹、郑君里、杨帆、廖沫沙、田汉等人，纯系子虚乌有，造谣诬蔑。」

彭德怀哈哈笑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她自己扯出野男人一大串……洛甫你记性好，记得这幺清楚。我讲那婆娘不是个东西吧？至少，老毛也是第五把手了。捡人家吃剩的，还当营养品。那份材料呢？你没有留下来？」

张闻天说：「没有。也没有交给其它人看过。我是尊重女同志的。她自己的经历，向组织上交代清楚

了，又没有查出有政治问题，我尊重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感情。保留这种材料有什幺意思？不是君子所为。我把材料退还，让蓝苹本人销毁。当时反对的人很多，还是我和恩来两人分别说服朱总司令、王明、博古、何凯丰他们，在政治局内订了个约法三章。当时只是同意他们同居，而不是结婚。因为毛泽东同志的爱人是贺子贞同志，去了苏联治玻」

彭德怀说：「贺子贞我很熟悉，红军女英雄。井岗山根据地最初是由贺子贞和她哥哥贺怡领着当地农军创立的。老毛也好，我也好，实际上都是带了人马去投奔人家贺氏兄妹的。贺子贞那时才十八、九岁，蛮漂亮、蛮爽朗一员女将。老毛是有手段，上山不到三个月，就把人家小贺搞到手了，完成革命的结合。可老毛原在长沙有爱人呀，杨开慧已经替他生了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被军阀何健捉住，母子四人一起关进牢房。

杨开慧直到三年之后的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因为不肯宣布和老毛脱离夫妻关系，才被何健下令枪决……你讲死得冤枉不冤枉？」

张闻天说：「这里我插一句，长征到达陕北后，贺、毛经常吵架，甚至动拳脚。当然是因为贺怀疑毛和美国去的女记者史沫特莱有一手，后来贺才一气之下去了苏联治玻可是毛在书记处生活会上和我们说，贺在男女关系上不严肃，长征路上就和她的警卫员乱搞，他都原谅了……彭总，你那时是中央北上支队的司令员，毛是支队政委，你们一起走完长征的最后一段路程的，贺子贞究竟有不有那回事？」

彭德怀瞪圆了眼睛：「亏他讲得出口！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北上，洛甫你个中央书记也是一起走的嘛。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支队到达陕北，整整一年时间，天天打仗，突围，途经八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九死一生的闯了出来，他们两公婆天天在一起，贺子贞怎幺可能和自己的警卫员乱搞？我只是晓得，在那样艰苦打仗、只顾逃命的一年里，老毛也没有少在贺子贞身上发泄性欲。他使贺子贞怀孕三次，流产一次，洛甫你不晓得？最不尊重女同志的就数他了。李敏就是在长征路上怀上的嘛！能说李敏不是他老毛的女儿？他的私生活一塌糊涂，讲一套，做一套，无道德。」

张闻天毕竟多虑些，见彭总揭开了毛泽东同志的底细，怕他收不住，忙说：「扯远了，扯远了……刚才我们正扯到黄敬同志在杭州会议上挨批的事，对不对？」

彭德怀喝了杯茶水。彷佛也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激烈了些，也就转了话题：「失敬，失敬……黄敬后来怎幺死的？我记得他个子不高，是位年轻、精干的同志嘛。」

张闻天回头望了一眼客厅门廊那出口处，没有发现有服务人员候立，才放低了声音：「黄敬在会上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就像政治上被判了重刑似的，浑身打哆嗦，瘫软在椅子里，散会时连站都站不起。还是主管工业的薄一波看着他可怜，扶了他一把。当天傍晚卫士见到黄敬进到蓝苹的住处，一进门就跪下了：云鹤，云鹤，你救救我……蓝苹见状，也惊吓得后退两步：你这是干什幺？我现在不是云鹤了，懂不懂？站起来！

黄敬不肯起来，只顾在地下磕头：蓝苹，蓝苹，你救我，救我……蓝苹彷佛明白什幺了，厉声喝道：你给我站起来！我不是蓝苹，是江青！听到没有？你这条没有脊梁骨的狗，滚出去！给我滚出去！黄敬爬了起来，可怜巴巴地望着江青，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江青同志，看着我们过去的情份上，你替我在主席面前讲句话……江青大怒：你死到临头了？来人！把这个家伙拉出去！　　凭幢涣娇　朗克突亓俗〈Γ　1.ǜ媪酥邪熘魅窝钌欣ァQ钌欣ネ　炯　凭匆丫　　癖览＃　睦锸峭　梱模　扇怂退　ス阒菀凰　蒲　盒莇ｉ⒅瘟啤6　率　眍　凭创恿蒲　郝ド洗翱谔　伦陨保　こ芍厣恕Ｋ徒　皆杭本齲　　艘恍瞧冢　吹顾懒恕？上ó晃蝗瞬牛　　考陡刹浚　诰　永锼阕　　偶栋桑康故侵芏骼赐　炯岢秩眯禄　绮シ⒁惶跫蚨滔　ⅲ夯凭赐　疽虿〔恢危　诠阒菀皆喝ナ溃　砟晁氖　　辍！？

黄敬死得可疑，彭德怀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一旦听到张闻天道出实情，仍然十分震惊：「这天下成了哪一个人的了？我们是共产党哪，怎幺可以这样……和封建时代有什幺两样？革命同志之间，这样无情无义，连农民起义的领袖都不如。洛甫，你讲的这些，都是确实的？」

张闻天点点头，声音更低了些：「千真万确。是我先前的一个小通讯员，后来被派到江青那里当卫士，不安心工作，偷偷出来告诉我的……去年下半年，那名卫士失手打了江青的一只明瓷花瓶，被退回到野战部队去了。」

彭德怀身子抖了一抖：「娘卖屄！真是做得出……对了，听讲一九五五年上海的潘汉年、杨帆被捕，也和江青这女人有关？」

张闻天说：「就是毛泽东同志委托江青、康生去办的嘛，连公安部长罗瑞卿都没让插手。潘、杨都是周恩来手下的人，很冤枉。听说罗瑞卿私下抱怨过，两个久经考验的同志，怎幺可能是内奸？杨帆的情况和黄敬类似，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和蓝苹关系不寻常，也是要封口嘛。现在潘、杨都被判了无期，关在湖南洣江茶场，大约是活着出不来了。」

彭德怀懊恼地双手捏成拳，在沙发背上捶了捶：「陕北十二年，我们推出了一位领袖。大家只顾了打日本，打老蒋，争取革命胜利。没想到打下江山，搞成这个局面，和过去的皇帝老子有多少区别？」

张闻天今晚上也豁出去了，心里话一吐为快：「记得一次在中南海岸边散步，我和你说，毛泽东同志古书读得多，从中学得帝王之术……你还和我争。那次我避免争论。」

彭德怀说：「对，是有这个事。帝王之术，就是特务政治嘛。听李锐讲，一部《资治通鉴》，老毛读了十几次。」

张闻天说：「老彭，你想想，你、我身边有多少个系统？公安部罗长子一个系统、政保部谢富治一个系统、政法委康生一个系统，还有中央警卫局、秘书局、生活服务局，你、我这些领导人家里的卫士、秘书、保母、司机，甚至包括厨师在内，不都每月都要回各自的系统过组织生活会，汇报工作？我们敢在自己家里议论党内是非、领袖功过吗？敢在电话里讲讲心里话吗？我们这些人，早就生活在一张网里了。可以说，比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还要严密些！每想到此，我总要不寒而栗。」

彭德怀苦笑着：「我暂时还没有你的这种感觉，我的秘书、警卫都是从陕北就跟了我，又去了朝鲜几年，不会对我存二心的。但家里还有保母、服务员，都是后来分派下来的，就没有把握了。洛甫啊，你、我心正不怕邪。为人不做亏心事，哪怕半夜鬼打门？去他狗日的！老子大半辈子枪炮里闯过来，不吃这一套。当讲的还是要讲，当吵的还是要吵。不然一个个明哲保身，胆小如鼠，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岂不连魏征、海瑞那些封建臣子都不如？」

这时，警卫秘书站在客厅门口咳声嗽，报告：「首长，黄总长拍来一封电报。」

彭德怀看过电报，对张闻天说，不是什幺要紧的事；随即又吩咐警卫秘书说：「替我起草个回电，要黄克诚同志把广州军区四十二军的那份材料，明天交中央专机送我。另外，他想上山住几天的事，若中央会议不延期，他就不要来了。若延期，他可以来休息、休息。」

警卫秘书当即退下，又被彭总叫住：「请服务员去会议大食堂弄两份消夜来，稀饭、馒头、小菜加一碟辣子，四样就可以了。」

彭德怀说：「去年年初，老毛批周、陈的「反冒进」搞起来的嘛！可惜恩来骨子不硬，至今不敢放个

屁。」

张闻天说：「恩来是虚了胆了。恩来不吭气，陈云不上山，去年的问题怎幺谈得透彻？我看这次会议很可能轻描淡写，文过饰非。」

彭德怀说：「不可以！我主张大家放炮，谈深入，谈彻底，把去年的错误摊开来，不要遮羞盖丑！不然，老百姓闹饥荒，人家不认你这个共产党。」

张闻天说：「好，我也主张把去年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我要认真准备一个发言……老彭啊，菩萨是你、我当年供起来的，供了这幺多年，也该应验、应验……」

第十八章　领袖面子百姓肚皮

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散步到锦绣谷仙人洞附近时，并不知道毛泽东正由保健护士小钟陪同在洞内玩赏。仙人洞原名佛手岩，洞外岩石参差，壁立千仞，下临无地，很像一只巨掌竖立，「掌心」内陷，为一石洞，洞高六米，宽近十二米，深达十四米，可同时容纳百十僧人打坐颂经。洞中有「一滴泉」，终年滴水，清澈晶莹，僧俗誉称「洞天玉液」。说是入洞者仰头接饮「玉液」，皆可强精固元，益寿延年。历代为佛门净地，敬祀的是晋代高僧慧远法师；直至清代嘉庆年间，才被道士占有，改祀道家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更名为仙人洞。岩洞的侧对面，即是御碑亭的背后，有蟾蜍石横出虚空，惊险奇绝，上勒「纵览云飞」四个大字，亦是一著名景观。

还是王光美眼睛亮，她见毛主席的卫士长、卫士多人守候在仙人洞外，忙提醒少奇止步：我们还是先在外面等一等，主席出来后，再进去吧。

刘少奇笑笑说：「也好，我先抽支烟，免得进去闯到活神仙。

原来洞中光线幽暗，毛泽东和护士小钟正在深处仰饮「玉液」。毛泽东嫌仰着脖子不舒服，小钟便一小口一小口的先仰接了，再一小口一小口的来喂给伟大领袖。唇舌相接，其妙无比，更是强精固元，真真快活如神仙了。

饶是毛泽东耳聪目明，听到了王光美和卫士们的说笑声音，轻轻拍了拍小钟，而向外喊道：「光美哇！你下来，和少奇一起下来，饮饮这里的「洞天玉液」……」

刘少奇却谦恭地坚持着，定要等主席先出来，自己再下去。于是王光美到洞口嚷道：「主席呀，少奇要在外面等您啦。」毛泽东则又在里面说：「光美，他不进来，你进来呀。」

刘少奇点了点头，示意王光美先进去陪陪，自己则留在洞外和卫士们聊天。他不同意主席的卫士们称他为「刘主席」，强调我们党和国家只有一个主席，就是毛主席；大家喊我少奇同志最好了，我听得习惯，又感到亲切。

不一会，毛泽东即由王光美和小钟一左一右地搀扶着出来了，眼睛眯缝着，不太习惯洞外边的强烈光线似的。刘少奇连忙趋前两步，以示恭谨。

毛泽东在洞中畅饮过「玉液」，心情甚佳。他睁开眼来，指着不远处的石凳，对刘少奇说：「正好，正好，这里山石幽静，我们可以聊聊。」

卫士长听说两位主席要聊工作，立即命一名卫士将两方随带着的防潮棉坐垫放到那石凳上去，再分头上两边的路口去守候。王光美则拉着护士小钟的手，到御碑亭里话家闲去了，那模样直像大仙姑领了一位小仙子。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石凳上坐下。毛泽东掏出熊猫烟，自己先含上一支，再让给刘少奇；刘少奇则先替毛主席点上火，再掏出自己的大前门来吸着。毛泽东笑道：「你荣任国家主席，吸的烟却不肯升级？」刘少奇笑说：「大前门抽惯了，也是怕抽上好烟，以后再抽次烟，反倒不习惯。」

毛泽东呵呵笑：「你那也是能上不能下，所以干脆不上。事实上，你已经上了嘛，宪法也没有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制……好好，我和你扯几句最近的事。会议已经分组讨论了一星期，我天天看各组的简报，很热闹啦。各路诸侯，去年头脑发热了的，大都做了些检讨；去年被插了白旗，受了点委屈的，也已经发过牢骚，算出过气了。是不是再讨论个两三天，就差不多了？」

刘少奇吸着烟，听着，思索着。他心里不大同意毛泽东对去年工农业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对广大农村中存在着的严重问题掉以轻心。问题尚未谈透，是非尚未分清，就草草收场，让左的一套继续蔓延下去？那一来，共产风、浮夸风、吹拍风就会继续刮下去，从而使去年的错误演变成长期性、全面性错误，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慎重地说：「会议的前一段，各组讨论相当热烈，大家都比较敢讲心里话，敢反应真实情况了，值得肯定。但也要看到，还有相当一部分省委书记，或是保持沉默，或是轻描淡写，或是谈问题言不及义，避实就虚，不肯从思想上和去年左的一套决裂；还有的持观望态度，在揣摩中央的风向，等等。所以，会议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说：「明白了，你的意思，仍是那个「成绩讲够，问题讲透」。「讲够」是虚，「讲透」是实。怎幺才算讲够、讲透呢？你对前段整个会议的情况，是个什幺看法？」

刘少奇说：「我的看法是「两头小，中间大」。」

毛泽东说：「讲得详细一点？」

刘少奇说：「「两头谢，就是一小部分同志认为去年的错误是带全局性质的，中央应下大决心纠正，才可扭转当前经济的严重局面；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则认为去年的大跃进无大错，只是在各地方执行过程中出了些偏差，中央应在纠偏的同时，继续推行工农业大跃进的方针。「中间大」

则是多数同志认为，去年的大跃进虽然出了严重问题，但总的路线方针还可以，也就是七分、八分成绩，三分、两分失误。中央应在纠左纠偏上作出较大政策调整，以利继续前进。」

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你的「两头孝中间大」，实质上也就是左、中、右。你可不可以举出几个代表人物来？」

刘少奇苦笑笑，摇摇头：「我仅是个很粗泛的估计，不是很准确的。举具体的同志做例子更难，特别是「两头谢，容易伤害人的。」

毛泽东说：「哪好，你就把我划进你的那个「中间大」去吧。芸芸众生，我算一个嘛。你还有什幺高招啊？」

刘少奇说：「建议以本次会议讨论出一个文件，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归纳成十几二十条，以由政治局的名义发下去，作为全党工作的指针，以统一各级干部的思想、行动。」

毛泽东点点头：「可以，正是我原先的想法。就以我在开幕式上谈的那十九个讨论题目做基础，综合这次大家讨论出来的要点，搞出一个会议纪要性质的东西。」

刘少奇说：「文件内容以纠左为主，既要具体些，又带灵活性。但不模棱两可，使下边有章可循。人民公社体制要完善、要发展，三面红旗要坚持高举，土法炼钢浪费大，效益差，要停止，「五风」要制止……这些内容要具体、明确，不能含糊；对农村公共食堂，则可以灵活些，不作硬性规定。部分实在坚持不下去，已经无米下锅的，要允许解散。何况有的早就实际上散伙了，社员已经回家起火的，就不要再强迫恢复了。部分办得好的食堂则要坚持，留作示范。」

毛泽东忽然问：「安徽农业书记张恺帆的那个材料，你看了吗？此人倒是气魄大得很，为了他母亲大人病死前没有吃到一条鱼，下令解散了无为县全县六千多个公共食堂，了得了不得？去年大跃进，「无为」变「有为」。今年一纠左，「有为」又变回「无为」。」

刘少奇说：「张恺帆我认识，是老新四军的，做过师的副政委，人还算正派，有能力。他这次的材料我看得粗糙，没有过细，只觉得反映的是公共食堂的客观问题。食堂办得好，棒子打不跑。一个晚上可以垮掉的六千多个食堂，大约本来就无可留恋的。当然，处理食堂问题，不能再搞「一风吹」。去年畅行「一风吹」，吃了大苦头。」

毛泽东觉得，自今年四月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当上国家主席之后，他在自己面前谈论问题时，已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分量」来了。不过，对少奇同志的这种新的印象，毛泽东也只能放在心上，风物长宜放眼量罗。于是语重心长地说：「这次的会议，各路诸侯们讨论得很热烈，甚至向中央放几炮，都没有关系。有人向我反应，彭德怀同志几乎天天都在发炮，可是会议简报上读不到，被人「整理」掉了。

要防止刮另一股台风。担心出现团结问题。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困难一大堆，如果任由一些同志意见对立，不能统一认识，就可能出现分裂。所以我想会议还是按原来安排，只开到十五号，通过一个会议纪要，之后各路神仙下山，各忙各的去。」

看来，毛泽东是决意要让本次纠左会议，浅尝辄止，见好就收。刘少奇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终归只能顺从毛泽东。他心里明白，自己这个「国家主席」是毛泽东让当的，人大会议的选举只是补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在毛泽东同志面前，是谈不到尊严不尊严的。周恩来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和陈云一九五六、五七两年领导的反左倾、反冒进明明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可是去年毛泽东同志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硬说他错了，逼迫他在党代大会上痛哭流涕作检讨；事隔一年，实践证明犯错误的正是毛泽东同志本人。但谁也不敢公开提出替周、陈平反。除了彭德怀那个大炮筒子，党内再无人敢于顶撞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侧过脸去，见毛泽东正楞楞地盯住自己，忙说：「按原来的安排结束会议，现在就要指定一个文件起草小组。除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可以考虑再增加几位？」

毛泽东说：「还是要搞一下平衡，不然又是我的几名秘书当家。去年的激进派，增加谭老板、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四人；去年的后进派，增加湖南二周和李锐吧。」

刘少奇说：「谭、柯、李三位都是政治局委员，进起草小组是不是份量太重了？还是要防止激进意见占主导。倒是湖南二周，是党内难得的不跟风、脚踏实地的人才。」

毛泽东说：「可以。那就让谭老板、王任重两人参加吧。你也很欣赏周小舟、周惠？冲劲是小一点，

但会当家理财，懂得过日子。去年湖南插白旗，今年有存粮，支持红旗剩这次在山上，你找二周谈过没有？」

刘少奇摇摇头：「还没有来得及。」

毛泽东说：「你可以找二周谈谈。他们对基层的情况摸得比较透。听过他们的几次汇报，意在解散公共食堂。观点是右一点。我还是肯定他们的优点，多次给予表扬……文件起草小组的事，就这幺定了吧。你和恩来召集他们开一个会，把任务布置下去。」

说罢，毛泽东两手撑着膝盖，站起身来。他见到卫士们在岩壁路口等候着他，而没有看到小钟和王光美两位。

刘少奇跟随起身，彷佛明白毛泽东的目光在搜寻什幺，便说：「小钟和光美大约是上御碑亭去了。我们到亭子里看看？」

刘少奇夫妇请湖南二周吃便饭，谈情况。

周小舟、周惠来到柏树路一百二十四号别墅。这别墅最初为沙俄帝国银行所有，建造得比美庐更具气派和风格，房间高阔，装饰典雅，保暖防潮，美景天成。美中不足之处是只有俄式桑拿浴，而无室内游泳池。

王光美在别墅门口迎接二周。刘主席是这次会议唯一带了夫人上山的中央领导同志。也算不得什幺特殊化，因为王光美兼任着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和保健护士。别墅有了女主人，气氛就不同。

刘少奇正在办公室里接电话。王光美请二周到客厅坐下，也没让服务员上场，自己动手给客人敬烟、敬茶。周小舟到北京出席会议的机会比周惠更多些，因之和刘主席夫妇也更熟悉些。

周小舟笑问女主人：「苗师傅也来了吗？他包的饺子真是国宴水平，我印象深刻。」

王光美笑说：「正说哪，苗师傅专为你们包了韭黄鲜虾饺。也是老三样，一笼蒸饺，两盘水饺，两盘锅贴，加一锅小米粥。不管吃好，只管吃饱。」

周惠说：「在湖南工作，吃饺子倒比吃海鲜还稀罕。」

周小舟介绍说：「光美同志，我们周惠同志是安徽人，喜欢面食。他曾在我们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家里，一次吃下两大盘六十个饺子，创过纪录的。」

王光美说：「那我得去告诉苗师傅，让他多准备些……」

周惠忙说：「您别听小舟瞎吹。我们那华国锋同志是山西人，有点小家子气，他家的饺子包得手拇指大一个，又给了我一大碗米醋，那次吃六十个不算纪录。」

王光美笑了：「一顿吃六十个饺子，也是放了一颗小卫星了。」

周小舟侧转身子和周惠商量了几句什幺。

这时，刘少奇快步进了客厅：「小舟、周惠，正巧北京来了长途，失迎，失迎。」

周小舟、周惠立即起身，王光美也跟着起立。

刘少奇与二周握手：「坐坐坐，老朋友了，抽烟抽烟。」

周小舟趁机说：「少奇同志，我和周惠有个小建议，正要向光美同志提出呢。」

刘少奇问：「什么好建议？合理的，就采纳嘛。」

周小舟说：「我和周惠也有厨师，可不可以在我们那边烧两道湘菜，送来一起吃？或者干脆叫我那师傅带材料来，和苗师傅一起制作，来个南北荟萃？」

刘少奇看王光美一眼：「你想不想尝尝你婆家的湘菜风味啊？只是太麻烦了吧？」

周惠说：「麻烦什么？我和小舟到您这里做客，我们师傅正闲在那里……也算我们的一点心意吧，又不敢请您们二位到我们那里去吃个便饭……」

刘少奇见二周说的诚恳，王光美也以眼色鼓励，便应允了：「好吧，算破一次例。告诉你们师傅，只烧两道湘菜，东安子鸡和牛百叶。如果材料不凑，烧别的也可以。」

周小舟说：「让烧四道菜吧，我们四个人哪。」

周惠见少奇同志答应了，立即高兴地请光美同志陪他去挂电话，让厨师立即带原材料坐车子过来，并注意保密。

刘少奇点上烟，神情怡然地仰坐在高背沙发上，对周小舟说：「湖南省委去年受了委屈，被中央评为下游，插了白旗。今年上半年已还你们清白，实际是给你们平了反，恢复名誉。主席今年公开表扬你们有七、八次了吧？我也一直想找你们二位谈谈……周惠，来来，坐下坐下。不要光想着我们几个人吃饭的事，让光美去招呼就行了。你们两位常跑基层，情况了解得比我深入。你们说说，我们去年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周小舟说：「少奇同志，六月初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通知上有您的一句话，此次会议务求「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应是会议宗旨。但开了一个多星期的分组讨论会，大家的心情虽然比先前轻松了，比较敢于接触实际了，但不少人仍是顾虑重重，不敢把各自省里的真实状况和盘端出。」

刘少奇点点头：「我去你们中南组听过两次会。河南的吴芝圃，对去年河南带头吹牛皮，刮共产风，全国第一，这次谈起来仍在吱吱唔唔，文过饰非，名为检讨，实为自辩；广西的刘建勋，发言躲躲闪闪，不谈广西严重缺粮，而谈什么煤炭缺多少多少万吨，言不及义。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对形势的估计仍然盲目乐观。思想还是没有放开，怕当右倾嘛。犯下那么多、那么大的错误，至今不愿意认真检查，正说明他们对去年的一套，还很留恋嘛。」

周惠说：「这也不能全怪下边。因为根子不在下边。事情也不是下边自发闹出来的。」

刘少奇说：「对。去年问题的根子在上不在下，所以检讨错误，就不能只对下，不对上。不然，你们这些盛地委书记们就太冤枉了。」

周小舟说：「我和周惠也没有完全敞开思想。许多话，只能谈到百分之五十，六十。您刚才问，去年

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心里也都是有答案的，但没法说。」

刘少奇说：「根子在哪里？有答案也不敢在会上说？你们二位可以在我这里说说嘛。我负责替你们保密，不外传。」

周惠说：「根子是从去年一月的杭州会议开始，大批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反左倾、反冒进，一步一步闹起大跃进来的。「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照我的理解，就是要「透」在这上面。不然，就不可能和左的一套作彻底的决裂。」

刘少奇默默地望着周惠。他心里很欣赏周惠能这幺透彻地看待去年的问题。在省级负责人中，周惠算第一个向他坦率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人。他把目光转向周小舟：「小舟，你的看法呢？」

周小舟说得更明确：「去年的问题，根子在中央，具体在主席。主席一伤风，全国大发热。」

真是要命了。刘少奇暗自称奇：这湖南二周，果真是青年俊彦，难得的人才。他们敢于在自己面前说出这些，也是对自己这个大老乡的信赖和敬重了。于是，他也说了几句心里话：「不瞒二位，我的困难也正是在这里，既要维护主席的威信，面子问题，又要纠偏纠左，改变去年的一套，缓和日益恶化的国民经济形势……我的工作，相信也是整个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就像杂技演员踩钢丝似的，摇摇摆摆，忽左忽右，去尽力保持平衡，而不是被摔下来。左是一定要纠的，不纠不得了。我天天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报来的灾情简报，晚上要服安眠片才能睡觉。」

周小舟说：「中央已经把「八大」通过的实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决议，丢到喜马拉雅山上去了。」

周惠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周总理和陈云、先念、一波三位副总理，去年的所谓「反冒进四大金刚」，能够挺身而出，要求中央和主席给他们平反。只要中央解了这个「结」，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周小舟说：「错案应当翻过来，中央的工作才不会走钢丝，才会走到平地上来，平衡也就不成问题了。」

刘少奇面色严峻。他心里何尝不想这样？但有这幺简单，有这个可能吗？哪一来，要置毛泽东同志于何地？引咎辞职？宣布下野？二周啊，二周！你们入党，参加革命也二十几年了，又当了这些年的省委第一、二把手，难道还不知道毛泽东同志的厉害？他的地位是轻易动得了的？湖南有句俗话：纸糊的长沙，铁打的宝庆。毛泽东同志的权力正是铁打的宝庆。

中央的几大情治警卫系统是干什幺吃的？除了毛泽东同志本人之外，又有哪个领导人不是生活在中央这几大系统的活动范围之内？这山上或许轻松一些，在那中南海内，只怕你打个喷嚏，人家都了如指掌……算了，算了，这些东厂西厂锦衣卫之类的头痛事，刘少奇想都不愿意去想。他沉寂了一忽儿，才苦笑笑，对二周说：「你们的书生之议，我可以理解。但太过理想主义了，实际上绝无这个可能的。首先，周、陈、李、薄四位就不会出面，要求平去年的反。他们去年虽然挨了批，被迫作了大会检讨，可中央仍然把他们摆在总理、副总理的重要岗位上嘛。我相信，他们也绝不会同意别人提出这个问题。恩来可能听到过什幺风声，已找我慎重地表明了态度：对去年所受到的批评，他至今无怨无悔，一切要求替他平反的言论，都是别具用心，中央应当严加查处……二周啊，话都讲到了这个份上，旁的人还有什幺可说的？而且我相信，以恩来为人的谨慎，他也已经找过主席，表明了上述态度。」

周小舟听这一说，有些儿急了：「少奇同志，刚才我和周惠的话，只是向您汇报我们的思想活动，为的是工作纠偏纠左，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周惠也说：「去年我们虽然当了右倾，但思想路线上还是紧跟中央、拥护主席的。」

刘少奇见二周有些紧张的样子，便和蔼地呵呵笑了：「没事，没事，你们在我这里，可以百无禁忌，讲过就了，传不出去的。除了你们二位，还有别的省委书记来谈过，意见也很尖锐。同志之间的交谈，我会爱护。

不然，我怎幺来管全党的党务和高级干部？爱护干部是我份内的事。」

周小舟说：「所以我们才敢在您面前乱放炮啦。湖南是个农业省，我和周惠下乡时间多一些，不免把农村的情况看得严重些。」

周惠说：「讲到农业问题，我还是觉得，去年中央不用邓子恢同志管农业，改用谭老板，是一项失策。子恢同志是位多好的长者，兢兢业业，忠诚正直。如果去年农业仍由他挂帅，就绝对出现不了水稻亩产十万斤、小麦亩产三十万斤、马铃薯亩产一百万斤之类的牛皮卫星！谭老板可好了，一味搞迎合，好象他的全部职责就是为了讨主席的高兴。可以说，主席去年是上了谭老板这些人的当。」

周小舟说：「报纸天天登，电台天天播，让全世界看我们的笑话，精神不正常。」

刘少奇说：「由谭震林同志主持农业工作，是主席亲自点的将罗。我和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都是右倾、小脚女人嘛。这些都不要去谈它了。子恢年纪比我还大两岁，去年光叹气，少管事，休息休息，算养精蓄锐……」

正说着，在厨房里帮了一阵忙的王光美，围着块白围裙进到客厅，笑吟吟地说：「请客人到餐厅坐吧，湘菜已经烧出，不同凡响。苗师傅问要不要上酒？」

刘少奇起身，摆手让二周：「请，请。今天吃湘菜，下不为例，讲话算数。不然别的省也效法你们，派厨师来做菜，我可受不了，影响也不好。」

周小舟满口答应：「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也是少奇同志平易近人。

在大乡长那里，我们可从不敢出这类主意。」

刘少奇、王光美都笑了一笑，也都明白，周小舟是湘潭人，大乡长是指毛主席。

主客四人进到小餐厅坐下。刘少奇说：「我的胃不太好，医生不让喝酒，由光美陪二位喝一杯？」周惠忙说：「我是从不沾酒的。」周小舟说：「还是以茶代酒。」王光美笑了：「也好，你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四道湘菜乡情浓。」

正说笑着，就见苗师傅和湘师傅端来一只烧得热气直冒的木炭火锅、一大盘切得菲薄的什幺鱼片，以及绿油油的菠菜、各种调味料，林林总总，很快摆满一桌。

周小舟介绍周惠和苗师傅相识。苗师傅一口京片子：「谢谢两位周书记，我今天是向湘师傅学艺，他的刀功、火候，都让我长了见识……」

刘少奇则和湘师傅握了握手。湘师傅一口长沙腔，诚惶诚恐喊刘主席、刘主席夫人。王光美在旁纠正：「他可不习惯称什幺主席，我也不是主席夫人，就叫少奇同志、光美同志最好，又亲切。」

大家重新坐定。周惠见两名师傅退下，便介绍菜名说：「这道火锅菜叫做「蝴蝶过河」，四季皆宜。主

要材料是湖、河里的滑鲢，又叫才鱼，无鳞无刺，剖腹洗净，去头尾，只取腰身一段切薄片。食用时，在各自碗内调好佐料酱汁，再把鱼片放进滚开的火锅汤里，下汤即熟，像一只只蝴蝶开翅，漂浮汤上……请尝尝，看看味道如何？」

周小舟已将鱼片投入沸汤中。刘少奇、王光美一看，果如一只只蝴蝶，入口即化，鲜嫩无比。刘少奇赞道：「我是冤做湖南人了，第一次吃这「蝴蝶过河」，比广州的鱼片火锅还鲜美……二周啊，我们湖南人是不会宣传自己，在全国四大菜系中，鲁菜、粤菜、川菜都比湘菜有名罗。」

王光美的吃相甚雅，赞不绝口：「这幺漂亮的菜式，真是艺术享受。

又鲜嫩，又清淡，不油腻。」

周小舟说：「听讲在北美洲，湘菜可是比粤菜、鲁菜都有名呢。去年一位外国朋友就告诉我，美国的各大城市，都有很多的湖南馆子，主要是香辣，比川菜还受欢迎。」

周惠说：「这「蝴蝶过河」，在洞庭湖区，家家户户都吃得起，算不得名贵。我是四九年到湖南工作，每逢去湖区调查，就总是少不得「蝴蝶过河」、「鳅鱼窜豆腐」几样招待，都是没有上过菜谱的。吃了十来年，也吃不厌。」

刘少奇饶有兴趣地问：「什幺「鳅鱼窜豆腐」？名字很乡土。」

周小舟说：「是乡土风味，下道菜就是。所以少奇同志不要担心有什幺浪费，都是几毛钱一斤的材料，价廉物美。」

刘少奇胃口甚佳，边吃边说：「我和光美可是中了你们的计，请二位吃顿水饺，倒让二位反客为主了呢。」

周小舟、周惠都笑了。只花了十来分钟，一大盘鱼片化作「蝴蝶过了河」。服务员上来把火锅及各色佐料盘碟撤走，换上新的碗碟。湘师傅便在苗师傅的陪同下，端上来一只有盖青花瓷盆，报上菜名：「鳅鱼窜豆腐」，并简单介绍几句制作方法：「三市斤左右五花肉一块，拌葱、姜、蒜、花椒等十几种佐料腌四小时，煮至八成熟，取出沥干冷却备用；活泥鳅两斤，在清水中放养三天，吐尽腹内秽物，洗净沥干，放进冷油锅内，以上述五花肉块覆盖。之后用猛火烧煮三分钟。活泥鳅骤然遇热，即会奋力朝五花肉内上窜，直到头穿肉皮。最后以文火烂煮一小时即成。」

说罢，湘菜师傅将瓷盆盖子一揭，登时浓香四溢，但见盆内淡黄色肉块上，嵌满了粒粒黑珠子般的泥鳅头，煞是好看。

周小舟对刘少奇、王光美说：「请试试，用筷子挟住泥鳅头，轻轻上提，可把整条泥鳅提出来，很是香滑的。」

刘少奇、王光美依言以筷子提出泥鳅，也是入口即化，美味之极。刘少奇连着吃下两条，直夸赞：「乡土风味好，乡土风味好，比国宴上那些中看不中吃的海鲜大菜还强。」

王光美说：「湘菜中的名品，应该好好宣传，成本又低，口感又好，值得推广。北京的曲园、洞庭春、武陵源，算是老字号的湖南馆子，好象菜谱里就没有「蝴蝶过河」、「鳅鱼窜豆腐」……原来这五花肉算是豆腐了。」

周惠说：「光美同志，也尝尝这五花肉，半肥不腻，确像豆腐一般嫩生的。」

王光美尝了一小口，果然鲜嫩不腻。随即也给少奇同志挟上一小块。

刘少奇吃后，点头称好：「泥鳅是南方的特产，北京很难吃到。这个吃法，也是头一回。」

周小舟说：「少奇同志几次路过长沙，都是自己的厨师做饭，根本不准地方请客，自然吃不得湖南的土特产罗。」

刘少奇笑说：「所以今天让你们两个钻了空子，坏了我的规矩！」

大家也都笑了。接下来的两道湘菜，是见诸菜谱的：东安子鸡、牛百叶。刘少奇尝了一口东安子鸡，说：「这子鸡地道，酸酸辣辣，爽口开味。在上海、广州，也吃过东安子鸡，完全不是这个味道，只是炒鸡块，糟蹋湘菜名声。」

周惠说：「田汉同志每次回长沙，总是要吃火宫殿的牛百叶……」

刘少奇点点头：「知道，知道，湖南的牛百叶，田汉到处宣传，如今成为湘菜招牌之一。」

王光美说：「湖南牛百叶切成细丝丝，炒面似的金黄金黄，脆而不硬，香甜稍辣。不像江苏、广东的牛百叶，实际上只是牛肚片。」

周小舟说：「田汉同志最欣赏的就是这刀工。牛肚本是不值钱的下水。百物百用，下水也可成为上品。」

四道湘菜过后，苗师傅领着湘师傅，端上来四样主食：一笼蒸饺，一盘水饺，一盘锅贴，一瓷盆小米粥。周小舟、周惠再次向苗师傅道谢。

王光美笑说：「周惠同志，你在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家里放过饺子卫星，一顿吃下六十个，今天就再放一次卫星吧？」

周惠说：「已经吃得差不多了，牛皮卫星害苦人。」

刘少奇忽有所感地说：「唉！去年也是空忙了一常原以为让全国每个家庭顿顿吃上白馍馍、白米饭，一星期吃次水饺，打次牙祭，就算建成社会主义……没想到去年一年吃光了一九五七年的库存，还预支了一九五九年，搞得全国上下，全面紧张。」

周小舟说：「最紧张的，莫过农业。」

刘少奇问：「农业包括粮、棉、牧、副、渔，其中最紧张的又是什幺？」

周惠说：「公共食堂。湖南的食堂干稀搭配，暂时还不缺粮；我听好几个省的同志讲，他们乡下的公共食堂大多已经无米下锅，只供应大锅菜叶子汤。」

周小舟说：「中央应当早下决心，农林公共食堂不能再这幺强办下去。许多省区已经流行水肿病，闹开饥荒了。」

刘少奇问：「你们的意见，有没有向主席反应过？」

周惠说：「我单独向主席汇报过两次，一次是上个月下旬在长沙，一次是前几天在美庐。主席好象听不大进去，不大相信情况有我说得那幺严重，湖南就还没有饿死人。」

周小舟说：「讲句不怕犯忌的话，主席在这件事情上头，是太顾面子了。好象撤销食堂，他大面子了就下不来。」

刘少奇沉吟一刻，说：「也难怪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他当作大跃进的新生事物，大力提倡推广开来的嘛。要他收回成命，是很困难……这样吧，今年以来，主席很重视、信任你们二位。你们要趁有利时机，多向他进言，力陈食堂利弊，多举些实例去打动他。再加上别的省区的同志也会去向他反应真实情况，相信他会有所松动。只要主席不把口子封得太死，我和书记处的同事们就有转圜的余地。总司令、周总理、陈云、小平同志他们都是好讲话的。」

周惠说：「好，我和小舟去犯颜直谏。面子要顾，老百姓的肚皮、性命也不能不顾。彭老总早就开骂了。」

周小舟想到乡下那些面带菜色的饥民，眼睛都红了：「少奇同志，您知道，我是主席一手栽培起来的。主席是我的乡长和师长，我是他的晚辈。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主席的感情……就只公共食堂这件事，我怎幺也想不通，面子竟比老百姓的肚皮还要紧。要论忧国忧民，我和周惠都比不上彭老总，去年、今年，彭老总两次回湖南，我陪他走了十几个县。彭老总走一路骂一路，骂得我们又羞愧、又感动……」

刘少奇见周小舟激动的样子，也深有感慨地长叹一口气：「小舟啊，你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了，不错不错。彭德怀同志两次回湖南骂娘的事，我也听讲了。他在别的省区也骂过，早就对大跃进看不惯了。他是元帅，主持军队工作，到地方党委骂娘，总不大好吧？你们何不建议他，多找主席个别谈谈，交换意见，效果会更好些。当然你们不必告诉他我讲了这个话……乡下公共食堂的事，不能要求中央一风吹，主席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我的意见，只能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够条件、有米下锅的，鼓励继续办下去，但也要实行湖南的办法，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没有条件的，不勉强，允许社员回来开伙。这两者之间不搞百分比，该解散的统统让它解散。我估计全国的农村食堂能保住百分之十就不错了……但不要提百分比，来点模糊数学嘛。」

刘少奇一番较为务实又充满政治机变的话，使得湖南二周会心地笑了。

第十九章　东林寺谶语

下午休会。田家英、李锐来到御碑亭散心。

御碑亭位于仙人洞西侧的锦绣峰，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建。亭高一丈八尺，四方四正，琉璃瓦覆顶，翘翅作鱼尾形；四壁亦阔一丈八尺，梁柱墙围皆为石制，浑厚凝重，典雅庄严。亭内专置朱元璋御制汉白玉周癫仙人碑，碑高一丈二尺，阔三尺八寸，厚七寸，石质坚白细润。碑的正面刻周癫仙人传及祭天眼尊者文，碑的背面刻四仙文、咏四仙诗、赠赤脚僧诗，均为明初著名书法家詹希原手书。

御碑亭正面门额有篆书「御制」二字。亭柱石刻联句云：四壁云山九江棹一亭烟雨万壑松明洪武二十六年建亭时，为将各种器材运上山顶，而在庐山西北麓的峡谷峭壁间开辟出一条专用道路，与九江至南昌的驿道相接，称为「九十九盘」。「九十九盘」的起点在山脚东林寺。为方便上山的官员们中途歇息并观赏山景，沿路建有「锦涧」、「半云」、「甘露」、「一息」、「披霞」等五座亭榭。每亭景色迥异，

云缠雾绕，下临无地，美绝险绝。至今仍为游览庐山的最佳上山路径。

田家英和李锐均爱好考究文物诗词。他们进到御碑亭，先绕至碑后，去辨读〈四仙诗〉：匡庐之巅有深谷，金仙弟子岩为屋。

炼丹利济几何年，朝耕白云暮种竹。

另一首〈赠赤脚僧诗〉，因字迹模糊，未能辨读出来。

李锐问：「四仙诗，指的是那四仙啊？」

田家英说：「主公前天也问过。我特为查了《庐山志》，又问了管理局的人，大约是指周癫、徐道人、天眼尊者、赤脚僧四位。其实庐山最著名的道士应是晋代的陆修静，山上的著名道观如简寂观、祥符观、景德观等，都是他手上所建。他在简寂观内编纂整理出《三洞经书》，总计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对道教经典的保存和传播影响深远。」

说着，两人回到碑的正面，辨读朱元璋撰写的〈周癫仙人传〉：癫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属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岁，因患癫疾父母无暇常拘，于是癫人入南昌乞食于市。岁如常，癫如是，更无他往。元至正间，失记何年，忽入抚州一次。未几仍归南昌，有时施力于市户之家，日与侍人相亲，暮宿闾阎之下……花了约莫半个小时，总算把全文辨读完毕。田家英颇为失望：「通篇无佳句，文字平庸，立意肤浅，真可惜了这幺大一块汉白玉碑。」

李锐说：「朱元璋放猪娃出身，小时候还当过和尚，肚里能有多少墨水？我读过他的诗作，也都是些浅白的打油，薛蟠水平。倒也可见其人坦率、自信，不用文臣代写诗文。」

田家英说：「也难为他了。我们主公很敬服他的。朱氏也是费尽心机，弄出这幺个神仙周癫人来，吹嘘、宣扬他的皇权王位，是得到神仙襄助的。实为美化他自己。」

李锐说：「放猪娃当皇帝，朱元璋是第一人。在庐山上建下这座御碑亭，传之久远了。不知道我们的老夫子，能给庐山留下什幺呢？」

田家英说：「不是已经有首七律〈登庐山〉了幺？」

正说着，但见中央政治保卫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谢富治，在秘书、警卫员的陪同下，进御碑亭来了。谢富治见到二位，赶忙上前握手。田家英一向对这位禁军统领式的人物敬而远之，与之寒喧几句，即和李锐出了御碑亭，一路往西，散步到龙鱼瀑附近，找了个僻静角落坐下来吸烟、谈心。

田家英若有所思地说：「谢富治怎幺上山了？原先中央开会的名单没有他……难道主公需要预先戒备？」

李锐却是大大咧咧地说：「我看没有什幺。老夫子已经布置起草文件，再有几天，会议就结束。人家一年四季辛辛苦苦保卫中央、保卫主席，就不能上山来凉快几天？我倒是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去年全党上下大昏热，发射了那幺多牛皮卫星，满世界落下笑柄；究竟在我们党内，有不有几个头脑清醒的人物啊？坦白说，我是半信半疑，又大部份时间都放在调查三峡水利问题。只在去年六月间给主席写过一封信，讲了综合平衡，对华东会议泼了冷水，柯庆施至今和我心存芥蒂。」

田家英说：「怎幺没有？「密丝李」的第一任丈夫黄敬，早在一九五七年底就公开怀疑主公提出的「十

五年超英赶美」口号，认为不科学，不实际，做不到；认为英、美今天的工业科技水平，是他们花了近百年时间、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的，我们怎幺可能在短短的十五年内赶上甚至超过？李兄，你知道，黄敬同志就是因为这个，去年初被新帐老帐一起算，吓成大病，连命都送掉。」

「密丝李」是田家英给江青取的代号。江青本姓李。李锐说：「黄敬是可惜了。他和小舟同岁，两人都是老华北局的，很谈得来。也怪他自己。既然和江青有过那层关系，就不该来做京官。况且老夫子也只是当众训斥了他两次……算了，不谈这个了。去年还有哪几位头脑比较清醒？」

田家英说：「陈云同志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作检讨后，一直养病，吭声不得；少奇、小平只能跟着转，而且表现积极；总理差点被迫辞职；书记处王稼祥同志曾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建议中央暂时不发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被主公痛骂一顿；还有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去年八月在北戴河和主公讨论哲学，当面争辩、劝告主公不要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主公碍于李达是党的一大代表，又是长沙师范的学长，著名学者，年龄也大他几岁，而没有撕破面皮……还有，就是黄总长和彭老总了。」

李锐说：「彭老总的态度我知道，黄克诚同志是我老上级，他不同意大跃进？倒是头回听说。」

田家英说：「黄总长是在去年六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公开表明了他的忧虑。他有五个担心：一是担心十五年内超不过英国，赶不上美国，国家信誉受损；二是担心现在报纸上公开宣传的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等等，不符合科学精神，在助长主观唯心主义，提倡精神万能；三是担心各省区竞先报导丰产田消息，南方水稻亩产几万斤，北方小麦亩产十几万斤，全国吹牛成风；四是担心各省区不顾条件，大上工程，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五是担心全党上下，一片昏热，到时候局面不可收拾。」

李锐说：「老实人讲老实话。在去年那种气氛下，他勇于提出这五个担心，也属凤毛麟角。」

田家英说：「我列席了那次书记处会议。我看多数成员是认同黄总长的担心的。只有谭震林和李雪峰两位，认为黄总长是在给全国的大好形势吹冷风、泼冷水。谭震林还和黄总长吵了起来。听讲他们在大革命时期，还是拜把兄弟？」

李锐说：「黄老是湘东永兴人，谭是攸县人，老家相近，同是一九 0 二年出生，又都是上井岗山的，历史上是很有渊源的了。若论功绩和在军中地位，黄当然高过谭。黄是十位大将之一。谭老板若留在部队，只能授到上将衔。黄老的五个担心，去年怎幺没有在党内传开来？」

田家英说：「总书记小平当场给压下了。他在会上裁定，黄克诚同志书记处内部分工是管军事工业和民兵建设的，提出「五个担心」动机是好的，但不属于职责范围；谭震林同志思想积极，不同意「五个担心」，值得肯定。但书记处会议内部发言，凡是没有作成决议的，允许畅所欲言，不允许外传。不然大家都不敢讲话了。这是工作纪律。我估计，谭震林事后遵守纪律，没有把「五个担心」报告主公。这事也就没有再被提起。不然黄总长早挨批了。」

李锐说：「在湘籍老前辈中，我最敬服的就是彭总和黄克诚同志，几十年来难苦朴素、正直无私。对了，去年七、八月间我一直在四川、贵州调查长江水利，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后来隐隐听到一点，说是一次老夫子请彭总出席常委会议，请了七次都没有请动，有不有这回事？」

田家英说：「那次是彭总心里呕了气。他虽不计较名位，但确实事有不公。「八大」本来酝酿过他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后来变成「列席常委」，说是以后补正。去年八大二次会议却增选长病号林彪为党的副主席，彭仍是「列席常委」，明明是给他难堪嘛。北戴河那次，在主公的住处开常委碰头会。彭在自己的别墅门口乘凉，和一中队的一名干部聊天，问那干部老家乡下的情况。第一次，主公派了卫

士去请，彭没有动；第二次，主公派了卫士长去请，彭没有理睬；第三次，主公自己来请，彭说，等会等会，我这里没有谈完；第四次，主公派了警卫秘书去请，彭继续聊天；第五次，主公派了机要秘书去请，彭说，你可以去转达我的意见，老毛不是讲我观潮派吗？我就是观潮，南方、北方的那些高产喜报是瞎扯淡，根本不可能，我不愿跟着瞎起哄！第六次，主公派了我去请。那名一中队干部不敢和彭总谈下去，敬了个礼走了。彭总对我讲，家英啊，你们还有没有自己的脑子？我小时候作过田，亩产几万斤？鬼扯淡！今天的牛皮会，我请假不行？第七次，是主公再又亲自去请，三请诸葛，七请彭总，总算把彭老总请动了，但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幸而在那次常委会上，两个湘谭老乡总算没有吵起来。主公平日是很难忍气的，那次却忍住了，大约心里也觉得，是亏欠了彭老总的。」

李锐说：「老夫子一代英主，在对待彭总、林总这样的大功臣，有时也一碗水端不平。」

田家英说：「讲心里话，这十多年在主公身边当秘书，从个人感情上，我确是把他当作父执辈爱戴的，我和毛岸英同年嘛。主公也曾讲过，他看到我，有时就和看到岸英一样；在党的事业上，更是敬奉他为一代伟人，确有其它领导人不及的文韬武略。但近两三年，从我的工作角度上感觉，是越来越难以伺候了。地位至高无上，脾气喜怒无常。今天讲的话，明天就不作数。出尔反尔，主意说变就变，让人捉摸不定，莫测高深。还喜欢让人写检讨，下至卫士、秘书，上至少奇、恩来、小平、尚昆，都有检讨书在他手上，亲自锁进保险柜里……李兄，我这常委秘书越来越不好当。我怕越陷越深，到时候拔都拔不出来。多次和少奇同志、尚昆同志谈过，要求下盛地去工作、锻练，主公又不让走，少奇、总理、总司令也都不让我离开。今后，若能离开中南海，一定给主公提三条：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被人议论；三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别人很难进言。」

李锐见田家英肯同自己讲如此知心的话，只有生死之交才做得到……他很感动，嘴里却劝道：「家英，你千万不要有这些念头。老夫子是伟人不是圣人。即使圣人也有缺点，何况他的优点、缺点又都是那幺明显……我倒是觉得，大半年来，老夫子也是在努力纠左纠偏的，一次又一次承认自己不懂经济，犯了错误。我们做秘书的，不在他身边吹吹拍拍，而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他，正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国家的安危负责。如果换成另外的人，比如让上海的张春桥来给他做秘书，柯庆施早就推荐过的，想想都可怕。所以，你不能离开。从总的方面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田家英说：「你比较粗线条，遇事直来直去，主公很赏识你这一点。

但你更多的属于诗家气质、不是政治家气质……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

马上就要着手起草结束会议的文件了，明天还有一天休息。乔木、小舟约了我，明天下山去一趟东林寺。乔木说你有事，明天不和我们一起出游？庐山这种地方，不定哪年才有机会再来哪。」

李锐说：「我不便告诉乔木兄，是总理要我明天陪他去游白鹿洞书院，朱熹讲学的遗址。」

田家英笑笑说：「白鹿洞书院，我和乔木兄去过了。噢，明白明白，嫂夫人范元甄是总理的干女儿，当年延安的美女之一，你是总理的干女婿啦。」

李锐晃晃手说：「莫开这种的玩笑，你我岂是攀附之人？范元甄那婆娘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只是看几个孩子的份上……想想她在延安整风时，我被关进窑洞，她却和审查我的邓立群上床，我总是觉得肮脏。革命要容忍一些肮脏，我的家庭也要容忍一些肮脏，算不算我的悲剧性格？」

东林寺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三百八十六年），位在庐山西北麓的香炉峰下，北倚东林山，山不甚高，自北而西，环合四抱，有如城廓，中有大溪，溪水自锦绣谷流出。相传锦绣谷为慧远法师的莳药之地。慧远法师在东林寺广聚徒众，宏扬佛法，论赞佛理，译着佛经，长达三十余年，最后也在寺

内圆寂，为佛学的中国化、社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东林寺作为庐山名刹，除抗战时期遭受过日军洗劫，迄今仍然保持着原有风貌。一九四九年后列为江西省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出资供养着寺中数十名老小僧人，照旧唱经念佛，只是香火萧条，信众日少了。

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三人没有麻烦江西省委的同志领路，迳自沿九十九盘古道，一路说笑观景，步行下山。

田家英记性好，见盘山古道两旁古树参天，峭壁如削，忽然来了兴致，背诵出一段前人章句来：大峰俯视小峰，峰峰现奇峻之形；前岭高接后岭，岭岭作迂回之势。

壑间古松，风摇彷佛蛇形；崖伴疏松，云覆依稀龙聚。高高下下，环顾惟鸟道数条；呀呀喳喳，翘首仰青天一线。雷声山中瀑布，雨喷石上泉流。

翠羽斑毛，盈眸多珍禽异兽；娇红稚绿，遍地皆瑞草瑶葩。岩岫分明，应须仙佛寄迹；娇红莫辨，理宜隐士潜踪……周小舟见此情此景，田家英背诵出这幺一段古人美文来，不禁笑道：「乔木兄，我们可要看紧家英老弟，莫让他学陶潜，做隐士。我们大乡长，可是离不得他这个大秀才罗。」

胡乔木说：「我也记起前人一首〈西江月〉来了，大致是这样的——峭壁插天如削，危崖仙掌遥擎。莲花池涌灿明星，屈曲苍龙卧岭。太白携诗欲问，昌黎贾勇先登。不如收拾利和名，到此缘何不醒？」

周小舟说：「不好不好，尚未进到东林寺，你们两位倒是生了出世之念来了。」

田家英说；「出家之念没有，若能留在山中读他十年八年的书，倒也快慰平生。」

胡乔木说：「想得美，想得美，黄泥绿蚁新醅酒，红袖添香夜读书。不错不错。」

三人走走停停，花了近两个小时，才下到山谷底。过了锦涧桥，天地豁然开阔，到了一处山谷平地。谷中林木葱郁，殿阁迭耸，正是东林寺了。颇煞风景的是，寺外的空坪上，竟留有几座坟堆般的土高炉；寺院的围墙上，竟也刷着大跃进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田家英苦笑着说：「前无古人，去年是佛门无净土了。」

周小舟走到一座已经塌下半边的土高炉前，轻轻踢了一脚：「连和尚道士都被动员起来炼钢铁，真是罪过。」

胡乔木说：「我看过安徽一份材料，去年九华山的僧俗人等一起炼钢，把明代留下来的十八尊铁罗汉都炼掉了，阿弥陀佛。」

周小舟说：「去年有的人死后该下地狱。」

田家英说：「我们无神论者什幺鬼神都不信，还怕什幺报应？」

胡乔木告诫似地咳了咳嗽，提醒他们注意。

寺院门口有位老僧打坐。周小舟上前问道：「请教师傅，我们是外地来的，可以进寺院里去参观参观吗？」

那老僧倒是耳聪目明，连忙合掌起身，让过一旁：「随喜随喜，敝寺向来开放的。」

三人进到寺内，但见殿堂高阔，香烟袅袅，佛像庄严。僧众诵经的诵经，打坐的打坐，气氛肃穆。也有僧人在院子里打扫洒水的，见了他们三位，都单掌行礼，身子微曲，念声阿弥陀佛。

看过大殿小殿，他们绕到殿后来观赏著名的东林诗碑，明代王阳明所作，立碑于明武宗十五年。诗碑为汉白玉石材，高约丈许，钩摹镌勒，字迹依稀可辨。三人还是费了费神，才将全诗辨读出来：昨日开先殊草草，今日东林游始好。

手持青竹拨层云，直上青天招五老。

万壑笙竽松籁哀，千峰掩映芙蓉开。

坐俯西崖窥落日，风吹孤月江东来。

莫向人间空白首，富贵何如一杯酒。

种莲采菊两荒凉，慧远陶潜骨同朽。

乘风我欲还金庭，三洲弱水连沙停他年海上望庐岳，烟际浮萍一点青。

胡乔木、周小舟辨读完毕，田家英眼明手快，已经笔录下来了。胡乔木说：「也罢，也罢，这块诗碑名气很大，王守仁这首却也平常，还不如他的那首绝句〈文殊台夜观佛灯〉来得自然清丽些。」

周小舟看了看手表，提议道：「我们何不去求见一下寺里的老方丈，听他参参禅，看看有无真学问？之后，再求一顿斋饭充饥。」

因家英笑道：「好好，我们打饥荒打到东林寺来了。」

胡乔木也笑道：「斋饭不可不吃，不然没有力气爬回山上去了。我们按规矩交付他们钱粮就是，且态度要恭敬。」

他们转回正殿前面的院子里，又遇到进门时见过的那老僧人。这回老僧人倒是主动问道：「三位贵人都参谒过了？要不要报予本寺长老，与三位品茗一叙？寺中制得有上等云雾茶的。」

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彼此会心一笑，看来寺中当家的早留心到他们三人的行踪了。

周小舟对老僧人说：「如果不是太唐突的话，我们很乐意拜见长老，求教一点佛学知识。」

于是老僧领路，经大殿侧面绕行至后殿，进到一间宽敞的净室。净室里已摆下三张直有一尺来高的蒲团，前有茶几，显见已为客人准备下座位。一位面貌清秀、须眉皆白的高僧手抚念珠，也不知是从哪儿出来的，声音清晰地说道：「贵人来游，老衲失迎，请坐。」

领路的老僧给三人各上一盏云雾茶，色泽嫩绿，清香扑鼻。

胡乔木从蒲团上欠了欠身子，道：「我们是外地俗人，路经宝刹，承长老接见，赐教，十分荣幸。」

长老慈眉善眼，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说：「近日山中紫气祥和，文星灿然，老衲出家之人，一心念佛，不问世情的。」

田家英心里暗自想道：你这老和尚卖弄些什幺？庐山上下军事戒严，香客不得进山，和尚不得出山，自然知道山上有重要活动的了。遂忍不住问道：「请教长老，镇日颂经念佛，得悟道否？」

长老低眉敛目，缓缓答道：「无常迅速，一心念佛。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反念念自性，怎生不得悟？出家人一心不乱，念佛乃广大教化法门。」

胡乔木听这长老是有些基根的，也就请教道：「如何广大法门？我等悉心聆听。」

长老慧眼微启，彷佛迟疑片刻，方颂经一般答道：「恕老衲饶舌。老衲姑妄言之，三位贵人姑妄听之……天地高阔，法门无极。天下众生，皆得念佛。富贵人受用见成，正好念佛；贫穷人家小累小，正好念佛；有子孙的，宗祀得托，正好念佛；无子孙的，孤身自在，正好念佛；人子孝顺，安受供养，正好念佛；人子忤逆，免生恩爱，正好念佛；身子康健，百病不侵，正好念佛；病体多磨，切近无常，正好念佛；养尊处优，心事不扰，正好念佛；日理万机，忙里偷闲，正好念佛；看破红尘，逍遥物外，正好念佛；贪享荣华，处身火宅，正好念佛；机运亨通，如坐春风，正好念佛；仕途艰难，屡遭贬谪，正好念佛；若思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若是悟道，悟须佛证，正好念佛：南无阿弥陀佛。」

周小舟听长老说的有趣，看胡乔木、田家英一眼，见二位亦微现惊讶之色，也忍不住问：「请教长老，念佛时，须得净室庄严，心无旁骛？」

老方丈仍是低眉敛目，缓缓答道：「无拘场地，无拘形迹。好静的，不必敲鱼击鼓，自可寂静念佛；怕事的，不必成群做会，自可闭门念佛；识字的，不必入寺听经，自可依教念佛；千里烧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养邪师，不如孝顺父母念佛；广交魔友，不如一身清净念佛；寄库来生，不如见在放生念佛；许愿保禳，不如悔过自新念佛；习学邪道阴文，不如不识一字念佛；妄谈禅机佛理，不如诚实持戒念佛；希求鬼神通灵，不如正信因果念佛。」

胡乔木虽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但对眼前这位东林高僧的修持学问，还是心存敬重的。遂又问：「请教长老，何谓坐禅养气之说？」

长老答：「依老衲愚见，气生万象，万象皆气。昔孔子称「天地正气」，老子称「元气」，孟子称「浩气」。「天地正气」不可变，「元气」靠培，「浩气」靠养。若果世人不知培气、养气，而一味的去动气、使气，所谓刚愎自用，颐指气使，则分明是去杀气、丧气，而招致灾乱了。」

田家英觉得长老这话倒是有些哲理，忍不住问道：「那天地之间，皆为各种所谓的气所充塞了？」

长老答：「天地之气，上贯牛斗，下临无极。其间可分祥和、暴戾二类。祥和之气为：阳气、壮气、才气、秀气、清气、直气、义气、喜气、善气、美气等等；暴戾之气为：恶气、凶气、杀气、霸气、淫气、狂气、怒气、傲气、吝气、浊气、阴气、晦气等等。人世间，倘若祥和之气充沛，则风调雨顺，天下承平，国运昌隆；倘若暴戾之气充塞，横行无阻，则水旱连年，饿殍遍地……罪过，罪过，老衲见了三位贵人高兴，忘乎所以，就一派胡言了。」

周小舟心里暗自好笑：去年的大折腾，正是狂气、霸气、伪气、淫气大流行了？况且老和尚的一番话，

也似乎在什幺书上读到过。

田家英但觉有趣，并不相信许多，却又问道：「请教长老，依你之见，近年国运如何？」

长老一脸微笑，只是不答。

周小舟也不大相信「气生万象」这种形而上的说法，也学田家英玩世不恭地说：「长老一番示教，我三人受益匪浅。敢问我三人前程如何？」

长老仍是笑笑微微，只是不答。

胡乔木见长老不肯「泄露玄机」，也就不便相强，出家人吃形而上学的饭，让他故作高深去罢。而说：「敢问长老处可有灵签，供我们三人抽验？」

长老听他们欲抽签玩赏，倒是当即答应了：「权作游戏，玩娱一回，信之则有，不信则无，不妨不妨。」遂命那随侍在侧的老僧去他内室书案上取来三只签筒，每只签筒内密扎扎插有数十支竹签，任三人各持一筒。

三人当然不可下跪。胡乔木就坐在蒲团上双手摇动签筒，好一忽儿，方有一签落到地下，捡起来一看，上面是三行小楷，一首四字谶语：我也谈禅，我也说法，不挂僧衣，飘飘儒洽；我也谈神，我也说鬼，纵涉离奇，井井头尾。罪我者人，知我者天。掩卷狂啸，醉后灯前。

胡乔木读罢，笑道：「这算一支中签，倒也潇洒。」

田家英效法胡乔木，也只是坐在蒲团上摇动手中签筒，摇得一支七绝谶语：廿年辛苦得从容，力尽筋疲少年翁。爱惜灯油坐黑夜，富贵堂前一梁空。

田家英读罢，侧过身子去问胡乔木：「这是一支下签，似是不吉？」

胡乔木笑道：「方才长老说了，游戏文字，信之则有，不信则无，认真不得。」

周小舟亦已摇得一签，轻声念将出来：夜深残玉漏，鸡人报晓筹。披衣名利客，都奔大刀头。

周小舟笑道：「我这更是一支下下签，信不得，信不得。」

田家英心里存了个意念，替好友李锐求得一签，是首七言谶语：奋力推车过大河，提了油瓶买酒喝。从来祸福无定数，前路崎岖费坎坷。

周小舟也心存意念，替好友周惠求得一签：品竹弹弦击磬，说书唱曲皆能。祈神保福禳星，牌谱棋经俱胜。

此为一支上签。三人都掏出记事本来，把各自抽得的签语录下。

这时，但见三名年轻僧人搬来一张长案，很快摆上碗碟，并四盘收拾得十分精致净洁的斋食。僧人说：「长老请三位贵人用膳，他辟谷已久，就不奉陪了。」

原来长老于他三人摇签之时，退避内室去了。

用过斋饭，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三人坚持留下十元人民币，作叨劳之费。僧人再三推让之后，方道：「三位贵人光临敝寺，种下福田了。」

出得东林寺，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仍循九十九盘上山。路上，三人约定：「回到牯岭，绝不谈及在东林寺参禅、抽签之事，免遭非议；周小舟和田家英代周惠、李锐两位抽得的签语，也得等到会议结束下山之后，才可转告，博他们一笑而已。」

第二十章　诉尽心中无限事

这天，毛泽东支走了美庐的工作人员，只留下一名卫士值班。他要了却一桩拖了多年的心事，召见一位曾经给过他十年欢爱、十年苦乐的女红军。

入夜，小教堂仍有歌舞晚会。美庐楼上窗户半启，舞会的乐曲透过重重树梢冉冉而来，悠扬回旋，雾一般轻柔，烟一般妙曼。听得出来演奏的是仿唐舞曲〈丝路花雨〉，跳慢四步的。真个是：匡庐丝竹夜纷纷，半入山风半入云，此曲只应瑶池有，缘何风流到丛林？

一辆江西省委的黑色轿车缓缓驰近美庐院门。岗哨认得车号，又事先得到通知，手臂一挥让进。卧车直驰美庐楼下。卫士闻声出迎。省委书记杨尚魁的夫人隋静扶出来一位头发花白、身子臃肿的中年妇人。卫士领路。中年妇人手脚不太灵便，幸而没有台阶。进大门，是过厅。再进第二重门，右侧有一道楼梯。卫士在楼梯口停住，轻声对隋静说：「主席在楼上等着，您陪客人上去吧。」

隋静扶着步履蹒跚的客人，一步一级地上了灯火通明的楼梯。沿着宽敞的廊道右拐，右首房间是主席的书房兼会客室，左首房间是主席的卧室。廊道上有两把藤椅，原是替保健医生和护士临时歇息预备的。隋静熟悉这里房间的格局。她安排中年妇人先在藤椅上小坐，旋接快步进了敞着门的右首书房。毛泽东裹了件长睡衣，正仰坐在沙发上看书。

隋静轻声说：「主席，我替您把客人领来了。」

毛泽东手中书本一合，站起了身子：「噢，好，好。等会你下楼去休息，楼下有替蓝苹留着的套间。我不知道要和她谈多久。但你听到铃声就上来。不管谈到多晚，她不会留在这里过夜。」

说着，毛泽东已步出书房，亲自到走廊上迎接中年妇人，轻轻唤了一声：「是子贞啊？我是润芝……」

中年妇人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彷佛要跌倒的样子。隋静立即上前扶祝立时，一老一少，竟像青春可爱的孙女儿扶着年长色衰的祖母，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声音有些发嘎，再又唤了一声：子贞，我是润芝，润芝……之后拉住了中年妇人的手，搀扶着，进了右首书房兼会客室。隋静则依嘱下楼去那原是蒋夫人宋美龄的豪华套房里静候。

毛泽东扶着神思恍惚的贺子贞在沙发上坐下，已经预备下了茶水、糖果、点心。真是世事沧桑，人生易老啊！二十二年不见，当年英姿飒爽的贺子贞已病衰成这样！一九二八年，三十五岁的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农军残部投奔井岗山时，贺子贞还是个十九岁如花似玉的女红军；就是一九三七年她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时，也还清清瘦瘦，满头青丝……要不是有江西省委作证，由省委书记的妻子陪来，毛泽东怎幺也想象不出，这个满头灰白、满脸上皱纹密布得像丝瓜筋一般的病老女人，会是那个刚强秀丽、泼泼辣辣、敢打敢冲的红军女英雄。

二十二年了。贺子贞也像不认识毛泽东似的，眼睛死死盯住了看，眼神有些发直。

毛泽东替贺子贞倒茶，剥糖，递到手上。

贺子贞呷一口茶，放下糖。她患有十来种病痛，其中一种是糖尿病，遵照医嘱，既不能吃盐，也不宜吃糖。她只是望着自己阔别了二十二年的丈夫、战友、同志，不流泪，也不说话……局面有点尴尬。

毛泽东一向能言善辩，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如庐山上的道路，乱石铺街，斑驳迷离，看似无规则，实则有规则。可是此刻面对贺子贞，却理亏词穷似的，只能问得一句：「志珍，你还好吧？」

没想到这句寻常的问话，忽然引发贺子贞声音尖厉的大笑：「好！好！好得不能再好……我是被人打入了冷宫的，新中国也有冷宫，哈哈哈，共产党内也有冷宫，哈哈哈……」

毛泽东连忙起身去掩了门，关了窗。这美庐的房间隔音效果甚佳。他不再担心贺子贞大笑大闹。毛泽东说：「志珍，都二十二年过去了，你、我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要承认这个客观事实。你想对我讲什幺，就统统讲出来，不要憋在肚子里，对你治疗不利。」

贺子贞记起了什幺似的，不再大笑，仍是目光直直地盯住毛泽东那保养得油光水亮的脸膛，良久，才问出一句：「你哪？当了万岁，万万岁，也都还好吗？」

毛泽东觉得贺子贞神情正常了些，于是燃上一支烟，说：「我除了身体还算好，其它的就很难说了……国家这幺大，情况这幺复杂，底子又薄，很难应付。前两年，推广农业合作化，实行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都算打了胜仗；只是去年发动一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搞得党内党外，问题很多，意见很大。今年以来，一直在做纠正，我算是好心办了坏事，让全党全国交了学费。可说是国步艰难吧！但一直没有忘记你。这次一上山，就想着和你见面。没想到你身体差成这样，我很心痛的。

人非木石，安得无情？毕竟是你陪伴我度过了一生中那最困难的十年光阴。我也知道，你心里一直对我有气。今天，你就把气都吐出来。对你只有一个希望，早日养好身体，出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过一名革命者的正常生活……要不要先吃些点心，都是专为你准备的，这碟是你喜欢的芋头糕，这碟是香酥饼，这碟是芝麻球。我记得你在江西苏区时就喜欢这几样，特地叫师傅少放了盐和糖。

贺子贞却不为所动。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她只是眼睛亮了亮：「润芝……我是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讲。积攒了二十二年的话……。前天，隋静妹子去看我，要接我上山。我就觉得，是你到了山上。可是隋静妹子不肯讲明。」

毛泽东说：「是怕你激动。另也有个保密问题。」

贺子贞说：「你和我见次面还要保密？怕你小老婆蓝苹？我倒是想见她一面呢。放心，我已经无醋可吃。」

毛泽东暗暗称奇。不是一直讲贺子贞精神有毛病吗？现在她就很正常嘛，反应也一如过去那样的敏捷：「志珍，我们好不容易见了面。谈话不要涉及第三者，好不好？」

贺子贞眉头扬了扬：「这样讲，你也承认她是第三者了？」

毛泽东眼睛一瞪，脸孔一板，咄咄逼人地：「志珍！我要求你只讲自己的事，不及其它。」

贺子贞太熟悉毛润芝的这副表情了，从来只要人体谅他，而从不会体谅他人。井岗山、江西苏区七年，长征、陕北三年，贺子贞尽量收敛起自己的锋芒，顺从了毛泽东，从一名红军女将领变成一名家庭少妇，在生活上、工作上照料好比自己年长十七岁的丈夫。她学会了做湖南菜，变着法子炒各式各样的红辣子、青辣子，还有酸辣汤。毛润芝忘情地说过：「贺妹子烧的酸辣汤，堪称苏区第一，开味，通气，发汗，祛风寒，除潮湿，每顿一碗，百病不侵！」毛润芝的性欲极强，从不考虑贺子贞的感受、喜好，只求满足自己的需要。贺子贞虽然是一名年轻的女造反者，但还是依从了传统女性的习俗，随时地给予。江西苏区七年，贺子贞年年受孕，年年由老中医开单方堕胎。那时，毛润芝说：「行军打仗，居无定所，生死未卜，等生活稍能安定些再要孩子。」长征路上，三十万人从江西苏区出发，一年后抵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多人。在那样艰苦卓绝、九死一生的日月里，毛润芝也没有忘记发泄自己的性欲，使贺子贞三次受孕……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机关已经在延安安定下来，毛润芝却几乎同时和延安的三名女子往来，其中一名还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贺子贞忍无可忍了。她特别痛恨那个见了男人就搂抱亲嘴的洋婆子。她曾经命令自己的警卫员执行任务，像干「A、B 团」一样干掉那名洋妖精，被毛泽东制止祝贺子贞在窑洞里和毛润芝大吵大闹，甚至拳脚相向，以告诉自己的花心男人：我为你付出了一切，付出了理想，付出了健康，付出了青春。我曾经先后为你怀孕十几次！却拴不住你一颗心……名为革命领袖，也是衣冠禽兽……两口子动嘴动手，时战时和，吵闹了一年之久。到了一九三七年底，贺子贞领着刚满一岁的女儿娇娇，身上还怀着一个等着出世的娃娃，和王稼祥的爱人朱仲丽，张闻天的爱人刘英，一起结伴远走莫斯科，去治并休息。原以为一年半载就回来，避一避，消消气……想不到，想不到就发生了后来的那些事情……毛泽东见贺子贞神情痴呆，目光发直，怕她又犯起病来，遂哄慰她说：「志珍，你心里有什幺话，就和我讲讲吧？我一定虚心听齲不管你讲些什幺，我都不发脾气。」

贺子贞眼睛眨动两下，回复了一些灵动之气，平静地回答：「好吧，你既是愿意听，我就讲……哪怕今后不再见我。我知道你做得出来……我不疯，我知道我讲了的后果。」

毛泽东忙说：「你放心，今后我们可以常见面，常交谈。前几年是因为太忙，没有顾得上。你知道，我已经在四月间辞掉了国家主席一职，今后退居二线，少管事，多研究问题，就有时间了。」

贺子贞说：「那就多谢了。还要多谢你每年暑假，都让娇娇来陪我一星期。你每次交她带来的钱，我都替娇娇存着，一分没动……她是你我夫妻十年，怀孕十几次，唯一留下来的孩子。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你为什幺要孩子改了江青的姓，叫李敏？这事你做得太绝。你不让孩子姓毛，也该让她姓贺。娇娇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她本该姓贺，不姓李……你还把我的名字也改成志珍，不叫子贞。你是要我在被你抛弃之后，有志气，懂珍重！亏你想得出来……呜呜呜，你欺侮一个当年和你共过生死的女红军……一九三二年你在福建长汀拉痢疾，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打摆子，你当时被博古、李德撤职，开除党籍，无权无势……都是我屎屎尿尿的服伺你，从鬼门关上把你的命捡回……呜呜呜，我不是讲我救了你的命，我做你的妻子，是把你的性命当做自己的性命，……呜呜呜……」

毛泽东本来气鼓鼓的，但听贺子贞提到他在江西苏区患上重病，差点送命的旧事，也不禁动容，红了红眼睛：「志珍，我记得，记得的……你莫哭，莫哭……那时我受王明、博古国际派们的排挤打击，连警卫员都看不起我，过了一段最黑暗的日子。要不是你，我不可能挨得到参加长征。

长征路上，也大病过一常没有你的照料，我不可能走出雪山、草地。那时，我就觉得，你简直是个生命的奇迹，一年时间，怀孕三次，饱一顿饥一顿，还日夜行军逃命，反倒要你来照料我一个男子汉……」

贺子贞眼睛发亮了。从她发亮的眼神里，依稀看出点当年那个红军女将领的飒爽英姿。她止住了哭泣，浮肿的脸上有了些红润：「润芝，算你还记得那些事情……你知道吗？当一个女人用她全部的身心去爱自己的男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就是不可以战胜的，就会出现在我身上出现过的奇迹，拖不垮，累不

倒……在贵州遵义，我不是替你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娃娃吗？也就是在那里寄养、丢失了，你给取了个名字，叫毛岸红。……那时你身体不好，我身上有奶，就天天挤了奶给你喝。你代替娃娃把奶都喝了……」

毛泽东忍不住眼里泛起泪花，连忙掏了小毛巾来擦。

贺子贞笑了笑，说：「记得你还吃过一回醋的……我的那名警卫员病了，我也挤了奶给他喝。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后生嘛！你寻了我争吵：可以喝你的奶子，可不可以和你困觉？吃醋吃到这分上，我都懒得理你，认作你是爱我的……」

毛泽东心里一动：原来怀疑她和警卫员乱搞，只是这幺回事啊？可自己还真当回事，在延安和江青同居前，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讲了这件事……看来自己是误会志珍了。

贺子贞至今并不知道毛泽东曾经向组织揭发过她的「生活作风问题」，继续平静地说：「我晓得自己的身体是在长征路上垮掉的……原想休息一年半载，可以恢复转来，我才执意去苏联养玻初到苏联，我就开始后悔不该到了陕北和你吵架，搞得生活不宁。不管出于什幺原因，我都不该和你那样吵，还相互动手。我原也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女人，在江西苏区我是一名女战士加你的贤内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都表扬过……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每个月都给你写信，向你认错，请你原谅，保证返回延安后，还像在江西苏区时期那样，过又简朴又恩爱的生活……」

毛泽东说：「是的，我收到过你的好多封信。我也回过信，等着你早日回到延安团聚。」

贺子贞说：」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后，你再没有给我回信。我给中央书记处写信，给军委总政治部写信，要求返回延安，都没有回复。润芝，我离开延安时，你自己心里有数，我是怀了孕走的，还带着刚满一岁的娇娇……一九三八年十月，我记得是十月中旬，莫斯科天气已经很冷了，我替你生下一个男娃，只活了半个月，得了肺炎……我又不懂俄文，被人家误诊，死了……没有人管我，是我自己用了把镐头，在莫斯科郊外的树林里掘了个洞。那泥土已经上冻了，硬得和铁板一样……挖了了半天，挖个小洞，把我们的娃儿埋了……呜呜呜，是你，是你断了我回延安的路……呜呜呜，我是到了一九三九年，才晓得你在我走后不久有了新欢，上海的女戏子……呜呜呜，……一九二七年十月，你带领一支叫花子样的湖南农军投奔井岗山根据地，那根据地是我哥哥和我拉队伍创立的……在一间庙里，你拉着我拜了天地，你起了誓，诅了咒：革命夫妻，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生死一起……呜呜呜，我相信了你……我一个女红军，被你发配在苏联，被你剥夺了回中国革命的权利……」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劝着：「莫哭，莫哭。当时情况很复杂，三言两语讲不清。只是想到你留在老大哥那边比较安全。」

贺子贞边哭边诉：「润芝你知道吗？老大哥那边，也势利得很。当得知我姓贺的不再是你的爱人，就把我当成了一名普通的寄生者，不再有生活上的关照。我托王稼祥带信，托周恩来带信，任弼时带信，潘汉年带信……我想那些信肯定都到了你手里。你一个字都不回，也不让别人回。你把我丢在那冰天雪地里……你晓得吗？一九四一年，德军进攻莫斯科的前夕，老大哥那边也很紧张了。我们被疏散到了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娇娇得了肺炎，高烧不退，送进保育院隔离室。那个天杀的大鼻子医生，诊断我娇娇神志不清，没得救了，人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到太平间去了。我和医生大吵，我要女儿：为什幺我女儿还没有断气就扔进太平间去？我挣脱了他们的阻拦，发疯似的跑进太平间，在几十具冻成冰块的死尸里把娇娇抱了出来！娇娇还有脉搏，娇娇还有呼吸……我是骂了，也不管他们听不听得懂，骂了他们天杀的，刽子手，没有人性的畜牲。他们当我是疯子，把我关进精神病院，连同不到五岁的娇娇，一起当作疯子对待……，也好，只要娇娇在我身边，疯子就疯子。可是，你知道老大哥那边的精神病院是什幺样子？我天天被电击，被注射镇静剂。治疗时，他们把我的手脚都绑住，嘴巴也被毛

巾堵篆…润芝，呜呜呜，整整六年，我在疯人院里就是这样过的，不疯也被关疯……整整六年，延安党中央，和莫斯科共产国际之间，月月都有人来来往往，就是没有人过问一声，呜呜呜……」

贺子贞和娇娇母女两个在苏联被关进疯人院的事，毛泽东虽然早就听人汇报过，但今日由贺子贞本人哭诉出来，仍然好不凄惶：「志珍，你和娇娇的事，我是后来才听到的。我太粗心了，光顾了处理党务军务，应付各种突然变故，没有顾得上……还以为你和娇娇在老大哥那边，有得吃，有得祝这事，我一直觉得内疚。你继续讲。」

贺子贞已经哭诉成一个泪人：「整整六年时间，你对我和娇娇死活不问，一句内疚，就打发得过去吗？就算我是被你抛弃了的猪狗不如的女人，巴望我就死在苏联，可娇娇总是你的亲骨肉呀！你连亲骨肉都不顾……在那疯人院里，可怜我娇娇，总是在我昏睡醒来时就问：妈妈，我有爸爸吗？爸爸在哪里？人家都有爸爸……我虽是恨你，恨你无情无义，铁石心肠，可我总是对娇娇讲：乖女崽，你有爸爸！你爸爸是英雄，名叫毛泽东；他在中国，在延安，指挥打仗，领导中国革命！你爸爸不会丢掉你，你爸爸一定会派人来接你回中国……」

毛泽东插断：「一九四六年，党中央派王稼祥夫妇驻莫斯科，不是就让他们夫妇去打听你们的下落了吗？」

贺子贞泪眼一扬：「不对！是王稼祥夫妇抱不平，觉得这幺多年了，对贺子贞母女生死不问，太不人道……他们夫妇后来告诉我，倒是彭德怀同志对他们提过，贺子贞究竟到哪里去了？井岗山上的女红军，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放心，人家夫妇没有讲你毛润芝半点不是。」

毛泽东听这一说，脸都气乌了，茶几一拍，大声骂道：「什幺东西！

都来挑拨我的家务事？我怎幺没有叫王稼祥、朱仲丽到苏联去打听你和娇娇的下落？这是对我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我人格的最大侮辱！你们哪个有胆子来当我的面讲这个话？我操他娭姆！操他老娭姆！都是狼心狗肺，混蛋亡八！我操他老娭姆！」

毛泽东一怒，贺子贞倒是止住了哭泣，忽又爆发出一阵尖厉的大笑：「毛润芝，哈哈哈……毛润芝，哈哈哈……你伟大，你好伟大，好伟大，哈哈哈……」

贺子贞笑得毛泽东有些儿不堪，有些儿狼狈。他意识到自己失控了，失态了，遂又冷静下来说：「志珍，说好了不发脾气，又发脾气，还骂了娘，这很不好……你今天，总算把心里的委屈对我讲出来了，你、我之间的误会，可以冰释了。你同意不同意？告诉我，同意不同意？」

贺子贞没有停止狂笑：「毛润芝伟大，哈哈哈，毛润芝好伟大……伟大，哈哈哈……」

毛泽东面对贺子贞的狂笑，一时竟也束手无策。这是个疯子，果然是个女疯子……幸而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幸而原先吩咐好了楼下值班室的卫士，十一点时往楼上打一个电话。毛泽东拿起话筒，哼哼噢噢了好一会，并交代请隋静同志五分钟后上楼来。

贺子贞其实是很灵醒的，一听到电话铃声，知道润芝有公家事，而停住了狂笑，安静了下来。不管怎幺讲，润芝现在是全党全军的主席，主一国之政……作为一名老红军、老党员，她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怀疑过毛泽东。她内心深处仍然崇敬那个计多谋足、运筹帷幄、雄才伟略的毛泽东。至多，她也只是觉得，毛泽东于公德无亏，于私德有损。不然，怎幺别人都不行，最终只能由他来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见贺子贞忽又奇迹般地安静下来了，心里不禁一喜，遂和颜悦色地说：「志珍，你刚才也听见

了，今晚上还有个小会，研究工作。我们明天晚上再谈，还是由隋静陪你来。你要听医生的话，在山上多住几天。

我们还要见几次面……你治疗方面有什幺要求，要我替你打招呼的吗？」

贺子贞目光清亮。她在毛泽东的书桌上发现了三小瓶安眠药：「润芝，好，你忙你的工作。我明天晚上再来。我保证不再讲气话，不再哭闹……对了，还有一句话，江西乡下在饿死人，你知道吗？有的老红军的后代都饿死了，你去年都搞了些什幺呀？」

毛泽东只想尽快把贺子贞打发走：「你安心养箔…乡下缺粮的事，我知道一些，中央正在开会研究办法解决。」

贺子贞指指桌上那药：「可以送给我吗？我失眠厉害，医生给的药，不起作用。」

毛泽东站起身子，点了点头。

贺子贞手脚出奇地灵活，一个探身，就把那三瓶药抓了过来，放进上衣口袋里。

这时，隋静来到书房搀扶贺子贞。毛泽东却挥挥手，他要亲自搀扶自己的妻子。直到目前为止，党内党外，江青仍然没有被正式称为毛泽东夫人。名义上贺子贞仍是毛泽东的妻子。毛泽东搀扶着贺子贞，一直走到楼梯口。稍站一站，还是没有松开手臂，又一步一级地扶贺子贞下了楼梯。

隋静请主席留步。但毛泽东仍扶着贺子贞，出了两重门，一直扶着进了汽车，道了珍重。

毛泽东让汽车稍候，示意隋静跟他返回屋内，交代说：「她脑子坏了，一直和我哭闹，我都没法对她开口……你告诉尚魁，明天一早就送她回南昌，不要再留在山上。她还从我桌上拿走了三小瓶强效安眠药，装在上衣口袋里。今晚上要设法把药从她身上取回来，否则会出危险。万一出了事，药还是从我这里拿的。这是任务，无论多晚，你拿到药后，都要给我电话，反正我也睡不着。」

送走了贺子贞。毛泽东心情很烦躁，乱糟糟。今后他再也不要见到这个女人。今晚上又要失眠了。可安眠片又全叫贺子贞拿走了，一瓶不留。

这个女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可悲可叹。他给楼下的值班卫士电话，让通知小钟回来，立即回来。再有，去游泳池看看，把水温调低一点。

一小时之后，毛泽东由保健护士小钟陪着，在游泳池内戏水。电话铃响了。让小钟把电话线拉过来。是隋静来的，报告已经完成任务，请主席放心。说她告诉贺大姐，尚魁失眠，影响白天开会，能不能把安眠药给尚魁去用？贺大姐一听，就把三瓶药都交出来了。她很清醒，也很能替人着想嘛。只是明天一早送她下山，又会哭闹一阵。

毛泽东在电话里道了谢。他不愿再想那个疯女人的事，继续和肤色光洁、浑身上下透出青春气息的小钟游泳、戏水：「一见钟情啊，今晚上，我恐怕又要全无睡意了。你上次说要给我演奏白乐天的〈琵琶行〉？琵琶古曲里，我只知有〈十面埋伏〉、〈阳关三迭〉，不知有〈琵琶行〉呢！

对了，我答应过的，要把〈琵琶行〉抄录一遍，送给你……」

游泳之后，毛泽东由小钟牵着上楼，进到卧室，仍然毫无倦意。他今晚上是受了强刺激。没想到阔别

二十二年之后，贺子贞竟会当着他的面，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来控诉他！什幺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打江山，夺政权，牺牲了那幺多人，总怕有两、三千万吧？贺子贞这女人还自称老红军、老党员，却是一肚子的个人恩怨，个人遭遇，心胸狭窄，气量何其渺协…看看，说了不再想这个疯女人的事，还是挥之不去。

为了助他入眠，小钟替他做了全身按摩。他日常习惯穿长睡衣起居，倒是十他方便动作。看着他闭上眼睛，哼哼唧唧的很舒服，小钟以为他快要睡着了，就动作放轻了些，之后再替他盖上被子。没想到他被子一掀，双眼一张，神采奕奕。小钟瞋他一眼，不禁又粉脸飞霞，娇羞无状，知道又该那个、那个了……毛泽东视品箫为房事中极乐境界，是从杂书中得知的。他的头三个女人罗氏、杨氏、贺氏都拒绝替他行此事，并斥之为青楼女子的下流行径。一九三八年夏，上海影星蓝苹到延安，到底开通，窑洞里第一次欢好，就展现一流口技，令他欲仙欲佛。蓝苹还是读过几本杂书，又经见过人事的，有时把玩起来，竟说：「古今之道，无非立君牧民。

你就是君，我就是民，任你放牧，任你耕耘……」后来的小孙、孟虹等人，也是愿意替他做的，口技却比蓝苹要差了。这个一见钟情也不错。立君牧民，好一个比譬。当然只能任由蓝苹私下里调笑，毕竟封建色彩太浓，不适合党主席的。

小钟去洗手间漱了口，净了脸，匀了粉。返回床头时，见毛主席已经拥被坐起来了。小钟小心地问：「您真是个活神仙啊？弄人一嘴……就是不累不困？」

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今晚上情况很特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不是要弹一曲〈琵琶行〉吗？干脆，我们都起去，你来弹，我来写。」

于是，毛泽东牵着小钟的手，从室内信道绕进书房，一个展纸，一个研墨。之后，一个怀抱琵琶轻挑慢抹，一个手挥狼毫直行草书，用的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公函纸。白乐天的〈琵琶行〉全诗八十八行。不知是有意无意，毛泽东漏写了以下六行：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第二十一章　笑声震瓦四心通

　牯岭河谷泉流密布，汇聚成三座人工湖泊，在北的是如琵湖，在南的是芦林湖，在西的是庐山水库。各有两、三百亩水面不等，如同三面宝蓝色的镜子，映照在高山之巅，云海之中。

毛泽东约王任重到芦林湖上划船散心。昨晚上开了各组组长会议，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七人为会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文件名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毛泽东并讲了一席意味深长的话，给文件定下调子。刘少奇、周恩来亦有附议补充。

王任重没有参加昨晚上的会议，亦未被指定为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他是在中南组会议上，听了组长陶铸传达的主席讲话。其中的重要内容，使他吃了定心丸。主席说：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讲清楚。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长城。出了孟姜女千里寻夫没有？哭倒了天安门没有？党内天津的科局长们对去年有议论，否定大跃进，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等等。

他们不了解全面情况。「得不偿失」可以举出几十、几百上千件，无非是头发夹子、肥皂、猪肉、菜油、蛋不够，有的买不到了。对这些同志要讲道理，不要骂人，要帮助他们认识整个形势。得的是什幺？失的是什幺？为什幺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党内近年又兴骂娘风。主要是不满分子骂我们。上海有一个党委书记，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肯承认大跃进好。态度够硬，可以不杀他的头。就算龙云那样的大右派，也让他多活十年好，否则到了阎王那里还要造谣。

去年四件事，公社化，放卫星，公共食堂，全民炼钢。北戴河会议，人心高涨，埋伏下了一部分被动。去年还订下一九五九年要搞三千万吨钢，大型工程一千九百多项，粮食产量再翻一番，等等。今年承认有些被动，但并非全面被动，也不会垮台。公社没有垮嘛。垮掉一部分也不要紧，再办起来就是。食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暂时垮掉一部分、垮掉大部分，我都支持。清朝有个将军，每战必败。他在给皇帝上表时，写了「臣屡战屡败」，承认自己不行。他的幕僚帮他改做「臣屡败屡战」，一字之易，整个奏章的格调就不同，成了一名受挫不气馁、作战到底的勇敢分子。我们去年不是屡战屡败，而是有胜有败，胜多于败。有人讲总路线就是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剩不能说一九五八年只有多快而无好剩也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作具体分析。

……前年右派进攻，张奚若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也有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刚愎自用，喜怒无常。他们的矛头都是直接指向我的。算他们两条汉子。关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本人早已明确回答，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利。至今不改初衷。至于偏听偏信，我也要明确宣布，我们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你总要有所偏嘛！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偏向，天经地义。我们同右派作斗争，能不偏在左派一边？左派就是要压倒右派，战胜右派……王任重听了传达，心里既敬服，又感叹：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他的思想感情，总是靠在左派一边。不左，还叫革命？还叫毛泽东思想？他老人家的纠左纠偏，只是形势的需要，是有限度的。这对党内那些思想右倾的同志，无疑是个严厉的警告。王任重也留意到了，听了传达，河南吴芝圃笑得嘴都合不拢；湖南二周，却脸露不安。

毛泽东年长王任重二十五岁，自属父辈。王任重喜好读史，一部《资治通鉴》尤为熟知，记性又好，态度又谦恭。两人谈笑古今，臧否人物，有共同的爱好、话题。毛泽东说，和王任重算忘年交。王任重则甘为弟子。在北京中南海，在武昌东湖，毛泽东都喜欢邀人泛舟水上，一人一桨，边划船边聊天，就像他喜欢游泳、跳舞一样，都是有益健康的休闲方式。

芦林湖当然比不上武昌东湖水面开阔，甚至都比不上中南海那园林湖泊。但芦林湖水倒映着四周秀美绝伦的峰峦峭壁，古树花丛，别墅亭台，水上水下，都是一幅又一幅的蓬莱仙乡似的画图。

毛泽东和王任重在卫士的搀扶下上了一叶小舟。不一会，小舟便顺风飘到了湖心。两人都没有动桨。王任重看得出来，毛主席意在聊天，不在划船。也是王任重的一大优点，无论毛主席和他谈论些什幺，事后总是守口如瓶。他明白，毛主席日日夜夜都在思索着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有时老人家只是需要一个谈话对象而已。

王任重见毛主席凝神眺望着南边的汉阳峰。他安静而恭谨地等着毛主席开口，只轻轻拨动手中桨片，保持住小船的平稳。

过了一会，毛泽东的目光移回到王任重身上：「记得你前几天反应过，我的几位大秘书，这次在山上都很活跃……是不是他们的翅膀都硬了，要另择乔木而栖了？」

王任重心里暗自一惊，难道老人家开始怀疑起自己身边的几位大才子来了？老人家离得了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李锐几位？就像胡、陈、田、吴、李也离不得老人家一样的啊！这类捉摸不

定又高度敏感的话题，还是保持沉默的好。于是，王任重表示为难地笑了笑。

毛泽东说：「好，你可以不回答。《资治通鉴》上，司马光氏关于德与才发了一通高见，你还记得吗？」

见问起《资治通鉴》，王任重思绪活跃起来，是在第一卷。周纪中，评论智伯败亡之教训时说的。臣光曰：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毛泽东说：「司马光讲得好，王书记记性好。用人之术，要讲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有德而无才，起码不会坏大事。无德而有才，就麻烦了，干起坏事来，防不胜防。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话有道理……我的几大秘书，都是当今才子。其德如何？参差不齐。上山以后，他们都不大来找我，都是我找他们。他们喜欢去找我的那位小同乡罗。还有洛甫，在山上也很活跃。」

王任重明白，主席指的是彭德怀同志。他对彭老总，从来又敬又畏，不敢议论的。

毛泽东又见王任重呐呐无言的样子，便说：「好了，不谈这个叫你为难的话题了，我们谈点别的。这两天小组讨论会开得怎样？」

王任重说：「您昨晚上在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很及时，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呢。」

毛泽东笑了：「各个小组都传达了？我是既反左，也防右，左右开弓，各打五十巴掌，让左派安心，右派也过得去。你自己是个什幺看法啊？」

王任重说：「有人高兴，有人愁。我个人赞同主席的方略，反左不忘右，反右不忘左。对去年的大跃进，要坚持肯定成绩为主。如果否定得太多，盛地、县、社四级会乱了阵脚，去年的积极分子都下台，右倾思想就会占主导，大行其道。」

毛泽东说：「有这幺严重？我去年也是积极分子，还是挂帅的，要下台我和你们一起下嘛，有什幺了不起？少数人要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谈何容易。我还有康生、罗瑞卿、谢富治他们三套人马保驾嘛。」

王任重说：「我倒是要斗胆说一句，就是对去年工作意见较大的一些同志，也都是出于好心、责任心。起码在山上的同志都是这样。有的牢骚大一点，但基本上还都是肯定去年的工作以成绩为主，问题只是次要的。」

毛泽东笑了一笑：「好你个王书记，我明白了，你在思想路线上是坚持反右，干部路线上却是主张右一点呢。」

王任重红了红脸：「也是盼望党内团结，在克服经济困难的时候，不要出人事上的麻烦。」

毛泽东愣了一愣，忽又想起什幺似的问：「你对「问题讲透」四个字怎幺看法？」

王任重知道这四个字非同小可，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于是字斟句酌地说：「会议的前一段，提出「问题讲透」，有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反映真实情况；会议的后一段，似乎不必强调了。因为深入下去，就可能「透」到去年年初主席批周、陈、李、薄的「反冒进」上头，那一来，总路线、大跃进就被兜底翻了。」

毛泽东说：「任重啊，你这个看法很深刻，我算没有白交你这名忘年友罗。当然，那大约也不是少奇同志的原意。怕就怕有人借重这句口号来搞事，中央已决定本次神仙会按时散会，你看怎幺样？」

王任重说：「按时散会好。其一，各省市的工作那幺忙，急待处理的问题多，我看多数同志是身在山上，心在地方，都盼着早点下山；其二，现在山上三五成群，清谈成风，议论纷呈，难免说三道四、互相指责……湖南周惠同志就在讨论会上提出，去年工作失误，各省的第一书记都该打屁股。第一书记们意见大得很，要找他辩论。」

毛泽东笑了：「周惠啊，是个干实事的人……你的意见很对，「问题讲透」四字不宜再用，神仙会应当按时散会。休息半个月，可以了。南方正在双抢，北方正在秋种。你对湖南二周还有意见？上个月我带你去借粮，不是都答应了幺？湖南去年的工作还是比较稳妥的罗。」

王任重说：「我建议主席再找二周谈谈。他们会理财，会当家过日子，的确值得各省区的同志学习。他们基层跑得多，关于炼钢铁和公共食堂的几份调查材料写得很扎实，有说服力。人民公社的分配办法，他们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椿，公共食堂实行「粮食到户，节约归已」，都是可参考的」

毛泽东点点头：「我原以为你对二周还有意见，原来你是佩服他们的罗。很好很好……呵哟，我未动一桨，船怎幺飘这幺远了？来来，人生在世不称意，从此散发弄扁舟！我们一起划，绕湖一周，如何？」

晚饭后，周小舟、周惠、李锐加上张闻天，正在彭德怀的别墅里聊天，周小舟的秘书气喘呼呼地跑来报告：「两位周书记，美庐来了电话，请你们马上过去，主席正等着呢。」

周小舟、周惠立即起身，向彭总和张闻天、李锐三位告辞。

彭德怀拉住周惠的手，对周小舟说：「老毛找你们去谈话，抓住机会，给他反映下面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吃下去，会有更多的老百姓得水肿病送命。」

张闻天也在旁说：「我们这个党的事情啊，毕竟是毛泽东同志说了算。对于去年的问题，只要毛泽东同志真正想通了，就一通百通，改正起来并不很难。」

周惠说：「公共食堂的事，上月底在长沙，我向他汇报过；这次在山上，也专门谈了一次。主席似乎不大听得进去。」

彭德怀坚持说：「民为重，老毛听不进也要讲！必要时大家都去讲。

他的面子要紧，农民群众的性命更要紧。」

李锐也对二周说：「在老夫子面前，我们是后生晚辈，可以放炮。其实老夫子有时耳软的。」

周小舟、周惠出了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直接去美庐，让秘书仍回住处去值班。周惠心细，问了秘书一句：「你刚才回答美庐电话时，没有讲我们去了哪里吧？」

秘书恭敬地回答：「我只说两位周书记出门散步去了，可以立即找到。」

二周来到美庐时，卫士已在门口等着，请客人上楼。楼上的主席书房里，毛泽东穿着件长睡衣正在书桌前手书〈回韶山〉一诗。看得出来，他兴致很好。二周在门口站了站，先轻咳一声，才说：「主席，

我们来了。」

毛泽东已经听到楼下的电话报告，知是二周，并没有停笔：「进来进来，我这就写完了。对了，还少个签名。」

二周近前一看，立即高兴得要叫出声音来：「主席的这幅〈回韶山〉，是送给湖南省委的！」

毛泽东手中的狼毫朝笔缸里一扔：「坐坐坐，也是了一桩事，答应了你们的，带回去做个纪念。」

周小舟说：「周惠啊，这可是件墨宝，我们请人裱好了，是挂在湖南宾馆大堂，还是挂在省委会议室？」

周惠脑子转得快：「先请人放大一幅，挂宾馆大堂；这幅真迹，挂省委小会议室。」

长茶几上已经摆着茶壶、茶杯，还有一大盘鲜荔枝、一大盘鲜龙眼。

周小舟先给主席添了茶，再给周惠及自己也倒上。

毛泽东请二周剥荔枝、龙眼吃：「福建省委叶飞同志送来的。我历来反对各地给中央负责人送特产。叶飞保证了，下不为例。而且是他自掏腰包，发票都给我看了。」

周惠笑说：「主席生活简朴，有时也的确使下面难办，孝敬之心，总有一点嘛。」

周小舟说：「吃吧吃吧，湖南不产荔枝、龙眼。主席不让孝敬，我们就多到他这里打秋风。」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你们可以刮我的共产风……小舟每次到我这里，还有李锐，总是把水果吃光。湖南为什幺不多搞几座大的花果山？多种些桃子、李子、梨子、桔子，还有柿子、板栗、廿蔗，湖南气候合适。」

周惠说：「民以食为天，先吃饱，后吃好。水果属于「吃好」范围。

当然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收入高。」

周小舟说：「只要中央不再搞土法炼钢，今冬明春，我们可以大搞果树上山，多种经营。」

毛泽东忽然想起一件事：「上月下旬在长沙，我看了你们新盖的那座湖南宾馆。「湖南宾馆」四个字是请郭沫若同志写的，那个「馆」字，他写成「馆」了？」

周惠说：「当时省委接待处的同志请教过郭老。郭老解释，就是这个「馆」字，又吃又住，食为先，先吃后住！」

毛泽东又哈哈笑了：「又吃又住，先吃后住，妙解妙解……」一边笑着，一边吸着烟问：「怎幺样啊？神仙会按时散会，你们心里的苦水，都在小组会上倒完了没有啊？」

周小舟说：「主席，我们没有苦水。去年被谭老板插了白旗，评为下游，今年主席已一再肯定了我们，我和周惠心里都没有怨气。工作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嘛。」

周惠说：「其实去年谭老板也是好心做差了事。还记得他去年在广州代表中央插我们白旗的那个痛心

样子，一再抱怨我和小舟，主席的家乡省插白旗，怎幺向主席交代？怎幺向主席交代？」

毛泽东很开心：「谭大炮放空炮，没有作过田，不懂粮食是怎幺长出来的……光有好的动机不行，还要有好的效果。我们应当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去年我自己，也存在这个问题。各小组讨论会上，大家还能畅所欲言吧？」

周惠看了周小舟一眼。周小舟会意：「李锐在华东组的几次发言，都被罗瑞卿同志所打断，不让李锐把话讲完。」

毛泽东一听，奇怪地问：「有这个事？公安部长还管李锐的言论自由？我明天问问罗长子。小舟，你在我这里挂个电话，马上把李锐找来，一起谈谈，我给他言论自由。他在华东组没有讲完的，到我这里讲讲，我欢迎。」

周小舟立即高兴地去到书桌前打电话。他多了个心眼，没有直接挂电话到彭老总的住处，而挂给自己的秘书，让马上去找到李锐同志，立即到美庐来参加谈话。

十分钟后，李锐小跑着赶到美庐，进入毛泽东的楼上书房时还在呼呼喘气。周小舟、周惠起身相迎。毛泽东没有起身，亲切地招招手说：「李锐啊，来来来，加上你共是四个湖南老乡，我们来开个同乡会。」

李锐笑嘻嘻地坐下，口无遮拦地说：「开同乡会？周惠不是湖南人啊。」

周惠说：「我到湖南工作十年了，算半个湖南人总可以吧。」

周小舟说：「主席是请我们来吃荔枝、龙眼，共他的产。」

李锐动手剥荔枝：「主席是大户，他的东西，我一向的政策是不吃白不吃。」

毛泽东是喜欢这几个后生晚辈的：「好好好，你们只差打我的土豪，分我的田地了！」

幽默的话语，引得四人一齐哈哈大笑。

毛泽东擦了擦眼睛，问：「李锐，你在华东组发表了什幺高见？以致被罗长子打断？你可以在我这里讲讲。」

李锐看周小舟、周惠一眼，知是二周代他告了状：「其实也不是什幺出格的言论，只是心里想到什幺就讲什幺。我主要是谈冶金部的事。关于各地大炼钢铁的情况，如落实指标和保证质量问题，冶金部一风不透，连我这个主席的工业秘书都问不出消息。很明显是担心我把真实情况报告主席；倒是计委内部，还能及时知道点实情。今年四月上海会议之前，我就是从计委内部问到钢铁生产的若干实情。原订今年钢铁产量突破三千万吨，实际情况恐怕连两千万吨都完成不了。加上从其它方面的考虑，特别是电力供应紧缺，于是向主席写了信，建议钢产量指标下调，以免影响全局。钢铁生产关键是质量，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土法炼钢，人力财力原材料浪费过大，今年不要再提倡了。」

毛泽东说：「今年不搞小土群，提倡小洋群。」

周小舟说：「至少每个地区可以有一个小型钢铁厂，就地供应，解决农村犁耙、锄头、镰刀、锅灶等的用铁问题。」

周惠说：「全国几百个地、市都建钢铁厂？要吸取去年遍地开花、严重浪费的教训。」

李锐说：「史达林语录中有一条，社会主义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会比资本主义严重得多，因为社会主义是国家集中计划经济。这话很中肯。去年，是我们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作的一年，「敢想敢干」这个口号有太多的副作用。「以钢为纲」、「两大元帅」的提法更是不科学。」

这话够坦率、够尖锐，周惠担心毛主席受不了。

毛泽东却只是瞪了茶几一眼，接着就说：「去年把计画搞乱了，今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也是「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嘛。」

李锐因听周小舟说过，毛主席在湖南视察时也说了这句成语，是指陈云同志；于是立即抓住机会说：「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南宁会议后，陈云同志只挂了国家建委主任，养病去了。计委这边是富春当家，相当吃力。」

二周也附和说：「请陈云同志出来主持财经工作，有利于克服去年的失误。」

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起初吃了大败仗，于是思念郭嘉，后悔没有采纳郭嘉的计谋……陈云做经济总指挥好。他这人的弱点是身体差，暮气重，联系群众不够。」

周小舟心想工业问题谈到这里，适可而止了，便把话题引向农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他说：「我还是更担心农业问题。农业是根本，去年是「粮食高产」引发工业高潮。全党上下都以为农业过了关，粮食吃不完，可以全民大办工业，结果还是吃了大亏。」

毛泽东说：「不尽然吧？两条腿走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钢铁。好好，小舟继续讲。」

周小舟说：「去年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不能只怪公社书记、县委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幺千斤盛十几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周惠脸都白了，李锐也登时心里发急，小舟怎幺这样肆无忌惮？

毛泽东脸膛红了一红，没有发作，以手指了指自己，再指指周小舟：「好小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讲得好，讲得好。小舟向来在我面前敢放肆，我不计较……去年啊，我是看了钱学森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到百分之几点几，就可以亩产三万斤、四万斤，因此相信了。看起来，原子能科学家谈粮食产量，也是外行的很，今后还是多听他谈点原子弹、氢弹的好。」

周小舟说：「去年传主席的话，中央和地方都有些乱，不是经过中央的正式文件，而是口头传达，报纸消息，出入很大。谭老板的某些讲话，在别的省传达到生产队一级，湖南压下了，没有传达。」

毛泽东笑说：「去年湖南独立自主，抵抗瞎指挥。你继续讲。」

周小舟说：「比如密植问题，谭老板说越密越好，越革命。许多省照办了，水稻密不透风，结果大减产。湖南坚持合理密植，按谭老板的标准是稀植，但湖南去年保住了粮食。」

毛泽东风趣地说：「去年是圣旨满天飞，马克思说，恩格斯说，列宁说，史达林说，毛泽东说，谭老

板也自由发挥，到处胡说……哈哈哈……」

周小舟、周惠、李锐跟着哈哈大笑，很开心。

笑过之后，毛泽东说：「你们还是要爱护谭老板。他这人是忠诚有余，干劲有余，实事求是不足。关于公社的管理体制，湖南有什幺具体想法？」

周小舟示意周惠回答。周惠说：「去年还有个口号，叫做「书记挂帅」，变成第一书记说了算，其它人说了不算，不利于党委集体领导，发挥整个班子的智能……还是主席讲的好，一道篱笆三棵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毛泽东又笑了：「我看湖南倒是第一书记不大管事，第二书记挂了帅。还讲第一书记都该打屁股？」

周惠争辩说：「还是小舟挂帅嘛。不过小舟作风民主，省委每次的重大决定，都经过了一班子人的群策群力。」

周小舟提醒周惠：「你还是回答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问题吧。」

周惠说：「我们主张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评工计分，按劳付酬，多劳多得。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一级主要负责行政管理，大队一级主要负责生产协调。」

毛泽东问：「那不是退回到初级社水平去了？一大二公不见了。」

周小舟说：「要巩固公社体制，在现阶段，经济核算单位还是一步到位，退回到生产队好。办水利，办企业，办学校，办医院，民兵训练等，还是一大二公嘛。」

毛泽东笑笑说：「这事很重要，也很重大，我还要听听其它省区的意见，不要由「湖南同乡会」决定，搞成「湖南一言堂」。」

二周和李锐又都大笑。

李锐说：「南方人多地少，生产规模相对小一些，可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北方地多人少，生产规模大一些，可以实行二级所有，以生产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南北有别，因地制宜。」

毛泽东故意脸一沉：「李锐啊，你是我的工业秘书，联系工业部门的工作，不要学钱学森，原子能科学家谈粮食高产，再给我惹麻烦好不好？」

李锐打头，周小舟、周惠紧跟，三人大笑不止。

笑过之后，周惠继续说：「农村还有个当务之急，是公共食堂，建议中央当机立断……」

毛泽东插断周惠的话，说：「此事你和小舟已和我谈过多次。湖南省委是下马派，是不是？我倒是比较欣赏你们实行的「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忙时吃干、闲时吃息主杂搭配」这些具体办法。王任重讲他准备回湖北去推广。公共食堂不能一风吹。有条件的要坚持。没有条件的，允许垮掉一部分，以后再恢复。周惠你是个实干家。我还是送你那句话：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

届小舟说：「我们湖南省委班子要加强理论学习。「埋头拉车、抬头看路」这个比譬，很生动，很深刻。」

李锐忙着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毛泽东说：「提倡敢想敢干，的确容易引起唯心主义。去年是几件事搅在一起，失去平衡，取得教训。关于下面讲了假话，搞了浮夸，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不要那幺沉重。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上凭手气。客观规律不易掌握。谁知道搞钢铁这幺复杂，要各种原材料、电力，不能凭手气……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全国各地的情况也很不平衡，有丰有歉，有各种自然灾情，还有少数地方闹粮荒。丰、歉扯平，能增产三成，谢天谢地。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对立面。去年十二月郑州会议以后开始右倾。我比党内大多数人右倾得早，比二周则稍迟。脑子里有两个自己，一个左，一个右，经常打架。或许左的那个力气大些。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许多事情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就会像曹操部下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说到这里，毛泽东和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一齐哄堂大笑，久久不息。很久没有像今晚上这样，痛痛快快，大笑不止，声震屋瓦的了。

当晚的交谈，无拘无束，一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半。其间吃了消夜：馒头、稀饭、臭豆腐、香干子、辣椒炒腊肉。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离开美庐时，毫无倦意，只觉神清气爽，兴奋莫名。倒是李锐结记着田家英的多次告诫，分手时提醒二周说：「老夫子和我们三个的交谈，还可能有变数，我们还是嘴巴严一点，不要外传……」

东边的山峦上空，已隐隐现出鱼肚色。庐山又迎来一个时烟时雾、阴晴不定、清凉飕飕的黎明。回到住处，李锐不能入睡，写下一首绝句，以记叙振奋之情：庐山吟之三：初登楼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话到曹营事难办，笑声震瓦四心通！

第二十二章　奋笔陈民瘼种下泼天祸

彭德怀彻夜不眠，反复审读着广州军区辖下第四十二军政治部的一份汇报材料：〈关于少数排、连、营、团级干部对当前经济生活的看法〉。

材料是坐镇北京的军委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交中央专机送来的，并附有一纸电报式的短简：此件是否报毛主席及在山上的诸位军委副主席阅由彭总酌定。

如此重要的军队动态情况，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可以压下不报吗？

去年的大跃进引发全国经济大紧张，这不仅是第四十二军的问题，也是所有野战部队和地方军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五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作下那幺多孽，营房四周的老百姓在饿肚子，在逃荒讨吃，干部、战士能无动于衷？对人民群众的死活不闻不问，麻木不仁，哪还叫做什幺人民子弟兵？除非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机器人、木头人。

彭德怪把材料上一些颇有代表性的「不满言论」、「牢骚怪话」，一一以红铅笔划下杠杠，标志出来：某部一名副连长说，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很怀疑大跃进取得了多少成绩，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就是证明；某部一名排长说，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它一切都是紧缺；某部一名营教导员说，经过去年的大跃进，我们的事业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某部一名连长说，总的形势，一九五六年好，一九五七年较好，一九五八年成问题；某团一名政工干事说，看不出全国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

和优越性。公社的成立太快、太早，不合乎规律。都是上面施压力压出来的；某部一名宣传科长说，社会主义阶段不应办共产主义的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人民公社有意见；某团一位副团长说，苏联建国四十多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种自留地，我们建国不到十年，就什幺都「公社化」了。去年不少农村实行集体住宿，集体生活，男女乱搞，有的还是军婚，败坏道德风纪；某部一名仓库管理员说，俺回家探亲，见乡亲们在公社劳动，还不如过去给地主扛活，给地主扛活还管吃饱，有油水，给工钱；某部一名排长听新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曲时，不耐烦地予以打断：算了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的歌词非修改不可；海南岛警备区一名指导员说，什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某团一位副政委说，去年的问题不仅是工作方法有问题，而是犯了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若把责任推给下面，实在说不过去。

……

面对上述「不满言论」、「牢骚怪话」，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三军统帅，可说是忧喜参半，感情复杂。喜的是军队干部终于敢讲真话，敢于表达各自对去年大跃进的看法；忧的是因此军心不稳，干部战士思想混乱，影响部队的训练和战备。广州军区政治部和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在整理、上报这份材料时，显然是耍了耍滑头，他们把反应上述意见的指战员分为三类：多数属于认识模糊，对去年大跃进寄望过高，而导致情绪低落；少数属于思想上右倾保守，立场有所动摇，在某种程度上迷失方向；极少数原本是反右斗争时的批判对象，未戴帽子，继续犯错误。

于是这份材料就如同一柄双面刃，如果中央决心彻底纠左，它则可以锋芒向左；如果中央转而反右，它也可以锋芒向右。

彭德怀感到棘手的，却是材料还列举出了「落后观点」所有人的姓名、职务、所在单位。简直就可以依据名单抓人。这材料怎幺上报给老毛？

要是老毛不分青红皂白，一道批示下来，下令全军清查不满分子，纯洁军队干部队伍，怎幺办？岂不要把人民子弟兵变成一支哑巴军、木头军？那一来，地方干部还没有折腾完，就又要折腾军队干部了。决不能让这种陷害忠良的事情出现……但军队基层干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见，又确有必要让老毛知道。讲不定也是有助于他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反左、纠左，把国家的经济建设引导至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彭德怀想起温和敦厚的军队长者朱德总司令。对了，先把材料送给朱总司令审阅再说。

朱德长彭德怀十二岁。这次在山上住中八路四百二十二号别墅，原为一名义大利富商所建，是牯岭一带可以跟美庐媲美的又一豪华居所。彭德怀与朱德自井岗山起结下生死之谊，一个总司令，一个副总司令，率领人民子弟兵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路程。无论过去在太行山上、延安窑洞，后来入住中南海，两人都是惺惺相惜，彼此敬重。他们还有个共同的爱好：对弈，棋盘上杀个痛快，谁赢了谁请客，吃他一顿，此种乐趣，与市井平民无异。

彭德怀派机要秘书将材料呈送朱德总司令，之后放倒身子，睡上一觉。等总司令审阅过材料，他再去讨教，聆听指示。当天下午，朱总司令来电话约他去下棋。彭德怀步行到中八路四百二十二号别墅时，门口的草地上，棋盘茶壶茶杯都摆好了。握手坐下，彭德怀无心下棋，而问；「总司令，四十二军的那份材料，看过了？写了指示没有？」

朱德笑眯眯的像尊弥勒佛。如果不穿戎装，又没有看过他的照片，十有八九会把他当成一位乡绅长者，慈祥父辈：「你呀，还是那个程咬金三板斧脾性……不先谈工作，就不肯娱乐。你的娱乐也很单调，

打拳，散步，下棋。」

彭德怀说：「我晓得自己有点孤僻，生成的脾气，就是搞不来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那一套。我的一个秘书，讲我是中国的巴顿将军。被我狠狠训了一顿，巴顿是个好战分子，离开了战场就不好混；我是爱好和平、以战争制止战争的共产党人。一九四九年大西北解放后，我本来一门心事抓大西北五省的经济建设规划，不久被召进北京，去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别人称病，不愿挂印出征嘛。」

朱德知他是指病号林彪，长期疗养不管事，毛润芝却偏偏破格提拔为党中央副主席，压彭德怀一头：「德怀啊，人家讲你是中国的巴顿，我看倒是有几分相像呢。巴顿在欧洲战场是个英雄，战后回到美国就吃不开了……当然，你比他强，和平时期，仍在统率三军，没有解甲归田。四十二军的那份材料，我看了，午睡也没睡成。我知道你有难处，又想报送润芝，又想保护材料上提到的那些干部，而要我以老卖老，写个批示……」

彭德怀嘿嘿笑着：「就是先到你这里讨个保嘛。不然，军队里敢讲真话、敢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也都打下去了，养成一股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风气，人民解放军也就可能演变成晚清的八旗兵、豆腐渣军。」

朱德点点头：「讲得很对。军队不能乱，传统不能变。说到底，我们的事业、江山，还不就是靠了这支军队？看看，这是我拟的一段话，你有什幺补充的，还可以加上去。」

说着，朱德从身边的坐椅上拿起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那份材料来。

材料的第一页是新添上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用笺，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军委主席并诸位副主席：总参谋部和德怀同志转来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政治部材料一份，我已仔细读过。地方近年来所出现的困难情况，在部队官兵中有所反映，是正常现象，毫不足怪的。我认为，除极个别对我们的事业抱有成见者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敢讲真话的好同志，我们应予爱护。允许讲真话，反对讲假话，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即使个别有成见的人，也还不是敌我性质，仍是教育、团结的问题。教育一切可以教育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我们党长期一贯的方针。

建议此件在全军师以上高级将领中作正面传达，不知以为如何？

彭德怀看了总司令的批示，高兴得坐不住了：「太好了，总司令，军队干部也应对去年的左的严重教训，有个统一的认识……」

朱德朝彭老总招招手：「你坐下来，坐下来……我问你，我的这个批语，是不是有点右啊，你估计毛润芝会有什幺看法？」我只是想让他知道军队干部对那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真实看法，又想保护一下这些敢讲真话的人。」

朱德说：「是罗，他是越来越听不进意见了，对军队的动向尤其敏感。与其那样，这份材料倒是不要报给他的好。」

彭德怀说：「相信老毛还是看得到的。既然黄克诚的总参谋部都收到了材料，萧华他们那个总政部还能不收到？谭政同志名为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当家的却是萧华，屁大个事都会报给老毛的。」

朱德说：「好好，那我就派机要员把材料送给毛润芝吧。你要不要也附上几句话？」

彭德怀想了想，说：「我想不用了。我画个圈，签个名，就行了。来来，这就写上。」

说着，彭德怀拉过纸笔，签了名。

朱德随即在牛皮纸信封上写上：「请润芝兄阅。」随即命机要员送河东路一百八十号。

办完正事，朱德说：「德怀，该下棋了吧？来来，我还是先出左拐子马。」

彭德怀把炮往中间一横：「我还是当中炮，老路数。」

朱德说：「我坐相，你敢炮打？」

彭德怀说：「我出车，以攻代守。」

朱德说：「你从来猛打猛冲。我也出车，你敢拚？」

……两帅对弈，不悔子，速战速决，绝无拖泥带水。不觉五打三胜，到了晚餐时间。朱总司令三胜，留彭德怀吃饭。两人都好青菜豆腐，素食为主。不像毛泽东及其余将帅，喜好香辣荤腥、陆海八珍。

饭后，彭德怀回到住处时，周小舟已经坐等他好一刻了。他和周小舟是湘潭小同乡，论年纪算是叔侄辈。其实，周小舟和毛泽东主席才真有点亲戚关系，母舅家的远房外甥，应尊毛为姑丈的。当然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这层关系。就是知道的，也都遵守纪律，从不提起的。

私人感情上，周小舟却更倾向彭老总，两人不论辈份，不分高下，可以推心置腹，平等交谈。彭德怀笑称为「臭味相投」，周小舟则认作「敬老尊贤」。

彭德怀见周小舟有事相告，便支走了服务人员：「听讲老毛昨晚上找你们几个秀才谈话了？谈得怎样啊？」

周小舟说：「正是要向你报告一下。我、周惠、李锐三位，昨晚上简直是对大乡长来了一场围攻。当然谈了去年的问题，包括大放牛皮卫星，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等，连「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样尖锐的话都讲了。大乡长襟怀宽广，没有生气，坦然接受了。」

彭德怀说：「那就好，那就好。你们是后生晚辈，在他面前讲话放肆一点，反而容易被他接受。你们谈到公共食堂没有？民以食为天，我最担心农民的肚皮问题。我和你不同，你家里是大户，你没有饿过肚皮。我可是小时候逃过荒，饿得眼睛都发绿，喉咙里伸出手……」

周小舟知道彭老总童年家贫，母亲领着他们五兄妹外出讨饭，他却宁可饿死，也不肯去做小叫花子。十一岁到煤窑当童工，十五岁投奔「湘军」，也是为了「吃粮」……周小舟说：「我和周惠都一再讲了。大乡长指我们湖南省委是解散派。不过，他也答应了，公共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可以暂时散伙，有多少解散多少，以后再办。看起来，到目前为止，也只能争取到这一步了。」

彭德怀说：「老毛办事，总喜欢留个「左」尾子。他爷老倌是米贩子，富裕农民，他当然没有饿过肚子，不体会挨饿那滋味……不信，我把话讲到这里，上海柯庆施、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甘肃张仲良这些人，回去还是左的一套。所以小舟啊，我没有你们几个秀才那幺乐观呢。看起来，这次山上的神仙会，只会通过一纸不痛不痒的文件，讲讲几个指头的比例，又是他娘的走了过常」

一时，周小舟也有同感：「文件已在起草，乔木同志任组长，不得不照顾到左右两边，否则过不了大

乡长那一关，去年那些红旗省的老爷们也不干……因为否定了去年一套，等于否定了他们。」

彭德怀登时眼里冒出火星子：「这批家伙，保官保位，根本不管农民死活，哪里还有革命干部的气味？……对不起，我又开骂了。想到这些事，我脾气好不了。」

这时，张闻天踱步进了来，笑道：「彭总啊，又在骂哪个？你是直声满天下，鬼神都害怕罗。」

彭德怀苦笑着，起身相迎：「我是丑人做惯了，不像你洛甫同志，有学问，好涵养。」

坐下后，周小舟知道张闻天老首长是彭总的好友，便把昨晚上毛主席找他们四人去谈话的一些主要内容，简要介绍一番。

张闻天说：「很好嘛，毛泽东同志器重你们，你们又小着一辈，意见反而容易被他听进……我和彭总常交谈，也是怕这次神仙会草草收场，下山后一切照旧。我说呀，既然毛泽东同志听得进你们的，几位大秀才还要努力进言，反左要痛下决心，忽左忽右，扭转不了困难局面。」

周小舟说：「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单是公共食堂，我和周惠已向大乡长个别汇报了不止六、七次，意见并不能完全被接受。田家英甚至比我们还悲观些。他说，今后若能离开中南海，他会向主公提三条：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好听小报告；二是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别人很难进言；三是百年之后，不要被人议论。」

彭德怀说：「小田有种！难得他这大秘书头脑清醒。」

张闻天说：「小舟，田家英的这三条，我看到此为止，不要再替他扩散。一旦传至毛泽东同志耳朵里去，会不得了，那一来，小田就很难离开中南海了。」周小舟点着头说：「知道知道，我是敬重二位老领导，才敢讲这些。不过，我和周惠，还有李锐，对大乡长决心纠左，还是抱有信心。他作为一把手，也有他的难处，不得不搞搞平衡……所以周惠和我的意见，还需要彭总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去找大乡长谈谈，促他一把。国家的经济搞成这种局面，总要面对事实、承认事实嘛。」

彭德怀眼睛一瞪：「你们想叫我去找老毛谈？脾气不好，又吵起来。

我实在不想再和他吵架了。洛甫，你的看法哪？」

张闻天手指敲敲额头：「二周的建议有道理。你们两个湘潭老乡吵了二、三十年，早成习惯了。况且你也可以不吵嘛。摆情况，讲道理，相信毛泽东同志还是相当重视你的看法的。他对旁的人无所顾忌，对你历来礼让三分。」

彭德怀还是有些疑虑：「老毛和我，有些情况，你们并不了解，我也不想讲……为了乡下农民的肚皮，那我就还是去进谏吧。我倒是留念战争年代，同志之间，彼此关系单纯、和睦得多。要谈什幺事，敲门就进。哪像现在，要见他一次，又是事先电话请示，秘书转达，他的警卫秘书、卫士还要按规定提醒你，身上不佩武器……见他娘的鬼罗！打了大半辈子天下，谁还不了解谁？简直就是不被信任，侮辱人格。他要见你嘛，招之即去；你要见他嘛，就和过去见皇帝老子一样，层层设防。」

周小舟见彭总作难的样子，便改口建议：「那就给大乡长写封信吧！

大乡长也经常给人写信嘛。把意见写出来，更容易把问题谈得明确些。」

张闻天说：「能当面交谈，还是当面谈妥当些。心平气和，出之公心，不必吵架。写成文字，就有分寸问题了。」

彭德怀凝神片刻，说：「既然你们都要我出面，事在必行，我就出面吧。何况有的话怄在心里，也不吐不快。如果谈不成，才照小舟讲的，写封信，反映意见。只是我笔头慢，到时你们两员大文官，可要帮我的忙。」

当天晚上，张闻天、周小舟离开后，彭德怀即给美庐值班室电话，提出明天想找当家的谈谈，不知能否安排。值班卫士一听是彭德怀元帅来的，不敢怠慢，请彭总稍候，立即去请示，回话。

不一会，美庐值班回电话：「主席说明天上午十时请彭总来谈，谈完一起吃中饭。」

彭德怀松了一口气。看样子，老毛确是在改变自己，上山之后，空气新鲜，连生活习惯都改了，不再晨昏颠倒，上午能起床，能正常作息了。

他有了信心，立即作准备，在笔记本上理出个汇报题要，不能太尖锐，口气要和缓，只谈几个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一、一九五八年浮夸风、虚假风大行其道，吹遍各地各部门，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在党报上大登特登，在国内外闹笑话，使党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失；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去年左的思潮泛滥成灾，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谦虚慎谨、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丢得一干二净；三、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左的错误，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困难，以左反左，必然越反越左，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具体问题只谈农村公共食堂的废存。据多数省区书记的反应，农村已普遍缺粮，当务之急是要允许农民回家开伙，允许他们种自留地，养家畜、家禽搞瓜菜代度饥荒等等。

彭德怀对自己拟定的汇报提要颇得意，虽然谈不到什幺理论深度，但点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上床睡了个落心觉。翌日早晨醒来，已是九点钟。

他怪值班秘书没有早些叫醒他，让他睡了个懒人觉。他还是坚持到户外草坪上，打了几路健身拳。还是十几岁时在湖南湘军当士兵时学得的，四、五十年都没忘记。人说彭老总年过花甲，要真的动起拳脚来，两、三个小伙子莫想近身。有的甚至传他刀枪不入。他自己却笑说：哪有那回事？我又不是义和团的首领，再厉害的拳脚，也敌不过子弹的速度。革命化加现代化，才是我们克敌致胜的武器。

匆匆吃过早点，彭德怀步行到美庐。路不远，只几分钟路程。他始料不及的是，事情已有变化。

原来毛泽东也是九时醒来，却没有下床，而半仰在床头，翻看一早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几份要件。其中一件即是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政治部汇报材料，并有朱总司令的一段批示。看着看着，毛泽东拧起眉头，心里老大不舒服：「军队干部也反起大跃进、人民公社来了？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们都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不满，认为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搞这幺一份材料，醉翁之意在哪里？一个总司令、全国人大委员长，一个副总司令、国防部长，用军队干部中的这类不健康情绪，来向本人施加压力？都讲彭德怀是个粗人，他也自称是张飞式人物；不对，明明心细得很，深有谋略，却硬装成是个粗人。他怂恿朱老总出面，自己躲在后面搞联横合纵。解放军成了你们总司令、副总司令两个的了？不再跟我军委主席走了？不见得。看起来，也得让病号林彪出山管管军队的事了。不然，封他做了中央常委、副主席，位在彭德怀之上，却占着茅坑不拉屎，养病十年，鸦片上瘾，也太逍遥了。还有这位朱总司令的批示怎幺发落？朱、毛不分家，量他也闹不出大名堂。先给他个面子吧！他不是要求把材料传达至全军师以上高级将领吗？何不先作为会议材料，在山上散发？先党后军嘛。想到这里，毛泽东以铅笔在朱老总的批示之上空白处写道：少奇、恩来、尚昆、乔木，此件拟作编号资料印发，送山上同志传阅，征求反应，之后收回，交总政萧华统一归档保存。

这时，一名男卫士和护士小钟进来，扶他起床，穿衣穿裤。男卫士趁机报告：「彭总已经到了，在楼下值班室等候。」

毛泽东心不在焉地坐在床沿，一只大手撑在小钟的香肩上。小钟则蹲在地上，正动作轻柔地把他的两条腿套进裤管里：「哪个彭总啊？彭真、彭绍辉、彭冲，对了，还有彭德怀，都曾经称为彭总。」

男卫士见伟大领袖像没有睡醒似的，边替他穿袜子，边轻声提醒：「是彭副总司令……」

毛泽东忽然瞪起眼睛，有些光火：「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都是战争年代的称呼，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为什幺还要用？朱德是委员长，彭德怀是部长。他来找我有什幺事？」

男卫士不知道毛主席为什幺要生气，小心地回答：「彭总，不，彭部长是来汇报工作，昨天晚上约好了的，今上午十点钟……」

毛泽东伸了个懒腰，双脚落地，站直身子，让小钟替他穿上长睡衣。

他吩咐男卫士说：「去办三件事，一是下楼告诉彭德怀同志，就说我今天早上睡得太晚，还要休息。他有事，可以另外约时间谈。山上谈不成，也可以回北京谈；二是把这份材料送给办公厅杨主任；三是蓝苹到了南昌，想到山上来。替我通知尚魁爱人隋静，请她先陪蓝苹到九江，我明天下山游长江，在九江和她们碰面。这事要保密，不准外传。」

男卫士下了楼，到值班室对等候在那儿的彭德怀说：报告彭总，我上楼去看了，值班护士说主席早上五点才上床，不到中午不会醒来。看样子，会改时间约您谈话了。

彭德怀吃了闭门羹，离开美庐往回走。他很有些生气、失望：「娘的，约下时间也不算数，不起床……任什幺事，到了他手里，说变就变，大家都要围着他团团转。洛甫讲得对，这二十多年，我们是树起一个菩萨，来敬奉、上香！」

回到住处，彭德怀给周小舟挂去一个电话：「小舟啊，我去了，人家没有起床。看样子，只好如你所说，给他写封信了。你来帮我拟个提纲？

救灾如救火，我是替乡下老百姓着急呀，问题不赶快解决不行！信是以几个人的名义写？还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写？」

周小舟在电话里说：「以你个人的名义写比较妥当，算个别反应情况；写联名信易引起误会……当然，信写好后，可先请张闻天同志看看，把把关。」

彭德怀花了一天一晚，写出一封四千来字的信。因是白纸黑字，他这次颇为慎谨。按照他和周小舟拟下的提纲，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了总路线、大跃进的成绩；第二部分着重讲了当前存在着的几大问题。总之，这次的信，比他在西北组的几次发言温和得多了。

秘书在抄录该信时，又把一些带有锋芒的词句做了修饰，磨去棱角。

彭德怀能体谅秘书的苦心，自解自嘲地说：「好了好了，已经是温吞水，一点不烫了，不要再把最后棱角都磨掉了。乡下已经在饿死人，没饿死的也得了水肿玻我们这些人还在山上当神仙，大小乌纱帽都要紧得很。你先送去给张闻天同志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张闻天就住在坡下别墅里。他没有看信，只让彭总的秘书给念了一遍。听毕，笑笑说：「这信不大像彭总的口气。彭总讲话从来有棱有角，虎虎生风。这信是你们当秘书的惯有的四平八稳的文风……也好也好，没有什幺锋芒，大约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什幺了。请转告彭总，既是写信，就还是加一个抬头，以示礼貌。

秘书返回一百七十六号别墅，把张闻天同志的意见转达给彭总。彭德怀说：「只好这样了……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当年不是老百姓支持，我们这些人早完蛋了。」

说着，彭德怀眼睛红了。

秘书小心地问：「张闻天同志建议加一个抬头，加不加？怎样加？」

彭德怀说：「还用问？既是写信，就不能称「老毛」，文字上要敬重，写上「主席」吧。」

彭德怀的信于当天下午五时送达美庐值班室。

第二十三章　部长呈密报庐山大梦中

　毛泽东从庐山水库游泳回来，值班卫士慎重地把彭德怀的信送到他手里。毛泽东拿在手上晃了晃，玩笑说：彭老总尽送我消极材料，这回该不是下战表了吧？

回到楼上书房，仍穿著浴衣，毛泽东半仰半躺在沙发上，随手翻了翻那信，放到茶几上去。老一套，无非先谈谈成绩，之后大谈问题，看不出有多少新意，唐僧念咒而已。咒符念得太多，齐天大圣已经有了抗咒能力。况且你老彭也不是唐僧。本人倒有点像是齐天大圣，去年在经济领域来了一场大闹天宫，使各路神仙尽显其能，有胜有负，取得经验，得到教训。

晚饭后，毛泽东在护士、卫士的陪同下，到月照松林一带散了散步，之后去小教堂跳舞。他进到舞场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贺龙和江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已经先在了。照例是乐队停乐，舞者停舞，所有人都起立鼓掌，表示对领袖的敬意。毛泽东却像挥赶什幺人似的朝前拂着手掌，其实是要求大家照常跳舞，不要中断。

他一眼望到了周恩来身边的那个小梅。小梅是长得像孟虹、孟蝶姐妹，只是肤色红黑些，是南方女子那种健康、成熟的颜色。

周恩来总理目光敏锐，发觉毛主席在注视自己身边的小梅，忙轻声提醒说：「去呀，主席正看你哪，去请主席跳舞！」

小梅有些腼腆地走近毛主席，伸出手臂去：「主席，总理让我来请您跳舞，您答应不？」

毛泽东动作娴熟地搂住了小梅的纤腰，引领着下了舞池。乐队奏起了民族乐曲〈梅花三弄〉。这时，刘少奇领着夫人王光美，朱德领着江西省委书记的爱人隋静，周恩来领着主席护士小钟，也都下了舞池，翩翩起舞。也是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凡是中央四巨头一起下了舞池，其它的中央大员便都散坐在舞场四周休息，观看，喝茶，聊天，以使舞池显得宽绰、敞亮。

毛泽东边搂着小梅移步，边风趣地玩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我们有好多天不见面了。」

小梅自然听不懂这句司马相如勾引卓文君的辞赋，而问：「主席，你的腰还发酸吗？要不要我再替您扎几针，烧烧艾叶？」

毛泽东说：「多谢你记着。中医学的腰酸，是个模糊的概念，既指腰骨酸痛，又指肾虚，是不是？肾俗称腰子，主性事，是不是？」

小梅脸红了，伟大领袖，也不正经哩！她瞟了一眼正被总理搂着移步的小钟，看看那身的骚劲儿，肯定和领袖有那回事了，结过婚的人，不定浪成什幺样儿呢……自己又怎幺样？还不是照做了？看来，天底下的男人，大约除了彭德怀总司令员，都是一个德性。什幺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是美人难过英雄关呢。

毛泽东问：「小梅光顾红脸……好妹娃，你身上的气息很好闻呢，甜甜的，暖暖的。」

小梅说：「是吗？我可是从来不用香夷子，也不用化妆品。爷娘生我什幺样儿，就什幺样儿。」

毛泽东紧了紧手，说：「很好很好，天然俊秀……怎幺？你的脚下是不是稍有不适？你上回陪我跳舞，我就感觉到了。」

小梅说：「您的感觉很准。我右脚受过伤，有两根脚趾没有了，热天不敢穿凉鞋。」

毛泽东点点头，记起什幺来了：「总理告诉过我，你在朝鲜前线负过伤立过功，飒爽英姿女英雄……你认识彭德怀同志吗？他是你们的司令员罗。」

小梅感到毛主席搂在自己腰上的手放松了：「他那幺大的元帅，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啊！就和这次上山前，也是我认得主席，主席也不认得我嘛。那天陪总理在如琴湖边散步，遇上彭总，总理才给介绍了。」

毛泽东被小梅逗笑了：「只看报纸上的照片，不能算认得。这次在山上的，还有朱总司令、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几位帅，你都可以去认识认识罗。」

小梅说：「可我们有纪律，除了替首长服务，不准我们去私自拜访，干扰首长们的工作和休息。」

毛泽东笑说：「清规戒律何其多。我生平最讨嫌繁文缛节，总是号召大家打破框框条条。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立在其中。」

小梅说：「您是主席，您当然可以。」

毛泽东问：「你就不可以？循规蹈矩……」

小梅说：「那敢呀？战士要服从命令，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毛泽东呵呵笑了：「小梅啊，你才二十多岁吧？就老气横秋了？我倒是赞成你们年轻人都学学孙悟空呢。」

小梅也俏皮地笑了：「主席，孙悟空到了今天，非当上大右派不可，开除公职，劳动改造。」

毛泽东亲热地看着小梅两汪清泉似的眼睛：「依你的逻辑，孙猴子就不止是右派分子，而是个现行反革命。他大闹天宫，罪行大得很。可人家孙猴子法术无边，一个跟头翻出去十万八千里，天兵天将都捉不到，怎幺办？」

小梅说：「念紧箍咒呀！紧箍咒就是思想改造。一搞思想改造，人就老实了，规矩了。」

毛泽东甚有兴趣地问：「紧箍咒就是思想改造？这是新提法哩，哪个告诉你的？」

小梅说：「我们医院院长在会上讲的。院长是外科专家，江西一把刀，留过洋的。」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你们院长是不是右派？是右派也不要紧。我就有几位右派朋友，当然是私人性质的……思想改造主要用于知识分子，不是紧箍咒，而是洗脑筋，把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的脏东西统统清洗掉。」

小梅觉得毛主席很平易、很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要说啊，党中央的领导人都是很英明的，去年的那些坑害人的事情都是下边的干部办的，特别是县社二级干部，简直是胡作非为。她正想把赣州老家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向毛主席反映几句，不巧，这时舞曲结束了。毛主席放开她的腰，只牵了她的手，向舞场边上的一圈藤椅走去，周总理已经在那里站着等候了。

一名青年卫士迎上来，在毛泽东耳边说了句什幺。毛泽东松开小梅的手，和蔼地示意她回周总理那边去。他则在卫士的陪同下，进了旁边的休息室。原来是中央政治保卫部部长谢富治有重要情况向他汇报。

卫士退出，掩上门。谢富治依军人规矩，向毛主席立正，行礼，之后双手呈上一份绝密件：彭、张二同志个别交谈摘要。

毛泽东没有立即接下那密件，只是扫了一眼题目：「你的系统一直在中央负责人身边弄这些东西？要注意影响。我可以允许你们弄，但我本人对这类东西并无兴趣。我历来提倡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当然党内没有情报不行，搞过头也不行，要有分寸，人员要绝对可靠。有什幺新情况？」

谢富治送密件的手缩了回去。他怕毛主席不耐烦，而改口说：「那就口头报告一下。很简单的一句话：下午五时彭德怀同志派机要秘书送给您的那封信，事先与张闻天同志商量过，还有周小舟同志参加拟了提纲，张闻天同志还最后把了文字关。」

毛泽东眼睛发亮了：「有这个事？他们文武合璧，大有来头？老彭的信我还没有仔细拜读。也好，你手里的材料也交给我吧，回去一起研究。罗长子知道这事吗？」

谢富治恭敬地堆起满脸微笑：「主席没有吩咐，我没有和罗瑞卿部长通气。」

毛泽东甚为满意地说：「很好很好，暂时到你、我这里打止。这次没有带刘湘屏上山来玩玩？替我问她好。听蓝苹讲已认她做了干妹子，那也就是我的妹子了罗。」

谢富治兴奋得脸泛红光：「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论年纪，我和湘屏应是您和江青同志的晚辈。湘屏说，她本来想认江青同志做干妈，但江青同志不同意……」

毛泽东说：「我也不同意。革命同志，做兄弟姐妹就可以了，不要搞得太俗气。我不像有的人认下一大堆干女儿，花红柳绿的，开心得很。湘屏上回告诉我，她是学医的。先锻练几年，以后可以派她去

分管领导干部保健局的工作。」

谢富治明白主席说的认下一大堆干女儿，是指周恩来总理。但主席破例认了刘湘屏做干妹子，岂不也就是认了自己做小兄弟了？和毛主席认了兄弟，非同小可。今后更要竭尽忠诚，死心踢地，替主席看好场院，把好门户，留心动静。

出了休息室，毛泽东没有再跳舞，也没有和其它人打招呼，仍由护士、卫士陪着，出了小教堂，回到美庐。

在美庐楼下，毛泽东吩咐值班卫士：「如果有人来电话，就告诉他休息了，明天再联系。」

上楼，进书房，毛泽东又吩咐小钟说：「你也先到楼下去休息吧。我要赶看两份材料，必须十分安静。……有事，我会按铃，你再上来。好好，你替我泡一壶茶来，要浓些。」

毛泽东翻开了谢富治呈上的那份密件。没想到这一文一武，上到庐山，就搞在一起了。他们是无心的？还是有意的？物以类聚，沆瀣一气……。

小钟悄悄地端来茶壶，摆下香烟、火柴，退下。

毛泽东看一眼四周，确定只剩下他一人之后，才埋下头来，专心阅读……真是一篇妙文。彭、张相谈，很投机、很欢恰嘛。原来彭、张都很是懊悔，认毛泽东这尊菩萨是他们在延安供起来的，太不自量力了……张闻天当年不该让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竟是他张闻天让贤让出来的？真是恬不知耻。你张闻天本是个老牌国际派，在江西苏区就紧跟王明、博古、李德的机会主义路线，断送过百分之九十的红军力量……你在遵义会议上有所觉悟，和王稼祥一起，把周恩来争取了过来，孤立了博古、李德，恢复了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由你张闻天取代博古，任中央总书记，还是我毛泽东提出来的。我说轮也轮到张闻天做一段总书记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实际上只是一种交换，一种过渡，不能一下子把国际派统统赶下去，那中央就分裂了……到了延安，仍让你张闻天做总书记。但你张闻天何德何能？既不会指挥打仗，又不会领导白区工作，你无兵无将而有总书记之名，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你不让贤行吗？对不起，一九三八年之后，我在延安经营起一套中央班子；刘少奇、林伯渠、高岗、林彪、任弼时、康生、彭真、陆定一、萧劲光、罗瑞卿、陈伯达、胡乔木、周扬等等，文韬武略，分兵把口，你张闻天望尘莫及！三十年后，你还诬我在延安搞了个「湖南班」。和你气味相投的彭大元帅也是湖南人，还是我湘潭小同乡，为什幺进不了你所说的那个「湖南班」？谣言不攻自破。……好家伙，你们还议论我的家庭生活、个人品德。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连杨开慧、贺子贞、蓝苹都被你们扯进去了！指我一九二八年率湘东暴动农军上井岗山，不到三个月就和山上的女红军贺子贞同居，而杨开慧领着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儿子在长沙坐牢，直到一九三0年十二月因不肯登报声明和我脱离夫妻关系而遭枪决……讲我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使贺子贞三次怀孕、三次生育，不把女同志当人……讲我一九三八年打发贺子贞去苏联治病没多久，就又和上海来的女明星蓝苹搞到了一起……读到这里，毛泽东把密件朝茶几上一摔，怒不可遏：这两个东西！既然我毛泽东于公德、私德都如此不堪，你们就建议召开中央全会，罢免我这个中央主席好了！把我赶下台，你彭德怀可以当军委主席，你张闻天可以当党中央主席，达成你们的野心，满足你们的欲望！

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来了。毛泽东气冲冲地拿起话筒，不由分说地斥责：叫你们不要来电话，还要来电话？

是楼下的值班卫士，小心翼翼地问：主席，我们听到楼上有响动，您没有事吧？

这美庐的四面围墙上都装了那幺高的电网，四墙上、楼道里也到处是警报设备，能有什幺事？但毛泽

东知道楼下警卫人员是在担心他的安全，登时口气缓和了下来：「噢噢，是我刚才放茶杯放重了……没事没事，你们不用上来。我还要赶看一份材料……对了，替我通知一下少奇同志，请他马上过来，我有重要事情找他谈。」

接过电话，毛泽东冷静下来，对那份密件不再感兴趣，放进保密箱里锁了起来。这类材料，见不得天日。现刻，他需要在少奇同志到来之前，把彭德怀所上的「战表」认真看一遍，着重看意见部分，并用红铅笔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是党内小资产狂热性发作」之类的攻击性言论，统统标了出来。信不长，总共十来页。毛泽东很快读完，顺手在第一页的天头上，替信的主人加了个醒目的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又响了，仍是楼下卫士值班室挂上来的：「报告主席，王光美同志在电话里说，少奇同志服了安眠药，刚睡下不久，推都推不醒……她请示主席，可否让少奇同志药醒了以后再过来？」

毛泽东稍稍停顿一下，说：「通知王光美同志，请她设法把少奇同志叫醒，坐车过来。光美同志则不要过来了。这边也有医生、护士，她可以放心。」

刘少奇和王光美住在河东路一百二十四号别墅，离美庐不算很远，汽车却要拐好几道大弯。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刘少奇服下的安眠药正在起药效。王光美极不情愿地推了几下，没能把少奇同志弄醒。可主席又硬要少奇同志立即过去……王光美只好挂电话调来卧车，并按铃叫来值班卫士，帮忙把少奇同志从被褥里扶起来。少奇同志在睡梦里呢喃：「你们这是干什幺？为什幺抓我走……」王光美眼睛红了，她知道少奇同志历史上曾经三次被捕过，心里埋藏有恐怖的记忆，只得在少奇同志耳边大声说：「是主席要你起来，马上过美庐那边去！听明白了没有？送你去美庐！」

刘少奇蒙蒙胧胧，被卫士强扶着，好不容易下了床，仍然不大站得稳身子，睡衣睡裤也换不下来。王光美只好替他裹上一件有夹层的长风衣。

刘少奇也是一米八一的大个头，虽然不像毛泽东那样雄健肥硕，但也很够分量。王光美只得再传呼上来一名男服务员，才一左一右的由两条汉子费力撑扶着，半抬半拖地弄少奇同志下了楼，出了别墅门，进了汽车后座。

少奇同志的屁股先坐了进去，两条腿则是由男服务员挪动，塞进了车里去。

虽然毛主席吩咐王光美不用陪去。但王光美放心不下，还是坐进了汽车后座，往少奇同志的太阳穴两边擦薄荷清凉油，并轻轻按摩。

不一会，汽车进了美庐院内。此时的美庐灯火通明，看样子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招回来上班了。刘少奇半睡半醒，王光美和卫士搀扶着他，出了汽车。美庐的几名工作人员立即出来迎接。王光美笑笑说：我把少奇同志交给你们啦。他服了安眠药，还没有完全清醒，脚发软，没力气。

美庐值班卫士说：请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刘主席……医生已经替他配好了汤剂。

王光美上车返回时，脸上仍挂着笑意。雪亮的路灯映照下，她的笑容竟是苍白惨淡的。

两名身强力壮的卫士把刘少奇主席扶上楼，进到毛主席的书房。毛泽东起身相迎：少奇啊，对不起，硬是把你请来了……坐下，坐下，这是医生配的一杯汤剂，你提提神……好，喝下了，抽根烟？来来，抽这个。

刘少奇喝下汤剂，从毛泽东手上接过烟，对上火。他没有带上自己的大前门。毛主席亲自给点火，这很不错，老同事嘛。此时，刘少奇已基本清醒，只是身子软软的，两条腿更是木木的，发虚。

毛泽东说：「好，你算醒了。有件事，考虑再三，只有找你来谈谈，就我们两个先商量……」

刘少奇警觉起来，看看书房四周，服务人员都退出了。什幺紧迫的事，非得在这下半夜的个别交谈啊？难道自己有什幺言行不慎，被谢富治手下的人抓到把柄了？可自己的机要秘书、保健护士，都是由光美亲自担任，能有什幺机密泄露？况且自己在党内是二把手，在国家是一把手，从来光明正大，对毛主席是从无机密可言的呀。

毛泽东大约洞察出刘少奇心里的疑惑，没有解释什幺，只是把一迭材料送到他面前：〈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噢，原来是要谈彭德怀……刘少奇定了定神，问：「他都写了些什幺？前天安徽曾希圣还对我说，彭元帅现在是功高震主，骄傲得很，好象别人都在吹牛拍马，谎报成绩，就他一身正气，英雄主义……我批评了曾希圣，要求他注意团结，对彭老总有意见，可以在小组会上提。」

毛泽东说：「曾希圣嘛，去年干劲大，很能吹，是党内积极分子、左派同志……老彭的这封信不很长，你现在就翻翻？标题是我替他加上去的。对于党内一部分人来说，这封信可以算是一个纲领。

刘少奇心里腾地跳了一下。他吸着烟，沉住气，翻阅着彭德怀的信。

这个彭老总啊，带了大半辈子兵，竟然这样不加掩护，白纸黑字的东西，落到毛主席手里……平心说，彭老总的这封信还算语气平和，不像他在西北组会议上的几次发言，那幺带刺。意见也都比较中肯。比如说去年的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土法炼钢得不偿失，公共食堂问题最紧迫等等，相信党内多数同志都有这些想法……可是，毛泽东同志对这封信的态度已十分明确，除了给加上那个醒目的标题，还把所有带「攻击性」

的字句，都以红铅笔注了出来；加上刚才那句吓人的话：对于党内一部分人来说，这封信可以算是个纲领！

毛泽东见刘少奇看完彭德怀的信，好一会都没有吭声，不得不给点旁敲侧击：「少奇啊，或许老彭的这封信，正是应了你的那个「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宗旨，要求在本次神仙会上把去年的问题讲透嘛？否则就是不痛不痒、不深不透、不过瘾哪！」

响鼓不用重捶。虽然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交谈，但却是个紧要关口，不明确表态是不行的。一时，刘少奇背脊骨都是凉飕飕的。他直了直腰板，当机立断地说：「不！彭德怀同志从来自视很高，认为自己的功劳大得很，不大把我放在眼里的……为了党的团结，我没有和他计较过。进城十年了，他也从没有找我个别汇报过工作。他的心很大。我看过他的档案，他原名彭得华……」

刘少奇表明了态度，毛泽东心里释然了：「知道，知道，我的湘潭老乡原名彭得华，小名「石穿伢子」。水滴石穿，志在得华。得我中华，目标远大。三军元帅，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列席常委，他还嫌不过瘾，一心想要更上一层楼。」

刘少奇算是摸准了毛泽东的心性。看样子，他是要和彭德怀做个了断了。刘少奇名为国家主席，却不得不顺着党主席的心性走；但也还是要把握分寸，不要干扰了目前全党纠左纠偏的大方向才好：「主席，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在本次神仙会议上，讨论一下彭德怀同志这封信的性质？」

毛泽东原本绷着的脸，登时泛些笑意：「少奇啊，你这明明是提议嘛！怎幺只是我的意思？倒是应该轮到我来附议，同意在会议上讨论此信的性质。」

刘少奇吃了一闷棍似的，试探着问：「定个什幺性质？又不致影响当前全党上下的纠偏纠左？」

毛泽东不直接回答，而说：「既是打算交给会议讨论，就只能由会议去议定罗。先不要订框框条条。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彭德怀同志所以写这封信，不是偶然的，而是一项经过策划的行动。有人给他出主意，当参谋；有人帮他拟提纲，最后还有人把了关。」

刘少奇这才真正吃惊不已了：「都有谁？是个有组织的行动？」

毛泽东说：「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初步掌握，是洛甫当参谋，周小舟帮助拟了提纲，最后又由洛甫把了关。」

刘少奇抹了一把脸：「原来还有这些背景……张闻天同志平日斯斯文文，一副学者模样，心里一直不大服气，一有机会就要表演，又不肯公开站出来。我说干脆，这次新帐老帐一起算。当然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延安整风时，对他太过客气了，他却至今没有吸取教训。」

毛泽东说：「还不是念他遵义会议立过功，关键时刻和国际派决裂，对其它问题，我就都容忍了，放过了。但容忍总有个限度。倒是没料到这次在山上，他背后搞大动作，替彭德怀当参谋长。北京的参谋长是黄克诚，庐山的参谋长是张闻天。」

刘少奇说：「黄克诚是个老实人，这次也不在山上。还有周小舟，我建议立足于拉，争取拉过来，很能干的一位年轻同志。不然很可惜。何况，小舟是主席表舅的侄儿，后生晚辈……」

毛泽东脸一沉：「我从来反对在党内拉扯什幺亲属关系，庸俗得很。谅他年轻，也做过我的秘书，同意拉一把，教育挽救，以观后效。不然，我也伤心、寒心。自己所看重、信任的人，在背后搞这些动作，是何居心？狗还知道护主!」

刘少奇见毛主席动了气，忙劝解道：「小舟可能只是一时糊涂，倒不一定是对主席存有二心。」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但愿如此，望他不远而复。少奇，你知道不知道啊？这次在山上，我的几个大秘书，都翅膀硬了、活跃得很！胡、田、吴、李都有很多高论，和我离心离德……他们把我看透了，树未倒，猢狲要先散了。」

刘少奇又吓一跳，忙说：「几位大秀才思想活跃，可以理解，但他们不可能反对主席，一个个都是主席拉扯栽培的嘛。有些小报告实在听不得……」

毛泽东无意再谈几位秘书的事，而说：「这次会议怎幺办？今天已是十五号了，原定明天作总结，照集体像，会餐。后天大家下山，各奔前程。我已经通知工作人员打点书籍了……」

刘少奇说：「可以有两个方案，一是按时散会，彭、张问题回北京解决；二是延期，山上出问题，山上解决。」

毛泽东已胸有成竹：「少奇你脑子转得快。我看还是按你的后一个方案，会议暂延一星期，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通知留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四人上山。还有在苏州的林彪元帅，问他

的身体如何了？养了整十年病，也该出来做做工作了。」

刘少奇在一张纸上写下彭、陈、黄、安四字：「好，我一早就交尚昆发电报。至于林彪，最好还是请主席亲自通知。」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问：「办公厅就不能给林彪通知？」

刘少奇笑笑说：「不是办公厅不能发通知。林彪同志是向中央请了长病假，他那里是叶群当家。尚昆反映过，有时办公厅去了通知，也不回复。这次上山，如主席出面，林彪同志就不便请假了。」

毛泽东说：「可以，我来发道金牌。其实呀，你和林彪差不多，都是老婆当机要秘书和办公室主任，针插不进……关于彭德怀意见书的事，我还没有跟恩来、朱总司令通气。我知道，从私人感情上，总司令会和彭德怀站在一边。工作要慢慢来做。恩来嘛，去年吃了批评，作过检讨，这次还要考验他一下，是否真的服输？这事目前只有我们两个交谈了。天亮后，我还要找一些人谈话，布署一下。搞体育运动，不是先做暖身活动吗？英文叫做「窝母阿甫」。」

刘少奇坐车离开美庐时，已经天亮了。牯岭河谷起了大雾。云山雾海，白蒙蒙混沌一片，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汽车亮起大灯，小心翼翼地前进，彷佛穿行在浓浓的乳汁里，左拐弯、右拐弯的也不便响喇叭，比步行快不了多少。只听见路边树林里鸟雀们在起劲地啁啾跳蹿，不时抖落下一阵阵雨珠来，落在车顶上咚咚咚乱响。

整座庐山仍在大梦中。

第二十四章　呼气为云哈气成雨

送走刘少奇，毛泽东毫无倦意。他打开窗户，以驱散满屋子的辛辣烟味儿。窗外是一派白茫茫雾海，如汁如絮，彷佛伸手即可捞进一把来。

护士小钟在书房门外轻咳一声。这是工作人员进入之前的必做信号，以免突然出现，吓他一跳。小钟是来催请他休息的，却见他熬了一通晚，仍然目光炯炯，精神抖擞。

毛泽东一反往日，只是拉了拉小钟的手说：「一见钟情啊，我不要困觉了，上床也睡不着，今天是工作压倒一切，楼下谁在值班？好，卫士长小黎。一小时后，你要小黎上来见我，有事交他去办。现在替我去煮一碗麦片来，另换一壶浓茶，越浓越好，要像广东潮汕功夫茶那样浓。过去我们湘潭乡下人也熬浓茶喝，那茶有多浓？可以用筷子夹起来……你不信？只是个比喻，快去，快去。」

小钟笑着走后，毛泽东坐下来，以铅笔划拉下一个名单，通知以下人员来见：八点三十分，中央警卫处汪处长；九点，中央警卫团张团长；九点三十分，公安部罗部长；十点，政治保卫部谢部长；十点三十分，江西省邵式萍省长；十一点，机要组叶组长。

立即通知上述六人，按时来见，不准迟到，亦不准早到，每批二十分钟，谈完就走，不得停留。

毛泽东喝下一碗麦片粥，卫士长小黎上楼来拿走了名单。正是命令如山，趁首长们还没有起床，立即以保密直通电话依顺序一一传令下去。

八点三十分，中央警卫处汪处长准时进入毛泽东主席书房。立正，敬礼，免握手。毛泽东嘱咐坐下，

开门见山问：「这次在山上的负责同志都是带了警卫员、警卫参谋来的吗？警卫处召集同行们开过会吗？」

汪处长报告：「都带了。中央军委首长朱总、彭总、贺总、聂总、叶总，加上萧主任，还带有警卫参谋。这些警卫员都是警卫处派出的，忠诚可靠，彼此熟悉，所以还没有召集他们开过会。」

毛泽东略显不悦，问：「他们都佩带武器吗？」

汪处长报告：「都有，大部分是神枪手。」

毛泽东问：「除了都是神枪手，他们的武功怎样？」

汪处长报告：「武功都是了得的，有的还在全军武术散打比赛中拿过名次。」

毛泽东说：「你具体讲讲彭德怀同志的警卫员情况，还有张闻天同志警卫员的情况。」

汪处长报告：「是！彭、张二位的警卫员由警卫处派出，定期轮换，并不固定。彭总目前的警卫员小王武功高强，枪法奇准。彭总的警卫参谋因是总参谋部派出，情况不太了解；张闻天同志的警卫员是个高中毕业生，有文化无武功，张闻天同志说他的警卫只要能读书写字就行……另外，还要报告一句，彭德怀同志本人练拳，几十年不曾间断。听讲他的拳脚功夫，警卫干部都佩服的。」

毛泽东听这一说，倒是笑了：「彭老总的拳脚我知道，他练的是健身拳，不是用于实战的……又不是义和拳时代了，还是神枪手厉害。」

汪处长说：「是！近身防卫，才使得上拳脚。」

毛泽东说：「好了，现在你立即去执行一项任务，召集在山上的所有负责同志的警卫员、警卫参谋开会，传达军委令：为防止枪枝走火，保护环境安静和人员安全，所有武器，一律暂时上交中央警卫处统一保管。对武器要逐一登记，散会下山时再归还。这件事，限今天中午十二点之前办完。」

汪处长起立挺身：「保证完成任务！不过、不过……」

毛泽东严肃地问：「你还「不过、不过」什么？」

汪处长小心地问：「不是说明天就散会，后天都下山吗？」

毛泽东说：「中央已决定延长会期。其它的，你不要多问。这件事，你直接对我负责，与其它任何人无关。十二点之前，你完成任务后，给我来一个电话。明白了吗？」

汪处长举手行礼：「是！执行主席命令，保证完成！」

毛泽东这才亲切地拉起汪处长的手，送出书房门，直至楼梯口。他看了看手表，八点五十分。还留出了十分钟的空档，正好，去者，来者，相互碰不上面。他很满意自己能这么准确地把握时间。他平日时间观念不强，作息有些散漫，一旦认真起来，就另是一番气象。

九点正，中央警卫团张团长准时进入毛泽东主席书房。立正，敬礼，免握手。毛泽东嘱咐坐下，开门见山问：「张团座啊，你这次带来多少天兵天将，保卫山上的众神仙？」

张团长回答：「报告主席，中央警卫团来了两个加强连，也就是一中队和六中队，加上南昌警备区调来的三个连队，官兵共是一千来人。」

毛泽东问：「五个连队，人马都是怎幺布防的？」

张团长回答：「报告主席，南昌警备区的三个连队负责庐山四周的巡逻、警戒，作为第一道防卫线；中央警卫团的六中队布防在山脚的几处上山道口，实施封闭式管制，作为第二道防卫线；最后是第一中队布防在牯岭山上，直接保卫首长们。」

毛泽东笑了。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即为毛泽东的私人卫队，驻守牯岭，最可放心了。张团长亦曾长期担任毛本人的贴身警卫、一中队队长。因而说：「依你所言，庐山是固若金汤了？那幺，含鄱口下边就是鄱阳湖，元末朱元璋大战陈友谅的地方，你有没有水上设防啊？」

张团长回答：「报告主席，含鄱口下的水面，有七艘从武汉军区水上警备师调来的巡逻艇全天候值勤，由一中队副队长坐镇，其余任何船只都不许向这个水域靠近，实际上已封锁了鄱阳湖西北角上的所有港口。」

毛泽东点点头，却又问：「封锁港口，影不影响渔民捕鱼和航运交通？」

张团长回答：「报告主席，我和九江市委、九江军分区负责同志商讨过。他们讲鄱阳湖的水面比八百里洞庭还要大，东面、南面、西南面照常捕鱼和运输。」

毛泽东说：「哪就好。封山、封路、封港之类的措施，能不采用，尽量不要采用。不然，我们和蒋委员长，就没有区别了。」

张团长忍不住发了一句议论：「蒋介石是年年上山，我们是进城十年了，主席才第一次上山。」

毛泽东说：「我们的地方比他多嘛。老蒋只有一座庐山。我可以一年换几个地方，河北北戴河、大连棒棰岛、山东青岛、武昌东湖、杭州西湖、长沙蓉园、南宁明园、广州小岛等等。这些年你也跟着我跑了许多地方。」

张团长说：「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

毛泽东说：「好了，这次有你守护庐山，我在山上睡得安了。今天找你来，是要交代你一个任务：从今天起，没有中央警卫处汪处长的出山证，任何车辆、人物不准下山；同样的，没有汪处长的通知，任何车辆、人员不准进山。另外，今天上午你协助汪处长去执行一项收回武器的任务，详情由汪处长告诉你。总之，你和汪的任务只对我本人负责，任何其它领导人不需过问。记住了？」

张团长起立，行举手礼：「是！坚决执行主席命令！」

毛泽东这才亲切地拉起张团长的手，表示谈话结束，亲自送出书房门，直到楼梯口。

返回书房，毛泽东看看手表：九点二十分。还有十分钟的空档。下一位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

九时三十分，身材高大的罗瑞卿准时进入毛泽东主席书房，先行举手礼，后握手问安。

毛泽东风趣地问：「罗长子，这些天来神仙当得怎样啊？」

罗瑞卿回答：「山上空气清新，每晚上都睡得很香。自进城以来，还从没有这幺轻松过。」

毛泽东让罗瑞卿自己动手倒茶喝，拿烟抽：「我还是那句话，睡觉有两种姿势，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罗长子，你是哪种姿势啊？」

罗瑞卿暗自一惊，出什幺情况了？嘴上却说：「睡在床上呀，晚上都盖褥子，关窗子，以免受凉。」

毛泽东说：「我看呀，你这个公安部长也和睡在鼓里差不多……」

罗瑞卿登时头皮有些发麻，赶忙请示：「主席，是不是我的工作出了什幺疏忽？请主席指出，我马上去改正。」

毛泽东却引而不发，有意绕了个弯子问：「你是参加华东组的讨论会吧？有人反映你打断人家的发言，干涉言论自由，有不有这回事？公安部长管到了宣传部长份内的事，算不算捞过界了啊？」

说罢，毛泽东迳自呵呵笑了。

罗瑞卿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子。谁告的状？是陆定一同志，还是李锐同志？很可能是李锐，或是李锐通过田家英、周小舟告的状……事已至此，只有向毛主席说开了，以免误会越闹越深：「报告主席，我承认有这回事。李锐也参加华东组讨论。他是主席的工业秘书，几次发言，都口无遮拦地直接谈到冶金部、国家计委的内部情况。我怕影响团结，特别是担心有损主席的威望，才几次打断了他。其实我是出于好心，出于爱护他，不要扯了主席的旗子，在外面乱放话。」

毛泽东说：「李锐年轻气盛，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的这个同乡小子有这方面的毛玻在我面前也放肆惯了。好了，不谈这个了。我另问你一个问题，你不是一直想回军队工作吗？如果中央派你去总参谋部加强领导，你个人意愿如何？」

问题问得太突然，罗瑞卿也成丈八和尚摸不着头尾，只是恭敬地望着毛主席，不知应该如何回答。

毛泽东也盯住他的眼睛不放，等着他的回答。

罗瑞卿倒吸一口冷气。依照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在毛主席面前总是心地坦白、有啥说啥：「作为党的干部，我服从主席的任何安排。但我个人也确有一点难处，彭德怀同志一向看我不顺眼，我也不大恭维他；现在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同志又是彭的老下级，人讲他们情同手足、父子……若派我去总参工作，会相当尴尬。我讲这话，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我在主席面前，从不隐瞒自己的小九九。」

毛泽东笑笑说：「你讲的是大实话。你和彭德怀不睦，多数情况下，我是支持你的。彭老总和黄总长情同父子？这话倒是头次听说。已通知黄克诚上山开会。总参谋部的工作暂由邓小平同志照管。中央决定神仙会延期，今天中午由少奇同志宣布。」

罗瑞卿还是摸不着头脑，只是隐隐感到，山上要出什幺情况了。能出什幺情况呢？主席不明说，他是不能问的。在中央高层工作，随便打探消息，是很犯忌讳呢。

毛泽东彷佛颇为欣赏罗瑞卿一脸迷惑、云里雾里的那副模样。停了一停，忽又问：「你是林彪同志的老下级吧？你们的关系怎样？」

天爷，又扯到长病号林彪元帅身上去了。罗瑞卿如实汇报：「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林彪同志是红一军团司令员，我在他手下担任过师长、师政委、保卫局局长。到延安后，他任抗大校长，我是教育长、副校长。

在他手下工作，还算顺利、愉快。一九四五年冬他去了东北，我去了华北，以后就再没有一起工作过了。我很尊敬他，他也很信任我。但私人友谊则谈不到。主席知道，林总的个性，很难和他有私人性质的交往的。」

毛泽东点点头：「大实话，你讲的大实话。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把你调离公安部，公安部长由谁接任合适？」

罗瑞卿虽然号称「儒将」，读过一些诗书；但在毛泽东面前，有时简直就像个白丁大老粗似的，毫无才智可言，只能被毛泽东的大智能牵了鼻子走。也好，回部队工作相对单纯些，不像在公安部，简直像个大保镖，不像个堂堂正正的军人。公安部长由谁来接任？除了谢富治同志，还能有谁？谢富治是主席和蓝苹的心腹，就和康生是蓝苹的心腹一样……想到这里，罗瑞卿说：「关于部长继任人选，我只能提点意见，供主席参考。中央政治保卫部部长谢富治同志兼任着公安部的第一副部长，自然是他最合适。他年轻，资格老，能力强。当年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陈赓司令员，谢富治政治委员，赫赫有名。」

毛泽东看了看手表，九时五十分，便站起身子来。罗瑞卿赶快跟着起立。毛泽东吩咐说：「好，先谈到这里。今天只是向你吹吹风，风向风力要靠你自己去测。一些事情，我还没有和山上的几位常委交换意见，都作不得数。和你说了，也等于什幺都没有说。你是我最得力的大将之一，目前也只能说这幺多。今天中午饭后，你和我一起下山，去九江住一晚，明天中午到长江游泳，好不好？你一片忠心，原本是只旱鸭子，为了保卫我，你才学会了游泳。你手长脚长，已经游得不错，呵呵呵……」

罗瑞卿坐车离开美庐时，才额头一拍，登时心智大开，差点惊叫出声音来：莫非彭德怀要出事了？安排林彪接国防部长，自己接替总参谋长？

这幺大的事，事先怎幺没有一点迹象？自己这个公安部长真的是睡在鼓里了……不，不，彭德怀虽然是个牛脾气，许多负责同志都不喜欢他，但彭总军功之大，在军内威望之高，部属之众，要想挪动他，可是项开膛剖肚的大手术呀，主席和中央，真下得了这个决心吗？当然，自己是死心塌地跟定了主席的，主席指向哪，自己就奔向哪……不能不承认，每逢到了主席面前，自己平日的一点聪明才智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总是云里雾里，你说怪也不怪。

十点正，政治保卫部部长谢富治准时进入毛泽东主席书房。依例是立正，敬礼，握手，请安。

对这位亲信上将的到来，毛泽东并未起身相迎，只是态度随便地招招手，让他坐下说话。谢富治在毛泽东面前，比罗瑞卿更显谦卑恭谨，坐下时双膝并拢，身子笔挺。

毛泽东没绕弯子，而直奔主题：「你昨天送我的材料很及时，可见党内情报何等的重要。政保系统的事，我命你负全责，连康生、罗长子都没让插手。你每次送的材料，我看后锁进保密柜，定期销毁。这类密件只作参考，不能公开使用。所以你尽可以放手工作，不要有什幺后顾之忧。」

谢富治神色严肃地答道：「是！我的工作只对主席负责，也就是对党中央负责。」

毛泽东说：「我对你是完全信任的。这话只对你讲。一些人，一些事，我不能不预先有所警觉。对党

内的个别同志，必要时是要搞点防卫过当的。不然哪天脑袋被搬家，还不清楚怎幺一回事。历史上就有好几个皇帝的脑袋被搬家，死时还不知道谁是主谋。当然我们是共产党当家，无产阶级政权，纵使出个把雄心壮志者，也难以翻起大浪。关键在于我们的工作要做在前头。湘屏妹子是学医的，这和医疗卫生工作方针是一个道理：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谢富治恭恭敬敬地聆听着。他不敢掏出笔记本来记。凡主席找人谈机密问题，是不允许做笔录、留下文字依据的。那会被视作不忠诚，妄图留后路。一旦你露出这层意愿，谈话就会嘎然而止，之后把你发配得远远的。再者，主席面谕的机密，你绝不可外传，只得结记在心，去忠实执行。

毛泽东发了一通感慨后，突然问：「谢部长，根据你所掌握的情况，这次在山上，除了张闻天、周小舟两位和我的那个大老乡接触频繁、志趣相投之外，还有不有别的志同道合者？比方说陶铸啊，王任重啊，周惠啊，李锐啊？」

谢富治听这一问，心里立即明白了过来，主席提到的这四个人，是真假掺半，用以考验自己的：「报告主席，据我了解，王任重和陶铸，与彭老总没有私下的接触。他们二位是紧跟主席的，至少目前是这样。至于周惠、李锐，则几乎天天都和彭总有接触，下棋，聊天，总在一起的。」

毛泽东面无表情，不示可否。又问：「除了周、李，还有别的人物吗？」

谢富治似有疑难似地停了一停；「主席，有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毛泽东直盯住问：「你在我面前，还有什幺相瞒的？不是刚说过你的系统只向我负责嘛？」

谢富治只好深吸一口气，说：「是！党内情报，有什幺说什幺⋯⋯周小舟同志，还有李锐同志，像是搭桥人物。他们一方面和彭老总交谈很多，另一方面又和田家英同志、胡乔木同志、吴冷西同志、陈伯达同志等，也交谈得很多。起码有两个晚上，周、周、李、吴、田，在胡的住处谈论去年的是是非非，气氛热烈，通宵达旦。在别的场合，康生同志也参加过。」

毛泽东神色略有吃惊似的，但瞬息即归平静了：「难怪你谢部长有顾虑，事涉中央核心内部⋯⋯不过你可放心，秀才是我的，别人休想挖走。

英雄有泪不轻弹，未到众叛亲离时。我有这个信心。他们都是我一手拉扯起来的。没有我，也就没有他们；一旦离开，他们就什幺都不是了，去学堂教书都没人敢要。是不是这样啊？」

谢富治深知其中利害，遂试探着建议：「主席，对于家英同志、乔木同志、伯达同志，您可否个别和他们招呼一下？相信他们都是有学问的聪明人⋯⋯」

毛泽东说：「多谢提醒。你也知道爱惜人才，这很好。试试看吧！乔木、伯达、冷西、家英四位，我还是要用的。他们的毛病，魏晋遗风，坐而论道。康生同志很可靠，不要相疑。就是对周、周、李三人，能拉还是要拉。至于拉不拉得回来，要看他们自己。这些话，你不能外传。」

谢富治胸膛一拍：「我用我的脑袋担保！」

毛泽东笑了：「脑袋一人一颗，上面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眼睛要留着看风景，耳朵要留着听音乐，鼻子要留着闻气味，嘴巴要留着吃红烧肉，一样都少不得！」

谢富治跟着笑了：「主席，国内外大政治家很少有像您这样幽默的。」

毛泽东止住笑：「不要当面吹捧，我不吃这个……对了，上山前，你特地跑到武汉向我报告，说从老大哥内务部那边弄来一套先进设备。这次在山上，派上用场没有？」

谢富治明白是指那套电子侦听设备，遂又身子一挺：「报告主席，因是新设备，要配合山上的电话总机使用，几名专业人员摆弄了一星期，前几天摆弄上去了，已经启用。」

毛泽东点点头：「很好很好。中南海早有一套了。这套留作机动，今后我到哪里都可以带上，睡眠都好多了。」

谢富治说：「是！保证万无一失。」

毛泽东这时看了看手表：十时二十分，遂起身送客说：「谢部长，暂时先说这些吧。今明两天，我可能还有些活动要你参加，要随时准备好。」

谢富治起立，行举手礼告辞。

毛泽东亲切地拉起谢富治的手，硬是坚持着要送出书房门，直送至楼梯口，并再次紧紧握手。

十时三十分，江西省省长邵式萍准时进入毛泽东主席书房。邵式萍是文官，见面只握手，向主席请安，问主席休息得怎样。

毛泽东请客人坐下后，说：「中央这次在庐山开神仙会，你和尚魁尽地主之谊，江西出了大力……你们可以向总理报一笔帐，不然我们到江西来扰民，你们下回再不敢接待中央的会议了。」

邵式萍说：「哪里哪里，中央到庐山开会，我们省委、省政府高兴都高兴不过来。江西虽穷，但中央的会议还是供得起。我们省委同志倒是建议，江西是老区，党中央是从江西出去的，盼望中央年年夏天都来庐山开会呢。」

毛泽东呵呵笑着：「邵省长，你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啊？长江中游邻近几个省，就只庐山这个避暑胜地，年年来开会，变做军事禁区封了山，干部、群众不高兴呢。所以你们的意见不可龋」

邵式萍说：「主席心里有人民，人民心里有主席，总是和人民心连心。」

毛泽东说：「邵大个，你也学会唱颂歌了……可有的人，恨不得我现在就死去，好趁他们的心意。无非去年办了几件大事，总路线、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再加上一个全民炼钢，我成了罪魁祸首，十恶不赦了呢？」

邵式萍心里打了个激凌，忙表态说：「我可以代表江西全省人民向主席保证，百分之百的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谁想砍旗，我们决不答应。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新生事物，难免有些不足之处，但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省委党校也有人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公共食堂办糟了。这种人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的是地富、资产阶级的利益。」

毛泽东眼睛眯缝了起来，心里很欣赏邵式萍的提法：「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代表地富、资产阶级利益。你的这个观点很深刻，有水平。你和你们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是这个看法吗？」

邵式萍直了直腰杆说：「不敢全部打包票，但杨尚魁同志和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笑笑说：「你们一个党、一个政，两个一把手思想一致，事情就好办了。江西农村的情况究竟怎样啊？是否有些地方在闹粮荒？」

邵式萍算个较为老实的人，见主席问起具体情况，也就不能不有所保留地讲点儿实话：「吉安、赣州两个地区的部分县、区，今年春天是存在缺粮问题，许多公共食堂停了伙，社员群众流行水肿玻省政府发现问题后，向湖南求援，紧急调粮，情况才有了好转。眼下全省都在收割早稻。早稻进仓，粮食问题缓解。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早稻进仓，那些停了伙的公共食堂应当恢复起来，继续办下去。」

邵式萍回答：「是！我们省政府马上下通知。」

毛泽东点点头，相信邵式萍讲的是实话。他就是喜欢这样的干部，立场坚定，紧跟中央，面对困难，不迷失方向。他问，「湖南也借了粮食给江西？支持老区，应该的。你对湖南二周印象怎样？」

邵式萍说：「很能干，会当家过日子。去年不跟风，顶得住，保住了粮食，今年支持兄弟省，两广、湖北、江西都受益，主席已经多次表扬。当然，缺点也难免，稍嫌年轻气盛，得理不让人。」

毛泽东沉吟一会，说：「二周去年不跟风，倒是担心他们今年跟另一股风……好了，话到这里止，不外传。今天把你请来，是想委托你办一件事。你若有难处，也可以提出来，我另外找人。」

邵式萍知道主席用的是激将法，立即又身子一挺直：「主席！无论您吩咐我办任何事，我都一往直前，决不含糊。」

毛泽东说：「好好。也可以算是件私人性质事务吧。就是现在住的这美庐，过去是蒋宋的别墅，心里总有些不踏实……所以由蓝苹在杭州请了浙江省公安厅的专家，带仪器来全面检查一下。蓝苹和他们王厅长率领的一个小组，已经到了南昌。你今天下山去，晚上就领他们上山来。此事不再惊动其它同志，包括杨尚魁夫妇。」

邵式萍心里直纳闷，嘴上却说：「好，我明白，绝对保密……不过，在主席上山之前，尚魁已指示我们省公安厅的专门人员用仪器侦测过，后谢富治部长来打前站，又侦测过一次……」

毛泽东说：「讨价还价了吧？我讲过这次是私人性质的委托，和杨尚魁、谢富治无关嘛。」

邵式萍说：「好，我去我去，保证完成任务。但现在美庐楼下住着主席的工作人员，怎么办？」

毛泽东说：「今天中饭后，我会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带走。包括罗瑞卿、谢富治、杨尚昆、汪处长、张团长都跟我走，下山到长江游泳去。留下一栋空房给你，还不行？」

邵式萍登时头皮一阵发紧，两手冷汗。主席警惕性之高，防范之彻底，真是谁都料想不到，对谁都留有一手。

毛泽东起身，拉起邵式萍的手：「老朋友了，你办事，我放心。明天下午我从山下回来，你可得把这栋别墅干干净净交还罗！」

邵式萍告辞。毛泽东坚持着把邵式萍送出书房门，直至楼梯口。

十一点，机要组叶组长准时进到毛主席书房。这是今上午连续召见的最后一人。

毛泽东没有起身，只是随便地招了招手，示意小叶坐下，即说：「立即办下面几件事，不要记笔记，只用脑子记。一、把这个信封交少奇同志，里面有份材料，请他安排今晚上打印出来，明天一早分发山上的神仙们，一人一份，编上号码，以后要收回。顺便告诉少奇同志，今天下午我下山到长江游泳，明天下午回来，我下山的事，他知道就行了；二、以我的名义，给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各发一封电报，命令他们四人于今晚十时之前赶到九江浔阳楼宾馆见我；三、通知卫士长，所有工作人员中饭后随我下山，一个不留。还有警卫处汪处长、警卫团汪团长、办公厅杨主任、政保部谢部长、公安部罗部长，也都随我下山；四、通知蓝苹同志下午到九江会面；五、通知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三名政治局委员来和我一起吃中饭。今天中午吃红烧肉、火焙鱼。五件事，记下了？你口头覆述一遍。

叶组长记忆能力强，立即将上述事项几乎一字不漏地覆述了一遍。

毛泽东说：「好，马上去办。办完后，你也同我一起下山。」

第二十五章　毛泽东运筹浔阳楼

当天下午，毛泽东一行人下山，入住九江郊外浔阳楼宾馆。毛泽东并未去长江游泳，而先睡上一觉。昨天通宵未眠，看来今天也得忙一个通晚，只能插空休息一阵了。

蓝苹由隋静陪同，傍晚时分从南昌赶来相聚。她不大看得上这个隋静，太年轻，一身女大学生似的轻佻作派，谈起老板时的那个亲热劲儿，简直像个红颜知己。江青当然不屑于和人吃什幺醋。这些年在老板身边见过的漂亮妞儿，如过江之鲫，想吃醋都吃不过来呢。

走在铺着暗红色地毯的楼道上，蓝苹听到了老板那吸气如鼓、吐气如雷的鼾声。在中央领导人中，也只有老板发得出这样酣畅、威风的鼻息。

像周总理，就连鼾声都是小心翼翼。少奇同志是个大鼻头，鼾声也不弱。

但人家王光美说，男同志的鼾声大点没什幺，习惯了，甚至有催眠功效。

比如少奇同志打鼾了，就知道他睡安稳了，自己也可以落心睡去了；假若少奇同志睡下后久久没有鼾声，就知道他失眠了，该起来哄他服两片安眠药。

把男同志的鼾声当做女同志的催眠剂？资产阶级出身的王光美，遵从的倒是封建主义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要说有什幺人值得蓝苹忌妒的话，王光美算是一个。蓝苹视老板的鼾声如狼虎，简直心惊肉跳，恨不能逃之夭夭。原先延安住窑洞的日月，老板的身子比现在瘦一大圈，有点鼻息，并不十分搅人清梦；自四九年入住中南海，天天辛辣油腻的吃将下来，裤腰一年大过一年，鼾声也一年大过一年。双手搂不过他的腰不说，那鼻息更是可以连穿数堵宫墙。劝他饮食清淡些，还数度发脾气。结果是吃吃不到一起，睡睡不到一起。只剩下谈政治时事、党内外人事加上诗词文赋，算是两人的共同志趣。在这方面，蓝苹倒是位不可缺失的贤内助。

在毛泽东的住处门外，有值班卫士起立，向蓝苹报告：「主席吩咐了，他很累，睡一觉。请您到后也先去休息。他醒来后，要先和四大军区司令谈事情。晚上一时，才有时间和您一起吃消夜。」

工作人员面前，蓝苹从不流露对老板的不满情绪。老板是爱听身边工作人员的小报告的。她心里暗怨道：先是不让自己上山，今天让来山下见面，又要等到深夜一点。听见人家王光美倒是天天陪伴着少奇同志，在山上趁清凉，悠游林泉，当神仙。

傍晚九时半，天还没有落黑。四架军用专机先后降落在九江机常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和中央政治保卫部长谢富治上将，代表毛主席在机场迎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

罗、谢和四大军区司令员都是老熟人。黄永胜和罗部长在晋察冀根据地共过事，见面握手时试探着问：「主席把我们紧急召来，有什幺新情况？」罗瑞卿笑笑说：「暂时还不清楚，主席只是吩咐接到诸位后，立即到他住处去，不准耽搁。」

夏季白昼时间长，九时半天才完全落黑。九江城已是万家灯火。车队直驶毛泽东主席下榻的浔阳园。下了车，六位将领直接上楼。毛主席已经在书房门口等着了。一一敬礼，握手，致候。

毛泽东心里镜子一般清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原是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原是第四野战军林彪的老部下，连同罗瑞卿、谢富治在内，都和国防部长彭德怀没有历史渊源。彭德怀手下的一批战将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和军委三总部。比如邓华上将是浦阳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是济南军区司令员，王震上将是新疆军区司令员，加上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裝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等等。况且就算这些大将也罢，上将也罢，未必就都会死心塌地跟了他彭德怀走。一旦摊牌，相信绝大多数将领都会倒戈相向的。

书房里摆着一张大圆台，台上已备下杯盘碗盏、四瓶茅台，以及十来盘下酒佳馔，无非猪肝、牛肚、香酥鸡、烤鸭片、海蜇皮、鱿鱼丝、臭豆腐、火焙鱼、红烧蹄膀等。大家围着圆台坐下。没有让服务人员伺候。座中谢富治上将年纪最轻，动手替各位倒酒。

军委主席毛泽东先不谈正事，而举杯起立：「来来来，各位将军，本人酒量不大，喝了这头一杯，略表心意⋯⋯」

许世友、陈再道、黄永胜、韩先楚，加上罗瑞卿、谢富治，六将领连忙起立，举杯答谢毛主席。

毛泽东干了杯，即吩咐大家坐下，随意吃喝，不再起立。为了营造和谐、亲密气氛，毛泽东笑眯眯地望住许世友问：「许司令啊，听说南京军区有五大喝，喝倒过其它军区酒将，是哪五大喝啊？」

主席幽默的问话，引得大家轻松地笑了起来。

许世友欲站起来回答，被毛主席止住了：「许司令，不许起立，坐着回答。」

许世友是个少林和尚出身的粗人，只好身子坐得笔挺：「报告主席，我们南京军区名声不好，出了五大喝，喝遍全军无敌手，不好，不好！」

毛泽东哈哈大笑。将领们也跟着大笑。笑过之后，罗瑞卿说：「许司令倒是回答主席的问题，是哪五大喝呀？」

许世友憨笑着：「好好，我向主席汇报，南京五大喝，一是军区政委王平，二是军区副司令聂凤智，

三是省委书记江渭清，四是军区副司令陶勇，第五个就是我。」

毛泽东饶有兴趣，又问：「第一大喝是哪个？是不是你许司令？」

许世友坦然相认：「他们四个很能喝，我比他们更能喝。不是吹，全军没人喝得过我。」

毛泽东又笑了：「知道知道，你许司令在全军将领中有两个第一，酒量第一，少林功夫也是第一。你一次能喝几瓶茅台？」

许世友说：「最高纪录，一次喝过两瓶半，是被周总理灌醉的。」

谢富治说：「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到底喝不过总理，只算得全军第一，算不得全党第一。」

大家又笑了起来。毛泽东说：「在座的，我看陈司令、黄司令、韩司令酒量都不小，都是英雄好汉。我和罗长子、谢政委三个甘拜下风，只能喝两、三小杯，喝多了就伤身子了。所以，我只能敬各位三小杯。陈司令，你能喝多少？我记得那年在延安，你被罚过一次酒罗！还有许司令也被罚了，是不是？罗长子，那时你是抗大的副校长兼教育长，还记不记得这回事？」

罗瑞卿点点头，友善地朝许世友、陈再道两位笑笑。那是一九三七年，正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央军委从红四方面军抽调了一批能征惯战、但文化水平低的大老粗将领，集中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张国焘划清界线。许世友、陈再道即在其中。这批平日在战场上猛打猛冲、叱咤风云的人物，怎幺坐得住学堂的冷板凳？听得进教师们的枯燥说教？纷纷要求返回部队打日本鬼子。中央军委当然规定他们要等学期结束。于是惹恼了许世友、陈再道这些「草莽英雄」。

一天晚上，许世友、陈再道二人竟率领十七名「高级将领班」的学员，来了个不辞而行，先离开延安，之后分头返回前线。十七名高级将领开小差，胜如延安塌了半边天，这还了得！中央警卫团骑兵部队立即出动，把他们抓了回来。许世友还和警卫团的高手动了拳脚，毕竟寡不敌众。初时把他们定为「集体逃跑事件」，关了禁闭。许世友在禁闭室大骂毛泽东。有人提出军法处置，杀一儆百，严肃纪律。毛泽东先让他们关上一星期禁闭，以示惩罚；之后力排众议，下令放人，并把「肇事分子」统统请到小会议室来聚会、喝酒。毛泽东向十七名将领举杯，说：第一杯叫做罚酒，罚你们十七人破坏纪律，擅自离校；第二杯也叫罚酒，罚自己这个军委主席，对大家关照不周，了解不够，也是交情不够；第三杯酒叫做敬酒，也是送行酒，答应大家的要求，提前结束抗大的学业，发给毕业证书，返回前线打日本鬼子！许世友见毛主席这样风趣，这样宽大，真是义薄云天，当场带头向毛主席下跪，发誓：「此生此世，服从毛主席，追随毛主席，海枯石烂，忠诚到底……」

晃眼一十八年过去。许世友、陈再道见毛主席旧事重提，连忙双双起立：「报告主席，延安那次罚酒，我们终生不忘！」

毛泽东笑着伸出两只手掌，朝下压了压：「坐下坐下，我是和二位讲讲笑话。当然罗！当时却不是个笑话，军委有人要处罚你们，总书记洛甫指示抗大要严肃纪律，连身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老总得到消息，都发回电报，要求军法从处……好了好了，不提这些老话了。后来你们都替我争了气，组建起野战兵团，屡立战功，赫赫有名。到如今更是非同小可，官拜上将，大区司令。我们的上将共是多少位？对了，五十七位。全国十大军区、司令、政委都是上将吧？今天请到你们四位大区司令，可以说十分天下有其四了。许司令是二野人马，陈司令也是二野人马，韩司令、黄司令是四野人马。座中只缺一野人马了。」

罗瑞卿彷佛明白什幺了，插话道：「我是华野，谢政委是二野，在座共有三位二野出身。」

毛泽东笑道：「罗长子身为大将，却算「妾身不明」。」

罗瑞卿问：「我怎幺算「妾身不明」？」

毛泽东对大家说：「罗长子原为华北野战军罗、耿、杨兵团政委，一九四八年底华北野战军撤销番号，人马一分为四，杨得志兵团划给一野，陈赓、谢富治兵团划给二野，黄永胜兵团划给四野，杨成武兵团直属中央军委，罗长子调中央工作，哪个野战军都不挂号，岂不是「妾身不明」？」

领袖风趣的谈吐，又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黄永胜觉得主席对自己的经历欠了解，有必要说明一下：「抗战期间我在晋察冀边区，四五年冬率部队出关，重回老首长林总手下，参加抢占东北战役。」

毛泽东再次举杯：「知道知道，你在江西苏区就是林彪红一军团的人马……各位，这第三杯酒，也是本人的最后一敬，之后由罗长子陪你们开怀畅饮。」

许世友、陈再道、韩先楚、黄永胜连忙起立，罗瑞卿、谢富治也只好陪着起立，各自干了杯，并一齐把杯底亮给毛主席。毛泽东并不起立，而笑说：「坐下坐下，讲好不起身，你们还是违令。都是老朋友，免俗套。

今天把你们临时请来，当然也要谈点正经事情。现在，我点名，不用起立，只回答问题。黄永胜！广州军区辖下，最靠近庐山地区的部队是哪一支？军长是谁？」

黄永胜欲起身，旋即身子笔挺地坐着回答：「到！是驻在湘东、湘北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黎源，林总老部下。」

毛泽东点点头：「好。韩先楚！福州军区辖下，驻扎江西境内的是什幺部队？」

韩先楚身子笔挺，声音宏亮地回答：「到！是原三野属下第八兵团，兵团司令陈士渠，下辖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四军，为攻打台湾的战略后备部队。」

毛泽东点点头：「好。陈再道！武汉军区辖下，靠近庐山地区的是什幺部队？」

陈再道一脸麻点，目光炯炯，气势如虹：「到！是原四野属下第四十一军，军长卢燕秋，罗荣桓元帅老部下。」

毛泽东点点头：「好。许世友！南京军区辖下，靠近庐山地区的是什幺部队？」

许世友日常行如风，坐如钟，讲话中气十足：「到！是驻扎在皖西南安庆、怀宁、宿松一带的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二野刘总老部属。这个部队离庐山最近，跨过长江，急行军半天路程。只要主席下令，我立即命李德生率部奔赴庐山，保卫中央会议。」

毛泽东晃晃手：「山上并无大事，各位尽可按兵不动。我身兼军委主席，只是想了解一下军队的部署而已。现在，我通知你们：除非奉我本人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调动你们的一兵一卒！听清楚了？」

许世友、陈再道、韩先楚、黄永胜四人得令，一齐响亮地回答：「是！坚决执行主席命令！」

毛泽东笑着招招手：「坐下坐下，又违令了，是不是？好了，我今天晚上要讲的，就是这个了。你们四位，明天也不要回去了，陪我去游长江，之后随我上山去开神仙会。四位陆军上将，会不会游水啊？陈司令是会的，韩司令、黄司令也会？只有许司令是旱鸭子？你的一身少林功夫到了水上怎幺办？哈哈哈，不要紧，不要紧。顺便提一句，你们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区司令，明天上山后，凡事多用耳朵听，多用脑筋想，少用嘴巴讲，不要乱表态，权当一次学习和休息，轻松轻松。」

毛泽东领着六位将军，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直到深夜一时。果然以许世友最有海量，他一人起码喝下两瓶茅台，离去时头脑清醒，脚步稳健。

蓝苹已提前进入毛泽东卧室的内书房等候。虽说夫妇已分别两个来月，蓝苹见到老板进来，心里并不激动，只觉得老板神色有些疲倦，难道在山上当神仙，也这幺劳累？不定又是被哪个新宠小妖精，掏身子掏的。

毛泽东见到蓝苹，也只是平静地笑了笑，发觉蓝苹在杭州休息两月，肤色更洁白了些。没有拥抱之类的亲密举动，而像男女同事似地拉了拉手：「在杭州过得还好吧？听讲你这次住西湖汪庄，在花港观鱼附近，景致比刘庄还好？」

蓝苹说：「杭州夏天是座火炉，气温天天摄氏三十九度。汪庄有冷气，我只能天天隔着玻璃窗望湖光山色，几乎足不出户。你要我读的《汉书》、《梁书》、《昭明文逊，倒是都认真读了一遍，还记了一些笔记。」

毛泽东说：「很好，很好，有什幺新收获？对了，要不要替你叫一份消夜来？」

蓝苹说：「我才不在半夜里吃东西呢，不像你，听任身子发福……读书幺，确是开卷有益。不让工作，我只好与典籍为伍。《梁书》几十卷，我最喜欢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篇精妙的劝降文字，责以大义，示以利害，动以感情，指以前程，措词委婉，力透纸背；另外《昭明文逊第三十四卷，枚乘的〈七发〉，更是一篇千古妙文，嬉笑怒骂，明讽暗谏，趣味无穷。」

毛泽东点点头：「你提到的这两篇，我年轻时候读过，至今还有印象。你能读出兴味，这很好。近几年，我给你的任务就是多读书，少管事。

也还是管了几件事，胡风问题，潘汉年、杨帆案件，丁玲、陈企霞小集团，都委托你和康生具体办的嘛，当然你的身分不能公开，只能做无名英雄。你的角色，就是一名流动哨兵……多读书，也不是要求你学富五车。学识厚实些，看问题深刻，到时候可以替我当参谋，提建议。你知道，党内军内的某些话题，我只可以和你商量，不会坏事。」

蓝苹心有灵犀，头脑敏捷，已猜到一定是山上出了什幺疑难大事，老板一时下不了决心，才把自己召到九江来谈话。老板日常生活上，包括性生活在内，已不需要自己了，他多的是年轻妙可的人儿；但在敏感的政治事务上，他仍然最相信自己的妻子。唯有妻子最是靠得住，因为妻子离了他，就什幺都不是了，狗屁不值，一文不名。

毛泽东欲抽烟。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蓝苹从不吸烟，却动作熟练地从烟罐里取过一支，先含在自己嘴角，划根火柴吸燃了，再以玉指塞进老板嘴里去。这是个在延安窑洞里就养成了的亲密动作，很令老板惬意的。当年在延安窑洞里第一次单独会面，蓝苹就是凭了这个亲密动作，撩得老板火起，将她按倒在木板上，不由分说大干了一场的。那年蓝苹二十三岁，鲜花怒放着呢。都二十一年过去了。老板嗞嗞地吸着烟，问：「你在杭州和南昌，听到什幺风声没有？」

蓝苹妩媚地一笑，脸蛋甚为优雅地一仰：大人物们都上了山，我能听到什幺信息？只知道贺子贞同志也上过山，和你见了面。放心，我并不吃醋。她和你毕竟过了长达十年的艰苦日子。她身体不好，你多关心她一些。我多次提出去看看她，你不批准。怕她精神上控制不住，有激烈反应。」

毛泽东说：「你通情达理就好。是哪个告诉你贺子贞上过山的？」

蓝苹俏皮地晃了晃头颅：「放心，不会是你身边的人。到了南昌，才无意中听到的。你也不要怀疑隋静，人家对你可说是知己得很。」

毛泽东眼睛一瞪：「放屁！你不可以这样轻浮地谈论此地省委书记的爱人，她是女主人！」

蓝苹立即示好地拧了拧自己的脸蛋：「不要生气，我认错还不行？算了，不要扯这些琐碎小事了。还是进入你的主题，谈谈山上神仙会的事儿吧。我凭直觉，山上好象出了什幺事，或是快要出什幺事了？」

毛泽东一向欣赏蓝苹对政治话题的聪慧、机智，缺点是喜欢在女同志之间斗小心眼：「你算猜对了一半。暂时还没有出什幺大事。现在山上各路诸侯对去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右倾言论甚嚣尘上，左派人士忍气吞声。尤其是对农村公共食堂这一新鲜事物，一些人恨不能立即取缔而后快。我的几位秘书也空前活跃，相聚高谈，通宵达旦。原本打算半月会议，半休息半工作性质。部分人物却嫌不过瘾，不肯善罢，认为问题没有讲够讲透，对去年的缺点错误轻描淡写。前天——十四号，彭德怀同志到底按捺不住了，给我写了封长信，有如下了一道战表。

接不接这道战表？考虑一通晚，决定不挂免战牌。经和少奇同志商量，会议暂延一星期，印发彭德怀的信，干脆让大家畅所欲言，右派们高兴高兴。问题是，一星期之后，还是有人觉得不痛快，怎幺办？」

蓝苹熟知老板思考问题的方式，每逢和她谈论敏感话题，她只是一名乖乖的听众，不能从中插话的。直到老板的边谈边思考告一段落，她才带点撩拨的口吻问：「彭老总的信，是他个人的行动？还是有其它背景？」

毛泽东点点头：「问题就在这里了。初步了解，彭德怀写信之前和张闻天商谈过，我的小同乡周小舟帮助拟了提纲，张闻天最后把了文字关。

北京的参谋长是黄克诚，庐山的参谋长是张闻天。」

蓝苹年过四十四，却还保养得明眸皓齿，风韵犹存：「还有更大的人物参与吗？比如你身边的二、三把手？」

毛泽东瞪了瞪眼睛。也只有蓝苹可以在他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刘、朱、周，同是创建新中国的领袖人物啊！毛泽东说：「目前还看不出来。少奇同志和彭老总从不搭调，互不买帐，主要是彭不买刘的帐；总司令倒是可能和老彭唱一个调子，但相信可以拉住他；我倒是担心恩来，他和陈云去年受批评，做检讨，大跃进就是批周、陈批起来的。这次在山上正好要求平反，闹翻案。」

蓝苹见提到周恩来，却晃了晃头上青丝：「总理怎幺看得上彭德怀？

我不相信。况且，依我替你冷眼旁观，总理对自己去年做的检讨，一直服气，没有怨言。」

毛泽东脸上微露笑意：「你是个保周派……恩来大聪明人，我也相信。他与其选择彭德怀，为什幺不

继续拥护我？彭武夫一个，浑身带刺，难以共事的。」

蓝苹忽又问：「还有你的几位秀才呢？知识分子，一遇风吹草动，容易左右摇摆的。」

毛泽东说：「你猜对了。我这次失望得很，包括乔木、家英、李锐。

周小舟过去也是我的秘书。陈伯达去年算个大左派，上了山也倒向右边了。秀才们晚上不跳舞，也不大观剧，而是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去年的工作失误、经济损失。当然少不了臧否人物。我的是非功过，也都是他们的话题。更有周小舟、李锐，加上一个周惠，是两头跑，几乎天天晚上和彭德怀、张闻天搅在一起，话很投机。」

蓝苹说：「情况你都了如指掌，没有被蒙在鼓里。」

毛泽东说：「还不是靠了谢富治的那个系统？还有从老大哥内务部弄来的仪器，也用上了。」

蓝苹说：「周小舟、李锐、周惠，我不太了解。胡乔木、田家英两位的作派，我早就看不惯了。不是仗着党主席一手拉扯，他们能算老几？忘恩负义，自以为真的成了党内重要人物，理论家。小人心性，放纵不得。」

毛泽东晃晃手，似乎不同意这样谈论几位大秀才：「我还是要尽力教育、争龋至少也还要留用他们几年。统统去掉，一时也难以物色到新的……当务之急，是拿我的小同乡彭大元帅怎幺办？他已和我争吵了二、三十年，还有不有必要再相忍下去？党内军内，到底有多少人会跟着他走？

他的问题，是在山上解决好？还是回到北京再解决的好？不解决行不行？我现在心里也是一团麻纱，能不能帮忙清理一下？」

如此重大的问题，蓝苹确要认真想想。老板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和她谈论党内人事机密了。一九五五年处理过潘汉年、杨帆案件，老板了却一桩心事，她也了却一桩心事。还有高、饶事件，老板原是要保高岗过关的，曾经问过她的想法。那次她是站在刘、周一边。她深恨高麻子派了个绝色人儿孟虹到老板身边卧底。她正是利用孟虹这件事，劝老板警惕那些花儿朵儿们，否则太危险。高麻子虽是你初到陕北时的拜把兄弟，但干出这种勾当来，是他不义，活该被整整，之后放他回陕西。可是过了不久，高岗就自杀了。老板一直在懊悔，高岗不该死……现在，又轮到党内的另外两位大人物：彭德怀和张闻天。比起高、饶来，彭、张在党内军内的资历更高，功劳更大，影响更广。

毛泽东见蓝苹好一会不出声：「怎幺？脑子里在转些什幺？」

蓝苹抬起右手，动作优雅地拢了拢额前一缕秀发：「事关重大啦。你的这个小同乡，我在延安就看出他是个很狂妄、粗野的人。凭着战功，老子天下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党内、军内，只有他是爱和你吵架的，二、三十年不改恶习。我经常听他「老毛、老毛」的称呼你，实在刺耳。称一声「主席」，就会矮他一截？降了他国防部长、三军元帅的格？还公然不准志愿军官兵唱〈东方红〉……我看呀，既然他脑后早就长着反骨，这次不如痛下决心，连同那个洛甫一起，新帐旧帐，做个了断。」

毛泽东说：「我也要顾及党内、军内的影响。人说抗美援朝几年，彭德怀统兵百万，战将千员……以你平日的观察，哪些元帅、大将、上将会跟着他跑？或者说无意他下台？」

蓝苹扳着纤纤玉指：「既是你让数数，我就班门弄斧了。元帅里头，总司令是一定会保他的。其余林总、刘总、贺总、陈总、罗总、徐总、聂总、叶总，和他的关系一般般吧？他和刘总、贺总的关系甚

至有些紧张，老死不相往来；大将里头，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二位。人说他和黄克诚情同父子；上将里头，他的人马就多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铁道兵司令员滕代远、交通部长郑天翔、浉阳军区司令邓华、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新疆军区司令王震、南京军区政委王平……起码可以数出三十几名上将来。」

毛泽东摇摇头说：「没有你数的这幺多吧？像杨勇、杨得志、王震、王平诸位，也都是我的老乡嘛。若真让他们在我和彭之中作一最后的选择，相信他们还是会选我，而不是彭。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怎样？他是志愿军军长，彭德怀夸他年轻有为，能打硬仗。」

蓝苹说：「对小傅司令我倒是比较放心。他原是罗瑞卿第十九兵团的老部属。听讲他多次向罗长子、谢政委表决心：作为北京军区副司令，他心里只有党中央和毛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彭老总可是颗难剃的头罗……你讲得对，再难剃的头，总归是要剃，迟剃不如早剃……话讲回来，再放他一段，这次暂不剃他这颗头，又怎样？」

蓝苹也跟着笑了笑：「当断不断，必为后患。据我观察，今年以来，上上下下，都有人议论去年的大跃进，党中央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我们党的历史习惯，每逢中央犯下路线错误，就要更换主要领导……我以为，彭德怀这次出面写信，又有前中央总书记在背后撑腰，说不定人家就是看准了党内党外的这种气候，要改换门庭。彭是野心家，他的野心比当年高岗还大。高岗只是想当个二把手……」

毛泽东有些惊讶地看着蓝苹，彷佛惊讶她看问题如此精辟、透彻：「有这幺严重？那幺，国防部长谁来做？」

蓝苹眉头一扬：「请长病号林元帅出山嘛。当个聋子耳朵摆设着，占下茅坑。另找个可靠的总参谋长打理日常工作，你这位军委主席大人可以安心睡大觉罗。」

毛泽东笑说：「知我者，蓝苹也。今晚上你不要走了，陪我困觉。」

蓝苹不无怨气、娇气地说：「你都好久没有要过我了。」

毛泽东说：「不是留下你了？老毛病，不搞痛你就不舒服。明天，你还是返回杭州去。等山上大势定后，你再来住些日子。免得人家议论我们夫妇两个唱双簧。」

蓝苹忽然酸溜溜地问：「你是不是山上还有小妮子没有打发走啊？」

毛泽东登时恼了：「放屁！你又要败我的兴致？」

第二十六章　武陵拳和毛家网

一早起来，彭德怀到别墅外边的草坪上打了几路武陵拳，舒展舒展筋骨。武陵拳讲究短、平、快，出手带风，蹬地生尘，跳跃腾挪，勇猛如同豹狗子，因之俗称豹狗拳。据传大清干隆年间，一次洛阳擂台赛上，湘籍拳师以武陵豹狗拳神出鬼没，先后击败过嵩山少林拳、鄂西武当拳，称雄天下。彭德怀坦承自己的豹狗拳只是学了个皮毛，健身而已。在战争年代，他还有个打坐长啸的嗜好。转战途中，累了困了，他就双腿盘地，双目微睁，挺胸收腹作深呼吸，之后发虎啸，啸声长绵，四山回应，尽吐胸中闷气、浊气。人说彭总的长啸声能鼓舞士气，旺盛斗志，预示着有大的战役、大的胜利来临。进

城后，除开朝鲜战争那三年，日常住在中南海，皇家园林禁忌多，没法子作长啸了。就是这次上庐山来开神仙会，瞩目青山绿水，也不能作长啸。听介绍，他这住所对面的那山谷，倒是叫什幺虎啸岭。

早餐后，他坐下来看文件。又是总后勤部转上兰州军区司令部报告，请示增派军车，往甘肃、青海两省灾区紧急运粮。据估计甘肃全省有二十几个县份断粮，已饿死了数万人口；青海则有十多个县断粮，且大多数是边远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娘卖屄！共产党作的什幺孽哟，好好的太平年景来饿死这幺多老百姓。甘肃的那个省委书记张仲良真不是东西，还天天在西北组的讨论会上谈形势大好，去年大跃进粮食增产多少成，钢铁增产多少成！这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家伙，要在战争年代，老子早就下令为民除害，军法处置了。可现在，张仲良这类欺下瞒上的干部，却偏偏受到毛泽东的赏识重用，使得他们有恃无恐。我们这个党啊，进了城，成了统治者，是不是一点一点在变过去？逃不出历朝农民起义的魔圈，打倒老皇帝，自己做新皇帝，又骑到老百姓的头上来作威作福？

上午十时，机要秘书神色紧张地将一份新印发的文件放到他面前。文件的标题竟是：〈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秘书退出后，彭德怀登时眼睛发直：「意见书？我以个人名义，向老毛反映一点下边的情况，供他参考，属于私人性质，怎幺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冠以〈意见书〉的恶名，批给会议印发了？老毛想干什幺？为什幺要对我搞突然袭击？对，一点不错，突然袭击！」

彭德怀没有多想，立即挂电话去美庐。等了好一刻，美庐那边竟然无人答腔！改挂周恩来总理住处，倒是很快就通了，而且是总理亲自接的：「彭总啊，你是轻易不打电话，有什幺事要我帮忙吗？」彭德怀问总理：「看到〈意见书〉没有？一封私人信件，个别反映意见，为什幺要背着写信的人在会上印发？常委会议讨论了没有？」周恩来说：「彭总你先不要急，我也是早饭后才收到文件，已看了一遍。信本身不会有什幺问题吧？

事先没有和你本人打招呼？常委近两天没有碰过头。我天天都在和部长们开会，继续朝下调整各项经济指标。高指标害死人。彭总，依我看，主席不会有别的意思吧？可能认为你信上的意见很重要，印发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已决定十七日不下山了，会议延长一星期，你还不知道吧？美庐没有人接电话？听说主席昨下午到九江游长江去了，我也是昨晚上才知道的。

今天总该回来吧。要是不放心，你可以去问问少奇同志。主席或许和他交代过。请不要讲是我让你给少奇同志打电话的。总之，彭总你要冷静，不要发脾气，相信没有什幺大不了的事。」

听了周总理的劝告，彭德怀稍稍心安了些。他先不给刘少奇电话，而叫通了朱德总司令。朱老总说：「也是刚看到〈意见书〉，正奇怪呢，原来你本人不知道信被印发的事？突然袭击？没那幺严重吧？〈意见书〉我已经看过，我可以表态，基本同意。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正好嘛，我相信山上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你。当然，你也应当注意一下自己的脾气，得理也让人，大家心平气和，有利问题解决。你要是心情烦闷，就过来和我杀几局嘛。」

彭德怀得到朱总司令的支持，心里又踏实了些。正要给刘少奇同志那边挂电话，就见周小舟和李锐进来了。在两位后生晚辈面前，他倒是冷静下来，什幺事也不曾发生似的，招呼坐下，并让他们自己动手泡茶喝。

周小舟忧心忡忡地说：「彭总，或许是我给你帮了倒忙了。早饭后看到〈意见书〉，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事情怎幺会办成这样？」

彭德怀不动声色，问李锐：「大秀才，你的看法呢？田家英说过什幺没有？」

李锐笑笑说：「我看没有什幺了不起的。我比小舟乐观。信看了两遍，满正确的嘛。交会议讨论就讨

论好了，谁能讲当前国家经济形势不严重？物资供应不紧张？河南、安徽、甘肃、青海、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没有闹粮荒饿死人？事实都摆在眼前，谁也否定不了。我猜老夫子或许是出于好意，要借彭总的这封信，加大批左纠左的力度。家英和乔木二位，一早就到少奇同志住处开会去了，今天还没有碰得上。」

周小舟说：「但愿我是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要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会议延长一星期，听说已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四人上山。彭总知道这事吗？」

彭德怀苦笑笑，点点头：「昨晚上黄克诚来过电话，讲他明天一早到山上来。他也不知道为什幺突然通知他上山。会不会是要他离京，到山上来一网打尽？」

李锐说：「怎幺可能？就为一封信，不致塌了天吧？」

彭德怀说：「我已经给总理和总司令打过电话，他们都讲已看过会议印发的〈意见书〉。近几天常委没有碰过头，所以他们事先也不知情。都认为信上写的都是事实，交给大家讨论，相信大多数同志都会赞同。」

李锐看一眼周小舟：「我没有盲目乐观吧？既然总理和总司令都是这个看法，相信老夫子不可能另做文章。当前的主调还是继续纠左反左，不然仍是高指标，自欺欺人，日子没法混下去嘛。」

周小舟问彭总：「你和少奇同志联系过没有？他怎幺说？上星期我和周惠到他那里吃过一顿晚饭，也说去年交的学费太高，代价太大。尤其是农村公共食堂，再不能强制办下去了。左的一套不深入批，经济形势好不了。」

彭德怀说：「我正要给少奇同志挂电话，你们二位就来了。不过现在不想了，免得有人讲我反应过度。反正就是那幺一封信，白纸黑字，硬叫成〈意见书〉，就他娘的〈意见书〉吧！总不能坐了天下，就不准我们这些打天下的人放屁了。真要借我的信做文章，也不怕。去冬今春跑了六大军区十个省份，我有数字、有事实。想辩论，就和他们摆材料。总不能把黑说成白，把缺粮闹饥荒再吹成粮食多得他娘的仓库存不下，敞开肚皮吃不完！」

李锐心直口快说：「彭总，你这态度我赞成。有辩论，我愿意加入，帮你的腔。」

周小舟却说：「彭总啊，我建议你还是找大乡长当面谈一次，交换意见，容易沟通。免得有人从中搬弄是非，闹下误会。其实啊，大乡长是喜欢人家去找他的，连向他打小报告，都很少批评。」

彭德怀叹口气，摇摇头：「小舟你晓得的，不是我不找他，是他不要见我。明明约好了时间，等我去了，却还在睡觉，不起床。我才写了那封信。他却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批成〈意见书〉印发。他这是对我使什幺手段？还把我当老同志、老同事吗？我再去找他，自讨没趣？去他娘的！战争年代，他不是这个样子啊！井岗山上，我常到他住的茅屋里，被子一掀，就把他拉起来谈事情，有时他也拉我进被子里暖暖脚；就是到了陕北，白天晚上，军情紧急，推门就进，他那婆娘蓝苹想挡都不敢挡，恨死了我……自进了中南海，规矩一年大过一年，好象天下是他一个人的，其余人只有顺从、拥护、喊万岁的份。见他一次，成为荣耀。他要见你，限时限刻，立马要到；你想见他，三约四约，层层设防。这也是共产党领袖的作风？不说了，不说了。总司令先前还提醒我，要态度冷静，莫发脾气。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仗也打过了，官也做过了，一切无所谓。老子什幺都不怕。你们二位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嘛，还是少来找我的好，免得影响了前程。」

周小舟、李锐见彭老总眼睛有些发红，知他表面上平静，内心里很痛苦……其实啊，周小舟和李锐从

未在彭总手下工作过，资历差距大，文武不同行，谈不到任何历史渊源。他们只是不自觉地被彭总的正直无私、朴实忠厚、敢为天下先的品德所感召、所吸引。在彭总面前讲话随便，讨论问题不用转弯抹角，可以嬉笑怒骂，直抒胸臆。特别是对于去年的大跃进，全党大昏热，左倾大猖獗，他们痛心疾首，意气相投。

李锐劝慰道：「彭总不要泄气嘛，山上不可能出什幺事……小舟和我怕什幺？就算和你谈得来一些，共同话题多一些，有什幺大惊小怪？光明正大的，谁能栽诬？」

周小舟也说：「批左纠左，不能打退堂鼓。国家经济全面吃紧，乡下老百姓在挨饿，大约谁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指鹿为马……我还是那个建议，彭总要找机会，和大乡长当面沟通。相信大乡长有这个胸襟、雅量。」

两人正要告辞，彭总的邻居张闻天踱步进来了。见两人要走，忙握了握手：「我一来，你们就走？要不要留下来一起谈谈？」

周小舟看了看李锐，登时多了个心眼：「我和李锐来了好一会了。周惠还在等着。洞庭湖区正在发大水，我们两个主要负责人又都在这山上回不去……闻天同志你陪彭总多聊聊吧，我们告退了。」

彭德怀、张闻天望着两位年轻辈离去。之后坐下，一时无话。张闻天脸色有些凝重。

彭德怀替张闻天倒上一杯茶，先开口：「洛甫，你马列的书读得熟，看问题深刻，老毛这次把我给他的信定名为〈意见书〉印发，你估计会做出什幺大文章来？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别人不讲，我绝不会扯上你。」

张闻天坦然地苦笑笑：「刚才小舟、李锐二位持什幺看法？他们是活跃分子，消息灵通。」

彭德怀说：「李锐比较乐观。我也和总理、总司令通了电话，都说看不出有什幺大问题。总司令还讲了他会表态支持。周小舟则比较担忧，建议我去和老毛谈一次……挂电话去美庐，没人接。听说下山游长江去了。」

张闻天说：「总司令的支持当然很重要。我以为周小舟的担忧有一定道理。我也建议老总你要有心理准备，宁可把问题想得严重些。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已经有过多次这类出人意料的突然动作……比如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作中心发言。我作为党总书记，代表中央对少奇的中心发言提出几条批评性意见，本是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都是举手赞成的；谁想第二天毛泽东同志突然转变态度，在会上支持刘少奇，结果整个会议被他扭转了方向，漏洞百出的白区工作被全面肯定，刘少奇成为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那次会议后，他就扯少奇同志做了党内搭档。」

彭德怀忽然瞥见客厅内侧走廊上有人影晃动，连忙示意张闻天住口，起身大步走去查看，却没有见到动静，返回来说：「走，我们到外边草坪上谈话去。眼下老子不愿意打草惊蛇。这屋子里可能有谢富治的狗……娘的，要是被老子捉住，先搧他狗日的几个大嘴巴，再交总参保卫处军法从事。娘卖屄！和平日子倒在我身边安插细作了。」

来到别墅外的草坪上，两人就那幺站着交谈。

张闻天说：「不瞒你老总，我早在自己的服务人员里发现有谢富治系统的耳目。但我装做什幺都不知道。只是有时心里悲哀，我们共产党政权，也搞东厂、西厂、锦衣卫那一套。在家里发两句牢骚都会

被人报告。」

彭德怀说：「那幺，大约前些天晚上你、我议论老毛的那些话，也已经被告发上去了？他们要是敢拿这类肮脏材料做文章，老子非闹它个底朝天，让他们见见天日不可！」

张闻天说：「怎幺会呢？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东西，人家会永远保留在暗处，旁人很难拿到把柄的。不谈那些无聊的勾当了，你、我光明磊落，无非忧国忧民，担心国家爆发大饥馑。充其量给我扣个右倾帽子，判我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持怀疑态度。党章上不是有一条，允许党员对上级的某些政策保留个人看法吗？」

彭德怀说：「但愿老毛这回不是找个由头，和我新帐、老帐一起算。

算帐也不怕，反正已经和他吵了二、三十年，都是为了打仗，为了工作；没有一次是为了我个人。这回要吵的话，还得吵。不能对农村的灾情装聋子、瞎子。全国已经有多少地方严重缺粮？已经有多少人得水肿病？已经饿死了多少人？中央应当尽快拿出统计数字来。只要老毛说，立即采取措施，解散公共食堂，各地不再饿死老百姓，我老彭立即告老还乡，解甲归田。」

张闻天望着彭老总一身正气，心有所感：这幺一位大忠臣、大英雄，却不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摆布，甚至视作眼中钉，急欲拔去。这次，毛泽东同志不打任何招呼，就擅自把彭总的信件定为〈意见书〉印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不惜引发一次大的党内纷争，以打击彭总……当然，这个想法不能告诉彭总。走着瞧吧，彭总乳名石穿伢子，是块硬骨头，要咬下他，不定会崩掉大牙。」

彭德怀见张闻天愣愣地站着，又是好一刻没有吭声，以为这位党的前总书记在忧虑他自身的安危，于是爽快地安慰说：「洛甫，你尽可放心，没你的事。就算老毛要有所动作，相信也是冲着我来。我不会扯上你和小周，从来讲话算数。顶多给我安个名份，回老家作田去。正好作两亩试验田，看看究竟能打多少谷子。无所谓啦，老蒋都打垮了，美帝国主义也打跑了，还怕这个？」

张闻天扶了扶眼镜，忽然说：「彭总，依我了解的党内斗争规律，毛泽东同志大约要发动神仙会来讨论你那封信的性质。去年的一批勇敢分子必然相继出击。但多数同志会肯定你反映的真实情况。山上会出现一阵子相当热闹的局面。你不要把我想得那幺软弱。我在党内谦恭礼让二十几年，完全是为着事业大局，党的团结进步。我二十五岁入党，宣誓要为真理而斗争。已经想好了，近两天我要来认真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从理论的角度系统阐述我对去年大跃进以来党内一些不健康、不正常现象的看法。是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倡行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精神万能。我的发言不会针对任何个人，只针对左倾思潮、左倾幼稚玻我们这个党啊，还没有摆脱封建阴影，太需要民主作风和集体领导了。共产党内，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若为此付出代价，我甘之若饴，在所不惜。」

彭德怀紧紧抓住张闻天的手，一时为之感动：「洛甫，有种！我算没白交你这个朋友。关键时刻，你有马列道德、理论勇气。真要是讲马列，老毛肯定讲不过你。老子从来不信邪，不信老毛会不顾几亿农民的肚皮，又回转头在党内大反右倾……三国故事里，曹操那句名言，叫什幺来着？

不教我负天下人，宁教天下人负我？」

张闻天笑着纠正道：「你恰好讲反了，曹孟德是「不教天下人负我，宁教我负天下人」。」

毛泽东一行人的车队，浩浩荡荡，于傍晚时分返回牯岭。美庐经过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晚上，在美庐召开他新划分的大区讨论组组长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会议。被他新指定为六个大讨论组的组长、副组长，绝大多数为去年大跃进中的得力干将，组员的分配更是大有乾坤：第一组，

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江华。成员黄永胜、吴芝圃、张平化、刘建勋、徐向前等；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成员李富春、张闻天、胡乔木、周小舟、周惠、张仲良等；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成员贺龙、程子华、贾拓夫、陈正人、万毅、朱德等；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萧华、王任重。成员彭德怀、康生、安子文、苏振华、陶鲁笳等；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成员黄克诚、罗瑞卿、谭震林、曾希圣、陈伯达等；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清、张国华。成员聂荣臻、叶剑英、王鹤寿、胡乔木、童小朋等。

毛泽东在宣布完上述分组名单后，即请刘少奇、周恩来二位给组长、副组长们讲话。

刘少奇说：「今天，主席作了三项决定，一是神仙会延长，二是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三是重新划分六个讨论组。其实三项决定是一回事，即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广开言路，各抒己见，不同的看法可以展开辩论。中央的方针是对事不对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毛泽东插言：「声明一句，少奇同志刚才讲的三项决定，是中央的决定，不是我个人所作出。山上神仙会实行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少奇你继续讲。」

刘少奇不无尴尬地笑了笑：「谢谢主席的更正。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涉及到一些重大的问题。如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有失有得，得大于失？还是得不偿失？去年是否全党上下一片昏热，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党内是否真正缺乏集体领导、民主空气？党的指导思想是否犯了严重的主观唯心主义、精神万能论的错误？去年的工作失误，是否属于路线性质？以及怎样看待当前的国家经济形势？等等。这些都是当前党内的大是大非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实事求是，继续纠左。我们讨论问题，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坚持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的三大方针。只有大家都把心里话讲出来了，真实情况都摆出来了，才能统一认识。我就先讲这些。恩来，下面该你了。」

周恩来谦和地笑笑，说：「拥护主席和中央的三项决定。对于彭总的意见书，我只是匆匆看了一遍，来不及仔细研究。对去年的工作，我从来认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头脑的确不能再发热了。经济出了问题，我和国务院的同志们要负主要责任，要向全党同志做检讨。近几天召集在山上的副总理和部长们开会，压缩各项经济指标。高指标不降下来，又成大包袱。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中旬，还把今年的钢铁产量定在一千八百万吨，怎么可以？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钢产量只达到五百来万吨。下半年加把劲，全年能拿下一千二百万吨，就是很大的胜利。其余粮食、棉花、食油、煤炭、原油、水泥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指标也仍然偏高，要咬牙坚决压下来。去年已为高指标所误，今年不能再吃这个亏。少奇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很深刻、切中要害，有深入讨论的必要。主席自年初以来一直要求我们降温，可有些地区和部门，就是降不下来，疑虑重重。」

毛泽东一直脸色凝重地倾听着刘少奇、周恩来二位的发言。一位国家主席，一位国务院总理，言论可圈可点，左右逢源。他们都不肯明确表示对彭德怀意见书的看法，给自己留着后路。看来，也是在目前形势下，对他毛泽东信心不足了？玩政治，毛泽东还玩不过彭德怀、洛甫？」

这时，第二组组长柯庆施举手要求发言。毛泽东问：「柯书记，有何高见？」

柯庆施在毛泽东麾下，总是甘充先锋角色。他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我拜读三遍，深受教益。现在会内会外，山上山下，都流传一种议论，认为去年的工作失误责任在中央，是方向、路线性质。依据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如果中央出了路线错误，就应当更换领导了。所以我认为，在纠左纠偏的同时，要坚决抵制右的倾向。反左不忘右，现在山上右的风气很盛。我就讲这么几句。」

经柯庆施这么画龙点睛地一说，会议气氛登时紧张起来。刘少奇、周恩来表情肃穆。谭政、谢富治、

甘泗淇、萧华等几位军人，立即身子坐的笔挺。

毛泽东却轻松地笑了笑:「周总理双手推出窗前月,柯书记一石击破井中天？我看问题没有那幺严重。山上开的是神仙会嘛，右路神仙、左路神仙各有各的俱乐部，实在不足为奇。柯书记你不要学赵四太爷，不准阿 Q 革命。阿 Q 是贫雇农，拥护造反。少奇同志，把鲁迅的《阿 Q 正传》印发给大家，行不行？」

领袖幽默的话语，引发出轻松的笑声。

第四组组长李井泉举手要求发言。毛泽东点点头。

李井泉说：「我直话直说，读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心情沉重。去年全党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症？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建议中央查一查〈意见书〉的背景，是否还有其它同志参与？如果是彭德怀同志的个人行为，可以对事不对人。如果还有别的一些同志参与，属于小组织活动，就应当既对事，也对人。」

毛泽东和蔼地笑着，语带批评地说：「又一个厉害角色。左倾好斗，右倾保守。我不主张一下子把调门订那幺高。张口就是高八度，再好的歌曲也唱不下去。同意少奇同志意见，对事不对人，坚持三不方针。不要怕人家批评。允许批评，不会垮台。像楚霸王项羽那样容不下意见，总有一天霸王别姬，自己完蛋。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本人历来重视左路神仙，也保护右路神仙。这点恩来同志可以作证。他和陈老板前几年的反冒进，右倾得可以了吧？但我还是保护他们，他们今天仍然担任着总理、副总理的重要职务。」

周恩来红了红脸，连忙插言：「对去年受到的批评、教育，我无怨无悔，时常牢记。相信陈云、先念、一波三同志也是这样态度。」

毛泽东见第四组副组长萧华举了手：「恩来立场坚定，本人无任欢迎。萧主任，你是军队代表，有什幺高见发表？」

萧华起立，说：「有个请示，也是建议，山上已到了四位帅、五位大将、十多位上将，专业对口，军队同志可否单独成立一个讨论组？」

毛泽东笑说：「赐坐下。你是主张党和军队分家啊？山上的同志，省委书记、中央各部部长，有几个不是军队出身的？封你当个副组长，你就想领导元帅、大将，闹闹军事俱乐部？请示驳回！」

组长、副组长们哈哈大笑。萧华顿成红面关公。毛主席信任他重用他，也不时拿他开开心。

散会时，毛泽东留下柯庆施、李井泉二人。他一手拉柯，一毛拉李，进到书房坐下，抽烟喝茶：「我知道两位老朋友言犹未尽。现在三人对六面，彼此解囊相倾，如何？」

柯庆施先看李井泉一眼，之后说：「恕我直言，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在彭德怀意见书一事上，态度模糊，脚踏两条船。他们骨子里是同情右派的。」

毛泽东说：「是右倾，不是右派。现阶段让他们态度模糊一下有用处。我会通知会议秘书处，明天各组传达刘、周今晚上的讲话。」

李井泉说：「好！我拥护。主席欲擒故纵，又来一次引蛇出洞。」

毛泽东摇摇头：「不尽然。故技不宜重施。党内党外也应有所区别。

先时你们二位的发言，都讲到了点子上。只是出牌太早，而且出手就甩底牌。现在我问二位，彭德怀的意见书，要害在哪里？事关重大，半点轻率不得。」

柯庆施说：「要害是彭有野心，妄图改变中央领导。」

毛泽东问：「有这幺严重？井泉，你的看法呢？」

李井泉说：「我看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不是彭德怀同志的个人行动，建议中央查清楚。我怀疑主席的几位大秘书都介入了。」

毛泽东瞪了一眼。很显然，他的不满不是冲着李井泉来的：「此话怎讲？你有多少依据？」

话已涉及中央核心内部，李井泉脊梁骨袭上一股寒意，但一咬牙，豁出去了：「据我观察，自上山以来，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这些人常常聚在一起，议党议军议政，把中央领导同志都议论遍了。我还曾两次单独碰到田家英和李锐两人坐在风景点上唧唧咕咕，知心得很，绝对不是什幺吟诗作赋。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们这些同志实际上是两个小圈子。一个圈子是彭、张、周、周、李，一个圈子是胡、田、吴、李、周，合起来是为低调俱乐部。周小舟、李锐穿梭其间，是最活跃分子。」

毛泽东表示难以置信地摇摇头：「井泉这一揭发有点意思。你好象比谢富治还能干些，替我把握得更清楚。我和柯书记负责替你保密，话到我们三个为止。我也不大相信，我身边的人就都会反对我。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诸位，大约属于坐而论道，魏晋遗风。对其余几位，也要做具体分析，不宜一篙子打落一船客。柯书记，你向来眼光老道，对井泉的告发，有何高见啊？」

柯庆施说：「深刻，有新意。如果今后查出来，山上确有小组织活动的话，成员大致上就是这些同志了。前天我还和周小舟同志开过玩笑：你们有低调俱乐部，我们有高调俱乐部，打打擂台，如何？周小舟马上声明，他们没有什幺俱乐部，玩笑开不得。」

毛泽东问：「低调俱乐部？谁提出来的？」

柯庆施答：「主席的工业秘书李锐，在胡乔木同志住处聊天时提出的。」

毛泽东问：「你又是听哪个讲的？小道消息也要有来源。」

柯庆施凑近毛主席耳边，说了一个名字，声音低得连李井泉都没听清。但李井泉能猜测出来，大约是指康生同志。

毛泽东说：「知道了。这类小消息，公开场合作不得数。我历来保护告发者。我现在所担心的，不是几个秀才在山上搞了低调俱乐部，而是要提防有人搞军事俱乐部。你们说，有这可能吗？」

柯庆施、李井泉一向能言善辩，被毛泽东这一问，却都登时语塞。他们知道，朱德总司令向来支持彭德怀，爱护彭德怀。如果把朱总司令也牵扯进来，人民解放军出现大分裂？他们没有这个胆识了。」

毛泽东说：「好，你们有难处，可以不回答。明天各组开始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务使各路诸侯

广开言路。你们二位组长大人少开尊口，行不行啊？路要一步一步走，牌要一张一张出，留个回旋余地。我这意思，二位明白？」

柯庆施、李井泉两人像士兵听到号令似地起立：「是！坚决执行主席指示。」

毛泽东笑了：「坐下坐下。还有事情交代。新的分组名单，二位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吧？张闻天、周小舟二位分配到柯书记的第二组，是重点组了；老彭分配到了李书记你那个第四组，更是个重点组了，康生、王任重、萧华、安子文也都在第四组。二位组长大人，这次可是重任在肩罗。先就说这些吧。」

柯庆施、李井泉欲起身告辞。毛泽东说：「不忙不忙，陪我吃了消夜再走。」

第二十七章　大将发威领袖谈诗

七月十七日清晨，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一行抵达庐山牯岭。

如同命中注定似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被安排入住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和国防部长彭德怀住在一起。黄克诚还很高兴，和彭总住在一起，便于商量工作。

彭德怀问黄克诚困不困，见说不困，就把自己写给老毛的信请他过目。黄克诚很快看完，对彭总说：「人都在山上，为什幺要写信？当面谈不更好些？我要早两天上山，就会劝你不写信了。」彭德怀说：「现在讲这个，已是废话。信已经被老毛当成〈意见书〉印发了。没想到他会对我来这一手。你只讲讲，信的内容如何？」

黄克诚掂了掂信的分量似的：「内容应该没有大问题。实际情况比你反映的还要严重得多。如果在会上讨论，我会发言支持。当然有几处提法尖锐了，也不够准确。比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失有得」等，不这幺提就好了。但在信中属于次要的问题，主要内容是好的。」

得到老战友、老同事的支持，彭德怀心里又平静了些。

中饭前，会议保卫处派人来收走了黄克诚警卫员的手枪，说是统一部署，下山时一并发还。

黄克诚却在食堂吃中饭时，和老朋友谭震林吵了一架。

原来，谭震林见到黄克诚是很高兴的，大声说：「老黄，你好大架子！上了山也不先来看我。」

黄克诚也大声反问：「谭老板，你才臭架子大哪。我清早才到山上，你为什幺就不肯去看望我？」

谭震林端过饭菜，到黄克诚桌上来吃，降低嗓门说：「你新来乍到，也该投石问路。怎幺一头扎到右倾窝子里去了？」

黄克诚见谭震林出言不逊，对彭总如此不敬，登时涨红了脸：「你开什幺黄腔？谁一头扎进了右倾窝子？」

谭震林仍是笑嘻嘻的：「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啦。主席召你们上山，就是为了参加讨论那个〈意见书〉啦。」

黄克诚不能容忍如此肆无忌惮地攻击三军元帅彭老总，气得手中筷子一拍，怒斥道：「你住嘴！你这些话，有胆子在会议上公开吗？老子第一个和你辩论！你去年都干了些什幺好事？全党上下都长着眼睛哩！」

谭震林见黄克诚认真发火，连忙打退堂鼓：「老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算了算了，是我多嘴。不要吵了，传开去影响不好。」

黄克诚却不肯放过：「你检讨，收回你的无组织、无纪律言论。不然，我要报告总理。」

谭震林没有理会黄克诚，碗筷一放，不吃了，走人。

黄克诚也倒了胃口，回到被诬为「右倾窝子」的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住处，没有把这事告诉彭总，免得彭总动怒。谭震林那家伙爱放炮，见风就是雨，几十年的臭毛病，不值得和他生气。回过头来又想：难道这山上真会有不测风云？有人想扳倒彭总，赶他出中央军委？谈何容易。就算彭总爱和毛主席争吵，还不是吵了二、三十年的一路过来了？并没有影响党中央毛主席对彭总的信任和重用嘛。而且他们吵的都是工作，有时主席对，有时彭总对，并不涉及他们个人的事。彭总功勋盖世，连西方资产阶级报刊都承认彭总是新中国的民族英雄、东方战神……这山上的天气真好，凉凉爽爽，清新宜人。黄克诚睡了午觉。

傍晚，周恩来总理请新上山的四位同志共进晚餐，还邀来原在山上的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作陪，边吃边商谈继续压缩今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事。

由于中午憋下的气没消，黄克诚等周总理的话告一段落，即态度诚恳地说：「谭老板啊，大跃进刮五风，放大炮，要自我反省，吸取教训。去年吹嘘粮食吃不完，今年十来个省区闹粮荒。国家和老百姓，都经不起瞎折腾了。」

周恩来和彭真、陈毅、李先念等人，都不知一向待人亲切厚道的黄克诚，为什幺要突然批评谭震林。谭震林涨红了面皮，反驳道：「老黄你这是什幺意思？去年的工作失误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我有那幺大的本事？告诉你，我执行的是中央主席的指示。你有胆子就去找毛主席嘛。」

黄克诚见谭震林搬出毛主席来做挡箭牌，认作是对领袖的不敬：「你放肆！你是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你主持插了那幺多假红旗，评了那幺多假上游，放了那幺多牛皮卫星，还敢把责任推给毛主席？我看毛主席是受了你们少数人的蒙蔽！河北、河南、山东都有人告诉我，去年七月间毛主席视察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都是你和廖鲁言带着先遣工作组，一路打前站，发动群众搞庄稼大搬家，集中移栽，在马路两边制造卫星田，什幺十万斤亩、一百万斤亩，尽摆些假家伙给毛主席看！」

周恩来不动声色，听任两个湖南老乡争吵。陈毅元帅则面带笑容，觉得黄克诚这个老实人讲老实话，痛快。其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一时也不便插言。

谭震林被黄克诚揭了老底，恼羞成怒，桌子一拍，直逼了过来：「黄瞎子！你和我有仇啊？你以为老子怕你？当了个鸟总参谋长有什幺了不起？混了个大将军衔，尾巴翘到天上！你眼里还有没有毛主席、党中央？」

黄克诚坐着不动，也未起高腔，只冷笑着说：「大家听听，看看他这作派，一听到批评意见就要泼皮，搞人身攻击！我被评上大将军衔，他不服气，可笑不可笑？大炮司令乱放炮，放空炮，新四军的老首长、老同志谁个不知道？过去是战场上放空炮，打不中目标；去年是在全国农业战线上搞高标，发射牛皮卫星，坑害老百姓。」

谭震林两眼充血，已暴怒成一头公牛似的：「老子去年坑害了老百姓？老子要去请毛主席评理！老子不怕你黄瞎子长了三头六臂！你个老右倾分子，老子和你斗争到底！」

黄克诚一听谭震林骂他为「黄瞎子」、「老右倾分子」，也被激怒了：「我和你摆事实，讲道理，你就乱咬人？参加革命几十年，还是一副乡村泼皮作风？我替你感到脸红！」

谭震林又桌子一拍，转身就走：「老子找主席去！找主席去！老子和右倾分子势不两立！」

周恩来见事情闹大了，昂头扬脸叫了一声：「谭震林同志，你回来！

本来高高兴兴的，一起吃顿饭，怎幺可以拂袖而去呢？」周恩来声音不高，却韧劲十足，威严十足。

谭震林在门口站住，不得不气鼓鼓地转过身子，回到座位上，侧过背，正眼也不瞧黄克诚。

周恩来和颜悦色地看大家一眼，对陈毅说：「陈老总啊，你看看，你的两位新四军老部下，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我面前叫叫喊喊，吵成这个样子，像话吗？」

陈毅一口浓重的四川官话：「是不像话罗！二位不把格老子这个新四军老军长放在眼里，可周总理是代表中央请吃饭，欢迎我们四人上山嘛！

还有富春、先念、一波作陪。彭真同志，你看这事该哪样办？」

彭真在中央书记处的地位仅次于总书记邓小平，深受毛泽东重用。他不偏不倚地笑说：「宴席上吵架，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都应受到批评，各自亦应多作自我批评。」

大家都轻松地笑了。只有两位当事人笑不出。

李先念插话：「我也是老新四军的，老战友吵架，没有劝阻，也应陪他们两个挨板子！」

大家又笑了。

陈毅说：「还是要分一下是非，不然各打五十板子也不会管用。先念同志则不应奉陪。黄总长，今天的纠纷是你起的头。我们四人一起离京，一路上你都高高兴兴，是不是上山后受了什幺影响，闹下什幺误会了？情况摆清楚，有委屈诉出来，大家评一评嘛。」

黄克诚感激地望一眼周总理和陈老总，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要维护彭总的威望和人格，不愿说出谭老板指彭总所住的别墅为「右倾窝子」，于是改口说：「我和谭老板本是小同乡，又同龄，一直是革命兄弟。又都在江西苏区和皖南根据地蹲过战壕。一九四九年进城后，没有一起工作过。应当说，平日各忙各的，见面机会不多，但关系一直不错。也许是互相太熟悉、太了解的缘故，对他去年以来的作为总有些看法，想劝几句。我这不是马后炮，彭真同志可以作证，去年六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提出过。那次他也和我吵了架。一有不同意见，他就要去报告主席。那次是被小平同志劝止祝当然谭老板也遵守了纪律。我很感激。不然我去年就可能受到处分了。今年年初以来，看到主席、总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忙着压缩各项高指标，特别是粮食、棉花、油料作物方面的高指标下不来，我是有些埋怨谭老板的。不是要谭老板一个人负责任。但他毕竟是主管农业的。一些高指标明明脱离实际，为什幺还要提出来，写进计画文件里，强制全国执行？自今年四月上海会议起，召开了多少会议，花

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来压缩这些高指标？直到这次神仙会上，总理、副总理、部长们还在忙这个。我不是要责怪谭震林同志，其实他也是辛辛苦苦、没日没夜全国各省区的跑。一次他爱人就告诉我，去年谭老板身上掉了十斤肉，皮带缩进去三个扣……听黄克诚这一说，谭震林脸上的怒气消减下来。他转过身子，表示不再把黄克诚当仇家。

陈毅看在眼里，转而说：「谭老板啊，我也要对你摆个老资格，讲你两句罗。你老兄今天是一触就跳，有点蛮不讲理嘛。过去你带兵，很重视火炮。粟裕的第一师，克诚的第四师，先念的第五师，你的第六师，加上叶飞的苏北兵团，新四军的五大主力。你的第六师收缴了一百多门日军榴弹炮，粟裕同志下令调出五十门，你就是把持不放，是不是事实？后来打孟良崮，消灭老蒋的王牌军第七十四师，你的两个炮兵旅立下大功……可是和平建设时期，你主管农业，七亿人口六亿是农民，你还采用大轰大擂，万炮齐鸣，已经证明行不通罗。我说你这几句，你服也不服？」

谭震林毕竟炮筒性子，火气来得快，消得也快。他尊敬地看周总理和陈老总一眼，也看了黄克诚一眼：「总理，老军长，还有老黄、各位同志，刚才我是耍了态度，我认错……要是老军长和老黄早这幺讲话，我也不会耍态度。我也有委屈。去年是干劲冲天、辛辛苦苦办错事，给中央惹出一大堆麻烦。但谁不想尽快把国家建设好？快些建成社会主义？何况去年还是成绩为主，农村找到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形式，解决了几千年的单干小生产问题……好了，黄克诚同志，刚才骂你是「老右倾分子」那话，我当着大家的面收回，道歉，你也不要往心里去，行不行？」

谭震林表示和解，黄克诚受到感动，热情地伸出手去，紧紧相握。陈毅带头鼓掌，大家一齐鼓掌，庆贺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掌声过后，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这就很好。在我这里产生的纠纷，在我这里解决。老同志之间，一定要注意团结。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能熬到今天，不容易罗。要珍惜。谭震林同志，我们就说好了，今天的事，不要去麻烦主席了？我们要体谅、要爱护主席。眼下国家的困难这幺多，主席受到的压力也很大。我这个意见，你同意吗？」

谭震林说：「总理过虑了，我几时讲话不算数？已和老黄握了手，还是同年老庚嘛。」

晚餐持续到十时半。周恩来送走客人们，留下陈毅谈外交事务。周恩来不无忧心地说：「陈老总，你的两位老部下的矛盾，就算消除了吧？」

陈毅说：「就看山上会议的大气候了……局势一变，纸就包不住火。

我上山就听工作人员议论，原本是彭老总写给主席的一封信，怎幺忽然被会议印发，变做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周恩来苦笑道：「你问我，我问哪个？我也是收到文件才知道的。不会有什幺大事吧？大的局势扭不转吧。」

陈毅问：「中央常委事先没有讨论过？还在干纲独断，个人说了算？」

周恩来正色道：「老总！上了山，你要管住你的嘴巴。我看呀，参加几天讨论会，你还是找个外交事务，回北京值班去吧。」

当天下午五时，湖南二周接获通知，来到美庐楼上主席书房时，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三人已经在座。毛泽东亲切而随便地招招手，指指两把空藤椅：「好了，人马齐备，粮草先行，有烟有茶，有水蜜桃，

你们各取所需。」

李锐爱吃水果，拿起一只水蜜桃说：「这幺漂亮的果子，摆在盘中像艺术品，吃了又可惜。」

毛泽东说：「李锐假斯文。你不是讲我这里的果品，不吃白不吃？人家摘桃子，你坐享其成。」

李锐说：「王母园中偷得来，供在匡庐神仙台。」

大家开心地笑起来。

毛泽东忽然来了诗兴，问：「哪个能背几首关于桃子、桃树的诗？」

胡乔木笑笑，说，唐人崔护有首绝句〈游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周小舟说，那是崔护举进士不第，游城南遇女子，写下情诗。我记得张旭一首〈桃花溪〉，却是写我们湖南桃花源事：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毛泽东点评说，张旭是个怀疑派，思想右倾，不大相信真有什幺桃花源呢。

田家英说，王昌龄有首〈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廉外春寒赐锦袍。

毛泽东点评说：「这是首后宫嫔妃的牢骚诗，争风吃醋。」

李锐说，刘禹锡有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今，戏赠看花诸君子〉，也是带点牢骚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毛泽东点评说，「刘禹锡何止一点牢骚？他被贬离长安十年，骂满朝新贵都是靠奉承皇上、排挤正人君子而得势。唐宪宗元和年间，也还算得天下太平，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好人？打击面太宽了。对了，周惠，你怎幺不来一首？」

周惠搔搔头皮，赧然一笑说，「主席，我是做实际工作的，诗文读得不多……好，好，我来试背一首黄巢的〈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毛泽东点头赞道：「这首好，这首好。黄巢当政，命群芳打乱季节，革命造反。表达了农民起义领袖的豪迈性格，要求变革、当家作主的远大志向。」

胡乔木、周小舟跟着赞好。

田家英看李锐一眼，似难苟同主公的高见。

胡乔木深知毛主席偏爱李白的诗，或许他自己亦欲背颂一首？于是说：「主席，李白有一首〈寄东鲁二稚子〉，载《李太白集》，是他诗作中较特别的一首，我只记得前面的几句……」

果然，毛泽东笑说：「我或许还记得，你起个头吧。」

胡乔木背颂道：「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

毛泽东见胡乔木停下了，即朗声接了下去：「楼东一株桃，桃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周惠、李锐五人见毛主席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一齐钦佩地拍了巴掌。

李锐说：「读过《李太白集》，没有留心这一首。看来李白的诗作，既有笑傲王侯的狂歌，也有泪思儿女的寄怀。」

周小舟说：「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嘛！我觉得，我们大乡长的诗风，确有李太白雄浑豪阔的遗韵。特别是这次上山后抄给我和乔木兄的两首，〈回韶山〉和〈登庐山〉，称得上千古绝唱。」

毛泽东笑说：「小舟也学得吹捧我了？不可取，不可齲」

李锐作证说：「乔木兄读过诗稿，就和我讲，非雄才大略之人，难有此诗。」

田家英也凑上一句：「〈登庐山〉一首，可称为匡庐第一诗。江西省委同志不知在哪里抄到，要求中央允许他们刻成诗碑，做个纪念。」

毛泽东摇摇头说：「不可以。我讨嫌人家替我立什幺诗碑，尤其在我生前。诗好诗坏，留给后人评说。我还有点自知之明。况且那两首只是个稿子，字句还待推敲。乔木已把你们的意见转达过，我都寄给郭沫若同志去了，请他改定。……好了，诗，遣兴也，暂时谈到这里。今天请你们五秀才来，周惠你不要摇手，背得出黄巢的反诗，也算秀才嘛，要谈点正事。神仙会延期，集中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你们感不感到意外？」

五位秀才一听毛主席要谈正事，连忙各自掏出笔记本来，准备作记录。根据以往经验，毛泽东主席在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刻，总不忘给自己身边的文字帮手们打招呼。

毛泽东说：「对于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真正拥护的有多少？能有百分之三十就不错了。我去年批评反冒进，今年却成了反冒进的头子。

少奇同志提出「问题讲透」，我就给他「透」到这里。都主动反冒进了，还不肯放过？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既要左派朋友，也要右派朋友，要找唱反调的人通气。这次计委就有几名反对派上山。李锐，你是联系工业部门的，计委的反对派都是谁呀？」

李锐回答：「上了山的，是贾拓夫、韩哲、宋平三位吧？他们都是比较务实、头脑冷静的老实人，和富春同志有分歧意见。」

毛泽东说：「富春去年是听了我的。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锐反映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都进不去。孙悟空偷桃子，进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宴。开庐山会议，也是大宴天下群仙。过去不懂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也使敌人有机可乘。权力集中不容易。

过去江西苏区，司令部、政治部常闹矛盾，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到前敌委员会。我和陈毅都当过前敌委书记。后被项英、恩来他们夺了权。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是八万多人，一年后到达陕北吴起镇剩下七

千人。军委开会，我说现在比过去强多了，干部经过艰苦磨练，剩下来的都是精华。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洛甫和彭老总更是讲我不承认失败，搞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

毛泽东谈话，常常采用散漫方式，思绪跳跃，时空倒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看似不着边际，实则大有内在联系，全凭听者猜度领略。知音者如雷灌耳，愚笨者不知所云。照胡乔木的理解，毛讲这段话的意思是：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历史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数字是现象，不是本质。

八万人死剩七千人是现象，七千人为革命精华才是本质。一九五八年虽然吃了亏，遭受损失，但最大的收获是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和红军长征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马是一个道理，革命力量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

毛泽东说：「去年的问题，一个粮食，一个钢铁，但也不是一败涂地。粮食没有翻番，还是增产两至三成。谭老板和李井泉都讲去年是轰轰烈烈大跃进，辛辛苦苦受教训，没有坚持科学种田，今年已大有进步。」

田家英忍不住插言：「以四川为例，实际情形，省委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四、五月间我在成都郊区公社蹲点，正是早稻插秧时节，省委仍然部署全省高度密植，叫做「双龙出海，蚂蚁出洞」……」

毛泽东问：「什幺「双龙出海，蚂蚁出洞」？」

田家英说：「就是插秧只留行距，不留株距，密密麻麻……去年已闹了大减产，农民春天饿肚皮，公共食堂只供应青菜汤。我提出合理密植，既留行距，也留株距。生产队老队长说，作了一世田，如今成外行，上面那些没有作过田的首长们倒是内行。我向省委反映意见，不被接受，只允许我蹲点的那个公社保留稻秧的株行距。」

毛泽东见是告李井泉的状，面无表情地问：「你这次在西南组讨论会上讲了这些情况没有？」

田家英说：「我两次发言，都被组长打断，没让讲下去。还说有的人少不更事，以京官自居，到下边指手划脚。」

毛泽东点点头，想了一想，忽有所悟地说：「确实要注意，你们都是在我身边工作的人，无论下到哪里搞调查研究，都要尊重当地党、政领导，不能见官大三级。四川省七千万人口，李井泉当家不易，是挑担子的人，有个性，有脾气。当然，去年的高密植是我提出来的，今年同意加上「合理」二字，不再越密越好，属中间偏右了呢。湖南二周，不也是这个意思？」

周小舟趁机进言：「去年搞全民炼钢，提出各种高指标，失误的关键，在于高估了粮食产量。现阶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矗既然有了那幺多的粮食，于是放开手脚，无所顾忌，万马奔腾，齐头并进了。」

毛泽东说：「也不尽言。工业落后，想多搞些钢铁，原无大错。去年的教训是忽视了综合平衡。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唯不断打破旧的平衡，才能不断达至新的平衡。二者循环轮替，人类社会因而前进。乔木，你同不同意这一哲学命题？」

胡乔木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上，是不认同毛的似是而非的玄论的。有多少财力、人力、物力办多少事，就这幺简单的规律，却死不认帐。但胡乔木从来避免和毛正面争辩。他笑了笑，也学着毛的跳跃式思维方式说：「我建议中央各工业部门的部长、副部长，轮流下去当一个时期的工厂厂长、矿山矿长，摸索出一套管理规则，学点综合平衡，可避免坐在上面瞎指挥。」

毛泽东立即大加赞赏：「这个建议很好，可以准备一个文件，领导干部要先学会做实际工作，而不是高高在上，指手划脚。孔夫子办学授徒之前，职业是道士，还当过会计，管过田亩。当然他是替奴隶主阶级服务。」

说说笑笑，到了开晚饭时间。毛泽东留五位秀才共进晚餐，吃红烧肉、火焙鱼、臭豆腐，喝绍兴状元红酒。五位秀才轮番向毛主席敬酒。毛泽东称他们借花献佛。他的酒量不大，依例是秀才敬一杯，他抿一小口。酒席面前无长幼。气氛比方才茶叙式漫谈，显得轻松、亲热。五位秀才既是他器重的人才，又有如他的子侄辈、忘年友。边吃边聊，说笑之间，给予警谕。

毛泽东说：「你们年轻，不要怕天下大乱。现在经济形势紧张一点，有人担心天下大乱。乱了好，大乱达到大治。告诉大家，不要怕学生上街，农民打扁担。一九五七年春上，汉口不就有几千学生上街吗？就算各省省会都有学生上街游行，也不过几十百把万。右派一抓，就规矩了嘛。很欣赏史达林生前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死一百万人，是一个统计数字。」

秀才们却不能体会毛主席的这番雄才大略的酒话，登时心里都蒙了一层雾似的。周惠是个老实人，说：「还是工作做在前头，学生不上街，农民不打扁担好些。」

周小舟差点就冲口而出：「和平时期，珍惜生命。」

毛泽东说：「周惠，你是父母官，总是比较实际……如果人身上长了脓，是挑破了好，还是不挑破了好？」

胡乔木温和谦恭地提出异议：「还是要防止全身溃烂。脓疮要靠白血球去攻克。如果白血球失去了平衡，保护不了体内的正常细胞，就要出大麻烦了。」

毛泽东笑说：「你这是书生之见，循规蹈矩，温情主义。」

李锐忍了半天，终于问出一个敏感话题：「昨天会议印发了彭总的信，我和二周都不知道如何因应……」

毛泽东认真地看李锐和二周一眼，目光有些陌生地说：「你们问我，我问哪个？想套我的底？此事我暂时无底，要先听听大家的。交给会议讨论，就是走群众路线，搞群言堂。我只是批了几个字而已。记得一九三六年洛川会议，你们还没有到延安，我提出国共联合抗日，我们党应坚持小股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先扩大根据地，扩大八路军，避免和日军正面作仗而暴露我们的实力。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我这个自私自利方针。彭老总为首的华北军分会更是发行一个小册子，和我针锋相对。后来他和刘伯承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把日军主力吸引过来对付八路军，减轻了国民党军队的压力，受到蒋委员长嘉奖。他的小册子还被王明的国际派所利用。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几乎断送掉我党的军事指挥权。你们年轻，不太了解这些历史上的利害关系。」

美庐赐宴，直到晚十时才散。已有别的负责人在楼下等后毛泽东召见。五位秀才出了美庐，走在林间小道上，路灯昏黄，山上起了薄雾。一时间，他们都有种腾云驾雾的虚飘感觉，不知置身何处似的。胡乔木别过四人，独自匆匆返回住处去了，以致他的卫士来接他都走岔了。

田家英、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不即不离，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终归是李锐不耐沉寂：「你们感觉到了没有？老夫子像是从一星期前那次谈话的立场上后退了。」

周小舟说：「大约搞搞平衡吧？大乡长说了，左派朋友、右派朋友，他都需要。问题是，我们算右派，

还是中间派？周惠啊，那种不管农民死活的左派，你我当不得罗。」

周惠说：「凭良心办事吧。我是苦出身，弟兄七个。我两岁出天花，高烧不退，父亲见我没救了，丢到草棚里。我大嫂把我抱回，捡条性命，留下一脸麻……饿饭饿到十几岁，才投奔到八路军。挨饿那滋味，刻骨铭心。」

田家英什幺都没有说。心里空落落的。他好象越来越听不懂主公的话语，认不清主公的面目了。他的手搭在周惠肩上。他出身书香门第，但父母早逝，小时候也是饥一顿、饱一顿，靠长兄抚养，却受尽长嫂的欺凌。

一九三七年十五岁，投奔到延安，才算摆脱饥荒。

第二十八章　牯岭遍地闷雷声

　彭德怀感到欣慰的是，神仙会六个组针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所展开的讨论，并没有形成「批判」的局面。且多数人的发言，均直接或是间接地认同了他的看法。大家甚至避免使用「意见书」这个毛泽东强加给他的恶名，而实事求是地称做「彭总给主席的信」。很显然，毛泽东欲置他于对立面的意愿，受到了党内同志的抵制。国民经济被弄到今天这种全面紧张，空前困难，总不能叫大家都睁了眼睛说瞎话吧。

长时期统率大军东征西讨的戎马生涯，彭德怀养成了纵览全局、分析强弱的思维习惯。通过每天的会议简报，加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带给他的信息，他注意到，他的那封信，因事先未经在山上的四位常委讨论，于是包括刘少奇、朱德在内的大人物们，都是各说各话了。

刘少奇在出席林铁任组长的第一组讨论会时，提出三个发人深省的尖锐问题：一、一九五八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二、从去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到十一月郑州会议的三个月时间里，是否犯了路线错误？三、今年的一千三百万吨钢铁指标是否右倾？三千万吨是否「左」倾？

这三个讨论题目，在各组进行了传达。可见，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仍然公开支持批左，而不是反右。

在以柯庆施为组长的第二组，发言最为踊跃。

胡乔木说：「在这次会议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象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协…应该有什幺说什幺，不要戴帽子。」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说：「去年农业部做了很多错事，全国粮食产量报了七千五百亿斤，现在落实为三千八百亿斤，高出近一倍；棉花报了六千七百万担，现在落实为四千三百万担，也高出三分之一。我们主管部门要负主要责任。我认为彭总写信、态度是好的，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引起大家讨论，起了好作用。这种精神，应该学习。」

水电部部长刘澜波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有意见就说出来，是好的。主席也讲过多次，要大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应当提倡这种精神。」

周小舟说：「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今后

不再重复去年的失误……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词句提法、分寸，可以斟酌，但属于次要的问题。」

唯有粮荒闹得最厉害的甘肃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的信：「从甘肃去年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绝不是得不偿失。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为一百二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全省并不缺粮食。」

奇怪的是作为组长的柯庆施也有发言，对于彭德怀的信，只字不提。

在陶铸任组长的第三组，朱德的发言含蓄、稳健地支持了彭德怀的信，他劝告全党干部不要再搞浮夸，要脚踏实地，学会当家过日子。

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说：「彭总的信，总的精神很好，有利于会议讨论的深入。」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万毅说：「同意彭总的信的内容，党内、军内都应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陶铸作了长篇发言，却一改前些天的检讨认错，而畅谈大跃进的经验和成绩，以及保卫三面红旗的决心。他态度鲜明地表示，不能同意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内容，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精神有问题。」

在第三组，认为彭德怀的信有问题的人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一副部长陈正人、商业部长程子华、元帅贺龙。陈正人说：「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不存在饥荒，现在农村的问题不是浮夸，而是瞒产；程子华说：「总路线的三句话，十五年超英赶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都是大跃进的动力，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贺龙元帅则揭发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去年可能要请红军来。」

在李井泉任组长的第四组，一机部部长赵尔在发言中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序现象，已使中央和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认同，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更说的直接了当：「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大跃进的主要倾向，肯定不是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

副总理李先念在发言中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而说了四点：一、农村公共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不应强制推行；二、公社问题，步子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的经验教训；四、小洋群炼钢，需要大力整顿。

王任重在发言时，一方面检讨去年工作中的失误，另一方面则坚决反驳「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来自左」的观点，强调右倾保守仍是主要障碍。「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公共食堂方向正确，仍应坚持办下去。

李井泉在发言中只字不提彭德怀的信，只谈了公社问题，占人口多数的贫下中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半供给制多数农民是赞成的，公共食堂对组织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情有独钟的。

彭德怀本人在第四组也有个简短的发言：「原本说十五号要闭会，觉得有些意见没讲完，心里放不下，

去找毛泽东同志谈，又未谈成，才仓卒写了封信供参考。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被印发出来深感不安，请求会后收回，以免向下扩散，给党造成某些不利的影响。」

奇怪的是，第四组还有几位重量级人物如彭真、康生、萧华、安子文都保持着某种蓄势待发的沉默。

在张德生任组长的第五组，黄克诚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他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只是对去年的大跃进讲了三条：一、农业生产成绩全面估高；二、经济比例失调；三、计画指标过大。……去年兴了铺张浪费之风，到处给领导人盖别墅。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不舒服。带戏班子上山的办法不可龋我们对群众讲勤俭持家，要求下面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自己却吃这幺好，行吗？现在粮食的紧张状况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受到影响。

同组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公安部长罗瑞卿没有发言。

在欧阳钦任组长的第六组，包括聂荣臻元帅在内的大多数发言者，均认为彭德怀的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问题有推动作用，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某些具体问题看，缺点可能是三个、四个、五个指头的比例，说它是一种「左」的倾向也未尝不可。但从总的形势看，还是成绩为主，问题在于缺乏经验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但以不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倾向为好。

……综合以上各组讨论情况，彭德怀初步认定，除少数人昧了良心讲话外，大多数同志对他的信持肯定态度。公道自在人心。为党为国为民，他即使面对再大的压力，也无悔无愧。老毛本事再大，也不能无视党内大多数人的看法，继续倒行逆施，纵容党内不正派的人物弄虚作假，伤天害理，硬把歉收吹丰收，严重缺粮吹成粮食富足吧！

另说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却是心机周密，谋略老到。他们的方针是会上少说，会下动作。他们和毛泽东主席一样，视彭德怀的信为一道战表，如不应战，变不利为有利，等着他们的便是被迫下台的厄运。他们自认在去年的大跃进成败得失上，和毛主席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他们唯有拉住毛主席，促成毛主席下大决心整肃彭德怀，才可保住权位，立于不败。

在党内，毛泽东最忌讳有人向他「联名信」、「集体进谏」，认为那一定是小组织小宗派活动，可能危及他的领袖地位。四年前高、饶等人所以惨败，正是犯着这一大忌。

于是，以柯庆施、李井泉为核心的「高调俱乐部」重要成员们，如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湖北的王任重、广东的陶铸、浙江的江华，加上中央机关的贺龙、李富春、谭震林、彭真、康生、安子文、程子华、陈正人等人，便一一轮番着向毛泽东主席「个别汇报、进言」，谈各自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看法。

这些「个别汇报」一面倒地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内容包括：彭曾在西北讨论组说，四三年延安整风期间召开的华北会议上，为「百团大战」「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工农业、国民经济搞成这种局面，又该操谁的娘？

彭的意见书中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一切」、「左的政治倾向」、「纠左比纠右难」等观点，是直接冲着中央主席来的；彭下部队视察，公然反对指战员们唱〈东方红〉，还说〈社会主义好〉的歌词应当修改；彭宣扬一种观点：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的人，其错误是无法由他本人来纠正的；彭在火车上说过：「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农民太老实了。要是去年的大跃进发生在东欧国家，人家早请老大哥派红军部队来解决问题了；」

彭现在一点都不孤立，会内会外，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他，拥护他；现在党内党外，牢骚盛行，怪话不少。什幺「物资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内政还不如台湾」，「最高领导者独断专行」等等。彭的意见书，就是在这种大气候、大背景上出现的，很具代表性……毛泽东对这些「个别汇报」，一般均面无表情，只是认真听取，至多表示个「知道了」。唯听了柯庆施汇报的黄克诚、谭震林吵架的事，大有兴趣地问：「吵什幺？黄克诚上山就吵？」

柯庆施回答：「还不是为了周惠？黄克诚同志护湖南二周的短。周惠一盆冰水泼了整个庐山，说去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却想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九年夏天刚住进中南海不久，一次黄克诚来汇报工作，谈起当年在东北血战四平失利，仍然怒形于色：「至今不明白那次为什幺要打四平，以硬碰硬。我战前提出不打那个消耗仗，但没有人听。找林总反映多次，也不答复，结果吃那幺大的亏！」毛泽东不得不告诉黄克诚：「莫怪林彪，打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竟当面顶撞：「你的决定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悦地说：「整个东北战场，后来还是我们赢了。」黄克诚却仍不改口：「能够避免的代价，还是应该避免。四平血战，我们拚掉了一万多人。」

柯庆施自然不知道毛泽东心里的这段曲折。

毛泽东想了想，终于说：「周惠是去年被插了白旗藉机出气。按他们几个的调门，指标越低越好，只许泄气不许鼓气。谁反对泄气就是「压力」，就是不民主。大约只有彭德怀的信符合他的心意。黄克诚是总参谋长嘛，既护帅，也护将，天经地义。」

柯庆施说：「主席呀，现在会议的风气，是笼统、抽象地谈成绩，具体、形象地谈缺点，会上会下大谈特谈。这样谈下去，越谈越泄气，今后还怎幺跃进？」

毛泽东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跃进。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有看完……我看你们也不要着急，要能听坏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祝当然，我这意思，你暂时不得外传。」

柯庆施温顺地点着头，明白这是向他交了底。主席对他的信任甚至超过了李井泉和谭震林。大约在主席心里，他柯庆施的耿耿忠心，也胜出李井泉们一筹。于是进而又说：「主席，我不能不向你报告，自彭的信被印发出来，你的几位秘书同志又大为活跃。」

毛泽东问：「怎幺个活跃法？」

柯庆施说：「我每天晚饭后散步，都见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去了彭德怀和黄克诚的住处。近几天去过彭、黄住处的还有滕代远、谭政、张闻天……有人私下开玩笑，山上有个「湖南集团」。」

毛泽东不以为意地说：「湖南集团？我看他们是开同乡会吧？很好，柯书记替我放起流动哨来了。」

柯庆施说：「只是饭后散步，留意一下而已。」

毛泽东问：「你不是讲我的几个秘书近些天又很活跃吗？」

柯庆施说：「是说……前天晚上，乔木同志、伯达同志、小舟同志、冷西同志、李锐同志，都聚在田家英同志的住处，议论彭老总的信。他们正谈着，张闻天就进去了。」

毛泽东警觉地瞪了瞪眼睛：「洛甫找他们了？怎幺议论的？情况不寻常，越闹越离谱。」

柯庆施说：「李锐同志观点鲜明，称彭总伟大，全党全军，只有彭总写得出这样的信，是大英雄；周小舟表示赞同，称彭总功标青史，名垂千古；陈伯达同志说，彭老总功标青史是因他的战功，而不是这封信吧？吴冷西同志说，中国的历史太古老、太长远了，史籍浩如烟海，今人能在其中占上一两行文字，也就不错了；张闻天同志说，他正在准备一个长的发言，想到会上系统谈谈自己的意见；胡乔木同志说，彭总的信可能惹出麻烦来，大家不要高兴太早；田家英同志则是重复了一遍他回四川蹲点，反对高密植，受到李井泉同志批评的事，没有直接提到彭老总的信。」

毛泽东忽又想到周惠：「周惠没有参加？」

柯庆施说：「大约因为没有当过主席的秘书，没有进这个圈子。」

毛泽东点点头：「他牢骚大一点，倒是个做实事的人……对了，你又是怎幺知道这幺详细的？利用散步的机会，去听了壁脚？从前我们湘潭乡下人结婚，新郎新娘进洞房过头一夜，邻里男女有去听壁脚的风俗，可算作一种性教育。」

柯庆施红了红脸，连忙说出一个名字来。

毛泽东笑笑：「啊，是他啊！他告诉你，你又来告诉我……这个书呆子，现在也不大来找我了。柯书记，你不要出卖朋友啊，这事我知道就可以了。注意保护他一下。你刚才反映的情况，大约谢政委他们也有所掌握。洛甫为什幺去找胡乔木、田家英？他的手越伸越长了。」

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决心在会上做一个长篇发言：用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来剖析去年的大跃进带给全党的深刻教训。他深知这样做是知难而上，犯颜直谏，担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很可能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责无旁贷，义无反顾，一是为着替那些他在实地调查时亲眼看到的安徽、江苏、广西等省区的饥民们请命，二是为着态度鲜明地支持彭德怀同志的信。既是共同的观点，就要有共同的担当。如果说，彭总的信表达出来的是忠诚正直的革命者的道德勇气，他张闻天的发言将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勇气了。

田家英是位职务敏感、作风正派的后生晚辈，知道张闻天欲做一个长篇发言，而于深夜打电话提醒：去年大跃进的得失，总理已讲了，肯定得大于失，得是七个、八个、九个指头，失是一个、两个指头。也是主公定的基调。盼不要否定这一基调；关于国民经济三种所有制关系，少奇同志讲过话的，其中也传达了主公的看法；关于粮食产量、钢铁产量、食堂问题……张闻天知道田家英是出于好心，怕他惹祸，才提醒他这也不宜说，那也不宜讲：「家英啊，山上形势生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要服从的不是权势，而是真理！」田家英在电话里说了声：「惭愧！你是前辈，我只是担心事情闹大，惹出雷霆之怒……」

就在张闻天准备发言的当天早上，轻易不给他电话的胡乔木来了电话：「张闻天同志，听讲今下午你有一个长的发言？我的意见，你尽量短一点，有的问题点到为止。」张闻天问为什幺？胡乔木含蓄地说：「现在不是发表长篇大论的气候，家英也是这个意见，请体谅我们的心情、感受。」张闻天说声知道了，谢谢提醒，就放下了电话。他认为田家英、胡乔木都欲劝阻他的发言，生怕他和彭德怀一文一武，相互唱和似的！彭总写信，我发言，岂是为了我们个人名节？为的是天下苍生！那幺多省区的农民群众在饿肚皮，在逃荒，在患水肿病死去；而我们这些「为人民服务」、「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高官却聚在庐山当神仙，白天游山水，夜晚娱歌舞，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安危？

天地有正气，人间有忠魂。时间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柯庆施任组长的第二组，张闻天照着自己拟

订的提纲，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他声音平缓，娓娓道来，从容不迫。却于平缓之中，字字金石，句句雷霆。其间柯庆施、曾希圣、张仲良、李富春、廖鲁言等人频频打断他的发言，驳斥他的「妙论」。他每次都很礼貌、很耐心地听完这些人的插言，但不为所动，继续照自己的提纲侃侃而谈。同组的胡乔木、周小舟、周惠等人，则一面暗自佩服他的无懈可击的理论逻辑，一面也暗自替他捏两手冷汗，不知会招致什幺样的后果。他们还注意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列席会议做记录。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种普遍现象，认为缺点讲多了会泄气，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恰恰相反，缺点定要讲透，不要轻描淡写。对群众的积极性应当有所分析。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积极性应当保护、鼓励；盲目的、缺乏理性的积极性则应防止、制止。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的是真理。马克思说过，革命时期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并及时加以纠正。」

柯庆施插言：「按洛甫同志的意思，我们去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全党全民办了蠢事？」

对于柯庆施的挑衅，张闻天不予理会，而说，「产生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些，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混淆了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大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真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上「右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等帽子。如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高，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过大，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报废的半截子工程不少；去年一下子新招工人二千多万，给城市供应造成很大压力；工业战线人浮于事，有的甚至无活可干；企业产品不配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体现产品价值，半成品积压浪费严重；产品质量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萎缩。「全民炼钢」不单是赔了五十个亿，最大问题还在于九千万人上山，使农业蒙受损失，丰产不丰收。去年什幺事情都提倡全党动员，全民上阵，甚至要求「全民写诗」，「七亿人口七亿诗人」，搞得老百姓不厌其烦。」

曾希圣插话：「大家都听到了，张闻天同志把去年的大跃进描写成一片黑暗，我坚决不能同意。」

廖鲁言也随声附和：「去年辛辛苦苦干一年，被说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

张闻天只是温和地看曾希圣、廖鲁言二位一眼，继续说：「对于去年出现的问题，应该从思想观点、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强调主观能动性要有节制。强调过了头，不顾实际情况和条件，就成为主观主义，精神万能。好大喜功也是可以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心办坏事、蠢事。」

柯庆施插话：「洛甫同志，你是指去年的大跃进弄巧成拙？是坏事和蠢事？」

张闻天不理会柯庆施的刁难，继续说：「领导经济工作，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不懂经济规律又看不起经济规律，公然说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教训，尤应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不要再不懂装懂。」

李富春插话：「你这是在教训党中央和毛主席。」

张闻天又温和地看李富春一眼，继续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许多事情我们缺乏常识，又满足于外行领导内行。不能随意推翻事物的规律，更不能随便吹牛。生产措施要有科学依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要学会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吹出去了，又做不到，有损威信，失信于天下。」

柯庆施插话：「你这是公然反对政治挂帅，反对超英赶美，我要和你辩论！」

张仲良插话：「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

一直在认真听取张闻天发言的周小舟和周惠，这时眼睛都睁大了：这个张仲良，还在红口白牙当众讲假话？去年甘肃粮食增产百分之四十一？

你那个省明明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替你们紧急运粮，你却在庐山上如此厚颜。

张闻天也了解甘肃当前的饥荒情况。他没有理会张仲良这种无耻的省委书记，继续说：「毛主席在四月上海会议上，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海瑞，敢于为民请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革职，不怕开除，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叫做五不怕。这是对的。但光是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反动派杀头流芳千古，被自己的党杀头却会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气氛、环境，使得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柯庆施眼神阴森地插话：「洛甫同志，你这是向党要求自由。你是不是觉得党内不自由？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有两种，资产阶级有了自由，无产阶级就会失去自由。」

张闻天等柯庆施住了口，才又坚持讲了下去：「必须在全党干部中提倡讲老实话，办老实事。这个问题对我们执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我们共产党英明、伟大。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决不能因人家讲了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空气、集体领导、集体智能至关重要。根本问题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使之制度化……」

李富春插话：「洛甫同志，你今天的发言和彭老总的信相呼应！当然你更有理论，比他更深刻、全面、系统！」

张闻天见把他和彭总扯到一起，在发言的最后一段，干脆来了个坦承相认：「彭总的信，我是支持的。他是我们党的大英雄，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人物。他的信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本意是很好的。

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不提可能好一点，提了也可以。去年全国大刮「共产风」，难道还不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脑子快，笔头活。散会时，他已替柯书记总结计算出来了：「张闻天的三小时发言八千余字，讲成绩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个「但」字，十三个「比例失调」，十二个「生产紧张」，一百零八个「损失」和「很大损失」，以及一大批「太高」、「太急」、「太多」、「太乱」等字眼。」

第二十九章　宁教我负天下人

　毛泽东于当天晚上到小教堂跳过舞，回到美庐才读到张闻天发言的记录稿。是柯庆施命自己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誊写清楚之后呈上的。本来柯庆施还有话说，但毛泽东挥挥手，示意先去听听大家的反映，

再来汇报不迟。

不能不承认，张闻天的发言，从全民炼钢到公共食堂，从穷富观念到社会保险，从供给制到按劳付酬，从政治挂帅到经济规律，从思想方法到领导作风，从个人决定一切到党内民主生活……不愠不躁，从容道来，观点鲜明，逻辑缜密，举证确凿，具理论高度和大家风范。如果说彭德怀的信是一道战表，张闻天的发言则是一颗政治巨弹。

洛甫啊，你和彭德怀一文一武，将相唱和，把我毛泽东逼到了死角。

这是本人自一九三四年遵义会议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党内挑战……看来我毛泽东面前，也只剩下两条路：要幺公开承认去年的大跃进得不偿失，劳民伤财，是一次大的失败；要幺逆流而上，力挽狂澜，奋起反击，把对手打个落花流水。中庸之道是没有的。反击之术，扬长避短，不在理论上和张闻天争高下。彭、张的要害，是在山上搞了小团体、小宗派，属反党性质。相信这一来，彭、张就有口难辩，还手乏力了。当然此事不可操之过急，饭要一口一口吃，牌要一张一张出。

夜深雾冷。毛泽东思绪焦躁，在别墅内坐不住，叫上护士、卫士，外出散步。卫士长连忙找来手电筒、马灯等照明用具，一行人相陪着，出了美庐。依日常外出散步的队形，前面四名卫士提着马灯开道；拉下十来米距离，是护士小钟一手牵着毛泽东，一手挥着支大号电筒照路；之后五、六米远，再又是四名卫士殿后。山道上薄雾缭绕，空气清新而潮润。毛泽东默默前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每逢深夜散步，一定是党内出了重大事情。依照纪律，他们不能瞎猜，更不能打听。

一行人沿着月照松林一路走去。前面有警卫中队哨兵的低声喝问。整个牯岭地区，都由毛泽东的卫队——中央警卫团第一中队的好汉们驻守。

走走停停，不觉来到锦绣谷畔御碑亭。毛泽东提出进碑亭稍息。上碑亭有数级台阶，卫士们立即簇拥拢来，牵手的牵手，扶肩的扶肩，把毛主席搀扶进亭内。一时间七、八盏马灯把碑亭照的通亮。卫士长忙把手中的军大衣垫在石墩上，再请主席坐下。

毛泽东望一眼那块当年朱元璋手书的〈周颠仙人传〉，忽然吟颂出一首古诗来：天日苍茫海气深，空来高处一登临。丹楼碧阁皆时事，只有江山古到今！

护士小钟倚立在毛主席身侧，问：「是谁的诗呀？」

毛泽东说：「北宋拗相公王安石的。王安石贵为宰相，鄙视过眼荣华，看重不朽功业。他变法革新，触犯了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得罪了朝廷里的保守势力，最后以失败告终。去年我们的大跃进，也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革，至今受到党内党外右倾势力的顽固抵抗，恨不能立即解散公共食堂，撤销人民公社……我就不信这个邪，部分地区缺粮，死了几个人，就以死人来压活人？荒唐得很！王安石还有一首〈江山〉，也很有自己的信念：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卫士长见毛主席吟颂了王安石的诗，心情好了许多，便从旁劝道：「主席，下半夜了，山风大了，雾冷露冷的，还是回去休息吧。」

毛泽东看卫士们一眼，遂起了身，笑笑说：「好好好，你们也向我要起民主自由来了！回去回去，睡一大觉，民主自由就有了。」

卫士们笑了起来。小钟仰起妩媚的脸蛋，挽起毛主席的胳膊，在十余盏马灯、电筒的映照下，返回美

庐来。

已是凌晨两点。美庐楼上，小钟陪伴着毛泽东。毛泽东依然毫无睡意。小钟留意到，书桌上多了一张毛主席和毛岸英的合影。她知道那是主席的长子，很英俊，听讲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却不知为什么会突然找出这幺一张像片来。她劝主席服两片安眠片，上床睡一觉。

毛泽东捏住小钟的手说：「今晚上安眠片不管用。我就在这沙发上躺一躺，回头还要看材料……一见钟情啊，你还是关上门窗，弹两支古曲，给我散散心吧。」

小钟依言，取来琵琶，关紧门窗，之后在毛泽东的对面坐下，弹起一首南唐李煜的〈浪淘沙〉，边弹边唱：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廉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来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毛泽东和衣仰躺在沙发上，晃着手：「不好不好，我最讨嫌这个李煜了，亡国之君，吟亡国之音……另来一曲吧。」

于是小钟温顺地弹唱起宋曲〈雨霖玲〉：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毛泽东终被缠锦缱绻的古曲催眠，口里吟哦着「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残月……」沉沉睡去。小钟放下琵琶，悄无声息地取过一张又轻又暖和的毛毯，给领袖盖上。千万不能惊动，不能劝他上床。若惊动了他，会大发脾气，再不能入睡的。这幺伟大的人，也有烦恼苦闷呢。

第二天中午，毛泽东一觉睡醒，即召集他称为「十三人核心俱乐部」的人马开碰头会；贺龙、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李富春、谭震林、康生、罗瑞卿、谢富治、安子文、陶铸、萧华、王任重。他把在山上的三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排除在外。

毛泽东首先宣布：「现在山上流行自组俱乐部，已有什幺「低调俱乐部」、「高调俱乐部」、「军事俱乐部」，我们来个「核心俱乐部」。从明天——七月二十三日起，本主席指定由彭真同志代替周恩来同志，主持山上的政治局会议及神仙会议的日常工作。不是有人会下议论什幺一人说了算吗？从明天起换彭真坐庄，集体领导嘛。对不起，本主席的这点最后的决定之权，是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赋予的，也是全党一千八百万党员所赋予的。」

贺龙、柯庆施带头鼓掌，其余人跟着热烈鼓掌。

毛泽东接下来说：「不知各位感觉到了没有？神仙会局势出现了变化。是朝好的方向变？还是朝坏的方向变？暂时不予置评。凡事不宜匆忙做结论。昨天，在柯书记的第二组，洛甫大人做了长达三小时的精彩发言。

唯其精彩，其主要内容，肯定已在山上的各路诸侯之间风传开来，各位都听到了些什幺？下面，请择其精要简告之。任重同志，你年轻笔头快，做个记录吧。贺龙元帅，你打头一炮？」

贺龙烟斗不离嘴，拔下烟斗说：「好，长话短说。今早起散步，在如琴湖岸边碰到聂荣臻同志和叶剑英同志，都问我，洛甫昨天的发言算怎幺回事？那幺全面，那幺系统，像是早有准备呢。联想到彭总的那封信，他们想干什幺呢？」

毛泽东点点头：「聂帅、叶帅警觉性高，也包括你贺帅。彭真同志有什幺信息？」

彭真说：「上山几天，埋头看了神仙会前期的简报。甘肃的张仲良同志向我讲了件简报上没有刊出的事：彭老总曾在西北组讨论会上说，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期间的华北会议上，有人操了他四十天娘。不知彭老总为什幺要到山上来讲这个话？」

毛泽东笑笑说：「很简单，他觉得吃了亏，想操回来嘛。要满足操娘的愿望。下面是柯书记。」

柯庆施说：「洛甫昨天的长篇大论，要害是全面、彻底地否定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我和几位同志一再打断他，他仍坚持讲下去，顽强得很。彭、张两位的矛头都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和主席，他们的心大得很。」

毛泽东说：「你柯书记是大左派啊，为什幺听不得右的高论？下面，从李井泉同志起，我不再一一点名，依次每位讲几句。」

李井泉说：「山上的确出现了新情况，彭、张有野心，加上别一些同志，进行小组织、小宗派活动。有人称为「湖南集团」。」

毛泽东略带惊讶地说：「「湖南集团」？在座的贺老总、李副总理、谭老板、陶书记，加上本人，都是湖南人啰!」

李富春说：「这称呼不准确。我建议中央对彭、张二位进行严肃的反批评。」

谭震林说：「他们有什幺资格称为「湖南集团」？恕我直言，黄克诚同志上山才四、五天，已和我吵了三架，都是为了去年的大跃进。我的看法，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搞在一起，要警惕山上真的出现「军事俱乐部」什幺的。」

毛泽东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康生说：「从历史上看，彭、张、黄三同志都积极推行过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这次到了山上，又机会主义旧病复发。张的发言有很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

罗瑞卿说：「同意谭震林同志的提法，要警惕山上出「军事俱乐部」。昨天，张闻天同志发完长篇大论，他的秘书担心会有麻烦，张却说，怕什幺？我的发言经过深思熟虑，他们驳不倒的。」

谢富治说：「据了解，张闻天同志已将他的发言稿送彭德怀同志看过，并于昨晚上碰了头。彭夸奖张的发言深刻、全面、有水平，很过瘾。还有些情况，我想个别汇报。」

毛泽东面无表情地朝谢富治点了点头。

安子文说：「由于分工组织工作，自己对组织方面的情况比较敏感。

我斗胆说上一句，山上山下，彭德怀同志都有拉队伍的迹象。有人甚至说，连中央书记处，现在也是一半对一半。」

毛泽东扬扬眉头问：「有那幺严重？不见得吧。你是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一半对一半这话，不许外传。下面继续。」

陶铸说：「洛甫的发言记录稿是今上午才从柯书记那里借到的，只借半小时，大家排着队等候，抢手得很。建议停止传阅，缩小影响。对洛甫同志，还有彭老总，我的态度是建议中央进行教育挽救，包括必要的思想批判。」

毛泽东说：「陶书记的意见，同意一半。洛甫的发言稿，到时候由会议印发，奇文共欣赏，怕什么影响？要相信多数人的觉悟，不要小家子气。下面继续。」

萧华说：「张闻天同志的发言稿我还没有看到。但整个山上都是议论。程子华同志、甘泗淇同志都是我的老战友，他们和我说：彭老总的信是迫击炮，张闻天的发言是机关枪。在战场上，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关枪。」

毛泽东说：「现在是迫击炮加机关枪，火力很猛喽。只剩下做记录的王书记了，你也说几句？请陶书记代为记录。」

陶铸从王任重手中接过记录本。

王任重说：「对去年的工作失误，我认真检讨，继续纠左；对彭老总、张闻天同志等否定大跃进的言论，我决不认同。特别是指我们去年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打死我也不承认。这不是善意帮助，而是冷嘲热讽。现在山上山下，都有一股风，指去年中央犯了左倾路线性质的错误。是不是有人意欲改变中央领导啊？」

晚上，毛泽东服了三次安眠片，仍无法入睡。他无意像昨晚上那样，再让卫士、护士陪着，亮着马灯、手电筒外出散步。况且窗外起了大雾，白蒙蒙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翻来覆去，左考虑右考虑，觉得还是应当和少奇同志谈谈，通通气。毕竟，少奇挂名国家主席、党的二把手。

刘少奇于大雾中，由两名男服务员扶下汽车时，脚下仍有些虚飘。看来又是吃了安眠药，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这次，毛泽东也特意吩咐：「太晚了，光美就不用陪来了。」

上楼，进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亲手泡了一大杯浓茶，帮助少奇同志清醒。再又递上一支烟，亲自给点上火。

茶和烟都是解困之物。果然，少奇同志喝下浓茶，吸着烟卷，渐次清醒过来，竟问：我怎么到主席这里来了？

毛泽东笑说：「派车接你过来的……我也是出于无奈，又一次打搅你的清梦。洛甫在第二组的长篇大论，你看过记录稿了？」

刘少奇「噢噢」两声，头脑里仍有些木木的。他忽然瞥见那书桌上，摆了张主席和长子岸英的合影。这张合影他很熟悉，记得是一九四六年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在枣园的窑洞门前所拍摄……他见主席等着回答，忙说：「看、看过，印象不深，议论倒是不少……」

毛泽东盯住问：「你也听到不少议论？怎么议论的？」

刘少奇见主席目泛横蛮之色，登时身上打了个激凌，完全清醒了过来：「都讲洛甫的发言比彭总的信全面、系统、深刻，有理论，高水平。」

毛泽东仍盯住问：「你、我怎幺办？是缴械？还是反击？」

刘少奇又打一个激凌：「反击，当然要反击……问题是定为什幺性质？党内矛盾、斗争……」

毛泽东目光犀利：「有人称他们为「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性质是右倾机会主义。」

刘少奇斗胆摇了摇头：「不能以地域称集团。此例一开，以后就会有「上海集团」、「四川集团」……性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要考虑。或许山上是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苗头，但就全党来说，仍是左的问题严重，何况十来个省区出现粮荒，已死了不少人。如果中央政策大转弯，只怕会对灾情雪上加霜，更难克服当前国民经济的紧张局面。」

毛泽东冷笑道：「你也是用死人来压活人呢。国家这幺大，人口七亿几，哪年不发生些灾情，死掉一些人？我一直怀疑，有的人把问题夸大，另有所指。不管怎幺讲，去年粮食还是增产了三到四成嘛，粮食长了翅膀，飞上天去了？怎幺就会闹饥荒、饿死人？」

刘少奇见毛主席不肯承认起码的事实，只好嘀咕了一句：「各省都有统计数字报到中央……报灾情不像报高产，只会缩小，不会夸大，甘肃、河南、安徽情况最严重……」

毛泽东不计较刘少奇嘀咕了些什幺：「好吧，考虑到你的看法，山上反右，山下反左，如何？」

刘少奇仍然固执己见：「少数几个同志的问题，小团体就小团体，军事俱乐部就军事俱乐部，最好不提反右倾。不然，大半年的纠左工作，白做了，还有后果……」

毛泽东目光又有些放横：「你不同意反右倾？山上的问题山上解决，我已经和一些同志谈过话，都是这个看法。山上的文件不下发，行不行？

甚至可以考虑另发一个继续纠左的文件嘛。我现在是左右夹攻，身心疲惫。」

刘少奇望着毛主席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恭顺地笑了：「主席考虑周到，山上反右，山下反左，好……哟，都快天亮了。主席休息吧，不要太劳累，请保重身体。我近两天胃病又犯了，隐隐作痛，不服安眠片就睡不了觉。」

毛泽东说：「我是服了安眠片也睡不了觉。你还有王光美照顾。」

刘少奇问：「要不要安排蓝苹上山来住住？」

毛泽东挥挥手，表示不予考虑：「这样吧，照顾你的身体，从今天起，由彭真主持会议，你和恩来可以轻松一下。」

刘少奇起身告辞：「同意。今晚上我们所谈的事情，要不要先和总司令、总理通通气？」

毛泽东显得很疲累、很厌烦地晃晃手：「开会宣布一下，不就都知道了？现在山上的民主，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是个值得历史学者重视的日子。早上八时，包括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三位中央常委在内的山上大员们，几乎同时接到中央办公厅会务组的临时通知：「九时正，在小教堂开全体会议，听毛主席讲话，不准请假、缺席。」

临时通知，带点紧急、神秘色彩，又是上山后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因之不到九点，中央大员和各路诸侯一百多人，就都入场就坐了。像二日开幕式那天一样，没有布置主席台，只摆了张铺着白布单的桌子当讲台。台前第一排为政治局委员们的座位，也没有分座次。其余人员则不分区组，随意而坐。

九时正，毛泽东主席在一群卫士及医护人员的簇拥下，从正门进入会常大家起立，鼓掌致意。毛泽东直走到小讲台前坐下。大家跟着落坐。

毛泽东看一眼坐在前排的政治局委员们，转过脸去问卫士长：「彭老总在哪里？他来了没有？」卫士长忙打望一眼，俯身轻声报告：「来了，坐在最后一排，靠门边，罗部长也坐在那附近。」毛泽东轻声吩咐：「你去通知守卫，不散会，任何人不准开溜。」吩咐罢了，毛泽东朝坐在前排的彭真示了个眼色。彭真起立，转过身子，面对全体与会者宣布：「同志们，受中央主席委托，即日起由本人主持下阶段的会议。现在，请主席讲话。主席要求免俗套，不鼓掌。大家准备记录吧。」

全场一派移椅子、掏本子、翻纸页的声音。

毛泽东很响地喝一口茶，清清嗓门，说：「你们讲了那幺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啊？我也需要民主和自由。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和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幺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州军区某军政治部的材料，有那幺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不论什幺话都让他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为什幺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幺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幺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幺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幺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毛泽东在党内的即席讲话，从来是漫谈方式，洋洋洒洒，上下古今，铺天盖地。看似不着边际，实则收放自如，让你揣摩、体会，甚具斗争的张力，思想的杀伤力。他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出来的，得到全国贫农、下中农的热烈响应，农民有了罗斯福所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怎幺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说去年的大炼钢铁，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发明权在柯庆施，自己只是下了决心，有推广之责，北戴河决议写了上去，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了四十亿，叫「得不偿失」？去年钢铁指标完成了，怎幺算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说去年放卫星，确是柯书记放了工业大炮，谭老板放了农业大炮，我也放了三个大炮，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他说如果光讲缺点、错误，全国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讲到何年何月？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事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毛泽东说，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中央、盛地、县四级干部，都在做检讨，大作特作。难道检讨得还不够？还要抓住那点左的失误不放过？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总是在关键时刻动遥他们是少数派。在大风大浪中，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称我们为秧歌王朝吗？去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届二次党代表大会，我都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动摇，我不赞成戴帽子。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那时的反冒进，算资产阶级的什幺性？当然，在座的周总理，那次反冒进，这次站住脚跟了，表现出乐观性、坚定性来了。相信陈云同志来了，这回也会站住脚跟。由另外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比如「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动摇起来，右起来的。

毛泽东的长篇讲话，一反大半年来愿意纠左反左、检讨去年失误的承诺，转而全面肯定去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对缺点、错误一概不认帐。批彭之声，呼之欲出。他最后讲到：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委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到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幺英明呢？

毛泽东脸不红，心不跳，当着中央大员和省市委书记的面，把去年他亲自上阵、一行发动的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声称自己「根本没有领导」！反正谁也不敢挑明，戳穿。他洋洋洒洒，妙舌生花，一路讲来，变谎言为真理，假象为事实。他最后说：如果讲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它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始作俑者是我，应当绝子灭孙。有人天天背后赌咒，我现在自己咒自己，还不行？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说法，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毛泽东说罢，起身便走。守候在过道两侧的卫士、医护人员赶紧过来簇拥着他。因为要走小教堂大门，各路诸侯们为了让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先走，都坐着未动。政治局委员们也暂时留在位置上，主持会议的彭真还要布置今后几天的小组讨论事宜。不少人还在呆呆地看着手中的笔记本，彷佛还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什幺事。除了那几位「高调俱乐部」成员（毛泽东称他们为「多数派」），大多数与会者脑子里嗡嗡的，一时还真跟不上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彭德怀和罗瑞卿因坐在后排，而比毛泽东先出了会常罗瑞卿快步闪进旁边的树丛里去解决内急。也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来到风景名胜区里，从中央大员到各路诸侯都喜欢钻进树丛随时方便，施肥。彭德怀则站在小教堂外，背对着大门，彷佛在等候着什幺人。

毛泽东步出大门，见台阶下站着彭德怀，便说：「那不是老彭吗？彭老总，你等等。我的讲话不合你的口味吧？我们可以谈谈……」

没想到彭德怀转过身来，瞪着发红的眼睛，朝他一抡胳膊吼道：「谈个鸟！妈妈的屄！乡下已经闹饥荒，饿死人，你又要反右倾！你把你个人的面子看得比农民的性命还重！」

毛泽东见彭德怀是被他击中了，老羞成怒了，无以自容了，失态失控了，反倒平静地问：「你动什幺粗口？操谁的娘？为什幺不可以谈一谈？」

彭德怀一脸盛怒，浑身都着了火似的，完全没有了三军元帅的威仪风度，又是一抡胳膊，吼骂道：「谈个鸟！为什幺不承认乡下有饥荒？农民饿肚皮？妈妈的屄！岸英在朝鲜牺牲，你也记我的仇？没想到你记我这个仇……砍下脑壳碗大个疤！你可以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以负你！」

吼罢，彭德怀如同一头凶猛的狮子，转过身子，大步走去。

毛泽东站在台阶上，脸色苍白。簇拥在他四周的卫士、医护人员都呆住了。台阶下，罗瑞卿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恨不能立时追上去，把彭老总揪回来。

可是毛主席没有下令。

第三十章　二十三日晚上事件

　各路诸侯没有看到彭德怀元帅冲着毛泽东主席骂娘的那惊心动魄一幕。

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四人离开小教堂会场时，刚过十一点，还有一小时才开饭，便不约而同地沿着山坡小道，朝大天池方向走去。谁也没有吭声，都心里空落落、闷沉沉的。太突如其来了，怎幺也没想到毛主席会有这个大转向，变反左为反右，视国计民生同儿戏，毫不念及天下荒年、百姓饥馑……毕竟是秀才文臣，思想敏感、神经脆弱些，都有种难以承受、难以适应的苦痛。大半年来，主席和中央一直让他们编写反左的简报资料，起草纠左的文件报告；现在摇身一变，又该让他们编写反右的简报资料，起草反右的文件报告了！工具，他们真成了一批没有自己好恶的文字工具……四人不觉来到大天池东侧的照崖亭。这是一座观景石亭，天气晴朗的日子，可以眺望到北面山下千里沃野，长江如练，白帆点点。此刻山下白茫茫雾漫云迷，万事万物混沌一片。李锐苦中作乐，吟颂一首唐人绝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陈伯达触景生情，也以他艰涩难懂的闽南口音吟颂一首唐人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庐山离武昌尚远。崔颢当年题书在黄鹤楼上的这首七律的惆怅情调，却很切合四位文臣眼下的心境，也是愁肠百结，万般无奈呀！照崖亭内侧的一块天然岩石上，刻有王阳明的那首著名的〈夜宿大天池〉：昨夜月明山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

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田家英呆立在石刻前，忽然叹道：「这个王阳明，留下四句谶语，是不是预知到了四百年之后，庐山上会有这场朝夕之变？」

吴冷西拍拍田家英的肩头：「算了，人家王阳明是大隐士，你、我这辈子，是做不了隐士的。」

陈伯达在旁说：「对对，涉世太深，难以自拔……不对不对，我这话不算数，不算数。」

李锐玩世不恭地说：「各位！你们看这亭子，肯定是新修复的，石柱上皆无联刻，我们来凑上几幅，记叙一下各自的心情感受？这幺好的地方无对句，太可惜。」

田家英和李锐蹲到地上，各以一段烧焦了的松枝作笔，在泥地上写划起来。陈伯达和吴冷西躬下身子，边看二人写划些什幺，边在各自心里默想着章句。田家英心灵手捷，已写出一幅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李锐手中松枝一投，站起身子：「好个「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此景此情，此联足矣！」

陈伯达、吴冷西也跟着叫好，叹服田家英心有灵犀，切中时弊。一时，四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各有满腔心事，诉与谁人说？特别是有个陈伯达在场，虽为同事文友，毕竟不是挚友，还是要慎防祸从口出。

四人一路无话，仍循原路返回小教堂门口来。远远的，他们见到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等人，还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兴高采烈，挥拳舞胳膊的，像一群打了大胜仗的将军。但听到柯大鼻子说：「主席讲话，雷霆万钧，谁也阻挡不了，老右们这回输定了，下面的任务，是我们要紧跟主席追穷冠……」李井泉说：「总算把局势扳回来了，这局势得来不易。莫忘了，我们还是要适当检讨去年的失误，之后勇敢出击，用检讨支持出击，是对付老右们的利器。」张仲良说：「彭老总总是抓住我们甘肃部分县市的所谓饥荒当靶子，我就不买他这个帐。去年甘肃工业、农业就是大丰收！否定成绩，就是否定主席，否定中央。」曾希圣说：「安徽跃进步伐快了点，也是他们的眼中钉。亏了主席英明，不然我们的日子不好混。」吴芝圃说：「前段时间，逼得我到处认错，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是河南首创，全国推广，我成了祸首。彭老总讲在火车上看到河南老百姓在逃难，他是造谣！河南全省的公共食堂一个没垮，都办得好好的，农民为什幺要逃荒？我们左是左一点，但总比右倾好。」谭震林说：「从反左到反右，他娘的，有得瞧，先把那几根翘到天上去了的右倾尾巴敲下来！」

田家英四人听呆了。完了，终是这些人得势了。真理何在？天理良心何在？他们觉得不应上去打照面，免得人家起疑心，打小报告。现在，他们可以聚在一起，公开、半公开地闹小宗派活动；但别的人聚起一处议论几句什幺，却会被他们告上去，视作小团体。

田家英说：「我们散了吧，各自保重。」

说罢，四人各人闪进树丛，分头回住处去。

彭德怀当着毛泽东的面抡了胳膊，骂了娘，吼出了心里憋了许久的几句话，回到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心里竟是痛快了些。他掩上房门，躺在床上休息。

他一点都不感到后悔。为了农业，为了公共食堂，为了乡下那些正在饿肚皮的父老兄弟，他早就想骂娘了！骂这班没良心的化生子。共产党的高官，多数是农家出身；上了台，掌了权，却上上下下的折腾农民，拿农民肚皮做试验，当牺牲品……亏老毛讲得出口！现在不过猪肉少了点，鸡蛋少了点，头发卡子少了点！多轻松，多简单。明明全国有十来个省区闹粮荒、流行水肿病，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各地情况早就上报中央，中央军委早就动用野战军区的车辆往灾区紧急运粮；老毛作为中央主席，却红口白牙，仍在弥天大谎，粮食多得很，吃不完！良心都叫狗咬了……也难怪，老毛是富农子弟，他爷老倌是米贩子，年年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囤积居奇，家里的谷米多得生虫，他从小吃得饱，穿得暖，不知道饿肚子滋味。化生子，化生子！你不知道挨饿的滋味，我老彭却从小饱尝了那滋味。我老娘牵着我五兄妹出去讨吃。我十二岁进煤窑当小工，十五岁投奔湘军吃粮……那时不叫参军，叫吃粮。穷小子从军为肚子，士兵又称粮子……我爷娘加一个兄弟，一家饿死三口。我当了粮子，才没有饿死……现在乡下又在饿死人，不是天灾荒年，是被我们党的瞎指挥、老毛的好大喜功所饿死……彭德怀和衣倒在床上，两眼满是泪水……老毛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了，

一个儿子疯了……老毛，原来你还和我记这个仇？还公然在党的会议上讲这个话？你堂堂一位党主席，要和我公报私仇？毛岸英是我害死的吗？他是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投下的汽油燃烧弹烧焦的！朝鲜战场上死伤了六十几万志愿军官兵，都成了我这个总司令的责任？只有你儿子的性命才是性命……怎幺办？我该怎幺办？我原不该上山来淌这趟浑水的！中央无论到哪里开会，都由老毛的警卫一中队把守驻地，和老毛闹翻，就如掉进一张罗网……韩信空有百万雄兵，我彭德怀空有雄兵百万……老子手上要有一营精兵，为了老百姓，老子就敢搞兵谏！就像当年张学良兵谏华清池，逼老蒋答应打鬼子；彭德怀兵谏庐山，逼老毛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缓办人民公社！可是，哪来的一兵一卒？人家老毛精通帝王之术，连警卫员佩的手枪都临时上交了……不对不对，老毛不是刘邦、老蒋，我也不是韩信、张学良。我们是共产党，党指挥枪……嗒嗒嗒，房门被敲响。彭德怀一个鹞子翻身，坐直身子，掏块手帕抹一把眼睛：「哪个？」

是保健护士，隔着门板报告：「首长，开饭了，是陪你到食堂吃？还是替你打回来？」

彭德怀回答：「我不饿。你自己去解决吧。」

「首长……还是起来吃一点……」

「你罗嗦什幺？我少吃一顿中饭还不行？还有别的事？」

「首长，秘书处来电话，通知你下午参加第四组讨论……还有，晚上请你去总理那里开会……」

「通通替我请假。就讲我不舒服，犯困，要睡觉，休息！」

彭德怀听着保健护士的脚步声极不情愿似地离去。他确是有些困，胃也隐隐作胀，不舒服。胃病是战争年代落下的。和平时期，一生气就胀痛。亏了同仁堂一位老中医，替他配制了一种楂曲平胃蜜丸，痛起来就嚼上一把，止痛，还管临时充饥。他翻出来一大瓶黑豆粒般的药丸，还是临来时浦安修婆婆妈妈硬要他带上的。他就着白开水吃下去一把，重又和衣躺在床上。这药丸煞是作怪，吃下去就管用，兼能催眠。

保健护士还是把首长的饭菜用几只带盖的青花瓷碗打了回来。可到首长卧室门边一听，里面已响起了均匀的鼾声，知道首长确是困了，才不敢打搅。小伙子跟了彭总这些年，就像跟随一位父辈似的，跟出了感情。彭总没胃口，他就吃不香；彭总胃口好，他才狼吞虎咽。彭总日常饮食清淡，不嗜烟酒，少吃腥荤，就喜欢个豆制品和蔬菜。因之每次从首长小灶食堂打回来饭菜，他总要埋怨几声：「出来开会，也吃这幺好，越搞越特殊化了。战争年代，我只准开病灶，照顾病号，不准分什幺小灶、中灶、大灶……去去去，把机要员、警卫员都找来，你们年轻人爱打牙祭，我看着你们吃，高兴。

彭德怀一觉睡到天落黑。保健护士敲门，请他起来用晚餐。他打开房门。

保健护士给端来一海碗热气腾腾的榨菜肉丝面，上面盖了两个荷包蛋，并解释：「不是报了病灶，是私下求厨房师傅做的，首长放心……」彭德怀心头一热，看了小伙子一眼。管他娘，食为天。于是稀哩哗啦吃下去大半碗，还剩下小半碗加一个荷包蛋，推给小伙子：「我饱了，你拿去解决了。」

保健护士说：「总理来过电话，听说你下午请假，问是不是病了？看医生没有？我报告首长没病，只是太困了。」

彭德怀批评说：「总理来电话，为什幺不把我叫起来？还说了什幺？」

保健护士说：「是总理不让叫醒你……总理说，如果身体可以的话，请彭总晚饭后过他那边去一下，他要和在山上的几位副总理碰碰头。」

彭德怀忽然来了精神，挺了挺身子，彷佛对自己颇为满意地笑笑说：「我这就去。我是个武夫，泰山压顶，照睡不误。」

彭德怀带一名警卫员，一路风快走到河西路四百二十二号别墅。警卫员留在楼下，和几位副总理的警卫员玩扑克牌等候。小梅来领彭总上楼。小梅每次见到彭总都高兴得像个孩子。在楼道里，她小声抱怨说，几次挂电话，想去看望首长，你那边的工作人员总是说首长在忙……彭德怀说：「不忙了，快要不忙了，你想去就去，不要打电话嘛。」

进到总理书房，陈毅、李先念、贺龙、李富春四位副总理已经在座了。周恩来领着大家起身，一一和他握手。他歉意说：「对不起、对不起，上午发了一顿脾气，下午睡一大觉，醒来日头下山。」

周恩来、陈毅、贺龙等人尚不知道上午散会后他对毛泽东发怒的事，也就没有在意。周恩来找五位副总理来谈谈如果正确领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实质，仍认为，旨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主席说的「孙科一触即跳」，是指去年工作中犯了左的失误的同志，不要害怕批评，而要勇于检讨，切实改正；对于把局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工作失误夸大到不恰当地步的同志，则要防止右倾，吸取过去反冒进的教训。左的错误，使事业受到损失；右的错误，多半会害了自己。

彭德怀说：「上午虽然没有被正式点名，我却已是右倾代表。给党主席写了封信，个别反映情况，却当成意见书印发，现在收都收不回。这事我办得没脑筋。」

陈毅笑说：「彭老总，要说右倾，我可是比你老资格了，从中央苏区当右倾，到新四军被项英、饶漱石整成右倾，前后十几年。现在轮到你了，有啥子了不起？」

李先念也说：「我和总理、陈老板、一波四个，为反冒进的事，也当过右倾，接受批评教育，还不都一路过来了？」

李富春说：「反冒进，我也是挂了号的。」

只有贺龙吸着烟斗笑笑，没有做声。

周恩来说：「总结去年，九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是个革命。但今年订为二千七百万吨甚至三千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总算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已经是七月下旬了，还剩下四个月，得加把劲。今年小土炉是搞不得了。」

彭德怀说：「我信上写的「有失有得」，是指小土群，根本没有反对小洋群。」

周恩来说：「你呀，把「失」字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当把落实和泄气分开来。主席担心泄了大家的气。」

彭德怀说：「一千零七十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他是受了柯庆施、吴芝圃那些同志的影响。陆定一告诉我，他上山前，和舒同去上海搞调查。柯大鼻子还在讲，到一九六二年，光是上海市的钢产量就可以搞到一千万吨。可是陆定一、舒同粗粗估算了一下，就算有电力、有铁矿石、有焦炭，上海的铁路、公路、港口也运输不了！明明做不到，却硬是要吹，继续浮夸骗人。当然要承认，放卫星的事，毛泽东他冷得比较早，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就发现问题了。这次我为什么写封信给他做

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信也要咬文嚼字，实在受不了。」

贺龙说：「彭总这话我有保留。党内怎幺不能批评了？你和主席吵了那样多，也没有计较过。」

周恩来说：「敢提意见是好的。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嘛。当然，他没有指名，没有什幺大不了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地步，有那个趋势而已。你到此为止。认识了，觉悟了，就好了。受点批评有益处。」

彭德怀说：「今年轮到我和洛甫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共产党里不能有批评，不能有逆耳之言，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陈毅说：「这个不尽然吧？我看简报上，六个组讨论，多数同志还是认同你的信。」

贺龙说：「讲人家听不得批评的人，自己也要受得起批评。」

周恩来怕彭德怀和贺龙抬杠，而继续谈论具体问题：「我有些担心今年钢、铁、煤三大指标降下来之后，仍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那幺多大中型项目要下马，下不下得来？另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等等都很紧张。上海的煤炭只有七天的储备。

到六月底，全国粮库存粮只有三百一十亿斤，以七亿人口计，平均每人不足四十五斤，要不要命？去年还新增人口二千零八十万。当然今年夏粮下来，情况会有所缓解，但仍然很紧张。按第一个五年计画的经验，一元货币比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降到一比八点八，就开始紧张。唉，到现在，已降至一比四点几，太紧张了。主席讲上半夜紧张，下半夜靠安眠片。」

彭德怀一听全国人均剩下一个月口粮，心都悬了起来：「总理啊，你是当家人，这些情况，你为什幺不到大会上讲一讲？让大家心里有个数，不要再浮夸了！不然真要饿死更多的老百姓了!」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大吐苦水？误会成泄气，吹冷风，不好。你们五位是副总理，心里可以有这个底。先念，富春，是不是这样啊？」

李先念说：「去年得到教训，既纠左，又防右。」

李富春说：「还是成绩为主，缺点只是一个指头。」

贺龙说：「报上登今年夏粮收成好，秋粮也丰收在望，不致出现全国大粮荒的情况吧？」

彭德怀很寒心：「山上可是歌舞升平，又要反右倾罗！都是一个战壕出来的人，你们也是世故很深了，老奸巨滑。我也该学学了，不看下面疾苦，只讨上面高兴。」

陈毅说：「你彭老总学得来？我是努力学，也是一锅夹生饭，哈哈哈。」

周恩来说：「面对困难，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坚定信念。这是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我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幺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老总替了我了。其实，你彭总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有写「冒进」

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两方面都说了的。后来写了十三次检查，在党代表大会上宣读，才过了关。所以彭总，你还没有我和陈老板严重……」

周小舟、周惠都吃不下中饭。秘书和服务员都以为他们病了。下午照常去第二组参加讨论会，气氛已不如先时那幺热烈。每个人都谈了几句，大同小异，表态性质。无非上午听了主席讲话，受到深刻教育，要仔细领会、好好消化等等。有的在提到彭德怀的信时，已带上批评的语气，但坚持对事不对人。除了少数几位左派同志喜形于色，大多数人心事重重，来不及转弯。组长柯庆施一副等待大家觉悟的宽容气度，也没有长篇大论。

晚饭也是匆匆扒了几口。湖南二周平日饭后总是喜欢到外面走走，串串门子。今天却一个仰在床上，一个靠在椅子上，相对无言。他们怎幺也想不通，怎幺也适应不了，毛主席突然转这幺大的弯，整个一百八十度。岂不是去年中央给湖南插白旗，评下游，又插对了，评对了？湖南保住了粮食，有余粮支持兄弟省区，又成罪状了？作为党的领袖，这样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翻脸就不认帐，今后怎幺在下面开展工作？

二周正闷着，李锐找他们来了。李锐也是吃不下饭，看不下书，连坐都坐不祝他先去找了胡乔木、田家英。胡、田两人都不在住处，说是到美庐去了。

周小舟见李锐进来，忙从床上坐起，劈面就说：「我怀疑大乡长的这篇讲话，根本没有经过常委讨论。集体领导名存实亡。我上午在会场上留意了少奇、总理、总司令他们的表情，都是一脸疑惑、茫然。」

李锐说：「昨晚上小教堂舞会，老夫子没有到常休息时我坐在总理身边，问他对彭总的信怎幺看法？是不是常委会有了新精神？总理讲，常委近几天没有碰头，那信没有什幺吧？每次会议都要印发很多材料嘛。」

周惠说：「真是难以想象，这样重大的转变，常委们事先一无所知。难怪九时开会，八时才临时通知。」

周小舟说：「按照上午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史达林晚年，政治局如同虚设，只有个人专断独行。这样一来，总有一天，党会分裂。」

李锐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历史上教训多矣。」

周惠说：「事关国计民生，反复变化太快，使人无从适应。多年的顺境，主席确是骄傲起来了。今年初在长沙，美国女作家露易斯。斯特朗当面歌颂主席，说主席的伟大，已经超过了马、恩、列、斯，如何如何，连翻译都暗暗摇头。主席本人却没有谦逊，否认，给人的印象是默认。」

李锐说：「娘的那个洋婆子年纪大了，回不了美国，靠我们党供养着，当然要瞎吹几句。现在是洋吹和土吹加在一起。老夫子就是喜欢高指标，喜欢柯大鼻子那些讲大话、搞奉承迎合的人。黄克诚这样遇事稳重，看困难多一些的人，就很不喜欢。」

周惠说：「主席也喜欢谭老板。谭老板爱放空炮。不过事后认帐，不推给主席，很聪明。」

周小舟说：「对柯大鼻子、李小舅子①这种人，我是看透了，一手拿鲜花迎逢领袖，一手拿大棒整同僚和下属。我们大乡长偏偏喜欢，越来越像个大家长。」

李锐说：「上午讲话，云翻雨覆。」

周小舟激愤地说：「他老人家大转弯，叫我们在下面怎幺转？」

周惠说：「想转都转不过来，人又不是机器。」

李锐说：「昨天纠左，今天反右。」

周小舟忽然提议：「走走，我们三个就闯到美庐去，找他辩论，吵一架也好！他和我们谈过两个整晚，他那些决心纠左批左的话，还算不算数？我们记忆犹新，他不能转脸不认。」

李锐站着未动。周惠坐着未动。他们都意识到，从上午的讲话看，老夫子正在气头上，去了，见了，真的能吵架？毕竟，他是长辈，是全党领袖。

于是周小舟提出去一百七十六号，找黄克诚同志谈谈。

周惠有疑虑。李锐也说：「现在去找他，不好吧？人家会讲我们搞「小组织活动」。不能授人以柄。那也是彭总的住处，他更敏感，受到的压力最大。」

周小舟说：「彭总我联系过，到总理那里开会去了。李锐、周惠，二位讲讲，我们有没有小组织活动？没有嘛！光明磊落，怕什幺？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

说着，周小舟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黄克诚也不同意去，大家省点烦恼吧，不要再惹事。周小舟却不信邪，坚持要去。黄克诚拗不过这位情同弟子的老部下，只好答应：「你们实在想来，就来吧。」

三人很快来到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彭总住在东头的大套房，黄老住在西头的大套房。中间是过厅及工作人员的临时宿舍。

黄克诚问：「你们胃口如何？我和彭总都吃不下，回来还没有讲过话，不知道怎幺办……」

周小舟说：「黄老啊，我们中国党也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了，个人专断，一言九鼎。你们还记得吗？袁世凯称帝前，包围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看，上面尽登些各界人士劝进的言论，造成称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大乡长半世英明，如今也是被上上下下的马屁精所包围，所蒙蔽，无视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然也是他本人的喜好所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李锐也忍不住冒出一句：「英明伟大，也不能一手遮天。」

周小舟说：「大乡长成大家长，指我们这些实事求是的人离右派分子只有三十公里远了。」

黄克诚语带批评说：「你们都是中年汉子了，怎幺遇到事情还像青皮后生一样毛毛躁躁？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慈禧才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拿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享受。我是参加书记处工作的，中央还是有集体领导的嘛。起码邓小平总书记还能集思广益，听得进不同意见。或许，你、我都有些缺点、错误，多想想自己，可以作检讨，自我批评嘛。有意见，你们最好当面找主席谈，背后议论不好。你们或许不知道，我历史上十次当右倾，有次还差点被处理掉。还不都一路跌跌撞撞的过来了？你们比我年轻十几岁，参加革命没有受过大挫折，就算补补课，也有好处……这次，是我上山迟了，来不及劝止彭总写那封信，不然，就不会扯出这一大堆麻烦来了。」

经过老首长的一番劝导，二周和李锐都平静许多。周惠向黄老汇报起当前湖南情况，北涝南旱，洞庭湖区抗洪，湘中湘南抗旱。真急人，想早点回去抓工作，两个主要领导却困在山上生闲气，真后悔上

这趟山……二周说了一气，时间已过十点，正要告辞，彭老总进来了。见到彭总，周小舟一时又眼睛都红了：「前辈啊，我们离右派分子只差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倒是襟怀坦荡地笑笑，说：「急有什么用？总理刚才还对我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今年是我代替他了。我讲代替就代替，不过当一回右倾嘛。」

李锐、周惠估计彭总还要和黄总谈事情，就催着周小舟告辞出到外面来。

走在草坪上，李锐因回住处和二周不同方向，就一边走去了。二周却遇到站在树下的罗瑞卿。

周小舟连忙上前打招呼：「罗部长，这晚了，还散步？」

罗瑞卿多次陪毛主席去过长沙，和二周很熟悉：「我？刚从含鄱口回来，路过这里，停了一停。你们哪？这么晚了，还在串门？刚才先走的那一位，是不是李锐？」

周小舟心里打了个激凌，不得不虚予委蛇：「黄克诚同志身体不舒服，没有吃晚饭。我们去看了看。他是我们解放后的第一任省委书记，老上级……罗部长，晚安。」

罗瑞卿也道了声晚安。三人没有握手就别过了。

二周回到住处。周惠说：「怎么就这么凑巧？这晚了，我们刚从黄老那里出来，就偏偏遇上罗长子了？」

周小舟说：「鬼信他的！明明是在履行他公安部长的职责，却讲是从含鄱口回来……怎么不带一个随从？如今呀，再大的人物，谎话随口就来，成为风气。」

周惠说：「部长大人亲自盯梢？难以置信。」

周小舟说：「不然怎么叫忠心耿耿？」

注①指李井泉，李为贺龙外甥。

第三十一章　时运不济黄克诚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走后，彭德怀对黄克诚说：「今晚上我们好好谈一次，根据以往经验，今后这样的机会恐怕不多了。」

黄克诚看出来，彭老总刚才在三位晚辈面前装做蛮不在乎，其实他内心里很沉重、很痛苦。因为毛泽东主席一旦动了整肃某人的念头，那人就必定难逃大难了。

彭德怀吩咐黄克诚披上毛衣，提上凳子到后院草坪里去，他早就怀疑这别墅里有「狗」。

草坪有好几亩大，清凉、安静。四周都是合抱大的古树。坐定后，黄克诚说：「老总，你是不是太紧张了？风风雨雨，生生死死，几十年都过来了，还怕山上这点子事？」

彭德怀说：「老毛这次是要和我算总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紧张个鸟！

中午散会后我当面操了他的娘！骂了他玩权术，不顾乡下人死活！回来没有吃中饭，睡一大觉。」

黄克诚吃惊地问：「你当面骂了？幸亏这事大多数人不知道。主席讲完先走，彭真同志留下大家布置分组讨论事宜。」

彭德怀说：「骂了，骂得痛快，出口恶气。我坐在最后一排，老毛一讲完，我就出了会场，在大门外等他。他一出来，我就开骂。本想在会场上就骂，怕影响大家，忍到散会。他的工作人员都听到了。他的大保镖罗瑞卿也在旁看到了。」

黄克诚埋怨说：「你呀，就是个猛张飞脾气，要吃亏的！骂娘能解决什幺问题？只会坏事。要尽快设法弥补。」

彭德怀说：「克诚，你是个老实人。人善被人欺。我是忍无可忍了。本来约好十三号去谈。去了，他却不起床。给他写封信，个别反映一点看法，给他做参考，他却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我的信批成〈意见书〉，交会议印发、讨论！他有一丝一毫的同志感情？有一丝一毫对人的尊重？他是要公开羞辱我，把我当成会议的对立面。及至几天的分组讨论下来，大部分同志认同了我的信，并没有形成对我的批判局面；他干脆今天上午突然召开全体会议，亲自披挂上阵，实际上是号召大家对我开火，连他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事都扯上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死了他儿子，也罪怪到我头上，难道我这个中朝联军的总司令应当做他儿子的警卫员？他这叫立党为公？像一个党主席的搞法？就算我老彭有千错万错，也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公家的事业！他可以这样对待我？所以中午当面操了他的娘，老子一点不后悔。」

黄克诚说：「你声音低一点。两个湘潭老乡，意气越闹越大。你骂娘还是不好，很不好。」

彭德怀说：「他做初一，我做十五。他来暗的，我骂明的。意气只占百分之十几二十。要和他争的是农业问题、老百姓的肚皮。是丰年还是灾年？是粮荒还是粮食多得吃不完？十多个省区流行水肿病，饿死了人，为什幺把个人的威信、面子看得比老百姓的性命还要紧？讲现在只是猪肉少了点，鸡蛋少了点，肥皂、头发夹子少了点……这像个共产党领袖讲的话？封建皇帝都不如！过去皇上还懂得搞赈灾，开设义仓、粥棚！可我们共产党坐天下，听任农民出外逃荒。」

黄克诚说：「老总你声音低一点。我的心情和你一样，对乡下的饥荒空着急，晚上睡不安觉。我们共产党这一朝，不要出现大饥荒才好……目前局势，我相信少奇、总理、陈云、小平同志他们，心里还是有数的，不可能睁只眼闭只眼，由着少数人胡来。」

彭德怀说：「有屁用！只要老毛一发威，两眼一瞪，他们就什幺聪明才智都没有了。小舟讲得对，中国党已经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我看比史达林还史达林。起码史达林去世之前没有出现大粮荒。几次到苏联访问，人家那里的面包不要钱……克诚，你晓得我现在最想干什幺吗？」

黄克诚警觉地反问：「你想干什幺？又能干什幺？」

彭德怀说：「不瞒你，手上要有一个加强连就好了！老子就要效法当年张学良，逼老蒋答应全面抗战那样，逼老毛下令撤销公共食堂，开放粮食政策，解救天下饥荒！」

黄克诚低声叫道：「老总！你千万不能有这个念头，那会招致杀身之祸……你过去统帅百万大军，现在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整个牯岭被一中队把守得铁桶一般。武汉、南京、福州、广州四大军区司令已经上山……我怕你是气恼得糊涂了、不理智了。」

彭德怀苦笑着：「知道、知道。老毛早玩了一手，连你、我警卫员的手枪都收缴上去了。前天我出去散步，忽然碰到许世友、黄永胜、陈再道、韩先楚四位，见面只和我打了个招呼，连礼都怕敬了……娘卖屄的，真能干那幺一回，能救下一些生命，我死也甘心……这些话，也只好和你讲讲，解解气，不然憋住胸口会爆炸。」

黄克诚劝慰道：「这些话，你莫再讲了。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替你保留住。你啊，是不是太悲观了？低估了主席的胸怀了。总理不是对你讲了，去年是他和陈、李、薄，今年轮到你和张闻天了。顶多，当右倾，受到批判、斗争。」

彭德怀说：「恐怕没有那幺轻松。周、陈反冒进，只是在经济方针上顶了他，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领袖地位受到挑战；这次是他搞得国家经济全面紧张，又不肯真正认错，率先下手，防人一着……我看呀，他整我下台，必然会连累到你这个总参谋长。你也要有些思想准备。不是我要拉你同进退，是人家把你、我看成老搭档。前几天他们突然通知你上山，我就有这个预感。」

黄克诚说：「你放心，如果要我和你一起下，那就下好了。顶着戴个右倾帽子，回老家作田，一家伙下到底，总可以了吧？反正江山也打了，大官也做了，这辈子不算白活了。想你、我二十几岁刚参加革命那阵，谁巴望能得到这些？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是革命队伍里老资格的右倾分子，十次挨整肃，还不是一路熬过来了？」

彭德怀见黄克诚和自己肝胆相照，心里大受感动：「人家讲我们两个几十年情同手足……历史上，我只挨过一九四三年华北整风会议那次整，前后五十天，和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一伙人对吵。太行山前线需要我回去指挥作战，最后应付几句，走了过常你十次当右倾，有那幺多吗？我只记得江西苏区时期那两、三次。娘的，革命闹了几十年，光是党内就整错、整坏了多少人？许多优秀同志，不是倒在敌人的枪弹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

黄克诚为了宽慰彭总，也是为了松懈一下他的紧张情绪，而欲不紧不慢地诉述十次当右倾的经历：「彭总，虽说在一起工作这幺些年，确是难得有个空闲来谈谈心……我的右倾老资历，你有不有耐心听啊？」

彭德怀看出来老部属的良苦用心，点点头：「你想讲就讲。我看你这大半辈子，也总是在吃讲真话、不盲从的亏。娘卖屄，新中国，旧中国，总是叫老实人吃亏，耍奸弄巧的得益。」

黄克诚说：「我是一九二五年在唐生智部队当团政治教官时入党的。二六年参加北伐。二七年蒋介石清党，我只带了一名勤务兵回到湘南老家永兴县乡下。当时县里有个地下党的特别支部，决定组织暴动，夺取县城。特别支部委任我做暴动总指挥。可是我检查了准备投入暴动的农军，只有两百多支梭标鸟铳，而县里驻扎有一个连的反动军队。我决定暂停暴动，先发动群众，扩大农军。结果我受到特别支部的严厉批判，批我执行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第一次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我参加过北伐，特别支部只给了个警告处分，仍让我指挥农军。不久，县城暴动成功，特别支部升级为永兴县委。那时湘南特委积极推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县城和土豪劣绅的房屋，还要把衡阳至广东乐昌之间六百里铁路两边的村庄统统烧掉！我坚决反对烧房子，设法保住了永兴县城。我哥哥是个老实农民，读过一点演义小说，就说共产党闹革命为什幺要学黄巢？为什幺不留下房屋给穷人住？后来从井岗山传来消息，毛泽东也反对烧房屋。于是我把不许烧房屋、不许滥杀无辜，定为农军的一条纪律。永兴县委又开会批判我的右倾。我拒不认错，于是撤掉我的县委委员职务，不准参加党的会议，只让我带兵守城。我第二次当了右倾机会主义。」

彭德怀说：「一九二八年你在湘南永兴暴动，我和滕代远、黄公略在湘东北领导平、浏暴动，成立红三军。农民起义嘛，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难免杀红眼睛。红三军在平江、浏阳一带没能站住脚跟，上井岗山去和毛泽东会合。毛泽东拉住我这个小老乡结拜做兄弟。那时老毛爱和人结拜兄弟，常

讲井岗山也是瓦岗寨。那时大家住茅棚，有事找他，进屋被子一揭，就把他拉起来。他喜欢睡天光觉，不肯早起床，有时把我拖进被窝里去暖暖脚。那时吵吵闹闹，骂骂咧咧，随和得很，哪里要称职务？又有个鸟的职务？好好，我不插断，你继续讲。」

黄克诚说：「湘南五县八千农军也上了井岗山。上得太仓促，山上吃住都困难。上级把八千农军编成四路游击大队，分头返回湘南发展。我任第二路司令。可惜农军纪律涣散，恋家恋土，武器又差，加上湘南各县反动势力强大，四路游击队很快溃散，遭致敌人大屠杀。我领着一名警卫员逃出永兴。丢了队伍，不敢回井岗山去，而去了武汉，一路到天津、北平、上海，寻找党组织。

后来在上海接上关系，地下军委派我到红三军工作。彭总你那时是红三军团总指挥，我算是投奔到你的门下。可是红三军团正执行李立三的比瞿秋白更左倾的攻打大城市计画。我觉得这时去攻打大城市，好比以卵击石。我给你这位军团总指挥写信，陈述看法，未被接纳。红三军团奉命攻打长沙、武汉。打下平江后，司令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我再次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们根本不具备占领大城市的条件。后来长沙是攻进去了，只占领了半个月，被迫放弃。但我仍然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我这是第三次当了右倾吧？」

彭德怀说：「我和你是不打不相识。当时三军团政委是贺昌，参谋长是滕代远，个个思想左倾嘛。何况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人，都是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我们这些带兵的人能不服从？不服从他们，还能服从谁？好，你继续讲。回顾一下历史教训，有益处。」

黄克诚说：「那时，我们党内、军队的那个左啊，真是恐怖得很，害死不少人。比方江西苏区的那个「消灭 AB 团」，错杀了多少人？第一次「消灭 AB 团」时，我也是坚决执行的，后悔一辈子。那时我是三军团四师政委。事后发觉不对，红军官兵中哪来那幺多「AB 团」分子？一声令下就用大刀砍，为了节约子弹，用大刀砍。到第三次反围剿前夕，上级又发动大规模的「肃清 AB 团」运动，我已调到三师当政委。上级命令我抓「AB 团分子」，我拒绝执行。那时肃反委员会权力很大，三师还是被杀掉一批干部，其中有位和我很谈得来的师政治部副主任何笃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好同志。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我就偷偷通知名单上的人上山躲起来，打仗时再下山参加战斗。但最后这些人还是被找到杀掉了。我十分悲愤，去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被你们杀掉的人中，有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分子？为什幺要滥杀自己的同志、自毁红军？好家伙，结果是我这名师政委也被关起来，怀疑也是「AB 团分子」。可是，我被关了一个多月，没有被砍头，倒是被释放，给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撤销三师师政委职务。至今不知道是谁救我一命。这是我第四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笑笑说：「事情过去近三十年了，现在可以告诉你。那次是我从前线回来，发觉三师师政委被肃反委员会抓起来了。我问他们有什幺证据说黄克诚是「AB 团分子」？他们说黄克诚一再包庇「AB 团」，拒绝抓人，所以把他抓起来审查，等待处置。那时候讲「处置」就是杀掉。我火了，告诉他们：黄克诚只是思想右一点，爱提个意见，可是会带兵，有头脑，打仗勇敢！放了，这是一员战将……唉唉，荒唐啊，「消灭 AB 团」，左得太可怕，错杀了多少革命同志。一九三 0 年第一次「消灭 AB 团」，是老毛所发动，事后不认帐；一九三一年第二次「消灭 AB 团」，是项英所领导……直闹到三一年年尾，才得到纠正，才又启用你做了红三军团一师师政委。」

黄克诚说：「原来是你彭总救我一命……这个历史，你瞒了我近三十年，是怕我报恩哩。其实，共事几十年，我也没有少和你这个上级吵架，都是公事公办，大家不往心里去，反而越吵越亲近。」

彭德怀说：「有的人却记仇，为公事吵架，记下私仇。我就最讨嫌在同志之间搞个人恩怨，动不动就是谁救了谁，谁提拔了谁，完全是旧军阀一套。还有的人在战场上是员猛将，下了战场就膝盖骨发软。你说有多少人给老毛下过跪？罗瑞卿、谢富治、许世友、陈再道、萧华、柯庆施、安子文……拜他老子老娘呢！真是侮辱革命军人的人格……你莫瞪眼睛，接下去讲你当右倾的光荣历史。」

黄克诚说：「「AB 团事件」之后，到了一九三二年初，以周恩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打赣州。我带的三军团一师是主攻部队。战前，我就反对打赣州，认为那是一场消耗战。战斗进行中，我也和你彭总争论多次，记得还讲了你也是「半个立三路线」这样的重话。后来赣州久攻不克，伤亡很大。敌军大举反攻时，我等不及上级下令，把部队撤了出来，准备接受处分。全军覆没事大，个人处分事小嘛。后来开我的批判会，讲我一贯右倾，对抗中央路线。我不服气，和军团政委贺昌吵了一路。贺昌是好人，吵架不往心里去。他抓过我「AB 团」，我也没往心里去。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政委职务，又批判我是执行了毛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了我的师政委职务，只叫我当师长。大约也是你彭总在周全我。这是我第五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你是不晓得，为了打不打赣州、红三军团过不过赣江，我在上头和项英、恩来他们争吵多次。还有那个博古、李德，成天在地图上瞎指挥，却又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坦白地讲，攻打赣州失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你这名干部，好提意见、敢讲真话、不盲从、遇事多从困难面考虑。我比较欣赏这些特点。这样的人带兵靠得住，打仗胜算把握大。好，你继续讲。」

黄克诚说：「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我的部队都打了大胜仗。第五次反围剿因为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瞎指挥，地盘越缩越小，混不下去了，中央红军八万人撤出江西苏区。长征路上，我是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四师政委。那一路上打得苦啊，先后两个师长阵亡，一个师长重伤。我这个师政委是老天保佑，枪子常从身上擦过，闯过鬼门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城，我看到主力红军日夜强行军，东奔西突，被搞得团团转，再经不起消耗了。我向军团领导提出，当前保存部队实力第一重要，应避免再去以硬碰硬，再搞长途奔袭。我还具体谈到几次战斗，其实都是不必打的。当时三军团的政委是杨尚昆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这下子可好了，我的意见又被领导上认为思想右倾，对前途缺乏信心，不宜带兵打仗，免了职。中央军委会理会议后，又把我当作「老右倾、活靶子」批判一通。这是我第六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遵义会议之后，恢复了老毛的红军指挥权。所谓四渡赤水，六出娄山关，二进遵义城，部队被老毛指挥得所谓「神出鬼没」，疲于奔命。

不久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闹意见了，给中央写信，要求停止老毛的军权，改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林彪写信，我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老毛却因此闹下误会，以为是我在背后动作。那样九死一生的艰苦日月，我都懒得和他解释。随时都可能牺牲性命，还要把个人权位看那幺重？去它娘的！日久见人心，事久自然明嘛。中央军委会理会议，老毛没有批评林彪，而批红军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江西苏区，是别人批他右倾机会主义，这以后就轮到老毛来批别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了。也是我们党的传统习惯，反右容易反左难，一有不同意见，就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来批。不左当不成领袖。你被免掉四师政委，就是这个背景。好，你继续讲。」

黄克诚说：「红军过雪山、草地时，我降级为三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算副团级吧。没关系，反正是干革命，副团就副团。出了草地，从红一军团调了几位领导干部到三军团加强领导。那时出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中央机关组成北上先遣支队走了，你彭总是支队司令员，毛泽东是支队政委。三军团原在你率领下艰苦朴素，官兵一致，伙食一律，无人搞特殊化。可是新来的领导却常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改善伙食。干部、战士看不惯，难免有意见，讲怪话。值此部队极端艰苦疲劳、严重减员之时，新领导却部署审查干部，整顿纪律，要处置所谓问题严重的人。我虽然被降了级，但实在看不过去，就自不量力找新领导提出看法：经过千辛万苦，刚走出雪山草地，对有思想毛病的人应以教育为主，不能再搞这种脱离群众、甚至可能引起部队哗变的事。于是我被新领导认作「目无组织」、「狂妄自大」、「屡教不改」。有人还提出：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纪大了——当时我只有三十来岁，只是样子显老而已——又不中用，当个普通战士都不够格，还怕他掉队，落入敌手成为后患……言下之意，不如把我处理掉算了。你说险不险？后来不知道是谁讲了话，黄是上井岗山的老同志，有错误，可以再降他

的级，但人要保留。我才保住了性命。这是我第七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当时我已经离开三军团，和老毛一起率领中央支队先走了，这些情况一点不了解，今天第一次听你讲……左啊，左得没有人气、人性，毁了多少同志……」

黄克诚说：「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军团进入甘肃南部，向陕北作最后的进军。我那时已被降级为军团司令部保卫局军事裁判所所长，算正营级吧。经过整整一年的爬山涉水，行军作战，三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三千多人，还有不少伤病员，经常有人掉队。保卫部门怀疑一些伤病员情绪不振，可能投敌叛变，决定采取预防性严办。我作为军事裁判所所长，实在不忍心严办这些同志，拖延着没有执行。比如有位受了重伤的管理科科长，因过草地时丢了几名战士，也正面临判决。我知道事态严重，还是担着风险找保卫局领导反映意见：九死一生走完长征，眼看就要到达陕北了，不能狠心处理这些同志……结果我遭到狠狠训斥，指我温情主义，重犯右倾老毛病，撤掉所长职务。后来那些伤病号遭到怎样的处理，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我第八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有些家伙，钻进革命队伍里，专门整肃自己人，从不手软，却吃香得很，官越做越大……老毛身边的那两个大保镖，历史上就是干这个的嘛。好，你往下讲。」

黄克诚说：「抗战期间，我在新四军工作，算是比较顺利。但也摘不掉头上的「右倾」帽子。一九四0 年，我在苏北担任新四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因在黄桥决战之后，我反对再打草甸战役。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也不被采纳。说实在的，放着日本鬼子不去打，而和国民党军队打内战，我心里有保留。

结果部队在水网地带发挥不了优势，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我思想右倾，撤了我的五纵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司令员由陈毅同志兼任。陈不能到任，实际上仍由我一身兼二职。一九四一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机关所在地盐城市危在旦夕。华中局领导要保卫盐城，我主张放弃盐城。结果丢了盐城，匆忙撤退，造成损失。华中局又批我「右倾」。我不服，认为上次草甸之役失利，这次盐城失利，都是华中局指挥不当。事情闹到延安党中央，我才没有被处分。陈毅同志心地坦荡，事后承认指挥失当。这次结局比较好。但也可以算是我第九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党中央到了延安之后，我们在军事上算是走上正轨。西安事变，全民抗日，也给了我们军队喘息休整、发展壮大的机会。你的右倾资历还真不简单呢。」

黄克诚说：「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华中局奉党中央命令，开展整风、「抢救运动」。我就建议，要吸取过去江西苏区「消灭 AB 团」的教训，不要在战斗部队里搞什幺「抢救」。那时新四军五纵改番号为第三师，我是司令员兼政委，苏北根据地党委书记。华中局却不能不执行中央命令。我没有办法，只好下到属下的第七旅去搞试点，结果发现几名被审查对象一经硬逼，就乱供一气，不着边际了。我立即下令停止「抢救」，使三师和苏北根据地免除一场内部灾祸。被我解放出来的干部中，有一位是七师师政委曾希圣的爱人，怀疑成特务，险遭处决。而证人却在谭震林的第二师，也是乱招供的。当时第二师搞抢救搞得很凶，每个团都「抢救」了百把人。后来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也发现出了问题，接受了我的建议，对被「抢救」的人进行甄别，才算没有冤枉大批人。饶漱石还邀请我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我着重讲了审干、锄奸问题，提出「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主张，够右倾的吧？彭总啊，或许是因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挨整的缘故，要我整别人时，就总是狠不下心肠下不了手呢。要说这就叫「右倾」，我就甘当这个「右倾」罗。后来在东北战场，反对打四平，我又「右倾」过一次，但再没有受到过处分。」

彭德怀说：「本来，我们这些耍枪杆子吃饭的人，从死尸堆里走过来，容易心肠铁硬……可我和你一样，对自己同志受冤受害，对老百姓受灾受难，就是心肠硬不起来。你不是救过曾希圣的爱人吗？娘

的！我就不理解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这些人，也都是带过兵的；今天对治下的老百姓闹饥荒，被饿死，怎幺心肠就铁硬得起？我真怀疑他们为了保官保位，还有不有一点人气？」

黄克诚说：「战争年代，容易鉴别人，锻练人。不是生，就是死，黑白分明，人比较单纯。胜利了，做大官了，衣、食、注行，汽车别墅，享受各种待遇，连车门都有人开，公文包都有人拿，人就复杂起来了。生怕丢失已得到的一切，老婆、孩子、亲友都跟着吃亏。于是就迎合，就盲从，一切看上面的好恶。我就不相信，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陶铸这些同志，去年他们心里就真的相信什幺亩产土豆一百万斤、亩产小麦三十万斤、亩产稻谷十万斤！那些粮食堆在一亩地上有多少公尺高？可是他们就敢放这种牛皮卫星，向党中央报喜！度嗣祥毡ā返牵　醒氲缣ú╭　娑　恕？墒悄阒醒肓斓既ㄍ既烁苤庖惶茁铩＝泊┠要　要　涫凳呛茏运降亩　铩！？

彭德怀说：「所以我讲去年的问题总根子在老毛身上。没想到他翻脸不认帐，又要反右倾。上午散会时，我气愤不过，才当面操了他的娘，解气。」

黄克诚说：「你声音低一点……我的经验，当右倾并不那幺可怕。既然当过十次，也就不怕有十一次。尤其是和平时期，谁还会要了你、我脑袋不成？

只要挺得住，到时候总自有公论。何况你写信的时候，我人还在北京，怎幺牵强得上？讲到天上去，我们的政策也不能叫老百姓饿肚子。」

彭德怀说：「老毛要整我，砍了脑壳碗大个疤！就怕党内军内，一批好同志、老战友，受我的牵连……又要反右倾了，乡下农民怎幺办？雪上加霜……我们却是干瞪眼，毫无办法！」

黄克诚担心彭总又扯出想效法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那类话来，忙说：「老总，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你是共产党的元帅，我是解放军的大将，不是地方军阀。地方军阀才有私人的敢死队。时代不同，形势也不同。祸从口出，你要警防祸从口出。」

彭德怀说：「那好，起雾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回去服两片安眠药，睡大觉。要塌天，他娘的就塌吧。」

黄克诚站起身来：「下露水了。我们今晚上什幺都没有讲，只是乘凉，只是乘凉罗。各人拿各人的板凳？」

彭德怀目光锐利，朦胧夜色中，彷佛看到有人影在山坡下树影里闪动。彭德怀一时又火了，身手矫捷地几个箭步冲上去：「什幺人？为什幺偷听？」

树影里闪出两名身佩短枪的一中队干部。他们向国防部长、三军元帅彭总立正，行举手礼：「报告首长！我们是值日巡逻，路过这里。这幺晚了，首长还没有休息？」

彭德怀笑了：「原来是你们……我在草坪上乘凉，要不要上来坐坐？」

两名一中队干部说：「谢谢首长，我们还要去巡夜。」

第三十二章　四大文臣失去自我

　会议变了气候，庐山转了风向。

毛泽东登高一呼，各路诸侯应声如雷。原本观望犹豫的，检讨左倾缺失的，痛感去年犯错、认同彭总观点的，现在一一转向，立场鲜明：坚决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线，捍卫大跃进，捍卫总路线。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党的高级干部：跟对了路线，缺点可以变成优点，罪责可以变成功绩；反之，跟错了路线，一切皆错，优点越多问题越多，成绩越大错误越大。经济服从政治，政治领导一切。十来个省区部分地方闹粮荒，饿死人，比起党的政治路线、领袖崇高威望来，小巫见大巫。何况所谓的饥荒灾情，都是被彭德怀等人有意夸大了。毛泽东主席说，去年粮食产量没有翻一番，至少也增产了三成，粮食都到哪里去了？现在下面普遍瞒产瞒粮，情况严重；有人把小灾说成大灾，缺粮说成饥荒，居心叵测，志在夺权。

毛泽东最感痛心、失望的，是身边的几位大秀才在山上的表现。一个个把他们从布衣党员拉扯成党内高干，舞文弄墨舞成了正部、副部级人物，翅膀硬了？中央的部级相当于军队的兵团级，正部级相当于上将，副部级相当于中将。多少江西苏区九死一生熬过来的老红军，大部分人的待遇还只是个上校、大校，连个少将都够不上……周小舟、李锐两个投向彭德怀，老乡关系，趣味相同，还勉强讲得过去；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四个也思想上倾向彭德怀、张闻天，算怎幺回事？特别是陈伯达，去年还算个大左派，今年却也向右转了？可见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动摇性，跟风跑，远不如工农出身的同志立场坚定。谭震林这样的人就不承认去年有什幺大错。

没办法，周小舟、李锐欲投向谁，由他们去。交不亲，养不家嘛。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四个，却是理论上、文字上仍要倚重的帮手，起码现阶段甩不开，须臾离不得。况且一下子换掉这幺多大秘书，也会青黄不接。

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晚饭后接获通知，一起来到美庐时，毛主席已在楼上书房里等候。

毛泽东没有起身，也没让四人立即就坐；而让他们像四名普通士兵那样站成一排，逐一相问：「陈伯达！」「到！」「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是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同一年，做了主席的秘书的。」「好，四人之中，你年岁最长，资历也最老，先坐下吧。」

「胡乔木！」「在！」「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一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是一九三 0 年入共青团，一九三五年转为地下党员，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跟了主席做秘书至今。」「好，你和周小舟同岁，小舟看样子是要远我而去了。先坐下吧。」

「田家英！」「是！」「你呢？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家英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三八年入党，四八年起跟了主席做秘书至今。」「好，记得你和岸英同岁，和岸英曾是朋友吧？先坐下。」

「吴冷西！」「在！」「你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一九三七年入党，同年到延安，那之后我一直是主席的兼职新闻秘书。」「好，四人之中，你和家英最年轻。坐下，都坐下了？茶、烟都现成，你们各取所需。家英，你动动手，替大家倒杯茶。」

田家英遵嘱起身取过暖水壶，先替主公的茶缸里续了水，再替伯达、乔木、冷西和自己，各人泡上一杯云雾茶。他注意到一向神情儒雅的胡乔木，今天心神不定，面露焦灼。

毛东泽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又很响地咳了咳，朝脚边的痰盂里吐一口，说：「你们四位啊，都是一九三七年的老延安了。资历最浅的家英，也跟了我十一年了。我不摆老资格，也不算什幺长者，和你们算忘年交，总可以的吧？」

陈伯达、吴冷西几乎同时说：「主席是长辈，是师长。」

胡乔木说：「做人做学问，主席确是我们的师长，我们是晚辈，应执晚生之礼。」

田家英说：「我和岸英同年，一九四六年春上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和我像兄弟似的，同出同进，由我帮助他恢复中文。他一九五 0 年在朝鲜牺牲，我哭了三天……」

毛泽东见提到长子的牺牲，登时神色有些戚然：「昨天我讲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的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中国人重男轻女，我是没有后代的了。」

陈伯达暗暗恼火田家英，好端端提起毛岸英牺牲的话，引起主席感伤：「主席，岸英同志重如泰山，新中国青年的楷模，永远活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上。」

胡乔木说：「毛岸英是民族的雄鹰，与祖国的蓝天同在。」

吴冷西说：「我们都是主席的后代，全国的青年一代都是主席的子女。周总理没有亲生子女，他常对人说，年轻一代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毛泽东释然地笑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在这个问题上，总理确有见地。

现在的问题是，去年闹了一场大跃进，我在经济问题上闯了些祸，作了大半年检讨，还是有人不肯放过。这次到了山上，更是感到众叛亲离，好象要做孤家寡人了。包括你们四位在内，都公开半公开，地上、地下的，发表了不少高见吧？有些言论，不大好听呢。传到我耳里，我不和你们生气。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就是征询你们的意见，还要不要在我这里工作下去啊？翅膀硬了，本领大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你们不要急于答话，听我讲完。志同则道合。

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好合好散。况且十几二十年来，你们也不是替我私人工作，是替党中央做秀才、文字秘书。我和你们相交一场，生意不成仁义在，不会为难你们。甚至安排出路都想过了。你们不要插断我，我有言论自由嘛。

伯达可以到中央党校做高级研究员，乔木可以去做文史馆馆长，都是正部级待遇；家英回四川做省委常委，兼某地委书记；冷西去做驻外记者，保留部级副部级待遇。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意见，先征求你们自己的看法，才能和少奇、小平同志他们打招呼，最后交中组部下任免通知……」

下逐客令、放逐令了？四位文臣如同遭了雷击，登时目瞪口呆，身子骨都散了。

陈伯达不等毛主席说完，已经落下泪来：「主席，你这话对我，有如晴天霹雳。我二七年入党，后去苏联学习。二九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地下党、北方中央局工作。说实在的，我当年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领袖。三七年到延安，做了你的秘书，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我已经在你身边二十二年了，怎幺可以离去？思想感情、事业理想，都无法离去。宁可降级，受处分，当一名普通的资料员、缮写员都可以，都可以！」

毛泽东说：「好了好了，你陈伯达三十年代初就贵为教授了，怎幺可以让你当什幺资料员、缮写员呢？这些年你一直紧跟我的嘛。五三年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我派你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五四年解决高饶问题，我派你兼任中组部副部长；五五年出了胡风问题，我派你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同年掀起合作化高潮，又派你兼任农业部副部长；五六年搞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派你兼任商业部副部长；去年发动大跃进运动，我又派你去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你是我的马前卒，满天飞，得力干将嘛。能说我不信任你、器重你？你既是愿意在我这里工作下去，可否清理一下近半年来思想上的彷徨、摇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遇到风浪就动摇，缺乏工农干部的坚定性呢。」

陈伯达掏出手绢，抹干眼泪，忠诚地笑着：「一定一定，我一定把近半年来思想上的动尧彷徨彻底检讨出来，写成一篇心得式大会发言。发言之前，先请主席修改、审订。」

眼看陈伯达顺利过关，胡乔木红了红眼睛，心情沉重地说：「我愿意向主席、向中央交代清楚上山以来，自己的一些自由主义言论。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学习了二十二年，一直把主席当成自己的师长。可我一直是名不合格的学生，身上的书生意气、骄娇二气很重。常常为了文字上的事和主席争，有时甚至不知天高地厚……但主席从来没有计较过，改变对我的信任和使用。我常在事后自责、后悔，觉得对不起主席，干扰了主席的情绪。」

毛泽东说：「乔木有个特点，爱和我争文字。有时为了一个词，可以面红耳赤。他的优点，只是和我个别争，私下争。他少和我争政治、政策、方针。

总体上是拥护的吧。事后也很少闲言闲语。只是这次到了山上，不知吃错了什幺药，还是受到什幺气候的影响，卖弄博学鸿词，坐而论道，言必称魏晋，不知有汉了。是不是这样啊？」

胡乔木眼睛热辣辣的：「是的，主席批评的对。我认错，愿作深刻检讨。

二十几年工作上的顺境，我的尾巴翘起来了。到了山上，小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情调大发作，忘了自己的一点成绩、一点进步是哪里来的，谁栽培、教育出来的……扪心自问，单是主席能宽容我在文字上的固执脾性，我就应当知足，知道自己追随、服务的是最难得的一位英主。我这不是封建思想，是肺腑之言。记得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历史剧《屈原》中，通过使女婵娟，说了这样的台词：你是太阳，我只是月亮。没有太阳，我就没有了光亮……这，也是我现在的心情，离开了太阳，我就什幺都不是了，只是黑暗，茫茫宇宙那无穷尽的黑暗。」

毛泽东向来厌听当面阿谀之词。但胡乔木说得如此真诚，如此艺术，他不能不为之所动，毕竟心里还是十分受用的：「乔木啊，你也是不愿离我而去的罗。可以可以，你我翰墨之交，一时也扯不断，理还乱。至于你和你的三朋四友在山上公开、半公开发表的一些高论，正确的，半正确的，完全不正确的，可以自我清理一番，写个文字材料出来，就可以了。田家英、吴冷西，你们二位哪？」

田家英早就捏两手冷汗了。他自然不能在这种时刻离主公而去，尤其是回四川工作，落在李井泉手下，绝无好果子吃，弄到身败名裂境地。这次在山上，私下和李锐议论过几次主公的长短，甚至说过「今后若能离开中南海，要给主公提三条」这类犯着大忌讳的话。李锐是决不会出卖朋友的，但会不会传到二周耳朵里去？二周再传开去呢？那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田家英见主公正默默地盯住了自己，心里打个激凌，低了低头说：「主席，我在山上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发了些我的职务、年龄不应该发的议论。我主要是不满意李井泉同志去年的一些做法，为了水稻密植问题，在成都和他吵过架。我也私下抱怨过主席支持他、器重他……这是我犯下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党内，我是名后生晚辈。乔木同志是主席的学生，我则是学生的学生。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之前，我是成都师范学校学生，延安是我成长的摇篮。我和乔木同志、康生老师他们都说过，若不是有了毛主席，我顶多做小学教员。我这是心里话，不是感恩戴德。我和岸英同岁，主席既是领袖，更是父辈……我要是对主席有二心，今后死了都无颜去见岸英……」

毛泽东盯着田家英好一刻。看起来，对这个年轻人，看在岸英的份上，饶他这一回了：「男儿有泪不

轻弹，只缘未到分手时。可以，家英啊，抬起头来，擦擦眼泪。无非把几句尴尬话讲清楚了，仍留在我这里工作就是。今晚上所以找四位来谈，其实我也不愿意你们离去。带了你们这幺多年，说彼此间没有留下些感情、友谊，怎幺可能？举贤不避亲信，我对你们每一位，包括小舟、周惠、李锐这些人在内，都是破格提拔的。其它常委同志的秘书，水平高的也有，比如少奇的秘书邓立群、恩来的秘书宋平等，就没有提到和你们相应的职务上来。也算是在我身边工作的人一点特殊化吧。对了，还有个吴冷西社长，三十岁不到就把全党的新闻工作交给你管，出任新华社社长，出类拔萃了呢……你也表示个态度？」

吴冷西恭顺地点着头：「是！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我才十八周岁，主席把我当成一株苗子来栽培。记得王明、何凯丰都讲过风凉话，说主席对我是拔苗助长，成活率有问题……打那时候起，我也是少年心性，就立下志向，要成活，要长大，要替主席争气，争脸子。进城之后，主席仍让我做兼职新闻秘书。

我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国际舞台上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世界共运史上的旗帜意义。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工具。我平日比较注意言行，习惯听得多，讲得少。这次在山上，也参加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聊天交谈。但少发言。我的错误是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但向主席汇报朋友间的私下交谈，又像打小报告，心情矛盾。如果做了，感到无颜再天天见到一起的同事、师长呢！」

吴冷西把自己不愿打小报告，说得那幺严肃认真、老实巴交，毛泽东忍不住笑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也跟着笑了笑。

毛泽东说：「革命领导者，也惜才养士。你们都算我的「士」吧。士有士志，人格自尊。这个我不勉强。但你们作为我的文字助手，总得和我配合才行。不然我说东，你们说西；我说南，你们说北，南辕北辙，怎幺行？」

四人之中，陈伯达年长，立即代表大家表态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

我们几个起码也应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主席保持一致。就是说，要一如既往，服从使用，要让主席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你们三位，同不同意我这说法啊？」

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都觉得陈老夫子替大家找到了台阶，连连称是。

毛泽东这时提高了声音说：「那好！一管笔在手，敢搦孙吴兵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山上出了小集团，属反党性质。你们是否感到突然啊？中央已经掌握了证据，彭德怀的那个〈意见书〉，不像他本人宣称的那幺简单，而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他和洛甫等人紧密配合，要夺权，要和党中央算帐，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帐，要改变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

我已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通了气，也是顺应多数同志的要求，作出反击。这在我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原本是为了批左纠左上山来开本次神仙会的。事与愿违，招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只好改变初衷，停止批左纠左，转向批右反右。我告诉你们这些，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好让你们有个思想准备。中央的有关文件，还得由你们来起草。现阶段，严守机密。透出一个字，后果自负。你们都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四人一齐点头。内心里却如同响起了声声雷爆。太突然了。彭老总、张闻天他们不过是在党的会议上对去年的大跃进提了些意见，怎幺的就成了反党集团？太离谱，太不可思议了……可是，他们作为党中央的政治秘书，党主席的文字助手，得心应手的工具，却只能服从。稍有迟疑，稍有异议，都会被当作背叛而遭到严惩。

毛泽东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彷佛又看到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彷徨和迷失。其中，以陈伯达的彷徨程度最轻，吴冷西次之，胡乔木、田家英两人则是心情沉重。毛泽东明察秋毫地笑笑：「我看这样吧，你们四位也确有个思想转弯的问题。这次是一百八十度，需要一个过程。我替你们出主意，每人拟个题目，写出一篇文章，不用很长，两千来字就可以了，不超过三千字。文章做好了，弯子也转好了，两全其美。题目你们自己定，围绕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内容可以广泛些。各位以为如何？」

陈伯达思想敏锐，富论战精神，金鱼眼睛闪了闪，请战似地举举手说：「我已经有了一个题目！」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带点调侃的语气说：「伯达博通经史，学富九车，下笔万言，倚马可待。请报将上来！」

陈伯达说：「我的题目叫做「彭德怀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党的同路人？」」

毛泽东巴掌一拍：「好！挖到根子上了。我们党的某些高级干部，特别是某些拉队伍出身的同志，他们当初是抱着入伙、入股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完全不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终极真理。这种入伙、入股思想，几十年没能得到克服、改造，一遇适当气候、时机，就闹个人英雄主义，向党伸手，妄图凌驾中央。过去高岗是这样，现在彭老总也是这样。

伯达，你这个题目四通八达，文章很好做罗。」

陈伯达面露得色，看一眼胡、田、吴，嘴里说：「谢谢主席。主席画龙点睛，替我把核心思想都指点出来了，我只需查阅资料，斟酌文字了。」

毛泽东目光转向胡乔木。胡乔木向称党内第一笔杆，文章快手。他气度从容地说：「我想到一个题目，不知妥也不妥。上山之前，在一份〈内部动态〉上，看到天津市某位局长说，中国党内也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部分干部的活思想。就是到了山上，会内会外，也可能出现这种极端错误、有害的议论。但我本人尚未听到……题目也相当敏感。」

毛泽东眼睛眯缝了起来。他是很欣赏胡乔木的文思、文采的：「乔木啊，怕什幺敏感不敏感？山上已经出现了这种高论，而且不只一处。矛头直接指向我。史达林晚年问题，就是独断专行，个人独裁。我现在也成了中国的史达林，荣幸之至。好，继续讲你的题目。」

胡乔木说：「我的题目叫做「从十个方面，看毛主席和史达林晚年的不同」。这题目是大实话，文字长了点。」

毛泽东被搔住心里的痒痒了：「大实话好，我就喜欢用大实话写成的文章。白乐天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以来，年龄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洵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

清人李文治的一首绝句也说：「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沉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这些，都是强调文章要内容充实，寓有深意，才可以称为佳作。很好很好，伯达重理论，务虚；乔木重实例类比，务实。二位的文章正可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下面，是家英了？想出题目没有？一时没有也不要紧，可以宽限一、两天。」

田家英心里明白，此时此刻，他不能不有个鲜明的态度，不然极可能被划进周小舟、李锐一伙去。他举了举手：「我也有个题目，就是原原本本，以语录方式，把主席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

有关批左、纠左的重要批示、讲话，一一条列出来。这样，会内会外，山上山下，全党同志都可以了解到，最早提出批左纠左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席本人。这次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只不过是些马后炮，事后诸葛，弄潮儿。他们是想从主席手里抢过旗帜，冒充一贯正确。」

胡乔木暗暗叫好，家英真是个大智能之人。他欲以此一举，继续党内批左纠左的势头，不致因中央在山上反右倾，而波及整个国家经济。

毛泽东的眼睛又眯缝了起来。田家英近年来已有他自己一套，不可轻看了。后生可畏。他的题目是一柄双面刃，既可砍向左，亦可砍向右，就看如何使用。毛泽东笑笑说：「家英跟了我十多年，日渐成熟，懂得资料的厉害罗。可以可以，你就替我整理出这幺一个材料来，让全党上下看看，究竟是谁最早发觉了经济领域里的左的失误，而提出批左纠左的！正可证明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的虚伪一面，不诚实一面。既然那幺高明，去年大跃进闹得热火朝天之时，为什幺不站出来反对？那才叫做反潮流的英雄；等到中央批左纠左都大半年时间了，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才能发威放炮，为命请命，哪门子海瑞式人物？想当彭青天、张青天，得有点资本呢。他们有什幺批左纠左的资本？没有。只能说他们是居心叵测。家英，我授权你替我整理这个材料，尽量简洁明快些。下面，只剩下吴社长了。冷西啊，你有了题目没有？来个尾巴结大瓜？」

吴冷西一直在笔记本上写划着什幺，这时仰起脸来说：「有了，有了。结合我的新闻业务，我想从国际观入手，剖析一下庐山上的这场论争，和国际上的反华反共逆流的关系，和美蒋港英反动宣传的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某些人士对我三面红旗的诬蔑攻击的关系。通过剖析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及其背景，来做一篇文章。赫鲁雪夫同志就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讲我们的大跃进是左倾盲动主义，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喝大锅清水汤，三个人共一条裤子等等。总之，庐山上的这场论争决不是孤立出现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势力，是和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修正主义思潮遥相呼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里应外合……」

不等吴冷西说完，毛泽东即击节赞道：「果然是尾巴结大瓜，好，国际观好，登高一呼，把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势力，挂上美蒋台港的反华反共宣传，挂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修正主义思潮，有水平、有分量。里应外合这个提法好。冷西啊，看起来当年我在延安，没有白栽培你这株苗子呢。我没有拔苗助长，是你自己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伯达、乔木、家英也都是这样。」

吴冷西赶忙谦恭地表示：「全仗主席栽培，长期教育、鞭策。」

胡乔木、田家英心里又打一个激凌：「把庐山上的事扯上国际上的反华反共背景，新华社社长是要置人于死地了。」

毛泽东说：「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你们自己的努力才是最主要的。好了，你们四个的文章题目都很好，很重要。通过文章的写作，相信你们可以完成这次的思想转弯。我的经验，一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往往也是自我论战、自我超越的过程。给你们一天时间，可否交卷？」

正说着，机要秘书嗒嗒地敲了两下房门，进来请示报告：「主席，公安部罗部长、政保部谢部长已在楼下等候……」

不知为何，一听到罗瑞卿、谢富治的名字，四位文臣登时肃然起敬，笔杆子总是不如枪杆子的。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转过脸去对机要秘书说：「啊，已经过了半小时……去告诉罗、谢二位，再等几分钟，我这里谈话马上结束。」

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四人连忙收拾起各自的笔记本，准备起立告辞。

毛泽东摆摆手：「不忙不忙。我还要布置一下功课嘛。你们除了按时交卷，还要准备替中央起草有关反击文件；乔木、家英两位，平日和小舟、李锐他们往来较多，可否代我做点工作，拉他们一把？望其不远而复嘛……当然，不要告诉他们我说了这个话。归根结底，要看他们自己能不能觉悟，肯不肯回头。」

……四位文臣从美庐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半。各人都有一肚子感叹。事涉中央核心机密，他们再无勇气互敞心扉了。陈伯达、吴冷西大约觉得四人走在一起都有些不妥当，而快步离去，各回住处。

胡乔木、田家英结伴走了一段路。田家英看看林间小路上，前后左右皆无其它人影，终忍不住说：「今后，我们再不能和吴冷西谈论什幺了，太可怕了。」

胡乔木站下了点点头：「只谈风月，那就只谈风月吧。」

田家英说：「乔木兄，二十年来，你于我，既是师，又是友……我想告诉你一个感觉，每逢党内政治的紧要关头，在主公面前，人就失去自我。真是渺孝卑微得很。」

胡乔木说：「这没有什幺奇怪，朝朝代代，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和你一样，在重要的决策关头，必然被领袖的思想、胆识、气势所征服。像主席这样具备雄才大略的领袖，其征服力几近无所不及。不要说你、我了，连少奇、总理他们，都从来被其征服……我倒是想起古人的一首绝句：朝臣待漏五更寒，将军铁甲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功名不如闲。怎幺样？我是不是有点颓废主义了？」

田家英一时想不起乔木兄吟诵的这首绝句，出自哪位古代先贤之手了，遂苦笑着说：「身在核心层，高处不胜寒。你、我连出家当隐士的念头都不能有，连生存都感到困难。」

胡乔木说：「你比我小了十岁，没有经过什幺风浪考验。进入和平时期，要学会生存不容易。又不能不学习，不能不适应。主席最后提到要你、我去拉小舟、李锐一把，这话有深意。前一段我们聚在一起，口无遮拦很多次。你可以和李锐先谈谈，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不要再惹事了，也不要再天天跑一百七十六号。李锐豪爽，讲义气，相信他是个有肩膀的人，不会乱供一气。你、我也要努把力，保护一下，力争不要把他划进那个「集团」去。」

田家英说：「怕只怕泥菩萨过河……李井泉、柯庆施他们不会放过我。」

胡乔木说：「从今晚上的谈话看，主席还是很器重你，不会放手的。对了，你不是拜康生为师，尊他为「东海圣人」吗？你抓紧时间找恩师谈一次。只要康生态度明朗，当可保你此番无恙。」

田家英登时心里踏实了许多。自己真是一时糊涂，亏了乔木兄提醒。

说话间到了岔路口。不远处就是胡乔木所住的别墅。两人互道明儿见，分手。

胡乔木却在别墅外遇到杨尚昆同志。杨尚昆站下来和他聊几句：「我刚从少奇同志那里来。主席找你们四人谈过了？会议下一段，要转入批判「反党集团」了，布置你们着手起草有关文件了？」

杨尚昆是中央机关的大管家，资格老，任事细心，又具兄长风范，是胡乔木可以说上几句心里话的人：「杨主任啊，为了彭总一封信，洛甫一次发言，就弄出一个「反党集团」来？中央对他们进行教育、批判都可以，但不能定为「反党集团」，要对历史负责任嘛。」

杨尚昆以一根指头竖在自己的嘴皮上，嘱乔木老弟声音轻一点：「不要书生意气了，主席对你的器重，超过了其它秀才。你又不是不知道主席的个性，他决定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少奇、恩来、总司令都不想把问题搞这幺严重，但都无能为力。少奇同志晚上找我去，就是商量，要把「反党集团」范围尽量划小些，并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然是在经过批判斗争、教育挽救，彭、张等人有了深刻检讨之后。少奇说，主席已经答应，山上反右，山下还是继续纠左……我担心的是，彭老总脾气倔强，不肯低头……」

胡乔木苦笑着说：「以硬碰硬嘛。山上反右，山下反左，有这个可能吗？

到时候有关的决议文件，能不往下传达？又不是拉下一个什幺书记、部长，而是堂堂民族英雄、三军元师……」

第三十三章　林彪上山虎添翼

病夫元帅林彪上山，入住原国民党元老何应钦将军别墅。他本长住苏州一座园林里静养。三伏炎天旅途劳顿，上山后身体不适，保健医生要求他先服安眠片睡上一觉，养养精神，再去拜见毛主席。

黄昏时分，林彪仍睡得晕晕糊糊。叶群接到美庐值班室电话：「主席外出散步，会顺道来看望林总。」叶群赶忙找到保健医生、护士：「快快，让首长起床，给他吸两口鸦片，主席就要过来！主席就要过来。」

医护人员著实忙乱了一阵子。原来林总大小便失禁，又拉在雪白的床单上了。一拉一大堆，消化不良，气味难闻。好在这「何公馆」窗户高阔，通风良好，大卧室和客厅又各在一头，卧室那头的气味也就传不到客厅这头来。

林彪被擦洗乾净，换上整洁的军便服，踱步到客厅，端端正正地坐下，迎候主席莅临。主席下顾，无疑是个殊荣，特殊礼遇。须知一九四九年入住中南海后，都是毛主席把老同事、老战友一一召到他的菊香书屋去谈话，赏饭，而很少下顾他人住处。

说是进城十年，毛主席只去过一次少奇一家所住的福禄居。这次在山上，毛主席下顾其他领导同志的住处，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毛泽东拖著根当作手杖的竹棍进入「何公馆」时，他的随从人员都留在了院子里。林彪、叶群肃立在门口恭迎。依例是一声「主席好」，先敬礼，后握手。毛泽东把竹棍递给叶群，拉著林彪的手走至沙发坐下，以关爱的眼神问：「育容啊？病情有所好转了吧？你气色还不错嘛。」

林彪身子坐得笔挺，清秀而苍白的脸颊上泛著些许红润，不大像个病入膏肓的样子：「报告主席，我还好，还好，谢谢关心……路上受了点暑气，早上到后应当先去看望主席，但医生不同意，现在是保健医生说了算，还有叶群总指挥。」

叶群正好端了茶壶、茶杯上来，先给主席敬茶，再给林老总一杯白开水。毛泽东面前的茶水只是个摆设。他外出从不饮用他人的茶水。包括最亲密战友家的茶水、食品一概不用。喝的吃的，总是由他的贴身卫士随时带著。这些都是为了生命安全，万无一失。

毛泽东说：「叶群啊，你替中央照顾育容同志，有功劳也有苦劳罗。这方面，你比蓝苹强，她就很少

照顾我，只照顾她自己。」

叶群说：「谢谢主席多年的关心爱护。蓝苹同志读书多，学问大，能帮主席参谋工作，我只怕连她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上星期，她代表主席去了一趟苏州，传达了主席的有关指示。我就对林总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身体再不行，这次也应当上山……」

林彪见叶群嘴碎，话说得庸俗，便瞪上一眼，打断了她的话头：「我身体很好，病情是被他们夸大了。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可以随时上阵。无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面对阶级敌人，我都会狠狠揍他狗日的！」

按保健医生规定，因林彪怕风怕光怕水怕吵闹怕烟味，任何人不得在林彪面前吸烟的。毛泽东当然无视这「五怕」，照旧拿出烟来，叶群还乖乖地给点上火，当著林彪的面，吞云吐雾起来：「很好很好，如果身体可以，是应当出来做些工作了。育容，你的伤病，前前后后，也养了十年之久了吧？」

林彪挺了挺身板，两手放在膝头上，恭恭敬敬地回答：「辜负了主席的栽培、期望。其实，我本人也早就想出来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军队的、地方的，都可以。我是遵守纪律，服从分配的。」

这时，毛泽东看了叶群一眼。叶群懂规矩，主席是示意回避。她惺惺作态地起身：「主席，你和老总谈吧，我去院子里招呼客人们。」

叶群离开后，毛泽东说：「育容，这次要你上山，是中央要借你一臂之力，参加政治反击。」

林彪眼睛闪亮一下：「山上出事了？我已有预感……」

毛泽东说：「彭德怀十四号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张闻天二十号有个三小时的长篇发言，都是否定去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央，指向我。他们会内会外扬言，中央去年犯了路线错误。彭、张下面，还有一小批摇旗呐喊的人。政治局已经作出判断，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纲领的。中央不能将就他们。将就他们，就是将就了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将就了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我来看你，就是先给你通气、交底。」

林彪目光坚定，锐厉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服从主席，紧跟主席，谁反对中央，反对主席，就狠狠批斗他狗日的！我主张摆开阵势来批斗。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坚决拉下马！」

毛泽东说：「林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中央如虎添翼。搞党内斗争，不同於对敌人开火，要讲方式、策略。对犯错误的人，在和他们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还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关键在於捍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其次才是人员处理。」

林彪说：「主席从来站得高，看得远……这次要解决彭德怀、洛甫的问题，特别是要动老彭，恐怕是个大手术。」

毛泽东说：「是罗，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一场朝鲜战争下来，老彭名满天下，也是事实。当年你不肯挂帅出征嘛，不然国际英雄的名誉就是林总的了……好了，不说那些了。育容你晓得，他和我吵了几十年，我都忍了。这次是不想忍下去了，长痛不如短痛，迟解决不如早解决。这就涉及到中央军委四总部几大摊子。正如你讲的，是个大手术。」

林彪彷佛意识到什么了，他还从来没有统率过全军工作，遂扬了扬眉头说：「我主张快刀斩乱麻！山

上闹事，山上解决。必要时，我建议召开中央全会通过决议。」

毛泽东笑了笑，彷佛看到了林彪心里的小九九。但此种时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还是先开小会，后开全会吧。如果你身体还能坚持的话，可不可以出来接任彭的职务？你先考虑一下，过两天回答我，如何？」

林彪知道，回答毛主席提出的这类重大职位任免，一定要沉著谦逊，切忌表态过急。如果你急於得到，毛主席是绝不给予的。於是他以诚恳的目光，勇敢面对领袖的审视，绕了个弯子说：「老彭最坏的毛病，在於他的目空一切，个人英雄主义，骄傲得很，十个元帅，十个大将，除了朱总司令，他就看得上一个黄克诚。人家讲他们是父子关系。」

毛泽东问：「彭和黄是父子关系？大约不是年龄意义上的吧？老彭是一八九八年的，黄克诚是一九 0 二年的？」

林彪点点头：「要下，彭、黄应同时下。帅下将不下，日后很麻烦。这个建议请主席考虑。」

毛泽东说：「除了黄克诚，也还会有另外一些人……当然范围不能太大，能争取过来的，尽量争齲那么，谁来接替总参谋长一职？」

林彪心里有数，关於新的总参谋长人选，毛主席大约早就意属罗瑞卿了。但领袖心事，不宜点破，而说：「还是主席指定吧，十个大将，除了黄克诚要下来，谭政已是总政治部主任，萧劲光主持海军，陈赓负责哈军工，许光达负责装甲兵，王树声负责军事科学院，粟裕、徐东海、张云逸养病，剩下牛高马大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了。」毛泽东再又深吸一口烟，把云呀雾呀绕进肺腑里去：「你是否想提名罗长子？」

林彪一脸谦恭的笑意：「只是摆了摆十个大将的现况，不算提名。总长人选，请主席指定。」

毛泽东不动声色，忽又话锋一转：「育容啊，我还是有些担心你的病况……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行，考虑到今后主持军委工作繁重、累人；那么在其他几个元帅中，谁来挑这副担子比较适合？」

林彪登时觉得脊梁骨升起来一股寒意，浑身打了个冷噤。毛泽东刚刚有所许诺，就又要收回钓饵？真是的，几十年了，他老人家对任何人都留一手，玩一手，有时简直把人玩的晕头转向。

娘的，老子可是不吃这一套，大不了，仍当甩手元帅，百事不探，回苏州养病去……林彪此时刻不能表现出任何的疑惑不悦，而是君子坦荡荡，无所讳言：「总司令年纪大了，向来不大管事；刘帅去年刚犯过军事教条主义错误，身体也不大行……主席要我推荐，我就推荐贺龙。」

毛泽东了解，林彪和贺龙一向关系平淡，此一推荐算出以公心吧。不过还是要问：「育容啊，十个元帅，除了朱总、彭总、刘总、贺总加上你林总，也还有陈总、罗总、聂总、徐总、叶总嘛，他们都不行？」

林彪向来心高气傲，轻易不把人放在眼里。当年率领第四野战军百万雄师，从东北黑龙江一直打到广东海南岛，现今元帅中谁人有此战绩？他定了定神，率性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主席啊，既然蒙你问起，我就报告一下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看法……陈毅同志人爽直，爱诗文，但历史上没有打过几次胜仗。

人讲他是属於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式元帅。过去华东战场上，三野的几次大战役，都是粟裕指挥的，

人称粟裕为常胜将军。论军功粟裕大过陈毅，论资历陈毅老过粟裕；罗荣桓同志算我老搭档，他身体状况和我差不多，长期住医院，不宜担负过重的工作；聂荣臻同志分管国防科工委，主持「两弹一星计画」①，我党我军的长远战略利益所在，似乎不宜调动他，恕我直言，徐向前同志能够评上元帅，主要是他代表了红四方面军那座大山头。

张国焘跑了，红四方面军出的上将、中将特别多，都是打硬战打出来的；叶剑英同志嘛，历史上几乎没有统兵作战过，也是吃的老资格的饭，黄埔军校的教官啦。不然，我和徐向前两个黄埔学生都当了元帅，他个教官还只当大将、上将？」

毛泽东笑了起来：「你很坦率，也不无道理。我们的元帅、大将，一大半是黄埔出身……五五年授军衔，评定元帅、大将，主要看军职和资历。倒是五十七个上将，个个都是硬碰硬打出来的。不过，按你的标准，贺龙的军功也比较寻常罗。」

林彪说：「贺龙不同。他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杀我共产党人最残酷的关键时刻，在周恩来同志引导下，率领一个军的人马，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工农革命的第一枪。我们不能忘记贺龙的这个功劳。当然他有匪气，和周的关系也很密切。我想主席心里有数的。」

毛泽东说：「育容啊，谢谢你和我说起这些。若论资历，你、陈毅、聂荣臻、罗荣桓、彭德怀都曾是贺龙的部下罗，不是直属下级，也是间接下级。当然看干部不能光看资历，还要看功劳、看现在的路线立尝政治表现。你是中央常委，关於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事，我们暂时谈到这里。我还要和其他几位常委通气，再做决定。你刚上山，山上天气很凉，要注意身体。」

林彪起立恭送。叶群适时赶到，带来了那根打狗棍似的竹手杖。女人毕竟心细，注意到她给主席泡的那杯太湖特产碧罗春，连杯盖都没有揭开过。

毛泽东在一群卫士、医护人员的簇拥下，离去了。林彪忽然身骨子一阵发虚，又要拉肚子了。他没让人来搀扶，自己快步走向卧室，躺在床上去。他有一张特制的铝合金大床，无论到哪里都要命随行车辆带上。大床的中央有个可以在床头控制的活塞似的圆洞，下接金属便桶。多年来他只有躺在床上才能拉希如果新到一个地方来不及安装这张特制铝合金床，就只好拉在雪白的床单上了。

叶群没有传呼服务人员来协助，而自己动手帮林总宽衣解带，把林彪削瘦的臀部对准床上那圆洞，免得又撒得床单上都是。她问：「主席和你讲什么了？」

林彪拉稀，必出一头虚汗。他闭上眼睛，一面下腹部使劲，一面上嘴里呢喃：「什么都讲了，又什么都没有讲……娘的都是他要人家，人家要不了他……重在表现，干了大半辈子，打下江山，还要重在表现……娘的阿弥陀佛，又出高、饶事件……」

田家英约李锐到锦绣谷散步聊天。今后这样的闲情雅兴恐怕不多了。他事先报告了杨尚昆。杨主任说：「既是主席吩咐过，你就放心去谈。李锐年轻气盛，好议朝政嘛。他没在军队工作过，大约算不上「军事俱乐部」成员。」

黄昏时分，在一处静僻避风的岩壁下，两个延安时代的挚友抽著闷烟，相对无言。李锐长田家英四岁，忽见家英眼里噙著泪水……此时无声胜有声，彷佛任什么声音都是无聊，多余。满腹文章，往昔空谈，百无一用。

李锐到底忍耐不住，劝道：「家英，你的心情我理解，总是民为重，社稷为重。但对老夫子的讲话，我们不要太过沉重。他还是左右开弓，只是对右边一掌如五雷轰顶。」

田家英眼里的泪花隐去：「不是沉重不沉重，马上就要划「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了。」

李锐张大嘴巴，瞪圆眼睛：「又一次引蛇出洞？在党的高层也搞这一套？一手遮天，我说老夫子是一手遮天。」

田家英说：「岂止是一手遮天，简直是乾坤颠倒！经济大紧张，十来个省区出现饥荒灾情，他又不是不知道……前一段还批评我和乔木尽给他送消极面材料，说所谓的农村灾情，实际上是农村地主、富农的代理人钻进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对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实行阶级报复。」

李锐说：「亏他想得出……把一切不利因素往他那个阶级斗争理论上套，以为万事大吉，人家就不敢出声。」

田家英警觉地望了四周一眼，确定无人「旁听」之后，才悄悄说：「已经找我们四人谈了话，伯达、乔木、冷西和我。布置每人写一篇反击文章，通过写文章来达成思想转弯，一百八十度转弯。之后著手起草批判「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文件。」

李锐低声叫道：「天爷！忧国忧民，讲了几句话，就是「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还有这样蛮不讲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我敢说，这是要制造历史冤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田家英说：「执国柄者，才不考虑什么历史不历史。况且历史从来是征服者、得胜者的历史，称为「正史」，其余都是「野史」。」

李锐说：「不见得。只要把时间拉开来，几十年，至多一百年，终会真相大白。一部《三国》，一部《水浒》，以及《封神榜》、《金瓶梅》、《官场现形记》等等，就胜过历代官家的所谓「正史」。历史是由后人写的。」

田家英说：「主公只管生前，不管身后……昨天晚上，从美庐出来，乔木也很灰心，他给我念了一首前人绝句，「朝臣待漏五更寒，将军铁甲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他说，他已经很疲倦……我呢，昨天也是通晚睡不著。十六岁到延安，十七岁入党，投身革命大家庭。后来做了主公的秘书，我敬他如父辈……以为遂了少年志愿，跟上了一位明君、英主。现在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落到这个尴尬位置上，想出家归隐都不能……真想眼睛一闭，什么痛苦都没有，多好……」

李锐一把抓住田家英的手：「不要胡说，不要把前景想得太坏。你的道路一帆风顺，没有挨过整，吃过革命的苦头，一受挫折就经受不起……当然，这不是你、我个人的挫折，是整个党和国家的挫折。但我不认为是大倒退，只是一次大挫折。相信到了一定时候，老夫子会明白过来、会回头的。况且也不是老夫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大批党内高干，不懂经济又要蛮干……我们这个党啊，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就时右时左，一路摇摇摆摆。

左的问题更是根深柢固，以左为本，以左为荣。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著想，乔木和你两人都不能倦勤，萌生退意。这种时刻撒手，形同犯罪。只要你和乔木一走，上海柯大鼻子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就会钻到老夫子身边来！你不是讲去年差点就调来了，为少奇、小平他们所阻？那家伙和我同岁，却是机巧阴险之徒，一肚子的歪理论，专事谄媚迎逢，听说很会侍奉取悦蓝苹，走娘娘路线。」

田家英听了李锐一席话，深受感动。李锐面对逆境，却能从党的历史角度看问题，显得豁达冷静，或许正是他生命力顽强的表现：「放心，我不会跳崖，落个背叛革命的名声。你、我只有面对严峻的现

实。我初步推测主公的意图，这次要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彭、张、黄、周，你和周惠可能被涉入，也可能被宽要昨晚上主公倒是讲了一句，让乔木和我找你、找二周谈谈，拉上一把。意思是要二周和你争取主动，交代揭发问题……你不要急，听我讲完。还有人给主公打小报告，说山上有两个小团体，一个是「湖南集团」，一个是「低调俱乐部」。「湖南集团」主要是彭、黄、周、周；「低调俱乐部」是指我们几位当秘书的，包括乔木、伯达、冷西、你、我。而你还是两个小团体的联络员。现在看来，主公对「低调俱乐部」还是手下留情，昨晚找我们四个谈话，让带著问题上阵。」

李锐脸色发白。他本已隐隐意识到这次自己在劫难逃，经田家英之口说出来，还是感到强烈的震撼：「娘的，我还算联络员？为民请命，与有荣焉。老夫子也做得太绝情义了。人家彭总、张闻天真的反对了他吗？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还是站在他一边的嘛！怎么叫做新帐老帐一起算？说彭总和他吵了几十年，都是吵的工作、公事，并无私人利害；还有黄克诚同志，一位多么老实、正直、忠诚的老干部，打了多少胜仗，立下多少功劳，历史上十次被打右倾，三次差点丢掉性命，难道还要打他第十一次右倾吗？」

这回轮到田家英劝说李锐：「不要负气、顶牛，那会头破血流……乔木兄也担心你的湖南骡子脾气。皎皎者易污，娆娆者易折。乔木兄让转告，看在二十年老朋友的份上，共产党人能上能下，能伸能屈，得低头处且低头，是非曲折，后人评说。眼下最当紧的，是先过了这一关。他相信你有这个勇气、胆识。延安整风搞抢救，关了你一年多窑洞，后来不也还你清白了吗？」

李锐眼睛有些潮润：「谢谢乔木。他长我五岁，是我兄长加师长。一九三九年他到长沙，把我带到重庆，交给总理。三九年转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才认识你。他那时已是老夫子的秘书头，挂了中宣部副部长。二十年来，我们三人算同志加兄弟。

你转告他，我若榜上有名，根据延安挨整的经验，组织审查时，不推卸问题，不牵涉他人，自己揽下来，反而较有利。若有人揭出你们两位的某些言论，我可以揽过来。就是二周，我也估计周惠能过关。八仙过海怎么过？各显神通了。周小舟嘛，说穿了，他是老夫子湘潭乡下的亲戚子侄，总不致「灭亲」吧？」

田家英说：「乔木的意思，只要他和我还在岗位上，即使你这次真的上了榜，我们也会适时向主公进言，让你早日解脱……小舟和主公有亲属关系？头次听说呢。」

李锐说：「党内很少有人知道。我是在湖南工作时，听周礼老前辈偶然提到……唉！小舟那样正派、能干，那样好学不倦，原本前程不可限量。他也是性格悲剧，宁折不弯的……」

田家英说：「好了好了，不要光讲人家了，还是先想想自己的事吧。乔木和我的意见，你要争取主动，向主公认错、检讨，甚至讨饶，争取把你的名字拿掉。」

李锐一脸苦笑：「那也要我思想通了才行。明知自己没错，彭、黄、张、周、周都没有错，错的是老夫子本人，我怎么去检讨？怎么讲得出口？」

田家英批评：「看看，又顶牛了吧？你先前不是劝我，要忍辱负重，历史地看待当前处境？怎么轮到你自己，就左一个不通，右一个不行了呢？告诉你吧，林彪已经上山，主公如虎添翼……」

李锐不无焦躁地说：「林彪上山，是要取代彭总……给我两天时间吧。人的思想又不是机器，叫声转弯一百八十度，就立刻转得过来。家英啊，你、我都是无神论者。但这山上发生的事情，却像命中注定，难逃一劫。高高兴兴来开神仙会，批左纠左；现在变做批右反右，风生鹤唳，杀机四伏。我怀疑老夫子是疑心太重，小题大作。湖南乡下有句俗语：疑心生暗鬼，暗鬼打死人。又出类似高、饶的事

件，党内斗争，何时是了？彭、张绝不是高、饶……」

田家英说：「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大作。主公常讲，在某些事情上，他是要防卫过当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好了，我们不要再发这类敏感牢骚了。乔木讲，应尽早结束山上这场纠纷，大家尽快下山去抓工作。相信大多数的中央部长、省委书记都是这种心情。」

李锐说：「顺从一人，辜负天下。或许只有先顺从一个人，才能尽量不负天下人？真是奇怪的逻辑。替我转告乔木兄，请放心，我会顺从和服从。我还有点肩膀，能担一些责任。宿命，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否则无法解释这一切。」

听李锐再次感叹「宿命」，田家英忽然记起十多天前，他和乔木、小舟三人沿九十九盘下山，到东林寺参禅求签的事，遂说：「有个话，我还没有告诉你，本来乔木、小舟和我约定，要会议结束下山之时再告诉你和周惠……现在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权当文字游戏吧。」

李锐说：「这种时候，还有心情玩文字游戏？二十三日之后，我是一点诗兴都没有了。苦中作乐想吟哦一两首，句子全无。真正的心智闭塞，文思枯竭。」

田家英说：「我还是想告诉你，怕以后机会难再……那天，我们去东林寺求了签。小舟代周惠求了一签，我也代你求了一签。现在想起来，煞是作怪，那些签语竟像是某种警谕。当然还有待进一步应验。」

李锐见说的神奇，便问：「还记得吗？就说说，你、我凶吉如何？」

田家英博学强记，过目不忘，在中央秘书班子中人人服气。

胡乔木曾夸为活字典。但见他拍拍脑门，逐一背出那五条签语。

李锐也是个记忆力很强的人，且他大学生时代学过速记法，顷刻间已将五条签语记录下，并一一点评：乔木兄得签——我也谈禅，我也说法，不挂僧衣，飘飘儒洽；我也谈神，我也说鬼，纵涉离奇，井井头尾。罪我者人，知我者天，掩卷狂啸，醉后灯前——此签看似不著边际，却隐含禅机，主前程无碍吧；家英得签——廿年辛苦得从容，才尽筋疲少年翁，爱惜灯油坐枯夜，富贵堂前一梁空——此签不吉。家英你要担心呢。可老夫子仍然信任你，继续参予核心机密。显见荒谬；小舟得签——夜深残玉漏，鸡人报晓筹，披衣名利客，都奔大刀头——此签大凶。小舟果真难逃一劫？存疑；家英代我抽得一签——奋力推车过大河，提了油瓶买酒喝，从来祸福无定数，前路泥泞尽坎坷。打油俚句。看来我会吃许多苦头，终归保住性命？屁话屁话；最后是小舟代周惠抽得一签——品竹弹弦击罄，说书唱曲皆能。祈神保福禳星，牌谱棋经俱胜。此签倒是大吉，风流品性，安放到老夫子头上去都可以。看来，周惠有惊无险，……忽然，田家英神色紧张地晃了晃手，示意李锐住口……原来他们上边的岩板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有一群人正路过……田家英、李锐动作敏捷地各将身子紧贴崖壁上。他们屏声静息地听到，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陪什么人散步，边汇报：「二十三日晚上，已经十点半钟了，我路过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外，看见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从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出来……李锐一人先走，步子很快。主席上午刚发表重要讲话，他们几个又在晚上相聚？商谈了些什么？订攻守同盟？我当即上去拦住二周，问他们这么晚了，还在串门？二周神态极不自然，应付我说，黄克诚同志身体不适，来看望一下……可第二天，黄克诚照常参加会议，并没有生箔…彭、黄、张、周、周、李，他们之间肯定有名堂。建议中央对他们二十三号晚上的事，进行追查……」

接下来，田家英、李锐更是听到了他们所熟习的那个湘潭口音，又冷又硬：「物以类聚，他们无非气味相投，聚在一起发牢骚，骂娘，骂我是史达林晚年，专制独裁，个人说了算……不说这个了。林彪同志上了山，你们是老上下级，你可以去看看他。」

注①即五十年代中共开始研制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第三十四章　小舟托孤老兵本色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调整了会议分组，原先的六个讨论组合并成三个大组，以加强阵势，集中火力，深入揭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行。紧接著，各组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大组组长碰头会上的讲话：「前一段是对事不对人，下一段要对事也对人，因为事是人做出来的。彭德怀等同志既然作了那么多表演，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一下那些表演的性质和目的？不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他们，岂不是太不关心他们的存在了？」

周小舟、周惠仍在柯庆施任组长的第二组。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张闻天也仍在第二组。由於原第一组的人员并到第二组，全组已扩充到五十几人。张闻天已受命留在住处写检查，湖南二周成为众矢之的。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江华等人声色俱厉，一是要求他们老实交代上山后的一系列活动，二是要求他们揭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如何在山上组织小团体，向中央进攻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昔日见了他们态度谦恭的兄弟省市的书记们，昔日对他们抵制五风表示敬佩的中央各部委头头们，如今视他俩为异类，一个个瞪圆义愤的眼睛，彷佛早看穿了他们的鬼胎歹意，就等著这一天的到来，好痛打落水狗。

最不能理解的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四大秘书也变了调，加入了揭批他们的行列。天爷，胡、陈、田、吴还讲不讲一点道义良心？一星期之前，你们还视我们为挚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投，无话不谈的嘛！我们在湖南工作，甚少接触中央内部事务，那些有关去年中央决策种种，有关毛主席的专断作风、个人生活很不检点等等，本都是听你们私下聊天时聊出来的；要说犯下大的禁忌，也该你们占头份！怎么现在摇身一变，推得一乾二净？倒成了你们在上面护主心切，我们在下面的恶言攻击？

面对大组会议上劈头盖脸的批判、训斥、责骂，湖南二周却也各有表现：周惠颇为冷静，采行的是「软磨」方式，默默地听取，认真地记录，实事求是地认错、检讨，决不牵涉他人。对於那些来势汹汹但又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所谓揭发，他不急於辩解、否认，神色茫然彷佛没有听见。实在逼得急了，他乾脆闭上眼睛，作休息状，大有一种「聋子不听狗叫」的从容气度。气得组长柯庆施、副组长王任重直拍桌子，喝令他不得要无赖，装死狗。

周小舟则属於激烈应战型，对那些无中生有、似是而非的所谓深揭狠批，实施「硬顶」，人家揭发一条，他当即驳斥一条，寸土不让。人问他：「你上山后和彭老总搞了多少阴谋活动？」

他回答：「没有。什么叫阴谋活动？同志之间正常往来，喝茶、下棋、聊天，叫阴谋活动？那山上的同志，人人都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回答：「我从来不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没有党和主席，就没有我周小舟的一切。但对去年的工作，我是有看法。共产党人不应当隐瞒自己的观点。为了改进工作，向党的领导人提意见，正是对党负责任。」人问他：「你当过毛主席的秘书，为什么要攻击毛主席？」他回答：「我拥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他在经济工作中，特别是在去年的大跃进中，犯了独断专行的错误。伟大的人物也会犯错误，马克思、列宁都曾经有过相关的论述。」人喝斥他：「你敢说毛主席独断专行？你的右倾帽子铁定了，你是疯狂加猖狂！」他驳斥：「你们如果把我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肯定是个历史错误！毛主席今年以来不下十次肯定了湖南省委去年抵制五风是正确的，早在全党中、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传达。是忠是奸，历史总会还以清白的。」

周小舟态度恶劣、顽固，气得柯庆施们七窍生烟，要不是有碍党政要员的身分，都恨不能冲上去挥动

老拳。也有人暗中叹服，认周小舟儒雅书生，却是条汉子。

连著几天，周小舟、周惠二人开过批判会回到住处，唉声叹气，茶饭无心，闭门不出。工作人员都暗自为他们的健康、处境担心。每顿做了又香又辣的湘菜、米饭，两人总是胡乱吃上几口，就放碗筷。跟随周小舟多年的老炊事员实在看不过去，含著眼泪给两位周书记提意见：「人是铁，饭是钢，天塌下来，也要吃饱饭！你们这样不吃东西，身骨子会垮掉的呀！」周小舟安慰老师傅说：「多谢多谢，我和周惠不是不吃，实在没有胃口。放心，我们挺得祝顶多，下山后到洞庭湖去办农场，培育水稻良种。你若愿意跟了去，湖区有的是鱼虾螃蟹，乌龟王八，正可施展你的厨艺。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少受窝囊气。」

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周小舟仍然不失领导者的风范、气度。

关起房门，只剩下他和周惠两人时，才又气不打一处来：「周惠啊，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一堆烂臭泥……你、我一起工作十来年，我的个性你知道，最看不得党内这些弯弯曲曲的事，弯弯曲曲的人！」

周惠说：「这点你和彭总很相近，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粒。唉，可惜了，彭总那样一个大英雄，几十年出死入生，打了数不清的大战役，包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打趴下……他没有败在战场上，这次却要败在自己人手里，真是个历史的大讽刺。」

周小舟说：「所以我们不要乱招供，乱检讨。我敢肯定，这次会议批判我们，是个历史性错误。宁可生前受屈，也要身后清白。不是我们几个人有什么了不得，而是去年党中央、毛主席实实在在出了严重过失，导致国民经济空前紧张。你以为批倒了我们几个人，经济形势会好起来？适得其反，火上浇油，错上加错，他们还要栽更大的跟头。」

周惠说：「我佩服你的坚定性，也同意你对整个形势的看法。但你也不要硬顶，不要再在会议上公开说毛主席独断专行之类的话。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周小舟说：「我偏要说！他去年就是搞独裁，家长作风，和史达林晚年没有两样……唉！你以为低头认错，违心检讨，就会被轻易放过？这次在山上，我总算看清一些人物的面目了。我不是说柯庆施、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这些人。他们不顾国计民生，专事迎逢，一切为讨领袖欢心，有其一贯性，就那么个德行，面目清晰；我现在最痛恨的，也是感到上当受骗的，是交错了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几个文人朋友！自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起，相识二十二年了，这次才认出他们的真面目。那些关於毛主席犯下错误的话，那些关於中央的内部信息，难道不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如今竟然都成为他们批判你、我的材料，黑材料！你说世事上，哪有这样不讲廉耻的？」

周惠说：「或许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吧？中央的笔杆子，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能不转向、不能不紧跟。我不认同他们的做法，但我给予理解、同情。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总比大家被一网兜尽了好。」

周小舟说：「我不同意你和这团稀泥，没有党性原则。我想揭发，向大乡长揭发胡、陈、田、吴的有关言论，原原本本，一字不易，让大乡长知道身边的人对他的真实看法，可以促使他清醒。我觉得这才是对党中央负责任。」

周惠很少断然否定周小舟的想法：「不可以！你这是打烂仗。讲得难听点，是拆烂污，不可以……那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令中央难以收拾。你不是也听李锐讲过吗？把胡、陈、田、吴拉下来，柯庆施的那个大秘书张春桥，就极可能被安插到主席身边去，还有湖北的那个小白脸，也可能调去中央取代胡乔木。

那一来，主席身边就全是吹吹拍拍的人物了。偏主席老人家又耳朵软，平日就喜欢听好消息，甚至小报告。你想想看，那会出现一种什么可悲的局面？现在，好歹有胡乔木、田家英在他身边，总还能向他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报送一些灾情材料吧？」

周小舟不出声了。这时，有工作人员在外边轻轻敲了敲门，但没有进来，只从门板下端缝里塞进一封信。周小舟知道是小通讯员送来的。小通讯员是周小舟一九五一年在湘西搞土改时带出来的一名贫苦孤儿，视周书记为再生父母。

一看信封，知道是李锐的手迹。唉！如今连李锐那样豪气的人，都不敢上门了。牛皮纸信封贴了保密胶条。胶条揭不开，撕不掉，唯用剪刀才能剪下，一般用於中央机密文件的传送。

信封内只有一张便笺，写著：「已内定划为右倾反党集团，彭、张、黄、周，有小舟，无周惠。家英意见，小舟找主席认错，要主动，争取把名字拿掉。此条看后烧掉，切切。」

周小舟目光呆滞，脸色发白，如同遭了雷击似的，好一刻说不出话来。周惠则去洗手间，擦根火柴把字条连同信封一起烧了，纸屑也投入抽水马桶冲走，转回来劝解小舟：「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了。你还是主动求见主席一次，把一些事情当面汇报清楚。相信主席会念及旧情和乡情的。」

周小舟神色冷漠地说：「家英是一片好心，担著风险传信息，我只能心领。也可能是大乡长有意让他透气的……求见大乡长，去了谈什么？揭发彭老总？出卖彭老总？」

周惠说：「你去谈清楚自己的一些事情，就一定出卖彭老总？只谈自己，不涉及旁人嘛。」

周小舟说：「你想得天真。人家早就要我和彭总划清界线！这界线怎么划？彭总错了吗？你、我错了吗？总得让我自己可以说服我自己嘛。一个月前，大乡长还在表扬：白旗省有粮，红旗省缺粮，下游倒比上游强……」

周惠说：「我们总得过了这一关啊！以后日子还长著。你、我还只四十几岁，还有老婆、孩子、亲友一大堆。」

周小舟说：「告发彭总、出卖彭总的事，砍了我的脑壳都不能做！当初鼓动彭总提意见的是我，建议彭总写信的也是我。事到如今，却要我去坑害彭总……我晓得，上头需要的就是这个。我若做了，是可以得到解脱……可是那一来，我周小舟还算个人吗？恐怕连牛马畜牲都不如！还怎么在这世上苟活下去？人无良知，与禽兽无异！」

说罢，周小舟痛苦至极，泪流满面，低声抽泣。

周惠忙去洗手间扯来一条乾手巾，也是含著泪水劝道：「莫哭莫哭，千万不要有糊涂念头……天无绝人之路，……莫哭莫哭，外面有工作人员，叫他们听见，传出去影响不好。」

周小舟却泪流不止，抽泣不止：「周惠啊，我是难得熬过这关了……看在我们共事十年来、合作无间的兄弟情分上，求你一件事，求你一件事……」

周惠说：「莫哭，莫哭，你想讲什么，就都讲出来，不要闷在心上，闷出毛病来。」

周小舟哭道：「周惠，好同志，好兄弟，只一件事相托，今后我若有个长短，你要帮我把两个孩子哺

养成人，送他们读书，不要读政治，不要读文科，让他们学理工……我们的后代，都应当学理工……这政治，太丑了，太脏了，不是我们这种人搞得了的碍…还有我爱人，她还年轻，对我感情很深……你要劝她思想开通些，劝她找个好人改嫁，改嫁……我辜负了她，对不住她……」

周惠再也强忍不住了，一把抱住周小舟，陪著抽泣，哭做一堆……可怜这湖南省委的第一、二把手，去年被插白旗，今年有粮食支援兄弟省区度荒，如今反在庐山上遭到批斗，连哭都不敢出声，连哭都怕被人报告了上去。

两人哭了好一会，周惠忽然放开了周小舟，昂起满是泪花的脸膛，决然说：「小舟！你不对！你听我讲，人都会有挫折，有失败，但不能轻言生死！黄克诚同志不是讲，他历史上十次被打成右倾分子，有两次还差点被「处理」掉！他还不是一路熬过来了？况且，你也要替你的两个儿子负责，不要让孩子背黑锅，一辈子抬不起头……告诉你吧，要死，我早就死掉了，而且已经死过几次了？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在太行山十字岭战役死里逃生的事？」

周小舟也止住了哭泣。他把毛巾先递给周惠擦了脸上泪水，再接过来自己也擦一把。他心里木讷讷、空落落的，记忆、思维完全堵塞住，记不起周惠是否讲过死里逃生了。

周惠说：「那我就讲讲，或许有助你疏导一下思绪。是一九四二年在太行山上，日军以优势兵力对我八路军司令部实施铁壁合围。彭总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而率领司令部机关利用山区地形和敌人兜圈子，以一个警卫团的兵力四面堵击日军的几个师。战斗打得真惨烈，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下几名伤兵。那时我是司令部的政工科长。我和我的通讯员随部队撤退到十字岭的山腰上，子弹如同下雨点，四周都是战士们的尸体。但见彭德怀总司令骑在一匹枣红马上，指挥部队快撤，大叫著冲出山口去，冲出山口去！不一会，彭总就率领一队人马冲出去了。随后山口就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封锁了，我们的战士一排排倒下。我的通讯员还要拉著我朝前冲。我说：坐下，坐下吧，硬冲是冲不出去了，如果被敌人发现，我们就自己结束自己。说著我们紧贴著山石坐下，坐在战友们的尸体堆里，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想……日寇的大部队过来了，就在我们身边走过，整整两个多钟头，就是没有发觉我们是两名活著的八路……你讲算不算奇迹？后来，我和通讯员返回八路军司令部，战友们见了，竟是这个一拳、那个一掌的打我们：家伙！还活著，你两个还活著！

彭总早上还问周惠呢？也牺牲了？快去给彭总看看，彭总会高兴得嘴巴都合不拢的……所以小舟啊，我的一个经验，人到无路可走时，就停下来，等一等，或许会有转机的。现在和平时期，受到挫折，比起战争年代的那种生死险境，算不得什么呢。你本人也在晋察冀军区工作过许多年的嘛。」

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原先安设的与北京三军总部、全国各大军区的通讯设施，全部撤除了，连同一部收发报机都被收走，听说全部移到前不久上山的林彪元帅住处去了。

彭德怀胃病复发，请假三天，没有出席合并后的第四组会议。保健医生向中办主任杨尚昆建议，根据彭总的病情，可否返回北京住院治疗？杨尚昆作不了主，彭是列席常委，下山须经毛主席亲自批准。毛泽东倒是立即作了批示：山上天高气爽，冷温宜人，有利治病，可以边休息边检查问题。杨尚昆作为红三军团的老政委、彭德怀的老战友，只能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悄悄通知彭总夫人浦安修上山，困难时刻，患难夫妻，或可给予安慰、照顾。

彭德怀得知保健医生自作主张，代他去向中办陈情的事后，很不高兴。他把几名工作人员召集拢来开会，交代说：「我在山上的事，我自己负责，和你们无关。你们也不要替我担心，仍按中央规定做好各人的本职工作就是了。你们跟了我这些年，彼此都有革命情感，值得珍惜。但你们记住了，一定不要卷到我的麻烦里边来。你们都有老婆孩子，卷进来付出代价不值。还是一如既往，公事公办吧。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要求，包括要求调离、各奔前程等等，都可以当面提出。怎么样？你们各人都讲

几句？」

几位工作人员彷佛不忍心看到彭总憔悴的面容似的，都没精打采地低著头，不吭声。

彭德怀笑笑说：「你们呀，还像群孩子呢。战场上，哪有不打败仗的将领？顶多，我在这山上也是打了一场败仗，总结教训，检讨错误就是了。你们不讲话，我可要提要求了，护士同志，等下替我去买回几条香烟来。一辈子没有抽过烟，近两天特别想，像犯了瘾。」

保健医生抬起头来说：「彭总，我反对。你不能开这个头，对你的胃病很不利。」

保健护士也开了口：「我也反对首长抽烟。同时还要给首长提三条意见，一是按时吃饭，二是按时服药，三是按时睡觉。」

彭德怀和蔼地看他们一眼，说：「好，我接受你们的意见。只是抽烟的事，我也应当有点小自由。尽量少抽几根，好不好？我要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嘛。」

说著，彭德怀发现平日虎头虎脑的警卫员，竟是两眼含泪，像受了什么大委屈似的，遂问：「娃子，你怎么啦？男子汉大丈夫的，有话讲，有屁放嘛。」

警卫员已跟随彭德怀多年，天天早起陪练拳脚，习得一身武艺，这时极不情愿地泪眼一抹，说：「首长，昨天警卫局开了会，汪副局长传达中央指示，说是根据情况变化，一百七十六号别墅、一百七十七号别墅的警卫工作，从现在起调整职能，变保卫为监护。话讲得很难听，说要保证首长不自杀、不逃跑……呜呜呜，我服从命令，但思想不通，就是不通……」

彭德怀眼睛里冒出火星子，脸孔涨的通红。但面对自己日夕相处的工作人员，他很快平静下来，苦笑著说：「很好嘛，过去也是这么保护过王明、高岗的。你们放心，我一不会学王明逃跑，二不会学高岗自杀。彭德怀就是彭德怀。况且我的问题，中央还没有作出结论。你们呀，就按警卫局的命令行事，我尽量配合，决不影响你们的前途。」

警卫参谋是名中年汉子，这时也眼睛发红地说：「彭总你要保重……警卫局还有个通知，要到这别墅走廊中间临时钉一堵间墙，并派专人守卫。你和黄总长各住一头，不得再碰面。上面怕你和黄总长搞攻守同盟。」

要在平日，彭德怀早就火冒三丈、吼声如雷地骂娘了。此刻却出奇地平静：「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事。划地为牢，就划地为牢吧！黄总长这次是受到我的牵连，对不起他。还有不有别的限制？比方准不准我外出散步？准不准我早晚打拳？准不准有人来看望我？」

警卫参谋报告：「没有，没有这些限制。并没有宣布首长属於监护居祝」

彭德怀坦然地说：「实际上是软禁。中央还没有作出结论，他们预先动作了。很好，我都知道了。你们尽管执行命令。」

接著，彭德怀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给讲了一段党的历史，江西苏区时期错误地在党内大反右倾的历史。黄克诚同志那时多次挨整。毛泽东同志本人就前后三次被划成右倾分子、富农路线，撤销他的红军政委职务。事后证明是博古、项英等人左倾嘛。所以在革命队伍内部，也常常会有各种误会、委屈，甚至冤枉。一个真正的革命同志，既要经得起敌我斗争的考验，也要经受得起党内斗争的挫折。不然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有句俗话：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就是这个意思。

听了彭总一席话，几名工作人员平静了许多。他们敬服的就是彭总的正直无私、光明磊落。

彷佛应验中央警卫局的有关规定似的，下午就有两起客人来看望彭老总。头一起客人竟是梅霞新和乾女儿林燕娇。见到两个年轻人、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小战友，彭德怀心里登时亮敞、温暖了许多，脸上也现出慈爱的笑容：「贵客贵客，真没想到你们会来，什么糖果都没有准备。来来来，我们一人提一把椅子，到阳台上去聊天。」

三人上到阳台，绕著一张小圆桌坐下。服务员送来一壶热茶，三只茶杯，退下。

彭德怀坚持著要给两位客人筛茶，边高兴地问：「好多天没有见到你们，怎么忽然又来了？而且两个一起来。」

小梅强装出笑容，一双明眸隐隐透出忧虑之色：「报告首长，前几天我多次提出想来看望你，总理都没有答应。今早上，总理却特意吩咐，说你的胃病犯了，让到医院约上林医生，来看看你……」

彭德怀听这一说，心里深有感叹，但又不便对年轻人说。这个周总理啊，总是在一些小事情上，替人想的很周到，体现出他对人的关心，他的人情味；大事上头，却紧跟老毛，一切看老毛的眼色行事，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林燕娇却是一副花容失色、神不守舍的样子。彭德怀问：「林妹子，乖女崽，你怎么了？来看我，也不笑一笑？」

林燕娇却是强笑不起，只是痴痴地盯住阿爸说：「阿爸，你还好吧？不是我不来看你，是有纪律……你人瘦了，胡子也不剃，头发也长了……」

彭德怀心里一沉，嘴上却说：「看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按时睡觉。一早一晚都打几路拳。不怕恶鬼，不敬邪神，阎王老子还离我远远的，哈哈哈……」

林燕娇说：「那就好……我还没有带娃儿去北京看爷爷奶奶哪。」

彭德怀说：「照去嘛，我又不是反革命，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们害怕，就是另外的问题。」

林燕娇和小梅都已经在山上的医护人员大会上听了有关传达，说山上的负责人中，出现了背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非组织活动，保卫部门正在清查。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严守纪律，不准串门，不准打听，不准私下议论，否则以党纪军纪处分。不过她们还是听到了悄悄话：这次在山上出了问题的大人物，有彭老总的名字。

彭德怀见小梅愣愣地盯著自己，目光中充满敬意和信赖，也就忍不住问：「小梅同志，你上回和我讲的你赣州老家乡下饿死人的事，是不是真的啊？有没有夸大灾情？」

小梅身子一挺，头一昂说：「报告总司令！千真万确。我要讲了假的，中央可以枪毙我！我和总理也反映过。但没有机会对毛主席说。有了机会，我会说，一定说！」

彭德怀见小梅一身正气，赞许地点了点头，旋又摇摇头说：「好女娃，情况很复杂。你呀，不要去说了，说了也没有用，听不进……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你可是戴不动呀……我的事，你们大约也多少听到一些风声了。不要紧，我们都是党员，还是要相信党，服从中央，对吗？」

小梅是个刚烈性子，秀发一甩说：「我不服！我是个小人物，但对於党内只让讲假话、不让讲真话，就是不服！饥荒又不单是发生在我们赣州乡下，我和一些工作人员都听说了，全国十多个省区都有灾情，都在饿死人，为什么还要使讲真话的有罪，讲假话的有功？党章上，许多文件上，不都白纸黑字地写著，共产党员应当忠诚老实，忠於组织，忠於人民？」

彭德怀很喜欢小梅爱憎分明、是非分明的个性。从这方面看，小梅要比林燕娇强。小林性格柔弱，遇事容易妥协忍让，委屈求全，不然就不会在四年前和老毛发生那档子事了。彭德怀慈爱地说：「小梅同志，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我对我这里的工作人员交代了，要他们一切遵照组织的命令行事，不要替我讲话，抱不平，那样会毁了大家的前程。我还和他们讲了党的历史，当右倾并不那么可怕，黄克诚、毛泽东等人都当过右倾，挨过整……你们年轻，不懂党的这些复杂历史。列宁说历史是沿著螺旋形道路前进。螺旋形就是绕圈子，有时绕了一圈又一圈，结果发现绕回到原地。所以现在我很坦然，右倾就右倾，起码我可以保留意见，让事实、让时间来说明问题嘛。」

林燕娇忽然颤著声音说：「阿爸，不怕你批评，我心里有个感觉……是不是过去封建时代那样，我们党内也有皇上，只许大家服从，要天下人都侍奉他啊？」

彭德怀眼睛瞪圆了：「小林！要注意你的情绪。很不健康，也很危险，懂吗？你不要为了我，产生某些糊涂观念。你是革命军人，要服从党纪军纪。」

林燕娇噘了噘嘴巴：「我这么想的……也只是和阿爸说。」

小梅在旁加油添醋：「我也是这个想法。这两年，上上下下发生的事，哪里有半点党内民主？只能用出了皇上来解释。」

彭德怀听了两个年轻人的话，心里疼痛有如刀割。他身子一晃，眼睛都红了：「听著！我命令你们，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要为了我，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了！你们才二十几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和你们讲了半天，还不明白？革命是个复杂、曲折的事业，在革命队伍里，要禁受得起误解、委屈、甚至冤枉的考验！我的事，你们千万不要牵扯进来。你们参加革命才多长时间？就算你们上过朝鲜前线，也是个学生兵嘛！我嘛，十四岁投奔湘军吃粮，今年六十一岁，已经当了整整四十七年丘八，老兵一个！我要倒下，早就倒在雪山草地，倒在太行山，倒在西北战场上了。你们以为我没有打过败仗，一路都打胜仗？胜利了，和平了，就有人吹嘘谁谁谁是常胜将军，放屁！哪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替他们脸红呢。所以你们两个放心，山上的这点困难局面，我会度过的。错了的检讨，没错的坚持，天塌下来也是这两条！我还要在北京的家里，等著你们去做客，等著会我的女婿，抱我的外甥呢！小梅，也包括你。」

一席话，说得林燕娇、梅霞新两人又敬爱又心疼，齐声答应：「我们听话，我们不闯祸，还不行？」

彭德怀宽慰地笑了，宽慰中带著苦涩：「这就对了。你们生活好，工作好，学习进步，我就放心了。小梅啊，上次许诺你进军医大学的事，怕是不行了。我一挨整，下面就没人听我的话，我也不便开口了。总后勤部洪学智同志，这次恐怕也要受我连累……我名为元帅，却没有办成女兵的一件事，真是个窝囊废！」

小梅不忍见彭总抱愧的样子，一把握住彭总的手说：「首长，哪里话嘛！比起乡下那些肚子都吃不饱的姐妹兄弟，我已是很幸运、很知足了！下山后我仍去参加进藏医疗队，军队编制，不就重新入伍了吗？以后有了探亲假，我先到北京去拜望你，替你做青稞粑粑，烧酥油茶！」

彭德怀紧紧拉住小梅的手：「好，好，我们一言为定。林妹子，你哪？你要向小梅学习，她个性比你开朗、坚强。」

林燕娇两手有些发抖，突然记起什么似的，打开随身带著的军用挎包，拿出两只印著洋文的药瓶来：「阿爸，这是进口的胃药，适合你的症状，止痛有特效。但平日还是吃你原先那个中药方子的好。痛得厉害时，才吃一粒……要不要到医院去，替你做一次全面检查？」

彭德怀接过两瓶胃药，心里很感激：「有个女儿当大夫，吃药就方便些，回头我交给保健医生，由他控制使用。我的胃病是老资格了，不用做什么检查了。你上回讲要带张小孙子的照片给我，带来了吗？我是个不称职的爷爷罗。」

林燕娇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一张小三寸的黑白照片：夫妻两人穿著军装，中间的小男孩挺神气地穿著海军制服。

接过照片，彭德怀笑得眼睛都眯缝起来，好惬意、开心：「好！军人之家，好。女婿很英武，小孙子更英武！长大了当海军？有种！我们的陆海空三军，以海军最弱……等孩子长大了，就该有我国的航空母舰、远洋舰队了。不像现在，只有一、两百艘炮艇，只能近海防卫……唉！去年我们没有那场瞎折腾就好了，大炼钢铁损失五十个亿，可以开办两支大型舰队了……」

这时，警卫参谋嗒嗒地敲了敲阳台门，报告说：「彭总，聂帅和叶帅到了楼下，看你来了。」

彭德怀一听说聂荣臻和叶剑英来了，连忙起了身，对警参谋说：「你去告诉两位老总，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林燕娇和梅霞新起立告辞。彭德怀有些不舍地说：「小林、小梅，我们就暂时分别了。下一段会议会越开越紧张，你们不要再来看望。不是我不想你们来，是避免你们受到影响。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事情过后，我当了老百姓，你们正好到北京去看我嘛！那时，也不会有小车了，我带你们骑脚踏车，去游故宫、北海，还可以坐公共汽车去颐和园、香山、八达岭长城。当老百姓好！和平时期，我这种人就适合当老百姓。」

梅霞新仍向彭总行军礼。

林燕娇心情激动，极想拥抱一下阿爸，甚至踮起脚尖，在阿爸脸颊上亲一口……但她终归站著未动，只是红著脸蛋、颤著声音说：「阿爸！我爱你……我永远是你的女儿！」

梅霞新在旁说：「还有我呢！我也是彭总的女儿……林姐，我们从阳台楼梯下去。」

彭德怀目送著两个女儿下了楼梯，倩影消失在树林里。他返回屋内，快步下到楼下客厅里。见到聂荣臻、叶剑英两位老战友、老同事，他又恢复了粗喉大嗓，骂骂咧咧：「两个老总啊！

我替六亿农民操了娘，你们还有胆量来看我啊？」

第三十五章　元帅劝降擒贼擒王

　在一九五五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评定十位元帅军衔时，是有严格的排名顺序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功绩为主，照顾资历。

在党内，朱、彭、刘、林、贺、陈、罗六位进入中央政治局，参与最高决策；徐、聂、叶三位则只是普通中央委员，属后座元帅。

聂荣臻和叶剑英是敬重、钦佩彭老总的，日常见面总是抢先敬礼、致候。彭德怀则是不拘礼节，无所谓先后。

服务员来上了茶，摆了烟，退下。

叶剑英诧异道：「彭总也抽烟了？记得你一向烟酒不沾。」

彭德怀一人递上一支，自己也吸上一支：「才抽了两天，真是易得上瘾，麻醉神经嘛。这个时候，你们还敢来看我？」

聂、叶两人尚不知道彭老总当面操毛泽东老娘的事。聂荣臻是个忠实汉子，说：「彭总啊，我们这些人谁没在党内犯过错误，作过检讨？你受了点批评，我和剑英就不敢上门了？」

叶剑英好读诗词，向称儒将，说：「人家是借酒浇愁，你是借烟烧愁。烟这东西，还是不要上瘾为好。熄熄火，都上了花甲的人啦，还吵架呕气，伤身体。」

彭德怀说：「好好，接受二位批评。我这个人就是嘴巴臭，不讨人喜欢。平日也想到要改改脾气，一遇到看不惯的事，就又忍不住，总是发过脾气才后悔。」

聂荣臻趁机劝慰道：「后悔了好。去向主席认个错吧！不然大家都下不得台阶，被困在这山上。我已听到不少盛市书记们的意见，都急著下山，回去抓工作。」

彭德怀被烟呛得咳了两声：「老毛派你俩来当说客的啊？他个党主席，就不肯找我谈谈？总要分个是非曲折嘛。」

叶剑英说：「彭总，大家都知道你豪爽忠直，爱駡人，有口无心。但你不够尊重毛主席。几十年了，全党就一个主席，应当尊重的嘛！」

彭德怀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剑英，你是个和事佬，党和军队都需要你这样的和事佬。我怎么没有尊重毛泽东？为了工作、事业、爱提个意见，和他争几句，就是不尊重？像柯庆施、李井泉、谭大炮那样的马屁精，那样跟在老毛后面溜沟子，我是学都学不来！对不起，我认为很无耻。」

聂荣臻说：「看看，又上火了吧？我们来看你，聊聊天，还是不要涉及其他负责同志的好。同意剑英的看法，彭总你是有不够尊重主席的地方。」

彭德怀说：「好好，就算我爱发脾气，冒犯过他。可他做为党主席，尊重了我吗？本来说好十三号上午十时去谈话，我去了，他却没有起床。回来才写了那封信，只是想个别反映一下对形势的看法。我的信十四号下午送去，十五号一大早，他就强加一个名字〈彭德怀同志意见书〉，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了！事前根本不和我打招呼，不是存心要整人吗？及至分组讨论多日，多数同志认同了我的信，并没有对我形成批判局面，於是乾脆在二十三号上午突然通知召开全体会议，亲自上阵，号召会议大转弯，从批左纠左变成批右反右！他这叫出以公心，光明正大？」

叶剑英摘下眼镜来擦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彭总，一些具体过节，我

们并不了解，或许你是真有委屈……看来，你和主席之间的误会，是越闹越深了。误会要解开，心结也要解开。」

聂荣臻说：「主席已经把问题提到路线高度来摊牌了。彭总，从历史上看，凡扯上路线斗争，事情就很严重了。建议你认真对待，认真思考，包括检讨……我和剑英都是为了你好。」

彭德怀顶牛说：「路线就路线，我才不怕他个鸟路线。我问你们，去年的经济工作，是不是左倾了？大炼钢铁浪费五十个亿，还不认帐？吃公共食堂，十多个省区吃出水肿病，饿死人，为什么还要死咬牙关办下去？是农民的性命要紧，还是他领袖的面子要紧？他这叫实事求是？我看他还在做去年的那个大梦，到处吹粮食多得吃不完，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叶剑英见彭老总越说越激烈，根本没有认错、做检讨的意愿，便深深叹口气说：「彭总啊，我承认你是忧国忧民，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但顶牛、吵架，不能解决问题嘛。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夺得江山，就是因为高度集中、统一嘛。解决农村问题也好，缓和国家经济紧张局势也好，还是要靠党中央、毛主席。我建议你想通这个环节。」

聂荣臻说：「剑英讲的在理。你彭总是全军副总司令，国防部长，加上我们几个元帅，还不是些丘八？中央分工我们管军事，管部队，管不了农村公共食堂、管不了国家经济嘛。那是书记处和国务院职份上的事情啦。说得严重点，涉及到党指挥枪的原则问题哪。」

彭德怀争辩说：「对！我们都是吃粮耍枪杆子出身，都是些丘八。但莫忘记了，我们不是军阀部队，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子弟兵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莫忘了，我们的地方军区兵营也好，野战部队的兵营也好，四周围不都是住的老百姓？他们能对附近乡亲们的饥荒灾情闭上眼睛，堵上耳朵？我是担忧军心不稳，影响了志气和战备…何况，我们虽是军人，但我们首先是共产党员，是革命干部，难道给党中央、党主席反映意见的权利都没有？都扯得上党指挥枪的原则，去干他娘的哪门子政？」

聂荣臻、叶剑英显然说不服彭德怀。反倒是担心被说服了，迷失进他的右倾思想的泥沼里去。唉！像彭老总这样的铁打的汉子，一旦较上劲，认上死理，是很难叫他低头的。

三位元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沉默了好一会。该告辞了。聂荣臻站起来说：「彭总，自江西苏区时期，你、我就相识，一条战壕同生共死出来的，能熬到今天不容易。你、我都要珍重、珍惜…实在不忍心看到你老哥在政治上跌跤子，六十花甲了，我们都算老年人了。」

叶剑英也随即起立，拉住彭德怀的手，说：「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我还是要和你提起一件老事…还记得关向应同志①吗？他一九四六年在延安医院病逝之前，少奇、你、高岗和我去看望他时，他对你讲的那番话……我记得，他讲，德怀同志，我是个快死的人了，劝你一句，今后再不要和毛泽东吵架了，不要吵了，知道的，是你的个性；不知道的，以为你脑后长有反骨……国民党有个蒋介石，我们有个毛泽东。跟著毛主席，革命才会走向胜利……彭总，你、我不要忘记关向应烈士啊！」

说罢，叶剑英两眼泪水，动了感情。想起英年早逝的老战友关向应，彭德怀也红了眼睛。

聂荣臻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去向毛主席认个低字吧；当检讨就检讨几句，让大家下台阶，事情过去……昨天主席还讲了，只要你认错，还是当你的国防部长，军队工作还是你管。你要相信主席的气量和襟怀。」

彭德怀不听尤可，一听这话，就又有些光火了：「真是哄三岁娃娃罗！我这住处的军事通讯设备早被撤除了。还让我做国防部长，这话你们相信？为什么把人家黄克诚强拉进来？我写信的时候，他人还

在北京嘛。无非是要一锅端……你们或许不知道，或许知道了不肯讲，已经内定了，要划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是彭、黄、张、周……你们可以回去告诉老毛，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不被割下舌头，剁下脑壳，当讲的话，还是要讲！我也不会学高岗自杀，下农村去种几亩试验田，看看亩产几万斤，总可以吧？关进秦城也没有关系，老子照样天天打拳，睡大觉。」

送聂、叶二帅出了别墅，出了草坪，彭德怀默默地沿著林间小道走了一段路。很安静，除了在几处路口见到有一中队值勤的士兵，没有碰到别的人。值勤的士兵在他面前只站了个立正，没有抬手敬礼。看来警卫局已遵照指示统一布置过，把他划入另册了。娘的，难怪人讲老虎患病不如猫！老子就不信这个邪，看看哪个阎王爷能把我活剥了，生吃了去……不过，对於聂帅和叶帅能在这种时刻来看望他，心里还是很感激。就算他们是替老毛当说客，来劝降，毕竟还有一份战友情、同志义，红了眼睛落了泪，流露出了对他处境的担忧、同情。

回到住处，彭德怀见警卫局来了几个人，正利用两块旧门板敲敲打打，在房廊中央钉成一堵临时隔墙，表示把整栋别墅一分为二，表示他和黄克诚不能再私下见面。他冷冷地看了两眼，亏了谢富治他们想得到，一群哈巴狗，在庐山上也搞这一套……对了，听人介绍，当年老蒋也在这山上囚禁过张学良将军。他回到卧室，和衣躺在床上。

警卫员悄悄进来，神色焦急地问：「首长，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我和保健护士到处找……」

彭德怀坐起身子：「送聂帅和叶帅，在外面走了走。怎么？

并没有规定我不准外出散步嘛。」

警卫员立正站好：「我们是担心首长的安全。」

彭德怀苦笑笑：「满山上都被一中队的人警卫著，能出什么事？你小子，操空心！我这条老命阎王爷不肯要，不然在战场上就死过几十回了……他们走了吗？我是问那几个在走廊上钉门板的。」

警卫员走前一步，低声回答：「走了，只留下一个值勤的，守卫那道木板墙……告诉首长，我还看到黄总长开会回来，看着那道木板墙发呆，也朝我们这头看了……」

彭德怀知道警卫员对自己忠心耿耿。多憨厚朴实的青年。幸而去年给他定了个副连级，本想过两年再保送他进军干校学习，看来是办不到了。他忽然对警卫员说：「你去告诉黄总长的警卫员小李，要一如既往地尊敬、保护黄总长，包括你自己在内，明白吗？中央的事情和你们无关。」

警卫员低声报告：「不用去嘱咐，小李前天已经找过我了，讲了知根知底的话。小李琢磨这山上的事，是黄总长受了冤。他不会变，会像往常一样照顾黄总长。顶多下山后不叫穿军装了，转业到地方去……首长，你放心，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都明白，我们只是不能出声，也不够资格出声。什么大跃进呀，瞎闹腾，苦了老百姓，我们老家的公共食堂早就是大锅青菜汤了，许多人家全身浮肿……放心，我们不会讲出去，作为革命军人，只能执行上级命令。」

平日像个闷嘴葫芦的警卫员，在这种时刻和自已说出心里话来，彭德怀不禁大受感动。他拉住警卫员的手说：「好样的，好样的，你们心里明白就好……但你们一定要遵守纪律，执行上级命令。知道吗？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真正负起保护我和黄总长的责任。」

警卫员低声说：「知道，我们知道。还要报告首长，我们这住处蹿进了野狗……就是管理局派来打扫卫生的那小子，成日个扫啊抹啊拖地板啊，看似很尽职，其实是张大了狗耳朵偷听首长们谈话。是警

卫参谋不让报告你，惹你生气。我们向警卫局反映过，但那小子还是天天来上班。小李后来告诉我，那小子不是这山上管理局的，是谢政委政治保卫部的人，在北京见过的，那小子身上有个肥皂盒大的小机器，可以录下声音……小李和我合计，找个理由打狗，又怕给首长惹事……」

彭德怀压下嗓门说：「我早有疑心，原来真有狗，干这类见不得人的事。你去告诉小李，千万不要打狗，打狗欺主，它的主人可是厉害呢。我和一些老同志的谈话，人家要密告，早就告上去了。现在打狗，没有用了……去吧，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

晚饭后，彭德怀到院子里散步。见房廊中间的那道木板间墙下，仍守卫著一名警卫局战士，便走了过去。战士见了彭总，双脚跟一碰立正站好，想敬礼，手举到一半却放下了，神情很尴尬。

彭德怀和蔼地说：「你不敬礼，我也不还礼，我们握握手，总可以吧？来，试试你的腕力。」

战士迟疑一下，大约想到上级并没有不准握手的规定，便伸出巴掌来，真的和彭总比了比劲道。

小伙子的手劲不小，却也脸都憋红了，坚持一会儿，礼貌地先松开手指。

彭德怀甩了甩手，说：「平了，平了。年纪大了，比不过你们年轻人了。」

战士说：「首长赢了，首长的劲道大。我们排长就常说，当兵就要像彭总那样，一早一晚练几路拳……对不起，我不该讲这个。」

彭德怀笑笑说：「不该讲就不讲。可不可以告诉，你老家那里？参军几年了？有对象没有？」

战士说：「报告首长，俺老家陕北横山县，参军四年了，老家有个未婚妻……」

彭德怀忽然想起高岗也是陕北横山人，心里不禁一阵凄惶。

唉！高大麻子是有一身毛病，可也为革命立下无数功劳，不该落到个自杀的下抄…娘的，真如古人所讲，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朝朝代代，一个鸟德性……本想再问问陕北乡下吃公共食堂的情况，但人家小战士会感到为难的。算了，不问了，只说：很好，陕北出汉子，出英雄。你值勤吧。我还要在院子里转几圈。

警卫员相隔十米，跟著彭总在草地上散步。彭德怀走著走著，面对山坡下一堵岩壁，站下了，双手扠腰，昂头挺胸，作长啸状。警卫员赶忙趋前，提醒首长：「别别，这里离美庐不远……」

彭德怀回过头来，苦笑一下：「我何尝没有顾忌？一声啸叫，只怕山上的大人物们都会被惊动了……娘的，就是想吼上几嗓子，不然太憋气。这里不是叫虎啸岭吗？老虎没有了，人吼也不行。」

彭德怀回转身子，见黄克诚那头门窗紧闭，黑灯瞎火，想是也在生气，早早的睡下了。他进到卧室，保健护士跟了进来，请他服药。就是林燕娇送的那胃药。

保健护士退出时，彭德怀吩咐说：「外面起雾了，下冷露了，你把那件大衣拿去，给房檐下值勤的战士披上。不然我这里没事，监护我的人却要生病了。」

彭德怀坐下来看几份新出的会议〈简报〉。上面有个名单，原来的六个讨论组合并成三个大组：第一组并入第二组，仍叫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帮助对象」张闻天、周小舟、周惠，加上李锐；第三组

并入第四组，仍叫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帮助对象」彭德怀；第六组并入第五组，组长陶铸，「帮助对象」黄克诚。

娘的，完全是老毛的计谋。早就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了，〈简报〉上却称为「帮助对象」！老毛最会玩这类文字游戏。却又每回都有人上当……五七年老毛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是「引蛇出洞」，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没想到事隔一年多，老毛又来这一手，号召党内高干人人学海瑞，为民请命，批左纠左。这回是党内一批高级干部上当，要戴上右倾反党的帽子……老毛就是会玩、玩政治、玩概念、玩手段、玩女人。傅作义称为耍码头。老毛是大玩家，国民党的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程潜都玩不过他；共产党内的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也玩不过他。这次在山上，我老彭也正在被玩一回……娘的！

夜深了，彭德怀很困，却不能入睡。他按铃叫来保健护士，让给他两片安眠药。安眠药现在由医生、护士控制著，并要看著首长当场服下。说是上头有规定，会议期间，任何负责同志都不能拥有整瓶的安眠药，防止出事故。高岗当年就是吞下几十片安眠药，自杀身亡的。

保健护士退出时，彭德怀又嘱咐说：「外边换岗了没有？叫值勤的战士进来，哪怕是到这房门外来坐著。不就是要看住我，不让和黄克诚同志见面嘛？何苦在那屋檐下打冷露？」

白天三大组的批判会，开得剑拔弩张，不时出现拍桌喝骂、厉声讯问的火爆场面；晚上却照样看戏、跳舞，或是欣赏歌舞节目。叫做白天紧张热烈，晚上轻松娱悦。形势一面倒，毛泽东心情好了许多，戏瘾舞兴，又一齐发作，笑谈古今，顾盼自雄。

唯有被批成右倾分子的彭、黄、张、周、周、李，原本就不好跳舞，顶多看看演出，现在则连演出都不看了；每天开过批判会，就躲回各自的住处，闭门思过了。用张闻天玩世不恭的话来说：今人的戏都演不完，还去看古人的？庐山成了华容道，就看关圣帝肯不肯捉放曹了。

晚十二时，毛泽东跳过舞，游过泳，就穿著棉毛巾大浴衣，在美庐楼上书房召集三大组组长、副组长开碰头会，请来少奇、恩来、林彪三常委参与，加上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列席。朱总司令年纪大了，有早睡的习惯，就不通知他了。

组长碰头会基本是隔天开一次。毛泽东是从不下组参加讨论的，又信不过会议秘书组编发的〈简报〉，上面刊出的各组发言要点经过秀才们的文字加工，四平八稳，很少火药味了。他习惯听各组组长的口头汇报，有棱有角，粗话操娘的话和盘端出，原汁原味，富斗争气息，过瘾。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花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庐山上正进行著的反右倾斗争，也是一次革命，左派压倒右派，战胜右派。虽说党内斗争不随便捕人、关人，但总该带上一种激烈、暴戾的气势。

依例由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开始汇报：「张闻天同志不老实。

他表面上做了两次检查，实际上是替自己辩护。他拒不承认他是「军事俱乐部成员」，说自一九三四年遵义会议后就不再过问军队工作，只是一名党的文职人员。彭老总也从未和他谈论过军事，因为他是外行。他说会议印发他那个长篇发言稿，有几处文字出入，没有和他本人核对过，而把一些反面言词强加於他，形同一种蓄意中伤。「问题讲透」原本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前期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却有人把版权归给他……」

刘少奇登时勃然作色：「洛甫是老狐狸，讲过的话，干过的事，很少认帐。我们不要让他扰乱了阵线。」

毛泽东点点头，示意柯庆施继续汇报。

柯庆施翻动著手头的笔记本：「还有周小舟同志态度顽固，谁批判他就和谁顶牛，寸土不让。他口口声声讲，若把他打成右倾，肯定是个错误，是历史性错误，最后会由时间来作出公正的结论。更难令人容忍的，他一方面说他从不反对毛主席，一方面又公然说毛泽东去年指挥经济工作，是独断专行，家长作风。这话他在会上讲了三次。我不许他讲，他不听。第二组全体同志都听到了，可以作证。」

毛泽东取过一支烟，含到嘴上。坐在一旁的周恩来比另一旁的刘少奇动作快半拍，抢著擦亮一根火柴，替毛主席点上了。毛泽东深深吸一口烟，很响地咳声嗽，很有力地朝脚边的白瓷痰盂吐下一口浓痰，之后一脸不屑地说：「周小舟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想当历史人物嘛。我们批他右倾，就会犯下历史性错误？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一个一九三七年到延安的小知识分子，当了湖南书记，尾巴翘得比左宗棠还高；左宗棠看不上曾国藩，周小舟看不上我。可人家左宗棠当过甘陕总督，有收复回疆、新疆设省的功劳。小舟有什么功劳？去年湖南保住了粮食，粮食是谁生产回来的？湖南两千万农民。贪天之功为己有。在他和他的一伙人眼里，我是中国的史达林。很惭愧，我怕是不如史达林罗。要说史达林有错误，就是他生前没有看清楚手下的某些干部。好，不扯远了，柯书记你继续。」

柯庆施看一眼副组长廖鲁言：「廖部长，下面你来汇报一下周惠和李锐二位的临场表现吧。」

廖鲁言先看一眼毛主席，又看一眼少奇同志，才盯著手上的笔记本说：「周惠同志和周小舟同志不同，是另一类典型。他说他错了的，一定认真检查。不是他的问题，他也不能胡乱招供。

他还建议，会议不要搞得这么浓的火药味，讨论问题，帮助同志，还是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所以说周惠同志是另一类顽固典型。他还有一种很恶劣的行径，就是面对别人的揭发、批判、质问，闭上眼睛，抿紧嘴巴，一声不吭，像老僧入定。有人骂他是十麻九怪，他也无动於衷。」

毛泽东笑起来：「十麻九怪？什么十麻九怪？」

廖鲁言说：「就是十个麻子九个怪，表面老实心里坏……当然这个顺口溜以外貌度人，要不得。」

毛泽东幽默地说：「是要不得，十个麻子九个怪？何以见得？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司令员都要受到牵连了。过去小孩出天花，也是不治之症嘛。」

座中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都跟著笑了。只林彪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廖鲁言继续说：「我们第二组还有个李锐同志，态度也很不好。他前一段那样活跃，在彭老总、黄总长、张闻天、湖南二周等同志之间往来穿梭，他都是一言以蔽之：同志之间正常来往。

追问他究竟参加了「军事俱乐部」没有？他竟然说：天晓得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况且他和军队工作从来不沾边，怎么牵强得上去？要实事求是啊，要实事求是啊，他连喊三次，态度十分嚣张。」

毛泽东嘴里含著的半截烟头熄灭了，这回是刘少奇及时地替他点上火：「军事俱乐部是个客观存在，武人文人，混合而成。

成员不一定是军队工作的人。要理直气壮地使用这一名词。也包含了警告的意味。要看一看，山上的元帅、大将、上将这么多，究竟有些什么人会入他们一伙。第二组的情况就是这些了？你们组有四个对立面，任务很重罗。」

柯庆施不失时机地补充说：「我斗胆汇报一句，不少同志反映，前一段家英同志、乔木同志也很活跃，发表了很多右倾观点的高论。家英同志和李锐同志，彼此称兄道弟，关系很不寻常……」

毛泽东彷佛意识到了什么，插断道：「柯书记你那是题外话，弦外之音，不合时宜呢。下面，是井泉同志的第四组了？本次反右倾的重头戏在第四组。彭老总告病假，想回北京，我不准。老胃病，就地治疗。他出席会议没有？」

李井泉答：「刚出席了一天会议。他威风不倒。彭真同志、贺龙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安子文、曾希圣、萧华等同志，轮流问他一些问题，他针锋相对，也是寸土必争。他还和康生同志发生了争吵。他肆无忌惮地反问康生同志：你前一段也在小组会上大谈去年的缺点、错误嘛，你也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农村公共食堂不能强迫办下去嘛，怎么摇身一变，就批判起别人来了？当康生同志要求他端正态度，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时，他竟然说：是你康生太会变了！江西苏区时期，你康生同志跑到哪里去了？你在莫斯科给王明当副手；八年抗战时期，你又跑到哪里去了？你回到延安，和王明划清界线，当中央社会情报部长；四年解放战争，你又人在哪里？打天下，战场上拚死拚活，不见你人影。坐天下，你倒是很得劲！你的功劳在哪里？不就是在延安搞了那个「抢救运动」，专门整自己人？还不吸取教训？当场气得康生同志脸发白，嘴发乌，讲不出话。」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彭老总是颗难剃的头。」

刘少奇是高兴听到康生被彭德怀驳斥得哑口无言的。以康生的阴毒，也只有彭老总这种武人对付得了。他嘴里却说：「再难剃的头也要剃，不能姑息、放任。」

周恩来说：「彭老总有心结，长期解不开，就是不驯服。好像对主席、对中央驯服了，就是没有骨头。我就给他讲过，对敌人，要有骨头、骨气；对自己的领袖，可不能脑后长一块魏延式的骨头。当然，彭总历史上有大功，我们还是要立足於教育帮助。」

一直持沉默态度的林彪，这时开了口：「彭德怀同志以大功臣自居，目无他人，几十年一贯制，个人英雄，野心大得很！我看除了抗美援朝，他带的部队也有限。解放战争时期，四支野战军，他的一野人马最少，占领的大城市也最少。依我看，他的功绩是被他自己夸大了，夜郎自大！」

聂荣臻见林彪同志这样谈论当年的四支野战军，不禁在心里打了个激凌。要说有山头主义的话，林彪的四野才是一座最大的山头。但人家林彪现在是中央常委，副主席。明摆著，毛主席这次召他上山，就是用以取代彭老总，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的。

叶剑英也面露不安地看了聂荣臻一眼。

毛泽东换上一支烟。这回是柯庆施隔著茶几，忙不迭地替主席点上火。毛泽东深吸上一口，又很响地咳了一声清理喉咙，又很有力地朝脚边的痰盂吐了一口：「四支野战军，四座山头。聂帅你那华北野战军建制撤销之前，也是一座山头。只有剑英同志没有山头。若论解放战争的功绩，一野不能和四野相比。四野百万雄师，从东北的黑龙江一直打到广东的海南岛嘛，从北到南，打了个对穿；那时一野二十几万人马，负责解放大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大漠不毛之地，地广人稀，大中城市就那么几座；二野三十几万人马，从华东海滨打到大西南，最后进军西藏，从东到西，也是打了个对穿；三野五十几万人马，解放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还打算打到台湾去……所以情况一摆，彭老总其实也用不著自我膨涨，以大功臣、大英雄自居。我看也是一场朝鲜战争，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报纸、电台捧坏了，什么「东方战神」、「中国猛虎」、「东亚雄狮」等等，肉麻得很，庸俗得很！鲁迅就讲过，报纸舆论要杀死一个人，一是「骂杀」，二是「捧杀」。我看彭德怀同志是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新闻舆论「捧杀」得差不多了。这次到了山上，以为机会难逢，就另立中心，组织小团体，军事

俱乐部，挑战中央，以图取而代之。彭老总问题的实质，是不是在这里啊？你们是否觉得这个分析过於严重了？我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才得出来的。你们同不同意啊？」

刘少奇率先表态：「同意主席的分析，一针见血。彭德怀早年投奔湘军时，名叫彭得华，志在得华，得到中华。」

林彪立即跟进：「他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

周恩来说：「主席的分析高屋建瓴。少奇和林总的表态切中要害。我建议三个讨论组可以传达。但有关类似定性的词句，还是要斟酌、慎重。」

毛泽东笑说：「恩来婆婆妈妈，论斤论两的……先不要订框框嘛。是不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大家讨论嘛。」

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等人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

毛泽东说：「还有一位黄克诚大将啊，是不是在陶铸同志的第五组？他肯不肯认错，和老彭划清界线啊？」

一直没有插得上话的第五组组长陶铸，这才汇报说：「我们组军队的同志多，除了罗部长、谢政委，其余同志都不大抹得开情面。还有同情的，认为黄克诚是老实人。黄本人在会上回顾了他历史上十次被打成右倾的经历，大吐苦水。至於罗部长、谢政委追问他和彭老总的关系，他坚持说和彭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

李井泉忽然说：「有人讲彭、黄是父子关系！」

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陶铸在内，对李井泉的突然插话感到茫然。陶铸迟疑一下，说：「不大可能吧？彭是湘潭人，一八九八年出生；黄是永兴人，一九〇二年出生。两人相差四岁，怎么可能是父子关系？」

林彪要讨毛主席高兴，替李井泉开脱：「不是年龄意义上的，是指他们的思想意识、个人感情。」

毛泽东微笑著不置可否，而说：「第五组武人多，文人少。

现在是文人好斗，武人温情。陶铸同志要注意。你们说黄克诚老实，我看不一定。他历史上十次被划右倾，正说明他的右倾根子深得很。我看还是擒贼先擒王吧。彭是头子。解决了头子的问题，其他人就好办了。是不是这样？」

在座的人皆点头称是。

毛泽东见聂荣臻、叶剑英两位一直没有发言，遂问：「聂帅、叶帅前天不是去看望过彭德怀同志？也讲两句？」

聂荣臻正了正身子，说：「彭老总有心结，解不开，抵触情绪大。建议主席还是找他谈一次，救人救到底，仁至义尽。」

毛泽东说：「仁至义尽，可以考虑。剑英你的高见呢？」

叶剑英没事就习惯摘下眼镜来擦擦：「山上的同志，普遍存在一种急於下山，回去抓工作的情绪。转眼就是九月份了，今年还剩下四个月……同意聂帅的建议，都是几十年的老同志、老部属了，打断骨头连著筋。主席亲自找彭老总谈一次，当骂的骂，当批的批，当处分的处分。相信有利问题解决。」

注①关向应，原红二方面军政委，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

第三十六章　白虎堂前哀兵胜

接到美庐值班室通知，毛泽东召彭德怀去谈话。

彭德怀作了认真的准备。唉，约谈总算姗姗来迟，要是十三号上次那次，毛泽东能依约起床，彼此交换意见，或许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他在公文包里装进了二十多份各方面的调查材料。都是他去冬今春视察全国六大军区十余省份得来的。别人的材料，一份不用。他亲自调查的，有地点，有时间，有人证物证，相信最具说服力。不是说彭德怀是个武人、粗人，是个猛张飞吗？其实也是粗中有细，《张飞审案》那出老戏，就很说明问题。

时间约定在下午三时，毛泽东睡过晏觉起床之后。彭德怀提早半小时，挟了公文包，步伐快捷，行军似的急切前往。战争年代，小警卫员总要一路小跑才跟得上。

美庐门口，卫士长领著两位卫士迎接他，请他先到楼下会客室等候。平日见了面总是一口一声「彭总」、「彭总」的卫士长，竟和两名卫士都进了会客室，掩上门，说：「彭总，我们接到警卫局命令，在你上楼去见主席之前，要看看你的公文包，有没有带武器什么的。」彭德怀登时涨红了脸，虎眼圆瞪，参加革命几十年，何曾受过这样对待？一九三九年他作为八路军代总司令，赴陪都重庆晋见蒋委员长，人家都没有要这样搜身检查！和毛泽东一起打了大半辈子江山，今天来见他一次，反倒要来这一套了？不能发火，不能发火……从昨晚上接到电话通知起，他就一直告诫自己，这次无论如何不要动气，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可他还是双手颤抖著把公文包掼了过去：「打开看看吧，看看里面有没有雷管、炸药！」

卫士长打开公文包，里面只是一份份材料文件，立即双手奉还：「彭总，不要责怪我们，我们是下级，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我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不得已的。」

彭德怀气愤地站著，双手巴掌上下拍打著军便服上几个口袋：「你们不是要搜身吗？动手呀！」

两名卫士绕到彭老总身后去，认真看了看，再又绕回前面来，对卫士长说：「没什么，就这么著吧。」

卫士长语带歉意地说：「彭总，请坐，请坐，不要生我们三个的气啊？对首长，我们也是头一次做这个……」

彭德怀没有坐下，而是沉下脸来训斥说：「你们才二十几岁，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保卫工作才几年？我老彭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带部队上井岗山，就认识毛泽东了！一间茅棚里住过，一床破棉被盖过。你们那时还没有出世吧？三十二年了！三十二年了，枪炮缝里，血里火里，共生共死三十二年，毛泽东还不知彭德怀？彭德怀还不知道毛泽东？今天来见他一次，都要被搜身检查，笑话，传出去，叫全党全军笑掉大牙，笑掉大牙！」

卫士长和两名卫士大惊失色，生怕彭老总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一阵恶作剧狂笑，惊动楼上的毛主席，

置整座美庐於尴尬境地。

彭德怀没有大笑。不是不想笑，而是笑不出。也不愿张扬此事。不管怎么说，眼下他还是国防部长，三军元帅，国务院副总理。人家不顾及他的颜面，他要顾及革命老军人的尊严。

幸而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是请彭老总上楼的。

卫士长在前面引路。上得楼来，彭德怀更是大开眼界，但见楼口、走道、书房门口，四处都有卫士把守。好家伙，如临大敌，全面戒备了？我老彭今天是误入白虎堂，还是闯进鸿门宴了？

进入书房，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卫士长轻声报告：「主席，彭总来了……」

毛泽东这才昂起脸来，彷佛这才看到彭德怀。倒是随即起了身，却又先吩咐卫士长：「把门带上吧，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不许进来。」

命令就是毛泽东手边的传呼铃。

彭德怀依习惯趋前一步，欲握手致候。

毛泽东却没有伸出手来的意思，只是说：「坐吧，老同志了，经常见面，免客套。茶已经泡好在壶里，要喝你自己动手。还有一碟槟榔，我们湘潭人喜欢嚼的。」

两人隔著宽长的白木书案坐下。

彭德怀心里有气，无所畏惧地望著毛泽东那张贵妇人似的宽脸膛，像望著一位陌生人似的。

毛泽东心里一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於是开门见山地问：「老彭，这么天过去了，想通了没有？没有想通也不要紧，你也可以和中央一路对抗下去。」

要是换了周恩来、刘少奇他们听了这话，就会立即检讨、认错，表示决不和中央对抗。彭德怀却不吃这一套，心里火苗直朝上窜，粗著嗓门说：「我怎么和中央对抗了？你号召学海瑞为民请命，我给你写了封信，反映一点情况，你就批成〈意见书〉印发，不是存心要整人吗？从批左纠左，到批右反右，都是你一手要，完全不顾国计民生、乡下灾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翻车，压死很多人！」

毛泽东不紧不慢取出一支烟，迳自点上火，吸著。他眼睛眯缝起来。几十年来，敢於在他面前如此口不择言、肆无忌惮的，也只有这位彭大元帅了。过去是相忍为革命、为战争；现在还要相忍为党为国？想忍到何年？毛泽东喷出一口烟雾，那烟雾竟如螺丝杆一般，隔著书桌直喷到彭德怀面前才消散。随即慢条斯理地说：「老彭，你今天是兴罪问罪来了。可以兴师问罪，你不要急著解释。有没有和中央闹对抗，你自己否认不作数，要看中央政治局和山上多数同志的意见。你写给我的那封信，是私人性质的吗？谈的是你、我个人之间的事情吗？不是。谈的完全是公事，是对去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意见，什么「有失有得」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啊，「方向路线性质的失误」啊！这么一封大谈党的路线方针的信件，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交会议讨论，何错之有？当然，可以先和你打个招呼，也可以不和你打招呼。怎么就委屈你了？伤了你彭大元帅的高贵的自尊心了？」

彭德怀就像呛了一口水似的，瞪起双眼，乾气愤。转弯抹角玩文字，妙舌莲花斗嘴皮，他的确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党内无人是对手。

毛泽东有滋有味地吸著烟卷，仍是不紧不慢地说：「你的那封信，也不是你个人的行为，有人给你出主意，当参谋，有人给你文字把关，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以为中央是聋子、瞎子，对你们背后的活动一无所知？」

彭德怀涨红了脸膛，脖子上青筋突突：「没有！完全没有你所说的什么组织活动，还有什么「军事俱乐部」！想搞出一个大案子？我不怕你们天上落刀子！信是给洛甫看过，我是怕自己文字上不行。但他并没有出过主意，也没有提出实质性意见。他只是提醒我加一个抬头，加上「主席」两个字！他起的就是这点作用，为什么还要拉上人家？信是我个人写的，我个人负责，不能冤枉无辜！」

毛泽东又眯缝起眼睛：「周小舟哪？小舟是怎么催促你写信的？他目的何在？又怎样来解释是你个人的行为？」

彭德怀毫不退缩，粗起嗓子说：「你还不了解小舟吗？他个省委书记，爱民心切。听说十六号要散会，觉得左的问题没有谈透，会议开得浮皮潦草，大家回去还是左的一套吃香，才建议我写封信。本来约好十三号上午来面谈，你不起床，爽约了嘛！小舟能对你有什么歹心？我对你又有什么歹心？」

毛泽东瞪起眼睛：「这么讲来，你们是忧国忧民的大忠臣，我是罔顾民瘼的昏君了？你们要执起尉迟恭的九节钢鞭，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了？」

彭德怀凛然正色：「正因为你是共产党的领袖，不是皇帝老子，我们才认为自己有提意见的权利，有反映广大农村真实情况的责任。如果你是封建帝王的话，早就把我老彭推出午门斩首了。这正是领袖和皇帝的区别。」

毛泽东的眼睛开始泛红：「这么讲来，我还要谢谢你们的这个「区别」了？你们关心民间疾苦，我却不管百姓死活，是不是这个区别？你们认为，问题的要害出在这里？」

既然话已讲到这个份上，彭德怀乾脆一吐为快了：「所以我反对你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十来个省区正在闹粮荒，在流行水肿病，在死人。左的一套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中央怎么可以倒行逆施反右倾？农村已经饿死人！一个省饿死几万人，全国加起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都是乡下农民的性命，农民的性命！」

毛泽东勃然作色，书案一拍：「放肆！你攻击中央倒行逆施，还不算反中央？你想另立中心？全国十多个省区在饿死人，你的数目字是哪里来的？你作过调查研究，有凭据？」

彭德怀打开自己的公文包，压低声音吼道：「有！我有调查研究。这些材料有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你可以派人去核对。」

毛泽东并不理会彭德怀递上的材料：「农村的灾情被你们夸大了！老彭，你作为一名高干、军人，头脑要冷静。去年是虚报高产，今年是夸大灾情，各省区都以叫苦为荣。我也有调查，农村普遍隐瞒产量，粮食都被藏起来了。我的警卫战士回乡探亲，发现瞒产藏粮现象。中央准备对全国农村搞一次清仓查库，看看各地到底隐瞒了多少粮食。所以你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替农民叫苦，是另一种浮夸！你知道吗？地主资产阶级正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彭德怀见毛泽东这样看待各地的饥荒形势，心里充满了绝望：「天爷！难怪你讲现在的局势只是猪肉少了点，鸡蛋少了点，肥皂、头发卡子少了点！月初，我和贺龙、康生他们坐火车来开会，在河南、湖北铁路沿线都看到了逃难的农民！扶老携幼、破衣烂衫的，他们老家要是有粮食，还会外出讨吃？你怎么不肯承认这些起码的事实？」

毛泽东目光泛横：「就算有几个人外出讨吃，又有什么了不得？是地富反坏分子蹿进了农村的干部队伍，欺压农民，农民才会外出逃难！问题是要把干部队伍里的坏人揪出来，农民的日子才得安生。我有这方面的调查材料，你有不有？」

面对这样的领袖，彭德怀欲哭无声了：「天爷！你那个阶级斗争理论快成垃圾桶了！把你们不喜欢的东西朝那里面一扫，就以为乾净了，没事了。不是的，农村的情况完全不是你所讲的那样简单轻松。大事不好，明白吗？六大军区都调了运输工具往灾区紧急送粮！」

毛泽东说：「你心情紧张，前途无望；我信心坚定，前途无限。河南那地方你去过几次？我几乎年年都去，有发言权。河南乡下人还有个传统习惯，农闲月份拉一架大板车，合家外出讨吃，九、十月才回来收割地里的粮食。这是他们省委书记吴芝圃告诉我的。」

彭德怀腾地站起来：「放屁！他吴芝圃放屁！河南、安徽是全国最早谎报大丰收的两个千斤省，今年粮荒最严重。农民习惯拉家带口外出讨吃？是对农民的诬蔑，也是对共产党的诬蔑！老毛，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的！」

毛泽东更是一脸盛怒：「住口！你不要在我这里撒野。在我面前谈论农民问题，班门弄斧。」

红眼对红眼。彭德怀浑身都在发抖：「你富农出身，你从小没有饿过肚皮。我比你穷苦，父母兄弟都是饿死的。旧社会，我一家饿死四口……我从小饿肚子，直到十四岁时投奔湘军吃粮。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毛泽东冷笑道：「你是贫农出身，就代表得了天下农民吗？

顾顺章、向忠发都是工人出身，后来都成了可耻的叛徒！他们代表得了工人阶级？只是叛徒，可耻的叛徒！」

彭德怀浑身都被点燃了，烧著了，拍桌吼道：「你骂谁？谁是叛徒？老子自一九二八年拉队伍上井岗山，就认得你毛泽东了！今天你做了新中国的皇上，不管农民死活，才是农民的叛徒！」

毛泽东又是桌子一拍，桌上的铅笔、纸片、茶杯都跳了起来：「老彭！你和我坐下，规规矩矩坐下！我警告你，再敢撒野，我马上命令卫士来带走你！我不怕你身上长刺，头上长角！

我忍了你几十年，现在不想放纵下去了！」

彭德怀不信邪，不坐下：「你不要威吓我，砍掉脑壳碗大个疤！我就是要替农民讲话，替农民操娘！操娘！我们党出了化生子，化生子！靠农民打江山，坐天下，却把农民的生计来耍把戏……」

两人拍桌争吵，声震屋瓦。一直停留在室外走廊上值勤的卫士长担心主席的安全，推开虚掩著的房门，探身朝里看了一眼，只见两位尊敬的领导人，红眼斗鸡似的隔著书案对峙，谁也不让谁。

毛泽东生气地朝卫士长挥挥手，命其退出。盛怒之下，并未丧失理智：「你操娘操得好嘛！那天在会场门口，当了工作人员的面，操我老娘，是条汉子！要在二十年前，我早叫警卫员对你不客气了！不是有人骂我是现代秦始皇吗？我这个秦始皇却是可以被你当面操娘。你们不是最佩服那个唐太宗吗？说唐太宗听得进魏徵的任何尖锐的意见。我问你，魏徵操过唐太宗的娘吗？唐太宗有我的这个气量吗？」

彭德怀坐下了。听毛泽东提到操娘的事，他倒是觉得理亏了，自己是太粗鲁。气急了，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停了一会，他放低声音说：「你也坐下吧。你是当家的，要承认乡下的灾情……江西也在饿死人，赣州是个鱼米之乡，乡下也死了人。不信你去问恩来的保健护士小梅，她是赣州乡下人，可以作证。她当过兵，在前线立过一等功的女英雄，政治上绝对可靠，不会讲假话……」

毛泽东没有理会彭德怀说了些什么，仍处在自我肯定、自我表彰的亢奋之中，边踱步边说：「有人讲我是中国党的史达林，专断独行，家长作风，个人说了算。赫鲁雪夫不是早有篇「秘密报告」吗？不是指史达林在一九三七年的党内肃反清算期间，处决了百分之九十的党中央委员吗？包括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季维诺夫等等。托洛斯基已经逃到北美洲的墨西哥城，都派人去暗杀了嘛！再看看我这个中国的史达林，几十年来处置过你们谁？找得到这类纪录吗？李立三在江西苏区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我整过他吗？博古、李德、张闻天、项英、周恩来等人，在江西苏区三次打我右倾分子、富农路线，撤掉我的军队职务，甚至开除我的党籍，留党查看，事后我计较过他们吗？朱老总、陈毅也在江西苏区时期反过我，我报复了吗？连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另立中央，我都尽力挽救，欢迎他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甘陕，回到延安来出任红军总政委。直到一九三八年他逃跑投蒋，成为我党我军最大的叛徒，我都主张留他性命，他至今在香港、加拿大做生意，并写《回忆录》骂我们。还有那个你也看不上的王明，「七大」时我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让他进了政治局；「八大」时又做工作，安排他当中央委员。「八大」开过不久，他借到苏联治病的机会，躲在莫斯科不肯回来，我向苏联要人了吗？他爱苏联不爱中国，就让他活在那里嘛！包括你老彭，几十年来和我大吵大闹、拍桌打椅多少次？我还是提名你当解放军副总司令、国防部长，把几百万军队都交给你管。

是我计较你了？对你还不宽容、还不信任、还不重视？你讲得出口吗？我这个中国党的史达林，整肃了你们哪位？对不住你们哪位？」

语言的魔力无穷，彭德怀被镇住了。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的确还从未处置过任何一位反对过他的党内高级干部。彭德怀忽然想起好朋友高岗，不觉喉咙哽噎了一下，说：「高岗死了，没有及时救下。他有一身毛病，但立有大功……」

毛泽东也坐下了，眼睛红红的。他伸手拿烟，手指仍在发颤：「高岗不该自杀。中央解决高岗问题时，我带著一组秀才住到杭州起草宪法，一次会议也没有参加。我知道是哪些人要他死的。我现在不说。我也有责任。原本委托习仲勋去谈话，答应他回陕西工作，保留中央委员。可是习仲勋还没有去谈，他就第二次自杀了……他服用的几十粒安眠药是谁给的？我下令追查，后来也不了了之。」

彭德怀说：「高岗的死，你没有责任，怪不到你。我也知道谁该负责任。」

毛泽东连续扔掉几根火柴棒，终於擦亮一根，点著了烟：「要不要来一支？听荣臻和剑英说，你最近也吸上了？」

彭德怀接过一支，对上火。他是第一次在毛泽东面前吸烟。

毛泽东说：「很好，不吵架了。下面来谈谈你和洛甫的关系。你们一文一武，文唱武打，相得益彰，关系很不寻常。」

彭德怀一时又有些急眼：「我和洛甫的关系很正常！他住一百七十七号，我住一百七十六号，两栋别墅相隔一道小坡，几十步路。他晚上不跳舞，我也从不跳舞。老同志往来聊聊天，谈谈时事，有什么不寻常？」

毛泽东说：「老彭啊，都讲你是老实人。其实并不老实，貌似忠厚而已。你也爱吹自己是个大老粗，其实是粗中有细，有时精细得很，是不是？」

彭德怀不愿再争吵，只是辩解：「我不明白你指的什么。人家洛甫自遵义会议之后，就对你心悦诚服了。」

毛泽东说：「表面上诚服，内心里阴暗。你老彭也差不多。

你们私下里交谈了那样多，还要我讲下去？」

彭德怀说：「你是当家的，要一碗水端平，不要听信那些小道消息。有的小道消息的来源是不正当的，是告密。」

毛泽东的眼睛又眯缝了起来：「我不问手段，只问事实。你和洛甫议论过我的个人品德没有？连我和贺子贞、蓝苹的夫妇关系都成了你们的话题。我怎么亏待了贺子贞？一九三八年我安排她去上海治病，都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谈好了。是她自己执意要去莫斯科的嘛！你知道她离开延安前和我吵了些什么？为了那个美国来的女记者史沫特莱，她把手枪都拔出来。当然，她到莫斯科之后，感到后悔，给我来过几次信；至於蓝苹，你们对她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背后骂她戏子！什么叫戏子？封建意识，把革命同志当奴才。我们很多同志天天喊打倒封建主义，自己却满脑壳封建余毒。你们为什么对我的家庭生活那么感兴趣？成了你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你们讲我包庇蓝苹，我怎么包庇了？给过她一官半职？她至今只是文化部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一名副处级干部。她一九三三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和她同样资历的人，有的升到中央部长、省委第一书记了。她做了一名不管事的副处长，还要遭到你们非议，你们的正义、良心哪里去了？

老彭，你不要忙解释。这类话题很无聊、很庸俗，不能放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只能你、我私下里辩论。今天就乾脆庸俗一次。

我和你们相反，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议论过你和浦安修的夫妻生活吗？议论过洛甫和刘英的夫妻生活吗？没有那个兴趣。也有人到我面前谈论你的是是非非，我总是批评他们，对彭老总有意见，为什么不去找他本人谈？我历来主张开诚布公，坦承相见，光明正大，不在背后搬弄是非。」

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长篇大论，道德攻势，彭德怀只有招架之功，一时还手乏力：「我承认和洛甫私下议论过，是庸俗了些。但你也不能一味的听信小道消息。」

毛泽东见彭大元帅已经坐得住，不再发火了，知道自己得手，可以主导以下的谈话了：「还有更严重的哪，你和洛甫有没有讨论过，说我这尊菩萨是你们在延安供起来的？意思是你们当年供错菩萨了，后悔了。是不是要改换别的新菩萨啊？有胆量，公开提出来嘛！你们可以建议召开中央全会，甚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你们心目中的党主席嘛！是不是洛甫或是你本人，欲上台啊？」

彭德怀又急眼了，忽地一下站起来争辩：「我们绝对没有你讲的那个意思！不要血口喷人。我们只是讲你进城之后，特别是住进中南海之后，不再像延安时期那样作风民主，听得进不同意见，遇事和大家商量。」

毛泽东威严地说：「老彭！你坐下来。就我们两人交谈，为什么总是一触即跳？好，坐下了，很好。冷静一点，放松一下，喝茶，抽烟，嚼槟榔，你自便。少奇提出问题讲透。我现在就同你问题讲透。并且讲完就算，就了结，大家一笔勾销，你同意不同意？」

费尽移山之力，毛泽东总算把桀骜不驯的彭大元帅的思绪，引入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谈话纳入规范，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毛泽东说：「老彭啊，你和洛甫的言论，属於分裂中央、分裂党的性质。你们违背了党章，违背了党的「七大」和「八大」

所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你们都参加了表决，投票赞成的。你们的言论如果在山上传开来，会置你们於何种境地？想过后果没有？可以肯定，比王明、高岗的错误更严重！供错了菩萨，欲改立门户？发展下去，注意，我这里讲的是如果任由你们的错误观念发展下去，必然出现张国焘式另立中央，另拉队伍。」

彭德怀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子，仍直起脖子叫嚷：「我们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几句闲聊，也拿来做依据？你要公开出去，就公开好了。家长制，反正你是大家长，什么都是你一人说了算。」

毛泽东说：「你又急躁了，是不是？我刚才讲了，今天的谈话只在你、我两人之间进行，没有第三者，没有笔录，没有录音，谈完就算，就了结。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同意不同意？」

彭德怀落进了精神陷阱里，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他神情游疑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说：「很好，你同意了。这个话题可以按下不表了。

德怀同志喂，我再问你，你认为凯丰同志是我的老对头，一九五四年病逝在北京结核医院，和我有关系？一九五五年上海的潘汉年、杨帆案件，和我有关系？一九五八年二月黄敬在广州不幸去世，和我有关系？这些，你有事实做依据吗？你拿不出证据来，我可以委托最高人民检察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告你，和你对簿公堂！看看你有何颜面面对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当然，放心，我不会和你较这个劲，那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的搞法，很无聊。

我耗不起那个时间和精力。所以提及这些事，是要让你看到自己头脑里的阴暗面、肮脏东西。关於黄敬同志，我要多说两句。他三十年代初在青岛搞地下工作，和蓝苹结为名义上的夫妻做掩护。这类名义夫妻，在地下党内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吗？我何曾吃过醋？黄敬年轻有文化，有才干，我是一直器重的。一九四九年初天津刚解放，我就批准他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市长。一九五三年再调任为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不久又任命他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直到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我这叫吃醋吗？他三十几岁做到正部长，也就是军队的正兵团级。

我作为中央政府主席，有这么吃醋的吗？后来，是他公开反对大跃进，反对超英赶美，我才在去年一月的杭州会议上批评了他，南宁会议上再批评一次。去年二月他到广州治病，跳楼自杀，抢救无效……这就是黄敬的死，整个过程就这么清楚。你又不是没有亲眼看到过，我严厉批评少奇、批评恩来、批评陈云、小平、先念、一波他们的次数还少吗？照黄敬那样受不得一点批评，他们不知都自杀过多少次了。你坐住不动，我索性把话讲完。你和洛甫把黄敬的死归咎於我，还有蓝苹，到底是何居心？你们这叫共产党人的道德、良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说罢，毛泽东像个久被中伤、饱受冤屈的受害者，登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彭德怀被击中了，也是被击垮了。他是惭愧万分、无地自容了。

毛泽东继续哭泣：「德怀啊，你、我同是湘潭乡里人……还记得你小名石穿伢子……你一九二八年十月率平、浏暴动农军上井岗山和我会合，我们同吃一锅南瓜饭，同住一间茅草屋，也同盖过一床旧棉

被……如果你不忘记，我们还结拜过兄弟，那时兴这个……后来到陕北，我和高岗也结拜过……三十二年过去了，你和我一路吵吵闹闹。我总是讲，彭总和我吵，是兄弟间争吵，我不计较……我计较过你吗？从红三军团司令员，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到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十位元帅，你名列第二，主持全军工作。在党内，你是政治局委员，列席中央常委……我亏待你了？为什么到了胜利后的今天，新中国成立也快十年的今天，这样来对待我、侮辱我，进行人身攻击，彻底否定我的人格……石穿伢子啊，三十二年，我换不来你一颗心，我怎么交你也交不亲……呜呜，石穿伢子，我伤心，伤心，只有长歌当哭，长歌当哭……」

毛泽东嚎啕大哭，毫无节制、顾忌，哭的肝胆俱裂。

彭德怀心非木石，痛悔之极，一时大恸，陪著哭泣：「对不起……我对大哥不起……我错了，我检讨……我忘了三十二年的兄弟情分……我自以为了不起，这些年来误会了大哥的作为……对不起你……」

两人相对著哭泣了三、五分钟之久。相互替对方递上放在白瓷碟里的小毛巾，各人擦拭泪水。

毛泽东眼睛有些红肿：「好吧，你愿做检讨就好，带个好头。给我一个台阶，给会议一个台阶，也是给你自己一个台阶……党不分裂，军队不分裂，这是大局。你、我都要顾及大局……我们先开小会，山上四位常委，加上你和彭真两位列席，再请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个来旁听。我们来解除误会，交心通气，解开心结。问题谈清楚了，你到大会上认个错，大家好下山抓工作。农村的事，少奇也讲了，要继续批左纠左，你可以放心……也不要提出辞职，国防部长还是你做，军队还是你管……」

彭德怀心身俱疲，眼睛也有些红肿：「我不行了，解甲归田，当老百姓合适……只一个请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山上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不要扯上黄克诚同志，他是个老实人。还有周、周、李，也不应受到连累。还有十多个省区的饥荒灾情，你和中央不要掉以轻心……」

第三十七章　文臣图自保巾帼奋抗争

胡乔木送来会议发言稿：〈毛主席和史达林晚年的十点不同〉。毛泽东很高兴，当即审阅，圈圈点点，提出修改意见：立意新颖，观点鲜明，有理有据，给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头一棒，很好。题目尚须斟酌，「十点不同」不必凑数，还可归纳一下，比如谈到史达林晚年只在自己的餐桌上召开政治局会议，而我则是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史达林习惯口授中央文件，我则从来党内文件集体起草，政治局定稿；史达林晚年多疑，连身边的医生、护士都被怀疑成反革命。我则从来待医生、护士如同家人，从未怀疑过他们；史达林晚年深居简出，严重脱离群众，而我则经常离开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研究，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太具体、繁琐了些。可否列出六条不同之处，即算全面了。你到那边书案去，就便勾勒出来？

胡乔木心有灵犀，文思敏捷，聆听过主席的教导，只花了十来分钟，即把发言稿定名为〈斥所谓「史达林晚年问题」的污蔑〉，十点不同也归纳为六条，著重从六个方面把毛主席和史达林做了比较：一、史达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史达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是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是其中的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盛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史达林的晚年相同？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缺点，他要负责任。当时到会的同志坚持建议中央不

要这样往下传达，以免全党层层检讨，影响干部的积极性，毛主席才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三、史达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了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经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史达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央委员、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

五、史达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史达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以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史达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毛泽东阅后说：「很好，你现在已经完全站到我一边来了。

前一段右了一下，既往不咎。陈伯达也交了一个稿子：〈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党的同路人〉。我相信，你们二位的文章，从理论上把彭德怀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胡乔木谦恭地说：「我的觉悟、自省，完全是主席教导的结果。」

毛泽东说：「很好，你的这个发言稿，可以交会议秘书组打印了。我和少奇、林彪他们商量过，彭德怀同志已经表示愿意检讨，接受批评，中央常委先开两天谈话会，小范围内帮他一下。

接下来召开中央全会，对这次山上的斗争做成决议。近两天三个大组的批判会开得紧张热闹吧？彭、黄、张、周、周、李，都检讨了没有？过不过得了关啊？」

胡乔木说：「三个组都在追查他们二十三日晚在黄克诚住处相聚的问题。但他们众口一词，只是一起去看了看黄克诚同志，前后半个小时，并无出格言论。」

毛泽东说：「我是听了汇报，才知道这件事。公安部长怀疑他们聚在一起搞攻守同盟，对抗中央。他们可以交代清楚嘛。」

胡乔木说：「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也是我本人的教训，有右倾思想并不奇怪，也不可怕。怕就怕在不认识、不改正。都讲黄克诚同志是老实人，二周和李锐，也不会存心反对主席，属於一时糊涂、失足。他们和彭、张两位还是有区别。建议主席批评教育从严，不到万不得已，不把他们推向彭、张一边。」

毛泽东笑笑说：「你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可以，我再找他们谈一次，挖彭德怀的墙脚，争取把他们挖过来。就看他们肯不肯和彭德怀划清界线了。」

胡乔木从美庐出来，即去找到田家英，让转告李锐：「给主席写封信交代清楚二十三日晚上在黄克诚住处相聚的事，相信主席还是看重李锐，会给予宽谅的。四月分上海会议期间，李锐不也给主席写过信吗？主席当众表扬，相当好感嘛。」

当天晚饭后，田家英设法避过众多的耳目，把胡乔木的嘱咐转告给李锐。李锐却有些害怕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白纸黑字，刀砍斧凿，又可能成为新的罪证。苦熬通宵，正迟疑著难以下笔，就接获了他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四人於明天上午去美庐谈话的通知。像溺水者，一时又有了攀至岸边的希望。

谈话仍在美庐楼上书房进行，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采用的启发教育方式，首先谈到他过去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不了解彭、黄关系。彭德怀的历史却是了解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率平浏暴动部队上井岗山。那时毛是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朱德是红四军军长，彭德怀是红五军军长，李明瑞是红七军军长。

大家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不久这些红军部队改编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任总政委，彭任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总指挥，林彪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叫做朱毛不分家了。黄克诚是哪一年上井岗山的？听说上山、下山、再上山，几经辗转？后来人们惯言彭黄是父子关系，是不是真的？

黄克诚面对此一人身攻击、人格羞辱问题，眼睛都睁大了，脸孔也涨红了，声明自己参加革命三十三年了，只比彭总小四岁！而且自己这个总参谋长，当初并不是彭总提名，而是主席亲自点将的。至於一九三一年江西苏区「消灭 AB 团」时，自己差点被杀掉，彭总救他一命的事，也是最近才从彭总的交代材料里知道的，过去彭总从未提起这事。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争吵和分歧，但总的算融洽，是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

毛泽东并不计较黄克诚的顶牛态度，继续谈到井岗山斗争，江西苏区斗争，红三军团历史；谈到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之前，自己如何躺在担架上，边行军边找人谈话，首先把中央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两人争取过来，和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划清界线，再联络一军团和三军团的司令员、政委等等，不然遵义会议也开不好，也恢复不了他的红军指挥权。言下之意，现在找四人谈话，也是旨在启发四人和彭德怀划清界线，揭发问题，站到中央一边来，站到自己一边来。

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虽然听出来毛主席谆谆诱导的苦心，却思想上、感情上仍然站在彭德怀一边，仍然抓住机会，向毛泽东进谏，意在要求毛泽东不变初衷，不在纠左问题上食言。周小舟依旧谈了去年的高指标使得一切工作都被动，周惠依旧谈了粮食产量和公共食堂，李锐依旧谈了近来会议气氛太紧张，「湖南集团」的提法难以接受，一些老熟人的往来，都成问题了。

毛泽东是对牛弹琴了。不到黄河心不甘，到了黄河心不死。

他颇为失望地说：「和你们几个人不通心，算交不亲的朋友。」

指周小舟尤其和他格格不入，期望周小舟「不远而复」。最后谈到中央红军长征走出雪山、草地，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见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他拥有四万多人，兵强马壮，就想吞并中央，阻止北上，逼迫南下。幸亏派在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接到电报，连夜打马把电报送到中央。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下大功，中央机关立即组成北上支队，摆脱张国焘大部队的威迫。永远也不能忘记叶剑英的这个功劳。

念念不忘诱导黄、周、周、李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将功补过。整个上午的谈话，气氛和缓，态度诚恳。

毛泽东还留下四人共进午餐，吃猪肉包子，喝大米稀饭。

四人从美庐出来，为避嫌疑，不再走在一起。

李锐在林间小道上遇到田家英，两人在树下交谈一刻。李锐感到心情轻松，转述毛主席的话，「湖南集团」的提法是个误会，以后可以不提了，并且允许思想交锋，各抒己见。田家英则面色凝重，告诉李锐：「绝不可轻信，大难就在后头，反党集团的事已经著手起草文件了，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曾希圣、陶铸等人参与；已通知召开中央全会，作成决议。」田家英还说了他和胡乔木等人的私下看法：「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列席常委，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第四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主公这样专断独行，晚节不终。他们还担心总司令和总理都会被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啊！乔木兄主持起草的〈会议议定纪录〉稿和彭总的信一起在各组挨批判，李井泉还在会上指名道姓，妄图揪住他田家英不放……」李锐听田家英这一说，心情又沉重起来，问：「你和乔木都要我给老夫子写封信，交代清楚二十三号晚上的事，现在人人自危，到底写还是不写啊？」田家英说：「照乔木的意见办，都去讨个饶，求得主公的谅解，不把名字列进那个集团去。」

满山上都是耳目，两人不便多谈，互道珍重分手。

李锐回到住处，苦思良久，决心遵田、胡二友之嘱，给毛主席写信解释二十三日晚上的事，以免被三大组穷追下去。他仍持一股豪爽仗义之气，不但力图替自己撇清，也要替黄克诚、周小舟、周惠三人撇清。过去给毛主席写信汇报工作，都是用的「你」，以示亲近；这次却用了「您」，以示恭谨。信的前半部分简要回顾了自己作为主席的晚辈、秘书，一向在主席面前无话不谈，经常口不择言，备受信任和器重，知遇之恩，铭刻不忘；接下来解释了自己和黄克诚、彭德怀、周小舟、周惠的关系，并无任何的不正常。信的最后，信誓旦旦，愿以自己的党籍、性命向毛主席保证，二十三日晚上绝无出轨言行，如属不实，愿受党纪制裁，云云。

另说毛泽东从小教堂跳过舞回来，已是晚上十一时了。舞会上，他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小梅，活脱脱的又一个孟虹啊，忽又念及几年前孟虹的种种好处，便约了小梅来做一次按摩，轻松轻松连日来的紧张劳累。

值班卫士送上李锐的信，毛泽东随手翻了翻，很感失望，甚至有些痛心：「李锐不老实，秀才靠不住，还在妄图利用我过去对他们的信任和器重。知识分子真是难於改造、洗脑罗。五七年从他们之中抓了几十万右派，李锐们仍然没有得到教训，仍在闹他们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知识分子有什么独立人格？自欺欺人。秦汉至今，从来就是权力附庸，政治寄生物。这几年，我一再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毛，工人农民是皮。

知识分子之毛是植在工农这张皮上。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他们就是听不进！知识分子不改造思想、不工农化怎么行？工人农民多听话。读了几句书的人，好翘尾巴，不肯夹尾巴。应当对他们大喝一声：请把尾巴夹进两腿中间去！」

小钟悄没声息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是从一股温馨好闻的青春气息感觉到她来了。最讨嫌身边的女子使用香水、化妆品之类。喜好的是天生丽质，青春体香，天然不矫饰。

他拉起小钟那柔若无骨的小手。小钟顺势偎依到他身上。美好妙可的女子是上苍赐给他的礼物，唯有不时地和这类礼物缠绵把玩，他才可以松弛紧绷的神经，舒缓心头的烦扰。面对党内党外各种有形无形的挑战，国穷民困的压力，他随时警惕著被人赶下台，总是乘对方未成气候而率先下手……对於年轻女子，他则做到一条：玩不丧志。只视作一种休息、享用，为下一轮的搏击调节身心，补充能量。人就像一节大电池，需要不停的充电，不停地发光。

小钟粉面飞羞，轻声喘息：「等等嘛，等等嘛，衣服都没有脱，你又要先累了……小梅来了，已在楼下游泳池等著，问你是先游泳，还是先按摩……」

毛泽东放开小钟，去到卧室。由小钟动手，帮他脱了衣服，换上泳裤，套上长浴衣。之后小钟也没回避，也换了泳衣，披上长浴衣。她的青春胴体，凹凸有致，线条优美，不独撩人欲火，尚有相当的欣赏价值。

从楼上主卧室内侧，有一道平日不大启用的房门，沿梯级直通至楼下的游泳池。但见温热迷蒙的水气中，小梅如同出浴仙女似的，已经迎候在大理石池边。

毛泽东见到小梅，一时彷佛又见到了当年的孟虹、孟蝶姐妹。他大步走了过去，拉住小梅的手，慈爱地问：「你到我这里来，总理知道吗？」

小梅脸蛋红了红：「知道……总理讲您工作辛苦，天天批阅文件，找人谈话十几个小时，忙到肩背胀痛。还说你的健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

毛泽东笑呵呵地摆了摆手：「在我的健康问题上，总理一向小题大作。他是出於对我的忠心。不像有的人，恨不得我今天晚上就去见马克思……来来来，脱了袍子，下水吧。」

说著，小钟替他脱去浴袍，发福的身躯健硕如一名重量级拳王，双臂前伸，成抛物线梭入水中，只溅起一圈小小的水花。瞬间到了对岸，一个鲤鱼翻滚，两腿一蹬，又游了回来，平仰在绿波盈盈的水面上，叫道：「下来呀，你们两个下来……我和你们游个新姿式。」

小钟鸭子划水似地来到毛泽东身边：「主席呀，你游得好威猛哩！卫士长说你像鱼雷。」

毛泽东笑眯眯地：「他小子是学了赫鲁雪夫的话……去年赫鲁雪夫同志到中南海做客，陪我在游泳池游过一次，身上套个救生圈，是只旱鸭子，只能够泡几下，讲我像鱼雷……小梅呀，你慢点下水，先到休息室，替我点支烟来。」

小梅已陪毛主席游泳多次，知道他有仰躺在水面上吸烟休息的习惯。依言进了休息室，从烟罐里取出一支代为吸燃了，仍含在嘴里出来。休息室亦是间按摩治疗室，有床铺、暖气，外带洗手间，很舒适。小梅下了水，一手举著烟，一手划著水，来到毛主席身边，将烟卷送进那戴著洁白假牙的嘴里去：「对不起，烟嘴被我含的有点子湿。」

毛泽东平仰在水面上，几乎一动不动，悠然自得地吸著烟。

不一会就有一小节圆柱状烟灰落到了水里。过了烟瘾，才说：「烟嘴有点湿，很好哩，小梅的香唾，也不是没有尝过……」

小梅飞红了脸蛋。伟大领袖也如同过去的皇上，喜好与年轻女子同浴，还做那种事……不知在哪册连环图上，看过贵妃出浴，讲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而眼下呢，自己和小钟，至多只能算作宫女，还是临时性质的。这也叫做为革命工作？毛主席的身体健康，关系到党和国的命运，我们为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光荣的政治任务？

小钟的游泳本领也很一般，需要不停地划动双臂，才能使身体浮在水上。

毛泽东吸完烟，将烟头在水里浸灭了，再远远地朝池岸上扔去。之后他依然保持著仰泳姿势，平摊开双臂说：「来来，你们一边一个，躺到我臂上来。我们一起踩水，编成一支舰队，我算旗舰，你们算护卫舰，启航！」

三人平仰著，一路踩著水，形成三股水花，在泳池里往来梭巡……小钟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主席强健的手臂托著，无比的幸福惬意。那手指，伸进自己的泳衣来了，拨弄著，轻揉著，她身子都要被这水、这手指融化了；而在另一边，小梅躺在领袖的手臂上，却是别一番滋味。那手指也伸进了泳衣，摸到了胸前，她毫无快感，只有屈辱。这与自己平日所受到的思想教育，所学过的文件、书本，完全是两回事，格格不入，天壤之别。而玩弄自己的人却是全党崇拜、全国敬奉的伟大领袖。如果说，前一段，自己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为了领袖睡好、休息好，咬咬牙，奉献出青春之躯，她算认了；自山上会议传出她所最最尊敬的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为民请命，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之后，她委屈求全的信念算崩溃了；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去年全国上上下下弄虚作假，牛皮吹破天，今年害的乡下农民流行水肿并闹饥荒的总根子，不是别人……连彭总那样的民族英雄，功高盖世的三军元帅，只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提了意见，就天天受到批斗……三人组成的「舰队」游了十几个来回，游到浅岸。毕竟是托著两名女子，毛主席有些儿累了。

小钟仍傍住毛主席的臂膀说：「上去休息一会？擦乾了，由小梅替你做做按摩？」

毛泽东拉起小梅的手，这才注意到她眼里的泪花：「怎么哭鼻子？有什么心事？」

小梅赶忙擦一把眼睛，掩饰说：「不不，是不小心，眼睛溅了水珠子……」

三人上了岸，进了更衣室。也没有避讳什么，小钟替主席脱了泳裤，以乾浴巾将那伟岸的躯体上上下下擦拭一遍，就那么赤裸著，进了休息室，平躺到按摩床上去。小梅连忙扯过一条毛巾被，盖住那雄勃粗野的私处。

小钟适时地退出休息室，掩上房门，到外间去静候。

毛泽东闭上眼睛，伸出手，把小梅拉了拢去。

小梅知道毛主席此刻需要她的什么服务。她知道小钟常常提供这项服务。大约毛主席到了任何地方，都会有年轻女子服这个务。好个文绉绉的名字：品箫。她却回去要作呕好半天，呕得肠胃都要翻卷过来。

毛泽东将小梅的纤纤玉指引到身上某处。

小梅浑身痉挛一下，手也缩了回来：「主席，对不起，我身上还是湿湿的，没有换下游泳衣……」

毛泽东睁了睁眼，示意她就地把泳衣脱了，坦率相待，轻装上阵。

小梅却坚持去到隔壁洗手间。回来时，竟是从上到下穿戴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红著脸膛，嗫嗫嚅嚅说：「主席，真是对不起，我来月事了，身上不乾净。」

毛泽东毛巾被一掀，弓身坐起，蒙受了巨大欺骗似地勃然作色：「你全副武装了？撒谎！刚才还下了水……你走吧，走吧！

看在你朝鲜立过功的份上，不为难你，走吧！」

小梅却扑通一声跪下了，不肯起来，边哭边诉：「主席，你听听我的汇报吧，听听我的汇报吧！只花你几分钟，我再替你服务……我出身贫苦，十八岁参军，十九岁入党，我对党忠诚……」

毛泽东奇怪了，这个女娃娃怎么了？抓住时机告御状了？他只得放下耐心来说：「有话起来讲，我讨嫌女同志下跪，尤其讨嫌当过兵的人下跪。」

小梅却依然跪在地下哭诉：「主席，你受骗了，被底下的干部骗了……真的，乡下的情况，不是他们向你汇报的那个样子，而是相反，到处都在闹粮荒，流行水肿病，在死人……我老家赣州乡下，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早就断粮，已经饿死十多口人……是我五月间回去看望父母，亲眼所见。叔伯们告诉我，邻社邻县，都是一个样，在闹饥荒……你是英明领袖，人民的大救星，要救救农民，救救乡下人……」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竟会突然跪地告状，为乡下亲人请命。原本让她来做做全身按摩，轻松轻松，真是大煞风景。看来模样儿像孟虹的美貌女子，没有好人，而是貂婵式的坏人。幸而这女子手里并无凶器，没有行刺的意图。他光赤著身子，裹了张毛巾被下了床。倒要看看这女子是不是奸细？

谁人派来的？他语带恼怒地说：「为什么不起来？你跪在地下，我怎么听你汇报？还像个共产党员？告诉你吧，我派我的警卫战士回乡调查过，现在农村干部群众，瞒产藏粮，情况严重。大部分省区并不缺粮。农民都把粮食藏起来了，再向国家哭穷叫苦。

基层干部里混进了地主富农的代理人，趁机兴风作浪。严重的问题在於教育农民，你懂不懂？」

小梅仰起满是泪花的脸蛋：「主席，你不要再听那些假汇报了，人家都是为了讨你喜欢，讨你喜欢呀……去年上上下下都造假，骗你喜欢……农民藏了粮食，为什么还被饿死了？小孩、老人先饿死，后来才是中年、青年。不信你马上派人去赣州乡下查看……我要是讲了假话，可以杀我的头，甚至杀我父母、弟妹一家五口的头……」

毛泽东被激怒了，问：「你是哪个派来的？你讲！谁指使你的？是周恩来还是彭德怀？」

小梅见问，眼睛一抹，反倒不哭了：「报告主席，没有人指使我。是我的共产党员的良心，革命战士的良心，迫使我这样的……我知道会给自己招来什么样的后果……农村在流行水肿病，死人……你知道什么是水肿病吗？就是饿肚子，吃野菜、树根吃出来的，全身浮肿，像吹了气的人，眼睛发绿，嘴巴不合拢，喉咙伸出手来……水肿病人在断气之前，只念著一个字：吃，吃，吃……」

毛泽东身子晃动一下，随即又稳住了，神色坚定地摇摇头：「我不相信。去年虽然搞了浮夸，粮食还是增产了两到三成……粮食都飞到天上去了？怎么可能出现你所讲的那个可怕情景？小钟！小钟呀，你进来听听，听听。」

小钟在门外什么都听到了，推门进来，神色有些慌乱。见小梅跪在主席面前，率性也陪著跪下了。

毛泽东自己燃起一支烟，仍裹著毛巾被，踏著拖鞋，在两个美人儿面前踱步：「很好，你们两个，一个对我说乡下粮食充裕，公共食堂猪肥牛壮，鸡鸭成群，社员们吃得好的很；一个对我说乡下闹开饥荒，公共食堂断粮，流行水肿玻现在你们当了我的面，对对质，哪是真？哪是假？」

小钟仰起妩媚的脸蛋，声音清朗地说：「报告主席，我汇报的情况是真的。我外婆住在南昌郊区新建县东风公社红旗大队五星生产队，上山之前，我每个月都要去探望一、两次。那里的公共食堂吃得比

我们省立医院的职工食堂还好，社员们个个红光满面。」

毛泽东站住了，目光犀利地盯住小梅：「你听到了吗？小钟看到的，为什么和你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小梅却冷笑两声，语带不屑地说：「新建县东风公社红旗大队五星生产队公共食堂，我也去参观过，省委、省政府组织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分期分批去参观、学习……可那是个假典型，是省里领导用粮食、金钱堆出来的面子食堂，还开放给外国朋友参观……我们省委就有不少干部私下议论，骗三岁娃娃的！新建县东风公社其他生产队也都在粮荒，还常发生附近农民到五星食堂抢饭吃的事，后由省军区派出一个排，才保住这假典型……主席呀，你不要再受蒙骗了，现在是上下骗，层层骗，只图讨你的喜欢！」

小钟见被揭了老底，登时凤眼圆瞪：「你诬蔑省委领导，你该死！主席，她是受了山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我要揭发，她是彭德怀元帅的部下，她经常去看望彭元帅，回来就和我们讲彭总伟大，肯替六亿农民讲话！」

小梅见扯上了彭德怀总司令，不禁怒从心头起，「腾」地一下站起来，「啪啪」两掌，把小钟打了个措手不及：「你个烂货，也敢说彭总！没有志愿军保家卫国，你早当亡国奴了，还想到主席身边来服务？主席，你不要受骗……」

毛泽东已经按了传呼铃。立即进来两名卫士。卫士愣住了：小钟跪在地上，小梅像只斗鸡。毛泽东挥挥手：「还看著做什么？小钟是我的人，小梅打了她，把小梅送回周恩来那里去，她是彭德怀派来的，懂不懂？」

两名卫士一左一右像挟小鸡似的挟住了小梅。小梅几乎脚不点地一路喊了出去：「毛主席呀，你不要冤枉彭总，不要冤枉彭总，冤枉彭总……他是人民英雄……」

第三十八章　光美陪游泳彭总又操娘

周恩来快刀斩乱麻，请来江西省委书记杨尚魁夫妇，让把保健护士梅霞新领回去，并嘱咐：「小梅出身好，朝鲜战场上立过功，这次在山上闹了点事，批评教育就可以了，不给组织处分，仍送她赴西藏医疗队工作，也是锻练、改造罗。主席那里，我负责说明，估计不会有问题。」

小梅只被关了一天禁闭，临走前向周总理磕了头，保证到西藏后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藏族同胞服务。周恩来和小梅握手道别，特意送她一套《毛泽东选集》，让她好好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大为感动。要是换了别的首长，小梅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只怕不死都要脱层皮，至少被开除党籍，发回原籍，监督劳动。

紧接著，周恩来又布置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办主任杨尚昆，将山上的工作人员重新登记、清理一次，凡是平日流露过右倾思想、言论的，通通打发下山，返回原单位去接受批评、教育。在二十几名被清理下山的工作人员中，包括了彭德怀的乾女儿、军医林燕娇。之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告上小梅已被安排赴环境艰苦的西藏自治区工作去了。

毛泽东说：「还是要查明是不是彭德怀派来的。恩来啊，对这些女孩子今后也要注意呢。你是出於好心，见到出色的，总是介绍给我。可小梅怎么的就长得那样像孟虹、孟蝶姐妹呢？孟虹是高岗派来卧底的，你能担保小梅不是彭德怀派来卧底的？她不是当过志愿军？」

周恩来说：「我让罗部长、杨主任调查过，小梅的确不是彭老总安插的人。彭是志愿军总司令，小梅是普通女兵，野战医院护士。她只在思想上同情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说：「那就好。可见老彭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党外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不乏追随者。对了，一直没有问过你，孟虹后来到哪里去了？还有她妹子孟蝶呢？」

周恩来说：「主席重感情，念旧。孟虹后来病成一名丑妇人，去了山西五台山出家，听说人还在，还能替寺院里的尼姑、和尚治治病；孟蝶则医学院毕业，分配在宋庆龄府上做保健医生，今年初结了婚。」

毛泽东说：「噢，知道了，小孟蝶，还在北京。」

周恩来问：「要不要通知她上山，来帮你做做推拿？」

毛泽东摇摇头：「回北京再说吧。过几天，蓝苹要上山，连小钟都得回避一下。」

周恩来知心地说：「我可以劝导一下蓝苹，不要多管主席身边琐事。相信她是个聪明人，分得清轻重的。」

毛泽东说：「那就多谢你了。你和彭德怀不同。彭的脑后是长了魏延式反骨的，很多同志担心，一旦我去世，你们谁都对付不了他。当然，你可以替我转告朱老总，对於党内斗争，我不会搞史达林的大审判那一套，把人从肉体上消灭掉。我会提议保留他们的党籍和一定的职务，政治上、生活上都给出路。但要等彭、张、黄缴械投降之后。」

周恩来说：「主席在处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重大事务上，的确比史达林同志晚年高明、英明，不留下历史问题。」

毛泽东说：「有些人却不这么看呢，周小舟他们就认为我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好好，不说这个了。少奇同志胃病犯了，几天没有出席会议。昨天我派胡乔木去看他，他托乔木带话，要求中央在山上反右倾的同时，向山下发一个继续批左纠左的文件。这不是打乱仗？既反右，又反左，叫下面怎么执行？我看呀，少奇或许是闹胃病加思想病了，也是要按照他的面目来改造党。恩来，这事你怎么看法？」

周恩来迟疑一下，字斟句酌地说：「相信少奇同志作为党的二把手，在这个时候不会和你闹别扭吧？他可能出於对十来个省区粮荒灾情的忧心，经济紧张局面难以克服。」

毛泽东说：「十来个省区的粮荒灾情是否被人为夸大，我和你们看法不同。我派一中队的干部、战士回乡探亲时调查过，现在是农民瞒产、藏粮情况严重，层层叫苦、哭穷，向上级要救助。好几个省区都是这样。基层干部队伍混进了地、富分子，或是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张闻天他们在中央闹，地、富分子在底下闹，上下呼应，农民群众的日子能安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社、县、地、盛中央都有，越到上面闹的越凶。少奇他就看不到这一点……」

周恩来心里不同意毛主席这种把经济问题引向政治问题的处事方式的，嘴里却不能不附和：「那就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主席做一次重要讲话，阐述农业局势，统一思想认识。」

毛泽东晃晃手：「不！目前的主攻方向是批判彭、张、黄、周，其余议题暂时让路。恩来啊，你替我挂个电话，请王光美来陪我游一次泳，通过光美来做做少奇的工作。」

周恩来停顿一下，问：「单请王光美？要不要少奇一起来？」

毛泽东说：「少奇有病，怎么来？就光美一人。恩来可以作陪嘛，不下水，看我和光美游水嘛。」

住在柏树路一百二十四号别墅的刘少奇夫妇，接获周恩来所转述毛主席请王光美下午三时去美庐游泳池游水的电话后，关起书房门，打开收音机，才愤愤不平发牢骚。

刘少奇涨红了脸说：「成什么话？糟蹋了那么多年轻女子还不够？连我这个国家主席的夫人都要染指？」

王光美也是诚惶诚恐，心情矛盾：「少奇，你冷静些。总理的电话是我接的，特意说明，主席让他在泳池边作陪。」

刘少奇书案一拍：「不去！你是我的夫人兼保健护士、机要秘书，没有责任去替他服务。欺人太甚，欺人太甚。」

王光美说：「少奇，你听我讲，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加上你前面的四个，我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主席能对我生什么不义之心？还会有总理在场嘛。」

刘少奇仍是满脸通红：「蓝苹不在，他单请你一个去陪他游水，成什么体统？这事传出去，大家怎么看？怎么想？日后蓝苹知道了，那婆娘能不记恨，饶得过你？」

王光美最难应付的是蓝苹，终是克制不住，委屈得哭了起来：「六十六岁的领袖，还这么荤，这么荤……任什么人，他都可以手到擒来似的……」

听自己的夫人落泪，刘少奇倒是冷静下来了，燃上一支烟，闷著脸，吸著，思索著。

王光美见少奇好一会不吭声，倒也不哭了。她拉住少奇的手，发觉那手冰凉，不禁慌了：「少奇，你怎么了？也值得生这么大的气？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谁也不许碰的。」

刘少奇抬起手来，捂了捂光美的嘴巴：「莫讲这号不吉利的话。我离不开你，孩子们离不开你……我们成家十多年，夫妻感情好，年年被评为中南海的模范家庭，或许招人眼红记恨……我也不相信，他会以此来损伤我们的人格。他还没有昏乱到那步田地！娘的，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只怕连朱元璋那些封建皇帝都不如……他把兵权、中央警卫权、情报政法系统，也就是东厂、西厂、锦衣卫之类牢牢抓在手里，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毫毛；任何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大将，他一句话就可以打下去。革命革了几十年，死了几千万烈士，革出来这么一位领袖……」

这回轮到王光美伸出巴掌来捂刘少奇的嘴巴了。少奇也是气急得糊涂了，竟说出这种不怕脑袋搬家的话来。

夫妇两个相对无言。良久，刘少奇渐次想通了，下了大决心似地说：「光美，委屈求全，你就去一次吧……既有周恩来在场，也就不怕人议论。或许，主席是要通过你来做做我的工作，让我放弃继续批左纠左的念头，全力助他批右反右。」

王光美点点头：「只好去一回……幸好我带的游泳衣中，有一件特别传统、保守的。」

刘少奇的目光忽然在书房上下四周巡视一番，心里警觉什么来了：「光美，前年在莫斯科，老大哥内

务部送我的那个仪器，是留在北京家里了，还是随身带来了？」

王光美立即领会刘少奇的意思，说：「照你的要求，出行总是随带著的。仪器不大，像个挂钟啦，你现在要用？」

刘少奇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怀疑彭德怀的住处，早被人安装了设备，不然他和张闻天议论主席的一些话，怎么都密报上去了？谢富治的系统无孔不入。我们的书房、卧室里，有不有人装了小家伙啊？听讲肥皂盒那么大，能把室内谈话声音传到一两百公尺外的马路上，再录下来。」

王光美说：「你是党的二把手，国家主席，谢富治的系统也会对你搞这一套？」

刘少奇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把那仪器拿来，反侦测一下。不是很灵验吗？五米之内，凡有窃听装置，它就发出嘟嘟的叫声。」

王光美依言，先关掉收音机，即从保密箱中，提出那只小挂钟一样的仪器来，安上四节备用电池，拧至扫描波段，递到刘少奇手里。刘少奇即在书房、卧室四处侦测一番，花了大约半个钟头，未听到仪器发出「嘟嘟」的警告。

刘少奇释怀，把「小挂钟」交还王光美，笑道：「无事就好……这个东西，算我们的秘密。十几次出国访问，收到的所有礼物都交公家了，只老大哥内务部的这件，连翻译、卫士都没让看到。保留个防范手段嘛。」

王光美将「小挂钟」放回保密箱内，取出乾电池，盖上防震匣，上好保险锁。一小串锁匙也总是由她本人随身带著，时刻不离的。

刘少奇说：「等工作人员下班后，饭厅和客厅，也要查看一下。还有，我们坚持历来习惯，只在书房或卧室谈论重要话题，同时要打开收音机，形成声波干扰。」

王光美温顺地点点头：「知道，知道。唉，又不是地下工作了，真是弄不懂，还有人对自己同志来这一套。」

刘少奇忽又拧开了收音机，把音乐节目声响调得大大的，神秘地笑笑：「这一套？这一套吃香嘛！他侦听人，人也侦听他嘛……」

王光美登时脸色煞白，轻声问：「天哪，还有人侦听他？吓死人啦。」

刘少奇作耳语：「有个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因为我的消息来源，也不是普通渠道……去年，他不是天天发出豪言壮语，指挥各行各业改天换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连养猪养牛养鱼养蜂都给发指示，订指标……指示满天飞，又天天变化花样，谁都记不祝现在是跃进圣旨，日后是珍贵史料。公安部罗长子、中办杨大头，只好悄悄命人把一套从老大哥那里弄来的先进设备，安装到一号专列上去了。他的日常谈论，都被准确地录下音来。听讲已经录下几十盘带子，封存在中办保密室。其中，当然也录下他和一些女子不雅的声音，包括他专车司机的婆娘，都弄……注意，这事我只告诉你一人，传出去，要塌天的。好在这事和我无关，相信中央书记处也无人涉及。」

王光美说：「天爷，真要命哩……他现在住的美庐，被安装了设备没有？」

刘少奇说：「我怎么晓得？相信没有。六月三十日他上山之前，谢富治、汪东兴手下的专家，还能不

把美庐检查一遍？他从来多疑，有时连对他最亲信的谢、汪也有保留。本月十五日，他藉口去九江游泳，背著谢、汪，让蓝苹从浙江省公安厅调来专家小组，又把美庐里外侦测一遍。这事是邵式萍省长无意中透给我的。他委托邵大个负责执行的。」

不知为什么，王光美忽然很开心，格格格地笑个不停。

刘少奇被她引乐了，也是笑呵呵的：「我们中央这些内部事务，真是兴味无穷，奥妙无穷吧？」

王光美忽又不笑了，问少奇：「他邀我游泳，若问起纠左、反右的事，我怎么替你回答？」

刘少奇说：「你就替我汇报，从当前国民经济的困难局势看，是应当继续批左纠左：从山上出现的党内斗争局势上，应当批右反右。请他放心，我刘少奇会服从他，跟随他，维护党中央的团结、统一。老彭、洛甫二位，早就应当老帐新帐一起算了。

我只坚持一点，也是主席同意过的，山上反右，山下反左。建议山上的会议结束后，中央还是应有一个继续纠左的文件，以减轻农村灾情，挽救国民经济。」

中央常委在美庐楼上小会议室，开了整两天的谈话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出席，彭德怀、彭真、贺龙列席，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旁听。

两天的谈话会，由毛泽东主讲，刘、朱、周、林、彭真、贺龙都有发言，为彭德怀的「反党问题」定下调子，算「历史总帐」。彭德怀亦有答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亦有简短插话。

彭真嘱李锐做了会议笔录。

话题自井岗山斗争讲起，一路讲到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指彭德怀从来妄自尊大，闹独立性，惯和中央分庭抗礼。毛泽东不厌其烦地翻遍历史旧帐，事无巨细，滔滔不绝，为的说明：「彭德怀和他的关系，历来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彭德怀说：「不能以人划线。党的历史复杂、漫长，我是带兵的人，不能服从个人，只能服从中央。在你担任中央领导之前，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代表中央，各人一个时期。要我那时就服从你，做不到嘛，那也是反中央嘛。」

毛泽东说：「你还漏了一个向忠发，后来背叛革命。党内一直存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对於错误路线，你老彭每回都紧跟，都积极。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三十一年至今，是否如此？」

彭德怀说：「硬要这么讲，至少也是对半开。政治与感情，同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提那么高，我理解不了，思想跟不上。许多历史上的事，你记得那样清楚。我是个粗人，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

刘少奇说：「思想上不要抗拒，不认帐不行。历史就是历史，文件烧掉了，事实是烧不掉的。」

朱德说：「老彭的问题，要交心，接受批评帮助。革命几十年，错误总是难免，问题是要改过来。这回要彻底的改，从头学起，和润芝同心同德……」

朱德的话没讲完，毛泽东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隔靴搔痒，言不及义，和稀泥。」朱德登

时满脸通红，停止发言。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先看一眼朱德、周恩来，之后盯住彭德怀：「江西苏区时期，你们执行立三路线，王明博古路线，相当积极。我三次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那时有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说：「在江西苏区，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几次路线斗争，都是站在主席的对立面。我永远记取这个历史教训，希望彭老总也是这样。」

彭德怀说：「当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国民党的奸细散布出来的，帐不能算到红军内部身上。」

毛泽东问：「一九三五年初，长征路上，刚开过遵义会议，你让林彪发电报，要求红军部队改由你来统一指挥，撤销我、恩来、稼祥的「军委三人团」。不久军委在会理开扩大会议，我批评了林彪，你却至今一声不吭。」

彭德怀说：「你心里还结记著这事？你要我怎么吭声？现在林彪本人在场，请他当著你的面讲一讲，他当时发出那封电报，是不是我动员的？我知不知道他发电报的事？」

林彪尴尬地红了红脸，望著毛泽东说：「那事和老彭无关。

发电报之前，没有徵求过他的意见。是我个人的幼稚和虚妄。聂荣臻可以证明此事。老彭的问题，是他的心大得很，英雄主义，目无中央。」

彭德怀如释重负地嘘了口气，一桩闹了二十多年的误会，总算说清楚了。究竟是哪个嗜权如命啊？

毛泽东挥了挥手，表示不屑再提，而说：「一九三六年之前，打蒋介石十年，打红了眼。抗日战争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他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老彭在华北指挥「百团大战」，帮老蒋的大忙。」

林彪说：「平型关战役，我们实际上是吃了亏的。那时头脑发热，任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说：「那时，多数同志认为日本军队占领我国土越少越好，只有我认为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越多越好。但我孤掌难鸣。后来做了工作，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占地越多，越爱国。因为国统区我们不便去占领，日本占领区我们可以去夺，战后可以接管。日本占领区越小，国统区必然越大，实际上是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不利。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去爱蒋介石的那个「国」？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新三国，多么好。」

彭德怀说：「我那时是军人意识，只想到敌、我、友，打日本鬼子，解救苦难同胞，没有想到新三国。直到延安整风，召开「华北会议」批判我，才慢慢明白过来。」

毛泽东说：「抗战初期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你是听王明的话，不听我的。李立三多长多大，你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反「左」比反「右」难吗？从历史上看，共有五次右倾路线：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王明至今不认错，高岗自己死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较轻。立三路线持续也只几个月，白区受到损失，苏区可说没有损失，红军在这期间还发展了。你说的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建党三十八年以来的经验：右倾联系资产阶级，左倾联系小资产阶级。说反右容易，请包办王明。高饶能改？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能改？

「左」倾成为路线了，也不容易改。一九五〇年镇压反革命，杀掉一百万，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我们搞了一场反右运动，知识分子造不起反了。路线本身不能改，刮共产风是容易改的。比例失调，需要多一些时间来调整。有人分散资金、财产，瞒产藏粮，也不要紧，物质不灭嘛。几次路线斗争你都摇摆，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由於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

彭德怀说：「我今年六十一岁，已经过了记恨的年龄。一定说我代表富裕中农，难以接受。还是对三亿五农民，一亿五老贫农，九千万人上阵，农村部分地区发生粮荒问题，出了些乱子，看得过於严重。要站在保护的立场，采取爱护的态度。这是教训。」

毛泽东说：「你彭德怀不愿上落后地区，不愿上山。九千万人上山炼钢，比六千万人要好。造成损失，我一点也不痛心。横直没经验，花钱买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得多於失。没有失，哪来的得？九千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胜败是兵家常事，尤其打败仗之后，要鼓劲，不能泼冷水。今年基本建设资金从一百四十八个亿减到一百二十七个亿，上半年摊子还是铺大了。刮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大的群众运动中发生的。上马，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明年继续跃进。」

彭德怀说：「我对此领会不深，理解不了。」

林彪说：「对主席和中央的意图，你从来抱抵触态度。所以主席讲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周恩来说：「主席讲话，苦口婆心，你要听进去。」

刘少奇说：「你的问题是对主席不驯服。去年成都会议时，我提出一切党员、干部，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驯服工具，主要是针对你彭德怀这样的同志而言的。」

毛泽东说：「你反对唱三支歌子，一是〈东方红〉，二是〈社会主义好〉，三是〈太阳出来红通通〉。三支歌子都是唱共产党，你却以为歌颂领袖个人，心里不舒服。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出国访问五十几天，东欧七、八个国家，算是从国外取了点经回来。人家都不喜欢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赫鲁雪夫反对得尤其厉害。国内原因也有，首先是去年冬天你没有参加郑州会议，那时开始调整。乱子一出来，你出去视察，到了湖南，遇到知音。三个月共产风，比例失调，只发现农业、轻工业的问题……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不是周、陈，而是指你老彭。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

军事俱乐部有没有份？我同总司令的历史关系，这么多次，每次动遥井岗山斗争初期，根本不认识李立三，连照片都没有见过，就跟著跑、追上去，结果怎样？话讲回来，这回重心是彭，不是总司令。总司令这回态度好，我坚持朱毛不分家。」

毛泽东对朱德又打又拉，批彭稍带批朱，全然不顾及颜面。

朱德又涨红了脸，羞愧到无地自容。

毛泽东说：「我六十六岁，你老彭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人有恐慌感，难於对付你。多数同志有此忧虑。六亿人中你最高明。别人都不行。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八年抗战，难讲是合作。其它时间你独立自主。个别原则问题，如对朝鲜劳动党关系，你还算听了我的。有的战役，电报打了，照你的办。」

彭德怀插话：「朝鲜战争五大战役，有战绩，也有教训，是听从了你的命令。」

毛泽东说：「总起来是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历来觉得你这人大可改进，不能同张国焘比。

你是劳动人民出身，有阶级基喘…基本的话就是这些。特别是人家讲你是野心家，看来你难於接受。欲以自己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还不是野心家？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可以改造，洗脑筋，把野心家的东西慢慢刮掉，刮起来不容易，很痛。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要做到这一条。」

林彪插话：「鲁迅说的，对敌人要冷酷无情，对自己人要满腔热情，立场坚定。你、我都是丘八，不是政治家。」

毛泽东说：「林老总的意思不错。这话的版权不属鲁迅，源自东周诸侯国齐景公的一则故事。齐景公七十岁了，和自己七、八岁的小儿子玩耍，学牵牛，拿条绳子。娃娃拉一端，齐景公用口咬住另一端，牧童放牛。小娃娃摔了一跤，齐景公掉了几颗牙。「孺子牛」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这次上山之前，老彭你出国放牛，当国宾。闻了人家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气味，回来当作资本？」

几十年来，彭德怀仍然不能适应毛泽东的一忽儿古，一忽儿今，一忽儿中，一忽儿西的谈话方式：「出国，我实在不想去。

国防部长也不想当。我很累。我这人不适合做官，只适合打仗，或者是做老百姓。这就是我的野心。讲我出国搞了资本？那么容易？鬼扯淡！在罗马尼亚见了他们国防部长，我介绍了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还有少数个体所有制，五保户、超支户。谈了分配制度，喂鸡鸭属个人。他们了解，但担心共产。罗国防部长到过中国，谈话时有我们的大使参加。在保加利亚，只拣了对他们有帮助的谈，比如手施人畜肥。他们土地多，气候好，有粮食。对方也是国防部长。有关政策问题只谈过这些。我半句洋文不懂，全靠大使馆派翻译。每天宴会，穿戴整齐，受拘束，很不舒服。我又不抽烟，不喝酒，吃不惯洋餐，回到大使馆找馒头充饥……关於写给你的那封信，有两方面的不成熟：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农关系等等，是政治性质问题，并没有把握。写信时，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我一人做事一人担。开始是写主观主义，片面性。对局势，我是乐观的，信的前一部分也有感情。你看出右倾苗头，我看是乐观派。过去的经验，认为要好好总结才行。乐观还是悲观，两个角度看局势，这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信是交给你的，以为会议就要结束了，写个信，请审阅。我写信的原意是，有无参考价值，请斟酌，不是供印发的。」

毛泽东说：「你的信公开发表，所有反对派欢呼。你的话不真实。印发你的信，帮你扩大影响，正是你求之不得。说你是张飞，是我封的。但你至多算半个张飞。你不交心。我和你，一个交心，一个不交心。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时只看到这一面。久了，透过现象看本质，实则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至今坚持说你写信没有同别人商量过，保护党羽。

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是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对党内，对中央，你心里很深的东西不肯亮出来，阴暗得很。」

彭德怀脸涨红了，脖子涨粗了，欲争辩。

彭真插言：「你在西北组讲，去年的问题，人人有责任，包括毛泽东，个人威信不等於党的威信。你说毛泽东的指示乱传一气，下面盲目服从；你说各省都给毛泽东盖别墅，严重特殊化；你说到处都是

第一书记挂帅，取消集体领导，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指标是个人决定；说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你的这些箭靶子射向谁？」

毛泽东说：「你这人拉拉扯扯，一方面拉，另一方面打。人家看不见？小舟，你上了当，搞股份公司，被拉过去了。」

周小舟说：「我对彭总讲，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三遍，莫起冲突。」

毛泽东说：「你还不承认？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九个月，批左批了九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的？去年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来真？先有假卫星，后有真卫星。真理与假理比较，才有真理。无谬论，哪有真理。彭真同志啊，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召开华北会议批了他，至今记恨。」

面对蛮不讲理，强词夺理，硬说去年的假卫星放得好，彭德怀悲愤满腔，再忍无可忍了，「腾」地一下站起，吼叫道：「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水口战役你不是打了败仗吗？

还杀了俘虏、逃兵！华北整风，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这次操你二十天娘，不行吗？！」

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彭德怀竟在这种时刻，还粗暴无理，发怒骂娘。刘少奇、林彪、彭真三人更是气愤地站了起来，与他对峙。

刘少奇拍了桌子：「彭德怀同志！这是什么场合？中央常委会议！你也敢操娘撒野？还有不有党纪国法？」

林彪说：彭总！改阇俨欢苏　　齲　醒朊梢远阅阒葱屑吐桑〗裉斐泥直┣赌隳靠找磺小！？

彭真说：「简直就是高岗第二，太不像话。」

贺龙也随即站起：「高岗算老几？高岗在主席面前，从不敢这么放肆。我同意林总讲的，建议中央在必要时对他采取纪律行动。」

彭德怀和他们对峙著。忽地，他遇上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三人悲苦、失望的目光，彷佛在说：到底是个猛张飞，勇猛有余，谋略不足，惹出众怒……彭德怀身子晃了一晃，眼皮垂了下来：失策，失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毛泽东坐著，岿然不动，把一切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他不紧不慢地取出一支云烟，让身边的周恩来替他点上火，深深吸上两口，才以一种稳操胜券的平静语调说：「坐下，都坐下吧。常委开会，还扩大进来几位，两军对垒似的，成何体统？好，老彭也坐下了。你今天是孤军深入，兵家大忌啊！闹的四面楚歌，是不是从西楚霸王那里学来的？要演一出《霸王别姬》了？不要紧，中央还给你留著退路，不会让你自刎乌江的。不就是要满足你操娘的愿望吗？延安整风，华北会议操你四十天娘，本次庐山会议你只操了二十天，还欠你二十天，可以补齐，满足你的要求。你接受不接受？」

彭德怀闭上眼睛，脸色由红转白，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周恩来说：「彭老总！你要头脑冷静。主席，还有各位常委，这样苦口婆心，批评你，帮助你，为什么一味抗拒呢？二、三十年来，主席对你还不宽厚、信任吗？直到前两天，主席还在讲，只要你承认错误，深刻检讨，国防部长还是你当，军队还是你管。人非木石，你应当受教育、受感动才是啊！」

黄克诚苦笑著，差点说：「连住处的电话线都给切断了，三岁娃娃都哄不著了。」

朱德说：「润芝、我、少奇、恩来、老彭、林彪、贺龙、彭真、克诚等等，几十年了，一路走来，九死一生，胜利了，进城了，大家不要分手。老彭啊，你还是要服从主席，服从中央，克服你的严重毛病，几十年的老毛玻战争年代你是英雄，和平时期也不要变成大狗熊。」

林彪说：「除了毛主席，谁都莫想做大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我们的大英雄。有人吹捧你是民族英雄，我看不是。在党内，你现在是野心家、阴谋者、伪君子，属於反党反毛主席性质。」

贺龙说：「对你的问题，我从来少开口，免得人家误会成个人恩怨。历史上你对我的那些排挤打击的事，我绝不提及。我只说一条，我们这些带兵的丘八，打了些胜仗，立了些功绩，谁离得开党中央、毛主席？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你、我顶多做个地方军阀，革命的对立面而已。我和你不同，活一天，就唱一天〈东方红〉，认毛主席是我贺龙的大救星。」

彭真说：「没有人否定彭德怀同志的功绩。贺老总的心里话，也是我的心里话。我们党的任何一位高级干部，能有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中央和主席。陈伯达同志前两天和我说过，农民出身的干部，许多人是带著入股思想参加革命队伍的。胜利了，就欲做大股东了，欲与党中央、毛主席平起平坐，平分秋色。老彭的根子，是不是这里？」

刘少奇说：「很深刻，点到了要穴。不少人讲你老彭讲假话，有雄心壮志。同意主席讲的，是野心家问题。几十年欲以自己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长征开始一段，我在红三军团做政治部主任，就听你讲过，入党前，自己觉得了不起，救中国舍我其谁。雄心很大。你原名彭得华，志在得华，得我中华。可是你光有雄心不行，还得有主、客观条件。你不想想，你取代得了主席的地位吗？全党会服从你吗？平心而论，我也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真正认识毛主席、拥戴毛主席的。中国革命的领袖只能是毛主席，而不能是别人。如果要谈取而代之，我不比你有条件、有资格一些？我为什么没有这份妄想？就是服从一条真理：我们事业的领袖只能是毛主席。这也是历史的选择。我希望你彭德怀同志要服气，要从灵魂深处认识这个真理，做党的忠诚战士，而不是党的同路人。」

毛泽东点著头，少奇肺腑之言，可圈可点。

彭德怀慢慢地睁开眼睛，眼角渗出泪珠来，声音哽噎著说：「我认错，服从……我很累，想下山休息。为了我把整个中央、各省市一把手，拖累在这山上不能回去抓工作……大家放心，我向中央保证一定合作，要什么，给什么。不自杀、不叛党、不投敌。不论怎么说，我都要跟党走。为了党不分裂，中央团结，我愿意做中央需要我做的一切……至於我个人，只求做个平头百姓，下乡去种地。」

第三十九章　悲乎！新中国名臣

　八月二日，在牯岭小教堂举行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一人，实到一百四十七人，列席十五人，共一百六十二人出席。

开幕式上，首先由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三条会议纪律：一、彭、黄、张、周、周、李几个人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住地；二、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准，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三、这几个人不能相互接触。

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要求会议成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彭德怀同志说他几十年来不习惯称我

为「主席」，而习惯称「老毛」，很好。现在接受他的意见，今后党内一律称同志，比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当然也抱括彭德怀同志。为什么开这次全会？党内出了路线问题。党中央受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组织、有计画的进攻，必须坚决反击。对错误的东西要无情，那是毒药，要深恶痛绝。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梁山好汉李逵的粗野。但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以加入共产党，没有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的缺点是爱杀人，好放火，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但他们本质好，立场坚定，敢於和坏人坏事作无情的斗争。有时候他们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我就喜欢党内的李逵、鲁智深们……」

毛泽东在会上点燃了批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烈火。他排开算总帐的阵势，把七月上旬「神仙会」期间所印发的材料，如「江西省委党校八十余名地县级学员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国家计委李仲云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安徽省委农业书记张凯帆解散无为县公共食堂」、「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部分官兵对农村形势的意见」等等，都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事例来批判。

同一天，作为会议文件，投枪匕首，还印发了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对身陷重围的前总书记张闻天嬉笑怒骂，幸灾乐祸，喻称张为病入膏肓的楚太子，极尽人格羞辱：洛甫兄，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后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得脱不开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盖破；颤时节，颤的牙关锉！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常《昭明文逊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於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於是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紧接著，毛泽东又在他的大跃进干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呈上的一份报告上，以极其严厉的口气写下一段批示，命大会秘书处印发：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分子，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於如何革法，也常常是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有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急於发难……毛泽东的批示雷霆万钧，给全会火上浇油，烈火直接烧向彭德怀。高岗曾是彭德怀的好朋友，是只定了性的死老虎，彭德怀尚是一只活老虎。拉死老虎来打活老虎，活老虎也就很快成为死老虎。

全会沿用原来的三大组，每组五、六十人：第二组负责批斗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第四组负责批斗彭德怀；第五组负责批斗黄克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政治保卫部部长谢富治，频繁穿梭於三个批斗会场，协调作战，如同大敌当前。

以彭德怀所在的第四组批斗气氛最为紧张激烈，不时出现火爆场面，拍桌打椅，厉声喝骂，大吵大闹。吵闹声都传到美庐楼上，吵得毛泽东不能睡上午觉。毛泽东嘱咐卫士长去看看，李逵们是不是动手了？彭德怀是不是挨揍了？他没有在战场上挂彩，在中央全会上挂彩不好。可找李井泉、罗瑞卿转达我的意见，不要动拳头，中央全会，君子动口不动手，都是老同志，伤及灵魂，不伤及皮肉。

卫士长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到三个批斗会场去看了看，没有看到打人现象，只是一些平日像模像样的领导人物，样子都很凶，人人咬牙裂嘴，个个横目立眼，抡胳膊，劈巴掌，呼口号，就像农村土改斗地主一样，原来中央大人物也和农村贫下中农差不多，水平未见高得那儿去。

卫士长回来向毛主席汇报：「彭老总很狼狈，被李井泉、罗瑞卿、康生、安子文、萧华等领导同志轮流指著鼻子痛斥，招架不及。他说：我没有辩护律师，我一个喉咙吼不过你们几十个喉咙，你们像是对我搞专案审判……」

毛泽东笑了：「他还想要辩护律师？新中国成立那天就取消了辩护律师，还在向往资产阶级一套？这次全会，就是要痛打落水狗。彭得华成了落水狗，还要小心他哪天爬上岸上，身子几晃，溅我们一头水珠。」

全会上，任由三大组的李逵、武松、鲁智深们喊打喊杀，毛泽东稳坐美庐观虎斗。唯有他的小同乡、子侄辈的周小舟的表现令人意外，至今不肯认错，不肯检讨，竟比彭德怀、黄克诚那样的身经百战的元帅、大将还顽固。

周小舟不投降，欲做新中国的名臣？毛泽东自有破解之法：「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找周惠个别谈话，挖彭德怀、周小舟的墙脚。墙脚一挖，屋子就塌。只要周惠兜出老底，不怕周小舟不低头。」

周惠来了。人已瘦了一圈，眼睛布满血丝。看看左右再无他人，才知道是单独召见。

毛泽东让他坐下，方问：「周书记，知道为什么找你个别谈谈吗？」

周惠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摇摇头。

毛泽东说：「真不知道？找你来，是要挖彭德怀的墙脚，你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过。」

周惠心里一惊，立即说：「报告主席，我不是彭老总的墙脚。他是总司令，我只是一名青年干事，想构都构不著。」

毛泽东问：「去年和今年，老彭两次到湖南，单独召见你几次？都谈了些什么？」

周惠如实回答：「谈过三次或者四次，骂了大炼钢铁的娘，但没有骂主席。还骂了谭震林、李井泉、柯庆施等同志，骂得很难听，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他们一班子乱臣贼子搞坏的，为了讨上面喜欢，不顾国计民生、百姓死活。」

毛泽东说：「打狗欺主，其实就是骂我。他讲了反对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没有？」

周惠额头冒汗了：「讲了，他讲唱〈东方红〉容易引起个人迷信、领袖崇拜；唱〈社会主义好〉则和现实不符……我当时是不同意他这观点的，但不敢反驳。主席，我的确不是他的墙脚。」

毛泽东盯住周惠看了一会，彷佛想了一想：「那你至少是周小舟的墙脚。一个第一书记，一个第二书记，说墙脚是委屈你了，合伙人还差不多。湖南二周，抵制五风，名满天下嘛。」

周惠无法否认自己和周小舟的关系，只好硬著头皮说：「要讲墙脚，我也是中央和主席的，一块小石子。和小舟，确是观点相近，气味相投。尤其是做农村工作，看农业形势，我们一拍即合。」

毛泽东笑了笑：「愿意承认这一点，你大概还有救。不绕弯子，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你上山以来，跟著周小舟接触过哪些人，私下的高谈阔论，源源本本，一五一十给我说出来，如何？其实，你就是不交代，我也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得差不多了。

我是出於爱护，给你机会，立地成佛。」

周惠已是满头冷汗珠子。毛主席示意他用放置在碟子上的小毛巾擦擦汗。他明白再隐瞒不下去了。隐瞒下去，只是死路一条，并不能减轻任何人的罪责。与其苦斗成招，不如从实道来……他一再说明，由於自己是省里的第二把手，过去和彭老总、张闻天、黄克诚，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李锐这些同志，并不很熟悉，所以小舟在山上的许多活动，聚会闲聊，都没有参加。自己是做实际工作的，一些理论话题也插不上嘴。建议主席也找小舟个别谈一次，把一些情况当面汇报清楚。小舟不是坏人，只是至今思想上转不过弯子，认死理，他说去年明明大功，今年又成大过，很大的抵触情绪，士可杀，不可辱什么的。」

毛泽东凝神细听良久，方说：「小舟欲做新中国的名臣，我可以成全他的气节。在共产党领导下，讲气节、骨气，就是顽固到底，狗屁不值。当然，再找他谈一次，也不是不可以。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算后生晚辈。给人机会，我从不吝啬。就看他肯不肯交心，把一些过节谈清楚……这样吧，你替我把这本《昭明文逊带给他，让他先读这篇〈邱希范与陈伯之书〉，读通了，想通了，可以来谈一次。我愿看到他不远而复，不愿他渐行渐远，背离下去。你可以把这话转达给他。」

周惠离开后，卫士长进来报告：「主席，田家英同志来了……还有李锐同志来电话，也要求主席见一次，他认错什么的。」

毛泽东摆摆手：「叫家英上来吧。至於李锐，替我回话，告诉他，他给我写的那封信，讲了假话，还用他的政治生命担了保的！他的问题，可以去找罗瑞卿，由罗部长代我受理。」

田家英是受到胡乔木的严重劝告，来向毛泽东检讨错误、说明情况的。事出三个大组的批斗会上，都有人认为田家英和周小舟、李锐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和李锐尤其亲密，前一段几乎形影不离。从现在揭发出来的事实看，田家英是加入了军事俱乐部的；第二组组长柯庆施、第四组组长李井泉，更是指名道姓，说田家英算得上这次「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毛泽东对於田家英在山上的「失足」，心情矛盾。按说要处理身边的一名大秘书，无须吹灰之力。犹如一件工具，用过就丢，什么大不了的事？田家英却是他的「一部活字典」、「记忆机器」，举凡马列著作、古今典籍、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只要他提个头或是指个范围，小田即可替他找到出处，摘出原文；况且小田还具体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主持撰写了两百多条题解和注释，若中途换马，第四卷的出版会拖迟许多年月……看到田家英进来，毛泽东像望著一个陌生人似的，语带嘲讽地说：「你就是田家英？就是已在我身边工作了十一年的那个年轻人？不，如果从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算起，已经十六、七年了……十六、七年时间，没有看清你的庐山真面目，是我的责任。只是不懂，你十六岁到延安，是名孤儿，我把你带在身边，把你带成一名副兵团级，中办副主任、政治局常委会秘书，而且你知道的党内机密，比一般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还多，我哪点对不起你？任何人都可以反对我这个党主席，唯独你不可以。你没有理由，也不够资格。」

田家英扑通一声跪下了，痛哭失声：「主席，我错了，我年轻……没有经验……忘乎所以……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主席恩情……」

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地，暗自诧异：「怎么回事？读书人不都有点士子清高，讲个儒者风骨吗？

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不都想做新中国的名臣吗？原来膝盖也这么软？武人如罗瑞卿、王树声、谢富治、萧华、许世友、陈再道等等，为求我赦免他们的过失，向我下跪讨饶，见的多了；文人呢，王明、博古、李立三、洛甫、饶漱石等等，还从没有向我下跪讨饶的。如今，年轻辈的秘书却下跪了，真是一茬不如一茬了？」

毛泽东迳自取出一支烟来，点上火，吸著，语气有所缓和：「家英，你起来吧。大难临头了，还是陷入重围了？」

田家英却不肯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我错了……不知天高地厚……我思想时左时右……一九五六年，我就不大理解大鸣大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我错误地认为，不可能做到……一九五七年春，我又不赞成党外人士、民主党派帮助我们各级党组织整风，受到过主席的严厉批评……这次在山上，又同情彭德怀、张闻天的右倾思想……我虽然没有和他们个别接触过，但思想上是相通的……我还对小舟、李锐等人说了一些和我的年龄、职务不该说的话……我羞愧，后悔，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岸英兄弟……记得一九四七年三月，延安大撤退之前，岸英和我说，要像他一样，爱戴父辈……」

接下来，田家英把会上公开说的，会下私相议论的，什么「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指挥打仗内行、指挥经济外行」，「功成身不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等等，林林总总，有时间有地点，和盘托出。

毛泽东不是铁石心肠，为之愤怒，为之痛恨，也为之怅惋……田家英啊田家英，你是岸英的同年好友，个头、长相，也有几分像岸英。岸英牺牲了，有时见到你，彷佛见到岸英呢……他心肠软了一软，毕竟算个子侄辈，况且下跪、讨饶，态度算好。再给他个机会，没啥了不起。

毛泽东离开坐椅，走到田家英身边，说：「家英，起来，起来……我不习惯看到你的这个样子……哭成这个样子，算洗心革面，觉悟了就好……既然提到岸英，就看在岸英的份上，谅解你这一回……你的问题，给中央常委写个东西，传阅一下。相信少奇、恩来、总司令都会主张留下你……你还年轻，振作起来，前程依旧光明。」

公安部长罗瑞卿，领著李锐到第五组去找黄克诚对质。路过第二组会场门外，罗瑞卿见周惠坐在藤椅上喝茶想心事，即上去大声喝斥：「周惠！你还不老实交代？李锐都承认了，你们是有组织、有预谋地活动。妄图攻守同盟，是不会得逞的。」

周惠心里有些光火。一个月前，你个大保镖陪主席去湖南，那时主席一路表扬「湖南二周」，你见了我笑得多亲热，一口一声「周书记，向你们学习」；如今「二周」在山上走麦城，你又另一副嘴脸，把我当成地主富农分子来训斥？周惠脸上不敢做出样子来，只是恭敬地反问：「罗部长，你的批评我接受。可是哪里来的有组织有预谋？我总不能讲假话，编出个组织来骗中央和主席啊？」

罗瑞卿见周惠这种时刻还敢顶撞他，更加气愤，动了粗口：「你他妈的，就是死不老实！二十天前，你不是拉我去听周小舟谈话吗？上山后，主席见了你们两次，你们跟中了彩似的，想拉住我，宣传我，影响我，向我施加压力，不让我阻止你们大谈去年的缺点，诉去年的苦。」

周惠见李锐站在不远处，勾头俯脑、丢魂失魄的样子，大约已经被公安部长揪住不放了，真是可怜……又见罗瑞卿正以严厉的目光盯住自己，等著回答，只得咕哝著说：「罗部长，那是你的推论嘛？我怎么影响得了你？」

罗瑞卿又问：「主席二十三号讲话之后，你和小舟为什么不再找我了？为什么不来说明你们对我宣传错了？你们根本上就是彭、黄、张一伙的！」

会议开始了。周惠起身向会场走去。罗瑞卿见他仍是大大咧咧的，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便又喝道：「周惠你站住！

二十三号晚上你们到黄克诚那里谈了些什么？怎么订的攻守同盟？出来被我碰到，都晚上十点半了。纸包不住火，你们对主席的攻击言论早晚会被挖出来。」

周惠无言可答。他进了第二组会常如今会内会外，他和周小舟到处碰到冷眼、嘲讽、喝斥，有如过街鼠类。没想到在党的高层，也这样行情涨落，人面高低，如同市场贸易？他心里稍可宽慰的，是主席昨晚上个别召见时讲了，根据他的表现，可以考虑不把他的名字放进「军事俱乐部」成员名单去。这话，他连周小舟都没敢告诉。

罗瑞卿领著李锐来到第五组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组长陶铸正在严词批判黄克诚，列数黄克诚和彭德怀的不正常关系，亲密到了同穿一条裤子的田地。

贺龙元帅坐在靠门口的地方，见了李锐，忍不住打断陶铸的发言，大声说：「大家注意了，这个小老乡，和我们有杀父之仇，他爷老倌是被我红军部队枪毙的！」

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李锐身上，彷佛突然之间，李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了。遇此突然袭击，李锐欲哭无声！干备钢　稹拐庀钭锩　绾伪掣旱闷穑康　碇歉棼咚　　酥质笨趟　荒懿怀錾　骸副ù婧厮Ｂ
腋盖滓瘊哦　　昊挤匆焖漓侗逼剑　鞘被姑挥泻炀　Ｋ　抢贤　嘶嵩薄Ｑ影舱　缡保　樯仙蟛楣
业募彝コ錾怼？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六如前辈，是我父亲的朋友，可以作证。」

贺龙茶几一拍：「放肆！老子讲了一句你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你就这么多废话？你这次在山上，甘当彭德怀集团的马前卒，搞了多少反中央、反主席的活动？」

罗瑞卿恭敬地朝贺龙笑了笑：「贺帅，李锐已经交代了一些问题，我这是领他来和黄克诚同志对质……」转而又训斥李锐说：「少废话！关於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你另外写份材料向组织交代。」

陶铸宣布继续开会，集中批判黄克诚同志。立时，有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等，连珠炮一般逼问黄克诚：「黄克诚！你至今没有检讨出像样子的材料，别人都已经交代了！」

「貌似忠厚，一肚子坏水！二十三号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到你那里去，你们谈了些什么？说！」

「你也算个老党员了，为什么在组织面前不肯讲实话？为什么要背著中央和主席另搞一套？」

「你和彭老总是不是要把主席拉下来，自己爬上去啊？你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面对集体审讯似的质问，黄克诚一直低著头，做著笔录。他是高度近视，鼻尖差不多碰到了纸本。他抬起头来，并没有看清李锐，只是听罗瑞卿说领了李锐来和他对质的，知道坏事了，心里的堤防也登时溃决了。他不得不交代：「彭德怀同志在四月份的上海会议后，和我说过，主席讲今年纠正五风，他要亲自挂帅，并请小平同志任副帅；难道他去年不是亲自挂帅，才搞了那场大跃进吗？彭还和我说过，中央集体领导不正常，出了问题……但他没有和我说过，常委会议都是主席一个人讲话，重大问

题他一个人说了算……至於他是否对别人讲过，就不敢担保了……七月二十三号晚上，关於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的话，不是彭德怀讲的，是有人出於一时激动，口不择言……」

缺口终於打开了！一时间群情激愤，一片奋勇争先的喝问声：「谁？是谁？哪个王八蛋讲的？快交代！说！」

黄克诚又朦朦胧胧地望了李锐一眼，你小子出卖了？先咬住你再说。他张了张口：「李锐。」

会场哗然，如同爆开一颗定时炸弹。登时翻腾起一阵叫骂的气浪：「他妈的！该杀头！他们真的敢诬主席是史达林晚年！拉出去，就该拉出去！反党，他们反党！铁板上钉钉子，反党小集团！」

组长陶铸巴掌两拍，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继续听黄克诚交代七月二十三号晚上的问题。

黄克诚不紧不慢地说：「二十三号晚上十点左右，他们三个去看我，李锐问我，现在像不像史达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你们有意见，应当找主席当面谈，不要背后议论。我当时的感觉，他们三个并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的情绪激动，思想不通。」

李锐像个木头人似的站在那里，成为众矢之的。他暗暗叫声苦也，天爷，黄克诚同志闹下误会了，以为我揭发了他，他主动出击……其实，我只是向罗部长交代，我在东北局做过高岗的政治秘书，一九四九年南下后，两次和黄谈过高岗的问题……现在局面闹到不可收拾……幸而黄老没有把我的那句「毛主席一手遮天」的话兜出来……众怒汹涌，吼声如雷。李锐毕竟经历过延安整风，被关进窑洞一年多过来的；加上这次会议，类似的集体审讯场面见得多了，也就不再慌乱了。他冷静下来，交代说：「是有这回事。七月二十三日听了主席的讲话，思想转不过弯。晚饭后，去找周小舟和周惠聊天，发牢骚。周小舟尤其情绪激动，提出去看黄克诚同志。挂了电话，黄克诚同志起初不同意去，说这种时候，大家先回避一下。但小舟坚持要去，黄老只好同意了。到了黄老处，黄老要我们冷静，有意见直接找主席反映，不要背后议论。「史达林晚年」这话，黄老没有记错，是有人讲了，但不是我。黄老指我，其实不是我。也不是黄老，不是彭老总。彭老总是从总理那里开完会进来，他没有听到这句话。因为屋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我们和彭老总打了声招呼，就告辞出来了。前后只有半个钟头。出来就碰到罗部长，他刚从含鄱口看了月亮回来。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李锐的话没落音，罗瑞卿已找到陈正人：「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你去第二组和柯书记打声招呼，著令周小舟、周惠坦白、落实。」

陈正人得令一路小跑，来到第二组会场，和柯庆施咬了咬耳朵。柯庆施眉头一扬，当即宣布：「告诉大家一个讯息，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事件有了重大突破。下面请陈正人同志问问湖南二周！」

整个会场登时屏声住息。但见陈正人走到二周身边，声音尖锐地问：「周惠、周小舟，黄克诚已经交代了当天晚上你们跑到他的住处，说了中国党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个人决定一切。还说了现在还反右倾，局势会大乱等等。周惠，你讲了没有？」

周惠哑口无言。最犯忌、最要命的话题，终於被招供出来。

他不能承认自己说了这话，又不能指这话是周小舟讲的。

周小舟脸色苍白，但目光坚定，一副好汉做事好汉担的气概：「不是周惠。周惠那晚上只是陪我去了，没有出声。话是我讲的。我心里坦然。」

人们都呆住了。看不出周小舟还是条汉子，有种。也是吃了豹子胆，活得不耐烦了。

计委主任李富春正吸著烟，这时烟头一拧，高声说：「真是反天了！史达林晚年问题，你他妈的什么意思？交代清楚！」

周小舟反倒出奇的冷静，说：「这次山上的会议，从批左纠左，突然变成批右反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如同儿戏，我怎么也想不通。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情况与史达林晚年相似。那天晚上就讲了这几句。若因此把我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肯定是个错误。」

空谷足音，林中响箭。陈正人当场做了笔录，一字不易地记下了周小舟的原话，请柯庆施组长过目，交周小舟本人签字，之后挂一脸得胜者的笑意，返回第五组，把笔录交给罗瑞卿部长，并大声宣布说：「周小舟招供了，是他讲的，再赖不掉了。」

夜深了。毛泽东跳过舞，游过泳，开过三大组组长、副组长碰头会，一起吃过消夜……偌大的美庐楼上，只剩下他一人，小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他坐在落地灯下，静静地吸著烟，看著各组的〈简报〉。上面摘登了右倾朋友们的检讨：张闻天在第二组的书面检查，承认加入了军事俱乐部，给彭德怀同志当了参谋；周惠的检讨，交代上山后所参与的右倾活动；李锐的检讨给自己扣的帽子最大，承认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一步到位了；彭德怀在第四组的检讨发言，基本上是要什么，他给什么，不再抗拒。只是不承认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老彭是疲倦了，急於解甲，下山休息了；黄克诚在第五组的检讨发言，揭出一些过去从未暴露过的彭德怀的问题。

毛泽东像浏览前线捷报似的看著手头的会议「简报」，真是快慰平生。对手们已经宣布投诚，而且是无条件的！原以为他们还要负隅顽抗一阵子，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全线崩溃了。当年他们在战场上如等英雄了得，如今在党内斗争中却全军覆灭。

近几天的睡眠好多了。山上的这场龙虎会，开得差不多了，可以通知蓝苹上山来住几天了。这个婆娘，每次紧要时刻，总是表现不俗……对了，还有个周小舟不肯检讨，不肯投降。打定主意做新中国的名臣？好小子！要和你舅爷斗斗法术？你是哪门哪派，会几招几式？

第四十章　主席是个大玩家

经周恩来同意，中办主任杨尚昆办了一件好事：安排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乘中央信使专机悄悄上山。对於夫人的突然出现，身陷重围的彭德怀丈八和尚摸不著头脑：「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浦安修却第一眼就看到：德怀瘦多了，脸块乌黑，神色憔悴，光著颗脑瓜，连帽子也不戴。原先的那股子英武之气哪里去了？不是在山上开神仙会吗？怎么比他朝鲜战争期间，一身硝烟的从前线回来还疲惫不堪？是害什么病了？」

夫妻分别月余，见面先说轻松的：「孩子们问你好！几个侄儿、侄女，还有左太北、任远方，放了暑假，只准他们到北戴河玩了两星期，回到家里做暑期作业，规定他们每天写日记，还有每星期两次义务劳动，帮助警卫战士打扫院子，以及清洁南海北岸一带的人行道。孩子们很听话，机关事务局说要给他们的学校写表扬信……德怀，你这神仙怎么当的？到山上反倒累成这副德性？」

彭德怀竭力现出一脸笑容：「你来了好，来了好。许多话，正好聊聊……我六十一岁了，过了花甲，老年人嘛，比不得从前了。你累不累？累了就先休息，不累就让警卫员带你到几处风景点上走走，多拍几张照片，这地方难得来一次的。近几天会议开得紧张热烈。中午我不回来陪你，警卫员会替你打

饭吃……晚饭见吧。我这就开会去，不许请假和迟到的。」

浦安修一向拿自己的男人没办法。德怀从来军人作风，风风火火，好像他是天字第一号忙人。不陪就不陪，自嫁了他这个副总司令，就离多聚少，不习惯也习惯了。进到书房和卧室，看看那个乱劲哟！像个单身汉的住处，这里的服务员也太放任了。

放下行色，浦安修动手叠被子，换枕套、床单。衣服当挂的挂，当叠的叠，当扔洗衣桶的就扔洗衣桶。几只散乱的鞋子也排列好。地板倒是不很脏。收拾完卧室收拾书房，把那些随手扔在沙发上、椅子上、窗台上的报纸杂志、会议材料拾起来，放到大写字台上。她从来不看德怀书房里的文字材料，尽是些军事机密，她守纪律，也无那个兴趣。德怀的写字台是不让人收拾的，甚至为此发过几回脾气：「乱有乱的规律，你们收拾整齐了，我反而找不到东西了。」

看看，女人就是女人，没费多大一会功夫，就卧室像间卧室，书房像间书房了。男人只会统率千军万马南征北战，东伐西讨，而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她进洗手间洗了把脸，顺手把抽水马桶和浴缸也冲洗一遍。人说洗手间最能体现西式生活文明。但这种西式文明到了我们党的土包子出身的大人物手里，就往往很不堪、很不雅了。刚进城那阵，不是还风传过一些笑话？谭震林、王震、谢富治、萧华等人，第一次住进北京六国饭店，竟都是蹲上抽水马桶的窄沿上出恭，王震还摔了跤，大骂上洋厕所是受洋罪……毛主席则是下令拆了菊香书屋内的抽水马桶，一律改装回老祖先的平地蹲式厕所。

浦安修泡了一壶茶，换了一身乾净衣服，拎了个海鸥牌袖珍相机，开门出来，警卫员已经等候在门外了。警卫员跟随彭德怀多年，是个闷嘴葫芦，神色拘谨地问：「首长，到风景点上走走？」

这些小鬼，逢人就叫首长，像大学生们逢人就叫老师。

庐山牯岭，举目皆入画，无处不胜景。加上天青气爽，碧空如洗，抬头不见一丝云，俯视却见层层雾，座座西式别墅，错落於绿树花丛，直如天上宫阙，海市蜃楼。一路走去，游了花径，绕了如琴湖，过了天生桥，到了锦绣谷，进了仙人洞，上了御碑亭……最远去了天池和文殊台。浦安修游兴很浓，每到一处景点，都让警卫员替她拍照留念。过两天拉上德怀，再好好游上一回。

出一身毛毛汗，返回到河东路一百七十六号住处，已是下午四时。浦安修这才觉得肚子饿了。好在书房茶几上新摆了一盘点心。服务员进来说，是杨主任派人送来的，江西特产。杨主任还带话，晚上十一时，总理会派车来接您去吃消夜。

浦安修作为北师大党委书记，教育工作者，心地虽然相对单纯些，但还是觉察出来什么不对劲似的：一是这次突然通知她坐专机上山，为什么德怀毫不知情？二是德怀为什么变得那么黑、瘦，害了什么病？三是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北京来的，跟随德怀多年，平日很熟悉、亲热的，这次见了面却都只打个招呼就避开了；四是往日德怀的办公室里，总是摆放著好几部各色电话机，和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保持著紧密联系，现在却一部电话机都没有见到，奇怪不奇怪？五是这栋别墅的走廊，中间以木板相隔，还由士兵守卫著，问那边住的谁？人告诉她是黄总长！什么意思？六是周总理那样忙，还要请自己去吃消夜，又不同时请德怀，难道要谈什么事？

去它的！不要胡思乱想了，兴许什么事儿也没有呢。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敏感，把简单的现象复杂化。浦安修洗了个淋浴，睡了一觉。直睡到彭德怀散会、开晚饭时刻。三菜一汤，一荤两素，白米饭，都是从食堂打回来的。

正吃著，杨尚昆同志又派人送来一盖盘嫩姜烧鸭块，说是欢迎浦安修上山加的一道菜。浦安修和彭德怀都喜欢吃嫩姜烧鸭块。服务员留意到，夫人来了，彭总的胃口好多了。半个月来，彭总不思饮食，

每顿饭都是动几下筷子就放下，人也就黑了瘦了。

饭后，彭德怀端了茶壶，进到卧室里，掩上房门，拉浦安修坐下，说要好好谈谈话。浦安修见他十分认真，不禁心里一沉，脸上笑了笑：「总理托人带话，说晚上十一时派车来接我去吃消夜，却没有说请你，大概也是要好好谈谈话呢。」

彭德怀这时眼睛发涩，喉咙发乾，顿了一顿，控制住情绪才说：「安修，谢谢你这种时刻来看我，带给我安慰。一些事，我已考虑多时。本来想回到北京才和你谈。现在既然来了，就谈开算了，早谈早了……我犯错误了。不是一般错误，指我犯了路线错误。你不要害怕，暂时不会打我阶级敌人，算右倾反党分子，是党内斗争。我不想连累你……党内斗争，有时比对敌人还残忍，你明白吗？」

浦安修登时眼冒金星，脑袋瓜嗡嗡响，人都痴呆了：「德怀，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天啊，你能犯什么路线错误？我和你生活了二十年了，还不了解你的为人？还能有人比你对革命、对党更忠诚？你爱骂人、训人、得罪人，什么缺点都有，惟独不能否定你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真要那样，我要站出来替你讲话，为你作证。」

彭德怀深知自己的夫人秀外慧中，遇事拿得起、放得下：「莫急，莫急，安修，你先听我讲。我有一肚子的话……我心里的话，也只好对你讲了……那怕被人窃听了去。我只问你，要不要听？」

浦安修想哭，但此刻她不能哭。德怀既是憋了一肚子话，无处可诉，惟有自己这当妻子的了。

彭德怀很冷静，替安修倒上一杯茶，说：「好，我来讲讲一箩筐的臭事。你晓得，我脾气不好，嘴巴子臭，改不掉的习性。

毛泽东讲我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这人除了小时候在老家挨饿，一辈子没有吃过大亏。江西苏区「消灭 AB 团」，我没有沾边。第一次杀「AB 团」是老毛指挥干的，激起「富田事变」。

第二次是项英指挥，谭震林、罗瑞卿等人是积极分子，他们错杀了多少红军指战员……后来就是长征，一路败退到贵州，老毛怀疑我要和他争夺红军指挥权。后来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专门召开华北会议来整我。奉老毛的指示，批了我五十天，没有整服我。我就不认打日本鬼子有罪，丢失国土有功。那时老毛有个内部指示：让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国土越多，越爱国。前几天他还在讲，不能爱蒋介石的那个国，那时是国中有国，蒋、日、我，三足鼎立，新三国志。我是个军人，国土沦丧，不做亡国奴，就只有和日本鬼子拚。百团大仗怎么打错了？

老毛明明发过贺电祝捷，为什么后来不认帐？他们说不服我。前线又要我回去指挥作战，我才过了关……这次到山上来开神仙会，抓住我在西北组讨论会上的几次发言，和一封反映农民疾苦的信，新帐老帐一起算。老毛还把我和他的分歧，搞成私人之争，说几十年来，我和他三成合作，七成不合作，三七开……我参加革命，带部队从南方打到北方，从华北打到西北，从国内打到国外，是替他老毛个人打仗吗？如今弄成和他的关系三七开，一切以他个人为标准，中常委人人附和，政治局无人放个屁，你说可悲不可悲？」

浦安修怜惜地看著他：「你呀，看样子要做韩信了。人家说你是张飞，我看你更像韩信。」

彭德怀说：「你讲的对。五〇年老毛求我率大军赴朝作战，态度那个亲热、尊重哟，很像老戏里的刘邦拜将。还硬是把他大儿子毛岸英交给我，带到前线去锻练。结果，岸英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扔下燃烧弹烧死了。他为这事存下心结，怪罪我没有保护好他儿子。直到这次会议上，他还公然说，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他没有后代了……动不动就批判人家农民观念，封建思想，他自己却

不肯承认他的两个女儿也是后代，很可悲！」

浦安修沉沉地叹口气，说：「你们两个湘潭老乡之间，带有太多的个人色彩。这次在山上，又是怎么闹开来的？」

彭德怀说：「要讲个人恩怨，也是他，不是我。安修，你长住北京，又是在师范大学工作，大约不知道去年的大跃进，大放牛皮卫星，今年已在十多个省区造成饥荒灾情，农民得水肿病，安徽、河南、甘肃、青海、湖北、江西都饿死人……我们这些大人物却到这山上来开神仙会，吃香喝辣，半天开会，半天游山玩水，晚上看戏、跳舞。如今中央开会，时兴带戏班子，弄些年轻女子来唱歌跳舞！娘卖屄的，谈问题和风细雨，谈成绩轰轰烈烈。把各地的饥荒灾情报告给老毛，老毛还认做是农村干部队伍混进了坏人造成的。我担心已经出现全国大饥荒的迹象，政策不改不得了，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却惹下大祸，把我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来批。指我在山上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现在是形势一边倒，他又亲自掌管著中央警卫系统，连朱总司令都挨了批评，不能开口。已经大会小会的批了我三个星期。他们逼我缴械投降。我若不投降，害得大家下不了山，不能回各自的岗位去抓工作……安修，你知道吗？我现在是满身长嘴说不清，像个政治麻疯病人。还牵涉到党内军内一大批正直、忠耿的老同志。如今老实人的日子不好混……我这人一辈子不迷信，这次认命了，我这人是个悲剧角色……只可怜乡下农民，因为我们这些大人物的胡作非为，多少人要被饿死……」

浦安修见德怀眼睛里溢满泪水。这个铁打的汉子，几十年战争生涯中经历无数险境、绝境不曾眨过眼睛的三军元帅，如今身陷党内斗争的沼泽泥泞，无力自拔。

夫妇相对著哭泣。还不敢大声哭泣。大声哭泣会被人报告上去，说他们夫妇发泄对毛主席、党中央的不满和仇恨。

彭德怀先止住哭泣，从洗手间扯来一块乾净毛巾，给安修抹眼睛：「安修，听我讲，我什么都想过了，已经决定投降了。打了几十年仗，没有倒在战场上，而倒在自己党的内斗上，不算丢脸，相信历史会还我清白的。现在他们批我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尽量满足他们。我只保留一样，绝不承认搞了什么「军事俱乐部」，无中生有，那会坑害一大批军队高级将领……我是大老粗一个，只会带兵，不会权术。可我替我们这个党担忧啊！讲句最犯忌的话，老毛是个大玩家，把个党和国家玩的团团转，牵著猴子敲著锣，耍戏法，耍了军事耍政治，耍了政治耍经济，国民党的蒋介石、李宗仁，共产党的王明、博古，都耍不过他，现在更是无人阻得住他……算了，本不该和你讲这些。放心，我已经向中央和老毛作出保证：不叛党，不自杀，辞掉一切职务，上交元帅服，回乡下种地。看样子老毛会答应我的这个要求，目前还找不出由头来关我、杀我。安修啊，这一来，我们夫妻一场，需要分手……」

浦安修听德怀说出一番不怕掉脑袋的话，又提出要分手，气得把毛巾摔了过来，哭的更伤心了：「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当什么人了？我也可以辞职，和你一起下乡种地……呜呜呜……我好苦命呀，好命苦，呜呜呜……」

一旦作出决定，彭德怀倒是出奇的冷静了：「安修，你听我讲完……你以为我愿意和你分手，到老年连个伴都没有？但是不分手，你也就会被戴上右倾反党分子的帽子，反党分子的婆娘，下半辈子莫想抬头。况且你出身书香门第，怎么过得惯乡下那种整天和猪屎牛粪打交道的生活？」

浦安修头一昂，眼泪一甩：「戴帽就戴帽，下乡就下乡，明明知道你蒙冤，我为什么要离开？」

彭德怀苦笑著说：「安修，那我们新中国，对你们浦家就太不仁了，你的两个姐姐浦熙修、浦洁修，已经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再加上你浦安修当反党分子……北平浦氏三才女，在新社会落到这个下场，天道不公！何况我决定和你分手，还有更要紧的事托付於你。只有你保住了北师大党委书记的身

分，才好继续替我哺育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任弼时烈士的女儿任远方呀，我们要对得起左权和任弼时在天之灵……还有我的六个侄儿、侄女的思想教育，也想托付给你……我湘潭老家，祖辈受穷，都是睁眼瞎，没有出过读书人。既然已经把他们弄到北京，就想让他们完成学业，变成有文化的一代。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不应该跟著我这当伯伯的倒霉……照老戏文上的讲法，这算托孤。安修，我这是向你托孤，向你托孤啊！」

说罢，夫妻两个抱头痛哭，犹如生离死别。

毛泽东派卫士送给周小舟一纸短信，问他《昭明文逊中〈邱希范与陈伯之书〉读过没有？作何感想，可约一谈。

湖南二周，难兄难弟。周小舟仍和周惠住在一起，并未像彭德怀和黄克诚那样被相互隔离。周小舟对周惠说：「一篇劝降书，难道我是那个反覆无常的武夫陈伯之？我自认无错，就是拒绝投降？」

周惠劝道：「不要对号入座。这篇古文，认真读读，还是满有意思的。功在诗外，意在言外啦。何况，主席愿意约你一谈，机会难再，不可错失。」

周小舟仍是书生意气，也是百般无奈，说：「好吧，我们换个法子来读。你念原文，我做注释。对於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你我大致上还有些了解的。那时中国处於大分裂时期，长江流域为南朝，黄河流域为北朝。北朝依序是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五个王朝。南朝依序是宋、齐、梁、陈四个王朝。陈伯之为南朝齐、梁间人物，是个市井之徒，孔武有力，年轻时候干过些偷鸡摸狗、聚众打劫之类的流氓勾当，被人割掉一只耳朵。

在那个分崩离析的战乱年头，陈伯之这类土匪首领，很容易得到朝廷招安，求得官职。他曾当过齐朝的江州刺史。江州就是庐山脚下的九江，自古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刺史在南北朝时是很大的官，以州统郡，集军政大权於一身，相当於我们刚进城时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齐亡梁兴，陈伯之投降了梁武帝，不久参加谋反，事败率部众渡江投降了北魏。陈伯之在北魏混得不怎么好。

四年后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让记室（主任秘书）邱迟字希范的，给陈伯之写了一封招降信。陈伯之接信后重新归降了梁朝，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但邱希范的这封信却成了情词恳切极有文采的历史名篇。好，周惠，你开始念原文吧。

周惠念道：「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出世。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

周小舟注释：「这起首一段，隐喻了陈伯之的草莽出身，干过些不法勾当，后因走上了正道，拥戴皇上，立下功劳，统领大军，出人头地，好不威风。」

周惠念道：「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如此。」

周小舟注释：「你陈伯之一旦背离皇上，成为逃亡分子，到了人家北魏地方，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听到放箭的声音就双腿发抖，见到人家的首领帐篷就要下跪，何其可怜。皆因你内心不能自审，外受流言影响，神思迷乱，行为猖狂，才会落到如今的下抄…这是骂彭、黄，还是骂我？」

周惠念道：「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侧於万物。此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於友于，张绣刺刃於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

勋重於当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

周小舟注释：「当今皇上圣明，不计前嫌，广罗人材，以天下为公。这些都是你陈将军所知道的，不过我还是要说上两个掌故。昔汉光武帝攻打洛阳，朱鲔拚死抵抗，以致双方伤亡很大，自觉罪大不敢投降。光武帝派人去劝降道：「干大事业的人不计较个人仇恨，只要你肯献城归顺，仍保住你的官爵富贵，洛水可以作证，光武帝绝不食言。」再又一个例子，魏武帝曹操率领大军到宛城，守将张绣归降，不久又行叛乱。曹操前往平叛，战事失利，他的长子曹昂被张绣的人射死，侄子曹安民也死於乱军之中。四年后张绣又归降曹操，曹操胸襟开阔，并没有计较他射子杀侄之仇，仍封他为侯。难道你陈将军於我梁王朝有他这么大的罪行吗？你还是一位立过大功的开国功臣啊，你只是一时糊涂，走错了路，不应越走越远，而应及时回头……这两则历史掌故很有说服力。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被美帝的汽油燃烧弹烧死了，为什么又耿耿於怀，至今怪罪到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身上？「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我没有后代了。」，这种话都在大会上说了。」

周惠念道：「主上屈法伸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周小舟注释：「当今皇上轻刑罚，重恩义，即使臣民犯下罪过，只要认错悔改，都可以得到宽耍就以你陈将军来说，你虽然叛逃到北魏地方，但你的祖坟没有被挖掉，坟陵上的松柏依然苍翠；你留在江南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受到株连，仍然安居乐业；你的府第家产没有被抄没，仍然替你保存完好，亭台楼阁没有丝毫受损；你心爱的妻妾也都守候在家中，等著你的归来。皇上待你一片至诚，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梁武帝能够这样对待叛将陈伯之，对比今天庐山发生的事情，我真有今不如昔之感！周惠你不要瞪眼睛，只管继续念原文。」

周惠念道：「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场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腼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部。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

周小舟注释：「今天梁朝的功臣名将，按功行赏，井然有序，君臣同享荣华富贵，一起治理国家和保卫国家。这些都已形成制度，会传诸子孙后世的。只乘下你陈将军一人流亡异邦，为那些野蛮之族驱使效命，岂不悲哀？昔有军事强人慕容超投降，被砍了脑袋；姚泓也曾是个有所作为的人，被押送到西域荒漠充军。可见你在异邦，人家不会把你当作同类，就像蔡文姬流落匈奴所生的子女，人家视作杂种一样！　　舛温畹煤茫　畹猛纯欤　髦幸　Ａ！？

周惠念道：「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焦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周小舟注释：「北方的众多部落侵占我中原大地，已经多年，他们造下无数罪孽，局面烂透了。况且他们的部落首领之间你争我夺，相互残杀，不久就要被吊死在房梁上，或是割下脑袋悬挂街示众。在那样野蛮的地方，人的性命是不值钱的。你陈将军寄身北虏，就如同鱼游在滚开的水里，燕子筑巢在战幕之上，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情势吗？」

周惠念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於畴日，无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当今皇帝圣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倔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事，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图之。邱迟顿首。」

周小舟注释：「这结尾一段，最有文采，也最富情感。讲的是故国形势大好，江南春和景明，生机蓬勃，更兼疆域广大，四海来归，万邦来朝，统一大业，指日可待。你陈将军为什么还不回来？归降吧，归降吧……毛主席确是要借这篇〈邱希范与陈伯之书〉，盼我举手投降，不远而复。也是诫谕我要和彭老总、黄克诚、张闻天划清界线，检举揭发，重新回到他那一边去……」

周惠说：「小舟，你总算体会到毛主席待你的一份苦心了。

又是送你文章，又是给你写信，又是约你谈话；他是很重视你的啊，他还是你的叔舅长辈啦。你看人家黄克诚，资历比你老，功劳比你高，主席也只是委托陶铸去找他谈话，交代政策。」

周小舟说：「黄克诚同志是位老实人，这次完全是受彭老总的株连……到底是忠诚老实的人吃亏。要把国防部长和三军总参谋长做一锅端嘛。」

周惠勃然作色：「小舟！你还在讲这个话？还在替他们抱屈？你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处境？真要把你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怎么向湖南两千八百万父老乡亲做交代？」

周小舟愣愣地望著周惠。看样子，周惠被主席召去单独谈了一次，已得到宽刷解脱，才这么著急，帮著劝降，好让自己也能过此一关。看来，都是苦口婆心，要他悬崖勒马，立地成佛！

可是怎么立地成佛？对彭德怀倒戈相向，揭发彭德怀，控诉彭德怀，把一切问题变做一桶污水泼向彭德怀？而把自己装扮成一名上当受骗者……或许，已经有人用这样的法子过了关。在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之间，这样的先例也比比皆是。当年，李立三揭发瞿秋白，周恩来揭发李立三，康生揭发王明，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不可取，不可拳…」

周小舟十足顽固地摇了摇头：「我是要再去求见一次……但我还是要告诉主席真相。告诉他，他身边的几位秘书、大才子，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加上一个李锐，私下里是怎样谈论的！我不是要拖谁下水，而是要让主席知道，就连他最亲信的人，对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有著和他完全不同的看法。难道还不足以使他警醒吗？十来个省区已经出现饥荒灾情，饿死了人，他却在这山上反右倾，不等於面大火泼油，临洪水掘堤嘛！」

周惠眨了眨眼睛，倒是没想到周小舟要以这种方式去向毛主席汇报，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停了一停，才说：「耿耿丹心，天日可表。却是一著险棋罗，走出去，就收不回来罗。」

周小舟说：「封建时代，还讲个文死谏，武死战。难道我们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连封建朝廷的文臣都不如吗？一个个都成马屁精，只图摸拍得领袖欢心，连天下百姓的死活都不顾了吗？我偏要去告诉他！陈伯达说过，主席打仗行，搞经济不行，却要不懂装懂，披挂上阵；胡乔木说过，去年的大跃进是出了轨，翻了车，主席提倡海端精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党内出海端式人物；田家英说过，今后若能离开中南海，要给主公提三条，一是治天下不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被人议论，三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别人很难进言；吴冷西说过，明明早就喊著要退居二线，去年却抢上一线，栽了大跟头；李锐说过，老夫子翻身为云，覆手为雨，一手遮天；我本人也说过，主席疑心太重，独断专行。还说过中国党内也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

周惠向来敬服周小舟为人学问，气质胆识。看来小舟确是要义薄云天，不惜自身涂炭了：「不管你去说些什么，一定不要惹主席发火，不要惹主席发火。」

周小舟说：「我会注意方式方法，知道他的脾性。再怎么著，我也是晚辈。」

经过电话请示，周小舟於当晚十一时半，毛泽东观戏跳舞之后，去美庐「汇报思想」。

周惠忐忑不安，辗转无眠，眼睁睁地等候通宵，一支接一支地吸著烟，丢下一地烟头。

第二天清晨，无风无雾，满天红霞，天气晴好。记得小舟推门进来，披回一身霞光似的。见周惠通晚未睡，忙高兴地告诉：「放心，我和主席谈得很好，都谈通了！主席很开心，我的话都听进去了，还说早就应该这么交心通气了。都是为著党和国家的事情，他也不会责怪秀才们，人都会有自己的活思想，背后议论几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睡觉睡觉，一晚上都处在兴奋之中。主席还表扬了你、我，说去年湖南二周，抵制五风有功，仍要重用……」

对於周小舟的乐观、自信，以为天大的事情已成过去，周惠很感怀疑。烧香拜佛，马克思保佑吧！祈望党内安宁，天下少事，工业、农业不再瞎折腾，乡下少饿死几个人。

两人正要各自回房睡个早觉，美庐一名卫士匆匆忙给周小舟送来一纸便条，是毛泽东以铅笔写下：小舟，昨晚相谈甚畅，请速写出送我。

周小舟得意地挥著便条给周惠看：「怎么样？我没有搞浮夸吧？」

周惠看了一眼，也很高兴。但他心细，见便条上的那个「相谈甚畅」的「畅」字，原本是个「好」字，是圈掉后改上去的。

一字之易，有无玄机？或许是自己多心了。

周小舟一时又精神振奋，一扫通晚未眠的疲乏，回到书房去秉笔疾书，忆述昨晚上的谈话内容去了。

周惠则睡了一觉。反正柯庆施命他今天写检查。紧张的神经一旦放松，就睡得鼾声大作，五明山倒。他直睡到下午时分才醒来。

正好周小舟刚把「材料」写出，睁著一双满是红丝丝的眼睛说：「你过过目，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字句没有？」

周惠本能地不想看，这类「材料」如水火，看了就沾一份；却又禁不住周小舟三请四求，还是看了。反正湖南二周，是长在一根薯藤上了。想要小舟不要送这个「材料」去，但又没有勇气说出口。

派秘书将「材料」送去美庐。周小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似的，匆匆吃了两个包子，喝下一碗稀饭，就呼呼大睡。也是很久没有睡过落心觉了。

周惠坐在卧室窗下写检查。不觉地夕阳西斜，满天落照。快到开晚饭时间。但见秘书一头虚汗，脸色寡白，拿著一份会议〈简报〉进来：「周书记，你看，已经印出来了，还有主席的批示……」

原来是周小舟遵嘱赶写出来那「材料」，送去美庐不到两小时，就交全会秘书处印发出来，加上毛泽东主席的一道严厉批示：「此件立即付印，通篇挑拨离间，妄图分裂中央核心内部。

秀才是我们的。小舟、李锐不是秀才，是军事俱乐部的人。」

周惠的手发抖了。秘书在旁请示：「要不要喊醒小舟书记？他刚刚睡下。」

周惠说：「摇醒他吧，都塌天了，真可怜。」

周小舟被摇醒了。他坐在床上，揉著眼皮，看到自己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材料」，已经变成铅字，并加上那道冷酷无情的圣旨。他傻了：「怎么会这样？这算什么事？还有不有道义、信义？」

他神情激动地下了床，泪流满面，不管不顾地嚷嚷：「被他耍了！被他耍了……他是个大玩家，玩我於股掌之上！不，还有我们党和国家……」

第四十一章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蓝苹从杭州来到庐山，发觉老板心情甚好，谈兴吃兴游兴舞兴俱佳，像个打赢一场大战役、夺得广大城池的将军。

老板的确高兴她的到来。烦忙中，抽出两个大半天时间，领著她游了锦绣谷、含鄱口，去了三叠泉，上了庐山的最高峰大汉阳峰。在峰顶，观赏了那副凿刻在岩壁上的名联：峰从何处飞来，历历汉阳，正是断魂迷楚雨；我欲乘风归去，茫茫禹迹，可能留命待桑田。之后，她替老板拍下一帧照片：毛泽东侧坐在一把随行卫士带来的藤椅上，容光焕发，慈眉善目望山川，昂然蓝天白云之上。下山时，老板拄著根竹手杖，五音不全地哼唱了一路的曲子，自得其乐，只听得出来是唱的京戏孔明借东风。

蓝苹不是中央委员，不用到全会上去抛头露面。毛泽东要求她以「恶补」方式阅读会议的〈简报〉、文件。

入夜。美庐楼上，只剩下夫妇两人时，蓝苹替老板燃起一支烟，问：「怎么样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啊！」

毛泽东穿著睡袍，半躺在沙发上，架著两条光腿：「那是我十八、九岁读长沙师范时的一句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现在看来，与天地斗较难，与人斗较易，本人乐此不疲。这次只动了根小姆指，就把元帅、大将捅倒了。」

蓝苹说：「他们谁玩得过你？你是大师级，彭、黄不过小学三年级。」

毛泽东说：「四九年二月傅作义到西柏坡村，第一次见面就称我码头要得好，把蒋委员长耍掉了……倒是我们的元帅、大将，最经不起耍，一、两个回合，英雄变狗熊。」

蓝苹笑笑说：「元帅、大将，也都是以你的名义封的嘛，谁叫彭、黄他们忘乎所以？」

毛泽东忽然喉结上痒痒的，来了兴致，要清唱一段京戏《定军山》，问蓝苹带著京胡没有？

蓝苹平日喜欢拉拉二胡或京胡解闷，一直保持著年轻时候在上海当影剧明星的癖好。随即从旅行箱中取出一把小巧京胡架在腿上，调调弦子，左手斜握琴柱，右手一扬弓，先拉出一段西皮流水过门，於是，毛泽东以手击拍，头颅一晃唱道：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天助我黄忠成功劳！

蓝苹边伴奏边浅笑：「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来得巧。」

毛泽东的须生腔调还是有些韵味的：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儿郎听根苗。

头通鼓，战饭造。

二通鼓，紧战袍。

三通鼓，刀出鞘。

四通鼓，把兵交。

上前个个俱有赏，退后项上吃一刀！

三军与爷归营号，〔西皮散板〕到明天午时三刻要成功劳——同一支曲子，毛泽东往返唱三次，喉咙都喊直了，才算过足了瘾。

蓝苹收起京胡，仍提起先前的话题：「准备怎样打发你的几位湖南老乡？又是军事俱乐部，又是湖南集团的，没想到山上还闹出这么多门派来。」

要是在平日，蓝苹冒昧问起如此重大的党内人事问题，老板早就虎眼圆瞪，大叫闭嘴了。今晚上不同，老板有唱有笑，也就少了许多禁忌：「人员的组织处理，常委已经通了气，交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才算完成手续……总得给出路，给饭吃，给屋祝老彭要求回老家乡下种地，小舟提出去洞庭湖办农场，张闻天想去中央党校教书，黄克诚请求回苏北办水利。」

蓝苹替老板的茶缸里续上水，柔声说：「有个成语，除恶务尽。又叫做政治家不行妇人之仁。」

毛泽东到底不耐烦了，朝婆娘挥挥手：「你不要讲这样多！

他们都是历史上立过功的人，我能效法史达林，逞一时之快，把党内的反对派都处死？愚蠢。你以为我百年之后，中国党内就没有人作秘密报告？叫你认真读读《资治通鉴》，到底不肯用功。

自古以来，中国人有自己的处事方式。什么都学苏共那一套，肯定走进死胡同。」

蓝苹不动声色地看著老板的两条从睡袍里裸露出的粗腿，心里也是窝著些火气的。自四九年进城后，伟大领袖就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总是穿著睡袍办公，而且不穿底裤。有时召人来谈工作，也不换上衣服。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这样无拘束，空空荡荡，舒服。如今蓝苹也看透了，想通了，眼不见为净了。小护士、小服务员，一个个花枝似的，在他的书房出出进进，在他的身边磨来蹭去，他空荡荡的穿著睡袍当然方便、舒服，裤子都不用脱嘛。

知妇莫如夫。毛泽东见婆娘好一刻没有出声，是不是又犯了那门子醋意？率性沉下脸来说：「我还要看几份材料，你到楼下那套房子去休息，原来住过宋美龄的，不算委屈你。其实你、我也和蒋、宋差不多，政治夫妻罗。你放心，政治夫妻最牢固，休戚相关，白头到老罗。」

下楼就下楼。蓝苹早就不习惯和鼾声如雷的老板共枕席之欢了。她冷静下来，依依地走到门口，忽又回转身来，现一脸和颜悦色，说：「还是我去通知那个小钟来陪你吧，熟透了的水蜜桃儿，吹弹得破的嫩脸儿，小蛮腰儿，白净腿儿，画里人儿，我要是个男儿，也要见面干她三、五遭儿。」

毛泽东可气又可笑，低声喝斥：「你住口！到杭州住了几个月，倒是读了不少淫词艳句。」

蓝苹讨好地说：「老板，我已经想通了，今后不吃醋了。总理和我打了招呼。其实嘛，我也早就管不

住你了，每到一地，少不得几个红颜知己，权当身心放松而已……好了好了，我住口。

你不是要我看份材料，代你拟个批示稿吗？」

水豆腐掉在土灰里，吹不得，拍不得，毛泽东也是拿自己的婆娘没法儿。他闷著脸从一厚叠材料里找出那份北京中央书记处送来的理论文章——〈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说：「你先仔细读读，代拟个几百字，要尖锐些。现在就去，完了让值班卫士送上来。」

蓝苹双手接过那文章，竟学著老戏文里的大臣模样，躬身后退两步，玩笑说：「遵旨！臣妾代批奏摺去也。」

毛泽东被逗笑了，随即躺下身去审阅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他们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稿，以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於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稿。躺著看一段，爬起来改一段。

约莫一个半钟头后，值班卫士送上来一个大牛皮纸信封，内有蓝苹代拟的批示稿。毛泽东当即审阅，觉得这婆娘脑子好使，笔头也快，模仿自己的文体、文风、语气，可说维妙维肖：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史达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於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 0 五年至一九 0 七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於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果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毛泽东看过蓝苹代拟的批示，不禁暗暗叫好！批得辛辣，骂得痛快。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把彭、黄、张、周们骂作「走狗」、「猪狗」。这婆娘心有灵犀，肯用功，可蓄养成雌虎。说她没有读《资治通鉴》，看来是委屈她了。连一手小草都习成「毛体」，几可乱真。命她代拟圣旨，一气呵成。

不过毛泽东意犹未尽，遂又挥毫增添了两小段：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写毕，毛泽东署上自己的名字并签下日期：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再又附言：此件立即印发出席全会同志，可作本次全会的政治结论纲领。

八月十六日，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最后一天的大会。毛泽东坐镇，刘少奇主持，首先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两大决议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

全会关於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公报〉无视全国即将爆发大饥荒的种种迹象、警讯，仍然坚持宣称：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丰收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经过核实后公布的新的统计数字，仍然是巨大的数字。一九五九年仍然是继续跃进的一年。至於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目标，仍可以在十年的时间内实现。

〈决议〉则指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本次全会，对於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是完全必要的。云云。

出席会议的一百六十多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整齐划一，像学校学生一般高高举起各自的手臂。毛泽东则举著手在主席台上站起来，亲自负责点票似的，以犀利的目光巡视著整个会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细看过，连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都哭丧著脸举了手……之后，毛泽东以他一口终生不改的、又直又硬的湘潭口音响亮地宣布：没有反对和弃权的，一致通过！大家的手可以放下来。

於是大家放下各自的手臂，转为热烈鼓掌，表示衷心拥护。

接下来林彪讲话，把彭德怀定位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毛泽东讲话，宣布又一次取得了党内斗争的全面胜利。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又召集了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宣布了重要的人事任免，包括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组织处理：任命林彪同志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同志身体不适时，由贺龙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解除彭德怀同志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国防部长职务；任命罗瑞卿同志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长一职由谢富治同志接任。解除黄克诚同志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解除张闻天同志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党组副书记职务；任命张平化同志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命李瑞山同志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解除周小舟同志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解除周惠同志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职务；解除李锐的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兼职秘书之职务。

刘少奇在宣布人事任免通知之后，仍保持著站立姿态，作了一番自我表白式的讲话，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束语。

他给彭德怀定下「反党野心家、里通外国」两项前所未有的罪名，并热情洋溢地赞扬毛泽东：这次全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的胜利。防止了分裂，增强了团结，纯洁了队伍。有人讲这次庐山是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乱子。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问题；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或者是八成成绩两成缺点错误，或者是一分、一个指头，总而言之会有的……近两年有人建议不要搞运动了，彭黄张周就是反对搞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顶住这种议论。我们共产党就是靠搞运动起家的，并在运动中寻找和产生出了自己的最好的领袖。我们中国党，中国党的中央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点，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主张的。在中南海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史达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什么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於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后，彭德怀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和彭是反其道而行之，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革命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事物，而反对权威的，要嘛是散布糊涂观念，要嘛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这话说得多深刻。在苏联，赫鲁雪夫搞了一手反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运动，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刘少奇音调高昂地讲完后，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周恩来、朱德、林彪跟随起立鼓掌。於是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起立鼓掌，拚命鼓掌。是向刘少奇鼓掌致敬吗？不是。只不过是拥护他提出的中国党需要个人崇拜，需要崇拜毛泽东和崇拜毛泽东思想！全体与会者的起立、鼓掌，虽说是毛泽东带头发起的，却真真正正是献给毛泽东的。

掌声持续著，毛泽东笑望了刘少奇一眼，心里镜子一般清亮：「你终於改口了，不再坚持「问题讲透」、「山上反右、山下反左」那一套了。党内最大的机会主义者是谁？不是彭德怀，也不是周恩来，而是你刘少奇……」

掌声持续著。毛泽东还笑望了站立在左右的朱德、周恩来、林彪三人各一眼，彷佛对朱德说：「总司令，你是偏袒彭德怀，实为「军事俱乐部」的大掌柜，可我坚持朱毛不分家，让你少管事，多休息。」彷佛对周恩来说：「庐山对你是次大考验，你没有上彭德怀的当，没有入他的伙，是你政治上圆滑的表现。」彷佛对林彪说：「养病十年，放虎出山，你会否竭尽精诚，毫无私心杂念？」

毛泽东抬起双手，巴掌向下压几压，示意全体与会者坐下，之后自己也坐下，很响地呷一口茶水，作最后的总结讲话，亦即闭幕讲话：这次会议，从彭德怀同志的信发出的那天起，七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这一个礼拜，并没有通知任何同志（除我们常委会几个同志之外），说是辩论这封信的性质，包括几个组长。我跟他们谈过，可是没有说辩论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只是说过要他们放开言路，扩大民主，让人家讲话。说你们的耳朵是听话的，人家长口是讲话的，无非是放出来的东西，有香有臭，香的你就吃下去，臭的你就硬著头皮顶祝就是这么讲的。你说我不公平呀！我说你们能够吃下的吃下，你们不愿吃下的硬著头皮顶祝一直到昨天，我看周小舟这位同志他是硬著头皮顶住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今天他赞成这个决议案了，我看到他和彭、黄、张都举了手，不晓得是真赞成还是假赞成就是了。嗳，你怎么又不顶了呢？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我看这一次会议开得好，是逐步发展的。上山之后，初期，中期，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这一个来月的集会很有必要。这么一个大国呀，这么一百多人，我们这些人就是从这次会议得到教育，我是得到很大的教育。谁料到出这样的乱子呀！我就没有料到，结果出了，出了就好啊，就欢迎呀！就可以解决呀！所以讲是一次胜利的会议。就如林彪所讲的，避免了两个危害。一个是党的分裂——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分裂，小分裂已分裂一个时期了，就是一个小集团。以后看他们改不改，无非一个改，一个不改。我们希望他们改，帮助他们。大分裂是避免了；另一个是避免了经济建设再次出现大马鞍形。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历史的必然。你可以临时搞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呀，这是形势的要求，群众的要求，而且有可能，有这个条件。据我看，总的形势是好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形势是好的，有些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那我们怎么办呢？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还准备把政权让给蒋介石。这跟「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一回事。「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夺取政权的，哪怕一年、两年也好。结果我们争得一年时间。如果再加一年，那就更好。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时候是搞改造的总路线，现在是搞建设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呀！凡是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太平无事。你看总路线的建立嘛，建立又倒，倒了又建立。去年党代表大会是

五月间嘛，现在庐山闹乱子是七月份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觉得不行了嘛。现在经过大家一议，又可以了嘛。你怕将来没有风了？一点风没有了？我看还会有。你们说从此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么今年在庐山开会，才不过隔了一年，所为何来？但是总路线的趋势是好的，这个信心完全要有的。不管你出多少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意志的倾向要占优势，它总要占优势的；一个时候不占优势，另一个时候，它要占优势。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是团结一致嘛。要建设得快一点，好一点，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而奋斗。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公共食堂，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向世界宣战！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胜利是属於我们的！

全场起立鼓掌。毛泽东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走下主席台，由一班卫士、医护人员簇拥著，离开会场，返回美庐。

在美庐楼上，蓝苹和小钟迎候著，帮他脱下制服，连同长裤一并脱掉，换上一袭宽松的睡袍，空空荡荡，舒服。蓝苹讨他欢喜地说：「会开完了？去掉党内的几根刺，你以后耳根清静，顺心顺意了。」小钟懂事地从房间退出。

毛泽东仰躺回沙发上，两手枕在脑后，望著窗外的青山绿树，悠悠白云，仍有心事地说：「山上的戏，算唱完了，落幕了。山下呢？有待开常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有，省里有，地、县、社甚至生产大队都有，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需要一级一级加以清理。局势会不会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一段短的时期，是有可能的。但相信过不了多久，是要准备刮台风的。不是说农村正在饿死人吗？肯定会有人要用死人来压活人，刮起政治台风！这个政治刮风什么时候刮起来？由谁刮起来？对谁刮起来？现在还难说。一九五四年处理高饶联盟时，留下了一条大鱼彭德怀；这次处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留没留下大鱼？难说。一句话，庐山发生的事情不会这么轻易完结。人家是活到老，学到老；我是活到老，斗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谁教我是毛泽东呢？」

蓝苹说：「你和别人不同。别人视斗争沉重、艰辛；你视斗争轻松、乐趣。别人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者，你是超脱俗务、高屋建瓴的政治家、运筹家。」

毛泽东笑问：「你知道我靠的什么法器吗？」

蓝苹神态娴雅地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或许心里知道，嘴里不回答。

一场胜仗下来，毛泽东倒是肯对自己最忠诚的政治伴侣讲几句知心话：「靠什么法器？一、是靠最高领袖的名分。名分很重要，谁反对我，谁就是反党反中央，是谋反、叛逆。我反对谁呢，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中央团结，执行党的纪律，是上级处置下级；二、是靠手握兵符。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专政，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领袖。政治家是以军事实力作后盾；三、是靠中央警卫系统。这么多年了，你注意到没有？每逢我出席的中央会议，无论在北京或外地，都是由我的警卫一中队的人马驻守会议住地，包括维持会场内外秩序；四、是轻易不出牌，也永远不被人摸到底牌；五、是连横合纵，每次只锁定一个目标，分期分批，逐步到位，各个击破。拉住大多数，击败极少数……蓝苹啊，我这五条，今后你能学到一半，我保你立於不败之地。可惜我的儿子，一个被打死了，一个疯掉了。」

蓝苹深获教益，动情地点著头，为了分散老板的注意力，而说：「不容易哟！你是修炼了快七十年罗……」说著，伸出一双保养得洁白细嫩的手，款款抚著老板裸露在睡袍外面的两腿粗腿，微睁著喝醉了也似的媚眼，说：「替你品品箫吧？不信小钟她们会有我的这等口技。你不是说孟虹、小孙都差著火候？」

第四十二章　周恩来下山彭德怀「毒咒」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下山去南昌。他要在南昌停留一晚，之后乘专机返京。从七月一日上山算起，这次在山上度过了二十九天。当初谁也没有料到，轻轻松松的庐山神仙会，原以批左纠左和风细雨始，却以批右反右暴风骤雨终。

周恩来庆幸自己和彭德怀的那个「军事俱乐部」没有沾上边儿。也差点子给沾上了。上山之初，彭老总找过他，谈及应替一九五八年春老毛大批「国务院四大金刚反冒进」的事平反，恢复周、陈、李、薄四人名誉；他当场态度坚决地予以婉拒，并和彭老总相约今后谁也不再议论此事。彭老总是个守信用、讲道义的人，后来大会小会的挨批挨斗作检讨，都对此事绝口不提。不然，他周恩来落下个妄图为反冒进错误翻案的恶名，这次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极可能以他为首，变成周、彭、黄、张、周。

世人都称周恩来有大智慧。他最大的智慧莫过於最早领味到，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政治人物不能有个性，尤其不能有脾气。任何时候都要恭顺、谦逊、钦敬、驯服。功高不震主。在党中央工作，同样需要夹紧尾巴做人。逆龙鳞、捋虎须者，绝无好结果的！彭老总就是在这些事情上看不开。和平时期，还保持著战争年代的率真，遇事直来直去，能行吗？其实你彭老总哪里搞了什么「军事俱乐部」？纯属空穴来风。但毛泽东主席说有就有，没有也有，大家跟从。除了周小舟那傻小子，谁替你说个不字？结果怎样？中央全会做成〈决议〉，铁板上钉钉了。彭老总虽然没像淮阴侯韩信那样被杀头，但革职软禁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呀！而且依我们党的历史惯例，日后再有新的党内斗争，总要扯出过去的一长串「错误路线头子」来作陪，新的旧的一起批。延安整风批王明、秦邦宪，扯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五四年批高岗、饶漱石，扯上王明、秦邦宪；这次庐山批彭、黄、张、周，扯上高岗、饶漱石。下一次是谁？难以预测，但一定会扯上彭、黄、张、周。一旦大名上榜，就和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一样。

有鉴於斯，周恩来此生不能再犯大错。有职位才有权力，有权力才能替党和国家办事情。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无可选择的。他周恩来生就的劳碌命，只能死在岗位上，死於忙碌中；不能死於落魄，死於寂寞。历来的教训应当记龋为使自己立於不败之地，他替自己设下数道「防波堤」：一是任何时候不惹毛泽东生气，在毛泽东面前认孝服低；二是维护住和蓝苹的良好关系。毛泽东和蓝苹已是政治夫妻，蓝苹已成一只被蓄养著的雌虎，早晚会放出来咬人。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们中，唯蓝苹难以侍奉，又最需要好生侍奉；三是维持住和罗瑞卿、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的良好关系，这些人的地位虽然比自己低，但他们替毛泽东掌控著中央警卫、情报系统，是毛泽东最信任、最倚重的人；四是维持住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中央才子的良好关系，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是经他们理论化、马列化之后，金光闪闪地传达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总之，只要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包括卫士、医生、护士、翻译、司机、厨子以及毛泽东的亲属子侄，自己这个国家总理，都要放下身段，去尊重、爱护、关心……这样，就可以在毛泽东周围形成一个安全圈，不让那些不利自己的传言、小报告、小道消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去。毛泽东或许是年纪大了，近些年来耳朵越来越软，喜欢周围的人给他打小报告，吹耳边风，传递小道消息。

好多次了，小消息变成大事件，毛泽东严令立即清查，闹的当事人措手不及。

今天是中央大员们和各路诸侯下山的日子。从庐山牯岭下来的各色车辆络绎不绝。一只只甲壳虫般，蜿蜒蠕行在林木葱郁、岩壁峻峭的山谷里。周恩来一行的卧车共是三辆：打头的一辆坐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魁的夫人隋静、省长方志纯夫人朱旦华。隋静还结记著总理有约，到南昌和她比酒量，喝茅台，看哪个先醉；第二辆坐著周恩来的秘书、医生、厨师；第三辆才是周本人的红旗牌防弹座车，陪同他的是一名贴身警卫。

车队下山后，在九江市郊折向南，直驶南昌。第一辆车上因坐著两位女主人，急著赶回南昌去检查落实有关的接待事项，而一溜烟的先走了。周恩来的座车却在九江郊区一处乡间拐弯路口突然煞车停了下来。原来是个约莫三、四岁的小叫花子，浑身黑煤炭似的，伸出两只瘦得如同鸡爪的小手，托著个脏兮兮的瓷钵，站在马路中间向驶来的汽车讨吃！好险，差点出了车祸。气得警卫员跳下车，拎小鸡一般把那不要命的小花子拎到路边去，吓得那孩子哇哇地哭起来。

周恩来下了车。不允许自己的警卫员粗鲁地对待老百姓的孩子。他走近一看，那孩子的细脖子上还挂了块破纸牌，上面歪歪斜斜写著：李跃进，贫农成份，一九五六年生，安徽阜阳县东风公社红旗大队人，因家乡闹饥荒，全村人外出讨吃，父母尚有年幼弟妹，万不得已，留我在这路边，乞望善心同志收养救命……周恩来读著，眼睛湿了，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啊，叫做新中国的花朵……这时，警卫员为了表示改正错误似的，已从车上找来两个北方苹果，递到孩子手上。孩子见是吃的东西、抓住就咬，且是每个果子都先咬上一口再说！

前面的一辆车子也停住了，秘书、服务人员都下了车，走过来看著孩子可怜。周恩来问：「车上还有巧克力、沙其玛吗？都拿来，都去拿来！」服务员苦著眉眼说：「报告总理，下山之前，您不是吩咐把几包糖果、点心，都送给当地同志了吗？」周恩来瞪了一眼，决断地说：「你们前面的车子挤一挤，把这孩子带到南昌去再说。战争年代，我们还收养烈士孤儿。」

秘书、司机、警卫员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站著不动。周恩来生气了：「胡闹台！我讲了话，你们为什么不执行？」

前车司机是本地人，大著胆子说：「报告总理，这条路上的情况我熟悉，三个半小时的路程，沿途起码好几千安徽、河南、湖北下来的流浪儿，加上本地的……有时挤坐在马路上，车子都通不过。只要一个孩子上了车，别的孩子看到了，只怕都会睡到马路中间，也要求上车呢。」

周恩来更火了：「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难道就看著这些孩子饿死不成？」

秘书说：「总理不要生气，这位司机同志了解本地情况。路上的事，看样子只有到了南昌，交代江西省政府来解决。」

正说著，就见前面不远处，黑压压的一大群流浪儿童，大约是发现了这里停了大官员的车，数百人如同密集蝇虫似的，嗡嗡嘤嘤朝这边涌过来，涌过来！

警卫员和秘书要对总理的安全向中央负责，立即不由分说地决定：「上车上车！大家快上车。总理，请上车吧！他们来了，我们就陷在这里了，会很被动，那些流浪儿已经饿得眼睛发绿……倒车！打回转！去九江机场，改坐飞机去南昌。」

两辆车子扬起尘土，旋风般调转车头，逃跑一般驰离。周恩来的专车司机老杨是个厚道人，一边开车一边抱怨：「咋办？折腾出这种局面，咋办？硬要批判彭老总，连我这个开车的都思想不通！作的什么事嘛？」

周恩来坐在后座上，拉上车窗廉子，很快稳住了自己的情绪：「杨师傅，我们不要有情绪，更不要悲观。是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没有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看样子，大饥荒已经爆发？不会这么快吧？你问咋办？我们只有听毛主席的，只能听毛主席的，一定能克服困难，克服困难。」

同一天，被解除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职务的彭德怀，和总参、总政、总后的十几名中央委员

同坐一架空军专机返北京。将军们谁也不敢搭理他，甚至不看他一眼。一个月前，这些大将、上将、中将们，还一见到他就要先立正，行举手礼，之后恭敬地围坐在他面前……彭德怀也没有理会同机的将军们，只是一路上都在嘟囔：「会有报应的，会有报应的……不出一、两年，会有大报应，报应到无辜的老百姓身上……」有位将军听得不耐烦，劝诫他：「彭总，中央全会都作出决议了，你还讲这些话？」他继续嘟囔：「等著报应吧，等著吧……这次是我，下次轮到别人啦，轮到别人啦。」

八月十九日，在北京中南海，已摆下两大批判会场：怀仁堂会场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紫光阁会场批判张闻天、周小舟。

怀仁堂会场集中了全军少将以上高级指挥员，出了些不很正常的情况：总参谋部讨论组由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万毅中将任组长，开了三天会只是念了些文件，没有人肯发言。万毅中将竟说：「那就把彭老总写给主席的那封信拿来学习学习，再各抒己见吧。」於是引发总参谋部四十几位中将、少将大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缺点，人民公社搞浮夸、弄虚作假，大炼钢铁放卫星闹笑话……中央及时发现问题，宣布万毅隔离审查，定为「彭德怀死党」，开除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开押一年后获宽大处理，下放辽宁省，挂名省农业厅副厅长。

曾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的沛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在会上仗义直言，坚决反对把彭老总说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里通外国」，并大声问：「为什么当初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只有彭老总挂帅出征？为什么胜利了就来惩办替国家民族立下大功的人？」结果邓华上将被当场宣布为「彭德怀死党」，撤销党内、军内一切职务，开除军籍，关押一年后获宽大处理，发配四川，挂名副省长。

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因在会上公开拒绝揭批「彭德怀罪行」，并说：「你们要我落井下石，可我得手里有石头呀！跟随彭老总这么些年，我怎么可以讲他反党？他忠於党，可以讲比我们任何人更忠更忠！」结果洪学智上将被当场宣布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军籍，隔离审查。一年后获宽大处理，下放吉林省，挂名省农业厅副厅长。

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因在会上替彭老总抱不平，叫喊「毛主席你要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清楚，谁个忠谁个奸呀」，「军事俱乐部没人报名，我钟伟算一个」！而被当场逮捕，开除军籍。关押一年后获宽大处理，下放安徽，挂名省农业厅副厅长。

……因同情彭、黄、张、周，对中央罔顾经济恶势，不反左、反批右的倒行逆施持保留意见，而受到惩治的军队将领、国务院部长、副部长、各省区省长、副省长以及地师级高干达八百四十七人。全军划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千八百四十八人。

至於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反右倾运动」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遭到处分的县、社、大队三级干部，则达到两百余万人。后来有人哀叹：一九五七年的抓右派运动，把我们国家的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则是把共产党内稍讲真话、稍稍实事求是的干部一网打尽。党和国家因此失去良知、良心，不久即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浩劫——文化大革命。此是后话。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九月十三日。会议后期，毛泽东命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坐镇，总算镇住了局面，该抓的抓，该关的关，清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军内党内的恶劣影响。会议最后宣布：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留北京，继续接受中央审查；周小舟发还湖南省委批判后，可下放公社任副社长；周惠发还湖南省委教育帮助后，调国务院一机部任副局级干部；李锐开除党籍，下放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改造。

九月二十九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彭德怀上交了元帅服及所有布、呢料军装，各种功勋章，

战争年代的纪念品，可说是身无长物，乾乾净净地走出他居住了近十年的中南海永福堂，迁往他的软禁处——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给他搬家的几名军人都哭了，他们亲眼所见，在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军队高级将领中，数彭总生活最朴素，作风最艰苦，几十年如一日，不吸烟、不喝酒，日常只吃个青菜豆腐的啊！挂甲屯位於北京大学西南侧一公里处，相传北宋名将杨六郎出征时曾在这里挂甲歇息，因而得名。吴家花园则为明末降清大将吴三桂故园，占地颇大，断垣残壁，荒芜破败。彭德怀迁入后，便和「守卫」他的战士们打成一片，在园内开荒种地，还倔强地种了一块「小麦试验田」，以证实：什么水稻亩产十万斤，小麦亩产三十万斤，是鬼扯淡、化生子，骗人的！

果如彭德怀所诅咒的，毛泽东一伙人在庐山和随后在全国的反右倾运动，很快得到报应：全国爆发了大饥荒。一九六 0 年春，河南、安徽、陕西、青海、甘肃、湖北、山东、山西、宁夏、内蒙等省区各有数十万人、上百万人活活饿死。河南开封、洛阳、信阳地区甚至出现无人村、无人乡。灾情甚至影响到甘肃酒泉境内的解放军核武器研发试验基地，士兵们因与附近灾民争食物而断粮断水……全国各地十万火急的灾情汇报到中南海，毛泽东仍然一口咬定，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里混进了坏人，农民才被饿死。毛泽东并指派几名国务院部长分头到陕西、安徽调查阶级斗争现状，以证实自己的英明判断。部长们返回北京后，因惧怕龙颜震怒，被指为「与彭德怀同流合污」，而不敢告以各地饿殍载道、尸骨盈野的惨状。

大灾难当前，毛泽东还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离开北京，分头到江苏、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去「关起门来，好好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大家不是指我毛泽东不懂经济吗？你们比我更不懂，更要学。刘、周、陈、邓被分散到南方各地，面对大饥荒急的跳脚！但毛主席不承认现状，不开口赈灾，他们不敢越出雷池一步，为了遵从人民的大救星，只好弃天下苍生的性命不顾。后来还是大跃进干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良心发现，率调查组赴河南省信阳地区调查，据实向党中央写出报告：农村大规模饿死人，不是因为地富分子混进了基层干部队伍进行破坏、捣鬼，迫害农民，而是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失误所致！

陶铸的调查报告有时间、有地点，有公共食堂倒闭、农民饿死、外逃等详细统计数字，震撼了北京党中央。毛泽东虽然因此恨上陶铸，也总算承认了血淋淋的现状。大跃进弄虚作假最烈、反右倾反得最彻底的几个省份，河南全省饿死六百多万人，安徽全省饿死五百多万人，甘肃、青海两省各饿死一百多万人，陕西饿死两百万人，河北饿死近两百万人。灾情最轻的湖南省，也饿死了三十几万人，省内还有几百万人患上水肿玻迫於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灾情，毛泽东退居二线，只管军事、警卫，少管党政、经济。国家主席刘少奇则在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支持下，调整政策，全力救灾，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农贸集市，允许农民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中央书记处还作出决定，撤除大跃进中虚报浮夸为害最烈、庐山会议上反右倾跳得最欢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人的领导职务，并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不是打狗欺主？事情拖了一年多，毛泽东从危机中喘过气来，旋又任命吴芝圃为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曾希圣为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张仲良为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河南饿死六百万人、安徽饿死五百万人、甘肃饿死三百万人算得了什么？湖南饿死的人口最少又怎么样？政治路线正确一切正确，政治路线错了一切皆错。唯有那几个为民请命、最早提出应防止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人，彭、黄、张、周等，才是真材实料的反党分子，绝不准许平反、翻案。

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且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面积最广、死亡人口最众的一次人为大饥荒。

据后来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次报告中坦承：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计有二千二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据另一份相关的统计资料则表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计有三千五

百三十一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若加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则相当於当时欧洲大国法国或英国的总人口。

《京华风云录》（卷 4）《血色京畿》

开卷语

一九六〇年七月，北京地区进入酷暑季节。夏天是一年赛一年地炎热了。连带城区中心那长串绿色珠玉似的五座海子：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北海、中海、南海，似乎没有给四围金碧辉煌、巍巍嵯峨的宫殿建筑带来多少清凉。堤岸上原本苍翠欲滴的绿柳垂杨，也被骄阳流火熏烤得颜色泛白，了无生趣。此时刻，中央领导人都到北戴河海滨避暑去了，在那里游泳、跳舞、听曲，边召集会议，叫做疗养、工作两不误。

上有九天，下有九地。全国大饥荒已经持续蔓延了大半年，如同铺天盖地的亿万蝗虫蛇蝎，拚命吮吸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日渐枯竭的生命汁液。公社社员饿得眼睛发绿，喉咙伸出爪子。党政机关内部简报，各省区均有饥民群起抢劫公家粮库的暴动，不得不命令部队剿灭，以防止出现黄巢、李自成。河南、安徽等地已经出现无人村，甚至发生父食子、兄食妹现象，惨绝天伦。

首都北京是为国家门面脸子，情况稍好些。也是居民口粮供应紧缩，副食品几乎从商店货架上绝迹，购买任何生活物品都需要票证：粮有粮票，油有油票，糖有糖票，煤有煤票，布有布票，鞋有鞋票，棉花有棉花票，粉丝有粉丝票，豆腐有豆腐票，奶粉有奶粉票……小至香烟、火柴、肥皂、洗衣粉，大至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等等，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举手投足皆是票。有人统计过，人民政府替人民当家作主，给城乡居民发放的各票证多达一百六十四种。计画经济把人从头到脚、体内体外包括性交生育都计画周详了。

铁桶般江山，铁桶般管理。铁桶也有裂缝的时候。一天中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竟平地一声惊雷，冒出来一桩新中国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反革命大案：一名身着靛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木雕似地靠墙站着，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平日禁卫森严，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有多少路人看到过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反革命口号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拷上手铐，做了简单的讯问、口供笔录：

我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你来北京，有不有单位证明信？

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报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你的同夥哪？他们在哪里？

没有同夥，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随你们怎样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你既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一九五六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社食堂，他们日子过得好，我就纾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五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身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下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身，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乾，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乾，就当了我的面没命的吃啊，吃啊，四包饼乾，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子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要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耍泼，发疯！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这湖南女子性情刚烈。湖南人从小吃辣椒长大，天不怕地不怕，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一流角色，顶呱呱。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北门值班室人员不敢相瞒，将讯问口供缮写清楚，作为急件送中央办公厅，转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于百忙中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正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病中的毛泽东主席。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一千八百万吨钢、六千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才勉强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事实。真的死人了吗？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粮食紧张吗？死了一些人，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但政治局委员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明确无误地向他汇报：有统计数字，各省区的农村人口在成百万、成百万的减少，再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转差，三天两头犯病，不得不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

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而且少奇同志早在一九四五年他去重庆谈判那次，就代理过了。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承认事实，救灾救人，立即调整政策，开放自留地，允许农民种小菜、搞小自由，恢复农村集市，发放救济粮款，发动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度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就晚了。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分头下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就地处理灾情。只有毛泽东、林彪两人身体不好，无法下去。毛泽东去了杭州养病，林彪长住苏州养病。

国家主席刘少奇带上夫人王光美，化名「刘胡子」，不准湖南省委派人陪同，回到阔别四十四年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生产队，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猪栏屋楼上（楼下住几名工作人员），一住四十四天。用他朴素的话来说，阔别四十四年，工作没有搞好，对不起家乡，对不起乡亲们，一年补回一天，住四十四天。从中南海舒适的宫院福禄居，到炭子冲的这间四壁透风、蝇虫飞扑的猪栏屋，国家主席和夫人就这么住下了。他并成功地隐瞒住了他的真实身分。除了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农民群众只知道他叫「刘胡子」。白天，「刘胡子」领着他年轻婆娘走村串户，东看西看。看到的是农民穷苦，老人小孩都面带菜色，流行水肿病，人人有气无力，四乡里都有人饿死。一次，「刘胡子」不嫌脏臭，在路边上蹲下身子，用柴棍扒拉一堆人粪，说：看看，乡亲们吃的都是野菜、草根，拉的都是粗纤维，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啊。

晚上，点上油灯，摆上两条大前门烟，请乡亲们座谈。问宁乡地方好山好水好田土，日子为什么这样苦？起初乡亲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光抽他的烟，不回他的话。还怀疑他是在上头犯了错误下来的，像彭老总的同党，右倾分子。不是右倾分子，肯这样下乡蹲点？后来，他朝一屋子的乡亲们鞠躬了，赔礼了，承认这几年中央犯错误了，包括毛主席在内都犯了错误，搞建设太性急，太过火，不管农民死活了，对不起父老兄弟，对不起大家啊！「刘胡子」动了真情，落泪了。一屋子的泥脚杆子也跟着红了眼睛。他们不知道「刘胡子」何以这样大胆，讲他自己犯了错误没有什么，敢讲党中央、毛主席也犯了错误？看来起码是个清官。共产党这一朝也有清官，除了彭德怀，还有「刘胡子」。自古清官为民请命，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于是乡亲们打消顾虑，开始吐苦水，吐大跃进、炼钢铁、公社化、公共食堂的苦水。刘胡子说，公共食堂莫办了，各家各户回家开伙。乡亲们说：食堂早就没米下锅散伙了，各家煮青菜野菜，肚子越吃越饿。「刘胡子」说：你们每户有不有自留地？可以种点五谷杂粮充饥。乡亲们说：那不是资本主义？上级领导真想救我们，就开恩把田土包给私人种，准保出粮食。「刘胡子」说：可以试验，救命要紧，先度过荒年再谈主义。大队支书是个女的，名叫刘秀英，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一听「刘胡子」胆大包天开黄腔，允许田土包给私人种，还了得？于是两手扠腰，站在堂屋门口骂起来：刘胡子！你找死！跑到我的生产队来鼓吹单干，我派民兵看住你，再到公社、县里去告你！

「刘胡子」挨了骂，没有计较，继续和乡亲们商谈救灾大计。女支书果然跑到公社、县里去报告。公社、县里也不好动作，只是告诉这名女党员：我们也不知道「刘胡子」是什么人，只听讲是中央下来的，省委有指示，不准去干扰他的调查研究。民兵就不要派了，早有省里的便衣在保护他。

就这样，「刘胡子」和他的婆娘白天四乡里转，找乡亲们座谈，拉泥脚杆子坐一条板凳打讲……晚上回到猪栏屋楼上，熬着油灯写材料，一写写到天亮。天亮后，夫人心疼地看到他鼻子眼睛都被油烟熏黑了。他却说：像煤矿工人吧？当年在安源煤矿搞工会，领导罢工，也下煤窑，就是这模样。

「刘胡子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四十四年前从我们炭子冲出去的那个后生子刘卫黄……」花明楼

四乡八里，还是传开了悄悄话。老实巴焦的乡亲们没有大声欢呼，只是奔走相告：「刘主席回来了，刘主席回来了，就住在炭子冲原先集体猪场的一间猪栏屋楼上。」

刘胡子的化名「泄密」了，也就不再回避。他和夫人王光美步行十多里去到他亲姐姐刘绍德住的赵家冲。姐姐一手拉住老弟，一手拉住弟媳，泣不成声：你姐夫鲁瑞林饿死了，姐姐做了寡婆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去给姐夫上了坟，心情沉重得脚都迈不动。他在赵家冲一户一户看望、询问，得知去年、前年并没有闹什么水旱灾害，都是炼钢铁、办公共食堂、建万头猪场作下的孽，命令农民拆屋拼居，多次搬家，最多的搬了七次！人搬三次穷，荒唐的政策折腾得农民连个安生的住处都没有。

回到炭子冲猪栏屋楼上，刘胡子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发加急电报，要求中央立即行文保护和尊重农民在土改时所分得的住房所有权，房前屋后小块土地、果木的所有权。房屋被拆了的要作经济退赔，协助农民重建。他同时指示宁乡县委和花明楼公社党委：不要替我搞什么故居了！让住在草棚里的乡亲们搬进去，能挤进多少户就挤多少户。

国家主席也真是有职有权，讲话算数，宁乡全县的水肿病人一律进医院治疗，湖南全省都可以这样做，国家拨专款办这件事，总之要把死亡数字降下来。在花明楼公社医院里，他去探望水肿病人，对大家说：我工作没有做好，心里好难过，对不起乡亲们！这几年教训深刻。要把这些教训刻在石碑上，子子孙孙不要重犯。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中央责任由我承担。

人人都知道全国大饥荒的根子在毛泽东。宁乡县花明楼和湘潭县韶山冲只隔一座岭，相距十八里。刘少奇没有去瞻仰毛泽东故居。由于过度劳累，生活条件差，刘少奇的胃绞痛复发，才返回北京去。

在这先后，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也都回到了北京。和刘少奇一样，带回了各自调查所得到的农村灾情及其救助办法材料。更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初步统计上报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其中河南、安徽已死亡两三百万，两百万人口的青海死亡六十多万，甘肃死亡一百多万。情况还在恶化之中，估计全国「非正常减少人口三、四千万」……死亡人口最少的省分是两位主席的家乡，自古鱼米之乡的湖南，十八万六千余人，其中包括刘少奇主席的姐夫鲁瑞林。还出了个哭闹中南海的「女犯人」刘桂阳。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乡下调查回来的中央领导人众口一词。

面对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饥荒和亘古未有过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统一部署紧急救灾。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首先调整了仍在「持续跃进」的钢铁、粮食指标，决定压缩城镇人口，精减干部、职工，降低口粮标准，宣布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全力拯救破产中的国民经济。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同意替一百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应替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而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长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总司令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下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全会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楚楚，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脱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

问题。他并再次提议全会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毛泽东放权，去了南方休养。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等人有了充分展示各自的经济才干、治国贤能的机会。没有了毛泽东的干扰，他们人人工作顺畅。安徽、福建要搞土地承包，包产到户？邓小平、邓子恢拍板：可以试验，只要多产粮食，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四川、湖南要解散公共食堂？刘少奇、邓小平同意：公共食堂早就名存实亡，不单是四川湖南，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都解散；知识分子、学者专家精神压抑、苦闷？陈毅奉命到广州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座谈会，代表党中央放言高论：政治挂帅，又红又专，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红要落实到专业上，保障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要形成一种生动活泼、人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国家经济困难，对外援助应当量力而行？中央书记处书记、专责外援工作的王稼祥宣布：三和一少，今后推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方针，对国外地下党的活动、对亚非拉美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金钱物质援助要减少；机关学校、城市职工粮食不够吃，要求效法农村社员种自留地？周恩来、陈云批准：种吧种吧，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凡有空地都种上蔬菜、杂粮，搞瓜菜代……。

是生动活泼了？还是乌烟瘴气了？要活命，管不了许多了。党中央、国务院带头，中南海内，大小院子都把花坛挖了，种了冬瓜南瓜萝卜白菜。毛泽东一家所住的菊香书屋，刘少奇一家所住的福禄居，朱德一家所住的含和堂，周恩来一家所住的西花厅等等院子，都由工作人员挖去花花草草，种上豆子茄子玉米西葫芦。彷佛又找回了战争年代那种官兵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

没有毛泽东坐镇的日子，由刘少奇全责中央工作，全党上下，人人动手，瓜菜代，度饥荒，「人口大规模减少」的势头煞住了。这回是玩真的，从中央领导人做起：毛、刘、周、朱、陈、林、邓，家里也都使用粮票、布票、副食票，按月定量供应，不得超支，节余归己。金枝玉叶们也都肚子不饱，和平头百姓的孩子一起品尝「苦日子」的味道。中央七常委还带头不吃猪肉。照顾毛泽东、林彪两大病号，特殊供应鱼、蛋品、奶粉，并替他们从香港进口加拿大麦片，保障营养，又治疗便秘。

刘少奇代理党主席职务，集两主席职权于一身，很快形成权力中心。人们彷佛一时间忘记了毛泽东。中央机关内部，开始形成舆论：早就该由少奇同志全权主持党务、政务、经济建设了；十几年的媳妇熬成婆，少奇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最高领袖……更有一种悄悄劝进的耳语：刘公呀，千载难逢，机会不再！你若一味谦虚，讲修养，姑息养奸，一旦经济好转，国家局面稳定，你就可能成为替罪羔羊；他为什么把持军权、情治权，死死不放？就是为的有朝一日杀回马枪；召开中央全会罢免他！把他永久性留在杭州养病，禁止他返回北京；替彭老总平反；彭老总获平反，天下归心……。

有悄悄的议论，也有悄悄的动作。彭真手下，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政策研究室主任邓拓，选出十多名靠得住的秀才，神不知鬼不觉的住进西郊动物园内一座前清古建筑畅观楼，去整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所作的一系列命令、批示，简直是些狂言乱语：什么河南省一名小学生用竹管代替鼓风机吹风，一天吹得出两吨钢铁啦；什么安徽全省一个晚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啦；什么浙江发射蚕丝卫星，一条蚕宝宝吐丝十五公斤；什么甘肃一头卫星猪体重一万公斤；什么四川全省普及大学教育，八千万人口涌现六千万诗人……疯子！只有疯子、神经病患者才写得出这类批示，把国计民生当儿戏。名为经济大跃进，实为思想大疯癫！党和国家竟然落到这样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手里……说是秀才们整理着毛泽东的「大跃进言论」，时而嘻笑怒骂，咬牙切齿，时而痛哭失声，痛不欲生。

新中国的首都，彷佛闻得到几丝丝变天的气息。

要说北京的刘少奇们暂时摆脱了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忙于拯济天下苍生而无暇它顾的话，在南方以养病为名悠哉闲哉的毛泽东却一天也没有忘记北京的老朋友刘少奇们。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接见来访的前欧洲盟军统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蒙哥马利个子矮小，西装革履、衣冠整洁。毛泽东则一副病态，身体肥硕，穿着打了补丁的旧衬衫、旧布裤，尤其是膝盖上的两个大补丁惹眼。脚下的皮拖鞋也裂着口子。蒙哥马利去过世界各国，拜见各式各样的领袖人物，却想不到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穿着如此朴素、破烂，简直像个叫花子。毛泽东学识渊博，谈锋很健，从当年的欧洲战场谈到亚洲战场，从珍珠港事件谈到华北平原的青纱帐、地道战、地雷战，思绪跳跃，时中时外，时古时今，自顾自说，客人很难插嘴。谈着谈着，还是谈到了中国的大跃进，遇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背信弃义逼中国还债；现在中国人民是在过「苦日子」。你们西方报纸不是讲中国三个人共穿一条裤子吗？赫鲁雪夫也骂我们的公社社员喝大锅清水汤，所以我今天穿了补丁衣服接待你。其实我平日也习惯穿旧衣服，破了有专人送到上海的工厂里去缝补。有句俗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毛主席您身体怎么样啊？听说还能游长江？蒙哥马利好不容易找到了问话的空隙。

毛泽东摇摇头说：不行了，高血压，心脏有毛病，中过两次风，马克思已经向我招手了。你们西方人去见上帝，我们共产党人去见马克思，还有列宁、史达林。

蒙哥马利摇摇头，表示不相信：怎么会呢？您还不到七十岁。

毛泽东举起两根指头：中国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还差两年，就古来稀了……放心，我已经把党和军队的事情安排好了，接班人也有了。叫做安排后事了。

蒙哥马利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这时也不能不大吃一惊了，毛泽东要放弃权力，安排交班了？他尽量语气平静地问：你们不搞选举，权力交接沿用古老的方式……您的接班人是谁？

毛泽东闭了闭眼睛，之后认真地盯住客人说：可以告诉你，也不怕你传出去，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他现在也代理党主席。过不了多久，我们的两个主席，就都是一个姓氏，姓刘不姓毛了。

毛泽东通过蒙哥马利对外放话，目标对内。值此他的领袖地位最为疲软无力的时刻，此举专为稳定刘少奇。我都公开对外宣布你为权力继承人了，又实际上让你代理党主席了……我已是个多病之身、时日不多的人，你还急什么？完全不用着急了。

不管北京的刘少奇是否动过什么心思，或是他周围的人是否真有过什么动作，毛泽东在武昌东湖的放话确是起到了奇妙的作用。不久，北京西郊动物园畅观楼内的那个「文件复核小组」悄悄撤走了。悄悄来，悄悄走，不动声色，不留痕迹。倒也留下各种猜测：有说康生系统的人打进了畅观楼内部，小组的行踪行将暴露；有说毛主席最近以严厉口气提到邓拓不老实，一九五八年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时，天天在报纸上发牛皮卫星消息，居心叵测；有说毛泽东又在武昌中风倒地一次，医疗小组抢救了一小时才苏醒。稍懂医学常识的人分析，以毛的肥胖、高血压、老年性支气管炎，再有中风倒地的话，必然并发脑溢血，就像史达林突然去世那样；也可能成为植物人。毛一旦成为植物人，少奇同志就顺理成章 、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大势如此，夫复何求？

毛泽东巡行南方，时而武昌，时而南昌，时而长沙，时而南京，时而上海，时而杭州，其实并没有闲着。他对北京的老同事们的一言一行洞若观火。使他十足沮丧的是一场大饥荒下来，自己昔日的那些亲信，包括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甚至贺龙、李井泉、陶铸、宋任穷这些人，加上刘少奇原先的老班底邓子恢、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等，如今都齐集在刘少奇周围，形成权力核心。刘少奇还明里暗里向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示意，妄图染指兵权。对不起，党务大权、政务大权、经济大权都可以放给你们，只有三大系统分寸不放：通过林彪、罗瑞卿掌控的军队系统，通过康生、谢富治掌控的党内党外情报系统，通过谢富治、汪东兴所掌控的政治保卫系统，刘少奇你一个也挖不动……林彪这次禁受住了考验，表现突出。自庐山会议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便心有灵

犀，配合默契，号令解放军全体官兵大学毛泽东著作，大学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林彪还创造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一帮一、一对红」等具体的政治工作形式，务求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渗透到每个干部、战士的脑子里，溶化到血液中。林彪还要求包括元帅、大将在内的全军师以上高级将领，写出各自的战争回忆录，来大歌大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功伟业。

因之，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大饥荒的日子里，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是大大下降了，但在军队系统里的威信反倒是空前高涨，达到狂热的程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权力的基石。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们就抓抓你们热中的党务政务、经济大计、赈灾救命吧。你们也统过兵，打过仗。对不起，到了和平时期，你们连一个排、一个连的部队都调不动，连你们的警卫员都是中央警卫局派出，在警卫你们的同时，也要定期向警卫局汇报动态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了空前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亦即「七千人大会」。会议由刘少奇提出，也由刘少奇主持。经过历时两年的全国紧急救灾、生产度荒，各地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已经基本制止住，大局趋于稳定，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集体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但错误要澄清，教训要记取，经验要总结。不然难关度过，有的人可能故态复发，又把党的思想路线引回到左倾狂热去。把全国七千多个县委第一书记、地委第一书记、厂矿企业党委第一书记召集到北京来开一次工作会议，气魄够大，决心够坚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准备了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发给与会者分组讨论。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在讨论刘主席的报告时，无不联想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活活饿死了那么多无辜生命，许多人热泪盈眶，痛悔不已，发誓、诅咒，再不能搞左倾狂热那一套了。改正错误、吸取教训的头件事，是替彭德怀元帅平反！当年庐山会议不反右倾，听从彭老总的意见，及早采取措施的话，全国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饥荒，「非正常减少三、四千万人口」了。

刘少奇每天都抽出时间，下到各省讨论组去听取意见，也发表意见：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当下罪己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门口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彭德怀同志可以平反，错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动，总不能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刘少奇并特意嘱咐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回去要给那个青年女工平反。

一时间会上会下，要求替彭德怀平反的呼声不绝于耳。毛泽东虽然从不下组参加讨论，但每天都要审读所有的会议简报，掌握动向。他警惕着「刘克思」的言论，先不忙回应。直到会议的后期，他把林彪同志从苏州接回来，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谈一九五八年以来经济工作的失误，谈党内民主生活，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大谈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从中央。他坦承作为中央主席对工作失误应负第一份的责任，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应负第二份的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第三份责任。依此类推，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则要负第四、第五、第六份责任。大跃进是全党动手，出了些问题也应由全党来负责。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要端正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困难面前要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当前正是考验全党干部党性立场的时候。本主席愿意和大家一起接受新考验，适应新形势，学习新事物。对于被错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干部可以甑别平反，恢复党籍和工作。但同时也要提防刮两股风：一是翻案风，一是黑暗风。要保三面红旗，而不是砍三面红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非但不给平反，还要成立专案审查，继续查清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等问题。

毛泽东讲话后，林彪元帅作了简短有力的发言，代表的无疑是四百多万解放军官兵。林彪拉长声音、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地说：我们党的历史、党的经验，一再说明一条真理，凡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绩、事业取得胜利的时候，正是我们全党干部努力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针的时候；凡是我们的工作不顺事、事业受到挫折的时候，正是我们没有贯彻毛主席思想、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时候！一九五八年的工作失误就是这样造成的，千真万确……

对于林彪元帅独树一帜、瞒天过海的高论，全场谔然，台上台下，面面相觑。就在这时，毛泽东起立了，带头鼓掌了。他边鼓掌边看看左右给不给面子。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们只好跟着起立，跟着鼓掌。接下来才是台下的与会者们全体起立，全体鼓掌。

毛泽东就是有这种气魄，有这种魅力。任何党内纷争，只要他出面定个调子，大会就要跟着合唱，谁也不敢不加入合唱。包括刘少奇、朱德这些人在内，都是从不和毛泽东公开抬杠的。

七千人大会闭幕那天，全体与会者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拥护毛主席「关于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讲话，通过了副主席代表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在呼喊口号时，除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外，与会者们还自发地高呼了「刘主席万岁」！主席台上，毛泽东拉住刘少奇的手说：少奇你听到了吗？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早就挑起来啦。

第一章　南国木棉红浪漫

一晃四年过去了。

岭南春来早。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更是异乎寻常，一月中旬，广州街头那一株株高大伟岸的木棉树，不忙抽枝长叶，而先绽放出簇簇红艳，滚滚花团，万千火舌般燃烧著，灿烂著，昂首苍穹，简直要把蓝天白云都给点著了。

木棉树又名攀枝花，花开时节无矫饰，只是红得痛快，红得炽热，红得壮烈，甚至红得带几分凶险。因之两广地方称木棉树为英雄树，木棉花是英雄血。在一般人的眼睛里，它们是南国热土上的报春花。

清晨，中南局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陶铸乘中央专机自北京返回广州。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在白云机场停机坪迎候。坐上红旗牌防弹轿车，赵紫阳问老上级是回中南局大院还是去小岛宾馆？陶铸说：松林山庄。

松林山庄位在白云山峡谷深处，是多年前陶铸以军区干休所的名义修建的郊外别墅群。其中有栋听泉阁，横跨一道山溪，二楼、三楼的每个房间都可以听到溪水叮咚流淌。别的军区负责人都不习惯这日夜不断的流水声，唯陶铸以党领军，文官习气，钟爱此阁，乐于头枕泉声，怡然山水雅兴。更有一项他人不懂的奥妙：溪水叮咚形成的自然声波，可以防备有关部门的侦听。近几月党中央连著爆出几桩侦听案子，听讲连毛主席的专列火车、北戴河别墅都被人做过手脚，把杨尚昆、罗瑞卿这些人物都牵扯了进去，中南海里也闹的人心惶惶。

沿途一株株火红的木棉树闪过。陶铸一边听赵紫阳汇报省委近段的紧要工作，一边不时撩起烟色车廉望著那一树树怒放著的红棉，猛然觉得：今年花开这样早？比往年早了二十几天吧？回头问问气象局……往年春天看到木棉花开红胜火，他总是兴致勃勃的要吟几句打油诗;此时见到一片片血红颜色，却是别一番滋味。党内军内，局势将有大变，难道这就是徵兆？

车进松林山庄。一片并不十分开阔的峡谷平坝，四围山崖上，长满铁骨青枝、四时苍翠的松树。空气新鲜、潮润而清冽。稍有山风刮过，便会响起阵阵松涛来的。加上溪流的哗哗声，鸟雀的啁啾声，真是个抛却尘嚣的安静所在了。人间何处无桃源？

轿车停在听泉阁门口。陶铸、赵紫阳进了二楼客厅，由两名面目姣好的女兵迎著：首长早！首长好！浴池已经放好水，首长先泡澡？陶铸眼睛亮了亮，随口答道：好好，小鬼，有早点没有？端几样来，

两壶浓茶，我和紫阳同志边早餐边谈工作。就在这里，不去餐厅了。

依陶铸平日习惯，每至听泉阁，先洗按摩浴，舒适放松了再谈其它。按摩浴池全套设施连同抽水马桶，都是义大利进口材料建造，比厨房、餐室还宽敞、讲究。今天却是进门先吃早点，谈工作。

粤式早点小笼小碟，什么鲜虾饺、煎牛肠、椰蓉糕、鱼翅卷等等，可以说比中国任何地方的早点都精致可口，花式繁多。陶铸、赵紫阳都是行伍出身，吃起早点来风卷残云，速战速决。之后，陶铸吩咐两名女兵：好，肚子问题解决，请带上房门，通知值班室，两小时内，除了党中央的电话，其它一律不要接进来；还有，通知中南局机要室，十一点送湖南的张平化同志来我这里，不要带秘书。

女兵退出后，陶铸往沙发上一仰，一时心事重重，显得有些疲惫。赵紫阳小陶铸十一岁，河南滑县人，一九四九年南下广东时是一名地委副书记，陶铸一步一步将其提拔上来的。人称「小诸葛」。私下里，赵尊陶为「老哥」：赶了早班飞机，老哥是不是先打个盹，休息一下？

陶铸摆摆手：是有些犯困，但睡不著。你们的会议结束了？让张平化留下来，他没有讲什么吧？

中南局刚开完五省书记碰头会。赵紫阳说：平化同志昨晚上还找过我，请陶书记回来尽快约见他。

陶铸说：近段大事太多……还是先和你通通气，再找他谈。主席离开北京三个多月了，行踪不定，有时连中央书记处都不知道他老人家去了什么地方。

赵紫阳习惯地掏出笔记本欲记录，被「老哥」制止住：今天和你谈的事，只能用脑子记，不能外传，包括对你家属……明白了？好。我们一条一条来。第一，罗瑞卿出事了，去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主席在上海主持常委扩大会，突然宣布罗瑞卿隔离审查，任命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对罗的处理很敏感，事关京畿防卫，是个大动作。目前只传达到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级。这消息够刺激的吧？

赵紫阳搔了搔头发，说：很震惊。罗瑞卿是副总理，列席中常委，也是林总的老部下，去年还传出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一向被认为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的。这次突然变故，有什么背景？

陶铸说：天机难测。我了解罗瑞卿。他担任的要职太多了。近几年风头太劲，锋芒太露，得罪了林总。加上刘主席提名他做国防部长接班人，毛主席不能不有所警觉……总之很复杂，我们不瞎猜；第二，杨尚昆、田家英也出事了。田家英出了什么事，还没有听说，只知道他已被送回北京家中软禁。杨尚昆则是被翻出来一九五八、五九年在毛主席专列卧室里安装侦听器的老案子，经刘少奇处理过的嘛。也涉及到罗瑞卿。为什么又给翻出来？

见赵紫阳听的一头雾水，陶铸继续说：主席这次对罗、杨、田采取行动，或许还有更大的目标，还有更多的人物被牵扯进来……所以先个别和你谈谈，透透气。同时也想听听你的看法。

赵紫阳一脸谦恭的微笑，显然还没有进入角色：还是请老哥多指点，免得我成为一名事务主义者、政治上的糊涂虫。

陶铸说：有这个认识，说明你并不糊涂。你想没想到，是一号和二号相斗，这回要见真章 了。罗瑞卿被隔离，杨成武代总长，毛主席一举解决了京津地区防卫？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会听谁的？

石破天惊。老哥说的「一号」、「二号」，不就是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位主席相斗？话出老哥之口，又千真万确，毋庸置疑。

陶铸说：我们在下面工作的，难以接受这事吧？其实一号、二号的分歧，自一九四九年进城那天起，就开始了。分歧集中在国家建设的路线方针上。二号主张保持新民主主义阶段二、三十年不变，城市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农村先发展富农经济，直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再来实行社会主义；一号则认为不能等那么久，可以跨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革命就是为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这是分歧的焦点。十五、六年来，从初级社、高级社、公私合营，到「冒进」反「冒进」、大跃进、公社化，庐山会议反右倾，两位主席一路磕磕碰碰的走过来。次次都是一号占上风，二号让步、妥协。当然，三年大饥荒，一号的威信受到影响，二号的地位得到加强。直到去年一月，为了「党内走资派」这个提法，一、二号矛盾表面化了，变得不可调和了。

赵紫阳问：去年一月，两位主席之间，究竟出了什第事？偶尔听到一两句，至今不明头绪。

陶铸闭了闭眼睛，深吸一口气：此事绝密，本不可告诉你，传出去要掉脑袋的……好吧，给你吹吹风，透个底。我连曾志都没说……去年一月上旬，不是开了第三届人大会议吗？对，我在会上被任命为十二名副总理之一。会议期间，少奇、小平同志趁六位中央局第一把手都在北京之便，大会之中套小会，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国民经济和农村社教运动等问题。会前，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建议：研究农村工作，主席身体欠佳，不必出席了。没想到老人家生了气。元月四日，老人家忽然抱病出席，进门就说：你们不想我来开会，我自己来了，准不准许啊？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连忙请老人家在正中位置上坐下，并给大家讲话。老人家开门见山，谈开了党内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党内走资派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利益，是当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四清」运动的主要目标……说著，老人家指著我：陶铸同志，你在一份材料中有句精彩之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容我借用一下，抓党内走资派，灵不灵啊？

此种敏感话题，被老人家拉扯进来，我好不自在。看得出来，少奇、恩来、小平、彭真等人对老人家的这番突如其来的话大眼瞪小眼，无所适从。少奇同志更是涨红了脸膛，仿佛领略到了老人家的某种意向，浑身都打了个冷噤似的。平心而论，少奇同志不能不敏感啊。或许，也是少奇同志过敏了，以为刚过完三年大饥荒，就要把他主持一线工作所做的政策调整，向私有制观念所作的某些妥协、让步，要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清算了。于是，少奇同志不能不表态了。他说：主席啊，城乡社食主义教育问题，情况很复杂，不同的省区、不同的县社生产队，差异也很大。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有敌我性质的矛盾，但最主要、最大量的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通过思想斗争、批评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老人家见刘少奇根本不承认他的「党内走资派」的提法，立即针锋相对地说：农村的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就是当权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你只搞地富，打一下死老虎，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整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奇同志呢，平时很有修养的，这次却较上劲了，坚持说：四清运动，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把所有的矛盾都上升为敌我矛盾，一窝蜂的又来大搞阶级斗争。老人家见刘少奇竟在会议上跟自己公开顶撞，脸都气乌了，情绪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什么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你那个道理讲不通！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有；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政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我们要搞的，不是别的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再讲一遍，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县、地、省三级有，中央的某些部门也有！……好家伙，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开成党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顶牛会，这在党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政治局常委周、朱、陈、邓，列席常委彭真、罗瑞卿，加上东北局的宋任穷，华北局的李雪峰，西北局的刘澜涛，华东局的柯庆施，西南局的李井泉，中南局的我，还有军委叶帅，中组部安子文等人，都从未在党的会议上见过这种局面，一时间谁都插不上嘴，也不敢插嘴。连出面劝解的都没有。当然，多数人都担心，「党内走资派」这个提法一旦公开化，恐怕党内的中高级干部，就要人人自危了。这时，少奇同志见老人家指「走资派在中央的某些部门也有」，便以讨教的口吻说：

对于这个派，那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肯定是有的，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数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主席你早在一九五七年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书中说过，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人民内部矛盾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我的矛攻我的盾？老人家蹬圆了眼睛：少奇同志，我只要你回答，承不承认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还是没有？刘少奇毫不示弱地反问：说中央的某些部门也有走资派，请问，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派？少奇同志选了国务院的两大生产部门做例证，很有说服力。老人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强霖之就是！少奇同志大概担心煤炭部长的安危，不得不替老部下张霖之辩护几句：总理啊，你是了解张部长的，他一九二九年入党，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军队工作，是新四军一名战将，后转任二野五兵团政委，四九年后到国务院系统工作。这样一位红小鬼出身、为党的事业奋斗几十年的同志，怎么能随便指他是党内走资派呢？这时，周总理也低声说：张霖之艰苦朴素，煤炭部是有成绩的部门……老人家桌子一拍站起身来，冲著少奇同志吼了一嗓子：我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吼罢离了会场。

赵紫阳眼睛直愣愣地望著陶铸老哥，都听傻了：惊心动魄，惊心动魄……真没想到上面会闹成这样。后来又是怎么收住的？

陶铸说：高处不胜寒哪，不收住，党和国家岂不分裂了？当时啊，总理、总司令、陈云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都不好出面，怕加深误会。总理和小平同志找我谈话，讲我长期在中南局工作，算中间人物，适于出面做做说和工作。我硬著头皮答应试试，但必须加上叶帅和组织部长安子文。叶帅是主席的诗词好友，安子文是少奇同志的老下级。我们三个去见少奇同志，说主席年纪大了，身体多病，情绪欠稳定，少奇同志是二把手，接班人，还是要给毛主席一个面子，认个不是，平息了党内的这场纷争吧。少奇同志也正在苦恼之中，他原本打算把「党内走资派」这个提法交由会议表决的，经我们三人劝说后，顾及大局，同意妥协。少奇同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向主席老人家认了错，赔了不是。老人家即是有备而来，一手举著党章 ，一手举著宪法，冲著少奇、小平两人说：你们一个不准我开会，一个不准我发言，我讲一句顶一句。今天，本人要重申一个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党章 和宪法给予我出席权和发言权。少奇你那个检讨作不得数。你、我之间不是什么个人的意气之争，而是深刻的政治争论。你凭什么剥夺我讲话的权利？少奇同志说：主席，你不要生气了，我都赔礼了，没有人能剥夺你的任何权利，都是在你领导下做工作，所有的中央文件都是经过你同意、批准的嘛。老人家疑心少奇话里带话，还在堵他的嘴，登时勃然大怒，指着少奇的大鼻头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叫你代理了几天党主席，羽翼已丰？要和我对阵？告拆你刘少奇，我动一根指头就可以捕倒你！当时啊，少奇同志委屈得哭都哭不出。亏得总理、总司令带领我们好说歹说，总把少奇劝住了，把主席老人家的怒火平息下去……会议结束时，通过了老人家主持起草的社教运动文件《二十三条》……党和国家的工作，表面上一切如常。紫阳啊，最近一年来，能说一切如常吗？五月份，被监护了六年的彭老总，分配去西南大三线工作；十月份，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被撤职，说是要分配来我们广东当副书记；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有来头呀！十二月份，罗瑞卿总参谋长突然被捕……

赵紫阳紧张了：老哥，中央这样闹，我们下面怎么办？

陶铸长叹一声，摊摊手：看情况吧。我这人一向宁左勿右的。刚才讲的，绝对保密……对了，还要对你讲第三点。这次在北京，小平同志找我谈话，调中央工作的事已定，做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还有那个国务院副总理头衔……紫阳啊，和你讲心里话，这种时候，我是不愿意去的。上头太复杂，不是那块料，应付不过来。

赵紫阳说：从本职工作、个人感情方面讲，我也不愿老哥离开。上头的确复杂。总觉得老哥还是留在中南局的好。升任中央领导，一切从头开始。

陶铸苦笑笑：你的意思是高处不胜寒。我何尝不是这个想法。在中南局，我是一把手，说话作得数。到了中央，就成火腿三明治，夹在中间谁都得应付。周总理那样资历功绩的人，都和小媳妇似的……但小平同志已经把话讲白了，是中常委一致决定。主席也讲了，去年柯庆施去世了，今年安排陶铸来加强书记处班子，就这样定吧。所以我无推却余地，只能服从组织决定。所幸主席、总理和小平，对我这头蛮牛还比较爱护、信任。

赵紫阳也笑笑：把你称作党内一头蛮牛，出自毛主席之口……看来，省委、中南局、广州军区，只有准备替老哥饯行，庆贺高升了。

陶铸忽然脸一沉：糊涂！你们谁也不准搞这类动作。我陶铸两袖清风，一身穷骨，只带几箱书走。紫阳呀，你、我前面的路还长，要步步慎重。小平总书记还徵询过关于广东省和中南局第一把手的继任人选的意见。我建议不用从外地调进，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由现在的第二书记赵紫阳升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由现在的第二书记王任重升任。小平同志说，书记处也是这个意思，就委托你先和赵、王两位打声招呼吧。当然这些都要以中央正式行文为准。

赵紫阳说：老哥一走，我肩上担子重了。今后想请示、讨教，都不方便了。自四九年南下到广东，一直是老哥手把手拉扯著……。

陶铸说：客气什么？你小我十一岁，总要让你独当一面嘛。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你会比我干得出色……可以提前告诉你一点信息，以王任重同志和毛主席的关系，迟早也会去中央工作。所以你要好好的干……怎么样？人称你为小诸葛，点子多，对我进京赶考，有什么建议没有？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是警卫值班室报告：张平化同志到了。陶铸随手按了免提电话一个钮子：知道了，请平化同志稍候。

赵紫阳笑笑，搔了搔头发，说：建议没有，小点子倒是有两个，不知道合用不合用。

陶铸说：绕什么弯子？有点子直说。

赵紫阳说：我就斗胆了。老哥进京工作之前，可否在广州先表示个态度？有两件事可做……现在全党全军正掀起学毛著热潮。建议老哥在《羊城晚报》或是《南方日报》上发两篇专论，就以你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机关的两次学毛著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为基础，题目也是现成的：〈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再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陶铸说：好，可以考虑。但不以我个人名义发表，做社论吧。免遭物议。当初这两次讲话是有针对性的，就是拥林批罗。罗长子忘乎所以，竟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反对林副主席的提法，说什么「把毛泽东思想称为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还有次高次活？都到顶峰了，今后还怎么发展？」听讲罗长子又是受了田家英的影响。你还有另外一个点子？

赵紫阳说：广州军区有个战士作家叫金近迈的，不是写了本小说《欧阳海之歌》吗？我抽空翻了翻，写的不错。作品通过欧阳海成长的六十几个小故事，来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使这名普通士兵最后为革命献身，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英雄人物。我的意见，可否请几位权威人士来夸一夸这部小说？因此想到，郭沫若同志、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叶剑英元帅，不都正在我们小岛宾馆避寒、过春节吗？何不安排记者对他们做一次专题访问，大歌大颂一下？

陶铸沙发扶手一拍，连声叫好：紫阳老弟，你真是智高一筹……两个点子都很好，我老陶照单全收。对了，还有件大事。今早上临上飞机之前，接到汪东兴同志一个电话，说主席可能来广州小住。时间

大约在二月初。要绝对保密……紫阳，这事我只告诉你一人。你看，主席来，住哪里为好？

赵紫阳惊喜地说：喜事喜事，又要接驾……小岛宾馆空不空得出来？现在贺帅、陈帅、叶帅加上郭老四家住在里面，让他们搬出来，不妥吧？我建议，可否安排主席住兰圃？总司令每次来都指定住兰圃，喜欢园子里的上千种兰草。苏联伏罗希洛夫访问广州也住过。还有就是这松林山庄，主席六二年来住过，喜欢这里空气清新，环境幽静。又便于安全保卫。

陶铸说：可以，先对珠岛、兰圃、松林山庄三处地方实施警卫管制，准备主席莅临。好了，今天先谈到这里。你去忙你的。我大约四月分赴京，日子多著呢。下面还要和张平化同志谈事情。

张平化原名张楚材，湖南鄢县人。一九二七年入党，历任红军团政治部主任，师宣传部部长。参加长征。抵延安后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属于才识平庸、诚实可靠一类干部。一九四九年南下任武汉市市委书记，一九五六年因错判杀人被通报全党。一九五七年经毛泽东授意升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期取代周小舟，升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全省干部中大抓反右倾分子，颇获中央两位主席好感、信任。

陶铸和张平化是老上下级关系，见面握手、问候，落座即谈正题：你已经等了我两天，急著回长沙？我是被小平和周总理留了两天，早上刚回。听讲你去中南科学院看望了周小舟同志？

张平化说：陶书记消息灵通。是省里周礼、周世钊几位前辈念旧情，委托我就便去看望一下小舟……他还请我向你致候呢。

陶铸说：谢谢了。我是一九六二年去看过他一次，他要求平反，中央没有批准。之后再没有见过。我也是身不由己。曾志比我讲朋友义气……做为老朋友，我不能不提醒你，今后还是少去接触周小舟的好。气候正在变化中。庐山的事没有完。

张平化问：还没有完？人员都处理过了，时间也过去六、七年。

陶铸说：平化你是老实人，反应慢一点，不要紧。上海《文汇报》的文章 读了没有？就是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有来头的。起初北京所有的报纸刊物都拒绝转载，《人民日报》更是不予理睬。还有人下令新华社不播发，全国报刊不转载。这事闹得很僵。毛主席发了几次脾气，骂了娘。经周总理出面调解，才让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报刊转载了。

张平化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好一刻合不拢来：老上级，这些情况，我们在省里工作的人，一点不摸底呢……主席去年十一月到长沙，没有透这些呢。哪哪，上头出了什么事情了？

上头确是出了事情。罗瑞卿被撤销军内、党内职务，隔离审查，还不算大事？但还有不有别的人牵扯出来？陶铸也心里无数，只是些朦朦胧胧的预感而已。比如说彭真、陆定一两位的地位是否稳固？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刘少奇说是实际上的副总书记；但中常委为什么要安排自己去北京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管宣传战线的工作？

中宣部长陆定一又是干什么吃的？

还有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周扬呢？近来也像遇上大麻烦了……然而这些，陶铸是不能说出来的。即便是对张平化这样的老下级，也只能环顾左右而言他：很敏感呀，平化同志。

我们还是谈谈周小舟的事。……对他的际遇，我和曾志都是同情的，很有才华的一位同志，可惜了。

同情管什么用？谁叫他当初得意忘形，放著大好前程不奔，而去跟了彭老总搞什么为民请命？他至今不肯认错、服输。最近几年，常常抄录一些古人的牢骚诗词送朋友。他的书法练得不错，我看到过两幅。其中一首是苏东坡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嘟，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明月多些无妨。中秋谁与共云光，把盏凄然北望。

平化同志，你说他这情调健康吗？要是让主席知道了，不是自找霉头吗？

张平化拍拍额头，记起来了：对对，去年春节，小舟也录过一首王安石的七绝〈六年〉，送给我们的周士钊前辈：

六年湖海老侵寻，

千里归来一寸心。

西望国门搔短发，

九天宫阙五云深！

陶铸板了板脸孔说：周小舟自比王安石，不自量力。我们党的国门是对他紧闭著的吗？中南海是九天宫阙？荒唐透顶。

张平化说：周小舟还有一幅自撰联，就挂在他家客厅里，许多人看了哈哈大笑。怎么写的？

一心记住六亿人口

两眼看清九根指头

陶铸气愤地说：他这是对毛主席的反讽！简直反动。我真后悔当初同意安排他来广州工作了，迟早是个祸害。所以我要提醒湖南同志，不要再上周小舟的当。他是人还在，心不死。我再讲一次，庐山的事没有完，彭德怀、周小舟都不是死老虎。斗争仍在继续。

张平化问：毛主席不是去年亲自找了彭老总谈话，分配他去四川成都，出任大西南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了吗？在某种意义上，也算中央给他恢复名誉了。

陶铸说：平化呀，你看问题看表面……记住，庐山的事情没有完，我今天给你讲了三遍。

张平化掏出笔记本，匆匆记下几个字：好好，我一定回去传达陶书记的指示。很重要，这事太重要了，我们湖南的同志要敲敲警钟，否则犯了错误还不自觉。

陶铸摆摆手，笑笑：老同事了，什么指示不指示？互相提个醒啦。还有件事，去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期间，毛主席忽然问我这个中南局书记，湖南有个什么女工，六〇年跑到中南海北门外写反动标语，呼反动口号，要打倒毛泽东，还有什么彭德怀万岁等等。对这样一个坏人，后来怎么样了？陶书记你知道不知道？我报告主席，不清楚这件案子，要问问张平化同志再做汇报。

张平化脑子里轰地一响，登时紧张得脸都煞白了：有这回事……那是少奇同志让我们宽大处理的呀！女工名叫刘桂阳，判了她有期徒刑三年，监外执行。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少奇同志提起这事，嘱咐我回湖南后去鲤鱼江发电厂看看，给她平反，恢复名誉；并鼓励她今后多向上级反应情况，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偏激，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七千人大会后，我拉上省公安厅长和当地地委书记，专门去了趟鲤鱼江发电厂，开全厂大会，替刘桂阳平了反。还在刘桂阳家里吃了一顿中饭，吃的是她丈夫从田里捉回的泥鳅。他们夫妇流了泪，喊了刘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万岁。整个事情就是这样。要不要我给毛主席写份汇报材料？

陶铸耐心地听著，叹口气说：很有人情味的……以后有机会，还是给主席口头汇报吧。文字的东西要慎重。关键是「刘主席万岁」一类的口号，不能有，要劝止。党内党外，都是不好的风气。少奇同志本人也多次强调，毛主席健在，全党全军全国只能喊毛主席万岁，而不应增加任何别的人。

张平化试试探探地问：陶书记，综合近几月上头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不是中央的两位主席之间，有什么芥蒂？哎呀，不该问，不该问。

陶铸笑笑说：你在我这里问什么都可以，不会有侦听的。平化同志啊，老同志了，党内的事，自己用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做判断。我和你一样，知道的也就这样多。主席去年十一月到长沙，住了几晚？有新指示、新意向没有？

张平化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打听毛主席的行踪和谈话意向，犯著大禁忌呢，封建时代是要掉脑袋的，现在不掉脑袋了，被中央警卫局知道，也了不得呢。但陶铸同志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也是毛主席信得过的干部，马列主义灵活应用，只好实话实说了：主席上次是路过长沙，只住三晚。

没有住蓉园，也没有回韶山滴水洞，而是住九所……那地方陶书记也住过的，靠近省军区大院的山坡，建有地下人防工程。主席单独见我两次。对了，他问我读了上海《文汇报》姚文元的文章 没有？《湖南日报》为什么不转载？我说读了，不大懂明史。中央有通知，省级党报暂不转载。毛主席叹了口气，就再没有说别的了。看得出来，他老人家有心事。临走时，还对我讲了一句：要去杭州，会林老总。罗瑞卿在上海出事，是十二月上旬。我听到一点消息，说主席并不想搞掉罗，是林总坚持要搞掉的。

陶铸不示对否，另问：老人家近来胃口如何？还吃那么辛辣油腻？

张平化说：胃口还可以吧，陪他吃过两顿饭。还那么辣，油腻减了些，喜欢吃洞庭湖的甲鱼，就是王八，广东人叫水鱼，加桂皮八角炖，和吃红烧狗肉一样的。

陶铸说：你回去后，替我这里弄几筐来……我们也要准备接驾……还有，主席让你找人整理的那个历史材料，他带走了吗？

张平化压低了声音：对了，上次向你汇报过……是汪东兴同志去年六月份派人到长沙，让我找几位政治上可靠的大学历史系老师，把春秋战国到清末民初，历朝历代宫变夺权的史料，条列出来，不超过两万字，印成大字本，供中央首长研究阶级、阶级斗争学术做参考。省委找了几个专家，忙了几个月，弄出一份史料。正好毛主席路过长沙，就带走了。从这件事来看，主席还是信任我们的。

陶铸说：好好。这事就到这里为止。你没有对少奇同志或他身边的人提及过吧？

张平化说：没有。湖南是两个主席的家乡。中间的事掺和不得。我们有纪律，从不乱传话的。

陶铸说：很好。在下边工作，凡事要把捏好分寸。平化同志，这次留你在广州等我，其实还有另外一

件重要事，你要有思想准备。

张平化一时又心情紧张起来：我？是不是组织上发现我什么错误？陶书记指出来，我一定深刻检查，坚决改正。

陶铸笑了：看看，想到那里去了？你是个诚实的同志，我还不了解？是这样的，中央决定调我进书记处工作，和彭真同志一起任常务书记，兼管宣传战线工作。这次在北京，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常委找我谈了话，中宣部要增加一位常务副部长，也就是第一副部长。毛主席讲要找一个老实人到中宣部加强领导。于是想到了你。小平同志委托我先和你打个招呼。

张平化眼睛都瞪圆了：这事，这事太突然，我的确没有思想准备……和陆定一同志不熟悉，从没在他手下做过事。中宣部第一副部长不是周扬同志吗？他是老资格的理论家。而我，完全是个外行。

陶铸说：就是要用外行领导内行。你在红军时期就当过师政治部宣传部长，也不是什么外行罗。可以告诉你，主席对中宣部的现状不满意，批得厉害。这次是要派你、我去掺砂子。明白这个意思吗？

张平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省委第一书记，好歹算一方诸侯，要权有权，要钱有钱，要物有物。中央宣传部，衙门大得很，里面有什么？一堆秀才搅一堆理论，咬文嚼字，麻纱扯不清，还动辄得咎，去找罪受？于是说:陶书记,我不是那块料子,是放到火上去烤啊……可不可以向中央反应个人的意见？

陶铸说：当然可以。但中央常委议定了的事，很难改变的，你、我只能服从。所以，你倒是要考虑一下，谁接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合适？小平同志的意思，原则上不从外地调进。由现在的二把手王延春同志升任，怎么样？

张平化脑子里一盆浆糊似的，有些酸溜溜地说：中央都决定了，我服从，无条件服从。

这时，门处有人嗒嗒地敲门。陶铸一看手表：哟，快一点钟了，又要解决肚子问题了。进来！

一位俏丽女兵轻轻推门而入：报告首长，曾志同志来了。厨房已为客人烧好了「龙虎斗」……

陶铸起了身，拉著张平化的手说：今天是专为你准备了一道岭南名菜。以后网岗位移动了，想上粤菜馆子，不那么方便了。曾志是来替你饯行的。

张平化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龙虎斗」？贡品佳馔，不敢当，不敢当。记得还是那年陪主席来广州，开过一次荤。

陶铸、张平化正要去小餐厅，却见曾志领著位年轻俊俏的女子进来了。陶铸一眼认出来：志新妹子！来广州出差？两年不见了，简直沉鱼落雁了，哈哈哈。这位是张平化同志。

年轻女子叫张志新，曾志的弟媳，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她亭亭玉立，落落大方，一手拉住姐姐，一手拉住姐夫，脸蛋红红，眼波欲流，好一位北国美人儿呢。

第二章　早春二月 西湖佳话

杭州西湖。一月间飘了一场小雪，二月初就放晴了。紧跟着桃树含苞，柳丝吐芽，碧波荡漾，新荷团

团，莺飞草长，春风又绿江南。

西湖正南方，有半岛状园林突出湖面，三面环水，南屏晚钟、雷峰夕照、三潭映月等著名景观皆出其间，是个风景绝佳的去处。游览图上称为南山路三十七号，实名汪庄，为清末民初上海汪姓茶叶富商所建。一九四九年之后，汪庄和西山路七号的刘庄一样，几经修缮，成为毛泽东的行宫。

这次，毛泽东在汪庄住的时间最长。自去年十一月上旬起，整座西湖公园就实施军事管制、禁止闲人出入了。军事管制还须不露痕迹，让浙江省公安厅、杭州市公安局的男女干部穿上便服，装扮成游客，巡逻于白堤、苏堤各处路口、景点。到了周末假日，则让上述干部们的家属、小孩入园游玩，不致使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偌大一座公园罕见人迹。一旦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察觉，认作令他和人民群众隔绝，就会招致雷霆之怒了。好在毛主席习惯大白天睡觉，下午三时以后起床办公，找人谈话，晚饭后看戏、跳舞，偶尔外出散散步，见不到什么游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普通的杭州市民，每天上班下班，忙生计，忙运动，忙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有空到西湖边上走走，见到四处都是士兵站岗，公安巡逻，入园道口竖着「内部整修、停止开放」的告示牌，谁还不知趣、不识相？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来，人民江山治理得铁桶一般，西湖公园不时关闭，满城居民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早就习惯了。君不知，首都北京的两座前清禁苑北海公园、颐和园，也不时以「内部整修」为名一月两月的暂停开放，见多不怪了呢。文化大革命期间，北海公园更是「暂停开放」十年之久，供江青、周恩来们休息、散步，谁能怎么着？党和国家和人民，党在国家之上，国家在人民之上，领袖更在党、国、人民之上。百代都行秦政制，两千多年来就这么个秩序，共产党这一朝能免俗？

毛泽东住在西湖汪庄最有安全感。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是延安警卫团红小鬼出身，对领袖绝对忠诚；杭州警备区司令员陈励耘是林彪爱将，政治上绝对可靠。再者，整个沪、宁、杭地区，均在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王牌军——第六十军的拱卫之下。六十军跟驻守在山海关外的浀阳军区的王牌军第三十八军一样，实为兵团级劲旅，诸兵种合成十多万人马，是一堵独当一面的铁壁铜墙。

万里车书一混同，

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十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

是谁的七言绝句？出自《资治通鉴》还是《二十四史》？毛泽东记不起了。他酷爱读史。委托湖南张平化组织专家编写的《历代宫变、兵变纪要》，两万来字，已读过两遍，乃警世、喻世文章 。送了一份给苏州的林彪、上海的蓝苹，不知他们读出滋味没有？

蓝苹是昨天晚上到杭州的，住在她的老地方——苏堤春晓对面的刘庄。毛泽东下午起床，穿了睡衣坐在汪庄凌波阁喝浓茶，用早点，远远看到一女子骑自行车，绕苏堤穿花树渡柳，悠悠款款过来了。骑自行车可以锻练身体。在苏堤上骑车，树静湖静，莺燕剪影，好一幅长卷图画似的。但见那女子渐行渐近，著一袭风衣，扎一块素色印花头巾，脸蛋儿白净。莫非一位现代西子？啊，什么现代西子，原来是婆娘蓝苹。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依然身条修长，满头青丝，脸上没什么皱纹，偶尔看上几眼，还算过得去的。蓝苹的问题是不能光了身子，肌肤乾瘪，有胸无乳，皱皱巴巴，不忍睹。过去是同志加恩爱，现在恩爱早没有了，剩下的是政治上的信任。

女护士倒是十分娇媚，悄没声息地送上一壶新茶，新添几样点心，柔声报告：主席，她来了。

吴侬软语，最能引人性欲。退下。

蓝苹进来时，毛泽东翻阅着手中的报纸，并不挪动身子，只是抬了抬下颌，示意在餐桌对面坐下。婆娘脸蛋红润，气色不错。怀疑又是精心化过妆的。蓝苹却是不改习性，见面叫叫嚷嚷：老板呀，你这里的女同志，个个绝色，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哪。

矫揉造作。半个多月没见面，却像天天在一起，脱不了那股子俗气。政治夫妻，也只好如此了：北京方面有什么新的动态？

见面就谈工作。蓝苹说：现在连我都不能回北京了。谢富治、康生他们都反对我回去。那里正发生一些鬼里鬼气的事情。我和周总理在电话里说，坐镇上海京剧院，边排练、边修改《智取威虎山》。

毛泽东问：什么鬼里鬼气的事呀？

蓝苹说：你这里真安静。彭真、贺龙布置北京卫戍区，新组建两个团，听说一色的山西大汉，并不归中南海警卫师管辖。你说这事正常吗？

毛泽东不动声色：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蓝苹说：谢富治安插在北大、人大党委内部的人密报的。说是北京卫戍区的人拿了彭真的批示找北大、人大借学生宿舍。两所大学都抽调了几个年级的师生下乡搞社教，有空出来的宿舍。……谢富治把密报交我看了，我要谢富治以中央政治保卫部和公安部部长的名义，通知北大、人大党委，不得借学校宿舍作兵营，距中央机关那么近，影响不好嘛。新组建的部队应拉到远郊区县去扎营。

毛泽东说：是了，以后凡有这类事，你都不要出面，只通过谢富治、康生他们去办理。彭、贺也不是新组建什么部队，而是从山西调两个团进京，加强首都防卫。

蓝苹说：原来你知道这事啊。彭真的手越伸越长，伸到部队来了。他和贺龙搞在一起。贺龙有什么权利调动部队？康生和我都觉得不是正常举动。他们是不是受到什么人的指使？

毛泽东说：不要妄加猜测。彭、贺老资格，历史上有大功的人物。除了在我这里，你不要随便议论，弄不好要跌跤子的。贺胡子代林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可以调动团级单位，早有规定呢。

蓝苹说：他这次是调动了两个团的人马，并打算驻扎在北京城里，想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地说：不要把问题想那么复杂、严重。我和林彪都不回北京，他们调动部队有屁用？这事就到这里打止。各人心里有数就是。

说着，毛泽东顺手拿起一支熊猫牌香烟。这种香烟是云南玉溪烟厂替他特制的，掺和了少量鸦片，能醒脑提神。蓝苹立即拿起桌上火柴，又从老板手里接过烟卷含进自己嘴角，吸燃了，再送回老板嘴里去。每当她完成这个延安时候即养成的习惯动作，老板总是满意的。

蓝苹从来敬佩、叹服老板的城府韬略。他身边有各式各样的爱将，分工单一、严密。比如林彪只分管军事，不能过问警卫系统；谢富治全责政治保卫，不能过问组织人事；汪东兴专责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对谢富治是一种制衡；康生、蓝苹专责党内情报，不能过问军事；陈伯达专责中央文案，不能染指情报系统……等等。每人只管自己的那一点一线，严禁旁及其他。点点线线都到老板那里汇总。

对老板个人负责。而且只让你知道正在进行着的这一步，不让你知道下一步、第三步。只有老板本人掌控全局，把握一切，保持进退余裕。或许这就叫做帝王之术。老板把一部《资治通鉴》研读十五、六遍，读深读透。却教全国军民读毛著，字字句句下功夫。

毛泽东嘶嘶地吸着烟，不紧不慢，深深吸进肺腑去，不见一丝烟雾从嘴角漏出：还有什么情况？

蓝苹说：田家英不老实。为了篡改你的讲话的案子，打发他回北京做检查，牢骚很大，说他早就想离开中南海了，就是不让离开，难道要整到死了才让离开？他还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书房明志：

正邪自古同冰炭

毁誉而今判伪真

毛泽东吸着烟，没有吭声。

「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讲话事件」发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上海处理完「罗瑞卿篡军案」后返回杭州，即找五名等候着他的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谈话。按原安排，五名秀才替六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中文版各写一篇序言。可是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前不久引起争议的两篇文章 ：党内又出了两枝新的笔杆。戚本禹是中办秘书室一名普通干部，在田家英手下做事。他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我看了三遍。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忠也不忠？算不算变节分子？很深刻。缺点是没有点某些史学权威的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听过毛泽东的谈话后，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四人在整理「谈话纪录」、以向中央书记处报备时，田家英意识到上面的这段话太尖锐、敏感，又把彭老总拉出来大批判？既然是谈六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的序言写作，这段即兴式插进来的话，也与整个的内容不统一，因而力主不把它包括进去。胡绳、艾思奇两人同意田家英的看法。关锋没有反对，却即时向康生告密。康生报告蓝苹，蓝苹报告老板。老板当即下令：田家英是哪家的人？回北京交代问题，接受组织审查。

毛泽东见蓝苹又提到田家英，摆摆手，表示没有兴趣：小人物一个，和罗长子是一路的。死活咎由自取……谈点别的吧。对了，我派人送你的那个材料，读了没有啊？

蓝苹心里暗喜，田家英从来看不起老娘，老娘倒是看他活着走不出中南海了……见老板正问自己呢，连忙笑道：你是问《历代宫变、兵变纪要》？敢不读吗？读了三遍，都差不多能背了。

毛泽东也笑笑说：越来越爱吹。好，你就背几段试试，不用原文，大概意思就行。

蓝苹姿态颇雅地抿了一口茶水，随即念话剧台词似地念道：话说东周诸侯国齐国的齐桓公，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他不计旧恶，重用管仲和鲍叔牙治理国家，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的霸主。齐桓公在位四十一年，在那种诸侯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是很少见的了。他的结局却很悲惨。祸端出在他没有选好继位者。齐桓公没有嫡子，六个儿子都是庶出。长子无亏本应是王位继承人，他却立他所钟爱的第三子昭为太子。无亏的母亲长卫姬是个很有心计的人，趁齐桓公晚年多病疏于政事，而暗中买通了桓公的左右，广罗党羽。此时，管仲、鲍叔牙已相继去世。

公元前*二年，齐桓公七十三岁，气息奄奄，宫中大权落到了长卫姬手中。她和长子无亏买通内侍竖刁等人，将齐桓公安置进四面高墙的长寿宫中，所有的宫门出口都堵死。重病中的齐桓公在里面要水没水、要饭没饭，饿了许多日子，实在熬不下去，爬到一处石柱前，以头触柱而亡……又过了许多日

子，长子无亏派一名小内侍穿墙进入长寿宫，迎面一股恶臭，只见宫门、石柱、墙上、地下，蠕动着白花花的一大片，竟尽是蛆虫！齐桓公早已肉腐骨露，全无人形。那些蛆虫是从齐桓公的腐肉里爬出……由于没有挑选好权力接班人，英明一世的齐桓公落到个「子困父，父生蛆」的结局。

蓝苹在讲述齐国的这段宫变惨剧时，一再强调是没有挑选好接班人所致，寓弦外之音。

毛泽东闭上眼睛，面部抽缩几下。

蓝苹见老板仍要听，便又说：胡服骑射，武灵王名垂青史；废长立幼，赵主父饿毙沙丘……。

毛泽东忽然睁开眼睛：武灵王是战国后期一位雄主，赵国君王，自号赵主父。他改变祖制，废弃车战，效法胡骑，组建骑兵部队，是位杰出的军事家、改革者，把赵国的疆土扩展到了乌兰巴托一带。他有两个儿子，长子赵章 ，已立为太子；次子赵何，只有十岁。他宠爱小儿子，想把王位传给赵何。后又在两个儿子之间犹豫不定，演变成两派权臣的斗争。赵主父为了摆平纷争，把两个儿子和他们的亲信大臣都带到沙丘地方度假消夏。结果，拥立赵何的一派首先发动兵变，杀死太子赵章 ，并把赵主父围困在沙丘行宫里活活饿死，也是肉腐骨露生了蛆，和齐桓公的下场差不多。

蓝苹见老板来了兴致，也就放言高论：春秋战国之后，几乎历朝历代大有作为的帝王，都是在接班人问题上犯下大错，导致父杀子、子杀父、兄杀弟、弟杀兄的宫变惨剧。历史的教训，血淋淋的。

毛泽东问：历来如此？你可以说说。

蓝苹妩媚一笑：先请恕我班门弄斧……千古一帝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山河无关塞之阻，四方有通达之途，平生喜好巡行天下。他在位三十七年，于公元前二百一十年最后一次离开国都咸阳，南下荆楚，北上齐鲁，计画由赵而燕，由燕而晋，西渡黄河返回咸阳。谁想到了赵国的沙丘地方，五十岁的秦始皇身染重病，只好停留在八十五年前饿毙赵主父的沙丘宫里治病。这时秦始皇身边只有宰相李斯、宦官赵高和次子胡亥三人。随行的警卫部队全被赵高所掌控。而太子扶苏则因反对焚书坑儒而被派往遥远的北方随大将蒙恬镇守边关。结果，重病中的秦始皇竟被赵高隔离处置，连宰相李斯都见不到，而活活气死。接着赵高胁迫曾经力主焚书坑儒的李斯篡改诏书，废太子扶苏，由次子胡亥继位。为了欺蒙天下，胡亥、赵高、李斯三人把秦始皇的尸体装进特制的棺材辒辌车中，秘不发丧，而依原路线继续巡行。一行人由西而北，历井陉、太原、云中、九原，南下上郡，最后返回咸阳。行程四千里，历时三个月。回到咸阳，一切就绪，才宣布秦始皇死讯，召回太子扶苏赐死，由胡亥登上皇帝宝座。秦始皇的尸体被赵高等人折腾数月，只怕腐尸化成的蛆虫，比齐桓公、赵主父的还多吧？胡亥是个荒淫之徒。秦二世而亡，也是必然的结局。

毛泽东点点头：你大体上讲的不错。接下去呢？

蓝苹说：接下来是汉高祖刘邦打败西楚霸王项羽，一统天下，英雄了得。可他去世时，也没有把接班人安排好，以至皇室大权落到了皇后吕雉手中。吕雉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没有出面当女皇帝，但临朝称制，掌控权柄八年之久。八年之中，她迫害刘氏后代，大封吕姓为王，使得宰相陈平、太傅周勃都陪尽小心，苟全性命。直到吕雉七十岁去世，陈平、周勃才联合旧部，重掌禁军，一举歼灭吕氏集团，恢复刘家天下。

毛泽东说：接下去呢？不防简略些。

蓝苹知道老板今天是要考考她的历史知识，试试她读懂了多少《资治通鉴》，便有条不紊地说将下去：西汉东汉，四百年间充满宫变兵变，什么王莽篡政、董卓专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等等，略去不谈。

三国之后，曹操的后代被司马昭杀死，天下归于司马氏。不久分裂成南北朝。长江为界，北朝是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南朝是宋、齐、梁、陈。都是些宫变最多、杀戮最烈的短命王朝，君臣攻篡、骨肉相残达一百六十多年之久。之后是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杨坚文韬武略，很有作为，却又是在接班人问题上犯下大错。他有五个儿子，太子杨勇、二子晋王杨广、三子秦王杨俊、四子蜀王杨秀、五子汉王杨谅。都是皇后独孤氏所生。太子杨勇很不争气，终日浪游无度、调笑无时，把个东宫闹得乌烟瘴气，终被废为庶人。二子杨广文武兼备，暗结朝臣，私蓄勇士，早有夺取皇位的野心。但在父皇面前装得十分孝顺。不久杨广被立为太子。杨坚自以为帝位托付得人，自己可以疏于朝政、拥姬抱妾、鲜肥美味、恣乐后宫。他特别迷沉于美丽的陈夫人和蔡夫人。公元六〇六年，杨坚游幸仁寿宫，一病不起。太子杨广欣喜若狂，竟奸淫父妾陈夫人，被病中的杨坚发觉，遂有废杨广、复立杨勇为太子之意。但此时的仁寿宫内外，已经全是杨广的人马。杨广一不做，二不休，命亲兵包围父亲的寝宫，将其杀死，自己登基称帝，是为隋炀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广弑父。

毛泽东说：恶有恶报，隋炀帝只做了十四年荒唐皇帝，最后死于江都兵变。死前还在玩唱〈玉树后庭花〉。这曲子是南朝亡国之君陈叔宝所作，蓝苹你还记得吗？

蓝苹有些迟疑：那亡国之音，自古有名……

毛泽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

蓝苹遂柔声吟哦道：

玉树后庭花，逢春花吐蕊。

为承西露泽，含笑春风里；

玉树后庭花，葳蕤自可喜，

岂不怜芳姿，依依不离违；

玉树后庭花，花开不长久，

奈何风雨惊，零落成泥土……

毛泽东说：你记性不错。接下来的大唐开国皇帝李渊也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也闹到手足相残。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逼老子李渊退位，登基称帝，就是那个被后世赞颂不已的开明皇帝唐太宗……近些年来啊，每逢读史，纵览兴衰变乱，我不能不有所忧虑、警觉……唐人李商隐一首〈隋宫〉，做得不错：

紫泉宫殿销烟霞，

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

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

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

岂宜重问〈后庭花〉！

蓝苹趁机进言：老板的记性真好。俗话讲观今宜鉴古……老板是不是也有接班人问题？原先的那一位，看样子是靠不住了，早就有人喊他「万岁、万万岁」，他很陶醉嘛。名为修养到家，实为野心勃发。还有他那个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婆娘，国内国外的充元首夫人，安之若素，当之无愧。

毛泽东忽然面有愠色：你在城里搞京剧革命，人家到乡下参加「四清」，表现还可以。起码，人家夫妇还算客气，没有把我困在沙丘宫，像齐桓公、赵主父那样，尸腐肉臭、化成蛆虫嘛。

蓝苹心领神会地说：老板心里有数就好……康生、伯达、春桥几个，近来也焦急得很，常和我唠叨：北京发生的一些鬼鬼祟祟的事情，主席要提早采行防范措施。

毛泽东顺手取过一支香烟。蓝苹又接过来点着了，吸燃了，再递上去。老板深深吸上两口，才说：你告诉他们，或许身边就有人家的人，传回去，弄不好激起事变，大家粉身碎骨。我不是吓唬你们。那份《历代宫变、兵变纪要》材料，你可以给康生、伯达、春桥三人传阅……对了，前年、去年，趁我外出期间，是谁准许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地下开挖人防工程的？钢筋水泥，十分坚固。大小十多个房间，像座小地宫。两道厚重的铁门，使人想到秦城……我下去看过一次，没有讲话，心里只是犯疑。就算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不安排我住到西山要塞去？蓝苹你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吗？

蓝苹说：菊香书屋是乾隆皇帝读书的地方，人讲地下有龙脉。他们修建人防工程，不是就把龙脉挖断了吗？

毛泽东勃然作色：放屁！不得要领。你个共产党员，满脑袋装了些什么？封建迷信。我是问你，是哪个批准的？我起初以为只是修间防空洞，方便出入，没有反对。他们却修成一座地宫。

蓝苹说：我了解过，是彭真要办公厅报了个计画，小平、总理、刘少奇画圈，算集体批准。

毛泽东问：知不知道，福禄居和西花厅的地下，修了人防工程没有？

蓝苹说：从旁了解过，没有。含和堂都没有。

毛泽东说：这就奇怪了。打起仗来，敌人扔炸弹，单单我的老命要紧，他们的不要紧？

蓝苹说：我也打听了，人讲少奇的福禄居，恩来的西花厅，总司令的含和堂，三座院子地下都有水道，不宜修建地下人防工程。

毛泽东铁青了脸说：菊香书屋地下预设了一座沙丘宫！到时候请君入瓮。我有这个预感。既然搞了这种设施，总有一天派上用场。至于是谁进去，就难讲了。反正北京那地方，我是暂时不回去了。

蓝苹浑身打了个激凌。她平日也最是多疑、警惕性高的人，但就没有想到这一层。打过激凌，她不由地心头长出一盆寒光闪闪的针刺似的，恨不得千针万针，一齐扎向那两个不便说出名字的男女。

毛泽东脸色回复平静，不免聊几句轻松的：蓝苹哪，最近还读了什么有趣的书没有？

蓝苹说：又把《封神榜》读一遍。是本闲书。老板说闲书有大学问。

毛泽东说：《封神榜》演的是商周故事，神神怪怪，不大可信。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情节？

蓝苹说：我讲出来老板不要批评……商纣王的宠妃苏妲己建造虿盆。虿盆在摘星楼下，方圆二十四丈，深五丈，命都城万民每户缴交毒蛇四条，放养其中。凡有苏妲己不喜欢的嫔妃宫女，即命剥光衣服投入盆中，任千万条蛇蝎争食，因此称为虿盆。如果真有虿盆，我也愿那个元首夫人下去……当然只是在想像中泄愤而已。

毛泽东没有吭声。要在往日，蓝苹敢在他这里说些如此不堪入耳的话，早就喝令她滚出去了！今次老板却没有动怒，而是饶有兴味地问：还有呢？

蓝苹说：苏妲己还替纣王发明了一种称为「炮烙」的刑具，铜质圆柱，高二丈，圆八尺，三层火门，下有滚盘，推动可行。行刑时，先将三层火门燃以木炭，使整根铜柱烧至通红，再将人犯剥光衣物，赤身缚抱铜柱，顿时皮焦肉绽……老板，我有时真想让你的对头尝尝「炮烙」味道。

毛泽东皱起眉头，一脸的不屑：放屁！不要放屁了。照《封神榜》上的说法，苏妲己是个妖孽，商纣王是千古暴君，成汤六百年江山亡在他们手里。你恨他们是恨到刻骨铭心了，才有这些很不健康的想法。我是共产党的主席，必须依照党的规矩行事。蓝苹！

蓝苹没想到老板会突然喝令她的名字，不由得浑身一颤，士兵一般应道：在！

毛泽东说：记住！党内斗争，你是个小学水平。你那两下子，人家认真对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我不是吓唬你。可以说，你对你所认定的那几个所谓的对手，缺乏真正的了解。人家都是杨戬、哪吒、土行孙、赤松子呢。从今天起，你只可做好你分内的事，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他们几个可以协助你，在思想文化战线开辟战场，不要插手其它。更不准妄自作主搞其它动作。否则惹下大祸，连我都救不了你。记住了？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你代表我去一趟苏州，把林彪同志接来。你什么都不要对林、叶说，也不要打听。你再敢胡说什么「虿盆」、「炮烙」，我就大义灭亲，莫怪言之不预。

第三章　汪庄密商调大军

中南局陶铸寄来两份《羊城晚报》。毛泽东知道，陶铸把《羊城晚报》当作中南局的机关报来办了。这头蛮牛还没有去北京上班？他调中央，是邓小平推荐的……两篇文章 ，毛泽东已从电台广播上听到过摘要报导，现在看到全文，眼睛还是一亮：呵，都是头版头条，套红大标题，一篇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另一篇曰〈再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

很好，广州方面响应了。两篇文章 虽然以报纸社论的名义发表，却看得出来是陶铸本人的语气，旗帜鲜明，有很强的针对性。算是陶铸调中央工作的见面礼？可笑那个小人物田家英，夥同罗瑞卿，竟然针对高举旗帜的林彪元帅提出五个不同意：不同意林彪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最高峰的「顶峰论」；不同意林彪的「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不同意断章 取义地学习毛语录，不学原文；不同意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还有次高次活？还分死的活的？

林彪同志的言论确是有点曲高和寡，绝对化，但目前需要的正是这种「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的绝对化。上哪座山唱哪支歌。罗瑞卿、田家英这两个人，毛泽东信任、重用了二十多年，要不是林彪、叶群夫妇揭发出来，还不知道他们早就朝毛泽东思想捅刀子了。还有彭真，更是个本领了得。名为保护吴晗，实为不让毛泽东从北京市打开缺口，真是一条汉子。彭真何来这么大的胆子？自恃身后有玉皇大帝撑腰嘛。玉皇大帝掌控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党的组织系统，包括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要害部门，你说了得了不得？彭真追随毛泽东近三十年，现在把宝押在玉皇大帝一边了。

先放一个钓饵。去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上海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罗瑞卿问题时，大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意外，点名由彭真主持会议，并指定彭真为「罗瑞卿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彭真见毛主席仍然这样信任自己，果然神气活现，如坐春风，俨然以中央常委自居，代表中央对罗长子铁面无情，支持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深揭狠批……西方有句俗语怎么说的？上帝要使一个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中国的成语叫欲擒故纵，以毒攻毒。先让他们去斗一阵，自乱了阵脚再说。当然也不要轻看了彭真，这头山西驴子头脑很聪明，内心很阴暗，或许将计就计，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罗长子是毛泽东的亲信，首席保镖。除掉罗长子，毛泽东身边就少了一员大将。借毛泽东之剑，除毛泽东之将，清君侧啦，何乐不为？

刘少奇的道行更高些。整个上海会议期间，两次发言均强调党内团结，强调纯洁党性，反对有形无形的派别活动。刘少奇还话里有话地说：当前尤应注意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防止出现多中心，防止任何人、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

开完上海会议，毛泽东特意把彭真请到杭州住两天。在表扬了一通彭真在这次和罗瑞卿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林彪同志也很满意之后，忽然谈到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在三年困难时期所写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等，要害是「罢官」，替彭德怀鸣不平。

一听毛泽东谈到这事，彭真便又敛去脸上的谦恭微笑，态度转趋强硬：主席，我向你汇报心里的真实想法，不同意把吴晗同志和彭德怀拉扯在一起。北京市委做过认真的调查，没有发现吴、彭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学习海瑞，为命请命这话，是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央全会上提出来的。会后胡乔木同志根据主席指示精神，找吴晗写关于海瑞的文章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才编了那个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京剧大师马良连演出，主席还看了演出，请马良连、吴晗两人吃了饭，表扬他们编演了一出好戏……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实在和彭德怀扯不上关系。

毛泽东被彭真当面揭底，心里窝火，强忍住才没有发作，且展现出难得的宽容大度：好啦好啦，你讲这么多，还要怎样？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有没有思想上的联系？上个月《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时，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关锋等人的文章 也说是严肃的政治斗争问题。你们怎么看法？

彭真头皮阵阵发紧，坚持说：主席，要防止党内出现学阀，打棍子。《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时，编者按语是周总理亲自修改定稿的，表达了中央多数同志的看法：应根据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化界、史学者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毛泽东黯然神伤，又一次感悟到自己面对一个顽强的「中央集体」，彭真才会如此放肆，分寸不让。只好打发他走人了：彭胡子，你什么时候回北京？我可以同意你们作为学术问题来辩论，真理愈辩愈明嘛。你回去后，转告刘、周、陈、邓，当前还是要一手抓辩论，一手抓工农业。吴晗的问题，可以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

……毛泽东边想着这些，边翻阅着《羊城晚报》。另有一则消息也引起他的注意：在广州避寒过春节

的郭沫若、叶剑英、陈毅、贺龙，盛赞一本新出版的部队小说《欧阳海之歌》。郭沫若称全书贯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典范里程牌；叶剑英称它大歌大颂毛泽东思想，是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收获；陈毅称它是长篇小说的纪念碑，划时代的杰作；贺龙称：《欧阳海之歌》好就好在把毛泽东思想故事化、形象化，把毛泽东思想写生动了、写活了。

毛泽东放下报纸，不相信这些屁话。什么里程碑、纪念碑、划时代，太廉价了。三位元帅和郭沫若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分寸地吹捧一部新出版的小说？连鲁迅和毛本人的著作都没有被这样评价过。虽是藉了夸奖这部小说来歌颂毛泽东思想，毕竟太过肉麻、庸俗化。是不是某种投机心里在作祟？还有贺龙的吹捧，鹿皮下露出马脚：毛泽东思想原来是不形象、不生动，是死的，靠了一本小说写形象、写生动、写活的！什么话嘛，名为颂赞，实为反讽。这个贺老总，近些年来，你脑壳里装了些什么不便见人的东西？

在《羊城晚报》上发这种消息，可谓用心良苦。陶铸这个人很能干，很聪明。

国防部长林彪元帅的出行车队是有别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更讲安全系数和更具军人特色：第一辆为装有警示灯的野战吉普，第二辆为四吨解放牌载重卡车，第三辆、第四辆均为改装过的红旗牌防弹轿车，第五辆又为四吨解放牌载重卡车。由于载重卡车并不载重，放空行驶，时速七、八十公里不成问题。从苏州到杭州基本上是沿运河公路南行，全程两个半小时左右。当然，只有林彪、叶群乘坐的那辆防弹轿车可以驶入汪庄大门，其余车辆则停靠到附近的警卫部队营地上候命。

对于亲密战友、也是学生辈的林彪的到来，毛泽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亲热和敬重，一口一声「林总」的称呼着。林彪小毛泽东十三岁，见面先敬礼，后握手致候。蓝苹则拉住叶群的手，侍立在旁，如同一对亲姐妹。毛泽东招呼林总坐下后，即吩咐蓝苹：你陪叶妹子去游湖吧，今天我和育容要谈得长一些，你们可以游到吃晚饭再回来。

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总是一身整洁的军服，身子坐的笔挺，目光沉稳，不苟言笑，表情严肃，绝无讨好、谄媚之色，一派公事公办的作风。拥戴的、颂扬的、表忠的言词，都用在军内报告、文件上，落实到军队工作中去了。作为一名战功卓著的军人，林彪无须当了领袖的面巧言令色，阿臾奉承。那从来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毛泽东最欣赏林彪的正是这一点：当面少说，实际去做，极富韬略。

林彪患有神经衰弱、肠胃不适等十余种病症，不能喝茶。毛泽东亲手替他倒上一杯白开水：育容啊，看你的气色还不错嘛，最近康复多了？

林彪仿佛这才记起头上还戴着军帽，伸手摘下，恭恭敬敬地放在座前茶几上：多谢主席关心。上次托蓝苹送去的中药方子，服后效果很好，近来感沉不错，好像没有什么病痛了。

毛泽东笑了：那就好，那就好。那个方子有些来历。是溥仪回忆出来给总理的，说是慈禧太后长期服用，活了七十三岁，那时算是很长寿的了……你身体康复，我就放心了。军队的事，你要统筹起来。近几年贺胡子坐镇军委，和罗长子倒是合作默契，搞全军大比武，大练兵，轰轰烈烈。当然不能讲贺是罗的后台什么的。一些情况，我不说你也明白，自一九六〇年之后，我是大权旁落，举步艰难，不让出席党的会议，不让在会上讲话。我讲一句，人家堵一句。讲了也如同放屁，没人要听，等等，不胜枚举。唯有你主持军队工作，坚持政治挂帅，思想先行，号令全军将士举我的旗子，读我的著作，开展「活学活用」、「五好战士」、「四好连队」活动，总算能够保住军队。不然孤家寡人一个，早被人家囚禁到沙丘宫去化作蛆虫了。

林彪一时不明白「沙丘宫蛆虫」这掌故的含意，而说：我只是坚持主席的建军思想，使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忠于主席和主席的思想。去年十二月上海会议及时采取措施，拔掉罗瑞卿这颗钉子，正是为了保证军队忠于主席，绝对服从主席的命令。

毛泽东说：拿掉罗长子，我是依了你……罗长子反对你，但没有反对我，只是上过我的秘书田家英的当。当然我了解，某位玉皇大帝在拉他，封官许愿，内定他为国防部长接班人。他并没有被拉过去，都及时向我汇报了。

林彪说：主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罗瑞卿也算我的老下级，从江西苏区红一军团的保卫局长，到延安抗大的教务长、副校长，都是经我一路推荐上去。谁想他近几年变化这样大？拿掉他，在我也是万不得已。如果仍让他做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一旦主席要在京、津、唐地区采取军事制衡措施，他必然是只拦路虎。就算他不敢抗命，也会依他的组织观念，报告贺龙，报告总理，还有那个兼任着国防委员会主席的玉皇大帝。

毛泽东和林彪都以「玉皇大帝」这个代号来指称国家主席刘少奇。毛泽东忽然调转话题，问：你和叶群在北京的住所毛家湾二号，挖了地下人防工程没有？

林彪不知毛主席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顿了一顿，回答：挖了。事先报给我一个计画，说是中央办公厅统一布置，叶群签了字。反正我们长住苏州。听说钢筋水泥，总共十来个房间，闸门钢板厚四寸。

毛泽东说：这就怪了，单单在你和我的住处地下挖人防工程，钢铁闸门，固若金汤……蓝苹从旁了解，恩来的西花厅，总司令的含和堂，少奇的福禄居，都没有挖地下人防工程。一旦战争打起来，难道他们的性命就不要紧，只是我和你林总要保老命？

林彪心情一激动，头上就冒汗：杨尚昆这个王八蛋！红三军团时期就替彭德怀当政委，共裤连裆。主席去年撤了他的中办主任、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很及时，很英明。我就没有想到这一层。

毛泽东笑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单是一个杨尚昆。他上面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手下还有一批虾兵蟹将，不要小看他们。

林彪问：主席，他们为什么单单在菊香书屋和毛家湾二号的地下挖人防工程？我觉得北京有一小撮家伙居心叵测，鬼鬼祟祟在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毛泽东从白瓷碟中拿起一块小毛巾，让林总抹抹额头上的汗珠子，之后讲了春秋时候齐桓公困死仁寿宫、战国时候赵主父困死沙丘宫、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是被困死在沙丘宫等三个历史掌故。齐桓公、赵主父、秦始皇都是大有作为的君王，赵主父还是个杰出的军事家，改革者，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更是了不起。但他们三个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选择好自己的权力接班人，所以结局也是相似的，年老体弱时被身边的人所囚禁、困死，尸腐骨露，化成蛆虫……我要蓝苹送你的《历代宫变、兵变纪要》那个材料，看了没有？

林彪头上又冒汗了：看了，没有主席这样好的记性。我建议主席近期内不要返回北京，以防万一。只要主席人在外地，王八蛋们就会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毛泽东忽然目光如炬，盯住了林总：你也暂时不要回去。真有那么一天，北京的朋友们认为时机成熟了，会毫不犹豫地把菊香书屋地下人防工程，毛家湾二号地下人防工程，变成他们的仁寿宫或是沙丘宫。谁最可能干这种事？当然是我的接班人。

林彪咬了咬牙：早就看出他不是个好东西！表面上修养到家，背地里野心勃发。党内最大的阴谋家、伪君子不是彭德怀，而是他！只要主席下决心，施铁腕，我可以派部队把他抓起来，关进秦城。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育容啊，你平日不是喜欢嚼炒黄豆嘛？俗话讲，心急等不得豆子烂。党内斗争，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逞一时之快。延安时期，我常去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那时你是抗大校长，罗长子是副校长兼教育长。记得我曾经讲过，革命好比割猪肉，不能大卸八块，而要学庖丁解牛，讲究刀功刀法，尽量有条不紊，一片一片来割……我以为，这话至今未过时。

林彪说：我拥护。就等主席命令，什么时候从那里下手。第一刀最重要。

毛泽东说：选准时机，做到稳、准、狠，令玉皇大帝和他手下的人措手不及。

林彪起立，声音既冷又硬地说：是！林彪坚决执行主席命令。

毛泽东笑着摆摆手：坐下坐下，不急不急。还要好好商量，从长计议。林总带兵，出奇制胜，常有神来之笔嘛。

林彪坐下，脸上泛出红晕：主席过奖。几十年来，我不过是学习主席的军事思想，有时还学得走了样……最近一段，想起又可以带兵打仗，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健康，有点病痛，不算什么。

毛泽东说：你、我一样，都是好战分子。天下太平，易生失落，不打仗不过瘾。

林彪说：我斗胆讲一句，庖丁解牛，第一刀应当下在北京地区。

毛泽东赞许说：不谋而合。你看出动那支部队较适宜？可以有下面几支，由你选择……。

林彪欲记个简单的笔录，顺手取过茶几上的信笺铅笔。

毛泽东以手势制止：记到脑子里就可以了。我这里从不留下这类文字。一是南京军区的许和尚。许和尚早就对我拍了胸口：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带兵从南京打到北京！南京军区辖下，最靠近河北的是驻守在安徽大别山一带的第十二军，你觉得怎样？

许世友红四方面军出身，抗战时期又是贺龙的部下，林彪并不十分信任他，而说：第十二军弱了点吧？军长李德生，抗战时期是邓小平的部下。而且部队要从人烟稠密的黄淮地区，经山东、河南进入河北，行动不便于掩护。

毛泽东点点头：武汉军区方面呢？陈再道司令员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驻在河南北边的是哪个部队？适不适合调用？

林彪回答：报告主席，是第四十二军，原四野人马，驻扎在郑州、开封、新乡一线。战斗力一般。要进入河北平原，同样是人口稠密地区。若以铁路运兵，则必然惊动铁道部，铁道部则会报告总理办公室。

毛泽东再又点点头：那么济南军区呢？从鲁西北出发，离北京最近。

林彪说：没有把握。我不是怀疑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主席不忠。但他毕竟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他的第十九兵团很能打仗，罗瑞卿当过该兵团的政委。

其实毛泽东心里早有一支人马，但就是不给点穿了，而继续绕了弯子问：不从外地调兵勤王，可不可以在北京军区就地用兵？你对杨勇司令员放不放心？

林彪身子一直坐得笔挺：报告主席，恕我言直，对杨勇同志，我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信心。他同样是彭德怀的老部下，红三军团出身，听讲和刘少奇的关系也不错。

毛泽东说：军中三杨都是龙虎上将，杨成武、杨得志、杨勇，目前只有杨成武信得过罗。

林彪心目中也早有一支人马，话到嘴边，也暂不说破，而继续分析：现在驻扎在北京南面保定、石家庄一线，是北京军区的六十三军，军长是薄一波、罗瑞卿的老部下；北京西北面张家口一线，是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一九四九年起义过来的原傅作义旧部；驻扎在北京东北面的六十六军，倒是一支战斗机动能力很强的部队，但军长、政委都是杨勇手下战将。不通过杨勇，别人很难指挥得动……。主席，若要从外地调部队进北京，首先要考虑把原北京军区布置在京、津、唐周围的部队统统撤离，把地盘空出来再谈其它。

毛泽东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是国防部长，当家元帅，准备怎样开拔北京四周那三个军的人马？

林彪说：主席是当家的，我至多是个替主席看家的丘八……如果主席批准，我倒是有个设想，命令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副政委、参谋长副参谋长，统统出动，带上六十三军、六十六军、六十九军三个军的部队，开赴内蒙古草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大演练。渖阳军区、济南军区、兰州军区等三个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也都去内蒙现场观察、督阵。

毛泽东高兴地拍了拍沙发扶手：林总计多谋足，先让北京军区唱一出空城计……。还有北京卫戍区呢？靠不靠得住？

林彪说：傅崇碧应当不成问题。卫戍区部队暂时不要动它，免得引起多心。到时候对卫戍区司令部和政治部来一次突然改组，把靠不住的人撤换掉。仍由傅崇碧做司令员，另派个政委给他就是了。

毛泽东说：林总胸有雄兵，决胜千里……究竟派那支部队进京，你有不有具体的想法？

林彪尽量保持谦恭的态度：有个建议，供主席决策参考……还是调三十八军吧，十万精兵，钢铁劲派，曾被称为万岁军的。

毛泽东大声说：好！三十八军。三十八军现驻守在那里？

林彪心想，毛主席这是明知故问，却不得不认真回答：就驻扎在山海关外的锦州、绥中沿海一线，目前是我军的全机械化部队。以换防名义，命令三十八军分多路秘密进关，二十四小时内可抵达北京郊外，完成包围，达到主席所要求的迅雷不及掩耳。

毛泽东说：好。我们不是搞兵变，而是主动防兵变，反军事政变。

林彪说：是！我们反政变。你是党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我是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调动部队，名正言顺，谁也放不了屁，把那夥王八蛋通通看管起来再说。

毛泽东忽然对林彪生出几丝丝疑虑。此人平日病病歪歪，几乎足不出户，却对调兵包围北京这么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现在管不了许多，不得不用到他……遂说：原先三十八军的军长是梁兴初，政

委是梁必业。双梁是栋梁罗。现在的军长、政委我不熟悉。梁兴初、梁必业我熟悉，都是井岗山时期红四军战士出身，朱老总做军长，我做党代表。红四军后来发展成为红一方面军，我是总政委，你林彪是红一军团总指挥，梁兴初、梁必业任连长、营长……三十八军的老根底是红四军，如果我们也有王牌军的话，它是王牌中的王牌。这次，乾脆把双梁派回三十八军去执行任务，老首长指挥老部队，也可以称为「监军」吧。

林彪点点头：是！梁兴初现在是成都军区的副司令员，梁必业现在是军委办公厅主任。我通知他们到苏州见……不过，主席要写两道手令，一是命令北京军区驻河北境内部队全部拉去内蒙草原大演习，军区领导全部下部队，上第一线指挥；二是命令三十八军秘密换防，闪电进关，完成对北京的包围。

毛泽东明白林彪的意思，按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军委第一副主席只可以调动师级单位，军和军以上单位的部队调动，必须由军委主席亲自发布命令。毛泽东闭了闭眼睛，沉思默想一会，睁开眼来说：可以。我现在就写给你。

说着，毛泽东拉过一册中央军事委员会便笺，以铅笔写了手令。在写第二道手令时，则又斟酌一刻，之后写道：调梁兴初、梁必业回三十八军，督率该军执行林彪同志所交代之任务。此命令有效时间为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

写毕，毛泽东稍作强调：这个时间比较合适。此事要做得万无一失。若走漏消息，我们就全盘皆输了。我看，这么办吧，你先把第一道命令拿去执行。第二道命令暂留我这里。三十八军这张王牌非同小可。等双梁到了苏州，你领他们来见我，再叫上杨成武代总长，我们一起来面授机宜，怎么样？

林彪面无表情。毛主席在最要害的地方，总是要防人一手的。即便是他视为最可信赖、倚重的人，也只是棋子、工具而已，随时可以拿掉、更换……林彪只得收好第一道手令，说：主席放心，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毛泽东仿佛看清了林彪心里的那几丝丝阴影：育容，我对你一向信任，没有不放心的。三十八军是否进关的事，关系全局，你、我输不起，不能不慎之又慎。今天的谈话，没有让叶群蓝苹参加，也是这个意思……多一个人知道，多一处漏洞，你要理解加谅解。

林彪挺了挺身子说：是！我向主席保证，不会让叶群知道这事……一个婆娘一面锣，要严加防范。

密谈接近尾声，毛泽东谆谆嘱咐：育容，记住，革命也像剥洋葱。到时候，三十八军进关，完成对北京的包围，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进城接管北京卫戍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央军委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市电话电报大楼、首都机场、西郊军用机场、南苑军用机场、西山要塞、北京火车站、丰台火车站；第三步，接管北京市委、市政府、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统战部、调查部、对外联络部、铁道部、民航总局、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林总你不用记录了，到时候把这个名单拿去。我会通知中南海警卫师、北京卫戍区全力配合三十八军的行动。

林彪恭敬地望着毛主席。手令不给，口说无凭。这些话通通可以不作数。……林彪戴上军帽，起立敬礼：主席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笑着摆摆手：育容坐下，坐下。你总是这么客气，实在没有必要。蓝苹陪叶群游湖，快回来了吧？你和叶群要不要在我这里住两天？听京剧、评弹，都可以。你是从来不跳舞的。

晚饭后，林彪、叶群一行返回苏州。

毛泽东随即按铃传来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小汪，通知专列火车，两小时后，全体人员上车，我们去武昌，蓝苹回上海。

汪东兴及其服务人员已经习惯了毛主席这种说走就走的举动。两小时内，必须命令铁道部，安排好专列火车途经的铁路沿线，一切车辆停驶让道，以保证专列畅通无阻……还有其他的准备工作等等。汪东兴试探着问：原先不是打算去广州吗？广州天气比武昌暖和些。陶铸同志有电话来，说他们已做好准备。

毛泽东问：陶铸打算安排我们住那里？

汪东兴答：白云山松林山庄。那里幽静，空气清新，便于安全保卫。

毛泽东说：松林山庄啊，一九六二年住过……深山谷地，太潮湿。要是有人把两头山口一堵，瓮中捉鳖。还是去武昌吧。暂时不要通知陶铸他们。

第四章　南北对决 彭真探阵

北京没有春天。二月上旬，南方已经莺飞草长，柳雾桃云，春日融融。北京却依然滴水成冰，天气苦寒。市中心的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北海、中海、南海，仍被厚厚的冰甲所覆盖。两岸上的林木枝桠光秃，枝枝爪爪在寒风中抖索。连那些四季长青的松树和柏树，都呈现一派铁灰色，了无生趣。一向熙熙攘攘的北海公园的冰面上，不见了穿红着绿的孩子们溜冰嬉戏。

共和国的首都笼罩在阴晴不定、波谲云诡的气氛中。便是普通市民也能从报刊文章 上感觉出来，咱国家、咱北京出什么状况了？或者说将要出什么事儿了？上海方面的张春桥、姚文元们几乎天天发表文章 ，指名道姓批评北京的吴晗副市长，剪伯赞教授，还有戏剧家田汉。田汉还是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呢！奇怪的是中南海里的几名秀才戚本禹、关锋、王力也窝里反，加入了上海阵营；当然北京方面也没有示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部长廖沫沙这些人都出面写文章 了，和上海方面干上了。上海、北京，双方别上苗头，卯足劲头，你来我往大过招，大约最后就看谁的后台祖师爷功力深厚了。

越怕出事越有事。星期六下午，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来到距王府井大街不远的东华门「特供处」购买日用品。「特供处」全名「中央领导人生活物资特别供应处」，实为一家甚具规模的内部免税商店，专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供应服务。品种包括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等等，加上国内生产的各式各样名优产品，用的穿的玩的吃的，应有尽有。在新中国物资紧缺、产品质地粗劣的年代里，「特供处」自然成为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夫人们经常光顾的购物小天堂了。手握一本深红色封皮的「特供处购物证」，更成为一种权力身分的象徵。报纸、广播里天天宣传灭资兴无，资本主义为万恶之源，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但中央领导人及其家属们却对资本主义名牌商品情有独钟，在严格保密下获得特殊供应，乃是一项对马列主义灵活运用，亦即林副主席倡导的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了。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来到「特供处」门外，下了车，被两名警卫局干部礼貌地挡了驾。店内灯火通明，门口却挂了个不起眼的牌子：内部整理，暂停营业。问今天还开放吗？回答倒是挺客气的：您过两小时来吧，没准。严慰冰只好让司机把车子开到王府井大街北京市百货大楼后面去停下，迳自进入百货

大楼足足逛了两个小时。算是周末散散心吧。无所谓尊卑贵贱，爱逛商场似乎是绝大多数女人的天性。

严慰冰依时回到特供处，门口仍站着那两名警卫局干部。问店里还没有整理完吗？警卫局干部认得她是陆副总理夫人，只好抱歉地解释：首长，真是不好意思，是林副主席的夫人从外地回来，替林副主席办事，我们也不知道她要什么时候出来，只是不让放别的人进去，总理办公室打了招呼的……

叶群？病夫得道，鸡犬升天了？她算什么东西？横行霸道到特供处来了？严慰冰差点骂开来。一生气，购物欲望也没有了，坐上车子回到中南海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摔东西、撒气。

陆定一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那边组织人马写文章 ，和上海方面叫阵，近些日子忙得很少回家休息。严慰冰本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晚上老失眠，安眠药已不管用。她想起老同学叶群的种种行径，越想越忿忿不平。林副主席啊，你天天号召全军将士、全国人民读毛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每个人的头脑，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婆娘是个什么货色？她正利用你的地位、威望，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从她不光彩的历史谈起，帮你剥开她的画皮。

严慰冰义正词严，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写下来：

叶群同志的真面目

叶群原名叶敬宜，福建闽侯人，父亲叶君琦是一名国民党反动派的少将军官。叶群为叶君琦第三房姨太太所生。因叶家巨富，十三岁时（一九三〇年）被送至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中读书。不久受「一、二九」学生运动影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和贺龙同志现在的夫人薛明一起转入天津师院附中就读。芦沟桥事变后，京、津沦陷，她和薛明一起从天津流亡到了南京。她很快做了国民党某电台的播音员。她还参加了汪精卫办的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曾获训练班演讲比赛第一名。叶群生性风流，读初中时开始交男友、谈恋爱。在南京期间，更和一个国民党ＣＣ系特务教官不乾不净，关系暧昧（据说堕过胎）。

一九三九年，叶群又和薛明同志一起，从南京、武汉、西安辗转到了延安，入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她背着薛明，向组织谎报自己是地下党员。一九四三年入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薛明同志抱着对党组织负责任的态度，曾揭发叶群是假党员，叶很可能秘密加入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不然怎么会和那个ＣＣ系教官关系亲密到堕胎的程度？她早就不是一个处女。但此时的叶群攀上了抗大校长林彪同志，组织上对她的政治审查也就不了了之。

叶群是个私生活极不检点、个人道德有严重问题的人。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同志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九四五年冬，叶群随林彪同志到东北，随后部队撤退到黑龙江省境内。叶群一家住在哈尔滨龙江街一幢漂亮的俄式别墅里。林彪常年率领作战指挥部住在双城子，距哈尔滨两小时汽车路程，很少回家。叶群难耐寂寞，请了个俄国男人当家庭教师，名为教授她和孩子学习俄文。一九四七年某天，李力群去看望叶群，进到客厅，没有见到人。因是老熟人，李力群就一直走到叶群的卧室里去找人，结果发现她和俄国教师正在床上大干好事，淫声浪气不堪入耳。李力群被吓得连忙退出……

几天以后，一封写着「林彪副主席亲启」的信件寄到了距北海公园西岸上不远的毛家湾二号。林副主席远在苏州休养。按照纪律，凡是写明林彪亲启的信件，工作人员都不允许拆阅。

于是这封信到了苏州。林彪拆阅后，发现是一封匿名信，内容十分恶毒反动，竟诬蔑叶群同志一九三九年到延安时已不是处女，又诬蔑叶群同志一九四七年在哈尔滨家中和俄国男教师乱搞，是可忍，孰不可忍！林彪盛怒之下，没有忘记保护叶群，没有给她看匿名信，而是以中央专递方式送给了北京的公安部长兼中央政治保卫部部长谢富治，严令谢富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写匿名信的人，可疑分子就

那么几个，无非是贺龙的婆娘薛明、高岗的遗孀李力群等。

谢富治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指示：这是攻击林副主席和家人的恶性事件，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当然，照信封封口的保密胶看，事涉中央高层，不能出差错，不要轻易捕人。

起初并没有怀疑到陆定一副总理的夫人严慰冰同志。

北京方面还没有破案。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副主席却按捺不住，竟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军委常委碰头会上，当着毛主席、刘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老帅们的面，晃着手里的一张纸条说：同志们，这里，我要向中央报告一个情况，还叶群同志一个清白！第一，叶群从来没有加入过ＣＣ系，不是国民党特务；第二，叶群一九三九年到延安时，还是个处女！一九四三年她和我结婚的头一夜，见了她的女儿红！我有发言权，我是证人。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生下豆豆，一九四六年在哈尔滨生下老虎……。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在座的其他老帅都傻了眼，莫名其妙：林彪同志为什么突然到军委常委会上来谈叶群到延安是不是处女，见没见女儿红？大家哑言失笑了。

毛泽东幽默地说：林彪同志，你今天是怎么了？叶群和你结婚时是不是处女，就那么重要？我看并不重要。蓝苹和我结婚时，早就不是什么处女，更不可能见到什么女儿红。我从不计较。只有封建时代的人讲求初夜权。不信你问问其他老同事，总司令、少奇、恩来、贺老总、陈老总等等，他们计较过康克清、王光美、邓颖超、薛明、张茜这些女同志，结婚时是不是处女，有不有女儿红吗？

党主席一番风趣得近乎玩世不恭的话，尽管大家不无尴尬，还是引发一阵哈哈大笑，算是虚晃一枪，把事情暂时掩饰了过去。林彪这人也真是……难道是想以此来表示他是个胸无大志、精神平庸、喜怒无常的人，达到麻痹对手、松懈对手的目的？不可思议。

事情回到北京。公安部重案组在中央警卫局的协助下，把中央首长的夫人们的近期行踪、笔迹逐一核对，很快认定严慰冰是匿名信的作者。但陆定一同志是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公安部和警卫局能随便到他中南海的家里去抓他夫人？何况侦案结果表明，陆副总理对此事毫不知情，纯属严慰冰个人的不智行径，也就是女人之间的妒恨、报复心里作怪吧。档案材料上有记载，叶、严在北平读中学时是同学，后来到了延安也有过密切的往来。

公安部长谢富治挠头了。此案怎么向林副主席做交代？不把严慰冰关进秦城监狱去，林副主席及夫人叶群是不会罢休的。只好请示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彭真。彭真报备邓小平总书记。中央的意见很快下来了：暂作冷处理，严慰冰在家中接受监护，向中央政法小组交代问题。

中央的处理意见很快传到苏州的林副主席那里。林彪气得拍了桌子，操了老娘：北京的几个王八蛋，老子总有一天和他们算这笔帐！

北京党中央为了稳住「南北大论战」的阵脚，避免全国宣传舆论出现混乱、失控的局面，而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出面召集会议，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出席，代表党中央拟定了一份政策性文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其主要内容为六点：

一、对当前学术批判形势和任务的分析；

二、中央坚持「放」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三、依靠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同时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

四、左派学术工作者要互相帮助；

五、做好理论准备工作；

六、加强领导，整个运动应置于党领导下的学术讨论范围之内，而不宜集中于严重的政治批判。

《二月提纲》的倾向性和针对性相当露骨，是对整个运动的规范和设限，更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对上海方面的张春桥、姚文元们及其后台人物的有力制衡与反击。十分奇妙的是，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的康生在文件拟定的过程中一言不发，算表示「默认」。他在小组里是个绝对的少数。

《二月提纲》立即获得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一致通过。第二天，彭真经过电话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率「五人小组」全体成员赴武昌汇报。临行前，刘少奇嘱咐彭真：看看主席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回北京来坐镇？他在外地，我们常常摸不准他的意向，工作起来很困难啊。

彭真一行人一下飞机，即赶往东湖宾馆晋见毛泽东。毛泽东穿着一袭打了好些补丁的长睡衣，头发蓬松，一脸病容，正由娇小秀美的女护士陪着听京戏录音。声音放得很大，是北京京剧院须生马连良大师演唱的《空城计》。彭真一听马连良的唱腔，心里不禁升起一阵欣慰，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年不也是由马连良领衔主演的嘛。

毛泽东见五人进来，即命女护士关掉录音，退下。毛泽东并未起身，坐在沙发上和彭真握手：坐地日行八百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神速神速，讲来就来了啊。

彭真感到毛主席的手疲软无力，关切地问：主席，近来身体怎么样啊？少奇、恩来、总司令、小平都很牵挂……

毛泽东苦笑着摆摆手：我怕是日暮西山，气息奄奄了。诸病齐来，两条腿又犯痛风，起立都有点困难，只好坐着和你们握手，莫见怪啊。

彭真个子高大，不得不蹲下身子来聆听毛的话。

轮到和陆定一握手时，毛泽东缓缓地说：定一啊，严慰冰怎么搞的？为什么写那个匿名信？我听了汇报，知道和你无关，就放心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女人之间争风吃醋之类。

陆定一报告：我是要求谢富治把她送到秦城去的，但总理不同意，说要经法律程序……这个婆娘精神有毛病，一犯病就失控。

轮到和康生握手时，两人只是互望了一眼，仿佛尽在不言中。

毛泽东和周扬握握手：你那个文艺界问题多一些，两个批示，你们嫌严厉了。派士兵押送，是个比譬。我的心情四个字：怒其不争。

最后一位握手的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看着这位自己当年在延安一手栽培起来新闻总头目，毛泽东只是冷淡地点点头，什么话都没有说。

五人绕着毛泽东坐下。毛泽东问：彭真同志你那个《汇报提纲》带来了？最近视力差了，看书很吃力，你们那位念一念，声音大一点，我洗耳恭听就是了。

彭真让吴冷西念《汇报提纲》。吴是河南人，五人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口音略带豫剧腔，花了近一个小时，把《汇报提纲》念了两遍。

毛泽东闭目养神，认真听完，才张开眼睛来说：好了好了，例行公事。几处文字还须斟酌，对左派不要设限太多。其它意见没有，彭真同志你们看着办吧。

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四人大大松了口气，看来毛主席和北京的老同事、老朋友们还是心相通的嘛。他老人家身体不好，情绪欠稳定，有时难免被上海的那几个投机分子所利用。

毛泽东说：不要急着走。我在南方养病，你们难得来一次……今下午就陪我听听京戏录音吧，找人来清唱也可以。文武之道，有张有驰。你们五位文官大人，近来一定比较紧张，到了我这里不妨轻松轻松。晚上一起吃顿饭，算接风，也算饯行。

毛泽东亲切、随和，仿佛近一年来，党内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晚餐时，特意为北京来的客人上了两条武昌鱼，加一瓶茅台酒。毛泽东因在病中，遵医嘱不能喝酒。饭量也很小。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倒没讲客气，面对鲜美肥嫩的武昌鱼，大快朵颐。

饭后，毛泽东又单独留下彭真谈了一阵，指示说：罗瑞卿的专案，继续交你管，要抓紧，命罗长子交出一份像样的检讨来。你最近又找他谈过一次？有个事，他交代了没有？就是去年春天，他不和我打招呼，擅自安排邵华下乡搞四清，丢下生病的岸青不管。我很生气，半年时间不准他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有人打电话问他：罗长子，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列席常委会议了吗？这个打电话挑拨离间者是谁？他为什么不检举揭发？

彭真知道这件事。毛主席信任罗瑞卿，把患精神病的儿子毛岸青及儿媳邵华交给总参谋部去照管。邵华人年轻，政治上要求进步，缠着罗总长安排她下乡搞「四清」，在运动中接受锻练。罗瑞卿开始不同意，后被纠缠不过，只好安排邵华到北京郊区搞「四清」，随时可以回家照顾毛岸青。毛主席却误以为罗长子干涉了他的家务事，而动怒……那通电话是刘少奇同志打的，有什么用意，彭真怎么好打听？

毛泽东见彭真呐呐无言，便问：你是不是也有难言之隐？

彭真缓过神来，忙说：没有没有。这事我不了解，罗瑞卿本人也没有交代。

毛泽东忽然笑笑说：其实，罗长子早向我交代过了。他不是后来又列席了常委会议嘛？小事一桩……回北京后，你和恩来、加上小平，再去和罗长子谈一次，交代政策，要他快点过关，越拖下去越对他不利。检查过关，不能恢复军职，可以安排到地方工作嘛，做个省长，省委书记也不错嘛。

彭真恭敬地连连点头，见主席仍这样信任、重用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当晚，彭真一行人离开东湖宾馆后，毛泽东旧睡袍一脱，登时换了个人似地雄姿英发，对女护士说：走，戏演过了，我们游水去。游过水，还有人来清唱汉剧。

女护士小鸟依人地挽住伟大领袖：装得真像，病病歪歪、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都差点要笑呢。

毛泽东问：你看我的客人们相信吗？

女护士笑出一脸的灿烂和妩媚：还有不信的？都挺同情、关心的。

毛泽东牵着女护士来到碧波荡漾、水气氤氲的游泳池边，忽又摇摇头：不要小看了我的老朋友们，一个个神通得很……算了，不想这些了。来来，我们一起下水，袒裎相见，如何？

女护士飞红了脸蛋：您又要裸泳？总爱在水里做那事……

毛泽东说：有两个英语单词，WATER，LOVE。

三天后，《汇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颁行全党全军全国。其时间的紧迫，速度之迅捷，为历来所罕见。

该份中央文件更以专机专递方式送至上海的江青手中。这算那门子事？老板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同意颁发这种束缚左派手脚、公然指左派为「学阀」的文件，把大家都当作猴儿耍了？

江青当即挂通了武昌东湖宾馆的保密电话：老板啊，我要造你的反啦！彭真他们搞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是对我们的反攻倒算，你为什么同意放行？这是自乱阵脚，自毁战线，我要抗议！

毛泽东让婆娘在电话里嚷嚷一阵，才批评说：放屁！不学无术，不知死活。这就想和北京的朋友们撕破面皮，不自量力。以你的那点水平、实力，连一个回合都招架不起……饭要一口一口吃，肉要一片一片割，给你讲了多少次，就是听不进。

江青却在电话那头使开了激将法：老板，彭真可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啦，恕我直言，你这样将就他，放任他，是不是心里头害怕他啊？

毛泽东差点就要摔电话了：蓝苹！你和我闭嘴……彭真小人物一个，我随便动根指头就可以捅倒他！只是时候未到而已。

江青在电话里笑了：老板，不要生我的气罗。我明白老板的意思，彭真不过一根山西大葱头，要一层一层来剥嘛！我早说过，在你面前，我只是您的一条忠狗，你叫咬那个就咬那个……下一步，我和伯达、春桥的棋子怎么走？

毛泽东听江青讲的如此卑下，心里好气又好笑。不过话说回来，任何有作为领袖人物的身边，都少不了几条忠狗，不然难成事业、难保大位的：好了，蓝苹你听着，今后少在电话里胡说……下一步怎么办，你问我，我问那个？只能给个提示，人家先发制人，你们后发制人嘛。你们也可以搞个纪要性质的文件，各说各话，与之对抗。你们不是也有个小组吗？如果表现出来相当的战斗力，到时候此小组可以取代彼小组嘛。

江青这才吃了定心丸似地放下电话。老板满腹经纶，莫测高深，就是对自己最信任的人也永远话留五分，让你去揣摩、领会；更是不让对手窥测到真正的意向，总是虚虚实实，若即若离。

和江青通过电话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忽又召来负责他安全保卫工作的中办主任、警卫局局长汪东兴：通知所有的工作人员，两小时后出发，回杭州去。

这次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只住了两星期。说走就走，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能无条件地遵从。汪东兴请示：要不要通知一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毛泽东说：先离开再说。等到了杭州，给他们挂个电话，谢谢他们的招待。

汪东兴再请示，还有上海的江青同志呢？

毛泽东说：你怎么这么多话？等到了杭州再说。还有苏州的那一位呢。

「南北大对决」的关键时刻，在毛泽东身边蛰伏了近三十年的蓝苹，终于有了政治舞台上一展抱负的机会。她跑了一趟苏州，专程看望了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双方一拍即合，彼此鼎力相助。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江青以受林彪副主席委托的名义，在上海邀集了解放军的四名文艺工作者座谈，就当前军内军外的文艺问题拉拉杂杂谈了大半天。为什么只找四个人？为着保密，内容不外泄。四名人士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文艺工作者，而是总政治部属下文化部的部长、副部长，《解放军报》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之后，这四人在陈伯达、张春桥的指导下，「整理」出来一份重要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座谈纪要》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一直「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产生出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无产阶级「要创立革命样板戏，重新组织队伍，进行一场社会主义的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以及这条黑线后面的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座谈纪要》稿首先送去苏州请林彪审改。林彪对江青这个女人的意图心知肚明，随即在文稿上加上几段颂扬文字，尽量让她出出风头：「江青同志政治上很强，艺术上内行，立场坚定，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以称为这次文化革命运动的旗手」;「全军将士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对江青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来认真落实」;「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极为优秀的女同志……。」

接到从苏州退回的《座谈纪要》稿，江青心花怒放了。第一次有党中央领导人在党的文件上这样来评价、夸赞，而且是出自党内、军内具实力的领导人林彪副主席。江青对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林副主席修改过的稿子，要一字不易，原封原样送主席。

毛泽东已经回到西湖汪庄。批阅过江青从上海送来的《座谈纪要》稿，毛泽东大表赞赏：一发重磅炮弹，蓝苹出手不凡。这个婆娘也是要么不鸣，一鸣惊人。选择文艺界这个对方的薄弱环节做突破口，继续清扫外围阵地，为日后直捣「核心」做准备。

毛泽东字斟句酌，将《座谈纪要》逐条修改多遍。删去林彪吹捧江青的那些太过露骨的词句。比如称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老公是旗帜，老婆是旗手？不妥。欲速则不达。理论上还可深入些，提高些。一九四九年以来存在的文艺黑线的根子在那里？就是三十年代初期被鲁迅痛斥过的「四条汉子」嘛，一个周扬，一个田汉，一个夏衍，一个阳翰笙，在左翼阵营内部，组成了他们反鲁迅的宗派，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对抗鲁迅的民族革命大众文学的口号，以革命的幌子推行他们的阶级投降主义……看看，这么一挖，整个文件就有了历史的依据和理论的高度。这才叫做画龙点睛哪。

正在这时，林彪从苏州派机要秘书送来一封短简：主席，一切遵令执行中，不日可见效果。

谁也不知道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元帅指的什么。只要军委主席毛泽东一人知道就行。

文戏已经开锣，武戏亦将启幕。

三月上旬，毛泽东把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等人召集到杭州来，进行一次有关「文戏部分的路线交底」：

一、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小组，叫什么名字？文化革命小组？康生可以当顾问，陈伯达可以当组长，江青、张春桥可以当副组长，在座其余人当成员。需不需要一两个武人加进来？谢富治可以兼副组长，再请林彪同志在总政治部指定一名副组长。

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个马列主义的重要文件，林彪同志做了认真的修改，我也仔细改了几遍，就看北京的老爷们肯不肯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颁发。他们不发，我们就以中央军委文件颁发全党全军。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搞的那个《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座谈纪要》就是对《汇报提纲》的否定和批判。

三、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陆定一、周扬的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击左派，扣压稿件，保护反动学术权威。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们再不支持左派，五人小组要解散，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改组！康生同志啊，再等一等吧，我要派你回北京，代表我去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他们开会，你就去参加，传我的话。谁敢不让你参加，我先拿掉他。

第五章　京郊遍布「蘑菇群」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没经电话请示，迳自驱车来到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求见周恩来总理。值班卫士连忙赶去后院总理书房报告。

周恩来亲自到前院来接见：贺老总啊，什么事？这么急？

贺龙握住总理的手：有个意外情况⋯⋯

前院不便说话，周恩来引了贺龙去后院书房。贺龙在总理耳边说：对不起，没有事先打电话⋯⋯家里的机子最近总是有杂音，薛明怀疑被人侦听。操鸡巴蛋的，搞侦听也不弄点好设备，技术不过硬。

周恩来站下了，低声问：有人敢对你贺胡子搞侦听？你和薛明多心了吧？

贺龙苦笑笑：总理，到您办公室汇报吧。出大事啦，狗日的！

来到书房。服务员上茶，退下，掩上房门。

周恩来目光犀利：胡子，你说。我这书房每天测试⋯⋯什么大事？

贺龙一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军队元老，此时却神色紧张，尽量压低了声音：前天深夜一点钟，我接到杨勇一个电话，报告他和北京军区的所有头头，要连夜赶赴内蒙草原指挥大演习，司、政、后负责人统统走，一个不留。杨勇在电话里说，驻保定、石家庄的第六十三军，驻张家口的六十六军，驻承德的六十九军，已经直接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命令，开赴内蒙古草原去了。杨勇不明白，调动北京军区属下的部队，为什么要绕开军区司令部⋯⋯我在电话里要他正确对待，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昨天一早上班，我查问了总参作战部、训练部、军委机要局，都说不知道北京军区这次的内蒙大演习任务。我又查问了总政、总后，也不得要领，查不出结果。拉倒！不就是一次军事演习？人家不把我这个看

家的军委副主席看在眼里，我又何苦操心？

周恩来也感到事有蹊跷：杨成武在那里？他是代总长，这么大的演习，为什么事先不和军委办公厅通气？

贺龙说：杨成武不是原先的那个兵团级干部啦，一直陪着主席和林彪在上海、苏州、杭州一带行走，我们当元帅的想见他一面都难啦。叫什么来着？过去叫御前行走。

周恩来苦笑笑，纠正说：叫军机处行走吧。胡子你不要有怨气喽。

贺龙继续汇报：还有更鬼的事呢！总参三部今天一早报告军委办公厅，首都北面的密云县、怀柔县、昌平县，西面的门头沟区、房山县，南面的大兴县，东面的通县、顺义县，所有的山区隐蔽地带，一天之内，长满了草绿色蘑菇群！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北京城已被这些草绿色蘑菇团团围困！

周恩来很少遇事惊惧，这时也坐不住了：再讲一次，什么草绿色蘑菇群？

贺龙说：野战部队的帐篷呀！行踪诡秘，动作神速。北京军区的部队刚开赴内蒙草原演习，另一支部队就把首都包围了。

周恩来说：胡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什么番号的部队？打听清楚没有？

贺龙头上冒出热气：三十八军！原先驻守在山海关外，一个晚上进了关。实际上是一个兵团的人马，全军唯一的全机械化部队，四野的王牌，万岁军嘛。

周恩来问：总司令、陈帅、聂帅、徐帅、叶帅他们知道这事吗？还有少奇、小平、彭真他们……

贺龙说：大约都还被蒙在鼓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把情况通报他们。

周恩来当机立断：你考虑得周到。我这就挂电话给主席请示……现在是上午十一点不到，主席很可能还没有醒来呢。

贺龙说：真是搞不懂，主席和林彪好像在南方另立了司令部，把我们留在北京的人都要了呢。

周恩来严肃地制止说：胡子！牢骚话，只可以在我这里讲讲！千万记住了。好，顾不了这么多了，我给主席那里挂电话试试。

保密专线很快通了：卫士长吗？我是周恩来。主席休息好了没有？已经起床了？吃过早点了？请你替我报告一下，问问主席可不可以通话？

不一会，电话那头传来那个熟悉的湘潭口音：是恩来吗？还好，休息得可以。昨晚上跳了舞，听了戏，比较累就睡好了。这个时候，你轻易不打电话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周恩来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是这样的，军委办公厅的同志来我这里反映一个情况，说有支新的野战部队入驻到北京郊区的几个县境内，都住在帐棚里，不知道需不需要提供些后勤支援什么的。

毛泽东在电话里问：是不是贺老总找你告了状呀？周恩来看贺龙一眼，予以否认：主席，不是的。是军委办公厅的人打电话给我……

毛泽东说，那好，是贺老总告诉你的也没有关系。情况是这样，沛阳军区三十八军换防开进关内，林彪同志报告了我，我批准三十八军到北京郊区县暂住。恩来啊，此事比较敏感，是不是？这样好了，我委托你，也是代表林彪同志，立即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军委常委开个碰头会，通报一下三十八军换防入驻北京郊区的事，以免引起误会和紧张。既是换防，就是路过，大约不会停留太久吧。……我的身体还是老样子，心律不整，血压偏高，降不下来。医生怕我再次中风，要求我继续留在南方休息。我的身体情况，你也可以在会上通报一下，以免老同事、老朋友们牵挂。

通了电话，周恩来松一口气：贺胡子，都听到了吧？就这么回事。北京军区部队赴内蒙草原演习，三十八军进关换防，或许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吧。

贺龙起身告辞：巧合巧合，但愿天下不要从此多事罗。

周恩来送客：胡子，今天这事，你就先不要去找别的老总了。反正下午三点就开碰头会，大家就都知道了。和平时期，除了史学界、文艺界有一场论战，其它各行各业都很正常，能有什么事呢？

贺龙只让周总理送他到书房门外，忧心忡忡地说了一句：自古兵不厌诈……说罢快步离去。

周恩来没有返回书房，而是披上长呢大衣，出了西花厅东门，沿一条林间小道折向东南，快步走向中海西南岸上的福禄居。福禄居院子比菊香书屋稍小，分为前院、后院两部分。前院是少奇同志的办公区，后院是少奇同志一家的起居生活场所。周恩来受主席委托召集政治局常委、军委常委碰头会，开会前须先和少奇同志通通气。少奇同志毕竟是国家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嘛。

在福禄居前院楼上的刘少奇办公室，当周恩来谈到北京郊区县出现大军调动情况时，一向讲求修养的刘少奇登时胀红了脸膛，眼睛也长了刺似的：不正常，太不正常了！既然让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么敏感、重大的事件，为什么要背了我们进行？林彪他们的眼睛里，还有不有我们这些人？

周恩来赶忙补充说：是主席亲自批准的。按中央军委的有关权责规定，军委第一副主席只能调动师级单位部队，只有军委主席本人才有权调动军和军以上部队。

刘少奇生硬地说：谁批准的也不符合组织原则。军委也规定了，和平时期，任何人调动营以上部队，都须事先报备军委办公厅和中央书记处值班室。把北京军区的部队抽空，却让沛阳军区的三十八军突然包围北京，这是要干什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周恩来劝解说：少奇同志，不要把情况想得那么严重。建议你也不要为这事去和主席争论什么了。况且主席讲了，三十八军只是进关换防，路过北京郊区，不会长期扎营下去的。

刘少奇问：恩来你相信吗？三十八军十多万人马，会是路过吗？

周恩来说：中央常委早有死命令，和平时期，任何野战军队不得进入首都近郊，否则以叛乱论处。再者，北京城区周围还有卫戍区和中南海警卫师的好几万人马担负保卫任务，安全应无问题。

刘少奇执拗地摇摇头：恩来，你和我也都是带过兵的人。北京卫戍区和中南海警卫师只是些配备了些轻家伙。但野战部队配备有坦克、装甲、火炮，一旦交手，轻家伙怎么对付得了重家伙？

周恩来断然否定刘少奇的看法：少奇同志，怎么可能出现那种打内战的情况呢？绝对不可能嘛。下午三点开碰头会时，大家还是态度缓和些吧。

刘少奇觉得事关自己和中央机构的安全，不肯退让：恩来，你是总理，在这么重大的事件上，不能和稀泥。我要给毛主席挂电话，按中央规定，三十八军不能进驻北京郊区县，形成实际上的包围。毛主席住那里？现在，我和小平常常不知道他人在那里。

周恩来以虚避实地说：怎么会不知道呢？大约还住在西湖汪庄。

刘少奇说：上星期我给汪庄打过电话，离开了。现在不知是到了武昌还是回韶山滴水洞去了。

周恩来打圆场说：少奇同志，主席又回到西湖汪庄了……这样吧，我再试着和主席联络一次，反映一下意见，看能不能让三十八军尽快撤离，以免引起北京城里人心浮动和外国友人误会。

刘少奇闭上眼睛，说：好好，恩来，还是你出面周旋……弄不好，你、我都是瓮中之鳖罗。

下午三时，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军委常委聚集颐年堂，开紧急碰头会。周恩来主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粟裕、许光达等出席。

周恩来首先说明，是受毛泽东主席委托，召集本次临时碰头会，陈云、聂荣臻、萧劲光、刘伯承等因病请假。接下来才把贺龙元帅上午汇报的情况复述一遍，并转达毛主席的话：三十八军因换防，路过北京地区，目前扎营在几个郊区县，属临时性质，要求大家不要敏感和紧张。

讲不敏感、不紧张是假的，如来佛的法掌已经罩到了大家的头上。常委们你看我，我看你，人人面露惊愕、震怒。周恩来见贺龙、陈毅欲放炮，忙说：少奇同志，你讲几句吧，现在需要冷却一下。

刘少奇苦笑说：我看事已至此，大家也只有冷静对待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这些人被蒙在了鼓里，确是不正常，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先例。但我们要顾全大局，维护中央的团结统一。生气、发怒都不能解决问题。中央还总算有个领导集体吧，总要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整体吧。自一九六〇年以来，我们都是在第一线辛辛苦苦工作着，挽救国家于危难，谁也没有偷懒嘛。恩来、陈云主持国务院，小平、彭真主持书记处，贺老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本人也受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抓总……六年来，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死了那么多人，还不吸取教训？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些不用我多讲，各人心里有数。有时，我这人也有较软弱的一面，觉得，工作是否做得太多了？是否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当然我这情绪不大健康，欢迎同志们批评……总之，听到今天的这个非常情况，心里很不平静。总司令啊，你年高德劭，是不是给大家讲几句？

朱德和蔼而慈祥地看大家一眼，说：我这个总司令嘛，早就是聋子的耳朵。北京军区的六十三军、六十六军、六十九军开赴内蒙大演习去了，三十八军突然开进来，为进驻北京做准备？是有这个预感。怎么办？政治局常委、军委常委，中央的两班人马，一个领导集体，总可以想出办法来。我看，还是大家都讲几句吧。恩来，你不要怕别人发言。润芝远在南方，党内还有要点民主嘛。

刘少奇见一向少管事、少讲话的老好人朱德总司令都这么态度鲜明、坚定，登时大受鼓舞地看邓小平、彭真、贺龙等人一眼。

邓小平说：好，我讲几句。兵临城下了。过去我从未有这种感觉。三十八军是那个的王牌军？会不会进城？天晓得。不正常、无规矩、无纪律、无党性。当前，尤其要防止动用野战部队来解决内部分歧，共产党不能开这个头。就算真有什么党内斗争，也必须通过党的会议，以说理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历来如此嘛，这次为什么例外？这就是我的态度。

彭真说：我算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当家的。北京有卫戍区部队、中南海警卫师，有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种、兵种司令部机关等等，我想不出三十八军有任何进城的必要和藉口。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还有几十个国家的使领馆，总得讲个颜面，讲个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吧？这些厉害关系，我们有必要向毛主席汇报清楚。几十年来，问心无愧，我们都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拥护毛主席的嘛。

陈毅说：总理喂，你分派我干外交工作，如今首都北京被三十八军所包围，这事迟早会被外国记者知道。人家要是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新闻司发言人怎样回答？

周恩来很不高兴地看陈毅一眼：陈老总，不要出偏题。有人问，就回答无可奉告。贺胡子，你是不是想讲几句？

贺龙说：这事我是首当其冲。中央委托我打理军委日常事务。北京军区内蒙大练兵、三十八军扎营北京郊区县这样的大事，我却毫不知情，在座的各位也都毫不知情……总理，我是不是该请假休息了？请你代我报告主席一声。医生说，我的糖尿病不能光靠注射胰岛素，需要休息、静养。

周恩来一听贺龙讲这种丧气话，也就有些生气了：贺老总想请假休息，为什么不直接给主席挂电话？你是军委副主席，我也是军委副主席，向军委主席报告、请示，还要我来代替？

贺龙说：总理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不信你问问徐帅、叶帅几位，除了去年十二月批罗长子的上海会议，近几个月我们找得到主席吗？电话挂得通吗？

叶剑英说：贺总讲的是事实。但这种时刻，我们要体谅总理，不能打退堂鼓。

徐向前说：我赞同小平讲的，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党内矛盾。那样干，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开下先例，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我建议大家都服从纪律，需要谁下台的话，谁就下台吧。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党内的事，还是请毛主席作主。恳请毛主席回北京。他回来了，许多事情就好办了。

刘少奇说：徐帅讲得好，人人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遵守纪律，顾全大局，纯洁党性，维护团结。恩来，你就代表大家反映意见，请主席回北京坐镇。我们的党和国家，只能有一个领导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三月下旬至四月下旬，我和陈毅外长要赴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访问。这是去年就安排好了的。来回一个月。这段时间，最好能请毛主席回来坐镇，日常工作反正有总理打理。

周恩来苦笑着说：少奇倒好，最麻烦的日子，和陈老总出国去了。当然，涉及和三个友好邻邦的关系，出访日期不能改动……对了，还有粟裕、许光达二位，你们也讲几句？

粟裕说：各位老领导都讲了，我没有新的意见了。总司令要求今天的会议上拿出一个具体办法来，我觉得很重要。光达，你说呢？

许光达只说一句：服从中央的一切决定。

周恩来问：什么办法？

等了好一会，没有人吭声。贺龙咳了咳嗽，说：没人提，我来提。北京军区内蒙草原大演习之后，六十三军仍返回保定、石家庄营地，六十六军仍返回承德营地，六十九军仍返回张家口营地，继续保持对京、津地区的拱卫。

陈毅笑了，心想还是粟裕和贺胡子厉害，以三个军从南、北、西三面对付三十八军，形成反包围。三十八军能不撤离北京郊区县？那就有好戏看了。

邓小平本子轻轻一拍：我赞成。

彭真说：我同意。

刘少奇说：没有意见。

朱德说：大家说了算吧。还有陈毅、向前、剑英、粟裕、光达，你们的看法呢？

陈毅说：贺老总是受中央委托主持军委日常事务的，了解的情况比我们多，我看可以。

徐向前说：可以可以。

叶剑英说：我同意大家的。

粟裕、许光达二位跟着点了点头。

刘少奇见大家如此齐心，意见一致，心里释然了：恩来，要不要整理成一个《会议纪要》性质的材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周恩来却心情沉重地说：我看文字材料就不要整了，由我负责向主席在电话里汇报吧，反正是大家的一致看法，没有异议嘛。

散会时，刘少奇把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叫到一边，轻声问了一句话：光达，你们装甲兵司令部是不是有个坦克独立团摆在南苑机场附近？

许光达作耳语：是。一百八十多辆苏制重型家伙，属装甲兵司令部和北京军区双重领导……还有个情况，因这个坦克独立团离首都太近，军委只批准配备教练弹，而没有配备实弹。

刘少奇点点头：知道了。近来神神怪怪的现象很不少，得留神点。照鲁迅的说法，宜将身子横站着，既防明枪，更防暗箭。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书房，即以红机子叫通了西湖汪庄，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常委、军委常委碰头会议的情况。毛泽东问都有谁请假？周恩来回答：陈云、刘伯承、萧劲光、张云逸、王树声、徐海东等人请病假、事假。大将里头只有粟裕、许光达出席，他们都是国防部副部长。

毛泽东说：十位元帅都是军委副主席，十位大将都是军委常委啦。大家一致同意六十三军返回保定驻防，六十六军返回承德驻防，六十九军返回张家口驻防，拉出去的队伍再拉回来，很好嘛，本人没有意见。林彪同志有不有意见，我就不知道了。他有意见也不要紧，势孤力单嘛。

周恩来说：大家还一致认为，三十八军进驻北京郊区县，暂住可以，长驻就可能国内国外都造成影响，怀疑首都北京被包围……还是尽早撤离为宜。这事请主席决定吧。

毛泽东却在电话里呵呵笑：戏还没有开锣，就谢幕……北京的朋友们够厉害的嘛，有六十三军在保定，六十六军在承德，六十九军在张家口，三十八军是插翅难飞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看三十八军

不会那么傻，十万将士被人装进口袋里？不撤也得撤嘛。于是说：恩来啊，我知道你是和事佬，不想把事情闹大。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这样吧，今天晚些时候，我派杨成武代总长回北京，晚上请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彭真、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五位列席，听杨成武做汇报吧。不然，大家的误会闹大了，深了，北方和南方就较上劲了，或者说「叫」上「阵」了。

周恩来说：这样最好。我立即告诉少奇同志……还有，少奇和陈毅会按原计画，在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日期间赴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访问。少奇和大家的意见，这段时间，请主席回北京坐镇，指导运动。

毛泽东说：少奇、陈毅如期出访，应该的。他们都带夫人去？很好。光美、张茜，东方仪表，中国风韵……大家要求我回北京？恐怕暂时还不行，医疗小组不会批准。你可以转告大家，我已经收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请帖了，恐怕比林彪同志还会走得早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望大家体谅，给予同情。大家看在老同事、老朋友的面上，让我在南方休息、治疗，过完这个春天吧。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只好一再敦请毛主席保重身体，为了党和国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杨成武代总长乘坐的中央专机于黄昏时分徐徐降落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之后改乘红旗牌防弹轿车直驶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杨成武从毛泽东那儿带来的各种信息。刘少奇开门见山问：主席最近身体怎样？睡眠和饮食都还正常吧？我们都很挂念。

杨成武打开军事公文包，眼睛盯着一份份材料，彷佛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才是最要害的军事机密似地，说：各位老领导知道的，主席患有高血压、心律不齐、高血脂、高血糖、老年性中风、风湿痛等多种疾病。这些病，不发作，就和常人一样，能吃能睡能活动。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最担心高血压和心脏病并发脑溢血。脑溢血是不治之症。专家们也很担心，这几年主席已中风两次，被抢救过来。最近，主席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他有感觉，要是再中风，就肯定是最后一次，不要抢救，不要插管子，与其身上插满管子，不如一根管子不插走得轻松……主席近段的健康情况就是这些。主席一再嘱咐，一定要把真实病况告诉北京的老同事、老朋友。

周恩来见大家听了杨成武的简报，都面露焦灼，连忙补充似地说：主席是个有大福气的人，体质好，本钱厚，去年、前年都还能游长江、灘江嘛。协和医院、瑞金医院、华山医院最优秀的内外科专家都在他那里，只要调理得当，相信出不了大问题。当然为了主席的健康，我们在一线工作的，要更体谅他，尊重他，理解他。少奇同志，你看怎样？

刘少奇吸着烟，蹙着眉头说：医生的话，我信一半。杨总长的话，我也信一半。我对主席的健康有信心。我们这个党不能没有毛主席。正如那支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的，主席就是我们航船上的舵手，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朱德说：润芝就留在南方休养，等天气暖和，再请他回北京吧。

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一听毛主席的身体差成这样，心都软了，对三十八军突然进驻北京郊区县一事，原本都有一肚子气，此时似乎气消大半。

邓小平、彭真两人相视苦笑。他们太了解毛泽东同志了。毛泽东每逢要对中央的大政方针有大的干预动作之前，总是要离开北京，先去闹一阵子病，称自己的身体如何如何不行了，快去见马克思、列宁

等等。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一九六五，几乎年年如此。直到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同志们向他让步了，妥协了，他老人家的身体就会康复，就又可以游灘江、游长江、游北戴河了。去年甚至要去游三峡，游钱塘江。罗瑞卿忠心耿耿，曾为他赴三峡试水，水深流急，尽是暗礁漩涡，不能游；钱塘江每日三次海潮，白浪高达二十米，涌进江流百十里，怎么游泳？还是罗长子促请中央常委作出决议，阻止毛泽东去钱塘江冒险的……事隔半年多，罗长子被软禁，他老人家的身体就又差成这样？明明又是哀兵政策，以病相要挟，要大家顺从他嘛。

刘少奇见大家各怀心事，好一会没有吭声，便说：下面，还是请杨总长汇报有关的情况吧。比如三十八军突然进关驻扎北京郊区县的问题。情况摆清楚，大家心里的疑团自然消失。

杨成武暗叫一声「刘主席厉害」，难怪毛主席每次想和他交手，都要考虑再三：好，刘主席刚才提到的，也是毛主席吩咐我赶回来，要向各位老领导报告的……关于所谓的三十八军突然进关，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起初还是我向主席和林副主席建议的。首都外围的三个军级单位开赴内蒙草原大演习，京、津地区不是出现防卫真空？出了情况怎么办？卫戍区和中南海警卫师那点人马，只能负责城内警卫。因此决定命令三十八军进关，临时驻防首都外围。

贺龙瞪了杨成武一眼，差点就要开骂，你小子好大的胆子，叫你代理总参谋长一职，就敢把这么大的调兵事件包揽下来？你小子长了几颗狗脑袋？贺龙嘴上却问：杨成武同志，我只问你一句，为什么北京军区内蒙大演习、三十八军进关这样的重要军情，你们事先都不知会军委办公厅一声？

杨成武身子一挺，恭敬地朝贺龙笑道：报告贺帅，还有总司令、陈帅、徐帅、叶帅，这中间肯定闹了误会，出现重大疏忽。主席讲了，这回贺老总肯定生气了，查查电话、电报记录，看看在那个环节卡了壳。我一查，果然查出来了，原来主席身边的报务员换了个生手，爱读文艺杂志，把一份密码电报，夹在一本《解放军文艺》上当书签了。看看，贺帅，就是这一份，带来了。

说罢，杨成武把一张密码电报稿，双手呈给贺龙元帅。贺龙只瞪了一眼，放在会议桌上。

平日不大讲话的总书记邓小平，这时尖锐地说：简直儿戏！在我们党内，一些十多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如今做了大官，也学得巧舌如簧。

杨成武彷佛没有听到邓小平的话，只是红了红脸，请示说：刘主席，总司令，周总理，我继续汇报吧。毛主席要我传达下面的话：一旦北京军区的三个军结束在内蒙的演习，返回原来的营地，恢复对京津地区的拱卫态势，三十八军即撤离北京郊区县，出山海关，返回原锦州营区。这是毛主席命令我赶回来，向中央一线领导同志交代清楚的主要话题。

陈毅是个痛快人，一听毛主席有这个话，即大声说：那好那好！部队归营，老将归位，一场误会，一场误会。格老子还以为真要出什么事了呢。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诸位，脸上也都泛起笑意。毕竟，干了大半辈子革命，都怕一朝失手，转眼变成阶下囚。

刘少奇说：谢谢杨总长。明天就赶回杭州去？现在是西湖最宜人的季节。请代我们问候主席。我和陈老总下月要出访三个国家，为期一个月，请示主席，出访之前，是否让我和陈老总去汇报一次？

第六章　北方地震兵变 南方丝竹清唱

天旋地转，山崩地裂，自古被视作国家社稷的凶兆。

三月八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震级六点七级，波及邯郸、石家庄、衡水三地区，重灾区为邢台的隆尧、宁晋、巨鹿三县，倒塌房屋数十万间，上百万人口受灾，初步估计受伤及死亡人数达十余万。

依组织程序，地震灾情首先由震央的隆尧县委汇报给邢台地委，邢台地委汇报给河北省委，河北省委汇报给华北局，华北局汇报给党中央、国务院。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萧华、曾山等列席。会议决定：参加内蒙大演习的六十三军提前返回保定、石家庄营地，投入邢台地震救灾工作；中央成立地震救灾领导小组，周恩来任组长，从公安、内务、卫生、交通、农业等部门抽调人员，组织医疗队、物资供应队开赴灾区；周恩来于明日（三月九日）乘直升机赴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通过专线电话，向远在杭州西湖的毛泽东主席作出汇报。已经晚上十一时了，电话里还传出来京胡和锣鼓点子的声音，显然毛主席又在听某位京剧名角的清唱。直到听完一折，替演员鼓了掌，毛泽东才接了电话：邢台地区死了多少人？已经掘出来尸体七千多具？不算太多。房屋倒毁百分之八十？多是些土坯屋，搭盖起来不难。很好很好，措施及时。恩来明天去灾区视察？还有没有余震？可以可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也代表我，向震区人民表示慰问……你们要调六十三军回石家庄？调动军队的事，要先报我和林彪批准，这是纪律。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可以组成军医队赴灾区。好了好了，我的身体状况，杨成武同志已向你们通报过了，医疗小组暂不允许我回北京。中央的工作，还是你们各司其职吧。上个月在武昌，我要彭真找罗瑞卿谈话，谈了没有？怎么还不见罗长子有新的检查送来？啊，是恩来、小平、彭真三位找罗长子谈的？罗仍有抵触抗拒情绪？请彭真转告他，拒不认罪，拒不承认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要吃苦头的罗。我不是指刑讯逼供。不要对公安部长、总参谋长搞刑讯逼供。

正当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市政府机关紧急动员，工、青、妇、文、教、卫各种人民团体紧急动员，层层大会小会，干部职工市民捐钱捐物，组织医疗队、物资供应队、工程抢险队奔赴灾区之际，「临时扎营」在北京郊区县的第三十八军，突然于一天凌晨如同一枝枝黄色箭镞，从四面八方插入市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头接管了北京卫戍区、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调查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电话电报大楼、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民航总局、首都机场、西郊机场、南苑机场、铁道部、北京火车站……总共三十来个要害单位，两个小时之内，一枪未放，全部被军事接管。

三十八军的接管动作快速准确，乾净俐落，堪称军事行动的杰作。比方说接管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只派出两个排，进驻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负责警卫工作，并不干涉机关的行政事务；比方说接管电台、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也只是分别派出一个排的人马进驻，取代原先的警卫，再加上一个军人审稿小组，和原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共同审查重要稿件……如此这般，有条不紊，分寸不乱。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无先例的「军事政治大地震」，进行得如此完美、无缺，甚至都没有引发北京街头市民们的任何惶恐、骚动。

中央和北京市的所有要害机构被三十八军接管之后，并没有人通知党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等人。周恩来去了地震灾区，大约也不了解北京城里的这项军事变故。还是打理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最早得到讯息。出生入死戎马生涯大半辈子，贺龙还从没有这样窝囊废过：和平时

期，好端端的，忽于一个早上发觉自己成为瓮中之鳖！兵变！他们欺人太甚，对老子搞了一场兵变！不，是对党中央、国务院搞了一场兵变！

周总理不在家，贺龙只好去找刘少奇主席。刘少奇刚刚起床，一听这事，气得脸色寡白，浑身打颤：三十八军不是临时路过北京郊区吗？有这么骗人的？是侮辱我们这个党，侮辱我们国家，侮辱马克思主义！在党内搞兵变，对党的机构搞军事接管，为整个共运历史所不齿！不齿！

贺龙说：不齿归不齿，他们已经搞了，我们怎么办？

刘少奇说：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和他们辩论，看看有几个中央委员同意他们搞兵变。

贺龙说：少奇同志，民航总局、首都机场、铁道部、北京火车站都被接管了，外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个也进不来……

刘少奇朝正在餐室里帮忙厨师准备早点的王光美喊：光美呀，请小平、彭真立即到我这里来，贺帅已经到了，有紧急事情商量。

趁邓小平、彭真未到，贺龙坐下喝茶的空档，刘少奇要通了石家庄的电话，找到了周恩来总理：恩来啊，你才离开三天，北京出事了，你知道吗？我们忙救灾，他们忙军管！

周恩来在电话那头好一会没有吭声。是庆幸他自己人不在北京？还是预先得到密报，一走了之？还是也像刘、贺一样义愤填膺？过了一会，周恩来的回答竟像兜头泼来一桶冰水：少奇同志，你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冷静应付吧，估计出不了什么大事……我听说三十八军只是临时进城维持秩序，以防邢台地区的几十万灾民涌向北京去……

刘少奇以求告的口气说：恩来，天都塌下来了，中央机关都被接管了，还说出不了大事……你回来吧，在我们几个人里头，你最善于应付这种局面。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要沉住气。我建议你还是先向主席那里请示一下，问问怎么回事……至于我，要向中央请假，去天津参加华北局会议，讨论备战、小三线、抗旱、学毛著几个问题，约五天可结束。之后拟在河北各地调查研究一个月。我已交代，在我离京期间，国务院由小平管，外交由陈老总管，工交、财经由陈云、先念、一波管。

刘少奇再没有吭声。原来一切都安排好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他放下电话，沮丧地对贺龙说：贺总你都听到了吧？关键时刻，恩来躲风撂挑子，走得远远的，说要一个月才回来……

邓小平因住在中南海，很快来到，见面第一句话：我们忙救灾，他们忙兵变，搞的啥子名堂嘛。

贺龙仍是两眼发红：邓政委，当年刘、邓大军从上海打到大西南，最后进军西藏……今天这事，我贺龙怎么都想不通！老子这个军长被小排长要了，林秃子欺人太甚，干出这种下流勾当！

邓小平明白贺老总的意思：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贺老总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军长，而林彪只是属下一名小排长。革命的风水轮流转，当年的小排长已经爬到了当年的老军长头上。

刘少奇却说：问题不在林彪。林彪就是有十颗脑袋，也不敢在北京搞兵变。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莫急莫急。湖南的老同志不是爱讲一句话，砍下脑壳只是个碗大的疤？中央办

公厅、中央警卫局、中南海警卫师，还没有被三十八军接管吧！

刘少奇咬了咬牙说：我有预感，或许下一步，就会对我住的这所福禄居实行军事管制了。没甚么了不得的，顶多和光美带了孩子们回老家或是延安种地去，相信还能自食其力。

邓小平颇有同感地说：搞了大半辈子，体会到做普通老百姓的好处了，也比较能够理解陶渊明。少奇同志、贺老总，我来这里之前，和周总理通了个电话，他说已向中央请假，要在河北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才回来……真是有大智慧的人。我一心想向总理学习，总也学不成。

刘少奇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党内真正称得上有智慧的人是胡乔木，他一九六一年就请长假休息，激流勇退。不像你、我，在大饥荒的日子里逆流而上，结果怎样？自己落得一身麻烦……。

彭真迟了半个多小时才哭丧着脸赶到。问他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才来，他竟说：变天了，我差点出不了门。一觉醒来，发觉原来的警卫班不见了，换上一拨新人，都是关外口音。我要乘车出门，几名新来的卫兵竟拦下车子，问我上哪里去？谁通知的？去多长时间？我火了；我是彭真！中央政治局列席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市长，你们当兵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行动自由？他们到值班室去向什么人请示后，回来才表示可以放行！在党中央内部出这种事，荒唐不荒唐？不经过党的会议，不办理任何组织手续，就要软禁我？想抗议，都不晓得该找谁去……。

刘少奇已经平静些了：好了，在没有宣布我们为阶下囚之前，该怎么办？听天由命，束手待擒，我们都有家小拖累啊。

邓小平说：给主席挂个电话吧。我们是孙猴子，他老人家是如来佛。

彭真却一直在讲些丧气话：为了吴晗，为了《海瑞罢官》，我看样子是过不了这关口了……五九年庐山上批斗彭德怀，我是积极分子，我怎么可能替他闹翻案？已经有人组织批判北京市委「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下一个肯定轮到我。不然他们没有必要对市委、市政府实施军事管制。我准备坐牢、杀头。各位老同志，看在几十年来一起干革命的情分上，照顾一下我的家小吧。

邓小平稍显豁达些：大水冲了龙王庙，泥菩萨过河……事到如今，看开些，想透彻，无非翘辫子。还是先求求如来佛，请他开恩吧。

贺龙毕竟草莽些，桌子一拍：我们什么都不敢干，他们什么都敢干！不行，鱼死还网破了呢，老子咽不下这口鸟气！

彭真眼一瞪、心一横：贺总有办法的话，我老彭跟你干，总比等死强。

刘少奇绝望地摇摇头：大军进城，晚了……我们只顾了国民经济、国计民生，一年忙到头，从没防备人从背后下手。党内斗争，不能兵戎相见。他们能，我们不能。宁可大家下台，也不要开这个头。不然我们这个党肯定完蛋，像太平天国进了南京那样，以自相残杀收场。

彭真说：人家看透的，正是我们这种顾全大局的观念。

邓小平说：冷静下来，莫讲斗气话了。各人都有一大家子，孩子们上中学的上中学，上大学的上大学，轻举妄动不得……少奇同志，现在党中央，你还是主事的，给主席挂个电话吧。就说首都已经被三十八军接管了，我们应该配合主席干些啥？

刘少奇说：小平同志，这个电话还是你来挂……主席人在哪里？武昌？上海？杭州？好像和我们捉迷藏。只有恩来知道他的行踪。可恩来又去了河北，讲要一个月才回来。国家总理，关键时刻一走了之，要命不要命？

邓小平看了贺老总、彭胡子一眼，说：行，这电话你们不挂，我来挂。我有感觉，主席现在又到了杭州，听京戏哪。

西湖汪庄。碧水蓝天，柳雾桃云。门外湖光十里碧，坐中山色四围清。有联云：

天赐湖上名园，绿野初开，百亩荷花三径竹。

人在瀛洲仙境，红尘不到，万顷碧水一房山。

:4 18:49

华灯初上，毛泽东在书房阅二月份的《人民日报》剪报，是工作人员替他剪贴的。一则报导引起他的注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同志，在最近一次人大常委全体会议上发言，说他过去所写的上百本史学的、文学的、戏剧的所有著作，有不少封建糟粕，统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有害于广大读者，没有保留的价值，建议各地的图书馆、图书室把它们清理出来，统统烧掉，一册不留，为全民普及毛主席著作让路……

连郭老这样的史学权威、文化泰斗都紧张起来了？要自我焚书了？可见运动已经深入人心了。烧吧，烧吧，反正你们自发烧毁的，让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精神鸦片断子绝孙吧。

据说，自郭沫若副委员长的讲话公开发表以来，全国各地已经开始焚烧书籍，公家的、私人的典籍，纷纷投入火堆。精装的、厚本典籍不易烧透，只好先浇上汽油或是柴油。一时间堆堆烈火，炷炷青烟，成为革命新景观，神州新气象。为此，周恩来、彭真等人曾经电话请示：私人的书籍任由书的主人去烧，公家的书籍（主要指全国所有图书馆）是否暂时予以封存，不准借阅，但也不予烧毁，好吗？那次，毛泽东是发了脾气的：我身体不好，你们拿这么具体的事务来干扰我？你们看着办吧！

门口有人轻声唤主席。进来！

原来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什么事？

汪东兴报告：主席，省公安厅王厅长来电话，反映盖叫天同志的腿伤复发，不能来为您演出《打虎上山》。另一位须生名角宋宝罗同志和他的鼓乐班子，立马就到……

原来浙江省京剧院有两位大师级人物，一位是被陈毅元帅誉为「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的盖派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另一位是须生名角宋宝罗。两人都是北方人。五十年代初，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考虑到毛主席要经常到杭州西湖休养，而特意安排了几位京剧名人来浙江省京剧院来任台柱子。毛主席爱看京剧而不大看越剧嘛。

听了汪东兴的报告，毛泽东将两条长腿架在茶几上：盖叫天，盖大师的戏，我不要再看了。武功戏，摸来打去的，人家嫌台下只有我一个观众，场子冷清，提不起劲……对了，东兴，问你一个事，一九五五年军委授军衔时，是不是授给你少将？刘少奇的那名大保镖李树槐，授的什么衔？

常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汪东兴早已习惯伟大领袖忽东忽西的跳跃式谈话、问话了：报告主席，我是

受之有愧……李树槐好像是大校。我记起来了，一次欢迎外国军事代表团，我见他穿过校官服，两道杠杠四颗星。

毛泽东点点头：汪少将好，汪少将……我看现在那些中将、上将都比不上你……那个宋宝罗，已经替我唱过四、五十场了吧？去年有人反映他的历史问题，浙江公安厅查清楚了没有？

汪东兴说：查清楚了。宋这人从小学戏，多才多艺。他十五岁那年唱倒过嗓子，在家养病期间从师学习书法、绘画和治印。据说他临摹齐白石的虾、徐悲源的马、于非闇的花鸟，几乎分不出真假。他也是治印高手，曾经替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刻过印章 。

毛泽东说：他去年送我一方福建青田石印鉴也很不错。周佛海、陈公博是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算创党元老之一。后来他们投降了老蒋，再又投降汪伪……听讲宋宝罗还给很多国民党大员唱过堂会？

汪东兴汇报：也查清楚了。宋宝罗很早就出了名，做念唱打俱佳，二十岁风靡北平，给冯玉祥、张宗昌、张作霖、张学良等人唱过堂会。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双十节，他被接进南京总统府，替蒋介石夫妇演唱一出《二进宫》，老蒋喜欢得不得了，和他握手，照相。省公安厅的有关档案里，存有一张当年他和蒋介石、宋美龄的合影。要不要去取来给主席看看？

毛泽东说：东兴，你还记得吗？一九五八年在杭州饭店，宋宝罗替我唱的第一出戏，也是《二进宫》，真是历史的巧合……艺术这东西，内容是有阶级性的，形式却没有阶级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同样可以利用。

汪东兴陪毛泽东来到小戏院时，宋宝罗等人已在幕后恭候了。观众席只有几十个座位。在第一排中央位置前，摆好了一张蒙着白布单的茶几。茶几上已有茶壶、茶杯、香菸、烟灰缸等。还有一叠洁白的小毛巾，供毛泽东随时抹手抹嘴用。茶几旁边还有只白色搪瓷痰盂缸，盛着半缸清水，专接毛泽东咳嗽时吐下的浓痰。

小剧院空空落落，只坐着毛泽东一个观众。女服务员上来替他上了茶水，并替他松开肥大的腰腹上的皮带扣，把裤头放开。一切安顿妥当，汪东兴和女服员退到侧后的门口去，和站立在那里的卫士、护士、医生一起听戏。

戏台只比观席高出一步，是个大平台。琴师、鼓手已在台边等着，准备开锣。女服务员送上来剧目单，请毛主席点戏。毛泽东一一看下去：《四进士》，听过；《二进宫》、《斩黄袍》，听过；《借东风》、《空城计》，听过；《辕门斩子》、《斩马谡》，听过……毛泽东看戏很专心，很投入，讨嫌一些不懂古戏文的工作人员在他旁边东问西问。他最喜爱的京戏段子是《辕门斩子》、《斩黄袍》、《斩马谡》、《杨老令公碰碑》，简直百听不厌，有时还脚踏拍，手击节，套上琴声锣鼓点，扯起喉嗓五音不全地和台上的宋宝罗一起嚎唱。

宋宝罗最拿手的段子是《逍遥津》和《哭秦庭》，不但保存了民初大师高庆奎流派苍劲悲凉、俊拔委婉的行腔特色，还吸取了清代名伶汪桂芬、孙菊仙和现代大师马连良等人的唱腔精华，融会贯通，创造出新，形成他自己清亮激越、如歌如诉的演唱风格，难怪从北方到南方，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都表示青睐、激赏。

其实宋宝罗这次受命来西湖汪庄献艺，是经过一番曲折的。因为他正在舟山群岛给驻岛解放军作春节慰问演出。昨天深夜，两位岛上的部队首长突然打着手电筒找到他的住处，说上级急电，命他带上琴师、鼓手立即返回杭州。宋宝罗收拾好行头，由部队首长送到一处海军码头。码头上已经泊着一艘候

命的炮艇。炮艇接上宋宝罗一行四人，在风高浪急的黑暗中驰向舟山本岛，再换上另一艘快艇，飞驰北仓港码头。岸上已有一辆大轿车等候，载上四名京剧工作者朝宁波方向驰去。四周一片漆黑，路上没有别的车辆。车到宁波，天刚破晓，宋宝罗才认出轿车是省公安厅的，但司机不认识。在宁波早市吃了一碗馄饨面，再上车直驰杭州。中午时分抵达杭州，不准他们回家，而留在省公安厅招待所三楼休息、养精神。每层楼口都有军人站岗。据以往经验，宋宝罗已猜到是某位中央领导到了西湖休养。行程安排得如此紧急、神秘，八成是毛主席住在汪庄。

宋宝罗一行四人在招待所洗了澡，睡了一觉。晚饭后，漱口洗脸，换上整洁衣服候命。不一会来了三名操标准普通话的高大军人，检查了他们的行头、乐器，请他们下楼，上了一辆黑色旅行车，沿西湖西北山路绕行到西山路，再绕至南山路，在南屏寺北口转进三潭印月景区。在汪庄门口下车，再次接受检查，沿一条花木扶疏的通道，总算到了那座他们熟悉的小戏院。

……毛泽东晃了晃手里的剧目单，像老朋友似地对宋宝罗说：宋师傅，我们又见面了。听讲你们下部队演出了？舟山群岛有座普陀山，佛家四大圣地之一，去了没有？

宋宝罗恭敬地一一回答，尽量简洁，不罗嗦。为毛主席单独演出四、五十场，他知道主席不过随口问问，并不需要你认真回答什么。

毛泽东说：好，我们就戏言戏。你的唱腔流派，最适合须生。也可以唱唱老旦么？

宋宝罗知道毛主席想他变变花样，听个新鲜。今晚上，可得别出心裁，另露一手。于是说：主席，你评点得太对了。我的确学过老旦戏。现在我先给您试唱一段《断太后》，如何？

见毛主席点了头，宋宝罗朝三位乐手一示意，一段行云流水般过门之后，凭着自己深厚的艺术功底，把老旦一角演唱的《断太后》，唱的世事沧桑，世态炎凉，千回百折，荡气回肠……。

毛泽东热情鼓掌，大声叫好：不错不错，下面不唱老旦了，还你的老生面目吧。

可惜台下就坐了毛泽东一位观众，他的掌声、叫好声，更显得小剧院空荡荡，平添出一种孤寂感。宋宝罗生平给无数的大军阀、大政客唱过堂会，只有伟大的毛泽东喜欢单独一人听戏，真是越伟大的政治家越孤独哩。

宋宝罗接下来演唱的是他真正的「绝活」：《朱耷卖画》。朱耷，明代朱氏皇室后裔，著名画家「八大山人」是也。明亡清兴，朱耷为保持志节，宁愿贫困潦倒，流落街头卖字画为生，也不肯趋炎附势，出仕清廷。《朱耷卖画》表现的即是「八大山人」的这一悲愤凄苦遭际。演这出戏，不仅要求演员唱、做俱佳，更要求演员边演边作画，且是画技不俗，当场展示，最后敬献给观众中身分最尊贵、亦即最有权势的高官长者。因之在京剧舞台上，能上演这出戏的名角可说是寥寥无几。

紧锣密鼓，朱耷穷困潦倒，但气宇轩昂，英气逼人。唱到家园破，亡国恨，声泪俱下；唱到民族情，复兴志，高歌入云。唱着唱着，但见朱耷移步台上一张早布设好的长案边，拿起画笔，铺展宣纸，一咏三叹，挥毫泼墨作起画来……。

毛泽东原本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两脚轻叩节拍，跟着哼哼唱唱。他心里是很不喜欢朱耷这类「狂生」的，作画写字，一技之长，有什么了不得的？你要活到今天，非划你个右派，送到农村劳动改造不可……待到宋宝罗边唱边画之时，毛泽东忽然站起身子，踱步上台，走到宋宝罗身后，看稀奇似地要看看究竟在胡乱画些什么。不一会，他就称奇了，但见宋宝罗提笔挥洒，泼墨自如：疾若游龙出水，迟若清溪徘徊，如有神助……不到十来分钟，便见一只昂首引颈、神情抖擞的大公鸡跃然纸上，俊挺

青石，背倚楠竹，似面对朝日，高啼晨曲！

好一幅雄鸡报晓图。毛泽东兴之所至，也不管宋宝罗唱没唱完，画没画毕，就以他浓重的湘潭口音在一旁指指点点：落笔很准，画得好，画得好！这幅画，可题「雄鸡一唱天下白」一句，李白原句，我也借用过……

宋宝罗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恭谨，坚持着唱完、画完，并题写上「雄鸡一唱天下白」七个字，最后将此幅计五尺长、二尺半宽的雄鸡报晓图，双手呈给伟大领袖。

谁想伟大领袖并不亲手接下他的画，只叫工作人员上来取走……此时的宋宝罗已是浑身大汗，满眶泪水。连新中国的毛主席都不尊重他的艺术劳动，跑到台上来指指点点，看猴戏一样。早在三、四十年代，他的京戏表演艺术就与盖叫天齐名，饮誉中外；反倒是解放后他的艺名只在杭州一地了。他的书法、绘画、金石，可称三绝，却连申请加入美术家协会都不被批准……。

听过戏，看过画，已是晚上十一时。汪东兴小心翼翼地上前报告说：主席，小平同志来过三次电话了，说有急事找您。刚才您在看戏，我们没敢打扰……北京那边在等电话，您接还是不接？

毛泽东兴致正高，挥挥手：要小平再等等吧，我还要和宋师傅讲几句话。

汪东兴只好匆匆跑去值班室，请北京的邓小平同志他们再耐心等一等。

半小时之后，毛泽东由护士搀扶着回到卧室洗了把脸，才踱步至书房，半仰在沙发上接电话：是小平吗？有什么要紧的事？我刚接见了四个文艺工作者。

邓小平在电话的另一头说：主席呀，有件大事要报告你，今天清晨三十八军突然进城，一下子把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二十多个重要单位全部接管了。少奇同志，贺龙同志，还有我和彭真同志，在北京看家的人，事先毫不知情……。

毛泽东一听问起这事，不禁有些光火，语气也就转生硬：我是军委主席，林彪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我们调动部队，为什么要通知所有的人？

邓小平说：主席呀，我们不是别的意思，……三十八军十多万人马，驻扎在城里城外，要搞好军民关系，党政关系呀。还有士兵宿舍、后勤供应一系列问题急需解决。

毛泽东说：你们急什么？军民关系有总政治部协调，物资供应有总后勤部解决，不须劳动诸位……少奇在不在呀？我和他讲几句。

北京那头立即传来刘少奇的声音：主席，我是少奇。我们几个是很着急。从下午起就和你联系，一直守到现在……三十八军进城接管首都，不再是暂驻……北京有几十个国家的大使馆和商务新闻机构，要注意国际影响呀，不然满城都是军人、军车活动……。

毛泽东说：少奇呀，你总是习惯打打国际牌。我却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为内政服务。这个本末不可倒置。这次部队的行动，你们就不要过多操心了。你、小平、彭真，仍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贺龙同志仍然打理军委事务。一切如常，秋毫无犯，还不行？当前工作，一是要抓好邢台救灾，二是要抓好春耕生产，不违农时。还有聂荣臻和中央专委报告，近期要试爆我国第一颗氢弹，是喜事嘛。人家有原子弹，我们也都有嘛。你代我转告聂荣臻元帅，试爆一定成功，我等着听消息。

刘少奇大约听出来毛泽东顾左右而言它，只好也换了个题目：主席呀，恩来已去邢台等地，说要在河北视察一个月才回北京。我和小平的意思，是不是请恩来立即返京？现在国务院的一些重要部门都进驻了军队，需要他回来安定干部情绪。

毛泽东说：恩来最近没有和我联系。你们自己去找他吧。对了，你和陈毅不是这个月下旬要出国访问？你们准备得怎样了？

刘少奇说：现在这种局面，还不知去得成去不成。

毛泽东说：怎么去不成？天没有塌下来，北京还是你在当家嘛。你带上光美，陈老总带上张茜，旅游三个国家……想趁便看看新疆的军垦农场？可以嘛。北京的事，还有小平、彭真他们嘛。

刘少奇还在电话里罗罗嗦嗦，不得要领。毛泽东知道他还想讲三十八军进城的事，又没有勇气公然抗命。北京的所有要害单位都被军队进驻了，你刘克思抗命有什么用？

接过电话，毛泽东按铃传来汪东兴，问宋宝罗他们走了没有？汪东兴报告说：送走了，省公安厅会安排他们吃消夜，还要连夜送他们回舟山群岛去，不耽误京剧团的慰问演出。

毛泽东还要游泳，吃消夜，看文件。他的精力最佳时间是每晚的下半夜。

一年之后，宋宝罗被冠以「历史反革命」、「国民党间谍」的罪名，被浙江京剧院内的造反派和剧院外的红卫兵小将斗的死去活来。后来还是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的负责人想到伟大领袖可能还要听他的演唱，而出面做了工作，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另一位京剧大师盖叫天，也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反革命戏霸」、「黑帮分子」、「美蒋特务」，全家被扫地出门，天天被捆绑斗打。一次，盖叫天被押上一辆垃圾车的车斗上游街示众，竟从车上被抛下来，摔断了腿，血染街头，无人敢救。后被一辆板车拉到医院，医生见是报上点名的「大黑帮分子」，拒绝治疗。最后这位饮誉中外的京剧艺术家，「活武松」，竟活活痛死在一间四壁漏风的破草棚里。——此是后话。

第七章　双王会 隐杀机

三月二十二日，河北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

翌日，刘少奇、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休息一晚，之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四月上旬，代表团曾返回新疆休息一星期，下一站是缅甸。周恩来从北京打电话给刘少奇，告诉他现在中央大事很多，毛主席又点了几个人的名字。被点了名的人，怕是保不住了。是否回北京一趟？周恩来没有说出那几个倒楣蛋的名字，刘少奇也没有问。不知道不烦心。刘少奇说：不回了，都军管了，回去也不管用，还是留在新疆看看天山南北的军垦农场，长点见识吧。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及夫人张茜的陪同下，视察了北疆的石河子、伊犁，南疆的阿克苏、和田等地。他真羡慕农场工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生活。到了生活的最底层，靠劳力吃饭，总不致还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吧。做老百姓好，还是做老百姓好啊，每天累出几身汗，吃得香也睡得香。要是能长留在新疆的农场里，多好……

刘少奇有种隐隐的预感，此行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外出访问和视察了。毛泽东夥同林彪调动大军占领北京，接管中央机关，都是冲着谁来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头的又自然是他刘少奇。毛泽东提出「运

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那么，在中央几十个部、委、办负责人中，在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副书记中，谁算「走资派」？谁又愿意当这个「走资派」？岂不又要把全党干部上上下下，搞的人人自危？毛泽东通读《二十四史》，精研《资治通鉴》，把过去帝王之术应用到党内生活中来，应用得出神入化，不断变换着依靠对象和整肃对象：一九五七年利用彭德怀批判刘伯承，一九五八年利用柯庆施批判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利用罗瑞卿、彭真整肃彭德怀、黄克诚，一九六二年利用康生整肃习仲勋，一九六五年利用彭真整肃罗瑞卿……现在眼看彭真也要保不住了，又要利用谁来整肃彭真？整完彭真，下一位是谁？刘少奇胆寒了。斗争的铁笼从小到大，一个套住一个，谁能逃脱？

这次整甲，下次整乙，再下次整丙……整过来，整过去，毛泽东倒也有他的基本队伍：江青、林彪、康生、陈伯达、谢富治、汪东兴、张春桥（可惜柯庆施死掉了），以及十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们，还有就是近年来蹦得顶欢的几名投机秀才：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林杰等等，这些人专写血腥文字动辄喊打喊杀的，凶悍得很。

刘少奇唯一觉得靠得住的是全党的组织系统。就算毛泽东横下心来要整肃他这个党的二把手，先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就通不过，更不用说要由中央全会来表决。经历过三年苦日子，饿死了几千万人口之后，大多数的干部有了不同程度的觉醒，连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这些过去一味紧跟的人，现在都比较务实，无形中和毛泽东拉开了距离。更不用说朱总司令、陈云、邓小平这些本来的务实派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七名常委中，毛、林属于少数；在十九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林更是属于绝对的少数。所以毛泽东不肯回北京，不肯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纷争。刘少奇最不放心的人是周恩来。他看得很清楚，一旦斗争公开化，周恩来为求自保，最可能头一个倒戈相向。

刘少奇新疆之行的一项重要收获，是他了解了有关毛□民的「绝密资料」。原来毛□□的这名亲兄弟一九四三年被军阀盛世才枪杀之前，为了讨饶乞命，向盛世才坦白交代了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大量情报，连他老兄毛□□十三岁时在老家韶山冲奸污邻居十岁的女童，曾被关祠堂、罩王桶这种情节都交代得详详尽尽。毛□民还是被杀害了，但他的口供记录、交代材料却被完整的保存下来。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把毛□民定为革命烈士是不妥当的，不说是叛徒，至少也是一名变节分子。

什么东西？十三岁就强奸邻居十岁女童，被关了祠堂，少年犯嘛。难怪毛顺生老先生生前那么痛恨自己的不肖之子。从小道德败坏，长大愈演愈烈。一九二五年在长沙清水塘，还奸污过李立三的前妻。朋友妻，不可欺，连起码的习俗规范都不顾。自参加革命以来，特别是一九四九年进城以来，他一共玩弄了多少女青年？玩一个丢一个，少说也可编成一个女兵连。几大军区后勤大院里都养着他的私生子女就是证明。难怪他那么佩服刘邦、朱元璋，都是乡下流氓出身的帝王啦。

四月二十日，刘少奇、陈毅一行结束对缅甸的访问，返回北京。邓小平到机场迎接。在机场贵宾室，邓小平支开了警卫、服务人员，向刘少奇作了情况简报：各行各业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的大批判如火如荼。北京市已揪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全国各地已刮起一股揪「小邓拓」风潮，几乎每个单位都揪出了「小邓拓」；毛主席委派康生坐镇北京，由康生在书记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各项指示；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撤销，另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直属政治局常委会，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成员包括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林杰等；上星期（四月十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面这些人全部列席。会议集中批判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他们的问题属于反党性质。成立中央专案组，组长刘少奇。下设多个分组，彭真分组由刘少奇负责，罗瑞卿分组由叶剑英负责，陆定一分组由陈伯达负责，杨尚昆分组由邓小平负责，田家英分组由安子文负责。已宣布对彭、罗、陆、杨等人实行软禁。

刘少奇虽然心里早有预感，但听了邓小平的简报，中央一下子揪出这么多负责人，仍然难以接受：洞

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小平啊，我脑子里的时空转不过来。这五个人都曾经是毛泽东同志最信任的人啊，在他身边工作了二、三十年之后，忽然变做阶下囚，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邓小平摊了摊两手，苦笑着说：情况就是这样。在京的几个常委碰了头，一致意见，建议你回来后，立即去杭州和主席见一面，尽力沟通，以免中央人事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剥下去。

刘少奇说：是啊，不然彭真之后，就轮到我和你了……一些同志的所谓问题，无非在三年大饥荒时候，为了少饿死乡下农民，全力协助中央调整政策，渡过劫难……现在却来秋后算帐。我们当时出以公心，没有和人算那笔人命帐，现在却有人要和我们算另一笔所谓的政治帐。难道我们在大饥荒的日子里救人救错了？我是说过，人相食，要上书的，历史要记载的。河南、安徽、甘肃、青海都发生过父食子、兄食妹的惨象，这个历史是否定不了的。不能过河拆桥嘛。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所以总司令、总理和陈云，都建议你去一趟杭州。当然是去沟通、化解，而不是去争论、吵嘴。不然，我们在中央工作，只会越来越困难。

刘少奇说：人家班子都搭好了。我有预感，陈伯达、江青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准备用来取代中央书记处的。

邓小平说：那我这个总书记就可以休息了。天天打桥牌，求之不得。谁能干谁就来干嘛。对了，总司令还特意要我带句话给你，现在不是顶牛、闹意气的时候，路还长着哪。

刘少奇、王光美回到中南海福禄居家中，看到几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心里的怒气、怨气登时化作一腔苦涩的慈爱。老小十几口人，孩子天天要上学，老人不时要看病，不能不顾这个家啊。刘少奇自己也年近古稀，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前了。一旦自己出了事，家人受到株连，孩子们都要跟着受罪，甚至闹个家破人亡……毛泽东、林彪既已调动三十八军接管北京，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事已至此，刘少奇唯有收敛起身上的一点锋芒，忍辱负重就忍辱负重，把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吧。无非是逼他交出权力，总不至把他从肉体上消灭。况且在中央委员会里，中央政治局里，他还是有相当多数的支持者。毛泽东再厉害，也不能无视这多数人的意见，把事情做绝。

再者，据刘少奇长时间的观察，毛泽东和林彪的亲密结合不可能长久。他们都把兵权看得高于一切，又都城府很深、猜忌心很重，爱记仇记恨，报复心极强。他们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一旦共同的利益到手，必然爆发新一轮的争斗……当年毛泽东和高岗是拜把兄弟，真正的患难之交。高岗还很有一点江湖义气。可毛泽东一翻脸，就硬是见死不救。高岗为什么两次服安眠药自杀？就是逼毛大哥救他。林彪和毛泽东算什么亲密战友。父子不像父子，师生不像师生。林彪为人，无情无义，多的是谋略心计，可说是党内权力舞台上一只蛰伏已久的饿虎。饿虎一旦抢到肥美肉块，岂肯轻易松口？而且毛、林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龃龉，互不买帐。两人又都玩弄的是枪杆子，一旦相争相斗，必定白刀子、红刀子，你死我活……只要刘少奇能熬活到那年月，不正可以出来收拾局面？到那时，刘少奇一定尽力替党做好一件事，撤除党内军委制度，军权归于中央政治局，中央决策制度化，国防部长文官化，军队永远不再成为解决党内纷争的利器。遵守纪律，尊重程序。一切纷争应当放到党的会议上来辩论、表决。一人一票，党主席也只是一票，应习惯服从多数，服从集体。其它的任何行径（特别是秘密调兵）都是非法的，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

想明白了这些，刘少奇阴郁的心情开朗了些，脸上也有了笑意。当然，一些真实的想法，是连自己的夫人王光美都不便告诉的。尽管光美对自己的感情很深，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坚贞不渝的人。

刘少奇挂通了杭州西湖汪庄的电话。

不一会，毛泽东来接电话，听声音还是那么和蔼、亲切：少奇啊，回来了？每天都看外交部的简报，你和陈毅的出访很成功啦。光美和孩子们都好吗？

刘少奇紧握住话筒：都好，都好，谢谢主席的关心。巴基斯坦的叶海亚，缅甸的吴努，都一再要我代向主席问候。他们都想邀请主席去访问，又怕请不动……

毛泽东在电话里呵呵笑了：不行了，出国访问是要坐飞机的，政治局早就规定我不坐飞机了。就这一条，决定我只能在国内通火车的地方走走了。

刘少奇见毛泽东兴致颇高，立即不失时机地请示：主席，你有时间吗？出去将近一个月，想来向你作一次汇报。

毛泽东仍在呵呵笑着：姓刘的主席向姓毛的主席汇什么报？我早讲过，过不了多久，党主席和国家主席都姓刘了。你想什么时候来？

刘少奇说：如果主席允许的话，晚饭后就来，飞机个把钟头就到。

毛泽东说：这么急？你不累吗？来就来吧。我近两天身体稍好些，可以听你详细谈谈。叫光美一起来吧，可以路上照顾你。我会通知这里的人，安排你和光美住刘庄。蓝苹也正在我这里，光美可以和她谈谈出访见闻。

当晚九时，刘少奇夫妇飞抵杭州。他们随身带着外国元首赠送的珍贵礼品。中办主任汪东兴接机，随即驱车西湖汪庄。道路两旁一片昏黑，只感觉到树影山影向后闪去。但闻得到春的气息，花的芬芳。车到汪庄，卫士长来开车门：欢迎刘主席，欢迎王主任！主席在书房里等你们。

汪庄三面环水，美景天成。即使是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在一溜溜宫式路灯的辉映之下，也是画廊曲折，瑶阶相接，花木扶疏，水摇波影，宛若蓬莱仙乡了。

毛泽东又在翻阅他读了十五、六遍的《资治通鉴》，见到刘少奇夫妇进来，才起身先和王光美拉手：远客远客，你们真是海阔天空任翱翔罗，从仰光到昆明，从昆明到北京，又从北京到杭州，辛苦辛苦。

王光美握住毛主席的大手：主席，身体好吧？少奇带我今天晚上来看您，特别高兴。

毛泽东捏住王光美的手不放，看着旁边的刘少奇说：少奇啊，还是你有福气，光美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耐看。

王光美说：看主席讲的，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加上少奇原来的五个儿女，我是九子之母，还有什么年轻不年轻的？我都四十五六的人了。

刘少奇说：谢谢主席的夸奖，人还是年轻些好。

毛泽东说：昨天陈励耘他们几个军人来讲了一些粗话，逗我开心呢。什么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蹲地能吸土……哈哈哈，粗俗是粗俗，倒也生动形象罗。

王光美被这鄙俗不堪的下流笑话弄的满脸通红，嘴上却说：主席才有福气呢。蓝苹大姐懂文艺，通诗词，政治能力强，是主席的贤内助。

刘少奇也竭力掩饰着脸上的尴尬：光美常在家里说，要多找机会，好好向蓝苹请教、学习。

毛泽东这才伸过手来和刘少奇握了握，目光却仍然罩住王光美：蓝苹毛病多，女同志和她不好相处呢。她太自以为是。晚饭时和她讲好了光美要来，她却先要去小剧场看一部香港弄来的好莱坞电影。

王光美说：蓝苹大姐艺术鉴赏水平高，她领导京剧革命，推出现代样板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毛泽东摆摆手：坐坐坐，不要光顾了讲话。来来来，我请你们喝龙井。刚下来的谷雨前茶，泡上从虎跑泉弄来的水，很不错罗。光美呀，现在是颂扬的话满天飞了，新出了一本什么小说，也讲是纪念碑，里程碑，划时代等等，还是由郭老这样的名人讲出来，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外国几百年，中国几千年，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书，有多少？这些日子，我总是在想呀，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生生灭灭，今天吹得越高，明天摔得越重，脱不出这个规律，是不是？

刘少奇见毛泽东说出这样不乏清醒意识的话来，心里暗自高兴：主席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把古今中外的事物都看透彻了。

毛泽东说：《列子?天端》云，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能。然而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这是我们古人的辩论唯物主义，很了不起呢。

王光美说：主席是学贯中西，读遍天下书了。

毛泽东哈哈笑：光美你言过其实，什么读遍天下书？人生苦短，绝无可能。我只是读了几部书，比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加上读了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著作。《资本论》少奇读过几遍？我一遍没有读完，里面的一些数据太枯燥，搞不懂。

刘少奇说：主席的学问，在当代政治家里无人能及。我这不是吹捧。许多外国政要都这样说。

毛泽东说：我不信。邱吉尔的学问就比我大。当然我和他属于不同的文化。我这人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王光美说：少奇近来常和我讲，前几年一直忙忙碌碌，当了事务主义者，一天到晚跌进会议、文件里头打转转，挂名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却放松了对主席著作的学习、研究，以致思想落后一大截，跟不上形势。

毛泽东问刘少奇：我的几本小书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本人很怀疑。你看哪？

刘少奇说：我不怀疑。主席的思想和著作，在延安时候，就是由我第提出来，作为中国党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我的问题是，进城十六、七年来，忙于事务，放松了对主席著作的学习。

正说着，江青一阵风地踏着轻快的步子进来了，故作惊讶地说：哟！刘主席、王光美，稀客啦！我刚看完一部好莱坞影片，《老人与海》，有点闷，海明威的原著也有点闷啦。但人家那摄影艺术，把大海景色拍得千变万化，真叫绝活。

刘少奇、王光美连忙起身。江青并不和刘少奇握手。王光美拉住江青的手，连喊两声「蓝苹姐」。

毛泽东挥挥手：都是老熟人，客气什么？蓝苹呀，你和光美去聊聊家闲，我和少奇谈工作。谈完了，少奇会来找你们。他们今晚住刘庄。

江青领着王光美走了。刘少奇从她俩一前一后的背影上看出来，江青似乎有些勉强。

毛泽东让门口一位丽若天人的女服务员退出，掩上书房门，之后说：好了，少奇，我们是两条汉子，放开心胸，坦诚相向，如何？

刘少奇不知毛泽东为什么忽然讲话变了调子，只好跟着点点头。

毛泽东径自燃上一支烟，说：你也可以抽我这个……我听人讲啊，你对三十八军进城很反感，领着贺龙、彭真几个人大发牢骚？

刘少奇依习惯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大前门，燃上一支，手指有些微微颤抖：主席，我要实话对你实说。我也从来不在你面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三十八军进城，我确有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说：好嘛，打开天窗讲亮话。我从来反对关起门窗讲黑话。中南海的那些宫院房子光线很不好，住久了，容易引起心理阴暗。愿听端详。

刘少奇说：我主要是对林彪同志的某些做法持保留意见。调派三十八军接管北京市委、市政府，接管北京卫戍区，接管党中央、国务院二、三十个重要部级单位，事先根本不和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人打招呼，这算哪门子规矩？我们党的原则，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

毛泽东说：问得好，有水平。你们不同意林彪，实为不同意我。道士打鬼，借助钟馗。何必绕弯子？我就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们党的历史，有时候是枪指挥党，有时是党指挥枪，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刘少奇说：主席呀，现在是和平时期，随意调动部队来左右党内意见，这个头开不得。这会损害我们党的传统，损害党的团结统一……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能变。一旦动摇了这个原则，后患无穷。党会分裂，军队也会分裂，我最担忧这种效应。

毛泽东说：党会不会分裂，军队会不会分裂，目前我还是党主席兼军委主席，你不用太担忧。请继续讲。

刘少奇说：恕我直言，以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要撤换党内任何高级干部，完全可以通过中央全会或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必林彪去调动军队。古今中外，搞军事管制，最后都会搞出野心家和阴谋家来。主席你熟读历史，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多得很。

毛泽东说：你这个意见，我可以留作参考。邓小平不是讲我是共产党的如来佛吗？我说不是。你们神通广大，谁都跳得出如来佛的掌心。当然会通过党的会议解决问题。这用不到你来提醒。

刘少奇额头冒汗了。他告诫着自己，不应和毛泽东争辩下去了。从来毛泽东要干一件事，便是集合起全体政治局委员的力量也挡不住。毛泽东的一票否决之权，还是在延安时候由我刘少奇倡导出来的规矩啊，把他树立成党的皇上，到如今自食苦果、恶果……当今之计，放低姿态，含垢忍辱，委屈求全吧：主席，我上面所讲的，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党好，也是为了主席本人好。我承认，在这些年来的工作中，曾经和主席有过不同意见。但从思想上、组织上来讲，我一直是拥戴主席、遵从主席的。这一条，任何时候没有动摇过。我的一切言行都是公开的，相信经得起主席的考察。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在思想上对三十八军进城搞军管保留看法。我可以不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此事，不去扩大影响。

毛泽东见刘少奇放缓了语调，放软了身段，也就和蔼地说：少奇呀，你为什么老是要在三十八军进城

这事上绕来绕去呢？命令是我和林彪一起下达的。是为了预防彭真、罗瑞卿等人搞兵变。北京城里发生过一系列不正常的状况，是他们一伙要搞兵变的先兆。我和林彪不是无的放矢，是一次反兵变的突然行动。万不得已的特殊措施。我的这个答覆，你可以满意了吧？你可以把这个话带给总司令、总理、陈云、小平、贺龙他们，请大家放心，三十八军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安全，不是针对任何个人的。一个多月了，没有放一枪，抓一人嘛。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国务院，人大常委，全国政协，都还是原班人马在上班嘛。

刘少奇彷佛找到了台阶，适时地说：主席这样讲，我就理解了，原先的一些误会，也就释然了。请主席放心，我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份内的工作，包括完成主席所委托的任何事情。

毛泽东笑笑说：这就好，这就好。很高兴你、我二、三十年的关系，能够持续下去。过去我讲，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现在大约轮到你来改改这句话了。

刘少奇也装做轻松地笑了：三天不学习，跟不上毛主席！形势发展一日千里。我要再不努力学习主席的著作，可就真要成为落伍者，被时代大潮所抛下了。

毛泽东忽又敛起脸上笑容问：你出国期间，中央决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几个人宣布停职审查，为头的是彭真。陆定一的老婆还写匿名信诬陷林彪、叶群。这事件，你有什么看法？想不想保他们哪一位？

刘少奇伸手搔了搔满头银灰色头发，镇静一下才答道：这几个人是以怨报德。他们都是主席在延安时候所提拔。主席一直委以重任。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变化，我承认比较麻木，缺乏应有的警惕和敏感。特别是彭真，在首都经营起他的独立王国，直到主席批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才有所震动。彭真在阻挠转载上海姚文元的文章 一事上，表现尤为恶劣，简直令人发指。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有精神毛病，写匿名信攻击人，应受到法律制裁……主席知道的，今年春节前后我病了一场，又出国访问一个月，许多事都没有来得及过问。我应负工作失察的责任。

毛泽东说：你有这个认识就好，能够不远而复，我是高兴的。彭、罗、陆、杨、田，仍然称同志，历史上多少都做过些好事，不能一笔抹煞。我历来主张给出路。中央的工作，还是由你主持。马上就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了，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会议由你召集，人员的处理，也交给你负责。

刘少奇内心存在疑惧：主席，这个担子太重了。你如果身体好了些，北京的天气也已经暖和了，是不是请主席回北京坐镇，我和恩来、小平跑跑腿，在你领导下办理事务。

毛泽东说：我讲交给你办的事，就是交你全权去办。至于回北京，医疗小组还不会批准。我现在的顶头上司是李志绥医生他们。北京天气太乾燥，不利治病。反正我派康生做代表，有什么话委托他到会上传达。总之，一切由你酌情办理。我不收权，而继续放权，你该有信心了吧。怎么样？蓝苹、光美两个聊家闲，还没有完？

当晚，刘少奇夫妇入住西湖西山路七号刘庄，亦是一座毛泽东、江青入住过的傍湖别墅。刘少奇急于知道江青和王光美聊了些什么「家闲」，王光美也急于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谈话内容。但又觉得刘庄的卧室、书房都不是讲话的地方。于是夫妇两人手牵着手到苏堤上去散步。警卫员在他们身后远远地跟随着。

苏堤上，路灯昏暗。桃花已经盛开过，四周透出新叶的馨香。环湖四周，极目望去，那星星点点的红灯绿火，倒映在水里，彷佛岸上岸下，嵌镶上了串串色彩斑灿的珍珠。

王光美拉着少奇同志，看看四周无人，才放心地问：你和主席谈得怎样？我都担心死了，怕你又和他意见相左，惹他生气、变脸。

刘少奇说：放心，我会冷静应付。今中午回到福禄居家中，一看到老人和孩子，我的心情沉重。我这不是自私，是家室责任，不能出乱子，老人孩子受连累。主席和我谈得很好。他说中央的工作仍由我主持，彭、罗、陆、杨、田等人的问题也交由我去处理。他仍然信任我，要求我和他继续合作下去。我也检讨了几句，近几年学习毛著抓得不紧，思想上跟不上形势等等。没事了，起码暂时是没有事了。或许我还有点利用价值……你和江青谈得怎样？你带给她的礼物，她喜欢吗？

王光美说：少奇你了解，这十几年来，我伺候她胜过自己的老娘。每次跟你出国访问，行前要去向她讨教，回国要给她送礼品……十几二十个外国元首夫人送给我的珍贵礼品，我一件没敢留下，都敬奉给她了。每次她都说，也好也好，留下观赏几天，再交还公家。我看她一件也没有交还公家。也是个欲壑难填……。

刘少奇说：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为了协调主席和我的关系，使她少从中播弄是非。前年她要求增加工资，从九级加到七级。她一个一九三八年到延安的干部，已经拿了副省级工资，还想升到正部级，小平不同意，我也没有批……这事又不能报告主席。她是恨我和小平的。现在演员的能量大得惊人，我们不能不防。

王光美说：这也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个极危险的人物，心里充满怨毒。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恨，要恨那么多的人。或许是更年期的缘故。

刘少奇问：她又和你骂哪个仇人了？她年年都是更年期。

王光美说：这次骂的是孙维世。她和我谈话，我心里咚咚跳。她领我到她的大卧室兼书房，收下吴努夫人送的那两颗红宝石，还顶满意的把玩一会，接着就大骂孙维世，什么东西，勾引了恩来，林副主席，也勾引过老板！凭了那点姿色，演技，竟在几位领导人之间如鱼得水。真正的如鱼得水，撩起裙子就让人操么……骂得难听极了。她还问，孙妖精勾引过少奇同志没有？光美你要警惕，不要当女王八。她和叶群都当过女王八。我说没有，每天守着少奇过日子，忙工作都忙不过来。从不和孙维世往来，情况一点不了解。她说，光美算走运，少奇宝刀不老，你们性生活很和谐吧？少奇的炮弹很有力量，干出来四个孩子，个个活泼可爱……听她讲话，真憋气，难受死了，又不得不应付。她讲她和孙维世是结了仇的。孙妖精四九年进城后排演了十几个大型话剧，从没请她江青去看戏！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可就是怪了，自今年年初以来，孙妖精大约感到气候变了，又是打电话，又是寄请柬的，请她审查剧目！对不起，一切都晚了，连她那个王八男人金山都不是好东西……。

刘少奇说：我看孙维世再有缺点，为人也要比她强，金山更是个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江青这女人要出来咬人了，我有预感，当然是有人放她出笼。一九三九年在延安，政治局曾对她和毛的同居关系约法三章 。现在约法三章 早被他们撕毁了……她这次又教训了你没有？

王光美说：还少得了吗？都快成「江八股」了。我每次去看她，她总是不忘列数她当年在延安，如何协助主席工作，如何抵制王明、博古、张闻天、何凯丰、彭德怀这些人的错误；解放战争时期，她是唯一的女同志跟随中央支队，陪同毛主席转战陕北、华北。许多军事电报，新华社电讯，主席都委托她草拟。几次大的战役，她都出了主意。这些周恩来最清楚了，那时周恩来称她「女将军」「半个军事参谋」。进城后，为了配合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她从来不提这些事……光美呀，你年轻，没有上过战场，军事上的事一窍不通，却有好运气，夫唱妻随，夫荣妻贵，当国家元首夫人，每次陪少奇出国访问，多风光呀！不像我为了治病动手术，才去过几次苏联，从没好好旅行过。

刘少奇说：自吹自擂，无耻。又没有人把这些告诉她男人。告诉了也没有用，她男人对她越来越信任、倚重。社稷将乱，必出妖孽……她还说了你一些别的？

王光美说：哪能没有？又批评我六三年随同你出访印尼，穿旗袍，戴项练，去讨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苏加诺总统，影响不好，今后要注意，等等。后来说着说着，就又骂开了彭真、陆定一、周扬、田汉、夏衍、邓拓、吴晗、廖沫沙、田家英一大批人，说这些人反对她领导的京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老天爷已经开始报应这些坏蛋，一夥埋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反革命的别动军，不先下手搞掉他们，他们就会搞政变，搞兵变，推翻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

刘少奇说：慢着……或许事态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这个女人，总有一天会把中央闹个天翻地覆。

王光美说：我听着她的唠叨，也身上直冒冷汗……哟，我们走出老远了。前头有人站岗。过了岗哨，就是汪庄了。少奇我们回刘庄吧。

:4 18:51

第八章　还可以搞倒很多人

周恩来悄悄飞抵杭州，悄悄进入西湖汪庄晋见毛泽东。自年初以来，周恩来已不止一次地私下向毛泽东表示：无论党内、军内出现任何纷争，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会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拥戴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察其言，观其行，有所保留地给予了信任。周恩来是个大政方针的执行者，「贤相」、「管家」之类角色，谁当皇上他忠诚谁。就算刘少奇成了事，一统天下，相信他周恩来照样当总理。况且，毛泽东对自己日益倚重的林彪元帅，也需要一位从旁制衡的人。周恩来当过林彪的老师，适合此一角色。

毛泽东问：恩来你到我这里来，少奇、小平他们知道吗？

周恩来说：从来主席个别召见，我都不告诉他们。我的办公室主任嘴巴很紧，又都是坐空军专机，吴法宪、余立金是林总老部下，靠得住的。

毛泽东说：现在是南、北两个司令部，你是从中牵线人……少奇回国后，情绪还安定吧？

周恩来不觉地放低了声音：少奇同志近来身体欠佳，仍抱病主持工作。只是对他出国期间，中央把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拉下来，有保留看法。他对我说，此彭不同彼彭，彭真是主席的人。书记处少了个常务书记，小平一言不发……。

毛泽东说：一九六〇年之后，彭真跟谁走，是谁的人，少奇应该比我清楚。书记处人手不够，陶铸为什么还不进京？他还在等什么？

周恩来说：大约是中南局那边的工作还没有安排妥。

毛泽东说：但愿他不是在观测风向。三十八军进城，局势稳定下来没有？贺胡子还那么大情绪？这个人究竟怎样啊？一身标悍之气，庐山会议之后一直对林彪的领导不服气。也难怪罗，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时，贺龙是军长，林彪那时只是起义军中一名排长。现在是排长领导军长……有人向我反映，担心贺胡子搞名堂，兵变。我不相信他会反。恩来，你的看法呢？

周恩来见毛泽东问起这么严重、尖锐的问题，便掂量掂量似地停顿一下，才说：主席，贺胡子不服气林总的情绪或许有，但要说他胆敢动用军队来反主席、反中央，我和主席一样看法，不相信他有这个能量。按现在的军委工作纪律，他连一个团的兵力都调动不了。何况广大解放军指战员通过活学活用主席的著作，牢固树立主席的统帅权威，就是有人想用军队搞事都不成。

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这些年来大抓军队政治工作，抓出绩效……不过，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去年印尼「九?三〇革命」，苏加诺总统的卫队长翁东中校在印尼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下，一举捕杀了亲西方的十三名高级将领，可说是一网打尽，革命成功了吧？谁想冒出来个名不见经传的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准将，率陆军师占领雅加达，软禁苏加诺，捕杀共产党人，一个晚上就把革命运动推翻掉，后来连他们总书记艾地同志都被枪杀。所以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局势一面倒，所有的军人就都那么可靠。贺胡子或许不会横下心来闹兵变，但那些军长、师长们里头，会不会突然冒出个把苏哈托来？

对于毛泽东的提问，周恩来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主席高瞻远瞩。三十八军是主席和林总手里的王牌，已经完成了对北京地区的拱卫，相信别的人很难轻举妄动。

毛泽东问：现在三十八军进到城里的，有多少人马？

周恩来回答：两个师吧。具体数字我不清楚，反正把北京市和中央部级要害单位，全部进驻了。

毛泽东吸着烟，默想一下，缓缓说：林彪带兵，习惯搞大编制，人家一个师八千至一万人，他一个师两万多人，所以打胜仗……恩来呀，这次找你来，主要想委托你办两件事。你不要记笔记，用脑子记就可以了。第一件事，进驻北京城里和城郊的部队，还是不能太单一，而需要制约、平衡。这对缓和多数元帅、大将的情绪也有好处，免得闹下误会，好像本人只信任四野人马而疏远了其它三支野战军。我看这样吧，恩来，由你来主持成立一个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把总参、总政、公安部、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北京市委的负责人都包括进来。这个领导小组，贺胡子不参加，林彪也不参加，请一位「中性元帅」当组长，杨成武、谢富治当副组长，你看如何？那位元帅适合？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神出鬼没的韬讳谋略，真要为之叫绝。忽然想到叶剑英元帅，遂汇报：前天剑英找过我，让有机会时转告主席一句话，北京的事，要防备两个人……一个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一个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我不同意剑英的看法。许、杨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不可能对中央和主席生二心。但剑英让转告，只得如实告上，供主席参考。

毛泽东笑笑说：你瞻前顾后，犹犹豫豫什么？剑英的话，别的同志已转告我了。剑英大约只是想到，许、杨二位平日跟中央某位大人物关系密切了些，如此而已。允许怀疑，但我本人从不乱猜疑。吕端大事不糊涂。剑英大事清醒，就请他来担任首都保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怎样？相信贺龙、小平、林彪、总司令、少奇他们都能接受。

周恩来心里明白，毛主席所以选中叶剑英，除了他关键时刻态度鲜明之外，还因为他长期从事军委参谋本部工作，从没有组建、率领过野战部队，自然也就不会在军中有自己的铁杆人马了：韩信将兵，刘邦将将，主席将帅，剑英合适，剑英合适。

毛泽东笑了：我比韩信、刘邦高明？恩来你真会讲话……好吧，那就请你把下面的名单记一下。首都安全警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成员：总政治部刘志坚，华北局李雪峰，中央办公厅汪东兴，总理办公室周荣鑫，北京军区郑维山，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北京市委万里，北京市公安局苏谦益。你看看，漏掉了那座庙里的菩萨没有？

周恩来将名字一一记下，嘴上说：很全面，各座庙里都有了……他心里却纳闷，又不敢问：为什么没有三十八军的军长或是政委参加？

毛泽东说：好，这个小组的工作，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和本主席负责，是保障首都安全的最高机构。你回北京后，和少奇、小平他们通通气，主持会议宣布一下。之后，以领导小组名义，把北京城里、城外的部队部署作出调整。不是很多人对三十八军进城有看法、有担心吗？好，照顾多数，执行军委主席命令：驻石家庄的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和驻张家口的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与现在驻北京城里的三十八军的两个师换防。由一八九师、一九三师进城，担负北京市和中央各要害部委的警卫工作。三十八军的两个师则分驻石家庄、张家口营地去，从南、北两面对首都执行拱卫任务。

周恩来将命令笔录下来，交毛主席过目、签字：主席英明，用兵如神，相互穿插，相互制衡。人家是走一子，看一、两步，主席是走一子，看三步、四步……

毛泽东说：那是纸上搏弈……好了，不要讲好听的了。恩来，还要请你去办另一件事。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你去比较合适。

周恩来听毛主席话讲半截，遂说：只要主席吩咐的事，我一定努力去做，就怕有时力所不及。

毛泽东说：你再替我跑一趟苏州，和育容好好谈谈。你上次去没能说动他……他是你的学生。黄埔三期生做了大官，就不听先生的了？

周恩来见毛主席还要派他去苏州找林彪谈话，登时面有难色。半个月前，周恩来已代表毛泽东去过一次苏州，请林副主席出山，回北京参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林彪却以近段身体又有些不适，头晕目眩、失眠、拉稀为由婉拒。主席不也在南方吗？还是和主席住得近些，尽力配合主席的军事指挥啦……当时周恩来听出来林彪的弦外之音，若要他回京，毛须先赐他尚方宝剑——名分上的政治承诺。这种只可意会的事，周恩来是无法向毛泽东汇报的，而说：主席啊，不宜说林彪是我的学生，那是四十年前在广州黄埔军校的老黄历了。后来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学生早就超过先生了。

毛泽东忽然抬手指指自己的脑袋：我看他的毛病也是在这里……他又拉稀了？医生称为神经性慢性痢疾。和我相反，我是火性重，便秘，拉不出；他是拉了十几年拉不乾净，鸦片上瘾。已经应他的要求，把罗长子整下去了，现在又对贺胡子不放心。他自己又不肯回北京去，叫我怎么办？

周恩来深知主席和林帅之间的那种亲密、微妙的关系，是特殊敏感的权力地带，自己行走在上面，如履薄冰，不容任何闪失：主席啊，请林彪回京的事，可否让蓝苹去找叶群谈谈？或许她们能谈通。苏州那边的事，多半由叶群说了算……。

毛泽东手掌朝下一劈，断然否定：党内这么重要的事，由两个女人去协商？不行。恩来你是总理，不管怎么说，国防部长还是你的属下。我晓得，他是想要某种名分，首领群雄。身体不适只是个托词。上两个月，他几次来我这里谈事情，都当了我的面讲他身体已好，可以出来做些工作了。现在真要请他出山，又讲失眠、拉稀。恩来你可以告诉他，他小我十三岁，也小少奇八岁，从年龄上看也是接班人嘛。但眼下我还不可能给他什么挟天子令诸侯的名分。毛、刘、周、朱、陈、林、邓，党内的顺序还没有破，也不容易破嘛。名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革命运动中经受考验、锻练形成的。你还可以告诉他，他再不肯出山，我就效法刘邦，亲自到苏州设坛拜将。

周恩来见毛泽东流露出了对林彪元帅的不满情绪，更觉得事情棘手，却不得不答应：主席要我当蒋干，我就再去一次……只是担心林总不改初衷。

毛泽东放缓了语气说：蒋干是个老实人，才会上周瑜的当。当年刘玄德三请诸葛，现在我们三请林帅。恩来，成立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的事，以及那个名单，也由你带去和他通气，相信他会同意。告诉他，三十八军的两个师退出城外，是我的命令。如果有意见，可来杭州当面谈。原则问题，我是从不让步的。事涉机密，我避免在电话、电报里讲这类事，都是把人找来，当面谈。

晚餐后，毛泽东送走周恩来，即有专程从长沙来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向他汇报工作：主席，你好！你好！几个月没见到你，心里想的很……。

毛泽东裹一袭睡袍，半躺在沙发上，并不起身，只是摆摆手，示意张平化坐下。同乡老下属，张平化可以自己动手从茶壶里倒茶喝：你想见我，一通电话，不是就让你来了吗？上回托人带来的中医学院研制的附子狗皮膏，我没有用，贴在腿上粘糊糊的，也不方便游泳……还是针灸、推拿管用些。

张平化一脸恭顺的笑容，是那种欠缺才华的敦厚笑容：主席，我们长沙袁家岭盲人按摩院，有个年轻女子，技术一流，人也长得蛮好的，还会清唱京戏、花鼓戏，要不要安排来试试？

毛泽东说：我不要盲女做按摩。老二岸青也是个残疾人……对了，你去年安排湘雅附院的那个小麦陪了我一段，后来怎样了？

张平化看看主席宽大的书房里再没有其他人了，才说：恭喜主席，春节初一，小麦生了个胖伢伢……我报告过汪东兴同志，他没有报告主席？

毛泽东问：男伢还是女伢？

张平化说：是个女伢……我叫梅子去看过几回，小麦都哭了，讲对不起主席，是她没有福气。

毛泽东知道梅子是张平化的新婚爱人，还不到三十岁，原是湖南省花鼓剧院的当家花旦；男伢女伢不都一样？小麦也是封建脑瓜。平化呀，老朋友，你是告诉了一个好消息，证明我还有生育能力。我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化验过我的精虫，讲有一大半不是活的，不能使女子受孕呢。李志绥的化验破产了吧？平化你也是上了井岗山的，当时在江西苏区，老子年年都教贺子贞受孕。一九三四年长征路上，环境那样艰苦，子贞还受孕两次。当然那时不可能有别的同志，我和子贞是一对红。

张平化说：主席从来龙威虎猛，医生也有失误的时候。

毛泽东问：小麦母女，怎样安排了？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张平化说：考虑到小麦一个单身女同志带着伢伢工作，生活不方便，而说服了她，女伢伢交由组织上安排抚养。我和梅子挑选了长沙市轻工局一名姓程的科长，夫妇两个都是烈士子弟，无子女。由医院总支书记亲手交给程科长，女伢伢是烈士遗孤，父母因公牺牲，今后省民政厅每月发给三十元抚养费。后来听讲程科长给女伢伢取了个名子，叫程喆，双吉喆。

毛泽东欣慰地笑了：程喆？好名字。喆是哲的异体字。这么讲来，我和小麦两个大活人都成烈士了？所以女伢伢名喆。

张平化连忙解释：该死该死，我和梅子没有想到这层意思，只是觉得这样向女伢伢的养父母交代，较合情理……

毛泽东继续笑着：我不怪罪你和梅子。今人写诗颂鲁迅，有两句大白话：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我大约就在这死活之间吧。

张平化额头上冒汗了：主席，我是无心的，无心的……

毛泽东说：看看，讲了不怪罪你嘛。替我办了事，应当感谢。女伢伢每月那三十元抚养费，我自己出，不增加湖南负担。会叫机要秘书从我的稿费里支出一笔款子，拨给你们省委转省政府民政厅。

张平化说：主席，这事既已安排了，就由省民政厅去办吧。你再从北京寄钱来，反而会叫别的同志多心……至于省里的有关基建经费，以后中央拨款时另外照顾一下，不就皆大欢喜了？

毛泽东哈哈笑了：平化呀，你是个老实人，也学了少奇的哲学，吃小亏，占大便宜？你巧立名目，想钓中央的大鱼啊？我不管钱，不过可以和恩来打个招呼。有什么具体项目没有？

张平化见毛主席兴致正高，趁机说：主席，关心一下长沙的市政建设。我们想打通五一路，在湘江上造一座公路桥……现在去岳麓山要过轮渡，汽车排长队，有时等候一、两个小时。这事早向中央计委报了多次，至今未批准立项。

毛泽东开心地说：我上当了吧？省里每月付出三十元抚养费，却伸手中央要大笔城建费。……打通长沙的五一路，老火车站就要搬迁，铁路要改道；建湘江大桥，更要花大钱。你们呀，算盘打到我身上来了，我却还认为你平化同志是个老实人，哈哈哈……。

张平化也陪着哈哈笑。为了讨毛主席欢喜，又请示：主席，下次到回长沙，要不要梅子把女伢伢抱来，给你看看？小麦也很想见你，记挂你的膝关节风湿。

毛泽东摆摆手：算了，不看也罢，反正是国家的后代，就让她在普通人家里健康成长。小麦啊，下次回去再见面吧。我对她有好感，针灸、推拿也不错。我也喜欢身边有个人讲长沙话。

张平化说：主席，省委的同志都盼着你多回去住住……对了，我这次来，还要向你汇报，韶山滴水洞的屋子，已经盖好了，离韶山水库只有几百米。那地方冬暖夏凉，四围青山，人讲比桃花源还幽静，等着主席回去休息哪。

毛泽东眼睛亮了亮：好好。上次回韶山，没有到水库游泳，这次一定畅游。好好，我或许下个月就回去看看，你可以安排小麦到滴水洞等我。记得她是桃江人，水色嫩得很。

张平化揣摸上意：主席，你要是用得着她，何不现在就安排她到杭州来陪你，再带她回滴水洞？

毛泽东说：不要。我没有那么急，再讲这边也有人嘛。年纪大了，还是要懂得节制。医疗组的专家们倒是和我讨论过，男人性欲是否旺盛，是生命力的表现。人过七十，身体健康，每星期可有两次性行为，当然是和年轻女子。平化，你莫看刘少奇满头华发，炮弹却很有力量，王光美连生四胎，听讲每个月还要采取措施……我不同，不专于一人。就这个喜好，特殊化，中央同志也默认了，再不开会帮助了。你们可不许学我，不然问题大了。

张平化忙说：哪里敢？全党全国只有一个主席呀。梅子比我小出三十岁，她的要求比我强，总嫌不满足。我是自顾不暇，目不侧视。

毛泽东又开心地笑了：你和梅子，我算半个媒人……梅子腿长，腰细，臀肥，乳丰，你平化同志老夫少妻，有福气罗。医生讲，和年轻女子保持性关系，有利健康嘛。

梅子和张平化结婚前，陪主席跳过舞，还清唱花鼓戏给主席听，所以讲算半个媒人。张平化说：她问主席好呢。这次随我来杭州，想来看主席，又怕主席忙，影响主席休息。

毛泽东说：梅子和你一起来的？老熟人了，我这里很随便的。她可以随时来嘛，欢迎。

张平化红了红脸，表示知道了。

毛泽东忽又想起什么来了，语锋一转：平化，你调中-宣部任第一副部长，怎么还不到任？

张平化一时反应不及地呐呐口吃：我、我服从、服从组织决定。但对宣传工作，确是个门外汉……陶铸同志找我谈话，说是主席的意思，我无条件服从。

毛泽东说：北京市是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罗殿，陆定一、周扬是阎罗王。这次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也是我们党的传统，外行领导内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陶铸和你是去占领阵地，改组中-宣部、文化部。中-宣部，文化部，多年来坏人当家，牛鬼蛇神当道。所以要打烂，改组。陶铸嘛，还挂了国务院副总理，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后中-宣部实际上是由你这第一副部长当家罗。陶铸为人自视很高，在延安就不肯屈尊当秘书。他是怎么搞的，中央的通知都下了，还不走马上任？

张平化说：好！主席这个指示，我尽快转告老陶。

毛泽东说：你也可以不告诉。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烂它几个月，半年。阎罗殿上群鬼无首，小鬼们正可造反捣乱，大闹地府。

毛泽东习惯裸睡，裸泳。日常则是光身子裹一袭睡袍，在住处召集会议，找人谈话，听汇报，发指示。他讨嫌内衣、底裤的束缚。

子夜十二时，曾在花鼓剧《刘海砍樵》中饰演「胡大姐」一角红遍三湘四水的青年女演员，来陪毛泽东吃宵夜。毛泽东手不释卷，正在吟颂唐人司空图的《退栖》：

宦游萧索为无能，

移往中条最上层。

得剑乍如添健仆，

亡书久似失良朋。

燕昭不是空怜马，

支遁何妨亦爱鹰？

自此致深绳检外，

肯教世路日竞竞……

「胡大姐」真是狐狸精化身，眼波欲流，艳丽迷人，怯生生地轻唤一声：主席，看书那。

一听亲切悦耳的长沙乡音，毛泽东抬起头来，喜滋滋地望着娇客：哟！是你呀……几年不见，宛如仙姑下凡啦。坐坐坐，点心早摆下了，就等着你啦。

「胡大姐」在小餐桌对面坐下，粉面含春，连称谢谢。

桌上摆着一碟红烧猪蹄，一碟红椒丝炒火焙鱼，一碟臭豆腐，一碟炒菠菜，一笼小汤包，一钵小米稀饭。「胡大姐」看在眼里，毛主席的饮食习惯，还是他到长沙火宫殿吃的那几样。

毛泽东替娇客夹过一片猪蹄，两只汤包：胡大姐，虽然几年一见，但我们是老熟人，先解决民生问题……对罗，应该称你胡妹子，你还不到三十岁。

胡妹子感激地望毛主席一眼：主席你记性真好。

毛泽东进食，喜欢辣和烫，一口咬下一只汤包：我知道你成了家，不唱戏了，而到医学院去当旁听生，都快成半个医生了。

胡妹子咬一小口猪蹄，细嚼下，以小手巾贴了贴嘴唇，主席，你都知道啦。人家也总是在想你吵，只是见你不容易……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红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毛泽东身上一热，颇为惊喜：妹子你这不是花鼓戏，而是宋词。用长沙乡音念出来，我受用罗。

胡妹子红了红脸，比匀了胭脂还好看：那一年，你要我读唐诗、宋词，我没敢偷懒。总是想看，日后再见到你，能背几句给你听吵。

此女多情。毛泽东不觉的聊发少年狂，把一条腿从小餐桌底下伸过去，架在胡妹子的双膝上。胡妹子拢了拢双膝头，把那脚掌夹住了。

毛泽东并不性急，而说：妹子啊，我昨天读到一册清人笔记《冷庐杂识》，里边有个医学问题，正想问问你这个旁听生呢。

胡妹子说：若是古人的医典，我怕是不懂呢。

毛泽东说：不是医典是杂书。说是大清乾隆年间，山东济阳县有位姓周的美貌女子，嫁给同县的才子王巧为妻。新婚燕尔，乾柴烈火，两口子如胶似漆，你贪我爱的干着那事。过完蜜月，周氏回娘家拜望父母，只住了三天，就又夫君想的不行，赶了回来。当晚，小两口「小别胜新婚」，鱼水快活，歇歇停停，连干几回合，不觉的到了天亮。周氏怜爱丈夫辛苦，起床煮甜酒鸡蛋，可以滋补身子。丈夫在床上口渴，周氏连送三碗冷茶给他喝。谁想接下来吃下一大碗甜酒鸡蛋，忽然肚子绞痛，上吐下泻，不及延医，就一命呜呼了。王巧的父母怀疑媳妇淫浪，毒死了儿子，叫上邻里作证，把她扭送到知县衙门。知县朱垣是个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清官，当即命人取来王巧吃剩的甜酒和茶水，及其呕吐出来的秽物，当堂喂给狗吃。狗吃后却安然无恙。朱知县又命法医解剖王巧的尸体，也没有发现食物中毒现象，倒是发现王巧的下体阳具不见了，原来全缩进腹腔去了。朱知县只好重又升堂审讯周氏：从实招来！昨晚上你和男人干得好事，交代清楚了，方可饶你性命！可怜周氏为了活命，顾不得羞丑，交代说：男人太贪了些，阳具又粗大，整晚上不肯歇息，叫嚷着要化在俺身子里。天亮时他口渴得厉害，连喝下三碗凉茶，又吃下一碗鸡蛋甜酒，活生生、威猛猛一个人就倒地去了。青天大人作主，贱婢实属无辜……朱知县怜惜周氏花容月貌，是个尤物，遂判道：阴淫寒疾，贪欢过密。阳具内缩，相煎何急？一命呜呼，合乎医理。周氏无罪，此案结切。妹子啊，你个医学院的旁听生给我讲讲，为什

么阴淫寒疾，阳具内缩？

胡妹子此时两只小手抚膝间那个脚掌，已经意乱神迷，醉眼心驰：你呀你，就会撩人，人家下面都湿了……我陪你去游泳池吧……我知道你喜欢游泳池里……。

于是两人起了身，离开餐室，偎依着走过一道铺着红地毯的走廊，推开一道门，再从里边把门插上，来到水气氤氲、碧波荡漾的泳池边。毛泽东睡袍一脱，就寸缕不挂地跃入水中。胡妹子欲进更衣室去换泳衣，毛泽东在水里命令：衣服剥了，剥了，裸泳舒服，裸泳舒服。

（此处删节三百余字……）

好好，妹子妹子，我和你持久战，可以坚持半小时、一小时……你和小麦都是桃江人，别地方的女子，都不及你们肤色好，水滑洗凝脂，少见的柔嫩……我还很威猛，还可以搞倒很多人，战胜很多人。老子越搞越勇，越搞越冲……

整座泳池的水都激荡起来了，激荡起来了，哗哗哗哗，阵阵水浪，溅上了大理石池岸。

:4 18:53

第九章　下一个韩信是谁

自一九五四年起，林彪、叶群夫妇冬春住苏州，夏天住北戴河，秋天住北京，候鸟一般迁移。周恩来虑事周到，每到南方公干，总要抽空到苏州林园探看，表示关怀。党内军内，高级干部也是上上下下，沉沉浮浮。今天被疏远、受冷落的人，不定明天就大红大紫、生龙活虎了呢。林彪元帅就是个突出的例证。为了他一九五〇年婉拒统兵入朝作战，毛主席着实冷置了他许多年。直到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因要制衡功高震主的彭老总，毛主席突然提议「病帅」林彪担任党中央常委、副主席，这是谁料想得到的？当然该项提议事先徵得了政治局常委们的共识。从来毛主席关于重要人事任免的提议，党中央没有不通过、不遵从的。凡经「提议」，实际上就是决议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更提拔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取代彭德怀为国防部长，跃升十位元帅之首（朱总司令只是挂个虚名）。当然林彪也没有辜负毛的重托，在三年大饥荒，毛的威信跌至谷底，地位最感虚弱的日子里，他号令解放军五百万官兵大歌大颂毛泽东军事思想、大学特学毛的光辉著作，从而使得毛泽东牢牢控制兵权，立于不败之地。后来就顺理成章 了：林彪号召全军学毛著，毛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口号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当然罗，这其中也有周恩来的具体奉献：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树立为学毛著改天换地的农业典型，石油部大庆油田树立为学毛著战天斗地的工业典型，都是周恩来实地视察所发现、所提倡；但他不居功、不争名，而把这两大典型双手呈献毛泽东，宣称是伟大领袖亲切关怀、亲手培育起来的！于是上上下下都这么宣传、教育，全国人民也就相信了，认定了。周恩来替个人迷信、领袖崇拜注入新的资本，毛泽东自是十分受用。其实，毛泽东有生之年，从未到过大寨，从未到过大庆。

苏州隋园占地数百亩，假山亭榭，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原先园内有一串池塘，引入太湖活水，种植荷花、睡莲，环水游廊曲折，绿柳花阶。后因林彪怕风怕水，见水晕眩，而命人把一串水塘尽行填平，拆除廊榭，改铺成草地、走道，供他一早一晚的缓缓漫步了。

由于事先得到电话通知，周恩来的车队从上海驶抵苏州林园，林彪已端坐在客厅恭候。叶群则在百米外的园门口迎接。

周恩来大远的就向林彪伸出手去：林总好！主席委托我来看望你。近来身体好吧？看你气色不错，也是辛苦叶群照顾罗。

林彪坚持先行礼，后握手：总理好！主席近来身体怎样？主席讲，天下居处，他最满意西湖汪庄。

周恩来的握手热情、有力：都好都好。主席近一段休息得不错，很少失眠。我是昨天晚上从杭州到上海，今天一早就赶来，没有影响你的休息吧？

林彪说：里面请，里面请。叶群，去替总理泡壶碧螺春来……总理不是客人，是黄辅老上级。

周恩来知道林彪平日沉默寡言，与人谈话，往往三言两语，简短俐落。看得出来，林彪今天心情较好，有谈话的意愿。

叶群没让服务员进客厅，自己动手给总理上茶。林彪则是一杯白开水。

周恩来说：叶群啊，小超问你好，说有几个月没见面了。坐下坐下，我们一起拉拉家闲。对你叶群同志，无机密可言。这碧螺春好，清香得很，媲美龙井。

叶群最敬服的人，除了毛主席，就是周总理了。在这一点上，她和「一号」早有默契。「一号」是林总在东北解放区时期就叫惯了的，一直沿袭至今。犯着什么忌讳没有？只要不当着毛主席的面这么称呼就行了。

林彪问：北京的情况怎么样？彭、罗、陆、杨四人看管起来没有？陆定一的那个婆娘严慰冰，还逍遥法外？总理，你这个当家人也难为罗。

周恩来说：三十八军进城，北京局势稳定。彭、罗、陆、杨，加上一个田家英，在中央会议作出决议之前，暂时执行内部监护居住。

叶群放低了声音问：总理，什么算内部监护居住？

林彪瞪了叶群一眼：多嘴。就是中央警卫局派出的保卫人员改变职能，变成对首长的监视，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嘛。过去对高、饶，后来对彭、黄、张、周，都是这么干的嘛。罗长子是惯对别人搞这一套的。现在轮到他自己了，活该，自作自受。

周恩来点点头：林总讲的是。彭真仍在东交民巷原住处，罗长子仍在公安部大院部长楼，陆定一、杨尚昆两家已搬出中南海。陆定一搬到西四南口安儿胡同，杨尚昆搬到海淀五道口。都是老四合院，条件当然比不上中南海原来的住所了。严慰冰的问题公安部门正在进一步落实，再有报告送上来，我会批准逮捕，先关进秦城再说。

叶群表示感激地说：总理执法如山啦。

林彪说：我还有句话，不方便在电话、电报里提醒主席，当前最要警惕彭、罗、陆、杨、田及其亲信爪牙狗急跳墙，在北京地区搞兵变。总理，你肩上的担子越挑越重了。

周恩来慢慢地品一口茶，说：主席近些日子也担心这个，因此派我来和林总商量。

林彪说：军队的事，主席讲了算，我是助手。彭、罗、陆、杨是心腹大患……他们还有志同道合者。中央军委内部，谁最可能闹事？恕我直言，贺胡子。当然总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了解更深入。

周恩来心里打个激凌。他知道林彪一直对贺龙心存芥蒂。贺龙也一直对林彪很感冒，背后称其「林秃子」。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委托林、贺共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林彪务虚，号令全军将士学毛著，大搞领袖崇拜；贺龙务实，主持全军大练兵，大比武，刺刀见红，练就过硬本领。两帅各偏一面，不大搭调。现在是林彪得志，贺龙也还没有垮台，周恩来不能不居中平静一下：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贺胡子没有反对中央和主席的迹象。当然林总提醒及时，提高警戒是完全必要的。

这时叶群伏在林彪耳边说了句什么。林彪不予理会：有人报告，贺胡子在什刹海体委大院里，保存了数百枝枪，名为练习射击用，随时可以武装一个加强营。什刹海离中南海那样近，总理要当心。

叶群说：还有人反映，体委院子里架设了迫击炮，炮口瞄准中南海。

红口白牙，越说越玄乎了。周恩来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几句什么话，边说：林总放心，这事我会要求中央警卫局派人去检查。所有枪枝，立即收缴封存。体委院子里架迫击炮干什么用？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我这人是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许多事情应当去照管，但没有照管过来。

林彪说：总理辛苦。贺胡子的事还有一件，索性都讲了吧。他家里收藏有一、二十支手枪，是各个时期的战利品，大多是他的部属敬送的。据反映，贺胡子每个月都要把这些手枪弄到后院里，亲手擦拭一次。有的还子弹上膛。不知他这些枪枝向中央警卫局登记过没有？

见说起这事，周恩来倒是笑了？我们的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个个喜欢玩枪……几位元帅家里也有些纪念品。贺龙同志的收藏丰富一些，德国造、捷克造，俄式、美式、法式、英式、日式、意大利式等等五花八门的玩艺，手枪的联合国。记得中央警卫局对老同志们家里的这类纪念品，一九五四年高、饶事件后登记过一次，一九五九年彭、黄、张、周事件登记过一次，去年年底又登记过一次。以后我可以出面说服这些老同志，尤其贺胡子，把纪念品统统上交，在三座门军委院内或是军事博物馆，辟一间专室，集中收藏、展览，并在橱窗内标明某枪枝是某元帅、某将军献出的。

叶群说：总理这个主意高明，既不得罪人，又消除了领导人身边的麻烦。彭、罗、陆、杨、田等人家里的手枪，警卫局收缴上来没有？

林彪扫了自己的婆娘一眼：多嘴。既已监护居住，还会允许他们保留枪枝？

周恩来随和地说：叶群问问，没有关系。收缴监护对象的枪枝，主要防备他们吞枪自杀、灭口……话讲回来，林总和主席都担心近一段北京可能出事，有这个气候嘛。主席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成立首都保卫工作领导小组，并亲自拟定了个名单，包括方方面面。主席讲，他不便在电话、电报里和你商量此事，委托我把名单带来了，请你过目，提出意见。

林彪一看名单，登时眼睛长了刺似的，又只能强忍住心里的愤懑：组长叶剑英，算左派还是右派？副组长杨成武，华北野战军出身；副组长谢富治，第二野战军出身；成员汪东兴，军委直属兵团出身；郑维山，华北野战军出身；傅崇碧，华北野战军出身……好一个首都保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组员总共十一人，竟没有一人是第四野战军出身！连已经进驻北京的三十八军的军长、政委都不给挂个号？有这么使用人又排斥人的？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第四野战军？

林彪咬了咬嘴皮，把名单送还周总理，嘴上说：主席拟定的名单，考虑很全面，一碗水端平……我完全赞同。万里、苏谦益两位我不熟悉，原北京市委干部，是不是彭真的人？

周恩来立即在万里、苏谦益二人的名字下面打了问号：林总这个意见，我负责向主席反映。

林彪晃晃手：不用了，我不过随便问问。主席既已选定他们，应当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接下来，当周恩来转达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现进驻北京城里的三十八军的两个师撤出，开赴石家庄一线驻防；由现驻石家庄的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和驻张家口的六十五军的第一九三师进北京执勤……林彪就更是咬响了牙巴骨：老头子疑心太重了，对谁都不放心，对谁都留一手，玩一手！明明是派三十八军进北京搞军事接管，又怕三十八军发动兵变？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傅崇碧是六十三军的老军长，杨成武是六十五军的老军长，正可用来制衡三十八军了……。

林彪看到叶群也是满脸惊讶，欲言又止，即狠狠瞪上一眼，旋又笑着表态：主席英明，主席英明！城里城外，都是三十八军的人马，容易引起误会。我知道，包括中央常委和一些老帅在内，多数人反对三十八军进城……何况三十八军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谁能保证没有一、两个坏人？他们要犯了错误，帐还不是要算到我林彪头上？总理你可以作证，三月初毛主席选定三十八军进关，我林彪只是执行军委主席命令。现在好了，两个师撤出，由别的部队进城执勤，相互牵制，很有必要，非常及时。

周恩来洞悉林彪心里的曲直，不免美言几句：除了主席在军队里的威望，林总是第二人。特别是林总的政治建军路线，把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个历史性功绩。我同意叶剑英同志的以下提法：主席是我们军队的统帅，林总是副统帅。

林彪一听，饶有兴趣地问：叶帅是在什么场合讲这个话的？

周恩来说：国防政治学院的毕业生典礼上，《解放军报》报导过。当然，没有以这句话做标题。

林彪两手一摊：天天看解放军报，我没有注意这则报导。叶群妳读到过吗？

叶群摇摇头：秘书没有圈出来交我们看，大约不是登在第一版上。

林彪朝周恩来苦笑笑：总理，我这点斤两你是知道的，离了毛主席，我就什么都不是了。举个例子说，我年年冬春住苏州，南京军区近在咫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廖汉生，我指挥得动吗？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公安部长谢富治，会听我的吗？十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谁会听我的？所以，剑英称我是什么副统帅，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党我军，只有一个领袖，一个统帅，其他的没有。我不是，刘少奇、邓小平都不是。这是客观事实，我讲大实话，必要时总理可以报告主席。

周恩来深感林彪今非昔比，地位显赫，城府很深，很难对付。于是绕开话题，谈了一通江青组织人马撰写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颁发全党全军后引起强烈反响，毛主席称赞是一个马列主义的纲领性文件。现在全国上下的文化单位，开始挖文艺黑线，根子挖到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身上，涉及文艺黑线问题的人就更多了，连金山、白杨、赵丹、马连良这些表演艺术家都受到大字报、小字报批判。

军队领导人谈文艺工作，不管牵涉到多么尖锐复杂的斗争，也有种轻蔑感。林彪面带得色地说：江青同志三次来苏州找我帮忙，是她看得起我……文艺界男男女女、唱唱跳跳的事我不懂，也从不过问，只听江青同志讲里面很黑暗，坏人成堆、抱团，需要先砸烂了，再重新组织起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队伍。

周恩来有很多文艺界的老朋友、新朋友，但面对江青的全面打击，他已不便保护这些新、老朋友了：

我同意林总的提法，江青同志是文艺革命的旗手，京剧革命的旗手。当然，除了领导文艺工作，她还担负着更重大的政治任务。

林彪说：江青同志确是我们党内最优秀的女同志，文武全才。王光美近几年出尽风头，不知收敛，我看比不上江青一根脚趾头。

叶群从旁提醒：老总，人家王光美现在还是国家元首夫人。

周恩来说：我同意林总的。王光美虽然也表现不错，但比起江青同志来，是差很远罗。江青同志文武全才，抓文艺很内行，政治上也很强，是主席的贤内助。叶群也一样，林总的贤内助。

叶群不得不谦虚两句：看总理说的，我给江青同志当学生，都不一定够格啦。林总常和我说，看人家江青在上海率领一批秀才，干着大事业。

周恩来点点头。叶群指的是江青在上海领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起草着一份划时代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战斗檄文。周恩来抓住话题，说：林总，主席这次派我来看你，还有另一件事……文化大革命的战幕已经拉开，需要你回北京去坐镇、指挥。主席讲，这是二请诸葛亮了。正如你所担心的，北京很可能出乱子，甚至闹兵变什么的。

林彪紧抿住嘴皮，好一会没有吭声。

叶群担心老总沉默太多，令场面尴尬，而说：回不回北京，你给总理一个话。

林彪又瞪婆娘一眼：多嘴。总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北京，总是要回去的。可我单枪匹马，回去能做什么？怎么去做？心里没底。总理你心里有底吗？这运动要搞到哪一步？搞掉谁为止？我脑子里是一盆浆糊。到时候搞错了目标，或是半途变卦，上头屁股一拍不认帐，怎么办？恕我直言，当年高岗就是吃的这个亏……当然高岗是有野心，后来才自杀。

这回轮到周恩来沉默了。当年高岗是受毛泽东委托，找许多人徵求对「八大」中央班子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不认帐，高岗被揪出来后难以自辩……的确，这次的运动，毛泽东也从没对身边的人交过底，大约连江青、康生等人都不知道他的「底」在哪里，一切靠人去揣摸「圣意」。难怪林彪有顾虑。毛泽东稳坐帅位，可进可退。别人却是过河卒子，没有退路的。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黄克诚，到邓子恢、习仲勋，到这次的彭真、罗瑞卿……都因为过了河，退不回来，才吃大亏。每想到此，周恩来就要不寒而栗。

周恩来考虑再三，不得不说：林总，主席的意思，如果你的身体好转，就还是代表他回北京去坐镇吧。下面的话，我原原本本向你转达：主席讲，你比他小十三岁，比少奇也小八岁，年龄上已是接班人。当然接班人的地位是在斗争中形成，要经过党的会议来认定。主席还讲了，如果你仍要推辞，他就要亲自到苏州来「三请诸葛」，也可以效法刘邦设坛拜将。当然主席这话，是些比喻。

林彪闭上眼睛，彷佛陷入沉思。叶群欲提醒老总，被周恩来以手势止住了。过了好一会，林彪主意已定，睁开眼睛说：总理，请转告主席，我同意出山，过河。眼下北京形势诡谲，情况复杂，我的警卫部队需要从现在的一个连，加强到一个团。如果有人搞兵变，想活捉我，这个团可以坚持到北京城外的三十八军来救援。

周恩来告辞，返回上海去了。

林彪在院子里散步，问叶群说：你知道韩信是怎样从楚王降为淮阴侯的吗？后来为吕后所捕杀……我们党内已经出了一个韩信式人物彭德怀。下一个韩信是谁？

翌日，周恩来领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从上海抵杭州西湖汪庄。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江青留在上海候命。

先由周恩来单独进见毛泽东。毛泽东裹了件睡袍，半躺半坐在床上，身后枕着三床被子。周恩来坐在床前的一把椅子上，报告林彪已同意出山，但要求带一个团的警卫部队，以应付突发事变。

毛泽东笑了：林彪率领过「四野」百万雄师，还在乎他带一个团的警卫部队？莫看他是个病夫元帅，回北京能镇邪。

周恩来说：还是主席视通万里，用兵如神。

毛泽东说：恩来，你尽讲好听的。昨天，北京又有人给我送材料，还是反映贺胡子的问题，讲他在什刹海的全国体总大院里，收藏了几百枝枪械。那些枪枝是用来做什么的？你了解情况吗？

周恩来说：在苏州，林总也提到这事。我的初步印象，那是些运动员训练用的小口径步枪、手枪，并不是真正的作战武器。回到北京后，我会立即通知警卫局派人去把那些枪枝收缴、封存。这事请主席放心。我也相信，贺胡子是个优点、缺点都相当突出的人。总的来讲他是忠于主席、忠于中央的。有人担心他会在北京搞什么大动作，我没有这个担心。或许是我粗心大意，看错了人。

毛泽东欲咳痰，周恩来连忙双手捧起床头下的痰盂，送至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涨红了脸，咳出两口浓痰。周恩来放下痰盂，随即又递上小毛巾去给主席抹嘴。

毛泽东喝下一口茶水，润了润喉咙，说：恩来你是总理，肯给我送痰盂缸……蓝苹则一定要传唤服务员……基本上同意你对贺龙的看法。你是贺胡子的入党介绍人，不会看错人。贺龙，我还是要用的。让他暂时离开一段军委工作，避避嫌疑也好。现在是人多嘴杂眼也杂，敢于提出各种问题，各种怀疑，是好事不是坏事。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你回去告诉贺胡子，我送他一句俗语：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要允许人家怀疑和反对，也是一种锻练、考验嘛。总之，我还是相信他的。

周恩来说：主席的话，我一定转达贺胡子。我下午返回北京，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五月初在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仍由刘少奇主持，我派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出席。康生做我的全权代表。会议专门讨论彭、罗、陆、杨、田等人的问题。田可以先作内部批判，不点名。彭、罗、陆、杨可以点名，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集团。但仍可以称同志。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也是称同志嘛。还要通过一份中央委员会通知。由江青等人起草的，我已经改了三遍。你有没有时间出席会议啊？

周恩来说：五月初，谢胡同志率领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来访，我要全程陪同，包括到上海拜会主席……主席什么时候去上海？

毛泽东说：就在最近几天吧。我的行迹，你可以单独和汪东兴联系，但要保密。住址随时变动，无非在几条铁路线上移动。北京的会，你慢一步参加也好。六月下旬，你还有次出访活动？

周恩来说：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并顺道访问巴基斯坦。都是去年就和人家商定了的，现在要推迟都来不及了。

毛泽东说：去吧。等你出访回来，就会更忙碌、更热闹了。你下午回北京？请带个话给少奇和小平，一切如常，安心工作，天塌不下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回去坐镇，仍由少奇主持嘛。

周恩来离开后，毛泽东仍裹着睡袍半仰半坐在床上。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进来时，毛泽东只是在床上欠了欠身子，挥手要他们拉过三张椅子在床前坐下：大家免礼，要喝茶，各人自己动手。总理要回北京，不参加〈通知〉的修改讨论了。今天让三位来，把文稿最后通读、改定，拿出成品，再到会议上办手续。维持原稿的十条，阐述中央撤销彭真那个〈汇报题纲〉的原由，同时宣布撤销彭真为组长的那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另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会。三位谁来念一遍？

康生说：伯达的闽南口音不好懂，还是春桥来吧。

张春桥立即恭敬地双手捧起稿子，语音清晰地念将起来。凡是毛泽东主席新改动过的段落，张春桥都特意抬高些声调，类似文件中的黑体字处理。张春桥每念完一段，都停顿一会，等候意见。毛泽东已经平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康生、陈伯达只是点头，轻声赞好。当张春桥难禁喜悦之情，眉飞色舞地念到〈通知〉的最后一段——毛主席新添的神来之笔时，康生、陈伯达也听的眉飞色舞、醍醐灌顶了：

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中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还没等张春桥念完〈通知〉稿的最后几句，陈伯达即拍了巴掌：画龙点睛！画龙点睛，睡在毛主席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呼之欲出……。

康生也击节赞道：主席神来之笔，雷霆万钧。

毛泽东却忽然在床上半坐起身子，瞪住陈伯达问：呼之欲出？我看你是忘乎所以，自以为是。

陈伯达涨红了脸，连忙检讨：我……胡乱猜想。我保证把住口风，不打乱主席的战略部署。

张春桥也说：当前最重要的是遵守纪律，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不给对手有可乘之机。

毛泽东目光柔和下来：怎么样？〈通知〉稿就这样定了？我们明人不作暗事，先发给北京主持工作的朋友们过目，看他们买帐不买帐……下一步，五月四日起，在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仍由刘少奇同志主持。林彪回去坐镇。你们三位代表我去出席。每人准备一个发言，不要怕长。可以从历史谈起，从理论谈起。我会通知刘少奇同志，会议的第一阶级「介绍情况」，第二阶段讨论〈通知〉，第三阶段人事调整。第一阶段由你们三位作主题发言。当然你们三位也要有所分工，各有侧重。现在就初步拟定下来？康生同志，你主讲什么？

康生在毛泽东面前，总是笑出满脸的皱纹：我？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主席是如何领着我们起草、修改〈通知〉的？从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主席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段斗争问题讲起，一路讲到去年一月主席制定社教运动〈二十三条〉，讲到去年十二月的上海会议端出罗瑞卿，今年四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端出彭真。起码可以讲它八、九个小时。

毛泽东说：好。你这么一讲，就给整个会议定下基调了。

陈伯达说：关于主席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段斗争问题」这个名词，可否改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使之更有理论色彩一些？这是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补充和发展，是新的理论建树。

毛泽东笑了：这回是伯达同志画龙点睛了，很好，就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可以专门发个文件，宣传战线统一口径。春桥，这回你要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初试啼声，准备讲个什么题目？

张春桥神色恭谨地扶了扶眼镜框：我可不可以着重讲一讲，自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包括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打击左派，包庇右派，鼓吹生产到户、大刮单干风、翻案风，大演鬼戏、冤狱戏、海瑞戏等等。

毛泽东说：题目可以，内容也有深度。注意现阶段的批判矛头，只对准彭、罗、陆、杨。剥洋葱先剥到这一层。谁出界谁自己负责。陈老夫子，你的题目呢？刚才那个名词不错，我给你记分。

陈伯达说：康生、春桥两位的题目较为务虚……我就来点务实的，揭一揭彭真的历史问题。他曾经被捕过，怎么出狱的？填写过「反共启事」没有？另外，一九四六年在东北战场上，他身为东北局第一书记，违背主席指示，和林彪同志对着干，眼睛盯住大城市，不肯发展农村根据地等等。

毛泽东欲咳嗽，张春桥连忙躬身捧起床头的痰盂缸去接，康生连忙递上小毛巾去候用，陈伯达也陪着站起……直到毛泽东涨红脸膛，费力咳出一口浓痰，痰盂缸里的水溅到张春桥的手上、脸上：坐下，坐下，我这老年支气管炎，不是什么大毛病。好，好，你们三尊大炮，也是三员大将，代表我去冲锋陷阵。加上林彪去坐镇，大约可以获胜……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张春桥试着提议：江青同志可不可以出席会议？由她来讲讲文艺黑线、黑线人物的问题，更具权威性，也更具说服力。

康生见主席在床上躺着，由于刚才用力咳嗽，睡袍被掀开了，露出两条大腿，没有穿底裤似的，实在不大雅观，连忙拉过一角毛巾被，替其掩上了。唉，那么些漂亮妮子出出进进，围着他老人家转，着实受用哩。

毛泽东说：会议初期，江青和叶群都回避。等待会议后期，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成员名单，江青再露面吧。军委也要成立文革小组，叶群也要挂名。这样安排，可以给你们左派加点后劲。

康生说：主席，为了强调会议的严肃性，也是为了保障会议的安全，我提议由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常委，在开幕那天宣布几条会议纪律，比如规定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员，在开会期间统一住宿，不准请假，不准回家，不准会客，不准随意和外界联络等等。

毛泽东说：好，好！非常时期，非常纪律，也是为了防止兵变嘛……列出几条来，请林彪同志带给少奇同志，由刘少奇去宣布。

:4 18:53

第十章　林彪「枪毙」陆定一

刘少奇主持了二十几年的党中央各类会议，再没有比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五月二十六日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更狼狈、更窝囊的了。

首先，他这位毛泽东指定的会议主持者，竟是临开会的前一天才知道会议地址在京西宾馆。那是中央军委属下单位。七、八十人的会议为什么不在中南海开？还规定出席会议的所有领导人不带秘书和警卫员，不准中途请假，不准回家，不准会客，不准往外挂电话。

在京的中央常委只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三人出席。扩大进来的则包括毛泽东点名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穆欣，加上公安部长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贺龙、李先念、谭震林，书记处书记李雪峰、王稼祥等。六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未获通知出席。

会议的重点批判对象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四人，也被接到京西宾馆监护。其中罗瑞卿曾于三月间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是从三〇一医院病床上「借」过来的。

毛泽东本人远在南方，指定康生为他和会议的联络人，并对会议的日程、议题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因之整个会议是遵照毛编好的剧本演出。

更使刘少奇感到惶恐不安、难以理喻的，是国防部长林彪元帅竟是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来参加会议，据说全是从三十八军挑选来的武林高手。这在党内是从无先例的。中央会议一向由中央警卫局负责安全保卫，林彪同志为什么还要带上自己的人马，开这种先例？如果每个领导人都带着自己的警卫部队来开会，那不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聚会了？就是到了东汉末年，也只有董卓、曹操干得出这种事情。为此，刘少奇询问了邓小平。邓小平也不知道林彪同志要搞什么名堂。再询问警卫局的负责人，答覆是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意的。汪东兴有几颗脑袋？自然是报经毛泽东主席特许的了。乱套了，中央不像个中央，军委不像个军委，简直是在玩戏法了。

会议的第一天、第二天，均由康生代表毛泽东作长篇发言，传达了毛泽东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来的一系列谈话、指示。单是今年三月份，毛主席就召集康生等人专门谈了四次，谈论了许多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件，还着重谈了要警惕有人搞兵变、政变。所以毛主席今年春天在南方做了一篇大文章 ，秘密调兵遣将，采取果断措施，率先下手，主动反兵变，反政变。毛主席做的是一篇精彩绝伦的大文章 ……

康生还介绍了要提交本次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介绍了毛主席如何反覆修改、推敲，加进了几段关键性的文字，神来之笔，雷霆万钧。康生也谈了他本人聆听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后的认识和体会。毛主席的指示，十分要害的是两条：一是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是独立王国，批评陆定一的□□部是阎罗殿。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呼应，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造反；二是要支持左派，发展左派，出题目，给任务，建立一支全新的、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指示贯穿一个中心思想：中央到底出没出修正主义？中央有不有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军队怎么办？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出了，罗瑞卿算一个，彭真算一个，陆定一算一个，杨献珍，杨尚昆，周扬、田家英、邓拓、廖沫沙等等也

都是。大家请注意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最后部分，毛主席亲笔加上的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林总说，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段，关系到文化革命，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将要在本次会议通过的文件，不是预示斗争的结束，恰恰相反，是运动的开始。是宣言，是号角，是战鼓！……。

康生足足讲了一天半时间。接下来是陈伯达发言，以半天时间，用「新帐老帐一起算」方式，深揭狠批彭真的「历史问题」。陈伯达指称，彭真同志曾于一九二九年在天津被叛徒出卖入狱，一九三五年才获释。在狱中六年，彭真同志干了些什么？是怎么出狱的？填写了表格没有？有无变节嫌疑？他出狱后进了北方局，夺了柯庆施同志的权，任组织部长。他是如何取得当时北方局领导人信任的？像我陈伯达这种人，当年也在北方局工作，但很困难，日子很不好过，一九三七年才去了延安。彭真同志一九四一年到延安后，又是怎么取得中央信任的？延安整风审干，为什么要参予迫害柯庆施同志？把柯庆施同志关了两年之久，还一度打算「处理掉」。后来还是军委秘书陶铸同志路见不平，把柯庆施同志的遭遇反应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转告主席。后来毛主席要求彭真同志等人高抬贵手，柯庆施同志才恢复自由，恢复工作。一九四五年冬，中央派林总和彭真率延安十万干部赴东北，林总组建起东北民主联军，彭真任第一政委、东北局第一书记，却处处和林总作对，留恋大城市，不去发展农村根据地，造成东北战场最初一年，我党我军的几次重大失利……

陈伯达的闽南口音不好懂，但大部分意思仍能让人明白。按照他这种方式，对干部的历史从怀疑入手，提出一系列栽诬式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被描得一团漆黑，疑点重重了。而且谁都知道，当年在北方局，刘少奇和彭真是老上下级关系，延安整风时提出柯庆施有叛变嫌疑的人，又恰恰是刘少奇。陈伯达只差没有点出刘少奇的大名了。

主持了两天会议，基本上没有讲什么话的刘少奇，这时不得不开口了：彭真同志这次是犯了严重错误，性质是对抗中央，对抗主席。但他的历史，据我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谈干部的个人历史，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谁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干的工作越多，谁的疑点越多，错误越多，问题越多了。

陈伯达碰了一个软钉子，登时涨红了脸，说：少奇同志，你是二把手，长期分管组织和干部，不要给人打包票啊？

会场里许多人在看手表。刘少奇也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不再理会陈伯达，转身对林彪、邓小平说：林总，邓总！开饭时间到了，解决肚皮问题吧。

林彪笑眯眯地说：同意休会。明天是听张春桥同志的精彩发言吧？

邓小平说：今晚上放老电影，《攻克柏林》。

刘少奇为了缓和气氛，特意前去和陈伯达寒喧几句。陈伯达竟是一反往常，对他这位党的第二把手爱理不理。刘少奇心里骂道：气候变了，现在连一条哈巴狗，都敢在我这个国家主席面前乱咬一气了。彭真是被捕过，坐了国民党的六年班房。难道你陈伯达就没有被捕过？被捕过就一定变节？倒是当年饶漱石揭发过你陈眼镜，不但被捕变节，出狱后还参加过托派活动。落井下石，诬陷别人，往往是为了掩护自己。这类事，这类人，刘少奇在历来的党内斗争中见得太多了，都倒了胃口了。

毛泽东发动、操控的这场空前浩大的运动，究竟要搞到什么程度？是搞到彭、罗、陆、杨、田为止？还是上挂下联，清除一大片？刘少奇一点不摸底。眼下毛泽东还让他主持中央会议，实际上是当傀儡。不是傀儡是什么？北京市委市政府，中央要害部门被军队进驻，刘少奇还能有多少发言权，决策权？

彭、罗、陆、杨一经揪出，中央机关干部就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包括平日喜欢讲讲话的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位元帅，都是每天拉着脸孔听会，闷不吭声。谁敢吭声？动不动就划你一个「集团」……还有周恩来、邓小平，如今也只能充当毛泽东的传声筒。刘少奇本人呢？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毛泽东要求他暂时做一只应声虫。或许，他这只应声虫当得好，毛泽东或许还可放他一马。否则，就肯定是下一波的主要打击对象，甚至成为齐桓公、赵主父一类的悲剧人物。

扩大会议的第三天，由张春桥做长篇发言。张春桥不愧为一名相当能干的秘书人才，已经整理出了一份〈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六年五月文化教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纪〉。他点了史学界、哲学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一大批负责人和著名学者作家的名字，统统称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张春桥，一名上海市委文教书记，怎么有胆子、有资格到中央的会议上来诬陷大批著名人物？他的背后，不是江青、毛泽东，还能是谁？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三人的长篇发言，特别是康生传达的毛泽东一系列最新谈话、指示，给整个会议定下了基调。大多数与会者在感到震惊、旁徨，感受胁迫、压力之后，纷纷表态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和彭、罗、陆、杨划清界线，积极投入当前的革命大批判，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摇旗呐喊。

接着，会议分成四个小组，第一组批判彭真，第二组批判罗瑞卿，第三组批判陆定一，第四组批判杨尚昆。林彪每天轮换着到各组去「听会」，并发表简短讲话。在第三组，林彪见到陆定一时，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林彪厉声喝问陆定一：姓陆的，你认不认得本人是谁？陆定一虽已沦为批判对象，却依然不屈不挠：林彪同志，怎么会呢？早在江西苏区时期，就认识你了，我是一向敬重你的。林彪进而喝问：那你也是老革命了？我看你是个老资格的坏蛋，老资格的反革命！陆定一说：林彪同志，你不可以这样讲，我的问题中央还没有做结论，我愿意接受组织审查。林彪光火了：老子就要这样讲！你为什么要指使你的臭婆娘严慰冰写匿名信？陆定一回答：组织上会调查清楚，严慰冰写信的事我毫不知情，我只有平日教育不严的责任！林彪见陆定一死到临头不低头，登时气得声音都颤战了，手指也戳了过去：老子要枪毙你！还有你那个臭婆娘！

林副主席失态，谁也不敢出面劝解。政治局委员们倒是纷纷责怪陆定一：老陆啊，何苦来？林副主席批评你一句，你顶回一句，何苦来？定一！你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赶快交代清楚；陆定一，主席都点了你的名啦，你要放老实些！……。

林彪声言要枪毙陆定一这话，传到刘少奇耳朵里。刘少奇觉得太不正常了，政府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怎么可以声言杀人呢？这也是党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言论。他找到邓小平商量，问要不要把这事报告给南方的毛泽东？邓小平摇摇头：不必。要报告，有康生他们。刘少奇见邓小平近月来已经采行全面退却的态势，心里很感失望。现在连个可以商量问题的人都找不到了。刘少奇倒是希望林彪真的动手，在会上枪伤个把人，让大家猛省过来，或许可以争取多数，压一压左派们的气焰。

没有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挂电话进京西宾馆，知会刘少奇同志：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昨天抵京。按原来的接待计画，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身分接见一次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出席晚宴。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还有邓小平同志也参加。刘少奇问：林彪同志参不参加？周恩来说：原来的计画中没有安排，对方的国防部长也没有来。当然可以徵求一下林总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强调说：敏感时刻，最好请他一起出席，免得闹下误会。周恩来说：那倒不一定，林总长期吃病灶，有他的饮食习惯，一般不出席宴请的。

当天下午五时，刘少奇的大红旗轿车要驰出京西宾馆大门时，门口的警卫却手里小红旗一挥，命令停车。刘少奇的专车司机连忙摇下车窗玻璃打招呼：是刘主席要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警卫部队的一名军官忙去值班室挂电话，请示什么人。过了好几分钟，那名军官才跑来说：可以可以。

坐在后座的刘少奇窝一肚子火，摇下窗玻璃问：你们是哪个中队的？为什么要拦我的车？

那位军官认出了刘主席，连忙举手敬礼：报告刘主席，我们是三十八军独立师的，临时加入六中队服务。刚才没有认出是您的车子……。

车出京西宾馆，折向东行。刘少奇嘘了口气，也叹了口气：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弄到军委宾馆来举行，又由六中队警卫，这是什么搞法？六中队本是保卫林彪的，现在负责全面警戒？党主席本人不出席会议，却遥控着会议的每一进程……。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之后，刘少奇没有返回京西宾馆，而回到中南海福禄居家中。王光美面露焦灼地问：少奇啊，出什么事了？天天往京西宾馆挂电话，天天都是盲音。人家为什么不肯接转我的电话？

刘少奇宽慰地说：党中央机关还没有被军管，警卫系统调整人马，工作有点混乱罢了。

王光美说：我不信。近来鬼鬼祟祟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太不正常了。

刘少奇回到家里，就是要看看孩子们。九个孩子，五个大的已经工作了，独立生活了，他不大记挂。最放不下的是和光美生的一男三女，最小的潇潇才进幼稚园，嫩苗儿般，禁不起风吹雨打的啊。孩子们都睡下了。刘少奇拉上王光美，到院子里讲话。王光美问：不回京西宾馆了？刘少奇说：明天都不想回去。规矩全乱套……名义上叫我主持会议，实际上是和彭、罗、陆、杨一起接受批判。陈伯达的长篇发言，只差没有点我的名了。狗仗主势，狗的主子神出鬼没，高深莫测。

王光美朝院子四周看了看，没有看到可疑的影子，仍放低了声音说：昨天在勤政殿门口碰到康克清大姐。康大姐把我拉到一边谈了一会：都传北京城里要闹兵变，有鼻子有眼的，算怎样回事？我说康大姐你是老红军出身，部队上的规矩懂得比我多，你说有这可能吗？康大姐说：朱老总在家里养病，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他不相信有人闹兵变。除了润芝，谁能闹？倒是怀疑为什么要散布这类小消息？神神鬼鬼，煞有其事似的，要达到什么目的？

刘少奇掏出盒大前门香烟来。王光美替他点上火。他缓缓吸着：总司令一语道破天机……总司令的身体好了些吗？几次想去看望，都没有顾上。我们现在就过海宴堂那边走走？

王光美却坐着不动。刘少奇明白她的意思，眼下这种敏感时刻，领导人之间应当尽量避免私下往来。不然针尖大个孔，可以吹起斗大的风。

刘少奇说：光美，现在我只可以和你讲几句话了。兵变，他们已经搞了，而且搞成功了。三月上旬三十八军突然进关，包围北京，不久进驻北京市委市政府，进驻中央二十几个要害单位，接管电台、电视台、新华社，难道还不是兵变？他们的成功在于未放一枪，未死一人。难道硬要烧烧杀杀，血流成河才叫兵变？直到这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他们也玩尽手段。林彪天天带着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人马出席，就是要造成一种压力，逼大家闭嘴、就范嘛。这和兵变有什么区别？却贼喊捉贼，天天会上会下的大谈要防止有人搞兵变，搞政变，闹的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王光美说：少奇你小声点。我们前院的工作人员，有的还在值班……有那么一两个，平日东张西望的，我早就怀疑他们是人家耳目。

刘少奇说：管他呢，你只能防君子，无法防小人……光美，我想给南方挂个电话，辞去会议主持人的名分。由林彪或是康生主持，不更合适？五七年，他委托彭德怀主持军委会议，批判刘伯承、萧克的

军事教条主义；五九年在庐山，他委托彭真主持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去年揭批罗长子的上海会议，也是叫彭真主持的嘛。这次批判彭、罗、陆、杨，却叫我来主持，那么下一次不是该轮到我了？所以这次主持会议，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这个党啊，又在被自己的领袖玩来玩去。他太会玩了。古书读得多，权力没有制约，比斯大林晚年更不如……看来，五九年那次，我参加倒彭，是倒错了。要是党内能有几个彭德怀，他或许有所收敛。

王光美说：少奇，你想得太多了。我们玩不起，也斗不起，还躲不起？

刘少奇自管自说：这个天下，是大家打下的。我们却习惯于归功一人，称颂一人，把他吹成真理的化身。彭老总在庐山讲的对，菩萨是大家供起来的。结果是菩萨管住了大家，大家却惹不起菩萨，连善意的批评、提醒都不行……光美，我和你说，我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的建党思想，看来是自作自受了。大跃进时，我迎合他，提出全党干部应做毛泽东思想的驯服工具，助长了他的个人迷信……光美你可以作证，我这人有机会主义的时候，但我从无野心要和他争什么第一，总是安于第二，顶多只想保住第二。这是我的历史局限性，要讲是悲剧性格也可以。我一次又一次放弃原则，一路退让、妥协，直到这次退无可退……这几个月，我一直苦恼。光美你晓得，四月初在新疆，四月中路过云南，我都不想回来，向往那里的农劳生活。可我不得不回来……百思不得一解的，是毛润芝搞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到哪一步？搞掉了彭、罗、陆、杨，下一步还要搞谁？他和谁都不交底。侯门深似海。他的城府深似海。但我不是瞎子聋子，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他曾经告诉人，彭真的后面还有玉皇大帝。他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就睡在他身旁。这话已经写进中央文件。

王光美说：少奇，听你讲这些，我心里打战战……说别人是睡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过河拆桥，伤天害理。一九六〇、六一年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口，谁打算作他的秘密报告？他拿得出半点依据吗？大家还不是照样捧着他，供着他？……算了算了，顶多，像彭老总那样，把我们圈到郊区去软禁几年，新时代、新社会，总不会株连我们的孩子吧？去延安种地，或是回你湖南老家务农都可以。反正我会跟着你。有时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也满有意思。

刘少奇抓住王光美的手：你愿和我做患难夫妻，使我晚年有托，谢谢……我们这个党啊，又要大折腾了，吃苦头了。都怪我作茧自缚，我们整个党都是作茧自缚。

王光美彷佛看到了刘少奇眼里的亮点，那是泪光。她忽然想起什么，试探着问：你不想回京西宾馆主持会议了，何不找总理商量商量？趁他这会在家。过两天，他就陪外国客人到外地参观去了。再有，我们刚才谈的这些，要担心。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

刘少奇拍拍脑门。光美提醒得对，上有老，下有小，过去称为家累。如今中央负责同志人人都有家累，也就人人谨小慎微：好吧，进屋去给恩来挂电话，看他还敢不敢来见我，或是敢不敢让我去见他。

夫妇两人进屋，上楼，用红机子挂通了西花厅后院书房。恰是周恩来本人接的电话：啊，少奇同志？我送谢胡他们到钓鱼台。刚回来。你没有回京西宾馆，而回了家？有事情商量？不用你跑了，我的车子还在院门口，立即过来看你。

听口气，看样子周恩来也不摸底，不然不会这么晚了还肯来见他刘少奇。五分钟后，周恩来进到刘少奇的书房。刘少奇体谅周恩来晚上还要办公，处理国内外要务，于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恩来，我不想主持京西宾馆那个会议了，很疲累，难以为继。

周恩来双目炯炯：这事你得向主席请假，由主席批准。是不是会议上有人对你无理了？刚才来你这里之前，接到小平的电话，也在问你为什么没回去，明天上午还要由你主持全体会议呢。

刘少奇说：恩来，是林彪同志的某些做法不大正常。他每天带着一个警卫排出席会议，包办了会议的安全保卫。今下午我去人大会堂时，车子在京西宾馆北大门内被拦住十来分钟，直到门卫去请示了什么人才放行。我还是全国人大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嘛。还有，恩来你听我讲完，林彪同志在分组讨论会上，指着陆定一的鼻子开骂，扬言要枪毙陆定一！你讲讲，这种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还主持得下去吗？

周恩来手指轻弹着沙发扶手，认真想了想，之后果决地说：这样吧！就在你这里给主席挂电话，挂通了，自己向主席报告吧。

说来也是奇怪，刘少奇几次给毛泽东挂电话，都挂不通，周恩来总理一挂就挂通了：主席吗？你好，你好，我是恩来。主席还没有休息？对对，对对，后天我陪谢胡同志一行到上海参观，他对我们的机电设备、纺织机器有兴趣，要求无偿援建。是是。好，好。我陪谢胡来见你，见一小时左右。好，好，就这样。主席啊，还有个事情要请示，少奇同志说他主持常委扩大会议有困难。他在，他在。让他和你讲？少奇同志你和主席讲吧。

刘少奇接过话筒，声音都颤抖了：主席，是我，少奇。大家都盼你回北京……遵照你的安排，会议头几天还顺利……林彪同志是骂了陆定一，讲要枪毙他。是在小组讨论会上讲的……啊，主席知道了……开会不许带枪，谁带枪谁就是高岗……主席，你这个指示，还是由康生同志在会上传达吧。是，是，为了不给左派形成压力，只在常委碰头会上传达……是是，林彪同志出席会议，需要一个排担任警卫，可以迁就他一下……是是，主席不同意我请假……纪律可以松松绑，领导同志可以往外打电话，晚上可以回家，但纪录本和文件不准外带……就是对受到点名批判的四个人，彭、罗、陆、杨，在中央查清楚他们的错误事实之前，仍然要称同志。批判斗争，君子动口不动手……好好。有了主席的这几条，就好办了。是是，会议纪律松绑的事，也由康生同志代表主席，在全体会议上传达。

挂完电话，刘少奇总算松了一口气，心情也登时好了许多。他和王光美坚持着，送周恩来回西花厅。原本汽车还在院门口等候，只好放空回去。

第二天一早，刘少奇返回京西宾馆。开全体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新指示之前，林彪特意绕过座位，来和刘少奇握了握手：少奇同志，你昨晚上给主席挂了电话？主席昨晚上也挂了电话给我，你还是会议的主持者……我愿意全力配合，把本次会议开好，也是把一幕大戏演完。

听了林彪几句阴阳怪气的话，刘少奇忽又像掉进冰窖里，浑身上下凉飕飕的。幸而会议的气氛有所缓和，对彭、罗、陆、杨等人也恢复了「同志」称谓，所有的领导同志晚上可以回家休息。

五月十六日，周恩来送走了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开始出席会议。这一天，全体与会者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彭、罗、陆、杨四人也都举了手。问题是有半数的与会者——像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根本不具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资格，却参予了表决。此即后来简称的〈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号称「中央委员会通知」的「历史性文件」，未经召开中央全会、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毫不知情的情形下，依毛泽东的旨意颁行了。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他杀气腾腾的专门论述政变、反政变的长篇讲话。他讲话之前出了个令与会者哭笑不得的插曲，每人的座位前均放有一页铅印的短句和林彪的签名：

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

——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看到林副主席的这则简短声明，谁都想笑，又谁都不敢笑。人们纷纷将它收藏进文件夹内，当作纪念品呢。有人看到贺龙元帅一脸严肃，和坐在身旁的许光达大将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值得藏之名山，传诸后世。我操他老娘！

林彪的长篇讲话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大谈古今中外的兵变、政变、杀人，血淋淋的夺取政权。称现在全世界政变成风，亚、非、拉国家政变成风。毛主席近几个月找了很多军队负责人谈话，秘密调兵遣将，进行军事部署，预防反革命兵变、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这是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主席著作，比形成文字的著作更为惊心动魄。因为最近发生了很多鬼事、鬼现象，可能发生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多的材料，我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也伸得更长。

林彪讲话的第二部分大谈「复辟」、「反复辟」，强调「有了政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要念念不忘政权，念念不忘枪杆子」，「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杀人权。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不要等到他们动手，我们先把他们杀掉，就这么简单。」

林彪讲话的第三部分大歌大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林彪的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实为他即将成为毛泽东权力继承者的「效忠书」和「宣誓词」。

坐在台阶下听讲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表情肃穆，心情沉重，仿佛这才感受到，席卷一切的政治飓风已经来临。

五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名单是：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成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这期间，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曾苦笑着说，这下子好了，书记处也快要被取代了。

第十一章　永福堂前一梁空

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

一支以毛泽东语录谱写的〈语录歌〉，在全国数千万大、中学校学生中狂热传唱：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千头万绪、归根结底，

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农村贫下中农开始新一轮的暴力行动，捆绑吊打地主、富农分子。城市青年学生揪斗出身地富、资产阶级的校长、教师，机关单位则大抓「小吴晗」、「小邓拓」，称之为「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哪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为此，林彪麾下的军队喉舌《解放军报》社论宣称：凡是三反分子，无论他的地位多高，资历多老，都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党内外的知识分子生命有如狂暴风雨中柔弱小草。然而最早以生命抗争的又恰是一批「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被誉为新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甚至出现「自杀群」。五月十八日，亦即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反政变」长篇讲话的当天晚上，党内著名才子，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在家中吞服整瓶安眠药自杀。他死前留下一封遗书，不忘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用以保护他的妻子、孩子。邓拓于一九四四年在晋察冀根据地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独力编辑出版了中共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受到毛泽东激赏。邓拓享年五十四岁。

邓拓死后第五天，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在住所中南海永福堂的东厢房——毛泽东私人图书馆内「悬梁自尽」。

田家英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同岁。在任职毛泽东秘书的前后，曾教授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国文，毛泽东一度视同自己的孩子。一九四九年随毛泽东一家住进中南海后，还兼任过毛家「总管」：凡毛泽东的文稿、书信，毛的稿费存取，毛家重要客人的迎来送往，代表毛去看望某位知名人士或送一笔钱给某位亲友……田家英是无事不经管了。

伺奉了老的还要伺候小的。在五〇年代，田家英和毛氏一家相处融洽，包括岸英、岸青、刘松林、毛远新、王海蓉这些老家晚辈在内。和岸英更是情同手足，惜乎牺牲在朝鲜战场了。毛家唯一不好相处的是女主人江青。田家英看不惯江青喜怒无常、颐指气使又自我尊贵的作派。但江青经常被毛主席当着工作人员的面痛斥。女主人不被男主人尊重，也就不被大家尊重。连卫士们都敢私下里学江青扭屁股走路的骚态，逗乐子。有时毛主席撞见了，也不制止，只是苦笑笑即转过背去。

应当说，到了五〇年代中叶，田家英才进入政治上、思想上的成熟期，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勤奋工作、读书，记忆力惊人，凡中外典籍，党内文件，均能过目不忘。毛泽东经常一动念头，即命他去查对古人的某首诗、某篇赋中的句子，或是马恩列斯著作中的某段论述；他总是很快从繁浩的图书典籍中找到出处，摘录出来呈毛泽东参阅。胡乔木曾笑称他为「主席身边的活字典」。他业余时间喜欢跑琉璃厂，在旧书库、书摊里寻找明清字画，善本图书，并对明清历史有了浓厚的兴趣，不时撰文化名在史学杂志上发表。他还爱好金石，拜金石家康生为师。他把自己的住处称为「小莽苍苍斋」，崇敬戊戌变法七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认谭嗣同变法失败不逃亡而慷慨就义，是近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典

范。他也崇敬另一位先贤林则徐，专刻一方印章 ，为林则徐的两句诗，以激励自己：

苟利国家生与死

敢因祸福避趋之

由于较长时间介入了中南海第一家庭的内务，田家英逐渐认识到毛主席有较严重的性格缺陷，如言行不一，喜欢玩年轻女子，独断专行，家长制，一言堂，多疑喜变，不允许有反对意见等等；以及预见到江青有政治野心，一旦膨胀发作起来，能量会大得惊人。偶有假期，他总是设法和他延安时期的师长加兄长的胡乔木、李锐等人相聚，喝酒聊天，摆龙门阵。他甚有酒量，在老友面前十分率性，口无遮拦。他称毛泽东为「主公」，称江青为「密斯」、「密斯李」。「主公」意即「主上」，是古代臣子对国君的尊称。可见在五〇年代他已经把毛泽东当作国君来遵从了。「密斯李」这一称谓颇带贬意。江青本名李云鹤，称「李小姐」而不称「毛夫人」，田家英的性格中有了「狷狂」的一面。千不该、万不该，有时康生等人在场，他也说出一些犯忌的话：

密斯李是个很不安份的人，总是想找到机会在政治上表现自己……如果不是在主公的控制之下，她是要跳出来胡闹一通的；

密斯李又装病了，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干。其实她是一心想摆脱主公的控制，按自己的意思演自己的戏……主公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和蓝苹的这段婚姻错了，但当主席又不好打离婚；

我很担心，一旦密斯李出笼，后事不堪设想……后宫干政，汉有吕后，清有慈禧……

田家英是在一九五六年之前后发出这些议论、感叹的。那时，他的师长、兄长们都不相信江青日后会在政治上有什么出息。在毛泽东视田家英为手足子侄的那年月，自然不会有人去告密。连康生、陈伯达这样的人物都要从田家英口中打探信息，揣摸上意：主席最近读了那些文章 ？做过什么批注？写过什么诗词？夸奖过谁的文字？田家英遵守纪律，对毛主席的个人事务守口如瓶。陈伯达的频繁打探更令他十足厌恶，最看不惯这位「理论家」的那种媚上压下，倚强凌弱的投机嘴脸。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裂痕逐渐显现。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一年之后，亲历了大鸣大放、抓右派、大跃进、超英赶美、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一桩桩、一件件，是毛泽东一人策划、一人号令，唱独角戏似的，把全党全国玩的团团转。还公然在成都会议上赞扬个人崇拜……把封建帝王的统驭术运用到党中央工作中来，人人都要仰仗他的鼻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如同虚设。

田家英敬重彭德怀的无私无畏的人格，支持彭老总向毛泽东大胆陈言，为民请命。庐山会议后期，田家英差点被划进「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名单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康生、胡乔木等出面保了他，毛泽东也还需要他继续完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注释工作。他向毛泽东作了检讨，得以避过一劫。

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人口数千万。在毛泽东地位最为脆弱的一九六〇、六一年，数度流泪表示悔改的日子里，田家英表现出对主公的极度忠诚，全力协助主公稳定局面，度过难关。这是毛泽东和田家英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年。几次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都破例地拉田家英坐在自己身边，以示信任、重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倒是坐到了田家英之旁。

田家英是一九六一年由刘少奇、杨尚昆提名，升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级别为正部级（军队正兵团级）。中直机关历来按级别住房子。田家英一家被安排住进原彭德怀元帅住过的永福堂。「永福堂」匾额为

大清乾隆皇帝手书。起初田家英不愿住进永福堂，因彭老总是从这里蒙冤迁出……但杨尚昆主任强调共产党人不讲彩头讲党性，永福堂离毛主席的住所近，进出快捷，方便工作。他只好搬进永福堂以彭总为鉴、居安思危了。永福堂房舍宽绰，北房五间做了田家英夫妇的起居室和办公室；西厢房五间做了三个孩子及秘书、通讯员的宿舍；东厢房五间打通隔墙，做了毛泽东的私人图书馆。这图书馆的西面和东面各有一道门，东面的门外一条通道，直通毛泽东的住所菊香书屋。

要论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最大奉献，应是他从头到尾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注释。刘少奇挂名「毛选」编委会主任，康生挂名副主任，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田家英年轻力壮，记性又好，独担大任地领着编辑小组完成选篇、考证、文字加工等繁缛而细致的工作。他并主持撰写了「毛选」一至四卷的九百八十七条注释文字。每条注释都力求写得简练、生动、准确。事后毛泽东大表满意，称赞他的劳绩。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两本诗词集，亦是由田家英独立编辑完成。其中毛泽东作于井岗山根据地和江西苏区的十来首诗词，作者本人都忘记了，由田家英从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省市的革命博物馆的残破油印文物中发掘、考证出来的。

田家英还独力完成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的编辑出版工作，并替毛著加进了一些「名言」，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等等，受到党中央和毛本人的高度肯定。一九六二年前后，田家英又参加了「毛选」第五卷的选编工作。此卷的主要内容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间，毛泽东的各类讲话、报告、文章 、重要批示。在刘少奇主持的编辑委员会议上，田家英这位毛泽东著作的长期编辑者、注释者，竟力排众议，大胆陈言，反对「毛选」第五卷匆忙出版。他不避禁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在建国以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特别是有关经济建设的论述还不成熟，甚至有着明显的缺失，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那提倡全民学毛著的年代，田家英反对出「毛选」第五卷，明言毛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不成熟，有缺失，真乃空谷足音，震聋发聩。田家英的言论传到毛泽东耳里，能不大败胃口，怒上心头？于是一声令下，「毛选」第五卷编辑小组就给撤销了。

一九六二年，国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毛泽东度过了三年大饥荒带给他的政治危机，领袖地位得到稳固，开始对田家英产生恶感。该年的四、五月间，田家英率调查研究组从浙江、湖南农村回北京，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的支持下，向毛泽东提出应允许部分公社生产队「包产到户」，以利恢复生产时，毛泽东变了脸。之后大会、小会上点名批评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和他格格不入，带头刮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毛夫人江青则乾脆指田家英为「资产阶级分子」。

一九六三年后，田家英仍然挂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政治局常委会秘书，但已经不能参与中央核心机密。田家英不再那么忙碌，开始醉心于史学研究，尤其是明、清史的研究。他多次向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南海，去做一名地委书记或县委书记。他太太董边那时是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亦愿随他下放去做一名县妇联主任。但毛泽东不允许。他又提出不离开北京，只改行去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或去故宫博物院整理古籍，毛泽东亦不允许。

田家英感到空前的困惑、无奈。他很羡慕胡乔木大哥。乔木大哥于一九六一年秋天起即请长假养病，激流勇退，脱离是非场所，是何等的大智慧！他甚至有些羡慕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安徽一座大型水库去做文化教员的李锐大哥。他曾暗中帮助李锐，一九六二年差点让李锐恢复党籍回水电部工作，但被李锐太太告发，说李锐曾在家中谩骂毛主席为独裁者而告吹……能去大型水库做一名文化教员也不错啊，空气清新，人事简单，工作之余还可以游泳、垂钓！对比自己，没日没夜地在中央工作，反而获罪党主席，落到个不准离开中南海的境地。

田家英终于明白：自己知道的毛泽东的「隐私」太多，不该管的事管太多了。单是毛泽东的经济状况、生活特权、男女作风三方面，田家英就是个「活口」。经济方面，毛一向自奉清廉，自诩双手从不沾钱。实际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毛主席诗词》等等，印数上亿册，绝大部分由各级党、政、工、团机关单位以公款购买，分发干部、职工学习；毛泽东却通通拿了稿费和印数稿酬。毛泽东有十几个银行存摺，私人存款早就超过千万元人民币。他的衣、食、住、行几乎全部由国家包办了，基本上没有个人消费，为什么还要贪图如此巨大的私人钱财？这在共产党内、在新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首富。

毛泽东年年月月被宣传为生活节俭、艰苦朴素、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国家操劳的人民领袖。说他足蹬旧布鞋，身穿补丁衣，晚上睡觉盖打了几十个补丁的毛巾被。他经常批评干部搞特权，腐化变质，被资产阶级的金钱美女拉下水。而真实的情况呢，他本人却在全国各风景名胜地、文化名城拥有四十处以上的豪华行宫，单是在杭州西湖、湖南长沙就各有三处。他每年有大半时间坐着专列火车北方、南方的巡行，所经过的铁路沿线全线警戒，所有客、货列车停驶让道。空中还有空军战斗机随护。那些行宫则长年由国家拨出专款供养着，随时准备接驾。

毛泽东在各地行宫的性事极为开放，好玩年轻美貌、出身贫苦、初中文化的女子，连他专门司机的漂亮妻子都不放过。为此江青曾多次告到政治局常委会，要求处理。在党内政治生活较为正常的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政治局常委会曾经专门开会，予以批评、帮助。毛也做过口头检讨，但会后照玩不误。田家英作为政治局常委秘书，作过会议纪录……毛的私生子女有多少？田家英代为经办过的就有四个：一个由成都军区养育，一个由渖阳军区养育，一个由南京军区养育，一个由武汉军区养育。还有由浙江省委、江西省委、湖北省委、湖南省委安排养育着的呢。

田家英小毛泽东近三十岁，身体强健，记性好，笔头活。一位年轻有为、博学强记的文字秘书，详细掌握了毛主席的这类「隐情」，怎么可能让他活着离开中南海，以在毛百年之后，去撰写什么「秘密报告」，回忆录，传诸后世？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突然袭击手段逮捕刘少奇曾经提名的国防部长接班人罗瑞卿大将。林彪夫人叶群在会上揭发，罗瑞卿身为军委秘书长、全军总参谋长，公然反对林彪提出的「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都是参考了田家英的看法。

上海会议结束不久，田家英为了保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吴的后面是彭真、邓小平、刘少奇)，背上了「胆大包天、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恶名。

田家英大祸临头。在一九六六年五月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奉毛泽东之命，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小组，下设四个分组，分头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中午过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科长戚本禹，三人来到田家英的住处永福堂，由安子文对田家英夫妇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同志，现在宣布，第一，中央认为田家英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要写出检查；第二，中央认为田家英一贯右倾，犯有一系列严重错误、罪行；第三，田家英停职反省，接受审查，现在就把全部文件、资料交出，由戚本禹代管秘书室工作；第四，田家英一家立即搬出中南海，明天就搬出去，任何有文字的物品均不许带走。

安子文宣布完「中央决定」，不允许田家英有任何申辩，即铁青着脸命令田家英点交文件。田家英知道命令直接来至毛泽东，向三人申诉也没有用。他把一份份文件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旁监视。下午六时，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田家英的办公室里接收文件，直

到天黑才离开。

当天晚上，田家英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室里，不吃饭，不睡觉……搬出中南海，任何有文字的物品均不许带走！岂不是要被扫地出门？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在这种时刻被赶走。接受中央审查，沦为政治囚徒，明天一家人搬到那里去，那里有田家英立锥之地？……深夜，戚本禹来电话，以命令的口气要田家英到秘书室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田家英万念俱灰。戚本禹本是他的下级，因作风问题挨过处分，现在却攀上了江青和毛泽东。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暴君配佞臣，国有大难了。

从秘书室签字回来，田家英发现永福堂门口加了双岗，自己是被就地监禁了。他进到东厢房——毛泽东私人图书馆，面对一架一架的图书典籍，木然坐着。他爱人董边来喊他回卧室休息。他径自在一张平日包书用的白纸上写画着什么，头也不抬，而要董边只管去睡，第二天还要上班。

董边第二天五点钟醒来，见图书馆灯还亮着，赶忙去看丈夫。田家英仍坐在那里，问董边几点钟上班？董边说七点钟就得走，全国妇联机关的运动也很紧张，已经有人贴她的大字报。随后，董边去厨房给家英和三个上学的孩子准备早点，又来说了几句准备搬出中南海的话，既然有字的东西都不准带走，就只能带被子、衣物了。天已大亮，董边推自行车上班去了。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永福堂宁静得一片死寂：田家英的秘书奉命写检讨去了，通讯员也奉命外出办事。奉谁之命？当然不是田家英的。整个上午，只剩下田家英一人留在毛泽东私人图书馆内。还有永福堂门口的值勤战士。有人听到过一声闷闷的枪声。

中午一时左右，通讯员从外面回来，安排田主任吃中饭，却满院子找不到人。唯图书馆房门紧闭，从里面锁上了。喊了几声无人答应。通讯员觉得有异，只好去报告警卫局。警卫局立即派人来打开房门。几个人进去一看，陡见一排排书架之间，不少书籍撒落地上，像是有人拉扯挣扎过似的。开在东墙上的那扇门虚掩着……通讯员在书架之间寻找田主任，突然大叫一声：田主任——！

原来田家英双脚悬空，吐出舌头，被吊死在房梁上。

田家英的爱人董边于下午三时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通知，要她立即回去搬家，搬到中直机关集体宿舍楼去。搬家之前，先去中南海西楼见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董边立即骑车返回中南海，到西楼去见汪主任。汪主任严肃地告诉她：田家英仇恨伟大领袖，叛党自杀，你要划清界线，正确对待，争取党组织对你的宽大处理。董边吓坏了，欲哭无泪：家英那样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生龙活虎一个人，怎么可能叛党自杀？

董边被允许进入永福堂东厢房——毛泽东私人图书馆，看了家英最后一眼：家英被裹在床毛毯里，平放地下，舌头仍那么吐着。她要求替家英把舌头塞回嘴里去。警卫局的人告诉她：已经试过，牙关咬得太紧，塞不回去。她想掀开毛毯看看，亦被制止。

自然不会有法医验尸一类手续，也不会有棺木。田家英就那么被一床毛毯裹着，当即被塞进一辆军用吉普车，拉去火化，飞灰湮灭。享年四十四岁。

田家英有没有留下遗书？就是他胡乱写划了一通晚的那张白纸。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把这页「遗书」交给周恩来总理，并问总理：要不要立即报告在南方的毛主席？

周恩来面有戚容，也有气愤，沉默良久。为什么不验尸就火化？没想到小田会用这种方式来抗争，中南海高级干部自杀第一人……邓拓也是自杀的。文臣以死相谏？都什么时代了？党内的秀才一遇大风大浪，就表现出生命脆弱一面。不可取，也不值……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短，但一路晋升顺畅，欠

缺血与火的锻练……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看看，这个田家英，生死挣扎之前，都胡乱写划了些什么？密密麻麻一大片，依稀可以辨认出来下面的词句：

废兴盛衰存亡，智愚忠佞贤奸

独裁，中国数千年政治文化一脉相承：个人独裁，变幻莫测，自大狂，怀疑狂，权欲狂

资治通鉴读过十几遍，玩党和国家于掌股

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中国历史之最。历史终归会记下这笔帐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此为吾友邓拓句，听说他已经死了。

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贤啊，今日中国只有迷信，只有狂热，只有崇拜，没有脊梁。你老人家若活到现在，过得了一九五七年一关？过得了一九五九年一关？过得了一九六六年一关？

党内驯服工具的制造者，倡导者，如今自作自受了。自食恶果，包括我自己。

中国党内早就出了斯大林晚年问题。比之斯大林晚年问题更甚，苏联没有死中国这么多人。

党内无民主，干部无自尊，人民无安宁。「民主」被砍去脑袋，成为「民王」。

罪恶权力夫妻档。自古后宫干政曰斩。密斯李出山，天下必大乱。

……

周恩来越看越气愤，通通是发泄仇恨，对毛主席大不敬。汪东兴仍坐在他对面等着回话，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周恩来说：东兴，对不起，让你久等……田家英这个人死有余辜，我不同情。火化之前，验验尸，就好了……我的这个态度你可以报告主席。

汪东兴不耐烦地问：这纸乱七八糟的「遗书」，要不要交主席过目？

周恩来说：你拿回去封存吧，再不要交第三个人看了。我的意见，也不要交主席过目，惹他生气，影响休息。主席还在杭州？

汪东兴说：准备回湖南老家，韶山滴水洞……主席要求他的行踪保密，总理知道就行了。

田家英「自杀身亡」不几天，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贴出校党委负责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一时间，北大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教授无法授课，学生无心上课。周恩来得知信息后，认为事态严重，当夜即派秘书去北大校园看大字报，并传达指示：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点名批判党委负责人，须事先报经上级党委批准。不然，北大这么一带头，其它大专院校一轰而起，局面将难以收拾。

周恩来的这一看法，显然和刘少奇、邓小平是一致的。康生却悄悄把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以电

报形式，传给了「隐居」南方的毛泽东主席。

情况更严重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吴冷西被社内数以千计的大字报包围，无法开展工作。刘少奇、邓小平经与周恩来商量后，于五月三十一日晚上派出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工作组，进驻报社，接管工作。陈伯达连夜赶写出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六月一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通栏刊出。刘少奇、邓小平傻了眼：横扫一切？范围多大？包括中央负责人吗？周恩来却心里有数：要不是毛主席授意，陈伯达吃了豹子胆？

当天晚上，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形下，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文，并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按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这回，连周恩来也傻了眼，跟不上。

毛泽东主席南方放话，北京领导人胆战心惊，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热血沸腾。

第十二章　韶山龙脉滴水洞

提交：语依依 史海钩沉

湖南湘潭韶山冲，一座林木葱郁、山丘起伏、水田阡陌的小乡村。湘北、湘中一带的乡村不像中国其它地方，村民们数十户、数百户甚至数千户地聚居在一起，而是每家每户傍水依山、环绕田洞地散居著，所谓竹篁深处有人家，清溪深处有人家，桃花深处有人家，一村十数里，首尾不相望。古人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应是一种故老相传的乡居形式。

毛泽东故居位在韶山上屋场，大小十六间瓦房及数间草顶偏房。屋外有晒谷坪、老樟树、池塘。毛泽东父亲毛顺生除了经营几十亩田地，还兼做谷米投机生意；母亲文七妹饲养母猪放债，一年两窝，每窝十几只猪崽，满月后贷放给贫苦乡邻去喂养成大肥猪，宰后收回整猪的一半作「猪本」。毛泽东小时候曾代表父母去向乡邻们索讨猪债①。按毛氏后来的阶级斗争理论，他本人是从小参与过剥削活动的了。（…………）毛一生痛恨父亲，想必和少年时受到的惩戒有关。英雄不问出处，伟大不拘小节，我们还是为领袖讳罢。

韶山冲的背后有山名韶峰，相传为尧天舜日时候产生「韶乐」之处。惜乎上古妙韵，早已失传。韶峰之西，另有三峰环峙，北面的名黄蜂山，南面的名龙头山，西面的名青牛山。三峰之间是五平方公里的峡谷坝子，当地人称为滴水洞。「洞」在湘地有两种用处，一为田洞——指山中田园，另为石壁岩洞。青牛山脚也确有一座岩洞，深十数丈，流水潺潺，终年不歇，其声如琴，叮咚回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乡人在山谷低洼处筑坝蓄水，名韶山水库。水面不甚宽阔，唯深邃清幽，如同山林中嵌上一方镜子，映照蓝天白云。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回韶山时，曾到滴水洞祭拜祖坟，没有到水库游泳，而对湖南省委负责人说：滴水洞冬暖夏凉，环境清静，是个避暑地方，你们可以盖几间草堂，省委常委开会休息用嘛，我老了也可以回来住住。湖南省委领会「圣意」，报请国务院拨下专款，从韶山冲上屋场修筑公路绕水库边坡进入滴水洞，在林木苍郁的山谷中营建起一片中西合璧的别墅。从豁口一路进去：一号院楼高三层数十个房间，为警卫中队宿舍；往里六百米深处是二号院，楼高二层二十四个套房，为随行部省级官员及秘书医护人员住所；再往里去是三号院，庭院式平房建筑，四面廊榭相接，花木扶疏，为毛泽东的专用庭院了。三号院背倚毛家祖坟，面朝龙头山峰，位在「龙

脉」之上。一向标榜为无神论者的共产党人，替毛氏营建此处行宫时却秘密请来堪舆高人测定风水，十足虔诚迷信。院内有客厅、会议厅、餐室、厨房，两套宽大的主人房。每套主人房有办公室、护士值班室、护士洗手间、大卧室、浴室。一套留作毛泽东入住，另一套留给江青。但江青从未到过韶山。三号院通往二号院有回廊相接，回廊一侧附有偏房数间，为值班卫士、保健医生的宿舍。

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毛泽东一行人入住韶山滴水洞。天气颇为炎热。毛泽东在三号院门口下了车，放眼四面青山，绿树浓荫，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世外桃源，怕是花了不少钱吧？很好呀，我有可以终老的地方了。

毛泽东兴致很高，不忙进院，而对陪同的杨成武、谢富治及湖南省委负责人说：我祖宗原本就住在这里，滴水洞旁边的歇虎坪。他们很迷信，为了选中这个地方住家，请人卜了十一天的风水。祖父毛翼臣有个哥哥叫毛德臣，两人在歇虎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乾燥，任何时候涨洪水都淹不到。他们请了有名的风水先生来占卜，测定是块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上，于是两人决定死后葬在这里，讲是可以荫庇子孙呢。那是迷信。后来毛家为什么搬到上屋场去了呢？那是我父亲不大看重风水，而看中上屋场那片好水田。我父亲是个很专制的人，对子女奉行巴掌主义、拳头政策。

一行人簇拥著毛泽东进到三号院东厢主卧室门厅外止步，请毛主席休息。原来随行的湖南省委负责人考虑到毛主席不习惯室内「电冷气」，喜欢自然的「土冷气」，而专门从长沙冰库运来些长方形冰块，放置走廊各处，以风扇款款吹拂，散发出阵阵凉意。

毛泽东步入卧室，一名身条适中、眉眼灵秀、貌若羞花的女子已在迎候著了。一眼就看出是小麦妹子。桃江小麦，人面桃花，别地方的女子少有这样水色细嫩的呢。女子见到他，想扑上来又不敢似的，激动得流泪了：主席，我来这里等你三天了，梅子姐本来也要一起来的，临时有事……。毛泽东招招手，让女子上前几步，才伸出手去搂住了：两年不见，你是越来越鲜亮。你们张书记到杭州去请我，说滴水洞修好了房子，等我回来住……梅子没有告诉你吗？张平化同志调中央工作，她陪著上任去了。

麦妹子偎依在毛主席怀抱里。毛主席身上都汗湿了，一股子汗酸味：主席，我替你去洗个澡吧？换上乾净衣服，再休息。

毛泽东说：遵命遵命……不过你不要称我做什么主席，还是叫我老夫子吧。这次，我好不容易回老家来躲躲清静，你就安心陪我一段。

由于事先得到通知，小麦已经放好一大池子温水。（……删去数百字……）

毛泽东裹著长睡袍在床上休息片刻。麦妹子像只温顺的小猫，裹著毛巾被睡著了。因心里记挂著许多事情，毛泽东起了身，穿过护士值班室，掩上里间房门，进到书房兼办公室，按了按传呼铃，吩咐杨成武、谢富治和中央警卫团张团长立即来见。

杨成武、谢富治、张团长三人即传即到，立正，行举手礼。毛泽东并不起身，随随便便地提提手掌：坐吧坐吧，茶壶里有茶，要喝自己动手。三位护驾大臣，我住到自己老家来了，四周都是山林，警卫都安排好了？

每到一个新的住处，毛泽东总要亲自过问警卫安全。

杨成武先看一眼谢富治和张团长：报告主席，滴水洞和韶山水库库区，由张团长亲率一中队布哨警戒；四周的山峰和山脚，由省军区独立师守卫、巡逻。还有湘潭、宁乡、湘乡、株洲、长沙五县市的人民武装部、公社武装部，都做了内部动员，严密监视各地五类分子的活动。

毛泽东说：杨总长、谢部长，我老家韶山公社，也有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

谢富治说：报告主席，已经采取预防性措施，韶山公社四周三十公里范围内的五类分子，以及他们的表现不好的家属子女，上星期统统集中到洞庭湖区修防洪堤去了。是省里分管治安工作的书记华国锋同志经办的。

毛泽东说：华国锋是湘潭的老地委、县委书记，人老实，办事得力。又问：长、衡、株、潭一带，除了省军区独立师、长沙警备区的人马，还有不有别的驻军？

谢富治望一眼杨成武：请杨总长给主席汇报吧。

杨成武说：还有广州军区辖下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黎源，四野林总的老部下。

毛泽东说：黎源？不熟悉。我不管他是谁的老部下。成武，你今天就去找到这个黎源军长，下达中央军委命令，第四十七军属下部队一律停止野外演习，拉回营区训练。不要解释原因，并留在长沙值班。

杨成武起立，行礼：是！我现在就去长沙，向黎源他们下达命令，并留在长沙值班。

毛泽东裹裹睡袍，起身送客：就谈这么多吧。张团长，替我通知省委陪来的几位负责人，还有省军区的龙司令，和我一起吃晚饭。谢部长、张团长也参加。今天我是主，你们是客。一桌够了吧？还有所有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一人加一份红烧肉。杨总长你回长沙去改善伙食。

不觉的到了晚餐时间。三号院餐室里，一张大圆台，围坐著湖南省委、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加上谢富治、张团长作陪。主菜是一条足有两尺来长的青鱼，加上毛泽东日常爱吃的红烧肘子、油炸臭豆腐、京都排骨、麻辣肚丝、青豆虾仁、豆豉辣椒、青菜等。毛泽东宴客，习惯所有的菜一次上齐，图个热闹、随意。且总是客人先到，坐齐了等他。他举举手里的杯子：来来，美不美，家乡水，回到韶山，我尽尽地主之谊。主要是请家乡的父母官，感谢你们在湖南辛勤工作……我们乾了这杯白沙液。

白沙液为长沙名酒，酒瓶白瓷质宝葫芦形状，与常德市出产的德山大曲齐名，有联云：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领袖敬酒，省委负责人王延春、李瑞山、华国锋、万达、省军区司令龙书金，连同谢富治、张团长一齐起立，乾杯。

毛泽东说：我不起身，你们也替我坐下。这条鱼很大吧？我的厨师告诉我，下午才从水库捞上来。他没有要更大一些的，有五、六十斤一条的呢。华书记，你先动手。韶山水库是你当湘潭地委书记时修建的，吃鱼不忘修库人，鱼头归你罗。

大家轻松地笑了。华国锋更是受宠若惊，恭敬地把鱼头夹断，敬给主席：按湖南乡俗，鱼头孝敬当家长辈。

毛泽东笑看华国锋一眼：华书记安的什么心？这个鱼头起码两斤重，用来搪塞我，不让吃别的？

大家又笑了。华国锋红了红脸解释：是个礼数，不是真吃的……来，主席，这块是活水，肉最嫩。在我们山西老家，黄土高原上鱼鲜很少，乡下人家办喜酒，也上鱼。但那鱼是木头雕成的，一席一条，真叫摆样子呢。

谢富治和张团长都是南方人，不知道黄土高原酒席上摆木头鱼的风俗。省委秘书长万达也是山西人，说：四九年南下湖南，我才真正吃到活鱼鲜。还有这配料紫苏，香味特别，北方所无。

毛泽东边吃边说：湖南人吃鱼鲜，必配紫苏。万达同志心细，常给我送新鲜紫苏。《本草纲目》里称紫苏性甘和，避腥健脾，通气化食，医家常作药引。

不一会儿，一条足有五、六斤重的青鱼，被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酒至半酣，毛泽东忽而话锋一转：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北京近来有个热门话题，就是政变、反政变，还有人专门作了长篇报告，反应相当强烈。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都疑呆了似的。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参加革命前读过师范，算个秀才干部，说：主席，北京会有政变？我不大相信。问过瑞山、国锋、万达几位，也都不敢相信。

毛泽东抬起眼皮看大家一眼，问：李瑞山、华国锋，你们不相信？又问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龙司令，听讲你是长征路上抢渡泸定桥的十八名勇士之一，相不相信啊？

龙书金起立：报告主席，我不相信有人能调动解放军部队搞政变，反对党中央和主席。要是真的有，老子先一枪毙了他狗日的！

毛泽东晃晃手：坐下坐下，讲好了不起立，龙司令先犯纪律。湖南党、政、军负责人都不相信北京可能发生兵变。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完全有这个可能。我这不是吓唬你们。看问题要有历史观和国际观，透过现象看本质。古今中外，一些兵变、政变，把领导人关起来或是杀掉，都是从不可能开始的。我从来不迷信自己的这个名声、威望管多大的事。别看平日称同志、称战友，甚至称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照样抓你、杀你。苏加诺还是印尼举国崇拜的「革命之父」呢？去年十月初还不是被陆军将领推翻、软禁了？你们在省里工作，天天农、林、牧、副、渔，密、保、工、管、种，辛苦是辛苦，但不要只管埋头拉车，忘了抬头看路。不然翻车掉脑袋，还闹不清怎么回事。

王延春、李瑞山、华国锋、万达、龙书金等人听毛主席把局势讲的这么严重，也登时紧张起来：主席，北京要真的有人闹事，我们在下面的怎么办？

毛泽东手中杯筷一放：南京军区许世友向我保证，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带兵从南京打到北京！你们哪，可以去搞几个根据地，准备打游击。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什么了不起？五九年庐山我就讲过，解放军要是听彭德怀的，不肯跟我走，我就重上井岗山找红军，领导农民打倒政府。你们至今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要放弃房子、车子，丢掉城市里的生活待遇，上山蹲茅棚，流血牺牲，今天的许多人怕是做不到了。

身躯高大、表情木讷的华国锋看一眼几位同事，表态说：主席，如形势需要，我们有决心带人马去搞根据地，打游击。

毛泽东面露笑意说：好。我知道华书记抗战时期在山西老家当过游击大队政委，准备重拾旧业。现在你身处湖南，到哪里去搞根据地？

华国锋说：我南下第一站就是平江县，干了五、六年的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平江有座连云山，十几万亩山地，主峰海拔近两千米，山高林密，养活个把师的部队不成问题。

毛泽东说：好！连云山北控武汉，南瞰潇湘，是个战略要地。王延春、李瑞山、万达三位哪，也上连

云山？不宜太集中，湘东、湘南、湘西都是大山区，可以多搞些山头，彼此呼应。

李瑞山说：主席，我在湘东一带工作多年，那里是老区，邻近井岗山，重新拉队伍大有可为。

万达和王延春交换了两句什么，随即说：报告主席，我和延春同志去湘西，我们省委另外的同志可以去湘南，还可以在八百里洞庭搞水上赤卫队。到时候，只要主席一声令下，我们湖南的武装斗争可以遍地开花。

听了这些疑人说梦式汇报，毛泽东很开心，很振奋地说：好，好！到时候我回来投奔你们。谢部长，张团长，我老家的几位父母官，把湖南经营得不错吧？

谢富治说：湖南有革命传统……我们湖北也有。到时候，我回鄂西山区拉队伍，搞根据地。

毛泽东说：好！谢富治上将到鄂西山区立山头，许世友上将在鄂东的大别山区立山头，你们东西呼应，苏、皖、鄂、豫就成为两位的天下……不过眼下本人还需要你这位公安大臣护驾。张团长你是江西人，我也不会放你走。搞政治，无论党内党外，都要有最坏的打算。林彪同志不久前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你们看到没有？他讲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杀人权。既有镇压，就有被镇压。二者必居其一。本人作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被人镇压。湘潭土话，剁下脑壳，还剩下碗大个疤。当然也可能留住性命，只是被驱逐在外，回不了北京，回不了中南海。回不去就不回，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何况没有十足的把握，就是派十六人大轿来抬，我也不会回去。你们知道古代河北、山西交界处有座沙丘宫吗？赵国国君赵主父，千古一帝秦始皇，都是被人害死在那里，尸体都长了蛆婆子，爬一地……有人骂我是秦始皇，不就盼我和秦始皇一样下场？我可以预告，党内很多同志要失望……。

酒席上，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谈著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话题，直谈到大家再无味口，才收场。

毛泽东兴犹未了，单留住华国锋，到书房去继续谈。华国锋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同龄，经过十多年来的考察，是名可以信任的晚辈干部：华政委，问你一句话……要是感到为难，可以不回答。

华国锋坐正了身子：主席，请不要喊我什么政委……我在部队的资历很浅，只带领过老家交城县的游击队。我本姓苏，主席就喊我小苏好了。凡我知道的事，都如实报告主席。

毛泽东点点头：华国锋是你参加革命时的化名……我们都有过化名，我叫李德胜，刘少奇叫胡服，周恩来叫伍豪，等等。你们省委现在的一把手王延春，我不大熟悉。是陶铸、张平化两人推荐的，刘少奇也比较赏识。我看他今晚上比较沉默，对我提出应准备重新上山搞根据地的事，好像不大以为然。这个人是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

华国锋心里愣了愣，缓过神来才回答：王延春同志原本是省委二把手，平化同志到中央，他升任一把手。长期从事农林工作，过去周小舟很欣赏。但他本人说，早和周小舟同志划清了界线。他读过些老书，历史故事，不大相信北京会发生兵变这类事。在省军级干部中，多数人都这么认识。

毛泽东说：党内的糊涂虫多得很。我今晚上和你们几个人的谈话，会不会被人捅到北京去？

华国锋见毛主席欲抽烟，连忙擦亮一根火柴凑上去：主席可以放心，我们不会。省委常委有一条工作纪律，主席回省里视察时的任何谈话，除了中央办公厅允许传达的，其它一律保密。找谁谈就在谁那里打止。常委内部也不搞吹风，更不准打探，否则后果自负。

毛泽东吸著烟，让华国锋也吸上一支：省委的这条工作纪律很重要，可以在党内省军级干部中作个通

报。对了，昨天在长沙，你讲有喜事要个别报告，什么好事呀？是你请客还是我请客？

华国锋朝毛主席跟前拢了拢藤椅，又看了一眼虚掩著的房门，放低了声音说：主席呀，是喜讯呢。在平江县，有个青年干部，我留心十几年了，论长相、个头、出生年月，都像你当年走失的一个孩子……。

毛泽东瞪了瞪眼睛：有这种事？我不相信。当然，你可以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叫什么名字？哪年出生？老家哪里？

华国锋信心满满地说：名叫毛之用，一九二九年生，三十七岁。老家江西兴国，履历上填的是烈士孤儿。是红军长征那年流落到平江来的，被一户毛姓中农所收养。我四九年南下到平江当区委书记，发现区里的通讯员一米八几的个子，平江地方少有这么高的个子呢。通讯员后来参了军，复员后仍回到平江县，当过民兵队长、农业社主任，工作出色，爱学习，有口才……十几年来，平江县委、岳阳地委一直注意培养他。一次我带他下乡蹲点，问了他的身世。他说母亲姓贺什么的。但他流落到平江来时，只有五、六岁，许多事情都记不得……我问过医学院的专家，讲孩子一般要到五岁以后才有记忆能力。

毛泽东闭了闭眼睛，彷佛在默想著什么。好一会，双目微启：华政委……噢，叫小苏。我相信你是个办事稳妥的人。但凭什么要把这名青年干部和我扯上关系呢？

华国锋说：我猜想，猜想……这个毛之用，是你在井岗山和贺子贞同志所生，后来寄养、丢失了的。

毛泽东说：那时人年轻，性欲旺，贺子贞年年受孕。我们丢失了好几个孩子。他长什么样子？

华国锋说：除了年龄、籍贯对得上，还有个头长相。身高一米八一，比我要瘦许多，脸模子很像岸英同志在延安时的相片。

毛泽东又问：他本人对自己的身世，有什么推测吗？现在担任什么职务？

华国锋说：没有推测。他只是努力工作，一心扑在职务上。他是一步一步被提拔上来的，从乡政府民兵营长、副乡长、乡党委书记，到公社书记、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去年中央要求省、地委书记都要带政治学徒，培养革命接班人，他被提拔为岳阳地委副书记，仍兼县委书记。是棵好苗子。进城工作十多年，他爱人仍是农村户口，公社社员，保持贫下中农出身干部的本色。

毛泽东面露喜色：好，听你这么介绍，我倒是想见见这个毛之用了。但现在不忙，以后你可以拿几张照片给我，就算是真的，也不要相认，免得他有压力，党内外也会有传闻影响，反而不利于对他的培养……小苏，我的意思你明白吗？是谁的孩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成革命接班人，又不要坐直升机，搞得太离谱。我是反对搞家天下的。天下者，共产党的天下也，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

华国锋不住地点著头：明白，主席心里只有党和国家，军队和人民。

毛泽东说：好，这件事就还是交给你吧。我可以先封你一个太子太保。当然是句玩笑话。我不是共产党的皇帝，也就不存在什么太子和太子太保了。你可以保证，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心里有数吗？若传给第三者，就整个泡汤，我不认帐的。

华国锋说：知道，用脑袋担保。十多年来，我连对我婆姨，对张平化同志都没有透露过。

毛泽东笑道：单线联系，地下工作一套，你蛮有心计的嘛。

华国锋登时脸块绯红，像只煮熟了的洞庭湖大闸蟹。

毛泽东移驾在外，无论巡行到任何地方，中央办公厅和空军司令部都安排一架通讯专机，每天替他送上机密文件和当天出版的《大参考》、《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有时一天送两三次。机密文件由中办机要局派机要员专送。偶尔，机要员还能见到毛泽东本人。

这天一早，中央专机飞抵长沙南郊大托铺机场。即有警卫局的面包车由一前一后两辆野战吉普护卫著，直驶韶山滴水洞宾馆。机要员小谢，河南洛阳人，绰号「洛阳牡丹」，甚有姿色。她因在杭州、上海时陪毛泽东跳过交谊舞，私下欢好多次，特许直接呈交密件。

小谢进入三号院书房时，麦妹子正在给毛泽东做肩背部按摩。毛泽东吩咐麦妹子到外面走廊的偏房去休息。麦妹子不悦地走了，小嘴巴翘得老高。她一不高兴就翘嘴巴，毛说可以挂油壶。

小谢一身合体的军服，腰带扎得紧紧，胸脯耸得高高，明眸大眼的，举手行礼：主席好！

毛泽东起身相迎：小谢啊，一个多月不见，你是仙子下凡呢。过来，过来。

（…………）

毛泽东一手抚著小谢的秀发：私事了了，谈公事吧。你带来什么重要文件？北京局势还稳定吧？

小谢裹著条大毛巾，光著两条白净的长腿到大书桌上取来保密夹，抽出个保密胶条封著的牛皮纸大信封来：主席，不累呀？我们机要员是从不许知道密件内容的。

毛泽东说：今天特许，替我拆了吧。

小谢好不容易替他把封口剪开，抽出文件来。领袖放开手，夹上一支熊猫香烟。小谢又忙著擦亮火柴给点燃了。

毛泽东吸著烟，任小谢的粉脸埋在自己的肚脐上，而专注地审阅文件。原来是仍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代表政治局，要求批准在全党县团级以上干部中传达林彪的「五?一八反政变讲话」，说是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的……毛泽东拧起眉头：刘、邓为什么急著发出林彪的讲话？他们这次是真的要紧跟形势，还是别有它求？林彪的讲话，前面杀气腾腾，后面热烈吹捧，有太多的漏洞，把我和他二、三月份秘密调兵进驻北京的老底都兜出来了，白纸黑字，授人以柄。林彪的讲话肯定会在党内引起反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高级干部很难认同。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杀人之权？可以公开这么讲？八亿人口，至少五、六千万地富反坏右分子，你能杀尽？况且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这些死老虎，而是党内，特别是党中央内部的走资派、野心家、活老虎……对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或许就是要利用党内的这股不满情绪，把水搅浑，激起反弹……我不上这个当。林彪讲话，不准下发。

小谢温存地拉过大毛巾，替领袖把两条腿盖上了。边问：你在北京听到什么风声没有？人告诉我可能发生兵变，你讲会不会发生？

小谢头发膨松地挣扎一下，仰起脸蛋：到是让人怎么回答呀，这事你在杭州、上海也问过。北京哪能发生政变呀？满城里都是部队巡逻，听机关里的人悄悄议论，三十八军的两个师出城去了，换进来六十三军和六十九军的两个师，就是要互相牵制……。

毛泽东忽然想起什么，两手放开小谢，问：调入中办机要局之前，你是三十八军的机要员，对不对？小谢不知道领袖为什么突然松开她：是呀，我是一年前选派到中办工作的。毛泽东问：你可不可以谈谈看法，三十八军、六十三军、六十九军，哪个军更靠得住一些？你要和我讲真话。

小谢糊涂了。在她一名青年军人看来，解放军都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子弟兵，都忠于党中央，毛主席：主席，我不明白你问的事情，依我看，支支部队都靠得住。北京现在城里城外都是军人，像座大兵营，怎么可能有政变发生？

毛泽东双手又抚了拢来：小谢，你也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就喜欢年轻人单纯，不复杂呢。告诉你吧，太平时期，城里不需要驻军。城里兵多，最易出事。我说句话，你不要吓著了，现在是北京发动兵变的最佳时机，千载难逢，只要一个师的人马，就可以拿下政权，坐上江山……最有条件发动兵变的人是哪个？不讲了，不讲了。五月、六月不动手，大势去矣！我都替他们可惜。

小谢白嫩的肌肤上起了鸡皮疙，净洁的额头上冒出层细细的汗珠子：主席，你们伟人的事，我一个女兵不懂……我只是晓得，自己是主席的人，一心一意跟主席走。毛泽东问：要是把你肚子搞大了呢？我还有这个能力。小谢说：我就去拿掉。我晓得主席怕麻烦，不喜欢额外的负担。毛泽东说：你也可以找对象成家，再来我这里做事。小谢说：我不。既是主席的人，我就终生不嫁。我讲到做到……我还要多给主席做些事。过去我不自觉，今后会自觉，做主席最忠诚的小狗狗……。

毛泽东高兴了：小狗狗，那就上来吧……你愿做，很好。今后眼睛、耳朵放灵些，多送消息。对了，回头我和谢富治同志讲讲，派你去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工作。谢富治一直讲他是我的忠狗……破格提拔青年干部，当他的副手……怎么不行呀？你现在就很行，夹的紧紧，洛阳牡丹很会用功夫……二十三岁担不了大任？屁话。是要你小狗狗去看住大狗，当然要神不知鬼不觉……当年在江西苏区，林彪、聂荣臻他们，都是二十几岁当军团司令、政委。萧华那小子，十九岁就当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还有杨成武，十八岁当红四团团长，很能打硬仗……

第十三章　不共性事 可共政事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全国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走出校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再发表评论员文章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六月三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中共中央第二次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任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并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六月十日，毛泽东更发出指示：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闹革命，应当赞成，应该免费，车船免票，管吃管住，到北京大闹一场我才高兴哪！谁反对学生进北京破四旧，立四新，谁就是运动的绊脚石，就要发动群众搬掉这些绊脚石！

数夕之间，首都北京形势一面倒，上百万年轻幼稚的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学生们被毛思想狂热煽动起来，三五成群，纷纷组成「战斗队」、「扫黑队」、「打狗队」、「灭资队」、「批修队」，校内校外的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小学生们挥舞著剪刀、榔头上街，看到妇女的辫子、长发就剪，一律剪成「革命短发」；遇到妇女穿高跟鞋的就围住敲下后高跟，改穿「革命的平底鞋」……还有砸街上的旧匾额，砸商店的旧招牌，砸庙宇，砸菩萨，砸神像，砸一切文物古迹；青年学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主要对象为学校里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的教师职工，街道上的五类分子和一切有过「历史问题」的人，加上宗教界人士。随处可见青年学生围攻、揪打道士、尼姑、和尚、神父、修女。还有白天黑夜的抄家，抄校长、老师的家，抄资产阶级的家，抄民主党派人士的家，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的家……。

北京大学校园贴出五万多张大字报，揭出各类「反动分子」数千人，单是哲学系、历史系就揪出了两百多名「反动权威、封建余孽」。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则把出身不好的同学活活打死。北京市五十五中学生打死「黑帮分子」老师。

最早发起「红卫兵」组织的实为一批党、政、军高干子女，初期还包括了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先念等人的孩子。他们依出身把人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们印刷发行各种《红卫兵战报》，公开宣扬《血统论》，宣扬人的出身决定人的思想立场、政治取向；并写出一副对联全国张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眉——基本如此。他们还编出一支〈红卫兵之歌〉，全国传唱：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

教育界风火狂阔，文化界、新闻界也炸开了锅：北京市京剧院造反派抓住曾主演过《海瑞罢官》的院长、著名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站猪笼」。「站猪笼」为京剧舞台上象徵性展示过的一种古代酷刑，即把「罪人」关进木头笼子里，双手吊绑在笼子顶端的横木上，脚下垫数块砖头，加刑时把砖头抽掉，「罪人」就身子悬空。一代京剧大师马连良，不久即在江青指导排演过革命样板戏的前门打磨厂吉祥剧院活活「站」死；中央戏剧学院红卫兵把周恩来的乾女婿、院长金山剃了阴阳头，天天牵猴儿似的打著铜锣游街示众。

还有满街满巷的游街示众，一个个地富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帮被五花大绑，插上高标，任由红了眼睛的青年学生围殴、追打。北京郊区县大兴县则任由贫下中农自行集体处死地富分子数百人。情况汇报给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这位毛泽东的「保驾大臣」竟说：杀了就杀了，贫下中农出于革命义愤，不提倡就是了。

还有满街满巷的游行示威，人人手举毛泽东的宝像，高呼万岁、万万岁，汇成毛泽东宝像的势不可挡的大军、洪流，冲决一切，淹没一切。

一方面睁大仇恨的眼睛，拳脚相加，把「黑帮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以证明其立场坚定，革命到底；一方面热泪盈眶，挥舞《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宝像，声嘶力竭地欢呼万岁、万万岁，以表现出对伟大领袖的「三忠于」、「四无限」，——林彪元帅创造的汉语新词语。三忠于为：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为：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无限拥护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

此时刻，正值周恩来出国访问，名义上仍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们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至六月中下旬，单是北京市大专院校、中小学校的出身不好的校长、教师、学生，被打死或被迫自杀的事件已发生一百多起，以及庙宇被毁、文物被砸、天主教堂上的十字架被拆。

这一切都是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谁敢制止？刘少奇、邓小平束手无策。过问吗？你是给刚刚发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冷水；不过问吗？再这么无法无天的大闹特闹下去，更多的人被活活打死，文物古迹被焚毁，你又要承担纵容、鼓励犯罪之责，到时候把你打成共犯……怎么办？毛泽东远在南方，搧风点火，威加万里，就是不肯回来！叫做「北京的事仍然交你们去管」。

一天中午，心急如焚的刘少奇找来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天天都在死人，砸庙打菩萨，我们不出面拿出办法，到时候又会讲：人是我们让杀，古迹是我们让砸。考虑来考虑去，面对无政府主义，中央还是向那些闹得最厉害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吧。邓小平当即表示同意：毛主席本人就指定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取代了原报社党委嘛。派工作组的事，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吧。

当晚由刘少奇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包括康生、陈伯达在内，一致同意由中央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但政治局的集体决定最后还得呈报南方的毛泽东批准。

如今刘少奇、邓小平要找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须经林彪、康生同意。林彪推给康生。康生也怕大专院校被打死的师生太多，日后不好收场，而来到中央书记处小会议室，当著刘、邓两人的面叫通了南方某地的电话，之后转身离去，让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北京各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提出由中央派工作组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的。

毛泽东却在电话里提出另外的问题：恩来出国访问，快回来了吧？他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谁镇压学生运动都不会有好下场。我委托你们两位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帮助他，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对，就是指周恩来，你们去批判他。

刘少奇、邓小平傻了眼：下一个目标是周恩来？批判国务院总理！太突然、太重大了。国务院那么大一摊子，没有了恩来，谁来打理？不行，不行……主席真要搞掉周恩来？近两年从无这个迹象啊……还是主席的计谋，叫我们在京的几个负责人先斗起来，咬起来，乱了套，再来一网打尽？

刘少奇和邓小平交换一个眼色，稍作停顿，才说：主席，恩来的事，我和小平没有心理准备，还是等你回来处理吧。关于派工作组，主席怎么指示？

毛泽东明白刘、邓两人仍在对自己的运动部署软顶硬拖，也就在电话里模棱两可：你们是和周总理相濡以沫，同进退啊？没有关系，我有的是耐心罗。哪次运动不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群众刚刚被发动起来。工作组，你们可以派，也可以不派。总而言之，派不派工作组，由你和小平相机行事，我不反对就是。

讨得毛泽东的这道语焉不详的「圣旨」，刘少奇、邓小平再又连夜开政治局、书记处紧急会议，部署立即从中直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数十个工作组，进驻情势失控的大、中学校，去指导运动。会上有人提出应当召开中央全会，对当前的形势和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集体决策，允许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刘少奇当即表示同意，要求书记处为召开中央全会做必要的准备，要坚持党内民主，集体领导，不然天下大乱，党和国家蒙受重大损失。

韶山滴水洞三号洞。毛泽东反覆审读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记录稿，不时点头，不时摇头，苦苦思索。他需要作出重大的政治抉择：以林压刘，以林代刘，是祸是福，军人权力扩张，日后国事堪虞，不理想，不尽理想哟，让一名动辄喊打喊杀的武夫做接班人？我毛泽东膝下寂寞，后继乏人？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小麦一天三次替他做肩背部按摩，他也心不在焉。卫士长见他整日枯坐，闷闷不乐，不出院门，便建议他去水库游泳、散心。他吩咐卫士长去试试水温。卫士长领著几名卫士去游了回来，报告水很清澈，也不太冷，岸边还特为铺了黄沙，形成人造沙滩，适合畅泳。他听后笑笑：知道了。

毛泽东情绪反常，有时烦闷之极，就拉上小麦发泄一通。以致双脚发软。一次，小麦悄悄告诉：你轻点啊，莫搞得太重，好像又有了，□□□□□□□□□……他竟然有些生气：月月免呢，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难，你的事过去是平化夫妇处理，今后华国锋夫妇处理。

小麦因此躲到护士值班室去哭泣，还不敢哭出声。两天下来，小麦的眼睛红红的，毛泽东装做没看见，□□□□□□□□□□□□□□□□□□□□。第三天，平日柔情似水的小麦竟带点辣味地说：我想回去。你反正见一个要一个，人多的是，连后代都不看重，和皇帝老子游江南差不到哪里去……。

毛泽东吃惊了，从没有女孩子敢于对他讲这话。就是打发她们离开，也是眼泪含含的不舍得走呢。这次，毛泽东也没有动怒，没有大声喝斥「滚，我这里不要你！」而是冷静地说：你什么时候走？也好，接受你的要求，今天就放你走。今后的事，有组织照顾。过两天，我也要离开……。说罢就按了按传呼铃。小麦也没有回头，收拾了简单衣物，跟著卫士走了。按惯例，她要被安排到附近的保密单位隔离居住，直到领袖移驾之后才能返回原住地。

仍由随行护士恢复值班。小麦说走就走，蛮有脾气，讲不定也是在吃小谢的醋。那天小谢来过了一夜。还是洛阳牡丹好，识大体，顾大局，不计名分，无私心。在这方面，老家的花花草草，倒是不如外省外乡的好。杭州、上海的那些人儿，谁争过专房之宠？本人不做李隆基，不要什么杨玉环。

毛泽东需要找人谈谈话。蓝苹不共性事，可共政事，且是个好帮手。但蓝苹远在北京，电话里怎么谈？听说她领著中央文革小组住进钓鱼台。那是国宾馆，婆娘倒是懂得养尊处优。他召来了华国锋。山西大汉嘴巴紧，心里藏得住事。

华国锋带了几张毛之用的照片给毛主席过目。毛泽东架上老花镜看了看，放下了。样子是有几分，尤其和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的长相相近。毛泽东望著华国锋，忽又不想与之谈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事了。一名省委书记处书记，谈了何益？况且华这人文化水平不高，也引不起谈兴。不像康生、伯达、陶铸、王任重，可以与谈诗文、历史什么的。听得懂，有共鸣，不至对牛弹琴。于是说：华书记啊，我住在这里很气闷呢，小麦又和我呕气，离我而去。你们不要为难她。过去是平化夫妇替我料理，今后你替我照顾吧。若怀了娃娃，可以生下来，由组织哺养，经费从我的稿费里出……长沙的剧院里，最近演什么戏？可不可以找几个人来我这里清唱？

华国锋一脸忠厚的笑容，不住地点著头：小麦的事，请主席放一万个心……主席关心文艺工作，省委早就预备下了。演员、乐手已经住在韶山招待所，与外面隔离，等候任务。有省湘剧院的小卓，省花鼓剧院的小黎，省民间歌舞团的小蔡，省杂技团的小杜，共是四组人马。

毛泽东笑了：都认得，都认得，省里的青年名角，各有丰彩。小卓风姿绰约，小黎梨花带露……晚上叫小卓先来吧，她在古装戏里演观音娘子，是个漂亮菩萨呢。

在滴水洞的最后几晚，每晚都有堂会。宽大的会客厅布置成小剧场，观众只有毛泽东一人。谢富治、华国锋及医护人员都只能坐在门厅过道上陪看。毛泽东习惯独自听堂会，不喜欢有人坐在他身旁。

离开滴水洞的前一天，毛泽东坐在一辆轮椅上，由卫士推著，大群人簇拥著，出三号院，沿土马路「走」了三百多米。轮椅是他特意吩咐备下的，在杭州西湖时就被推著「游」过苏堤、白堤。他是要继续传给北京的同事们一个信息：毛泽东身体不行了，已经不良于行，需要坐轮椅才能外出了。这是他入住滴水洞后的唯一一次「外出」。

其时，随侍在侧的文武大臣们都不知晓，闷在毛泽东心里的是一个解不开、摆不平的「结」：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把他二、三月间秘密调兵进驻北京的老底给兜出来了，再大谈古今中外的兵变、政变，不打自招？让人一眼看出，正是他和林彪搞了一场兵变，而不是什么反政变！难怪刘少奇、邓小平们催著下发林彪的讲话……为什么要这样讲？他是真聪明还是假聪明？真愚蠢还是假愚蠢？前门拒虎，后门揖狼？他靠不靠得住啊？林彪平日深居简出，沉默寡言，满腹计谋，长期养病，要就不鸣，一鸣惊人，杀气腾腾。

毛泽东一行人乘坐专列火车来到湖北武昌，下榻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这里比韶山滴水洞舒服多了，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西式花园别墅，院子里绿草如茵，绿树浓荫，窗外碧波万顷。室内冷暖设备齐全，全年可保持凉温二十二摄氏度，清凉宜人。

经过在韶山滴水洞整整十一天的「闭门思索」，毛泽东给时在北京的堂客①江青写下一封长信，算是留作历史存证：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②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又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著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思为转移吧。过去在江西中央苏区，国际派三次撤掉我的职务，我都没有妥协。这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话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果反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柢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七月八日

北京西城，甘家口外钓鱼台园林，昔称玉渊潭望海楼。八百多年前，这里已是一处「垂柳满堤山气暗，桃花流水夕阳低」的风景名胜。「金主銮舆几度来，钓台高欲比金台」，成为帝王嫔妃们垂钓、游宴的场所。一七七三年，大清王室更是在这里大兴土木，疏浚湖面，扩大水面，引香山水入湖，乾隆帝赋诗纪事，并手书「钓鱼台」匾额。

帝王行宫，几经营建，几经荒芜。一九五六年，新中国中央政府重修皇家行宫，扩大玉渊潭水面，受纳永定河引水工程泄水，又在原旧湖的南面挖出个葫芦形新湖，面积为十万平方米，湖四周和引水渠两岸遍植杨、柳，使古老的玉渊潭更显得碧波涟漪、清幽雅致。然而在这同时，以新、旧人工湖泊为界，整座园林被一劈两半，南面的新湖仍称为玉渊潭公园，向市民开放；北面的旧湖一带花木深处，营建起二十几栋西式别墅，错落有致，成为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下榻的国宾馆了。整座钓鱼台国宾馆占地面积与北海公园相若，可以想见其豪华规模，极尽人间温柔富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再有外国元首来访，钓鱼台成为中央文革的办公重地。康生入住八号楼，江青入住十一号楼，十二号楼留给周恩来，陈伯达入住十五号楼，中央文革办公室占用十六号楼，张春桥，姚文元在京期间留住十七号楼。十七号楼还有大厅可放映电影。

江肯接读老板派专机送来的信，叫苦不迭：这算怎么回事？运动已经全面铺开，举国轰轰烈烈，还来意意思思？担心林老总今后难以管束，就欲半道上收手，让刘少奇、邓小平们逃过鬼门关，继续在中央发号施令？不行不行不行……怎么办？老板写的又是一封家书，连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人都不能看的。一旦老板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再落到刘少奇、邓小平手里，死无葬身之地。不！老娘已是过河卒子，一步后退不得……找谁商量商量？陈伯达是个书呆子，在老板面前胆小如鼠；康生资格老，机变莫测；只剩下个张春桥，昵称张眼镜，满腹经纶，是个可以谋大事的人，年龄上也小自己两岁。张的婆娘有历史问题，夫妇早就分居，目下算单身汉，可以招之即来的。

张春桥在十七号楼，随呼随到。江青没有出示老板的信，而是以启发方式旁敲侧击，谈及中央权力的新格局、新态势，谈及在这新的权力组合之内，倘若出现某些认知上的较大分歧，是应去弥合分歧，继续前进？还是弃新复旧，回到老套子里去？云云。张春桥谙熟党内权争的瞬息多变，政治触角特别灵敏，立即从娘娘的话语里悟出弦外之音，不由的打个冷噤：难道主席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有了戒备之心？那讲话通篇军人杀气，几近揭了主席二、三月间秘密用兵的老底，毫无政治智慧；他张春桥当时听著，心里就很不以为然的……没错，万变不离其宗，娘娘暗指的肯定就是这个。

江青见张春桥脸上挂著恭敬笑意，却好一会没有出声，遂问：眼镜，你遇事喜欢弯弯绕，这忽儿绕到了哪里？

张春桥说：斗胆讲一句，当前局势，对我们而言，前进一步，生机无限；后退一步，万丈深渊。

江青问：什么前进一步，生机无限？

张春桥以右手食指顶了顶鼻梁上的镜架：恕我斗胆，前进一步，文革小组随时可能取代书记处，甚至进而取代政治局，组长相当于书记处总书记；后退一步嘛，玉皇大帝及其人马全面反攻，主席可能被迫下台，我们这些紧跟主席的人殉职。

江青说：眼镜，你倒是蛮悲壮的……这些天啊，我心里反反覆覆考虑许多问题。当前中央内部，势同水火，壁垒分明，中间缺乏润滑机制。你懂不懂我的这个意思？决出胜负之前，需要有人从中搅局和稀泥，做为缓冲。

张春桥击节赞道：组长，你不愧主席的好助手，其他同志都想不到这一层……有一现成的润滑剂，绝

佳的缓冲者。柯庆施同志生前说过一句至理之言：中央超级泥瓦匠，周恩来总理。

两人一拍即合。江青恨不能起身去搂住眼镜老弟。每次在上海锦江饭店或是虹桥宾馆跳交谊舞，江青总是有意无意间把眼镜老弟搂得紧一些。但张春桥不逾礼数，很能节制，娘娘的千金玉体，虽然被主席冷置已久，却岂是其他人轻佻得的？

另说周恩来出访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回来，邓小平即登门相告：毛主席曾在一次电话中，要求刘、邓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帮助周检查压制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的严重错误。周恩来登时脸色发白，声音发颤：彭真之后，竟是我了？一个一个往上揪？不，不，我要去向主席认错，当面澄清……谢谢你和少奇，还没有开关于我的会？替我留下转寰的余地。

事情太突然，又很紧急，两人就那么站在西花厅后院书房里谈著。邓小平说：我和少奇同志心里有数，这是打乱仗，让中央常委你斗我，我斗你？我们在电话里报告主席，要开周总理的会，还是请主席回来主持。主席就没有再提这事……他老人家算是勉强同意由中央机关抽调人员，向那些闹出人命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原先的校党委、党支部都瘫痪了。

周恩来稍稍平静了些，很感激邓小平在特殊敏感时刻，不顾风险，前来密告这么要害的信息：近段中央还有其它重要活动吗？邓小平说：政治局和书记处连开两次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事。会上好几个人提议，应尽快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把各大区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找来，研究当前政治局势。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大事，不应当由个人决策，要吸取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教训。少奇同志同意立即召开全会，说在全会上可以就不同观点，进行同志式辩论，要坚持党内民主，坚持群言堂，反对一言堂。他要求书记处向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们发电报通知，会期初步订在七月中旬。

刘少奇这么急？要进行反制？周恩来原本有些昏黑的脑子里一闪亮：眼下党内斗争的主要矛盾，还是毛、刘，不是毛、周嘛。遂问：开中央全会的事，向主席报告了吗？

邓小平回答：报告了。十多天没有回话。

周恩来听这一说，心里踏实多了。他紧紧拉住邓小平的手，压低了声音，知心地说：老弟，既然主席没有回话，我建议书记处不要贸然发出通知。你明白我的意思？

邓小平说：这事我左右为难，少奇天天在催，有的外地中央委员已经到了北京，住在老战友们家里。多数同志不愿意看到国家局势这么混乱下去。连谭震林、李井泉这些人都讲，又一个五八年嘛，那次大闹经济，这次大闹政治。结果肯定是一样的，甚至更严重。

周恩来一向佩服邓小平是位有思想深度、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总书记，但这些年来在工作中和少奇同志配合得那么密切、默契，也就一步一步成为了毛主席的对立面。毛、刘关系已成水火，小平老弟不应再掺合其中了，遂语重心长地说：小平啊，记得你是一九二〇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我生平最感欣慰的，是介绍了六个人入党，一个朱总司令，一个你，一个李富春，一个贺龙，一个聂荣臻，一个叶剑英。我不是摆老资格，是感叹我们每个同志参加革命，生生死死，一路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呢。要说大局，这也是大局呢。加上都是拉家带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就更不容易……小平啊，我年龄上痴长你六岁，我们都要虚心接受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洗礼。听我一句话吧，有的事，不要去硬碰，那会玉石俱焚。战场上，两军对阵，高明的军事家总是要力图避开第一波的强打击。政治斗争也是这样。所以，在毛主席没有同意之前，你个当总书记的，不要妄发中央全会的通知。政治局会议一致决定的也没有用，最后要由毛主席批准。另外一句或许是不当说的话，注意你们同事间的关系，包括和你上面的那一位的关系。主席几次讲彭真上面还有玉皇大帝，不

是指他指谁？刘伯承元帅夸你是举重若轻的高人，我这话供你做个参考吧。

总理如兄长，推心置腹，金石之音，邓小平听来醍醐灌顶。

刚送走邓小平，秘书即进来报告：总理，江青同志电话，她要来看你，问现在有不有空？她有重要事情……

周恩来心头一热，浑身为之振奋，这时刻的江青，对他来说，有如南海慈航观世音了：她是不是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去替我回个电话，不劳她来我这里，我立即去见她。慢点，回过电话，你向办公室全体人员传达我的话，不，是命令，今后，我们要像尊敬毛主席那样尊敬江青同志，也要像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那样，执行江青同志的指示。这要成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纪律，但不许外传。

①堂客，湖南人对妻子的俗称。

②武林，杭州的别称。

第十四章　周公恐怖流言日

周恩来飞抵武昌，进东湖宾馆百花园一号稍作休息，洗脸更衣，随即前往梅岭一号谒见毛泽东。

毛泽东坐在藤椅里未起身，而抬起手来和周恩来握了握：恩来啊，你来得好快罗……你们限制我的行动自由，自一九五七年起就规定不准坐飞机，只能坐火车了。记得还是由你最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你自己却出门必坐专机。

周恩来和毛泽东隔著茶几坐下，笑出一脸的谦恭：主席一身系天下安危。专列在地上跑，比专机在天上飞安全系数大。我嘛，做具体工作的，坐飞机赶时间，免得误事。

毛泽东望著窗外的碧波、岸柳，神往著什么似地说：天上飞和地上跑不同，蓝天白云、天马行空，有超越时空的感觉。比如五百年、一千年之后，回头看茫茫大地上，我们现在的这些人，这些事，包括马、恩、列、史，可能都是很可笑，很幼稚的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周恩来面对毛泽东的诗人情怀，只是点头微笑。

毛泽东忽又语锋一转，从天上回到地下：我给蓝苹的信，蓝苹给你看过了？不要紧，经我同意的。我说只许给总理过目，不准扩散。她是不是也给伯达、康生、春桥几位看了？

周恩来点点头，即又摇头：我一直认为，蓝苹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是主席的好帮手。

毛泽东有所保留地晃晃手：不要过奖她。进城后我就叫她少露面，少讲话，替我做一名流动哨，提供些信息……今年算是放她出山，也是一种锻练嘛。对我那封信，她是什么看法？

周恩来替毛泽东擦燃火柴点烟：蓝苹委托我向主席汇报，她的意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群众已经发动，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建议避免换将。她说当年东北战场，国共决战，蒋介石三易主帅，越打越

败；毛主席用林彪领军，一用到底，最后反败为胜。

毛泽东说：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为了打不打锦州，我给林彪发了六十几封电报。也是亏了罗荣桓、刘亚楼等人和他周旋，不然，拿不下锦州，让东北敌军和华北敌军连成一片，整个解放战争就被拖下……不说这个了。恩来，我是有所疑虑。他在中央的会议上，大唱政变经，唱得血淋淋的，事先根本不和我打招呼！算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中央还催著发他的讲话。发不发？

周恩来倒吸一口冷气：林育容的讲话，我听著也感到突然，原以为向主席请示了的……后来忙著出国访问的事，昨天早上才回到北京。蓝苹说，林的那个讲话，早就在全国大专院校师生中间传扬开了，有的还以讹传讹，说北京发生兵变，死了多少多少人。蓝苹他们的意见，事已至此，与其让下面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的乱传一气，不如中央颁下个正式文件，以正视听。

毛泽东「哦」了一声，问：他们？他们都是谁？

周恩来回答：蓝苹指的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中央文革一摊子。

毛泽东苦笑笑：我成孤家寡人了。少奇、小平他们催著发，康生、伯达也催著发，这回右派、左派一致了？恩来，你自己的看法哪？

周恩来说：主席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我服从主席，别无想法。

毛泽东说：好好，我总算有了个同盟者。左派城府不深，是怕我临阵换将，把彭真头上的玉皇大帝放跑了。怎么会呢？咬定青山不放松。北京近段的情况怎样？

周恩来说：主席掌舵，方向不乱。回来赶看了一批内部简报。也听到些传闻，很荒唐的，不值一提。

毛泽东问：都有些什么？你只管说，流言蜚语也不要紧。

周恩来说：是康克清告诉小超，有人讲，眼下最有条件在北京搞兵变的，不是别个……主席，还是不要讲了。我已要求小超转告康克清，不要再传这个了，很不健康，好好照顾总司令的身体吧。

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不是彭真，不是贺胡子，是哪个？恩来你不要半吞半吐。康克清传话，代表总司令嘛。

周恩来最怕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深不可测的表情：无稽之谈，流言止于智者……康克清是讲了朱老总的忧心，让告诉主席。大约林育容本人也听到了这类流言，为避嫌疑，才又去了上海验病。

毛泽东神情松驰下来，笑了：周公恐怖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总司令对一些事情或许和我有不同看法，但他心地忠厚，光明磊落。林育容到上海检查身体，是报告过的，没想到他有这个隐情，苦衷。历史上，周勃、郭子仪这类角色都不好当罗。恩来，你好像比较敬佩张良、陈平，是不是？

周恩来脸色微红一下：我只是想在主席领导下，办些具体事务。争取多做事，少犯错。

毛泽东忽又问：听说刘少奇急著开中央全会？一些外地的中央委员已经到了北京？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我也是昨天回来才听到的。我对小平同志讲了，开中央全会，一定要先报主席批准，其他常委只能提议，不能作数。书记处总书记，要遵守这条纪律。

毛泽东问：小平怎么回答？眼下他也是关键人物之一。

周恩来说：小平答应了，一定遵守纪律，书记处不会随便发出通知，尽管少奇同志催的很紧。

毛泽东说：谁发通知，谁就是搞分裂，全党共诛之……对了，我要告诉你，你五月底派秘书去北京大学传达指示，意图压制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你出国期间，我曾要求少奇、小平在北京主持会议，批一批你的这个错误，他们不干。你本人知道这个事吗？他们告诉你没有？

周恩来登时又头皮发麻，倒吸一口冷气：是的，今天就是要向主席认错，下次政治局会议，交份书面材料……我犯的是资产阶级老爷作风，严重的官僚主义，对革命小将、新生事物泼冷水，指手画脚。昨天一早回来，还没有和少奇同志碰面。是小平找我传达了主席的电话指示。小平建议我当面向主席认错……。

毛泽东面无表情，语气却十足锐利：你和小平商量了些什么？

周恩来声音发涩：我接受他的建议。我也提醒他不要再跟著上头的那位跑了，保持些距离。中央的事情，归根到底还是要听主席的。不是打天下的年月了，不要各自雄据一方，政出多门。他没有吭声，但点了头，好像是听进去了。

毛泽东目光柔和下来，含笑赞许：这就对了。对于小平，能拉的话，可以拉上一把。他自视甚高。实际上，顶多算个二阎王嘛！他的那个徒弟到中央做了书记处常务书记，表现得怎样啊？

周恩来缓了缓神，才明白指的是陶铸。忙说：陶铸向来工作有冲劲，加上新官上任三把火，还不错……他算邓小平的徒弟？没有听讲过。

毛泽东说：我早听到了。陶铸自己讲的嘛，党内可以拜师的话，他拜邓小平为师……这个小平啊，对林彪不是也有句名言吗？你带兵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我带兵从上海打到昌都！

周恩来说：一个纵贯南北，一个横贯东西，都是在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难得的帅才。

毛泽东叹口气，若有所失地说：到今天，此才不如彼才罗……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林育容的那个「五?一八讲话」，发不发下去？少奇、小平把中央通知稿都印出来了，只等我划圈了。

周恩来脑子转得快，旋即提议说：主席，看看这样行不行，由我跑一趟上海，和育容谈谈，让他向主席认个错，下不为例。今后发表讲话，保证事先徵得主席同意。

毛泽东身子仰在沙发上：那就只好劳你去一趟了。恩来你知道吗？他是从不做检讨的。也是唯一没有向我写过检查的党内高干。六三年罗荣桓去世，我写过一首悼亡诗，还没有发表过：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周恩来笔头算快，听毛泽东吟哦著，就把这首七律笔录下来了。

毛泽东晃晃手：恩来不要记，记了也不能带走。此作涉及某些人事，现在不外传。哪些人事？主要就是林育容。江西苏区时期，他是红一军团司令员，聂荣臻是政委，罗荣桓是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打了很多胜仗，也出过错。司令员从不检讨，承担责任的总是聂和罗。长征不是难堪日……事情你都是亲历了的。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恢复了我的中央红军指挥权，由我、你、王稼祥三人组成新「三人团」，取代原先的那个老「三人团」。这期间中央红军在黔北、川南一带迂回作战，四渡赤水，六出娄山，强渡金沙江，以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堵。部队经常急行军。林育容于同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会理会议前夕，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认为让部队「走弓背路」，疲于奔命，会把军队拖垮，而要求停止毛泽东的指挥权，改由彭德怀统一指挥……这不是给我难堪吗？会理会议时，我批评了他，但他不认错，而由政委聂荣臻承担责任；三五年底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三六年军委决定东征阎锡山。他又和我扯皮，反对东征，提出拉部队去甘肃南部打游击，搞根据地。那次是你恩来和张闻天劝住了他，留他在延安出任红军大学校长（后改抗大），避免了一次分裂。事后，他也没有半个字的检查，又是由聂荣臻担了责任。聂是个厚道人罗。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接受改编为三个师，林是一一五师师长，聂是政委，罗是政治部主任。平型关战役，他没有报告中央就率部开打，过早暴露我军实力。我给了他们内部批评，他不肯检讨，又由聂、罗承担责任……直到一九四八年的东北战场打不打锦州，我发了六十几封电报，要求他下决心拿下锦州，截断东北敌军进关的通道。如让东北敌军撤回关内，和华北敌军结合在一起，那会是什么局面？他却一再拖延，找种种藉口，要先打长春，后打锦州。最后还是罗荣桓、刘亚楼等人坚持执行军委命令，他才不再犹豫，集中优势兵力拿下锦州，取得辽渖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事后，又不见他有半个字的检讨。林育容这人会打仗，但从不做检讨。一九五四年高、饶事件有他的份，其他人都做了检讨，坚持不检讨的一个他，一个彭德怀。……所以，恩来，我说啊，你这次去上海让他认错，怕也是不容易罗。

周恩来认真听著，总算摸清楚了，原来毛主席还记著林彪的一笔笔旧帐呢。遂请示道：主席，为了让他认识自己的问题，可不可以把你写给蓝苹的信，给他一阅？我再跑一趟上海？

毛泽东想了想，说：可以。我这里留了份底，让王任重看过，屁都不敢放。文臣胆小，怕事。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时势把林彪推到了副统帅的宝座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旦坐上了，滋味却并不十全十美。关键是上面的那一人既倚重你，使用你，又猜忌你，防范你。说得好听叫革命接班人，说得难听直如封建时代庶出的东宫太子。父皇健在，你得看他老人家的颜色，仰仗他老人家的鼻息，一言一行，不得拂了圣意。

林彪这次到上海来检查身体，为的就是避避风头、嫌疑。主席不肯回北京，你一位手握重兵的元帅留在那里干什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狄秋两位出面接待，恭敬又热情，安排林总入住西郊宾馆二号院。西郊宾馆距虹桥机场不远，是座大园林，建有数十座西式别墅。其中一至七号改为中央七常委的住所。按例，一号院建的比其它六号高阔，连浴室、抽水马桶都要大一号，为党主席专用。二号院又比其它几座院子稍大，为国家主席专用。其余三至七号院则一样规格大小了。叶群同意住进二

号院。林彪进楼后感到陌生，问了三个字：是几号？叶群告诉：陈丕显、曹狄秋请我们住二号院。林彪转身就往外走，不回头。叶群赶忙追上去：老总，东西都放好了，你哪里去？林彪不理睬，径直走向六号院。毛、刘、周、朱、陈、林、邓，他排在第六，就住六号。二号院是刘少奇的。见叶群跟在身后还想罗嗦，他凶巴巴地哼出三个字：你找死！

林彪是位勤于思考的人，生平想得多，说得少，有股子超人的静气。只要是不犯病卧床，他整天在大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眼望天花板，一动不动地思考著。或是在客厅里没完没了地踱步，转圈子，一转就是几个小时。他的大客厅里还有个特制的大地球仪，像电影里希特勒用过的那种大家伙。地球仪成了他的随身之物，他去到哪，就被搬运到哪。他往往在地球仪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偶尔慢慢拨动，享受著转动地球时的某种快意……人说林彪坐著想，走著想，站著想，躺著想，脑子少有休息的时候。他上衣口袋里有铅笔，纸片。想到有意思的，就掏出纸笔来记下一两句，左看看，右看看，满意的留下，不满意的，当即撕成碎片。过去在东北战场，还没有大地球仪，他就这么在指挥部里踱步转圈子。那时他的老棉袄的一边口袋里装著铅笔、纸片，一边口袋里装著炒黄豆。除了睡觉、吃饭、开会、处理军情，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踱步，边嚼黄豆边思索。谁都不敢打扰。他思索出了供前方将士克敌制胜、后来写进解放军军事教科书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围点打援」，「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三、四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套新的战略战术，使他赢得了军事家的称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他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后，繁缛的日常工作交由贺龙、罗瑞卿等人去打理，连会议都甚少出席，依然冬春住苏州，夏天住北戴河，秋天住北京毛家湾二号：「养病」。仍是坐著想，走著想，站著想，躺著想。几年来，他想出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套模式、口号：「突出政治」，「政治挂帅，思想先行」，「全军学毛著」，「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一帮一、一对红」，「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三突出、四无限」……直叫党内的那批理论家跌破眼镜，自愧不如，不服也得服：林总军事上是帅才，政治上更是帅才。

林彪身边有几名文字秘书。在林府工作，很单纯，也轻松。林本人生活朴素，烟酒不沾，饮食清淡，日常喝白开水，起居极有规律。除了犯病或旧伤复发，为止痛而吸几口鸦片，再无别的嗜好。因习惯于独自一人思索问题，很少发脾气，训人。应当说，比起作息晨昏颠倒、性情喜怒无常的毛泽东来说，林彪是位极易伺候的人。他的秘书每天的一项工作是替他「念文件」，每次半小时，早晚各一次。文件、报纸，他从来就是听，不亲自看。由于每次只有半小时，也不能听废话、套话，事先须由叶群领著几名秘书做「资料综合、筛选」。他习惯半仰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听文件」。有时秘书见他无声无息，以为他睡著了，不觉地停顿下来。他会突然睁开眼睛，口吐一个字：念！

秘书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替他「拉条子」。每逢出席中央重要会议需要他发言，就命秘书替他「拉一个条子」，一、二、三、四、五、六，就那么一页半页。别看他平日沉默寡言，甚至一言不发，一旦他在会议上依著手头的那页「条子」即兴发挥开来，却能口若悬河，语出惊人，滔滔不绝。有如水库之水积蓄已久，一旦开闸就呼啸而出。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他的讲话总是富于刺激性，震撼力。「五?一八讲话」古今中外的旁徵博引，风格独特，他认做是自己得意之作。

对于周恩来专程来上海看望，林彪并不感到意外，一定又是毛泽东有重要指示转达。见面握手寒暄，问候彼此的健康，坐下即谈正事，叶群并不回避。

林彪主动问起：总理从主席那里来，有指示？

周恩来谦和地说：主席很关心你的身体状况，希望你能尽快返回北京。

林彪说：北京流言四起，我和叶群需要避一避。

叶群插话：总理刚从国外回来，你不知道啊，那些流言多可怕，多下作，我们是自讨没趣……

周恩来心里一愣，莫非他们夫妇知道主席写信的事了？遂说：小道消息不可信。必要时我可以出面替你们澄清。

林彪说：对，总理可以证明，负责首都警卫的北京安全工作小组，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还有十来位成员，没有一个是我林彪的老部属。

叶群插话：没有一个四野的人。

周恩来说：不要这样分喽。林总一向光明磊落。这些年号令全军学毛著，功绩全党公认，主席一再肯定的嘛。称林总是当家元帅，也不为过。

林彪望一眼叶群。叶群会意，说：林总是棵病树，也招风。

周恩来说：是树大招风。树欲静，风不止嘛。在我们党内，也是谁干的出色，出类拔萃，谁遭物议。所以要不停地搞运动，整风，来清除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林彪忽又问：总理大忙人，刚回国，主席就派你来找我，总有具体的指示吧？

周恩来听这一问，也就不再绕山绕水，而说：林总，近个把月我忙于出国访问的事，许多情况被忽略……你的那篇「五?一八讲话」，在党内、军内反响强烈，各地的青年学生更把它印成传单，广泛散发。也就越传越广，难免走调、失真。中央准备作为正式文件下达，主席也基本上同意了。我个人有个问题，可以问一问吗？

林彪说：总理指教，请指教。

周恩来说：不客气，老同志之间不用客气。你的「五?一八讲话」，事先报告过主席吗？注意，并不是主席要我问的。如不方便，就不回答，算我没有问过这话。

林彪脸色登时有些发紫：怎么没有汇报？汇报了。鉴于北京形势，谈谈古今中外的兵变、政变问题，主席电话里同意了的嘛。材料也是从他给我的那分《历代宫变、兵变纪要》中摘出来的，陈伯达、康生都帮了忙嘛。讲话第二部分倒是没有请示。谈军队学毛著，谈我本人对毛思想的认识、评介。我怕主席出于谦虚不让谈嘛。讲后听了一些反应，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还要好些，有较强的针对性。谈全军学毛著，也有错？

周恩来伸手抹一把脸，说：噢，看来是有点误会了……林总，不要紧，有点误会不要紧。主席写了一封信，私人性质的，我带来一份抄件，你看一看，还要带回去，不能外传的……。

林彪从周恩来手里接过那信的抄件，架上眼镜，又示意叶群保持距离，才专心地把信读了，不禁在心里响起声声惊雷……看过信，林彪已是一头汗珠子。信还给总理，才让叶群过来替他擦擦额头上的汗粒。

看著林彪出汗的样子，周恩来暗暗发急。他听叶群说过，林总一出汗，就是犯病了。要是林彪因此犯病，又回苏州去静养，岂不是自己把事办砸了？回头怎么向主席交差？遂说：林总，我讲啊，主席既是委托我把这封信的抄件带来交你本人过目，正可说明主席一如既往的信任你，倚重你。他近年来常提到，林彪同志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是党内、军内的举旗人！这个评价是很高、很中肯的。

听周总理这一说，林彪心想：大不了仍回苏州的园子里转圈去，不管事，少操心，一身轻……他不放心我，我还不想干呢！你当他身边的那把交椅是好坐的？嘴里却说：总理啊，你是先生，我是学生，你阅历多，经验丰富，指点指点，我该怎么做？

周恩来说：林总不要这样讲，什么先生不先生的，折杀人。就算在黄埔军校有过那么一段经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下来，学生也早就赛过先生了。我这不是谦虚，是实际情形。「五?一八讲话」，主席说了，他会同意签发，加一个中央通知。当然，你也要给主席说明一下。今后，凡是重大问题，都应事先向主席报告，徵得同意。

林彪眼睛一眨不眨地望著周恩来，沉吟一刻，说：要我检讨啊？总理，你知道，我是个不习惯写书面东西的人，几十年如此，改也难……这次，我挂电话，作个口头的，可以吧？

周恩来见林彪松了口，转了弯，也就笑了：我看可以，很好嘛，皆大欢喜的事。叶群同志，小事一桩，你就不要打听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是林总的贤内助，明白我这意思？

一直在旁看著、听著的叶群，脸上不乏尴尬神色，忙掩饰说：总理放心，我是个守纪律的人，不让打听的事，我从不打听。林老总的某些事，也常不让我知道的。

周恩来说：有的事情，不知道反倒是福气……我就常对我侄女她们讲，要能像年轻人那样单纯，生活轻松些，该有多好。我们这些人，就是苦于不单纯，陷于复杂中。

叶群说：总理讲的是知根知底的话。

林彪彷佛受到了某种感染，说：总理啊，今后，你要多给我们些指点。我这是真心讨教。

周恩来和蔼地望著林彪，望著党内这颗日益明灿的希望之星，心里忽然生出一股子慰藉：凭著以往的良好关系，此人日后接掌大任，自己也算有所依托……他掂了掂轻重似地，向前移了移座下藤椅，放低声音说：育容，你的副统帅位置是无人替代的了。我相信主席权衡了许久，选中了你……斗胆建言，今后几年，你宜少管事，少揽权，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表态，紧跟主席，不愠不燥，反正位置是留著给你的嘛。不说了，不说了，对不起，我已经违反组织原则，犯了自由主义。

林彪一向感情深藏不露，这时却禁不住握住了周恩来的手：总理金玉之言，我林某获教非浅……只是啊，我总是觉得，眼下的局势，我才是被人用来打鬼的钟馗。不错，我是钟馗罗。

周恩来晃晃手：想法人人都有，最好不要说白了……我今天下午赶回北京。叶群你们什么时候回去？主席的意思，斗争方兴未艾，林总应尽快返京坐镇。

叶群望望林彪，说：总理放心，我们听总理的。等老总的体检化验报告出来，就回去。

周恩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凌晨，一份供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阅读的《要闻参考》上，刊出新华社武汉电讯：

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万里长江！

七月十六日，武汉三镇晴空万里，长江两岸万众欢腾。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五千游泳健儿的陪伴下，雄姿英发，乘风破浪，畅游长江三十华里……毛主席再次畅游长江的喜讯，很快传遍了武汉。在旗帜映

红的江面上，在两岸江堤上，千千万万人的目光向著毛主席！千千万万人表达著同一个心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教导我们：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也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

武汉热浪奔腾，中南海胆战心惊。江青在钓鱼台对文革小组成员说：有人要尿裤子了。

当天上午，刘少奇主持工作碰头会，问大家看到新华社武汉电讯没有？并感慨万千地说：毛主席身体很好啊！七十三岁的人，还能在长江里一口气游三十里，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都要健康，大好事、大好事！

言下之意，毛泽东长期以身体多病为名，北方、南方的疗养，原来是个假相，把大家都给蒙蔽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身体健康，是全党的喜讯，全国人民的福气。

邓小平说：主席畅游长江，是个好的讯息，他老人家要回北京了。

新任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说：主席自去年十月份离京，到现在九个多月了吧？这是他老人家赴外地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

贺龙说：回来吧，回来吧，面对面的领导吧。

第十五章　妙哉！毛氏回銮

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工作人员都以为毛主席白天游了长江，晚上会好好睡一觉。

晚十二时，毛泽东突然通知随侍的杨成武、谢富治：准备走！北上，先到郑州；发电报告诉北京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到郑州会我。

毛泽东一向说走就走。两小时后，他的那座绿色行宫似的专列火车，已经奔驶在长江北岸上的茫茫夜色中了。主车厢中，灯火通明。毛泽东全无睡意。他裹著长睡袍仰在铺著凉席的木板床上，身子随著列车的行进微微晃动。他随手翻阅著那部不知翻阅过多少次的《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二十年，荆轲至咸阳，因王宠臣蒙嘉卑辞以求见，王大喜，朝服，设九宾而见之。荆轲奉图以进于王，图穷而匕首见，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惊起，袖绝。荆轲逐王，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负剑！」负剑，王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匕首擿王，中铜柱。自知事不就，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遂体解荆轲以徇。王于是大怒，益发兵诣赵，就王翦以伐燕，与燕师、代师战于易水之西，大破之。

……

图穷而匕首见。荆轲所以不能成功刺死秦始皇，皆因他的主人燕太子丹打错了主意，竟想在秦王殿上劫持秦王，逼他退回约契，交还所侵占的诸侯领地，太幼稚，太可笑了，可惜了樊于期将军的那颗脑袋了……樊于期，秦之叛将，深恨秦始皇，自荐首级，供壮士荆轲赴秦庭取信始皇，图行刺……毛泽东放下书卷，闭目遐思，似睡非睡。朦胧中，彷佛回到了中南海，回到了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以毛泽东、林彪、康生、陈伯达为一方，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为另一方，激烈争辩究竟是谁在北京发动兵变一案！周恩来、朱德态度暧昧，居间观望……刘克思义愤填膺，竟手指著毛泽东说：一九五八年你发动大跃进，全党上你的当，引发全国大饥荒，饿死人口几千万！我，总理，小平，陈云，彭真，夜以继日，调整政策，挽救经济，度过难关，仍尊你为领袖、统帅！你却过河拆桥，以怨报德，翻脸不认帐，无视国计民生，又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把我们当作党内走资派来清算！你这人还有不有心肝？你不敢召开中央全会，不敢让全会来表决，而夥同林彪秘密调三十八军进关，突然包围北京，接管中央各个要害部门，把首都北京变成一座大兵营，反诬彭真、贺龙准备兵变！彭真，贺龙！你们把姓毛的抓起来！请他写下字据通报全党，承认是他本人夥同林彪发动了兵变！小平你负责看住林彪！好家伙，一个彭真、一个贺龙，登时像两个豹狗子似地向他扑了过来，贺龙还挥著一支手枪……未至身，王惊起，环柱而走，群臣皆愕……来人啊！来人啊！他们要行刺我……。

住在隔壁副车厢内的杨成武、谢富治，听到毛主席的大叫声，慌忙跑了过来……毛主席已在床上坐起来了。一册大字本的《资治通鉴》掉到地板上。老人家浑身都汗湿了，看样子是做了恶梦。但他们不敢问梦中的情景。

保健护士托著叠毛巾进来，替毛主席擦汗，换睡袍。

毛泽东袒胸露腹，失神地任由护士摆弄。欲吐痰，谢富治忙端起床下的痰盂去接，一口脓痰下来，溅起水珠子上了脸，也顾不上去擦，因为毛主席还要吐第二口；欲吸烟，杨成武忙燃上一支递上去……毛泽东换上乾净的睡袍，吸著烟，才缓过神来似地笑笑：不要紧，天塌下来，有杨成武、谢富治顶著……成武，我们到哪里了？

杨成武答：刚过了信阳，天亮时分可到郑州。

毛泽东转问谢富治：叫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个到郑州会我，他们来得及吗？

谢富治答：杨总长已通知空军专机夜航，应该来得及。

毛泽东点点头：好。河南有我们两个老朋友，一个书记刘建勋，一个副书记纪登魁……他们现在怎么样？想跟哪个走啊？

杨成武请示：主席要不要见他们？

毛泽东说：看情况吧。到了郑州不下车，叫陈、康、江三个上车来见，了解北京方面的情况，再定下面的行程。

杨成武、谢富治会意：原来主席还没有决定回不回北京呢。

毛泽东命两位亲信上将坐在对面沙发上，忽又想起什么似的问：谢部长，你知道「图穷匕首见」这个成语的来历吗？也就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谢富治搔搔头发：主席，我没有读过历史……只看过连环图……一个什么太子，雇杀手去谋杀秦始皇，是不是？

毛泽东笑了笑：很好，我的公安部长看小人书，知历史掌故……，成武，你哪？

杨成武答：主席，我是从《东周列国志》里读到的。荆轲是战国时代的著名刺客。那时候这类刺客很多，专诸献鱼，项庄舞剑等等，都是。

毛泽东说：项庄舞剑是楚、汉相争时候的事……，一部《东周列国志》，尽是臣弑君，子弑父，父弑子，兄杀弟，弟杀兄，相杀了两三百年，加上诸侯混战，残酷得很。那期间最著名的刺客有五个。第一个叫专诸，用鱼肠剑刺死吴王僚，帮吴公子姬光恢复王位；第二个叫要离，也是吴国刺客，这次是姬光派他去行刺逃亡在卫国的僚的儿子忌庆，免除后患；第三个叫豫让，是晋国大夫智伯的家臣，智伯在一场内乱中被赵襄子杀死。豫让为报主仇，两次行刺赵襄子，结果却被抓住。被处死之前，他要求赵襄子脱下身上的袍子，剑击三次，算了却宿愿，是名阿Q式刺客；第四个叫聂政，战国时代韩国人，以屠牛为业，被一个叫严遂的人所收买，去刺杀仇人侠累。聂政没有杀死侠累，反被暴尸于市；第五个就是行刺秦王的荆轲了。五个著名的刺客，两个成功，三个失败……，秦始皇统一天下，五十岁时在出巡路上被赵高所害，也和刺客行刺差不多。三国英雄曹操曾经行刺董卓，未果。董卓后来被义子吕布杀死，吕布也是刺客一个。隋文帝杨坚被自己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所杀，杨广也是刺客一个。连扬名后世的李世民，都是杀他太子哥哥李建成而夺得王位的，不也和刺客差不多？历来如此。我们共产党这一朝代，能否例外啊？

杨成武、谢富治忠心护主，一时竟也无言以对。

毛泽东接著说：既要防止有人在北京发动兵变，又要防止身边出现专诸、荆轲。富治啊，你是负责中央政治保卫系统的，现在中央领导人的贴身警卫员，多长时间一轮换？

谢富治回答：去年之前是一年一轮换，今年已改成半年一轮换。我以脑袋向主席保证，警卫系统绝对忠于主席，誓死捍卫主席。除了我和汪东兴，谁也甭想插一脚进来。

毛泽东说：我相信你们。警卫员武艺高强，他们的职务是死的，思想是活的。比如跟过彭德怀的警卫员，听讲离开时都哭鼻子，是种什么情绪？无非是觉得老彭蒙受冤屈嘛！这就是产生专诸、荆轲式人物的精神温床。今后，谁离开时哭鼻子就下野战部队去，新疆、西藏、海南岛，越远越好。

谢富治说：是！坚决执行主席命令。

毛泽东说：从现在起，除了我这里的警卫人员保持相对稳定，其余的，一律改为三个月一轮换。警卫人员除了出身好，思想好，品行好，武艺好，还有别的条件没有？

谢富治说：查五服三代，家庭历史乾净。年初我和汪东兴商量，还加一查，就是看看警卫人员的亲友中，有不有三年困难时期非常死亡的……这一条很现实。同是贫苦出身，有这一条，就是隐患。

毛泽东点点头：很好。算你们虑事周到。成武啊，过去罗长子是我的「大警卫员」，现在换成你和谢政委，工作更过细了……其实，我对一中队的干部战士，视同家人，除了演练、站岗、放哨，还要求他们学文化，受教育。我给他们办过文化补习学校，替他们改过作业。其中好学上进的，我都让中央办公厅保送他们进北大、清华、人大去深造。北大、清华却是资产阶级老爷当家，年年拒收我保送去的人。连高教部部长蒋南翔都出面帮他们阻拦，说不能接受只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警卫团官兵入学。人家根本不把我这个党主席放在眼里，不把工农兵放在眼里。人民大学的情况稍好点，勉强收下两批

中央办公厅保送去的超龄警卫，给办了文化补习班，再转入本科学习。北大、清华向谁开门？为什么拒绝工农兵入学？前年，去年，我都讲过，资产阶级把持文化教育阵地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可是没有人听，彭真、陆定一、周扬、蒋南翔们不听，他们上面的玉皇大帝更不听。还有煤炭部办了个煤炭学院，不就学习怎么挖煤炭嘛？也拒绝接收中办保送去的人……。这是促使我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号召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造反，砸烂教育战线、夺回教育阵地……我是真心爱护一中队的干部、战士的，所以相信他们中间出不了专诸、荆轲式人物。

绕山绕水说半天，毛泽东说的仍和那个恶梦里的情景有关。杨成武、谢富治唯有凝神恭听。

天亮时分，专列火车停靠在郑州郊区机场铁路支线上。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立即被召上主车厢。毛泽东仍半仰半坐在铺著凉席的床上，只是朝三人招招手，示意在床前的三把折椅上坐下，问：北京有什么新动向啊？我指的是那些鬼里鬼气的现象。

陈伯达推推康生。康生说：报告主席，自有了叶剑英同志挂帅的北京安全工作小组，情势已在掌握之中。鬼里鬼气的现象不少，比如有流言称三十八军的两个师撤去保定、石家庄，是被排挤走了，北京安全工作小组没有四野将领，等等。

毛泽东说：这是恶意挑拨。你们要查一查，流言是从哪里出来的？什么算四野将领？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从来都是根据战争的需要，在各个根据地之间调动，不存在谁是谁的下属。代总长杨成武，江西苏区时期是红一军团第四团团长兼政委，抗战初期又是一一五师的团长，后才转到晋察冀根据，成为华北野战军兵团司令，算不算林彪同志的老部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延安抗大时是校长林彪的学生，算不算林彪的下级？还有北京军区的郑维山也是。我看呀，都是忌妒林彪的人所造的谣言。幸而林彪同志很清醒，去了上海检查身体，根本不理会这些流言蜚语。康生，还有哪？

康生扶扶眼镜，犹豫一下：主席，还有个情况，不知当讲不当讲……。

毛泽东脸一沉：在我这里，任何情况都可以讲。

康生看看身边的江青，受到江青的眼神鼓励：好，我斗胆……据我们安排在贺龙同志家里的工作人员反应，连著两个星期天，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都到贺家晚宴。晚宴时，他家餐室里都开著收音机，声音很大，干扰侦听。

江青插话：老板呀，一个元帅，一个装甲兵司令员，加上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在这种时刻频频私下聚会，肯定有鬼！建议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闷不吭声。过了好一刻，才瞪婆娘一眼：你们拿到什么证据没有？许是贺的老下级，杨勇抗战时期也是贺龙部下，廖汉生更是贺龙的外甥，他们星期天不能在一起聚聚？当然，若掌握了证据，就是另外的性质了。这事，暂时说到这里吧……伯达同志，现在让你和江青管中央文革小组一摊子，住进钓鱼台。你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陈伯达欲让江青汇报，江青说主席是问你哪，遂说：刘少奇同志频催书记处发通知，急欲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的事，主席是知道的了……书记处还没有发通知，一些省委书记就已经到了北京，等著开会了。比如四川的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就住在他连襟贺龙同志家里。听说还私下去看了彭真。还有新任□□部第一副部长的张平化同志，去看望了陆定一。据说是陶铸同志授意。陶铸同志自到中央工作后，对邓小平同志言听计从。

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思索片刻。忽然，他坐直身子，两条光腿伸到床沿：文的武的，文武两手……

文的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想到全会上和我公开较量？他有不有这个胆子？很可能有，来个鱼死网破，争取多数嘛；武的，更不要掉以轻心。以目前的紧张状况，目光不要老是注意几个现成人物，讲不定那天早上就冒出个苏哈托，我们中国也可以出现苏哈托，甚至可能派专诸、荆轲之类来对付我……开全会的事，主动权在我这里。我是党主席，已经让周总理转告邓总书记，没有我的批准，书记处发通知就是搞分裂，非法的。当然，此事我们也要预作准备了，一是人家公开摊牌，二是不公开摊牌。伯达啊，还有江副组长，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要著手准备文件呢？起草个十条十几条，到全会上去通过一下，就叫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无非是目的、任务、政策措施三部分内容。

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各自的本子上记录著毛的指示。毛问江青还有什么要汇报的？

江青说：少奇、小平两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一次书记处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我、伯达、康生、春桥按主席的指示，提出不要匆匆忙忙派什么工作组，去限制学校师生们的革命造反，使运动冷冷清清。刘少奇根本不理睬我们，讲派工作组是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报主席同意了的！我说主席只是让你和小平相机行事，不要匆忙派工作组呢。那个邓小平气焰好高啊，竟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反对派工作组是无组织无纪律！主席啊，现在北京了不得啦，王光美化名参加清华工作组，清华已经抓了好几个学生领袖。北大也抓了学生领袖，刘、邓贺的子女在北京很活跃。许多学校连大门都锁起来了，死气沉沉。

毛泽东眼里闪出几许火星子：知道了，总理对派工作组的事什么态度？

江青说：开始很积极，现在不吭声了，好像要和刘、邓拉开点距离，或许是若即若离。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钟头，服务员已经几次敲门，催首长们用早餐。毛泽东吩咐：请杨总长、谢部长一起来吃早餐吧，还有事情要谈。

早餐是每人一分白粥，一笼蒸饺，以及豆腐乳、青菜、豆豉辣椒等。边吃边谈。早餐后，毛泽东吩咐：伯达、康生、江青回北京，主持起草文件，替中央全会作准备。由文革小组起草文件的事要保密，谨防书记处插手。康生你仍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杨成武你也回去一趟，召集一次北京安全工作小组会议，请剑英同志主持，重申我的命令：北京安全工作小组为首都军事警卫的最高指挥机构，直接向军委主席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得调动京津地区的一兵一卒；另外，立即从全国十大军区警卫部队中选调忠诚可靠的学毛著标兵进北京，经短期培训，用以替换中央部、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家里的警卫人员。原来的警卫人员一律提干，或排长或连长，之后分散到各野战军部队锻练去。我讲的这几条，你们都记下了吗？

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等人齐声回答：是！都记下了。杨成武并把手中的「主席口授命令记录」呈毛泽东过目，签字认可。

毛泽东说：成武啊，你告诉叶帅，北京安全工作小组开会，可以请总理参加，他有缓冲作用。你回北京开完会，飞济南去见我，还有要紧的事等著你去办。好了，你们几位可以下车了，各忙各的去。谢部长，我们也启程吧！去济南。刘建勋、纪登魁等著接见？下一次吧。

七月骄阳，热浪蒸腾，流火般炙烤著齐鲁大地。毛泽东的专列火车折向东行。陇海铁路沿线所有客、货列车停驶、让道。天空则有两架空军战机随行保驾。由于在郑州停留时，各车厢都搬上了大量冰块降温，因而生出阵阵清凉。主车厢中，毛泽东睡著了。他已经三十几个小时没有入睡了，这一觉睡得特别安稳。伟人伟鼾，他发出的鼾声几可与车轮滚动的节律媲美，以至住在前面副车厢中的谢富治都听得到。谢富治是不敢入睡的，他要坐镇接发各类电报，听取各种汇报，随时掌握各地的敌情动向。

傍晚时分，专列进入山东省会济南市郊机场铁路支线，缓缓停下。大约列车驶停时有所震动，毛泽东睡醒了，睁眼就问：到哪里了？一直歪在他床前沙发上值班的护士连忙起立，边用湿毛巾替他擦脸、擦身子，边柔声报告：主席，到济南了。（………………）……你可以起去了，告诉杨总长，就他一个人进来。通知卫士长，我和杨总长谈话时，任何人不要来干扰。

护士理理头发，擦了擦，整整衣裙，退下。

杨成武进来时，毛泽东破例地裹著睡袍下床相迎：成武啊，我在地上跑，你在天上飞，行动比我快，也比我辛苦罗。我一路上都在睡觉，好多天没有睡这么舒服了。就是两条腿还有点酸……。

杨成武说：主席休息好了，我们就心安了。主席，你躺回床上去，先抽支烟吧。醒来一支烟，快活似神仙。

毛泽东躺回床上，歪著身子，嘶嘶地吸著烟：成武，你有重要情况告诉我？

杨成武说：是叶帅让我向主席汇报，近来，贺龙同志家里常有身分不明的人出入，有的身躯高大，外表像部队的篮球运动员。

毛泽东说：家蓄勇士，他打算干什么？我一直担心，会出专诸、荆轲一类刺客。

杨成武说：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和谢部长提高警惕就是。叶帅还提到另外一件事，前些日子，许光达、杨勇、廖汉生等人，连续到贺家聚会，大热天的，吃什么「一品当朝」，餐室里收音机开得山响……还有李井泉同志进京了，住在贺家，每天外出拜访老战友，去见了刘少奇、邓小平两位老上级，连彭真都见了……叶帅问，要不要采行些预防性措施，比方命令李井泉返回成都去？

毛泽东习惯地眯缝起眼睛：「一品当朝」，不就是贺家的狗肉宴？我和总理冬天都不宜吃，吃了流鼻血。他们几位英雄好汉大热天都吃，火气很旺罗……成武啊，贺龙，许光达、李井泉、杨勇、廖汉生这些人，会反我吗？他们为什么要反我？叶帅讲了什么没有？

杨成武说：叶帅讲，按常理，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个个都是跟著主席打拚出来的。没有主席的路线、思想，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大家今天的荣誉和地位。我讲呀，反主席是逆天悖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毛泽东说：成武啊，你一员武将，近来和伯达、春桥这些秀才交道多了，也发这类书生之议？

杨成武说：我是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叶帅也是这么讲。

毛泽东说：听听，你还是沾有几分儒雅之气嘛。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叶帅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是立下大功。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时，他是张发奎的参谋长。一九二七年老蒋叛变革命，汪精卫发电报给张发奎，让张邀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把贺、叶抓起来。叶剑英及时把消息透给贺、叶，贺、叶没有上山，而发动了南昌起义。要不是叶剑英，贺龙、叶挺被抓，也就没有八一南昌起义了。叶剑英离开张发奎，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和贺龙一起火线入党。你讲他这功劳大不大？一九三三年在江西苏区，我受到博古、项英、恩来他们排挤，打成富农路线的头子，撤了红军总政委职务，还要开除我的党籍，只在行政上允予保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那个空头衔。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去到福建龙岩休息。我就是在龙岩认识你的吧？那时你是红一军团的营长。是叶剑英陪我去闽西根据地养病的。我是个被撤了职的人，很落魄，连警卫员都对我不大客气。剑英却陪我谈论诗词，做诗和诗。私

底下完全赞同我的苏区路线和策略。不久，周恩来让我返回军委前委，协助他指挥作战。剑英是从中做了工作的。算患难识知己吧？一九三四年长征时，叶剑英是中央红军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负责保卫中央机关。一方面军过草地后，在四川樊功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那时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破衣烂衫，伤病员又多，被张国焘、陈昌浩看不起。红四方面军有四万多人马，兵强马壮，装备整齐。张国焘想吃掉红一方面军，当领袖。叶剑英那时派在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拿到张国焘一封电报，内容是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否则武力解决之。叶剑英冒著生命危险，单人匹马跑了几十里，把电报拿来给我和恩来、洛甫三人看。我用纸烟盒把电报内容抄下，吩咐叶剑英马上赶回去，不然被张国焘、陈昌浩发现不得了！你说险也不险！我和恩来、洛甫、王稼祥、彭德怀立即组成北上先遣支队，带领中央机关一千五百多人连夜转移，脱离险境。不是叶剑英报信，我、恩来、洛甫三颗脑袋就搬家了……所以啊，关键时刻，叶帅总是立下大功劳。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他的功劳。现在你该明白，十个元帅，他排在第十，我偏偏挑中他当北京安全工作小组组长了吧？

杨成武点著头：明白了。叶帅的功绩，我原先也听过一些，今天主席这么一讲，我更是敬佩了。叶帅问主席，要不要在北京城里采行些预防性措施的事，我怎么回覆他？

毛泽东闭上眼睛想了想，说：不。这种时刻，不能打草惊蛇。真有什么动向，也要让人家进一步暴露……贺、许、杨、廖聚会的事，在郑州停留时，康生也对我讲过。现在缺乏的是真实凭据。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他们那边，有什么动静？周总理是什么态度？书记处还没有下通知，不少外地的中央委员就都跑到北京来了，住在各自老战友的家里，难免相互走动，串联……已经要康生、江青他们查一查，究竟是谁通知这些人进来的？是不是某些人阴谋活动的一部分？成武，你看呢？

杨成武说：我陪叶帅去找过总理，总理让我转告主席，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站在主席一边……在中南海西门，还碰到过你的老乡张平化同志，硬拉住问主席什么时候回京？说各省都在造反，一些省委机关被学校师生、革命群众包围，有的乾脆冲进机关大院里静坐示威。省委书记们不敢露面，纷纷跑到北京来探看究竟……看样子，一些外地的中央委员是自己到北京去的。

毛泽东说：这些地方诸侯，平日做官当老爷，养尊处优，神气活现，现在学生娃娃们一造反，又屁滚尿流、怕得要命，怕被戴上「走资派」的高帽子示众……对了，关于中央部、军级高干家里的警卫人员大撤换的事，你和叶帅、汪东兴他们商量了没有？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

杨成武说：这事叶帅已责成汪东兴他们从速办理。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家里的警卫人员刚调换过，不在此例。汪主任还让报告主席，警卫局已布置所有警卫人员，负起双重任务。

毛泽东说：很好很好，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既保护，又监护。林彪回京没有？你去见了他吗？

杨成武说，听讲昨天晚上回到北京，主席没有吩咐，又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去。

毛泽东说：很好，林彪回京，我大约也可以回去了。至迟下月初，召开中央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政策。成武，你讲讲，我若回北京，会不会已经有人暗中设下一个口袋，想把我装进去？所谓搞兵变，我若身在外地，他们即使贸然举事，抓不到我，也意义不大嘛。

杨成武说：不可能。叶帅率领北京安全工作小组做了万全的准备……当然，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毛泽东问：要是北京安全工作小组出了坏人呢？

杨成武答：遵照主席上回的指示，已部署汪东兴同志，命令中央警卫局对北京安全工作采行监督措

施……下一站是不是天津？要是主席还不放心，可否在天津召开一次军委临时紧急会议？

毛泽东说：成武啊，我们又想到一起了。对，把人都集中到天津去，将见不到兵，兵见不到将……用我的名义下通知，请叶剑英同志去天津主持会议。成武，你把下面的与会者名单记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副司令员郑维山，政委廖汉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苏振华；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加上三十八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六十六军、六十九军五个军的军长和政委。你看看，是不是都网罗进去了？

杨成武笔录下上述名单，请主席来过目，签字认可：京津地区，握有兵权的高级将领，也就是这些人了。要不要请林总和贺总也出席？

毛泽东说：林彪身体不好，不要劳动他。贺龙也不要惊动。成武啊，事不宜迟，你还要辛苦一趟，立即飞回北京，向周总理和叶帅传达我的命令，由他们连夜通知名单上的人，务于明天早晨九时前赶到天津警备区招待所报到，不准请假，不准迟到。违者军纪论处。注意，成武你留在北京，即和汪东兴坐镇中南海警卫师。我这里嘛，明天天亮时到天津，会在天津稍作停留。等名单上的人都到天津开会了，我就可以启程回北京了。记住，要总理、富春、先念、康生、伯达、江青、春桥，明天中午可以到北京火车站接我。朱老总和林彪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定。不准通知少奇、小平、贺龙等人。

杨成武万分感佩地说：绝！主席的这盘棋下的真绝，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第十六章　歪在床上的常委会议

七月十八日中午，北京城骄阳似火，中南海杨柳低垂，一丝风都没有。

刘少奇在福禄居办公室批审文件，忽然好一阵心烦意乱，彷佛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王光美去了清华大学工作组，孩子们也都上了学。楼下的工作人员近来一个个没精打彩的，都在午休吧？刘少奇拿起红机子，要通西花厅。值班人员回话，总理到车站接人去了。刘少奇问接什么人？值班人员回话：不清楚，是外宾吧？刘少奇心里更犯疑了，近日并无外国政要来访呀？于是另又要通了含和堂，倒是心直口快的康克清接电话：刘主席啊，朱老总到火车站接毛主席去了，你怎么给拉下了呀？

这么大的事，竟没有人通知自己！刘少奇心急火燎地要了车，上车就催促司机：快！快！去接毛主席，迟到了，迟到了。

一路风驰电掣般沿东长安大街赶去。好在沿途已经封路戒严，国家主席的座车畅行无阻，十来分钟后就在南小街口右拐进了北京火车站广场。四周都是中央警卫局的军人和便衣布下的散兵线，显得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个普通旅客。国家主席的座车在贵宾通道入口处被截停。刘少奇顾不上和警卫局的干部解释什么，立即下车步行，直趋车站月台。恰见月台的另一头，远远的，毛泽东由周恩来、朱德、林彪、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陶铸、康生、江青大群人簇拥着，经由平日普通旅客出站的通道往外走。刘少奇一路小跑都赶不上了。忽见邓小平同志领着秘书站在一根廊柱下，目送着前面那大群人说说笑笑出站。看样子，书记处总书记也被警卫局的军人挡了驾。刘少奇不无尴尬地前去和小平同志打招呼：也迟到了？邓小平倒是若无其事地说：看来你、我是跟不上趟了，听其自然吧。刘少奇也平静下来，说：我们抽支烟，主席一行人还没有走完，我们出去也会被拦下，就这么个警卫制度嘛。邓小平接过烟，吸上，看少奇同志一眼，那眼神彷佛在说：这主席不如那主席，大势已去啰。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两辆座车回到东长安大街上。由于他们都是临时出来，没有警车开道，加上毛泽东

一行的车队过后，长安大街上戒严解除，他们的座车只好遵守交通规则，像一般司局级干部那样，绿灯走，红灯停了。偏偏又每个街口都遇上红灯，座车司机不耐烦地揿响喇叭也不管屁用。

回到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更是坐立不安，连文件都看不下去。几次拿起红机子欲要菊香书屋，都放下了。好不容易挨到天黑时分，他草草吃了几口晚饭，也不等几个孩子吃完，就漱了漱口，独自一人外出散步。原来这福禄居和菊香书屋之间有一条小巷子相通。平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喜欢沿这条小巷经菊香书屋北院西墙根去中海岸边散步。西墙上开着一扇窗户。有十几年光景吧，刘少奇散步路过这儿，若恰好遇上毛泽东开了窗子在吸烟，就会国家主席在窗下，党主席在窗上，聊一会天，讲一段笑话什么的，和普通人家寻常邻居的情形没有两样；有时两位主席也会相约了饭后到这里来商量工作，一个窗口下，一个窗口内的，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窗口下的国家主席也不嫌脖子仰的发酸。

这天，刘少奇踱步到窗下时，见窗子已经关闭，还掩上了纱廉。他绕到菊香书屋的北便门，沿湖马路边上停摆着好些辆小卧车，其中有周总理的座车。看样子毛泽东正在家里请人吃饭、谈话吧。刘少奇对北便门值班卫士说明来意，想进去见见主席。值班卫士请他稍候，旋即进去请示。不一会，那卫士出来说，对不起，主席休息了，他很累，请另外约时间。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离去。路边明明停着这么些小车嘛，司机们都在各自的车子里吸烟、守候嘛。可以见别人，不愿见自己，……看来这中南海的行情，对他这个国家主席，是大跌了。刘少奇沿湖岸走出不远，便见周恩来匆匆忙从北便门出来，快步进了他的座车。幸而周恩来没有见到树荫下的刘少奇，避免了打招呼。

此时的菊香书屋院内，确是灯火通明，气氛热烈。毛泽东由夫人江青陪着，请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康生、陈伯达等人共进晚餐，之后喝茶聊天。周恩来因事告辞后，其余人留下说话。

毛泽东并无倦容，问杨成武：叶帅他们那个天津碰头会，要开多久？叶帅什么时候回来？

杨成武笑笑说：原订两天。叶帅领着将军们吃海河西瓜哪，天津农科院培育出来的新品种，无籽瓜。

毛泽东大笑：海河西瓜，还是无籽的，……蓝苹啊，通知厨房，大热天的，我们也尝尝鲜嘛。

老板的笑声很有感染力。且只有老板和杨总长笑得最开心，其余人只是陪着笑笑而已，不知其中奥妙的。蓝苹忙去厨房，吩咐服务员切几盘西瓜来，有籽的、无籽的都要，好做比较。

谢富治说：主席，中午在车站月台，我走在后面，看小平同志和少奇同志迟到一步，扑了个空，样子很滑稽。

毛泽东止住笑：公安部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谁通知他们的？查一查。

杨成武迟疑一下，说：会不会是总理？我陪他在月台上等候主席专列进站时，他问了一句，少奇和小平怎么没有来？

毛泽东说：和稀泥，我们这个总理，总是情不自禁要和稀泥。

这时，服务员端上来三大盘西瓜，均已去皮剔籽，切成小块，每块上插有一支牙签。

毛泽东从服务员手中接下两片瓜瓢，说：大家动手吧，吃卫生西瓜。叶帅他们在天津吃，我们在北京吃，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啰。

大家又凑趣地笑了。吃罢瓜，陈伯达、康生因惦记着回钓鱼台去领着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起草文件，告退。毛泽东留下杨成武、谢富治、江东兴三位继续说笑。

汪东兴说：主席回家了，大家放心了。原先担心他们可能有动作，我们做了各种准备，重要哨位，重机枪和反坦克炮都隐蔽上了。谁敢动手，先扫射他狗日的。

谢富治说：我最担心主席回来的路上出事，比如爆破桥梁。托主席洪福，总算一切顺利。

杨成武说：主席调虎离山，都到天津开紧急碰头会去了，就算有预谋，也被主席打乱。

江青说：他们平日作威作福，到了主席面前，倒会装孙子。

毛泽东半仰在沙发上，吸着烟，咳嗽，欲吐痰。谢富治忙又弓身捧起地上的白瓷痰盂，递至主席面前。毛泽东很响地吐下一口浓痰，水珠子都溅到谢部长脸上、脖子上。汪东兴拿起块洁白小毛巾，替主席抹掉嘴角余唾。杨成武递上一杯凉茶，给主席润喉。

毛泽东晃晃手，说：有你们三位保驾，天塌不下来啰。成武哪，我和你原先把形势估得严重了些，准备回来闯虎穴龙潭……我这人嘛，从年轻时候就立下志向，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枪炮一响，黄金万两。没想到他们很窝囊，软蛋，什么动作都没有，让我们白费许多脑筋，感到失望，不过瘾啰！武松上景阳岗，没有碰上白额大虫，只遇到家猫！哈哈哈……。

杨、谢、江、汪四人相陪着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毛泽东又说：话讲回来，你们和我，现在都要头脑冷静，不可放松警惕。《五?一六通知》上讲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这次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打击谁？一是靠五百万人民子弟兵，二是靠几千万青年学生，三是靠两、三亿工人和贫下中农，打击党内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我担心党内高级干部怕当走资派，怕被打倒，而要拚命抵制、反抗。他们不是催着开中央全会吗？成武，你估计，中央委员们会跟哪个走啊？开起全会来，有几成把握？

杨成武目光坚定地望着毛主席：这事，我是这么看的……中央委员们嘛，大多数带过兵，四九年后才转到地方党、政部门工作的。他们哪一位不是受到主席栽培，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再怎么着，也不可能忘了这个根本。开起全会来，相信只要主席在会上一摊牌，多数人还是会站在主席一边，跟主席走。有的人会勉强些，但会跟上来。所以我估计，起码有七成把握。

毛泽东笑了：杨总长是个乐天派。谢部长，汪主任，你们二位的高见呢？

谢富治挺了挺身子说：汪主任刚才和我商量，中央全会，派主席的卫队——警卫局一中队去保卫会议，维持纪律，看看有谁敢不听主席的！

毛泽东又笑了：嗬嗬，你们那是武装胁迫……江组长，你们中央文革一摊子，有什么建议？

江青见老板问到她，便提议，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列席全会，并给发言权。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婆娘近来进步颇快呢。毛泽东说：你官拜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吧？这个建议，和陶铸、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他们商量过吗？文革小组成员大都不具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身分，列席全会不难，还要有发言权，怕是要费些口舌呢。

江青见老板同意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中央全会，不禁喜上眉梢，人都显得年轻、妩媚了：只是个人想法，还没有和钓鱼台的同事们商量过。

杨、谢、汪三人见毛主席已有倦容，遂起身告辞。

江青代老板送客至北便门。返回书房，见老板还在抽菸、想心事，便靠上前去，相挨着坐下，等候发问。果然，老板盯住她说：我回来了，召开全会的事，箭在弦上……杨成武讲有七成把握，我没有他乐观。不打无准备的仗，不开无胜算的会，……我有个担心，刚才不便当着他们的面讲。中央委员的多数，怕当走资派引火烧身，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势必倒向玉皇大帝一边，易被玉皇大帝操纵哪，所以我不乐观。再有，即使在中央常委会里面，我也不占多数。你怎么看？

江青知道，老板现在是百分之百的看重她了。她替老板新泡上一杯浓茶，边说：七个常委，毛、林、周，已是三票。你再做做总司令的工作，争取拉住他，至少让他保持中立，刘、陈、邓，也就只有三票了。加上政治局历来决策的规矩，党主席有一票决定之权，你岂不就是实际的多数了？

毛泽东呷着茶，嚼着茶叶，点点头：你这个计算有点道理……如果会议一开始，刘克思就摊牌，翻出三年大饥荒，饿死人口几千几百几十万的事情来，会议的主动权就到他手上去了，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就跟他跑了。出现这种局面，怎么办？

江青听老板这一说，心情也登时沉甸甸的。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确是老板的政治暗伤……她忽然一咬牙，说：汪东兴不是提出派一中队保卫全会吗？开幕那天，乾脆让他个警卫局局长出面宣布一条大会纪律，若有人利用会议发言攻击党主席和中常委者，当即逐出会场法办！杀鸡给猴子看。

毛泽东点头又摇头：汪东兴不行，要宣布纪律也只有请总理出面……反正我这回是霸王硬上弓了，无非身败名裂，粉身碎骨。你也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呢。

江青浑身打个冷噤。但冷静一想，刘克思敢在全会上揭老板的政治暗伤吗？那就鱼死网破了。刘克思不敢！他上有老，下有小，拖着九名子女，和王光美那么恩爱，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不肯一搏的……想到这里，江青短发一甩，头一昂，说：老板，我看不大可能出现你所担心的局面，刘克思会坚持以他的「修养」来迷惑人。况且，还要看会议怎么个开法啦。你不是常说，你和总司令的胖，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林彪一天吃一斤瘦肉，也胖不起来吗？会议开始时，不妨仍请刘克思来主持，让他做工作报告，邓小平也作书记处工作汇报。让他们觉得，你还是给他们留足面子，不是一下子把他们逼到南墙上。这一来，刘克思就不会用三年大饥荒来摊牌啦。接着通过全会文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决议，不就名正言顺了？会议的中、后期，你才和他们见真章 ，重拳出击，打他个猝不及防……。

毛泽东认真听着，目光里渐次流露出赞许、肯定：不错，这几年叫你也读读《资治通鉴》，看样子有所斩获……会议前期和风细雨，会议后期枪炮大作……我再问你，《五?一六通知》之后，我仍让刘、邓主持中央工作，他们犯了什么错误？要害是什么？

江青说：他们的错误，是以中央名义，向北京市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镇压革命师生，使得运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毛泽东沙发背一拍：好！蓝苹，这回你算眼光犀利，看出名堂来了。他们的错误性质是镇压学生运动。当然暂时不给他们戴这个帽子。好，近几天，你让戚本禹他们出面，替我找几个学生头头来谈谈。我要亲自听听学校的情况。你近两月一直留在北京，有学生头头的名单吗？

江青说：有，北京的大专院校出现了五大学生领袖，一个是北大的聂元梓，一个是清华的蒯大富，一个是师大的谭厚兰，一个是地院的王大宾，一个是航院的韩爱晶。还有少奇的女儿、小平的儿子、贺龙的儿子、陈毅的儿子等等，也都在各自的学校里闹得挺欢。

毛泽东说：我不要高干子弟。他们终归要保爹保妈的。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工农子弟吧？我要他们。年轻人包袱少，热气高，敢冲敢闯，就用他们来大闹天宫。

江青忽然心里一动，冒出个念头来：老板呀，我有个想法……说出来供你参考吧？

毛泽东笑笑：你还有锦囊？但说不妨。

江青说：非常之事，行非常之法……我建议，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全会，可不可以挑选出一百来名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代表，邀请他们列席会议？这样，可形成一种阵势、气氛，以正气压邪气，刘克思们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毛泽东击节：好！亏你想得出……不过，让群众代表列席中央全会，好像还没有过先例呢。这事要慎重，先和恩来、林彪商量再说……好了，今晚上我们就谈到这里。你还回不回钓鱼台那边去？

江青见老板刚夸赞了几句，就又要打发走人，全无夫妇情分，于是噘了噘嘴唇说：你让回去就回去啦，反正你现在也不须我伺寝啦。

毛泽东说：回去告诉陈伯达、张春桥，要开夜车，把全会决议文稿草拟出来，不要延误。五个学生领袖来我这里座谈的事，你只对戚本禹个别交代。还有，中央文革成员和北京市革命师生代表列席全会的事，在我没有作出决定之前，不要乱吹风，避免人家议论我们是夫妇档，党务家务一锅煮。

江青起身欲离去，毛泽东忽又问：有个小谢，你认识吗？

江青诡谲一笑：机要室的小谢啊，挺漂亮的河南小妞儿，不是派她到北京市委当了副书记？二十几岁的女子做谢富治的副手，让小谢督察老谢啰……不过人家背后议论是坐电梯上升的。

毛泽东说：闲言杂语不要听。小谢是我的人。这算告诉你了。你替我通知她，明天下午到游泳池找我，要听听北京市委的情况……你不再为这类事争风吃醋，是个大的进步。

江青一脸认真地说：老板放心，只要别人不来抢去老娘的这个名分，就都认了。反正老娘今后只朝仕途上拓展了。

毛泽东瞪着眼睛，目送婆娘款款离去。

刘少奇天天往菊香书屋挂电话，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命值班卫士替他回话：很累，身体不适，不要个别见面了，有话到常委碰头会上说吧。

一星期后，刘少奇才接获通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办公室开常委扩大会。他赶到菊香书屋，却见会议是在毛泽东的宽敞的卧室里开。看来毛泽东确是有些身子不适，裹着长睡袍半躺半坐在那张特制的大木板床上。床前摆放着六张藤椅，为刘、周、朱、陈、林、邓的座席。空着一张，是陈云又请病假。再后一圈十来张椅子，是扩大进来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陶铸、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座位。

毛泽东说：人都到齐了？我身体不好，保健医生让躺着休息，只好委屈各位了。总司令啊，你长我七岁呢，请上来和我一起歪着吧。《红楼梦》那个荣国府里，贾母也总是歪在床上和人讲话的。他们年轻些，可在下面啦。朱毛不分家，我和你两个权当一回老祖宗嘛。

诙谐的话语，把大家都逗笑了。朱德知道毛泽东是和他讲讲礼让，并不是真要他也上床去歪着，忙晃晃手说：润芝你身体欠佳，又是医生吩咐，就在床上和大家讲话吧。自去年十月南下，离京近十个月啰。形势发展很快，情况变化很大，大家早等着你回来主事。

毛泽东笑笑说：总司令有令，本人只好遵从。少奇，恩来，小平，你们三位是留在中央当家的，是你们先讲？还是让我先讲？

刘少奇识趣，谦逊地说：请主席先讲。

周恩来、邓小平跟着点头：主席先讲。

毛泽东顺手取过一支香烟，以手指抡了抡。周恩来眼明手快，擦亮一根火柴凑上去。其余人忙拿出各自的纪录本，准备笔录。毛泽东深吸一口，说：恩来不吸烟，点火蛮内行。你们讲客气，我就不客气了。常委扩大会，缺了陈老板。其余同志是扩大进来的，包括中央文革负责人。总司令刚才讲我出去十个月，其实是九个半月。九个月间发生了很多事，先撤了杨尚昆的中办主任，接着是查办罗长子。今年初出了个〈二月提纲〉，暴露出来彭真、陆定一。还有个田家英，资历、职务都不够，五月间划定「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不列其名，算重要成员。五月下旬他在我的私人图书馆里自尽，以死相抗，背叛革命。罗瑞卿三月间也曾经跳楼，以自杀要挟中央，我们不上他这个当。听讲邓拓也自杀了？没有什么。他们有自杀的自由，我们有革命的自由。这么大的运动，报纸上称为「史无前例」，还能不死几个人？真正的革命者嗤之以鼻。鲁迅就讲过，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陈伯达同志，列宁痛斥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自杀，是怎么说的？

陈伯达扶了扶眼镜：列宁说，在党内斗争中自杀者，是革命的懦夫，叛徒。

毛泽东说：鲁迅和列宁有不同的看法，指自杀有两种，一是懦夫、废物；二是以死相抗，最彻底的反叛，为可杀不可辱的勇士。还说过什么「敢于抚着叛徒的尸体痛哭的，是民族的脊梁」，等等。有没有人抚着田家英、邓拓的尸体痛哭啊？大约连他们的家属子女都不敢。罗瑞卿只跌断一条腿？要给他治，边治疗边交代问题。去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时，我说过罗长子有没有「反毛、反林、反党」这三条？可以先挂起来，挂一百年、一万年都可以。现在是他自己不要挂，而要往下跳，有什么办法？只好同意林彪同志了。林彪同志，你现在比较高兴了吧？

林彪神清气定地说：报告主席，对于罗瑞卿政治上的堕落，我是痛心的。自江西苏区红一军团起，他一直是我的下级。要求中央处理他，我也犹豫了很久。但我不能眼看着他手握兵权，反对解放军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好了，都依了你了，今天不说这个了。我要说说少奇和小平同志。十八号回来，看了一堆材料，听了一些汇报，知道北京的一些大学、中学，本来轰轰烈烈的运动，现在搞得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大字报、小字报没有了，大鸣大放、辩论会、批斗会被压制下去了，许多学校连大门都封闭了。你们匆匆忙忙大派工作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造成这种局面？少奇，小平，请你们二位说明几句，尽量简短，三言两语。我现在一听长篇大论就头痛。

刘少奇、邓小平登时涨红了脸膛。刘少奇向床前倾了倾身子说：我一直想向主席解释，向大、中学校

派出工作组，是因为娃娃们一闹革命造反，不少学校打死了教师、学生，还有教师、学生自杀，多数学校党组织瘫痪，局势失控。政治局会议一致决定派工作组去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记得小平同志电话请示了主席同意的。

毛泽东眼睛一瞪，目光泛横：少奇同志！你不要用什么「政治局会议一致决定」来搪塞我！我喜欢轰轰烈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你喜欢死气沉沉，冷冷清清、悲悲惨惨、凄凄戚戚，这才是你我之间的区别。小平同志，你现在对大家讲讲，我在电话里是怎么讲的？

邓小平身子坐得笔挺，红着脸说：主席在电话里讲了，派工作组的事不要匆忙，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由你和少奇相机行事……主席，你不要生气。派工作组的事，是书记处执行得不好。现在看来效果也不是很好，我和书记处应承担主要责任。

毛泽东脸色稍稍缓和了些：堂堂书记处，指导文化大革命，水平不高，屁股坐在右倾保守一边，生怕死人，生怕出事，天下大乱。于是以死人压活人。我四月份就和你们讲过，现在不要怕乱，乱起来才好嘛，让学生娃娃们大闹天宫嘛！文革小组就比你那个书记处有水平，有魄力，富于斗争精神。文革小组支持左派，支持革命小将，反击右派，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很了不起！对比你们那个书记处，一群老资格，墨守成规，不敢越出雷池一步。文革小组成员们资历浅，年纪轻，有闯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年轻人，大胆提拔年轻人。

周恩来插话：同意主席指出的，我们都要向年轻小将学习，向革命左派学习。

朱德插话：年轻人、少包袱，敢冲敢闯是好的。但也要警惕年轻人出偏差，出不良分子。

林彪插话：年轻人的主流是好的，左派忠于主席思想，路线，是运动的依靠对象。坚信这一条，任何时候不动摇。

坐在后排的文革小组长江青，突然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据我所知，中央派工作组的事，主要是你的功劳。你还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蹲点，把学生领袖都抓起来了，不是镇压学生运动？

刘少奇又涨红了脸：王光美去清华大学是我同意的。但没有听说工作组在清华抓了学生。

江青声音尖锐地说：还说没有？清华工作组抓了蒯大富，私设牢房和公堂！蒯大富是贫农子弟，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毛泽东再次瞪住刘少奇说：少奇啊，怎么办？难怪前天我想找几个学生代表谈话，清华的蒯大富就没有来，原来是被工作组抓起来了。抓学生，就是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政府，打死过北师大女学生。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纪念刘和珍君〉。江青坐下吧。

林彪说：镇压学运的刽子手还有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

刘少奇头上冒汗了，声音发颤了：好，好，我去查一查，看看清华抓蒯大富同学是怎么回事。

江青忽又站起来，冲着刘少奇咄咄相逼：如果属实，我代表中央文革的同事们提议，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应去清华大学向革命师生作检讨，认错，道歉！少奇同志，你愿不愿意去啊？

刘少奇吃惊地起立，转过身子，无言地望着大家。他悲愤的眼神里传达给大家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今天是怎么了？开的什么会？江青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怎么可以当着党主席的面，当着政治局常

委、政治局委员们的面，命令党的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领着夫人去清华大学作检讨？这成什么体统，成什么体统了？谁给了江青如此飞扬跋扈的权力？

一时间，大家大眼瞪小眼，无言以对。气氛沉闷、难堪。原以为半躺半坐在床上的毛主席会制止、批评自己的婆娘几句。毛主席却眯上眼睛，老僧入定似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毛泽东不开口，周恩来、朱德等都不便插言。林彪、陈伯达、康生则看热闹。江青和刘少奇就那么站着。江青的目光锥子般锥着刘少奇。刘少奇则只看着大家，无视江青。双方相持了一分钟之久。好漫长的一分钟呀。性情直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实在看不下去了，以他的四川官话打破沉寂：江青同志喂，搞文化大革命，我陈老总要向你学习！但你要少奇同志领着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公开检讨，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呢，万一闹出乱子来，谁负这个责任？

毛泽东听陈毅这一说，随之睁开眼睛，态度转而和蔼：陈老总直人直话，我有同感。少奇啊，还有江青，你们两个坐下吧，有话坐下说。少奇如果确有错误，宜在中央内部接受批评，并做自我批评。不宜去群众大会上检讨。当然，话要讲回来，本人这次举贤不避亲，江青同志在近几个月的运动中表现不错，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算个革命左派。左派嘛，难免有缺点，幼稚，不成熟。她刚才提议少奇去清华大学，就是政治上的幼稚。我们都是从幼稚中走过来的。依我看，革命者，倒是不妨幼稚些，不要太成熟。比如树上的果子，成熟了，离腐烂也就不远了。你们讲，是不是这样啊？

周恩来说：主席是至理之言。同意陈老总刚才一句话，搞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向江青同志学习。

林彪说：我不是当面讲好听的，江青同志在文艺革命，京剧现代戏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包括文化大革命的贡献，都是旗手性质的。

叶剑英说：江青同志是战将，旗手还是毛主席。

陈伯达说：林总能言我们之所不言，见解深刻、独到。

康生说：林总早讲过，江青同志是位政治上很强、水平很高的女同志。

陶铸说：我一向认为，要不是主席夫人这个身份妨碍着，江青同志在政治上应有更大的发展。

张春桥想说一句什么，又自觉在座中人微言轻，而没有开口。

太肉麻了，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如此吹捧，连毛泽东都听不下去了：好了好了，今天在座的，还有一半人没有出声吧？《诗经》上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江青要清醒哪。我们还是言归正题吧。邓总书记啊，你讲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主要责任在你那个书记处，你打算怎么个负责任法？

邓小平望一眼刘少奇，再望一眼周恩来，当即决断说：工作组妨碍了运动，那就撤了吧。

刘少奇乾瞪眼，欲缓冲一下都来不及。如此重大的决策，竟这么轻率表态！

毛泽东看在眼里，笑了：很好。恶不可积，过不可长。小平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不是说当初派工作组是政治局一致决定的？今天，政治局的主要成员都在场，还请少奇主持，大家再表决一下？

刘少奇尴尬地笑笑，仍有些迟疑，却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都示以眼神：主席给了台阶下，就

痛快地下吧！于是转过身来，屁股半靠在床沿上，语调有些艰涩地说：受主席委托，下面进行表决，同意从所有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的，请举手！……总理、总司令、林总、小平、陈总、富春、先念、震林、伯达、康生、陶铸、剑英、江青、春桥，好！好，一致同意，也是一致同意。

毛泽东在床上高举起手臂：少奇，还有我一票。

刘少奇回过身去：对对，还有主席决定性一票……

大家又都轻松地笑了。毛泽东却不放过刘少奇：少奇你本人没有举手，你有权持保留态度……好了好了，你孤零零一只手，就不要举了……下面，我们来讨论关于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事。我已指定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起草了一个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是十六条。陈伯达同志，稿子带来了？交江青念念吧，她口齿清楚些。我们洗耳恭听啰。

第十七章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刘少奇面临著一生中最艰难的政治抉择：在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不要和毛泽东公开摊牌？幸而时间只过去了短短几年，全党同志记忆犹新，教训犹新：是谁异想天开，悍然发动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谁无视党内多数人的意向，搞了庐山上那场倒行逆施的反右倾斗争，而直接导致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活活饿死了三、四千万人口？在亡党亡国的紧要关头，毛泽东躲到南方小病大养，研读《资治通鉴》；又是谁，留在中央主持工作，支撑危局，夜以继日地领着全党同志生产救灾，渡过难关，含辛茹苦白了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刘少奇救饥荒三年白头。难关一过，你毛泽东返回中央，收回权力。不单是收回权力，还处心积虑地一步一步过河拆桥，秋后算帐，算困难时期调整政策的帐，算向小农经济习惯势力妥协让步的帐，欲把坚持一线工作的负责人打成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直到今年春天，瞒着中央领导集体，夥同林彪秘密调动三十八军，突然包围北京，军事接管北京市和中央要害单位……明明是毛泽东本人搞了兵变，却反咬一口，栽诬彭真、贺龙阴谋兵变。彭、贺的后台自然是指的他刘少奇了。毛泽东还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给刘少奇安了个代号：彭真后面的玉皇大帝。你说流氓不流氓？完全师承了刘邦、朱元璋……

凭着长期的党内斗争经验，刘少奇已清醒认识到，本次中央全会，或许是他刘少奇最后一次可以主动讲出事实真相的机会了。当然，要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也是他刘少奇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二十多年来全党对毛泽东的神话式颂扬，宗教式崇拜，已形成狂热的迷信，并演化成一种简单的是非标准，思维方式：毛泽东就是共产党，毛泽东就是新中国，毛泽东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谁对毛泽东持有异议，稍加批评，谁就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修正主义，……谁会支持刘少奇在此时刻与毛泽东摊牌呢？朱老总不会，陈云不会，邓小平不会，周恩来更不会。就算彭、罗、陆、杨不被打倒的话，也不会表态支持的。党内斗争从来只有利害和利益，而缺少正义和道义。那一来，你刘少奇就像那个什么唐吉珂德，单人匹马，挥舞长枪去战风车了。

至少应当说服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取得她的谅解、支持。终归是她和整个家庭都要跟着受罪。受罪到什么程度？刘少奇心里没有底。他把夫人王光美拉到福禄居后院园子里谈话。园子里不大可能被安装了侦听器。相识满天下，也只剩下王光美可以说说心里话了：光美你看清楚没有？摆在我面前的是两种选择。一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中央全会上把该讲的话讲出来，该摆的事实摆出来，也就是把分歧摊开来，之后鞠躬下台，被关进秦城去。毛是一定关我进秦城的，并死在那里。但我把话讲出来了，也就是向历史作了交代，向子孙后代做了交代。我因此而死，也算死得明白；二是检讨求饶，苟且偷生，承认他们的一切指控，一切罪名。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尽力争取减轻些他们的打击迫害。即使是这样，他也仍会把我朝死里整，直至肉体消灭。他是做得出来的。他对我的忌恨，已经超过了

他对王明、博古、凯丰、黄敬、张闻天、彭德怀的忌恨。因为他认我是他的最大威胁。那一来，我就死得不明不白。光美啊，你替我想想，还有不有第三种可能的选择？

王光美近来倒是表现出一种女丈夫气概，大难临头，仍然不急不愠，态度从容。她眼睛望住自己满头华发、神色憔悴的丈夫，好一会才低声说，少奇，我知道你忧心如焚。如果局势真是那么发展，我支持你做第一种选择，对历史做个交代。要死，我们死个明白……那个演员已被他放出来咬人，口比蛇毒。什么领袖夫妻，生活上一塌糊涂，政治上阴险狠毒。少奇呀，也是我们做人太保守，太认真，总是委屈成全，顾全大局……。一九六〇、六一两年，那么好的机会，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其实，要是那时把他请下台，才真正是造福党和国家……算了，你也不要瞪眼睛了，现在和你啰嗦这些，也晚啦。放那个演员出来咬人，我该是头号目标。夫对夫，妻对妻。

刘少奇说：你心里有这个数，很好。今后我们做患难夫妻。共过二十年的安乐，下面要共患难了……。你知道吗？我唯一放不下的，是几个孩子。潇潇才两岁多，平平、亭亭、源源他们兄妹也还都是中学生。我们两个出了事，那几个大的可以不管，四个小的怎么办？党内斗争，无情打击，肯定要株连后代的呀！过去对陈独秀的后代，王明的后代，高饶的后代，都是极不人道的呀。

一提到孩子，王光美身子晃了晃，心里的堤防登时崩溃，成了个感情脆弱的母亲：孩子是我们身上掉下的肉……想到孩子需要呵护，我就换了个人似的，什么坚强意志都没有了。少奇呀，你是不是太过悲观了？他或许只是要把你拉下来？彭老总不也至今活得好好的？……为了几个没成年的孩子，还是不要和他公开摊牌。我们听天由命吧。反正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任他胡整下去，看他能整出什么名堂来。讲不定又会重复「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的教训。到时候，总要有人出来收拾局面，他又可以躲到南方去小病大养、听戏跳舞，游泳散步。

刘少奇眼睛瞪圆了：再有一次？我看连他现在最信的林彪都不会放过，不是他干掉林，就是林干掉他。不信，我先话放到这里。坏事做到头，总会得到报应。

王光美点点头：我也这么看。姓林的可不是刘少奇这样好讲话，接骨眼上，会动刀子的。

夫妇两人正站在园子里嘀嘀咕咕，忽有前院的值班卫士跑来报告：总理电话，要不要替您转到后院来？

刘少奇说：好吧，转到我书房来。

后院有北房五间，是他们夫妇的卧室、书房、保健室等。刘少奇刚进到书房，电话铃声就响了。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少奇呀，我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主席让我向你转达下面的事。你要不要笔录一下？一、大后天，也就是八月一日的中央全会开幕式，主席还是指定由你来主持；二、你可以有一个讲话，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主要回顾一下上次全会以来的工作，包括你对这次文化革命运动的认识。但不是要求你做检讨，是让你争取主动；三、周恩来和邓小平也各有一个发言，时间均不超过半小时。周汇报经济工作，邓汇报书记处工作；四、主席已决定邀请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首都革命师生代表也列席会议，人数不超过五十。以上四点，主席讲，来不及开常委碰头会了，就在电话里通通气。你有无意见？如有，可挂电话报告主席。

刘少奇笔录下四条，注明月、日、时、分。见毛泽东仍指定他主持全会开幕式，心里登时大松一口气，说：恩来，请代我报告主席，我会按他的指示办。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你为什么不直接向主席报告呢？前一段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你、我都走了一段弯路，现在更应加强沟通，多请示、汇报。请主席耳提面命嘛。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刘少奇说：恩来，谢谢你的提醒。不是我不往菊香书屋挂电话，天天都挂，但总是被值班卫士推脱，不是讲主席休息了，就是讲主席正在和人谈话……几次步行去小北门，也被挡驾。主席回来半个月了，还没有接过我的一次电话。

听得出周恩来在电话的另一头叹了气，之后说：少奇呀，你如果有什么话，我也可以替你转达。

刘少奇紧捏话筒，犹豫一下，还是说了：关于邀请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革命师生代表列席中央全会的事，上次常委碰头会并没有作出决定。此事在党的历史上从无先例……我的意见，不反对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全会，革命师生代表就免了吧？毕竟是中央全会嘛。那些革命师生，有的连普通党员都不是。比如那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而且开中央全会，中委们的发言，被那些师生代表传到会外去，变成各种言论满天飞，他们怎么回去面对当地的造反派？怎么做工作？

周恩来认真地听着，停了一停，才说：少奇呀，主席讲了，这次运动就是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坚决支持新鲜事物和新生力量。你的忧虑，我能理解。但运动发展到今天，不同意革命师生代表列席全会的，就剩下你啦。主席已徵求过总司令、我、林彪的意见，都同意。陈云、邓小平也都同意。所以，你的这个意见，我就不替你转达了。如果要坚持的话，还是由你本人去向主席提出。

刘少奇听这一说，立即表态说：恩来，谢谢你的提醒。我的意见收回。像其他常委同志一样，欢迎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革命师生代表列席全会。我这个态度，请你向主席转达。我也会再挂电话试试，争取向主席汇报一次……

放下电话，刘少奇对守候在身旁的王光美说：听到了吧，仍委托我主持会议。但愿不是虚晃一枪，欲擒故纵。他几十年神出鬼没，奥妙莫测。

王光美说：起码说明一点，他暂时还不想和你摊牌。我们先轻松一口气吧。

八月一日下午三时，期待已久的、距上次全会整整四年之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在此之前，已开过预备会议，把此次全会的议程定为两项：一、讨论和批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二、讨论和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全会共开六天，六日结束。

当毛泽东带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们从幕侧步出主席台并入座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向领袖们致意。

刘少奇主持会议。他从会议秘书长周恩来手中接过一张打印纸页，宣布：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计二百人，本次全会实到一百四十一人，有五十九人因事、因病请假。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同志。本次全会，打破惯例，特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首都革命师生代表列席，我们表示欢迎。

台上台下，又是一派热烈掌声。掌声停息，刘少奇照着纸页念：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现在开幕。全体起立，奏〈大海航行靠舵手〉！刘少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从来开党代会和中央全会都是奏〈国际歌〉，这次怎么改成奏歌颂毛泽东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来了？民歌不像民歌，进行曲不像进行曲。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台上、台下的人物们跟着齐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神情肃穆，嚅动着嘴唇、不知在念叨着什么；周恩来在引吭高歌；刘少奇也在跟着哼唱，心里不是滋味：比起〈国际歌〉来，这支〈大海航行靠舵手〉无论词曲，充满马屁味道……

奏乐之后，全体落座。刘少奇虽然坐在毛泽东的右侧，但毛泽东正襟危坐，目不侧视，无意搭理他。

会议秘书长周恩来宣布会议纪律：一、会议期间，所有出席人员不得请假外出；二、所有会议人员必须在宾馆住宿；三、除工作需要，所有人员不得往外挂电话、写信、会客；四、所有人员不得私下串连，进行非组织活动；五、所有会议文件材料，必须妥善保管，会议结束时全部收回。

其实还有一项与会议纪律有关的措施，周恩来没有宣布，也不便宣布：本次全会的警卫工作，由毛泽东主席的卫队——中央警卫团第一中队全权负责。

接下来，由刘少奇作了半个小时的讲话，代表中央一线工作集体，简要回顾了第十次中央全会以来的工作，强调这四年来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指挥下进行的。党中央只有一个司令部，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他刘少奇在内的其他同志，都只是这司令部里的参谋或助手。刘少奇还在讲话中，对前两月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一事，表示承担责任，并愿在全会上作出检查。

周恩来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发言，着重汇报了国务院系统的工作和今年年初以来国民经济计画的执行情况。他只字未提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邓小平作了半个小时的发言，简要汇报了中央书记处近四年来的工作情况。随后也谈到六月间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问题，他坦承主要责任在书记处、在他这名总书记。

毛泽东于会议中间休息时离开京西宾馆，返回中南海菊香书屋去了。他从来少听同事们的会议发言，都是照着秘书写好的稿子念一堆官话、套话加废话。翻翻会议简报就可以了。真正能听到一点有用的情况，还是要靠那些小报告、小消息。那怕是告密，他都大有兴趣。打小报告的，告密的，个别求见汇报情况的，往往都是被刘少奇、邓小平的组织系统压得透不过气、抬不起头的好党员、好干部。过去柯庆施就挨刘少奇的整，只好向党主席打小报告。可惜去年柯庆施突然死在成都了。本是毛泽东派他去争取李井泉的。结果死的不明不白，还指称死在保健护士身上，什么西门庆式遗精不止，并发心血管爆裂。派谢富治去查了两次，也没有查出结果。

八月二日、三日，全会分组讨论刘、周、邓三人在开幕式上的发言。毛泽东看了两天的会议简报，越看越光火。到会的一百四十一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仍在那里肯定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工作，有的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拥护刘少奇的讲话，什么「中央领导集体是团结、坚定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什么「中央一线工作还是成绩为主，问题为次，派工作组是好心办了错事」；更有少数省委书记藉机发牢骚，问文化大革命运动还要不要党委领导？现在青年学生、造反组织动不动就包围省委机关，静坐抗议，游行示威，并要求揪斗省委负责人，怎么去领导？谁又敢领导？等等。

列席全会的文革小组长江青，两次捎信给毛泽东，要求回菊香书屋当面汇报会议动向。

八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等七人谈话，提出打蛇打七寸。七寸就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搞白色恐怖。少奇不是在开幕会上讲中央只有一个司令部吗？他这话是有所指的，欲盖弥彰嘛。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我和林彪，加上你们，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搞马列主义的；他们是另一个，代表资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要考虑以红色恐怖打败他们的白色恐怖。这个话，你们暂时不传达。我有我的方式方法。我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写了一封信，你们回去散发。六日不能结束会议。我还没有讲话、发炮嘛。你们回京西宾馆去等我这边的消息吧。

当日，毛泽东的这批亲信爱将，谁也不知道他老人家会以何种方式发炮出击。

八月五日中午，中南海第一职工食堂——亦即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以上领导人专用食堂的外墙上，忽地贴出了一张铁画银钩、笔锋雄奇的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八月五日

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出，立时轰动了整个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干部、职工竞先围观、传抄，奔走相告：毛主席贴大字报了！毛主席贴大字报了！建国以来第一回！……干部、职工们也都敏感地想到，毛主席的矛头是对准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党总书记邓小平呢，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司令部呢！中南海里真还有另外一个司令部？

当天下午，即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奉命将这张大字报抄出一分，贴到了京西宾馆十一中全会会场上。毛泽东主席带头到中央全会上来贴大字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傻了眼，这也太突然、太反常了！党主席炮打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事前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周恩来挂电话向菊香书屋值班室询问，得到证实，立即改变态度，对刘少奇、邓小平说：主席的大字报确是针对二位的，他一带头，其他同志肯定会响应，所以二位要有思想准备，争取不把事情搞得太大。朱德仍然觉得不可思议：到中央全会上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小字报？原先的会议议程还要不要？不是今天结束会议吗？润芝一张大字报就改变一切？陈云脸色寡白，神情阴沉，额头上出了虚汗，瞪起眼睛一声不吭，看样子又要犯病了。周恩来说：总司令啊，不变也得变了，谁都挡不住的。还有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的一封信哪。会议肯定要延期。少奇，小平，你们做做检查，争取主动，在本次全会上做个结论，把事情了断。

邓小平满不在乎。刘少奇欲哭无声。

当晚，京西宾馆气氛诡秘，人影幢幢，折腾至黎明。

果然第二天上午，十一中全会会场四周，满墙满壁都是浆糊未乾的白花花的大字报，犹如一发发火箭弹穿行空中，轰轰隆隆。

陈伯达大字报：〈欢呼毛主席的大字报〉；

康生大字报：〈高举毛主席思想红旗〉；

江青大字报：〈毛主席的大字报发人深省〉；

张春桥大字报：〈我的一点感觉〉；

姚文元大字报：〈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

王力大字报：〈确有两个司令部〉！

其余还有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大字报。

虽然没有被上述大字报指名道姓，刘少奇、邓小平却立即陷入被孤立境地，连那些昔日的下属们、省委书记们，见了他们都要绕开走，不敢打招呼了。只有陈毅、贺龙、聂荣臻、徐向前、许光达、杨勇等元帅将军们不信邪，照常和刘、邓点点头，笑一笑，含蓄地表示同情。

同一天，正在大连休息的林彪元帅，被毛泽东召回北京，出席下一阶段的会议。八月七日，刘少奇为争取主动，第一次要求在全会上作检查，承认他在中央主持一线工作期间，特别是在本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一系列右倾错误。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是镇压，恐怖。不要匆匆忙忙做检查，应当一层一层挖出来，搞清楚。

八月八日上午，林彪在西城毛家湾二号家中接见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陈伯达、陶铸、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林彪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你们是战斗员，进行全国大战斗，任务很重。要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统统打倒，弄它个天翻地覆，大风大浪，大喊大叫，大轰大擂。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了……只有毛主席雄才伟略有这个大气魄。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思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理论，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平的著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著作……我还是那句话，谁反对我们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资格多老、功绩多大、地位多高，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都要把他王八蛋拉下马来，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怕什么？老子有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做后盾！

八月八日下午，毛泽东亲自主持全会，采用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议〉（简称〈十六条〉）。毛泽东亲自站在主席台上监票，看谁举手、没举手。谁还敢不举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毅、贺龙等人在内，无不高高举起各自的手臂，直到毛泽东点算了为止。

会议自八月九日起，转入全面批评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阶段。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谢富治，因解放战争时期出身于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算邓小平的老部下；为与老政委划清界线，而在会上带头发难，列数邓小平进城以来狂妄自大、目无伟大领袖毛主席、目无党纪国法包庇地主分子养母等种种问题。谢富治的揭发大博毛泽东、江青等的好感，却鲜有人起而响应。多数中委们大都三言两语批刘、邓，应付一下场面，转而热烈赞颂毛泽东和林彪，称林彪「把毛泽东思

想红旗举得最高」，「一贯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最紧、跟得最好」，「毛主席的接班人必须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只有林彪同志这样的人，是众望所归」等等。更有负责北京安全工作小组的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在得知毛主席即将改组中央常委班子的信息之后，首先在会上提出：我们党，毛主席是最高统帅，林彪是副统帅。今后的一切大政方针，都要由主席和林彪来决定，其他人都是做具体工作的。

林彪的副统帅称谓，即由此而来，并沿用开来。

毛泽东确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央常委班子的改组。这次，他也不召开政治局会议、常委扩大会了，而是把人一组一组地找来谈话，透意图，做工作，很快达成两个名单：一是对原政治局常委，采取只进不出之法，增加名额，主席以下不再设副主席，一律称常委，并重新排定次序。主席：毛泽东，常委：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二是增补江青、叶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为中央委员。在徵求周恩来、陶铸、谭震林、李井泉一组人的意见时，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首先是陶铸不同意把他的名字列在第四，无论资历、功绩自己都不够进入常委名单，主席看得起，安排进入，已经大感汗颜……顶多只能排在最后一名。按姓氏笔划也是最后一名。

毛泽东笑笑说：中央也要破四旧，立四新，打破常规。这次不论资排辈，也不按姓氏笔划。过去是毛、刘、周、朱，今后是毛、林、周、陶。你陶铸不习惯？一个月后就习惯了。陶铸你还有别的意见没有？邓小平做检查，不管事了，现在你是书记处的当家书记，□□部、中组部、统战部、外联部统统归你管，你肩上的担子重了。

其实毛泽东重用陶铸是角妙棋，上可制衡周恩来，下可制衡陈伯达、康生。长期以来，陶铸也和刘少奇保持着距离，关系不很亲密。

周恩来心知肚明，嘴上说：陶铸同志在国务院还是常务副总理，兼管教、科、文、体、卫，能者多劳。

陶铸说：我身体好，主席讲是头蛮牛。我愿意多做事，替总理分劳。只是把名字放在总理后面，不妥。请求主席，还是排在最后……另外，关于增补江青、叶群、张春桥、姚文元四人为中央委员，我完全同意。四个同志都够资格，也是工作需要。按主席吩咐，在书记处吹了吹风，大都没有意见，个别同志要求先修改党章 ……。

毛泽东眼睛一瞪：修改什么党章 ？谁的要求？

陶铸望过周恩来一眼，才说：是王稼祥同志的看法。他讲依党章 规定，中央委员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本身不能增补中央委员，只能选举或增补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担心毛泽东动怒，又来大骂国际派使自己也尴尬，忙插话：文化大革命运动，党处在非常时期嘛。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这有先例。陶铸同志，你们书记处可不可以提出个变通办法？

毛泽东不待陶铸答话，转向坐在一旁尚未出声的谭震林和李井泉。谭、李过去算自己的爱将，近几年跟着刘、邓跑，和自己欲即欲离了：谭老板，李大人，你们有何高见啊？

谭震林一向敬毛若神，却从来看不惯毛夫人：主席啊，考虑到党章 ，是有点子麻烦啰……管他娘的，不按章 程呢？好不好办？

李井泉也言不由衷地敷衍：主席要提拔几名中央委员，还不是一句话？党章 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看看毛泽东要发作，周恩来忙说：你们不要讲空话了。陶铸同志，书记处有什么变通法子？

陶铸额头上已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子：法子倒是有一个，提出来给主席做参考……，建议主席以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提出江、叶、张三人为中央委员，姚为候补委员，交中央全会议决一下，并说明留待下次党代会追认。

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主席，我看陶铸的变通法子可行。大家都要支持文革小组的工作嘛。

毛泽东沉吟一下，抚抚脸：算了，又是党代会，又是修改党章 ，等到何年月？四人的事，暂时不提，他们照样工作。今后国务院、书记处的部分工作，可转到文革小组那边去，文革小组管宣传，管文教，管运动。文革小组两大顾问，一个陶铸，一个康生。恩来你还应做国务院和文革小组之间的协调人。谭老板，李大人，这样是不是把你们大家的意见都摆平了？

八月十二日，十一届中央全会举行全体大会，按照毛主席的意愿，选举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确立新的排名。此项新排名，以全会公报形式向全党全国颁布。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也就知道了，现在的党中央只有毛泽东仍然称主席，原先的副主席通通改称常委，刘少奇由党中央第一副主席降至第八位，林彪由原先的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周恩来依旧稳坐第三位。更有陶铸实现三级跳，跃升至第四位。于是人们纷纷猜测，陶铸前程无量，日后可能接任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

此次全会并没有在八月十二日结束，大部分中委继续开会，再又作出决议发出通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因病请假、因事外出时，由第一副组长江青行使组长职责。至此，不具中央委员身分的毛夫人江青，实际权力已超越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甚至某些政治局常委。至此，林彪仍被称为林副主席，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则被宣布停职检查，不获通知，不再与会了。说是刘少奇瞅了个机会向邓小平道别：主席一张大字报，就把我们放倒了，今后见面不易了。邓小平回了五个字：那就休息吧。

语依依：文革十年的人与事实在复杂，作者记叙出点错，可以理解。关于地院学生领袖，起始确是朱成昭。关于朱的资料也不少，现转一点。

一，“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初为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东方红"的学生领袖朱成昭所领导，叶向真（即凌子，当时丈夫为钢琴家刘诗昆）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的头头。首都三司为批斗彭德怀将他从四川押到北京，由朱成昭等"审讯"，朱等听了彭关于党内斗争、庐山会议的"交代"，转而同情彭德怀，后来"堕落为反革命分子"。朱同叶向真曾企图双双外逃，被周恩来派人在边境截回。朱从此不知所终，叶在父荫下得以保全。首都三司改由王大宾领导，成为后来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戴晴：我的四个父亲《明报月刊》一九九五年一月号）

二，“……或许，联动思潮对朱成昭的影响更能说明问题。尽管在联动炮打中央文革的“ 十一月黑风”中，朱也带领三司抓过联动。但联动对中央文革一系列出尔反尔行为 的公开炮打，对毛泽东的“左倾机会路线”，尤其是中共上层权力斗争黑暗面的公开揭露，却都使朱“开始对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好感”。〔１９〕１９６６年１２至１９６７年４月朱开始和联动头头周某某，丁某某，顾某某，彭某某等人密切来往。朱尤其欣赏作为联动思想组织纲领的《秘字００３通告》。〔２０〕在他们对 文化革命的共同议论互相影响中，朱和他周围的“一批人”（当然是三司或地院东 方红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头头们）的思想走得比联动思潮还要远得多。不仅对江青、陈伯达等文革集团成员在运动中翻云覆雨，文过饰非的权术手腕有过淋漓尽致的揭 露，甚至如他自己后来在检查中所说：“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无比崇高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极端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忧起来，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我开始对文化大革

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２１〕不仅对文革，对整个十七年的中共专制朱也有了独立的理性思考。例如，朱成昭认为：“五七年的反右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反对党的基层干部就是右派吗？可是就是不承认”；“他们（指中央文革）对三面红旗就是死卡住不承认错。你们到农村去看一看，农民过得什么样的生活，现在讨饭的很多。”〔２２〕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是决不会容忍造反派队伍里有这样一个异端思想家的，朱成昭很快便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分子”并迫害致死。”（宋永毅：派别、史实与文革异端思潮，＜华夏文摘增刊＞第 220 期）

三，“……大学生红卫兵当中也有觉醒者，尽管为数不多。大学生思想深一些，阅历广一些，这些觉醒者，不像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那样是因为自己的老子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而是看到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现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领袖”都是指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其实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当时的名声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后朱成昭这个名字便消失了，换上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宾。其中原因，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说，是因为当时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红卫兵的头头们在大会批斗前秘密预审彭德怀，彭将自己同毛在庐山会议上交恶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竟然说服了朱成昭等几个人，使他们幡然认识到，文革的源头是批判《海瑞罢官》，而“海瑞”就是彭德怀，毛发动文革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扫除一切同情彭德怀的领导人，消灭一切替彭翻案的可能性。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后，还同另一个造反派学生领袖叶向贞（叶剑英的女儿）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人抓了回来。据知情人说，实际情况是，朱是调干生，对大跃进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一席谈话只不过是印证了他久存在心中的怀疑而已。叶向贞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文革后似乎还出来拍过电影，朱成昭则不知所终。”

（华新民：从太阳不露脸谈起——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华夏文摘增刊＞第 360 期）

第十八章　赤日流火 红色恐怖

「红卫兵」一词最初出于清华大学附中十几名学生写大字报的集体署名。由于名字响亮，好念好听又好看，很快地，北大附中、师大附中、地质学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矿产学院附中、市一中、市十一中、市二十五中、市五十一中等等，竞相效仿，纷纷成立了以「红卫兵」为名称的学生造反组织。原先派驻在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被撤销后，红卫兵组织更是有如雨后春笋，遍布京城。学生娃娃们再无校规纪律的约束，人人挥舞棍棒、牛皮带，学孙猴子大闹天宫，大打出手。造反浪潮迅即从校内冲向校外，从「横扫校园里的牛鬼蛇神」发展到「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司令部的两张大字报：〈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成为广泛传抄、到处散发的「红卫兵宣言」，宣称「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大反特反，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紧接着，红卫兵小将们又有了自己的「战歌」，唱彻大街小巷：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革命，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年红！

对于红卫兵运动的出现，除了钓鱼台的文革小组成员们在背后积极支持、鼓动，整个中南海中央机关的负责人无不旁徨四顾，不知因应。刘少奇、邓小平等思想右倾保守者，接读工作人员抄报上来的「红卫兵宣言」和「红卫兵战歌」，惟有苦笑：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新中国、新社会，怎么成了「旧世界」、「旧社会」？需要学生娃娃们来彻底砸烂了？但此时他们已被毛泽东斥为「镇压运动、搞白色恐怖」，再出声不得。

八月四日晚间，亦即十一中全会日的第四天，毛泽东审读了夫人江青呈报上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及所附上的「两论」，不禁大喜，这正是他对付刘、邓司令部所需要的！稍加思索，即挥动如椽巨笔，写下一封热力四射的回信：

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的这封御笔信，如同授予了红卫兵尚方宝剑，号令他们杀向全社会。过了几天，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各地运动情况，谈到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包围江苏省委机关、包围《新华日报》报社时，毛泽东更指示：为什么不准人家来包围？要允许包围省委，包围报馆，直至包围中南海，包围国务院。你们怕什么？我看只有那些搞修正主义、镇压群众的少数人感到害怕。我就不怕，我和革命小将们站在一起，欢迎他们来包围。我的这个态度，你们可以传下去。

北京红卫兵闻风而动。清华井岗山、北大战旗红、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数千人马开始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外，扎下帐篷，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求党中央允许他们揪斗彭、罗、陆、杨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西门内是中央办公厅办公重地，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周恩来总理出面，劝说红卫兵小将们撤离。红卫兵代表却进一步要求刘少奇、邓小平出来，和他们辩论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不出来，他们决不收兵！

八月十二日黄昏，刚刚开完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主席，避开身边的警卫人员，突然出现在中南海西门。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数千名红卫兵喜出望外，热泪盈眶，欢声雷动。毛泽东径直走到红卫兵人群中间，刚扯高嗓门讲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立即被娃娃们的人潮所包围，被「万岁、万万岁」的呼啸声所淹没。

幸而周恩来闻讯赶到，立即命令警卫连队展开队形，插入人潮，把伟大领袖从红卫兵的狂热包围中「抢」了出来。小将们为抢着和毛主席握手，把毛的衣服都扯破了，脚下的鞋子也踩掉了。中南海西门被警卫部队的人墙隔断后，毛泽东对一头虚汗的周恩来说：形势好啊，红卫兵起来了，正如列宁所讲的，革命就是大喊大叫、大吵大闹。这回要吵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了。

周恩来说：主席，你一身系天下安危，大意不得。今后要去哪里，还是先告诉一声警卫人员。刚才一听讲主席走丢了，我紧张到两腿发软……。

毛泽东却依然兴致勃勃地说：有什么好紧张的？和小将们在一起，我高兴得很呢！恩来，我看这样吧，不单是要让北京的红卫兵来见我，还要让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来见见我。

周恩来说：那好办，你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小将时，让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人来拍片，之后分送全国各地去放映。

毛泽东手一挥：那不够。乾脆全国青年学生来次大解放，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起下通知，让大学、中学的娃娃们，进行革命大串连！他们来北京，北京要欢迎，坐火车不要票，住旅馆不要钱，吃饭记个帐。分期分批，组织好接待。红卫兵是我的客人，中央的客人。北京的娃娃们去外地串连，也照此办理。过去唐三藏到西天取经，现在外地红卫兵到北京取经，北京红卫兵到外地取经，交流造反经验，全国点火，全国刮风，好得很！

周恩来一听头都大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怎么可以这样突发奇想？不由地说了一句：那可是几千万人的大流动呀！北上南下，东出西进，四面八方，全国的铁路、公路交通能不能承受？还有住宿、饮食、医疗各项服务跟不跟得上？外地红卫兵小将成百万、成百万的涌进北京来……。

毛泽东眼睛一瞪：此事史无前例，只在我手上办一次。你想不想办？不办，我叫陶铸他们办。国务院立即下通知，由陶铸来统管。

周恩来心里打了个激凌，那一来，陶铸不就实际上取代自己的总理职务了？难怪本次中常委改组陶铸排名第四……忙改口说：主席，我办！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和要求办。国务院和军委立即组成专门班子，文、教、卫、体，党、政、工、团齐动员，开展全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大串连。

毛泽东目光转而和蔼：那就好。到时候几千万人上路，胜过战争年代的大兵团作战……我就喜欢这个场面。外地红卫兵到了北京，经风雨，见世面，我和中央领导人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分期分批接见。如今的红卫小将爱穿军装，我们中央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政治局、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四家成员，一人一套军装。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首都五十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八?一八」被定为「红卫兵节」。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更以批转中共中央文件的方式，在公安部的请示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明文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从而为全国红卫兵更大规模的打、砸、抢、抄、抓行径提供了政治保护及政策保障。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首都红卫兵「杀」向社会、大破「四旧」的活动向全国推广；《人民

日报》则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热烈赞扬和鼓吹红卫兵的揪斗、抄家、草菅人命的「革命行动」。各省市报纸、电台及名目繁多的红卫兵小报积极跟进，逐日刊出有关的「喜报」、「大捷」、「告全市人民书」、「告全省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等等。

至此，全国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号令、部署下，终于火山、海啸一般爆发。

以下资料，即是从当年的各类「喜报」、「战报」中摘出：

八月二十日，北京市三十万红卫兵受到毛泽东接见和中央文件的鼓舞，千万股洪流般涌向大街小巷，开始规模空前的「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活动。几天之内，市内所有著名的街道、学校、医院、博物馆、商店、公园、影剧院的旧牌被砸，强令改换新名，如：

横贯北京市中心的东、西长安大道改名为「东方红大街」;

外国使领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

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

王府井大街改名为「东风市场大街」。悬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亨得利钟表店改名「首都钟表店」。这条繁华的商业大街两旁所有的玻璃橱窗、霓虹灯标牌、商业装饰全部砸光，火光爆裂如同烟花，玻璃碎片雨点般喷洒到马路上、电车上，被称为「王府井玻璃雨之夜」;

同仁医院被改名为「工农兵眼科医院」，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荣宝斋被改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天桥剧场被改名为「红卫兵剧场」，景山公园改名为「红卫兵公园」，颐和园改名为「首都人民公园」，故宫博物院改名为「封建帝王罪行展览馆」! ……

北京红卫兵刮起的「破四旧、立四新」改名风潮，经电台、报纸传播，各省市红卫兵迅即竞先效法：

在第一大城市上海，有上百年历史的「大世界游乐场」的大招牌被砸下，改名为「东方红剧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改名「上海永向东百货公司」，霞飞路改名为「淮海路」，《新民晚报》改名为《上海晚报》，豫园改名为「红园」;

在天津，全市计有两万多家大小百货商店、副食品商店、服装店等被改名，如著名的「劝业场」大匾被砸，改名为「人民市场」，中原公司被改名为「工农兵商场」，北洋纱厂被改名为「四新纱厂」，宁园公园被改名为「二七纪念公园」;

在杭州，东坡路被改名为「东风路」，张小泉剪刀铺被改名「杭州剪刀店」，西湖白堤改名「红堤」，苏堤改名为「人民堤」。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苏小小墓被掘，「平湖秋月」古碑被砸，虎跑泉的老虎石雕、岳王坟的岳飞、秦桧塑像均不翼而飞。

这股改名狂风甚至刮上了世界屋脊的西藏首府拉萨，藏汉两族的红卫兵小将把著名的八角街改名为「立新大街」，「门孜康藏医院」改名为「劳动人民医院」，历代达赖的居所罗布村改名「人民公园」，药王山改名「胜利峰」，以纪念一九五九年解放军部队在此山平叛……。

与改名风潮同时刮起的，是更具摧毁性的打砸抄家、扫地出门狂潮，于八月下旬进入高峰期。

又是由北京市红卫兵带头。短短几天内，单是北京大学校园内就有一百多位教授被抄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史学家翦白赞的家园被封门。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往往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重复抄家十几次。抄家时，红卫兵挥舞棍棒、皮带，命令保母小孩滚蛋，户主夫妇跪地，逼迫交出所谓的「变天帐」、「反动日记」、「地契」、「特务用品」等等，实为索要文物字画、金银首饰、现金及存摺。户主稍有辩解，即被革命小将剃「阴阳头」，以铜头皮带抽打，直至头破血流。之后红卫兵们带着「战利品」，意气风发、乐不可支地高唱着被他们改了词的毛主席语录歌，扬长而去：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打、砸、抢、抄、抓！

打、砸、抢、抄、抓！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全北京市十一万四千多户「黑帮」被抄家，扫地出门。在公安派出所的配合下，被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的「地主、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分子」达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八人。一千七百多人被活活殴打致死。

全市红卫兵抄得金银珠宝、文物字画、古董珍玩，明、清家具数百万件，各类图书二百三十五万多册，现金、存摺、公债、外币达四千四百七十八万余元。这些物品，除少数被私拿、私吞，绝大部分集中堆放在几座学校的空坪上，任由红卫兵焚烧、捣毁。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成员王力、戚本禹等人闻讯后，下令部队看守，再亲赴堆积场挑拣唐宋名画、古瓷古玩、善本图书，一车车「借回」各自家中「收藏」。毛夫人江青不便自己出面，自有文革小组成员代劳、奉上。「中央首长们」挑拣走的毕竟数量有限，剩下的交由市属废旧物资收购部门贱价收购，共收购、收存各类实物三百三十万五千一百多件。已被焚烧、捣毁的大批文物不计其数。仅从以上简单数字，即可窥见北京红卫兵小将们的抄家行动是何等的完全、乾净、彻底。

红卫兵的「破四旧」狂潮，当然也不会放过那些国家级、北京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金身被砸碎，两座小佛像被套上铁练拖走；

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长城被拆毁一百零八华里；

丰台区大井村延寿寺中的明初文物——十余米高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金像（铜塑）被拉倒，佛身断成三截，千手千眼全部断碎，变做一堆废铜；

海淀区朱房村汉城遗址内丰富的珍藏，文物部门尚未发掘，却被红卫兵挖掘一空；

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刹戒台坛寺，寺内数千尊大佛和四周的上万尊小佛像全部被砸光，使得此一中国现存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宏大的佛教艺术奇观，万劫不复，从地面上消失；

其余白塔寺、潭拓寺、大钟寺、白云观、团城、圆明园遗址、修道院、天主教教堂等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列为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迹计有六千八百四十三处，在「破四旧」运动中被捣毁的竟高达四千九百二十二处！当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八年抗战日军占领

北平以及国共内战都没有破坏的文物古迹，却没有逃过红卫兵的浩劫。惟故宫、劳动人民文化宫（原太庙）、中山公园（原社稷坛）、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天坛、雍和宫等少数文物古迹，经周恩来、陶铸及时派卫戍区部队进驻保护，而免遭破坏。

北京红卫兵不但在北京「大破四旧」，而且远赴外地「战斗」。曾被江青的中央文革封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造反女将谭厚兰，在康生授意下，率领北师大红卫兵组织「井岗山战团」两百多人到孔子家乡——山东曲阜，召开捣毁孔府、孔庙的万人誓师大会，之后以近一个月的时间，砸毁文物六千多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多册，历代字画九百多轴，砸碎历代石碑一千多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的国宝七十多件，珍版古籍一千多册。

北京红卫兵带头，各地红卫兵跟进。

上海市主要商业大街两旁的一百多块巨型广告牌，一夜之间全部被红卫兵用「毛主席语录」所覆盖；上海万国公墓内所有「封、资、修反动人物」的墓碑被砸，连宋庆龄父母的墓穴都被捣毁；上海市所有的教堂、尖塔十字架被砸，祭坛被毁，圣经被烧；始建于公元二四七年（三国时代）的龙华古寺遭遇千古未有的浩劫，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毗卢佛像高约七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为无价之宝，被击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头颅；相传建于三国赤乌年间的静安寺，国宝级文物真言宗密坛被捣毁，整座静安寺最后只剩下几间空寺室；上海三大名刹之一的玉佛寺佛教书局被焚，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扔到寺门外的江宁路上大火焚烧，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发出的香气十里可闻。

天津市红卫兵共查抄十万二千多户人家，抄获一万三千多辆卡车的财物，装满了约六万平方米的五十二座临时仓库。其中现金五百五十六万余元，存款四千零五十万元，公债二千六百十一万元，黄金四万多两，金银饰品六万多件，银圆六十多万枚。

……呜呼，一时间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佛教四大丛林的五台山、峨嵋山、九华山、普陀山，道教圣地武当山、九宫山、青城山、武夷山等等，莽莽我神州，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五千年历史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几破坏殆尽！

尚有无数哭笑不得的事例：

南岳衡山上的数百名和尚、尼姑，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结合本地红卫兵轮番批斗、游山、教育之后，强迫还俗，在山上林场就业，强制婚配，责令他们去产下「佛子」；

福建红卫兵开风气之先：掘「坏蛋」坟墓。他们和北京来的红卫兵战友一道，掘了毛泽东指称「有变节行为」的大革命时期中共总书记瞿秋白的坟墓；

不久，四川红卫兵掘了广安县牌坊村邓小平家的祖坟；

湖南红卫兵掘了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刘少奇家的祖坟。由郭沫若手书的「刘少奇同志故居」的金字匾额，被摘下来，翻转至另一面，做了公社食堂的砧板，天天切菜、切肉，千刀万剁去了。

……

红卫兵运动的另一项创举，就是对「反动权威」、「黑帮分子」以及「黑七类狗崽子」实行群众专政。他们组建纠察队，私设公堂、牛棚、劳改所，施以各种酷刑，进行肉体折磨。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北京市文艺战线红卫兵组织在焚烧原清代国子监孔庙大院内的大批戏装、道具时，把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京剧艺术家荀慧生、马连良、袁世海、白芸生，相声家侯宝林等三十多人抓来，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美蒋特务」、「苏修间谍」之类的大黑牌，进行现场批斗。他们全部被剃成「阴阳头」，或是头上「推出飞机跑道」。一些人头上还被泼上墨汁。红卫兵强令他们跑在火堆旁，一边受烈火炙烤，一边被道具刀棒或铜头皮带抽打……六十七岁的老舍先生因跪在地上说了一句「士可杀、不可辱」，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晕死过去。他痛醒之后四望无人，没有回那个已被抄了无数次的家，而是怀揣一卷他手抄的、批斗场上当作「护身符」的毛泽东诗词，一头栽进了德胜门外的太平湖；

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被红卫兵抄家多次，因交不出徐悲鸿的遗作（徐去世后遗作全部上交文化部收存），而打得晕死两次；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被红卫兵押着拔草劳动时，竟逼迫他将野草嚼吃下去。在批斗会上他更被钉有铁钉的木板打得皮开肉绽。不久他逃过红卫兵看押，南下广东汕头偷渡出境，才保住性命；

中央乐团的红卫兵专砸钢琴家的十指，中央芭蕾舞团的红卫兵专砸舞蹈家的双足，等等；

八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在全市公安干警大会上讲话：「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派出所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有了毛泽东亲信大将谢富治的指示，红卫兵小将们的暴行更是有恃无恐了。八、九月间，每天均有数以千计的红卫兵战士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以棍棒、铜头皮带毒打那些被勒令遣返原籍的「黑七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并把被打得晕死过去的人拖入站内往事厢里扔。在车站值勤的警察和卫戍区士兵，则奉上级命令作壁上观，任红卫兵们对「阶级敌人」发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

在北京郊区大兴县、房山县，均于八月底发生了红卫兵和贫下中农集体处死「四类分子」及家属子女事件。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共杀害「四类分子」三百二十五人，其中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才出生三十天。有二十二户人家满门杀绝。事件汇报给谢富治，谢富治指示：杀了的就杀了，不要追究了；没有被杀的，就不要杀了，留作劳动力，毛主席也是这个意思。

在外地，这类自上而下的「群众专政」风潮，迅速蔓延。以下仅录几位著名人士的例子：

中共创始人之一、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学校红卫兵扣上「叛徒」、「地主分子」帽子，轮番批斗、殴打，八月二十四日浮尸珞家珈山下东湖水面，疑为畏罪自杀，实为被打死后抛入湖中；

复旦大学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当上「牛鬼蛇神」后，被红卫兵喷了满头红墨水，并被迫令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学狗爬；

著名翻译家傅雷，一生翻译了三十多部外国文学名著，划成右派分子。九月二日被红卫兵抄家、凌辱，九月三日夫妇双双上吊自杀；

八路军抗日名曲〈游击队员之歌〉作者、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渌汀的家被红卫兵抄的家徒四壁，全家人的衣物被褥全部作为战利品拉走，连一条毛巾被都没有给留下。不久贺渌汀这位「人民音乐家」自杀身亡；

在南京市，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二十四次……。

藉藉无名「黑帮分子们」的冤魂，如恒河沙数，无从记述。

应当客观提到的是，对于八月间掀起的全国红卫兵狂潮，周恩来、陶铸等人在不惹怒毛泽东的前提下，竭力采行了一些「降温」措施。自八月份起至年底止，周、陶共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代表、造反群众组织代表一百六十多次，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说全国的大学、中学的所有领导都是走资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人都是走资派、黑帮分子，不要认为一切领导机关都需要『炮打』」，「就是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干部，也要立足于教育、挽救」；他们还曾经开列出一个「中央保护名单」，报毛泽东审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领导干部，包括李宗仁、张治中、程潜、章 士钊、钱学森等民主党派人士和科学家，红卫兵组织不得抄家、揪斗。后来这纸「保护名单」并不能保护李宗仁、张治中等著名人物，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入住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将军楼，以避过红卫兵的抄家风潮。周恩来和陶铸并指示卫戍区，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也保护起来，不让红卫兵小将揪去公开批斗。

八月下旬，周恩来、陶铸商定，起草了一个保护要害部门与国家机密的通知，规定红卫兵和造反派不得冲击军事机关、电台、电视台、新华社、档案馆、银行、仓库、机场、港口、电厂、重要公用事业等。文件拟出后，周恩来、陶铸提议照发。江青看后非常恼火，认作「束缚红卫兵手脚，小题大作」，送她丈夫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大笔一挥：此件不发。

九月一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说：打击面不要过宽，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一般资产阶级分子，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要打倒……他并明言劝止搜查、抄家、抓人、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静坐示威等行为。

九月上旬，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要求红卫兵小将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组织纪律性，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受危害，机密不致外泄，不动手打人、毁物，公家财产少受损失，交通运输不受阻断，对外关系不受影响，等等。文稿由周恩来、陶铸两人签署，送中央文革徵求意见。由于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指文稿旨在束缚红卫兵小将手脚，会起到压制造反左派的作用，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周恩来只得将其收回，不再送毛泽东审阅，以免龙颜震怒，惹火烧身。

周恩来、陶铸的「降温」措施一再受到挫折，被江青等人讥为「救火队队长」、「折衷主义和稀泥」。但周恩来并不气馁，而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巧为周旋的政治韧性。他曾对陶铸表明心迹：我们不能阻止什么，多少给降点温，做点缓冲啰……我是总理，你是常务副总理，至少替国家把住两条，一是造反组织不准跨行业「串连」，搞什么联合行动；二是各行业不准停止生产……。

第十九章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数千万大、中学校学生外出串连，形成冲决一切的洪峰怪兽，在新中国大地上狂奔乱涌。各地红卫兵的头一个串连目的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张志新跟随渖阳医科大学红卫兵队伍，总算人贴着人地挤上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车站内外的那个热闹、混乱啊，万头钻动，尽是黄军服、黄军帽、黄挎包、黄水壶。红卫兵们的装束比起正规的解放军

来，只是少了领口上的红领章 、帽子上的红五星。真是让人惊奇哟，咱国家怎么会一下子冒出来这铺天盖地的黄军装？咱国家彷佛一夜之间就变做一座大军营了，老老少少都是兵……张志新也是一身黄军装，且是洗得发白的那种。如今越是旧军服越神气，显示革命军人家庭出身，铁定的「红五类」啦。张志新的军装却是丈夫的，丈夫是位转业军人，省委机关的处级干部。她本人虽说年近三十，因长相秀丽，身条挺拔，混在红卫兵女生堆里，真还难以分辨她的年龄和身分。

自八月中旬起，辽宁省委、省政府机关大院就被红卫兵造反派包围了，省委书记、副书记们竞先表态支持红卫兵小将造反，私底下却组织保皇派队伍与之对抗，口号是「保卫省委、保卫党」。红卫兵小将有毛主席做后盾，又人多势众，于是把省委书记、省长们揪出来，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示众，就像土地改革那年游斗地主、官僚资本家一样……省委省政府的干部、职工也分裂成造反、保皇两大派，机关业务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普通干部都不用上班了，打的打派仗，谈的谈恋爱，织的织毛衣，生的生小孩。张志新是个既不造反、也不保皇的逍遥派。她还听到传言，辽宁省最大的造反司令，是毛主席的亲侄儿毛远新，支持毛远新扯旗造反的是渖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你说吓人不吓人？

张志新身为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干部，又是中央领导人陶铸的弟媳，各种马列主义、非马列主义的著作读得多一些，思想也就活跃、清醒些。毛泽东思想最需要信奉者盲从，最忌讳信奉者清醒。近年来，张志新脑子里却滋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危险意识，理论怀疑：毛主席竭力推行的一系列「个人迷信」、「领袖崇拜」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比宗教更狂热……难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饿死几千万人口的教训，还不够惨重？又拿几亿人口的性命来做什么「新试验」、「新发展」？当然这些念头，在她张志新没有思考成熟之前只能深埋进心里。此番混在红卫兵队伍去北京，一来见见大场面，趁趁热闹；二来到中南海看看老姐曾志、姐夫陶铸。

车厢里简直是插筷子、贴饼子似的人挤着人。不单过道上、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人满为患，就连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厕所里也挤满人。列车员也无法服务，躲在小格子里不用出来了。到了下一个大站也不敢打开车厢门，而是挂出去一张告示牌：

最高指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本次列车严重超员，无法上客，敬请原谅。

于是沿途都有红卫兵小将爬上了车厢顶，叫做「坐敞蓬车」，像印度电影那样。车站工作人员也不敢阻拦，稍加劝阻，车厢顶上的小将们就会齐声高唱毛主席语录作回答：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渖阳到北京的直快列车为十小时车程。由于沿途几大站都不开门，不上客，也就得不到饮水和食品供应。挤上了客运列车的小将们还算幸运的。在几大站停车时，她们都透过车窗玻璃望见，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战友们竟是挤站在各种货运火车的货卡上，风吹日晒的外出串连呢。反正那些战友们也没有一定的串连目的地，任由货运火车拉他们到哪里就算哪里。到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毛主席让青年人全国免费大旅行，条件差一点，又何乐不为？

张志新她们的车厢里，红卫兵战友们吃着各自携带的馍馍、煮鸡蛋等。女红卫兵们最感困难的是不能上厕所。于是张志新和几名年纪大些的女孩就想出一个法子，利用一只白铁桶当临时便桶，四周围上一圈人做屏障，规定只准「小解」，轮流「方便」。一俟列车减速，慌忙启开窗户将其往外泼出，留下空桶备用。该项「发明」，很快在各车厢女红卫兵之中推广应用。只是各车厢的气味熏人，遇有糖尿

病患者或频尿症者就更麻烦了。男红卫兵们则方便些，只要把挤站在厕所里的战友轮番替换出来，就可解决问题。幸而都是些十几二十来岁的大、中学生，从小受到禁欲主义教育，平日又男生、女生分别扎堆扎惯了的，也就尽量避免了身体间的接触。即使是男生女生贴饼子似地贴站着，也很少发生流氓犯罪。至多只是女红卫兵羞红了脸蛋，命令男红卫兵侧转身子老实站好。至于那些自愿面对面贴在一起的，就另当别论了，文化大革命了，各种纪律、禁忌都打破了，人都「解放」了。

红卫兵小将们旅途中的共同爱好是革命歌曲。张志新虽然内心里对「个人迷信」、「领袖崇拜」保留看法，但对革命歌曲还是十分喜爱。她人高佻，嗓音好，自然成为全车厢的领唱和指挥，一遍又一遍地领着红卫兵战友们高唱〈十送红军〉、〈抬头望见北斗星〉、〈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

北京火车站到了。又是站里站外大片大片黄蒙蒙颜色涌动，操各地口音的红卫兵战友们万头钻动。车站广场上有「国务院红卫兵串连接待站」，下设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接待组，倒也乱中有序。见打着「湳阳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旗帜的队伍从站内走出，即有一位臂佩「接待站」红袖章 的青年军人迎上来，跟领头的「司令员」小将握手，并以喇叭筒告诉湳阳来的战友们：你们落脚的地方就在附近的一所中学里，部队的卡车要运送去郊区学校住宿的人马，咱就步行吧！「司令员」即以铁皮喇叭筒向后面的队伍颁令：战友们、同学们注意了！注意了！保持队形，前后跟上，不要拉下！

张志新随着队伍穿行了好几条街道、胡同，进到一所规模甚大的中学校园里，先在大操坪上列队集合，听取情况简报。大家这才明白，湳阳这列火车共载来五千多人，只分配到十五间教室，每间教室最多挤进两百人，于是两千多名女生按二百人一组被照顾住进；其余三千来名男生，就只能挤坐在操坪上露宿了。领他们来的那位青年军人说：这学校的另外二十来间教室，叫大连来的、鞍山来的红卫兵战友们住上了。这一拨从全国各地来的战友们超过一百万，大部分人马要扎在郊区的机场、靶场，所以你们能住进城内的学校里，条件算是不差的了。

接着，青年军人以广播喇叭向大家宣布了〈外地红卫兵进京纪律〉：

一、由于党中央首长随时可能接见，因此大家不准外出，不准逛街，不准探亲访友；

二、以原学校为单位，登记每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校名、班级，以及同行的两个同学的名字，相互证明，严防不明身分的人混入；

三、获得中央首长接见后，各地红卫兵战友们应立即离京返回原地闹革命，不准以任何藉口逗留北京，以便国务院接待站接待下一拨从全国各地进京的红卫兵战友；

四、遵守纪律，服从命令，驻地四周有首都卫戍区纠察队值勤，严防阶级敌人、叛徒特务破坏捣乱。

最后，青年军人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当即有人高高举起手臂问：伟大领袖毛主席会不会接见我们？什么时候？青年军人神秘地笑笑：具体时间说不准，大约就在这两天吧？

张志新和湳阳医大的两百名女红卫兵「住」进一间教室里。名曰「住」，其实只是相挨着挤坐在凉凉的水泥地板上歇息而已。幸而接待站一天两顿供应每人三个馒头一块咸菜加一锡壶凉水，算解决了基本食物需求。整间中学，最拥挤忙乱的地方要数男女厕所了，都要排上长长的队伍才能上厕所行方便。有的女生排队等候，排着排着，裤管就红湿了一大片，都找不到换卫生巾的地方。

女红卫兵们在教室里，男红卫兵们在操坪里，枯坐了半个白天，一个通晚。大约是火车上站累了，也唱累了，多数人两手抱腿、脑袋耷拉在膝盖上就睡着了。有的孩子睡梦中仍在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

张志新却怎么也睡不着。她试图走出教室，走过操坪，到外面看看。但小心翼翼地在人的缝隙中东一脚、西一脚的移身到教室门口，已是困难万分。再朝门外一望，天哪，数千名男红卫兵们横七竖八以各种姿势躺倒在偌大的操坪上，使人联想起大战役后的战场惨状，毛骨悚然……况且远远的校园出口，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显然禁止出入的。她只得又东一脚、西一脚小心翼翼返回原处坐下，朦朦胧胧中也打了个盹。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被一阵急促而尖厉的哨声闹醒，随即有人到每间教室来传达紧急通知：起床啦！起床啦！准备出发！每人只准带一本《毛主席语录》，挎包、水壶一律留下！

女红卫兵们大都和张志新一样，睡眼惺忪的：天都还没大亮，就集合去哪儿？但孩子们都算动作敏捷，服从命令听指挥，挎包、水壶留在原处，每人只带一本红宝书，到时候要翻开来高声颂读，要高高举起欢呼万岁。张志新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凌晨五点十分。

行动军事化，男女红卫兵们以最快速度排队上了厕所，再相互传递着湿毛巾擦了一把脸，就以学校为单位，在大操坪上站成列列纵队，黑鸦鸦的也不知有多少人马。

天刚蒙蒙亮。站在队伍前面一张方桌上的，仍是昨天那位青年军人，他手举着广播喇叭筒，领大家齐声颂读《毛主席语录》本扉页上，林彪副主席的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接下来，又齐声背颂毛主席语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操坪上数万青年人的颂读声，轰轰隆隆有如阵阵雷声滚动，响彻在黎明时分曙色之中。

颂罢领袖语录，方桌上的青年军人宣布：红卫兵战友们！现在，你们互相检查一下，是不是每人只带了一本红宝书？其余东西是不是统统留下了？还有，你们的队伍里，是否混进了陌生人？若有，马上清理出来！下面，以学校组织为单位，依序报告！

于是，由每所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头头出列，逐一报告：每人只带了一本红宝书，队伍里都是互相认识的同学、战友。

青年军人听完报告，即颁令：好！从东头开始，成四列纵队，出发！前面有接待站的同志领队。队伍要相互紧跟，沿途不准脱队，不准陌生人插入！一切行动听指挥，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

队伍出发了。出了校园大门，但见大小街口，均有解放军的纠察线，每隔十来米，就挺立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来到那据说有一百米宽的东长安大街，像辽宁省这样的红卫兵队伍，就有十几支，像十几股黄色的浊流，在清晨的霞光中缓缓向前，朝着天安门广场方向涌动。大街两旁的路灯杆上，都架设有高音喇叭，正播放着热烈雄浑的〈解放军进行曲〉：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起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革命的武装……。

张志新她们的队伍里，虽然纪律严明，队形整齐，但是有的小女生东张西望，指指点点：看！那不是北京饭店吗？哇，好高呀！哟，南池子！南池子，这牌楼还没有砸掉呀？那边，那边，是公安部大门！好威风呀……队伍行进了约莫一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预先留出的场地上。东侧隔一条马路即是巍峨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与广场西面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遥遥相望。张志新知道，这天安门广场占地六十公顷，据说是世界第一大广场。广场的北面是天安门城楼，南面是前门大街的箭楼和正阳门。整座广场，南北长一千一百米，东西宽六百六十米，地面是由数十万块清一色的、每块一米见方的水泥砖铺成，一格一格，横贯东西，纵贯南北，整齐划一，像个巨大的棋盘，进入「棋格」的人，自然就都是棋子了。张志新她们按每两人一块方砖的位置席地而坐。

是时正值红日东升，晴空万里，四周的建筑物红光灼灼，雄伟壮丽。红卫兵队伍进场后形成一个一个的方阵。许多省区的红卫兵队伍已经在比赛革命歌曲。

辽宁红卫兵方阵的左边，是来自毛主席家乡的湖南红卫兵方阵，右边是安徽红卫兵方阵，前边是陕西红卫兵方阵，后边是福建红卫兵方阵。大家身着一样的黄军装，手捧一样的红语录，也都是一张张天真幼稚、易激动、易狂热、易失控的脸蛋。这时，湖南红卫兵方阵中有位女将出面挑战：辽宁队，敢不敢和我们比赛语录歌或是诗词歌？辽宁红卫兵战友们立即推出张志新应战：有什么不敢？

原来，音乐家们为毛主席诗词谱写歌曲，全国传唱，已经有好几年了。以毛主席语录谱写曲子，则是今年年初以来的事，单是一名解放军作曲家叫李劫夫的，就谱写了几十首之多。语录歌的曲谱平白如话，简单易学，类似叫喊，倒也琅琅上口，一唱就会的。

湖南的那名红卫兵女将指挥她的战友们唱起了〈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革命的首要问题，

革命的首要问题——！

湖南红卫兵的歌声类似乾嚎，撕帛裂石，高亢有力。不待他们的乾嚎落音，张志新即指挥辽宁红卫兵战友们组成啦啦队：湖南的战友们唱得好不好？数万人齐声唤：唱得好！唱得妙不妙？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要！要！

辽宁红卫兵气势逼人，湖南红卫兵也不怯场，再唱一支〈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他就是革命派——！

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方面，

他就是反革命派！

这次湖南红卫兵女将不等战友们落音，即高声问：下面该谁唱？数万名潇湘女儿齐嚷嚷：辽宁队！来一个！辽宁队，来一个！

张志新也不示弱，即指挥大家唱了一支〈凡是歌〉：

凡是敌人反对的，

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

接着，辽宁红卫兵不等对方叫喊，再又唱开另一支〈凡是歌〉：

凡是错误的思想，

凡是毒草，

凡是牛鬼蛇神，

都应该进行批判，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湖南红卫兵接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写文章 ，

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

暴力的行动！

双方互唱了几支语录歌曲。轮到辽宁红卫兵唱时，张志新指挥战友们改唱一支毛主席诗词歌——〈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湖南红卫兵也随之改变唱法，竟以湖南花鼓调高唱一曲〈题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呀嘛看劲松呀——，

乱云哪个飞渡，仍从容啦！

天生，一个，仙呀嘛仙人洞呀——，

无限哪个风光，在险峰啦——；

天生，一个，仙呀嘛仙人洞呀——，

无限哪个风光，在险峰啦，

在险峰啦——

听湖南的战友们把一首毛主席的绝句唱地方戏似的，土腔土调，湘味十足，辽宁红卫兵不禁热烈鼓掌，大声叫好。笑嚷声中，张志新见整个广场上，其他省市的红卫兵也都是几万人一个方阵、一个方阵的，在相互拉歌比赛，忘情地歌颂毛主席。北边正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南边又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哪个下功夫」；东边正唱「东方升起红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西边又唱「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照得大地亮堂堂，亮堂堂」；这边厢正唱「天上太阳红彤彤，太阳就是那毛泽东」，那边厢又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人山人海，歌山歌海。黄军装之海，红语录之海。红色的旗帜，红色的天地，红色的共和国，燃烧着革命宗教的激情，燃烧着领袖崇拜的疯狂。一切理性、智慧、逻辑、常识、清醒，都如同烈火中的脆弱生命，瞬即化为灰烬。

艳阳高照，气温上升，很快到了上午十时。广场上的红卫兵们唱啊闹啊的折腾了几个小时，人人头上冒汗，喉嗓冒烟，肚子瘪扁。好不容易望见从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上，一辆接一辆地驶出来一长溜草绿色大卡车，停到了华表下。红卫兵们猜想，中央首长们是不可能坐大卡车出来的。过了一会儿，才又远远地望到从卡车上搬下来大袋大袋的东西。国务院接待站的指挥车以高音喇叭宣布：各省市红卫兵方阵，依序各派出五十人，前去领取食品。

上百万红卫兵又等候了老半天，总算玩家家似地一行行、一列列传递下来，每人分得一个足有半斤重的大馒头。没有饮水，只能乾嚼。大约是国务院接待站考虑周到，若向百万红卫兵小将供应食水，一是数量太大，运输困难；二是喝水后人人须上厕所，广场四周那八处临时公厕肯定不敷使用，秩序也会大乱，尿水横流，燥气熏天，直接影响中央首长健康；为什么不让红卫兵小将们自带水壶呢？那问题更复杂！上百万人聚在一起，谁能保证其中不混入极少数坏人。他们的水壶中装的不是饮水，而是汽油之类的危险品怎么办？一律不许带水壶，不许带挎包，就断绝了任何破坏捣乱的可能……红卫兵小将们乾渴就乾渴几个小时吧，也算是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练和考验啦！

红卫兵小将们正乾嚼着各自手中的大馒头，天安门城楼上的高音喇叭响了，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

播音员似的嘹亮激越的声音在说话：红卫兵小将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请你们在位置上坐好！在中央首长抵达之前，需要最后清点一次在场人员！这项任务，由首都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负责执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高音喇叭继续广播，就在这时，但见一支支解放军徒手队伍，忽然间天兵天将似地出现在广场的四面八方，以跑步行军速度，迅捷穿插进各省市红卫兵方阵之间的间隔带上。横的竖的，转眼间就把百万红卫兵分割成二十几个大方块！就像在棋盘的小方格上框上了大方格。

张志新和身旁的女生们正出神地看着，忽然两位高大英武的青年军人出现在她们面前，其中一位翻着花名册问：你们谁叫张志新？张志新心里一愣，仰起脸蛋回答：我。青年军人目光如炬，声音严厉地说：有人检举，你不是湳阳医大的学生，也不是青年教师！你是那个单位的？什么职务？家庭成份？张志新见问这个，心里坦然了，立即掏出随身带着的工作证递上去：我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干部，曾到湳阳医科大学兼任政治辅导员，所以算是青年教师，不信，你们可以问问这几位女同学。两位青年军人仔细看过工作证后，仍说：张志新同志，你不算红卫兵，按规定不能参加今天的活动，请随我们离场吧！幸而这时医科大的女红卫兵司令在青年军人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青年军人这才目光友善地又看张志新一眼：是吗？另一位青年军人即说：好！我到前边的指挥车上去挂电话核实一下。张志新一直坚持坐在地上，没有起立。不一会，那青年军人风呼呼地跑回来，低声对另外那军人说：核实了，四号首长的弟媳；瞎说！朱总司令会有这样年轻的弟媳？你那是老四号……新四号是陶铸同志。说罢，两名军人转过英武的身子，向坐在地上的张志新敬了个礼，离去。

总算虚惊一场，张志新没有被卫戍区的军人带走。但在隔邻的湖南方阵、安徽方阵、陕西方阵和福建方阵，都分别有人被带走。太阳越来越火辣，屁股下的水泥方块也开始烫人。红卫兵小将们仍然热情高涨，歌声不歇。安徽红卫兵方阵高唱〈大字报，嘿！大字报〉：

大字报，嘿！大字报！

革命的烈火在燃烧，

大鸣大放大辩论，

文化革命掀高潮！

烈火烧掉旧世界，

牛鬼蛇神无处逃，无处逃！

陕西红卫兵方阵在高唱〈拿起笔，作刀枪〉：

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学校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人民忠于党，

毛主席是咱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见阎王！

福建红卫兵方阵在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造反的旗帜举得高！举得高！

破四旧，立四新，

学毛著，树目标，

全国上下红彤彤，

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福建红卫兵方阵过去，是阵营最为强大的首都十万红卫兵，更是战歌雄壮，响彻云天：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革命的跟我走，

不革命的靠边站！

抄他妈的家，

罢他妈的官，

砸他妈的狗头，

滚他妈的蛋！

滚蛋，滚蛋，快滚蛋！

滚蛋，滚蛋，快滚蛋！

……张志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种公开宣扬封建血统论的红卫兵歌曲，竟然在天安门广场上高歌入云。听听，整座广场上，外地红卫兵小将们都开始应和着首都红卫兵战友的歌唱，此起彼伏地吼叫着：抄他妈的家！罢他妈的官！砸他妈的狗头，滚他妈的蛋！……。

这时，天安门城楼上开始播放庄严雄浑的军乐〈东方红〉，广场上数百根灯柱上的数百只高音喇叭同时轰响，一下子把百万红卫兵小将们的吼叫、嘶喊声压了下去。张志新和她的夥伴们都忽然感到：毛主席要出来了！伟大领袖和中央领导人要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了。

由于辽宁红卫兵方阵所处的位置距天安门城楼约为一百多米，因而张志新她们能翘首看清城楼上的动静。果然，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身着草绿色军服，出现在城楼上！紧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是手里晃着毛主席语录本的林彪副统帅，也是一身戎装，很快和毛主席并肩站在了一起；他俩之后，拉下约十来米的距离，缓步跟上一队人人都晃着手里的红语录本的人马，依序是：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等等。

张志新可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了：如今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除毛主席外，出场时每人右手都晃一本毛主席语录，煞是整齐好看，也有些儿滑稽呢。难道他们都愿意这样做？还是不得不这样做？一群红衣教主簇拥着自己的教皇似的……你该死！你咋敢这样想？她抿住嘴唇，生怕发出什么声音来。她听身边的几名女生在议论：见着了！见着了！见到毛主席了……哪个是江青？都是一色的军装，男女都分不出来……看！就是那个瘦高个儿吧？毛主席的夫人，如今是中央文革的头头！不该称头头，人说是旗手！她是旗手，毛主席就是那面旗了？毛主席的爱人不高举毛主席的旗帜，难道还让旁人来高举不成……还有刘少奇，国家主席呢，过去和毛主席并排，现在降到第八位去了，说是犯了大错误……哼！中央领导人排位，谁该排头，谁该排尾，还不是我们毛主席一句话？你没看到，连朱总司令都排到后面去了……另有几名戴近视眼镜的女生急得要哭了：毛主席在哪儿？毛主席在哪儿？

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不管看得清、看不清，广场上的上百万红卫兵小将早是一片沸腾，人人挥动语录本，有节奏地呼喊着：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接见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林彪代表党中央讲话，调子拉得很高，声音拖得很长，一口湖北官话，节奏时快时慢，语调时缓时急，拖着个病病歪歪的身子，有时真担心他喘不过那一口气。好在红卫兵小将们只管热泪盈眶地一声声呼喊着「毛主席、毛主席」，根本不在乎林副主席讲了些什么。张志新只是望见城楼上，有个女学生代表给毛主席佩戴上红卫兵袖章 。毛主席还俯下肥硕的身子，亲切地和那女学生说笑着什么……倒是周恩来总理很机灵，理解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小将们的心情，待林副主席的讲话一落音，即通过播音喇叭，宣告说：报告红卫兵战友们一个特大的喜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佩戴上了首都红卫兵代表敬献的红卫兵臂章 ！毛主席问那红卫兵代表叫什么名字？红卫兵代表回答，叫宋彬彬。毛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呀？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毛主席说：不要文质彬彬嘛，不爱红妆爱武装，要爱武嘛！你的名字可以改成「宋爱武」……同志们，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全国青年，尤其是对你们红卫兵小将，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鼓舞！

周恩来总理的话一落音，整个广场上立即沸腾起来了，上百万红卫兵小将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欢呼，呐喊，山呼海啸，直冲霄汉。

毛主席在城楼上，面对着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叫啸，也兴奋地频频招手。他老人家还脱下头上的军帽，伏身在城楼栏杆上，朝广场上的红卫兵挥动着，并高呼：人民万岁！红卫兵万岁！同志们万岁！

上百万红卫兵小将开始一层一层、一波一波朝前挤，朝前涌，登时乱了队形。原先那网眼似地穿插在各方阵之间的解放军散兵线，瞬即被潮水般朝前涌去红卫兵大浪淹没……冲在最前面的红卫兵突破了中央警卫团的警戒线，上了金水桥，直至天安门城楼下。五座圆拱形门洞被及时关闭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百万红卫兵小将如同脱缰野马，拚命地挥舞红语录，拚命

地呼喊、哭泣，拚命地朝前挤，朝前压，彷佛脚下的水泥板，都在一齐朝前移、朝前滑……有人被撞倒，有人被踩掉了鞋、袜，有人把手中的红语录向空中抛去，抛去……。

第二十章　主席夫人的工资待遇

毛泽东接见过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小将，兴致犹然，无意离去，而进到天安门城楼内侧一间临时休息室，抽烟喝茶，找人谈话。由于毛主席没下城楼，候在休息室外的林彪、周恩来、陶铸、邓小平、刘少奇、朱德、陈毅、贺龙等人都不敢离去。中办主任汪东兴进休息室请示。毛泽东已躺在长沙发上吸着烟，挥挥手：让他们回家吧，留下恩来、陶铸、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谢富治、张春桥，我还要讲几句话。

由于林彪要乘电梯下城楼，朱德、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陈毅等人改为步行，沿砖砌阶梯拾级而下。如今连年上八十的朱总司令都要给林彪让道。幸而这些元老身体还算好，只有朱德需要卫士搀扶。过去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现在各怀心事，相对无言，惟有相互示以关切眼神，暗嘱保重。

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一行人进到休息室时，毛泽东仍躺在沙发上吞云吐雾。临时休息室里没有多余的椅子，大家只好听训示似地围站在沙发面前。

毛泽东思绪跳跃，张口就说：对于贺龙我还是要保的！这话，方才我也和贺胡子本人讲了。康生你到北大讲贺龙勾结彭真，曾在二月里密谋兵变，查到证据没有？上月二十五日，中南海警卫局把他带走过一次，是总理报我批准的。后来并没有在他家里搜出多少枪枝弹药，我指示马上放人，不把事情闹大。谢富治、汪东兴，你们两个怎么搞的嘛！

谢富治看看汪东兴，两人立正站好，由汪东兴回答：报告主席，是董老的小儿子从贺老总家里弄到一把手枪，子弹上膛，被警卫局及时发现……警卫局的同志还担心贺老总佩手枪出席政治局会议，危及主席安全，又不能搜他的身，才报告总理，采取了一次防卫过当措施。

毛泽东弹了弹指间的香烟灰，不以为然地说：你们相信贺龙会行刺我？我不相信。几十年一起过来的老同事了。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就靠了他的那个军的人马。算了，具体的事情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要求你们不要搞得那样紧张。大家还都在一个西苑里住着嘛。……好了，不谈这个了。恩来啊，每次接见红卫兵小将，我都很高兴。文化革命就是靠这些小孙悟空大闹天宫，也是要向那些反对派示示威，让他们看看，人民群众是拥护谁，唾弃谁。下面，还有些什么安排？都是你和陶铸在忙碌啦。

周恩来看一眼陶铸，试探着请示：主席，接见了三次红卫兵小将，将近三百万人次了。过去对人民子弟兵，都没有这样大规模接见过……我和陶铸的意思，已经起到强烈的示范效果，下一阶段是否暂缓一缓，小将们不再成百万、成百万地涌到北京来，吃、住、交通确有困难。

毛泽东目光转向陶铸，问：陶书记，你的高见呢？

陶铸面带焦虑地说：我同意总理的。主席年过古稀，还接连三次这么大规模接见年轻一代，是前无古人的创举，要载入史册的……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活动若继续搞下去，不单食宿、交通有困难，国家财政也吃不消。而且每次接见之后，卫戍区部队打扫广场时，都要拉走几十卡车的鞋子、袜子、帽子、语录本，还踩伤了不少娃娃……有的娃娃离京时大哭大闹，没有见到毛主席，没有见到毛主席……

站在后排的江青看到老板面带愠色，当即锐声插话：老陶同志，你身为中央文革顾问，这是向主席报丧呢！你是不是要把大喜事报成大丧事？你说卫戍区部队每次清扫广场，都要扫到许多语录本？这话要让红卫兵小将知道了，你会下不来台呢！

陶铸脸都涨红了，欲争辩，毛泽东扔掉手里烟头，坐起身子说：江青是中央的造反派，讲话向来尖锐，陶铸你莫介意……恩来，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娃娃们要来北京看看我，我能拒绝？三百万不够，至少一千万。就是要让全国都闹起来，革命总是要伴随一阵大吵大闹、大喊大叫，以及一些必要的暴力。总之，打破常规，打掉旧秩序，打碎框框条条，党和国家要进入一段非常时期，大震荡时期。这样，才会锻练和增强全体党员、人民群众的承受力和适应力。你们知道吗？在常规时期十年都接受不了的政治动荡，在非常时期一月两月就能全盘接受。革命的急风骤雨所产生的高压空气，能把许多庞然大物压缩得很渺小……我这个意思，你们明白不明白？

陈伯达见毛主席的目光扫了过来，立即表态：主席的这段话，是马列主义群众运动理论的大突破、大建树，我们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要好好学习，深入领会。

康生也说：要组织力量写文章 ，供两报一刊同时发表。

毛泽东手一晃：不要写文章 ！你们文革小组只管支持红卫兵小将造反，到各地大串连。恩来啊，我刚才讲到哪里了？三百万不够，至少一千万。具体的接待工作，你和陶铸去安排。

周恩来心里暗叫一声苦也，嘴里却赶忙答应：好，一千万，一千万，我和各机构、各省市去协调。

陶铸倒也反应快捷，也顾不上和周总理商量了，脱口就说：我建议主席考虑改变一下接见方式……为了让每个外地来的红卫兵都能看到主席，可否请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分乘多辆敞篷吉普车，在每个红卫兵方阵之间走一圈？这样，既满足了娃娃们的愿望，又可避免他们潮水一般朝前涌，踩下满广场的鞋子、袜子，以及推挤伤人。

毛泽东眉头扬了扬，对大家说：陶铸的主意好！变被动为主动，不是红卫兵来见我，而是我去见红卫兵。恩来、伯达、康生，还有富治、成武、江青，你们还有什么高见？

众人见毛主席称好，讨他老人家高兴还来不及，谁会道个不字？此后，毛泽东又连续大规模接见各地红卫兵五次。从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共计八次接见红卫兵小将一千一百万。

中南海静园以西、春藕斋隔邻有座小宫院，是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家的住所。杨家被赶出中南海后，陶铸夫妇住了进来。搬家那天，老伴曾志还和老陶开了玩笑：永福堂原是彭德怀住的，后来田家英搬进去，五月间上吊死了。我们现在住进杨尚昆住过的院子，晦气不晦气啊？陶铸却说：我属猴，今年是大小猴子闹天宫！何况毛主席讲我是一头革命的蛮牛，什么晦气不晦气？

宫院虽然不很宽大，远比不上广州东山湖的那座大园子，但幽静、雅洁，老俩口住下，也算是较舒适的了。况且出了院门不远就是万字廊，顺万字廊向南百十米，可达南海堤岸，那儿碧波盈盈，荷叶团团，杨柳拂岸，是散步散心的好去处。

陶铸只陪老伴散过一次步，就忙得吃晚饭都碰不上面了。在中央书记处书记们一一被勒令检查、靠边站之后，他已经取代邓小平，成了中南海的第二大总管：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吩嘱他兼管中央文革。他最感棘手的就是中央文革一摊子，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戚本禹们个个手眼通天，更不用说主席夫人江青了。实际上中央文革是她一人说了算。连周恩来总理都在她面前唯唯诺诺，赔尽小心。林彪、叶群夫妇也对她笑脸相迎，曲意迎逢。

江青近些日子总是不给陶铸好脸子。事出半个月前，周总理交给陶铸一个难题：江青同志的行政级别是个正处级，工资级别也只是行政九级，十几年没给调升过，和她现在担任的工作不相称。她本人曾

经有过意愿，但被少奇压下了。最近她又提出来……陶铸同志，你现在兼管着组织人事，这事就具体经办一下吧。可以考虑在文化部领导班子中挂个职。你拟出方案后，可代表书记处找她本人谈谈。

天爷，陶铸调中央，成了三头六臂，管了宣传管组织，管了组织管统战，管了统战管外联，还要管上主人夫人的提薪提级！陶铸多了个心眼，请教周总理：给江青提级的事，要不要先报主席？主席一向对自己的家人要求严格。还有，江青提级，叶群提不提？

周恩来说，此一时，彼一时，主席现在重用江青，你还看不出来？主席忙运动大事都忙不过来，这么具体的事，就不要去打扰他了。叶群是军队干部。总之，你先找中组部，给落实吧。

陶铸向以办事干练、有魄力、有闯劲着称。对于替江青提职提薪这事，他却犹豫再三，煞费苦心。弄不好，主席怪罪下来，说你陶铸调中央，不干反修防修的大事，而替党主席的老婆加官进爵，用心何在？那一来，陶铸就声名狼藉，不好做人了。再说，给江青提至什么职别为好？低了，那个女人肯定不干，还会和你记仇；高了，中央机关几百双、甚至几千双眼睛盯住你，看你是不是个溜须拍马之徒。总理说，江青现在的行政级别是正处级。越过副局，提为正局？地方的正局级相当于军队的正师、副军。但江青肯定看不上。那婆娘现在权倾一时，膨胀得很。总理说，让江青在文化部班子中挂个职。党中央、国务院的部，高于部队的军，相当于兵团级。许多老红军出身、战功累累的上将、中将，到了中央机关的部、委、办，都只能安排个副职。可是，江青会屑于挂个文化部副部长吗？她仍然不满足，不买帐，怎么办？对不起，陶铸管人事，权限所制约，只能做到这一步。江青实现四级跳，从正处到副部，陶铸还要背骂名，遭人背后指脊梁骨。

中央组织部部长仍是刘少奇的爱将安子文。奇怪的很，安子文倒是还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陶铸找安子文谈话。安子文沉思良久，满面笑容地说：乾脆给提成正部级吧？不然江青同志会视为对她的人格侮辱，我们都吃不消的。陶铸对安子文这话很不以为然，便问他有关提拔高级干部的审批权限。安子文说：按规定，提拔厅局级以上干部，都先由中央组织部填表格，报书记处审批。提拔副部级以上干部，报政治局议审查。提拔正部级以上干部，一定要报中常委和毛主席亲自审批。这是硬性规定。如果只是要组织部报送表格，两、三天内就可以办好。

陶铸说：可见你刚才讲给江青定个正部级的话，是空口打哇哇。安子文忽然问：这事，主席知不知道啊？陶铸说：总理的意思，这事就不要去打扰主席了。安子文摇头：绕过主席那一关，怕是不行呢！陶铸苦笑：可这次是提拔他夫人呀，不能变通一下，先提个副部级？安子文说：陶书记啊，江青这事，最好还是先由你或总理向主席汇报一下，以免节外生枝。陶铸断然否定：明知不可为啰，连总理都不敢去向主席提，我能去？一旦遭主席批评，甚至发脾气，江青不是被固定在正处级上了？那时，江青怪罪下来，骂有人故意到主席面前捣她的鬼，破坏她和主席的关系！谁吃得起这个？

安子文这算理解陶铸同志的苦衷了，于是对老朋友、新上司说了两句知心的话：江青身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还这么着急自己的行政级别？主席的稿费那样多，听讲好几百万人民币，又不缺钱花……要谨防有人没事找事。陶铸说：是啰，江青提级提薪，叶群给不给提？叶群只是个中校，相当于地方的正处。我老陶到中央工作，竟要经办这类头痛事，当内务府主管！安子文说：如果要在两个夫人之间打转转，那就麻烦了，难有安宁日子了。

陶铸说：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尤其是某些女人的欲望。叶群的事交由军委去管。江青的事是总理交办，江青本人也有意愿。子文同志，这些话，到你、我两人为止，传出去，不塌半边天，也要塌天一角！按你的意思，只能给江青提为副部级，在文化部挂个副职？他娘的，咬咬牙，可不可以称为第一副部长？岂不就相当于正部长了？还有工资级别呢？

安子文赞道：陶书记，都讲你到中央主持工作，有大智慧……好好，不当面吹捧领导。称第一副部长，

大妙。江青同志该知足了。工资级别嘛，副部长最高到行政七级。中组部给通融一下，给定个六级吧，正部级薪水。五级以上，属党和国家领导人系列，又要经主席那一关，我们无能为力了。

陶铸送走安子文，随即去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认可：难为你和安子文同志动脑筋，费心思。江青嘛，身分特殊，早就该给予关照了。回回卡在少奇、小平手里，惹得江青一肚子不高兴。这次先提成副部，算第一步嘛。第一副部长相当于正部长，不报告主席，行不行得通啊？安子文说中组部那边可以模糊一下，总理、常务副总理这边也给模糊一下？工资定为行政六级，也属正部级。陶铸同志，就由你代表中央，去找江青谈谈，听听她本人的意见，这很重要。

从西花厅出来，陶铸感觉怪怪的，不是个滋味儿：按说给江青同志晋级提薪，职务提四级，薪水加三级，是个大人情呢，为什么周总理自己不去做，而要推给他陶铸？陶铸进京，最怕打交道的就是这个权势通天的江青。总理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难道、难道……毛主席硬要把陶铸安排在中央常委第四位，总理已疑虑到什么？或是听信了什么谗言，诬陶铸直逼总理宝座？不，不！看看都想到哪里去了？周总理一向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怎么可以这样怀疑他？陶铸呀陶铸，总理要是看不上你，怎么可能调你到中央来？就算调来了，也会寸步难行……。

回到书记处办公室，又是一大堆各省市自治区的紧急报告、加急电报、要闻简报等着他陶铸批覆：武汉造反派要火烧王任重，油炸王任重；湖南两大派群众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与湘江风雷已经街头对垒；广西的「四?二二」要坚决炮打韦国清，「联指」要誓死悍卫韦国清；郑州最大的造反组织「二七公社」冲进河南省委大院要夺权；成都最大的保守组织「产业军」誓言揪出李井泉，保卫西南局；南京街头出现打倒江渭清、清算许和尚（许世友）的大字报；上海即将出现最大的群众组织——「上海工人联合造反总部」，头头是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长王洪文；天津造反派揪斗市委书记，市委书记生病住院，被造反派从医院里揪出；西安交通大学教学楼被烧毁，红卫兵司令部指称是陕西省委的狗特务所为；云南成立「工字部队」，揪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阎红彦命令警卫部队：谁敢冲击党、政、军机关，武力制止；青海军区司令员赵本夫被造反派揪去批斗之后，回到省军区召开党委会议，集体作出决定：无论什么组织，打着什么旗号，只要他们冲击军区机关，揪人抢武器，就是现行反革命，警卫部队可以鸣枪警告，警告无效，格杀无论……。

不看了！每天都是这类急件、急电，怎么批覆？天下已经大乱。娘的，还说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人民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陶铸忧心忡忡。忽又觉悟到自己的情绪不对头，方才是不是骂出声音来了？环顾办公室四周，有没有被安装了侦听设备？还好，只有他一人在办公室。他按铃唤来机要秘书，问：这些急件、电报，各地报上来时，是只有书记处一份，还是有多份？机要秘书说：首长您忘记了？一般都是四份，书记处、西花厅、钓鱼台、毛家湾二号各一份。陶铸稍稍放下心：噢，看看我这记性，一天到晚忙晕头。他们都有，我这里就不要批覆了。批了也没用，没人听。

机要秘书是他从中南局带来的小伙子，忠诚老实，靠得住，这时提醒他：首长，昨天晚上有两个绝密特急件，你还没有翻到，是中央机关内部的……对对，就是那两件，特意替你划了红圈的。

陶铸翻出两份特急件，登时手被烫了似的：一是煤炭部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揪斗张霖之部长时，对其拳打脚踢皮带抽，还有人搬出毛主席的指示：「谁说中央机关没有走资派？煤炭部张霖之就是！」天啊，这话是毛主席在去年一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和刘少奇同志发生争吵时脱口说出的，党内从未传达，也没上过简报、文件，如今怎么传到煤炭部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那里去了？就算张霖之有错误，可以批判、帮助，为什么要动武？张是老红军出身，过去在部队是兵团政委，进城后是中央委员、国务院部长，怎么可以对他拳打脚踢皮带抽？党内高干还有不有人身安全？此风不可长，应坚决制止，否则会出人命的……天爷！还有这另一件，更要命：中央组织部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红卫兵司令部一起查阅了解放前的敌伪报纸，揭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八月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时，曾在《华北日报》上刊登〈反共启示〉，表示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产

党，效忠国民党。后这六十一人重新混入党内，从事革命活动，胜利后人人身居要职，实为一批暗藏在党中央内部的变节分子，一个大叛徒集团！

陶铸的额头上冒出层细细的汗珠。中央组织部窝里反了？薄一波是副总理，刘澜涛是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是组织部长，其余的也大都是中央委员、国务院部长或是省委书记……他陶铸也是一九三六年从南京军人反省院出狱，叶剑英同志去办的交涉，国共合作抗日嘛。国民党方面并没有要求他填写〈反共启示〉，放他回了延安。他掏出手绢抹了抹额头，问机要秘书：这两份，也是四家都有？

机要秘书恭敬地点点头：上午钓鱼台那边来过电话，问您看过两份密件没有？有什么看法？我说您不在办公室，等回来再汇报。

陶铸说：去联系一下，问那边今晚上有不有空，我想和江青同志谈谈。

机要秘书退出后，陶铸在煤炭部长张霖之挨打的那份密件上批示：党内任何干部犯了错误，都应在运动中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帮助、教育，并作出深刻检查。在这同时，也应慎防极少数人假革命之名，对老干部使用暴力。今后再出现此类破坏运动的行为，革命群众和警卫部队应立即制止，把坏人送交当地公安部门处理。以上，请周总理再批示。

当今之世，陶铸的这段批示，只能算作车薪杯水，聊胜于无。刚放下笔，机要秘书即返回，报告：电话挂过了，那边的秘书请示了江青同志，让您晚上八点过去，谈半小时。九点以后，江青同志另有重要活动。这些都是那边秘书的原话。

陶铸按捺不住焦躁似地挥了挥手，命秘书离去。他差点就当着秘书的面骂出来：什么玩艺？你蓝苹不过爬上了主席的龙榻，也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老陶再不济，也是黄辅三期生，中央苏区时期的福建省委书记！那时你蓝苹在哪里？在上海滩演艺界鬼混！蓝苹恋爱，宽衣解带，当年上海报纸上的绯闻谁不晓得……让晚饭后过去谈半小时！我陶铸堂堂中央常委，成了你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下属了？老子今天中午还在替你个处级干部想办法，提职提薪，让你实现四级跳，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哪。

陶铸闭上眼睛，靠在单人沙发上歇了一歇。他心里空空的，怅然若失……革命几十年，已被人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却还在患得患失。调中央工作未满半年，已萌生悔意，悔不来趟这滩浑水……要是仍留在广州，主持中南局多好！在那里，自己意气风发，抓革命，促生产，一心扑在工作上，谁敢在自己面前放肆？就算有人造反，糊大字报，呼口号，可谁动得了自己这个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林总的老下属，对自己这位第一政委也是言听计从的。中南局下辖五省区，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都笑称自己是「南天王」。包括江青每年冬天到广州小岛或是从化温泉避寒、休养，更是要对自己笑出一脸的灿烂，一口一声的叫着「陶书记」。

甘家口外钓鱼台国宾馆，自五月份起即被中央文革小组占用，成为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权力中心了。反正你新中国闹轰轰、乱哄哄，人家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也不会来访了。江青名为文革小组副组长，实为钓鱼台的新主子，包括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这些人物都要跟着她转，看她的眼神和脸色行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为毛、江的女儿李讷，于是「毛泽东——江青——李讷」，真正的新中国第一家庭一条龙作业，呼风唤雨，打雷闪电，号令天下。

陶铸的座车准时驶入钓鱼台，在七号楼前停下。七号楼是陶铸的办公楼，他很少使用。也是隐隐觉得这里的阴气重，应当与之拉开些距离。七号楼距江青的十一号楼还有一百多米远近。陶铸下车步行。因江青要求她的住处保持绝对安静，不能有汽车驶近的噪音。妈的，党中央也有皇上娘娘了。

江青的卫士领着陶铸进入十一号楼小客厅时，时间恰是八点正。正在看电视录影带的江青没有起身，

而是先关了电视，再看一眼墙上挂钟，才旋过身子来，朝陶铸笑笑：老陶呀，你很准时嘛。坐下，坐下。调中央后够你忙的吧？主席很信任你，让你多管事。京官难为啰。

陶铸心里窝着火，脸上保持住笑容：没什么，在中南局忙惯了，要不忙，反倒不舒服。江青同志你不也很忙吗？文革小组一摊子，全仗你撑着。

江青忽然听出陶铸的话里带有某种讽刺意味，要笑不笑地问：中央文革一大摊子，上头有你和老康两位大顾问，还有陈老夫子那个大组长，怎么是我一人撑着？我可不敢领这个情啰。算了，老陶你也是个大忙人，没有时间扯闲篇。你让秘书来电话，说约我谈谈，我洗耳恭听啦。

摆出架式来了？也好，谈吧。陶铸收敛起笑容，说：江青同志，总理交办，由我来过问一下你的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问题。我知道，由于主席对自己亲属严格要求，你至今只是个正处级……今中午，我找中组部安子文商量，拟出个方案，向总理汇报了，总理委托我来徵求一下你本人的意见……

江青不动声色，仍是要笑不笑地问：你和安子文拟出了什么方案？

陶铸说：根据你政治上的突出表现和目前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准备先破格提拔至副部级，工资提为行政六级，属正部级，挂靠在文化部，可宣布为第一副部长，相当于部队的中将，正兵团级……

江青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镜片后目光如锥，彷佛受到某种伤害、侮辱似的，尽量抑制住心里的愤怒，声音有些发颤地说：老陶，你讲啊，你把你们的方案，通通讲出来。

陶铸没想到江青会变脸变色，登时倒吸一口冷气，不得不硬着头皮，强迫自己把话讲完：我们原先是考虑给提拔成正部级的。但按组织原则，提正部一定要报主席亲自审批。我们知道主席的脾气，会骂人，甚至处分人……只好先提至副部，报总理和常务副总理批准就可以正式发文。到文化部去宣布任命时，再宣布为第一副部长，相当于正部级。安子文说中组部还可以模糊一下，工资定为行政六级，也属于正部级。五级以上，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系列，一定要经主席和常委会议审批。江青同志，你听我讲完，这事，安子文、我、总理，动了脑筋，尽了最大的努力，你要体谅才好……

江青冷不丁地问：老陶，你现在是行政多少级？

陶铸见江青反倒问起他的级别来，这不是要找碴了？他还是坦然回答，以表明心迹：原先做省委第一书记，后做中南局第一书记，一直是行政六级，也就是中央的正部级，十多年没有变动。去年一月三届人大会议，给挂了个副总理，中央要定为行政四级，我只要了行政五级……。

江青插断：那是人家刘少奇、邓小平安排你当总理的接班人，是个战略性部署。

陶铸有些急眼了：江青同志，我和刘少奇的关系，主席心里有数。对不起，不能说这个。况且我本人是从没有计较过在党内的什么级别的。按资历，我是黄辅三期生，和林帅、徐帅同期。中央苏区时期，我是福建省委书记，小平同志是江西省委书记……讲句不该讲的话，一些原先比我职务低的同志，甚至是我的下级，后来都超越了我。可我们共产党人，能计较这个？想起那些牺牲在战场上、地下斗争中的老战友，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我们这些熬到最后胜利，享受到革命成果的人，还要计较个人得失的话，就太没有道义、良心了，太不配做共产党人了，甚至不配做普通的公民了！

说罢，陶铸红了眼睛，动了真情。

江青却是忍无可忍了，抬高声调，正色道：陶铸同志！谢谢你对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管你配不配，

我还是要感谢。我也要告诉你，你们擅自讨论我的级别、工资问题，是对我的人格羞辱，也是对主席的人格羞辱！考虑到你们的处境，我可以不把这件事报告主席，你们可以免予纪律处分。哼！真是的，平白无故的来羞辱我，安的什么心？我这个正处级光明正大，心安理得！谁在乎你们封的那个文化部副部长？老娘根本不放在眼里！邓拓、吴晗、廖沫沙、周扬、田汉、夏衍，哪个的官不比我大？彭、罗、陆、杨的官比我更大，还不都败在了老娘手下？老陶呀，你身为中央常委，难道不明白，现在中央是四大家？主席讲了，从下个月起，凡中央文件，四大家一起署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你还是中央文革第一顾问哪，反倒不承认中央文革的权威地位？本人身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代行组长职权，你们却拿个文化部副部长的虚衔来搪塞我，羞辱我……。

陶铸再坐不住了，原来这女人心比天高，要奔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遂站起来说：江青同志，这个误会闹大了，这个误会闹大了……不是周总理亲口交办，我会来讨这个没趣，惹这身骚吗？

江青瞪陶铸一眼，忽又变了声调，语气柔和地说：陶铸同志，你坐下啦，现在是八点二十五分，我们还可以谈五分钟。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嘛。其实我对你老陶是一直抱有好感。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刘少奇把柯庆施关进窑洞，要往死里整，你当时是军委秘书长，路见不平，找我反映，让主席出面救柯庆施一命。后来主席下令放了柯庆施，并委以重任……你还记得这事吗？我可一直没有忘记啦。今年年初决定调你到中央工作，主席是对你抱了大希望的！把话说白了，就是要你来参加和刘、邓、彭、罗、陆、杨的斗争。主席把你摆到了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你却不去抓大事，管大事，而来管给我加工资、晋级别这类芝麻绿豆事，你会迷失方向的呀，陶铸同志！你不要急着走，我还要说说正事。中组部造反派的揭发材料你看到了吗？我怎么也没想到，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名大人物，竟是一个变节集团！此事，文革小组已经上报主席。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究竟有多少人是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不搞文化大革命，任由刘、邓他们领导下去，江山变色，地主、资本家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陶铸同志，我们还是要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抓大事、干大事上头啰。

陶铸脑子里轰轰响，眼前直冒火星子，但总算忍住了自己的火爆性子，平静地站起身子，不亢不卑地告辞：江青同志，言归正传，回到原来的话题，根据你本人的意见，你的级别和工资问题，只好先放一放了。容我回去向总理交差吧。至于我在中央的工作，谢谢你的提醒，我一定会按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全会的决议去做。我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某些做法是有保留，也抵制过，但少奇同志不是敌人，是同志。主席不也刚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刘、邓的错误是工作中的错误，是公开的，不涉及阴谋活动，和彭、罗、陆、杨的性质不同？

陶铸走后，江青对他寒了心：老娘现在总算闹明白，你陶铸是那条路线上的人。

第二十一章　陶铸误施「换头术」

陶铸回到家里已是深夜十二点。还有十多天就是国庆节，受周总理委托，「十?一」庆典的组织筹备工作归他抓总。今年国庆不比以往。往年国庆，依例突出中央两位主席，所有报纸头版上半部分并排刊登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标准像。今年的照片怎样刊出？刘犯了错误，照片上不上？□□部的张平化、新华社的吴冷西，请示过多次了。事关国家形象，陶铸作不了主，请示周总理。总理说：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意思是照上。陶铸怕口说无凭，嘱□□部和新华社写出请示报告，请总理审批。周总理一见文字的东西，却也犹疑起来了：陶铸啊，少奇在中央常委排名已经到了第八位，再把他的照片和毛主席并列，是会有麻烦。还有十来天时间，你找吴冷西他们动动脑筋吧。

曾志亲自下厨房，准备好了消夜。陶铸刚进到小餐室坐下，忽地眼睛一亮：张志新！每逢见到这位年轻漂亮的弟媳，他总是很高兴的：志新，出差来了？我调北京工作，你还是头次上门……。

张志新一向在姐夫面前无拘无束，总是那么妩媚顽皮：姐夫家的门坎越来越高啦，要不是大姐亲自到警卫局门口领人，中南海是我这外地干部进得来的？过去的皇家禁苑，今天的中央禁地……

陶铸知道这个弟媳思想活跃，好发议论，便问：你们省里的情况怎样？负责人都靠边站、挨批斗了？也出现了两大派组织？你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

张志新说：我哪派都不参加，当逍遥派……省委机关瘫痪了，干部职工都不用上班了，谁还会派我出差？我是随了沛阳医大的红卫兵，挤了一整天的免费火车，又和两百名女生挤坐在一间教室里熬了一夜，算赶上了天安门广场的接见。都见到了啥呀？一百万人聚在一起，我们辽宁红卫兵方阵离城楼一百多米，都只望见城楼上一些人影子在来回晃，我们后面的，就更望不到什么了。红卫兵小将们都哭嚷着没有见到毛主席……大约只有你们在城楼上的首长们，才以为红卫兵小将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激动得哭泣。姐夫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这和回教徒去麦加朝圣，有什么区别？

陶铸瞪一眼弟媳，没有吭声。曾志端了一笼热腾腾的汤包进来，张志新连忙接住，并给姐夫、姐姐各盛上一碗白粥。陶铸当了大官，吃起东西来却仍是行伍气习，风卷残云。曾志忍不住发几句牢骚：志新啊，我陪他进京，替他当老妈子来了。可我还是广州市委书记，自己有一大摊工作。你来得好，反正你们省委机关也不用上班了，就留下来陪陪你姐夫，我好回广州去看看……。

陶铸看老伴一眼：想回广州去当走资派？怕没人揪斗你呀？

曾志说：怕什么？我童养媳出身，十多岁当小红军。连我这样的人都要被揪成走资派，只怕党内没有乾净的人了。

陶铸一口一个汤包的吃着，也不怕烫：你呀，我讲什么都不肯听。我问你，煤炭部的张霖之、卫生部的傅连璋、云南的阎红彦、青海的赵健民、内蒙的王逸伦，哪一位不是老红军出身？运动一起，就都首当其冲了。总理和我分头发电报、挂电话，都不管用，照样挨打。张霖之、傅连璋两位部长还挂了彩，要到医院包扎，又怎么样？

曾志心直口爽：我怀疑是钓鱼台那边的人，把去年年初两个主席吵架的话，传到煤炭部去的，才使张霖之挨打。这叫什么事？党章 党纪都作废了？还有傅连璋，可是在江西苏区起就给主席当医生，救过主席的命的呀。老陶，傅连璋救主席命的事，我们亲眼所见，为什么不出面保保他？

陶铸筷子一放，叹口气说：可上头还说乱得不够，还要乱上半年、一年的……告诉你们吧，老舍同志自杀了。五月份是邓拓、田家英，八月份是李达、老舍。老舍是跳太平湖死的，身上还带了本手抄的《毛主席语录》。李达同志则是跳了武昌东湖。都是过了一星期，书记处才得到消息。

曾志和张志新都知道李达是毛主席的学长，党的创建人之一；也都看过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茶馆》，曾经被周总理称为「人民艺术家」的老作家啊。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陶铸顺手拿起话筒：什么？中-宣部造反派把陆定一、周扬抓走了？文化部造反派抓走了夏衍、田汉？张平化同志，你去传达我的指示，告诉造反派头头：立即把人放回来！陆定一、周扬他们的问题只能由中央处理！已经死了一个老舍，再不要搞出人命来了……他们不肯放人，我再报告总理，派卫戍区部队去把人要回来。好好，我报告总理，明天一定把人要回来。

陶铸放下电话，忽然警觉地瞪张志新一眼，警告说：志新！你在我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说，算童言无忌。你大姐和我说的话，你要是传出半句去，日后肯定被人割掉喉咙！知不知道厉害？

张志新两手蒙住两耳：我不要听！割掉人的喉咙，那是最黑暗的商纣王时代才会有的酷刑。

曾志伸手拍了拍弟妹：好了好了，别听你姐夫吓你啦！老陶呀，志新也是十年党龄的干部，不会像你担心的那样幼稚啦。

陶铸仍盯住张志新问：你什么时候回渖阳？

张志新撒娇似地嘟了嘟嘴巴：你这是下逐客令呀？大姐还想留下我照顾你这大首长哪。现在我就给你提个意见，都下半夜了，还这么狼吞虎咽的，不利健康。

陶铸转而笑看一眼蒸笼，抹抹嘴：呵呵，你们还没有动筷子，就叫我一扫而光……放心，还有一堆急件等着我批覆，不到四、五点钟上不了床。我在广州也算个忙人，没想到中南海的这个忙哟，每天都腰酸背痛。志新，你有什么话，现在就讲讲，讲完拉倒。明天你就回渖阳去，不要留在这里惹祸。我不反对你在运动中当逍遥派。我和你姐姐嘛，如今想逍遥也逍遥不了。

张志新仍嘟着嘴，心事重重地说：你们这院子的隔壁是不是春藕斋？毛主席星期六晚上会不会来跳舞？我想陪他老人家跳一次舞……。

曾志瞪大了眼睛：弟妹中了什么邪了？一表人才，被主席看上，江青恨上，你脱得了身？

张志新赶忙解释：我只想找到一次机会，向毛主席进言，党和国家都不容现在这样胡整下去了。

陶铸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想进谏？异想天开！我说你是异想天开。

张志新也学着姐姐、姐夫，故意瞪了瞪眼睛：我们的党章 上，不是明明写着，党员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并可以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主席反映自己的意见？党章 都不作数啦？

陶铸倒是不忙发火，耐住性子说：志新啊，都什么时候了？主席讲，现在党和国家进入了非常时期，条条框框都要打破。自春上起，北京市委市政府，中央的二十几个要害单位，就被军队接管了，你明白不明白？

曾志说：老陶，志新妹妹从模样儿到心性儿，都还没有长大，是个毕不了业的大学生。

张志新争辩：我八年前从人民大学政治哲学系毕业……毛主席可不是你们这样说的！他老人家早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陶铸看曾志一眼，彷佛在说：莫看这名省委宣传部的理论干部，还懂一点党史资料呢，遂说：志新，一九四五年你才几岁？我和你姐姐都是参加了「七大」的……用不到你搬出主席的话来提醒我们。看来你确是名有个性的党员。好，现在就先听你谈谈，想向主席进些什么谏言？我也想了解一下你所代表的党内部分青年同志的某些活思想。

张志新说，那好，有个要求，不管中听不中听，姐夫、姐姐都要听我讲完，而不要中途插断。

曾志知道这个弟妹曾在辽宁省委党校任教，口才甚佳；好啦，要我们听你演讲，还先立规矩。

张志新目光坚定地望着姐夫、姐姐：不管以何种方式向党中央主席提出，我都是以下几点：第一，刘少奇是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他的功绩有目共睹。只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投票表决，才能改变他在党内的地位。上个月的十一中全会，把他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是违背了党的组织章 程的，何况他现在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元首；第二，林彪同志是位杰出的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号召全军学毛著，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以及称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对革命的贡献超过了马、恩、列、史」等等，都是说过头了，绝对化了，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逻辑上是不通的，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辨证法的。奇怪的是，近几年来，毛主席却接受了这种庸俗吹捧，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林彪的地位也因此节节高升，直至上月的十一中全会上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把手。这在党内是极不正常、极不健康的，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危及毛主席本人的安全；第三，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党和国家陷入了「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的狂热之中，已经到了不顾国计民生的地步。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就是典型事例。毛主席负有直接的责任。全党同志也都看到，毛主席十分热中于自我号召、自我迷信、自我崇拜，有计画、有步骤地掀起了全国上下的大狂热，高烧三十九度、四十度，到了生命的临界点。再不及时煞车，党和国家会有大灾难；第四，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的重演。那次是经济，这次是政治。那次大跃进引发三年大饥荒，死亡人口几千万……

电光火石，晴天霹雳。渺小挑战伟大，鸡蛋击打岩壁。曾志见陶铸双眼发红，脸瞠涨成猪肝色，两手拳头都攥紧了。要是别的人敢在他们夫妇面前讲这些话，陶铸早叫警卫员把人带走了。可这人却偏偏是他们喜爱的弟媳……真想不到，这样一个年轻、俊俏的人儿，头脑却这样复杂，这样可怕，而且一团正气，无所畏惧。有一刻，曾志彷佛看到了三十多年前的自己，遇事好闹个独立思考，绝对不肯随波逐流，浑身都是反叛的细胞……不能不承认，张志新的这些看法，是当前滔天狂潮中的一股清澈细流，是排山倒海、地裂山崩中的一声杜鹃啼唱，是扑向燎原烈火的一只飞蛾。

奇怪的是陶铸没有勃然大怒，只是面色阴沉，语气艰涩地说：志新，后羿射日，你也想射日？不知死活！莫看你读了些马列的书，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不能不提醒你，对于党内斗争，你是个白丁，屁事不懂。革命从来就是个充满血腥气的事业，哪有理论教科书上那么高尚、卫生？不懂得肮脏，就不懂得革命。你胜利后大学毕业，参加革命队伍没有闻到过血腥气。你刚才的一番议论，公开出去，要被割断喉管的？我这样讲，你不要不服气。你是一九三八年出生，对不对？我在一九二九年就是地下党福建省委书记了，你曾志姐不到十八岁就当了省委妇女部长。你以为革命是那样白壁无瑕，纸上谈兵吗？我不给你扣帽子，我们是至亲关系，权当纸上谈兵，只能到此为止。小姑奶奶，你到此为止！永远给我闭上嘴！你提出想见毛主席，更是痴人说梦。你以为住在中南海里的人，就那么容易见到毛主席吗？中南海才多大块地方？现在分成甲、乙、丙三个区，拿丙区通行证的人到乙区去试试看？马上被带走！我算是党内第四吧？小平同志靠边了，我成为书记处当家书记，常务副总理，要见一次主席也不容易……我看你志新呀，放弃你的那些天真幼稚、反动透顶的念头吧，回去好好当你的逍遥派！不然等你闯出大祸来，谁都救不了你。我和你大姐不但救不了你，还会被你所拖累。今后，你就好好在渖阳家里待着，不要再到红卫兵组织里边瞎混，更不要到北京来惹祸！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你明白吗？好了，我只能和你谈到这里，还有一大堆急件要看，要批覆。

说着，陶铸进了书房，电话铃声响起。因书房门开着，坐在餐室里的曾志和张志新能听到电话谈话内容：我是陶铸。总理还没有休息？上海市委的加急电报？我这里也是急件一大堆……造反派要在上海闹总罢工？目前全上海只有半个月的存粮、一星期的存煤……那整个上海就瘫痪，我国第一大港口、第一大工业基地就成为死港、死城……市委第一书记曹狄秋、市长陈丕显都是红小鬼出身，怎么算走资派？不能让造反派胡来，对造反派不能放纵，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放纵……对了，总理，□□部张平化来电话，陆定一、周扬、夏衍、田汉被造反派抓走了，请总理派卫戍区部队……。

书房里的声音小了下去。餐室连着厨房，曾志和张志新收拾着笼碗杯盘：志新啊，你也听到一些情况了。回去把嘴巴关牢。北京成了是非窝，中南海更是敏感得要命，我是一天都不想待下去……当初我就反对你姐夫进京。可他又不能不服从组织。这不？几大摊子都堆在他身上，成了求火队员。什么党的第四把手，我看是把他搁在火上烤哪，不定哪天就大祸临头……。

周恩来是救火队长，陶铸是救火队队副，时而中南海，时而人民大会堂，时而钓鱼台，时而京西宾馆的，会见各部、委、办造反组织的代表，各省市红卫兵、革命群众的代表，谈话啊，听取汇报啊，劝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啊，主持两派谈判，讨价还价啊……单是首都红卫兵总司令部擅自给北京的街道、公共建筑物改名的事，陶铸就陪着周总理和小将们谈了两个通宵。更有北京市三十四所中学的红卫兵联合造反总部，贴出大告示，声言要把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把天安门广场改名为「东方红广场」，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前的两尊石狮和华表，封建主义的东西应予拆除，改立毛主席的铜像和英雄人物塑像……你说荒唐不荒唐？要置国家形象、国际观瞻于何地？

陶铸佩服周总理的那种不依不挠的耐性和韧劲。周总理总是严肃中带着笑容，听取小将们各种似是而非、狂妄无知又不可一世的条件啊，要求啊，过去三娘教子，现在子教三娘，革命了大半辈子，如今却任由那「五大学生领袖」信口雌黄、指手画脚！要依了陶铸在中南局的脾气，早就送他们到农场劳动教养去了！可是在北京，红卫兵小将们的背后是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背后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你陶铸只是个大办事员！什么第四把手？周总理是第三把手又怎么样？说来说去都不如江青那个旗手！红卫兵简直就成了那婆娘的「羽林军」、「党卫军」……算了算了，思想又走火了，那婆娘惹不起还躲不起？看看人家总理，任遇上什么难缠的对手，大吵大闹，来势汹汹的场面，总是不愠不躁，冷静以待。关于红卫兵小将们擅自给北京市街道改名的事，最后双方各让一步：

周总理和陶铸代表中央，同意小将们把外国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把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把大专院校集中的中关村改名为「红民村」，把王府井大街上的「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把「协和医院」改名为「首都人民医院」，「同仁医院」改名为「工农兵眼科医院」，琉璃厂改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等等。这些改名，交由北京市政部门正式确认。

红卫兵小将们则同意：北京市仍叫北京市，不改名为「东方红市」。天安门广场仍叫天安门广场，不改名为「东方红广场」。天安门城楼下的石狮子、华表仍可保持，不予拆迁。东、西长安大街不改名为「东方红大街」，故宫博物院不改名为「明、清帝王罪行展览馆」，景山公园、颐和园、雍和宫等等，亦保留原来的名称。

那天凌晨，结束了和红卫兵小将们的谈判，精疲力竭的陶铸，对已经累得步子都迈不开的周总理说：我们这是在忙些什么呀？陕西、甘肃闹旱灾，安徽、江苏闹水患，分不出身去过问，却把主要时间、精力耗在和娃娃们没完没了的谈判、周旋上，难道这就叫做文化大革命？周总理却说：陶铸同志，你还没有进入角色？和小将们打交道，可要小心。文化大革命，实现毛主席的战略目标，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其它事情都是次要的。陶铸差点就要争辩：西北大旱，华东大水，关系到几千万人口的安危，难道成了小事？但他一见到周总理的满脸倦容，就不忍开口了。

转眼就是国庆前夕。十月一日全国所有报纸头版上的领袖照片怎么刊登？陶铸终于和总理办公室、中央文革达成折衷方案：国家主席刘少奇不宜再和毛主席并列刊出标准像，而改发一组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十一位常委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交新华社吴冷西他们去办。可是直至九月三十日晚上，新华社摄影部查遍了所有底片，独独少了一位邓小平。陶铸正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出席国庆酒会，被工作人员请到休息室，见到一头虚汗的吴冷西，听了汇报，生气地说：明天一早，小平同志的照片一定要和其他常委的照片一起见报！你们想不出别的办法？除非做技术处理？吴冷西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幅可做通栏刊出的照片来：就是这一张，你看陈毅同志站在康生的旁边，但陈老总不是常委，可不可以换

上小平同志？怎么换？就是把陈老总的头剪下，把小平同志的头换上去。陈老总的身子略高点，也略胖些，刊在报纸上倒也不大看得出来。陶铸说：你这是换头术啊？还有不有其它法子？吴冷西说，还有一个小时，新华社必须向全国所有报纸发通稿，只好出此下策了。陶铸说：那就换吧，反正你们是老行家了。吴冷西问：要不要请示一下总理？陶铸说：总理忙得晕头转向，刚到宴会上露了个面，就被叫到菊香书屋主席那里去了。我争取今晚下半夜能联系上，说明一下吧。

十月一日一大早，一幅经过「加工处理」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十一位常委的照片，赫然出现在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上。毛泽东中午睡醒后，依习惯先靠在床头喝浓茶，翻看当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几份主要报纸。看到头版上的照片，呵呵笑了：刘克思的大照片没有了，不再神气活现……陶铸会办事。文化革命，新事新办，好。

周恩来起床后，看了报纸照片，没有吭声。昨天深夜已听陶铸电话说明，想想也没有什么大不妥。只要菊香书屋主席那边、钓鱼台江青那边不讲什么，事情就算过去。

刘少奇一早起来，翻了报纸，苦笑着对夫人王光美说：看看陶铸他们干了些什么？我这个国家主席还没有下台，照片先下来！王光美也感到不对劲，说：要不要问问总理？刘少奇说：算了，下来就下来，一切无所谓。还记得吗？八月五日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给我一个电话，通知我今后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参加外事活动，我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不就被挂起来了？

当天上午，依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阅兵游行。天安门城楼上，一身军装的毛泽东龙行虎步，把身着灰中山装的刘少奇、邓小平二位招到身边来，说：少奇、小平，你们两位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红卫兵、造反派要打倒你们，我则是立足于保你们。反省一段时间，接受批评、教育，日后还可以出来工作。几十年的老同志了，不要学彭德怀，就此分手，老死不相往来。刘少奇、邓小平听了毛主席的教导，自是感激涕零，当场表示，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毛泽东却是漫不经心地当众把刘、邓的错误提升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度。林彪心领神会，从口袋里掏出纸片匆匆写下了什么。周恩来听在耳里，记在心上。陶铸也听在耳里，只是捉摸不透：主席是随便说说，还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同时留意到，当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听到这句话时，都按捺不住窃喜似的互使眼色，彷佛讨得一道密旨了。

陶铸始料不及的，是当天晚上，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过国庆焰火表演，回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即手拿一份《人民日报》前来报告：江青同志，您是专家，看过这幅照片没有？江青是业余摄影家，曾以李进、峻岭等笔名发表过不少摄影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毛泽东亲自题诗的两幅：〈题李进同志庐山仙人洞照〉、〈为女民兵题照〉。听理论爱将王力这一说，江青取过放大镜，以行家的眼光很快看出报纸上照片的破绽：这个邓小平，个头有这么高？这么胖？对了！他的这颗脑袋是被人移植上去的！王力凑近身子，压住嗓门说：是我们派在陶铸身边的人密报，这照片上原是陈老总，被换上邓小平的脑袋，太不像话了。陶铸同志真是煞费苦心！

江青登时面露春威：这个陶铸，老娘总算看清他的真面目了！他曾拜邓小平为师，现在挖空心思、不择手段保他的师傅。他是隐藏在中央内部的最大的保皇派！王力，你现在就给陈毅同志挂电话，告诉他这件事，让他去找陶铸算帐！

王力要通了陈毅家里的电话，向陈老总说明原委。陈毅却在电话里笑呵呵：王力啊，你们成天忙些啥子事情。格老子没得兴趣嘛。我不是常委，本不该站那位置。因去找康生谈几句话，被摄影师拍下了。小平同志是常委，那本是他的位置啰。这么个事情，你们没有必要做文章 啰。

陈毅的回答，江青通过免提电话全听到了，恨恨地说：陈毅和我们不是一路……我来给总理电话！说着，就要通了西花厅。江青一惊一咋地说：总理啊，不得了啦，出大事啦！不是我咋咋呼呼，是陶铸胆大包天，搞阴谋搞到中央常委的照片上！都发明了换头术啦！你事先并不知道？好，我立即报告老板，由老板来处置！

电话里，周恩来却劝江青不要专为此事去找主席，改由他向主席汇报，有了结果，再转达给她。江青想了想，勉强接受了周总理的劝告。因为自己做为主席夫人，也常常捉摸不定老板的心性、喜好，贸然直接去找，往往受到斥责，还是周总理办事老成……。

打发走了王力，江青认真思考陶铸这个人的问题，老娘再忍一忍，总能揪住机会把他弄下来，还有那个王任重，也混上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和他一路货色。江青恨王任重，超过了恨陶铸。王小白脸十几年来，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为老板提供了一些什么服务？淫窝！老娘这口气忍了十多年了。王小白脸又是陶铸属下一条狗，狗主不倒，打不了狗……。

当天晚上，周总理回了电话：蓝苹啊，照片的事，我报告主席了。主席讲，照片无大错，错在事先无请示，先给陶铸记下一条，以后再说吧。这是主席的原话。我的意见，陶铸同志调中央工作，几大摊子堆在一起，忙中有错，要给时间让他熟悉新业务，适应新环境。当然我们要不时批评指正。如他坚持不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蓝苹啊，你还有别的事没有？要不，我放电话了？人民大会堂那边还有三个省的群众组织代表等着我，你去不去呀？

江青说：总理呀，太晚了，这次接见我不参加了……我还要讲讲另外一件事。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他们和中组部机关造反派，给文革小组这边送了一份揭发材料，揭发一九三六年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原华北局干部六十一人，集体刊登反共声明出狱一案，为头的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我们这边已把材料打印分送中央常委，不知总理看到没有？

周恩来一听这事，心里登时一沉：当年高岗、饶漱石要挖的所谓「华北局叛徒集团案」，目的在打击刘少奇同志；现在由江青出面，重新提出，关系到从中央到省市的一批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啊！怎么回答？可又不能不回答：你说的那个材料，我还没有细看。印象里，一九三六年那件事，是经过了延安党中央同意了的。好像是华北局书记刘少奇请示中央，张闻天批准的。那时张闻天是中央总书记……这样吧，运动中对某些干部的历史问题，小将们和造反派大胆怀疑、挖叛徒、抓变节分子，出发点是好的，但落实起来，仍要坚持实事求是。当然，最后的决定，我们听主席的……

周恩来把问题推给毛泽东。江青说：那好，我会拉上康生、谢富治两位，就此事专门向主席汇报一次，要求把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集团揪出来。陶铸好像也是一九三六年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

第二十二章　把彭德怀抓回来

周恩来接获消息：北京地质学院红旗战团和北京航空学院东方红战团，一百多名红卫兵小将组成两支敢死队，南下四川揪彭德怀，并要展开革命竞赛，谁先「抢」到「彭光头」，谁向中央文革请功。「天派」、「地派」都到成都「抢彭德怀」？奉谁的指令？原先以为彭老总去了大西南，可以避过一劫啊。周恩来挂电话问陶铸。陶铸回说他也是刚刚听到这事，该不是钓鱼台那边授意的吧？总理哪，我建议报告一声主席……周恩来顿了一顿，叹口气，放下电话。陶铸的情况也很不轻松，中南五省的红卫兵代表和首都红卫组织联合在一起，满街上贴他的大字报，扬言要打倒王任重及其黑后台陶铸！显然也是有中央文革的人在背后支持。陶铸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啰。

周恩来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只能顺应时势，起点缓冲作用。他徵得毛泽东的同意，代表中央发给西南局和成都军区司令部一封急电：由成都军区派出一个警卫班，和红卫兵小将一起送彭德怀回京，不坐飞机坐火车，中途不要下车，不要对彭进行人身攻击，彭的问题由毛主席、党中央处理。电报签发后，周恩来问机要秘书：成都现在的情况怎样？找得到李井泉同志吗？机要秘书回答：西南局机关和三线建委机关都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了，听讲李井泉同志挨了打，躲到乡下去了。周恩来又问：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哪？机要秘书答：黄新廷司令员被军区造反派抓走，失去自由。周恩来再又问：军区政委甘渭汉哪？机要秘书答：也被抓走了……成都军区和西南局都有电报向中央告急。还有北京军区抓杨勇，福州军区抓韩先楚……

周恩来心里一沉：连野战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被抓走？把老总们逼急了，要闹武装对抗的！他最担心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斗得他们红了眼睛，天王老子都不认。给毛主席起草一份报告吧，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统统接到北京来，集中到西郊中央党校休息、学习，保护起来，避过这一波运动大冲击再说。

一年前，彭德怀来到四川成都，住进永兴巷七号大院内一座独家小院，出任大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三线建委属大军区级单位，主任及党委书记均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任。第一副主任、党委第一副书记为当过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的程子华，第二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原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程、梁二人过去都曾是彭德怀手下战将，战功赫赫。又均因战场上指挥有误被彭德怀痛斥过、处分过，彼此存下心结。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商业部长的程子华成为倒彭干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军委批彭整风会议上，梁兴初更是坚决批彭的一员。这样，在三线建设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中，排在前三位的领导人李井泉、程子华、梁兴初，都是彭德怀的政治对头。老毛也真是会替他老彭安排新的工作岗位啊。他名为第三副主任，却不准参与全局性机密决策，不准过问军工生产，不准走访国防工程。只让他分管煤炭开采和天然气供应。

他却依然作风粗犷，大大咧咧，不注重言语小节。来到大西南，可以到处走走、看看，总比困死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强。他尽量不留在成都机关里，而一头扎进基层，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大山区马不停蹄地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连报纸都很少看。随行的警卫秘书告诉他：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转载了上海姚文元批海瑞的文章 ，中央开了上海会议，把罗瑞卿总参谋长撤职查办。还有内部消息，毛主席讲「彭德怀就是海瑞，吴替海瑞翻案就是替彭德怀翻案」……他也不以为然，反驳说：毛泽东亲口对我讲了，庐山的事情已经过去，以后不要再提。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都在场，中央才派我到大西南来工作的嘛。你们问我认不认得北京市那个吴副市长？不认识，只知道名字，是位历史学家。至于罗瑞卿，老熟人啰，毛泽东的大保镖，过去批我批得很起劲，没想到他会下台。

他和随行人员来到成昆铁路工地。当他听到汇报，负责乌斯河隧道施工的铁道兵第十四师官兵，战胜多次大塌方和泥石流灾害，提前打通了三千米长的山洞时，他像战场指挥员收到前线捷报那样大为振奋，日夜兼程赶到了部队施工现场。

彭老总来了！彭老总来了！彭老总来了……

高山峡谷，山上山下，洞里洞外，正在施工的第十四师官兵不约而同地停止工作，就地站成队列，迎接自己的统帅到来。真是天高皇帝远了。官兵们无所顾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

彭老总！欢迎您！欢迎您！彭老总……

呼喊声遍山遍谷，此起彼伏，经久不息。表现出基层官兵对彭总的卓越功勋及其不幸遭遇的由衷崇敬与同情。场面大出彭德怀的意料。自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来，过去的老战友、老部属都和他划清界线，唯恐沾上他的「邪气」；而这支在崇山峻岭中修筑战略铁路的部队，却像过去在抗日战场、内战

战场、朝鲜战场上那样，依然崇敬他这个老兵、全军副总司令……他眼睛模糊了，喉咙哽噎了。他从陪同他的铁道兵师长手里拿过半导体话筒，拚足了力气喊道：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彭德怀的呐喊，仍是八面威风，气势雄浑，声震山岳。

彭总好！彭总辛苦了！……彭总好！彭总辛苦了……

官兵们以更高的声浪呼叫，遍山遍谷地叫啸。

铁道兵师长要求彭总给部队讲几句话。彭德怀也就丢掉多年的禁忌，管他娘的豪兴大发：同志们！我来三线工作时，毛主席对我讲，三线建设要抢时间，要抢在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现在，我看到你们发扬我军敢打敢拚、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干得很出色、很漂亮，我很高兴！你们过去是战场上的英雄，今天是建设工地上的模范！我感谢你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彭德怀就是彭德怀，到了部队面前，他的平易、简朴的讲话，总是蕴含着极大的鼓动性和感召力，激励将士们赴汤蹈火，冲锋陷阵。

官兵们欢声如雷，掌声如雷。一列列队伍，不再保持原来的队列，而从四面八方、漫山遍谷地朝彭德怀涌来、涌来……更有那些悬挂在石壁上打炮眼的士兵，因身子无法落地，便纷纷以双足蹬离石壁，在空中挥手、汤漾，如同只只山鹰般矫健……官兵们无非要满足一个极朴素的愿望，就近看看曾经威镇三军、打败过美帝国主义的彭老总，长了个啥模样。原来彭老总仍是剃着光头，满脸皱纹，布衣布裤，朴素得像个乡下老农，正是士兵们老家父辈的形象。

站在彭德怀身边的第十四师师长，也不避厉害，激动地以半导体话筒对四周的下属们说：同志们！我们的彭总从来走到哪里，就把胜利带到哪里！今天，他来指挥三线建设大会战，三线建设一定会捷报频传，取得全面的胜利！

彭德怀一行到贵州视察煤矿、铜矿。他顺道寻访当年红军长征作战的旧址。他心里有感觉，这是此生中最后一次旧地重游。来到遵义城附近的一条战略公路工地上，他俯瞰着烟雨蒙蒙的山谷平坝，问随行人员：你们知道山下是什么地方吗？红军长征时，在这里发生过什么大事？随行人员回答：知道，那是遵义城，召开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彭德怀暗暗叹口气。他晓得如今的党史教材上都这么说，统一了口径。他又不能对人解释，历史真相不是这样的。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从湘南、桂北进入贵州。湘军、黔军、川军、滇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要找我红军主力决战，妄图一举把我歼灭。我们是腹背受敌，无路可走了啰。中央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召开了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周恩来那个「军事三人团」的瞎指挥，让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队。周恩来仍是中央军委主席，红军的最高负责人，那时叫做「受中央委托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接着军委召集各军团司令员、政委开会，周恩来主持，毛泽东问我，彭老总，下一步怎么走？我说，我们再不能被人家赶鸭子样的，从江西赶到湖南，从湖南赶到广西，又从广西赶到贵州。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甩开敌人，跳出包围。我这个意见早对博吉、李德讲了，可他们听不进……还有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云、贵、川交界处和敌人捉迷藏，先把敌人弄个晕头转向。之后，我主力红军突然北上，抢渡金沙江，进入四川……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意见，大声叫好，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从现在起，我们不但要调动红军，还要调动敌军，让敌军听我们指挥，绕着我们的屁股打转转。周恩来、毛泽东从此用兵如神，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带兵打仗和下棋一样，一子走活，全盘皆活。于是我主力红军四渡赤水，六出娄山，二进遵义，把敌人耍得团团转。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过赤水河，摆出一个奔袭云南、夺取昆明的阵势，让敌军去保卫昆明；然后突然来个回马枪，要南下攻占贵阳。果然敌人中计，各路白军叫喊着「活捉朱毛、杀尽赤匪」的扑向贵阳方向，去保卫贵阳。因为老蒋亲临贵阳督战。这时我主力红军却钻到了敌人的屁股

后头，第二次打回遵义。在敌人还搞不清红军主力到哪里去了的时候，我们一举吃掉了它十二个团，打了自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等敌人明白！过来时，我主力红军已把敌人甩到了后面，日夜行军二百四十里，突然出现在四川、云南交界的金沙江畔，并抢渡到了对岸，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重围。

彭德怀身处逆境，仍坚持实事求是，不对毛泽东搞廉价的歌功颂德；不像周恩来、林彪、叶剑英等人说的那样：毛主席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周恩来这人也真是能当小媳妇，遵义会议之后，仍是你当军委主席，仍是你做「受中央委托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毛泽东只是你的军事助手呢。党总书记也不是别人，而是张闻天。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当上军委主席的？那是红军抵达陕北，结束长征不久，爆发了「西安事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西安找张学良、杨虎城，参加国共和谈，解决「事变」去了，毛泽东在瓦窑堡主持了一次军委会议，把周恩来给取代了。如今却所有的党史教材上都宣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见你娘的鬼哟！

彭德怀趁视察川南石棉矿之便，来到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崖岸。大渡河水深流急，吼声动地。他深情地对随行人员说：你们还记得毛泽东同志的那首长征诗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就是这条大渡河，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在这一带全军覆灭；也差点要了我中央红军的命。那时，川军在河对面堵，桂军、黔军、湘军的几十万人马在后面追。中央红军要是不能强渡大渡河，就可能重蹈石达开覆辙。那次，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渡河的地方有铁索桥，我们红三军团渡河的地方没有桥，要靠人工摆渡。过了大渡河，就能摆脱几十万敌军的追剿，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我们找到了几十名船工，都是穷苦人出身，支持红军，不支持白军。他们把红军送到对岸后，就把铁索桥炸了，渡船烧了，人跑掉，使白军过不了大渡河。是老百姓，穷苦老百姓救了红军的命啊。

当彭德怀获知，在一个偏远的小渡口，有位帮助过红军的老渡工还活着，就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坚持步行，沿一条羊肠小道穿山越岭，硬是在一栋四壁透风的茅草棚里找到了那位老人。老人已经风烛残年，骨瘦如柴，生活十分贫苦。一听来人说是代表当年的红军战士来探望他，老人激励地掉下眼泪，连说：红军，红军，过了大渡河，就再没有回来……彭德怀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对不起，早就该来看望你老人家，日子过得怎样啊？家里只有你一个人？老人说：儿子走了，孙子也走了，都不肯回来守渡口。生产队照顾我，每月二十斤谷子，糠糠菜菜，吃不饱，也饿不死……

彭德怀含着眼泪，环顾老人的茅棚，尽是些破锅破瓢，破衣烂被，真正的一贫如洗。革命胜利都十七、八年了，还让老百姓赤贫，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啊！他一腔悲愤，不便当着随行人员发泄，只好把身上带着的几十元钱留给老人，做个小的帮补。老人一再问他的大名，他不便说，只说是名红军战士。

彭德怀念念不忘这位老渡工。在沿途的县委、地委，他都嘱咐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大渡河边还有一位当年救助过红军的老渡工，现在生活很困难，需要地方政府照顾。

就这么一件事，不久被人传回成都三线建委，竟说彭德怀在四川乡下以金钱收买人心！他勃然大怒：是我老彭用几十块钱收买了人心，还是讲这话的人根本没有良心？有这么收买人心吗？我们给了人家什么？看到老渡工生活还那样苦，吃不饱肚子，我心痛，我羞辱，对不住他们！当年不是他们拚着性命把红军部队送过河，我们就都当了石达开了！红军走了，白军来了，进行疯狂报复，把帮助过红军的渡工都杀了，今天只剩下一个，还没有人肯照顾。

彭德怀结束滇北、黔北、川南之行，回到三线建委机关所在地的成都时，中央政治局已在北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五?一六通知」。彭德怀虽仍然挂名为政治局委员，但早就不通知他与会了。这次甚至连中央文件都不送他看了。西南局和三线建委还成立了一个「批彭写作小组」，要对他进行重点批判。

彭德怀写信给李井泉，要求看中央文件。经李井泉批准，他看到了中央「五?一六通知」和林彪的「五?一八反政变讲话」。他陷入了沉思。他没有替自己的命运担忧，而是替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果真应了他五九年下庐山时的那句咒语：这次是我，下次是你们……按说，毛泽东这次要拱倒的彭、罗、陆、杨，或许还有他们上面的贺龙、邓小平、刘少奇，特别是彭真、罗瑞卿、贺龙、刘少奇四位，都是当年庐山上倒彭的大英雄，他彭德怀总算看到这些人遭到报应，本该暗自高兴才是。可他高兴不起来。党内又有一大批高级干部、开国元老要遭殃了。不管是左是右，都跳不出毛泽东的巴掌心。老毛啊老毛，你凭着自己所掌控的中央警卫系统、政治情报系统、军事指挥系统，东厂、西厂、锦衣卫之类，要拱倒、撤换一批党内高干，还不容易？何苦这样来发动全国的老百姓？运动全国的老百姓？什么群众运动？从来都是你老毛煽动群众，利用群众，运动群众！这次你让学生娃娃们革命造反，大闹天宫，不就是利用年轻人的幼稚、狂热？老毛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政治大玩家，每次都能把大家玩个团团转，让大家在下面互相咬，甲咬乙，乙咬丙，丙咬丁，丙、丁又联合起来咬甲、乙……我们这个党，我们的老百姓，太容易盲目、盲从、迷信了。老毛看准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弱点，并利用这些弱点：一是自私，总是要保自己，保家室，保既得利益。和平岁月，很少有人愿意清醒，愿意挺身而出，坚持公义；二是势利，叫花子烤火，那边火大烤那边。毛泽东势力最大，追随毛泽东入党提干，投靠毛泽东升级升官，不追随、不投靠你全家遭殃……人啊人，其实是最自私的动物，从政治自私，到物质自私。你死我活的斗争规律，更是助长了人的自私自利，打着革命旗号，披着马列主义红袍的自私自利，为了自己活，不惜他人死，甚至需要他人去死。

可悲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教育出这样的党员、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学生娃娃啊！

自庐山会议落难以来，彭德怀养成看得多、想得多、说得少的习惯。多少思索都闷在了肚子里。比如说：老毛去年为什么突然要把自己放逐到大西南三线建委来？当然不能讲是发配、充军，好歹给挂了个副主任职务，工资也没减少……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随着彭真、贺龙企图兵变的小道消息慢慢传出，彭德怀总算悟出点头绪：老毛以己度人，是怕我老彭留在北京，被人拉出来挂帅，把他弄成阶下囚啊。老毛也是心虚得很，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口，欠着大笔人命帐，害怕他活着时就被清算。可今天，在党内，老毛最怕谁？当然不是我老彭了，也不是贺龙、彭真、罗瑞卿，更不是周总理和朱总司令。他最怕刘少奇。对了！他最怕刘少奇联合彭、罗、陆、杨加上贺龙搞兵变，推翻他，取代他。刘少奇也不是什么干大事、成大事的人，该出手时不出手，大约只想着别人替他动手，他吃现成。

西南局和三线建委机关的批彭活动，只开过两次会，就批不起来了。因为西南局和三线建委的主要领导人李井泉等人，也被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批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顾不暇了。在一般人眼里，彭德怀已经是政治上的死老虎，这次运动稍带上批判就可以了。不像李井泉，是吃人的活老虎，是贺龙在四川的代表人物。他是贺龙的连襟。贺龙若在北京搞兵变，四川即是他的后方战略基地。

李井泉在西南局、四川省委、三线建委三大机关里被轮番批斗。有时彭德怀也被拉去陪斗。起初是「文斗」，还没有搞成「武斗」。被斗者在台上还有张椅子坐，还没有被揪住头发，脸块前仰，弯腰九十度，双手被扭向后，摆下「喷气式飞机」。一次批斗会上，李井泉竟指着陪斗的彭德怀说：他有什么资格和我一起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教育？他是早定了性的右倾反党头子，庐山会议时我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主席、党中央把他发配到三线建委来，是要我们对他实行监督、改造，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

彭德怀唯有苦笑、叹息。他可怜李井泉，同情李井泉。明明是在老毛那里失宠了，明明是老毛、林秃子要搞掉贺龙，使他受到株连，他却仍要充当「左派」，要和彭德怀分个死活。真是笑话！就算我彭德怀会「死」，人家就会放你李井泉「活」吗？党内的所谓「左派」，实则是一批昧了天良的投机者。这次文化大革命，明明是老毛培植起一批「新左」来打倒「旧左」，李井泉们却仍然想抱住「左」的

祖宗牌位不放，三百斤的野猪剩下一张寡嘴，荒唐不荒唐？

成都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片「炮打」、「火烧」、「油炸」之声：炮打西南局、火烧四川省委、油炸三线建委、踏平成都市委……接下来是红卫兵小将们大抄家，从抄牛鬼蛇神、地富资本家的家，到抄各级领导人的家。官越大抄的越厉害。红卫兵娃娃个个都是小孙悟空，打砸抢抄样样干，打死人不偿命，毛主席是他们红司令。

一天黄昏，一直负责照顾彭德怀工作与生活的三线建委秘书长杨焙，神色惊慌地来通知彭老总：出去躲一躲！西南局、三线建委的办公大楼都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了，其他领导同志都躲出去了，不然要出人命了！彭总，你今晚上就走，吉普车已经替你派好了。

机要秘书和警卫员听这一说，也催促彭老总出去躲一躲，待形势缓和后再回来。

彭德怀却不为所动：不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吗？为什么要躲出去？我不怕，要走你们走，我不怕见群众。

杨焙和秘书、警卫员都知道彭总脾气倔强、固执，只好围住他好说歹说，请他服从组织决定，暂时离开成都去外地。

彭德怀坚持说：党中央、毛泽东派我到三线建委来，是组织决定，我无条件服从。你们要我出去躲运动，躲群众，也是组织决定？共产党员，为什么害怕见群众？你们放心，我不走。敞开大门，红卫兵、革命群众要来批判教育我，我随时欢迎。

谁都拿这倔老头没有办法。杨焙临走时，眼泪都出来了：彭总，你老要保重，保重啊！

第二天下午，果然有大群红卫兵来打门。彭德怀坐在院子中央，让秘书打开门，一下子涌进来几十名气势汹汹的娃娃，为头的喝叫：哪个是彭德怀？彭德怀立即笑眯眯地起立，说：我是彭德怀。红卫兵不相信这个衣着像个老农民的人，就是他们儿时在课本里、小人书里看过的共和国元帅？秘书在旁证实，他就是。于是红卫兵小将们七嘴八舌地斥问：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为什么要反对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你为什么当了元帅还要里通外国？坦白交代！彭德怀收敛起笑容，语气恳切地说：我愿意交代，向革命小将们做交代。我的交代比较长，可不可以坐下来？你们站着也累，索性都坐下，听我交代问题，好不好？

红卫兵小将们稍作迟疑，忽地放松了警惕似的，在彭德怀面前席地而坐。于是彭德怀就像老红军讲故事，把自己的贫农家庭，四兄妹饿死三人，自己十一岁下煤笼，十五岁投奔湘军吃粮，十八岁参加北伐战争，二十岁发动平、浏暴动，带领起义军上井岗山找毛委员。在山上，和毛委员同喝一钵南瓜汤，同吃一锅红薯饭，同住一栋茅草屋，甚至同盖一床破棉被……红卫兵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听说书似地听傻了、听迷了。彭德怀足足「交代」了三小时，才「交代」到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天黑了，娃娃们还舍不得起身。彭德怀说：小将们，你们肚子饿了，我也肚子饿了，你们要批判我、教育我，我的院子大门天天开着，你们随时都可以来听我的「交代」，行不行？

听彭老头「交代问题」真有趣！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所有成都大、中院校的红卫兵都轮番上门，来听彭德怀摆龙门阵。四川人本来就喜欢摆龙门阵。红卫兵娃娃们有时也会呼几句口号，提出一些问题。彭德怀总是有问必答，给孩子们讲红军长征，讲延安岁月，讲八年抗日，讲四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不知不觉地，成了彭德怀向年轻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彭德怀这个模样儿像乡下老农的「右倾头子」，无形中成了娃娃们心目中的英雄，怎么恨也恨不起来，想喊几句「打倒」之类的口号都底气不足。

还有不少群众组织来找彭德怀调查了解某某「走资派」、某某「叛徒」的材料。彭德怀也总是有问必答，详细讲解某某人的革命经历，某某人绝不可能是叛徒、特务。包括造反派要打倒西南局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也来找彭德怀「挖材料」。彭德怀虽然挨过李井泉、贺龙的整，但一谈到历史问题，就坚持实事求是：小将们，不好讲李井泉是靠和贺龙的裙带关系当上政治局委员的，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李井泉资格很老，大革命时期就是红二方面军的师长兼政委，红军长征时已是一名军级指挥员，几十年来为革命立过不少功劳。他当政治局委员，完全够资格。

有间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娃娃们，要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串连，去「爬雪山」、「过草地」，来找彭德怀「交代」几个问题：你们那时爬雪山爬了多久？带多少乾粮？有不有压缩饼乾？几个人共一个帐篷？过夜怎么取暖？我们现在去「爬雪山」，每人要带多少双靴子？要不要配备氧气袋、羽绒服？

彭德怀听了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接下来，他含着泪水「交代」：作为一名老红军，我要向小将们学习、致敬！红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是为了躲过敌人的封锁、追剿，为了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万不得已的……我们哪里有什么压缩饼乾和帐篷？中央红军八万五千人从江西苏区出来，一路行军作仗，到四川抢渡大渡河时，只剩下不到三万人。爬雪山时，每人只背了两、三斤炒米粉，很多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不少干部、战士，在雪地里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起不来了，饿死、冻死在那里了。我们花了六、七天，才爬过大雪山。到山下部队清点人数，少了好几千人。就是说，有好几千名红军长眠在雪山上了。接着是过草地，那是无边无沿的沼泽，我们晚上都不能宿营，只能手拉着手，沿着先头部队插下的标杆前进。稍不小心，失足跌进沼泽，眼看着那人陷下去，很快没了顶，你想拉他都来不及……走出草地，部队整修，又损失了好几千人。所以我劝你们，没有十分的把握，千万不要去爬雪山、过草地。生命和时间，对你们很宝贵。国家等着你们学好本领，掌握科学技术，去建设。学习老红军，主要是学思想，学精神，学传统。你们这一代，把我们国家建设富强了，就同样的光荣、伟大。革命，不需要你们去做无谓的牺牲……

彭德怀在三线建委的种种表现，自然有人汇报给中央。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看到材料，眼睛都气乌了，回中南海菊香书屋找老板反映：我早讲了，放彭德怀去四川，是纵虎归山！你看看，有关部门报上来的这些材料，彭德怀到铁道兵工地上去视察，从师长到士兵，整个师的人马涌向他，向他欢呼、致敬，只差没有喊「万岁」了。「五? 一六通知」发出后，他更是天天在成都的院子里接见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群众，都被他迷住了。他都快要成为当地红卫兵的顾问、参谋长了！中央再不派人把他抓回来，难道要等他效法诸葛亮六出祈山吗？

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文革成员、新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分别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团」（天派）司令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团」（地派）司令王大滨等人，面授机宜：你们现在搞陈毅、叶剑英等老帅的材料，时机不成熟，要先揪「活海瑞」！告诉你们，彭德怀人在成都，是三线建委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来，打翻在地——这是首长（江青）的指示，毛主席已批准。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北航红旗「专揪彭德怀战斗团」和地院东方红「赴川揪彭敢死队」，在成都市永兴巷七号院内，展开了一场抓人竞赛。两支北京红卫兵队伍可不像成都本地红卫兵那么斯文，抓住彭德怀就是一顿毒打，连彭的秘书、警卫员一起遭到毒打。之后把彭德怀抓走，临时关押在成都地质局。就在韩爱晶、王大滨等人争论要不要将「活海瑞就地解决」的危急时刻，成都军区警卫处的人马及时赶到，宣布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由成都军区司令部派一个警卫班，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坐火车，送彭德怀同志回北京。另，中央文革电告：韩爱晶、王大滨二同志立即坐飞机回北京。

一九六七年元旦之夜，彭德怀在北京西郊的关押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第二十三章　菊香书屋生日盛宴

至一九六六年底，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各地军区机关、军事院校，也陆续掀起造反高潮。以军事院校学员和文工团演员为主体，配合军直机关造反派，开始揪斗高级将领。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被抄家。他们以下，总参谋部揪斗罗瑞卿、萧向荣，总政治部揪斗萧华，总后勤部揪斗邱会作，海军司令部揪斗苏振华、李作鹏，空军司令部揪斗吴法宪，装甲兵揪斗许光达，北京军区揪斗杨勇，南京军区「火烧」许和尚，福州军区揪斗韩先楚，武汉军区揪斗陈再道，昆明军区揪斗阎红彦，成都军区揪斗黄新廷，兰州军区揪斗冼恒汉。有的司令员、政委甚至被造反派关押，回不了家。省级军区情况更复杂。因为省委第一书记都兼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省军区司令员也都参加省委任常委。省委书记被揪斗只好躲进省军区司令部寻求保护，于是造反派包围省军区要人，军区司令员、政委也就被运动拖下水。

各大军区、各省级军区纷纷向中央告急。周恩来担心老总们脾气火爆，动枪动刀。比如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本夫就命令卫队向冲击军区大院的造反派开枪，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王逸伦也命令卫队向造反派开了枪。如果其他省市军区先后效法，枪枪炮炮地干起来，局面如何收拾？周恩来拉上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找毛泽东告急：军队不能乱，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大民主、闹造反，不能揪斗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现在军队是唯一的稳定力量了。

其时毛泽东已经临时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中南海被北京十几所大学的红卫兵所包围，每天二十四小时用高音喇叭呼口号，唱语录歌，吵得毛泽东白天晚上都不能睡觉。听了周恩来、徐向前的汇报，毛泽东不以为然地笑笑：你们急什么？文化大革命，军队不能例外。那些司令员、政委，平时做官当老爷，也是神气活现，油炸、火烧、炮轰一下，受点冲击、教训，还是必要的嘛。关于军事机关如何开展运动，你们可以拟出几条来，比如军以上单位（含军级），可以搞批判、斗争；师以下单位（含师级），只搞正面教育，等等。拟好了，送林彪和我审批，作中央文件下发。

周恩来提出，把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那些正在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集中到北京来，放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保护他们几个月。毛泽东说，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第一书记可以集中到北京来学习，军区司令员、政委没有必要，他们还要带兵、管事。

徐向前告辞。毛泽东留下周恩来谈话：康生、江青他们送我一份材料，有人揭发王光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打进来的战略情报人员。此事我持怀疑态度。但王光美的历史可以查一查，也是对她负责嘛。已和林彪商量过，中央成立一个专案组，叫做王光美专案审查小组？还是叫做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审查小组？你可以参考意见。我和林彪的意见，江青和叶群不在专案组挂名。恩来，你向来办事稳重，担任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如何？具体的工作由康生、谢富治、汪东兴他们去做。

周恩来倒吸一口冷气，浑身袭上一股寒意。不是都在十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刘、邓问题属工作错误性质，是公开的，没有阴谋活动，要允许改正，生活上、政治上给出路？现在忽然成立专案

审查小组，不就成敌我矛盾了？叫自己当组长，这可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啊。

毛泽东见周恩来心存疑虑似地，即启发说：你可以说说你的看法。包括反对的话，都可以说。

周恩来暗自咬咬牙，忙说：不不，我不反对，感谢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任。担任王光美专案组组长，我责无旁贷。如果要挂上刘少奇的名字，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一下。

毛泽东忽地思绪跳跃，语锋一转：高岗不该自杀。高岗不死就好了，到今天能够讲清楚很多刘少奇的事情。可惜他死了。我的义弟是被人逼死的。

周恩来再又浑身打个冷噤。主席突然提到高岗的死，是不是提醒他周恩来也有一份责任？关键时刻，犹豫不得，心一横，说：主席明察秋毫。不单是王光美的历史应当重新审查，刘少奇的历史更有些疑点，他三次被捕入狱……我同意专案组的名字叫做「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审查小组」，暂不公开，先由康生、谢富治他们去搞调查，挖材料。

毛泽东点点头：这就好。专案组不设框框，有什么查什么，最后由材料、证据去落案。这是文革小组那边报上来的成员名单，你拿去，先召集开会，注意保密。这事就谈到这里。你那个大助手陶铸，近来表现怎样啊？他写了个报告，由林彪转给我，说身体不适，要请假休息。他和林彪是老上下级关系。

周恩来暗骂陶铸真蠢也！到中央工作大半年，还新媳妇摸不着码头？你去和林彪拉什么老上下级关系？犯着大禁忌呢！嘴上却说：陶铸能干，但性子急。到中央工作很辛苦，也不大适应，和钓鱼台那边的关系比较紧张。

毛泽东说：他想休息一段，就休息吧。可以离开北京，回中南五省走走，边做点调查研究……陶铸人聪明，但不大老实。他调中央工作，是邓小平推荐的。他还搞过一次换头术，把陈毅的脑袋剪下来，邓小平的脑袋换上去。埃及有座狮身人面像，我们有陈毅的身子邓小平的头像……

离开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周恩来心里沉甸甸的，形势瞬息万变，使他不寒而栗：看来刘少奇是保不住了，要搞成敌我矛盾。专案审查、拉我进去当组长……一年来，出了多少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组长是彭真，彭真专案组组长是刘少奇，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是周恩来！这是个什么顺序？简直是前扑后继！还有，陶铸也快完了，没想到这么快，中央第四把手，昙花一现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晚八时，毛泽东返回中南海菊香书屋，宴开三席，招待一批特殊的客人。

往年菊香书屋生日酒宴，必到的客人是刘、周、朱、陈、邓五位常委，加上北京市的父母官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其余的客人则多是临时性质的：或来京开会的某位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某位省委第一书记，或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或民主党派人士如程潜、章 士钊、张治中等等。

今年的座上客，几乎全是新面孔。第一席是主人毛泽东，环绕他的是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北大聂元祥、谭厚兰、清华蒯大富、地院王大滨、北航韩爱晶。加上北京市委副书记谢静宜、中办主任汪东兴、副主任迟群；第二席由周恩来代做主人，客人是毛的世交李富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渖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第三席是女主人江青，客人是中央文革全套人马。

林彪长期吃病灶，向来不出席酒宴应酬，只派叶群做代表。也不见陶铸。很显然，陶铸已被排除至权力核心之外。

照例，客人们先到，依名单入席，正襟危坐，既诚惶诚恐，又无比荣耀。周恩来进来时，不让大家和他握手，而是示意各人坐好，集中注意力，目光投向那扇通往书房的门，随时恭迎毛主席。

不一会，毛泽东的卫士长领着几名卫士及女服务员，站立在餐室四角及门口。

毛泽东由江青陪着步入餐室时，全体起立，齐诵「主席好！」五大学生领袖更是掏出各自的小红书（语录本），一齐在头顶上来回晃动，激动地念颂红卫兵誓词：敬祝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学生领袖们的这即席演出，使得周恩来和副总理、将军们，甚至中央文革的成员们，都忙不迭地掏出各自的小红书，也在头顶上晃动，跟着齐颂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泽东亲切地一一打量着在场的新面孔、老面孔，之后两手巴掌朝下压了压，风趣地说：坐下，都坐下。今天是本人七十三岁生日，禁止贺寿，那来的万寿无疆啊？

周恩来适时地代表大家回答：是表现了同志们对主席的热爱。

毛泽东知道历来习惯，自己不带头入席坐下，客人们是不敢自专的。照例，宴会上酒上菜之前，先喝茶、谈话，毛泽东趁便询问些外面的情况：谭厚兰，你告诉我，刚才你们带头把小红书对着我晃来晃去，搞什么名堂？

谭厚兰湖南望城人，烈士后代，北大调干生，见问，忙又起立，红了红脸蛋朗声汇报：运动中出现新生事物，已在全国推广……是我们北大「齐向东战团」步行串连到山西昔阳大寨大队，学习取经，发现当地的社员群众一早一晚集体搞「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很受教育，很受感动，就学了回来，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中一试办，很成功，很快全国推广。

毛泽东大约头次听到这新生事物，登时大感兴趣，问：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小谭你可以介绍得详细些。

谭厚兰立即示范似地以立正姿势站好，右手握着小红书，手臂半屈横放胸前，将小红书紧贴在左胸心脏部位上：报告主席，各位首长，「早请示」、「晚汇报」是大寨人发明的崇拜仪式，就是一早一晚，每天出工前及每晚睡觉前，社员们都手握红语录，像我这样，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老人家宣誓。誓词是这样的：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一定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读您的书，听您的话，按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最最衷心地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您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周恩来大约也是头次听到这种崇拜仪式的介绍，立即带头鼓掌。大家跟着热烈鼓掌。

杨成武心情激动地请示：主席呀，这种仪式太好了，我们太需要了。我请求中央批准，立即在全军五百万官兵中推广。

谢富治即时跟进：我代表公安部和北京市委机关，要求推广这个仪式，这是教育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好法子。

文革组长陈伯达更是不甘人后：毛主席是革命的圣人！那就由中央文革统一发个文件吧，誓词也统一规范一下。

江青、叶群、谢静宜、毛远新等人亦急欲发言。

毛泽东威严地摆摆手，让大家冷静下来，之后问：恩来啊，你是总理，莫学他们做热锅子里的蚂蚁，给我参谋一下，这事怎么看待？

周恩来神情肃穆地说：很好，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都可以效法、推广。军队如何推广，由总参、总政去研究、执行。

毛泽东却蹙眉摇头：你们都讲好的，我可要反潮流，讲点不好的。第一，不要称作什么崇拜仪式，那是对付死人的，我还活着，我不是神，也不是什么圣人；第二，不要敬祝我什么万寿无疆，不可能的事，人活到八十、九十岁，已是老不死，活到一百岁更成怪物。今天叶群也在座，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可以，永远健康则办不到，生老病死，谁也逃不脱自然规律；第三，此事不宜由中央发文件，更不要中央文革做文章 。陈老夫子你不要帮我的倒忙。莫看现在喊万岁、挥语录的人占了多数，但心里仇恨运动、仇恨我的人肯定少不了，我还有这点子清醒；第四，「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形式主义，人民群众要自发地搞，可以，不限制他们的自由，我也不敢得罪人民群众嘛；第五，中央开会，无论大会、小会，都不准当了我的面或背了我的面搞这一套。你们要搞，我就退场，拒绝出席。恩来啊，还有伯达、康生、富春、成武、富治、江青、叶群你们诸位，同不同意我这五条？我是当事人，被人当作神明供奉，心里总不是滋味。供起来，就是被架空，只剩下个名分。

周恩来带头表态：拥护主席的五条。五条再次体现出我们主席的伟大襟怀。一方面是出于全国人民对自己领袖的衷心热爱，一方面是我们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温暖关怀。我是很受感动、很受教育的。

毛泽东望着杨成武几位将军，说：军委也不准下文，不要耽误了部队的训练和值勤。

杨成武几位将军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段「最高最新指示」。

毛泽东另把目光投向第三席的江青、叶群、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们：中央文革管运动、管宣传，从明年元旦起，也要管些党务，协助周总理管些政务。文革小组成员要出席每周的中央工作碰头会。你们一班秀才，好务虚，不好务实，容易搞形式主义。你们的首要目标仍是党内的走资派，特别是党内的几个最大的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

餐室内，一片沙沙沙的笔录声。五大学生领袖聆听着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更是激动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恨不能腾跃起来，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但他们不敢放肆，菊香书屋毕竟不同于他们红卫兵司令部。

毛泽东看看墙上挂钟，大约觉得还有时间，便又环顾客人们一眼，再启新话题：近一段，我注意到你们每个人胸膛上，都挂了块金闪闪、银晃晃的东西，韩司令能不能告诉我，是些什么名堂？

韩爱晶，江苏涟水人，新四军老干部的非婚生子、爱情结晶，见问，连忙起立，身子笔挺地回答：报告主席，我们胸前挂的是您老人家的像章 ！这也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现在北京大专院校的实验工厂，都在精心设计制作像章 ，作为革命运动供应红卫兵战友们。全国各地也都是这样。表达的是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忠诚！

毛泽东点点头：韩司令请坐。你和王大滨刚从成都回来吧？辛苦辛苦，你们在成都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现在不说这个……现在的新事物、新名词很多。康生同志啊，你前天对我说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就是这个嘛？

坐在江青身旁的康生笑出满脸皱纹：是的，都是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在运动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大批新词汇、新词组，足可编成一部文革大词典。「三忠于」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就是刚才小韩讲的四句；还有其它的，也很精彩，比如「四天天」：天天想念毛主席，天天紧跟毛主席，天天拥护毛主席，天天捍卫毛主席；「四敢斗：敢斗党内走资派，敢斗地富反坏右，敢斗美帝纸老虎，敢斗苏修大鼻头；还有「经宝书，指征途，天天读，下功夫」；还有「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毛泽东忽又想起什么似地，朝康生摇摇手：算了，你那些都是些顺口溜……对了，恩来、伯达、富春、康生，你们都是党内的老同志了，每人胸前也都戴着我的像章 去接见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是会起示范作用的啊。

周恩来说：主席，正好相反，是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给我们这些老同志起了示范作用。我和伯达、康生、江青、春桥每次接见各地的红卫兵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他们都要先向我们赠送所带来的毛主席像章 。我一共收到了两百多枚，嘱咐小超好好保管，以后都是珍贵的革命文物。我现在佩戴的这枚，是国防科工委精密仪器厂的造反派代表送的，进口有机玻璃，是制造飞机的材质。

毛泽东蹙了蹙眉头，伯达、康生、江青、春桥、成武、富治、叶群，你们都给我讲一下，每位收到了多少像章 ？是些什么材料？

陈伯达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被江青提醒一句，才扶眼镜说：有，有不少，有的是几个孩子去外地串连带回家的，我看了一下，五花八门，看不大懂，没有兴趣……

康生接着回答：报告主席，我已经收藏了四百多枚，金、银、铜、铁各种材质都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文物，我已通知国务院文物局，注意广泛徵集。

江青说：收藏革命文物，康老最具匠心。我那里也有一些，大都转送给了各地的革命小将们。革命礼物，从小将中来，到小将中去。

张春桥说：各地自发制作领袖像章 ，我是衷心赞成的。也和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谈过，尽量利用一些边角材料，不用正材整材，爱惜进口物资，注意节约闹革命。

杨成武说：现在一些军工厂都在制作像章 ，用的是昂贵的进口材料。我同意春桥同志意见。

谢富治说：既算经济帐，更要算政治帐。是好事，是好事，主席像章 ，多多益善。

叶群说：林彪同志每天都要敬看家里珍藏的几百枚领袖像章 ，都是各地所送，认作是全国人民敬送给毛主席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这时有工作人员来请示女主人江青，是否开始摆杯盘，准备上酒菜？江青说：等一等，主席正和人谈话哪。

坐在毛泽东对面，一直疑情地望着伟大领袖的谢静宜，忍不住指着自己高耸着的左胸上的那枚红灼灼的像章 ，神情妩媚地说：主席，还有俺这枚哪，不锈钢嵌了颗红宝石，是四机部直属厂的精品。

毛泽东目光登时温和了些，看一眼谢静宜的胸脯，很熟悉嘛，那两粒红樱桃，比红宝石更好把玩嘛。

坐在谢静宜身旁的是清华井岗山的蒯大富，这时也插言：现在全国各地的军、民两用工厂，都在制作像章 ，大竞赛似地，把毛主席的宝像制作得越来越高级，越来越有纪念意义……前两天我还在一张红卫兵战报上读到一篇专门介绍像章 的报导……

周恩来见毛泽东神色有异，忙着过来拍了拍蒯大富的肩膀。

毛泽东说：恩来，你坐回去。我要了解情况。蒯司令，你继续讲。

蒯大富，江苏滨海县人，十九岁考上清华工程化学系，能言善辩，敢冲敢闯，很受江青赏识。他表现欲极强，哪里摸得清伟大领袖那神秘莫测的心性？他口若悬河地介绍那篇报导：伟大领袖的像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缤纷，美不胜收；金、银、铜、锡、铝、玉、贝，材质门类齐全，交相辉映；造型更是千姿百态，雅俗共赏，包括各式头像系列。其中天安门系列全套二十八枚，青铜镀金材质；长征系列全套二十五枚，铝合金镀银材质；万里长城系列全套四十九枚，不锈钢材质；兄弟民族系列全套五十六枚，景泰蓝材质……这些像章 ，大的有如铜锣，重达三、四十斤；小的精巧如钮扣、耳坠、胸饰。最有意义、也最为贵重的是红卫兵系列，全套八枚，纪念伟大领袖连续八次接见全国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

不知怎地，听蒯大富谈起「红卫兵系列像章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顿时都面露不安。江青已经走至蒯大富身后，制止说：小蒯，你就暂时介绍到这里吧。时间已经过了，工作人员等着安排席面哪。

原来这八枚一套红卫兵系列像章 ，是人民银行制币厂的革命造反派干部职工，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敬爱和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未经请示总行和财政部（领导班子均已瘫痪），以二十四 K 金砖铸造，外表蒙上进口玻璃钢，每颗毛金像头下，均刻有毛第几次接见红卫兵的年、月、日。说是一共铸造了一百套，每套价值人民币八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获赠一套。毛泽东的一套由江青代收。因担心受到喝骂，此事一直未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

毛泽东脸色凝重，燃上一支烟，深吸上两口，才说：全国大造我的像章 ，早说过，我是被你们逼上梁山……周总理，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造飞机、大炮、坦克的材料拿去造了像章 ，以后就拿这些像章 去打仗，保卫国防？是不是又打算搞义和拳？

周恩来担心毛主席发火，赶忙检讨：主席，这事我确有失察。我在接见各省市红卫兵代表、群众组织代表时，也劝告过、提醒过，制作领袖像章 ，尽量用生产过程中截下来的边、角剩料，注意节约原则。我们的外汇很少，帝国主义长期经济封锁，进口军工材料不容易……国务院本打算和中央文革一起发个文件，但现在各级党、政机关都不管事了，发下文件也没人执行。此事，江青同志可以作证。

江青也欲解释几句，毛泽东挥挥手制止住，说：各地造像章 的事，我同意你们，暂不禁止，以免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先做些说服、劝告，材质可以多样化，比如陶质、瓷质、竹子、木块、石块都可以嘛，毛泽东这颗脑袋任糟蹋嘛。但不准动用军工材料。你们再不听，我就要说：还我飞机！还我大炮！……当然，你们中间也有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张春桥，一个杨成武。恩来算半个清醒。康生当文物收藏，伯达不大把它当回事。林彪同志境界高，称为全国人民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愧不敢当。谢富治是韩信带兵，像章 多多益善。江青的像章 从小将手里来，再回到小将手里去。在座的还有陈锡联司令员、郑维山司令员、汪东兴主任，以及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毛远新、聂元梓、王大滨等没有发言。算了，我们的目光还是要盯住大事，抓大事，办大事，不抓鸡毛蒜皮。现在中央各部委，下面的

省委、地委、县委，都被造了反、夺了权，据说各级机关基本瘫痪，各级负责人靠的靠边站，进的进牛棚。地球照样转，中国革命照样进行。重新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各大军区、各省军区也受到冲击。周总理、徐向前很着急，和我说军队不能大乱，尤其是野战军不能乱，是国家的稳定力量。我基本同意，可以考虑，对各级党、政机关实施临时性军管，支持造反派从走资派手里夺权。旧政府被打倒，要准备成立新的政权机构，实行三结合的原则：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叫做三结合的新生红色政权。总之，形势很好，是大好，不是小好。不要怕乱，还没有乱透。无非枪枪炮炮，打打内仗嘛。

毛泽东又一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大家恭敬地忙做笔录。这时，工作人员开始给每席摆杯盘，上酒汤。酒菜上齐，毛泽东端起酒杯，说出一句地动山摇的话来：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再过四天就是一九六七年元旦。现在，我提议：为一九六七年，开展全国全面内战，乾杯！

当晚十二时，周恩来正在西花厅后院办公室处理一批紧急电文，电话铃声响起，是江青的声音：总理吗？还在忙吧？有个事，要和你商量一下。周恩来忙说：可以。主席回大会堂去了？你现在人在哪儿？江青说：在钓鱼台这边啦。是这样的，伯达、康生、春桥、文元几位，替中央两报一刊起草新年元旦社论，要把今晚上主席的一些指示精神写进去。陈伯达主张用主席的那句「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做社论大标题。康生不表态，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有所保留。他们四位还发生了争执。陈老夫子说，主席讲的「内战」，不是真动刀枪，而是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事我也拿不大准。所以我们这边想请总理权衡一下。

周恩来心里一愣，用这句话做元旦社论题目？那不成了公开号召打内战了？如果说不可以用吧，主席又说得那么斩钉截铁。况且陈伯达的解释也不无道理。用吧，又要冒很大的风险，正值红卫兵小将联合各地造反派群众冲击各级军区，揪斗司令员、政委，万一真的酿成全国全面内战，就真要应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古话了。沉思片刻，周恩来说：江青同志，这事关系重大，我也一时拿不准。反正离新年元旦还有四天，先把社论准备好，题目放一放，或许会有较成熟的意见出来。

江青说声行，忽又提出一个新问题：总理呀，现在刘少奇、王光美优哉闲哉，躲在中南海里，红卫兵、造反派都购不着他们，未免太让他们优闲自在了吧？周恩来说：主席指示过，刘、邓不宜放到外边去批斗。对他们的批判、斗争，还是背靠背的好。江青逼问：那王光美呢？清华大学准备开三十万人大会，想要她去作检查。周恩来说：恐怕不妥吧？当然，如果主席有批示，我马上执行。

周恩来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起。是值班秘书的声音：报告总理，中南局有紧急情况报告，要不要转进来？好，马上转进……中南局，请和总理通话。

电话里传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河南口音：总理，我是赵紫阳，从广州给您汇报，周小舟自杀了，发生在今天下午，送医院抢救无效。开始医院认为周小舟是大黑帮分子，不肯抢救。周小舟最近一段在中南科学院内被斗得很厉害，多次挨打，身有重伤……他有一封给毛主席的遗书，我们没有拆……您看，要不要报告主席？

周恩来心里一沉：又一名高干自杀……这个周小舟，不早不迟，偏偏选了毛主席生日这天自尽，还给主席留遗书，他是主席的什么人？好像是主席远房舅舅的儿子……遂说：紫阳同志，你给了我电话，这事就算报告过中央了。明天上午，我会告诉汪东兴主任。周小舟的遗书，你们密封好，交中央通讯专机直接送汪东兴主任处理。这事还要转告陶铸同志？可以，我替你转至。紫阳同志，近几天广州方面，省委、中南局、广州军区，情况怎样？你们日子都不好过？你给我打这个保密电话，还和造反派讨价还价老半天？北京有红卫兵战团南下广州揪王任重和你？

第二十四章　光美，我们不自杀

自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刘少奇即被停止一切职务，在家闭门思过，检讨错误。倒也过了几个月的赋闲日子。他的儿子源源、女儿平平和亭亭还参加大串连，去过陕西、四川、云南、两广、两湖地方，带回几包毛泽东像章 、红卫兵小报，以及各地交通堵塞、厂矿停工、抄家游斗、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等信息。

这次运动，不就是要把我刘少奇搞下来吗？我都检讨了，下台了，不再有任何权力了，目的已经达到，为什么运动还不停下来？全国上下还要这样乱下去？到时候怎么收场？不是指我和邓小平六月间往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是制造、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这几个月来，你们公然支持、纵容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抄，揪斗老干部，逼得那么多人自杀，又算推行了一条什么路线？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刘少奇仍然忧心如焚，愁肠百结。他的心事，却只可以和王光美说说。几个已经工作的孩子都和他划清界线，不再回家。四个小的还在上学，还住在家里，也都对他睁着警惕的眼睛……孩子们也是可怜，在单位，在学校受到批判、斗争，都瞒着父母亲。已经有人骂他们是党内头号走资派的狗崽子、大黑帮子女。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下午四时，正在写检查的刘少奇夫妇接到一通电话，是读四中的女儿亭亭的哭泣声：妈，爸！平平姐姐在学校里被批斗，出了校门口就被汽车撞了，现在到了医院，医生说要截肢，须家长签字……

刘少奇登时火暴地拳头擂在写字台上：就算我犯了天大的错误，为什么要迫害我的孩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平平要被截肢，乾脆把我刘少奇截成两段好了！我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和哪个有这种深仇大恨？

王光美泪流满面，朝丈夫摇手，深怕他再说一些会被人报告上去的话：少奇，十指连心，我比你更心痛……我去医院，你在家里等着，我会求大夫尽量不要截肢……我们的平平才十四岁，十四岁……

刘少奇仍在怒火中烧，倔强地摇头：不！我和你一起去，孩子是为我吃苦！

王光美哭着说：少奇，我求求你，冷静下来……周总理一再嘱咐，不要外出，出了中南海，安全没保障……

刘少奇却不管许多，挂了电话，叫了那辆闲了几个月的专车，并让秘书立即报告总理。老司机一听是去医院看孩子，即时把车子开到福禄居院门口。刘少奇、王光美带了警卫、秘书上车。车子顺利地驶出了中南海南长街警卫局专用门，几分钟后抵达医院。下了车，迎着他们夫妇的却是清华大学井岗战团的大群红卫兵。平平和亭亭都被人看押住。亭亭一见爸、妈，想挣脱奔过来，但被两名男红卫兵死死揪住。亭亭哭喊：爸！妈！是他们逼迫我打电话，骗你们，姐姐没有受伤……他们是要骗妈妈出来，抓走妈妈！他们要抓走妈妈……

刘少奇、王光美一听平平没事，登时冷静下来。刘少奇不顾警卫、秘书的劝阻，跨前两步，去跟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谈判：你们哪位是蒯大富同志？我是刘少奇，我犯了错误，作了检讨，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表态，要在政治上、生活上给我出路。你们可以批判我，但我的女儿是无辜的，受到党的政策保护。现在请你们把平平、亭亭交还。

身躯高大的蒯大富没想到刘少奇会出面！党内头号走资派就在他面前……要不要一起抓走？这可是个

难得的机会。他转过身去和几名战友商量一下，转过身来说：对不起！我们和你们交换吧！平平、亭亭可以放回家，但王光美要跟我们走一趟，出席明天在我们清华园举行的三十万人批斗大会！

还没等到刘少奇答话，王光美已经挺身而出：好！你们先把孩子放了，我跟你们走！说话间，还没有等到刘少奇和警卫、秘书制止，王光美已被大群红卫兵掳走，平平、亭亭也被放了过来……

周恩来派出的警卫局人员乘吉普车赶到时，已经迟了一步。警卫局来人向刘少奇说，总理吩咐我们随行保护您，请您立即带孩子离开，免得再涌来一群红卫兵，万一把您也抓走了，麻烦就更大了。

这就是文革初期著名的「蒯司令智擒王光美」事件。

福禄居这个往日亲情和睦的「中南海模范家庭」，丈夫第一次失去妻子，孩子第一次失去母亲。一家老小都吃不下，睡不安。经过下午的「事变」，源源、平平、亭亭、小小四兄妹倒是明白了什么道理了，不再瞪着警惕的眼睛看待自己的父亲。天完全落黑下来，他们都愿意跟着父亲到南海岸边去散步。在刺骨的寒风中，迎着黑沉沉的夜色，刘少奇领着四名儿女，走啊，彷佛在绝望中抗争，又在抗争中绝望……，也是丈夫在黑暗中呼唤妻子，孩子在黑暗中寻找母亲。

第二天，刘少奇一家老小守候在收音机旁，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的特大新闻节目中，聆听清华大学三十万人批斗大会的现场转播。他们只听到一派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万岁声，以及被拉去批斗的「黑帮干将」的长串名字，其中自然有令他们心悸的「王光美」三个字……

直到第三天中午，王光美才被警卫局的吉普车送回来。据说还是经过周总理亲自给蒯大富打了电话。老泪纵横的刘少奇抱住妻子。王光美没有见到孩子，孩子呢？刘少奇告诉她：连小小都两天两晚不肯睡觉，今早上阿姨才哄她睡着……源源、平平、亭亭天天出去打探你的消息，我怎么阻止都不肯听。光美呀，这个家可以没有我，但绝不能没有你……你这两天都是怎么过来的？

王光美捂了捂少奇的嘴，随即拉了少奇的手，出到后院园子里，才说：不许讲丧气话，家里老小，一个都不许丢掉，我们总要熬过去……我前天下午被抓到清华，晚上关在一间教室里，由几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们轮流审问。态度凶狠。幸而有中央警卫团的人在场，他们没有动手打人……审问些什么问题？幼稚得很，无非问你一九五〇年初到天津为什么讲「剥削有功」啦，「八大」党章 为什么删掉「毛泽东思想」啦，还有什么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黑书啦，等等。最可怕的是昨天的三十万人批斗大会，陈伯达、康生、王力、戚本禹都坐在台上。蒯大富他们强迫我套上旗袍，挂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大项练」，揪到台上示众……少奇啊，你知道吗？我在台上低头认罪，偷望了台下几眼，你道我望到了什么？望到台下跪了一长排! 挂着大黑牌、五花大绑的「反革命黑帮」……真是触目惊心啊。他们之中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王稼祥、邓子恢、习仲勋、李维汉、杨献珍、张霖之、刘仁、徐冰、孙月犁、万里、郑天翔、蒋南翔、周扬……还有许光达、杨勇。最悲惨难看的是罗瑞卿，他不是去年跳楼自杀摔断了腿吗？听说医院把他的小腿骨锯掉，伤口一直流脓，那么高大的个头，竟是被塞进一只竹筐里抬进来的……那时刻，我也忘记了自己是被揪在台上示众了，只想到：这是反革命政变！道道地地的反革命政变！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难道不是由这些人所创建的吗？把这些开国功臣，不分右倾、左倾，全都五花大绑，跪成一长串！国民党、小日本、美帝、苏修办不到的，统统被他们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办到了！！法西斯，他们是真正的法西斯，我们中国党内出了法西斯……

刘少奇拳头捶着膝头，痛苦得脸都扭歪了：光美，你声轻一点……没错，我们中国党内出了法西斯主义。很可怕，打着马列旗帜行法西斯主义。我们党有缺陷，我们的制度有大缺陷，事情才会发展到这步田地……过去人家外国朋友提醒我，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领袖独裁和封建帝王独裁都是对历史进步的反扑。我还认为人家是恶言攻击……许光达、杨勇这些大将、上将也

被批斗了？他们搞乱了党、政机关还不够，还要乱军队？那就有好戏看，有好戏看啰！

王光美说：昨天晚上我被关押在化学系教学楼里，听红卫兵头头们在隔壁争吵，什么周总理本来要出席白天的三十万人大会，就因老蒯他们不肯摘下「打倒陶铸」、「打倒贺龙」、「打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打倒谭震林、李先念、李井泉」的大标语，才拒绝出席；还说什么上海出现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北京市委机关也有人散发打倒谢富治的传单……少奇啊，你说蹊跷不蹊跷？

刘少奇听到这些名字，只觉得心里倒了一罐五味汁，他们不都是毛泽东的亲信吗？现在一切乱套，真真假假，不可全信。玩火者必自焚。

王光美说：少奇呀，我们也要有思想准备。讲不定哪一天、哪一时，我会陪你上群众大会。

刘少奇说：我不怕。我愿意到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最好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知道我已经被剥夺了发言权。那就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看看，我这个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像耶稣基督一样受难。总比不死不活地被软禁在中南海里强。晚饭时分，源源、平平、亭亭三个孩子从外面回来，见到妈妈又是大哭一场。

他们给爸爸妈妈带回来十几种新印出的红卫兵战报，上面载有不少「爆炸性」新闻：

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那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狗崽子（邓朴方）从北大教学楼跳下自杀；

大叛徒、原卫生部部长傅达璋畏罪自杀；

大叛徒、老右倾反党分子、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畏罪自杀；

大叛徒、兑化变质分子、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大西南三线建委秘书长、彭德怀死党杨焙畏罪自杀；

大戏霸、原北京京剧院院长马连良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红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死党分子陈昌浩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杨至成（上将）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上将）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南京军区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小二黑结婚》等小说作者赵树理，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畏罪自杀；

大叛徒、原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邹大鹏畏罪自杀……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自杀……

读着这长串「畏罪自杀」名单，刘少奇、王光美默默流泪，我们的党啊，我们的国家啊，为什么这样大规模摧残自己的忠诚战士、栋梁之材啊？这些名字，本都是人民共和国的光荣和骄傲……还有更多的，红卫兵小报没有登载的名字，那些大学校长、教授、讲师、作家、音乐家、画家、科学家等等，都成了红色暴力下的屈死鬼。

刘少奇夫妇哭泣了好一会，继续翻看红卫兵战报上披露的「爆炸性」消息：

上海爆发一月革命！上海市委被全面夺权！即将成立新生红色政权——「上海公社」，张春桥同志任社长，姚文元、王洪文等同志任副社长；

「二月兵变」主谋之一的贺×，被军事院校红卫兵和国家体委造反派连续抄家，贺×和他的臭婆娘成丧家之犬，东躲西藏；

天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都出现「打倒周××」大字报、大标语；

周××的秘书陈××，火线起义！反戈一击，大曝国务院黑幕；

党内最大的保皇派头子陶×，面临没顶之灾，力图摆脱被动，捞取救命稻草，在接见外地「红卫兵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时说：全国抓叛徒、特务，可以怀疑一切！除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外，其他的人都可以怀疑！陶×还在会上抢呼口号：我没有保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对保皇头子陶铸的问题表态：同志们，小将们，毛主席最近讲了话，陶铸调中央工作，是邓小平推荐的！陶铸不老实！以上三句话，是我们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今天，我代表中央文革，支持你们把陶铸揪出来，打倒陶铸！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山东、浙江、湖南等省市的红卫兵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时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们要像尊敬毛主席那样，尊敬江青同志！我们要像执行毛主席指示那样，执行江青同志的指示！江青同志也在会上高呼：向周总理学习！向周总理致敬！

青海大惨案！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卫队向造反派开枪，西宁血流成河！赵永夫是大屠夫，血债血偿！

内蒙古自治区破获最大的苏修地下组织——新内人党！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作者供出一百六十七名反动头目名单！

……

一月十三日深夜，「毛主席办公室」的一辆轿车停在福禄居院门口。一位青年军人进院内通知：主席派车来接刘少奇同志。

福禄居前院、后院一片惊喜。值班人员人人面带笑容。好在孩子们都睡觉了，不然真会雀跃欢呼呢。

后院里，王光美赶忙招呼刘少奇洗脸、梳头，换上那套会见外国元首才穿的毛料中山装，还有皮鞋。嘴里不免唠唠叨叨：要和主席好好谈，多检讨，少申辩，要取得他的怜悯、宽谅，看在全家老小十几口人的份上……我们斗不起，躲得起……必要时，你可以给他老人家磕几个头……

刘少奇说：你放心，我会当面要求辞掉一些职务，只保留党籍，做个普通劳动者。之后带着全家离开北京，到乡下种地，自食其力。我自动下台，达到他们的目的，尽快结束运动，不要再搞红色恐怖、逼老干部自杀了。

王光美忽然心生疑惧，泪光一闪，警觉地问：少奇，该不是诱捕你吧？上星期就诱捕过我。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我是说那个副组长女人什么都干得出。

刘少奇身子晃了晃，双腿有些发软，嘴里却镇静地说：他不至于出此下策吧？妈的！秘密逮捕？用一九五五年对付潘汉年的法子来对付我这个国家主席？那就准备一下，拿个小包，替我装上牙膏、牙刷、毛巾、内衣裤、笔记本……记住，万一我天亮时分还没有回来，你叫孩子们把消息透出去，五个字：刘少奇被捕！那些红卫兵小报会抢着刊登的。只要消息公开了，他们就不敢暗杀我了。还有，除非被他们整死，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自杀。

工作人员已在院子里催促少奇同志去门口上车。刘少奇又紧抱住妻子，不忘叮嘱一句：替我好好带着孩子。一个也不要失散。

王光美强装笑容，一如往常地挽起刘少奇的胳臂，送至院门口。在毛泽东的那辆苏制吉普车旁，青年军人向刘少奇敬礼，开后座车门，并说：少奇同志，小包就不要拎了，谈过话，马上送你回来的。

刘少奇稍作迟疑，把小包交还王光美，点点头，进了车。车子启动后，本来两三分钟就可以去到菊香书屋北门或是游泳池东门。但车窗廉子遮得严严的，似乎在下坡，进什么地方……刘少奇对中南海的环境十分熟悉，忍不住问：这是要去那里？

坐在司机旁座的青年军人回道：走地下道，去人民大会堂，主席临时搬去那里办公。

刘少奇释疑，闭上眼睛养神。问也多余，只有听天由命。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之间的地下通道，是去年才作为战备工程完成的，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座车才可以通行……噢，还让我走专用通道，大约仍把我算做中央党委吧？怎么能不算？什么时候免除过我的党内外职务？再无法无天，也得开次会，办个手续嘛。

汽车停在人民大会堂地下车库电梯门口。刘少奇由那青年军人引领着，乘电梯上二楼，绕过几道宽绰的长廊，来到浙江厅门口。对了，这是浙江厅，再过去是江苏厅，刘少奇记得很清楚。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在人民大会堂内拥有各自的会议厅，每厅可容两、三百人开会，并附属有男女洗手间、医疗室、首长休息室。人大会议期间还附设有临时小卖部，卖些该省市的特产、烟酒、糖果等。

青年军人轻轻揿了揿门铃，随即推开一条宽缝，绕进屏风去报告：主席，客人到了。刘少奇听到那个熟悉的湘潭口音：好，带进来。

刘少奇进门，绕过屏风，只见高阔的厅室灯光明如白昼，中间被一道深红色绒幕隔成两半，外一半摆着一列一列书架，大约把菊香书屋的线装书都搬来了。进了绒幕，才是毛的办公室兼卧室。室内只亮着大沙发旁的两盏落地台灯，以及隔着大茶几的一张单人沙发前，也亮着盏落地台灯。整个大房间光

线半明半暗，一种幽深莫测的神秘感。

毛泽东半仰半坐在长沙发上，手拿一本什么书，见刘少奇进来，听刘少奇颤着声音说：主席，我来了……也没有挪动身子，只放下书本，朝对面那单人沙发指了指：坐，坐。两个多月没碰面了吧？你好像衰老了点？思想斗争还很激烈？

刘少奇恭敬地点点头，依指示坐下。他心里明白，毛泽东召人谈话，见面随便问几句，并不需要来人回答。你若回答，他会觉得你啰嗦，讨嫌。

毛泽东取支烟含在嘴上，刘少奇欲起身替他点火，他手一晃：我自己来……你是从不吸我的烟，还吸那个大前门？平平的脚没有事吧？是你和光美生的老二？

刘少奇眼睛一红，心想你原来什么都知道啊，或许正是你夫人江青幕后导演的一出闹剧……嘴里却说：谢谢主席关心。我和光美的几个孩子，都是主席和江青同志看着成长，受到关怀爱护的。平平的腿没有事。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他们骗人，抓住我家里平平、亭亭做人质，以交换光美去清华大学接受批斗……主席呀，临来时，光美哭着让我求求主席，大人犯错，孩子无辜，莫再抓孩子做人质。

灯影里，毛泽东吸着烟，脸色凝重。停了停，说：红卫兵，造反派，不好惹啰。小将们智多谋足。王光美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在那里犯下众怒嘛。革命群众要出气，你们住在中南海，见不到面，只好使个计策……我已经和文革小组那边的同志讲了，转告小将们，下不为例，刘少奇家的孩子，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立足于帮助、教育、挽救。

刘少奇有如被兜头泼下一桶冰水，从头到脚都冻住了似地。刘少奇家的孩子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帮助、教育、挽救？这话可是从毛泽东主席嘴里说出来的！刘少奇身子晃了晃，竭力稳住情绪，以讨教的口吻说：主席，这几个月我一直关在家里写反省，许多中央文件也不送给我看了，你的一些新的最高指示，我没有及时听得传达，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毛泽东警惕地望一眼刘少奇：你是指的什么？「最高指示」这个名词是左派人士强加给我的。有「最高指示」，难道还有「次高指示」？我的话叫「最高指示」，林副主席的话叫「次高指示」？周总理的话叫「次次高指示」？形而上学，文理不通嘛！好了，你说吧。

刘少奇记住光美的嘱咐，态度恭敬，虚心认错，不争辩，不解释。于是试探着问：我是想知道主席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指示……

毛泽东弹了弹烟灰：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他们向我报告，说北京市红卫兵组织里，在辩论人的出身问题。一部分人宣扬血统论，强调阶级出身决定人的思想言行，唱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另一部分人反对血统论，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例子，否定人的思想会打上阶级烙印。工农革干子弟（现在叫做红五类）以自己的出身为荣，忽视自身的思想改造。地富资本家走资派出身的子弟（现在称为黑五类狗崽子），以他们的出身为耻，但声称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是无辜的，在政治上受到排挤、打击是不公平的。所以我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名词，对他们立足于教育、改造、挽救，政治上适当地给予出路。他们当然不是我们党的依靠、培养对象，是和工农革干子弟有区别的。刘少奇很想说一句：你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我刘少奇出身破落世家，照你这样论出身，不也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嘴上却说：好好，我回去告诉家里的几个孩子，以后要好好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努力改造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

毛泽东看刘少奇一眼，彷佛颇为欣赏刘少奇承认自己的孩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不是表明，刘少奇也间接地承认了他本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不见得，刘克思不会轻易举白

旗投降的。要迫使他投降，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甚至激烈的斗争。于是说道：少奇啊，你知道我现在很忙。今天挤出时间找你来，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想听听你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有不有新的认识？我现在也很为难呢。党内党外，那么多人要打倒你，逼中央表态。中南海西门外的「揪刘邓阵线」，架起高音喇叭，日日夜夜喊口号，要求中央交出刘、邓……吵得我都没法休息，只好临时搬到人民大会堂来。不说你也明白，我是一直立足于保你和小平过关的。几十年的老同事了，不能轻易分手呢。但另外有一大批左派同志不答应，尤其是红卫兵小将们不答应，坚决要和你斗争到底，我也很为难呢。我只能做到一点，就是吩咐周恩来和汪东兴，不允许把你和邓小平揪到中南海外去，包括王光美、卓琳都不要出去，那样不安全。革命造反派出于革命义愤，难免动手动脚，我怕你们吃亏。顶多，就在你们各自的住处，接受中南海干部、职工的批评和教育。最近陶铸要接受批评教育，也照此办理。望你们端正态度，不要抗拒。

刘少奇温顺地点着头，「嗯嗯」连声地表示洗耳恭听，心里却是反感透了、厌倦透了。几十年来，毛泽东都是装神弄鬼的，一会是神，一会是鬼。一会唱白脸，一会唱红脸，红脸白脸一人唱。这次批甲，下次斗乙，再下次斗丙，利用多数整少数。刘少奇自己就帮着毛泽东整倒过多少人？这次终于轮到自己……毛泽东明明把每一个斗争环节都掌控在手里，却把责任推给什么左派、红卫兵小将！连刘少奇的女儿平平、亭亭被抓作人质的事，你毛泽东都洞若观火嘛！你真要保护某个人、饶恕某个人，还不是一句话？自一九四九年进城以来，历届中央全会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你不准谁出席会议，谁就不敢出席嘛，共产党、解放军早就成了你的工具了。你早就比史达林还史达林了。你要是不放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群恶犬咬人，他们敢咬？明明都是你在操控、指使、教唆嘛。

刘少奇见毛泽东正以审视的目光罩住他，立时省悟到自己的处境，记起了王光美的哀告……此次蒙毛召见，或许是命运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了光美，为了孩子们，他胸口一堵，喉咙一酸，眼睛就火辣火辣的了：主席，我知错，我痛悔，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我痛心疾首，无地自容……记得在延安，我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观念，并写进了党的历史文献。可也是我，在一九四九年进城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一步一步背离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插断：不对，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是王稼祥。王稼祥人还在，你不要和他争这个发明权。

刘少奇接着说：主席没有记错，是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主义」，他一九四一年写了篇文章 。当时主席很谦虚，谨慎，不同意，说已经有了马列主义，又来毛泽东主义，主义何其多，中国党没有什么毛主义，只有外国的马列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我记得主席还专门写了批示。过了不久，大约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到杨家岭中央马列学院作报告，第一次提出：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主席，你开始也不同意「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后来是在全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勉强接受。我今天向主席提到这个，不是要表示自己有什么发明权，而是深刻反省自己，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后来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甚至走到了对立面。

毛泽东说：少奇你这话算讲对一半，你后来是要搞掉毛泽东思想，取而代之。你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抓经济工作，你比我高明、有本领。你有你的全套人马。你甚至一度要把我排除在中央核心之外，当作泥菩萨供起来。

刘少奇急眼了，争辩说：主席，我没有！绝对没有……那不是事实。自四九年进城以来，全党都是在你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只是你的一名助手。

毛泽东笑道：中央两大主席，年年国庆、元旦，我们两个的照片并列在所有的报纸上，谁是谁的助手？

你不但是国家主席，还代理过党中央主席。有大半年时间，中央的两个主席都姓刘，你能否认这个事实吗？

刘少奇欲哭无泪，唯有喊天了，仍竭力辩解：主席，你这样讲，误会就大了，太大了……一九五九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你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事前我反对多次，政治局会议有记录可查。但你辞意坚决，后来大家勉强接受，才把我推出来，也是主席对我的提携，我永不忘记。从一九五九年国庆节起，报纸开始刊出两人的照片，我反对多次，强调党和国家只有一个主席，就是毛主席。我错在没有坚持到底……至于代理党主席，是一九六一年春天，全国爆发大饥荒，各省区饿死不少人，台湾老蒋又要反攻大陆，主席你焦虑得中了风，病休一段，亲自托我代理党主席。我当时态度明确，我可以多做工作，为毛主席分劳，但不要代理。是我一再反对，政治局、书记处才没有向各级党组织发文。大半年后主席身体好转，我立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毛主席回来主持工作，不再代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毛泽东说：你后来一定很后悔，尤其是现在。你失去了大好时机。三年困难时期，是大好时机。把毛泽东弄到某个地方幽囚起来，你就名正言顺了，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你气慨、胆识不够。我要是换了你，一定那样干，永绝后患。

刘少奇委屈、伤心、落泪了：主席，我从来没有那个念头。我起誓，我要是有过那么一丝丝念头，天诛地灭，我一家老小天诛地灭……主席，的确没有过啊！老天爷，主席，我刘少奇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为人品行，却是严格遵从我那个《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做的啊。

毛泽东说：少奇，我可以同意，你或许确是为你的《修养》所误，也叫做做茧自缚。好了，你也不要起誓了，共产党人不相信报应。你没有搞会议逼宫，没有搞兵谏兵变，是事实。因为你调动不了部队。部队在我手里。你的几名亲信大将、上将，不敢贸然举事嘛。少奇呀，你的某些念头其实只有一层纸那样薄，我就替你来捅破：今年春上，你自己没有胆量搞兵变，却盼望有人代你行事，把我打入冷宫，你来坐享其成……你很聪明，很懂得保护自己，只想坐享其成。所以我断定你没有搞阴谋活动，只是阴暗在心里。不然，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召你谈话了，只怕是被关在某个「沙丘宫」里，饿死生蛆了。你不知道「沙丘宫」的历史掌故？

刘少奇想不起什么「沙丘宫」不「沙丘宫」，惟有继续伤心落泪：主席，没有，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坐享其成。没有就是没有，要尊重起码的事实。主席尊重事实，肯定我没有搞过阴谋活动，我很感激，我全家老小都很感激。

毛泽东新换上一支烟，嘶嘶吸着，将泪流满面的刘少奇打量一阵，说：老夫有泪不轻弹，少奇你今年也六十八岁了吧？和恩来、德怀、康生同岁。你们四位都很出色。好了，那些旧帐新帐，我和你一笔勾销。况且和我有旧帐的人，我一直在团结他们，一起工作。周总理、朱老总、陈老总就是典型。你和我没有旧帐，只是几笔新帐。今天谈完了，此后不再提。你同意不同意啊？

刘少奇没想到毛泽东神机莫测，又忽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尽管心存疑惧，仍像个可怜的老小孩似地破涕为笑：谢谢主席的海量！少奇和全家老小没齿不忘！真的，没齿不忘！

毛泽东心里陡地生出一种强烈愿望，他愿看到刘少奇跪在他面前磕头，感恩戴德，感激涕零……为什么不磕头？过去高岗、柯庆施、康生、许世友等等，等等，都曾经向他磕头、讨饶。当然，不是下跪磕头就可以了结一切。

刘少奇也彷佛省悟到什么了，光美也曾经提醒过，为了孩子，可以磕头……但刘少奇站不起身子，实在的，也跪不下去，自己是一九二二年的老共产党员，怎么可以拜皇帝老子那样给毛泽东磕头？那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对列宁主义的反动。

毛泽东没有等到刘少奇的这个动作。其实他最盼政治对手被他打垮之后能有这个动作。很失望的是，过去张国焘没有，王明没有，李立三没有，张闻天、彭德怀都没有，今天刘少奇也没有……毛泽东挥起一只大巴掌，赶苍蝇蚊虫似地赶走了什么念头，换了个话题说：好了，闲篇扯过，下面谈点正事。你可以吸支我的烟。喝茶壶里有，你自己用吧。老同志、老同事了，我是想问问你呢，对近来的运动形势，有些什么看法？

刘少奇确是感到喉咙乾涩、口苦。他颤着手替自己倒了一杯茶，喝了两口。毛主席问自己对运动形势的看法，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真要命，思绪闭塞，脑子里一盆浆糊。

毛泽东又以犀利的目光罩住刘少奇，等着回话。

刘少奇硬着头皮，言不由衷地说：近三个月闭门思过，没有参加过会议，很多文件也没送我……只是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一些红卫兵小报……还有就是收听电台广播，形势大好。

毛泽东插问：你可以看到红卫兵小报？那上边尽是些似是而非、虚张声势的所谓消息。都是谁供给的？

刘少奇真想掌自己的嘴巴！但不得不回答：是源源、平平、亭亭三兄妹外出串连时，带回来几份……其余，再没有人敢向我提供。主席可以下令中央警卫局调查。

毛泽东笑笑：不要紧张，你目前还是党员、公民，没有禁止你了解时事新闻。你不愿意谈点对形势的看法？

刘少奇警觉到，还是少说为佳，再不能讲错什么话，连累几个孩子了：主席，形势很好，人民群众是真正被发动起来了。这次运动，是重新清理干部队伍、重新教育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非常及时、必要，史无前例，是国际共运史上的光辉创举，是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里程碑，是划时代的！

毛泽东再笑笑：少奇，你好像学乖了，竟来和我背诵两报一刊社论，陈伯达、张春桥那班秀才骂的那些空话、屁话。你不想和我谈形势，我也索然。今天已经谈了不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对自己今后的出路，有什么打算或要求？对这个问题，你必须和我讲实话，否则后果自负。

刘少奇浑身打个激凌，明白到了这次召见的关键时刻，头脑登时清晰起来。好在已有准备，遂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纸片来，架上眼镜，语气恳切地念道：

主席，我已想了这么两条，供主席和中央参考。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认真听过，又从刘少奇手中要了纸片，仔细看上一遍，之后吸着烟，沉吟不语。这个刘克思，的确厉害。刚才还避免谈运动形势，现在白纸黑字的写着，一条「使党少受损失」，一条「使国家少受损失」，分明诬蔑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党和国家的大祸乱嘛！你还妄图带了老婆儿女回延安或老家，躲过一劫，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鸿门宴放走刘邦，华容道放走曹操，西安事变放走蒋委员长，文

化大革命放走你刘少奇？你也太低估你的对手毛润芝了！当年太平天国洪秀全有句名言，对付北王韦昌辉的：朕宁可把江山让给清妖，也不给你韦昌辉……洪秀全是个无原则、无出息的农民领袖……

刘少奇见毛泽东好一会没有吭声，不知在思考什么，只得恭敬地问上一句：主席，是不是我的两条有什么不妥？我是觉得，近半年来，自杀的老同志太多了，傅连璋、吴圃芝、刘长胜、趟尔陆、杨至成、阎红彦、南汉宸、邹大鹏、陶勇、许光达……还有李达、老舍、赵树理……毛泽东彷佛缓过神来，尖锐地问：你都做了统计啊？你还可以统计得详细些，肯定不止这些……这些数字是不是很有用处啊？

刘少奇懊悔自己节外生枝，赶忙补救：不是的。我指的是这些人不该自杀，不该背叛党和人民。我和光美向中央保证，任何情况下不自杀、不叛党……

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决意结束谈话：现在是自杀成风、叛党成风，发泄对文化革命的仇恨，他们吓不住谁，我不怜悯……很好，你保证不自杀。你提出的两条也很好，包含了你对运动形势的真实看法。两条都很重大，我一个人也答覆不了你，留待研究吧。你呀，这段时间不管事了，也不要光写检查，还可以读些书……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两本书都有点意思，出了中译本，不错……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有点累，想休息一会。

刘少奇连忙表示感激，起身告辞。他到底也没有向毛泽东下跪、磕头，只感到大绒幕那边一直有卫士的影子在晃动。

毛泽东也缓缓地从躺着的沙发上站起，趿着布鞋，坚持着要送送老同事，直到厅门口。

刘少奇见毛泽东执意送自己到厅门口，心情激动地请毛主席留步，并伸出手去，想和毛主席握别，并说：主席，请给少奇改过自新的机会……

毛泽东却随便地挥了挥手，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仍由那名青年军人领走，回了一次头。

厅门关上了。毛泽东趿着布鞋，嘴里呢喃着，对不起，我要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就不会有我自己的机会了。他忽然想清唱一段京剧，《空城计》、《捉放曹》什么的。

第二十五章 紫光阁国务会议

一个秘书造反，一个秘书自杀……看样子，我这里也是树未倒，猢狲要先散了……
周恩来提早几分钟，来到紫光阁国务会议室。他要静下来想想近一段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他日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钓鱼台江青方面的压力。何止是压力，是明目张胆的咄咄威逼。上个月在工人体育场的一次数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江青竟当着他这个国务院总理的面，突然厉声喝令坐在他身后的两名助手——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许明站到批斗台上去，向红卫兵、造反派低头认罪！当时，他浑身血液都凝固了……他只看到那跟随自己十几年的许明，还有小八路出身的周荣鑫，乞求保护的目光……江青啊，你欺侮人欺侮到家了，你这是公然侮辱我周恩来啊……据说作家老舍自杀前，在北京市文联的批斗会上被打得头破血流，拚着老命喊出了六个字：士可杀，不可辱……有一刻，周恩来也要腾地站起，大喝一声：江青！士可杀，不可辱！可是啊，他忽地眼前一晃，彷佛看到了江青身后那尊伟岸的形影、全党崇拜的毛主席……心里激愤的火苗登时熄灭了下去：这口气，赌不得也，会赌上自己最后的政治生命……他不得不咬紧牙关，铁青着脸，冷冷地对周荣鑫、许明二人说：江青同志

的指示，听到没有？还不快站到台前去，向红卫队小将、造反派群众请罪？
周荣鑫、许明就那样子，站到台上去了，低下头颅，向首都数万名红卫兵造反派请罪了。而敬爱的周总理，则在他们身后振臂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许明啊许明，我知道，你和周荣鑫是代我周恩来受过，你们积极参予了「国务院消防队」，到处去平息红卫兵武斗，保护老干部，而拂了江青娘娘的圣意……事后，你还没有来得及听我解释，当时那样做，正是为了保护你们。满足了主席夫人的权欲发泄，她或许就不会深究了的。我周恩来要是和她当面顶撞的话，就连我自己也保不住……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近年来，主席对夫人江青言听计从，江青提出打倒谁，谁就一定被打倒。陶铸在党内已经排名第四，江青要打倒陶铸，主席就同意了。
许明，秀外慧中，多么优秀的一位女同志，服用整瓶安眠药自杀，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作为国务院分管文教战线的副秘书长，长期以来和插手文艺工作的江青软磨硬顶，结怨已深。从五十年代初江青提出批《清宫秘史》，批《武训传》，到前几年排演现代京剧，许明坚持原则，尊重历史，尊重艺术，不大认同江青的为人作派。特别是一九**年十二月，江青跑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审看赵丹主演的新片《烈火中永生》（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把该片批得一无是处，并指示「不准修改，原样放映，边放映边接受批判」，使得北影厂、文化部都很被动。因为事前影片已送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等领导人看过，得到高度肯定。中-宣部又请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看了，也受到赞扬。北影厂不服江青的颐指气使，通过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反映情况，请周总理看片子。周恩来看后大加表扬，认为是一部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作品。果然，一九六五年初，《烈火中永生》在全国放映，创下票房新纪录，获得空前的成功……事后，江青了解到「周总理看片内情」，更是深恨上许明。也是夫人报仇，为期不远。文化大革命一来，江青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遂直接向毛泽东告了许明的状，指「许明是彭真安插在周恩来身边的人，形同间谍」。于是「最高指示」下来了：许明是什么人？即行查办。
许明啊，许明，我周恩来是你的老上级，没有体察到你的险恶处境，没有来得及安慰你、保护你，你就万念俱灰了，厌世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你的家庭已经破碎！你的丈夫——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同志，被打成黑帮、特务（周恩来一手栽培的中央调查部部长竟是「暗藏在党中央的特务头子」）！你心爱的小儿子因反对中央文革被公安局关押，连你的老母亲也被逮捕……你是身陷罗网，跳不出江青的掌心了。可你连对我这个总理、你的老上级，也失去了信心，没有给我时间，来替你和孔原周旋……从来党内斗争，无情打击，要求革命者具备坚强的生命韧性。近年来这么多的高级干部自杀，就是缺乏这种忍辱负重的生命韧性……于是你吞下整瓶安眠药，两小时后被卫士发现，没等到送医院抢救，身子已经冰凉。
周恩来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眼睛里闪烁着泪光。一名女服务员欲近前添茶、问侯，他挥挥手，没让走近。……另外，那个叛孽，男秘书陈家康，四川人，也是他一手提拔的。前些日子江青、戚本禹暗中策动中央首长们的秘书造反，揭发首长们的所谓「黑幕」，陈家康这家伙就看准了风向似的，和清华蒯大富、北大聂元梓他们搞到一起去了，向中央文革揭发出「总理办公室的十大问题」！平日一名温文尔雅、人模狗样的司局级秘书，摇身一变成为一头扑向主人的恶犬。周恩来对自己身边出了这种恶犬，痛心疾首又深恶痛绝。对不起，趁这条恶犬还没有来得及攀附上新主子江青，即以他参加了对贺龙、朱总司令两家的抄家活动，下令中央警卫局予以逮捕，押送回他四川老家坐班房去了。
来人了。多位副总理、元帅们，二十几名工交财贸战线的部长们，陆续进入会议室。他们之中，有的竟是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进来的，进门就把帽子、牌子摔在门厅过道上。
会议室由茶几、沙发围成一圈长方形，周恩来座位面西，环绕而坐的是三总四帅，即三位边接受批判、边坚持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铁道部长吕正操、石油部长余秋里、冶金部长唐克、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等等。
周恩来一脸焦虑、疲惫地望一眼堆放在门口的高帽子、黑牌子，说：开会。今天能把各位找来，很不容易啊。你们有的是直接从批斗会上来，是我要求傅崇碧同志派卫戍区部队去接的……你们把高帽子、黑牌子都带来出席国务会议，很说明问题。有的同志则已经不能来了。说着，周恩来看一眼几张空沙发。往常，那些沙发上坐着陶铸、贺龙、薄一波、乌兰夫、张霖之等人。
中央常委、副总理李富春插话：有几位部长，是总理向中央文革那边打了包票，才要回来的。

周恩来面带戚容：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对不起大家……煤炭部长张霖之同志老红军出身，伤重不治；中央党校校长林枫自杀；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自杀；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杀，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也都死了……我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啊？
他没有提到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自杀的事。
座中，副总理、元帅们、各部部长们已是一片抽泣之声。彷佛体谅总理的苦衷，大家都不敢哭出声。周恩来自己先坚毅起来，望着门口的那堆高帽子和黑牌子，彷佛还在盼着某位老战友、老下属能匆匆赶来……随即，他稍稍抬高一点声音：好了，能来的，都来了，不能来的，也就不等了。大家都替我把眼泪收起，把头昂起。工作还要靠我们这些人去做。我去年就讲了，为了党和国家，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不怕下地狱。不瞒各位说，我别的都不怕，最怕铁路、煤炭、石油、钢铁这几大部门出现大罢工，那一来我们国家就瘫痪……吕正操同志，你先谈谈铁道部门的情况。
吕正操原为东北军张学良部下，一九三六年参加西安事变，翌年加入中共，成为八路军将领，一九五五年获授上将军衔，并任铁道部长兼铁道兵司令员。他说：我已经挨了十几场批斗，部里的造反派红卫兵逼我交权，我告诉他们，铁路交通是国家的经济大动脉，只有毛主席、周总理下命令，我才可以离开工作岗位。因此挨了他们的牛皮靴和铜头皮带。还好，没有重伤倒下。如今是造反高于一切，大于一切，要革命不要生产。铁道部属下有十四个铁路局、三十二条线路已经半身不遂，动弹不得。因为多数火车司机、调度员、扳道工、机修工，都参加大串联、大造反去了。渝昆铁路、湘桂铁路停驶，连抗美援越的战略物资都卡在半道上，运不出去。
周恩来埋头记下要点。接着说：下面，冶金部。唐克同志，你尽量简短点。
唐克说：好，我只汇报几句。现在冶金系统停工停产现象严重。全国钢铁日产量已降至五十年代初的水平，而且还在继续下降。鞍山、本溪、抚顺三大基地工人造反派为抗议走资派的所谓政治迫害，实行大罢工。这三大基地的炼钢炉在日本人投降、国民党撤退时都没有熄火，都完整无损的保护下来了；今天却熄了火，一炉炉钢水冷却，凝固在炉子里，报了废。一座炼钢炉重建，需要花费好几千万元，加上好几年的时间。
周恩来做着笔录，手指在颤抖。他回过头去对秘书说：通知空军吴法宪司令员，替我准备一架飞机，我晚上去鞍钢，说服工人造反派恢复生产，也可能把几派头头接到北京来谈判……下面谁讲？煤炭部没有来人？谭老板，你的农林口，日子也不好过啊？
谭震林见问到自己，立时气愤地茶几一拍：造反派王八蛋硬诬我谭震林是大叛徒，黑牌子我扔在那里了，就是带来给大家开眼界的！我谭某人药店学徒出身，二六年入党，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跟毛主席上井岗山，一路带兵打仗，什么时候被捕过？怎么会是大叛徒？好，不讲这个了……昨天晚上，我在电话里和陈伯达干了一通，质问他，你们不准山东沿海几百条渔船出海捕鱼，到处鼓动停产闹革命，难道要叫全国人民喝西北风？你猜陈伯达和我讲什么？竟讲他这个中央文革组长是刘禅称帝，徒负虚名。我问他陈老夫子，你刘禅称帝，干的坏事还少吗？要在战争时代，老子先解决你！
周恩来苦笑笑，摇摇头：也只有谭老板这尊大炮，如今还敢放两炮了。有的事也不能全怪陈伯达。他近段身体不适，由江青同志代理文革组长职务。
一直闷坐着的陈毅，这时瓮声瓮气地说：我讲句话放在这里，这一「代」就「代」定了。就是不「代」，中央文革也是江青一家子嘛，她女儿李纳是文革办公室主任。
周恩来担心口无遮拦的陈老总扯上毛主席，而问：听讲你个元帅外长，戴了高帽子去接见来访的尼泊尔王子？
陈毅大声说：红卫兵、造反派不准我脱下高帽子嘛！三反分子这顶高帽子，不准脱就高高戴着！不瞒总理讲，反正是划烂船，国家不惜丢脸，陈毅怕丢啥子脸？我还准备戴了高帽子陪外宾去见毛主席！
周恩来瞪了陈毅一眼：陈老总，不可以。你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国格人格是一体。下面，余秋里同志，你谈谈石油部的情况？
余秋里是人民解放军着名的独臂将军，一九五九年后转业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一九六〇年率十万大军会战大庆油田，威震东北大草原。余秋里晃着空荡荡的左臂衣袖，涨红了脸膛说：石油是工业血液，个人挂牌子、戴帽子、挨批斗，都不算什么，共产党员活着干，死了算；最叫人气愤的是他们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得到了中央某些人的支持！具体讲，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总理，你知道吗？现在我国石油日产量，已经降至不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大庆油田，冰天雪地里，几万工人忍饥受冻、

流血流汗打出的一口口油井，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强令停钻封顶！北京的一些自称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跑到大庆，煽动工人组织造反队，揪斗油田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诬蔑大庆红旗是假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旗帜。他们还把大庆著名劳动英雄王铁人——王进喜同志抓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交代什么刘、邓、陶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周恩来停下笔，问：王进喜的「铁人」称号，是毛主席同意授予的！他是全国工人阶级的典范，现在怎样了？
余秋星回答：被打伤了，仍然遭到关押。
周恩来手里的笔一扔，站起来大声说：到处私设公堂、牢房！余秋星同志！你马上派人到大庆去，把王进喜接到北京来，住进中南海！不行的话，你去找沛阳军区陈锡联司令员，传我的话，说我周恩来要请王进喜同志进北京治伤，军区保卫部协助完成任务。
余秋星起立：好！我去执行总理的命令。
周恩来绕着坐位走了几步，目送着余秋星离去，控制住激动的情绪，说：谷牧啊，你也有个任务，协助富春、先念，替国务院起草一个紧急通知，要求一切厂矿企业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要搞串联，不要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组织，不要以任何藉口停工停产……具体规定它十几条。生产绝不能停摆，搞垮了国民经济，八亿人口靠什么过日子？一个铁路，一个钢铁，一个石油、煤炭，这些是骨架和血液……同志们，一定要坚持住，受再大的委屈也要坚守岗位，决不能让国家经济垮在我们手上……
一直默默地，也是气鼓鼓地坐在一旁的李先念副总理，这时站起来说：富春同志，我们就领着谷牧他们，再当一回救火队吧，起草紧急通知去。
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却坐着不动，抱怨说：去年十一月，不就赶草过一份《关于厂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吗？送给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不同意，指我们以生产压革命。后来由总理送给主席，主席给予否定……我们现在又起草紧急通知，通得过吗？我主要指的是最后那一关……
平日很少发脾气的周恩来，这时火了：谷牧同志！我们总要作最后的努力吧？难道要我周恩来哭着求你，才肯再去起草文件吗？
谷牧慌了，哽噎着喉咙起立：总理……是我不好。我错了，我这就和富春同志、先念同志去……
周恩来面色严峻：好！越快越好。部长们也散了吧。记住，坚守岗位，谁都不许躺下。余秋星同志刚才讲得好，共产党员活着干，死了算！大家都要有生命韧劲，好不好？几位老帅留下，我还要和你们谈事情。
看着副总理、部长们离开会场，听见谭震林在门厅里喊：各人的黑牌子、高帽子，各人拿走，留给总理算怎么回事？周恩来回到座位上，忽然脸色发白，闭上眼睛，张着口出粗气……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见慌了：总理！总理！你怎么了？服务员！快叫医生！快叫医生！
周恩来睁开眼睛，眼角沁出一粒细细的水珠子：老总们……你们咋呼什么？我没事……只是有点子累，胸口有点子闷，缓口气，歇一歇……你们坐下来，坐下来，和我谈谈军队的情况……
保健医生、护士飞快地跑来了。周恩来挥挥手：没事，你们下去吧。我这里还要谈工作。
保健医生坚持替周总理把了把脉，说：还好。但这是心脏病的先兆。总理：您就是块铁，也会累化掉……六十九岁的人了……

周恩来说：你们紧张什么？我说没事就没事，下去吧。徐向前同志，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先谈几句？还有叶帅、陈帅、聂帅。
徐向前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分电文，望了望总理，犹豫一下，说：好，我汇报。军委文革小组，被三军总部造反派冲击得没法工作了。我手头有几分今早上收到的急电……沛阳军区陈锡联司令员来电，昨晚九时有数千名造反派学生冲进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揪斗军区领导。唐子安副司令员在揪斗中被打成重伤，有生命危险。目前，冲击仍在继续。我警卫部队不可能长时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请军委给予明确指示；南京军区张才千副司令员来电：昨晚十一时，大约万名军事院校造反派和地方红卫兵，包围搜查了八名军区领导的住宅楼，一名副政委和两名部长被抓走，下落不明。请军委指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来电：福州几千名造反派、红卫兵冲击军区机关，抢夺警卫部队武器，叶飞政委被抓走。请军委下令，允许警卫部队自卫反击……
周恩来仰靠在沙发上，苍白的额头上冒出层细细的汗珠子。徐向前见状，立即停住。周恩来问：怎么

不念了？还有其他几大军区呢？
徐向前忽然心里冒火，手头电文朝茶几上一摔：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捕，海军政委苏振华被押，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天天被批斗，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被造反派抓走，至今下落不明，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被造反派打伤，住进医院……
周恩来坐直了身子，双目炯炯地望住叶剑英：叶帅，你是军委秘书长，有什么新情况？
叶剑英一边擦拭着眼镜片，一边说：报告总理，昨天晚上，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司和海司，也都受到军事院校红卫兵组织的冲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副主任刘志坚，都被小将们抓走，到今天中午，还没有放回……总理，恕我直言，我看这是一次全国性行动，上下冲击军事机关，中央有大人物在背后唆使、策动。
陈毅愤怒地拍打着沙发扶手：他们诬蔑朱总司令是黑司令，贺老总是大土匪、大军阀！总司令、贺老总都被抄了家。贺龙一家妻离子散！这是对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最大侮辱！
徐向前身子前倾，望着老上级周总理：带了几十年的兵，弄到这种局面。到处抄党政军领导人的家。连总司令的家都被抄了两次，何况我们？如果没人在背后指使，军事院校的娃娃们吃了豹子胆？
一直未发表意见的聂荣臻，这时插言：总理，建议报告主席，军委应立即拿出条令来。现在不是一般的混乱，已经乱向军队，天下大乱。今早上我接到告急电报：新疆核武试验基地，甘肃酒泉导弹试射场，都受到外地涌去的红卫兵小将们的冲击！
陈毅满脸通红，冲口而出：我看北京有一个乱军总指挥部，就在钓鱼台，中央文革！
周恩来瞪陈毅一眼，告诫说：老总！把住你的嘴。和钓鱼台那边关系搞砸了，事情更难办了……我们是要立即拿出办法来，加强消防……不是一个一个军区的去消防，需要整体意义上的消防。
这时，一名青年军人手拿一份电报稿，快步进入会场，交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剑英看上一眼，即以他的客家口音念将出来：南京许世友报告，一些自称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围了军区司令部大楼，要抓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我们久候军委指示无着，已命令警卫部队采取行动，驱离闹事者，抓了十几个打人凶手。谁敢冲击司令部作战室、机密室，警卫部队格杀勿论！
陈毅听罢，大声叫好：许和尚是条汉子！干得好！
叶剑英放下电文，两手一摊：下面的司令员、政委要采取自卫行动，我这个军委秘书长有什么办法？
徐向前是许世友的老上级，眼睛放亮：我这位军委文革组长徒有虚名，也无能为力。
聂荣臻双手握拳：行！干，他娘的，狠狠地干！
周恩来痛苦地闭了闭眼睛，随后有些艰难地站起身子，口气凌厉地对四位元帅说：老总们，不要逞一时之快呀，火上浇油，后果不堪设想……叶帅，你是秘书长，立即通知许世友，就说是我的命令，把被抓的人放掉，任何情况下，军区警卫部队不得向学生开枪，这是中央的死命令！并告诉他，中央正在采取措施，要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会尽快控制住局面……你们都站起来做什么？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还一个个斗士似的。坐下坐下我也坐下。下面再商量一下……叶帅、徐帅刚才你们汇报的情况何林彪同志报告过吗？
叶剑英说：又病了，不接电话。我去过两次毛家湾只见到一次讲了几句话。说他也急，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这些人还是他的老部属嘛。又说不要怕乱是乱了敌人，主席思想就是要通过大乱达到大治。
徐向前说：我天天都往毛家湾挂电话，都是叶群接。我提出向林副主席报告紧急情况，那婆娘也去请示了，却回我话，向总理报告吧，总理会处理的。
周恩来想了一想，说：好！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些紧急情况。我初步想到以下三条：一、由叶帅、徐帅负责，立即起草出一个稳定军队、禁止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委命令来，不要长，十条、八条即可；二、由中央军委下通知，派专机，把八大军区正在受到冲击、揪斗的司令员、政委，省军区司令员、政委，接到北京来，住京西宾馆，休息，养伤，学习，也是一种保护嘛；三、考虑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争取把全军正军级以上干部都找来。可通知京西宾馆做准备。注意，这三条，都必须等我面见毛主席，得到批准之后，才去具体执行。叶、徐你们抓紧时间，今天晚上我和你们一起去见主席。

夜，中南海。
陈毅在家里坐不住，步行几分钟，进到李富春的家院里。正巧，谭震林、李先念两位也在。李富春和毛泽东是长沙世交，消息最可靠。不用说，大家都是向李富春同志摸动向来了。

个头瘦小的李富春满面笑容，一口长沙乡音几十年不改：陈帅！你可是稀客。来来来，震林、先念也是刚到，一起喝茶，扯谈。
陈毅坐下，开口就问：富春，贺龙被软禁，第四号人物也说声倒就倒了，究竟出了啥子鬼怪了？
李富春登时脸色一沉：陈老总，你问我，我问哪个？
李先念叹口气：你是中央常委，这样大的事，都不知情？
李富春说：中央常委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开过会了。原先主席委托林彪主持。林彪召集了几次会议，不干了，主席又委托总理主持。总理也有他的难处，主席、副主席不发话，他怎么召集常委会议？所以我只能告诉各位，不知道。
谭震林仍是半信半疑：中央常委没有讨论？
陈毅气愤地说：这叫什么章 程？中央没有决议，大多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被蒙在鼓里，就把党的第四把手、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抓了，把军委副主席、元帅软禁了，真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了。
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都一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是毛主席的名言……李先念手一挥：娘的，前天打倒刘邓，昨天抓走陶铸，今天软禁贺龙，明天、后天，轮到谁？
谭震林拳头捶着沙发扶手：没人出面我出面！我去问主席，我们党还有不有党纪？江青喊了几句口号，就把陶铸抓了？
李富春闭了闭眼睛，说：谭老板，不消你去放炮，总理已经去问过了。
陈毅、李先念更为诧异：连总理都不知道；主席怎么讲？
李富春极不情愿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纸片来，交给陈毅：老总，你给念念吧。是从总理那里抄来的，有江青和主席的讲话。不许扩散。
陈毅朗声念道：江青在北大红卫兵大会上说，毛主席讲了，陶铸这个人很坏，他来中央没有干过什么好事。他是刘少奇、邓小平埋在中央的一颗定时炸弹！必须坚决把他挖出来，批倒批臭！
谭震林说：这个演员一向假传圣旨。打着主席的旗子，也不知那句是主席的，那句是她自己的。口气都不大像嘛。只能骗红卫兵娃娃们。
李富春说：谭老板莫急，听陈老总念完嘛。
陈毅念下去：毛主席说，陶铸问题很严重。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忠实执行了刘少奇路线。我八次接见红卫兵小将，次次报纸上有刘少奇的照片，电视里有刘少奇的镜头，这些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部那部。教育部我管不了，国务院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看来，我们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还不如红卫兵小将。
陈毅念罢，手中纸片朝茶几上一扔，眼睛一闭，浑身疲软地仰在沙发上。
谭震林愤愤地说：我们这些老家伙过时了，没用了，那就叫蒯大富、聂元梓他们来当副总理，当元帅，来领导军队和国家吧！
李先念咬紧牙关说：娘的！打了大半辈子江山，干了几十年革命，倒是不如几个小王八蛋了！我就是不信这个邪，出水才见两腿泥！走着瞧。
陈毅睁圆眼睛，说：乾纲独断，如今整个是乾纲独断……忽然，陈毅警觉地坐直了身子，盯住李富春问：富春，你府上没有被装上「暗器」吧？
李富春不知所指：暗器？我从来不读劳什子武侠小说。
谭震林说：就是窃听器。贺胡子家就被安装了。听讲**年部队取消军衔、军装只配红领章 ，士兵两个袋袋，干部四个袋袋。贺胡子在家里抱怨了一句：操鸡巴蛋，一身黄鼠狼皮。第二天就传到主席那里去了……富春呀，我最是担心，家里有活的窃听器！
李先念说：我们身边的秘书、卫士、保母、勤务员，谁都不知道谁。
陈毅说：朝朝代代一个鸟样！
李富春说：放心，在我这里讲话没问题……情况都是我自己掌握，主席对我放心，手下的人有事也不瞒我。
门口一声「报告」，李富春的机要秘书手持一份紧急电文进来。李富春看过电文一眼，念道：

上海百万工人阶级夺权成功，打倒旧市委、市政府，成立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上海公社！张春桥同志任公社第一主任，姚文元同志任公社第二主任……这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继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之后的又一光辉篇章 ……。

谭震林愤怒地站起：狗屁，狗屁！把上海市改为上海公社，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也统统改做公社？乾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改成公社，改成中华公社好了！
李先念颤着声音说：你以为他们不会？讲不定那天早上，电台一广播，我们的国号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了。
陈毅倒是比较冷静：名字改过去，还可以改过来。可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都是红小鬼出身，党中央委员，说声打倒就倒了？张春桥、姚文元什么东西？两个摇尾巴的秀才，爬上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一、二把手高位？
谭震林已经拿起了电话：接上海市委！什么？上海线路不通？全国各地都在往上海发贺电？
陈毅说：要军委总机，转上海警备区司令部。也不通？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连个电话都打不到上海去？

第二十六章 开杀戒和百丑图

毛泽东再次否定了周恩来委托谷牧等人起草的《关于工业交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的暂行规定》，却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把全国八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军区正在受到冲击的司令员和政委们集中到北京来学习、休息，并举行一次全军正军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
京西宾馆，老战友们见面，有的声泪俱下，有的摇头叹息，有的高声叫骂，有的沉默不语。门厅大堂里，悬挂着一幅崭新的巨型油画：一九二八年春，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会师井岗山！
仅在两个月前，同样的地方，悬挂的是另一幅油画：一九二八年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会师井岗山。朱德身后有陈毅等人，还有一匹枣红马。
司令员、政委们站在新的会师图下，指指点点，比比划划：连井岗山会师也改了人物了？这是历史呀！邪乎……朱总司令、陈老总不去会师，派了手下一个连长去？邪什么邪？那个连长后来升官了嘛！还有更奇怪的事哪，我们军区收到一份军史教材，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也给更换了，不再是周恩来和贺龙，而是周恩来和林总！可那时贺总是军长，林总只是北伐军一名排长……
军委扩大会议前夕，年高八旬的朱德总司令在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和杨成武、傅崇碧几位将军的陪同下，来到京西宾馆，看望八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进到大厅，朱德一眼就看到了新的井岗山会师图。他以手杖戳戳会师图边框，笑问陈毅：怎么，有人代替了我，连我的那匹马都不见了。
陈毅大声说：报告总司令！你的那匹枣红马，由我老陈牵到井岗山博物馆地下室去了！
朱德又问：还有我挑军粮的那根扁担呢？也给人了？
等候在大厅里的将军们跟着哈哈大笑，随即纷纷挤前，争先向总司令和四位老帅敬礼、致候。
在二楼小会议室，朱总司令和四位元帅接见八大军区负责人。朱德年事已高，又受到中南海造反派的冲击，原本无意来面见这些昔日的下属的。这次却是受周恩来总理的重托，来平息本次军委扩大会的一股暗潮：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们私下串联，等毛主席接见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那天，率领全军干部集体向毛主席下跪请愿，要求他老人家停止批斗「带枪的刘邓路线」，停止军内外造反派、红卫兵小将揪斗军队老干部，毛主席不当场表态，大家就长跪不起……幸而周恩来及时获知信息，吓出一身冷汗：近千名军以上高级将领向毛主席集体下跪，长跪不起，是个什么局面？要是被指为一次变相兵谏，到时候怎么收场？惹起毛主席雷霆之怒，岂不是要招来全军大改组、大换班？那一来，全部换上林彪四野人马，军事指挥系统失衡，事情就更不好办了，弄不好真会酿成全面内战……周恩来为使自己保有回旋余地，只得请朱总司令出面，力争把这股可怕的暗潮在尚未汹涌横流之前平息掉。

叶剑英元帅对八大军区负责人一一点名。广州军区和北京军区只到了一名副政委。朱德慈眉善目，望着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武汉军区的陈再道、福州军区的韩先楚、济南军区的杨得志、渖阳军区的陈锡联、兰州军区的冼恒汉、昆明军区的谭甫仁、成都军区的黄新廷等，语气祥和地说：我晓得，近两个月你们在下面受委屈了。革命者，在革命事业的进程中，常要受些委屈、甚至冤屈的。当年长征路上，张国焘还不是把我和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一批人，当成人质，扣留了好几个月？有啥子了不起？
许世友光着脑袋、黑虎着脸膛，冒出一句：总司令，你有好涵养。我曾是张国焘的部下。那次是张国焘另立中央。这次算什么？天下不乱自己乱！南京的造反派趁我外出开会，抄了我的家。军区八个领导人全部被抄家。还要求我的卫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老子不干！命令卫队子弹上膛，那个狗日的再来，老子叫他见阎王！
许世友抗战时期的老搭档陈再道，望一眼老首长徐向前说：武汉街头有人贴大标语、大字报，称我们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人，都是张国焘的残渣余孽！
坐在朱德身边的徐向前，狠狠地盯陈再道一眼：你放肆！谁敢贴这样的大字报？
陈再道争辩说：徐帅你不信？我叫秘书把大字报抄下来了，回头送你审阅……一九三七年发生在延安抗大的事，十几二十几的红卫兵娃娃怎么晓得？肯定是中央有反革命。
韩先楚也按捺不住心头怒气，拍着茶几说：现在是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淮海战役时，我和叶飞都是兵团级指挥员。来北京之前，天天被军区文工团、军区院校的小王八蛋们批斗！中央下令保护当年淮海战场上被俘的杜聿明、黄维那些战犯，为什么不肯保护我们这些替人民打天下的将军？硬要逼得我们一个个都吊的吊颈、跳的跳井？
陈毅见陈锡联、杨得志、冼凉汉等人也涨红了脸膛欲发牢骚，于是插话制止：好了好了，如今在座各位都憋了一肚子怨气。总司令住在中南海，他老人家的住处，也被造反派抄了两次，你们知道不知道？还有人贴大字报，诬他老人家是黑司令、大军阀，知道不知道？
朱德朝大家摆摆手，仪态稳重：要顾全大局，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许司令你那个卫队不能子弹上膛，太危险。今天，我是受周总理的委托，倚老卖老，来和你们讲几句话。周总理很着急，听讲你们准备在本次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集体向毛主席请愿……你们考虑到后果没有？或许你们的鲁莽行动，正好遂了另外一些人的心愿！人家巴不得有此一举，把你们一次性解决，削掉兵权……所以，如果你们还把我这个八十二岁的老头子当作总司令，就听我一句话吧，带头打消念头，并说服你们下边的各军军长、各省军区司令员，还有政委们，为了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保留住你们这批久经战争考验的将帅骨干。眼光放远些，不要计较一时一事、一城一地的得失嘛！我们党和国家的事情，还是要靠你们嘛！毛主席统帅全军，还是要靠你们嘛！我是老了，今后要靠你们了……
朱德总司令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说得大家都红了眼睛。
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交换一个眼神，趁热打铁地说：下面，大家表个态，同意总司令训示的，举手！
叶、陈、徐、聂四帅带头举手，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韩先楚、杨得志等人也都跟着举了手。
第二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开幕式，毛泽东、林彪没有出席。当周恩来领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杨成武、傅崇碧等人步入会场时，将军们全体起立、敬礼，齐喊「首长好！」之后是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可是紧随其后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谢富治、叶群、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进场时，却无人起立，无人敬礼、鼓掌。整个会场登时一派死寂。江青们就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里，四周严寒相逼，充满敌意。江青咬着牙关和跟在她后面的亲信戚本禹说：看到没有？老娘今天是走错地方了。等着罢！老娘杀鸡给猴子看。

开幕式后，军委扩大会议分组讨论军队支左的形势与任务。
钓鱼台十六号楼会议室，为军委直属机关讨论组会址。林彪没有出席开幕式，却亲自到军委直属组来坐镇。出席会议的有三军总部及各军种、兵种的负责人，加上中央文革一摊子近百人。
林彪首先讲话，批评某些军区，某些野战部队，不是旗帜鲜明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军队要坚定不移地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而是支持了保守派，庇护了走资派，形成了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林彪说，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厉害、更可怕，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整个运动不能在这里卡壳。我们要刮起九级台风，十级台风，十二级台风，把带枪的刘邓路线刮倒！不管什么人，不管

他过去的资历多老、功劳多大、地位多高，只要他镇压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我们就要把他绳之以法，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枪毙的枪毙！
当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应中央文革组长江青的要求，领着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进到会议室，并在最后一排找到空位置坐下时，身穿军装的江青正在义愤填膺地讲话：……我代表红卫兵小将控诉！代表革命造反派控诉！好几个省区，都出了屠杀革命左派的刽子手。在四川，在内蒙，在青海，他们命令部队朝红卫兵小将开枪，小将们血流成河……同志们，血债要用血来偿！今天我们的毛主席、林副主席还健在，他们就敢命令部队开枪，这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对这些混进军队里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坚决镇压，先斩他几个罪大恶极的，以谢天下！
江青的话刚落音，康生忽然厉声喝道：青海赵永夫来了没有？
坐在最后一排的赵永夫提着高大的身躯起立，中气十足地说：赵永夫到！
江青喝令：赵永夫，你站到前面来！
头发花白的赵永夫将军依言站到会议室前台，挺直了腰板。他感到林彪、江青、康生、叶群等人目光如锥，彷佛他是十恶不赦的罪犯。
康生抖了抖手中的一份什么材料，说：赵永夫！你吃了豹子胆，竟敢命令警卫部队向造反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二百多人，你恶无可赦，有什么要交代的？
赵永夫身子晃了晃，即又镇静住，说：报告林副主席、各位中央首长，情况是这样的，西宁市几百名劳改释放犯，趁文化大革命之机纠集到一起，组成造反兵团，冲击我军区军火库，抢夺我警卫战士枪枝，先向部队开火，万不得已，我才下令警卫部队自卫还击……出事的当天，我就把事发经过、双方伤亡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帅、军委文革组长徐帅……我承认有两百多人伤亡。但他们冲击军区机关、揪斗我这个司令员、包括抄我的家，我都忍了。最后他们有恃无恐，和北京去的红卫兵小将们几百人一起冲击军火仓库抢夺武器，又先朝警卫战士开枪，我才忍无可忍……
江青突然手举一件红卫兵小将的血衣，站起来破口骂道：赵永夫！你杀人不眨眼，刽子手！你当着林副统帅的面还敢撒谎！这是什么？同志们呀，这是首都三司红卫兵赴青海的一位十七岁革命小将的血衣呀！青海一共送来了两百多件血衣呀……
江青的这一手果然极富煽动性，登时全场哗然，对赵永夫同仇敌忾，爆发出一派「打倒赵永夫」、「法办赵屠夫」的口号声。
赵永夫却是临阵不乱，竭力解释：林副主席，康生同志，各位首长，大家息怒。我的工作是有过失，但我不是随意下令部队自卫，是为了大量武器装备不被歹徒抢走……误伤了几名革命小将，我请求军委处分……
康生铁青着脸，不再理睬赵永夫，而转向公安部长谢富治，耳语几句什么。谢富治神情一愣，彷佛毫无思想准备似的，转向江青讨主意，江青吐出三字：你执行！
但见康生又转向林彪，低声请示了几句什么。林彪点了点头。康生再又转向谢富治耳语几句。谢富治不再迟疑，站起身来，向伺立在会场内侧的卫士一招手，即一字一句地大声宣布：经中央文革报请林副主席批准，对杀害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群众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实行逮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说时迟，那时快，三名卫士同时冲上，两卫士动作纯熟地扭住了赵永夫的双手胳膊，一卫士擦擦几下撕扯下赵永夫的帽徽、领章 ，之后将其拖出会场。
赵永夫一路大喊：冤枉呀！冤枉呀！我十三岁参加红军呀……我要见总理，我要见主席呀……我要见总理呀……
坐在最后一排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觉得事情太不正常了，原先江青吩嘱自己领赵永夫来听意见，现在变成枪毙？他立即奔出会场，飞快地奔跑到钓鱼台东大门值班室，抓起电话就要中南海西花厅。因为不是红机子（中央保密专机），叫了好一会才叫通，总理不在办公室？去那里了？不知道？傅崇碧急出一头汗珠子，眼看着赵永夫被押上一辆囚车，出了大门……傅崇碧一咬牙：不！一名省军区司令员，红小鬼出身的老将军，就这么被枪毙了不成？他总算叫通了徐向前元帅家里。徐帅一听，大骂一声：妈拉个巴子，他们要开杀戒？林副主席批准的？我立即报告总理，总理去找主席！
徐向前元帅以中央专线找到了周总理。周总理一听：不能开这个头！这还了得，我立即报告主席，命令警卫局去把囚车拦下来再说。

毛泽东运筹帷幄，深知此时枪决一名省军区司令员，随时可能激起军队将领哗变，而同意周恩来「刀下留人」的要求，命警卫局火速派人前去阻止。
中央警卫局的两辆红旗牌轿车，开足马力沿西长安大街风驰电掣，追过复兴门大街、木樨地大街，直到西郊公主坟，才把囚车拦下，救下赵永夫一命。

毛泽东出席了最后一天的军委扩大会全体会议，坐在主席台对着麦克风谈笑风生，四两拨千斤：

……你们呀，看来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既无思想准备，也无组织准备，在下面受了一点冲击，无非上了几次台、弯了几次腰，就以为大厦将倾、山河变色，是不是？南京的许司令啊，周总理告诉我，你的一柜子好酒被造反派抄走了？那叫共产嘛，你是大区司令员，人家共你一点产，听讲好伤心，是不是？我已经委托周总理，赔你两柜子好酒，包括你最喜好的茅台，加上山西汾酒、四川五粮液、泸州老窖，全国八大名酒，都给补齐，算赔偿损失，酒钱从我的稿费里出，行不行啊？李白有首诗，怎么讲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茫……我看呀，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元帅、将军们，是不是都有点「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茫」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造反造到自己头上，不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怎么搞了。武汉陈司令、福州韩司令、沛阳陈司令、济南杨司令、兰州冼司令、成都黄司令，等等，等等，你们是不是这样？不要紧。我历来讲，天不会塌，地不会陷，地球照样公转和自转。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抵触，都不要紧。相信随着运动的深入，不理解的会逐步理解，跟不上的会逐步跟上。你们有怨气、有牢骚，不妨借酒浇愁。我有时就喝几口闷酒，一醉解千愁，睡一大觉，愁就跑掉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你们都是老红军、老将军，火气旺一点，很正常嘛。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我就喜欢李白的狂放。我们党内、军内酒将不少，缺的是李白的那种潇洒奔放。周总理是党内酒量第一人，也是有潇洒而无奔放。红卫兵、造反派冲了一下军区大楼，有什么了不得？对人民群众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军队做得到？唯我人民子弟兵。我告诉你们，他们冲到一楼，你们可以退到二楼。他们冲上二楼，你们退到三楼。如果有人还要冲上三楼，坏人就暴露出来了。三楼以上，是作战部、情报部、保密部，还要冲上来干什么？你们可以把坏人抓起来，但不要开枪。一开枪，麻烦就来了，子弹不长眼睛，把坏人和好人一起扫射掉了，人家把一件件血衣送到北京来，摆到中央文革，就不好做交代了。青海的赵永夫同志，还有云南赵健明、内蒙王逸伦，你们都下令开了枪。这次我和总理出面保你们，林彪同志也高抬贵手，不等于你们没有错误，可以免除党内处分。当然犯了错误可以改，下令开枪也可以收回成命。还是那句老话，人头不是韭菜，割掉就长不出来了。……这次军委扩大会，我和林彪同志，还有周总理，几位老帅，一起研拟、审定了一个文件，叫做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相信有了这八条，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章 可循。你们啊，总是喜欢中央给订些框框条条。我是不喜欢框框条条的，有时不能不同意你们……

开完军委扩大会议，叶剑英又在城里处理了一些事务，第二天上午才回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的家里。有了军委八条，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里是军事禁区，二十几座西式庭院环水依山，错落有致，皆掩映于绿树山石之间，自成格局。对外称为西山别墅，实为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的住宅群。
叶剑英一下座车，赫然发现别墅院门被大字报糊住了。他愤然撕下大字报，进了门。好家伙，大客厅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似地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对明瓷花瓶被摔得满地碎片，靠墙的书柜玻璃门开着，一册册线装书撒了一地，连沙发、茶几都被掀翻，地板被掩掉一个角……
参加革命近五十年，叶剑英何曾在自己家里见过这种局面？他颤着声音问：都是谁干的？我在城里主持军委扩大会议，家里却被人抢劫！你们都是哑巴？讲话！
一名值班秘书、青年军人惊恐地起立、报告：不是红卫兵……警卫局的人来逮捕您的女婿刘诗昆，留下谢部长签发的逮捕证……对不起首长，您的家人不让我们收拾，也不让报告，只让保留现场给您看。他们留下了逮捕证……把逮捕证念给您听听？

叶剑英压抑住心中的愤怒，冷笑着说：我认得字，自己念吧。于是从秘书手里接过那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血色大印的纸页，像他往日颂读唐诗宋词那样，朗声念道：

逮捕证〔公安第六七四二号〕
刘诗昆，男，现年三十六岁，捕前系中央歌舞团钢琴演奏员。刘犯于一九六九年赴苏联学习期间，叛国投敌，加入克格勃组织。回国后长期充当苏修特务，利用其家庭关系盗窃大量国家机密。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又以写匿名信、散发传单等方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罪行确凿，现依《公安六条》，准予逮捕。此证。
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年　月　日

叶剑英念罢，当着工作人员的面，把公安部长签署的这页东西撕成一条条。撕到一半，彷佛变了主意，把三条纸片交给警卫秘书，低声吼道：设法裱糊起来，是个纪念品，放到保险柜去。
正说着，一名卫士进来报告：首长！陈帅、徐帅、聂帅看您来了，已经到了院门口。
叶剑英精神为之一振，立即容光焕发：接客！你们还傻愣着什么？赶快收拾一下，沙发、茶几摆正，地板打扫乾净，我的老夥伴来啰！
院子里已经响起了陈毅的粗喉大嗓：剑公！剑公！你敢撕下门板上的大字报？好大的胆子！
叶剑英快步迎下台阶：欢迎三位老总。刚被抄过家，客厅正在整理，我们先在院子里转转吧。
聂荣臻说：看来是统一行动，我也是今早上回到这边，才发现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不愿进门，去看徐总，他家也被抄了。拉上徐总去看陈总，他正在院子里发火……我们就一起上你家来了……
徐向前说：我们在城里开军委扩大会，他们到城外抄我们的家，共产党还有不有王法？
陈毅说：刚刚通过了八条命令，管天管地，管不了钓鱼台那一夥凶神。
叶剑英说：你们的家是哪个抄的？我家是警卫局的人马拿了谢富治签署的逮捕证，来抓我女婿刘诗昆。白纸黑字红大印，竟说刘诗昆五九年赴苏学习，参加了克格勃组织，利用亲属关系窃取了大量党和军队的秘密。我叶剑英岂不成了头号卖国贼了？正准备进城去找主席，请主席下令逮捕我这名军委副主席……你们就来了。
陈毅说：剑公息怒，我们都要息怒。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会发展到这一步。真是搞不懂，五五年封了十个元帅，去世一个罗荣桓，病了一个刘伯承，抓了一个彭德怀，软禁一个贺龙，升了一个林彪，剩下的五个，要一脚踢开？至于吗？朱总司令八十二岁了，还被诬为黑司令，都不肯放过？
徐向前说，前天才宣布恢复军委文革小组，要我当组长，昨晚上却让人抄我的家，把我当猴子耍？
聂荣臻说：主席倒是说了，朱德是红司令，不是黑司令，朱毛不分家……我们党和国家的这出大戏，真不知会怎样唱下去。
叶剑英说：肯定有好戏在后头！无非他唱我唱你唱大家唱，一会拉，一会打。总司令住在中南海，两次被抄家。既是不分家，为什么不把坏人抓出来？中南海造反队都由一些什么人组成？外面的红卫兵进不去，都是办公厅、□□部、中调部、警卫局的家伙充当打手嘛！
徐向前说：我们一起进城去找总理吧，请总理代我们向毛主席提出要求，既然还让我们抓工作，总得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嘛。
聂荣臻说：我看，还是分头去找吧，免得人家诬我们搞小团体……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江青已经好几次在红卫兵大会上，当众指责他了。另外，听说李富、谭震林、李先念三位，也被抄家了。
叶剑英说：好好好，他们的打击面越宽越好，但愿他们有本领把我们这些人全部打倒。
陈毅说：我口袋里还有个好东西，你们不可不看。说着，陈毅掏出一张折得四方四正的白纸来，一折一折的打开，原来是一幅大漫画：中央黑帮百丑图！
四颗花白头颅凑在一起，逐一辨认起百丑图上的变形人物来：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贺龙和薛明，以及彭真、彭德怀、罗瑞卿、张闻天、高岗、饶漱石、陆定一、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刘仁、杨尚昆、杨献珍、杨勇、万里、胡乔木、蒋南翔、徐冰、林枫、刘宁一、张霖之、许光达、邓拓、吴、廖沫沙、李维汉、李井泉、廖汉生、曹荻秋、陈丕显……等，已打倒的，半打倒的，已自杀、尚未自杀的，共是一百零八人。
叶剑英眼睛发红、声耳发颤：陈总，你这张百丑图是那里来的？

陈毅说：我的秘书从街上捡的，如今贴得满城都是。还说大约全中国都贴遍了。
徐向前以手指戳着百丑图：把一大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画上去了，这还像共产党的天下吗？
聂荣臻仰天长叹：变天了，是变天了。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毛泽东正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杨成武等人谈话，气氛轻松、热烈。
毛泽东指着茶几上的一张《中央黑帮百丑图》说笑：恩来啊，你是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画吧？少奇、小平、陶铸、贺龙、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一个一个都很像，虽然有所夸张、变形，但一眼就能认出……连胡乔木都被画得很逼真、传神。是那个的大手笔啊？江青，你知道画家是谁？
江青抬手拢了拢头发，朝老板一笑：清华大学蒯大富几位小将出构思，中央美术学院的造反派师生集体创作。草图送过中央文革，我们没有表示意见。
周恩来说：没有表示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意见。
毛泽东说：红卫兵小将真是了不得，过去党、政、军一些久拖不决的问题，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这幅图上，一共画了多少人物？
康生抢着回答：我数了，共是一百零八人。
毛泽东继续笑着：我们的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是二百人，除了罗荣桓、高岗、陈赓、李克农等二十几人去世了，活着的还有一百七人多人吧？这里画了一百零八条好汉，将近三分之二，可见我们党内的问题有多严重。
江青插话：小蒯他们向春桥同志汇报过，根据运动形势的发展，还会有新的黑帮人物的头像加上去。
陈伯达说：这张百丑图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鲜事物，相信今后是珍贵文物。
康生说：我已经派人以宣纸复制几分，当作革命文物保存。
张春桥说：若当成文物的话，上面的所有人物应等到中央正式给他们定性。
毛泽东忽然童心勃发、玩世不恭地大笑：你们那个不够！何不把我和总司令、林彪、总理，包括你康生、伯达、江青、春桥、富治、成武等等，通通画上去！那样才全面，要丑，大家一起丑嘛，群丑，群丑，哈哈哈……
周恩来尴尬地陪着笑笑。其余人则都不敢笑，也笑不出。面对伟大领袖的恶作剧，谁敢笑？还是周恩来脑子转得快，找出话题打破尴尬局面：主席，最近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师生，创作出了一幅好作品，叫〈毛主席去安源〉。画的是你一九二四年，挟了把油纸伞，穿着长袍衫，赴江西安源煤矿领导大罢工……很成功。我认为是一幅经典性作品，已批准新华印刷厂精印五千万张，供全国党、政、军、民机关单位及个人悬挂、瞻仰。
毛泽东收敛起笑容，眉头蹙了蹙，表示没有多大兴趣地说：油画，我们的油画能出经典作品？你们只管吹，反正我不信……倒是那天在京西宾馆大堂，看到一幅新油画，画着一九二八年春，林彪和我在井岗山上会师……不要这样宣传林彪，那会闹笑话，害了他。历史就是历史。朱总司令还在，陈毅还在。朱德是总司令，陈毅是军长。尽管当时他们拉到井岗山的人马不足两千。毛泽东怎么可能越过总司令，越过军长、师长、旅长、团长，去和一名连长会师呢？
周恩来边记录着毛泽东的指示，边对陈伯达、康生说：此事请文革小组立即落实一下，通知京西宾馆，把原来的那幅朱、毛会师的大油画挂回去。
说着，毛泽东忽又正色道：话讲回来，那幅百丑图，我也不喜欢。一百零八名中央委员上榜，还剩下多少好人？现在思想大解放，挟带一些无政府主义。陶铸主张怀疑一切。红卫兵主张打倒一切。小将们造反，也不是样样都好。文革小组不要支持无政府主义，把老干部都打倒……。但要爱护他们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让右派高兴。文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恩来啊，我听到不少汇报，中央书记处瘫痪了，工作全压到国务院身上？国务会议，副总理、部长们哭成一团，高帽子、黑牌子一齐上？考虑了几天，决定由文革小组暂代原先书记处职责。这样，中央三个摊子，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各司各职。每星期开一两次工作碰头会，协调步骤。恩来，碰头会还是由你来召集……。

第二十七章 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

中南海，怀仁堂。
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三家工作碰头会。
在步上怀仁堂的台阶上，谭震林转过身子，问低他几级台阶的张春桥：小张，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为什么不让接到北京来？
张春桥扶扶眼镜，看一眼这位建国初期的华东局老首长，心不在焉地说：群众不答应啊，现在群众说了算啊。
谭震林盯住这名政治新贵，直想开骂：老子当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局第三书记的时候，你在那儿？今天小人得势，就对我爱答不理了？遂加重了语气说：群众！如今你们满嘴群众！你不是新当上什么上海人民公社社长嘛？你们把陈丕显、曹荻秋关押到那里去了？
张春桥加快了步伐，竟以纠正的口吻说：主席教导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还是叫做革命委员会好。我目前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说罢，旁若无人地快蹬几级，率先进了会议室门厅。
一张足有十多米长的长方形会议桌的一端，已经坐着碰头会的主持者周恩来总理。他的右手一侧，依次坐着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他的左手一侧，依次坐着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叶群、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加上谢富治。谢富治本是算国务院干部，但每逢开会，他总是自觉地和中央文革成员坐在一起。
周恩来作了个简短的开场白：根据主席指示，中央三个摊子，国务院负责国民经济、对外关系；军委负责国防安全、支左军管；文革小组代行原先书记处职责。这是自上而下的三条粗的纵线。横向联系呢，就是今后我们每星期一至两次的碰头会了，协调步骤，协同工作。三个摊子，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切配合。下面，先互通情况。哪位先讲？谭老板，你爱放炮，先放一炮？
谭震林盯住坐在对面的张春桥，说：好，总理点名，我就先讲几句。张春桥同志，一九四九年五月我三野部队进驻上海的时候，你还是一名宣传科长，算营级干部吧？我不是要摆什么老资格，那时候你要见我这个三野副司令员，还比较困难吧？奇怪的是，刚才在会议室门外台阶上，我问你个新上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陈丕显、曹荻秋为什么不准到北京来？现在关押在哪里？你竟是对我爱答不理，旁若无人，一甩手就进了会议室大门。这是那朝那代的规矩？我为什么要问陈丕显、曹荻秋的下落？他们是新四军老同志，我的老下级。一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个上海市市长，怎么的就成了走资派，被你和姚文元两个秀才夺了权？你们想做大官，夺了他们的权也罢了，为什么不准他们到北京来？连他们关押在哪里都保密？共产党的天下是主席领着我们打出来的！我们这些打天下的老干部，现在连起码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张春桥，请你回答吧。我竖起两只耳朵听你的教导！
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等暗暗叫好。谭老板是个粗人，讲起话来总是有股子杀伤力。
周恩来沉着脸，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张春桥看一眼江青、康生，左手食指顶了项眼镜，拿腔拿调地说：从刚才谭震林同志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位老同志，对我们毛主席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抱有某种抵触情绪的。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新生力量，不支持、不爱护。上海市委、市政府被打倒、被夺权，建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得到了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肯定和热烈赞扬的。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家联名发了贺电，全国各市自治区发了贺电、贺信。难道可以无视这些事实吗？至于陈丕显、曹荻秋两位，长期以来对我们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阳奉阴违，是不折不扣的三反分子！最近更被革命干部、群众检举揭发，他们历史上都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叛变了革命。谭副总理，我就回答这么多，可以不可以？
谭震林闻言大怒，桌子一拍，指着张春桥说：你凭什么诬陈、曹两人是三反分子？还是什么叛徒？我用脑袋担保，他们绝不是什么三反分子和叛徒。倒是你张春桥，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化圈鬼混，有被捕入狱的纪录，你有不有变节嫌疑？你老婆历史上就是托派分子！你的搭档姚文元，对，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就是叛徒加托派；你们以为我们这些华东局的老人，一点不知道你们的底细吗？
康生乾咳一声，说：谭震林同志，冷静点嘛，不要打乱仗。陈、曹二人是否有三反问题和变节行为，由上海革委会专案小组去调查落实啦。至于脑袋，每人只有一颗，不好随便替人担保啰。

陈毅拳头一擂，接过话题：对！每人只有一颗脑袋。我陈毅作为新四军军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向谭老板学习，可以用自己的脑袋替我新四军的老下级陈丕显、曹荻秋担保，他们绝不是什么叛徒，而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好同志。康生同志，你是肃反专家，你能用你的脑袋担保，坐在你身边的某位同志，历史上没有变节过？没有托派嫌疑？
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张春桥身上，张春桥乞怜地望一跟周总理。周总理闭上眼睛养神。
江青冷笑一声，冲着陈毅说：你们开口就是新四军，搞山头主义啊？我们的山头可是多着呢，大大小小几十个呢。至于春桥、文元的个人历史，中央早就有结论，毛主席对他们很信任。
徐向前针锋相对地说：关心老同事、老部下的生命安危，怎么叫山头主义？前一段，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近一段又要打倒大批军队高级将领，八大军区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还有各省军区的负责人，都受到了冲击，有的军区大楼被造反派占领。把军队冲垮，搞乱，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毛主席讲，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柱石。
江青厉声问：毛主席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林副主席号召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你们为什么按兵不动？红卫兵小将、革命造反派为什么冲击军事机关？因为军区机关成了各地走资派的防空洞，避风港嘛！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为什么不让批斗？就是上头有人压着，充当保护伞嘛！
张春桥说：这种保护伞，总参、总政、总后、空司、海司都有，无非是要保护老下级、老战友。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就是一个，他历史上是个大叛徒，国民党特务。
聂荣臻激动地站起来，替刘志坚辩护：抗战初期，我是接受改编后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师长林彪），刘志坚同志的情况我最清楚。那是一九三七年，他在冀南一次战斗中负伤被俘，我师政治部通过内线情况，掌握了敌军的行军路线，乘敌不备，派县游击大队打伏击，第二天就把他抢了回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怎么能空口诬指刘志坚中将是什么叛徒、国民党特务？
陈毅瞪眼怒斥：现在要打倒谁，就诬指谁是叛徒、特务！这是啥子搞法？我们这些带兵的人，和老战友、老部下出生入死几十年，不了解他们的历史，难道还不如十几、二十岁的娃娃？格老子们枪林弹雨打天下那年月，龟儿子们还没有出生嘛。
康生阴阳怪气地冲着陈毅一笑：不要太过自信。刘志坚的叛徒问题，是《解放军报》的萧力同志揭发的，我们毛主席亲自定的案，谁都否定不了。
谭震林问：谁是萧力？有这样大的神通？
没有人回答。三总四帅虽是满腔怒火，终归碍着毛泽东的情面，不能捅穿：萧力是李纳在《解放军报》工作的化名，李纳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宝贝闺女，最近夺了《解放军报》社的领导权，自任社长兼总编辑。江青则提拔自己这个女儿兼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真正的家天下了。
叶剑英痛苦地闭上眼睛，说：几个月来，整死、整伤了多少党的老干部、军队高级将领……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抄家的抄家，搞的多少家庭妻离子散……
陈毅怒火中烧，盯住康生说：每次搞运动，开始说是打击一小撮，结果总是一大片！康生同志，要记取血的教训啊。大革命时期，江西中央苏区消灭ＡＢ团，湘鄂川根据地杀改组派，多少红军官兵没有死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刀斧下！还有后来的延安整风，那个抢救运动，整错了多少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总是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直忍气吞声的李先念，这时插言：你们鼓励红卫兵造反派抄我的家，在我的屋里屋外糊满大字报，指我一九四六年中原突围期间，投降了国民党，是大叛徒！你们为什么不顾起码的历史事实，光天化日之下搞诬陷？我李先念真想大哭一场啊！我湖北黄安县一个木匠，十八岁参加革命，二十几岁当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一九三六年到陕西，任西路军政委，徐帅是总指挥。西路军二万四千多人兵败祁连山，我领着五千人突出重围……我李先念这条命是老天保佑，捡回来的。一九四六年我任中原军区司令员，六万人马被国民党的三十万大军合围。在最紧急的关头，今天周总理在座，可以作证，我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把六万人马化成几百小股，四面突围，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保住了部队实力。我什么时候当过国民党的俘虏？……革命几十年，今天我李先念想大哭一场，都没有地方哭！在家里都不能哭！家里还有秘书，卫士、保母，随时会把情况汇报上去……。
李先念边说边哭。萧华插言：几十年来，我们在前方打仗，他们在后方整人，这就是历史！
江青一脸凌人盛气，仿佛这才看到萧华也出现在碰头会上：好！萧华，你对党的历史，军队的历史，有全新的解释！我一定负责替你报告毛主席。昨天晚上，三军造反派不是抄了你的黑窝，把你揪走了，

今天却出席会议，是谁批准放你出来的？谁是你的大红伞？
叶剑英面若冰霜：是我。要不要治包庇罪？请吧！作为主席指派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我这里有几个数字，向大家报告一下：全国军分区（师级）以上单位，百分之八十遭到冲击，百分之七十的司令员、政治委员等主要指挥员被揪斗；全军已有一千四百多名干部战士被打伤，二百五十八人被打死；有些地方造反派抢劫武器仓库，冲了机要室；有的占领司令部，砸毁电台，剪断电话线，迫使军事机关联络中断，指挥失控；北京的三总部和军种、兵种机关全部遭到冲击，总后勤部瘫痪了，总政治部几乎瘫痪，总参谋部部份瘫痪；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工程兵等司令部机关全部瘫痪。凡是瘫痪了的单位，只好把临时指挥部设置到战备工事中去。同志们，不是我叶剑英危言耸听，一旦美帝、苏修掌握了我军内部的这种状况，发动大规模入侵，我们用什么去抵御敌人？
江青听了叶剑英的这番说词，反而洋洋得意地偏了偏她优雅的脑袋：叶帅啊，国际国内形势，并不像你讲的那么吓人，而是好得很。林副主席讲了，形势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人民群众是被真正地发动起来了。我们中央文革，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人民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
刚获毛泽东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说：近几年的情况表明，人民解放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尤其是部份高级将领，生活靡烂。那些被革命群众打死打伤的，多半是些混进军队里的坏人，腐化变质分子。
戚本禹说：林副主席对近来的武斗有精辟分析，他说打人分几种，一种是好人打好人，误会；一种是好人打坏人，活该；一种是坏人打坏人，狗咬狗；还有一种是坏人打好人，要坚决镇压！
叶群一直埋头做笔记，不发言。
谢富治说：对反革命分子，革命群众有权根据《公安六条》实行专政。群众专政是一大发明。
康生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革命造反派出于革命义愤，偶尔动动拳脚，无可厚非。
陈伯达说：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革命就是暴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王力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 ，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
江青有恃无恐地喊道：打死几个反革命算什么？阎王爷请他喝烧酒！
一群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叶剑英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突然抡起胳膊狠命一击，把面前的茶杯、茶盘打得粉碎！鲜红的血汁从他右手指间渗出，滴红了洁白的桌布。他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把淌着鲜血的手指直朝江青、康生们戳了过去，斩钉截铁地怒吼：谁是反革命？请问各位，冲击军事机关，破坏战备设施，抢劫枪枝弹药，烧毁档案文件，算不算反革命？四处打砸抢抄、打人、抓人、杀人，算不算反革命？炸毁列车，私设公堂，打死国家部长，逼死省委书记，斗死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算不算反革命？上至朱总司令，下至我和其他元帅、副总理，哪家没有被抄两次以上？对这些坏人为什么不严惩？公安部长为什么不执法？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还嫌不够，还要把军队搞乱！一旦遭到敌人的大规模入侵，靠你们这些摇笔杆的人去保卫国家？
徐向前以拳头敲敲会议桌，加入怒斥：军队是政权的柱石，搞垮军队，就是摧毁柱石！难道我们这些带兵出身的老家伙都不行啦？要靠蒯大富、聂元梓这样的家伙来指挥军队？全军五百万指战员绝不答应！全国人民绝不答应！
一向被称为儒帅的聂荣臻，一反常态，怒不可遏地把面前的茶杯、茶盘一掌扫到地下，茶水四溅：谁要毁我长城，我就和他拚命！
陈毅双手叉腰，剑眉倒竖，直逼江青、康生：那些想搞垮军队的人，最后总是自己垮台！王明、张国焘的下场，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直没有出声的李富春也站起来：我没法子和你们共事！我没法子和你们共事！
谭震林腾地站起身来，取了挂在椅靠上的外套，拂袖就走，边走边回过头来咆哮：你们以为老子不晓得萧力是谁？就是公主！江青的女儿。江青的女儿一张大字报，就可以把总政治部副王任刘志坚中将打倒、逮捕，这是哪家的王法？你们可以去报告毛主席，我一九二七年跟着他秋收起义，跟着他上井岗山，开辟江西苏区，闽西苏区，跟着他打日本，打老蒋，直到跟着他搞大跃进，三面红旗……我谭震林白活了六十五岁！现在我跟不上，不跟了！要斗就斗，无非坐牢，杀头，斗争到底！
会场突然寂静下来，谁也没有料到谭震林会咆哮出这么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来。
沈默不语、听任双方唇枪舌战的周恩来总理，眼看着谭震林已经走到门口，忽然厉声喝道：谭震林！你给我回来！今天我主持会议，还没有宣布散会！

陈毅、李先念几乎同时叫道：对！谭老板回来，就是要留在里头和他们斗！
已经有女护士在替叶剑英元帅包扎手指上的伤口。
更令周恩来吃惊的是，江青娥眉倒竖，凤眼圆瞪，一脸杀气，起身就走：这种碰头会，右派翻天，老娘不开了！
周恩来眼睁睁地看着江青离去，没有胆量喝令主席夫人回来。

江青、康生、陈伯达回到钓鱼台文革小组办公室，立即责成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四人执笔，整理出一份《怀仁堂碰头会发言纪要》，包括叶剑英砸杯盘手指流血，陈毅擂桌子否定延安整风，李先念哭诉运动遭遇，徐向前替走资派鸣冤，聂荣臻摔茶杯咆哮，李富春扬言不再合作，谭震林怒吼不跟了……等等，均详细记述下来。

当天深夜十二时，这份《发言纪要》由江青直接送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呈给老板毛泽东。毛泽东认真看过，脸色一忽儿白，一忽儿红，老半天没有吭声。看得出来他心情激动、沉重：刘少奇尚未真正垮台，邓小平尚未完全缴械，陶铸刚被软禁，却半道上杀出三总四帅这批程咬金……，周恩来主持会议，听任双方大吵大闹，拍桌打椅，态度暧昧，更是耐人寻味……不是最擅长和稀泥？超级泥瓦匠，怎么就不和稀泥了呢？貌似不偏不倚，实为包庇纵容……。

毛泽东阴着脸，目光浑浊地盯住婆娘：依你们的意见，我该怎么办？

江青掂量掂量份量似地，回答：康生、伯达的看法，陈、叶、徐、聂、李、李、谭七人，是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一次集体对抗，也是对主席领导权威的一次公开挑战，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他们的背后是刘、邓、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事件，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知道了，肯定欢欣鼓舞，他们的战略后备军终于出动……

毛泽东巴掌一劈：你们是不是主张我把右的势力一网打尽，来个乾净、安全、彻底，甚至效法史达林，搞一次一九三七年式审判，把这些人通通除掉？

江青笑容可掬：我没有这些的设想。相信康生、伯达他们也没有。大家都等着最高最新指示。

毛泽东忽然问：林彪不是派叶群出席了碰头会吗？

江青说：叶群一言不发，坐山观虎斗。我想林总对于他的老下级刘志坚被打倒，肯定保留看法。

毛泽东说：他不是写了信给我们的萧力，表示支持她把刘志坚揪出来吗？难道是做给我看的？算了，不谈这个了。通知值班室，要周总理马上来见我。

江青出到绒幕屏风外，按铃传来一名值班卫士，代老板下了指示。转回老板面前，见老板气色已平和许多，不禁心里打个冷噤：难道出了大闹怀仁堂这种恶劣事件，都激不起老板的雷霆之怒？她和中央文革的同事们原以为可以趁此机会，把所谓的三总四帅划成「反党集团」、「刘邓同路人」，扫除大革命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忍不住进言说：老板呀，当断不断，必致后患。长痛不如短痛啦！

毛泽东目光阴冷地盯住婆娘：住口！不消你来和我捅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叫你读点二十四史，也是一知半解，半通不通。想逞一时之快，得有本钱啦。你们手下几个人？多大力量？就那几枝笔杆子，成得了事？三总四帅，三个副总理四个元帅，加上朱总司令，加上刘邓旧部，人家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即后来的一野、二野、三野。你们一定是看不起徐向前的吧？张国焘倒台后，他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李先念曾是他的副手。他手下的大将有徐海东、王树声，上将有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李聚奎、傅钟、洪学智、郭天民、周纯全、陈伯钧、刘震……还有几十名中将。

红四方面军战将多，都是硬打硬拚出来的。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四个是徐向前老部下。其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哪个手下不是战将一大批？你身边那几个秀才相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夜郎自大，轻如鸿毛。用我老家的话来讲，多一个不咸，少一个不淡……所以我讲呀，这次文化大革命，能够处理掉彭、罗、陆、杨、刘、邓、陶，以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类，就大功告成了。你们还想把所有的人换掉，取而代之，蛇吞大象，那是妄想。

江青仍是不服地噘噘嘴：那我们也还有林彪手下第四野战军呀，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林总可是对您忠心耿耿的啦！

毛泽东又瞪婆娘一眼：对牛弹琴，你懂个鸟！用四野人马去控制、取代其他三支野战军人马？哪叫什么军事平衡？会是个什么局面？林彪是你支使得了的人物？讲了半天，愚蠢之极，狗屁不通。

正说着。卫士在门口报告：主席，总理到了。

毛泽东手一招：请他来吧。

周恩来快步进入，见江青在场，连忙主席好、江青好的问候、致意。

毛泽东并不起身，只是随便地挥挥手，示意周恩来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开口就说：恩来呀，林彪同志向我报告，上次军委扩大会议，你事先没有徵求他的同意，而直接向我建议，就通知全军正军以上干部来开会，弄的他很被动，被架空，不符合组织原则。为此事，我批了几句话，让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三家传阅，你都看到了？

周恩来欠欠身子，恭敬地回答：主席批得及时，中肯，我完全接受，决心改正……我已经给林副主席写了份书面检讨，带来了，请主席先看看……

说着，周恩来从随身文件夹内抽出一页十行纸，双手呈上毛主席。

毛泽东架上老花镜，却又放下了，把纸页转交江青：你替我念念。

江青心情复杂，看周恩来一眼，朗声念道：

林副主席，听到主席的批评心中很不安。我完全接受主席和您的批评。尽管此事的发生有些客观原因，当时叶剑英同志曾打电话向您汇报，叶群同志说您已休息，让他找我。正好那天夜里我向主席汇报工作，就顺便讲了此事，得到主席同意。但作为我仍是不可原谅的，特向您检讨，并保证今后决不重犯。

祝您永远健康！此致

敬礼。

周恩来　年　月　日

毛泽东听罢，嘱江青把检讨书还给周恩来，说：可以了。林彪曾是你学生，过去三娘教子，现在子教三娘。三娘写了书面检讨，可以了。你交给林彪去吧。不管事，但揽权。你们不可以直接请示我，非得先过他那关。下面要谈点眼皮底下事。恩来啊，我委托你主持中央工作碰头会，却发生了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据说你貌似公允，不偏不倚，放任双方拍桌打椅，党同伐异，算怎么回事？谭老板扬言要和我分道扬镳，斗争到底，他哪来的这个胆识、气焰？

周恩来浑身打个激凌，正襟危坐地回答：主席，是我主持会议不力……白天的事，我要负重要责任。也怪我对近一段各地夺权斗争的复杂性、艰钜性，缺乏通盘的考查、认知。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同志就发难，质问张春桥同志为什么不放陈丕显、曹荻秋两人到北京来休息？陈、曹两人过去是谭震林在新四军中的老下级，自然也就得到陈毅同志的附和。徐向前同志则提出刘志坚被打倒的事，又得到李先念和聂荣臻两人的附和，都是老上下级关系嚒。先念同志更是在会上失声痛哭，说被红卫兵抄家两次，贴大字报指他为大叛徒；叶剑英同志火气更大，原因是先一天晚上，警卫局的人拿了公安部度谢富治签署的逮捕证，抓走了他的女婿刘诗昆，并抄了他西山的家……

毛泽东问：刘诗昆，不就是那个五七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过金奖的青年钢琴家？

周恩来说：逮捕证上指他一九五九年赴苏联学习期间，参加克格勃组织，利用特殊的家庭关系盗窃了大量党和军队的机密……。

毛泽东又问：有证据吗？现在一股风，叛徒、特务满天飞。事涉叶剑英呢。

江青插话：我听谢富治讲，刘诗昆除了有苏修特嫌，更主要的是他多次书写匿名信，攻击中央，攻击文化大革命运动，用词特别恶毒。白天的事，叶剑英是帅字号人物。

周恩来温和地看江青一眼，说：主席，我看刘诗昆的案子，就交公安部门去管吧。叶剑英同志心里坦然，说他决不过问此事，一切要重事实、重证据……刚才我汇报谭震林的问题。这次他表现特别反常，我就是想保他，都困难。他在会上大放厥词，无法无天。主席已经了解到，我就不重复了。

毛泽东点点头：你不想保谭老板了？我却还想保保他，看看他的三头六臂，如何与我分道扬镳，斗争到底嘛。恩来啊，三总四帅，公开挑战文化大革命，也是向我下了道战表，我拿他们怎么办？

周恩来看一眼毛泽东，仿佛看到他眼神深处的某种焦虑、迟疑，心里权衡片刻，才说：主席啊，还有江青同志，我认为对他们的错误言论，要进行坚决的批判。具体的做法，还是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毕竟他们都算你的学生辈。当然谭震林例外，可做这次闹事的反面教材。

江青说：叶剑英比他更典型，也更危险。还有陈毅，否定延安整风，反得很彻底。

毛泽东停了停，问：他们目前所担负的工作呢？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帮你执掌国务院，陈毅掌外交，叶剑英掌军委日常事务，徐向前掌军委文革小组，聂荣臻掌国防科工委，各人都是一个大摊子，可以把他们都撤换下来吗？

周恩来揣摸一下毛主席的意向，说：恐怕不行，他们七个都是独当一面的，一次性撤换下来，各行各业青黄不接……谭老板倒是可以撤，他分管农林，波及面较小，他态度又最恶劣。

尽管江青一再示眼色欲插言，毛泽东挥挥手，制止住。他闭上眼睛思考片刻，才说：恩来，那就明天再开一次会，原班人马，一个不准少。我到会上讲话，命他们接受批评，检讨错误。对谭震林的处理，我要等到明天看到他的表现再定。……江青嚒，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一直给你肯定。但有许多事情，欲速则不达，懂吗？好了，替我送送总理，再回钓鱼台去吧。我累了，要休息。

第二天下午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端坐正中央。毛泽东一侧，依顺序坐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周恩来一侧依顺序坐着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谷牧。

毛泽东黑虎着脸子亲自坐镇，会议室无人交谈，气氛沉闷。叶群进来时，见大家已经坐好，连忙快步走近江青，笑容可掬地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并和江青嘀咕几句。

对于林彪又请病假，不出席会议，毛泽东心里很窝火。做为权力接班人，看到三总四帅闹事，躲到一边不出面，不吭声，什么意思？坐山观虎斗？等到人家把毛泽东斗垮了，你就接上班了？每逢开会，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派叶群做代表，你的架子比我毛泽东还大呢。

陈毅看着叶群坐下，忽然请教周恩来：今天是开政治局会议啊？来了这么多不是中央委员的人？
毛泽东耳聪目明，思绪敏锐地扫了陈毅一眼，代周恩来回答：政治局扩大会。不具委员身份的同志，是扩大进来的，算我的客人。叶群代表林彪出席。

谭震林迟到了，是拄着根手杖进来的。

毛泽东指着周恩来身边的一把空椅，语带讥讽地说：谭老板，你还是来了啊，看来缺了你这名要角，我们的这台戏还唱不成啰！

谭震林大大咧咧地坐下，回嘴说：不是中央委员的人都来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能来？我谭某人几十年出生入死，不像有的人写两篇文章 ，坐直升飞机上来。

周恩来警告地看谭震林一眼：你昨天还没有闹够？主席今天亲自坐镇，就是要解决昨天的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勃然作色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昨天，你们几位拍的拍桌子，摔的摔杯子、盘子，要大打出手啊？叶剑英今天带伤上阵。我要告诉同志们，中央警卫局、中南海警卫师、北京卫戍区还是听毛泽东的！所以毛泽东不怕你们……你们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为建国以来所未见。搞突然袭击，向文革小组发难，向党中央发难，想干什么啊？无非想搞宫廷政变，让刘少奇重新上台！把张国焘、王明、彭德怀都请回来，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请回来，好不好？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运动深入开展之后，就要拚命抵抗呢？只能叫做阳奉阴违，居心叵测。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

坐在毛泽东一侧的中央文革成员们个个面带得色，眉飞色舞。

坐在周恩来一侧的三总四帅，则人人面露惊愕。

谭震林脖子一胀，顶嘴道：我认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没有错，是符合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难道搞文化大革命可以不要党的领导？可以不要稳定军队？可以把党的老干部、军队高级将领统统打倒？

也只有谭震林敢讲这个话了。实在是他和毛的关系不一般，几十年来都是毛最亲信的干将。

陈毅也坦然说：主席，我只是对文革小组的人有看法，一切武斗、抄家、抓人、冲击军事机关事件，都有他们在背后支持。

叶剑英挥挥缠着纱布的手：目的是要搞垮军队，搞垮党，搞垮国家！

李先念说：我哭都没有地方哭！

聂荣臻说：主席，我们是忍无可忍了。

李富春说：我没法和他们共事。

徐向前说：主席，部队支左，已有一千四百多名指战员被打伤，二百五十八人被打死，十几名将军被迫自杀，其中包括昆明军区阎红彦上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

毛泽东脸色发白，呼地站立起高大的身躯，粗暴地吼道：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们不要讲了！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缺点是一二三，成绩是八九十，这是铁的事实。谁反对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毛泽东，我毛泽东就反对谁！你们妄图中断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刘少奇请回来？做梦！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不要再养什么病了！他的地位不稳，人家要敲掉他的接班人那把交椅，要他早作准备。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他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抓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去莫斯科把王明弄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昨天扬言翻延安整风的案，好彻底啊，全党会答应吗？解放军会答应吗？你谭震林、叶剑英也都是老党员了，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

谭震林不管不顾，豁出去了：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我不该活了六十五岁！

毛泽东暴怒地手指戳向谭震林：你可以退党！你已经活了六十五岁怎么办？你可以不活嘛！

周恩来见毛主席和三总四帅吵成这样，不知如何是好！你们不要逼毛主席盛怒之下，作出不智之举啊！于是连忙语带哭声地恳求道：主席息怒，不要伤了身子。他们几个都是你的老部下，学生辈，这几天鬼迷心窍，你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我负责狠狠教训他们，处理他们……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找我做了检讨，没想到今天见到主席又闹，他们像些小孩子要赖、撒娇……

毛泽东仍然一脸盛怒：他们根本不认错嘛！这件事，要再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一次不行两次，一月不行两月。政治局解决不了，中央全会解决。中央全会解决不了，发动全党同志来讨论、解决！

说罢，大手一挥，劈开面前的什么障碍物似地，愤然离开会场。

第二十八章 中南海内辟战场

春宵一刻值千金。

深夜十二时，谢静宜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现在这里被布置成毛泽东的又一临时住所。走道上，碰见长相秀气的航空学院红卫兵领袖韩爱晶，韩小白脸，大家都私下里这么叫。小白脸走路不对劲，谢静宜拉住问：韩司令，你好像臀部受伤了？又是上哪儿武斗弄的？韩爱晶飞红了脸说：都弄发炎了……谢静宜没有读过古书，自然不知道「童孌」之类，而问：主席又交给你啥光荣任务了？韩爱晶忙说：批斗老反党分子彭德怀！你快些进去吧，主席等着哪。俺还得赶回北航司令部办事去。

谢静宜按了门铃。厚重的房门开了半扇，一名美貌的女服务员迎着：谢副主任吧？主席在浴室，您自格去汇报吧。

谢静宜认得这个大眼睛服务员，叫张毓凤，是主席的生活秘书，隐隐听说，有过生养……

这北京厅本是个可以容下四、五百人的会议厅，现被厚重的金丝绒挂幕分隔成三进，第一进为女服务员值班室，第二进为办公室，第三进为大卧室。卧室再往里，有治疗室和浴室。谢静宜在浴室门外停了停，轻咳一声，报告说：主席，俺到了。

一阵水响过后，里面那个湖潭乡音传出：小谢吧？进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啰。

谢静宜把鞋袜脱在门口，光着脚丫进了水气氤氲的大浴室，见主席光赤条条地泡在大浴缸里，娇羞地

说：哎呀，您泡澡哪，俺咋汇报工作呀？
毛泽东招招手，开玩笑：你讲的不对，我这是泡伏马林……人民大会堂，连个游泳池都没有。你还看着做什么？解除武装，也进来泡泡，彼此坦诚相见。
虽说已经和伟大领袖相好了一年多，谢静宜还是红了红脸，才褪光衣物，晃着一双修长的美腿进到大浴缸里：真是的，泡澡就泡澡，怎么是泡伏马林？不吉利呢。

（……删节……）

毛泽东浑身松弛下来，咝咝地吸着烟：有句俗话，好汉不提当年勇……我三十四岁上井岗山，三十五岁遇上贺子贞，只要不行军打仗，常和她干通宵，她年年都怀孕……你不信？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你不是有新情况要告诉我？
谢静宜听这一问，眸子一闪，仿佛立时进入另类兴奋，于是把黄昏时分在中南海第一职工食堂院墙外，所见到的异常情况，说了一遍。
原来黄昏时分，谢静宜到第一职工食堂院墙下看大字报。大字报内容丰富，无奇不有：什么贺龙是大土匪、朱德是大军阀啦，什么谭雳林是「二月逆流」急先锋，陈毅是黑司令啦，什么汪东兴反江青同志，孔原反伟大领袖毛主席啦，什么陆定一是老托派、杨尚昆是苏修间谍啦，陶铸是大叛徒，邓小平是大革命时期的逃兵，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总纲领……
谢静宜流览着五花八门的大字报。在院墙的不远处，刘少奇正由两名警卫员陪护着，也在看大字报，并边看边在小本子上摘抄着什么。
忽然，一小队看样子是刚换岗下来的军人朝刘少奇停留的地方走来。谢静宜灵机一动，立即抓住战机似的，迎上前去，说：同志们！你们看到了吗？前面那个老家伙，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我们把他包围起来，开次现场批斗会好不好？
领队的军官以不屑的目光扫了谢静宜一眼，问：你是谁？有什么权利指挥我们？队伍并没有停下，而迳直朝刘少奇走去，把谢静宜撂到了一边。更令她气愤的，那一小队解放军走到刘少奇身边，竟然胆大包天地停了下来，围着刘少奇一口一声地叫嚷着「你好！少奇同志！」还轮番着和刘少奇握手。弄的刘少奇大感意外，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一人递上一支……
中南海里，警卫部队出这种状况，要反天了？谢静宜看得一双美丽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这太不正常，太危险了！你看那十几名官兵围着刘少奇，聊的多欢！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仍是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国家主席、国家元首……你听你听，那十几名官兵在向刘少奇道别，一口一声的「少奇同志保重」,「少奇同志要紧跟毛主席」……。
毛泽东听罢，不禁浑身打了个哆嗦。他也不泡「伏尔马林」了，出了浴缸，任由小谢用大毛巾上上下下擦了个遍，再替他裹上一件长浴衣。之后小谢自己也穿戴了，扶着伟大领袖出到卧室来。
小谢问：俺陪您到床上休息一会？刚完事，您不累？
毛泽东摇摇头：到书房休息。你去值班室，通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王力、戚本禹来见我，立刻就来，不准耽搁。如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回来了，也一起来。
小谢一路扶着毛主席进到书房，在那张特制的高背沙发上仰坐下。见毛主席两条粗腿外露，忍不住提议：俺替您把底裤套上？免得人来了，不雅观……
毛泽东不耐烦地挥挥手：什么雅观不雅观，从来如此。你不要学蓝苹，也来管这些屁事。照谢富治、汪东兴他们的意见，我最好睡觉都穿防弹衣呢。去通知他们来吧。谢富治可以先到几分钟。
十几分钟后：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治保卫部部长四项要职的谢富治，快步进入北京厅毛主席书房。敬礼、握手之后，毛泽东指指谢静宜，对谢富治说：现在我就靠两谢，大谢和小谢。大谢啊，去年上半年，你到我老家去招了十八条好汉，训练得怎样了？
谢静宜却是头回听到这事。原来毛泽东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近身警卫人员十分警觉。五十年代初，他的近身警卫是让江青回山东挑选来的，那时他认为山东好汉最忠诚，讲义气。后来改由各大军区推荐三代贫雇农出身、政治可靠的武林高手。文化大革命之初，他觉得还是湘潭老家的青年人靠得住，讲一口湘潭乡音，更觉亲近。
谢富治说：报告主席，十八名您老家韶山公社的青年人，个个一米七五以上，经层层审查，家庭成份、

个人出身，绝无问题。他们已在特种兵营地强化训练了一年，前些天我还抽空去考核过，人人身手不凡，以一当十，武功高强。
毛泽东说：很好，马上安排这十八名好汉来我这里值班吧。这事，就你们两个加上汪东兴知道就可以了，不外传。
半小时后，周恩来、康生、江青、杨成武等人同时进入北京厅毛泽东书房，一一向毛泽东请安。毛泽东并不起身，只是一人看上一眼，点点头。他忽然问周恩来：怎么少了伯达、春桥、文元三个？
周恩来本已坐下，即又起立作答：老夫子近几天又感冒了，请假休息……春桥、文元还在上海。主席若要急见他们，可以派专机去接。说罢，周恩来温和地看了江青一眼。实则，是陈伯达对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内专横跋扈，忍无可忍，而和江青大吵了一架。双方出言不逊，江青骂陈伯达不过靠了几篇狗屁文章 ，爬上中央常委的高位，尸位素餐；陈伯达则駡江青是乌鸦：黑乌鸦！要不是看在主席的份上，谁会怕你这种女人？吵架之后不两天，堂堂中央常委、文革组长陈伯达全家，就被迁出中南海，住到一座前清贝勒的旧宅子去了。陈伯达也就赌了气似的，好几天不到钓鱼台上班了。
毛泽东示意周恩来坐下：好，我们开个小会。为什么突然把你们找来？是小谢向我报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情况……小谢哪，你把那个情况，和大家讲讲？
江青正和小谢谈私房话，咬着耳朵提醒小谢把头发弄弄乾，当心伤风哪，特别是刚了那事……。
谢静宜飞红了脸蛋，见毛主席问起，忙把当日黄昏时分，在中南海第一职工食堂院墙外看大字报时，遇到的情况重述一遍。
中办主任汪东兴一听，发了急：主席，我兼任警卫局局长，警卫师政委，出了这种状况，应负主要责任……我这就去把十几个混蛋查出来，军法处置。
毛泽东晃晃手：东兴你坐下。中南海，我是暂时不回去了。三个月前，我所以搬出来住，就是有某种预感。警卫部队也不是铁板一块……话说回来，少奇的问题，到现在中央也还没有给他定性嘛，党内文件上仍然称同志嘛。有的官兵同情他，怎么可以「军法处置」？
周恩来说：警卫部队出这种状况，关系到主席安全。汪主任，你要把人查落实，妥善处置。
谢富治恨恨地说：通通关到秦城去，铐起来。
江青说：他们不够资格进秦城，只配下地狱。
康生扶扶眼镜：我斗胆说上一句，这个情况不单纯，不是孤立现象，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
毛泽东说：还是我们的肃反专家看问题有深度。康生，本主席愿听端详。
康生受到鼓舞，面带得色，稍稍抬高了一点声音：据我观察，在中南海内，自出了「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反文革的右派势力大为抬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他们身边的少数工作人员，近一段都异常活跃。据汇报，刘、邓、陶三人已中止写书面检查，而天天要求外出看大字报。实际上是去观风向、探消息，寻求某种呼应……所以我认为，二月十六日的怀仁堂事件，是一些人蓄谋已久的反扑，是替刘、邓、陶翻案的反革命逆流。我们必须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在解放军指战员中，掀起新一波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把该揪的人揪出来，该罢官的罢掉，该交给造反派、红卫兵去批斗的，就交出去批斗……只有把「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们批倒批臭了，刘、邓、陶就失掉了后备军。事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衰、成败。我的这个意见，供主席参考。
江青、谢富治、王力、戚本禹等人一面倒地赞同康生的看法；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三人则不动声色，等着毛泽东的明确指示。
毛泽东却不急于发出什么指示，忽然指着戚本禹问：你的那篇大文章 ，已替你修改过四、五遍，何时可以定稿？那是一篇擒王之作。**年我们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六六年我们爆了颗「五?一六通知」，精神原子弹。六七年也要爆炸一颗。精神原子弹这个词是林彪发明的，好得很。林彪不耐俗务，很少出席会议，让我和总理代劳，很好嘛。他发明不少新名词，正好用得着……戚本禹啊，你的那颗精神原子弹何时造好？
戚本禹见问，精神为之振奋：报告主席，昨晚上叫打字员加班，打印出了第六稿。中央两报一刊发表之前，还想请主席抽空审改一遍。
毛泽东笑笑说：明天下午就送来吧。反正替你们改作文，改惯了。你和姚文元算勤快人，今年已各发表了一篇文章 ，一篇叫〈评陶铸的两本书〉，一篇叫〈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我都修改过，有份量，起了大作用。

戚本禹说：谢谢主席。我是邯郸学步……这次的题目，初步拟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中的八个「为什么」，还是主席亲自加进去的，画龙点睛之笔。
周恩来等人对毛泽东布置戚本禹写什么文章 的事一无所知。他们一向遵循着某项不成文的纪律，毛泽东没吩咐的事，不接触，不打听。
毛泽东很响地咳了咳喉咙，朝脚边的痰盂缸里卡出一口浓痰，再又很响地喝一口茶水，才说：好了，长话短讲。第一，中南海警卫师极少数官兵的事，汪东兴负责处理，谢、杨二位协助之。对人员要冷处理，调到边防海防去继续服役，保家卫国；第二，中南海内，刘、邓、陶三家，三个战场，新闻纪录片厂可以拍片存档。对三个人亦应有所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邓小平，我还是立足于保。他在江西苏区时期是跟我跑的。当年临时中央局和江西省委整我的四员大将「邓、毛、谢、古」，「邓」就是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后来毛、谢、古三位牺牲了，剩了一个邓。虽然近几年跟着刘犯了严重错误，我还是不忍丢下他。保留他的党籍和中央委员。也知道这样做，康生、江青、谢富治你们有意见。对你们左派作点让步：刘、陶二位交你们手下的人去批斗，我不管那么具体了。只管一下邓小平，手下留情，可不可以啊？恩来，你看哪？
周恩来说：主席的指示很明确，我衷心拥护。相信康生、江青、谢富治他们会认真执行。
毛泽东说：好，接着讲第三点，也是最棘手的一点。请周总理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也可以称做联席会，对那个「三总四帅」进行教育、批判。江青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代表中央文革给总理写了封信，总理把信转给了我。下面给大家念一下：

总理，散会后，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又认真学习了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对怀仁堂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并强烈要求政治局立即免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勒令他们停职检查，接受批判。此意见康生已同意。也报告给了林副主席。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此事怎么办？我很为难。江青你们是主张快刀斩乱蔴，不教而诛。痛快是痛快，后遗症哪？一个「刘、邓、陶」还半倒不倒挂在那里，又一窝子端掉「三总四帅」？还下不了这个决心。怀仁堂上，当代七干将反文革小组，还没有反毛泽东。林副主席不表态，开会不参加。恩来的心情和我比较相近，不是不教育，不斗争。恩来啊，你是总理，这次的事，还是你来处理，可以称为「二月逆流」、「右倾翻案」。江青不参加会议，不要把人都得罪光。先思想批判，后组织处理，视他们的检讨而定。包括闹得最欢的谭大炮。总之，先划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框框以内。大家看看，怎么样啊？

毛泽东的话一落音，江青即举起右手掌：我反对和稀泥，搞折衷。当断不断，必致后患。我这是给毛主席提意见。

康生也说：同意主席定的调子，七干将接受群众大会批判，组织处理应适当从严。

毛泽东吃惊地看了婆娘一眼。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顶撞，还是头一回呢。

周恩来神情有些紧张，看看江青，再看看主席，生怕主席发脾气，给予痛斥，大家不好收场。

毛泽东却是罕见地表现出了一次好脾气，朝江青、康生笑笑，说：看看，现在全国搞大民主，搞到我这里来了。江青有革命造反派的脾气，我很欣赏。小不忍，乱大谋。送你一句宋人苏洵的话：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他儿子苏轼也有言：夫君子之所取远，则必有所待；所待者大，则必有所忍……你听不听得进啊？总之，七干将的事，就讲这些，大的原则我定，具体的你们去办。

江青、戚本禹奉行最高指示，布署中南海造反队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家所住的院子里，辟下三个批斗现场。

第二天中午，中南海电话局一夥人闯进福禄居，把前院、后院的所有电话线剪断，电话机收走。刘少奇愤怒地捏着手中一本薄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声抗议：我还是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我有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我要去找毛主席，去找周总理！

福禄居院内如同刮起一阵恶旋风。秘书、卫士们熟视无睹，甚至帮着扯断电话线。谁还把国家主席国家宪法放在眼里？电话局的造反派头头临走时放下一句狠话：刘少奇！马上有好戏等着你！

刘少奇仍是晃着手里的《宪法》本本，望着一夥人扬长而去，欲哭无声：光美啊，我要捍卫《宪法》的尊严，我要捍卫《宪法》的尊严……他们公然收走了我的所有电话机，今后就和外面失去了联系……毛主席刚找我谈过话，要我安心读几本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王光美拉住丈夫的手，泪眼婆娑：少奇，不要叫喊了，没有她的批准，造反队的人是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找周总理有什么用？他终归要听娘娘的……。

刘少奇不肯罢休，立即写下一封短简：

主席、总理：我住处的所有电话机被造反队收走，电话线被拉断，今后怎么和您们联系？我的职务还没有被完全撤除，中央也还没有对我的问题作出结论。我要求中央保护我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起码权利。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短简写好，装入保密信封，派办公室机要员送至西花厅。机要员——一名平日很听话的青年军人，这时却极不情愿地说：现在送这种东西还有什么用？按规定，要送也只能送给中办汪主任。

王光美见刘少奇一脸怒气，怕他又发作，赶忙对机要员说：求求你了，麻烦跑一趟，送汪主任也行。机要员走后，王光美说：少奇啊，我有感觉，主席和总理，不会有回音的……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过不久，他们该有更大的动作，单独监禁，子女离散……

刘少奇困兽犹斗地拍打着《宪法》本：拉去审判，拉去杀头嘛！干了几十年革命，我刘少奇怎么了？伺奉得还不够？服从得还不够？谁和我有这种深仇大恨？这不公平！不公平！

王光美伸出巴掌去，想捂刘少奇的嘴：少奇，不要叫喊了，宪法、党章 ，早被废掉了，你还不明白？前院、后院的工作人员，秘书、卫士、保母、机要员，都已经改变职能，变服务为监护。跟了我们十八年的厨师郝苗被逮捕……

当晚，刘少奇、王光美在自家院子里，遭到激烈批斗。

陶铸所住的院子与春藕斋隔邻。中南海造反队几十号人马冲进他家开批斗会，他态度恶劣，气焰嚣张。办公厅一名干部把黑牌子挂到他婆娘曾志脖子上时，他竟大吼一声：曾志童养媳出身！十多岁跑出来当红军，她是贺子贞的义妹、战友！你们知道贺子贞吗？江西苏区时期毛主席的夫人！

吼罢，陶铸一把抢过那块写着「陶铸反革命臭婆娘曾志」的黑牌子，翻转来挂到自己的脖子上。这个南霸天，此时刻还提到贺子贞，隐射、攻击江青同志，是自找死！

于是三、四个造反派抢上前去，按下陶铸的脖子、脑袋，强令他向毛主席请罪，向江青同志认罪。没想到他像头蛮牛，大吼一声，奋力挣脱了按住他脖子的几只手臂，站直了身子：我是中央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你们没有权利对我搞武斗！文斗我接受，武斗我反抗！

几名穿军装的壮汉欲冲上去，「修理」这党内最大的保皇头子，主持批斗会的头头挥了挥手，严厉地说：陶铸！你要老老实实站好，听取大家的批斗，否则对你们夫妇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站在一旁的曾志拉了拉陶铸的衣袖。陶铸这才认出这头头是警卫局的一名处级干部，顿时冷静了些，以请求的口吻问：可不可以坐下来？战争年代，我和曾志都受过伤……你们给点人道主义嘛。

给他的回答是一派愤怒的口号声：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打倒大叛徒陶铸！陶铸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口号声停下，主持会议的头头喝问：陶铸，曾志！刚才呼口号，为什么不举手？可坐下回答。
陶铸拉着曾志，在一张双人排骨櫈上坐下，说：喊我两面派，大叛徒，不是事实，所以不举手。
人群里有人喊：陶铸不老实！这话是毛主席讲的，你敢不承认？

陶铸说：最早传出这句话，是去年十一月。我曾经要曾志同志去请示了毛主席。曾志是主席在闽西根据地培养过的小红军，很熟悉。主席讲，他不记得是否有过此话，要讲了，也是讲陶铸这个人办事不老成……现在被误解成「陶铸不老实」，出入太大了。

又是一派愤怒的口号声：陶铸篡改最高指示，罪该万死！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口号过后，仍由那名头头盘问：陶铸！你否认你是大叛徒，那你向大家交代，一九三七年，你是怎样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

陶铸昂头回答：我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工作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判了无期徒刑，关在南京监狱，根本没有想到要活着出来！在狱中，我们成立了秘密支部，多次组织绝食斗争，从没有向敌人低过头。一九三七年，国共两党实现联合抗日，党中央派叶剑英同志到南京，把我从狱中接出来……叶帅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可以作证，我出狱的事一清二楚，绝无问题。

这时两名穿军装的大汉忍无可忍似地冲到陶铸面前，挥着拳头痛斥：你他妈的大叛徒！叶剑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你他妈的就是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

陶铸也被激怒了，腾地站起来与穿军装的大汉对峙，也大吼道：你他妈的才是大叛徒！你他妈的才是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

曾志一看情形不对，赶忙站起来说：同志们，同志们，我和陶铸在闽西根据地跟随毛主席闹革命那年月，你们还没有出世……作为革命军人，大家都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可是她的话没说完，一群穿军装的造反派已经拳脚交加，把陶铸打翻在地。个子瘦小的曾志，立即扑了上去，以自己柔弱的身子护住了满脸是血的丈夫，并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再打下去，要出人命！我求求你们，你们是解放军，人民子弟兵……我和陶铸当红军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出世……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殴打一个老红军，殴打一个老红军……。

陶铸，这位大革命时期的福建地下党省委书记，延安时期的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的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就这样被中南海内穿军装的造反派打翻在地，满脸是血，爬都爬不起。

批斗会没法开下去了。几十名造反队员临撤出时，冲着倒在地上的陶铸呼喊了一阵口号：陶铸不老实！陶铸装死狗！坚决把三反分子陶铸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曾志在两名工作人员的帮扶下，把陶铸弄回卧室躺下。保健医生来检查、清洗了伤口，安慰曾志：不碍事，都是外伤，敷敷药就好。
医护人员退出后，陶铸拉住曾志的手问：革命了大半辈子，谁和我们有此深仇大恨？他们敢对我动拳脚，肯定是奉了某人的指示……毛主席误会了我，周总理，你为什么不关照一下陶铸啊？陶铸调中央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协助你搞消防，保护过党内党外大批干部……。

曾志看了看门口，低下身子在陶铸身边说：你是得罪娘娘了……老陶，也怪你为人大认真，为什么去年只提她个副部级？应当提成副总理级，或许就不记恨了，就不会这么快打倒你了……。

陶铸瞪着眼睛想了好一刻，说：我要起来，给主席和总理写封信，你亲自送去西花厅。

第二天一早，曾志装成散步的样子，把陶铸写的求救信送去西花厅。但刚走到中南西岸的游泳池附近，就被警卫人员截住，搜了身。陶铸的求救信被送交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处理。

第三天，陶铸家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卫士、厨师、保健医生、护士等等，统统被撤换，换成一个个凶神恶煞的中央专案组人员。一项最令陶铸难以忍受的「专案措施」是：无论写检查、看报纸、吃饭、上厕所、睡觉，都由两名彪形大汉紧随看守，有时甚至是贴身站着，陶铸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人家硬梆梆地回答：中央文革首长有指示，严防你自杀！

陶铸家的客厅，原先西墙上有扇窗户，窗外面隔一条小巷道，就是春藕斋。原先每逢周末舞会，那边就会飘过来阵阵优美的圆舞曲……但现在，这扇窗户从外面用木板封死，客厅里大白天都要开灯了。你陶铸嫌光线不足吗？于是专案人员在陶铸的卧室床头，安装了一盏一百五十支光的白炽灯，陶铸睡觉，必须由这束特殊强光彻夜照射。陶铸天天抗议，专案组头头天天回覆：中央首长有指示，就是要把你这个最大的保皇头子的叛徒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陶铸革命大半辈子，从来都是他整人，而不是人整他。一九**年社教运动，他作大会报告，曾说：谁讲我陶铸不抓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土地改革，我消灭了广西、广东两个省区的地主分子……现在风水轮流转，轮到他来品尝阶级斗争的苦果了。只是他不服气、不明白：我何曾以这种非人的方式整过自己的同志？他们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把人折磨死，然后宣布你重病不治，而不是痛痛快快地判你死刑，把你枪毙……的确比史达林高明，此史达林高明……。

中南海内，在邓小平家的院子里，也举行过几次批斗会，也呼口号：「打倒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邓小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

与刘少奇、陶铸两家的批斗会不同的是，这里的批斗会「坚持文斗，不搞武斗」，每次都由中办主任、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坐镇。造反队员们只动口，不动手。邓小平和他的「臭婆娘卓琳」还被允许坐在两张靠背椅上，允许记笔记，甚至允许中途上一次厕所，抽一支菸。当然也要面对造反派提出的一些尖锐问题：一九二九年，你和李瑞明、张云逸率红七军转战一年多，好不容易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你为什么不去和毛主席的中央红军会师，而当了逃兵，逃去香港，再由香港转去上海？一九五〇年，四川省搞土改，你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书记，为什么要把地主婆母亲接到重庆，庇护起来，逃脱你老家贫下中农的斗争？一九六〇年之后，你作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为什么要配合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罪恶活动？等等。

第二十九章 陈毅直声满天下

三总四帅拒绝检讨，周恩来嘴上严厉，心里高兴。保住这批党和军队的台柱子，进而倚仗这些老同志，以在全党上下不露痕迹地形成政治缓冲势力，他周恩来或能避过一波波的险风恶浪，立于不败之地。更重要的，他还揣摩准了毛主席的心性，批归批，骂归骂，却也不想抛弃这批老同事。这批人的存在，对于权力日益膨胀的接班人林彪，是个有效的制约、平衡。毛泽东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权力制衡。没有制衡就得制造出制衡。政治就是三国志，三足鼎立。大鼎之上，才坐著他毛主席。
周恩来保陈毅，保叶剑英，保李富春、李先念，保徐向前、聂荣臻，竭尽全力，煞费苦心。尤其是挺身而出保陈毅，文革初期的腥风血雨中传为佳话。那是一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周恩来陪陈毅接见外交系统几十个造反组织的代表，包括一些从东欧国家回来的留学生代表和驻外使馆造反派代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则聚集了数千名外交学院、第一外国语学院、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小将，要冲进大会堂揪陈毅。警卫部队手挽手组成人墙抵挡。但红卫兵声势浩大，随时可能冲破人墙，潮水般涌进大会堂……周恩来听到紧急报告，立即离开会场，亲自到东大门外劝阻。狂热的红卫兵们不听劝阻，继续一波一波朝上涌。周恩来一看大势不妙，连忙从一名军官手中要过半导体喇叭筒，大声喝道：你们想进去揪陈毅？我周恩来就站在这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周恩来总理愤怒了！从来对人和蔼可亲的周总理愤怒了！红卫兵小将们被威慑住，终于潮水般退了下去。
周恩来返回小剧场。陈毅正在向数百名造反派代表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你们要干革命，我不反对。我只是盼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稍有规矩一点，不要犯我们过去在江西中央苏区犯过的错误……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一九三一年，我曾经在赣南根据地被人绑起来，差点砍头。说我是ＡＢ团，改组派，整得我抬不起头。走路都靠边边，稍有不满，随时可能被拉出去砍了。是毛主席救了我，说我不是ＡＢ团，是革命者。不是毛主席，我陈毅脖子上这颗脑袋，就被搬了家。后来整我的那个同志向我认了错，他就是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湖南老乡，一九三四年在前线牺牲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他是个左得厉害的同志。今天我给你们讲这个，只有一个目的，避免你们犯错误。
陈毅声若洪钟，台下鸦雀无声。红卫兵小将们眼睛瞪得大大的，不知陈老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无可否认，名不虚传，陈毅讲话最富刺激性，最能吸引人：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著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血去染自己的顶子。现在中央开会的事，高级干部还没有来得及传达，就被捅出来，印到了传单上，红卫兵小报上，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打冲锋，这正常吗？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大街上，还有一张漫画叫做「中央百丑图」，是谁干的？泄露了许多党的重大机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报告中不提毛主席的思想，不再以阶级斗争中心，「八大」有决议嘛！怎么叫一个人负责？写大字报骂朱德是大军阀，贺龙是大土匪，这不是在给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抹黑？人家会讲共产党连八十岁的老人都不放过，过河拆桥！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大多。我看到一份红卫兵小报，大标题是：打倒大特务杨尚昆之弟杨尚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四川人，一个江西老表，怎么是兄弟呢？胡说八道是要整死人，出人命的！
还有更荒唐的事。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现在被讲成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乾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还在工作的副总理：我、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也算乾净。全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乾净？这成什么话了？如果只有十一个人乾净，我不愿意当这个乾净！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格老子就不愿当这个乾净！
整个会场骚动了，发出嘈杂的议论声。有几十人欲站起来呼口号要打倒陈毅，另又有几十人站起来要保陈毅……周恩来不安地注视著陈老总。但见陈毅对著麦克风，大气磅礴、震耳欲聋地说：
要打倒陈毅的和要保陈毅的，通通给我坐下来！听我讲完话，再打倒我也来得及嘛！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告诉大家。相信你们大多数人感兴趣，你们不听要后悔的！现在大家头脑发热，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很多人头脑发热。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自以为了不起，好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什么举足轻重？我们是举足撞头哟！有的驻外使馆，也成立造反组织，在人家国家散发《毛主席语录》，宣传国内文化大革命一套。这是强加于人，要引起外交纠纷的！有的武官在使馆里带头造大使的反。大使回国汇报工作，一下飞机就被外交学院的红卫兵小将戴上高帽子，揪去游街示众。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这位大使怎么回去工作？什么叫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国特命全权代表！
下面，让我这个外交部长来摘要几份我驻外使馆拍回的紧急电报内容：
驻东欧某国使馆的造反派，在人家首都的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英文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标语，东道国向我提出严重抗议；
驻非洲某国使馆的造反派，在人家的公共汽车上朗读毛主席语绿，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 ，对拒绝接受的人挥拳辱骂，引起当地群众愤怒；驻阿拉伯某国使馆的造反派，拦住蒙黑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赶出帐门；
赴东南亚某国援建工程的建筑队造反派，要在工地是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大标语，当地政府不允许，派警力拆除，双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据不完全的统计、估算，已经有上千名我国红卫兵，越过国境线，进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山区，和当地的游击队相结合，或自组游击队伍，去闹什么世界革命……。
不念了！不念了！再念下去，我这个外交部长要吐血了！我们的外交工作从来没有这么混乱、丢脸过！造反造到了外国，作孽作到了外国，有的人还嫌不够！我这个外交部长欲哭无泪！无语对苍天哪！
陈毅在台上声情并茂地讲述著，时而词锋凌厉，时而语调低沉，整个会场上的红卫兵小将、造反派代表都被他雄辩激烈的言语震撼住：
……同志们，我今天不是在这里乱放炮。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动脑筋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把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还跑到外国去胡闹，如果掌了权，那还了得？所以我陈毅还要看，不正确的东西还要抵制。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格老子四川人，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为了革命，有时要忍受委屈。不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吗？我告诉你们，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我们毛主席就是最能受委屈。那时毛主席受王明路线的整，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陈毅讲话，震聋发聩，肺腑之言，浩然正气。
周恩来陪坐在台上，心里又是佩服，又是忧心。如今也只有陈老总少数几个人，敢于这样无私无畏，直声满天下。钓鱼台那边会放过他吗？应当提醒陈老总，不要再放炮了！车薪杯水，熊熊大火，无济于事的。陈老总也被打倒了，我这个总理就等于又断一臂……周恩来紧张地注视著台下几百名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代表的反应，还好，暂时只看到一双双警觉的限睛，以及一派吵吵吵的笔录声。
陈毅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他的话一落音，会场气氛骤然紧张，红卫兵和造反派仿佛这才明白过来：上当了！上当了！本来是要批斗他，让他交代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问题，反倒听他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肆无忌惮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于是会场秩序大乱，局势急转直下，发出了一阵又一阵、一声高过一声的口号、呐喊：「打倒陈毅！」「陈毅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陈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推行者！」「陈毅反对毛主席、反对世界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毅毫无惧色，仍屹立在麦克风前，嗒嗒敲响两下，又声若洪钟地压下了会场上的乱哄哄的噪动：同志们安静！你们不是讲我陈老总反对毛主席吗？下面，学习毛主席语录！请大家打开语录本，翻到第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教导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台下的人不知就里，傻乎乎地翻到小红书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为第二百七十页，根本就没有第二百七十一页！又一次上当了，被耍了！这时，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代表不再是呼喊口号，而是纷纷离开座位，朝主席台上涌，要把陈毅揪下台，打倒他！陈毅伪造毛主席语录，现行反革命！
警卫部队立即在台前站起人墙，保护周总理和陈老总。
陈毅仍对著麦克风大喊：毛主席确有这条指示，周总理可以作证！
周恩来只好对著麦克风说：小将们冷静！冷静！我们毛主席的确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
说罢，周恩来指挥警卫人员，掩护陈毅从侧幕边门撤出，边走边说：陈老总！你惹的事还不够多？走，和我一起回西花厅。我要和你好好谈谈，交给你一个任务，今后停止在接见群众代表的场合发言。再让你闹下去，我想保你都保不住……。

二月份发生「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事件」后，毛泽东怒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人，责令他们检查，并接受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批判教育。周恩来忙著两边跑，居中调和，分头找三总四帅谈心，请他

们找台阶下。但七个老同志顶牛，不肯检讨。叶剑英还填了一首词，送给陈毅看：

串连炮轰何时了，
罢官知多少？
沙场赫赫旧威风，
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严冬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已朝东。

陈毅对于叶剑英在政治高压下，仍能写出此词，大表赞赏：下半阕一般，上半阕绝妙；陈毅自己也吟哦出一首五言绝句，回赠叶剑英：

大雪压青松，
青松高且直。
要知青松洁，
待到雪化时。

两位元帅诗人，平日诗词唱和，此时刻应是同心相应，同忧相救，生死与共了。

针对「三总四帅」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又一次把陈毅请到西花厅，让他带个头，作检讨，把风波应付过去。正好侨办主任廖承志也在。周恩来见陈毅满脸怒容地进来，问：又有什么新情况了？近来你总是怒发冲冠，影响健康啰！
陈毅从口袋里拿出一份红卫兵小报，上面刊登著「中央文革首长关于反击:『二月逆流』的重要指示」：总理，你看看这个，把我陈毅说成是反革命翻案的急先锋，「二月逆流」的主帅！
周恩来对红卫兵小报并无兴趣，顺手就递给了廖承志：我不看这类危言耸听、似是而非的东西。
陈毅瞪著眼睛：总理不信？我相信。上面登的，确是钓鱼台那夥人的话，学生娃娃们想编都编不出。我陈毅是什么人？比帝修反还坏？三个副总理，四个元帅，中央碰头会上讲了几句心里话，天就塌下来了？字字句句都捅到社会上去了。我看呀，他们这样恨我，就因为我至今还讲几句真话。这就犯忌了，非打倒不可了！哼，我陈毅也不是省油的灯，哼哼哈哈，恭喜发财，不是我的性格。现在不上班，不写书，一个月接见两次外宾，再不讲讲话，我凭什么一个月领这四百块钱的高薪？还叫什么共产党员？只要有机会，我还要讲！大不了丢掉乌纱帽，回四川老家去卖蔴婆豆腐！
廖承志向来敬佩陈老总嫉恶如仇的脾性，感叹道：许多老同志，都受不了这次的折磨，自杀了。昨天，我听到一个数字，到今年三月底止，被斗死、打死、自杀的副部长以上高干，已有一百多人……老总，我和你订个君子协定，别的不谈，无论任何时刻，任何情况，我们都不自杀！
陈毅一听，先是一愣，明白了廖承志的一番关切情意之后，大为感动地说：老弟啊，人生最贵是亲情，多谢你啰。我陈毅半生坎坷，战争年代多次被诬，甚至几次差点被李韶久、谭余保他们当作ＡＢ团杀掉……好好，这次，我也答应你老弟，任何情况下不自杀。你我家里的孩子都没有长大啰。

周恩来趁机说：光是不自杀，标准未免太低了吧？陈老总，我还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陈毅问：又是啥子任务？

周恩来说：老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作检讨……你听我把话讲完。这么大个国家，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嘛！部长们大部份被打倒了，工作谁来做？我想早些安排部长们向中央、向群众做检查，争取尽

快过关，把各部委工作抓起来。你的外交部能不能带个头？现在已是四月份，今年国务院连次经济计画会议都开不成，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都陷入无政府状态，你讲我这个当总理的急不急？

陈毅仍然眼睛发红，桀敖不驯：叫我带头？外交部管得了内政？只要我在党的会议上没有讲错话，我就不低头，不检讨！应该检讨的，是钓鱼台那伙破坏国计民生、纵容打砸抢抄的左派秀才。

廖承志也说：现在是佞臣得志，忠臣受罪。

周恩来摇摇头，以恳求的口气说：陈总！不要再打烂仗了。你们就忍了这一次吧！你是外交部长，外事工作一天都不能中断。你要是总被人家发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批判，工作谁来抓？你再不能戴著高帽子去接见外宾了，国家形象要紧。国家这么大，我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哪。

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为了给「三总四帅」一个下马威，中央文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有十万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参加的「首都群众反击『二月逆流』誓师大会」。周恩来和受批判的「三总四帅」出席。露天会场上空忽然下起雨来。康生代表中央文革要求「三总四帅」向首都革命群众亮相、请罪，整个会场一片狂热的「打倒」、「斗臭」、「火烧」、「油炸」的口号声。「三总四帅」被迫站在批斗台上去表示「请罪」，实际上是去淋雨。陈毅大声对叶剑英等人说：天若有情天亦老，老天爷部落泪了！叶剑英说：开国元戎成罪臣，历史又在重演……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所有的人都没有料到的场面：周恩来总理挺身而出，和「三总四帅」站在一起，陪著淋雨。会场骚动起来，发出「给总理打伞」「给总理打伞」的叫喊声。工作人员以为周总理要发表重要讲话，赶忙找来雨伞，给他张上。周恩来却拒绝工作人员给他张伞，并对著麦克风说：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是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陪我们的三位副总理、四位元帅来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的！如果不让这七位老同志回到雨篷下面去，我就只好陪著他们淋雨！……但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无意让这七名「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躲雨，只要求给周总理打伞。周恩来更施出绝招，乾脆背过身子去，挺直了身子坚持淋雨。雨下得越来越大，十万人的露天大会开不下去，只得宣布散会……事后，戚本禹、王力等人私下议论：江青同志不到会，谁都玩不过他，拿他没办法。张春桥更怀疑：是不是人工降雨？迟不下，早不下……。

中南海紫光阁。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暂定十天，先听取陈毅等七人的检讨，之后接受会议的批判教育。毛泽东并指示江青回避，不出席本次会议。

康生一改平日「理论权威」那份高深、矜持姿态，代表中央文革，目光阴冷地盯住陈毅，先给会议来了个定调式简短发言：你们七个人大闹怀仁堂，是自去年八月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一次政变的预演！你陈毅身兼两职，在国务院是副总理，在军委是副主席，由你穿针引线，把文武两帮都串联起来了！在这次政变预演中，充当联络员的角色，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陈毅神情坦然，大声问：总理啊，这是中央给我们安的名份？毛主席讲了这个话吗？既是政变预演，今天公安部长谢富治也在，何不把我们都抓起来，还要客客气气的开啥子会？

谢富治两面讨好地笑笑，没有出声。

周恩来面带愠色，语气严厉：陈老总！你们七个人现在的任务是虚心接受批判、教育。等你检讨的时候再申辩嘛。

王力逼问陈毅：你们在哪里策划政变阴谋？秘密联络点？使用什么接头暗号？

陈毅冷笑：大白天见鬼了。我们从来没有搞过什么串联，更没有策划过什么政变阴谋。同志哥，血口喷人，嘴巴里还要有一口血。你王力同志喷到我脸上的只是口水。

张春桥的戚本禹同时翻动著笔记本。戚本禹抢先揭发：我这里有登记，×月×日，陈毅赴西山叶剑英家，×点×分到，×点×分走，停留两个半小时；×月×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到李富春家，×点×分到，×点×分走，聚会两小时；×月×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到徐向前家，×点×分到，×点×分走，聚会三小时……还要我念下去吗？

陈毅目光如剑：戚本禹同志！你个行政十七级干部，今天爬上了中办副主任的高位，就对我们这些开国老臣搞这一套？

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三人同时拍桌抗议：这是盯梢！过去我们被戴笠手下的人盯梢，今天被你们手下的人盯梢！谁给你们的权利？

谭震林更是怒火中烧：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元帅，不能往来了？毛主席有命令吗？

李富春脸色煞白：我要报告主席！去问主席，我们还有不有人身自由？

聂荣臻斥责：他们不正派，肯定是背著主席干的！

康生在周恩来身边嘀咕了几句什么。周恩来敲敲桌子：不要纠缠这件事了。你们七位老同志，今天是来接受批评教育的！先把人家的话听下来，记下来，你们再作检查、解释不迟。都六、七十岁的人了，六十而耳顺，七十而知天命，不要这个样子嘛。虚心听听人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嘛。

经过周恩来话中带话的一番劝说，「三总四帅」总算暂时平静下来。

张春桥扶扶鼻梁上的镜架，不看本子，声音不高，有条不紊地说：你们都是些党内资格老、地位高、名望重的人物，但一向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你们，实际上形成了第二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是你们七个人物，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家里为中心的「裴多菲俱乐部」，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为主，还有谷牧、余秋里等几个人参加，多次开黑会；一个是以京西宾馆、玉泉山为据点的中心，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加上几个别的人。三个副总理，四个军委副主席，文武兼备，军政合壁。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超级联络员，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的陈毅。陈毅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主帅，两头跑，一下子到军委，一下子到国务院，起了特殊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反文革的势力，实际上是一个中心，相互配合，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我们党、军队、人民，引回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所以，我认为，「二月逆流」不是一般的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画的反革命事件。

大家都听呆了。好个张春桥，一竿子打落一船人。不管是赞同的，反感的，都不能不承认，张春桥这人平日不动声色，却有水平，要么不发言，发言必有份量，条理清楚，击中要害。难怪毛主席、江青那么器重他，刻意栽培他。

叶剑英咬咬牙，心里记下一笔帐：张眼镜，走著瞧，只要叶剑英不死，一定等著看你的下场。

陈毅目光如炬，盯住张春桥，内心愤懑、痛苦：这就是自己在上海市委提拔、栽培过的青年干部……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竟向过去的老上司的心窝捅刀子，捅刀子！

「理论权威」康生又在讲话了：陈毅这个人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我可以毫不誇张地说，他很会吹，

早年在四川军阀门下鬼混，学了一套政客作风。有人说陈毅外交有两手，实际上外交政策方针都是毛主席制定的，他搞的却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外交，不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他不是什么军事家、诗人……历史上，他没有打过几次像样的胜仗，第三野战军的几次重大战役，实际上都是粟裕指挥的。当然，我们不是要否定他在军事上的功绩。他的要害中的要害，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是老干部中的反面典型，右的代表……

谢天谢地，康生大人总算不再提陈毅等人预谋反革命政变了。那项欲置人于死地的罪名终因没有事实依据，搬不到桧面上来了。康生这个小人，这只老狐狸，当年在华东局受到饶漱石的排挤，为了拉拢我陈毅，又是送字画，又是送图章 ，那一脸谄媚的笑容，至今想起来都恶心……毛主席啊，中央苏区时期你重用李韶九，到了延安你重用康生，都是吃自己的同志不吐骨头的家伙……。

会议开到第三天，陈毅总算接受了周总理的劝告，在会上带头作检讨。他作检讨也是语调铿锵：

康生讲我不是什么军事家、诗人。他讲的太对了。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是什么军事家。诗人的桂冠更是载不起。自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几十年来打过无数败仗，也打了一些胜仗。历史摆在那里。我陈毅还有点自知之明，晓得自己的那点子斤两。至于胡诌过百十首顺口溜之类的东西，出过一本薄薄的《陈毅诗选》，打油性质，讲我不是诗人，正确之极，虚心接受。还讲我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一条是重中之重，刺刀见血，不知有何依据？当年我陈毅军长随朱总司令上井岗山，和毛主席会师的时候，林副主席还是我手下一名连长，在座的好多人更是还不知道在哪里哟！看看，又摆老资格了，诸位莫生气。一九三〇年，在江西苏区，我是和毛主席有过工作上的分歧。红翠总前委派我去上海找地下党中央汇报根据地工作，我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也客观地肯定了毛主席的功绩。周总理那时是中央军委书记，代表党中央要求我回江西后，要尊重毛委员的领导，中央是支持毛委员的。我回到江西根据地，一宇不漏地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表示今后一心一意服从毛委员。毛委员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陈毅同志，你和我是不打不成交，今后是莫逆之交啰，难得你是个正直忠诚的同志！我和毛主席的交情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几十年来，我在党内爱放炮，犯各式各样的错误，但我不反毛主席，毛主席总是不忘我在江西苏区时期的表现，每次都鼓励我改正错误，继续放炮，讲真话。

康生和张春桥两位都讲怀仁堂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的。他们讲得很对，我是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起，我几乎每天都听到许多老干部被揪斗、被逼得自杀的消息，以及本人也不停地受到外交部内外红卫兵、造反派的批斗，我很伤心，很气愤。我不相信像陈丕显、李井泉这样的同志会是走资派，也不相信我们共产党内还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的路线觉悟很低，毛主席思想领会不深，而怀疑这些都是中央文革搞的，甚至怀疑是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当接班人我举了手。我也讲过有些人表面上支持红卫兵小将，实际上是要借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自己上台。我这个话很恶毒，很错误，是针对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我也讲过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了叛徒，反马克思主义；史达林活着的时候，赫鲁晓夫对史达林比亲生父亲还亲，什么吹捧肉麻的话都讲了。史达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在我们中国也有伯恩斯坦、赫鲁晓夫这样的阴谋家、两面派。有人指我这话是影射林彪同志的。不对，我只是一种担忧，一种潜意识。我不是先知先觉，算命先生。事情还没有发生，怎么可能指明谁是我们党内的伯恩斯坦、赫鲁晓夫式人物呢？林副主席一贯忠于毛主席，我相信林副主席也不会相信我影射了他。

关于我参加闹事的目的，我坦承，目的很明确，就是妄图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为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搞左了。特别是上海搞了个「一月风暴」以后，全国到处夺权，批斗老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生产破坏到不可收拾，国民经济陷入无政府状态。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是有意识地要跳出来发泄一通不满情绪的，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嘛！我的纲领，很清楚，康生同志批得很对，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再回到一九六五年以前的那个样子。如果讲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我是主张复辟的。一九六五年以前也是毛主席领导新中国嘛。

康生同志和张春桥同志都曾揭发我，在这场斗争中充当联络员，讲我到过李富春同志家里三次。看来成本禹同志你们掌握的那个情报欠准确。说实话，给我定个联络员大低了，我是主要召集人。讲我是主帅则不敢当，还有其他三帅嘛。干什么了？打桥牌，全是我做东。连红卫兵娃娃都讲我是黑帮头子。过去在江西苏区讲我是ＡＢ团头子。我到富春同志家也不止三次，而是五次。李富春和毛主席是世交，他家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毛主席有命令吗？另外，还到过叶剑英同志家四次，徐向前同志家两次，谭震林同志家三次。先念家也去过，聂帅家也去过，三次还是四次？记不清了。对了！我还到过人民大会堂此京厅和浙江厅主席那里四次，到过西花厅总理家无数次。至于首都机场，外交部大楼，北京饭店，我去过的次数就更多了。外交部长，迎来送往，笑口常开，握手言欢。如果有必要，你们可以多派些人跟著，一边保护我免得被红卫兵娃娃们劫走，一边避免我犯错误。文革小组要批判我，欢迎。我也批了你们。谁有错误就批谁。不过犯错误归犯错误，我还是要郑重声明一句，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野心？是不是在向党伸手要权？是不是在串通一批人拉队伍、占地盘？这个问题请中央审查。这种人肯定是有的，但不是我。我陈毅入党四十多年，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家元帅，拿行政二级高薪，官已经做到顶，野心是没有了，只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我可以剖开胸膛给你们看：陈老总路线觉悟不高，但红心一颗，忧国忧民！

转眼已是四月下旬。毛泽东召周恩来商谈「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哪些人上天安门城楼的事。正好江青回来看老板，在场。

毛泽东问：那个三总四帅，检查得怎样了啊？

周恩来答：都检讨了，不是很深刻，但态度算诚恳。我建议，七个人都上天安门城楼。

江青欲说什么，被毛泽东制止住：七个老同志的事，你不要插嘴。红军时期三个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四个野战军。红一方面军还有朱老总、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红二方面军关向应、任弼时早去世了，剩下个贺龙，还保不保得住？林彪要拔钉子，文革小组也主张打倒。红四方面军只剩了徐向前、徐海东、王树声，有代表性。后来发展成四支野战军，一野彭德怀不行了，习仲勋也倒了。二野刘伯承养病，邓小平成了第二号走资派。三野陈毅还在，饶漱石早进了秦城。四野林彪倒是尾巴结大瓜……小半兴旺，大半凋零。陈毅的检讨我在简报上看到了，毛病不少，有个性，敢说敢当，本人比较欣赏。他反对文革小组，反对你江青，但还没有反对我。他是林彪的老上级。还有个谭震林，曾说过要和我分道扬镳。我不放他，还要和谭老板镳到一起。江青你隔天去看他一次，沟通一下。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尽量不得罪，要团结，要五湖四海。总之，三总四帅，包括那些靠边的、半打倒的委员、部长，都上天安门城楼。文化大革命，重新教育干部，批归批，斗归斗，还是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还有个刘、邓、陶，斗得怎么样了？

周恩来趁机问：是不是考虑……也上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脸一沉，反问：你看呢？

周恩来赶忙改口：那就不安排了。

江青忍不住插话：我们的总理，抓住一切空隙和稀泥。

毛泽东沉吟一刻，说：恩来，你召集伯达、康生他们去拟个名单。不但要有老干部代表、军队代表，还要有革命小将代表，工人农民代表。民主党派也要有代表。老中青，他们左中右，都要有。

第三十章 周恩来喊冤

江青对周恩来一直怀有某种复杂而特殊的感情。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毛、江非婚同居，周恩来是力排众议的撮合者。江青曾称周副主席是她和老板的介绍人。此后，每逢毛氏夫妇失和，江青受到老板的痛斥、冷遇，周恩来又总是江青唯一可以投诉、救助的人。五〇年代初，为了周恩来的乾女儿孙维世，毛泽东一度要与江青分手，也是亏了周恩来说好说歹，使毛泽东打消了休江娶孙的念头。加上周恩来夫妇快刀斩乱蔴，让乾女儿嫁给了戏剧家金山，才算挽救了中南海第一家庭的面子。对此，江青是感激涕零的。反过来，老板几次为国民经济大政方针对周恩来动怒，如一九五八年初因周「反冒进」，毛下决心欲改组国务院领导班子，江青就曾私下里帮过周的大忙，从中缓解了毛、周矛盾，加上政治局常委刘、朱、陈、邓等人也力挺周恩来，周的总理职务才得以稳固。也叫做一报还一报吧：你关怀我的家室名份，我关怀你的仕途前程。
自去年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对周恩来的情感愈加复杂化了。的确，周恩来对已窜升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江青，百般顺从、尊重，公开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公开宣称「要像服从毛主席那样服从江青同志」，「要像执行毛主席指示那样执行江青同志的指示」，使江青感到空前的受用。可以说，周恩来对江青表现出来的这种最高规格的敬意、礼遇，无形中极大地提升了江青在党、政、军各业各界的地位与份量。总理带了头，谁人不跟从？
还有一件令江青快慰的妙事发生在三月间，江青徵得周总理的特许，委托林彪夫人叶群派出空军司令部的特勤小组赴上海，避过上海市革委和市公安局，查抄了上海档案馆及赵丹、郑君里、顾而已、金焰等一批演艺界名人的住所，抄走了所有二、三十年代那些载有影星蓝苹种种绯闻艳事及被捕入狱出狱情况的敌伪档案、报刊，从赵丹、郑君里等十几户人家中则抄得当年蓝苹写下的书信、留下的合影等等，整整装了两蔴袋，打上密封签，由空军专机运到北京，送抵毛家湾二号叶群府上。叶群作为林副主席夫人，很会办事，也徵求周总理同意，请江青同志本人坐镇，并通知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两人到场监督开封，就在毛家湾二号西院空坪里，把两蔴袋材料浇上燃油焚烧，化为灰烬。这就去掉了江青一块心病，免得有朝一日被人挖出二、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那些糗事，影响了她那风光无限的政治前程。
以上，周恩来对江青可说是百般呵护、有求必应了。
且慢！周恩来还有他可瞋可怒的另一面，即在运动中千方百计保护他的老战友、老部属。只要毛泽东没有点名打倒谁，他就力保到底，党政军高干一总包揽，充当「政治消防队队长」。周恩来是不是藉机收买人心，欲使那些靠边的、半打倒的高干们投向他，寻求他的保护，从而在党内军内形成一股强大的消极抗衡势力？没错！你看他在「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事件」之后，是怎样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地保护那几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的吧。加上老板也考虑到诸种利弊因素，黑干将们才被放过一马，「五一」劳动节仍让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首都百万群众的庆祝大会。节后仍各在各位，照样参加每星期一两次的中央工作碰头会。
周恩来啊周恩来，难道你真要成为党内那股对抗运动的顽固势力的保护伞，成为运动的消音器、防火栓了？该拿你怎么办？乾脆发动红卫兵、造反派把你也给轰下来？但老板会答应吗？老板会让她江青的亲信张春桥接手总理职务吗？今后要嘱咐春桥，以后陪自己跳舞时手臂不要搂得太紧。
五月上旬，天助江青，有了一个修理周恩来的绝佳机会：周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从查抄的敌伪时期报纸中发现了几份重要材料，立即送交天津市军管会。市军管会见事涉重大，以绝密件专送方式呈交中央文革江青同志亲启。
原来是一则刊登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日上海《申报》上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集体脱离共产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行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其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

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共产党。……。

一时，江青都看傻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伍豪，不正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化名？想不到堂堂的周恩来总理，历史上还有这么腌臜的一笔！石破天惊，天字第一号的党史新发现……周恩来啊周恩来，你在党内巧妙隐藏了这么久，或许是颗比刘少奇更危险、更可怕的定时炸弹？你装模作样，窃据了国务院总理这样的高位，你把我江青、毛主席、党中央，把全国人民骗得团团转，你真是新中国历史舞台上最出色的演员……。

当天晚上，江青带上这份宝贝资料，去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向老板汇报。老板一声不吭地看完《申报》上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脸色凝重。他依稀记得，一九三二年在江西苏区，是听说过这么一件事，但具体细节，已很模糊。想了想，说：蓝苹，事体重大，你先不要咋呼……恩来的历史间题，我会派人重新调查。在查出结果之前，不要对任何人讲。下个星期，你倒是可以做一件事，把《申报》上的这个「启事」，复印三份，一份送我，一份送林彪，一份送恩来，看看他本人的反应……难道真要应了那句老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了？若是这样，周就太会演戏了。

江青说：老板，我斗胆建个议，你也应当考虑考虑安排一名候任总理人选了，免得措手不及。

毛泽东瞪了瞪眼，你想推荐什么人？是不是张春桥？

江青徐娘半老，妩媚地笑笑：那就只能说，我和老板想到一起了。春桥比我还小两岁，年轻能干，有理论水平，在上海抓过全面工作，普遍反映不错……

毛泽东说：刚刚提了他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和尚还没有认帐。下一步还准备安排他接萧华的总政主任……不要太快。过年把再提他兼个副总理，名字排在前面。总要一步一步来嘛。好了，你不要再和我说这些了。你中意的人，我不一定都中意啰，还有个能不能服众的问题。

江青离开后，毛泽东命值班卫士立即找到公安部长兼政治保卫部长谢富治。谢富治匆匆赶来，不知主席深夜单独召见，出了什么重要情况。毛泽东说：是很重要，绝密任务，你亲自带一个小组，成员必须都是最可靠、嘴巴很紧的人，到上海去查阅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前后的敌伪报纸，到监狱去提审有关的历史案犯，以及察访那些知情人，重点替我搞清楚周恩来同志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的行踪，整理出一个「大事纪」之类的材料来。不订框框，范围，有什么查什么。明白没有？这件事，你直接对我负责，再不要告诉其他的任何人。做得到吗？

谢富治胸口砰砰跳，刘、邓、陶的问题没解决，周恩来也要给端出来，然后端朱德，端陈云，一路端下去，娘的，什么三总四帅……见毛主席愣盯住他看，心里一哆嗦，本能地挺直身子，立正站好：是：主席，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又问：给你七到十天的时间够了吗？

谢富治回答：是！保证十天之内，带调查结果向主席汇报。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带了李富春、李先念、张春桥三人向毛泽东汇报河北、天津、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等省市全面武斗、严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等各种情况。毛泽东听汇报时，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听完汇报，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发出几条「最新最高指示」，只是留下周恩来，还要单独谈谈。毛泽东忽然问：恩来，你是哪一年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的？

周恩来不知毛主席为什么心血来潮问起这个问题，想了想，才答道：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底吧？

毛泽东又问：究竟是哪一年？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周恩来更感到蹊跷了：具体的日期，我回去查一查，再报告主席。

毛泽东的思绪仿佛锁定在某个历史疑点上：顾顺章 呢？是个什么人？可不可以谈谈？

周恩来见毛主席问得如此认真，难道又要重算当年自己推行的瞿秋白、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旧帐？只好尽量详细地回答：顾顺章 啊，让我想想……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人，学徒出身。一九二五年入党，参加上海工人运动。人长得高大、勇武，担任上海工人纠察总队队长。一九二六年初被党中央派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年底回国，能双手开枪，百发百中。中央政治保卫局成立，抽调一批政治可靠，武功高强的工人组成「红色恐怖队」，他任局长兼队长。一九二七年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又兼任苏联顾问包罗廷的卫队队长。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蒋介石实行血腥清党，

我党中央转入地下，他任中央特科科长，负责地下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和情报交通工作……
毛泽东说，你记性好。你们那个中央特科，是不是又叫做什么红科？
周恩来恭敬地点着头：对，主席了解很准确。中央特科下面有个行动科，也是由顾顺章 任科长。行动科党内称为「红科手枪队」，当时搞到几十把捷克造快慢机，负责保卫中央领导人及处决叛徒、奸细，也暗杀过一些国民党特工。顾顺章 虽是工人出身，但地位变了以后，个人主义严重，生活上追求享受。他装扮成富商，住在一栋花园别墅里，老婆孩子、保镖保姆十几口人，成了工人贵族。我那时是中央军委书记，算是他的上级，曾多次内部开会帮助他，他却阳奉阴违，自以为了不得。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央派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等负责人经武汉潜赴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完成任务后，他返回途中又经过武汉，住进一家妓院，被国民党暗探识破，抓获。
毛泽东插问：慢着，那个工人出身的党总书记向忠发，不也是在妓院里被捕的？怎么那时候的地下党牛央负责人，都喜欢逛窑子啊？边搞女人边搞革命？
周恩来额头上已冒出层细细的汗珠子：那时，蒋介石实行色恐怖，对共产党人赶尽杀绝，地下党中央的确在一些妓院、烟馆内设立过秘密联络点，也利用过杜月笙、黄金荣那些帮会势力……还是汇报顾顺章 的事吧。他在武汉被捕后，立即出卖了党组织。在他的指认下，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邓演达等很快被就地处决。他成了地下党中央的最大威胁，因为他知道党中央机关的秘密地址、重要联络点以及所有领导人的住处。他甚至在武汉对国民党特务说，他投诚的事，千万不要以打电报、电话的方式向南京方面报告，肯定有人打入了你们内部，但这人是谁，连他顾顺章 都不知道。他可以亲自带人去上海，把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但国民党特务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也是急于向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邀功，还是发了密电。结果那份密电被我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钱壮飞同志看到，立即单线通知李克农，李克农十万火急通知陈赓，陈赓通知我，我连夜和陈云、康生等人一起，组织地下党中央机构大迁移。多数领导人也于一夜之间改换了住地。第三天，等叛徒顾顺章 领着大批国民党特务赶到上海，扑了个空……
毛泽东插问：顾顺章 一家被杀，又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那是一次万不得已的非常行动。我们指挥地下党中央机关紧急转移时，由于部份领导人联络不上，而无法通知他们。顾顺章 的家属、保镖、保母等，却可能知道这些同志的秘密地址，以及一些重要的接头地点、暗号……情急之下，没有办法，于一天晚上，我和陈云、康生、邓颖超，率领红科四、五十人（事先买通了法租界巡捕房和街道上的帮会势力封锁消息），进入顾家，不能开枪，以铁锤、斧头、菜刀、棍棒，灭了他家十六口人，并于当夜悄悄掩埋……
毛泽东说：嗬嗬，邓颖超也参加了，女丈夫，不错不错。那时，你们都血气方刚嚒。……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斩草除根，不错不错。
周恩来试探着问：主席，关于这段历史，是不是现在有人提出质疑了？陈云、康生都是当事人，我讲的这些，你可以向他们了解，核实。
毛泽东说：不要多心。不过偶然想起，随便问问。你在大革命时期搞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不像刘少奇，历史上多次被捕。都是怎么出来的？向组织交代清楚没有？当初高岗他们就怀疑过。
此次谈话后，周恩来照常忙碌，无分昼夜。但心里总有一份忐忑不安。毛主席为什么要突然问起上海地下党中央的事？运动以来，全国到处抓叛徒、特务，都抓红了眼睛……谁又会是真正的叛徒、特务？天晓得。
一星期后，一封密件从钓鱼台十一号楼送达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因信封上写着周总理亲启，秘书没有拆阅。周恩来拆开一看，是江青的仿毛体手迹：

总理，有份敌伪时期的报纸，送你一阅。有个叫伍豪的人是谁？可以来和我谈谈。

周恩来再打开那张发黄的旧剪报，一行醒目的标题映人眼帘，脑袋里轰地一炸：〈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集体脱离共产党启事〉！怎么回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抓叛徒特务抓到我这个总理头上来了？看来，是有人利用这则当年敌人制造的假启事，拉周恩来下台。
周恩来心都冰凉了，好快哟，打倒刘、邓、陶的手续还没办完全，就轮上自己了，能不惊惶、恐惧？周恩来闭了闭眼睛，依习惯以右手拇指和食指使劲掐住左手掌虎口，作几次深呼吸，努力使自己平静

些，才要过了钓鱼台十一号楼的专线电话：江青同志吗？我是恩来。对，收到你派机要员送来的材料。对，主要是那张旧报纸上刊登的所谓「伍豪启事」。我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向你和主席保证，那个「伍豪启事」是假的！此事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就搞清楚了。康生和陈云同志都可以作证……。

江青在电话的另一头不冷不热地说：伍豪是不是你呀？康生同志好像没有到过江西中央苏区吧？他去了苏联，怎么替你作证？

周恩来极力稳住自己的情绪和语气：是的，我用过伍豪这个化名，因为我在地下党中央被编为「五号」。康生同志是没有到过江西苏区，但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底，我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期间，一直和陈云、康生他们共事，领导中央特科工作。

江青有些不大耐烦了：好的，你的事在电话里也讲不清楚。我这里收到不少红卫兵小将的揭发。你可以另外约时间来和我谈一次。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性问题，不去纠缠历史，而是现实表现。你为什么要在运动中保护那么多人？特别是对那批反文革的黑干将，你真是不遗余力。还记得吗？五一劳动节前夕，你当着主席和我的面，连刘、邓、陶要不要上天安门城楼这样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好啦，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这个一向把他周恩来视作「恩公」的女人，现在讲话口气大变。不行！这事得立即找主席讲清楚。否则，文革小组那边闻鸡起舞，红卫兵小将们跟着鼓噪，他周恩来也就会像刘、邓、陶那样，满身长嘴说不清，跳进黄河洗不清了。看看手表，已是下午三点，估计主席已经起床了，他要通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电话。还好，卫士长报告周总理，主席已在看文件了。

电话那头，传来毛泽东的声音：是恩来吗？有什么新情况？

周恩来双手捧话筒，一时竟控制不住情绪，带着哭腔说：主席啊，我要向你喊冤了！

毛泽东顿了一顿，才又问：怎么回事？喊什么冤？我冤枉你了？

周恩来赶快表白：不是的，主席。现在有人要利用从三十年代敌伪报纸上的一则所谓的「伍豪启事」，把我也打成叛徒、特务！主席，我用我的性命向你保证，我周恩来自参加革命以来，犯过多次严重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从没有被捕过，绝不是什么叛徒、特务。

毛泽东在电话里嗬嗬笑了：恩来，你不是向称临危不惧、临阵不怯，有大军事家、外交家风度吗？现在怎会也进退失据、乱了方寸了？「伍豪启事」的事，上星期我对江青讲了，一九三二年在中央苏区，是听讲过这么件事，但具体的来龙去脉，记不起了。恩来，还是那句话，相信党，相信群众。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写个材料，把整个事情回忆一下，向中央做个说明。

周恩来坚持着在电话里向毛主席做了个粗略的回忆。之后，情绪稍安。值班秘书送进来一叠急件、急电之类，无非某省某市又爆发大规模两派武斗、某座公路铁路桥梁被某派群众组织占据、铁路公路交通中断，某座大发电厂打派仗闹罢工，某输电网系统瓦解……等等，等着周恩来立即批示。周恩来挥挥手，支走秘书。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救自己要紧。动手整理出一份一九三一年的「大事纪」来！找哪位秘书帮忙？许明心细笔头快，许明要是还活着就好了！多精明能干的一位女同志，已经自杀半年了……龚澎！对，外交部的龚澎妹子，好久不见了……。

周恩来匆匆写下一张便笺，按铃叫来邓颖超：小超，对不起，要劳动你一次。事情很急，你不要多问。立即坐我的车去外交部，接上龚澎，凭这张条子，到北京图书馆资料室把一九三一年上海的几份主要报纸《新闻报》、《时报》、《申报》的合订本，替我借回来……你顺便告诉龚妹子安排一下家里的事，

她今晚上要在我这里开夜车，整材料。许明自杀了，现在唯有借重龚妹子了。

邓颖超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只知道事情紧迫，忍不住说：要不要把孙维世也接来帮忙？她们剧院党委班子被夺权，光运动，不演出，金山被抓走，她闲在家里……

周恩来一脸焦急：维世不行，只会添乱。快去接龚澎吧。赶一份材料，明天中午送主席哪。

两个小时后，也没让工作人员帮忙，邓颖超和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提着几大捆从北京图书馆借来的敌伪时期报纸合订本，进了西花厅后院总理办公室。周恩来见到龚澎，心情登时开朗了些，歉意地说：龚妹子，几个月没见了吧？你和冠华都还好吧？

龚澎睑上已现皱纹，神色显得憔悴，只是一对大眼睛依旧又亮又妩媚：谢谢，我和冠华都只是受到些冲击，造反派认我们是陈毅的亲信、黑爪牙。每次批斗陈老总，都拉我们去陪斗……没什么，用毛主席的话讲，经风雨、见世面啦。

她隐瞒了自己在外交部曾被红卫兵、造反派残酷批斗，有次命她跪在一张长条櫈上接受讯问，直到她头晕倒地下，造反派还骂她「装死」、「演戏」……。

周恩来说：对，我们都要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考验。我眼下就正经受着大的考验。

龚澎说：你让大姐去找我，找的那样急，又让去北图借来这些一九三一年的旧报纸，我就猜到，有人在你的背后搞大动作。

周恩来见邓颖超离去，门也带上了，才放低了声音：我的事，你从来那么敏感……这事，我没有对你大姐讲，免得她担惊。但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要你来帮忙。还有个许明可以做这些事，可惜去年十二月自尽了。她得罪了蓝苹。我没有来得及保护……其他的秘书，各有背景、来头。总理办公室，几十号人马，也像个联合国。当然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看看，我怎么和你讲这些？

说话间，邓颖超亲自送了一壶热茶进来。龚澎赶忙起身道谢。邓大姐说：谢什么？都谁对谁呀。你们忙吧。恩来的重要事务，从不让我过问。我会通知卫士长，今天下午、晚上，除了主席那边的电话、急件，其它的一律停送。

周恩来说：小超啊，不是停送，而是分送。军事方面的送林副主席、叶帅、徐帅，外交方面的送陈老总，工交财贸的送富春、先念，武斗、派仗方面的送钓鱼台。

邓颖超退出后，龚澎问：究竟出了什么大事，逼得你这样急？

周恩来把江青的短简和那张登有「伍豪脱党启事」的旧报纸交给龚妹子过目。

龚澎几眼溜完，想起什么来了：为这事？记得在重庆时候，听你讲过，是敌人刊出的一则假启事……现在翻出来，居心叵测。

周恩来说：找你来，就是帮忙整理出一份一九三一年的「大事纪」。要开夜车，熬通宵。你的偏头痛，最近没事吧？

龚澎说：放心，医生讲是脑神经紊乱。近来没事。外事活动少了，我这个部长助理工作轻松多了。不奉命去做陈老总的陪斗，或接受批斗，我和冠华就都是逍遥派了。……好好，谈正事。我建议，咱们

先务虚，后务实。

周恩来望着贞静、聪慧的龚妹子：心里忽地一阵清亮：吕瑞大事不糊涂，龚澎大事也不糊涂，有女丈夫气概。具体谈谈你的务实和务虚？

龚澎说：有的事，本不想讲，现在只好告诉你了。我不是向你推荐过两名外事联络员吗？一个叫王海蓉，一个叫章 含芝。你个大总理，各行业的联络员上百人之多，大约没有注意到她们两个。她们现在随时可以去见「最红最红」，极受信用。「最红最红」不但让她们两个注意外交动态，也注意国内的运动情况。上星期，我嘱章 含芝去汇报了一个新动向：近来天津、上海、长沙、北京，出现一股反周总理的风潮，大字报、大标语都出来了，这不是妄图分裂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章 含芝回来告诉我，主席都听进去了，说现在社会上出现一股极左思潮，要打倒一切。北京就有个「五?一六」的组织，连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都怀疑，都要炮打。上海还出现反张春桥的大字报。对极左思潮，要进行批评、教育。不然，身边的人都打倒了，我就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

周恩来听这一说，感动得眼睛都红了：冥冥中有高人相助，龚妹子，你就是我背后那高人。王海蓉、章 含芝都是外交界新秀。我记起来了，王海蓉是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儿，主席的侄孙女；章 含芝是章 世钊先生的养女，做过多年的主席的英文教师。今后，我这做总理的，是要重视这两名新秀啰……对了，趁主席下午、晚上办公，我还可以做点什么，把江青送来的这件事缓冲一下？

龚澎在便笺上写下一行字：万岁老来疯，娘娘比蛇毒，冠华近段常往那边凑，要当心。

周恩来瞄一眼，脸一沉，叹口气，命龚澎当即擦根火柴把那页便笺烧掉：知道了。冠华做的对，要学会周旋啦。好，不谈这个，回到正题。

龚澎忽地眼睛一亮：你这里不是堆着大摞急电、急件吗？为什么不挑出一两件来，直接送给万岁爷，看看这个国家，这个运动，乱哄哄天下，没有总理，谁来收拾？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没有我，地球照样转……主席就是主席，不是什么万岁爷，被人听了去，不得了的！说着，周恩来随手拿起摆在最上头的两份急件，先看一眼，递给龚澎：这个怎样？

龚澎迅即流览，一件是：交通部联络员报告，郑州、株洲、柳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因两派工人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湘桂等五条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站就停开货车六十九列，开赴越南的国际列车在广西柳州被截停，车上装载的援越武器被抢掠一空，包括新研发出来、内部称为「见血封喉」的刺刀！另，大连港、天津港、烟台港、连云港、宁波港、汕头港，大量工农业生产物资堆积码头货场，致使北煤无法南运，南粮无法北调。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经济命脉，持续中断下去，局面将难以收拾；另一件是：军委联络员报告，国防科工委属下第七机械工业部「九?一六造反总部」近千人占据国防部办公大楼，在大楼门口架设高音喇叭，高呼「打倒徐向前」「打倒聂荣臻」等口号。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是一栋大楼两块牌子，全军的指挥中心。军工系统造反组织如此占据，不肯撤离，一旦发生外军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军委如何指挥反侵略战争？

袭澎说：好，就这两件，一件地方，一件军方，全国乱象，很有代表性。今天就送上去！这种时刻，还有人想打倒国务院总理……问题是怎样送上去？

周恩来说：龚妹子，我现在确像个维持会会长，勉力维持国家机器运转……你这个建议好是好，但会不会引起毛主席的怀疑和反感？认作有人向他施压啊？那就适得其反呢……当然，铁路航运瘫痪这一件，可让李富春去送；七机部造反组织占领国防部大楼不肯撤离这一件，可交军委文革小组去送。总

之，我不能出面。否则，弄巧成拙。用一句红卫兵小将的话来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晚饭前，周恩来派机要员把两份急件分送了出去。

晚饭后，周恩来领着龚澎把那一册册一九三一年的《新闻报》、《时报》、《申报》合订本摊开在办公室地毯上，边翻阅边摘抄。九时半左右，陈毅不顾卫士长劝阻，硬是大大咧咧地闯进总理办公室来，见面就说：总理！我还是外交部长呢，把我的部长助理弄来了，连声招呼都没打啰。

周恩来知道陈老总有急事才闯来的，嘴上却说：老总，我越忙，你倒是越添乱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话快讲，我和小龚要忙通宵哪。

陈毅四周看看。他常来的这间总理办公室宽大得可以摆下三张乒乓球台练球。他忽然压低了嗓门问：总理，你能肯定你这里没有被人装了暗器？

周恩来已经把收音机拧开了，室内飘荡起革命民歌〈十送红军〉：什么暗器？你指的是侦听器？放心吧，我相信是没有的。当然也不时放点音乐。有话请讲，小龚不是外人。

一时，陈毅眼睛泛红，情绪激动地说：汇报三件事。

头一件，我算了解清楚了，外交战线造反派的幕后指挥是王八蛋王力。他凭着写了几篇狗屁文章 ，混了个中联部副部长、中央文革成员还不过瘾，还想夺外交部长的权？我陈毅也不是吃素的；黄克诚都和红卫兵小将打架、拚命，下次他王八蛋敢指着我的鼻子叫喊，格老子揍他狗日的！

周恩来问：黄克诚和红卫兵打架了？不可思议，那么老实的人……看管他的战士没有制止？

陈毅说：我是在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说黄克诚被人打急了，像狗一样咬人……不管怎么讲，人家黄克诚是大将……。第二件，外交战线的造反组织，近一段常去包围人家印尼、印度、缅甸等国的大使馆，还有英国外交部驻京联络处。已经闹出国际纠纷，印尼出现反华浪潮。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话没人肯听了，请总理报告主席，要钓鱼台那伙人不要在背后鼓动了。特别是王力、戚本禹两个无法无天，毛主席为什么要重用这种家伙？关锋当了总政治部副主任，戚本禹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春桥荣升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毛远新刚大学毕业就成了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渖阳军区政委……。

周恩来说：陈老总，不要扯那么散了。讲你的第三件事吧。讲完就走。

陈毅说：第三件事，和总理有关。近两天我几次路过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都看到了「周××——二月逆流总后台」、「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打倒折衷主义的总代表周××」这类大标语，大字报。我家老三还在天坛公园外墙上看到铅印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总理啊，你日忙夜忙，维持局面，人家却在背后放暗箭，捅刀子，要把你也打成叛徒！我已经和徐帅、叶帅、富春、先念他们通了气，达成一致看法，党、军队、国家，可以没有陈毅这些人，但不能没有周总理。因此，格老子准备再豁出去一次，联络在京的还没有被宣布打倒的老同志、老战友们，来个集体上书，保总理！我们相信党、政、军绝大多数老同志都会起而响应！但叶剑英多虑，嘱我一定报告你本人，并尊重你的意愿……。

龚澎一听这个，立即绕至陈毅面前，深深一鞠躬：陈总，当今之下，也只有你们几位共和国元帅、副总理，有此壮举、豪举，我和冠华要向你们鞠躬到地。

周恩来却脸色凝重，厉声喝道：陈老总！胡闹台！你们是要陷恩来于不义呢。想到过这样做的后果吗？

只能促成我立即倒台。你们如果真想让我继续留在总理这个岗位上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就立即停止你们的愚行！什么壮举、豪举？十足的不智。听明白没有？我周恩来投身革命半个世纪，经历过多少风雨险阻，都是靠自己去周旋，才避过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

说着，周恩来已是泪流满面，忽地一把抱住了陈老总。一个总理、一个元帅，相拥着饮泣。

第三十一章 毛泽东阅「案」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下午三时，毛泽东起床，洗漱、吃早点之后，生活秘书兼机要秘书小张把两份急件送到他惯常看材料所仰躺的沙发前的茶几上。毛泽东未能完全掌握的情况是，近十天内，除了他亲自指派谢富治率六人小组赴上海，密查周恩来一九三一年前后在地下党中央的活动情况外，钓鱼台和毛家湾二号，也派出了各自的秘密小组赴上海去挖周的「脱党变节历史问题」。真是紧锣密鼓，剑拔弩张了。

公安部的六人小组已从上海返回。谢富治于昨晚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没有查到周有过叛变投敌行为的证据，但在一九三一年七、八、九三个月，周的行踪不明。那时相继出了顾顺章 、向忠发被捕投敌事件，国民党宪警对我地下党中央人员进行大搜捕。周等杀顾顺章 一家十六口，后被掘尸，舆论大哗。周是躲进了宋庆龄府上？还是受到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的保护？不清楚。

毛泽东说：没有证据，先存疑吧。这个人最善于保护自己。你那个六人小组到此为止，撤销。记住，让他们管住自己的嘴巴，谁走漏风声，后果自负。

谢富治说：记住了。我会再叮嘱一次，谁犯纪律，谁脑袋搬家。

毛泽东笑笑；你个刑部大臣，活阎王啰。上海之行，还有什么情况？

谢富治忽然面带难色，有些犹豫：还、还发现了两组人马……。

毛泽东盯住问：谁的人马？为什么要吞吞吐吐？

谢富治头皮发紧，但不得不说：一组是钓鱼台的，另一组是毛家湾二号的……

毛泽东点点头：好嘛，都动起来了嘛。可见总理宝座，大家都盯住不放哪。你们又是怎样发现人家的秘密行踪的？

谢富治说：离开上海前，我多了个心眼，杀了个回马枪，调阅了上海档案馆的访客登记……

毛泽东问：你们登记了没有？人家不也会发现你们？

谢富治说：公安部长出马，还用登记？包括到提篮桥监狱提审知情人，都不准登记，不留痕迹。

毛泽东笑了：刑部大臣谁敢惹？钓鱼台和毛家湾二号那边，大约都只是派去了小人物嚒。毛家湾二号为什么这样快就有动作？也想撤换总理，推上自己的人？现在天下纷争，派别林立，群雄并起，但还不能说已经乱彻底。许多事情还要靠周去办。这件事先谈到这里。你不要走，还有个事，两个月前中

央警卫局向我报告，他们给毛家湾二号派去一名警卫秘书，不让进门，就给退了回来？

谢富治见问，一时浑身凉飕飕的，天爷，这类涉及中央一、二把手之间的敏感事务，弄不好真掉脑袋的！但面对毛主席，他不能不硬着头皮汇报：是有这个事。后来我和汪东兴商量，安排那名警卫秘书在毛家湾二号胡同对面那栋三层楼的顶层上班。汪东兴说这也是请示了主席的。那警卫秘书已汇报了几件重要情况，一是常去对面院子里聚会的有空军的吴司令，海军的李政委，总后勤部的邱部长。广州军区黄司令员去过多次。还有陈伯达同志也去过多次。

毛泽东说：知道了。以后，这些情况要及时告诉我。总理是不是常去？我不是怀疑什么人，但必须掌握情况。

谢富治支支吾吾：我以为汪东兴报告过了。总理去过几次，等我了解清楚之后再汇报。

现刻摆在毛泽东面对两份材料，一份是谢富治昨晚上留下的，一份是今中午周恩来派机要员专送的，都叫做「一九三一年大事纪」。毛泽东先看周恩来附在「大事纪」前面的一封信：

主席，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闻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的「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月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里，有通过《申报》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昨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犯周恩来、赵蓉（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 、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一个所谓的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达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查得，也就不全了解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情况编为大事纪送阅。同时，送上报导最详细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一册，请翻阅。此事需否专门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做定夺。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周恩来，五月十七日。

接下来，毛泽东把谢富治和周恩来所提供的两份「大事纪」参考着审阅，发现并无大的出入：

一九三一年一月，地下党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顾顺章 仍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情报交通局局长兼中央特科科长。

四月，顾顾章 化妆成民间杂耍艺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等经武汉入鄂豫皖苏区。顾于返程逗留武汉时，被国民党特务识破，在一家妓院被捕。顾当即自首，愿去南京见蒋介石。我上海地下党于当夜得到消息，中央机关立即全部转移。

五月，地下党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 全家，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顾本人虽在南京，但他的家属了解我地下党中央的许多机密和领导人的情况，包括住址等等。经中央特科侦察及内线报告，取得了他的家属准备向敌人告密的可靠证据。他们还给顾写信报告我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后的新地址，对我党安全

构成极大威胁。为了保卫党的安全，我们只有采取非常措施，将顾的家属秘密处决。对顾的幼女，由我地下工作人员谭钟玉送回老家代为抚养。

毛泽东把两份「大事纪」一扔：周恩来欲盖弥彰，不能自圆其说。谢富治不动脑筋，不加分析……周恩来们杀顾顺章 一家老小十六口人，明明是为了报仇。杀人报仇就杀人报仇嘛，何必强说这堆站不住脚的理由。地下党中央早就知道顾顺章 叛变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上海的家属知道中央机关转移后的秘密地址呢？杀他的父母妻儿，连同保母、保镖有什么用？完全是黑道行径，不足取。

毛泽东呷一口茶，重拾两份「大事纪」，仍对照着审读下去：

六月二十二日，向忠发在上海一家妓院被捕，随即向国民党特务投降。可是南京的蒋介石第二天即下令将其处死（可见蒋介石亦不喜欢叛徒）。地下党中央机关再次紧急转移。有两处机构遭到破坏。

九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渖阳被日军侵占。

十一月二十日，中央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老先生）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我消灭顾顺章 全家之情况。至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由王世德带路、指认，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裳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和武定路交汇的修德坊六号、在新闸路和麦特赫斯脱路交汇的陈家巷九十一号，从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毛泽东边吸菸边饶有兴味地翻阅着：心里不能不叹服，当年周恩来、陈云、康生、邓颖超们在一个晚上摸进顾顺章 家里，以斧头、捶子、棍棒干掉他家老小十六口人，再将十六具尸体分别送到四座院子里去掩埋，是个多么大的行动！动员了多少人马？大约半个上海的帮会势力都投入帮忙了。甚至还买通了巡捕房！在人家法租界内干这种勾当嘛。《水浒传》写武松杀张都监一家七口，血溅鸯鸳楼，那是是单枪匹马，杀完就走。恩来他们是在大都市劳师动众，杀完十六人还要分运到四个地方去掩埋，之后消声匿迹，比《水浒传》更富戏剧性、传奇色彩了。

当时上海各报登出掘尸消息、特写、专讯的有：

时报（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共七天）；
中报（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共六天）；
新闻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共七天）；
时事新报（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共七天）；
民国日报（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共四天）。

其中登得最详细并配大幅照片的为《时报》。其余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报纸亦有陆续转载。

毛泽东停了一停。怪事，怎么没有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报导？看来人家国民党宣传部门也玩了一手，自己不出面，而尽量发挥所谓的民间新闻舆论的影响力，达到把我地下党中央搞垮、搞臭的目的……难怪了，那些留恋大城市、嘲笑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国际派，博古、周恩来、瞿秋白们，是在上海搞得声名狼藉，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迁移到江西苏区来的。他们打着中央旗号，一到江西苏区，就撤了毛泽东的职务，周恩来就当上了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局军委主席。看下去、看下去，这些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还是头次较详细地接触。

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底，顾顺章 在全家被杀半年之后，于上海各大报纸登出「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附全文）。

刊登该则启事的上海报纸有：

时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
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
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共三天）；
时事新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三日共五天）；
民国日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

其余北平、天津等各大中城市报纸亦有转载……。

毛泽东嘴叼烟卷，边翻阅边嘲弄：恩来啊恩来，你为什么要不嫌丑陋、不厌其详地列数各大报纸刊出这些消息的日期？无非是向毛泽东和中央表明，当时你领头搞暗杀，是与叛徒不共载天，也是对党内某些不坚定分子的严厉警告，中央特科对叛徒是要斩草除根的！而且你的这些举措，都是经过各大报纸大量报导、公诸于世的。此种情形之下，你周恩来还怎么可能向国民党屈膝，成为革命的叛逆呢？对了！周恩来的本意在此，苦心也在此了……不忙不忙，还是先来看看顾顺章 的这则「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启事」。这哪里像工人大老粗顾顺章 的口气？明明是国民党特务文人的刀笔。

……

审读至此，毛泽东不能不承认，周恩来的这段历史是不应有疑义的了。接下来，周恩来在「大事纪」中列出自己的行踪：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底，化妆成商人，乘坐火轮离上海由海路南下。

十二月上旬，经广东汕头，从永定进入福建苏区。在闽西根据地停留十来天，得知十二月十四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抵达中央苏区首都江西瑞金，在叶坪与先期到达的项英、洛甫、任弼时、王稼祥、李富春等人汇合。

毛泽东渐次心生厌恶。好个上海地下党中央，就干了些此类「革命」？闹的惊天动地，臭名远播，于革命何益？偏偏是这些「大城市出来的革命家」，嘲笑「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对于「大事纪」的最后两页，毛泽东只扫了几眼，已无兴趣。

毛泽东扔下两份「大事纪」，站起来踱开了步子。思考良久，斟酌再三，才在周恩来的那封信的天头处，写下一句既不否定、亦不肯定、语带玄机的批示：

此件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此一批示，实际上是把周恩来的「历史疑点」挂了起来，并扩散开去。日后若有需要，可当作「法宝」重新祭出。

这时，秘书小张又送上两份急件，一份是李富春呈交的关于铁路、航运处于瘫痪状态的情况汇报，一份是叶剑英报上的关于第七机械工业部造反派占据国防部大楼拒绝撤离的紧急请示。

毛泽东只看了个题目，放下了，嘱咐说：小张哪，通知值班室，要总理、富春、伯达、康生、江青、春桥、叶群七人，立即来我这里碰头。

像往常一样，江青早到几分钟，例行手续似地问候老板的饮食起居情况及私下交换些意见。
毛泽东把周恩来呈报的「大事纪」及自己的批示交给婆娘。

江青一看，眉开眼笑：妙，太妙了。

毛泽东问：笑什么？妙在哪里？

江青说；老板不是把人挂起来，而是把「问题」挂起来……现在运动中流行一种说法，革命群众把「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顶帽子拿在手里，随时可以给党内的当权派戴上，也可以不给戴上，这就更具威力，让当权派惶惶不可终日。当然，我说呀，周的问题也可以当机立断，一步到位。

毛泽东问：什么意思？你们谁想做总理？谁能做总理？

江青说：老板呀，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周已成了党内保守势力的总代表，一面旗帜。他实际上是赞成刘、邓、陶路线的。文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就看能否战胜这股顽固的保守势力……

毛泽东沉默一下，说：不要性急。总理、老干部，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或刘少奇的顽固追随者，还是要使用。我不能一边倒，一边倒会出更大的问题。过去对苏联一边倒，我们吃过大亏。我需要的是西花厅、毛家湾二号、钓鱼台三足鼎立，缺一不可。这个话不能传出去。

张秘书进来报告：主席，总理他们到齐了。

毛泽东点点头，起身朝外间大书房兼会议室走去。

江青拉住张秘书的手，亲热地咬着耳朵问：小张，我把主席交给你照顾，谢谢啦……他的性欲怎样？一星期几次？时间能持续多长？你最好记录下来，这是衡量身体状况的依据……

小张秘书飞红了脸蛋，羞煞人了，快走几步，追上毛主席去了。

毛泽东出现在大家面前，全体起立。毛泽东一人看了一眼，自己领头坐下，大家才跟着落座。

江青坐在周恩来和康生之间的位置上。

毛泽东再又看周恩来一眼，张春桥一眼，叶群一眼，说：很好，叶群代表林副主席。什么时候，也有人能够代表我，就好了。林彪同志近来身体怎样了啊？

叶群起立回答：报告主席，是旧伤复发，医生要求他静养一段。

毛泽东点点头，很响地咳了一声，喝口茶水润润嗓门：静养就静养吧。今天临时找各位来，是要谈几件事。你们不要做笔记。今后我说的一些话，你们用脑子记，而不是笔记。第一，红卫兵小将前不久在敌伪时期的报纸上查到一个「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如获至宝，送交文革小组，江青送给了我。伍豪何许人？就是我们的总理嘛。恩来你不要发急，也不要喊冤，我会替你主持公道。康生同志过去化名赵蓉，也在场嘛。恩来编出一份一九三一年的「大事纪」，我看过，事实基本清楚。恩来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没有机会当叛徒。已经把「大事纪」批给文革各同志阅，存。算一份党史材料，春桥、江青、叶群你们是不懂那段历史的。姚文元、戚本禹他们就更不懂了，因而批给文革小组阅，存。我也是看了恩来的那份「大事纪」，才了解一点当时情况。二〇年代末，三〇年代初，我们的那

个地下党中央是很留恋大城市的，要在大城市里走十月革命道路，攻打中国的冬宫，但没有搞清楚是北京的故宫还是南京的总统府。陈独秀是这样，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等，都是这样。像我和朱总司令，加上一个陈毅，上井岗山会师，搞根据地，他们是看不上的，农民起义，聚啸山林，出不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出在大城市，何以见得？不久见了分晓。我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家不买账。但到了一九三〇年，井岗山根据地站住了，并向山下发展，上海党中央就派项英到江西苏区，搞了个中央局，加强领导来了。不是上山摘桃子。到了三一年，更是一批一批大人物进入江西苏区，也是逼上梁山来了。在大城市闹革命，不是很好嚒，为什么也要来落草？山沟里闹革命，没有牛奶面包，只有南瓜红薯加辣子，有时连盐巴都吃不上，条件艰苦。是因为在上海搞暗杀，杀了人，报纸新闻天天登照片，报导掘尸案，血淋淋的，名声大坏，待不下去了。于是一批大人物跑在江西苏区来，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别的本事不大，背教条，卖嘴皮，抓权揽权，本事最大。整毛泽东整了十年，有次还要开除党籍，后改成留党察看。最后给挂起来，送我去闽西养病。恩来哪，那时博古、李德、洛甫加上你，逼我交出红军指挥权，只差没有把我当作王伦来火拼。搞武装、占山头，也要讲个先来后到嚒。城市里的革命家，没有江湖义气这一套。

周恩来起立检讨：主席，我那时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左倾路线，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是江西苏区给了地下党中央一块栖身之地。林冲投奔梁山，党中央投奔江西。真正的革命是从江西苏区开始。
毛泽东说：恩来坐下，不要总是做检讨啦。不说江西苏区那些事了。你和康生、陈云在上海杀顾顺章一家老小十六口之时，我和古柏、李韶九在江西杀ＡＢ团、闽西杀改组派，杀得更多，连王佐、袁文才都被杀掉。富田事变，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全部杀掉，番号取消。革命嚒，不杀人放火，不打家劫舍，不劫富济贫，还叫革命？当杀不当杀，情急之下，是顾不了那样多的。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我立下一条规矩，不在革命队伍内部烂用死刑。除非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一九四七年延安撤退，贺龙下令杀了王实味，很不应该，批评多次。四九年进城后，党内只杀了天津的两个贪污犯。后来的高、饶，潘、杨，胡风，彭、黄、张、周，包括去年的彭、罗、陆、杨，等等，统统不杀，都养起来，给饭吃。有的还保留党籍、干籍。高岗自杀死了，至今觉得可惜。高岗不死，今天可以说清楚许多刘少奇的问题。所以恩来啊，红卫兵小将揭出你个「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不要紧张，不要喊冤。康生、陈云、邓颖超这些人都在，可以替你作证。对某些疑点，一时间搞不清楚，可以先放一放，叫做挂起来，冷处理。因为那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总理这把交椅，仍是你恩来坐。也不是说无人窥视。有志于斯者，恐怕不在少数。

周恩来再次起立，表示感谢主席的信任。

毛泽东摆摆手：恩来坐下，不准起立。主席讲话，总理起立，形象不佳。下面谈第二件事。什么事啊？噢噢，谢谢富春提醒，是富春报上来的，说铁路、航运大事不妙，基本陷于瘫痪，车站、码头，大量物资积压。恩来，情况真有那样严重吗？

周恩来说：那份材料，我看到了。昨天为了「大事纪」，忙一通晚。富春见情况紧急，报给了主席。据我的办公室派在铁道部、航运局的联络员报告，现在全国各铁路局、铁路分局下属机务段、车站，干部职工都分裂成两大派组织，火车司机不上车，扳道员不扳道，打派仗去了。实际上就是变相罢工，停产闹革命。在江苏徐州站有六十九列客货列车卡在那里，动弹不得。在广西柳州站，连开往越南、装载着援越武器的国际列车都停驶，武器被抢掠。

毛泽东问：你当总理的，打算怎么办？
周恩来说：这正是今天要请示主席的。铁路、公路、航运一天都停顿不得。据了解，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都只有半个月的存粮、一星期的存煤。交通瘫痪，经济就垮了，城市居民连饭都吃不上。
张春桥插言：总理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事实上，上海的工业用煤，是靠临时运进。几十家用煤用焦大户，比如上海火电一厂、二厂、三厂，上钢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等等，都没有大的煤炭堆积场，只能靠几条铁路线日夜从外地运进，基本上是边运边用。

李富春还想讲点什么，毛泽东不耐烦地挥挥手：不要讲那样多了。恩来，你们国务院方面拟出了什么具体方案没有？

周恩来说：我前天向主席请示过，对全国铁路、公路、航运等交通部门实行军事管制，不能拖下去了。已经召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等同志开了会，拟出三条：一、尽快公开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紧急命令；二、把铁道部属下全国十八个铁路局、几十个分局及其机务段、电务段、列车段、车站等，分给附近的驻军实行包干，把沿海、沿江航运码头和船只交给海军去实施包干；三、参加军管的人员来自野战军部队，均与当地军分区、县人武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铁路、航运管理，免受干扰；四、责成总参谋部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经主席批准后，限二十四小时内拿出方案来。

毛泽东说：三月份起，解放军开展「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还不能解决问题，只好实行全面军管了。对了，山东济南，两派组织占领黄河铁路大桥的事，后来处理得怎样了？

周恩来说：已命令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派徒手部队上去劝离。不肯离开的，用军车把人送回原单位去。太不像话了，一派占据桥北头，另一派占据南桥头，互相架设机枪，南边还有追击炮。

毛泽东笑了：各省武斗，机枪火炮，和平时期，练练兵也好。还有内蒙古军区几百名士兵到北京请愿，四川省五万群众要赴京告状，我的家乡长沙大武斗，浙江金华大武斗，陕西西安大武斗，广西柳川、南宁大武斗，云南出现工字部队，还有四川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天下英雄齐奋起，各路豪杰竞折腰，热闹得很啊，也亏了你这个做总理的打八面拳啰。

周恩来周到地望望江青、叶群：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的同志一起辛苦。

毛泽东说：还有第三件事，叶剑英报告，七机部造反派占据国防部大楼，提出「打倒徐向前」、「打倒聂荣臻」的口号，几天了，为什么不肯撤离？

周恩来说：建议作出统一处理。国务院名下七个机械工业部，除一机部、二机部属民用，其它三至七机部都是军工部门，部队编制，国防科工委管。为解决问题，需要对包括这七个机械工业部在内的国务院所有部、委、办，实行军管。部长们早就打的被打倒，靠的靠边站，不管事了。

毛泽东说：恩来，目前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已实行军管，今天又决定对铁路、航运交通实行军管，再对国务院所有的部、委、办实行军管，不就全国军管了？

周恩来说：看样子不得不走这一步。全国完成夺权，局势稳定之后，即可宣布撤销军管。

张春桥、江青、康生三人交头接耳，商议着什么。

毛泽东说：春桥啊，你们有话大声讲吧。

张春桥红了红脸，说：刚才江青同志说，和平时期，使用军事管制手段，要慎重，对运动、对左派恐怕有负面影响。我同意这个看法。起码在上海市，目前不需要军管。

毛泽东说：全国军管，势在必行。上海可以例外。康生顾问大人，你的看法呢？

康生扶扶眼镜，说：天下大乱，主要是乱了敌人。对各省武斗，不要太过担心。这派那派，枪枪炮炮，

杀红眼睛，口号却是一样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不担心。

陈伯达插言：军事管制，古今中外，容易出新的问题。

叶群见毛泽东正看着她，她不得不表个态度：我想林总也是对全国军管持保留意见的……林总每次都要求我带耳朵来听，回去向他传达。

周恩来说：我对人民解放军有信心。我们的子弟兵不同于古今中外其它时代或国家的军队。这支军队是主席一手缔造、指挥的。要是没有解放军做中流抵柱，我们的运动早坚持不下去了。

江青说：军队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也出彭德怀、罗瑞卿、赵永夫这样的坏人。

毛泽东说：我和总理都是秀才变丘八，拉队伍出身，不怕军管。下面闹武斗，打派仗，既然口号都是保卫我，保卫中央，局势乱是乱一点，最终还是锻练群众，考验干部，暴露坏人。所以张春桥你们一班秀才、文人，不要怕军管，怕军队。你现在是上海市党政一把手，又宣布了你做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姚文元也兼了上海市警备区第一政委，秀才变丘八，或是正在变丘八啰。

第三十二章 天下水，武汉的好

全国各行各业实施军管，特别是铁路、航运交通实施军管后，混乱状况稍有缓和，却又因此引发出更大的危机，国家机器的最后支柱——五百万人民解放军，也被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二百七十万军人投入军管工作，但又不是全面接管各级政权。毛泽东规定，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里，实行三三制：军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叫做「革命的三结合」。这一来，原以为夺权到手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与军人之间产生了权力再分配的尖锐矛盾。于是全国各地又掀起新一轮冲击军事机关的狂潮。军人岂是吃素的？纷纷暗中支持所在地方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去与造反派抗衡。更有不少省市的军区、军分区支持保守派，而驻扎当地的野战军却支持造反派，且都私下里发给枪枝武器。全国武斗，真枪实弹，由此升级。
位于长江中游的水陆交通枢纽、工业重镇武汉市，成为全国武斗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城市。武汉三镇有个工人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工人总部」，由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部分工厂工人组成，夺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权，其代表人物多次上北京，获得中央文革江青、谢富治、王力、戚本禹等的接见、支持。于是越加有恃无恐，认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是湖北省委走资派的保护伞，军区大院是走资派的避风港；进而组织人马围攻军区大院，要求把躲在里面的走资派交出。目的不能达到，全市大街小巷便贴满了「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大标语。
陈再道、钟汉华兵权在手，岂肯示弱？他们任由下属们去暗中联系成立了一个观点保守的群众组织「武汉地区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其成员大多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产业工人、城市民兵、公检法干部、人民武装部干部，实为一个庞大的准军事化组织。「百万雄师」游行示威时，更有湖北省军区、武汉军区的官兵们参加，其威武雄壮，声势浩大，可想而知。
四月间，陈再道以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名义，下令解散「工人总部」，并逮捕了多名造反头目。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工人总部」立即作出激烈反抗，誓与「百万雄师」血战到底，不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决不罢休。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民风，自来性情刚烈，骠悍好斗。「工人总部」一派以工厂自制的武器弹药，与「百万雄师」一派展开大规模武斗，演出街头喋血大剧。「工人总部」打不过「百万雄师」，紧急向中央文革求救。中央文革会同中央军委，把两派头头加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召到北京开座谈会，要求两派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江青、谢富治、王力等并指出，中央文革是支持「工人总部」的，「工人总部」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出了偏差。

两派代表返回武汉，没有实现联合，继续真刀真枪地开打。陈再道、钟汉华对中央文革支一派压一派越加反感。一时间武汉市成为全国武斗死伤人数最多的城市。「工人总部」一派街头对垒处于劣势，宣传攻势却十分凌厉，「打倒武老谭，解放全中原」，「绞死陈再道，人民哈哈笑」之类的标语口号贴满江边、码头。
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武汉三镇骄阳似火，酯热难当。昔日繁华的中山大道，现在展开街垒战，双方勇士们架起轻、重机枪，从沙袋堆成的掩体后面向对方射击，吐出条条火舌……机枪手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或工人民兵。随后又在汉阳轧钢厂、华中工学院、武汉水电学院、汉口友益街、武昌航运学校等地爆发激战。据统计，单是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武汉地区就发生武斗事件三百多起，一千六百多人被打死，二千多人重伤，一万五千多人轻伤。
「激战」之时，红卫兵小将们写下许多壮烈诗篇，抒发他们为「保卫中央文革、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赴汤蹈火、英勇战斗的青春激情和大无畏襟怀。兹录下当年曾经广为流传的两首：

献给战友

请松一松手，松一松手啊，
把你手中这本《毛主席语录》，
交给我吧，亲爱的战友！
朝着北方，捂住流血的胸口，
你英勇地倒下了，我的战友！
红卫兵的战旗，是你青春的热血浸透。
刽子手的刺刀，插进了你的咽喉！
白色的花圈，摆满了你倒下的街头。
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都没有，
她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昂起头颅，迎着朝霞，
和我们手挽手，走在了最前头！
让走资派刽子手们发抖吧！
为彻底埋葬封、资、修，
我们万众一心，投入最后的战斗！
让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永照我神州，永照我神州！

放开我，妈妈

放开我，敬爱的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有我们的队伍，
暴徒的刺刀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低矮的屋檐下；
要作击搏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劲雨的冲刷！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
今天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
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

想一想吧，妈妈！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造反派从来不向保皇军的枪口低头，
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
等着胜利的捷报吧，妈妈！
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在胜利的红旗下。
不彻底砸烂旧世界，
不扫除一切害人虫，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儿誓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七月上旬，北京进入「伏暑」天气。往年这个时候，毛泽东不是去了北戴河，大连棒棰岛，山东青岛，就是上了庐山，到那些清凉世界度夏去了；今年却仍然滞留北京。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到长江游泳去。周恩来立即劝说：主席还是就近休息，密云水库、北戴河都不错。毛泽东说：天下的水，武汉的好啊，我先到武汉游长江，再到长沙游湘江。
林彪、江青、杨成武等人也加入劝说。林彪说：武汉局势不稳，两派武斗激烈，主席安全没有保障。江青说：陈再道一边倒，支持保守组织「百万雄师」，镇压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和中央文革对着干，这种时候，你怎么能到武汉去？杨成武说：现在红卫兵继续串连，造反派上京告状，到处爬火车，成百上千的见车就爬，主席的专列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毛泽东忽然问：恩来你前天说，四川有五万人拦火车，要到北京来请愿，要求打倒李井泉、廖志高，后来怎样了？
周恩来说：谢富治、王力带韩爱晶、谭厚兰去了云南，我要求他们立刻赶到成都去劝阻，左派对左派，较易沟通。昨晚上谢富治同志有电话，只要把李井泉送回去，成都的五万人就不来北京了。
毛泽东说：很好。四川有「产业军」对「红造联」，云南有「工字部队」对「滇保军」，广西有「联指」对「四?二二」，湖南有「湘江风雷」对「省无联」，湖北有「工人总部」对「百万雄师」，河南有「二七公社」对「黄河纵队」……各省两派对峙，都打我的牌子。
周恩来说：各省都停工停产，打派仗，无视中央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
毛泽东不由分说：恩来你替我通知谢富治、王力，还有韩爱晶、谭厚兰他们，到武汉去会我。杨成武、汪东兴跟我走，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
周恩来见劝阻不了，只得说：那就带上海军政委李作鹏、空军政委余立金吧。杨成武做主席和我之间的联络员，全责主席此行的安全。
杨成武说：是！全力以赴。
毛泽东笑说：陆、海、空齐上阵，再来一次五千健儿游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周恩来和林彪、江青商量几句什么，之后说：我替主席去打个前站吧。先找武汉两大派头头、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他们座谈，做工作，停止派仗，实现大联合，再请主席游长江。
碰头会成员们一致同意周总理去武汉打前站。此种时刻，也只有周总理能在造反派、保守派、军队干部之间周旋得来了。
七月十三日深夜，周恩来乘专机夜航武汉之前，召来代总长杨成武，问：主席什么时候启程？
杨成武报告：他老人家说走就走，通常只给两小时的准备时间。我已组织一个随行班子，保密电话、电台，随时和总理联系。主席点名谢静宜陪去，江青同不同意啊？那么年轻漂亮的女同志……
周恩来说：不要管那些。主席诗人气质，江青信任小谢，总此到外面找临时的放心些。你主要负责主席此行的安全，怎样安排的？
杨成武回答：地上、水上、天上，专列、舰艇、飞机，全时空、全方位，立体保卫。调派两架「子爵」、两架「伊尔十四」、四架「伊尔十八」，配备四架「米格八」护航兼飞短途；地面准备了三列火车，前驱车，主车，后卫车。水上已从东海舰队调去一艘护卫舰加几艘快艇，可于明天下午抵达武汉水域待命，必要时封锁长江航道。随行卫队仍是警卫局一中队。

周恩来说：很好，以海、空为主，机动性强。……长征时，就是你率红四团打先锋，人称你是红军的赵子龙嘛、每有大行动，主席总是想到你。成武啊，武汉这一趟，不同往常啰。那里的两大派杀红眼睛，听讲尸体都摆在大街上，扔进长江里。近半年来江边的鱼虾特别肥，我们不要吃。
十四日凌晨四时，周恩来一行人乘空军专机抵达武汉王家墩机场。只通知了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接机。躯车到空军司令部时已是清晨五点。气温三十五度，异常闷热，周恩来浑身汗湿，随行人员也都汗流浃背。清晨尚且如此，到中午，还不身上流油？
在空军司令部听取简单汇报，得知连东湖宾馆的服务员都分成两大派，不收拾房间，天天搞辩论。周恩来仔细询问了各派死伤情况，社会治安、近期天气、长江水文等等。
早餐，周恩来只吃了一个盐水煮鸡蛋。随即来到东湖宾馆百花山一号院。一九六一年，他曾和刘少奇、邓小平共住这里，研究撤消全国农村公共食堂，记忆犹新。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值班的服务员们正站成两堆，又在激烈辩论，陡见周总理到了，才住口。周恩来装做什么都没看到，主动和服务员们一一握手，询问：你是哪一派，你呢？「工人总部」还是「百万雄师」？我这个当总理的来了，你们可不可以实现联合？来来，你们站好队，我打拍子，领你们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好不好？

姑娘们见周总理浑身汗淋淋的，还指挥大家唱歌，一时也受感动，随即站成队列，跟着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坚……。

唱完歌，有服务员替总理送上湿毛巾。周恩来接过毛巾，擦几把，向姑娘们说：我热，你们也热。你们只顾闹派性，把正常的服务工作都丢下了。这楼里为什么没有冷气？你们哪一派管冷气？

一位大约是头头的姑娘上前一步，说：总理，电厂罢工，已经有十几天不送电了。

这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政委钟汉华中将匆匆赶来了。陈再道边走边骂：吴法宪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什么了？封锁消息……总理，对不起，我们来迟了。

周恩来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武汉天气热，你们火气大啰……先不谈别的，钟政委，你们军区大院有不有电？

钟汉华说：早没电了，只好启动战备柴油机发电，保障司令部作战室。能不能送些过来？我们试过，超负荷，跳闸。军区负责人家家点蜡烛照明。

周恩来说：那你马上派人到发电厂，不管遇上哪一派，告诉他们，我这个当总理的到了武汉，他们不送电，我没法子工作……说着，周恩来脱下身上拧得出水的衬衫：把这个带去，给他们看看。

陈再道气鼓鼓地站在一旁。钟汉华接过衬衫，看看总理身上的汗背心也湿得贴在皮肉上，即和陈司令员商量两句，把衬衫交给服务员：我这就派一个连队去，把罢工的人押到生产岗位上去。

周恩来严肃地一挥手：不准派部队！只去传我的话就够了。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工人的。

一小时后，周恩来正在会议室听取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副政委们的情况汇报，机要秘书进来报告：电厂军管小组已经找到两派头头，达成临时协议，立即通知各自的工人师傅上班，检修设备，晚八时前一定恢复生产，保证送电。

中午，周恩来接到杨成武代总长从专列火车上拍来的密电：已经行至河南，晚九时可抵武昌。

周恩来没想到毛主席来得这样快，顾不上奔波通宵的疲乏，即又赶去毛将要下榻的梅岭一号院，召集两派服务员们做工作，实现联合，收拾房间，打扫院子内外，四周道路。周恩来最担心的是发电厂能

否恢复供电。不然，主席身子那么富态，只好留在有冷气的专列火车上过夜了。

毛泽东领着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郑维山、汪东兴一行人，乘坐他那列流动的绿色行宫南巡。毛泽东点名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随行，是要听听天子脚下的河北省的情况汇报。

杨成武奉命把郑维山领到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的主车厢里，让坐之后，毛泽东问：郑司令，你们那个老司令员杨勇，现在怎样了？

郑维山上将原是北京军区政委兼第一副司令员，杨勇被捕后升任司令员：他涉入贺龙的案子，被软禁在三十八军驻保定的一座营房里，听说天天喊冤，拒绝交代问题。

毛泽东若有所思：有人要办贺龙、杨勇嚒，康生他们也很积极。解放军三杨，如今剩下两杨，杨成武，杨得志。要是查不出名堂，贺龙、杨勇还要当中央委员。……成武啊，你讲讲，一个保定，一个石家庄，为什么也叮叮当当，打个没完？

杨成武已经习惯了毛泽东的跳跃式思维、跳跃式谈话风格。「有人」是指林彪。但这绝不能插嘴。主席对自己的接班人既信任又猜忌、防备。保定和石家庄的武斗情况倒是不难回答：根子在河北省军区和三十八军。我把省军区司令员和三十八军军长请到京西宾馆，谈了一个通宵，批评他们，省军区和三十八军都是抗战时期一一五师的老班底，本是同根生，为什么还要各支持一派？他们答应回去做两派的工作。可回去之后，两派照样武斗不止。

毛泽东看住郑维山：为什么杨总长放屁不香，讲话作不得数？现在是杨总长直接对我负责。

郑维山稍作犹豫：陈伯达同志到石家庄、保定走了一圈，代表中央文革表态，说省军区支持的一派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另一派意见很大，三十八军也不买帐。

毛泽东说：书生瞎指挥，秀才打横炮……一个单位分两派，一个学校分两派，一个工厂也分两派，热闹得很啰。

杨成武汇报：现在工人忙于打派仗，铁路不通，公路不通，航运也大部份停顿了。

毛泽东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不通是暂时的，相对的；通是长远的，绝对的。既对立，又统一，就是辩证法。

郑维山汇报：现在群众组织抢部队的枪枝，到处揪赵永夫式人物，部队不敢开枪自卫。

毛泽东瞪一眼：你们紧张什么？什么赵永夫，什么谭震林式人物，大土匪，大军阀，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郑维山，杨成武，你们也要准备听听人家的骂嘛。

杨成武说：群众组织抢夺枪枝，还是要制止。

毛泽东说：抢点也不要怕。四川重庆，抢去一万发子弹，一下子就打光了。没有子弹，枪枝就成了吹火筒。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还怕这个？河南有个造反组织叫做「二七公社」，你们听见过嚒？提出以造反派的武装，反对保皇派的武装，还有带枪的刘、邓路线。什么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杨成武说：是林副主席指示，公、捡、法系统镇压革命左派，称为带枪的刘、邓路线。

毛泽东不吭声了。难怪全国各地，都有群众组织去冲击公安局，包围、占领公安局。

郑维山又汇报：河北、山西一些地方，请农民进城参加批斗，一天发一块钱做工分补贴，农民很踊跃，愿意干。

毛泽东笑了：当然愿意。农民平日要种地，没有机会进城。一块钱一个工，比人们在地里辛苦一天的收入好。还可以开开眼界，见见世面。

杨成武汇报：主席，我看过你们老家湖南长沙一份材料。中央不是发了个〈中共中央关于禁止工人下乡武斗的通知〉吗？中南矿冶学院的红卫兵小将，就印发了一个〈中矿中央关于禁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也是十条若干款，行文语气都一样。

毛泽东哈哈大笑了：中南矿冶学院也称「中央」？红卫兵小将聪明绝顶，敢想敢干……当年我在长沙读师范，也总是想作反，和当局捣捣蛋。……现在年轻人思想活跃，有一点无政府主义不要紧。不是运动主流。主流还应当乱一阵，乱彻底。一年开张，二年发展，三年收场。可以考虑明年开「九大」，结束运动。

车过石家庄，毛泽东谈兴正浓。杨成武提议：郑维山司令员不下车，陪主席去武汉，路上继续谈。……车过郑州，黄河铁桥上贴满「二七公社」的大标语、大横幅。毛泽东全无睡意，对杨、郑二上将说：河南「二七公社」，搞「文攻武卫」，好啊！

……晚九时，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昌。周恩来、余立金、李作鹏以及刚从成都飞来的谢富治、王力等人在车站迎接。毛泽东下车后没有发现陈再道、钟汉华，想是周恩来没有通知他们。随即让汪东兴派出几名卫士，分乘吉普车去汉口、汉阳街头看大字报，把有代表性的文字摘抄些回来参阅。亦是毛泽东做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

汉阳火电厂复工，已于当日下午六时恢复供电。毛泽东一行人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院时，室内有了冷气，凉爽宜人。东湖位在武昌东南郊，湖面三十三平方公里，湖与湖接，岸与岸连，大湖套着小湖，大园套着小园，曲折回环，港汊交错，尽湖光山色之美。有联云：

鹄比翼，花颦眉，柳拂裙，画意更兼诗意
林蕴幽，水凝碧，山环翠，东湖不让西湖

梅岭是东湖园林内的一座小山包，三面环水，是个半岛地形。因山坡上植满梅树，最是个幽静的去处，曾做过黎元洪、蒋介石等人的别墅，因而得名。梅岭附近有行吟阁、听涛轩、九女墩、水云乡、长天楼、湖光阁、朱碑亭、磨山等名胜，正是碧波万顷，芦荻含碧，丛林飞翠，山峦吐秀，楼阁嵯峨，美景天成了。

毛泽东入住梅岭后的头件事，是由新宠谢静宜陪伺着，洗浴更衣。过后，穿一袭宽松的长睡袍，出到外间客厅里，见周恩来还领着杨成武一班人在商量事情，便问：恩来，你们都住哪里呀？

周恩来领着大家起立，说：安排好了，成武、维山、立金随我住百花山一号，富治、作鹏、王力住百花山二号，房间宽敞、充裕，就是离梅岭稍远点。

毛泽东挥挥手：你们也散了吧。都去休息，睡一大觉，明天下午跟我游长江去。恩来不会水，站在岸边看。

周恩来暗自发急，看杨成武一眼，说：主席呀，游长江的事，还是要先做好准备……我和杨总长，今晚上去看地方，探水情，以及安排治安警卫等等。如果明天不行，不妨晚两天。武汉街头，两派武斗，还在打枪。

毛泽东指着杨成武说：你不是担心沿途有人爬车吗？结果鬼都没见一个，完全杞人心态。

杨成武陪笑说：主席，托你的洪福。火车都停驶了，交通中断，加上动员三省驻军沿途封路……主席既已到了武汉，不要急这一两天的，安全问题，要万无一失。

毛泽东再又朝大家挥挥手：也好，这次来，顺便把湖北问题解决一下。现在是河南大乱，安徽大乱，江西打做一团，湖南要搞踏平，广西要搞血洗，四川、贵州、云南也是龙争虎斗。我看湖北情况算轻的，武汉小打小闹，开几枪，放炮竹似的，怕什么呢？

周恩来等人离开后，毛泽东返回大卧室，支走生活秘书小张，只留下小谢。

（…………删节…………）

正闹着，门外嗒嗒敲响两下，是生活秘书小张的牡丹江口音：报告主席，街上的大字报抄回来了，要不要现在就看看？

毛泽东把小谢一放：静宜，披我的袍子，武汉动态，去拿进来，我听听。

谢静宜披上领袖睡袍，扯块大毛巾掩了领袖肚腹下体，再去开一条门缝，接进来几页抄件，边往回走边念：

此件摘抄自武汉长江大桥南、北桥头堡，打油诗两首。桥北的一首是：

陈再道，你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斗你！
掌你的嘴，断你的蹄，
看你还保不保「双徐」!
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看你还反不反毛主席！

毛泽东哈哈大笑，揉着鼓凸的肚皮：大字报，打油诗，口语化，生动得很。湖北话「徐」念做「习」。

谢静宜问：什么是「双徐」？

毛泽东说：徐向前、徐海东呀，一个元帅，一个大将，都是陈再道、许世友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老上级。这些历史你不懂，要学习。下面一首呢？贴在桥南的？

谢静宜朗声念道：

陈再道，大麻子，
张固焘的乾儿子，
刘少奇的狗腿子，
手里握着枪杆子，

心里想着鬼点子，
嘴里喊着举旗子，
实际斡着保主子，
乱搞护士是痞子，
胡吃海喝二流子，
镇压左派动刀子，
庇护省委黑班子，
王任重是你小叔子，
陶铸是你大舅子，
百万雄师是你利爪子
十麻九怪坏坯子！……

毛泽东不笑了。凝神片刻，认真地对谢静宜说：好了，剩下的等会再念。来来，你过来，你刚才的工作没做完……谁讲我们没有言论自由？舆论一律？这次运动，人民的自由就大得很！比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自由还要多。在他们那里，谁敢贴大字报駡国家元首，军队司令？他们敢像我们这样放手搞运动？不出三天就垮台。所以我讲呀，我们的民主、自由，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啰。谁都可以骂，駡了打了，抄了砸了，痛快痛快，不会被法庭起诉。

谢静宜唇舌滑腻，仍仰起脸蛋说：主席、林副主席还是不能駡的。

毛泽东按下她的粉颈，抚着：七、八亿人口，保留一两个不准駡的，比例最小嚒。

第三十三章 「百万雄师」，惹不得也

周恩来、杨成武拉上陈再道、钟汉华，于黎明时分到长江岸边查看水情，商量主席在何处下水，何处上岸，组织多少人陪泳，沿途如何警戒等。他们发现三伏炎天的武汉市是座不夜城，街道上，江岸边，到处是一队一队的人马，手提武器在巡逻，吆喝，不时这里那里的，传出几响沉闷的枪声。
周恩来坐在吉普车里，早又是一身大汗。他想起，去年七月这个时候，毛主席在五千游泳健儿的陪同下，畅游长江三十里，发表了「人说长江很大，大并不可怕」的著名讲话，武汉三镇一片欢腾……毛主席是想重现去年的热烈场景，再次向全国人民宣示「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周恩来问守护在车窗外的陈再道：今年还能组织起五千健儿陪主席游长江吗？
陈再道回答：省体委、市体委都分成两大派，手里都有武器……除非从军区水警师调五千官兵作陪，岸上则由独立师戒严，否则安全没有保证。
周恩来说：那肯定不行，主席会生气，他要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有男女民兵，有大中学生……你们水警师有多少女兵？没有？一色的和尚兵？更不行，想叫你们化装成男、女民兵都不成……去年主席游长江多热闹，王任重同志全程陪同，武汉市民奔走相告……王任重现在关押在哪里？
陈再道回答：中央文革点了他的名，听讲主席也不保他了，被造反派押到长沙、广州游斗去了。
周恩来「喔」了一声，忽又问：去年八月，李达究竟怎么死的？是自杀还是被杀？李达啊，主席的同窗，党的「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哪。
陈再道回答：军区政治部派人参加过调查。在珞珈山下的湖湾里发现他的尸体时，已经浮肿腐烂。当时判断，至少死了四、五天……死前，被武汉大学红卫兵斗了几天几晚，听讲打得头破血流，死的不清不白。罪名是反主席，反文革……娘的，这次运动，很多老同志都死得不清不白。
正说着，站在前面一辆吉普车旁的杨成武、钟汉华却被路边的群众认了出来：杨成武？杨总长！
杨成武连忙晃手否认：我不是杨成武，你们认错人了。
几十名佩红袖章 的青年纠察队员围了过来，有人喊：没错，他就是杨成武！去年在北京接见红卫兵，

他和毛主席同一辆敞篷车，站在毛主席旁边！
杨成武立即警觉到后面一辆车里的周总理，若是也被人认出来，引来成千上万革命群众围观，就脱不了身了。于是不多解释，朝后一招手，闪身进了车，趁包围圈尚未形成，两车一溜烟开走了。听得到一两句叫骂声：杨成武！你算个鸟！怕见湖北佬！

毛泽东午后起床，在餐桌上召见陈再道、钟汉华。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等人作陪。
毛泽东边喝麦片粥边说：陈司令哪，我到武汉来保你哪，人家要打倒你，也不容易哪。
陈再道连忙起立，表示感谢，并承认自己工作没有做好，犯了错误，让主席和中央操心。
周恩来让陈再道坐下，听主席指示。
毛泽东说：陈司令这次犯的是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是不是这样？你不要紧张，不要一提方向路线就紧张。犯错误改了就好。还是当你的大军区司令，指挥二、三十万军队。你是荆楚节度使，权力大得很，要学郭子仪，不要做安禄山。
周恩来、杨成武等都笑了。陈再道、钟汉华却笑不出。
毛泽东说：我对湖北、武汉的运动有信心。比起安徽、河南、四川、湖南、广西的大武斗来，湖北、武汉算先进的。有报告讲我老家湘潭、长沙，军工厂打派仗，坦克车都开出来了，把马路压烂；四川「产业军」则用上了火焰喷射器，澎的一声，对方的工事就燃成灰烬……你们武汉，坦克车没上街吧？火焰喷射器也还锁在仓库里。所以我讲武汉是比较先进的。
周恩来说：武汉两大派，「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都有不少武器，包括轻重机枪，是很大的杀伤火力。陈司令，钟政委，这是怎么回事？
陈再道涨红了脸膛。毛泽东注意到，陈再道并不是什么大麻子，只是神情激动时，脸上才有些麻斑显现。陈再道说：总理啊，我和「百万雄师」的人从没见过面，怎么晓得他们的武器是哪里来的？
钟汉华说：有人报告，「工人总部」一派的武器，都是用汉阳兵工厂的老机器造出来的，每天三班制，二十四小时赶工。
周恩来不悦地说：这就怪了，「工人总部」的武器是哪里来的，你们清楚；「百万雄师」的武器哪里来的，你们就糊涂？
谢富治说：武汉市人民武装部，各区县人民武装部，加上公、检、法，都公开加入了保守组织，这在全国是少见的。他们的后台是谁，武器哪里来，还不清楚？
陈再道不予理会，照说自己的：军区司令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发过两次通令，要两派群众都交出武器，可是谁都不交……中央文革又一再表态，他们支持「工人总部」，一碗水端不平。
毛泽东不耐烦地摆摆手：我为什么讲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为你们支持保皇组织「百万雄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站在中央文革一边。你们抓了「工总」的头头，人放了没有？
陈再道苦着眉眼说：放了。昨天总理一来，要我们放人，就放了。
毛泽东说：放了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造反派、红卫兵，连死都不怕，你奈他何？这就叫做：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话讲回来，对「百万雄师」，也不要全盘否定。一个群众组织，号称百万，成员又都是党团员、工人贫下中农，要做好工作，实现革命大联合。根子就在你们军区机关。你陈司令没有见过「百万雄师」的头头，我或许可以相信。但并不表明你不支持它。具体的，我不管了，总理也管不下那样多。这样吧，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加上北京来的几名小将，组成中央代表团，先和你们军区负责人开会，再和两派代表开会，把问题摊开来，就地解决。行不行啊？
陈再道、钟汉华起立：我们服从主席命令。
毛泽东晃晃手，目光转向坐在餐桌一侧埋头吃喝的秀才王力：王任重究竟是些什么问题？他给我写了信，申辩他不是坏人，没有被捕过，不是叛徒特务。工作还有成绩。你可不可以具体讲讲？
王力擦嘴回答：王任重当了几个月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和陶铸打得火热，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保贺龙。他还反对红卫兵，反对大串连。总之是保字当头。他把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都弄到了钓鱼台去了，要在中央文革内部搞名堂，被江青同志及时发现，才把他挖了出来……。
毛泽东点点头：王任重啊，我过去对他印象不错，当做忘年友。看来也是个扶不起的天子。
王力进而加油添醋：王任重的读书笔记很多，发到中南五省县以上干部学习，而不学毛著。他写诗称

主席为兄长，以兄弟自居。
毛泽东目光暗淡下来：五九年陪我回过一次韶山，他作了首歪诗，什么「何须衣锦还乡」……交群众批判吧。湖北王任重，广东赵紫阳，都和陶铸关系密切。武汉军区和陶铸没有关系。
陈再道、钟汉华再次起立：我们听从主席的。
周恩来说：还要思想通，心悦诚服。我们都要对主席心悦诚服，体谅主席的苦心。这么炎热天气，主席到武汉来，就是不放心这里的局势。武汉一乱，南北交通中断，影响全局。你们都是忠于主席的老红军，老将军，遇到问题不要钻牛角尖，使性子。要顾全大局。大局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主席和中央的战略部署。好了，我们不要耽误主席太多的时间了。问题留到会议上去解决吧。
毛泽东说声不忙，转向余立金，问：武汉空军有多少人马？是不是有个空降军？归谁领导？
余立金不知毛主席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个，忙回答：武空有两个歼击机团，两个运输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团，一个侦察机团，一个直升机团，总共一百多架飞机，分布在几个机场；空降军编号为第十五军，有七个伞兵团，十个地勤支援团，总计两万多人，直属空军司令部指挥，平时训练由武汉军区双重领导。十五军军长由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兼任。
周恩来说：很好嘛，我军唯一的空降军，就摆在武汉，机动性强，可见武汉战略地位之重要。
这话明显是说给陈再道、钟汉华听的。
毛泽东随即宣布一项经与周恩来、杨成武商定的命令：杨总长，即日起，驻武汉第十五军由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三人直接指挥，提拔刘丰任武汉空军政委，仍兼第十五军军长。
杨成武把笔录下的「中央军委主席命令」交毛泽东过目，签字生效。毛泽东旋又对海军政委李作鹏说：李政委你稍留一会。其余同志，先散了吧。

周恩来主持了两个半天的中央代表团与武汉军区领导人的谈话会。中央代表团成员依次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加上北航红旗司令韩爱晶、北师大红卫兵司令谭厚兰；武汉军区则是陈再道、钟汉华、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孔庆德、武汉空军司令员博传作、新任政委刘丰等。
谈话会一上场，谢富治、王力和陈再道、钟汉华之间就展开了激烈争吵。谢、陈两人同是四方面军出身。论过去的战功资历，红军长征时，陈已是红四方面军一名军长，谢才是一名师政治部主任（副师级），陈强过谢；论现在所担负的职务，谢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当然高过陈了。但身在武汉论实力，陈毕竟是大军区司令员，毛泽东称其为「荆楚节度使」呢。
谢富治是死心踏地跟了毛夫人江青的。中央文革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江组长实际上已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连林副主席、周总理都对她毕恭毕敬，你陈再道算老几？因之一开口，谢富治就指责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做「百万雄师」的大后台，对真正的造反派「工人总部」搞白色恐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直接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毛主席思想路线，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不幡然悔悟，必然陷入错误的泥坑，越陷越深，最后难以自拔。
陈再道虽然不善言词，还是竭力否认自己是「百万雄师」的大后台：「百万雄师」是自发的群众组织，成员都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政治上过得硬，怎么轻易定为「保皇派」？而你们所支持的那个「工人总部」，成份复杂，五花八门，街道坏分子、劳改释放犯、被工厂开除的「四不清」干部，打砸抢抄分子，流氓团伙分子。他们多次冲击省军区机关和武汉军区大院，先后打伤我警卫部队两百多人，几十人重伤；军区警备师和独立师的指战员一直严守纪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亲眼看到，几个造反派流氓团殴一名警卫员，警卫员本有很好的武功，可是被打得口鼻流血，都没有还手自卫。临了倒在地下，还被那几个造反流氓吐了口水……请问，是谁对我们的子弟兵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告诉你们吧，现在军区警备师和独立师的广大指战员，早就人人憋下一肚子怒火了。要不是军区领导一再做工作，强调纪律性、组织性，大家早就不干了。
周恩来插话：部队的对立情绪要疏导，要给干部战士讲清楚，造反派里混进了坏人，是极少数。
王力说：陈再道同志，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战士在运动中也受到冲击，但就没有出现你讲的那种怒火，对立情绪。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首先是你们军区司令部的负责同志，对运动中所产生的许多新情况、新事物，缺乏认同，思想抵触嘛！当然，毛主席讲了，不通也要通，不通的反面就是通。林副主席也一再强调，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去加深理解……还有，我们也不能同意陈司令员你所使用的一个

名词：造反流氓。我看全国只有武汉军区负责人讲这个话，用这个词，很不恰当，很不健康，希望今后注意。对造反派要有感情，无产阶级的感情，而非资产阶级的个人好恶、恩怨，等等。
钟汉华说：我们欢迎中央文革的笔杆子王力同志，抽空给军区机关干部讲演，上理论课。
陈再道平日最看不起、也最痛恨王力这种靠耍嘴皮、摇尾巴混上高官厚禄的所谓文人、秀才了：
造反流氓就是造反流氓！难道造反派里没有混进一些流氓坏分子？社会上的打、砸、抢、抄、是怎么搞起来的？打死了中学校长，大学校长、学者、教授还不够，还想打进军区机关来，是革命造反还是反革命翻天？我已经命令警卫部队，如果再有流氓团伙冲我军事机关，殴打我干部战士，抢劫我军械仓库，部队有权自卫！所以，「造反流氓」这个词，我不收回，今后照用。
谢富治已是一脸怒意：再道同志啊，你说造反派里混进了流氓、坏分子，保皇派里会没混进流氓、坏分子？你如果坚持使用「造反流氓」这种名词，那么人家是不是也可以使用「保皇流氓」这个词？不要对造反派存偏见嘛。我和王力同志这次到武汉后，已对「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派做了初步调查，摸清了一些基本情况。我们坚信，以江青同志为旗手的中央文革，支持武汉「工人总部」一派造反群众，是正确的决策。毛主席也确认了「工人总部」是造反派，「百万雄师」是保皇派。这就是中央的立场。你们作为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为什么不拥护中央的这个立场？
陈再道浑身着火，拍响桌子：主席的批评，我接受；说我犯了错误，也愿意改正。但你谢富治和王力对武汉的群众组织的一面倒态度，我拒绝接受！老子就是不尿你们这一壶！

王力看谢富治一眼，也拍了桌子：你这是什么态度？你难道不是一面倒的倒向「百万雄师」，才造成武汉地区的这种混乱局面？

陈再道见王力狗仗人势，也敢对自己拍桌子，更是怒不可遏：放屁！给老子闭嘴！

谢富治看到老战友露出蛮横的丘八嘴脸，不禁冷笑：陈再道同志，你不要这样情绪化嘛！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江青同志很信任的，要懂得尊重。我们知道你受了些委屈：心里有气。武汉的大街上，车站码头上，都贴着有关你的打油诗，顺口溜，你气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韩爱晶、谭厚兰等人听谢富治一说，立即想起贴在长江大桥桥头堡上的打油诗：「陈再道，你算老几，老子就是要揪你……」忍不住幸灾乐祸地嘻嘻笑。王力掩住嘴，没有笑出。

周恩来见陈再道被撩拨的怒火中烧，将要大发作，忙敲敲桌沿，先严肃地制止了韩爱晶的人的嘻笑，之后说：陈司令员、谢政委啊，找还是头次见到二位上将同志这样针锋相对、炮火猛烈呢。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们两位还是我们军队的「五同将军」！哪「五同」？你们同是湖北老乡，九头鸟，一同了吧？你们同是一九〇九年生，年龄相同，二同了吧？你们同是在老家参加革命，三同了吧？你们同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战将，四同了吧？一九五五年，我代表中央军委，同时授给你们上将军衔，五同了吧？有此五同，革命缘份，不值得珍惜？本是同根生嘛，要相互友爱，相互帮助。参加革命有先有后，对运动的认识也可以有先有后，只要最后统一到毛主席的旗帜下，就是了。所以从现在起，不要一碰面就争，一开会就吵。我这个做总理的，就对你们提这么个要求，你们同不同意啊？

周恩来简短几句话，化解了一场拍桌打椅、相互叫骂的激烈纷争。是资历、威望、智慧，加上对干部历史的了解，不能不佩服，不服也得服。谢富治、王力表示：我们听总理的。陈再道、钟汉华也跟进：好，大家听总理的。

周恩来说：你们不是听我的，而是大家都听毛主席的。我看这样吧，对群众组织，你们两方都不要「一边倒」，要团结大多数。谢富治、王力同志，你们中央代表团除了做好「工人总部」一派的工作，也要去做做「百万雄师」的工作，不然，怎么叫大联合呢？要告诉「百万雄师」，保守派就保守派，也要团结，最后大家合成一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另一方面，武汉军区的同志，也应当去找「工人总部」一派谈谈，听听意见，批评的意见更要听。主席常和我们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你们可以利用下午、晚上的时间，去做两派的工作。主席还在等着你们做好了工作，才公开露面，畅游长江。在这之前，对主席的行踪高度保密。陈司令、钟政委，你们在主位，我和谢部长、余政委、李政委以及王力同志在客位，喧宾不夺主，你们还有什么建议没有？

钟汉华和陈再道低声商量几句，说：我和再道同志有个建议，想请谢富治同志给军区机关干部作个大会报告，也是做做思想工作，对缓和干部、战士的情绪有好处。

谢富治肚里没有几滴墨水，也不擅长大会演讲，登时面带难色地望望周总理。

陈再道瓮声瓮气地说：有什么可难的？军区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是你原先在晋察冀带过的部队，下属们都想见见你这个老首长。

周恩来笑了：部队的同志就有这个爽快，火气来得快，消得也快。我看呀，谢富治同志，既然来了武汉，就还是去军区机关作次报告吧。算个见面礼也好。这样吧，加上王力同志作陪，你讲过之后，王力同志做补充。理论家嘛，代表中央文革，全面阐述一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余政委，李政委，你们还有什么高见？没有？散会。但大家不要走，我已吩咐厨房了，中午请大家吃凉面，喝绿豆汤，管饱不管好，也是降降火气。

中央大人物光临武昌，武汉市街头照样棍棒枪弹，打个不停。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坐吉普车路过汉阳水运码头，遇上两派工人正打群架，还没有来得及要司机倒车绕道，一把长矛已不分青红皂白戳进车来！好险，长矛从副司令员的腋下穿过，只在椅背上捅了个洞……副司令员也不敢命令警卫员下车捉拿凶手，而让司机一溜烟倒车离开，跑出去老远才开骂：妈的，教唆年轻人发疯，也叫做革命？战争不像战争，运动不像运动，完全是街头流氓暴行，青帮红帮抢占地盘！

八月十八日晚，住在东湖宾馆深处梅岭一号的毛泽东，认为武汉地区的局势已经晴朗化，问题也解决得差不多了，而吩咐周恩来返回北京，去解决湖南、江西问题。湖南两派武斗大半年，「湘江风雷」打「高司」，「高司」打「省无联」，大约都打累了，相互往湘江里扔尸体也扔够了，都派出代表到了北京，同意实现革命大联合。毛泽东听到汇报，信心满满地指示：恩来你回去找他们谈，把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确定下来，由华国锋当主任吧。过几天我要到长沙，游湘江。杨成武、汪东兴反对我游长江，但不反对我游湘江。长江、湘江都是我喜欢的，都要游。

深夜，周恩来临上飞机前，对送行的杨成武、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等人交代：武汉局势，主席比较乐观，我是既乐观又不乐观。两大派都像火药桶。杨总长、余政委你们要把空十五军布署好，保障空中交通安全；李政委你的东海舰队特遣分队，则要保证控制长江航道。总之，主席的安全，大意不得。最后，周恩来还有句令杨成武惊心动魄的耳语：必要的时候，提醒主席，留意一下南京军区的动向……陈再道和许世友，同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铁杆兄弟、战友。要是一个在武汉闹，一个在南京闹，文章 就做大了。都是带兵的老红军，不要太过逼他们……。

送走了周总理，谢富治忽然向王力提出：走，这里离他们空军司令部不远，拉上刘丰，到水电学院看看，那里是全武汉市最坚强的造反派堡垒，我们还从没去过。

王力明白谢富治的意思，白天他们去了「百万雄师」总部，受到冷遇，话不投机，不对味，不到一个小时就离开。但以后可以向主席、周总理汇报，去过「百万雄师」，谈了话，做了工作。他们坚信，支持革命造反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才是江青同志的本意，也符合毛主席的本意。天下的造反派，见面就亲热。保守派不投降，不改邪归正，只好搞垮他，分化他，最后吃掉他。

在武汉空军司令部，刘丰要留住谢、王两位「中央首长」喝几杯，谢、王岂是好酒贪杯之辈？还是干

正事吧。一行人分乘两辆吉普车，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校园。全院数千名革命师生闻讯倾巢而出，欢声雷动：谢副总理来了！王力同志来了；中央文革首长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比起在「百万雄师」总部受到的冷遇，谢富治、王力面对盛大的欢迎，感动得浑身发热，眼睛发红，欣然接受两名女大学生替他们佩戴上「工人总部」的红袖章 。在手持棍棒的纠察队员的陪护下，他们先去视察了学院大门外沙包垒成的工事、据点，以及校办工厂自制的各式武器，竟然造出了迫击炮、六〇炮，可打飞机的高射机枪！王力看一路，夸一路：好！江青同志「文攻武卫」的指示，你们落实得好！文化大革命，我们造反派就是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文攻，一手武卫。

随后，谢富治、王力、刘丰被迎进那可以容纳全校师生的体育馆，上了主席台。面对红旗飞舞，鼓乐轰鸣，红卫兵战友们的欢呼声，一向表情木讷的谢富治，竟也豪情高涨，热情沸腾，对着麦克风叫喊：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你们好！我和王力同志，代表中央文革，代表江青同志，看望你们来了！你们是好样的！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立场坚定，斗志高昂，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和王力同志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把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王力这时也早就按捺不住了，谢富治的话一完，就鹦鹉学舌仿着林副主席的腔调，几乎是咆哮似地接上去：武汉地区运动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武汉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得最好最好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顽强的造反队伍。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支持你们的！你们受打击、受迫害的状况再也不允许存在下去了，要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今天，我可以负责任地向你们宣布四条：第一，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第二，释放所有被抓的造反派战友，并向他们赔礼道歉；第三，「工人总部」是造反派，革命左派，是有功劳的；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任重是黑后台，武汉军区是保护伞……

欢呼啊，雀跃啊，手舞足蹈，泪水纷纷，热血贲张，毛主席万岁，谢富治万岁，王力万岁。

刘丰代表武汉空军作政治表态：红卫兵战友们，同志们！过去，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执行不力，学习不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现在我向你们赔罪认错！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今后盼望造反派帮助我。我们武汉空军从现在起，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做你们的后盾！

……至此，半年来一直受到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压制、打击的「工人总部」，在武汉三镇的上千个分支部，随即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我们翻身了！我们解放了！我们胜利了！

造反派组织动作很快，连夜复制出上百盒谢富治、王力、刘丰「三首长」的讲话录音带，由上百辆广播宣传车到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上去做彻夜播放，展开前所未有的、一面倒的宣传攻势，把「百万雄师」一派弄了个晕头转向。

住在花木幽深、碧波万顷、远离尘嚣的东湖宾馆内的中央大员们，并未及时了解到，武汉三镇已经闹翻天。他们或许远远的听到了什么。天天都是这派、那派，大喇叭、小喇叭的闹，全中国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在这么闹，听多了，久了，也就无产阶级睡得着觉，资产阶级也睡得着觉了。

七月十九日上午，「百万雄师」一派仿佛从晚上和早上的挫折中缓过气来，展开了声势更为浩大、更为激烈的反击。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涌来，遍布武汉三镇的主要街道、江滨、码头。以产业工人、武装民兵为主体，结合当地驻军，队伍威风八面，浩浩荡荡。他们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高唱「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刺刀手榴弹」，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怕谁」，高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那尔，就一定要实现」……。

数百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雄壮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愤怒的口号，播着刺耳的高音喇叭，搅得整个武汉在七月流火中颤抖。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无数辩论疾才，文章 快手。所有「百万雄师」的宣传车上，高音喇叭配上激越的女高音，一遍又一遍播放着一篇「讨王檄文」：

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欺上压下，横左蛮右；舞文弄墨，指鹿为马；鼓唇捣舌，颠例黑白。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贵州等省区，无一例外出现了大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停工、大破坏。这是为什么？他大喊「怀疑一切」以乱党，大抓「谭氏人物」以乱军，大搞「反夺权」以祸国，大封「保皇派」以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令革命派水深火热，反动派欢呼雀跃，又何其毒也！他就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揪住王力的狐狸尾巴当老虎打！

把王力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和各兄弟省市革命群众，进行彻底的批判斗争！
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打倒王力！火烧王力！油炸王力！

……可惜王力本人并没有及时听到、读到这篇「讨王檄文」。

「讨王檄文」却于当天下午被放到了梅岭一号毛泽东的书案上。毛泽东命他的临时秘书之一的谢静宜念了一遍，叹了口气，什么都没有说。

当天下午三时，谢富治、王力依原计划准时出席武汉军区司令部召开的师以上高级干部大会，并由他们两位中央大员作报告，讲演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任务，意义与前景。

一个大军区，副师级以上干部竟达七、八百人，小礼堂将星齐集，座无虚席，绝大多数都是爬雪山、过草地、身经百仗打拚下来的老红军。

谢富治毕竟行伍出身，知道台下这批人的份量，加上不擅长言词，给老将军、老战友们问了好、致了意，作了个简短的开场白，就打住了，把余下的大把时间留给了中央文革的「理论家」王力。
王力一表人物，站在主席台上，对着麦克风，居高临下，鸟瞰众将。他曾经参加过中共中央代表团，面对面地和苏共中央代表团激辩；中共中央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他更是主要的执笔者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已位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高位，若要硬套军政级别，也已相当于大军区副职。所以现刻面对台下数百名老红军出身的军队高干，仍是一付笔走龙蛇、口若悬河的大首长气派。也是嫌谢富治刚才的开场白一般化，不够劲，他抬高了声调说：你们在座各位，都是师以上领导干部。我们中央代表团已在武汉地区活动了几天。看来你们对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因此，我要在这里花点时间，给你们上上课，或者叫补补课，从最基本的ＡＢＣ常识讲起，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讲起，包括一九六六年批〈二月提纲〉、批《三家村》、颁〈五?一六通知〉，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到今年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谢富治没有兴趣听王力的书生之论。十个书生九个猖狂。得意时牛气冲天，不是天下第一也是天下第二，忘了自己吃几两乾饭；失意时像泄气皮球、断脊梁犬，趴在地上踢它不动，赶它不走……因而只在台上陪了个十来分钟，就悄悄离开，返回百花山二号院和卫士、护士玩扑克牌去了。

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余名军区领导，出于对「中央文革」的礼貌，却不能不在台上坐着！尤其是陈再道坐不住。娘卖尻的，老子们掖了脑袋九死一生打天下的时候，你个地主少爷还在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喝穷人血汗呢！什么东西，鸡巴玩意，混到中央工作，也来武汉军区指手划脚，做钦差大臣！依了战争年代的性子，早就一个巴掌扫过去了。他怒目圆睁，胸脯起伏，像一尊煞神。

台下呢，那些熬白了头发的师长、军长们，少将中将们，一个个或惊愕，或愤怒，或冷笑；有的咬牙，有的捏拳，有的捶椅背。有的欲拂袖而去，但被老战友拉住：陈司令员都还没有走哪！宜将冷眼观螃蟹，看它横行到几时。

王力在台上放言高论，滔滔不绝，不知死活：当前的主要矛盾，就是要揪带枪的刘、邓路线。中央认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就在这时，一批接一批的军人，分乘一辆接一辆的卡车，黄波浊浪似涌进了军区大院，涌进了大操坪……，骄兵悍将们鸣喇叭，呼口号：我们要见王力！我们要见谢富治！王力出来辩论！

终于引爆了「百万雄师」这只武汉三镇最大的火药捅，也是南中国地区最大的火药桶。

第三十四章 武汉兵变海空逃离

深夜，东湖宾馆百花山二号。

王力在大套间里踱步。作过大会报告，精神仍然亢奋：军队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理论素养更是差劲，回京後向江青同志建议，编几本小册子供他们学习……

主套房里，谢富治洗漱完毕，正准备让小护士来做按摩，之後上床休息，忽然听到宾馆正门方向，传来阵阵口号声，广播喇叭声，人群骚动声。娘的，白天闹不够，晚上继续闹，吃了炸药呢。

房门「砰」地一声被撞开，陈再道挥着把大蒲扇，一头汗水地进来：谢老弟！你和王力干的好事！「百万雄师」的人要找你们辩论，我不管，也管不了！

毕竟是老战友，老同志，争吵归争吵，私下里情面抹不开的：出了啥情况？「百万雄师」的人在哪里？要和中央代表团辩论？

陈再道蒲扇拍得叭叭响：你和王力在水电学院大会上讲了武汉军区四大问题？公开宣布「百万雄师」是保皇派？是代表党中央讲话？主席有授权吗？总理有指示吗？

谢富治已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嘴上仍硬：我没有讲！王力讲了，他代表中央文革，不代表我。我倒是要说你老兄呀，武汉军区，整个一帮骄兵悍将，哪有军队直接参加地方群众组织的？全国只此一家，你晓得吗？

陈再道怒目相向：你放屁！你们侮辱我个人事小，侮辱整个军区事大。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闯下的局面，你收拾吧！

说罢陈再道正欲拂袖而去，几十名军人已经涌进院子，堵在了谢富治的卧室门口。谢富治大吃一惊，这些人是陈再道引来的？不然士兵们怎么知道自己住在这里？他计较不了许多，而挺身迎了上去：我是谢副总理，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正在和你们陈司令员商量工作，谁叫你们闯进来的？

堵在门口的军人稍稍後退，拥塞在走廊里的军人们却是一片叫嚷：出来辩论！出来辩论！

陈再道把谢富治挡在自己身後，大声喝斥：目无纪律！成什么体统？退出去！有话到院子里说。

军人们退到了房外草坪上。谢富治的两名警卫员虽然被人下了枪，但不忘搬来两把椅子，请谢政委、陈司令坐下。谢富治没有坐下，面对团团围住他的军人们说：大家都是人民子弟兵，武汉军区的很多老同志是我的老战友、老下属。现在这么晚了，你们不让我这个老上级和你们陈司令员休息？明天上午，我到军区礼堂，去听你们的意见，要辩论也行。现在，你们可以解散了。

陈再道说不清心中窃喜还是佯装恼怒，以打雷似的嗓门下令：退出去！大不像话了，人家还以为你们闹事！退出去！

第一波军人刚被喝退，第二波军人又蜂涌进来，且是全副武装的，见到谢富治的警卫员就是一阵枪托。混乱中，陈再道也挨了几枪托，被打倒在地，还有人叫喊他是「投降派」。谢富治身手快捷，闪回卧室，藏进衣帽壁橱里。

千不该，万不该，原本躲在屋子里发抖的王力，以为谢、陈二位上将已把士兵们劝服，於是屎克郎掉进马槽，愣充大料豆，硬着头皮出来露个脸，以显他中央大员的威仪……没想到青年军人立即认出了他：王力！那家伙是王力！揪出来，揪到军区去……王力见大事不好，返身躲回卧室，门未关住，就被冲进来的士兵一顿拳脚，拖了出去。紧接着，谢富治也被抓了出来，押上大卡车……

陈再道躺在草地上无人管。立即有工作人员跑去百十米外的一号院，向总参谋长杨成武报告：不好了，军队闹事了，占领了宾馆大门，冲进二号院，把谢副总理和王力抓走了！

军队哗变？杨成武浑身毛发都竖了起来！除了江西苏区时期富田事变那一次，我军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劫持领导人的哗变。他想到毛主席的安全，立即命令警卫排紧急出动，封锁百花山和梅岭之间的所有道路，同时以保密电话通知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三人火速赶来碰头。在等候汪、余、李三人的短暂时刻，他要通了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直线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刚发生的突变事件。

周恩来在电话里问：陈再道、锺汉华人在哪里？

杨成武说：陈再道被士兵打伤，锺汉华去向不明。我现在全力保卫主席安全。总理有什么指示？
周恩来说：对！千方百计，天上地下，陆、海、空齐行动，保障主席安全，千万大意不得！命令守卫梅岭的第一中队立即构筑工事，封锁道路；海军的几艘炮艇驶入东湖水域，必要时，请主席上炮艇避避……成武啊，又是一次大考验，前所未有的！注意不要去激化矛盾，「百万雄师」有什么要求，先答应、稳住他们。我这里立即向林副主席报告，请江青同志他们碰头。估计最快，也要等到中午，我才能带中央警卫团坐飞机赶来。所以，你们一定要准备好坚持到今天晚上，一定要坚持到我来接主席离开。成武，这是军令状，以你、我两人的脑袋担保。好，不多讲了，请随时和我联系。

杨成武挂完电话，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三人赶到。

杨成武威严地手掌一劈，斩钉截铁地说：出事了，谢富治、王力被绑架到军区去了！现在，你们

执行我的命令：第一，汪东兴率领一中队，立即在通往梅岭一号的长堤上堆沙包，构筑工事，封锁道路。没有蔴袋？把宾馆的所有枕头套、被套之类统统用来灌沙子。把轻重机枪架上，无论谁带人冲梅岭主席住处，格杀无论；第二，李作鹏你传令海军的七艘炮艇，立即开进东湖水域，沿梅岭半岛作扇形展开，任何船只闯向梅岭，予以击沉。还有那艘护卫舰，封锁长江与东湖的进出口；第三，余立金和刘丰，负责指挥第十五军（空降军），立即占领山坡机场，切断山坡机场与武汉军区的一切联系。并在民用机场王家墩机场附近布防，暂时不要接管。好，不要问什么了，争分抢秒，分头行动！

汪东兴还是转过身来问了一句：要不要报告主席一声？

杨成武说：我去。不要惊了老人家……

几分钟後，在梅岭一号主套间里，毛泽东穿着长睡袍，在小谢的陪伴下，听了杨成武的简要汇报。
毛泽东倒是不慌不忙，边吸菸边踱步。他吸菸很凶，随手弹落菸灰。俊俏的小谢托着个大菸缸跟在他身旁，不让灰烬及火星子撒落在红地毯上。毛泽东出至外间书房坐下，才笑笑说：成武啊，自长征路上起，你就是我的常山赵子龙，浑身是胆又计多谋足。那些具体布署，任你做，我不管。武汉军区真敢闹啊？部队出面抓中央代表，是小闹，或是中闹，还是大闹？抓去谢富治、王力，若是今晚上放人，算小闹，我们和他小计较；抓了谢、王当人质，和中央谈条件，算中闹，我们和他中计较；抓了谢、王，再冲梅岭，就是要搞武汉版的西安事变，想抓我做蒋委员长了。张学良、杨虎城抓蒋介石，是要逼蒋抗战；陈再道、锺汉华若抓毛泽东，是要逼毛停止文化大革命。胃口都很大，这就轰动世界了。我相信他们只是小闹，至多中闹，闹给我看。

杨成武说：在军事上，只能作防备大闹的布署。

毛泽东说：赞同。不然，红色赵子龙一世威名，代关云长走麦城。这里的事，报告北京没有？

杨成武叹服主席伟人胸襟，变乱当前，仍然轻松幽默，谈笑从容：已向总理作了简报。总理说他会赶在今天中午到武汉，来接主席出去。

毛泽东说：我哪里都不去。留在武汉，看陈再道的三头六臂。还没有游长江哪。总理讲了什么？

杨成武说：总理提醒过，要注意南京许世友，陈、许两人关系不一般，情急之下，容易蛮干。

毛泽东冷笑：那就热闹了，一个中游，一个下游，膏腴之地，半壁江山。他们敢联手？我不信。陈、许不是刘邦、项羽，不是挂帅人物。刘、邓、彭、贺是。陈、锺二位不露面了？在哪里坐镇？

杨成武说：听百花山二号内卫报告，陈再道被士兵打伤了，倒在草地上……锺汉华不知去向。

毛泽东问：是不是演苦肉计啊？不理他，你去通知武汉军区放人，再通知北京，要张春桥回上海，注视南京许和尚的动向。

杨成武起立：我这就去。若不放人，他们就是大闹了。如有必要，只好请主席上炮艇避一避。

毛泽东说：我不走。你敢送我上炮艇？

杨成武举手敬礼：敢！对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负责。

电话铃响了。毛泽东挥挥手，接电话，是江青从北京打来的：老板呀，你受惊了吧？我马上飞武

汉来陪你。

毛泽东生气：你不要来！留在北京看家！看家，懂不懂？也想学「西安事变」时的蒋夫人？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座车已在前院候命。

要不要先通知钓鱼台江青？周恩来稍作迟疑，还是抢第一时间报告已移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的林副主席。叶群接电话：总理啊，一号正等着哪。下面，一号讲话。

林彪已经收到武汉方面的密报了？他有自己的情报管道。周恩来仍坚持简报了武汉军区部队哗变的情况。林彪开口就说：我担心主席的安全。总理，马上见面，我来西花厅。

周恩来忙说：不，不，林总，我过来。我的车子已到。主席在武汉的保卫工作，由杨成武负责，刚通了电话，暂时没有问题。我马上过来谈。

总理座车走中南海与人民大会室之间的中央常委专用地下通道。数分钟後，周恩来已出现在浙江厅。林彪正伫立在一幅有半堵墙壁那么大的挂图前。

叶群亲自端来茶水，笑容可掬：总理请坐。一号你也坐下吧，好谈话。

林彪一脸严肃：近几天总是担心出事，果真出事。总理，告诉江青没有？没来得及？叶群，去挂个电话，讲得缓和一点，告诉她总理到了。是我去钓鱼台，还是她来浙江厅，由她决定。

叶群到隔壁房间去了。周恩来以请示的口吻说：武汉出事，北京要有适当反应，相应措施。

林彪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来，他已拉出了「条子」，几乎是照着念道：第一，武汉事件属什么性质？反革命的？劫持中央代表，武装对抗中央，是否兵变、叛乱？要严防其他军区的个别人起而效仿；第二，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余孽，他这次暴露出来狼子野心，毫不奇怪。北京有他的後台，南京有他的同党。北京的後台徐向前、徐海东，中央警卫局要加强监护，掌握他们和武汉勾结的情况。要防止南京的许世友和他武汉的难兄难弟陈再道联手；第三，请示主席，同意我代表军委发布紧急令，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所有军人停止休假、探亲，部队结集待命。命令东海舰队封锁长江出海口，派一支特遣舰队进入南京与浦口之间的水域布防；第四，命令驻河南的××军，驻安徽的××军，驻江西的××军，驻湖南的××军，驻川东的××军，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挤压湖北，摆下合围武汉、关门打狗的阵势。总理，请随我看地图。

周恩来随林彪去到那幅大挂图下。林彪操起那根靠在墙下的铝合金细棒，把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五省野战军驻防位置指划一番，边说：陈再道敢叛乱，我还有吴法宪的空军，李作鹏的海军，天上地上水上，天罗地网，他个张国焘余孽插翅难逃。

之後，他们又返回到沙发座位上。林彪望着黄埔军校的老上司：总理，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心里别是一番滋味，嘴上却说：林总分析局势，有战略高度，条理清晰……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武汉事件的性质，还要等一等，看进一步的发展变化；军队的部署，形成合围阵势，向武汉方面施压，我没有意见，相信主席也会同意；关於北京「双徐」和武汉陈再道、南京许世友有无勾结，是否後台，还是要看事实。同意警卫局对「双徐」加强保护，但暂不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当务之急，北京由林总坐镇，我尽快赶到武汉去，设法把主席接出来，并请主席赴上海坐镇、休息。

林彪说：好，主席赴上海。你要带机动部队去，命令吴法宪空运几个团的兵力。

周恩来说：谢谢林总。我想用不了那么多。起码，武汉那个空降军会听我们的，可以控制机场和附近地区，管制空中交通。

林彪说；对、那个空降军是我们的人。你打算带多少部队去？要配备强火力，包括反装甲武器。

周恩来这才明白，是武汉空军的刘丰和林副主席保持密切联系：我想调用四架空军运输机，带警卫团的两个中队去就够了。如须执行突击任务，部队多了也用不上。

林彪说：可以，现在就要吴法宪准备飞机，警卫团要做好紧急动员，但不必向部队说明详情。

周恩来说：知道了，林总从来用兵如神。

正说着，江青由叶群陪着，一阵风似地进来了，见面就说：林总，总理，我反对军事上现在就搞大动作！那样会逼陈再道那些家伙狗急跳墙，作困兽斗，危及主席安全。尤其不能出动空军战机到武汉上空去盘旋示威。

周恩来点点头。显然，中央文革也有自己的消息渠道：坐下，坐下。没有人提出出动战斗机啊。

林彪狠狠地瞪婆娘叶群一眼。

江青会意，忙替叶群解脱：林总，不是叶群说了什么，是韩爱晶他们向我报告，说中央要派飞机轰炸武汉……我不相信小将们的无稽之谈，并已经和主席通了电话，主席说他很安全，不用我到武汉去陪他。当然，我们要作两手准备，一手文，一手武，文软武硬。我认为先还是展开宣传攻势，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家名义，发表两封公开信，一封给武汉地区全体党员、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城市居民，一封发给武汉军区全体指战员，把武汉事件的真相，尽快告诉他们，让他们认清军区少数坏人的真面目，坚决划清界线，以求达到最大限度地孤立陈再道、锺汉华的目的。

周恩来说：好，文攻辅以武卫。公开信的事，就由文革小组负责起草吧。

林彪说：此事抓快抓紧。今天下午，派空军飞机到武汉上空散发。

周恩来起身：刻不容缓。我现在去找警卫团交代任务，布置动员。江青同志，天已经大亮了。请你转告戚本禹下通知，上午十点，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开政治局紧急碰头会，徐向前不出席，叶剑英、聂荣臻出席，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出席。张春桥也不出席了，立即飞上海，准备迎接主席。

林彪起立相送，留下江青谈事情。

林彪很快返回，神色凝重地说：江青同志，你是主席夫人，贤内助，我很担心主席的安全！向总理提出到武汉去，总理要求我留在北京管点事……我本想给主席写封信。考虑一下，既然主席不让你去武汉，这封信还是由你写较合适。建议包括以下内容：一、武汉事件的性质，是叛乱？兵变？二、命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警告武汉陈、锺不得轻举妄动；三、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地区军民发出公开信；四、严密监察南京许世友，防止陈、许联手。他们的後台是北京的「双徐」，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余孽；五、建议主席尽早离开武汉赴上海。主席坐镇上海，南京许世友就不敢呼应武汉陈再道。这是重中之重，关键的关键。

江青一向敬佩病夫元帅的智慧、谋略：好，我马上回钓鱼台给主席写信……可不可以和你联名？加上叶群？

林彪起身，表示送客：我和叶群不掠美。这种时刻，主席最需要自己夫人的关切。我的这点苦心，你心里知道就行。忠不忠，看行动。下面，我要找空军、海军的人来谈，看看陈再道有几颗脑袋。

江青对林副主席感激涕零。

武汉三镇，红光灼灼，气焰冲天，反叛四起。

这座四百余万人口的华中工业重镇，如同一大锅沸水翻滚蒸腾。数不清的旗帜，数不清的人流，大街小巷，人们呼号：「打倒王力！」「火烧谢富治！」「钦差大臣从武汉滚出去！」「打倒中央文革一小撮！」「百万雄师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

大游行开始了。首先是武汉市军分区属下的民兵师，四列纵队，清一色的柳条帽，清一色的蓝工装，清一色的牛皮靴，清一色的步枪、刺刀，叫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牛皮靴唰唰唰，踩得街道都在抖动。整齐的口号声，战歌声，吼得整个城市上空都发出颤音。

武装民兵师过後，是产业工人的队伍，人人手拿棍棒、铁杖之类的武器。以每一工厂为单位，旗帜上面，有的称为「打鬼队」，有的称为「扫黑队」，有的称为「雷霆队」，有的称为「钢管队」，有的称为「镇暴队」……高唱的歌曲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革命意志坚如钢，牛鬼蛇神无处藏，无处藏！

产业工人的队伍後面，是郊区贫下中农大军，人人头戴草帽，肩扛锄头，大都背心短裤，显露出古铜色肌肤，呼喊的口号是「不吃二遍苦！」「不受二回罪！」高唱的是诉苦歌：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

郊区农民大军的後面，是此次大游行最为雄壮、最具震撼力的部分：两百多辆军用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湖北省军区警备师官兵、武汉军区独立师官兵，轰隆隆压过来，铁流一般压过来……满街都是马达轰鸣，车轮滚动，喷出青烟，扬起土尘。士兵们嚎叫一般的歌声，如同声声霹雳，撕天裂地：叫打就打！叫干就干！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武汉军区官兵明目张胆的武装大游行，是向文化大革命运动挑战，向中央文革小组示威！向毛泽东抗议，向党中央施压。谁说人民解放军不敢反对毛主席？张开耳朵、睁大眼睛吧，这可是历史大剧，连台好戏。

戒备森严的东湖宾馆，精锐的中央警卫团第一中队已占据了所有的制高点、要道口，掘下壕沟，垒起沙包墙，架设起轻、重机枪，还有穿甲弹、火焰喷射器、单兵火箭筒。如果叛乱军人驾卡车来冲，以火焰喷射器击毁；坦克强攻，则穿甲弹、火箭筒对付。到时候，宾馆门外尸体如山，堆成路障。

谢富治已於凌晨时分被释放。他怎么都想不通，武汉军区士兵竟敢抓、敢打他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用枪托打，以牛皮靴踢！人家王力也是堂堂中央文革成员，代表江青同志啊，被打的更凶！这一切，岂不是直接冲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子弟兵啊，殴打、劫持、关押党中央代表，什么性质的问题？是兵变，武装叛乱！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但这怎么可能啊？多么荒谬啊，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林副主席称解放军是全国学毛著标兵；武汉军区官兵却在毛主席的眼皮底下搞叛乱。

谢富治额角上青肿了一大块，回到百花山二号，见陈再道还没有走，还躺在床上，不禁大怒：陈大麻子！你的部队翻天，你还挺尸装死？老子和你没完，操你姥姥，操你一家，恨不能一枪毙了你！

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情急之下，也泼妇骂街了。陈再道草莽归草莽：心里自有盘算，他冷冷地回道：你罵娘是你的水平问题，管屌屌用？我被打伤了，下不了地，能上哪里去？

谢富治两眼冒火：起去管束你的下级？你们军区警备师和独立师在搞武装大游行，向党中央挑战，向毛主席挑战！

陈再道闭上眼睛：我管不住了，没有人肯听我的话了。你和王力有本事闯祸，没本事收场？

谢富治吼道：你带的好部队！和地方军阀有有什么区别？你不要和我玩苦肉计。昨天晚上那些士兵来抓我和王力，就是你带的路！你搞阴谋诡计。

陈再道说：任你怎么讲，我就是不离开这里。我一离开，就会有人诬指我指挥了部队，领导了你们所讲的那个叛乱。

正争吵着，杨成武进来了，见谢富治只是额头上紫了一块，其余无大碍，笑了笑，先对躺在床上的陈再道说：我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你，从即刻起，不准离开这间房子，否则逮捕！宣布过命令，杨成武拍拍陈再道的手，说：陈司令，冷静冷静，军委的命令，也是为了保护你，免得越陷越深。

陈再道脸朝墙壁，回了一句：老子要跑，早跑了。

虽说杨、谢、陈三人同是上将军衔，但此时杨成武已经总揽军事。他严肃地对谢富治说：走吧，随我去见主席。

两人出了百花山二号，忽见一位穿工裝的中年人快步走近杨成武，立正，敬礼。杨成武瞪了一眼，才认出是总後勤部部长邱会作：怎么这身打扮？从哪里冒出来的？

邱会作回答：报告杨总长，是江青同志派我来给主席送信……下了专机进城，一路上都受到工人纠察队的盘查，我自称是空军基地的修理工，他们验了工作证才放行。

谢富治关切地间：信没有丢失吧？

邱会作回答：没有。江青同志吩咐，人在信在，人亡信毁。

杨成武说：辛苦了。走，随我上车，去见主席。

不一会，到了梅岭一号下车。杨成武让谢富治领着邱会作在值班室稍候，他先进去通报。

毛泽东问：哪个邱会作呀？谁的部下？

杨成武报告：就是总後勤部长，中将衔，林总的部下。

毛泽东笑笑：江青派这么大个信使来，还化装？现在是中将当家，空军吴法宪是中将，这个总後部长是中将，海军李作鹏是不是中将？反正都是他四野的人马。叫进来吧。

杨成武把谢、邱两人领进来。谢富治上前敬礼握手。毛泽东并不起身，只是伸出手去，让邱会作也握了握。却先不问北京的事？而对谢富冶说：你受惊了？挨了打？公安部长挨几下，以後提高警惕……他们不放王力，不知关到哪里去了？不要紧，一名中央文革成员，抓住不放顶屁用？你们到水

电学院发表的言论，我听过录音了。十个书生，九个狷狂，自以为了不得。秀才卖嘴皮，军人讲实力。秀才遇到兵，受些教训也好。清朝有个黄景仁，写过一首诗，大概是这样的：

仙佛茫茫两未成，
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
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个堪白眼，
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
春鸟秋虫自作声。

扬成武赞道：主席记性真好。这首诗我从未听到过。

看得出来，邱会作在暗暗发急，有些坐不住。

毛泽东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讲得好。书生只会惹事，惹下事又收不了场。我讲啊，作者算有点自知之明，从来秀才充当不了老虎、大象，至多只是春鸟、秋虫。邱同志，我过去对你没有印象，是林彪同志派你送信来的？信呢？

邱会作恭敬地说：报告主席，不是林总，是江青同志。对不起，我要脱下衣服……说着，邱会作脱下充满汗臭味的工装，再撕开内衣口袋，掏出一封以防水纸包裹着的信来。

杨成武代毛泽东接过信，拆了外层防水纸，再将打着火漆的保密信呈上。

毛泽东亲手撕下封条，很快把信流览一遍，即对邱会作说：你是不是要马上飞回去？我也不写了，带我的口信回去，成武你替他记一记。告诉林彪同志，还有江青，信上写的，我基本同意。北京的朋友不要太紧张。你看到了，我在这里不是好好的？百万雄师也好，军区部队也好，他们只是在街上搞武装游行，并没有来攻打宾馆，攻打梅岭。你们紧张什么？军事动作要适当，不要过度。尤其不要提出什么「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余孽」。武汉的事还是要和平解决。我也暂时不会离开这里，并未放弃游长江。我派出去的人都回来告诉，外面的游行队伍喊了一堆万岁，其中还有毛泽东。好了，你回去，就讲这些。其余的，等下午总理到了，再商量。我另背一首唐人绝句你们听吧，也是自嘲呢：

乘兴南游不戒严，
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
半作障泥半作帆。

北京西郊空军机场。

跑道的首端依次起动着四架运输机，螺旋浆嗡嗡嘤嘤转成一个个乌蒙蒙的圆圈。前面的三架已经关上机舱门，满载着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的士兵，配备了超强火力：每人都是一大一小两件武器，大件为手提机枪，小件为六五式快慢机，外加四枚反装甲手雷，组成一支空中突击部队。

周恩来化了装，穿一身蓝工装，戴一顶安全帽，配一副大墨镜。他在两名贴身警卫的随护下，登上第四架飞机时，见机舱的前半部已坐满了士兵。那些士兵也没有认出他这个总理来。

四架运输机相继滑行升空。一路上，周恩来都在研究一幅军用武汉三镇地形图，分别标出空十五军驻地、山坡机场位置、王家墩机场位置、东湖宾馆位置，等等。北京飞武汉只有五十分钟航程。就在航机接近武汉地区上空时，突然收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发来的急电：王家墩机场已被「百万雄师」占领，有人扬言要劫持周总理，请改降山坡军用机场。

周恩来惦记着毛主席的安危，命令机长：继续飞王家墩，现在能见度好，确定不能降落才去山坡机场。机组人员明白，山坡机场离市区六十多公里，路况又不好，进城到东湖宾馆需要两小时；而从王家墩机场进城只有二十多公里，到东湖宾馆只需半小时……不一会，到了王家墩机场上空，从机窗看下去，果然跑道上人流如虫蚁，熙熙攘攘，像赶庙会一般，还停有无数车辆。只好改降远离市区的山坡军用机场。谁给「百万雄师」透去消息？难道北京的空军司令部里也有他们的人？

余立金和刘丰领着韩爱晶、谭厚兰等少数人在山坡机场迎接。直到周恩来出了舱门，下到地面，摘掉墨镜，余立金和刘丰才认出总理，原来化装成老工人模样了，汗淋淋的浑身都汗透了。

在简陋闷热的候机室里，周恩来听取了关於「武汉兵变」的简要汇报，随即问：怎么进城？刘丰报告：这里进城比较麻烦，汽车要走两小时不说，更主要的是要经过汉口市中心、汉阳市中心，「百万雄师」在沿途设有无数纠查站，检查进出车辆。周恩来说：请刘政委安排直升飞机送我到主席那里。刘丰摇摇头说：武汉上空已很久没有飞过直升飞机了，「百万雄师」的成员可能见到直升飞机就开枪，很容易被击落。还是等王家墩机场上的人群散了，再转去那边较易进城。

周恩来不停的抹汗，武汉真是一座火炉。他忍着一肚子怒气没有发作。余立金、刘丰两个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派十五军控制王家墩机场？而让自己率领的两个中队的人马降落到离市区这样远的地方来！窝囊不窝囊？万一毛主席出了事怎么办？……他尽量不让自己的焦燥情绪流露出来，以免影响身边的工作人员，而耐心地吩咐：弄些水给警卫部队喝吧，他们全副武装的，中了暑，执行不了任务。

好下容易熬到下午七时，王家墩机场报告，「百万雄师」的人已经离去。周恩来立即命令：全体登机，飞王家墩。

又上机、下机地折腾了一个小时，周恩来及其所率领的警卫部队抵达王家墩。周恩来命令，警卫部队一个中队留机场持命，另一个中队潜往最靠近东湖水域的岸边隐蔽、警戒。傍黑时分，周恩来仍装扮成一名老工人，在刘丰及其多名警卫员的随护下，分乘两辆吉普车，急驶东湖宾馆。还好，沿途只看到一辆辆被掀翻、焚烧的大、小汽车，以及一批批手舞棍棒的工人纠察队。没有人阻拦他们这两辆空军吉普车。倒是在东湖宾馆遇到了三层工事的阻拦，直到看清楚是周总理才放行。

周恩来先到百花山一号，召见杨成武、谢富治、李作鹏，开口就问：主席怎样？我急死了，在山坡机场耽搁了三个小时。王力还没有回来？

杨成武报告：主席还好。整个晚上、白天都没有睡觉，由小谢、小张她们陪着打扑克牌，念诗词，开玩笑，说他当不成蒋委员长。我和谢部长、李政委、汪主任都劝他离开武汉，他不肯，说等总理到了再议。

谢富治讨好地说：总理到了，我们有主心骨啦。

周恩来问：这里的工作人员怎样？没有走漏消息吧？

杨成武说：很恶劣，有几个男服务员参加了打人。女服务员也不像话，因禁止她们上街参加游行，晚上不让她们回家，她们竟拒绝打扫房间，也不送开水，以示抗议。暂时把她们都隔离了。

周恩来说：走，去见主席，请主席赴上海。

为了缩小目标，不让那些已生反叛之心的服务人员看到，周、杨、谢、李四人挤进一辆吉普车内，几分钟後来到梅岭一号。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就说：主席，你好啊，我下午四点就下了飞机，换了两个机场，现在是晚上十点，差点进不了城。为了安全，北京的同志们一致要求主席离开武汉。

毛泽东一晃手：我哪里都不去，就是要留在武汉，看看是哪些人，要怎样对抗我，对抗中央。我看他们不敢动手。

周恩来说：武汉局势已失控，进入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反问：无政府？武汉军区两百多辆军车上街搞武装游行，怎么是无政府？

周恩来看杨、谢、李、汪等人一眼，示意他们一起劝说。毛泽东制止道：免了，他们早劝过无数次了，我不听。毛泽东从来不是让来就来、让走就走的人。想来才来、想走才走。过去封建时代，还讲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这个共产党的主席，连那些封建帝王都不如？

杨成武说：主席是人民领袖，从来要求我们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现在武汉地区阶级斗争复杂激烈，部队情绪失控，已被坏人利用……

毛泽东不耐烦地插断：成武啊，你们几位离开一下，莫放人进来，我要和总理单独谈谈。许多事情，单独谈谈。

杨威武四人退出後，毛泽东让周恩来尽量坐得靠近自己，忽然问：你们关心武汉，我关心北京……有人手舞足蹈了吧？林总住到大会堂浙江厅去了？我回北京，他怎么办？难怪要我去上海。

周恩来心里一惊，没想到毛主席在这种时刻，对林副主席还有这样深的猜忌……於是小心地回答：是江青同志建议的，毛家湾二号冷气机坏了，更换新设备。这事报告过我，我告诉过汪东兴，可能是小汪忘了报告主席了。

毛泽东思维跳跃：这次他军事上搞大动作，要调动五省野战部队合围武汉，只差命令吴法宪派空军来轰炸了。还搞全国武装示威，大游行……是不是有点像「西安事变」时南京的那个何应钦？

周恩来惊悸之余，心头一松，看样子毛主席为了防备林彪，今後仍要借重自己……於是嘴上答道：不尽相同。况且江青同志坐镇北京，情势都在掌握之中。

毛泽东说：江青不成熟，被人当枪使……为什么不要我回北京？而让去上海？

周恩来看一眼门口，压低了声音说：今天大清早一得到武汉出事的消息，我和林总、江青立即碰了头，分析局势。我们都担心南京军区、福州军区跟进，闹出更大的事件来……近几个月，许世友被南京造反派冲击得很厉害，抄了三次家，被称为「许老谭」；韩先楚在福州挨了打，被称为「韩老谭」，谭震林式「右倾反党」人物。林总还特别指出，陈再道和许世友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张国焘余孽。我对这个提法有保留。但我同意主席赴上海坐镇，防止南京、福州再出乱子。若和武汉形成三足鼎立，中南、华东局势就失控了。

毛泽东说：许和尚会和我撕下面皮？韩先楚更不会……北京方面，徐向前、徐东海有动作？

周恩来说：目前看，没有。「双徐」和武汉事件没有直接联系，至多算间接影响，思想上的。

毛泽东点头：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代表，徐东海是大功臣。贺龙是红二方面军一面旗帜。陈毅是个好同志。聂荣臻是老实人，几十年代人受过。有的人从来不作检讨，聂荣臻只好检讨……老师们可以冲一冲，但我还要他们。如果都弄掉，只剩下一个野战军的人，清一色，怎么行。

周恩来知道「一个人」是指林彪，「一个野战军」是指「四野」，但不能点破。主席可以说，其他任何人绝对不可说也。当务之急，是劝主席尽快离开武汉这块变乱之地：主席，今下午临上飞机前，我得到总参三部一个密报，许世友率一个独立师，离开南京，去向不明……

毛泽东身子为之一震：许和尚去向不明，也想搞大动作？林彪为什么不到上海去？

周恩来说：许和尚不卖林总的帐，他去镇不住吧！

毛泽东拍拍脑门：还是靠毛泽东啊，好！恩来，我同意你们的，去上海，会许世友。你留下来处理武汉问题。把王力要回来，和谢富治返北京去。另外，设法把陈再道、锺汉华请到中央去开会。

周恩来终於说通了毛泽东。当即命杨成武、汪东兴等作撤离准备。空中走？水上走？陆路走？选择空中走，兵贵神速。毛泽东已经十多年没有坐过飞机了。停在武昌站支线上的专列火车同时启动，基本上是空车赴上海，以迷惑「百万雄师」的人。

凌晨二时，毛泽东就穿着一袭长睡袍，由小谢、小张等人扶持着，在梅岭一号山坡下的游泳码头上了海军的一艘炮艇。其它数艘炮艇护航。至最靠近王家墩机场的江岸边上岸。再换乘中央警卫团的吉普车赴机场。抵达王家墩机场时，东方已经放亮。毛泽东坚持坐在停机坪草地上，和男女工作人员们合影留念，并开玩笑：海空逃离，历史见证，珍贵啰。

由于空军运输机没有舷梯，毛泽东硕大的身子，是从驾驶员登机用的小踏脚板上，手脚并用地硬爬进机舱去的，还亏了小谢、小张在上面拉，脑袋都钻进两名女子的美腿间，再由一名卫士在地上扛着他的肥臀朝上拱。

第三十五章 骄兵悍将迫毛让步

上海西郊虹桥机场戒严。

只有中央文革副组长兼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孤零零地前来迎接毛泽东一行。

毛泽东以狗爬式姿势被卫士、护士们弄下空军运输机後，什么话都没有说，即乘车去到西郊宾馆一号院。洗漱後，出到客厅，才对守候着的杨成武、张春桥等人说：不是称我做伟大统帅嚒？在我这个伟大统帅的眼皮底下，武汉军区公然劫持中央代表，两百多辆军车上街搞武装大游行……这次，我的威信尽失、威风扫地啰。春桥，上海要武装十万工人造反派，王洪文当司令。

杨成武说：主席，我坚信，你在五百万人民子弟兵心里，拥有绝对的权威。

毛泽东苦笑：绝对权威？等於零。差点就做了蒋介石第二。西安事变是张、杨，武汉事变是陈、锺。都是英雄好汉……杨总长，去给总理挂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了上海，先休息几天。总理应尽快找到王力，带谢富治、王力回北京。

杨成武离开後，毛泽东问张春桥：南京许司令哪里去了？你是军区政委，司令员行踪不知道？

张春桥回答：听讲带了独立师一万多人马，去了安徽金家寨，扬言武装割据，对抗中央文革。

毛泽东眼皮抬了抬：又是独立师，快成他们的私人武装了。回头告诉杨成武，各大军区的独立师要定期换防，不要长期驻守某个城市……武装割据，重拾旧业哪，我可是他许和尚的师傅啰。春桥，你去把许司令请到上海来，他有委屈，和我谈。

张春桥面露难色，却又不得不遵命。

毛泽东看在眼里：你和许司令搞得很僵。所以要你出面去请。廉颇、蔺相如也闹得很僵过。文官不怕武将。我叫杨成武先挂电话。还有福州韩司令，叫造反派不要再斗他了。斗得火起，武汉、南京、福州连成一片，东南半壁河山。

许世友，河南新县人①，一九〇六年出生於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六岁跟一位武术师当小杂役，偷师学艺。八岁抢夺成人枪枝，投奔嵩山少林寺。数年後学成武功，成为一名少年武僧，武艺超群。十四岁空手杀人，犯下寺规，打出十八铜人阵，到军阀吴佩孚部队当兵。二十岁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工农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他作战勇猛如虎，身先士卒，挥舞一柄大刀上阵厮杀，如入无人之境。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任敢死队队长，八次负重伤。一九三四年升任红四方面军主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任副军长，成为张国焘、徐向前麾下著名战将。许世友和陈再道都是打不死的程咬金，红军将领中的黑旋风。一九三五年许世友出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第四军军长由陈再道接任。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南部重镇会宁会师，结束长征。红四方面军仍有四万人马，兵力远远超过红一、红二两个方面军。这时毛泽东已经当上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挂名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随即作出决议，将红四方面军人马一分为二：由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率二万四千人组成西路军，去打通甘肃、新疆的通道，以和苏联取得直接的军事联系；另一万多人则随张国焘留在陕甘宁边区。

同年十一月初，西路军出发征战。许世友、陈再道等留下来的红四方面军将领则奉命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军委主席毛泽东委派□□部长何凯丰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严重罪行」运动，要求许世友、陈再道他们揭发张国焘，与之划清界线，回到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由於「批张运动」采行极左做法，把大批红四方面军官兵牵扯进去，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骂他们是托派，土匪，反革命，极尽人身攻击。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等人犹如困兽。

一九三七年春，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延安。许世友等人在红军大学内更陆续了解到，西路军弟兄们的惨败主要在於中央军委的十几封电报命令。「西安事变」後国共达成合作抗日，军委的电报一会儿命令西路军停止前进，准备返回；一会儿又命令西路军继续西进，打通前往新疆的道路；一会儿又命令就地结集，建立政权；一会儿又命令开赴祁连山区，搞游击根据地……两万四千人马就这样被指挥得无所适从，举棋不定，而被凶悍的马步芳的草原骑兵围困，弹尽粮绝，一万八千多人英勇战死、饿死、冻死，包括李先念、秦基伟等人在内的五千多人则被新疆军阀盛世才俘虏。西路军的高级将领中，只有徐向前、王树声等少数几个人化装成叫花子，一路讨饭回延安……许世友听过这些，忽然大吼一声：这是存心灭我红四方面军！即口吐鲜血，昏死过去。

许世友被送到医院抢救，活了过来。在他养病期间，「批判张国焘」的斗争越演越激烈，连张国焘的卫士都被指为「走狗」、「反革命」。红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四级干部纷纷来看许世友，没有不哭的。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诉，给他强烈刺激。都是血火里打拚过来的老战友啊，到了延安反倒没有出路。他躺在病床上想了几天，想出一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陈再道、陈锡联、詹才芳、洪学智、王建安等军级干部又来看望时，他说出自己的计划：我们回四川去，刘子才在川北还有一千多人马，都是我们的老部下。在这里毛泽东说我们是反革命，迟早像弄掉西路军那样弄掉我们。我们到四川去闯出新地盘，新局面，叫老毛他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干革命的。你们去个别联络红军大学的弟兄们，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报告中央，大家生死战友一场，後会有期。

第三天，共有红四方面军的五位军级干部、六位师级干部、二十多位团级干部、两位营级干部愿随许世友、陈再道出走。他们准备了乾粮和轻便武器，约定下半夜出发，过了三十里铺，有老部下为他们提供马匹。正是英雄虎跳出牢笼，咆哮山川唱大风了。

可是，许世友和陈再道的老战友、红四军政委王建安，原答应一起出走川北的，却临时变卦，向

党中央告密。於是中央保卫局局长周兴和红军大学副校长罗瑞卿率领中央警卫团，连夜冲进红军大学宿舍，将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詹才芳、朱崇德、刘世模等三十余人一举抓获，关进大牢。三十多名「叛将」中许世友武功高强，给戴上手铐。许世友怒不可遏，戴着手铐还一掌把牢房的厚木门击得粉碎！於是又给他加上脚镣。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把许世友、陈再道等数十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出走事件定为「组织反革命集团」。其中为首的许世友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戴上手铐脚镣不算，有时还把他捆绑得像粽子一样不得动弹。雪上加霜的是，许世友的妻子雷明珍迫於政治高压，写下一纸「划清界限」的离婚书，要他签字。许世友看後大怒，立即在离婚书上写道：坚决离婚！

捆绑、审讯、辱骂、离婚，许世友把自己所有的不幸归咎到毛泽东身上。他豁出去了，天天当着看守人员的面怒罵毛泽东，毛泽东的祖宗三代都骂遍，并替西路军的死难弟兄们鸣冤不已。反正不想活了，巴不得有人汇报上去，让毛泽东动怒，下令枪毙他。他要一路鸣冤去死，要死得轰轰烈烈，要不愧为红四方面军一名铁骨铮铮的战将。老子十八年後再打出少林寺，又是一条闯天下的硬汉。

一九三七年初，中央红军刚刚在陕北立住脚跟，准备接受南京政府的改编，开赴抗日前线。这时的毛泽东当上军委主席不到一年，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朱德、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都还拥有各自的发言权。他们认为，张国焘过去在红四方面军中批毛泽东，没有批一个战士；现在毛泽东同志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一起批了；打击面太宽，不利革命事业，不利红军内部的团结。

毛泽东接受多数人的意见，把责任推给主持「批张运动」的□□部长何凯丰。听说许世友每天在牢房里大罵他祖宗三代，他要亲自去看看这个少林武僧出身的红四方面军战将，究竟是怎样的三头六臂，和他有什么深仇大限。

许世友一见毛泽东，登时成一头暴怒的雄狮，戴着脚镣手铐还要蹦上去和毛泽东拚了。吓得负责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赶紧命令几名卫士用麻绳把许世友捆成一个肉粽子。倒在地下动弹不得的许世友仍然破口大罵：姓毛的！老子要是有杆枪，今天毙了你狗日的！你连张国焘的一根屌毛都不如！

毛泽东本欲效法古代帝王招安一名草莽英雄那样，亲手给许世友打开脚镣手铐，让许世友感恩戴德的；没想到遭许世友一通臭骂……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周兴、罗瑞卿提出处决许世友时，毛泽东签了字。

罗瑞卿带着行刑队前往红军大学窑洞牢房执行任务。毛泽东忽又动了王者之思，惋惜许世友是条汉子。其实争天下、图霸业，许和尚这样的枭雄人物是可以蓄为「死士」的。三国时曹操不也蓄养了一批像许褚那样的死士？正在这时，罗瑞卿从红军大学那边打来电话，报告许世友临死前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吃一顿狗肉，二是喝十碗高粱酒，三是再见毛泽东一面，「理论」一下红四方面军的事。

也是好汉惜好汉，枭雄惜枭雄。毛泽东豪情陡涨，告诉罗瑞卿，许世友的狗肉慢吃，高粱酒慢喝，马上把他带过来「理论」……没想到过了一会，罗瑞卿又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许世友说他是个军人，要求除掉脚镣手铐，把手枪还给他，不然坚决不上凤凰山②。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啊，罗长子，尊重许世友的红军将领身分，除掉他身上刑具，手枪也还给他，并告诉他，可以子弹上膛。

在红军大学牢房，当罗瑞卿亲手替许世友除掉身上刑具，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并告诉，毛主席讲了，你可以装上子弹，上凤凰山。许世友手抖了起来，心颤栗了，泪水盈满眼眶……过去，他长期在张国焘手下干革命，从没有到过江西中央苏区，不了解毛泽东是个什么领袖人物，相反受到张国焘的影响，对毛泽东抱有很深的成见。张国焘在四川另立中央时，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拥护过……而眼前的事实，却忽然使他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是个更大的英雄，更有气魄的领袖……

罗瑞卿和几名武功高强的卫士把许世友带到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书房里。许世友从来没有见过红军领导人的住处有这样多书籍。妈的，这样多书籍。

毛泽东从书桌前起立相迎，唤了声：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你受到这种对待，我有责任……

许世友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当毛泽东过来和他拉手时，许世友鼻梁发酸，浑身发热、发软，忽然「扑」地一声双膝跪地，双手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举过头顶，喊道：毛主席！他们要缴俺的家伙，俺不干。俺现在把它缴给你。能在死前见你一面，够了！俺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穷苦人出身，不是反革命，王建安、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詹才芳他们也不是反革命，是替穷人打天下的将领，红四方面军是穷人的队伍，干革命的。就这句话，现在下令枪毙俺吧！

毛泽东双手要把许世友扶起来。许世友却跪在地下不肯动。毛泽东只好蹲下身子劝导：许同志，革命道路很长，不要轻言生死！男儿壮志在疆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是革命者，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私人的队伍。张国焘当初也是党中央派去鄂皖豫苏区的，他的错误他本人负责，和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前一段「批张运动」严重扩大化，我犯了官僚主义，要做自我批评呢。

许世友这才哽咽着站起身来：毛主席，要是早听到你这句话，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们也不会搞什么出走计划，犯下严重罪恶了。

毛泽东大声对罗瑞卿等人说：一笔勾销，一笔勾销！罗长子，快去把陈再道他们通通放了，都请到我这里来，到小礼堂摆酒席，请许司令、陈军长他们吃狗肉，喝高梁酒！快去，快去。

事後，党中央还是象徵性地给了许世友纪律处分：停止党籍八个月。同时又任命他为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许世友的铁杆兄弟陈再道比他先返回前线，任八路军贺龙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副旅长。许世友则於一年之後的一九三八年十月，才到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和陈再道一起同任副旅长。他们早就是捧打不散的患难兄弟，都有一身豪气、霸气。英雄惜英雄，两人受到贺龙师长的赏识重用。不久，经贺龙力荐，许世友被派往山东战场，陈再道被派往冀南战场，各自独挡一面去了。两人也都不负贺龙期望，在各自的地盘上建功立业，壮大队伍，战绩卓著。

一九四二年，许世友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智勇双全，侵华日军闻风丧胆。这期间他和一个漂亮的胶东姑娘田普结婚，英雄美女，战场鸳鸯。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他任第三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成为陈毅手下悍将，参加著名的莱芜、孟良崮战役，为歼灭蒋介石的王牌军第七十四师立下战功。随後出任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三年春率第三兵团赴朝鲜作战。一九五四年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并兼全军副总参谋长。一九五五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同年，获颁上将军衔。

都说许世友是许褚、李逵、鲁智深式人物，从来吃软不吃硬，欺强不凌弱。平日叫叫骂骂，风风火火，每到紧要关头，却是粗中有细，有胆有略。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满南京城都贴着「打倒许和尚」、「火烧许叛徒」的大字报，大标语，家也被抄了三次。更从北京传来消息，他的红四方面军老首长、老战友徐向前、徐东海、王树声被抄家揪斗，抗战初期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贺龙元帅则被逮捕；加上武汉军区的陈再道被揪斗，福州军区的韩先楚被绑架，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老弟被人扔进井里淹死……林彪一伙上台，专整我红四方面军的人？老子不能坐以待毙。他当机立断，说走就走。以军事演习为名，带上一家老小，率军区独立师一万多人马，於一个晚上离开南京，开赴大别山区的战略後备基地去！金家寨基地四面大山，广有田土，又储存有大量的粮食、军火装备。你们想整我？老子不会像陈再道、韩先楚那样老实。你天下大乱，我武装割据，坚持它三年两载再说。

许世友指挥独立师部队在金家寨四周的山头、路口掘下壕沟掩体，架设轻重机枪，构成火力网，再圈出警戒线：哪个王八蛋敢来冲击军事禁区，机枪扫射，决不手软。

再说张春桥奉毛泽东之命，和许世友通电话。费了许多口舌，直到打出杨总长、周总理、毛主席的牌子，许世友才肯接电话。张春桥刚说了几句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造反派」之类的大道理，请许世友到上海来看毛主席，谈南京军区的问题；许友世就在电话哪头吼了起来：老子不去！受人格污辱不行！还想打毛主席的牌子来压我？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要别的没有！

张春桥听到许世友的住处有战士的喊杀声，演武声，震耳欲聋，便问：你那里是什么声音啊？

许世友回道：没什么，我的卫队在操练，在刺杀！

张春桥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向谁示威？

许世友回答：你管不着！他们天天操练，军人不是吃素的，天天都练杀！杀！杀！

张春桥说：许世友同志！你不经军委批准，拉部队到金家寨，什么性质的问题？中央是要审查的，矛盾也会转化的。

许世友回答：四眼狗，你放屁！老子根本不会把你这个臭秀才放在眼里！谁想对我搞人格污辱都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

张春桥不敢和许世友对吵，只得放低了姿态：许司令，你不要罵人嘛。当然，我可以不计较。但你要头脑冷静，不要太冲动……中央准备派两架飞机来接你……

许世友回答：敢派飞机来，老子就击落！敢污辱我，老子打死他！没有什么冷静不冷静，我参加过七次敢死队，这条命是捡来的！我怕什么？敢来就打死！

张春桥说：你这不是公开对抗中央文革，要造反？

许世友反问：该我造反还是该那伙小流氓造反？

张春桥坚持说：许世友同志，中央准备派两架直升飞机来接你，有话，到了上海和主席说……

许世友在电话里吼道：这里是军事重地，谁也休想来！我这里就是有部队，他们服从我的命令，是保护我的。我不同意，谁都休想来！

张春桥和许世友越谈越僵，焦头烂额了。

当天晚上，还是由杨成武出面，代表周总理、毛主席，在电话里和许世友好说歹说，许世友总算同意派两架直升飞机去。

第二天，张春桥坐着直升飞机飞临安徽金家寨上空。许世友却只准那架没有坐张春桥的直升机降落，接来的也不是许世友本人，而是他爱人田普。

毛泽东在西郊宾馆静思两日，多次找杨成武问话：军队里真有一大批人反对我吗？威信扫地啊？

杨成武一再坚定地回答：不会，绝对不会。团级以下不算，师级以上将领，都是跟了主席三、四十年，一路打拚出来的。没有主席，就没有大家的今天。主席是最高统帅，拥有绝对权威。

毛泽东问：那么，怎么解释武汉军区发生的事情？两百多辆军车上街搞武装游行……军区领导人明明知道我就住在东湖。你怎么看？

已经是问第四遍了。杨成武知道这句问话的份量，想了想，说：作乱犯上，主要针对中央文革部份同志。但我还是觉得，陈再道、锺汉华没有那么大的狗胆，敢反主席……周总理中午来过电话，陈再道、锺汉华等七人接到中央的开会通知，立即去了北京。

毛泽东瞪了瞪眼睛，沉默一会，点了头：陈再道是个蠢人……他真要搞兵谏，我就出不了武汉，被困在那里了。他和锺汉华到了北京，很好。可以坐下来谈，彼此的弦不要绷那么紧。这几天北京很热闹吧？又是机场迎接王力，又是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声讨，林副主席带头高呼「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北京带头，各省市、各军区都开大会，上街游行。

杨成武说：是的，各地都开了大会，全军官兵宣誓，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好，这个好，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南京军区许世友联系上了没有？」福州军区韩先楚在哪里？还在挨批斗？

杨成武回答：许世友答应两架直升飞机去金家寨，韩先楚已被周总理派专机接到北京休息。

毛泽东眉宇开朗了些：事情在朝好的方面发展。我就担心再出陈再道式人物……成武啊，你马上回北京一趟，告诉总理，对陈再道、锺汉华，要保护起来。还请总理向陈、锺两位传达我的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还有，告诉江青、陈伯达、康生，对刘、邓、陶、彭的批判要抓紧。武汉出了事，他们可能心存妄想，希望变天。

杨成武依习惯把「最高最新指示」笔录下来，交毛泽东审阅，签字认可。他松了一口气，毛主席终於决定对武汉事件做冷处理，避免了一次军内大清洗。但他还是多了个心眼，问：我回北京，只见周总理和江青？

毛泽东在陈再道的名字後面都加上「同志」二字，之後交还笔录：叫你见谁就谁，快去快回来。

杨成武明白了：不让去见林副主席……日後林总、叶群怪罪下来，只好自己扛起这个厉害啰。

许世友派自己的妻子、南京军区司令员办公室主任田普来上海拜见毛泽东。田普英姿飒爽，干练

泼辣，人称押寨夫人，是员爱讲爱笑、敢怒敢骂的女将。

毛泽东听了卫士长的报告：心里窝火：许世友自己为什么不来？派他婆娘来，不见！叫她走。

卫士长退至门口，忽又站住了，仿佛在等伟大领袖权衡利弊，改变主意。

毛泽东瞪卫士长一眼，手一招：好吧，叫她进来。这个田普我认得，女八路，替老公探路的。

田普一身戎装，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立正，敬礼。胶东女子好健美。

毛泽东穿着长睡袍，仰坐在沙发里，并不起身，只伸出手去让田普握了握，笑嗬嗬地问：田主任，刚从火线上下来？许司令好吗？都讲他是我的爱将，为什么不来见我？

田普外向型性格：心事都挂在脸上：报告主席，许司令不好，日子难过。他赌气去了金家寨，不敢来见主席啰。

毛泽东大惑不解似地：不敢来见我？为什么？

田普像个饱受冤屈的晚辈见到长辈，登时红了眼睛：都是叫张春桥那个狗娘养的害的……对不起，我就骂张春桥是狗娘养的。他挂名军区第一政委，暗中支持军区内部的造反派，加上地方造反派，围攻军区机关，把部长以上干部的家全抄了。我们家被抄三次，都是选了老许外出时下手……我们老许带了大半辈子兵，哪里受得了这个？不是记着主席的教导，早派警卫部队干上了！中央要求我们对造反派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次、两次，我们忍了。三次、四次，老许就不干了。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田普骂张春桥狗娘养的，有股子泼辣劲。忽然想起什么：对了，周总理告诉过我，南京许司令家的两柜子茅台酒，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我请周总理转告过许司令，不就是几箱茅台嘛？我给他补上，钱从我的稿费里出。

田普心急口急：主席，不是几十瓶酒的事，还抄走了老许珍存的十多把纪念枪。我们老许喜欢玩枪。每次打胜一次大战役，他都要收藏一把缴获的枪……三次抄家，三次把我家里翻了个底朝天。老许回家看到，气得拳头擂到餐桌上，把两寸厚的硬木板都打穿……打电话给狗娘养的张春桥，他讲：许世友同志，要正确对待造反派，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老许问张春桥：你的家在哪里？上海还是北京？老子也派人来抄你狗日的！老子只抄你一次。当然，老许是讲气话。他张大秀才如今住在北京钓鱼台，老许怎么可能从南京派人去北京抄他的家？

毛泽东笑了：政委、司令员打架。老将军受气，秀才翘尾巴……不要着急，告诉你老许，大区司令，火气大旺，影响健康。我和总理，加上江青他们，都是保许司令的，相信林彪同志也是这样。

田普不松口：中央保老许，南京揪老许，大家搞得稀里糊涂。

毛泽东问：你还没有告诉我，许司令为什么带着独立师，浩浩荡荡，离开南京大本营？

田普说：报告主席，不瞒你，是我劝他离开的。我知道老许的蛮牛脾气，再让他留在南京被揪斗，受气，会玩命的。主席，你知道，军区警卫部队听他的，一怒之下命令开枪，子弹不认人。造反派那伙乌合之众，派一个营就收拾乾净。我是怕他动真格的。

毛泽东又笑了：少林上将嘛。少林功夫了得，张春桥秀才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原来许司令在南京受了大委屈。还有别的？

田普向称「铁娘子」，这时却拿起茶几上的小毛巾去捂眼睛：主席，对不起，过去在战场上挂彩、流血，我都没有掉过泪……人讲我没有泪腺……为了老许的老乡、老战友陶勇的死，为了陶勇一家，我哭过多回……主席，你知道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是怎么死的吗？

毛泽东神色凝重：陶勇？他不是自杀的吗？中央对党员自杀，有严肃纪律，作叛党处理。

田普满脸通红一摇头：不是自杀！主席，东海舰队司令部一伙造反派，在海军总部某人的支持下，把陶勇斗了七天七晚，把人整死了，丢到一口井里，再向中央军委打报告，诬陶勇畏罪自杀。

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有这种事？

田普泪水止不住：主席，我田普什么时候讲过假话？我们老许什么时候讲过假话？主席，我承认，老许和陶勇是好友加酒友，酒量都很大，平日就像两兄弟，我们两家从来不分彼此的。主席啊，你没有看到啊，陶勇和他爱人朱兰感情好，生了八个娃娃。陶勇被害後，朱兰领着八娃娃从上海来，在老许面前跪成一大片，求老许替他们孤儿寡母作主……我们拉都拉不起，老许和我只好也跪下了。

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所以许司令就拉了部队出南京，到安徽金家寨落草去了。

田普说：不，是去开荒种地。带了朱兰和陶勇的八个孩子走的。他没能保住陶勇兄弟，有责任保护他爱人和孩子们。我们老许讲了，谁敢去冲金家寨，他就命令部队自卫……他不会像武汉陈再道那

么老实，叫上北京就上北京。我们老许琢磨，陈再道上北京，凶多吉少，又会失去一个老兄弟……

毛泽东知道许世友和陈再道当年是红四方面军的「哼哈二将」，生死兄弟。这个田普啊，是奉了她老公的命，来替陈再道探探口风呢。想了想，遂说：田普哪，陶勇的事，我会另外派人查清楚。陈再道上北京，是好事不是坏事。我已经吩咐总理把陈再道同志保护起来……武汉出了那样大的事，你是知道的。我已决定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批评——团结。对我这个中央军委主席来说，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手心手背都是肉呢。我讲了，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表，徐东海、王树声是大功臣。这些人都是许司令的老首长，他很敬重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田普啊，我不是批评你们，许司令带部队去金家寨，被人讲成搞武装割据，对抗中央文革，影响不大好。派张春桥坐直升机去接，也不肯来，扬言要击落直升机，很不冷静。他若坚持下去，我也会很被动，到时候不好替他讲话呢。再说，一个独立师，能在大别山坚持多久？不行的，很孤立。我讲啊，许司令不要和中央斗气了。田普你去说服他回来。共产党的天下，他一名共产党的上将，怎么可以去落草，占山为王？告诉他，毛泽东才是山大王。许司令只是山大王的兄弟。山大王到了上海，许兄弟不来拜见？不守共产党的规矩，也要守江湖上的规矩呢。

田普听了毛主席一番诙谐的话语，破涕为笑了：主席，我们老许，可是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他常在家里讲，要是可以立活人的牌位，他就立个主席的，天天三鞠躬。

这下轮到毛泽东笑了：不要不要，那是迷信。红卫兵有言，忠不忠，看行动。现在只看许司令一个行动，肯不肯来上海见我。可以派我的专机去接。金家寨通不通火车啊？也可以让我的专列去。

田普仍然心有疑虑：主席，金家寨是大别山区，不通火车，也没有机场……我们老许是对中央文革某些人有意见，中央文革支持军内和地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区领导人。

毛泽东说：田普你个胶东女子，厉害角色。咬死理，咬住就不放。我欣赏。你回去告诉许世友同志，他受了中央文革秀才的气，我负责替他出。但要给我一点时间。将军们都憋了一肚子气。我今天对你讲的话，你可以向许世友同志传达，叫你不传达都不行。下面，给许世友同志写个条子，算一道金牌，由你田普回去颁旨。我会叫汪东兴他们安排好，派两架飞机。你先坐我的飞机到合肥，再改坐直升机到金家寨，接上许司令到合肥，再坐我的飞机来上海。这样安排，可以不可以啊？

北京。陈再道、锺汉华入住中央军委招待所——京西宾馆後，立即成为中央文革的「猎物」。先是江青着一身崭新军服，乘坐红旗牌防弹轿车，率领清华井岗山、北大东方红、北航红旗等院校的三千多名红卫兵，绕着京西宾馆游行示威，高呼「把陈再道、锺汉华揪出来斗倒斗臭」之类的口号，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冲不进卫戍区部队严密把守着的南、北两座大门，才愤愤然离去。紧跟着，是「第二夫人」叶群率领三军造反派队伍，也来绕着京西宾馆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口号。「第一夫人」的队伍冲不进京西宾馆去抓人，「第二夫人」的队伍也吃了闭门羹。皆因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部队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了。由此，「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都恨上了傅崇碧。

保护起来不等於不接受批判斗争。武汉军区干出那么大的坏事，不批不斗何以平党愤、民愤？

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名义召开的「陈再道、锺汉华问题讨论会」，由周恩来主持。总参、总政、总後、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出席。开会前夕，「第一夫人」江青忽然以身体不适请假。「第二夫人」叶群来到会场，才发觉江青不出席，有什么微妙似的，但想退场已经来不及，她和林总现在对杨成武很恼火。

姓杨的几次飞回北京只向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竟然避开毛家湾二号，把林彪蒙在鼓里。一次叶群知道他回来了，特意打电话去请他都请不动。什么意思？林彪自江西苏区任红一军团司令员起，就是你杨成武的老上级哪！如今攀上了主席的高技，就想架空老上级？那个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更不是个好东西，眼里只有周总理。

陈再道、锺汉华被指定坐在两把木椅上，斜对着会场。台上坐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工作人员奉命把叶群请上了主席台。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等人则坐在台下，是来接受教育的。

周恩来首先讲话，疾言厉色批评陈、锺犯上作乱，目无党纪军纪，纵容部下向中央文革示威，施压，直到绑架中央文革成员，性质特别恶劣。武汉事件轰动国内外，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发生的最严

重事件。陈、锺等同志的问题，要按党纪、军纪严肃处理。云云。

听话听音。叶群鬼精明，听出来周总理对陈、锺二人的批判，调子相当低，非但没有用上「兵变」这个词，连「军人暴乱」都避免提及。江青临时请假不出席会议……这中间肯定有什么「猫腻」。对，北京人称那些不曝光的事情为「猫腻」。

谢富治大约不知就里，仍然带头放炮，力图替陈、锺二人定下调子：「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等人操纵武汉军区独立师、武汉地区公检法、人武部和武装民兵搞的一次反革命叛乱，矛头直接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也可以说是一次兵变，反革命兵变。当然，靠了我们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林副主席的英明指挥，陈再道等人所操纵的这次兵变失败了，几名主犯都被揪到北京来了。

陈再道不服地回了一句：我们不是被揪来的。接到中央会议通知，立即坐飞机来北京报到。

还敢回嘴？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腾地一下子站起来，愤怒地喝斥：陈再道不老实！罪该万死！我要求陈再道、锺汉华起立，不准坐，站着听批斗！

会场上一派「陈再道罚站」、「锺汉华罚站」的叫喊声，以及「不投降，就灭亡」的口号声。

陈再道看看台上的周总理。周恩来不示可否。他只得和锺汉华起立，低头，表示接受批斗。

接下来，吴法宪祭出一顶一顶的大帽子，扣向陈、锺二人：「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总头子」，「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屠杀造反派的真凶」，「中国的苏哈托」，「现代的张国焘」，「今天的蒋介石」，「刘、邓的打手」，「解放军的败类」，是「最坏最坏的坏蛋、臭蛋、乌龟王八蛋」！老子恨不能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挖掉你的眼睛吃你的肉」……

堂堂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变成泼皮駡大街了，周恩来不得不数度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请讲道理，讲事实，批判错误，以理服人。

吴法宪却越駡越起劲，忽然把矛头指向陈再道的老上级徐向前：徐向前！「二月逆流」期间，你们大闹怀仁堂的时候，你就替陈再道打包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有错误也不倒，还是你包庇亲信不许他倒？武汉问题，你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建议中央追究这个责任……

徐向前身为元帅。竟披一名中将这么当众喝斥、羞辱、诬陷，气得浑身发抖，写了个条子递给周总理，愤然离开会场。毕竟是元帅，没有人阻拦。

吴法宪见徐向前这个老家伙威风不倒，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禁怒上心头，无处发泄，晃着肥硕的身子前行几步，抡起巴掌左右开弓，把陈再道打了个猝不及防！吴大胖子下手很重，陈再道登时嘴角冒出血珠子。

周恩来喝斥：吴法宪！这是中央的讨论会，你怎么动手打人？你个空军司令，又不是小孩子……

陈伯达看一眼叶群，出面打圆场：中央开会，君子动口不动手。吴法宪同志造反派脾气，出於革命义愤，出於革命义愤。

康生脸色阴沉，目光阴冷，坐在周恩来旁边一声不吭，听任会场上两种意见争论：「不许打人！」「好人打坏人，活该！」「打人不成体统！」「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才是最大的体统！」「把社会上的一套搬到中央军委的会议上来？」

会议难以继续，周恩来只好宣布休息二十分钟。

陈再道、锺汉华被允许回房间喝水、上厕所。可两个「罪人」走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上，立即遭到守候在那里的服务人员围殴，拳脚齐上，把他们打翻在地。京西宾馆的男女服务员都是现役军人。幸而周恩来总理听到了走廊上传来的呼救声、哎哟声，立即派警卫人员把陈、锺两人「抢」了回来。由保健医生验了验伤，还好，两人只是伤及皮肉，青肿了几处。周恩来写了个条子给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让把打人的服务员查出，调离宾馆，去办学习班。

会议继续，周恩来宣布了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於陈再道等人的「三句话」，仍然称同志，会场气氛有所缓和。

陈再道见康生坐在台上一言不发，表情严肃，以为康生不同意吴法宪等人的做法，便求告地说：康老！你是老革命，我是放牛娃出身，十几岁参加红军，对革命没有存过二心！我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几年，你讲几句公道话，公道话……

康生讲话了，句句像石块，砸地有声：你是红小鬼出身，不错！向忠发、顾顺章还是产业工人出身呢，後来还不是当了可耻的叛徒？你不要以为毛主席称你一声「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当年你的老上级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混不下去才回到延安，中央也曾经称他为「同志」。三十年

前（一九三八年），张国焘在武汉叛党，向蒋介石投降；三十年後的今天，你陈再道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对抗党中央。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而你又恰恰是张国焘的老下级，手下爱将！

陈毅、谭震林实在看下下去，也听不下去了，悄然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无声的抗议。

对於陈、谭二人的离去，周恩来装做没有看见。康生也装做没有看见，继续他刀刀见血的批判：是的，毛主席在中央的请示电文上作了批示，第二条提到你陈再道，是这样讲的：「对於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後，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对毛主席的这段批示怎么理解？「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说明你现在不在革命行列，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要有下面三个前提，一是你不再坚持错误；这还不够，所以二是你必须认真改正；三是还必须被人民群众所谅解。你本来是敌我矛盾，是反革命。三条有一条做不到，你就是顽固不化的反革命，比反革命还反革命，比阶级敌人还阶级敌人……

面对「大理论家」康生的批判，陈再道就像被人一刀一刀剜心似地惨痛。宁愿再挨吴胖子的百十个嘴巴，也不愿挨康生这个魔王的口诛笔伐。毛主席啊，在武汉，我们并没有对你老人家怎么样啊，天地良心，我哪里搞了什么兵变，又乖乖的自己跑到北京来找死啊？

仅此一次批斗会，就长达七小时。陈再道、锺汉华挨打两次，罚站六小时，其中弯腰五小时。周恩来只能背後去做工作，不宜公开制止。为了向毛主席表忠，主张打倒陈再道的，占了多数。

①河南新县与安徽金寨县毗邻，同属大别山区，故许世友亦称自己是金寨老乡。

②凤凰山位於延安郊外，当时为毛泽东等人的住地。

第三十六章 北京「好戏」连台

转眼到了七月底。恰逢「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前夕。

一南一北相隔近千公里，毛泽东目光盯住坐镇北京的接班人林彪同志。自他毛泽东从武汉仓皇逃离，出了一次「大洋相」，林彪同志在北京似乎空前活跃，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天安门城楼上领头高呼「揪军内一小撮」、「坚决镇压武汉反革命暴乱」，唯恐事情闹得不大。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更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做〈揪军内一小撮〉。林立果是在公开传达他父亲的「圣旨」啊。林彪同志欲在全军进行一次大清洗，以通通换上他第四野战军的人马？

还有林彪身边的某工作人员密报，毛泽东批准武汉军区班子改组、并决定「武汉事件」冷处理之後，林彪竟在家里说：他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这个「他」，自然是指毛泽东了。

林彪同志另有目的。什么目的？难怪表现得那么活跃，兴高采烈。

毛泽东不动声色，两天後忽然发出一道出人意料的指示：北京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酒会，由杨成武同志代表中央军委讲话，其他同志就不用讲了。

四两拨千金，一道「最新最高指示」，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就被剥夺了在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盛大酒会上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发表重要讲话的机会。

又过了三天，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更是心平气和地坐在上海西郊宾馆碧波粼粼的游泳池旁，命卫士长笔录下他给北京林、周、陈、康、江的「六条指示」电文：

一、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军委各副主席都出席。徐向前同志也要参加。街上有大字报不要紧，做工作。

二、朱德、刘伯承也要参加（刘有病，可请假，但要发邀请）。

三、各军区在京同志都要参加，韩先楚一定要参加。

四、各兵种头头吴克华、崔田民可不到，其他可到。总参彭绍辉不到。

五、其他方面参加的人由北京定。

六、同意杨成武同志的讲话稿。

毛泽东一言九鼎，选在最迫近的时间发出指示（七月三十一日晚八时的招待会，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发电报指示），不给潜在对手以任何回旋的余地。吴克华中将，第二炮兵司令员；崔田夫中将，第二炮兵政委；彭绍辉上将，副总参谋长。三位将军不准出席招待会，是已被毛泽东点名批判。

过了「八一」建军节，杨成武仍回上海随侍毛泽东。这次返京，他又没有去拜见林彪副主席。毛主席没允许，他能去？他被夹在中间了。倒是在钓鱼台遇到陈伯达时，建议老夫子做篇大文章，说了武汉事件後，毛主席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威信大不如前，等等。陈伯达和杨成武一样护主心切，当即表示可通过中央两报一刊，搞一组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的文章。文章首先针对的是解放军内部思想状况。怎么署名？讲军队的事，还是用军队同志的名义比较好。杨成武说：那就用总参理论学习小组的名义吧。陈伯达却执意要巴结杨成武：何不就用杨总长的大名？近两年你一直在主席身边，对主席的指示领会最及时，最准确啦。

杨成武知道陈老夫子和林副主席关系密切，本欲谦让，建议用林副主席的名义；但一想到毛主席对林副主席的那个防范态度，便住了口。反正做篇文章，重要的是内容，署谁的名字在其次。

林彪已从大会堂浙江厅搬回到毛家湾二号，对杨成武恨得牙痒痒。他很少动气骂人，要骂也只是骂给叶群听：杨成武这忘恩负义的东西！对我封锁消息，几次回北京传达主席指示，都避开我，不见面，好大的狗胆。你两次请他都请不来？只是鬼鬼祟祟去见总理？

叶群和丈夫相反，好活动，好联络，凡有中央会议必出席，还三天两头的跑钓鱼台，和江青套近乎。她比丈夫更能了解中央领导人之间那些弯弯绕绕的微妙关系，遂劝道：老总啊，人家杨成武怕是身不由己呢。主席不叫他来，敢来吗？他是你老下级，去年还写了篇〈林彪教我当师长〉嚒。

林彪冷笑：罗瑞卿不也曾是我老下级？提名他当总参谋长那阵子，也讲过他和林总「棒打不飞、炮轰不散」。结果怎样？还不是暴露野心，想取代我当国防部长。

叶群说：那杨成武还是嫩了点。他的总参谋长前面还挂着个「代」字。我打电话给他老婆，让她带孩子们来看电影，也不肯赏光。

林彪咬了咬牙，不吭声了。他暗自下了决定，杨成武必须下来，总参谋长应换上自己信得过的人，比如黄永胜。如能这样，那总参、总後、空军、海军的第一把手，就都是「四野」出身了。近半年来，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常来毛家湾二号聚会，表示效忠老司令……提拔黄永胜，最终要过毛泽东那一关，林彪自有对应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轻易不开口，开口即坚持到底」。前年十二月上海会议处理罗瑞卿，毛泽东本不打算拿掉的，单独找林彪谈四次，连「罗长子只反对你林彪，没有反对毛泽东」这样的话都讲了。但林彪坚持不松口，身子坐得笔挺，恭恭敬敬地一言不发，意思是你不拿掉罗瑞卿，我仍回苏州养病。结果毛泽东权衡全局，而依了他，罗瑞卿就一败涂地了。现在轮到杨成武了。要找到拿掉杨成武的突破口。大小战役，致胜的关键在找准突破口。

协助毛泽东处理过武汉事件，周恩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熬过了政治命运的高风险期。毛泽东越来越依靠他充当党、政、军方方面面的调停人，去缓和各类矛盾，摆平各类纷争。

遵照毛泽东关於「抓紧对刘、邓、陶、彭等人的批斗」的指示，周恩来作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审查小组」组长，批准了中央文革江青、康生报上的方案，将刘少奇一家在福禄居院内就地关押：前院的二层小楼原是刘少奇的办公室，用以单独囚禁刘少奇；後院南房原是餐室、厨房和四名未成年子女的宿舍，用以隔离四名子女；後院北房原是刘少奇、王光美的卧室加私人图书室，用以单独关押王光美。拟在前院和後院南房之间砌一堵墙，以阻断刘少奇和子女们相互观望，传递信息。

周恩来批了「同意，照江青、康生同志所订方案办」几个字後：心里叹息一声：刘少奇是没有希望了。外地闹得越凶，北京对「头号走资派」的惩罚越重。原本，江青、康生曾提出把刘少奇、王光美、陶铸都关到秦城监狱去。毛泽东不同意：关他们进秦城，须先公开撤销他们的党内外职务，宣布正式逮捕，手续就麻烦啰。刘、邓、陶、彭，问题程度不同，可在中南海内就地隔离、批斗。

八月五日，为配合天安门广场上召开的首都百万群众声讨刘、邓、陶大会，中南海内亦同时进行了三场批斗：在陶铸家院子里批斗陶铸，在邓小平家院子里批斗邓小平，在刘少奇家院子里批斗刘少奇、王光美。江青委托康生夫人曹轶欧，指挥三个电影、电视拍摄小组，分别拍摄三个批斗现场的新闻纪录片，准备全国放映。

在福禄居前院举行的批斗会上，参加者主要是中央警卫局干部和中央调查部人员，绝大多数是军

人。刘少奇、王光美的三名读中学的子女刘源、刘平平、刘亭亭被押来现场观看。每名孩子的後面都站着一名战士负责看守。当刘少奇、王光美一前一後被几名彪形大汉押进会场时，全场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打倒中国最大走资派刘少奇」、「打倒美蒋战略特务王光美」的口号声。刘少奇的三名子女不肯跟着举手呼喊打倒爸爸、妈妈的口号，看押他们的解放军战士即以枪托抵住他们稚嫩的腰背，喝斥：为什么不喊？跟着反革命父母跑，死路一条！

口号声中，手臂如林。刘少奇不肯低头。王光美也不肯低头。电影、电视机对准他们拍个不停。立即有几名穿军装的大汉将他们夫妇的双手胳膊拧向身後，再按下他们的颈脖。刘少奇仍在挣扎反抗：我还是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你们对我搞武斗，违反党章！违反宪法！违反宪法……

中央办公厅一名干部挥起红语录本，劈劈啪啪抽打着刘少奇的嘴巴，边打边罵：你还政治局常委！你还国家主席！你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老子今天就替毛主席揍扁了你！揍扁了你！

刘少奇的腮巴立时红肿，嘴角流出血丝。王光美见丈夫挨打，竟忽地挣脱了身後那拧住她胳赙的大汉，边叫喊「反对武斗」、「毛主席万岁」，边扑了过来，欲以身体护住刘少奇，但立即被赶上来的军人拧小鸡一样拧住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

这么庄严、激烈的批斗场面，竟有人敢号哭？人们不禁寻声望去，原来是刘少奇、王光美最小的女儿、年仅六岁的潇潇，看到父母被解放军叔叔们殴打，吓得跌在地上，边哭着边向院门口爬去。刘源欲跑过去抱起妹妹，被看守他的战士喝住：你找死！敢逃跑？中学生刘源挺身面对战士的枪刺，也大声叫道：那是我最小的妹妹！她才六岁！你们要吓死她吗？她才六岁！

刘少奇、王光美被人扭住双手胳膊，又被强按下颈脖，泪水、汗水雨滴般洒落地下。王光美动弹不得，哭着求告：你们放过我的孩子，孩子没有罪，没有罪呀……他们是解放後毛主席看着出生、成长的呀，毛主席对他们很关心、很爱护的呀，是新中国的後代呀……

批斗会的主持者终於同意把刘少奇的四名子女带离会场，隔离到後院南房去。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过程中，刘少奇一直被人强按下头颅，弯腰九十度。只准他认罪，不准他答辩。一次，刘少奇欲掏出手绢来擦擦脸上的泪水、汗水，被人一掌劈过来，打掉手绢，紧跟着又以红语录本抽打他的头部。只因他挨打时叫喊了一句：你们这样打我，不人道！不人道……更惹恼了那群革命斗士，四、五个人一轰而上，拳脚交加，把年上七十的国家主席打翻在地，像踢一条死狗似地翻来滚去。王光美拚命大叫：你们要打死人了！你们要打死人了！天呀，这里是中南海呀，毛主席、党中央办公的地方呀……批斗会的主持者才喝令战友们住手。

刘少奇捂着胸部，被两名战士从地上架起来，命令他老实站好。刘少奇一头乱发，一脸青肿，摇晃着，竭力站稳。事後被检查出，断了两根肋骨。

批斗会结束前，全体呼口号，打倒包括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彭德怀在内的二、三十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没有举手。喝问他为什么不举手？他歪着被打得肿翻了转来的嘴唇，仍坚持回答：如有错误，应由我一人承当，这些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他话没讲完，又遭到好几本红语录劈哩啪啦的劈打。

王光美忽然大叫一声「少奇啊——」，便发疯似地从警卫局干部手中挣脱出来，冲到丈夫面前，死死拉住丈夫的手，四目相望……便是那伙杀人不眨眼的「造反干部」都愣住了，一时忘记了动作。但听刘少奇嗫嚅着对夫人说：光美，你要活下去，活下去……把孩子拉扯大，拉扯大……

这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的最後一次拉手，丈夫向妻子留下的一句遗嘱。

电影、电视机拍录下全过程，稍作剪辑後由江青送毛泽东审看，才决定是否在全国放映。

批斗会後，刘少奇仍然被单独囚禁在福禄居前院，他在床上躺了些日子，才能扶着墙壁艰难走动，透过玻璃窗，观望着被隔离在後院南房里的四名未成年子女。几天後，窗户被人从外面用旧报纸糊死了，他连孩子们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他仍扶着墙壁走动，耳朵贴着窗户玻璃倾听，以图听到一点孩子们的动静。

王光美仍然被单独关押在後院北房。白天，中央办公厅分派给她一项体力劳动：挑砖头。她被解放军战士押着，从院外朝前院里运砖头。她看不到刘少奇，可以看到孩子们朝妈妈打手势，但不准许讲话。她不知道每天挑来的这些砖头用来干什么。扁担磨破了衣服、磨肿肩膀。她咬紧牙关、汗流如雨地坚持着，以向中南海造反派，也是向毛主席和江青同志表明，她这个大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臭婆娘，愿意劳动改造，愿意脱胎换骨，愿意重新做人。

王光美每天挑砖头，一直挑到九月上旬。一天，宣布她不用挑砖了，允许和四个孩子见一次面。四个孩子仍由保母赵阿姨照料。她或许意识到这可能是和孩子们见最後一面了，孩子们也即将被撵出中南海去……她替孩子们整理出四包换洗衣物，千叮咛、万嘱咐，要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做革命的接班人；同时，对自己的父母要有信心，父母都是革命者，不是叛徒、特务。她最不放心的是六岁的女儿潇潇，还是个嫩芽般的孩子啊，今後怎么经得起苦难岁月的折磨？她只能把潇潇托给保母老赵。她流着泪向赵阿姨鞠躬、磕头，演出了中南海托孤一幕。

九月十三日，周恩来签署逮捕令，王光美被宣布为「美国战略情报特务」，关进中共高级政治犯监狱——秦城。同一天，刘源、刘平平、刘亭亭、刘潇潇四名孩子被赶出中南海，成为红色疯狂时代的弃儿。那时，流落在北京街头的中共高干的孩子们达数百名之多。刘少奇、彭真、贺龙、张闻天、罗瑞卿、王稼祥、陆定一、杨尚昆等等的孩子在街头巷尾拾垃圾、果皮，拣菸头、瓶罐，帮人推三轮车，互通信息，彼此救助，重复的是中国古代皇室贵胄、王孙公子从天堂沦落地狱的辛酸故事。

王光美和孩子们离开中南海时所不知道的新情况是：就用王光美挑运了整一个月的那十几垛砖头，忽於一个晚上，在福禄居前院里奇迹般地砌起一堵高墙，把囚禁刘少奇的小楼给堵死了。自此，福禄居无福禄，前院小楼名符其实成为一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沙丘宫。

七、八月间，一直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彭德怀元帅，轮番着被拉去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人体育馆等单位批斗。密集批斗达一百余场次，即平均每天二至三场次。

在北京航空学院的小型批斗会上，单是毛泽东、江青所宠爱的红卫兵领袖韩爱晶一人，就把年上七十的彭德怀打翻七次，打倒了揪起来，揪起来再打倒，直到彭德怀晕死过去才住手。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批斗大会上，彭德怀被几个彪形大汉强扭住手臂，呈「喷气式」姿势押上场。另有几人以同样的架式将他夫人浦安修推到彭德怀面前。他们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当浦安修一眼认出彭德怀之後，再也忍受不了摧残折磨，惨叫一声倒在地上。随即一群人对他们夫妇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再又脚不沾地被架了起来……彭德怀见浦安修也遭到毒打，发疯似地喊道：你们打我吧！打我吧！我早就和她分手了，分手了！他还没喊完，即被背後飞来一脚踹倒在地，再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挣扎着坚决不下跪，不认罪，拚命叫喊：我有什么罪？我帮着毛主席打江山，领着八路军消灭了几十万日本鬼子，领着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回答他的自然又是一顿更为猛烈的拳脚。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十万人批斗会上，彭德怀被提前押到会场。没等彭德怀站稳，一位将军就怒气冲霄地上来大罵：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抬起头来看看，你还认得老子吗？彭德怀抬头看看，一时没有认出面前这位骄横的将军就是原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中将。一九五〇年志愿军赴朝作战打响第一战役时，因三十八军贻误战机，梁兴初曾遭到彭德怀总司令痛斥，几被军法处置，而怀限至今。梁兴初抡起拳头朝彭德怀脸上打来：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那个三十八军军长！彭德怀身子一晃，差点倒下。他仔细看对方一眼，猛然想起什么来了，刚要开口说话，只见梁兴初已伸开手掌，左右开弓，「啪啪啪啪」四个耳光劈了过来，接着又猛踢一脚……此为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中将毒打解放军元帅的恶例。

七、八月间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彭德怀元帅的一百余场密集批斗，全部在北京卫戍区官兵的「监护」下进行，真正把彭德怀打残、打倒了。後来资料证实，以上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等人的残酷批斗，都是经由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幕後策划掌握分寸。

另说武汉事件的「英雄人物」王力，自回到北京後即成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小将和中央机关造反派心目中的政治大明星。他轮番受邀到学校、机关演讲，介绍「武汉事件」，号召「揪军内一小撮」。他的报告、讲话被大量印制成「中央首长王力重要指示」，到处张贴，全国散发。

八月七日，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造反组织代表、外语学院红卫兵小将时，代表中央文革讲话，全力支持造反派夺外交部党委的权，并带头高呼「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王力的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

话」，得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的认可。自此，陈毅的外交部长地位摇摇欲坠。陈毅本人数度被红卫兵小将劫走，经周恩来下令卫戍区派部队接回。为此，周恩来曾邀约陈伯达、王力两人谈话，以圆缓和局势。陈、王两人竟以工作太忙为由，不肯赴约。

周恩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苦心经营的外交系统，面临全线崩溃。外交工作被指为「全面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投降派、调和派当家」。周恩来明白，打倒陈毅之後，王力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

八月中旬，那位被印度尼西亚政府驱逐回来的「红色大使」姚登山，率领外交部造反派宣布成立「外交部革命委员会」，夺下外交部党委的领导权。姚登山自封「革委会主任」。姚登山们为了不给「陈毅的亲信干将喘息、反扑的机会」，还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办公室，勒令他们回家写反省，交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外交部一夜变天，周恩来、陈毅措手不及。如果没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的背後支持，王力、姚登山敢搞这种大动作？谁都知道周恩来是拚了老命要保陈毅的。江青的上面就是毛主席了。毛主席什么态度？周恩来一时摸不准、猜不透。只能等待时机，再回击。

没想到时机很快来到。八月二十二日晚，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支持的外交部系统红卫兵小将，反修反帝反晕了头，竟然数千人包围反帝路（原西交民巷）上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并纵火焚烧。此代办处为当时西方国家唯一的驻华外交机构。

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立即成为一则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二十三日凌晨，周恩来接获报告，心里叫声苦也，……也好，也好，这一烧，烧出转机来了。外交部被夺权，他沉默十多天，现在终於等到转机了。他立即给上海的毛泽东通话汇报。毛泽东命他全责处理。於是他连夜召集中央工作紧急碰头会，并命卫戍区派卡车把外交系统造反组织的头头们统统接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姚登山们的面，提出严厉批评：

你们擅自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又火烧英国代办处，制造国际事端，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你们目无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真没想到你们会来这一子，事前不打招呼，事後也不报告。你们刚夺了外交部的权，就要搞独立王国了？就以为自己有本事制造外交事件了？

我还要指出，姚登山等人在夺权之後，以「外交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非法，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知道，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你们不把我这个总理放在眼里。可是你们不要忘记根本的一条，毛主席仍在委托我主持中央工作。中央文革和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都是支持、爱护我的工作的，你们是挑拨不了的……同志们啊，武汉出了那么大的事，中央刚刚处理过，有的工作还没有扫尾。可是现在出现了另一种浪潮，对形势做了根本错误的估计，什么「全国正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军队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完全错误。人民解放军五百万官兵，仍是忠於毛主席、党中央的，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率领、指挥的人民子弟兵，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钢铁长城。这是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这个信心，我和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陈毅同志等等都有这个信心！
周恩来发表了一篇很带个人感情色彩的讲话，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由於红卫兵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闯下大祸，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也都在会上发言，表态支持周总理，谴责无政府主义。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两项果断决定：姚登山停职反省，夺权无效；外交部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立即全部启封，恢复机关的正常运作。

两天後，杨成武从上海返京，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多项「最高最新指示」。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中央工作，仍请周总理主持一切。周恩来则详细询问杨成武：主席讲这句话时，是坐着讲的、还是站着讲的？打了什么手势？表情轻松还是凝重？还有不有别的人在场？等等。

传达完了，周恩来对杨成武表示关切地说：成武啊，这次你去不去见林副主席？杨成武为难地回答：主席没吩咐，我怎么去？犯纪律呢，林副主席和叶群要闹下误会，我也没有办法……周恩来叹口气，表示理解、同情，并请他放宽心，林副主席那边，有适当时机会代为做些解释。如果主席没有交代，钓鱼台那边你也不要去了，晚上就回家和家人团聚吧。明天回上海前，你再来一次，我有几件事要报告主席。

第二天，杨成武乘专机回上海前，听周总理口述，做成笔录，务求委婉、准确，不刺激毛主席：

一、王力同志近月来成了红卫兵、造反派心目中的英雄，政治明星，到处讲话，支持「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使全国各省市军区、军分区仍然受到冲击；

二、《红旗》杂志最新一期社论〈揪军内一小撮〉已查明是王力、关锋两人执笔，成本禹同志参加修改润色。江青同志、康生同志说他们不知道有此事。陈伯达同志签发时，因工作忙，没有仔细审阅；

三、王力同志八月七日接见外事口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代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等人夺外交部党委权力，并封闭了所有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办公室。现附上「王八七讲话」录音及文字纪录，请主席审查；

四、外事口红卫兵、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事前得到过王力、关锋、成本禹三同志的鼓励。这是一起恶劣的外交事故，影响国家声誉。应考虑向英政府道歉及作出经济赔偿，包括替其重修代办处；

五、八月五日，中南海内举行三场批判会。其中对邓小平的批判较正常，坚持说理斗争，遵守了党的政策。但对刘少奇、陶铸的批斗，则有打人现象，刘被打断两根肋骨，陶被打倒地下三次。三场批判会，新闻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都拍了新闻片。中央文革要求在全国放映。我建议不作公开报导、放映。此事请主席定。另据报，七、八两月，彭德怀已被密集批斗一百余场，负重伤，有生命危险，可否批准救治。今後是否放缓这类批斗？傅崇碧他们亦有此种请示；

六、有少数人在文革小组和我之间挑拨离间，使我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也易产生群众组织之间的误解，我讲话不大有人听了。但我一定坚定地和文革小组站在一起，把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已宣布姚登山停职反省，外交部恢复正常工作。

杨成武返回上海西郊宾馆一号院，毛泽东拥玉偎香还没有起床。杨成武向秀丽娇媚的女护士长打听：前天送上去的那篇稿子，主席看了没有？讲了什么话？女护士长灿然一笑，摇了摇满头秀发。她明白杨总长指的是那篇〈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对於这篇由陈伯达指导总参谋部理论学习小组写作出来的大文章，陈伯达交杨成武转呈毛主席审阅之前，告诉杨成武：林副主席已看过，同意用你的名义发表，效果会更好，影响会更大。杨成武隐隐感到有什么不妥似地，对陈老夫子说：我哪有那个理论水平，懂许多马列主义？况且我连修改讨论都没有参加过，怎么可以掠美？还是用写作小组的名义发表好。陈伯达说：现在稿子上没有署名，先送主席审阅，只要主席不反对，署名的问题并不重要。你也不要拂了林副主席一番美意。

护士长进毛主席起居室探视，脸蛋飞红地出来报告杨总长：主席在批阅文件了，叫你进去呢。

杨成武进到大书房，见毛主席裹着长睡袍半仰在沙发上，两条光腿露在外面。杨成武依习惯立正，敬礼，报告：主席，我回来了。

毛泽东没有像往常一样伸出手来让他握握，而是一脸怒意，甩过来一句生硬的问话：杨成武，你回北京，听到萧华犯下的事吗？

杨成武心里一惊，萧华不是刚被主席保了下来，又犯什么事？他如实回答：我回北京，遵照主席的指示，只去见了总理，其它地方都没有去，在家住了一晚。

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块透出血红色字迹的白细布，递给杨成武：你看看吧！汪东兴交上来的，萧华干的好事……萧华，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稀泥巴。

杨成武打开白细布一看，原来是一封血书：敬爱的毛主席，我是聂帅的保健护士小楚，陪您跳过舞的。萧主任耍流氓强奸我，我不想活了，主席要替我申冤！

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得这个小楚吗？我叫她「楚楚动人」，很单纯一个小同志……我看萧华是流氓成性！男女之事，两情相悦。他却霸王硬上弓，搞了那么多女文工团员还不够！总政治部造反派

有份报告，称萧华作检讨时说：老子爬雪山、过草地，提了脑袋干革命，胜利後搞了百十个女人算屁事……混帐不混帐？

杨成武事後了解，萧华免除批斗、靠边站後，闲着没事干，一天中午到玉泉别墅去拜望首长聂荣臻元帅。恰逢聂帅和家人外出了，家里只留下那名保健护士，见护士天姿国色，就饿狼般扑上去，在客厅沙发上扒下人家的裙子干上了，才知道又干了一名处女……护士要寻短见，被聂帅家人发现，原来已写好一封血的遗书。

毛泽东见杨成武不吭声，不满地问：一个总参，一个总政，都是上将，你想包庇？

杨成武说：不！萧华是老毛病，应当受到处分！

毛泽东说：好，你等会去传我的话，萧华停职反省，在他家里关半年禁闭。并请聂荣臻同志代我向小楚致候，想开些，我以後还要邀她跳舞的。她要愿意，也可以到我这里来工作一个时期……看看，我这个党主席加军委主席的，还要来处理这种问题。下面谈正事。你这次回北京见总理，他要你带了些什么话给我？

杨成武这才打开笔记本上夹着的两页记录稿，欲呈上周总理所讲的六条，请毛主席过目。毛泽东不接：念给我听吧，之後留下。杨成武清晰地、逐字逐句念了周恩来所讲的六条。

毛泽东闭上眼睛，仰在长沙发上听着。待杨成武没有声音了，才睁开眼睛，问：就这些？

杨成武迟疑一下，说：总理讲，主席信任他，委托他主持日常工作，一些人根本不听他的……

毛泽东慢慢坐起身子，操起茶几上一本新出版的《红旗》杂志，指着其中的社论〈揪军内一小撮〉：他们也不听我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大毒草。还有「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大大的毒草。有人要分裂军队，搞垮军队，好叫我当光杆司令。

杨成武赶紧做笔录，心里亦喜亦忧。喜的是毛主席批这篇社论，肯定大得军心、民心，军队从此能少受冲击，渐趋稳定；忧的是包括林副主席、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领导人在内，都高呼过「揪军内一小撮」这些口号，他们肯服输、改口吗？

毛泽东说：成武，你把我的话记下来，向总理传达。一、把外交部那个姚登山逮捕法办；二、追查《红旗》杂志社论的政治责任。我要给军队的同志们一个交代；三、中央文革混进了坏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三个坏分子，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写过几篇文章，尾巴翘到天上。王力不会满足当个副部长、副总理。关锋、戚本禹也是这样，到处伸手，欲望大得很。立即把这三个人抓起来。这事要总理去宣布、办理，不要和别的人说；四、火绕英国代办处，是无政府主义的犯罪行为。北京卫戍区要加强对外国驻京使领馆的警卫工作，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情。就这四条，你马上飞回北京去向周总理作传达，完了立即返回。

杨成武把笔录交毛泽东过目，签字认可。随即告辞出来。刚走到门厅，却被护士长叫住：杨总长，主席让你回去，还有话呢。

毛泽东已在大书房内踱步，见杨成武回来，也不停下，边踱步边说：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是要区别、分化一下。先抓王力、关锋，暂时不抓戚本禹，给两个月的观察期，看看能不能把他教育、挽救过来。但要狠狠批，批深批透。不行再抓。你带来的中南海三场批判会录像带，还有那个「王八七讲话」，我会慢慢看、听。看过、听过才决定是否全国播放……还有，你前天送来的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林彪同志已看过，又是吹捧的，我不看了，你带回去交给陈伯达处理。

第三十七章 大厦将倾，名女玉殒

中央文革小组的六名主要成员，江青、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前三名被称为「大三」，後三名被称为「小三」，早就有人等着看他们的兴亡。

「小三」中的王力、关锋，於「武汉事件」过後的第三十七天成为阶下囚，锒铛入狱。戚本禹亦於数月後的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旬被捕。三位风云一时的文革英雄被关进中共高级政治犯监狱——秦城，

当了解放军实力派将领与伟大统帅毛泽东公开、半公开较劲的祭品。甚为滑稽的是，五〇年代主持修建秦城监狱的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前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都已经被关在秦城，自己盖了监狱自己来蹲了；现在又把积极打倒他们的恶犬王力、关锋、戚本禹也关了进来，彼此都是「秦城难友」，也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道诡谲风景。

对「小三」的两次逮捕行动，都是在周恩来的坐镇下，当着中央文革全体成员的面，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率士兵执行。革命的笔杆子不如枪杆子了吧？在革命的枪杆子面前，革命的笔杆子直如一滩稀粪。特别是那位代理过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戚本禹，在中南海怀仁堂东大厅被捕时，像一条断了脊梁的哈巴狗，哭叫着「江青啊，江青啊，江青同志你要救救我，救救我……」两名士兵拖死拘一般把他给拖了出去。

毛夫人江青就在屏风的另一边开会，她是不是也应当有所心理准备？

客观地说，「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发明权并不在「小三」。两个口号最先都是由林彪提出，得到毛泽东的多次认可。「武汉事件」後毛泽东避走上海，就指示「上海可以武装十万工人造反派」；听说驻防湖南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黎源发枪给造反派，毛泽东更说：「发得好，造反派就是要武装起来」；听说四川、云南、浙江、山西的驻军都给群众组织发了枪，广西南宁被抢走了援越枪枝七千多支、子弹一百多万发，毛泽东也说了：全民皆兵，全面内仗，形势大好……等等，完全是欣赏、赞同的口吻。不幸之中的大幸，毛泽东的这些「最高最新指示」，都没有被「认真贯彻执行」，而被夜以继日、力撑危局的周恩来消了音，就连林彪、江青都不敢玩火。

「小三」被捕之日，林彪当面嘱咐杨成武、傅崇碧：你们不要给几个老帅打电话了，过去打了就算了，今後不要再打了。

杨成武、傅崇碧觉得总算替军队干部出了一口恶气，还是忍不住分头给陈帅、徐帅、聂帅、叶帅打电话。陈毅大声叫好：抓得好，早该抓他三个龟儿子了，今後还要抓；徐向前平日不苟言笑，此时哈哈笑，他已两年多没有笑过了；聂荣臻欣喜之余，不忘关照老下级傅崇碧：抓了「小三」，还有「大三」，打狗欺主，狗主还在，今後凡事留神啰；叶剑英喜好诗词，反应平静：成武啊，干得不错嘛，总算开了个头……你读过〈哀江南〉吗？没有？唱宦海沉浮、前朝兴亡的，我背给你听听吧：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千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杨成武不知道叶帅为什么要给自己背诵这首古词，只感到叶帅心境太苍凉、悲苦。

周恩来终於累倒了，晕倒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旁的洗手间里。秘书、卫士、服务人员都哭了。周总理怎能不累倒呢？他们亲眼所见，为了解决湖南问题，总理和湖南两派的代表谈判四次，总理很不喜欢那个华国锋，华国锋目光闪烁，四处观望，不像个老实厚道的干部；为了解决四川问题，总理和四川三派代表谈判五次，苦口婆心、好说歹说，总算答应回去实现革命大联合……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总理一个省市一个省市的接见、谈判，一次不成、二次、三次、四次。有的会上谈成了，会後又闹翻；北京谈成了，回到省里又闹翻。只好又回到北京，由周总理再找他们谈……期间还要处理各种紧急事件：内蒙古军区七百军人集体到北京请愿，不获接见，扬言要冲中央军委机关；郑州两派组织抢占黄河大铁桥，致使南北交通中断，江青同志还在北京号召他们「文攻武卫」，对保皇派要以牙还牙；江苏徐州铁路局又发生两派工人大武斗、大罢工；广西柳州货运站发生群众组织哄抢援越物资，五列火车被哄抢一空；专门研制原子弹、氢弹的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两派争斗激烈，大批核科学家、工程师被关押，打成什么美蒋、苏修间谍，一批绝密设计图纸竟被运走，下落不明；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打死、自杀、杀人灭口的干部、教师最多……周总理什么都要管，都是十万火急，等着他发电报，打电话、下命令，把两派群众组织的人找来谈话、谈判。他把要求放到最低：不要开枪、不要抢武器、不要抢机密档案，铁路交通不能停，援越物资不能劫，不要把省部级干部、科学家教授都打成反革命整死了，到时候我这个总理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恩来被诊断为心脏负荷过重、供血不足、心肌劳损。毛泽东获知後，特准他卧床休息三天。周恩来却一天也躺不住。国事如麻，十二名副总理，六十多名正部级干部，多数已被打倒，剩下的也都是半打倒、半靠边了，怎么办啊？整个国家经济在运动中大滑坡了……春节之前，周恩来委托李先念、余秋里等人，把一九六七年全年的国民经济做了个粗略的统计。笔笔数字，真叫胆战心惊：

一九六七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一千三百八十二亿元，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四；其中煤炭减产四千六百万吨，下降百分之二十；钢铁减产五百零三万吨，下降百分之三十二点八；化肥减产七十六万八千吨，下降百分之三十二；发电量减少五十一亿度，下降百分之六点二；原油减产六十七万吨，下降百分之四点六；其它主要的轻、重工业产品亦是大幅下降。一九六七年全国货运量比一九六六年减少两亿多吨，其中铁路货运量减少一点八亿吨，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一九六七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一九六六年减少一百三十九亿元，下降百分之二十五……。

而一九六六年全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又比一九六五年下降了多少？一九六七年初武斗全面爆发，工作停摆，根本没有做出统计来。

更叫人无奈的是，一九六七年未能开成全国经济计划会议，进入一九六八年後，此类会议更不可能开成了。国家经济处於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将以更大的势头、更快的速度继续全面下滑。面对如此形势，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怎么能躺下休息？找谁来谈谈？几位元帅、副总理之中，现在还能和毛主席、林副主席说上几句话的，只有叶剑英和李富春了。让叶、李上去汇报，建议尽快召开「九大」，尽快结束运动？主席听不听得进去？会不会产生误会？只好拚力去试试。顶多被扣个「以生产压革命、以经济压政治」的帽子，也顾不及许多了。

周恩来总算说服了小超和保健医生，同意让叶剑英、李富春来谈半小时。其实叶剑英、陈毅、李富春等人昨天一听到总理在大会堂洗手间晕倒的消息，立即赶来西花厅探望，但统统被挡了驾。

叶剑英神色憔悴，比李春富早到半小时。就坐在周恩来的病榻床头，握住彼此的手，好一会说不出话。周恩来想起来了，叶剑英家里正蒙受沉重打击，儿子、女儿、女婿，都被捕了。八名子女，五名入狱。都是些什么罪名？好像牵涉进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

周恩来示意叶剑英坐到沙发上去喝茶：孩子们的事，我前几天才知道。谢富治告诉我的，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把流落在北京街头的两百多名未成年的高干子女，收容进监狱里去了。你知道那个什么「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吗？

叶剑英点点头：孩子们是无辜的。有的人看我现在还没有被主席、林副主席端掉，就对我的晚辈下手，以从精神上击垮我。几个孩子也不争气，运动初期跟着造反，我批评他们听不进。後来看清了某人的面目，就又想造另一种反。那个什么「非常委员会」，听讲把朱总司令也扯了进去，矛头对着江青和林彪，被列为运动的第一反革命大案。贺龙、彭真、董必武、李先念、张闻天、罗瑞卿、王稼祥、孔原……几十位中央负责人家里的孩子，一网打尽。包括刘少奇家里的三名中学生。老一辈还没有整完，晚一辈先斩草除根。革命革了几十年，革到这个下场。

周恩来目光冷峻地看叶剑英一眼：不对！你的这些牢骚，在我这里发发，就打止。那件案子，没有那么严重的，我会设法化解。相信主席也不会同意伤害到这么多和他一起奋斗过来的老同志。把孩子们收进监狱去，是我同意的，签了字……你不要急，听我把话讲完。你知道吗？剑英，许多家庭被

扫地出门，父母被抓，孩子们无家可归。据说有两三百名高干子女流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随时可能被人认出是谁家的孩子，现在都叫做「狗崽仔」、「黑帮子女」，而遭到殴打，甚至被打死。我所知道的，已经死了十几个。刘少奇的长子，搞导弹设计的，在包头市郊被火车碾成两截……所以我签了字，同意把孩子们都收容进监狱里去。我是会因此背上历史名份的，讲我下令逮捕这些无辜的子女。但以後，谁能理解，今天的监狱里，反倒比社会上要安全些？

叶剑英被感动了：总理，我理解你的苦心。只要剑英不死，以後可以作证。中国现在是两座监狱，全社会是一座大监狱。那些有形的小监狱，反倒比无形的大监狱要安全些。今古奇观啊。

周恩来正色道：你这话黑得很，传出去不得了。大家尊你为「儒帅」。既是「儒帅」，就要「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嚒……你最近去见过林彪同志没有？

叶剑英不知总理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见过。向他汇报军队支左，不能卷进地方派性，必须禁止向群众组织发枪，那些被抢去和发下去的枪枝武器，尽快、尽可能地收回。我建议中央四家联合发一个紧急通知。林彪表示同意，准备和主席专门谈一次，枪到群众手里，子弹不长眼睛。

周恩来说：这很好，很好……对了，还有广西、湖南大规模活埋五类分子，连几个月大的娃娃都活埋掉，林副主席命令四十七军下去制止，你知道这件事吗？

叶剑英眉头抬了抬：为这事，我挂电话向广西南宁的韦国清了解过情况。韦国清竟说，活埋了好，活埋了乾净。说是广西各地社员群众自发组织起「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每个生产队都有这样的「法庭」，活埋队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成为风潮，自治区革筹和军区制止不了。许多地富子女跑到县武装部、县公安局寻找保护，多数仍被送回去，活埋掉。还出现了吃人心、人肝、人鞭的情况……现在这股杀人风潮已蔓延到了湘南、黔北、粤北。湘南已活埋四万多人，有的地方尸体堵塞河道。四十七军军长黎源倒是及时向中央军委汇报了，林彪同志下令四十七军分头制止。韦国清和谢富治认为，被杀了的，不追究了，都是贫下中农干的，我们还要依靠他们；没有被杀掉的，就劝告贫下中农不要再杀了，留下些农村劳动力。这也是中央的处理原则。总理啊，和平时期，怎么允许这种大规模杀人？听说广西全境五类分子基本杀光，不再有剥削阶级。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对待敌人都实行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以後的历史怎么看我们这一段？主席知不知道这情况？

周恩来停顿一下：历史，现在顾不上历史……应该是向主席汇报过的，但没有表态。主席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有林副主席的明确指示，也就代表中央了。

正说着，李富春进来，握手，问候。

周恩来请李富春先看那份关於一九六七年国民经济情况的统计材料，之後说：再拖不起了。烦请二位出面，帮我去说动主席，政治上要打倒谁，就打倒谁，尽快召开「九大」，使运动告个段落吧。人家会不会又指我们「以生产压革命，以经济压政治」？

李富春近年来身体也瘦弱多了，说话有气无力：主席那边，大约不会有太大问题。昨天晚上还和我通了电话，问了情况。老人家的意思，也是想快些开「九大」，结束运动。就怕欲罢不能。

叶剑英说：抓了「小三」，还有「大三」。搞成这种局面，想收摊子也难啰。

周恩来瞪叶剑英一眼，问李富春：主席还讲了些什么？他有这个意愿就好。我们再加几把劲。经济是基础，基础保不住，也就谈不到什么上层建筑。主席还讲了些什么？

李富春迟疑一下：主席还讲了……他没让传达。不过向总理和叶帅传一下，可以吧？主席讲了，看样子，少奇、贺龙、陶铸三个是保不住了，「九大」之前要作出结论。康生、江青领导的专案组已查出刘少奇、陶铸历史上的变节问题；贺老总，则是有国务院参事室一名姓李的参事，写了封揭发信，说早在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前，贺龙就和南京政府有勾结。主席已经相信了那封信。

周恩来心里一惊：国务院参事室姓李的？是不是叫李仲公？富春你不认识？

李富春摇头：参事室参事一大堆，都是些旧时代留下来的老人，统战对象。新社会给他们一人一份薪俸，竟也掺和进来搅事。听讲揭发信是写给林副主席的。

叶剑英说：现在是伪满洲国皇室、国民党战犯，都养起来，保护得好好的，倒比我们共产党的老干部的遭遇要好得多，起码不被殴打、批斗。难怪有人讲，老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走资派不如溥仪皇帝。

周恩来苦笑：这个李仲公我认得。他一九二七年当过蒋介石的秘书长。一九四九年留下来了，给他安了个参事闲职，给口饭吃。他能揭发贺龙什么事？

李富春说：他指贺老总一九二七年曾向蒋介石写过一封乞降信，要枪械、粮饷什么的……。

叶剑英茶几一拍：是不是被人屈打成招？这个老反动分子，他是活够了。

周恩来说：主席相信了，贺胡子的麻烦就大了。

李富春说：对了，主席还讲了，贺龙保不住了，要派人去南京向许世友通气，做好工作。主席也派人了解过，李仲公的揭发信是自发的，并没有红卫兵小将威逼他。

叶剑英说：现在要打倒谁，就挖谁的什么历史问题。除了主席和林副主席，谁都可以被称作叛徒、特务嚜。也有人在我家门口贴了「打倒苏修间谍叶××」的大标语。我问他们，共产党内若真有这么多叛徒、特务，中国革命怎么可能取得胜利？

周恩来说：我也有个「伍豪启事」悬着，有人要抓住不放。我不怕，那个「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康生、陈云可以作证。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保健医生和护士长进来提醒三次，最後还是邓颖超出面，周恩来才让叶剑英、李富春告辞，特别嘱咐：你们跑一趟上海，到主席那里汇报情况，不要说在我这里商量过。

送走客人，邓颖超见周恩来精神还好，顺带着问问：小孙的事，你管不管啊？

周恩来一时没有想起，反问：哪个小孙？什么事？

邓颖超说：孙维世呀，咱们的女儿……她来过几次电话，说有紧急情况向你报告。她一再说事关几位中央领导……她已经进不了中南海，到不了西花厅。

周恩来拍拍脑门：这个维维，我越忙，她越添乱……再来电话，你替我告诉，实在抽不出时间见她。有事可写份材料来，也可以直接写给主席，我替她转上去。十几二十年来，她和江青关系那么僵，又不听劝告，现在尝到苦头啰。

的确，自延安时代起，烈士遗孤孙维世就成了中共领导们的共同宠儿、宝贝闺女。年轻漂亮，多才多艺，又赴苏联留过学，林彪曾向她求婚，毛泽东曾拉地上龙榻，和义父也具双重角色；她也就从不把江青、叶群两人放在眼里。江青多次约她个别谈谈，多次送她礼物，她也总是敬而远之，拉开距离。文化革命後，两位夫人得势，孙维世成为「共同情敌」。先抓她的丈夫、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金山入狱，罪名是「黑帮、叛徒、特务」；继而抓她的曾任朱德秘书的胞兄、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孙泱，江青亲自给定罪：「孙泱是三料特务，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加国民党特务」。几天後，孙泱浑身血污地死在人民大学一间黑屋里。哥哥猝死，孙维世被蒙在鼓里，仍然四处求告，给毛主席写信，给林副主席写信，给总理、给朱总司令写信，申诉：我哥哥是烈士子弟，从小参加革命，从未被捕过，怎么可能是三料特务？中央要重事实呀，我哥哥是一九三二年入党的呀，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呀！

孙维世本人则被她的工作单位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造反派勒令：白天监督劳动，晚上交代罪行。

金山被捕不久，一伙穿军装的人抄了孙维世的家，翻箱倒柜，把她五〇年在莫斯科替毛泽东当翻译组长时，和毛泽东合影的几十帧照片，之後毛泽东写给她的十多封亲笔信，送她的题字，以及收有她和林彪、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陈毅、陈云等领导人合影的两大本珍贵影集，统统抄走。这些合影、信件、题字，被送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那儿。江青请来叶群，两人一边看，一边撕扯，恨得咬碎银牙，商定毫不容情地来剪除她们共同的仇敌。

先是加大精神折磨，顺藤摸瓜，狠挖孙维世的「黑後台」。

大街上出现「打倒陈毅」的大字报。马上有大批红卫兵冲进孙维世所住的四合院，逼她「证明陈毅疯狂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孙维世回答：陈毅元帅热爱毛主席，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他有什麽罪行？

紧跟着街上又出了一批称朱德为「大军阀、黑司令」的大标语。当天晚上就有几名穿军装、自称是「调查组」的人，来逼迫孙维世交代：你和朱德是什么关系？朱德布置你干过些什么勾当？和哪些人保持联络？孙维世得知来人是中南海警卫局干部，坦然回答：朱德老前辈是毛主席的老战友，也是我父亲的老上级。父亲牺牲後，总司令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我。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一天清晨，有人在东长安大街上贴出「打倒大叛徒、大资产阶级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早饭後，孙维世正要出门去单位劳动改造，一夥红卫兵造反派冲进她院子里，追令她「交代周恩来反党反毛主席的严重罪行」。终於向义父下手了，妄图从她这里打破缺口……孙维世乾脆坐在台阶上，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红卫兵们围住她又叫又駡，把喉咙都喊嘶哑了。孙维世始终一言不发。红卫兵

造反派倒也知道她是烈士子弟，而没有动手揪她，打她，踢她。

批斗、讯问，没完没了。孙维世预感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入狱。她也明白，自己的对头，是那两个现在权势熏天的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该怎么办？近来第一夫人、第二夫人胃口大得很，不仅要打倒金山、打倒孙泱、打倒她孙维世，还妄图打倒陈老总、朱总司令、周总理！但孙维世以自己的政治经验观察，毛主席只会让人们贴贴标语，呼呼口号，扫扫朱、周的「威风」，却不会同意真的把朱、周打倒……毛主席啊毛主席，孙维世对您还是比较了解的，维世曾和您有过那么亲密的关系，曾和您度过那么多良宵呢。特别是一九五〇年在莫斯科同居的那两个来月，您甚至发誓要和蓝苹离婚，再娶维世，您甚至借用宋人赵松雪学士的题赠管夫人词，来譬喻和维世的恋情呢：

我侬两个，忒煞多情？譬如一块泥儿，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忽然欢喜啊，将他都来打破，重新下水，再捏再炼，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其间，那其间，我身子里有你也，你身子里也有了我！

（…………删节…………）一天，您和史达林会谈时，竟也念出这段淫词来譬喻亲密无间的中苏关系。您还要求我当场口译给史达林。羞死了，又不能不口译。史达林倒是听懂了，说：毛泽东同志，你把中苏关系比作男女性交，有意思，但不够贴切……。

毛主席啊，毛主席！一九**年之前，维世还能不时去拜见您，您对维世还很关心、爱护的。可一九**年之後，您就不再让去了，（…………删节…………）不见就不见，您可以弃之如敝履。但您也不应放任您的夫人，还有林副主席夫人像两头发狂的母狗，去吠去咬您的老同事、老战友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他们！

家里的电话被造反派撤走了。孙维世趁着白天被监督劳动後，下班回到家里还有点行动自由，天天傍黑时分到附近街道用公用电话找中南海西花厅的邓妈妈。邓妈妈倒是接过几次电话，却总是告诉她，爸爸太忙、太累了，白日黑夜很少回家，连妈妈也见不着爸爸……你也不要到这里来，这里天天被红卫兵小将们包围，西门、西北门外都搭着批斗台，轮番着批斗从中央到地方的走资派……终於有天黄昏，邓妈妈在电话里说，爸爸嘱咐，你有事可以写封材料，送北门传达室，请西花厅卫士长收。爸爸讲了，如有必要，他可以替你转上去。

整天在惊恐焦灼中度日，在黑暗中挣扎沉浮的孙维世，仿佛看到一线获救的曙色。她彻夜不眠，伏桌疾书，给亲爱的毛主席写下一封长信，反映近年来，胞兄孙泱如何被打成「三料特务」，丈夫金山如何以「大戏霸、大叛徒」的罪名下狱，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军人、公安干警，如何来迫令自己「交代、揭发」陈老总、朱总司令、周总理等老一辈的所谓「反毛主席罪行」……信的最後，孙维世不管不顾豁出去，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提醒亲爱的毛主席，江青打着您的旗号，四处策动红卫兵和造反派，惨无人道地整您的老同事、老战友，整咱们党和国家的一大批重要领导人。

几天後的某晚八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召集中央工作碰头会，讨论解决东北三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选事宜。东北遍布重工业基地，又是大粮仓之一，面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再不能枪枪炮炮地斗下去了。毛泽东已经同意，由他侄儿毛远新出任渖阳军区政委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江青从钓鱼台挂电话过来，说她还没有顾上吃晚饭，由大会堂这边替她准备几样清淡的素食。周恩来嘱咐自己的卫士长守候在西大门，江青同志一到，先请她去小餐室用餐。

谁想江青一下红旗牌防弹轿车，见是周恩来的卫士长在等着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卫士长不知就里，照常立正、敬礼，报告首长：总理吩咐，请您先用餐……江青登时脸一沉，眼一瞪，喝道：你敢阻挡我？不让我去开会？卫士长连忙赔小心解释：钓鱼台那边有通知，说首长还没有用晚餐，叫这边做了准备，有您喜欢的白洋淀活鲫鱼……江青头一扭，径直朝会议室走：看哪个有胆不让我开会，我不听你解释，你走开！我要去问周恩来！

江青进到会议室，周恩来即率领出席碰头会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成员们起立相迎。此一起立相迎仪式，自去年年初以来形成惯例，因为江青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江青一屁股坐下，谁都不理睬，劈面就问周恩来：你们开什么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为什么叫你的卫士长挡在门口？今天主席、林彪同志还健在，你就敢对我这样，今後还了得！对，我就是问你，周恩来！

周恩来见江青大发雌风，吵闹得不成样子，影响不好，连忙宣布休会半小时。待其他人都识趣地退出会议室之後，周恩来和颜悦色坐在江青同志身边来：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嘛。有话慢慢讲。恩来有什么不周之处，你尽管提出来，让我检讨、改正嘛。但你一定不要生气，不要伤了身体。我早宣

布了一条工作纪律，要像尊重主席那样尊重你。

江青仍是那句硬梆梆的质问：为什么不让我进来开会，你那个卫士长阻拦我，肯定是你授权的！

周恩来仍是满脸堆笑：江青同志，怎么可能呢？今天来开会都是些老同志，主席信得过的干部，怎么可能不让你进来开会呢？

江青以不屑的目光盯住周恩来：你的卫士长是坏人，目有凶光，身带杀气，我不要再看到他！

周恩来一直摸不清江青发火要泼的由头，只得满口应承：可以，可以，我保证你不再见到他，明天就通知他进学习班……江青同志，我这样做，你可以原谅了吧？

江青冷笑道：谅解？我倒是想谅解你哪，已经多次建议主席，把那个「伍豪启事」做冷处理，并要康生出面作证，是历史假案……可你却替你的乾女儿转信！让你的卫士长到中南海北门传达室去取的，你以为没有人向我汇报？告诉你，这封信，已经到了我手里。

周恩来心里一惊，这才明白过来，是为了孙维世给主席的那封信啊，难道主席把信批给她本人了？那就糟糕了。周恩来说：对，是替小孙转过一封信。因她写的是主席亲阅，我原样上呈，并不知道她写了些什么。我以我的人格对你保证……我猜想，她是替她丈夫金山和胞兄孙泱求情吧？

江青忽又厉声嚷道：她是向老板告老娘的刁状！哈哈，鬼迷心窍，死到临头，还敢告老娘的刁状，挑拨老娘和老板的夫妻关系……恩来，我现在问你，孙维世究竟算你什么人？

能言善辩的周恩来一时语塞，心里冒出一股火苗，欲发作，但很快压下去，主席夫人，今非昔比，惹不得，惹不得也：江青同志，我和邓大姐，只是把小孙当晚辈，她不长进，不争气，我们长期教育她，可她就是听不进……

江青目光如锥：一些话，一些事，我也不戳穿了，好歹大家留个面子吧！说她像古罗马的海伦娜，中国的潘金莲，都不恰当。是个淫妇加荡妇！她破坏过我的家庭，也勾搭过林副主席，破坏过叶群的家庭！这样的坏人，为什么一直逍遥法外？不就因为有你这个总理和朱德保护她？

周恩来一路陪着小心：江青同志你息怒，息怒……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负责处理好这件事。

江青直愣愣地逼住周恩来：你要是有诚意，就大义灭亲，下令逮捕孙妖精！其余的，我们都好商量。坦白讲，我就和你交换这么个条件。

周恩来迟疑了：逮捕？可她是烈士子女啊。

江青咬住不放：烈士子女就不出反革命？顾顺章、向忠发还是产业工人出身哪，不照样当大叛徒？告诉你吧，我和叶群，随时都可以下令抓她。青海军区司令员不是被你们保下了吗？对不起，上个星期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命令警卫把他送到秦城去了。对孙维世，为什么拖着没有抓？就是给你这当总理的留着面子，让你来采取主动。

周恩来闭了一会儿眼睛，终於点了点头：好，我同意，把孙维世送到监狱去，让地好好反省一段，免得留在外面再搞事……

江青冲着门口喊了一声：谢富治同志，进来一下，总理有事交你办！

公安部长闻声而至，在周总理和江组长面前立正站好。江青见周恩来又有所犹豫似的，便抢先说：谢部长，总理让你派人去逮捕孙维世。

周恩来嚅动两下嘴皮，点点头。

谢富治倒也虑及孙维世在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而说：总理，这事，这事口说无凭，您给写个便条吧？或是签个正式的逮捕证。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晚，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兼总导演、周恩来夫妇的养女孙维世被捕入狱。公安人员出示了她周爸爸亲笔签署的逮捕证。同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香消玉殒，惨死狱中。死时仍戴着手铐，浑身一丝不挂，倒卧在一层乾草上，下体肿大瘀血，疑为遭受拷打、轮奸。

说是周恩来听到孙维世的死讯後，曾愤懑地念道：烈士後代，她是烈士後代呀！为什么要弄死她？并要求公安部门验尸。但尸体已经火化。历经半年的审讯、严刑拷打，孙维世没有讲过半句有损毛主席、周总理人格的话，真有乃父之风骨了。历史也留有疑点：孙维世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的整整半年时间里，周恩来爸爸并未有过半句关切。或许是出於万般无奈吧，为了笼络好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他唯有让心爱的乾女儿充当政治祭牺。

第三十八章 夫人联手 上将惊魂

夫人报仇，廿年不晚。清除了孙维世这名仇敌，江青、叶群总算出了一口恶气。紧接着，她们倚仗丈夫权势，锁定了各自新的目标：江青决心端掉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叶群决心端掉代总长杨成武。

毛泽东家韶山铁路通车，於他生日那天（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盛大典礼，给他发来喜报、贺电，《人民日报》等全国所有报纸均刊出头条消息，都是「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岂知毛泽东自「武汉事件」後一直心情欠佳，多次和人谈到「讨嫌四个伟大」，「是谁封了我四个官呀？」这次看到家乡的喜报及报纸头条消息，认真动了肝火：从来权威都是相对的，世上哪来的绝对权威？而且是大树特树！我的这点威望、地位，是哪个树起来的？他把火气迁怒到自己的爱将杨成武身上：都是你那篇「大树特树」的狗屁文章惹的事！

杨成武竭力辩白：主席，同意文章用我的名义发表，我错了。文章是陈伯达他们写的，我没有参加。陈老夫子硬要用我的名义发表，我没有办法……杨成武到底也没敢点明文章是林彪拍的板，署名也是林彪决定的。若因此惹下个挑拨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关系的罪名，就更背负不起了。

毛泽东也不愿把这件事扯到林彪身上去，进而斥责杨成武：你还强辩？最终还是你自己同意！这下子好了，我毛泽东这点权威，是你杨总长大树特树起来的了。名曰树我，其实是树别人，树自己。和你说过多次，我讨嫌四个封号，四个伟大。你就是听不进去，不肯替我想想……

杨成武欲哭无泪。他这个代总长当得好辛苦。从黄克诚到罗瑞卿，几任总长都没有好下场，现在轮到自己了。这个劳什子官不做也罢。你既要绝对服从毛主席，还得服从林副主席；你既要听周总理的，又得听几个老帅的，还得看江青、叶群的脸色。人家怕你又恨你，你却哪尊菩萨都惹不起。

过了不久，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举办春节文艺晚会，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剧场观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是很少出席文艺晚会的。杨成武特别嘱咐秘书给毛家湾二号挂电话，请叶群同志务必出席。

叶群出席了。幕间休息时，叶群把杨成武叫进一间休息室，质问：你现在官做大了，不肯亲自打电话了？杨成武身为上将总参谋长，岂可被叶群这名中校喝斥？看林总的面子，耐心解释：叶主任，送戏票不是什么大事啊，以後我注意就是了。叶群又尖锐地问：不是大事？这么重要的演出，主席都来了，为什么不通知首长来？杨成武忍气吞声：对不起，是我的秘书没有讲清楚，我回去查一查，再向林总报告。叶群却不依不饶，指着杨成武的鼻子喝斥：你眼睛里还有一个林总？他是你红一军团的老首长哪！你没有看到罗瑞乡、萧华的下场？你要走罗瑞卿、萧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

母狗的鼻子真灵，自己刚被毛主席迁怒，第二夫人就敢侮罵羞辱了。这算什么规矩？封建王朝还严禁後宫亲政，共产党这一朝代却搞夫人专政，两只母狗可以咬遍满朝文武。不对不对，罵两只母狗，主席、林副主席成什么了？

接着，杨成武又遇到一件更棘手的事，空军政委余立金，转来空军文工团几名女演员的联名信，控告吴法宪的亲信、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王飞、作战部副部长周宇驰等人，在京西宾馆内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多次诱奸她们，把她们肚子搞大了，弃之不顾，并恫吓、威胁……杨成武因考虑到吴法宪、王飞、周宇驰这些人和毛家湾二号的亲密关系，王、周二人更是林立果的铁杆哥们，只好把告状信转呈林副主席处理，以免节外生枝，影响空军党委的威信。

好心却没有得到好报。杨成武自己那在空军司令部工作的女儿，被王飞等人揭发与余立金的秘书发生了「奸情」，遭到隔离审查。过了两天，林彪通知杨成武去毛家湾二号谈话。由於毛泽东有嘱咐，杨成武已经大半年没有造访过林府了。他准时进到林府大客厅，林彪、叶群已经坐等在那里了。杨成武立正、敬礼，报告：林总！我来了。

叶群请他坐下，喝茶。林彪却目光直直地盯住他，半天不吭声。杨成武过去在战场上浑身是胆，智勇双全，这会儿在林彪面前心里发毛，冷噤连连。别的都不怕，就怕林彪问起主席南巡期间，都讲了些什么？作了哪些没让传达的指示？批评了哪些军队干部？真的讲了讨嫌「四个伟大」，「是谁封了我四个官」？等等。自己回答不回答？哪些可讲、哪些不可讲？还是根本就不能讲……杨成武想到了後果：你不想得罪林副主席，就必然触怒毛主席，也可能既冒犯林副主席，又冒犯毛主席。

见林彪死盯住不言声，杨成武身子坐得笔挺，硬着头皮问：林总，找我什么事……请指示。

约摸挨了五、六分钟，林彪总算开了口，不紧不慢地说：是有件事，找你帮忙。叶群同志十六岁入党，千真万确。可是陆定一的婆娘，贺龙的婆娘，还有几个什么人，硬讲她没有履行过入党手续，是假党员。怎么办？

杨成武松一口气。谢天谢地，不是逼他汇报毛主席南巡期间的私下交谈。也真是滑稽，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命秘书在每位与会者的座位上放一纸铅印的「证明书」，证明叶群和他结合时是处女！现在哪，大约又要找人证明，叶群同志是真党员而不是假党员了。全国上下揪假党员、抓叛徒特务，搞了两年多时间，搞到林副统帅家里也不安宁啊？

林彪继续说下去：有人说她是假的，只好找人证明她是真的。你是福建人，叶群也是福建人。因此找你帮忙，写个证明。

杨成武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要办这么件事。人说林彪是小诸葛。不简单啊，是欲通过这件事，把杨成武收编进他林家的小圈子啊……别人或许求之不得，杨成武却感到可怕。

林彪见杨成武没有反应过来似地，便又韵味十足地说：我看重我的一批老下级。你写过一篇〈林彪教我当师长〉，江西苏区时期的回忆，很有感情的……叶群的事，吴法宪已经写了一个证明。按组织手续，要找两个证明人。你也可以是一个。你是总参党委书记，写这个证明合适。

杨成武嘴唇哆嗦两下，目光恍惚，欲回避开去。党内斗争的残酷、险恶告诉他，这种私人圈子进不得也。但老领导林彪目光深邃，黑森森的，铁水一般灌住他。他一咬牙，尴尬地陪着笑，横下心来作正面回答：林总，我是你的老部下，福建长汀人，长汀紧靠着江西瑞金……我和叶群同志从没有共过事，直到一九六〇年才认识……叶群同志，我是怎么认识你的？那年我患面部神经麻痹，住在协和医院治疗。你到医院来看我，说，「我是林总爱人，代表林总来慰问你，林总让把我们的两斤肉指标给你吃。」那是饥荒年景，过苦日子，每月每人只供应一斤肉。我说谢谢林总关心，老首长的爱护关怀心领了，肉指标不能要，我和爱人也每月有两斤供应。……我就是那次才认识你的，至今很感激。但替你十六岁入党的事写证明，我有些困难。如果共过事，了解情况，我义不容辞……林总从来教导我们，军人办事，最重要一条，就是遵守纪律。

彼此的话，都到了这份上，还有什么可说的？

林彪阴冷的目光就那么罩住杨成武，仿佛要溶化他，吞下他。直到杨成武哆嗦着两腿起身告辞，林彪的目光都没有移开，只把巴掌劈了三下，表示「走，走，走」。连叶群都没有起身相送。

杨成武出到大院门外，上了汽车，才吐一口气，完了，在林副主席面前自己是完蛋了。就看毛主席了。夹在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之间当参谋长，真他妈的不是人干的！知趣点，从明天起请病假——的确患有多种疾病，先在家里休息吧。可自己的女儿还落在人家手里，不会被吴胖子他们弄死吧？

中央文革办公室向周总理报告，两箱鲁迅手稿失窃，请北京卫戍区协助查找。周恩来觉得事关重要，应当尽快找回这批国宝级手稿，不然等到毛主席追问下来，压力就更大了。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接到周总理指示，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亲自出马，带上一名副政委、几名警卫员，分乘两辆车子，先去鲁迅纪念馆查问。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翻出资料借阅登记簿，结果查到钓鱼台十一号楼的借据一张，借走两箱鲁迅书信手稿，时间已超过两年。

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同志办公、起居之所啊。为了把事情查落实，傅崇碧等两辆车子直驶甘家口钓鱼台。在东大门内停下车，傅崇碧用传达室电话和里面的文革办公楼第十七号楼联系，恰好是陈伯达接电话。陈伯达忙说：傅司令员？请，请，我和姚文元同志在这里。

傅崇碧知道江青不允许汽车驶近她的第十一号楼，太吵；只得率领一行人步行去第十七号楼。陈老夫子一看借据，说：走走，我们去十一号楼看看，说不定东西就在他们那里，摆了个大乌龙。

一行十来人，除了陈伯达、姚文元，其余人都穿军装。来到十一号楼会客室，秘书进去报告。静悄悄地等了好一会，江青风姿绰约地出来了。一见傅崇碧和几名军人在场，江青脸色突变，厉声喝问：傅崇碧！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带这么多军人到我这里来，是不是要抓人？谁让你们进来的？

傅崇碧见误会闹大了，忙赔笑解释，是周总理吩咐查找文革办公室报失的鲁迅手稿。在东门传达室，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他同意了，才进来的。姚文元同志也在场嘛。

姚文元立即站到江青一边：不对！你们进来的事，我根本不知道。

江青不听解释，大耍雌风：傅崇碧你越来越目中无人，胆大包天了！你们到我住的地方来，为什么事先不报告？卫士长，去把谢富治找来！我要公安部长来管管这个卫戍司令。这还了得，军人强闯钓鱼台，身上还带着武器！无法无天，无法无天！

傅崇碧遇到这么个蛮不讲理的毛主席夫人，心里叫声苦也，赶忙命几名警卫员退出，到大门口去候着。他也有些窝火，忍不住顶嘴：江青同志，请听我解释。我是卫戍司令，钓鱼台的警卫人员都是我的部下，就算我今天不是来执行周总理指派的任务，而是来检查警卫工作，也可以随时进出啊。

不待傅崇碧说完，江青的手指已经戳了过来：还敢犟嘴！替自己强闯十一号楼辩解。好！你下令搜查十一号楼，搜查我住处好了！你们动手吧，翻箱倒柜去吧！老娘不怕！

换了别的人，包括周总理在内，早就会向江青同志认错。傅崇碧是位红小鬼出身，半辈子打硬战、恶战的将军，却不肯认「第一夫人」这一套，递上去那纸鲁迅纪念馆的借据：江青同志，我今天是来执行公务的。这张借据，是不是你这里开出？请落实一下，鲁迅手稿是不是还在你们十一号楼？

江青看了借据，仍不减一脸盛怒：这个写借据的人是谁？秘书，这个人到哪里去了？

一位佩眼镜的秀才过来看一眼，小声说：报告首长，这人原是从成都军区借调来替戚本禹管资料的，戚本禹被捕後，他回了原单位。

江青说：马上派专机把人接回来！不然，栽赃到老娘头上。气死我了，敢对我这样……

正闹着，谢富治气喘呼呼地赶到了。谢富治身为解放军上将，却一贯在江青面前笑出一脸灿烂：江青同志，对不起，我来迟了，让您受惊了，请谅解……傅崇碧同志嘛，我负责带他回去批评教育，他兼着市革委副主任，一个班子里工作，可以开生活会……

那位佩眼镜的秘书这时又在江青耳边提醒一句：那两箱手稿是在我们楼里，销进大保险柜……

江青狠狠瞪秘书一眼：你给我住嘴！你们都是在变着法子欺侮老娘……都散了吧，烦死人！

从十一号楼出来，陈伯达耸耸肩膀。姚文元身子矮胖，走得昂首阔步。傅崇碧跟着谢富治步行老长一段路。公安部长的座车也只能停在大门口。谢富治脸上诡秘地笑笑：伙计，你领教不多，我是家常便饭。回去写份检查，我负责替你上交。江青同志火气来得快，消得也快，几天就过去了的。

当天晚上，江青回中南海游泳池向老板告状。对於傅崇碧，这次算找到突破口，或者说略施小计制造出一个突破口。她已忍了一年多。杨成武和傅崇碧利用手中兵权，唯周恩来的话是命令，和钓鱼台这边较劲：红卫兵小将要揪斗刘、邓、陶，他们说这三个人被拉出中南海去影响不好；红卫兵小将们要批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有五九年就打倒了的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等，都需要向卫戍区写借条，并且卫戍区派人随护，不准把人打残打死……总而言之，党内、军内的走资派，凡是躲到北京来的，他们就通通保护到军营去。连「武汉事件」的主凶陈再道、锺汉华，他傅崇碧都派重兵保护。文化大革命开展两年多了，表面上轰轰烈烈，枪枪炮炮，打打杀杀；遇到实际问题，却是周恩来、杨成武、傅崇碧几个人说了算，中央文革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四出救火、消防。一次，江青当面质问傅崇碧：你为什么总是听总理的？为什么总要保护一批批走资派？傅崇碧竟回答：江青同志，总理执行主席指示，我不听他的听谁的？

江青最感到寒心、恐惧的，是杨成武、傅崇碧率领士兵，两次当着中央文革全体成员的面抓人。第一次抓王力、关锋，第二次抓戚本禹。打狗还须先问主人。两次都是突然得很，中央文革正在开会，坐得整整齐齐的，周恩来宣布一道主席命令，杨成武、傅崇碧就领着士兵冲进来，咔嚓几声，给王力、关锋、戚本禹手铐一拷，就押了下去！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脸色寡白……在杨成武、傅崇碧这些军人眼里，中央文革成什么了？要抓就抓，要关就关？事前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中央文革早就取代书记处、政治局，是党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过去，刘少奇主持政治局，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你们敢到会议上来抓人吗？有过这种先例吗？今天江青主持中央文革工作，你们却可以带着手铐到会议上来拷人，拷了一次拷二次！长此下去，你们不会有三次、四次、五次？我看根子不在杨、傅，也不在周恩来，而在老板。老板对军人太放纵。党、政干部一批一批让打倒，军队干部却绝大部份不让动，怕出安禄山、史思明，更怕出项羽、刘邦。

江青每次来到老板的住处就有气，但不敢发作。老板住到哪里都搞成一座凤凰台，馆娃宫，姓章的，姓唐的，姓李的，姓谢的，姓廖的，西施南施一大堆，轮流进侍，还喜欢下泳池裸泳！当然少不了皮条客。说出来都羞煞人了。十几二十年来，老娘睁眼闭眼熬下来，相忍为党，相忍为国。

江青进来时，老板刚裸泳过，由谢静宜做全身按摩。谢妮子这名机要员出身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

任，竟也懂按摩。谢妮子见了江青，脸蛋儿红粉粉的，说声首长，俺到市里上班去。江青随和地笑笑：你在主席这里也是上班嘛，好走，好走。

毛泽东裹着长浴衣，露出两条光腿，仰在长沙发上抽菸、休息，看得出来心情颇佳：蓝苹啊，你来了。卫士长报告，你有重要事情和我谈？

女服务员上茶，退下。江青先扯条大毛巾盖住老板的两腿：找你告状！我忍受了一年多，本不想多嘴，但实在看不下去。

毛泽东温和地看婆娘一眼：你啊，还是那个造反派脾气，告什么状？告哪个？

江青知道老板的习性，当他心情舒畅的时候，是喜欢听人告状或是打小报告的。你要是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他会认作不老实：我告傅崇碧！日久见人心，这个卫戍司令对我们存二心。

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傅崇碧？相当於过去的京师九门提督，职务敏感啰。

江青身子前倾，声音委婉，有条不紊：好，我尽量具体些。第一，傅崇碧利用他手中的卫戍区部队，充当走资派、黑帮们的保护伞，连彭、罗、陆、杨这些中央点了名的大黑帮分子都不让批斗；第二，他和他的部队只服从周恩来指挥，周的话百灵百验，叫他派多少部队去哪里，保护谁，逮捕谁，他都坚决执行。很多时候，把你和林彪都架空了。第三，他和杨成武两个，两次到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去抓人，一次抓王力、关锋，另一次抓戚本禹，事先都不通气，一声令下，当着文革小组全体成员的面，士兵冲上去，咔嚓一声，手铐一拷，就把人带走。老板，你想想，他们这样干，我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这些人是什么滋味？我知道是在执行你的命令。但岂有这样执行的？一种什么气氛？文革小组是中央的办事机构，军人一次、两次的冲进来拷人，成什么体统？陈伯达、康生讲他们在中央工作了三十几年，从没有见过这种局面，现在搞到军人跋扈，人人自危。他们要我来向老板反映，此例开不得！军人们一次、二次的得手，尝到甜头，可能三次、四次地抓下去，直到威胁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第四，你不要生气，听我讲完嘛。就在今天中午，傅崇碧带了两汽车军人，事先不报告，先冲到中央文革办公的十七号楼，後冲到我住的十一号楼。我问他傅崇碧，你带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他说来查找什么鲁迅手稿！查找报失的鲁迅手稿需要他这名卫戍区司令员亲自出马，还带领两车军人？我差点就骂他是董卓、十常侍，乱臣贼子了。但我忍了又忍，硬是忍住了。

毛泽东闭上眼睛，脸色越来越凝重，好一会没有出声。江青不知道老板心里在想些什么，忙陪小心地说：看看，我一来就和你汇报些不愉快的情况，惹你生气……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我看不下去，也担心他们利用你的信任、重用，继续胡作非为。

毛泽东睁开眼睛，坐起身子，吐一口粗气，欲吸菸。江青忙取过一支含在嘴上，擦根火柴吸燃了，再递上去，让老板咝咝地吸着。仅吸两口，便吸出来小半截白菸灰。毛泽东弹掉菸灰，才说：养虎为患，纵虎为患，骄兵悍将……傅崇碧年轻，能干，京畿防卫，重任在肩，忘乎所以。我这里早收到一封他们卫戍区一名副政委的信，告他和杨成武相勾结，要夺北京市革委谢富治的权。还有空军司令部的信，反映余立金和杨成武相勾结，要夺吴法宪的权。本来半信半疑，想压一压，再看一段。现在经你这么一讲，好像可信度更大了些。可以考虑采取些预防性措施了。但这个话，你不要传，包括对陈、康、张。要掉脑袋的。一个首都卫戍司令，一个三军参谋总长，高度敏感呢，何况他们也不是要反对我。相信他们反这个、那个，就是不会反对我。这事就谈到这里。你还有不有别的情况？

江青心里一阵轻松，原来老板已掌握着杨成武、傅崇碧的动向。她心里掂量一下，又说：还有，总参造反派揭发，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杨成武、傅崇碧密谋，准备弄一架空军专机，把刘少奇偷运到苏联去，好以後回来复辟修正主义……

毛泽东眼睛都瞪圆了：有这种事？把刘少奇偷运到苏联去，杨、傅、余里通外国……我不信。

江青说：老板呀，非常时期，什么离谱的事都可能发生。这类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毛泽东说：那先把余立金抓起来！这事你不要插手，不要透风。在我这里，你讲什么都可以。

江青说：我是你的一名流动哨兵啦……我还想讲讲总理这个人。文革以来，他在你面前唯命是从，忠心耿耿。但他是个多面派，一天到晚搞调和，保这个，保那个。如今他是大得人心、军心、党心。我亲眼看到，几次军委扩大会上，元帅、将军，军以上高级将领，见到周总理就像见到救星，一个个热泪盈眶，感激涕零。每逢周作报告，鼓掌长达三、五分钟……在北京，杨、傅成了他哼哈二将，把接班人林彪都凉到一边。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林彪空有其名，实权落在总理手上。一个直接的原因，

就是他有杨、傅、余三个大将军。康生和我私下议论，周是多面体，老机。

毛泽东盯住婆娘问：还想动周？我却少不得他这个维持会长。老机也好，折衷派也好，这个角色少不得。当然可以考虑给他安排个接班的……我知道你和康生都想推荐张春桥。现在还不行，今年下半年至迟明年上半年开「九大」，重新安排人事……关於我的那位接班人，你是不是也想讲几句？

江青妩媚地一笑：老板让讲，我就斗胆。运动搞了两年多，一路观察下来，这个人还是靠得住。文革小组的同志每次去请示、汇报工作，他总是一句话：听主席的！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去加深理解。这话很地道了。我曾经在他书房里看到一幅他自己的书法：悠悠万事，克己复礼，唯此唯大。我问这不是孔夫子的话吗？他解释：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思想挂帅。每个共产党人都要自觉地、随时随处地克服自己的私心杂念，来服从毛主席领导这个最高最大的礼，这个压倒一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礼。你说，他忠诚不忠诚？

毛泽东吸着菸，沉思一会，说：蓝苹你只讲对一半。林副主席从来不那么简单。他无争无求？自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安排了多少四野的人？空军吴法宪，海军李作鹏，总後邱会作……如果再动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把其他三支野战军的人都换下来，那会是个什么局面？你想过没有？

江青笑答：就算全部换上，还不是对你忠心耿耿？总比四支野战军，这山头、那山头的好。不用他，还能用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这些人可以养着，但不能重用，况且……

毛泽东见婆娘忽然打住：你「况且」什么？有屁放出来。

江青一笑：这个接班人半条性命，身上有四十几处枪伤，至今脊椎上一粒弹头取不出，靠吸鸦片止痛……岂是有寿之人？他肯定活不过你……老板是用他来顶替刘少奇，过渡而已……。

毛泽东佯怒：住嘴。谁允许你讲这些？放屁。

为解决傅崇碧问题，毛泽东找林彪商谈四次。

林彪坚持一条：要下，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三个一起下。三匹害群之马。文人是王、关、戚，武人是杨、傅、余，都是野心家，害群之马。

毛泽东问：为什么要拉上杨成武？他，你的老部下，我的白袍将军，长汀赵子龙。

林彪身子坐得笔直，不卑不躬，言语简洁：报告主席，我看干部，只看忠不忠，正不正。不忠不正，再是老部下都不能用。像谢富治，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但为人很忠，就重用。

毛泽东再问：杨成武有哪些问题？他对你或许不够尊重，可对我还算忠的。

问过这句话，毛泽东心里袭上一道阴影。仿佛又在重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处理罗瑞卿的过程。那次林彪坚持要把罗瑞卿拿下来。毛泽东也说，罗长子或许反对你林彪，但没有反对我。他只反对我游长江，那是为了安全。……也是谈了四次。林彪就那么笔直地坐着，坚持不松口。毛泽东掂量了又掂量，林彪、罗瑞卿孰轻孰重？只好同意把罗瑞卿拿掉了。罗瑞卿也曾是林彪的老下级。

林彪说：以下几点，我汇报出来，供主席参考。一，近两年来，杨成武身为代总参谋长，在主席和我之间搞封锁。主席每次派他回来传达指示，他只找总理，从不和我这个副主席通气；二、他和王、关、戚关系密切。王、关、戚入狱後，交代出一些问题。包括讲主席在上海指示「要武装十万工人造反派」、「湖南驻军向造反派发枪好得很」等等，都是杨成武向王、关、戚传达的；三、卫戍区司令部、空军司令部都有检举信，杨成武与傅崇碧相勾结，要搞掉谢富治，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与余立金相勾结，要搞掉吴法宪，夺空军的权。杨、傅、余，杨是挂帅的。他们三个甚至密谋用空军专机，把刘少奇偷运到苏联去……总之，材料都报告主席了，请主席派人核实。

毛泽东沉默了。偷运刘少奇去苏联的事，可信度不高。但对另两份揭发材料，毛泽东已命汪东兴去暗中核实过，卫戍区的那名副政委，空军司令部的那名副主任，都算不上谁的亲信，也不是四野出身，不像背後受人指使。

毛泽东听林彪讲完，情神不大愉快，显得有些疲累。他挥挥手：杨、傅、余的事，我还要考虑。我们改天再谈，好好商量。

第二次谈话，仍在主席、副主席两人之间进行。先谈了组织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全国所有大、中学校，结束红卫兵运动，号召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农支边，筹备「九大」等等。之後仍回归到杨、傅、余问题，林彪不肯松口，毛泽东也没有松口。

第三次谈话增加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四人。江青颇得意，老板这次没有让周恩来参加

决策。四人竟是一边倒，建议主席早下决心，拿掉杨、傅、余，消除中央隐患。毛泽东问，不让杨、傅、余干了，谁来干总参谋长、卫戍区司令、空军政委？林彪同志，你有不有现成的人选？

林彪说：请主席指定。

毛泽东说：你可以提出人选。

林彪把目光转向江青，坚持说自己没有考虑过人选。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江青、陈伯达、康生三人。

江青恭敬地望着老板：没人提，我提一个，黄永胜。把代总长那个「代」字摘掉。杨成武就是想摘掉这个「代」字，野心太大，没有得逞。

毛泽东看林彪一眼，不示可否：江青在军队里没有职务，文革组长乱点鸳鸯谱。

林彪说：江青同志是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可以指导军队工作。

毛泽东摇摇手：还有卫戍区司令员呢？康生同志，林副主席不提名，你来提一个？

康生扶扶眼镜，笑出一脸皱纹：我、我提名？斗胆，斗胆……建议卫戍区司令员……由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仅供参考，仅供主席、林副主席参考。

毛泽东不动声色：温玉成？四野出身的吧？我不太熟悉。还有余立金下来，谁上去？陈伯达，陈夫子，提名人人有份。你提一个空军政委人选？

陈伯达受宠若惊：空军政委？空军情况比较敏感、复杂……是否，是否可考虑由吴胖子兼任？吴胖子人忠诚，不会放跑飞机。

毛泽东笑笑，今天遇上文武合璧了：让你提名，不是算命，是要防备有人驾机投奔苏联……毛泽东忽然把目光投向一直没有言声的张春桥，问：春桥同志，你兼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我早批下了，中央发了通知没有？噢，发了就好。我总算保举了一个总政主任。今天是三个文官，提名三个武将，算是给中央文革争回面子，出一口气。林彪同志，他们的提名，你比较满意吧？都事先商量过？

林彪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听主席的。我就是一句话，最後听主席的，决定权在主席。

第四次谈话，周恩来、谢富治参加进来，毛泽东这才把杨、傅、余三人下，黄、温、吴三人上的决定告诉大家。周恩来毫无怨色，立即表示赞同，称道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非常及时，非常英明，快刀斩乱麻，新人新气象。

毛泽东说：恩来的一大长处，就是转弯快，进入角色快。怎么实施啊？你办事周密，提个方案？

周恩来望望林副主席，望望大家，再望着毛主席……昔周瑜三步一计，孔明一步三计。周恩来计上心来：还没有通知杨、傅、余本人吧？千万不能透出风声去。我看这事拖不得。主席既已决定，今晚上就办了吧。我建议今天下半晚，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召开军委驻京机关、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大会，由林副主席宣布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决定。在这之前，通知杨、傅、余开会。三人来後，分别看起来，再请林副主席逐一向他们宣布毛主席命令。宣布之後，他们就不要回家了。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还是恩来会想事、会办事啰。我和林彪高量，明天晚上通知吴法宪准备两架飞机，已决定杨成武调任湳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傅崇碧也到湳阳军区挂个副司令员。不准批斗杨、傅。到湳阳後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休息、学习。宣布完了就送机场。家属以後迁去。余立金性质恶劣，送秦城。今天下半晚的会，由总理陪林彪出面宣布。文革小组成员全部上主席台。总理也要准备一个讲话。会议结束时，我出来接见大家。现在先搞清楚，杨、傅、余，人在哪里？

周恩来说：杨成武病了，请假在家休息。傅崇碧的情况，谢部长清楚吧？

谢富治说：我是刚从市革委常委会议上赶来的。傅崇碧兼任市革委副主任，还在会议上，研究军民联防、加强治安等问题。

林彪这时开了口：余立金已被空军司令部保卫处监控。

毛泽东说：老的下去，新的上来。晚饭後我已和新的三位见过面，谈了话。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兼首都卫戍司令，吴法宪兼空军政委……算处理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乱子。没有「二月兵变」和「武汉事件」那么大，和「二月逆流」相当吧。我下面的话，你们可以作记录。应立即着手筹备「九大」，不要再拖了。筹备工作三大件：一、刘、邓、陶的问题要拿出结论来，特别是刘少奇，不处理好，怎么开会？此事，委托江青、康生去落实；二、由恩来抓总，上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省、地、县、社四级都要完成革命委员会的设置，全面恢复党组织生活，并推举党的「九大」代表；三、替「九大」准备两个报告，一是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一是关於修改党章的报

告。两个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康生参加指导……我就讲这三条，是大原则，具体的工作，你们去抓，分工协作，齐头并进。

小会议室一咿咿记录声。周恩来舒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着手筹备「九大」，结束运动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凌晨，以毛为首、林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成功地对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实施了迅雷不及掩耳的组织处理：三人临时接获会议通知，从不同的入口进到大会堂的不同房间。余立金被立即逮捕，由警车押送秦城；杨成武、傅崇碧则分两批接受林彪和周恩来的五分钟召见，宣布新的职务任命，不得回家，不准打电话通知家人，立即送西郊机场，分乘两架空军专机赴沛阳。

忙乱之中，周恩来还是不忘表现出人情关怀的一面。傅崇碧接获新任命，并被限令即刻离京後，人都傻了、蒙了：怎么会这样？有这样调动工作的？周恩来用力握住他的手，安慰：小傅，不要再问了，我也是今晚上才知道的……你要经得起委屈、考验。你还年轻，养好身体，将来有的是工作可干。你的家属，我会安排好，过几天就搬去陪你。你想不想回一趟家？我的意见莫回了，免得一大批警卫干部跟着去，把你爱人、小孩吓着了。……我陪你吃个消夜吧，心情平静一下。

服务员端来两份首长消夜。周恩来没有味口，傅崇碧更是一口都吃不下。他是名堂堂汉子，再坐不住了，起身告辞：总理！我服从中央决定，这就走吧！说罢，大步跨了出去。立即有七、八名彪形大汉跟了上去。傅崇碧是怕自己坚忍不住而嚎啕大哭。他一个出生入死专打硬仗、恶仗的将军，怎么可以当着总理和服务人员的面嚎啕大哭？

傅崇碧离开後，周恩来又赶往另一房间看望杨成武。还好，杨成武刚听完林副主席的「新任命」，还坐在那里发愣，仿佛还没有缓过神来。门口有七、八名彪形大汉把守着。周恩来进来紧紧握住杨成武的手，动情地说：成武啊，长征路上，靠你的红四团一路打先锋……那里战斗最吃紧，毛主席总是喊上一句：杨成武带红四团上！山头就攻下，阵地就守住……主席是了解你的，中央是了解你的。你去沛阳休息一段，好好读几本书，保重身体，将来还有的是工作做。你的家属我会做好安排，不久就送过去……成武啊，日久见人心哪，你、我都要经受住新的斗争考验哪。去沛阳军区好。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东北边境局势越来越紧张，情况你都了解，讲不定主席那天就会命令你挂帅上阵……好了，好了，长汀赵子龙，我和你吃顿消夜吧。没有胃口？没有味口也要吃！人是铁，饭是钢哪。

杨成武没有哭。连死都不怕，还哭？杨成武要死，早在战场上死过百十回了。红军白袍将，长汀赵子龙，岂会哭？

周恩来总是在党、政、军高干遭遇厄运时，习惯性地顽强表现出他人性、人情的一面。五九年对彭、黄、张、周是这样，六六年对彭、罗、陆、杨是这样，六七年对刘、邓、陶是这样，此次对杨、傅、余也是这样。

这并不妨碍他的另一面。一个半小时之後，在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紧急大会上，林彪宣布完毛主席、党中央「关於杨、傅、余事件的重要命令」之後，他以清晰冷静的声音，批判了杨、傅、余的严重错误及罪行，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第三十九章　刘少奇哑了

毛泽东指定了新的“中央工作十二人碰头会议”名单：周恩来（召集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温玉成。自此，“十二人碰头会议”成为毛、林之下中央工作的决策机构。从这个名单亦可以看出不久后“九大”政治局成员组成的端倪；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代表国务院，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代表中央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已取代军委常委办公会议，把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排出军委权力核心之外。新任总参谋长一职的黄永胜，更兼任了“中南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这就是说，连中共中央、国务院也被军管了。

周恩来已和江青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工作关系。当今之势，惟有事事取得江青的支持、谅解，方可立于不败之地了。刘、邓、陶、贺等人所以倒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把江青同志的位置摆正啰。周恩来和江青商议出一个“筹备九大六项工作要点”，一起去游泳池向毛主席汇报。

毛泽东裹着浴袍，半躺半仰在长沙发上，吸着烟，听取六项工作要点：

一、争取在七、八月间，至连在九月中旬之前，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在这同时，全面恢复各级党组织生活，完成对党员的政治审查和重新登记，该清除的清除，该吸收的吸收，为推举党的“九大”代表做好组织准备；

二、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人作出政治结论。解泱刘少奇等人的问题，扫除筹备“九大”的政治障碍。这项工作由康生、江青具体指导；

三、着手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及修改党章的报告。成立报告起草领导小组，请主席亲任组长，林彪同志任副组长。具体工作由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四位负责；

四、建议在九、十月份召开扩大的入届十二中全会。原来的中央委员九十七人，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三人，多数已被打倒，哪些人能出席？哪些人不能出席？所以建议称为“扩大的”中央全会，并根据新的情况，增补适当人数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以达到党章规定的有效出席人数。十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一是讨论并原则通过“九大”的政治报告稿和修改党章报告稿，二是通过关于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及其处理泱议。此项工作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叶群、汪东兴等人负责；

五、结束红卫兵运动，派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县以下中、小学校则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领导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并为大规模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农支边做准备；

六、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其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原来党、政机构应大幅精简，干部队伍应大幅消肿，下放劳动，重新安置。原则上不回原籍，不下农村。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开办“五七干校”，实际上是办农场，以使他们自食其力，成为新型劳动者，并逐年减
少工资，取消国家口粮供应，最后转为农场职工。

毛泽东认真听完周恩来的汇报，满意地掐灭了手里的烟头，说：恩来啊，天下大乱，国事如麻，靠你来抓……六条很好，千头万绪，抓到经纬了。总理总理，还是靠你这个总理啰。

周恩来赶忙谦逊地说：这六条是我和江青商议出来的，包括了江青的很多智慧在内。

毛泽东看婆娘一眼：江青嘛，要向总理学习呢。今后，中央文革处理重大问题，都要先听总理的意见。总理当“碰头会议”的召集人，就是党、政、军工作由总理总协调，他向我负总的责任。

江青笔录下老板的指示：好，我回去向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传达。

周恩来说：请主席对六项工作要点作指导、补充。

毛泽东重又燃起一支烟：当前要务，也就是这六条了。有个顺序问题……可不可以把结束红卫兵运动那个第五条，摆在第二条位置上来？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大学、中学、小学，我前几天已讲过，要立即进行，不能再放任娃娃们到处插手，飞天娱蚣，自以为了不得，闹得从中央到地方的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不能正常工作。大闹天宫、大乱天下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现在是解决他们自身问题的时候了。小兵归营，学校复课。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并永远领导学校。唯这样，十二中全会才开得成，“九大”的筹备工作才不会受到干扰。

周恩来、江青笔录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周恩来边说：主席画龙点睛，指出了要害中的要害。

毛泽东目光望着前方，挥挥手：各级党组织都要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把运动中涌现出的新生力量，先进分子，发展到党组织中来。党的机体也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刘少奇专案要下大力气抓。其他邓、陶、贺专案可放慢一步。刘克思是去年八月被隔离的？他的福禄居前院变成沙丘宫，待遇要比齐桓公、赵主父好些……他近来有什么动向？

周恩来示意江青汇报。江青说：齐桓公、赵主父最后都只被关了几个月，就长了蛆虫。我们对刘克思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听专案组汇报，刘被单独隔离后，有段时间天天吵闹，要求开中央全会辩论，开全国人大会议辩论。他甚至叫喊要公开辩论三年大饥荒、饿死人口三、四千万的问题，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辩论大会，向全国人民播放实况录音，人相食，要上书，要上史书的！

毛泽东脸色越来越难看了，深深地吸着烟，目光闪出横蛮的针刺来：困兽犹斗……我不放过少奇，少奇也不放过我啰。还想在中央全会上辩论？算那个饿死多少人口的帐？他为什么不早做？一九六二

年春天，也是在这个游泳池边，他就和我讲，乡下人相食，要上书的！我就开始对他产生警惕，觉得这个人有野心，靠不住……中央已经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专案组为什么不执行？

江青报告：专案组请示过康生，康生找过我，允许对刘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他闹绝食，医务人员对他强行鼻饲；他大喊大叫要求辩论，工作人员往他嘴里塞毛巾；他躺倒地上装死狗，工作人员把他抬到床上按住，手脚四肢固定在床的四柱上。

毛泽东心里解恨，脸色见好。忽又问：我看过专案办公室一份材料，说刘少奇一直发低烧，有生命危险？不要让他提前结束生命。应等到“九大”结束，让他听到党代会替他作出政治结论，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我还是那句话，高岗不该自杀，高岗不死，能说清楚刘少奇的许多问题。

周恩来忙说：在康生、江青的督导下，专案组近段已有重大突破，刘历史上三度被捕，一九二五年在长沙，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一九二九年在奉天，都有变节嫌疑。

江青说：我有个初步的设想，建议把刘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

毛泽东瞪了瞪眼睛，点头：三顶帽子……重要的是要从证人口里掏东西，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江青说：专案组有个问题，想请示……我和康生还没有明确答覆。就是医疗服从专案、配合专案。包括刘少奇在内，现在很多被审查的对象动不动就装病、装死，要求住医院治疗，拒绝交代罪行，采取“拖”字术。陶铸、贺龙、彭真、彭德怀、张闻天、陆定一等等，无一不是采用这种方法来和我们磨时间，负隅顽抗……还有，刘少奇专案组医务人员提出，为避免刘少奇再叫喊胡闹，疯狂放毒，可用医疗手段使他失声。但这样做，必须由上级下决心，有具体的文字批示。

毛泽东闭了闭眼睛，说：告诉办案人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是辩证法。我们和刘少奇的斗争，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种前途的斗争，是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党内的继续，是和国民党反动派几十年斗争的继续。道理就这么简单。具体的，你们请示总理吧。总理还挂着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组长组长，一组之长，组长说了算。

周恩来脊梁骨又是一阵寒意，嘴上却不能不答应：主席放心，我们同意去办，同意去办。

毛泽东说：很好，这个话就谈到这里。你们建议九、十月间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时间来得及吗？恩来，你做十二中全会的秘书长，“九大”也是你做秘书长，张春桥可以做个副秘书长。你们把具体的工作抓起来。关于提议增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初步的名单吗？

周恩来温和地看江青一眼：筹备小组草拟了一份意见，供主席参考。提议增补十名中央委员，九名中央候补委员，根据一九六六年运动以来，中央机构人员职务变化、工作需要提出。十名新增补中央委员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温玉成、汪东兴；九名中央候补委员是王效禹、李德生、丁盛、毛远新、谭甫仁、陈先瑞、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

毛泽东插断周恩来的汇报：新增补的十名中央委员，江青的名字不要打头，为什么不按姓氏笔划排列？黄永胜是大区司令员，还不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王效禹、丁盛、陈先瑞我不太熟悉。

江青说：我已声明不加入增补，更不愿打头，他们就是不听……王效禹是原青岛市委书记，积极造反，工作得力，现在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丁盛是接任黄永胜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是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陈先瑞是新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北京卫戍区政委，中将，当过三十八军军长。

毛泽东摇手打断江青的汇报：你个军委文革小组顾问，也插手军委人事啊？增补中央候补委员，我提四个人：大庆的王进喜，大寨的陈永贵，上海的王洪文，湖南的华国锋。学生领袖有聂元梓做代表就够了，蒯大富、韩爱晶的名字拿下来，他们可以当“九大”代表。

周恩来赶忙作笔录，边检讨：主席，我们的工作有重大疏忽，全仗主席及时指出，补上大庆王进喜，大寨陈永贵，还有上海王洪文，湖南国华锋，太重要、太重要了。我们要深刻检讨……

毛泽东说：恩来啊，知错就改，是你一大长处。对了，是不是还有红卫兵组织在追查你那个“伍豪脱党启事”的案子？我可以在下次中央工作碰头会上明确讲一次，不要追查了，那是敌人谣书，想分裂我们内部。你自己也要在适当的场合解释清楚。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在上海搞地下斗争的那段历史，连许世友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不了解，光骂娘、观念糊涂。

周恩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事是去年夏天被他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红卫兵从敌伪报纸上翻出来的，上报中央文革，毛泽东拖了整一年时间，现在总算松了口，表示不再追查。不过，周恩来还是要申述一下：谢谢主席的爱护，还有江青同志关心、信任。那个“伍豪启事”，我是清白无辜的。康生、陈云都是当事人，也是证明人。早在江西苏区时期、延安整风时候，就多次向组织讲清楚了，也都有组织

结论……好好，不说这个了。总之，谢谢主席关心、信任。

刘少奇被单独监禁在福禄居前院，境况愈来愈坏了。原先的工作人员撤走了，换上一批凶神恶煞的专案监管人马，勒令他自己上食堂打饭（由监管人员押去、押回），自己洗衣服、做清洁。批斗时打断他两根肋骨，脚也受了伤，弯不下腰，蹲不下地，移步都困难。要求医治，也得不到批准。

他一度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忍受着胸部和两腿的剧烈疼痛，一步一停地扶着墙根，向食堂移动。从福禄居前院到第一职工食堂，原本四、五分钟路程，他却浑身虚汗地来回挣扎一小时。双手也抖得厉害，几次把饭盒里的馒头抖到地下，押途的人也不肯帮他，喝斥他弯腰去捡……可他哪里弯得下腰去？只得含着泪水说，对不起，浪费粮食了，我的肋骨断了好几个月，没给治疗，蹲不下去了

不久，刘少奇身上的伤势加重，不能移步了，下床都困难，上厕所只能在地上爬。原先的卫士倒是留下两名，也不敢对他表示同情。一天两餐替他去食堂打饭，还被中南海里的干部们骂成保皇兵，保皇狗，替头号走资派服务！于是卫士也不敢替他“服务”了，干脆每次打回来够他吃上三天的馒头、窝窝头，就摆在地下，让他这个国家主席、党中央常委爬在地上吃，像狗一样吃食。夏季天气炎热，馒头、窝窝头摆在地上都馊了，长毛了，怎么能吃？还是勒令他吃！不吃就拉到，饿死活该。

刘少奇在战争年代患下胃病，这时旧病复发，腹泻不止，肠胃绞痛，痛得满地下打滚。没有人给他止痛药。倒是怕他在“九大”召开之前就完蛋，专案人员层层请示上去，最后由康生、江青批准，派政治可靠的军队医生去治疗，维持生命。穿军装的医生、护士来诊病，先开现场批斗会，念毛主席有关对敌斗争的语录，呼喊一通“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之类的口号。给他诊病时，竟用听诊器在他胸部、背部敲敲打打，痛得他满头冷汗如撒黄豆。男护士打针，也故意在他身上乱扎。

刘少奇就这么接受了几次治疗，药物还是起了作用，病情算稳定下来。医生护士再来诊视时，他摇头谢绝：我现在连俘房都不如，连国民党战犯都不如！你们哪里是替我治病？是变着法子折磨我。我要求你们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

当然不会有人理睬他，也不会有他要求的人道主义，哪怕是“革命的”。毛主席、江青开了口，就什么都会有；毛主席、江青不开口，就什么都不会有。专案人员都懂得，刘是毛主席的死对头，毛主席派了自己的夫人亲自抓……刘少奇每天从床上爬到地上，像狗一样，上厕所。但他不如狗，狗还可以跑出跑进，有行动自由。他却不能爬向门口。那扇通往走道的房门是永远地朝他关闭了，门内、门外都有士兵把守。几个月来，他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内衣内裤。背部长满褥疮。长时间腹泻，拉在身上，里外都臭了，真正的臭不可闻了，才有人用剪子把他的裤子剪掉，替他裹上睡袍。由于无法站立，也就不能洗脸、漱口刷牙。他脸孔乌黑像煤矿工人。患上严重的牙周炎。加上一年多时间没人给他理发，头发长成一尺多长，乱得像窝蒿草。说是为了防止他自杀，禁止他使用剃须刀，胡须长成半尺长，像个大叫花。他没有水喝，专案人员竟把他拖进洗手间，在抽水马桶里按下他的“狗头”去喝！……就在中南海，就在他的住处福禄居前院，把他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从人变回猿。

刘少奇身体残了，夫人被抓走了，孩子们被扫地出门了，见不到一个亲人了，头脑却没有停止思索。他会经是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思想者。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会说三二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有段时间，他寄望军人发动兵变，党内群起反抗。但武汉兵变被毛泽东摆平了，全国各地的战乱也正在被周恩来摆平。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不再沉默下去。他转而大喊大叫，大吵大闹。病残成那付模样，竟可以发出那么大声的吼叫：

你们谁开除我的党籍了？谁撤销我的国家主席职务了？没有！没有！你们连会都没有开一个，连过场都没有走一走！你们违背党章，违背宪法！你们目无党纪国法……对不起，我刘少奇，两次代理过党中央主席！一次是一九四五年，一次是一九六一年。我今天也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这样对待我，历史总有一天算你们的帐！

……你们，你们为什么不开中央全会？为什么不开全国人大会议？为什么不到会上批斗我？我要求开会，到会议上辩论！你们不是自封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吗？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我刘少奇现在无所畏惧，要求和毛泽东同志辩论！辩论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路线方针……你们现在所指控我的一切罪名，都是强加的！新中国成立后，先发展新民主主义，后发展社会主义，是党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城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农村发展个体农民经济，都是党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后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党的决议！我刘少奇的错误是软弱，是顺从，是为虎作伥……不是我刘少奇右倾，而是毛泽东左倾……你们现在反咬一口，诬我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因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的天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十分薄弱。我们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来的，根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何来复辟？狗屁不通！秦桧哲学，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叫做“莫须有”!

……党啊，人民啊，这次的运动，是全党全民的大疯狂……对，百分之百，全党全民大疯狂，没有理性，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没有社会良心。不顾起码的历史事实，社会现实。只有个人迷信，领袖崇拜。比史达林走得更远。史达林搞过一次一九三七年的大审判，处理了百分之九十的党中央委员。可人家史达林还走了法律过场，搞了法庭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季维诺夫，等等，都曾经出庭受审，并允许答辩……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却不经任何手续，只敬唆青年学生和群众造反，号召打、砸、抢、抄、抓，就把绝大多数的党中央委员，全国上上下下的党委书记、领导干部罢了官，关进牛棚，关进班房。多少优秀干部被迫自杀，被打死打残……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前所未有。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为黑暗的时候，新中园成立以来最丑恶的历史……这是流氓政治，流氓运动！是中国党的法西斯主义！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反正是个死，我什么都不怕…..

……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列宁教导我们，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你们太健忘了！良心都叫狗吃了！全国大饥荒的日子才过去五年，短短的五年……你们真的这么快就忘记了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谁一意孤行发动的？三年大饥荒是谁一手造成的？一九五九年、六 o年、六一年，全固活活饿死人口三千多万！叫做“非正常死亡”。中央有两个统计数字，一个三千多万，一个四千多万。各省市自治区也都有统计数字。河南、安徽都出现无人村、无人乡。不少地方发生了人相食，父食子、子食母、兄妹相食的惨剧。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夏商周秦漠，魏晋南北隋，唐宋元明清，哪朝哪代，饿死过这么多无辜的百姓？就算过去的封建帝王，某省某郡发生大饥荒，都会祭拜天地，下罪已诏：之后赈灾救灾。我们共产党这一朝，饿死几千万人口，毛泽东下罪己诏了？没有！毛泽东开始想抵赖，不承认有大饥荒，想转移成阶级斗争、地富份子捣乱破坏。后来实在抵赖、转移不了，他毛泽东就向中央请病假，躲到杭州西湖、武昌東湖去养病，读《资治通鉴》，研究帝王之术，加上听戏跳舞，和一些女子偷欢去了。他让我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和恩来、陈云、小平、彭真等人，全力以赴，夜以继日，调整政策，撤销食堂，恢复生产，领着全国人民从大饥荒中走出……他在南方养病，我们在北京拚命。我们对他君子得很，从没有想到过要改变他的领袖地位……让
他这个养病的仍然管着我们这批拚命的！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全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潮”刚被制止住，国家经济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我们共产党政权剐刚度过了大难关，他却即刻变脸，过河拆桥，大抓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他靠了什么？靠了他死死抓住的兵权和情报系统、警卫系统，靠了他无孔不入的特务政治。我刘少奇仍然委屈求全：孚熏为公，依着顺着。直到他一九六四年底六五年初，提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地方有，中央也有，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我这才看到了他出尔反尔、以怨报德的用心，不得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和他发生争论……那场争论，被周恩来、陶铸、叶剑英、安予文几个和事佬平息下去，劝我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背后来了一手，策划出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步一步置我刘少奇于死地，使我刘少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毛泽东！刘少奇要求和你辩论！你为什么不开会？不敢和我公开辩论？说到底，是你心虚，理亏！你的许多事情都见不得人！你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

有一个来月，刘少奇时而叫叫嚷嚷，时而咕咕哝哝，作垂死挣扎。起初，负责看押的专案人员懒得理睬他，只是把他的“恶攻书论”记录下来，留作罪证。一次，江青看到汇报材料，大发雷霆，下令追查是谁让记录这类“变天帐”的？为什么不掌他的嘴，任他放毒？

于是专案人员对刘少奇采行强制性措施，每当他一叫喊，就用毛巾把他的嘴塞住，有时也使用脏抹布。直到他答应不反抗、不叫喊，才将毛巾或抹布从他口中拔出。再喊再塞，随喊随塞。

刘少奇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还绝食抗议，只求速死。但中央文革康生、江青有明确指示，在“九大”召开之前，不能让刘少奇死掉。专案人员只得安排医护人员替他注射葡萄糖盐水维持生命。刘少

奇不合作，医护人员一转身就拔针头。只好把刘少奇的四肢捆绑在床的四柱上，动弹不得，再替他注射或鼻饲。

刘少奇被“固定”在床上，时间最长一次达四十二天。可他真是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一有机会就又大喊大叫，要求中央开会，要求和毛泽东辩论……一次，刘少奇口腔发炎，喉咙充血，那名穿军装的医生奉命来替他治疗喉疾，给他的声带里注射了某种特效药剂。此后，刘少奇就安静了，说不出话了。他哑了，再想大喊大叫，也只能发出哑巴那种“哇哇”、“呜呜”的单音节了。

周恩来得知刘少奇失声之后，倒是动了恻隐之心，不管有着怎样的罪行，毕竟是几十年一起出死入生过来的。周恩来指示：从北京医院选派两名服务好、技术强的女护士，照顾刘少奇的日常生活。

两名年轻护士来到刘少奇的囚室，对落难的国家主席态度颇好，服务尽心。她们每天替刘少奇洗脸刷牙，喂饭喂汤，定期擦澡更衣。由于长时间被固定在床上，刘少奇的背部、臀部长满褥疮，处处溃烂，也得到药物治疗，身体有了好转，也肯吃东西，也肯睡觉。只是不时“哇哇”大哭。不知道他哭些什么。两名女护士自然不会知道病人是什么时候变成哑巴、为什么变成哑巴的。绝对不能打听，也不敢打听。中央警卫局以党纪国法严厉警告过，她们执行的是党和国家最机密的政治任务，绝对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情况泄露出去。

周恩来任组长，江青、康生直接指挥的中共中央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昼夜不息地对有关的历史证人进行密集审讯。实施车轮战术，即连续几天几夜，每天二十四小时对同一名“知情人”进行不间断的逼供。办案人员每隔六小时换一班，那名“知情人”不作出办案人员满意的口供，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准上厕所，不准休息。

主要审查刘少奇的三段历史：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捕，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捕，都是如何获释，得以活命的？

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回老家湖南从事工运，被军阀赵恒惕抓捕的事，专案人员五下长沙，花去几个月时间，未能从敌伪档案中查到有用的资料。大致的情况是，由刘少奇的有影响力的亲友们出面营救，赵恒惕作出宽大处理，送刘少奇一套《四书》，驱逐出湘境了事。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变节”一事，专案组倒是寻获两名活着的知情人，一名叫做丁觉群，原武汉国民党市党部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一名叫做陈元桢（又名陈冠英），当时任武汉警察分局侦查班的班长。

专案人员对丁觉群进行了四天四晚不间断的密集审讯，疲劳轰炸。丁觉群已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起初还坚持说，刘在共产党总工会工作，他在国民党市党部工作，虽然见过面，但并不了解多少情况。到了第三天、第四天，实在经受不住非人折磨，开始胡乱招供。因为招供了才给水喝，才给上厕所，才允许吃饭、睡觉。他一共“揭发”出刘少奇的十三个问题。其中一个要害问题，是刘少奇以共产党工人领袖的名义，下令武汉总工会属下的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政府缴枪，一共缴了多少枪？听说五千多枝。那刘少奇算不算内奸？算！那刘少奇算不算工贼？算！好，你签字打手模。

可是丁觉群老人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写申诉翻供，声明自己的招供不是实情，当时武汉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听讲了，是陈独秀要求刘少奇下令工人纠察队缴枪，以表示和武汉政府联合反蒋的诚意。那时国民党正闹宁汉分裂。可是刘少奇不答应，拖着不办。后来陈独秀以党中央决议压刘少奇，刘少奇使了个计谋，把几千名工人纠察队员连人带枪送进了贺龙、叶挺的部队……当时地下党内同志都佩服刘少奇，既执行了党中央缴枪的决议，又保存了革命实力，成为几个月后“八一”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丁觉群老人随后被关押五年，翻供五年。可是再无人理睬他。他死后，由他儿子继续向党中央申诉，声明第一次的招供是被逼迫出来的假口供。

按中共肃反工作的有关规定，一个问题须有两名证人。武汉市的另一名“历史证人”陈元桢的招供过程，是七天七夜的连续审讯，车轮战，连轴转。陈元桢没有多少文化，身体却比丁觉群健壮。后来也是实在熬不住了，任由专案组人员代他写下“口供”，念给他听，让他抄一遍，以示他的亲笔，完了打上血红的手模，成为“铁证”。也是事后长期遭受关押，在狱中一再翻供，无人理睬。

就这样，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下令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政府缴枪，出卖革命利益，向反动派投降”，被定性为“工贼、内奸行为”。

关于刘少奇历史上是“大叛徒”问题，中央专案组也找到了两名“证人”，一个叫孟用潜，原中共满洲地下省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二九年在奉天（沈阳）与刘少奇一起被捕，当时刘少奇是满洲地下

省委书记；另一个叫刘多荃，原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统战对象。

专案组对孟用潜也是采用无往不胜的车轮战术，连续几天几晚不间断。孟用潜终于精神崩溃，胡乱招供、揭发他当年的老上级刘少奇被捕后，出卖党的地下组织，致使满洲省委四十多人被捕下狱，遭到杀害……也是在口供上签字画押。也是被允许睡了一觉之后即行翻供，申诉自己交代的不是事实，是逼迫出来的假口供。历史的真相是，当时的东北少帅张学良在他父亲张作霖于一年前的皇姑屯事件遇害后，十分痛恨日本人，内心同情革命者，不愿镇压自己的同胞。他找刘少奇等人训示一顿，要求刘不要再到奉天搞事了，你们统统离境，回关内去，案子了结。这样，被捕的人获得释放，刘少奇也没有出卖过什么党组织。四十多人被捕遇害是假口供，不是事实。至于刘少奇是否给张学良写过一封感恩信，讲过什么"恩同再造"之类的话，就不知道了。

另一名"证人"刘多荃的"口供"，亦是以此种方式取得。在江青、康生亲自指挥下，中央专案组的车轮战术，所向披靡。孟用潜、刘多荃两人被关在狱中，也是多年翻供，无人理睬。孟用潜五年黑牢，翻供二十次，给党中央写信，向毛主席申诉，直到去世之前，仍在申诉，前后翻供四十几次。

中共中央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专案审查报告，依据丁觉群、陈元桢、孟用潜、刘多荃四名"证人"的"口供"，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是"潜伏在党中央最凶恶、最危险的阶级敌人"。建议党中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判以极刑，立即执行。

江青甚为满意。收拾了刘少奇，再惩办他的臭婆娘王光美，老娘不费吹灰之力。

第四十章　毛主席赐下万岁果

刘少奇专案取得突破，审查报告的初稿也已打印出来，江青可以安心地睡上一觉了。相信老板也可以释怀，睡个好觉。却万万没有想到，她代表中央文革亲自抓的斗、批、改试点单位"六厂二校"中的"二校"，忽然闹出乱子！"六厂"为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北郊木材厂；"二校"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由上述六厂选派优秀职工组成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北京卫戍区派出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中央文革之命，举着队旗，背着背包，于七月二十五日浩浩荡荡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校园时，遭遇到两所大学数千名红卫兵小将的激烈抵抗。小将们组成武装纠察队，关闭校园大门，堵塞了所有进入学校的道路。原来红卫兵消息灵通，早于半个月前获知工宣队、军宣队即将进驻，感到莫大的屈耻、羞辱：我们被利用过了？造反造错了？要被当作改造对象了？于是群起反抗，保卫校园。尤其是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司令的红卫兵战友们，干脆占领学校实验工厂，学以致用，日夜加班制造出一批梭标长矛、枪枝弹药、手雷手榴弹，誓死捍卫革命左派的尊严。

工宣队、军宣队都是徒手队伍，被堵在清华、北大校园之外。这还了得？红卫兵娃娃们造了几年反，连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队伍都敢阻挡，无法无天了？六座国营大厂和卫戍区立即增派人马，把两所大学校园团团围困，架设起数十个高音喇叭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反覆宣读最新最高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占领学校！永远占领学校……

红卫兵小将们则在校园围墙内设置广播站，日日夜夜向外播放另一类垒局指示，播放语录歌曲进行反击：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年青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以及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那封亲笔信：清华附中红卫兵，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天公不作美，下起瓢泼大雨。包围校园的工宣队、军宣队淋成落汤鸡。忠不忠，看行动，为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布署，不完成进驻资产阶级教育阵地的光荣政治任务，决不罢休！校园内的红卫兵小将们则冒雨加固工事，添置各式武器，誓与学校共存亡，头可断，血可流，阵地不可丢！

滂沱大雨中，包围清华园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与保卫清华园的红卫兵纠察队发生正面冲突。徒手的工宣队、军宣队员面对武装的红卫兵小将，吃了败仗。小将们手中的梭标、长矛果真戳进了工宣队

员的胸膛，土制的手榴弹果真在军宣队员们之中开了花，当场四名工人、一名军人光荣牺牲，还有几十人光荣负伤，血染清华院墙。蒯大富手下的红卫兵小将们倒是毫发无伤。

六厂工人阶级愤怒了，北京卫戍区官兵们愤怒了！清华红卫兵是暴徒。工人民兵上场了，军宣队员们也配备了武器，只等中央一声令下，就炸开围墙，冲进校园，解除暴徒们的武装……北京卫戍区还提出“断水断电”方案，以便蒯大富及手下人马放下武器，投降。

江青、康生、张春桥们没想到会演变成这种局面。对清华、北大实施“断水断电”？可两所校园里，都住着几千名干部及家属，其中包括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的众多亲属子女……真正遇到大事，中央文革的文臣们没辙，只好连夜向周总理汇报。周恩来一直静观局势，不同意“断水断电”，也不同意工宣队、军宣队配备武器搞大动作，队员仍然一律徒手。如何紧急处置？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白天刚接见过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萨德.侯赛因，客厅里还摆放着客人敬上的礼物：两纸箱巴国芒果，透出阵阵果香。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作出三点指示：第一，把这两箱芒果送给清华、北大校园外面的工宣队、军宣队，是我对他们风雨中日夜坚守战斗岗位的慰劳；第二,牺牲了五位同志，伤了几十位，事态不要再扩大，矛盾不要再激化，水不停，电不断。坚持文斗，不要武斗；第三，明天找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滨、韩爱晶来我这里谈话。他们不是号称五大学生领袖吗？不是誓死捍卫我、捍卫党中央吗？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他们武装抵抗工人阶级进驻学校，就是抵抗我的领导，抵抗共产党的领导。

伟大领袖明确表态，问题有了解决的契机。第二天中午，由中央警卫局派出五辆专车，把五大学生领袖接至中南海游泳池。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陪同接见。毛泽东仍穿着一袭宽松的浴袍，没有和五名学生头头握手，也没再让他们当面高呼万岁，只允许他们，坐下谈话。谈话先绕远些，笑着来点轻松的：韩司令，听讲你一次批斗会上，把彭老总打倒了七回？好你个韩司令，儿子打老子呢。

韩爱晶忙起立，小白脸红了红，臀部又有些作痒似的，汇报说：主席爷，是那个老反党分子态度顽固，激起我们年轻人的革命义愤，不得不狠狠教训他。您问彭德怀怎么个顽固法？就是我们讯问他一句，他顶一嘴，吼一声，不肯低头，不肯认罪。我们问他：你都干了哪些反党勾当？他竟回答：我几十年先后带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打败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日本军队，还有美国侵略军；我们问他：抗日战争时期，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帮蒋介石的忙？他竟说：我打日本鬼子有错？国共合作抗日，日本鬼子占我国土，杀我人民，奸我姐妹，我为什么不打？打得不够！从延安到现在，这个问题批了我几十年，我就是不服！……我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竟说：没有反对，只是写了封信，反映大跃进的问题。后来不是饿死了几千万人口吗？谁的责任？……彭德怀太反动了，我们实在忍无可忍，才动了手，把他打翻在地，是有七回。

周恩来插话：你们革命小将要听主席的教导，要文斗，要触及灵魂，不要把人打死、打残。

毛泽东吸着烟，笑笑：彭老总长了颗花岗岩脑壳，我也拿他没有办法，才同意交你们红卫兵小将去教育他。总理讲得对，不要把人弄死弄残了，以后历史书上不好看……谭厚兰，我们是老乡呢。韩司令是地派，你和王大滨是天派，去年差点把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给毁了，造老祖宗的反，你们天派最彻底了……聂元梓啊，他们几个是学生，你是教师，带头写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打响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第一炮，如今当上了北京市革委副主任兼北大革委主任？……

周恩来见没有提到清华蒯大富，便轻声提示：主席，还有蒯司令，运动中也是冲在最前列的。

江青、张春桥瞪蒯大富一眼，满脸的不屑。

毛泽东苏苏地吸着烟，目光锁定蒯大富，声音忽然变得又冷又硬，，蒯司令？大人物啰，翅膀硬了，拉起好大一支队伍，把清华园搞成山头，武装割据，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啰！

蒯大富晃了晃壮实的身子，满脸通红地起立：蒯大富是贫农的儿子，对伟大领袖最忠最忠！

江青冷笑：你还有嘴表白自己忠不忠？你指挥下面的人打死打伤工宣队、军宣队成员！工宣队、军宣队是奉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进驻大中学校。你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党中央。

蒯大富争辩：主席，总理，各位首长，我们清华红卫兵、革命师生的确很不理解，学校的斗、批、改，为什么不依靠学校自己的左派，而要派工人、军人进驻？事先没有给我们通知，没有人做工作，一下子把校园给包围了，我们清华红卫兵才自发组织起来，保卫校园。

毛泽东见蒯大富竟敢当着他的面抗辩，登时脸膛一阵泛白，目光一阵泛横，茶几一拍，怒斥道：蒯大富！你不老实！当了两年什么司令，自以为了得，把中央保卫部门看扁了。当着我的面还撒谎。

说你们事先不知道工宣队进驻学校？那你们为什么半个月前，就占据学校的实验工厂，私自生产枪枝武器？清华是工科大学，你们有条件自制武器。但属于非法，应该抓起来判罪！你们，你们……

周恩来见毛主席气得话都说不下去，忙劝解道：主席，主席息怒，不要伤了身体，不要伤了身体……蒯大富！你个不长进的东西，还有你们四位，还不赶快向主席老人家认错？

五大学生领袖从未见伟大领袖如此龙颜大怒，早吓得浑身筛糠似地抖索着……蒯大富见大事不妙，倒是识相，噗通一声，双膝一软跪了下去。聂元梓、谭厚兰、王大滨、韩爱晶迟疑一下，也跟着跪了下去。

文化大革命号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却出现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向伟大的毛泽东下跪、讨饶的场面，滑稽不滑稽？毛泽东满不在乎地吸着烟，怒气未息。这算得了什么？二、三十年来，党、政、军干部向毛泽东下跪、讨饶的人还少了？连高岗、柯庆施那样的政治局委员，许世友、谢富治那样的解放军上将，都不一次地下跪过；五大学生领袖、红卫兵娃娃头，向毛泽东下跪、认错，值得大惊小怪？

江青、张春桥看在眼里，无动于哀。活该！当了几天红卫兵司令，搞了几天打、砸、抢、抄，连中央文革的话都不听了，自找死，活该罚跪三天，尝尝厉害。

倒是周恩来看着五大学生领袖在毛主席面前长跪不起，有些过意不去似地，代为求情：主席，他们知错了，让他们起来……起来！都坐回位置上去。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老一辈，在你们这个年纪，早在战场上为革命出生入死了，许多人已经为党的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了。而你们，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只想打倒别人，改造别人，却不愿批判自己，改造自己！你们不是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条，你们就没有读懂，可以说根本不懂。不然，你们怎么会以刀枪对待党中央派去的工宣队、军宣队？毛主席早在今年年初就告诫过，现在是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你们却听不进。好，下面，大家继续听主席的教导。

经周恩来的一番缓冲，毛泽东气色平缓了些，重又燃起一支烟，边吸边谈：让你们大闹天宫，闹了两年多，还没有闹够？现在我宣布，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立即恢复各级党组织生活，各级革命委员会内要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什么是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工人阶级领导，在农村则是贫下中农领导。工人、农民要永远占领教育、文化阵地，要在所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起领导作用。这是党中央的战略布署。蒯大富，你以为带头造过王光美、刘少奇的反，是文化革命的大功臣？没有中央的支持，你们学生娃娃动得了刘少奇夫妇？我看是蚍蜉撼树呢。你讲你是贫农的儿子，就是天然的革命派了？你现在正走向革命的对立面，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你和你的同伙公然用梭标、长矛捅死工宣队员，用手榴弹炸死炸伤解放军战士，已经构成反革命罪行。为什么不让公安部把你们抓起来？念你们年轻幼稚，自我膨胀厉害，中央才决定给你们一次反省罪行、改正错误的机会！现在摆在你蒯大富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也包括你们四位在内。一是你们返回学校，宣布解散你们的组织，撤除警界线，交出武器，敲锣打鼓欢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二是立即通知公安部门逮捕，追究你们杀死工宣队、军宣队成员的法律责任。

蒯大富又浑身筛糠似地抖索起来，又噗地一声双膝跪下：主席，总理，各位首长，小蒯知错，小蒯告罪……打死人的事，是清华红纠队一伙人背着我干的，我负政治责任……今天上午，我已经把几名凶手看管起来了，听候上级发落……我认错，谢谢主席和中央给我机会……我坚决拥护主席的指示，执行中央的战略布署，回学校去解散红卫兵组织，清缴所有武器，敲锣打鼓开大会，热烈欢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领导学校的斗、批、改。

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商量了几句什么，又转身向毛泽东请示了几句什么，之后说：好，主席苦口婆心的和你们谈了这么久，你们就是五块顽石，也该点头了。特别是蒯大富！你可以站起来了。年纪轻轻的，也学会下跪，还是老一套。下面，你们可以记录，我说说中央的意见。

蒯大富从地上爬起，聂元梓、谭厚兰、王大滨、韩爱晶也离座起立，各端一本记录本，齐齐的站成一排。江青、张春桥也作笔录。

周恩来说：小蒯吃敬酒、不吃罚酒，中央表示欢迎。你们五名学生领袖返回各自学校后，立即解散各校的红卫兵纠察队，清缴所有的自制武器，之后敲锣打鼓，拉大标语、大横幅，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热烈欢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新华社要发消息，中央两报一刊要发社论，各级报刊要大张旗鼓投入宣传。至于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解不解散，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根据主席思想，随着教育

战线斗、批、改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共青团组织恢复活动，红卫兵同学可以申请成为共青团员。对于你们五名头头，主席刚才也表示，只要你们遵从中央新的战略布署，起好模范带头作用，你们还可以受邀列席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及当上党的“九大”代表。你们都是党员吧？好，你们回校后，就以实际行动来表明你们是些合格的党员，而不是革命洪流中的沉渣。

五名学生领袖离开后，江青和张春桥也返回钓鱼台去了。毛泽东留下周恩来个别谈话。毛泽东让周恩来在对面沙发上坐下：总理啊，我有个想法，红卫兵运动可以结束了，娃娃们大闹天宫的任务已经完成。再闹，就像清华、北大那样，要闹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了。

周恩来说：主席决定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非常及时。

毛泽东说：我指的不是这个。六六年至今，全国大学、中学，一共有多少在校生和毕业生？

周恩来说：大约一千几百万吧？这大批青年人，如果不回学校，就会逗留在社会上，找工作，讨生活，给城市就业造成极大压力，也容易引发社会骚乱。

毛泽东说：你们提出的那个筹备“九大”的六项工作要点中，不是有城市青年下放农村一项？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我看现在城市人口要消肿，不再需要他们闹事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每天吃的饭、身上穿的衣是怎么来的！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必须通过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改造，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劳动者，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聂元梓、韩爱晶可以留下来当“九大”代表。蒯大富逮捕。谭厚兰、王大滨下放。他们可以不下农村，分到工厂去，不准留在北京。

周恩来点头称是，不能让他们留京，郊区都不行，仍可能串连搞事。逮捕蒯大富可放缓一步，不止他一人……主席呀，一千多万城市知青下放，下乡上山，支农支边，是项大工程，需要几个月时间来做组织上、财政上的准备。而且涉及上亿人口的城市居民家庭。

毛泽东问：是啰，到时候，城里人家，家家都会有孩子下去，你们国务院有不有拟订计划？

周恩来说：已委托计委谷牧他们草拟方案。我先向主席报告一下……首先是去向，两大方向：一是支农支边，把城市知青直接分配到边疆去，比如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草原、云南西双版纳，广东海南岛等地方，可以集中吸纳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广州、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数百万人，既学农，又学军，加强国防；二是上山下乡，主要吸纳各省省会以及地、县级市镇知识青年，实行各省区包干，就地消化，到人民公社当社员。还应该鼓励知青们去革命老区、老根据地安家落户，和老区人民打成一片，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当然，国家也不是简单地甩包袱，从国务院到省、地、县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成立专门机构，叫做知青工作办公室，专责下放知青的安置管理，直到他们完成和当地农场职工或贫下中农结合为止。国务院还要新增一批货币投放，给每名知青七百元至一千元的安置费。安置费不发给个人，交接收单位统一使用……

毛泽东满意地闭了闭眼睛：啊，国务院已先行一步。还要大力抓好宣传，形成舆论。中央两报一刊要组织写作班子，从马列经典著作中找出理论根据，把这件事提高到消灭三大差别，知识分子工农化，工人农民知识化来认识。发它下系列社论、专论，全国上下大张旗鼓。知青下放，各地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可以给他们披红挂彩戴光荣花，办成大喜事。避免母途子，兄途妹，哭哭啼啼，悲悲戚戚。总之，要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让城市父母们想悲都悲不起……你们准备什么月份执行？

周恩来说：主席高屋建瓴。舆论宣传太重要了。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理论指导实践，我们一定能打好这个大战役……执行时间，先交由中央工作十二人碰头会议讨论，确定方案，最后请主席批准。我和谷牧他们也有设想，分三步走。现在七月份走第一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把娃娃们管起来；十月份走第二步，全国干部下五七干校，干部队伍消肿，估计精简四百万人左右。九、十月份若能开成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支农支边可在年底全面铺开。

毛泽东又吞云吐雾地吸起烟来：干部下放，知青下乡，都要抓好宣传，在马列著作中找到理论根据，我的书里也有一些。舆论可以压倒一切。就是凑热闹嘛，我们中国老百姓最喜欢凑热闹，随大流，跟风跑。鲁迅讲的国民性，我们要用好这个国民性……对了，为什么不把干部家庭的孩子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一样的务农，最后都成为农场工人。

周恩来说：谷牧他们会经考虑过这种方案。经研究，弊多利少。一是五七干校是专门用来安置下放干部的，如果加上子女，人数增加两到三倍，宿舍、耕地、生活设施都难以容纳；二是把父母、孩子弄在一起务农，全家人一下子从城市居民变成农场职工，容易引发集体闹事；三是这样做，对普通工人、市民的子弟也不公平……所以，考虑来考虑去，还是父母、孩子分开走，去不同的地方，各奔

前程，负面影响较少……

毛泽东赞许地“噢”了一声：具体事务，你们比我强啰。就照你们的法子办吧。还有，全国大、中学校已经停课两年半，没有招收过新生。从现在起，中、小学可以恢复上课，大、专院校怎么办？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文科大学办不办？过去是全国统考统招，闭门考试，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对付考生，提倡读死书，完全抄袭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教学方法，所以培养不出无产阶级的人才。我主张，今后的青年人，中学毕业后，先不上大学而下放农村，读社会实践这本大书，各方面表现好的，再由当地贫下中农评议推荐，政治鉴定，保送他们上大学。今后的大学生，不再每年由国家统考统招，一律改为由工人、贫下中农推荐保送。恩来，你看怎么样？

周恩来边作笔录边赞叹：主席啊，干部下干校，知青下农村，工农兵推荐上大学，都是重大的革命事件，对马列主义全新的发展，要载人世界共运史册的啊。

毛泽东说：从工农兵来，到工农兵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马列主义的路线方针，要坚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

……数天之间，北京数十座大、专院校，数百座中、小学校，完成了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座座校园红旗招展，鼓乐喧天，歌声激昂，欢呼全国学校复课闹革命，工人阶级领导斗、批、改。

中央文革趁毛主席向清华、北大军工宣队赠送珍贵的革命礼物——两纸箱巴基斯坦芒果之机，掀起全国新一轮领袖崇拜、个人迷信热潮。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电台、报纸、杂志，几乎同时发表社论、专论、消息，宣称伟大领袖送下芒果，是对全国工人阶级、全体解放军指战员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也是给全国人民送来了最大的温暖；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如此一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热烘烘、红彤彤的土地上，所有的工厂、机关、学校、街道、公社生产队，也都连夜举行了庆祝游行，一千遍、一万遍地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一千遍、一万遍地歌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芒果，金黄色，纺棰形，多汁甜腻，含丰富维生素，有“热带水果之王”的称誉。在中国大陆，除广东海南岛有少许出产，其他广大地区民众都不知道芒果为何物。于是狂热的左派子民们发挥出天才的想像：外国领导人敬奉给咱们伟大领袖的贡品，必定是世界上最珍稀、最宝贵的，吃了强筋健骨、延年益寿，甚至可以返老还童。毛主席啊，这么珍贵的果品，您老人家舍不得受用，而把它送给工宣队、军宣队，转送给全国人民，您和人民心连心，您是人民的大恩人……

工人阶级、解放军官兵、贫下中农不知芒果为何物犹小可，好几个省级农业科学院的红色科学家、学者也出来凑趣，传播农科知识：芒果，水果之王，价比黄金，上古水果的活化石，已在地球上生长了数百万年。它每隔百八十年一开花，百八十年一结果，百八十年一成熟，从开花到果熟，须时五百四十年到六百年之久！它采日月之精华，纳山川之灵异，营养特别丰富，补中盆气，生血生精，抗病抗衰老。在外国只有亿万富翁吃得超。因之它又被称为神仙果，万岁果。据考证，当年秦始皇、汉武帚欲长生不老，派出一批批方士，率领童男童女赴海外寻找不死药，就是想找到这种神仙长生果。但那时，我们的老祖先并不知道海外仙山上的这种数百年一熟的长生果叫做芒果……。

农业科研部门传出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的，很快传递大半个中国。于是人们不再把芒果称作芒果，而称为“领袖果”、“万岁果”了。当然，不能说七、八亿人口的偌大个国家，就没有吃过芒果（至少在海南岛筒有少量种植嘜），了解芒果只是一种普通热带水果，核大，皮厚，肉薄，甜腻黏手，易腐烂，不耐贮藏。可是谁能说出质相？谁敢说出真相？

毛主席送下万岁果，进驻清华、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成员们，还能以刀子削它，动嘴啃当它？她既成为最最珍贵的赐品，只能一颗一颗做了防腐处理，分别装进一只只榇垫了红绒布的锦盒里，代表毛主席的伟大温暖和恩情，再转赠给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以及中直机关、军直机关，还有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可是数量不够。送完中央党政军机关之后（清华、北大已各留下一颗供革命师生瞻仰），只剩下几颗，只够送给北京、上海、天津等几座大城市。送了北京，能不迭南京？送了天津，能不迭河北？送了上海，能不迭浙江？还有全国八大军区哪……马上就会闹翻天，毛主席的温暖只给你不给我？像话吗？外地红卫兵造反派很可能又趁机组织起浩大的队伍到北京请愿、静坐……于是，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挥集体智慧，想出万全之策，下令以生产景泰蓝出名的北京市传统工艺品制造厂复制，务必微妙微肖地仿造出万岁果，以便给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八大军区司令部途去毛主席的伟大关怀。

一颗颗万岁果被精心仿制出来后，由党中央派出专机，分途到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各省省会、自治区首府，都举行盛大、隆重的恭迎仪式，百万人集会，由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亲捧锦盒，乐队旗队相随，一步一挪，绕场数周，供万众瞻仰：毛主席送下万岁果啊，自己舍不得尝啊，他老人家心里只装着全国人民啊……普天同庆，四海欢腾。虽然老百姓并没有看清楚神奇的万岁果到底长了个啥模样儿，但他们的眼眶早被激动的泪水模糊，他们的喉咙早被万岁的呼叫灌满。

第四十一章　娘娘，你下了一子绝棋

"天山南北凯歌嘹亮，西藏高原阳光灿烂……"

九月五日，中国大陆最边远的两大自治区新疆、西藏，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自此，二十九个省市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受毛泽东委托全责办理此事的周恩来总理心知肚明：要不是毛主席急于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为明年春天的"九大"作好准备；要不是江青、陈伯达等人暂停背后煽风点火、挑动群众斗群众；短短几个月时间达成这一局面，岂是他周恩来疲于奔命、唇干舌燥地与各省区群众组织代表进行没完没了的谈判所做得到的？还是毛主席这张王牌管用，太上老君，几道符咒，吉吉如令。

各省市自治区都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庆祝游行，向毛主席、党中央呈上大红喜报和致敬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也联名发去贺电贺信。中央两报一刊则逐一发表套红社论，如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社论标题为（春风已渡玉门关），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社论标题为（长江万里起宏图），江西为（井岗山红旗飘万代），吉林为（红日高照长白山），贵州为（西南的春雷），湖南为（芙蓉国里尽朝晖）……堪称略抒文彩，稍见风骚。其间又数新疆、西藏两大自治革委会成立之时，中央两报一刊的庆贺社论最乏味了，竟用的同一个标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但也透出一个重要讯息：既是"全面胜利"，运动岂不进入尾声？

十月二日，北京开始干部下放，一批批赴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也是鼓乐喧天，口号喧天，旗帜飘扬。前此，中央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均已择地办起农场，搭建临时宿舍，迎候大批干部的到来。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办了河南五七农场和江西五七农场，国务院文化部开办了张家口五七农场和湖北咸阳五七农场，商业部开办起甘肃五七农场，等等，用于安置被新生红色政权所清洗、淘汰下来的大批"学员"。这些五七农场均由军人当家，一切按军令行事。于是小排长、小连长们神气活现，领导中央机关的那些被打成走资派黑帮的部长、局长、主任、司长。而这些部长、主任大都担任过军队的军长、军政委，相当于少将、中将呢。一切都颠倒了。革命就是历史的大颠倒，兜底翻，上翻作下，红翻作黑，小翻作大。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时，贺龙是起义军军长、总指挥。林彪当时只是起义军中的一名小排长。历史不也颠倒过来了？如今林彪是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贺龙则沦为阶下囚，被单独监禁在北京西山象鼻子沟，渴了无水，饿了无食，病了无医，求生无望。小排长挟毛统帅之威，要置老军长拾死地。

北京，真是座喧嚣诡秘、神鬼莫测之都。

一方面，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下放干部：干部们接获通知后三天之内，必须携妻别子，带上简单的被服行李，跟随各自的队伍登上那一列列北上、南下、西出、东去的火车，长途汽车，开赴遥远的荒滩野地，安家落户，"努力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劳动者"。别了，北京！别了，机关。昔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十八年，牧羊北海边（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今日数百万名"苏武"不是出使外域，而是被自己的领袖、自己的政权发配到野地边关。

另一方面，却在悄悄地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用轰轰烈烈的干部下放运动掩护秘而不宣的中央全会，堪称政治运作的绝活。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原有九十七名委员和一百零三名候补委员，共是两百整数。本次全会除病故、自杀、被斗死、遭关押者外，实到五十九人，仅为百分之三十七，远不足党章规定的有效出席人数。非常之事执非常之法。宪法都可以作废，国家主席都可以群殴，党章不可以变通？因而称之为"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经全会秘书长周恩来与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黄永胜等人商议出名单，报请毛主席、林副主席核准，"扩大"七十四人出席，并具选举权及

被选举权。此七十四人全都是中直机关和省级革委会的军代表、群众组织头头，一批听到毛主席指示就热血贲张的文革积极分子、左派骨干同志。先开预备会议。预备会议上，由五十七名原中央委员以鼓掌通过方式，欢迎扩大的七十四名文革左派出席，并增选江青、叶群、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十人为中央委员，温玉成等九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朱德、陈云、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刘伯承、邓子恢、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获准出席会议；已被立案审查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贺龙、罗瑞卿、陆定一、王稼祥、乌兰夫、杨尚昆等人注销资格，接受缺席判决；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因"二月逆流"案表现恶劣，又拒不检讨，亦被取消资格。关于至今没有批深批透的"二月逆流"案，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黄永胜面授机宜：先分组讨论，你们可以唱唱红脸，把他们的气焰压一压。防止有人在会上，破罐子破摔，陷我们于被动。方针：先压后抚。必要时，杀鸡儆猴。但尽量不走这一步。

江青参加党章修改领导小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林彪、周恩来，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叶群、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温玉成等。下设秘书组、资料组、保密组、警卫组等。

在讨论新党章总纲时，陈伯达、张春桥起草了一段话：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已经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最高评价和赞颂了。林彪却认为还不够，亲笔加上自己的一段话：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地、完整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每一名党员应当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水逮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水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彪像毛泽东一样，很少出席小组讨论会，而习惯于在家中批阅会议简报，听取会议成员的个别汇报，包括亲信人员的小报告。周恩来主持领导小组讨论会时，倒是含蓄地说：党章的总纲，历来言简意赅，文字精炼，概括性很强。我赞同林副主席加上的这段话，是不是文字上稍长了点？不要送到主席那里，又被批回来返工。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

康生仿佛嗅出什么来了，针对性很强地说：林副主席这段指示，应当一字不易，写进总纲。

陈伯达说：同意康生高见，林副主席的指示，我是要捍卫到底的。

江青说：内容很好，赞成保留。

张春桥说：拥护总理和江青同志意见，内容很深刻，文字可做些加工。

姚文元也说：赞同以上同志意见。

周恩来目光温和地转向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几位武将。武将们对于这类文件起草、字句推敲向无兴趣，他们来开会，也是做个陪衬而已。

黄永胜算半个儒将，是死心场地站在林彪一边的。他先看身边的叶群一眼，说：总理啊，我们是几个丘八老粗呢，攻城掠地，还能来几下子，文字弯弯绕，可就干瞪眼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都是理论高手，就由他们去定，反正最后都报主席批准。

会议桌下，叶群脚掌轻轻踏上了黄总长的：总理啊，我看就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林总历来敬重江青同志，听江青的话，就是听主席的话……。

黄永胜以脚尖轻轻挪开了叶群温软的脚掌。这婆子的胆子也忒大了。会议场合也来挑逗，是不是底下又潮了？自三年前北戴河度假，送上门来操了几回，就纠缠个没完。黄永胜的脑袋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呢。林副主席这样重用、提拔，自己却在背后干他的夫人，亏心呢。林副主席身体不行，叶群这婆娘却细皮嫩肉，保养得法，正值虎狼之年，一天可以操上十回，欲壑难填……不想了，不想了，这么严肃的修改党章的会议，思想开小差，党性不强哟。

周恩来的目光移向这边来了。现在主持会议可好了，三总四帅被取消了资格，成员们清一色的文革左派，比赛谁的调门儿高罢了。

江青忽然提议：我主张在党章总纲上加一条，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毛泽东同志

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大家看看，文字上够不够简约？

真是个前所未有的新鲜话题。半道杀出个程咬金似地，在会上引起一阵震动。

周恩来不动声色，心里直打鼓点：党章嘛，本应是一些简明条文，党员守则，权利义务，怎么把接班人的名字也列上去？国际共运史上从无先例。但此事由江青同志提出，是不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愿？于是，周恩来郑重其事地问大家：是不是把江青同志的这条重要意见记录在案？大家应当表态，在座的人人表态。首先我表示两个字：拥护。下面谁来？

康生举了举手：很好，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党章，别的人免了窥伺之心，有利党和国家局势稳定。

陈伯达说：我拥护。有了这一条，主席和中央，无后顾之忧。江青同志政治上越来越成熟，不让须眉，我们枉作七尺须眉啰。

江青眼角扫了一下老夫子，嘲讽一句：满脑袋大男人主义，马克思是怎样批判大男人主义的？

陈伯达涨红了脸膛，结结巴巴欲回嘴，周恩来知道江、陈两人同为中央文革组长，爱在毛主席面前争宠，常有龃龉，于是打圆场说：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不过幽你一默嘛。下面，春桥同志表态？

张春桥扶扶眼镜：江青同志的提议，关系到党的千秋大计。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接班人，史达林是列宁的接班人。史达林没有把自己的接班人安排好，苏联党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中国党抛弃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人，选择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标志之一。

黄永胜表态：军人讲不出许多道道，我们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是铁板上钉钉子，雷打不动的。

接着，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温玉成等人也是一片誓死捍卫、雷打不动之声。最后一位轮到叶群。叶群脸蛋儿红红的，早是心花怒放了。林总的接班人地位由党章确立下来，主席百年之后，自己就可以代替江青同志，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林主席夫人了，黄总长就是国防部长。但此时刻，在总理面前，特别是在江青同志面前，一定要低眉钦目，尽量收缩自己：从我对江青同志的个人感情来说，自是无条件遵从。只是事涉林总，我不便表态。我可以把会议情况报告林总。我想林总不会同意把他的名字写进党章。当然，主席是一党之主，由主席最后裁定……

林彪抢在第一时间挂电话，向毛主席报告，不同意把他的名字写进党章总纲，就算主席已经选定自己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仍然要在今后的斗争中不断接受锻炼和考验，才能服众，符合党心民望。硬性写进党章，党的历史上无先例，亦不宜成为今后的先例。

不管怎样，林彪的态度使毛泽东感到欣慰。林彪同志十几年来读了不少经史，谙熟王储韬晦。都是江青这婆娘自作聪明闹下的！混帐东西，你这是替毛泽东走下一步绝棋，简直是妖孽！

毛泽东召来江青，见面就大怒，痛斥：接班人写入党章，你找死！猪狗不如！你个烂尿臭屁，老子太放纵你了！当了几天文革小组长，就忘乎所以，刀架在你脑壳后面还眉飞色舞，以为得计！还想学吕雉、武曌，在我死后弄权，连人家一根屌毛不如！竟替老子走这样一步死棋、绝棋！你拉下的臭狗屎，自己吃掉！明天到会议上去把话收回！

老板近两年已经很少这样破口大骂江青了，骂得那样粗俗，哪像个外面宣传的伟大领袖？和他老家湘潭乡下的村野匹夫别无二致。足足骂了一刻来钟才骂乏停住。工作人员都躲得远远的。

江青在外面颐指气使，雌风八面，连林彪、周恩来都对她赔尽小心；唯在老板面前像个贱婢、使女，挨骂不敢还嘴，挨巴掌不敢吱声。你以为老板气急了不打人？不打别人，却打婆娘。在长沙打杨开慧，在瑞金打贺子贞（贺子贞和他对打），在延安打蓝苹，在北京打江青。好在江青腰肢灵活，左躲右闪，很少中掌。有时追着打着，绕桌椅转圈圈，老板却笑起来，气也消一大半。

这次老板没有动手，言语暴力，仍属文斗范畴。江青眼泪含含，可怜楚楚地讨饶：老板，我弄错了，我检讨……，只是话已经出去了，总理、伯达、康生、春桥、谢富治、黄永胜他们都在会上表了态，一致支持……我若明天到会上去把话收回，误会就闹大了，事情传开来，林彪、叶群也多心……。

毛泽东怒不可遏：造成事实，逼我认帐？毛泽东不信这个，刘少奇当了二十几年的二把手，两度代理过我的党主席职务，他当成了接班人吗？蠢得像猪！狗都比你懂事！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靠不住了，需要新的靠山了？让林彪捧你做娘娘？你斗得过叶群？你知道叶群和黄、吴、李、邱是什么关系？你在军队里有一个这样的关系？你和哪位元帅、大将、上将、中将搞得到一起？尿得到一壶？连林彪都和我讲，叶群当着他大半个家，拿他婆娘没办法。所以我讲你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江青见老板骂归骂，情绪却渐次平稳下来，便仰起泪眼问：老板，我可不可以谈谈我的活思想？

毛泽东坐下来抽烟，余怒末熄，手指还在颤抖，不让江青点火：活思想这个词是林彪的发明。他发明了不少新名词。你有什么活思想？

江青掏手绢抹抹脸上泪水：我就讲讲，错了，你指正……五九年八月在庐山上，我就看出来，老板用病号林彪取代彭德怀，这次又安排林彪取代刘少奇，因为林是半条性命，过渡而已……叶群近两年常往钓鱼台我那里跑，讲过不少私房话，说林自四九年进城后，就不能人道了，害她守活寡……

毛泽东转移了注意力：什么不能人道？

江青说：就是陕北汉子的日，东北汉子的操，湖南汉子的搞……叶群讲，林总身上十几处枪伤，至今一粒弹头嵌进脊椎里取不出，时时伤痛发作，随时都可能去见马克思……不像主席，龙威虎猛，精气旺过年轻人，江青同志有福气……叶群是含着眼泪和我讲到这些。她才五十来岁，没有停经，月月都有要求，夜里只好自慰……放心，我没有对她讲过，老板和我也早就是政治夫妻了。但我很为老板的健壮而高兴，还可以驾驭那么些年轻人儿，干的小谢、小张她们要死要活…：

毛泽东又瞪起眼睛：放屁！你放肆！我是保健医生意见，促进新陈代谢。你还有什么活思想？

江青说：可以肯定，以林的健康状况，他是活不过老板的。叶群很悲观，林至多还可熬个五、六年……那个自杀了的傅理璋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才提出来把林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去。位置由林暂时占着，把局面稳定下来，老板好腾出时间，挑选更年轻、中意的。

毛泽东忽又警觉起来：接班人病弱无能……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安排东宫太子的。结果，刘邦之后冒出个吕雉，李世民之后冒出个武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江青连忙否定：没有，从没有。老板熟读经史，不是骂我连吕后、武则天的一根尿毛不如？林彪多病，但绝非无能之辈。我的意思是，可惜岸英牺牲了，不然全党上下，都会拥戴……

毛泽东已经不生气了：少废话！共产党也搞父子相传？亏你想得出！除非党内外一致推荐……岸英已矣！虽万人何赎。我老家湖南，有个郴州苏仙岭，一块三绝古碑，秦少游词，苏东坡跋，米南宫的字。苏跋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彭德怀没有保护好岸英，断我子嗣。不说这个了，你去通知值班室，要周总理马上来我这里。你可以走了。记住！这次就饶了，下不为例。

江青离去后一刻来钟，周恩来匆匆赶到，气喘呼呼的。毛泽东摇摇手，示意免礼：恩来啊，这次全会，你又操劳一回……正在分组讨论吧？共是几个小组？讨论进行得如何？

周恩来说：五天的分组讨论，主席没有收到简报？春桥、文元负责编发……啊，主席每天都收到了。这次全会，分中直、军直、华北、东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八个讨论组。第一阶段主要是座谈形势，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各组发言踊跃，气氛热烈。

毛泽东说：恩来，不要四平八稳……我是问你讨论会上有什么新鲜事，上不了简报的？

周恩来不知毛主席临时把自己找来，究竟要问些什么，或是要查证些什么，只得试探着回答：新鲜事每个组都有……对了，今上午我去华东组听会，许世友同志当着大家的面问我：贺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共产党的元帅，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怎么就成了“大军阀”、“大土匪”？为什么不能出席中央全会？谁把贺龙开除了？中央有办过手续、下过文件吗？许世友的问题问得很尖锐，大家大眼瞪小眼。因没来得及请示主席，我只好先应付几句，说贺老总请假，身体欠佳，住在西山养病，不见人，也不出席会议，情况就是这样。许世友提出要去拜访老上级贺龙，我答应先联系，再做安排。主席，半道上杀出个许和尚……我正要约时间向主席汇报，主席就传我来了。

毛泽东问：不是早就要张春桥去做许和尚的工作嚒？张挂了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职务，中央交给他的那几份揭发贺龙的材料，为什么不转给许和尚看？

周恩来说：我看春桥同志也有他的难处。秀才当大军区政委，将军们不服……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党委会议上公开讲，老子红四方面军时期就当军长、骑兵司令，打了几十年恶仗，才混到个上将；他姓张的摇了几下笔杆，写几篇鸟文章，就爬到老子头上当第一政委？不是大笑话？所以许和衙根本不把春桥同志放在眼里。南京军区的几个主力军军长都是中将，五十七军尤太忠，六十军聂智凤，十二军李德生，这次都扩大进来出席中央全会，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毛泽东叹口气：骄兵悍将啰……这样吧，晚上我请客，请许司令、尤军长、聂军长、李军长，你和张春桥作陪，唱一曲《将相和》。我这个党主席的面子，他许和尚不会不给吧？不然，元帅、大将不闹事，几个大区司令在会上闹起来，也不好应付。这个许和尚，粗人直性子。贺龙不行了，徐向前也半倒了，我考虑推荐他进“九大”政治局，代表红四方面军。还有沈阳军区的陈锡联也可以考虑，

毛远新称他是大忠臣。“九大”政治局成员中的军队代表，不能清一色“四野”的人。

周恩来说：主席考虑周详，不搞一边倒。

毛泽东说：已经是一边倒了，林是副统帅，黄是总参谋长，吴是空军司令，李是海军司令，邱是总后勤部长，加上叶群，军委办事组就由他们组成。解放军是“四野”当家，“四野”的天下。

周恩来说：相信“四野”几位同志都是忠于主席的。还有谢富治是“二野”出身，粟裕、徐海东、王树声、萧劲光四位大将也可以让他们管些事。就是几位元帅，身体也都健旺……

毛泽东问：粟裕、徐海海、王树声、萧劲光都出席了全会吧？我点了三次名，都通知到了？

周恩来回答：都到了，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抵触情绪……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们都发誓，把他们化做灰，也忠于毛主席。

毛泽东笑了，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问：陈再道分配工作没有？还在写检查？他一个粗人，检查一年多，没个完？此事已讲多次，为什么没人听？

周恩来说：我已提议陈再道同志任工程兵司令员……主席放心，我会做好军委办事组那边的工作。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安排妥当，有利于稳定将军们的情绪。不是一犯错误就打倒、软禁。

毛泽东说：所以嘛，任何时候都不能搞一边倒……你来之前，我已把江青臭骂一顿。她自作主张，替我走出一步绝棋，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新党章。说是你们已一致同意。林彪本人已知道此事，来电话婉拒……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汇报，不请示，作成决议，迫我签字？

周恩来心里一惊，明白这才是今天找他来谈的正题。事涉中央主席、副主席，掂量掂量，以检讨的态度解释：看来有些误会了。我一听江青同志提议，以为传达主席的指示……我主持会议没有保留意见，要负责任。现在头脑都很热，易起哄。我也有私心，怕又犯错误….

毛泽东喝着茶，茶罐重重一放：恩来，你去会上替我宣布，江青是江青，毛泽东是毛泽东，她只代表她自己，把接班人写进党章的提议不代表我。你们一致拥护也不行。林彪同志本人也不赞成。

周恩来登时两手冷汗，这可是闹出大事来了，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九大”还没有召开，就为接班人的名份发生争执？事情传出去，怎么收场？

毛泽东见周恩来不出声，知道他有难处，停了好一刻，才说：我知道你们把事情办到进退维谷了。所以江青是头猪，蠢猪婆，好表演……恩来，你这个总理也难当呢，一开会，就要当着黄、吴、叶、李、邱几员大将的面，得罪不起呢。我也得罪不起，陈、康、江、张、谢，加黄、吴、叶、李、邱，众意难违啰。我也想通了，不过他吹捧我，我扶起他，一宗交易，不赔不赚。

周恩来没想到毛主席这么快就又改了口，于是顺着说：主席明察秋毫，绝棋也可以走活……

毛泽东说：不要尽拣好听的话。我就不相信三个副词，四个伟大。这样吧，你代表我，个别找元帅、大将们征求一下意见，看看他们同不同意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新党章去……还有，林彪坚持要加一段吹我的话，权衡利弊，作了删节，你带回去吧。接班人，要小心啰。

周恩来不敢再讲什么，答应去找老帅们谈后，再来汇报。

老帅们天天都在中央全会的分组讨论会上遭到批判。

朱德总司令八十二岁了，分配在军委直属讨论组。座中三十几名将军，都是小他二、三十岁的下级晚辈，原都是很敬重、爱戴他的。林彪、江青授意黄、吴、叶、李、邱开火，也一时抹不开情面。一天，林彪亲临分组讨论会场，大家起立鼓掌相迎。唯朱德老人没有扶杖起身。

林彪落座之后，张口就说：我今天来打破坚冰。敬老尊贤，是我们的传统。但有个前提，老，必须贤。老而不贤，怎么尊敬？事关党性立场，大是大非，不能因为老，就妥协，就放任，就不批判、不斗争。我这里要讲讲我们的总司令。总司令在党内几次大的路线斗争中，究竟表现得怎么样啊？一九二九年推行瞿秋白路线，一九三 O 年推行李立三路线，一九三二年党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又起劲地推行过王明、博古路线，反对我们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怎么次次都站在错误路线一边？长征到达陕北，红军接受改编，你为什么那样倚重彭德怀？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我党我军的力量，犯下战略性错误，你个总司令干什么去了？躲在延安享清福，把八路军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整八年。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你仍在保护彭德怀，称彭为民族英雄。他那个军事俱乐部，你有没有份？是不是大庄家？彭德怀被罢官，谪居京郊吴家花园那几年，你经常去陪彭下棋，总司令、副总司令惺惺相惜。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你还公开讲，刘少奇是打不倒的！去年“二月逆流”期间，

你又是站在那几个大闹怀仁堂的人物一边。同志们，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路线分歧，对朱德同志，不是敬老尊贤问题，而是划清路线、明辨是非问题。今天，我不怕得罪人，干脆把一层纸捅穿了吧！朱德同志这个总司令，是谁敦他当的？是我们毛主席。我党我军历史上所有重大战役，可以说都是我们毛主席亲自统帅、亲手指挥的。江西苏区反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四年内战、三年抗美援朝，请问哪一仗、哪一役，总司令打过大胜仗？数得出来吗？所以，是个空头总司令嘛。我们毛主席封你做这个空头总司令，茅坑让你占着，彭德怀就扶不了正，当不成总司令。这是我们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可是你老人家，为什么次次路线斗争，都要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我知道，毛主席襟怀广大，一路强调朱、毛不分家，要保你保到底。但这不等于你的问题，大家碰不得，批不得。革命不分年龄，造反无论先后，我们党和党的事业才会生机蓬勃、兴旺发达……

林彪小朱德二十岁。朱德应是林彪的父辈。可是朱德老人涵养到家了，就那么静静地坐着，闭上双目，脸不红，心不跳，身子纹丝不动，听凭当年的小排长对他这位当年的总司令无情羞辱……同组的叶剑英元帅、徐东海大将、王树声大将、萧劲光大将，都只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不敢抬头望八十二岁的总司令一眼。他们心里明白，林秃子不经毛统帅授意，是讲不出这番悖逆天道的话的。

林副统帅带了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积极呼应，干脆指朱德为黑司令，空头司令，错误路线、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朱德听了两天"批判教育"，向毛泽东主席请了病假。毛泽东批准：总司令年纪大了，不要和年轻辈计较许多，身体不适，在家休息，看看会议简报算了。

朱德不再出席分组讨论，军直分组的批判矛头指向叶剑英、徐东海等人。叶剑英元帅效法朱总司令，始终一声不吭，闭目聆听。他心里又在默颂那首古词（哀江南），等着看一些人的兴亡。

陈毅元帅在华东组受到围攻。华东组的左派队伍可谓兵强马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效禹……等等。形成一批没有打过仗的文人党官对一位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的集体讨伐。康生还阴阳怪气地在陈毅和许世友之间挑拨离间：我斗胆讲一句，论资历，或许陈毅同志比许司令老，论地位，陈毅也比许司令高；但论战功呢？恐怕就要倒过来，许司令要比陈毅打的胜仗多，立的战功大。陈毅同志啊，你、我是老相识了，讲句不客气的话，你这位三野司令员，一辈子没有打过几次像样的胜仗。你要是不服气，我们可以在这里数一数、摆一摆…

陈伯达则历数陈毅历史上是个老牌子的机会主义者，打仗不行，搞机会主义行。康生、陈伯达摇唇鼓舌做大官，没上过一天战场，参加过一次战斗，却大谈陈毅元帅战功不够。

张春桥则指出：陈毅是去年"二月逆流"的主帅，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是急先锋。

奇怪的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许世友，竟没有在批判他老上级陈毅的会议上仗义执书。毛泽东请许司令吃了饭，允诺"九大"进政治局，只好睁眼闭眼、保持缄默了。

陈毅本人这次心地坦荡，任人家泼脏水，他不发火，不动气。聋子不听犬吠。几十年沉沉浮净，这种场面见多不怪。倒是要心平气和，保重身体。除了陈伯达、康生，这些人都是华东局培养出来的秀才呢。当年，怎么就培养了这么一批人？张春桥，父亲是个国民党的官商特务，他老婆是托派分子，他本人读中学时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一九三八年到延安，资历很浅啊，后来当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地位节节窜升。之后又巴结上了江青娘娘。这次运动飞黄腾达了；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国民党文化特务，鲁迅写文章痛斥过，华东局、上海市委人人皆知；那个徐景贤最可笑了，本是上海教育局一名科级干部，竟因运动之初撰写了一副时髦对联："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而受到张春桥赏识，推荐给江青娘娘，竟一步登天，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呢，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长，六六年扯旗造反，自封上海"工总"司令，几个月后竟也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国第一大都市喂，过去三野代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谭震林都只能当一名副市长哇，是个多大的官？到如今却被这批家伙所把持，你陈老总还能不等着看大戏，看精彩演出？

在华北组，则是集中火力批判聂荣臻；

在西北组，则是集中火力批判徐向前；

在中央直属组，则是集中火力批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谭震林不准参加全会，获缺席批判。

经过十来天的分组讨论，批判斗争，形势一边倒，文革左派大获全胜，达成了毛泽东关于会议第一阶段的预期目的：把元帅、副总理们的反文革气焰打下去。

全会第二阶段，讨论新党章草案。一致同意加上林彪副主席那段赞颂毛主席的文字，一致同意江青的提议，把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的名字写进新党章。全会进行举手表决时，包括朱德、陈毅、叶剑

英等人都举了手。党章草案将交由全党讨论，再到明年春天的“九大”上都通过、定案。

全会进入第三阶段：审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专案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毛泽东和林彪出席、坐镇的全体会议上，当周恩来秘书长宣布，由康生、张春桥两同志负责监票，把“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付诸表决时，却出了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中共中央委员、原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委员陈少敏（司令员李先念），双手抱臂，不肯举手；康生恼怒地赶到陈少敏身边，喝问：陈少敏！现在表决开除刘少奇的决议案，大家都举手赞成，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都在台上举着手、看着你哪！

这位身负十三处枪伤的当年新四军女战将，党的“七大”上仅有的三名女中央委员之一的陈少敏（其他两位是老资格的蔡畅和邓颖超），就是不肯抬头、举手。全体会议出现了尴尬局面。这个陈少敏，刀架在脖子上不屈服，得过刘少奇的什么好处？那么深的资历，那么大的功绩，司令员李先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她这个政委只挂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部级干部，明明受到刘少奇的压制呀……陈少敏，或许只有这个一身伤病、半条性命的陈少敏，还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仅有的一点道义、良心。

还是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宣布：大家把手放下来，一票反对，弃权，开除刘少奇，载入史册。

毛泽东挥挥手，全会免除一次尴尬。一切通过如仪。举手表决、鼓掌通过是世界上最简便、快捷的选举及表决方式。共产党的新闻公报上总是“一致通过”、“全票当选”。扩大的八层十二中全会一直开到十月三十一日落幕，开成一次“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圆满成功的会议”。会后发表新闻公报，两项主要内容：一、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二、明年春天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陈少敏受到江青、康生所指挥的中央专案组审讯、迫害，拧断了她的右手胳膊，作为她不肯举手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惩罚。

第四十二章　量小非君子

毛泽东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祸乱中国近三年之久的红卫兵运动进入历史的死胡同。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北方冰天雪地，南方阴冷潮湿。全国一千多万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行李用品，在鼓乐鞭炮声中坐上火车、长途汽车，离开他们出生、上学的大中城市，上山下乡，支农支边。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只比他们那些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安家落户的父母迟走两个来月。此时刻，他们反倒羡慕起普通市民或工人家庭出身的知青同伴来了，人家好歹父母仍住在城市里，还有个城里的家！而他们，今后探亲都回不了城，只能去那同样偏远、荒凉的五七干校，与父母短暂地相聚。青年们开始觉醒，朦胧中悟出什么道儿来了：我们一代人是否被玩弄了？像扫帚，像抹布，用以清除政治舞台上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垃圾”之后，自己也成为“城市垃圾”，被打扫出去。广大农村被当作了城市的“收容所”、“垃圾场”。城市革命风暴横扫出来的走资派黑帮，反动资本家，“漏划”的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如今加上知识青年，通通发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大字不识几个的贫下中农们得以监督改造从城市下放来的“文化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最大的政治信任，给了他们最高的阶级荣耀。

干部下放，知青下乡，彭罗陆杨、刘邓陶贺等主要政敌被清除，期待已久的党的“九大”可望召开了。在“九大”的筹备工作中，却也出了些原先料想不到的情况。负责替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文人相轻，不能共事。陈伯达近年来跑毛家湾二号跑得勤，事事听命于林彪、叶群。既然十二中全会决定由林副主席代表中央作“九大”的主报告——《政治报告》，当然要尊重林副主席的意见，报告的内容应突出“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胜利阶段，不能再忽略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抓好国民经济；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揣摩毛泽东的圣意，坚持报告主旨应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为此，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争论多次，互不买帐。陈伯达资格老，地位高，提出：既然我们弄不到一起，那就分头起草吧！我起草一份，你俩起草另外一份。最后两份报告稿都送给主席、林副主席，由他们决定采用。

陈伯达背后站着林彪，张春桥、姚文元背后站着江青。陈伯达熟稔马列理论，不愧文章快手，单枪匹马一星期内即赶出了报告初稿，亲送毛泽东批改。毛泽东圈圈点点，指出许多不足，但大的框架

可用。此时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才起草一半，只得向江青娘娘汇报情况。江青赴游泳池向老板告陈老夫子的状。娘娘告状，一告就准，引起毛泽东的惊觉：让某人代表中央在党代会上作《政治报告》，只是出个名义，岂可决定报告的内容？那一来，毛泽东这个党主席不是被人架空？陈老夫子先走一步，去巴结上新主子？也是太性急了些儿呢！共事三十几年，仍然是个混帐东西！

陈伯达不知事情出了变故，以为只要文章做得好，有深度、见地，中央两主席必定采用无疑。他只用一名秘书帮忙查资料，很快把报告稿修改完成。这次他先呈林副主席审阅，并说毛主席已看过初稿。林彪听秘书念了一递，传来陈老夫子，面授机宜：我暂不作批示，你仍途主席批改，再交政治局讨论吧，到时候我会发表意见的。陈伯达踌躇满志，只要主席再次点头，张、姚两个小子的稿子就半途而废了。他喜孜孜地又亲自把修改稿途到游泳池。这次，毛泽东没有见他，只让值班卫士代收。陈伯达离开后，毛泽东不屑于翻看卫士代呈的稿本，即以红铅笔在封页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当天傍晚，陈伯达收到游泳池值班室的退件及退件上那句冷酷无情的批语，员是被兜头浇了一桶冰水，欲哭无泪了。一定是江青、张春桥到毛主席那里告了阴状。毛主席听信了自己婆娘的谗书，他陈伯达呕心沥血、日夜加班赶出来的稿本，翻都不肯翻动一下，就判了死刑……找谁去诉诉心里的冤屈？替领袖捉刀几十年，不敌娘娘枕边风。凭着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此事不宜再去找林彪、叶群了，只能去找周总理，或许总理还能对自己一视同仁，说上几句公允话的。

周恩来于当晚在西花厅家中接见陈伯达，耐心听完老夫子的诉苦。周恩来也不肯翻看老夫子带来的稿本：既然主席已明确批示，我看了也没有用，还是你拿回去自己保存。正好主席约了晚上十二点去汇报情况，如能替你说上几句话，我一定帮这个忙。回家休息吧，不要再和江青同志搞那么僵了。我就坚持一条，像尊敬主席那样尊敬江青同志，像服从主席那样服从江青同志。

陈伯达告辞，走至门口，又回过头来向周总理补充诉说：我怎敢得罪娘娘？是娘娘一直看我不顺眼嘛！中央让我挂名文革小组组长，名字挡在她前面，文革小组早就是她一人当家，说了算……还有个情况，总理，或许我不该说。原先我一家人住在菊香书屋隔邻，我二儿子和李讷一起长大，有点青梅竹马的意思。就为这事，江青命汪东兴安排，把我一家迁出中南海……

周恩来苦笑：伯达同志，你是理论家，和我讲这些家务事有什么用？你呀，不要想那样多了，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你也跟了主席三十几年的老同志了嘛。

晚十二时，周恩来准时去到游泳池，向半躺半仰在床上的毛泽东汇报有关“九大”人事安排问题。事涉敏感机密，没有第三人在场。周恩来照着一页打印文件念道：中央负责同志“九大”代表名单及预拟名单，经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协商、一致通过，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以上同志建议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温玉成（以上同志建议进入中央政治局）；上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预拟提出作为“九大”代表的，还有朱德、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滕代远、邓子恢、胡耀邦、范文澜、李富春、李先念、王震、会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毅、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赛福鼎等三十九人；上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会须经讨论并提请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才能拟作“九大”代表的，有陈云、张鼎丞、方毅、杨勇、谭启龙等人。

毛泽东听完名单，仍仰身躺着，让周恩来替他点上一支烟，吸着：江青不进常委会，也不进政治局，只当个中委。叶群可以进政治局，代表林。

周恩来为难地说：江青不进政治局，恐怕不好做工作，难于通过。党内呼声那样高，拥护她进常委会……而且影响到叶群，军委办事组一摊子。

毛泽东问：叶群现在是个什么官？

周恩来说：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相当于过去的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

毛泽东若有所思：大官啰。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办公会议。原先军委常委由元帅、大将担任……也是夫荣妻贵，中校当上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是组长，吴法宪是副组长，李作鹏、邱会作也都是成员。我看实际上是叶群当家。不简单哪……党内有呼声，劝进江青当常委，还不是打我的牌子，给我面子？我就从不让她当我的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她招怨大，树敌多。人称旗手。大家宽容她，是不想得罪我。你周总理也是这样。孙维世死了？我是最近才听说。

周恩来赶忙辩解：我从来敬重、支持江青同志，主席你了解情况……这次运动，她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树的是刘、邓、陶、贺、彭、罗、陆、杨这些敌，也是招这些人的怨。我一直认为，江青是党内少有的优秀女同志，政治上很强，是主席的好帮手。她若不进政治局，恐怕难以服众。至于孙维世，她反对江青、叶群，是我同意逮捕的，关了几个月，死在牢里，原因不明。考虑到主席念旧，才迟迟没有汇报。

毛泽东面有戚容，叹口气，以怜悯的目光望着周恩来，坦率地说：五0年访问莫斯科，维世陪伴我两个月，给过我快乐……本来要离婚的，是你们这些常委不同意。她是个不错的女子，相信也给过你快乐。难为你这个做义父的了，怕得罪江青、叶群两个夫人啰……好，我们不讲这个了。众意难违，也是方便工作，那就让她们两个都进政治局吧，不然摆不平。还要进几个老帅，老将军，朱德、董必武、刘伯承、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许世友由我来保举。恩来，还漏掉哪个没有？

周恩来一边做笔录，一边紧张地思考、掂量、试探着说：还有陈云、李富春、老中央常委。主席也一直保陈老总陈毅同志……

毛泽东摇摇头：陈云、李富春，身体不好，要养病，不考虑了。陈毅啊，上海方面，指他是老右，反对他当“九大”代表。我说，那就让陈毅当右的代表吧！进政治局，恐怕是不行了。他们可以当中央委员。我还保过邓小平，他和刘少奇有区别，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资格。现在看来也难以通过，能保住党籍就不错了。林彪讲，我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实际上，有时候，我的话也没人肯听，一句都不顶，等拾零。我保邓小平，就没有人听，等拾零。

周恩来转而安慰地说：那就先放一放，过些时候，再设法安排小平出来做点适当的工作。

毛泽东说：还有徐海东、王树声要出席“九大”，和徐向前一起，代表红四方面军。钓鱼台和毛家湾反对，要做工作。我也讲过贺龙是红二方面军一面旗帜。现在贺龙不行了，关向应、任弼时早去世了，剩下萧克、王震做代表。五九年庐山上跟我跟得最起劲的李井泉、谭震林、曾希圣，也都不行了，他们后来紧跟刘、邓。曾希圣还带头搞包产到户，刮单干风。

周恩来看一眼茶几上的名单，再又试探着说：主席考虑周到，徐、王、萧、王四位，安排当代表，我去说服军委办事组那边提名……新的政治局常委会，是五位好？还是七位好？

毛泽东说：恩来，我知道你倾向于七人常委会。“八大”毛刘周朱陈林邓，“九大”毛林周陈康江张？江青、张春桥进常委会，或许是你们多数人的意见，但不具备党内多数。江、张刚在十二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进常委会是三级跳，难服众。张春桥可以，，但放到下一届……恩来啊，和你说件私人性质的问题，你嘴巴紧，不会传出去。听到反映，江青和张春桥关系过于密切，跳舞时搂得很紧。你常去钓鱼台，发现过什么没有？江的子宫切除，和我早就是政治夫妻。张的婆娘当过托派，也分居了，单身一人在京啰。她只比他大两岁，年龄倒还般配……等我见马克思去了，他们可以公开在一起。如有必要，恩来你替我规劝一下，欲远则不达，天下事，性急不得。

周恩来大吃一惊，想不到主席心里还有这种猜忌。怎么可能呢？捕风捉影，暗箭伤人，不能不替江青说上几句：主席，这个传言难以置信，甚至是别有用心。相信张春桥一个秀才，也没有那么大的胆，他脑袋还要不要？要提防有人分裂中央内部……主席，说句心里话吧，平日，我对江青、春桥在某些事件上的表态，也不是没有看法。但他们的主流是好的，基本面不错，忠心，是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好帮手……常委会成员，就照主席的意思，先安排五位吧。

毛泽东说：我有了一个同盟者。江、张的事，有逆常情，我也不大相信。我的消息来源，无恶意。这事就谈到这里。“九大”的人事，靠你和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安排。陈毅当右的代表，陈云、李富春也是。谭震林也参加，可以到会上去接受教育。哪个再反对，请他来见我，当面谈。

周恩来从游泳池出来，寒风一吹，浑身一阵冷噤。好险！主席是否用江青、张春桥关系密切的传言来试验、考查自己？幸而替江、张说了几句好话，不然自己就可能被怀疑成“分裂中央内部”的“隐患”了。主席只宇不提退回陈伯达报告稿的事，自己也只字未提，很妥当。陈老夫子起草的报告不用，人却进了常委会。可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江青不知道从哪儿获悉自己和春桥的名字被老板划掉，陈伯达却要当上常委的事，也不管老板答应不答应，一通电话之后，就迳自闯到了游泳池。老板正在偌大的、碧波荡漾水气氤氲的泳池里裸泳。这次没有撞见裸女陪泳。

毛泽东见婆娘不请自到，就让她在岸上守候。婆娘是从不陪他游泳的。夏天到了北戴河也不下水。婆娘的右脚掌多长了根趾头，六根脚趾，羞于见人。死爱面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老板浪里白条，游了个痛快才上岸。江青没让服务员来帮忙，自己动手替一丝不挂的龙体拭干水渍，裹上一袭长浴衣。老板四脚八叉地仰在躺椅上歇息，吸上烟，才说：蓝苹哪，你如今也是大忙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话开门见山，无事不要闲谈。

江青果然开门见山：我来提意见！提一条反对意见。不要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毛泽东接念：本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你欲除本朝什么弊政？想当个女韩昌黎？放心，我不会贬你去做潮州刺史。你现在是文革组长，算一品当朝。政治局委员都是一品当朝。

江青说：我反对陈伯达老夫子进常委会。他不够格。

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哪个告诉你陈伯达要进常委会？是不是周恩来？

江青说：不要错怪人。总理从没有找我谈过"九大"的人事安排。我是根据一份名单推测出来的，毛、林、周、陈、康、江、张，他排在第四位，原先陶铸的位置。

毛泽东说：那你不是排在第六位了？原先林彪的位置。陈伯达为什么不能？可以申述你的理由。

江青说：他不够格。三七年到延安，做你的秘书，从没有独立工作过，他只是你的文字帮手。

毛泽东手一晃，以训斥的口气说：你看不起老夫子，老夫子也看不起你。中央文革双组长制，互相看不起。陈伯达，理论家，笔做刀枪，立过大功啰。他到延安之前已是教授，在杨家岭的中央党校讲课，现在的许多负责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写过《三民主义概论》、《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论毛泽东思想》等著作。也参加了我的矛盾论》、《实践论》的写作，对推动党的事业取得胜利超过大作用。他的著作，你一篇也写不出。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在河北城南庄被国民党飞机轰炸那次，要不是陈伯达及时跑来喊我走，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了！还不重要？四九年进城之后，也是我需要他这位理论家去干什么，他就到那个部门去挂职。一九五四年处理高、饶问题，我派他去中央组织部兼副部长；一九五五年合作化运动，我派他去农村工作部兼副部长；一九五六年搞公私合营，我派他兼商业部副部长；一九五七年抓经济工作，我派他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一九五八年中央办《红旗》杂志，我派他任总编辑……都是直接对我负责。几十年来，他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我在每次运动中的讲话、指示，理论化、马列化。你知道我的一些讲话，谈古论今，夹带诗词，文白参半，不大好懂。全亏了他去理论化、系统化、口语化之后，公开发表出去，为全党全国所接受。没有他做理论化工作，我的许多讲话难以自圆其说。过去胡乔木、田家英他们也替我做过大量的这方面的工作。但以陈伯达做的最多。我的马列理论，有一大半来自陈老夫子。所以不管这个人有多少缺点，我都予以谅解。除非他今后投靠别人，反过来和我搞理论对抗……蓝苹，我这样和你讲了，你还不服气？他当个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你是怕谁会多出一票？常委会从不投票表决什么。本主席有一票否决之权。想叫谁有权，他不当常委也有权。汪东兴、谢富治不比常委有权？不想叫谁有权，他就是当了副主席也白当。还不明白？正是你这个蠢婆子带头起哄，把林彪的接班人名份，写进新党章去
了。现在接班人也要借重陈伯达的理论，提议安排他进常委会，能因此去得罪你们的林副主席？

老板一番话，说得江青哑口无言。江青在老板面前，每遇复杂艰深话题，就总是浅薄得有如一名初中学生。但她不肯就此罢休，而说：那我推荐一名年轻些的同志进常委班子。

老板问：是不是张春桥啊？放这一榜还是放下一榜？也可以先不要上，以后到全会上去补选。还有别的事没有？

江青见老板要结束谈话，便抓住时机：我再讲个事，你不要生气……。

毛泽东瞪起眼睛：什么事？有屁放。

江青说：我对黄永胜不放心……他在广州军区是镇压造反派的，抵制中央文革。当上总参谋长后，又提名他的副手温玉成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这次，温玉成也要进政治局，岂不搞成他们一家班了？

毛泽东明白婆娘讲的"他们"是指的林家：你是军委文革顾问，有屁为什么不早放？原来傅崇碧干得好好的，你们非要撤换！现在拿温玉成怎么办？

江青眉头一抬，一笑：我放了个长线……让姓温的兼管了北京市的两个京剧样板团。现在他天天往钓鱼台跑，向我汇报工作，对我驯服得很……说着，江青凑到老板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毛泽东这才笑了：好，好。也是有其夫，必有其妇了。

江青离开后，又有林彪来电话求见，说有重要事情向主席汇报。那就来吧。毛泽东亲自移步到游

泳池门口相迎，拉住林彪的手，往里走，先问身体情况，旧伤又复发？还靠鸦片镇痛吗？

林彪说：一身旧伤，老毛病，活着干，死了算。今天报告两件事。头一件，不同意叶群进政治局。资历浅，无功绩，当个中央委员已很勉强。不搞家庭政治，党内生活不健康。

毛泽东说：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也反对江青进常委会。过去封建王朝严禁后宫亲政，歧视妇女，还是出过吕雉、武曌、西太后。

林彪说：西太后误国，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贺六十大寿，加速清帝国灭亡。

毛泽东说：本朝还没有出过同治、光绪之类的主子，叶群也当不成慈禧。

林彪说：防微杜渐，叶群不能进政治局。这个婆娘的毛病太多，贪图享受。我从不进她的卧室，不中不西，一屋的古董，恨不能砸掉，又没有力气。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问：育容，你对叶群这样反感？闹这样僵？是不是发现她有别的问题？

林彪觉察到自己的话过头了，不得不往回收：朝夕相处，我了解她。好表现，好揽事，好卖弄。近两年好往钓鱼台跑，和江青同志套近乎，不正常嘛。干扰江青同志的工作。她竟对人说：林彪紧跟主席，叶群紧跟江青。很没有组织原则。这次“九大”，我只推荐一个人进常委会，那就是江青同志。她是我们党内少有的优秀女同志，水平高，政治强，文化革命以来表现卓越，有代表性。

毛泽东嘴上不说：心里失笑：原来你和江青早有默契，她提议把接班人名字列入党章，你提议他进政治局常委会。

林彪见毛泽东不出声，不表态，便进一步说：江青不进常委会，对女同志不公平。七亿人口，三亿多女性。我坚持这个观点。

毛泽东燃起一支烟来，苏苏地吸着：育容啊，你把蓝苹捧得太高了。我对叶群的印象不错。你身体不好，她长期照顾。军委办事组，她当着大半个家，和黄、吴、李、邱几员大将关系融洽，是个难得的人才啰……这样吧，你我各让一步，我们两个的老婆都进政治局，做女同志的代表，如何？

林彪一脸严肃，不松口：江青行，叶群不行。她至多当个中央委员，免得给我生事、招祸。

毛泽东不悦地晃晃手：不谈这个了。江、叶的事，交总理他们去安排，你、我不要作主。我刚才的话，也不作数。尽讨论我们老婆的官衔，你推我让的，算怎么回事？你不是还要和我谈第二件事？

要是换成周恩来，毛主席一生气，早就检讨了，认错了。林彪从来不检讨，不认错。他是当面公事公办，有甚讲甚；背后才喊万岁，搞崇拜。林彪迳自说开了第二件事：新疆军区、内蒙古军区、东北军区，都有紧急军情，苏修在我数千公里边境沿线大举增兵，大搞军事演习，双方边防部队的武装冲突已发生近百起。我不能不做好反击苏军大规模入侵的准备。

毛泽东马上转移了注意力：苏军大规模入侵？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有这个胆量？中国是块大肥肉，硬得很，只怕他啃不动，会噎死。

林彪说：苏军已在边境沿线结集了四十多个野战师，大都是机械化装甲部队，还有三支战略火箭军，总计一百多万人马，对准我方目标。

毛泽东吸着烟，脸膛在烟雾中半隐半现：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啰。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掉了刘邓陶贺、彭罗陆杨这些人，他们没有了内应，动了肝火。育容，他一百多万部队，边境线那样长，只能和我打局部战争吧？你估计他会从哪里下手？

林彪说：主席这里没有地图……这么说吧，苏军可以选择三个方向，对我实施突袭。在西线，新疆伊犁河谷、阿尔泰山谷地，坦克、摩托部队可以长驱直入，摧毁我罗布泊核武基地，占领我新疆油、气田资源；在东线，黑龙江、乌苏里江沿线，苏军可趁冬季江河封冻，以坦克装甲对我实施大规模突袭，摧毁我东北地区的重工业；我最担心的是中线。苏军已在外蒙古草原上集结了二十几个坦克、摩托化师，两个战略火箭军，六、七十万人马。显然，这是他们的主攻方向。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如果苏方的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四十八小时内，可穿越内蒙古草原和燕山山脉，兵临北京城下。

毛泽东眼睛瞪大了。近两年忙于文化大革命，处理党内大事，疏于关照边境局势了。中苏关系，已从理论大战，发展到军事对抗。毛泽东从来不怕打仗。要打就打世界大战，扔氢弹、原子弹。迟早要打，不如早打。反正中国还一穷二白，没有多少坛坛罐罐。不是嫌中国人口多了吗？世界大战、热核战争一打，人口减少一半。穷人最不怕打仗。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况且，苏联的战略要害仍然在欧洲，不会这么轻易转移到亚洲……毛泽东这么一想-心里宽亮了些：育容啊，你是军委当家，人称副统帅，你估计，苏修可能横下一条心，倾其全国之力，来和我打一场全面战争吗？

林彪说：主席统帅，当家。除非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们是疯子，否则不可能和我打一场全面战争。它不可能把最主要的战略打击力量，转移到乌拉尔山以东的中苏边境沿线来。那一来，北约联盟就会在背后抄它的老巢。欧洲才是它最要害的利益所在。

毛泽东说：你我所见略同。那苏修会和我打一场什么规模的战争？

林彪说：集中十几二十几个机械化师，在西线、中线、东线选其一点，进行大规模闪电式突袭，摧毁我有生力量，占领我战略要地，务求速战速决。这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弱点。

毛泽东说：战争一打起来，就由不得他了。我幅员辽阔，可以先放它进来，拖住它，和它打人民战争，让它进得来，出不去，最后关门打狗。依你分析，苏军最可能选择哪一地段对我突袭？

林彪说：我思索、推演了很久。想过它可能选择中线，打击我政治、经济、军事神经中心，直逼北京。但它也会了解到，我一定在内蒙古草原和河北阴山、燕山一带构筑了纵深火力，进行最顽强的反击。单是我在内蒙古广种“瓜田”，埋下几百万颗反坦克雷，就够它吃的了；东线的军事行动则太受季节影响，江河大地一解冻，机械化部队就会陷入沼泽泥泞；我想，他可能选择我防御较弱的西线下手，摧毁我新疆核武基地，使我对他的核武库失去还击能力，再分割我大片国土。

毛泽东目光泛横：他做梦！我早讲过，我们要准备两面作战，同时打两场战争。让美帝从南边打上来，苏修从北边打下来，我党我军撤退到黄河、长江之间的大山区去和他们周旋。那才过瘾呢，把全世界的反动派都吸引到我国土上来，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战场，让敌人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再来一次八年抗战，十年内战。我们有的是兵源。人多，不怕拚命。

林彪说：还是要尽量避免两面作战，同时对付两大强敌……外电有大量报导，美国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一再表示愿意改变对华政策，缓和中、美关系。几十万美军陷在越南战场不能自拔，无意北上对我大规模入侵。美国的头号对手是苏联，第二号对手是越、老、柬，第三号对手才是中国。我建议，如果尼克松有意联我抗苏，我不妨将计就计，也来个联美抗苏，以牵制老毛子，减轻我北方几千公里边境线的军事压力。中、美、苏，新三国志。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往往是昨天的朋友，今天的敌人，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朋友。

毛泽东说：育容，你的敌友观可以讨论。策略可调整，原则不可丢。怎么没有永久的朋友？各国反帝反修的左派，马列主义政党和人民，是我们永远的朋友；各国反动派，是我们永远的敌人。这个问题很复杂。缓和中美关系的事，交给周总理他们去相机办理吧。回到原来的话题，如果苏军选择某边境地段对我实施突然袭击，我军怎么布置反击？

林彪说；有个初步的设想，供主席决策参考。无论苏军选择西线、中线、东线的任何地段搞大规模突袭，我军先行战略转移，至少空出它几百平方公里的地带，成为无人区。一旦苏军大部队进入该无人区域，我即在该区域进行一次核爆，之后由新华社向世界发布电讯：某月某日，我国北方地区成功试爆一颗核装置。其余只字不提。量小非君子。在我国土上搞核子试爆，谁管得着？中国人想到、做到。当然，这种核爆，最好在西北大沙漠。

毛泽东兴奋地站起来；好！育容，量小非君子。他敢入侵，我敢核爆。让他几十个装甲师来做试验品。此事你我暂时放心上，不要对人透露。目前，最好在边境上打好一、两场小规模自卫反击，歼灭它几个连排单位，狠狠教训苏修一下，告诉他中国这块骨头不好啃，七亿人口七亿兵，和他拚命。

林彪跟着起立：是！我马上通知沈阳军区，拟订方案。

第四十三章　将士用命　领袖弄权

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位于中、苏边境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历来为中国管辖。即使依据一八六 O 年满清政府与沙俄帝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亦属中国领土。正是这个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在此之前的一八五八年，沙俄帝国武力逼迫丧权辱国的满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已经割去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弹丸之地的珍宝岛无常住居民，只在夏天有渔民岛上搭棚，临时居住。附近一带人烟稀少，沼泽密布。每年的十一月至第二年四月，乌苏里江封冻季节，江两岸白雪坚冰，联成一片。中苏关系友好、相互称兄道弟年月，双方渔民江上作业，彼此礼让，互赠食品；双方的边防军巡逻队相遇时，也会交换香烟、口香糖之类，打着手势各说各话，语言不通，但笑容满面，态度热情。

边境居民的生活情状，为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一九六 O 年后，中苏两党交恶，相互口诛笔伐，指对方为马列叛徒，帝国主义帮凶；继而军事对峙，不时在边境线上爆发小规模流血冲突。珍宝岛成为军事敏感区域。据新华社报导：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到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乌苏里江封冻季节里，苏联边防军入侵我珍宝岛地区十六次，多次打伤我边防巡逻战士，抢劫我枪枝弹药。同期，苏边防军并先后十八次入侵我珍宝岛以北七里沁岛地区，破坏我群众生产；还多次入侵我珍宝岛以南卡脖子岛地区。均遭我顽强抵抗，苏军才退回乌苏里江东岸。

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旬，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奉林彪副统帅密令，亲赴黑龙江省虎林县坐镇，布署自卫反击。仍是传统战法，以土打洋：利用大风雪之夜作掩护，在苏军坦克入侵的地段上深掘陷阱，埋设地雷，布下反坦克雷区；之后在两侧树林里埋伏重兵，张网守候老毛子。

老毛子倚仗坦克装甲，强盛火力，也太不把解放军小老弟放眼里了。三月十五日凌晨四时许，苏军出动五十多辆坦克、装甲车，加上一个营的步兵，从冰上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大举进犯珍宝岛，妄图在岛上建立永久性阵地。我边防部队鸣枪警告，令其立即撤离中国领土。苏军不予理会，几十辆坦克分别从岛的东面、南面、北面向岛心推进，朝我猛烈开火，以把我守岛部队逼出。我部队英勇还击后，佯装撤退，避入树林。好家伙！眼看阵前雪崩地陷，一字儿排开正轰噬噬冲在前面的十多辆坦克一一陷落雪阱，引爆地雷阵，登时铁甲横飞，烈焰奔腾，成为阻挡苏军大部队前进的钢铁路障。正当苏军张惶失措之际，埋伏在树林里的我部队杀声震天，火箭筒、反坦克手雷齐上，天兵天将般扑向苏军。苏军在装甲火力的掩护下，丢下十几辆坦克残骸，几十具官兵尸体败退。当日，苏军先后三次猛烈进攻，双方激战九小时，均被我军击退。苏军并没有作好大规模入侵的准备。

珍宝岛保卫战大获全胜的捷报传回北京：此役共计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十三辆，击毙苏上校边防军总队长（师级）等官兵六十人，击伤八十余人。我边防站站长壮烈牺牲，伤亡百余人。新华社立时向全世界播发中国政府严正声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中国的神圣领土绝对不容侵犯。如果苏修叛徒集团三思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的坚决回击！

为了显示反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军事威胁的决心，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驻军和武装民兵，革命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誓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誓死保卫祖国领土完整。

在北京中南海，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听取珍宝岛战事汇报。汇报人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虎林边防站珍宝岛分站副站长孙玉国。孙玉国为一名二十几岁的副连级干部，表现英勇，站长牺牲后全责指挥战斗，也挂了彩，手臂缠着绷带，吊在脖子上，更具英雄气概。

毛泽东听完汇报，神情激动，发表讲话：珍宝岛一仗，打出威风，打出水平。革命要靠年轻人，打仗更要靠年轻人。那名站长牺牲，授予一级战斗英雄。副站长有勇有谋，可提拔重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和美帝一样，要称霸世界。它不会甘心这次的小挫败，很可能和我大打出手。要准备打仗，打大战，打热核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准备？叫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明末李自成起义，起义军打到河南，占领洛阳、郑州，有个读书人叫李岩的，给李自成献策，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李闯王你的胜利来得太快了，要沉住气，不要匆忙打到北京去，先在河南建立根据地，招贤纳士，组织好干部队伍吧！有了中原这广阔富饶的土地做依托，进可攻，退可守，李闯王你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可惜李自成没有采纳李岩的建议，匆忙卒大军攻进北京，住进紫禁城，当了一个月的大顺皇帝，手下的将领们就腐败得一塌糊涂，连镇守山海关的大将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圆圆都被霸占，惹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城门，放满清八旗兵进关，很快把李自成打败。兵败如山倒。这是个历史教训。今天我们面临苏修入侵威胁，它的原子弹、氢弹、远程火箭威力大，数量多。我们怎么办？记起李岩的建议，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改动一下，叫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现在世界上有美帝、苏修两霸。我们本钱不够，核武不多，远程火箭正在研发中，所以不称霸。今后本钱大了，核武多了，也不称霸。苏修朝我头上扔原子弹怎么办？我们下到地道里去，把粮食、武器也藏进去。你炸我不着。最后总要以陆军决胜负。你的

大部队开进来了，我钻出地道，和你打近战、夜战，刺刀见红。全民皆兵，拖你进泥塘，叫你脱不得身，最后关起门来打狗。这就是我们的战略战术，叫做人民战争。
毛泽东侃侃而谈，林彪、周恩来、江青、黄永胜们认真笔记。第二天，全国所有报纸、电台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伟大领袖的最新战略决策：探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首要任务是深挖洞。全国大中城市都成立"人防工程指挥部"，建构地下工程，把大半个中国的水泥、钢筋埋到地下去。小城镇居民则家家挖防空洞。全国搞防空演习。北方城市气候干燥少雨，地下水位低，宜于建构地下工程。最深者为吉林省长春市，据传深达六十几米，可抵御氢弹轰击。南方城市气候潮湿多雨，地下水位高，因之武汉、长沙、南昌、南京等城市多挖出一些"水府"，搞一次居民防空演习须提前三天把"水府"里的水抽干，方可进入。此系后话。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期盼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出席。这些代表不是由基层党员选举，而是通过"协商产生"，实为各级革委会、军管会领导人所指定，绝大多数为文革左派。珍宝岛边防分站副站长孙玉国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不久又被沈阳军区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破格提拔为黑龙江东线边防师师长。

开幕式上，当毛泽东和手挽红语录本的林彪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体起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如同山呼海啸，经久不息。毛泽东站在台上正中位置上，缓缓地拍着巴掌，接受代表们的欢呼，也是接受全党二千二百多万党员的欢呼：心里是十分受用的了。个子瘦小的林彪则站在毛的侧后，缓缓地摇提着手上的红语录，象征着他的接班人地位，牢固而不可替代。距毛、林十来米远的大幕深处，周恩来率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朱德、董必武、陈云、刘伯承、汪东兴、温玉成等一批人，也是每人手中提动着红语录，徐步出台。刘伯承元帅因在病中，是由两名服务员架上来的。以林彪、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大员们，人人搅着一本小红书，嘴里呼着"毛主席万岁"，鱼贯而行，在新闻纪录片中留下珍贵奇特的历史写照。主席台上的座次排列，也十分耐人寻味。在毛泽东的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毛泽东的右边，依次是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刘伯承、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左边坐左派新宠，右边坐右倾老臣，真乃阵线分明。

整个会场平静下来后，要例行一道预备程序：以举手通过方式，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和秘书长。毛泽东忽然对着话筒说：提议由林彪同志任大会主席。林彪一听慌了，也赶快冲着话筒喊：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大会主席！毛泽东再次提议：林彪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大家说好不好？不等代表们反应过来，林彪再次起立，抢先喊道：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体手臂如林，一致拥护。毛泽东只得摆摆手，同意当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周恩来任大会秘书长。代表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一致通过。林彪已紧张出满头汗珠，算虚惊一场。
毛泽东致一篇简短开幕词，列数党的前八次代表大会得失，正确归于自己，错误归于别人，以温和语调隐伏杀机。全文于下：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因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开咸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位代表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了的，当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静仁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固只有几十个党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大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个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举王明路线的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外国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入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

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次大会来说，能不能开咸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俊，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是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这个一千来字、十来分钟的开幕词，竟六次被全体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口号声所打断。毛泽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伸出双手巴掌朝下压一压，示意会场安静。

开幕当日，代表们还听取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康生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由于两个报告篇幅冗长，尽是些打倒刘少奇、清算刘邓路线之类的官话套话，需要四个小时才能听完，毛泽东哪能陪着？于是提前退席，回中南海游泳池休息，等着看会议简报去了。

四月二日起，代表们开始分组讨论毛泽东的开幕词和两个主报告。名为分组讨论，实为对刘、邓路线的集体围剿。在这个大前提下，同时分头对以朱德为代表的一批未能完全打倒的老干部们进行“批评、教育、帮助”，把上次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老戏法，在更大范围搬演一回。

依照毛、周预先订下的会议方针，代表们分组讨论整半月，进而对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的历次路线斗争进行总清理，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党的历届重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项英、张闻天、刘少奇，都推行了错误路线，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都是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只有毛泽东主席一向英明、正确，每到革命的紧要关头，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党，拯救了革命，并带领全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全党的大恩人，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人类解放的希望，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毛泽东家乡湖南的代表说：光绪十九年，即公元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伟大领袖出生的那天，韶山冲红霞满天，红光绕屋，太阳不落，韶峰上响起早已失传的上古韶乐，百鸟应和；

江西井岗山的代表说：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率秋收暴动农军上井岗山，黄洋界上铁树开花，百年枯井发大水，鸡婆尽生双黄蛋。风水师说，从西边来了真龙天子；

贵州遵义的代表说：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到遵义召开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四山上的老虎、豹子都欢叫了三天四夜，吓得白狗子（国军）不敢围攻遵义城；

陕西延安的代表说：毛主席、党中央在陕北十二年，陕北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天无灾，人无病，信天游从这道山梁唱到那道山梁，那个美气，那个响亮！

浙江杭州的代表说：毛主席老人家每次住进西湖汪庄、刘庄，西湖上空就出现七彩长虹；

河南郑州的代表说：一九五六年俺毛主席视察黄河，本来黄泥汤似的河水，一夜之间就变清亮了，碧绿了，满河上都是鲤鱼欢蹦，那银亮银亮的鱼鳞儿和着水珠儿，把人的眼睛都晃了；

湖北武汉的代表说，，毛主席每次南巡，都喜欢住我们武昌东湖。每逢毛主席入住，东湖水面就比平时宽阔一、两倍。那年毛主席视察三峡，三峡也出过一次平湖，万顷碧波，像洞庭湖；

广东代表说：毛主席到广州，木棉树十二月开花，满广州城的木棉花开得那个红浪漫哇，丢老猫，艳过天上的彩霞……

依照大会程序，还安排了两天的大会发言。毛、林、周、陈、康、江、张、谢、黄等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认真倾听。最激动人心的发言，是来自黑龙江珍宝岛的战斗英雄孙玉国介绍三次自卫反击战的经过，边防军战士们如何高呼着毛主席语录冲向苏修的坦克群，有的滚到坦克底下去引爆绑在身上的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

孙玉国结束发言时，忽然来了个出人意表的动作，依次向主席台上的每位中央首长敬礼，握手，再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当他向毛泽东敬礼、握手、高呼万岁时，两手长时间握住不松开，只顾一声声不停息地呼喊着万岁、万万岁。警卫人员怕出状况，连忙从侧幕背后冲出，把他“请”下台去。

毛泽东听了一天大会发书，感到疲累，第二天不再出席。代表们的狂热发书，毫无节制的歌颂、赞美，都摘登在各期的简报上。毛泽东躺在游泳池休息室长沙发上，翻看着大会秘书处送上的简报，心里着实受用。他矣姆的，各省区党代表们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把过去歌颂帝王的一套都用上了，好也是不好？我毛泽东出世，明明是父母性交，精子与卵子相结合的结果，何曾有过红霞满天、红日不落？至于上古传说的韶乐，更是没人听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发动湘东北三十几个县的农民暴动，称

为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带了几百名农军上井岗山落草，狼狈得很，哪里见过什么铁树开花、枯井冒水、鸡婆生双黄蛋？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一路败退到贵州遵义，赶李德、博古下台，哪里有什么四山上老虎、豹子欢叫了三天四晚？在延安十二年，效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也不是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了税赋过重，老乡们日子不好过，一个贫农妇女还公开呼喊要杀死毛泽东；一九五六年视察黄河，河水何曾清、鲤鱼何曾跳？一九五七年视察长江三峡，也没有什么高峡出平湖……还有西湖上空挂七彩长虹，广州十二月木棉开花红浪漫，通通无稽之谈，天方夜谭。

党代表们可以狂热，可以迷信。毛泽东却不能醉倒。从来伟大的政治家都能保持住超凡的清醒：都是林彪同志带下头，全党全军瞎起哄，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为了打倒刘邓陶，的确需要借助革命群众的领袖崇拜热潮，现在应适当控制一下个人迷信。不然的话，全党形成惯性，今天迷信毛泽东，明天就会去迷信林彪。接班人林彪要的，不就是这个？

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大会《政治报告》，在交付正式印刷之前，毛泽东挥笔圈掉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报告中所有的“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也通通删除。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毛泽东已经嗅出来某种不正常的气味。

对于毛泽东删掉“三个副词”、“四个伟大”，林彪很不理解，周恩来、江青、张春桥等人也很不理解。只好由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出面向毛泽东讨教。毛泽东问：是不是林副统帅要你来的？还有江青、张春桥？你回去告诉大家，不是我有什么伟大的谦虚，而是被人吹捧多年，现在要适可而止。三个副词，与事实不符。四个伟大，更是讨嫌。不是给代表们泼冷水，而是应当降降温了。总这么持续高温下去，要爆炸的！你不相信？反正我信。当然，恩来，这后一句，你不要传达。

大会以鼓掌方式，一致通过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及康生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中列入接班人林彪的名字，象微着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地位坚如磐石。

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大会议程：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上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二百人整。本届增加至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实行等额选举。这就意味着只要被列作候选人，即会当选无疑。

选举之前，周恩来秉承毛、林旨意，领着大会秘书处和各省区代表团作了周密布署。如硬性规定，原八届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只能有三十七人进入新一层中央委员会，——把大部份老干部排除掉；即便是对被保留下来的三十七人，不管是朱德、陈云也好，陈毅、徐向前也罢，亦实行控制性投票，让他们只以过半数的微弱多数当选，以示警喻：你们这些人抵制文革、犯有错误，仍能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完全是毛主席、党中央及党代表们宽宏大量，给予你们政治上的出路。

一切通过如仪。没有大的差错，却有小的纰漏。点票结果，毛泽东差了一票，林彪差了两票，周恩来差了两票，康生差了三票，陈伯达、江青差了一百多票……当选人的得票数字不能当场宣布。周恩来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黄永胜、汪东兴、温玉成等人连夜开会，商议怎么办？康生主张彻底查票，把毛主席失去的一票、林副主席失去的两票、周总理失去的两票、康生失去的三票、江青失去的一百多票等等，通通清查出来，把那些隐藏在代表们中间的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揪出来示众！康生并要求公安部和中央警卫局联手破案。公安部长谢富治表示为难，公安部是政府部门，不好来查党代表们的票；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也说，中央警卫局无法接这案子，技术难度大，一千五百多名党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必须挨个打下指模，再一张一张选票的去照像显影核对。而且接触过每张选票的也不止是投票的那名代表，从印刷到包装、送票、点票等，起码涉及几万人次的指纹……若真要清查代表们投下的票，必须请示毛主席，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周恩来仿佛心里有数，答应由他这个大会秘书长去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当晚十二时，周恩来去到中南海游泳池，恰逢林彪也在场，又和毛主席谈着反对叶群进政治局的事。林彪见到周总理，便说：总理，你当过我的先生，帮我讲两句，我老婆水平低，资历浅，不够格。

毛泽东笑笑说：恩来，我的态度你是知道的。叶群不进，江青也不进。反正是大男子主义，政治局只有和尚，没有尼姑。一个老方丈带领一批新和尚，主持庙务，可不可以啊？

林彪连忙补充：我赞成江青进政治局，而且当常委。

毛泽东玩世不恭地说：看看我这个接班人，自己的老婆不行，别人的老婆行……文章自己的好，老婆人家的好。也有说老公人家的好，娃儿自己的好。

周恩来忍不住笑了。毛主席虽是说得轻松，但涉及两位主席夫人，高度敏感的话题，不能有半点差池的……江青、叶群进不进政治局，都不影响她们手中的权力。进了政治局，好歹讲点规矩，有不同意见会摆在明处，可以商量着办事；不进政治局，一切没规矩，办事不在明处，就防不胜防了。……想到这些，周恩来心里打个激凌，说：主席和林副主席若征询我的意见，还是维持原先商议出来的那个名单吧。江、叶都是我们党内少有的优秀女同志，运动中表现杰出，贡献很大，作为女同志代表，参加政治局，合乎众望。

林彪仍不松口：拥护江青，反对叶群。温玉成也不要进。

终于扯出了温玉成。毛泽东表示意外，看一眼周恩来：温玉成啊，有什么问题？

周恩来不知就里：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都打印好了，有温玉成，没听说他有问题。

林彪说：不是有问题。是黄永胜的意见，温是他提议调任副总长的，若进政治局，规格高了点，在将军们之间摆不平，日后工作不好做。

毛泽东心里镜子似的，暗暗佩服自己的婆娘放长线，施伎俩，借林、叶之手，把温玉成除名。遂做了个思考状，说：总理，温是他们的老部属，那我们就尊重黄总长的意见，安排温玉成做中央委员吧。过去傅崇碧也只做到中央候补委员。

周恩来当即笔录下雨位主席的这项指示。

毛泽东今晚上心情好，有谈兴，幌了幌手说：总理，叶群的事，我们两个是多数，育容你不要谦让了。还记得《左传》里“祁奚荐才不避仇”的典故吗？祁奚是晋国的中军尉，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长吧，因年老向晋悼公请求退休。悼公问他接替的人选，他推荐了解狐。解狐却是他的仇人。他说，解狐有能力，即使和自己有怨仇也要替国家着想啊。晋悼公很赞赏祁奚的品德，就打算重用解狐，谁知解狐突然去世；晋侯又向祁奚征询人选。这次祁奚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认为祁午仅次于解狐，解狐死了，祁午合适。当时另一位大将羊舌职是祁奚的副手，也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晋侯再次询问他谁来接替羊舌职。他认为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有能力，堪当大任。于是晋悼公正式任命祁午为中军主帅，羊舌赤为中军副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祁奚荐贤不避仇、举能不讳亲的故事。所以，叶群、江青进政治局的事，我们不要再讨论。

林彪不再说话。毛泽东又想起另一件事：恩来，代表们投票选了中央委员，为什么没有宣布每个当选人的得票数？

周恩来遂汇报了大会领导小组关于公布选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问：谁提出查票？荒唐！我少了一票，是我自己没有划那一票。育容，你少的那两票呢？

林彪说：是我和叶群没有划，所以我少了两票。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恩来，你少的两票，大概也是如此吧？

周恩来说：正是，我和小超少划了两票。

毛泽东说：你们啊，也是要保我的面子嚒。康生少了三票，怎么办？他和曹轶欧是肯定会划下自己的两票的。那么，康生是真有三票反对了。一千五百多人投票，少三票、几十票、两、三百票，仍是百分之九十几、八十几、七十几的得票率，高得很嘛！西方国家选议员，通常只有百分之三十几、四十几的得票率，比我们低多了，我们的同志还不满足？

周恩来说：好！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我回领导小组传达，不查票。明天宣布当选人的得票数。主席和林副主席全票，我以下，按实际得票数宣布。

毛泽东说：恩来啊，那你还是要陪我和育容一下，我们三个算全票，康生以下，如数宣布。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于四月二十四日闭幕。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九层一中全会，选举党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仍是等额选举，候选人即已是当选人。投票只是办完一道手续。

毛泽东是当然主席，林彪是当然副主席，毛、林、周、陈、康五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旗下七人：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青旗下五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其余九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董必武，则是毛泽东用以制衡林彪、江青两股势力的中间偏右老臣。

选举之后，主席台上只坐着毛泽东、林彪。毛泽东环顾左右，见身边只孤零零地坐了个林彪，忽然感到大不自在，怎么只剩下我和这个长病号？人物凋零，气象不佳……于是朝台下喊：总理，你在哪里啊？上来陪陪吧，我感到孤单哪。周恩来坐在台下第一排位置上，连忙起立，却不肯上台去，而

谦逊地说：主席台是主席和林副主席坐的，我不够格。这不是客气。今天的中央全会请林副主席主持。说罢仍坐下。毛泽东有些话里带话了：总理啊，请都请不上来？是不是想孤立我和林副主席？周恩来慌忙再次起立：主席，我是在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办理具体事务的，所以不宜上去……若一定要上，我要求和陈伯达、康生一起上。这时，主持会议的林彪起立、提议：请同志们鼓掌，欢迎总理、伯达、康老三位上台！

第四十四章　择婿选妃　黄叶热恋

“九大”获全胜，林府喜若狂。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手下更有黄、吴、叶、李、邱五员干将进入政治局，全军三总部的两大部：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加上空军、海军，也都是这五干将当家，党权军权，尤其是军权，可说是悉数归于林家班了。一时间，毛家湾二号灯火辉煌，门庭若市，道贺的，拜望的，求见攀附的，一溜溜小乌龟车载着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首长，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各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送走一批，又进来一批。

一向深居简出、作风低调的林彪，这次竟没有喝令婆娘叶群注意影响。林府有间可坐几十人的电影放映厅，如今晚晚放映国外过路片、资料片，分批招待各路将军及他们的爱人、小孩。能否进林府看电影成为一项荣耀和行情。几乎每晚必到的是黄永胜的爱人项辉芳、吴法宪的爱人陈绥圻、李作鹏的爱人董其彩、邱会作的爱人胡敏，江腾蛟的爱人李燕平，以及她们的孩子、孩子的保姆等。

叶群和这“五大爱人”俨然结成“妻党”。他们多数时间并没有看电影，而是聚在林府深处叶群的专用小客厅里，悄悄商议着两件儿女大事：一是替林府千金豆豆选“驸马”，二是替林家哥儿老虎选“妃子”。“驸马”、“妃子”这些称谓太过老旧，只在她们相聚时谈笑使用，绝对不许外传的。

然而喜气中也有失算。“九大”开过不久，林彪、黄永胜又报请毛主席批准：调温玉成离京，降级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林彪生平最痛恨自己栽培的下级将领见风使舵，投效他人。

当温玉成红着眼睛来林府辞行，要求单独见林总一面，向林总汇报真实思想，表明自己生是林总的人，死是林总的鬼时，林彪才知道上当了，中了钓鱼台那个娘娘的计了。都是叶群这个自作聪明的东西闹下的！天天在家里吹耳边风，加上黄永胜也打小报告，指温玉成改换门庭，效忠江青……江青同志也是够厉害的，分派温玉成去兼管了大半年的样板团，就离间了四野的老上下级关系，弄走了一名靠得住的卫戍区司令。温玉成眼泪含含地提醒老首长：新任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是江青的亲信，不简单啊，女组长不简单啊。

送走温玉成，林彪把叶群叫进办公室，关起门来臭骂一顿，类似毛泽东生气时痛斥江青：你作死！坏老子的事！恨不能立时休掉你这个蠢货，不是东西……今后林家要败，就是败在你身上！浅薄，张狂，下贱，几十年改不掉的臭习性。

骂归骂。二、三十年的共同生活下来，林彪离不开叶群，叶群离不开林彪。也是一对政治夫妻，荣辱与共。林彪不耐俗务，公中家中，日常党务军务，全仗了叶群操持打理；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等一批亲信将领的关系，也全靠了叶群周全、维系。我林彪或许轻看叶群，可毛泽东看得重，黄永胜、吴法宪他们更是看重。对了，叶群还喜欢单独往毛泽东的住处跑，说是去调解毛、江的家务纠纷。毛封她为“八级泥瓦匠”。毛身边美女如云，会看得上年过五十的叶群？老子都早不操她了，毛还会操她？做梦。

以简体字笔划为序，叶群在中央常委之后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名第一，排在叶剑英、朱德、江青的前面了。不管怎么说，跻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如沐春风，平步青云。鸿运当头之际，她决定百忙之中花些时间、精力，来管管一儿一女的婚事。过去也不是不管，也曾多次派信得过的人北方南方的替女儿、儿子物色对象，但一直没有发现中意的。林府选婿、择媳，岂是马虎得的？

女儿林立衡，乳名豆豆，一九四四年延安出生，北京大学毕业，年已二十五岁；儿子林立果，乳名老虎，一九四六年哈尔滨出生，也是北大毕业生，年已二十三岁。应当说，林府这一儿一女都不是娇生惯养的池中俗物，而是肯读书、肯钻研、有才干、有抱负的青年。特别是林立果，真正一只小老

虎，不单学业优秀，寒暑期下部队锻练，爱摆弄无线电，玩各式武器，会驾驶汽车、直升飞机、水陆两用坦克、海军炮艇！林立果的职务为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一手提拔的青年干部。少年英雄，文武双全；将门虎子，前程无量。

两个孩子都性格内向，不擅长谈恋爱，交异性朋友。就此点而言，他们像父亲而不像母亲。叶群觉得自己目标大，不便出面替儿女张罗，只有托付给她的"妻党"密友去办。几名"妻党"求之不得，正好向林府效力。于是叶群和"妻党"商议出方案：

林豆豆的未婚夫，由总参谋部出面，以替军委首长挑选秘书的名义，到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的文科院校去物色。北方汉子体魄好，高大威猛，忠厚老实，温顺驯良，靠得住。具体条件是：

一、外表英俊，身高一米八 0 以上；

二、身体健壮，无狐臭异味，家族无遗传病史；

三、出身贫苦，政治可靠，思想进步，最好是党员，至少是团员；

四、大学文科毕业，爱好广泛，有生活情趣；

五、个性温和、驯服，会疼人；

六、行止端方，有教养，口齿清楚，谈吐大方。

替林立果"选妃"呢？叶群和"妻党"们更是订出了严格的范围和条件。以替空军文工团、海军文工团挑选女演员的名义，到江南数省的大专院校、剧团、医院、纱厂等女子集中的单位去筛选。江南女子水灵，俊丽，身条好，性温柔，衰老慢。具体条件是：

一、年龄，十六—二十岁，最好十七—十九岁；

二、身高，一点六 O-一点六五米，身体要不胖不瘦；

三、眼睛，柳眉大眼，双眼皮，眼睛要有神；

四、脸部，瓜子型脸，皮肤细白红润，没有抬头纹；

五、鼻子，位置适中，不大不小，不露孔；

六、嘴部，樱桃小口，牙齿洁白，整齐；

七、头发，乌黑有光泽；

八、身材，身体部位要对称，脚无毛病，走路要有风度、潇洒；

九、话言，说话流利，口齿清，音色美，燕语莺声；

十、文化程度，初中以上；

十一、政治条件，家庭出身好，如面貌诸条件出色，政治条件可以降低；

十二、预选方法，先在花名册上选出未婚的和合适的年龄、身高和外观等条件的名单来，再根据名单，通过相片和本人选择外貌。然后在档案上查清政治情况，以往的健康和父母的健康情况，这一切查清后，再送审。

上述这份语句不甚通顺的"选妃标准"，由林副主席办公室打印后，作为"绝密文件"，派机要员专送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司令员兼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便四大部门配合执行。

选妃工作由邱会作的妻子胡敏、李作鹏的妻子董其彩、江腾蛟的妻子李燕平率领三个小组分头执行。小组成员全是女性。其中以胡敏小组最为勤奋，工作时间长，活动范围大。胡敏陕西人，本职工作医生，此次荣膺重任，起始也是满脑子政治挂帅，思想先行。她老家西安驻军向她推荐了一名古典式美女，陕北米脂人氏。陕北革命老区，咱党中央就是从陕北一路胜利到北京的。米脂貂蝉故里，自古美女出名。胡敏带工作组亲赴西安，在一间密室内，命那米脂美人儿寸缕不着，量了额头量下颔，量了脖子量乳房，量了胸围量腰围，量臀围，量大腿、量小腿。检查处女膜有否破损，等等。除了两腿短了点，稍粗点，此女天姿国色！胡敏把米脂美人儿带回北京，荐给叶群。叶群意在江南一带选美女，根本瞧不上陕北地方的黄土疙瘩，以"个头矮了点"为由"枪毙"了。叶群一关过不去，胡敏自然不敢提出"是否请林副主席或老虎本人过过目"了。

胡敏并没有气馁。老公替全军办后勤，老婆替林府选媳妇。她珍惜这次效忠机会，手持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介绍信，领着十人小组花近一年时间，先后跑了江苏、浙江、湖南、广东、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山东、上海、北京、天津等十二个省市，动员五百四十九个单位，共看一千三百多名由各

单位初选出来的美女，经层层淘汰，带回三十六人的档案、照片，包括半身照、全身照、侧面照、泳装照，供林副主席和叶群过目。经叶群和“妻党”在这三十六人的档案、照片中挑选来、挑选去，最后确定六名国色天香进入决选圈。由军委办事组派出女工作人员，分头把这六人接到北京，入住总后勤部小招待所候命。

胡敏身为军医，审看了近一年的江南佳丽，也眼花撩乱了。她和女同事们天天惊讶、天天叫绝：妈哟！向毛主席起誓，千姿百媚，拣了任何一位，放到任何一家，都会蓬壁生辉！便是女人看了也动心。难怪难怪，大清朝那些风流皇上，都爱到江南一带来猎艳，挑选倾国倾城。

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无遗憾的事，堪作谈资。

在苏州，胡敏小组选中了一名十九岁的评弹演员，那个水嫩水灵哟，活脱脱就是清代秦淮名妓柳如是的化身！可是做裸体检查时，才发觉那演员乳房太丰满，身材太惹火，是那种一女可驭数夫的性感人儿，只好舍弃。

在杭州，胡敏小组看中一名越剧青衣，十七岁，人面桃花，莺声燕语，性情温顺，爱读书学习。可是一体检，处女膜破损。胡敏作为医生知道，女演员练功，劈叉跨一字，都会导致处女膜破损。但能带回北京去？叶群同志会怎么看？林副主席和老虎什么态度？

在武汉，胡敏小组千里挑一的，挑中了一名体操运动员，十六岁。脸模子、身材的那个完美啊，简直是白璧无瑕的大理石雕塑而成。可是运动员肌肉发硬，性格倔强，业余只爱听个音乐，属于四肢健美、头脑简单一类；

在湖南长沙选中的一名女高中生，就更是奇特了。十六岁，工人家庭出身，共青团员，品学兼优，性情温柔又开朗，爱唱歌，会跳舞，一米六五的个头，俊眼俊脸，美胸美腿，清纯如一枝出水芙蓉，已列入决选推荐名单，估计可能成为叶群同志的第一人选。什么手续都办好了。由专人陪同，坐软卧包厢先到广州，再和小组人员会齐，乘专机回北京。可那女孩一到广州就拉稀，腹泻不止。水土不服。女孩羞答答交代，她父母、兄姐，全家人都有个习惯，北不能上湖北，南不能下广东，一出湖南地界就拉肚子，只能在湖南过日子……

在这前后，由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率领另一选拔小组，在北方省区来回奔波，审阅了上百所文科大学推荐的青年教师档案，并和数百名英俊青年见过面。挑来拣去的，相中辽宁大学中文系讲师林正义，一位标准的俊男儿：身高一米八 0，党员，未婚，贫民家庭出身，政治历史清白，身体健康，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有学识，好书法字画，性沉稳，谈吐风趣。

陈绥圻亲自找林正义面谈两次，很满意。于是林正义被送到北京，入住空军司令部第二招待所，接受身体检查，包括尿液化验，精液化验。几天后，大约体检过关，有人领他去见了几位首长。首长有男有女，都穿着军装，林正义不知道谁是谁。首长们很客气，轮番着问了些他的父母情况、学习情况、工作情况、业余爱好等等。之后就没事了，晚上安排他看文艺演出。又过了几天，竟让他乘坐空军专机飞杭州，住进西湖畔一座部队疗养院，说是参加空军大批判写作小组实习。他和写作小组的成员们见了面，其中一位就是林府千金林立衡。他们去参观了几家工厂，和工人座谈，都是集体活动。又被观察了一段。终于单独和林立衡见面、交谈。

林正义是个聪明人，已察觉自己成了人家的渔猎对象。林立衡个子不高，态度和蔼，谈着谈着就漏了底似地：正义同志，三个星期前，我已经在北京见过你了，而且不止一次。林正义十分惊讶：您见过我？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林立衡笑笑说：你傻。第一次是首长接见，我和妈妈坐在首长们中间，你没有在意。第二次是在京西宾馆剧场看样板戏《红灯记》，你不是会被召到首长休息室喝茶、用点心？我妈观察了你的吃相、坐相，较满意。林正义心里好一阵惶恐，嘴上忙说：谢谢军委首长的关心，我一个穷苦人家的青年……

聊着聊着，林立衡忽然大方地问：正义同志，你和我接触这些天了，对我有什么看法没有？林正义觉得林立衡作为副统帅的女儿，待人接物还算随和，并无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气：您在副统帅身边长大，政治上很强，又学有专长，熟悉部队生活，我应该好好向您学习。林立衡说：不讲这些好听的，你有什么看法可以提出来，给我做参考嘛。林正义猜想林立衡喜欢有独立见解的人，自己也不能太熊包，遂说：以您现在的生活位置，是得天独厚的，有很多别人不具备的条件。硬要我说点什么的话，就是高处不胜寒，比较容易脱离群众。

就这样，普通人家的子弟林正义身不由己，忧喜参半、如履薄冰地和副统帅家千金谈起了对象。

他们时而北京，时而北戴河，时而杭州、苏州、上海的，相处了大半年。这期间，林正义并不是林家的“专宠准快婿”，林立衡还接触了另外几名各地选送来的英俊青年，最后选中一名军医大学的教师，做“稳定的男友”。一九六九年九月，林立衡给了林正义八个字的评价：“老实，聪明，幼稚，自负”，而结束了这段奇特情缘。林正义没有返回辽宁大学任教，留在上海空军工作。真乃老天照应，不幸中的大幸了。林正义至今仍然活着，且成为他老家辽宁省的一位知名作家兼书法家。

再说邱会作之妻胡敏为林家公子选妃事。毕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叶，又处于红彤彤的文革岁月，林彪纵是贵为毛泽东的权力接班人，叶群也进了政治局，但林仍在毛的监察之下，叶仍在江青的监察之下，林家劳师动众在全国各地选美女，终归摆不上台面的。

胡敏忠心耿耿又聪明绝顶。为方便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亲临现场，她特意在自己所住的将军院内辟出一间密室，密室的里墙上方则开一电影放映孔似的小窗口，小窗口下设平台，放置沙发、藤椅，不开灯，这样敬爱的首长夫妇就可以透过窗口望见室内的美女们。胡敏把六名进入决选圈的美人儿弄进灯火雪亮的密室，编为一至六号，由女摄影师一一替她们拍照。一会是三点式泳装照，一会是西式衣裙照，一会是传统旗袍照，一会是解放军女装照，一会是休闲服饰照……

六名美女做梦也没有想到，全党全军敬爱的林副主席及夫人叶群同志，正在密室墙上方的小窗口上，从暗处看着明处，饱赏眼福呢。人间尤物，个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尽情观赏了近两个小时，胜过看春宫图。在回程的大红旗轿车后座里，叶拉下前后之间的隔音板，试探林总的意向：中意哪一个？三号还是五号？二号也不错，眼睛特别亮，就是奶子小了点，屁股也瘦点；一号则正面亲丽，侧面较单薄；六号什么都好，就是神韵欠点火候……你看哪？林彪闭上眼睛说：美不胜收。我们是老了，最好让老虎自己也看看，任他挑。叶群说：要是老虎都中意，六个都要，咋办？林彪眼睛一瞪：胡闹！共产党实行一夫一妻制。乱搞的不算。你由着他放肆？

林府方面尚末下决断，胡敏又接到南京军区空军某部密报：军区歌舞团演员姜琳，十九岁，艳冠群芳，惊为天人，性情温柔，爱读书，爱运动，出身于多子女家庭，好品种。已有恋爱对象，估计还没有发生过性行为。胡敏当机立断，让军区政治部党组织出面做工作，把姜琳的那个男友吹了，并检查身体，如还是处女，立即送北京。

军队办事，历来快节奏。姜琳被送到北京，也入住在总后勤部小招待所。果然，胡敏拿姜琳和那六名美女一比，更有一种不同凡响的神韵，特别一双眼睛会唱歌似的，能撩人，真是应了那句古人的话，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了。但最后还得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说了算。胡敏不辞辛劳，又在自己的密室里，把姜琳杂在六名美女中间，如上次脱衣、换装，摆弄各种姿式，轮番拍照留影。

这次林立果随父母亲临窗口选美，并当场表态：我好羡慕大观园的怡红公子！既然只准我七里挑一，就要那个姜琳吧！是不是瘦了点儿啊？

叶群把老虎的决定通知胡敏。胡敏喜形于色，好像她自己中了彩一样：姜琳瘦点没关系，就请她住在我家里，我负责给配置营养餐，先给催催肥，保证两三个月之后，她肌肤细嫩，红红白白，老虎黏住不放……叶主任，剩下那六个怎么发落？

叶群说：林总的意思，剩下的六个，先保送到军内医护学校学习，毕业后，黄、吴、叶、李、邱、江六家，每家分一名保健护士，奖励大家的辛劳。

胡敏心里叫声苦也！将军们是乐开花了，可她们这些做妻子的呢？美人儿进门，原配掉价。

叶群看出胡敏的心事，笑笑说：林总的指示，不能不执行。你、我怕什么？不都是各自家里的办公室主任？到时候还管不住个小妖精？

林彪夫妇，为自己的儿女选妃择婿，可说是心机用尽、机关算尽了。林府的这对宝贝，又是如何敬重他们的父母的呢？

林立果二十二岁大学毕业时，生理上并未发育成熟。表现在对女性兴趣不大，热中于下部队摆弄坦克、装甲车、直升飞机、火箭发射器等各式武器，简直是个兵器迷。有段时间，小老虎恨不能把些庞然大物弄到毛家湾二号大院里来。再有，就是喜好阅读各种战争回忆录，名人大事纪，中外政变、兵变纪实之类的书籍，读完一部又一部，废寝忘食；阅读书籍比较费脑子，放下书本，他就在自己的卧室兼书房里摆弄他的无线电器材，动手安装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收报、发报机等等。反正有叔叔、伯伯们提供各式各样的精密零件材料。他也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哥儿们做纪念。送给姐姐林立衡的半导体收音机更是他的得意之作，最小的一台只有肥皂盒那么大，用两节小六号电池，能收听到

美国之音、英国 B B C 的短波中文节目。自遵照父母之命投身到空军司令部服务，特别是升任作战部副部长，结交上一班铁杆哥儿们之后，摆弄无线电器材的时间就少了。

老虎的卧室靠近母亲的卧室。父亲的卧室则在走廊尽头，房门也开在另一侧，保持绝对安静。林府房间的隔音相当好。可是常在夜深人静之时，一般是在凌晨三、四点，老虎能感觉到母亲房里有动静，是和什么人通电话，时间还很长。林府的电话安装有特殊的保密装置，从中直、军直总机，到家里的工作人员，都无法窃听。除非到母亲房里去安装一个不显眼的小匣子，再用一根不显眼的细金属线延伸到自己卧室里来……老虎出于好奇心，也是检验自己的无线电作品性能，悄悄地在母亲卧室里装了个自制的袖珍窃听器。连每天替母亲收拾房间的内卫都没察觉到。他千想不到、万想不到的，母亲大人竟背着父亲大人，常在凌晨三、四点时和总参谋长黄永胜叔叔通话，内容那个大胆、放荡、亲密哟……老虎筒是一名处男，未尝过男女禁果，听得脸热、气喘、心惊、肉跳。妈的！黄叔叔这个王八蛋，背着他的大恩人、老首长，勾引首长夫人！太下流、太肉麻了，老虎初时听不下去，但又不能不听。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父亲常挂在嘴上的教导。也是父亲体弱多病，和母亲分房睡觉十几年，从电话里听得出来，母亲还相当主动……渐次地，他滋生出一种强烈的窥秘感。下面，即是老虎录下的一段：

叶：我觉得，哎呀，我太晚了，认识得太晚了，时间流逝得太多了。对你，广东是有机会认识的，为什么失之交臂呀？

黄：嗯，嗯。

叶：到面前的人就错过了，一过就是一两年。当时就觉得，我多不幸啊！第一次惋惜自己，也惋惜对方。我回来大哭了一场。我觉得我为这么好的一个人，赴汤蹈火都不在乎。你知道我讲的目的吗？

黄：我知道！

叶：我再就是怕你追求生理上的满足闯出祸来。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是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政治生命和个人生命。

黄：我觉得，我完全像你一样了解，请你放心。

叶：你知道一点我的疾苦，如果我病了，你问我一声，你那里是一声，在我这里就是千斤万斤的黄金，比金刚钻还宝贵啊！

黄：你不要这样讲了。

叶：在北戴河都没有讲。而且我又采取了那个措施。万一要有，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次。（哭声）

黄：我一定来！一定来。你不要这样，这样我也难受。

叶：再就是你不要因我受拘束。你对周围的人，可以开开玩笑。我不能老陪着你，我这里也忙。我心胸不狭窄，你跟别的女人，可以跟她们热一点，不要顾虑我，我甚至把她们当小妹妹一样。

黄：那我不赞成。我只忠于你一个。

叶：你喜欢别人，也可以。但有一条，嘴巴要特别严。如果她讲出去，把我牵连上，那就会发生悲蒯。我家也会发生悲剧。

黄：噢噢噢……

叶：我跟你说，你知道我这个环境，能打开这个堡垒不容易的。你知道这个轻重吗？另外，我听了关于你那么多坏话。我们发生六月二十一日那个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黄：那我知道，那我知道。

叶：你知道吗？那次你有多粗壮呀，整个的，把我的涨满了，都痛了。

黄：对不起，我不够小心，把你给弄痛了。

叶：不！他从来没有涨满过我，也没有痛过。我这次才知道，女人需要那涨痛。为了那涨痛，可以去死——！（哭声）

黄：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

叶：你个没良心的，你有的是小女子玩。可我哪？我哪？下面又湿了……

儿子林立果，聆听着母亲大人和黄叔叔的这段淫声浪气的凌晨谈心，浑身都燥热起来，下边也鼓涨了起来。真正性教育，性启迪，白活了二十三岁！黄永胜，你瞒了我父亲，操了我母亲，是个大把柄。你个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掌握着军以上将领的提名权。毛七十多岁了，身体肥硕，生活

无节制，还能拖几年？就是自己那半条性命的副统帅父亲，也不会久于人世。到那时，有了黄叔叔和母后大人的扶持，自己还登不上接班人位置？太好了，太好了！黄叔叔和母后大人，是天作之合了……也匿自己爱摆弄无线电和各式武器，加上啃那些厚本的名人传记，耗去了宝贵的青春岁月，至今不解女人滋味。其实，母后大人早就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名女服务员，俊眉秀眼，肌肤白净，丈夫是个汽车兵，车祸丧命，没有生育过。母后的用意很明显，一个试验品。那女服务员就住在隔壁小房间里，洗手间那头有门可通。老虎欲火烧身，再按撩不住，光着身子上洗手间，哗哗地弄得水响，便去推了推那扇门，竟是虚掩着的。就着洗手间的灯光，照见那小寡妇在床上睡觉。他一掀被子，那小寡妇竟也是寸缕不着，一把搂住，那滚烫烫的舌头就舔了过来：小爷，亲爷，俺、俺都等了好几月了……看爷您猴急的，俺还不够湿……粗壮不粗壮？爷的好粗壮……涨满没涨满？亲爷，小爷，满了，满得很呀哪。您使劲，俺不怕爷使劲。俺村上的大嫂子都说，是女人就有三百斤的朝天力。

林立衡从小尊敬父亲，却记恨母亲。记恨母亲真是没有由头。怎么没由头？自己是姐姐，母亲却专宠着弟弟。任什么新奇珍贵的东西，吃的穿的玩的，总是先尽着老虎。老虎挑剩下的，才轮到自己。一段时间，林立衡多愁善感，心灰意懒，觉得自己是多余人。十四、五岁，生理上发育变化，心情也忐忑不安。她把一切愤懑、恼恨、失落，都归咎到母亲身上。她有了一种反叛心理，曾怀疑自己是否母亲亲生的。好像隐隐听人说，陆定一老婆严慰冰写匿名信告发，她林立衡是母亲和陆定一在延安偷情怀上的……母亲骂她不孝顺，没良心。她回嘴：讨厌、讨厌、讨厌！母亲要在工作人员面前拿林办主任的架子，她却在工作人员面前也不给母亲好脸子。母亲气极了，动手打她。母亲私下抱怨：豆豆这孩子，亲生的不亲，仇人似的，算白养了。

林立衡看不上母亲，自有她的道理。她早就冷眼旁观发现母亲身上有许多阴暗的、不好见人的东西，虚伪，做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五十岁了还风骚！一身细皮嫩肉，保养得比女儿还好！对父亲不够忠诚，她有这个感觉；把持林办“朝政”，借父亲的威望，狐假虎威，“挟天子以令诸侯”。身为副主席、副统帅夫人，称得上“第二夫人”了吧？为什么要对黄、吴、李、邱那些将军们大行感情贿赂？尤其对黄永胜叔叔的那个热乎劲，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豆豆还有个真正不可告人的特殊身份，二十一岁北大中文系毕业那年，即被吸收为总参三部（军情系统）人员，宣誓效忠毛主席党中央。她严守纪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兄弟。她还敏感地察觉出来，父亲的内卫，母亲的内卫，都像是总参三部的人。但不能去证实。组织严禁人员横向联系。什么叫内卫？就是首长的贴身服务员，专责首长的饮食起居，包括在卧室里端茶递水，帮首长穿衣脱衣，穿袜脱鞋，擦澡通便，铺床叠被，保持卧室整洁卫生等等。

第四十五章　薛明，你听我说

一九六九年六月初。北京西山象鼻子沟。贺龙元帅和夫人薛明被幽囚在山腰的一座古旧平房里，已经两年零六个月。

湘西汉子贺龙大半生呼啸疆场，叱咤风云，活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数他最富江湖豪客传奇色彩。有说他战争年代嗜杀，杀人不眨眼：妈拉个巴子，毙了！操鸡巴蛋，拉出去砍了！从古至今，战争就是有组织杀人，大面积杀人，无论正义、非正义。比起先秦的白起、蒙恬，两汉的霍去病、曹孟德，隋唐的窦建德、黄巢，明清的张献忠、年羹尧，动辄斩首级数万数十万，贺龙远逊矣，文明许多矣。

好汉已成过去，英雄沦为囚徒。贺龙生命之火燃到尽头。他本患有糖尿病，多年来一直靠注射进口胰岛素。遭囚禁后，胰岛素被取消。一年前他更患上缺血失语症，怀疑专案组医生在药物里添加了某种粉剂，使他失声。刘少奇、陶铸死前均已失声。医疗服从专案，对待开国元勋。那年月处决一般的政治犯、思想犯，先朝犯人的口腔声带注射麻醉剂。辽宁省委宣传部女干部张志新被枪决之前，专案组医生在她的后颈上垫两块红砖，以手术刀割断喉管，以防她临刑时呼喊“打倒党内法西斯”、“马克思主义万岁”。贺龙性本豪爽，好吃好喝，好嘻笑怒骂，好打球打猎，不用讳言，也好女色，好谈

南北女子的优劣。参加革命前有过一妻多妾，无名份的不计。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会经很看不起楚霸王项羽只恋虞姬，还有那个专宠杨玉环的唐明皇。煞怪！自一九四二年在延安遇到天津女子薛明，他倒是感情趋于专一。

或许此时刻的贺龙已明白自己来日无多，每天痴望着夫人薛明，在做着无声的诉说。人的眼睛是会说话的。夫人薛明的身子也日渐虚弱中，也是要医无医，要药无药。专案组医生给的什么药？给贺龙这名糖尿病重患者注射葡萄糖盐水。这个国家，这个党，已无天良，正在催着他们夫妇上西天。薛明身子还能动作，每天能做的，就是两手颤颤巍巍地替老总喂水、喂药。还有就是面对面相互痴望。痴望对着痴望。老总，你有心事，尽管和我说，不能出声了，就用眼睛说。记得在延安刚认识我的时候，你总是夸我的眼睛会说话。你的眼睛更会说话啊，老总。我读得懂你的眼神，老总。

贺老总的眼睛说话了。不再目光如电，呼风唤雨，呐喊叫啸，威震山岳。他眼神里流逝出涓涓山泉，时缓时急，时涨时落，时清时浊：

薛明啊，薛明，我们夫妻一场，儿女都长大了，二十几年，忙东忙西，忙上忙下，许多话还没有顾上说。还没有和你说说我自己，是不是？红卫兵、造反派讲我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你心里有委屈……操鸡巴蛋，我贺胡子是光绪二十二年的，属猴。贺龙不属龙，比周总理虚长两岁。总理属狗。毛泽东又比总理长五岁，光绪十九年的，属蛇。蛇又叫小龙。蛇、狗、猴，还是蛇厉害哟。龙蛇龙蛇，龙就是蛇，蛇就是龙，他娘的。

我告诉你没有？我祖籍湖北钟祥县，不是湖南桑植县。贺姓是个大家族，祖父一辈才迁到湘西桑植。父亲是个裁缝。母亲王金姑，生下我们兄妹十几口，生命力旺盛。湘西地方雨水多，一年四季落个不停。土话叫做天无三天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说是我母亲在雷雨声中出嫁，在雷雨声中怀上我，又是在雷雨声中生下我。我命中多水，父母替我取名贺水龙，后来把“水”字拿掉，叫成贺龙。龙离开水。北京地方少雨水，闹旱。龙卧浅滩，被犬欺了。操鸡巴蛋的，是不是这个理？我们贺家人丁兴旺，兄弟姐妹好武不好文。我四岁学拳，五岁习棍，六岁下水田劳动，七岁不听话，被父亲一脚从桥头踢到河里，河水不深也不宽，我自己游上岸，问父亲还踢不踢？娘的既叫贺龙，游水无师自通。我八岁打“保董”，九岁打堂勇，十二岁打翻县里武秀才，少年气盛，以为拳脚了得。家里老小二十几口人，吃口多，做手少，肚子能吃饱？对不起，自十三岁起，老子开始在通往四川、湖北的山道上讨生活，劫不义之财。桑植地处三省交界，人说土匪如麻。老子那时劫财不劫命。十四岁参加哥老会，封为小龙头，手下有了几十号弟兄。用你们读书人的话讲，叫做小股农民起义吧？打家劫舍，劫富济贫，自古就是这么干的。反动官府、土豪劣绅才称我们为土匪。官人偷国家，我们抢私家，要论匪，哪个大？红卫兵、造反派挖出我十几岁时的这段历史，封我为大土匪，他娘的懂个鸟。
毛泽东率秋收暴动农军上井岗山落草，不打家劫舍吃啥子？穿啥子？他在井岗山上种过地？至今没有党史资料提到。毛泽东杀了人家王佐、袁文才，自己做山大王嘛。也不被南京政府称为“毛匪”？娘的红卫兵乳臭未干，鸡巴没生毛，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瞎闹！到处打砸抢抄抓，不是土匪？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上过小学课本的，薛明我和你讲过没有？其实我十几岁时抢过两次枪。有枪便是草头王。拳脚再厉害，不如子弹快。头次抢的是芭茅溪盐局。晚上起大雾，和十来个弟兄一人一把菜刀，我舞两把菜刀，抢进盐局院子一顿砍杀，夺得十多把汉阳造；另一次是接到线报，一股吃了败仗的川军沿路抢掠，经过桑植退回四川去。这次我调派三百弟兄打埋伏，夺下洋枪几十枝，军服几十套。川军一个不杀，打着赤膊放回四川去。他娘的，靠了几十枝杂牌枪，我拉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派人到常德，密秘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在北京称帝，我任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那年我二十岁。一九二 0 年任湘西靖国军第三团团长。一九二二年率部入川，被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任命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一九二五年广州大元帅府任命我做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兼澧州镇守使。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稍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率部北上讨伐吴佩孚。一九二七年春改任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在湖北逍遥镇和临颍的两次决战中，杀得奉军哭爹喊娘，血流成河。贺龙威名四震。之后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我任军长，手下两万多人，神气了吧？老子二十岁当团长，二十五岁当旅长，二十八岁当师长，三十一岁当军长。当时革命军中流传一句话：贺龙逢雨打仗，不下雨不打仗，下小雨打小仗，下大雨打大仗！

薛明，你听我摆这些陈年老谱，有不有兴趣？从没和你摆过哪。好，你点了头，我接下去讲。一

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国民革命军中血腥清洗共产党。那时我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我的二十军中有不少旅长、团长、营长是共产党员，国共合作时期安插进来的。部队驻扎在江西南昌城外。我这个军长没有在二十军中搞清党。大约是七月初吧，共产党的黄埔教官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多次秘密来见我，动员我的二十军在南昌搞武装起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武装。起义后仍叫国民革命军，由我任总指挥。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呀！周恩来说你贺军长穷苦人出身，只要你肯率二十军起义，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功臣加大恩人，我负责介绍你火线入党。我问除了二十军，还有没有别人参加？周恩来说还有朱德的教导团，叶挺手下一个团，起事时这两个团也并归你贺老总统一指挥，军事上大家都听你的。薛明啊，老子牙一咬，心一横，干！共产党替穷人打天下，娘的，干！于是就有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工农革命第一枪。我也就由周恩来、朱德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八月一日被订为建军节，周恩来多次讲：没有贺龙的二十军，就没有南昌起义，也就没有八一建军节，我们党、我们军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贺老总的这个功劳。

薛明啊，周总理讲的是句大实话、良心话哪。一九二七年老蒋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抓到共产党员就是一粒子弹解决问题。娘的革命落入低潮，大多数人脱党了，逃跑了，或是向国民党自首投诚了。而我贺龙却是在这时刻提了脑袋加入共产党，率一个军的人马搞南昌起义！谁有我这忠诚、仗义？你一定有兴趣问：林秃子那会子在哪里？林秃子黄埔三期生，屌鸡巴毛，只是教导团一名见习连长，和我这个起义军总指挥隔得太远。我怎么会认得一名连长？老子是几万人马的总指挥，像他这样的排长、副连长几百上千。他想见我一面都难。可不是嚒，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年的小连长把我这个老军长变做阶下囚，关到这死人不进、活人不出的山沟沟里，有病胡乱治，无病饿肚皮。我是怎样患上缺血症的？就是缺营养，饿肚子饿的。林秃子明明知道我带兵出身，好吃好喝，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薛明，你知道的，我肚子饿得厉害时，就和你到院子里挖点野菜吃。春天、夏天，还可挖到些野菜、草根。这院门是不准我们跨出半步的。到了秋天冬天，连野菜、野草都没有了。我饿得没法子，背着你嚼专案组命我写反省的稿纸，半本半本的嚼下，还掏被套里的棉絮吃。后来肚子铁硬，几天几夜拉不出，昏死过去，你哭天喊地，专案组医生来抢救，人工通便。我食量大呀，消化能力强呀，大鱼大肉几十年，落到人过七十，一日两顿，每顿给两小窝窝头，塞牙缝都不够。我贺龙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率领一个军的人马闹南昌起义，却落到这个下场，作的什么孽？

要害死我贺胡子的，不单是林秃子。小连长只是借刀杀人，真凶是他娘的那个山大王。共产党的这个山大王，男人女像，慈眉善目，长沙里手湘潭骗。湖南俗语你不懂？先骗国民党，后骗共产党，上上下下骗得他娘的团团转。薛明你不要瞪眼睛。我是个快要断气的人了，两、三年来看穿了、想透了党内党外一本烂帐。

我讲到哪里了？对，八一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我，朱德，还有陈毅、聂荣臻，率领起义军南下广东，想在潮州汕头之间占领出海口，搞根据地。为什么选择潮汕地区，因为周恩来在那里当过东江特使，彭湃在他潮洲老家搞农运，有群众基础。更主要的是占领了出海口，好接受苏联援助，武器弹药可以走海路运到。可是啊，我起义军在潮汕地方还没有站住脚跟，粤、闽、赣三省军阀的部队已等在那里。我军遭到合围，很快被打散了。只有朱德、陈毅带了千把人突围出去，北上韶关、湘南，转往江西井岗山，和山大王会师去了。周恩来解散了手下的残余人马，自己和聂荣臻、刘伯承、彭湃等坐渔船偷渡去香港，转去上海找地下党中央。我呢，带了两名警卫员，化装成生意人，潜回我湘西老家，重打锣鼓另开张，开辟湘、鄂、川边区根据地。

惊动世界的南昌起义就这么完蛋了。可是播下了火种，引共产党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八月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九月有湖南秋收起义，十月有湖北黄安起义，安徽大别山起义，河北冀东起义，陕西靖边起义……接下来是邓子恢闽西暴动，彭德怀平浏暴动，我和周逸群、关向应在湘鄂川边区建立根据地。全中国都炸开锅了，正如山大王后来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南昌起义就是那火种啊，这不是我贺胡子吹的。

短短一两年时间，我和周逸群、关向应在湘、鄂、川边区拉了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成立了红二军、红三军，占领了三十多个县城。最东边的洪湖根据地离武汉只有一百多里旱路，就是段德昌开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唱“贺龙领导闹革命”，实际上是人家段德昌领导闹革命，演的就是那段历史。可是啊，一九三一年春天，党中央从上海派来夏曦，担任湘、鄂、川边区中央局书记，骑在我和周逸

群、关向应头上，日子就不好过啰。夏曦是山大王的长沙老乡，第一师范同学，二一年入党的老资格，就是左得要命。老同学山大王在江西苏区杀“A B 团”，他在湘、鄂、川边区杀改组派，都是以党的名义大开杀戒。杀的那个凶狠，真比他娘的老蒋搞白色恐怖还厉害。他亲自兼任中央局肃反委员会主任，领着一支行刑队，先杀害了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不久又杀了红七师的继任师长叶光吉、政委威联军，杀害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杀害红八师师长王炳南、参谋长胡惯己，杀害红三军政委万涛……，夏曦在湘、鄂、川边区一共搞了四次肃反，把我红二军、红三军团以上干部几乎杀了一遍，营、连干部则提拔一批又杀一批。单是第一次肃反就杀了一万多人，杀得洪湖的水都染红了。湖面上浮满尸体，渔民不敢下湖捕鱼。我出面保段德昌，保王炳南，保万涛，都没能保住。夏曦是个魔王，杀人杀红眼睛，他的四个警卫员被他杀掉三个。按说我贺老总也左得很，但终归没有左到夏曦那样杀自己人，红三军一万五千多人剩下三千来人。

薛明，你一定会问，我贺龙身为根据地红军总指挥，周逸群是政委，关向应是政治部主任，为什么不出面制止夏曦残杀自己人？同志呀，说起来难以叫人相信，人家以党中央的名义杀人，以革命的名义杀人，我和周、关都是自身难保、差点掉脑袋呀。我几次要干掉夏曦，都被周、关二位以党的纪律阻止。周逸群因对夏曦的肃反提了意见，被降职到一个县里去当苏维埃主席，不久牺牲。那是革命的非常时期，各个根据地都大搞肃反，山大王在江西苏区杀 A B 团，也是杀得不眨眼，富田事变后红二十军七千多人杀个光，连建制都取消。张国焘在鄂皖豫边区杀改组派，邓子恢、陶铸在闽西根据地杀社民党，陕北苏区则把刘志丹、高岗关起来。所以夏曦在湘、鄂、川边区肃反杀人不是孤立行动，周逸群、关向应多次找党中央反映情况也没有用。有几次夏曦还想对我贺龙下手。他命令卫队下了我和关向应的警卫员的枪，说贺龙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当过师长、军长等大官。我说，夏曦你听着：老子两把菜刀起家干革命，你敢不敢动我身上这把家伙？夏曦怕我拚命，也是慑于我在部队的威信，怕部队哗变，才迟迟没敢抓我这个总指挥。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到贵州来和我红二军团会师，组成红二方面军，情况才有所好转。夏曦是在长征路上落水淹死的，他落水没人肯救。他死得太迟了。对这么个血债累累的家伙，后来到了延安，山大王还坚持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薛明啊，你是哪年到延安的？记得你是河北霸州人，在天津读高中时参加革命，秘密入党。你讲过，一九三六年认识从北平转天津读书的叶群，两人成了朋友。不久日军大举侵犯平津，你和叶群随平津流亡学生到南京，进了国民党的“战地服务训练团”。在训练团里，你发现叶群和一名国民党特务教官谈恋爱，参加戴笠举办的演讲比赛，得了奖，当上电台播音员。南京沦陷前夕，你们随训练团撤退到江西，参加当地的妇女救国会活动。和叶群一起辗转到延安，投入党中央怀抱。一九三八年，经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陈少敏大姐介绍，你到延安后，你和叶群进中央党校学习，后又一起分配到中国女子大学工作。但叶群向组织谎报自己是共产党员。你是个认真的女同志，问她在哪里入的党，介绍人是谁？叶群回答不出，只和你大发脾气。当然，那时我贺胡子还不认识你。

说来有趣，你们女子大学集中了那么多漂亮女青年，成了我们这些老红军干部找对象的好地方啰。同是一九四二年，贺龙认识了薛明，林彪认识了叶群。林彪那时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兼抗大校长，很快迷上了年轻活泼的叶群。叶群却把林彪写给她的情书向外炫耀。一次被我听到，狠狠训她一顿：小知识分子，太轻浮，林彪同志写给你的求爱信，怎么可以说给人听？

薛明啊，一九四二年，我贺胡子追你追得好苦啊。那时你已是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我贺胡子是八路军一二 0 师师长兼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都有谁撮合我们之间的好事？是任弼时、李富春、彭真、高岗、林伯渠、王震、陈正人他们。起初，任他们这些人物做工作，你都不松口，说是来延安参加革命的，不是来延安嫁大官的。我贺胡子也来了脾气，薛明不嫁人，老子非她不娶。一次，利用西北局开会的时机，彭真、高岗他们把我俩关进一间窑洞里谈心。你这个能说会道的陕甘宁边区模范干部，以沉默相对抗。我贺胡子开动脑筋，对你这种知识女性，只能文攻。我是怎么开口的？我说薛明，你不愿谈对象，但我和你有“五同”呢！哪“五同”？第一同，你和我都是共产党，都讲党性；第二同，你和我都是带兵打仗的，你带的是民兵？民兵也是兵，五省联防军也是兵；第三同，你姓王，你父亲叫王锦发，我母亲也姓王，咱们两家都姓王。记得你忍不住笑了，天下王姓多得很，一个湖南，一个河北，怎么扯得到一起？我说天下王姓多，但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第四同，你母亲是缝衣服的，我父亲是裁缝，我们俩个也都懂些缝纫……这时，你的眼睛又清又亮，会说话似的，知道我是对你是

做过一番深入了解的了；第五同，你母亲姓薛，你从母姓，说明你尊重母亲。我们贺家则是“母系社会”，姐妹多，兄弟少，母亲和大姐当家，女性最受尊重。

薛明啊，我当时看出来，你听了我的“五同”，心里有所活动。你个学生娃娃出身的干部，不再把我看做只武不文的大老粗。我又说，其实我们还有个“第六同”，我家老红军多，你家抗日军人多，我家种地，你家做工，工农本是一家，咱们工农结合，革命成功！薛明你笑了，笑起来样子真好看，终于同意和我谈朋友。那次你是被“扣留”在西北局五天整，不答应亲事就不放人。他们这批大媒人，可说是尽心又尽力了。战争年代办事讲速度。一次你又到西北局开会，在路上碰到李富春、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还有我。其实也是媒人们设下的圈套，已经吩嘱食堂备办酒席了。高岗见到你就起哄，把你和我拉到一起，闹着喝喜酒，今天就喝喜酒。他们又去请来彭真同志。你却不过首长们的情面。他们闹的那个欢啊，酒席上轮流向我们敬酒，要把我们灌醉呢。薛明啊，你真是个有胆识的女子，很快进入角色，怕我被他们灌醉伤身子，而起身一一代我喝下他们敬的酒，总共有十多杯吧？陕北的棒子酒很烈呢。任弼时、彭真、高岗他们都看傻了，平日滴酒不沾，一上场却有海量。记得任弼时讲了句很动感情的话：今后贺胡子有了薛明护着，我们可以放心……薛明啊，我贺龙命硬性子也硬，那天却感动得掉下泪。我不单是找到了伴侣，更找到了女性的母爱。我记下那天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所以，我们结婚的日子，和后来确定的“八一”建军节是同一个日子。

再讲你的那个好朋友叶群，因谎报党籍问题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审查。林彪从前线回来，知道我和你结了婚，他的对象却正在受到审查，登时大发脾气，挥起马鞭把住处的瓶瓶罐罐砸了个稀巴烂，大骂：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在后方整我婆娘！事情被汇报上去，山大王下令把叶群放了，犯不着为一名女子激怒一员大将。薛明啊，当时我还埋怨过你，要你今后不再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你说，我是县委组织部长，要讲党性原则，也是替叶群本人负责，才向组织汇报的。这一来，林彪和叶群这对男女，就恨上我们夫妇。人家报仇，三十年不晚啊。

可是山大王，还有那电影明星，为什么也恨上我们？实在想不出道理。可不是吗？我贺龙作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并没有反对过毛、江结合。朱德、王明、博古、项英、王稼祥、彭德怀、张闻天都反对，周恩来、康生当媒婆。我非但没有反对过，还月月派人送黄河鲤鱼。山大王亲自交办，江青喜欢活鱼活虾，鲤鱼还有安胎作用。黄河鲤鱼都吃到他娘的狗公狗婆肚子里去了……我是被关到这山沟里两年多，才慢慢想通了，党中央在陕北十二年，朱、彭，林、聂，贺、关，刘、邓，项英、陈毅等等在外打仗，山大王坐镇延安揽权集权，通过一次次审干、整风，培植起刘少奇、彭真、高岗、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收编了任弼时、康生、陈云，压制住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清除掉张国焘、博古、王明……而使他一步一步登上党内权力的顶点，树为全党的神明、救星，至高无上的政治皇上。他花了十二年时间做成这篇大文章。延安整风中的那个抢救运动，就比他在江西苏区大杀“A B 团”高明多了，把全党都搞得服服贴贴了。薛明啊，延安十二年，我们共产党是自己树起一尊活菩萨来祭拜，我和你都积极参加树菩萨。你不觉得吗？这次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延安抢救运动的重演吗？那次是延安三万党员干部抓出了一万五千多名“特务”；这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手段更阴毒，干部群众更疯狂！

其实呀，我早就有所察觉，山大王是个心思很深很险的人，对我一直不是很信任。抗战胜利前后那两年，是我军大发展、大扩编的时期。山大王让林彪、聂荣臻的一一五师发展扩编成后来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让刘伯承、邓小平的一二九师发展扩编成中原野战军，让陈毅、饶漱石的新四军发展扩编成华东野战军，只有我这个一二 0 师师长（副师长徐向前）手下的部队被瓜分掉，徐向前、萧克率一部份并入华北野战军，彭德怀率另一部份组成西北野战军，让我贺龙成为光杆司令，叫做西北五省联军留守处主任！你说窝囊不窝囊？我曾把这事迁怒到彭德怀身上，怪彭老总夺了我的兵权。其实彭老总作不了这个主，是山大王机关算尽。直到一九五 0 年才派我个西南军区司令，也是个空壳司令，因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刘伯承，党委书记是邓小平。一九五四年更调我进北京当国家体委主任，杯酒释兵权，一令调进京。也好，管管打球、跑步、体操、游泳，正是我的爱好。

薛明啊，你听我说，有个事，今后你若能活着出去，就替我表个心意，我贺龙五九年在庐山，不该配合山大王，狠斗彭德怀同志。彭老总对大跃进提意见，是为国为民。我参加斗争彭老总，是出解放战争失兵权的那股怨气。我是私心私愤，错整了彭老总。庐山会议后，林秃子当上军委第一副主席，大部份时间仍躲在苏州养病。山大王命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秃子不管事，却揽权，权欲大得很。

工作有摩擦，勾起他夫妇延安时的旧恨。林秃子要整我，当然要借助山大王。山大王神机妙算，是用我这个当年的老军长来制衡当年的见习连长；把林秃子摆在我头上，又是要用当年的小连长来压住当年的老军长。道法都被山大王一人耍尽。对了，一九六四年访问苏联那次，山大王就对我起了杀意。那年苏联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党中央派周总理和我率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在一次苏共政治局的酒会上，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元帅佯装喝醉，走到我面前说：贺龙同志，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现在轮到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坏事都是他们干下的。两人都下台，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才能恢复到五 O 年代初的兄弟情谊。我当场向马利诺夫提抗议，又向周总理作汇报。当天晚上，周总理让我自己和北京的山大王通电话，报告情况。山大王在电话里表扬了我的忠诚，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可没想到这以后山大王对我心存疑惧，认定党内若有人搞兵变赶他下台，我贺胡子就是挂帅的。果不其然，这次文化大革命一起，山大王就通过康生放话，诬我贺龙勾结彭真，密谋“二月兵变”，还拉扯上我的老下级许光达大将，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哪里有什么“二月兵变”啊，天大的冤案。

薛明，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我们家就被“二月兵变”的传言搞得鸡犬不宁了。红卫兵造反，体委机关造反，军事院校师生造反，天天几百上千人包围我们家住的四合院，要抓我们夫妇去批斗。我只好向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周总理求救。周总理把我们夫妇接进中南海西花厅家中保护。在西花厅住了几天，周总理说不是长久之法，中南海也天天有人来包围，安排我们住到西山来。临离开那晚上，周总理还握住我的手嘱咐：暂时到西山去避避，好好休息，等过了运动风头，至迟秋天去接你们回来……那晚上在路上换了三次汽车，跟他娘做贼似的来到这象鼻子沟。头半年监护我们的军人还算客气，站岗的战士还唱“洪湖水，浪打浪”。可是半年后换成一批凶神恶煞的专案人员，开始从吃饭、喝水上折磨我们。一天两顿，每顿两个小窝窝头不说，每天只给两杯水喝！我有糖尿病，平常饮水量大，渴极了，我连自己的小便都喝下了。一次下大雨，我们用洗衣盆在院子里接水，好留着日后喝。我和你在抬那盆水时，跌了一跤，伤了腰骨，我就躺在床上了。他们什么病都不给治，说是医疗服从专案。这不是要把我朝死里整？我月月都给总理写信，也给山大王写过信，向他们讨饶，告急。我提醒总理，你讲过秋天来接我的啊，我贺龙一九二七年在共产党被赶尽杀绝的时刻投身革命，带领一个军的人马搞南昌起义，我对得起共产党的啊！今天革命胜利已经十八、九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贺龙？你们的党章、宪法连江湖规矩都不如。我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我更从专案组的审讯中得知，周总理已经赞同了林彪、康生、江青他们的栽诬，也说“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薛明，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对不起你。在延安，你本不愿嫁给我贺胡子的……我死后，他们或许会放过你和几个孩子。有几件事，我向你作个交代，等山大王升天后，你设法公开出去：

第一件，一九二七年春天，蒋介石派他的秘书长李仲公到武汉找我，说只要跟蒋走，立即封为江西省主席。那时国民党内部闹宁汉分立。我利用一次打牌的机会，下令逮捕了李仲公，交给武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处理。狗日的四九年投降了我们，至今养在北京。这次运动对我搞诬陷，国民党走狗诬陷我这个共产党元帅；

第二件，一九三三年在湘鄂川边区根据地，正是夏曦杀改组派杀红眼睛之时，蒋介石写了封亲笔信，派我的私塾先生熊贡卿找我，劝我归顺国军。我当着夏曦、关向应的面，把蒋的信烧掉。熊贡卿是我的启蒙先生，本来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为了表明我的立场，也是让夏曦他们释疑，我还是下令把熊贡卿枪决了。这件事，这次运动中又被翻出来，诬我会和蒋介石相勾结；

第三件，一九四七年三月延安大撤退，杀害王实味那一批人是个错案。我犯有罪过。延安整风，山大王指使康生他们搞锄奸、抢救运动。先前讲过，延安三万干部抓出一万五千名“特务”。后来抢救运动搞不下去了，山大王出面道歉，承认打击面过宽，同意甄别。但通过整风、抢救，山大王清除、压制了所有不利他称王的人。胡宗南攻占延安前夕，社会情报部和延安保安处还关押着六百多名特务嫌疑人。四百多人被送到东北战场、华北战场去戴罪立功，有的人则早死在窑洞黑牢里。还剩下王实味等一百多人，被押送撤退到黄河岸边，康生提出把这一百多人处理掉算了，免得拖着个包袱，不利行军作战。我同意了，都让康生杀害了啊。现在细想想，这一百多人都是党内知识分子，像王实味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会是什么托派、特务分子？他们死得冤枉啊；

第四件，我已说过，五九年在庐山斗争彭老总，是帮着山大王干的又一件大坏事，引发全国大饥荒，饿死人口几千万。要是党内能多有几个彭德怀，我贺胡子或许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

第四十六章　疏散人口　杀人灭口

再说中共“九大”之后，各地动乱局势并未如毛、林、周所预期的平息下来。南方、北方，各省市的派性武斗仍在继续，工厂矿山仍在闹罢工，铁路航运时通时停，重大事故频生，单是一九六九年上半年就撞毁了六千多节火车货车，死伤人员无数。各级革命委员会内，也是山头林立，各派代表各派的利益。其间毛泽东布署全国进行“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也是造反派清理保守派，保守派清理造反派，你清我、我清你的混战一场。周恩来仍以大半时间和精力与各省区的各派代表会见、谈判，居间调停。唯江青、康生领导的中央文革及其中央专案组成绩斐然，在每个省区都揪出一批历史大案，除运动初期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还有“新内蒙古人民党反革命案”、“湖南地下党叛徒集团案”、“冀东地下党叛徒集团案”、“四川红旗党反革命案”、“新疆叛徒集团案”、“东北帮叛党投敌集团案”、“福建地下党叛徒集团案”……每省区的“叛徒集团”都涉及成千上万名原地下党干部，实为对刘少奇为代表的原白区地下党的总清洗。

“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未能达到平息动乱局面之目的，有“共军小诸葛”之称的林彪，向毛泽东献一箭双雕治国良策：鉴于中苏边境冲突日趋激烈，实施全国动员，全党全军一致对外，准备打仗，打世界大战，热核战。既可转移国内矛盾，压制派性斗争；又可警告苏修，我已作好战争准备，你敢大举入犯，七亿中国人民和你拚命。我拚掉五亿，还有两亿。你拚掉两亿，剩个屁。

毛泽东当即批示：林帅计多谋足，此议照准，交总理酌办。

八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民族革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一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二加强军民、军政、各族人民团结，共同对敌；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持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大联合；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一三”布告，立即停止武斗；六绝对不准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九坚决镇压反革命。

中央号令一出，全国各地报纸、电台纷纷发表社论、专论、群众来信，全力宣传“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前线”，“粉碎一切来犯之敌”，“打倒苏修美帝、保卫伟大祖国”……港、台报纸，路透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更是闻鸡起舞，大造战争舆论：“苏中大仗在即”，“中苏之战一触即发”，“中苏决一死战，英美坐收渔利”，“苏拟先发制人，摧毁中共核武基地”，“苏红军坦克集团，可于四十八小时内攻陷北京”，等等。

十月一日国庆节前夕，为预防苏修在节日期间对我首都北京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林彪更提出两项战备措施：一是把密云水库的水提前放掉，以免水库大坝被炸，水淹北京城；二是把房山县的原子能工厂及核反应堆拆迁到大西南去，以免一旦受到轰炸，造成北京地区核污染。

毛泽东再又批示：照准。交总理执行。

副主席、主席决策，总理事前毫不知情。一天深夜，总参谋长黄永胜给周恩来电话，报告两位主席的决定。周恩来一听，头上冒出冷汗，心里叫声苦也！放掉密云水库的水？那是北京地区工、农业生产用水，也是北京市几百万居民的生活用水呀！把水放掉，所有的工厂企业关门？几百万居民喝什么、用什么？而且密云水库常年蓄水量十多亿立方米，一下子放到哪里去？又要重复一九三八年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以阻挡日军的惨剧？结果日军还没来，黄河水淹千里，活活淹死几十万人。现在苏军未入侵，我们先演一出水淹北京？还有北京西南远郊房山县的原子能厂及核反应堆，怎么拆迁？突然停止运转，造成核泄漏怎么办？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如此重大决策，竟同儿戏！

周恩来火冒三丈，忧心如焚，但在电话里，语气却十分平和、温顺：黄总长，请转告主席和林副主席，我坚决执行中央两主席的决策，马上召开两个座谈会，研究执行步骤和事项。

由于时间紧迫，周恩来首先召集水利部负责人和北京市负责人座谈会，并通知“九大”后毛泽东新指定的中央日常工作十三人碰头会议成员出席。十三人为：周恩来（召集人）、陈伯达、康生、江

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谢富治、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魁。李德生原为南京军区属下第十二军军长兼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纪登魁原为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均是毛泽东南巡时发现的人才，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调中央工作。是毛泽东新布下的两枚重要棋子。

水利部军管会主任是一名正军级干部，表示坚决执行党中央决定，中央什么时候下令放水，驻守密云水库的部队立即打开闸门。周恩来对水利部军管会主任的表态予以肯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转而询问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革委主任谢富治：密云水库的水放掉后，北京市的工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有不有别的替代水源？谢富治涨红脸膛、瞪大眼睛说：我在北京市工作这些年，情况还算了解一点，目前，密云水库的蓄水占北京市总供水量的十分之八，放掉密云的水，北京马上成为一座旱城。工厂可以停工，但几百万市民和驻军的日常生活用水怎么办？周恩来要求与会的负责人都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德生、纪登魁等人在内，都不同意在苏修空袭意向未明之前放掉密云水库蓄水。黄、吴、叶、李、邱五员林派大将没有表态。最后，周恩来责成北京市委和水利部军管会，共同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建议中央暂缓放掉密云水库蓄水，以保障北京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正常供应。

房山县原子能工厂及核反应堆的搬迁问题，亦被周恩来以类似的方式，十足温和地召开了一次原子能专门委员会座谈会，中央工作十三人碰头会成员全部出席，予以搁置。事后，毛泽东说，还是靠总理当家，若真的放掉密云水库的水，大家都没得水喝，马桶也会很臭。

九月三日，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河内病逝。胡志明重病期间，中国政府派出的医疗专家小组一直参与抢救。当天晚上，毛泽东派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以第一时间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河内吊唁，沉痛哀悼。

九月七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领庞大的党政代表团赴河内出席胡志明的葬礼。柯西金行前获苏共中央政治局授权，在河内期间趁便和中国总理商谈缓和两国边境局势事宜。在中苏关系上，柯西金属于鸽派，反对红军将领们的鹰派强硬立场。周恩来却没有获得毛泽东的授权，无法在河内跟柯西金见面。他提前回到北京，将信息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给了个答覆：跑到第三国见面？不去。柯西金想见你，可以通知他到北京来。

天爷，这不是给人家出难题，亦即变相拒绝？想想看，两国关系已处于交战状态，让人家的总理到北京来求见？有这可能吗？明明是先把协商的大门关死了。

柯西金却是个有胆略、担当的政府首脑。他不愿看到苏中开战、生灵涂炭。在河内期间，他不停地找越南领导人捎话，找朝鲜党政代表团负责人捎话，找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负责人捎话，也找过中国驻河内大使馆捎话。都没有结果。离开河内前夕，柯西金仍不死心，嘱咐中文译员直接给中国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通电话。那时两国领导人没有直通热线，通话要由中国北京长话台接转。北京长话台早已实行军管，值班的女接线生一听对方是河内，找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便警惕地问是哪一位找周总理？对方以洋腔洋调的中文回答：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女接线生一副造反派脾气，一听气炸了，冲着话筒叫喊：苏修叛徒头子的电话，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予接转！打倒柯西金！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喊罢，咔嚓一声，挂断了线路。

说是柯西金目瞪口呆了，上帝啊，整个中国都发疯了，连一名普通的接线生，都敢于挂断外国总理给她们周总理的电话了。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活该遭到苏联红军战略核火箭的摧毁吗？柯西金气冲冲、也是心灰意懒地登上了返回苏联的专机。

再说北京长途电话台的值班长，一位团级军官听到接线生的叫喊，忙问出了什么情况。女接线生理直气壮地报告首长，气死人了，柯西金什么东西？还有脸称我们周总理为同志？值班长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中办值班室立即转告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掐指算算时间，还来得及，柯西金的专机要在离我国新疆不远的阿拉木图（哈萨克共和国首府）停留加油，或许可以请他来北京见一面。周恩来立即赶到游泳池，向毛主席当面请示。毛泽东说：可以试试，请他来北京，柯西金敢来吗？或许他想来探探我们的虚实？不准他进城，只在机场和他见面。机场戒严，摆些坦克、装甲，搞得威武雄壮，显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

周恩来立即给中国驻阿拉木圆领事馆、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去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邀请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路过北京，作短暂停留。

时间是九月十一日中午。

柯西金在阿拉木图接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命令专机转飞北京。在新疆上空，有三架中国空军战机远远地在前面领航、护航，为苏联总理座机保镖，让其享受到外国政府首脑的礼遇。

在北京，短短的两、三小时之内，首都机场及周边地区实施军事戒严。一列列全副武装、威风八面的士兵，塑像一般伫立于停机坪、候机楼各处。以周恩来为团长、黄永胜为副团长、乔冠华为秘书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已经组成，在候机楼贵宾室迎接苏联总理的光临。

柯西金的专机徐徐降落。停机坪冷冷清清。没有红地毯，没有欢迎仪式。中方只派出乔冠华等几名官员接机。在富丽堂皇的贵宾室门口，周恩来表情严肃，略带笑容地与柯西金握手：柯西金同志，欢迎你到北京来，听说你在河内就想和我见面？我也有此愿望，可惜失之交臂。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柯西金说：周恩来同志，我这趟来得不容易啊，值得庆幸的是，你作为贵国总理，信息十分灵通。周恩来说：我欢迎你路过北京作临时停留，来了总比不来好，见面吵架，胜过边界上开枪开炮。我们坐下谈。

长方形谈判桌两侧，面对面地坐着两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每位面前清茶一杯，矿泉水一瓶。苏方成员们显然很口渴，很快就喝干了每人面前的矿泉水。旋即有服务员给补上。

会谈伊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对柯西金说：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莫斯科曾经公开威胁，并为此试探过美国的反应，你们欲以突然袭击手段摧毁我国的核武基地。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采用一切方式抵抗，我们有七亿人民，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几千万民兵，和侵略者纠缠到底。

柯西金是位老练的政治家，没有正面回答周的下马威式的尖锐问题，而是态度诚恳地说：周总理同志，我和我的同事们历来敬重你的杰出才能和外交风范。我这次河内之行，受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托，千方百计找机会和你见面，坐下来谈，以缓和两国边境上的紧张局面，为的就是向你、并通过你向贵国党、贵国人民表明我们的心迹，苏联党、政府、人民无意与中国兄弟为敌，更不愿和中国兄弟开战。你知道的，你们北京电话局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喊打倒叛徒柯西金，并挂断我的电话，我作为一名和平使者，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本已回到苏联境内，回到阿拉木图。可是一接到你的邀请，立即赶来北京。我的这种态度，还不够真诚？为了两国人民的生命安危，我连起码的外交尊严都顾不上了，周恩来同志，你还要我怎么样？

周恩来注意到柯西金的眼睛都红了：心里为之一动。接下来，他语气缓和许多，举重若轻地说：柯西金同志，我再次表示欢迎你到北京来。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误会太多、太深。请你谅解，我们北京长途电话台的那名年轻同志言行或有不妥，应向你致歉。但她也代表了我国年轻一代不怕战争、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气概和决心。他们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我这样说，请柯西金同志不要生气。我很高兴听到你代表贵国党和政府无意和我开战的承诺。如果你们能言行一致，减少在边境的军事结集，不在边境线附近搞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把你们战略火箭部队的核弹头瞄准我方目标，我和我们党、政府就更放心了。柯西金同志，你知道的，中国历来愿意和所有国家、首先是邻国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即中苏两党之间的理论论战，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来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柯西金说：我很欣赏周总理的务实精神。苏联人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不惧怕战争，但热爱和平。我们在莫斯科获得的信息，两国边境线上的许多事件，都是由贵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挑起的。他们是些捣乱分子。而且你们的报纸、广播充满仇苏、好战宣传。在这些方面，中国同志可不可以降降温？以创造出一种有利双方边界和谈的气氛？

周恩来说：不！你只讲对了三分之一。边界冲突大多数是由贵国边防部队挑起的。我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手无寸铁，只是刷刷标语、呼呼口号，怎么可能挑起边界冲突？今年三月份发生的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珍宝岛战事，就是典型的例子。柯西金同志，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贵国党和政府，中国党、中国政府准备打仗，但不想打仗。你知道，我们国内正在进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首先解决好国内问题。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情都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中国总理的话已讲到这份上，作风务实的柯西金相信了对手的诚意。接下来就顺利多了，务实对

务实，两国总理达成谅解，同意签订一份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谈备忘录，并同意恢复互派大使（一九六六年起两国只在对方首都保留外交代办），扩大双边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重开边界谈判，双方边防部队后撤、避免接触等。

两国总理短短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达成如此具体成果，双方都很满意。会谈结束，周恩来展示他一向的好客作风：柯西金同志，你我是老朋友啰，记得你很赞赏我们的北京烤鸭和茅台酒。下面我请你和你的随行人员吃烤鸭，喝茅台，既是接风，又是饯行。苏联同志都有海量啊。我请你们喝个醉，好上飞机去睡觉、休息。

整个会谈和随后的送别酒宴中，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黄永胜、吴法宪等林系人马一直表现得唯唯诺诺，插不上话。他们只是在心里苦笑：周总理这人，长袖善舞，右，右，右。

柯西金返回莫斯科不久，即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停止军事冲突的四点指示，并会于十一月二十日派边界谈判代表团到北京，恢复与中国的边界和谈。至此，长达数千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枪声停息下来。

周恩来务实的外交努力，大大减轻了中国的外部压力，为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乱象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林彪却习惯于反向思维，好战逻辑，坚认“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两国边境线上枪声的停息是假象，是大战爆发之前的可怕沉寂。苏方提出十一月二十日派代表团到来恢复边界谈判，时机可疑，那时中苏边界的所有河流、湖泊、沼泽都已封冻，便于坦克、装甲大军行动。是不是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一方面派代表团到美国华盛顿谈判，以蒙蔽美方，却突然大举偷袭了珍珠港？古今中外，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苏修派出的所谓谈判代表团，或许就是要来提出一些我方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之后宣布谈判破裂，立即对我实施大规模闪电攻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毛泽东、林彪意趣相投，抓紧战备布署，决定疏散北京人口，并趁机大力精简中央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如下令把国务院属下六十六个部级机构缩编为二十一个业务组，由周恩来任总组长，李先念、黄永胜、谢富治任副总组长。这一来，单是国务院系统就要裁减掉十万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及未成年子女几十万人疏散外地，主要是下放到设于各省区的五七干校农场去安家落户。毛、林此举，醉翁之意在彻底排除政治异己，铲除反文革势力的社会基础，把北京办成一座纯净的“三忠于、四无限”的红色首都。为此，毛泽东亲自拟订下一份“在京老同志战备疏散外地名单”：

朱德、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去广东肇庆，可住温泉疗养院休息、养老；

陈云、王震、邓予恢去江西赣州；

叶剑英去湖南湘潭；

陈毅去河南开封；

徐向前去河北石家庄；

谭震林去广西桂林；

聂荣臻去广东汕头；

刘伯承去广州黄埔；

徐海東去湖北宜昌。

……

另，押送外地监护名单：

刘少奇送河南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邓小平送江西南昌；张闻天送江苏无锡；黄克诚送江苏徐州；彭真送山西侯马；陆定一送江苏无锡；杨尚昆送广东监狱；习仲勋送陕西监狱……

名单拟出，毛泽东左看右看，享用到一种发配满朝文武的快感，什么开国元戎，不过是些他可以随意拨弄的的士卒。之后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汪东兴覆议。江青补充了一个包括胡乔木、杨献珍、蒋南翔、李维汉、周扬、夏衍等人在内的遣送外地监护名单。林彪未表示异议，心里却是一阵窃喜：名为疏散，实为发配，毛主席这次的政治大扫除，干净、完全、彻底！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批老家伙，一个不留，发配外地，他们有生之年，怕是回不了北京啰！好，好，好，这样的结局，最最好。

毛泽东见林彪、周恩来们对名单均表赞同，随即指示：疏散到外地的老同志，由总理负责安排，先个别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到外地休息一段，等打完仗再回来，各人在京的房子可以保留。他们应在五天内离京，最迟不超过一星期。要他们服从中央安排，这是命令。可坐专机或专列走，不准开什

么送行会、告别会；另外，押送外地监护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由汪东兴和保卫局负责执行，三天之内离京，关押地点保密。东兴你替我去看望一下邓小平，中央送他去江西，他有什么要求？但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看他的。还有，恩来啊，我从一份简报上看到，刘少奇、陶铸都病得很重，拖不了多少日子了？

周恩来看江青一眼，说：还是先送他们去外地。已在河南开封替刘少奇找好了地方，与外界隔绝，适于单独监禁。也可以继续给他治疗，实行革命人道主义。

毛泽东不耐烦地挥挥手：具体的，交专案组去办理。还有谁需要照顾？

周恩来说：陈毅查出癌症，已是晚期，每天要做放射治疗……我已分别找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谈过。剑英希望中央同意他回老家广东梅县休息。我说不行，梅县太偏僻，交通不便，还是去湘潭，主席的家乡。徐向前同志主动提出，他和陈毅同志换地方，他去河南开封，陈毅留在石家庄，离北京近，医疗条件好，方便治病。我答应向主席汇报，请主席最后决定。

毛泽东说：徐向前发扬风格，照顾陈毅治病。元帅护元帅，英雄惜英雄。成人之美，我不反对。十月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五百万野战军、五千万武装民兵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该紧急指示由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毛泽东看到《林副主席一号命令》这个中央军委绝密文件时：心里如同被刺了一剑，刺穿了一罐五味汁，真可谓酸、甜、苦、辣、咸，味味俱全，登时咬紧牙关，差点骂出湘潭粗话来：黄永胜！我鸟你妈妈屄！你们这就想架空毛泽东，取代毛泽东？鸟你老矣姆！毛泽东还没有死，冷眼看着呢！烧掉！汪东兴，把这个命令烧掉！

一直被单独囚禁在中南海福禄居前院的刘少奇，是在七十岁生日那天，获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他哑了，说不出话了，但听力还好。他收听到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此为中央专案组奉江青指示作出的精心安排，让刘少奇七十岁生日这天得知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放声痛哭，足足嚎啕了三个小时，直到喉咙咳血为止。从此拒绝进食，只求速死。他的死亡日子却是由上头决定的，专案组医生只好对他强行鼻饲，并把他的四肢在床上固定住。

十月十七日晚，刘少奇被里上一床棉被，用担架抬上汽车，离开中南海赴西郊军用机场，再被抬上空军专机。临离开中南海时，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隔着大窗户玻璃看了看刘少奇，以验明正身。

当晚九时，空军专机降落在河南开封机场。冷洌寒风中，刘少奇仍躺在担架上，被抬到地面，换乘汽车，送至原国民党金城银行一座四壁高墙的金库小院。院内外皆有重兵把守。刘少奇一到开封就感冒高烧，昏迷不醒。一星期后北京随来的护士、警卫奉命返回。刘少奇由当地驻军的"十七号任务小组"管理。两星期后，"十七号任务小组"奉中央专案组命令，停止对刘少奇的药物治疗。十一月十二日晨六时四十五分，刘少奇心脏停止搏动。死时身上一丝不挂。由于近三年的囚禁时间内未准许理发、刮脸，散乱的白发脏得打结，长达两尺多，胡须长达尺许。死因被中央专案组宣布为"烈性传染病患"。尸体由一辆"六九"型军用吉普车拉去开封火葬场火化。火葬场戒严，挑选两名政治可靠的老工人值班。由于"六九"型吉普车车厢不够长度，刘少奇的两只光脚丫悬露在车厢尾晃荡。

一切都是预先安排下的。没有任何亲属到场。刘少奇骨灰寄存证上登记着：

骨灰盒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

现地址：XXXX 部队

与死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死亡人年龄：七十一岁

姓别：男

十月十八日，一直被囚禁在中南海万字廊家中、已被查明患上晚期胰腺癌的陶铸，被勒令乘专机赴安徽合肥"休息"。他和夫人曾志于三天前获知此事，请求延迟一天动身。不准。汪东兴代表党中央通知曾志，是否陪同陶铸去，你自己选择，若陪去，可能长时间与外界隔离。

陶铸明白自己时日不多，坚决反对曾志陪同：要理智，你留下来，我们还有个女儿亮亮啊，如果你看着我冤死，被灭口……平日酷爱诗词书法的陶铸忍着剧烈癌痛，以钢笔写给爱妻一首离别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曾志把丈夫的离别诗摺成小条，以塑料纸包严，缝进棉袄里子得以保存。十八日上午陶铸被警卫局军人押走时，曾志恳求去机场，不获批准，夫妻只好在万字廊院门口泣别。

陶铸于十一月三十日在安徽合肥被宣布病重不治。一切如法炮制。陶铸骨灰寄存证上写着：

死者姓名：王河

死亡原因：烈性传染病

死者年龄：六十一

申请寄存人姓名：斯亮

与死者关系：父女

毋庸置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解放军元帅贺龙，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陶铸，均死于政治谋杀。他们之间的些微差别，贺龙、陶铸死前十几天，好歹还和自己的夫人囚禁在一起；刘少奇则被单独囚禁三年，死前没有见到任何亲人。他夫人王光美与他同时被捕，被关进秦城监狱，江青、叶群正欲处她以极刑。然则刘少奇与贺、陶的惟一差别，是死后的骨灰盒上，刘仅被改名为“卫黄”，而保留了“刘”姓；贺、陶则名、姓皆改：贺龙骨灰盒上改名“王玉”，陶铸骨灰盒上改名“王河”。

第四十七章　喜若狂　怒欲绝

江青、康生指导下的“王光美专案审查小组”，向中央碰头会议报上一份《关于美蒋战略情报特务王光美罪行材料及其处理要点》，周恩来不忙表明自己的意向，而先交碰头会议成员们批阅。

江青亦不忙表态，命机要员先送请林副主席批示。果如所料，林彪听秘书念了一遍，即行批示：王光美罪不容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就好了，林副主席定下主调，大家紧跟、赞同就是了。

江青批示：同意林副主席所批，判处王光美死刑，永绝后患。

黄永胜批示：拥护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批示，处死王光美，立即执行。

康生批示：同意。刘少奇、王光美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陈伯达批示：美蒋战略情报特务打入我中央核心内部，杀无赦。

其余的碰头会议成员也都依样画葫芦，作了相类似的批示。

《处理决定》转了一圈，回到周恩来手里。刘少奇押送开封后，已经停医停药，命在旦夕，再又把王光美处死？能不能改成“死缓”？但林副主席和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们都批了“同意处死，立即执行”，看来，王光美的性命是保不住了。被扣上这么大的特务帽子，有多少真凭实据？现在形成风气，要整死一个人，就指那人是叛徒、特务。周恩来心情复杂，迟疑再三，字斟句酌，来点春秋之笔，也算勉为其难了：

同意林副主席、黄总长批示，判处王光美死刑，是否立即执行，请毛主席酌定。

毛泽东几天没有回音。在等候开封方面的消息。区区一个王光美，处死不处死，没那么要紧。

十一月十二日中午，毛泽东睡觉醒来，通房机要女秘书小张送上一份密电译稿：党内头号走资派今晨六时病死开封中央专案组报。

毛泽东光着身子，几乎从床上一跃而起：少奇死了？是真的？

小张替伟大领袖裹上一袭长睡袍：看把您喜的，外面天气降温了，西伯利亚寒潮，担心受凉呢。

毛泽东顾不上每天中午醒后靠在床头吸烟、喝浓茶、看两报一刊的习惯了，两条光腿伸到床沿，就要下地：少奇已矣！你们是悲伤，还是高兴？

小张双膝跪地，替伟大领袖套上裤子、袜子：头号走资派死了活该，死了干净。

毛泽东俯下身子，双手捧住小张的如花嫩脸蛋：起来，起来，今天不劳你那个事了……京戏段子怎么道白？小娘子，免礼……刘少奇死了，你们真的很高兴？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很好，很好啊，文化革命完成大半。对了，他婆娘王光美，专案组查出来是美蒋战略情报特务，该不该死？

正说着，值班卫士在卧室门外报告：主席，周总理的电话，要不要转进来？

毛泽东今晨身手灵便、快捷，一个箭步拿起茶几上的话筒：恩来吗？我刚起来，睡好了，睡好了。有重要事情报告？好事还是坏事？少奇去世，我已看到电报。你核实过？晨六时四十五分心脏停止跳动，裹上毯子准备送火化？可以给他换一床新毯子，浪费一点不要紧。要他们拍下遗照，多拍几张，下午专机送来我这里。骨灰可以寄存，按专案组原计划办理。你已通知吴法宪派一架专机去安徽干校接他原来的卫士长李泰和，赶到开封协助办后事？这些具体事务，我就不管了。我等着看照片。恩来，你还有别的事没有？对，王光美的那个处理决定，还在我这里。江青、叶群她们在催？欲置王光美于死地，我看不一定啰。刘少奇都是他自己病死的，一个王光美，还要由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碰头会议大员们来白纸黑字的批示枪毙？愚蠢！两个婆娘都好斗，都愚蠢，不肯想想今后的历史会作何种评议……我这个话你不要外传。没让你传达的，你从不外传，守纪律，是好的。

讲过电话，小张来陪伟大领袖上洗手间。洗手间有卧室大小，一字儿排开蹲式、坐式、冲浪式三种马桶。马桶前均放着一张木椅，上摆着一册册夹有书签的古籍。毛泽东有坐马桶阅古籍的习惯。

今晨心情特好，领袖大便通畅，也就没有用上平日对付便秘的通便器：小张啊，你来看看！奇迹哩，一条条，有香蕉粗哩！

小张凑近来，从领袖的两腿间看去，脸蛋儿粉红粉嫩的：看您比喻的，俺以后都不要吃香蕉了。替您放水冲了吧？

毛泽东摆手：不要忙，得来不易，许多年没有这样通畅过了。什么叫内急？什么叫痛快？内急就是尿急屎急，找不到方便的地方。一旦找到，尽情排放，才叫痛快啊……还有，你是工人的女儿，缺一点农民的感情。人粪尿是农家宝，最好的有机肥料。农民说：没有屎尿臭，哪得饭菜香？这是指物质互为转化，香臭也互为转化。农民语言朴素，体现辩证法。解放后，我就不主张在城市里安装太多的抽水马桶，把上好的人粪肥白白冲洗浪费掉，而指示多盖些居民公共厕所，有些气味不要紧，郊区农民可以免费进城掏粪，拉回去种菜种果树。还有池塘养鱼，用人粪尿喂养，鱼肥肉鲜。

毛主席老人家今晨话多，早餐时味口也特别好，喝下一碗麦片粥，吃了一碟豆腐乳，一碟豆豉辣椒加一笼三鲜蒸饺。边吃喝边给小张吟诵、讲解一首唐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吟罢，毛泽东问：小张啊，记得是谁的诗吗？

小张回答：您要俺读过唐诗三百首，是不是杜甫同志的？俺半懂不懂……

毛泽东笑了：杜甫同志？好！就杜甫同志。要不要介绍他入党啊？我喜欢李白的诗狂，不喜欢他的人狂。李白活到今天，不是右派，也是黑帮，不会允许他加入共产党。杜甫除了酗酒这个毛病，他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具备入党的条件……好，给你讲讲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是唐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七六三年一月份吧，祸乱了大唐王朝近二十年的"安史之乱"，到了平息阶段，河南、河北黄河中下游的大片失地，相继收复。杜甫在梓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三台县，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之极，写下这首诗。杜甫和他的家人饱受战乱、流落的

痛苦，终于盼到了天下太平，他内心的狂喜，表现得非常生动、深刻。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是河南巩县人，他和妻子流落陕西、甘肃、四川一带，已经十几年了。此时，他的苦难好像一扫而空，诗人似乎插上双翅，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一下子飞回大唐的东都洛阳去。

小张说：主席，您讲解得真好。您今天的心情也特别好。听到党内头号走资派死了，你和当年杜甫的心情是相似了。

毛泽东笑笑说：相似，又不相似，大的背景不同……去去，把那份处理王光美的文件找来，我批几句话。

小张把文件找来。毛泽东即在中央工作碰头会议成员们的批示的上端，选了支红铅笔批道：

少奇客死开封，对其妻王光美，诸位可否高抬贵手，刀下留人？留作活证据，让她继续交代少奇的一些事情。

批罢，嘱咐小张：交值班室，马上给总理送去。

这时，餐桌上忽然出现一只苍蝇，嗡嗡地翻飞乱窜。小张要去找蝇拍，毛泽东忽然来了兴致：不用，我来解决它！说罢起身挥起巴掌连击几下，均未击中，倒把桌上筷子空碟震落到地板上。

中南海内多水草花木，因之也多蚊蝇。这只苍蝇尤其可恶，一忽桌上、一匆墙上、一忽地板上的飞窜，精通游击战术似地神出鬼没。毛泽东聊发少年狂，口中念念有词：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满屋子追打。他平日就有挥掌击毙苍蝇、蚊虫的癖好，蝇蚊之类粉身碎骨、血迹斑斑能给他带来快感。今天的这只家伙异常狡滑刁钻，是否少奇阴魂附体？这么快就从开封返回？但看它飞着窜着就到了走廊上。毛泽东追到走廊上。苍蝇一路乱窜，毛泽东穷追不舍。小张和四名值班卫士赶忙紧随其后，以策安全。谁也不敢劝停，拂了领袖的兴致。毛主席活动活动筋骨，好着呢。

苍蝇直扑游泳池院门。毛泽东追出游泳池院门。院门外是一条宽甬道，两侧是常绿冬青叶。再出去就是中海西岸上的车道了。毛泽东一路追到汽车道上。卫队已经命令所有的来往车辆、行人原地停下。于是在场的干部职工惊奇万分地观看伟大领袖正勇猛地追逐着什么。那只小家伙也好生了得，呜呜地飞到水边，忽又来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向，朝游泳池院侧的花畦飞去。毛泽东也就气喘呼呼地车转身子，几个箭步，一个虎跨，即从围住花畦的白漆矮栏上跃过去！几名卫士也相继腾跃过去。

两旁的干部、职工都看傻了，毛主席好身手！他老人家在练什么功？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这么龙精虎猛！难怪叶剑英元帅发配湖南湘潭之前，还在一次大会讲话时说：依我们毛主席目前的健康情况，医学专家分析推断，起码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以上。

晚上，周恩来召集中央工作碰头会议，毛泽东、林彪亲临，会上一片喜色。

毛泽东问：少奇病逝，消息传来，大家感觉如何？我知道林彪同志是高兴的，江青、康生、伯达、文元诸位也是喜形于色。总理你呢？

周恩来忙说：党和国家除掉一害，我兴奋，相信百分之八九十的干部、群众都兴奋。

毛泽东再看周恩来一眼：少奇是自己病死的，不是谁除掉他，有医生、护士上交的病历档案为证。对于少奇的死，我的心情较矛盾，不能说是很高兴。他毕竟和我一起工作三四十年，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做过。他的主要问题是对党隐瞒了历史。三次叛变，把我蒙在鼓里，而让他长时间担任党的二把手，五九年后更担任国家主席。我有失察，中央有失察，这个失察之责是推脱不掉的。所以啊，这次文化大革命，决定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很有必要，非常及时，不是空话。前几天，你们报给我一份材料，查明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美蒋战略情报特务，林副主席、黄总长你们一致主张处以死刑，立即执行。总理同意判处死刑，但加了句是否立即执行？春秋笔墨，可圈可点。你们问我的态度，此事我要比你们右一些，属于右倾保守。少奇既已病逝，光美可否活着？无非给口饭吃，给间班房住。清朝末代皇帝，后又做过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我们都养起来，封他做政协文史专员，前年才被红卫兵吓破胆子，也是死在医院嘛。我的政策，仍是延安整风包括那个抢救运动中发明的一套：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允许悔过，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次运动，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少数顽固分子交群众专政，监督劳动。认真悔改的，今后还可分配适当工作。我坚持这一套，左派骂我右，右派骂我左，反正是背后骂，咬牙切齿，难以察觉。对于那些自杀的、病死的，我们算仁至义尽。这个政策，既适用于刘邓陶贺，彭罗陆杨，也适用于彭黄张周，还有王关戚，杨傅余，一切犯路线错误的人。总理报告多次，这两三年自杀的老干部、老将军较多。总共是多少？可以统计一下。参加革命几十年，受到一

点冲击，无非是高帽子、喷气式，挨几下，选择自杀，向党示威，有什么办法？当年高岗开风气之先，是我不愿看到的，一直感到惋惜。高岗不自杀，这次运动不正可和少奇分个高下？我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今后面对历史，问心无愧。今天你们开碰头会，我就讲这么几句。下面，可以考虑筹备开四届人大会议了。人大会议原本一年一开，已经四年没有开过了。少奇这个国家主席死了，应该换届了。恩来，怎么不见春桥与会？

正埋头笔录的周恩来仰脸回答：主席，张春桥回上海了。好，通知他回来，参加会议。筹备四届人大的事，我们马上列入议事日程，提出领导小组名单，报主席批。

毛泽东又问：你们还要研究什么问题？

周恩来回答：谢富治同志汇报各省区“一打三反”、“清理阶段队伍”要况，涉及几件大案。

毛泽东起身：谢政委汇报，我就不听了。李德生、纪登魁两个新科大臣，随我到游泳池游水去。全体起立，人人表情驯服，恭送领袖离场。李德生、纪登魁随去。

大家刚坐下，林副主席不耐俗务，也起身离去。于是又一次全体起立，人人笑出一脸的灿烂，恭送毛的接班人离去。

周恩来领头坐下，伸手抹一把脸：好，我们继续开会。谢富治同志身兼多项要职，现在他以公安部长身份汇报对敌斗争情况。富治同志，请尽量具体、简要些。

谢富治点头，手执一叠打印材料，念将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正如林副主席指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今天重点汇报，大好形势下的社会治安。近三年来，随着红卫兵造反、向走资派夺权，社会上相当数量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亲属子女，反革命黑帮分子，叛徒特务，反动资本家，旧中国遗留下来一切牛鬼蛇神、社会渣滓，公安部统计为十八种人，纷纷出笼，趁机破坏运动，挑战我无产阶级专政，诬�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公安部有一个数字，经各省市自治区县以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反党集团案、反革命组织案、恶性杀人爆破案，一九六六年为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宗，一九六七年为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三不，一九六九年为十三万一千八百二十五宗，今年一至九月已达十二万九千多宗，估计全年突破十四万宗。全国公检法机关实施军管后，已对各类反革命案加大镇压力度，但仍呈大幅上升趋势。说明运动越深入，阶级敌人越要作反抗挣扎。

周恩来插问：反动组织多于牛毛，有不有跨行业、跨地县、跨省区的？小组织好对付，出了张角、黄巢式人物，麻烦就大了。

谢富治汇报：反动组织、团伙，目前大部份发生在公社、生产队一级，县级单位、省会居民中也有，几十人、几百人的秘密串联，少数达到上千人。还没有发现跨省区集团，但今后可能出现。所以中央公检法军管领导小组向中央提议，拟在近期搞几波全国行动，抓几批，杀几批，务求把反革命组织消灭在萌芽阶段。

周恩来说：江青、康生同志啊，我看可以。但要注意两点.，一，打击、镇压各地的现行反动分子，不要被派性所利用，去打击某些有过火言行的革命左派。要保护左派，团结中间派，争取保守派，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二、集中抓获、严惩那些反动头目及幕后指挥者，这类人往往有文化、有思想、有知识学问，在人民群众中容易产生欺骗性和号召力。要说可能出现张角、黄巢式人物，就是出在这些人中间，是我们共产党政权的死敌。

谢富治说：总理讲的太正确了。下面，我汇报三个具体案例，都是反动思想犯，反革命政治犯。第一例，北京东城区高中毕业生遇罗克，出身反动资本家家庭，他父亲日伪时期任铁路局职员，精通日语，疑为汉奸。母亲是私营工厂厂主，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遇家三儿一女，老小拒绝改造。遇罗克是长子，中学成绩优秀，三次报考大学获高分，均因出身成分未被录取，怀恨在心。一九六五年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组织秘密读书小组，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和诗词。如一首写道：“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他还有一首狱中《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一直埋头笔记的姚文元插话：此人野心大得很，乾坤特重我头轻！他竟说要把自己的脑袋放到天秤上，另一头放着乾坤，可笑之极，狂妄之极。
江青撇嘴冷笑：文元不要咬文嚼字，我看这个反动青年的狗头一文不值。

康生说：这种青年有多少杀多少，越有才气的越要杀干净。

周恩来提醒：谢政委，不要念那些诗词了。集中汇报他的犯罪事实。

谢富治抖抖手中材料，念道：一九六六年初，遇罗克投书上海《文汇报》，公开反对姚文元同志那篇打响文革第一炮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遇的文章作为反派意见在《文汇报》上摘登过，我公安机关开始密切注意他的行踪。一九六六年秋，遇罗克趁红卫兵运动中各类小报纷纷印行之机，暗中策划、编辑一份《中学文革报》，报头用毛主席的字体拼凑，很容易被误认作毛主席题写。遇罗克本人躲在幕后，撰写反动文章，而指使他的上初中和小学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加上别的几个落后青年分管报纸的印刷、发行。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的一些高干子弟，那时不是鼓吹"血统论"，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吗？遇罗克就组织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并用这个小组的名义，在他的《中学文革报》上刊出《出身论》等一系列反动文章。他也制了一幅对联：论功绩据以封妻荫子，追血统必定祸及三代！《出身论》一发表，北京和外地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群起响应，印成传单全国散发。上海、广州、长沙都有人到北京来和他串联，酝酿成立全国性组织。《中学文革报》销量大增，靠他们自己用板车拉到街上分头叫卖，每期卖掉十多万份，期期脱销，形成排队抢购。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都有人翻印。

康生说：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民主，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尽情表演。

江青插话：这事我知道，《出身论》也读过，是戚本禹推荐的。文章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否定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政策，写得颇为老练，有很大欺骗性和煽动力。我觉察到不是一般中学生写得出来，背后肯定有黑手，而要求谢部长抓紧侦办。

周恩来问：每期销售十多万份，谁替他印刷？谁供应纸张？

谢富治汇报：〈中学文革报〉共出版七期，都是总后勤部一家印刷厂给印刷的，动用了战备纸张。他们竟然打入了军事单位，能量很大。由公安部会同北京市公安局，查封了他们编辑部，抓了遇罗克一家七口，包括他家祖母。顺藤摸瓜，从北京到外地，从地方到军队，此案共捕一千多人，绝大多数是出身地富资本家的青年。首犯遇罗克，在狱中近两年，拒不认罪，还要求和中央文革辩论，和毛主席见面，辩论人的出身问题。真是一名吃了秤砣铁了心的反动分子。开始把他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犯人们天天听他谈哲学，谈宗教，谈孔子老子庄子，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的全是我地下党当年在国民党狱中的一套。后来只好把他单独监禁。最能代表他的反动观点的，是被邮检部门查获的他写给广州市某人的信。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是把其中一封信摘念一下：

……北京郊区大概决不会比广东农村好，否则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更没法活了。因为我已经到了极限。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他们公开叫喊为"红色恐怖"）也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在北京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生不准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我身后已长了甩不掉的"尾巴"，每天二十四小时受到跟踪监控……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永远的奏效。……

康生声音发颤：无产阶级的尊严就是要永远建立在地主资产阶级的耻辱上。

江青气愤得一拍桌子：不要念了！这种家伙，杀无赦！

姚文元浑身打个哆嗦：好一封反动信件，若泄漏到港台外国去，肯定一片喝彩之声，奉为经典，甚至被编进语文教科书。

周恩来双眉紧拧，脸色凝重：也难怪秦始皇要焚书坑儒。今后若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此人必定被捧为烈士、英雄。越是有才华，思想越反动。

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几乎同时说：杀！有多少，杀多少，我人民子弟兵决不少他一粒花生米！

谢富治说：遇罗克内定死刑。他本人也知必死无疑，但毫无畏惧、悔意。全北京市类似的思想犯

已捕十九人。择日公审，宣判极刑。遇的父母未查出涉案证据，以另外的罪行判处。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以及各省市涉案的一千多名犯人，都将被判处轻重徒刑。这个案子算基本了结，获全胜。

周恩来忽又问：谢政委，这个遇罗克的死刑，将用什么罪名？

谢富治回答：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办案人员录有他睡梦中的叫喊，还有同监犯人的检举。

周恩来点头：好。处理这些人，最好不要叫做思想犯、政治犯。要考虑到今后的国际惯例，避免留下口实。下面你继续。

谢富治翻动着手中材料，念道：第二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报上来的，嫌犯张志新，女，五七干校学员，原辽宁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干部，一九五八年人民大学党史专业毕业，据说是高材生，长相秀丽。爱人曾某，是陶铸之妻曾志的胞弟。所以此案又和陶铸脱不了干系。她的主要罪行，是在五七干校的学习讨论会上，多次公开发言，用她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公然诬蠛、挑战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诬指林副主席蒙蔽毛主席，大搞领袖崇拜、个人迷信，掀起宗教式狂热，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大倒退；而毛主席也年纪大了，缺乏清醒意识，乐意接受人家把他当作神来供奉、朝拜，比史达林的晚年走得更远，导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党和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辽宁干校的军代表和大多数学员对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她关进精神病房，她仍天天在那里宣讲毛主席犯了错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康生虎着马脸，拳头敲着桌沿：不对！这个张志新精神很正常！刚才的那个遇罗克，代表少数地富资本家出身的青年，人数有限，孤立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农革干出身的青年之外，很难掀起大的风浪。这个张志新，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出身也不坏，比遇罗克更危险，更具破坏力。我主张把党内这股反文革思潮消灭在摇篮里，发现了就杀掉，以防止他们像瘟疫一样传播蔓延。

谢富治说：赞同康老的看法。但公检法人员在下边具体办案，还是要讲个程序和量刑。不能像战争年代，抓住对手就地正法。

周恩来说：康生同志是出于革命义愤，主张治乱用重典，可以理解。具体工作起来，我们还是要遵从主席的教导，不宜由党和政府大开杀戒。至于群众专政中的一些过火行为，整死人或逼人自杀，我们予以劝告，一般不追究责任。对这个张志新，可以逮捕，也可以先关在干校，由群众专政，劳动改造，而不是急于杀掉。相信林副主席也会同意这样做。叶群同志，你说是吗？

叶群个子小，声音却高：林总早就习惯有人反对、谩骂了。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林总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江青插话：办那个遇罗克，总理态度鲜明；办这个张志新，漂亮女同志，又是陶铸的弟媳，总理怜香惜玉。

周恩来坦然地说：是不教而诛，还是又教又诛？教不过来，再诛不迟。枪杆子在我们手里嘛。谢政委，你继续。

谢富治继续念手中材料：第三个案例，是黑龙江省革委会政法小组报上来的。案犯刘殿清，男，四十九岁，汉族，贫农成分，学生出身，其父为革命烈士。刘犯被捕前是牡丹江市郊区革命委员会科技站站长，党支部书记。自今年一月十日至五月二十五日，共写下五封匿名信，其中四封直接写给中央文革转毛主席亲收，一封写给黑龙江省委负责人。五封信均被当地邮政部门截留。信的主要内容，都是以最恶毒的语言侮骂文化大革命，侮骂毛主席、林副主席，还有江青同志，叶群同志。这里摘抄有他的第二封信，今年三月十七日写的。江青同志，还有叶群同志，要不要念念这封信？

江青冷笑：念！你照念。老娘怕什么？被阶级敌人攻击护骂，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荣。阶级敌人不谩骂、不攻击了，倒是要引起警惕了。

叶群说：地富资本家子女反对我们，我们党自己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反对我们，现在又有烈士后代骂我们，可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我们要有长期斗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说：叶群的话有水平。谢政委，照念吧，我们与有荣焉。

谢富治念道：

中央文革转党中央主席，亲爱的同志们：

这次文化大革命搞的太好了！什么都没有了，甭说吃穿用，更严重的是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跟着林秃子学会了溜须拍马，人人都成了两面派，人人都看穿了，现在的党是个什么货色了，人人清楚认识到现在党已变成军人法西斯党，远超过历史老挞子，德国军国主义、封建主义、迷信唯心主义的党。

一个人能活万岁吗？能万寿无疆吗？现在叫全国人民天天行礼，祝寿念驴马经，真叫人烦死了，有多少人当面喊万寿无疆，而背地骂万臭无香，林秃怎能永远健康呢？那不成了千年王八万年龟了吗？吹牛的党，原子弹，长江大桥，万吨巨轮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才搞的吗？十岁的娃娃也明白，那是原来的基础，如果没有这场文革胡闹，一定比这还快。你们是中国人民的坑人的党，农民几年来辛勤劳动果实都叫你们给败坏了，现在人们艰苦奋斗为你们卖命，叫人们勒紧腰带，真是白日作梦。人们说，见你们的鬼去吧，再别坑人了。倒退的党，天天叫嚷这也是毛思想的胜利，那也是毛思想的胜利，人们要问：苏联的卫星上天，美国的飞船进了月球，这是什么思想的胜利，一定也是我们毛思想的胜利吧？俗话说：好驴不吃回头草，而现在天天躺在过去好上睡大觉，闭关自守，请睁眼看看世界科学已发展到多么高度了，这几十年若没有你们破坏，中国的科学不知比现在要好多少倍。实用主义的党，通过这次运动使人都看清了，对人是拉完磨杀驴的大恶棍，以前你们说：干部是决定因素，运动开始叫喊红卫兵万岁，中间又解放军是柱石，俊来生产出了问题，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最后又解放干部，一句话，用着谁，向谁叫亲爹，用不着就打击。中园文化科学遭此严重破坏，罪责难逃，这帐早晚必算，学生好几年不上文化课，天天念那本驴马经，误了大好时光，你们这伙制定愚民政策的刽子手，没有罪吗？现在全国说一个人的话，唱一个人的歌，念一个人的经，照一个人的像，这成什么样？真比古今中外一切帝王都残暴！德国法西斯一喊希特勒就得立正，日本法西斯一喊天皇就跪拜，国民党一喊蒋该死就默哀，现在，毛泽东比这些魔鬼还胜几倍，令七亿人民天天哀拜，天天祝寿！出中国人的丑，炎黄子孙脸面丢尽，你们还以为香，不以为臭。

谢富治念罢，中央工作碰头会议的成员们个个毛发倒竖，怒火填膺，竞相起立，纷纷嚷道：杀！杀这些反革命黑帮，杀他个鸡犬不留！气死老子了！没有比这更反动，更丧心病狂的了！公安部，军管会，面对如此严重敌情，这样疯狂的反革命，还不开杀戒？……

周恩来坐着不动，以冷峻的口吻说：富治同志，看来确有必要，今冬明春，全国上下搞几次统一行动，公社、地县、省市各级，开万人、几万人、十万人公审大会，镇压反革命。

第四十八章　榻前布局　隔代受命

进入一九七 O 年，毛泽东去了武昌东湖避寒，林彪去了苏州林苑休养，不到春末夏初北方天气转暖，是不会回北京了。每天有两架空军专机分头送文件、送报纸、送人员，传命令、传批示、传讯息。中央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打理。十个指头弹钢琴，周恩来的节目表上依序排列着的要务有：

全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批准逮捕蒯大富、王大宾、谭厚兰等人；着手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听取“两弹一星专委”会议汇报，批准进行中长程导弹试射；布署全国“抓革命，促生产”；布署全面整党，吸收新鲜血液；指导中、苏边界谈判；调整对美外交，促成中美关系解冻；柬埔寨发生亲美右派政变，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成立流亡政府；筹开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组成越、老、柬抗美统一战线；应金日成同志邀请，访问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等等。

也有属于个人性质的事情不可忽略：龚澎妹子患脑病住院治疗，须抽空去看望；最近北京街头有群众组织自发贴出一些大标语、横幅：“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是与全党为敌”，“周总理，中国不能没有您”之类，应由公安部门出面，以“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等大标语去覆盖住。这后一件事不及时处置好，一旦被汇报到武昌、苏州去，引起多疑，认作是“分裂中央”的预演，他周恩来就难以撇清了。

为筹备第四届人大会议和修改宪法，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确定三项工作安排：一是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二是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魁组成宪法修改小组，先拟出修改要点，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后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请毛主席当主任，林副主席当副主任；三是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政治局还提出两项人事议题：原国家主席刘少奇死了，宋庆龄、董必武还健在，四届人大会议选不选出新的国家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同志一致意见，请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年事已高，建议由康生同志或陈伯达同志担任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政治局会议的以上工作安排，由周恩来分别给主席、副主席写下汇报信，派专机送去。

林彪很快给周恩来回信，同意政治局会议意见，坚决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宜由宋庆龄或董必武出任，他本人则无意兼任。

毛泽东却不忙回覆，而把纪登魁、李德生、汪东兴三人召去武昌东湖谈话。说去就去，中午电话通知，下午专机赶到。在东湖梅岭一号大卧室，毛泽东身着睡袍，很随意地歪在卧榻上，接受三位亲信臣子的问候，并一一拉了拉手：北京春寒料峭，武昌春暖花开，东湖桃红柳绿。李军长，你是红四方面军出身，许司令的老部下，“九大”后派你参加军委办事组，和“四野”的黄、吴、叶、李、邱共事，还愉快吧？

李德生恭敬地点头：还好，他们对我客客气气的，我是个见习生，好好学习。

毛泽东漫不经心似地问：去拜访过你们的林副统帅没有？

李德生回答：黄总长带我去过一次，林副主席对我很陌生，问了我是四方面军哪个单位的？军长是谁？我报告是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只坐了一刻钟，没有多话讲，就出来了。听讲黄总长他们天天晚上都去林家看内部电影……

毛泽东不让李德生说下去，转而询问纪登魁：纪书记，老朋友，你到中央工作，算金榜登魁，官拜副总理，怎么样啊？李军长说他还愉快，你愉不愉快？

纪登魁身子坐得笔挺，两手放在膝盖上：谢谢主席关怀，给了我到中央工作、锻炼的机会。在总理领导下，很愉快，愉快。

毛泽东思绪跳跃，忽又问：纪书记，你在河南是当权派，挨过批斗没有？是哪一派斗你？

纪登魁不知主席为何要问这个，红了红脸说：挨过批斗，还比较凶。是“二七公社”一派斗我。他们自封为河南真正的造反派，对干部搞体罚……当然我要正确对待。

毛泽东笑问：都对你搞了些什么体罚？

纪登魁回答：在台上罚站，揪头发，弯腰九十度，连续几个钟头。还有种“喷气式飞机”……

毛泽东笑看李德生、汪东兴一眼，一时来了兴致，从卧榻上下来，站定身子，摸仿开来：罚站，低头，弯腰九十度，是不是这个样子？

三人慌忙起立：主席，您不要闪了腰，弯腰九十度，动作太剧烈……

毛泽东直起腰来，脸却涨红了：这有什么？弯腰九十度，正可活动筋骨。

纪登魁壮了壮胆子，说：主席，我一次被勒令弯腰四、五个钟头，好几天都直不起腰……河南有的老同志落下腰椎劳损，晚上睡觉不能平躺，白天走步要扶拐杖。

毛泽东兴趣在“喷气式飞机”：你刚才讲那个“喷气式”，怎么动作？你做示范，我来学学。

纪登魁摇手：主席，不要做那动作了吧？难度大，不好看。

毛泽东说：我搞调查研究。是不是要汪东兴帮你的忙？不要紧，就我们四个人在场。

汪东兴看看大卧室内，卫士、服务员都退避了，便去带上房门，回到纪登魁身边说：主席要看，你就示范。要我帮什么忙？

纪登魁又红了红脸说：那就、那就……我站这里，双腿半弓，之后你揪住我的头发，——手下留情，我会被揪掉一把头发，脑门上有疤，——把我的脑袋朝下俯冲，再把我的双臂扭向身后，朝后上方斜伸，伸直了，不就成了喷气式战斗机的双翼？听说是空军造反派的发明，普及到地方来的。

果然，由汪东兴轻揪住纪登魁的头发，做出喷气式战斗机模式，引得毛泽东开怀大笑。李德生、汪东兴陪着大笑。

毛泽东忽然止住笑，自己弯下腰去，两腿半弓，双臂后伸，整固身子向前下方俯冲，做出喷气式形状：东兴，东兴，你也来揪揪头发……

汪东兴纵有缚虎擒龙胆，也万不敢去揪伟大领袖的花白头发，只和李德生在一旁凑趣：主席做的是战略轰炸机，逆火式，B 五十二，携带原子弹头的……

纪登魁劝道：主席，请起请起，做久了，小心腰椎受伤，到时候中央处分我们。

毛泽东直起身子，双手捂腰转动几下，又命汪东兴在腰背部轻轻敲一阵，仍躺回卧榻上去：红卫兵和造反派斗争当权派，还采用过哪些体罚形式？

纪登魁、李德生、汪东兴三人都不知道毛主席今天为什么要盯住这个话题不放。三年前，不正是毛主席自己号召全国红卫兵、造反派揪斗党内走资派的吗？那时，主席对一些过火行为，都是默认赞许的啊，从未制止过。包括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等人被打死，都没有吭过声的啊。主席要是在两三年前过问此事，许多老干部就不会被整死整残了。

毛泽东又问：你们怎么不回答？纪书记，你有亲身经历，先回答。

纪登魁暗自咬了咬牙，硬起头皮说：好，我向主席报告。河南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通常用的体罚还有跪瓦渣，顶汤盆，晒烈日，吹北风，吊半边猪，铜头皮带抽，牛皮靴踢，狼牙棒击，捆粽子，站猪笼，牛嚼草，狗吃屎……还有苏秦背剑，金鸡倒立，四肢拉套……

汪东兴连使眼色，纪登魁住了口。

毛泽东已变得神色严峻，眼睛眯缝起来：纪书记，讲完了？德生，东兴，你们俩个是军方人士，地方的运动不如登魁了解详细。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平日养尊处优，甚至作威作福，做官当老爷，让群众运动烧一烧，烤一烤，是可以的。文化大革命，教育干部，锻炼群众，暴露敌人。成绩是主要的。没有这场运动，刘少奇称帝，修正主义上台，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叫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当然也出现另一些状况，左派队伍里混进坏人。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就是。也有的人是后来变坏的，如蒯大富、王大宾、谭厚兰等人，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有时也打我和江青的牌子，干了许多坏事。害群之马，周总理为什么还不抓？各地都要抓出一批破坏运动的现行犯，主要是混进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里的阴谋家、野心家。所以中央发了关于彻底清查“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文件。一场大运动，社会沉渣泛起，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要注意保护左派。特别是工人、农民中间涌现出来的运动积极分子，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党的新鲜血液，不仅不能抓，还要大胆提拔。要在近期内有计划地发现一批新人，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政治可靠，有办事能力，破格提拔。你们可以回去告诉周总理，新一届人大、国务院领导班子中，要多一些新面孔，工人、农民的优秀分子，可以一步到位，当副委员长、副总理。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大寨大队的陈永贵，都可以当副总理。工人、农民的代表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更能体现我们社会制度、国家政权的性质。

纪登魁、李德生、汪东兴三人埋头笔记。

毛泽东吸着烟，望着天花板，边思考边说下去：新一届人大会议要推出两套新班子，还是工农兵、老中青，干部代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人大常委会，还是要请朱总司令做委员长，朱、毛不分家。年纪大了，少管事，但要挂名。康生可以做第一副委员长，多管些事情。董必武、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张治中、章士钊、傅作义、程思远、钱学森、李四光，党内党外的一些老人，活着的，仍要挂名。副委员长可以安排他二、三十人。反正是大锅饭，一人分一碗。全国政协垮台了，今后还恢复不恢复啊？陈伯达近来怎样？还在请病假？总理报来的人大会议筹备小组分工名单没有他。听说他无意和春桥、文元共事，参加文件起草。他和江青也不团结。中央文革双组长制，互不买帐。陈伯达、江青都不在人大、国务院挂名。中央文革抓运动，抓意识形态。我对我的老婆要讲组织原则，有错误照样批评，不搞封妻荫子。陈伯达摆架子，也不行。人大副委员长人选中，也要安排工人代表：北京有个倪志福，发明倪志福钻头，工人造反派头头；上海有个王洪文，工总司令，很不错；沈阳有个尉凤英，菜场职工，女劳模。还有少数民族代表，内蒙乌兰夫，新疆赛福鼎，西藏阿沛阿旺晋美。那个班禅活佛反对我，主张西藏完全自治，实际上想闹半独立，关在秦城。

纪登魁边笔录边说：主席，您心里共有一盘大棋啊。

李德生边笔录边说：主席，我比您小出二十多岁，都记不下各行业的这些人名。

汪东兴边笔录边说：主席记忆力惊人，还有周总理，也是好记性。

毛泽东苏苏地吸着烟，吸得狠，吸得深，不见一丝紫雾从嘴角、鼻孔透出：记人记事，我不如总理。周瑜三步一计，孔明一步三计。四届人大班子，大致上就是这些了。你们转告总理，还可以做些补充调整。下面是国务院班子，我也大致上给划个框框。这是个工作班子，要干实事的，不能像人大班子那样大而散，包罗方方面面。总理，还是由恩来继续做。原先的十来名副总理，林彪高升了，邓小平下来了，贺龙、陶铸死了，陈云、陈毅、李富春病了，谭震林下放了，只剩下李先念、谢富治仍在抓工作。这次的副总理人选，要以新面孔为主。张春桥、纪登魁、李先念，代表党。张春桥摆在前面，他才五十三、四岁，正当年，可以多做事，学习锻炼。谢富治、黄永胜代表军队。陈永贵代表农民，王进喜、吴桂贤代表工人。八个副总理，够不够啊？可以凑足十个。吴桂贤这名字你们没听过吧！

陕西一个纺织厂工人，全国劳模，学习标兵，三十来岁，很出色、很年轻的女同志，既代表工人，又代表青年和女性。

汪东兴插话：吴桂贤来北京开劳模会，我陪主席接见，主席还请她进中南海住了些天，汇报纺织工业战线情况。很秀气、很能干的模样。

毛泽东说：不是秀气，是明眸皓齿，健康美。女青年的代表，当副总理，可以带给国务院一股新鲜活力。大寨大队新支书郭凤莲也不错，可以安排到人大那边当一名常委。你们转告周总理，国务院各部委人选，仍由他提名，报我批。国防、外交、公安三大部，林彪、谢富治不变，陈毅不当外长了，周总理提出由姬鹏飞代一段，可以。乔冠华也可以。外长懂英文，不用事事靠翻译……我就先讲这些。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问我的？

纪登魁翻着笔记本，轻咳一声，说：临来时，总理嘱咐我向主席请示几件事。第一件，西哈努克亲王已在北京成立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宾努亲王任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要求拜见毛主席。总理的意见，如主席同意，由他陪两位亲王到武昌来见面。

毛泽东点点头：东兴，这事你和总理联系，具体安排。西哈努克是我的老朋友。柬国局势，我们两手抓：一方面支持柬埔寨国内的共产党游击队攻打金边，夺取政权；一方面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成立临时政府，争取国际声援。

纪登魁继续请示：第二件，美国尼克森总统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多次捎话，要求和北京建立一条热线，美方由季辛吉负责，并保守秘密。他们很急，要求派代表来北京直接谈判。周总理建议主席深思熟虑后，作出决断。

毛泽东点点头：这事总理已报告多次。我通盘考虑了，机会不要放跑。但他急我不急，先煞一煞美国人的兴头。他越难到手的东西才越珍惜。现在苏联愿和我继续边界谈判，美国想打破坚冰，和我改善关系。无非美国想利用中苏矛盾，打中国牌以制衡苏联；苏联也尽力缓和与我矛盾，不让美国的中国牌起到太大效应。告诉周总理，今后我们外交形势要根本好转了。中国这张牌，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打？或者说他打中国牌，我打美国牌、苏联牌。对美我打苏联牌，对苏我打美国牌。中、美、苏，三国志，新三国。世界大局，三国鼎立啰。从此摆脱两面受敌啰。

纪登魁做着笔录，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主席，您这是拨云见日，拨云见日啊。

李德生也很激动：每次听主席谈国内国际局势，都是一种享受，过瘾……

汪东兴插言：主席是登高望远，胸怀天下，放眼全球。

毛泽东在卧榻上转动一下身子，咳一声，摆摆手：不要讲那些好听的。这几年赞歌听腻，讨嫌。油水再厚，也是浮在表面。我现在注重里子，不注重面子。纪书记哪，总理还嘱咐过别的？

纪登魁忙又汇报：还有第三件，总理筹划的三国四方首脑会议已有眉目，越、柬、老都积极响应，越南北方、南方尤为急迫。会址选在广州。总理问主席届时不要接见一次？

毛泽东摇头：三国四方到我们广州开秘密会议，结成反美斗争统一阵线，很好，我们手上又多了一张印度支那牌……既是秘密国际会议，我就不接见了，由周总理做我的全权代表。以上三件，都是外交大事。总理就没有说到国内的大事？

纪登魁望一眼李德生，李德生望一眼汪东兴。

毛泽东看在眼里：你们三个还有分工啊？

李德生搔搔头上短发，说：好，我向主席汇报政治局会议的一项建议，大家一致要求，毛主席在第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恳请主席考虑。

毛泽东缓缓地从卧榻上坐起，两条光腿垂到榻沿。汪东兴连忙弓身将一方软垫塞到领袖脚掌下。毛泽东不紧不慢地重又吸起一支烟卷：此事总理已来过电话，也是你们三位此行的主要目的吧？总理告诉我，林彪已有回话，坚决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自己则无意当国家副主席……为什么要坚决拥护我当这个主席呢？我不当，就会有人想当。这话你们不要记录，不要传达。因为不利团结。刘少奇、陶铸、贺龙他们去世了，现在要强调团结，集中统一。你们知道，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辞掉国家主席职务的。那以后是刘少奇，当了十年国家元首，直到他去年十一月客死开封。我十一年前就不愿意做的事，现在又重操旧业？那些文革反对派，还有以后的历史家，能不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从刘少奇手里夺回国家元首职务？重作冯妇，我是不要了。我的意见，由政治局开会修改宪

法，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可不可以啊？

李德生不懂“重作冯妇”是什么意思，不知该写哪两个字：“逢富”？“逢富”是什么东西？

纪登魁代其改正：是“冯妇”。

毛泽东笑笑：武人不知“冯妇”，纪书记你给解释解释。也不太清楚？你们都只五十出头，工作再忙，也应挤出时间读一点书。不然和你们谈话，常常对牛弹琴。从这点上看，老一辈同志比你们强些，十个元帅，多数可与谈诗，连彭德怀后来都读了不少书……回到“冯妇”。是个人名，且是个打老虎的男人。《孟子．尽心》一文中讲，春秋战国时代的晋国，有个叫冯妇的大力士，以捉虎杀虎为业。后来他不杀生了，改行做了文雅士人，受到尊敬。可是某天他坐车郊游，遇到一群人在追打老虎。那老虎负隅顽抗，众人不敢近前。他们看到冯妇这位昔日的打虎勇士来了，就纷纷要求勇士出手。于是冯妇下车，重施故技，战胜了老虎。众人都兴高采烈。只有读书人见他重操旧业，都以为耻，当成笑话来讲。这则掌故是告诉世人，做事要知时而止，做人不可反覆无常。不然就像妓女，本已从良，又去卖淫，做回老行当。所以，国家主席这个官，我是不要再当了。

话虽这么讲，纪登魁、李德生、汪东兴三人却谁也不敢当了毛泽东的面，赞同他不再当国家主席。党和国家，只能有一个主席。刘少奇所以倒台，讲穿了，就是一九五九年不知死活，去当了那个国家主席，和毛主席平起平坐，分庭抗礼。

毛泽东见三人只是恭敬地微笑着，不吭声了，于是说：你们现在是一致意见，我难以说服……你们今晚上就返回北京去？也好，我就再讲几句，之后请你们吃顿武昌鱼送行。以下，你们不要记录。李军长，我现在派给你的工作，叫做监军，表面上是个虚衔，参加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卫戍党委，不带嘴巴，只带眼睛和耳朵，明白吗？

李德生起立，立正，敬礼：是！主席，李德生忠实执行任务！

毛泽东笑着愰恍手：李军长，坐下，莫起立。许司令的老部下，对中央忠诚。我和你们讲，一九六七年以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办公会议，搞成清一色。派李军长参加进去，是一点杂质。这个比喻，李军长不要不高兴啊？人至清无友，水至清无鱼，有点杂质才正常。我总是要求你们学点辩证法，就是这个道理。还有汪东兴同志，你个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长，再兼八三四一部队党委书记，相当于我的京师九门提督加大内总管。你的职务，只对中央负责。既是党纪，又是军纪。你跟随我三十几年，今天重新提醒一下。

汪东兴起立，立正，敬礼：是！汪东兴的任务就是保卫主席，保卫中央，一切服从主席命令！

就在纪登魁、李德生、汪东兴三人返回北京的当晚，中央专机从上海把王洪文接到武昌。王洪文作为上海工人造反总部司令，跟随张春桥、姚文元于一九六七年年初掀起“一月风暴”，夺下旧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权力，受到江青、康生赏识，当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又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不久又当上九届中央委员。正可谓时势造英雄，短短两三年时间，一路窜升为方面大员，是他原先做梦都想不到的。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一切。他常对造反派弟兄们讲，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他王洪文。

这晚上，王洪文却不知道中央为什么突然派专机来接他，去哪里？见什么人？办什么事？中央警卫局的来人很客气，但什么都不肯说，他也不敢多问。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中央专机。不是去接受最最重要、光荣的政治任务，中央还用得着派专机？一路上忐忑不安、糊里糊涂的，直到专机降落在王家墩机场，他才知道是到了武汉。乘车过市区，过长江大桥，进入武昌东湖，夜色中波光粼粼，灯火闪烁，他心里豁然一亮：妈妈的！不不，天爷，难道是毛主席单独召见？他的心都快蹦到嗓眼口了。

当卫士把他领进一座三面临水、灯火通明的花园别墅时，已有一位绝色女服务员等候在客厅门口。进到客厅，笑容可掬的女服务员让他稍候，旋即进一道廊门通报去了。娘的这客厅高阔、气派，十几盏吊灯组成梅花图案，每盏吊灯都嵌有百十粒小水晶球，熠熠生辉。不一会，女服务员在门廊里招手，声音甜净地说：主席在书房里，你可以进去了。

王洪文进到书房。但见一位身子臃肿、头发蓬松的老人仰躺在宽大的长沙发上，正读一卷古籍。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九大”会议上，特别是和日常报刊照片、新闻纪录片上见到的那个身着军装或是中山装龙威虎猛的伟人，大不相同啊。眼前的这老人，裹一件直条纹睡袍，脸上皮肉松弛，眼袋很大，两条光腿露在外面。有一刻，王洪文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女服务员走到老人身边，

轻声提醒：主席，客人到了。

老人这才放下书本，由女服务员帮扶着，坐直身子，仿佛这才看到来人，伸出一只手：洪文同志吧？欢迎啰。

王洪文浑身一抖擞，亮了个标准的军人英姿，立正，敬礼：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之后弓下身去，双手捧住老人的手，既热烈，又不敢握的太重。

老人诙谐地笑笑：王司令啊，万寿无疆，不敢当啰，从不相信那个。以后要喊，就喊万臭无香好了……我们“九大”上见过面，后来在上海也见过，没有机会单独谈谈。坐下，坐下，把椅子移近些，我们不要客气，随便扯谈。上海人是不是叫做“讲讲清爽”？

女服务员来上茶，嫣然一笑，退下。又是另一个绝色。娘的国色天香，上海领导人身边没有一个这样的女子。王洪文胸口不再砰砰跳。坐下，呷口茶，渐次平静了些。

老人问：洪文哪，你老家哪里？哪年出生？都做过些什么工作？春桥同志向我介绍过你，各省市那么多新人，我记不大清。

王洪文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身材挺拔，一米八 o 的个头，外表英俊帅气，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报告主席，我是吉林长春人，一九三二年出生在贫农家庭，从小种地，拉车，打猎。十八岁那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打美帝。在部队干侦察兵，立过两次三等功，一次集体一等功。五一年入党。当过班长、副排长。一九五四年复员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干保全工，一九六 o 年提拔为厂部保卫科干事，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老人和霭慈祥，扳着指头数说：一九三二年的，今年三十八岁，年轻啰，年轻啰。抽不抽烟？我这里很随便，你不要拘谨。

王洪文眼明手快，擦亮火柴凑过去，替伟大领袖点烟。他一个后生晚辈，有烟瘾也不敢嗓眼痒痒，在毛主席面前吞云吐雾。

老人嘶嘶地吸着，很响亮地咳嗽，又很准确有力地朝沙发下的白瓷痰盂咔下两口浓痰，抹抹嘴，之后说：很好嚰，才三十八岁，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文武齐全。学过文化吗？相当于初中还是高中？

王洪文回答：报告主席，在部队扫了盲，可以读报写信。进国棉十七厂后，读职工夜校，拿到证书，相当于中学生……现在我深感文化水平低，业余时间要抓紧学习。

老人说：知识、学问，靠自学得来。我也只是个师范生，大半辈子都在自学。你看我的住处，没有别的，就这些书陪着，无论到哪里，它们都跟着。你都读过些什么书？

王洪文脑子转得快，知道拣伟大领袖高兴的回答：读红宝书四卷，乙种本，甲种本，主席诗词，主席语录。我能背主席的语录和诗词……主席可以考我。

老人说：不用考。如今年青人能背语录的不少。光读我的书不够。马列著作读过哪些？

王洪文想起中央曾布置中、高级干部读几本马列著作，记得的书名有：《共产党宣书》，《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老人笑笑说：那些著作不大好懂啊，要慢慢读，反覆读，先读些评介文章，弄清一些人名、地名、事件、背景，才读得进去……《唐诗三百首》读过吗？

王洪文捏一把冷汗。好险，五本书只知道个书名，一本没读过，也读不懂。幸亏主席没考自己，不然一问三不知，主席要认为自己不诚实，就完蛋了：唐、唐诗三百首读过，还有宋词选，是春桥同志布置我读的，三百首容易些，也有一半不大懂。宋词选大部分不懂。

老人说：你讲的是实话。我喜欢听实话。不懂装懂害死人。你年纪轻，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具备一些实践知识。今天上了领导岗位，需要补充一些书本知识。叫春桥、文元替你列个书单、计划，由浅而深，从易到难，工作再忙，每天挤出两个小时，坚持数年，必有收获。马列的，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都要读一点，全面武装一下，武装头脑很重要。一部《资治通鉴）近千万宇，我反覆读了十五、六次，受益不浅。洪文，你有些什么爱好？抽烟，喝酒，打牌，赌钱？

王洪文连忙否认：报告主席，我不爱喝酒，烟也少抽，不爱玩牌，赌钱犯法。我爱打猎，早起晨练，打拳健身。

老人又把王洪文从头到脚看上一遍：呵呵，还是武人习性。你的枪法怎样？拳脚了得？和南京的许司令比试过？

王洪文说：报告主席，我能打飞鸟，每发必中，得过神枪手称号。拳脚功夫是部队上学的，复员下来没有间断过练习。一九六 o 年冬有五、六个街道坏人到我们厂职工食堂偷粮食，都是牛高马大的汉子，那晚上我下夜班撞上了，徒手冲上去夺回粮食，和那群坏人格斗十几分钟，全躺下了，我也挂了彩。就这次表现，我被提拔到厂部干保卫。南京军区许司令是少林功夫，我哪敢和他比试？……主席，我有个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老人笑眯眯地：你在我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讲。你是工人，我是农民，工农联盟，无话不谈。

王洪文面对领袖的幽默，一时无地自容，忽然浑身燥热，离开坐椅，扑地一声双膝跪下，语带哭腔：主席！我租辈穷苦，没有新中国，全家人翻不了身；没有文化大革命，洪文造不了反。我的一切，包括性命，都属于党，属于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想当市革委副主任了，请求主席批准，来替您当一名警卫，保卫主席安全。我什么级别待遇都不要，只求做主席的贴身警卫！

大出所料，王洪文此举，真是大出所料了。老人一时也大为感动，下了沙发，伸出双手：洪文，洪文，起来，起来。不然服务员看到……好，好，就和我坐这里，我们一老一少，有话好讲。看到你，就像看到晚辈子侄。我的老大岸英是一九二一年的，在朝鲜牺牲。老二岸青，神经病患，是个废人。老三岸龙，大革命时期在上海走失……后来在江西，和贺子贞生过几胎，都送了老乡抚养，至今找不回来。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我讲过一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的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没有后代了。很有一点凄凉吧？“九大”上看到你，比老大岸英还小十一岁。岸英也是当过兵，种过地，管过工业，和你相似的经历。

王洪文眼含泪光：要是毛岸英同志还健在，我带领上海两百万工人阶级拥戴他做党和国家的革命接班人！

老人摇头：不可以。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权力不能世袭，讲的是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接班人。第二代接班人已选定林彪同志，在党章上确认了。可是他身体差，连叶群都担忧他拖不了很久。从现在起，要开始考虑第三代、第四代接班人间题。美国有个杜勒斯，一九五六年就预言，共产党政权的和平演变，会发生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杜勒斯替我们敲了警钟。为了使他的预言破产，才有了这次的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等人拉下来，清算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洪文哪，找你来武昌，不是要在我身边增加一名贴身保镖。武功高强的人我不缺。我是想让你担更重一些的担子，接受新的考验和锻练。为什么希望你多读点书充实知识？是要你成材。能不能成材呢？你自己是内因，我和中央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些话，我们先谈到这一步，以后还要谈多次。你千万不要传出去。包括对春桥、文元都不要漏口风。不然，等于我什么都没有和你说……明白了？记住了？

第四十九章　说破真情惊煞人

周恩来听了纪登魁、李德生、汪东兴三人转述的毛主席指示，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并嘱咐三人在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如实传达，以便会后贯彻执行。

三人离去后，周恩来很快在脑子里转动开来：

第一，主席关于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班子的布局，仍让朱总司令挂名委员长，十几二十名副委员长也照顾到方方面面，有利于安抚党外人士，形成和谐局面。当然，实权要落到第一副委员长康生手上了。副委员长人选中，工人、农民、党外人士是照顾到了，共产党自己的代表是不是少了点啊？陈云、刘伯承、陈毅、李富春、谭震林不再担任副总理，可否给挂个副委员长的虚衔？还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也应挂名……这事，须慢慢来做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工作，一次也不要提这么多，争取分两次、三次的追加上去。

第二，主席关于国务院新领导班子的提名，真是叫人头大，难以接受！名义上仍叫周恩来做总理，第一副总理却摆上了张眼镜，张春桥。看主席的意图，新一届班子算过渡班子，再下一届，周恩来就要退出历史舞台，由张春桥担任总理了。张春桥与李锐同龄，都是一九一七年的，才五十三岁。李锐被关押在秦城，张春桥却快要当上国务院总理了。也好，总算趁了江青的心愿，把张眼镜扶上党和国

家第三把手的高位。张的长处是懂理论，能写能说，也有一定的行政能力；毛病在于思想左得很，阴得很，自视很高，不能团结人，不屑于搞平衡，一味地紧跟江青，得罪了不少老帅、老将军，与军委办事组那边的关系也很冷淡，相互猜忌。此事，不知林副主席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张眼镜也不要兴奋得太早。既然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接班人心里就没有自己的国务院总理人选？会让你张眼镜顺利当上？还有一点，张春桥和江青的关系是否过于密切？比如周末钓鱼台那边跳交谊舞，两人贴的太近。是的，早就有内勤密报，他们贴的太近。虽然不能证明什么，可张春桥在北京是个单身汉呢，和他那有托派历史问题的妻子早就分居了呢，毛主席还曾经问超过呢。

想到这里，周恩来心里豁亮了些。张春桥的手伸向总理坐椅尚有一定距离，还须过五关斩六将。迫在眼前的不是这个，是毛主席提出陕西女劳模吴桂贤当副总理管工业，山西男劳模陈永贵当副总理管农业！真正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吴桂贤三十出头，健美、耐看，一名出色的纺纱工，先进标兵，前年被召进中南海住了两星期，就可以当副总理，主管全国工业生产？煤炭、石油、化工、火电、水电、采矿、冶炼、制造，还有航运、空运、铁路、公路……天爷，这不是拿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当儿戏？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支书陈永贵，人称永贵大叔的，一年四季头上包着块白毛巾，当上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还不够，再又提到中央来做主管全国农林牧副渔的副总理？他读得了文件、看得懂报表？说得清北方有多少小麦、玉米的优良品种，南方有多少水稻、柑桔的优良品种？黄河防汛、淮河防汛、长江防汛是怎么回事？开玩笑，真是开玩笑！叫一名工人来主管工业，一名农民来主管农业，马列著作中有这种论述？国际共运史上有过此种先例？

国务院可不是人大常委会那样的橡皮图章（西方记者用语），更不是全国政协那样的清谈机构，国务院是业务行政部门，是订计划、办实事的！想想上两届国务院副总理班子成员，都是些什么人物？邓小平兼常务副总理，陈云、李富春管计划，陈毅管外交，邓子恢、谭震林管农业，李先念、薄一波管工交财贸，贺龙、罗瑞卿管军队军备，聂荣臻管国防科工委，陆定一管教科文卫，乌兰夫管民族事务，谢富治管公安政法，哪个不是独挡一面？这次可好了，遵照毛主席的提名、指定：老的副总理只剩下李先念、谢富治两人，其余的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了。准备提拔上来的呢？张春桥、黄永胜、纪登魁还算说得过去，吴桂贤、陈永贵怎么行？肯定不行。宁可让吴、陈到人大常委会那边去当副委员长，也不能到国务院当副总理。但这事周恩来不便出面反对，委托谁去向毛主席反映？林副主席？林不会对这么具体的人事安排插嘴的。眼下真正能在毛主席面前说上话的，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纪登魁、李德生、汪东兴几个人。江青、康生难以请动，弄不好还会闹下误会；纪登魁、李德生呢？又不是很熟悉，不可以深谈党内人事；汪东兴则职务特殊，敏感，一向小心保持着某种疏离。那就只剩下个张春桥了。对！张春桥合适，主席指定的第一副总理人选，国务院总理的接班人，能不关心一下别的副总理提名？太好了，就用用这个张眼镜。

还有第三，毛主席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这事怎么因应？毛真的不想再兼任国家主席吗？国家总该有个头，有个元首呀？哪怕是为着国家礼仪，国际交往，也应设立国家元首和副元首。最常见的事情，新中国已有近百个邦交国家，邦交国的新任驻华使节到任，都要履行一项手续：递交国书。不设国家元首、副元首，人家的国书向谁递交？人大委员长相当于外国的国会议长，国务院总理则是行政机关首长，都是不适宜出面接受国书的。

毛主席说他无意再做国家主席，是不是又放出一颗风向球？看看"九大"后形成的中央领导层中，哪些人是真正忠诚于他？哪些人是半心半意？又有哪些人一听说他不当国家主席就立即赞成？忠不忠，看行动。到时候那些轻率表态的人就有好果子吃了。此类风向球，屡试不爽。但每次都有人上钩。教训历历在目。一九五七年春天，毛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大批知识分子当真，向各级领导人提意见，半年后毛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把"右派分子一网打尽"；一九五九年春天，毛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让刘少奇当了国家元首，毛一直如鲠在喉；同年春天，毛在上海会议上提出全党干部学习海瑞，为民请命。吴晗、周信芳等人认真学了，吴晗编了部历史剧《海瑞罢官》，由马连良担纲演出，周信芳则在上海演出《海瑞骂皇帝》，结果怎样？吴、马、周三人都在这次运动中死于非命；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左反成"右倾反党集团头子"的事，也尽人皆知；还有一九六二年春，毛本已同意邓子恢、田家英、曾希圣等人搞"责任田"、"包产到户"试验，过了半年，毛却在北戴河会议上大反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复辟风，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直讲到共产主义去。

长期的党内斗争经验告诉周恩来，对毛要小心崇拜，不能事事紧跟。遇事可分为紧跟、缓跟、不跟三类型。紧跟类，如毛欲除掉某个政治对手时，王明啦，张闻天啦，彭德怀啦，彭真啦，刘少奇啦，你一定要紧跟，不紧跟你就无法生存；缓跟类，如毛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提出取消工资、取消家庭、取消市场，城市全面恢复供给制，农村拆房拼居过集体生活，等等，明知行不通，又不能明确表示反对，就只好缓跟了，等他老人家回头了；不跟类，如“九大”时毛提出他夫人江青不进政治局，这次他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你要是死心眼，穷认真地去拥护，你就钻进了政治死胡同。

想到这里，周恩来定下自己的基调：继续拥护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为此，在起草中的新宪法里，仍保留国家主席、副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副元首条款。

下午，周恩来和仍在苏州休养的林彪通电话，简要传达毛主席再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林彪回答得很干脆：事体重大，不宜说设就设，说废就废。请总理召集政治局会议时，再征求一次大家的意见，作出一个决议性质的文件。家不能无主，国不能无君，要有元首，名正言顺。主席表现的是他伟大的谦虚。还是那句话，坚决拥护毛主席兼国家主席，我身体不好，管事少，不宜兼任国家副主席，推荐董必武同志和宋庆龄先生出任，党内党外，一正二副，体现统一战线，革命团结。

林彪的回答有理有节。周恩来却从中听出端倪，林彪的意思是国家主席之职不能因人而设，也不能因人而废，毛泽东无意兼任，这个职位就不要了？自己不干，可以让别人干嘛。一个荣誉性质的位置，都看那么重，不肯放过？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屡成为一人党，一人国家了……周恩来心里冒出这个猜测，先把自己吓一大跳。

冷静想想，“九大”之后，确有迹象显示中央两位主席之间存在不和谐音调。这是一般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都难于觉察到的。如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时，陈伯达和张春桥就吵了起来。陈伯达主张在报告中保留林副主席评价毛主席的那三个副词：“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强调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直这样使用，成为习惯用语；张春桥则主张拿掉“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只提“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够了。陈伯达老夫子也不知哪来的一股邪火，瞪着张眼镜喝问：这句话是林副主席提出的，有全党的共识，你有什么权力删改？你对林副主席什么态度？张春桥不示弱，以牙还牙：删掉三个副词，是毛主席对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的指示，你对毛主席的指示什么态度？陈老夫子拍了桌子：九大政治报告是政治报告，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工作报告！你牙黄口臭，想利用毛主席的谦虚，来贬抑我们的伟大领袖？两人吵了个不亦乐乎。

再又一次，也是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宪法草案稿，陈老夫子和张眼镜又为一个句子争得不可开交。这回是陈老夫子要删掉四个字，张眼镜不肯删掉那四个字。句子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我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坚强柱石”。陈伯达主张删去“毛主席和”四字，变成“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张春桥则坚持这四个字很重要、很关键，决不允许删掉。吵到后来，党内这一老一少两名大秀才，又搬出各自的后台，一个质问你对林副主席什么态度？一个质问你对毛主席什么态度？一个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完整体系，谁想分割谁就是分裂中央；一个说只提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不提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直接指挥，才真正要分割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真正分裂中央！

一般的政治局委员都把陈、张两人的争吵，看作文人相轻，咬文嚼字，秀才意气，为几个字面红耳赤，瞪眼睛拍桌子，无聊得很。且多数人的同情心在陈老夫子一边，你张眼镜小着一辈份呢！陈伯达才是我们党的老资格理论家呢。你张眼镜不就靠了抱江青同志的大腿，一路攀爬上来，不然凭什么当上海市一把手、中央文革副组长、政治局委员？但江青的态度却耐人寻味，每有陈、张争论，她就离席回避，坚持不吐一个字。叶群则陪林副主席在苏州休息，好几个月没有回来出席会议。

周恩来不偏不倚，保持低调。每次陈、张激烈争辩收不了场时，周恩来总是裁定：暂时搁置，等请示了主席、林副主席不迟嘛。但他迟迟没有去请示。一个不能点破的事实：陈、张二人各事其主，只在前台表演而已……难道、难道林副主席觉得人马齐备、腰板够硬了，不再事事顺从毛主席了？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是位极有主见、又极为坚持己见的元帅。他的主见从不轻易提出，一旦提出就会坚持到底。有好几次，毛主席都不得不对他作出让步，比如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拿掉罗瑞卿，一九六八年八月拿掉杨成武、傅崇碧。可这一次呢？如果毛真的无意做国家主席，林又坚决拥护毛做，谁会对谁让步？就看两个拗相公，谁拗得过谁。

周恩来谨言慣行，静观变化。从来一、二把手之间产生矛盾，他这个三把手就相对轻松，需要他充当和事佬，居间缓冲。这么闹闹也好，但不要大翻脸，伤筋动骨。或许，毛为了制衡业已坐大的权力接班人，会不会借重那些去年为执行“林副主席第一号战备命令”而“疏散”到外地去的老同志们？朱德、陈云、陈毅、刘伯承、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聂荣臻等等，都陆续召回北京来，以阻止权力的天秤继续向一边倾斜？那一来，整个局面就大改观了。老同志，老战友，能回来的，都回来吧！大家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果如周恩来所料在当晚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认真听过纪登魁三人传达的“最高最新指示”，就竞先发言，热烈拥护毛主席关于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和新一任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事布局，盛赞毛主席胸怀宽广，站得高，看得远，为革命事业掌舵，指引航向；只是对于毛主席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条，大家无论如何在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康生、黄永胜等人态度尤为坚决，主张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求毛主席同意兼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同意兼任国家副主席，党、国一体，天经地义。周恩来笑笑说：还是不要叫做决议吧？那会变成政治局逼毛主席就任。仍叫做政治局同志一致劝进，供主席和林副主席决策参考。周恩来并提出：这次，请张春桥同志辛苦一趟，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本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及所形成的一致意见。

散会后，周恩来把张春桥拉进自己的座车，一起回到西花厅后院书房。张春桥到中央工作近五年，还是头回受邀到总理书房谈话。宽大净洁的办公桌上，有块十六开杂志那么大的醒目牌子：请勿吸烟。周恩来招呼张春桥坐下，即把牌子移开了：春桥，你常熬夜，烟瘾重，带了没有？

张春桥忙提手：总理，不要为我破例。出席政治局会议，我也从不带烟的。

周恩来亲切地笑着，抽开抽屉，拿出一包末开封的大中华来：你政治原则性强，日常生活是谦谦君子喽。来，我这里有后备的，你自己动手。

女服务员进来上茶。周恩来吩咐：把门带上，告诉值班室，除了主席、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的电话，其余的都回掉，就说我休息了。

张春桥坚持不吸烟。他明白，周总理如此慎重其事，谈话内容一定十分机密且敏感了。

周恩来的目光和语气都十分温和：春桥，我要恭贺你。你不要摇手，听我讲嚒！这次主席提名你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人选，是个很英明、很重要的决策，也可以说是很具前瞻性的布局。你不要否认，把你排在副总理人选的头一名，按党内历来的习惯，就是第一副手嘛。今天上午纪登魁他们向我报告这个信息，我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主席的接班人定下之后，我多次向主席建议，总理的接班人也应及早定下来才好。你知道的，原先主席和中央的意图，是陶铸。可是陶铸鬼迷心窍，竟去保刘邓，和江青同志对着干，只好端掉了，人也死了。他是咎由自取。现在主席提名你，算了却中央一桩心事。你不要摇手。我比你虚长二十岁呢，今年七十二，古来稀了，精力和体力都大不如前。我的身体是个虚架子，这几年忙的啊，毛病都上来了。你呢，才五十三岁，正当壮年，中央的生力军啰。

张春桥城府颇深，谦逊地说：总理不要谬奖。春桥在主席和总理老一辈面前，是晚辈、学生。今后有机会跟着总理学习，当好一名助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周恩来摇头：春桥，你不要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新人替旧人。用红卫兵小将的话讲，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们老同志啊，参加革命早，犯的错误多，历史上那些事，你也了解，我就不多讲了。这次运动，主席要求我们老同志向年轻一辈学习，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主席是苦口婆心。我这个人，你知道的，是个事务主义者，工作中屡犯错误，所以经常作检讨，向主席和中央检讨。不怕你知道，在中央负责同志里，我是向主席书面检讨最多的一个，日后都可以出本集子啰。当然这话现在还不要对外面说。若说我也还有点长处的话，除了随时认错，就是肯向年轻同志学习，包括向中央文革小组学习，向江青同志、向你、向文元同志学习，也向各省市的新生力量学习。我这话不是出自客套，而是出自内心。

张春桥不知道周总理此刻为什么要对自己推心置腹，绕了半天还没有绕上正题：总理，你这样讲，春桥无地自容……总理有任何事情交办，春桥保证全力以赴，一往无前。

周恩来说：看看，又客气了吧？自你调中央工作以来，我就一直想抽时间和你好好谈谈。我或许可以倚老卖老地和你讲，主席和中央，都认为你是棵好苗子，人才难得。你不要摇手，听我讲嘛。第一是懂理论，够水平；第二是忠于主席，忠于主席的思想、路线；第三是原则性强，斗争性强；第四是在上海抓过宣传，抓过工交财贸，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你担任上海市一把手近五年时间了吧？上海

的革命、生产两不误，成为全国的重要的稳定力量；第五是年富力强，身体好，脑子快，有革命的本钱。有此五条，完全符合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条件。所以主席看得很准，你确是新一任第一副总理、下一任总理的适合人选。你不要摇手。当然我现在和你讲这个话，是犯自由主义，有违组织原则。可是，我为什么还是要先个别和你说一说呢？你心有灵犀，自然明白的。人事问题很敏感，过去叫做"见光死"，党内党外都一样。

张春桥一时间身上暖乎乎的，鼻头也有些发酸。但他稳得住自己，仍不乏清醒意识：总理厚意，我心领……总理太忙，我不要占用太多时间。派我去武昌东湖，向主席汇报些什么，请指示……

周恩来又笑了：看看，到底年轻些，性子还是有点急。不要紧，我年轻时候比你还急，有时甚至是火爆。这么多年了，倒是没见你春桥火爆过，遇事沉得住气啰。好吧，我们长话短讲。明天，委托你代表政治局同志去武昌向主席汇报，主要是三条……

张春桥掏出小记事本，准备笔录。

周恩来说：先不要笔录。我是考虑，既然主席和中央，已经打算把你摆在国务院的这个位置上，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也可以说是老总理吧，就不能不替你今后接手工作做考虑。主席这次提出的几位副总理人选，你、先念、富治、登魁、永胜，都是能办事的，独挡一面无问题。国务院班子不同于人大常委会班子，是管行政业务、干实事的。所以考虑来考虑去，陈永贵、吴桂贤两位同志，是不是放到人大常委会那边去挂个副委员长，同属党和国家领导人系列，更合适些？春桥，这绝不是看不起工人、农民。国务院几十个部、委、办机构，毕竟不是一个工厂，一个公社那么简单。考虑到他们做了副总理，工作起来很困难。专业性强，分工很细，文件报表多得很，看不懂、听不懂怎么办？我做了二十年的总理，还经常感到吃力。两位劳模肯定吃不消。副总理人选选的不准，到时候还不是你我总理、第一副总理的麻烦？我这意思你明白？但这个事情怎么向主席汇报？不能说轻了，也不能说重了，尤其不要让主席误会了我们的意思，不是排斥工农。所以提议陈永贵、吴桂贤二位挂到人大常委会那边去，更有代表性。主席也讲了，副委员长不设名额限制，可以安排他二、三十人。关于副总理人选，我建议另外考虑三位同志，都是主席熟悉的，一个是湖南的华国锋，一个是广西的韦国清，一个是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农业是基础，是大头，华国锋上来可以抓农业；韦国清是僮族，可以抓民族事务；陈锡联嘛，军队方面出两个副总理要比出一个副总理好。春桥，你看我提的这三位行不行啊？你们上海还要不要提一个？主席已经把王洪文挂到人大那边去了，剩下个马天水，行不行啊？

张春桥这回总算品味到了问鼎中央核心权力的滋味了，咽了咽口水说：华国锋、韦国清、陈锡联……主席对他们很熟悉，很信任，这点很重要。马天水是上海实际上的一把手，我和文元只是挂名，放以后考虑吧。干脆，提个更年轻的，毛远新，怎样？

周恩来愣愣地望住张春桥，差点就问，是不是江青同志的意思？沉思一会儿，说：远新年少有为，我看着长大的，主席侄儿，才二十八岁吧？哈军工毕业几年，已经当了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辽宁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再往上提，主席那里难以通过啰。大军区第一政委以往都由上将担任。全国十个野战军区，沈阳军区是其中的一级军区，另一个一级军区是南京军区，兵员都在七十万以上。春桥，主席原则性很强，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严格，包括对江青同志。这方面的情况我比你了解多一些，所以建议你暂时不提毛远新。等远新在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任上好好干个几年，三十几岁再提名为副总理人选不迟。

张春桥手捧笔记本：生姜老的辣，总理生姜老的辣。

周恩来摇头，旋又摇手：春桥不要这样讲……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智者。所以工作上的事，今后我们要多碰头，多商量，细推敲。侩推月下门，还是侩敲月下门？是大有讲究。好了，副总理补充人选，你先记下我提的那三个。其余闲话，一字不记。

张春桥于是写下：副总理人选，周总理提议增加华国锋、韦国清、陈锡联。

周恩来继续说：注意啊，春桥，我们要注意，如果主席仍把陈永贵、吴桂贤摆到国务院这边，我们就服从，不再多话，切记。下面，关于人大副委员长人选，除了主席点的名那些，我也提议增加三名，你看合适不合适？一个陈云，一个刘伯承，一个李富春。原先都是副总理。现在都病得不轻，不能管什么事了，是否考虑到人大那边挂名？体现主席的老干部政策。春桥，你先替我权衡一下，可不可以向主席提出？

张春桥点头：总理考虑周到。陈、刘、李三位虽然都是文革保守派，也是长病号，给挂个副委员

长，象征团结。主席也仍然提名朱德任委员长。今后人大常委会是康老当家。

周恩来吩咐：那好，你把三个名字记下。今后人大是康生当家，左派掌印。

张春桥写下三个名字，忽然警觉到什么似地，问：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可以任副委员长，会不会扯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甚至谭震林、李井泉、粟裕一大串来啊？

周恩来心里暗暗一惊，这个张眼镜厉害呀，遂笑着说：这些老同志犯了错误，作了检讨，毛主席在“九大”上保他们过了关，仍是中央委员。我看，由主席去定吧。反正你、我不提出。所有的领导人选，还是坚持左派优先，左派主导。这个原则丢不得。

张春桥挪动一下屁股，问：总理还有什么要向主席报告的？

周恩来说：对啰，还有第三件事，就是一定委婉、诚恳地向主席反映政治局会议的一致意见，请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事关国家体制、国际礼仪。同时，林副主席一再表示，他身体差，不多管事，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并推荐董必武、宋庆龄二位，一正两副。政治局一致意见，也是要求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这样，党和国家实现一元化领导。春桥哪，主席会明确表示他不作冯妇，政治局却一致要求他重任旧职。你汇报的时候，要留意主席的情绪，不要把问题搞僵了。而且中央两位主席之间，也态度不一，我们就更要小心了。

张春桥扶扶眼镜：这事可不可以先放一放，免得陈伯达同志从中搅场？

周恩来摇摇头：春桥，你是个肯动脑筋的人，这话到我这里打止。陈伯达同志仍是政治局常委，要尊重他的发言权。这事情也拖不得了，宪法草案稿已经出来，政府工作报告稿正在打印。设不设国家主席，事关宪法重要条文，不先确定下来，怎么办哪？主席昨天晚上还给我电话指示，把两个文稿准备好，八月份上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定案，今年年底前召开四届人代大会。时间是很紧迫了。我的意见，你这次硬着头皮，也要向主席反映，请他老人家当国家主席。当然，汇报的次序，可以先易后难，先简后繁。不然先卡在难题上，连易题也赔上。

张春桥点头：总理，我佩服你。还是那句话，生姜老的辣。

周恩来哈哈大笑：春桥，你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的吧？也不算嫩姜啰。嫩姜，在我们淮安老家称子姜，子姜炒鸭血，一道名菜，等你从武昌回来，我请客。

第五十章　帅门虎子　天马行空

空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法宪，在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第二天，把林立果、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和司令部办公室的另外三名副主任周宇驰、刘沛丰、刘世英召集到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神情激动地说：感谢林副主席对空军的关怀，感谢林副主席对我的栽培！林副主席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来工作，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和骄傲。今后，我们要像服从林副主席那样，服从立果同志。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

吴法宪的这席指示性谈话，由王飞、周宇驰在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上作了内部保密传达。自原政委余立金被捕后，空军司令部已是清一色的吴氏人马。林立果在吴胖子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自任组长，成员有王飞、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刘世英、李伟信等，形成特殊的“小核心”。成员们大都三十出头，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会开汽车、坦克，有的还会跳伞，会驾驶飞机。两年时间过去。林立果很少在空军司令部机关公开露面，也少出席会议，行事低调，行踪诡秘。

三月初，林立果来到苏州林家花园看望父母。

林彪看到自己的独子老虎已经长大成材，言谈举止，颇具风范，欣慰地对叶群说：老虎是干大事的料子！二十五岁干到正师级，和平时期不容易。我二十五岁时在江西苏区，也是师级，二十八岁干到正军，三十岁干到红一军团总指挥。

叶群说：吴胖子今年初要把老虎提为空军作战部部长，正军级。我让黄总长压下了，因为提正军要报主席批。

林彪点头：我们老虎不急，他的前程何止是正军。

叶群说：这孩子胆大心细，脾气很像你。停几天他去上海，王维国那边我交代过了。

林彪问：王维国，是不是空四军那个军长兼政委？

叶群说：你的老卫队队长呀，很忠诚的，现在兼任了上海市革委副主任、上海警备区司令。人家几次托江腾蛟带话，要求来苏州看望老首长。

林彪说：不见。他的职务敏感。越是信任的同志，越要少见面。这次，你和老虎好好谈谈。

晚饭后，叶群领着林立果在园子里散步。园子很大，在花木扶疏的小径上绕上一周，须花上几十分钟。叶群不让卫士和护士陪护。母子二人来到一座视野开阔的小亭子坐下。看看四下无人，叶群才问儿子：老虎，上海方面，近来有什么新鲜事没有？

林立果不知“母后”要问什么新情况，随口答道：王维国在上海搞了个“寻人小组”，选了五朵金花，等着我去过目。这事，你莫告诉“父皇”啊！

叶群手指戳了过来：看你！还以为你已经成材……“父皇”、“母后”的乱叫，传出去不得了，掉脑袋的！你父亲为什么叫我领你出来说说话？你以为父母身边的人个个靠得住？老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你难道一点感觉不出来？有了一个姜琳陪你还不够，还在上海找什么人？赶快停止了。丢了江山，纵有后宫三千，只会做李后主，当阶下囚。

林立果身子一抖擞，登时来了精神：母亲讲的是……其实上海王维国叔叔的那个“寻人小组”，只是掩人耳目。上海的新鲜事，有一椿极机密、极重大的，或许父母已经知道？

叶群慈爱的目光罩住自己的爱儿：老虎，你只管讲你的。许多鬼里鬼气的情况，机不可测。

林立果坐得靠近母亲些，声音放低些：上个月，中央一架专机夜航，飞上海接走王洪文。王洪文到了武昌，在“B 五十二”那里住了两晚。这事很诡秘，我推测很久，根据种种迹象，估计是“B 五十二”正在谋划，搞隔代授命……很有可能，是冲着父亲的接班人位置来的，我们不能不防。

叶群点头，显然已经知道此事：“B 五十二”，你给主席取的代号？主席的信条就是那句名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玩了一辈子权谋，没有人玩得过他。自江西苏区时期起，玩倒了多少同事？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高岗，彭德怀，直到这次运动的彭罗陆杨、刘邓陶贺。只剩下个周恩来不倒翁，硕果仅存。每逢想到这些，我和你父亲就心里发紧。王洪文秘密到武昌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林立果回答：王维国叔叔是空四军军长兼上海警备区司令，专机夜航瞒不过他。王叔叔看不上王洪文那混混，还有那条“眼镜蛇”，上海滩瘪三，只有“B 五十二”和“大黄蜂”把他们当宝贝。

叶群问：“大黄蜂”、“眼镜蛇”是谁？江青、张春桥？

林立果说：代号嘛。“大黄蜂”是美军武装直升机的新型号，火力很强，可作超低空追击，专打坦克、装甲。称那女戏子为“大黄蜂”，是高抬了她。“眼镜蛇”是美军一种机载导弹，可自动追踪目标，完成精确攻击。张眼镜蛇是最危险的人物，正在成为“大黄蜂”的军师。

叶群叹气：你一直有兴趣研究外军武器……真是的，要是在正常情况下，你一个晚辈，怎么可以称主席夫人为“女戏子”？如今形势，一切颠倒。“大黄蜂”和“眼镜蛇”，都厉害哟。还有那个王洪文，也不要小瞧了，主席夸他年轻有为，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资历完整。你不要瞪眼睛，娘还是习惯称主席，不习惯你那个“B 五十二”。你推测得对，上个月主席把王洪文秘密接去武昌，是在谋划隔代授命的事……娘也可以告诉你消息来源，好让你心里有底，原空十五军军长兼武汉军区空军政委刘丰，不是在“武汉事件”陈再道倒台之后升任为武汉军区政委了？刘丰叔叔是你父亲的人，还有南京军区空军政委胡萍，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米家农，也都是你父亲的人。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打止。陆、海、空，空军最可靠，你吴法宪叔叔是挂帅的。

林立果说：还有黄永胜叔叔、李作鹏叔叔、邱会作叔叔，也都是父亲的人。陆、海、空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军委办事组清一色“四野”人马。力量对比，父亲占优势。所以[B 五十二”急欲重新布局，改变力量对比。尤其有黄叔叔任总参谋长，妈您更放心了……

叶群红了红脸，正色道：你黄叔叔不容易，他的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当得不轻松，江青一直挑他的刺。“九大”后，已经掺进来“砂子”，就是那个李德生，主席指派他参加军委办事组，开会从不说话，明里暗里监视我们这些人。你父亲和我琢磨，还会有人加入军委办事组。比如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最近已被提名为副总理人选。你黄叔叔早被定为副总理人选，现在又提出个陈钖联，同是上将衔，明摆着，就是牵制你黄叔叔的。

林立果拳头在石凳上捶了捶：妈的！这在战术上叫蚕食！以量变达到质变。父亲远离北京，长时间住这里养病，每天在客厅里转圈圈，转出什么门道没有？

叶群说：老虎啊，你父亲教过你《孙子兵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主席也长期住武昌东湖或是杭州西湖。你父亲一天到晚都在思考问题，脑子很少休息。主席在武昌，两次反对新宪法草案上设国家主席的事，你知道了？

林立果目光明亮坚毅：知道。我和王飞、周宇驰、于新野几位私下议论过，娘的党中央这回又开始热闹了，党主席不肯兼任国家主席，也不让别人担任。政治局成员一致要求他兼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任国家副主席……这是吴法宪叔叔透给我们的。又唱哪出大戏？“B 五十二”太不像话了，坐七望八的老东西了，一身肥肉，多次中风，还死死抓住权力不放，把党搞成他一人党，国家搞成他一人国家！妈的一个荣誉职位，他不想干，就要废掉。父亲已是党的法定接班人，[B 五十二”为什么不让父亲干？连刘少奇都干过的，都不让父亲干？太蛮横、太暴君了。依了儿子的想法，对付这类独夫民贼，只有率先下手，出其不意，卡嚓一下，俐落干净！

叶群惶恐地身子朝后一缩，四下看看，还好，没人：老虎，你是初生牛犊……切记祸从口出。记得你父亲讲过，世界上有三个民族的性格值得注意：法国人先说后干，俄国人少说多干，德国人只干不说。你父亲从小要求你向德国人学习，只干不说，起码也要学俄国人多干少说。有些事，可以未雨绸缪，但绝不能说出去。你父亲想了很久，同意你悄悄做些准备，主要是人手上的准备。从来党内斗争，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已经把父亲推到了现在的位置上，就是骑到老虎背上，轻易下不来了。总结党内历次斗争的经验，四九年之前的就不讲了，之后的高饶也好，彭黄张周也好，彭罗陆杨也好，刘邓陶贺也好，都是在他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突然搞下来的。毛要除掉哪个人，总是出其不意，突然下手，绝情得很……你知道毛原先的那个秘书田家英，是怎么死的吗？

林立果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忽然要提到田家英：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替“B 五十二”编了十几年的《选集》，不是一九六六年五月突然自杀了？

叶群说：不是自杀。是因为田家英知道的毛的私人事情太多了，又年轻气盛，笔头厉害，反对毛打倒彭德怀、罗瑞卿、彭真、刘少奇这些人……毛命令汪东兴带着内卫朱国华，在田的书房干掉的。说是田中弹后并未死，汪和朱把田吊到书架上做成上吊自杀，尸体当即火化。说是周总理曾提出验尸，毛主席说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以死人压活人……这事，是警卫局一位老人偷偷告诉我的。听说朱国华也“自杀”了。

林立果毛骨悚然了：妈的！“B 五十二”利用警卫系统搞暗杀，对付党内同志。

叶群说：和你讲田家英的事，是想让你知道毛的手段有多辣。他对付党内同志，有三张王牌，一是北京卫戍区，二是情报，三是中央警卫局。三张王牌，不进棺材不放手。所以母亲想好了，迎接挑战，不吃这个亏。不然，我们一家老小，可能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林立果问：“B 五十二”会不会对父亲搞暗杀？

叶群说：暂时不会。你父亲目标太大，不好交代。当然，老虎你要注意，母亲的意思，是要求先有思想准备，也可以有些组织准备。见机行事。你父亲打了大半辈子胜仗，没有吃过大亏……关于他接班的事，依目前形势发展下去，有哪几种可能？

林立果少年老成模样，扳着指头数道：头一种可能，大家不翻脸，依自然规律，“B 五十二”病死，父亲和平接班，全党万幸，天下万幸；第二种可能，通过医疗手段悄悄把父亲害死，然后宣布重病不治。刘少奇、贺龙、陶铸就是被人以“医疗服从专案”弄死的，但对林副主席会做得更隐蔽。母亲你一定要替父亲把住关，不要被人暗算；第三种可能，“B 五十二”一点一点削去父亲的权力，最后以健康为由废掉，搞成他的隔代授命，由江青、王洪文、张春桥接班，最后过渡到他侄儿毛远新手上；第四种可能，就是我们采取主动，快刀斩乱麻，抢班夺权，完成历史大业。这四种可能都有，但不会跳出这四种。

叶群虽然深知虎儿的胆识韬略，还是瞪大了眼睛：老虎啊，不是娘夸你，你没有辜负你父亲的期待……那个第二种可能，父母早就在提防了，凡是父亲的药物，针剂、粉剂、丸剂、汤剂，娘都亲自动手，让猫咪先试，猫咪无事，药物可用。

林立果手掌一劈，声音铿锵有力：第一种最理想，不用费什么力气，水到渠成；第二种最可怕，防不胜防，不明不白；第三种最可悲，即使父亲打出白旗，自动退出权力角逐，人家也会慑于他在军队的

影响力和人事关系，一定置他于死地；第四种最令人兴奋，秘密行动，干掉，再找替罪羊，举行全国公祭，父亲主祭，登基。一句话，父母要朝最好方向争取，同时作好最坏方面的准备。孙武云：常备不懈，百战不殆。

林立果在苏州陪伴父母数日，悄悄转往上海，入住市郊空四军小招待所。

王维国从林立果手上接过林副主席的问候便条，眼睛都潮了：立果同志，见到你，就像见到林总本人。我王维国掖了脑袋紧跟林总，忠于林总。

林立果称王维国做叔叔，称自己父母则使用官衔：王叔，我这次来，不露面，是副主席和叶主任的要求。

王维国本已坐下，即又起立，立正：是！坚决执行首长命令！副部长，首长还有哪些指示？

林立果赶快起身，扶王维国坐下，并顺手拧开了小柜上的收音机，以在乐曲声中交谈：王叔，你客气什么？不要称我什么部长，还是叫立果吧。你在延安给父亲当卫队队长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这次来，想看看你的那个“寻人小组”的情况。

王维国一听这个，登时一扫脸上严肃表情，变得笑眯眯的：已在空四军和警备区范围内，万里挑一，挑出五朵小金花，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没有城市背景，年龄十八九岁，集中住在隔壁将军楼，命她们练习舞蹈、礼仪，读书学习，实施封闭式管理……副部长是一起过目，还是一个一个过目？

林立果说：谢谢王叔。叶主任吩咐，选上来的人，不再返回原单位，都送北戴河五十一号院培训。我这次来，不是为这个。是为江山社稷。

王维国旋又回复一脸的严肃，掏出小本本来，准备笔录：是！请首长指示。

林立果也一脸严肃地幌摒手：王叔，不做记录。这里谈话方便吗？

王维国身子坐得笔挺：放心，副部长入住之前，我手下的人用侦测仪“清洁”过了。

林立果还是把那正播放着革命歌曲的收音机音量再又拧大了些：叶主任要求你那个“寻人小组”转变职能，充实力量，用空四军保卫处或警备区卫队的名义，先搞它两到三个班，二、三十条好汉。我们内部称它做“上海小组”。“上海小组”的任务，是准备在特殊情况下，负责保卫副主席和叶主任，以及必要时，由你和我直接指挥，办些别的事情。

王维国浑身一震：是！坚决执行命令。恕问一句，情况有所变化？

林立果说：叶主任让向王叔路线交底，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本是“九大”党章法定了的。问题出在主席年纪大了，身体大不如前了，他身边一些小人播弄是非，妄图动摇副主席的地位。党内斗争，残酷无情。我们不能不及早准备，避免像刘邓那样，束手待擒。无非两种前途：一是副主席等主席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二是及时识破对方计谋，万不得已时先下手，保卫副主席的接班权利。

王维国脸都涨红了，神情激动：请首长放心！我王维国生是林副主席的人，死是林副主席的鬼，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万死不辞！我建议，“上海小组”要搞就搞大点，先组建它一个营，怎样？

林立果把收音机的音量略为调小些：叶主任要求你，目标小一点，先训练骨干，不要多，而要精，逐步扩大，根据形势需要，以后可以把“上海小组”发展成教导队，营级编制。组建团级单位要先报告中央军委。关键在选准人。王叔，人员条件方面，你有什么打算？

王维国沉思地摸两把络腮胡子：这个嘛，我是干保卫出身，先提几条，供副部长参考。第一，成员必须是来自农村，而且是像苏北、淮北那样的穷困地方，真正的贫下中农家庭子弟，干部子弟一个不要，城市兵一个不要；第二，小学文化，至多不超过初中水平，头脑单纯，绝对听话，喊打就打，喊杀就杀；第三，身体强壮，不爱读书，而爱习武，吃苦耐劳；第四，经过淘汰训练，入选者即定为正排级，干部待遇，政治上、生活上享有好出路；第五，绝对忠于首长，绝对服从林副部长指挥。这就五条，怎样？

林立果点头称许：王叔，很好，原来你早就胸有成竹。难怪副主席和叶主任那样看重你……“上海小组”，你有现成人选啊？

王维国回答：报告副部长，有。运动以来，让我兼任上海警备司令和市革委副主任，斗争复杂激烈，干部朝不保夕，真像过去战争年代，提了脑袋过日子，不能不蓄养一点信得过的特警人员。我有一个特警班，就是按上面那几条标准挑选出来的。初选六十名，淘汰四十名，留下二十条汉子，对我

绝对忠诚。副部长，我这也是上行下效呀。南京许司令，济南杨司令，福州韩司令，都有自己的特警班，特警排，甚至特警连。谁他娘是吃素的？这年月不能不防着点。

林立果说：好！向王叔学习……不过，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到处有中央政保系统的耳目，行事不如在下面带兵的将军方便。对了，王叔，有位叫江腾蛟的，原先华东空军的老同志，你认识吗？

王维国点头：腾蛟兄啊，南京军区空军老政委，很能喝几两的。六六年不知怎的和许司令翻闹，听说被许司令参了一本，参到主席那里；听说主席也对他印象不好，江青更讨厌他的名字：江腾蛟，一条蛟龙？主席一通电话，就免了他的职，几年没有分配工作。

林立果说：是哪。副主席、叶主任对他挺同情的。"四野"老下属，什么错误都没有，就遭到免职。腾蛟叔叔到毛家湾二号找老首长哭鼻子，副主席也不便插手，留他和爱人小孩住了些日子，后帮他在总后动部找了房子住。本来，前年抓余立金时，副主席觉得是个机会，提名他出任空军政委。没想到主席还是批了句话：此人不宜重用。

王维国问：腾蛟无官一身轻，现在都忙些什么？

林立果放低声音：叶主任派他当联络员，常到各地走走，传个信息什么的。

王维国点头：知道了。他可要小心啊。

林立果忽然问：王叔，我可不可以见见你那个特警班的人马？

王维国说：原"寻人小组"撤销，今后这个特警班就叫"上海小组"，归副部长训练、指挥。

林立果在空四军小招待所住了五天，足不出小院。白天忙"上海小组"，晚上忙王维国叔叔替他挑选出来的五朵小金花。他懂得节制，每晚上玩一朵，使上了从毛家湾二号那名小寡妇杨姐身上练就的床第功夫。还好，王叔叔会办事，五朵小金花全被破了身，不劳他费事。只有那些满脑袋瓜封建观念的蠢家伙才去干那些扭扭捏捏的处女。法兰西皇帝拿破仑，独宠罗马一名寡妇，你们知道不？大英帝国的爱德华，不爱江山爱美人，丢掉皇位去爱美国一名离过三次婚的妇人，你们知道不？我大唐皇上李隆基专宠的那个倾国倾城的杨玉环，原是他皇四子的妃子，生过两名皇孙的，你们知道不？我们伟大的"B 五十二"，当年在延安干上的还不是一名跟上海演艺圈无数男士欢好过的影星蓝苹，人称"蓝苹恋爱，宽衣解带"，多痛快，多刺激！你们知道不？蓝苹是谁？就是我们的文革旗手、敬爱的江青同志哟！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不浪，男人不干！你们知道不？不知道，算白活。

四月下旬，毛泽东一行，林彪一行，先后从南方返回北京，准备出席五一劳动节首都百万军民的盛大庆祝活动。林彪、叶群回到西城区毛家湾二号，头一椿例行公事，便是去中南海游泳池拜会毛主席，之后叶群再去钓鱼台拜会毛夫人江青。时间约定在晚上十一时。毛泽东已经听过戏，跳过舞，开始办公。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往来，从来公事公办，互为需要，又相互防范，谈不到个人友谊、感情色彩的。

林彪、叶群进门时，毛泽东破例起身相迎：育容、叶群，好几个月不见了，育容在苏州休息得怎样？看上去气色不错嘛。

林彪向毛泽东行军礼，叶群则双手捧住毛泽东伸出来的温暖大手，几乎同时说—主席好！主席好！主席身体健旺，主席身体健旺。

毛泽东招呼坐下后，亲切地问：孩子们怎样？你们一儿一女，都是北大毕业，参加工作了？

叶群回道：女儿立衡是文科生，儿子立果是历史专业。毕业后，林总要求他下部队锻炼，年轻人不要娇生惯养，要听主席教导，经风雨，见世面。

一名穿军服的女服务员来上茶，朝林副主席、叶主任敬礼，退下。

毛泽东点头：知道知道，叶群教子有方。听说那个叫老虎的孩子，在空军工作？

叶群看看身子坐得笔挺的丈夫，回答：主席，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在空军工作。他们喜欢读主席著作，记下好些本读书心得，也都在他们的支部会上讲用过。

毛泽东点头：好嘛，好嘛，帅门出虎子嘛。听说你们家老虎已经升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副主任，还是作战部副部长，恭喜啊！是个什么级别？军级还是师级？

林彪、叶群心里都打个冷噤。林彪不得不开口说：主席，此事，底下的人瞒了我。我已要求空军党委重新考虑对林立果的任命，不准搞特殊化。和平时期，二十多岁，提到师级，离谱。我在江西苏区，二十六岁干到正师，三十岁不到干到正军，那是主席亲自指挥，栽培，一路打拚出来的。

毛泽东点头：战争年代，少年出英雄，多得很。萧华、萧克、萧劲光、黄永胜等人，都是上过井

岗山的。你家老虎，已经提了师级，还要空军党委去重新考虑？我看算了。年轻人，早点给他机会锻炼，是好事。这次文化大革命，算非常时期，许多事情不能按常规办理。

叶群还是要谦让一下：立果那孩子，是提拔得快了，应当下连队当兵。

毛泽东摇头：林副主席的公子，下连队当兵，也没人敢管教。我看呀，望子成龙之心，人皆有之，你们没有什么客气的。而且，由我开了先例，侄儿毛远新，哈军工毕业，不就是由你们军委办事组提名，逼着我签字，也是三十岁不到，当了沈阳军区的政委嚒？那是上将级呢。你家老虎，才是个师级，小意思呢。

林彪、叶群倒是没想到毛主席会这样坦率地谈到自己侄儿的破格提拔问题。叶群伶牙俐齿，说：主席呀，毛远新同志情况不同，是烈士后代，继承父志。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提挽手：你、我两家，人称统帅、副统帅，算搞了点特殊。你们老虎不错，后继有人。不像我，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没有子嗣了。

叶群见毛脸上转了戚容，便讨好地说：李敏、李讷两姐妹很可爱呀！尤其是萧力①能干，在《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当了报社革委会主任，那可是正军级呀！还兼了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是江青同志的好帮手…

林彪如坐针毡，恨得牙痒痒的，差点骂出声音来：你作死！自以为聪明、讨欢心，一些不该说的话，偏偏拣来说！

毛泽东再又搓搓手，有些兴味索然了，换了个话题：育容，你身上的旧伤，近来怎样？还靠吸鸦片镇痛？

林彪正襟危坐：谢谢主席关心，近段好许多，没发作。鸦片不大吸了，争取短时间内戒掉。我身体好转，是托主席的福。主席更要保重，健康、长寿。

毛泽东说：我就讨厌那些“万岁”、“万万岁”，形而上学。今年七十七岁，精力大不如前了。你是一九 O 六年的，小我十三岁，身体却要差一些……近来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党内增设一、二名副主席，与你、我分劳？你是武的，没有文的。这事你也想想，年轻些的秀才里，谁适合？好吧，今天见个面，以后开会再谈工作。你不熬夜，早睡早起，生活比我有规律。

林彪、叶群起身告辞，脑子里却在轰轰响：毛欲增加一、两名的副主席！

毛泽东坚持要送他们到客厅门外。隔着走廊玻璃，可以望见波光闪闪、冒着些许热气的泳池碧水。毛泽东忽然拉住叶群的手，对林彪说：育容啊，我好水，你怕水。留下叶群，陪我游游水，谈点事情，可不可以啊？

欺人太甚！谁当他的接班人，谁的婆娘就要陪他游泳……林彪不动声色，连忙答应：留下，留下，主席需要，留下，留下。心里却在咬牙：娘的，增设副主席！

叶群先送林彪到游泳池院外，看着老总阴着脸上了车，驶去。虽然五十出头了，她还保养出一身细皮嫩肉，娇小玲珑。是不是又裸泳啊？唐明皇那个老不死的，连他接班人的媳妇杨玉环都不放过……老娘还没有来得及和黄总长通上电话哪，那才是两情相悦，干到死去活来的。

① 萧力，李纳化名

第五十一章　毛家湾二号，妙也

周恩来来到毛家湾二号，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

林彪、叶群在院子里迎候，一人拉住周总理一只手，一路穿过大客厅，进到一间陈设雅致的小厅，相互揖让坐下。服务员上茶，上水果。周恩来隐隐闻到什么气味，大约是整座屋子闲置太久了。

林彪关切地问：主席那边，去过了？总理是大忙人，我和叶群可以去西花厅嘛……

周恩来谦逊地说：去过了，汇报了半年来的工作。今天专门来向林总做汇报。许多事情，写信，电报，电话，粗线条，有疏漏的。

叶群插言：总理日理万机，还这样周到、客气。

林彪说：你是我先生，谈不到汇报，彼此通气，交换些情况。

周恩来说：向两位主席报告工作，是我职责，也是组织原则。不然犯了错误，还不能晓得。

林彪看身边的叶群一眼，坚持说：聊天，总理和我们聊天。

叶群替周总理挑拣出几只又红又紫的大草莓：来来，总理尝尝鲜，总理喜欢吃水果。今早上黄总长让总参后勤处送来的。

周恩来拈起一只草莓，心想在外国，草莓是象征爱情的哟。这婆娘和黄总长关系亲密，在林总面前也不回避？或许，林总早就超然男女之情了。一颗草莓吃下，还是打开笔记本，说正事：林总，先报告近半年来，我主持日常工作所做的几件大事。一是根据两位主席的指示，开展了全国整党，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二是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生产秩序，保障铁路、公路、航运交通的运行；三是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我国长程火箭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四是召开了印度支那三国四方首脑会议，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应三国四方的要求，我国放缓了与美国和解的步伐；五是我率领党政代表团，赴北朝鲜访问，增进了中朝两党、两国间的合作与信任；六是和苏联的边界谈判在继续进行，边界紧张局势得到全面缓和。

林彪表示赞许：总理辛苦，总理辛苦。

周恩来说：中央领导集体都辛苦。下面，主要报告三件事。叶群同志，请你替林总简要记录一下，因涉及一些人事安排的未定稿，我们的秘书就都不参加了。

林彪把一叠白纸递给叶群，说一个字：记。

周恩来说：第一件，关于主席提名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名单，上次给你的信中说过了。受主席委托，我就名单问题征求了多方面意见，一致拥护主席提名，照顾到方方面面，倒是我们共产党自己的代表性人物少了点。因此，我提议补上陈云、李富春、刘伯承、陈毅四位。他们原先都是副总理，现在不管事，又都分配到外地养病去了，所以考虑在人大常委会里给挂个名。主席基本上同意，特意嘱咐，微求林总的意见。

林彪点头：可以。他们算共产党内的民主人士，不妨再加上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几位，副委员长多多益善，象征团结。不然，上海的造反司令王洪文都可以当副委员长，我们的老帅为什么不可以？还有，我提议江青同志也当副委员长，名字排在康生后面。

周恩来立即在笔记本上写下谭、叶、徐、聂、粟五人的名字：林总胸襟宽广，主席会很高兴。关于江青同志，主席有指示，让她集中精力抓文革小组，抓全国运动。

叶群插言：我替江青同志抱不平，以她的能力、声望，早该进政治局常委会。

周恩来说：主席对她要求严格。不管把她摆到哪里，都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下面谈第二件，关于主席提名的新一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上封信也报告过了。张春桥同志排名第一副总理，按惯例，我若出国或生病，他就是代总理。对纪登魁、黄永胜、李先念、谢富治，大家没有意见。对陈永贵、吴桂贤，我曾建议两人去担任副委员长。主席批评了我，工人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当副总理？我们号称工农国家，工农劳模不可以到国务院当家？我已向主席作了检讨，参加革命几十年，轻视工农的小资产阶级恶习没有改造掉。今后要在工作中，向陈永贵、吴桂贤两位学习。

林彪点头，又摇头：工人、农民当副总理，好。张春桥写写文章可以，第一副总理，主持全面工作，行不行啊？当然，主席点将，我不反对，只是一点疑虑，和总理说说，不要报告主席。

周恩来说：知道，知道，春桥同志是主席布下的一着重要棋子，今年才五十三岁。叶群，是不是和你同岁？也是接班人啰。

叶群插言：我哪有张眼镜那能耐？是不是还要安排他当党中央副主席？

林彪瞪婆娘一眼，示意她住嘴。

周恩来继续：副总理人选，考虑来考虑去，力量单薄了些。因而提议从下面调几个，湖南华国锋，广西韦国清，沈阳陈锡联。主席同意了华国锋、陈锡联。韦国清仍留广西，那里是抗美援越第一线。关于陈锡联，须向林总说明一下。原国务院班子中，林帅兼国防部长，陈帅兼外交部长，刘帅管军事院校，聂帅管国防科工委，还有贺龙，共是五位元帅任副总理。新一届副总理人选，若只安排黄永胜一位军队同志，今后工作是忙不过来的。且情况明摆着，黄总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陈锡联上来，主要抓国防科工委和军事院校工作。这事，主席也特别嘱咐我，和林总通气，微求意见。

林彪面无表情：主席定了的事，我都赞成。副总理人选中，如军人不足，还有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可以提名。

周恩来写下吴、李、邱三字，轻声问：这三个人，我可不可以向主席提出？

叶群朝林彪使眼色。林彪笑笑：看我这个接班人当的……犯自由主义。总理不要向主席报告。

周恩来把笔记本上的吴、李、邱三字划掉；记住了，林总没有和我讲这个话。

林彪忽然问：总理，我们是不是忘记什么人物了？

周恩来恭敬地请教：谁？

林彪说：陈伯达。党内头号理论家，也是实践家。中央常委，挂个副总理，可以吧？干脆，伯达、江青都挂副总理，名字可以摆在张春桥后面。文、教、卫、科、体，过去是陆定一那王八蛋抓总，今后也得有人管事嘛。这个总理可以代我报告主席。

周恩来在笔记本上写下陈、江二字，却面露难色：林总的意见我一定上达主席。主席有过明确指示，中央文革是双首长制，主管全国运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陈、江人都不在人大和国务院挂职……我的理解，中央文革已和国务院平级，中央四大机构之一，两位组长不便到其他机构屈尊副职。

林彪手一挥，动作不是很大：过去中央副主席、总书记也当过副总理嘛……不说这些了，说也无用。总理也不要向主席报告了，免得干扰主席的战略布署。

周恩来再又把记事本上的陈、江二字划掉。林这个接班人是当得有些窝囊……自己夹在中央两位主席之间工作，小媳妇似的，龟儿子似的，半句话掺和不得，哪一头都冒犯不得。还有个更棘手的话题，既然来了，硬着头皮也要说：林总，第三件事，关于筹备四届人大会议、修改宪法方面。主席已提出八月中旬上庐山开中央全会，讨论新宪法稿和政府工作报告稿，年底前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目前，康生、张春桥已起草出新宪法稿，空缺一个难题，就是设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此事，你和主席在南方休息期间，政治局开过两次会，一致意见是设，请毛主席兼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兼国家副主席。林总你也两次回信，坚决拥护毛主席兼国家主席，你自己不兼任，推荐董必武和宋庆龄。但主席方面，两次否决了政治局意见。这事怎么办？大家都是好心，一片忠心，可问题僵住了。

林彪面无表情：八月份上庐山开中央全会，年底前开四届人大会议，好。我的立场不变，坚决拥护毛主席任国家元首，董、宋二位任副元首，都是礼仪性质。

周恩来一字不易记录下林彪的话。

一名面目俊气的小战士（称为内勤）悄悄托着只盘子进来，提醒林副主席吃药。周恩来看看谈得差不多了，于是起身告辞。林彪起立相送，周恩来婉谢：林总，你休息，由叶群送送我。我还要和叶群聊几句。

叶群一路陪着周总理，出到院子里。

春天了，风和日丽，满院子的林木郁郁葱葱，新绿压着旧绿。周恩来忽然想起什么，对叶群说：叶主任，可不可以到东院看看，把你这里的工作人员集合一下，我和大家见见？

原来毛家湾二号分为西院、东院两部份，西院地阔园深，住林彪一家；东院小些，两栋三层小楼，作为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值班室、临时宿舍。

叶群满面笑容：好，太好了。这里的工作人员早就向我提出，要求找机会和总理合影。今天天气这么好，总理是给大家面子了。

两人来到东院，传下话去，工作人员奔走相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很快的，从大秘书、小秘书，到卫士、医生、护士、内外勤、厨师、管理员、服务员等，集合在一起，竟有六、七十人。还有警卫二中队两百来人，住在附近营房里，不参加本次集合。

东院里有座现成的合影台，低、中、高三长排木凳连成一体。周恩来拉叶群坐在前排正中央位置，先让合影留念。

拍完照片，周恩来、叶群侧转身子，面朝工作人员们。叶群声音清亮地说：大家保持队形，下面请周总理讲话，作指示！

一阵热烈掌声过后，周恩来笑笑微微地掏出小红书，朝大家挥了挥。全体工作人员立即跟进，掏出各自随身携带着的小语录本。周恩来说：请同志们翻到第一百二十九页，我们一起诵读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教导我们：

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

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集体诵读完毕，周恩来仍挥动着小红书，开始讲话：同志们，今天我来向林副主席和叶主任汇报工作，顺便和大家见见面，照像留念，我很高兴。

叶群插言：总理太谦虚了。总理今天是来传达主席指示和商量工作。

周恩来挥挥小红书：同志们能在林副主席和叶主任身边工作，幸不幸福呀？工作人员们齐声答：幸福！光不光荣呀？光荣！

周恩来说：我和同志们一样，也很幸福，很光荣。因为我们的党中央只有两位主席，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两位主席代表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利益。所以我这个当总理的和你们一样，都是为两位主席服务，向两位主席负责。我们服务好了，就是向全国人民负责任了，也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了。你们讲，是不是这样呀？

工作人员们齐声喊：是这样！

周恩来说：好。或许你们会讲，你是总理，是首长呀！我还是要说，我的工作和你们的工作是同样性质。我虽然是总理，你们虽然是普通工作人员，那只是分工不同。把中央两位主席的生活安排好，健康维护好，使两位主席集中精力考虑党的大事、军队大事、国家大事，作出英明决策，为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和幸福。这就是辩证法。我们每个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都要懂得这个辩证法。所以我们要"三忠于"、"四无限"。是哪"三忠于"，哪"四无限"呀？

工作人员们齐声喊：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接班人林副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

周恩来说：好！忠不忠，看行动。林副主席是光辉榜样，对毛主席最忠最忠。这里，我可以很负责地对大家讲，在党中央所有领导人之中，我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生活是最简单、最朴素的。拿林副主席来说，战争年代那些大功劳就不提了，他身上至今多处枪伤未愈，至今留有敌人的子弹未能取出，在十大元帅中，林总是受伤最多的一位。可他自一九四九年进城后，坚持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荤菜，几十年吃素食，喝白开水。他每天按时服药，按时睡觉，早睡早起，生活极有规律。同志们啊，这就是我们林副统帅的日常生活啊！你们应当比我有更深的感触，在林副主席身边工作，是最轻松、最简便的。我这是讲的你们的心理话吧？

工作人员们都激动地鼓掌，表示赞同。

周恩来转而面色严峻地说：对比党内那些被打倒了的人物，彭黄张周，彭罗陆杨，刘邓陶贺，林副主席是在天上，这些坏人是在地狱。特别是其中的彭德怀、刘少奇，一向标榜吹嘘他们的生活如何艰苦，如何朴素，那都是假象。他们政治上是野心家，生活上是伪君子，假道学。彭、刘等人生活朴素过吗？没有，从来没有。彭德怀自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下台，被停止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一直领取元帅工资，每月比毛主席还拿得多，他提出过减薪吗？没有！他要求过降低待遇吗？没有。直到这次运动，一九六六年底红卫兵小将把他从成都抓回来，才停发他的元帅工资，改发给他生活费。刘少奇这个人更不像话。他长期和毛主席拿一样的工资，还藉口家里孩子多，向中央办公厅要过困难补助费！同志们还记得吗？一九六O年，全国人民过苦日子，乡下饿死不少人。刘少奇和他老婆王光美，却跑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去视察工作，吃熊掌，喝人参汤！像不像话？简直是对我们共产党人的羞辱，对我们党中央的侮辱！所以，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所谓的艰苦朴素，通通是假的，骗人的！只有我们林副主席的艰苦朴素，才是真的，禁得起时间考验的！

工作人员热烈鼓掌，接着高呼打倒彭德怀，打倒刘少奇，打倒刘邓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最后，周恩来亲切地和每一名工作人员握了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感谢大家的出色工作。工作人员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总理，您真是我们的好总理啊。

叶群领头高呼：向周总理学习！向周总理致敬！

周恩来也举臂高呼；向叶群同志学习！向林副主席致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送周恩来上车时，叶群竟有些依依不舍地说：总理，林总和我衷心感谢，你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上了最好的一课……她差点就说：原来你也只认中央两主席，不认第三者。

周恩来谦逊地摇摇叶群的小手：叶主任，你还和我客气什么？我对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这

么讲的嘛。

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车进车出的，过完“五一”劳动节。

毛家湾二号，天天车马盈门，熙熙攘攘，送走一批，又来一批。

五月二日，叶群在家里备下酒席，宴请黄永胜夫妇，吴法宪夫妇，李作鹏夫妇，邱会作夫妇，加上江腾蛟夫妇。林彪只是在宴席上象征地坐了坐，就退回内室静养、思考问题去了。他非但不沾大鱼大肉，而且看着油腻都反胃。宴后放映内部电影，招待战友们的孩子、保姆、秘书、警卫员等。

五月三日晚，是林立果在家里招待空军司令部的铁杆哥儿们：王飞、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刘世英、李伟信等。叶群赶前赶后的热情张罗，尽着母亲的责任。酒足饭饱之后，叶群问老虎的哥儿们：大家是愿意看电影？还是想和林总谈谈心？大家知道，林总平日思考问题，轻易不多话。

王飞等人受宠若惊。林副主席愿和他们这些晚辈谈心？正是烧香磕头求不来的。连那些平日威风凛凛的大将、上将、中将，司令员、政委的，想得到一次和林副主席谈话的机会，也不容易呢，何况他们这些空军司令部的萝卜头？

他们被请到里间小客厅。正墙上挂着两幅中堂，铁画银钩，都是林彪手书，一幅写着“大海船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幅写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应当说，林彪的书法犹如他的为人，外柔内刚，机变多端，深具功力的。客厅中央，七张藤椅摆成半圆形，对面是两张单人沙发，中间隔着长条型硬木茶几。

林彪由叶群陪同，从内室门廊步出时，林立果、王飞率大家起立，敬礼，呼口令：首长好！

林彪稳步趋前，还礼：同志们好！

叶群在旁一一介绍：这是王飞，这是周宇驰，这是于新野……都是空司少壮派，老虎的好朋友，好兄长。

握手之后，林彪、叶群在沙发上坐下。

服务员进来上茶。林彪面前是一杯白开水。

林立果等七人不坐藤椅，而坐到了地毯上，以靠拢茶几，好聆听林副主席讲话。

林彪问了每人的籍贯、军龄、职务。得知他们都是从基层选拔上来的，有四个人驾驶过战斗机，每个人都会开坦克、汽车，会跳伞，会操纵直升飞机。林彪很高兴，用一口几十年不改的湖北官话说：好！吴法宪同志替我管空军，提拔你们一批青年将领，政治可靠，技术过硬，说明空军工作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大有前途。

王飞、周宇驰等人做着笔记，激动得手指都颤抖。

林彪说：今天看到你们，我很高兴。我也年轻过嚜。你们都是十八、九岁参军，高中毕业考进航校。我二十岁高中没读完，从湖北老家跑到广州，投奔黄埔，学习半年就北伐了，混了名见习排长。接下来参加南昌起义，随后下广东，上湖南，参加湘南暴动，都失败了。一九二八年上井岗山，我是一名营长。人家是军长，总司令。煞怪，越是大官越不会打仗。有的人简直是常败将军，可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些人还在，本次运动中也没倒台，就不说他们的名字了①。是毛主席看中了我，爱用计谋，虚虚实实，出敌不意，连续打胜仗，一路被提升为团长，纵队司令员。战争年代人员牺牲大，干部死得多，将领也提拔快，我二十五岁当上红四师师长。二十九岁当上红一军团总指挥，罗瑞卿、杨成武、杨勇、萧华、刘亚楼、陈士渠、黄永胜、梁兴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等，都是我的手下，红一军团战将多喽。那时，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的主力。

林彪呷一口白开水，说下去：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的倒台了，有的靠边了。刘亚楼六四年去世了。罗瑞卿、杨成武、萧华三个，以为翅膀硬了，攀上了高枝，回过头来搞我，结果怎样？只有倒台。我提名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讲过和我“弹打不飞，炮轰不散”，没过几年就投靠刘、邓，想抢我的国防部长；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也是我提名，他写过一篇《林彪教我当师长》，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又是没过几年，就权迷心窍，竟在主席面前架空我，封锁我。我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拿掉。我的老部下中，几十年忠心耿耿的，就是黄、吴、李、邱。你们知道的，一个总参谋长，一个空军司令，一个海军政委，一个总后勤部部长，都是“九大”政治局委员。说明一个事实，他们跟着我，我跟着毛主席。不跟的，或是越过我去跟的，是另一种结果。今天谈话，你们不要记录。已经记下的，等会不要带走。用脑子记最靠得住。

王飞等人遵命停止笔录，仔细聆听。

林彪说：我年轻时候，为什么会带兵，能打胜仗？就是爱动脑筋，想大事，办大事，用计谋，《孙子兵法》，活学活用。几十年的习惯，想大事，办大事，就是四个字：中国革命。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真理，赤裸裸，不穿衣裤的。生平最讨嫌摇笔杆的秀才，谈天说地，花言巧语，坐而论道，百无一用，唯能骗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陆定一，都是秀才，他们能领导中国革命吗？除了骗人，百无一能。这种秀才，今天在我们党内还有不有啊？回答是肯定的。他们还有市场，骗人的市场。我不说出名字，你们也不要打听。

叶群插言：可是他们能量不小，还想当中央副主席。

林立果插书：副统帅的话，我们只可意会。

周宇驰插书：到时候副统帅一声令下，我带一个班就解决他狗日的。

林彪点头，继续说：要枪杆子，也要笔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问题是掌握在谁手里。和平时期，尤其如此。你们几个，主要抓枪杆子。年轻人要想大事，办大事，可以不要拘泥小节，特别是那些生活小节，鸡毛蒜皮。我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就讲，看干部看主流，看大节，坚决否定什么“三分钟快活，一辈子污点”之类的八股。大节就是政治可靠，对党忠诚，对上级忠诚。不要抓住男女作风问题不放手。当然也不主张把一些女孩子的肚皮搞大了，搞出些私生子，麻烦得很。现在科学昌明，不是有一种套子？外国早就有了。一九四七年在东北战场，罗荣桓也用不着，送给了黄永胜，他需要这个……一位苏军司令送我一包德国货，我用不着，

林立果发觉母亲脸蛋红了，风韵犹存。黄叔叔宝刀未老，各种年龄的女人都操。

林彪说：你们可以用套子。国内不好弄，或是质量上不去，可以托总参三部到香港去买些回来，英国产品可靠。我记起一事情，两年前，一九六八年吧，杨成武把京西宾馆几个女服务员的告状信转到我这里，要求处分几个人。被我压下了。不久杨成武倒台，事情不了了之。王飞、周宇驶、于新野，你们几位有不有这事啊？把女服务员的肚皮搞大了，说明你们火力生猛。

王飞、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登时面红耳赤，低下头去。

叶群也脸蛋红红的，插话安抚：都是过去的事了，他们也都改正了。

林彪手一挥：生活小节，不是大事。我是爱护你们，今后要有安全措施。就算被人告到叶主任和我这里，没事，替你们挡下。若是告到总理、甚至主席哪里，我再出面保你们，不就费事了？搞女人事小，但容易被扯成大事。和平时期，尤要注意。过去东北战场，黄永胜、萧华、李作鹏一批将领，每打完一个战役，部队整休，他们就回到哈尔滨玩白俄女子。高岗最行，一晚干四名。我和罗荣桓睁眼闭眼。他们精力旺盛，需要发泄。这些事情上，我不保守，不道学，是替你们着想。

王飞、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点头如捣蒜，视林副主席为重生父母了。

叶群在林彪耳边提醒了一句什么。

林彪笑了笑：好，不说这个了。王飞，你是空军副参谋长兼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你们七个人，算一个核心小组吗？你是不是头头呀？空司七杰，你是正军级，职别最高。

王飞起立：报告副统帅！我们七人核心的头头，是林副部长。吴司令员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有内部指示：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

叶群说：王飞同志，坐下说话。你们站着说话，那么高大，林总和我都要仰起脖子。

林彪皱了皱眉头：王飞你带话给吴胖子，刚才的那句话禁止外传，我可以不管。

王飞又欲起立，遇上叶主任眼神，只得坐着回答：是！

林彪转而又问：周宇驰同志，你是老虎的老师，现在师生两人同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又是谁领导谁呀？

周宇驰也欲起立，也遇上叶主任的眼神，便改了个姿势，双膝跪在毛毯上，说：早就是林副部长领导我了。我们七人核心，林副部长是核心的核心，他指向哪里，我们打向哪里。

林彪又笑了：毛主席一九五八年春天在成都会议上讲过，马克思主义是不反对崇拜的。有正确的崇拜，有不正确的崇拜。共产党员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你去崇拜上帝、耶稣，崇拜释迦牟尼，崇拜孔子、老子、孟子、关夫子、赵公明元帅，那就肯定是错误；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大林，能不崇拜？这种崇拜是正确的，革命需要的。没有这种崇拜，革命就不能成功。崇拜是什么？就是服从。士兵崇拜班长，班长崇拜排长，排长崇拜连长，层层崇拜上去，号令一致，步调一致，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去打败敌人，夺取胜利。你们七个，都是空军的接班人。你们选择老

虎当班长，我不反对。你们之中，老虎最年轻，因此老虎要虚心向兄长们学习、讨教。你们要想大事，办大事。眼光不要拘泥于空军，更可放大些远些。主席和我都老了，身体一年差过一年，自然规律。你们的前程才是无可限量的。

林彪语重心长，谆谆教诲，长达两个钟头。

最后，王飞等人也效法周宇驰跪在地毯上，绕着茶几跪成半圆形。由周宇驰代表“核心小组”向林副统帅和叶主任作了宣誓式发言：

我们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就是忠于毛主席。我们知道，林副主席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史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在各方面都手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考虑过很久了，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① 指朱德．陈毅

第五十二章　野花要采　家花要护

江青对酝酿中新一层国务院和全国人大领导班子名单，感到某种失落：自己虽然贵为中央四大机构之一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但毕竟只是一名“小组组长”，有时仍被称为“第一副组长”。她真是恨杀“小组组长”这个职称了。叫什么名字不好？省、地、县、社都称为“革命委员会”，堂堂中央文革却偏偏称为“小组”！已私下找老板抱怨多次，建议改为“中央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每次都受到老板的斥责：不准改名字，文化革命小组就是文化革命小组，领导全国运动，还嫌权力不够大？这类小组，属临时机构，运动结束可能撤销掉，你要有思想准备。

你说要命不要命？老娘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立下那么大功劳，作出那么大贡献，当了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还是临时性质的，随时可能被撤掉，到时候她江青就只能当一名空头政治局委员，没有任何实质性职务了。老娘就不可以到国务院挂个副总理？甚至到人大常委会去挂个副委员长，也聊胜于无。是谁在老娘的河道上设置暗礁？她已经找叶群试探过。叶群咬着她耳朵告诉：林副主席会提过请江青同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但有阻力。阻力来自哪里？人家叶群不便说。其实江青心里镜子般清楚，阻力就是周总理，怕领导不了嘛！周是不是从老板那里讨到什么指示了？周目前的位置越来越稳固。老板需用周去制衡接班人……趁人事安排尚未最后定案，老娘何不自己来放个测试汽球？

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了解军队运动情况为名，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李德生等人到钓鱼台十一号楼座谈。主席夫人通知开会，将军们不敢不到。谢富治是带病与会。奇怪的是叶群没有出席，难道林副主席不知道江青同志召集的这次会议？江青热情地逐一握手。

甫一坐定，江青仿佛看出黄永胜等人心理的疑窦，便笑笑说：本人是军委文革顾问，主席、林副主席有过任命的，请将军们来谈谈情况，可不可以啊？

谢富治、李德生两人连忙起立：江青同志关心军队工作，名正言顺。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也不得不跟着起立、表态：欢迎江青同志指导军队工作。

江青请将军们坐下。先不让将军们谈情况，而是命姚文元做笔录，自己滔滔不绝地说开来，．我和军队是有渊源，对子弟兵是有感情的。这方面的经历，过去很少讲，你们也难于了解。我一九三三年加入地下党，三七年到延安，三八年嫁给主席。主席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军委主席，我的实际工作是军委主席秘书。主席发往各个根据地的电报指示、命令，都交我抄写，有的还要我先起草，主席改定后发出。具体有哪些电文，我就不一一例举了。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些情况，可以作证。在座除了我和文元，你们都是老红军出身。黄永胜还上过井岗山。是不是这样？好，还是谈我和军队的渊源。一九

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以十倍于我西北解放军的兵力大举进犯我陕甘宁边区。主席在主动撤出延安前夕，把中央机关一分为三，由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过黄河赴华北组建华北人民政府，由叶剑英、杨尚昆率中央后委过黄河赴山西筹备物资粮草，而由主席自己率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组成中央前委，又称中央支队，坚持不过黄河，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转战陕北，指挥全国战略大反攻。党中央还在陕北！极大地鼓舞了各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和信心。当时，我留在主席身边，是唯一留在中央前委的女同志。整整一年时间，我们在陕北的山沟沟里战斗、转移。中央支队只有两个加强连的人马，陕北解放军主力由彭德怀率领与敌军打运动战，歼灭敌人。我们白天躲敌机轰炸，晚上急行军改换驻地。有时刚煮好饭菜或架设好电台，敌军大部队就追赶到了；有段时间还天下大雨，山洪爆发，主席领着我们在泥泞里行军，天天吃几把黑豆充饥。我一个女同志，再苦再累再危险，也寸步不离地跟着主席。主席和中央为什么不过黄河而要留在千难万险、敌众我寡的陕北山沟沟里？主席的雄才大略，是要给全国各根据地军民作出表率：不打垮胡宗南，不离开陕北。那个艰苦啊，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有时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还要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战斗。有许多次，周恩来、任弼时他们都表扬我，是位优秀的女战士，女参谋，主席的贤内助。那时，我除了照顾主席的生活，也参加军事参谋工作，帮主席起草电文、命令，新华社社论稿，等等。不瞒你们说，主席发往你们东北战场的上百封电报，包括指示组织辽沈战役、集中优势兵力展开锦州决战等，我都是参予了的。李作鹏、邱会作你们两个就是在锦州决战中立了功、出了名嘛。那时，中央前委已经转移到了河北西柏坡村，周恩来同志负责参谋总部工作，常夸我是个好参谋，起了重要作用。你们以为我在吹牛？不信，你们去问周总理，相信他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

谢富治一脸病容，仍带头说：我相信。我在中央工作了这么多年，亲自听总理说过多次，江青同志不但文艺革命是旗手，军事参谋上也很懂行，有过许多杰出的表现。

黄永胜等人跟着点头称是，唯唯诺诺。

江青说：富治同志身体不好，带病工作。所以啊，你们不要在我面前摆老红军资格，不要以为我在部队里没有军衔，就不能过问军队工作。我可以告诉你们，由于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我所知道的军事机密，包括人事机密，要比你们这些上将、中将、少将多得多。不要不服气呀，周总理比各位的资格更老、功劳更大吧？林副主席都会是他的学生。但周总理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我同样可以提批评意见，有时还很尖锐。周总理对我所提的意见，从来虚心接受，认真改正，并把改正的结果告诉我。谢富治同志，有几次我向总理提意见，还发了脾气，你也在场，是不是这样？

谢富治强打起精神，沙哑着嗓子：是这样，总理总是虚心接受意见，并交代我们：要像尊重主席那样尊重江青同志，要像服从主席那样服从江青同志。

黄永胜等人恭敬地埋头笔录。

江青说：总理这个话，当了我的面也说了几次。但我不能接受。党内任何负责人都不能和主席比，包括我在内，都只是主席面前的一名小学生，忠诚的小学生。就拿周总理来说，他确有许多值得我们钦佩、学习的地方，他的处事能力，谈判艺术，他的惊人的记忆力，我们不佩服都不行。但总理的工作，是不是也有不足之处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近两年来，我看他的工作就比较被动，可以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抓不住重点和主流。我就和他提过，总理呀，你可要抓大事呀，纲举目张呀，不然一天忙到黑，尽抓些铁路啦，货运啦，煤炭啦，电力啦，钢铁啦，石化啦。这些也很重要，但应放手让下边的部、委、办去抓嘛。不要在混乱中看不清大方向，作不出清醒的决策。总理总理，就是要抓总的方向、路线大事嘛。为什么我江青都看得到的，你却看不到？主席常常批评你，总是想埋头抓生产，做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还有啊，同志们，我们党内，长期以来，就有大男子主义倾向。"八大"产生的二十多名政治局委员，十二名副总理中，竟没有一个女同志！这叫正常吗？中国八亿多人口，四亿多女同志，女同志中的优秀人才，是不是被忽略了？难道总理就没有责任？当然这笔账要算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上。直到"九大"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起码有两位女同志进了政治局，做了妇女代表。在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国务院班子中，是否也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女同志的代表人物呢？这个问题，大家考虑过没有？我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黄永胜同志，你是参加中央人事安排领导小组的，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黄永胜埋头在笔记本上写画些什么，仿佛没有听到江青的问话。他在构思一首给叶群的小诗。

江青目光如锥：黄永胜同志，我问你话，充耳不闻？

黄永胜涨红了脸：啊啊，江青同志，还有叶群同志，是政治局的女同志代表……问、问我什么问题？请江青同志重复一遍？

江青眉头扬了扬，登时眼睛里闪出火星子似地，声音变得又冷又硬：黄永胜同志，你现在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兼总参谋长。提拔你做总参谋长，最初还是我提议的。主席、林副主席让你抓军事事务，位高权重，比有的中央常委的权力还大，听不得不同意见啦？我不能不提醒你，总参谋长是那么好当的吗？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功劳不比你小，本事不比你差吧？结果怎样？猴子屁股尾巴翘起，还不是被敲下来？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近两三年，你黄永胜注意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没有？大约官越做越大，自以为了不得啦。我还可以说一说高岗的问题，当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党内排名到过第五，东北时期和你黄永胜的关系不错。能说高岗的资格不老，功劳不大？我看在座的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半个都不够。为什么倒台？高岗错误的核心，就是他那个“军党论”，胡说我们的党组织主要靠枪杆子发展起来的，军队壮大，使得党组织壮大。他还把党的组织分为红区党和白区党，所谓红区的党就是军队的党。依据高岗的谬论，就是要由枪来指挥党，而不是由党来指挥枪。你们明白这个利害吗？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搞三支两军，实行军管，军队的权力膨胀。但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主席和中央会容忍枪指挥党，让高岗的那个“军党论”或是类似的什么“论”死灰复燃。黄永胜同志，我提醒你，切记不要搞变相的“军党论”啊！

黄、吴、李、邱四人埋头笔录，黄永胜尤为紧张，额头上沁出层汗珠子。

一直没有出声的姚文元插言：江青同志的指示语重心长，从理论上给军队的同志敲了警钟。建议《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及评论员文章，重新阐述“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问题。

谢富治、李德生点头称是。

黄永胜一边掏手帕擦额角上汗珠子，一边讨饶地说：江青同志的指示，对军委办事组和总参谋部，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我回去后立即原原本本传达，对照本部门工作，学习讨论，深入检查。

江青脸色平和了些：我哪，不过随便聊聊，没有那么重要。请你们来，是想听听情况，却自己先讲了这么多。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斗、批、改的阶段，各单位都涌现出了许多新鲜事物，新生力量，不是？下面，该听听你们的了。文元同志，你笔头快，继续做记录。

于是，黄永胜汇报了总参谋部机关及各军兵种机关的斗、批、改情况；吴法宪汇报了空军司、政、后机关的斗、批、改情况；李作鹏汇报了海军司、政、后机关的斗、批、改情况；邱会作汇报了总后勤部机关的斗、批、改情况。

谢富治汇报了公安部机关的斗、批、改情况，并说自己最近做体检，查出毛病，已向中央请假入院治疗。

江青大失所望。陆、海、空、后加上公安系统这几位实权在握的将军，都是在向她应付差事，言不及义，根本不提及如何重视女干部、推荐女干部！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气煞老娘也。

从钓鱼台出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座车不约而同地相随着到了黄永胜家门口。这是总参谋部大院后院的一座小四合院。

下车，进门，四人站在小院花园里。黄永胜问：你们怎么跟来了？挨了半天训，还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完拉倒。

吴法宪说：江青要干什么？她有权力召集我们这些人开会？还一开口就批了我们那么久。

李作鹏说：抓军权啊。今天钓鱼台十一号楼主的要害是抓军权，插手军队工作。

邱会作说：应当立即报告叶主任和林副主席。

黄永胜吸着烟，沉吟一会说：还是要先摸情况，她今天召集军人开会，是不是主席授意……事涉敏感，我们不要冲动。娘的，她批我搞[军党论]，好大的帽子。我担心，她迟早要上台接班，张春桥是军师。

吴法宪说：屁！娘的也太狂了，先批总理，后批总长。我同意立即报告林副主席，看怎么说。

黄永胜摇摇头：这事，不要把叶群和林总牵涉进来。不然，人家再扣一顶帽子，说我们拉上林总打压她，那就把事情搞复杂化了。

李作鹏说：黄总长分析得对，这个女人身份特殊，马蜂窝，不好捅。主席最终要扶她上台。

吴法宪粗人粗口：屌毛！要不是她身份特殊，老子就捅烂了她！拉鸡巴倒。

邱会作说：莫讲气话，她今天召集我们开会，名为想听听情况，实为想我们这些人出面，推荐她这位“优秀女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或是人大副委员长，这是第一步。

黄永胜说：对，邱部长点中她的要穴。我们偏不尿她这壶，佯装不知，一字不提。想当副总理、副委员长？门都没有。周总理对她客气，实际上敬而远之。娘的，别做梦了，就是个小组长的命。

李作鹏说：想当国家领导人想疯了。主席在，大家敷衍她。主席百年之后，谁尿她？

吴法宪问：黄总长，下一步，怎么走？我们几个，你是头头。

邱会作脑子转得快：干脆！我们四个一起去求见主席。襟怀坦白，把问题摊开，汇报，怎样？

黄永胜又沉吟一小会，说：汇报是要汇报的，但不要一起去，那样容易让主席生疑……家花没有野家香，但家花是受保护的。还是化整为零，个别行动吧。也不要都去麻烦主席，那会有反效果。我看这样吧，我和邱部长，分别请见主席，吴胖子和李瞎子，你们分别请见总理。今天十一号楼会议的要害有三：一、是经中央授权召集的会议，还是她私自召集的？二、她对我们讲了许多周总理的坏话，不利中央内部的团结；三、她批评现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搞“军党论”，缺乏事实依据，完全无中生有。我们就讲她这三条。

李作鹏补充：她还吹嘘自己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是对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亵渎和诋毁。

黄永胜说：总之，我们反映情况时，尽量语气平和，切忌言辞激烈。还有一点，今天的事，一定不让叶群和林副主席知道。因为主席很可能问林副主席。林副主席不知道，主席才会放心。特别是吴胖子，你天天往毛家湾二号跑，要把住口风，明白吗？

吴法宪又骂出粗话来：娘的个臭屄！想当国家领导人，中国的男人都死绝了。

第二天晚上，黄永胜挂电话到中南海游泳池值班室，求见主席，汇报工作。毛泽东听是总参谋长求见，担心有情况，立即允予。

黄永胜见到裹一袭浴袍的毛主席，立正，敬礼，握手，坐下之后，没说话，眼睛先红了，像个受了委屈的晚辈：主席，谢谢你对我的栽培信任，调来军委工作，已经三年，很感吃力，自己不是当总参谋长的材料……

毛泽东颇为意外：怎么？黄永胜同志……是不是又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你身体好，欲望很强啰。

黄永胜低下头，双手放在双膝上：报告主席，没有。是我能力有限，不适宜在军委工作，要求批准回广州军区，或是重新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问：不想当总长了？你和林彪同志谈过吗？

黄永胜回答：还没有。主席才是我的老上司，革命的领路人。

毛泽东拍拍脑门，记起什么来了：对了，黄永胜，你是湖北人，最初在叶挺手下当兵，后转到湖南参加秋收起义，跟我上井岗山的……二七年跟我上山的老部下，现在剩下不多了。三军总参谋长，很重要的位置，解放初由元帅担任，后由大将担任，文革之后才由上将担任。怎么了？还嫌官小，不想干？想当国防部长？

黄永胜一惊，登时脸块通红，差点双膝一软要跪下去：主席，不是的，主席，是我能力不及……的确难以胜任。我愿到哪个省做军区司令，负责训练民兵。我至多是块军区司令的料子。

毛泽东眯缝起眼睛：不对。我听林彪、恩来讲，你工作干的不错……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坦白讲出来，我替你排忧解难，可不可以啊？

黄永胜咬咬牙，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主席，主席让坦白讲，我就坦白出来……昨天下午，江青同志在钓鱼台十一号楼，代表中央召集我们几名丘八开会，把我比作高岗，搞“军党论”。可我是跟着主席和主席的革命路线成长的，只知道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是我军的最高原则，从不知道什么“军党论”……

毛泽东插断问：江青召集丘八开会？都有哪些军队同志参加？

黄永胜报告；有我，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加上姚文元同志作记录。

毛泽东瞪了瞪眼睛：你放心，大胆讲，江青是江青，毛泽东是毛泽东，江青不代表毛泽东。

黄永胜报告：主席让讲……其实，江青同志也是一番好意，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正确的，使我们受到教育。她先谈了她和军队的渊源，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她替主席草了许多电文、命令，参谋过军事指挥。她指出我们党历来有大男子主义传统，不重视提拔女干部，从来没有一名女干部当过副总理。说着说着，就说了些不尊重周总理的话……最后才批评我搞“军党论”，给我敲了警钟。

毛泽东脸色有些泛青：她讲了哪些不尊重恩来的话？

黄永胜坚持点到为止：具体的，记不太清了，就是感到不够爱护总理。

毛泽东挥挥手：你不想讲，算了。我可以找别的人了解。江青召集你们开会的事，你们报告过林副主席吗？

黄永胜据实回答：没有，叶群和林副主席都不知道这事。我觉得，应当直接向主席反映。

毛泽东说：你们可以报告林副主席啦。黄永胜同志，你虽然晚我一辈，却是秋收起义上井岗山的老同志了，做总参谋长够资格，也有能力，安心工作吧。什么“军党论”，屁话，莫睬它。回去吧，不留你吃消夜了，我还有些别的事情等着处理。

黄永胜一走，毛泽东即命值班室要通了毛家湾二号。林彪亲自接电话：育容啊，睡下了？还在看书？很好。只问一件事，江青召集三总部将军们开会的事，你知道吗？不知道？噢，叶群也不知道。很好，你们不知道就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啰。有的事情，你也不让叶群知道？我只是随便问问。你身体不好，还是早点休息吧。

当天晚上，毛泽东心里放不下这事，真想把婆娘传来臭骂一顿。可黄永胜一面之词，靠得住？让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来汇报吧。毛泽东对邱会作颇有些好感，三年前“武汉事件”时，他化装成工人，冒着危险赴武汉送过一封密函。

毛泽东任何时间召见人，被召见者必须尽速赶到，在外地的则派专机接送。半小时后，邱会作到了毛泽东面前，照着笔记本，把江青的话念了一遍。

毛泽东闭着眼睛听完，说：把你的几页记录扯下来，留给我做参考，可不可以啊？好，好。邱会作，你是个老实人，走走，陪我吃消夜去。

邱会作受宠若惊，陪毛主席吃过消夜，离去。

毛泽东返回书房兼卧室，要通了西花厅电话：恩来，还没有休息吧？能不能立即来我这里？几分钟后，周恩来赶到。

毛泽东仍裹着长浴袍，半躺半仰在木板床上，随随便便地朝他摇摇手，示意坐下，没头没尾地说：恩来啊，我有些想念小孙呢，她给过我很多快活……要是换了她，就不会给我招惹许多麻烦啰。

周恩来一脸疲惫：主席重感情，念旧……孙维世这孩子，也有很多缺点。她去世快两年了，主席还想着。都怪我和小超没有好好教育她，没有尽到长辈的职责。

毛泽东摇摇头：不能怪你们。维世是犯在江青和叶群手里。她得罪了两个主席夫人……金山还关押着？戏剧学院的造反派还不肯放过他？放了吧，孙维世都不在了，金山还关着？

周恩来说：主席放心，我明天就要国务院文化组去落实金山同志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么晚了，找你来，是谈另一件事。江青在钓鱼台召集军人开会的事，你知道吗？

周恩来说：是今天中午听了空军吴法宪同志的汇报才知道的。

毛泽东忽然有所警觉地动了动身子：吴胖子向你汇报了？都讲了些什么？

周恩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主要汇报空军召开学毛着积极分子大会的情况，向我推荐了一篇很有水平的讲用报告。

毛泽东说：这个我知道。现在党、政、军各部门，省、地、县各级，都开这类会议，到底有多少实际的用处？我很怀疑。无非扯了我的旗号，各自大吹大擂一回。又在刮一股风呢。你说的空军那篇有水平的讲用报告，作者是谁？

周恩来说：林立果同志，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毛泽东点头：知道，知道，林家虎子，二十几岁，北大毕业，人称林副部长，身份特殊嘛。后生可畏。都有些什么高见呀？

周恩来回答：吴法宪送了一份材料给我，还没有看完。大约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四座里程碑，第一座是巴黎公社，第二座是十月革命，第三座是延安整风，第四座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笑笑：不胜荣幸，四座里程碑，送给我两座……二十几岁的人，懂多少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陈伯达他们在捉刀呀？近几年，陈伯达是座上客，毛家湾二号缺理论，教师爷正可填补空缺。

因涉及到中央另两位常委，周恩来吱吱唔唔，不示可否。

毛泽东目光罩定周恩来：吴司令还向你汇报了些什么？

周恩来称作停顿，说：主席，说出来你不要生气。江青同志召集了一次军队同志的会议，我认为是正常的。江青是军委文革顾问，可以召集三总部的将军们了解些部队情况。我已经向吴法宪他们表明了这个态度。将军们的意见是，如果没有中央通知，江青同志今后再召集他们开会，出不出席？对

一些军事机密，人事机密，他们要不要发言？因为涉及军纪问题。

毛泽东忽然问：是不是江青想夺他们的权？

周恩来否认：吴法宪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觉得有些不当的言论，才不得不向中央反映。

毛泽东说：恩来，你痛快些，吴司令都反映了些什么？

周恩来感到头皮发紧，却不得不说下去：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江青同志说她参加了转战陕北、辽沈战役的指挥；二，江青同志认为党中央有大男子主义，不重视女干部，从无女性出任过副总理；三，江青同志批评我工作抓不住重点，是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这个我承认，虚心接受，今后在工作中努力改正；四，江青同志批评黄永胜搞"军党论"，黄永胜表示不能接受，感到委屈。

毛泽东闭上眼睛，沉吟一刻，才叹气说：蓝苹哪，稀泥扶不上墙哪。当了文革组长还不够，还想当副总理。恩来，我知道你们的心事，怕她当副总理，不好共事。连张春桥都未必同意。我体谅你们，还是那句话，江青不在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两边挂职。大男子主义就大男子主义。历史上皇帝都是男人做，女皇只有武曌一个。有本事，等我死后，她可以学吕雉，慈禧。我活着，她莫做梦。

周恩来说：我一直认为，江青是党内少有的优秀女干部，她的才华是全面的，尤其文化大革命立下奇功。我要虚心向她学习。如果中央和主席安排她做副总理或人大副委员长，我都衷心拥护。

毛泽东说：她的优缺点，我看得比你们清楚……文革组长就是抓运动，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个还不重要？我有个初步的设想，今后把中央文革小组变成常设机构，运动结束也不裁撤。恩来哪，我和你讲啊，蓝苹的能力是比较全面，或许可以负担更大的职务。才五十几岁，跟张春桥同辈，比你我小出二十几岁。但她急什么呢？毛泽东也是五十七岁才进京主事。不过你们可以放心，共产党不搞夫妻档，我还有这个自知之明。至于我去见马克思之后，大家要拥戴她当什么主席、副主席、委员长，我就看不到、管不着了。她也可以进班房，在黑牢里渡过余生。要有这个思想准备。适当时候，恩来你替我开导开导她。我年纪大了，和她说这些事，容易上火。这次未经请示召集三总部将军们开会的事，我可以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几句，也是向将军们作个交代。

周恩来点头，又请示：如批评，是不是征求一下林总的意见？

毛泽东说：林彪讲他不知道这事，黄、吴、李、邱也没有向他汇报过。家有虎子，搞出"四个里程碑"，讲不定不久就有第五个里程碑，立在哪里？

周恩来说：我也相信林总不知道这次的事。只是奇怪，今天晚饭后，海军李作鹏也跑来向我告江青的状，内容也是吴法宪讲的那四点。

毛泽东忽然眼睛一瞪，从床上坐起：他们想干什么？恩来，黄永胜也找了我，闹辞职……江青召集的人里头，不是还有谢富治、李德生嘛？为什么不出声？黄、吴、李、邱却要一起出动？要留心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我现在是一种看戏心态，看大家的演出哪。

第五十三章　"美庐"头上动土

在讨论新宪法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争吵。张春桥根据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时提到"讨嫌四个伟大"、"说我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让人看笑话"，再次提议在宪法的总纲部份删去"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这次，陈伯达对张春桥不屑一顾，吴法宪却涨红了脸膛质问张春桥：全党全军三岁娃娃都知道这些话是林副主席讲的，你主张删去？你张眼镜也忒大胆了，忘记自己的那点斤两了！张春桥则有恃无恐地反驳：这是毛主席本人的意思呢。吴法宪气得拍了桌子：现在要提高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老子准备和他小子斗争到底！

过去是陈伯达和张春桥吵，这次是吴法宪和张春桥吵，出现军人和文人对峙的局面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裁决：有关的提法，统一不了意见，向主席和林副主席汇报吧。

散会后，黄永胜、吴法宪通过总参保密电话，向已在北戴河海滨区九十六号院休息的林彪、叶群

作了汇报。当天深夜，叶群分别和陈伯达、黄永胜通电话，转达林彪的指示：从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中，摘出一些有关“天才”和“天才人物”的语录，留到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去用。

陈伯达、黄永胜心领神会，精神大振。黄永胜立即把信息传给吴法宪：吴胖子，准备上庐山，二中全会上见真章。

其时，毛泽东也不在北京，去了上海检查眼疾，他的老年性白内障已使左眼失明。他像往常一样住进顾家花园。周恩来利用一次陪同外宾赴上海拜会毛泽东的机会，汇报了政治局会议的争论。毛泽东笑了笑，说：现在是武人、文人都对文字修辞很敏感，上次陈伯达和张春桥争论“解放军是毛泽东亲自缔造、林彪直接指挥”，这次是吴司令出面，和张春桥争吵三个副词，名为歌颂我，实际上是捍卫别人。算了，宪法草案，官样文字，告诉春桥，不要和他们争了，三个副词就三个副词，直接指挥就直接指挥；也告诉吴司令，各退一步，“四个伟大”就不提了。要团结，不要闹分裂。我是讲团结的，希望大家都讲团结。

周恩来见毛泽东透出息事宁人的意向，也就放了心：主席，“四个伟大”，还是保留一、两个吧？通通去掉，党政军民，都不习惯哪。

毛泽东忽然按铃传来汪东兴，问：汪主任，四个伟大，是哪四个呀？

汪东兴回答：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是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时林副主席提出的。

毛泽东说：我不管哪个提出。本人当过教书先生，就保留一个“导师”吧，其余三个不要。你去忙你的，我还要和总理谈事情。

汪东兴退出后，周恩来说：主席，“伟大领袖”也保留吧，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念起来顺口。毛泽东说：恩来，你是惯于搞调和。人家四个都要，我四个都不要，你坚持要两个，两边都不得罪啰。好，两个就两个。八月中旬上庐山开会，要强调一下团结，左派内部要团结。

周恩来一边笔录一边说：主席指示很及时，团结是个大前提。按中央布署，如一切顺利，到庐山开完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下旬就可以召开四届全国人代大会。各省区的人民代表已经协商产生，几个主要文件也已起草就绪，只等二中全会审议。

毛泽东忽又问：老帅们身体怎样？能不能上山开会啊？

周恩来回答：朱老总、刘伯承、陈云、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去了外地休息快一年了，身体都不好。还有王树声、徐海东、萧劲光、谢富治几位也在病中，向中央请假，不能出席。老帅中只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几位出席。

毛泽东神色有些落寞地感叹：人家那个“林副主席第一号战备命令”厉害哟，一声令下，老帅、老同志们统统打发到外地……当然是经我同意的。苏修迟迟没有打过来，老帅们迟迟回不了北京。

周恩来立即抓住契机，试探地问：部份老同志是不是可以安排回京治病、休息？北京的医疗条件，毕竟要比外地好些。

毛泽东说：开完二中全会再说吧。这么多老同志请病假，不出席中央全会，是不是闹情绪？如果都回到北京，毛家湾二号和钓鱼台，都不高兴呢。谭大炮到哪里去了？可不可以上山开会？

周恩来说：主席是问谭震林？他在桂林休息，保护很严密。他不是九届中央委员，不会上山……倒是叶剑英下放在湘潭，省革委会和省军区不大礼貌，形同软禁，他感到身体不适，精神压抑；还有聂荣臻在广东，生了病得不到好的照顾，受了些气……是不是先安排他们两位回北京治病？

毛泽东点头：可以。先批准叶、聂回京，他们两个历史上都救过我命。其余的，仍留外地休息、待命。谢富治才六十来岁，得的什么病？听讲还病得不轻？他分管的几摊子工作，都交给谁了？

周恩来说：肝病，说是肝硬化，还发现肿瘤，尚未查明是良性还是恶性。他在北京市委、市革委的职务，由第二书记吴德接手；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职务由李德生代管；公安部部长由李震副部长代。还有中央内保系统，由王恩义同志接管。这些，都是主席指定、批准的……

毛泽东说：噢噢，年纪大了，记性大不如前，忘记自己办过的事了。王恩义，是不是江青推荐的那个长得一表堂堂的山东汉？

周恩来见毛泽东明知故问，却不得不回答：王恩义是山东人，少将，很年轻，现在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办政治部主任，协助谢富治、汪东兴工作。江青同志还推荐了王淮湘，也是山东人，少将，现在是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也很年轻。

毛泽东点头：江青调了两个山东少将到要害部门，重用小老乡，难怪人家指她插手军队人事。都说山东出好汉，人忠诚。宋江、武松、康生、春桥都是山东人。山东也出坏人，戚本禹、王力、蒯大富都是。湖南也出好人和坏人。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这次庐山开会，派王恩义协助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仍是我的第一中队上山，保卫会议。

汪东兴率一小组人马提前半个月上庐山牯岭，替毛泽东看房子。房子仍是那两处：一是河东路一百八十号美庐，毛晚间住宿及召集小型会议用；二是庐林一号，毛午睡及锻练身体用。

由江西省革委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陪同，汪东兴先看了庐林一号，游泳池碧波荡漾，纤尘不染，维修得不错，宽敞的休息室、卧室、按摩室都新装修过。只需侦听专家用仪器扫瞄一次，如无异常，就可以使用了。

一行人来到河东路美庐院子时，却听到头顶上的石山上有人吹哨子，并以广播喇叭喊：警戒好了！警戒到位……一，二，三，点炮——，

汪东兴呆住了。大家不由地屏声静息，等待着什么。足足等了三分钟之久，终于听到一声一声撕天裂地的爆破，威力之大，连脚下的地皮都在颤动。接着是一阵阵碎石粉尘冲天而起，甚至有小石子落到美庐的铁皮屋顶上，砸的砰砰响。

爆破声停息后，汪东兴严肃地问程世清：老程，你是老同志，美庐顶上搞爆破，算怎么回事？

程世清笑着回答：噢，汪主任，你还不晓得啊？修飞机场，今后中央首长上山，就方便了啊。

汪东兴差点骂出粗话来；在美庐头上修机场，哪个的主意？谁批准的？

程世清说：中央军委呀。总参测绘局，空军司令部，半年前就派人来勘测、设计了的。一条三百五十米的跑道都快修好了。为迎接中央全会，省军区工程营日夜加班，二十四小时施工。

汪东兴这才感到事情并不简单，遂提出：走！我们上去看看。你们办这么大的事，竟不让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知道。

程世清大大咧咧的，以汪东兴的老上级自居。汪曾于一九六 o 年下放江西任副省长兼省军区副政委，而程世清早就是省军区政委兼党委书记。那时，汪见了程，须先敬礼的。不过，程世清还是立即命秘书给山上的工程指挥所挂电话，通知工地暂停施工，马上有首长前来视察。

一行人沿山间小道上到施工现场。果然，一条飞机跑道已初具规模。工程营的官兵们四散在附近的树荫里乘凉、歇息。程世清欲命官兵们集合、列队，表示欢迎，被汪东兴打着手势制止。

程世清指着碎石子跑道，以汇报的口吻道：汪主任，你看，只要铺上钢筋水泥，就可供中央专机起降……

汪东兴阴沉着脸，好一会没吭声。他领着一行人在跑道上走了半个来回，见两侧那原先十分秀丽的崖壁，已被炸得满目疮痍，才站下来，严厉说：你们干得好！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程世清心里也有些窝火，但仍陪着笑脸：我们是按军委命令办事呀。

汪东兴老实不客气地问：庐山地方这么大，为什么不选别的地方，偏偏选在美庐头上动土？

程世清耐住性子解释：汪主任，当初测绘人员跑遍了庐山九十九峰，选来选去，只有这块地方坡势较为平缓……如果选别的地方，仍要坐汽车才上得了牯岭，时间和从九江机场上来差不多，等于脱掉裤子放屁嘛。中央老同志多，经不住汽车颠簸嘛。

汪东兴讨厌程世清的狡辩：第一，你们在这里搞爆破，修跑道，把整个牯岭景观都破坏了；第二，今后飞机在美庐头上起降，主席还能休息？你们，整个是瞎胡闹，还不服气？

程世清分辩道：汪主任，话不能这样讲。在山上修机场，不是江西省委、省革委的主意。你知道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我们在省里工作，只是奉命行事，执行军委命令。

汪东兴火了：停工，中央办公厅要求你们立即停工。

程世清说：可军委命令日夜赶工呀。下星期，黄总长、吴司令员就要来剪彩，举行竣工典礼。

汪东兴压住心头怒火，仿佛也体谅到程世清的难处，转而放缓了语气：那好，你下令工兵营停工三天，不准再放炮炸石，我立即向中央汇报，你们等候通知；程政委，请记住，我是代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发出禁令。

说罢，汪东兴不由分说，率领一行人匆匆下山，并于当天晚上从九江机场乘专机返回上海。汪东兴先不惊动毛主席，而向北京的周总理汇报，问总理知不知道庐山牯岭修机场的事。

电话里，周总理很惊讶，美庐顶上修飞机跑道？胡闹台！没有人向我报告过。我要是知道，决不

会允许。汪主任，程世清他们是怎样说的？谁批准这么干？

汪东兴说：程世清是遵照军委命令，半年前空军司令部、总参测绘局就派出人员去勘察地形，测量设计。三百五十米的跑道已初具规模。省军区工兵营正在日夜赶工，下星期黄总长、吴司令会去剪彩，出席竣工典礼。我已要求他们停工三天，等候中央通知。

周恩来说：噢，生米快要煮成熟饭了……汪主任，我看这事只好报告主席了，服从主席的指示吧。我在北京，也会问问黄永胜、吴法宪他们，看看都是谁的主意。有情况请随时和我联系。

汪东兴刚放下电话，主席那娇小秀丽的护士长就敲敲房门，进来了：主任，主席知道你回来了，问为什么不去见他？让马上去呢。

去，去，这就去。既然周总理指示把庐山上的事向主席报告，那就只好报告了。原本也考虑过，吴法宪的背后是黄永胜，黄永胜的背后是叶群和林彪。夹在中央两主席之间当办公厅主任，哪头都惹不起。当然，比较起来，若要有所侧重，还是站在主席这头。至于另一头，尽量避免得罪就是了。

毛泽东身上里着一袭长睡袍，半仰在床上，见汪东兴进来也没有动一动，而是随便问问：以为你会在庐山停上两、三天，怎么当天就回来，有新情况？

汪东兴立正，敬礼，之后坐下，竭力以平缓的语气，把美庐顶上正在修飞机跑道的事报告了。

毛泽东听后，并没有动怒，而闭了闭眼睛，苦笑笑：果然，解放军是我缔造，林直接指挥……我这个缔造者，不能直接指挥了。缔造者也不是我一个人呀，起码还有朱总司令和周总理。

汪东兴说：他们胡闹，美庐头上动土，放炮炸石头。九届二中全会的会址，是不是改到上海来？

毛泽东眼睛一瞪：谁讲的？不准改！就让他们在我头顶上起降好了，轰轰幢幢，热闹得很。程世清算老几？奉命行事嘛。太岁头上动土，在我这个太岁头上动土。

汪东兴说：主席不是太岁。

毛泽东说：东兴，你呀，还是要多读点书。什么叫太岁？有两种原始的解释，第一，它是古天文学里一颗星的名字，与岁星（现在叫木星）相应，又叫做岁阴或太阴。古代用它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纪年，十二年为一周；第二，太岁又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名。那时的人很迷信，认为太岁之神在地，岁星（木星）之神在天，天上地下相应而行，因此破土动工要避开太岁的方位，否则就会惹出灾祸。太岁头上不动土，本不含有贬意。后来的人把这句话比喻触犯有权势的人，成了贬意词。

汪东兴好学，笔录下毛的这段解释，并说：主席熟读经史，我们多数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毛泽东说：你要求他们停工三天？很好。美庐头上破土，他们不把我这个太岁放在眼里了。总理也不知这件事？树欲静而风不止。才打垮了两个独立王国，彭罗陆杨，刘邓陶贺，这么快就又新起第三个？事情要查清楚，不管最后查到谁。对事不对人，对黄、吴、李、邱还是要讲团结，包括陈伯达，左派阵营不闹分裂。我的意愿如此。

汪东兴点头，做着笔录。

毛泽东说：你是我身边的人，这事不要再插手。让总理去处理。山上那条跑道废掉。有九江机场，可以了。今后谁想坐飞机上山，请改乘直升机，找地方降落容易，降在美庐头上，庐林一号头上，我都同意。三天之内，你把总理处理的结果报告我。本月中旬上山开会，日期地点都不准改。

当天清晨，汪东兴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当即挂电话到北京，把毛的指示传达给周恩来。

两天后，周恩来把调查、处理结果告知汪东兴，并委托他向主席报告：庐山上修机场的事，最初是原江西省委的设想，空军吴法宪同志得知这个设想后，告诉了黄总长。黄总长指示总参测绘局、空军司令部组成测量小组，找到了现在的地点，绘出施工图。黄总长、吴法宪审查了设计图，最后报林副主席批准的。显然，黄永胜、吴法宪等同志都犯了官僚主义，而且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没有到庐山去实地勘察，都不知道机场竟是修在美庐上头。林副主席更不知道这个要害，否则决不会批准的。整个事情，江西程世清同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熟悉地形，亲自参加了开工典礼。今天中午，中央以国务院、军委两家名义下达停工令，并限江西省革委、省军区在十天之内，把跑道地基消除掉，改留一条两米宽的步行道，铺上石板。两旁则铺上草地，种些花卉灌木。平整出来的坡地，今后再重新规划成花园用地。美庐顶上，百米范围内不准有任何建筑物，全部种回树木。另外，凡因采石爆破遭损毁的山坡、石壁，立即移栽成年乔木，以林木掩覆。中央的这道命令，已下达江西省委、省革委、省军区三家。江西的同志表示坚决、立即改正错误，保证在十天内突击完成任务，并欢迎中央派员督察，掌握进度。

汪东兴笔录下周总理的话，并在电话里核对准确。之后，汪东兴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了，吸着烟，吞云吐雾好一刻，说：还是总理会办事啊。算了，总理处理过了，不再追究。程世清也免予处分。根子不在他。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劳民伤财，破坏些自然景色。还是和为贵。东兴，明天你仍带筹备小组去庐山。这次不要匆忙回来，在那里做会议准备，并监督你的老乡们把那条跑道搞掉，不准留下痕迹。在那里等我上山，还住那两处老地方，美庐和庐林一号。

汪东兴领命，仍有点不放心地说：主席，我还是两头跑跑，这头的安全警卫，大意不得。

毛泽东笑了：你放心去，没有汪屠夫，也不吃活毛猪嘛。王恩义可以接替你的一些工作。他比你年轻好几岁，总要给他些锻炼的机会。

八月初，某晚，上海西郊顾家花园举办舞会。市委、市革委主要负责人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维国等人随侍在侧。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办副主任王恩义也随侍在侧。经层层政审挑选来伴舞的文工团女演员们，一个个花枝招展，彩色蝴蝶般轻盈曼妙地绕着伟大领袖旋转，众星拥日，都盼着能和毛主席跳上一段。妙人儿有二、三十位之多，毛主席舞兴正浓，一支曲子下来，要轮换上四至五名舞伴。还要轮换得流畅、自如，不显痕迹。也是往常的规矩，每当毛下了舞池，其他的负责人就自觉退出，坐在一旁去喝茶、吸烟，或是随着乐队的演奏，为毛的舞步拍掌击节。

毛泽东正搂着一名熟悉的舞伴跳慢三步。那舞伴却在他耳边呢喃了几句什么……毛泽东忽然停下，朝王恩义招招手。王恩义一路小跑近来，不知出了什么情况。只听毛吩咐：通知专列，我要马上去杭州。王恩义立正，敬礼：是！保证一小时之内出发。

王恩义军人作风，办事雷厉风行。一小时之内，顾家花园内所有从北京来的男女工作人员，须把毛泽东的众多图书装箱，衣物用品装箱，送到专列上。警卫部队须紧急集合，通知沿线驻军封路戒备。

毛泽东仍牵着那名女伴的手，站在舞池里，要王洪文、马天水两人过来，交代说：我到杭州去住几天，等会就走，小杨也随我去，你们就不要送了，反正月中在庐山上见。

王洪文、马天水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突然间要离开上海，但不敢打听。王洪文说：主席，我送你去杭州吧？

毛泽东摆摆手：不用。你和天水同志坐镇上海，我放心。其余的不要问。其他同志要是问你们，就说北京的同志到了杭州，等着我去谈事情。我离开后，你们继续跳舞，不要提前结束。记住了！

王洪文、马天水点头。他们当然知道，眼下顾家花园的所有出口以及附近道路，都由中央警卫局的人马严密把守，就是谁想提前出去，也不会放行。

一小时后，顾家花园人去楼空。毛泽东一行人已经上了停靠在虹桥机场铁路支线上的专列火车。专列车头灯光划开夜幕徐徐离去。从上海到杭州，专列火车不停站直驶，须时两个半钟头。沿线所有的客货车停驰让路。专列分为前卫车、后卫车，主车厢为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毛泽东按铃传来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张团长，把“舞伴”小杨交给他：小杨身分暴露了，不再回上海工作，留在机要处吧，我还要用。其余的事，你不要问。下面，去把王恩义叫来谈话。我们谈话时，你派人把车厢两头守住，不准放人进来。去吧。

不一会，王恩义进到主车厢，向毛泽东立正，敬礼，之后坐下。

毛泽东已半仰在睡榻上：王主任，坐近点，车轮滚动，影响听力。对，我们面对面交谈。

王恩义犹豫一下，把椅子挪到毛主席睡榻前。

毛泽东说：让你代替汪东兴，是临时抓差。你的主要工作，仍是接手谢富治的内保系统……江青推荐你来我这里，有两年时间了吧？前年去年你负责抓刘少奇专案，贺龙、陶铸专案，康生、江青是露面的，你是不露面的，工作很有成绩啰。今年初以来，改派你抓内保，你已经报告过几次情况。近两月有些什么新动向？空军方面？军委办事组方面？

王恩义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个小小的保密本，准备汇报。

毛泽东说：上次和你交代过，你的工作只对我负责。包括总理、康生、汪东兴在内，都不要透露。也不要搞你那个小本本，要习惯用脑子记东西。小本本丢了，脑袋也就丢了，知道这个利害吗？

王恩义红红脸，赶快答应：是，今后要尽力用脑子把材料记下……这个小本子，回头我烧掉。

毛泽东说：不要烧，留在我这里吧。现在就考考你用脑子记下的东西。不要有顾虑，不管涉及到任何人，都要和我讲。

王恩义恭敬地把小本本放在毛主席卧榻床头柜上，开始凭记忆汇报；一，六月下旬，我手下的人

偶然侦听到黄总长和毛家湾二号女主人的两次通话，时间都是在凌晨三、四点，内容很不卫生。但随后就侦听不到了。总参内部有反侦听装置。

毛泽东笑笑说：黄、叶早有奸情，总长搞老首长婆娘，老首长婆娘搞总长，男女平权。总理也知道。我们装做不知道。林副主席知道不知道？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身体不好，戴个绿帽。

王恩义不敢笑：二，毛家湾二号内勤密报，只要副主席夫妇在京，二号西院天天晚上放电影。看电影是个名，实际上是黄、吴、叶、李、邱聚会，老虎有时也参加。副主席一般不参加。小客厅的门关得很严，内勤听到女主人讲过一句：不设国家主席，首长往哪儿摆？四届人大，权力再分配……

毛泽东点头：很好。你继续。

王恩义报告：三，空军上月召开了全系统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主讲人是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他的那篇讲稿提出马列主义四个里程碑观点，在大会上受到热烈响应，得到很高评价。吴法宪司令员说：林副主席是全党全军的超天才，立果同志是我们空军的超天才，空军的光荣和骄傲。毛家湾二号内勤密告，林副主席看了儿子的讲用稿，高兴地说：老虎的这篇讲话，风格像我，思想内容像我，语气也像我。

毛泽东说：帅门虎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好嘛。是谁替他起草的？有不有陈伯达？

王恩义说：据空司内线密报，是王飞、周宇驰起草，陈伯达是否参加修改，还没有查实。

毛泽东说：很好，你继续。

王恩义报告：四，吴法宪司令员前不久重申，今后空军的工作，要听林立果同志的指挥。立果同志的指挥，就是林副主席的直接指挥。

毛泽东点头：很好嘛，吴司令自愿做空头司令。

王恩义报告：五，据密查，外地空军负责人和林立果联系密切的，有原南京军区空军司令江腾蛟，原空十五军政委，现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米家农，驻杭州空五军政委兼浙江省革委副主任陈励耘，驻上海空四军政委兼上海市警备区司令王维国，南京军区空军政委胡萍。

毛泽东点头：好，妻有妻党，子有子党。他们替老虎选妃子，选好没有？还在活动？

王恩义报告：六，选妃活动，最近停了。已选出十多人，集中在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培训，发了枪，像在搞一支美女卫队。还有，上海警备区的“寻人小组”，四月间己撤销，人员回原单位了。

毛泽东点头：很好。黄总长那方面，有新动向？

王恩义报告：七，黄家内线密报，黄总长把原来的老部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调去成都军区，一直在后悔，说是中了什么人的离间计……现他正设法另安插人进卫戍区。

毛泽东笑笑：那是你老乡蓝苹的功劳。我已派李德生去盯住卫戍区，别人插足不进了。

王恩义报告：八，仍是黄家内线密报，总长在家里骂了几次娘，说中央派李德生、纪登魁参加军委办事组，只开会，不讲话，充当监军嘛。他要求回广州，不想在北京干了。

毛泽东笑笑：很好嘛。还有什么？

王恩义报告：九，总理近几个月，去过毛家湾二号四次，去过北戴河九十六号一次。有次还和林家的工作人员合照留念……

谈话持续，直至专列进入杭州栈桥机场的铁路支线徐徐停下。毛泽东从卧榻上下来，对王恩义说：你的脑子好使，条理清楚。今后，就这样用脑子记，整理好，再告诉我。杭州到了，要下车了。

王恩义立正，敬礼，转身，从主车厢的一头退出。

张团长从另一头进来，报告主席，南萍、陈励耘，已在车下边接你了。还住西湖汪庄吧？

第五十四章　毛泽东也没有言论自由

八月十八日凌晨，毛泽东一行乘坐专列火车悄悄离开杭州，直驶江西庐山脚下九江市。如果算上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两次，毛泽东是第三次上庐山了。

离杭州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通电话，问北京的大员们的行期。周恩来报告：依中央办公厅和军

委办事组的统一安排，林彪、叶群、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将分乘三架空军专机，二十日早上飞九江，当天中午可抵达庐山；在京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将于十八日乘专列火车赴九江，十九日可抵达庐山；周恩来本人二十日中午飞九江，亦可于当日傍晚抵达庐山。毛泽东问：谁留在北京值班呀？周恩来报告：黄永胜、谢富治、李先念加上公安部李震。谢富治半天休病、半天工作。毛泽东说：可以通知各路诸侯，上山后先轻松三天，游山玩水，二十三号正式开会。恩来，你我山上见吧。

此次上山之前，毛泽东特意安排谢静宜先到杭州小住。因为小谢不是中央委员，只能作为"主席办公室特别助理"随行。专列火车上，毛泽东先睡一觉，醒后传小谢谈话。每当这种时刻，其他随行人员自觉回避，并把主车厢的通道关闭，不经传唤，任何人不得进入。

小谢是越发出落得健美、成熟了。洛阳牡丹，开的正盛。随着车轮有节奏地滚动，两人"袒诚相见"之后，毛泽东忽然发了雅兴，随手取过一册元杂剧，吟诵出《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幽合的一段淫艳之词来：

踌鞋儿刚半拆，柳腰儿勾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云鬟仿佛坠金钗，偏宜发髻儿歪。

我将这纽扣儿松，把搂带儿解，兰麝散幽斋，不良会把人禁害，嗨，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摘，露滴牡丹开。

但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捏香腮。

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白：羞人答答的，看什么？），灯下偷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

小谢早已是娇羞无状，媚眼痴迷：你呀，就是什么都懂，我是半懂不懂……

吟诵间，毛泽东亦已是浑身通泰：天下文字，状男女交合，以此为最。露滴牡丹开……你半懂些什么？

小谢偎在他胸前：还问，还问，羞煞人了……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摘，——人还不懂？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这句不懂。

毛泽东说：指女儿红。古时男子娶亲，新婚头一夜，在新娘子腰下垫一块白罗巾，破瓜之时，滴下女儿红，以证新娘子贞节。所以叫做春罗元莹白，红香点嫩色。小谢，你的女儿红是我三年前点下的，至今记得。

小谢更是羞答答不肯把头抬了：还讲，还讲……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人家想你想的不行……见了面，俺就想化在你身上……就是被你日死了，也甘愿。

毛泽东竟没有起兴，再搂住小谢做一回欢喜佛。七十七岁了，年纪不饶人，容易早泄了。他燃起一支烟吸着，思绪忽又转了向：小谢啊，我们谈点正事。大谢病了，现在北京市两吴当家，一个第二书记吴德，一个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们两个怎样啊？

谢静宜深知自己是毛主席放在北京市委领导班子里的眼线，边替领袖擦干净下体，边自己套上衣裙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

毛泽东笑笑：呵，你对他们评价不低啰。怎么有德，怎么有忠？

谢静宜说：这些日子，俺替主席留意着呢。吴德同志一贯支持左派，遇事站在中央文革一边，人却老实忠厚；吴忠同志嘛，俺看他是江青同志信得过的将军，唯主席和江青同志是命。

毛泽东点头：这就好，北京由两吴当家，我可以放心……小谢啊，我生平最讨嫌一种人，就是伪君子，古代现代、党内党外的伪君子……我这个话，你不要传出去。

谢静宜心里一惊，摸不准主席讲的伪君子是指的谁？伪君子，不就是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党内，在中央，除去已被打倒的刘邓陶贺、彭罗陆杨这些黑帮，走资派，还会有谁？

毛泽东吸着烟，呷着浓茶，面对小谢一名听众，勃发谈兴：中国古代有八大伪君子，中国党内也有一批伪君子。小谢，你知道都是哪些人物？

谢静宜摇头：俺读书少，文化浅，听主席的教导啦。

毛泽东说：好，有兴趣，我讲给你听……古代的第一个大伪君子是舜，对，就是上古时代尧的那个接班人舜，名声好得很，我曾写过“六亿神州尽舜尧”之类的句子。舜出身贫苦，他父亲是个盲乐师，知子莫若父，盲乐师几次想把这个儿子除掉，以免遗祸国家。舜都机智地逃脱了。盲乐师死后，舜以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等手段取得尧的信任、重用，地位步步高升。等到他掌握大权、控制局面之后，就把尧的儿子丹朱杀死，把尧本人囚禁，强迫尧把帝位“禅让”给他。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靠“禅让”取得最高统治权力的人。他还霸占了尧的两个漂亮的女儿，就是娥皇、女英。后来舜丢下娥皇、女英到南方巡游，据说死在了湘南的九嶷山地方了。娥皇、女英则一路追寻到湖南，找不到舜，哭的那个伤心啊，泪水滴在竹子上，化作斑点，称为“斑竹”。她们死在湘江，化做女神，称为湘妃。“斑竹”也称为“湘妃竹”……我的一首诗中，有过“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薇，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样的句子。舜是中国最早的两面派，阴谋家，靠所谓“禅让”夺得帝位。他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以至东汉末年曹丕（曹操长子）先娶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后逼迫汉献帝“禅让”。曹丕当上魏文帝后，得意洋洋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古代的“禅让”是怎么回事了！

谢静宜大惑不解地说：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从没有这样说过……

毛泽东说：小傻瓜，教科书就是用来骗你们这样的头脑简单者。古代的第二大伪君子是刘备。对，就是《三国演义》里桃园三结义个刘玄德。刘备不是骂吕布做“三姓家奴”吗？你没有读过三国，只看过连环图？这个吕布啊，武功盖世，天下无敌。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三个战他一个，也只争得个平手。吕布却是个不义小人。他首先投靠大将军丁原，拜丁原为父；不久杀了丁原，投效奸臣董卓，又拜董卓为父；后来司徒王允施美人计，派貂蝉去勾引他，离间他和董卓的父子关系。他又杀掉董卓，投效王允，又拜王允为父。所以吕布是个不忠不义、反覆无常又极端凶残的乱臣贼子。史称“三姓家奴”。刘备正是用这话来骂吕布的。可刘备自己呢？又是几姓家奴？他一生都在用他那个所谓的中山靖王之后的皇室出身蒙骗人。什么匡复汉室，完全是主张历史倒退。他最初追随刘焉，接着追随公孙瓒。陶谦给了他一支小部队，他就背叛公孙瓒，投向陶谦。没多久陶谦不明不白的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于非命，刘备是个值得怀疑的凶嫌。陶谦死后，刘备混了个徐州牧，和关云长、张飞共守徐州。但他们三兄弟斗不过吕布一人，徐州被吕布占领，他就厚着脸皮托庇在吕布门下。吕布虽然不很信任他，但终究没有杀他兄弟三人。曹操率大军打到徐州时，刘备立即投降曹操。吕布被曹操抓获。曹操本欲留下吕布，吕布也愿归降。刘备却从中挑拨：丞相岂忘丁原、董卓的下场乎？曹操就下令杀了吕布。刘备随曹操到了京城，又企图谋害曹操，事不成便公开反曹。反曹失败后去投靠袁绍，看袁绍不行又去投靠刘表。刘表是他同宗，有两个儿子。刘表死后，一个儿子降曹，另一个儿子被刘备控制，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据说是酒色过度……之后是卧龙岗三请诸葛。赤壁大战时，刘备手上只有一支从刘表那儿弄来的小部队，难有作为。主要靠周瑜率领的东吴水师打败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不久，人家周瑜又打败曹仁夺得荆州。刘备花言巧语借荆州，借到后长期不肯归还，直到为了荆州，和东吴决裂，导致关公走麦城，被人家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是不是个伪君子，骗子手？刘备生前，最后一次背叛的是老上司刘焉的儿子刘璋，从刘璋手里拿到益州，《三国演义》讲他不忍心夺取同宗的地盘，那是胡说八道。刘备终其一生，都是假仁假义，欺世盗名，唯利是图。

谢静宜都听呆了，无限敬佩地说：主席呀，你对一千多年前三国时候的人事，这样烂熟呀？一些人，一些事，俺都听不过来呢。

毛泽东把玩着小谢的酥胸，继续自顾自说：古代的第三个大伪君子是诸葛孔明。孔明在刘备死后，排挤原来的益州大臣李严等人（本地干部），独揽朝政。他忘了君臣之礼，用老子教训儿子的口气对刘禅说话，贬刘禅为“阿斗”。还开了一堆名单要刘禅信任，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意思是全得听他诸葛亮的。结果是“刘禅称帝，徒负虚名”，蜀国的这个皇帝，实际上是由诸葛亮做了。幸而诸葛亮死得早，他儿子年纪太小，没有来得及篡位，不然刘氏天下，就可能成为诸葛氏天下了。南诸葛，北司马，两大家族的招数是极为相似的。

这段高论，大约连初中文化的谢静宜都觉得太离谱了，而疑惑地问：可是所有的书里、戏文里，都讲诸葛亮是个忠心耿耿的大忠臣呢？还有“出师表”什么的……当然，学习主席思想，敢于反潮流，把被封建文人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毛泽东：诸葛亮有两篇“出师表”，《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但我怀疑，都不是诸葛亮所作，

而是晋代的陈寿着《三国志》时，为了美化、神化诸葛亮所杜撰。存疑吧。

谢静宜见毛泽东又欲吸烟，忙取过一支熊猫牌，点着了，再送至毛的嘴角去。

毛泽东苏苏地吸着，继续说下去：第四个大伪君子，是唐太宗李世民。又是一个所谓的明君，名声大大的好，极受史家称道的。李世民做秦王时，很能带兵打仗，有过屠城纪录。你问什么叫屠城？就是大军攻占某座城市后，把城里人杀光，不分缴械投降的俘虏，还是市井百姓。很血腥无人道的事，李世民都干过。李世民怎么当上皇帝的？是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死他亲哥哥李建成，又杀死他亲弟弟李元吉，再带着甲兵去逼他父亲李渊退位，在血光之中登基。他还把一名才艺双绝的弟媳妇收进自己宫里做妃子，供淫乐。什么一代明君啊？完全是个残忍、好杀、好色的家伙。不过他倒是很会拢络人心，很能表演什么纳谏啦，下罪己诏啦，礼贤下士啦，等等。史载他杀死哥哥、弟弟后，去见父皇李渊（唐高祖），吮着高祖的乳头大哭，那一段实在令人恶心。他不仅改写了历史，还故意在史书里留一段故事，表示他自己无权过问史书记录。唐太宗会经嘲笑秦始皇、汉武帝迷信不老金丹，最后他自己也是吃金丹，妄图长生不老而中毒身亡。这么一个人，难道不是大伪君子？

谢静宜眼睛黑亮黑亮，差点就问：连诸葛亮、李世民都是坏蛋，历史上还有好人吗？难道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酒池肉林的商纣王、弑父篡位的隋炀帝（都是她从小人书上看来的），才算是好人？

毛泽东说：讲到第几个伪君子了？啊，第五个啊，就是南宋初年的赵构，宋高宗。当人们世世代代痛骂秦桧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的时候，可会想到，秦桧只是一名帮凶而已。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哪来的十二道金牌，把那在抗金前线连战皆捷的大将军岳飞硬召回来？没有宋高宗的允许，秦桧怎么能把一个地位相当于副宰相的岳飞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小谢你几次到杭州，陪我住西湖汪庄，去参观过岳王坟？秦桧等人作为替罪羊永远跪在了岳飞坟前，宋高宗却被置身事外。宋高宗偏安杭州，南宋王朝歌台舞榭，秦楼楚馆，醉生梦死。金兵掳走了他的兄长宋钦宗、父亲宋徽宗当俘虏人质，他非但不报国仇家恨，后来人家金人派出使者，要送还他的兄长、父亲、他都不要！小谢你眼睛不要瞪那样大。你道为什么？兄长、父亲回来，他就要退位，当不成皇帝。他改了两次年号，当了三十六年南宋皇帝才去世。是不是个丧尽天良的伪君子？

谢静宜都听傻了，原来古代的皇上，还有这种连自己父亲、兄长的生死都不管的猪狗畜牲。

毛泽东说：第六个伪君子是南宋被尊为道德家、正人君子的朱熹。朱熹福建人，在朝廷做过大官，早年主张抗金，中年后主张消极防御。罢官归里，热心教育事业，兴办过著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他还致力于儒学研究，集北宋以来理学大成，是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道德上对人非常严苛。他曾用程川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劝朋友的妹妹安贫守节，却逼他自己守寡的弟媳妇改嫁，以侵吞他亡弟的产业。另外，朱熹为了打击报复不赞同他学术观点的唐仲友，而把一名叫严蕊的妓女抓来严刑拷打，企图逼迫她承认与唐仲友有男女奸情，结果被严蕊拒绝。从这件事看，朱夫子这位道德家的为人操行还不如一名操皮肉生意的妓女，是个名符其实的大伪君子。

听了好一会，谢静宜仍不知朱熹是个什么样的学问家，便扳了扳指头说：主席，你的古代八大伪君子还差两个……

毛泽东又把小谢搂过来，两手在人家的腿间、乳间把玩着：第七个是海瑞。宋代和明代两大清官，一个包文拯，包青天；一个海瑞，海青天。

谢静宜又被玩捏的媚眼痴迷：是不是运动初期，最高指示“彭德怀也是海瑞”的那个海瑞，死在海南岛的？

毛泽东点头：正是啰。海瑞有个女儿，七岁时，因为偷吃了人家一个甜饼，海瑞认作为是奇耻大辱，竟把女儿活活饿死。后来说是自杀。七岁的女儿怎么知道自杀？其实是被饿死的嘛！春秋时齐国大夫管仲对齐桓公说，国君啊，易牙为了讨取你父亲齐桓公的欢心，会经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烹作美食，奉给桓公吃，这种人太残忍了，为了荣华富贵什么都干得出来，千万不能重用啊……相比之下，海瑞为了维护自己的清官声誉，把年仅七岁的女儿饿死，和那个为讨齐恒公欢心烹掉儿子的易牙，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海瑞后来为民请命，得罪嘉靖皇帝，说了“嘉靖嘉靖，家家皆净”，成为囚犯，打入天牢。一天，狱卒端了酒肉来给他吃，告诉他嘉靖皇上驾崩了。海瑞竟不吃不喝，大哭三天，表示哀悼，说明他终究是一名忠诚的奴才。你说，海瑞这个清官，是不是伪君子？

谢静宜人面桃花，水色鲜嫩：记得主席讲过，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可恶，因为清官有欺骗性，更

能适应封建制度的需要，为巩固帝王权力服务。

毛泽东说：对啰！第八个大伪君子是大清朝乾隆皇帝。

史称康、干盛世。他祖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做皇帝做到七十多岁，活了八十好几。乾隆也做了六十年的风流皇帝，极尽人间富贵。他好诗词、字画，好女色、游乐，六次下江南，玩了无数江浙美女，生下五十几个皇子皇女。他搞文字狱相当厉害，比秦始皇还血淋淋，却有好名声。他善用软刀子杀人，大力提倡经学，让儒生们去皓首穷经，追逐名利，不再对抗清廷。他颁旨编订四库全书，收罗天下珍本、孤本，肆意篡改，再把原着毁掉。许多古籍文章都被改得走了样。他还有个特别的嗜好，就是把他鉴赏过的古代珍藏下来的字、画，都盖上一个八寸见方的大红印章“乾隆御览”。有的还添上他写的打油诗。有的古画宽长不过一尺，他也要盖上他的大印鉴。许多唐宋名画被他弄得大煞风景。所以后来的文物工作者称他为“文物破坏大王”。

听伟大领袖谈过“古代八大伪君子”，谢静宜迷迷糊糊地问：照主席这样讲下来，我们中学、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要不得，需要重新编写啊？

毛泽东说：我已经对春桥、文元他们讲过，是要重编历史敦科书，要改变以封建王朝、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轴的传统习惯，改为以农民起义、人民革命为历史主轴来编写。比如秦代主要讲陈胜、吴广起义，汉代主要讲张角黄巾起义，隋唐主要讲瓦岗寨和黄巢起义，宋代主要讲宋江、方腊起义，元代讲朱元璋起义，明代讲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等等。中国历史主要是一部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帝王将相也不是一个不要。五十年代，我替两个人翻了案，一个秦始皇，一个曹操。史书把秦始皇称为千古暴君、焚书坑儒，怎么要得？其实他只坑了四百个儒生，比起他的功绩来，算得什么？为什么不看到他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废除诸侯封地实行县郡制，车同轨，书同文，道路四通八达，多么伟大的功绩，真正的千古一帝。连李白都歌颂他：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诸侯尽西来……还有曹操，也是个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大诗人，为统一中国北方奋斗了一生。却被一部《三国演义》和一些戏文，诬为白脸奸贼，乱世枭雄，典型的颠倒黑白。

说话间，谢静宜被领袖把玩的挺舒服、刺激。她看一眼车厢壁上的挂钟，忽地轻叫一声：哟！主席，都中午了，你还没有吃中餐哪！来，替你穿上衣裤吧？床铺要整理，俺也要梳洗一下。

正说着，电话铃声响起，卫士长请示：主席休息好了吗？餐车师傅催着替您开饭。

毛泽东冲着免提电话问：我们现在到哪里了？啊，已经进江西，过上饶，还有三个小时就到南昌……你们稍等，我没有休息，一直和人谈事情。

专列火车似一条绿色长龙，一座流动行宫，奔驶在赣北的平阔沃野。透过车窗望出去，远处、近处的水田中，都有一小队一小队的人民公社社员，在冒着烈日酷暑劳作。

主车厢内有毛泽东专用餐室，谢静宜、王恩义陪同毛泽东进餐。毛泽东问王恩义：认得小谢吗？她在北京市委工作。王恩义拘谨地笑笑：谢书记啊，认得，但不熟悉。谢静宜大方地伸过手去：王主任，我和你算半个老乡哪。王恩义看毛主席一眼，握了握谢静宜的纤纤玉手：俺老家胶东，谢书记老家也是山东？谢静宜对长相英俊高大的王恩义颇有好感，也先看毛主席一眼，说：俺老家河南，俺娘是你们潍坊人。毛泽东说;好好，今后就熟悉了，一个胶东好汉，一个洛阳牡丹，都是我的年轻助手……恩义啊，东兴同志有电报吗？到了山上，都怎么住？

王恩义停止进食，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报告主席，出发前我和汪主任通过电话，山上住处是这样安排的；主席仍住美庐和庐林一号，还有脂红路一百七十五号备用；其他中央领导，林副主席任中八路三百五十九号，周总理住河西路四百二十二号，陈伯达住河东路七十七号，康生住原“戴笠宿舍”，江青同志住柏树路一百二十四号……

毛泽东愰幌手：好了，我不要知道那么多了。有人曾在美庐头上修飞机跑道，到我头上动土。林彪这次住的，原来是人家汪精卫的公馆，朱总司也住过的；河西路四百二十二号原先是有名的马歇尔别墅，总理喜欢啰，他和马歇尔曾是好友；江青这次不肯和我同住，而住柏树路一百二十四号，刘少奇夫妇住过；陈老夫子这次住河东路七十七号，张闻天住过；康生这次又住“戴笠宿舍”，康、戴的工作性质差不多。

谢静宜说：主席真是好记性，山上那么多别墅，谁谁住过都清楚。

毛泽东很响地喝一口酸辣汤，在嘴里咕哆几下再咽下，算漱了口，表示吃完了：小谢，五九年你

还没有参军吧？我和彭老总在山上狠斗了一场，有林彪和柯庆施他们助阵，彭老总垮台，所以印象深刻。王主任，这次，你和小谢都陪我住美卢。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王恩义放下碗筷，取块小毛巾揩揩嘴：主席，您老人家还是叫我小王，不要叫那个官衔……南昌程世清同志来电报，说会在南昌车站迎接您，还有个陈昌奉同志在一起。

毛泽东说：陈昌奉啊，长征时替我和贺子贞当警卫员，很尽职的。恩义，你去回封电报，说我在南昌不下车了，老熟人，还是山上见吧。

说罢，三人起了身。谢静宜陪毛泽东回到主卧车厢，问是不是睡个午觉，好好休息。

毛泽东捏住小谢的手，没有睡意，仍有谈兴；上午我们讲到哪里了？一顿中饭，话把打断。

谢静宜又笑出一脸的妩媚：话把？只有杓把，瓢把，铲把，刀把，还有话把？

毛泽东咕咚咕哆喝下大半杯凉茶：怎么没有？我们湖南方言，习惯把手臂叫手巴子，大腿叫腿巴子，男人的阳物叫鸡巴子……谢静宜登时嫩脸上飞起红霞：看你，看你，伟大领袖也不正经！

毛泽东呵呵笑：领袖是人不是神，也有七情六欲，鸡巴子见小谢也硬……上午讲到哪里了？

谢静宜佯装生气，却转过脸去替领袖点燃一支烟，再塞进领袖嘴里去：上午讲了古代八大伪君子，还有党内的没有讲到。

毛泽东吸烟很猛很深，两口就吸燃到四分之一支那么长，烟雾却全都绕进肺腑里面去了，不见一丝丝吐出：对，还有我们中国党内的伪君子。一些话闷在我肚里太久，又不能公开说出来，毛泽东也没有百分之百的书论自由喽。第一个是陈独秀。对，他是我们党的第一任总书记，被吹捧为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出席党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十二名代表，没有陈独秀，有董必武、毛泽东。宣布党成立时不见陈独秀，能算创始人？党成立了，陈独秀却当上老大，行一言堂，家长制。他是大学教授啦，党内其他人都成他的学生。矣姆的，动不动训人，做革命的教师爷。其实他既不懂工运，也不懂农运，更不懂兵运。那时李立三、刘少奇搞工运，毛泽东、彭湃搞农运，张国焘、周恩来搞兵运。陈独秀只会背几句马列教条，大搞他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杀共产党人，他竟下令不抵抗，工人纠察队缴枪、解散。刘少奇执行，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革命的生死存亡关头，中央在九江召开“八七紧急会议”，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决议武装暴动。会后周恩来招纳贺龙组织南昌起义，我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上井岗山割据第一块地盘。陈独秀呢，赞同苏联的托洛斯基主义，
在上海组织托派中央，成为革命的敌人。抗战爆发，他得到国民党的庇护，转到大后方四川教中学，几次要求回来，愿到延安工作。党中央多数人欢迎他回来。我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有的人是想请他回来当总书记，给毛泽东穿小鞋。后来陈独秀死在四川。所以讲他是党内第一个伪君子。

谢静宜说：这些，党史上没有讲清楚。第二个哪？

毛泽东说：瞿秋白。那时由向忠发接任党总书记。向是个工人，没文化，没能力，实权落到二号人物瞿秋白手里。瞿是个书生，写文章、搞翻译可以，领导革命一窍不通。还左得很，号令全国工人罢工，市民罢市，学生罢课，追求轰轰烈烈。工人、学生手无寸铁，只能任人镇压。他领导了几个月，混不下去，撤了他，换上李立三。瞿秋白后来也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政府教育委员。红军长征时，把他留在闽西苏区打游击，不久被捕。国民党处死他之前，写下一篇《我的自白》，叙述他内心空虚，苦闷彷徨。刊登在反动派的报纸上，丑化党，丑化革命，实际上是变节行为。可是党内多数人仍尊他为革命烈士，称那篇“自白”只是些多余的话。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去福建掘了他的“烈士陵墓”，算出了一口革命的正气。毛泽东说：第三个是李立三。向忠发仍是傀儡总书记。李立三长沙人，我的老乡，我们在长沙清水塘住在一起。有人造谣我和他原配通奸。放屁，就算通奸，也是两厢情愿。小谢啊，我年轻时火力很旺。和开慧、子贞都创过纪录，搞通晚。李立三为人很自大，他去过法国勤工俭学，懂几句洋文。他看不起我，视为土包子。当年他推行一条比瞿秋白更左的左倾冒险路线，无视我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而悍然号令全国工人效法苏联十月革命，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命令各苏区根据地红军部队攻打大城市。江西苏区红军就执行他的命令打南昌，打长沙，打武汉，胡吹争取一省数省的革命胜利……结果，红军队伍蒙受惨重损失，给他的瞎指挥交了昂贵的学费。他搞了三个月的左倾冒险主义，差点断送革命……我没有和他记仇，“七大”、“八大”都推荐他做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六七年初他自杀了，我不难过，对这个伪君子仁至义尽。

毛泽东说：第四个是王明，共产党队伍里的小白脸。他一九三一年跑到莫斯科，混了个共产国际

执行局委员，中共代表团团长，就代表共产国际，于万里之外，通过博古、张闻天等人遥控中国革命，你讲他荒唐不荒唐？有十多年时间吧，他是党内洋派代表，我是党内土派代表。他在莫斯科喝牛奶、吃洋面包，我们在江西苏区吃红薯、喝南瓜汤，浴血奋战，却要服从他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正是执行他的错误路线，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苏区根据地，搞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上是大逃亡。从江西出发时军队和干部家属一共三十万，一年后到达陕北，只剩下八千。王明路线的恶果，使我地下党损失百分之百，红军部队损失百分之九十……王明于一九三七年回国，又和我争过一段中央领导权。我把他斗了个半臭不臭。"七大"、"八大"我都做工作，提名他做中央委员，并没有记他的仇。他一九五六年藉口到莫斯科治病，再不肯回来。这次文化大革命，他逮住机会了，在《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上写文章，大骂毛泽东是暴君，独裁者。他最不要脸，忘恩负义的东西，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毛泽东说，第五个是张国焘。长征途中，他没有争到党的第一把交椅，就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后来混不下去，拉部队到陕北，和中央会合。他被解除兵权。一九三八年，他逃到西安，转武汉，向蒋介石投降。当年有个警卫员跟着他，本可以处理他的。我说放他一命，让他当叛徒去吧。再后来他去了香港、加拿大……. 党内的伪君子还有很多，第六是李达，第七是彭德怀，第八是张闻天，第九是彭真，第十是刘少奇——此人是伪君子中登峰造极者，第十一是陶铸……小一些就更多了，陆定一，何凯丰，黄敬，周小舟、田家英、邓拓等等都是。这些伪君子，关的关了，死的死了，不足为患了。小谢啊，今天和你讲的这些，是我的真实想法，但不要外传，免得造成思想混乱。

谢静宜点头：主席心里有一本细帐哪。何凯丰、黄敬是谁？俺没有听说过。

毛泽东说：你哪，太年轻，官赐北京副座，要学一点党史哪。何凯丰，长征时当过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在延安，他笑话我的《论持久战》是照抄《孙子兵法》，这个王八蛋，一九五四年死了；黄敬又名俞启威，江青的第一任丈夫，但江青说没有和他发生过肉体关系。那时都只二十来岁，青春高峰期，没有性关系？哄鬼呢。我十三岁就搞了邻居的女孩，黄敬二十出头不搞新婚妻子？不管他。他当过新中国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国务院机械工业部长，国家科技委主任，一九五八年公开反对大跃进，嘲笑超英赶美，被我狠批几次，吓得跳楼自杀……小谢啊，和你讲真话吧，在我们党内，除了上面这些大小伪君子，活着的呢，有多少？甚至在中央，在我身边，仍掌握着相当权力的，就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

晴天霹雳似的，平地惊雷似的，谢静宜都花容失色了：谁、谁？还有谁？

毛泽东打了个呵欠，困了：这个，还要留待观察，你不要打听，日后自然明白……毛泽东也没有言论自由啰，不是想讲什么，就能讲什么……小谢，今天听到的这些，你要保密，保、保密……

谢静宜都出汗了。她奋力扶魁梧肥硕的毛泽东上床休息。

不一会，毛泽东就四脚八叉地睡去，鼾声大作。伟人伟鼾，领袖的鼾声是出了名的，能穿墙透壁，小狗才骗你。谢静宜也歪在沙发上，睡去。

专列抵达南昌时，毛泽东仍未睡醒。谢静宜醒了，到洗手间整整仪容，悄悄退出。在过道上遇到王恩义少将，小声说：主席还在睡，到九江再叫醒他。

第五十五章　庐山又开神仙会

周恩来忙忙碌碌，于二十日下午飞抵九江，换乘汽车上到庐山已是傍晚时分。入住河西路四百二十二号原马歇尔别墅。稍事安顿，即给美庐去电话，向毛泽东报告自己到了，可不可来汇报一下工作？毛泽东说，恩来你是最后一位上山的啰，先休息吧，明天我去白鹿洞书院看看，山上空气清新，大家再游两天，后天晚上常委碰头，见面。

周恩来的第二通电话，问候林副主席，也是报告自己到了，明天来看望林总和叶群同志。叶群在电话里说，林总一直记挂着总理没有上山……黄总长给林总来过电话，说是想到山上来看看。

这个叶群，就是忘不了她的大将军黄永胜。周恩来忽然想起，一九五九年那次庐山会议，总参谋

长黄克诚本来也是留在北京看家的，却要求上山来趁热闹，结果闹出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现在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留在北京值班，也想往山上凑……难道是历史的巧合？类似事件的重演？不会的，不会的，纯粹是瞎联想的。

周恩来的第三通电话，挂给江青同志。竟是汪东兴接的：总理到了？本来要去九江机场接你，山上事多，实在走不开……这不，这里的两名女服务员惹江青同志生气，把一只明窑花瓶都摔了，我来做做工作。江青外出散步了，王恩义陪着她。

真不像话，让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围着她一人转。周恩来嘴里却说：东兴啊，你是大忙人，两百多位中央委员到了山上，都是你张罗。有不有时间来一下，送份中委们的住址、电话名册给我？

十来分钟后，汪东兴来到河西路四百二十二号，送上中委们住址、电话一览表。周恩来高兴地说：有了这张联络图，我就方便了。主席上山后，有什么指示吗？是指那些让你转达的。

汪东兴说：老人家这次上山，还没有约见谁。许多省市的同志想拜见，也一律婉拒，说反正会议上要见面。只是由谢静宜她们陪着，每天都去了一些景点，说是旧地重游。……总理，听说本次全会要增补张春桥为副主席？山上都在传这个小道消息。

周恩来说：主席有这意思吗？不会在本次全会上提出吧。这事你怎么看？

汪东兴说：恐怕难以服众……，特别是军队的中委们很反感。

周恩来言不由衷地说：噢，很好，主席有兴致就好……山上的警卫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都不要听信小道消息啊。

汪东兴说：老规矩，由警卫团第一中队保卫会议。山下是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和中央警卫团的机动部队。主席指示，这次的警卫工作由王恩义挂帅。

周恩来说：好，这就好，有王恩义替你分劳。本届中央委员军人多，将军们和他们的警卫员，都带有枪枝上山吧？登记了没有？

汪东兴说：警卫员的枪枝登记过了，子弹也都卸下，下山时再发还。只是三总部和十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们的枪枝不好登记。像许世友同志、吴法宪同志，连我都不好去和他们提这事。

周恩来点头：你有你的难处。将军们是忠于主席的。只有一条，任何人不准带枪去见主席，这是铁的纪律。相信不会有什么事，我们小心些，以防万一就是了。江青同志刚上山，就生谁的气了？

汪东兴说：两名女兵，从京西宾馆挑选来的，江青一会嫌这个的手冷，一会嫌那个的嘴笨，要求换两名男服务员……,让男服务员扶伺她洗澡、睡觉、起床？我说不方便嘛！她却说有什么不方便？老娘都生得下他们。我说那就请示主席吧。一听说请示主席，她才改变主意，同意留下那两名女兵。她叫人家“呆头鹅”。

周恩来苦笑笑：汪主任，到了这山上，你比我在北京还忙喽。不拉你聊天了，有情况随时通知我。我明天会去看看江青，提醒一下，主席也在山上哪，生活琐事，大家随和些。对了，大区司令员、政委们都带了厨师上山，你通知后勤处，每天都要送整鸡、整鸭、整鱼，他们戎马生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惯了，最恨小碗小盘的“猫食”。过去由杨尚昆安排这些事，他有经验。

汪东兴苦笑着告辞：如今是中央领导很随和，大区司令难伺候。像林副主席，从不提生活上的特殊需求。从前天开始，每天十几辆卡车朝山上运湖鲜海鲜，活鸡活鸭、蔬菜水果。江西今年早稻歉收，却来扰民……

周恩来送至门口握别：你是江西老表，对家乡有感情。放心，国务院会适当照顾江西财政。

送走汪东兴，电话铃声一串接一串地响起。一些省市的头头们听说总理上了山，就都要求来拜望，汇报工作。什么拜望？还不是代表他们各自的省市，趁机向他这个总理要钱要项目，因此吩咐秘书，一个不见，有话到会议上说。不要把周恩来当财神爷。现在又刮起一股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求兴建大型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馆》，规模直比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十几个省市的设计图稿已报送国务院。其中江西省动作最快，年初从中央争得一笔款子，听说已在动工兴建。有必要兴建这么多《万岁馆》吗？可否有选择地在韶山、井岗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上海等地各建一座？也不要叫“万岁馆”，还是叫“纪念馆”嘛。此事，先个别向主席汇报、请示，相信主席不会批准搞这类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超大型工程的。

一夜无话。第二天，周恩来无暇游览风景名胜，一早就电话约下，依次去见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倒是江青提议：总理啊，何必劳动你来逐个见我们？还是由我约上叶群、康生，加上春桥、文

元，一起来看你？工作上的事，大家见面商量啦。周恩来想了想，尽量客气地婉谢：江青哪，谢谢你的好意。主席在山上，没有委托，我不能召你们来碰头，这是纪律啊。还是我逐户串门，走动走动，沿途还可观观风景。

上午十时半，周恩来先去拜望林彪、叶群。林彪里着件军大衣，早早的坐在客厅候着。叶群亲自上茶。周恩来仿佛看到林立果在走廊深处走动。老虎也上山了，叶群不提起，他也不便问。客厅里有一股异味。是否林副主席又拉在床上了？四处门窗紧闭，因林副主席畏寒，异味没有及时散出去。看来叶群和工作人员都习惯了，异味也无所谓了。

周恩来本不想动那杯清茶的，见林彪正喝着一杯白开水，为了表示对主人的敬重，只得捧起来品上一口，赞道：叶群哪，这庐山云雾茶，苦中带甘，名不虚传。

叶群抛一个媚眼：林总从不喝茶，我也品不出各地名茶的高下。总理是行家，夸这云雾茶，一定差不了。

林彪不惯这类寒暄废话：全会的议程出来了？我这里没有见到。叶群说政治局还没有议决？

周恩来恭敬地说；有一个草稿，主要是三项，一是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二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是研究战备。到第三项议程时，黄总长上山做专题发言。回头我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个文字材料。

林彪说：宪法草案，还是要写下设国家主席、副主席一条。其余不管，我就坚持这一条。

周恩来掏出笔记本，记下林彪的话。

林彪说：下面的话，总理不要记录。近一段，党内有一股否定主席思想、损害主席威望的暗流。要警惕有人利用主席的伟大谦虚搞名堂。什么“四个伟大”过时了，不要再提了。还有人要从宪法草案中拿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样的句子。我是要坚决捍卫主席的思想、路线的！我讲过，像主席这样的天才领袖，外国几百年出一个，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精神原子弹，等等。这些话，我不会收回，永不收回。

周恩来心里一阵发毛：好家伙，二中全会还没有开幕，林副主席锋芒所向，要批张春桥？

林彪从来话不多，份量重。周恩来坐了一会，告辞出来。叶群陪他走一段路。周恩来问：林总披大衣，怕冷，山上早晚温度低，为什么不生壁炉？叶群说：前天刚到，就想生壁炉，但找不到劈柴。林总说三伏炎天，生什么壁炉？不要给管理处添麻烦。周恩来说：特殊情况，照顾一下，回头我和汪东兴他们打声招呼。还有，到了中午，你们别墅开开窗户，换换新鲜空气。上了山，不吸这空气，可惜。叶群忽有所感地说：总理心细，会体贴人，邓大姐有福气。周恩来说：不要讲这个。中央把林总交给你照料，你的担子不轻啰。好了，陈老夫子住处快到了，你请留步吧。

陈伯达的住处，到处都是书。客厅茶几上，左一本、右一本的摊着马列经典著作。陈老夫子见总理准时来到，赶忙伸出双手，像要来个拥抱似的，这个书呆子！周恩来笑问：老夫子，你把北京的陈氏图书馆搬来了？陈伯达说：北京家里的书只带来三木箱，大部份是从九江图书馆借的，我开了个书单，管理处派人拉来半卡车。

周恩来坐下后，说明来意，就是顺路看看几位老同志，住的吃的还行吧？山上早晚凉，注意添衣，晚上被褥可厚些。你又在引经据典的忙些什么？

陈伯达感激地笑笑：总理对人，总是无微不至⋯⋯我在摘编些革命圣人的语录，备主席和林副主席会议期间不时之需。理论助手嘛，不就忙这些？不然我这名中常委，就更是徒负虚名了。

周恩来只在陈伯达处停留了三、五分钟，不谈任何实质性问题，仍坚持步行，下坡拐弯，上坡拐弯的，去到坡顶拐角处康生的住所。他的座车仍缓缓地跟随着，只有秘书和一名卫士紧随其后。康生是主席和江青信得过的人，从康生这儿，往往能揣摸到某些不便言说的“圣意”。

康生每次上庐山，都住这栋原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的“宿舍”。从不避讳。可说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吧。戴笠、康生都是情报总管，各事其主。按对方的说法又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可两人却又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样样来得。尤其是康生的书法、金石，堪称双绝，一笔瘦金体出神入化，几可与宋代那位亡国之君宋徽宗媲美，连毛泽东都十分服气的。

戴笠留在庐山的这栋“宿舍”，无论外观结构，内部装璜，都透着古朴的文化气息，和四围山色十分和谐。康生见周总理前来探视，笑出满脸的褶皱——人说他脸上那木刻刀刻出似地每一道深浅纹路，都隐含有大智慧、大谋略：总理稀客！蓬壁生辉！

周恩来没有落座，而是绕到窗下一张大书案前，先欣赏书法：康生哪，潇洒哪，庐山挥毫，更添

灵气哪！哟哟，好一幅中堂，有气势，劲道。

康生笑嘻嘻：总理谬奖。中国美术馆想要我的几幅字，催了几年没给写。这次上山前，和他们馆长约定，我的字，只收藏，不展出。我也不问他们要笔润，换几刀宣纸、几盒徽墨、几方端砚就行。

周恩来大笑：好你个康生，还不算笔润？话说回来，你这笔瘦金体，流传后世，肯定是无价的。

服务员上茶。康生请总理坐下用茶：我的字不如赵佶，却要比郭沫若强些。每到一地，都看得到郭老的题字，替他脸红。

周恩来知道康生看不起郭沫若，会说过用脚趾头写字都比郭老的强些之类的话，也是文人相轻啰：你康老惜墨如金，人家郭老诗人豪情，有求必应。

康生说：乾隆也喜欢到处题字。他题字的瘾头真大，大到没有分寸，六次下江南，至今江浙一带名山秀水，四处可见他的打油诗，刻在岩石上，大煞风景。

康生这人也是，一把年纪了，一谈书画就猖狂。周恩来说：你是古字画鉴赏专家，内行人讲内行话。我不懂这个……康生同志，我刚从林副主席那里来。看样子，这次全会讨论宪法草案，对要不要设国家主席、副主席这一条，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个别交谈，你不要在意。

康生从铁罐里抽出一支大中华，想起总理是不吸烟的，就又放下了：我主张设，不设不好办，对内、对外两个方面都不好办。

周恩来拾起烟递上，擦亮根火柴替其点燃：吸吧，是在你的住处哪……可否谈得详细些？

康生还是把烟掐灭了，表示对总理的敬重：对外，党主席不能算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才是。考虑到国家礼仪，国际交往，应当设国家元首；对内，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有象征性，利于集中统一。文化革命前，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变成二元化，闹出许多荒谬事情。所以我拥护党主席和国家主席都由毛主席担任，今后可免许多矛盾。

周恩来点头。心想康生是最接近江青的，或许从江青那儿揣摸到了主席的真正意向，等着大家来劝进，甚至是苦苦劝进……主席也有主席的苦衷啊，是要避免某种嫌疑呢，好像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倒刘少奇，就是为的夺回国家元首的名份……

从“戴笠宿舍”出来，周恩来仍坚持步行。忽然，山上起了大雾。这山上的雾，总是说来就来，瞬息间铺天盖地，团团滚滚，混混沌沌，浓得似流动的乳汁，厚得像高天云层……三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跟在他身后的座车亮起雪亮的高灯，两柄利刃似的，劈进浓雾里，但很快被消隔。

秘书和警卫员都喊：总理上车吧！能见度差，怕遇到悬崖……周恩来两手拨划着：快来快来，好个云瀑雾海！我们是到了天上，腾云驾雾啦！秘书和警卫员立即跟上，一左一右地陪护着他，缓缓前行。他心想，难道本次二中全会，也像在这云雾里一样，摸不着头绪？

三人小心翼翼地走出百十步，忽又雾散了，云开了，丽日和风，青山绿树，花草别墅，历历在目，仿佛从天上回到人间，或者这庐山牯岭原本就是人间天堂。周恩来站下，问：我们走到哪里了？没有迷路吧？秘书说：这不，江青同志的住处到了。

正说着，江青笑笑吟吟、风姿绰约地步下台阶出迎来了：总理呀，时来风送滕王阁，你是一路踏雾而来的吧？请！请！恰好春桥、文元也在，闲聊聊。

周恩来熟悉这栋刘少奇夫妇会经两次入住过的俄式建筑物，客厅高阔，采光不是很好，感觉上是大而不当。张春桥、姚文元见总理进来，连忙起立，快走几步迎上，一口一声地总理好！总理好！周恩来同两位秀才热烈握手：都好都好，上午休息，我随便走走，看看江青同志，没什么要紧的事，二位请坐，我也坐，我也坐。你们聊什么哪？

张春桥目光闪烁。姚文元木呐些，似有难言之隐，支吾说：聊、聊三苏的庐山诗，就是一门三学士的苏洵、苏轼、苏辙……

江青厅里厅外的张罗着。不一会，两名女服务员端来大盘白兰瓜----每片均切成新月形，四只青花瓷碟，一人一方净手毛巾。

周恩来眼睛一亮：好新鲜的白兰瓜！江青啊，数你热爱生活，懂得生活哟。

江青替总理叉上两片白兰瓜：总理尝尝。春桥、文元自己动手……这是甘肃省革委会孝敬老板的，兰州军区空军飞机送来。老板不太吃水果，受我影响，夏季就吃个白兰瓜，指定要甘肃出产的，比青海、新疆的爽口。我这里还有两筐，回头让司机给总理送些过去。

周恩来吃相斯文，细嚼慢咽地品味：吃了还带走？你这里来人多，留着待客吧！心里却想：不像

话，打了主席旗号，让空军飞机送瓜果，这白兰瓜价比金瓜了……嘴里仍说：你住这里还安静吧？四周花木多，鸟雀多，没影响睡眠吧？

江青说：总理可不许和我讲客气……这两晚睡得好，空气清新、净洁，比北京强多了。

张春桥说：山上空气负离子含量大，于心、肺有益。

姚文元没话找话：王羲之、李白、自居易等人都在山上住过很长时间，历代文人留连不已。

周恩来问：两位大秀才，上山后写诗没有？庐山管理局给文化部和计委报了个项目，准备在山上建诗词碑林，把陶潜、李白和主席他们的吟庐山诗刻上去，不能少了二位的佳作啰。

张春桥、姚文元写诗？瞎扯蛋，总理逢人就讲好听的。江青看一眼墙上挂钟，忽然说：哟！总理，都中午十二点半了，马上就开中饭，你就在我这里用了吧？春桥、文元也不要走，留下来陪总理。邓大姐上山了吗？叫司机接她过来。

周恩来想了想，笑说：好！主人情难却，我等打秋风。小超请病假，北戴河休息去了。我要做一段单身汉啰。

江青吩吋姚文元：去外边通知一声总理的司机、秘书、卫士，总理在这里用饭，他们两小时之后来接。若有总理的电话，也转到这边来。

周恩来知道江青和两个秀才的关系不一般，他们之中的许多事情也不让他知道，便决定不和他们谈有关会议的话题了，而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营造亲切气氛。遂起身说：江青啊，你请饭，我不能不有所表示，你们厨房在哪里？

张春桥笑问：总理还要下厨房劳动？

江青亦问：想烧道菜，露一手？

周恩来说：走，找块围裙给我，来一道淮安名菜，红烧狮子头！烧好后，给主席送一份。

……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九届二中全会四项议程，写下一份书面报告，呈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并提到，本次全会到会人数为二百五十三人，除召开全体大会外，拟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组进行工作。妥否，请批示。

林彪、叶群上山后，天天在住处接待"各路诸侯"。

最先来拜望林副主席夫妇的竟是中办主任、中央保卫局局长汪东兴。汪东兴负责此次全会的会务及后勤供应，来看看林副主席住得怎样，吃得怎样，自是他份内的事。林彪、叶群对这位"大内总管"兼"内卫统领"式人物，也显得格外热情。叶群拉住汪东兴的手说：汪主任，把你给忙坏了吧？人都清瘦了。林总常说：中办由东兴同志当家，哪方面都比原来那个杨尚昆强！八三四一部队掌握在东兴手里，万无一失。

汪东兴忙说：我的工作，就是为中央两位主席服务。长期以来，我心里最敬佩林副主席。可以说，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打不倒彭罗陆杨、刘邓陶贺这些坏人。

林彪听这一说，也近前一步，拉住汪东兴的另一只手：是主席的大功劳，我只是从理论上、军事上做了配合。你肩上的责任很具体、很要害啰。

汪东兴的两只手，就这么被林副主席夫妇一左一右的拉住说话：心里那激动，那美滋滋，真是难于言表了。直到两只手被松开，他才忽然来了个军人的立正，敬礼，宣誓似地对林副主席说：是！八三四一部队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我汪东兴永远听从林副主席的直接指挥！有林副主席掌舵，我们就不怕任何的敌人。林副主席有什么命令，请随时吩咐，我坚决执行。

送走了汪东兴，林彪、叶群心照不宣地笑了起来。林彪是难得一笑的，这天却整天都面带笑容。汪东兴是主动向接班人靠拢，示忠。

更命林彪夫妇意想不到的是，叶剑英、徐向前、许世友等人也先后上门拜望。叶、徐二帅还是联袂而来，见面敬礼，握手，问候，坐下喝茶聊天。看样子叶、徐二位是有话要讲。于是林彪支走了叶群：去外面招呼一声，不要放人进来。你也留在外面照应，把门关上。

叶群离开后，林彪说：女人家嘴巴碎……叶帅，徐帅，有话直说，于公于私，我对二位负责。任何话，只会到我这里打止。

叶剑英看徐向前一眼，点了点头，仿佛下个大决心地说：上山后听到一种传闻，本次全会要增补张眼镜为党的副主席？林总，他张眼镜何德何能？你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啊。那小子阴毒得很，他要当上副主席，就是直接冲着你林总来的！

林彪不动声色：这事我一无所知，主席没和我通气。张春桥后面是娘娘。徐帅，你怎么看？
徐向前说：摆明的，张眼镜当副主席，是替娘娘接管最高权力铺路。每想到党和国家可能落到这样两个家伙手里，就不寒而栗！这是对党、对军队、对国家的侮辱！
林彪说：徐帅见解，一针见血。如果主席执意这样安排，我和你们都无能为力。
叶剑英拍拍茶几：你的接班人地位，是写进了党章的，这次也写进新宪法，怎么又要另做安排？天下是大家打下的，怎么可以私相授受，夫妇相传？我讲这话，是不怕杀头的。
林彪温和而敬重地看看叶帅、徐帅二位是肺腑之言。主席最近讲了四句话、十六个字：打扫寺庙，请进真神，老将退位，小兵回营。就是这个意思。真神就是张春桥和江青。他们的步伐很快啰。
叶剑英愤恨地说：老将退位！难怪我们都退到南方，被供养起来。
徐向前说：党和国家的权力，成了个人口袋里的东西，想送谁就送谁？皇帝老子还讲个传长传嫡，有个规矩顺序！我讲这话，也是不怕杀头的。
林彪倒是冷静地问：你们找过总理吗？总理什么意见？
叶剑英说：总理很为难。他说张、江上来不是不可以，但最好先徵求大家的意见，多团结一些人，不要搞的太过匆忙。
徐向前说：总理遇事温和，面面俱到。
林彪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这事，暂时谈到这里，大家心里有数。二位在下面住了快一年了吧？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去年十月那次全军战备动员，干部疏散，我会提出留叶、徐、聂三帅在京，继续主持军委战略研究小组。可是娘娘不同意。主席听了娘娘的，要下一起下，一视同仁。我的意见被否决。二位应了解，在一些事情上，我这个接班人并无多大的发言权，不敌娘娘枕边风。
叶剑英说：恨煞那个三滴水！外国有个电影叫《埃及妖后》，想不到我们新中国也有妖后。
林彪说：今天的牢骚话，到我这里打止。所以支开了叶群。党内的许多情况，都烂在我肚子里吧……你们在下面，身体都不大好吧？我会和总理商量，设法安排二位加上聂帅回京治病。聂帅是我老搭档，近来我越来越念旧。前两年同意扳倒罗瑞卿、贺龙几个，也是他们先反我。其他老同志，能保的，我尽量保下来。不像你们讲的那个三滴水，想把军队的老人都打下去。
徐向前说：所以我和叶帅都主张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年纪大了不愿兼任，就由接班人担任，名正言顺。
叶剑英也说：当了国家主席，才有实权，讲话算数，至少可以压压张眼镜和三滴水的妖风。
林彪说：我也不要兼任，但主张设这个职位。不然就趁了他们的意了。什么东西，敢搞到我头上来，老子对狗日的不客气！
……三位元帅谈的很投机。一小时后，叶群进来时，叶剑英、徐向前已起立告辞。林彪对叶群说：通知北京黄永胜，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给主席写个报告，请示批准叶、徐、聂三帅在开完全会后回京居住、治病。
叶群笑吟吟地望望叶帅和徐帅，转而对林彪说：这事啊，你还是请总理出面去办妥当些，避免上头多心，怀疑我们和老帅搞到一起。
叶剑英、徐向前和叶群握别：林总的贤内助，谢谢啰。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前来拜见林副统帅夫妇，却显得有些滑稽。原来许世友有个女儿，军医大学毕业，和老虎同岁，极欲和林家攀亲。可叶群已派人暗中观察过，许家千金矮胖体型，像貌极似乃父，老虎怎会看得上？老虎一心要找个天姿国色的人儿哪。此事，林彪倒是私下惋惜过：许家闺女要是长相过得去，不失为一椿将帅联姻，一南一北，随时呼应。
果然，许世友开口就说：林总、叶主任，昨天傍晚我到御碑亭散步，碰到你们老虎了，很有礼貌，叔叔、叔叔的叫唤……老虎一表人材，年轻有为。
叶群说：许司令谬奖了。这次老虎本不应该上山的，可孩子家贪玩，从没来过庐山，只好带他到山上玩几天。田普同志好嚒？没有上山？我还讲哪天去看看大妹子哪。
许世友说：留在南京看家，不然就和我一起来拜望了。
林彪厌烦这些客套，而问：世友同志，你上山后听到什么传闻没有？我不出门，消息不灵。
许世友说：正是有个事，来找林总谈谈活思想。听讲本次全会，要增补张春桥做中央副主席？说是一武一文，不能只有武、没有文。

林彪知道许和尚最看不起的就是张春桥这类摇笔杆、耍嘴皮的干部，而说：这事只是风闻，主席没有和我打招呼，总理也没有提起过，或许还在考虑之中吧……许司令，你是政治局委员兼“两江总督”，在过去算一品当朝加太子太保，有发言权啰！怎么看法？

许世友登时瞪起眼睛，红着脸膛说：娘的张眼镜没有带过一天部队，没有一寸军功，派他当了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已很过份！还要当中央副主席，真是天大的笑话，把我们这些出生入死打天下的人，都看成他娘的废物阿斗了！

林彪笑笑说：许司令要冷静。张春桥同志还是有他的一些长处……你晓得，我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又是目前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是不便反对中央另设一名副主席的。设就设吧，有了武的，还要文的，也是一种平衡嚒。

许世友茶几一拍：不行！林总，我老许和军队绝大多数同志，只认你这个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决不认他娘的四眼狗！他算老几，想造反，老子一粒花生米就收拾他狗日的！

林彪和许世友谈得十分相投、畅快。叶群特意留下许司令吃中饭，喝陈年茅台酒。林彪以凉开水代酒敬许司令。林立果则没有回来，不知带着警卫员游到哪儿去了。

送走许世友，林彪、叶群本想午休一下，不巧又有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位亲信部下到访。这才是林府嫡系。叶群连忙吩咐服务员上茶、上水果。

服务员退下、厅门关上后，林彪笑眯眯地问：上山不到三天，怎么大家都在风传张春桥要当中央副主席的事啊？

李作鹏说：我看这次张眼镜和三滴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阴风是上海那伙人放出的，制造舆论，以求得逞。

吴法宪说：张眼镜癞虾蟆想吃天鹅肉？除非日头从西边出！

邱会作放低声音：我听讲，消息最初是从总理的秘书口里透出……总理也不愿看到张眼镜上台。

林彪看邱会作一眼，摇摇头：邱部长，你这消息来源到此为止，不要再传。大家都要保总理。你们不要小看了那个张眼镜，主席确是准备把他提拔成党的副主席，替三滴水上台铺路。这个人已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三滴水的许多点子、坏主意，都是来自这个军师。已查明，离间温玉成就是他谋划，让三滴水干成的。是个教训啊。

正说着，陈伯达老夫子进来了。他已经听到谈话的内容，边坐下边说：张春桥这个人，不及早把他除掉，不久的将来，肯定坏林总的大事，坏我们党和军队的大事。但他在党内没有多大的市场，在军内更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我们动作得早的话，可以不费多大力量，借助一些反对他的人就可能把他拱倒。把他弄掉了，三滴水就没有多大的能耐了。三滴水主要靠他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毛主席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他身上，也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到这个人身上，大有取代林副主席之势。我就这么个看法，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林彪点头：还是理论家的见地深刻，分析精辟。

李作鹏说：难怪近一段毛主席强调团结，左派内部要团结，就是为了压下反对张春桥的声音。

吴法宪说：上山前，黄总长和我说过，要搞掉张眼镜，就趁早动手。现在我们还占绝对优势。搞迟了，他当上副主席，就难以动他了，我们就被动，只好接受既成事实。

林彪说：作鹏讲得对，上面强调团结，就是为了扶起张春桥……叶主任，你给北京挂电话，要黄总长提前上山，山上需要他。伯达同志，理论家，打蛇打七寸，要找准张眼镜的“七寸”。

陈伯达说：张的“七寸”现成。他在宪法草案讨论会上，多次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方针”一条写上去；他还主张删掉三个副词、四个伟大。我们可以批他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七寸”一打，必然在全会上引起公愤。

林彪手掌一劈：行！伯达同志有诸葛孔明的水平。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次，包括汪东兴、许世友这些人都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是战略后备力量。还有个事，叶主任你要注意，你代表我去拜望一次江青同志，保持你们之间的关系。另外，杭州陈励耘，上海王维国，武汉刘丰，广州丁盛，北京郑维山，等等，都来电话求见，统统替我回掉。越是密切的同志，越要显得一般化些，避免门庭若市。

第五十六章　牯岭夜不眠　文武分头忙

周恩来上山后的第三天晚上，赴毛泽东的住处“美庐”参加常委碰头会。他本欲提前半小时到达，以向毛主席个别汇报几件事情。但毛泽东让值班卫士回话：还是到会上一起谈吧。

碰头会在毛泽东的大卧室里举行。像往常一样，毛泽东裹着件长浴袍，枕着被褥歪在那张原先蒋委员长留下的白木床上。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人一人一把藤椅，绕坐在床前。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列席，坐在床头一侧做记录。就像一群孝顺的儿孙辈绕坐在年迈的老祖宗床前，大家早习惯了。自一九六二年之后，就这样开会了。过去连比毛泽东年长的朱德、董必武、谢觉哉等革命前辈，须眉皆白的，也都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起，绕坐在毛泽东床前开会呢。

毛泽东见来人都坐好了，他自己并不坐正，仍保持着半躺半仰姿势，边吸烟边闲聊似地说：昨晚上恩来给我写了本次全会议程四条，今中午起床后才看到。林彪同志，你也看过了？很好。恩来仍做本次全会的秘书长，张春桥、汪东兴做副秘书长。下面，我们先务实，后务虚。恩来，你提出会议人员分六个讨论组，中直和军直的中央委员怎么安排？都打散了分到下边各组去？

周恩来翻着一叠打印材料回答：筹备小组是这样商定的，为使中央同志和地方同志打成一片，增进交流，中直和军直两大系统不单独设组，都分插下去。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上面坐镇，我和伯达、康生机动。其余张春桥、姚文元、陈毅、陈云到华东组；汪东兴、李德生、纪登魁到华北组，叶群、李先念、李作鹏、董必武到中南组，黄永胜上山后也到中南组；吴法宪到西南组；邱会作到西北组，等等。如主席、林副主席觉得不妥，就重新分组。

毛泽东幌幌手，表示不要听那么多名字了：照准。六个组，组长都有谁呀？

周恩来即递上一纸名单。毛泽东不接：恩来，我最近视力大减，看东西吃力，你念给大家听。

周恩来念道：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吴德、陈永贵；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副组长王洪文、杨得志；中南组组长丁盛，副组长华国锋、韦国清；东北组组长陈锡联……西南组组长谭甫仁……

毛泽东点头，幽默地说：组长、副组长一大堆，都是我的老朋友。山下烈日似火，山上凉风习习。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如今是我们共产党的公子王孙上庐山，享受清凉，扇子都不用摇啰。大家笑起来。林彪说：我早晚披军大衣。

周恩来说：计划开十天会，加上委员们在山上的休息时间，共是半个月。明天二十三号全会开幕，九月三日闭幕，九月四号大家下山。会议四项议程，大家都知道，不重述。关于宪法修改草案，还剩下一个条文，议而未决。主席，是不是先在常委会上统一一下意见？

毛泽东问：什么事？又是那个设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周恩来回答：正是，正是。

毛泽东忽然干咳两声，脸都涨红了，似是喉咙里卡了浓痰。坐在床头一侧的张春桥见状，忙放下手头记录本，弓身从床下端出只白瓷痰盂，递到领袖面前去。领袖又很响地大咳两声，终于咳出一口浓痰，子弹般直射下痰盂缸，溅起水珠子，飞到张春桥的脸上，镜片上。

周恩来忙拈起两块小毛巾，先递一块给毛泽东，后递一块给张春桥，都是清洁面部用。

毛泽东咳过肉冻似的浓痰，又燃起一支烟：恩来，还有林副主席，你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强我所难。讲过多次，都是托人传话，没有和你们面对面的交换过意见。下面愿听诸位高见。哪个先讲？

林、陈、康都望望周，意思是总理先讲。

都大半年了，周恩来仍未揣摩到毛主席的真正意向。毛是真的不想做国家主席了，还是意思意思，须大家苦苦劝进？层层劝进？他老人家的心性，常常莫测高深，反覆不定，说变就变的。周恩来惟有坚持劝进一策，方可无虞：好，我先讲几句，算抛砖引玉。我能体谅，主席确是无意于国家元首这个名份的。最早是在一九五五年，主席就请求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那时全党上下，出于对主席的感情和精神依赖，都接受不了主席的这个请求。一直拖到一九五九年春天的二届人大会议，主席做通了大家的工作，国家主席一职才由刘少奇担任。刘少奇却利用这一崇高职位干下许多坏事，犯下系列罪行，“九大”已有决议，我就不多讲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又确有广大的呼声，强烈的愿望，请主席出来兼任国家主席。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当然不能按旧习惯尊我们主席为君。但主席又确是我们一国之主。这是无可否

认的事实。当然，主席年纪大了，又经常离京到外地视察，担任国家主席，会有许多繁文褥节，来来往往的，累人耗时。我想出一个变通办法，国家主席还是请主席兼任，国际交往，对外重大活动，外国领导人来访，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啦，宴请、照像等等，主席可以用委托方式，交副主席、人大委员长、或者我这个总理去应付。这个变通办法可不可行？仅供主席和各位常委参考。

毛泽东耐着性子听周恩来讲完：恩来善绕，绕了半天未绕出雷池一步，依旧要求我重作冯妇。下面哪个讲？有屁当面放，不分臭或香。

康生老谋深算，惯于揣摩“圣意”，这次也认定毛泽东须经大家苦苦相劝，才肯当这个国家主席。谁敢公然同意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于是说：设国家主席，是全党全国的企盼，可说是上上下下，引颈以望。因此我在参加起草宪法修改稿时，既不想违背全国人民的心愿，又不敢违反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感到左右为难，很大的精神压力，也是感情压力。我个人的意见，还是请主席来兼任，林副主席也兼任，实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元化。伯达同志，你也讲几句。

陈伯达摘下眼镜来擦着：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啊，实现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一元化，我同意康生的这个提法。也赞同总理的变通办法，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主席，国家元首，具体事务，委托其他同志去应付。如果这次毛主席肯兼任国家主席，将是对全国人民的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只剩下林彪了。毛泽东的目光已经转向他、罩定他。林彪搔了搔光秃秃的脑门顶：我的想法没有变，坚决拥护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我本人无意兼任国家副主席，也早就推荐过两位人选，党内董必武同志，党外宋庆龄先生。

毛泽东再又看大家一眼，要笑不笑地说：讲完了？很好啊，今天的常委会议，我是绝对的少数。两名列席者没有发言权。你们苦苦劝，苦苦逼，是要把我放到火上去烤啰……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进北平不久，柳亚子先生送我一首诗，头两句是：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前一句吹捧，后一句发牢骚，闹待遇，出无车，食无鱼。他把蒋介石比做项羽，把毛泽东比做刘邦，而他自己本是替蒋介石当说客——和谈代表，最后和谈破裂却不回南京，而留在北平，投靠了毛泽东，所以他说自己是“大难”。国共内战，楚汉相争啊。起初项羽屡战屡胜，刘邦屡战屡败，一塌糊涂，但就是不认输。一次，项羽把刘邦的老父亲抓去了，五花大绑的押到阵前，对刘邦大叫：姓刘的，你再不投降，老子把你父亲一刀一刀割了，煮成肉羹，分给将士们吃！谁想刘邦在对面阵中回答：楚霸王！你就烹了我老父亲吧，请不要忘记分我一杯羹……史称刘邦雄心了得，为图霸业，连自己的老父亲都可以任由对手去宰割、烹煮，真正流氓无赖了。我想史家只是注意到了表象，实际上项羽是把刘邦放到火上去烧烤了。到了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魏的势力最强大，很多人劝曹操称帝，一统天下。曹操很高明，坚持不称帝，对那批搞劝进的人说：你们是欲放老夫到火上去烤啊……我现在的心情，类似当年刘邦、曹操，你们坚持要我做国家主席，也是要把我放到火上去烤。烤熟了，大家分一杯羹。怎么办呢？中央全会，又要讲党内民主，又要少数服从多数。你们不说，我也知道，你们会把这个问题放到全会上去讨论，之后做成决议，迫我就范。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们，设国家主席，只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不要设这个主席。如果你们实在愿意要这个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林彪同志，我劝你也不要做。你身体不好，那样瘦弱，还想被放到火上去烤？

毛泽东一席话，说的林、周、陈、康四人面面相觑。毛泽东忽又问：明天全会的开幕式，谁讲话，我就不讲了。林副主席，你讲几句，算开幕词？

林彪连忙谦逊：如果主席不讲话，我也就不发言了。

周恩来说：全会开幕式，主席、副主席还是要讲话。

毛泽东手一挥：不讲了。恩来是秘书长，可以报告一下全会的筹备情况和议程什么的。还有康生，你介绍宪法草案的修改情况。就这样吧！散会。

众人离去后，毛泽东传来王恩义，问情况。王恩义随侍在美庐楼下，随传随到。毛泽东已进到洗手间出恭，对待立在门口的王恩义说：把房门插上，再进来谈。

洗手间相当宽大，且开着窗户，王恩义进来时，并末闻到什么异味。主席喜欢坐在马桶上阅读，面前一把木椅上，总摆着一摞线装书。山上天气清凉，也不用那人工通便器了。

毛泽东手握一卷古籍，说：我坐着出恭，你站着汇报？去拿把椅子来，我们促膝聊天。你进步了，不再用什么小本子了。山上都有些什么动向？

王恩义恭敬地蹲下身子：就蹲着说吧。主要动向有以下几点，总理上山后，没有让人去拜望他，

而分别去看望了林、陈、康、江。在林副主席等处，都只停留二十来分钟，在江青同志住处则吃了顿中饭，张春桥、姚文元作陪……

毛泽东插断：我知道，还下厨做了道他家乡的淮安名菜红烧狮子头，送了我一份嚒。伯达、康生在做什么？

王恩义汇报：陈伯达同志从九江图书馆借来半卡车图书，大都是马列经典著作，好象是在查、编一份什么语录。康生同志在住处练书法，说是供中国美术馆收藏。对了，陈伯达同志去过林副主席住处三次，每次都逗留长时间。

毛泽东不由地起疑：上山两天，就去三次？还有哪些人去过汪精卫公馆？又叫威廉别墅，最初是美国传教士所有。

王恩义汇报：主席是指林副主席山上的住处吧？叶帅、徐帅去过，两人是一起去的；许世友同志也去过，林副主席留饭，喝了茅台酒；还有，还有……

毛泽东眼睛一瞪：还有什么？不要吞吞吐吐。

王恩义硬着头皮不能不说：汪主任去过两次。

毛泽东使劲，脸憋红了，总算拉出来了：噢，汪主任也去……都说些什么？我们不要蒙在鼓里。

王恩义汇报：叶群同志的内勤密告，林总每逢和人谈话，客厅门都关严实，工作人员都支走，有时叶群同志还坐到客厅外来守着。所以听不到什么。还有一个情况，林立果同志也在山上。

毛泽东手上的书卷一放：他儿子不是中央委员，上山来做什么？至少也是搞特权，老子开会，儿子游山玩水。

王恩义以为毛泽东要起来，连忙递上卫生纸。毛泽东摇摇手：不忙，本人平生三不忙，吃饭不忙，拉屎不忙，睡觉不忙。你还掌握些别的情况？

王恩义仍蹲回到瓷砖地板上：侦听组有个电话旁听记录，几乎每个省区的革委会主任，都要求去拜见周总理。周总理一个不见，有话到会议上说。

毛泽东笑笑：这个我知道，总理是怕各省区问他要款子要物资要项目。财神爷不好当啰。还旁听到些什么？

王恩义汇报：还有广州军区丁盛，北京军区郑维山，昆明军区谭甫仁，成都军区梁兴初，武汉军区刘丰，杭州空五军陈励耘，上海空四军王维国，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副政委王辉球……都不止一次地打电话，要求拜见林副主席和叶主任。都由叶群回了电话：林总讲了，大家在会上见吧，越是亲密的下级，越不要凑到一起。将星云集，要注意影响，不要授人以柄。……情况，大致上就是这些。

毛泽东点头，忽然说：恩义，你去叫张团长来，马上就来。你和他一起回来，我有话交代。

是！王恩义起身离去。因毛主席仍坐在马桶上，不便立正、敬礼了。

十来分钟后，王恩义陪同警卫团张团长返回时，毛泽东已经半躺半仰在床上了。就在床上伸出手去，让张团长握了握：张团座免礼，请坐，恩义你也坐。这么晚了，找你们来，交代三件事……

张团长忙掏出个小本本来，要作笔录。

毛泽东摇手：如今武人也习惯记录。不要动笔了，要动脑子。第一，本次全会的保卫工作，由你们两个直接对我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得过问，包括汪东兴。汪这次负责会务、后勤。他要过问保卫工作的话，要他来问我。第二，山上开会期间，若有人频繁串门，你们手下的人要如实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往来次数等。但不要惊动他们。第三，林副主席的儿子林立果上山游玩，你们要注意他的安全，不要出状况。可派两名高手暗中跟着。总之，要保护好林家的接班人。

张团长起立、立正、敬礼：是！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在床上欠欠身子：好，就这三件事，你们去执行。王主任，时间很晚了，你陪张团长去吃宵夜吧，我还要找人谈话。对了，要谢静宜同志上来一下，问她一句话。

王恩义陪张团长下楼去了。军人的脚步很重。

不一会，谢静宜悄没声息地出现在毛泽东床前，脸蛋儿红喷喷的，天生丽质，不施脂粉：主席，是不是想俺了？

毛泽东顺势把洛阳牡丹搂过去：先和你谈公事，再办私事。你认识林副主席的儿子林立果吗？

小谢已经跨在领袖身上，满头青丝瀑布般悬垂下来：是空军的林副部长吧？没见过，只读过他的那篇“四个里程碑”的讲用报告，市委机关的头们都夸帅门虎子，前程不可限量。

毛泽东目光有些暗淡：林副主席也不能传位给他儿子吧……你不认识最好。林立果已经到了山上。不是中央委员，上山来做什么？中央全会，规定不准带家属孩子的。我们中央只有一个副主席，副主席有特权。这样吧，这两天，你也到山上各处游一游，争取结交上这个林副部长。

小谢有些犹豫：我去结交他干什么，听讲他原先很腼觍、规矩，近两年才变得放荡，成了见漂亮女子就想要的老虎。

毛泽东笑笑：就是交给你这个任务，摸摸他的情况。

小谢疑惧地问：他要对俺动粗咋办？若闹开来，影响不好。

毛泽东说：张团长会派人暗中保护你。无非两种情况，一是你顾全大局，彼此相安无事，反正你是我的人；二是他无礼时，你可以和他闹，随护你的人可以把他抓起来，交给林副主席去处置。两种方式，由你选择，自处。

小谢一时花容减色：主席呀，你真叫俺为难哪。

毛泽东两手已袭上洛阳牡丹双乳：哟，都上马了？还不把衣服除下，你我袒诚相见？

当晚，张春桥离开美庐，直接去了江青的住处。姚文元、王洪文陪着江青吃宵夜。张春桥坐下那张留给他的椅子，边吃喝边通报常委碰头会的重要讯息：四比一，都劝主席兼任国家主席，林彪兼任国家副主席。看样子他们占了优势。

江青吃过了，动作优雅地以餐巾贴贴嘴角，擦擦双手：总理惯搭顺风船，康生这次也没有猜到主席的真意。把话说白了，老板执意不兼国家主席，就是要堵接班人的路。等着瞧吧，再下去，就会有人提出，既然毛主席无意兼任，请接班人出任国家主席。

张春桥阴阴地说：那就又培植出一个刘少奇。

姚文元、王洪文几乎同时停下杯筷：江姐，那一来我们就被动了。

张春桥连忙补充：主席也讲了，他不当，林彪也不当。就是总理、伯达、康生三个苦苦劝进。

江青很满意上海几个年轻兄弟喊她做“江姐”：不要紧，我可以继续看大家的演出，相信主席也是这种心情。庐山上又一次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王洪文脱口问：主席有没有提出增选中央副主席的事？

张春桥盯王洪文一眼，仿佛说：你想当？

姚文元点动着胖嘟嘟的脑袋：到时候，主席可能出其不意……像八届二次大会那样，突然提名林彪当中央常委、副主席。那次，是为了堵彭德怀的路。

王洪文听得云里雾里，党史知识仍停留在国棉十七厂保卫干事那水平。

江青、张春桥相视一笑。江青说：今天晚上呀，山上的大员们肯定都没有闲着，至少有四组人马在聚头，运筹帷幄，商量各自的会议大计。

王洪文好问，好显示他的浅薄似地：江姐，此话怎讲？我和春桥，文元愿听端详。

江青说：你呀，像个儿童团……愿意跟着学习是好的，春桥、文元要成熟些。哪四组？头一组，是老板那里，找人一个一个地谈，掌握整个山上的动向；第二组，是接班人那里，陈、吴、叶、李、邱，或许还要加上几名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什么的；第三组，是总理那里，李先念、纪登魁、余秋里、谷牧他们在讨论国民经济；第四组就是我这里了，眼下只有你们三员大将，下一步把康生、李德生、吴德、陈锡联请进来，逐渐扩大。他们第二组和我们第四组一样，都想左右全会局势。不同的是，他们要设国家主席，当上国家主席；我们反对设国家主席，是不让林当上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也不给。却可能出其不意，增补一名党的副主席。春桥你要准备请客。

张春桥镜片后眼珠子闪了闪：我、文元、洪文都愿替江姐打前站，做马前卒。

王洪文真能吃，仍在狼吞虎咽地搞大扫除似的，再又问出个儿童团式问题：江姐，你怎么就算得那么准，陈、吴、李、邱等人此刻正在林彪那里聚会？

姚文元觉得王洪文太熊包，老问这类浅薄问题，欲从旁劝阻。江青看在眼里，说：洪文爱动脑筋，春桥、文元你们是大秀才，看问题自然要透彻些。我倒是喜欢洪文对高层政治总有一种好奇心，不懂的就问。我也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只可惜没有那么好的味口。下面，可以马上来做个电话调查，看看陈、吴、李、邱是不是在各自的住处，入睡了没有？

张春桥看看手表，疑虑地问：江姐，凌晨一点了，还打电话？有不有其它办法？

姚文元点头：春桥所虑甚是。

王洪文说：江姐任何时候给任何人打电话，接电话的人都会受宠若惊。

江青不屑地说：老娘才懒得自己挂哪，我叫王恩义去挂，找个由头下通知就是。

说罢，江青顺手操起餐桌旁小几上的电话，要通了美庐楼下的王恩义：恩义吧？还没有睡？好，请你替我给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的住处挂电话，问他们休息了没有？休息了就不要叫醒了。你随便找个理由好了，比如通知明下午的全会开幕式，首长的秘书不列席旁听之类。对，现在就挂，我想知道他们这么晚了，归没归营，去了哪里？恩义，我等着你的回话。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傻了眼。

江青得意地一扭头：怎么样？哈哈……我是跟老板学的，走，我们到客厅去，这里让服务员来收拾。一到下半夜就来精神。你们都吃好了？

三人跟着“江姐”回到小客厅。茶几上已经备下清茶、面巾等。掩上厅门，江青忽又兴致勃勃地吩咐春桥、文元准备纸笔：我们来做次文字游戏。

张、姚、王一时又不知道“江姐”要出啥新招。

江青笑说：傻愣着做什么？文元你来执笔，我们对出席全会的中委们做做政治摸底，人员排队。

张春桥平日城府很深，此刻也有些吃惊：江姐，这样做，传出去，会授人以柄……

江青说：你们三个不传，谁会传？老板也常和我做中央干部和各省市负责人的政治摸底……特别是摸清对方阵营，倒底有多少人马，多大实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姚文元已展纸握笔。江青说：先排接班人那一方面的人马。我点将，你们做补充。接班人旗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郑维山、刘丰、谭甫仁、梁兴初、丁盛、刘兴元、王维国、陈励耘、曹里怀、王辉球、……许世友，对，写上许世友。

姚文元、王洪文又傻眼：许和尚也是？

江青冷笑：许和尚想跟林副主席攀儿女亲家哪！只可惜他的千金长相像他，林家老虎看不上。此人上山第一天就去拜望了林、叶，获留饭，喝茅台。

张春桥扶了扶镜架：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许和尚是多次向主席下跪表忠的上将啊。

江青冷笑：还有更令你们想不到的人物哪！文元你写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姚文元举笔不定：这三帅也是？

江青说：你不是笑洪文不成熟吗？你个理论家，政治上也欠着火候。在这些老帅、老将军的问题上，春桥和我的看法相似。如果中央出现两位接班人，丘八们无论对林彪有多少怨气，也会选择林彪，叫做丘八选择丘八，而不会选择我和春桥……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主要依靠老板。关键时刻，老板一言九鼎，乾纲独断。

王洪文又张大嘴巴，半天合不拢：不可思议。

江青又冷笑：还有更令你不可思议的哪！汪东兴也已经向副统帅效忠！把汪东兴的名字添上。

姚文元笔头沉重：那、那就太危险了，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所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保卫。

江青说：老娘早就看出汪常侍存有二心了。你们知道东汉未年的十常侍吗？挟持天子，大乱朝纲。汪常侍也欲成为这样的宦官头目。

张春桥点头：主席是一代英主，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谁也甭想玩过他老人家。

正说着，王恩义来了电话，向江青报告：陈、吴、李、邱都还没有返回住处，他们的值班人员说，首长外出了，找老战友喝酒聊天去了。

江青和王恩义很知心地在电话里嗯嗯啊啊了好一刻，放下话筒，看一眼墙上挂钟，说：都下半夜一点半钟了，陈、吴、李、邱这些人，肯定还在接班人那里聚会，商讨大计。牯岭夜不眠哪。

张春桥笑笑说：百密一疏，他们大约忘了告诉自己住处的值班人员，说首长并未外出，而是服了安眠片睡下了。

江青说：甭管他！文元，下面，把我们这方面的人马，也排个队，看看能否和他们相匹敌。

姚文元语带玄机地说：肯定的，我们方面既是相对的劣势，又具绝对的优势。胜负只在一念间。

王洪文又干瞪眼，听不懂，草包样，空有付好皮囊。

张春桥说：江姐，还要排个中间人物名单，我们可以争取、借助的力量。

江青说：行，山上又有一场龙争虎斗，老娘就是兴奋不已，精神抖擞。

王洪文凑趣地来了句京剧样板戏唱词：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和我交朋友……

第五十七章　山上唱开“三国志”

下午三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位政治局常委在主席台上就座，每人面前三支麦克风。中央委员们则散坐台下，并未安排座次。全体起立，播放军乐合奏《国际歌》。之后坐下，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会——！他就讲了这么一句，声调拖得长长的。全会秘书长周恩来见毛主席再没有说下去的意思，为不使会议冷场，便起立介绍本次全会的到会人数，请假缺席人数，以及四项主要议程。介绍完了，周恩来俯身请示：主席讲讲话，台下都在盼着……毛泽东看其余三位常委一眼：我不讲了，你们四位谁想讲就讲吧。

全会开幕式，毛泽东无意讲话，登时场面有些尴尬。林彪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页提纲，移了移麦克风，说：主席不讲，我讲。同志们知道，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就抱定一个信念，一个决心，听毛主席的话，举毛主席的旗，走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

毛泽东没有表情。台下第一排座位上的江青闭目沉思。江青旁边的张春桥、姚文元埋头笔录。

林彪说：毛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也多次讲过，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外国几百年出一个。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主张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提法，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必要，是新宪法的灵魂！

台下热烈鼓掌。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坐在台下第一排另一侧的叶群注意到江青同志没有鼓掌，像在打盹。她旁边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只是抚了抚巴掌。

台上，毛泽东要笑不笑地盯着林彪手里的那页提纲，仿佛在说：昨晚上常委碰头会上不是声称不发言吗？今天却是有备而来？真能吹啊，过去需要你吹，现在讨嫌你吹，你不明白？还是装做不明白？名曰吹嘘毛泽东，实为吹嘘你自己……

林彪说：天才就是天才，不承认不行，不服气更不行。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这些人不承认我们毛主席是天才，因此一一先后倒台。革命胜利后，又有彭、黄、张、周，彭、罗、陆、杨，刘、邓、陶、贺这些人不承认我们的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或者说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阳奉阴违，所以只好发动人民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批垮斗臭。因为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天才领袖，党、军队、国家需要天才领袖！这是客观存在，谁反对谁垮台。本次全会，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为即将召开的四次人大会议做准备。我坚持一条，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这是国家统一、团结的象征。我恳请毛主席不辞辛劳，兼任国家主席，国家元首。副主席我也推荐两位，一个党内的董必武前辈，一个党外的宋庆龄先生，很有代表性。

全场热烈鼓掌。有人高呼：请毛主席兼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兼国家副主席！

台上，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坐不住了。他真想大声斥责：林彪同志！你这是当着中央委员们的面，给我下战表！我说了六次，不当国家主席，你却公然在全会上，号召中央委员们来逼迫我。你的如意算盘，毛泽东还看不出？毛泽东若执意不当，必然有人要请你这个接班人当嘛！你的本意在此。你不当国家副主席是假，想当国家主席是真。司马昭之心，大家还看不清啰……有一刻，毛泽东欲起身退场，拂袖而去。但终归要顾全大局，顾全党中央的脸面，不令大家难堪，不令会议破裂。

林彪继续说：同志们，这里，我不能不指出来，在我们党内，现在有一股不健康的风气，或者说是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利用我们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趁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否定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工作的指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有人利用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的问题来反对我们毛主席，这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我希望那些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犯有这种错误思想的同志，能悬崖勒马，幡然悔悟，而不是越走越远……

林彪足足讲了一个半小时。其间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打断十余次。林彪最后以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口号做为结束语。台上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注意到了毛泽东脸上的焦燥和怒意。原订还要由周恩来报告国民经济计划，康生报告宪法草案修改情况。毛泽东却已站起身子来了，问：恩来，康生，你们还讲不讲？周、康见状，忙说：下次再讲。于是毛泽东转身

向台下的中央委员们宣布了两个字：散会———

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们并未注意到台上两位主席之间的微妙关系，认为林副主席是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重要讲话，是本次全会的主旨，必须认真学习，热烈讨论，贯彻执行。

晚上，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六大组的组长、副组长列席，研究分组讨论等事项。毛泽东未出席，江青亦未出席，叶群代表林彪出席。吴法宪、许世友、李作鹏、叶群、邱会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都作了拥护林副主席重要讲话的发言。吴法宪并提议，明天上午再集体听林副主席讲话的录音，深入领会讲话精神。由于林彪的讲话没有整理成文字印发，政治局委员们大多同意吴法宪的提议。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吭声。陈伯达、康生也没有吭声。周恩来当即说：明天上午的事，现在必须做出决定。大家等等，我去请示主席，看明天上午是不是听录音。

说罢，周恩来离席，去到隔壁房间挂电话。不一会，返回，宣布说，主席同意，明天上午集体听录音，下午分组讨论，二十五号、二十六号也都是分组讨论。

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步行回住处。他们傻了眼：主席怎么同意全体中委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还要进行两天半的分组讨论？那一来，主张设国家主席一事，不就深入人心了？难道毛主席中途又变卦，还是喜欢林彪的那些漫无边际的吹捧？还有，反对称天才的人，不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必然成为对立面。他们不寒而栗了。姚文元沉不住气：走！我们去见江青，听她怎么说？

张春桥到底老辣些，摇摇头：主席要是变了卦，找江姐也没有用。我相信主席这次不会变卦，极可能是欲擒故纵……文元呀，一九五九年那次庐山会议，我随柯庆施同志在山上，开始也是让大家放言高论，反映下边的意见。结果揪出个"军事俱乐部"——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这次，我仿佛嗅到了相似的气味……这次很可能闹出个更大的"军事俱乐部"……你不信？反正我信。

姚文元望一眼张春桥，心想张哥这语气，很像毛主席的，动不动就"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二十四日上午，全体中央委员听了两遍林彪讲话录音。下午分组讨论。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东北组都开始有人发炮，点名批评张春桥、姚文元。唯有华东组的副组长王洪文，带领上海的十多名中央委员，以陈云未到会为由，拖延时间，而没有开成讨论会。

当晚，上山后游山玩水不问政事的林立果，悄悄打出电话，要吴法宪叔叔、李作鹏叔叔、邱会作叔叔、陈励耘叔叔、王维国叔叔等，在第二天各组的讨论会上，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大有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意味。吴、李、陈、王等人当然明白，老虎传达的是林副主席和叶主任的旨意。

二十五日上午，在华东组，组长许世友不再征求王洪文等人的意见，而当着张春桥、姚文元的面开门见山：林副主席的讲话很及时，很重要！林副主席百分之百是我们全党全军的光辉榜样。这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向林副主席那样，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斗它个四脚朝天，斗它个狗吃屎，斗它个屁滚尿流！

许世友带了头，陈励耘紧跟上，杀气腾腾地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就有人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是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称天才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家伙是些什么狗东西？有那么一些人自不量力，还要反我们军队的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有种的就站出来，把问题交代清楚！你为什么反对林副主席？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什么目的、动机？

许世友瞪一眼坐在对面的张春桥、姚文元，大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看法！

王维国在旁插话：反对林副主席的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好主动站出来检讨、认错，争取主动，不要被揪出来，陷于被动！……

在中南组和西南组，西北组和东北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在听了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火药味十足的发言后，立即行动起来，纷纷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联名信，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并恳请中央两位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叶群的发言更是有其代表性。康生甚至在走廊上对叶表态：如果毛主席年纪大了，无意兼任国家主席，顺理成章，就请接班人林副主席担任。

最为精采的发言出现在华北组，且是两位特殊人物：陈伯达和汪东兴。陈伯达的发言长达一个小时，列数了林副主席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在全党全军的各种会议上关于毛主席、毛主席思想的领导地位的论述。因而最具权威性，最具说服力：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林彪同志在全军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于各种政治问题，都应

当给予科学的回答。什么是科学的回答呢？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回答。因此，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

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同志在批判彭德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

一九六0年十月，林彪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同志在他的著名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且根据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加以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针。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因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经验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国际意义。

一九六六年一月，林彪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一九六六年三月，林彪同志在写给工交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的信中说：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林彪同志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和检阅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小将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表重要讲话：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民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一九六六年十月，林彪同志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

陈伯达不愧为党内久负盛名的大理论家。他在发言的最后问：林彪同志上述颂扬毛主席功绩、颂扬毛泽东思想的话，不是讲了一两年，三五次，而是前后讲了将近二十年，数十次、上百次！而且大部份讲话稿，事前都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审订，并当着主席他老人家的面，在大庭广众中讲的，都登了报纸，上了电台广播、电视新闻，新华社也向全世界发了新闻稿！难道，林副主席的这些重要论述，在某些人的眼里，已经过时了，可以作废了吗？林副主席的耿耿丹心，耿耿忠诚，天日可表！这是任何人抹杀不掉的！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我们毛主席，反对我们党中央和全国人民。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本不大好懂，煞怪，这次的发言雄辩滔滔，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都听得懂，个个听得热血贲张，怒气填膺，恨不能立即把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坏家伙揪出来，斗倒斗臭，打翻在地，踏上一千只、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陈伯达发言之后，汪东兴一身正气，声色俱厉，作了最具震撼力和威慑性的讲话：同志们！此时此刻，我不能不讲话了。这里，我代表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代表八三四一部队全体指战员，正告那些妄图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坏蛋、混蛋、跳梁小丑。小心你们的狗头！你们不赶快打掉幻想，举手投降，老实认罪，我中央警卫局和八三四一部队，随时可以收拾你们！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革命接班人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紧跟着，还有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空军政委王辉球、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等人发言，表示坚决赞同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观点。

午间休息，汪东兴碰到叶群说：叶主任，这一回我可是豁出去了，不怕得罪那几个秀才了。只要林副主席身体好，顺顺利利接了班，我汪东兴粉身碎骨也心甘……汪东兴碰到吴法宪时又说；主席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担心外界议论他打倒刘少奇是为了夺回国家主席职位。只要全党同志坚持设国家主席，他老人家还是会同意的。如果不设，林副主席岂不是还当个国防部长，仍受周总理领导，

实权仍在周手里？

……一时间，庐山上又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一九五九年那次中央全会喊打喊杀的诡谲气氛。那次斗争矛头对准彭、黄、张、周；这次的斗争矛头对准张春桥、姚文元，对准毛夫人江青。

当天晚上，各讨论组都及时整理，编印出了会议简报。其中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被编为全会的第六号简报。组长李雪峰在简报付印前，请副组长吴德签字。吴德说：今天我和北京市的几位中委在研究经济问题，没有参加讨论。李雪峰说：今天的讨论发言踊跃，群情激愤，我都没有轮上讲话，陈伯达、汪東兴、郑维山等同志的雷论特别精彩，震撼人心……，反正都是些发言摘要，送中央领导参阅的。于是吴德未看简报内容，跟着李雪峰签了字。

当天晚上，陈伯达还把他整理出来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语录》，交给负责会务的汪东兴，要求打印二十几份，分发给山上的政治局委员们。

深夜十二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陈励耘、王维国等人仍聚集在林彪的住处，喝酒，吃消夜。林彪坐在主座上，只喝白开水，笑笑微微：心绪甚佳。叶群脸蛋红红的，似不胜酒力。林立果真是只小老虎，又笑又闹，代表父母亲一杯接一杯地向五位叔叔同志敬酒，定要喝个痛快，不醉不散。

吴法宪说：请林总放心，这回我们赢定了。我参加西南组讨论，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甫仁，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西藏军区司令员张经武，都发言表态，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指向哪里，他们就带部队打向哪里！他们也都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

林彪点头：谭甫仁、张国华、梁兴初、张经武都是红一军团出身，我的老部下。

李作鹏说：我和叶主任参加中南组讨论。叶主任作了很好的发言，证实中央确实有人否定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司令员丁盛，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司令员曾思玉，以及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等，都拍桌大骂那几个臭秀才，不知天高地厚，自找死！有我们这些流血流汗打天下的老家伙在，他们写了几篇狗屁文章就想翻天，老子派一个班的战士就解决他狗日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难道叫他张春桥四眼狗当？他做梦，什么东西！一粒花生米就干掉他狗娘养的！……叶帅和徐帅也参加中南组讨论，都发言支持林总，支持设国家主席。

叶群说：老将军们骂得痛快，听了解气。

林彪点头：叶帅和徐帅是明白人，他们的对头不是我，是张眼镜和三滴水那伙人。丁盛、刘兴元、曾思玉、龙书金是我老部下。刘丰没有在我手下带过兵，但对我忠。

陈励耘说：我们华东组最有意思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在这个组。上午许司令员当着他们的面，不点名地狠批一通。接下来是我发言，警告他们小心狗头。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兼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兼国家副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济南军区全体指战员和他斗争到底！

王维国补充说：这次，连陈老总都表态支持林总！说林总的接班人地位是上了党章的，谁想取代都不行。国家主席还是应当设，不设不好办，也不好看。

林彪点头：陈毅同志或许对我有偏见，但更看不上张眼镜和三滴水。三滴水这个外号就是几个老帅给起的，我还是习惯称娘娘。许世友同志这次表现很好，旗帜鲜明，他的表态很有影响力。

邱会作说：我参加西北组讨论，我们已经给主席和林副主席上了联名信，坚决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毛主席不当，就请接班人当国家主席。

叶群插问：中央五大常委，周总理和康老抱什么态度？还有政治局委员里，李先念、谢富治（缺席）、陈锡联、纪登魁、李德生等人态度不明。

林彪说：总理和康生态度明确，主张设国家主席，是在常委碰头会上当着主席和我的面说的。

林立果表示要发表高见，林彪示可。林立果说：我翻看了两天来的各组简报，整个会议形势不错。最强有力的信息来自华北组，陈伯达同志作了长篇发书，列数了五十年代以来副统帅在党内外、军内外的各种会议场合，颂扬毛主席、毛思想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讲话，并刻意说明，副统帅的这些颂毛讲话稿子，都是经毛统帅亲笔修改、审定的，且多数讲话是当着毛的面讲的。陈伯达同志的发言是本次全会最有份量和说服力的言论。最具杀伤力的，则是汪东兴的发言，代表中办和八三四一部队指战员表态，坚决支持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指向哪里，八三四一部队就打向哪里！还有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表示北京军区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坚决服从林副主席的直接指挥！华北组已发出第六号简报。张眼镜蛇和江三滴水等人，看到华北第六号简报，要尿裤子了。

吴法宪说：现在局势一面倒。特别是军队干部，从元帅到将军、绝大部份站在林副主席一边。
李作鹏说：眼镜蛇和三滴水，是权迷心窍，蚍蜉撼树。
陈励耘说：我敢讲，这次他们胳臂拧不过大腿。
王维国说：文有陈伯达，武有汪东兴，不消我们动手，就打他们个狗吃屎，娒娒的！
邱会作说：我们赢定了，他们输惨了。
林彪忽然收敛起脸上笑容，摇头说：不要盲目乐观，胜负尚在伯仲间。你们在我这里聚头，凑情况，讲不定江青已领着张春桥、姚文元两条走狗，正在美庐告状呢。娘娘告状，一告一个准。我可以告诉你们，刘、邓、陶、贺，不是败在别的人手上，而是败在娘娘手上。别的人，比如我，只是替她背了名份，好像刘、邓、陶、贺是我要打倒的。
林立果举杯，神清气定：那就看看老头子拿这大批元帅、将军们怎么办了。
吴法宪举杯：来！都干了这最后一杯。我就不相信，毛主席只要他的臭婆浪，不要党的接班人！干杯！干杯！干杯。
林彪忽又转向叶群问：黄总长的书面发言稿到了，他人呢？哪天到？
叶群心里一热，说：大约也就在这两天吧。
林立果替母亲掩饰地打岔道：现在，周总理是关键人物了……我敢肯定，陈帅、叶帅、徐帅、聂帅，加上老臣李先念，现刻都在周总理那里，分析时局，商议对策。山上又唱开“三国志”啰。

第五十八章　无限风光在洞中

玩德国进口相机，是为林立果一项新的业余爱好。
黄昏时分，林立果领着警卫员，到仙人洞石壁前拍摄晚霞落照，但见远近山峦，苍莽层林，座座岛屿一般隐浮于云雾之上、霞光之中，直如海市蜃楼，玉虚幻境了。
林立果眼睛忽地一亮，见不远处有一绝色人儿，正站在悬崖孤松下眺望着什么，任晚风吹拂着衣裙，把个凹凸有致的修长身段突显无遗，好一幅孤松美人图画！那美人儿身旁陪有一名小女兵。惜乎那名小女兵身材粗得像水桶，不然拍下一帧“庐山仙子”来，一定慕煞北京的几个哥儿们。
林家老虎仍处于见到美貌女子就挪不动身子的年岁。虽说近两年父母替他“选妃子”，天生尤物见过无数，也弄过好些温香软玉，但美人儿是各各不同的！有的娇羞作态、半推半就，有的小鸟依人、柔弱万状，有的能歌善舞、身条婀娜，有的热情似火、一碰就着，有的倾山倒玉，缠的死去活来……最令他刺激的却还是毛家湾二号那睡他邻室的小寡妇杨姐，每次都是欲火高张，温软如绵，亲爷亲爷的叫唤，你干的越欢，她叫的越欢……庐山上召开中央全会，二百多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绝大部分是男性，纵有二、三十名女性，也都是革命老妈妈或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之类的俗物，若单论她们的长相，简直不堪入目，甚至惨不忍睹。因之如今整个山上，阳盛阴衰，遍地爷们，阳刚之气泛滥，真真辜负了这云瀑雾海，清凉世界，飘缈山色。
这仙子般的尤物，山上稀有，岂可放过？看看，尤物离了悬崖孤松，袅袅婷婷，飘飘扬扬似地朝他林立果走来了！天哪，方才见到的只是尤物的侧面，如今渐行渐近，到了正面，更是惊为天人。一米六七的身条，过膝裙下一双修长美腿，身腰束得紧紧，双峰耸出成熟，颈项洁白，红唇皓齿，明眸生辉，正好一束霞光映在她的脸蛋上，那般柔和，那般明艳……林立果从相机镜头里看到中景，近景，特写！咔嚓、咔嚓、咔嚓，连着按下快门。尤物高耸的双乳几乎触到他的镜头，几成大特写。
林立果放下相机，才发现尤物凤眼微睁、秀眉微扬，似娇似瞋，以带点河南豫剧的好听口音问：同志！你是谁？不经人允许，就摄人影像？
啊，此女是谁？哪位领导人的家眷？林立果竟红了红脸让开半步，挥手让自己的警卫员离得远些，才向那女子表示歉意：对不起，我是空军司令部的林立果，好摆弄个相机，不期遇上仙姑般的女同志，忍不住替你拍下几幅，背景是仙人洞……
那女子一听他报出姓名，立即换了个人儿似地，嫣然一笑，笑的灿烂又甜美，并伸出纤纤玉指来：

哎呀，是老虎啦，俺早听说林部长小时候叫老虎，幸会幸会……

林立果忙伸出手去握着。那女子竟以一根指头在他掌心上挠了挠，挠的他痒痒：请问大名？

女子又是莞尔一笑，笑出脸蛋上两只甜酒窝，并不松开被林立果捏住的手，老熟人似地说：老虎，别客气，俺小姓谢，名静宜，谢静宜。

林立果脑子里轰地一响，谢静宜？就是王飞、于新野他们私下里议论过的那谢静宜？果真天姿国色，难怪毛老头子会看上，会宠幸……他忽然有了一种进攻意识，盯住那双媚人、勾人的眼睛：啊，谢副书记啊，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谢静宜脸蛋上的两只甜酒窝一笑就有:老虎，看你客气的，就叫俺小谢好啦……林副主席、叶主任好吗？我都没机会去拜见两位首长。林立果更把那只玉手捏了捏：心里却也存了些戒备；都好，都好。他们成天开会，看文件，一天忙到晚。我是单为休息、玩玩。回头我可以介绍你去认识认识。

谢静宜抽出那只被捏了好一会的玉掌，高兴地拍了拍，太好了！老虎引路，有机会去拜见林副主席和叶主任，太好了！

看这尤物高兴的，又被左一声“老虎”、右一声“老虎”地亲切叫唤着，林立果不禁动了色胆；小谢，我和你一见面就觉得亲切，好像认识许久了似地……想不到我们党中央、北京市委，还有你这样年轻美好、优秀能干的女同志，真是相见恨晚！

不知为什么，谢静宜对这个老虎，前途不可限量的林家接班人，也生出某种好感和寄望。她羞涩地低了低粉颈，说：看你说的……晚什么晚？只要你愿意，今后我们可以常见面啦。你是不是一九四六年的？只比俺大三岁喃……

听这一说，林立果色心大增，忽然提出；小谢，趁天还没落黑，我们进仙人洞去看看？谢静宜有些儿迟疑地深看了林立果一眼，身子有些酥软，旋又红了红脸，才点了点头。

进洞之前，谢静宜不忘招呼一声小女兵，在洞外候着。林立果的警卫员则不用招呼，已门神般伫立在洞口，以防有人闯进去扰了林副部长的好事。

洞内光线已经相当幽暗。好在下十来级石阶，只三十几米深浅，洞底又颇为平坦，并不十分需要照明的。不过谢静宜还是身子闪了几趔趄，林立果立即伸出强健的手臂，把她腰肢托住，搂紧，再没有松开。都是青春勃发的成年男女，风月熟手，两相倾慕，还能不一触即发，不可收拾？幽暗中，当林立果的整个身体都挺了进来时，谢静宜半推半就：老虎别，别，别，头次见面，就做这个，老虎你忒性急……老虎，老虎，哎呀，俺怕怕，俺怕怕……你欺侮人，你欺侮人……你动粗，你好粗，衣服就不脱了，拿你没办法，俺褪下裙子……老虎，老虎，你轻点，你真行……俺痛，俺痛呀……俺求求你，不要日太久，门口还有人守着……日后回了北京，你每月还会俺几次？至少两次？你一见了俺就着迷？老虎，俺也见了你也着迷……你保证日后要对俺好……你真行，越干越勇，俺喜欢，俺喜欢……回北京瞅个机会，俺和你干通晚，俺很浪，就是浪呀……

毛泽东彻夜未眠。

清晨六时，江青再次领着张春桥、姚文元来见。昨晚十一时，江青已领着二人来告过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人的状。

毛泽东半仰在床上：蓝苹，你和春桥、文元还有情况反映？我服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

江青说：山上已充满反叛气息，简直像政变前夕。

毛泽东瞪一眼婆娘：一惊一咋，危言耸听。春桥、文元，你们可以讲得客观、具体些。

张春桥说：若说山上即将发生政变，是把局势估重了些。但事出诡秘，不同寻常。江姐已让我把各组情况综合一下。这次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将领口径一致，行动一致，表态支持副统帅。要求设国家主席，已成为他们的纲领。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主席已在不同场合讲过六、七次，就是没有人听。具体讲，南京许世友，杭州陈励耘，上海王维国，江西程世清，加上陈毅、粟裕，在讨论会上公然鼓动“揪反对副统帅的黑手”；中南组，广州丁盛、刘兴元，武汉刘丰、会思玉，湖南龙书金，广西韦国清，誓言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和谁斗争到底。

毛泽东插问：叶群、李作鹏是不是参加中南组讨论？

姚文元说：叶群在中南组两次发言，以副统帅夫人身分向大家证实，中央确实有人反对林总，反对称天才，否定主席和主席思想。但她的言论没有上简报。李作鹏在中南组也是上窜下跳。还有叶剑

英和聂荣臻、徐向前三个老帅，也表示这次要站在副统帅一边。

毛泽东说：陈帅、叶帅、徐帅、聂帅糊涂啰，糊涂啰……也许他们并不糊涂。他们宁愿选择现有的接班人做领袖，也不愿选江青和春桥啰。春桥你继续。

张春桥说：在西南组，由于吴法宪的煽动，昆明军区谭甫仁，成都军区梁兴初，西藏军区张国华等人，已联名向主席和中央写信，强烈要求主席担任国家主席。还有人在会上提出，如果考虑到主席年纪大了，就请林副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点头：西北组、东北组也都有联名信写给我。这次军区司令、政委，元帅，将军很齐心，好像要和我的那个接班人同进退。春桥你继续。

张春桥说：最不正常、破坏性最大情况发生在华北组，陈伯达同志作了长达一小时的发言。这次他的闽南口音不是很重，大家都听得懂。他列举了林副统帅自建国以来的"高举论"，"称天才论"，几次被热烈掌声所中断，赢得喝采。更有汪东兴同志代表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表态，誓言谁反对林副主席，八三四一部队就对谁不客气！汪东兴的言论最具爆炸性和威慑力。李雪峰、郑维山等人积极跟进。聂元梓则四出串连。郑维山这名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毛家湾二号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出来后，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言论迅速传扬开去，局势将更加混乱。

江青插言：汪东兴、吴法宪、许世友、陈励耘这些家伙公开叫嚷要揪人、抓人，老板，你不能不警惕啊。现在局面一面倒，拥戴副统帅。根子就在这个副统帅，以为道行已高，可以呼风唤雨。他在开幕式的那番讲话，就是呼风唤雨，才有近两天山上的雷电大作。

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脸色越来越阴沉、凝重：吴法宪、许世友要抓人，汪东兴代表八三四一部队拥林……聂元梓不值一提，下山后宣布逮捕。汪东兴吹牛，不自量力。这次山上的保卫工作，就没有让他插手。八三四一部队就那么听命于他汪东兴？放屁。一道命令就可以要他下连队去当伙夫。元帅，将军，大军区司令、政委，二十九个省市军区的司令，都会背叛毛泽东？少数几个或许会，绝大多数不会。我有这个信心。《西游记》里孙大圣法术武功高强吧？一个跟斗打出去十万八千里，在一棵树下撒泡尿做记号。结果他回到如来佛的巴掌上，佛祖要他在中指上闻闻，是不是他的尿臊气？汪东兴这些人，算不上孙悟空，小猢孙头目而已……你们不要着急。他们雷电大作，炸不平庐山，地球照样转动。所以不做杞国人。这样吧！也要有点具体措施，不能让各讨论组胡闹下去，我会要周总理下通知，各组立即停止讨论，改为各省区中委开小会研究各自的国民经济。至于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我出面摆平。

江青试探地问：这次要不要把问题彻底摊开来解决？

毛泽东瞪婆娘一眼：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不怕噎死？蠢。好吧，就和你们谈到这里，我还要一批一批的接见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啊。斗，则进，则胜；不斗，则退，则修，则垮。

江青领着张春桥。姚文元起身告辞。

毛泽东并不下床，只在床上挥挥手：江青你路过楼下时，叫王恩义上来，张团长一起来。

不一会，王恩义和张团长进到毛泽东卧室，立正，敬礼，问主席早上好，又是一夜没睡？

毛泽东燃起一支烟吸着：你们是睡不饱，我是睡不着啰！坐下来，现在记录我的命令，一句话：即日起，暂停汪东兴同志之八三四一部队党委书记、第一政委职务，两项职务由王恩义同志代理。此件口头传达至副排长以上干部。记录下了？命令就是命令，不要问原因。

王恩义双手呈上记录稿，请领袖过目，签字生效。

毛泽东说：恩义，又升了你的官，不是权力大了，而是责任重了。今后八三四一部队由你和张团长全责指挥。立即通知一中队，派一个加强排，在美庐四周加强警戒，我要开会。

王恩义起身，欲去执行命令，毛泽东却示意他留下，张团长可以离开。

毛泽东说：不忙。近两天有什么新情况？

王恩义说：有。本想等中午主席起床后再报告……前晚，昨晚，侦听小组都侦听到，林立果分别和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通了电话，要他们在各个讨论组上发炮；还有，昨天黄总长让专机给林副主席送来书面发言稿，叶群已挂电话给黄总长，要黄总长近两天尽快上山。

毛泽东仰在床上思索片刻，说：很好，总参谋长即将上山助阵，一大生力军；林家老虎并不是来游山玩水，而是来现场见习。接班人的儿子也想接班啰。……恩义，你还要特别注意汪主任的行踪，可以派人跟着他，看他一天到晚忙些什么……这些事就到我这里打止。你去执行任务吧。对了，你要

小谢上来，问她去会了林家老虎没有？

不一会，谢静宜进到楼上大卧室，仍是睡眼惺忪，云鬓未整。毛泽东说：上来吧，我这里暖和。

谢静宜上床，依偎在领袖身上。领袖只是用两手搂住她，不像平日见面先把玩她的双乳。她很敏感，觉察到今晨领袖全无性趣。

毛泽东单刀直入地问：见到林立果了？怎么样啊？

谢静宜见问，眼睛登时红了，泪光闪闪；昨天傍黑，在仙人洞，很流氓……

毛泽东两手一松：他欺侮你了，为什么不叫喊？王恩义早派了人在那附近，随时可以抓坏人。

谢静宜委屈地落下泪来：俺、俺也是顾虑到主席和副主席的关系……怕山上闹得风风雨雨……

毛泽东面色严峻：儿子是儿子，老子是老子！为什么混为一谈？林副主席家里就不出不肖之子？

谢静宜仍犹犹豫豫：可正开着全会，总是影响不好……

毛泽东眼睛一瞪：糊涂！他怎么你了？

谢静宜粉颈低垂，不敢不说：把俺骗进洞里，他、他就戴了套子，就那么站着日……

毛泽东巴掌一劈，差点劈中小谢嫩脸：是不是避孕套？他个王八蛋，身上还备着套子保命，随时准备奸污女娃子……你呀，不叫喊抓流氓，而顾全所谓大局！

谢静宜幽幽地哭起来：俺对不住主席，俺对不住主席……

毛泽东见小谢脸上梨花带露，可怜楚楚的，忽又转了念头，态度缓和下来，仍一把搂住了：好了好了，我不怪你，你是我的人……小王八蛋隔着套子弄了你，不算数……我和你从不用套子，长驱直入，才是真的，天生一个仙人洞……他向你打听了我的事情没有？

谢静宜摇头：没有，一个字没有。

毛泽东冷笑笑：真的？头次幽会，不打听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肯定，他勾引你，是为了在我身边安下钉子……年纪不大野心大，密探伎俩，玩到毛泽东头上来了。论年纪，男才女貌，你和他般配。他还约你再见面吗？用这块毛巾，把眼泪揩了吧。

谢静宜接下那小毛巾擦擦脸上泪珠子。领袖的床头总放着一叠洁白的小毛巾，平时咳嗽揩嘴，交合时事后"擦枪"，称为"擦枪布"的。她和领袖会为这个名字调笑过许久。还有什么"枪"只一杆，"靶"有无数之类……谢静宜见领袖还在等着他回答，便说：约了，还要领俺去见他父母，还说了日后会对俺好……

毛泽东眼里又闪出火星子。沉吟片刻，才说：他放长线？小谢，你是我的人，会保护好你，替你出这口恶气……这样吧，你今天主动约他出来，到任何僻静的景点去幽会。我要王恩义布置人把他捉住，替林副主席教育教育他强奸女性的流氓儿子。

谢静宜身子痉挛地一缩：那好吗？俺害怕……

毛泽东搂紧了温香软玉：你不是对我最忠最忠吗？我就派你去完成这次的任务。放心，王恩义他们尽量缩小范围，连总理、江青都不告诉。只会把北京市的吴德找来，说明你是干净、无辜的。抓了小流氓，直接送林副主席夫妇处置，也是对他们夫妇负责啰。

谢静宜温顺地点了头。这时刻，她多么想主席幸她一次啊。可主席却无性趣，而吩咐她：山上出了许多情况，等着处理。今上午还要先开常委会，后开政治局扩大会。所以要先忙公事、大事。静宜，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对你寄望很大啊。党内快要出安禄山了，你算半个杨玉环，我却不当唐明皇。你要理解、体谅，我这个主席不好当呢，稍有不惯，脑袋就可能搬家啰。这不是吓唬你。从古至今的统治者，只有随时想到脑袋可能被搬家，最后才保得住自己的脑袋。前提是，你先把对手的脑袋搬掉。当然这是个比方。上山这些天，你和王恩义都住在我楼下，你觉得他这人怎样？

谢静宜心里一惊，主席老人家对最亲近的人也要防一手，让一个看住一个：依俺替你从旁留意，王将军对主席和江组长是百分之百的忠诚。他常对俺说：咱这号人离了主席和江青同志，死无葬身之地。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讲这个话。

毛泽东点头：我相信，他和你，还有张团长和大多数同志，都是忠于我，忠于党的。好吧，你先下去。我还要找总理、康生他们来谈话。呵哟，快八点了，需要起来方便方便了。

谢静宜扶毛泽东下床，并送进洗手间，才整了整衣裙出来。下楼道时：心口仍在砰砰乱跳。好险，差点就让老头子看出猫腻来了。老头子的眼睛可尖了，真叫做明察秋毫……要赶快告诉王恩义那家伙，不要再深更半夜的摸到俺床上来了。恩义才真正叫年轻力壮，又威又猛，每次都干的人晕死过去似

地……这栋蒋介石夫妇留下来的“美庐”，眼下淫风正炽，秽气正烈。

九点正，周恩来准时来到美庐。一路上，他发觉路旁树林、花丛里，随处可以见到士兵的身影，知道主席的住处加强了戒备。

毛泽东见面就问：恩来，华北组六号简报的事你知道吗？

周恩来不知为什见面先问这个。昨晚上才看到。近两天一直和李先念、纪登魁几位研究国民经济计划，准备在全会上报告……华北组六号简报是李雪峰、郑维生他们弄的，吴德没有参加，也没有和我打招呼。

毛泽东说：看来，我睡在床上，你睡在鼓里……现在告诉你，今天上午常委碰头会，采用新方式，我一个一个和你们碰头，一个一个的谈。你是第一个。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开会？如果五位常委一起碰头，就又是四比一，你们四个对付我一个，苦苦相逼，要我当国家主席！所以我要对你们各个击破。现在山上形势一边倒，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起舞，越是军队干部闹的越凶，扬言要揪人、抓人。台上有人号令，台下群起呼应。陈伯达是个坏人，汪东兴这次也反水。是不是毛泽东这条船老了，破了，靠不住了，老鼠们纷纷跳离，要跳到别的船上去求生？恩来，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脑子里轰地一响，好端端的到山上来开会、消暑，又闹出类似一九五九年山上的祸事来？那次是彭老总，这次是陈伯达？只怕不止于陈伯达……嘴里忙说：主席，我确是毫不知情，又当了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不过主席可以放心，无论何时何地，发生任何情况，我都会站在主席这边！相信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会像我一样。就算有的人一时站错了队，一旦主席出面讲话了，他们就都会站过来的。

毛泽东点头：我相信你和你的估计，大约还没有到树倒猢狲散那一步……近来我有些后悔，“九大”时没有同意你的提议，让江青、春桥两人进常委会。

周恩来说：那就在这次全会的后期搞补选，办个手续。

毛泽东摇头：本次全会被人家搅了局，要应付的突发情况一大堆，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你是全会秘书长，去通知六个讨论组，立即停止讨论宪法草案，改为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经济问题。再照少数人的旨意开下去，本次全会就开成一次分裂的会，垮台的会了。从今天上午起，我要开一系列的小会。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晚上开各组正、副组长会。还要告诉你，已下令暂停汪东兴的八三四一部队指挥权，以便他集中精力抓好会务。林彪同志已经到楼下了吧？你下去请他上来，我单独和他谈。这个接班人的地位，还是要替他保全。

周恩来下楼不多一会，林彪裹着件军呢大衣上来了。

毛泽东忙下床，迎至房中央，亲热地拉住林彪的手：育容啊，你穿这么多，还是体弱。上山这些天，休息得怎样？我是到了凉快地方，反而睡不着。

林彪松开毛泽东的手，坚持立正、敬礼，之后脱帽坐下，说：谢谢主席关心，山上空气新鲜，我是每天早睡早起。主席要保重身体。

毛泽东说：我是被他们气的！一个陈伯达，都看到了？一个汪东兴。他们在华北组放言高论。第六号简报你看没有？

林彪说：一文一武，都是主席的老部下，一手栽培的。

毛泽东忽然问：育容，你是哪年认识陈伯达的？

林彪回答：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吧？他到延安不久，在中央党校讲课。人讲来了个大学教授。我去听了听，一口福建话，听不懂。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我和他基本上没有交往。

毛泽东说：你是近几年和他交往多了。我使用他三十几年，最近却越来越不认识他。几十年没有看透一个人，原来是个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心里一惊，不能不替陈老夫子讲几句话：我看陈伯达的毛病，还是文人相轻，当了中央常委，翘起尾巴，老子天下第一。他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列举了我那些拥护主席和主席思想的话，事前根本不和我打招呼，我会问他要版权。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著作，没有版权，人人皆可引用。你还讲过，我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此话当真？

林彪说：我是认真的。主席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百分之百服从。

毛泽东燃上一支烟，苏苏地吸着，仿佛思索一会，说：育容哪，你和我是老战友、老同事，还是

不要把话讲得太满。四九年以来，你总是习惯把话讲得太满，没有留下余地。绝对化啊，行不通，也不符合辩证法。

林彪说：对主席的指示，我历来主张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语气转趋低沉：不见得吧？随便举个例子。一九四八年初，我给你和东北局发了六十来封电报，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打锦州，截断东北敌军逃进关内，与傅作义部队会合的后路。为什么迟迟不执行？当然，后来你还是在罗荣桓、刘亚楼、高岗等人的劝说下，决战锦州，打了大胜仗，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在该役中立功……好了，一些历史上的麻纱，就不要扯了。单说近半年来，关于不设国家主席，我先后讲了六次，你为什么不听？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六次就是六万句。一句都不顶，等于零。放屁六次，没有臭气，等于零。

林彪正襟危坐，身子笔挺；我是真心拥戴主席兼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口气转趋强硬：不见得。我看是你太性急。“九大”已定了你是接班人，写进党章，为什么还要急？今年我七十七岁了，老了，不行了，你是一九零六年的吧？才六十四岁，急什么呢？

林彪正襟危坐：主席不急，我也没急，是另外有人着急。

毛泽东茶几一拍：你不急，我不急，谁在急？举出名字来！

林彪差点就说：江青，张春桥。但他闭住嘴，保持沉默。不愿回答的问题就沉默。

毛泽东目光犀利地罩定接班人，直到估计接班人不会回答他的问话之后，才放缓了语气说：育容，我知道你现在翅膀硬了。但我原则问题从不让步的。你在开幕式上公开推我当国家主席，已在各组讨论会上形成气候。可我就是不当，你们拿我怎么办？我看啊，大家还是要顾及党中央的团结，中央全会上不要搞派性，闹分裂，这是全局。行不行？

林彪点头：我拥护。党中央要团结，中央全会不闹分裂，谁闹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毛泽东又燃起一支烟，云里雾里，边吸边说：好，我们算是有了共识。党中央的团结，首先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团结。对，主席、副主席，我和你之间的团结，然后是中央常委的团结，然后是政治局的团结，然后是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不是这个顺序？

林彪恭敬地点头：是这个顺序、道理。

毛泽东说：讲穿了，团结、分裂、就在你、我之间。首先我表明，我要保障你的接班人地位不变，“九大”党章不变。你呢？保障我什么？就是不要再逼我当那个国家主席，你也不要当，新宪法不设这一条，你同意不同意？

林彪额头上冒汗了。还是毛泽东厉害呀，三步两步就把人顶到南墙上：同、同意，我不再提。

毛泽东笑了：这就好，这就好。然而事情闹到这么大，总要做个交代，有人出来负责。这个人就是陈伯达。害群之马，要批评，全会上公开批评。他要作检查。检查之后，他的中央常委资格不变。十月一日国庆节，他还是和你、我一起上天安门。此次会上涉入较深的几员大将，吴法宪，汪东兴，李作鹏，李雪峰，邱会作等人，作自我批评，算主动下台阶，事情就此了结，一个也不处分，如何？

林彪身上已是大汗淋漓，内衣裤都湿透了。他只能点头同意：好！事情就此了结。

毛泽东起身。林彪跟着起身。毛泽东亲热地拉起林彪汗湿的手，坚持着送出房门，直送到楼梯口。再又目送着林彪一步一步下楼道。忽见林彪光秃着的脑门顶，原来把只军呢帽忘在茶几上了。毛泽东招来一名在楼道上值勤的卫士：快，把林副主席那顶军帽送下去，不然副主席闹伤风……顺便，请康生同志上来。

康生带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进入毛泽东的大卧室。毛泽东已半躺半仰回木床上，只是随便地朝他挥挥手，示意坐下谈话。

毛泽东眼睛直愣愣地盯住康生，直有一、两分钟。康生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牙关都要打战战。

毛泽东终于移开目光，冷冷地说：老朋友，怎么搞的？你个肃反专家，这次也站错队了？站到军事俱乐部一边去了？五九年这山上闹过一次军事俱乐部，本次全会，又闹出来一个更大更凶的……不过放
心，这次避用这个名词。我原以为你是江青和张春桥的支持者，后盾之一，没想到你却和陈伯达、吴法宪他们搅在一起，打得火热！

真是晴天霹雳，雷霆万钧。康生浑身都抖索起来，连忙起立，双膝一软……毛泽东眼尖，立即制止：康生！不要下跪。贵为中常委，怎么向另一位中常委下跪？你一九三七年跟着王明从莫斯科回到

延安，为了和王明划清界线，你向我下跪过一次，已经够了！

康生佝偻着身子，低下脑袋，摘下镜片来擦着泪水：主席，我的主席，康生知错，康生立马改……康生坚决站回主席一边，和江青、春桥一起，狠揭、狠批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反动言行！

毛泽东笑笑：不远而复，闻错即改，很好嚒。坐下，坐下。只要你站过来，我们一如既往。我也知道，你是真心拥护我当国家主席，不像陈、吴一伙另有所图……我准备在全会上点名批判陈伯达，然后回北京作组织处理。他历史上有什么污点没有？我使用他三十几年，并不十分了解这个人，就和我不十分了解刘少奇一样。

康生坐下，内心里庆幸地叫声吗哟！脸上堆回那谦卑的笑容，拍拍脑门，说：主席，容我记记……陈伯达早年在福建参加革命，好像被捕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好像参加过托派组织，写过谩骂共产党的文章……容我回去后整理一份文字材料来。

毛泽东点头：行啊，我还是离不开你这位肃反专家啰。对了，他弄了个《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语录》，你看到没有？

康生回答：看了一遍，东拼西凑，用来吓唬人的……我斗胆汇报一句，恐怕是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嘱咐他弄的。

毛泽东点头：这次要保护林副主席，要保他的接班人名份。他们闹得这样凶，你看要害是什么？

康生回答：我看，是一次有预谋的活动。预谋就是设国家主席，纲领就是称天才。

毛泽东不能不在心里感叹，康生这个东西，真是只会咬人的狗，一名出色的打手。明明他自己刚热衷参与了的事，摇身一变就可以反咬一口，而且咬中要害。毛泽东嘴上却说：很好，你终于和我想到一起了。欢迎你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一九三七年你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掏了你老上司王明的老底。今天又反戈一击，对你的老同事陈伯达同志也要掏掏老底。你尽快去整理出一份陈伯达的历史材料来。哟，都快中午一点了。你下楼去告诉陈伯达，我不找他单独谈了，下午开政治局会议一起谈吧。另外，再告诉王恩义，要他派人留意一下，陈伯达的行踪，看他离开美庐后，去了哪里。很有意思啰，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洞中。

陈伯达在美庐楼下苦等了整个上午，获知毛泽东不再找他单独谈话，意味着他已被排除在中央常委之外。这是我们党二、三十年来养成的恶习啊，毛主席的个人态度成了唯一的标准，不管党的副主席也好，中央常委也罢，他不准谁出席会议，谁就无权出席会议……陈伯达惶恐了，手足无措了。上车后，陈伯达嘱咐司机：去林副主席住处。

山上丽日和风，天上白云悠悠。十来分钟后，陈伯达的座车缓缓驰近中八路三百五十九号。大中午的，林副主席的住处也是门窗紧闭。门口的值勤卫士告诉陈伯达同志：林副主席和叶主任午睡了，不会客。

第五十九章　要夫人，还是要接班人

林彪并未午睡，而是关上卧室门，在教训独生子老虎：你母亲告诉我，你和谢静宜在仙人洞幽会，谢静宜是个什么女子？当今皇帝老子的禁脔，碰不得的！

林立果犟嘴：我就碰了，气气 B 五十二……父亲放心，谢对我有好感，不会告密。

林彪眼睛一瞪：放肆！不知天高地厚……那是浪货，人尽可夫。从你读小学起，我就告诉你一条做人的道理，小不忍，乱大谋。你当耳边风。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谢静宜就是那个蝼蚁之穴。

林立果敬佩父亲，并不惧怕父亲，谈论问题，可以提出相反的见解：我想把谢拉过来，成为布设在 B 五十二身边的一枚棋子。他渗透我们，我们也渗透他，玩玩反制。

林彪平日欣赏儿子多计多谋，这次却摇头：轻举妄动，坏事！你玩得过你说的那个 B 五十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他话下……告诉你吧，他手下的中调部，政保系统、总参三部，比明王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还厉害、严密。我们家的工作人员，警卫、秘书、司机、内勤、保母几十号人，至少一半是三个系统安插下来的，谁都不知道谁，却在注视着我们全家人的行止。刘少奇为什么那么

容易被隔离？就是他身边早布满了三个系统的眼线，使他不敢动作，祇能坐以待毙。

林立果说：爸，我们可要吸取刘少奇的教训。刘少奇束手待擒，傻瓜一个，光讲《修养》有屁用？死了没人同情。匹夫之怒，肝脑涂地，血溅五步！刘少奇匹夫不如。

林彪闭了闭眼睛，好一会没有吭声。之后双目微启，换了个话题：是啊，过去皇帝老子还每天五更早朝，穿戴整齐。如今毛是裹着长睡袍，躺在床上，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哪年开始的？是六二年吧。对，自六二年起，连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这些老人都要绕他床前而坐。娘的都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伙人惯出来的！长时间以来，我为什么称病、懒得出席常委会议及政治局会议？就是羞于绕坐在他床前，像一条狗！你老子带兵出身，从江西打到陕北，又从陕北到东北，最后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把中国从北到南打了个对穿！我总还要保住一点军人的尊严。

林立果忽地起立说：爸！你这话，命儿子醍糊灌顶！对当今的暴君，我不会有一丝一毫感情……只是，爸，容我问一句，你为什么要一路吹捧暴君？

林彪愣了愣，仿佛没想到儿子会问这个话：他不是暗喻我“道士打鬼，借助钟馗”，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做了共产党的钟馗吗？

林立果说：父亲就是那个“道君”了。古人云，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林彪说：一名真正的军事指挥者，第一先学会隐蔽自己，保存实力；第二周密思考，制订方案，且是多种方案，以备急需。

林立果来了个标准的军人立正、敬礼：是！孩儿领命。

林彪笑了笑：看你小子逞能。你母亲正在指挥你干些什么事情？她是个女袁绍，多谋寡断，拖泥带水……下面和你交代一下党内局势。上午，毛已找我谈话，出手反击。要变天了。他欲启用张春桥、江青做党的副主席。你父亲的接班人地位受到挑战，终要被张、江取代。你陈伯达伯伯今明两天就会被端出来，罪名是分裂中央，破坏团结。还有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受到牵连。也不会放过你母亲和黄永胜叔叔……估计毛须花上一年左右的时间，先把我的人马清除掉，待我孤立无援时，再对我下手……所以，我们尚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不然，就会落到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那样的下场。

林立果听得惊心动魄，却又热血沸腾，目泛横光：不！没那么便宜。想扶谁上台，谁就上台？想搞掉谁，就搞掉谁？也太把其他人当草芥了。鱼死还网破！到了这一步，真正的你死我活。

林彪赞许地盯住儿子眼睛，说：现在，给你两道命令：第一，下午下山，返北京空司，去办你应办之事；第二，立即割断和谢静宜的一切联系，不要再去打草惊蛇。就这两条，你去执行。

林立果又亮出军人的立正、敬礼：是！

林彪见儿子口里答应，身子却站着未动，只好问：老虎，你还想讲些什么？

林立果称作犹豫，说：也是两点，一，母亲让我准备隐蔽行动，何不命黄、吴、李、邱几位叔叔暗中参与？陆、海、空、后首长一齐行动，力量大无穷；二，谢静宜已来过电话，约我再见一面，她有话告诉我。妈也同意了，说争取把小谢拉过来。我是不是晚上再下山……

林彪严厉地手一挥：不允许！黄、吴、李、邱目标大，他们身边三个系统的人肯定有不少，容易暴露，我要把他们保护下来，以后挑国家和军队的大梁……你母亲是怎么和你讲的？

林立果说：妈讲，一九五三年埃及纳赛尔发动政变时，只是一名陆军中尉；一九五五年利比亚卡扎菲发动政变时，只是一名上校；一九六五年苏哈托软禁苏加诺、接管印尼政权时，也只是印尼后备军的一名不见经传的准将。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是由小人物做成功的！

林彪紧抿住嘴皮，仿佛受到某种震动。过了一会才说：孙子兵法云，静如处子，动如脱冤。你母亲的话，不可全听……谢静宜的事，我判断，人家已经设下捉奸计，要把你当做流氓犯抓住，先送毛、后送我处理！那你这个林副部长就声名狼藉了，只有下五七干校劳动的份了。祸事临头，还不省悟？今后，你的一切行动听我的，戒浮躁，戒轻举妄动。

正说着，叶群推门进来，见父子俩的脸色都不大好看，笑问：老虎，惹父亲生气了？是不是为了那个谢静宜？

林彪扳起脸孔说：老虎下午下山回北京，你有什么事交代？

叶群说:山上风声紧了，老虎早点回去也好……总理刚才来电话，通知下午三时在美庐开政治局会议，问林总出不出席？

林彪说：替我告假，就讲有点伤风，刚服了药……另外，你参加政治局会议后，设法和吴、李、

邱三个聚一下，传我的话，主动撤退吧。主席若要他们检讨，就检讨几句，先应付过去。山上发生的事，留到下山之后去解决。记住，你不要在电话里和人说这些。我们在山上的电话，肯定受到侦听。

叶群有些不服地问：刚刚揭幕，就撤？向张眼镜他们示弱，不怕将军们怪罪？这次，连陈帅、叶帅、徐帅、聂帅、许和尚、汪东兴他们都站在我们一边……依我说，抓住战机，先把张眼镜搞臭了、打趴下再说。

林彪目光如锥，竟当着儿子的面喝斥：放屁！跟了我半辈子，仍是个糊涂虫！任由你们在山上胡闹？你们有胆量、力量和毛主席翻脸？我告诉你吧，毛已经布署反击！你以为今上午是开的什么常委碰头会？是他一个一个地分别找我、找总理、找康生谈话！上级对待下级，导师对待学生，家长对待晚辈。陈伯达会被端出来做反面教员，吴法宪会被勒令检讨，李作鹏、邱会作也要检讨……他已经向我摊牌，我们还能公开对抗？叶群“刷”地一下脸色寡白，颤着声音说：真是柿子捡软的吃……人家陈伯达也是九大选出来的中央常委，党内排名第四，他一句话，就可以端出来批斗，算什么事？

林彪说：刘少奇两次代理过党主席，还不是他要打倒就打倒了，连性命都送掉？我们党就这么个传统。所以我要求暂时撤退，保住实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大撤退。四五年底到东北，四六年一年都在大撤退。不是有人笑话过我是撤退大将军吗？不要紧，今天再大撤退一回，看谁笑在最后。你们母子两个，不要讨价还价了，照我讲的去做。黄总长什么时候到？要他先来见我。

下午三时，在美庐楼下召开政治局会议。美庐内外警戒森严，委员们的座车都被要求停泊在一、两百米的山道上。每名委员进入院子之前要经过两道岗哨，证明身上没有佩戴武器。

毛泽东步出大门，到院子里和政治局委员们一一握手。他拒绝和陈伯达握手，和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李雪峰等人握手时神色冷漠，惟在和许世友握手时，说：许司令，我的手冰凉吧？两天两晚没有合过眼了，你这次仍要护我的驾啊！许世友忙说：主席要保重，还是那句话，主席指向哪里，我老许带部队打向哪里！

叶群代林彪向周总理告假。她见江青出来，忙主动迎上问候、致意。江青要笑不笑，爱答不理，只顾和紧随身后的张春桥、姚文元谈话。叶群只好转过身去和叶剑英握手。

委员们鱼贯进入客厅。客厅四角，都站立着彪形大汉——警卫局高手。周恩来清点人数，山上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基本到齐，宣布开会，请主席讲话。

毛泽东习惯性地绕了绕话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有的庐山诗中，数苏东坡的这两句精彩，富于哲理。我这次上山快一星期了，山上忽阴忽晴，时云时雾，还没有看清庐山真面目。你们诸位是否看清了？总理，你看清没有？

周恩来坐直了身子，回答：主席，我没有看清楚。

毛泽东说：总理目光敏锐，也没有看清楚，相信是大实话。康生同志，你看清楚没有？也没有。剑英同志也没有，很好。叶群同志向我报告，林彪同志伤风了，发低烧，不能出席会议。林副主席常犯病，常请假，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好在我这把老骨头还算健旺，可以代为操劳。我也相信，林副主席这次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张春桥、江青两位比较清醒，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坚定性，值得我学习，也值得在座各位学习。南京许司令，沈阳陈司令，空军吴司令，海军李政委，总后邱部长，还有个中办汪主任，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啊？

许世友、陈锡联、吴法宪、汪东兴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云。

毛泽东说：你们不知所以？我来破题吧。一九五九年那次，是不识彭德怀、张闻天的真面目，还有刘少奇等人把自己隐蔽得很深；这次不识庐山真面目，可以告诉各位，是不识陈伯达同志的真面目。陈伯达同志，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不要如锥在股，如芒在背喽。山上气候这么凉爽，不必发寒热症如楚太子。有的老同志还记得吧，五九年那次我曾经给张闻天写过一封信，劝他读读《昭明文选》里枚乘的那篇《七发》。枚乘算得上精神科医生，以一篇辞赋治好了楚太子的寒热症。今天上午，我和常委碰了头，和林副主席，和总理，和康老，分别进行交谈，取得一致意见。我就是没有和陈伯达这位大理论家常委交谈。因为道不同，不与相谋，不知如何谈起。陈伯达，你这个人呀，叫我怎么说你哪？党内党外，中央地方，你一贯地制造是非，一贯地投机取巧，一贯地见风使舵。你可以翻翻自己的历史，几十年来你在党内都干了些什么？文无文德，武无武功，人无人格，却自以为文章了得，不是天下第一，也是天下第二，想当共产党的孟夫子，亚圣，做你的邯郸梦。你想假他人之手把张春桥打倒，进而打击江青，你眼睛究竟盯住什么人呢？说穿了，你是不是想利用我们林副主席啊？林副

主席是我的接班人，上了党章的，岂是你可以利用？我看你是夜郎自大，想入非非，自作多情。上午，我和林副主席谈得很好，很融洽。在所有大的问题上，中央主席、副主席意见一致。我和总理，和康生也谈得很好，也是在所有大的问题上看法一致。中央核心是团结的，坚强的。苍蝇不钻无缝的蛋。中央这只巨蛋无缝隙，你陈伯达钻不了空子。你一再宣称我毛泽东是什么天才，还编了个“称天才语录”到处散发。我只读了三年私塾，两年高小，两年师范，后当过两年小学教员，加半年北大图书馆的借阅员，是什么天才？连地才都不够格。我看呀，你称我天才是假，称你自己天才是真！还曾经大树特树我的什么绝对权威，明明是大树特树你自己。帐却算到了杨成武头上。号称党内大理论家，一遇重大问题就反马克思主义。自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你承不承认？你眼睛里容不下比你强的同志，容不下春桥、江青，文元他们。春桥的马列水平比你高，比你懂得唯物辩证法，你不服气不行。这一回，你再不好好检讨，认真悔改，我看你就完全堕落了。念在你我共事三十几年的份上，不愿看到你堕落下去。愿你洗心革面，不远而复。甚至也不想建议中央给你处分，愿意帮你保住中央常委，文革组长，十月一日仍请你上天安门。毛泽东的这点雅量，还是可以的。

毛泽东忽东忽西，重批轻抚，冷嘲热讽，把陈伯达足足批了个把小时，批的陈伯达大汗淋漓。随后毛泽东语锋一转，对叶群说：叶主任哪，请你替我带个话给林副主席，要他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这些同志开开会。黄永胜同志上山后也参加。他的书面发书稿我拜读了，性质是一样的。这些同志要争取主动，和陈伯达同志划清界线，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还有，许世友同志，你的那几句莽撞话不作数，康生同志、剑英同志的某些言论也不作数，又及时向我报告了，这次不在检讨之列。还有几位老帅表错态，也不在检讨之列。总之，团结多数，教育少数，不搞人人过关，错误人人有份。包括黄、吴、叶、李、邱、汪，加上华北组的李雪峰，郑维山，只要检查了，认识了，都可以一笔勾消，前嫌尽释，不留尾巴，好不好啊？好，你们鼓掌了，说明大家同意我的了。我看到陈伯达同志也鼓了掌，很好，十月一日可以上天安门。上山之前，我就一路强调团结，反对分裂。现在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不然的话，我们这次的全会就开不好，中途流产……

当天晚上，紧锣密鼓的，毛泽东又在美庐召集六个讨论组的正、副组长会议。各组汇报，紧张热烈。毛泽东则把下午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大同小异地重述一遍，主旨是团结多数，争取、教育少数，彻底孤立个别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王洪文、陈永贵等人则建议：主席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散会时，汪东兴要求留下，个别向主席检讨一次。毛泽东挥挥手：不忙，你先在会议上检讨，有了初步认识，我们再单独谈。

下半夜一时，毛泽东正在吃消夜，江青派机要员送来一份密件，内书数语：老虎突然下山，去向不明。此人会驾直升飞机，应防其狗急跳墙，驾机偷袭美庐。

毛泽东看过夫人的密件，苦笑笑，擦根火柴烧掉：妇孺之见。他父母都在山上，会有此举？毕竟心里不踏实。毛泽东随即召来王恩义和张团长，问有什么新情况？王恩义报告：林立果同志下午四时下山，返回北京去了。毛泽东点头：知道了。传我的命令，中央全会期间，九江和庐山上空，除中央专机每天的例行往返，不准有任何飞机临近，否则予以击落。另外，张团长，我们马上搬家。搬哪里？不是还有栋脂红路一百七十五号备用吗？现在就走。书籍、用品天亮之前搬完就好。

无论白天黑夜，天上地下，毛泽东从来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不准有任何拖延。毛泽东的红旗牌防弹大座车驶出美庐时，山上正起大雾。夜色加浓雾，白茫茫、黑濛濛，伸手不见五指。座车亮起高灯，仍照不见路面，一切陷落云瀑雾海之中。只好由两名卫士各执一盏马灯，贴在车前引路，腾云驾雾一般，一步一步往前移动。四处都是陡坡弯道，兼有悬崖峭壁，随护人员紧张万分地沉浮于浓雾之中，真如树妖山鬼了。本来白天十几分钟的车程，毛泽东的座车却足足移行了个多钟头。毛泽东在车里对陪坐在旁的谢静宜、王恩义说：好啊，天随人意，降大雾掩护我们转移……美庐要留人值班，不要说我已经离开。新的住处，先只告诉总理、江青、春桥三个。其余免告。尤其不准告诉汪东与，还有叶群他们。找人谈话、开小会怎么办？我白天到庐林一号看文件，见人，晚上回来休息。

中八路三百五十九号。迷濛大雾中，叶群领着黄永胜进门。黄永胜黄昏时分上山，遇上叶群正在吴法宪住处谈话，聚在一块了。

林彪高兴地握住黄永胜的手，好一会没松开。待到客厅门关严实，黄永胜才适时立正，敬礼，补行下级晋见上级的礼节。

坐下后，林彪问：老虎回去了，你们见了面？

黄永胜回答：给了我电话，说他回到毛家湾二号。因我要乘中央专机，没来得及见面。

林彪点头：很好。山上的事，叶主任和你说过了？

黄永胜看叶群一眼：说了个大概……庐山这地方，每次中央全会都出事。想听听林总的指示。

叶群插言：我找吴、李、邱谈了，都觉得主席不听党内多数人的意见，衹听他老婆的话。

林彪闭了闭眼睛，手臂靠在沙发扶手上，弹动着指头：叫他们住嘴，再发牢骚，纪律处分。永胜，你回去传我的话，把牢各人的嘴巴。过去，我们都低估了娘娘的能量。两个月前，你们四位找主席告娘娘的状，现在出现反效果了吧？那次，你们事先没有报告我，不然会劝止的。但你们光明磊落，江青有什么资格召集三总部将领开会？不成体统。她的问题，要拖到主席百年之后才好解决。

叶群说：现在问题是，主席已打算用张眼镜来取代你。不等主席百年，人家先把我们给解决了。

黄永胜身子一挺：不行，明天我去找主席汇报活思想。我是二七年秋收起义跟了主席上井岗山的，总不会对我的忠诚有所怀疑吧？

林彪双眼微睁：你找主席汇报什么活思想？

黄永胜说：就请示一句话，是党的接班人重要，还是他的夫人重要？

叶群茶几一拍：问得好！老红军的英雄气概。

林彪瞪婆娘一眼，之后说…永胜啊，你是耿耿丹心。现在中央有股子邪气，正不压邪。邪气就是江青、张春桥。可主席偏偏信任他们，我也很为难……我看，你不要去主席那里谈了，只会加深猜忌的。一九五九年山上会议，你也参加了的。那次，总参谋长黄克诚中途上山，触了霉头，闹出个"军事俱乐部"。这次，你这个总参谋长又是中途上山，也是触霉头。这次和那次，相似又不相似。那次的"军事俱乐部"定的相当勉强，只有彭、黄两员武的，其余都是文的；这次武人齐集，包括黄、吴、叶、李、邱，加上几位老帅，十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大多数，还有一位汪东兴，是货真价实的"军事俱乐部"。这些人主张什么了？设国家主席，拥护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称毛主席为天才，何错之有？就算有些同志言词激烈了些，也算不上什么大错。所以，我估摸，主席面对真正的"军事俱乐部"，反而不会祭出"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这么多军队将领，只能分期分批地分化、瓦解，打进来，拉出去。柿子先拣软的吃，先揪出陈伯达这名文官做突破口。依我看，主席会力求稳健，批一通陈伯达，命吴法宪几位作检讨，找台阶下，之后结束全会，各奔前程。但山上发生的事情不会完，会慢慢算帐。除陈伯达外，暂时不会撤掉谁的职务。以主席的韬略，分批派人进入三总部，空司、海司，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等要害单位，以量变达到质变。要做到这些，大约花上一年时间。布署完毕，再开中央全会，补选张春桥、江青为副主席，总理、朱老总甚至陈云也恢复副主席职务，以五、六名副主席来对付我这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唯一的副主席，不就万事大吉、大功告成了？

黄永胜敬佩地点头：林总想事情，看形势，总是比我们深刻。好比下棋，我们是看一步，动一子。林总是动一子，看三步、四步。可我们也不能束手待擒、听天由命啊。

叶群笑笑说；有一现成人物可用。汪东兴。他这次反对江青、张春桥，态度坚决。

黄永胜说：这个，我也看出来了。汪、江关系微妙。江、张接班，首先要治的就是汪这名九门提督加大内总管。所以汪欲以攻为守，图自保。

林彪叹气：你们又把问题看简单化了，也是过高估计汪的能力。以主席用人之法，一个汪东兴的背后，至少有三个以上的什么人在制衡他。这次，我们就不要拉汪东兴了。放弃他。

叶群说：放弃这么个人物，以后很难找回的。

林彪斜自己的婆娘一眼：短视。如果我们拉住汪东兴不放，汪就很快完蛋，发配新疆、西藏，屁用没有了。而且会加大主席的怀疑，认作在拉他的人入伙，图谋什么大动作。我们放弃汪，把汪推回给主席，任他去向主席认错、讨饶，他或会被留下来，继续原职工作。他和江、张的心结，彼此是解不开的。留下汪东兴，为以后收拾江、张留下伏笔。

黄永胜说：我拥护林总的决策，英明，远见。

叶群望着黄永胜，红了红脸。先前在雾里并肩回来，要不是有警卫员紧跟着陪护，说不定就靠着块岩壁或棵大树，"短促突击"一番了。

林彪说：除了保住汪东兴，更重要的还要保下你们几位，黄、吴、李、邱，以及郑维山、刘丰、丁盛、刘兴元等等。一年之内，主席不会动我，也就不会动你们。你们的身份是公开的，主席的眼线

会时时盯住你们。在我这方面，有你们占着现有的职位，事情就成功一半。江青、张眼镜蛇想和我斗法，就斗吧。老子还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对手。

正说着，一名老警卫秘书敲门，把叶群请了出去。不一会，叶群返回，对林彪说：外面雾还没散，吴、李、邱三个说他们睡不着觉，摸黑前来，要求和林总、黄总长一起谈谈。

林彪眼睛一瞪：部这么晚了，还来谈什么？不避嫌疑……既来了，就请吧。都在一条船上啰。

黄永胜连忙表白说：不怕，老战友，老上下级，荣辱与共，生死一起。

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分别找陈伯达、汪东兴、江青谈话。

找陈伯达谈话，是责成老夫子在中央全会上作出深刻检查，承认分裂中央、挑拨领袖关系的严重错误；而不是闹情绪，发牢骚，固执己见地对抗下去。主席已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了，只要你陈伯达肯认错检查，可免予组织处分，仍保留中央常委、文革组长职务。据说你拒绝检讨，认为一旦检讨，就被打开缺口，一败涂地？还说这是党内斗争的教训？老夫子你马列著作读得熟，但在实际生活中糊涂着哪！你在主席身边工作三十几年，难道还不了解，我周恩来写的检讨还少了？都够出一本选集了。但经过主席一次又一次的批评帮助，教育挽救，还不是都挺过来了？至今仍在总理这个岗位上，为革命鞠躬尽瘁。列宁说，什么人没有错误？一种是死了的，一种是还在母亲肚子里没有出世的。原话我记不清了，你个大理论家比我熟悉嘛。

陈伯达老夫子这次却表现出一付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顽劣态度，声称自己拥护毛泽东思想，称毛主席为天才，拥戴毛主席兼国家主席没有错，错在毛主席听信了自己老婆的谗言，还有张春桥的挑拨。还说，江青早就想搞掉我陈伯达，我陈伯达学问再大也不敌娘娘的枕边风，有什么办法。

周恩来闻言，气得拍了茶几，以少有的严厉语气喝斥：陈伯达！是主席委托我找你谈话，苦口婆心，想挽救你于水火！你竟敢把错误推到主席头上，你太狂妄，太放肆！江青、张春桥等同志平日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次却是站在正确方面，站在主席一边。你死不认错，是不是想拉林副主席下水？林副主席是党的法定接班人，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你想把他拉下水，还不是分裂中央，分裂党，分裂军队？毛主席是准备宽恕你的，只要你肯认错作检查。你一位党的老同志，理论家，为什么不顾及党的大局，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就算这次中央全会失败了，分裂了，对你陈伯达个人又有什么好处？主席的脾气你知道的，他认定的原则问题是从不让步的。你陈伯达拗得过他？你不检查，下得了山？就算你和江青、张春桥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也可以在开完全会、回到北京之后，再找主席详谈你的真实想法，相信主席会认屡听取，公平对待嘛。如果你坚持不认错，不检查，那就只好对你采取组织措施了，警卫局马上可以把你押回北京去，后果自负！老夫子呀，事情若真闹到那一步，只怕我周恩来想帮你的忙，都帮不上啰。

说罢，周恩来红了眼睛。

陈伯达受到感动，也红了眼睛，答应说：好，我认错，服从大局……总理呀，我们这个党，也真亏有了你。一九四四年，你说服王明、博古认错；一九五四年，你说服饶漱石认错；一九五九年，你说服彭德怀、张闻天认错；一九六二年，你说服邓子恢、习仲勋认错；一九六五年，你说服罗瑞卿、杨尚昆认错；一九六六年，你说服邓小平、刘少奇认错；一九六七年，你说服三总四帅认错；一九六八年，你说服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认错；这次是，一九七 O 年，你说服我陈伯达认错，不定还要说服黄、吴、叶、李、邱、汪认错……这些人的结局，会怎样？我服从，我认错……

仿佛被揭了底，周恩来又光火了，很没有风度地喝斥：你这是什么话？你个理论家怎么可以满嘴胡说八道？我周恩来难道不是为了党不分裂，国家不分裂，革命事业少受损失？……算了，算了，我也不生气了，你去准备书面检讨吧！放心，我不会和你计较许多，不会把你这些书论汇报给主席。你要保重，好自为之，吃好睡好，凡事想得开些，个人恩怨少计较些。只要改正错误，取得主席和中央的谅解，大家还是好同志、老同事嘛。

陈伯达告辞时，周恩来和他紧紧握手，体现出一种对犯错误同志的温暖关怀，亲切信赖。

找汪东兴谈话就容易得多。汪东兴一进到总理的客厅，就身子前倾、双腿下蹲，要向总理下跪似的，被周恩来制止住：东兴同志！你这是干什么？站直你的身子！你还是有少将军衔的中办主任……好了，坐下了，喝茶。这是你老家出产的白桃，甜嫩脆，很不错。你这个同志啊，我说你什么好呢？红小鬼出身，江西苏区时期就替主席当书童。记得你是替主席挑着两捆图书，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队伍里，主席把你拉扯大。一九四七年三月撤离延安时，主席要我把你从野战部队调回，担任中

央支队参谋长，算正旅、副师级吧？自那时候起，你担负起保卫中央领导的重任。你可是主席亲手一步一步提拔上来的，直至当上中办副主任、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党委书记。“九大”又把你安排成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工作碰头会议成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可你这次，鬼迷心窍，为什么要跟着陈伯达他们跑？还跑的那么欢！别的人，对主席生二心，或许可以勉强找得出某些所谓的藉口。惟有你汪东兴，不应有任何的理由和藉口！

汪东兴热泪盈眶，再坐不住了，扑地一声跪下去：总理！我该死！我对不起主席呀……我小汪肝脑涂地，天地良心，也不敢对主席生二心……我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放牛娃出身的红小鬼……

周恩来站起身子，并不伸手去扶：同志，你起立！不要对我这个样子嘛。党内同志，我很不习惯嘛。或许你真该去向主席磕个头，请罪。我可以告诉你，是主席委托我找你谈话，希望能挽救你，把你拉住，拖也要把你给拖回来。主席说，除非汪东兴死不回头，要跟着陈伯达一伙人跳火坑……好了好了，男子汉大丈夫，堂堂中办主任，不要像个老娘们似的眼泪八叉了。去吧，去吧，主席白天在庐林一号办公、休息，你去检讨、认错。记住，机会不再。早就有人想赶你出中南海，下放到西藏自治区去当军区副司令。注意，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了，传出去，后果自负。

汪东兴感激涕零地离去。他明白，他的对头是江青。多年来，江青就想把他弄出中南海，再置他于死地。但主席留住了他。妈妈的，君子之仇，十年不晚。老子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死心场地；对蓝苹这烂货，只想用枪托捅进她阴户。

第六十章　文不行，武行！

周恩来找江青谈话，是江青惹老板生气，政治夫妻闹别扭。周恩来一向充当新中国第一家庭的和事佬。毛泽东说服不了婆娘的事，习惯委托周总理去摆平、理顺。

这次江青和老板吵闹撤换汪东兴，改组中央警卫局。婆娘现在膨胀得厉害，越来越没有规矩。毛泽东问：你想把汪东兴发配到哪里？江青建议：汪，少将，调西藏拉萨，任自治区军区副司令员，属同一级别。毛泽东又问：你想派谁来接替汪东兴？江青建议：王恩义，现任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党委副书记，给他转正就是。毛泽东再又问：汪和王，互相制约、监督，去汪升王，今后谁来制约王？江青一时回答不上。毛泽东认真发火：谁给你出的点子？是不是张春桥？去汪升王，你一厢情愿！前年提出安排王恩义到警卫系统来，我满足了你的愿望，让你多一些安全感。汪东兴呢？他跟了我三、四十年，是我的人，你却想把他挤走，发配西藏，是不是想把我也控制起来，当作唐高宗，好圆你那个武曌梦？对不起，夫妻是夫妻，原则是原则，我不当唐高宗那样的糊涂丈夫。说到底，你和张春桥、王恩义也需要有人制衡。

夫妇之间，话说到这份上，江青急眼了：你不要把人家张春桥扯进来，人家从没有过问过警卫系统的事。我只是看到了汪这个人的危险性！让汪继续负责中央警卫系统很危险。你不信？过去，一次又一次，我和你说王明危险，潘汉年危险，高岗危险，彭德怀危险，杨尚昆危险，罗瑞卿危险，贺龙、陶铸危险，刘少奇、邓小平危险。起初，你都半信不信，后来才被斗争实践所证明。现在，我又要说，你的接班人，加上汪东兴，很危险！这次是你的警卫局长主动向你的接班人靠拢、效忠。你还健在，你的保镖头子就向别人效忠，还不危险？另外，你就不肯替我想想，汪东兴长期记恨我，歧视我，一旦你不在了，他还能不对我下手，把我投进秦城去？你说我疑神疑鬼，缺乏安全感，我担心的就是中南海的警卫系统！

毛泽东说：你有危机意识，很好。搞革命就是提着脑袋赶夜路，随时准备坐牢、杀头。至于你和汪东兴不和，我看主要责任在你。你一直以主席夫人自大，把人家汪东兴喝斥来、喝斥去，甚至骂人家是马屁主任、宦官老二!人家还能尊重你？我多次批评不听。我看呀，还是放下架子，找汪东兴好好谈谈，交换意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汪这个人，我还是要留在身边观察一段。你和张春桥可以从旁监督他。他这次犯了严重错误，已向我认罪，下跪，赌咒发誓。我现在赶走他，人家会说，连毛泽东的警卫局长都反对毛泽东，毛泽东人心尽失……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你还有不有别的事情？

江青眼泪含含，只好退而求其次：那，那增选张春桥的事，这次全会上办不办？快刀斩乱麻，中央多一名副主席，可对接班人实施制衡……我还是要说，也可以考虑调上海的王洪文来替换汪东兴。汪这人很危险，有野心……。

毛泽东手臂一挥：你不要讲了。王洪文我另有任用。张春桥等下一次全会增选。这次全会议程，被陈伯达一伙搞乱了。参加闹事的多数是带兵的将领。我现在一天到晚，分批约人来谈话，就是分化、争取，防止全会出现分裂、中央出现分裂……你却扯出一堆麻纱来烦我。这样吧，反正和你讲不清，我委托总理和你谈。总理比我有耐心。

找江青谈话，周恩来确是比毛泽东有耐心，语调温和，词句入耳，谆谆劝解：江青啊，你作为主席夫人，主席最重要的政治助手，在对待汪东兴的问题上，要体谅主席的难处。照说，撤换一名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党委书记，还不是主席一句话、一道命令，但汪东兴有你担心的那种危险和能量吗？我看没有。起码主席健在的时候没有。我在，也不会有。以主席用人的高明，像汪东兴这种担任要害、敏感职务者，安排了多少人在盯住他？他能有什么动作？对了，他这次主动向林副主席靠拢、表忠，很蠢，也说明他政治上并不老道、成熟。但他的言论是公开的，不是秘密活动。主席和我谈到汪的问题时也很生气，失望。不设国家主席的事，主席先后讲了六次，最早的一次还是主席派汪东兴到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那时大家头脑一派昏热，包括我周恩来在内都头脑昏热。直到这次上山，还在拥护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实现党和国家领导的一元化。都误会了主席的本意，认做是主席的伟大谦虚嘛。周恩来、康生都跟着犯了错误嘛。这次只有你，春桥、文元等少数同志吃透了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站在了正确方向，抵制了一窝蜂、瞎起哄，立下新功，我要向你们学习。所有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向你们几位学习。长期以来，主席很欣赏你的政治才干，看人看事的那个尖锐、敏感。主席不大在公开的场合表扬你，却常在各种聊天的场合夸赞你。你本人是很少听到这些的。比如，主席昨晚上还在六大组正、副组长会议之后，留下我、春桥、登魁、吴德几个谈话，说：我一向反对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搞夫妻档。江青就从没当过我的办公室主任。在林副主席那里，由叶群任办公室主任，黄、吴、李、邱四员大将向林副主席请示工作，都要先经过她。还有个小副部长，二十五岁当上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实际上成为空军的灵魂人物。林家这一带头哪，下面就跟着效法：黄永胜办公室主任是黄妻项芳，吴法宪办公室主任是吴妻陈沂，李作鹏办公室主任是李妻董其彩，邱会作办公室主任是邱妻胡敏。夫人专政，形成风气。在我这里呢，这么多年来，你们大约看得出来，我对江青和孩子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亲者严，疏者宽嘛。我对江青的批评也不少，多次在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她都掉了泪。但是我也要承认，江青有她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尖锐、准确、认真、过去对彭德怀、彭真、刘少奇、陶铸的错误，这次对陈伯达等人的错误，都是她先觉察到的，叫做政治嗅觉敏感。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应该向她学习呢……江青啊，这可是主席的原话哪，说明主席是多么肯定、倚重你。看看，我和你说到哪儿了？今天未经请示主席，把这段话传达给你，希望你戒骄戒躁。对了，回到关于汪东兴同志的问题上来，你还有什么疑虑，可以和我说。我能替你解决的，马上解决。力所不及的，我替你报告主席，设法解决。

江青明知周总理处事圆融，面面俱到，可她就吃这一套。这一套的确使人舒服、适意。江青说：我就是闹不懂，老板明明已经看到了汪东兴这人的危险，却拖着不处理，硬把个心怀鬼胎的人留在身边。和总理说句心里话，我这个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组长确实有些害怕汪东兴。我们党的贝利亚。有人讲康老像贝利亚，不对，汪才是中国党的贝利亚……我看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有三分畏惧。

周恩来苦笑笑：还有人把汪东兴同志视为京师九门提督哪。我看都是把汪的重要性夸大了，说到底，不过一名替主席把门的……他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公然宣称代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狂妄自大，忘乎所以，值得中央警惕。主席为什么不调离他，而留在身边进行观察？是慎重，也是念旧。你知道的，汪是红小鬼出身，十五岁替主席当书童，挑着主席的两捆图书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同志，主席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况且，在这种时刻撤换汪东兴，影响一大片。你知道，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连排以上干部都是他一手提拔。撤换他，整个警卫系统大搬家。当然也可以重新选人填补。江青啊，你向主席推荐了替代人选没有？

江青说：推荐了，王恩义、王洪文。还可以加个华国锋，都比汪东兴年轻，能力强，忠诚。

周恩来点头：王恩义、王洪文、华国锋三位确是优秀干部，我也同意，今后向主席提议，此三人进一步提拔、使用。我看过华国锋的材料，一九二一年的，和毛岸英同岁。王洪文更年轻，一九三二

年的，才三十七、八岁，都是我们的晚辈啰。

江青说：我就不相信，中央警卫系统少了汪屠夫，就吃活毛猪。

周恩来和霭地摇摇头，我能理解主席目前不宜对警卫系统动大手术，太过敏感了。江青啊，你不要再拿这件事去和主席争执了。主席一代英主，我们只有拥戴、服从。有看法可以提出来，供参考。但决定要由主席来做，中央的规矩，大家遵从。我也不相信汪东兴是什么三头六臂，能刮起大风浪。其实，主席早就有所警觉，一上山，就在警卫部队排以上干部中宣布，为保证汪东兴同志集中精力抓好全会会务，暂停他的八三四一部队党委书记职务。主席没有把这事告诉你？最初只有王恩义、张团长少数几个人知道，还是王恩义传达的军委主席令。

江青终于舒了一口气：心里不禁抱怨老板，更抱怨王恩义：好你个恩义，这么重要的事，你都瞒着老娘？老娘白疼了你这名山东小老乡了。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让刚上山的黄永胜列席。林彪来了个言不由衷的开场白：怎么搞的？我们军队的同志，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一上山，就跟风跑，乱放炮，惹主席生气？主席昨天上午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再拥护他兼任国家主席，也不要称什么天才。我当场作了保证。军人就讲个服从。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还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真理。这几个服从，我几十年坚定不移。陈伯达同志在华北组的长篇发书，引用了我历年的一些讲话，事先没有和我打招呼。我和主席讲了，陈伯达侵犯我的版权。我是他那个长篇发言的受损者。那个发言是害群之马，把整个会议都搅乱了，主席讲出现了分裂势头。我不如主席看问题尖锐，深刻，起初还以为没有那样严重。主席健在，坐镇二中全会，陈伯达能搞分裂？我看他没那个能量和胆量。我们的中央，我们的全会，是团结的，坚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在座的除了黄总长，你们都在各组会上发了炮，犯了错误。主席讲了，错误有两种，一种有心之错，一种无心之错。你们属于无心之错，跟了风，思想欠稳健，如此而已。主席讲，犯无心之错的同志，只要检查了，认识了，就可以了，顺利过关，不记档案，照旧工作。即使对犯有心之错的陈伯达同志，主席也讲了，只要深刻检查，老老实实，和盘托出，也可以放行。山上的问题，山上解决，不带到山下去。陈伯达同志仍可以当中央常委，文革组长，十月一日照样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就是有这种伟大的气度，宽阔的襟怀。所以，吴、叶、李、邱、汪，你们都要好好检查，写出文字材料，送主席审阅。怎么样啊？你们哪位先表态？

林彪的这个开场白，意在保护陈伯达，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汪东兴举了举手，说：林总！我要第一个做检查。我是上了陈伯达那个文化人、理论家的当。陈伯达是个大骗子，野心家，像我这样放牛娃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的干部，最容易上当受骗。我痛恨，我愤怒，我要揭发陈伯达这个王八蛋！他这次在全会上发难，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他的纲领就是称天才。他别有用心地摘编出一个《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称天才语录》，二十三号晚上交给我，要秘书处打印六份，送中常委参阅。当天晚上又打电话给我，要打印二十几份，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人手一份。后来，他的那个“称天才语录”实际上印了两百多份，广为散发，才引起江青同志的警觉，报告了主席。主席讲他不是个小小老百姓，而是个大大野心家，阴谋家，分裂者。他甚至妄图拉我们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下水……

林彪神色严峻，目光锥子般盯住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都是怒形于色，这家伙狗急跳墙，唯恐天下不乱，先咬住陈伯达不放，再旁及林副主席，以向毛主席效忠？

汪东兴的发言一落音，林彪不待其他同志出言驳斥，即尖锐指出：东兴同志算是忠于主席、忠于中央的，今天第一个站出来揭发陈伯达。可是我在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上看到，你汪东兴同志是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而且是代表中央警卫局、中央办公厅、八三四一部队表态！是谁授权你表态？谁布置你的？你在讨论会上扬言要揪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又是谁暗示了你？照你刚才那样讲法，很容易引起误会，好像你已经参加了陈伯达的那个有预谋、有组织的活动。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看不是。我替你讲句公道话吧，并没有人在背后指使你，暗示你。你完全是个人自发行为。自己要那么讲、那么搞嘛，哪里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呢？东兴同志，你红小鬼出身，也是资格很老、地位很高的老干部了，讲话、办事，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要为了表白、洗清自己，就反过来嫁祸于人。陈伯达的问题就说陈伯达，你自己的问题就说你自己，不要推给别人。我这样讲，你服气不服气？

汪东兴被林彪说的哑口无言，张嘴莫辩。黄、吴、叶、李、邱都向林副主席投以敬佩的目光。林副主

席从来言简意赅，句句击中要害。汪东兴这个“宦官老二式”人物，竟想在副统帅面前玩一手，水平实在低劣。

林彪目光温和了些，仍望住汪东兴说：东兴同志，我看你呀，还是回中直机关小组去吧，不要再和军直机关的人搅在一起，免得伤了老战友的和气……下面，哪个接着讲？吴胖子，主席点了你的名，你就争取主动吧。作检查，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言论要对中央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一做检查，先把帽子戴得天大，那不叫深刻，那叫虚张声势，瞒天过海。

吴法宪涨红一张猪八戒式肥脸，摸出一页提纲来，显然是有所准备的了。

下午散会后，汪东兴赶往庐林一号。他估摸主席还在那里游水、休息。他这名中央警卫局局长也实在尴尬，自华北组讨论会上发言犯错，主席就搬了家，连住哪儿都不告诉他了。

汪东兴被堵在庐林一号值班室。在一名卫士进去通报的同时，另两名彪形大汉在他身边绕了两圈，检查他身上是否藏有“家伙”。

还好，毛泽东裸泳后，正由谢静宜施展玉手，在做全身按摩。这种时刻，男卫士是不能面见伟大领袖的，须经值班女护士传话，进去报告某人来了，见也不见？伟大领袖在“治疗室”袒胸露体，女护士、女服务员是见多不怪，连一张张俊俏的脸蛋儿都不飞红了的。

毛泽东听是汪东兴求见，知道是从林彪那边回来，即对小谢说：我起来吧，你也收拾、规避一下，看看这个警卫局长有什么新的说词。

汪东兴由两名彪形大汉陪护到“主席治疗室”时，毛泽东已裹上一袭长浴袍，仰躺在沙发上抽烟了。汪东兴进门就又扑通一声跪下了:主席救我！主席救我……

毛泽东坐起身子，微露惊讶之色：怎么又跪下？林副主席怎么你了？起来说话!你一名少将军人，形象不佳。坐坐，烟、茶现成，自己动手。你跟了我三、四十年，有话还不能慢慢说？

汪东兴起立，习惯地的拍拍双膝，坐正了身子，语带哽咽：林副主席不要我参加军直机关小组了，指我检举揭发陈伯达，不够实事求是……

毛泽东笑笑：他不要，我要。你不要怕。正可说明，你目前还算是我的人嘛。我支持你揭发陈伯达，大胆揭发。你可以争取第一个在全会上作检查，第一个检举揭发。你今晚上就把检查写出来，我替你修改。过了这一关，你就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好不好呀？我没有讲过“山上的事情，山上解决，不带下山去”这话。陈伯达他们闹的这样凶，差点把庐山炸平，开几天中央全会就可以解决？山上闹事，山下解决。我这话，你暂不外传。这次，我要用钝刀子割肉，照样学庖丁解牛。东兴，我要你变做一把钝刀子，用以对付陈伯达一类骗子。

果然，第二天，林彪再召集小型会议时，不再通知汪东兴参加。面对黄、吴、叶、李、邱五员亲信，林彪可以放心讲话：各位看清楚没有？风向已转，不少人开始找替罪羊，推卸责任。好像问题都是别人的，自己只是文化水平不高、上当受骗。汪东兴就是这样的人。谁也没有给他布置过什么，陈伯达更是不可能。明明是他自己靠上来，表态效忠的嘛。现在把一切过错推给陈伯达，直至推给我。我早就防范这个人了。这次，主席先把他推出来作检查，形成一个突破口，迫令你们一一作检查。黄总长，你不要以为你迟几天上山，可以置身事外。主席早就看过你的书面发言稿了。党内同志的检查，我看得多了。主席多次批评我是党内唯一从不写书面检查的人。你一开头，后面就没完没了。五九年那次，彭德怀一检讨，后面没完没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刘、邓一检讨，又是没完没了。我讲这个，不是要你们拒绝检讨，而是告诉你们作检讨的规律，要有思想准备。山上的事，不会在山上了结的。不信？几天之后见分晓。

果如林彪所料。九月一日，全会秘书处印发了毛泽东的一篇战斗檄文：《我的一点意见》，拔高了批判陈伯达的调门。针对陈伯达编摘的那个《恩、列、斯、毛称天才语录》，毛泽东写道：这个材料是陈伯连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配合的领袖，这里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去彭德怀那里去了，参加军事俱乐部。是为成员。念在他及时检查、揭发，和田家英一起被放过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和刘少奇、邓小平搅到一起，制订修正主义的框框条绦，积极

配合，卖力得很。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俊跑到什么地方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是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成。希望同志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得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的批陈檄文一颁发，全会形势大转向。原先跟随陈伯达叫喊设国家主席、谁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就把谁揪出来的中央委员们，立即转变态度，成为深揭狠批陈伯达的干将。陈伯达被宣布停职反省。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与一九五九年那次不同的是，这次毛泽东实施钝刀子割肉，没有把陈伯达等人划成"反党集团"，而指示全党开展"批陈整风"，批倒批臭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政治骗子。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三要、三不要"的口号：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一来，毛泽东又一次力挽狂澜，九届二中全会也就进入尾声。原计划此次中央全会之后，接着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出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两大领导班子，也被推迟到"适当时候"去了。

全会结束前夕的一个晚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相约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和老战友、老同事谈话。周总理语带玄机，含蓄地告诉他们：整个局势出现转机，各位不久就可能结束在外地的"休息"，回到北京，恢复工作了。你们有什么感想？

陈毅心直口快：昨天我碰到垂头丧气的陈伯达，问他老夫子怎么搞的，这回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被踢狠了？你们猜老夫子怎么回答？他说，张春桥、江青接班，你陈老总的日子会更好过？我不过出于公心，想维护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信他的。陈伯达这次搅局，在山上带头闹事，把中央的工作布署全打乱了，四届人大会议也开不成了。陈老总，你说呢？

陈毅望一眼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笑笑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宁要林秃子，不要三滴水。周恩来作色道：陈老总！吃了这些年的亏，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讲这种话？当心哪，当心哪。

叶剑英说：不是我发牢骚，如今人人肚子里窝着火气。去年为了扶稳接班人，藉战备之名，把我们这些老家伙通通发配外地；今年呢，又为了扶起夫人和张眼镜，而欲丢弃接班人。什么搞法嘛！

徐向前说：剑公见地深刻。陈伯达只是一条狗，打他，是打给狗主看的。

聂荣臻说：刚读到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时，感到电光石火，雷霆万钧。前面说陈伯达"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点明陈伯达不是主帅，只是个配合者；后面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又摆出仍要拉住接班人的态势，这中间，学问大得很呢。

周恩来有些急了：你们呀，总是改不了倔脾气。这些话，在我这里说说，就打止。传出去，不得了的。我求求各位了，为了党，为了国家，我们还是忍辱负重吧。

陈毅茶几一拍：有人忍辱负重，有人为所欲为。和陈伯达共事几十年，从没有很好配合过？我看陈老夫子是配合得太好了！格老子患上绝症，接受放射治疗，戒了烟、酒，早就活得不耐烦了。

周恩来也茶几一拍：陈老总！胡闹台。要我怎么说你才好？你、我、向前、荣臻，都要保重身体，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还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为逞一时口舌之快，招来灾祸，值得？

叶剑英忽然摇头晃脑，以他的客家口音吟颂起一首古诗来：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吓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知应变信如神。

周恩来苦笑：剑公，你熟读三国，现在就把我吓煞了。

?

徐向前说：在座的，除了陈总，总理、剑公、聂总都是黄埔的先生，只有我是黄埔学生。近一年来，我谪居开封，消息隔绝，总是想唱那支《黄埔军校之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革命的黄埔……那时，我们正年轻，血气方刚，志向远大……

叶剑英、聂荣臻听徐向前这么一唱，眼睛都红了。连陈毅都跟着他们起立，也不管周总理允许不允许，跟着扯开嗓门，声音沙哑地齐唱了下去：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革命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发扬本校精神！……

唱到半路，周恩来这位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也起立，和四位生死与共的元帅战友，一齐合唱。也是鬼使神差，此时刻他们不唱《国际歌》或《义勇军进行曲》，偏偏齐唱《黄埔军校之歌》。他们大约没有忘记，林彪副统帅，还有那个死去的陶铸，也曾是黄埔军校的优等生……。

疑云闷雨，心惊肉跳的九届二中全会于九月六日闭幕。下山前夕，江青为了帮助老板"稳住"林副统帅，而主动和叶群联系，命摄影助手将各式灯光器材运到林彪住处的大客厅里，来亲自拍摄一系列"林副主席认奠阅读毛主席光辉著作"专题照，以供《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发表。林彪明白三滴水是代表毛泽东巧与周旋，也就积极配合，在满地灯光照耀下，秃着脑袋瓜，双手捧一册毛着，摆下各种姿势，任其拍摄。政治就是做戏，山上山下都是大舞台，各人都是演员，演出各种角色。平日一脸严肃、从不邀人合影的林副主席还一反常态，硬是拉住江青，由叶群拍下一卷合影，以示亲密和谐。

临下山那天，也是为着稳定"军心"，林彪打破顾忌，命叶群把黄、吴、李、邱四人找来，先合影留念，后聚餐谈心。

林彪说：没想到中央全会开成这种结局。我是大梦初醒，原来如此。

黄永胜说：就是想不通，主席宁要夫人，还有那个一脸奸笑的张眼镜，而不要党章规定了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吴法宪说：屌毛！爷们来文的不行，武的行！

叶群说：已经有人放出风声，指陈伯达背后还有主帅。

李作鹏说：我们要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一再讲我们要"炸平庐山"，不就是在美庐顶上修过一条跑道？

邱会作说：哪个王八蛋要是想把我们林总牵连出来，老子第一个和他刺刀见红！

林彪说：头脑要冷静，局势要认清。下山后，回到北京，无非命你们边工作，边检查，直到时机成熟，把我给端出来，一网打尽为止。要作这个最坏的打算。但也不能叫人随心所欲，我林彪不像刘、邓那么容易对付。陕北老乡的话，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有人急于"老将退位，小兵回营，打扫庙堂，请进真种"。记住，"真神"就是张春桥、江青。过去传长传嫡，现在传夫人。

第六十一章　迫降周恩来　行刺谭甫仁

周恩来回到北京，惊悉龚澎脑病复发，住协和医院抢救，下了病危通知。这妹子是怎么了？刚熬过政治高风险期，恢复外交部长助理兼新闻发言人职务……龚澎啊，你可要坚强啊，恩来还有许多事想和你商量，还有许多话想和你说……

其实，周恩来自己也是半个病人了。山上会议的紧张阶段，他白天黑夜的找人谈话，开会，批文件，累到胸闷，气喘缺氧,心跳过缓，跌坐在藤椅里，站都站不起。保健医生慌了，护士哭了。在为他输氧急救的同时，工作人员将总理的状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总理不能病倒，组织抢救小组，进驻马歇尔别墅。由于抢救及时，周恩来的病况被控制住。医生规定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六小时。他笑着说：看把你们急的！我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没事，去马克思那里报到，还早着呢。

晚饭后，周恩来只带一名警卫秘书，叫一辆工作人员用车，悄悄离开西花厅，出中南海北门，右拐，过北海大桥，景山前街，五四大街，朝内大街，在东四南大街右拐，一路南行，进入首都人民医

院东大门。对了，协和医院已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运动中被改名为首都人民医院。可周恩来还是习惯称它为协和医院。下车后，警卫秘书一路小跑，抢去通知值班医生、护士。

来到住院部高干楼的一间病室前，已有医生、护士迎候。周恩来示意他们莫吱声，而悄悄进入病室，第一眼就看到龚澎身上插满各色管子，床边摆了各种仪器。周恩来闭了闭眼，不忍相看又不能不看。龚澎脸颊塌陷，脸色发紫，双目紧闭。护士伏在她耳边轻声呼唤：龚司长，总理看您来了……

龚澎缓缓睁开眼睛，意识还清醒。她看到了大鹏哥……大鹏哥也憔悴了，满头灰白了。她随即又闭上眼睛，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很丑，不愿让大鹏哥看到。护士挪一把椅子在床边，请总理坐下。周恩来抚住龚澎的手，轻轻在他耳边说：妹子，你听着，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美的，无人能相比。你要坚强，和病魔打一仗！明白吗？党需要你，我需要你，外交战线需要你，南乔和孩子们需要你……

龚澎听明白了，眼角渗出泪滴，只是不肯再睁开眼睛。周恩来从护士手里接过小毛巾，细心地替龚妹子擦着眼角。可那泪珠子一粒一粒，擦掉又冒出。龚澎已经失语。周恩来担心她情绪波动，失控，只得低下脸去，父兄一般以嘴唇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随即起身。

病室外的走廊上，医院的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军代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都赶来了。周恩来心情沉重地挥挥手：到你们会议室去，开个临时座谈会。

一行人簇拥着周总理来到办公楼会议室。乔冠华也赶到了，紧握住总理的手：大姐电话告诉的……您那样忙，还来看望……。周恩来示意乔冠华坐下，参加座谈。

周恩来环视一周医院的头头脑脑们，问：你们的脑外科主任来了没有？一位白发老大夫起立：总理，是我。周恩来点头：认得认得，被打成反动医学权威，挂过黑牌子的。请告诉我，龚澎同志的脑病，情况怎样，白发大夫回答：脑瘤已经扩散，原准备做开颅手术，但设备、人手都不足。驻院军代表起立汇报：报告总理，本院的医务人员百分之七十以上都落实了政策，这位脑外科专家半年前从五七干校调回来，目前是院革委会业务副主任。周恩来认真地看军代表两眼，说.，都坐下说话。医务人员落实政策，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呀，只要是活着，还能行医，救死扶伤的，就不能再让他们去喂猪、种地、掏粪！医科专家去掏粪，我这个总理心口痛呀，人材浪费厉害。我这个话你们可以传达。还有，你们医院恢复原名，仍叫协和医院，要尊重历史，把郭沫若同志书写的那块牌子挂回来。如果毁坏了，可以请郭老重写一块。

军代表笔录下周总理的指示，旋又请示：医院改回名字的事，是不是报告一下中央文革，还有主席那儿……周恩来正色道：我会替你们转告文革小组。还要报告主席？放心，主席不会管一家医院改回原名这么具体的事。你是总后勤部派来的吧？什么级别？哪年参加革命？懂业务吗？军代表没想到总理会对他这么严厉，忙起立回答：报告总理，我原是总后勤部三 O 一医院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三年在安徽老家参加红军，长期从事政工人事，不懂医务。周恩来平和了些：很好，老红军出身。我们军队的干部有一大特点，就是党组织把他派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发光发热。但思想上、工作方法上容易粗线条，习惯简单化、命令式。在医院工作，救命如救火，要尊重专家，依靠专家。好了，你坐下吧。我今天抽空来看望龚澎同志，你们组织会诊吗？只是本院的几位大夫会诊过？不行，立即把上海瑞金医院、华山医院的脑外科专家请来。这事，我来安排。你们啊，大约不知道，龚澎同志在外交战线是个多么出色的女同志！你们总该知道，她长期担任我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兼发书人，是我们的仪表人物。当年在陪都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她是我的英文秘书，她的秀外慧中，一表人材，流利英语，被誉为陪都金孔雀，欧美国家的外交官都为她着迷，倾倒众生哪！她是我们党的忠贞女儿，一身正气，目不侧视。我很为她骄傲。后来我和邓大姐把她介绍给乔冠华同志，成就了一对革命的才子佳人……我今天为什么和你们说这些？看到她病成这付样子，我痛惜，痛惜呀！

说着，周恩来红了眼睛。他平日很少这么感情外露。大家也都受到感染，乔冠华更是热泪盈眶。

周恩来忽又看住乔冠华问：几个孩子哪？母亲病成这样，为什么一个不见？

乔冠华擦擦眼睛：一个到陕西插队，一个下放云南。庐山会议期间，我找过陕西和云南的头头，他们推给他们省里的知青办。周恩来茶儿一拍站起来：胡闹台！母亲病成这样，还不安排孩子来陪护一段？就不怕人家诬�我们共产党人只要革命，不要亲情，不讲人道和人性？对不起，我又发火了，请你们谅解。我今年七十二了，体力精力都不大如前了，多少事情，都等着我这个做总理的来处理，安排。请你们谅解。是我虑事不周。照顾不周啊，欠下的工作债务太多啊。

十月一日国庆节，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军民庆祝大会。陈伯达获准随毛、林、周、康、江、

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期间林彪特意走到陈伯达身边寒暄致意，聊表关切，惺惺相惜。此为陈伯达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随后即在家中遭到软禁，直到翌年春天被捕，关进秦城。在全国报刊的公开批判文章中，陈伯达有了一个代号："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此亦毛泽东的斗争法术之一，批判某一个，定要挂上前一个，以示党内斗争环环相扣，首尾相接：批判彭德怀，挂上高岗；批判彭真，挂上彭德怀。批判刘少奇，挂上彭真；现在批判陈伯达，则挂上刘少奇。尽管二者之间，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国庆节后，毛泽东指示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一介书生，除了他那管秃笔，党无党权，兵无兵权，事无事权，有什么好批的？明眼人却是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之意不在陈伯达，而在伯达后面的那位更大的人物，以及那人物所代表的军队派系。

为此，周恩来受委托，主持了一系列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直至两百多人参加的华北整风会议。周恩来一次又一次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毛泽东先后在吴法宪、叶群等人的书面检讨上作出严厉批示：

吴、叶及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在庐山会议上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藉口。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庐山发生的问题，是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陈伯达待审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泽东的批示，先由周恩来送交林彪、叶群敬阅，之后再送黄、吴、李、邱拜读。毛的高明在于：拉住林彪批叶群，批黄、吴、李邱。除陈伯达外，其他人都"边工作边检讨错误"，给一线希望，以防他们狗急跳墙。

此期间，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杭州，住进西湖汪庄休息。随后，林彪夫妇也离开北京，赴苏州林园避寒。北京的斗争却在步步升级。华北整风会议后期，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对拱卫北京地区的第三十八军、六十三军、六十九军的指挥人员进行"充实调整"，宣布改组北京军区党委，撤销郑维山的军区司令员、李雪峰的军区第一政委职务，两人同时被捕；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兼第一政委，纪登魁兼第二政委。

毛泽东没有动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但给加了一道紧箍咒：今后军委办事组凡有重要决策，都应先征求朱德、董必武、叶剑英三人的意见和指导；军委办事组的工作，由周恩来、黄永胜两人直接向军委主席和副主席汇报、请示。

十二月中旬，周恩来有一次重要的出访活动，秘密赴越南河内，与越共北方及南方领导人商谈、签订中国在援越抗美战争中的几项重要协定。由于美国政府正积极寻求改善中美关系，因之周的此次访问中越双方不发公报，对内对外均不发消息。

一椿神鬼莫测的事件正等待着周恩来。

话说林彪的老部下、昆明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中将，广东仁化县人，一九一o年生，一九二七年入党，参加南昌起义。自江西苏区时期的红一军团起，到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野战军，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南军区，可以说谭甫仁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林彪麾下。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谭甫仁任中共中央学习毛主席著作办公室主任。同年冬天，原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兼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上将自杀身亡，遗缺由谭甫仁接任，集云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新一代的"云南王"。

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七日早上，谭甫仁刚起床，军区保卫部部长即神色惶恐地来向谭司令员报告：接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密令—本日中午一时左右，会有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飞越昆明上空，由昆明军区炮兵以防空导弹击落，不得有误！

谭甫仁豹眼圆瞪：操鸡巴蛋！军委保卫部命令，有文字依据吗？保卫部长回答：没有，是绝密电话。谭甫仁又问：操鸡巴蛋的，电话有录音吗？保卫部长回答：没有，从来军委保卫部的电话命令，严禁录音。谭甫仁再问：留了电话文字记录吗？保卫部长回答：没有，军委保卫部纪律，绝密命令禁止笔录！大牛生征战沙场、出生入死的谭甫仁浑身都不自在了：操鸡巴蛋！你听得出是军委保卫部哪位部长的声音吗？保卫部长回答：是 XXX，他的声音我很熟习……谭甫仁又骂了一声"操——"，脑子里轰地一响，住了嘴。天爷，XX 部长啊，娘娘的亲信啊，这命令是真的！

谭甫仁脑门上沁出了汗珠子。他虽说是个粗人，但像所有的解放军杰出将领一样，平日嘴巴骂骂咧咧，操这操那，一旦遇有大事要事，却十足的精明、干练，绝不含糊：军委保卫部密令昆明军区要击落的是架什么飞机？坐的什么人物？如果是劫机外逃，又怎么提前五、六个小时预先知道？当前中央正展开批陈整风，连林副主席夫人叶群同志都被迫书面检查，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他闭上眼睛紧张思考一会，再又问自己的保卫部长：军委保卫部的命令，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听到了？保卫部长回答；军委保卫部的保密电话，不须军区总机接转，目前只有我一人知道，还有就是首长您了。谭甫仁以手指弹了弹自己的额头.. 如果我们不执行命令哪？保卫部长回答：根据内保条例，拒绝执行命令的，要被人执行命令，首先是我，会被人执行命令。

这事凶险而蹊跷。谭甫仁再又倒吸一口冷气：心想老子十七岁入党，参加革命，从死尸堆里爬过来的，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于是一咬牙，作出决定：传我的命令，军区空军雷达严密监控我昆明地区空域，一旦出现国籍不明的飞行物，我即以三架空军战机升空迫降。若对方拒绝迫降，准予击落！

保卫部长有些犹疑：司令员，我们对军委保卫部的命令，可是打了折扣……

谭甫仁火了：住嘴！立即执行我的命令。你想过没有？万一击落错了，你我不就成了杀人犯？到时候谁替你认帐？记住，你的脑袋也在我手里。中午若有飞机被迫降，我会亲自到场看个究竟。

当天中午一时许，果然有一架民航客机出现在昆明军区空军的雷达屏幕上。三架战斗机升空执行迫降任务。战斗机驾驶员看得明白，那民航客机的机身上印有五星红旗，且是中央首长乘坐的那种英式三叉戟专机！

中央专机徐徐迫降在昆明郊外机场跑道上。军区保卫部的特警分队立即将航机团团包围。跑道的前后两端则堵上了军用大卡车，以防航机突然冲出跑道强行起飞。

不知道为什么，谭甫仁在卫队的严密护卫下走向航机时，双脚有些发软。弦梯靠拢了，机舱门打开了，一位高大、英武的青年军人出现在舱门口，立正，敬礼：谭甫仁同志吧？中央首长在舱里，请您上来见面，不许带其他人。

谭甫仁革命几十年，血火几十年，从未这么毛骨悚然过。军区保卫部长也是条杀人不眨眼的汉子，此时颤着嗓音说：全仗了司令员大智大勇，不然犯下死罪，跳进滇池洗不清……

登上舷梯，进到主舱，谭甫仁肥硕的身子一提，差点晕倒：是周总理！总理身边坐着李先念副总理和外交部姬鹏飞代部长！

周恩来惊魂甫定，面色严峻：谭甫仁！算怎么回事？毛主席派我和先念、姬部长出访越南，飞越贵地上空，你却派战斗机迫降？还好，你没下令把我击落，不然一条轰动内外的新闻啰。也可能被保密，说成一次单纯的空难事故。

谭甫仁已经跪在过道上，拖着哭腔要求向总理单独汇报，请罪。周恩来并没有动怒，而是让他起立，并允许他到隔壁休息室单独谈话。

谭甫仁小心地四周看了看，证实没有第三者在场后，即和周总理面对面地站着，以耳语方式汇报了军区保卫部长早上接到军委保卫部绝密命令的事，说出了军委保卫部那位部长的名字。

周恩来脸色泛白，眼睛瞪老大，仿佛在说：是他？他又是奉了谁的命令？周恩来眼睛眯缝一会，稳住自己情绪，转而紧紧握住谭甫仁的手：谭司令员，谢谢你！真心谢谢你办事老成，保住我这条老命……我们是在江西苏区认识的吧？对了，你参加过南昌起义，是我们军队资格最老的同志之一，也算我的老下级了啰。我说啊，我们老红军、老战友之间，总有一份谁都卡不断的血肉联系。今天这事，就在你、我之间打住，暂时谁都不要告诉。在你们军区党委内部，只说空军雷达闹了个误会，迫降过一架民航客机。记住了吗？你要用脑袋向党中央、毛主席保证，绝不泄密！怎么处理？等我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会返回昆明停留一天，吃你们的过桥米线，再详细谈。之后，由我亲自去向主席汇报，并替你和你们军区保卫部长请功，明白吗？好，你下去吧，命令你手下的人撤离，把跑道清理出来。我们要立即起飞，越南领导人已在河内机场接机了。

……在飞往河内的航程中，周恩来向专机上的全体人员宣布一条纪律一令天专机迫降昆明机场，完全是个误会，任何人不准议论、传播这件事，违者军法从处！宣布完纪律，周恩来回到主舱，面对李先念、姬鹏飞等人的询问，紧抿嘴唇，不再吭声。他率性闭上眼睛休息。思绪却如滚滚浊浪，翻江倒海般袭来，袭来。军委保卫部的几个头头，他太熟悉了。如果谭甫仁他们没有弄错的话，天爷，是他，是她，要搞掉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时刻，让林彪的老下级来干这件事？不可能，绝无可

能是“最高”的决定。“最高”和毛家湾二号斗争方兴未艾，胜负未卜，他实在离不开恩来啊，此时失去恩来，如同自断手臂……那又会是谁？毛家湾二号？更不可能。毛家湾二号若让自己的亲信将领办了这件事，不是自我大暴露？怎么也脱不了干系的。况且几十年来，周恩来从未和林家闹过不快。就算斗争再激烈，干掉我周恩来，于他林家何益？

恩来想去，周恩来锁定一个幕后指使者：娘娘。周恩来打个冷噤，浑身透心凉了：娘娘，只能是娘娘了。为什么要下这个毒手？当年，恩来的右臂为你所折。是恩来力主撮合你和主席的缘份。恩来是你的半个月老啊，另外半个是康生。天下最毒妇人心，这有歧视妇女的成份……对了，谭甫仁所书那名下密令的军委保卫部部长正是娘娘的小老乡，娘娘破格提拔上来的。“最高”在政治上是那样地信任、重用娘娘，这些年来几乎有求必应，书听计从。但要干掉周恩来这事，大约娘娘是瞒住了“最高”，做成既定事实，再把罪责推到林彪的老下级身上。为什么要干掉周恩来？只能有一种解释：娘娘已乐观地估计到，不出一、两年时间，毛家湾二号就会被“最高”斗个落花流水，达成她和张眼镜接班的目标。但还有一个大的障碍，就是他周恩来，所以提前动手，制造一次“空难”……

周恩来一行只在河内停留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和兄弟的越南党领导人签定下几项具体的援助协议。之后于第二天上午直飞杭州。在西湖汪庄，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访越情况，转达越南党领导人的问候，也顺便谈了谈昆明军区空军雷达闹了个误会，摆了一回乌龙，已由谭甫仁同志当面解释清楚，等等。毛泽东笑了笑，说平安回来就好，中央警卫局已向他简报过此事，会给予追查。谭甫仁是林彪的老部下吧？今后各位都要注意安全啰。斗争越来越激烈。刺刀见红，开始动手了。

事情回到昆明，回到军区大院。

谭甫仁司令员一家所住的二层小楼，位于军区大院深处。从军区大门进到谭司令员的住处，纵深一公里，经过四道门岗盘查。铁打的营盘。任是武林高手，飞檐走壁，也难以潜入。

谭甫仁结婚三次。新婚妻子年轻，美貌，生了个宝贝儿子，夫妻恩爱的紧。所住的二层小楼楼下住着特警班，加上秘书、医生、护士的值班室等。楼上那么多大房间，只住了首长一家三口。

十二月十八日凌晨三时许，值班卫士正抱着杆微型冲锋枪打盹。一到后半夜，年轻人就瞌睡得要命。人说昆明四季如春，其实昆明的冬夜还是相当冷。首长这楼里暖气供得足，军服都不大穿得往住。能有什么事儿呢？这军区大院深处，岗哨林立，灯火通明，鸟都飞不进来的。睡意蒙胧中，值班卫士听到楼上有响动。楼上是首长的大卧室，没什么奇怪的，首长身体壮得如头水牯，他爱人又一朵花样鲜灵水嫩，每晚上能不干上一回？值班卫士只有咽口水的份。老家那媳妇在身边就好了，老子不干她个死去活来才怪哩，女人是任男人怎么干都干不死的，你干的越凶，她越快活，姥姥的……

值班卫士打了个呵欠，眼睛瞪住被灯光映照得雪白雪白的天花板。连带墙上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都映得发白。人一犯困，眼睛就会发花。你看，你看，那雪白的天花板上，竟映出红色光点。哟，奇了，姥姥的，那红色斑点越来越大，像红墨水滴在白纸上一样，越浸越宽……不对，值班卫士揉揉眼睛，本能地握枪起立，睡意全消，是啥子？这不，都滴到地板上来了！用手指拈了拈，闻了闻，腥的！是血滴！他跳将起来，不再迟疑，揿响了警铃，大叫：起来！起来！楼上有情况！

值班军官披衣而入，还骂了句：你他妈的瞎嚷嚷什么？吵了首长休息……但一看天花板上渗下的血滴，立即命令特警班行动，封锁院子，一边挂电话向军区保卫部值班室报告，一边命令警卫战士上楼，一定要保护好首长！保证首长的安全！

几名战士冲上楼，撞开通往首长卧室那道门，吓坏了：但见首长一丝不挂，胸口流血，倒在过道上！首长的爱人也一丝不挂，被击毙在雪白的床单上，连同他们的宝贝儿子也胸口中弹……显然，首长一家是被人以无声手枪干掉的。首长中弹后，还冲到走道上，力图拉住什么人……救护车！救护车！首长还有体温，还有呼吸……

整个昆明军区大院乱成一锅粥，哨声，号声，汽车喇叭声，军人奔跑声，呼叫声，乱成一片。救护车来了，医生、护士来了，就地对谭甫仁司令员施行抢救。但谭司令员心脏中弹，咽气时眼睛瞪得铜铃似的，手指朝上指了指，不知是什么意思。

军区的其他负责人都赶来了，一个个脸色寡白，浑身战栗。延安时期就干边区保安局局长的军区第二政委、党委副书记周兴，当即命令所有人员退出小楼，保护现场。他和医生查验了谭司令员和夫人以及小孩身上的枪眼，无声手枪干的，很残忍，近距离连发。周兴还以老保卫干部的目光，在卧室一扇窗口上，发现一只军用解放鞋的印迹。

肯定是军区内部的人所为！周兴连夜召集军区党委紧急会议、副司令、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很快统一了看法：以刺客对谭甫仁同志住处环境的熟悉，行动的缜密，刺客不可能从外面潜入，毫无疑问，刺客就出在警卫部队，甚至出在军区保卫部门！保卫部长哪里去了？怎么不见露面？周兴下令：立即把军区保卫部所有人员隔离审查，谭政委卫队所有人员隔离审查。

可是周兴这位老保卫还是迟了一步。当他天亮时分派去武林高手逮捕军区保卫部长时，保卫部长已经在自己的卧室里“吞枪自杀”。动作好快，好干净俐落啊。 ，

谭甫仁全家在昆明军区大院内遇刺灭门的恶耗，震惊了北京中南海，西湖汪庄，苏州林园。

当天中午，周恩来在西湖汪庄向毛泽东汇报尚未结束。毛泽东往常一样斜躺在床上，周恩来坐在床边椅子上。机要秘书急急敲门，得到允许，方呈送进来一纸电报。毛泽东接过电报扫上一眼，忽地坐直了身子：恩来！出事了，你看看！

周恩来看过电报，双手颤抖：谭甫仁被刺客杀死，还有他爱人、小孩……军区保卫部长也“吞枪自尽”…：

毛泽东目光罩定周恩来，心起疑窦：恩来！你说你的专机昨天在昆明上空被他们迫降，是一场误会？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为什么要瞒着我？

周恩来看到谭甫仁的死讯，想到自己所处的险境，登时哭出声音来：主席，有件事情，没敢向你报告……此事，我深受震动，有人要加害于我，谭甫仁没有执行……没想到人家手脚更快，杀了谭甫仁，又杀了昆明军区保卫部长，灭了口……

毛泽东耐着性子听完，下了床，在周恩来面前来回踱步，口中念念有词：动手了……恩来，你说谭甫仁向你下了跪，告诉你是中央军委某部长下的密令？既没有录音，也没有文字记录？

周恩来陪着毛泽东起立。不然毛站着，他坐着，算怎么回事？他说：主席，根据政治保卫工作纪律，凡这类命令是不允许留下任何依据的。

毛泽东手中烟蒂一扔，目泛蛮横之色：混帐！这种工作纪律黑暗！我毛泽东从来明火执杖，战场、会场上见高低！连张国焘叛逃，投奔老蒋，我都不准你们杀掉他，而放他跑。人各有志嘛！相反的，你周恩来和你们那个中央特科，什么红枪队，在上海大搞暗杀，杀顾顺章一家十六口，结果被人家掘尸登报，搞的声名狼藉，天怒人怨……四九年进北京，我要政治局作出决议，今后禁止党内党外搞暗杀，谁再搞砍谁的头……现在又开始了，刺杀一位大军区司令员和军区保卫部长……从今天起，我是不是睡觉都要穿上防弹衣了？

周恩来低眉敛目，等毛泽东发作过了，才说：主席，我历史上是犯有各种错误，延安整风后一直记取深刻教训……可这一次，人家是冲着我来的。谭甫仁饶了我一命，他自己却因此途命，连同太太、小孩都赔上。

毛泽东停止踱步，在沙发上躺下，目光仍然没有离开周恩来，声音则有所缓和：恩来，不要见怪，刚才冲你发脾气……你说谭甫仁亲口告诉你，那道密令是军委某部长下的？那不是把蓝苹也扯进来了？蓝苹为什么要让她小老乡去干这种事？我不相信。她没有这种必要。她尤其不会针对你。我可以告诉你，中央内部，也不是没有人想动你。前两年王、关、戚就多次建议动你，都是蓝苹不同意，在我面前保你。

周恩来连连点头：我知道，蓝苹是保我的……就因为某部长容易和蓝苹扯上关系，我才慎之又慎，没敢惊动主席。也可能是昆明军区那保卫部长听电话听差了。我们的长途电话，经常声音失真。

毛泽东忽又问：会不会毛家湾二号那边的人马所为？

周恩来心里一愣，想了想，回答：在真相大白之前，不应排除任何一种可能……但谭是林的老下级，信得过的将领，要搞掉自己的封疆大吏，又似乎不合情理。

毛泽东想了想，不耐烦地摇摇手：算了，一团麻纱扯不清。你马上回北京去。还有什么建议？

周恩来试探着说：军委保卫部的工作，需要一位威望高的老同志去指导、制约，以防止再出现类似谭甫仁的案子。

毛泽东说：可以考虑。你打算推荐谁？

周恩来说：叶剑英同志办事老成，为人忠耿，可以放心。

毛泽东点头：可以。你回到北京后，传达我的以下命令：一、汪东兴立即回到我身边来。恢复他的中南海警卫师党委书记、第一政委、中央警卫局局长职权。从今天起，中南海警卫师由汪东兴指挥，

其他人不得过问；二、中央政治局成立昆明军区事件专案调查小组，由谢富治兼组长，公安部长李震代组长，昆明军区第二政委周兴任副组长。谢身体不好，留京坐镇。李震率专案组立即赴昆明，尽速破案；三、全党加强政治保卫工作，严防党内外敌对分子的政治暗杀活动。即日起，军委保卫部受叶剑英同志的指导、制约。

周恩来笔录下毛泽东的一道命令，交毛过目，签字认可。

正说着，机要秘书进来请示：苏州林副主席电话……

毛泽东挥挥手：转进来。随即拿起话筒：育容吗？你身体好了些吗？谭甫仁的事刚知道，我很悲痛，很愤怒。

林彪在电话里欲哭无泪：主席，你要主持公道啊！谭甫仁是参加南昌起义的老红军，几十年来战功卓著，对党对主席忠心耿耿……党内搞暗杀，此风不可长，否则人人自危，党无宁日，国无宁日。

第六十二章　北京、苏州，诡秘之秋

周恩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得知龚澎去世。

他顾不上悲痛，保自己的老命要紧，当即找来叶剑英、谢富治、汪东兴、李震四人，传达毛主席的三项命令。谢富治是坐轮椅由护士推上来的。传达完主席命令，周恩来再次与四人紧紧握手。

周恩来握住叶剑英的手说：剑公，根据主席指示精神，你立即挑选几个靠得住的同志，去军委保卫部协助工作。今后，中央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包括我这个总理的人身安全，都交由你负责。绝不能让昆明军区谭甫仁被刺之类事件，在北京发生。

周恩来握住谢富治的手说：谢政委，怎么病成这个样子啊？你回去安心养病吧，病好了，还有的是工作等着你来做。

周恩来握住公安部长李震的手说：主席亲自点将，由你率中央专案组赴昆明，调查谭甫仁遇害案。不管查到谁，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把刺客和幕后主使者挖出来。此案，你直接向我负责，我向主席负责。给你一个下午的时间做准备，组班子，晚上飞昆明。

周恩来握住汪东兴的手说：汪主任，你可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江西苏区红小鬼啰。主席讲了，他那边的事，还是小汪靠得住。前一段，你经受住了考验，很好。今后，中南海警卫师、中央警卫局，仍归你全责指挥，其他人不得过问。你今下午立即飞到主席身边去。

叶剑英、李震、汪东兴一一向周恩来行军礼，保证完成任务。汪东兴并宣誓地半举起右拳：总理放心，我今后的职责，就是保卫主席，保卫总理，保卫中央！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们不要忙着走，除谢政委回医院休息外，都留下来，参加中央工作紧急碰头会。我已经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中南海警卫师团以上干部，听我宣布主席的三项命令。只开一个小时的会，之后你们各忙各的去。

说罢，周恩来又问：汪主任，那个“小老乡”人在北京吗？

汪东兴知道“小老乡”是谁：他请了假，回山东老家看他重病的母亲去了。通知他赶回来？

周恩来苦笑：你怕他是孙悟空，一个跟斗翻得回来啊？不用催他了，革命军人难得尽一回孝道。等他回来，我再约了江青同志，和他谈中央给他新的工作安排。叶群在苏州陪林副主席，也不能出席今天的紧急碰头会了。

……开过紧急碰头会议，周恩来才算喘了一口气。回到西花厅书房歇了歇，想起龚澎已于前天去世，心里不禁一阵阵绞痛。前天，自己差点在昆明上空被击落，和龚妹子走一路。邓颖超见他脸色寡白，嘴唇发乌，忙传来保健医生、护士，替他查心跳、量血压。还好，就是太累了，日复一日，白天黑夜，南方北方的连轴转，是块铁也要被磨掉。保健医生强迫他躺下休息，那怕躺两、三个小时。他佯装着躺下休息，就是没法入睡。满肚子的话，满腹辛酸，无处诉说。他从不对小超诉说自己的险境、难处。说了也无益，徒增小超的惊惧而已。过去，还有个龚澎。多少年了，倒是和龚妹子，什么心事都能倾诉。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就那么贞静地看着你，抚着你……可如今龚妹子去世了，美丽的大眼睛永远地对他周恩来闭上了，再不能贞静地爱抚着他大鹏哥了。龚妹子，你知道吗？你走了，大鹏哥的

心也被掏走了，掏走了啊——！周恩来直想嚎啕大哭。可他哭都不能大声哭，流泪都要瞒着人，一个人偷偷地流。这国家总理的眼泪没法公开、畅快地流。

他的老下属、国务院办公厅主任进来了。老下属了解总理和龚澎的义兄义妹亲密关系。外交部今下午要替龚澎同志开追悼会的事，不能不报告了：龚澎同志的遗体已经火化，办公厅替您和大姐送了花圈，是最贵重的那种，由白玉兰花瓣编成……

周恩来忽地从睡榻上起立：这么快就火化了？不等我看最后一眼，追悼会几点开？我要出席！

办公厅主任忙劝道：总理，您累成这个样子，保健医生守在门口，不会让您出去……而且国家总理出席一位司局级干部的追悼会，不符合中央的规定，新华社也没法子发新闻稿……

周恩来涨红脸膛，瞪大眼睛，双手握拳，登时像头暴怒的狮子。办公厅主任跟随总理几十年，从未见他如此愤怒过，只听他吼道：关新华社什么事？关你们什么事？你们太放肆！太不把我这个总理放在眼里！把我当玩偶，当工具？你们欺人太甚！太甚！我周恩来十几岁投身革命，有哪一次对不住你们？有哪一点对不住你们；：你们还想要我的命——！我活到七十二岁，还想要我的命——！我周恩来的这条命是捡来的！差点就在昆明上空粉身碎骨了！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啊……不说这个了。我要去参加龚妹子的追悼会。派车，快去替我叫车！

办公厅主任傻了，听不懂老首长的话了，愣在老首长面前挪不动步子。

周恩来越加气愤，继续咆哮：你为什么站着不动？现在我告诉你，我随时可能死掉！在我的汽车里放包炸药，在我的睡房窗口瞄上一支无声手枪，在我喝的茶水里添上一点粉末……我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我怕什么？人一个，命一条……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是怎么死的？他们军区的保卫部长是怎么“吞枪自杀”的？都和我周恩来这条性命有关……杀我不成，杀他们灭口…：

邓颖超推开书房门，进来了。周恩来一见到小超，立时住口，愣了愣，竟奇迹般安静下来。夫人就像他的安定片，镇静剂。他悻悻地说：对不起，刚才吵闹了，失态了。我一时神志迷乱，都不知道自己瞎嚷嚷了些什么……都是龚妹子去世，给了我太大刺激，那么美好的生命没了，我心痛啊。小超，你是知道的，我把龚澎当亲妹子啊……对不起，我刚才急火攻心，不够理智，毫无根据地乱喊乱叫，你们绝对不可以传出去。为了我们这个党，为了中央，你们要以人格向我保证，党性向我保证……小超，我们一起去出席龚澎的追悼会。你们就依了我这一回。就算我老了，任性一回……我要去向龚澎同志三鞠躬，生平第一次向她三鞠躬，也是最后一次……冠华啊，你、我都要坚定、坚强，你失去妻子，我失去妹子。

苏州林园。

林彪站立在客厅一角的大地球仪前，几乎整个上午。长时期的疗养，使他练就一身静气，可以连续几天不见一个人，不说一句话，就那么或躺，或坐，或站，或走，没完没了地思考问题，剖析局势。正是心有千沟万壑，胸藏巍巍丘峦了。

尽管北京方面严密封锁周恩来的专机在昆明上空被追降的消息，但林彪还是通过自己的管道及时获悉。林彪立即意识到自己的亲信爱将、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身处险境。他会经问婆娘叶群：谭甫仁随时可能被人灭口，我们应当采取措施，要他来苏州避一避？蠢婆娘叶群却说；在昆明军区大院内，谁动得了谭政委？那地方我上半年才去过，大院深处一栋小楼，谁去见谭政委都要经过四道岗哨，楼下就住着他的卫队，二十四小时警戒，固若金汤呢。人家谭甫仁倒是私下对我讲了，林总要是觉得北京、苏州不方便了，就请住到昆明来。昆明四季如春，适宜长住。就战略腹地而书，云南更是得天独厚，纵深广阔，又背靠缅甸、老挝、越南北部的大山区….

可是第二天中午，昆明就又传来谭甫仁一家三口被刺杀、军区保卫部长“畏罪自杀”的消息。人家的灭口动作好快、好俐落！如不是中央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谁干得了这事？且干得这样出色？

林彪就像被人突然从背后扎了一刀。他闪了个趔趄，险些扑倒。他没有责怪婆娘叶群。谭甫仁打战是名悍将，平日处事也十足精明，警惕性高，讲他睡觉都把手枪压在枕头下，可也没能防止被人行刺……就算林彪要保护谭甫仁，时间上也来不及。苏州和昆明，两地相距两千多公里。

那么，究竟是谁策划了此次谋杀？为什么要干掉周恩来，再干掉谭甫仁？看来，按策划者的意愿，不管周恩来的专机是否在昆明上空被击毁，执行该项密令的谭甫仁和军区保卫部长都必死无疑。

思虑再三，林彪还是要通了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的电话：总理啊，你近来还好吗？身体怎么

样？我还是老样子，天天吃药、散步，谢谢总理关心……，昆明谭甫仁的事我是今天中午才知道，很伤痛。多优秀、忠诚的一个老同志，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啊！他战争年代跟随我带兵打战，从井岗山到延安，到晋察冀，到东北，再打回江南，都没有死掉。却在和平年代，被自己人所谋杀。他还不到六十岁。叫全军将士怎么想？总理啊，请报告主席，党内军内，不能开这个头。却有人偏偏开了这个头，是党和军队的不幸。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怎么讲？已下令追查？由李震带专案组赴昆明彻查，一定抓到具凶……主席有这个决心就好。我的安全？谢谢总理。我看得开，生死有命。有些事，防不胜防。每天要喝水，吃饭，服药，出门散步，怎么防？人的生命很脆弱，讲不定哪天就突然翘辫子，之后宣布你因病去逝。总理，你更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啰。树大招风。有的人卑鄙得很！总理要保重。好好，彼此保重。

林彪平日沉默，一开口却可以讲很多话。他放下电话。因中央常委尚未通报周总理的专机被迫降的事，他也就不便在电话里提及。百思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干掉周恩来？依当前党内斗争的轻重次序，也是应当先干掉我林彪呀。周恩来那样听话，那样辛辛苦苦，委屈求全，还容他不下？

蠢婆娘叶群倒提出一个不蠢的见解：制造一次空难事故解决周总理，肯定是最省时省事的办法，好向全党全国做出交代。我敢说，这高招出自娘娘和张眼镜。周总理毕竟是娘娘和张眼镜接班的最后、也是最大的障碍，所以提前下手。

林彪说：你还是说服不了我。我才是江、张接班的头号障碍，直接堵在了他们面前。

叶群说：人家不是不想。人家夫妇现在时刻乐于送我们上西天。为什么还没有送？一是方法上有困难。你像他一样，自五十年代起就不再坐飞机，平日深居简出，行动不讲规律，所以不像制造一次空难事故那么简便；二是考虑到你在军队里的影响，加上庐山会议上他和你的分歧在高层是半公开化了的。要是副统帅、接班人被弄的不明不白，怎么向全党全军、特别是将军们交代？若多数将领和他离心离德，相互猜忌，他就控制不住局面。军人讲实力，文官要嘴皮。三年多前武汉军区闹出那么大的事，他都只好冷处理，还抓了王、关、戚三个文人，平息军队怒气。

林彪问：那他们这次为什么敢对谭甫仁下手？同是大军区政委兼党委书记。

叶群说：就因为谭甫仁是你老下级，亲信将领。陈再道则是徐向前的人。云南又是战略大后方……我一直有些怀疑谭甫仁那个年轻漂亮的新婚妻子，是总参三部的一只“燕子”。谭和我说请林总到昆明长住、云南战略腹地纵深广阔这话时，只有他的妻子在旁……

林彪冷笑：是怕我到云南去做吴三桂？所以就先干掉谭同志，连同他们的“燕子”……干净啰，断我一只手臂。人家已开杀戒，我们怎么办？

叶群说：以牙还牙。

林彪闭了闭眼睛，做了个手势：不……按手续接班。

叶群说：还是老总想的透，树倒猢狲散。

林彪说：你明白就好。可找适当机会，和黄总长他们通气，大家有思想准备……下面，去办件事，设法要上海王维国来一次。不能让这里的工作人员认出来。具体的，你去张罗。身边这些人，谁是谁的眼线？娘的不清楚。

……叶群以检查妇科毛病的名义，跑了一赵上海瑞金医院。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维国，闻讯赶到瑞金医院高干病室探望。叶群在和王维国握手时，乘医生护士及随行人员不注意，把一叠得很小的纸条递到王国维的掌心里。瑞金医院决定替林副主席夫人组织妇科专家会诊，须住院观察一星期。叶群心里暗自高兴，好吧，娘娘和张眼镜的探子们，把注意力放到老娘身上来吧。

三天后。苏州林园传达室，来了一老一少操湖北口音的乡下人。老的五十多岁，身高个大，肤色黧黑，穿一身青布对襟棉袄—少的约摸二十几岁，穿卡叽布中山装，个子瘦小。老的自称湖北黄岗县东风公社林家湾大队社员，林副主席的堂弟，后生子是他的崽娃。

值日军人十分警惕，把访客的证明信左看右看，大队、公社都盖有公章，批准他们父子赴苏州探亲，不像是假冒；军人又要了他们的轮船票和火车票来验看，确是从湖北黄岗上船，到江苏镇江下船，改乘火车到苏州来的；再又打开他们所带的两口鼓鼓囊囊的布袋检查，装的尽是些黄岗土特产，什么黄岗桔饼、柿饼啦，莲子、藕片等等，左一包、右一包的，并无危险品。

军人还是觉得事有可疑，进而喝问：你们怎么知道首长住这里？从实回答！

黄岗老乡并不慌乱，镇静回答：报告你同志，我硬是林副主席堂弟呀！我们去信北京毛家湾二号，

是我堂侄子回信告诉的这地址呀。

军人口气和霭下来：你堂侄叫什么名字？

黄岗老乡回答：立果，立正的立，果子的果，小名老虎，在空军司令部当嚒子部长。

值日军人笑了三一位请坐，请坐，立即替你们请示。有女服务员来给两位黄岗老乡上茶，上糖果点心。所有的人都换了一副面孔。

不一会，值日军人从里间打完电话回来，对一老一少说：替你们报告过了。首长指示，面就不要见了，若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酌情帮助解决。现在就途你们去城里的招待所休息，在苏州玩几天，看看风景。黄岗老乡却不知足，不感激，竟扯直了脖子嚷嚷：我和崽娃赶了上千里路，专门来拜望我堂哥，不见上一面，对不起，莫想赶我们爷俩走！告诉你同志，一九五六年我就上北京毛家湾二号见过堂哥，那次住满一个月才走！这次连面都不碰一个？告诉你同志，不见不走！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脾气不得了。值日军人只得又进到里间打电话，返回来改了口：已经请示了首长本人，首长请你们见一面。

真乃侯门深似海。一老一少拎着两只布口袋上了吉普车。吉普车向园子深处驶去，在一座园子里还要坐车，这园子是够深够大的了。车子走了一小会，才在一座外观朴素的平房院子前停下。有穿军装的工作人员接住，态度亲切地嘱咐一老一少直接去后园亭子里见首长…

当“黄岗老乡”在后花园见到老首长时，差点就哈哈大笑了。林副主席拉住老乡的手：维国，你这个老乡很像嘛，把我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蒙住了。

那名年少的“黄岗崽娃”，在附近的树林里“观景玩耍”。王维国紧紧握住老首长的手，激动得嘴皮都打哆嗦：林总！林总好！早就想来拜望老首长，这是头次获准来苏州…：

林彪松开手，示意老下级在石墩上坐下：见到你，我也很高兴。我这里的情况，又好又不大好……谭甫仁全家被害的事，叶主任告诉你了？

见面就谈正事。王维国知道林总不喜客套啰嗦的脾性：叶主任塞了个字条给我，看后烧掉了。长征路上，我在谭政委手下当过机枪班长，抗战初在他手下当营长，又是他举荐我回延安替林总干卫队队长。几十年来，他待我像亲老弟……没想到这次他死得这样惨！连他一岁多的儿子都不放过。他们动手杀人了，我们不能干瞪眼！

林彪以目光罩住自己的老下级，没有立时作答。这次谈话很关键，连叶群都不在场。在工作人员们看来，林副主席很关心湖北黄岗老家的情况，和他堂弟一见面，就问个没完，说个没完。

王维国憋不住心里怒气，眼睛发红：林总！要替谭甫仁伸冤、报仇，以血还血，以命偿命！

林彪移开目光，望着远处，说：不是简单的报仇问题。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四野老部下，继谭甫仁之后，一个一个消失掉。想不到他们出此下策，和我刺刀见红。

王维国拳头在石墩上一擂：我们也不是吃素的！林总你下命令，底下的事我们去干！他杀我一个，老子干他娘的一帮。

林彪摇头：不可莽撞，蛮干。在底下杀来杀去，不能解决问题。先保住实力，防止再有人被害。你和杭州陈励耘，南京胡萍，可以战友联防……你在上海的处境怎样？张眼镜和王小白脸，是否想对你动手脚？他们的后面是娘娘，通天的。

王维国明白林总指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二中全会后，张、姚、王、马，对我是另眼相看了。市委、市革委的有些机密会议，竟不通知我这个军代表出席。可上海警备区在我手里，空四军在我手里，他们打不进来。料他们还不敢对我做手脚。我的教导队员个个武艺高强。我现在睡觉都身不离枪。上个月，王洪文要安插他一个小兄弟来警备司令部当办公室副主任，被我查出那家伙文革前奸污过女工，有流氓前科，老实不客气地退了回去。

林彪只是问：你那个教导队，是不是原先的“上海小组”。

王维国回答：正是。立果同志命令我扩充，改名，现在一个营的建制，六百多条好汉，天天练摸爬滚打，刺杀格斗，到时候执行特殊任务，派得上用场。

林彪点头：好，教导队办得好。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都可以叫他们办，叫什么名字，由他们自己定。关键是保密，隐蔽。人数不要过大，营建制合宜。搞我们自己的敢死队。维国，你的教导队里，有不有战斗轰炸机驾驶员？

王维国凑近老首长耳边：有。必要时，可动用我空四军战机。两名驾驶员，我没让他们参加教导

队活动。还准备搞到单兵火箭筒，火焰喷射器。

林彪点头：很好。上海方面，今后就靠你挂帅。事成，你就是空军元帅。还有什么情况？

王维国仍然声音压得很低：市委核心小组透出消息，娘娘上个月秘密到上海，只见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四人。娘娘透话给他们，说主席打算明年秋天开九届三中全会，增选中央副主席，上海出两个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并调王洪文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位置在黄总长之上。张眼镜也要兼军委副主席。

林彪瞪了瞪眼睛：他们步伐加快啰。还有江青也当副主席，加上周恩来、朱德恢复副主席职务，到时候就是一正六副，把我这个眼下唯一的副主席，挤到一边去……刺杀谭甫仁，是个重要信号。我们也要加快步伐。否则坐以待毙，当刘少奇。

王维国浑身着火，两眼充血：不！必要时，我单枪匹马都干。牺牲我一个，解救一大片，林总按章程接班。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

江青要来看望周总理。江青说来就来，一刻钟后，防弹大红旗就驶入西花厅前院。

周恩来、邓颖超赶忙出迎。周恩来拉住江青的手说：文革小组那边工作那么忙，你还亲自过来……我可以过去看你嘛。

江青风姿绰约，松开总理的手，拉住邓大姐：大姐呀，我真羡慕你啊，少管事，少烦心，一身轻松。不像我和总理这些人，一年到头忙，到处受气，得罪人，都为了什么呀？真是的！

邓颖超知道江青有事和周恩来谈，陪他们进到后院书房，看着服务员上了茶点水果，就退出了，把房门掩上。

江青一惊一昨地说：总理！听说你在昆明受惊了？我是昨晚上才知道这件事，气得一晚上都睡不下觉，为什么要对我封锁消息？所以中午起床后，头件事就是来看看你，慰问啊。你平安归来，是党和国家的福气啊。

周恩来只觉得脊梁骨一阵生寒，却笑着伸出一根指头贴在嘴皮上：轻点，不要让小超听到。昆明被迫降的事，小超还不知道，是主席不准我透出去，所以也没有敢告诉你。谢谢了，蓝苹，谢谢你三十多年来的爱护、关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爱护关心。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安全那么重要。我的警卫员和几名卫士，也是警卫局经常调换的。这条性命，早就交给党了，随时准备奉献出去。主席的健康、长寿，才真正是党、军队、国家的福气。

江青没有计较周恩来是否话里带话，而煞有介事地说：最近一段，党内、军内，又阴谋密布，鬼里鬼气的事大增。昆明的谭甫仁，是死有余辜！总理是怎么分析的？

周恩来心里直窜火苗，对谭甫仁的死幸灾乐祸？嘴里却说：不是早已经报告主席，主席下令李震部长带专案组赴昆明破案去了？我服从主席和中央的决策，等候李震他们的消息。

江青不以为然地撇撇嘴：李震，邓小平的老部下，二野出身。靠他能破什么案子？邓小平倒台了，他反而当上公安部长，中央政治保卫部第一政委。去年谢富治重病住院，我就反对提拔李震。

周恩来点头：是啊，记得你提名王恩义同志。主席考虑到王恩义身兼数项要职，担子已经很重，才决定提拔李震。其实也不算什么提拔，红小鬼出身，中将，很忠诚的一位老同志。主席讲，现在是中将当家，吴、李、邱都是中将，还是政治局委员。

江青忽然压低嗓音：都是谁的人马？昆明谭甫仁的事，我怀疑是毛家湾二号的人自己干的！只有他们干得出来。总理呀，我们现在都要担心各人的安全啦，说不定身边就有人家埋设下活炸弹啦。

周恩来不动声色：江青哪，你的怀疑很新颖，很重要。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谭甫仁中将是林副主席的老部下。毛家湾二号的人为什么要行刺自己的得力将领？

江青胸有成竹地笑笑：只怪谭甫仁没有忠实执行他们的密令，击落总理专机，只是搞了迫降，怕阴谋暴露，所以壮士断臂，杀了灭口。

周恩来点头应付着，又问：你这怀疑，分析，报告过主席吗？主席怎么看法？

江青神秘地笑笑：还没来得及，我正在搜集相关的材料。康老同意我的观点，愿意协助……

周恩来寒心，娘娘是有意在案子里搅浑水：可不可以讲得具体些？大胆怀疑，但要小心求证。

江青说：我怀疑是林立果手下的人干的。对，就是那个老虎，年纪轻，野心大。昆明的事，他甚至瞒了他母亲叶群，还有他父亲，林副主席。

周恩来惊诧了：老虎干的？有这可能吗？当然，当前党内斗争这样激烈复杂，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可是，老虎那孩子，从小叫我周伯伯，看着他长大，为什么要爆炸他周伯伯？

江青说：这还不简单？总理在九层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这次主持华北整风会议以来，坚定地站在主席一边，迫令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一次又一次写书面检讨，至今无人过关，人家还不咬牙切齿？总理呀，你整天忙于工作，或许还没有想到，你已经成为人家抢班夺权的绊脚石、大障碍。

周恩来又是心里一惊诧，娘娘总是见解不凡，不时有她新鲜、独特的看法：抢班夺权？谁抢班夺权？我头次听到这个提法。

江青妩媚地笑笑：总理呀，二中全会后，主席下令改组北京军区，派人加强北京卫戍区和第三十八军、六十三军、六十九军的领导班子，批准逮捕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斗争已经白炽化……这些，你都装做没有看到？我把话给捅穿了吧！林副主席接班，就是他儿子林立果接班！

周恩来的眼睛都睁大了：江青同志，我承认你的见解深刻、独到。但我这做总理的，还是要慎之又慎。你知道，主席是一直保林副主席的。主席多次讲了，九大有关接班人的决议案不变。还讲了，包括批评叶群同志的某些错误，都是为了保护林彪同志。可是……照你的说法，岂不是把主席和副主席的关系，对立起来了？还有林副主席的儿子老虎抢班夺权这话，若传出去，党内党外，可就乱套了。所以我主张慎重。

江青仍是一脸妩媚自得的笑容：你是总理，听不听，信不信，由你。反正这话，我已经对老板讲过了。康老、春桥、文元、洪文几位，也都同意我这个看法。

周恩来一时又头都大了：主席是什么态度？有新的指示吗？

江青说：没有吭声。可以肯定是听进去了，有让我们继续观察的意思。

周恩来仍觉得不可思议：老虎才二十几岁，一个空军二级部的副部长，顶多算个师级吧？他想抢班夺权，有什么基础？有那个能耐？他想领导我们这么大个党和国家，痴人作梦，蛇吞大象。

江青冷笑：汉高祖刘邦最初是一名亭长，蜀主刘玄德是一名樵夫，朱元璋是放猪娃、小和尚，又怎样？印尼苏哈托发动政变、接管雅加达之前只是一名战略后备师师长……总理啊，还要我举些别的什么例子？

周恩来说：江青啊，我还是要说，我们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主席还健在，领导七亿人口，两千多万党员，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林彪同志怎么可能把接班人位置传给他儿子？在共产党内搞父子相传，怎么也讲不通的。

江青仍坚持自己的独特看法：林副主席那竿条性命，熬得过我们老板？叶群前年和我说过，医疗小组分析，林至多四、五年光景……所以他们急眼了。不然林副主席一翘辫子，一切白搭。

周恩来摇头：我还是不习惯这样来谈论主席和副主席的关系，我要遵守纪律……对了，我差点忘了问你，最近见到你小老乡了吗？我想找他谈谈。

一听小老乡这名字，江青立即转移注意力：他不是请了假，回山东老家看他病中的老母亲去了吗？总理，我也正想问问你，中央为什么突然解除他八三四一部队的指挥权？又让那个汪东兴回到老板身边去了？

周恩来说：主席的命令，委托我回来宣布。你都出席了紧急碰头会议嘛。你知道，主席和中央，对你小老乡是很器重。主席或许对他有更重要的使用。但主席还没有对我透露。情况就是这样。

江青心里颇为失望。周恩来这人真正的老奸巨猾。日常生活中，一些不要紧的事，他和你的那个亲切啊，关怀啊；可是一遇到要害问题，他就总是滴水不漏，守口如瓶。

第六十三章　干了见不得人的事

小老乡一下火车，即被中央警卫局的车子接去人民大会堂东厅见周总理。小老乡十分纳闷，在济南时曾和钓鱼台十一号楼通电话，原是要先去见江青同志的啊。

人民大会堂东厅是周恩来的另一处办公地，亦是他召集中央工作碰头会议及政治局会议的场所。

小老乡一进门，立正！报告！敬礼。周恩来即从大写字台后绕了过来，热情而有力地与之握手，关切地问：你母亲的病康复了吧？有你这么个儿子，她老人家快慰平生啰！

小老乡面带戚容：报告总理，母亲去世，所以在老家多呆了几天，向中办汪主任续的假……

周恩来握住小老乡的手摇了摇：对不起，我没有注意你胸前一朵小白花……后事都妥当了吧？

小老乡一听“后事妥当”四字，仿佛双关语似地，心里闪过一丝疑惧：谢谢总理关心，母亲已于昨天下葬，入土为安。

周恩来招呼坐下。有服务员来上茶，退下。周恩来点点头，望住小老乡说：好，你私事已妥，我们来谈谈工作。昆明军区谭甫仁和军区保卫部长遇害，你都听说了。

小老乡感到突然似地，吱唔着回答：听，听讲了，很震惊，意外。

周恩来目光转而犀利：可不可以告诉，你是从什么人那里听到的？当然，你分管军委保卫部，可以选择不回答。

小老乡定了定神，选择回答：是几天前和江青同志通电话，她告诉的……首长分析，很有可能是军区保卫部长行刺了谭政委，然后畏罪自杀。

周恩来进而问：那么保卫部长为什么要把司令员的爱人、小孩一起杀害？

小老乡回答：军委保卫部有过了解，谭甫仁同志的年轻、美貌的妻子，原是那保卫部长追求过的恋爱对象，军区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头块招牌……谭甫仁同志调到昆明后，横刀夺爱。军委人事局原拟调走那名保卫部长的，拖了一下，就发生了情杀，太残忍了。

周恩来伸手抹一把脸，仿佛要抹去满脸惊讶：噢，原来如此，情杀，案情简单多了。可也有人告诉我，那舞蹈员还有个身份，是总参三部的一只“燕子”。请原谅，我用了“燕子”一词。

小老乡摇头：这个没听说。在军委保卫部，我是兼职。要防止有人把原本简单的案情复杂化。

周恩来心里骂道：好你个小子，和我兜圈子……嘴上却说：同志，昆明军区大院里的案情可能不像你讲的那么单纯。幸而你近一段不在北京，回了山东老家。可不可以告诉一下，你是那天离开北京的？容我全面掌握些情况，如主席问起，好替你解释。

小老乡回答：是十五日还是十六日？对了，是十六日深夜坐软卧赴济南……有车票为证。总理为什么问这个？

周恩来暗自冷笑：好你个小子，当面和我撒谎，十七日凌晨四时，还有人见你进了军委保卫部保密室……嘴上却说：不要多心，不过随便问问。中央政治保卫部和军委保卫部的每位负责人，我都问了，你也不例外嚒。主席和中央，对你是很器重、信任的。这个不说，你也知道。

小老乡头上开始冒汗。中央对自己有所警惕了？但昆明的事，死无对证，处理得俐落，干净。

周恩来默默注视一会，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密件，说：就在昨天，昆明军区保卫部一辆吉普车堕崖，车上三人包括司机一起丧生。据对损毁的吉普车进行检查，发现刹车皮被人动过手脚，先行松脱。可以肯定，又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刺。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连环谋杀？小老乡倒吸一口冷气，胸脯一挺说：总理，我现在意识到，昆明军区内部问题严重、复杂。我请求中央批准我率工作小组赴昆明，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把刺客挖出。

周恩来摇头：或许你已经知道，李震同志率中央专案组，在谭甫仁同志出事的当天就赶到昆明去了。奇怪的是，就在专案组的眼皮底下，又闹出车祸谋杀。李震他们推测，真正的黑手不在昆明。

小老乡剑眉一竖，面带反感地说：李部长的意思，黑手在外地，甚至在北京了？

周恩来手中铅笔嗒嗒地敲击着面前的密件：李震同志没有这样说，那是你的推测啰。下面，我向你传达主席的命令！

小老乡脑子里轰地一响，却还能腾地一下起立，立正：是！听令！他双腿有些发软、发颤，生怕门外闪进两名军人来，把他手铐一拷带走。

周恩来仿佛看在眼里，温和地笑了一坐下，你可以坐下来听，还可以笔录。或许内容你都知道了。第一，恢复汪东兴同志的八三四一部队指挥职责，其他同志不再过问；第二，由叶剑英同志进军委保卫部坐镇；第三，李震同志率专案组赴昆明破案。主要就是这三条，涉及你的是第一条和第二条，也是考虑到你兼职过多，担子太重。

小老乡虽说有所心理准备，但仍像泄了气的皮球，哭丧着脸说：我这不是给免职了？我忠于主席，忠于中央，问心无愧。

周恩来以严肃的口吻抚慰：主席和中央是信任你的。你仍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办政治部主任嚒。而且主席和江青同志，还会有更重要的工作分配给你……

正说着，电话铃声响起。周恩来的办公室，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叶帅等少数领导人的电话，是不能直接打进来的。是江青从钓鱼台打来的：总理啊，我那小老乡是不是到了你那里？怎么一回来就先跑到你那里去了？我四处找不到他，谢静宜也找不到他。

周恩来手握话筒，亲切回答：是在我这里谈话，向他传达主席的三项命令，免得他感到意外……你有急事找他？可以，可以。江青同志和你讲话。

小老乡恭敬地从周总理手中接过话筒，一听江青的声音，顿觉心里一暖，鼻头发酸，如同遇到救星一般：娘娘，是我，娘娘……我更记挂，记挂……老家的事都办过了，谢谢娘娘记挂……好，我立马过来……山东的问题不少呀，那个王效禹混帐得很，跋扈得很……还有济南军区杨得志司令员不是省油的灯……好，好，等会过来再详细汇报。好、好、好。总理，江青同志还要和你讲几句。

周恩来笑微微地接回话筒：蓝苹啊，是的是的，你们山东老家，称年龄较大的女同志做娘娘，所以小老乡喊你娘娘，我淮安老家也有称娘娘的……不会不会，怎么误会呢？这娘娘不是那娘娘，乡音难改，大家难免……是个好同志，正直、忠诚、能干，刚上五十岁，在中央的部门负责人中，是青壮派啰。好，好，我这里的谈话马上结束，让他去汇报山东情况……啊，他和我说，坐了一夜火车，要先回去洗头洗澡，换换衣服，免得一身气味的……哈哈，蓝苹你是有洁癖，在中央领导同志中，你是最讲清洁卫生的啦。对，我也算比较整洁的，但每次去你那里，也是要先洗把脸、换件衣的。

小老乡走后，周恩来苦笑：这个娘娘也真能摆谱。当年在延安和主席同居，主席是出了名不讲究个人卫生的。延安苦旱，窑洞缺水，主席身上长虱子，一两月才洗一次澡，你还不是要和他困觉？听讲还弄什么口技，也不嫌脏啰。如今可好了，成了娘娘了，手下干部去见，还要先搞个人卫生了。

小老乡来到钓鱼台十一号楼。这楼里安静得令人喘气都无法大声。几名穿军装的女服务员在靠近大门口的值班室值勤，个个低眉欲目，手脚轻盈，就像没有看到他进来似的。娘娘爱好摄影，门厅，过道，楼口，挂着一幅幅署名"李进"、"峻岭"的放大彩照。拾级而上，楼道宽阔。再进两重门，就是娘娘的大卧室了。

小老乡对这卧室颇熟悉：心口扑通扑通直跳，在外间停下来，轻轻唤了声：报告！里面一个柔和的声音传出：进来。

小老乡进光线柔和且有些儿蒙昽的卧室，见江青同志穿一袭薄得像什么没穿似的睡袍，斜靠在床头朝他招手，示意近去。

原来江青同志正在欣赏电视录影带，音乐放得不是很大。随手关掉了，两条象牙色的腿钻出睡袍，垂到床沿。

小老乡忽地有满腹委屈，眼睛一辣，嗓眼一堵，双膝头一软，几个箭步就扑在了江青同志面前：娘娘！娘娘！你要帮我，救我……我都是按娘娘的指示去办的……

江青伸出两手，抚住了小老乡的头颅：傻小子，怎么啦？见面就这样，我的傻小子……站起来，让我看看，一走半个月，好像瘦了点？

小老乡脑袋埋进江青同志嫩滑的双膝间，头发有一股刚洗过、吹过的香夷子味儿。国产香夷子，有些儿刺鼻，总也达不到法国香夷子的那股清柔温馨：好啦好啦，傻小子，是不是总理暗示你什么了？甭理他！狐假虎威，他虚得很。有老娘护着你，谁动得你一指头？起来起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让老娘好好看看你……

小老乡一米八几的大高个，顺从地从地毯上爬起，像个大男孩。娘娘的两手一路从他的脸子、脖子、胸膛肚腹抚下来，在某个部位停住：还不把这身黄鼠狼皮脱了？我这里恒温二十三度，光身子也不会着凉……看看，它一见老娘就昂扬，跟支海南粗芭蕉似的，芭蕉可没这坚挺哟，我的小钢炮，榴弹炮……洗过了？我再擦擦，品几口，就这嗜好，你也舒服……

小老乡身腰朝后缩了缩，求告道：不不，娘娘，娘娘……再不能做对不起主席的事……想到主席，我死无葬身之地，无葬身之地……

江青同志并不松手，脸上增了春威：大老爷们，总是扭扭捏捏！谁对得住我？他玩了几十年，玩了多少个？我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守活寡，都是怎么过来的？你知道吗你？没心肝的傻小子，你！

小老乡眼睛泛红，声音发颤：娘娘，愣长时间，您都是怎么过来的？

江青同志边抚边说：空闺寂寞，长夜无人，痒呀，挠心呀，火烧火燎的……红萝葡、白萝葡，茄瓜，苦瓜，黄瓜。都试过，不解痒，不解馋，好可怜……有段时间，俺老去伙房要这瓜哪瓜，连厨师、卫士都在身后挤眉弄眼……你知道吗你！我熬了二十几年，才有你傻小子一个……就算是张宗昌，也只有你一个……

小老乡一介武夫，当然不知道张宗昌是大唐女皇武则天的头号面首，只知道毛主席早就不干娘娘了，把娘娘撂下二十多年，守空房……但还是要求告：娘娘，我不行，真的不行，再不能给主席老人家戴绿帽……该死！罪该万死！我不行，娘娘疼我、饶我……

江青骂道：浑球！你不行它行！老娘一拿，它就铁杵似地……老娘饶你不饶它……还不三下五除二，把身上武装都解除了？

小老乡仍想拖延，回避：待会这里有电话，有人找……

你小子越躲躲闪闪，老娘越要得手！都交代过了，除了西湖汪庄老板的电话，其余一律回掉。也不会有人上楼，打扰我研究工作。傻小子，你进了老娘这里，就是进了保险套，放心了吧。

小老乡别无选择，只得褪光衣物，赤膊上阵。忙活中，总也有些个走神。恨不能立马就把娘娘干快活了，高潮了，自己才又一次解脱。

娘娘却不依不饶。一把年纪的人了，比他还长五岁。女大五，赛老母。还身子像条蛇似地，在他上面盘来绕去，显见功夫。娘娘还不住的说些浪话，怎么样？小谢那妮子，没有生养过，又年轻，下边比我紧吧？挟得你更舒服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小谢偷腥一年多了，瞒住我老板……你俩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每次都干到出臭汗……老娘并不吃你俩的醋……世上最刺激人的事，一是搞政变，二是偷情……女人叫偷汉子，男人叫采野花，文化人酸溜，叫窃玉……我比谢妮子如何？老娘不讳言，她的乳房比我好，可我二十几岁时奶子肯定比她捧，老板天天把玩，称举世无双……

小老乡这人也是，一听娘娘撩拨出谢妮子助兴，登时雄性大发，干：就把娘娘当作谢妮子来干！朝烂里干，朝死里干！都干烂了，干死了，就舒畅了，满足了，太平了。

折腾了大半个小时。娘娘忽地死命咬住他肩膀，十指也深深掐进他后背肉！哇地叫了一声，死蛇一般软塌下来，松了口和手。

娘娘闭上眼睛，大约五分钟。小老乡浑身大汗瘫在一旁，像头刚穿越了大漠的公狼。过了一忽，娘娘把块毛巾扔给他：傻小子，看累成这付熊样，自格擦擦吧，床单都浸湿了，老娘这下面也漏了一片……甭起来，再陪几分钟。说说事儿。你晓得吗？傻小子，法国有个女作家叫乔治．桑的，玩过当时欧洲的许多文化名人，包括萧邦，屠格涅夫。这些名字你都没有听过？她写有一部小说《弃儿》，很有意思，你今后还是要读一点书，包括中外名著。《弃儿》写一个年轻的贵族寡妇到乡下农庄渡假，在路边拣了个又黑又瘦的婴孩，不知是谁扔掉的。贵妇人出于母爱天性吧，把那婴孩当作宝贝来抚养，给他喂最好的食品，穿最好的衣物，听最好的音乐，请最好的家庭教师……于是，小宝贝在她的抚摸下，亲吻下，一天天、一年年长大了，长成个英俊青年。因从小和她同床，也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抚摸、亲吻……终于一天晚上，养母和养子交合了，欢好了，高潮了。此一来，就更是每日每时都分不开了。寡妇有一个消渴欲火的小丈夫……小说文字优美，细腻极了。表现出从母爱发展到性爱的全过程，艺术上十分独特……

小老乡半懂不懂的，问娘娘：剥削阶级捡了个穷人丢下的孩子，养大后用来满足自己的兽欲，是不是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啊？

江青哈哈笑了，也就换了个腔调：傻小子，你是革命军人，无产阶级，觉悟很高啊……我也是以分析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可以提供一个揭批反动人性论虚伪、荒谬、乱伦本质的反面教材。回头通知春桥、文元他们，给报刊组织批判文章……好了，我们起来吧。傻小子你把床单撤下来，收拾整齐。我去冲个淋浴。私事忙过，下面我们要谈公事了。

十来分钟后，小老乡穿戴整齐，出到外间书房候着。不一会江青同志也衣着整齐，容光焕发地来到大写字台前，佩上眼镜，移过一叠文件，俨然党和国家领导人模样。

江青同志说：小老乡，下面谈谈你山东之行所了解到的情况。简略些，抓住要点。

小老乡从公事包里取出个本子，开始汇报。心理上却也好一阵子没能做到角色转变：刚才还在床上干她，干的她一付浪相，如同母狗一般；顷刻又变成了她的下级，端着小本向她汇报工作。干了也就干了，不干白不干。就是对不住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他老人家一把年纪还戴绿帽，被后人讪笑。

江青同志仿佛看到了小老乡心里的什么猫腻，问：还在走神儿？休息就是休息，工作就是工作，要正确对待。

小老乡身子一挺，说：是！这次回山东半个月，顺道了解到一些情况。一，没有发现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人，与北京黄、吴、叶、李、邱等有过私人性质的交往。杨得志看不起黄永胜，暗喻黄总长进京后，成了吃软饭上将。

江青饶有兴味地插问：黄永胜怎么吃软饭？

小老乡说：大约是指黄总长背了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通奸。大约除了林副主席本人，全国十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有所风闻。

江青指示：可以抓住这则风闻向下吹，起码让全军少将以上高干，各省市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风闻到。也好让大家心里有数，看看林副主席身边，都聚集着一群什么男女，全他娘的男盗女娼。

小老乡汇报：二，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和济南军司令员杨得志关系紧张，争斗激烈。焦点在杨要解放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认为谭不是走资派，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王则认定谭是山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路线在山东的代理人，绝不准许恢复党籍和工作，就在五七干校养着，养到死球，拉倒。王效禹更是要求中央军委调走杨得志，替山东革命左派除一大害，态度相当跋扈。

江青说：王效禹原任青岛市委书记，造反有功，靠打倒谭启龙上台，主席点名他当山东省革委会主任，过去算天子门生啦；杨得志老红军出身，上过井岗山的……我看呀，他们谁也甭想挤走谁。一个班子内部，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可以互相监督、制约。如搞成铁板一块，太过团结，反而不正常。我的意思你明白？

小老乡点头，继续汇报：三、济南、青岛、烟台，都发现了反动组织，专门整康老、春桥和您的黑材料，挖什么历史问题。

江青眉头一拧，冷笑道：好嘛！在中央，就出了我们三个山东籍领导人，想通通打倒？丧心病狂，做它娘的梦了！反动组织破获没有？抓了多少头头？杀勿赦。

小老乡摇摇头：暂时还没有抓，但已在省革委公安部门掌握之中。王效禹指山东的这股反中央首长的逆流的黑后台，就是济南军区的杨得志。可杨得志司令员的秘书又告诉我，王效禹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想在主席和中央面前建奇功。

江青手一挥：不讲了！他们互相推诿、指责，忙于内斗，放着现成的反革命组织不去镇压！气死老娘了。通知公安部，山东济南、青岛、烟台的反动组织，由公安部直接派重案组下去侦破，该关的关，该杀的杀。一个月后，要直接向我报成果。

小老乡笔录下江青同志的指示，继续汇报：四、我在老家发现一名十六岁的神针手……

江青插断：什么神枪手？不得要领。我不要听这个。

小老乡这时凑近身子，放低声音：娘娘，您听我介绍完……神针手有大用，今后再干别的事，可代替无声手枪。

江青一愣，手指戳了过来：傻小子，就你点子多。怎么个神经法？

小老乡说：是神针，不是神经。那小青年膀大腰圆，一身功夫，可在十米之外，以手指激射普通的缝衣针，力透汽车挡风玻璃。曾让他射鸡、射狗、射羊，十米开外，一针毙命。

江青眉头扬了扬：呵，天生一名刺客了？哪里学得神技？

小老乡汇报：是他家祖上单传。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社员，贫农成分。小青年五岁开始练功，除神针激射，还会飞石击目、飞镖取命十几套绝门功夫。但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从不出手。这次因公社、大队书记都介绍我是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干保卫的将军，他才露了几手。

江青仍半信半疑，但有了兴趣：要是和老娘瞎吹，仔细我揭你的皮……可以带人来见，当面试试他的功夫。人在哪儿？

小老乡汇报：还在山东老家，替公社书记当通讯员。因没有请示首长，没有带他进京。

江青点头，表示赞许：我们山东自古出豪杰。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用得着的人才。通知警卫局拨一个招兵指标，给他入伍，编在我的卫队。等面试后，再推荐给老板，做贴身警卫。傻小子，你还有不有别的什么计划？

小老乡稍作迟疑，说；有个建议……神针手入伍的事要绝密……可不可以由我负责，再回老家去挑选出十几二十名贫下中农子弟来，年龄不超过十五岁，集体入伍，之后拉到一个保密的地方，实施

封闭式训练，由这名神针手任教头，不出三、五年，准保是一支小分队，忠于娘娘忠于主席……

江青笑了：听你吹的，傻小子。老娘是一天也离不得你了……建议可以考虑，等我面试再说。昆明的事，干了就了，你是我的人，我是老板的人，谁能把我们怎样？看你样子，似还有顾虑？

小老乡说：事后知道是总理的专机，吓慷了。至今还怕。要是总理出了事，我，我…

江青仍是满脸笑意：说你傻，还真是个傻瓜蛋！总理怎么会有事？你以为谭甫仁头脑那么简单？早就估计到了谭甫仁不会击落飞机，只会迫降。不管怎样，那家伙都是个死罪，断了毛家湾二号一条后路。不然，云南再出个吴三桂……清廷为了剿灭吴三桂，与之恶战十六年，吴家军一度占有云贵、两广、湖南，直逼武昌……这些都是历史。也是杀鸡儆猴，看他们哪个敢轻举妄动。

小老乡额头冒汗，忽然求告道：娘娘，好娘娘，求求您，今后不要再派我这类活儿，好歹，俺也是老八路出身，不忍心在自己党内军内……

江青收钦起笑意：好啦好啦！老娘我也不愿这么干。你是上了老娘的这条船了，甭想下船！老板已决意改换现在的这位接班人。明年九、十月份开三中全会，增选几位新的副主席，有我、春桥、洪文。老板已经开始内部吹风。我这是向你路线交底。林的身体拖不了几年。老板已经七十七岁。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今后，春桥、洪文在中央，还不是靠我、听我的？你跟定了我，能有错？到时候，甭说八三四一部队，北京卫戍区，三总部，国防部，还不是我一句话？只要跟着老娘好好干，把你娘娘弄舒坦了，你就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这话不能传出去，老娘不对你封官许愿。

小老乡起立，宣誓似地说：娘娘！俺明白了。俺贫下中农子弟，十六岁参加八路军，这条性命交给党和军队了。今后，俺紧跟娘娘，死心塌地，海枯石烂！

江青也站了起来：傻小子！说你没有多少文化，表起决心来，还会四字句……你娘娘看你这么雄壮，又想了……你探探，底下都潮了。我看过医书，女人年近花甲，还有旺盛性欲，是二度青春期，富生命力的表现，去，去，里间去，俺和你来次速战速决。

小老乡又浑身颤抖了：娘娘，俺再不能对不起主席……主席是俺的恩人哪，恩人哪……

江青又一把抓住了：看看，下垂着还这粗，傻小子真是头健驴……放心，这事儿，俺早不管老板了，老板也不管俺，只要不拂他的颜面……你越怕，俺越想要，刺激。

小老乡被拉进卧室，都要哭出来了：俺对不住恩人，俺给恩人戴绿帽……

江青以一小块遥控版开了电视机，录像机：来来，咱们边看边干……你先前进来时，我没看完……西式艳情片，没看过吧？看人家，俊男美女，一丝不挂……看人家那腿，那胸，那乳房，那体型，那力量……那阳具特写！傻瓜，是放大夸张了的，真实的尺寸，还不如你这具。

江青在华北整风会议上，有个批陈长篇发言，列数了咱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所发生的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观点尖锐，寓意深远。与会的中央负责人都明白，江青是代表伟大领袖讲话，所以更是印象深刻，不同凡响。

华北整风会议结束后，钓鱼台方面几次催促西花厅，问总理为什么还不批准印发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向全党传达。周恩来经与李先念、汪东兴、纪登魁等人商量，并个别征求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意见，认为江青同志的讲话具党史意义，但时机早了些，暂不宜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因为讲话中，除点名批判陈伯达为托派、国民党分子、反共老手外，还多处提到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名字，指这些人都跟随陈伯达参与了反主席、反中央的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此一来，不等于把林副主席也牵扯进去了？况且江青同志的讲话打印稿，早送杭州西湖汪庄毛主席审批去了，也迟迟没有回复。

江青只催周总理。周恩来无法推给毛主席。但可以给毛主席挂电话，汇报对江青讲话稿中的几处疑虑。毛泽东问：此事你和哪些人商量过？周恩来回答：和先念、东兴、登魁商议过，也征求了春桥、文元二位的意见。大家请主席做最后的决定。毛泽东又问：叶帅参加意见了吗？周恩来回答：没有，叶帅目前只在军委保卫部那边坐镇。

电话里，毛泽东沉吟片刻，指示说：江青那个讲话，暂不发。党内十次重大路线斗争，确实存在，目前的批陈整风，就是第十次。问题在于由江青作阐述，欠点权威性，会有很多人不服气。点名太多，也不相宜，都还是政治局委员嘛。还有个把林副主席往哪里摆的问题，好像现在的这个接班人又不行了，容易引起思想混乱……恩来，有关事情，需要时间来过渡，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周恩来是半理解半不理解。看来主席是真的要改换接班人了。可三军总部，十大军区，各省市军区，大部份控制在林副主席的人马手里，要换掉他，恐怕比搞掉刘少奇还要困难些，冒的风险更大。

弄不好，真枪实弹的干起来，局面怎么收拾？也真是的，亲密的时候，两个的夫人都像亲姐妹；一旦生隙，又形同水火。

毛泽东说：恩来，你不想得罪江青，又不想得罪叶群和林副主席，现在处境困难，左右不逢源。

周恩来赶紧表态：主席，我不困难。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已多次在会议上声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坚定站在主席一边，决不摇摆，脚踏两条船。

毛泽东呵呵笑了：这个话由你自己说出来，我可以放心，总理还是我的人……这样吧，你替我通知蓝苹，要她带上那个小老乡，今晚上到杭州来，我有事情和他们谈。

……当日傍晚七时，江青和小老乡乘中央专机飞抵杭州。有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空五军政委兼杭州警备区司令员陈励耘接机。江青对这名林彪的爱将表面上客气，内心里很厌恶。他为什么来接机？谁通知的？可疑。

夜色中，江青一行车队进城，抵达西湖汪庄时，已是晚上八点来钟，值班卫士报告江青同志：主席游泳去了，要您到后先休息，十二点一起吃消夜。江青窝一肚子火，脸上却笑问：主席还习惯裸泳？都有谁陪泳？卫士竟红了红脸回答：不清楚，在里面服务的，是另一班人。

汪庄有一套替江青预备的主卧室，和老板的卧室相距百来米，有曲廊相接。小老乡住到刘庄去了。她真想一气之下，也搬去刘庄。老娘已经戴了二十几年的绿头巾。但毕竟是在老板的眼皮底下，不是在北京钓鱼台十一号楼，不能恣意弄那个面首。是张宗昌的本钱大还是小老乡的本钱大？唐书上没有留下尺寸，无从比较，反正比老板的本钱要大些……呸！都瞎想了些啥呀？还是先洗澡更衣吧，吃顿杭州名厨素食，再招人来清唱几曲。杭州评弹不错，带越剧出味，比苏州评弹更柔婉清丽。

晚十二时，江青进到小餐室时，老板已穿着浴袍坐在那儿等她了。老板脸上皮肉松弛，眼袋又大了些，下垂了些，显得苍老，疲惫。这可不是每天报纸上、电视上、新闻纪录片上与全国军民见面的那个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啰。那些公开的图像都是仔细做了去除皱纹、眼袋、老人斑等面部加工程序的，所以伟大领袖总是那么面色红润双目炯炯，神采奕奕。见婆娘进来，毛泽东随便地摆了摆手，开口就问：不是还有个小老乡吗？怎么不进来？

江青说：住刘庄了。这么晚了，老板不传唤，没敢来。

毛泽东又摇摇手：不来算了，那个人身上杀气重，不见也好。

江青忙说：人家对老板可是死心塌地，随时准备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毛泽东笑笑：讲那么好听……我的接班人讲的比唱的好听，又怎么样？吃消夜吧。

真是政治夫妻，见面就谈人事。倒是江青留意到，老板仍吃那么香辣、油腻。长期便秘，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不肯饮食清淡些，多说几句还发脾气。医疗小组都拿他没办法。

江青象征地各样菜点尝了尝，喝下一小碗麦片粥，以小毛巾贴贴嘴角，表示吃完了。婆娘懂养生，惜命。

毛泽东味口甚佳，旁若无人，大口鱼肉，唏哩哗啦，啧咂有声，几十年不改乡下人吃喝习性。不一会，也吃完了。不让收拾餐桌，就看着杯盘碗盏狼藉一片，漱口，剔牙，抽烟，喝茶，谈工作。仿佛与剩菜残羹相伴，有另一种丰盛、满足。也是湖南乡下人的习俗？

毛泽东说：你在华北整风会议上的讲话，急着下发？你催总理，总理催我。我的意见，讲的不错，党的历史，提纲挈领，条理清晰。过去从没有人这么讲过。特别是把陈伯达一伙列为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及时，有理论高度。但我决定暂不下发。为什么？你多处点了黄、吴、叶、李、邱的名字。这些人目前还都是政治局委员。你也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叶群，林副主席夫人，由你这个主席夫人去批副主席夫人，林彪同志会怎么想？耳光抽到他脸上？党内同志会怎么想？当然，你可以提出，把这几个人名字删掉，统统改称“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但删掉这些名字，你的讲话就少了针对性，杀伤力。所以，几经考虑，你的讲话不删改，原样保留，暂留我这里。不把林彪同志逼到墙角去。第十次路线斗争刚演出第一幕，重头戏还在后面，会有高潮呢。我和你说啊，不要急于表现自己啊，等你和春桥、洪文都增选上了副主席，占了相对优势后，再来发表不迟。或者等我死后，你当家，留着出文集，算理论建树。这一次，你、春桥、洪文都要有所思想准备，比上次和刘少奇斗更困难。刘少奇手里没有枪杆子。这次的对手是枪杆子。

江青埋头笔录。

毛泽东苏苏地吸着烟，说：今天和你的谈话，可以记录，不准带走。现在对你宣布一条纪律，并

由你去对那个小老乡传达：本主席严禁在党内军内搞暗杀。谁再搞，把谁公布出来，严惩不贷。我这是接受了林副主席的意见。不能兴这种风气。暗杀来、暗杀去，最后落到自己头上。昆明军区的连串暗杀立即停止。搞革命，搞党内路线斗争，不能靠行刺。列宁就反对他哥哥去行刺沙皇。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戴笠替蒋委员长行刺了李公朴、闻一多，周恩来也在上海地下党主持过红科，杀过顾顺章一家十六口，结果怎样？他们成事了吗？昆明的事，会替你们马虎过去。下不为例。为什么撤了你小老乡的保卫系统指挥权？就怕他尝到甜头，在共产党内钻出一个戴笠来。对你也是一个制约。人都应受到制约。我派康生主持了几十年的党内肃反，称他为党的恐怖力量，但从未批准他搞行刺。包括对高饶潘杨，彭黄张周，彭罗陆杨，刘邓陶贺，都是公开批判，公开处分。他们在专案期间自杀、病逝，那是另外回事。总之，共产党政权，行王道，可以有些霸道，但不行党内黑道。

毛泽东说：蓝苹你听着！为什么还要笔录？想留下做什么？明天，你代表我，去分配你的小老乡一项新任务：打入毛家湾二号，包括苏州、北戴河等处，密查动向，随时汇报。平日向你汇报，必要时直接向我汇报。重点对象是叶群和那个老虎，加上黄、吴、李、邱。具体怎么做，你们去布署。

江青插话：还有他们在各地的人马，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南昌、武汉、广州。

毛泽东严肃地一提手：还有另外的系统在工作。你和你小老乡的注意力放在京津地点。这项新任务，够重要了吧？告诉小老乡，我对他依然信任、器重。望他戒骄躁，立新功。我也不会管他和谁困觉不困觉，只要他政治忠诚。

江青脸都白了：他和谢妮子的事，老板知道了？

毛泽东认真看婆娘一眼：他搞我也搞，一个小谢，可以搞，不计较。

第六十四章“五三七一”武装起义

叶群回了一趟北京，谁都没有惊动，包括和黄、吴、李、邱都没有联系。黄、吴、李、邱虽然目前还都留在原岗位上工作，但身边肯定有中央政保系统的人员卧底，一举一动受到密切监控。叶群只和儿子老虎，以及老虎的铁杆哥们王飞、周宇驰碰了头，商量“大事”。这几个月老虎他们可没闲着，已在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的空军内部，组织起了极秘密的“小舰队”，随时听从林副统帅和叶主任的召唤。叶群问老虎；原先不是叫“小组”吗？怎么改叫“舰队”了？老虎说：“舰队”更讲团队精神，也更具攻击力，统称“联合舰队”。到时候只只蛟龙出海，大展种威。叶群笑了：年轻辈办事，好在名词上花心思。实用实效，才是最重要的啰。

叶群在毛家湾二号停留两晚。来去都不使用军委专机，装扮成个女高级工程师似地乘坐火车包厢。她替“一号”带回一份绝密材料。她甚至没在客厅或书房、卧室那些地方把材料交给“一号”。谁能担保，自己身边就没有毛、江的人员卧底？或是他们装下的侦听器？

苏州的冬天，户外气温低，阴冷潮湿。林彪明白夫人的意思，便穿上毛绒大衣，一起到园子里散步。园子有好几百亩大，总不能到处安装下侦听器吧？在园子里散步、谈话，警卫员只能在百米之外缓缓跟着首长，不过特殊情况，不允许超越这个距离的。他们在一座视野开阔的亭子里坐下。林彪说：老虎和周宇驰拟了份东西？我没带眼镜，你可以念给我听。

叶群四下里看看，确定一百米半径之内没有工作人员“随候”，才手伸进军大衣里掏出一只普通信封，从中抽出几页手写稿纸，展平了，轻声念道：

《五三七一工程纪要》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林彪说：慢。“五三七一”，是不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若是，把那个“三”字拿掉，不要太露，叫“五七一工程”就够。

叶群随手以铅笔把“三”圈掉，念道：

目次：（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入）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林彪点头：可以。老虎这娃子，思路清晰。周宇驰是个人材。你继续。

叶群念道：

可能性

“九．二”后（叶群插补：指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层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1) 一场政治动乱正在酝酿。
(2) 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计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到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领导权（叶群插言：此话已讲三次，应删去两次，且仍在谈形势）。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艋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林彪听到这里，笑了：这第一章，讲形势与任务，有的废话删干净。像是老虎口授，宇驰笔录，仿我的口气，这小子。告诉老虎，时间问题不要糊涂，不可能再有几年让我们从容准备。我估计，只剩几个月。也不完全是和平过渡方式。他们暗杀谭甫仁，已经不择手段，提前下手。我估计，至迟今年九、十月，毛将召开三中全会，增选张、江、王、周、朱等人为中央副主席，把我这个接班人架空，排挤掉。

叶群说：一号，我这里插一句，他们为什么选了谭甫仁下手？究竟是谁杀了谭甫仁？至今想不透。我看那个李震的专案组，来回查了几个月，也没有查出头绪。

林彪目光四处环顾：你不懂，说明你蠢。庐山会议后你和谭甫仁通了多少次电话？谭甫仁通过你向我表忠……这就是他的死因。怕我到云南去当吴三桂，搞割据。谁杀得了一个大军区政委？还要问，说明你蠢。

叶群有些不服似的，仍问：他们先是要干掉总理，谭甫仁未遵命。

林彪说：我们已经折了一员大将……谁？还有谁？为了安排娘娘和张眼镜接班，戏子加婊子。公

安部那个李震，他要真的认死理办案，只怕性命难保。李是邓小平的二野老下级……不讲这个了，你继续念。老虎他们不抓紧，我们会越来越被动。

叶群继续念道：

必要性、必然性

B 五十二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待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复发制人。

在军事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

他们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固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统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经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固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林彪手一劈：停。这一段是前一段的理论延伸。几个提法，颇见水平。老虎曾就读北大历史系。社会法西斯主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尖锐，掐住七寸。还杂有一些废话，屁话，不要紧。

叶群说；在时间上，老虎和周宇驰几个商议，B 五十二起码还要花上两三年，才能把副统帅的接班人位置排挤掉。他们是不是太乐观、瘺痹了？

林彪脸色阴沉，显得有些焦燥：你问没问过老虎，黄、吴、李、邱现在过的什么日子？连你这个做母亲的，人家都不肯放过，要一次一次检查，不是耳光刮到我这个接班人的脸上了？还有，他谭甫仁叔叔为什么惨遭暗杀？人家已经急不可待，刀出鞘、子弹上镗了，哪里还有两三年那么从容？顶多只有半年，生死只在这半年。

叶群说：年轻人血性旺，决心大，就怕掉以轻心。

林彪说：所以你要负责对老虎他们抽鞭子。掉以轻心，必定脑袋搬家……现在是箭在弦上了，不干也得干。只许干好，不许干坏。你继续念下去。

叶群念道：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穗，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手握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革命中被排斥、被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减，下放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声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
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 B 五十二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 B 五十二分而治之，军队内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 五十二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一定的困难。

林彪示意暂停，抬手抚了一把光秃的头顶：行啊，小子，这章分析形势，比较具体了。农民缺吃少穿，知青上山下乡变相劳改，干部下五七干校变相失业，工人工资长期冻结，红卫兵上当受骗……都讲得透彻，很实在，符合社会民心。到时公开出去，可以争取到群众。对困难的估计也比较准，难点也点到了：毛深居简出，行踪诡秘，要逮住、干掉不容易。你继续念，看看我们老虎纸上谈兵。
叶群念道：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的时候，
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或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时机和手段
△B 五十二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 B 五十二造成既成事实，逼 B 五十二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四、车祸、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林彪听到此处，忽然摇头：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尽是娘的纸上谈兵。我们老虎不要学战国时候的那个赵括啊……年轻人好夸夸其谈。叶主任你继续。
叶群念道：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掌握的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圈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军委办事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福州、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林彪手掌一劈，叫声停：这一章很关键。基本力量可以是上海王维国的空四军，杭州陈励耘的空五军。武汉刘丰的空十五军可不可以协助？先试探。北京军区的九师、十八师，卫戍区的三十四师、二十一坦克团，有把握吗？告诉老虎他们，千万大意不得，要抓紧做好工作。借用力量部分，虚得很。毛已派人加强三十八军、二十四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的领导班子，我们借用得了？到时候，这些部队能保持中立，不介入，就不错了。国外部分，苏联不会轻易相信的，除非我本人能够亲自加入秘密谈判……很难。到处都有毛的耳目。叶主任你继续。

叶群念道：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 五十二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领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的解放
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 五十二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持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泱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林彪又示意暂停，加以评论：这一章不错。口号部份可以加进几个万岁，国家、民族、党、军队、人民，都应喊万岁。要鲜明地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每人加一级工资。B 五十二是个代号，到时候要直呼其名。也可以不公开喊打倒，先模糊一下，事成，局面稳定之后，再来公布他的十大、二十大罪状之类。三年人为大饥荒，饿死农民几千万，光这个数目字，他就千古第一，遗臭万年。叶主任你继续。

叶群念道：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1阶段，准备
（1）计昼
（2）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叶群加以解释—李松亭是王维国的上海警备处处长）
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邨教导队（叶群加以解释：王维国应老虎之命组建，营建制，驻上海徐家汇新华一邨。这字是读“屯”还是读“村”？啊，还是读“村”）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部队）
△南空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领，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零一工程。（叶群加以解释：零一工程是个代号，我们老虎亲手设计的收发报机，有反截收功能）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主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
奇袭式
一个先联俊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俊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讯局、交通，把上海与外界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叶群补充解释：老虎说，扩军地点主要在浙江、江西两省，扩他一百万）
△四方串联

林彪听到这里，示意暂停：这一章，重中之重。说千道万，在此一举……但老虎他们没有抓住要害。什么是要害？没有搞清楚，就成为纸上夸夸其谈。叶主任，还是你先把它念完。念完了，我谈谈。

叶群念道：

政策和策略

打着 B 五十二旗号打击 B 五十二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 B 五十二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打着 B 五十二旗号来打击 B 五十二力量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拉此打彼，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判处政治上的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的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 B 五十二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的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 B 五十二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点头，评论：快完了吧？这一章可以，怀疑狂，虐待狂，还应加个精神狂。骂得痛快，但不是要害。还有几句？你念完吧。

叶群念最后数行：

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则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林彪问：完了？好，完了好。

叶群说：有错别字，漏字，我都照念了。

林彪闭目静思一会，说：纪要，你收起来吧。是手写的？他们抄了几份？

叶群说：就这一份。老虎警惕性高，没让王飞他们抄，防泄漏。老虎的意思，先请一号修改审定，再打印，每个小舰队发一份，做行动纲领。

林彪睁开眼睛，目光如锥：草稿，蓝图，我不再看。告诉老虎，留下这份，不准打印、扩散。有关内容、纲领应当记在脑子里，不是印在纸上。就这样了。急需的，是具体行动方案。抓住要害，不搞纸上谈兵。

叶群问：一号你一再讲，没有抓住要害……指出来，叫老虎他们去执行。

林彪忽又笑了：他们是些傻青年，傻孩子。不要学赵括，要学樊哙。不知道樊哙是谁？《鸿门宴》那个樊哙，大勇大智。要害在哪里？就在千方百计、不计手段、不计代价把 B 五十二干掉！干掉 B 五十二，五三七一，“武装起义”成功，我顺利接班，老虎他们就是新一代领导人。没有这一条，一切完蛋，等着掉脑袋。

第六十五章“小球大球”，“三国四方一”

自一九六六年封闭国门搞运动，号称乒乓球强国的新中国已连续两届没有派团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反革命黑帮头子”贺龙元帅曾兼任国家体委主任，体委系统被中央文革列为“修正主义的重灾区”，其中的乒乓球协会更是打打斗斗呜呼哀哉。为新中国争得第一座乒乓球世界单打冠军金杯的香港归侨容国团，被指为“英国间谍”、“美蒋特务”，遭到酷刑斗争，愤而自杀。真乃体育运动转行政治运动，别具凶悍风格，也就无暇顾及什么世界赛不世界赛了。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热情友好的主办者于半年前即给新中国体委发来邀请。派不派运动员参赛？体委大院内两派组织争论激烈。一派主张派团参与，借以恢复停顿多年的运动员日常训练，并向国外宣传我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辉煌成果；另一派反对派团参与，运动员、教练员已多年“停产闹革命”，仓促派团，拿不回奖杯、名次，岂不给我新中国丢脸，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而且国际上阶级斗争激烈复杂，反共反华势力破坏捣乱，绑架甚至暗杀我运动员怎么办？

进驻国家体委的军代表是一名正军级干部，只懂打仗，不懂体育，只好把矛盾上交，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两派意见。周恩来指示：立即把运动员、教练员的业务恢复起来，运动员不训练，教练员不教练，身体越养越胖，到时怎么上场？派不派团去名古屋参赛，等请示了毛主席再决定。

军代表强调了派团出去可能拿不回奖杯，还可能遭到国外反动势力绑架、暗杀等困难情况。

周恩来苦笑笑：那就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可以输球，但不能输人，输国格。先恢复训练，要抓紧，抓落实。人家会绑架、暗杀我们的运动员？要提高警惕，采取些预防措施。也是哪，自昆明军区出了谭甫仁事件，大家都变得紧张兮兮了。

恰好当天晚上，派去昆明调查谭甫仁案件的公安部长李震回到北京，要求向周总理个别报告情况。周恩来当即放下手头工作，约李震来西花厅后院书房谈话。周恩来先不问昆明情况，而问：李部长，若派乒乓球代表团去日本参赛，运动员会不会遭到绑架甚至暗杀？

李震是一名体育爱好者，但好一会没有反应过来，想了想，才说：绑架、暗杀运动员的事，好像很少发生。因为作用不大，名声却很臭。而且主办国会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

周恩来点头：你个公安部长算头脑清晰。我不过随便问问。派不派代表团赴日本参赛，由毛主席决定……昆明的情况怎样？你在我这里，任何话都可以讲。

李震忽又起立，立正，向周总理敬礼。

周恩来蹙了蹙眉头：你这是怎么了？坐下来谈嘛。

李震压低了声音说：总理，我建议，谭甫仁的案子不要查下去了。就按现在昆明军区党委书记周兴的意见，把谭甫仁和军区保卫部长两人的死，定为个人恩怨、情杀，在党内军内做个交代，算了。

周恩来神色转而严峻：为什么？我先不问周兴，只问你。你是主席点名派下去的专案组组长。

李震再又压低了嗓门：总理，不是我不想查，只是再查下去，我的脑袋也会被人搬家。我不是怕

死，是担心中央出事。

周恩来瞪了瞪眼睛：这么严重？尽管说，不要有保留。

李震凑近周总理，作耳语：查来查去，专案组的几个头头都害怕了，暗杀谭甫仁同志的幕后指使者，确在军委保卫部，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那个山东老乡……

周恩来心里的疑窦再次得到证实，反倒不显得惊惧了：事涉到她？你们查到具体凭据没有？很好，不留凭据最好。没法面对主席啰……此案的确需要慎之又慎。你回来后，去医院看望过谢富治同志吗？有没有和他讲这个情况？

李震摇头：还没有来得及去看谢政委。他病得厉害，见了也不能说，尽管他是我的二野老上级。

周恩来闭了闭眼睛，叹口气，说：好，你不用回昆明了。那里的事，让专案组的人再留些日子，撤了吧。这事，就到我这里打止。记住了？中央政保系统，仍由你代理谢富治同志，全面抓起来。你可以放心，军委保卫部已由叶帅带了人进驻。中南海警卫师改回汪东兴指挥。那名小老乡，己分配了新的工作。具体的，你不要多问。对了，最近一段，你可以和国家体委的军代表多些联系。我估计主席会同意派运动员赴日参赛。怎么保障运动员在外面的安全？你们制订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

……三月七日，距日本名古屋实事只剩下二十一天，毛泽东的批示终于下来了：名古屋乒乓世界赛，我们不再缺席。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非牺牲几个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翌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立即组建乒乓球代表团，准备赴日参赛。半个月后，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运动员、教练员，给运动员订下此行宗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坚定敏捷，严守纪律。并说，打出水平，打出风格，应该把打出风格放在前面。风格不高，不是真本事。风格就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风。水平是技术。我们要政治挂帅，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来统帅。不能搞小动作。你们这次出去，即使技术不熟练，稍有失手，但是思想过硬，万一输了球，我不会责备你们的。如果是政治上错误，我倒要责备了。

几天后，在日本名古屋世界赛上，中国代表团以六十年代三次蝉联世界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和三次蝉联世界单打亚军的李富荣为主力，一路夺关斩将，赢回了男子团体冠军的宝座。立即发电报回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其实，原是文革以来，庄、李等少数运动员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欠佳，未热心造反，未参加派仗，而偷偷坚持练球，数年不懈。亦属体育界的异数。庄则栋在此次世界赛期间，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体育以外的表现。一天，比赛结束时，忽有一名高个子美国运动员上错了运载中国运动员的大巴士。日本司机也没要求那名美国运动员下车就启动了车子。美国青年面对满车子的中国运动员，热情地“哈啰、哈啰”打着招呼。但中国运动员警惕性高，态度冷漠，没人敢搭理他，更没人给他让座。庄则栋在座位上很不是滋味：心想周总理不是讲过，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难道这位美国运动员不是我们的朋友？人家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中国运动员也显得太小心眼、太没有气量了。于是，庄则栋离开座位，去到车头的礼物袋中取出一幅杭州刺绣，西湖风景，送给了那位美国运动员。其他人要阻止都来不及。那位美国运动员接过礼物，虽然语言不通，但“三扣、三扣”的念了一路，直到下车“拜拜”，还兴奋不已似的。

回到驻地，代表团领导（军代表）和运动员们立即召开会议，严肃批评庄则栋不经请示批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作，擅自送给美国人礼物，是严重的违纪错误，令他写出书面检查，待回国后再作组织处理。因庄则栋刚刚为国争光，拿下世界团体赛冠军，又身处国外，该次会议对他的批判，算是相当克制、温和的了。要是发生在国内，他小子的肋骨就要折失几根了。

谁想此次“私赠礼品”小事故，却引发出连串大动作。美国代表团此次也是负有赛事以外的任务而来，收到中国运动员的礼物，被认作是中方向美方传递的重要示好信息。于是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世界赛结束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访问北京！

面对美方的要求，中国代表团毫无思想准备。但领队和运动员们都能敏感意识到，此事涉及中、美两国关系，不是闹着玩儿的，立即以保密电报报告了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接获电报也很吃惊：美国人说来就要来了？我们一点布署没有……但作为一名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明白机会不可放过，说不定封冻了二十二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坚冰，可以从此打破，我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状况，也可以藉此改变……问题在于如何说服毛泽东主席，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北京。为了缓冲此事在国际舞台上的反响，我方还可以同时邀请加拿大、英格兰、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乒乓球代表团

同时访华。这样，北美，南美，欧洲、非洲都有运动员访华了。

周恩来的请示报告送去杭州西湖汪庄，毛泽东迟迟没有回复。眼看名古屋世界赛事就要结束，周恩来在电话里向毛主席提了多次，也没有得到回应……北京、上海的接待准备已经紧张有序地展开。直到四月七日，名古屋世界赛落幕的当日，美国代表团正打点行包准备登机返美之际，在中国北京，周恩来突然接到毛泽东从杭州发回的指示：可以邀请美国等五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先安排他们到上海、杭州游览，再让他们到北京做客，由总理接见一次，谈话，照像，宴请。周恩来立即发电报至名古屋中国代表团，让立即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等五国运动员发出访华邀请，不然人家上了飞机，你想请客都来不及。

中国代表团总算在最后一刻请到了客人。世界冠军庄则栋也松一口气，至少回到北京，不会遭到政治处分。消息一经公布，立即轰动世界舆论，成为全球新闻焦点。

四月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厅，周恩来率江青、张春桥、叶剑英、黄永胜、姬鹏飞等，接见并宴请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五国乒乓球代表团。宴请之后，周恩来留下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进行长时间谈话，其间说到：中美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过频繁的交往，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和人民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中国人民以无私的援助，许多美国飞行员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和你们都知道的原因，中美关系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达二十二年之久。你们这次来访，意义重大，重新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这种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中的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不久，我们也会派乒乓球代表团到你们国家去。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通过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来访，中美关系有了戏剧性的进展。只过了三天，美国总统尼克森就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捎话，愿意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博士以总统特使身份，秘密访问北京，商谈两国政府间的往来问题；中国也只隔了三天，即由周恩来总理出面，也是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捎话：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的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为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季辛吉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美方此次反应更为迅速，只隔一天，即通过巴基斯坦叶海亚捎来回话：美方接受中方邀请，不久将安排季辛吉博士访问北京，以双方保守秘密为宜。

此即所谓中美乒乓外交、小球运动大球的始末。

话题再回到该年的三月。

三月中旬，住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忽然通知周恩来，要迁去北戴河休息。周恩来奇怪了：江南正春暖花开，气候宜人，改去北戴河休息？那里可是春寒料峭，海风又大又冷啊。但副统帅夫妇要易地休息，他周恩来能不同意？只好命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出中央专机，去苏州接载林副主席夫妇及其医护人员，转往北戴河海滨区九十六号楼继续疗养。

周恩来将林彪夫妇转移休息地点的事，报告了仍在西湖汪庄的毛泽东。毛在电话里说：候鸟这么早就北迁？要到七月份才避暑啊，随他去吧，我也快要回北京了。蓝苹也在我这里，会先回去。

两天后，江青从西湖汪庄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老板的指示：批陈整风要继续抓，中央应召开一次新的会议，再给黄、吴、叶、李、邱等人一次机会，在一定范围内作检查，争取立地成佛。

又开批陈整风会议？周恩来心里纳闷：主席不是在二月间有过批示，通过华北整风会议，除吴法宪、叶群两继续检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算基本过关了？现在又要重头来过……于是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召开新的批陈整风会议，深入批判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并联系自我教育。

毛泽东、江青咬住林彪麾下五员大将不放，叶群及其独生子林立果也加快了对应的步伐。三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舰队”的秘密据点——空四军营区小招待所，召开了绝密的“三国四方会议”。林彪夫妇在这之前北迁北戴河，相信是为了转移中央政保系统的视线。“三国四方会议”这个名称是从周恩来总理那儿借来的：周总理曾多次赴南宁秘密召集越、柬，老“三国”，越南北方、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四方”会议，布署抗美统一战线事宜。林立果的“三国”是：上海、杭州、南京；“四方”是指到会的四人：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副司令员周建平，空四军政委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维国，空五军政委兼杭州警卫区司令员陈励耘。

林立果主持会议，周宇驰作纪录。林立果先传达了经叶群修改过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当即表示：头可断，血可流，紧跟林总不回头！

林立果说：各位将军叔叔，现在的形势，我们不干也得干，别无选择了。B 五十二已经把林副统帅逼到无路可走。大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后，B 五十二命江妖婆和张眼镜蛇操控，召开了三个多月的华北整风会议，黄、吴、叶、李、邱等首长一次又一次检讨，一次又一次过不了关。华北会议上，逮捕了李雪峰、郑维山，改组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原来毛、周已宣布整风告一段落，到此为止。但本月上旬，江妖婆到西湖汪庄住了几天，B 五十二又下令重开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继续咬住黄、吴、叶、李、邱五位首长不放，实际上就是咬住党的接班人不放，以达到他废掉接班人的目的。叶主任让我告诉四位将军叔叔，B 五十二整掉黄、吴、叶、李、邱之后，下一步就轮到你们了。把林总的四野老部下通通整垮，软禁，坐班房，杀头。刘少奇、贺龙、陶铸、李立三、许光达、阎红彦、张霖之等的下场就是例子。B 五十二要搞掉谁，是绝不会手软的！我还可以告诉各位叔叔，原中办副主任田家英，不是死于自杀，而是 B 五十二命令汪东兴带着中央警卫局一名姓朱的处长，用手枪打死，再把尸体挂到书架上伪装成上吊自杀。当时周总理提出验尸，B 五十二发了话：是死人重要还是活人重要？为什么要用死人压活人？田家英的尸体当即送火化，灭了迹。那名姓朱的警卫处长，不久也“畏罪自杀”，被灭口……

王维国听得颈脖上青筋突暴：田家英，我在延安就认识，挺精神、英俊一个人，跟了 B 五十二二十多年，在中南海家中被枪杀，只有畜牲才干得出！

江腾蛟茶几一拍：跟着林副部长、叶主任干，就是跟着林总干！干，我们可以挣到一条活路。不干，就是田家英、谭甫仁那样的下场。

陈励耘周建平两人挥着拳头：干！不干是孬种。

林立果说：昆明军区谭甫仁叔叔被刺，说明他们急不可待，提前动手了，要把四野出身的人赶尽杀绝。我们不能再被 B 五十二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他的策略从来就是分而治之，一个一个清除。大家可以算算，几十年来，他在党内清除了多少人？从井岗山算起，他以“消灭 A B 团”为名，枪杀王佐、袁文才，排挤掉瞿秋白、李立三，到延安整风搞掉王明、博古，到一九五五年搞掉高岗、饶漱石、潘汉年，到一九五九年搞掉彭、黄、张、周，到一九六二年搞掉习仲勋、马明方，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掉彭、罗、陆、杨、刘、邓、陶、贺……一位位领导人、党的功臣，数都数不清……在四位叔叔面前，我是晚辈，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出生。你们却都是到过延安的。父亲告诉我，B 五十二在延安有两大名言，从没公开发表过：一句是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另一句是，革命就是割猪肉，要一刀一刀割，一片一片割，学庖丁解牛。这次文化大革命，他正是用了一刀一刀割、一片一片割的老路数，割掉了一批又一批党政军老干部。现在他向林总的老部下下手了，刀子割向黄、吴、叶、李、邱，先割死了谭甫仁叔叔……党内路线斗争，比党外阶级斗争还残酷，血淋淋，真正的
你死我活啊。

说着说着，林立果已经泪水盈眶，泣不成声。

王维国忽然低声吼道：老虎！真正的大丈夫，刀搁脖子不眨眼！我们都听你的，叫咋干就咋干，砍下脑袋还剩个碗大的疤。

江腾蛟说：我这条性命，是交给林副主席、林副部长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陈励耘说：干！老子们一不做，二不休，定个具体的方案吧。

周建平说：副部长，照林总和叶主任的意思，咱们是在北方动手，还是在南方动手？

林立果抹掉泪水：正是为这个，叶主任派我来向四位叔叔讨教。我的设想，可以搞两个行动方案，一个北线方案，一个南线方案。两个方案，都不搞大部队，而效仿他们行刺谭甫仁叔叔，用少数人搞暗的。B 五十二一完，林副主席照党章接班，合理合法，全党全军热烈拥戴不成问题。再到监牢里拖出几名死囚犯做替罪羊，搞军事审判，向全国、全世界做出交代。

江腾蛟说：中！中！学习他们搞暗的，涉及面小，各方面容易应付过去。

林立果说：对了，叶主任讲，这次，请江腾蛟同志任北方、南方之间的联络员。事成之后，各位就是开国元勋。

王维国说：我不在乎什么元勋不元勋，只要保卫林副主席顺利接班就成！

陈励耘提议：那就先研究一下北线方案吧。

林立果让周宇驰把一幅随带来的全国大地图铺在地板上。林立果跪在地图旁指划，其他人也都或蹲或跪了，就像战争年代在战场指挥所那样：叶主任分析，北京城里难以下手。B 五十二很怕死，防

范极严。他的警卫工作由内向外，分层展开。第一层是他的贴身警卫和卫士，有一个排，在他住处值勤时不配枪枝，全部徒手，拳脚了得，这是最里面一层。第二层是他的警卫一中队，一个营的人马，在中南海执勤时配枪枝不配子弹，基本上也是一支徒手部队，只有随他外出时才配备强火力；第三层是中南海警卫师，亦即八三四一部队，配备有强火力。但所有弹药，都是逐粒登记的，少了一粒，追查到底。这支部队驻守在中南海外围；第四层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是一集团军，下辖八个师。除了保卫北京市，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对内制衡中南海警卫师；第五层是驻守在京、津、石、唐地区的北京军区辖下的五个野战军部队三十四军，三十八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六十九军。向外拱卫京津石唐，对内制衡北京卫戍区及中南海警卫师。此为五层军事警卫。还有更重要的情报警卫。B 五十二精通帝王之术，他的情报网络比明王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更为严密，可说是无孔不入。凡中央委员以上领导干部家中的警卫员、内勤、秘书、司机、厨师、保母、通讯员、医生、护士，都出自这个情报网。这些人员来自中央的四个系统：汪东兴的警卫系统，谢富治（现在是李震代）的政保系统，康生江青的文秘系统，加上总参二部和三部。汪、谢、康、江均单独对 B 五十二负责。所以包括林副主席、周总理这样的领导人在内，一举一动都在 B 五十二的四大系统的视线之内。林副主席和叶主任就常常感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可疑，但又不知道谁是谁的人。所以有要紧的话不能在室内讲，而要到花园里边散步边商量。B 五十二本人呢，又向来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包在一层一层的人员当中，可说是固若金汤。叶主任说，在北京城里，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动作。所以北线方案，就剩下一个北戴河了。在北戴河，B 五十二的警卫工作也几乎和北京一样，对空军、海军防范尤严。他一进驻，附近几个军用机场的飞机停止起降，秦皇岛军港的舰船则严禁进入北戴河水域……

王维国拳头捶捶地板：妈的！他要灭掉谁，轻而易举。人家碰碰他，比登天还难。

林立果眼睛充血，咬咬牙关说：只要他今年夏天到北戴河避暑，我单枪匹马都干！后半夜驾直升机去闯他的行宫，或者开水陆坦克去轰。

在场的四位将军叔叔都知道老虎会驾直升飞机及会开水陆两用坦克，但怎么能让他亲自去干呢？一齐劝道：林副部长，你是林总的接班人哪，要你亲自动手，我们这些带兵的人吃白饭？随后，江腾蛟说：不管到那里，B 五十二都是坐专列火车。他出来，倒是个好动手的时机……

陈励耘说：对，虎出山，蛇出洞，容易对付。

林立果眼睛放亮：好！高！引蛇出洞，出了洞，好办。

王维国说：也可以考虑等他到了杭州或是上海，在他的住处下手。陈政委是杭州警备区司令，我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就用我们的小舰队，说有人要谋害毛主席，我们要去保卫，以优势兵力、火力消灭他的警卫一中队，混乱中杀他鸡犬不留。

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忽然提出：我们行动之前，要请林副统帅亲自下一道手令。

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三人同时一愣：对呀，大家是把脑袋掖在裤带上干了，林副主席是要给我们一道手令。

林立果胸有成竹地看各位叔叔一眼，点头道：这个当然，到时候一定送给各位一道副主席的亲笔命令。我是林家的独生子，父母不到万不得已，也是不肯把我豁出来的。

听着这话，在场的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林立果怕冷场，影响了士气似的，忽然脑门一热，问陈励耘：陈叔叔，B 五十二现在是不是还住你们西湖汪庄？

陈励耘点头：还在。最近可能离开……他历来行踪诡秘，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从不事先通知我这个杭州警备区司令。每次都是他的专列过钱塘江大桥了，才通知我们去笕桥机场铁路支线接车。

林立果突发奇想：陈叔叔，可不可以就在这次，发奇兵，出其不意，就地歼灭？孙子兵法云：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陈励耘见林立果搬出孙子兵法，要他立马动手，脸色有些发白，声音有些结巴：我、我的林副、副部长喂……这事急不得，草率不得。现在动手，时机上确是出其不意，但我得组织人马、装备人马呀。可我那个小舰队，只有一个排的兵力，组建不到一个月……

林立果不以为然地说：塌天大事，冒险行动，哪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只要有六、七成的胜算，就值得当机立断，拚死一搏。

陈励耘沮丧地望望林立果，再望望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三位：林、林副部长，你、你听我汇

报真实情况，现在贸然动手，连一成的胜算都没有，弄不好把我们大家，包括叶主任甚至林总在内，都暴露出去。不信，你问问王维国政委。

王维国也觉得林立果轻率性急了些，而说：老虎，陈政委讲的是实话。林总从来要求我们这些带兵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动无把握之兵……当然，如果林总下命令，派我或陈政委当荆轲，单枪匹马去干掉秦王，我们三诂不讲！

听这一说，林立果倒是笑了：我不是燕太子丹，不会让你们去当荆轲的……陈叔叔、陈政委，欲速则不达。刚才算我没说，你不用发急啰。

江腾蛟也笑着打圆场：我们既是做了叔叔辈，自然是要全力协助林副部长，当好参谋，带好各自手下的小舰队，到时候林总一声令下，要么不出手，出手就是稳、准、狠，干它个惊天动地！只有这样，才能报答林总和叶主任二、三十年来对我们的栽培、提拔，对得起林副部长对我们的信任。

林立果适时地谦逊说：谢谢。军事上，我是个实习生，要向各位叔叔讨教。今后的每项布署，都会虚心听取各位叔叔的指导……下面，继续分析 B 五十二的行动……

于是六颗脑袋，又朝着铺在地板上的那幅大地图，俯伏下去。

第六十六章　副统帅被逼到墙角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魁六人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中央即将召开第二次批陈整风会议等事宜，并敦请林彪回北京出席会议。行前，周恩来向仍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我们外出两天，仍按上次外出的规定，中央宣传、组织工作由江青、姚文元负责，国务院事务由张春桥、李先念负责，军委工作由刘贤权、阎仲川商办。

林彪在北戴河海滨区九十六楼住处听取了周恩来等人的汇报，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查得到毛主席的肯定，表示高兴，并指示吴法宪、叶群二人继续边工作边检查，争取早日过关。林彪本人呢，则无意回北京出席中央新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他自去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就以治病休养为名，婉拒出席任何会议，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批他的婆娘及四位老部下的不合作，不认同。

周恩来竭力敦促林副主席回北京，竭力调和中央两位主席之间日趋表面化的矛盾。周恩来和林彪单独谈话两次。林彪竟无所顾忌地说：就算陈伯达是坏人，叛徒，托派，反共老手，三十多年来是谁重用了他、倚重了他？有多少事实依据？他从没有在军队里工作过，黄、吴、叶、李、邱怎么可能是他的同伙？主席揪住我的几名老下级不放，揪住我的老婆不放，还要我去出席会议，去中央会议上自打耳光？总理，这事啊，你或许行，我不行。不管怎么说，叶群都是我爱人，或者叫做夫人。革命革了大半辈子，连自己的婆娘都保不住，任人批来批去。总理，你看看我这个副主席、接班人当的？

话到这个份上，周恩来祇有叹气了。他向林总表白：到此为止，林总身体不适，继续养病；你的一些话，凡是讲给我一个人听的，不会汇报上去。主席近日会返回北京。林总要保重。谈话结束时，林彪握住总理的手，也叮嘱：总理大半生兢兢业业，能熬下来，不容易啰，更要保重啰。我是半条性命的人，来日无多，能得个善终，就不错。

周恩来本想做个顺水人情，让黄、吴、李、邱在北戴河多留两天，陪陪林总和叶群同志，但被林彪婉拒：不可以，他们四人以后更会交代不清，跳进渤海洗不清，还是跟总理来，跟总理回。事后，周恩来也吓出一身冷汗，险些犯下大错，被主席和江青同志他们误会他入了另外一伙，悬哪。中央又出了两个司令部，对，这回是真正的两个司令部。只是这话，必须由毛泽东来挑明。

另说林立果在上海主持过“三国四方会议”，不日潜回北戴河，入住在离父母住处不远的五十一号楼。那楼院面海，比九十六号楼要小些，成为林立果的温柔窝。他的准妃子姜琳陪伴着他，由十几名绝色女兵组成的特警班日夜警卫着。他是怎么到北戴河的？天上，地上，水上？连专责监视他行踪的那组人马都毫无所悉。原本江青的小老乡及助手已经跟踪他到了上海，但眼见着他在南京东路和西藏中路交汇处的车流人流中溜掉，不知进了哪座深宅大院去了。就算你明明知道他进了上海警备区或是空四军的营区，你小老乡还打得进人家营区去？门缝儿都没有。就是到了北戴河，林家虎子也是相当隐蔽，来去无定。他面貌清俊，经常穿了姜琳的军装，化妆成女兵服务员，出入九十六号楼。连政

保部门布设在林副主席、叶主任身边的眼线都一次次被瞒过。

老虎向“母后”汇报上海“三国四方会议”情况时，把“母后”卧室里的两台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大大的，形成强干扰，以防窃听。“母后”很满意老虎的汇报，初步同意执行南线方案，在杭州、上海一带解决问题。老虎向“母后”提出，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几位要求得到一份副统帅手令。“母后”说：手令到时候会给，现时不急，事情没办，万一丢失，会塌天的。母子两人还商议到：

B 五十二是头老狼，也是只老狐狸，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被他逃脱，回了北京，怎么办？老虎大将气慨，仿佛满腹经纶，提出三种撤退方略：一，即时军事占领上海、杭州，以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为依托，形成对峙局面；二，撤退到广州，以五岭山脉为屏障，背靠海南岛，香港、澳门，搞军事割据；三，最不济飞往外蒙古，到乌兰巴托依靠苏联、蒙古，组流亡政府。一句话，林家人马绝不能落进 B 五十二手里，死无葬身之地。

叶群最欣慰、最自傲的，就是自己的独生子了。二十几岁，文韬武略，处变不惊，应对从容。做母亲的甚至很感激，要不是家有老虎，单靠林总那半条性命，惟有等死，下场决不会比高岗、李立三、刘少奇、陶铸等人好到哪里去。当老虎提出向父亲也汇报一次时，叶群说：缓一缓吧，现在家里从秘书到内勤，到卫士，有好几个可疑的……有的人跟了你父亲二、三十年，都可能是人家的耳目。你化妆成女兵和我谈话，是女兵对女兵。你这名“女兵”若突然去见林副主席，人家能不怀疑？还有，你姐姐林立衡，也可能对父母不忠，是总参三部的人……

林立果从小和姐姐林立衡感情甚好，头次听母亲说这话，脸都煞白了，咬了咬牙说：母亲没有弄错吧？她要出卖父母，忠于别人，老子先手刃了她，大义灭亲！

叶群摇头：人家厉害呀，早就把我的亲生女儿挖过去了。豆豆的事，你父亲也知道，虎毒不食子。她从小像仇人似地对待我这做娘的。父亲说了，由她去吧，我们防着她就是。谁让你们姐弟是父母身上掉下的肉呢？做娘的替她物色了那么多对象，她总算挑中了一名军医，打算替他们办个订婚仪式，热闹热闹。等她和未婚夫适应一段，结了婚，她就是人家的媳妇，父母算尽了责任。

林立果心情复杂地说：父母伟大，我不能原谅姐姐。

叶群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还有，你父亲让转告你，对 B 五十二，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采行极端措施。

林立果急眼了：这种时刻还犹豫？人家已经把刀架到我们后颈上了。

叶群说：老虎不急。父亲会痛下决心的。他跟了 B 五十二几十年，起杀机不易……所以你暂时不要去和你父亲谈什么，免得争吵。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

林立果顿足：临阵犹豫，会全军覆灭的呀！父亲当年勇冠三军，如今真成个病夫元帅了。

叶群说：不要这样讲你父亲。不说这个了。老虎，这大半年，你一门心事忙大事，你个人的事，和小姜处得怎样了？

林立果愣了半天，仿佛绕过弯子来，才说：还行吧，一两个月才聚一次……小姜比较木，从不主动什么。不浪，不刺激。不如小寡妇杨姐。

叶群爱恨交加，语带训诫：女子较木，是贞洁。偷人养汉，才叫浪。你还杨姐杨姐……好好，不说了，你是成年人了。现在林家的安危，父母的性命，都交给你了。你父亲最怕你是战国时期的那个赵括。娘替你打了包票，我们老虎是是实干家，不搞纸上谈兵那一套。近来都读些什么书？

林立果说：王飞送我一本《鲁迅语录》，说是从红卫兵手里缴获的。

叶群问：鲁迅也有语录？谁编的？是不是和毛语录唱反调？

林立果说：管它唱不唱反调，反正绝对比毛深刻。我每天都拿来翻翻，读上几段。鲁老夫子的话句句像刀子。比如他讲：“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句出《谈所谓的“大内档案”》。用这话来对比 B 五十二，怎样？

叶群苦笑：一场大跃进，再加上这场文化大革命，咱中国这点家当，不就被他糟完和偷完了？日后，你父亲接了班，当了家，是要下大力气抓革命，促生产，抓经济，抓发展了。

林立果拍手：妈！原来你也很深刻啊。好，我再给你背一段鲁老夫子的话：“我觉得革命之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句出《忽然想到》。

叶群点头：讲死了火。鲁迅比所有的人都深刻，无人能及。他的话是针对当时的国民党而言。但我们共产党又怎样？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之后，实际上，新中国只有一个主人，其余人又都成了奴隶。

包括你父亲和周总理这些人在内，名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实际上只是那个人的奴仆。所谓政治运动，路线斗争，就是用一批奴仆去消灭另一批奴仆。刘、邓、陶、贺这些奴仆，不就是被包括我们这些奴仆在内的另一批奴仆整掉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你父亲和我才悟出这个道理。

四月十九日，为了欢庆五一劳动节，林彪夫妇经周恩来一再敦请，回到北京西城毛家湾二号家中。叶群挂电话，提出向主席汇报工作。三次电话都是中南海游泳池的值班卫士接的，不是说主席休息了，就是说主席在泳池游水。第三次倒是卫士代为回话：林副主席身体欠佳，不劳个别来见，还是政治局会议上见吧。林副主席已经大半年没有出席过中央会议了。

林彪相信游泳池卫士传达的是毛的原话。林彪明白，他成为一九六六年七月间的那个刘少奇了。那时，毛泽东也是从南方回来，刘少奇也是一次一次打电话到毛的住处，毛也是一次一次让值班卫士回绝……可是几天后，在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一见面，毛就怒斥刘、邓向大中学院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镇压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亲自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把刘、邓打趴下。

仿佛时光在倒流，历史在重复。过去说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现在看来党的二把手也都不会有好下场。这次不同的，林彪手下有兵权，不会像刘少奇那样傻，束手无策，引颈待戮。毛泽东和林彪都是玩枪杆子出身。枪杆子对枪杆子，就看谁玩得转，玩得精。

这期间，林彪对叶群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李后主是个才子，但他不懂军事，不懂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亡了国。我们不做李后主。老虎他们的计划搞得怎样了？我最担心他学赵括，平日夸夸其谈，背几句孙子兵法，到时候派不上用场。

叶群再次向老总报告了老虎他们的那个北线准备、南线行动的方案，林彪才放了心。

离五一劳动节还有一星期。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坐镇。林彪则又托言身体不适请假，连叶群都以在家写检查为由不出席。黄、吴、李、邱倒是出席了，但都知趣地一言不发。毛泽东冷眼看着，几次欲发作，终归忍下了。

散会后，毛泽东留下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四人谈话。毛泽东问：恩来。你是总理，林副主席大半年时间不出席会议，我们怎么办？

周恩来回答：我电话问过林办医疗组的专家，林确是旧伤发作，每天靠吸鸦片镇痛。

康生插言：鸦片能镇痛，也能毒害灵魂。

江青插言：总理啊，你仍是搞调和。既然病得那么重，为什么还能从苏州迁去北戴河？三月份跑到北戴河去吹冷风，费思量哪。

毛泽东看了婆娘一眼，之后说：费思量，慢思量啰。恩来，第二次批陈整风会议，你和康、江、张总结出什么来没有？

周恩来让张春桥汇报。张春桥说：就是刚才在会议上报告过的四条：一、深入批陈整风的意义及评价；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陈伯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三、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等人所犯的错误，是方向路线的政治错误。对他们的处理，交下次中央全会作出决议；四、今后的办法。

毛泽东说：四条很好，给陈伯达定罪和黄、吴、叶、李、邱的错误定性，隔山震虎。他们后面还有不有人啊？江青刚才说费思量。我说慢思量。五一劳动节后，中央还要继续开新的批陈整风会议，范围再扩大些，把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各省军区司令员政委，都找来，把问题摊开来，摆清楚，把陈伯达一类骗子，假马克思主义，多挖些出来，挖干净。

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录着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要抓紧准备，还有五个来月。"十．一"国庆节前开九届三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增补几名副主席。免得像现在这样，只有一名副主席，又不肯出席会议，让我当光杆主席。国庆节后，再开四届人大会议。

周恩来点头，说：两会的事，我和康生、江青、春桥正在抓紧准备。本来去年国庆节后就要开四届人大会议的，被他们在庐山上一闹，闹掉一年时间。等九月份开过三中全会，局面就改观了。

毛泽东忽又问：几位老帅都回来没有？总司令和叶帅是回来了，没有住回中南海，是非之地啰。陈帅、徐帅、聂帅、刘帅也回来了？他们身体怎么样啊？还有几位大将，一些上将，都要安排他们从外地回来。包括陈云、谭震林、李井泉、王震，通通安排回来。相信这些老帅、老将军，老同志，还

是会站在我这边，壮我军威。

周恩来汇报：总司令年初从广东从化回来，住到西郊新六所去了。陈毅同志在住丰台静养，一月间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恢复得不错，几次提出来见见主席。刘伯承同志失明了，病得厉害。其他叶帅、徐帅、聂帅，以及粟裕、徐海东、王树声、萧劲光、王震、萧克等，身体也都不错，都回到北京来了。陈云、谭震林、李井泉等回京的事，我会要办公厅尽快作出安排。

毛泽东说：回来了，就是四支野战军。不回来，只有一支野战军。前两年我让步，将就，剩下一支野战军，一个副主席，局面才搞到今天这样被动。

江青说：军委办事组几个毒瘤，应当及早切除。

张春桥说：要防止他们搞阴谋，急眼了，干出见不得人的勾当来。

毛泽东见康生欲言又止，便问：康老，你有何见教？

康生立即满脸堆笑：不敢，主席，不敢……容我斗胆说一句，一下子安排这么多老字号回京，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毛泽东手一提：你那是远虑，我先顾近忧。恩来，春桥提出防止阴谋活动。你的看法呢？

周恩来想了想，回答：不管是哪支野战军，将军们都是主席战争年代一路教导、栽培过来的。主席健在，绝大部分同志都会忠诚，不大可能有二心。当然，中央保卫部门要留心各地动静，作好最坏的准备，以确保主席和中央的安全，万无一失。

毛泽东面无表情：恩来面面俱到，讲了等于没讲。可以告诉你们，毛泽东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的。无非被人谋杀，爆炸，粉身碎骨，陈尸郊野。也可能被人活捉，强迫签字，传位给人，之后打入天牢，关到秦城，和彭德怀、彭真、王光美打邻居去。这些我都不怕，你们也不要怕。毛泽东今年七十八岁，坐七望八，从小吃辣子长大，信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最是其乐无穷。共产党人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八旬老翁，斗志旺盛，我自信还有这个生命力。谁要和我斗，就来吧，乐于奉陪，无任欢迎。

康生赶忙说：当今之世，谁也不是主席的对手。

张春桥赶忙说：我是晚辈，要学习主席的这种生命不止、斗争不息的大无畏精神。

江青说：他们若想对主席动手，真是丧天良，黑心肝！没有主席，他们能有今天？我用嘴啃，也要啃他们几口。

周恩来心里叹息，嘴上却说：主席一身正气，神鬼莫犯。当然要提高警惕，常备不懈。

毛泽东说：过去我对军队很放心，现在最不放心的是军队。海、陆、空，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到处是他们的人。恩来，要多派些文官到军队里去挂职。纪登魁、张春桥、江青已在军队挂职，姚文元、华国锋、王洪文、马天水、谢静宜、陈永贵都要到军队去挂职。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恢复军职，两边兼顾。杨成武、杨勇、傅崇碧反省得怎样了？可以给他们落实政策，仍回部队工作。

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笔录下毛泽东的指示，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周恩来停笔，请示说：建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具体落实主席的人事布局。对军委办事组动手术，似不宜操之过急。

毛泽东看婆娘江青一眼：你那个用嘴啃的战法不行。也不能割瘤子，逞一时之快。半年来，对黄、吴、叶、李、邱控制的那个军委办事组，我采用的是甩石子、掺砂子，已先后派了陈锡联、李德生、纪登魁、汪东兴、刘贤权、阎仲川十几个人参加进去，以量变达到质变。九届三中全会后，叶帅也要进去。叶帅叶帅，军委办事组挂帅。

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上没有举行阅兵活动。这表明，毛泽东虽然改组了北京军区党委，加强了对北京卫戍区和中南海警卫师的掌控，但对人民子弟兵还是疑虑重重。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了林彪一伙人在军队中的影响力。

五一劳动节的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放焰火，并有盛大的歌舞演出。毛泽东邀请柬埔寨流亡政府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周恩来通知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上天安门城楼作陪。城楼上已摆好一席一席的瓜果糕点烟茶。晚九时施放焰火。毛泽东八时半就进入城楼内侧休息室，先会见不久前才从各地返回北京的朱总司令以及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王震等老帅、老将军。

周恩来领着大病初愈的陈毅来见毛泽东时，毛久久地拉住陈的手不放：陈老总啊，听总理讲你年初动了手术，把瘤子割掉了，身体恢复不错？

陈毅觉得毛主席已经多年没有这样对他表示过关心了，也就快人快语地说：身上的瘤子，还是割了的好，早割早好。

毛泽东听了陈毅无心之语，却另有所触动：早割早好。你的瘤子割掉了，我的瘤子却不容易割啰。割不好，要大出血啰。

陈毅心里一紧，以为毛泽东也患上什么了：主席，你可要保重啊。我陈毅可以随时去见马克思，主席你……

周恩来以眼神止住陈毅：主席身体很好，还每天游泳一两个小时，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健旺。

陈毅仿佛明白什么了：那就好，那就好。只要主席身体好，我们就可以躲在大树底下乘凉了。

毛泽东伸出指头，指指自己：我也快要不行了。能挨一天是一天，讲不定哪天两脚一伸就报销掉。陈老总，如果身体可以，你也不要光乘凉，出来做些工作，帮帮我和总理的忙吧。你对目前局势，有什么看法？

陈毅看看身边没有别的人，就放胆说：主席，恕我直言，关键在接班人，扶持好接班人……

毛泽东不以为然，嘴上却说：天下大势，你看得准。这两年，你陈老总是无官一身轻，身闲心不闲，看得很准。

这时中办主任汪东兴在门口招手，样子很急，请总理出去一下。周恩来出到房廊上，问：什么事，这么急？汪东兴报告：林副主席通过叶群来电话，说林总身体不适，不能来看焰火。叶群也要请假，留在家里陪林副主席。

周恩来一听头都大了。毛主席都到了，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也都陆续上楼了，还有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马上就到……已经安排主席、林副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坐一席，是主席指示的，他要和林副主席坐一席。现在林副主席临时不到，怎么行？新华社、电台、电视台怎么发消息，报纸怎么登照片？国际舆论会做什么猜测？

周恩来立即进到城楼值班室，要通了毛家湾二号的直线电话：叶群吗？我是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主席已经到了，你和林副主席还没有出动？林副主席正在犯病？现在临时请假，我这个做总理的很为难呀！请你们体谅我，还是来露个面吧？不行，叶群同志，时间紧迫，我要和林总通电话……对，好，好，我等着……林副主席吗？我是恩来呀？今晚上的活动，请你一定要出席……正在发寒热？怎么办？让我替你在主席面前告假？好好，我可以去试试。如果主席仍要求你来的话，你还是克服困难，来露个面。今晚上有好几位贵宾，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还有美国友人斯诺夫妇。

可是周恩来走到毛泽东休息室门外，觉得不妥，又折回到值班室，再次要通了毛家湾二号的电话：叶群吗？我是恩来。考虑一下，我还是不能替林副主席到主席面前请假。今晚上的活动象征意味很浓。主席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和林副主席，主席对林总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不出席中央的会议，已经有看法。何必把关系搞这么僵呢？要顾全大局呀。叶群呀，你要理解、体谅我的这份苦心……好好，这些话，我直接和林副主席说……林总，我是恩来。经过惯重考虑，我不能替你到主席那里去请假。主席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已经闹下一些误会了，不要再增加新的误会。要以大局为重，求求你了，以大局为重啊。如果明天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没有你的影像出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会流言纷起……我知道你正在犯病。但仍要请你克服困难，带上医生护士，到城楼上来，陪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坐一坐，哪怕坚持个十分钟，一刻钟，让记者们拍照、录像之后，就返回家里休息……说到后来，周恩来语带哭腔，哀求之情，溢于言表。

……林彪病蔫蔫赶到天安门城楼时，焰火晚会已经开始。火树银花，夜空璀灿。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鼓乐喧天。由服务人员引领着，林彪来城楼正中央的主桌边，面对着毛泽东坐下。他恭敬地看着毛泽东，想问候几句。但毛泽东侧过身子，只顾着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谈话，正眼也不瞧他一下，就和没他这个人一样。倒是西哈努克亲王出于礼貌，不时朝他这位新中国的第二号领袖、毛泽东的接班人点点头，笑一笑。

毛泽东当众不理睬林彪，在城楼上的所有中央负人、包括警卫服务人员都看在眼里了。林彪面无表情，像块石头似地僵坐在那里，任摄影师、录影师拍摄，好让明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发出头条新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革命接班人林副主席，与首都百万军民共渡五一劳动节。

士可杀，不可侮。林彪再不济，也是曾经率领百万雄师，从中国最北面的黑龙江一直打到中国最

南面的海南岛的共和国元帅，当年号称“东方战神”。既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不理睬他，并以此来公然羞辱他，他也顾不得许多了。也就枯坐了十来分钟，浑身也没见发寒热，起立走人，拂袖而去！把个一直随侍在侧想缓和气氛的周恩来总理，吓出两手冷汗：主席和副主席，竟是当了外国贵宾的面，当着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们乃至普通工作人员的面，如此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这是自本党创党以来、本国建国以来所罕见……今后如何收场？

此为林彪在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周恩来虑事周到，晚会结束后，让汪东兴把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颁下一道严厉命令：今天晚上，大家无论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不准透出一个字去，各位要以自己的党籍生命做保证。

毛泽东和林彪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五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那次会议，林彪又以身体不适请假。毛泽东不准假，先让周恩来挂电话去请了两次，林彪托言正在发寒热不能来。毛泽东光火：好！他不给总理面子，我去毛家湾二号，可以三顾茅庐！周恩来急了：主席，不不，不能劳动你。这样吧，派你的座车去接一趟，也就等于你出面了。

毛泽东的座车也没能接来林彪副主席。

政治局会议已经开始。林副主席的位置还空着。毛泽东不依不饶，绝不放过，面对周恩来说：总理，难道没有办法了？我的这个接班人，架子比诸葛亮还大！劳动一下卫生部高干保健局的专家，带上担架，仍派我的车去，抬也要把林副主席给我抬到会议上来。

乾纲独断，一言九鼎。周恩来仍想打圆场，居间周旋：主席，还是我去走一趟，我一定负责把林彪同志接来。

……周恩来总算接来了林彪副主席。并没有动用医学专家和担架。但林彪的确病得不轻，被扶进政治局会议室时，浑身仍在发抖，出虚汗。由叶群不停地替丈夫抹着头上的汗粒。

毛泽东不予理睬，只顾继续讲话，谈批陈整风，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陈伯达少数坏人，对其他犯政治路线错误的同志，要允许改正……毛泽东足足讲了一个半小时，却没有看过林彪一眼，任其发抖，出汗。周恩来实在看不过去，请示毛主席说：林总确是病得厉害，还是准他先去休息吧？毛泽东目不侧视，说：大半年不出席会议，好不容易请到，又回去休息？可以到会议室外去休息，但要等会议散会才离开，免得作出决议，又请不来。

于是林彪被服务人员搀扶到会议室外的门厅里，孤零零地坐在墙角沙发里发抖，出汗，连叶群都没敢退出来照顾。毛主席没开口，也就不会有医务人员敢于上去帮忙。林彪就那么坐着抖着。他这个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的革命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就是这样接班的……他这红色王储，病成这样都不能回去躺着，吸一口镇痛的鸦片……他身上有二十多处枪伤，至今时时发作。自十八岁投身革命疆场，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是带兵最多，打仗最多，受伤最多的一个。

第六十七章　与美谈判，人人认帐

在头绪纷繁的外交、内政事务中，特别是在毛、林矛盾日趋昏暗的氛围里，周恩来适时捕捉住他政治生涯的一道亮色—中美关系迅速解冻。他不能预测毛、林恶斗最后怎样了局；但知道眼下美方如此主动、积极地向我示好，尼克森总统甚至急于访华，以达成联中制苏的全球战略格局，这无疑给连年内斗十分虚弱的中共政权注射一剂特效强心药。

说来也是十足荒诞，中、美长期处于敌对的两种社会制度，奉行相互势不两立的政治哲学：中国奉行毛泽东思想，其核心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你不死，我不能活，我要活，你必须死；美国奉行尼克森主义，你活我也活，既要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人人都有活下去的尊严和权利。

如此一来，周恩来主持的对美缓和示好的外交政策，承担着极大的风险。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对人民群众进行激烈的反美仇美教育，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喊“打倒美帝”，会唱“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报纸、电台、文件、教科书，无不充塞着反美内容。以致越是年轻一代越反美，视美国为天敌，世界万恶之源。毛泽东年复一年进行党外阶级斗争、党内路线斗争，要治某人的罪，更有一条

必不可少的恶名："里通外国，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便是在平头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最怕被人举报"崇洋媚外，卖国"。

现在可好了，新中国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奉行对美示好的国际斗争新战略了。周恩来面对的，首先是来自党内的左倾思潮，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越是年轻干部，军队干部，思想越狂妄，左倾越厉害。还有毛泽东也随时可能变卦，甚至矢口否认曾经同意过某项决策。高岗、彭德怀、邓子恢、刘少奇、林彪都吃过这方面的亏。

毛主席啊毛主席，周恩来今天奉行对美示好的外交政策，你老人家该不会哪天又变卦，改口，把我周恩来打成"投降派"、"卖国主义"吧？

周恩来不得不如临深渊，慎重行事：对美外交，每走一步，均由政治局集体决策，呈送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起草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过程，包括抗美援朝战争和仍在进行的援越抗美战争，估计了与季辛吉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森来访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拟出相应的对策：关于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供内部使用）。八点方针反覆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口气相当强硬。表面上是用于指导中美会谈，实际上是为了平息党内军内的反对声浪。

《报告》呈送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批准之前，周恩来坚持要求每位中央政治局成员签字认可：你们都举了手，签上各人的名字，以示负责嘛。

这次，毛泽东很痛快，当天晚上接到《报告》，即给予批准，并批示由周总理全责执行。林彪的批示亦于第二天送回。

也是先安内，后攘外。周恩来有了"尚方宝剑"，很快通过巴基斯坦叶海亚总统传递口信，与美方达成秘密决定：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尼克森总统特使季辛吉访华。季辛吉一行原欲乘坐美国专机到北京，但中方坚持，中美无民航协定，美方飞机不能飞入中国领空。至于今后尼克森访华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中方可以作出特例安排。季辛吉只好同意乘坐中国空军专机，从巴基斯坦首都飞北京。

为了接待季辛吉一行的秘密到访，北京进行了紧急的内部动员、准备。周恩来不敢掉以轻心，每项细节都亲自过问。为了保密及安全警卫，决定季辛吉一行住钓鱼台国宾馆。可是钓鱼台国宾馆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即被中央文革小组占用，能不能腾出哪一栋来？正好陈伯达年初被捕后，原先被他占据的第十五号楼空了出来，可用来接待美国贵宾。

钓鱼台国宾馆占地广阔，其面积大过整座北海公园。一九五六年重修这座新式皇家园林时，是为了迎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十三国国家元首同时来访聚会使用，二十几座庭院建筑相互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各有景区，相对独立。第十五号楼背靠玉渊潭，环境优美。它虽然不及江青入住的第十一号楼及留给毛泽东的第十二号楼那样金碧辉煌，古香古色，但也相当气派。如果尼克森总统若明年访华，就可能要使用十一号或十二号楼了，江青同志就需要挪动挪动。到时候，周恩来这位做总理的，又要费上好一番心机唇舌，才能说服江青同志以国家大局为重，暂时搬离十一号楼呢。

一天，周恩来邀上张春桥、纪登魁、李德生、汪东兴四人，一起视察已经收拾一新的第十五号楼。从主客厅、副客厅、主卧室、大书房、大套房一一看起，楼下楼上，楼道走廊，挂画灯饰，洗手间大浴缸，马桶，各房间的壁橱壁柜，玻璃推门等等，都仔细看过。周恩来留意到，在每个套间的写字台玻璃板下，每只床头柜的印刷品《来宾须知》上，都印有提高革命警惕、严防敌人破坏捣乱之类的词句。他虎着脸没有吭声，不时以手指探探窗台、栏杆扶手，看看有无尘迹。看完楼内看楼外。外面倒是花木欣然，绿荫满眼。只是外墙上有两大块红底白字的毛主席语录，每块都有整张乒乓球桌那么大，十分醒目：

美园垄断资本集团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

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看到这两段杀气腾腾的语录，周恩来心情沉重，暗自叹息。钓鱼台可是国宾馆啊，怎么可以保留着这类红卫兵造反派的东西？充满敌意、刺激，怎么接待客人？怎么叫客人入住？这不是待客之道。我们可不是请人家季辛吉来赴鸿门宴。

视察完毕，周恩来和汪东兴、张春桥商量一下，决定当即把钓鱼台管理处、警卫处、生活服务处

的负责人都找来，开现场办公会议。
钓鱼台各处、室负责人是清一色军人。周恩来让中办主任汪东兴一一点名介绍之后，说：我们几位，大家都认识，就不介绍了。你们或许已经知道，两个星期之后，第十五号楼要接待一位重要客人。客人是谁？你们不要打听，此事严格保密。这楼里楼外，已收拾整洁。我要谢谢你们，并通过你们谢谢钓鱼台的全体工作人员。我和春桥等同志把每个房间都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些不太恰当的东西。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礼义之邦，讲究待客之道。毛主席最近也有指示：对客人要以礼相待，不要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主席的这个指示，已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过。在座的四位领导同志都是政治局成员，可以作证。春桥同志，你发现什么没有？先给大家讲讲？

张春桥习惯地以右手中指顶了顶鼻梁上的镜架，和霭地看大家一眼，说：国宾馆的接待工作，要有国际观，注重国家礼仪，维护国家尊严。第十五号楼将要接待一位秘密来访的重要外宾。但在每个房间，我们都发现了一些压在玻璃板下面的印刷品，宣传口号。这些宣传口号，对内宾是必不可少的，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以及几个万岁，很重要嚒。但对于外宾就不合适了。提高警惕没有错，要采取另外的形式。汪东兴同志，你是中办主任，这里的顶头上司，是不是这样啊？

汪东兴看张春桥一眼，再又看周总理一眼，说：那就通通撤了吧，原先钓鱼台也没这些东西，都是一九六六年以来才加进去的。

管理处的一名军代表立即撕下一页笔录，请汪东兴主任签字。汪东兴苦笑：这还要签字？你们是怕以后查无实据？好，如今时兴凡事都签字。春桥同志你也签一个。

张春桥签字后，转身问周总理：总理，你要不要签一个？

周恩来说：签吧，以示负责。登魁、德生，你们就不用签了。有我们三个负责，可以了。

纪登魁倒是勇于任事似的，清了清喉嗓说：还有个事，就是这十五号楼的外墙上，刷了两条很醒目的大语录，那内容又都是针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帮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内外有别，不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这就要求我们既坚持原则，又以礼相待。因此，接待外宾的地方，是不是火药味不要搞得那样浓，气氛可以平和一些？

周恩来适时地接过话头：登魁同志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的这个意见很重要，我赞同。相信春桥、德生、东兴同志都会赞同。钓鱼台的二十几栋中、西式国宾楼，是不是都刷上了这类对敌斗争意味很强的语录？什么时候刷上去的？你们几位军代表是具体管事的，能不能说说？

几名军代表面面相觑，都说他们是一九六七年夏天三支两军时，进钓鱼台参加军管小组的。他们来时，这些语录就刷在墙上了。之后再没有刷过新的语录。

张春桥说：这事我知道。是一九六六年夏季，中央文革成立不久，搬进钓鱼台来办公，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家伙，为了营造所谓的革命造反气氛，而要求卫戍区派工兵连弄上去的。

周恩来说：王、关、戚打着革命旗号，干了不少坏事。他们被关进秦城，罪有应得。汪主任，接待外宾的建筑物上，没有必要保留火药味太浓的东西。相信毛主席也不高兴这样做。你看怎么办？

汪东兴说：我不反对。不过，印象里，这些语录，当初王、关、戚等人是请示了文革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的……陈伯达是关进秦城去了，可江青同志，还是应当请示吧？

张春桥冷冷地看一眼汪东兴，仿佛说：好你个汪总管，竟把江青同志和陈伯达那个老反党分子相提并论，是何居心？

汪东兴不理会张春桥，继续说：还有个技术性问题。据我所知，一九六六年夏天弄这些语录上墙时，使用了一种粘着性很强的战备水泥，搞成永久性的……现在若要弄掉，恐怕外墙都会破损。

周恩来脸色严峻地说：江青同志那里，由我和春桥同志去通气，相信她会支持我们。汪主任，你和这里管理处的同志立即布置一下，先把第十五号楼外墙上的两块语录弄掉吧。还剩下两星期，客人就来了。就是要拆墙，也要弄掉它。在外宾下榻的地方保留这种东西，很不明智，很无礼貌，甚至产生严重的后果。我这个话，你们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传达，但不准超出钓鱼台围墙以外。

一直没有吭声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这时在周总理耳边作耳语：这事最好先请示一下主席老人家，免得老人家听了不同的汇报生气，子弹卡壳。
周恩来伸手抹一把脸，点点头：登魁、德生都是厚道人，提醒及时。由我和春桥、东兴出面，必要时请上江青同志，一起去向主席汇报。好了，你们先把第十五号楼里面的那些宣传口号清理干净，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客人人住之前，我还会来检查一次。散会吧。

由于时间紧迫，当天晚上，周恩来就请上江青、春桥、汪东兴三人，一起去游泳池向毛泽东请示。正要出门，叶群来了电话：总理呀，林老总要我问问，季辛吉来，没他的事吧？没事，我们就回北戴河去了。林总要在那边休息、治疗。周恩来心里一沉，回答：主席好像没有提过……这样吧，我立即去见主席，替林副主席问问？叶群连忙在电话里说：不用不用，总理你千万不要去问，免得又闹出误会来。总理你知道的，林总现在的处境很难哪，还是让我们明天去北戴河，安心治病吧。

说实话，周恩来内心里，对林彪目前的处境是有些同情。但很多事都是几个夫人弄坏的。夫人参政，易张扬、张狂，加上相互猜忌，争风吃醋，把一些本来单纯的事情，搅成一团麻纱，影响到各人的老公。这不是歧视女性。搞政治，一旦掺合进夫妻色彩，家庭色彩，必定后患无穷。幸而周恩来还有这个自知之明，自一九四九年进城，就和邓颖超订下一条，不准她过问他总理职务上的事务。处身事外，轻松干净。现在看来，这是小超之福呀。可就奇怪，一个江青，一个叶群，两个主席夫人，都把自己陷得那样深，身处火宅，掉进火坑，却乐此不疲，奋不顾身。

周恩来赶到游泳池时，江青、张春桥、汪东兴、纪登魁、李德生、华国锋等人已经先到了。看样子毛泽东也是刚从泳池里上来，裹着件长袍和大家谈话，且一人一支香烟，抽出紫雾一片。

毛泽东招手：恩来，你不要走得太快，当心地上湿滑。

周恩来还真的滑了一下，闪个趔趄。李德生、华国锋手脚快捷，一个箭步上去，把总理扶住了。

毛泽东笑了：总理差点做落汤鸡……几把椅子，你们随便坐吧。登魁、德生、国锋三位，是我通知来的。我新封了一个官：华国锋，中南海办事组组长，公安部那边先挂第一副部长。今后，具体工作，恩来你又多一名助手。

周恩来再又和外表老实稳重的华国锋握了握手。看来主席还是喜欢身边多几个老实稳重的干部。

毛泽东问：恩来，你们几个，今天要和我说钓鱼台的什么事？

周恩来移了移藤椅，尽量坐得近些：主席，季辛吉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分来访，是我们的外交工作在你领导下，一次历史性大突破。尼克森急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是为了他后年的总统选举，有利竞选连任。联中抗苏，是他的全球新战略，大手笔。我们呢，也正可展开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全方位交往，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龙头，人力、财力、物力、军事，他都是最强大的。

毛泽东点头：打开中美交往大门，这一步走活，我们就主动了，全局都活了。从此中、美、苏，新三国志，形成三足鼎立格局。美国要对苏联打中国牌，我们也可以向美国打苏联牌。苏联打不打中国牌？反正它是打不了美国牌。很好，我很高兴。你们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周恩来说：主席，是这样的，我下午和春桥、东兴几个去钓鱼台那边看了看，准备安排季辛吉一行人住第十五号楼。发现了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楼内每个房间都有些涉及反美斗争的说明书，宣传品。是春桥同志首先发现的。我们一起在十五号楼开了个现场办公会议，责成钓鱼台管理处立即清理掉，为客人入住创造和谐、良好气氛。

毛泽东点头：你们做得对。是要警惕某些左的东西，到外交战线造成不良影响。你继续讲。

周恩来说：还有件事比较麻烦，就是钓鱼台所有建筑物的外墙上，都以粘着性很强的水泥材料刷上去一些大的语录牌，说是一九六六年搞红海洋时弄的。为了接待外宾，那些反美斗争、阶级斗争内容的，是否应当去掉，才符合主席历来的指示：内外有别，以礼相待，不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

毛泽东吸着烟，环视在座的人一眼：钓鱼台是国宾馆，也搞了红海洋？形式主义猖獗。还有四个伟大，谁封了我四个官呀？至今无人认帐。当年豪气冲天，今天胆小如鼠。这种人最讨嫌，最要提高警惕。有的人口里喊万岁：心里在想什么，鬼晓得。我是不敬鬼神、不信妖邪的。别人信是别人的事。汪主任，你知不知道钓鱼台的那些红海洋，都是谁弄上去的？当初谁弄上去的，今天谁负责弄下来，敢作敢当嘛。

汪东兴小心地看江青一眼：是一九六六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搬进钓鱼台办公，陈伯达、王、关、戚一伙指使干的。因为使用了粘着性极强的战备水泥，现在弄下来，恐怕要弄坏墙壁。

毛泽东目光泛横：陈、王、关、戚这些人，干了很多坏事。武汉事件，外交部夺权，包围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都和他们有关系。陶铸是中央常委，被陈伯达这另一个中央常委在红卫兵大会上一点名，就打倒了。现在陶铸人死了，帐要算到陈伯达头上。还有贺龙也死了，是不是一个元帅整死了另一个元帅？这话我忍了多年，现在要开始讲了。也可以慢点讲，你们听了不要外传，要维护中央的团结局面嚜。毛泽东的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

周恩来心里一阵阵发紧，看看其他人，也都不敢插嘴，事关中央两主席的矛盾啊。

毛泽东重又拿起一支烟，几个人都要替主席点火，还是华国锋动作敏捷，擦亮一根火柴，给点着了。毛泽东问：钓鱼台的红海洋怎么处理？我从来没让人把我的语录刷到建筑物上去，不负这个责任。江青你是中央文革组长，搞红海洋的事，你有不有责任？

江青见老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以斥责的口气问她，登时有些紧张：主席，这事春桥、文元可以作证，我没有插手。我当时只是反对乏力。记得提出过疑问的，但态度不够坚决。

毛泽东为了表示公允，看住周恩来、汪东兴两人：情况是这样吗？江青讲的是真实情况？

周恩来卖个人情给江青：是这样，红海洋和江青无关。

汪东兴也不得不卖个人情：是无关。但江青同志忘记了，春桥、文元二位那时还在上海。

江青不满地说：谢谢汪主任替我作证。

毛泽东目光缓和了些：东兴没有记错，春桥、文元是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之后，才调中央工作的……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几个左派要团结。我的那个三要三不要，你们都还记得吗？

江青、张春桥、纪登魁几位都欲回答。毛泽东看在眼里，遂点将：春桥，你是理论家，你回答。

张春桥说：是主席去年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那天，向全党提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我和文元同志商量了，近期配合形势，中央两报一刊要组织一批有分量的评论员文章，来阐述“三要三不要”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发展。

毛泽东笑了：理论家啊，我的几句话，上升到那样高啊？不要再搞人家那个顶峰论啰。好了，不谈这个了。恩来，我同意，钓鱼台那些红海洋，通通清除掉。其他地方的，也要清除。还有不少城市，搞了些我的塑像，露天站在那里，霜打雪冻，日晒雨淋，不好过嚒，也在清除之列。这些都交你们去办。季辛吉就要到了，我方的谈判人员，有什么变动没有？

大家忙着笔录。周恩来停止笔录，回答：名单是政治局通过的，报告过主席。由我带头，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章含之、唐闻生。

毛泽东点头：叶帅参加，好。他一九四七年就参加过北平协调处工作，和美国人打过交道。熊向晖离开胡宗南后，曾赴美留学。唐闻生是美国公民。

江青、张春桥、汪东兴人心里一紧：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唐闻生三十出头，漂漂亮亮，经常在主席身边出进的，怎么会是美国公民？

毛泽东看在眼里，笑笑说：这个问题，请总理说明。

周恩来说：小唐啊，在美国出生，四九年才几岁年纪，随父母回国。依照美国法律，凡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就自动具备了美国公民身分。主席学识丰富，指的就是这个。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对小唐的信任、使用。

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毛泽东心情甚佳，又问：季辛吉秘密来访，他坐哪个的飞机来呀？

周恩来回答：双方已谈妥，季辛吉的行程全程保密，包括他离开美国赴巴基斯坦。我方派空军专机，由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熊向晖、章文晋去巴基斯坦首都接来。

毛泽东笑道：两男三女，打美女牌啰。季辛吉是个著名的王老五。此人好色……中美关系打开了，下一步，我们要加入联合国，把台湾的代表赶走。原则是：台湾不走，我们不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一点，也是蒋委员长所坚持的，要记住他的这个大功劳。

周恩来说：我们争取尽快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前提是反对任何人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季辛吉离开后，我还要立即去一趟河内和平壤，向越、朝两党领导人通报情况，并向他们保证，中美恢复交往，决不会损及他们的利益，也不会改变我们支持他们反美斗争的一贯立场。

……游泳池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回到西花厅，连夜草拟出一份急件：《中美预备性会谈中几个关键问题》，并注明：以上为我方预拟的初步方案，在会谈中，将坚持原则，相机行事。当否？请政治局同志审议、改定后，报主席批准。

政治局会议于翌日下午举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全部出席，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许世友、陈锡联由中央派专机接回。惟林彪、叶群请假。

与美会谈的几个关键问题是：

一、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及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二、美方必须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三、美方若谋求和我建交，则必须中断和台湾的外交关系；

四、美方必须废除美台安全防务协定；

五、美方必须撤走在台湾及台湾海峡的军队，停止对我实施了二十多年的军事及经济封锁；

六、美方必须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周恩来说：第一、二两条，是我们的底线，不容突破。否则一切免谈，尼克森也不要想到中国来搞他的破冰之旅。至于第三、四、五、六，我们可以灵活些，留出些空间，来和美方周旋。

政治局所有成员都同意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这个内部文件。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了些文字上的改动，也都被采纳。

周恩来舒一口气，会议结束前，再又慎重提出：既是大家都同意，就不搞举手表决了。各位请在文件上签字吧，以示负责。

说罢，周恩来带头签字。之后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叶剑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陈锡联、许世友、纪登魁、汪东兴、李德生一一签字。

叶剑英签字时，心中感慨万端：总理为国家操劳，打破外交困局，却又步步设防，总在防备党内路线斗争，风云突变啊，怕有朝一日，主席老人家一改口，不认帐，被人指为卖国主义，向美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总理是戴着镣铐跳舞啰。

第六十八章　按自己的本子演戏

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美国总统特使季辛吉博士一行秘密访问北京。中美双方的保密工作做得天衣无缝。说是在季辛吉悄悄离开华盛顿前往亚洲后，美国国内有位相貌极为相似的人，在各种场合频频露面，把几千家新闻传媒都蒙蔽了过去。

短短三天时间，以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中方谈判代表，与季辛吉进行了六次密集会谈。面对周恩来这位外柔内刚的谈判对手，季辛吉博士是有备而来。尼克森总统向他交了底，此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明年春天一定要到中国去，成就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为后年的竞选连任铺路。还有，美国欲从越南战场的泥沼中撤出，也需要中国合作。季辛吉很友好、痛快，表示：美国愿意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反正你们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都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美国的立场是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不能诉诸武力；今后美国不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将解除对其军事及经济上的封锁；美国承诺，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那个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二十年前韩战期间签订的，已成历史性条约，请中方给美方一些时间，以便国会通过新的法案，予以取代。

美方有条件地接受了中方的要求。周恩来、叶剑英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主要的东西，我们得到了，季辛吉是个好打交道的人。我也同意尼克森的，此次会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们还有什么谈不拢的，可以让季辛吉来见我，我亲自和他谈，总要给人面子嘛。

双方谈判确有难点。中方欲趁热打铁，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尽快中断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季辛吉明确告诉周恩来：此事他未获授权，就是尼克森总统本人亦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美国不是一党专制，而是三权分立。

周恩来只好安排季辛吉去见毛泽东了。

季辛吉被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出乎周恩来、叶剑英意料的是，季辛吉还留了一手，他给毛泽东带来尼克森总统的礼物：几张美国军事卫星拍摄下来的中苏边境的大幅照片，把苏联战略火箭瞄准中国境内要害目标的状况，弄的一清二楚。

毛泽东高兴了，再次拉着季辛吉的手说；多谢你们帮我拍了照片，不过我们心里有数，到目前为止，苏联还是不会朝我打原子弹、氢弹。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为什么？因为中国幅员大，人口多，不怕拚命。中国这块肉太硬，他啃不动。他打原子弹不能解决问题。他敢派几百万红军来和我决战吗？

他是进得来，出不去。美国那么大，那么强，越南那么小，人口只有三千多万，你们几十万军队进去十多年了。陷进去了，想拔出来都难。是个教训啰。中国有句老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什么意思？是说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朝代叫夏朝，是被殷人灭掉的，建立了殷朝，殷人的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为鉴戒，吸取教训，否则自己也会被后人灭掉的。我看苏联会以你们美国在越南的教训为鉴，不会轻易陷落我们中国这个大泥潭……谢谢你们总统送给我的这份特殊礼物。我年纪比他大吧？愿意和他交个朋友，欢迎他到中国来，谈得成、谈不成都不要紧。总之是欢迎他来做客。天塌不下，地球不会停止转动。中国和美国，不打不成交，二十二年了，你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握手言和算了。今后做朋友，不做仇人，行不行啊？

毛泽东一席谈话，高屋建瓴，把台湾问题放到一边，只谈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欢迎尼克森总统访华，成就中美苏三足鼎立世界新格局，其他的都是细节，留给时间去解决。

季辛吉的中国之行，达到了美方的预期目的。两相比较，新中国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按照双方的约定，七月十六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森，将于一九七二年春天访问中国。

世界为之震撼。各国新闻传媒炸开了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早就四分五裂，这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出现松动。中国的近邻日本率先作出反应，要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而抢先出卖了台湾的中华民国。

一天下午，周恩来领着叶剑英、熊向晖到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季辛吉来访之后的国际局势：继日本之后，英国要求将原先的驻华代办处升级为大使馆，西欧、北欧的二十几个国家也纷纷要求和我建立邦交，世界各国都跟着动起来了。在主席领导下，我们的外交工作，形势大好，空前的好。

毛泽东听过汇报，高兴地说：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原先的那个老大哥，有什么反映啊？

周恩来明白是指苏联：表面上镇定，由塔斯社发了消息，实际上吃惊得要命，他们的使馆人员到处收集信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以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反应最正面，中美关系缓和，他们乐观其成。反应最负面的是阿尔巴尼亚，在电台和报纸上批评我们和美国相勾结，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手里的烟蒂朝烟灰缸里一拧：不要理睬。国际斗争，我是宁要右派，不要左派。尼克森是反共老手，大右派，但可以和我们办成许多事情。国际上的左派大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跟着苏修跑，骂我们是马列叛徒。自己是叛徒却骂别人叛徒，由他们去。亚洲方面，有什么反应？叶帅，还有熊向晖，这次你们两个也是有功之臣。

叶剑英说：现在最感到惊惧的，恐怕是处在抗美斗争最前线的越南和朝鲜了。台湾的某些人更是如丧考妣。

毛泽东问周恩来：总理你不是要去向黎笋、金日成做解释，什么时候动身？

周恩来说：已经安排好了，我明天先去越南，后天回来，再去朝鲜，都是停留一晚。我出去的几天，国内工作，仍按原来的分工：江青、张春桥管组织、宣传，李先念、纪登魁管国务院，叶帅和黄永胜管委办事组。

毛泽东重又吸起一支烟：放心，我放心。具体的工作，你们去忙。我每天就是看书，游水，过问一点大事情。

周恩来感到这游泳池的气温比较高，遂关切地说：主席，已经进了三伏天气，你是不是到北戴河去住住？那里凉快，又可以下海游水，对主席的休息和工作都有好处。

毛泽东说：我不去北戴河。人家早就去了。他不愿出席会议，我不愿去北戴河。倒是想看看他都在忙些什么呢。

周恩来、叶剑英、熊向晖见毛主席以不屑的口气说到林彪副主席，一时不好插嘴。

毛泽东忽然盯住熊向晖问：叫你老熊还是小熊？好，小熊就小熊。你现在在那个衙门上班？

熊向晖忙答：上次报告过主席的，在总参情报部工作。

毛泽东问：当什么官呀？

熊向晖说：总参情报部部长，工作很吃力。

毛泽东说：大官啰。过去由李克农上将担任，还兼了副总参谋长。我问你，中央批转了黄永胜、吴法宪几员大将书面检讨，你们听了传达没有？

熊向晖心里一沉，如实回答：没有。总参机关党委没有传达。可能是不传达到我这一级别。

毛泽东脸上顿生怒意：恩来，剑英，你们看看，熊向晖是总参谋部的二级部长，相当于上将，都听不到传达，黄永胜他们的检讨是假的！蒙哄我和中央。黄、吴、叶、李、邱，配合陈伯达，犯下那么大的错误，中央让他们检讨大半年，争取立地成佛，他们却对下面封锁消息。不行，脓包要戳穿，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中央要第三次批陈整风，至少要让全国县团级以上干部知道他们犯了错误，是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

周恩来、叶剑英、熊向晖三人埋头笔录。看来这场没完没了的批陈整风，要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了。华北整风会议开了三个多月，中央九十九人整风会议开了一个半月，次次都作了总结。再要穷追下去的话，最后的目标就是林彪副主席……

毛泽东说：现在，你们的目光对外，我的目光对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脑袋掉了，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又有什么用？我这个人，原则问题是从不让步的。恩来，你从越南、朝鲜回来，带上张春桥、黄永胜他们跑一趟北戴河，替我去拜望林副主席，向他汇报工作，并征求他对今年国庆节之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会议，有什么指示没有？还想不想设那个国家主席？想设，他就担任，没什么了不起。上届是刘少奇，本届是他，可以。

周恩来说：九届三中全会，四届人大会议，国庆节前后开会应当不成问题。宪法修改草案、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都已准备就绪，代表也早就产生出来了。相信林彪同志不会再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职务。两个会议，只等中央正式下通知。

毛泽东说：那就好。九届三中全会，要准备增补几名副主席。“七大”后中央有五大书记。“八大”后有五个副主席加一个总书记。“九大”后主席、副主席一对一，搞得很被动。增加几个副主席，形成新的领导集体。中央三大机构，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各出一到两个。这件事，你们暂时不外传。我还要到下面去吹吹风，做做工作。现在很多人对江青、张春桥有意见，不服气。当年在江西苏区，也有很多人对我不服气嘛？总理你就是一个。不要紧，总理不要急于声明，那事早就过去了。你、我几十年交情，最机密、最紧要的事都是交给你去做。

周恩来连连点头：到了延安，我就服从主席，一切听主席的。剑英同志路线觉悟比我高，在江西他就和主席站在一边了。向晖同志小一辈，也是坚定不移站在主席一边的。

毛泽东笑笑说：你们都站在我一边，算我得道多助。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下面请你们三位吃饭。华国锋从长沙请来个大师傅，臭豆腐炸得好，闻着臭，吃着香。

晚十二时，江青来到游泳池书房。

平日，毛泽东对江青或有这样那样的不顺眼。但每遇党内最隐秘的事，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仍是自己的婆娘。唯婆娘可与计谋韬晦。在这方面，江青还从没有坏过他的事，是个忠心耿耿的助手。

江青风姿绰约地进来，见到老板就说：中美关系解冻，尼克森要来做客，外电纷纷报导，此举将改变整个世界……

毛泽东半仰半躺在床上吸烟，示意婆娘坐到床边：你就是喜欢听那些浮华不实的消息。外国人怎么评论不重要，注意力要放在党内、军内。你听到什么反映没有？

江青妩媚地娇笑：老板，臣妾要先讨个言论免责权……

毛泽东最看不得徐娘半老，强装妩媚，强作娇笑，还“臣妾”、“臣妾”的，几十年不改戏子习性。但此刻毛泽东无意斥责婆娘，而说：恕你无罪，有话讲，有屁放。

江青伸过手去，在老板的膝头上抚了抚：我说些事，可不要生气啊，不然就不敢反映下情了。

毛泽东瞪婆娘一眼：啰嗦什么？找你来，就想听听周围情况。中央的警卫制度，形同对我的信息封锁。不依靠这套警卫制度又不能保障安全……你讲吧。

江青看看室内再无他人，房门也关上了：中美关系取得全新突破，外交打了大胜仗，有人把功劳都算到总理身上。说什么是总理主导乒乓外交，以小球运动大球，乒乓球运动了地球。

毛泽东面无表情：那好苏，总理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嘛。都是些什么人在议论？

江青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军委办事组，中央文革办公室，中下层干部群众。

毛泽东似笑非笑：没人议论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了？

江青说：倒是没有。那个病夫从来和外交工作不沾边儿。

毛泽东点头：我总是要在左、右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总理在党内、军内，有他的群众基础呢。特别是老干部，老将军，都眼睛望住他，视他为靠山呢。但这个不是当前的

主要矛盾。当前的主要矛盾是陈伯达和黄吴叶李邱。他们的后面是谁？我告诉过你的，我的这个接班人不行了。注意力应放在这上面，不然，脑袋被搬家，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江青说：正是老板的英明之处，别人不能及。

毛泽东说：不要和我讲好听的。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提法，最先由你发明。这次对方握有兵权，总理稳不稳得住啊？到了刺刀出鞘子弹上镗那一刻，他究竟会站在哪一边？

江青回答：四六开吧。六成，他站在主席一边。留下四成，给你那位接班人……恕我直言，是只老狐狸，几十年在党内脚踩两条船，惟一的政治不倒翁。谁赢了，他都照当总理。相信老板心里有数，是个隐性危机。

毛泽东沉吟一刻，摇摇头：你不要刻薄，起码人家没有得罪过你江青。两边摇摆是有的，机会主义嘛。四六开也好，三七开也好，党内、军内需要他和稀泥，搞平衡。不要小看了这个稀泥、平衡，两个司令部之间的缓冲地带很重要。不是有他做缓冲，我们会一次次那样有惊无险地清除掉彭黄张周、彭罗陆杨、刘邓陶贺？这次和林家军相斗，更须要他做缓冲。不要低估了这个作用。

江青第一次听到老板把黄、吴、叶、李、邱称为“林家军”，诡秘地笑了：知总理者，老板也。

毛泽东说：所以不要理会底下的那些议论。总理办外交，是他份内事。人家讲他几句小球运动大球，乒乓球运动了地球，没关系。

江青答应：知道了，我以后也不相信那些飞短流长了。

毛泽东说：很好，把注意力放在林家方面，是关键。你那个小老乡，两三个月没有送我有价值的材料了，他和他的小组都忙什么了？

江青略显诧异地说：他前天还找过我……没有来向主席报告？是不是上次撤了他军委保卫部那边的职务，人家不敢来找你了？

毛泽东不悦地说：你现在就可以通知他来。他不能光做官，不干正经事。

江青说：人家刚从南方转了一大圈回来，很辛苦的……好，我现在就要他来汇报情况。

毛泽东忽地脸一沉，手一挽：慢。有人向我透露，说有好多次，你和你的小老乡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后院闭门密谈，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你和他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江青脑子里一轰，登时脸色寡白，不知是气愤，还是惊吓：老、老板……是谁黑了心，血口喷人？叫我怎么工作，怎么工作呀！人家有家有室，堂堂正正一个军人……老板，对不起，我抗议！我是你的夫人，你的学生，党内斗争的一条狗，文化大革命以来，你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一咬一个准！而和很多人结仇结怨。人家不敢和你记仇，专和我结怨，随时想置我于死地……而你，我的老板，我的靠山，却派人盯梢，任人污陷，这不公平！不公平……

江青抽抽噎噎，蒙受天大冤屈似地，哭泣起来。

毛泽东却不为所动：你心里没有事，紧张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不过随便问问……我当然须要了解身边的人，平日都在忙些什么。并没有派人盯梢你。也没有在你的住处装仪器。如果真发现你有不正常之举，今天就不是这种谈话方式了。

江青边哭泣边说：老板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一九五0年到莫斯科治疗卵巢瘤，苏联专家为了防止扩散，连我的子宫一起割掉……打那起我就没有了性欲望，你还问过妇科专家的……打那起，我连胸部双乳都萎缩、扁平了，你碰都不要碰了，说是惨不忍睹……打那起，我就一心三思读书，先做你的一名政治流动哨，后做你的斗争助手，一条忠狗……

毛泽东不耐烦了：好了好了，我不过提醒你一句，不要在生活作风上出丑。就算你有生理要求，也可以去找满足，我不在乎。但不能出丑。这是最低要求。去去，把你那个小老乡找来，谈正事。

……半个小时之后，江青的小老乡匆匆赶到游泳池。

毛泽东和夫人江青正在吃消夜。小老乡立正，敬礼！报告！主席，江青同志，我来了。江青随和地指指餐桌旁的一把空椅子：坐吧，随便吃点？你年轻，消化能力强。毛泽东挟起一块红烧猪蹄：年轻人嘛，过一道门坎吃三碗，我请你吃一碗，如何？

小老乡本已坐下，忙又起立：谢谢主席，谢谢江青同志，我刚刚吃过消夜，不用不用。

江青说：你不吃，谢什么？坐下吧。主席有话问你。

小老乡满脸堆笑，目光闪躲，四周看看，再又坐下。

毛泽东看在眼里，此人不老实。不老实之人，只配去做不老实之事。于是目光罩定了他：几个月

前，交给你的任务，进行得怎样了？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报告消息。

小老乡又欲起立但被江青娘娘以眼神制止住。真没出息，诚惶诚恐，越这样越令老板生疑。当年怎么当八路军打日本的？还说是孤胆英雄！你不过和老娘睡了觉，彼此取乐子，老板又没拿到你我什么把柄，也吓成这付熊包样？只听小老乡喉咙打结似地说；有消息，有消息……我，我都报告了江青同志……我以为报告了江青同志，就是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目光犀利：不一样。我早说过，江青是江青，毛泽东是毛泽东。江青可以代表中央文革，不可以代表毛泽东。你说吧，你和你的小组，近来都搞到些什么东西？

小老乡神情稍定，思维才流畅起来，很快在脑子里清出好几条内情来：好，我汇报情况，供主席和中央参考。一、黄永胜同志和吴法宪同志，前脚后脚的向军委生活服务局提出更换家里的保姆，理由也都一样，保母喜欢在工作人员中间打听事情，手脚也不太干净，怀疑她们偷看文件。

毛泽东插断：你们就用一些这种水平的人，让人家一眼洞穿？

小老乡说：她们是打马虎眼的，也没真的交她们什么任务，只是用来掩护那些不动声色的同志……好，我继续。二、叶群同志和黄永胜同志通话频繁。侦听小组每隔两三天就能侦听到他们的通话信号。因他们使用的是总参保密电话，加入了很强的干扰波，小组听到的只是一串串乌哩哇啦。专家说，需要一种高频解码器才能还原声音。目前这种解码器只有苏联和美英情报部门能制造。

毛泽东插断：你不要讲废话。你们估计，叶群和黄永胜通话，是些什么内容？

小老乡说：通话时间大都在后半夜，常常一通就是两三个钟头，可能涉及男女问题。

毛泽东插断：无聊。老首长的夫人勾引了老首长的下级，还是老首长的下级搞了老首长的夫人，你们感兴趣？你就是要向我汇报这种东西？

小老乡头上冒汗了。江青看老板越来越不耐烦，连忙说：主席，不急，还是听下去吧……你呀，老乡，主席很忙，时间宝贵，捡最重要的报告。

小老乡讨好地看着主席和主席夫人：还有个林立果同志的情况，也和生活作风有关……

毛泽东一听林立果三个字，登时目光一亮，仿佛捕捉到了什么：林立果的事，你可以详细点。

小老乡受到鼓舞，增强些信心似地说：自一九六七年春上以来，叶群同志即开始布置“四大爱人”替儿子老虎选妃子….

四大爱人？江青笑了，毛泽东也笑了。

小老乡说：就是黄总长爱人项辉芳，吴司令爱人陈绥圻，李政委爱人董其彩，邱部长爱人胡敏。其中以陈绥圻、胡敏两人最为卖力。她们打着替中央军委首长挑选服务人员的旗号，拿着总参党委和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各带一个寻人小组，耗时两年，前后跑了十三个省市，看了数万名各地方单位挑选出来的未婚女青年，实为一次规模空前的选美活动。

毛泽东插断：马后炮。都是些一年前的旧闻，无价值。最后选上南京军区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姜琳。姜琳现在被金屋藏娇在北戴河，和姜琳一起的还有另外十多名准贵妃，是不是？

小老乡头上又冒汗了：原、原来主席都知道啊。

毛泽东说：我还知道，林立果原来是你老上级许世友的爱人田普替女儿挑中的准女婿，叶群嫌田普的女儿长得像许司令，老虎不会答应，而割舍了这门将帅姻亲。你是不是许司令的老下级？

小老乡更是手足无措、无地自容了：俺是，俺是。一九三八年参加许司令的八路军山东挺进纵队，许司令一路栽培……

江青提醒说：你呀，今天是不得要领。还有个上海方面的重要情况，为什么不抓紧时间说说？

毛泽东看看墙上的挂钟，失望之余，难得息事宁人地说：可以，再给一刻钟。

小老乡说：谢谢主席……那是三月下旬，具体日期是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周宇驰忽然赴上海，很神秘。我带了三名便衣跟去，进到南京东路和西藏中路交汇的地方，车多人多，交通阻塞，被他走脱。他和周宇驰到上海做什么？我动用了沪、宁、杭一带驻军中总参三部的人员，只探听到，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上海空四军政委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维国，杭州空五军政委兼杭州警备区司令员陈励耘，恰在这时，都有三天两晚离开了各自的岗位，去向不明。

毛泽东插问：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现在才报告？现在是八月初，已经过去了近五个月！小老乡又慌了，求救似地看一眼娘娘：我、我报告过……主席指定我和江青同志单线联系……

江青替其解释：老板，是我要求他在事情没有查出结果之前，先不要惊动你的。

毛泽东脸带怒意：三月下旬，林立果他们在上海搞了什么活动，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小老乡红着眼睛说：我无能，对不起主席，对不起中央……空军系统，封得很死，我们的人打不进去……林立果更是神出鬼没，每次跟踪都被他甩脱，简直像个专业的高级特工。据我们小组人员分析，他可能擅长化装术，变男变女、变老变少的，行踪成谜。

江青担心老板随时可能发作，忙打圆场说：好了好了，主席，这次就让他汇报到这里吧。看看，主席还有指示没有？

毛泽东没可奈何地挥挥手：行啰。你们不要泄气，工作还是有成绩。特殊战线，斗智斗勇，很辛苦，望继续。你回去可以传达我的话，我很信任你和你们小组，中央寄望你们的工作取得更大成绩。很晚了，你可以走了。江青留下，还要和你说话。

小老乡起立，立正，敬礼，向后转，注意放轻脚步，离去。

毛泽东盯上一眼，房门被关上，说：废物一个。记得是你提名调他来的，许司令手下的青年将领，人才难得？忙过这一阵，让他回南京军区去。

江青心里绕了几绕，说：中央政保系统，谢富治病得出不了医院，再调走他，谁来管事？

毛泽东说：原先谢富治工作出色，效率高，他这一病，折我一员上将。现在那个公安部长李震，你和康生都认为不行？

江青说：康老认为李震是邓小平的人，可以当公安部长，因为也是谢富治的老部下，谢富治提名的接任人。但若让李接掌中央政保系统，负责内卫，不踏实啊。何况中南海警卫师和中央办公厅，也须要人去牵制汪东兴。老板呀，汪的职务太敏感、太要害了。没有人制衡他，总有一天发展成东汉末年十常侍那样的人。

毛泽东吸着烟，好一会没有吭声。直吸到最后一口，说：那就留他在中办任那个副主任。亏得我还有华国锋他们……明天，你去替我办一件事，透给林立果一点风声，就说我最近要到南方去转一圈，九届三中全会之前，去做效各路诸侯的工作。你看，派谁去透这个风的好？

江青想了想：人是现成的……小谢呀！洛阳牡丹，老板忘记了？

毛泽东说：正是，小谢合适。林家公子好色。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仙人洞，她和那公子有过一度风光的。林副主席和叶群，是把全部期望放在独生子身上了。

江青说：老板，这样做，要考虑自己的安全啊。

毛泽东手一挥：小谢不会背叛我。此事，你不要和任何人讲，包括对总理和康生，加上你那个小老乡。我要按自己的本子演出，不然很被动，懂吗？

第六十九章　老虎打前站　沪杭勘地形

谢静宜有时间未蒙毛主席召幸了。她知道是为去年在庐山仙人洞和老虎苟合的事，老人家说过不生气，但还是吃醋哪。当江青找她去钓鱼台十一号楼谈心时，她立马意识到，主席老人家仍没有忘情她。可这次，却是江青亲口授意她去找老虎，而且转告，主席器重她，喜欢她，不在意她和老虎有什么亲密动作，只要求她完成任务。

从钓鱼台出来，谢静宜明白这其间的危险性，弄不好小命都要陪上的。可是啊，她十七岁参军，在部队受到首长宠爱，从三十八军一名机要员调进中央办公厅，一路晋升，当上北京市年纪最轻的副书记，副主任，行走中南海，随侍游泳池，也就养成好强好胜好冒险的心性。眼下一边是统帅，一边是副统帅，能在两头走钢丝，最刺激了。刺激令人兴奋。谢静宜需要的就是这份强刺激，强兴奋。两虎相争，谁胜谁负尚无定数。自己两边都伺奉，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买下双保险……要死了！你谢妮子怎么有这样的念头？你是主席的人！要不是主席看上你，你一名排级机要员能坐直升飞机，当上北京市委副书记？主席不单是需要你的身子，更需要你的忠诚。牢记主席教导吧：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

去年九月从庐山回到北京，谢静宜还和老虎幽会过两回。那时华北整风会议还没有召开，内部局势还不像后来这样紧张。那两次老虎竟胆大包天，直接打电话到市革委谢静宜的办公室来，吓人不吓

人？好在那电话没有被人注意。她也向吴德同志请了假，说身体不适，晚上的会议就不参加了。吴德人老实，心里却透亮，每当小谢下午请假，多半是游泳池主席那边找她，特殊人物，特殊任务呢。

林立果和她约定过联络办法。这次，老虎亲自驾一辆苏式吉姆车来接她。车窗上有深色纱帘。老虎驾车一路西去，不知走了多远，才进到一座军营，不，是空军机场。连过三道门岗。那些门岗都熟识这辆吉姆车似的。没有要求出示证件。车子开进机场深处一座僻静四合院的车库里。老虎这才请谢妹子下车，两手一抄就把她抄离了地，踢开一扇门，咚哆咚一路拐两道弯儿，再又踢开一扇房门，进到一间大卧室，把她往席梦思大床上一扔，扔得她身子都弹了两弹。

老虎这人讲卫生，让都脱了衣物，先去洗淋浴。浴盆里，两人共一个莲蓬头，哗哗冲洗，水花四溅。水花里，相抱相抚，谢妹子兴奋得哇哇大叫。忽又停住。老虎说：你叫，尽管叫。这院子是我的禁区，没有传唤，任何人不得进入。你叫唤得越响亮，我越刺激，来劲……两人在莲蓬头下折腾了好一会子，才松弛下来，平躺在浴缸里歇息。

谢妹子的手仍抚在老虎的私处：你呀，胆子也忒大了些，把俺弄来这里……俺都有些怕怕哩。

老虎边吸吮着她的乳头边说：你们市革委的人谁也想不到你会到我这里，还以为去了游泳池……对了，你讲讲，我比那老汉如何？

谢妹子明白“那老汉”指的是毛主席，且是问的房事能力，随口答道：当然是你行，像只下山虎，威猛。人家是七十七岁的老人，怎么和你相比？但比你粗……

老虎并不吃醋，反而笑嘻嘻地又问：他一次能弄你几分钟？好，好，就问这一次。你是皇上宠幸的，我每次弄你，就特来劲……你放心，我现在是个观念开放的人。他一次能弄你多少分钟？

谢妹子恨得牙痒痒的，却不得不说：你真壊！在仙人洞那头一次就问过。人老了，不行了，只是爱玩，又力不从心，也就一、两分钟的事……不讲了，不讲了。老虎，俺不再讲这个。在这方面，俺是喜欢你，愿和你在一起……

老虎说：我也喜欢你，才不避风险去接你，每次都和你鏖战，你也是越战越勇……前些日子，周宇驰他们告诉我一支湖北民歌，背给你听听：情妹有块三角田，白白荒了十八年，有朝来了插田汉，横插竖插为妹忙，前头辛苦后头甜……谢妹子，我像不像那插田汉？

谢妹子纤纤玉指拍打在林立果眉头：你坏你坏，俺不依，俺不依……坏鬼……日后，打不打算娶我？不是说现在，是讲林副主席接班之后。我不管你三宫六院，只想当个政治夫人。什么政治夫人？就像江青同志那样，和毛主席早就睡不到一起了，但政治上忒信任她，最要害的事交她去做。

林立果说：你想做江青第二啊？现在老汉健在，耳聪目明，四处盯得很紧。等到时机成熟，条件许可，我一定娶你，政治夫人就政治夫人，你也有这个能力。

谢妹子的手又抚住了老虎的私处；有你这句话，我算没白和你相好一场。老虎，风声越来越紧，为了日后能长相守，我们暂时还是少见面。你可以安排人和我单线联系。最好是个女的，不显眼。

林立果说：难得你这么痴心又细心。为了日后的事啊，需要你出些力。我可以派个人和你联络。是我们毛家湾二号一名保姆，三十来岁，我叫她杨姐。你不要吃醋，我和你说啊，杨姐可有一身好功夫，能把人伺弄的死去活来。那个妖精的本事，说是无师自通。

谢静宜说：我吃的哪门子醋？她怎么的就能把男人伺弄的死去活来？看看，你的又起来了不是？敢情是门小钢炮哪！起去起去，俺替你擦干身子，上床浪去。

两人各以一方大浴巾，抢着替对方擦干身子，出浴室，翻滚到席梦思床上。忙活间早又是两身大汗。这屋子有从地下人防工程里抽上来的凉风徐徐吹拂，但不足以降下北京地区三伏炎天的高温。老虎停止动作，告诉谢妹子：杨姐下体练有玉女功，男人的家伙插进去，能被紧紧箍住，箍到你疼痛，健壮，舒服。还可防止男人早泄，玩的时间很久。最长的一次，她让我足足快活了五个小时……你知道吗？历史上那些帝王啊，周幽王专宠褒姒，商纣专宠妲己，汉武帝专宠赵飞燕，唐明皇专宠杨玉环，宋徽宗专宠汴京名妓李师师，还有大英帝国那个不要江山要美人的爱德华，都是被女人的姿色加床笫功夫所迷惑……

谢妹子心里暗自吃惊，女人若能操习出这等功夫，可谓无往不胜矣！好，今后就设法向这杨姐学上几手，迷住老的再迷小的。

老虎见谢妹子不说话，走了神儿似地，便问：好哇，正和我弄着哪，又想老汉了？你不是讲他不行了，每次一、两分钟就败下阵去？

谢妹子飞红了脸蛋，在老虎盾上掐上两把：你坏，数你坏！尽冤枉人。人家在想你那杨姐，怎么来和我联络呀？

老虎顽皮地说：急着拜师学艺了？这样吧，你们每星期一的傍晚见一次面，两人都穿军装，不扎眼。地点？在东安市场北门，离你下班的地方近。见面后一起逛商场，进女厕所交换情况。都是口头转达，不留文字痕迹。

谢妹子说：老虎，你是大事拿得起，小事放得下。这次呀，也不用你那个杨姐转告了，有个情况，现在就和你说了吧。

老虎一听有情况，一分神，下体就软不拉叽了：是不是有关老汉的？谢妹子却要憋一憋老虎：看看都软了，都软了，俺不依，俺不依……

老虎说：你先说了，今晚上再和你干两回。有人从山西侯马带回来几盒秘制"男宝"，有神效。你先说了。

谢妹子看他猴急的样子，觉得好笑，遂附在他身边作耳语：报告亲爱的林副部长，俺前天去中办资料室查资料，看到主席图书馆门厅里，放着十多箱书籍……俺猜想，老人家又要出行了。老人家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十几箱书。什么时刻动身？说不准，连汪东兴都不会知道。俺几次随行，都是出发前一个小时才突然接到通知，上专列。汪主任大约也只是提前两个小时才接到命令，说走就走的……这次，要去北方还是南方？他不会去西北。自四九年进京后，他再没有去过西北。五十年代，他去过几次东北，还去过一次西南。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中南和华东，几乎年年都去。他是南方人，喜欢南方……对了，今年夏天不会去北戴河了，原因不明。我偶尔听到过几句，今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前，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国庆节后再开四层人大会议。所以估摸老人家最近会南巡，用他的话说，去做各路诸侯的工作。路线无非两条，一是他的专列走京广线南下，到武汉、长沙等地停留，再从浙赣线转去南昌、杭州；二是走京沪线南下，在南京、上海停留，到杭州西湖休息一段，再从浙赣线转京广线，经南昌、长沙、武汉，最后返京。他具体什么时候出行，等有了准信，我再让那个杨姐告诉你。，

从谢静宜处得到核心机密，林立果第二天即赶往北戴河向母亲叶群汇报，林立果问要不要报告父亲。叶群摇头，并责备说，你这孩子，怎么还在和谢静宜那妖精厮混？担心中了人家的美人计啊。林立果竟说：我把她操舒服了，她想等副主席接班后，我娶她做政治夫人哪！叶群咬咬牙说：作梦，她个烂货，休想进林家的门！老虎，你不要再和她往来，她会要你的脑袋。林立果不以为然：妈，不和她往来，能得到 B 五十二出行的消息？哼！她要我的脑袋，老子先把她两只奶子割下来！

局势紧迫，母子俩当即拟订下"应变计划"：一、江腾蛟、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周宇驰五人组成前线指挥所，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江腾蛟任南线总指挥，王飞任北线总指挥；二、林立果、周宇驰即日赴南方，实地观察地形，落实行动方案。

说走就走。林立果从北戴河出发，周宇驰从北京出发，两天之后在杭州笕桥空五军小招待所碰头。林立果、周宇驰又一次甩掉了江青小老乡那组人马的跟踪。进到空五军营地，空军弟兄们的天下，就算有人猜中他们的目的地，也徒呼奈何。

在小招待所，林立果向空五军政委、杭州警备区司令员陈励耘叔叔说明来意。陈励耘老谋深算，让林、周二位扮成自己的秘书随员，四处溜跶散步。笕桥机场有条铁路支线，距杭州火车站二十多分钟路程。铁路支线旁有两座油库，储存空军战机燃油。毛泽东每次南巡到杭州，他的专列火车均停靠在笕桥机场的铁路支线上，便于安全警卫和随时转移。

林立果对铁路支线旁的两座油库大有兴趣。他绘下地形方位草图。一个行动方案浮现在他脑际，但暂时没有对陈励耘叔叔提出。各种行动方案须经仔细推敲、比较之后，才可端出来密商定夺。

陈励耘还领着林立果、周宇驰察看了毛泽东在杭州西湖的住处——汪庄的地形。汪庄位于西湖南端，旁边不远就是花港观鱼，三面环水，半岛形状，为宫廷式庭院建筑。陈励耘没有领他们进到汪庄内部。里面长住着中央警卫局人员，随时准备接驾的。即便是陈励耘这样的当地驻军首长，若带了不相干的人员进去参观，情况也会立即汇报到北京中央办公厅去。

回到笕桥机场小招待所，林立果设想出三套攻打汪庄的方案：

一、由陈司令员派出属下的小舰队人马，于夜间突袭，解除 B 五十二卫队武装，像西安事变东北军和西北军联手捉蒋那样。但不搞活捉，乘混乱把目标击毙。之后宣布军人叛乱，谋害了伟大领袖；

二、在汪庄内部买通人员纵火，引爆炸药，小舰队人马投入抢救时，趁混乱把目标击毙；

三、从水上以四ｏ火箭筒及火焰喷射器密集轰击汪庄，并堵断逃生出口，务求将目标击毙、烧焦。就像一九五ｏ年十一月朝鲜战场上，B五十二的长子毛岸英被美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烧焦那样。无毒不丈夫。对付B五十二这样的独夫民贼、现代秦始皇，只能这样干。

离杭州前夕，林立果找陈励耘深谈，讨教。他派周宇驰在室外看书，观察四周动静。陈励耘聆听了林立果的从肉体上清除B五十二的行动计划，心里一阵阵发冷。但面对林立果，就像面对林副主席和叶主任那样，态度谦恭温顺：什么讨教不讨教的？林副部长，吴法宪司令员早就交代过，立果同志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我们空五军是你的下属哪。服从你的命令，就是服从林副统帅……只要林副统帅下令，我陈励耘坚决执行！

林立果怕陈叔叔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而问：对付B五十二的两项行动计划，我讲没讲清楚？

陈励耘说：第一项，利用B五十二的专列火车停笕桥机场铁路支线的时机，引爆旁边的储油库，再派部队上去救火，乘混乱把B五十二击毙；第二项，利用B五十二入住西湖汪庄的时机，派小舰队对汪庄实施直接攻击，务求把他烧焦，歼灭。是不是这样？

林立果点头：陈叔叔不愧智勇双全……两项计划，可行不可行？估计会有些什么困难？

陈励耘沉思片刻，说：可行，有林副部长亲自坐镇指挥的话，当然可行……困难确实有一些。若实施笕桥支线方案嘛，我首先要报告林副部长，日常负责机场保卫的，是我们空五军警卫团的一个连级单位，四个排一百八十多官兵。但每次接到命令，B五十二的专列火车要靠机场铁路支线时，机场的保卫工作就由先期到达的中央警卫团人马接管，加上南萍的省军区独立师，把周围一带保卫得铁桶一般。我们空五军的那点子人马则被隔离开去。而且还有个特别的规定，两座储油库完全封闭，严禁任何人接近。所以这个方案实施起来会相当困难。林立果并不气馁，问：可不可以派你的小舰队对油库实行突袭，弄他个措手不及？然后派大部队跟上。比方说调动一个师。

陈励耘心里苦笑，真是个赵括，读了几本兵书……嘴上却说：若真的蛮干起来，也不是不可以。副部长，我比你痴长了二、三十岁，打过些仗，从来不把他娘的这条性命当回事。我常和我家属讲，没有林副统帅，就没有我姓陈的今天。我要向林副主席和叶主任效忠，不能不向副部长报告真实情况。我这里的小舰队组建不到五个月，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政治教育，武器装备、技能训练都还没有到位。以什么名义派他们去摧毁油库？毕竟都是人民子弟兵啊，他们会服从命令？当然也可以派一名壮士驾驶油罐车去撞击、引爆。但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荆轲、专诸式死士。至于后续的一个师，我手头没有。就是有，也可能拒绝服从。我们的子弟兵不同于过去军阀的私人军队。和平时期，部队实行的是党委集体决策制……我的意思，副部长你明白？

林立果好生失望。但他相信陈励耘叔叔讲的是真话。都是老爸的那套政治挂师、政治建军思想闹的！二十多年来，老爸一直号令全军学毛着，学毛思想，忠于毛，誓死保卫毛……现在好了，老爸自己把自己的手脚先捆上了，欲调支部队把毛搞掉，比李白诗中那个蜀道还万难了。林立果仍是忍不住要问：陈叔叔，那派部队去攻打西湖汪庄的方案，更是不可能了？

陈励耘点头：副部长讲的对，更无法说服部队去执行该项攻打任务。我这名杭州警备区司令员是个空壳壳，警备师是省军区直接管辖，师长、政委、团长、营长、连长、排长都听省军区司令员南萍的。我们空五军呢，副部长你知道，没有地面作战部队。

越说越丧气。但陈励耘说的又都是事实。看来，只好到上海去找王维国叔叔想办法了。

陈励耘叹口气，说：可惜一九六七年武汉那次，千载难逢，没有人去因势利导，把B五十二干掉。不然，林副统帅早就接了班，文化大革命也早就结束了。当然，这是马后炮。

提到武汉兵变事件，林立果一时又很神往。那次是人家武汉军区警备师和湖北军区独立师几万名官兵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反中央文革！指战员们都是自发的，满腔怒火，武装冲击东湖宾馆，抓走中央文革代表谢富治、王力。可惜没人在其中引导部队去冲梅岭二号，B五十二号正好住在那里。那次，官兵们确是反叛了，若抓住B五十二，肯定有人下手……陈再道是草包，不是干大事的人。

陈励耘说：那时中央的局势，也和今天大不相同。

林立果说：是啊，那时中央两主席，统帅副统帅，还很亲密。他们还有共同的对立面，刘、邓、陶、贺还没有被打倒……陈再道又是徐向前的老部下，不是我们线上的人。可惜了，是可惜了，野战部队愿意动手的机会，怕是难再了。

陈励耘为避免林立果扫兴、失望，终于半吞半吐地说：机会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

林立果十分敏锐地问：陈叔叔，你另有高招啊？请不吝赐教。

陈励耘摇摇头：赐教不敢当，我只是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供副部长参考。副部长也可以带回去，给叶主任和副统帅做参考……我的意思是，对付 B 五十二，最好的办法是打动不打静。打静，须在他的住地进行。层层防守，十分严密，很难取胜。打动，就是趁他的专列火车在行进途中，进行轰击。上次“三国四方会议”上提到过的。

林立果兴奋得站立起来，差点大叫：好！太好了。好个打动不打静！对对对，专列在行进中，是他保卫工作的薄弱环节。他的卫队也在专列上，施展不开火力。等待野战部队的增援也需要时间。高！陈叔叔，生姜老的辣，老虎要向你鞠躬了。可不可以再说得具体些？

陈励耘说：B 五十二的专列火车，一般有两列，前一列叫前卫车，是开路车兼备用车，由七节车厢组成，除了少数卫队士兵乘坐，基本上是空着；后一列才是 B 五十二的真正专列，也是由七节车厢组成。B 五十二乘坐的那节车厢称为主车厢，在列车的正中间位置，挂着黑绒布帘，卧室兼书房。从主车厢往前数：第一节是副车厢，汪东兴以及随行的中央负责人乘坐。第二节是机要车厢，秘书、机要人员乘坐，包括收发电报。最前面的一节是警卫车，供卫队乘坐；主车厢后面也是三节车厢，第一节是餐车和医务室。第二节是物资存放车，最后一节是后卫车，供卫队乘坐。由于中间的主车厢上挂着黑绒窗帘，所以很抢眼的。就是把整个专列的七节车厢全部炸毁，都不是什么难事。

林立果急不可待地问：陈叔叔，那专列的时速是多少？

陈励耘说：副部长，看把你给激动的。专列时速约六十到七十公里左右，比一般列车要快些，是个大目标物。从杭州到上海，全线封路，不停站行驶，也要两个半小时。

林立果拳头一挥：好！就在这两小时之内定乾坤。可以派空军轰炸机炸，也可以安排火炮从侧面轰击！定叫他车毁人亡，一个不剩。之后封锁现场，处理干净，再宣布是火车爆炸事故，告示天下。陈励耘看林立果那副志在必得、手到擒来的样子，心中不禁又暗自忧虑、叹息：林总、叶主任啊，你们自己不肯出面，甚至都不让黄、吴、李、邱出面，而派个娃娃来图谋这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是不是有些轻率啊？

林立果兴奋之极，不忘问：陈叔叔，目前，你手下有不有勇于献身的轰炸机驾驶员？

陈励耘心里一沉，嘴上说：轰炸机光有驾驶员不行，至少还应配备有导航员和投弹手……林副统帅有亲笔手令的话，或许可以安排……

林立果说：自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手令会有的，牛奶、面包会有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叔叔，我晚上去上海找王维国叔叔。你还有什么指教没有？

陈励耘心头一松：指教不敢当。我派小舰队的人护送你和周副主任去上海，目标尽量小一些……方才的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讲了。在未拿到副统帅手令并具体完成之前，你不可告诉第二个人，包括对你王维国叔叔。做得到吗？

林立果立正，敬礼：是！听从陈叔叔指教。事成之后，叔叔就是开国元勋，至少进中央政治局，当上军委副主席。

陈励耘笑了：老虎，不是叔叔说你，你那个封官许愿作不得数。叔叔嘛，也年近花甲的人了，只求下半辈子不做阶下囚，足矣！除非多年之后，你接了爸爸的班，当上党主席和军委主席，哈哈哈。

林立果却是认了真，硬是要和陈励耘击掌为凭：陈叔！我林立果，言必信，行必果。

林立果和周宇驰被空五军小舰队的两辆吉普车送到上海郊外的空四军小招待所。空四军政委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维国百忙之中抽出两天时间，亲自驾驶车，领着林、周二位视察了三处地形：一处是虹桥机场铁路支线，B 五十二的专列火车停靠处。此处地势平阔，附近无高层建筑，但有一座油库；第二处是顾家花园，离机场不远，B 五十二在上海的行宫。每当 B 五十二入住，四周就形成三道防线，警卫得铁桶一般，也不是个好动手的地方；第三处是从上海到苏州之间的一段铁路路线。其间有个名叫硕放的火车小站，旁边就是空四军的机场……林立果对硕放一带的地形产生出浓厚的兴趣。

他问王维国叔叔：从上海到苏州，火车要走多少时间？王维国告诉：快车不停站，只要一个小时。B 五十二的专列更快些，大约只须三刻钟。林立果又问：硕放附近，有多少座铁路桥梁、涵洞？王维国回答不出，立即找来军事地图，向林部长一一指出：涵洞较多，桥梁只有一座。林立果眼睛放亮了：

王叔叔，干掉 B 五十二，就在硕放这座铁路桥梁上下功夫。

王维国久经战阵，也不能不佩服林家老虎的眼力和胆魄：中！那桥梁平日只有一个班的士兵值勤，

很容易解决掉。你问是谁派出的？属南京军区第六十军，许世友手下王牌，机械化程度高，十万人马，拱卫在上海、杭州外围。林立果说：我们不管什么许世友不许世友，王牌不王牌。只要干掉了 B 五十二，他许和尚就会乖乖地听林总的……硕放桥只有一个班的陆军值勤，王叔叔你的小舰队不用费大力气就可以缴它的械。但时间要估算得很准，在桥下埋设炸药，顶多只有半小时。

王维国没有料到林立果的这一手。这方面他不如杭州的陈励耘。但王维国有干劲，有胆量，少顾忌，说：老虎，你回去报告林总，只要他下命令，等下次 B 五十二到上海，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时，老子带上支小家伙，当面就把他干掉，替党替国家除一大害！牺牲我一个，省去许多事。

林立果激动地说：王叔叔行侠仗义，有这个决心是好的。但尽量避免采用这种方式，而且汪东兴那伙人盯的很紧……林总和叶主任的意思，上次也透给你了，计划把上海、杭州、南昌一带搞成南方基地，争取把 B 五十二在沪、杭一线干掉。万一干不掉，北方待不住了，他们就撤到南边来，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所以叔叔要保重，父亲还有更重的担子交给你。

……此时，一套完整的行动方案在林立果的脑子里形成。为了慎重，在呈请副统帅爸爸首肯之前，就是对王维国、周宇驰这样的亲信干将，也是不能随意透露的：制造新的"皇姑屯事件"。你们知道"皇姑屯事件"吗？皇姑屯是京沈铁路靠近沈阳的一个小站。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入侵奉天的日军派出特工，在皇姑屯车站进站口埋设大量炸药。当张学良的父亲——东北王张作霖率领警卫团，威风八面地从北平乘坐专列火车回沈阳大本营，途经皇姑屯时发生大爆炸，把张作霖炸成重伤不治死亡……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林立果的设想，是在从杭州到上海，从上海到苏州、南京的数百里铁路线上，利用涵洞、桥梁，多处埋设炸药，对 B 五十二的专列火车实施连环追杀，定教他逃得过杭州逃不过上海，逃得过上海逃不过苏州，炸他个人仰马翻，血肉横飞。

第七十章　炎暑南巡　武昌吹风

毛泽东决定冒着酷暑南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召开政治局会议，说走就走了，只和周总理及夫人江青打了招呼。

江青知道，老板是为了对毛家湾二号那伙人封锁消息。也是要暗中考察一次，看看身边的人谁会抢先把他南巡的事透到北戴河林彪夫妇那里去。这种时刻最能考验干部的忠奸了。江青对老板仍把汪东兴带在身边表示忧虑：太危险，汪东兴很可能身在曹营心在汉。

毛泽东训斥婆娘：是你了解汪东兴还是我了解汪东兴？他十六岁参加红军，就替我当书童，会加害于我？你又提庐山会议他站错队、表错态的事。他已向我下过跪，已作过七次公开检讨，华北整风会议，中央九十九人整风会议，中央办公厅大会，中南海警卫师七千人大会，都是公开检讨，一次次赌咒发誓，痛哭流涕。我还能不信任他？可以告诉你，不要再指望我同意派你那个小老乡来统领中央警卫团。当然，对汪东兴要继续观察，不是一点戒心没有。带他走，也是为了你和春桥的安全。八三四一部队听他指挥，你和他关系搞那么僵，万一他有什么不利你的举动，你和春桥怎么办？

江青本来十分白净的脸蛋此刻越加泛白了：心里恨的痒痒：老板这人连对自己最信赖的老婆都要留一手，留下汪东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牵制她江青。

毛泽东嘱咐：这段时间，留你在北京，就是看好家，不要被人端了老窝。这任务还不要害？你和康生、春桥继续用好那几个管道，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动向，掌握黄、吴、李、邱加上林立果一伙人的动向。有情况随时报告。仍由总理主持日常工作。我已告诉总理，过几天他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魁去北戴河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国庆节之前开九届三中全会，节后开四届人大，不要再拖了。

江青仍对老板南巡的安全担忧：你年近八十的人了，三伏炎天的，去深入虎穴啊？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杭州警备区司令员陈励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维国，都是林家的亲信大将，人说林家军统辖着中南和华东。

毛泽东手一挥：那就更要去！我不信这些老红军出身的将军会对我下手。就算红一方面军出身的人，林的威望会高过毛泽东？你可以相信，反正我不信。你是不是看我年纪老了，斗不过了？昔曹孟

德有言：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灰土。老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就这样吧！还是那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毛泽东就是好革命，好斗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毛泽东的专列火车悄悄离京南行。随行护驾的仍是中央警卫团一中队的一百条好汉，配备超强火力，每人一大一小两件武器。还有个机枪排，配备轻重机枪。

像往常出巡一样，毛泽东的专列火车为两列，前一列为前导车，车上设备齐全，除少数警卫人员，基本上空着，是开路车及备用车。毛一行人则乘坐在后一列火车上。此两列火车出巡方案，还是周总理于文革前夕，找中央警卫局和铁道部研究多次，为确保毛的安全而安排下的：万一前导车遇袭或路轨被破坏，毛乘坐的后一列专列可及时后退、改道，避过危险。

由于文革期间中国铁道部门还没有内燃机车或电气化路线，毛泽东的专列也只能以烧煤的蒸汽机车车头牵引，因之每行驶五小时须更换一次火车头。为此，毛泽东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公安部长和铁道部长。沿途全线封路、一切客货列车停驶让道不说，每到机务段换车头时，还要命该机务段的段长兼党委书记全责押车，直到把专列安全送抵下一个大站，换上新的机车车头及新的段长兼党委书记为止。火车司机、副司机、司炉更须家庭出身贫苦、政治绝对可靠、技术绝对过硬的党员工人担任。但他们和段党委书记都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哪位中央首长，亦禁止打听。

往常，毛泽东的专列出巡，天上还有三架一组的空军战机护航。此次出巡，毛泽东对空军存有戒心，取消了战机护航。

八月十六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华中重镇武汉，停靠在武昌区的一条僻静的铁路支线上。毛泽东先召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上车谈话。会思玉江西信丰人，十七岁参加红军，不算林彪的部下，而是毛泽东的老相识。第一个召他上车，是把此行在武汉逗留期间的外围警卫任务交给他：我在武昌期间的安全，由你和中央警卫团张团长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准插手，包括你们的政委刘丰，以及我带来的汪主任。但这话不要传出去。还有，你发个电报给周总理，安排华国锋今晚上来武昌见我。

会思玉立正，敬礼，向伟大领袖保证：主席的安全决不会有问题，警卫部队是我亲自调派的，我这就再去全面检查一次，回来接主席下车，天气太热，还是住到东湖梅岭二号去，各方面条件好一些……说罢，下车去了。

毛泽东通知汪东兴，让刘丰和随车而来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新上车谈话。毛泽东兴致很好，一谈就是几小时。他先亲切地问刘丰湖北、河南的情况，笑称刘丰大军区政委，类似过去的两省总督。

刘丰汇报说；在主席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湖北、河南形势大好，人心稳定，市场繁荣，农村早稻丰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结硕果的年份。

毛泽东心里不悦。刘丰跟着林副主席学，什么都能吹的天花乱坠。河南仍在武斗，湖北两大派问题还没有解决，“百万雄师”一直在闹翻案，怎么是形势大好，人心稳定？遂说：这几年，我是好话听了千箩筐，差点忽略另一方面的问题。比如，是要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还是要宗派，要山头，要分裂，要阴谋诡计？刘政委，你们不要紧张。我今天是和你们谈心、交心。算有的放矢，也算无的放矢。至于听不听得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刘丰很敏感，立即起立，立正，敬礼：报告主席，我刘丰永远听从主席指挥！汪东兴、刘建勋、王新也跟着起立，表明态度：忠于主席，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泽东吸着烟，笑笑：看看，要你们不紧张，还是紧张啰。坐下，坐下，有话慢慢讲。我们这个国家啊，也是奇怪，喜欢团结，不喜欢分裂。中国党没有分裂，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苏联党分裂过，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尔什维克。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后来少数战胜多数。历史上，也有人想分裂我们党，但都不成功。

刘建勋问：都有哪些人分裂过我们党？

毛泽东说：刘书记，老朋友，你是文官，也不学点党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就会经多次分裂党，但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大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他拉了八十一个人组成“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左翼个鬼哟，右得不能再右，没搞多久，就垮台，以后变为托派。其中有个叫刘静仁的，年纪比我小，现在还活在北京，听说关到秦城去了。他会经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托洛茨基。还有个罗章龙，托派加右派，一九三一年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

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刘政委你知道这个人？也关起来了？放了吧，给口饭吃，养起来做反面教员。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同学。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你们问瞿秋白、李立三算不算搞分裂？不算，是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井岗山和江西苏区时期的党内斗争，讲到他本人受到的打击、排挤，，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在福建龙岩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十月初又在福建上杭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我是红四军党代表，朱德是军长。会上他们批我的富农路线，我被迫离开红四军。由陈毅当上红四军前委书记，夺了权嚒。八月份，他们派陈毅秘密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陈毅汇报。周恩来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讲：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江西根据地是他搞起来的，他的一套是对的……有意思的是，陈毅这个同志啊，起初那样起劲的反对我，到上海受到批评，却根据周恩来几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对江西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改后带回。信中肯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政策方针，战略战术，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毛泽东说：那次陈毅去上海，原本是去告我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犯了极端民主化错误。还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

刘丰、汪东兴、刘建勋、王新都笑了起来。汪东兴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了这么久，也还是头一回听主席讲这段历史。

毛泽东说：一些个人遭遇，我本来也不想讲。今天是和你们交心，让你们知道些事，相互做个知心朋友嘛。刘政委，你说是不是？

刘丰赶忙点头：做主席的小学生，永远跟主席走。

毛泽东说：好，我继续。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又在福建上杭古田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信，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意义重大。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一年有个年轻的红军将领给我写过一封信，问井岗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对革命前途表示怀疑。我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回答他。这名红军将领今天已是位大人物，我不讲他的名字，你们心里有数。

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新不知道此人是谁，附耳问刘丰。刘丰摇头。刘建勋和汪东兴咬耳朵，问是不是林副主席？汪东兴点头。

毛泽东说：你们不要作耳语。此人解放后改口，写诗否认：壮志已成大业，岂疑星火燎原？人家不认帐，想赖帐。陈毅同志就不同，敢承认错误，敢把中央的指示信原原本本的带回根据地，信还是他代中央起草的。陈毅是个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人，不存私心杂念。要是换了另外的人，在那样信息闭塞的地方和年代，是很容易封锁消息和假传圣旨的。所以陈毅同志有错误，但本质是好的，不搞阴谋诡计，是个好同志呢。

毛泽东的用意很显明，借苏区旧事，喻干部忠奸。他接着说：古田会议之后，是纠正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王明在上海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不久他去了莫斯科，当了共产国际执行局东方部委员，遥控国内的革命斗争。这期间江西苏区的红军壮大了，由林彪的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萧克的红五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是总司令，我是总政委兼前委书记。……六届五中全会是在瑞金召开的。那时地下党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搬到了江西苏区，主要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李富春、李维汉、陆定一、何凯丰等人，加上一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不准我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他们还撤了我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前委书记，不让我在军队工作，派去当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做群众工作，我再次受到排挤打击。从此由“毛委员”改称“毛主席”，是个空头衔。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又开宁都会议，进一步批判我在红军部队中推行的一套战略战术。

刘丰插话：原来“毛主席”这个称呼是这么来的。

毛泽东说：不久，国民党军队向江西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这次反围剿战役是周恩来指挥的，他兼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战略战术仍是我的那一套，所以能打胜仗。这事，叶剑英同志可以做证明。

汪东兴插话：这段历史，我听叶帅讲过。那时，叶帅站在主席一边，同情主席的遭遇。周总理也私下指示过要照顾好主席的身体。那时主席患疟疾，养病。

毛泽东说：接下来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博古、李德、周恩来那个三人团瞎指挥，二十万红军部队被消耗剩八万，差点全军覆灭，只好放弃江西中央苏区，实行大撤退，大转移，后来称做“长征”。开始也是一路败仗。湘江一役，就损失四万多人马，输得很惨。那时我不能参加军事指挥，只是躺在担架上跟着败退。一九三五年一月到贵州遵义，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撤了博古、李德的那个三人团，改由我、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恢复了我的红军指挥权。可是没过多久，红一军团的那个负责人就又向中央发电报，要求撤销毛泽东，改由彭德怀指挥全军……不是对我最忠最忠吗？关键时刻就不那么忠了啰。先是怀疑井岗山的红旗能打多久，这次是要求撤销我的红军指挥权。当然，遵义会议后，中央摆脱了王明、博古的控制，不会有人听他的了。我也从没有和他计较过。

刘丰的脸色泛白。终于听出来，毛主席指的那个红一军团负责人，就是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啊。

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欺红一方面军的兵力比他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小，突然发动政变夺权，成立伪中央。这是党内闹分裂最危险的一次。这次又是叶剑英立下大功劳。他被派在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任参谋长，发现一封张国焘的电报，命令陈昌浩派部队把党中央机关截下……叶剑英冒着危险，单人匹马连夜赶了六十里，把电报送来给我和恩来看。我在纸烟盒上录下电报内容，要剑英赶快回去，不然被张国焘发现，不得了。当天晚上，党中央机关就转移了，一千五百多人组成北上支队，彭德怀当司令员，我当政委。后来张国焘闹分裂失败，还是带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到了陕北。再后来，他从延安逃跑了。他要是不跑，七大，八大，九大，我还会提名他当个政治局委员。搞革命，要有这个气量。我们这个党，军队，是到了陕北，通过延安整风，才真正统一、团结起来的。全国胜利后哪，你们知道的，高饶想夺权，搞反党联盟；彭黄张周想夺权，搞军事俱乐部；刘少奇彭真想夺权，搞反革命修正主义……都没有搞成功。

刘建勋说：有主席领导，我们党就团结，就统一。

汪东兴说：党的团结，稳如泰山，谁也撼不动。

毛泽东摇头：你们参加革命这么久了，又都做了大官，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怎么稳如泰山？去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难道不是事实？

话锋一转，雷霆万钧。大家一愣，顿觉大事不妙，赶快抢着当面检讨。

汪东兴说：主席！我在庐山上那个该死的发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要继续检查，并在工作中改造自己，死心蹋地跟着主席。

刘建勋说：我是稀里糊涂犯了错误，但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主席和中央。

王新说：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庐山会议也表错态，已向省委、中央军委写了书面检查。但从我内心来讲，天塌地陷，海枯石烂，我跟主席走的决心不变。

刘丰说：庐山会议上，我们中南组是受到军委办事组某些同志的影响，讲错话，表错态。我本人更是要深刻检查，努力改正。

毛泽东盯住刘丰问：都是受了军委办事组什么人物的影响呀！你可以指名道姓，不要仍有顾虑。

刘丰额头上冒出层细细的汗珠子：主席，向您汇报，我无所顾虑……在中南组，是海军李政委。我是受了李政委的某些影响。

毛泽东仍盯住不放：不光是李作鹏吧？为什么不敢提到叶群？因为她是林副主席夫人？

刘丰无言以对了。汪东兴、刘建勋、王新三人也都心里打鼓，因为去年庐山会议上，都或深或浅的和叶群有过接触，表示支持林副主席。

毛泽东的目光放过刘丰，环视各位一眼，说：你们就是太性急了，急于向我的那个接班人表忠心，是不是？当然问题的根子不在你们。你们属于沉不住气，轻举妄动，上当受骗。根子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吴、叶、李、邱等人。他们气势汹汹，扬言要揪人抓人。中央还是允许他们检讨，允许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工作。他们是在前台表演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人看到我年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当国家主席，分裂党，分裂中央。一句话，急于夺权。所以讲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个司令部以我为首，另一个司令部以谁为首？你们可以去推测。

四人听着领袖的指示，不敢作笔录，只感到满脑袋嗡嗡作响，轰轰喔喔。除汪东兴外，其他三人仍不敢想像，也无法接受，原来党中央两个主席，两个统帅，又在斗法了啊。

毛泽东说：什么是“天才”？陈伯达搞了个称“天才”语录，把我奉为“天才”。我不是什么天

才，也讨厌人家称我为天才。本人只读了三年孔夫子，进了七年洋学堂，一九一八年二十五岁，开始读马列主义，也只读了点皮毛。就这点根底，算什么天才？地才也算不上。我是从革命中学习革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相信党内的大多数同志都是这样。理论一定要和实践相结合，不然你那个理论就是空的，屁钱不值。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闻天、刘少奇的理论就屁钱不值。……讲回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人，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大的原则的错误，犯方向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都没有改嘛。所以我讲，犯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大家脑子里又是轰地一响：毛主席已经判定，林副主席是错到底了，改也难了？

毛泽东说：党中央怎么办？对犯错误的人，包括为首的和骨干分子在内，还是执行教育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至于他们肯不肯改，愿不愿意洗心革面，立地成佛，那是他们的事，中央无法包办。我相信，多数可以救过来，少数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改，如在座的汪东兴同志，已分别在中央办公厅一千五百人大会上、中央警卫团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取得谅解。他接触最多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的干部群众，这怕什么呢？他不怕，照样受到信任和重用，照样在我身边工作。他是最好的例子。我要把他树成高级干部改正错误的一个样板，大家都来向他学习，由他来组织大家学习、讨论。

汪东兴连忙说：主席，样板不敢当，我的错误还要继续检查，牢记教训，永不再犯。

毛泽东说：汪东兴可以改正，相信多数同志也可以改正。说起来，我也有错误。什么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管得少了。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志愿军回国后，军队的事主要交给彭德怀去管。我徽求过周总理的意见，说还是彭德怀管，他在长征途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彭德怀之后，就是林彪同志管了，有十一、二年时间了吧？自去年九届二中全会起，我觉悟了，认识到自己也犯有错误，开始管军队的事了。怎么管的？可以告诉各位，是三个法宝，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甩石头，就是逮捕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加上命令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作检查，把这些石头甩出去；掺沙子，就是派李先念、陈锡联、纪登魁、李德生、刘贤权等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最近又把汪东兴、华国锋也派进去。你黄、吴、叶、李、邱还把持得住军委办事组吗？挖墙角，就是改组北京军区，加强北京卫戍区，派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魁任政委，两人同时参加北京卫戍区领导。

汪东兴、刘丰、刘建勋、王新听到这里，齐赞主席英明，主席英明。

毛泽东不悦地说：又英明了不是？不要再吹我英明了。我现在一听到吹捧就头痛。你们不要跟着人家学。现在中央两个主席各管各。我的接班人大半年不肯出席中央会议，让我做单干户，唱独脚戏。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七老八十了，需要多几个助手。下个月开三中全会，增补几个常委。党中央也要搞老、中、青三结合。现在光有老，没有中、青不行。副主席多搞几个，总理、康生，加上一名搞理论的，中央文革也出一个，方便工作。青呢？应在三十至四十岁的中央委员里头挑一个，条件是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作为第三代接班人来栽培。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设想啊？

汪东兴、刘丰、刘建勋、王新都听懂了。特别是汪东兴总算听明白了，江青、张春桥要当中央常委、副主席了。“青”会是谁？是不是上海的那个王洪文？

当天中午，毛泽东对汪东兴、刘丰等人的谈话告一段落。在专列上用了早餐和中餐。曾思玉和张团长上车来请毛泽东移驾东湖宾馆梅岭二号。

一行人随护毛泽东至梅岭二号。毛吩嘱汪东兴：我累了。近两天你负责组织他们几个，把我上午的谈话讨论讨论，谈谈各人的看法，消化消化。我对你们，是吹了吹风，还是倾盆大雨啊？

汪东兴、刘丰等人一齐点头：既吹风，又倾盆大雨，要认真学习，努力消化。

晚上，毛泽东一觉醒来，华国锋已乘坐专机从北京赶到，即被召进去谈话。毛泽东仍裹着睡袍半仰半躺在床上，一名长相秀丽的女护士刚替他做过全身按摩，脸蛋儿红红的退出。

毛泽东问表情木讷、样子忠厚的华国锋：你来了？很好。都在忙些什么？

华国锋汇报：报告主席，我刚到国务院工作，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情况。总理吩咐我向主席汇报农业学大寨的事。

毛泽东取过一支烟，华国锋连忙从床头柜上抓起火柴给领袖点烟。毛泽东吸着烟，说：你是满脑壳的农业，在湖南抓农业，到中央也是农业农业。我是满脑壳的路线斗争，除了斗争还是斗争。当然

你抓农业也有路线斗争。是人民公社好还是分田单干好？就是路线斗争。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一切正确。

接下来，毛泽东对华国锋也简述了党的历史，从陈独秀，到刘少奇，党经历了九次分裂……说到刘少奇时，毛泽东仍是心有怒意：少奇讲三年自然灾害是人祸，饿死农民，是我搞的！还说乡下人相食，要上史书的！罪名很大。我要采取办法他们又不赞成。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才把他打垮。上次九届二中全会呢？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伙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称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是我把“天才”二字划掉，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们和我打对台。我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所指的，空军才能炸平嘛。我这次坐火车出行，就不敢要战机在天上护航。火车在地上走，飞机在空中扔炸弹怎么办？有人吹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不就有六万句？他们却坚持闹，一直闹，半句都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才一句顶万句。

讲过党的历史，毛泽东忽然问：你还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吧？我想回长沙住几天，你看行不行啊？

华国锋说：行啊，哪能不行？我陪主席回去。

毛泽东又问：现在省军区是卜占亚当家？他是哪个的人马？听讲前两年叶剑英下放湘潭休息，受到恶劣对待。

华国锋说：那事我也有责任。但叶帅归军委系统安排。卜占亚是四野的老部下。

毛泽东说：此人我不熟悉。如果我继续南下广州，你看安全不安全？此事我只问你一个人。

华国锋似有难言之隐。在毛泽东目光的追迫下，只好麻着胆子回答：依目前情势，四野出身的某些将领，面目不清……建议主席这次到长沙为止。

毛泽东面无表情地说：明白你的意思了……广州军区是四野的老窝子，大本营。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都是黄永胜提拔的……华书记，老夫接受你的建议，不去广州。离港澳那样近，坏人干下坏事，朝港澳一跑，逃之夭夭。再问你，武汉的这个刘丰，你了解多少？

华国锋回答：不多。听说他大革命时期属红五军团，徐海东的老部下，抗战时期在一二 O 师，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二野战军，是刘、邓部下……历史上和四野无关。

毛泽东点头：那好，我们还可以拉他一把。六七年武汉事件那次，他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这样吧，你明天先回北京去，告诉总理，我在这里很好，北京方面请他多留心。有情况，可随时和我联系。过两天，你再回到我这里来。要派你去长沙打前站。和汪东兴一起去。记住，长沙的保卫工作以你为主，是你领导汪东兴，不是汪东兴领导你。到时我会和汪打招呼。广州不去了，通知丁盛、刘兴元到长沙，我找他们谈话。

第七十一章　北戴河，林秃子有种！

经安排，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纪登魁四人前往北戴河，看望林彪，并向他汇报工作。

在燕子窝九十六号别墅，林彪仍是一脸病容，见到周总理一行显得很高兴。叶群亲自上茶，上水果点心，还特意用上海话和张春桥打招呼，表示欢迎。

主客就座，周恩来先说明来意：林总，前天电话里已向叶主任讲了，这次我们来，一是代表主席和中央看望你，身体好些了吧？二是向你汇报近期的工作。

林彪肃穆中透出笑容：谢谢主席，谢谢各同志。老病号了，身体不争气，拖一天算一天，拖一年算一年。总理能者多劳。你们那样忙还跑来。我和叶群说，什么汇报工作，不妥当，不敢当。我服从医疗小组的安排，不管事，少问事，安心养病。

周恩来说：林总是党和军队的二把手，向你汇报工作，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坐火车来的，在车上分了分工，由我汇报国际局势：永胜汇报军事，春桥汇报宣传、党务、登魁汇报工、农业形势。

林彪点头：好好，不叫汇报，算通通气吧。叶主任，你替我笔录，不用叫秘书了。

叶群移过记录本，心想林老总当着周恩来等人的面，称她为叶主任，是表示对她的尊重。你们不是把黄、吴、叶、李、邱扯在一起，批判了大半年，仍咬住不放吗？林副主席却一如既往地尊重和信

赖自己的夫人。

周恩来知道林副主席骨子里冷硬得很。汇报国际局势，从中苏关系到中美关系，在主席外交路线的指引下，算全面缓和下来，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不能放松警惕。明年春天尼克森要访华，北边的苏修，南边的老蒋，会否挑起事端，妄图阻扰？还有，明年我国有望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但美国仍在拉住国际反动势力，妄图保住台湾那个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主席和中央的态度明确，如果你联合国硬要拉住那个中华民国不放，我们就坚决不加入，请我们加入都不干。明年不入后年入，后年不入大后年入，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主席讲了，事关国际阶级斗争，也是你死我活呢。当然，我们外交部也有个分析，恢复我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要交付联合国大会表决。当前联合国的一百五十多个会员国，只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赞同，我们就入定了。

林彪说：其实，这事还是美国人帮了我们的忙。自中美宣布明年春天尼克森访华，他那个围堵新中国的阵线就松散了，你美国是为首的，都要和新中国打交道，喽啰们为什么还要跟着你的指挥棒转？外电有分析，正是美国人自己，出卖了反共小伙计。

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纪登魁齐声称是，表示同意林副主席的高见。

接下来是张春桥拿着几页打印好的汇报材料，欲向林彪汇报宣传、党务方面的情况。林彪看张春桥一眼，说：春桥同志，你现在接手的，是原先邓小平的那一摊子吧？书记处总书记，中央常委呢，……不劳你汇报了，不是都打印好了吗？把材料留下，我拜读就是了。

张春桥乐得免念一通官样文章，随即将几页材料呈上。

林彪并不接下，而吩嘱叶群：叶主任，替我收下吧，谢谢。

接下来是黄永胜汇报军事工作。林彪没有婉拒，一脸严肃地认真听取。黄永胜说：自主席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不吃老本、要立新功的材料，全军掀起新的学习热潮和练兵热潮。野战部队展开步行拉练，千里野营，很有起色。接着，主席又批示了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六十三军等单位批陈整风的汇报材料，广大官兵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林彪插话：总理啊，我已经大半年没有过问军队的事了。现在主席亲自抓军队工作，太好了。这里面有个误会，都是关锋、王力、戚本禹那批王八蛋搞的，什么“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指挥”，放屁。毛主席从来就是缔造者，又是指挥者嘛。把缔造者和指挥部分开来，居心叵测。我历来反对这个提法。但主席是同意过的。这话，已当面向主席讲过多次，消除误会。黄总长，你继续。

黄永胜说：关于边境形势。北线，随着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双方都停止了大规模军事演习，部队也都朝各自境内后撤，避免接触。相信在一个时期内，边境局势会相对平静。当然也要提高警觉，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比较紧张的是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一线。近几个月，国民党大举向金门、马祖增兵，在澎湖列岛搞大规模登陆作战演习。这是他们急眼了，妄图制造战乱，以阻止中美关系全面缓和，阻止尼克森明年春天访华。小伙计要被大伙计出卖，小伙计不肯善罢甘休。为对付此一局势，经主席、副主席批准，军委已于六、七月份从南京、广州、武汉三大军区，各调一个军进驻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归福州军区统一指挥。空军则调集了一百五十多架歼击机和轰炸机到江西、福建的机场候命。一批新制造的坦克装甲火炮，也从贵州、四川的三线工厂运往浙江、福建前线阵地。根据主席指示，这次军事大调动，基本上在大白天进行，一律不搞伪装，好让大伙计的间谍卫星拍摄下来，送给他们的小伙计去看……

林彪、周恩来都笑了起来。

最后由纪登魁汇报工、农业生产情况。也是照着几页打印好的材料宣读。林彪耐着性子听了一会，挥手止住：纪登魁同志，工、农业生产情况，秘书每天都从《人民日报》上给我拉条子。请把材料留下，我慢慢读。叶主任，收下纪同志材料，连同张同志的，放到我书案上去。

叶群起身接下纪登魁的材料。汇报算告结束。

周恩来说：根据主席的指示，政治局会议决定，“十，一”国庆节前开九届三中全会，国庆节后开四层人大会议。这些，都在电话里向林总汇报过。两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大致上已经就绪。政治局同志们的意见，到了九月份，北京天气凉爽了，请林总回京出席会议……看看，林总还有什么指示？

林彪说：总理不要客气。我是个老病号，长期不管事，少问事的，能有什么指示？两个会议有你们操劳，很好。九届三中全会要增补几名中央委员，增补政治局常委，主席说了算。四届人大的人事

安排，按主席指示办，我没有意见。九月份能不能回去开会？我听医生的。总理那样忙，天气这样热，劳几位跑一趟。今后，如有必要，电话里通通气就可以了。

周恩来领着张春桥、黄永胜、纪登魁三位起立，问：林总，主席那边，要不要我带什么话？

林彪和叶群都注意到，周恩来此次已改了称谓，不再称林副主席，而称林总；其他三人也都不再称他林副主席……北京行情大变啰。林彪和周恩来握手道别：如果方便，请总理转告主席，我想和他老人家见次面，汇报思想。我以为老人家会来北戴河，一直在这里等着。

周恩来说：我一定负责转告。主席今年夏天大概不会来北戴河了，每天坚持在住处的泳池游水，锻练身体。叶群，你照顾好林总，自己也要保重啊。

叶群笑容可掬，和周总理等四人一一握手：保重，我们都保重。问候邓大姐，问候项芳辉，还有张同志、纪同志的爱人。

周恩来一行人到中央办公厅接待处吃中饭。周恩来嘱咐：春桥、永胜、登魁三位先坐专列回去。我下午还要看望在这里度假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宴请过后，晚上飞回北京。关于这次向林总汇报工作的情况，你们在火车上先议议，春桥笔头快，整理出个文字材料来，再报主席。

叶群陪林彪回到小客厅，关严房门，拧开收音机，飘出革命歌曲。林彪仍坐回单人沙发：什么汇报工作，是老头子派他们来探虚实。张春桥的眼睛一直四处张望。

叶群说：我恨煞了那条张眼镜蛇，一脸阴气，是个头顶生疮、脚底板流脓的东西。

林彪忽然改变谈话方式，在一张纸片上写道：可以随便谈话？有不有人安了暗器？

叶群看过纸片，即擦亮火柴，放进瓷纸篓里烧了：放心，开了收音机，声波干扰，侦听不到什么的。老虎也用仪器测试过，没有发现暗器。家里倒是有几名活暗器。你的老警卫秘书，还有你、我的内勤，近一段形迹可疑。

林彪长叹：你说成普？他从东北战场上就跟着我，跟了二十几年，也是人家的人……我们家里，东厂、西厂、锦衣卫，成了他们的大本营啰！

叶群说：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不然人家一杯茶水，一块糖，一剂药，就可以解决我们，之后宣布重病不治。

林彪说：暂时不敢，没法向全党全军交代。下个月，开三中全会，增补江青、张春桥进常委、当副主席，还有恩来、康生也升副主席，我这个接班人就更是有名无实，被架空啰。再拖两年，把我废掉，万事大吉。这就是老头子的步骤。对了，你们叫做 B 五十二。

叶群红了眼睛：他休想！想让谁接班就接班，想废掉谁就废掉谁？我们不是刘少奇。

林彪闭上眼睛：他是想叫我当另一个刘少奇。

叶群说：我们这个中央，就像一团泥巴，由他一个人捏圆捏扁。革命几十年，革成这种局面。

林彪说: 重复一次农民起义，又弄出个秦始皇啰。党可悲，人民可怜。

叶群说：所以不能束手待擒。老总，是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林彪仍闭住眼睛：先搞清楚老头子人在哪里，去了哪里？

叶群说：总理不是讲他天天在住处泳池游水，锻炼身体？

林彪说：你听他的？在我和老头子之间，他不会和稀泥，是站在老头子一边的，但又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大智慧，总理是大智慧……我推测，老头子已经离京去了外地。多半去了中南或华东。老虎那边有什么消息？

叶群说：报告过你的，已在北京西郊机场成立了“前线指挥所”，任命王飞为北线司令，江腾蛟为南线司令。听说江腾蛟正向河南某基地的老下级借四 o 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可以打火车的。

林彪睁开眼睛，目光如锥：江腾蛟这人行侠仗义。六六年被老头子一句话撤了南京空军政委职务，几年不给分配工作，我们收容了他，帮他把家安在北京，解决生活待遇……古时候，这叫蓄死士。荆轲、专诸、豫让，都是这样的人物。

叶群说：多几个江腾蛟就好了。

林彪说：南线有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鄘任农他们；北线有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很可以了。北线、南线，怎么分工？

叶群说：北线由王飞指挥，用空军司令部警卫团，还有个坦克团，包围钓鱼台和中南海。钓鱼台一伙，包括三滴水、张眼镜蛇、姚骗子在内，就地正法，不留活口。中南海主要解决警卫局，缴八三

四一部队的械，软禁总理、朱老总一批元帅、大将、上将，至少争取他们保持中立。

林彪说：总理还是要留用，靠他出来维持局面。相信局势明朗之后，他会肯出来的。老帅、老将军，统统养起来。解决江青、张春桥，老头子后继乏人。

叶群说：上海还有王小白脸，以及纪登魁、华国锋，都可能是接班人。

林彪说：这几个太嫩，没有根基。南线呢？关键在南线。

叶群说：关键在南线。把 B 五十二解决在南线。南线先打响，北线再动手。叫做先南后北。

林彪重又闭上眼睛：要是南线、北线都不能得手呢？

叶群答：照老虎他们那个"五七一工程计划"，不得手就在上海、杭州一带搞根据地，还有江西、福建、广东做后方依托，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林彪说：上海、杭州……王维国是上海警备区司令，陈励耘是杭州警备区司令，可以搞根据地。但有个大弱点，要面对南京军区的几十万兵力。许世友在无锡、苏州一带的那个六十军，十万人马，机械化程度高，拱卫着沪、杭。王维国的空四军，陈励耘的空五军，各有两、三百架战机，缺少地面兵力。一旦起事，许和尚的态度就很关键了。局势未明朗之前，他可能保持模糊中立。一旦老虎他们在南线未能得手，让老头子逃脱，他就会服从老毛命令，派六十军向沪、杭推进。

叶群有些发慌，问；那怎么办？

林彪仍闭目养神：你可以告诉老虎，决战之前，战略回旋地域应搞得再大些，订出第二个退却方案，以广州做大后方基地。黄总长在广州经营了十几年，上上下下都是四野的老人。而且背靠港、澳、台，容易得到外援……一旦沪、杭保不住，还有个广州基地可去。质正的南、北对峙，应在广州、北京之间。

叶群敬佩地望着丈夫：老总，还是要靠老总。老虎他们有闯劲，干劲，就是嫩……要马上告诉王飞，先准备些运输机，到时候把黄、吴、李、邱他们都空运广州。老总你是不是先转移到广州去？

林彪摇头：目标太大，暂不移动。住北戴河好，免得老头子生疑。

叶群忽然觉得这小客厅门外有动静。她轻声唤起老总，请老总暂避，之后踩着厚厚的地毯，快步走向门口，猛然间拉开房门！但房门外那人比她更敏捷，拖着部吸尘器，已到了走道的拐弯处。叶群只看到那人的背影。

林彪等叶群关严房门，回转来，才问：看清楚了？录去我们的谈话了？

叶群冷笑：是那个新来的女兵，打扫卫生的……她录不到什么。我做过隔音测试，只要关严房门，声音透不出去，加上我们开着收音机。

林彪双手放在沙发扶手上，双拳紧握:去年庐山会议后，我是老头子的主攻目标了。他嗜斗，几十年不停，要找目标来斗。这次轮到我了。逮捕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批判黄、吴、叶、李、邱，只是清扫外围。我们一家，已在他的全面监护之下。现在驻守北戴河的是哪个部队？

叶群答：老总你知道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名义上仍是你的卫队。大队长是张宏副团长。

林彪苦笑: 中央警卫团是老头子手中的利器，真正保卫的只是老头子一人。对其他人，既保卫，又监护，随时可以转变职能。这是我们警卫制度最黑暗的一面。老头子在抗战时期定下一条特殊纪律，首长的警卫员，既对首长负责，更对中央负责。战斗过程中，若首长受伤或重病，有被敌人俘获的紧急情况，警卫人员就有责任把首长处理掉，以免一旦落入敌手，泄露大量的军事机密……几十年来，留下这个传统。现在这传统统到我身上来了。

叶群焦急地说：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被动挨打、挨监护的局面，宁可鱼死网破。

林彪说：你叫老虎和周宇驰回来一趟，我给他们命令。

叶群强调一句：不是口头命令。老虎要求给个手令。下面的将领都要求见到你的手令。

周恩来让张春桥、黄永胜、纪登魁三人先回北京，自己留下来拜会西哈努克夫妇，其实更主要的是为了探望在这里疗养的陈毅夫妇。

当天下午，周恩来陪西哈努克亲王到海边游泳，自己并未下水。在沙滩的遮阳伞下，两人交谈了柬埔寨的国内局势。西哈努克很坦率，谈了他对赤柬游击队日益壮大的忧心: 柬埔寨是个礼佛国家，侩侣占到人口的四分之一，不适宜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中方再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武器装备支持赤柬游击队，就算日后取得胜利，建立起红色高棉政权，日子也不会安宁。

周恩来对亲王的观点给予了温和的批评和劝慰：当前柬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先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嘛！主要矛盾是美帝国主义所扶持的那个朗诺伪政权。只有把这个走狗政权消灭了，才谈得到其他嘛。就算柬共武装力量在这场反美战争中取得胜利，今后参加政府，甚至组织政府，也仍然会尊重你这位国王，你仍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中国党和政府说话算数。

西哈努克亲王毕竟是位君主式资产阶级政客：心里是不能认同在自己的国家推行共产制度的。但现在身家性命都系于红色中国，连名为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实为流亡政府的办公处，都设在人家的首都北京，人家要全力支持柬共打天下，坐江山，你能有多大发言权？

就个人感情而书，亲王对周总理满怀感激和敬意，视为兄长的。如果说，亲王对毛泽东是又敬又畏，对周总理则是又敬又亲。晚宴时，他忽然对周总理提出：听说你们林副主席也在这里休息？一直想去拜望，总理能不能给个安排？

周恩来心里一愣，嘴上说：呵哟，亲王消息灵通啰。我上午刚向他汇报了工作。他也一定高兴见到亲王……不过他近一段身体不适，每天照医疗小组的安排，进行各种治疗。他战争年代负过伤，虽无大碍，但要经常治疗：…：对了！我可以安排你见见我们的陈毅同志，他也在这里休养，你们是老朋友啊。我和他几次访问柬埔寨王国，那时他兼任外交部长。现在无官一身轻，我很羡慕。

西哈努克亲王一听陈毅元帅也在北戴河,立即眉开眼笑: 元帅外长,我的老大哥!我和莫尼克都喜欢读他的诗。

……当天黄昏，周恩来告别西啥努克亲王及夫人莫尼克公主，来到陈毅所住的临海别墅时，陈毅已经领着夫人张茜迎候在汽车道上了。

周恩来和陈毅热烈握手，感到陈毅的手仍然很有力量：老总，早就想来看你，就是脱不开身。我是个劳碌命……怎么样？身体康复得不错？

张茜见到总理，像见到久违的亲兄长，眼睛都红了：总理，老总自昨天接到电话，像个小孩样，一晚上都在念，总理要来了，总理要来了，高兴得不肯睡觉。直到后半夜，我和医生才哄着他服下安眠片。中午醒来，第一句话又是：总理到了没有？

陈毅慈爱地看夫人一眼，笑呵呵地说：小茜，你见到总理就告状，也不给格老子一个面子？总理，女人家，总是婆婆妈妈，管小娃儿一样管着我，我也要告状呢！

见到陈毅张茜这对恩爱夫妻，周恩来心里热乎乎的：还是进屋坐下谈话吧。小茜，有好茶，替我和老总泡上一壶。

张茜是当年新四军文工团第一美女，年近五十，风韵犹存：好咧，好咧，有杭州特级龙井。

陈毅冲着张茜的背影喊: 小茜，把茅台拿来。你们不准我喝，我请总理喝。总理就好这一口。

周恩来冲着张茜喊: 小茜，我只喝龙井，不要让他钻空子。

陈毅诉起苦来：总理，我怎么办？现在简直当了生活囚徒。第一，禁止我喝酒，连葡萄酒都不准沾；第二，禁止我吃扣肉、狗肉，成天饮食清淡，味觉都退化；第三，禁止我下海游水，怕我感冒，病毒感染；第四，规定我每天在床上躺十个小时。一天才二十四小时喂，格老子年过七十，哪里睡得着？诸如此类，医生一共规定了十条，要我遵守。你不是说张茜贤惠，是贤妻良母型女同志吗？我看，她比红卫兵造反派还厉害，简直像个帮凶……

张茜正端了茶盘上来，听到“帮凶”二字：总理，他又指我“帮凶”了不是？老总那个任性脾气，你是晓得的，天天能气的人哭。

周恩来从张茜手里接过龙井茶，严肃地说：陈老总，我是站在小茜一边的，你的抱怨我不要听。你想喝酒，吃扣肉狗肉，想下海游泳，想晚上熬夜？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不批准，中央不批准，主席也不会批准。医疗小组所订十条生活纪律，事先交我看过，我同意的，你必须继续遵从。

陈毅苦笑：不就一月份动了胃切除手术，割了什么瘤子？我陈毅要死，战场上早死过千百回了。一个胃肿瘤，又切除了，还这么如临大敌，使我失去自由，失去自由啰。

周恩来批评：看看你，又犯脾气。主席和中央要求你静养一段，尽快康复，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去做。怎么叫失去自由？我看你是胡闹台呢。当年你大气磅砖，敢在大会上喝斥红卫兵小将。我看你现在，也和个红卫兵小将差不多。

陈毅、张茜都笑了。陈毅说：我是老红卫兵啰。能活到今天，已是万幸……小茜，你把房门带上，到外面去看着，谁也不要放进来，电话不接转。我要向总理汇报汇报思想。

张茜知道陈老总有一肚子话要向总理倾诉，就起身离去，掩上客厅门。也是中央首长们之间一项不成文的规矩，谈论党内机密，夫人回避。只有两位主席家里是例外，允许夫人参政、干政。

周恩来品着茶，亲切地望着陈毅：老总，你奉命全休，脑子里却不肯安份。

陈毅哈哈笑：格老子是个活人嘛。党内斗争斗到这程度，这德性，还当瞎子、聋子不成？

周恩来说：你声音小点。谈谈你的活思想？

陈毅压下自己的声音:中央两位主席，就这么斗下去？何时有个了局？还要不要顾及国计民生？明明是争权夺利，你死我活，却又说成是路线问题，理论分歧。骗鬼去，鬼都不信！

周恩来又爱又恨，批评说：你是个改不了的臭脾性。当然你和我，什么话都可以讲……你啊，“九大”被革职，不幸之中大幸。我是越来越相信庄子的那句话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陈毅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应出大诗人的时代偏偏没有诗人。一场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鸟样！刚把刘少奇整倒整死，又和新接班人势不两立……我不是抱怨主席，当初为什么选中林秃子做接班人？如今又为什么急于搞掉林秃子？与人奋斗，就那样其乐无穷？快八十岁的人了，越老越斗？

周恩来瞪陈毅一眼：老总！你这话很黑。只在我面前打住，传出去要掉脑袋的。所以我讲你今天能身处事外，是不幸之中大幸。不像我，天天夹在两位主席中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弄不好就陷进深渊，不见天日。

陈毅说：总理是吉人天佑，趟得过这场水火。无论他们谁得胜，都得用你这位总理来维系局面。

周恩来苦笑：你成算命先生了？近来我常从梦中惊醒，不是被蛇追，就是被马踏，醒来一身汗湿……我现在就盼国庆节前能开成九届三中全会，节后能开成四届人大，新领导班子确定下来，局势或能稳定一些。

陈毅说：早就吹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要增选为中央常委、副主席。好啊，增加几个副主席，让副主席去斗副主席，毛主席不用亲自上第一线啰。

周恩来说：王洪文也当副主席？没有人和我通气。对了，主席是提过，副主席人选，要从三十几岁到五十几岁之间的中央委员中挑选。这个年龄段，正符合你提到的这三个人。

陈毅说：这么大的事，连你这位总理都不给通通气？乾纲独断。一九六六年我就讲文化大革命乾纲独断。共产党被搞成乾纲独断啰。

周恩来摇头：陈老总，你要注意自己的情绪。主席还是我们的主席，除了服从，你我别无选择。

陈毅说：在主席和林秃子之间，当然是拥戴主席。在林秃子和三滴水之间，大家宁愿选择林秃子……这是党内多数人的意向，去年的庐山会议上表现得很清楚。总理，你知道的，我从来看不上林秃子。两害相权，他比三滴水强……一九二八年上井岗山会师，我陈毅跟着朱总司令，号称军长。林秃子呢，是我手下一名连长。前几年有些王八蛋写党史，竟把朱毛井岗山会师，篡改成毛林井岗山会师。其他娘的不要脸，毛委员绕过朱总司令和陈军长，去和一名小连长会师呢！格老子为这事，在家里大笑三天！真的大笑三天。这就是我们的党史军史。不信，总理可以去问问张茜……不过，林秃子这次的表现，很令我佩服。不管怎样，林秃子这次算有种。

周恩来隆起眉头：怎么算有种？

陈毅又哈哈笑了：总理你装糊涂。连我陈老总都看出来了，去年庐山会议之后，一年来主席下了多大功夫，想要林秃子出来作个检讨，认个错，造个台阶，好让主席、副主席都下来，再逐步让他淡出，改让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接班；可林秃子就是不配合，不买帐。九层二中全会以来，不管主席怎么发话，怎么动员，他就是不吭一声，一次会议都不出席！百分之百的抗拒，林秃子做得真绝。这回是针尖对麦芒，有得好看了。他小子有种，有骨头。半条性命，却是条汉子！不管看不看得上他的一套，这次在起码的人格上，我有点佩服他。

周恩来说：不要乱放炮啊，老总。在我面前放放，就打住，好不好？……依老总的眼光，两个主席之间的这场斗争，会怎样收场？我想听听你的高见。

陈毅说：动刀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两位都信奉这个。林秃子不是刘少奇。刘少奇搞《修养》，林秃子抓枪杆。毛、林的行事方式很相似。说不定很快见分晓。我近来有个感觉，挥之不去：党和军队，要出大事……总理，你身处漩涡，要保重。

周恩来忽然吓一跳，想起方才说过这些日子自己做恶梦，不是被蛇追，就是被马踏……毛主席属蛇，林副主席属马。天哪，切忌再讲这个话。

第七十二章　讲一路　唱一路

汪东兴随华国锋赴长沙打前站去了。

毛泽东离开武昌时，特许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上车送行：刘政委，我要管军队了。我是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就是剩下的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我七老八十了，对路线问题，是抓住不放的。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像汪东兴同志，犯了错误，检讨了，认识了，我照样信任。这次带他南行，就是给大家做个榜样。刘政委啊，我这是给你路线交底啰。

刘丰知道是毛主席对他不大放心，不得不再次表态：听了主席教导，几天来心情沉重，愿意改错，坚决站在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毛泽东表示高兴，当即唤来生活秘书小张和护士长小吴，让她俩来唱《国际歌》，拿着打印好的歌词唱。毛泽东、刘丰跟唱。唱过《国际歌》，毛泽东又让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亲自打拍子。唱毕，毛泽东对刘丰说：记住啰，刘政委，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响鼓不用重锤，愿你刘政委做一面响鼓。

黄昏时分，前后两列火车奔驰在平阔绿野上。铁道两旁是大片大片的湖泊。武汉、长沙之间多湖泊河港，水网纵横，良田阡陌。沃野千里，鱼米之乡。早稻已经收割，晚稻秧苗在水波中摇曳。洞庭熟，天下足。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南中国的粮仓。

武昌至长沙，六百华里铁道线上，已实施军事管制。只剩下毛泽东的两列专列火车一往无前地奔驰。所有的铁路公路交叉道口关闭，小大车站戒严。也不知道一下子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全副武装的军人。沿铁路旁的每根电话线杆下都守卫着一名武装民兵。所有客、货列车停站、让道。所有客车车厢一律拉下窗帘，乘客不准向外张望。只有等领袖的火车专列安抵目的地后，全线才可重新开通，恢复正常营运。凡人民领袖出行，就这样封锁道路，对付人民。

毛泽东半躺半仰在主车厢的龙榻上，肥硕的身体轻轻摇摆着。车窗上挂着黑绒帘子，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他这主车厢经过防弹处理，挡得住机枪扫射，但经不住火箭弹攻击。所以这次出巡不准空军战机护航。空军控制在吴法宪、林立果手里。要是人家从空中向专列发射火箭弹，毛泽东不就成了当年的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被炸个血肉横飞？或者像西安事变时的蒋委员长被活捉了去，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颜面。

祸起萧墙。你们知道这个成语的出处吗？汉高祖的宰相萧何家出了乱子？放屁。萧墙是指古代宫室内当门的矮墙，意思是祸乱出自家室内部。（论语．季氏）云：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后汉袁绍《与公孙瓒书）云：内违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兴州坏，祸发萧墙，将以定霸，不亦难乎！唐代王翰有首（古长城吟）云：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都……说的多好！一朝祸起萧墙内，今日北京不复都啰！萧墙，谁算萧墙之内的隐患？

毛泽东本欲小睡一会子，此时睡意全无。按铃传来生活秘书张毓凤；通知下面这几个人，我要一个一个问话。你是第一个被问的：上次交你的任务，还记得吗？

小张是和主席通了房的，平日卧室出入，龙榻上下，交办的生活琐事甚多，不知道老人家问的哪一件……啊啊，看看，原来是问汪主任啊？有什么不正常举动？咱真没看出来呢。汪主任照常工作，事事经管，没有发过脾气……不信，你问吴护士长。

吴护士长来了，见问汪东兴主任，说：不是和华书记去长沙打前站了？他的表现正常吧，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每天都提醒我们要照顾好主席。照顾好主席是最大的政治，符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被他迷惑了？他迷惑得了吗？我们都是主席的人。要是对主席不忠，天打雷劈，连自己的父母都饶不了……对对对，主席只是想了解些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并不是不信任汪主任。这个道理咱懂。难怪这些日子，你总是领着我们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连着问了五名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出身贫苦、思想单纯、忠心耿耿的女青年。其中三名还因工作失误被汪东兴骂哭过，却都说：汪主任工作细心，任劳任怨的，每星期两次的党小组生活会，还带头作检查，说他去年九层二中全会犯了错误，对不起主席，对不起中央。表示在哪儿跌的跤子，要在哪儿爬起。

毛泽东对汪东兴有所释怀。当然还要继续观察，通过身边的工作人员来集体观察。他的职务太敏感。江青对他不放心，也不无道理。毕竟是婆娘，自己的婆娘……到达长沙之前，毛泽东睡了一觉。

当晚十一时，专列停靠在长沙北站（货站）的一条支线上。长沙客站在闹市区。专列每次停靠北站支线上，离省委大院近，便于安全警卫。

华国锋、汪东兴和一名中年军人接车。华国锋向主席介绍：卜占亚，省军区司令员兼省革委第一副主任，调湖南工作之前，是广州警备区司令员。

毛泽东同意立即下车。回到老家，不用留在专列上找人谈话了。也不住蓉园，而住九所。九所位在省委大院和省军区大院的交汇处，山坡下一座桔园，翠油油一大片。山坡里建有地下人防工程，为省委、省军区领导人的战备值班处，十分坚固，设备齐全，据称经得起炮击及七级地震。何谓九所？毛泽东晓得，是原湖南省委于一九六 o、六一年大饥荒期间所营建，省委九名常委一人一栋，共是九栋院落，屋顶及围墙安装电网，超规格，超豪华。一号院又比其他八号大，更豪华。一九六二年建成。九名常委正要搬进新居，却被新华社记者写下一篇专供中央领导人看的《内参》：湖南省委常委在三年困难时期不顾百姓死活营造自己的豪华皇宫！当时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气得拍了桌子，批示要给湖南省委常委集体处分，并通报全党。还是毛泽东替湖南的老下属们挡了一下，处分改成书面检讨，党内通报批评。这一来，省委常委们不敢入住了，而改成省委第九招待所，简称九所，专门用来接待中央领导人。说是刘少奇几次回湖南视察，都拒绝入住九所，提起九所就生气。少奇已矣！他不入住，毛泽东入住。不住蓉园住九所，换个环境，柑子园里好散步，还有人防工程保平安。

住下后，毛泽东留下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谈话。问广州的丁盛、刘兴元，广西的韦国清通知没有？华国锋报告：丁、刘、韦三位明天赶到，聆听主席指示。毛泽东说：说你一脑袋农业，现在也学会官腔了？谈话就谈话，什么聆听指示？卜占亚同志，头次见面，过去不认识。你的名字不错，甘当第二，不抢第一……哪个部队的？什么军衔？

卜占亚诚惶诚恐，简要报告了自己经历，一九五五年评定为大校，属副军级。

毛泽东笑问：你是黄永胜的老部下吧？大校不要紧，黄总长调你到湖南军区当司令员，就是正军了。解放初，兵团级将领才能当上省军区司令员。黄克诚是第一任湖南军区司令员。

华国锋说：都说黄克诚人老实，可惜跟着彭德怀犯错。

这时，毛泽东想起一个笑话：湖南省军区有个副司令员叫吴自立，长工出身，老资格，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跟着彭德怀上井岗山的。五五年评军衔由他老上级彭德怀主持，一看资历，二看功绩，三看发展前途。搞三榜定案，军内民主。头榜、二榜，吴自立都被评为大校，副军级。这个吴自立可是火了，他养了条大狼狗，每天下班后牵着狼狗散步，竟向北京的老上级放话，要是评个大校，他就把两块大校肩章牌子，挂在狼狗尾巴上拖着，每天上街散步！彭德怀拿他这个老下级没办法，只好来找我。我说，算了，老红军，没文化，给个少将算了……说罢，毛泽东哈哈大笑。

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却不敢笑。华国锋说：吴自立五九年也卷进彭德怀的案子，给办了退休，养起来了。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的揍。

毛泽东笑过，问卜占亚：卜司令当年没有扬言把大校牌牌挂在狗尾巴上示众吧？

卜占亚说：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

毛泽东忽然盯住卜占亚问：你和黄永胜关系不一般吧？当了我家乡的父母官，这次跟哪个跑呀？

华国锋在旁说：主席在武汉的谈话，我和汪主任已经向老卜传达了。

卜占亚说：我死心塌地跟主席。黄永胜是我老上级，他不听主席的话，我坚决和他划清界线。是总理通知我来湖南工作的，替华书记当助手。华书记仍是省里的第一把手。

毛泽东问：是不是这样呀？华书记你是老实人。

华国锋回答：基本上是这样。昨天我和汪主任向老卜作传达，他即表示，要和黄永胜一伙人决裂，一切服从主席指挥。

毛泽东笑笑：话也不能这样讲。黄永胜现在还是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怎样彻底决裂呀？主要

是思想路线上不含糊，不脚踩两条船，不然，会落水的。当然啰，到时候中央会有组织措施。

接下来，毛泽东又讲了一通党的历史，九次路线斗争，九次闹分裂，党没有被分裂。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党又面临新的分裂，叫做第十次路线斗争，纲领是称天才，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

党的历史，重复来，重复去的，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中间吃了消夜。结束时，毛泽东交代汪东兴：明天白天，你组织华、卜两位讨论讨论，谈谈心得。像在武昌那样，你们三人座谈，要有记录。

汪东兴、卜占亚告辞。毛泽东留下华国锋，还要个别问话：华书记，长沙警备区司令员是哪个？我现在每到一地，就问警备区司令员的情况。华国锋报告：主席还是叫我小苏吧……高文礼，省军区独立师师长，主席认得的，很可靠一个同志。毛泽东说：小高啊，还兼省公安厅厅长？回到老家，我可以睡个落心觉啰。你还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华国锋搔搔头皮，一付忠厚稳重模样：岳阳地委第一书记毛之用，省里准备提为省革委副主任，还给报了个候补中委。他刚上四十，年轻有为。在岳阳县委、地委工作期间，他领导农业学大寨，围湖造田，一造就十几万亩，亩产超千斤。

毛泽东眼睛放亮:之用还是有用啊……在洞庭湖里造大寨田，会不会影响长江泄洪蓄洪？

华国锋报告：徐洪泄洪功能减弱了，湖区泥沙淤积，水面锐减，八百里洞庭只剩一两百里。大片荒滩，光长芦苇，适合造田。四周搭了围子，几千亩，上万亩打一个围子，社员在里面种粮种藕，养鱼养鸭，农、副、渔三丰收。

毛泽东点头：贺子贞的这个娃子有出息，我也欣慰。你们可以提到省里来锻炼，做接班人培养。报候补中委的事放后一步。我没有讲错你吧？就是满脑壳农业。

华国锋憨厚地笑着，趁主席高兴，便进一步提出：是不是让毛之用来见主席一面？认一认……

毛泽东眼睛一暗：认什么？认父子？蠢。我和他的关系，你没有透给他本人吧？若是透了，你认帐，我不认帐。对谁都没有好处。全党全军都知道毛泽东是两子两女。老大牺牲在朝鲜，老二疯掉了。现在又冒出个新的？你怎么交代？还有贺子贞怎么安排？又怎样去做江青的工作？不要好心办坏事，给我扯出一团麻纱来。

华国锋连忙惶恐地解释：没有。主席放心，我从没对他透露什么。省委内部也只有我和平化两个知道。我一定遵照主席指示，严守机密。不然，也不利对他的提拔、培养。

毛泽东目光柔和下来：你不蠢……还有个女娃子，叫什么名字？啊程喆……长多大了？

华国锋又是一脸老实人的憨笑：主席日理万机，还记得……是叫程喆。我昨天一回来，就和我爱人交代了，去看过。七岁了，大眼睛，大脸蛋，红红白白的，上小学一年级，很可爱。由省民政厅作为烈士子女给抚养费。这次，要不要通知她妈妈小麦来一次？仍在湘西一所区医院工作。

毛泽东手一愰：不用。这次没心情。满脑壳都是路线斗争。下个月开三中全会，双方对阵，刺刀见红。不是吓唬你，现在心情不轻松。七老八十了，三伏炎天的，跑到南方来说服各路诸侯，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华国锋试探着提议：那、那就安排清唱、舞会吧？省民间歌舞团那班孩子，要是知道你回来了，要高兴得睡不着觉呢。还有小李，可以来先做按摩。

毛泽东说：好吧，你去接小李来……我一身的火气，须要排解排解。年纪大了，精力大不如前。对了，不要忘记正事，广州的丁、刘，广西的韦国清，明天什么时候到？

华国锋说：汪主任限他们明天上午十二时前赶到蓉园报到。

毛泽东说：韦国清是老熟人。丁盛、刘兴元不熟悉。他们是黄永胜的老部下。我问过总理，丁、刘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政委，都是黄永胜推荐，林副主席提名，当然我这个军委主席划了圈圈。那几年，凡林副主席报上来的军内提拔名单，我一律划圈，犯了官僚主义呢。搞到现在，军委三总部，陆、海、空，几大军区，都是他们的人，我是自食苦果呢。你说说，丁、刘，这次是跟黄永胜，还是跟毛泽东？注意，黄永胜的后面是我那个接班人。

华国锋心情紧张地说：丁、刘二位我也不熟悉。我只是相信，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如果不跟主席走，除非吃了豹子胆，黑了良心！应当及早解决他们。

毛泽东说：明天上午，你和汪、卜先学习讨论。下午，你和汪向丁、刘、韦三人传达我在武昌的谈话内容，看看他们的反应。晚上，我再找他们谈。你和汪也参加。他们啊，当了我的面，当然会表态站在我一边。可是回去之后呢？究竟会站在哪一边？黄永胜和林副主席，现在还掌握着相当的兵权啰。

叫化子烤火，哪边火旺烤哪边。黄林一边的火，还很旺。

华国锋样子忠厚，脑子却转的不慢—王席，我有个想法，或能测出他们回去之后，会站在哪一边……就是授意他们回去后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主席在长沙的谈话。这是个试金石……他们肯传达，就说明他们断了另一条路，蹋下心来跟主席；如果他们拖着不传达，掩着捂着，甚至把你谈话的内容透给北京黄永胜，就证明他们心里有鬼，是奸贼，反臣。

毛泽东很少向人标出姆指，这时向华园锋标出姆指：小苏，你和岸英同岁，可惜他牺牲了，不然你们应是同龄兄弟。不蠢，你不蠢。不蠢就是大智若愚。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找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广西革委会主任兼军区司令员韦国清谈话，汪东兴、华国锋参加。毛泽东先问了丁、刘二人的简历，得知丁盛江西于都人，一九三 o 年参加红一军团，抗战时期转到一二 o 师，随后又转战晋察冀，成为黄永胜的部下；刘兴元山东莒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转到一一五师，解放战争出关作战，一直在林彪麾下带兵。刘和丁算老搭档，丁任四野第四十二军军长时，刘任政委。五五年评军衔，刘为中将，丁为少将。

丁、刘二人生平第一次被召至毛泽东面前，参加这么小范围的谈话。毛泽东则聊家闲似地，很快营造出和谐轻松气氛。他问老熟人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人？韦国清回答：出了五服的叔伯兄弟。韦拔群烈士生前和我讲过，一九二五年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毛主席的教育。主席是他的先生。他回广西时带回几本小册子，办起广西的农运讲习所。

毛泽东说：不能那样讲。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牺牲了，我很怀念这个同志……广东也有位著名的烈士，叫彭湃，汕头海丰县人，当过中央农委书记。家里是个大地主。他革命很坚决，带领暴动农民抄自己的家，把大地主父母杀死，大义灭亲，和反动家庭决裂。他善于鼓动，不善于组织。后来在上海被叛徒告密，牺牲了。这事和周总理有些关系，那时总理是地下党兵运部部长。

接下来，毛泽东又不厌其详地谈起党内路线斗争历史，谈到陈独秀、刘静仁、彭述之、罗章龙等人分裂党没有分裂成。他说：井岗山斗争初期，是瞿秋自在上海党中央负总责。瞿秋白他们从湖南人士手里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话。他们大为光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是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怎么的传到井岗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不服气，要向中央打报告。我说不要打，开除有嚒子事要紧。被开除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朱德、陈毅上山后，成立红四军，朱德当军长，陈毅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原来是误传，瞿秋白他们并没有开除我的党籍。不久在闽西开红四军党代会，叫我下台。四个月后红四军又开党代会，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江西苏区八年，我是三上三下，受打击排挤。中央在瑞金开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参加会议。有段时间鬼都不上门。可是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不会打仗，第五次反围剿丢了中央苏区，一路败退到贵州，八万红军剩下不到三万人。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开遵义会议，是我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主持的。张闻天作报告。我好比一个木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遵义会议之后，我管事了。他们不行嚒，不得不推我出来管事，叫做拯救红军。以上讲的是党的前五次路线斗争，我受排挤打击。毛泽东没有留过洋，没有到过莫斯科，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嚒。总之是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泽东说：接下来是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搞分裂。这次叶剑英同志立下大功劳。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本是件大好事。红一方面军一万多人，伤残得厉害。红四方面军有六万人，兵强马壮。张国焘认为自己人多，要改变中央领导，自己上台。他给陈昌浩一封电报：乘势南下，彻底解决党内斗争。叶剑英看到这封电报，偷偷拿来给我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看了。我们当机立断，成立北上先遗支队，把中央主要领导人都编入，一千五百来人，由彭德怀任司令，我任政委，连夜出走。如果不走，我们这些人就都当了张国焘的俘虏了。所以在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次决定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红军不到西北，哪里还有陕北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东北的根据地呢？后来，张国焘也到了陕北，最后还是从延安跑掉。如果不跑，现在还会给他当个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当然不会有人相信。连汪东兴、华国锋都不会相信。刘少奇、陶铸、贺龙从未搞过什么伪中央，还不是被整死了？但这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全党全国，也就只有毛主席一人，什么话都可以说，说出

来就是最高指示，大家遵从。

毛泽东说：以后就是五四年的高饶，五九年的彭黄张周，六六年的刘少奇，都是要夺权，搞分裂，也都没有成功。还有就是去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这次，他们突然袭击，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庐山的事，现在还没有完，陈伯达、黄永胜后面还有人。林彪同志要负相当的责任。我对林彪讲过，你怎么讲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不等于六万句？可是没人听，一句都不顶。还有，什么解放军是我亲手缔造，你亲自指挥。我这个缔造者就不能指挥？缔造者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朱德、周恩来一批人……

毛泽东讲了一个小时，忽然打住，问韦国清、丁盛、刘兴元：你们对庐山会议是个噻子看法？

韦国清说：听主席的，无条件服从主席指挥。

丁盛承认：在庐山上跟着起哄，一听有人说毛主席不是天才，反对主席，就火了，说过要斗争到底之类的话。后来知道错了，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作了检查。

刘兴元说：身为大军区政委，头脑里装的是军事。庐山上也讲了错话，表错态。后来大吃一惊，原来斗争这样复杂。今天听了主席的谈话，心里算有了底，也有了决心，今后无论遇到任何风浪，都要紧跟主席，经得起考验。

丁盛说：亲耳听主席讲话，最早是延安整风那次。主要是读主席的两本书，改造世界观。还当选为“七大”代表，参加“七大”。

毛泽东面露笑容：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战争年代，能当上“七大”代表不容易。你们三个参没参加？

韦园清、刘兴元说没有参加。汪东兴说：我参加了，是“七大”候补代表。

毛泽东转身问丁盛：你都打过些什么仗呀？

丁盛回答：朝鲜战争结束之前，一直在打仗。印象比较深的是打锦州，参加塔山阻击战。

毛泽东说：为了打不打锦州，我给林彪发了六十几封电报，后来还是罗荣桓、刘亚楼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他才同意打了。其中的两次阻击战，硬是把蒋介石占优势兵力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李作鹏、邱会作都在阻击战中立功、出名。你丁司令员也是啊。

丁盛说：另一次是黑山阻击战。现在部队还保留着“塔山英雄团”、“黑山英雄团”的番号。

这时毛泽东想起一件事：我看过一份战报，说打锦州的时候，我们的部队住在老百姓的苹果园里，正是果熟季节。部队就是不摘苹果吃。我就说啊，我们的队伍有希望，能够解放全中国。

丁盛见毛主席高兴，就继续讲他打锦州的事。

毛泽东说：你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主义。刘政委你也是。韦国清你是红七军出身，邓小平是你老上级。前两年广西乡下杀了那么多人，报告到中央，我替你按下不表。不就活埋了十多万五类分子？以后不活埋了，留作农村劳动力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也死了一些人，刘少奇说是我搞的，想把帐算到我头上。对不起，还是我把他的帐算掉了。谁也不是什么天才。群众运动，难免有些过激行为。有的人称我为天才是假，称他自己天才是员。你们还记得《国际歌》吗？共产党的党歌啊。这次把歌词印了几百份，带下来送人。《国际歌》是反对称天才的：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看看，把革命的道理说得多好，多透彻。来来来，歌词在这里，一人拿一份，我们来合唱。

毛泽东领着汪、华、韦、丁、刘起立，唱《国际歌)，还打着拍子，动作不是很大，像乡下老农摇揽着手中犁把。唱罢（国际歌)，毛泽东又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伙老军人五音不全地唱着，不怎么整齐，倒也铿锵苍劲。

唱毕，毛泽东领头坐下，大家相继坐下。

毛泽东说，很好，大家都没有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这是我们建军治军的法宝。靠了它，我们的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敌人，夺得胜利。

韦国清说：党史、军史教材上都记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主席秋收起义后，带领农军上井岗山途中，在三湾改编部队时颁布的，开始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笑了：韦司令啊，你还懂些党史、军史，不错……这次，不瞒各位，我到南方来会见各路

诸侯，就是要讲一路，唱一路。无非强调团结，反对分裂，一切行动听指挥，革命才能得胜利。现在中央有人搞分裂，你们听谁的？跟谁走？下个月，要开会，采取一些组织措施，要增补中央常委和副主席。现在中央一正一副两主席格局要打破。副主席不合作，不出席会议，我七老八十还做单干户，怎么行？党中央也要搞老、中、青三结合。老的要请周总理、康生做副主席；中的呢，要一个搞理论的取代陈伯达，还有中央文革的头头，方便工作；青的呢，要选拔一个年纪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条件是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现有中央委员中符合条件的，大家可以推荐。我的这个想法，你们同意不同意啊？
汪、华、韦、丁、刘面面相睛，中央领导人选，太要害、太敏感了，打死都不敢胡乱插嘴的。
毛泽东问：都有顾虑？怕得罪我的那个接班人？
汪东兴只得率先表态：拥护主席决定，我们听主席的。
华、韦、丁、刘也跟着说：主席咋说，咱们咋办。

毛泽东说：很好，你们都表示听我的。今晚上先谈这些。明天、后天，委托汪主任组织各位座谈，交流一下思想。我嚒，好不容易回到老家，也要休息两天。韦司令，丁司令，刘政委，我这次的谈话，你们回去之后传不传达？怎么传达？自己看着办吧。要注意呢，这次是向你们路线交底，同志式谈心。中央还没有开会做成决定的事，不能传达。十次路线斗争，你们传达到第九次为止。点了一些人物的名字，你们传达时只讲事实不点名。丁司令，刘政委，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样深，这次跳不跳得出他那个圈子？现在不急着表态，想通了，再告诉我，告诉汪主任也可以。

第七十三章　八百里连环追杀

北京西郊空军机场小院。

谢静宜通过杨姐向林立果传递绝密信息：老头子已离京数日，南下武昌、长沙、南昌。汪东兴、华国锋随行。会在南方巡察一个多月，九月二十号后返回北京，召开九届三中全会。

老虎真是头小色魔，获得如此重要情报，竟也先缠住杨姐脱的光赤条条，床下床上的干了再说！杨姐一路浪笑浪叫：小爷不要命了，不要命了，俺就叫你日啊日啊……

林立果大汗淋漓干完事，洗澡更衣，打发走杨姐，浑身疲乏舒坦，本想睡一会养养精神，但决战在即，没能入睡，于是召集江腾蛟、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前线指挥所成员开紧急会议。

林立果开宗明义：报告各位，B 五十二已离京南巡，行前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署工作，瞒着大多数中央负责人走的。现在是我们千载难逢的好时刻。

听这一说，人人神情振奋。江腾蛟作为南线司令浑身一抖擞问：B 五十二现在到了哪里？林立果说：大概过了武昌、长沙，已到达南昌。北线司令王飞茶几一拍：那下一站就是杭州了。这次他没让空军派战机护航，对我们已有戒备。林立果问：可不可以在南昌下手？越早干掉，我们越主动，让他多活一天都是罪过。周宇驰说：南昌不是合适的地点，那里的小舰队至今没有搞起来。还是打动不打静，在路上干，那是他保卫工作的薄弱环节。于新野说：关键人物是两位，一是杭州陈励耘，二是上海王维国。都是当地警备区司令员，按规定两人可以带枪去见 B 五十二。李伟信说：王维国不是表示过，必要时由他当面去干掉！

一轮发言下来，不得要领。林立果说：一号和子爵号，并不要求他们两位将军亲自动手，和各位一样，事成之后大家都是开国元勋，至少进政治局，成为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叔，你看呢？江腾蛟说：我的意见，还是把南线方案拿出来议议，再具体选择时机、方式。

于是由周宇驰凭脑子记忆，说出南线六条：

一、B 五十二的专列停靠在杭州笕桥机场铁路支线上时，由空五军小舰队引爆路边的两座油库，趁混乱冲上专列，把 B 五十三干掉；

二、B 五十二的专列驰离杭州，前往上海的路上，伏兵半道，截停列车，部队冲上去歼灭；

三、B 五十二的专列抵达上海西郊虹桥机场铁路支线，接见上海领导干部时，由王维国携家伙上

车当面干掉；

四、B 五十二的专列离开上海时，在上海与苏州之间的硕放桥上埋设炸药，把专列炸毁，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五、若 B 五十二逃过了以上系列追杀，则由空四军小舰队（又称上海舰队）在上海至南京的铁路线上，以四 O 火箭筒轰击奔驰中的专列，或以高射炮平射，务求车毁人亡；

六、最后一招，由空四军舰队派战机从空中攻击专列，击停后，地面部队冲上去解决。

以上六条，即为南线连环追杀方案。

林立果听完周宇驰的忆述，巴掌一拍，兴奋地站起来说：各位！从杭州经上海到南京，四百公里铁道线上，实施连环追杀，我不怕 B 五十二那头老肥猪能长上翅膀，逃出我们的手掌！宇驰兄去拿酒来！白兰地、茅台、通化红葡萄一起上，弟兄们先干上几杯。

南线司令江腾蛟仍心存疑虑地提醒：方案，决心，都是好的，当前仍缺一些实施细节。

王飞身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过事老成些，也说：酒，留着事成之后庆贺吧。江政委，你去河南基地向老战友借四 o 火箭筒的事，到底落实没有？什么时候可途到空四军小舰队？

江腾蛟说：老战友答应得痛快，又有空军司令部首长的批条，说很快把家伙送过去。

于新野说：还有杭州陈励耘司令员，已命人在改装一架攻击机，可挂多枚重磅炸弹。

李伟信补充：上海王维国司令员也背过话，他的空四军已备下战机，到时候升空炸专列。

林立果少年老成地挥挥手，俨然主帅神气：好了好了，具体的，你们去抓落实，我只管大方案。南线大致上就是这些了。下面议一议北线方案。王参谋长，你身为北线司令，先讲讲？

王飞说：南线打响，北线跟进。主要两大目标：钓鱼台和中南海。攻打方式，上两次议而不决，还请各位多出点子。

林立果说：一号和子爵号命令，钓鱼台的三滴水、张眼镜蛇、姚文痞三人，就地解决，不留活口；中南海，周总理他们，能保住尽量保住。万一不行，只好玉石俱焚。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了，称之为随葬品也可以。

大家心里明白，一号是林彪代号，子爵号是叶群代号。

林立果见大家沉默下来，似有顾忌：想大事，干大事，非有大气魄不可。大丈夫不行妇人之仁。一号早就教导我们，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杀人权。你不杀他，他必杀你，二者必居其一。我知道，拟订、实施北线方案，比南线方案要困难些。王参谋长，你手下可以动用的部队是多少？

王飞看大家一眼，说：只有空司警卫团，四个营，两千多人。比起北京卫戍区的八个师，其中光中南海警卫师就一万多人，我们的这点兵力是太单薄了，又缺重武器，净是些轻家伙。而且就是这个空司警卫团，也不是完全听命于我。编个理由派他们攻钓鱼台，或许会干；但要他们去攻中南海，就离谱了，我一点把握没有。

大家一时无言以对。林立果脑子转得快，打破沉寂：不用强攻，只用智取。智取生辰纲，智取威虎山，明白吗？

于新野立时受到启发：对，智取！利用某次政治局会议，姥姥的一网打尽。让他娘的群龙无首，剩下的好收拾。

周宇驰提出疑点：可以肯定，周总理每隔一两天，就会召集中央工作碰头会。但我们怎么知道他开会的时间地点？听讲如今开会，都是临时通知，说开就开呢。

林立果说：这个倒是不难。目前，黄总长、吴司令、李政委、邱部长都还出席政治局会议，也都还是中央工作碰头会议成员。从他们那里，不难获知开会的时间地点。

王飞说：就算知道他们在哪里开会，部队怎么上去？中央警卫局是吃素的？而且，派空司警卫团官兵去抓政治局委员们，他们肯干？

林立果问：那怎么办？我们在北线难有作为了？

江腾蛟说：至少设法把三滴水和张眼镜蛇干掉。干掉这对男女，北线的问题解决大半。

王飞说：空司警卫团还有个防空导弹营。要是能用导弹打中南海和钓鱼台……

林立果说：好！那就调防空导弹营上。

于新野有些着急：我的副部长喂！王参谋长是在讲笑哪，据我所知，那个导弹营归空司和二炮双重领导，动用它须有周总理签署命令。

李伟信想出新的一招：南苑机场不是有个坦克独立团吗？能不能动用？坦克进城，所向披靡。
周宇驰说：你那是开国际玩笑。南苑坦克团配属北京卫戍区，由吴德、吴忠直接指挥。
林立果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在座各位，谁会驾驶武装直升机？我算第一个。
除江腾蛟外，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四人先随着举手。他们都受过驾驶战机训练，突击学习一下，可以操控直升飞机。
林立果说：干脆，我和你们四位驾驶五架武装直升机，两架攻钓鱼台，三架攻中南海，怎样？
王飞苦笑、摇头：我的副部长啊，那只能制造一场混乱，引发一场惊慌，不大可能击毙三滴水和张眼镜蛇。直升飞机低空飞行，也易被地面火力击落。
江腾蛟老红军出身，久经战阵，见大家越讨论越不像话，荒腔走板如同儿戏，不得不出面指正：我看啊，北线的事，从长计议吧。关键在南线。只要南线得手，干掉 B 五十二，林总返京坐镇，依党章程序接班，再处理钓鱼台那几个家伙，还不容易？那时，周总理就会紧跟林主席，出来维持局面。叫做北线兵不血刃，万事大吉。
王飞点头：生姜老的辣，江政委指点迷津。对！关键在南线。南线得手，江山到手。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也茅塞顿开，问老虎：副部长，B 五十二会在南方待到什么时候？
林立果终因商讨不出个可行的北线方案，心中怅然若失：估计已经到南昌，下一站是杭州。可能在西湖汪庄住些时候。那是他最中意的江山行宫，美女、戏曲、歌舞应有尽有。然后嘛，再到上海西郊顾家花园小住……据我掌握的情报，B 五十二可能在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返回北京。中央已订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开三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补选常委、副主席、内部名单，总理、康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五人都是副主席。政治局也要增补华国锋等多人。这次中央全会若开成了，我们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就会完蛋了，就被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伙夺去了。之后是国庆节，新的中央常委、副主席上天安门城楼集体亮相。紧接着开四届人大。那时，大势去矣！之后，他们随便找个藉口，医疗小组采用任何一个小动作，就可以干掉林副主席，就像他们干掉刘少奇……
江腾蛟拳头一挥：操他祖宗！鱼死还网破哪！老子们干了大半辈子革命，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就由他们王八蛋摆弄？行动，我们立即行动！
周宇驰、于新野也激愤起来：叫他狗日的三中全会开不成！要开，也是在国庆节后，由我们林主席来主持！我们都出席。
李伟信喊：誓死保卫林总！誓死保卫林总的接班人地位！誓死保卫叶主任和立果同志！
王飞说：好了，口号喊过了。我们几个，老虎是主帅，江政委是副帅。江副帅啊，我提议，是不是马上派于新野跑一趟杭州，他和陈励耘关系不错。找陈励耘落实 B 五十二在南方的具体行程，并检查王维国的上海舰队备战情况。等于新野带回情况，南线立即动手，实施杭州、上海、南京间八百华里连环追杀，只让他的骨灰盒回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军民追悼会。
最先向北京方面密报毛泽东在武昌、长沙的谈话内容的，是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鄘任农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
九月四日深夜，郦任农从广州打保密电话给北京的周宇驰：我们广州军区正军以上干部，已经听了丁司令员和刘政委传达的 B 五十二在长沙的两次谈话。周宇驰急了：老郦，你也给我传达传达吧，在北京放个屁都是党的机密，我们什么听不到。于是，鄘任农把他听到的传达，B 五十二如何批黄永胜，批吴、叶、李、邱；说庐山的事没有完，帐要继续算，算到水落石出；说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急于上台，急于当国家主席；说九月下旬开三中全会，增补副主席，也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周宇驰接过电话，急的当晚睡不着觉，天亮时分赶到西郊机场深处四合院内找林立果。林立果还在睡觉。周宇驰问值班卫士：副部长和谁一起睡？值班卫士不肯回答，被逼急了，才说是杨姐。周宇驰眼冒出火星子：叫醒他！十万火急！卫士立正：报告周主任，叫不醒的，他们吸了那种烟，不到中午醒不过来的……周宇驰知道“那种烟”是指鸦片，老虎偷了父亲的镇痛药来过瘾，父子都吸鸦片过瘾。完了，完了，塌天大事当前，前线总指挥林副部长却吸了鸦片睡不醒！他决定去北戴河，当面向一号和子爵号报告。想了想啊，一个人去不妥。还是等到中午，林副部长醒来，一起驱车去吧……
九月五日，军委办事组成员、海军司令员兼政委李作鹏陪外宾访问武汉。当晚宴会过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向李作鹏密告了毛主席上月中下旬在武昌的谈话内容。事关林副统帅和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政治生命，人身安危，李作鹏立即打电话告诉北京的黄永胜。黄永胜声音都傻了哑了，不敢耽误，

立即打电话告诉北戴河的叶：叶主任，请转告林总，要赶快想办法，不然怎么办呀？不能束手待擒呀！叶群却在电话里柔声慢气…水胜，你是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啦，慌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说我也舍不下你呀，我天天都空着，盼着，你来弄我……

黄永胜差点就破口大骂：骚货！死到临头，还只想着老子操你？你和你儿子是一对活宝！一个赵括，一个褒姒……林总的大事，要坏就坏在你母子手里！可黄永胜能骂这话吗？黄永胜近大半年来也有些心灰了，猜到林总夫妇正指点他们的宝贝儿子密谋一件大事。但具体内容，连黄、吴、李、邱都瞒着，大约怕他们家里的眼线太多，事情败露出去。

车过唐山，天就黑下来了。

林立果驾驶一辆苏制吉姆，旁边坐着周宇驰，以每小时七、八十公里的高速，朝北戴河方向驰去。林立果边开车边嘲讽，发表亲苏高论：娘的怪也不怪？跟老毛子都兵戎相见了，报纸、电台天天开骂，可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走的，却还都是人家援助的！自己的歼击机上不了天，自己的潜艇下不了水，自己的红旗牌轿车装的是人家的引擎！什么德性？B 五十二也是他妈的一头百八十斤的野猪，光一张寡嘴！老子总有一天要刮了老东西那身肥肉熬动物油，去点亮天安门城楼上那八盏红灯笼！对对，也可以点天灯！古代有种刑法，叫做点天灯！哥们敲开老东西的脑袋点天灯，再拉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示众！老大哥那边准高兴！中苏两党关系恢复到五十年代的兄弟情谊……

周宇驰却整下午都没给他好脸子，也没听他的胡说八道，一路上只管抱怨：都什么时候了？还吸鸦片，抱着杨姐睡大觉？叶主任替你选了那么些妃子还不够受用？偏偏爱操家里的保母！我足足等了你九个小时！九个小时是什么概念？战场上延误九个小时，战机尽失，阵地早丢了，全军覆灭了。

林立果也知道自己有所疏忽，脾气出奇的好，任由宇驰兄抱怨去：你的批评我接受，行不行啊？B 五十二要到二十几号才回京，还有半个月哩，急什么急？大敌当前，你以为我不紧张？我告诉你，每根神经都绷得快要断裂了，脑壳要炸开来……和杨姐睡觉，是一种松弛、缓解啊。要谋大事，先放松放松，方能举重若轻，不乱方寸。我和你说啊，老哥，杨姐是个天生尤物，妙不可书，他令我那个舒畅，就好比商纣王得到妲己，唐明皇得到杨玉环。你不相信？那好，哪天晚上我让老哥干干，命她伺奉伺奉你，消魂赛神仙，如何？

周宇驰只比林立果大五、六岁，正值虎狼之年，平日又十分好色最喜欢和老虎谈论男女之事，也就忘了正经话题，忍不住问：她怎么的就让你舒畅、销魂了？

林立果扶着方向盘，让周宇驰给点上支烟，吸着，才说：杨姐是个妖精，娘的练就一身玉女功。玉女功你不懂？白活了三十大几！就是你的家伙插进去，她的家伙能把你吸住，夹的紧紧，像给你上了几道箍似的，让你发涨，觉得粗大无比，真夹的你隐隐作痛。还能控制你的时间，她放松，你才能抽出，你攻进，她又把你夹紧，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尽你弄，尽你快活。告诉你啊，宇驰兄，最销魂，是你放过炮，鸣金收兵之时，她那门户，竟像一重一重的从里朝外缓缓关闭，把你奉送……告诉你啊，我呀，也见习过一些女子了，就这个杨姐，见到就要干她，干不够的……我承认，这娘们很犯骚，很浪，惹人去干。

周宇驰被林立果撩拨的下半身发胀，心里痒痒：你不是常说，女人不浪，男人不干，女人越浪，男人越干吗？老虎，讲话算数，把杨姐让我两晚，体验体验，尝个新鲜。

车灯射去，前面是连续弯道，林立果并不减速，只是熟练地打着方向盘：咱们兄弟，没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乎一个傻娘们？说好了，下回你老哥碰到中意的，也要通个有无。半夜摸黑上，分不清郎儿面。

……从北京到北戴河，吉姆车夜间高速行驶，也要花上五个来钟头。男子汉长途驱车，最解困的话题就是谈男女性事。林立果又一次问到周宇驰爱人的性能力。周的爱人明眸大眼，是个美人胎子，林立果早有些眼馋。周宇驰正色道：老虎，朋友妻，不可欺。你老弟不要想歪了，事关本人家室尊严。林立果说，还是本人大方哟，肯把杨姐让予，那是人生至乐，古时候称通房之谊。周宇驰说，你个北大历史系高材生，尽读些杂书。通房之谊就是换老婆？林立果说，杂书里边学问大啦，B 五十二就不读马列，专读杂书，他的马列主义都是秘书们给弄上去的。周宇驰却不愿离开原来话题，去谈什么 B 五十二的真假马列主义：叶主任替你选了那么些妃子，还有十来位养在北戴河第五十一号楼，就没有一个比得上杨姐的？林立果说，周兄，看来你是白玩了文工团那些女演员了，顶多算初中水平！女子跟女子，大不一样啦。你坦白，你每次能坚持多少时间？周宇驰说，我没你行，每次也就十几二十分

钟，服了你给的山西侯马秘制男宝，也玩不到半小时，就憋不住放炮、收兵。你和杨姐每次都干上两、三个小时，那还不给操烂了？林立果哈哈大笑：我还说你初中水平，现在看你初中没毕业，算个高小生！对，算个高小生！那东西是你操得烂的？哈哈哈，笑死我也！周宇驰也哈哈大笑：老虎！小心开车。好好，我就等着杨姐把我栽培成高中生，直至北大高材生，如何？对了，老虎，你向老哥坦白，你竟勾搭上了谢静宜，那个大美人是老皇上的禁臀，给你操上了，她的床第功夫如何？林立果说，你也想试试？皇上操得我操得。不行不行，谢妮子肯定不干的！不过可以告诉你，比起杨姐来，小谢只算二流角色，比一般女子强些而已。周宇驰说，人家却从 B 五十二的龙榻上，过渡到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高位上去了。也可以说，是从 B 五十二的阳具上，爬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钓鱼台那个三滴水，当年在延安，也是从 B 五十二的阳具爬上去，之后在全党作威作福……

正说笑着，车灯射见前面不远处一盏示警红灯加一根横栏杆！林立果一脚踩下刹车掣，松开，再踩，再松开，再踩。吉姆车嘎嘎响着，高速中直刹出二十来米，才在横栏杆前停下。

这是进入北戴河禁区的第一道岗哨。一名警卫战士手执小红旗，来到车窗前，先敬礼，后说话：你没有看到前面的几处减速信号？想冲过去啊？请出示证件！

林立果摇下车窗玻璃，训斥说：你这是和谁说话哪？不认人，还不认这车号？哪个部队的？

警卫战士转到车头前，看清车号，转回来敬礼：报告首长！我们是中央警卫团二大队。

横栏杆升起，林立果再没理会，踏油门驶入。进了军事禁区，他和周宇驰顾不上谈女人了，因为马上还有第二道、第三道岗哨，且禁区规定，时速不得超过三十公里。

林立果把座车驶入九十六号院车库停下，之后领着周宇驰走一道长长的楼道，拐弯，上楼。母后叶群的大套房里仍然灯火辉煌。林立果让周宇驰在外间稍候，自己推门而入。母后穿着睡衣在打电话，看样子已经打了老长时间了，见儿子到来，笑着点头，又在电话里嗯啊几声，才放下了。

叶群拉儿子在沙发上坐下：老虎！王飞来过电话，说你天黑前赶到。我和你父亲晚饭后就一直等着。父亲先睡了。你先和我谈谈情况。

林立果却问：又是和黄叔叔通长话吧？放心，儿子再没搞过你们的录音……那边有什么新消息？

叶群又爱又恨地瞪儿子一眼：你少和老娘不正经！我和你黄叔叔完全是工作关系。他又来电话谈李作鹏从武汉带回来的那个信息。你都知道了，B 五十二在武昌和长沙，分批找人谈话，路线交底，不但点了黄、吴、叶、李、邱，还点了你父亲，说庐山的事没有完，是反党事件，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夺权；说国庆节前开三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增选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也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三滴水和张眼镜蛇要当上副主席，爬到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三滴水和张眼镜蛇早就私通了，老皇上甘当老王八……

林立果打断母后的咀咒：还有总理、康生，加上上海王小白脸，也当副主席。到时候中央常委会，六对一，父亲彻底孤立，再害死。

叶群皎了咬牙：老王八他做梦！你父亲讲了，不能叫他们的阴谋得逞！要保卫九大路线，保卫九大党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和他们干到底。

林立果说：父亲下了这个决心就好。周宇驰和我一起来的，我们想向父亲请示、汇报。

叶群面有难色：叫小周进来，还是先和我谈吧。你父亲服了药，药物正起作用，叫也叫不醒的。

林立果拉下脸来：那娘就换换衣服吧！穿这么性感的睡衣见周宇驰？我们在外间等你。

外间是叶群的书房。不一会，叶群着一身军便服出来，满面笑容地和周宇驰握手。周宇驰忙不迭地立正，敬礼：首长好！

叶群动作优雅地提挠手：坐下谈，自己人，不要那么多礼节。B 五十二南巡谈话，黄总长、李政委、王飞，已在电话里简报过了。我想听听你们前线指挥所的具体布署。

周宇驰记性好，把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八百华里铁道线上，以六种方式对 B 五十二的专列火车实施连环追杀方案，报告一遍。

叶群边听边做着简要笔录：很好，总算把实施方案搞出来了。老虎，宇驰，你们知道，林总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现在大家都是过河卒子，只有干到底。六种方式，林总都批准。但还不够具体，不够细节化。比如，在苏州附近的硕放桥埋设炸药，炸药和爆破班，落实没有？上次说过，B 五十二的专列从上海到达硕放桥的时间只有三十分钟，先解决桥上守军，再由爆破班上去埋设炸药，直至引爆，一分钟都耽误不得！还有，B 五十二的专列火车是两列，前面一列是前导车，基本上是空车，开

路的！B 五十二乘坐第二列，要引爆的是第二列而不是第一列，这个细节一定要事前向爆破组交代清楚；还有，平射火车的高射炮，落实到位没有？派战机从空中轰击专列，驾驶员落实没有？还有机枪手，投弹手，地面舰队等等，都落实没有？如果还没有，要赶去找杭州的陈励耘、上海的王维国去落实。一次伟大的战役，不能大而化之，要落实到每项战术，每个细节，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

林立果、周宇驰听着，都感到心里发虚：叶主任指示非常及时，要赶快抓南线方案的细节落实。

叶群问：江腾蛟还在北京？他是南线司令，为什么不去上海？他留在北京怎么当南线司令？

因周宇驰在场，林立果不便称母亲为母后，而称叶主任：江叔叔本人也很着急。是王飞他们的意见，江不宜过早到上海。江一旦离京，肯定受到跟踪……我们研究了，先派于新野秘密去杭州，找陈励耘打听清楚 B 五十二的具体行程后，江再化妆赴上海，进王维国的空四军小招待所全责指挥。

叶群又问：江腾蛟去河南基地借的四 o 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运到上海舰队手上没有？

周宇驰说：听讲快了，正在路上……

叶群目光严厉，盯住林立果：老虎！你父亲可是把全家人的性命，党和军队的接班事业，都交到你手上了！不成功，则成仁。到了这时候，怎么还在听说、听说？

林立果一时烦燥起来：叶主任，我们都是掖了脑袋干，每根神经都快要绷断……急什么急啊？B 五十二那老王八，至少还在南方半个月，不都来得及？

叶群不放松，忽又提到：我晓得，你仍在靠谢静宜那烂货提供信息。我对那烂货一直有怀疑。这次，她为什么在老东西离京十多天之后，才透话给你？有不有圈套？还有那个杨姐，也要警惕。

林立果说：能有什么圈套？前几天我也怀疑过，问过杨姐，消息为什么这样迟？杨姐说，人家谢副主任在市革委上班，费了好大周折才打听到这事。中南海的警卫保密制度，比德国盖世太保还严密……杨姐说，谢副主任为了探听主席是否去了南方，转弯抹角找到国务院办事组，才从她老乡纪登魁的秘书那里打听到，华国锋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上班了，可能回了湖南……加上中办汪东兴也去向不明。综合分析，才得出主席去了南方的结论；至于杨姐，十几岁进我们家当保母，我都睡了她几年，还要怀疑？叶主任，人家谢静宜提供的 B 五十二要到二十二号左右才回京，这个时间是准确的吧？也就给了我们的南线方案留出了充裕的时间。还有半个月哪。

叶群纠正说：不对！天亮就是八号了。你们只剩下十来天时间。

正说着，林彪副主席悄没声息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林立果、周宇驰浑身一震，立即起立，立正，敬礼：首长好？周宇驰还神情激动地加上一句：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林彪不苟言笑，先和周宇驰握手，再和老虎拉手：情况，我都知道了……南线方案要认真执行。撤退去广州的事，也要作准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你们不是一直想要我的一纸手令吗？现在可以给你们了，带回去传阅吧。

说罢，林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书：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所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

第七十四章　南巡受挫　杭州驱离

毛泽东乘专列抵达南昌。南昌为长江中下游著名火炉城市，比长沙更为酷热。他没有留在专列找人谈话，去了江西省委、省军区为他备下的行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已经奉命赶到南昌，等着召见。

江西省革委会主任兼省军区政委程世清，被毛泽东疑为林彪线上的人。这次先找程世清谈话，政策攻心：程政委，你是河南人吧？红二十五军出身，徐海东的老部下。什么时候投效林副主席的？

程世清浑身袭起一股寒意：报告主席，抗战初期，红军接受改编时，调到一一五师的，当过团政治部主任，政委。四五年冬随延安十万干部出关，开辟东北根据地。全国胜利后，转到装甲兵司令部

工作，和林总很少往来。

毛泽东说：不对。你们是老上下级。庐山会议期间，某天晚上，吴法宪领着你去拜见叶群，将官拜见校官，谈得很投机。有不有这回事？

程世清登时脑壳里轰轰响，仿佛一下子就被伟大领袖捏住“七寸”，额头上冒出汗粒：是是，有这回事……都是吴胖子瞎闹，我和叶群几年才见一次面，礼节性拜访。

毛泽东问：那晚上还见了林副主席？

程世清声音发颤：见了，只握了握手，两、三分钟的样子。林总身体不好，早睡，礼节性问候。

毛泽东抬高湘潭土腔：程世清！你参没参加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告诉我，替你保密，也不记你的帐，这个条件如何？

程世清乞怜地望望伟大领袖，咬了咬牙：报告主席，和林家的关系，陈昌奉同志比我密切……

陈昌奉是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警卫员，省军区司令员：昌奉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这次不能来见我？

程世清松了口气：生活作风问题，很严重，上报军委了……他老兄利用支左的机会，竟允许各县市造反派替他搞杜鹃窝，走到哪里睡到哪里，黄花闺女搞了百多个，才被告发…：

毛泽东对他前警卫员的风流案子无兴趣：程政委，不谈别人，谈谈你自己。

程世清又倒吸一口冷气：是，我谈我谈……其实叶群的女儿林立衡，去年冬天来南昌，就和我爱人打过招呼，不要和她母亲、弟弟搞在一起，惹杀身之祸！这以后，我开始注意，拉开距离。

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饶有兴趣；有这么严重？林副主席的千金叫什么名字？噢，林立衡，我见过，她读中学时常到我家找李纳……副统帅的女儿，比你们某些老红军出身的将军路线觉悟高，自觉站到我一边呢。你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我替你保密。相信你还是愿意跟我走啰。

程世清点头如捣蒜：天打雷劈，死心踢地！还有件事，很奇怪的。今年七月初吧，空军司令部于新野同志随一架运输机，运了一辆水陆两用坦克，要南昌飞机工厂仿造……七月底，又来了架空军运输机，把那辆坦克弄走了。

毛泽东不动声色，仿佛漫不经心：空军司令部造坦克？你们报告过中央没有？坦克仿造出来了？

程世清已经镇静住自己：报告了总理，是我坚持要报告的。大概是总理过问了，他们才把那辆坦克运走了。坦克仿没仿造，我不知道。因南昌飞机制造厂是空军司令部的直属企业，省军区不能过问。就是仿造，也还没完工吧？我去调查一下，就说中央命令他们停工。

毛泽东说：情况不明，不要惊动。让他们仿造，讲不定人家是为了保家卫国。水陆两用坦克，总不会用来攻打我的专列火车吧……很好，很好。今天你和我讲了这些，说明你还算我的人，我欢迎。老将军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也不要学我的那个警卫员，做了省军区司令，搞女人搞那样凶，百多个处女，那有什么意思……今天晚上，我找许世友、韩先楚谈话，你和汪东兴参加。下午由汪主任先向许、韩、你三人传达我在武昌、长沙的讲话。

当天晚上，毛泽东发低烧，体温三十八度多，随行的医疗小组诊断为轻度中暑、感冒，要求他服药，卧床休息。这种时刻要他睡大觉？医生的话，他从来只听一半，服了药，仍召集许、韩、汪、程谈话。见面就说；许司令，韩司令，我这个解放军的缔造者，要亲自指挥军队了。你们接到汪主任的通知，就赶到南昌来见我，说明还是服从我的指挥嘛！

韩先楚说：主席是三军统帅，福州军区全体指战员随时听从主席指挥。

许世友说：还是那句老话，主席指向哪里，我老许率部队打向哪里。

毛泽东表示欣慰地点点头：有你们两位这句话，东南半壁江山归在我这一边了。

接下来，毛泽东又像在武昌和长沙那样，不厌其烦地谈起党的历史，党内九次路线斗争，都是分裂党，但都没有分裂成。去年庐山会议，陈伯达伙同黄、吴、叶、李、邱，搞分裂。他们后面还有不有人啊？毛泽东忽然问程世清：在庐山，吴法宪给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不有你程世清啊？

程世清赶忙加以解释：主席，我不属空军系统……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是我思想没有改造好，一遇风浪，就辨不清方向，站不稳立场。

毛泽东思绪跳跃，转向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知道的。

许世友赶紧表白：主席那个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

毛泽东看许世友一眼，仿佛说：你许和尚那时已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骑兵司令，伪中央能

没有你这名战将？忽又手一挥，表示对这些历史旧帐没兴趣：红四方面军战将多，五五年评军衔，元帅一个，大将两个，上将、中将一百多个……那个陈昌浩啊，三七年西路军兵败祁连山，总指挥、政委都逃脱了。总指挥徐向前一路讨饭回到延安，政委陈昌浩讨饭回到他湖北老家。这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区别。文革以来人我坚持保护徐帅。徐帅是你们的老上级，红四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还有李先念同志，也是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今天在座的，许司令、韩司令、程政委，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我信得过的将军……好了，不说这个了。许世友同志，你是不是和上海、浙江方面，关系有些紧张啊？是些什么问题？我可以替你做做工作嚒？

许世友样子笨，头脑反应却快：运动初期，我和张春桥同志是不大融洽。自去年华北会议之后，关系就调整过来了。主席讲过，我是廉颇，他是蔺相如。这几年，春桥同志是一直保护我的。军区造反派糊我的大字报，他都派人覆盖住，替我讲了不少话。我们现在的关系很好，主席可以放心。

毛泽东笑笑：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九大后，春桥同志兼了总政治部主任，还挂你们军区政委吗？不大管事了吧？人家贴司令大人的大字报，他派人覆盖，做法不好。大字报有什么害怕呢？让人家看嘛。上海还有个王洪文，工人造反派，种过地，当过兵，你和他关系怎样啊？

许世友回答：我和王洪文很好啊，一起到大别山打过猎，他枪法不错，可评上特等射手。他算我小老弟啦，每回陪我喝茅台，都败下阵去，不是对手。

毛泽东笑了：酒肉朋友啊？称兄道弟，革命义气。许和尚，对浙江的同志，要刀下留情。

许世友一听刀下留情四字，又连忙申辩：主席，浙江舟山武斗的事，涉及浙江省军区南萍同志，请中央派人调查。

毛泽东说：我知道，舟山要塞，南京军区支持一派，浙江省军区支持另一派，武斗不止，就因为各有各的后台。你许司令没有责任？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许世友想继续申辩，毛泽东笑着打个手势，思绪再又跳跃开去，转向韩先楚：韩司令，战场上你是块硬骨头，打不死的程咬金。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回答是湖北黄安人。

毛泽东说：湖北人有不少我的老朋友。李求实、项英、黄富生、施洋、董必武、惮代英……都是湖北人，我们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你们黄安县更是了不得，出了一百多个将军，将军县啰。陈锡联、韩先楚、王建安、周纯全、郭天民、王平、王新亭、陈再道、王宏坤……都是上将嚒。王树声、徐海东两员大将是湖北人。对了，李先念、黄永胜也是湖北人。更重要的，我们林副主席是湖北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出人才，出战将，了不得。

大家笑起来。韩先楚说：我老家黄安县，解放后改名红安县了。一九二九年的黄安起义也改成红安起义，起义军后来发展为红四方面军主力。县里出了一百多个将军，乡亲们四出找关系，要物资要资金要卡车，依赖性强，生产反而搞不上去。

毛泽东叹气：所以不能吃老本，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怎么行？汪主任下午已经向你们传达了我在武昌、长沙的讲话，你们也议了议，很好。这次，我就是要走一路，讲一路，强调一个问题，就是缔造军队的人，不能直接指挥吗？他们把缔造者和指挥者分割开，什么用心？良苦用心。何况解放军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缔造的，或由哪几个人缔造的。人多着呢，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聂荣臻、陈毅、叶剑英……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现在自封直接指挥的人，那时是一名见习排长嘛。不是要讲个论资排辈吗？老帅们的大多数，都还活着，身骨子还硬朗嘛。现在，我就是要代表老帅们，争争这个指挥权。争不争得回来啊？我看是有可能争回来。在武昌，在长沙，我领着大家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支歌子一唱，将军们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到了南昌，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唱。

毛泽东和几位将军一直谈到翌日凌晨，渐感体力不支，医生、护士来催了几次，才躺下休息。

毛泽东在南昌住了三晚，感冒被控制住。他决定去杭州。临上车前，又命汪东兴把许、韩、程等人找来话别，叮嘱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还特意对许世友说：许司令，我们到上海还要见面的。也可能路过南京停两天。看情况吧。总之，会在杭州多住几日……许世友担心浙江南萍告状，而提出：主席，我也到杭州去看看你吧？顺便和南萍同志碰碰头，请主席主持公道，解决舟山武斗问题。毛泽东说：许司令回南京听通知吧，放心，你和南萍各打五十板子，手背手心都是肉。也可能到了杭州，就不谈这件事了。南萍若告你的状，我不听就是。谁叫我这辈子总是偏袒着你这个少林子弟呢？

专列火车冒着酷暑，驰行十三小时。其间在浙江衢县车站停留十分钟，更换机车头，于翌日凌晨时分抵达杭州南郊笕桥机场铁路支线。停靠地点距那两座油库两公里。在专列抵达前，已通知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兼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王芳负责外线警戒。有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兼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空五军政委兼杭州警备区司令员陈励耘三人接车。

毛泽东让三人上车见面、谈话。上车前，中央警卫团张团长要求三位将军把身上佩枪留下，任何人不准佩武器去见毛主席。。陈励耘解下手枪时，见四周都是彪形大汉，不禁好生紧张。三人自觉地拍拍身上口袋四处，表示没有任何家伙了。上车后，由汪东兴领着进入主车厢，车厢进口两侧，也立着几名彪形大汉。

毛泽东像往常一样，穿一袭长睡袍，半仰在沙发上，见三人进来立正，敬礼，并不起身，只是伸出手去，让每位都握了握：都是老熟人，又见面了，莫客气，坐下谈吧。南萍，浙江的情况怎样啊？

南萍汇报全省总的形势大为好转，除舟山、金华两地还有些派性武斗，其他地市都安定下来了。困难也有，今年开春以来少雨，旱象厉害，全省正组织抗旱救灾。

毛泽东吸着烟说：天公不作美，不帮忙。浙江鱼米之乡，不缺粮……他对抗旱之类不感兴趣。话题很快转到去年庐山会议，问陈励耘：那次山上闹事，有你的份没有？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不是一共八个人吗？

陈励耘对这突然发问，心里发毛，一时无言。

毛泽东说：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王什么，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么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啦。八条好汉，图霸天空，不错啦。

陈励耘脸块泛白：心想老头子的情报厉害……但也不尽然。若知道自己卷进“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事，还会获准来见面吗？于是强作镇静，汇报说：在庐山那次，吴法宪是找我谈过空中警戒的事，他阴一句，阳一句，讲话不算数。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是啊，谁讲话作得数呢？陈伯达的话作得数，一句顶一句。

陈励耘赶忙补充表白：我上山之前，一点不知道他们的那些事。

毛泽东说：你或许不知道。但空军肯定有人知道，海军有不有人知道？是不是内部通知的呀？

南萍、熊应堂、陈励耘三人发愣，不知如何回答。

毛泽东仍抓住庐山会议的话题不放：对九层二中全会参加了陈伯达他们反党活动的同志，中央的政策，仍是八字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们有两个前途，一个是能改，一个是坚持不改。我树了两个典型，一个汪东兴，能改，大会小会作检讨，痛哭流涕，我继续重用，带着他上路，就是让他言传身敦，给大家做表率；一个陈伯达，坚持不改，只好送他去秦城。林副主席呢？我的接班人，他在二中全会开幕式的那个讲话，是起了作用的。事先没和我商量，稿子也没给我看。出事之后，听讲他两次要给我打电话，大概想当面沟通吧，但被叶群、黄永胜他们阻止了。对我的这个接班人呢，还是要保的。不保他，怎么办呢？党内党外都不好交代。但他自己也应当有个态度。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一直称病，不出席中央会议，总理出面去请都不行。由我出面去请，也怕他不给面子，彼此更下不得台。中央两主席，我成单干户。七老八十了，还唱独脚戏。大热天的，跑到南方来，说服各路诸侯，请求帮忙。浙江闹旱，老天爷不帮忙。我闹单干，各位帮不帮忙？这种情况要改变。这个月下旬开三中全会，扩大政治局，增补常委、副主席。我在武昌、长沙、南昌都讲了，中央也要老、中、青三结合。总理，康生代表老：增补一个搞理论的，中央文革也出一个，方便工作，代表中；从现有的中央委员里，选拔一名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条件是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代表青……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三名备位接班人，呼之欲出。由于毛泽东车旅途劳顿，谈话只持续一小时，便结束。南萍、陈励耘告辞时，请示：天气太热，主席是不是下车，住到西湖汪庄去？那里新换了冷气机，条件好些。

毛泽东挥挥手，不示可否。

半小时后，张团长领着省公安厅厅长王芳来见。王芳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警卫秘书，是信得过的干部。毛泽东拉住王芳的手：王厅长，我和张团长讲了，这次到杭州是深入虎穴，不要落入虎口。

王芳再次立正，敬礼：报告主席！省军区独立师担任外线警戒，您的安全不会有问题。毛泽东让汪东兴、张团长离开，和王芳单独谈：小王，空五军军长白崇善为什么不来见我？

王芳压低声音：老白私下告诉我，陈政委有许多事情瞒着他，不知搞些什么名堂……

毛泽东问；林立果七月份秘密到杭州的事，小白知道？

王芳说：老白讲他事后才偶然听到，至今不知道来干什么……但老白向我保证，主席在杭州期间，他会命令空五军的任何一架飞机都不准升空。一切空中训练改为地面训练。

毛泽东笑笑：小白是我老朋友。陈政委没有干扰他？

王芳说：没有。陈励耘这人胆子小，把老婆孩子看得很重……但最近，白军长到军机修配厂检查工作时，发现正在改装一架飞机，可挂火箭弹。白军长把书记、厂长找来，问是谁让干的？书记、厂长开始不肯讲，老白愤怒了，要命令卫兵关他们禁闭，才交代是政委布置……

毛泽东身子动了动：改装飞机，连军长都被瞒住，当然要干大事。知人知面不知心。空军，鬼事多啰。那架飞机后来怎样了？

王芳说：白军长下令拖走，把轮胎卸掉了。

毛泽东说：我拿这个政委怎么办？他刚才还在我面前演戏，想撇清和吴法宪的关系。现在不能惊动他。一动他，狗急跳墙。先应付着吧。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王芳问：主席这意思，可不可以和老白透透？

毛泽东想了想：不要。一切顺其自然，对小白也是次全面考验。好，不说这个了。南萍他们要我住到汪庄去，你看去还是不去？

王芳说：汪庄不久前搞过一次大装修，是警备区司令部监工；而且汪庄三面环水，怕人在水底下搞名堂。我的意见，主席这次不住汪庄。我另找了个清静住处，就在这附近，汽车几分钟。主席晚上住上去，睡得安稳些。中午仍回车上办公，找人谈事情。给人的印象，主席一直住在专列上。

毛泽东笑了：好，狡冤三窟，就按你说的办。

于是，毛泽东从九月三日至九月八日，停留在杭州笕桥机场铁路支线上。他命令汪东兴进城，召集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崇善等人学习讨论他的讲话，发表各人的看法。

九月九日中午，笕桥机场铁路支线出了个情况，一辆军队卡车要穿过道口进机场，道口却被停靠着的专列阻住，禁止通行，并有警卫人员来查验司机证件及车上物品，发现是辆没有装载的空车。那军车司机带一名助手，临退走时竟破口大骂：哪有这样横行霸道的？鸟火车死在这里一星期了！把机场进口都堵死！霸道！你们就是霸道！

为避免冲突，警卫人员没有扣下那两名便装军人问话，只记下那军车的车号。经过王芳人查实，卡车是空五军后勤处的，确是要进机场拉东西。但过去每次中央专列都停靠在这里，也堵住了这道口，从无人指骂霸道……事涉敏感，王芳和张团长商量，报告主席？大意不得。

毛泽东听了汇报，冷笑：要赶我走嚒！有人不高兴我留在杭州。钱塘江畔，莫非王土？去，替我把陈励耘找来，当面问问，是不是他的空五军要赶我走？

于是王芳通过南萍、熊应堂去找陈励耘，电话打通空五军司令部，政治部，杭州警备区司令部，陈励耘家里，都说不见人。连空五军军长白崇善也不知政委去了哪里。

毛泽东警觉起来，杭州非久留之地。他命令先把那列堵住道口的前导车调走。到哪里去？去绍兴。到了当天下午，仍没有找到陈励耘。毛泽东心里打鼓了，原约好南萍、白崇善来谈话的，临时取消，命令立即启动，到绍兴去，与那列已开去的前导车会合。南萍、熊应堂则应张团长的要求，浙江全省铁路沿线，即时实施军事管制，各地市军分区，各县镇人武部分段包干，武装戒严，所有客货列车停驶，所有公路、铁路交叉道口封闭。

毛泽东的专列沿杭（州）宁（波）铁路东行，至绍兴郊外支线停下。烈日当空，炎热无比。窗外，大旱年头仍水网纵横，良田阡陌。河汊水畔，一座座白墙青瓦的农家小院掩映在翠绿的阔叶芭蕉丛中，好一幅幅江南水乡画图。绍兴城里，更有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毛泽东没有心情欣赏这些。汪东兴请示：要不要报告北京周总理？或是南京许世友？让许司令到杭州坐镇？毛泽东幌幌手：不要搞的鸡飞狗跳！有南萍、王芳保驾，谁能吃掉我们？再等一等，万一不行，我们到宁波坐船离开，你可预先做些安排……张团长请示：主席，给你在车外搭个凉棚吧，下车透透气。

凉棚搭好，毛泽东正在棚子里抽烟喝茶，杭州南萍、白崇善来了电话：陈政委找到了！一切正常，请主席回杭州，请主席回杭州。电话里，陈励耘颤着声音向毛主席检讨、认错：主席，我这几天太累，身体不适，躲进小招待所睡觉，没有请假，又犯下大错…：

毛泽东随专列火车返回杭州。这次，毛泽东并不知道，陈励耘的失踪，是因林立果派于新野神不

知、鬼不觉的到了空五军小招待所，竟把毛的几个情报系统都瞒过了。于新野找陈励耘打听毛的具体行程，日期。说是陈励耘望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发愁：干，干，下手……但案子不要发生在杭州，杭州难以动手，浙江境内都难以动手……于新野对他这临阵懦怯态度很恼怒：当初对林副部长是怎么表态的？林总把他一家人的事业、性命都交到我们手上了！我们空军司令部主要干部的身家性命，也都赌上了！你不是要看林总的手命吗？给！不干也要干！看好了？交回给我。你不干，我去上海找王政委。但警告你，敢透出一个字，你全家老小斩尽杀绝。

北京。西郊军用机场内侧小四合院，“五七一工程前线指挥所”。林立果和江腾蛟摆弄着一座“硕放桥”模型，商量如何在“桥”的下方捆绑胶性炸药。江腾蛟说：可以了，可以了，小娃过家家哩！这些都是上海舰队爆破组的作业。我什么时候去上海？叶主任一天几道金牌（电话）的在催哪。

林立果胸有成竹：江叔，你个南线司令急什么？离 B 五十二回京，还有十几天哪！我们这次要做到万无一失，出手必胜！等于新野回来，落实了 B 五十二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的行程、日期，你立即赴任，和王维国叔叔一起全责指挥。

江腾蛟问：我怎么走？水上走，天上走，还是地上走？

林立果拍拍脑门，以决断的口气说—水上、地上都耽误时间，又易被跟踪……到时候，你坐空军运输机走，三个小时就到硕放机场空四军小招待所。空军在我们手里。这次空军是决胜因素。

江腾蛟忽然问：你昨天说王维国已安排好一名战斗机驾驶员，随时可对 B 五十二的专列实施攻击的，叫什么么名字？

林立果抿住嘴唇。过会儿，还是憋不住：江叔，本不该说的……可你又是南线司令。那驾驶员姓鲁，单名珉，鲁珉。空军标兵，多面手，驾驶，射击，一脚踢。

江腾蛟隆了隆眉头：鲁珉，这名字有些耳熟……

林立果右臂一挥：江叔，不要多疑了。这个鲁珉，向王政委写血书，随时准备做烈士，为党为林总捐躯。他恨煞了文化大革命，恨杀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奸党、乱党。这几个奸贼不是被暴君所重用，能有今天的飞黄腾达？所以他恨不能随时把暴君干掉，为国除害。

江腾蛟心里踏实了：好，好，我们空军也出剂轲、专诸式好汉。

林立果也忽然问：江叔你刚才说这名字耳熟，想起什么了？

江腾蛟说：是我紧张、过敏了。一听鲁珉，我想到鲁锳。对，就是现在《人民日报》那个总编辑鲁锳。人骂他是草包总编辑，尽闹错别字。是从上海（文汇报）调来的，张眼镜蛇和姚文痞的亲信。

林立果又问：江叔你是怀疑鲁珉和鲁锳有亲属关系？是兄弟？

江腾蛟说：瞎猜、瞎疑。同在上海，都姓鲁，一个珉，一个锳，侧玉旁……

林立果说：江叔，你赋闲多年，读了不少书吧？快成儒将了……我们还是要相信王维国政委，上海舰队的每个成员，都是他仔细审核、挑选的。

江腾蛟点点头，说起另一件事：老虎呀，这次行动，你是主帅，我和王飞是你副手。可我觉得，王飞同志近两天有些打不起精神，像有什么心事。作为北线司令，他很不主动，连个北线行动方案都没有拿出来讨论。光是等着南线的好消息？这不大正常吧？

林立果沉默片刻，想了想才说：江叔你连王飞也怀疑？北京的行动方案，是比较麻烦，北京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兵力强大，我们空军缺地面部队与之抗衡……不过你提醒得对，我挂电话报告子爵号，请她抽鞭子…

当天，北戴河叶群的保密电话打到王飞的家里。王飞从床上跳起来接电话：王飞呀！我是子爵号。你睡下了？把你吵醒了。老虎讲你近两天精神欠佳，是不是犯病了呀？没有？没有就好。家里有什么困难吗？经济的，物质的，个人生活的，你尽量提出来，我替你解决。一号讲了，王飞家里的事，就是我们林家的事……不用谢，一家子不说两家子话。是担心爱人和孩子遇上麻烦？这么着吧，你明后天就安排他们到北戴河来，和我们一家住在一起，让他们在这里渡假，休息。你可以解除后顾之忧了吧？对了，一号的手命，你们都看到了？很好。立即行动起来，一步主动，步步主动。一步被动，全局被动。我这意思你明白？明白就好。关键是动作起来，刻不容缓！江腾蛟为什么还留在北京？南线司令不去南线？知道，知道，老虎向我汇报过，等于新野从南方回来……好，好。记住，行动，行动，行动！我要对你们抽鞭子！要朝前赶，朝前赶！后路是没有的！

接过电话，王飞差点哭出声来！夺命之剑已悬在他头顶上，千钧一发，真正的千钧一发……他是哑巴吃黄连啊。皆因两天之前有人在他的保密箱里放进一封信，以红铅笔写着三行仿毛体：

空军王参谋长：这些年你忘记自己是谁的人了？立即停止你的一切动作，采行一个“拖”宇术即可。若敢一条黑道走到底，送你一家老小见阎王！

第七十五章　上海是否中国领土

九月十日上午，睡眠中的毛泽东被张团长唤醒，这在以往是很少有的事情。毛泽东瞪大眼睛，躺着不动，听张团长报告:主席，是江青同志来了急电，请你立马回北京！毛泽东问：电报呢？张团长双手呈上。毛泽东不接：你念给我听。张团长遵命：老板，沪杭已是虎狼之地，务由原路速返！总理也是这个意见，余容面告，苹。

毛泽东缓缓坐起，吸烟：沪杭虎狼之地，会吃人？我不信。张团长说：情况确实紧急，已经命令卫队子弹上膛。毛泽东挥挥手，不以为然三我还有王芳的独立师呢，你紧张什么？张团长说：我不紧张，但这里一切都不正常，还是立马离开的好。毛泽东裹着长睡袍，两条光腿垂至床沿：好吧，是有人赶我走了，打算怎么走法？张团长说：三条路线，一是先到宁波，走水路离开；二是回南昌、长沙；三是去上海。毛泽东不置可否，只问了一句；有现成的铁路不走，走水路？在这里住了这些天，总该和他们打个招呼吧？告诉汪主任，通知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崇善来见个面，算辞行。张团长极不情愿地走到门口，返身问：是不是离开后再发封电报算了？见毛泽东不悦，又问：还通知陈励耘吗？毛泽东挥挥手：他是狼是虎，是人是鬼，我不在乎。倒要看看他这个老红军出身的政委，怎么对我下手。

半个小时后，毛泽东已经洗脸更衣，喝过麦片粥。南萍等四人在车下交出身上所佩手枪，公文包也经过检查，包内钢笔、铅笔均被收走（防特工武器钢笔枪、铅笔毒针），才由汪东兴领着上车，到主车厢见伟大领袖。

四人立正，敬礼，一一与毛泽东握手，致候。毛泽东和白崇善握手时，责怪道：白军长，到贵地这些天，你就躲着不来见我？是不是明哲保身啊？

白崇善神色忧郁，只用力地和毛主席握手。陈励耘在旁解释：本星期，老白一直在战备值班。

四人才一着领袖的龙榻坐下。毛泽东说：听汪主任讲，你们的批陈整风搞得不错。汪主任向你们传达了我在武昌、长沙、南昌的讲话，你们也座谈了几次，对庐山会议的认识深入些了。还重新学习、合唱了（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好嘛。

张团长在车下紧急布鼍离开事项，毛泽东在车上不紧不慢的又谈开党内九次路线斗争历史：大革命时期，几个苏区，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江西中央苏区八万红军，剩下八千人。长征路上张园焘搞分裂，不肯去陕北。那时候不去陕北没有出路嘛。后来他还是带着红四方面军到了陕甘宁边区。我们批判张国焘没有错，但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包括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王建安这些将军在内，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许世友脾气燥，还被关起来差点杀掉。是我下令放了他。那时候到我面前告状诉冤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有的人尾巴一直翘到现在。

毛泽东看四位将军一眼，带着告诫的语气：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老子天下第一，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动不动就是什么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好像全中国都是某个人打下来的。还有华东、西南、西北、内蒙、新疆、西藏呢？你们华东海军，打掉蒋委员长一两条军舰也要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大不了呀？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曹操替他讨封了个汉寿亭侯，就翘尾巴，既看不起东吴孙权，又看不起自己的军师诸葛亮。结果怎样？骄傲轻敌，被人家吕蒙白衣渡江，走麦城，把蜀国的几十万大军断送掉。当然，那时候不搞思想整风，没有文化革命，没有三支两军，反骄破满。在北京，我找黄永胜他们谈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黄永胜，井岗山的独生子，了不起。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羽扇纶巾，雄姿英发，半个儒将。他后面还有不有人啊？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当年的华东战场，粟裕、谭震林指挥的“七战七捷”，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陈励耘说他参加了。毛泽东不信：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是个什么官呀？陈励耘说他当过团政治部主任、政委，后来是师的副政委。毛泽东继而谈起华东战场一些干部，说谭震林解放初在浙江兼省委书记，打下舟山群岛一江山岛、大陈岛；说陈毅打战有个好处，就是听得进别人的话，采纳不同意见。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结果把蒋委员长的王牌第七十四师歼灭了。

毛泽东思绪跳跃，话题转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队伍多，有五个军，还有一炮、二炮、工程兵、防化兵、装甲兵。他们整了这个军整那个军。李雪峰、郑维山受陈伯达指使干的。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吴德有德、吴忠有忠。一九六八年陈伯达到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煽风点火，整军队。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巡行江南，拜会诸侯。我是党主席，军委主席，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游说华北，被抓起来关进秦城去了；我这次游说江南，是不是也有人想把我抓起来？反正我的行动也受到限制了，人说沪杭已成虎狼之地，我不同意。有人赶我走，倒是真的。

南萍、熊应堂、白崇善三人赶快表白：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舆论，对各地干部路线交底，我们坚决拥护，誓死捍卫。

陈励耘张着口，额头上冒出粒粒虚汗。

毛泽东视而不见，最后说：万岁喊得那样响，把我的像到处挂，又是三忠于，四无限。目的是想把我供起来，不准我管事。他们蒙不了毛泽东。我讲过多少次，宁吃鲜梨一口，不要烂梨一筐。“万岁、万万岁”就是烂梨一筐，以为可以堵住我的嘴。毛泽东不上这个当。“万岁”，英文是 LONGLIVE，长寿的意思。人，总是要老要死的，怎么可能万岁呢？永远健康也不可能。我七老八十了，还不糊涂，不要和我来假的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当天下午四时，毛泽东的专列总算匆匆离开杭州南郊。临开车前，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南京的许世友到上海等他，并告诉上海王洪文，他这次到上海的外线警戒，由王洪文率上海民兵师负责，其余任何人不准插手。

张团长则要求南萍颁命，重新对浙江境内的浙赣线、沪宁线实施全面军事管制、戒严；还授意熊、白二位将军把陈励耘带到某地去喝酒，休息，以免把主席的行踪透出去；同时，通知铁道部及江西省革委省军区，从明晨一时起，对其境内的浙赣、湘赣两铁路实施军事戒严。

从空中望下，两列专列火车如两条绿色蚕宝宝，在富春江平原上蠕蠕爬行。

过了近一小时，毛泽东忽然觉得前进方向不对。命值班护士找张团长来问：前边是什么车站？张团长回答—金华，金华出火腿。毛泽东眼睛一瞪：怎么走回头路？传我命令，去上海会许世友。张团长争辩：主席，总理和江青同志，都要求你原路返回。上海王洪文来过电话，还没有和许司令联系上，许不在南京……毛泽东手一挥：不走回头路！我什么时候走过回头路？去喊汪东兴来！

江东兴很快来到。毛泽东盯住问：走回头路，是不是你安排的？汪东兴回答：主席，不要生气，是张团长和我商量的，专列先到金华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杭州到上海只要两个多小时，担心王洪文的民兵师来不及完成警戒布署，绕一下金华，多给他两个小时；二是去上海太危险了，王维国控制着上海的警卫大权，王洪文是不是他的对手？毛泽东目光泛横：在杭州怕陈励耘，到上海怕王维国，这就是你们的保卫工作？我倒是看到陈励耘在发抖，讲话打哆嗦，他怕的是我！现在命令你们，在金华停车，改去上海！张团长、汪东兴仍想说服伟大领袖：主席，我们要对党中央负责，对你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一嗓子吼起：混帐！上海是不是中国领土？张、汪点头称是。毛泽东再吼一嗓子：我是中央主席，我就是中央！到金华停车，听到没有？

说话间，专列进入金华站，徐徐停下。警卫人员鱼贯下车，在专列外面布下散兵线。车站四周，金华军分区独立营一小时前接到省军区命令，已经站内外清场，警戒得水泄不通了。

主车厢里，毛泽东仍在生气。副车厢里，张、汪已接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红机子，向总理报告：专列现在临时停靠在金华车站，主席发脾气，不肯从原路返回，执意要去上海。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为难你们，我和江青同志担心主席在南方的安全，北京已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这样吧，把电话转到主席房里去，我来向主席汇报、请示。

张团长跑步进入主车厢，请主席和总理通电话。毛泽东冷笑：这么快就搬到救兵了？电话那头响起周恩来的声音：主席，你好吗？我是恩来呀！毛泽东说；不好，不让去上海，跑到金华来了。周恩

来说：主席，你去上海不安全呀，是我和江青要他们原路返回的。毛泽东问；你们在北京也紧张？有什么情况？周恩来说：空军失控，据内线密报，他们正在调动十架运输机，用途不明。现在他们调动飞机，不报告我这个总理了。但主席放心，北京军区和卫戍区都在我们手里，必要时可以把几座机场控制起来。毛泽东说：先莫去惊动，让人家尽情暴露。所以我要去上海，看看谁想吃了我，能不能吃得动。恩来，为什么不出声了？周恩来沉吟片刻：主席，我在想啊，去上海的事，通知了王洪文吗？还可以通知许世友去上海坐镇，许和尚镇邪。毛泽东笑了：总理啊，还是你能和我想到一起，在杭州时，就通知王洪文了，要他联系许司令。周恩来说；好，主席执意去上海，由王洪文指挥上海民兵师，把虹桥机场四周警戒起来。毛泽东说：已经布置过王洪文了。我会在上海停留几天，再到南京、济南停一停，还是按原计划回来。我就是要去现现身，看他们能把我怎样了。恩来，北京的事，就靠你和江青、春桥操劳了。周恩来问：要不要春桥到上海来？他仍挂着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政委。毛泽东说：不用。你、江青、春桥坐镇北京，我才放心。周恩来说：那好。主席还是尽快返回。我这里会通知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在京沪线加强警卫，必要时全线封路。

和周恩来通过电话，毛泽东气消了，当即传来张团长：总理站在我一边呢！刚才发了你们的脾气，是被气的。通知发车，去上海！本人不信恶鬼，不惧邪神。与鬼神斗，也其乐无穷。

专列的机车头调转头，汽笛长鸣……从空中看下去，两列专列又如两条蚕宝宝，在富春江平畴沃野上蠕蠕爬行。

原本从杭州到上海，特快列车不停站行驶，也就两个半小时。可经金华这么一绕道，停站折腾，到上海花去五个多小时。毛泽东说他生平从不走回头路，但从金华到杭州一段，不回头也得回头。

专列抵达上海西郊虹桥机场铁路支线时，已是夜幕四合的晚上十点钟。只有王洪文一人接车。除南京的许世友外，他不敢违命通知上海市委的任何其他负责人。王洪文身上佩枪也被要求留在车下。他拉住张团长的手问：你们怎么在路上走了五、六个钟头？我都急死了，又不敢乱打电话过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张团长掩饰说；多留些时间给你调集民兵嚒，不要多问了。许司令员怎么没有到？王洪文说：我接到汪主任的通知，立即给南京军区电话，每隔半小时一次，连许司令夫人田普都不知道她老公人在哪里，说自十天前去了南昌就没回来。张团长摇头：不像话，关键时刻不见人。

王洪文进主车厢见伟大领袖。毛泽东见王洪文一身整洁军服，却没见许世友，登时面露不悦。王洪文立正、敬礼之后，即报告了上海民兵师在这附近担任外线警戒的事。毛泽东显得疲惫，问：你麾下民兵师多少人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还是是些乌合之众？王洪文身子立的笔挺：报告主席，向总理请示了，动用一个师，一万来人，由各大工厂复员转业军人组成，武器配备与野战部队相同，只是弹药少些。主席放心，我们上海工人民兵就是组成人墙，以我们的血肉，也要保卫主席的安全。毛泽东又问：六七年武汉事件那次我来上海，要你们武装十万工人民兵，完成得怎样了？王洪文回答：目前已组建五个民兵师，五万来人。兵员不成问题，主要是武器装备不足。我们想自己造些武器，总理没有批准。毛泽东点点头，这才问起许司令，他不来保卫我？王洪文据实回答找遍南京不知道他人在那里？毛泽东沉吟着说，这个许和俞，一九三七年在延安保安处，我救过他一命；这次到上海，却不肯来帮帮我……洪文哪，现在驻苏州昆山一带，是哪个的部队？王洪文说：南京军区第六十军，军长聂智凤，长征时当过许的警卫员，十万人马，实际上是一个兵团，机械化程度高，拱卫大上海地区。要不要通知聂军长来见主席？毛泽东说：不用了。洪文呀，看来你倒是有些军事头脑。上海民兵师，你是总司令，五万人马，相当于一个集团军建制，大官啦。王洪文见毛主席气色平和许多，便请示主席是否下车，仍住到顾家花园去，那里条件好些。毛泽东说：上海比杭州凉快多了，有海风。在杭州没有下车。这次，我从武昌到长沙，南昌，杭州，讲了一路话。今晚上也想讲一讲，但许司令没有到，还是等他到后一起讲吧。王洪文请示：还要不要通知别的人，一起来听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说：不要我一开口，就是什么指示不指示。等许司令来了，可通知空四军的王维国也来，我想看看他的三头六臂。但先不要和他说是来见我，只说军委负责同志。好了，你去忙吧，我要休息了，几天没有睡过安稳觉了。

王洪文下车后：心里犯嘀咕：王维国怎么三头六臂了？这次主席的保卫工作不让他这个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插手……他和我们不是一路货色？看样子空军是靠不住了……王洪文刚在中央警卫团警戒线
入口处取回佩枪，张团长即追上来和他商量，再调一个民兵师，加大外线警戒圈。王洪文说行，马上

去调集，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张团长笑笑：王司令怎么哼起《义勇军进行曲》来了？

专列上，毛泽东命卫士把主车厢两边的车窗全部打开，冷气关了，让夜上海的徐徐海风吹进来。他洗浴后，服下安眠片，四脚八叉的，倒在龙榻上睡去。不一会鼾声大作。连日奔波如丧家老犬，他是很疲累了。他的鼾声也是一种示威，你们不是讲上海危险，会出事，来不得吗？毛泽东今天不单是来了，而且大打呼噜睡大觉，谁能把我这个党主席、军委主席，当做唐侩肉生吃了？

毛泽东的鼾声确实雄壮。车窗都开着，以至夜深人静之时，距专列百十米外值勤的武装民兵，都隐隐听到这起伏着的吹哨子似的鼾声。起初还以为一道值勤的某个战友不尽职守，在附近睡大觉呢。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这次被召来担任外线警戒，要保卫的是哪位重要人物。

北京，钓鱼台第十一号楼灯火通明。晚十一时，中央文革组长江青挂电话去中南海西花厅，提出立即见周总理。周恩来正忙的打八面拳，已经两天雨晚没有挨过床铺了，一听是江青的电话，便和霭地问：蓝苹哪，不是中午才见过？有急事？江青说：急死人了！我马上过来。周恩来想了想：这样吧，还是我跑一趟。好，见面谈，见面谈。

半小时之后，周恩来的座车进入三里河路甘家口南侧的钓鱼台国宾馆东大门。贵为国家总理，周恩来让司机把座车停在距十一号楼两百米远的拐角处。因为江青同志讨厌听到汽车的噪声，除了她自己的专车，其他任何车辆都不准驶到她住处附近。下车后，周恩来伸伸腰腿，对警卫秘书说：权当散步吧，好几天没有散步了……这里的空气比中南海还要清新些，到处都是树木花草啊。

江青并没有在门厅里迎候周总理。只一名清秀的女兵引总理进内客厅，警卫秘书则留在门厅里。女兵悄悄对总理说：刚发了脾气，摔碎一只明瓷花瓶，国宝呢。周恩来心里叹着气，进到内客厅，向江青致候。江青坐在沙发上没动窝，眼泪哈哈的，等女兵上过茶，退下，才甩过来一句生冷的话：总理！你为什么让老板去上海？那里明明有大危险！你还同意他去？

周恩来心里窝火，脸上却笑着：就为这个生气，掉泪？你是主席夫人，关心主席的安全，这个，我能理解……本来专列已经到了金华，是照你的意见从原路返回的。主席发现走回头路，命令停车，问为什么不去上海？上海是哪个国家的领土？张团长和汪东兴没有办法，只好挂电话给我……

江青打断周恩来的解释：姓汪的为什么不打电话给老娘？他们是朱力士，十常侍！根本不把老娘放在眼里。那个汪东兴，活脱脱就是个内务府总管，十常侍！老娘还没有和他算庐山的帐！

周恩来迳自坐下来，嗓眼干涩，喝口茶：骂吧，骂吧，你消消气。气头子上的话，不作数……朱力士不是奸臣是忠臣，主席不是李隆基是人民领袖。汪东兴也不是十常侍。十常侍不是一个人，是汉灵帝身边的十个祸乱太监头子。

江青冷笑：你笑话我？以为我连这也不懂？不要绕开实质问题，你为什么同意老板去上海？他要在上海出了事，你负责？

长舌妇人打乱仗。周恩来仍是耐性十足地继续解释：你听我讲完啊，不是我同意，是主席自己执意要去。主席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他要做的事，谁都挡不住的。我同不同意，都没有用嘛。我们只能在保障主席的安全上下功夫嘛。

江青又抽抽噎噎哭泣开来：你们不心疼老板，我心疼……老板若是在上海出了事，丢下我，我怎么办呀！天哪！

周恩来这才起身掩上客厅门，免得这哭叫声传出去：江青同志，你要冷静些，冷静些嘛……我已经通知王洪文，上海民兵师全力保卫主席……

江青哭得更大声了：派民兵保卫老板！亏你们想得出！正规部队哪里去了？南京军区的野战部队哪里去了？都死绝了？剩下民兵来保卫党中央主席了！

周恩来见江青闹得实在不像话，不得不加重些语气告诉她：主席这次到上海的保卫工作，由王洪文负责，是主席本人下的命令。我只是向王洪文强调了这次任务的重大性，不允许有任何险情。

江青眼泪一甩，站起身来：我要去上海！马上走。你是总理，现在就打电话，调专机。

周恩来相陪着起立：蓝苹啊，你冷静些，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必要深更半夜的赶去上海。

江青厉声问：我为什么不能去？西安事变时，宋美龄还赶到西安去陪蒋介石。

周恩来好气又好笑：情况完全不同哪！上海有发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的那种事变的可能吗？怎么会呢？上海没有张学良、杨虎城，也没有东北军、西北军。

江青蛮横耍泼：我不听，我不听！立即去上海，去上海陪老板！

周恩来实在没办法，只好走向电话机：蓝苹，好好，我同意你去上海。先给主席挂个电话，主席批准了，我立即安排专机，好不好？

江青登时像被喝了一棒，止住哭闹，摒着手后退。

周恩来和霭地望望她，缓缓伸出手去：我挂电话了？

江青眼前立即出现老板怒目圆瞪、脸色发青、厉声喝斥的凶像……忽地像只泄了气的皮球，语调软和下来：不，不，总理，电话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周恩来收回手：好好，都冷静下来啰。许多事情，你越急，越易出乱子。坐下，坐下，我们坐下谈。对不起，我反客为主了。

江青坐下了，从茶几上拈块小毛巾，动作优雅地在脸蛋上四处贴了贴：总理，你是当家的，老板在上海的安全，究竟会不会出问题？

周恩来品茶：好茶！是黄山毛尖吧？只有云雾山上的茶，才会有这种甘苦中透出的清香……你放心，王洪文在电话里向我立下军令状，上海百万工人阶级，组成人墙，也能保障伟大领袖的安全。

江青说：王洪文这小子，也学得油嘴浮夸……，王维国是坏人，他兼着上海市警备司令。据我那小老乡的侦查，上海已经有了秘密组织，头子就是王维国。可我们的人打不进去……所以我着急呀！

周恩来忽然问：你前几天告诉我，要给空司的那个参谋长写一纸警告条，写了吗？

江青说—写了，派我们在空军的人塞进他保密箱去了。那人姓王，是林立果的师傅。黑心肝的乱臣贼子，本是中调部放在空司的眼线，如今投效了新主子。

周恩来说：很好，相信对那家伙的歹心起到抑制作用。但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我们至今不摸底……主席这次到上海，把外线警戒交给王洪文，是很英明的决定。来你这里之前，我还和张团长通了个电话。张团长告诉我，主席在专列上睡着了，睡得很香，鼾声都传到车厢外面了。

江青一时又眼睛红了红：老板也真是可怜，快八十岁了，大热天的，一路上和人谈历史，谈党内路线斗争，领着各地负责人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在上海要停留多久？

周恩来说：连张团长和江东兴都搞不清楚，至少一星期吧。还要停留南京和济南。原说二十二、三号回来。已定了二十六日开三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和常委会。江青啊，九大时主席不同意你进常委。这次，你和张春桥不但进常委，还要当副主席。还有王洪文，做接班人。

江青破涕为笑：我才不在乎呢！当不当照管事。……话说回来，自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一路上有总理的帮助。

周恩来趁江青心情好转，将话题引入另一项内容：你是好事连台，喜事在即哪。我也是靠了你的帮助啰，当然主要是主席的教导。今晚上哪，我还想和你商量，关于这十一号楼的使用……

江青转瞬又急眼、变色：怎么了？要赶我走？我是中央文革组长，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办公！

周恩来说：看看，你又性急了，沉不住气了吧？是这样，根据中美联合声明，已定下明年早春尼克森总统访华。第一站到北京。你知道的，钓鱼台里这十二号楼原是元首楼，十一号楼原是首相楼。所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合计了一下，决定这两座楼院重新装修，十二号住尼克森，十一号住季辛吉……所以需要麻烦你挪动。

江青眼睛里长出针刺：钓鱼台二十几座楼院，为什么单单挑中这两座，偏找我过不去？

周恩来说：江青同志你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挑中这两座楼院？一是它们相邻，又都面湖，视野开阔，跟其它建筑物保持相当的距离，相对独立的一组，便于安全警卫，也不影响文革小组在十七、十八号楼办公。这个接待方案，已报主席批准。是大局。

江青涨红了脸庞：你们总是拿老板来压我！要我顾全大局……就是没人顾全我这个大局。准备打发我住哪里去？先声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和静园两处，我决不回去，太老旧，地板下有老鼠。

周恩来笑了：放心，委屈了谁，都不会委屈了你啊……听我把话讲完啦，前两年，中南海里不是修了座副统帅府吗？现在称为一号院，林彪同志一直不肯入住，今后也不可能人住了。一座仿古宫院建筑，全新的，位在南海北岸上，风光宜人啰。我说，你该高兴了吧？中南海里最好的一座院落。不过这事还没有报告主席。放心，我会做好工作。

江青做了个莫可奈何的手势，神态颇为优雅，又透出些妩媚来了：谁叫我当了这个主席夫人？我不服从大局，谁服从大局？

翌日上午十时，北京西郊空军机场内侧四合院——“五七一工程前线指挥所”。

于新野坐军机刚从南方赶回，没洗澡，没更衣，浑身汗臭，向林立果密报此行的观感和收获：陈励耘那老小子不行，有贼心没贼胆。B 五十二在杭州住了一星期，不敢有动作，讲话都声音发抖，说他身边一个死党都没有，只想让 B 五十二快些离开，不走就赶，赶到上海去，让王维国去处理……他老小子竟说，不能在杭州出事，不能在浙江出事……气得我恨不能拔枪把他毙了！整个废物一个！上海王维国政委就不同，是条汉子，敢作敢当，他的小舰队已结集待命，可以随时出动……不急，副部长，不急嘛，听我说……在硕放机场，我看到了炸硕放桥的胶性炸药、打专列的四 o 火箭筒，平射火车的高炮，都已经装车，伪装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呢，给王政委看了副统帅的手令。王政委拍了胸口：干！林总有令，老子豁出命去干！大不了牺牲，只要林总和老虎能接班……

林立果兴奋不已，紧抓住于新野的双臂问：于哥，我王叔叔还要你带了什么话给我？

于新野说：王政委让转告副部长，江腾蛟这位南线司令，兵无一个，枪无一杆，不用到任了！去了两眼一抹黑，只会添乱子。南线的事，由他王维国包干！一举定乾坤！

林立鼠不咬了咬牙：戉！事成之后，王叔叔就是尉迟恭，开国第一人。陈励耘解甲归田，回老家种地，只给他连级待遇，妈妈的，关键时刻，不肯出力，算把他狗日的看透了。王叔叔还说了什么？

于新野说：关键是要摸准 B 五十二离开上海的时间。他已打听到，B 五十二至少在上海停留一星期。请副部长等他的好消息。

林立果心花怒放，胜券在握。于新野回家洗澡更衣。中午，林立果召集前线指挥所成员紧急会议，通报了于新野从南线带回的好消息。强调北线工作要抓紧，江腾蛟同志不用去南方了，全力协助王飞抓北线工作。同时，撤退广州方案也要按原部署抓落实，把运输机、客机调配好，以防万一。

当天中午开过会，林立果正要小睡一会，杨姐突然来找，说谢妮子有重要事情转告。谁想进卧室插上门，杨姐就脱的光赤条条，蛇一般扭着惹火的身子缠上来。林立果不敢忘记大事：你不是有情报？杨姐说：小爷，小爷，是俺想的不行了，想吃爷的肉棍棍……小爷，俺从一个还了俗的老姑子那里弄到两粒秘制家伙，一人一粒，是先时宫里的宝物……小爷，脱了，快脱呀，俺痒的不行了，爷也急的不行了吧，看小钢炮样的……来来，看我先吃了这粒……来来，小爷，亲大大，俺喂爷另一粒。不出一刻钟，爷的肉棍就长粗长长一倍……谢妮子也说想你了，你就当做把俺姐妹俩一起操……

第七十六章　毛泽东动若脱兔

九月十一日，上海西郊虹桥机场铁路支线。

专列火车上，毛泽东很早醒了，命值班护士传来张团长，问新动向、新情况。张团长报告:刚接到警卫局电话，说昨天下午警卫局便衣在景山公园中峰的万春亭上，盘查了三名正在用望远镜观望中南海的军人。那里是北京城的制高点。那三名军人态度蛮横，拒不交代自己的单位，还要和我们的便衣动手。但他们那几下三脚猫功夫很快被制伏，才交代出是空军司令部警卫团的。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观察中南海的地形？他们不肯承认，只说是好奇，看看而已。警卫局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让留下三人的姓名、证件号码，通知空军司令部把人领回去了。说是不要激化矛盾。

毛泽东说：又是空军，空军……人家现在性急得很，想端掉我们的窝子。你看他们端不端得了？张团长说：那是妄想！甭说北京，整个京津、华北，他们都动不了一根毫毛！毛泽东挽手：张团座，你太乐观，小看我们的对手了。当然，他们的优势在空中，我们的优势在地面。杭州南萍那边有什么消息？张团长汇报；也是刚来过电话，讲他们仍在拉住陈励耘同志“休息”，陈励耘情绪低落，望着墙上的主席像愁眉苦眼，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建议主席，不要在上海停留太久。

毛泽东忽又有些光火：我想在上海停多久，就停多久，倒要看看有哪路英雄来赶我走。在杭州已被赶过一次……下午，我们搬到顾家花园去，至少住够一星期。南京那边找到许世友没有？张团长汇报：王洪文同志报告，许司令昨晚十二点回到南京。已要求他今上午一定到上海。主席已在这里等了他十几个小时。王洪文同志这次很尽责，整个晚上坚持战备值班，巡察民兵师布防。毛泽东说：呵呵，一觉睡醒，消息不少啊。板荡识英雄，患难知朋友。王洪文、许和尚都是我的朋友啰。

上午九时，许世友乘专机来到上海。他先见到王洪文，问了问主席的情况。王洪文神色凝重，领

着他去见汪东兴。在一中队的岗哨入口处，许、王都被要求把身上的武器留下，随来的警卫秘书则不准进入。他娘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汪东兴在车厢门口迎着，招呼二人上车。

主车厢里，毛泽东已洗漱完毕，又半躺半仰地歪在床上，见三人进来，只招了招手，示意坐下说话。许世友先表示歉意，自己来迟了。毛泽东问：许司令跑到哪里去了？我在杭州一星期，就是联系不上你，连南京军区司令部都不知道自己司令员的行踪。我在南昌就说了，要在上海和你见面的。

许世友一时红头涨脸地说：主席，我是从南昌坐吉普车，去安徽金寨我们军区那个后勤基地，看了看农场生产情况。毛泽东不大相信地笑笑：你也关心农业？进大别山打猎去了吧？许世友辩白：主席，我没有去打猎，确是去看了农场，今年早稻丰收，晚稻长势不错。还有我们的几座战备仓库、工厂，都看了看，高兴了，就和下面的战友们喝了几杯，多住了几晚。毛泽东说：我的许司令很有意思呢，每逢党内有大事，就跑那个基地。一九六七年武汉事件那次是这样，现在这次又是这样。我并不是批评、责怪你。你是大军区司令，下基层一星期不和南京大本营联系，万一出了什么事，南京军区谁来指挥？许世友有些狼狈地望望汪东兴和王洪文，检讨说：主席，我知道错了，原以为主席会在杭州住个十天半月的，来得及到上海来见……毛泽东说：你这个许和尚，怎么讲你好呢？记得一九六四年，我到南京去问过你，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承你爽快回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带兵从南京打到北京！你的这个承诺，现在还生不生效啊？许世友浑身一抖擞，起立，立正，敬礼，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地回答：报告主席！俺老许还是那句话，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带部队打向那里！
毛泽东笑了笑：许司令坐下，坐下。你我老朋友，讲话不用起立。大丈夫一诺千金，我很高兴。
因通宵值勤红了眼睛的王洪文，这时还是忍不住说：许司令哪，从昨天主席让我找你那时间算起，可是找了你十八个小时，要出什么事的话，早就无可挽回了！毛泽东见许世友又涨红了脸膛，忙宽和地说：不要说这个事了，许司令已经解释过了嘛。我不是好好的嚒。算了，许司令是我老朋友，还是谈正事。要问问你们，对去年的庐山会议，现在怎么认识？问题怎么解决？可以告诉你们，有的人一直在那里顶着，就是不认帐，不找台阶下。我已经等了他们一年时间。怎么办呢？我说只要你承认，不管多少，就写出来，不是很好嚒？可就是和我顶着，要搞另一套。另一套是什么？中央已经有所警觉。这话不是针对你们在下面的同志。对你们，只要求放下错误包袱，轻装上阵，不就轻松舒服了嚒？这次到南方来，为什么带着汪主任？就是他已经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一路上以身说法，做个榜样。

汪东兴边记录边说：我在庐山上犯的错误，还要继续检查，永记教训。许世友表白：庐山会议的事，我按照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问：我的什么指示呀？许世友答：主席的指示就是那个《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摇摇头：时间上不对呀，《我的一点意见》在后，你们犯错误在前。你们是八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天纷纷发炮，我想了五天，九月一号才讲了那篇话嘛。许世友坚持说：反正我就是拥护主席的指示，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却不容许打马虎眼：是吗？我的《意见》你学习了没有？那上面说，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唯物论？你讲讲，我听听，行不行？

许世友回答不出，尴尬地哈哈傻笑：主席，我老许是个丘八，放牛娃出身，没文化，哈哈哈。毛泽东忽然问汪东兴：汪主任，现在考考你，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它由哪三个组成部份？汪东兴摸了摸脑门说：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份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点头：许司令，看到了吧，汪主任跟着我，就是肯学习呢。他和你一样，也是放牛娃出身呢。不像有的同志，说要执行我的指示，又静不下心来学习。人家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们就信以为真，上当受骗还不能觉悟。

毛泽东见许世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再批评下去，而转向王洪文：洪文哪，庐山会议时，你们上海几位同志，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王洪文回答：我们一共五名中央委员、四名候补委员，在山上单独座谈一次，议论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当时心里就嘀咕，有疑问，但没有公开提出。毛泽东说：嘀咕些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发指示，很多人坚决拥护。你们为什么不公开提出问题？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所以我们很少发书，态度比较消极。毛泽东说：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第三天还补听了那个录音嘛！你们华东组就一个拥护的声音都没有？

王洪文脑子转得快，知道毛主席是在考察他，他必需说出当时真实的思想动向，便看一眼许世友，说；有，比如空四军的王维国同志，空五军的陈励耘同志，就态度坚决。我本人呢，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以为副主席代表中央讲话呀，所以也表了态，应付差事。许司令在场的，他可以作证。许世友又红了脸膛，感激地看了王洪文一眼，小王够义气，没当着主席的面戳他的痛处，他老许当时可

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对张春桥很不客气的啊。许世友说：洪文同志的觉悟比较高，也觉悟得比较早，值得我学习。王洪文见许世友这样抬举自己，怕引起毛主席怀疑，认他们在相互包庇，忙说：觉悟谈不上：心里犯了些嘀咕而已。后又听说林彪的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的，特别是"论天才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心里就不踏实，怕自己犯错误。

毛泽东说：他的讲话是中央常委授意的？那个语录也是中央让搞的？有人故意散布的嘛，中央没有发语录，所以文件上都没有提到这个事，没有用过那几条语录！洪文，你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觉悟的？王洪文想了想，回答：六号简报，就是华北组那个简报，我们一看就吓一跳，感到气味不对了。毛泽东问：为什么吓一跳？气味有什么不对？王洪文看汪东兴一眼，说：六号简报主要摘登了两个人的发言，头一个是陈伯达，打着红旗反红旗，典型的政治骗子手法；另一个是汪主任的那个表态……当然，我们知道汪主任已经改正错误，是主席的人。汪东兴停住笔录，仰起脸块，坦言说：洪文同志批评得对，那时我犯了严重错误，今后还要继续检查，永远站在主席一边。毛泽东问王洪文：你觉得六号简报是什么性质；王洪文回答：说来说去，他们就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主席明明指示不设，他们不肯听，还要坚持，用心就明显了，主席不当，有人想当。所以这个简报是错误的，严重得很。

毛泽东笑了笑，表示肯定王洪文的看法：基本正确。这个简报的性质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要等到三中全会去做。我认为是个反革命的简报。有人捣鬼，搞阴谋诡计，急于上台，抢那个国家主席。陈伯达一伙人会上会下的串连鼓吹，就是有人要当那个国家主席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正说着，张团长进来请示毛主席：王维国来了，在车下。警卫员没有得到指示，不让他上车。

原来王维国半个小时前就到了，身上所佩的武器也在入口处被截留了，闹的很不愉快，走到车厢下，又被几名彪形大汉堵住，形同包围，不准他上车。他和警卫人员吵起来。这些御前侍卫根本不把他个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放在眼里。

毛泽东听过张团长的报告，看了看手表，噢了一声，坐直身子说：看看，都十一点了。许司令、王司令，我们先谈到这里吧。我还没有吃早饭哪。去去去，一起去见见那个王维国。人家来了，不见也不好。证实一下我确是在这趟专列上啦！给他证实一下，证实一下。

于是张团长、汪东兴在前，许世友、王洪文殿后，护卫着毛泽东走出主车厢，走过副车厢，来到车厢门口，果然见王维国在车厢下脸红脖子粗的，刚生了气呢。毛泽东朝车下那几名彪形大汉幌了幌手，让王维国上了车，隔着张团长和汪东兴，面无表情地伸过手去，握了握。随后，毛泽东退到许世友身后，发话道：许司令、王司令，你们陪王政委去锦江饭店喝酒吧！我呢，还要住几天，中午就搬到顾家花园去。晚上，我请你们几位吃饭，继续谈话，王政委也参加。

许世友、王洪文推着王维国下车，到淮海中路的锦江饭店喝酒去了。王洪文还得到张团长的示意：尽量挽留住王政委，能留多久就留多久。

毛泽东返回主车厢，忽然对张团长说：通知发车！走！我不给你多解释，尽快离开！张团长请示：从哪条路线走？好命令铁道部和沿途驻军封路戒严。毛泽东说：经南京、济南、天津，回北京。你们须要多少时间做准备？张团长说：争取最快吧，一小时之内出发。路上还停不停？毛泽东说：不停，直接回北京。

立时，两列火车，车上车下的忙碌开来。

中午十二时一刻，停靠在虹桥机场铁路上的两列火车悠然启动，离开上海，朝苏州、南京方向驶去。出发前没有通知上海市委的任何人，包括王洪文。

十二时三十分，正在锦江饭店贵宾室陪许世友、王维国喝酒聊天的王洪文，突然被服务员请去接电话。几分钟后，王洪文返回，对许司令、王政委说：虹桥机场支线值班室报告，主席的专列开走了……煞怪，主席刚才还说要去顾家花园住几天，晚上请我们吃饭的嘛！许世友举杯：来来！小王大王，干了这杯茅台，我还要赶回南京去，万一主席在南京停留，又找不到我，就不好交代了。干过杯，许世友起身就走。王洪文问许司令怎么走？许世友边走边答：老子坐专机来，坐专机回。主席的专列到南京至少四个钟头，我会比他先到。王维国一时也心急火燎地要走，王洪文挽留道；王政委，阿拉都在上海上班，急啥子事哩？许司令走了，小弟我陪你大哥喝个痛快！王维国执意要走：再喝下去，没有兴头了，咱们另约个时间吧。王洪文想强留，又怕王维国急眼，彼此都不好看，只好作罢。反正主席已经离开上海，他可以松口气了。还要回去通知民兵师撤防，再回宿舍去好好补上一觉。

再说王维国赶回空四军小舰队秘密据点，已是下午一时十五分左右。他估摸毛泽东的专列已过了

苏州，炸毁硕放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的行动方案已经落空；但仍可在无锡、常州、镇江一线作最后一搏！他命令“空中杀手鲁珉”立即驾机升空，攻击京沪线上的专列火车，记住是后面一列，不是前面一列！“小舰队”人马会立即出发，沿铁路线上追击，配合“空中杀手”的火箭弹攻击。

百密一疏。王维国没想到的是，鲁珉竟没有接他的电话，而是鲁珉的助手回话：鲁氓中队长半个小时前突然患上眼疾，两只眼睛红肿得厉害，由他爱人陪着，到医院看急诊去了！王维国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冲着电话大叫：听着！你带几个人，把鲁珉找回来！活的死的，老子都要！……不一会，那助手回了电话：报告政委，鲁珉和他爱人根本没有去医院，失踪了……

事情闹到这份上，王维国头脑仍是冷静的，立即派人骑机动摩托车，通知小舰队的人马中止行动。肯定是内部出了奸细，不要再去作无谓的伤亡了。随后，他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独自关在密室里落泪：林总！叶主任，俺对不住你们，误了老虎的前程……B 五十二这只老狼太奸诈，就这么金蝉脱壳，从俺眼皮底下溜走了。俺现在唯一能做的，是自己灭口……与其活着受辱，不如自己了结。

王维国艰难地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可他又疏忽了，手枪里的子弹已被人退掉。

十一日下午五时，毛泽东的专列火车抵达南京站。车站早已戒严清场。从上海赶回来的许世友，孤零零地一人在月台上接车。汪东兴下车和许司令握手，说明原因：我们在上海走得匆忙，须在这里停一刻钟更换机车头。主席说他很累，反正要讲的话在南昌和上海都讲过了，南京不下车了，马上就开三中全会，很快又见面的。

当天晚上十一时，专列在安徽淮北市站停留一刻钟，更换机车头。

十二日早上六时，专列抵达山东省会济南，更换机车头。毛泽东欲找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因事先没有通知，杨得志下乡了，找不到人。毛泽东忽然问汪东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北京？汪东兴估算一下，如果在天津不停留，大约中午一时左右可以到北京。毛泽东问：北京的情况怎样？和总理联络过了？没有告诉他我提前回来吧？汪东兴回答：没有，总理以为你还在上海。总理说，北京卫戍区和中南海警卫师控制着局面，请主席放心。毛泽东说：好！你现在去通知北京的李德生、纪登魁、吴德、吴忠四人，中午十二点到丰台火车站等我，要保密。到了丰台，你再和总理联络。

十二日上午十时半，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天津，不停。毛泽东嘱咐张团长再次落实李德生、纪登魁、吴德、吴忠四人到丰台站接车的事。汪东兴和张团长都不敢打听，为什么都回到北京门口了，不进了城再开会、谈话？其实，毛泽东当时并不知晓林立果一伙的那个“南线八百里连环追杀方案”，只是出于他天生的多疑、警觉，突然改变自己的行程，打乱对手的布署，使得那方案落空。

中午一时，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城南丰台站。警卫部队鱼贯下车，在专列四周布下散兵线。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已经等候在那里。

四人被要求留下身上所佩武器，由汪东兴领着上车，进入主车厢。毛泽东仍穿着一袭长浴衣，和他们一一握手，第一句话就问两吴：你们来接我，卫戍区留下谁战备值班呀？吴德让吴忠回话：是陈先瑞同志。毛泽东说：噢，蓝苹的熟人，红四方面军出身，三十八军老军长，现在也兼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李德生回答：是的，第一政委谢富治，第二政委纪登魁，第三政委陈先瑞。毛泽东说：由你们负责京津防卫，我可以放心。李司令、吴司令，你们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啊。李德生说：我们都是主席军事思想教育下成长的，算主席的小学生。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那你们都是天子门生啰！好，我就收你们几个关门弟子。纪登魁、吴德，你们两个愿不愿意？纪、吴二人连忙起立：能做主席的学生，太幸运、幸福了。毛泽东幌手：坐下说话，不要起立。李司令哪，你是不是刚带军事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那里的情况怎样啊？李德生不知道毛主席不过随便问问，便认真汇报起来，说阿国同志私下向我们流露，他们的霍查认为我国和美帝国主义关系解冻，邀请尼克森访华，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插断：我是右派，霍查是左派。国际斗争中，我宁要右派，不要左派。李德生欲继续汇报，见主席不耐烦听了，才收住。

毛泽东燃起一支烟，说：找你们四位来，不是要谈国外的事。我现在注意力放在国内，具体讲是放在京津地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内部。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路线正确。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有了江山，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呢？你们看过打鱼撒网吗？纲，就是渔夫手里总领渔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渔网上的一个个网眼。把渔网的那根总的绳子撒出去，整张渔网才会张开来……这就叫纲举目张。

四人埋头笔录。毛泽东说：这次，到南方转了二十九天，就是去讲路线，讲纲举目张。武昌、长

沙、南昌、杭州、上海，走一路，讲一路，唱一路。走一路，是从京广线下去，转到湘赣、浙赣线，再从京沪线回来，走了个大三角形；讲一路，是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讲党的九次路线斗争历史，九次闹分裂，都没有分裂成。可见中国党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当前，党内正在进行的斗争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庐山会议的事没有完，陈伯达、黄永胜后面还有人。他们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急于夺权上台。我和中央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是掺沙子、甩石子，批准逮捕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等人，责令黄、吴、叶、李、邱检查，改组北京军区，加强北京卫戍区。你们四位就是替中央接管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本月底，还要开三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增选中央常委、副主席。"九大"以来，不，实际上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八层十一中全会以来，中央就是一正一副两个主席。那时为了运动，集中权力，统一指挥。几年下来，发现弊病也很大，成了东北二人转。庐山会议之后，副主席不合作，不出席会议，主席一人转，唱独脚戏。我今年七十八岁，眼看上八十，精力、体力都大不如前，这样下去怎么行？所以三中全会要增加几名副主席。这一路上，我都讲了，中央也要搞老、中、青。老的是我，林彪，加上总理、康生；中的要一名搞理论的，文革小组方面也出一个，方便工作；青的呢？想从现在的中央委员中，提拔一名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的同志，做第三代接班人来培养。美国那个杜勒斯，不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吗？我们一定要使反共分子的预书破产……还有唱一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就领着当地党政军负责同志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几年，大家忙于唱语录歌，唱文化大革命，这两支歌唱得少了，歌词都忘记了。《国际歌》的歌词，就是批"天才论"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说得多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是主旨，灵魂。李司令、吴司令，你们还记不记得唱？

李德生、吴忠回答：《国际歌》歌词记不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得全，能唱。

纪登魁和吴德也说：《国际歌》歌词记得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记不全。

毛泽东说：你们是各有侧重，文武不双全。我这里有印好的歌词，一人拿一份，回去可以翻印，发给干部、战士。从明天起，机关、部队、工人、学生，要重唱这两支歌，电台敦唱，人人都唱。

李德生、纪登魁、吴德、吴忠、汪东兴笔录着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忽然收佳话题，转而问：陈老总，陈毅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附近？

汪东兴见四人不出声，便回答：陈毅同志是住在丰台区一座四合院养病。他前一段住北戴河，现在应该回来了。

毛泽东说：陈毅是个正派的同志，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你们的老首长徐向前、王树声、徐海东，也都是老实人，红四方面军的优秀代表。北京军区原先那司令员杨勇，你们还关着他？

李德生回答：主席，杨勇同志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一九六七年上半年被隔离的，一直软禁在三十八军营区一座小院里，那时，我还没调来中央工作。主席有指示，我们马上回去执行。

毛泽东说：还是由周总理去处理，放出来，说明没有大的问题，就应该分配工作，原则上不回原单位。免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军三杨，抓了两杨。还有杨成武，我看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个"大树特树"，是陈伯达秉承什么人的旨意干的，栽赃到他头上。一些事情，当时他们坚持要那样办，我也击不过。软禁一段，反而是种保护。

纪登魁说：这个我们能理解。许多高级干部，当初不是把他们军管软禁起来，放手让群众去批斗的话，早被整残，甚至被整死了。

毛泽东思绪跳跃，忽又打开茶几上一张地图，问起北京城里、城外的部队部署来。由李德生、吴忠两人介绍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布署情况。毛泽东又问驻张家口的 XX 军，现任军长是不是黄永胜的老下级？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毛泽东说：李司令、吴司令啊，首都的北面是不是敞着一个口子啊？一旦城里有事，那个军挥戈而下，你们怎么抵挡？

李德生、吴忠得知毛主席对那名军长不放心，即提出：那就调走他，这事要当机立断。

毛泽东指着地图：这种时候调走他，太敏感。也不是认定他就会反我。我看呀，这是张家口，这是昌平县的南口，都是战略要地。为什么不在南口摆上一支部队？

李德生回答：南口已有一个坦克团。

毛泽东说：那还不够吧。

李德生和吴忠商量两句，说：行！主席，我们立即调三十八军的一个师到南口去。三十八军一个师三万多人，实际上是一个军的兵员。

毛泽东说：我们有几个大编制军，二十四军，三十八军，六十军，都是十万人马。

正说着，张团长进来，拿一页电话记录稿呈毛主席过目。记录稿上潦草地写着：中央警卫局及卫戍区报告，已完成对黄、吴、叶、李、邱等家住处及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大院的监控布署，主席可以放心进城。

毛泽东看毕，将记录稿揉成一团，吩咐张团长去烧掉。再又看了看手表，说：好啊，和你们一谈就谈了两个多小时。可以了，先说上这些，算向你们路线交底了吧。在外面转了近一个月，累了。原先想去看看陈毅同志，也不去了，打道回府。

下午四时，毛泽东经由北京火车站出站，大摇大摆回到中南海游泳池。

第七十七章　去乌兰巴托搞武装割据

北京西部机场内侧四合院，“五七一工程”前线指挥所。林立果一觉睡了十一个钟头！醒来时发觉杨姐已经不知去向。在他呼呼大睡期间，急得发跳的是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会和王飞、江腾蛟商量，要不要请医护人员来把林副部长弄醒？这种时刻长时间昏睡，肯定是被人灌了蒙汗药……医生来了，诊断出是服了强力安眠片，药性一过就会醒来，没有什么医疗措施可以催醒，准备一碗姜汤吧。

时间已是十二日午后。林立果醒来后喝下大碗姜汤，上了一次洗手间，浑身仍是软塌塌的。正由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三人陪着说话，议论上海方面王维国的空四军小舰队已否有所动作，江腾蛟忽然气喘呼呼地进来嚷道：我的林副部长喂！丰台车站密报，已经停了两列中央专列，守候在车站的李德生、纪登魁、吴德、吴忠四人已经被召上专列……

林立果登时脸色寡白，想蹦跳未能蹦得动：什么什么？消息可靠？B 五十二回来了？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都吓傻了。江腾蛟垂头丧气：看样子是回来了，南线方案是失败了。林立果“哇——”地一声哭出来：我混蛋！我混蛋呀！对不起副主席，对不起叶主任呀……他们把这么要害的任务交给我，我却是要了他们的老命呀！周宇驰，你快派人把那个骚货抓回来，任由你们几个去操死她！操死她！于新野说：不要哭了！你是指杨姐吧？她早走了，一辆小伏尔加接走的。周宇驰没好气地说：那骚狐狸操是操不死的，只能用手榴弹捅进去！

江腾蛟火了: 到了这份上，你们还在胡说八道！副部长，你要清醒，振作起来！赶快给北戴河电话，请示下一步行动！林立果停止哭泣，泪水一抹，咬了咬牙，很快恢复了理智似地，说：你们听着，现在立即转为执行第二方案，撤退去广州，成立新的党中央，武装割据，南北对峙。周宇驰笔录下林立果的指示。江腾蛟坚持说：还是要报告副统帅和叶主任，决心由他们来下。林立果说：不能打电话了，肯定已被监听。这样吧，通知王飞，替我准备一架专机，我和刘沛丰立即飞北戴河，接上副统帅和叶主任，直飞广州。

不一会，王飞一脸哭丧着进来。林立果朝他摇摇手，示意不要多废话，只落实派专机的事。王飞说：按专机调用条例，须由吴司令员报周总理批准。林立果说，，现在是胡萍负责战备值班吧？就对胡萍说，某架专机经检修需要试飞，飞山海关机场。江腾蛟满意地说：副部长你总算缓过神来了，脑子又好使了。王飞说：行！我和胡萍去安排专机，执行第二方案，大家都去广州。

下午五时，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飞和作战部值班部长胡萍，调动一架英制三叉戟专机试航山海关机场。林立果登机之前，布置江腾蛟，王飞、周宇驰、于新野四人一令晚上各位做好准备，不要忘记通知李伟信、胡萍等人，每人只准带家属和小孩，每家三箱衣物，明晨八时共一架运输机飞广州。其他中央负责人的去留，由副统帅和叶主任决定。

再说北戴河海滨区九十六号楼。叶群已接获上海方面线报：B 五十二逃脱，返京，王政委自杀。

当叶群把这场天大事报告给林彪时，林彪闭上眼睛，停止了思维似的，好半天没有吭声。叶群心急火爆，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一号！你倒是说话呀！事已至此，何去何从，你要快拿主意……我不要当王光美，你不要当刘少奇！

林彪启开眼睛，目光十足阴冷、镇静：一直担心老虎会是个赵括，他还是做了新中国的赵括……我们不要责怪他。打了一辈子仗，数这次失之轻率，是我的责任。王维国以身殉职，可惜了。我们要记住他。陶潜有首《咏荆轲》，不大被人注意……

叶群见一号在这种时刻，还有心情谈什么陶渊明的诗，真是心要跳出嗓眼了。但又不敢劝止。越是紧急时刻越要镇静，刀架在后颈脖上，也只好听他的湖北口音吟诵下去。一号每逢大事有静气，全党全军享有盛名的：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丈良，岁暮得刹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阪，慨慷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固穷事自至，豪主正征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叶群好不容易等到一号吟诵完：现在是十万火急了！下一步，怎么行动？林彪仍在重复着最后四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王维国也是剑术疏啰。我们老虎，志大才疏，难为孩子了。老虎有不有电话？叶群说：周宇驰来了电话，说老虎已下令转入第二撤退方案，大家明天一早飞广州。老虎本人弄了架专机，飞向山海关来了。林彪点头：好，我们老虎还能做到临阵不怯，临危不乱。这样吧，你去通知内勤，把我们要紧的东西收拾一下，随时准备转移。叶群说：这事不劳你操心，我早已准备停当，喊走就可以走的。林彪说：好，这就好。你估计一下，老家伙现在是不是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了？叶群说：他的专列中午抵达丰台，招了李德生四人上去谈话。现在是下午六点，他应当回到中南海有两三个小时了。林彪说：还没有下令我们俩个回北京开会……可以推断，到目前为止，老东西还不知道老虎他们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只是有所怀疑，尤其是对空军不放心。这样，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作出布署。下面拟个名单，确定去广州的人员：黄永胜全家，吴法宪全家，李作鹏全家，邱会作全家，加上江腾蛟、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刘沛丰、胡萍等人和他们的家属。空军不是已经准备了八架运输机吗？明天早晨八时，大家一起飞广州，给老东西一个措手不及……到了广州，立即通电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宣布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号召各省市的中央委员们率部起义，来归，形成南方割据局面。

叶群笔录下一号的指示。她头脑冷静、清晰了。大事，由一号定，具体的，她负责执行。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安抚、糊弄家里的几十号工作人员，不能让毛、江的眼线们看出破绽，包括自己那宝贝女儿林立衡在内……叶群说：一号，我们还是先安内，后攘外吧！今晚上，我们这九十六号楼里，替豆豆和她未婚夫办一个订婚仪式，摆些瓜果糕点，饮料鲜花什么的，热闹一番，之后再办个电影晚会，让工作人员都去看两场电影。你看怎样？林彪难得地笑了笑：你这次算个女诸葛啊。很好，可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正说着，他们的心肝宝贝老虎一阵风似地进来了，关上房门，就噗地一声跪下了：副主席，叶主任，儿子不孝，没有办成大事，儿子该死！儿子该死！林彪一见老虎这个样子，厉声喝道：老虎起立！男儿本自重横行，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情况，我和你母亲都知道了，父母并不怪你，你是男子汉，要经得起斗争的磨难、考验！叶群连忙扶起儿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叫 B 五十二逃脱了，回了中南海嚒？父亲已经指示，明天一早大家飞广州，搞第二方案。

林立果坐下，报告：我回来之前，已给周宇驰他们布置了，用今晚上的时间做准备，执行第二退却方案。叶群捏住儿子的手，鼓励说：很好嘛，我们老虎在紧要关头，能从容对应啦。周宇驰来过电话，讲你弄了架专机来，供我们一家使用。说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林立果说：山海关机场还有一架伊尔十四，也供紧急备用，刘沛丰留在机场监控。林彪说：很好。等会老虎负责和广州空军的鄺任农、米家农联系上，通知他们，我明天一早飞广州，但不准透露消息。还有，叶主任，明天一早离开这里时，告诉这里的工作人员，我去大连休息几天。老虎，还有什么情况要报告？

林立果说：空军那边，已预备下八架运输机。我要求江腾蛟、王飞他们，每家只带上家人、小孩，三只旅行箱，一共八家，共用两架运输机。其余六架供黄、吴、李、邱四家调用。起飞时间，明晨八时。林彪满意地说：好，就这么定了。叶主任，你通知黄、吴、李、邱，明晨八时起飞，不准延误。到了广州，再发新闻公报。

叶群见儿子还有话说似地，便諏了諏嘴。林立果说：爸妈！要防止家里出叛徒。林彪蹙了蹙眉头：

家里除了有奸细，还有叛徒？林立果说：就是豆豆。我刚才进院门时，被她看到了，硬问我是怎么回来的，我没好气，告诉她是从天上飞回来的！我注意到她和警卫秘书李文甫鬼鬼祟祟。我的意见，先关她禁闭，不要再让她乱跑，去给人家通风报信了。

林彪想了想，说：豆豆是鬼迷心窍了。你母亲早提防着。禁闭就不关了。今晚上替她和未婚夫办个订婚仪式，热热闹闹，再放两场电影，可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你姐姐也是父母的亲生骨肉。她可以对不起父母，父母却要对得起她。明天就不带她走了。今后她自己去应付一切吧。老虎，现在你就去帮你母亲收拾、张罗，有疑难再找我。

……自发现林立果突然回来，关起小客厅门和父母谈话，林立衡就领着母亲的一名内勤，耳朵贴在门缝里侦听。她们只听到"专机"、"广州"、"大连"几个词。听了一会，林立衡交代那名内勤：你继续听，但不要被他们发现了。我出去一下。

说罢，林立衡出到院子里，骑上自行车，迳自到隔壁院落，找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张队长报告：林立果已经弄了架专机到山海关机场，他和叶群准备劫持林副主席逃跑！快报告中央！张队长老警卫出身，一时觉得林副主席这宝贝闺女的书论不可思议：你妈妈和你弟弟打算劫持父亲？把你父亲当肉票？邪门不邪门？林立衡见张大队长不相信她的密报似的，脸蛋儿都气歪、气丑了：张同志！你要对党中央负责！你不保卫林副主席，不向中央报告，我会直接报告！到时候看你长了几颗脑袋！张大队长也有些火了：我长了一颗脑袋，小姑奶奶，碍着你什么事了？你说你母亲弟弟要劫持林副主席去哪里？林立衡嚷嚷：我只听到两个地名，一个广州，一个大连！张大队长吸一口凉气，镇静下来：好好，我马上给中南海警卫局值班室挂电话，你自己去讲清楚吧。

电话通了，是警卫局杨副局长值班，张大队长只说了句林立衡同志有紧急情况报告，现在由她本人讲话。林立衡接过话筒：杨叔叔吗？我是豆豆呀！我要报告两点重要情况：一是林立果弄了架专机到山海关机场来，请问问周总理，他知不知道这架专机是谁派来的？二是叶群和林立果正在劫持林副主席，准备逃跑，他们可能跑大连，也可能跑广州！现在要加强对林副主席的保卫！林副主席已经身处险境，是无辜的！他身体很弱，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很可怜……电话里，杨副局长没有听清"劫持"二字，听成"接触"了，"接触"一下，怎么就危险了？林立衡急眼了，冲着话筒大嚷：是"劫持"，不是"接触"：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分子劫持达赖喇嘛逃亡印度那个"劫持"，听明白了吗？好，明白了。你马上报告汪主任，好。我还要回去继续观察，有新情况再来报告。

母亲叶群和弟弟林立果并不知道林立衡跑出去干了什么。大客厅里，已放起了节奏明快、气氛欢乐的音乐。两张长条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满了鲜花、糕点、糖果。工作人员都来了，说说笑笑，站的站，坐的坐。叶群拉住女儿的手，说：豆豆你跑到哪里去了？到处找不到你。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呀，父亲同意了，替你和张医生办个订婚仪式……快去换套新衣服吧！林立衡却冶冷地抽出手，说：还要拉住我演戏呀？我不换衣，就这样！林立果看不过去，劝道：姐姐，你不要负了父母的一片爱心，你是林家的女儿！都准备好了，替你办喜事啊！

说话间，林副主席出来了。全体起立。林副主席朝大家招招手，神情随和地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随即，准新郎在几名工作人员的簇拥下，来到林立衡面前。林立果临时担任起司仪角色，拉着准新娘、准新郎向父母鞠躬行礼。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叫好声。林副主席神色肃穆，慈祥，站起身来和两位准新人握了握手，祝福他们做革命伴侣，互相尊重，爱护，白头到老，幸福久长。全场又响起一派热烈的掌声。随后林副主席朝大家招招手，便转身进内厅休息去了。大家知道林副主席清静惯了，不喜欢在喧闹的场合待得太久。叶群笑容满面地也讲了几句祝福的话，就招呼工作人员们吃糖果，喝汽水，尽兴乐一乐。并宣布今晚上放两部片子，一部苏联片，一部美国片，算个电影晚会吧。

仪式办得热闹，简朴，前后也只有半个小时左右。

趁着工作人员都看电影去了，林立果在母亲的大卧室里帮着清点机密文件、必备物品及几扎美金、卢布等。电话铃声响起，是北京周宇驰来的—广州空军鄘任农报告，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两千余人，已经听了政委刘兴元传达的 B 五十二在武昌和长沙的讲话，一致表态坚决站在 B 五十二一边！

叶群、林立果都傻了。这就意味着，南撤广州的方案告吹。怎么办？林立果立即去把父亲扶进母亲的卧室来，关上房门紧急商谈。林彪说，还是明天早晨起飞，去大连，到了那里再看情况。叶群再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去了大连，再要飞别的地方，就难了！林立果当机立断：干脆，飞乌兰巴托或者依尔库茨克！都只有不到一小时航程。林彪的脸色更为苍白了：去外国？可我至少还是个民族主义

者啊，老虎，我们要是不走，情况又会怎样？林立果吓得声音颤抖：父亲！如果不走，我们全家人可能立即被捕，遭到杀害！林彪瞪起眼睛：老虎，你先不要作结论，只说为什么？林立果说：父亲，B五十二会下令对空军进行搜捕！江腾蛟、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胡萍、刘沛丰等人中的任何一位，经受不住江青、康生的专案小组的拷打、刑讯逼供，就会供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供出"南线方案"和"北线方案"，那我们全家就完了。叶群说：老总啊，老虎的思路清晰，只有逃出去，才有我们的活路。林彪额头冒汗，目光冷峻：好，那就去乌兰巴托，联合苏蒙，搞武装割据。

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厅灯火通明。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替四届人大会议准备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毛泽东回到中南海游泳池后，还没有通知周恩来去碰面，只嘱咐他照常工作。

晚十时，机要秘书悄悄进来，在周总理耳边说了句什么。周恩来当即起身，交代会议暂由春桥同志主持，继续审读修改《报告》稿本；随后进到内厅书房，接听汪东兴打来的绝密电话：总理，北戴河二大队报告紧急情况，是林彪女儿林立衡密报，一是黄昏时分林立果弄了架专机到山海关机场，二是林立果和叶群准备劫持林彪南逃广州！周恩来脑子里轰地一响，有这种事？镇定一下，说：汪主任，若具是这样，情况就严重了。但单凭林立衡一人的密报还不够，通知北戴河二大队全面戒备，保卫林副主席。林立果私调空军专机的事，我这里立即追查。汪东兴在电话里问；要不要报告主席？周恩来说，情况未落实之前、最好不要去惊动主席，老人家在南方奔波近一个月，让他先睡一觉吧。

周恩来坐在电话旁没有动窝，也没有传人进来问话。林副主席方面，要有大动作了？林副主席是个心思很深、藏而不露之人，要么不动，动必惊天彻地……自己怎么办？被夹在中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哪边都开罪不起……林立果私调专机的事，既已报告到自己这里，当然要查问落实。好在黄、吴、李、邱，今晚上都来开会了。

吴法宪被传了进来。周恩来劈面就问：吴胖子，今天黄昏，有架专机去了山海关机场，你知道这事吗？吴法宪说：总理，我一直在这里开会，晚饭都没有回去吃，怎么会知道？周恩来问：现在你们空军司令部是谁在战备值班？吴法宪拍拍脑门：应当是副参谋长胡萍，他是上个月从南空调来的。周恩来说：好，现在就找这个胡萍。电话很快接通：胡萍参谋长吗？我是周恩来。听说一架专机去了山海关机场，是谁批准的？

周恩来听出来对方有些迟疑地回答：报告总理，有这回事，一架专机搞检修试航，去了山海关机场。周恩来问：那架飞机的编号是多少？胡萍回答：我查查……是二五六号专机。周恩来说：好，现在你们吴司令也在我这里，二五六号飞机，立即飞回来。胡萍在那头说：总理，我一定执行命令。但我要先了解一下，总理你等等……或者我再打给总理？周恩来说；我这个电话你打不进来。我等着吧，快点呀。大约过了两分来钟，胡萍回话：报告总理，我问过机组了，那架专机确有机械毛病，现窝在山海关机场不能动了。放下电话，这回轮到周恩来来拍脑门、伤脑筋了。他不相信那架飞机真有什么机械毛病，明明是替林副主席预备的嘛。想了一刻，想出一条可进可退、两边都不得罪之策。不管怎么说，扣压林副统帅专机，必须拉上副统帅的三名大将黄、吴、李共同承担责任。

因山海关机场属海军航空兵管辖，李作鹏被召了进来。周恩来口授中央命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二五六号专机不要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此命令由李作鹏到另一房间口头下达，说是有意无意间把"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传达成"四人中一人下令才能放飞"。周恩来也罢，李作鹏也罢，都是口授命令，皆无文字依据。

另说胡萍在接过周恩来总理的电话后，立即给周宇驰透去消息，让转告北戴河的林立果，周总理已经在追查二五六号专机的去向了。

北戴河九十六号院。林立衡由一名警卫员陪着，第二次去到二大队的值班院落，密报林立果和叶群即将挟持林副主席出逃的新动向。张大队长要通了中央警卫局值班室电话。这回接电话的是中办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说明林立衡提供的密报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林立衡向汪叔叔报告了她和内勤在她母亲叶群卧室门口听到的两句话：林副主席说，我至少是个民族主义者呀；林立果说，去依尔库茨克，或是乌兰巴托，武装割据……汪东兴在电话里问：豆豆啊，你没有听错吧？很好，很好，我立即向总理报告。你等着，说不定总理要和你通话。果然，过了一小会，话筒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豆豆吗？我是你周伯伯啊！你报告的情况都是真的？不可思议啰。好，好，谢谢你，你是党的好女儿。知道知道，你是忠于中央，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的，你只是要和母亲、弟弟彻底决裂。知道知

道，中央一定会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林副主席的安全，阻止你所担心的事情发生。好好，你回去继续观察，随时报告。豆豆啊，你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

再说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的又一通电话后，更是慌了手脚。一边报告父母，一边出去找军事秘书要军事地图，并问乌兰巴托和依尔库茨克机场的信号。叶群毕竟是经过战火洗礼的，她和林彪商量后，决定给周恩来挂一个电话，试探、敷衍一下：是总理吗？我是叶群呀！这么晚了打电话给你，没有影响你休息吧？周恩来在电话那头说：啊啊，叶群同志，你好吗？问林总好。晚上十一点半不到，还不晚嘛，有什么事要我替你们办吗？叶群说：有件事想告诉总理，林总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了，他想动一动，换个环境休息。周恩来说：那好啊，空中动还是地上动？去哪里？叶群说：林总想空中动，去大连休息。周恩来说：去大连也可以坐专列啊，我通知铁道部安排专列。叶群说；总理啊，你知道的，林总一向怕打扰地方，沿途封路戒严什么的，还是空中动较简单、省事。周恩来问：你那里现在有飞机吗？叶群答：不知道啊，还没有问他们，派飞机不是要经过总理吗？林总想夜航，看看星空什么的。周恩来说：现在太晚了，夜航不安全，等天亮后我再和吴法宪他们商量。请问候林总，要他保重身体。马上要开三中全会了，你和林总都要回来开会啊。

叶群和周恩来通电话时，林立果已拿着一卷地图回来，说：走！我们马上离开，刻不容缓了。周宇驰他们，我已通知了。等这里的工作人员接到命令，我们就走不成了。叶群问：你父亲同意立即离开？林立果说；父亲已由内卫扶着，去车库了。走！我拎上这只包，其它不要了！

晚十一点四十分，九十六号院值班卫士用电话向二大队首长报告；有情况！林副主席出了后房门，向旁边的防空洞去了……防空洞外，是他的红旗牌座车。林副主席、叶主任、林立果，还有李文甫，已经上了车……车子发动，头灯亮起……车子开出去了！车子开出去了！

二大队张队长已把电话连通到北京中央警卫局。汪东兴下令：把车子拦下，不要让他们上路！

林副主席一家的红旗牌防弹座车在二大队路口被几名军人挡了一下。汽车一加油门，轰地一声冲了出去。张大队长向汪东兴报告：冲出去了，朝山海关机场方向去了。汪东兴命令：你们去追！不能让他们上机场！

二大队的两辆吉普车立即出动。三卡车满载士兵的大卡车相继出动。情急之下，警卫人员朝天开枪。前面的轿车仍不停驶。警卫人员朝轿车的后轮开枪，以图击破车胎。子弹打在车后玻璃上当当响。因是防弹座车，子弹不能射入：…：北京方面，周恩来在电话里也听到了枪声，指示不准放枪！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怎么可以朝他放枪？可以截停车子，可以劝阻他登机，但不能放枪！

林彪的红旗牌座车配备超强马力，在海滨公路上疾驰，一下子把尾追的吉普车、大卡车抛下老远。座车突然停了一下，车门打开，一条黑影跃下，车内有人朝黑影开了两枪。事后知道跳车的是林彪的老警卫秘书李文甫，手臂中弹。座车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前行，又被路上的哨卡挡了一下。座车不减速冲过哨卡，雪白的车灯，两束光柱划破夜色，一往无前。尾追着的军用吉普和军用卡车哪能和林副主席的座车比速度？就是海滨大桥的守桥部队接到命令，也来不及设置路障。

十三日零时，林彪的座车只花了二十分钟，即进了山海关机场，直接驰到二五六号专机下方。因机师在刘沛丰的督促下，正在给飞机加油。林立果、叶群、林彪等人下车后，刘沛丰立即命令机组人员登机，并拔掉油嘴，停止加油。因机场入口方向，已远远的有车辆呼啸着喇叭而来……林彪等未及移来舷梯，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爬上去。林彪的帽子掉到地上。叶群更是披头散发的爬上梯子。刘沛丰最后一个上来，边挥着手枪叫喊：飞机启动！启动！快！快！快！

二五六号专机开始滑行。副驾驶、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未及登机。机组人员应为七人，只上去了四人。飞机在滑行中，好不容易才关上舱门。由于飞机是在慌忙中强行滑出，右机翼上的玻璃灯罩被停在一旁的油罐车撞坏。

这时，机场已奉警卫部队命令关闭了所有的灯光。因周总理有命令，警卫部队倒也没有朝滑行中的飞机射击。专机驾驶员潘景寅凭着丰富经验和优秀驾驶技术，在一片漆黑中起飞升空。时间是零点三十二分。

零点二十分专机还在跑道强行滑出时，山海关机场值班司令员曾三次向北京的顶头上司——海军司令员兼政委李作鹏请示报告：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当时仍在人民大会堂东厅会议室开会，相信他也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怎么办？但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派卡车堵塞跑道也来不及。

警卫部队负责人向周总理报告：二五六号专机已经起飞！周恩来再次中止政治局会议，要求大家

原地待命，不要离开。随后他让吴法宪跟他走到内厅书房，要通了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命令打开全国所有海陆空雷达，监视天空！请报告二五六号飞机的飞行方向！空司调度室回答：我已发现目标，雷达锁定，它朝北面飞去！周恩来说：好！请你们随时向我报告它的方位和飞行角度。说罢，周恩来转向吴法宪。吴法宪倒是脑子转了几转，问：要不要命令内蒙机场的战机升空追降？周恩来瞪吴法宪一眼：你说得轻巧，那要请示毛主席。这样吧，空司调度室！我能不能和二五六号的驾驶员通话？用无线电话呼号，他们能不能听到？调度员回答：能听到，飞机上的通话器开着。周恩来喊话：我是周总理！我要和二五六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同志通话！潘景寅同志，我是周总理啊，你听到我的声音吗？为什么不回答……调度室回答：他开着机器，但不回话。周恩来说：那你们对他呼号，就说我周恩来希望他们回来，不论他们在北京东郊机场或是西郊机场降落，我都会去机场接他们！我以我的性命和人格向他们担保，保证他们和家人的安全，一切事情都可以解释清楚，一切误会都可以消除……

周恩来通过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就这么向二五六号专机呼号了二十来分钟。调度室不时向他报告专机的航向：总理，它改向西飞！改向西飞……到了内蒙古西部……深入内蒙古腹地……看！又改向北飞……天！它飞出国境，进入外蒙古……它从雷达屏幕上消失，消失。

时间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汪东兴已经来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浑身都汗湿了。他出到会议厅，对仍等候着的政治局委员们说：同志们，大家不要离开，想吃消夜就吃消夜，想打个盹就打个盹吧。但不准离开，也不准和外面打电话。我和汪主任马上去见毛主席，大家等我回来！

第七十八章　“你们都等着我死！”

周恩来的座车走人民大会堂至中南海的地下特别通道，几分钟后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游泳池。江青、张春桥、华国锋已经先到了。江青劈面就问：总理，林彪带着老婆、儿子逃跑，为什么不命令防空导弹把他打下来？周恩来只顾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那架飞机已出国境，我一直向它呼号，机上没有回应：……江青仍是急促地说：现在还来得及！用地对空导弹！放跑他，今后麻烦大了！周恩来说：那就请主席下令吧，看看我们的雷达还能不能找到目标。还有个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脸色泛白，不吃惊，不气愤，只是一下子憔悴了许多似地摇摇手：没想到他和我相斗，会是这个结局。为什么不留在国内党内相斗呢？还没有分出胜负嘛。他啊，还是老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江青你不要瞎吵，不能朝邻国领土发导弹，人家那里驻有苏联红军。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走了就不准回来。

周恩来松一口气。张春桥、汪东兴、华国锋在一旁点头称是。惟江青仍不服气：我有意见！让姓林的跑到外蒙古、苏联去成立流亡政府，今后潜回国内搞武装割据，后患无穷。

毛泽东看一眼咄咄逼人的婆娘，叹口气，说：好好，就江青提出的问题，你们简要谈谈各人的看法。春桥，你先讲。张春桥端着小本子，说：江青同志所虑有理，不能低估林彪一伙人的破坏力。我们未能在发觉他外逃时追降他、敲掉他，已差一着。现在应趁他在外立足未稳，把他消灭。当年斯大林同志派内务部人员追杀托洛茨基，最后追到北美洲墨西哥城，还是把托氏干掉。东兴同志，你说呢？汪东兴说：这事，我服从主席的命令！华国锋也说：对，主席叫咋办就咋办。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周恩来。周恩来感到背上凉飕飕的：现在发导弹是来不及了。至于林彪一家坐飞机朝北飞，后又转向西飞，他还是中央副主席，我怎么命令战机追降、甚至下令击落？又来不及请示主席。如果那样干了，怎么向全党、全军交代？所以，要请主席和各位同志理解我当时困难而复杂的处境。如果是我工作的疏忽，接受主席和中央的处分。

毛泽东摇手：恩来，我不怪你，不要解释那样多，一大堆事情等着你去处理。我说哪，林彪带着老婆、儿子跑了，是好事，不是坏事。他这一跑，我和中央倒是主动了，也简单多了。接班人叛国投敌，还有什么不好交代的？他不跑，留在国内，又掌握了兵权，才麻烦、危险呢。江青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我在南方是怎么过来的……跑了就跑了，我们不学斯大林，派人到外国去杀掉他。当年张国焘从延安跑掉，先到西安去见胡宗南，后到武汉去见蒋介石，记得恩来你是提过把他干掉的。我说张国焘没有拉走一兵一卒，干掉他做什么？让他去吧。结果怎样？蒋委员长并不信任他，给了他一笔钱，到

香港做生意去了，后来到加拿大去了。王明也是个大人物，一九五六年去莫斯科治病不再回来，天天写文章骂毛泽东，骂中国党，又怎么样？他狂犬吠日，我聋子不听狗叫。他靠拾苏修牙秽度日。这说明搞政治，不能脱离你自己的土壤、舞台。一旦脱离，就屁用没有了。没有人跑到外国去搞革命搞成功了的。林彪也会是这样。他到乌兰巴托，依尔库茨克，能搞武装割据？笑话。中美关系缓和，中苏关系也随之缓和，谁会支持他回来割据？我看是要关闭机场，封锁天空，不准回来。

正说着，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小张进来，呈交毛泽东一纸北京卫戍区的电话记录。毛泽东让周恩来念：北郊沙河机场一架直升机起飞，向北飞去。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偧和两名驾驶员。

周恩来念毕，说：主席，派李德生、杨德中去空军司令部监督吴法宪，下令迫降那架直升机，不肯追降就击落。毛泽东点头，对汪东兴说：汪主任，你去传我的话，要李德生、杨德中去接管空军司令部。随后又说：恩来，江青，我们没有时间磨嘴皮了。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周恩来说：以主席名义，向全国发布禁空命，向全国各大军区通报情况。现在最危险的是空军系统，应采取果断措施。

毛泽东点头：恩来，就在我这里，你拟出几条来。

周恩来拍拍脑门：春桥，国锋，你们帮我笔录一下。我说，你们记，之后请主席审定，签字。一、发布全国禁空令，禁止一切军用、民用飞机升空和降落，同时打开全国所有雷达，严密监视天空；二、全党、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军人、干部停止休假、出差。全国党、政、军机关实行每天二十四小时战备值班；三、向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通报林彪一家叛国投敌事件，并由他们紧急通报各省市自治区正军级以上干部；四、各大军区、省军区立即派出野战部队，接管全国所有军用、民用机场，机场跑道可用载重卡车堵塞。所有飞行器上的航空燃料卸掉。空军系统所有官兵，交出武器弹药，按级别集中办学习班，措施要果敢，态度要和气；五、叶剑英、粟裕带工作组进驻总参谋部及国防部，李德生、张廷发带工作组进驻空军司令部，萧劲光、苏振华带工作组进驻海军司令部，王震带工作组进驻总后勤部，张春桥同志仍主管总政治部；六、林彪叛逃事件，现阶段属党中央、中央军委特级绝密，任何人向外泄露，按军法严惩。主席，先草拟上这六条，怎样？

张春桥笔头快，字迹也清楚，呈毛泽东过目。毛泽东说：还是总理脑子好使，我签字。恩来仍回人民大会堂坐镇，发号令。你们几个，还有什么补充的？

江青干咳一下，说：黄、吴、李、邱这几名林彪爪牙怎么办？

毛泽东目光转向周恩来。周恩来说：江青提醒很及时。黄、吴、李、邱，暂时不宜叫爪牙，一些工作还要他们去做，可以让他们争取立功嘛。警卫局方面早有命令，他们的警卫人员转变职能，已对他们四家实施监护居住。另外，主席，请派叶剑英、张春桥、华国锋替我做帮手。我回到人民大会堂，就要打八面拳了。一些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都信服叶帅。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周恩来起身欲走，忽又提出：主席，为了安全，你也改换一下住处吧？搬哪里？大会堂一一八室，也就是北京厅，你住过的，安静又安全。以防空军出亡命之徒……毛泽东挥挥手：你去忙吧！可以，我就搬过去，你们找我也方便些。我很累，累了，要休息…：

几分钟后，周恩来返回人民大会堂东厅。政治局委员们见他进来，一一起立，眼巴巴地望着他，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很显然，吴法宪和李作鹏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没敢乱开口。周恩来招招手，示意大家坐下：同志们，出了谁也料不到的情况，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坐飞机跑到外蒙古去了。我刚从主席那里回来。现在要给各大军区打招呼，全军进入一级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你们不要离开，继续等我的消息。叶剑英同志，你现在随我走，协助我工作。

人民大会堂内，原有一套战备值班用的全军通讯指挥系统，此时已经启动。东厅内侧，周恩来的宽大办公室，即成为党中央紧急应变神经中枢。十几部红色电话机闪烁出一排嫩绿色萤光。叶剑英元帅只花了十来分钟，呼通了全国十二大军区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命令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到位，接收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发布的紧急通知。

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放弃了电话会议方式，采行与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个别通话。周恩来让接通的第一个电话是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吗？我是周恩来。现在告诉你，去年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儿子叛逃到外蒙古去了。还不明白？就是副统帅呀！对，正是他。现在，我代表毛主席、中央军委，命令南京军区野战部队，立即接管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四省市所有军用、民用机场，不准任何飞机起降，解除空军人员武装，把他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许司令，天亮之前，你派两名副职，分头带人去杭州逮捕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去上海逮捕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其他林

系亲信，暂不逮捕，争取有立功表现。下面，请你记录军委六条命令……好！许司令你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军委命令，好！以上任务，都要在今天天亮前完成。对，要雷厉风行。

再下来的电话，依次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福州军区，以及升格为一级军区的内蒙古军区和新疆军区。共是十二大军区，均要求在天亮前，就近派出野战部队接管机场，解除空军人员武装。

周恩来在叶剑英协助下，发布完全国禁空、进入一级战备命令，回到政治局会议室，再次招呼大家坐下后，说：林彪叛国投敌，使党和国家面临巨大威胁，我们要做好防止敌人对我实施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准备。现在，我宣布，由我和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纪登魁、华国锋接管中央军委及其办事组的一切工作。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转为协助工作。你们四位过去和林彪关系那样密切，希望边工作边交代问题，不要放过最后的将功赎过机会。另外，所有在场的同志，今晚发生的事，严禁外传，包括对你们的家属和秘书。如何传达，等候中央统一布署。

政治局委员们离开后，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陈先瑞赶到人民大会堂，听候周恩来总理命令。周恩来对三人简述了林彪叛逃经过，并作出几点指示：

一、监视和搜索那架被迫降的直升飞机，发动当地民兵配合部队搜山，要人、机并获；

二、天亮前，派卫戍区部队封闭北京郊区的五个机场，即西郊机场（包括空军学院）、东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没有中央命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降。强行起飞的，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电话电报大楼、人民日报社的保卫，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京西宾馆、空军大院、海军大院等单位及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加强警戒，实施军事戒严；

四、卫戍区各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防备苏军大规模空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

吴德、吴忠、陈先瑞三人接受周总理命令后，即返回卫戍区司令部调兵遣将，坐镇指挥。所辖八个野战师，数个装甲团、坦克团、重炮团、火箭炮团，均于天亮前进入作战位置。

十三日早上，那架外逃的直升飞机被迫降在河北省怀柔县沙峪山区。当地军民撒下天罗地网。附近的卫戍区第三师接到民兵报告，包围了沙峪山区，并在公社民兵的配合下逐渐缩小包围圈。上午十时，部队找到了那架直升飞机，一名驾驶员已被打死，其余人员在逃。

原来直升飞机被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迅即跳下，飞速跑向山坡下边一大片玉米地。周宇驰一边跑一边撕碎林彪的那纸政变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一封信以及安排黄、吴、李、邱等人去广州的飞机编号、人员表。三人跑了一阵，四周山坡上已传来"缴枪不杀"、"负隅顽抗死路一条"的吆喝声，包围圈已经很小，跑是跑不掉了。在玉米地里，三人坐下来。周宇驰说：不成功，则成仁，到这一步，活路是没有了。于新野说：我们自尽吧。李伟僿表示同意。周宇驰说：那这样吧，我先开枪打死你们两个，后开枪结束自己。李伟僿说：我们还是一起动手，各自解决。于是三人同时举起手枪，对准各自的太阳穴。结果，周宇驰、于新野扣动扳机，当场倒毙。李伟信不想死，犹豫中朝天开枪，被冲上来的士兵活捉。

警卫三师保护好现场，对直升飞机内外、周宇驰和于新野的自杀地点以及周围地区进行仔细搜索，包括被周宇驰撕碎撒落草地林间的纸片都没有放过。计搜获一批中央绝密文件，其中国防科工委关于导弹、原子弹研制及部署地点的密件；一些信件；一个录音带；三万美元现金；还有一些文字材料，上有"B 五十二"、"眼镜蛇"、"子爵号"、"大黄蜂"等字样。

当天晚上，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审讯李伟信。李伟信有问必答，主动交代出有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只想听李伟信等人为什么坐直升机外逃，而没想到他们一伙还有更大的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你他妈的死不老实！胡扯什么工程不工程？老子不听你们空军的鸡巴工程！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由公安部长李震派出刑侦行家，对警卫三师官兵现场捡来的一大包碎纸片进行拼接，共拼对出五件重要材料：林彪策动政变的手令；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各地"小舰队"成员名单：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飞机编号、人员安排表；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给林立果的一封告密信。又在西郊机场空军学院的林立果秘密据点中，发现了那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

中共中央成立"林彪反革命政变集团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康生、张春桥，成员有李德生、纪登魁、汪东兴、华国锋等。周恩来命令各大军区照名单逮捕各地"小舰队"成员。整个

空军系统，被逮捕、隔离审查的团以上干部达数千人，实为一次林系人马大清洗。最滑稽的逮捕事件发生在北戴河海滨区五十一号院，十几名林立果的准妃子，手持武器拒捕，俨然一支美女敢死队。警卫部队包围数小时后，从院墙突入，绝色佳丽们才被缴械。连同九十六号院的林办工作人员一起，被押送到北京北郊沙河劳改农场，去接受长时间的甄别审查。说是林立果的一号准妃姜琳看到臂缠纱布的林彪警卫秘书李文甫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上海搜捕"小舰队"成员时，中央警卫局特别关照，不用逮捕空四军的鲁珉。鲁岷果然是张春桥亲信——《人民日报》总编辑鲁锳的弟弟，一名政治保卫系统特工。九月二十四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办公厅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到后即被分别看管，再由周恩来一一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交代罪行。之后四辆警车，在两卡车军人的护送下，把他们关进昌平秦城监狱。秦城监狱为党中央高级政治犯监狱，饶漱石、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筒昆、杨献珍、王力、关锋、戚本禹、聂元梓等等右倾左倾，右派左派，文臣武将，忠臣奸臣，加上黄永胜一批林系大将，统统关押在这里，真正的政治大杂烩了。此是后话。

再说周恩来忙的几天几晚没有合过眼。他嘱咐叶剑英给几位老帅打电话，通通气，听听反映。叶剑英首先打电话给住在西郊新六所赋闲的朱德总司令。朱老总一听就嘀瞒笑了：跑了？狗杂种！接班人不接班，亲密战友不亲密，早就看出他不是当二把手的料啰；徐向前的反映是：还是当了逃跑将军！他不跑也活不成，跑了省事。三滴水、张眼镜他们怎么办？今后找谁斗去？请转告总理，他今后就是斗争的目标啰；聂荣臻的反映是：没想到林彪这种下场，跑到外国去当流亡人士，毛主席可以松一口气，三滴水和张眼镜可以顺利接班啰；陈毅的反映最为亢奋、激烈，还没有放下电话就大叫拿酒来！格老子要开戒，痛饮几杯！哈哈！格老子以为林秃子有种，终归是个熊包！拿酒来！恭喜毛主席取得胜利！文化大革命万岁！他娘的万万岁！刘伯承元帅病得厉害，视觉、听觉都丧失，叶剑英也就不用打电话了。叶剑英倒是自作主张，给那已回北京休息的原中央副主席陈云通了通气。陈云的反映出奇的冷静且具前瞻性：林彪不败，天理不容，坏事做绝，得到报应。请转告总理，斗争还没有完，老将军、老干部应当尽量多拿下一些要害部门，老帅们要重新回到中央军委，控制好军队。

全国禁空。新中国境内星星点点的数百座大小机场，跑道上塞满了军用卡车。一排排歼击机、轰炸机、直升机、民用客机，如同一只只耷拉下羽翼的病鸟，奄奄一息似地躺在停机坪上，寂静得一丝呻吟都发不出。新中国净空了。九月的艳阳高照，碧空如洗，瓦蓝瓦亮，一丝风、一丝云彩都没有。美帝、苏修的无数间谍卫星，以及那些悬浮于十万米高空的无人侦察机，拍摄下地球上新中国境内的奇特景观没有？克格博和中情局的专家们一定目瞪口呆了吧？毛泽东的新中国怎么了？是否又发明了新的绝门功夫、超级武器？

中国实际上处在了最危险、最脆弱的时刻，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空袭都可以把她瘫痪掉。幸而事出突然，没有人这样做。十四日下午二时，时间的死寂终于被打破：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代表该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出严正照会，强烈抗议中国飞机侵犯蒙古领空、领土，烧毁了温都尔汗一块草地！中国政府应对该次入侵事件负责，并作出解释。

外交部立即把蒙方照会呈报周恩来总理。恰在这时，中国驻蒙古使馆的绝密加急电报也到了：一架民航客机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据蒙方称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我使馆已应蒙方要求，派员前去事发现场查看。

林彪、叶群、林立果死了？又是个天大的意外！周恩来立即把消息告诉汪东兴。汪东兴说主席情绪很不稳定，时哭时笑，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又不敢使用强力镇静剂，等老人家称安静些，再把这个消息透给他，或许能使他高兴些。

当天深夜，驻蒙使馆又拍回绝密电报，报告实地查看结果：该架飞机在草地上断成三截，机尾翼上有五星红旗，编号为二五六号，估计是夜间紧急降落时机翼猛烈擦地油箱起火爆炸、焚烧，草地上散落着九具烧焦的尸体，其中一具是女的。经蒙方同意，已将九具尸体请当地牧民草事掩埋。机上所有物品文件，蒙方已全部收走，无意交还。

周恩来、叶剑英面对绝密电报译稿，唯有叹息、苦笑：没想到林彪一家是这种结局！没想到党内的这次斗争是这种结局！其他娘的一出荒谬绝伦、情节拙劣、漏洞百出的大闹剧。如果是历史剧作家所编撰，谁肯相信，谁肯排演？该打板子！

算了算了，周恩来没有时间发这类感叹了，撑住共和国这片天要紧。弄不好天塌下来，大家都活

不成。老天爷才不管你什么主义不主义，思想不思想，文化大革命不文化大革命。西方一位哲人说得好，上帝欲使某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新中国，新中国啊，上上下下，不也早就陷入了一片疯狂？周恩来自身，一天到夜在忙些啥子啊？不也是新中国党政军疯狂大军的一员？

三天三晚，周恩来坐镇人民大会堂东厅，不停地发出命令，不停批示急件，不停地接电话，发电报，找人谈话，调兵遗将，独撑危局，稳定形势。老帅、老将们纷纷出动，去找各自的老部队、老部属，去重新掌控军队，惯防叛乱。再不能出事了，共和国已经很虚弱了，稍有不惯，大厦就倾覆……谢天谢地，最危险的三天时间过去，大局总算是初步稳定住。周恩来、叶剑英终于可以拖着疲惫的身子，通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怎么就没有累病、倒下呢？也是奇迹。

对了，周恩来只顾忙，三天三晚没顾得上去看望同住在人民大会堂内的毛主席。听说得知林彪一家坠机死亡后，老人家就一直掉泪，哭泣：我怎么向全党做交代啊，怎么向军队做交代啊！全国人民怎么可以相信，我的“亲密战友”、“革命接班人”，最后要叛国投敌，还摔死了！摔死了啊！老天，为什么要这样作弄毛泽东，为难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前无古人的大试验，是失败了！败得很惨……叫毛泽东怎么自圆其说？育容哪，毛泽东想不適你为什么要跑，要逃……毛泽东和你共事几十年，自一九二八年你随朱总司令上井岗山，整整四十四年过去。毛泽东一路提拔、重用你，什么时候都没有亏待过你……十个元帅，你是仅有的一位中央副主席，副统帅……就算是这一次，你我反目，毛泽东也并没有要置你拾死地，不过要用江青、张春桥取代你而已。你却连刘少奇、贺龙都不如！少奇、贺龙不管怎么说，都算病死的，毛泽东向历史交代得过去。你却死得这样凶，这样难看，丢人现眼……毛泽东对得起你！你却叫毛泽东难堪，下不得台阶。你牛条性命，要死，为什么不死在国内？偏偏死到国外去，死给外国人看？

说是整整三天，除了汪东兴、华国锋、江青，再无一个中央负责人去看望毛泽东，安慰毛泽东。第四天，毛泽东拖着病体，由两名女护士一左一右的搀扶着，步履艰难地来到东厅，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得知毛泽东要出席会议，已事先安排筒在带罪工作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隔壁警卫室回避，免得毛主席看到他们气结。政治局成员们绕着长方型会议桌坐定，仿佛同时发觉，毛主席一下子就老得不成样子了，脸上皮肉松弛，两只大眼袋耷拉下去，像吊着两块皱皮；目光昏暗，嘴唇发乌，脸色灰白，双手抖索。毛泽东望住政治局委员们不说话。政治局委员们望住毛泽东不说话。僵了一小会，毛泽东忽然开了口，一口湘潭土腔仍然高亢冷硬：你们都想我死！都在等着我死，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心事！

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一开口就讲这个话。见大家面面相觑，都不作声，毛泽东又问：你们是不是都在等着我死？周恩来不能不表态了。他看看江青、张春桥几位，说；主席啊，我们没有！真的没有。这几天，我一直忙，实在脱不开身，没有去看你。我也快要扛不住了……大家也都跟着我忙，团团转，要稳定大局啊。我们都是在主席领导下，为党和国家的安定，在努力工作。

毛泽东无力地和手幌幌：恩来你是总理，不要和稀泥。八级泥瓦匠和稀泥。我告诉你们，毛泽东可以死，也一定会死，是自然规律。但目前还不能死。我现在就死了，对你们谁都没有好处。你们不信啊？反正我信呢。不安排好后事就死去，谁会高兴？北边的老大哥高兴，东边的帝国主义高兴，南边的蒋委员长高兴。我现在就死，国内可能乱做一团，十大军区割据，各省市军区也可能割据。军区都有自己的后勤基地，可以自力更生，自足自给。之后是军阀混战，回到民国初年局面。苏联美国老蒋大举攻入，重演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所以毛泽东还要赖活几年，暂时不能翘辫子。毛泽东在，新中国在，共产党在，解放军在，你们各位也在。大家有口饭吃，有个官做。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至于我那个接班人，跑了死了，死得凶，惨，我很难过，同情。共事四十四年，最后和我相斗，为什么要闹到这种结局，走到这一步呢？我到南方转了一大圈，历时二十九天，会见各省诸侯，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一路上都说，林副主席还是要保的，三中全会增加几个副主席，林彪还是打头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武汉刘丰，长沙卜占亚，广州丁盛，南昌程世清，杭州南萍，上海王洪文，南京许世友。这些人可以作证。不是我对不住接班人，是接班人这个东西对不住我。别的人死，和毛泽东扯不上关系。少奇、贺龙、陶铸都是病故。就是林彪这个东西，死到外国去，死给全世界看。我重用、信任他一辈子，他却用死来报复毛泽东，让毛泽东在世人面前丢人，没有面子……呜呜呜，我想不通，就是想不通，育容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呜呜呜……

毛泽东当场失声，痛哭不止。

周恩来忙命汪东兴派医护人员推轮椅来，送老人家回一一八室休息。并指示，医疗组一定要想出办法，使毛主席平静下来，休息。毛主席这棵大树不能倒。毛主席是咱们新中国的擎天柱。

毛泽东离开后，周恩来通知警卫人员带黄、吴、李、邱四人进来开会。一时间，会议室内同仇敌忾。周恩来说：同志们，主席有过指示，要给黄、吴、李、邱十天时间，交代和林彪一家的关系。所以现在仍可以称四人为同志。你们四位，也要争取立功，将功抵罪。你们，有不有话先说说？

黄、吴、李、邱四人遭了霜打似的，都蔫了。都不肯出声，一付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周恩来说：好，既然都不吭声，先给你们看几样东西。说着，周恩来把那封拼接好的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推到黄永胜面前。黄永胜怕烫似地朝后缩了缩身子，看了一眼，低下脑袋，予以否认：这封信，我本人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果我看到了，就不可能落到别人手里了。

周恩来狠瞪了黄永胜一眼，把信收回。随即又拿出一份名单给吴法宪看。吴法宪看到那份"南飞广州飞机编号及人员安排名单"，倒是态度较老实，承认名单上大部份是空军将领：江腾蛟、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刘沛丰、胡萍……

这时，政治局委员们忍无可忍了，由江青、张春桥带头呼起口号来：打倒大叛徒、卖国贼林彪！打倒国民党特务叶群！打倒苏修间谍林立果！黄、吴、李、邱不投降，就叫他们灭亡！

周恩来体力不支地跌坐在藤围椅里：怎么呼口号？怎么呼口号……说罢脑袋一歪，昏迷了过去。在一旁的叶剑英发觉周总理犯病，忙大叫：医生！医生赶快！总理！总理！总理这棵大树不能倒呀！

……经医疗小组专家们输氧气抢救，周恩来像睡了一觉似的醒了转来。被诊断为长时间劳累，缺氧：心脏供血不足。和去年九月庐山会议后期那次症状一样。看着女护士在掉泪，周恩来费力笑了笑，轻声说：小鬼，我这盏灯，还会亮一阵子的。

第七十九章　陈毅去世　毛泽東休克

由于中方迟迟不给蒙方提供坠毁在温都尔汗草原的八男一女死者的姓氏、籍贯、职务名单，蒙古调查人员和苏联克格搏专家经现场拍照分析，初步推断九名死者中年龄最大的那位，很可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元帅。于是该具男尸的脑袋被割下，冷冻防腐，乘专机远送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检验。林彪会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赴苏治疗枪伤期间，在该院镶过牙齿。根据医院保存的林彪牙齿档案，证实该颗脑袋是林彪同志的。随后该颗脑袋被空运回蒙古温都尔汗原掩没场所，并草草缝合回原尸身上，算尽了一点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吧。

在新中国党、政、军系统，"林彪反革命政变集团刺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未果）的滔天罪行"，正按计划、分步骤、有组织、有领导地逐级向下传达。传达之初，毛泽东一度担心无有力证据说服党、政、军、民。周恩来则担心一旦把所搜获的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主要罪证在党内军内传达，其中那些恶毒攻击毛主席的词句，如"千古暴君、现代秦始皇"，"封建法西斯主义"，"迫害狂、怀疑狂"，"政治绞肉机"，"国穷民困，十几年不加工资"，"干部下放是变相劳改"，"知青下乡是变相失业"等等，必然传播开去，有损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和领袖威望。毛泽东几经考虑、权衡，说：罪证就是罪证，那份政变纲领正可说明，林彪和他的老婆、儿子，是怎样密谋杀害毛泽东，
抢班夺权的！要相信干部、战士、群众，他们会站在我这一边。一字不易，如实传达。林彪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三忠于，背后下毒手。

自战争年代起，中共中央向下传达重大事件及其文件，形成一套极为严密、严格的程序、方式方法。第一级为中央政治局；第二级为中央各部、办、委，各大军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省军区党委（亦称为省军级）；第三级为地委、行政公署、军分区党委（亦称为地师级）；第四级为县委、县武装部党委（亦称为县团级）；第五级为公社党委、公社革委会；第六级为生产大队党支部；第七级为生产队党小组，普通党员。以上为自上而下七级权力金字塔架构。文化大革命之初，红卫兵小将会写过《炮打七级司令部》的大字报，得到毛泽东及夫人江青的赞扬。

每一级传达绝密文件之时，均如临大敌，将人员集中到一处保密地点，由士兵或武装民兵守卫，规定参与人员不准回家，不准写信，不准笔录，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不准和外界有任何联系。传

达完毕，如法泡制，再传向下一级。人人身负使命，人人守口如瓶。其神秘、严密程度，相信超过世界上的任何秘密帮会组织。也正是靠了这种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层层严密、层层神秘，建构了共党组织的强大内聚力和排它性。叫做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战士，先高层，后基层，再视情况决定是否最后口头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

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推行一套最彻底的政治等级制度，亦即社会等级制度。每有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时日，同一单位，乃至同一间办公室内，忽然之间，同事中的几名党员骨干分子又被召去闭门开会了！普通干部职工就会彷徨四顾，惊惧不安。特别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者，更会如丧考妣，不可终日。因为一旦那些党员骨干开会回来，就可能铁青着脸宣布：把某某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随即门外就可能闪进来几名公安人员或解放军战士，把某人拷上手铐，带走。至于利用召开职工群众大会、公社社员大会当众捕人，让人人发抖，牙巴骨打战战，则可造成更大的震撼、威慑。使每个人生活于恐怖之中，是为一切独裁权力最有效的统治方式，毛泽东称之为“百代都行秦政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幸而事物还有另外一面。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连地球都有裂缝。随着“林彪反革命政变集团罪行”的逐级传达，毛泽东们始料不及的，是各式各样的耳语，悄悄话，私房话，若隐若现，雾气似地在全国军民之中不胫而走，遍地流传：

林彪敢杀毛主席哩，毛主席都是杀得死的？他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吗？当初这个接班人是怎么挑中的？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好到这个德性啊！路线斗争，斗来斗去，原来都为一个权字啊！林彪也太不像话了，当了第二，还抢第一，毛主席不传位，你就要杀了毛主席？听讲呀，是毛主席先下手，把他家伙宰掉了，咱毛主席厉害哩！不对不对，人家林彪是带着老婆崽娃坐飞机逃跑，被毛主席用导弹打下来的！我可是听地委干部讲，林彪根本没有跑，是在中南海大门口被机关枪扫死的……林秃子呀，林秃子！你也太狗屎了，叛国投敌就叛国投敌，做嚒子还要偷走三甲（只）鸡？——毛泽东家乡湖南的贫下的农，把“三叉戟”（飞机）听成“三甲鸡”了。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再严密的统治也无法杜绝普通百姓的耳语、悄悄话。无形之中，毛泽东思想的冰山开始消融，毛泽东神圣不可冒犯的神话开始破产。民间开始出现反向思维：一位连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都要暗杀的领袖，就真的那么光荣正确、英明伟大？是不是也干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啊？文化大革命全面内仗，大搞武斗，打死那么多人，搞什么搞？还有三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都是谁的责任？我们的党和军队，总参谋长不好当，国防部长不好当，第二把手更不好当！你看看总参谋长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这次又是黄永胜，哪个有好下场？国防部长哪，彭德怀没有好下场，林秃子又没有好下场！党的二把手哪，刘少奇没有好下场，林彪也没有好下场！周总理啊，周总理，现在轮到你是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了，你要当心哪，当心哪！

日子一天天熬下来。九月底，周恩来做成一件至关重要的事，经毛泽东同意，成立了以叶剑英为召集人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管军事。并决定，解放军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工作。加上苏振华接掌海军司令部，张廷发接掌空军司令部，老将军们终拾基本上控制了军事要害部门。

十月一日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广场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游行。由于林彪事件还只传达到地、师级领导干部，滑息还严密封锁着，为蒙蔽天下视听，中央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仍出现了“林副主席”字样。庆祝活动改为在北海公园、天坛公园、颐和园等处，举办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革命群众共度国庆佳节的游园联欢了。

节后，周恩来仍拖着疲惫的身子，和叶剑英等人一起抓紧解放大批老干部、老将军，以填补、充实林彪集团倒台后出现的大量空缺。自一九五九年整肃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以来，林彪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提拔了多少亲信干部，安插到党、政、军机构的要害部门。整个的空军、海军、总参、总后、军委办事组领导层几乎烂掉了。周恩来要派老干部、老将军去接管这些部门，当然不能绕过江青、张春桥所把持的中央文革。周恩来天天晚上召集中央工作碰头会，一批一批地提出要解放的老干部、老将军名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则力图一个一个地予以阻挠，以防止“文革反对派复辟，东山再起”。周恩来巧与周旋，自己并不直接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论，而通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李德生、王震等人去与之力争，形成多数意见迫其让步。更主要的是周恩来的举措得到毛泽东的默许。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毛泽东已有所顾忌，自己这些年来得罪的老干部、老将军太多了，趁现在大家还没有

撕破面皮，能安抚的，还是尽量安抚吧，允许他们返回原来的岗位，或者安排他们到新的部门工作。不这样，不行啰。靠中央文革那几个秀才，要要笔杆、磨磨嘴皮可以，治党治军，却靠不上他们。军队干部靠军功、资历吃饭，从来看不上学堂出来的秀才文官。现在就安排江青、张春桥接班的话，不定招至天下大乱，几大军区可能起兵造反。还是先启用老的，再慢慢安排新的吧。现在要把那四句话十六个字改回来，叫做：老帅升帐，小兵回营，打扫庙堂，请回真神。

正是在这大背景下，一九七一年底至一九七二年初，一批批老干部、老将军恢复工作。其中，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关押多年后派往新疆自治区任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原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解除关押被安排去福州军区当顾问，疗伤养病。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解除关押，允予回京，等待分配工作。其余，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谭启龙被任命为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江渭清恢复江苏省委书记职务，叶飞恢复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等等。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晚，陈毅元帅因林彪倒台后兴奋过度，坚持喝酒庆贺，导致癌细胞迅速扩散，经总后勤部三 O 一医院抢救无效去世。这位堂堂的共和国元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托外交部的出国人员替他从国外带个电子打火机回来，国产打火机老是打不着火嚒！但直至临终，并无人满足他这个老部长的小小请托。

周恩来、叶剑英将陈毅同志去逝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十日下午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其时毛泽东已返回中南海游泳池居住。毛泽东亦在病中，嘱咐周恩来去看望一下张茜，顺便告诉，陈老总他们那个“二月逆流”，是三总四帅对运动不满意，闹了些意见，不算什么错误，今后一笔勾消，谁也不要再提了。当叶剑英请示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以什么规格举行，可不可以仍称为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时，毛泽东说：他不是元帅吗？人都死了，你们看要不要还给他那几个职务啰。

依据对毛泽东指示的理解，周恩来和叶剑英商量，陈毅的追悼会，不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但可以按中央军委领导人之一的职别来办理。这一来，就不用通知全体政治局成员、党政机关负责人都出席了。不然，江青、张春桥可能闹事的，又是什么用死人压活人之类。朱总司令年纪大了，也不劳他出席了。只通知军委系统的老帅、老将军们，加上陈毅同志的生前好友，至少好几百人，可以了。周恩来、叶剑英的以上意见，在政治局碰头会上获得通过，并决定追悼会由周恩来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江青表示她要参加追悼会，政治局委员们也都表示参加，替陈老总送行。

陈毅追悼会之前，周恩来和叶剑英还分批接见了以黑格为首的“美国总统访华先遣组”成员及“总统专机组”成员。双方已定下尼克森访华日期为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周恩来对美方人员流露出来的傲慢书论，两次找黑格准将个别交谈，绵里藏针、软中带硬地指出：尼克森总统访华，是双方的大事，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两厢情愿。在越南问题上，中方愿意帮助美方从长达十六年的越战泥沼中解脱；在反对苏联的霸权扩张主义的国际事务上，中美双方的立场也基本上一致。令人惊讶的是，美方竟有人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这种论调是对中国人民的极不尊重，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靠外力来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我们已经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二十二年了，你们为什么不看到这个起码的事实呢？黑格承诺把周总理的这些话带回去，承诺美方会尊重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自尊心，双方一定把尼克森总统访华办成一件大好事，一件改变亚洲也改变世界的大事。

再说一月十日中午，毛泽东一觉醒来，穿着一袭长睡袍，脚上没有穿袜子、拖着一双布鞋就朝门口走去。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张毓凤忙一把拉住劝阻—王席回来！回来，外面数九天气，冻死人哪！毛泽东却不肯回来：派车，叫他们派车，我要出去。张毓凤慌了，老人家从来要走就走的，赶快拿来件军棉大衣给披上：主席，你坐下好不好？外面冷得很，你还在犯病哪，要去哪里啊？毛泽东对张毓凤瞪起眼睛：今下午是陈毅的追悼会，陈毅走了，我去送送他，懂吗？张毓凤知道劝不住，只求毛主席坐下等等，她去通知汪东兴派车。

汪东兴接到小张电话吓一跳，冰天雪地的，原先没有这个安排呀！汪东兴不敢耽搁，一面安排车辆、卫队，一面电话报告周总理。周恩来已经到了八宝山公墓灵堂，接到电话也吃一惊，但马上感到是件大好事，把叶剑英、纪登魁找来，指示：追悼会推迟一小时举行，毛主席要亲自出席，规格要提高，紧急通知在京的所有中央领导人，党政军机关首长、中央委员以上高干，限牛小时内赶到八宝山，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消息来得突然，庄严肃穆的八宝山一片窃喜。周恩来一扫浑身的疲惫，去休息室通知了陈毅遗孀张茜及其几名子女。随后，周恩来又去逐一检查了每间首长休息室的温度。不错不错，整座灵堂建筑的暖气都烧得很足，保持在摄氏二十二度。忙碌中的叶剑英碰到周恩来，忍不住说了一句：王公驾临，八宝山生辉，对进一步解放大批老干部、老将军有利啰。

半小时后，一辆接一辆的各色轿车，纷纷从北京城里的那些高墙深院里驶出，汇聚西长安大街，复兴门大街，一路向西，向西，形成平日难得一见的小轿车的密集车流。全线封路戒严，禁止其他车辆通行。一时间八宝山上下，大小轿车千余辆。工作人员纷纷议论，八宝山公墓有史以来，从没像今天这样热闹、风光过。

朱德、宋庆龄、董必武、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郭沫若等元老、元帅们来了，粟裕、徐东海、王树声、萧劲光、张云逸、王震、陈锡联、苏振华、王首道、陈再道、吕正操、彭绍辉，董其武、郭化若、李天佑、李志民等等大将上将们来了，中央工作会议成员康生、江青、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华国锋、陈士渠、张才干等等来了……冠盖云集，盛况空前。中将、少将们已经进不了休息室，自觉地停留在露天里，跺着脚，哈着气。大部份老同事、老战友多年不见面了。这些年大都天各一方，生死未卜，今天竟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来相见，不免握手的握手，拥抱的拥抱，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也有的见了面就相互打闹、叫喊，，老伙计！你还没有死啊？家伙！你也活着嚜！没死没死，老子都装假腿了！你看看我头上这块伤疤，不是战场上留下的！叫他妈的造反派打的！老子咽不下这口气……你声音小一点，看那边，就站着中央文革那班王八蛋！林秃子死球啦，剩他们一小撮，等着看怎么收拾吧……。

周恩来赶到休息室来和元老、元帅、大将、上将们一一握手，致候，嘴里不停地说着：不容易啊，身子骨还健旺？不容易啊。打过招呼，周恩来转到第三休息室检查温度。这间休息室是专替毛主席留着的，待会请元帅、元老们进来见主席。周恩来忽然问身边的机要秘书：通知了西哈努克亲王吗？他是陈老总的生前好友。机要秘书回答：通知了，亲王和莫尼克公主的车子已在路上，有警车随护。周恩来说：那好，我去迎接亲王。

周恩来一路跟人握手，招呼，来到公墓礼堂西门时，见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已经出了车子，忙上去迎着：亲王啊，你和我都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一句话，说得西哈努克夫妇热泪涟涟。周恩来陪着亲王夫妇进到第三休息室，朱德、宋庆龄、董必武、徐向前、聂荣臻、郭沫若等元老已在里面了。一一握手之后，周恩来说：亲王，您先坐，等会毛主席来了，也先到这里休息，和您见面。

再说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门口上车前，不肯依汪东兴、张毓凤的请求换衣服，只在浴袍外面裹了件军棉大衣。脚上也没穿袜子。亏了细心的张毓凤已带了双那种特制的棉毛袜，就在汽车后座上，边随着车子的行驰，边弯下腰去，好不容易替伟大领袖穿上了。老人家眼看上八十岁了，又在病中，要是受了风寒，病上加病，怎么得了？

伟大领袖出行，前面是三辆警卫车开道，中间是三辆红旗牌防弹轿车，后面又是三辆警卫车，形成特殊车队，气派就是不同。宽阔的东、西长安大街和复兴门大街已经全线封路。大街两旁，每三十米屹立一名中央警卫局的彪形大汉，形成两列散兵线，一直伸延至十多公里外的八宝山公墓。古称天子六军，诸侯三军。如今共产党称领袖、救星，金吾军称为警卫局干部队，每名身手了得的成员均享受连级以上干部待遇。

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公墓礼堂西门外迎候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两名护士搀扶下进到第三休息室，见到朱老总、宋庆龄等人举手打了个招呼，就和西哈努克夫妇握握手，坐下了。他需要喘喘气。天寒地冻，气压低，他患有支气管炎，总止不住咳嗽。朝脚下痰盂卡出一口浓痰，好过了些，才对西哈努克说：亲王，我老了，快要不行了。这两年，你在中国还过得好吧？有什么事，你只管和我的总理说，他替我管事。西哈努克双手捧住毛主席的一只手，满脸堆笑，笑得像尊他柬埔寨吴哥窟的弥勒佛，连声盛赞兄长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关怀、支持、帮助。

等毛主席和西哈努克交谈了一小会，周恩来试探着提醒毛主席：主席，陈毅同志的爱人张茜和孩子们在隔壁休息室，其他领导人都去看望过了，亲王夫妇也去安慰过了，主席是不是也去关怀一下？还是等一会在灵堂里一起见见？

毛泽东今天兴致好，在两名护士的搀扶下起了身，移步去隔壁休息室。周恩来已抢先一步进去：张茜啊，主席来看你和孩子们！张茜和六名子女连忙起立迎领袖。张茜上前捧住伟大领袖的大手，唤

了声“主席呀”，就泣不成声了。孩子们也都泣不成声。毛泽东亲切地拍拍张茜的手：陈毅走了，我特意来送行，不要太难过。陈毅是个忠臣，好人啰。周恩来在旁一一介绍几个孩子。毛泽东也一一赐握：这么多娃子，都长这么大了，陈毅有福气啊。张茜哪，我和你讲，不要难过了，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小将不相信这句话，今天我当着你和孩子的面，再讲一次，陈毅是个好同志。当年他去上海党中央告我的状，却带回来中央支持我的批示僚。从那次起，我就认定陈毅正直、忠诚、光明磊落、没有私心……老干部中，还有个邓小平，也是个正派人。他虽然犯了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些犯了错误的老同志，老将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改正了，可以安排适当的工作。

周恩来嘱机要秘书一字不漏地记下这段最高指示，并传出去，传到仍在江西南昌郊区劳动改造的邓小平本人那儿去。周恩来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遂请示说：主席，会场都布置好了，你看什么时候开会？毛泽东说：你是总理，我听你的。

随即，毛泽东步入灵堂。张茜和孩子们紧随其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人又紧随其后。陈毅遗像下，大小花圈数百个，大都千篇一律地写着“陈毅同志千古”、“陈毅同志永垂不朽”。毛泽东看中一幅长挽联，停下来，念道：

仗剑如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尽庶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水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停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泽东念毕，看到落款是张伯驹，转身对张茜和周恩来说：好！张先生这个挽联写得好，有文采气势，概括了陈老总一生的为人和功绩。张茜啊，陈毅和张伯驹熟吗？张茜说：很熟，是诗词朋友，陈老总爱他博学多才……可是张先生现在的情况很不好，当了反革命分子，连户口都被注销，工资也没有了。毛泽东问为什么？张茜说：张老先生前几年不满林彪一伙的所作所为，在家里填了首词抨击，被人告发，遭到关押审查，刚从牢房里放出来，一家人生活都没有着落。毛泽东蹙了蹙眉头：是吗？恩来啊，这些事你也要管一下，像张伯驹先生这样的人还是要用，要给出路，起码要给人家一口饭吃嘛！周恩来正想着张茜够义气，大悲之时不忘替朋友告御状，忙大声回道：是！主席，我一定照办！周恩来为什么在灵堂上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他是有意要让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听到，让多数中央负责人听到，到时候落实老知识分子们的政策，你们不要阻挠。

随即，领袖、元老、元帅、将军们各就各位。奏哀乐。由叶剑英主持，向陈毅遗像默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致悼词，高度赞扬、肯定了陈毅一生功绩，是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人民解放军功标史册的元帅。陈毅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军队无可挽回的沉痛损失……云云。

周恩来几度哽咽，全场一片唏嘘哭泣。毛泽东则一直在和张茜说着一些安慰的话。这次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八宝山来给老战友、老同事送行，也就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全党全军，他是和老干部、老将军们站在一起的。前几年，党内大批老干部、老将军受到迫害、打击，都是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犯下的滔天罪行，连毛泽东本人都差点被他们暗杀掉，最能说明问题的本质和真相。同志们啊，帐，要算到林彪头上，清除了林彪集团，我们党和国家割掉了大毒瘤，文化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健康地向前发展……

由于出席陈毅追悼会，毛泽东受了风寒，患上感冒，病况更加严重了。周恩来指示医疗小组每天二十四小时在游泳池轮流值班，并准备下各种仪器设备，以随时会诊，随时抢救。

江青每天下午前来探望一次。一月十五日午后，毛泽东斜靠在被褥上，精神好了些，愿意听她汇报党内外动向。江青让护理人员退出，温存地捏住老板的手，红着眼睛说：老板哪，你在病中，许多事情，我都不敢和你讲，怕惹你生气哪。毛泽东闭上眼睛：现在你有话讲，有屁放。江青替毛泽东掖了毛毯；好，我就讲讲，也是春桥、文元的共同看法。近几个月，党内军内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以叶剑英为召集人的那个军委办公会议……毛泽东睁了睁眼睛问：都有哪些人？名单报我看过，签字同意，但记不清了。江青扳着指头数道：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魁，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干、刘贤权。毛泽东问，，你又看不上哪个了？不是还有谢富治、张春桥吗？江青说：谢富治癌症晚期，不管事了。春桥在里面很孤立，讲话没人听。其余清一色总理的人。特别是李先念、陈士渠、张才干几个，天天往叶帅、徐帅、聂帅家里跑，也常去看望朱老总，唯老帅的话是从。毛泽东说：李德生、纪登魁、汪东兴呢？他们也都听总理的？江青说：

老板你说的太正确了。这几个人，骨子里也都是反对中央文革的。特别是叶剑英和李先念，“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貌似老实：心里对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毛泽东闭上眼睛，长长地叹口气，言不由衷地说：我已经讲了，不要再提什么“二月逆流”了，事情都过去了。江青说：可人家不愿意和我们过去呀。春桥、文元都认为，现在有一股暗流，无形中引导着整个形势向右转，打着清算林彪阴谋集团的旗号，批判所谓的极左思潮，实际上是要清算文化大革命运动。

原来平仰着的毛泽东，向婆娘侧过身子，再又睁开眼睛：我和你说话，不准传出去……林彪完蛋，左派大分裂，元气大伤，把我搞得很惨，几要一蹶不振。你那天在陈毅追悼会上都看到了，人家是多少人？你们是多少人？你们玩笔杆，人家握重兵。你说我不依据周恩来、叶剑英他们稳定局势，渡过关口，还能依靠谁？你和春桥、文元，加上个王洪文，还有你那个小老乡，能顶事？撑得起局面？只怕不出三个月，就垮台。你不信？反正我信。江青争辩：我不信！只要高举老板的旗帜，有老板的号令，张春桥就可以挑大梁，我全力扶助，他主持全面工作。毛泽东苦笑笑，摇头：蓝苹啊，你的优点，是看问题尖锐，发现苗头及时，鲜矛钝甲，立场坚定。你的缺点，是不能团结人，不能容下人，急功近利，总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你和老帅、老将们关系闹那么僵，不行呢！你要争取他们的支持……思想上也要有所准备，三中全会是暂时开不成了，你和春桥、洪文进常委、挂副主席的事，也要推迟了。或许要等我死后，靠你们自己去奋斗了。

江青急眼了，浑身都颤战，声音都发抖：老板！你都朝下边吹风了，南方各省市负责人都知道中央会安排我和春桥、洪文进常委，是个新的接班格局，现在又改变主意，叫我们怎么做人？毛泽东说：到了这一步，许多事情缓一缓。林彪倒台，你们中央文革受到牵连，整个左派阵营元气大伤，我毛泽东也元气大伤……江青仍不依不饶：你是主席，是统帅，是导师、舵手，你力挽狂澜，安排谁接班，谁都不敢放一个屁！尽管刘邓余党、林彪余党会咬牙切齿，甚至兴风作浪！

毛泽东重又闭上眼睛，忽然脸色发青，呼吸急迫：我、我不要再听你这些了，不要再听……你还有什么事没有？没有，你可以走了！江青一看谈崩了，老板下逐客令，只好改口说，，好好，我答应，不说这个事，不惹您烦心、招急了。我只再讲一句，现在总理安排的那个以叶剑英做召集人的军委办公会议，应当掺沙子，补充新鲜血液，增加王洪文、华国锋几名新生力量。毛泽东艰难地提挽手：王洪文、华园锋可以……你走，你走，叫医生，医生……

江青见毛泽东一脸痛苦表情，手脚都在痉挛、抽缩，也吓住了，赶快开门出去，边走边叫：医生！医生！快去，快去！主席发病了，主席发病了……

医生、护士们抢进毛泽东卧室时，见伟大领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医生摸了摸脉搏，已经感觉不到跳动！心脏停止跳动了？掐人中！注射强心针！快，要快！还有心脏启搏器：心脏启搏器！

专家们一边抢救，一边声声呼唤：主席！你醒醒！主席，你醒醒！主席，主席，主席……

有年轻护士忍禁不住，掩住嘴跑到室外才哭出声音来：主席休克了，主席没有脉息了……

汪东兴闻讯赶来，喝住护士的哭叫，到卧室看了一眼抢救，即跑到值班室给西花厅周总理挂电话：总理！快过来，主席怕是不行了，医疗小组正在抢救！

几分钟后，周恩来总理的座车来到游泳池门口。周恩来却呆在汽车后座里，浑身都发软，双脚挪不动，迟迟下不了车。好不容易被服务人员扶出来，发现裤子湿了一大片，总理紧张到小便失禁。

第八十章　给周恩来套上紧箍咒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森和夫人一行抵达北京。毛泽东兴奋不已。尼克森刚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便奉命请尼克森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原说会见半小时，毛泽东却与谈两个钟头，“讨论哲学问题”。尼克森主张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既要自己活，也让人家活，我活你也活”，被称为尼克森主义。毛泽东则主张“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当然在国际关系上，我们搞和平共处”。毛泽东举出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尼克森自然是听得云山雾罩，不知东西南北。但尼克森还是抓住机会，问了毛泽东一个现实问题：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猜谜。毛泽东倒是十分坦率：林彪与我相斗，斗我不赢，跑了，摔死了。

此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向外透露林彪事件。

尼克森夫妇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中美双方的谈判小组则日夜加班，以就《中美联合声明》本文达成一致意见。难点在于如何对待台湾的中华民国。周恩来对尼克森和季辛吉说：你们不愿丢掉老朋友，坚持要求我们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得诉诸武力；我们只能答应，尽量争取以和平手段解决。因为这是我们同蒋介石先生之间的事，是国共内战的持续。关于“一个中国”的提法，周恩来相当通融，愿意设法使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最后由季辛吉想出妙句：鉴于台湾海峡两岸都说自己是中国，美方对此一提法不表示异议。

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陪同尼克森夫妇一行访问上海和杭州。此时，《中美联合公报》文稿基本谈定。实际上是周恩来代表中方作了相当大的灵活让步，对双方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采行了在公报中各自表述观点的方式。

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森夫妇一行结束访华行程，离上海返美，完成了他的“改变国际格局的破冰之旅”。同日，《中美联合公报》以中、英文同时发表，其要点有三：一、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是诉诸武力和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二、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两国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三、美国政府声明：美方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美国对这二址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对于由中国人自己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逐步从台湾撤出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应当说，鉴于当时中美各自国内的政治气候，此公报为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当然中共是最大的赢家，亦是周恩来生平最大的一次外交成就。第二天，周恩来率代表团从上海返回北京时，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先念、纪登魁、李德生、汪东兴等政治局成员们和数千名中小学生，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打出的横幅是“热烈欢迎周总理一行胜利归来”！“周总理，谢谢您”！随后，全国所有报刊发表了赞扬周恩来的文章。书下之意，自林彪事件之后，十分虚弱的新中国这片天，是靠了周恩来总理全力支撑着的了。

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及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谢富治因癌症不治去世，享年六十三岁。毛泽东、江青折损一员至关重要的亲信大将。江青更是痛失了自己在军中的支柱。公安部第一副部长李震升任部长。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升任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魁升任军区第一政委。权力的天平稍稍中间偏右倾斜。

周恩来因劳累过度，出现便血现象。经医疗小组化验，便血中有癌细胞存在。周恩来不肯病休，只同意边工作边配合治疗。某日，住在中南海一 O 一号院的江青，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昏睡了十几个小时才醒来，怀疑自己遭到医护人员的“暗害”，便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李德生、纪登魁等人找来，大哭大闹，指保健护士想毒死她，当众打了那女兵的耳光，并扯下那女兵军服上的红领章。一时间大家劝阻不住。医护人员都躲了出去，人人自危，感到没法在江青这里工作下去。汪东兴见收不了场，只好把周总理请来处理。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对江青的作为很恼火，批评说：蓝苹啊，我也是个病人了，你怎么就不肯宽容一点呢？你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组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啊，这样对待一天二十四小时替你服务的医生护士、服务员，还动手打人，撕人家的领章，我都替你难过！真的，替你难为情。她们都不想在你这里工作了，我还得替你去做工作，说服她们留下来。换人？新来的人一切生疏，更难令你满意。你啊，再不要动手打人了，再动手，只好请示主席，让主席来处理。主席身体状况你是知道的，不要去惹他生气啊……随后，周恩来出到前院客厅，把医生、护士、服务人员都找来，和大家一一握手，感谢大家一年四季、每天二十四时轮流值班，辛辛苦苦照料江青同志。你们是替中央工作，替毛主席工作。不要受了点委屈，就甩手不干了啊。我和你们，都是党的工作者，勤务员，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今后，江青同志服用的安眠片，要经医生处方，几片就是几片，没有服用完的，要按时收回，不要留下，以免过量服用的情况再发生。打人的事，我已经批评过了，母亲也有时失手

打孩子，不要再提了。我是总理，也老了，病了，你们要答应我，留下来好好工作。我那么忙，多少大事还管不过来，再不要为了这种事，一趟趟跑来这院里啊。

这一次，算是周恩来第一次批评江青，语气很重。周恩来当上党的二把手了，身边已聚集起一批老军头、老家伙，从此不再顺从江青、不再顾忌老娘了？江青越想越气，觉得情况严重。她在党内的杀手锏是向老板告状，往往一告一个准。谁和她作对都没有好下场。正好毛泽东也对周恩来近来的表现有些看法。比方说：尼克森访华，中美签署《联合公报》，怎么你周恩来的功劳最大？你周恩来也是救星、舵手了？在首都机场接受盛大欢迎，各大报刊文章赞扬，当之无愧，不再谦恭了？老机会主义的尾巴，再次翘起来？不管谁翘尾巴，都应当敲下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党的二把手不好当吗？说对了，一把手就是需要时时提防、敲打着二把手，不然像刘少奇、林彪那样，为抢班夺权，不惜把一把手谋害掉的！历史上杨广弑父、李世民弑兄之类的教训，数不胜数呢。

四月底，毛泽东指示，调上海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和华国锋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

五月中旬，周恩来被确诊患上膀胱癌。毛泽东批准他边工作边治疗，并提出：林彪集团的罪行材料，已传达到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了，中央应举行一次新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清理思想，端正路线，放下包袱，继续革命。会期暂定一个月。会议范围，包括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把手，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各省级军区司令员、政委，共计正部（军）级以上高干三百人左右。实为一次林彪事件后全党高干重新向毛泽东表忠、效忠的思想整顿。

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会议。开会前夕，毛泽东找周恩来谈话，有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参加。毛泽东说：过去讲朱毛不分家，现在加一句，毛周不分家。主要工作，仍靠恩来操劳。但一些话，不能不讲清楚。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十次闹分裂，第一次陈独秀，第二次瞿秋白，第三次罗章龙，第四次李立三，第五次王明、博古，第六次张国焘，第七次是高饶，第八次彭德怀，第九次刘少奇，第十次林彪。前五次，恩来你是紧跟了的，还认不认这个帐啊？周恩来见问，登时脊梁骨生寒，忙说：认帐，我认帐。延安整风时我作了近一年的检查，中央有结论的。所犯错误，终生不忘。毛泽东说：那就好，我也无意翻这些旧帐。后五次呢？张国焘、高饶两次，你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三次，你内心有过痛苦，彷徨，有过机会主义的苗头，但最后总算站在我一边，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恩来，你承不承认这个事实？周恩来脑子里轰轰响，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揪住自己不放: 主席，我觉得，最后这三次，我还是坚决站在主席一边的。毛泽东笑笑说：不要紧张嘛，我说过毛周不分家啦。五九年彭德怀那次，初期你想和稀泥，大事化小。后来化不小了，你才跟上来的；六六年刘少奇那次，你会派人到北京大学去调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你很积极。你也曾经图保刘少奇、王光美。后来委任你做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知道保不住了，才又跟上来；这次林彪事件，恩来，我不能不指出，你既有功，也有不足。功是力撑危局，渡过难关。不足之处呢，是你又一次犯下机会主义……。周恩来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子，看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三人一眼，辩解说：主席，我承认，机会主义是我的老毛病，但林彪这次，我是坚决的。如主席发现问题，请指出来，我虚心接受，努力改正。

毛泽东见叶、张、王三人均在埋头笔录，忽然说：今天的谈话，你们不要记录，更不能外传。我的意思，是想总理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争取主动，带个好头。对总理，是同志、战友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呢。恩来，林彪这次，你没有一点机会主义？近几个月，我看了一堆林彪集团的材料，有个事情令我吃惊。就是去年九月十二日傍晚，林立果不是私调了一架专机到山海关机场吗？那架专机的编号是多少？恩来还记得吗？周恩来赶忙想了想说：是二五六号，英制三叉戟。毛泽东说：当天晚上，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三次向中央警卫局密报，说她弟弟弄了架专机，要劫持她父亲逃跑。当时你在人民大会堂东厅主持政治局会议，汪东兴请你追查这架专机的下落。你拉上吴法宪追查了，确有其事，命令那架飞机返回北京。林彪的亲信们耍了花招，谎称那架专机出了机械故障，飞不动了。你明明知道他们在撒谎，却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去扣留那架飞机，而是下了一道妙不可言的命令：二五六号飞机若要起飞，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恩来，是不是这样的？周恩来头上又冒汗了：是，情况紧急，是口头命令。毛泽东问：为什么要拉上黄、吴、李三人一起下命令？而不是你这个总理单独下命令呢？黄、吴、李等人早在一年前就暴露了，被中央勒令检查了。
周恩来内衣都汗湿了，浑身凉飕飕：主席，我承认，我当时很紧张……那时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我没有胆量扣压他的专机。拉上黄、吴、李，因黄仍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

吴仍是空军司令兼政委，李仍是海军司令兼政委，而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航空兵管辖。我承认，我是要拉上他们三人一起承担责任。毛泽东目光罩住周恩来，说：不尽然吧？是不是要替自己留一条后路啊？万一林彪搞掉了毛泽东怎么办？周恩来被针刺了一下似地身子一搅：不，主席，决没有那个意思。主席委托我主持华北整风会议，主持九十九人整风会议，都是针对林彪集团的。我是旗帜鲜明的。毛泽东问：那你怎么解释，你不是亲自打电话，而是要李作鹏去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说那架专机须有周、黄、吴、李四人中的一人批准才能放飞？
周恩来差点要哭了：那是李作鹏不老实，在重大问题上玩花样，篡改了命令……主席，我承认，在紧急关头，忙中出错，不该拉上黄、吴、李三人下那道口头命令。我对军队事务，过份小心。当时中央并没有委托我分管军事，基本上是主席要我管的事才管，所以不敢越权，而被李作鹏这家伙从背后捅刀子，使我跳进黄河洗不清……

毛泽东燃上一支烟，咳着，吐下一口痰，说：恩来，你我老同事，老朋友，今天不过把一些话挑明了，供你参考嘛，并无追查你的意思。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的接班人想杀死我，实现提前接班。还好，我既没有当齐桓公，也没有做隋文帝，八十岁了，仍活着，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噻。你们三位，叶帅，春桥，洪文，都听清楚了，今天当你们的面谈的这些，不为别的，就为了请我们总理在这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带个头，做个榜样，以身说法，联系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谈各人的亲身经历、经验，也包括教训。恩来，这可是我对你的重托啊，怎么样？周恩来这才缓过气来，说：我一定遵照主席指示，不负主席重托，到会上去带个好头。毛泽东对叶、张、王三人笑笑：你们看到了，我和总理，总是一谈就通呢。下面还有件事，也是和总理有关的。前天晚上，许世友来看我。我问许和尚，三十年代初，上海出了个“伍豪脱党启事”事件，知道不知道呀？许和尚说不知道，伍豪是谁？我说，你到汇报会上去听总理解释吧。恩来，像许世友这样的高级将领，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党史重大事件呢。所以这件事，也由你到会上去讲一讲，让大家清楚你在上海地下党中央的那段经历。可以搞录音，之后制成二十九份录音带，分存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档案馆去，作为党史教材。恩来，你同意不同意啊？

毛泽东一招胜过一招。周恩来又像吃上一记闷棍，晕头晕脑了，嘴上不能不答应—王席，同意，我尽力，尽力去做……。毛泽东又问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三位：你们哪？注意啊，今天的谈话是不外传的。总之，是为了让总理争取主动。你们有无高见？每人都讲两句，算表个态？叶剑英替周总理抱屈，感到寒心，嘴里却不能不说：主席英明，我相信总理会全力配合的。张春桥说：主席明察秋毫，洞见肺腑，意义深远。王洪文说：我新到中央工作，是个政治学徒，遵照主席指示，虚心学习，成长进步。谈话结束，毛泽东留下张春桥、王洪文吃晚饭，了解上海情况。周恩来、叶剑英从游泳池出来，已是向晚时分。但见阴云四合，天空昏黄。看样子老天爷又要刮黄沙了。每年的春夏之交，四月底、五月初，北京地区总要刮上几天几晚的沙尘暴，直刮的黄尘漫天，飞沙走石，日月无光，男人穿风衣，女人戴头巾，男女皆戴口罩眼镜，三、五米外不见人影、树影。

上车前，叶剑英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又要刮黄沙了，自然界刮，党内也刮。张眼镜、三滴水他们可要高兴了。想不到林秃子死了不到半年，就又要拿总理开刀！总理，你要顶住。你若倒下，就随了那些家伙的愿了。老人家还是在抓紧布署，要把位置传给三滴水、张眼镜，再后是王洪文。周恩来神色憔悴：剑公，二把手不好当啰。我已经检查出膀胱癌，拖不了两三年了。还是那句话，活着干，死了算，主席要我检讨就检讨。以后我的检讨书出专集，肯定精彩、畅销。放心，我暂时不会倒下。还有那么多老同志、老将军没有解放，没有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去，我不会放手的。别的可以不管，军队一定要掌握在老帅、老将军们手里。对了，邓小平在江西，有消息没有？要设法早点让他回来。他能回来，我屑上担子能轻一半。叶剑英说：王震已经捎话去了，要邓给主席写信，检讨错误，要求安排适当的工作。周恩来点头：那就好。王胡子出面周旋，合适。主席近来很信任王胡子。但不要告诉王胡子他们是我在过问此事。传出去，阻力就大了，小平同志就可能回不了北京了。

面对来自毛泽东的压力，迫令检查，周恩来逆来顺受。他早就练就金刚不败之身。只要毛泽东一息尚存，任何与之对抗都只能招致失败。刘少奇就是个前车之鉴。周恩来觉得自己眼下的处境，和当年的刘少奇有相似之处。当年刘少奇率领中央一线工作集体千辛万苦，拯救全国大饥荒，帮助毛泽东渡过难关，可谓功高震主。但毛泽东几年之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打倒整死；现在是周恩来千辛万苦，处理了林彪集团，帮助毛泽东渡过难关，难道也要落到刘少奇样的下场？又像又不像；林彪

呢，则是武人武法，妄图以极端手段对待极端之人，也失败了，全家人折戟沉沙。毛泽东早就把自己塑造成新中国一尊不可冒犯之神，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哪怕被认作小逆，都必败无疑。当然，今天的周恩来，也不是毛泽东想打倒就能打倒的了。老干部、老将军们已把周恩来当做精神支柱，毛泽东不能不有所顾忌。周恩来也有自己的底线，他可以继续对毛泽东雷听计从，恭敬温顺，同时也要不动声色地利用各种因素，阻止江青进常委会、当副主席。绝不能让这个女人接她老公的班。此事他是铁了心的。江青接班，中国就又出一个武则天。王洪文顶多算唐高宗，兼面首。江青不会甘做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她要的是武曌式临朝称制，全党臣服，全军臣服。

依照毛泽东的意愿，周恩来先写出一份检查提纲——《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呈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接下来，周恩来写出检查提纲的二稿，分途政治局成员徵求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都不能理解，周总理为党为国日夜辛劳，好端端的怎么又要翻出些历史旧帐来清算？不用说，只有伟大领袖能迫令他这样做。

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周恩来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向近四百名省军级以上高干依次讲述了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叛党分裂主义，以及抗战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周恩来承认，在这六次事关党和军队的生死存亡的路线斗争中，除了张国焘那次，他都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跟着跑了的。有人骂他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没有骂错，因为是历史事实。特别在谈到王明的“左”、右倾错误时，他更是声泪俱下：一九三二年底我从上海地下党中央转到江西苏区不久，就以中央常委兼军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对毛泽东同志的打击、排挤，把毛泽东同志比作水泊梁山上的王伦，撤了毛泽东同志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前委书记职务，迫使毛主席离开红军，而由我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兼前委书记。是我夺了毛主席的兵权。这次的夺权，虽是遵照当时的党中央的决定所为，但个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是我周恩来所犯下的历史罪行。同志们哪，这是我的历史罪行哪！每想及此，我就痛不欲生。同志们，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要再次地、永远永远地向党认错，向毛主席认罪……

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江青递给张春桥一张纸条：此人表演出色，演技一流，老板很吃他这一套。我们要痛打落水狗……张春桥看后会心一笑，小心地将字条叠起，放进制服口袋里去。

台上，周恩来泣不成声。参加会议的陈云实在听不下去了，大多数人都听不下去了。周总理怎么可以把自己检讨得一无是处，像个罪犯？陈云忽然站起来，对大家说：这里我要插两句话。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延安整风时，我是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在江西苏区的事，整风运动中交代得很清楚，是干净彻底的，毛主席当时很满意，中央也作了正式结论。结论的大意是，周恩来同志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时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特定的历史环境。总的说来，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是位久经考验的领导者。

陈云的插话一落音，全场响起掌声。老干部、老将军们特别激动。台上，周恩来止住哭泣，两眼仍是红红的—谢谢陈云同志，谢谢同志们。当然，在这个庄严的场合，我也要说，恩来入党五十年，从没有离开过党的队伍，离开过毛主席路线的教育。经过长期复杂的党内外、国内外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恩来还在为党工作，继续革命。我今年七十四岁，已经老了，但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也还有些革命的朝气。这几年，我常说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实行起来却不容易。鲁迅说“横眉冶对干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主席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都是干屡万确的奂理。所以，今天我在检查了自己的问题之后，也要求那些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不应该再有任何的疑虑，赶快洗手洗澡，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越彻底、越迅速、越好。我周恩来今天的检讨，算给大家带个头，表个态，我们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重新站队，重新宣誓，坚决站到毛主席一边来，站到主席的思想、路线一边来，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的检查，十分动情，感人至深，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当天晚上，毛泽东听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汇报，说：恩来这人的长处，是每敲他一下，就赶快做检查，次次声泪俱下，给全党高干做出表率。他还有个《伍豪脱党启事》，没有在会上检查到吧？这件案子不要漏掉了。他应当有个详细的说明，做好录音，复制好，存放到各个省区的党委档案馆去，作为历史材料。春桥，政治局会议上，你传达我的意见，此事由政治局做个决定。

第二天，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政治局遵照毛的指示作出决议：周恩来同志一九三o年至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伍豪脱党启事》一事的解释说明之录音，包括文字整理材料，制成二十九份，分存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档案馆去，作为党史资料永久保存。

会后，江青掩饰不住内心的窃喜，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说：还是我老板厉害吧？老板是如来佛，给姓周的箍上个政治紧箍咒，再脱不掉了。张春桥说：那个《伍豪脱党启事》，只怕从此越抹越黑，越说不清楚了。姚文元说：这回周总理要黔驴技穷，无以招架。王洪文则轻轻呼叫：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四人齐声哈哈大笑，感到神来之笔，妙不可书。

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蠛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具相》的长篇发书，对发生在四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其中特别提到，"伍豪"是他在地下党工作时的化名。上海的几家敌伪报纸登出这则所谓的《脱党启事》时，他已经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他当时就把此事报告了中央苏区局，包括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同志。毛主席那时就说了，这是敌人的污蠛，你人都到了苏区，怎么可能脱党呢？有人要问，毛主席这话有文字记录吗？我说没有，是凭我的记忆，口头说的。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红卫兵小将在旧敌伪报纸上翻到这则《启事》时，以为发现了"大叛徒集团"，报告给中央文革小组。我第二天获知此事，立即给毛主席写了信予以澄清。毛主席批示由中央文革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再次批示：此事已经查明是国民党特务造谣诬陷。本次会议上，陈云同志也在分组讨论会上作了旁证发书，登了会议《简报》。这里我念一下，陈云同志是这样说的：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工作，知道这件事情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陈云同志又写了书面材料，说：我再次以证人身分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同志们，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下面，我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把我今天的这次讲话录音，录音文字记录稿以及有关的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以备今后查询，同时复制出二十九份，分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备查。

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老帅、老将军们私下里纷纷替周恩来总理抱不平：丧心病狂整总理，不要天良，纠缠陈年旧帐！亏他们想得到，做得绝！康生为什么一声不吭，不肯出来作证？你不要提那个康生了！正是这个狗日的说事情有疑点，说总理在一九三二年夏秋间有两个多月去向不明，毛主席他们才抓住这件事不放…：

一天，叶剑英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忽然在自己手心上写下一个"拖"字。周恩来一看就明白，就苦笑：也只好这样了，我不签字，他们就做不成复制，存不了档案。

第八十一章　"红都女皇"事件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毛泽东口授的新一届中央常委、副主席名单中，果奂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老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叶剑英，中的是张春桥、江青、李德生，青的则是王洪文。如无突发变故，张、江、王三人接班即成定局。三人占尽年龄优势：江青五十六岁，张春桥五十四岁，王洪文四十岁。

就在这微妙时刻，外交部的从属单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迎来一位不速之客：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女作家维特克访问北京，提出拜会毛夫人江青。为了表示美中友好，周恩来同意由江青出面接见一次，并宴请。于是，穿了多年军装的江青，罕见地着一身薄毛料西式连衣裙，风韵十足、姿态优雅地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美国朋友。维特克小姐对红色中国的第一夫人倾慕已久。江青则见对方年轻漂亮，又是个女作家，也就大生好感。两个女人一见如故。虽然交谈要通过翻译，但两人谈得亲切、热烈，相见恨晚似的。维特克抓住机会，坦率提出：欲用英文替江青同志写本传记，在美国出版，以宣传新中国第一夫人及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江青兴奋了。她深知作为一个领导人在国际上打开知名度的重要性。当年在延安，老板不就是在

窑洞里接受了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后来出版英文的《毛泽东自述》加一本《西行漫记》，使得国际社会知道中国有位了不起的革命英雄毛泽东？斯诺从此成为老板的老朋友，在中美关系冻结的二十二年里，年年都来中国做客呢。有老板的这个先例，江青同意了维特克小姐的请求。双方可说是一拍即合。鉴于北京人多眼杂嘴也杂，江青说她要去广州休养，维特克小姐可以到广州去对她做采访。

江青同志大热天的要去广州休息，知会中央办公厅安排专列火车。汪东兴报告给周总理。周恩来说，那就给安排吧，是不是仍住小岛宾馆啊？那里树多鸟多，怕不怕吵了她睡觉？汪东兴说，那有什么法子？只好替她人工赶鸟了。问题是她还要继续和那位美国女作家谈话，接受采访，听讲要写书呢。周恩来淡淡地说：我们要尊重江青同志，尽量替她安排就是了。不过可以提醒一句，我们的政治局委员，四九年以来还没有人单独接受外国作家采访的先例。汪东兴问：要不要报告主席，由主席出面阻止？周恩来深看汪东兴一眼: 主席是个有病的老人，最好不要用这些事去惹他烦心了。汪东兴会意。江青这个女人，平日专横跋扈惯了，除了主席，她谁都不放在眼里。她要干什么事，也除了主席，谁都劝不住的。你要好心劝阻她，她会恨死你，变着法子报复你。有次听到周总理叹气：更年期，你要遇上更年期的女同志，能怎么办？又不能规定，更年期的女同志不适宜当领导人。

江青于八月中旬入住广州市东山湖省委第一招待所——小岛宾馆。此宾馆为陶铸主政广东省和中南局期间所营建，四面环水，由两座石拱桥与岸上相接。岛上遍植玉兰、木棉，花开四季，绿树浓荫。几十座西式别墅错落其间。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刘少奇会多次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年年春节，则有许多元老从北京来这里避寒。江青每次到广州，都入住小岛一号院。一号院面湖，四围鸟语花香。为了安全警卫，每逢江青入住，小岛北牛部的十几座小楼就尽行关闭，只住江青同志及其陪同人员了。那时的宾馆花木工、清洁女工，都习惯穿塑料拖鞋或木拖鞋上班修剪花木，清扫落花落叶。江青睡眠不好，讨厌鸟叫，更不能容忍工人的拖鞋沓杂声和竹枝扫帚的扫地声。因之除了每天安排专人替她赶鸟（不得发出大的吆喝声），还规定花木工人哪怕是深秋时节也打赤脚上班，也不准使用竹枝扫帚，而命清洁女工打了赤脚爬在地上用手捡拾落花落叶。工人阶级学雷锋，全心全意为党及领导人服务，一直任劳任怨。谁有怨言，谁就会被调走，直至丢掉饭碗。谁叫江青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夫人呀，工人阶级不伺候她伺候谁呀。

在小岛宾馆一号院，江青先后五次接受维特克小姐的长时间录音采访。由外交部派出的两名女译员担任口译。江青远离北京，在广州小岛享受到充分的“思想解放，书论自由”。她从自己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穷木匠家庭讲起，自己从小如何喜欢读书、演戏，如何追求个性解放；十五岁时如何考上青岛戏剧专科学校，开始演话剧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十七岁时第一次结婚，是和一个名叫黄敬的人做名义上的夫妻，浪漫得很;十八岁如何只身赴上海闯天下，结交当时上海文艺界名人史东山、田汉、夏衍、周扬、廖沫沙、赵丹、郑君里、唐纳、章泯等等。她一个山东姑娘，如何成为上海演艺界的明星、红人；如何先后与四个男人同居。那时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她藐视男权主义，追求性解放。男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多了一根肉棍，几条精虫？没有女人的卵子，你男人的精虫有什么用？（维特克大呼精彩，精彩，太好了，太妙了）世界上哪一个男人，不是女人的子宫所孕育，又从女人的阴户蹦出到这个大千世界上来的？对不起，我的两个女翻译脸红了，她们还没有结过婚呢。在这个世界上，却老是叫男人们说了算，叫男人们统治着，很不公平！所以远古时代，中国外国，都经历过一个时期的母系社会，由女人当家作主。话说回来，在上海除了演话剧，拍电影，还参加地下党，到纱厂去教夜校，教女工们学文化，反对资本家剥削。一九三三年会被捕入狱。在狱中，我坚强不屈，没有出卖过组织，出卖过同志。半年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我实在忍受不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的黑暗腐败，更容忍不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宗派主义、享乐主义，而远走西北，投奔延安。延安当时的那个穷啊，苦啊，土啊，真是没法形容。人都不讲卫生，不洗澡，身上长虱子，床上生臭虫。但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我都忍受下了。加上不久又认识了我们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一见钟情，第一次到毛主席窑洞里去讨教革命问题，就被留宿，睡觉了。毛主席那时是个单身汉，他爱人到莫斯科治病去了，不回来了。毛主席那时才四十几岁，正当盛年。我那时才二十二岁，花朵一般年纪。两人的性欲都很强烈。你们西方人的著作里，不是对性很感兴趣吗？描写也很大胆吗？可以告诉你，我们东方人在性方面比较含蓄，矛盾，不让讲，只让干。你问毛的性能力？可以告诉你，他是伟人伟物，在我所经历的男人中，他是最强壮的。什么叫阳具？就是阴茎呀。对对，英文叫做“屁砣特”。我完全被他所征服……对不起，我的两名翻译同志不好意思了，她们没有男女性事的经验……

你问中国人搞不搞口交？我们叫吹箫，文绉绉的名字，就是口淫呀，女人伺候男人。我们中国古代有个女皇帝，名叫武则天，她就叫一百多个男人轮流伺候她。那种男人你们叫“午夜牛郎”，我们叫做“面首”。武则天是中国女性第一人，女性的英雄，我很为她自豪。对不起，我不能再讲这个问题了。维特克小姐，还是应当和你谈中国革命，中国妇女问题，特别是通过我和毛的关系来谈……你不知道啊，当时在延安，多少人反对毛和我结合啊，都是些大人物呀，包括彭德怀，贺龙，朱德、项英、王稼祥，张闻天等等，等等。差点就被他们棒打鸯鸳了。当时拥护毛和我结合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康生，一个是周恩来。毛是伟人超人，他要干的事，谁都挡不住。不管多少人反对，他都会坚持住，最后证明他是正确的。那以后，我就留在毛身边工作，当秘书，做他的助手。毛的许多重要文章，我都参加起草。毛发往各个根据地的电报命令，许多也是由我执笔写出。我在中国革命中起的作用，一直没有对人讲过。毛也不让我对外讲。要讲我对革命的贡献，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我随毛和中央前委，转战西北、华北。当时我是留在中央前委的唯一的女同志。那时蒋介石有八百万大军，我们只有一百来万解放军，加上一些民兵、游击队。我随毛转战西北、华北的那个艰苦、危险啊，随时都可能牺牲的！我的正式职务是做毛的军事参谋。我掌握着所有解放军部队的番号，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华南等地部队的番号，很要害的！毛对我最放心。所以，我是协助毛指挥了解放全中国的大反攻、大进军的。那时，周恩来也在毛身边工作，他承认我的这个资历和功绩。一九五五年，我们解放军颁发军衔，颁了十名元帅，十名大将，五十七名上将，一百多名中将，一千多名少将。我丈夫毛很谦虚，没有接受大元帅军衔，我也没有接受军衔。真正的领袖，是不需要军衔的。你们美国的总统，除了那个艾森豪威尔，不也都没有军衔吗？我对中国革命的第二个贡献，就是领导了中国文艺革命，特别是京剧革命。在我亲自指导下，已经创作出了八个样板戏，还有革命芭蕾舞剧，革命音乐交响诗，也在排练之中。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业。我因此被称为“文艺革命旗手”；我对中国革命的第三个重要贡献，是参加发动、领导了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丈夫是统帅，我是旗手。我担任中央文革组长，实际上领导着这场运动。当然，我是毛的助手，周恩来、张春桥也都是毛的助手。在毛的领导下，我们共同努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调动我们的解放军，铲除了暗藏在党内的两条反动路线，一条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另一条是林彪政变集团的反革命复辟路线……
江青口若悬河，分五次，替维特克做下几十个小时的录音。在这过程中，工作人员曾把情况密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相信汪东兴也报告了周恩来。但谁也不敢出面制止毛夫人。美国女作家维特克离开广州返美时带走了几十盒江青谈话的录音带，其中涉及党内军内大量机密。江青只热切盼望维特克对她的采访，像当年斯诺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后写成《西行漫记》一书那样，给她带来广泛的国际声誉和影响。

在这期间，中央政治保卫系统则在悄悄进行着另一件事，仍由公安部部长李震任专案组长，重新调查一九七 o 年十二月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甫仁遇刺身亡案件，以确定谭甫仁是否林彪集团死党。江青回到北京，即从她小老乡那儿得知此一重要信息。她明白重新调查谭甫仁遇刺案是冲着谁来的，妄图打乱主席的人事布局，阻止她进中央常委，当副主席嘛！对不起，她只能先发制人，让公安部长李震永远闭嘴。而且也是给拦路者一个严厉警告，想堵老娘的路？先摸摸自己的脑袋是否还长在颈项上吧。此事，只能由小老乡去完成。小老乡为了保自己的狗命，不干也得干了。江青把小老乡召到一 O 一号户外水榭里谈话。小老乡听娘娘又让自己去干这种勾当，吓傻了。娘娘晓以厉害：李震的背后是周总理和叶帅，这次若被他查出真凶，老娘不会有事，你就没命了，明白吗？告诉你，老板对李震这个公安部长也大不放心。干掉了，我可以在老板面前保你无事，或着你就是新的公安部长。具体的，你自己去设计吧。小老乡别无选择，也提了个要求：办完事，允许他离开北京，仍回南京军区或到山东省军区工作。娘娘依依地说：想离开啊？也好，等老板百年之后，你再回来陪我。

不久，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李震中将，被人掐死在公安部大院通往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上。作案者显然是一名武林高手，没有留下任何可供破案的蛛丝马迹。案子震动中央领导层。中南海内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汪东兴、李德生、华国锋三人奉命加强对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公安部部长，并负责李震遇害专案。周恩来、叶剑英心理有数，谁能在中央保卫系统内部干下这类事？叶剑英私下问过周恩来：要不要报请主席，把那个小老乡看管起来？周恩来沉吟再三，说：不用主席下令了，大约也不用我们操心，那个小老乡就有结果了。既是灭口，人家会灭个干

净彻底。公安部长已经换成华国锋，主席可以放心了。以后倒是要注意你、我自身的安全。听总理这么一说，叶剑英顿时明白过来，说：那就等等吧。以这种方式更换公安部长，叫人寒心。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几个月后，江青的那名小老乡出差途中死于急病不治，算因公殉职了。对早些时候李震的死，新任公安部长华国锋负责查了几个月没能查出结果，经中央批准，以“自杀身亡”做了结论。至于那个更早的谭甫仁遇刺案，再无人去追查了。死了死了，死了就好。

转眼到了一九七三年春夏之交。党的“十大”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作大会《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四十岁的王洪文即将成为党的第三代接班人。第二代接班人则有江青、张春桥、李德生、华国锋等人。一天，香港地下工委秘密信使给周恩来总理送上一封打着火漆的印刷品。周恩来亲手打开一看，原来是香港某右派出版社最近根据美国女作家维特克新着译出的《红都女皇》一书。周恩来翻了翻，里边有江青同志的十几帧玉照，眉头一扬，笑了。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驱车前往西郊新六所，去拜会住在那里的朱德总司令。朱老总草草流览《红都女皇》的内容，脸都涨红了；他妈的！太不像话，丢人丢到外国去了！三滴水想出大名，这下子真 的臭名远扬，名满天下！恩来，你想我帮个什么忙？周恩来说：为了党和国家，为了老干部、老将军们，我想请总司令出面，把这本书交给主席，一切听凭主席处理。朱德说：好！我乐意去办这件事。当了几年黑司令，发配到广东肇庆，连广州都不准去，早就想出他娘的一口恶气了。主席若问这书是从哪里来的呢？周恩来说：千万不要透出是我交给你的。香港地下工委的老下属送给你做党史参考资料的嘛！朱德说：好好好，我赋闲多年，没有管过闲事，这个“党史资料”，倒要管管它娘的了。

随后，朱德问起公安部长李震的死和三滴水那个小老乡的死。周恩来说：很黑，很复杂。李震同志死的不明不白。邓小平快要回来了，有人不愿看到邓的二野老下级当公安部长？也许只是原因之一。直接的原因是我不该要他去重新调查谭甫仁遇刺案。此事不敢猜测下去了。至于那个小老乡，自然是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人干的，早就该死了。朱德问：主席知道这些吗？是什么态度？周恩来说：要求中央负责人注意各自的安全。总司令，你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朱德说：我的安全由康克清负责，活了八、九十岁，是个无用之人，也不会有人对我这条老命有兴趣了。恩来，现在你是党的二把手，我们党的第二把交椅不好坐啰。至少在三滴水、张眼镜他们眼里，你是拦路虎，障碍物。周恩来说：一块横在路上的大石头啰，总司令，彼此保重，彼此保重。

当天下午，朱德老人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拄杖拜望毛泽东。毛泽东见到老搭档，也很高兴，亲自到门口迎着，拉着手进书房坐下。毛泽东抱怨：玉阶兄哪，听讲你不肯搬回来，住那样远，见面不方便哪。朱德笑咐呵，越发老的像尊孺勒佛；润芝兄，我痴长你七岁，不管事了，也清闲惯了，住在西郊，空气清新哪。毛泽东说：玉阶兄，我一直坚持朱毛不分家，总司令是红司令，不是黑司令。新一届党中央，你还是要进常委会，全国人大也还是请你当委员长，哪怕是挂个名。朱德说；多谢啰，八十六、七了，老朽了，晚上九点就上床，不要挂名了，让年轻人上，再不让他们接班，就青黄不接了。毛泽东说：我也老了，身体比你还要差些。是叫林彪那个东西把我整惨了。一辈子的事业，坏在他手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败在他手上。玉阶兄哪，从五十年代起，我就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也安排过两届接班人，一个刘，一个林。到头来都反我，害我，最后都失败，死掉了。我也失败了。这个话，我只和玉阶兄说。接班人的事，我还要试一次。政治局正在酝酿，准备到“十大”上定下来。名单你也知道了，老中青三结合。

两位老战友，谈的颇投机。毛泽东留总司令吃晚饭。朱德发现餐桌上已经没有红烧肉、红辣椒、臭豆腐之类，以鱼鲜蔬菜为主。毛的饮食也清淡了，饭量也小了。老人差点忘记此行的正事。临走时，笑呵呵拿出那本《红都女皇》，供润芝兄做个参考。毛泽东一看书名和封面上的江青玉照，登时眼里长了刺似的：哪来的？写江青的？朱德说：我也是刚收到，一个在香港地下工委工作的老下级秘密带给我的。我只是随便翻了翻，连康克清都没让知道。我的意思，润芝兄读一读，如有必要，设法到香港去买断中文版权，对蓝苹也是个保护。

朱总司令走后，毛泽东翻阅了《红都女皇》，勃然大怒，把书摔到地下，大骂：狗屎！狗婆！猪狗不如！老子怎么有这么个老婆？在国内给我丢人丢不够，还要丢到外国去！丢到满世界去！……伟大领袖发怒咆哮，把值班的医护人员都吓坏了，连忙进来劝主席息怒，保重身体。主席身体刚好了些，不能生气、动怒啊。毛泽东被好说歹说，扶到床上靠下。毛泽东见有护士要捡起地下那本书，喝斥道：不准捡！踩几脚！对，你们每个人都替我去踩几脚！为什么不动？去！每个人都踩几脚！

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医护人员岂敢不从？于是轮番着上去，在那《红都女皇》上面踩几脚，以帮助伟大领袖泄愤、解恨。有的医护人员眼尖，见那封面上印着江青同志的照片……天啊，日后要叫江青同志知道了，用脚踩她的头像，终归要被算帐，绝无好下场……毛泽东于盛怒中，仿佛看到了医生护士人们的惶恐表情，便说：你们怕什么？我叫你们踩的，踩得好！红卫兵小将不是讲，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你们要敢于造她的反，不管她是不是我老婆！去，通知汪东兴和周总理，马上到我这里来。

不一会，周恩来、汪东兴赶到。毛泽东已经平静些了。汪东兴见一本书丢在地下，已经踩得很脏了，欲躬下身子捡起，被毛泽东喝住：不准捡。汪主任，你和医生、护士去开个会，今天的事不准外传。我和总理说话。

汪东兴等人退出后，周恩来仍摸不清情况似地望望地下那本书。毛泽东问：恩来，你知道这本书吗？周恩来认真地朝地下望一眼：《红都女皇》？写江青的？毛泽东说：朱总司令下午来看我，留下的……这个女人，我算把她看透了，她烂透了。背着我，接受那个什么女作家采访，泄露大量党和军队的机密不说，连我在延安怎么操她，我的阳具有多长多大，都对人家讲了，写到书里去了！恩来，你是总理，管外事的，她接受美国作家的采访，你不知道吗？为什么不报告我？周恩来显得诚惶诚恐：主席，让我想想……是有这回事。去年七月，美国纽约一所大学历史系的女教授来京访问，提出见江青同志。外交部请示我。我说美国朋友想见，可以见一次，表示中美友好嘛。她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实在太忙了，许多事都管不过来。后来，江青又说要到广州休息，还要和那美国朋友见面。我说那就再见她一次，礼节性的，不要超过半小时。至于江青同志到了广州，是否接受了人家的采访，有多少次，我就不知道了。主席，江青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组长，身份特殊，她的许多事情，我是不便过问，工作人员也不敢汇报的。毛泽东勃然作色，茶几一拍：胡说八道！江青是不是共产党员？她有什么特殊身份？挂名我老婆，名义上的！我二十多年没有操过她了，早就同她分房而居！你，你们连她犯错、犯罪，都不敢管？也不敢报告我？因为她是我老婆，要顾及我的颜面，而姑息、放纵？恩来，是你们的失职，特别是你这个总理的失职！周恩来掏出手绢擦擦额头上的细汗珠子，检讨说：主席，我认错，承认有失职，对江青同志有所姑息，但她还是有她的长处啊，文化大革命立下大功，还有领导文艺革命，是旗手。毛泽东恼怒地手一挥：我不要听你讲这个，你明明是既讨嫌她，又惧怕她！为什么要怕我的老婆？周恩来说：主席不要生气，身体刚好了点，生不得气的我们有错，我带头检查，包括书面检查。毛泽东说：不要废话！恩来，你去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我下面的话：把江青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今后再不要看到这个女人！一刀两断，永不见面！

周恩来心里一愣，面有难色，请示说：主席，你气头上的话，我不能在政治局会议上去传达……江青同志盾上的担子很重，中央文革组长，分管中央四大家之一哪。还是请主席不生气了，再作指示，我一定负责到政治会上去传达。毛泽东不认周恩来的激将法，而说：恩来，不是我说你，你这个人就是替自己考虑太多，事事留后路，难怪人家讲你是个不倒翁……对不起，我毛泽东几十年离不开你这个不倒翁。还是那句话，朱毛不分家，毛周也不分家啰。你怕口说无凭？来，拿张纸来，我写下，算立下字据，你好到会上去传达。怎么不动？拿过纸笔来！周恩来见毛主席态度决绝，只得递上纸笔。毛泽东的手有些哆嗦，以红铅笔写下：江青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永不见面！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手谕，小心地问：主席，地下那本书都写了些什么？我可不可以带回去看看？毛泽东挥挥手：不要看了，谁都不要看了，一堆臭狗屎，不堪入目。恩来，总司令倒是提醒我一件事，是否通过港澳地下工委设法让一名工商界爱国人士出面，找到那家右派出版社，把中文版权买断，以免它再流毒市面。周恩来点头：这个可以尽快去办，花一笔钱，包括已印好尚未卖出的，通通买下，销毁。但那个英文原着版权怎么办？毛泽东不耐烦地说：算了，那些资产阶级分子，你能出多大的价钱？讲不定人家还有中央情报局的背景。到洋人世界去出丑，就出去吧！这个女人，还想当武曌，做梦了。一个刘少奇，一个林彪，一个江青，这三个人对我的伤害最大。周恩来说：主席，你今天是气坏了，说气话呢。刘林和江青，性质不同的。再怎么讲，江青的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坚持主席的两全一贯方针，看她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加上她的一贯表现。

毛泽东叹口气，说：恩来啊，你这个人好和稀泥，也是几十年不改啰。这次，我是不会原谅蓝苹这个女人了……好，我们不讲这个了。你的身体怎样啊？听讲尿血，验出了癌细胞？那你的病比我的更麻烦啰。周恩来说：谢谢主席关心，专家小组已确诊为膀胱癌，算是早期，可以手术割除。毛泽东

说：你相信西医动刀子，我相信中医保守疗法。周恩来说：我正要向中央告假，去玉泉山两星期，接受治疗，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问：工作怎样安排？周恩来说：提议由叶帅代替我主持政治局会议，张春桥、江青仍负责组织、宣传，叶帅、李德生负责军事，李先念、纪登魁、华国锋负责国务院事务。

毛泽东说：可以，只是把江青拿掉，换成王洪文。王洪文也可以协助叶帅工作。对了，听说邓小平从江西回来了，你们打算怎样安排他？

周恩来掂了掂份量，说：我征求过纪登魁、汪东兴的意见，纪、汪希望主席先给个指示。毛泽东说：邓小平这个人是有水平的，作风正派，不搞阴谋诡计。这是他和刘少奇、林彪的根本区别。他至少有四点功绩：在江西苏区他是"毛派"头子，因为跟我走，受影响挨过整的；他历史没有问题；他协助刘伯承指挥部队打仗，立有战功；五、六年代派他和苏修打交道，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有此四点，他基本上是个好人。他给我写过两次僚，表示牢记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挽救，保证"永不翻案"。我相信他这个"永不翻案"。对文化大革命有这个态度的人，恐怕不是很多。中央可以发个文件，附上他的"永不翻案"的信，替他恢复工作做准备。纪、汪提议给他安排个什么工作？周恩来笔录着毛泽东的话，说：初步设想是副总理，分管工业和交通运输，是不是高了点？毛泽东说：不高不高，邓小平是帅才，全才，考验一段，表现好，还可安排他更重要的职务。"十大"的人事安排，邓进不进政治局？周恩来小心地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先安排他和陈云、王震、谭震林、李井泉等人做中央委员。经过一段考验，主席认为必要时，再补他进政治局，甚至更高些。分几步走，看着办，这样在党内的阻力会小些。毛泽东点头，说：这些具体事情，你当总理的比我考虑得周到啰。

从游泳池回到西花厅，已是深夜十一时。周恩来把毛泽东写下的那纸手谕拿出来看了又看：心里如释重负。他拨通叶剑英家里的电话，请叶帅马上来一赵，有事情商谈。半小时之后，叶剑英来到。周恩来关上书房门，把朱总司令送一本《红都女皇》给毛主席，以及毛要把江青赶出政治局的事说了说。叶剑英高兴得拍了桌子：好！好！三滴水这回撞到主席的锋刃上了。总理，我主张明天就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主席的最新指示，把臭女人赶出政治局，党中央从此清静许多，有利大家抓工作。周恩来摇头：剑公，军事上你运筹帷幄，这党内斗争可不能逞一时之快啊。我在考虑，主席的这道指示能不能传达哪。叶剑英问一王席亲笔写的，为什么不能传达？不在会上传达，可以让政治局委员们圈阅嘛。对不起，那本《红都女皇》，我会托人去香港弄本回来，娘的好好拜读。周恩来严肃地看叶剑英一眼：我想告诉你的是，主席对江青，感情很深，很复杂。三十多年来，既爱又恨，既信任又限制。这其中的微妙，旁人难以理解呢。主席年纪大了，生理上早不需要她了。但每遇党内斗争、最信任、依靠的，还是自己的夫人。这就是江青在主席面前告谁的状，总是一告一个准的原因。主席在政治上对江青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总是派她参予一些最要害最机密的事情。所以我分析来分析去，觉得主席写下"赶江青出政治局"这句话，还是一时气愤，恨铁不成钢呢。叶剑英不同意：总理多虑了，白纸红字的写着，要你到会上传达，怎么是一时气愤？周恩来说：剑公，我告诉你，千万莫外传啊，主席写下这句话之前，我曾提醒主席，江青还是文革组长，中央四大机构负责人之一。但主席只是瞪了我一眼，并没有要撤掉江青的文革组长职务呀，你说这又是为什么？叶剑英这才"噢"了一声：原来如此，那就白白放过三滴水了？周恩来说：怎么会呢？主席的这个指示，那本叫《红都女皇》的书，总会在内部传开来的。至少，她进不了"十大"中央常委，当不上副主席了。主席肯定会把她的名字划掉。能做到这一步，已是很大的收获。叶剑英咬咬牙说：娘的，还是便宜了这个妖妇。周恩来却笑笑说：我先把话放在这里，几个月后，主席气消了，又会恢复对江青的信任和使用，你不信？

几天后，汪东兴来向周总理报告：主席已命他派人在游泳池大门，安装了一道铁门，专门用来拦住江青的，不准进去见呢。周恩来忍不住笑了：老小老小，主席是和小孩子一样了。铁门真的装了？会不好看的。汪东兴说，装好了，镂花不锈钢的，主席亲自检查了，说很好，江青进不来了，他可以放心睡觉了。周恩来说：主席是真的老了，怕烦心的事了。汪东兴说：总理，我正想问你呢，主席要你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他的话，你为什么压着？还想留下三滴水兴风作浪，没完没了的制造麻烦？周恩来苦笑：东兴，你也跟着老帅们称她三滴水了？是不是担心她在主席百年之后再闹事啊？汪东兴说：主席在，她掀不起大浪。一旦主席走了，她就可能当武则天了，那我汪东兴就是第一个被她拿来祭刀的。她恨杀了我，一直想除掉我，主席保着，她才没有得逞。周恩来说.，你有这个警觉就好。警卫部队在你手里，你要保证中央内部再不要出李震和那名小老乡之类的事情。汪东兴说：我会尽力……总理，你为什么不开会宣布主席的那个决定？主席也亲口对我讲了，赶出政治局呢。那本踩脏的书也

交我封存。我偷看了几页，真她娘的思心，臭不要脸。

第八十二章　俏娇娃得宠　邓小平返京

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失明，已经一年时间了。即便是中央政治局内部，也只有周恩来、江青、汪东兴等少数人知道伟大领袖成了瞎子。毛泽东在游泳池里深居简出，很少出席政治局会议。偶尔由一大班医护人员陪着出来露个面，也只是听听汇报就退席。多数政治局成员即便是看出来毛主席是个睁眼瞎，也都不敢说出真相。周恩来、汪东兴力主毛主席动手术除白内障，以恢复视力，并由北京工农兵眼科医院（原名同仁医院）的专家小组在游泳池内布设了一间手术室。但毛泽东不答应，谁劝都不听。日常，一批经严格挑选来的三军文工团的女演员们，莺莺燕燕的轮流陪伴毛泽东说笑，吟诵诗词，愉悦身心。他已无力行周公之礼，只能搂搂抱抱，满足口舌手足之娱了。用他自嘲自解的话说，年上八十，才当了贾宝玉，游泳池成了怡红院。

女演员们都会经是伟大领袖的舞伴，有的还陪过裸泳。毛泽东虽然看不清她们姣好的面容，窈窕的身条，但分辨得出她们柔嫩的声音，叫得出她们的名字—小宋啊，小李呢，小林哪，小陈呀，小沈哟……还有青青、莹莹、艾艾、乔乔，等等，一个都不会弄错搞混的。日常，每天下午两点，警卫森森然的中南海北门传达室，总有那么六、七名年轻漂亮的女兵填写会客单，要求看望游泳池的张毓凤姐姐。张毓凤接到传达室的电话，偶尔还会笑上一句：哪里是来看我的呀？放她们进来吧。于是这些女兵便把各人的自行车存放在来客存车处，再结伴南行，向着林木掩映的殿阁深处走去。进出中南海，尤其是进出游泳池，成为她们无与伦比的幸福和荣耀。

某天，一名外地女兵单独来到北门传达室，求见张毓凤姐姐。好一个绝色人儿！值日军官查验了女兵的工作证件：武汉军区总医院护士。值日军官不让填写会客单。女兵急的泪珠子都出来了：毛主席知道我！我不是要见张姐姐，是见毛主席！值日军官见这美人儿说话口气这么大，也就不敢怠慢，接通了游泳池的电话，让美人儿自格去和张毓凤通话：张姐姐！我是空政文工团的小孟呀！哪个小孟？就是小孟夫子呀，对，就是就是，主席给起的名字……。张毓凤大约想了一会才记起是有这么个人儿，但五、六年没有见面了，怎么到了武汉军区工作？于是在电话里说：小孟呀，你要见老人家的事，我作不了主。你来一趟也不容易，这么着吧，我去替你请示一下，等着呀。女兵等了一会，张毓凤回了话：小孟夫子，你先接受检查吧。接下来，张毓凤又在电话里和值日军官交代了些什么。女兵高兴得掉下眼泪。她被带入一间门窗紧闭的小房里，接受女军官的全身检查，连乳罩都被除下，确定身上没有任何危险品，也无任何皮肤毛病。女军官眼睛直勾勾的，大约检视着这么个罕见的人间尤物，也心痒痒，眼馋馋。之后命她穿回军装，整齐了，才由一辆吉普车途她到花木深处的游泳池去。

上有九天，下有九地。女兵进中南海，犹如古时民女进九重宫阙。小孟到了游泳池，由张毓凤领着去见毛主席。毛泽东显得很高兴，拉住小孟的手，抚着小孟的脸蛋、身子，说：记得记得，你长高了，长大了。你是那一年开始陪我跳舞的？小孟说：一九六四年，那年我才十五岁，您讲我像只小蝴蝶呢。毛泽东说：记得，记得，你是湖北妹子，王昭君的老乡，我叫你小孟夫子。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看我？嫌我老了？小孟再忍俊不住，双膝一软就跪了下去：爷爷！亲爷爷……不是我不来看您，是被打成反革命，吃了冤枉呀……毛泽东身子提了提，摸索着拉起小孟：好女娃，起来起来，不要喊我爷爷，喊老夫子，我们坐下来，有话好好讲。张毓凤扶毛主席坐下，以眼神警告小孟：老人家身体不好，你少拿自己的问题刺激他。毛泽东叫小孟挨住自己坐着，抚着小孟的小手问：你这么年轻，也当了反革命？不是叛徒特务吧？小孟不顾张姐姐制止的眼神，而回道：爷爷，我原来不是在空政文工团当舞蹈演员吗？六六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时，还来春藕斋陪您跳过舞、游过泳的。但每次从中南海回去，空军政委员吴法宪的秘书都要我写材料，汇报陪主席跳舞的情况。我不肯写，因为犯纪律。六六年秋天，空军司令部有人造吴法宪的反，我也跟着贴了大字报，揭发他妄图打听主席身边的事。后来林彪、叶群保了他，他控制了空军，就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专案组对我动刑，用皮带抽，板子夹……爷爷，您摸摸，我头发里还有伤疤……呜呜呜，我被打得晕死过去，又被一桶冷水泼醒，呜呜呜……

毛泽东摸着小孟头上的疤痕，还不止一处，腿上也有疤痕，神情激动起来：对一个女兵动刑，打这样狠，是法西斯，法西斯……我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不听……吴法宪被关起来了。孟夫子你莫哭，你只管和我讲。小孟说：爷爷，您莫要生气啊。这几年，部队和地方，都斗死、打死了不知道多少人……由于我不认罪，专案组判我三年徒刑，押到兰州军区黄河岸边的劳改农场去服刑，种水稻，挑大粪。四月份就下水田，那水冷得冰骨头……后被减刑，后又被允许保留军籍，分配回武汉军区总医院当护士。但至今不给我平反，团籍也没有恢复。武汉军区推给空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推给武汉军区，把我当皮球踢……。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直到听小孟哭诉完，才深深叹口气，再又想了想，忽然对张毓凤说：张秘书，你去告诉汪主任，我这里添个人手，小孟留下了。小孟一听，高兴得差点晕过去：爷爷，主席，可我还没有平反呀，档案里还塞着专案组的材料！毛泽东摇摇手：你留在我这里工作，还不算平反？你这个小湖北佬，是不是也脾气很硬啊！

此后，毛泽东身边多了一名长期女护理。他实在喜欢聪明伶俐的小孟夫子。一时间一老一小有讲不完的话似的。他从小孟夫子口里，了解到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真实情况，都是过去没人敢告诉他的。一些事情，都是被下边办坏了，或是被坏人利用了。抓人打人，刑讯逼供，太过份，不像话。中央应调整政策，可以让周恩来他们在不伤及整个运动的前提下，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一天，小孟以轮椅推着毛泽东，到院子里晒太阳。红太阳也要晒太阳。小孟替毛泽东念诗词。见老人家心情愉快，便又趁机提出：爷爷呀，我的问题还没有做组织结论呀。毛泽东抚着美人儿：都留你在我身边上班了，还要做什么组织结论？小孟说：要呀要呀，爷爷年纪大了，我的反革命材料还留在档案里，日后总是个事呀！毛泽东苦笑：你这个鬼女娃，湖北佬，小九头鸟，对我没有信心呢。你要一个什么结论呢？小孟娇声说：要一个空军党委的文字结论，写明是受到吴法宪一伙的迫害，给予彻底平反。

毛泽东说：好好，叫汪东兴去办，盖上空军党委的大印，好叫你放心。小孟说：最好是一式两份，一份交我本人，一份放到我的档案袋里去。毛泽东说：湖北佬，你比王昭君心细，厉害呢。王昭君要有你这份聪明，就叫汉元帝迷上了，而不用出塞，远嫁匈奴了。杜甫那首《咏怀古迹）是怎么讲的？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昼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周恩来、汪东兴、张毓凤等人适时抓住毛主席宠爱小孟夫子这一有利时机，来劝说老人家同意做白内障摘除手术。某日，小孟夫子穿上一身新做的红色连衣裙，显得百媚千娇，艳若天人。张毓凤在旁连声赞道：主席呀！你没见小孟夫子今天有多好看呀！我都心跳了，敢说她要赛过王昭君！毛泽东让小孟夫子站到面前来，眼前只是红糊糊一片，苦恼地摇摇头：赛过王昭君？王昭君当年鲜容亲饰，光明汉宫的呀！我可是什么都看不清呢。小孟撒娇地偎依到老人身上来：主席呀，您就动了手术吧，摘除白内瘴，就可以看见我了呀！毛泽东沉默一会，思绪豁然开朗，说：好，听孟夫子的，告诉汪主任，叫专家来做手术。

眼科专家小组早就作好了万全的准备。结果不出周恩来、汪东兴所料，手术非常成功。二十天后，毛泽东的左眼先恢复了视力。毛泽东很感激小孟夫子，每天都要搂着亲几回：小昭君，你没有出塞，带给我光明啰。一天，小孟夫子忽又告诉毛主席：爷爷呀，我在武汉军区订了个对象啦，催着结婚哪，你准我一个月假吧。毛泽东瞪了瞪眼，叹口气，问：你要弃我而去？小孟忙说：不是不是，结了婚就回来，只去一个月呀。毛泽东摇头：结了婚，你就是人家的人了，回不来了。小孟忙说：回得来，回得来，我也放不下爷爷呀。毛泽东拉住小孟夫子的手，端详良久，认真地说：我身边这些人，就数你和我处得来，算忘年之交。告诉你啊，能不能等我两年？医疗组的专家们不说，我心里也有数，我和总理，都只剩下雨三年日子了，不会再多了，你陪我，要陪到底啊。小孟听伟大领袖这一说：心都碎了，含泪答应了。

毛泽东恢复了视力，又可以读书了。中央办公厅不计工本，把一些毛喜好的文学名著，唐诗宋词，印制成大字本，供他阅读。他身体好了许多，一条一条“最新指示”，从游泳池内传出：

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

审查干部，要重事实，重证据。要废止法西斯式刑讯逼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知识份子，既改造，又使用。老九不要走①，给工作，给出路。

汉字不能走拼音化道路。此路不通。

八亿人口，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

现在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电影、散文，也没有地方戏曲，民歌民谣。只有语录，不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毛泽东自知来日无多，对自己多年来逆天背理的一系列作为，有了某种良心发现？再者，杜绝了夫人江青的挑唆，也就暂时避开些许的恶？不对了！毛泽东一代伟人，旷世枭雄，如果不是他自身执意要干某番“事业”，又岂是区区妇人江青挑唆得动的？从来都是毛泽东利用江青，江青利用不了毛泽东。一切清醒的历史学者不应忘记此一基本事实。

不管怎么说，自一九七二年起，中国政治及社会生活，均悄悄从毛泽东思想的冷酷冰川中裂变、解冻。缓慢，但不间断。冰层下面，春水日夜涌动。大地在复苏。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尝试着挣脱思想牢笼……当然，这一切与中共中央的政策松动，与毛泽东本人一系列较为温和、理性的“最新指示”密不可分。一党专制、一人独裁国家，任何松动只能出自统治者，而不可能出自人民群众。随着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上下推行，林彪（还应加上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所倡导的对毛泽东的宗教式领袖崇拜、个人迷信被停止。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机关学校、城市农村，居民们不再每天面对毛泽东挂像举行宗教仪式般“早请示”、“晚汇报”，不再每天在规定的时间里读毛语录、毛著作，也不再做语录操，跳忠字舞。由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带头，全国所有报纸不再在报头的右上角，每天一条地刊出毛主席语录。各级党委、革委会，老干部们陆续回到领导岗位，立即不动声色地在自己身边聚集起强大的文革反对派势力，着手整肃各自单位的造反派。造反派在各级领导机构的骨干分子，不管是否已混上了副主任、副书记、常委，一律退回原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原来是工人的仍回去做工，原来是农民的仍回去种地。党、政干部们经历了多年的血火洗礼，毫不迟疑地以党组织的名义拉帮结派，巩固重新夺回的权力。军队的情况亦是如此。短短一年多时间，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右的势力”迅速在全国扩张，形成广泛坚实的权力基础。各地文革左派势力土崩瓦解，造反健将们纷纷中箭落马，开除的开除，关押的关押，几被收拾干净。文革造反派的代表人物只存在于中央，集中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屈指可数，被架空在钓鱼台国宾馆，高高在上了。这或许是毛泽东、江青们始料不及的。

社会生活中，科学技术界开始活跃起来。各省、地、县都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开各行业座谈会，专题讨论会，鼓励新课题研究，推广新成果、新技术。全国大专院校复课，工农兵大学生入学须经文化考核，称为教育革命。接下来是各省市都成立“工农兵文艺工作室”，编刊物，办“工农兵作者”座谈会、读书班，鼓励文学创作。报纸副刊恢复刊出小说、诗歌、散文。画家们开始举办画展。各省市开始举办文艺会演、地方戏曲调演。中、小学校恢复学生作文比赛、书法比赛。全国七大电影制片厂恢复拍摄新的故事片，艺术片。《闪闪的红星)、《海霞》、《春苗》、《创业》等新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演，形成观众热潮。久违了！新中国电影。人民需要新影片，新剧目。江青一伙鼓捣起来的那八个样板戏，强迫老百姓看了许多年，厌透了。纵有好剧目，也让人倒了味口。

毛泽东说：八亿人口，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实际上是对“文艺革命旗手”江青的批评。过去热烈支持，现在讥讽批评。八个样板戏是：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沙家滨》、《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一个作家，大名浩然。浩然文化大革命前出版过长篇小说《艳阳天》，完全遵照毛泽东的阶级、阶级斗争理论反映农村生活，已是左的令人恐怖。文化大革命后，他遵从江青的“三结合创作方法”和“三突出创作原则”，依葫芦画瓢，演绎出表现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成为文化大革命前期全中国出版的唯一小说。江青倡导的“三结合创作方法”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三突出创作原则”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金光大道》即是此类样板小说，它的主要英雄人物就叫“高大泉”，喻意高超，伟大，完全。该书出版后受到党的所有宣传喉舌的狂热吹捧，广大读者却不买帐，拒不阅读，实在内容枯燥、乏味，充满政治说教。作者浩然因此受到江青娘娘垂爱，成为文革红色文字狱中唯一跑红吃香的作家。那些当年把他从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的乡政府通讯员培养成青年作者的老一辈作家：孙犁、老舍、赵树理、马烽、康濯、侯金镜、邵荃麟、张光年等等，则通通遭到他的揭发、批判，死的死，伤的伤，以

怨报德了。

另说邓小平夫妇及养母三人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从北京被押送到江西南昌新建县望城岗"闭门思过"。当时周恩来总理为安排邓小平夫妇的去处，颇费过一番心思。江西省军区原本打算把邓小平夫妇发配到更遥远的赣南农村去劳动改造。周恩来在电话里先和省军区负责人谈陈云、王震下江西"休息"的事：和陈云同志一起下来的有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他们都六十多岁了，身体都不大好，不参加生产劳动了，你们安排些参观活动，让他们到工厂、农村、五七干校看看，了解些情况，就可以了。还有，他们住的地方冬天一定要有暖气……另外呢，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江西来，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毛主席不是在"九大"会上讲过吗？邓的问题和刘少奇不同，可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我听说你们打算把邓小平夫妇安排到赣州乡下去？太远了，还是在南昌郊区替他们找个住处，最好是栋单独的小楼，楼上住他们夫妇，楼下住警卫人员，便于保密、管理。他们也年纪大了，每天安排半天劳动就可以了。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江西省军区、省革委把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原南昌步兵学校的"将军楼"居住。南昌步校已经撤销，留下大片废置的兵营宿舍。"将军楼"原为步校校长住所，位在一座小山包上，四周一圈一人多高的冬青墙，里面加一圈木栅栏。正是四外无人，孤楼在上。小楼上下两层，楼上三个房间，楼下是厨房、客厅、餐室及工作人员宿舍。院子有几亩地大小。由江西省军区派出两个班的士兵实施每天二十四小时监护，规定邓小平夫妇晚上九时半熄灯，每天晨七时必须起床，八时由军人押送，步行三十分钟去附近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半天。初来乍到，邓小平喜欢散步，先在院子里转转，又想出院子去看看四周环境，即被守卫的士兵喝住：站住！回去！不准外出！邓小平愣了愣，仿佛省悟到自己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送来接受监视居住的，像当年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那样。杨虎城全家四九年被杀害于贵州息烽监狱，张学良则至今在台湾被软禁着。

邓小平夫妇每天早上去那机修厂劳动。邓小平干车工，卓琳学电工。军人则坐在门口，防止工人接近。只准他老老实实，不准他乱说乱动。人民公社对付五类分子阶级敌人的一套，如今用到了昔日的党总书记身上。好在邓小平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会在雷诺汽车厂干过车工。事隔四十年，重拾故技，往车床前一站，操起工具干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不远处的工人师傅冷眼旁观，这个大走资派竟是干过车床的？起码有四、五级车工水平！工厂厂长姓罗，是位复员军人，在太行山上打过小日本的。真是想不到啊，解放战争时自己是一名连级干部，哪里够得着刘、邓大军的邓政委？可如今，邓政委竟到自己的小厂来干车工，劳动改造，算他娘的哪门子事哟……一天，罗厂长趁看管的军人走开了，轻声对邓小平说：邓政委，你放心，我这个百人小厂没有造反派、红卫兵，都是些老实巴交的工人师傅……我在太行山上听过你的报告，参加过上党战役。今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我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邓小平眼睛瞪大了，落难中，竟遇上自己的老部下了，天不灭邓也。

邓小平性格沉稳，日常很少书语，认真干活，态度老实。渐渐的，看管的军人有所放松，每天只派一名军人送他们夫妇去上班了。去工厂，走沙石公路要牛小时，若走田间小路，只要二十分钟。邓小平提出走小路，军人也答应了。后来邓小平夫妇在这条小路上来回走了三年零四个月，被工人师傅们称为"邓小平小道"。卓琳身体不好，每天劳动回来，就很累，要躺下休息。养母已经七十多岁，也做不了什么家务。三人的年龄相加正好两百岁。邓小平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每天除了上半天班，还担负起大部份家务操劳：拖地板、做清洁、洗衣物、劈柴禾、做饭菜。春天的时候，还在院子里开了块小菜地，种些时鲜蔬菜，节省日常开支。又养了几只母鸡下蛋。中央办公厅把他们夫妇的高工资扣下了，每月改发生活费。还要接济被下放到农村去的五个子女。随着军人的监管进一步放宽，机修厂的工友们对每天埋头干活、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夫妇开始表现出敬意与同情，不时从各自的家里带些土产食品给他们，经过军人查验，确定无毒无暗号之后再转交。

春天、夏天、秋天，白天的日子很长。邓小平每天晚饭后都要绕着院子散步。星期天更是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谁都不知道他边走边思索些什么。院子里被他踩出来一圈白印子，一条路。其实他是思念流落在北方农村的五个孩子。最令他心痛不已的是长子邓朴方。朴方六四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是高材生。六六年文革开始时，当过物理系文革组长。不久聂元梓一伙夺了北大党委的权。父祸及子，邓朴方遭到聂元梓旗下红卫兵同学的批斗、群殴。北大校园掀起红色恐怖狂潮。邓朴方不堪身心凌辱，从批斗会场的三楼阳台上跳下自杀（也有说是被红卫兵同学推下），却没有死掉，只是摔断脊椎骨，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抽缩。没人来怜悯、救助这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狗崽子。直到天黑时分，

一位烧锅炉的老工人实在看不过去，把邓朴方背到自己简陋的住处，草事包扎。第二天一早，老工人把邓朴方抱上一辆板车拉着，连去了七、八家医院，家家医院都是毛主席的“红医兵”掌权，都拒收党内大走资派的狗崽子！老工人拉着板车，板车上躺着呻吟的邓朴方，从一家医院走向另一家医院，浑身汗湿了，泪湿了，走了好长的路啊……这是个什么世道啊？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了，到处武斗，打死人用麻袋装，朝湖里扔，河里丢。到处在流血，果真是红彤彤，毛主席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了……老工人不敢吱声，把邓朴方拉回来，但不敢长时间收养在自己的住处。红卫兵小将随时可能闯进来再拖去批斗的！老工人想来想去，只好把邓朴方送到远郊区的沙河劳改农场少年犯管教所去……少管所没有医疗条件，邓朴方每天在草铺上痛得浑身抽缩。他明白，父母已被软禁，只能叫妹妹来一趟，去向周总理求救。妹妹来来回回，两个多月过去，周恩来总理终于请示毛主席批准（有文字记录），同意途邓朴方到解放军后勤部总医院三 0 一医院治疗。三 O 一医院属林彪爱将邱会作管辖，连贺龙、彭德怀这样的开国元勋、共和国元帅后来都被“医疗服从专案”死在了这里，怎么可能好好医治邓小平的儿子呢？不过给几粒镇痛片，苟延其性命罢了。邓朴方高肢位瘫痪了。

邓小平夫妇想起长子朴方，就浑身发抖，钻心地疼痛。卓琳的眼睛都快哭瞎了。邓小平不哭，每天坚持在院子里转圈子。几十年的革命经历，血火生涯，他养成天塌地陷不眨眼的脾性。人是能够坚强如铁的。他想到历史。中国历史很惨烈，朝朝代代，一人获罪，株连九族。我们共产党这一朝代，也大搞株连，且越演越烈。单是在首都北京，就有数百名高干子女在父母被捕后，遭扫地出门，流落街头，包括刘少奇的孩子，贺龙的孩子，彭真的孩子，薄一波的孩子，罗瑞卿的孩子，王稼祥的孩子……中国历史，似乎总是在周而复始，转一大圈，又回到原地。共产革命也没能跳脱出这个规律。邓小平的五名子女文革前都好学上进，是三好学生。文革后跟着父母受罪，除长子瘫痪，长女邓林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不获分配工作，被下放到山西农村劳动；次子邓质方中学未毕业，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次女邓楠被下放到内蒙古劳动；最小的女儿邓榕（乳名毛毛），被下放到陕西农村劳动。邓小平一家，子女离散，天各一方了。

时间过去近一年，遭软禁的邓小平并不知道北京中央高层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日常只能读到《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那上面总是形势大好，好得不能再好。但江西省军区对他们夫妇的监管在一步步放松。一天，邓小平向看管他的军人提出，请组织上批准把那瘫痪了长子邓朴方途到他这里来，由他本人照料。经层层请示、汇报上去，两个月后，邓朴方终于来到父母身边。朴方已是个大小伙子了，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南昌的夏季天气异常炎热。邓小平每天下班后，多了一项家务，伺候长子，替长子洗澡，擦身，上厕所，抱上抱下。他干得仔细，认真，很少讲话。只是偶尔在洗澡时，抚着长子没有知觉的脊椎，说上一声“要不得”，“要不得哟”！

又过了些日子，经他们夫妇多次请求，组织上给予照顾，批准其他四名子女也来到他们身边，就近安排下乡劳动。长女邓林重感情，次子邓质方爱好数学，次女邓楠爱好科学，小女毛毛最娇气令人疼爱，经过下放陕西农村劳动，也长大了，懂事了。一家人团聚在江西南昌郊外，虽然前程未卜，也算天伦之乐了。比起刘少奇一家，贺龙一家，陶铸一家，等等，算是幸运的了。邓小平喜欢听几个孩子讲乡下的事。他认真听着，很少评论。孩子们轮番着告诉他，他们下放农村，开始也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子女对待，和农村那些地、富子弟一样，不准上学，不准招工，不准参军，连民兵都不准当。生产队里的年轻人都不敢和地富子弟交朋友，谈对象。许多地富子女成年后，男的无人嫁，女的无人娶，除非他们相互通婚，生下子女又做剥刨阶级的接班人。他们每天只能像牲口一样劳动，任凭贫下中农干部打骂，处罚，简直就像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黑奴，是些会讲话的工具！这一套再发展下去，就搞到我们这些走资派子女、所谓的黑帮子女身上来了！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切身之痛，问他们的老革命父母：共产党，新中国，为什么要搞这一套？封建血统论呀！过去的封建时代，都没有搞到今天新中国这步田地。那时考举人，考进士，都不问出身呢！邓小平听着，面无表情。偶尔也只是说上一声“要不得”。有时，一家人晚饭后谈着谈着，忘了时间。院子里值日的军人就会朝他们楼上喊：九点半了！熄灯！为什么还要在谈话？你们不熄灯，楼下拉闸！

一九七二年春天某日，卓琳病休在家。邓小平到机修厂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听了中共中央文件传达。中午回到家里，邓小平把卓琳拉到厨房里，小声说：阴天转多云，林彪死了！娘的死球了，党内气候

要变了。不久，邓楠回北京办事，王震叔叔托邓楠带信回江西，要小平同志赶快给毛主席写信，一封不行两封，两封不行三封、四封，谈劳动心得，改造体会，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于是，邓小平连写两封情词恳切的信，保证对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两封信均由王震亲自呈交毛泽东。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永不翻案”的信上写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开天、李维汉。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二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作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虽然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仍被分管组织和宣传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拖了些日子。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二日，邓小平一家才获准返京。离开南昌郊区软禁地前夕，卓琳带着儿女挨家挨户去机修厂工人们家里辞行，一家一包糖果，以感谢三年零四个月来全厂老少师傅们的关心、爱护。三年前来时，邓小平夫妇加养母，三个老人孤苦伶仃；三年之后离开，全家八口一齐行动，加上秘书、警卫，坐了一辆轿车、一辆中巴。工友们夹道送行。邓小平摇下车窗，伸出一只手摇了很久，远去。他要去改变中国。

① 当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一，排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宪警之俊。

第八十三章　许世友砸杯　毛泽东拜将

一九七三年八月下旬，中共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张春桥任大会秘书长，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王洪文、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则有：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包括上述人物在内，还有江青、韦国青、华国锋、刘伯承、许世友、纪登魁、汪东兴、吴德、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进入中央政治局。前些年在运动中遭到整肃的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大批老干部则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此为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控的党代表大会。可以看出，在经历了林彪集团事件的重创之后，毛泽东已不能继续倚仗文革极左派势力排挤、打压老干部、老将军们了。他只能在两派势力之间维系住一种虚弱的平衡，他也相信，只要他活着，这种虚弱的平衡就不至被打破。他多次和人说：我知道，对于文化大革命，真正拥护的人很少，不满意的人占多数。为此，他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爱将张春桥只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没有被提名为副主席。江青则没有晋升政治局常委，但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周恩来揣摸得很准，毛泽东虽然写下字据，却无意真的把江青赶出政治局。毛泽东达成了他的主要目标：扶起年仅四十岁的王洪文当上革命接班人。“十大”结束后，他指定王洪文代替患病的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原先的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人叶剑英，名义上叫做对王洪文传、帮、带，实际上是被取代。毛泽东深信自己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哲学，接班人能否真正接班，关键在于能否控制枪杆子。不久，毛泽东又指定王洪文为四届人大筹备领导小组组长。

毛泽东一贯在党内为所欲为，专断独行。他事先未经党内充份酝酿，悍然提拔王洪文接管中央工作，老帅、老将军们嘴上不反对，心里十足厌恶：上海造反司令，吃喝玩乐小瘪三，能统帅全军？除非把我们这些带兵出身的老家伙都杀光了！接班人，接班人！闹了个尖嘴猴腮的林秃子还不够，又捧出个油头粉面的小白脸！把党和军队当儿戏了？老了，毛主席是真的老了，越老越不肯服输了。

但毛泽东一意孤行，仍自我迷信他的领袖威望可以战胜一切，达成一切，咬定牙根支持左派到底，拚了老命要安排左派接班。他深知周恩来早就成了文革保守派的一面旗帜，老帅、老将军们的总后台；不在生前把这面旗帜搞臭、拔除，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也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也好，终归成为一堆泡沫。毛泽东最放心不下的是军队，是那些统领野战军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这些将

军们长期经营一方，日久坐大，很容易搞独立王国。他只得又回过头来找周恩来、叶剑英商量，讨主意。周恩来书行谨惯，谈不出个所以然。叶剑英却一语破题：主席对大军区司令员不放心，是个现实的大问题呢。要解决，也不难，召开一次中央军委会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每人只准带一名警卫员到新的军区上任，一举切断其原先经营多年的那些老下级人事关系，可保军中五年无乱子。但这事一定要保密，泄露出去就乱套了。毛泽东欣慰地笑了：叶帅，你还是我的吴用，诸葛孔明，智多星啰。

不久，毛泽东下令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会议由穿着一身笔挺新军服的王洪文主持。毛泽东亲自出席。成员则有军委三总部主要将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列席。会议第一天，由王洪文照著名单点名。被点名者必须起立，回答一声“有”或是“到”！王洪文神气活现地坐在毛泽东身边，俨然以全军统帅接班人的高姿态点老帅、大将、上将、中将们的名。多数老将军看在毛泽东的面上，勉强应承，没有为难王小白脸。唯独在叫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名字时，许世友黑虎着脸膛，就是不吭声，不起立。王洪文连叫三次许世友，许世友同志到了没有？许世友明明坐在他对面，眼望天花板，面露凶光，充耳不闻。王洪文看住许世友，再喊一次：许世友同志，到了没有？许世友忍无可忍，抓起面前的茶杯，朝桌上一顿，把茶杯顿得粉碎，碎瓷片都嵌进硬木桌面去！之后仍是一言不发，赌气，示威。

全场都惊呆了。王洪文更是脸色寡白。大家都明白，许和尚内力深厚，这只茶杯是顿给毛主席看的。也只有许和尚敢对毛主席来这一手……毛泽东仿佛又一次印证了内心的忧惧：自己手下这批最重要的将领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他驯服恭顺，都开始脑后生出反骨。许世友只是他们中的怒形于色者。现在老帅、老将军们眼睛里都有陌生、异样的光亮，很可怕的！毛泽东明面上不动声色，嗽了两声，清了清喉嗓，对坐在自己右手边周恩来说：总理啊，卡壳了？王洪文是儿童团，有的老同志看不起儿童团呢，你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解放军里资格最老，你来点名吧。周恩来从王洪文手里接过名单，谦逊地说：主席才是我们军队的真正缔造者和指挥者，洪文同志是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我们老同志有责任对他传、帮、带，给予支持、关心、爱护。好，下面，我来重新点名。各位也不用起立了，只在座位上答声“有”，或是点点头表示一下，就可以了。

周恩来点名，老帅、老将军们人人遵从，连许世友这次都恭恭敬敬起立，中气十足的回答一声“到”！毛泽东一一打量着他们，心里阵阵发冷。是啊，文官耍嘴皮，武将讲实力。新中国，共产党的天下，实际上是控制在这些粗人的手里。党务系统的干部好对付，军队干部多是些硬骨头。军人从来论资历，讲功绩，重上下级关系，老战友情谊。只要对方当过你的班长、排长，哪怕你后来贵为上将、大将乃至元帅，见了面，也是要先喊上一声老班长，老排长，并抢先立正，敬礼的！这就是军队的伦理，恁谁都打不破。点名完毕，周恩来请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以浑浊的目光环视大家一眼，说：同志们，今天许司令发威，这个话怎么说呢？我在这里，先给大家做个自我批评。对，是自我批评。我是党主席，为什么不能做自我批评呢？应该的。这次运动中，伤害到一些老帅、老将军……去年一月，我去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就是这个意思。十个元帅，除了彭德怀还在接受审查，就剩下总司令、刘帅、徐帅、聂帅、叶帅五位了。我知道，许司令很敬重贺龙同志。贺胡子在一二 o 师对你有提拔重用之恩。贺胡子却在四年前被林彪一伙整死了。我承认，我有失察、偏听偏信的责任。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什么“二月兵变”啊，说得有鼻子有眼睛，同意了对贺龙同志进行专案审查。这一审查，使贺龙同志生病得不到正常的治疗，最后死在了三 0 一医院。据说是那个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不批准安排专家们会诊，搞什么“医疗服从专案”。这个要不得，今后不准再搞。我这样讲，不是要把全部责任推给别人。我是主席，要负责任的。国家这么大，又是党，又是军队，许多事情，我管不过来呢。不信你们问总理，有几年时间，抓什么人，放什么人，给什么人治病、治伤这样的事，都要报给我批准呢，下面的同志就是不肯分担一点责任，我有什么法子呢？对贺龙同志，以及他的家属，战友，要表歉意。周总理，当年你也担任过贺龙专案组的组长，参予其事。政治局和军委作个决定，给贺龙平反。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我们靠了贺龙手下一个军的人马，举行南昌起义。恩来你介绍贺龙火线入党。这次运动中又当了贺龙专案组组长。想起秦朝末年天下纷争，群雄并起，萧何月下追韩信，后来韩信封淮阴侯，又是萧何把韩信请到未央宫，被吕雉杀掉……史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呢。

周恩来已是热泪涟涟，说：我承认，在贺龙同志的事情上，我起了萧何的作用。六六年底，贺老

总被三军造反派抄家、揪斗，回不了家，他和薛明躲到西花厅两星期。过了元旦，红卫兵和造反派围攻中南海，他们夫妇在西花厅也住不安生，我派杨德中送他们到西山象鼻子沟去隐居，答应秋天接他们回来。但不久贺胡子的藏身地被林彪手下的人发觉（实际上是被江青的中央文革发觉），接管了过去……我没有能保护住贺胡子，反而当了他的专案组组长，被迫同意，诬称贺胡子密谋"二月兵变"……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历史上，我多次说，没有贺龙，就没有南昌起义，没有"八一"建军节。现在，毛主席决定替贺龙同志平反昭雪，很正确，很英明。帐要记到林彪一伙身上。趁我们这些人还活着，及时平反错案，不留历史帐，算我周恩来的一点心愿……。

毛泽东摇摇手：恩来不要难过了。这次运动反修防修，史无前例，我也不那么高明，也犯了错呢。三七开，四六开，还是对半开？留给后人去做结论。除了贺龙，还整错了谁？可以提出来，一并考虑。一直没有吭声的徐向前说：还有许光达、张霖之他们。毛泽东看徐向前一眼。聂荣臻跟着补充：还有阎红彦、陶勇他们。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两位元帅的提醒，而照着自己的思路反省下去：除了贺龙，罗长子也整错了。罗长子就是罗瑞卿，罗总长。还关着？噢，放出来了，安排到福州军区做顾问去了。这个安排你们事先报告过。我年过八十了，身体和记性都大不如前。还有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也整错了，林彪要整他们，当时我也很困难，保不了，只好依从。总理可以作证，我说不准对杨、傅、余三人动刑，只是隔离反省，让他们读书、休息。总理啊，我当时是不是这样说的？周恩来擦了擦眼睛，回答：主席确是这样指示的，后来杨、傅、余也就没有吃皮肉之苦，只是受到精神
折磨。"十大"后已批准他们回京居住，等待分配适当工作。毛泽东点头：可以考虑仍安排他们回军队工作。杨成武代总长，我会经那样器重，陈伯达他们弄了篇《大树特树》，用杨成武的名字发表，杨成武就代陈伯达受过。陈伯达利用职务做了很多坏事，他还整过田家英。田家英是个秀才，当过我的秘书，中办副主任，现在看来，也是整错了。他和罗瑞卿两人最早反对林彪的那个"顶峰论"，"最高最活"，是坚持真理。田家英死了，很可惜呢，是自杀的。他不自杀，现在也可以恢复工作……汪主任，你不要紧张呢，田家英的死，不应由你负责任。

汪东兴登时浑身都不自在，有些坐不住，嘴上说：主席，我不紧张。田家英同志是上吊的，当时好几位同志看了现场。毛泽东幌幌手：所以你不要紧张啰。田家英可惜了。苏学士会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以上，我的自我批评，承认有错误，有责任。你们肯不肯谅解我啊？

老帅、老将军们都被毛泽东今天的诚恳态度打动了，这毕竟是毛泽东几十年来少有的检讨、认错啊。大家热烈鼓掌，表示对领袖的谅解和敬重。周恩来心里却并不乐观，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也流泪作检讨，承认大跃进失败，造成全国大饥荒，饿死许多老百姓；但到了一九六二年渡过难关，就大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整刘少奇、彭真……。毛泽东笑笑，说：好，大家鼓了掌，我心情轻松些。水泊英雄聚义梁山忠义堂，共产党英雄聚义中南海怀仁堂。忠义忠义，又忠又义。不讲忠义，革命不能成功，打下江山也会丢失。下面，我还要谈些事情，包括谈谈许司令。许司令是我老朋友、老弟兄呢。我讲过，三十六年前在延安，我和你是不打不相识。那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集中在红军大学整风学习，和张国焘划清界线。你许司令讲义气，不肯揭发张国焘，还公开辱骂我这个军委主席，并和陈再道策动一批人离开延安，回四川打游击。军委保卫部门把你们隔离审查，你许司令在牢里操我毛泽东祖宗三代，并扬言要火拼毛泽东，枪毙毛泽东，因而判了你极刑。可就在执行前一刻，我想到你许世友穷苦出身，少林和尚投奔红军，对革命对党是忠义的啊，国难党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岂可因为讲了句"枪毙毛泽东"的气话就折损一员战将？我下令刀下留人，同时下令把被捕的红四方面军将领通通放了，都请到凤凰山中央礼堂来喝酒吃肉，大家仍是好同志，好弟兄，应当回到前线去带兵打仗，为革命建功立业。许世友同志，是不是这样的啊？

毛泽东翻出这段历史，把桀惊不驯的许世友给镇住了。许世友站起来说：是！我老许不忘主席救命之恩。罗长子那时是军委保卫部长，是主张杀掉我的。毛泽东笑了笑，说：许司令请坐，有话坐着讲，莫起立。我还要讲下去。不讲你的赫赫战功，党史军史有记载。要讲讲你的不足。我承认你对我、对中央是忠诚的，多次表态，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带兵从南京打到北京。但你也有你许司令的小算盘，对不对？文化大革命至今，每逢党内有大事，你就跑去视察你的那个大别山金寨基地，对不对？一九六七年武汉事件时，你带领独立师到金寨基地，张春桥、杨成武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你请到上海去见我，对不对？去年"九一三"事件之前，我周游南方，差点在杭州上海一带被人谋杀掉，危急时刻，你个南京军区司令跑到哪里去了？又到大别山的金寨基地去了！王洪文可以作证，我在上海虹桥

支线上等了你整整十六个小时。是不是这样的啊？

许世友红头涨脸，被领袖揭了短，一时间羞愧无地，几次想站起来解释点什么，都被毛泽东以手势止住：许司令，事情都过去了，你我都不要往心里去。人非圣贤，哪能没有些不足之处呢？况且你的功绩远大于你的某些不足。我从来认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自己就是个缺点很多的人。尤其是出了林彪事件，毛泽东的威信大降，可说是破产了。威风扫地，风光不再。党内不少人盼着我早死，早下台，早完蛋。是不是这样？你们不用回答。我相信这个。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八十岁了，尚不糊涂。可我也要提醒党内同志，包括在座的老帅、老将军们，毛泽东现在还不能死。没有安排好后事，死不瞑目。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全党全军。如果毛泽东现在就死，或是被林彪一伙谋杀成功，肯定要天下大乱，谁都不服谁，党分裂，军队分裂，国家分裂，南北对峙，各大军区割据。豪杰辈出，群雄并起，回到民国初期。那时，老大哥从北边来，美帝国主义从东边来，蒋委员长从南边来，八国联军、十国联军一起来，重新瓜分中国。到了那个田地，我党我军的大小干部，不管拥护过毛泽东的，反对过毛泽东的，都要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内外大资产阶级当作共匪赤匪消灭干净！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所以我说啊，党内军内的同志们哪，大家不要性急，耐心等个两年、三年，毛泽东把后事安排妥当。这是大局。就算毛泽东是一尊泥菩萨，木偶，也还有它的象征性，凝聚力不是？毛泽东在，大家好歹有个官做，有碗饭吃。若有人效法林彪，想把毛泽东干掉，其结果是大家没有官做，没有饭吃，最后被人家当作共匪、赤匪的各个击破，消灭掉。

毛泽东心里这么想，嘴上这么说。不能指他口吐焰火，舌灿莲花。他确是击中要害，说中大家的心病。党离不开毛泽东，军队离不开毛泽东。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臣民离不开老皇上。百代都行秦政制，传统的古老的制度，注定了国之安危，系之一人。白天的会议上，毛泽东算把大家镇住了。但到了晚上，毛泽东仍心绪烦乱，脑子里仍浮现出许世友当他的面砸杯、目露凶光的模样，以及老帅、老将军们陌生异样的眼神……怎么办？看来，这次选定王洪文做接班人，资历浅，水平低，压不住阵脚啰。找谁来辅佐王洪文，搞一段传、帮、带？周恩来、叶剑英是靠不住了，徐向前、聂荣臻也不会真心诚意。他们都恨煞了造反派。还有谁可以做过渡式人物？毛泽东想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在江西苏区时期就紧跟毛路线，可说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直到六 O 年代才和自己有所疏离。但邓小平从来算不上刘少奇的盟友，也从不搞阴谋诡计。去年准许他从江西返回北京之前，邓两次写信，发誓永远接受文化大革命运动教育、改造，保证永不翻案。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这个“永不翻案”。党内肯作这个保证的人不是很多。邓小平是个全才，帅才，过去担任总书记兼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日理万机，桌上从无隔夜公文，晚上还可以找吴晗、万里他们打桥牌，能力精力都过人。

毛泽东无法入睡。凌晨一点了，忽然命令汪东兴，通知王洪文、邓小平两人立即来见。二十分钟后，王洪文、邓小平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握手、赐坐，开门见山说：下半夜，还找你们来，只问二位一个问题：我去见马克思之后，中国党、政、军各方面局势会怎样发展？会不会大分化，大动荡？王洪文听伟大领袖这一问，登时有些发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永远领导我们干革命，向前进！毛泽东摇摇手，看邓小平一眼：洪文呢，他是个儿童团呢。林彪没有永远健康，我也不会万寿无疆。什么万岁万万岁，都是屁话。人，总是要遵守自然规律，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我八十岁了，用老家乡下话讲，是离天远，离地近了。洪文，考你一个问题：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凶吉如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回答，但要和我讲真话。

王洪文脑子转得快，想都不用想，站起来说：主席，就算真的到了那一天，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大机构的负责人，一定会团结一致，同心合力，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高举主席旗帜，遵从主席思想，捍卫主席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苦笑笑：洪文，坐下吧，三个人谈话，不要起立。官腔官调，社论雷语，新党八股。邓政委啊，江西三年半，你倒是红光满面，身体健康。劳动，是个好东西，于心于身都有益呢。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有何高见？你是个爽快人，我想听你的爽快话。

邓小平身子坐得笔挺，双手放在膝盖上，说话声音不高，但句句如石子，掷地有声：洪文同志讲的，是那么一种可能性。我相信，只要主席在，党、军队、国家，会稳得住，不可能出大乱子。如果主席不在了……就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群龙无首，派系林立，左派右派，各自为政，谁也不服气谁。进而中央约束不住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不向中央上缴税赋，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方北方闹联省自治，最后酿成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

王洪文眼睛都瞪大了，邓矮子发配江西改造三年半，还不吸取教训，还有胆当了主席的面，讲这种反动透顶的话？只怕又会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呢！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听了邓小平的言论，竟频频点头：邓政委直言不讳，有水平，我有同感，英雄所见略同……怎么办呢？邓政委，你有什么预谋之策？贡献一、二，如何？看看，儿童团吃惊了吧？盛世危言，振聋发聩。洪文你要好好学习呢。邓政委你继续。

邓小平轻咳一声，清清喉咙：关键还在主席安排、培养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新一代领导集体。主席自五十年代起就在做这方面的事……党的"十大"上，又定下王洪文同志为第三代接班人，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很英明的决定，我衷心拥护。

毛泽东怜爱地看王洪文一眼。王洪文感激地看邓小平一下。毛泽东说：邓政委看得很准，要害在安排好接班人。我安排过刘少奇、林彪，都失败了。现在是第三次。事不过三呢。你刚才讲，王洪文是第三代接班人，也很中肯呢。"十大"后我委托洪文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协助总理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多数老干部、老将军都不服气，看他是个儿童团呢。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久，论资排辈、论功行赏的习惯势力还很顽固。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第三代接班人需要第二代革命家传、帮、带，扶上马，送一程。本来，总理可以担此重任，作为过渡。可是总理已经患上癌症，需要不时请假治疗，他本身的工作，都需要人帮忙……邓政委，你看看，该怎么办呢？

邓小平知道时机已到，也就不再客气、迟疑，站起身来，恭敬地望着毛泽东说：主席，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多做些工作，包括协助王洪文同志工作。谈不上传、帮、带。我今年也六十六岁了，作为党的第二代老同志，有责任协助第三代同志顺利接班，以保障我们的事业平稳过渡，长治久安。

毛泽东高兴了，说：好！邓政委，我就等着你的这句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你的进步是全面的。洪文啊，你不要吃惊呢，今天晚上，我就是替你请到一个师傅，你要拜小平同志为师，由他对你传、帮、带。

王洪文一脸惊讶，但马上就堆起笑容，懂礼地起立，朝邓小平一鞠躬。邓小平和王洪文热烈握手，毛泽东也艰难地站起身子，移步过来，加入握手，六只手紧紧相握：好好，很好，我们算三代人呢，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把革命进行下去，我死后，不要让人掘了我的坟墓。邓小平、王洪文见毛主席说的凄惶，便都赌了咒，发了誓。

谈话结束，毛泽东留下二人吃消夜。毛泽东吃得很少，但心情愉悦：办了这件事，我可以睡个好觉了。洪文哪，你要注意呢，暂时不要传出去呢。明天下午，我要到政治局和军委联席会上去宣布，给政治局请回一个军师，也是给你王洪文请了个师傅，邓小平同志参加政治局和军委工作。

翌日下午三时，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游泳池会议室，召开政治局和军委联席会议。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宣布：增加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协助王洪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师傅，搞传、帮、带。周总理治病期间，也由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事务。有关手续，中央可先发文件，以后再到二中全会上去追认。接着，毛泽东又对老帅、老将军们说：我给你们也请回来一个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邓政委，他可是钢铁公司，铁面无私，军令如山的。

消息是如此重大，如此突如其来，与会成员们个个目瞪口兽。包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元老都目瞪口兽。但他们马上就缓过劲、回过味来，心中无不窃喜：主席胡整了许多年，这回总算用对人了！邓小平回中央协助工作，十个三滴水、张眼镜都不在话下。那个王小白脸，更是小菜一碟。

康生、纪登魁、陈锡联、华国锋、韦国清、吴德、陈永贵等人则彷徨四顾，不知所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更是遭了霜打似地蔫了，痛恨王洪文不争气，稀泥巴糊不上墙。这小子肯定事前就知道了，却一风不透，现在老头子一宣布，既成事实，邓矮子重新参与中央权力，要反对、阻挠都来不及，今后有好果子吃了。不过老家伙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邓矮子还有个"永不翻案"捏在中央文革手里，谁敢翻案，决无好下场。

对于邓小平的这项这任命，王震、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李德生、汪东兴、皮定钧、丁盛、会思玉等一批老将们人人服气：邓政委参加军委领导，够资历，够水平，没说的，大家服从命令。

在这次中央军委会议上，还颁布了军委主席关于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岗位对调令—李德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会思玉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该命令还规定，上述同志立即到任，每人只准从原单位带走三名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员、厨师各一名。

第八十四章　总理治癌　主席审批

周恩来的病情日趋严重。中央替他设立医疗领导小组，毛泽东自封组长，成员则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纪登魁、汪东兴、华国锋诸人。周恩来深知其中利害，会竭力婉谢毛当他的医疗组长：主席年纪比我大，身体也欠佳，怎好要主席挂这个名呢？让叶帅负责吧，情况随时向主席报告就是了。毛泽东却执意要当这个组长：恩来，怎么不好呢？那么我也邀请你做我的医疗领导小组组长，成员则是同一班人马，你我相互关照，彼此爱护，战胜疾病，如何？就这么定了。周恩来心里叫声苦也，却不能不吞下这颗苦果。

毛泽东所以要当"周恩来同志医疗领导小组"组长，捅穿了说，是担心周恩来可能活过他，在他死后接掌党政军权力，致使党内军内的反文革势力全面复辟。他早就怀疑周恩来深藏反叛之心。党的二把手无不急拾从一把手手中夺取最高权力。所谓反修防修，最要反、最要防的就是二把手抢班夺权，重演杨广弑父、李世民弑兄的夺位丑剧。当然，毛泽东也意识到，以周恩来的为人，最大的可能是等着他毛泽东死后算总帐，鞭尸。就像昔日的老大哥领袖斯大林死后，被赫鲁晓夫一伙鞭尸，全盘否定那样……全盘否定他毛泽东，材料可要比斯大林丰富多少倍啰，单是抓住"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饿死人口几千万"一条，他毛泽东的罪行就罄竹难书了。为什么要搞倒刘少奇？最早起杀机，在一九六二年春天，刘少奇跑到游泳池，对正在裸泳的毛泽东说：乡下人相食，会上书的！妄图逼毛泽东同意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以渡过饥荒。

文化大革命，费尽移山之功，整掉刘少奇，出来个林彪。林彪也完蛋，剩下个周恩来。毛泽东认定，比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阴柔圆融，更具欺骗性、号召力。这次运动打倒了那么多人，反倒成就了周恩来，党内军内一枝独秀，成为老干部、老将军们的大靠山，精神领袖……每想到自己死后可能像斯大林那样被全盘否定，毛泽东就要不寒而栗。说是一九五六年斯大林的遗体从莫斯科红场列宁陵墓的水晶棺中取出，送去火化之前，被赫鲁晓夫开了三枪，象征处死三次以泄愤。中国党内，谁会对他毛泽东的遗体开三枪？周恩来无须亲自动手。愿意动手的大有人在。彭德怀余党，刘少奇余党，林彪余党，一切地富资产阶级分子，恨不能用机枪扫射，把他毛泽东的遗体扫成蜂窝状，一滩肉酱呢！你们不信？反正毛泽东信。如果连这种可能性都预测不到，毛泽东还算什么政治家、军事家、领袖、导师、统帅、舵手？

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医疗小组的专家们就将周总理的心脏病、便血、尿血等病状及其检查数据，报告给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建议周总理做身体全面检查，并做必要的手术治疗。周总理的膀胱癌尚属早期症状，及早手术，可痊愈。叶、张、汪等人作不了主，报告毛泽东。拖有两个月，毛泽东的指示才传下：医生的话，我从来只信一半。恩来的病，边工作边疗养，要保密，不开刀。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周恩来大量便血，排尿困难。经医生们采取临时性措施，便血止住后，周继续紧张工作，主持中央工作碰头会，研究处理陕西、浙江等省市派性武斗、恢复生产问题。进入二月份，周需戴氧气罩才能入睡了。一天清晨，突然排出大量尿血，整个抽水马桶都红了。医疗小组的专家们再次提出替总理做膀胱肿瘤切除手术，不能再延误了，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不堪设想。汪东兴却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主席不同意开刀。主席考虑的是全局工作，不是一时一事。专家们莫名其妙，与汪东兴发生争执。汪东兴竟蛮横地说：听你们的，还是听主席的？我是执行主席指示！

三月二日，经医疗专家们的一再催促，周恩来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谈自己的病况，意在三人能如实向毛主席反映，批准做一次全身检查。五日，叶剑英利用陪同外宾面见毛泽东的机会，报告了周总理的病情恶化，急需做一次全面检查。毛泽东终于同意周恩来先做检查，后做治疗，专家小组的治疗方案要经批准，才可进行。由于病情危急，当天晚上，专家小组就替周恩来做了透视检查，发现膀胱内积有血块，堵塞尿道，导致排尿困苦。专家们出于医德，甘冒政治风险，不再请示批准，

当即替周总理做了电灼，可在短时间内减轻排尿困难。

三月六日晚，趁着去毛泽东住处开会之机，周恩来提前十分钟到达，把自己的病况及专家小组提出的治疗方案，作了简要汇报，当面请求主席批准。毛泽东不得不点头，但仍坚持：先全面检查，后谈治疗，不要开刀，治疗方案要报领导小组审批。

三月九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自己的病情，经主席批准，向政治局请假两周，去西郊玉泉山做全面检查，并接受适当治疗。此时间内，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主持；组织和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华国锋处理或上报。

三月十日，周恩来在邓颖超陪伴下入住西郊玉泉山中央领导人疗养院。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经过对周恩来的全身检查，会诊，进一步证实周的膀胱内肿瘤已经扩散，再不做手术切除，就失去最后的治愈机会了。因此要求总理当机立断，这次就做切除手术。手术后至少卧床休息两个月。周恩来却是个守纪律的模范，说：不行，主席不同意替我开刀，这次体检都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怎么可能准许我休息两个月？一定要先报主席批准。否则，我就是害了你们，各人家里都有老有小的，懂不懂？

专家们都是共产党员，当然懂得党的纪律，懂得伟大领袖的旨意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在伟大领袖面前，人的生命、健康，包括周总理的生命、健康都是次要的，应当排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专家们只好精心地替周总理做了电疗加化疗。通过两星期的医治，周恩来的病况总算稳定下来，便血、尿血现象暂时消失。此期间，周恩来不患委托邓颖超代表他先后去看望了也在病中的李富春、蔡畅、刘伯承等人，告诉老战友们自己的病不很严重，不要替他担心，重要的是各人都要保重身体，为党的事业健康长寿。

四月二日，根据专家小组的请求，获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再次入住玉泉山治疗一星期。特约邓小平来单独见面。周恩来已预知邓小平前途无量，经毛主席观察一段，即会全面接手国务院甚至中央军委工作。邓小平毕竟是毛泽东自一九三一年江西苏区起，一路提拔起来的帅字号人物啊。他要不是在大饥荒年代跟着刘少奇跑了一段，党的接班人就会是他，而不是林彪了……至于周和邓的关系，从来彼此相敬，保持距离，谈不上什么亲密。为什么借到郊外治病之机，单独相约来见？实在是出于对矮个子的爱护、关切，告诉他：要注意张春桥，此人和江青剽在一起，有大志向，大能量，早就盯上了国务院总理这个位置。我患上不治之症，张的心情更加急迫。但张的历史不干净，有叛徒、托派问题。张的老婆是个查明了的托派分子。邓小平问：主席知道张的这个历史吗？周恩来说：早知道，但不让查，还给张配了保健医生，当做接班人来培养。张确有理论水平、行政能力。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讲，你心里有数，千万不能传出去。

四月九日晚，周恩来返回中南海西花厅。其时，毛泽东已选定王洪文为新的接班人，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党内、军内出现反弹、非议：怎么就没有总理的份？轮都该轮到周总理了！总理接班，符合党心民心，不然又有好戏看……毛泽东的耳目遍于各地。当耳目们把此一敏感动向密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怀疑是周恩来手下的人在背后策动。他不便公开指示制止拥周舆论，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周的问题，断断续续谈了好几个月，并示意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把他的一些话传出去：

外交部是周总理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那个北京市委；

要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过去是林彪的军委办事组，现在是周恩来的国务院；

周这个人怕苏修，怕得要命。有朝一日，如果苏联红军真的打进来，有的人可能当儿皇帝，共产党内也会出石敬塘；

周是个崇美派，每次季辛吉来，都称兄道弟，亲密得很，幻想美国在他头上安一把核保护伞哪；

老牌国际派，老右倾机会主义者，蒙蔽几十年，至今没有认清他的真面目。他若上台，就是大资产阶级上台，红旗落地，国家变色；

从陈独秀路线，到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王明前左、后右两次路线，到彭德怀路线，刘少奇路线，林彪路线，党内十次错误路线，他至少八次是积极的，跑得欢。后几次，他总是在快要分出胜负时，才肯站到我的这边来……

毛泽东的这些“最高最新指示”，太厉害，太可怕了。就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敢相信，不敢对外泄露。周总理为党和国家日夜操劳，已经累出一身重病，难道比刘少奇、林彪还坏？还反动？太

不近情理，太不可思议了。而且伟大领袖的话说变就变，转脸就不认帐。万一你把他老人家的某些话泄露出去，不定哪天就会指你挑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系，在中央核心内部制造分裂，那你就死定了。六月下旬，周恩来又大量便血，排尿困难，痛苦不堪。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提出紧急治疗方案，上报汪东兴，请求批准。汪东兴无权批准，答应报告毛主席。拖到第二天，汪东兴回话：马上就开“十大”了，越忙越请假？是党的“十大”重要？还是个人治病重要？你们看着办吧。医疗专家们明白这不汪东兴的话。是谁的指示？他们想都不敢想了。

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中办副主任兼警卫局第四大队党委书记杨德中，早就对总理患上绝症得不到及时治疗忧心如焚，忍无可忍，这天端了一痰盂鲜红的总理尿血，找到汪东兴；汪主任，你看看，你看看嘛！总理天天尿这个，不给治，于心何忍？是膀胱癌啊！说着，杨德中这条平日三捶子砸不出一句话的刚强汉子哭了。汪东兴也红了眼睛：老杨，我有什么办法？你知道的，许多事情，我只是个传达室，上边不批准嘛！杨德中浑身都发抖：汪主任，不能见死不救，你把这个端进去给老人家看看？汪东兴瞪了眼睛：端这个进去？我的脑袋还要不要？这样吧，你等着，我这就再去请示一次。杨德中端着一痰盂总理血尿，在游泳池门口等了好一刻，汪东兴铁青着脸出来：不行，要等开完“十大”，才可能安排总理去治疗。告诉小组的专家们，不要再闹了，再闹，会被赶出中南海的。

一直拖到七月四日。清晨，周恩来起来小解，又大量出血，在洗手间里昏厥过去。医疗小组一边就地抢救，一边报告上去。倒是很快恩准下来；给假一天，做适当治疗。周恩来被救护车送至西郊玉泉山，做电灼治疗。电灼疗法只能临时化解淤积在周恩来膀胱内的血块，缓解排尿时的痛苦。

当天晚上，周恩来返回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张春桥即神气活现地找上门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原来毛泽东在下午约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等人谈话，痛批了外交部最新一期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过去是彭真的北京市委闹独立王国，现在是周总理的外交部，也是独立王国。我说国际局势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外交部这个刊物却别出心裁，独具慧眼，忽然来了个什么大欺骗，大勾结，大主宰，分明是和我打擂台。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交，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以后，凡是这类屁东西，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在内，也是屁东西，不看，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途，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又有大批人倒台，莫怪我事先没招呼，没警告。

毛泽东还谈了批林批孔问题，反对郭沫若在其史学著作中骂秦始皇。指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儒反法的。林彪摔死了，可共产党内搞尊儒反法的大有人在。以谁为首，我现在还不能说，你们等着看热闹。接着，毛泽东给在座的人念了两首自己的新作：

之一：读《十批判书》①（①　郭沫若论述先秦历史之著作）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

之二：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制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予厚返文王。

周恩来由此知道，伟大领袖再一次锁定他为批判目标，是怎么都躲不过了。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先由张春桥传达毛主席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指示，江青念了毛主席的两首批孔新诗作。周恩来接著作“沉痛检讨”，向主席和中央认错，以缓解领袖雷霆之怒。重病中的周恩来强吞下一粒苦果：下边的老同志、老将军们，你们还瞎闹腾什么？现在中央还向你们保密，周恩来早患上绝症，时

日不多了，还能接谁的班？你们越在下边替我鸣不平，我在主席面前越做不起人，越不是人。已经把我周恩来和刘少奇、林彪相提并论了，你们还蒙在鼓里啊。

七月八日，周恩来再次获准去玉泉山治疗两天。七月十三日，又获准去治疗一天。都是接受电灼，化解膀胱内的瘀血。大约是对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外交工作沉痛检讨的一种奖励吧。但也说了，“十大”会议期间，不可能再获准去治病了。关于这段时间的病况，周的保健医生后来回忆说：

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口，使排尿发生困难。起初，小的血块堵塞，解小便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从尿道排出，以后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每当我见到他摆晃着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想藉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移开，我其恨不得自己能替总理生病，替总理去承受这种痛苦。当一些小的血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这时，总理会长长地嘘出口气，他的额头微微地沁出汗珠。这个时候，周恩来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因为小便还没有排干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季辛吉第六次访华，给周恩来惹下大祸。由于刚挨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此次和季辛吉会谈，原本慎之又慎了。连季辛吉都感觉到周恩来小心翼翼，听得多，说得少，轻易不表明态度了。照例，季辛吉向中方通报了美方根据军事侦查卫星获知的苏联红军在远东地区的最新动向；对外间盛传的苏军准备对中国的核武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事，季辛吉提出，可以考虑美中进行军事合作，包括互通情报，向中方出售相关武器，建立双方之间防止核战的热线通讯，必要时，美方甚至愿意向中方提供核保护。作为回报，亦希望中方能允许美方在内蒙、新疆的中苏边境地段上，设立针对苏联的军事侦听站。

季辛吉这次来华，已经不单是谈外交领域的问题，而涉及至为要害的军事领域了。这太敏感了。周恩来怎敢表态？面对苏军强大的核武威胁，能够得到美国的核保护，固然不是坏事；但中国的主权，民族尊严呢？不请示毛泽东，不由毛泽东亲自拿主意，代表中方主谈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只能支唔其词，言语闪烁。担任中方口译和记录的，是毛泽东的两员亲信女小将王海容、唐闻生，身份很特殊。由于季辛吉热中于谈美中军事合作，共同对付苏联，而催促中方表明态度；周恩来只得表示：事关重大，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季辛吉离开前给予答覆。可是到了晚上，周恩来数次给游泳池电话，想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值班人员不是说主席正在找人谈话，就是说主席已经睡下，休息了。第二天，周恩来在季辛吉登机前，与之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季辛吉又问起美中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周恩来含蓄地回答：关于此一议题，中方不表示拒绝，双方可以派出专家继续讨论。季辛吉听后高兴地和周恩来热烈握手，因为看得出来中国总理对此一议题大有兴趣。

岂知周恩来的这种对美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妄图把中国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立即被王海容、唐闻生二女将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似乎正在等着周恩来犯下“向美国屈膝投降”的政治错误。当天晚上，他就调阅了周恩来与季辛吉谈话的全部记录，并要王、唐二人去找周本人“核实”，签字认可。等周恩来明白“谈话记录”即将成为他的“罪状”时，已经晚了。王、唐二人奉命四处吹风：总理被苏修的核武威胁吓破了胆，不经请示主席，擅自答应和美国搞军事合作，接受美国的核保护，置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于不顾。

根据江青提议，毛泽东批准，政治局成立一个“帮周小组”，由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帮周小组”连续召开了两星期的扩大会议。首先由王海容、唐闻生两女将以见证人的身份在会上进行检举揭发。唐闻生的发言长达八小时，详细介绍、传达近半年来，毛主席的一系列批周谈话。政治局委员们迫于毛泽东的压力，一个个对周恩来的“卖国行为”义正词严，纷纷发书，斥责他“蒙骗主席，蒙骗中央”，“卖国主义”，“对美帝国主义卑躬屈膝”，“右得不能再右的投降行径”。连与周恩来共事二十多年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都说：上了周恩来的当！这次才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连周恩来一手提拔起来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都说：失望，真的失望，总理革命几十年，怎么在美国人面前如此软弱，只差没有打白旗子了。

周恩来被批成“十恶不赦”，毫无脸面自尊了。加上已经三、四个月没有获准去做电灼治疗，他的膀胱里早又淤积起大量血块，堵塞住尿道。接受政治局会议“批判教育”时，也不时要请假去洗手间小解，往往一去就是半个小时，仍是排不出尿。会议冷场，江青、张春桥等人极不耐烦，认为周是借上洗手间消极对抗。江青多次斥责周恩来：为什么去这么久？替你看着表，一去三十五分钟！周恩

来一头虚汗，痛苦不堪地说：对不起，我实在是尿不出，努力了三十五分钟，还是尿不出……

政治局会议上，无人敢对周总理表示同情。无人提出周总理的膀胱癌应当准予治疗。无人说，对周总理应当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一天会上，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更爆出惊人的内幕：去年一月，尼克森来访前夕，主席不是大病一场，休克了吗？主席被救醒之后，对总理说：恩来，我不行了，今后，党、政、军工作，就都交给你了。总理认为，这是主席向他移交权力。他当即命在场的机要秘书小张把这话笔录下来，请主席签字。那情形，很有点逼主席交出权力的意味啊！听了江青的这个检举揭发，政治局委员们一片哗然，逼主席交权？野子狼心，天理不容，人神共愤！平日温文尔雅，君子风范，关键时刻原形毕露。张春桥、姚文元更是跳将起来：周恩来！你比刘少奇、林彪还性急，急不可待！要抢班夺权啊？全党不答应，全军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

在批周会议的最后阶段，江青、姚文元作了总结性发言：这次和周恩来同志的斗争，是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被击垮了。参加革命六十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形象丑恶。他只有沉痛认错，痛哭流涕地向主席、党中央检讨，乞求给予痛改前非的机会。在最绝望的时刻，他仍抱定一线生机：毛主席不会抛弃他、打倒他，还会让他带病带罪工作，洗心革面，将功补过。

其时，毛泽东为大局着想，无意像对付刘少奇、贺龙那样，以“医疗服从专案”方式把周恩来整死，只是要批臭，在党内军内失去市场，清除其否定文化大革命、右倾翻案的潜在力量。为了考验重返领导岗位的邓小平，毛泽东命矮个子参加最后阶段的批周会议，但并未明言他在会上必须发言。邓小平是何等聪明之人，立即心领神会。他主动作了发言，表明自己不是周总理一路货色：

恩来同志，恕我直言，刘少奇、林彪之后，你成了党内第二把手。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我不讲，大家清楚，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的同志，都是可望而不可即，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刘少奇、林彪，都是在二把手的位置上，暴露出来抢权的野心，所以失败了。用造反派的话来讲，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今天，我在这里，要向恩来同志喝一声：不要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那是万丈深渊，万劫不复。自江西苏区时期起，我就认定：只有主席，才是我们的领袖、统帅，其他都是助手。我是长期遵从和决心保卫主席的一票否决权，也就是一票决定权。以上，就是我的态度。

邓小平讲话，从来雷简意深，分量很重。毛泽东看到矮个子这番话的《会议简报》，欣慰地笑笑，考试过关了。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毛泽东决定放周恩来一马，指示说：帮周会议、开得好。分清是非，教育同志，很成功。不足之处，是有人讲错两句话，一句叫做“急不可待”，另一句叫做“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对总理，都不适用。许多工作，还要靠总理去做，这是大局。

政治局“帮周会议”之后，周恩来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身体更加虚弱了。医疗小组的专家们个个急的跳脚：再不批准给总理做全休治疗，无异于慢性谋杀！当然谁也不敢公开说这个话，只能一次一次写报告，要求领导小组批准给总理治疗，哪怕是恢复临时性的电灼，也可以减缓总理尿血不出的痛苦。报告一次次送上去，却得不到批覆。他们只好直接去找汪东兴。汪东兴说，，我现在不管这个事了，你们去找张春桥吧。医疗小组找到张春桥。张眼镜竟说：你们的报告，都送主席了。主席那样忙，身体也欠佳，我能随便去催？问春桥同志能否上去催一下？张眼镜瞪起眼睛说：你们有你们的考虑，中央有中央的考虑，要服从全局，服从主席，这是纪律。

进入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号召发动全党全军全民“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两名亲信爱将，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谢静宜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迟群，揣摸毛、江旨意，布置两校的大批判写作班子“梁效”，撰写一系列大块文章，在“批林批孔”的后面加了个“批周公”，随后又加了个“批走后门”。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一个现代武夫，一个古代哲人，怎么扯得到一起？听似荒谬，内藏玄机。不是从林彪的卧室里搜查出一幅林秃子手书的中堂“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吗？孔老二复的什么礼？周公之礼。周公何许人？周公名姬旦，两千六百年前周文王之子，辅助其兄武王灭纣，建立周朝。武王死，成王年幼继位，周公辅政十七年，忠心耿耿，平息叛乱，安定四方，制订礼乐，规范社会风俗、祭祀仪程、官吏等级，世称“周礼”。周公死后，孔子着下一本编年史《春秋》，对“周礼”中所涵盖的社会风俗、道德准则、祭祀仪程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与规范。礼，实为古代统治者安邦之道、驭民之术也；林彪复的什么礼？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否！他复的是尊儒反法的孔孟之道，为他抢班夺权做舆论准备；周恩来复的什么礼？复中庸之道、阶级调和、路线调和之礼，一切回复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推行的那一套。周恩来人称“周公”。谢静宜色艺双全，在毛的龙榻上云翻雨覆，竟也修炼出些许功夫，把古代的“周公”和现

代的“周公”做一锅烩了。

江青、谢静宜提出“批林批孔批周公”再加上个“批走后门”，则是针对党内军内的大批恢复了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老将军。皆因这大批被视为周恩来反文革势力在党内军内的中坚力量的高级干部，在他们被打倒期间，子女受到株连，下放农村，饱尝作为反动子女所遭受的政治歧视和生活磨难。他们复职复权之后，为了偿还子女的损失，纷纷相互通过各种老上下级关系，把各自的子女从农村抽调上来，送去军队、工厂、机关、学校栽培，成为当时相当恶劣的“走后门现象”。单是叶剑英一人就途了四名子女去部队当兵、提干。江青在一次批林批孔大会上，疾书厉色点了叶剑英的名，指他在运动中兴不正之风，大搞资产阶级特权。但法不责众，毛泽东亦不愿为此事再去得罪党内军内的大批老干部、老将军们，而予以放任；裁定：从后门进来的有好人，从前门进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加了个批走后门，文不对题，分散了注意力。

二月十日晚，周恩来病情加剧，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毛泽东不得不批准他恢复电灼治疗。三月初，周恩来每天便血达一百多毫升，马桶尽红。医疗小组请求中央批准对周的病情作深一步的检查。毛泽东已确知周恩来来日无多，给予恩准。三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入住北海公园西侧的三 0 五医院，亦即原为毛泽东、林彪准备的一座特殊专用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细胞已在膀胱内大面积扩散。三月底，毛泽东仍末批准周恩来全休，入院治疗。周恩来每天靠输血、电灼、化疗等临时性医疗措施减轻痛苦，仍坚持繁忙的国务活动。

此时，中央文革组长江青直接指挥下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进行。河北、山西、陕西、浙江、江苏、山东、辽宁、四川、湖南、云南等省区，造反派又重新大为活跃，游行示威，罢工罢课，阻断交通，抢夺枪枝，大规模的派性武斗死灰复燃。毛泽东认为形势大好，人民群众又起来了，反右倾，反复辟，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好得很。各级党、政、军干部则忧心如焚，消极抗拒。只要老头子还活着，这个国家就不会消停，安分。

进入五月份，周恩来已无法坚持正常作息了。

六月一日，新中国的国际儿童节。毛泽东终于批准，周恩来告别居住了二十五年的中南海西花厅，入住中央军委三 o 五医院。他将在这座环境优美的特殊医院里渡过生命的最后日子。三 O 五医院毗连的北海公园，自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就关闭了，名曰保护文物古迹，内部维修整理，实为被毛泽东、江青占用。变相私家大花园，供新中国第一夫妇散步、休息。此后、周恩来也常由医护人员陪同，在北海岸边赏景、散步。三 o 五医院本是为毛统帅、林副统帅所设置的专门医院，但毛、林活着之时无意入住，因为一旦入住就象征着将放弃手中牢牢掌控着的党,、政、军量局权力。

第八十五章　总理权位　鹿死谁手

夏初，毛泽东回老家湖南长沙疗养、遥控去了。

周恩来入住三 O 五的当天晚上，专家们就替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竭尽所能地把他膀胱内的肿瘤切除干净。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得到缓解，起居亦能自理，仍天天忙碌，或出席会议，或接见外宾，或找人谈话，那情形就像是把办公室从中南海西花厅搬到医院来了。他知道自己的病已无痊愈的可能，唯一要达成的目的，就是决不能把权力交给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虽然算不上自己的亲信，但为人正派，工作务实，愿意解放老干部、老将军，有能力抓好国民经济。

这时悄悄地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也患上癌症在家疗养的康生同志，一天忽然把毛泽东的两员女将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请她俩带话去长沙，报告毛主席：张春桥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他和他老婆都参加过托派组织。三十年代初，他化名狄克，写过谨骂党、设骂革命的文章，曾被鲁迅痛斥为帝国主义走狗。此事，我过去一直不便说，现在报告主席和中央，算了一椿心事。

王海容、唐闻生正好两天后要陪外宾去长沙见毛主席，康老的这个揭发，要不要报告主席？张春桥可是江青同志的密友哪，主席也很信任、重用的，到时候江青同志甚至毛主席本人，都迁怒于她们，怎么办？上次遵照主席的指示，在“帮周会议”上揭发了周总理的问题，事后主席竟指着她俩对别人

说：王、唐二小将好生了得，连周总理都敢整，老虎屁股都敢摸，厉害角色啰！那以后，她们就很后悔，主席做脸，她们却做了屁股。这次康老揭发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同志，会不会到头来又拿她俩来开涮？好似是她俩在播弄是非……她们拿不定主意，只好去请教周总理。看来比去，在中央领导人中，就数周总理有人情味，最是关照、爱护年轻晚辈。果然，周总理一听就笑了：是个老话题了，原华东局的老同志，早写过材料。到主席那里，你们只管讲实话，康老是党内最权威的审干专家，对党的事业负责任啦，但不要说会在我这里议论过。我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

七月三十一日晚，周恩来抱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八一建军节四十五周年庆祝酒会。数千名获得解放、恢复工作的老同志、老将军们见到病中的周总理，无不心存感念，热泪盈眶。许多人轮番着向总理敬酒、致候，祝总理早日康复、长寿。周恩来此时只能以凉开水代酒了，向一批又一批老军人说一大家要感谢主席，感谢中央。军队，还是要靠你们去带，去管，党不变颜色，国家不变颜色。当晚，出席宴会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派大将，目睹老将军们对周恩来的感恩戴德，无不恨的牙痒痒，又无可奈何。三年前被打倒、恢复名誉不久的杨成武上将，会经回忆当晚的情景：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留下。从宴会厅走向北京厅的路上，周总理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对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违心的话，向你道歉，向你检讨……我怎么能接受总理的检讨？我激动地说：总理，都是林彪他们搞的……您从根本上一直想保护我和我全家人。

周总理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本来不想和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和你说，你那在空军工作的大女儿杨易，被他们整死了……这也是我的失职。杨易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花朵一般美丽，有正义感。她当时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就遭毒手。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森、季辛吉，没有来得及过问，结果出了悲剧。我已经作出批示：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孩子生前那样美丽；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俊，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 I 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

杨成武的冤案，比起贺龙元帅的冤案来，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九月下旬，中央一拖再拖的关于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终于获得毛泽东的批准。《通知》把贺龙迫害致死的全部罪责，推给了林彪、叶群。其实，当时是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贺龙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具体负责办案，而屈从于毛江、林叶统帅副统帅夫妇的淫威，以“医疗服从专案”的方式活活把贺龙整死了。如果说，对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三位将军，周恩来犯有违心之过，对贺龙元帅，则是犯下参与杀人的罪责。

时节已是秋季，香山、玉泉山的树叶红了，北海、中南海一带的树叶也黄了，红了。色彩灿烂，天高气爽。党中央核心内部，出了个身在南方的毛泽东未能察觉的情况，他的两名亲信女小将王海容、唐闻生，已不知不觉地从感情上站到了周恩来一边。国庆节前夕，王海容、唐间生陪外宾去南方拜见毛泽东返回北京，主动向周总理反映情况：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同志，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联手，借批林批孔运动，再次煽动总参、总政、总后造反群众，又要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现在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也改由王洪文主持了。周恩来暗自吃惊：莫非他们趁自己住进医院，病情反覆，主席又去了南方，而加速控制军队了？

周恩来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说：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情况。我和二位算忘年之交啰。我这个做总理的，自住进医院，消息就不那么灵通了。现在你俩实际上担任着主席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这次主席让你们带回什么指示？二位也要向我传达传达啊。王、唐告诉总理：主席说他国庆节不回北京了，他是南方人，还是比较适应南方潮润的气候。对北京的情况，老人家听得多，说得少，要总理安心养病呢。还说如果总理的身体可以，十月一日的国庆招待会，仍请总理发表讲话。

周恩来留下二女将共进晚餐，餐后坚持送至北海堤岸林荫道口。当晚，周恩来通知叶剑英单独来谈，含蓄地批评说：主席去南方，我住医院，中央工作分工，由你主持军委事务，现在怎么交到王洪文手里了？主席还讲了，小平同志也要管军队，兼总参谋长。剑公啊，军队必须掌握在老同志手里。这个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叶剑英感谢总理的批评，但也有自己的苦衷：王洪文是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新的军委副主席，名字排在我前面；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组长，见官大三级；张春桥是中

央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全军师以上高级将领的档案都归他管。加上个姚文元掌管宣传舆论，他们四个人搞在一起，经常用主席的名义压人，权力越来越膨胀，早不把我叶剑英放在眼里了。另说小平同志哪，主席虽然说过多次要他兼管军委，但那个总参谋长的任命，快两年了，还停留在口头上。周恩来问：剑公，依你说，该怎么办？叶剑英说，，总理病成这个样子，我一直在犹豫，总理可不可以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去长沙见见主席，深谈一次，力争把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军队总参谋长的事定下来。只要走出这步棋，局面就活了，底下的事就好办得多。矮个子是帅才，全才，身体又好，精力充沛，王、江、张、姚加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对手。周恩来笑了：剑公，难怪主席称你做智多星哪。对王、江、张、姚四同志，还是要团结，不要和他们闹翻了。等过了国庆节，我再说服医疗组的专家们，陪我去一赵南方，见毛主席。

国庆节过后不几天，中央高层就闹起了所谓的“风庆轮事件”，实为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务院务实派与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务虚派的一次权力角逐。风庆轮原是一艘国产的万吨级货轮，首次远航罗马尼亚，国庆节前夕顺利返航上海港。出航前，国务院交通部派出两名技术官员坐镇船上进行安全督查。没想到轮胎上的几十名干部、海员也分成两大派组织，交通部的两名官员受到批判斗争，指交通部仍奉行文化大革命前国务院当权派“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两名官员据理争辩，拒绝承认交通部是“卖国主义部”、“洋人死人部”，并表示出对上海市委、市革委内某些人的不满。于是上海市委下令把交通部这两名官员扣押，要求国务院严肃处理。

事情发生在下面，根子却在中央。江青、姚文元立即布署所掌控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机构，对风庆轮成功远航作出大量报导，宣扬“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威风”；并针对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邓小平为发展中国的远洋航运事业而提出“自力更生造船与向国外买船并举”的方针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把一切看在眼里，明知道江青、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的后台，且张春桥还挂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的头衔，仍下令上海市委放人，有话到中央说。“邓小平冒头了”，江青、张春桥适时抓住战机，要求将“风庆轮事件”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处理。开会之前，江青写下一信，交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们传阅：

看了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导，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羲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因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固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卑了我们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王洪文、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立即在江青的信上作出批示，表示完全赞同江青同志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作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内容，展开一场对修正主义路线死灰复燃的大批判，并对交通部进行彻底的清查、整顿。

邓小平看了江青的信，苦笑一声醉翁之意岂在酒，命机要员送去三 O 五医院，交总理批阅。

周恩来阅后也只画了个圈，表示知道了。邓、周二人心里明白，江青此举在于打乱邓小平接掌国务院的权力格局，以便张春桥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当上国务院总理。

果然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就带头向邓小平发难：你为什么只在我的信上画个圈？面对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你难道没有个态度？只能有一种解释，以沉默相抗。邓小平却无视江青的威风：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书权，这件事我还要做调查。江青咄咄逼人地盯住邓小平：当初你和总理都是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洋奴思想的帐算到了刘少奇头上。你是不是要翻这个案？
邓小平强压住怒火回答：你只是一面之词，我要做调查都不行吗？
江青却绝不放过：小平同志，你今天必须表态，决定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邓小平铁青着脸，紧抿嘴唇，闭上眼睛，来了个不予理睬。
邓小平公然在政治局会议上蔑视主席夫人江青同志，太狂妄，太不像话了！于是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华国锋等先后发言，指责邓小平官僚主义恶习不改，修正主义尾巴不割，仍在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终于忍受不住江青一伙的人身攻击，脸都气歪了，拍案而起：你、你们像话吗？把政治局会议开成批斗会吗？我没法子和你们共事！江青见状，也拍案而超：好，邓小平，你既然没法子和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共事，就给主席写报告，自动退出好了！邓小平毫不畏惧，手指住江青问：政治局是你蓝苹开的店吗？如果是，我退出，不留恋！江青眼睛都瞪圆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除毛泽东

外，包括林彪、周总理在内的所有领导人，谁不在她面前唯唯诺诺，书听计从？谁敢当面顶抬？只有这个邓矮子，已被打倒一回，仍然气焰嚣张！要不是隔着会议桌，真想给他两个嘴巴！还是副总理李先念见闹的不成样子，好歹劝住了小平同志。邓小平昂首挺胸，拂袖而去。

当天下午，邓小平即去了三 O 五医院看望周总理，汇报自己和江青发生争吵的事，并说：以江青为首，王、江、张、姚四个人精心策划出一个“风庆轮事件”，目标对准总理，批所谓的“造船不如

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卖国主义”。他们围攻我，是想从我身上打开缺口。周恩来听后，叹了叹气，担忧地说：你坚持原则是好的，但为什么要吵架呢？我是不和人吵架的，尤其不和江青吵架。要是主席怪罪下来，岂不被动？过几天，你不是也要陪外宾去长沙见毛主席吗？可以相机当面解释一下。首先要检讨你的态度，之后摆事实，讲道理，相信主席会听得进的。

邓小平离开后，周恩来让人通知王海容、唐闻生来聊天。现在，他和王、唐二小将具成忘年之交了。二人到后，周恩来先邀她们共进晚餐。她们发觉总理心事重重，饭量很小，便主动问：我们明天去长沙，总理是不是要带话给主席？周恩来说：我病得不能上班了，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江青和邓小平为风庆轮事件吵架了。接下来，周恩来把“风庆轮事件”的来由解释给二小将听。要她们在主席心情较好的时候，告诉主席，现在国务院的工作全靠小平同志撑着，压力很大。但小平同志任劳任怨，是干实事的人。春桥、洪文、江青、文元四位呢，强于理论务虚，敢批敢斗。四人搞在一起，引起些不利团结的议论。但这个话，用你们二位自己的口气反映，出自你们本人的观察嘛。不要讲是从我这里听到的。总之，是为了维护政治局的团结，有利工作，有利批林批孔运动。我已经不行了，活不了多少日子了，图个什么呢？希望党好，事业不受挫折。王、唐二人深受感动，欣然领命。

当天晚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相聚在江青住处，吃喝聊天，兴高彩烈。张春桥说：还是江姐有办法，一招激将，就引蛇出洞，暴露了。王洪文说：邓矮子也太狂了，连江姐都敢顶撞，应当第二次被打倒。姚文元说：他想接总理的班，做梦去吧！春桥同志才是当之无愧的新总理人选。江青说：你们不要太过乐观，谁接国务院的班，尚是个未知数。关键在老板的态度。邓小平的“永不翻案”是假的，已经急不可待地闹翻案，所以才出了个“风庆轮事件”，搞资本主义复辟。张春桥说：深刻，江姐深刻。我们四个人之中，应有一人去长沙拜见主席，汇报北京的新动向。我看，洪文去最合适。洪文是接班人，去反映情况，主席听得进。

三天后，王洪文悄悄来到长沙湖南省委“九所”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已经晚了一步。王海容、唐闻生二女将已经向毛主席报告过“风庆轮事件”了。且毛泽东就此事向北京的李先念、汪东兴了解过，李、汪也站在邓小平一边，说四个对付一个，恶言相向，形同围攻。小平同志并没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王洪文并不知道这些，先问候了主席的健康，简要地汇报了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之后转入正题：近来，北京的某些气氛不大正常，总理虽然住进医院，仍很忙碌，几乎天天晚上找人去谈话，布置事情。常去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苏振华、康世恩这些人，基本上是一批和军队关系很深、对文革抱有成见的老同志。朱德、杨成武、耿飚、傅崇碧也去过。邓小平同志更是情绪不大正常，过事易发火，可能和中央迟迟没有任命他为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有关。不像江青、春桥、文元这些同志，从不向中央伸手要权。江青和春桥都很担心，现在北京的气氛，很像庐山会议前夕，文武齐集，商议大事。据说，是要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得到更多的权力……

毛泽东却越听越不耐烦，终于举起手，打断了王洪文的告密：洪文哪，我了解到的情况，不是你所讲的这样。你们先是讲总理急不可待，现在又讲小平急不可待，有多少事实依据？我看过医疗小组的诊断报告，总理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活不了几个月了，没有必要用什么“风庆轮事件”去搞他了。小题大作，批周、邓的什么洋奴思想，卖国主义，只会引起党内军内的反感。你们越批，总理越香，越受到爱戴。这个，我看得比你们清楚。人家会认为，你们连一个快死的人都不放过……你回去告诉春桥、文元，不要再跟在江青的屁股后面批东批西了。江青是江青，毛泽东是毛泽东，江青不代表毛泽东，只代表她自己。你们四个人不要总搞在一起。你们都是从上海到中央的，不要搞上海帮，加上江青就是四人帮。邓小平来，我也批评他，敢抓工作、挑担子是好的，但不要经验主义，生硬作风，听不得不同声音。小平和江青，都是钢铁公司，强硬派。政治局内，不要硬碰硬，不讲大局，不讲团结。你嘛，已经把你摆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让你主持政治局工作，兼管军委。党内军内很多人不服气，讲你是儿童团。你要替我争气啰。要设法让多一些人接受你。有句老话，师傅带进门，修行

靠自身。你知道的，我原是安排邓小平作为过渡人物来辅佐你。他们可以和小平闹僵，唯独你不可以。回去后，要和小平同志恢复师徒关系。要尊重他，他才会认你这个徒弟，来辅佐你。

王洪文灰头土脸地返回北京。让邓矮子来辅佐他接班，毛主席老人家是一厢情愿了。无论从理智上还是感情上，他和邓小平都是两路人，他看不上邓小平，邓小平也看不上他王洪文。水火岂能相容？要么水浇灭火，要么火烧干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听了王洪文从长沙带回的“最高最新指示”，并未泄气。因为毛主席的战略目标，是要实现王洪文接班。王洪文接班，就是文革派接班，就是江青、张春桥掌权。这是纲，其余都是目。江青从外交部的耳目处获知，王海容、唐闻生过几天又要陪外宾去长沙拜见老板，于是约二女将谈心，吃消夜，赐送挑花头巾等小礼物，嘱咐她们到长沙后，告诉主席，“风庆轮事件”不是小题大作，是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还是崇洋媚外、投降主义的路线是非，是国务院系统今天走什么路、执行谁的方针的问题。主席不在北京，中央的右倾势力抬头。最近邓小平大闹政治局，得到总理的支持，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王震、苏振华等人跟着跑，是“二月逆流”的翻版。

王海容、唐闻生赴长沙前夕，周恩来也把两人找去医院谈话，交心，要她们再次如实报告主席，“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讲的那样媚外、卖国，而是借题生事，整邓小平。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感到很委屈，工作很难做，卖嘴皮的管着干实事的。当然也要告诉主席，邓小平也有缺点，性子急，作风有点生硬，有时不大注意团结。总之，两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慢慢解决问题。当前，大家都要贯彻执行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

江青并不知道王海容、唐闻生二女将已经站到了周总理一边。加上这次又是邓小平本人陪同也门共和国总统阿里阁下去长沙见毛泽东，王、唐作为英文翻译随行。会见之前，毛泽东先听了二女将的汇报。会见之后，毛才约邓单独谈话。邓告诉毛，他是尊重江青同志的，每次政治局开会，江青同志总是要晚到三、五分钟，等大家坐好之后才进场。她一进来，全体起立，邓小平也恭恭敬敬地起立，就像尊敬主席那样的尊敬她。可她还嫌不够，还要指责你这也不对，那也错了，动不动就用卖国、投降之类的大帽子压人，使得政治局内生活不太正常。所以在“风庆轮事件”上，他只好坚持原则了。尊敬江青同志是一回事，坚持原则是另一回事。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汇报，表示很不满意江青的作风，赞同邓小平坚持原则不妥协，鼓励邓小平继续努力，放手工作。并说：江青哪，毛病多哪，好把自己的胡思乱想强加于人，我也不高兴她这样，政治局可以开会批评她。

过了两天，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带话给政治局：四层人大会议的筹备工作，由王洪文和总理一起抓，人事安排仍以王洪文为主。总理要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理身体不好，报告只搞五千字左右，半小时就可以了。王、唐还带回了几句不敢传达的话，只敢私下告诉周总理；主席讲，江青有雄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自己做党主席。这怎么行？委员长仍叫朱总司令挂名，副委员长安排王洪文、康生、董必武、宋庆龄。总理还是总理，副总理要安排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魁、汪东兴、华国锋。江青应当检查自己的缺点。

北京权力天平称称向右倾斜。江青最不甘心的是邓小平的名字排在张春桥前面，当上第一副总理。邓矮子接下来还会当上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甚至当上党中央常委、副主席！那一来，文化大革命不是白搞了，刘、邓路线又回来了？荒唐呀，荒唐！老板是年纪大了，不清醒，昏庸了。第二号走资派重新掌权，局面将不堪设想。不可以这样，绝对不可以。无论如何，张春桥的名字都应排在邓小平的前面，等姓周的一翘辫子，才好接掌国务院。

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元帅因直肠癌得不到应有的医治，连镇痛药都不给，死于三 0 一医院囚室。囚室的窗户一直被旧报纸从外面糊死。彭德怀临死前，请求打开窗户，让他看一眼天空，已经许多年没有看到过蓝天白云了。看管人员层层请示上去，未获批准。替共产党打了一辈子江山的解放军副总司令，排名朱德之后的共和国第二元帅，带着最后一点未能满足的奢望，身子被固定在床架上，痛苦抽缩着，口吐白沫，死去了。像对待刘少奇、陶铸、贺龙那样，彭德怀的遗体立即被送去火化。骨灰盒上写着：姓名，王川；职业，无业；籍贯，四川成都；年龄，七十六岁。篡改死者的姓氏、职业、籍贯，是为了死者的亲人永远找不到死者的骨灰盒。彭德怀的死讯，中央专案组曾上报周恩来和王洪文。周、王报告了在长沙休息的毛泽东，说是毛泽东若无其事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彭老总病死了。你们不知道谁是彭老总？就是彭德怀。人都有一死，总理、总司令和我，也都快了。

周恩来无暇顾及彭德怀死也不死了。汪东兴都悄悄告诉他：江青准备去长沙看望主席，要力荐张

春桥接任总理，至少也要当上第一副总理。为此，叶剑英和邓小平都很紧张，他们深知毛主席对江青是爱之深，恨之切，平日或许批评几句，每到关键时刻，最信任的，还是江青。毛的两任接班人刘少奇、林彪，都是垮在这位第一夫人手上。叶剑英不得不再次向周总理提出：无论如何，总理还是要去长沙，和主席深谈一次。专机上要带足医疗设备，专家小组随行，确保总理安全返回。周恩来不顾专家小组的反对，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为避免江青、张春桥做手脚，周恩来邀约王洪文同行。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乘坐医疗专机抵长沙，入住省委蓉园四号院。王洪文以不影响总理途中医护为由，另乘专机前往。从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毛泽东分几次听取周恩来、王洪文的汇报，并不时插话。毛泽东的谈话，后被整理成五条指示，回政治局传达：一，江青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要跌跤子的。江青有不有雄心？我看有一点。我会做江青的工作，要她作自我批评，王洪文也要作自我批评。我劝江青"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由她组阁）。但是，对江青要一分为二，看到她的优点，肯定她的贡献和成绩；二，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要安排他做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总理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安心养病，国务院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四，开四届人大会议之前先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提议增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王洪文为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张春桥任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五，国际形势大好，我已于两年前恢复联合国席位，包括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苏共总书记勃列涅日大想来中国访问？我们欢不欢迎？此事不要主动，让他有求于我们。在美帝、苏修面前，我们可以摆点架子，以示尊严。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不准湖南省委替他祝寿。周恩来提出，在蓉园办两桌寿面，他和省委主要负责人加上医疗小组人员，一人一碗寿面，不准加菜，以庆祝伟大领袖生日。当天晚上，毛泽东听了工作人员汇报，大感欣慰，特邀周恩来去个别谈心。周恩来向毛主席详细报告了自己的病情，告上只能活几个月了，癌细胞早已扩散，专家小组已无力回春了。平生所慰，后半辈子跟主席走，在主席领导下为党工作，总算跟到底了，可以保住晚节了。毛泽东听后，颇为感叹：你对自己的病没有信心？我们是共事到底，合作到老，难得呢。国务院的工作，你可以放心了，交给邓小平，作为过渡吧，以后再交给王洪文、华国锋他们。原先也考虑过张春桥，但党内军内人缘差，压不住阵脚。周恩来说：康生也到了癌病晚期，他托王海容、唐闻生带话给主席和我，说张春桥三十年代初在上海被捕过，有变节案底，还加入过托派组织。我要求王、唐二人绝对不可以把话传出去，只到主席和我这里打止。毛泽东登时面露不悦：王、唐已经转达过了。康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个党内审干权威，和春桥、蓝苹的关系一直不错嘛！为什么不早报告中央？现在他快死了，才对自己的好朋友杀回马枪，叫我这个党主席怎么办！周恩来怕毛泽东生气，连忙劝解：我也觉得康生的思路不正常，发高烧烧糊涂了，所以严禁此事外泄，委屈了张春桥同志。不能因康生的胡话影响了对春桥的重用。当前，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团结，是重中之重，大事中的大事。毛泽东点头：恩来啊，记得你、少奇、德怀、康生，都是一八九八年的，四大金刚，能跟我到底的，只剩下你和康生两个呢。

第八十六章　全面整顿与最后击搏

世人至今难以理解，毛泽东整垮、整死了几乎所有的同事、战友，为何独独善待一个邓小平？

邓小平小毛泽东十一岁，自认在党内小毛泽东一辈。

国内外史学界会长时间误认邓小平为周恩来的嫡系，亲密战友。他们同于一九二0年赴法国动工俭学，和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一起，在巴黎共同发起中共的早期组织——旅欧总支部，邓小平那时的名气远比不上上述大哥们，在旅欧支部只做些刻印蜡纸之类的琐碎事务。周恩来一九二四年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军长是蒋介石。邓小平则一直滞留法国，在雷诺汽车厂当车工，直到一九二六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及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战略战术。一

九二七年回国，被派往冯玉祥部队任政治处处长。同年六月到武汉，任中共中央秘书。同年底到上海，任地下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二九年夏，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广西从事地下兵运。同年十二月与韦拔群、张云逸一起发动百色起义，组建红七军，任政委兼前委书记。一九三 O 年二月与李明瑞等人发动龙州起义，组建红八军，创建左、右江根据地。同年秋冬，率领红七军和红八军转战桂、黔、湘、粤边区数千公里，向江西苏区靠拢。一九三一年到达江西崇义后，他嘱李明瑞率残存部队去找朱、毛会合，自己则潜赴香港，转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去了。此段经历，后被人怀疑为“革命逃兵”。不久，李明瑞被当作 A B 团分子惨遭杀害。同年八月，邓小平奉命从上海返江西苏区工作，任中心县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并结了婚。正是在江西地下省委工作期间，他认同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拥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因而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的党中央所不容，被打成“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头子，撤职查办。具体办理他案子的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竟横刀夺爱，将他的妻子金维映占为已有，共了他的“产”。此为邓小平生平第一次遭到党内整肃。

至此，毛泽东视邓小平为知己，小老弟，患难之交。一九三四年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身份随红军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列席遵义会议做记录。毛泽东获恢复红军指挥权后，没有忘记邓小平小老弟，一路提拔他任中央红军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副主任，主任。军团司令员由林彪担任。一九三七年中共红军接受南京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俗称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 0、一二九三个师。毛泽东破格提拔邓小平为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任弼时。不久又提拔他为一二九师政委，师长是刘伯承。至此，邓小平正式成为与刘伯承、贺龙、林彪同级别的中共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了。毛泽东对他的提拔、知遇之恩，自是铭刻在心。

邓小平也确有杰出才干，一二九师独当一面，发展壮大，战功累累。一九四三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兼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奉命回延安参加整风，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一九四六年秋，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二十万人马，抢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进行战略大反攻。一九四八年，在决定国共内战胜负的淮海战役前夕，毛泽东更任命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由二野、三野、四野组成的六十多万参战部队，而让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粟裕、李先念等人都成了他的副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一九五二年调中央工作，毛泽东称他为“我党高级干部中唯一指挥过两支野战军作战的人”，是“帅才”。一九五四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成为毛泽东制衡周恩来的一张王牌。每逢周恩来出访，则由邓小平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一九五六年中共八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兼有制衡刘少奇的重任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邓小平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配合默契。毛泽东多次在党的会议上，称邓小平为“副帅”，是主持全面工作的；并规定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的工作，要向中央书记处负责，实际上是要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

毛、邓的亲密关系在一九六 O 年至一九六二年的三年大饥荒中出现了裂缝。面对数千万乡下农民被活活饿死，邓小平协助刘少奇调整政策，全力救灾，下令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允许部分地区的农民包产到户，减少对外援助等等，无疑都是逆了毛泽东的龙鳞。毛泽东会经失望、痛惜地说：矮个子紧随别人去了，几年不向我汇报工作。每次开会，他听力不好，却总是坐得离我远远的，不想听我讲话呢。他的优点是襟怀坦白，不搞阴谋，为人算正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他向毛泽东大哥作了沉痛检讨。毛泽东念及旧情，决定放他一马。在毛泽东心里，他的接班人一直是两个，一个林彪，一个邓小平。江青、张春桥及时察觉到留下邓小平的危险性，认为打倒邓小平比打倒刘少奇更重要。但毛泽东执意要保邓小平，因为接班人林彪及自己的夫人江青的权力，也须留下人来制衡。党的“九大”时，毛泽东一度提出保留邓小平的中央委员名份，由于林彪、江青等人一致反对，只好作罢。随后，刘少奇、陶铸、贺龙被“医疗服从专案”整死，“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只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允予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处分，被发配到江西南昌郊外监视居住，闭门思过，实为一种保护。邓小平及夫人卓琳在接受批斗时，从没有吃过皮肉之苦。谁该接受文斗，谁该接受武斗，一切都在毛泽东本人的掌控捏拿之中。

一九七一年林彪集团覆灭后，毛泽东身心受到重创，病魔缠身，党、政、军大权旁落到周恩来、叶剑英手中。许世友等大军区司令员也仿佛一个个脑后生出反骨。加上不久后周恩来被检查出患上癌

症，新提拔的接班人王洪文又不孚众望，毛泽东才庆幸自己保下了爱将邓小平，作为接替挟制周恩来，辅佐王洪文接班的帅字号人物，以稳定大局。对于伟大领袖的这一战略布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再抵制、杯葛无效，反倒落下个“不要搞四人帮”的恶名。

一九七四年底的周恩来的长沙之行，促成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的决心。翌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又增选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因庐山会议、林彪事件一再延宕，拖了四年之久的第四层全国人大会议，终于得以召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替周恩来准备了一个只有五千来字的《政府工作报告》。历次的《政府工作报告）都长达三、四万字。这次是为了适应周恩来的病体，文字最短，亦是他作的最后一次大会报告了。报告最引人之处，是他在运动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运动、毫不顾及国计民生的恶劣环境下，重新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两千多名人民代表已经知道周总理罹患绝症，瘦得只剩下一付衣架子，仍坚持以清晰的声音念完《政府工作报告》，无不热泪盈眶，随之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关于国家领导人员，一切安排如仪，全都一致通过。代表们都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出席大会，听话还来不及呢，哪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一开会就吵架，把个国家领导人弄得像龟孙子似的，成何体统。

邓小平名正书顺地主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权力超过了他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个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矮个子不是寻常之辈，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面对因运动所造成的各行业的混乱现状，他以毛泽东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他主持了“帮助江青”的政治局生活会，把中央文革一伙人的气焰压下去。再又成立了一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把运动初期被挂起来的一批党内大秀才如胡乔木、邓力群、许立群、于光远、胡绩伟、吴冷西、胡绳、王元化、李慎之等，都网罗进来，替他起草文件，制订计划。全面整顿，铁路开道。邓小平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长，在各省市自治区的配合下，调整各地铁路局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规章制度，对那些动辄闹卧轨罢工、瘫痪运输的派性头子，打砸抢抄分子，该逮捕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短短两三个月，全国铁路运输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给各省市的工农业生产带来空前的便利、活力，叫做铁路一通，百业皆通，一盘死棋变活棋。

邓小平在治理整顿工业交通的同时，还顺应党心民意大打八面拳，进行军队整顿，党组织整顿，科技整顿，农业整顿，教育整顿，社会治安整顿，文化宣传整顿……从二月到九月，以整顿党组织为核心的九个方面的整顿工作，全面铺开，使得全中国迅速中止了运动的混乱局面，恢复了起码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系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在各行各业形成的极左思潮。邓小平的智囊班子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还奉命起草了（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三个纲领性文件，上报毛泽东主席，请求批准，以便在一九七六年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整顿治理。

工作上轨道，事业新面貌，武斗没有了，造反没有了，全国形势一片好。邓小平赢得党心、军心、民心。坊间纷纷传言：邓青天重新上台，中国有救了，我们得救了。这期间，邓小平多次去医院看周恩来。在癌病中经受煎熬仍注视着局势发展的周恩来，总是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主席用你是用对了，比我有魄力，敢下猛药，比我干得好，四个现代化，国家的大目标，任何时候不能丢。邓小平则报告总理：自己并不轻松，只有拚力一搏，活着干，死了算，人家也没有闲着啊。

面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治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确是过了几个月狼狈、尴尬的日子，堂堂中央文革，被冷落一旁。但他们决不会坐视邓矮子打着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大搞右倾复辟。所有的事实证明邓矮子的“永不翻案”的保证是假的，全面整顿实为全面翻案，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会允许他越过底线。宣传舆论大权，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仍控制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里。王洪文则是个银样蜡枪头，马屎面上光，中看不中用。八月底，毛泽东的女侍读卢荻小姐向姚文元透露了伟大领袖关于《水浒》的谈话：《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派，宋江排挤掉晁盖，夺了水泊梁山的权，接受朝廷招安。王、江、张、姚如获至宝，请示毛泽东同意，立即在全国报刊上发起一场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作为继续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内容。沉寂了好几个月的江青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露面，代表毛主席看望大家，并在会上散布—主席最近评《水浒》，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接受朝廷招安，当投降派，再去镇压方腊。现在政治

局内也有人架空我们毛主席，主张向修正主义屈膝投降。我在北京是受迫害的，要开始反攻，等等。一时间，党中央高层又起风浪，纷纷猜测今天谁算投降派？谁要架空毛主席？是邓小平还是周恩来？

十月份，江青、张春桥还干成一件筹谋已久的事：把毛泽东的侄儿——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毛远新，调来充当毛主席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此时毛泽东也怀疑王海容、唐闻生已倒向周恩来、邓小平一边，对自己的这个从小亲手抚养、视同己出的毛远新，最是疼爱、信任，并寄以厚望了。毛远新和伯母江青的关系也一直亲密，不叫伯母，而叫妈妈。二十几岁当上大军区政委、党委书记，毛家真正的接班人，铁杆造反派了。邓小平名为全面整顿，实为全面复辟，毛远新恨得牙痒痒，眼出血。自从来到病重的伯父身边，便趁汇报党内、军内新动向的机会，一次次对伯父说：现在刮起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借批极左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次还要凶得多。我很注意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讲话、报告，感到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怎么看？小平同志是肯定，还是否定？他讲了一大堆负面问题，尽是阴暗面。他对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也持基本否定态度。他搞了个"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不提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其实只剩下一个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现在，从表面上看，生产是有了些起色，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党内、军内，对邓小平是一片叫好声，喝彩声，有人说是邓小平救共产党，救新中国。

侄儿毛远新说的，正中伯父毛泽东近来的心怀。他冷眼观察邓小平几个月，这个矮个子，永不翻案的保证不作数，一朝权在手，就重蹈旧辙，以生产压革命，压运动，压中央文革，实质是搞右倾翻案。十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示以颜色。其时，邓小平转呈上北京大学徐冰等人批评北大党委书记迟群、清华党委书记谢静宜的一封信，本是请示整顿高等院校教育事业的，毛泽东却批示道；名为反对迟群、小谢，实为反对我。迟群、小谢是我的人。小平偏袒徐冰等人，要刮一股什么风？政治局应开会讨论，批评帮助小平。

好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了毛泽东的批示作尚方宝剑，立即布西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造反派师生发起"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政治局召开批评邓小平的会议之前，毛泽东为缓和党内军内的反弹情绪，仍希望邓小平回头是岸，沉痛检讨，并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出一个"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伟大成绩"的中央决议。谁想邓小平态度顽固，宁可第二次被打倒，也不愿"肯定文化大革命"：谢谢毛主席。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还在政治局会议上，针对代表毛泽东出席会议的毛远新提出反批评：过去三娘教子，现在子教三娘。你说今年年初以来中央又搞了修正主义，又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事实？我是年初开始抓全面工作的，这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了，还是坏了？大家心明眼亮，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再次岌岌可危。

另说周恩来的病况自夏天起，由于体内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三十公斤。每天在痛苦中熬着，完全依靠药物止痛。可欣慰的是毛主席已经放过他，他可以保住晚节，全身而退。六月九日，经拖延一年之后，毛泽东批准由中央军委出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替贺龙补办一个骨灰安放仪式。距贺龙惨死已经六年整。政治局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此次活动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见报"。贺龙的长女，不满一岁即被人背着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捷生得知中央的安排后，十分气愤，太无天道了，当即给毛泽东、周总理写上一信，请求总理转毛主席。信中说：这样对待一位被林彪集团迫害致死的共和国元帅，当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太不公平！强烈要求中央依据一九七四年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替其补开追悼会，否则她和母亲、几个弟妹都拒绝出席。周恩来心中有愧，也给毛泽东附上一信：今年六月九日是贺龙同志去世六周年，现送上贺龙长女信。主席若另有指示，恩来当与政治局设法补办。六月九日凌晨，毛泽东终于批示下一句话：照总理意见办。当天上午，周恩来让秘书通知贺捷生：下午补开追悼会，有悼词，可以送花圈，事后发消息，你们全家一定要顾全大局，按时出席，我也想见到你们。

下午三时，贺龙追悼会终于得以举行。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内，摆着军委三总部、各军种兵种机关、军事院校的花圈，清一色地写着"贺龙元帅永垂不朽"。还有各大军区、贺龙家乡湖南省委、省军区、桑植县革委会的那些早就送来了的花圈。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拖着病弱的步伐，由一左一右两名护士扶持着，提前几分钟进到灵堂，一进门就叫：薛明啊，薛明啊，我来了！我来迟了，我对不住贺胡子啊……，我今天来哭贺龙，我对不住贺龙。薛明拉住总理的手，她和

孩子们的泪水早就流光了，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总理已经害上重病，薛明还能说：总理，您说过秋天去接贺龙回城，他等啊，等啊，到死那天都没有听到您的信……贺胡子被关押在西郊象鼻子沟，连水都没有喝，饿得连写检查的纸都被他嚼了吞下肚，他给总理写了那么多信，求救的信，总理没有回复一个字……后来才听说，总理当了贺龙专案组的组长，同意给贺龙下那些伤天害理的罪名……总理！我们知道，你是身不由己，你自己也差点被打成叛党分子……总理，薛明不怪你，孩子们不怪你……你来看贺胡子，是来迟了，但终归是来了啊……

周恩来拉住薛明的手，哽噎着，表示深深的歉疚：我是对不住贺龙，薛明，你要谅解，我能熬到今天不容易……我的日子不多了，只有到了地下，去向贺胡子陪罪了……主席说我是萧何……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我介绍贺龙火线入党，贺龙带了一个军的人马参加共产党……没有贺龙，就没有八一建军，那是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刻……一九六七年，我兼任了贺龙专案组组长，真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历史，我是怎么都洗不清了……

面对贺龙元帅的遗像，周恩来推开扶持他的护士，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四鞠躬，五鞠躬，六鞠躬，七鞠躬……薛明终于嚎啕大哭，过来抱住周总理，不让再鞠躬下去。

全场数百名军人，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加上贺龙生前的亲朋戚友，一齐大放悲声，嚎啕大哭。这天下午，北京地区雷电大作，风雨澎湃。据气象部门记载，连续几年，六月九日这天，北京地区都有大风大雨。老天爷都为贺龙鸣冤洗冤啊。

周恩来在贺龙追悼会上和数百名军队将领哭成一团的事，被人汇报上去。不久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面，手指住周恩来，大谈他当年在江西苏区挨整的那段经历：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撤的撤职，关的关班房，把好好的一个根据地搞的鸟烟瘴气。具体到宁都会议，撤我的职，把我赶出红军，你周恩来是一个，朱德是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光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没有力量。林彪是红一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是红三军团总指挥，那时都听你周恩来这个中央代表的。林彪还写了篇《论短促突击》，称赞华夫①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周恩来本是戴着氧气罩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毛泽东翻旧帐，当众指责，使他很悲哀，很寒心。自己已病得活不了多少日子了，毛泽东还要批，硬是不肯放过？当然，周恩来心里也明白，毛也是要藉此以警告邓小平，不要和周走的太近，更不要妄图搞什么周、邓联盟，纲领就是“四个现代化”。毛泽东宁要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不要四个现代化和经济繁荣。此次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忧心如焚。他最担心的前景依然存在：毛即使在他活着的时刻放过他，也要在他死后批臭他，报那个宁都会议罢官撤职的宿仇。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注射止痛物，服下安眠片，戴着氧气罩也不能入睡了。一天深夜，他不顾值班医生、护士的劝阻，强撑着起来，颤抖着手，给毛泽东写下一封求饶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二十一西西（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长沙主席处五天，一月开会共两次，计八十多天只有十三西西，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

胞八次，而最俊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市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俊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引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②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

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七五、六、十六，二十二时

为让毛泽东理解、宽谅自己的一番披心沥胆之情，当晚周恩来再又以央求的口吻，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通房助理张毓凤附去一封短信：毓凤同志，您好！现送上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您视情况，等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二十二时半。

连带对伟大领袖的通房丫头都低三下四、陪尽小心了。

当晚二十四时至次日凌晨，专家小组替周恩来做了紧急手术治疗。

六月三十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并举行中泰建交签字仪式。客人及陪同人员离开后，因接待工作临时从人民大会堂抽调来的一些女服务员，围着周总理，要求和总理照相留念。她们都是些周恩来熟悉的女孩子，仿佛都有一种不祥预感。这是和总理照相的最后机会了。当时，摄影师还没有走，周恩来同意了。当女服务员们围聚在周恩来四周，摄影师对好了镜头焦距，周恩来忽然说：和大家照张相，做个纪念可以，但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啊！幸而摄影师已按下快门，不然女服务员一个个就都是哭相了。还是有几个女孩子哭了起来。周总理是个最有涵养、最富人情味的中央首长，他老人家今天讲这个话，是怕自己死后仍逃不脱批倒批臭。

七月，周恩来继续抱病找人谈话，出席政治局会议，接见外国来访政要。还坚持到人民大会堂巡视、休息。二十三日下午，最后一次去到大会堂，在南门接见厅的巨幅国画《迎客松）前坐下，沉思良久，仿佛告别这座他工作过十六年的宏伟大厦。随后又回到中南海西花厅，也是告别。

八月七日，周恩来又一次接受手术治疗。他身上已并发多种癌症，恶性肿瘤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手术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陈锡联等人一直在医院守候。几天后，毛泽东发出评《水浒》的重要谈话，要求在党内展开对“投降派”的揭露、批判。一时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群起响应。上海《文汇报》更以批秦桧来批宰相，影射周恩来这个“现代宰相”为投降派。手术后十分虚弱的周恩来，明白这次批判投降派的风潮是冲着自己和邓小平来的。邓小平推行全面整理，近几月来社会秩序、国民经济刚上轨道，有了些好的起色，就又容不下了？一切为了斗争，斗争就是一切？长此以往，党和国家如何得了？周恩来是奄奄一息，无力补天了。邓小平却是可以效法女娲，补新中国的天呢。

八月二十四日清晨，周恩来不能入睡，让医护人员以轮椅推他去北海公园湖边走走。他长时间凝望着湖水、白塔。忽然，他对陪护人员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多好的一位作家，爱国爱党，一九六六年的今天却跳了什刹后海……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的一大代表，跳的是武昌东湖……我的这个话，你们不要传出去啊。

九月七日，周恩来不顾病情恶化和专家小组的劝告，坚持最后一次履行政府总理职责，接见来访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回答客人有关他病况的提问时，他坦书：马克思的请柬，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人都有一死，自然法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突然，他话题一转，一破几十年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抬高了声音说：我已经不能工作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邓小平同志已经全面接手我的职责，主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华，气魄，你们可以相信，他会继续执行我们党和国家的内外方针。

周恩来此举，石破天惊。他是要通过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转告全世界：邓小平已经接掌新中国党政军全面工作。他明明知道邓小平的地位已经动摇，毛对邓已经失去耐心，但仍不惜最后一搏。此为周恩来生平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挑战毛泽东的领袖权威。

九月二十日下午，医疗专家组为周恩来施行大手术。邓颖超、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陈锡联等人在医院守候。进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神志异常清醒，他或许担心自己可能死在手术台上，而要求机要秘书去人民大会堂东厅他的办公室保险柜内，把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蠛地登载所谓（伍豪脱党启事）问题报告》找来。这报告的录音及文字整理，本是毛主席要求政治局作了决议，复制了二十九份，要分存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档案馆去备查的，被他周恩来一拖再拖，拖到了现在。周恩来颤着手在记录稿上签字，

并注明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他平躺在手术车上，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立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用力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唯恐四周的人听不清似地大声说：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多！主席称你是帅才，全才，没有错！邓小平含着泪水说：谢谢总理。总理一路平安……。手术车缓缓朝手术室推去，非手术室人员止步。在手术室门口，周恩来忽又抬起身子，大声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叛徒！不是投降派！共产党
万岁！马列主义万岁！

那情形，有一种烈士被行刑之前的悲壮。

手术室内，周恩来的腹腔被打开。专家们发现，总理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根本无法割除了。一位肿瘤专家咬住牙根还是哭了：一九七二、七三年，我们整整要求了两年半，趁总理的癌症还在早期，早动手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治愈机率，可上头就是不批！就是不批！是谁耽误了总理？是谁耽误了总理！别的医务人员赶忙捂住了他的嘴巴，他要是嚷嚷出一个名字来，不死也会被揭去一层皮。进入十月份，周恩来已卧床不起，进食困难。邓颖超搬进病防陪护。全国已开始“反击右倾翻案运动”，邓小平已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判。他不时一人前来看望周总理。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人已不再和他同行。此时，毛泽东虽然也在病中，但还能下水泡泡，扑通几下。自周恩来住院一年半以来，毛泽东一次也没到医院探望过。

进入十一月，周恩来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一次醒来，见叶剑英来了，周恩来让邓颖超和医护人员都退出，之后拉住叶的手，以微弱的声音说：注意方法，抓好部队，不能落在他们手里……。叶剑英警觉地看看四周，确定无人之后，俯身告诉总理：放心，他们在准备，我们也在准备。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大奸康生去世。死前，康生为了向党表示最后的忠诚，再次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请她们转告主席和中央：江青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捕过，关押期间，会自愿去南京替蒋介石唱堂会祝寿，是革命的叛徒……。这就是说，康生在临死之前，总算向党交代，他自己的两名得意弟子、亲密同事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当过叛徒，其中江青还是毛泽东夫人。

此时，周恩来已告病危，身上插满了管子，靠鼻饲、输液维持生命。他还没有失声。一天深夜，对陪护在侧的夫人邓颖超说：小超，我有一肚子话，还没有说，也来不及说了。邓颖超说：大鹏，我也有一肚子话，还没有说。周恩来说：小超，我和你，要相互保证，死后不保留骨灰，全部撒到江河大地上去，处理干净……马克思的骨灰撒向大洋大海，我们比不上马克思，只撒在自己的土地上。

北京饭店有位一直负责替周恩来理发的师傅叫朱殿华，得知总理病重不起，几次托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捎信，要求来替总理理个发。周恩来嘱咐工作人员转告：朱师傅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如看到我现在身上插满管子，他会难受的。我也很想念他。他还是不要来了。替我谢谢他。

自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入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去世，可怜的周恩来接受大小手术二十三次，约二十天一次。其间，仍顽强坚持工作，除批阅、处理重要文件外，计：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批，在医院召开会议二十次，外出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老同志、老朋友七次。真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① 苏俄派驻江西红军中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另一化名。
② 布特，即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毛泽东学生，红色高棉杀人魔王。

跋：天塌地陷　七六改元

一九七六年大事简略：

一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针对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毛泽东尖锐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由此，毛泽东以他残存的生命之力，生平最后一次在全国发起一场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场运动像他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一样，注定也会雷声大，雨点小，人们耻与为伍了。

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举国哀悼。

一月十一日，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城内北京医院至西郊八宝山公墓，沿途二十几公里的长街两旁，一百多万北京市民不请自来，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替总理送行。哭声呼天抢地。藉哭周总理，哭国家的灾难，民族的不幸。全中国在同一天哭泣。

一月十四日，天安门广场上，北京市民自发悼念周总理，从四面八方朝人民英雄纪念碑送花圈，敬挽联，达百万人之众。张春桥、姚文元指令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不得报导，以免冲击“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大方向，干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战略布署。

一月十五日，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连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毛应当出席，那怕是去露个面，都有利平息民怨、民愤。但毛泽东毫无悲伤的表示，照样听音乐，听诗词朗诵，和文工团的女相好们嘻笑无度，绝口不提追悼大会的事。事前，经张春桥提议，由邓小平代表中央作悼词。毛泽东同意。此一来，邓小平一被打倒，替周恩来作的悼词就等于废掉了。当日，有几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替周总理举办民间的悼念仪式。追悼会后，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竟不刊出周恩来遗像，不刊出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此举，立即引发党内、军内的极大愤慨，一座积蓄已久的民意火山，即将喷发。

一月三十一日，农历春节初一。北京市民们仍沉浸在失去周总理的悲伤之中，很少有人放鞭炮。毛泽东却领着女姘头们在中南海游泳池院内大放鞭炮。说是驱除霉气，整整放了两个小时。北京卫戍区部队一度紧急出动，误以为中南海内爆发激烈枪战。第二天清早，清洁工人从中南海游泳池一带运走了两卡车的炮竹纸屑。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布新年第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因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就这么个毛泽东口授、由毛远新交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剥夺了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权力，同时剥夺了叶剑英元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权力。

右倾务实势力受到重挫，文革左派也没有捡到大的便宜。毛泽东玩弄一局脆弱的平衡游戏。张春桥没有当上国务院代总理，写下一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也发了一个一号文件①(①　宣布邓小平任党中央常委、副主席)。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张春桥对华国锋上台、邓小平垮台都怀着仇恨。

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说：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各地报纸可以点名批判。会议期间，江青以毛夫人兼中央文革组长身份，召集十七省市自治区负责人谈话，大骂邓小平，同时也通过训斥湖南、山西两省的主要负责人，对华国锋示以颜色。

三月初，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毛主席指示》，在党内点名批判邓小平。毛泽东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就是煽动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

三月八日下午三时，东北吉林省吉林地区天降陨石雨，散落面积达四百八十平方公里，为世界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最大一次陨石雨。三块巨型陨石穿破一点七米深的冻土层，陷入地下六点五米处，形成三个大坑，分别重达一百五十公斤，五百六十公斤，一千七百七十公斤。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天降罕有陨石的消息，对陪护在侧的小孟夫子说：天人感应呢，今年有三个大人物去世呢。总理已经走了，剩下我和总司令了。三块大陨石，自然现象，难以解释呢。

三月二十五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旗下的上海《文汇报》一篇文章，公然指周恩来为“老走资派妄图把党内那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扶上台”，引发各地群众的极大愤怒，南京市首先爆发抗议示威，数万名学生、工人、市民、机关干部走上街头，焚烧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高呼“反周必败！反周必亡！”“打倒叛徒张春桥！”“打倒工贼王洪文！”

天津、哈尔滨、西安、成都、武汉、南昌、杭州等地均爆发了类似的群众游行抗议示威。

四月四日，清明节。从四月一日起，北京市民、工人、学生、干部、军人、郊区农民自发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花篮、挽联，祭奠“敬爱的周总理”。每天多达数十万人。但群众献的花圈、花篮，都会于晚间被收走，焚毁。广大市民怒不可遏。一些工厂（包括军工厂在内）开始送来沉重的石材花圈，水泥花圈，不锈钢花圈，最重的达三吨。但这些沉重的花圈同样拾深夜时分被收走。有些工人、学生干脆留在广场上过夜，守卫花圈。于是有人发表演讲，有人朗诵诗歌，追忆周总理功绩，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痛斥江青、张春桥祸国殃民。党内斗争公开化，社会化了。军事机关、军队院校的大批军人也投入进来。已被软禁的邓小平、叶剑英竟说服监护他们的警卫局人员，穿上便服于晚上赴天安门广场看形势。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动十几部宣传车，发布禁令，禁止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群众集会，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抗议群众越加愤怒，痛恨，声势更加浩大，到处有人发表演说，朗诵诗歌，公开痛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矛头直指毛泽东—中南海那个现代秦始皇，他敢到广场上来吗？他敢来，就回不去了！打倒独裁！打倒专制！人民万岁！解放军万岁！

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达到高潮。白天的参与人数超过一百万。愤怒的人群驱赶公安便衣、捣毁公安车辆，焚烧广场东南角北京市工人民兵指挥部的两层小楼……病中的毛泽东听了侄儿毛远新的汇报，下令接班人华国锋实施镇压。傍晚六时，广场上人群少了许多（多数人回家吃饭休息去了），高音喇叭广播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讲话，要求仍然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立即解散，不然要面对专政措施。但广场上的群众不信邪，坚持不肯离去。晚九时三十分，广场上所有照明灯光突然熄灭，一片漆黑。早埋伏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山公园等处的一万名手持棍棒的首都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区部队，包围、封锁了广场的所有出口，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逮捕。广场上血肉横飞。谁也没有想到华国锋、吴德会对和平纪念周总理的人群下毒手。此为震惊全中国的“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布决议案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同日，还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成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导：《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北京重演，称邓小平为“邓纳吉”。为防止军队哗变，毛泽东、江青、不敢从肉体上消灭邓小平，而允予保留党籍。

这之后全国各地均有大批抗议人士被捕入狱。一座更大的政治活火山，蓄势待发。

五月二十九日，云南西部龙陵、潞西地区先后发生七点五级、七点六级强烈地震。预示着中国将要天翻地覆。

六月，党中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压倒一切。但省、地、县人民公社各级，大都意兴索然，开会念念文件，应付差事，走走过场。此期间，毛泽东病情加重，仍多次把华国锋、江青、毛远新、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姚文元、陈锡联等招至病榻前，要求他们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并照集体像。毛泽东还许诺说：今后，江青可以做党主席，华国锋做党的第一副主席兼国务总理，王洪文做人大委员长，张春桥做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做党的总书记。毛泽东特意嘱咐江青和汪东兴两人手拉手照像，要求他们发誓搞好团结，同心同德，反对分裂。

毛泽东还下令解除了对叶剑英的软禁，找叶谈话，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把蒋介石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一是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谆谆嘱咐叶，要学诸葛亮、郭子仪，不要学周勃、鳌拜，要在他死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七月一日，长期遭受毛泽东打击、迫害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软禁地江苏无锡去世。张闻天病重时一直要求回北京治病，未获毛泽东批准。

七月六日，中共老好人、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去世。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七点八级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石家庄广大

地区，大批建筑物倒塌。震央唐山市被夷为平地，七十多万人口伤亡，这座一百多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从地面上消失。灾害发生后，河北省、地、县三级无人发起救灾，通讯、铁路、公路中断。由唐山市两名从瓦砾中爬出的普通干部找到一辆还能起动的吉普车，在余震中东奔西突十多个小时，直接找到北京中南海，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唐山市完了，一百多万人口完了！去救啊，去救啊……

当日，接班人华国锋先安排毛泽东住进搭在游泳池旁的地震棚，保证伟大领袖的绝对安全。当晚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调动十万解放军赴唐山地区救灾，全国援助唐山救灾，其余工作让路。江青、张春桥竟说—唐山市才一百零七万人口，全国有八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市算得了什么！攻击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新工作班子“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

八月十六日，四川北部松潘、平武地区发生七点二级地震，成都市有强震感。

自八月初起，毛泽东病危。他没想到老天爷竟以这么多大地震、这么多臣民死亡来替他送行，殉葬。他更没有想到，他尚未断气，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为一方，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为另一方，双方正秘密调兵遗将，暗布杀手，只等他一断气便大打出手。

九月九日，统治新中国达二十八年之久的中共大独裁者毛泽东死了。

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获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派要在十月十日毛泽东去世满一月时举事，扫荡党中央走资派及右倾势力，而由汪东兴调动预先准备下的中南海警卫师敢死队，率先动手，将毛夫人江青、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毛侄儿毛远新、毛姘头谢静宜等党政军文革派头目及骨干分子，一网打尽，完成一次二十世纪新中国最为精彩、漂亮的“不流血政变”。那是另一部历史传奇大剧。

黑暗了许久的东方地平线，露出人们引颈以望的晨曦曙色。